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拾伍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拾伍册目錄

稽古日鈔八卷　〔清〕張方湛　王逸虬等輯　一

一輻集十八卷　〔清〕項淳撰　一一三

饒雙峯講義十六卷　〔清〕王朝渠輯　三四五

雪樵經解三十卷附録三卷　〔清〕馮世瀛撰　四七五

〔清〕張方湛　王逸虬等輯

稽古日鈔八卷

清乾隆二十九年秋曉山房刻本

乾隆二十九年鐫

彭芝庭鑑定

稽古日鈔

秋曉山房藏板

稽古日鈔序

稽古之難在學之博識
之精小家脞錄未學庖
言蒐無攷實私為枕秘難
乎博矣發書倉傾武庫
徒工撏撦莫辨源流藪之

揚之皆糠粃洮之汰之皆
沙礫難乎精矣既博且
精而事不關措施言不
切典制強自鳴一家究不
足以適於用若夫適於用
而又能不私其用令人讀

之而資其該洽尋之而得
其指歸則其行於世也遠
而裨益於後學者無窮
張子玉川王子繞九郁子
澄齋皆學而有得者所
編稽古日鈔始事於癸未

之秋暮年而成會粹諸家
網羅衆說凡夫書契以來
竹漆丹鉛無不搜括可不
謂博乎取先儒之辨駁
折衷經典遵引
代若亭林安溪竹垞稼

堂諸前輩論議有可發
明者悉採及之可不謂精
乎方今
右文之世崇寔斥靡蕩海
内外操觚吮墨者皆以稽
古爲榮得是編而究心熟

習頓以通經術識經幹
其爲用非淺小也昔馬貴
與倣通典之例增補缺漏
爲文獻通考寔爲經世
閎眇今是書穿穴羣籍
得其要領盡其端委其

杜氏馬氏之功臣與余婿
蔣子廷宣同輯是書將付
剞劂徵余文以識之余既
喜書之利於世用且嘉廷
宣之不懈於古故爲之
序

乾隆二十九年八月長
洲彭啓豐撰

稽古日鈔目錄

經學
卷一
易經
卷二
書經
卷三
詩經
卷四
周禮

儀禮
卷五
禮記
卷六
春秋附三傳
卷七
論語
孝經
孟子
爾雅
四書集註
河圖洛書
卷八
諸經傳授詁疏
諸經序次
諸經闕佚
諸經圖譜
僞經
擬經附續經補經
歷代表章聖經

石經
緯書

稽古日鈔卷一

長洲彭芝庭先生鑒定

震澤王逸虬繞九　同輯

元和蔣　煒廷宣

華亭董　椿賡雲　校訂

震澤陳汝樹庭嘉

易經

古今易　易有古今之分漢費直本初書全卦再書本卦又書覆卦繫以彖爻與用九用六之辭後以一傳字加彖傳之首鄭元本于費本有省移初九至用九爻位之文加爻辭之上合彖傳于經于彖傳加彖曰字于象傳加象曰字王弼本移文言附乾坤二卦之後加文言曰字以孔子贊爻之辭本以釋經乃各附當爻每爻加象曰字歷代因之是爲今易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陳振孫曰古易上下經唯載爻辭外卦辭一象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呂大防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晁說之釐爲八卷呂祖謙復定爲十二卷一以古爲斷是爲古易（見逋古易）

序　何氏楷曰鄭元舊本如杜預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其意欲便學者兩讀按古者經傳各爲一書如春秋三傳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所載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鄭元與馬融同時元以傳合經蓋倣融例而弼又倣元例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學者不見古文唐太宗詔諸儒定九經正義孔穎達獨取王弼于是後學唯弼是從莫敢移動至宋呂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岩呂伯恭朱元晦皆以分經合傳爲非古吳仁傑稅與權編周易古經亦皆極論王弼之失故別異經傳以還田何之舊（俞琰曰稅氏校正周易古經二篇并十翼與晦庵無異　按此與陳振孫之說不同）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葛寅炎曰連山包犧先天易也歸藏黃帝中天易也周易西伯後天易也是三易也　孔氏穎達曰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蓋取岐陽地名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故題周以別于殷　又鄭氏釋周易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雖有此釋更無所據　竹垞朱氏云周易成于殷之末世慮其與歸藏淆也爰以代名）

日月爲易　許氏慎曰日月爲易象陰陽也　黃氏宗炎曰日月爲易問端于虞仲翔（魏伯陽鄭厚諸家皆同此說）又云羅泌謂日月爲易而文正爲勿勿者月光之散也猶疑勿與月之不同僅指爲月光其後戴侗周伯琦輩競作昜字（謂同篆文昜字）矣可不辨哉

蜥易　說文云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周易之義疑出于此蜥易日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羅泌云象者芧犀之名犀之形狗角知幾知祥取其幾也絫頭取其身形相象遠近不易也　按攻遊錄亦云總之其說近鑿）

交易變易　程子易傳序云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又黃正叔朱氏附錄云交易是陽交乎陰陰交乎陽如卦圖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大全則云交易主卦言所謂對待之易也變易主蓍言所謂流行之易也　又易一名三義按正義注鄭康成贊易一名而含三義蓋謂易簡不易變易也

上下經　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文王所定也朱子故繫辭云二篇之策晁氏說之合爲一　反謂後人妄分上下者未之考也　程子上下篇義謂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大壯以卦言則陽長

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凡天道之正陽卦陽爻之盛及陰陽長少先後有序者皆上篇之卦也凡人事之變陰卦陰爻之盛及陰陽交感雜亂長少先後無序者皆下篇之卦也謹按　御纂周易折中主此至朱子本義又謂簡帙重大故分上下按文王彖辭不過七百十有五字未見重大且多寡不均亦非平分簡帙之意也　今考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皆變故反覆觀之止成二十八卦正反相合則爲三十六卦按此卽邵子三十六宮之說　上經不變之卦有六變者二十四反之止爲十二以不變之六合變卦之十二則爲十八下經不變之卦有二變者三十二反之止爲十六以不變之二合變卦之十六亦爲十八說本上官氏　又考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二陰爻五十六陽爻凡二篇之策各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共三百八十四爻其數適均則上下之分誠非偶然也　程子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咸恆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旣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也孫子曰天地之道不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水火上篇首天地陰

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今按上經首乾坤氣化之始也下經首咸恆形化之始也說本胡氏

重卦　伏羲始畫八卦人無異議至重卦重八卦爲六十四之人其說紛如王弼以爲伏羲虞翻孔穎達陸希聲主之鄭元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楊雄以爲文王大易辨說王氏主之日知錄顧氏辨其非此四說也見王氏新說　按耒耨之利日中之市神農時已取諸益與噬嗑而龜筮協從唐虞已有筮法左傳又多引用夏商之易則謂重自神農爲文者非矣當以王氏說主朱義爲正本易綱領　附朱子門人問以乾字爲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爲文王之文固是不

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如何曰恐是少了字與仁傑亦云（見附錄） 又卦既重自伏羲因而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俱見後） 是四聖也而班固謂人更三聖不數周公者蓋以父子同道舉文王則周公該之矣（本易綱領）

彖辭彖傳爻辭大小象傳繫辭 朱子曰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

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 左傳有以彖辭爲繇辭蓋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按大傳稱繫辭者六則指文周之辭） 有疑彖傳亦文王作者（吳王聊） 謂夫子作彖則繫辭不合自云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按文王卦辭本謂之彖若夫子彖傳乃發明文王之彖耳於理原不相礙也有疑爻辭亦文王作者（鄭學之徒並依此說） 考明夷及升卦文王爲西伯無自稱王用享于岐山之理亦不應預指箕子爲明夷且韓宣適魯見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使爻辭非出于周公則宣子之言不幾鑿空無據耶（見易綱領） 彖象雜八卦中者自費直

始鄭康成之徒因之古易遂紊然其初不過如今乾卦之例未入小象于各爻王弼不知小象是韻語自坤以下六十三卦輒分入各爻（見熊氏經說）

文言 楊時喬曰取文言乾坤二卦附于乾坤彖傳後始于王弼又以文言十八條附繫辭傳（如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節亦中孚九二文言共十八條）成于韓康伯（見朱氏經義考）（據熊氏經說有諸卦文言散逸之說） 葉適曰班固高似孫云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左傳曰元者體之長也（穆姜筮辭）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左傳曰嘉德足以合禮善之與體會之與德其字不同其義則別易之文言以爲孔子所作然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史作此筮乃襄公九年二語蓋在孔子

先也（見經義考）（據鄭氏六經奧論歐陽修亦嘗疑之） 又子曰二字朱子謂後人增入

序卦雜卦 卦之序也雜也皆出于文王至夫子爲之傳發明陰陽相生相對之義以見易道之無窮也而韓康伯孔穎達諸儒疑之謂卦序如夫子所言則不應卦皆反對至歐陽修程迥諸人直斥序卦爲非孔子之書者妄也至雜卦則乾坤之後繼以比師其次序又與序卦不同是豈無義存焉元儒胡氏于篇終微發其端而 御纂因其說而詳推之作序卦明義雜卦明義兩篇（本折中附亭林顧氏云否之大往小來承泰之小往大來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是文王已有相受之義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皆曰十朋之龜姤之九四即夬之九三皆曰臀无膚未濟之九

四卽既濟之九三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對之義而孔子更從而暢發之 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下經不言咸卦夫婦之道卽咸也本朱子或問 雜卦皆以反對正對之卦對舉而言各有古韻可協後儒多以意爲改定或邐對卦之例或失古韻之音于內僅蔡氏所定者爲可通如頤養正按大過顛爲正對而正與顛皆協平聲是也見熊氏經說 鄭東卿曰雜卦無上下經之分然自乾坤至困亦三十卦自咸恒至夬亦三十四卦

占辭 卦之有元亨利貞也本是占辭其分四德固非文王本意朱子 王伯厚云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他卦或言元亨而不言利貞言利貞而不言元亨至有曰亨曰

小亨及不可貞勿用永貞貞凶貞厲貞吝之類總緣卦德有不同占辭亦因之而異若觀晉睽姤艮井諸卦且有四德全無者矣 胡仲虎云易卦之占亨多元亨少爻之占吉多元吉少元亨大善而亨元吉大善而吉人之行事善百一大善千一故以元爲貴見易綱領

十翼 班固謂孔子晚而學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卽十翼是也鄭康成孔穎達本以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當之先儒多主此 至宋胡旦謂彖傳大象小象上繫下繫乾文言坤文言說卦序卦雜卦 胡瑗謂上彖下彖大象小象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 鄭樵謂彖傳大象小象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 吳仁傑謂彖傳象傳繫辭上下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及无咎悔吝等辭自爲一篇

上中下說卦序卦雜卦 諸儒之說不一俱見經義考 今按經分上下則彖象繫辭卦亦當隨經而分此二呂氏大防祖謙據孔鄭說定爲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 朱子本義因之無容異議矣

占用九六附揲蓍 朱子曰占法皆用變爻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吳萊曰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用七八 蓋七爲少陽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老變而少不變也按陽數盡于九陽爲君道務于長故取盈數陰滿于十何以六爲老陰陰爲臣道忌于進故取歉數也見董氏附錄 又朱子答虞士朋曰用九用六當從歐公說爲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

篇首故就此發之按日知錄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楊氏樹之云卦畫七八爻稱九六 附沙隨程氏曰夏商易亦有用其變者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蓋二易辭也既之乾則變矣大抵占例卦多不變則以變者爲占多變則以不變者爲占若全變全不變則占象辭雖周易亦占七八也 亭林顧氏曰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陽之義也故發其例于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左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今卽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五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五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占不變者其反故聖人止繫之九六 又揲蓍法八九爲多四五爲少三少數爲九三多數爲六其餘二多一少二少一多則或七或八總以四十九策除算乾坤用九用六之義本此則餘卦亦可

用七用八矣本六經奥論

一貞八悔　朱子或問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此餘倣　又內卦爲貞貞是正底意外卦爲悔悔是事過有追不及意

互卦　董氏易圖說邵子大易吟曰四象相交太陽太陰少陽少陰相交成十六事乾夬睽歸妹家人旣濟頤復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　雜卦明義曰此互卦之根也　啓蒙附論曰雜卦即互卦也互卦之法或上去一畫而下生一畫或下去一畫而上生一畫則其體遂變互體所成凡十六卦　王應麟曰鄭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耳又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惟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按張南軒亦有雜物撰德具于中爻互體未可廢之語先儒虞翻崔憬用之俱見經義考而日知錄云王輔嗣削翼之于介甫三家不論互體朱子不取互體之說謂中四爻足盡事物之變非必定言互體也考林氏亦云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

變卦　趙氏易雅云自蓍而言分二掛一至三變而一爻成十有八變而六爻備此皆變而成爻者也六爻成矣爻之中凡得七八者不變九變陰六變陽一卦之變六十四通爲四千九十六卦此因爻而變卦者也當未揲之前共辨爻之爲陰爲陽雖至十有七變猶未別爲何卦故其變不測而蓍之神爲無窮也是謂變卦

卦變　易雅云經卦互重以成六十四卦之體此卦變也趙汝楳云卦變之辭如傳而賁正而說　程子說卦變皆以乾坤二體相合而成其論賁之變則曰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程傳　朱子說卦變皆以奇偶二爻互換而成其論賁之變則曰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本義　又朱子卦變圖說一陰一陽之卦皆自復姤而來二陰二陽之卦皆自臨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皆自泰否而來四陰四陽之卦皆自大壯觀而來五陰五陽之卦皆自夬剝而來外又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又云自一畫而二以至六十四卦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就此卦生出此義所謂後天之學今所謂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于彖辭安得謂乾坤重而爲泰更不可變而爲賁耶若論先天一卦亦無旣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爲六子之理本附錄　今按彖傳中朱子釋卦變者凡十九訟泰否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咸恆晉睽蹇解升鼎漸渙　惟訟晉與圖合餘皆不合如隨自困自噬嗑自未濟來圖則自泰否來之類蓋圖雖因彖傳而作而卦變則無所不通也附顧炎武日知錄卦變之說不始于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由于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

者當從程傳　按蘇軾趙汝楳王炎鄭夬皆同此說

爻變　易雅云爻重爲六因各有變自卦下陰陽之純者爲始上下互易而極三百八十四爻之變此爻變也趙氏云爻變之辭如剛來而下柔柔進而上行

乾坤復姤大小父母　王氏緯說康節云乾坤大父母復姤小父母說之者曰乾一變姤止于剝而受之以復坤一變復止于夬而受之以姤故乾坤是大父母一陽來復變而終于歸妹成十六陽一陰始姤變而終于隨成十六陰是小父母也又云母孕長男而爲復上坤下震父生長女而爲姤上乾下巽附王巽卿云既云復姤是後天六畫之卦若以後天論乾坤是大父母成恒是小父母一陽生于復由子至午而後爲六陽之乾一陰

生于姤由午至子而後爲六陰之坤是復姤乃乾陽坤陰所自生謂之小父母可乎若以生卦論則無一卦不生于乾坤又不可謂之小父母矣

天根月窟　邵子詩曰乾遇巽時知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言姤復也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言姤復互相爲用也今按月窟者陰起于姤天根者陽起于復也本緯說

三十六宮　朱子曰邵子嘗言八卦之象不易者四乾坤坎離也反易者二震反爲艮巽反爲兌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也反易者二十八如屯反爲蒙之類按六十四卦除不易者八則餘五十六反易則爲二十八以二十八合之八卦則爲三十六矣見朱子易圖說　又劉氏問三十六宮都是春其天理流行而無間斷之意否朱子答曰是附一說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合之爲三十六宮也

大衍之數　啓蒙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則合爲五十矣　或問大衍之義曰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只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九此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之數只用天三對地二耳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以十乘五亦是五十此又一說也又數始于一而成于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此又是一說也數家之說雖不同此說某自謂却分曉也附考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以

一爲天地之大生氣　馬融以一爲北辰居中不動而轉運爲用者有兩儀二曜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合成四十有九之數　荀爽謂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有八加乾坤二用爲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虛其一　鄭康成謂五行之氣通于萬物故五十有五減其五而爲五十又七爲少陽積七七之數而爲四十有九　緯說云大衍之數自張觀物作衍數圖縱横布算不可窮極自此以後說之見于世者凡五十餘家近世丁石潭又作原衍圖其說謂天一地二衍而爲三地二天三衍而爲五以至天九地十衍而爲十九總而積之得九十九數餘五十不用止用四十九以爲大衍

取象　王輔嗣畧例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見王氏緯說　程子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易傳　朱子曰圖不必深求其象之所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見周易緯說　日知錄云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孔子固只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者以盡其義至傳中則惟頤中有

物木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木之卦辭未嘗增設一象也乃荀
爽虞翻之徒附會穿鑿象外生象十翼之中無語非象而易
之本指荒矣謂如以同聲相應爲震巽以同氣相求爲艮兌之類王弼輔嗣雖涉元虛然
已一掃榛蕪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哉附鄭漁仲曰伏羲氏始畫八卦
特示人以象而已理與數未有也故繫辭十三卦之制作皆不過取象于易自夫子以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者盡六十
四卦之象有以氣言者泰否也以理言者損益也以物言者井鼎也以形言者噬嗑也取名于畫剛浸長而爲二陽之臨
柔浸長而爲二陰之遯取名于字咸感兌悅也取爻之動柔浸長而履剛謂之姤剛反動于下謂之復取二卦之象水上
火下爲既濟水上山下爲蹇而坎或爲雲爲雨而離或爲電爲日巽或爲木乾爲龍而震亦爲龍坤爲馬而乾亦爲馬又如
說卦以乾爲馬而乾爻稱龍說卦以坤爲牛而坤象稱馬此則何故蓋說卦所稱小成之象也因而重之稱者壯弱者强
乾安得而不稱龍坤安得而不稱牛此大成之象也見六經奧論

乾坎夬附謙蹇　乾之乾乾坎之坎坎夬之夬夬皆以三爻言之
以三居內外卦之交也然則謙之謙謙何以初爻言之蹇之
蹇蹇何以二爻言之蓋謙之卦辭君子有終謙而有初所以
有終故初爻言之蹇諸爻皆言往來六二獨不言往來匪躬
以濟大蹇無可辭其責故二爻言之見經說

坤象傳乃終有慶　卦辭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象傳于得朋不
過曰乃與類行于喪朋則曰乃終有慶喪朋何言乎慶蓋西
南以陰而就陰東北則去陰之朋而就陽之朋如臣辭家而
仕女辭家而嫁所以有慶見經說

需訟附利涉大川　卦辭言利涉大川者七乾坎反對爲需訟何以一言
利涉一言不利涉達行故不利也涉川有主乾言者需同人蠱大畜
象傳之意多主乾　有主巽言者益渙中孚象傳主巽若爻辭則謙初六言用涉
伏履外卦爲乾也頤六五言不可涉外卦重遇巽也上九言
利涉伏大過乘巽木也未濟六三言利涉乘巽木且互乾也
見經說

小畜附小過　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與小過六五爻辭同小
畜內卦互兌故卦辭言之小過外卦互兌故六五言之兌西
方之卦故以西郊言見經說

泰附歸妹　兩卦六五爻詞皆言帝乙歸妹帝乙者太丁之子紂
之父也如箕子商宗皆就殷末時人言之不必別爲說矣泰

自歸妹來又互震兌亦歸妹也故六五爻辭同見經說附王應麟曰帝
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唐張說鄎國公主銘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然術爽主子夏傳見經義考

蠱巽蠱甲巽庚　程傳先甲謂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後甲謂
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爲中
過中則變故謂之庚　又云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
政教之類則云甲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也本義云甲日之
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庚更也事之變
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又或問辛有新意丁有丁
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曰然　又本義云丁所以丁寧于其
變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　附錄丁與辛皆古人桼

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又據鄭氏或問蠱之先甲後甲之說有以甲子戊申爲先甲午辰寅爲後者有以丁辛爲甲三日之先後者巽之先庚後庚有以庚午辰寅爲先庚子戊申爲後者有以丁癸爲庚三日之先後者不知蠱何取于甲巽何取于庚有以蠱隨相伏蠱之三陰隨之三陽伏焉蠱初爻變大畜則內卦爲乾先甲也至五爻變无妄則外卦爲乾後甲也蠱之象傳言先後甲曰天行也所以言甲者乾甲也巽震二卦亦相伏所以言巽者震庚也又問乾甲震庚于納甲通矣何以一于卦辭言之一于九五爻辭言之曰蠱隨反對以卦之全體得乾故言甲于卦辭也重巽伏震先庚也九五變則三至五互震後庚也明公因蠱之乾甲說巽之震庚巽九五變爲巽之蠱蠱六五變爲蠱之巽庚甲相紐巽蠱術人得于五爻言之宜也三日者或曰三爻也　張中溪曰甲庚皆曰三日者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臨復八月七日　程氏附錄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易傳云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于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

子至建未是也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　朱氏附錄或問至于八月有凶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云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鄭剛中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于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爲戒故言八月　王應麟曰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爲否一云自子至未爲遯復臨泰壯夬乾姤遯爲八爻加以否觀剝坤則一歲終矣一云自寅至酉爲觀本義兼取

自子至未爲遯自寅至酉爲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亦有三一云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爲復一云過坤六位至復爲七日一云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

觀　盥薦有孚程傳盥謂盥手酌鬱鬯于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　朱子語類或問伊川以爲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爲致其潔淸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洗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于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附經說云觀盥音相近以灌言觀也　一說觀

四陰大壯四陽此不曰小壯而曰觀者所以崇陽抑陰也本朱子又說四陽之卦有曰大過四陰之卦有曰小過者陰可以言過而不可以言壯故繫辭更取他義也本龔氏

賁　六二賁其須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二在頤下有須之象若能上承于三與之同德雖俱無應可相與而興起矣本侯氏　又六五賁于丘園本義謂敦本尚實之意專就本爻而言也程傳謂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獲賁于外比之賢因其比于上而言也又上九陽剛處上而近五五而尊尚之從乎人以成賁之功程子所言正合象傳剛上文柔之義至傳以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剪裁而成用與不若

本義以束帛爲薄物戔戔爲淺小之意更得其解何也誠餘
于文辛能合乎上意所以吝而終吉也

復　象辭至日閉關后不省方或曰此是夏制周則十一月北
巡狩至于北岳矣孔子周人何不稱周而稱夏意大象亦非
孔子作也不知孔子象彖皆用夏正故復爲十一月姤爲五
月也

頤　經說爻辭以龜虎對言者龜飾嗜虎飾欲所以自儆也

習坎　孔穎達曰坎是險陷之名習者便習之義險難之事非
經便習不可以行故云習坎也　胡瑗曰乾健坤順之類率
皆一字可盡其義而此卦上下皆險以是爲險難重叠之際

君子之人必當預積習之然後可以濟其險阻　按此與程傳學習溫習意
同

大壯　自九三至上六皆言羊者兌爲羊三至五互兌本亦夾
畫之兌也

蹇解　卦辭皆言利西南諸家泛以坤爲說蹇解于坤有何相
入處當以爻畫求之方見得蹇九三入坤中解九四入坤中
故皆言利西南也九三動則蹇之下卦爲坤九四動則解之
上卦爲坤矣坤卦辭西南得朋蹇解之爻辭曰朋來朋至卽
西南得朋也蹇解之利西南彖傳一曰往得衆一曰往得中
坤爲衆得坤故得衆也得中謂二五與之九三爲九五之朋
解之九四爲九二之朋三四入坤而二五得中以主其朋坎
艮爲蹇震坎爲解利西南而得朋三男以陽爲朋也

革節附　卦本無水彖傳言水火相息二陰夾乾陽則坎水生焉
故革爲坎宮水卦也又天地革而四時成天地節而四時成
特于二卦之彖傳言之者易家謂革第四十九卦節第六十
卦得大衍之用數乾坤坎離外餘卦六十是也又九五爻辭
與乾九五皆稱大人其一龍飛其一虎變者革上體有兌互
體有乾兌正西之卦白虎之方也乾爲陽金兌爲陰金乾龍
兌虎交鑄乾金遇兌乘旺離火互見巽風有鼓鑄之象乾兌
二金會合從革故以革名乾九四之文言曰乾道乃革第一

卦言之第四十九卦當之雲從龍則乾九五之大人風從虎
則革九五之大人乾自一世至四世每變皆伏震龍至九五
而飛故曰飛龍革以兌之中爻變亦爲震龍故曰虎變

兌　和兌孚兌來兌商兌引兌各居一爻九五爲兌之主乃不
言兌而言孚于剝者正以九二孚兌二五相當君臣相孚則
五陰不能剝陽小象三爻不當五爻正當也

節　初九不出戶庭九二不出門庭何以分戶庭門庭先儒云
奇爻曰戶戶在門側偶爻曰門門在戶外戶在初爻之前謂
九二奇爻也門在二爻之前謂六三偶爻也初爻無職守不
出而无咎二爻爲大臣不出則凶以陽居陰位而與五不相

得故曰失時極也已上俱見經說

繫辭三陳九卦履謙復恆損益困井巽　蔡虛齋清曰一節言九卦之德二節言九德之妙三節言九德之用本義謂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而有序焉陳圖南摶推而配之得反覆九卦之說以上下經皆相對也乾之與咸恆履之與困井復之與巽兌以下篇之兩對上篇之一畧乾咸之始兌之終而徙數其中爲九卦所以著陰陽消息盛衰之次故因九卦而序卦之義益明

繫辭中言位者有二義　以卦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又曰六位成章此指爻之位也若取象于人則五爲君

位二三四爲臣位故曰同功而異位此所謂列貴賤者存乎位也乾之上九曰貴而无位需之上六曰不當位皆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本日知錄

說卦　孔穎達曰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爲之象謂之說卦天地定位兩章是伏羲八卦之位帝出乎震兩章是即文王卦位而推其義類如此也本朱子　雷動風散雨潤日晅則皆舉其象朱子云取象義多故以象言　艮止兌說乾君坤藏則皆舉其卦取卦義多故以卦言蓋各以其切于用者言之耳本孔穎達　動撓燥潤言六卦之用而不及乾坤者以天地無爲而無不爲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不言山而獨舉卦名者以動撓燥潤是風雷水火之功至終始萬物于山義則不然故舍象而言卦也本崔憬　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兌正秋也不言西方之卦舉六方之卦而見之也虞仲翔翻　以爲坤道廣生不止一方及兌象不見西者妄也見日知錄　艮成終而成始者蓋震爲春而巽爲春夏之交離爲夏而坤爲夏秋之交兌爲秋而乾爲秋冬之交坎爲冬而艮爲冬春之交則艮之成終成始可見矣　言帝兼及乾坤言神則專舉六子何也蓋乾坤與六子並列則帝立乾坤之上舍乾坤而言六子則神寓乾坤之中帝者主宰也神者妙用也

羲文卦圖　伏羲先天易卦圖乾坤縱而六子橫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

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此對待之易易之體也卽天地定位節邵子以爲明伏羲八卦也文王後天易卦圖震兌橫而六卦縱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巽東南艮東北坤西南乾西北此流行之易易之用也卽帝出乎震節邵子以爲此明文王後天八卦圖是也　按序卦體則相對而不相交乾之與坤坎之與離震之與巽艮之與兌也序卦用則相對者必相交乾坤坎離四正之卦相交反覆而體不易震巽艮兌四維之卦相交則反覆而體遂易若四正與四維雜交則半易而半不易此聖人序卦之義卽象可求者也本啟蒙　經說先天有四圖一爲八卦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一爲六十四卦次序所謂因而重之也一爲八卦方位注見前一爲六十四卦方位也附大圓圖中有方圖所以象天與地相函也至圓圖方位朱子

啓推邵子之意以爲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至乾之末而交夏至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順數於已也故曰數往者順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至坤之末而交冬至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數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而不其以後始終之序則正如八卦方位之以乾兌離震爲次而以巽坎艮坤爲次右圖逆左亦逆故曰易逆數也若方圖方位則其外第一層乾西北坤東南泰東北否西南所謂天地定位見義于否泰之反類也其向內第二層兌西北艮東南損東北咸西南所謂山澤通氣見義于損咸也其向內第三層離西北坎東南既濟東北未濟西南所謂水火相射見義于既未濟也至其中心則震巽恒益四卦所謂雷風相薄見義于恒益也世傳四圖康節得于李挺之李得于穆伯長穆得于陳希夷

自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加倍而進之得六十四卦所謂自太極一分而一生一奇爲陽儀一偶爲陰儀是爲兩儀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爲四象四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此四卦皆自陽儀而來故爲天之四象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四卦皆自陰儀而來故爲地之四象是謂四象

生八卦也八卦之上而進生之則爲四畫者十六五畫者三十二六畫者六十四兼三才而兩之爲六十四卦之名立矣此邵子所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也

後天圖有二一爲六子受生之次序 乾爲父而生震坎艮三男坤爲母而生巽離兌三女朱子曰乾索于坤而得女坤索于乾而得男者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陽根于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陰根于陽故歸之乾也

一爲八卦入用之方位 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既濟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于東方巽代母者長養于東南也此卽邵子得天地之用之說　朱子以此配先天四圖大抵文王以前有卦無文非可以語言文字求之易之見于詞者自文王始易之有先天後天則自孔子于

說卦發其機至康節四圖而愈明也　御案先後天圖之義廣大高深信非聖人不能造作然當邵子之時伊川程子則未之見龜山楊氏見而未之信惟明道程子稍見其書而括以加倍之一言然則當時知邵子者明道一人而已南渡之後如林栗袁樞之徒攻邵者尤衆雖象山陸氏亦以爲先天圖非聖人作易本旨獨朱子與蔡氏闡發表章而邵學始顯明于世五百年來雖復有爲異論者而不能奪也又謂後天卦圖邵子言乾生于子坤生于午今按圖考之則乾在西北乃亥而非子坤在西南乃未而非午其故何也曰陽自靜以之動故氣肇于子然自亥月而已朕兆脈胎故古人以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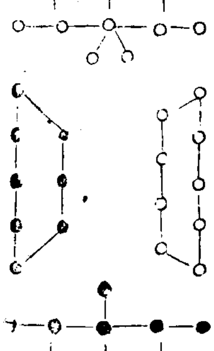
爲陽月言天道于始也陰自動以之靜故功著于午然至未而後育養蕃庶故古人以未爲中央言土德于是王也

圖書　漢孔安國劉歆班固皆曰伏羲繼天而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于背有數至九禹法之以陳九疇魏關朗亦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是漢魏諸儒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初無異說及宋劉牧獨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且引大傳而曰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故易範相爲表裏謂其傳得之范諤昌諤昌得之許堅許堅得之李溉李溉得之种放种放得之希夷今九經圖及經生學士皆準劉牧之說朱後

晦庵蔡西山改定見王氏紀述　按劉牧字長民衢州人觀其所作河圖四象圖卻是十爲河圖矣不當自爲異同如此

劉牧河圖

四象圖



附林氏于子曰諸儒皆謂自一至十爲河圖自一至九爲洛書惟宋劉氏牧反是牧非無見而然也按希俟緯河圖之篇有九洛書之篇有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本于天宜得奇數而居先洛書本于地宜得偶數而居後此其所據依以爲左驗者也　見朱氏經義考

蔡元定曰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　王巽卿曰數非奇不行象非偶不立而河圖之數則十而偶也其象則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合而皆奇故先天卦止見易之體而用有未周文王取洛書之數以錯綜河圖重位八卦而易之體用始備是爲後天易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先天卦配河圖　圖之左方陽內陰外卽先天之震離兌乾陽長而陰消也其右方陰內陽外卽先天之巽坎艮坤陰長而陽消也蓋所以象二氣之交運也見啓蒙附論下同

後天卦配河圖　圖之一六爲水居北卽後天之坎位也三八爲木居東卽後天震巽之位也二七爲火居南卽後天之離

位也四九爲金居西卽後天兌乾之位也五十爲土居中卽後天之坤艮周流四季而偏旺于丑未之交也蓋所以象五行之順布也

先天卦配洛書　直列洛書九數而虛其中五以配八卦也陽上陰下故九數爲乾一數爲坤因自九而逆數之震八坎七艮六乾生三陽也又自一而順數之巽二離三兌四坤生三陰也以八數與八卦相配而先天之位合矣

後天卦配洛書　火上水下故九數爲離一數爲坎火生燥土故八次九而爲艮燥土生金故七六次八而爲兌爲乾水生濕土故二次一而爲坤濕土生木故三四次二而爲震爲巽以八數與八卦相配而後天之位合矣

朱子三十二圖　圖以一卦爲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如以乾爲本卦其變首坤次屯蒙以至未濟又如以未濟爲本卦其變亦首乾次坤屯以至既濟每一卦變六十三卦通本卦成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與焦贛易林合然其條理精密有先儒所未發者[illegible]

太極合先後天圖　周子太極圖上一截陽動陰靜處可以見先天四象生八卦之象下一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可以見後天乾坤生六子之象太極所謂陽動陰靜卽先天圖中太極分陰陽陽動中一畫之陰卽少陰生太陽中乾兌離震在焉陰靜中一畫之陽卽少陽生太陰中巽坎艮坤在焉此太

極圖中先天圖也太極所謂乾道坤道即後天圖中乾父坤母乾道成男震坎艮在焉坤道成女巽離兌在焉此太極圖中後天圖也（見經說）

淮南九師　劉向曰淮南王安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采獲（著道訓十二篇）王氏道曰九師興而易道微洪氏邁曰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所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見經義下同）

荀九家　陸德明曰荀爽九家集注十卷不知何人集所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

九家注內張氏朱氏　竹垞朱氏云陸氏釋文載有張倫本直方大上有易曰二字舍車而徒車作輿等類未審即其人否又李氏鼎祚集解引諸家易中有朱仰之疑即其人也（兩家俱有易義）

焦氏贛易林（附分卦直日）　黄伯思曰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爲林三千八百世（薛季宣曰六十四卦之變四千九十有六）筮得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辭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于漢書京房傳所云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一爻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監司之（孟康曰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一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此法但以風雨寒溫爲候而占災變耳　又考直日之法分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林自林直日自直日二者雖皆本于易同出延壽初未嘗一其用也（按天水焦延壽傳易于孟喜此其所著書也本程沙隨）

京氏房易傳　漢書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　晁說之曰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凡八變而六十四而酬酢乎萬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偶相與據一以起二而爲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而終不脫乎本以隱賾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之始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會于中而以四爲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子于初坤建甲午于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爲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爲遊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爲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有可言者如此（按漢書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著易傳三卷外又有章句錯卦妖占占事等書十一種）

八宮卦　胡一桂曰京氏易以八宮卦爲序分上中下三卷上

卷首乾宮乾姤遯否觀剝晉大有次震宮豫解恒升井大過隨次坎宮節屯既濟革豐明夷師次艮宮賁大畜損睽履中孚漸中卷首坤宮復臨泰大壯夬需比次巽宮小畜家人益无妄噬嗑頤蠱次離宮旅鼎未濟蒙渙訟同人次兌宮困萃咸蹇謙小過歸妹蓋專八純卦變六十四卦也下卷雜論卜筮一篇

十辟卦　徐善曰辟者君也其法先置一六畫坤卦以六陽爻次第變之卽成復臨泰大壯夬五辟卦次置一六畫乾卦以六陰爻次第變之卽成姤遯否觀剝五辟卦十辟見而綱領定矣

十二辟卦　徐善曰京房以十二辟主十二月而佐以公侯卿大夫除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分主四季餘六十卦以五卦主一月正月侯小過大夫蒙卿益公漸辟泰二月侯需大夫隨卿晉公解辟大壯三月侯豫大夫訟卿蠱公革辟夬四月侯旅大夫師卿比公小畜辟乾五月侯大有大夫家人卿井公咸辟姤六月侯鼎大夫豐卿渙公履辟遯七月侯恒大夫節卿同人公損辟否八月侯巽大夫萃卿大畜公賁辟觀九月侯歸妹大夫无妄卿明夷公困辟剝十月侯艮大夫既濟卿噬嗑公大過辟坤十一月侯未濟大夫蹇卿頤公中孚辟復十二月侯屯大夫謙卿睽公升辟臨其法每爻主六日用中孚初爻起冬至

漢有兩京房　漢書梁邱賀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顏師古注曰別一京房非延壽弟子也又云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係宣帝時人葉夢得陳藻皆云是兩人見經義考　按漢書延壽弟子京房字君明本姓李因吹律定爲京氏以明災異得幸元帝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于是以房爲魏

郡太守則爲兩人無疑矣

焦京異同　項安世曰焦氏卦法自乾至未濟以一卦直一日乾甲子坤乙丑至未濟而癸亥其坎離震兌四卦直二分二至坎冬至離夏至震春分兌秋分此卽京房六十卦氣之法但京主六日七分焦但主一日

京用商易之序焦用周易之序故有不同耳

子夏易傳僞本　劉歆曰漢興韓嬰傳而荀勖疑爲丁寬所作張璠以爲馯臂子弓或說之以爲唐張弧之易孫坦以爲杜鄴徐幾趙汝楳以爲鄧彭祖諸田杜鄧兩人俱字子夏也呂祖謙則謂崇文總目刻去子夏名以袪誤惑最爲有理見經義考

先儒遺論九事　竹垞朱氏曰九事者一爲太皡受龍馬負圖二爲重六十四卦推盪訣三爲大衍之數五十四爲八卦變六十四卦五爲辨陰陽卦六爲復見天地之心七爲卦終未濟八爲蓍數揲法九爲陰陽律呂圖也

易書首屯蒙　鄭剛中作周易窺餘十五卷其自序云書首屯蒙何也予于乾坤不敢談也易者天地萬物之奧乾坤則又易之奧尊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尚有一見其髣髴則隨予索毋沿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

六大卦　反對三十六卦其實又只是六大卦如卦之有六爻自乾坤至畜履合六卦爲一大卦自泰否至噬嗑賁自剝復

至坎離皆然此上篇三大卦也自咸恒至損益合六卦為一大卦自夬姤至漸歸妹自豐旅至既未濟皆然此下篇三大卦也乾坤陰陽剛柔之所自始管領二大卦如卦之初二兩爻剝復陽剛消長之際管領二大卦如五上兩爻是爻合三十六而止成一卦六爻云爾此正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見耿氏述古易序）

稽古日鈔卷二

長洲彭芝庭先生鑒定

震澤郁　文溶齋
震澤張方湛玉川
震澤王迸虬繞九　同輯
元和蔣　煒廷宣
吳江徐浩然滄如
青浦倪　鍔秉葵　校訂

書經

今古文　班固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師古謂伏生傳授今文書是也又云尚書經文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謂孔

國所傳古文尚書是也唐陸氏（德明）釋文言馬鄭注三十內伏生所傳止二十八篇（堯典并舜典慎徽以下為一陶謨并益稷為一篇禹貢甘書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并之誥為一篇呂刑文侯之命費誓泰誓共二十八篇）泰誓別得之民間（劉向別錄末河內女泰誓一篇以獻有白魚入子王舟等語非今之泰誓）合之始得二十九篇及漢成東萊張霸偽傳百兩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則古文尚書漢實有二傳（按明時豐熙為偽尚書自堯典至微之子朝鮮傳本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為妄誕）安國之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遭巫蠱事起未立學官（見之）已不傳後漢杜林得漆書（授徐巡衛宏）于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亦只是伏生之書非孔氏古文也（按孔穎達正義謂安國所傳古

文貫遷馬融等皆受之殆未之深考耳迨後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孔氏古文奏之多伏生書二十五篇晉書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遂上其書按正義云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城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共二十五篇合伏生之二十八篇去僞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爲篇則爲今之五十八篇其舜典亡闕取王肅本愼徽以下之傳續之齊明帝時姚方興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上之至隋開皇二年劉炫光伯遂以列諸本策然則今之尚書今文古文相雜有不可深辨者矣本日知錄按疑今文者如朱晦庵謂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難程正叔張南軒皆謂金縢文不可信王廉輩是也信今

文者如葉夢得謂奇澁之故時語自爾朱晦庵謂史載齊音難曉以意屬成及觀經傳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却自無差郝敬輩是也而信古文者如孔穎達謂詞富而備義宏雅而鄭曉謂論學論政精審廣大陳第謂今文自殷盤周誥外何嘗不文從字順必詰屈聱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繫辭並行矣與近世毛奇齡輩是也疑古文者如吳棫謂皆文從字順不意以四代之書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朱晦庵謂安國考定蝌蚪于廢滅之餘偏得其易況魏晉以前諸儒皆未曾見王應麟謂仲虺之誥言仁之始湯誥言性之始太甲言誠之始說命言學之始何皆見于商書吳澄謂體製如出一手鄭瑗謂証諸商周遺器銘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虞淳熈謂避秦而藏禁燬而不仰出一可疑能言能知獨一安國二可疑金絲涉于神怪蝌蚪達聾蒙皇三可疑王充耘郝敬梅鷟鄭曉近世朱彝尊輩是也若謂今古文皆可信者明孫承澤有集解之作謂書固全經文有艱澁平易之不一以事非一代作非一手如周易四聖繫簡詳畧

不一詩之正變不同三頌簡繁之相違也蔡默所注或曾面受朱子意旨書序簡古即不出于孔子或出于當日史官以上俱見經義考

百篇之序孔穎達曰百篇凡六十三序書序謂作自孔子者司馬遷劉歆班固馬融鄭元王肅魏徵程正叔呂東萊董叔重樊貞權也謂歷代史官轉相傳授者林光朝謙之馬廷鸞翔仲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成者金履祥也按古者書序必自爲一篇列于全書之後故陸德明謂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傳出始以小序冠各篇之首後人遂謂序與孔傳並出不知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序尚書畧無年月或有亦多闕不可錄而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釋文鄭氏注周官引書序

文以證保傅是書序漢時已有也自考亭持論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蔡氏作傳刪置于後蓋本朱子所授之旨也見曝書亭集百篇之書不作序者三禹貢微子仲虺之誥皆不言貢與誥之由無序者四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無逸皆不序其所作之由三篇合爲一序者六太甲盤庚說命泰誓及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一序若揚雄以酒誥之篇爲俄空杜預以禹謨等作爲遺逸則不當疑而疑者矣見六經奧論今之書序是後人僞作卽曰漢時已有亦久與孔傳俱湮百篇之目未可信也如左傳有命伯禽唐誥康誥之文是三篇孔子所必錄今康誥存而二篇并不知其名故知安國之序與十六篇古文俱湮也本孫氏寶侗說見日知錄郝氏敬

曰易書詩皆有序惟書序僞而朱子幷詩序易序亦疑其僞詩序易序眞而班固劉歆幷書序亦以爲眞易無序詩則不知演易大義詩無古序則不知美刺之由皆篇中所未傳故有待于序書則篇中已詳何用複說彼謂書序孔子作者其不然矣見辨解

孔傳大序　安國自撰尚書傳序首述刪書次言得書之由作傳之故末申明所以不聞于當時歷漢無傳至東晉時始出昭明文選錄之世皆篤信之矣朱子疑其不類西漢文字今按首言典墳至夏商周誥義與雅歷代以爲大訓旋復言討論墳典芟繁翦浮則是孔子幷大訓亦去取也葉適說　其可疑

者三一曰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大與常何自而分二曰書皆蝌蚪以世所傳夏商鼎鬲盤匜証之舉無所謂蝌蚪之形三曰增多二十五篇其所增者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生所有恐孔壁亦未必盡存王柏說　此必後之傳古文者托之亦無待深論卽所云絲竹之音已涉讖緯所爲政如闕里草自除張伯藏壁一之類金履祥說　按竹垞考據家語安國卒年當在元朔間巫蠱事發在征和二年考荀悅漢紀云古文尚書武帝時安國家獻之增一家字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後人獻之也細考本末書序必非安國自作明矣

孔傳尚書梅賾所上天寶間定爲五十八篇今按漢書惠帝時魯共王于孔壁中得古文書以上獻班固劉向嘗言之然弟云安國獻書不言詔安國爲傳也云多伏生書十六篇不言二十五篇也云遭巫蠱未列學官不言傳畢不以聞也所云十六篇未知在今二十五篇中否顧劉歆請置博士師丹劾其改亂舊章則卽十六篇當時且疑之二十五篇何爲者

七觀　尚書大傳云孔子謂子夏曰帝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伏生時止有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并有苗之誓而爲六　五誥可以觀仁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也其偁所秦誓仲虺之誥湯誥康王之誥皆古文尚書　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

六體十例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爲書之六體孔頴達益

以貢歌征範謂之十體亦謂之十例陸德明又分爲正攝熊朋來曰正者有其義而正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書百篇正三十四攝六十六　篤而論之六體之說爲長董鼎說　蔡九峯眞西山據周官太祝有祠命誥會禱誄六者謂會卽誓書體六今存者誥誓命三者而已則義未免迂曲也又書中亦有一篇備數體者大禹謨禹乃會羣后誓師則謨亦有誓說命作書以誥則命亦有誥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盤庚梓材本誥而不言誥嗣征不言誓君陳君牙不言命此又書體之可參觀者也見六經奧論

二典　書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堯典亦夏書也按東晉時梅賾得孔傳尚書奏之闕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所注堯

典慎徽五典以下文分而爲二則今之舜典卽昔之堯典也孟子咸邱蒙章所引亦謂之堯典然則序之別爲舜典不已贅乎二典本一篇故格于文祖之下復稱曰所以別于上文之帝也右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乃齊建武時姚方興所得之大航頭者左傳引皐陶邁種德地平天成賦納以言戒之用休成允成功念茲在茲與其殺不辜允出茲在茲官占惟先蔽志及國語衆非元后何戴等語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爲虞書者不又贅乎何則典雖傳之自唐謨雖陳之于舜而潤色必出于夏史官之手故堯曰若稽古言古則非當日之紀以見人更三聖事同一家也禹亦曰若稽古尊之直與帝典並爲明夏書之所以統乎二代也見日知錄 王氏樵曰二典三謨

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也見尚書日記

三謨　拙齋林氏曰謨如器之有模立之于此萬世所以取正也謨有二祖宗之謨所以循法于子孫如徇征聖有謨訓伊訓聖謨洋洋是也臣之謨所以告戒于君大禹皐陶謨是也見全解

大禹皐陶有謨而益稷不謂之謨者伏生所傳向無益稷篇後人取皐陶謨而分之遂爲兩篇且名爲益稷而其實仍是皐陶與禹之言則亦不容加謨字但覺後人多此一分耳林之奇曰伏生以益稷合于皐陶謨孔氏據蝌斗書釐而爲二朱子云三篇之序皐陶矢厥謨謂皐陶謨篇禹成厥功謂大禹謨篇帝舜申之則序益稷篇也因知孔氏所據者小序耳　按名益稷者蓋以篇首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其篇猶論語以顏淵微子名篇之意而穎達謂二人佐禹治水有功因以名篇則過論矣契之無謨亦猶益稷之無謨也雖孟子曾載放勳命契之辭要與舜典帝曰契云云之意同或古本有之而今已忘亦若堯命舜允執厥中數語之類云爾

九族　堯典九族黃鎮成作通考林之奇作全解皆有取于歐陽夏侯之說卽朱子亦未嘗專主孔氏按陳大猷集傳謂孔氏之說似失之狹歐陽夏侯之說廣矣然不本于同出高曾以爲重似失之泛故二說必當並存今讀　御纂以林氏說存諸附錄卽兼二說之意　顧炎武專主孔傳云孔傳以爲自高祖至元孫凡本之親服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

文其義自不易也故爾雅謂內宗曰族毋妻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惟杜元凱註左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妻父妻母從母子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及非己之同族皆外親而有服者桓公六年然則史官之稱堯衆其疏而遺其親毋乃倒行而逆施乎見日知錄

百姓　漢孔氏安國曰百姓百官謂百姓爲百官者孔穎達據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姓令其收斂親族自爲宗主按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上古必德位尊顯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百官其後人皆有姓故百姓多指民然亦觀其所指何如孔氏以此百姓爲百官者非特下言黎民不可重複經言俊民用章五服以彰有德與夫明明在下庶明勵翼皆指臣而言若以平章昭明爲庶民之事則非辭矣見陳大猷集傳或問蔡氏沈曰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

在其中朱子謂典謨中百姓只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國語中百姓則指官百族姓　彙纂以孔穎達蘇軾二氏說列于附錄亦遵朱子之旨

堯舜禹　古未有號堯舜禹皆名也帝王皆以名紀正是古人質樸處（本胡安國說）其曰格汝舜格汝禹者君名其臣則然（見日知錄）或者乃以爲謚不知謚法實始于周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見陳大猷集傳或問）

夏以前純于質帝王有名而無號夏后氏之季始以十干爲號自商以下寖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謚以美之詩曰元王曰武王謚之所由立也于是周公因而制謚　見日知錄

中星　所以定二至二分之候者中星也仲春星鳥舉其形仲夏星火舉其次仲秋星虛仲冬星昴舉其宿春言朱鳥則夏蒼龍秋元武冬白虎可知夏言大火則春鶉火秋元枵冬大梁可知秋冬言虛昴則春柳星夏氐房可知此互文也春夏冬不言宵秋不言日亦互文也（潘氏）獨指南方言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取之爲準以知人事也獨舉四仲言者聖人不能朝夕占星驗其仲而孟季可知也（見黃氏通考）　書于仲春舉星鳥而月令舉弧書于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于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于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是何也月令舉一月之初朔書舉一月之中而言又鄭氏（元）謂月令紀昏旦之中堯典紀分至之中故有不同且又是歲差所致朱子曰堯時中星至今已

差五十度是已（今者朱子自謂當時）蓋天外轉而盈日內轉而縮外盈則漸差而西內縮則漸差而東所以古者冬至日在虛（七度）昏中昴（堯時）後則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中壁也（見訂傳按元金氏燧曰歲差法當以七十三年者爲稍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壁中差二十八度至宋初又一千七百餘年宋初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差五十度所謂五十度者據文公時言之今則又不同矣　御纂于每歲所差定爲五十一秒言堯時春分日躔在昴昏中星鶉鳥夏至日躔在星昏中星大火秋分日躔在房昏中星虛冬至日躔在虛昏中星昴今本朝春分日躔在室昏中星在東井夏至日躔于常昏中星在亢宿中之大角偏東秋分日躔于觜昏中星在斗宿第四星偏東冬至日躔于箕昏中星在室宿之雲雨星偏東　核堯時至今四千一百餘年乾隆冬至日在箕二度以較堯時冬至日躔差五十九度矣　附月令仲春不言東井南斗而言昏弧中旦建星中者井斗之度雖中井斗之星甚遠惟弧近井（天弧星）建近斗（天建星）井斗不可的指則舉此以爲準所以示人以中使之瞭然可見而已

六宗　六宗之說十餘家謂於天地四方六者之中助成陰陽變化者歐陽大小夏侯也（魏劉卲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之說似之所謂六氣者即太陽寒水太陰濕土少陽相火少陰君火陽明燥金厥陰風木之說杜氏通典謂氣先于天不合在禋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謂天地四方者伏生也謂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位者孔光劉歆也（孔光曰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化成萬物是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岳瀆皆六宗之屬王肅亦主之杜佑曰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況卦是物象不應祭之）謂天地及四時者馬融也（融謂萬物賴天地四時覆被生成杜佑曰但禮無祀地與四時之義）謂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岱河海）者賈

逆也謂星五緯辰十二次司中文昌第四星司命文昌第五星風師箕星雨師畢星者鄭康成也康成謂禋與祭天同名則當皆是天之神祇杜佑曰並是星質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謂天宗日月星辰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者司馬彪也說似馬融張廸則謂六代帝王張髦則謂三昭三穆諸家多取張髦說然終屬經無明據孟康則謂天地間遊神後魏孝文則謂只天上帝及五帝之神即鄭元六天之說魏孝文帝曰書稱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後杜佑據周禮祀昊天之文爲證據而尊主之恐終屬附會諸說紛紛如矣見尚書通考今按燔木于天不應于祀天之外更別禋之且虛懸無著未可據依上言類于上帝下言望于山川而諸經亦無禋地之文則不應更指天地嶽瀆六子只是取象亦無可祭風師雨師即是星未容更立二位帝王何止六代七廟稱宗自漢始此孔安國兼孔叢子及祭法之文以爲祭時與寒暑日月水旱而祭傳因之而不易也王氏程氏從張髦說林氏蘇氏獨取孔氏朱子亦謂古注說得有好六宗諸說各異雖未能的見舜之所尊祭者果爲何似但羣議鮮當皆不可據獨孔氏舊說有合于祭法于義爲優而顏達尚謂各言其志未知孰是獨朱蔡從古注蓋以虞禮無傳書言簡略後世紛紛得以肆其臆說然以先後文義考之唐虞舊典亦可以見其次第之畧祭法所述又安知非三代以來相傳之禮見尚書通考

五禮　修五禮孔氏謂吉凶軍賓嘉也唐孔氏謂歷驗此經亦有五事類于上帝者吉也百姓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禹讀禹徂征軍也堯典女于時嘉也其意蓋謂堯之時五禮已備吳棫稗傳謂只是修五典之禮唐虞時未列吉凶軍賓嘉之名至周始有之程伊川謂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見陳大猷或問今按吉凶軍賓嘉五者毋論堯時已備未備凡有天下者安能一日闕此況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周之五禮或即是前代之禮未可知朱子所以取孔說也

五刑　蔡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吳棫稗傳謂五刑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不弟之刑朱子嘗非之今考王氏困學記聞載范蜀公鎮云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矣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剕宮大辟也胡氏皇王大紀本之而以墨劓剕宮大辟爲賊刑之科目洵精確之論見困學紀聞

十二章　十二章說有異同漢孔氏謂會五采也五色備曰繡唐孔氏謂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鄭康成曰會讀爲繪畫以作繪施于衣絺讀爲黹黹紩也紩以爲繡施于裳見纂傳林氏之奇謂以鄭氏之說爲正其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會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于裳此有虞氏所定章制也至周則以日月星辰畫于旂而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會于衣以藻粉米黼黻四者繡于裳衮冕九章以龍爲首衣五裳四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衣三裳四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衣三

裳二絺冕衣刺粉米黼黻元冕衣刺黻而已此鄭氏周禮春官司服注也

禮樂兵刑　虞則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周則司樂太師諸職皆統于宗伯是分合之不同矣意者虞當文明初啓事不厭詳而周則禮先樂後之意歟虞命臯陶作士而兵即兼攝周則司馬司寇列爲二職又分合之不同矣意者世變各殊古無大征伐故刑官統兵而已足周則多方未靖兵事不可畧歟然觀秩宗之命伯夷以讓后夔有苗之征臯陶不代伯禹則禮樂固未嘗不合而兵刑又未嘗不分也虞與周豈大相判哉　復齋董氏曰唐虞兵刑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

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蓋帝者之世詳于化而畧于政王者之世詳于政而畧于化此世變升降之異也（集傳或問）

夏書　禹謨稱虞書禹貢則稱夏書何異孫謂貢法是夏禹新制終篇全述貢法隨山濬川雖在堯朝而任土作貢皆由禹制故曰夏書若二典三謨皆虞朝史官所紀載故皆槩之虞書（見十一經問對）　按典謨禹貢當是虞朝史官所紀述而夏時史官潤色成之者也孔子定書升禹貢于虞書以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木金氏）

禹貢九州　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禹貢堯時九州也舜時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故曰肇十有二州周官職方氏九州無徐梁有幽并蓋合徐于青合梁于雍而亦分冀州爲幽并也爾雅九州有幽營無梁青或曰此殷制然班孟堅地理志云殷因于夏無所更改則亦不必泥矣（鄭樵曰有堯之九州舜之十二州何以起之曰冀北割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有禹貢之九州有職方之九州何以起之曰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于幽并　杜佑曰九州本制起于顓頊辨其疆界始于禹貢）

九州次第　禹貢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爲次此唐孔氏（穎達）宋蘇氏（軾）說也林氏（之奇）嘗駁之（林氏曰唐孔氏言九州之次以治水爲先後水性下流必自下泄之故首冀而終雍蘇氏以爲水患河爲甚江淮次之河患冀雍爲多故禹行自冀始皆未爲通論洪水泛濫其始必相視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概相應如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非謂先一州之水既畢矣然後更治一州也）　朱子曰今人謂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夫河水方洶湧其勢迅激縱鑿

龍門恐仍壅塞且下流未有分殺必潰決四出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治水之要盡是矣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先從低處下手下水盡殺則上水漸淺九川通而道河之功十得八九矣故予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河之患惟兗爲甚兗是河曲處兩岸無山故常潰決禹自決處導之自下而上復自上而下其先言冀州者尊王都耳據此則洪氏（邁）容齋隨筆謂禹特順五行以治之如冀爲帝都地居北於五行爲水水生東方木故兗青徐次之木生南方火故揚荊次之火生中央土故豫次之土生西方金故終于梁雍其說雖以爲彝倫攸叙之証而未免鑿也（鄭元云以天下之勢觀之當然）

徐水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次揚次荊以及之者蓋禹順
五行相生之序如是鯀之治水不依五行次序故曰汩陳五
行惟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天錫之
者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爲用者也見六經奥論

禹貢地理　大賢如孟子博洽如史遷皆言地理之誤况揚雄
班固之相忘于誤者則亦惟証之禹貢爲可據故禹貢一書
不過數千言古今言地理之紙籍莫不于此取質後之言地
理者其可捨之而不爲依據乎孟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及考禹貢則口治于江海達于淮泗是江未嘗通淮蓋夫差溝通晉而江始達淮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也史遷河渠書曰厮爲二渠復禹舊跡是則其一渠未二貝出于禹也及考禹貢河自龍門至于大陸皆爲一流至秦河決觀都始有二流予長慨指秦決之渠以爲禹跡也揚翁作蜀記上記蠶叢魚鳧謂秦之前未通中國而不知禹貢梁州之域皆蜀地則雄古前此未通中國非也班固述河河源之經疏遂窮葱嶺蒲類海以爲潛行地中而出爲中國河而不知禹貢止曰導河至積石唐人劉元鼎使吐蕃乃得其源在國中深境而固之言亦非也見六經奥論

三江　班固以一從吳縣南東入海爲南江一從蕪湖西東至
陽羨入海爲中江一從毘陵北東入海爲北江新安王氏主其說東坡謂遺其大而數其小　郭璞以岷江浙江松江爲三江顧炎武亦主其說謂禹貢無獨遺浙江之理况會稽汶他日會諸侯計功之地新安王氏謂舉松江浙江之小以匹岷江之大沫爲當　韋昭以松
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新安王氏曰錢塘浦陽一江而二名耳昭析一爲二并松江爲二失之矣
惟蘇氏軾即以經文之岷江爲中江漢江爲北江豫章之彭
蠡爲南江其說本于鄭康成似爲可信附考據地理今釋云三江孔安國班固鄭康成韋昭桑欽郭璞顧夷諸說不一惟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宋蘇軾實宗其說　庾仲初則以松江下七十
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
江蔡傳宗之張守節黃東發金吉甫輩皆宗之　蓋以三江連派震澤吞吐百
川吳越諸水皆從此洩也又周禮荊州川曰江漢揚州川曰
三江可見揚州自有三江而非即江漢之謂且以彭蠡爲南
江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又列于三江而南江亦未見經文
故有取于仲初之說然必入海之道有三乃可當三江之目
今據五臣吳都賦注則惟東江婁江入海據史記正義則惟
婁江入海據朱長文吳郡續圖經則松江自大黃浦入海者
爲東江太倉劉河入海者爲婁江二江皆松江支派入海之
道未見有三此　欽定尚書仍用蘇說也據地理今釋云蔡傳專主庾仲

初吳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力排蘇說且曰大江合漢與彭蠡之後又千餘里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不知三江云者因上流有中江北江而言之非截然指爲三也故蔡傳又云禹貢無施勞者鄭大亦略揚州大江無俟濬治在不書不知禹貢所紀皆成功而施功即在其中當洪水氾濫之後大江自彭蠡以東至入海處其間豈無泥沙壅塞謂之無施勞可乎况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可證也　又按震澤下流水之分注入
海者甚多諸家見經有三江下即云震澤底定遂于震澤下
流隨其所見指執三水不知經文三江在震澤上流本不爲
三盡一江而三名爾

震澤　蔡傳云太湖也一名五湖周禮夏官職方氏揚州其浸
五湖國語吳越戰於五湖史記上姑蘇下五湖是也吳錄謂
周圍五百里陸氏龜蒙謂上應咸池五車之精今按水經注

五湖謂長塘湖太湖射貴湖上湖滆湖正義云遊湖莫湖貢湖菱湖胥湖說各不同蓋皆卽太湖之中而別立其名者若太湖震澤 謝陽湖一作射陽 洞庭湖一名青草又名雲夢 丹陽湖宮亭湖一名彭蠡今鄱陽湖則不盡吳越所屬與周禮國語史記不合矣

九江 或云浙江杭州揚江潤州松江蘇州吳江蘇州楚江江州湘江潭州荆江荆州漢江利州南江洪州爲九江潯陽記謂烏江蜂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箘江爲九江蔡傳謂九江卽洞庭以九水會合而言如沅漸無辰敘酉灃資湘而朱子考定名數則瀟湘蒸資沅漸敘辰酉九水是也大抵通儒論九江皆主洞庭之說附九江考九江者何卽洞庭湖是也曷爲而言九江以九水會合而言之也于何例之于嶓岷叅三大派合爲一流而經以三江總之卽其例也其言九江者何計禹時九江入江會合未甚廣故未有洞庭之名其後漸序日廣方八百里而洞庭遂峙其中故因山命名然則洞庭乃九江之異稱而九江實洞庭之本號也謂潯陽九江之說爲非是者曷以見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域不得以荆州之水當之且叅以導江經文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卽今之巴陵九江或可謂稱而巴陵何可移易乎夫誌疆域者莫核于山水二經山海經稱于洞庭之山云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是則九江卽屬洞庭有山水二經之文足爲根據而況又得朱子反覆明辨其不在潯陽而在荆州也明矣且九江易明者也而鄭氏孔氏異議不言其處所至宋初胡旦晁以道曾彥和講明其說于是朱子遂有九江辨之作今考其名曰沅漸無辰敘酉湘資澧而朱子子考定名數則一瀟二湘三蒸四資五沅六漸七敘八辰九酉獨去無澧二水者何歟據導江經文江先合澧而後過九江無字又恐作元則或以爲無是水矣意者删之之故在此于至傳同叔之言曰九江不必求其有九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此論雖本程泰之然亦非確論耳夫水道之通塞離合古今不常自戰國時亦唯知湘沅資澂灃而有五渚之名矣柴陽當日當

必實有所鑒別考定而後學者又何容異議也哉

九河 蔡傳合簡潔爲一河而以其一爲河之經流者此主曾氏敀之說而與孔氏穎達異論不知孔氏亦據爾雅郭注分簡潔爲二其說可信故朱子孟子集注亦因之然林氏之奇又嘗辨之以爲均屬支流按漢書敘傳云自兹距漢北亡八支其一存者卽是徒駭而孔疏徒駭是河之本道說本于此則是九峯合簡潔爲一河者固非卽少穎謂均屬支流者亦非也故道所在蔡傳謂漢得其三唐得其六歐陽忞又得其一者蓋據許商之說以暨通典輿地記所載然皆強鑿支離無所依據注鄭氏王氏酈氏求之不得則云爲海所漸溯不可考悉舉而空之以歸之陽侯海若之鄉噫此豈定論哉蓋九河故道自春秋時已湮歷遷徙漢唐以來訪求失據今

御纂謂河自大陸已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是亦可信也已地理今釋云今直隸河間府滄州交河縣東北六十里有徒駭河卽漢志所謂滹沱河也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卽馬頰河德州有覆釜河東北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有胡蘇河南皮縣城外有簡河絜河濟南府樂陵縣有鉤盤河德州西南有鬲津河其太史河據齊乘在滄德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亦云在南皮縣北今其地雖無顯跡然以孔疏叅之明一統志亦非無據

三條四列 陳氏櫟曰三條之說出于馬融王肅謂以汧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岷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爲南條四列之說出于鄭元謂汧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

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　蔡傳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于二之中又爲二焉王氏（樵）曰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蓋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爲二謂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矣

三正　三正注疏主天地人而後人以夏以前無改正朔事（見集傳或問）林之奇則謂不必求之太深但言其廢三綱五常或以爲三正必有所指如三綱三事之類（見士林讀書管見）或以爲不用夏時之正亦不用唐虞以前之正如秦用亥爲正或以爲三

正本兼用如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豳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一陽二陽之月亦得爲正春秋雖用周正而祭祀田獵仍用夏時紛紛之說總以蔡傳不用正朔一語槪之爲是而三正之說其來已久則爲子丑寅之正亦不必多疑矣即注疏天地人亦三正取義之原也有扈既不遵正朔又何知三正之義乎

三正三統三微　蔡傳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陳氏（師凱）曰此之謂三正又名三統又名三微

盤庚六善　六善五峯胡氏說也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開道人心四也奠厥攸居首以無怠爲戒五也欽敘有德有謀之人而不有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孔子所以取之爲訓（見十一經問對）

洪範　左傳引洪範沉潛剛克三人占無偏無黨凡有三焉皆謂之商書以箕子固商人也況十有三祀不從周曰年之例則係之以商書云謬乎（書傳旁通）　何異孫曰序云以箕子歸歸宗周也蓋在伐商之年當是恐未改商正尚稱年爲祀箕子在商未聞言及洪範迨武王訪問乃言如何稱得商書（何氏問對）

梓材　梓材伏生今文作周公教伯禽之書孔安國古文作成王誥康叔之書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氏皆疑之吳氏斷自王啓監以下似洛誥文蔡氏斷自今王惟曰以下人臣告君

之辭令按此書即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云云乃洪大誥治者即召誥之敘所謂周公用書命侯甸男邦伯者也本與多士篇同列今躐于召誥之前又誤亞于康誥酒誥之後故其序誤冠康誥之首而首句又誤衍酒誥之尾而曰封也且蘇氏既以康誥之敘爲洛誥之序而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朱子皆當是之則是篇前儒之意皆以此爲營洛之書矣今以康誥之敘冠梓材之書則前半篇即周公咸勤之事後半篇即洪大誥治之文集庶邦一節則營東都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先後迷民一節乃毖殷遷洛密邇王室之化似復古書之舊云（見金履祥表注）

周官三公三孤　蔡傳云周官與周禮不同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今考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之名但不載其專職如位次之高下未嘗不顯然可考如云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九命爲伯是與旬無尊于此者而外朝之位三公在前三槐之下孤卿大夫在左公侯伯子男在右是惟三公可以面天子天子之所禮也孤則亞于三公故其位與諸侯之公相對六卿莫敢先也其六卿之職曰大宰卿一人大司徒卿一人餘皆然其贄孤執皮帛卿執羔則卿亞于孤又可見矣但公孤坐而論道者也六卿作而行之者也周公六典專爲治事而設故以公孤爲鄭重而未及言之非周禮與周官二書逈絕也見陳師凱書傳旁通　陳氏櫟曰周禮周公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制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不合處畧之可也

太師太保　陳師凱曰或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蔡傳駁以師保之尊焉有反屬司徒之職蓋師氏僅中大夫保氏乃下大夫豈有三公之尊而資級如是之卑耶周禮注謂周召兼此官寧有是理今按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以六藝六儀教國子猶後世國子先生之儔耳故列在司徒之屬見書傳旁通

六服五服九服　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逼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陳氏櫟曰巡侯甸即六服而畧言之也六服承德郎九服耐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四服九州外以內五服并畿內爲六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畧外四服耳

唐虞建官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時代未遠何多寡之相懸也況天下之大內外庶務豈百官所能該故唐虞官原不止于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以及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達于天子者不過百人其他則所謂慎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故曰急先務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制日詳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觀立政之書內而亞旅外而表臣百司暨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之官皆唐虞所未有則可知矣迨至後世權悉統于上如漢

初王侯國御史大夫以下皆得自置至武帝而不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刺史太守得自補至陳隋而又不然故劉炫對牛宏以爲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濟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也　又按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敢知則周制雖詳尚不異于唐虞

六年五服一朝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　御案漢孔氏注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蔡傳從之唐孔氏疏既據周禮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之文則是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又引左傳叔向所云歲聘間朝再朝而

會以爲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適相合此以左傳揣度周官而曲通其說也宋元諸儒只信周禮六年各以服數來朝而謂周官言五服不言六服者或要服遠不必如期而至耳 三山林氏之奇曰周官所載六卿與周禮同惟六年五服一朝與周禮異此言五服而大行人所言者六服又十二年一巡狩亦與周禮大行人同何異孫日周官一書乃董正治官之制誥也莫大于師保之任又莫大于朝見之制畧舉其綱未及定爲久遠之法將有待于周禮成書而周公沒冬官一書亦闕可見故官制朝儀亦各不同

呂刑 此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下情僞日滋晚年命呂侯爲大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于王而修之也故曰呂

刑作爲誥命頒之天下焉大抵增墨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惡減宮刑大辟之條以追犯死之衆刑繁而輕蓋衰世之意也然穆王老于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心謹審慈祥之念尚可法也 金履祥表注 朱子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于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 何氏異孫曰蔡傳謂舜典贖刑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穆王至末年無以爲計爲此一切權宜之術夫子錄之以示戒也 何氏問對 按書傳稱甫刑史記作甫侯孔穎達曰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申明子孫改封爲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于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 林之奇曰呂與甫猶荊與楚殷與商

重黎 蔡傳謂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又謂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孔氏 穎達 訓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今尚書 御案云國語火正黎蔡傳作北正黎考堯典乃命羲和孔疏云昭二十九年左傳稱重爲句芒犁爲祝融祝融火官可稱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木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可見蔡傳之改北正非

無木耳楊子法言亦作北正黎所以陳櫟引注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然則北正之說由來久矣 陳櫟曰北正黎或作火正黎黎即祝融也黎以北正兼火正故祕注楊子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

羲和 諸家皆以爲氏夏氏 僎 以徇征言羲和湎淫以爲羲和乃官名今按羲和始以氏居官而後世因以名官亦猶伶氏掌樂而善後世遂以樂官爲伶官也 見陳大猷或問

費誓秦誓 書之終于費誓秦誓也說者謂周之衰孔子有望于魯魯之衰孔子有望于秦故叙之于末此非儒者之言也史遷稱孔子叙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班固亦云序書則斷自堯典是孔子非有損益于其間特序之而

已其謂有損益者孔傳序文之僞也夏書終胤征周書終費誓秦誓一也本無足異之事而必曰聖人之望魯望秦毋乃近于讖緯之說乎朱氏曝書亭集邵康節李謙思轉謂孔子知周之將爲秦故叙之于末諸儒頗不然其說

書外譌　五十八篇中每多外譌可疑者劉向以中劉附孔作古安國傳文校歐陽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凡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此脫簡也夔曰於予擊石之辭典中兩見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本洛誥文冠于康誥武成先後失次此錯文也舜典已失左傳子魚之言有康誥唐誥伯禽今止有康誥此缺文

也舜典無敖逸欲有國今敖作教惟刑之謐今謐作恤此傳寫之誤也高宗享國五十九年蔡邕石經爲百年無偏無陂改陂爲頗禹貢雲夢因古本而改爲雲土夢此則後人之輕改也後唐元宗改頗爲陂以從義字叶音近代顧炎武考據韻書義字古皆音我正與頗同韻援引詳確又王氏困學記謂泰誓古文本作大誓皐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大作泰畏作威皆唐明皇時衛包所改又非特取頗爲陂也

豐熙僞書　日知錄云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有舍中國之文而托諸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鄞人言出其子坊爲撰又有子貢詩傳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氏倭國本者徐市爲秦博士李斯坑殺儒生托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卽今日本國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明英宗正統六年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

稽古日鈔卷三

長洲彭芝庭先生鑒定

震澤王逸虬繞九
元和蔣　燁廷宣　同輯

震澤郭紹蘭清源
元和蔣涵海志渠　校訂

詩經

古詩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篇隋史經籍志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致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今存三百五篇）

刪詩　詩之有逸文也本自逸也非孔子刪之也自司馬遷有刪存三百篇之說諸儒無敢異議至唐孔穎達始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遷言固未可信朱子謂孔子未曾刪詩只是刊定而已（按葉水心鄭漁仲蘇伯修皆嘗疑之近時陶菴黃氏亦謂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而朱竹垞辨之甚詳有刪詩論）然則歐陽氏篇刪其章（永叔以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四句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有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章刪其句（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故章刪其句）句刪其字之說（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亦為遷之所惑也（竹垞朱氏嘗辨之本經義考）

詩字有三訓　孔穎達謂內則注云詩之為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為言志也詩緯云詩者持也然則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述己志而為詩所以持人之行故一名而三訓也（按梁簡文帝又有詩者思也辭也之說）

四詩　四家之詩出於齊者曰轅固（為景帝博士作詩外內傳）出於魯者曰申培（少從楚元王交俱事浮邱伯受詩為詩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為之傳）出於燕者曰韓嬰（作韓故及內外傳詩說今存外傳）出於趙者曰毛萇（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為河間獻王博士作詩傳）是謂四詩（附亭林顧氏云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為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

詩序　詩之有序不特毛詩為然魯韓詩亦然如關雎刺詩芣苢傷夫惡疾漢廣悅人汝墳辭家又有見於朱注者雨無極賓之初筵等篇皆韓詩序也劉向受魯詩其所撰新序二子乘舟為伋之傳母作黍離為壽閔其兄而作列女傳以芣苢為蔡人妻作邶柏舟為衛宣夫人作燕燕為定姜送婦作大車為息夫人作此皆魯詩序也齊詩雖亡當日亦必有序故匡衡學齊詩失傳於關雎注中曾引其語然惟毛詩序尤為可信今按其書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

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頌人淸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
序笙詩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
未甚行而其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淵源子夏可乎此毛詩所
以獨行也毛詩行而說詩序者因而不一其謂關雎后妃之
德至用之邦國焉爲小序風風也訖末爲大序者舊說也謂
小序爲子夏毛公合作大序子夏一人作者沈重也據本鄭氏詩譜
謂關雎之序爲大序是子夏作其餘小序子夏惟裁首句餘
則毛公所繫之辭者成伯瑜也謂大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亦云是子夏全制編
入文什謂關雎之序爲大序是聖人所作餘篇小序首句是國
史所題下則說詩家之辭者程伊川也謂大序文如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又

曰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謂命篇大序是採詩太史所題題下之序
則衛宏敬仲受其師謝曼卿之說而爲之者鄭樵也言宏有專取諸書之
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見奥論謂起首二語爲
小序是聖人所作以下續而申者爲大序是衛宏所作者程
大昌也大昌援據鄭氏釋南陔詩序出子夏失其傳之說謂詩序既亡鄭氏親見毛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毛公
未嘗作序也則爲中釋先序可知又據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之所爲蓋以康
成親見而論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故有是論謂起首二語是聖人所作
餘爲漢儒附託而但欲存其首句盡删其餘者蘇轍也謂時有反
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謂全是子夏作者毛公鄭康成梁昭明孔穎達
輩也謂全是衛宏作者范蔚宗也見後漢書謂全是國史所記者

范處義也謂序與春秋之褒貶相應者蓋多有之謂全是詩人自製者王介甫
也見公武云序若詩人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介甫蓋臆論也惟陸德明謂關雎之序
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韓退之曰子夏不作序之道有
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至朱子始分詩者志
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關雎后妃之德至教以化之及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至末爲小序并各篇之序皆爲小序又
作詩序辨而集傳則置序不用朱子謂質之史記國語詩序果不足信又曰今人不以詩
說詩却以序解詩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本意不恤也今但信詩不必信序也且遺說餘辭後朱子不
用詩序條下然馬端臨謂詩序斷不可廢馬氏謂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雅頌之
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意者存其是而去其非在揚扢者有以講

明而切究之歟本經義考
六義附三經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
頌卜子序曰詩有六義焉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按六義六情即六詩也見經義考孔穎達
曰詩之四始以風爲先風之所用以比賦興爲辭故于風之
下即次賦比興然後及雅頌雅頌亦以比興賦爲之若言事
以直陳爲正故賦在先比與興雖同是附托外物比顯而興
隱故比又在興先也程子曰學詩而不分六義安知詩之體也其中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
須篇篇求之意義乃精何異孫曰風雅頌詩之體也興賦比詩之言也不必執關雎鹿鳴文王清廟而言三百篇中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類皆可謂之雅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
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也見十一經問對唐仲友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亦

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變風猶有頌采蘩賦之屬也螽斯比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而一義者有之鶴鳴專于興也其意達于風矣有一句而二意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本詩解　里巷所作者爲風風以道性情朝廷所奏者爲雅雅以正禮節宗廟所用者爲頌頌以告成功此詩之三經也賦者直指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木瓜之類興者托物起興如關雎樛木之類此詩之三緯也經以綜貫乎緯猶布帛之有經也緯以成就乎經猶布帛之有緯也說本緯書見大序六義注中

四始　孔穎達曰國風二雅周頌人君行之則興廢之則衰是興衰之始故爲四始四始本卜子序中語　唐成伯瑜曰四始正詩也謂

之正始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宋王介甫曰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也按司馬遷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義極乎允故朱傳採之附鄭康成引詩緯汜歷樞四始說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五際　詩含神霧曰羅列五際　詩汜歷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釆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改之政　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見經義考　又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厄五際本于齊詩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見困學紀聞

九能　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長于詩學無愧大夫矣見毛公詩傳

三作　王通云詩有一國之作焉有天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阮氏逸曰謂大雅國風頌彙纂

三類　晏子曰三類四物朱子云二南正風房中樂也鄉樂也

二雅之正雅朝廷樂也商周之頌宗廟樂也見左傳

正變風正變雅　正變之說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獨出于詩序二南爲正風自邶以下爲變風鹿鳴以下爲正小雅六月以下爲變小雅文王以下爲正大雅民勞以下爲變大雅　歐陽氏曰風生于文王而雅頌雜于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然成王之際亦有變風豳是也見本義　黃實夫曰太康逸豫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咏傷今而思古變風變雅之體已備矣見圖譜總論　戴氏埴謂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變矣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以言變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諸詩何以言變依不若

求詩于樂樂有正聲變聲殆采風者以聲別之耳于雅亦然
見經義考 又鄭氏謂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之書所謂變
之正也穀梁之春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書春秋盟于首戴
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終合于正也 見奥論 劉公是
謂國風中言正義善事合乎道皆正風也其有刺譏怨諷者
乃變風也亦猶二雅中言文武成康爲正雅言幽厲爲變雅
說者皆斷周南召南爲正風自邶以下爲變風遂令淇澳緇
衣與南山北門同列非夫子之意子夏之旨 見小傳 鄭康成謂大小雅詩
次第皆以後先爲序無正變之說 顧炎武曰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謂之變雅者 采芑傳曰言周室之强
衣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說見日知錄 成伯瑜曰風雅既有正變頌亦有正變淸廟至般爲正頌魯殷爲變頌多

陳變亂之辭也 見指說

風雅頌　風之爲名見於周禮左傳荀子表記樂記固昭昭也
程大昌 泰之 則曰詩有南雅頌而無國風如論語但言周南召
南季札觀樂自二南外兼及十三國亦但舉國名無國風之
目故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左傳舞象箾南籥象舞頌之維
淸也南籥二南之籥也文王世子篇又有胥鼓南則南之爲
樂古矣自後人剏爲國風之名而二南遂統于其內即杜預
釋南籥劉炫釋鼓鐘雖微見爲二南而卒不敢確指至鄭氏
康成 採取鉤命決所敘四夷樂適有名南者孔穎達輩又襲其
說凡六經中有及于南者輒以夷樂當之夫韶夏濩武各取

極盛者爲用何象舞而獨採夷樂以配耶此其辨南甚悉而
謂無國風之名則於義太新也 本奥論 劉公是二南夷之樂曰任不曰南謂夷樂爲南
者强厥名耳 見小傳 又曰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
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從所得而繫之若二雅則純當周
世故無用標別也而分之爲大小者或謂政有大小之故 本序
說 然常武征伐何必大于六月卷阿求賢何必大于鹿鳴特
以聲度有豐殺廉肉猶十二律之有大呂小呂故分之耳 本奥
論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大序 考頌
有兩體有告于神明之頌有斯願福祉之頌告神明者類在
頌中期福祉者帶在風雅魯頌四篇有風體有大小雅體頌

之變體也 見詩疑 餘詳後三頌條下
國風次序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
子未刪以前周太師詩次第也 季札觀樂于魯次序如此 周召邶鄘衛檜
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 康成 詩譜次第也 歐陽氏曰正變之風十有
四國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于周邶鄘并于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
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說見本義補 元朱倬云檜先于鄭則依邶
鄘先衛之例又孔氏穎達曰譜以鄭因虢檜之地而國之先譜檜後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說見詩疑
周詩譜當辨者三其一以時辨其二以事辨其三以義辨山月燕燕昧莊姜之本末渭陽黃鳥忘秦穆之沒存木瓜淇
澳國孰故而孰新遵路猗八世孰遠而孰近康叔之封始于武而目之爲成常棣之作始于周而目之爲名謂之核于時
可乎楚茨以下十篇並非刺幽何以列于變小雅崧高以下五篇明是美宣何以列于變大雅賓之初筵武自悔也亦曰

刺幽抑武自警也又曰刺厲謂之核于事可乎其定二雅微以前後爲正變不鬭錯簡其定周頌謂專作于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謂之核于義可乎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 李氏樗曰若以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于鄶國何衛在齊先檜在鄭後若以國地大小爲次則鄭小于齊魏陋于晉何齊後于鄭魏先于唐若以采詩之時爲次則雞鳴之作何不遠在緇衣之前而列國之風何不處衛詩之後故孔穎達嘗辨之蘇潁濱張横渠諸亦各自立說均未有當本集解 至朱子去小序外于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見詩疑說 附成伯瑜謂按其優劣以爲次序也見指說 歐陽修曰國風次序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如周召以淺深比衛王以世爵比鄭齊以族氏比魏唐以土地比秦陳以祖裔比檜曹以美惡比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說見本義 鄭康成曰十五國風初無增損或謂夫子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入魏與秦以一己之私見揣摩聖人之意無是理也然聖人必以豳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蓋習亂者必思治傷今者必思古也說見輿論 餘詳後豳風條下

二南 南者化自北而南也文王治岐岐居西北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天下既一周召分爲東西皆以北爲上由上而下故曰自北而南當時岐東被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周公爲伯得其詩以貢于周故曰周南岐西被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召公爲伯得其詩以貢于周故曰召南見集解 李迂仲曰二南皆文武詩而列于周召蓋周召分陝而治陝以東周公主之岐東之地江漢汝墳爲 陝以西召公主之西之地江沱爲岐 太師採詩得於周南之地者繫于周公得于召南之地者繫于召公見毛詩圖譜

輿論二南辨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即此意 朱子謂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被于諸侯非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于南方而不敢繫于天子者也又曰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 蘇子由曰周公在內統于所尊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承君政而專行之功業昭著則甘棠之詩作于下然則謂之周召者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而化行于南國以其所及者言之也 毛氏詩序一曰關雎麟趾之化一曰鵲巢騶虞之德與化豈果不相合哉朱子云化者言化之所自出也德者言被化而成德也則二南原有相受之義故程子曰二南如乾坤蓋謂乾統坤一文王之統乎諸侯然坤承乾一諸侯之承乎文王然若史遷外戚傳以乾坤擬夫婦固別有義耳山堂索考藏林良謂二南亦有刺詩據何彼穠矣篇以立說 顧炎武謂刺詩之說於義未允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于篇者也 見日知錄

何彼穠矣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鄭氏孔氏王介甫俱以爲平王猶格王寧王齊侯猶康侯寧侯也集傳則據春秋謂平王即宜臼齊侯即襄公 按魯莊公元年莊王命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齊襄公襄公乃僖公子則齊侯當是僖公不得言襄公又十一年莊王以共姬妻齊桓桓亦僖公子襄公弟亦不得言襄公子且二事一在襄公之立五年一在桓公之立三年俱不應稱子而二南又爲王化之本豈宜入衰周之詩然則鄭漁仲以爲詩作于東周後者均存而不論可也本集說 按王魯齋退此詩及甘棠于王風

邶鄘衛 圖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分其地置

三監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自紂城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　程子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故爲變風之首也孔疏邶鄘爲衛所滅故先衛也又皆爲衛詩而猶存其名者不與衛之得滅故也朱子曰豈其聲之異與見疑問顧炎武曰初或爲三監地亦未可知自康叔封而已統于衛采詩者猶仍其舊名本不當分某詩爲邶某詩爲鄘爲衛觀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而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北宮文子引詩威儀棣棣文而曰衛詩則知累言之爲邶鄘衛專言之則總爲衛耳漢儒分爲三且謂邶爲管叔時詩鄘爲霍叔時詩亦附會之甚矣　見日知錄

王風　疏云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言作詩不爲雅而爲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爲風也　張逸問鄭曰平王微弱詩不復雅厲王流彘幽王滅戲在雅者何答謂幽厲以酷虐之政被于

諸侯故爲雅平桓政教不及畿內故爲風見詩集傳　顧炎武曰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釆之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周太師之本名至驪山之禍詩已闕軼孔子所錄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于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誤矣　見日知錄

晉風謂魏　朱氏倬曰晉風謂魏者猶邶有邶音鄘有鄘音之例　按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是魏爲獻公所并也

晉風謂唐　詩之唐國其說有三鄭氏詩譜以爲堯始居晉陽後乃遷平陽於詩唐國爲晉陽皇甫謐以爲始封于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唐國爲平陽臣瓚又以唐國爲永安今考堯都雖有四按堯都有四地理志云太原晉陽河東平陽中山唐縣河東彘縣順帝改爲永安也詩之唐國當從晉陽蓋成王封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爲晉陽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見詩緝

檜　史記祝融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四曰會人許疏云此即檜之祖也公羊傳桓十一年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乃取其國而遷焉今按鄭氏詩譜序檜于鄭上者以此

豳風　國語謂豳戎狄地名公劉自邰而出居焉成王時周公遭流言之變居于東都乃思先祖公劉太公爲豳公憂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以比敘己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悟

而迎之故太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見圖譜　又漢儒舊序以爲公劉爲召康公之所獻以豳七月爲周公之所陳意者均屬豳之遺詩召公獻之以備燕享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周公陳之以爲瞽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篤公劉列于雅而豳七月自爲風見集傳名物鈔　孔穎達曰此乃述豳時諸侯之政非美王業之本故不入正風又非美刺成王故不入二雅周公王朝卿士故不得專名一國次之風後雅前者見周公德高于諸侯事同于王政不與諸國爲倫而且堪進而爲雅也文中子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終之以豳言變之可正也說見疑問　豳公是曰就豳言之七月東山皆正風也鴟鴞以下乃爲變風其不編于大雅者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

言其風俗也說見小傳 朱公遷曰幽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幽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關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 鄭漁仲曰聖人以豳列于曹檜後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治傷今者必思古檜終匪風思周道也曹終下泉思治也思治思周道則亂可返于正此豳風所以列于十五國之末也又曰聖人以豳詩列于風雅之間謂其不純風而可以雅驗驗乎移風而即于雅也或又謂七月鴟鴞之詩其言則雅其體則風非婦人女子之言實婦人女子之體故列之風雅頌之間聖人有深意也說見與論 或又謂豳風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當一國之事周禮有豳雅豳頌豈不為有豳詩而今亡之乎故齊魯韓三家詩無七月篇豳詩之亡不可得而知也亦本鄭樵說 又顧炎武謂鴟鴞以下或周公作或為周公而作則皆附于豳雖不以介樂然與二南同為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後列國之風故他無可附 見日知錄

豳風正朔 附用賦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按七月第一章云一之日二之

日繼之曰卒歲是以十二月為歲終矣既以十二月為歲終必以正月為歲首至于十月而曰改歲者蓋其俗以禾熟紀歲功之成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又曰入此室處乃大寒之候已至熏鼠塞戶之工已備而改歲漸近不入隩室可乎若改歲與卒歲同則不宜曰入此室處矣此改歲卒歲之義所以不同 見朱倬疑問 蘇子由曰七月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許氏謙曰詩中以日言者雖為建子之義其實主于陽而言 鄭樵又以卒歲為用夏正至改歲則又用周正 劉瑾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言者首孟春而終季冬二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有以正朔所紀言者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謂之改歲是也 附東萊呂氏有三正通用之說云十月而曰改歲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 按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紀其時日故三正皆曾用之呂氏見豳詩中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及十月改歲亦有彷彿用三正之意故為此說然甘誓篇亦謂怠棄三正則三正之通行豈特豳俗而已哉 見疑問 又公劉居豳徹田為糧集傳謂周之徹法自此始夫侯國當遵時王之制而公劉易其田賦此固于傳紀無所稽也 朱倬說

豳風豳雅豳頌 周禮籥章中春迎暑中秋迎寒則龡豳詩也風祈年龡豳雅祭蜡龡豳頌鄭氏元乃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 一章二章也 疏云凡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女心傷悲是民之風俗故知是風 正禮節者為雅 三章至六章之以介眉壽止 疏云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美政故知養稻為酒是雅 樂成功者為頌 七月食瓜至末章 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功畢無飢寒之憂罷酒稱慶是成功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頌 然一篇之詩首尾割裂恐無此理故王氏謂本有是詩而亡之也或又舉楚茨以下四篇

為豳雅思文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為豳頌但思文配天噫嘻成王詩殊與周禮不協則又不若隨事變其音節一詩而備三體之說猶為可通也 本集傳附宋雪山王氏質曰周禮籥章龡豳詩豳雅豳頌此即一詩而三用也意謂籥章之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此用七月一詩特其以器和聲有不同耳 見日知錄

小雅大雅 大序云政有小大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語錄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所繫者小 又云所陳各止一事 大雅所繫者大 又云氣象宏闊 集傳云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為朝會之樂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六月以後謂之變雅大雅十八

篇民勞以後謂之變雅朱子曰只是變用腔調　小雅者二南之積也
大雅者小雅政事之成也如小雅言文武治內外之事至大
雅則言受命作周復受天命小雅言成王興賢者材之事至
大雅則言其受福祿尊祖配天小雅言宣王南征北伐之事
至大雅則言其褒賞申伯周室中興推而至于變雅亦然小
雅之刺幽王特曰刺之而已至大雅則曰傷周室大壞也小
大之辨豈不明哉見李黃集解
笙詩六篇　毛序謂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
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
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又曰有其義

而亡其辭義本子夏辭則古有而今亡耳朱子据儀禮中鄉
飲酒禮燕禮謂鼓瑟歌鹿鳴四牡皇華此卽升歌三終然後笙入奏
南陔白華華黍此卽笙入三終旣畢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卽間歌三終乃合樂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
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曰歌則有聲無辭可知
非亡之也　呂東萊曰國語叔孫聘晉伶簫歌鹿鳴之三鹿
鳴旣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六詩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
乎　鄭漁仲曰果無辭則當曰笙調不當曰笙詩燕禮升歌
鹿鳴下管新宮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新宮今亡非
卽斯干也將謂管詩亦有聲無辭耶　明郝氏敬更詳辨之

曰朱子據儀禮爲證今按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
騶虞有辭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卽時邁樊遏爲昭夏
卽執競渠爲納夏卽思文呂說詳後肆夏條下皆有辭而金奏之周禮
籥章以籥歙豳幽七月也亦有辭而籥歙之奚笙奏而獨無
辭禮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維清
也管有辭笙獨無辭謂歌有辭可歌笙有腔譜無辭腔
譜所以調辭也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口吹而辭奏乎
其中非眞無其辭也
正月　凡四月六月七月十月等作傳者皆爲夏正之月獨于
正月一詩乃爲去聲蓋謂夏之四月非建寅之正月也昭公

十七年夏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平子禦之曰惟正月朔慝
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此所謂正月
與左傳所謂正月同孟夏之四月正陽之月陰慝未作也四
月而繁霜方爲災害若建寅之正月有霜則不得爲災也見李黃集解
十月之交　日月交會也夫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速一月
一周天此卽曆家言天左旋日月右轉之說日與月一年十二次交會其交會
也或有日食之變故交會必于月朔言此十月交會朔日辛
卯也是時日有食之其醜莫大本鄭元說　按朱子云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一
日一周天比天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蓋日行健次于天

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
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
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
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
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比天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
日半强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是卽橫渠
所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之說也據此則鄭
說爲非然朱子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 見正蒙
唐書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則是爲刺
幽王之詩無疑矣 又彼月而食則維其常夫月食亦可爲
變而乃以爲常王氏云月蝕非其常然此以陽侵陰猶爲常
也此說是也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嘗時偶無
月食耶亦其以爲常故不書也 見李黃集解
鼓鐘 鼓鐘之詩諸家多謂作樂于淮水之上歐陽公以爲不

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何由遠至淮上而作樂
張橫渠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故詩言憂心且
傷作詩之人傷之也此說得之 同前 附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笙磬
同音正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 見熊氏經說
靈臺 孔穎達曰在國之西郊與辟雍同處鄭氏元謂辟雍在
南方七里之內然周頌于彼西雍先儒謂卽辟雍則辟雍固
在西郊非若東漢之三雍必設于南門外也臺下有囿囿中
有沼則三靈與辟雍同在西郊矣若辟雍之制始于文王後
遂爲天子之學亦曰澤宮大射行禮尊事老更樂教國子皆
在于是按此則杜預所云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以靈沼謂之

辟雍者殆不可據 名物鈔云靈臺辟雍明堂宗廟皆異處
漢儒皆以爲一袁準論云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
享鬼神歲覲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太學衆學之居靈臺
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 附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耳 又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
作豐都程 皇矣箋注所謂程邑許氏謙謂文王嗣爲西伯伐
密須而徙都程又伐崇而作豐邑 見詩集傳名物鈔 疑問云史傳
所載但言文王遷豐不言遷程今按孔氏疏曰太王初遷已

在岐山此亦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周書程文王在程作
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于程蓋謂此也而鄭元作箋
嫌此卽爲豐故云後竟徙都于豐知非豐者以此篇居岐之
陽句也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然考今周書無文王在程
之文亦無程寤等篇此必是僞書而朱子信之其亦有所考
與
三單 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羡今公
劉始遷豳從遷之民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孔穎達諸儒皆從此說
集傳雖云未詳然總注云定軍賦與稅法稅法既
依鄭而爲徹則軍賦之定舍周禮小司徒之制奚從耶 附考毛氏

以爲三單相襲王肅述之謂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强壯在外言有備也孔疏謂此在道時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以備禦之今詩第二章旣至幽矣三單相襲復奚禦哉此鄭箋之所以勝毛傳也詳見尚書御案

周頌　左傳武王克商作頌鄭詩譜云在周公復政成王卽位之初也集傳謂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見執競篇)

總注

魯頌　伯禽封魯十八世至僖公能遵伯禽之法旣薨而國人美之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本序及圖譜)　閟宮篇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作廟非作頌也洪氏(邁)嘗辨之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靈光殿賦皆云奚斯頌魯周益公(必大)又据楊子法言謂奚斯旣以公命作廟復自陳詩歸美于君恐未

是(本與論)　僖公之德孰與文武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强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于天子其非强乎特取于魯其非勸乎　又存魯所以存周周頌不作久矣魯周公之後而有僖公之賢聖人固幸而進之也(見集解)

商頌　商湯中宗高宗時有作詩頌之者武王滅商封微子代殷後七世至戴公當宣王時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孔子錄詩時得五篇矣(本序及圖譜)　詩三百篇始終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一也予紂之不憾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三也(見集解)　商頌何以在魯頌之後吳氏澄謂太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爲先代故次之周魯之後(見日知錄)　又商頌序明言正考父得之于周太師而司馬遷謂宋襄公行仁義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本于韓詩當時殆未見詩序固不免多所牴牾也(本與論)

三頌詩章分合　三頌皆頌也周頌不分章而多不協韻魯頌協韻分章商頌協韻有分有不分(那烈祖元鳥亦不分章而長發殷武獨分章)　朱子曰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雖多自是古奥然則商周之頌不可概觀也魯頌之協韻分章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乃當時之事也然則何可與商周例觀與(見疑問)　又國語稱那之末章爲其輯之亂則原非一章明甚元鳥之詩章

首皆承上章末字發詞皆其分章處也

我將思文(附生民章)　疑問云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考之于詩宗祀之樂我將是已郊祀之樂其思文乎集傳乃不明言而濮氏則以爲郊祀獻后稷之樂歌(按黃實夫亦以此詩爲郊祀后稷以配天也)　生民則明言郊祀受釐頒胙矣(見集傳總注)　然我將祭帝乃言天不言帝生民祭天乃言帝不言天者互舉而言也(集解云后稷配天特一事也在生民則爲雅在思文則爲頌蓋生民特爲事而思文則祀后稷之樂章也生民爲敘事之詞思文爲告事之詞此大雅與頌之所以異與)

肆夏　左傳金奏肆夏之三外傳金奏肆夏樊(繁)遏渠韋昭注肆夏一名樊昭夏(卽韶夏)　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

三也蓋但舉三夏未嘗指言何詩吕叔玉則曰肆夏時邁也樊遏（爲略夏）執競也渠（爲納夏）思文也確指三詩亦未知何據然鄭康成注周禮云九夏皆詩篇名今亡者多故頌不具則此三詩固三夏之未亡者歟（詳四卷鍾師下）

絲衣　序繹尸賓也鄭孔諸儒多從之蓋繹禮在廟門旁門東西皆有塾詩云自堂徂基基卽門塾之基堂則廟門旁西夾室之堂也其爲繹祭一矣天子宗廟正祭則宗伯視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告備於王今非正祭禮差輕故告濯具告充告潔皆使士其爲繹祭又一矣禮記爲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疏引此詩云繹祭在堂士之省視從堂上往

堂下之基故曰自堂徂基此又繹祭之明徵矣集傳改爲祭而飲酒之詩而不指言何祭若謂士而祭祭而飲酒何與於天子而列之頌耶至其行禮節次未祭之先天子在基壺濯在堂之東序籩豆若鉶在堂之東房几席若敦在堂之西廂牛羊在門之外大小鼏（鵰大鳥小）又在牛羊之左士先省器由西階升堂至東序入東房及西廂旣畢仍從西階降往於基以告濯具繼省牲於門外反於基以告充旣省鼏仍視於門外牛羊之左反於基以告潔禮凡三節也

駉　孔穎達曰首章是良馬廟祀所乘故云彭彭有力有容也二章是戎馬戎馬尙力故云伾伾有力也三章是田馬田馬尙揵故云繹繹善走也又張文潛曰臧者言其德隸於禮者尙德也才者言其用用於戰者尙才也作者奮迅而動作也徂者以駕給使之事可策逐而行也此皆本毛氏諸侯六閑馬四種之說　徐儆弦（常吉）曰上思字就君國子民言下思字就馬脩舉言無疆廣大也無期不苟於近利也無斁持之能久也至無邪則又心之至正取於民者有制其富强皆所當得也（集說）

閟宮　公車千乘朱傳據司馬法謂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

步卒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而其用之不過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甲士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將重車者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其爲步卒二萬七千人曰三萬者擧成數也　孔穎達曰以司馬法計之魯地七百里爲車多矣而制國不過千乘以千乘計之有七萬二千卒而云公徒三萬者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鄕諸侯三軍出自三鄕故公徒三萬以出軍之定數言非此千乘之數也公車千乘以國賦之常數言非彼三軍之事也事有不同故數不相合耳（正義）

詩入樂　二南雅頌爲樂詩而諸國不必入樂朱子曰二南及正

小雅（十六篇）正大雅（十八篇）三頌皆用之樂見於傳記者可考若變雅已無施於事至變風則特里巷歌謠耳其領在樂官者將以審時勢觀風土也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薦之何等鬼神接之何等賓客耶（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今按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　鄭康成曰周南召南爲風之正用之鄉人邦國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女史歌之耳正小雅大雅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或上取燕或下就如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饗邦君歌文王合鹿鳴則上取也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合鄉樂（謂關雎葛覃卷耳及鵲巢采蘩采蘋也）與諸侯同則下就也

詩亡　胡文定公（安國）曰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而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爲雅而王者之詩亡也　鄭漁仲曰春秋作於獲麟時乃哀公十四年詩亡於陳靈之時乃孔子未生之前蓋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也二說皆正可以並存

吳楚諸國無詩　以其僭王而削之歟非也楚之先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左氏）岐陽之盟楚僅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共守燎而不與盟（晉語）是固無詩可採矣况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虢檜皆爲鄭滅而虢獨無詩陳

蔡皆列會盟而蔡獨無詩則有司失其傳耳（日知錄）

詩韻　唐陸德明曰古人韻緩不須改字最爲確論　朱子曰周頌多不叶韻疑有和底聲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是也又曰叶韻恐是以頭一韻爲準如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華當音敷之類然按楚辭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下文佩字無叶能字音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也（附熊朋來曰商頌商人之詩也詩韻體例盡在是矣如那之首章隔句用韻兩韻一換楚詞九章本此也殺我思成以下每句用韻漢之柏梁本此也篇末別出嘗將二韻結之如杜甫今夕行石犀行七歌等作皆別出二語作結末即此例也又烈祖以四韻起中間申錫無疆開下文連句之韻是以三無疆爲節後人交互用韻亦始此　見經說）

朱子不用詩序　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則詩之爲義殆非易明矣齊魯韓三家盛於西漢毛詩行而三家遂廢鄭康成又爲之箋非徒自別於賈馬之傳夫亦所以尊毛也然其序之所從來益復難正其得失朱子槪置而不用惟每章約以比興賦之義而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畧釋而使人自悟以復溫柔敦厚之旨宜吳師道（正傳）稱爲銘去蔀障無復遺恨宋景濂（濂）稱爲大義昭如日星而輔潛菴（廣）張南軒（栻）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諸儒皆遵守之者也然馬端臨曰朱子深斥詩序其實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序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如芣苢不過形容采掇之情狀而序以爲后妃之德黍

離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序以爲閔周室之顛覆叔于田二詩似愛段之辭而序以爲刺莊公揚之水椒聊似愛桓叔之辭而序以爲刺昭公此皆賴序而明者也鴇羽陟岵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四牡采薇序以爲遣使臣勞戍役而作四詩辭同旨異苟不有序不幾疑文王之臣亦怨其上耶卽是以觀則桑中溱洧何嫌爲刺奔刺亂而必改爲自敘也

郝京山（敬）曰詩古序義理周匝法戒昭然朱子悉改從今說則車舝非刺幽王采綠非刺怨曠崧高韓奕非美宣王之中興則雅與風無別而所謂朝廷獻替者失矣臣工非助祭噫嘻非祈穀則頌與雅又無別而所謂宗廟登歌者失矣

王守谿曰雅者正也王者之政教號令係焉未有以諸侯自謂之詩而入二雅者如賓筵抑戒兩篇毛序一以爲刺時一以爲刺厲王其說自不易朱子於賓筵從韓詩於抑戒則曰自警夫黍離降爲國風孔子乃作春秋豈以刪詩之餘而竟以一小諸侯悔過自警之辭上擬天子哉（按劉安成謂武公王朝卿士故附於雅亦非）

雪山王氏（質）著詩總聞二十卷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事聞用聞跡聞世聞人十門又有聞風聞雅聞頌以冠三者之首皆廢序立言新裁獨出吳興陳曰強稱其自成一家能通詩人之意既朱子集傳亦不用序說或以爲因乎王氏然王氏質多穿鑿之見朱子較爲平正後人墨守前說固不可刪朱亦不當訾序此東萊呂氏（祖謙）鄱陽馬氏（端臨）皆未嘗以序爲可廢者也（又按大小序之不可盡信源非朱子之私言後漢儒林傳隋經籍志並云衛宏受業謝曼卿而作故韓昌黎謂子夏不序詩之道有三蘇潁濱欲但存序首一言卽呂東萊雅信詩序猶以爲多講師附益之詞獨馬端臨經籍考反覆數千言辨詩序與朱傳甚悉其解鄭風引左氏鄭六卿賦詩七子言志爲據後儒多從之以詆朱傳竊以爲從序說則有女同車而下皆刺鄭忽也忽雖失國猶鄭之先君豈可揚先君之惡於燕饗之際乎則馬說固未可盡信矣）

韓詩內外傳　漢藝文志載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內傳久湮所謂遜迤郁夷及賓筵悔過兩無極刺王皆內傳語其略見於儒林傳今惟外傳十卷存（卷首章曾子仕莒末章說太公周公論治齊魯之政）詩紕謬甚多如載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見文選李善注）鴟鴞胎

卵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大戴禮注所引）又鄭交甫適楚遵彼漢皐遇二女佩兩珠以爲漢廣游女之義亦幾侮聖矣然其文筆自於檀弓公穀外別成一家故晁氏（公武）稱爲文辭清婉有先秦之風（經義考又內傳以關雎爲應門失守呂氏深斥之）

魯詩謬說　魯詩云珮玉晏鳴關雎歎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因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者梁騶天子之囿也則文王豈可以天子言耶（按申公詩說名魯故至晉已亡今所傳皆鄞人豐坊僞譔說也）

詩箋　鄭漁仲（樵）曰聖人制作謂之經賢人著述謂之傳康成註毛詩獨謂之箋箋識也表也鄭意以毛詩悉備遵暢厥志

表明其意記識其事耳故特稱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注則鄭固甚遵毛矣即其中間改經文如吉圭爲饎以蠲爲圭韓詩句也素衣朱綃以綃爲綺齊詩句也其排難釋以澤爲釋爾雅句也而歐陽永叔修深譏鄭多改毛字宛未之考耳夫鄭注禮記凡遇顛倒不倫之處惟理之使直於注中始發明之而不敢易其先後豈甚遵毛氏而反擅改其字乎昔人云讀書不到鄭康成不敢高聲論聖賢吾於詩箋見之矣

諸家纂輯　唐成伯瑜撰毛詩指說四篇一興述二解說三傳受四文體　建安熊子復克爲跋今尚存又有成氏斷章二卷及許叔才詩纂義十卷高智周所稱爲欲明詩學須讀纂義者今並亡　宋歐陽氏修詩經本義十五卷諸圖附後於毛鄭之說善者仍之未當者易之所得比諸儒爲多　呂東萊讀詩記貫串詳明嚴謹華谷粲詩緝真確博洽皆朱傳之功臣也　蔡卞毛詩名物解自釋天至雜釋類凡十亦足補爾雅釋詩之缺　元許白雲詩傳名物鈔八卷旁搜博採用以廣朱子所未備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之　朱子明鑑取其祖文公文集語錄論詩者彙成六卷一二卷綱領及序辨三卷六義與思無邪問答四五六卷論四詩之旨末附以逸詩詩樂譜叶韻皆集傳所未載者名曰詩傳遺說

稽古日鈔卷四

長洲彭芝庭先生鑒定

震澤鄒　文溥
震澤張方湛玉川
震澤王逸虬繞九　同輯
元和蔣　燿廷宣
嘉興徐丹魚澈光
歸安沈南春藹園　校訂

周禮三禮總說見後

周官經　正義所謂禮經三百也傅曰以其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其制作言之謂之周禮　歐陽氏曰六典統謂之禮正王道之全而所以爲制治之實也按六典之中禮特其一而總名之爲禮禮者履也履而泰然後安故不曰典而曰禮且書既以禮名而備紀六官者偏言之則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刑邦事各爲一職專言之則六典禮也　按疑周禮者如何休謂六國陰謀之書　林碩謂武帝知其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之　歐陽永叔謂可疑者有二焉謂如奔則開設官之屬無慮三千則設官太多蘇轍謂不可信者有三焉謂如王畿千里無地以容之說子由謂鄭孟子云公侯百里及伯子男分爲三等今則公五百侯伯子男分爲五等匠人遂人井田溝洫難通之說　胡五峯謂即太宰之屬考之未有一官者皆謂周公致太平之書　范浚魏了翁諸人是也信周禮者如劉歆鄭元謂王道之極唐之太宗之作謂典聖宋之理宗謂大綱小紀靡不畢載要書之必有爲程氏伊川謂備布周密乃運之本矣之法朱氏晦菴謂用天理爛熟之書諸人是也疑信參半者如徐積謂合乎聖人而不悖者取之其不合者勿疑爲之說斯可矣　張

氏橫渠（謂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也按先儒以橫渠爲尊信之極據此亦未必然也）諸人是也移易周禮者如俞庭椿王次點邱葵吳澄何喬新輩是也（說見後）

異名有六　或謂經禮三百（見孝經說禮器）或謂禮儀三百（見中庸）或謂禮經三百（見春秋說）或謂正經三百（見禮說）或謂周禮（見周官外題）而漢書藝文志則云周官經六篇周官三百六十言三百者舉成數也（王應麟曰周禮漢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失冬官一篇補以考工記劉歆校理始得著錄志所謂周官經六篇也）

附鄭樵云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則周官是

綱領有三　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也（說本陳傅良）

五官羨數　程大昌曰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取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　按屬皆六十于數若不相符然地官鄉老有其名而無其職又鄉大夫州長黨正遂大夫縣正固當命自王朝若族師閭胥比長及鄙師酇長里宰鄰長等職蓋即取民間之賢能而長其民耳非王朝之官也胥師至肆長其六職皆係市賈而命爲長不得稱士焉得稱官春人饎人槀人又皆奄與女奚爲之則實計其屬無踰六十也春官內宗外宗係同姓之女而男巫女巫又皆細民婦人不得爲官夏官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闕蓋臨用時始辟置耳若方相氏又不過狂夫匪師圉人又不過厮養之秋官罪隸至貉隸五職皆俘奴賤役焉可稱官是總計三官之屬亦皆無踰六十也況天官之酒漿醯醢及內豎閽寺等職皆奄人婦女爲之則六十尚有闕焉而欲以溢額移補冬官之闕恐未嘗也　尚書周官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宏化而周禮公孤以下獨缺書呂氏（祖謙）謂自冢宰以下各領其職所謂作而行之也三公則朝夕納誨格人主之非心大抵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使人主得識本原便是三公之職至三孤則宏大三公之化者耳（又据秋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則周禮未嘗不言公孤特未著其職耳　本陳師凱說）

官職備列　陳氏汲（之乃）曰周禮職事員數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其數不可考者尚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大抵皆五百餘人以少乘多則六官凡三千人其間兼攝必相半也如周公兼太宰召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之類（見陳氏辨疑）　竹垞朱氏曰三百六十屬計其成數幾三千人其中有不必專置者如地官角人羽人等職但征一物秋官庶氏寘氏等職但攻一物是不可兼乎又如軍司馬等職皆臨時簡置是不可攝乎第官雖有兼攝而必備列其名者不兼攝則官冗不備列其名則官廢知此者始可與言周禮矣（本周禮說）

官職有闕　草廬吳氏澄曰周禮闕冬官餘官亦皆有闕賈公彥疏周禮共闕十八職謂地官司祿夏官小司馬之職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掌疈司甲秋官掌察掌貨賄都則都士家士冬官考工記鮑氏韗氏裘氏筐人櫛人雕人是也或謂散亡於秦火賈疏說或謂司祿之屬強侯去其籍林岐說小司馬之屬以軍事貴神而秘之要未有定見也惟九峯蔡氏沈以為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故法制多未施行而與諸書亦多異焉見周官篇注此雖各條未必盡然而大義則已通貫焉已又考古者鄉大夫均授祿邑其未及授者以粟給之故有司祿之官今其職缺意司祿主其數而各受粟于廩人歟至小司馬職缺以諸官例之所專掌必論辨官材蓋國子選俊並升于司馬司士治之庶子之修業于鄉學者諸子治之而大司馬職不及論辨官材則小司馬專職其事於此可推而知也虞齋林氏希逸曰冬官司空掌百工之事其屬六十

今考工記只三十工本無冬官字乃漢人所增匠人並舉世室重屋明堂則所記不獨周制其文字簡古但闕畧不全不特韋氏裘氏等又其中次第亦多參錯不齊蓋非全書也見林氏考工記解　義疏記言秦鄭是東周語淮北濟汝皆齊魯間地終古戚速椑茭注以為齊語其周末齊魯間曉工事而工文辭者為之歟又云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惟百工造作之法自古相沿猶可傳述然觀匠人營國為溝洫僅具高淵廣袤之度則工事中有關於大經大法者亦不存矣　又附考儀禮大射之工人士梓人觀禮之嗇夫國語之司商五官無列也賈公彥疏謂是司空之屬故闕然嗇夫農官也司商

財官也當屬地官而不載意者五官之中亦皆有闕歟近代平湖錢氏䪫作冬官補亡據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採錄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圬人則本諸左氏傳是諸官之逸在他經者又不僅此見經義考

分割五官以補事典　陳仁錫明卿曰以冬官非闕而補之者昉宋俞庭椿壽翁復古編俞氏謂冬官不亡錯簡五官之內于是取其近似者別為一卷以補冬官又于五官之中盡別其不類者而各之其類長興陳氏深曰自有俞氏之求類而五官大亂矣其後東巖王次

點氏與之作周禮訂義真德秀序其書元清源邱葵氏吉甫作周禮釋義損益俞王兩家之說草廬吳澄氏幼清作周禮考注據尚書周官篇考周禮之六官各有錯雜緣文尋意參諸經籍以証之最後明椒邱何喬新氏廷秀作周禮集注以補俞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互有增損大都剜地官之似以補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按五家增損異同備詳于明桑悅周禮義釋序論中至晉安柯氏尚遷作釋原割遂人以下四十職以補冬官較諸五家尤謬　長興陳氏深曰五家各持所見于是有臨川之書俞有永嘉之書王清源之書邱崇仁之書　椒邱之書何此如無主之田而五人為之耦也其不墾而傷也希矣見經義攷　義疏謂司空篇亡自漢以後無異議晚宋元

明諸儒乃妄割五官以為事典使五官之職尋廢缺不完而于事典之實用概未有當亦鼓其無稽之臆說而已奚足論哉

冢宰宗伯　六官中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謂之司而冢宰不言司者諸官各有專司冢宰則兼綜六官也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非人所主也本註疏　又或謂禮以事神為上神以宗廟為重故稱宗其於四時之官為獨長故稱伯蔡沈金履祥說　義疏自唐以前註疏箋傳皆訓宗為尊至宋王昭禹字廣達號東巖作周禮詳解四十卷宋王荊公新說始謂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蔡氏沈以宗廟為義後儒多遵之謂凡祭祀之禮皆祖宗推而及之不知天神地示之祭本以宗名舜典禮于六宗乃義之所由起自舜命伯夷典三禮名曰秩宗周人因之立春官宗伯蓋以宇宙之中莫尊于天神地示人鬼秩宗者敘次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事宗伯者治尊禮之長官也

六官　東巖王氏昭禹曰治官曰天而以道為本教官曰地而以化為本禮官曰春而以仁為本政官曰夏而以禮為本教官謂之司徒而教以徒為末政官謂之司馬而政以馬為末刑官謂之司寇而刑以寇為末事官謂之司空而事以空為末此之謂似有本有末未嘗偏廢此先王之治所以為大備王氏詳解　林之奇曰程氏謂古之時分職主察天時以正四時

遂居其方之官上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於周乃六卿之任周之六卿本於羲和四子加以天地二字而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也蓋雖不主四時之政而其名猶有唐虞之遺意

地官司徒　朱子語類問司徒職在敷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略言山陵林麓之事甚詳曰須使不饑不寒四方之民各得其所教亦可施然其中言教亦不畧如族師閭胥皆其孝悌睦婣任恤屬民讀法之類皆是今按司徒掌邦教如鄉大夫州長黨正以及師氏保氏等職固主乎教矣而載師閭師司市司關舟府等職皆掌土地財物而亦屬焉者蓋倉廩實而知禮節先富後教所謂利而導之也或者不明此旨乃謂封人等職當屬司空泉府等職當屬冢宰甚或以地官專掌土地而取司空之事歸之是使掌邦教之職竟為虛設矣

夏官司馬　東萊呂氏祖謙曰自夏后氏命徇侯掌六師衆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于司馬者舊矣　蔡沈曰何莫非政獨戎政言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義疏夏于時為火于卦為離離為甲冑為戈兵離上之象曰王用出征詩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蓋非威明之極不能用兵以正天下故司馬為夏官

冬官司空　蔡氏沈曰司空主國空土王氏儒謂凡土之曠田

之未授者　欽定義疏謂冬官名司空者四時之有冬猶
于虛空不用之地陳深曰冬者藏也董仲舒云陰常居大冬積于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以佐陽故謂
冬官爲司空　而度地居民立城邑治溝洫川梁於農事既畢爲宜
司空者蓋主于虛空不用之時而使民有興事任力之實用
也孔穎達曰周禮小宰職云冬官掌邦事而尚書周官云司空掌邦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耳
按周禮五官所掌皆與尚書周官合獨此邦土與邦事不同蔡書言其大周禮言其總也冬官之職今雖不詳大約自城
邑宮室溝洫之屬以及一器一物無不共其事備矣要其大者則地邑民居也地邑民居得而百事亦無不舉此周禮與
周書正自相爲表裏也
諸職所掌　冢宰最尊宜不親細務而自宮正膳夫醫師酒正
之屬無不總焉何歟蓋出納之繁飲事之瑣宿衛之近供奉

使令之褻密皆足以移君心惟有賢士大夫統攝其間則人
主不能以自便而紀綱正名分嚴刑賞慎矣卽左右近習之
臣亦無敢以聲色貨利蠱壞君心而侵奪大臣之柄者此正
所以崇體統亦卽程子所謂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之助也東
萊呂氏說　朱子曰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入官冢宰却管其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
宮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不知此正人君治平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　亭林顧
氏炎武曰閹人寺人屬于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
屬于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于王不惟佐之治國
而且誨之齊家漢時有少府之官凡閹寺之屬皆隸焉亦周
禮之遺意漢承秦制有少府之官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

門皆屬焉然則奄寺之官猶隸于外廷　後世惟諸葛孔明上表後主謂宮中府
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
後主欲採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
不過黃門丞可謂深明周禮行而有效矣日知錄　又司寇掌
邦刑而復掌賓客者凡諸侯悖逆詐慝之事司寇主之所以
威且懷也寇難旅來本朱子　朱子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于司寇覲禮諸侯行畢則降而肉袒請刑于廟
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南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所以屬之司寇　御案典
禮本屬春官而春官之員所掌視他官已倍則大行人諸官之屬于秋亦哀益均稱之義鄉飲酒義天地嚴凝之氣始于
西南而盛于西北賓者以義接人者也義屬秋則賓客之官之隸于秋也亦何不宜哉　土訓屬司徒
土方屬司馬而不屬司空者以土訓掌地圖王巡守則夾王

車以詔地事土方致日景王巡守則辨土宜以樹王舍各司
其事也邱葵作考証取土方氏等職以補冬官吳澄作考注亦取土訓等職以補冬官　環人在夏
官者掌致師在秋官者掌迎送職不同名不嫌同也俞庭椿謂秋官
環人當與夏官合而爲一吳澄刪取以補春官　保章氏察五物以詔救政乃事天
之禮故不屬天官而屬禮官　職方氏因巡守以巡戒令乃
清道之職故不屬地官而屬夏官　司儀司刑同爲司寇之
屬司儀掌擯相之儀司刑掌五刑之書明刑罰以弼教折獄亦由降典也　樂
師舞師分爲二職一掌教國子一爲民禱祀也賈公彥曰舞師主教野人
之舞故在地官樂師所教乃國子學舞者故入春官　見註疏
天官課吏　太宰歲終則考百官府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

羣吏而誅賞之官府之事約故考之客羣吏之事繁故詳之緩況小宰所掌宰夫所職有日成月要歲會之典則於羣吏固未嘗緩也又虞書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周頒正歲會正月要正日成者凡以聖王之治因乎時而已唐虞之時其事簡故其法畧周之時其事繁故其法詳也（不米氏古今治平畧） 太宰之考百官與考羣吏其法亦有不同蓋百官者卿大夫也其爵尊故太宰不得擅行進退必告于王而廢置之羣吏者府士庶士與府史胥徒也其位卑故或誅或賞太宰得自專焉（同異錄）

讀法 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司徒司寇皆然）鄭康成注正月曰周正月注正歲曰夏正月後儒並遵之然鄭氏原以周禮爲從周正而於此獨自岐其說亦謂既於正月月吉懸治象又於寅月懸之耳然小宰初無懸治象之文而亦不知其皆爲周正也蓋自其朔而言則謂正月之吉自其歲首而言則爲正歲正歲非必朔旦也太宰懸治象浹日而斂小宰於未斂之前帥屬而觀故第云正歲也賈公彥疏乃引凌人職以證正歲爲正月夫凌人掌冰正本曰爲句鄭司農（衆）云正作政主藏冰之政也（見註疏）舊以正字屬下而讀爲正歲十有二月（故書正爲政杜子春云當爲正遂屬下讀義疏）遂悞解全經正歲皆爲夏正不知十有二月乃建

亥之月預令斬冰至冰凝而鑿之耳且亥月則歲已終而反稱正歲又非理矣總之周禮中凡言歲終正歲正月之吉皆周正尊正朔也言春夏秋冬之類皆夏正重人時也若鄭氏（樵）謂正月正歲皆夏正是猶蔡氏（沈）解泰誓十有三年春之謬而顧氏（炎武）謂即此是古人三正並用之驗恐非信說（按此條翻駁注疏與義疏不同姑存之以備參考）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 太宰統百官其專司也而以九職任萬民則司徒之事而仍爲太宰所統也太宰之均四海於凡九職之事九職之民莫不使之安其閭里足其衣食或謂周禮爲理財之書（王安石說）雖太宰亦掌其事不知先王言利利在民後世言利利在官安可以後世附會之說謗先王之良法美政哉

膳夫 膳夫掌王饋有六穀六牲羞百二十品醬百二十甕等物王氏（應電）謂此總言王者備物之享有此數耳觀月令孟春食麥與羊及籩人醢人止於四籩四豆之類則可知四時錯供非一日之需也自介甫誤以爲王者當享備物童貫王黼遂刱設應奉司而害不可勝言矣 又周官膳夫不會王及后世子之膳外府不會王及后之服至尊不受約束也（經言不會者五並同）然太宰以九式節財用固已不會而會矣（本楊時說王后世子之膳不會非凡用皆不會也品味有常不敢以興物供之無所用其會非恣其欲而不爲限也本義疏）

大司徒土宜十二土　賈䟽云十二次詳保章氏注謂星紀吳越元枵齊娵訾衛降婁魯大梁趙實沈晉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壽星鄭大火宋析木燕蓋據分野而言也劉公是敞曰十二土即十二州也職方言九州從時王之制此言十二州因上古之法也（見劉氏七經小傳）按周初無秦趙鄭似當以劉氏說爲正

封國之制　孟子王制皆謂爵分五等地分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大司徒則云公五百侯四百伯三百子二百男一百殊不相合或云孟子是周制（趙岐說）王制是殷制（鄭康成說）蓋屬臆度之辭或又云孟子王制舉民賦實數言之（王應電曰經傳所載千乘之國以實封之地言也大司徒稱五百里以下皆以管轄之地言也）周禮則兼一易再易與山川附庸言之（鄭康成註）其說似當矣　又鄭氏（樵）則以開方之法爲定（謂百里之國開方之得百里者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七十里者四是謂伯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五十里者四是謂子二百里）直謂孟子王制以縱橫之數計之大司徒以四面之數計之也（本輿論）　又陳氏（傅良）論周禮封疆五百里以週遭言自奇其說與王制合（陳氏謂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徑只二十五里見語類）朱子嘗駁之（謂職方所載千里四公千里六侯已有定數況男國二十五里則國君即今之一耆長耳何以爲國）按孟子王制漢地理志所言封建皆與武成合漢代儒者多以爲然因疑周禮大司徒封國之數爲周衰諸侯相併妄爲之說

迨朱子語類引詩及春秋傳所言齊魯封界以證封國里數則竟以周官爲正也今考其實周官與孟子所言亦不甚相遠周官所言者制其域也所謂食者則其實封蓋孟子言頒祿止計其穀土周官言所食則并其山澤之毛而邦域之數則包名山大川附庸閒田之在其封內者耳何相遠哉孟子與武成合者武成封建乃天下初定建國一仍其舊（孔穎達謂武王從殷舊法）亦以其時別無土地可以大封孟子未見周禮（本朱子語類說）所言是周初之制則宜與武成合王制亦殷制也（本康成說）亦宜與孟子合後周公建典則商奄既誅滅國五十廣齊魯衛晉之封如左傳所云殷民七族六族之說堪證然亦未嘗翦其宗祀奪其土田故三等之國封域雖增所食穀土不過少加于百里七十五十之數而亦不甚相遠也　又諸儒衆訟者尤在所食之數（如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各有其說）鄭氏（衆）主諸侯自食租稅而言康成主天子食之而言（主貢說）鄭氏（鍔）主地之可食者言以今較之若從先鄭說于文義較安然康成謂大國貢重小國貢輕於春秋傳子產所云列尊貢重合於理亦未爲無當矣（本義䟽）按班爵固有五等分土實無過三等大司馬職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司服之典命之儀掌客之饗食大行人之擯介皆分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是無過三等也凡就司徒所云公地五百里其食者半侯伯地四百三百里其食三之一子男地二百一百里其食四之一是地雖五而食亦三等也

授田　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

地家三百晦遂人一夫百畝之外上地萊五十晦萊謂休不耕者中地萊一百晦下地萊二百晦易祓曰上地中地下地以人之損益爲田之進退也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合而論之似乎大司徒遂人田肥者少授田瘠者多授小司徒又口衆者授肥口寡者授瘠也馬端臨說至孟子王制則概云一夫百畝何也蓋田之肥者少瘠者多所授雖有不同截長補短凡以食乎百晦之數而已此所以地與人相宜食與口足給也按孟子義疏言所一夫百畝王制言農田百畝乃周禮所謂不易之地左傳所謂衍沃之地皆舉其最上者以定賦若今以折平定賦也

鄉三物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又以鄉八刑糾萬民則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也六德以養其性情六藝以贍其材能而皆無刑者蓋以人之性情有厚薄昏明不可强同也若不能知仁而即有刑將孔顏而外皆在三千之條乎雖申韓不若是慘矣人之材能有工拙敏鈍不必盡通也若不知禮樂而即有刑將夷夔而外皆在五刑之律乎雖羅希奭吉溫不若是酷矣至於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親于九族爲睦此人倫之大也親於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賑於貧困爲恤亦人之常也行此者與之非濫舉也悖此者刑之非濫刑也然不曰不友之刑而曰不弟之刑者蓋行必自長幼故六行言友不言弟非謂弟可不必弟也刑不因尊貴卑故八刑言不弟不言不友非謂兄可不必友也若又有造言亂民之刑者以造言者之所言必非孝友睦婣任恤之言亂民者之所行必非孝友睦婣任恤之行也本三山鄭氏鍔說　又獨六行設刑者德藝在身行乃施之于人者恐有愆負故刑以防之也見賈疏

小司徒起徒役　小司徒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則其多司馬法甸出一乘是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而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又甚少蓋司徒所任者田賦之數司馬所致者調發之數李叔寶曰司徒之制率三農八家其可任者二十人以一井八家而任二十八人則甸六十四井爲夫一千二百八十人矣司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通籍民數如彼其

衆而征于司馬不及十之一蓋籍民以爲兵者其備至于征調則不過此耳

鄉大夫　鄉大夫卿也何以謂之大夫周禮凡卿皆上大夫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固可謂之大夫矣且卿知進止之義大夫以智率人進止所以事上故列職于朝名之曰卿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名曰大夫正以見掌鄉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而帥此都家以環拱王朝即所謂內諸侯云爾本章俊卿說

欽定義疏曰每鄉卿一人即六卿也賈公彥疏據鄭注大司馬謂軍帥不特置乃選於六官六鄉之吏之說因謂鄉大夫別置而非六卿亦誤解矣

州長讀法　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二十五家閭有胥四閭爲族百家族有師五

族爲黨五百家有正五黨爲州二千五百家有長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有鄉大夫也州長正月之吉屬民讀灋灋卽鄉大夫正月之吉所受於司徒而頒之者本義疏黨正四孟之吉屬民讀灋四孟是寅申巳亥月以夏正言本義疏族師每月之吉屬民讀灋或疑於一日之間旣於州長又於黨正族師則官民皆將奔走不暇不知如何措置王與之次點曰春正州長讀法黨正族師咸與黨正除此一次餘三孟自讀於黨族師與焉族師又除此四次餘八月自讀於族所謂彌親民者其教彌數繹文特統而言之原不必更往迭來也賈公彥曰鄉大夫不讀法州長四讀法黨正七讀法族師十四讀法若春秋祭祀州長祭禜黨正祭酺族師而讀法豈盡三處同日而閭胥讀法閭胥但聚衆庶之時卽讀法并不必有定

期也見王次點訂義

載師任土 載師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鄭司農以宅田爲民宅之義康成依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國宅在野之文而以宅田爲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以士田爲鄉大夫已下仕官得田士讀爲仕卽所謂圭田鄭司農又解賈田是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俱見註疏劉公是敞曰宅是士之未仕者敖繼公曰士相見禮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鄭以宅爲致仕者非也士田當作工田於近郊之地授處士百工商賈之田三者皆居國中故授近郊也若授田而不及工食貨志何以云工商皆受田也然以士田改作工田則未免強經就我或又謂賈田當是縣官所鬻之田則又遠于周制固不如今訓爲任宅田以居農任士田以祿士任賈田以食在官之賈爲得本七經小傳賈公彥曰先鄭以賈田爲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不從者周官賈人皆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更與之田則賈田之義當從在市賈人爲正康成謂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義疏以致仕解宅田不知大夫士居官時本有田里有故而去三年尚不收之況致仕者祿且及其身後則其生時田里如故可知也田里如故何庸別授田乎以圭田解士田不知圭田無征經有明文此稅二十而一則非圭田矣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依此意推之先鄭所云士之子得而耕之田固未可盡非也按此言任地皆謂分授其地予人耕之而收其稅非謂食公田之入者也

載師地稅 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夫取民什一中正之法據公羊說十一而稅遠近無殊故康成疑爲田稅近輕遠重似非周公之制賈疏又謂近郊役多故十一遠郊役少故二十而三甸稍縣都則益遠故十二蓋皆以田稅言也惟鄭漁仲曰旣曰任地則是地而非田園廛漆林皆非田也安得謂之田稅蓋園者雜貨所產廛者百貨所集先王抑末之法以爲在國之園廛可輕之而二十而一自郊以往每增之不過十二若漆林之地其利厚則非二十而五不可緣上文言任地言園廛則知下文所云皆承上園廛之文而非田稅明矣

若周公田稅而有十二之征又何怪後嗣之田賦稅畝哉見六經奥論
又賈公彥曰十二者以公卿采地故又取一分以貢之
上此亦意爲之說　義疏折衷謹謂按凡任地國宅無
征園廛二十而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三句二十三
字爲經之本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
十二此三句一十九字則辨畝所增竄載師之文以
示周官田賦本不止于十一此誣聖賊經之尤者自康成迄
經以來與之辨正朱子謂併雜稅而爲十二夫征於民者安
得有雜稅亦屬遷就之詞耳知其爲增竄而諸說俱可以不
辨已

無職事者　朱子云載師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民無職
者出夫布何其前重後輕也前以待士夫夫之有土者後方
是庶民也前不毛不耕爲其爲池沼園圃之屬民無職事者
乃其家所浮養之人也人異故罰殊耳　馬貴與曰載師之
無職事者是絕無事事而苟游手游食故罰之重閭師之無
職者即九職之閒民雖無常職而轉移執事即其職故苟令
以其直出賦錢罰乃輕也馬說似更爲融徹
均人　豐年則公旬三日康成改旬爲均謂公事均用三日此
因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故不得解旬爲十日也宋鄭
氏鍔引左傳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南至

而畢及定之方中之詩謂力役必在農隙之時旬用三日則
一月九日一冬凡二十七日豐年食有餘用之不爲厲也中
年則一十八日旬用二日無年則九日旬用一日以漸而減所以恤民
艱也蓋盛世興役必非無端若田獵追胥等事而年又非中
下猶不旬用三日則事不集矣安得泥漢儒之王制而改旬
爲均哉本鄭氏解義
師氏　師氏教國子惟三德三行司徒教萬民有六德六行其
不同者何也蓋言至德則六德已具其中而敏德孝德所以
相須爲用也三行曰孝行友行順行而不及睦婣任恤者國
子將膺公侯卿相之任規模廣大非若民居鄉里必先和於

親戚鄰朋也其目至德以爲道本者明乎非至德至道不凝
也敏德以爲行本者明乎力行乃所以近仁也孝德以知逆
惡者明乎孝則犯上作亂者鮮也此皆以在心爲德者言之
也又曰孝行以親父母者明乎不愛親而愛他人之謂悖也
友行以尊賢良者明乎事賢友仁乃所以爲仁也順行以事
師長者明乎無犯無隱之爲弟道也此又以施之爲行者言
之也知至德則敏德有統紀務敏德則至德不空虛知敏德
則孝德非愚僻務孝德則敏德有根基而且繼以三行者本
之於德行乃有成實之以行德乃日進也至三行則又皆孝
德之推以至德敏德在乎學者之自得非教者所能與惟孝

德則其事可指故又推類而兼列友順之目耳　師氏以媺
詔王以德行教國子而其徒至百二十人者何蓋居虎門之
右司王朝帥四夷之隸守王門故其徒不得不多也
保氏　保氏教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
書九數也五禮者大宗伯吉禮十有二禋祀祀昊天上帝精意
以享曰禋實柴祀日月星辰實牲柴上而燔之槱燎祀司命司中飌師雨
師積柴而火之三者皆祀天神故用陽祀也血祭祭社稷五祀五
嶽貍沉祭山林川澤山林用貍川澤用沉副辜祭四方百物披牲體以祭三
者皆祀地示故用陰祀也肆獻祼饋食祠禴嘗烝享先王肆陳
牲獻薦血腥祼灌鬯饋食薦黍稷祠者春各祭於其廟也禴薄也夏時祭品鮮少也嘗秋物可嘗也烝冬物盛而禮備也

不言先公者省文也六者皆享人鬼故有求諸陰陽之義也凶禮五喪
禮哀死亡喪葬之類荒禮哀凶札輸粟之類弔禮哀禍烖遣使慰問禬禮哀
圍敗合財以助恤禮哀寇亂出兵以救皆所以哀邦國之憂也賓禮八
春見曰朝欲諸侯蚤至也夏見曰宗尊王也秋見曰覲勤王事也冬見曰遇
若不期而至也時見曰會王有征討則會諸侯而命事也殷見曰同王十二年不巡守則諸侯皆來
也六者待侯來朝之禮也時聘曰問大夫小聘殷頫曰視使卿大聘二
者待臣來聘之禮也皆所以親邦國也軍禮五大師用衆主於
征伐大均恤衆平其賦役大田簡衆教戰以簡其能大役任衆使民効力趨事大封
合衆正封疆以聚其民皆所以同邦國也嘉禮六飲食親宗族兄弟
致其愛也昏冠親成男女昏爲親冠爲成賓射親故舊朋友饗燕親四方

賓客脤膰親兄弟之國宗廟歸膰社稷歸脤賀慶親異姓之國詣幣往來皆
所以親萬民也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其目有六黃帝之樂
曰雲門冬至日舞於圜丘以祀天堯之樂曰咸池夏至日舞
於方澤以祀地舜之樂曰大磬以祀四望日月星辰之屬禹之樂曰
大夏以祭山川湯之樂曰大濩以享先妣注謂姜嫄武之樂曰大
武以享先祖注謂后稷皆所以致神鬼示而和邦國也若夫五射
者一曰白矢矢貫侯而見其鏃之白也二曰參連發一矢而三矢連續也三曰剡注
羽頭高而鏃低剡然注去也四曰襄尺臣與君射退讓一尺也五曰井儀四矢貫侯形如井也
五御者一曰鳴和鸞馬動則和鸞應也二曰逐水曲隨水勢曲折而不墜也三
曰過君表田獵時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其間僅容握驅而入之無掛礙也四曰舞交衢

在交衢之中周旋應節也五曰逐禽左逐禽使左當君射也六書者一曰象形象其形體
日月是也二曰會意會其大意武信是也三曰轉注文義相注考老是也四曰指事各
有處上下是也五曰假借彼此借用令長是也六曰諧聲左形右聲江河是也九數者一
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差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
廣以御積冪方員五曰高功一作商功以御工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方
程以御錯糅員正八曰嬴不足一作盈朒以御隱雜互見九曰旁要一作勾股以御高深廣遠
凡此者皆道之所寓而古人必兼習之世之所以多全材也
迨至後世曰趨簡易叔孫綿蕞可以定制何必五禮荀勗古
尺可以鳴豫何必六樂其他不曰壯夫不爲即曰一覽而得
悠悠士習其奚以繼跡前人乎

媒氏　王開祖曰奔者不禁示天下無禮也王與齋電思曰皆註家解釋之誤經義考　何興孫謂鄭註不通聘爲妻奔爲妾活奔之事安有不禁乎嘗謂周禮非周公全書必末世添入者見十一經問對　按奔者不禁非眞聽其淫奔乃不備禮之謂如記所言聘則爲妻奔則妾耳蓋不備禮而急歸原非會男女之正又以明非仲春則必禁也熊氏謂當合下若無故而不用令者句連看熊朋來云若無故之若猶言及也秋官凡封國若字即若字謂及之例鄭註謂不禁奔爲權許之乃不照下文若字之義故耳蓋云男女淫奔而父母不禁與無凶喪而不用婚姻之令者媒氏皆得罰之也此說似善然上文有於是時也句若於是時不禁而有罰將非是時不禁遂可無罰乎

是反縱之也經說　義疏曰自仲春巳下三十七字爲莽歆所增竄羣儒强爲之說皆不足辨

泉府　貸者以國服爲之息鄭司農謂從官借本爲賈即以其所賈之貨出息以償鄭康成謂準載師服事於國之稅爲息賈公彥疏云如園廛二十而一則貸萬錢者朞出息五百亦二十而一也近郊朞出息一千亦十一也又王東巖貽禹邵潛谷元錫謂令貸者爲國服役以償是民弟以其力得濟其急而有以保息之也三說似乎康成爲優以能斟酌變通而紓民急也自介甫學禮剏爲靑苗法富者不願貸則抑配與之并令保任貧者而代之償而立法反爲擾民之具　義疏駁辨諸說謂自北宋以後羣儒爭言賒貸可行于成周而不可行于後世如馬貴與輩　不知周官之法本有賒而無貸以國服爲息三語乃莽歆竄此以惑衆耳觀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既有斂有賒則無所爲貸明矣

遂人　小司徒九夫爲井與匠人九夫爲井本二也而康成剏以司徒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出田稅四旁加一里不出稅令治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方八十里出田稅四旁加十里不出稅令治澮曲爲之說以合於匠人之成間有洫同間有澮之文而不知司徒所云特以計斂任賦非以畫形制井且如其說則一甸之六十四井視一成之

百井既闕其三之一推而至一都之四千零九十五井視一同之萬井且闕其數之六矣亦安用是虛數爲也本王氏與之訂義若遂人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與匠人之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本一也而康成則云遂人是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匠人是畿內采地制田異于鄉遂與公邑夫周家井地之法通于天下何嘗有鄉遂都鄙之異弟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而達於川耳薛氏曰匠人九夫爲井井間有溝止就井地言之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蓋包五溝五涂言之言夫間不言一夫大三爲屋間一遂也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弟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

成間有洫是九百夫之地止有一洫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同間有澮是九萬夫之地止有一澮多寡不幾相懸乎鄭氏樵曰匠人乃舉大概而言遂人乃舉一端而言耳實則九夫一溝九井計九溝通一洫百夫一洫九百井計九洫是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當百成十成計九十洫通一澮百成計九百洫通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爲一同九萬夫之地然則一成當得九洫一同當得九百洫九澮匠人遂人其五溝大小相受之制又何嘗不合哉至於賦則周直用徹法亦無鄉遂都鄙之異孟子與滕文所言大都商制耳本六經奧論　又

義疏駁鄭氏元小司徒注云井法通行惟班固刑法志所云近之鄭氏以口率出泉爲鄉遂公邑之賦以井地出兵爲三等采地之賦而引司馬法方百里爲同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寔之賈疏增成其說以爲本節專言采地軍賦與鄉遂六軍侯國乘馬之法不同如其說是鄉遂公邑家出一人爲兵六服侯國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爲兵而三等采地三千家止出三百人爲兵抑何不均之甚也司馬法田積其作而齊成士大夫稱成者未必先王之法殆與管子軍制等耳

稍人　掌令邱乘之政令按一邱止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耳中除公田二十八家止筭八家一井而具車一乘與司馬法所謂甸出車一乘者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輕重相懸矣　鄭康成曰邱乘讀作邱甸見司

馬法言甸出長轂一乘以爲車乘非邱所供故也　葉氏時曰邱乘是簡車徒之數畝多之所以存武備甸乘是調發之數故少之所以優民力王氏應電曰此但言邱乘者以邱出馬一匹四邱出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故曰邱乘也然竊疑邱乘甸乘混爲一　義疏折衷諸儒取王說爲正義而駁鄭葉說謂四邱爲甸司馬法故自不悞指班固刑法志葉以邱供一乘爲說此春秋成二年作邱甲杜氏解也後儒多不以爲然雖云備禽之數非調發之數亦恐力不能給

山虞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與秋官柞氏夏日至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剝陰木而水之事若相反葢欲殺之則夏刊陽冬剝陰而又火之水之以極陰陽之偏勝摧其性也欲用之則冬斬陽夏斬陰堅其寔也　王氏安石曰先王之於山林欲其足民用財則爲厲禁以毓藹之虞衡是也欲其利民稼穡則刊剝而又春秋變其水火以化之柞氏職是也按山澤掌於虞官自舜已然周於山林川澤皆有厲禁非專其利也特禁其暴殄天物耳且令萬民以時斬木又須其餘於萬民則固與民共之依然無禁之仁矣

大宗伯吉禮　以肆獻祼享先王鄭康成以爲祫以饋食享先王鄭康成以爲禘非也此特一時之祭而禮有四等耳先以祼鬯禮既祼而獻有薦腥禮既獻而肆有薦熟禮肆者進所解牲體既肆而饋有饋食禮此禘與四時祭皆然此特錯舉之耳

陳氏傅良曰鄭注謂六個祭名者非是經以饋食與肆獻祼相對言肆獻祼隆禮也饋食殺禮也一隆一殺四時之祭惟所用之耳本陳氏制度精華

覲禮　尚書王制皆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各朝於方岳而大宗伯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文賈疏因有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等解如此是諸侯一年一朝矣不知朝宗覲遇名雖有四而五方諸侯仍不過六年一朝今年東方來者明年則南方來以次相周而值於春則曰朝值於夏則曰宗秋冬亦然本陳氏及王氏與之說　猶漢制春曰朝秋曰請疾政切吳王春不朝使人爲秋請之禮也六經奧論　義疏駁賈疏曰如公彥說則東方者有朝而無覲宗遇西方者有覲而無朝宗遇南方者惟有宗北方者惟有遇既偏苦而不平亦窒礙而不可行矣

大司樂祀祭天地　冬日至祀天於圜邱圜邱即郊見下夏日至祭地於方邱方邱即方澤見下　康成謬以圜邱爲禘禘是宗廟五年之祭見下因分戴記祭法之禘爲冬至祀天於圜邱以嚳爲配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爲配此無論郊與禘毫不相干即祭法大傳之禘本自爲一圜邱南郊亦自爲一何爲而强析之也且天神之外又增一感生帝郊以稷配又增一帝嚳皆謬也至於方邱之祭鄭注固謂祭於北郊及注大宗伯黃琮禮地亦與瑞兩圭祀地與曲禮天子祀天地之文則又謂地神有二祭崑崙之神於方澤祭神州之神於北郊鄭注孔穎達疏曰案地統書括地象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二也或云中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夫北郊即方澤也信緯書而牽聖經以文之宜王子邕肅趙伯循匡朱晦庵熹楊信齋復諸儒群起而攻之也孔疏案聖證論禘是宗廟五年祭之名王肅謂郊與圜邱是一郊則圜邱圜邱則郊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也　趙匡謂鄭見祭法說禘在郊上故謂配祭昊天上帝于圜邱至云祖之所自出爲感生帝靈威仰者此據河圖及春秋緯文耀鉤又云用正歲之正月郊祭者亦讖易緯乾鑿度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文不知讖緯之說始下漢哀平間乃夏侯賀良之徒所作僞書也　朱子謂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祭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　楊復謂禘見于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于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而宗有德見于王肅貴謚劉歆韋元成祭法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惟郊一條爲配天之祭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于郊遂強分圜邱與郊爲二既謂禘郊皆配天之祭遂併以祖宗爲祀五帝于明堂而以祖宗配之實皆非也

三宮無商調　大司樂圜鍾函鍾黃鍾三宮求神之樂有宮角徵羽而皆無商音夫五音缺一則不成樂康成謂祭尚柔而商堅剛恐未必然朱子謂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陳晉之暘樂書則引荀卿說謂太師審詩商避所剋似爲近理蓋周家以木德王而商爲金金剋木故去之如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不言商皆周人之言也然則太師五聲亦非不言商審商云者特不用以起調畢曲故商調缺焉耳熊朋來經說

六舞　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有雲門咸池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之名樂師以小舞教國子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
舞之名謂之小者對雲門以下六舞而言也且言樂所掌樂
德則有中和祗庸孝友樂語則有興道諷誦言語皆所以養
其性情而進於成德也大合樂則神示以致邦國以和又何
其幽明感格遠近胥安而規模廣大也若樂師所教肆夏采
薺節其行趨環拜鐘鼓節其作止則亦第以樂儀範其耳目
手足耳而地官舞師所謂祀山川以兵舞帥干舞祀社稷以帗
舞祀四方以羽舞旱暵以皇舞大都爲民所祀而非必用
於郊社之大典故曰小也乃馬氏端臨謂大舞以雲門以下舉其名小
舞若帗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是也言其具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六

代之舞是小舞之外别有大舞則過矣
鐘師 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
夏驁夏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
奏昭夏賈疏云見大司樂文四方賓至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
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賈疏云四夏無明文賓醉而出奏祴一作陔夏賈疏
云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將出皆云奏陔公出入奏驁夏賈疏云見大射禮文 鄭康成
謂凡此皆詩篇名頌之類也樂亡亦從而亡是以頌不具耳
至杜氏預註左傳則謂三夏爲樂曲不言詩歌者劉公是敞
謂蓋因文王鹿鳴之三皆言歌而三夏獨言金奏故疑其無
辭也鄭氏樵宗之亦謂九夏乃堂下樂皆有調而無辭者嘗

考笙詩六篇第言奏不言歌朱子以爲有聲無辭諸儒歷引
經典以申毛傳古其辭之說則九夏殆亦與笙詩類歟 又
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呂氏叔玉說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
渠思文也皆周頌篇名杜子春因援以爲據而後鄭不從則
以鹿鳴四牡皆舉現在篇名並未有舉其篇中之義也
義疏謂曰繁遏曰渠是肆夏之第二第三曲若以執競詩爲
繁遏爲有周公制禮所用而預歌成康者乎既知執競非繁
遏則時邁之非肆夏不辨自明矣
大司馬 九畿者方千里曰國畿其外則侯畿甸畿男畿采畿
衛畿蠻畿夷畿鎮畿蕃畿各方五百里也職方九服國畿曰王畿其外皆曰服

王昭禹曰畿者言其有界畫服者言其服王事也 康成因謂周官於禹貢五服之外
斥大封疆故禹貢止五千里周官則萬里也不知禹貢之各
五百里自其一面數之夏官之各五百里自其兩面數之也
賈疏云其外方五百里方者合二面大有五百里非一面有五百里也 蓋周之國畿即禹之甸
服周之侯畿甸畿即禹之侯服周之男畿采畿即禹之綏服
周之衛畿蠻畿即禹之要服周之夷畿鎮畿即禹之荒服周
之蕃畿則禹九州之外境也而國畿不在九畿之內其外九
畿大抵周之二畿當禹一服惟蕃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此
則增於禹貢之五百里者然益稷篇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是禹於五服之外又建之長豈非即周之蕃服乎而康成乃

以爲斥大封疆殆考古未精耳　司馬言九畿職方言九服而秋官行人職則云六服未見尚書周官亦云六服羣辟何也葢王巡守止及六服言六服則不及夷服鎮服而蕃服更可知矣俱見六經奧論　按侯甸男采衛蠻六服在九州之內朝貢有定期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朝貢無定期則周王畿并六服之地方四千里爲九州與禹貢要荒服而數爲五千里者正自相符若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王制云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殆皆約畧之辭耳

職方氏　職方九州視禹貢有幽并無徐梁葢冀州地壤最濶舜時十有二州已分冀爲幽并而周幷雍王畿宜廣故合梁雍爲一州徐地臨故青兼之也本李嘉會說第其間既以夏之冀爲三以餘八州爲六勢不能如禹之舊而康成註謂賴在陽城宜屬豫不宜屬荆溠在楚隨之間宜屬荆不宜屬豫曾不知州域固有不同也本易祓說鄭司農以青之淮當爲睢沭當爲洙以雍之弦蒲當汧浦曾不知青之包乎徐又不知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也此王氏應電薛氏季宣所以不能無辨也又王氏安石曰禹貢始于冀次兖青徐揚荆豫梁而終雍者治水自帝都始然後順水性導其下流又自下而上故自兖至雍而止也職方始于揚次荆豫青兖雍幽冀而終并者周之化自西而南二公分治遠無不被故先遠而後近也

秋官條狼氏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似非刑不上大夫之意或者合以議貴之條亦如今制官員杖笞則許贖乎鄭注云此葢以戎祭大事言之然關者白也大夫受命出師關以外將軍制之正有不須關白者且上文渾言凡誓義無專指恐是大概爲大夫之專制者言耳存以俻叅

註疏得失　陳氏基曰周禮之出自劉德始而累周禮者卽劉德周禮之尊自劉歆始而誣周禮者卽劉歆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而壞周禮者卽鄭康成武帝時李氏得周官以上河間獻王卽五官亦可存矣而補以考工記司空一職豈止考工之事耶一說考工記至哀帝時劉歆補入異時有詆爲瀆亂不經之書者得非劉德累之耶成帝時劉歆獨識其書爲周公致太平之迹亦云幸矣乃取以輔新莽遂托泉府理財之說六幹立法州郡皆置市官異時有皆爲六國陰謀之書者得非劉歆誣之耶康成本杜子春鄭大夫興少贛鄭司農衆仲師以註周禮號爲該洽然引緯書靈威仰耀魄寶等爲五帝上帝後儒因有六帝之說其失一引國語歲之所在吾周分野之說添本文所無後儒因有分野之惑其失二引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謂邱乘當爲甸乘而邱乘之法壞其失三引禮記夫人副褘之語而內司服褘衣爲后服追師副編爲后飾之制亂其失四以御史大夫比小宰以城門校尉比司門以尚書準司會而官制紊其失五又若以漢算方九賦以漢制方國服以鄉遂都鄙異制誣井田以貢助異法釋畿內邦國之稅此皆害

周禮之大者也後賈公彥疏一惟鄭註是依世儒沿襲註疏有不合則曰非周公全書是敢於畔經而不敢違註也本徐氏微言及唐禮志

儀禮

今古文 儀禮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一士冠禮二士昏禮三士相見禮四鄉飲酒禮五鄉射禮六燕禮七大射儀八聘禮九公食大夫禮十覲禮十一喪服十二士喪禮十三士喪禮下十四士虞禮十五特牲饋食禮十六少牢饋食禮十七有司徹賈公彥曰漢興求錄遺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是今文也後出於魯淹中者爲古文蘇氏林曰淹中里名吳澂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于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列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如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後遂亡經文並同而字間有異鄭氏元於二者之中擇從其一仍留古文某爲某今文某爲某於注末志愼也

十七篇 古人造士用禮樂六經亦曰禮樂禮卽儀禮也當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損益前制爲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名曰儀禮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雖非盛制之全然文王周公之法度粗在于是昌黎韓氏曰余苦儀禮難讀又曰孔子之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朱子亦謂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通之則先後彼此可互相發明也

五名 儀禮之別七處五名一則孝經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本孔穎達疏

三本　荀況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儀禮爲本經　鄭康成謂周禮爲本儀禮爲末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按劉向作經禮曲禮鄭元等皆謂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故以儀禮爲末）賈公彥謂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周禮爲末儀禮爲本　朱子云周禮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是解儀禮之義又曰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則漢臣瓚及

近世括蒼葉氏夢得爲長按漢臣瓚云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則直以儀禮爲經禮也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非專爲禮而設故但曰周官至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禮經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衛氏集說）

十七篇實十五篇　儀禮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熊氏經說）（按黃氏幹著續通解改既夕禮篇爲士喪禮下以從劉向別錄舊名而有司徹仍用二戴今義疏從之）

中自有記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傳也劉氏（向）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爲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賈公彥曰記者記經不備兼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自爾之後有記蓋後儒講禮行禮各識其事與義故有記也）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之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惟既夕之記畧見于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與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按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于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見熊氏經說）

有鄉黨語　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覿愉愉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亦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于七十子之徒所傳按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說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擯執圭二條但孔子嘗言其禮如此門人因記其語耳（經說）

爲侯國作　敖繼公曰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上下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言侯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

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之此
書殆爲侯國之書無疑然即其經文與禮之類考之恐篇數
正多亡佚何則經之言士禮特詳大夫則但有祭禮而昏禮
喪禮無聞焉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公饗大夫之禮
也而今之經無是禮諸侯有覲禮此用於王朝者若其邦交
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今皆
無聞焉此以知其多缺也本敖氏集說序

五疑　章如愚曰宋樂史謂儀禮有可疑者五漢儒傳授曲臺
雜記馬融鄭衆傳周官惟儀禮未嘗以教授一疑也班固七
畧劉歆九種並不及是書魏晉間是書始行二疑也聘禮所

記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考之周官掌客
皆不合三疑也喪服一篇蓋講師問難解釋之辭非周公之
書四疑也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于
王其他篇但曰主人曰賓而已周公制禮豈畧天子五疑也
今按禮有五家傳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大小戴是也本鄭君六
藝論又有慶普之學本隋書經籍志晰然著明何云未嘗教授漢藝文
志現載儀禮十七篇而九種七畧又有古禮經之目何云不
及是書聘禮是大聘使卿之禮與掌客之朝事不同喪服之
設問難以相解釋者是子夏之傳何害于經十七篇之外尚
逸三十九篇其中當有天子諸侯禮故班固謂古禮愈於推

士禮而知天子諸侯之禮推士禮而致于天子謂后倉是其時書尚存後
乃失耳何必以不及天子爲議也

五禮存逸　汪克寬云十七篇吉禮之存惟得三篇特牲乃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少牢及有司徹乃諸侯之卿大夫祭祖禰之禮凶禮之存雖得四篇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疏冠絰衣服年月之禮士喪禮上下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葬之禮士虞篇乃士既葬其親日中而祭于殯宮之禮
賓禮之存得三篇士相見禮乃士始承贄相見之禮聘禮乃諸侯相交久無事使卿相聘之禮覲禮乃諸侯
覲天子之禮嘉禮之存得七篇士冠乃士之子加冠之禮士昏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乃鄉大夫賓
興賢能之禮鄉射乃州長會民射于州序之禮燕禮乃諸侯燕其臣之禮大射乃諸侯將有祭祀與群臣燕飲而射
之禮公食大夫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外並皆遺逸軍禮又無存
見汪氏經禮補逸又據何異孫曰儀禮無軍禮者以
軍禮乃征伐動衆之事其禮具于司馬法故不載也

經傳通解　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主而取周官周
禮及他經傳記之言禮者以類相從其後門人黃幹楊復遵其例續成喪祭二禮
其一曰家禮士冠禮第一冠義第二士昏禮第三昏義第四
內則第五內治第六五宗第七親屬第八內治者言人君內治之法五宗者言
宗子之法以治族人親屬者即爾雅之釋親篇白虎通義所謂親屬記也古無此三篇名蓋創爲之其二曰鄉
禮士相見禮第九士相見義第十投壺第十一鄉飲酒禮第
十二鄉飲酒義第十三鄉射禮第十四鄉射義第十五其三
曰學禮學制第十六學義第十七弟子職第十八少儀第十
九曲禮第二十臣禮第二十一鐘律第二十二鐘律義第二
十三詩樂第二十四禮樂記第二十五書數第二十六學記

第二十七大學第二十八中庸第二十九保傅傳第三十踐
阼第三十一五學第三十二（內學制學義臣禮鍾律鍾律義詩樂禮樂記書數保傅傳皆創
名之弟子職則取諸管子也）其四日邦國禮燕禮第三十三燕義第三十
四大射禮第三十五大射義第三十六聘禮第三十七聘義
第三十八公食大夫禮第三十九公食大夫義第四十諸侯
相朝禮第四十一諸侯相朝義第四十二（皆沿古篇名惟末二篇創爲之）其
王朝禮則別爲集傳覲禮一朝事義二歷數三卜筮四夏小
正五月令六樂制七樂記八王制自洱至癸凡十篇（經義攷朱子
答應仲仁書曰前賢患儀禮難讀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
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弊
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　馬貴與曰按記不隨經注疏各
爲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爲

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爲今易也文公作儀禮通
解於禮書之離者合之作周易本義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
亦學者所當知也　王守谿曰通解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
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及新敘孔叢子之流襍合成
之乃自爲一書
非所以釋經也）

吳氏逸經　草廬吳氏（澄）取投壺奔喪諸侯遷廟釁廟中霤禘
於太廟王居明堂等禮爲儀禮逸經八篇（澄自敘云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
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意以十七篇之外本餘逸禮三十九篇今其
名或見於孔鄭所引或見於大小戴記纂而輯之以續十七
篇末亦我愛其禮之意也（見自序）　又作傳十篇冠義一昏義二
士相見義三鄉飲酒義四鄉射義五燕義六大射義七聘義
八公食大夫義九朝事義十（其八採取戴記惟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二篇則用清江劉氏

原父所補者）連逸經八總共一十八篇方諸朱子通解目錄文雖
簡而倫敘尤爲秩然（見經義攷）

經禮補逸　汪環谷（克寬）著經禮補逸九卷大要以吉凶軍賓嘉
五禮爲宗特考于諸禮經并經傳及漢儒紀錄凡有合于禮
者各著其目列爲五禮亦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意而使學
者得觀其會通也

敖氏集說　儀禮自註疏外前人解詁絕少惟元敖繼公（君善）集
說細心密理抉摘闡發頗能得經之曲折故（義疏所採）
特多其分章段與朱子微有異同

稽古日鈔卷五

長洲彭芝庭先生鑒定

震澤王逸虯純九　同輯
元和蔣屏廷宣
吳江郁燦蓀　校訂
吳江葉振綂季庭

禮記

曲臺記　如淳曰行射禮于曲臺后蒼為記（漢宣帝時）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九篇）　晉灼云曲臺天子射宮也

西京無太學于此行禮

大戴禮　漢書戴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　晁公武曰河間獻王所上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中闕四篇（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又複一篇（兩七十四）蓋因舊闕而錄之也　按周氏西樵涉筆云大戴禮典馴簡樸有史佚余公風味宋時嘗列之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又嘗用以取士見於學齋史繩祖之論特是雜引家語（如主言哀公問等篇）間取荀卿賈誼（如禮三本勸學等篇同荀禮察保傅等篇同賈）且有以漢儀入篇中者（如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不無可議耳

夏小正　韓元吉曰大戴禮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卽孔子得夏時于杞之書也　按鄭氏注月令引小正者八（如泰啓蟄魚陟負冰之類）辭皆嚴約其全篇則天地四時之序次陸物產之蕃王政民事之大罔不備具洵可與禹貢並傳山陰傅崧卿嘗為夏小正戴氏傳十二篇蓋有志于古者也而世儒明知月令為呂不韋作乃廿棄夏小正篇殊不可解（本經義考）

小戴禮（今之戴記四十九篇是也）　漢書戴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號小戴　晁公武曰此書乃孔子沒七十子之徒所共錄河間獻王上之劉向校定共二百五十篇戴德刪之存八十五篇戴聖又刪之存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附以月令明堂位

樂記則為四十九篇也今按此書多漢儒附會之文如曲禮論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本王制綴輯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意月令摘于呂覽而錄秦世之官緇衣本于尼子（公孫尼子）而改魯論之文明堂位增于馬融而開僭竊之端三年問作于荀卿而不詳服制之宜石梁王氏以經解為非孔子之言鄭樵馬貴與以儒行為類遊士之談則亦眞贋相叅難可盡信矣然先儒謂周禮多經劉歆竄改儀禮枝節繁瑣故宋時嘗設三禮科而周禮儀禮不久旋罷惟戴記獨行者何也二禮詳于數戴記精于理數者隨時變通理者百世不易理可以該乎數此試士必以是為程也　又胡致堂謂禮記必云

月令王制與儒行經解等篇而擇冠昏喪祭燕射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爲一書若中庸大學也不可附之禮篇至于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爲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戾古已多又在王制月令之下此論甚詳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削舊文張說謂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宋端拱太宗年號時李至以月令爲李林甫變亂朝廷不從宋三朝國史藝文志云初禮記月令篇第五則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爲篇首李林甫等爲之注學者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淳化初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胡旦等皆以爲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夫復一古本猶尙難之況欲取其全書一一而更定乎鄭樵禮記

總辨

禮記是傳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 陸德明曰如介儐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 湛若水曰儀禮譬則其易也禮記譬則其十翼也儀禮譬則其春秋也禮記譬則其三傳也傳則不必同也相表裏也相左右也皆足發明也其非者當自見之經義考

禮制異同 王制云公侯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乃[illegible]至三百六十若其人不可勝數也 王制云次國三卿二命于其君小國三卿皆命于其君而周禮云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 月令封諸侯于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

雜記云公圭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圭五寸而周禮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聘記云諸侯朝天子圭繅皆九寸三采諸侯圭繅皆八寸二采而周禮大宗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圭璧長短各以等差 禮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三尺 王制云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又云天子與諸侯相見曰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然儀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人又有九服分

六歲來朝之說 禮器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而周禮司几筵職云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 周禮典命禮云各視其命數天子大夫四命四牢而檀弓云大夫遣車五乘 諸侯之卿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命數異而廟制與相見之贄小斂之衣几筵之席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士又無別典禮王制月令皆云五祀惟大夫祭周禮亦云五祀而祭法云王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 王制天子七廟或云九廟士二廟又云士一廟 祭法自天子至于士廟外各有壇墠而王制但有五七等數無壇墠 王制祭統皆云夏祭曰禘郊特牲祭義云春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

雜記又云七月禘然則禘者皆祭下而喪服小記大傳皆云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王不禘則祭無復有大于禘者矣
祭法天于泰壇地于泰折周禮圜邱方澤樂舞玉帛天地
各異是祭天與地分也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為祀天地之
樂則是祭天地本合也　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
月配是祭日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云祭日月星與四時水
旱同郊用犢日月用少牢周禮亦云禋祀昊天上帝實柴祭
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也　月令仲夏大雩于上
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見而雩是四月也　郊特牲云
郊用騂尚赤而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祀天其牲各倣其器之

色是郊牲又用蒼也　祭法天地皆騂犢而周禮陽祀騂牲
陰祀黝牲是地牲之用黑不用騂也　曲禮云大饗不卜表
記亦云大事有時而周禮太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
之是又無時也　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令云擇元日是又
不定于辛也　社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周書
名誥社日是又不定于甲也　曲禮大夫祭以牢牛而儀禮
大夫祭以少牢也　中庸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
司服云祀先公用毳冕則是以侯禮也　雜記云士弁而祭
于公冠而祭于己而論語云宗廟之事端章甫為小相章甫
冠名是祭于公亦冠也　玉藻以元冠為齋冠元端為天子

燕居諸侯之祭服而士冠昏與卿大夫聘享上下通用元冠
元端　周禮冕衣裳五等皆祭服而曾子問云冕而親迎樂
記云魏文侯端冕聽鼓瑟則是亦衣端也周書顧命成王康
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冕服不止祭也　禮器云天子龍
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而周禮云侯伯鷩冕子男毳
冕孤希冕大夫元冕士皮弁服　玉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
元華士緇故士冠禮三加帶皆緇而雜記又云諸侯大夫帶
皆五采士二采　祭義云君用元冕大夫用副褘而周禮又
云王后用副褘　喪大記云士小斂陳衣于房西領北上大
斂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陳衣于房

皆南領西上　周禮云天子含用玉而雜記云用具　喪大
記云君于大夫疾三問之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無算
喪大記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而歸士卒哭而歸雜記云大夫次
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　奔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
鄉而哭雜記又云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士喪禮小斂朔奠皆陳鼎遣奠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
人亦云喪事共奠牛而雜記有子以遣車視牢具載飯為非
禮喪奠脯醢而已　喪大記云四鄰賓客弔其君後主人而
拜蓋君為臣主君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衛靈公
弔季桓子之喪哀公為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孤

季康子之過則後拜又非也　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
者伯禽有爲爲之喪大記又云旣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
避也　曾子問云慈母無服儀禮又云慈母如母服　檀弓
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爲諸侯
緦衰一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
而又云孔子旣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　雜記云杞用桑儀
禮特牲又云杞用棘　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鄉飲酒
義云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豆亦奇也　檀弓云孔子
惡野哭者又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　曲禮云卜筮不
相襲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　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

月朔太牢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日食亦太牢也　射義
云天子歌騶虞周禮亦然而儀禮鄉射亦歌騶虞是士庶人
與天子同樂也　周禮司射云王射六耦三侯儀禮大射諸
侯三侯射三侯周禮王虎熊豹侯諸侯熊豹侯卿大夫麋侯
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士布侯
畫虎豹鹿豕　本郝敬通解　按郝氏敬曰禮非夫子原定之書後儒各記所聞致相矛盾達觀自能折衷其
有不知存而不論可也又曰如此之類錯雜紛拏所說相承言人人殊雖使考證詳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輩
好信不通執此徵彼及其不合牽强穿鑿譸張百出初學爲其所惑隨聲應和莫知其謬世儒所以苦于讀禮也依郝氏
之說則總而集之以資考論可矣必欲曲爲之說使貫爲一家則妄也　汪氏琬序楊氏說義
曰小戴四十九篇本出一家而猶彼此乖反此皆學者所當

盡心也　經義考
九禮六禮七教八政　大戴記九禮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
酒軍旅也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也七教謂父子
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謂飲食衣服事爲異別
度量數制
五傳弟子　高堂生漢初人　蕭奮瑕邱人爲淮陽太守　孟卿東海人事蕭奮　后蒼孝宣時人　戴德梁人　戴聖德從兄子　六藝論云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名在也所謂五傳弟子者
熊氏云高堂生以下五人也
二家　漢時自高堂生后倉後傳禮者三家謂大戴德小戴聖
慶普也　普沛人後漢惟曹充傳慶氏之學以授其子曹褒

二家　禮經至周隋之世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
崔靈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
侯聰熊安生等其見于世者惟皇熊二家　衞正叔曰孔穎
達作正義實據皇氏爲本而以熊氏補其所不備
註解六家　鄭康成盧植王肅孫炎業遵唐志業作葉　庾蔚六家皆有注而庾氏所著號略說又孫炎所注禮改小戴本說見張燕公駁魏鄭公類禮
三家禮範　司馬氏程氏張氏也　張宣公所次
制餘　王制與孟子殊者長樂陳氏祥道曰此言制爵之法孟子
言班爵之法制之出於天子者不必言天子班之首於天子
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　嚴陵方氏慤云先爵而後祿者

貴賤之序也先祿而後爵者眾寡之序也以貴賤爲之序故
孟子言班爵祿蓋班其貴賤之分故也以眾寡爲之序故王
制言制祿爵蓋定其眾寡之數也 又鄭康成注王制引白
虎通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三等公侯伯也說者謂何休云合
子男以從伯爲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此說不
經陳氏祥道胡氏銓皆辨正之江陵項氏安世曰文帝合漢初今文博士之所增損共爲一書將以興王制致太平者其說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康成無策以通之強爲之說曰此殷制也豈非遁辭也哉見衛氏集說

制祿 天子及內外諸侯之祿孟子以地言之周官大司徒亦以地言王
制不言地而言田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隰險易之不同若

限以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故後章言
方千里者爲田九萬億畝此以方計者也自恆山至南河千
里而遙此以表計者也分服則計道里遠近以爲朝貢之節
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爲賦祿之制此所以爲均平也至其
間若五等之分視公視伯之差多與孟子不合則程朱所云
多出漢儒之傅會不足盡信也已按稱地稱田無有異義陳祥道云以其制祿也故雖地謂之田猶之縣內之所封以其有君故雖邑謂之國也

樂正 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蓋指詩書禮樂也謂之術者就
經之體而言也謂之教者就作人之用而言也本方愨說術不崇
則不尊故曰崇四術教不立則不行故曰立四教本陳祥道說春

之所教在樂。秋之所教在禮。樂陽而禮陰也。夏之所教在詩。
冬之所教在書。詩陽而書陰也。凡聲爲陽。詩者樂之章。有歌
謠詠歎之聲。樂者詩之器。有金石絲竹之聲。得不屬於春夏
之陽乎。凡事爲陰。書者事之迹。而典謨訓誥之言莫非事。禮
者事之法。而吉凶賓嘉之制莫非事。得不屬于秋冬之陰乎。
然不曰春夏教以詩樂而曰春秋教以禮樂者。蓋春教樂亦
可兼禮。秋教禮亦可兼樂。禮樂初非判然二物也。不曰秋冬
教以書禮而曰冬夏教以詩書者。蓋夏教詩可以兼書。冬教
書亦可兼詩。詩書原非截然兩途也。按陰陽分屬說本鄭注後儒皆宗之惟廬陵胡氏銓謂鄭注近鑿援引郤穀說禮樂而敦詩書及文王世子等文以證其謬此亦獨闢之論詳衛氏集說 又陳暘曰四

術不言易與春秋者爲其非造士之具不可槩而語之故也孔子之於易必待五十而後學游夏之於春秋雖一辭莫贊其意蓋可見矣荀卿欲隆禮樂殺詩書是不知崇四術之意也 陳暘樂書

月令 月令一書明有太尉之官臘祭之禮其爲秦時書無疑
似不若大戴記中夏小正之近古而蔡邕則曰周書七十二
篇月令次居五十二文義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古者諸
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藏諸廟中天子藏于明堂每月
告朔朝廟出而行之秦相呂不韋取月令爲紀首淮南王安
亦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不韋作或云
淮南皆非也錢氏與謂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纂集舊儀錄之篇首以爲綱附以八覽六論爲目中間雜入秦官無足怪也本月令說 石經月令唐明皇命李

林甫等所刊定旣亂其篇次（本第四篇移置經首）又增入唐制以壓之國門莫敢增損一字之舊數百年後乃有弄麞杖杜之李哥奴肆行改竄可謂無忌憚之尤者也（每月節分中氣於十月分小雪後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以閉塞成冬爲一候更爲無理詳經義攷）

明堂　黃氏曰歷代制度之異莫異於明堂諸儒議論之詳莫詳於明堂神農謂之天府（見尚書帝命驗）黃帝謂之合宮（見尸子）堯謂之衢室（魏志文帝紀放勳有衢室之問）舜謂之總章（尸子）夏謂之世室（考工記）殷謂之重屋（見考工記又曰陽館見尸子）周謂之明堂此其名之不同也周之明堂或在泰山（孟子注）漢之明堂或在汶上（蔡邕禮樂志云孝武封岱宗立明堂于汶上）隋寓之雩壇（文帝議立明堂不就終隋代祀五方上帝于雩壇上通典）唐寓之圜丘（貞觀中季秋大享於圜丘行事）淳于登以爲在國南三里（正義鄭氏謂登之言取義于孝經援神契）韓嬰以爲在國南七里宇文愷以爲在國內此其地之不同也黃帝以之祀上帝堯舜以之祀五帝夏后以之享祖宗周以之祀文王漢以之祀太乙摯虞以爲祭五天帝康成以爲祭五人帝（俱見通典）此其祭之不同也黃帝爲一殿（漢公玉帶所上圖制）堯舜爲五府（尚書帝命驗）大戴以爲九室十二堂（朱子從之）月令以爲四堂十二室考工記五室唐制三層此又制之不同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則以五色而異（五者即上五府堯舜祀五帝之堂也本尚書帝命驗）東曰青陽南曰明堂中曰太室西曰總章北曰元堂則以五方而殊言其取象則上圜

以象天下方以象地四闥以象四時八方以象八風堂高三尺以象三統周圜九階以象九州設十有二座以象十二月博二十四丈以象二十四氣戸之數則取象於三十六旬牖之數則取象於七十二候（應劭云以上俱東漢制本白虎通）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則取象於坤之策屋員二百一十六尺則取象於乾之策（以上唐高宗制）此又其彰彰可考者也（李覯曰考工記言室不及堂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猶之月令則補矣然非白虎通無以知聰聞之制也）諸家論說鄭氏博而詭其失也雜（康成以世室爲廟重屋爲寢）蔡氏辨而裁其失也（同蔡邕以清廟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廱名異而實一唐仲友云是起于大戴記言外水爲辟廱又言以爲文王之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邕祖述其說考之未詳耳）袁準質而明其失也刻（袁準駁蔡氏明堂宗廟太學合一說云宗廟之中人所致敬而使衆學處焉享射其中人鬼慢瀆非其類也宗廟鬼神所合祭天子人鬼之室非其處也）摯虞簡而確其失也短（晉大始十年從摯虞議祀五天帝）宇文愷材而富其失也巧（隋開皇時愷依月令爲明堂規制言有準憑）李謐爭而爲其失也苛（謐喜非鄭氏有爽牖繩樞草門圭竇之誚）又若以明堂爲祖廟（蔡邕月令論說）則享帝享親豈可合爲一處以明堂爲辟廱（戴德說）則布政養士何容混爲一所或謂明堂之制如路寢（鄭注王肅說）或謂明堂之中有靈臺（管子說）紛紛聚訟奚所折衷於歷代之制漢武得之於斷而溺於怪（漢書公王帶進黃帝明堂圖制有[illegible]複道上有樓曰崑崙）光武得之於文而惑於讖（東觀漢記元年營造明堂辟廱靈臺時議靈臺所處帝謂桓譚曰吾欲以讖決之）梁武得之於裘冕而荒於佛（武帝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從以特牛）陳文得之於配侑而汚於衆（陳祀明堂武帝以配）

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其　隋則杳於登讓隋祀五方上帝於雩壇人帝各在天帝之
堂制則殿屋十二間
左　唐則恣於淫侈唐武后毀乾元殿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覆以玉葉至以髹灰飾以鐵渠飾以寶
鳳俄又以火焚之又爲萬象神宮又於明堂後造佛舍爲天堂五級以大象又高宗明堂取象黃琮爲八角宋則
紆於焚化皆非有至當不易之準也若夫茅茨土階三輔黃圖云上
古明堂誠爲太簡蒿宮陽館蒿宮見禮論陽館見尸子實已過陋然而玉
制如此
葉髹灰寶鳳鐵渠不又傷於靡麗乎黃琮法地火珠中天不
又擬於創也乎佛堂畫像間以僧尼之舍複道行宮號曰崑
崙之道不入罕聞僅見荒誕不經乎
蔡邕明堂論　取其崇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
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
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名異而實一
也此晉紀瞻對策說見白帖今載正義　按名異實一袁準正論詳辨之矣竊謂太學辟廱固不必分爲二然東漢辟廱爲天子養老大射之所太學爲博士弟子受業之所猶且分爲二矣況太廟太室明堂誠爲一處清廟則又非矣安得以六者而混爲一哉當以明堂清廟太學分作三處爲是
朱子明堂圖　朱子云明堂當有九室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
之北爲青陽左个東之南爲青陽右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
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
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
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太廟北之西即西
之北爲元堂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爲元堂右个中爲太廟

太室凡四方之太廟一廟二向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
廟太室惟季夏居之而每季十八日亦居此歟　按是圖則
考工記云明堂五室　大戴禮盛德記云明堂九室十二堂亦
無不合矣十二室除四隅言十二堂則四隅之室各爲二戶并
其正面四堂則十二矣而不并數太室爲十三者太室在中
明堂當其前故統稱明堂約以十二也　朱子又曰九室當
如井田之制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明堂恐只是一箇三
間九架屋明堂圖說
冠義　見於母母拜之說者疑母無拜子之理故陳氏祥道馬氏
晞孟援賈疏以釋謂此家與成人之禮士冠禮賈疏鄭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云見禮子之體例也　又呂氏大臨謂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庸熊朋來云是答拜
敬以申斯須之敬王氏謂此謂適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體
故禮之異於衆子或又謂古人之坐皆如今人之跪則肅拜
亦跪爲說不一總不若賈疏爲較明至正義又云拜其酒脯
重從尊處來謂子先以酒脯奠廟也按儀禮無奠廟文此屬
孔穎達衍說呂大臨曰所薦脯醢爲禮子設非奠廟也要而論之只是與之行禮
而已熊朋來曰大抵古人無受拜之禮昏禮婦見舅答拜冠
禮子見於母母俠拜皆俠拜也俠拜云者朱子謂凡婦人
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答拜子冠見母亦如之重成人也
本義疏

四學　方氏慤曰周設四代之學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　陸氏佃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亙於一處立宗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爲成均其北爲上庠其東爲東序其西爲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雍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太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矣是之謂辟雍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

而言之四學均爲太學也。按大戴記謂周有五學鄭康成謂四代皆大小二學爲國學其立鄉學亦如虞庠爲三孔穎達謂周立四代之學諸侯止立一時王一代之學陳祥道謂大學有三並建一坵之上小學止一即虞庠在西郊陸氏佃謂小學有二其大學在郊者別學一也項安世謂於近郊建四學論說不同如此今繹義疏意天子之制在內者爲大學其制或有五在郊者爲小學亦云大學以對國學言小學也以其鄉遂所升諸侯歲貢天子士之所居而言大學也其實鄉學也意其爲制則必四否則不足以容衆士矣則非王宮之東天子之子所入小學可知也諸侯之制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若夫卿大夫士庶之子及其十有五年所入者亦謂之大學其地迫狹所謂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以家塾視黨庠大學也以黨庠視家塾小學也要皆鄉學也大抵大學小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大小國學中亦有大小而天子大學在西郊者猶鄉學非大學且先儒每以小學於此是以紛紛聚訟耳本義疏說

禘非時祭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詩經周禮公羊皆同此其無疑者也至於王制及祭統則謂夏祭曰禘郊特牲及祭義又謂春祭曰禘趙氏以爲此皆漢儒誤讀春秋之故蓋漢時下購書之令諸儒生自撰述彼見春秋書禘時兩在春時兩在夏遂或謂之春或謂之夏未及相考証而其書各自行故不相照如此殊不知春秋之禘本非時禘其或春或夏則魯人行禮之失耳。鄭康成注禮記求其故而不得以爲此夏殷祭名則亦誤也見周氏類編今　義疏仍從鄭說

郊祭　郊祭之說互有不同歷代諸儒各執所見雖有爭論然終不出二途宗王氏肅者以爲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圜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

之天地一歲凡二祭也宗鄭氏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孟春祀感生帝於南郊孟夏雩感帝於南郊季秋享五帝於明堂冬至祀昊天於圜丘四時及季夏土德王者各祭其帝於郊五帝之祭凡八與昊天之祭惟一共爲九祭也蓋以祭位有圜丘泰壇之異用樂則黃鍾圜鍾有異牲乃騂蒼色殊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則俱用大裘依此類推因得其意耳通典　又陳氏祥道謂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祈穀於上帝又曰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啟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如月令季秋大享帝也冬報如周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爲正祭也非正祭則無常時如旅類造禱祠之屬本禮書　附分合祭說天地分合祭之說先儒聚訟不決考之予經合祭絕無明文而分祭則見於二禮從來主合祭者

皆據昊天有成命之篇詩序以爲郊祀天地也然而此說殊可疑是詩也叔向以爲道成王之德其言見於周語今觀詩中所明頌成王則叔向之言不誣矣即依序說解之孔穎達謂南郊祀天北郊祀地皆用此詩爲樂歌旣分南北郊即不得云合祭也蔡氏執之謂舜之類禋也由類帝而徧羣神武王之克殷也由柴而及望山川百神皆祭豈有獨不祭地祇之理也又不然無論書之所言原無祭地明文即使祭地亦未必同日即使同日亦是因事告祭不得爲常禮以告祭律正祭未爲定論也據周禮大司樂冬至圜邱禮天夏至方邱禮地固分祭之驗也其在祭法則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亦一證也朱子曰古時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祭之理觀此則分祭之說爲長本類編

郊鯀郊冥　禮運記夫子言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與祭法夏后郊鯀殷人郊冥之說不同如何曰郊鯀郊冥此夏殷之初禮制然也其後杞宋以先代之後修其禮物有所

改更者疏以爲時王之命意者杞郊禹宋郊契乃時王即其功之顯著者而命之歟本楊氏復說見纂說

魯禘　魯之郊禘戴記謂成王賜之伯禽受之程伊川胡文定朱子皆信是說劉氏意林則據呂覽所載謂惠公請於平王於是始得用之竊疑成王賢主欲尊周公而陷公於不義成王必不爲周公爲制禮之宗伯禽親受周公之訓即使成王賜之伯禽亦必不受春秋隱桓莊閔無書郊者若果王賜何歷數公不一舉且於僖始明書郊於詩又明言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是皆可證其誣又賜以尊周公也郊配以稷不配以公於尊公何與此必呂覽之說爲長矣

鄉飲酒禮　其說有四一則大比之年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賓之而獻書於王此儀禮文是也賈疏云三年一飲鄉大夫爲主人孔疏云在正月一則州長春秋會民習射飲於州序此鄉射禮是也賈疏云一年再飲以上二者經文具存一則黨正索鬼神而祭祀乃屬民而飲於序賈疏云一年一飲歲十二月因大蜡於學飲酒其經文畢見於周官及禮記鄉飲義一則諸侯之鄉大夫飲國中之賢者而貢其士於君此經無明文孔氏疏解鄭注知合有此見孔疏夫有禮必有樂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吹笙者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工歌魚麗則下笙由庚工歌南有嘉魚則下笙崇邱工歌南山有臺則下笙由儀所謂閒

歌三終也卒乃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歌關雎則笙吹鵲巢歌葛覃則笙吹采蘩歌卷耳則笙吹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言乎取象則賓主所以象天地介僎所以象陰陽三賓之設所以象三光四面之坐所以象四時故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坐賓於西北爲其宰人以義也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也天地溫和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坐主於東南爲其養人以仁也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也拜至拜洗拜旣敬之至也請安于坐及爵和之至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盥不忘賤也雍睦之治於焉成爭競之端於焉息矣迨至後世有飲之人無飲

之禮漢永平之郡學晉大始之辟雍隋開皇之泮宮唐貞觀之鄉校宋於州軍貢士之所明於學宮里社之間蓋已如靈光殿之巋然矣

射禮　弧矢之作始於黃帝侯明之典見於虞書至於成周尤爲盛制故射有四而軍射不與一曰大射天子將祭而擇士於澤宮也二曰賓射諸侯來朝王與之射以燕樂之或諸侯自相朝聘而射也三曰燕射王與羣臣燕飲而射也四曰鄉射鄉大夫貢賢能之後以五物詢衆庶而射是也其弓有六王弓弧弓以授天子夾弓庾弓以授大夫唐弓大弓以授諸侯也其矢有八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痺矢是也以大射言之

則司裘曰王大射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蓋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置鵠也以賓射言之則射人云王射三侯樂以騶虞樂官備也九節五正諸侯射二侯樂以貍首樂時會也七節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樂以采蘋樂循法也五節二正士射豻侯樂以采蘩樂不失職也五節二正蓋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中畫五采以爲正也以燕射言之則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但畫其形以代正鵠也至於鄉射則射者惟大夫士其侯惟畫虎豹鹿豕而已此四射之侯各異也至大射賓射燕射則天子諸侯與其臣又各

自射其侯所以辨其等也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孤卿大夫士三耦所以明其分也天子之侯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君之所服有遠近也天子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明尊卑之所統有廣狹也註疏　按射以觀德古人重焉後世知此意者益鮮故杜氏預謂諸侯相攻士始以射爲首鄭氏謂天子中之能服諸侯臣下中之得爲諸侯馬融則謂正在鵠內賈逵則謂鵠在正內議論紛紜徒爲聚訟爾漢明帝行之於辟雍永平二年唐神堯行之於殿庭二月九日賜百寮射貞觀則行於顯德殿前開元則行於景福樓下毋亦不過具文也歟通典

養老　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此三禮者饗在廟燕在寢燕者牲用折俎有酒而無飯一獻禮畢即坐飲至醉也凡有二焉一是燕同姓一是燕異姓而儀禮諸侯之燕則有四一諸侯無事而燕二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三卿大夫聘而來還四燕四方賓客也饗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凡有四焉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三是戎狄之君使來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也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亦有二焉如大行人云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謂之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

其食則謂之燕食是也至周人兼用三禮以爲春夏則用虞
之燕夏之饗秋冬則用殷之食孔疏既據崔氏靈恩之說意有
未安故推解鄭注之義而并附皇氏侃之說於末以俟後儒
之參考詩本孔疏 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雖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
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 養老之禮其目有四養三老五更一
也子孫死於國事則養其父祖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
人之老四也孔疏據皇氏說 陳氏祥道辨正曰天子之養老三國老也
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羅氏獻鳩以養者國老也司徒以保
息養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外饔酒正
槀人之所云則總此三者而言也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

而致政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誤也見陳氏禮書 陳氏
祥道曰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
要而言之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熊氏安生謂養
老歲有七亦誤矣按孔疏熊氏云養老一歲有七謂燕饗重飲所以養陽用之春夏食重飯所以養陰
用之秋冬是四時各一也而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所謂大合樂者必遂養老是通前爲六也并天子視學設三
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醴以養之則爲七也此說孔疏已有疑詞 又曰春饗孤子以象
物之方生秋饗耆老以象物之既成而不能徧饗也故國老
庶老則饗之其他養於國養於鄉而已死事之孤則饗之其
他養幼少存諸孤而已一以教孝一以勸忠也 後世行養
老之禮漢明帝行之於辟雍以李躬桓榮爲老更魏孝文帝行之於明
堂以司徒尉元爲三老大鴻臚游明根爲五更又設國老庶老位於階下 周武帝行之於太學
保定三年詔以太傅于謹爲三老 唐高帝詔所司奏定唐制仲秋於太學行養老禮 宋太
宗命張幕設食端拱元年皆當隆平之際倣此古制然特借桓榮
諸人徒取寵之禮漫誇稽古之榮而不能有所裨益焉耳

通考

大饗 嚴陵方氏慤曰經言大饗凡十有一而其別則有五一
爲徧祭五帝月令季秋言大饗帝禮器郊特牲言大饗腥是
也二爲祫祭先祖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
大旅是也三爲王饗諸侯曲禮言大饗不問卜郊特牲又言
大饗尚腶脩是也四爲諸侯相饗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

席而酢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是也五爲凡饗賓客雜記
言大饗卷三牲之俎是也木解義 若仲尼燕居篇所云大饗有
四者蓋即指兩君相會揖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主
卒爵而樂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武本鄭康成注
意 義疏謂以仁言禮舉饗而言固可知仁尚有示情示
德示事其義可析而言之也 陳祥道曰饗之有小大春秋
之饗孤子耆老之饗聘卿大夫士之相饗非大饗也明堂之
饗帝宗廟之祫先王之饗諸侯兩君相見然後謂之大饗講義
釋奠釋菜釋幣 正義曰釋奠之禮有六凱旋飲至釋奠獻馘
于王制一也立學之日釋奠於先聖先師文王世子二也四時視學春

官釋奠世子亦文王并二者則爲六也 釋菜之禮有三一是春入學釋菜合舞周禮大胥二是始立學釁器用幣釋菜世子文王三是始教皮弁祭菜學記 又陳氏祥道謂婦見先舅姑昏禮國君視斂喪士禮春官占夢皆釋菜也 釋幣惟一卽釁器用幣是也 陳氏暘曰學者之於先聖先師大有釋奠小有釋菜釋奠以飲爲主其禮隆釋菜以食爲主其禮薄釋奠有幣有牲牢有合樂有獻酬其月用仲四時之正也其日用丁文明之象也釋菜止用蘋藻等物無牲牢用幣樂若夫釋幣則無菜釋菜則無幣理或然也又春官大祝甸祝皆有舍奠之文大祝反行舍奠甸祝舍奠於四方 則山川廟社皆用之賈疏謂其非時而祭故曰奠也集說

五祀 周禮儀禮禮記言五祀者多矣周禮儀禮不詳其目禮記月令以門行戶竈中霤爲五祀祭法又益以司命泰厲爲七祀鄭氏謂商五祀周七祀然觀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儀禮士禱五祀之文則鄭氏似屬臆說卽祭法亦未可盡信當以月令爲正若左傳昭二十九年家語五帝篇 以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爲五祀重爲勾芒主木該爲蓐收主金修熙爲玄冥主水黎爲祝融主火勾龍爲后土土主及白虎通蔡邕獨斷高堂隆之徒所說大畧與月令同惟有井而無行則存之以備異聞可也本陳氏禮書 張橫渠曰天子立五祀五祀見於經者不一士之立五祀見於士喪禮若祭法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霤殆非推報之義亦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非世之達禮 張氏記說

八蜡 蜡之祭周禮籥章云以息老物也伊耆氏始爲蜡周人曰大蜡而蔡邕獨斷云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蜡秦曰臘是混蜡臘而爲一此蜡祭之制異也蜡有常月無常日高堂隆云水行之君以子蜡木行之君以卯蜡火行之君以午蜡金行之君以酉蜡土行之君以戌蜡此蜡祭之日異也八神以下經文爲正鄭氏以爲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蟲王氏肅分迎貓迎虎而去昆蟲方氏慤去百種而離貓虎爲二張氏載雖用百種而處之末此蜡祭之神又異也至於皮弁素服蜡祭也黃衣黃冠臘祭也蜡以息老臘以息民雖同一月祭各不同月令言孟冬祈來年於天宗蜡祭也又言臘先祖五祀臘祭也記言旣蜡而臘則可如云蜡臘爲一時之祭則猶屬蔡氏之遺說也 義疏伊耆氏疑是秋官之屬歲十二月當取周氏諝夏正建丑月之說爲正

纂言 吳草廬澄禮記纂言一書除大學中庸投壺奔喪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等篇外其餘三十九篇科分櫛剔以類相從爲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爲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爲祭禮者四祭法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則祭之義也爲通禮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

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居其終而各標其大旨於左雖不免强爲分合要亦竊取
朱子與東萊商訂三禮篇次之意也（自序）

集說　宋衛氏（湜字正叔）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自鄭註孔疏外凡
百家之說悉載之并著其姓名聽學者之自擇納蘭氏（成德謂）
其網羅採輯無所不周誠是經之大全歟

三禮

五始　孔穎達謂禮有五始伏羲造琴作皮爲嘉禮之始神農
播種飲食爲吉禮之始黃帝有伐有葬有官爲軍賓凶禮之
始（何氏閒對）

經傳分合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也孔子所定之禮不可得見矣可見者則有周禮儀禮禮記
三書在漢儒班固諸家皆以周禮爲經儀禮爲傳朱子則從
漢書臣瓚註以爲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之冠昏射義等篇
特其義疏乃作儀禮經傳通解（詳見卷四中）脫稿者纔二十二篇
而喪禮成於勉齋（黃榦直卿）祭禮成於信齋（楊復）洵有條有理矣然

草廬吳氏以經傳朋雜爲病復加考正而以朱子所採各書
別爲一編附於大小戴記之次是卽朱子周易本義仍其舊
本之遺意也顧說經者既知其所以分當更知其所以合如
冠昏祭射諸義喪大小記諸篇其爲儀禮之傳無疑若曲禮
少儀內則特古之遺文取以補經或亦有當王制月令專言
王禮皆屬周官之外篇緇衣表記泛引聖言不過曾論之剩
緒而其大悖者莫如馬融所增之明堂位此誠不得目之爲
傳卽儀禮之喪服傳亦不得竟目之爲經矣且考其篇次儀
禮首冠昏而周禮大宗伯則先吉禮蓋儀禮重人道之始先
閨門以達於天下周禮明君德之隆尊天親以治乎萬邦后

蒼說儀禮推士禮以及於天子蓋指冠昏言之若燕射聘覲天子諸侯之禮畧具則固不惟士禮矣曲禮天官有六太宰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周官皆屬宗伯殷尚鬼故隸於天官重人故從其類又詳五官而不見宗伯觀其所列爵命朝覲祭祀賓客莫非禮職則固可參觀而互証也且儀禮禮記以冠昏祭射因事命篇周禮統以六職者禮掌於宗官自可統夫禮也總之三禮非成於一手爲三禮之學者亦當不拘一說兼衆長以折其衷則聚訟之譏可免而會通之義攸當矣

四詭與 鄭漁仲曰三禮之所以詭異者其端有四有而人所行而後人更之者如辯始晉鑿始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

服以縞始於康子以至麻冕而純縮縫而衡即一代而已若此況後世乎有同出聖門而傳之各異者如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服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同歸夫子而異議若此況傳之久遠乎有後儒損益前制自爲一朝之典者如呂不韋作月令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儒集王制欲爲漢典故封爵土田不純於古說禮者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殷禮況三禮非成於一人非作於一時者乎有專門之學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如以霍山爲南岳以太尉爲冢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一室議太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四學或以爲當如辟雍瞽宗是非紛擾白墨混淆此禮之所以詭異也奧論

有經無傳有傳無經 朱子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蓋冠昏等篇然大戴有朝事義而禮不存於經儀禮有士相見禮而義不著於傳故朱子謂有經無傳者以義附解有傳無經者別爲一通可也

三禮興廢 唐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宋熙寧中王安石始罷廢儀禮而制科之設又存禮記而去周禮儀禮是朱子所譏棄經任傳遺本宗末者也通典

禮圖禮書 宋聶崇義作三禮圖陳祥道繼作禮書或正其所失或補其所遺總一百五十卷積二十年之功而成固考禮之君子所當留心而切究者也

稽古日鈔卷六

長洲彭芝庭先生鑒定

震澤郁　文澄齋
震澤張方湛玉川　同輯
震澤王逸虬繞九
元和蔣　輝廷宣
歸安丁　溶啓泉　校訂
長洲蔣　曉吟龍

春秋

春秋本魯史　古者列國皆有史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該二儀之化育而法象昭贊人事之幽變而治忽具范甯穀梁學傳序語

典庸禮命德討罪所以維王迹也其名則本乎舊史或謂取賞以春夏罰以秋冬之義何氏異孫說或謂一與一貶若春之溫秋之肅然或謂以春獲麟秋成書之故此皆舊說皆非也杜氏預謂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年有四時而錯舉二時以爲記事之名此說得之見與論　春秋有先孔子而作者晉語羊舌肸習春秋楚語申叔時言教太子以春秋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則曰夏殷春秋記獻公時事則曰晉春秋又有不修春秋見公羊百國春秋見墨子是也有後孔子而作者虞氏春秋虞卿作呂氏春秋呂不韋作晏子春秋晏嬰作吳越春秋趙曄作楚漢春秋陸賈作孫盛晉春秋習鑿齒漢晉春秋吳競唐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崔鴻十六國春秋見經籍志下是也然如晏嬰陸賈虞氏呂氏所作皆襲其名耳非如聖經之有關乎世道人心也

始隱終獲麟　托始於隱公者蓋平王東遷政教至是不行於天下也或謂隱公讓國賢君杜預說或謂隱公即位不告何異孫說皆非矣本吳萊論止於獲麟者蓋感其不祥而遂絕筆聖人亦非無所寓意也或謂感麟而作杜預說或謂文成而致麟說本范甯胡安國內之亦妄矣本葉纂

萬八千字　李氏巽曰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春秋以萬八千言該之國無不記之事事無不著之

實自學者捨經求傳事始繁而晦矣　鄭公曉曰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蓋公穀書孔子生左氏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也　周自得曰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載於春秋者凡一千九百二十有四孝經鉤命決曰春秋策二尺四寸書之服虔曰春秋古文篆書一簡八字俱見經義考

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有國之始也春秋疏王襃曰春秋法五始之要按春秋緯云黃帝坐於扈閣鳳凰銜書至中得五始之文說公羊者本此

春王正月　春秋時月二遵周制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時月

俱改者也胡文定(安國)乃謂以夏時冠周月此即爲邪行夏時
之意鄭氏(樵)家氏(鉉翁)輩又謂春秋俱用夏正時月不改今案
經書春無冰秋無麥冬雨雪冬隕霜殺菽若用夏正則春固
宜無冰秋固宜無麥冬固宜雨雪隕霜而亦無菽何爲紀異
而特書乎又左傳僖五年春正月辛亥日南至冬至必在子
月謂時月不改何爲冬而曰春十一月而曰正月蓋陽生於
子即可爲春陰生於午即可爲秋此周正所以自爲一王之
制也(熊氏經說)朱子曰夫子周之臣子決不改周正朔又答吳晦
叔云春秋是魯史合用時王之正若如文定所云則是周本
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改子月爲春此正不欲行夏

時之意而亦何以責夫人之僭也故知春者周之春正月者
周之正月此魯史冊書之舊曰春王正月者夫子之特筆也
左氏於卷首大書元年春王周正月朱彝尊云魯史王正月
羣疑積至今左氏一周字直可抵千金真爲具眼明翠屏張
氏(以寧)有春王正月考二卷辨之甚詳亦有功經傳者也(張以寧曰世以夏正得天百王所同是以有冬不可爲春之疑以夫子嘗以行夏之時告顏子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疑又以自漢武帝用夏時首寅月迄今襲之罔改是以傳書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疑而又有春秋用夏之時冠周之月之疑也歷稽傳說乃知春王正月之春爲周之時正歟惑諸儒之異無異說而劉向周春夏冬之說陳寵亦以爲正朔以爲春之說最其明著又朱子語錄晚年之三說亦同見自序)
楊龜山(時)答胡康侯書云者謂
夏時冠周月則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獨夏之八

月以夏時冠之嘗云秋十月矣元熊朋來(可與)亦云依文定說
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已(胡蔡九峯注泰誓謂周人時月俱不改案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武成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者律歷志泰誓之春其實是冬此年冬至在戊午之明日謂時月不改何爲冬而曰春十一月而曰一月至蔡氏又執詩四月維夏等語爲據不知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雖改時改月至民俗之歌謠氣候之節宜乎仍以寅月起數故周禮豳風皆然若周書與春秋之時月固悉從周正而未嘗意爲移易也本吳氏澂李氏廉說)
時月並書　春秋時月並書與何書言時不言月(如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之類)言月不言時者(如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類)或以爲編年之史有
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缺一也或曰非也如隱二
年至十一年多不書正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例之

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鑿矣桓自三年至十七年多不書
王(惟十年書王)四年七年不書秋冬胡氏謂桓無王與天王之失
政又謂貶諸侯之不修職則魯桓始末自著何待去王去秋
冬而始見趙氏(匡)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書史闕
也詳哉斯言乎(附考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二十三月書王者十九)
左氏記事時月　記事時月左氏每與經不同劉氏(敞)曰左氏
誥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三正互用參差不一難發其例
於隱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終有失於改定者如隱六年宋
人取長葛經書冬傳作秋(宋用商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矣)僖十五年
秦晉戰於韓經書十有一月壬戌傳作九月(晉用夏正則建戌之月周以爲)

十一月音以爲九月矣是也又如夏四月取溫之麥秋取成周之禾隱三年亦是夏正若周正則麥禾皆不熟矣注謂取者芟踐之意恐不其然日知錄

邾儀父隱元年 儀父字也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待隣君之道故字之。卑於子男。而進於變夷之國。郳黎來介葛盧俱書名與蕭叔朝公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非矣本李廉說

胥命于蒲桓三年 公羊以爲近正穀梁以爲近古胡傳謂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有能相命而信諭得不謂之近正近古乎故荀氏鄉亦以爲善胥命 又張氏治從劉侍讀敞之說謂彼

此相命以成其私而極言其僭竊之所至朱子以爲有理見語錄

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桓八年 正月之烝時也烝必於冬周之正月卽夏之十一月故周禮大司馬亦云仲冬烝也若五月而烝則是春之三月非時而瀆矣此胡氏所謂再書而一貶也如十四年秋八月乙亥嘗亦以非時書

臧孫辰告糴于齊莊二十八年 左氏以爲禮公羊曰不稱使臧孫辰之私行也穀梁曰內諱也惟唐趙氏匡謂譏其爲政而無蓄。得之矣。

齊侯來獻戎捷莊三十一年 穀梁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之語以爲說夫桓公方以戎捷夸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則自后稷之生而已蓺之不待桓公始布矣左氏言遺俘直是獻囚俘耳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僖三年 春秋之義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左氏以爲不爲災公羊以爲紀異穀梁以爲勤民胡氏以爲閔雨皆非也卽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胡氏以爲歷時一書著文之慢亦非也

作邱甲成元年 周兵制一甲二十五人三甲七十五人爲一乘周賦制一邱出十八人有奇四邱爲甸具一乘是四邱祇出

三甲今邱出一甲向之七十五人者今增其三之一而百人矣三甸使增一乘多一兵卽少一耕夫故胡氏以爲重困農民也若杜氏注謂邱甲只是易甸乘爲邱乘則一邱出七十五人而一甸出三百人矣恐未必太重若此

作三軍襄十一年 穀梁諸侯一軍之說范氏甯既辨其非矣顧何以謂之作也蓋魯之三軍舊皆屬於公自季武子專政三分公室而三家遂各有其一孟氏取子弟之半以其半及父兄歸之公叔孫取其子弟以父兄歸之公季氏則盡取焉易故法爲新制故云作也迨昭五年復舍中軍季取其二孟叔各取其一而兵權盡歸私室矣按胡傳以三軍爲魯之舊杜注則云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

皆屬於公季氏欲專其入民故增立中軍今主胡傳

用田賦（哀十二年）賦之本義專爲出軍計兵而出兵車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猶漢法計口而出曰口賦也大抵魯至哀公事克政重二猶不足復計田以斂取民財蓋甚以軍用而加征爾（王氏樵說）

滕侯薛侯杞侯　滕侯之降而子也（桓二年）薛侯之降而伯也（莊三年）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莊二十七年稱伯僖二十三年稱子文十二年復稱伯襄二十九年復稱子）貶之乎貶之則人之可也名之可也降其爵非情也沙隨程氏（迥）曰是三國者皆微困於諸侯而自貶焉耳猶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之謂也程蓋本趙氏（匡）說李氏（廉）謂滕薛自

降可也若杞之稱伯稱子進退不常謂之自降可乎則又時王黜陟之說爲可通矣（本義彙纂）

春秋無例　程伊川曰五經如法律春秋則斷例也五經如藥方春秋則用以治病也謂春秋爲易言則微辭奧義有難明謂春秋爲難言則大義昭然原易見似有所謂例矣然未嘗泥乎爵位名字也卽胡氏作傳惟於參盟書日著謹始之文（隱八年）伐衛書日見不請罪之悖（莊二十八年）亦未嘗泥乎時日也自公穀以日月爲例而杜氏釋左始有變例非例正例之說涪陵崔氏（亞）又作本例二十卷分十六門以及鄭衆有牒例何休有謚例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按例說經有數十家詳見後）而說公羊者又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等義舉聖人之一言一字悉歸諸例夫字以諱名爵以序位氏以別族似矣然宰咺歸賵（隱元）何貴而稱宰祭伯私交（隱元）何榮而稱伯趙武弭兵（襄二十七）何罪而稱名祭仲不臣（桓十一）何功而稱字且滕侯矣而復子薛侯矣而復伯筆削出於聖人不應若是之無定也爵有先後各序尊卑故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僖二十五）先諸侯而後大夫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僖七）先列國而後世子似矣今則蟲牢之盟（成五）邾以子而先杞伯幽之盟（莊十六）許以男而先滕子密之盟（隱二）紀大夫子帛先莒子蕭魚之會（襄十一）齊世子光先莒

邾滕薛編次出於聖人不應若是之不倫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似矣乃有書年而不書事（元年春王正月是也）書時而不書月（秋衞師入鄗是也）書月而不書日（夏五月莒人入向是也）以及甲戌己丑之繼書（桓五）丙戌丙戌之累書（桓十二）夏五之闕月（桓十四）郭公之闕事（莊二十四）著作定於聖人不應若是之脫畧也意者其皆因乎舊史而錄之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者歟況天下事固有迹同而心異文同而意異者同焉戰伐而曲直異同焉城築而當否異同焉會盟而誠詐異同焉朝聘而恭傲異是豈日月名爵一二字之間所能盡耶柳宗元之言曰杜氏謂例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非盛世所有周

公豈必預知之而立其法斯言得之矣本論奥　附考杜氏之
註左也謂左傳釋經之體有四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
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發傳之例有三曰變例非
例正例裁成義類指行事以正褒貶爲正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等類爲變例史所不書傳直言其歸趣爲非例爲例之精有五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
惡而勸善微而顯者文見於此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之類志而晦者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婉而成章者曲從義例以示大順壁假許男之類盡而不汙者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之類懲惡而勸善者求名而亡欲蓋而章齊豹盜三叛人之類杜自序　何氏休作公羊文
謚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三科九旨
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

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
外夷狄是三科九志也蓋揔之爲三析之爲九此何氏意也
至宋氏注春秋則云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
異內外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
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絶時與月日詳略之旨也王與
天王天子遠近親疎之旨也譏與貶絶輕重之旨也宋氏此
說與何氏異賢者擇之可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
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
人事與災異也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夫之道缺文姜淫而

害夫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君之道缺臣而害上臣之
道缺晉殺申生宋殺痤父之道缺楚商臣弒其君髡蔡般弑
其君固子之道缺正月已卯烝八月乙亥嘗夏四月四卜郊
周公之禮缺此七缺也俱本謚例可考而知已公羊疏又說六輔謂三正三微按斗柄建子建丑建寅爲三微之月禮三正記三微者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微動而未著也三微卽三正耳以此說六輔恐未確　朱竹垞曰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衆劉
實也曰謚例何休也曰釋例穎容杜預也曰條例荀爽劉陶
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甯也曰詭例吳畧也曰
畧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也曰統例啖助
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龍戚崇僧也曰總例韋表微

成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吳澂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
曰說例劉敞也曰志例馮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
瞻陳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晳王日休敬鉉也
曰新例陳德寧也曰門例王鐩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會
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迥
也曰類例石公孺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翁也曰括例林堯
叟也曰義例吳迂也而梁之偕文齊晉安王蕭子懋皆有
例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刁氏有例
序編之以例而義益紛綸矣經義考

諸儒說春秋　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然春秋書

實事而善惡自見　朱子曰據事而書之是非得失付諸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句間求褒貶所在恐或不然又曰書爵書名書字先儒謂以一字為褒貶恐只如書去疾莒展輿胎元齊陽生哀六等類皆據舊史以成文耳　鄭氏樵曰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為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又曰先儒有謂以一字為褒貶者其說蓋本於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此意在尊聖人也然如此則春秋一萬八千言皆挾鈇鉞風霜之氣聖人之意何勞頓也有謂有貶無褒者其說蓋本於孟子曰春秋無義戰此意在惡列國之君臣

也然如此說則春秋直似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之意何慘刻也有謂褒貶俱無者其說蓋本於竹書紀年鄭棄其師齊人殲於遂之類皆在孔子未修之前此意在矯諸儒之牽合也然如此說則春秋直是斷爛朝報聖人又何為無故而作是書也大抵春秋一經書善書惡名隨其人非有意也其書事亦然新作兩觀定二貶辭也言舊無而今創也初獻六羽隱五褒辭也以舊僭用八佾也聖人雖未嘗明言褒貶而實錄其事微婉其辭為善為惡已昭然於千萬世矣是乃所以為一字褒貶也歟本與論　朱彝尊曰孔子作春秋其好惡一出於乎非若後世史臣有所感激借史以伸其意也

春秋詳略　春秋敘書之法詳於所見略於所聞至于傳聞之事則又因其彷彿形似而得之姑存其大略故公羊釋經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休細繹其說且謂自昭迄哀夫子即所見而書也自文迄襄夫子即所聞而書也自閔迄僖而上則又採摭於所傳聞而書也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威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識其意矣史論

正經自三傳取出　馬氏端臨曰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名之曰正經耳又曰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乖異故事同而字異者公及邾

儀父盟于蔑于昧之類是也隱元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隱三元六嘗書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左氏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孔丘卒　然則自三傳中所取出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益遽指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文獻通考

三傳　麟筆絕而三家迭興若鼎峙然於是尊左氏者謂左有三長公穀有五短劉知幾公穀不如左氏者三十事賈逵又以左為大官公羊為賣餅家鍾繇重公羊者以公羊為墨守而左氏為膏肓穀梁為廢疾何休右穀梁者為文清義約多所發明非二子所及荀崧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

穀梁善於經 鄭康成 有兼論其得失者則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范甯 有欲廢三傳者春秋三傳束高閣 韓愈 三傳作而春秋散 王通 是也有不得已合三家而通之者春秋調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是也 晉書劉兆以諸儒互為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 此數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三家之學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論其短則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 莊十九年傳 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為用禮 文四年傳 是居喪可得而婚也公羊以稱元為王魯 隱元年傳 是名分可得而倒置也以祭仲廢君為行權 桓十一年傳 是神器可得而覬覦也以大閱大蒐為罕書 桓六年昭十一年傳 是王制可得而上擬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 哀二年傳 是君父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惡內 莊九年傳 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正月己卯烝為不時 桓八年傳 是仲冬之烝可得而廢也此則各有所短也論其長則經曰食不書朔者九左氏曰官失之也 桓十七年傳 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 俱隱三年傳 唐人以長曆推之皆得朔日則日食之義左氏為長葵邱之會左氏曰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束牲而不殺壹明天子之禁 俱僖九年傳 此正與孟子合則葵邱之義穀梁為長尹氏卒 隱三年 左氏以為隱公之母故稱君氏是幾男為女矣此公穀以尹氏為大夫者是也 程明道蘇東坡皆以為是

公之繼室聲子 惟胡傳同譏世卿也與書武氏子仍叔之子同 又如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以為惠公之妃桓公之母且譏其豫凶事公羊亦以為桓公之母然豈有仲子尚存而豫為之賵者乎惟穀梁以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是 俱隱元年傳 正與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文九年 同一書法此則各有所長也 三子亦有背經作傳者其失尤不可不知如魯隱公之事經皆書公三子必曰非公也攝也晉靈公之事經書趙盾 宣二年 三子必曰非趙盾也趙穿也許悼公之事經書許世子止 昭十九年 三子必曰非弒也不嘗藥也 趙氏鵬飛 曰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亦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三傳無容泥也

諸儒評三傳 何異孫曰左氏理不勝文公穀文不勝理左氏之得公穀失之公穀之得左氏失之 何氏問對 劉知幾申左篇稱左氏有三長公穀有五短大略謂左氏知筆削發凡例皆得周典其長一也魯文籍最備左氏博覽羣書無不詳悉其長二也膺授經之託又與七十子互相考訂以廣見聞其長三也公穀二家生於異國長自後來傳聞之說不同親見其短一也左傳如臧僖伯臧哀伯等文皆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二家則異於是隆殺不同豐儉各殊其短二也左氏文典而美語博而奧二家理既迂僻語又多俗其短三也二傳雖以釋經為主然重述經文無所發明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

詐稱戾太子至闕下雋不疑引衛輒拒父事命執之是公羊
之文大與夫子不爲衛君之意相反其短五也史通 賀氏逵
摘公穀不如左氏三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皆君臣之正
道父子之紀綱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
君父公穀多涉於權變其相殊甚懸也逵又兼通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五
家穀梁之學見後漢書 何休習公羊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
疾見崇文總目 鄭康成又作廢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以申左氏休見而嘆曰康成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乎後漢書 鄭漁仲曰漢興胡毋生以公羊
學授景帝繼武帝好公羊公孫宏董仲舒皆好之而公羊之
學興申公傳穀梁學授瑕邱江公江公訥於口上嘗使與仲

舒議不如仲舒丞相宏比緝其義卒用董說故公羊獨盛於
武帝時范氏寗曰廢興由於好惡盛衰因乎辯訥蓋謂是也
與論 蘇氏軾曰三傳迂怪之說公羊爲多何休又從而附益
之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三科九旨之類 晁氏公武曰穀梁晚出於漢故得
監省左氏公羊之失而正之其精深遠大真得子夏之傳本論
傳 晁氏說之曰左氏專而縱公羊雜而拘穀梁司典刑而不
縱崇信義而不拘有意蹈道而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本三傳說
啖氏助曰三傳解經客於左氏穀梁意精公羊辭辯但守
文堅滯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 鄭氏樵曰有公穀
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漢時公穀既出

公孫宏董仲舒輩皆引以斷大獄飭吏事左氏既出史遷劉
向輩著書立說凡所用故實潤色文辭皆有依據則三子之
有功於世又非特聖人之經而已學者合三傳而觀之庶幾
可曰盡事理瞭然矣與論 又按鄭氏樵曰史之未實者節經
以傳其實經所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惟石林葉氏夢得則謂
左氏傳事不傳義故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則不知經也公穀
傳義不傳事故詳於經而義未必當則不知史也 林氏栗
曰左傳凡言君子是劉歆之辭
三傳註釋 西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
衆賈逵服虔許惠卿等然雜取公穀以釋左氏方鑿員枘其

能入乎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邱明傳釋孔氏經子應乎毋
膠投乎漆歟先儒訓詁杜爲甲矣其爲義疏者有沈文何蘇
寬劉炫等惟劉氏實爲翹楚然於註解易者具飾文辭卑致
難者不入根節又攻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義極淺近
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且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之
在其後也孔穎達正義序 原夫三傳之作皆主於尊聖人特未得
聖人之意遂紛綸與同者有之故公羊傳義既多乖聖經而
何休又僻護師說過增公羊之過惟范氏寗爲近公然各著
三傳之失而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未嘗不爲正之故曰何
休公羊之罪人范甯穀梁之忠臣王氏通亦曰范甯有志於

春秋　范甯穀梁集解糾正其失者六事如傳以乾時之戰莊九年不諱敗爲內惡解曰讐無時可通正書其事內之大惡居然顯矣傳以公子友與莒挐相搏而莒敗僖元年　范引江熙解曰師不戰何以言敗且季友令德之人決不舍三軍之整抗身獨鬭潛刃相害也傳以作三軍爲非襄十一年解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非制也又若繒季姬使繒子來朝僖十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昭十一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哀二年諸解皆足正傳文之失非如杜氏之於左何休之於公羊必曲爲之附會也

唐春秋三家　自漢以來說春秋者多宗三傳唐趙州啖助始

舍傳求經自闢新義撰春秋集傳復攝其綱條爲統例其門人河東趙匡頗損益之匡弟子陸淳又纂彙其文爲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微旨三卷辨疑七卷柳子厚所謂明章大中發露公器者也集傳自元已亡今存者纂例微旨辨疑三書　韓昌黎贈玉川子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盧仝之學大約與三家相類至宋南渡後胡文定以痛哭流涕之情發標新領異之旨亦玉川三家豈有以導其先路哉

胡張二家傳　朱子嘗云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強爲之說而於尚書則謂有老師宿儒所未曉者以學如朱子而尚書春秋無傳蓋慎之也武彝胡文定公安國奉詔作春秋傳事案左氏義取公穀而綱領七家則孟子莊子董子文中子邵子張子程子可謂折衷盡善而集大成矣然詳味其書雖理正辭純而其事則類指南渡君臣之得失殆因迹以寓作者之意也歟　清江張氏洽字元德著春秋集注十一卷纂傳文於經下而繫以諸家之說間附己意以抉其秘蓋深得程子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之遺意　又有地理沿革表　明初頒五經四書於學官傳註多主朱子惟易兼用程朱傳義春秋胡氏傳張氏註並用久之習易者舍程傳而專主朱子習春秋者胡傳單行而集註之流傳日鮮矣　本朝納蘭成德序　又泰山孫明復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大都因陸淳意而多與儒先異故當時胡安國謂其說戾儒先常秩稱其失之刻葉少蘊謂其不達經制議者紛然惟

歐陽子稱其不惑傳註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之義爲多朱子稱其推言治道凜凜可畏終得聖人之意繹二賢之言則是書又何可議哉　劉氏原夫著春秋傳十五卷權衡十三卷意林二卷凡三傳之有害於義者必旁引曲証而別其是非是最善說春秋者宜葉石林趙子止極尊信之　家氏鉉翁著春秋集傳三十卷內有綱目十篇一原春秋託始二明行夏時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諸條　石林葉氏作春秋傳考讞二書陳振孫稱其學視諸儒爲更精是治經者所當研究也　陳傅良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旨二書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之大義最爲有徵宜樓鑰稱爲深究經旨詳閱世變多發前人所未發也　元東山趙氏汸著春秋集傳以明經世之旨屬辭以推筆削之權又有補註師說二書以爲策書之例十有五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華夷之辨六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例八曰辭從主人所謂議而弗辨也　經義考

左公穀三子本末　鄭漁仲曰劉歆司馬遷班固杜預皆以左

氏為左邱明唐啖助始謂論語所稱左邱明乃史佚遲任之流至傳春秋之左氏則曰不知出於何代是未有的論也今即其傳質之末舉韓魏知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曰(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左氏既與孔子同時不應夫孔子七十八年猶能著書戰於麻隧獲秦不更女父(成十三年)戰于櫟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襄十一年)不更庶長皆秦孝公時賞級之爵也又曰虞不臘矣(僖五年)臘之名亦始於秦惠王時(見史記)故呂氏月令有其文則知左氏非邱明而別為六國時人無疑矣(輿論)

家鉉翁曰左氏或世為史官與孔子同時者邱明也其後作傳者邱明之子孫不與孔子同時故其言或雜以秦漢間

官名制度[illegible]又未必出一人之手故雜引諸國史益以已之所聞前後舛多牴牾　朱子曰三家皆非親見孔子或謂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一說論語之左邱明姓左名邱明傳春秋者姓左邱名明故史記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伊川則云傳無邱明字故不可考)　鄭氏(樵)又曰公羊本齊學有以為名高者(春秋題辭)有以為子夏弟子者(戴宏說)有以為漢初經師者(應劭說)穀梁本魯學有以為名赤者(應劭說)有以為名俶者(阮孝緒日名俶一作淑字元始)有以為名喜者(顏師古說)有以為子夏弟子者(應劭說)有以為秦孝公時人者(糜信說)皆莫能定然公羊載樂正子之視疾(昭十九)則必出於樂正子之後穀梁載其師尸子之語(隱五)則或出於漢初未可知公羊之書有所謂昉於此乎者(隱二)有所謂登來之者(隱五)有所謂伐者為主伐者為客者(莊二十八)是皆弟子會其師之語音而錄之者也(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此三者外如桓二年傳云累五年傳云誒六年化我七年樵之莊三十一年澈洗僖九年踊為文十三年往黨十五年筍將昭十七年許戰成二年于樁襄二十五年往殆哀六年于諸之類何休註云齊人語是也)　有所謂公羊子曰者(宣四)則又弟子所記而非公羊所自為可知矣穀梁之書有所謂傳曰尸子曰穀梁子曰(隱五)沈子曰(定元)公子啟曰者(僖二十八)是皆弟子記其師說而雜以先儒之言則其書又非穀梁所自為可知矣嘗合三傳考之左氏載行師用兵大夫世族無不備其載卜筮雜書與汲冢師春正同則必作於未焚書之前公穀設與左氏同時則二百四十年事猶當十得四

五不應盡舛其說於例則公穀必作於既焚書之後也(輿論)

春秋地名　朱氏(彝尊)曰地名之著在六經者莫若禹貢詩春秋言禹貢者則有摯虞之畿服經裴秀孟先之圖程大昌之論易祓之廣紀(近時胡渭有禹貢錐指)言詩者則有范處義王應麟之地理考言春秋者則又京相璠之土地名楊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外若嚴彭祖之圖專紀盟會則圍伐滅取土地之見遺者多矣羅泌蘇軾專紀國名則郡縣之失載者多矣且其間有見於經者有見於傳者有並見於經傳者而乃蔑以為昧(隱元)檉以為杙(僖元)郿以為微(莊二十八)鐵以為栗(哀二)杞以為杞(桓二)滑以為郎(莊三)偃以為纓(僖元)崇以為柳(宣元)以陸渾為賁渾(宣三)以厥

憖爲屈銀昭十一以皐鼬爲浩油定四以祲祥爲侵羊昭十一若是者甚多又邾也謂之邾婁隱元貫也謂之貫澤僖二訾婁也謂之叢僖三十三安甫也謂之蓋定十沙也謂之沙澤定七一郕也或以爲成桓六或以爲盛隱五一鄟也或以爲犂或以爲麗僖元一孟也或以爲霍或以爲雩僖二十一一虢也或以爲郭或以爲漷昭元貍脤謂之貍軫或又曰蜃也成十七蚡泉謂之濆泉或又曰貴也昭五郪邱謂之犀邱或又曰菑邱曰師邱也文十六在當時傳者已異同若此況百世下壤地離合名號廢置而欲通習而考證之不其難哉曝書亭集

五家 漢儒傳說春秋公羊最先出穀梁氏鄒氏夾氏次之左氏又次之故或稱四家或稱五家

獲麟至分晉 熊氏朋來曰陳恒篡齊乃麟經絕筆之日三家分晉又馬公托始之年自獲麟之後分晉之前春秋通鑑之間虛七十七年鄭夾漈曰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盡古編年家多名春秋後儒尤相沿襲而司馬溫公通鑑不始於春秋末曰經不可續綱目亦用其例義而不敢仍其名斯兩賢之卓見矣 附

盲左一書子慎服虔引駁何休傳六十條景伯賈逵摘深於公羊者三十事大畧皆尊左氏然亦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夫邵公何休足不窺門而新周故宋排斥於康成征南杜預稱有風癖而棄經信傳詆譏於晁氏又何論玉杯竹林贓入篇目金鬼赤幘零落無徵董氏之繁露乎哉 又後史之準左傳者晉樂資春秋後傳荀悅漢紀張璠後漢紀劉璠梁紀干寶晉紀裴子野宋畧吳均齊春秋何之元梁典王劭齊志

稽古日鈔卷七

長洲彭芝庭先生鑒定

震澤王逸帆純九　同輯

元和蔣　炳延宜
長洲唐以增壽川
吳江王古士載岳　校訂

論語

齊魯論　傳齊論者五家而王陽爲最著謂王吉子陽宋畸貢禹充宗庸生是也傳魯論者六家而張禹爲最著謂張禹子文龔

奮夏侯勝韋賢夏侯建蕭望之是也漢書

經傳源流　論語者聖門師弟傳授之書也修齊治平之道皆於是乎在而有齊魯之分魯論二十篇龔奮夏侯勝等傳之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二篇爲張禹刪去故爲二十二篇王吉貢禹等傳之張禹兼通齊魯之論硯諸家尤善故當時號曰張侯論包咸周氏失名爲之章句又有古論語出孔壁中與魯論不殊惟分卷末堯曰子張問爲二篇以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故爲二十一篇孔安國作傳馬融爲之訓康成乃參考三本取魯論爲之註魏何晏平叔爲之集解梁皇侃又採十三家之說爲之疏十三家衛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厚蔡系李充孫綽周懷范寧王珉也中興書目至朱

子集註而大義微言昭如日星矣其編次論語者以柳宗元之書考之子厚作論語辨正蓋出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無疑也何也論語皆記弟子之字而二子獨稱子程子亦依此說論語首記孔子之言而二子即繼其後也又以何平叔之言考之蓋爲魯論無疑也然鄉黨篇必祭作瓜祭季氏篇夫子稱孔子則齊論間有雜焉者也　又按魯論語堯曰篇無不知命一章齊論語則有之蓋後儒竄入者經義考

問王知道　馬貴與曰問王知道二篇史稱爲張禹所刪夫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意此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真故不傳耶

孝經

今古文　孝經一書孔子授之曾子欲明孝道以垂教於後世也說者謂孔子年七十餘春秋孝經成乃齋戒簪筆着單絳衣向北斗再拜曰告備於天時有赤虹自天而下化作黃玉刻文跪而受之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緯書之語未足信就孝經言秦時河間人顏芝藏之漢初芝之子貞出之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五家皆有說漢書又有鄭氏注或曰康成或以爲非總之皆今文之十八章也及魯恭王得古文孝經於孔壁中則孔鮒所藏本奉以上獻孔安國爲傳既而其書亡隋開皇時秘書學士王逸始得之以示王邵及劉炫炫

遂率意改刊分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閨門一章故爲二十二章復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以伸其說唐明皇則據今文參取六家之旨而自爲註六家孔安國鄭康成韋昭王肅虞翻劉劭也又崇文總目六家有劉炫陸澄而無孔鄭又詔元行沖爲疏宋邢昺更爲正義而今文盛行惟司馬氏光篤信古文作孝經指解一卷上之有范祖禹說朱子因衡山胡氏寅玉山汪氏應辰之疑胡氏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汪氏謂此書多出後人傅會作孝經刊誤蒙深山註就古文定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多所刪易殆別有見也草廬吳氏澄則以今文爲正而遵刊誤章目定爲經一章傳十二章明徐貫仲衍作孝經集善亦以今文爲正而大旨宗朱文公及吳文正之說宋潛溪濂序之以爲抉擇甚精也

考證 吳氏澄曰今文孝經出於漢初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得古文孝經以獻劉向衛宏皆嘗校之既而其書亡隋時始有得之者其間增損異同約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順從以許氏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之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古文也宋司馬光獨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据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爲僞審矣邢云古文孝經曠代亡逸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矣朱子有孝經是後人綴輯之語或謂刊誤一書乃門人附托師意以成文耳

孟子

七篇 孟子七篇始列於子漢書藝文志入儒家類漢末趙岐邠卿又字臺卿首爲之註析爲十四篇又云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義不洪深非孟子作唐陸善經刪趙氏章旨而爲註復爲七篇宋孫奭又採唐張鎰丁公著之說作音義一卷其他若荀卿非孟王充刺孟溫公疑孟晁說之詆孟以及蘇子瞻李泰伯鄭厚叔皆有辨孟而何涉馮休且有刪孟惟孟錫劉軻李惟正作翼孟余允文作尊孟韓退之以爲欲求至於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皮襲美請以孟子爲學科其適觀明經庶幾推崇之至者迨宋儒表章之朱子更爲集註遂與論語相配云 趙岐孟子題辭云包羅天地揆敘萬類非其雄才不能洵爲知言顧其引書多與書不同封國之制與周官不同者或其才大取意旨而畧文辭乎且尚書後出周禮未成之書安知不同者不在孟子而在尚書周官也 附 溫公泰伯皆著論以疑孟子然溫公誤取伐燕之事泰伯不知註疏之誤且謂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通不可無孔子則亦何以追先儒之議哉

外篇 楊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未飽昭河清須引孟子曰千載

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案尋處士傳
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
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註
中程子所引楊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
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邪日知錄

爾雅

十九篇　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
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是也劉向謂
史佚嘗教其子以爾雅三朝記孔子告哀公曰爾雅觀於古

可以辯言蓋其所出者遠矣晉郭璞序云爾雅者所以通詁
訓之指歸辯同實而殊號者也乃六藝之鈐鍵九流之津涉
豹鼠既辯其業蓋顯藻客英流靡不欽玩是其用又宏矣

考證　作者姓氏自揚雄班固鄭偉輩已不能知即景純序亦
第云興於中古隆於漢代而已魏張揖進廣雅表始云周公
著爾雅一篇今爲首篇釋詁以釋其義以傳於後其下諸篇或云仲
尼所增或云子夏所益或云叔孫通梁文沛郡人所補唐陸德
明因据之以載於經典釋文陳振孫曰陸氏釋文始云釋詁爲周公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
其註之者自漢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迄陳之施乾
顧野王凡數家而晉郭璞註尤著疏之者宋邢昺也案爾雅
一書首篇釋詁註即有胡不承權輿緇衣之蓆彝句猶其比
其註也而正文中黃髮齯齒諸浪笑敖等句將謂周公已有是
邪抑後人引用詩語邪則首篇已不能必其爲周公作又安
能必其餘之爲仲尼子夏所增益也且其書中有題章者有
不題章者如釋親篇題章有四而宗族母黨妻黨
婚姻之外釋天釋地等篇亦然釋器篇無題章而魚肉殺蔬
亦入其中意者前人自約次成書後人又從而強分之也
唐以爾雅附中經其取士法進士試雜劇明經試雜文錯舉
爾雅俾各條對誠不欲以迂疏之學誤國用也

五雅　漢孔鮒作小爾雅劉熙作逸雅魏張揖作廣雅宋陸佃

作埤雅後人統謂之五雅小爾雅文頗潔徑廣雅純雜參半
逸雅義曲而支埤雅間有穿鑿而幽討冥搜殊長神智固皆
與白虎風俗諸通許氏說文海篇字彙四聲韻韻府羣玉駢
本朝康熙字典佩文韻府諸書同爲文字之源流也　附
顏氏之推家訓曰爾雅作於周公其釋後世詩篇乃後人所羼
音鍊雜也宋邢昺曰首篇周公作註所引周公以後之文乃郭璞
援據成義若周公所釋者今已散亡二說理或然也

四書集註

大學中庸　二書皆在戴記宋儒特表而出之按取大學於戴記講說而專行之實自温公始至程朱二氏兼取中庸註釋而表章之
與論孟並稱四書朱子以大學

爲曾子作中庸爲子思作而於大學多所補正故與石經古
本不同中庸本四十九篇（孔叢子謂四十九篇子思居宋困發憤所作）今所傳者
第其畧　又有曾子七篇（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子思子二卷多闕佚
其書有載子思孟子問答語者僞可爲子思門人之一證歟
（一說大學亦子思作）
朱子論大學中庸　論大學傳文曰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淺深
始終至爲精密夫新民章首援明明德而因引日新又新之
語末接止至善而因嘆無所不用其極之說此其文理之接
續血脉之貫通爲何如（雲峯胡氏說）釋明德則由明德而明命而
峻德釋新民則由日新而新民而新命皆一節深一節此其

淺深始終之精密爲何如（黃氏洵饒說）即是以推而其他無不然
矣　序中庸曰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擧夫
首章論道之體要下十章皆引孔子之言以明之爲第一支
十二章論道之費隱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爲第二
支二十一章論誠爲一篇之樞紐下十二章皆反覆推明此
章之意爲第三支三十三章論學乃一篇之歸宿爲第四支
此草廬吳氏所以爲支之分也四支之中又有六節首章爲
第一節二章至十一章爲第二節（第一支分二節者以性道教知仁勇不可比而同也）
十二章至二十章爲第三節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爲第四
第五節（第三支分二節者以誠有天道人道德有大德小德不可比而同也）末章爲第六節此

雙峯饒氏所以爲節之解也四支之中支支有脉絡之貫通
而不相離六節之中節節有脉絡之貫通而不相判首章畧
也費以開一篇之詳末章（畧者其要以總）一篇之詳詳者其細
也所以散爲萬事三德九經之屬也畧者其巨也所以合於
一理中和敬信之屬是也（王魯齋說）即是而推而其他無不然矣
或問　朱子或問曰大學始終不外乎敬中庸樞紐不外乎誠
蓋謂大學之要在明德新民以是敬而格物致知則聰明開
發可以盡尊德性道問學之功以是敬而誠意正心修身則
先立其大而小者自不能奪以是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
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矣敬之一字洵爲聖學之始

終中庸所言命者實理之源性者實理之體道者實理之用
教者實理之品節以至中和位育三重九經無非實理之所
貫徹也誠之一字洵爲一篇之樞紐況主一之衆自無二三
誠意之功由於愼勤敬與誠又交相爲表裏也
論孟精義　朱子論孟精義序云論語皆操存涵養之要孟子
皆體驗擴充之端意者論語之言雖無所不包而三省吾身
即曾子所以操存乎四勿爲仁即顏子所以操存乎風浴詠
歸堯舜氣象疏水曲肱樂在其中即孔門師弟之涵養乎七
篇之書雖無所不該而梁惠之告非欲其體驗於義利之辨
乎齊宣之對非欲其體驗於王覇之辨乎由不忍以達於所

忽其擴充仁之端乎由不爲以達於所爲其擴充義之端乎況乎理義之心未有不操存而能涵養不體驗而能擴充者亦未有不體驗而能操存不涵養而能擴充者若是則孔孟之言其踳一矣

章句集註　朱子之爲學庸章句也大學則宗程子葉衆說而折其衷中庸則以己意分之復取石子重集解刪其繁者以輯略其爲論孟集註也取二程(明道伊川)張(載)范(祖禹)二呂(大臨希哲)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十一家之說輯爲要義更名曰精義載更曰集義又參取註疏及諸家之言爲訓蒙口義更名曰詳說然後約其精粹爲集註復記其辨論取舍之意別爲學

庸或問嘗自言集註如秤上稱來不高不低添減一字不得恭愼密之至乃克自信若此也

考次經文　大學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鄭(康成)本在沒世不忘之下程子次於格物致知章後詩云瞻彼淇奧二節鄭本在誠意章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聽訟章鄭本在止於信之後程子置之經文之下又經文中知止而后有定兩節程子置之聽訟章後而結之曰此謂知之至也故格物致知章無缺然草廬吳氏以爲依程子所次則經文中如玉盤缺一角誠爲知言朱子既多所更定而第五章所補究竟非程子之意或問中言之甚詳則朱子與程子何嘗矛盾

尊德性節　中庸之註後儒所以譏朱子者在尊德性節朱子以上四截爲尊德性之目下四截爲道問學之目饒雙峯曰溫故知新皆知之事不可以溫故爲存心敦厚崇禮皆行之事不可以崇禮爲致知然以八者皆無力行之事固朱子之小疵而以八者皆爲問學之目又饒氏之過論惟呂芸閣陳定宇之說爲得其當

後儒註解　自朱子作學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後南軒張氏(栻)有論語解孟子說勉齋黃氏(榦)有論語集解覺軒蔡氏(模)有四書集疏格菴趙氏(順孫)有四書纂疏克齋吳氏(眞子)有四書集成定宇陳氏(櫟)有四書發明雲峯胡氏(炳文)有四書通道川

倪氏(士毅)有四書輯釋臨川詹氏(道傳)有四書纂箋朱克升(公遷)有四書通旨景納庵(星)有四書集說啓蒙西山眞氏(德秀)則采語錄附於大學章句之下名曰集說祝氏(洙)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及明四書大全出(永樂中)而諸書幾不復見矣(顧炎武說)又張德庸(存中)取杜縑山語孟旁通薛壽之四書引證本發其繁冗補其未備爲四書通證六卷學者讀胡氏四書通可以知前人用意之深讀張氏四書通證可以知前人用事之審

(四書大全專取倪氏四書輯釋)

河圖洛書

圖書體用　聖人之德通乾而象天地流坤而行地符於是乎

河出圖洛出書爲圖也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而五十居中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圖也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書也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河圖數七十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爲常洛書數九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爲變

圖書理實相通　圖書論其迹若不相似論其理則實相通何也圖之數極於十書之數極於九然圖之五十有五固無往而不得其數之全書之四十有五亦相對而皆含夫十之義則固未嘗不相似也圖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書之數一統乎六七統乎二三統乎八九統乎四五立乎獨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位然同方者分內與外內者爲主外者爲輔生成相合交泰之義異位者分正與側正者爲君側者爲臣奇耦有定辨分之義則又未嘗不相似也河圖左旋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復始於北以相生爲序洛書右轉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復始於北以相克爲序然左旋者雖主相生而北方水克南方火西方金克東方木是相克卽寓於相生之中右轉者雖主相克而東南金生西北水東北木生

西南火是相生卽寓於相克之中則又未嘗不相似也卽曰河圖對待以立其體奇偶適均取陰陽之相配洛書流行以致其用奇多於偶取陰陽之相制然體之方者用自圓故河圖以參兩爲體錯綜爲用體之圓者用自方故洛書以錯綜爲體參兩爲用也至於畫卦敘疇本於圖書則又可得而言蓋河圖虛其中之五與十則爲太極奇數二十偶數二十則爲兩儀以一二三四配六七八九則爲四象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巽震艮則爲八卦若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坎離四隅之偏以爲兌巽震艮則亦八卦也而八卦之水火木金土卽洪範之五行圖之五十有五卽九疇之子目也然則圖書二者論其位雖有三同二異之分論其象雖有方圓體用之別論其數雖有奇偶贏縮之殊而論其理不過發明太極兩儀四象八卦陰陽變化陽奇爲變陰偶爲化之蘊而已矣劉氏歆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其言洵不誣也

以五爲中　朱子曰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所

謂參天兩地也二三之合則爲五矣此圖書之數皆以五爲中也

三同二異　朱子曰圖書之數與位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胡玉齋申之曰三同者圖書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東五皆在中也二異者圖之二七在南而書則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而書則在南也陽不可易專指一三五陰可易統指二七四九二四以生數言屬陽以偶數言則屬陰故可易七九以奇數言屬陽以成數言又屬陰故亦可易其曰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不曰生數雖陰固亦成之陽者蓋但主陰可易而言也　劉雲莊曰二五

七九皆奇也陽也而七九獨易者陽動生變之故也然東北陽始生之方西南陽極盛之方陽雖主進亦必極於進而乃變故東北不易而西南則易也　胡雙湖曰西南互易者金乘火位火入金鄉有相克之義焉

圖書異說　圖書之說不一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以十爲圖以九爲書蔡元定因之宋劉牧（長民）以九爲圖以十爲書朱子發張文饒因之邵子曰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似乎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邵子但言方圓安知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也朱子嘗報郭仲晦書曰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初亦似從劉九書十之說晚乃與季通往復始定論以十爲圖以九爲書其精義具載於易學啟蒙中若歐陽氏疑圖書爲誕妄明王禕（子充）即以八卦爲圖書此陸稼書所謂近世儒者厭圖書之數繁賾而不易究欲一切廢之其弊更甚於劉牧者也而任鎬之謂爲神道設教（鎬對宋真宗語）魏伯陽之參同契秘爲道家修煉之術又無論已　石澗俞氏（琰）以河圖爲玉石之類夫大易等傳河洛之文劉歆始有龜龍之說已神奇矣若周書於大玉天球之次列以河圖特載事者連屬之辭耳謂河圖爲玉石之侶豈大訓即赤刀之儔此希夷傳之康節衍之考亭信之而無

容異議者也（按東都事畧載漢上陳摶以先天圖河圖洛書傳种放放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

易配圖範配書　熊氏（朋來）曰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卦畫本兼取圖書即洪範中亦第言天錫禹洪範九疇並無洛書明文而說者必以易配圖以範配書不已固乎況夫聖人之心自有圖書蓋奇偶生成自然之理數即近取之身遠取之物無非是也聖人特因其所素明者以與爲闡發原不必藉圖書而始有也程明道見賣兔者以爲兔亦具圖書則可知聖人作易敘疇之原矣（餘詳卷一）

稽古日鈔卷八

長洲彭芝庭先生鑒定

震澤郁　文澄齋
震澤張方湛玉川　同輯
震澤王逸虬繞九
元和蔣　煇廷宣
上元吳　山濬秋　校訂
上元黃恩洋望亭

諸經傳授註疏

總說　苞符之秘發而必宣故羲皇一畫實開文字之原而虞夏商周之聖相繼有作六經燦然大備矣慨咸陽煬焰幾古

籍皆灰而日月有明不因蝕而滅江河甚大豈因洩而枯此漢室初興遂除挾書之律遣受書之使諸經乃如勾之長萌之達焉倘亦窮變通久理與數有必然者乎試稽之則藏之獻之有其人而出之有其地與時如孔鮒之於書張蒼之於左氏李氏之於周官顏芝之於孝經則藏之有人矣魯恭王之古文尚書論語樂人竇公之樂書河間獻王之周禮古禮禮記樂記芝子貞之孝經劉歆之左氏梅賾姚方興之尚書則獻之有人矣古文得之孔壁古禮得之淹中泰誓說卦得之河內舜典之首得之大航頭而或在漢或在晉及齊則出之有其地與時矣然有爲之前莫爲之後諸經將明而復晦維彼好學深思之士續一綫於前人廣薪傳於來哲讀陸氏經典釋文及諸史儒林藝文傳未嘗不歎其心苦而功鉅也

易經　自韋編三絕十翼斯張乃授之商瞿（子木）瞿授橋庇（子庸）庇授馯臂（子弓）臂授周醜（子家）醜授孫虞（子乘）凡五傳而至田何（子莊）漢初言易者宗楊何（字叔元淄川人）丁寬（字子襄梁人）及施讐（字長卿沛人）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梁邱賀（字長翁瑯琊諸人）皆其派也京房受易於焦贛其說長於術數劉向所謂諸家易說皆祖田楊而京氏特異者也又有費直（字長翁東萊人）古文易傳之者陳元（字長孫）馬融鄭康成王弼迨鄭王註行而田學遂息（漢初言易者四家施孟梁邱京房也施授張禹禹授彭宣由是施氏有張彭之學至西晉而亡孟喜授白生翟牧由是孟氏有翟白之學梁邱賀傳子臨及充宗士孫鄧彭祖衡咸由是

梁邱有士孫鄧衡之學亦至西晉而亡京房授段嘉姚平乘宏由是易有京氏之學　漢書）孔穎達周易正義專取王氏（弼）而子夏孟喜康成迄虞翻蜀才三十二家之說則見於李鼎祚之周易集解蓋孔主理而李主數故所取不能相通也程子作易傳亦專主理而得聖人精微之旨無王氏空虛之弊朱子本義則又兼綜理數爲易學之大成而董楷之周易傳義附錄董眞卿之周易會通胡一桂之周易附錄纂疏胡炳文之周易本義通釋皆所以羽翼乎二人者也

尚書　自伏勝授之晁錯并授張生歐陽和伯和伯曾孫高作章句故有歐陽氏學張生遞傳夏侯勝（生傳夏侯都尉以及始昌始昌授勝）勝

傳子建故有大小夏侯之學皆二十八篇之今文也若孔壁古文十六篇孔安國獻而遭巫蠱未及施行後漢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得漆書以教授於是賈逵馬融鄭康成相繼爲傳詁亦今文之二十九篇也補泰誓一篇 東晉時鄭沖以安國古文授蘇愉字休預扶風人愉授梁柳字洪季天水人柳授臧曹字彥始城陽人曹授梅賾字仲真豫章內史賾上其書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然缺舜典乃取王肅所註堯典愼徽五典以下文析爲舜典其起首二十八字則齊建武時姚方興吳興人得之大航頭者也唐天寶間合今文古文爲五十八篇孔穎達乃廣梁費甝疏而作正義本孔傳至宋有王呂蘇林四家之說朱子取之然安石傷鑿祖謙傷巧

蘇軾傷略林之奇傷繁惟九峯蔡氏之集傳較諸家爲精而陳師凱之蔡傳旁通陳定宇之書辨折衷亦九峯之功臣也

詩經 漢初言詩者三家魯人申培爲魯詩薛廣德韋賢等傳之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以授瑕邱江公及魯許生免中徐生江公授韋賢故有韋氏學徐生授張生唐生褚生故有張唐褚氏之學本漢書 齊人轅固爲齊詩蕭望之匡衡傳之轅固授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蒼授翼奉匡衡師丹伏理故有翼匡師伏之學本漢書 燕人韓嬰爲韓詩髮福王吉等傳之食生長孫順亦受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本漢書 既而齊詩亡於魏代魯詩亡於西晉今有申培詩說行於世 韓詩雖存無傳之者魯國毛亨以詩授趙國毛萇其源蓋出自卜氏而萇則爲之訓詁是曰毛詩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及孟仲子根牟子荀卿卿以授大毛公亨及小毛公萇本釋文 武帝時河間獻王上之故視三家之出最晚後漢謝曼卿善其業衛敬仲宏受學於曼卿因爲之訓故說者謂詩序創自子夏而毛公敬仲更加以潤色也及鄭衆賈逵馬融並爲之傳康成復爲之箋而三家寖以微滅孔穎達正義則據劉光伯炫劉士元焯本而增損之二劉宗康成迨宋歐蘇王呂各有論撰惟朱子集傳尤著其詩序辨說則排毛氏而伸已見後人猶不能無議若慶源輔氏廣則一宗朱說而安成劉氏瑾又多所發明云

春秋 說春秋者初有公穀鄒夾四家漢志鄒夾無傳胡毋子都董仲舒並治公羊戴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子平平而地而敢而壽壽傳與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子都授嬴公及孟卿而眭孟孟授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人顏安樂字公

孫魯國薛人故有嚴顏之學漢末何休爲之解其疏或云徐彥撰孫卿申公並治穀梁而蔡千秋江翁房鳳尹更始皆傳之及宣帝甚好其書書遂大行晉范甯爲之解初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演江熙數家之說甯乃集而訂之 其疏則唐楊士勛撰宋邢昺又奉詔正二傳之義疏焉左氏初出於張蒼之家賈誼爲訓詁以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欲立於學而不果建武中陳元最明其業上書訟之因以李封爲左氏博士未久而罷然諸儒之傳左氏者甚衆賈逵服虔既爲之訓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沈文何蘇寬劉炫復據杜說而衍之孔穎達正義則又以劉爲本若不泥傳而主經則如唐之啖助趙匡陸淳宋之孫覺孫明復劉

啖張載蘇轍程頤諸人皆以春秋名而安國之傳專援左氏
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爲據學者宗
之張洽集註則又兼採衆長一洗胡氏牽合之病云
三禮　儀禮十七篇漢初高堂生傳之以授蕭奮孟卿后蒼及
大小戴所謂五家傳也后蒼曲臺記恭雜采前賢及漢儒之
論撰錄以成編凡一百三十篇以授戴德德刪爲八十五篇
以授兄子聖聖刪爲四十六篇以授慶普故有大小戴慶氏
之學大戴無傳慶氏惟後漢曹元曹褒傳其業而小戴記則
馬融鄭元亟傳之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故爲四十九
篇周禮自李氏得之河間獻王上之其後劉歆傳杜子春子

春因以教授鄭衆賈逵馬融並往受業其書遂行註三禮者
甚衆而馬融鄭元王肅爲詳唐賈公彥撰周禮儀禮疏周禮
參取陳邵沈重之說儀禮參取黃慶李悲之說孔穎達禮記
正義則本之皇甫侃熊安生者也至宋而朱子作儀禮經傳
通解陳澔著禮記集說尤爲精於禮者若勉齋黃氏 榦 信齋
楊氏 復 草廬吳氏 澄 非皆彬彬長於禮之君子歟 餘四經見前
陸氏釋文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卷首條載周漢至梁
陳傳經注經諸儒名氏易自商瞿橋庇至陳周宏正共八十
餘人書自伏勝晁錯至梁費甝共六十餘人齊詩自轅固夏
侯始昌至張邯皮容魯詩自浮邱伯申培至王扶許晏韓詩
自韓嬰賁生至張就髮福毛詩自子夏高行子至梁崔靈恩
總共八十餘人公羊自胡毋生董仲舒至高龍孔衍穀梁自
魯申公江公至段肅胡訥左氏自曾申吳起至沈文何王元
總共百餘人儀禮自高堂生蕭奮至明傳之周續之禮記自
戴聖橋仁至孫炎庾蔚之周禮自劉歆杜子春至王肅干寶
總共五十餘人論語自龔奮夏侯勝至皇侃共四十餘人孝
經自孔安國馬融至皇侃共二十餘人爾雅自劉歆樊光至
顧野王共數人至宋山堂章氏 如愚 嘗本之以作授經圖經止
於九其人自周止漢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因之然不無疏舛
西亭王孫朱睦㮮復加釐正并采諸儒言行列爲小傳由是
師友淵源粲如指掌實足正舊圖之失近又得龔衡圃朱竹
垞訂定刊行益精密矣

漢儒師法　漢人經學各有師法故韋表微有九經師授譜劉
餗有授經圖李燾亦有五經傳授譜著其流派條理秩然
博士十四人　范史建武中博士十四人實與班史儒林傳先
師爲表裏蓋易有施孟梁邱京四家其源半出淄川 田何 書有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其傳實接濟南 伏勝 禮有大小戴二家其
學本出高堂 春秋有公子 嚴彭祖 公孫 顏安樂 二家亦與胡董之
學相發明而轅固申韓志傳合軌正不必如李疇稍用疆分
而界畫之 輿論云漢初書惟有歐陽禮后蒼易楊何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

（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時復立京氏易至平帝時復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自建武中興惟立十四博上後為博士者如桓榮魯恭戴憑等代不乏人而匡衡劉歆馬融鄭康成之徒見於儒林傳彬彬乎盛矣又況有河間獻王為之開先乎此六藝先師見儒林傳者也）

北齊書儒林傳　李百藥北齊書儒林傳凡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字子判華陰處士）門下遵明講鄭康成易以授盧景裕（字仲孺）景裕授權會（字正理）及郭茂又以康成尚書授李周仁張文敬等以三禮授李鉉祖儁遜及劉晝熊安生等其後言易者多傳自郭茂言書者多傳自周仁通禮者多安生之門人諸儒若張買奴馬敬德邢峙鮑宣長等並通服子慎春秋亦出自徐氏之門而權會李鉉熊安生之徒多自出義疏

雖曰專門亦皆祖習也通毛詩者多出於魏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通及劉敬和劉軌思其後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

唐史儒學傳（宋史附）　唐儒學傳自徐文遠至許康佐共四十七人若陸德明顏師古孔穎達徐堅褚無量叢固經學優深者他如徐文遠一榮利之徒朱子奢林蘊待才幹之士而曹憲之長於小學路敬淳郗冲之熟於姓系歐陽詢王紹宗之工於書法而亦與經學之士並列則採擇未精也其論經學曰易有蔡廣成詩有施士匄禮有袁彝仲子陵韋彤韋茝春秋有啖助趙匡陸淳論語有強蒙而傳者益寡故傳亦不具（按唐人所尚者詩賦往往未暇究明經義之教予者獨能傳習其師說通聖人之書於後世其貢有過人者惜其書失傳今惟啖助趙匡陸淳三子書僅存）　宋史儒林傳自聶崇義邢昺至王應麟黃震共六十七人多博古之士於經學皆有裨補然以呂祖謙蔡元定陸九淵真德秀魏了翁諸賢不與程朱並列道學而次於儒林豈得謂折衷之當乎

釋經　先儒釋經之書曰傳曰箋曰解曰學今通謂之詁其後儒辨釋之書曰正義曰義疏今通謂之疏詁多出於漢魏晉人疏多出於唐人　唐人經解存於世者惟李鼎祚之周易集解成伯璵之毛詩指說陸淳之春秋纂例辨疑微旨數種若長孫無忌之要義則約正義而為之者其他未見也

孔氏正義（經解經義考附）　孔穎達正義止有易書詩左氏春秋禮記

五經獨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不為義疏永徽中賈公彥始撰二禮義疏宋真宗又詔邢昺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正義於是九經之義疏始備　穎達正義義取畫一易從王弼書從費甝（本孔傳）詩從劉炫劉焯（本鄭箋）左氏亦從劉炫（本杜氏）禮記從皇甫侃熊安生（本鄭康成）凡諸家雜出之說概從刪削良多遺憾　通志堂經解一百三十八種乃　本朝納蘭成容若德所刊於宋元明人著述十載八九則又精擇並列正須剖擇　秀水竹垞朱氏（彝尊）倣鄱陽馬氏（端臨）經籍考廣為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經外（大戴禮在內）附以逸經毖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版著錄諸種而

以通說終焉

諸經序次

易　班固藝文志云施孟梁邱易十二卷蓋上下經及十翼也自費直始以彖象釋經文雜入卦中則雖視三家易不脫去无咎悔亡等語而已非古易之舊王弼又以小象分屬各爻以文言附乾坤二卦中而分上下經爲六卷（乾傳一泰傳二噬嗑傳三咸傳四夬傳五豐傳六）繫辭以下爲三卷而古易幾不可復識矣宋呂仲微（大防）呂伯恭（祖謙）始追復之朱子本義因是以定其次而十二篇之易乃返於古顧朱子之易又爲後人所亂明永樂時纂五經大全易用程傳原本割本義以相從與人成矩復刪去

程傳專刻本義而其次序仍用程傳不知程傳乃王弼本本義乃孔門舊本豈可混哉（宋古易五家呂大防呂祖謙睢陽王氏各定爲十二篇晁說之併爲八卷周燔則次序多所更改）

書　五十八篇半傳於老人女子之口半出於古屋舊墻之中固不能以無謬然未有疑今文者惟張南軒以爲金縢祝策之辭不無妄傳耳至元魯齋王氏（柏）作書疑又舉大誥洛誥而疑之謂寧王遺我大寶龜等句正如唐德宗奉天之幸誘於定數也成王幼而周公攝政長則歸之卽云歸政於義何害而必遷就其辭以爲復子明辟也又訂正洪範皇極之經傳以五皇極二句及無偏無陂十四句爲經以皇極之敷言九句及惟辟作福九句爲皇極傳以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皆爲五福傳又取皐陶謨撫稷武成等篇多所更易而次第之殆不免賢智之過歟於是會稽胡允文（一中）因魯齋王氏本心文氏草廬吳氏皆嘗考定洪範乃作定正洪範一卷（以河圖九數爲綱洛書十數爲目）以初一以下爲疇之經大禹本文也二五行以下大禹所授之章水曰潤下以下則箕子所釋之傳也二五事至福極皆爲析大禹之經箕子之傳支分而節解之又八政五紀同傳（以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爲八政五紀傳）五福六極亦然（以斂時五福二句卽接惟辟作福九句爲福極傳）并作圖以明五行之配集註以著九章之旨雖曰不敢自是而自是已甚矣（本一中自序）他如黃巖牟氏楷

震川歸氏（有光）又皆有考定武成之文而或謂史臣紀事月日本無次序亦可無改也（經義考）

詩　詩之次序每多淩亂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燕燕莊姜失位及送歸妾而作而次於前諸如此者皆有可據（詳三卷）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初經師移其篇第耳又左傳楚莊王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其六曰綏萬邦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顚相隔越儀禮歌名南三篇越草蟲而歌采蘋正義謂采蘋當在草蟲之前卽笙詩六篇毛公頗有升降而黍離一篇

毛詩以為王魯詩以為衛則可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而何彼穠矣編入召南倘亦猶此類歟錄日抄

王魯齋詩疑二卷中有二南相配圖各十一篇刪去野有死麕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又刪鄭衛之詩三十二篇幷叫朱子皆斥為淫奔故也然其師何北山基嘗屬之曰諸經既經朱子所定且當謹守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而近時朱錫鬯亦有芟棄鄭衛黜改雅頌之語殆深不滿於魯齋也夫

春秋　比事屬辭春秋教也既列以十二公又經以年月體例分明故不為後儒所亂即左氏作傳亦別為一書不與經文相間自杜預作春秋左傳集解始以傳附經文俾學者易於考覽然猶分之以年眉目略然非若費直王弼之易互相糾紛也

周禮　補以考工記誠為不倫然於五官自不相碍宋臨川俞氏乃謂司空之屬分寄五官而取五官中四十九官以補冬官之缺著復古編以申其說夫經文明云冬官其屬六十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如分屬五官從長專達之義安在乎及元永嘉王氏又作訂義以補俞氏之闕清源邱氏又以序官置各職之首大加更定名以全書臨川吳氏又以孟子五教補於大司徒十二教之上以遂人入司空明椒邱何氏

作集註又以大司樂為司徒之教而司勳司士太史之屬皆入天官工作之事皆入冬官晉江柯氏作釋原亦多所移易是始也缺一冬官今則五官皆不全矣近又有周禮剔偽圖釋之書逐字逐句強為分析而更改之是先王經世之典儒可隨人意見恣其論說便攘為己之書矣異哉餘詳四卷附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蘇子瞻改書洪範王省惟歲節於五曰歷數之下康誥惟三月哉生魄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末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詩云瞻彼淇與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民到於今稱之之下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貫調而王文憲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仁山金氏本之以斂時五福節移於五曰考終命之下以惟辟作福節移於六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

諸經闕佚

易　以卜筮而存於諸經最為完書然已失說卦三篇漢初河內女子得之以獻亡其中下篇後人遂以序卦雜卦當之隋書然則易之有序卦雜卦猶周禮之有考工也一說孔子十翼本是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繫辭文言及說卦上中下三篇而序卦雜卦無與

書　張霸偽書固已廢絕即孔安國書序謂百篇之義世莫得聞亦足深信要其所逸篇目則在虞有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凡十一篇在商有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凡二十三篇在周有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

政將蒲姑賄肅愼之命亳姑凡八篇總四十二篇自班班可考也 又伯禽之命唐誥見左氏傳梓誥見尚書大傳舜典之敘見趙岐孟子註月采豐刑見漢書律歷志總德武觀禽艾監年大明去發見墨子湯誥太誓見史記是皆書之逸篇也 經義考

詩 笙詩六篇外訛鈌獨少然周禮有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 禮記有貍首采蘩大戴禮有驪駒左傳有祈招河水新宮茅鴟等篇名又若緜之柔矣 周書 周道挺挺俟河之淸禮義不愆翹翹車乘我之懷矣淑愼爾止我無所監謀之多族優哉游哉 俱左傳 及素以爲絢唐棣之華 論語 徵招角招 孟子 等又夫孰非詩之逸者乎 又武宿夜振見三禮昭明崇禹生開嶠見周書支見國語

春秋 麟經爲國史未經秦焰然桓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十四年闕冬一時昭十年十二月無冬僖二十八年冬無月桓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文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又若甲戌己丑之繼書 桓五 丙戌丙戌之累書 桓十二 盟密 隱二 夏五 桓十四 郭公 莊二十四 之書而不全蓋皆魯史之舊文聖人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范介儒 守己 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若在當日筆削之時何獨闕其所不必疑者以滋後人之紛紛乎然按桓五年甲戌己丑似屬原文故左氏已有再赴之說

三禮 周禮闕冬官其彰彰矣而就五官中如司祿 地官 小司馬軍司馬之屬亦皆有闕 共闕十八職詳四卷 儀禮十七篇外尚有古經出於淹中者多三十九篇 并十七篇爲五十六篇 見漢志 故班固謂古經猶勝於后蒼說儀禮推士禮以達於天子鄭康成輩猶及見之朱子謂其書唐初尚存不知何時始失甚可惜也漢志禮記凡一百三十篇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內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 凡五種 劉向校秘書爲之第敘自經大小戴之刪而亡逸多矣 又有青史氏之記見大戴禮世子記見文王世子王居明堂禮見三禮注中霤禮見周禮注禘於太廟禮見左氏杜注三正記王度記親屬記本命篇別名篇俱見白虎通德論盛德記五帝記王霸記俱見三禮註疏瑞命篇見論衡秋官篇見國語王史氏記昭穆篇大學志俱見蔡邕明堂論禮外篇見賈思勰齊民要術此皆禮之逸篇也見朱氏經義考

樂記二十三篇蓋河間獻王與毛生等採諸書言樂者成之成帝時內史丞王定受其業以授常山王禹及劉歆校書著爲別錄有樂本樂論樂詩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共十一篇後漢馬融始併入戴記其外又有樂奏樂器樂作意始樂移說律季札樂道樂義昭本昭頌竇公凡十二篇今皆名存辭亡是樂書之遺鈌亦良多已 與論

諸經圖讖

易 河圖洛書圖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及宋邵康節傳之

至蔡元定始定爲河圖數十洛書數九而朱子因之者也（詳卷）
七　伏羲四圖（八卦次序八卦方位六十四卦次序六十四卦方位）則邵子（雍）得之李之
才（挺之）之才得之穆伯長（修）伯長得之种放放得之陳圖南（摶）
所謂先天之學也文王二圖（八卦次序八卦方位）亦邵子所定所謂後
天之學也朱子又益以卦變圖故本義之圖共有九也　三
衛劉氏（牧）又有易數鉤隱圖采摭天地奇偶之數成之釋其
義於下嗣凡五十有五李覯（泰伯）刪之止存其三所謂牧得之
范諤昌諤昌得之許堅堅得之李溉溉得之种放而亦本於
希夷者也自鮮于侁辨其非後之論易者乃交攻之然以九
爲河圖十爲洛書宋儒始皆從之自蔡氏之論出爲朱子所

取而後人無異議　邵子觀物篇有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
大概以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不易之八卦爲二篇之
榦其互易之五十六卦爲二篇之用反覆觀之上下皆成十
有八卦蓋即孔子雜卦一傳專以反對而發後天易互用兩
卦十二爻之深旨也
書　晉裴季彥（秀）有禹貢地域圖十篇與圖之體有六一分率
所以辨廣輪之度二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三道里所以定
所由之數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校
夷險之異也宋程泰之（大昌）亦有禹貢地理圖俗論歷代山川
郡縣名稱改易以唐世地里書爲正　唐明皇時宋璟嘗進

無逸圖至宋孫奭又踵而上之陳晉且爲之賦南渡初高宗
親寫無逸圖列於屏若尚書君臣事跡圖則北宋眞宗所繪
於龍圖閣者蓋皆所以自警也
詩　唐文宗嘗命學士楊嗣復張次宗撰毛詩草木蟲魚圖并
繪其象元王氏（鞏）齋有二南相配圖（各十一篇）鄭康成著詩譜歐陽
永叔復作詩譜補亡大約列其封國及變風之先後也歐陽
氏又有詩圖自文王至頃王凡二十世各繫以正變詩之次
第篇數亦以補鄭所未備元許謙（益之）劉瑾（安成）更宗朱傳而訂
正之也明何楷（元子）作世本古義引證雖博而爲說滋繁矣若
豳風耕織圖（見困學紀聞）繪農桑之艱難發宵旰之憂勤亦念切

民依者之要務也
春秋　唐李瑾有指掌圖（蘇氏軾）踵而爲之但所紀僅五十餘
國其實見於經者蓋一百二十四國焉漢嚴彭祖春秋圖祇
紀會盟其實國伐滅取之土地皆遺焉（杜預亦有盟會圖）鄧明世四
譜則國諱年譜地譜人譜也楊湜鄭樵亦有列國譜張洽有
地理沿革表蓋進而加詳矣（經義考）
禮　三禮之有圖肇自康成而阮諶（上信人）梁正夏侯伏朗張鎰
相繼有作然往往不按禮文而多引漢事宋初河南聶崇義
考正舊章纘素而申釋之爲三禮圖太祖復詔尹拙等重加
參議學士竇儼序其書號稱詳本後陸農師（佃）撰禮象陳用

之祥遺撰太常禮書更正聶氏之失而補其闕於是寶安宅王普等皆言聶氏未親見古器出於臆度惟永嘉陳伯㕑云視其圖雖未必盡如古制然得而考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貞宗時王洙又爲禮器繪其象嚴陵趙復齋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朱子朱子善之楊信齋復乃廣爲儀禮圖十七卷家國王朝各著條理亦朱子經傳通解之義後附儀禮旁通圖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

僞經

子夏易　班固藝文志傳易者凡十三家無所爲子夏易者隋唐志始有之然云二卷已殘缺今其書十一卷首尾完具又

經傳次第正如王弼本其爲後人書無疑此孫坦疑爲漢杜鄴作徐幾趙汝楳疑爲鄧彭祖作杜鄴鄧彭祖皆字子夏晁說之疑爲唐張弧作也弧嘗著易王道小疏或卽其書若魏關子明之易傳唐衛元嵩之元苞尤誣妄而畔易者矣

三易　周禮太卜及簭人並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並不指言何代之書杜子春乃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康成又以爲夏商周之易然亦無所據故孔穎達又祖杜氏之言引世譜等書曰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烈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繫辭有神農黃帝取益渙噬嗑之文是知連山歸藏周易皆以時代爲號也三說未知孰信今則皆祖鄭氏頤卽爲夏商之易而連山首艮艮者山也與連山之義合歸藏首坤坤者萬物之所歸也與歸藏之義合意古者三統三正遞建迭行三易之遞亦猶是歟要其書固未知何若也至唐志始有連山十卷司馬膺註乃是劉光伯炫僞撰明載於隋書儒林傳中隋志又有歸藏十三卷晉薛正註唐時長孫無忌等曾次其書今存者初經齊母本蓍三篇文多闕誤又所言不類聖經則亦必爲後人之書也夾漈好古而輕易疑信於詩序古文尚書世所尊奉者獨昌言排之而偏謂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十五策與周易用四十九策數異而理則一將以表章二易不

已過歟或謂連山首艮艮少男是無父子長幼矣歸藏首坤坤臣道是君臣倒置矣又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玉兆二瓦兆三原兆其書本不可考杜子春以玉兆爲顓帝瓦兆爲帝堯原兆爲周後人又謂夏玉兆商瓦兆周原兆也明東嘉朱日華作三易備遺十卷首明河圖洛書之辨乃本洛書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易之遺本河圖述歸藏象數圖以備商易之遺又因先天後天之體用演反對互體圖以備周易之遺秀水徐敬可又有四易曰天易羲易商易周易凡三十卷雖皆不出周易要未免支離破碎也

三墳　孔安國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是其書固已刪矣故杜預註左傳倚相讀三墳亦第云三皇之書蓋約畧之辭而其書久不得見矣宋元豐時毛漸正仲奉使西京乃始得之唐州北陽民家中興書目本是張天覺商英僞撰

晁公武說而鄭夾漈獨尊信之以爲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其象
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其象有
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其象有八
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三者皆又八之而爲六十四（坤乾中有紀姓
皇策各一篇政典二篇漢儒本以坤乾卽爲歸藏）是直與周易相參矣夫托古人以
行其說此亦儒者好奇之過然存之以與夏商之易科斗之
經並供嗜古者之摩挲夫奚不可而必崇而奉之以爲上古
遺編不亦膠柱而鼓瑟哉

尚書 東晉梅賾所上二十五篇雖不同於張霸之百兩篇（漢書
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要決非孔氏眞古文安國古文漢時已不傳

也卽宣帝時河內女子所得泰誓一篇視赤烏流火之文差
爲近正然辭旨切直昔人亦有疑之按東漢爲古文尚書者
不一家有蓋豫所傳（後漢書蓋豫傳古文尚書授周防）有杜林所得（杜林傳林於西
州得漆書古文傳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巡）而賈逵馬融鄭元訓註實依是書亦
只是伏生之舊初不本於安國乃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
者賈逵馬融等皆是世儒不察見古文字卽以爲安國所傳
亦無識之論也明時豐熙且爲僞尚書自堯典至微子止曰
朝鮮本後附洪範一篇曰倭國本（詩二卷）中多改竄其妄不尤
甚哉

詩經 三百篇本無僞特齊魯韓毛四家之傳各有不同耳至
明鄞人豐坊（熙之子）始爲僞魯詩三十六卷列子貢詩傳於前
而改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又盡反毛詩之序此其無忌
憚之尤者也近蕭山毛大可作駁義力辨其誣（經義考）

擬經（附續經補經）

擬易 揚雄作太元將以擬易也故有首以擬彖有贊以擬爻
有測以擬象有文以擬文言有攡瑩掜圖告以擬繫辭有數
以擬說卦有衝以擬序卦有錯以擬雜卦桓譚張衡陸績司
馬溫公等皆尊信之然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歲時果易
之理乎易自一畫推而極於六十四卦太元如膠柱調瑟不
能相通果易之數乎（本朱子語錄） 司馬溫公作潛虛準元亦以

準易也故易有一六水虛則有原委易有二七火虛則有瑩
焱易有三八木虛則有本末易有四九金虛則有廾刃易有
五十土虛則有基冢然謂虛者物之府氣者生之戶果易之
道乎吉凶臧否平原衰散餘齊果易之占乎（陳淳說） 又王
通有易讚特以明先師之旨

續尚書 王通作四範七業以續尚書蓋以天子之義列於範
者有四故作制詔志策等篇大臣之義載於業者有七故作
命訓對讚議誡諫等篇自漢迄晉各有論述今存者二十五
篇（新唐書云本百二十篇旣而散失其孫勃補之存二十五篇） 然漢之七主（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爲七制之主）果足追踪帝王兩京之文果足媲美典謨乎

晉孔衍纂輯漢魏事隋王劭纂開皇仁壽事類次成帙皆以擬尚書 唐陳正卿纂集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等文亦以擬尚書 然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而體製乃類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宜識者嗤爲畫虎不成也 白居易湯征補亡志則高矣然元和制作未堪希踪湯誓之體辭賦將襲亦難發揮弔伐之心

續詩 王通又自漢至隋著四名五志以續詩一曰化以風天下二曰政以訓羣臣三曰頌以成功告神明四曰歎以陳誨於家凡此四者有美有勉有傷有惡有誡故又謂之五志所以明三綱達五常正存亡辨得失也然建安七子 魯國孔融 廣陵陳琳 山陽王粲 北海徐幹 陳留阮瑀 汝南應瑒 東平劉楨 沈約謝安有文無行而以之續詩

謂爲通之詩可也欲以擬關雎麟趾之音不可也 又東晳 廣微 補笙詩六篇荀勗擬詩六篇邱光庭補新宮茅鴟詩共七章皮日休 襲美 補九夏歌九篇亦存之以備觀覽可也欲以次二雅三頌之間不可也

擬禮經 附樂 禮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曹褒所擬新禮也漢世不行 後漢書 惜當時史官疏濶不畧序其所以制作之意唐王彥威續曲臺禮 見唐志 今不傳 陽成子長 脩 作樂經思極窅冥之深王充謂其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刱不識者也

擬春秋 王通又撰元經以擬春秋 答程元云脩元經以斷南北之疑 然南北之疑求必克斷也虞卿著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呂不韋著八覽六論十二紀以及晏嬰陸賈之書皆名春秋韋述吳兢作唐春秋孔元舒司馬彪作史以擬春秋特襲其名耳非必遵聖經之義例也惟孫盛魏晉春秋論者謂其理正辭直足稱良史崔鴻十六國春秋 紀燕秦趙涼漢夏諸國之事 中外有分習鑿齒漢晉春秋首正蜀漢之統耳

擬論語 附孝經孟子爾雅 擬論語者有揚雄之法言王通之中說然以艱深文其淺陋法而非法非周孔而依倣六經中而非中也廣孝經者唐徐浩 會要作沈若 之文果喻明天察地之道乎續孟子者唐林慎思 虔中 之書果盡知言養氣之功乎又若孔鮒

之小爾雅 十三章 張揖之廣雅 四卷 曹憲之博雅 十卷 以及劉伯莊之續爾雅 一卷 陸佃之埤雅 二十卷 則皆十九篇之流亞存之以資其閱覽可也

歷代表章羣經

綱說 傳述註解發明經蘊於以繼往開來儒者之功也稽古右文崇尚經術於以一道同風當宁之任也故商書曰學於古訓周書曰服古入官而周禮太師掌教六詩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於四方皆是道也自祖龍焫熖古籍幾湮漢初墜緒方引孝文乃立一經博士申公韓嬰之詩也孝景又以轅固生爲博士亦惟詩也至孝武而歐陽書后蒼禮楊

何易公羊春秋並立漢傳統言之故曰武帝置五經博士也
宣帝復立大小夏侯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又
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施讐論易戴聖論禮薛廣
德論詩嚴彭祖論公羊尹更始論穀梁周堪孔霸論書韋望
之等平奏其議帝稱制臨決劉向因撰五經雜議通義要義其經學高等者
增置弟子員以傳習之迨元平之間而京氏易左氏春秋毛
詩逸禮古文尚書又並立焉光武中興置五經博士凡十四
各以家法教授時則施孟梁邱京易歐陽大小夏侯書齊魯
韓詩大小戴禮嚴顏二氏春秋而太常總領之明帝幸太學
饗射禮畢講論諸經冠帶搢紳之士圜橋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章帝又大會諸儒於白虎觀丁鴻桓郁賈逵班固傅毅等
考論經義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一如石渠故
事諸儒因作白虎通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
雖未立學官皆擢高第為郎給事近署此兩漢諸君表章聖
籍之首庸也王應麟五經通義序曰漢以經選士科有甲乙試有家法或試經於太常或誦說於博士永元
中徐防建言開五十難解釋多者為上第演文明者為高說所謂博文明事難軼不傳然太子諸臣欲為著通義史臣所
著者亦惟通義觀其名可求其界矣唐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命顏
師古孔穎達等考定五經撰為正義一百七十卷永徽中復令于
志寧張行成等就加增損頒諸天下俾知所從後唐明宗因
馮道請始命國子監校定九經雕板印行周顯德中亦然宋

史所謂學者無筆札之勞而得觀古人之全書誠甚便者也
宋太宗又從李至言以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既已板行而
公穀周禮儀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乃命崔頤正等
校讐刊布明洪武四年詔孔克表等釋四書五經名曰羣經
類要永樂中又命胡廣等輯四書五經大全頒行天下此歷
代諸君勤於經學又如此也
石渠論議諸儒 施讐梁邱臨論易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
山拊假倉張生論書韋元成薛廣德論詩戴聖聞人通漢論禮嚴彭
祖申輓伊推宋顯許慶論春秋公羊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
蕭望之論春秋穀梁 按徐天麟西漢會要載雜議羣儒姓名凡

十五人不及論春秋公穀諸儒且假倉以小夏侯學為謁者
論石渠而竟失載大戴未聞其議石渠而亦載入宜朱彝尊
謂其誤讀孟卿傳也經義考
白虎觀論議諸儒 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
羨皆與焉通鑑 又楊終坐事繫獄班固等表請即日貰出亦
得與白虎觀議後漢書
大全 明四書五經大全四書取倪氏倪士毅四書輯釋易取二董二
胡氏天台董楷周易傳義附錄鄱陽董真卿周易會通雙湖胡一桂周易附錄纂疏雲峯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
書取二陳氏彭蠡陳[illegible]說蔡傳旁通新安陳櫟音辨折要詩取劉氏安成劉瑾詩傳通釋春
秋取汪氏汪克寬胡傳纂疏禮記取吳氏吳澄禮記纂言不過就前人成編

一加抄撮而去其名餘書概未之及雖曰大全實不全之書也

石經

七刻　古人以竹帛寫書久而壞爛易譌勒之於石垂世立法實爲學者楷模此石經之爲功誠大也自東漢以迄南宋悉計之凡有七焉一後漢靈帝熹平四年詔正定五經爲古文篆隸三體蔡邕乃書丹於石鐫立於太學門外此即鴻都一字石經見范史儒林傳及蔡邕傳二魏正始中建立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書之者爲邯鄲淳見魏書江式傳三晉裴頠奏立太學築門刻石以寫五經見晉書及通典四唐文宗開成二年宰臣鄭覃奏倣漢制刊九經於

太學乃命唐元度檢校字體刻之見唐文宗紀五孟蜀相毋邱裔刻十經於石書丹者爲張德釗孫逢吉楊鈞諸人見成都記六宋仁宗至和元年命國子監取諸經爲篆隸二體刻石京兆府學書丹者爲楊南仲章友直胡恢諸人七宋高宗紹興十三年上出御書六經及論孟知臨安府張澂刻石立於太學見供王應麟玉海明誠金石錄外有魏典論六碑見戴延之西征記唐明皇御注孝經碑見趙或非經或止一經故但數其七也第漢魏之碑當東魏武定時自洛陽遷至鄴後周大象時又自鄴遷至洛陽隋開皇時又自雒陽載入長安轉徙往來大半零落其他亦幾經兵燹毀廢滋多然石或一段兩段字或數十數百猶藏弆於好古之家與凡碑之存而不全者皆可爲辨論之資也

考證　嘗考趙明誠金石錄董逌廣川書跋洪适隸釋隸續皆云漢石經不止蔡邕書隋志漢七經皆蔡邕書如堂谿典馬日磾姓名具見於論語公羊碑後且字皆八分並無古文及篆又所刻共有七經則范史五經三體之說爲未實也魏石經據志稱邯鄲淳書然晉史衛恒傳云魏初傳古文者皆出邯鄲淳淳善八體恒祖敬侯覬寫淳尚書以示淳而淳不別至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益因科斗之名而欲肖其形耳味此語則石經當是衛覬所書也裴頠石刻自晉書通典外無言及者且未見片石留傳意裴有是志而未就耶本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唐石

經固刻於開成二年而據會要所云則奉勅覆定字體刱立九經唐以孝經論語爾雅附中經故止稱九經實十一經也實始於太和之七年故又稱太和石刻也本趙崡說唐元度固有九經字樣而鄭覃實表周墀崔球等共正其文也本李應祥說孟蜀所刻者其始止十經宋田元均況補刻公穀晁子止公武又增刻古文尚書席獻升益又補刻孟子而十三經始備本呂陶曾宏父說宋至和所刻亦未完而罷嘉祐三年王洙乃表薦楊南仲諸人書石經之功於是賜出身賜銀絹各有差凡七十五卷皆具眞篆二體紹興之刻亦待淳熙四年趙磻老奏請補刻御書大學中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然後禮經始全御書閣額賜國子監奉安碑

石於閣下畢本於閣上繼在杭州府學雖散失甚多然書法工妙尤堪寶愛洪遵曾惇楊冠卿朱紹翁李心傳陳騤王應麟曆說友皆有記焉

緯書

二十六篇 緯書之文詭同聖製乃有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五經五緯爲十經者南齊周續之兼通五經五緯號爲十經亦舛矣今稽其目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見太平御覽七經緯三十六篇共合爲八十一篇易緯六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五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命驗運期授詩緯三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禮緯三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三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二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十三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共三十六篇前世未聞有是書也後漢書注

考證 大抵緯書之說以爲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讖以遺來世漢儒以爲孔子所演七經之書其書出於漢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以此濟其逆志而光武亦以赤伏自累按建武封禪援河圖赤伏符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爲內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康成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反非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寖微遠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涉讖緯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唐志猶存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宋歐陽修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僞妄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了翁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今易緯乾鑿度猶存王氏青箱叢錄 按漢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緯讖遠本於譙氏京氏也經義考

〔清〕項淳撰

一輻集十八卷

清乾隆五十五年殖蔭軒刻本

乾隆庚戌鐫

甲寅重校
點畫無訛

一幅集

殖蔭軒藏板

序

余與弟幼同筆硯長共晨夕知其嗜學能文始終無閒庚午舉於鄉越十年遂成進士薇省銓曹歷任九載余曰宦情濃書味淡矣丙戌旋里談別後情事公餘之暇猶然青燈一卷也繼而課子姪授生徒潛心經傳杜門不出蓋日駸駸乎神與古處家所藏書丹黃並下幾廿餘年所有會心登記成帙今刻已告竣諸同人問序於余余曰耄矣其於典物文章性天理蘊荒蕪久矣閒有欣賞高談細論怡然忘老今漫為點書亦暮年弟兄一樂境歟即以是為弁言也可

乾隆五十五年歲次庚戌孟夏月惺齋項景識時年七十有四

余乙酉冬告假歸里閒課諸子姪讀書時以疑義質證然其閒於聖賢之門逕典文之異同尚多隔膜爰本先儒論說考核明白另為錄出閒附管見庶幾首尾貫穿次第秩如自乙未至今十餘載矣積若干卷諸生請梓之以備遺亡余曰此淮南假眞之誚矣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害於用謂之一輻鳴謙乎其自嘲也云爾七十老人任田自識

先生是集纂著有年小子自成童將聞一二客春始窺全豹也竊謂漢唐以來名家經說沾溉後人最鉅然其閒或詳典物而於義疏或闡淵微而於事畧又或章櫛字比拘文牽義難語融通求其交推互發曲揆旁搜拓開一世之心胸增長叅才之學識未易覯矣先生之談經也氷解凍釋鑑朗塵空其鑿混沌孱豢騶如虞上之羽鱗作其之而生面開也其觀會通治紛錯如穿九曲破連環烏道而康莊也不必通釋全經一言可貫道矣無事隨文演說一節獲全神矣他如制度文爲紀綱節目又靡不詳而核辨而裁兼綜鈎貫幽探本原蓋自壯歲抽簪寢饋彌篤端居者無異老禪故能於恬淡之中沛然汪洋自得誠非蹈常襲陋不從心性中來者先生於程朱書尤爲深造往往於日用談笑閒從容指畫觸處春生且曰予於洛閩蓋尊之而未知所以尊也詎敢求異集凡十八卷玆之出先生諭同人以指謬蓋猶耿耿不自信也其謙冲之德又如此椿也幸與校字敬志數言而先生嗜學孜孜興起後進或可得其大槩云受業門人

敬興里劉椿百拜謹識於讓居堂之信齋

桂林幼受學於家任田師日侍左右師耽經籍得一粹語輒筆於書閒以已意鎔鑄經義而持論平允出以恬和積廿餘年不覺成帙師以是集隨拈一義多引前賢緒論互相發明不過爲余輩作一講解耳竊思名家著述稽古證今不專穿鑿此書援引針芥相投匠心獨運談理之妙得其意者旦暮遇之集名一輻非破萬卷而能會於一耶柳柳州之車說備矣豈徒三十輻爲車之用已耶受業姪桂林百拜謹跋

一輻集　跋

一輻集總目

第一冊
卷之一 乙未
卷之二 丙申
卷之三 丁酉
第二冊
卷之四 戊戌
卷之五 己亥
卷之六 庚子
卷之七 辛丑
第三冊
卷之八 壬寅
卷之九 癸卯
卷之十 甲辰
卷之十一 乙巳
第四冊
卷之十二 丙午
卷之十三 丁未
卷之十四 戊申
第五冊

卷之十五 己酉
卷之十六 補錄
第六冊
卷之十七 補錄
卷之十八 補錄

古歙虬村黃敬斯鐫

一幅集目錄第一冊

卷之一 乾隆乙未

我蓺黍稷
或燔或炙
孝孫徂位
以爲酒食
以侑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不畏乜圖
秬鬯
或授之几
君迎牲而不迎尸
拜下禮也
旅酬辯異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戚戚兄弟莫遠具邇
下泉
九罭

鳲鳩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天道虧盈而益謙
不違農時
荆舒是懲
季氏旅於泰山
好謀而成
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駉
杞不足徵也
時享節次
興滅國繼絶世
事其大夫之賢者
三鼎五鼎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后妃親蠶節次
右社稷左宗廟
皮弁服
冠弁服

元端服
卷之二丙申
吉月必朝服而朝
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冠禮辯異
設同几
禮從宜
取於異姓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婦事夫具五倫之道

士昏禮節次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往送之門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昏禮有攝盛之禮
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贄見于君遂以贄見于鄉大夫鄉先生
二十曰弱冠
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武成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誠敬
卷之三丁酉
燕毛所以序齒也
樂節
三耦升降揖數
三耦取矢於楅揖數
鄉射有二
射禮辯異

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
庠序校
游於藝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無逸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有師保有疑丞
洪範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素患難行乎患難
詩言志
明堂

一幅集卷之一　乾隆乙未

古歙項淳任田

受業　汪□超直卿　程鶴慶鶴坡　校訂

我蓺黍稷

案孔疏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爲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爲穀之主故舉黍稷以總衆穀順上我黍稷之文但考特牲少牢饋食之禮主於黍稷如特牲宿賓後設兩敦于西堂主婦視饎爨宗婦盛兩敦及設饌祝神主婦設兩敦于俎南祝命佐食啟會卻于敦南至尸入妥尸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尸嘏主人佐食先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執以親嘏主人主人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且拜出而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及尸出而餕佐食猶爲之分簋鉶焉可見祭用黍稷之重也少牢筮尸爲期之後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及設饌祝神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祝命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特牲主婦設兩敦少牢主婦設四敦）祝辭有嘉薦普淖之語普淖黍稷也及妥尸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以授尸尸祭于豆間上佐食又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蓋以便尸食爲尸將行十一飯之禮至尸嘏主人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致

命于主人有皇尸命工祝之辭主人詩懷之實左挂季而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及四人餕特牲二人餕少牢四人餕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又可見祭用黍稷之重也楚茨鄭箋以爲天子之祭祀由士大夫上而推之未必大異蓋天子親耕王后親舂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周官大祭祀之粢盛小宗伯詔六宮之人共奉之世婦主差擇之其爨在西堂下小宗伯涖之饎人炊之舍人實之陳于堂西小祝逆之后親設之九嬪贊之則天子祭典雖不可考要可由此而推之矣如此看黍稷二字似于通章皆有關照

或膰或炙

案行葦箋曰燔用肉炙用肝特牲饋食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膰從孔疏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但肝膰從獻須知不獨爲獻尸而設如主人獻祝以肝從者亦賓長主婦獻祝以燔從者亦長兄弟經云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燔從亦長兄弟也以至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致爵于主婦一酌而備再從肝燔並進所以見主人主婦之尊而從之者亦賓長兄弟長也

孝孫徂位

案朱註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說本鄭箋堂下西面位之文但此詩既主公卿之祭宜照少牢禮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爲據如特牲饋食乃士禮則于戶外告利成此主人于階上乃大夫禮大夫尊彌遠于尸鄭箋本小序以楚茨爲刺幽王祭祀不享指天子說故以堂下爲言孔疏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少遠也此云徂位明遠于大夫故知至堂下也今朱註謂阼階下似混入天子之祭與公卿之祭少違或有訛悞　孝孫在室之位少牢禮云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蓋室中西面主人之定位負北墉南面祝之定位若祝有事于神尸則西面乃變位也今云孝孫徂位

是違戶內西面之位而出立于阼階上西面之位也至告利成之後祝入尸謖主人乃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又其位之不同者矣

以爲酒食

孔疏酒是大名如鬱鬯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盎以至尸酳以酢諸臣皆爲用酒也愚謂食者如祝神之禮特牲主婦設兩敦少牢主婦設四敦尸食之禮特牲九飯少牢十一飯嘏禮皆摶黍授主人蓋禮皆進黍以分神惠皆是

以侑

少牢禮尸十一飯七飯告飽經云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

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侑祝)尸又食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
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侑主人)尸又三飯是十一飯而再侑也
祝與主人更侑也若特牲尸九飯三侑且祝與主人同時而侑
禮各不同士虞禮則九飯不侑公食禮賓三飯公以束帛侑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
及黼

案覲禮王勞諸侯後有賜車服之禮經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
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
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

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
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則
祭統所云王親命之于廟者也覲禮所云天子使諸公就其舍
而命之者也詩之所云或賜之于廟賜之于朝賜之于舍均未
可知蓋車服為榮天恩寵渥人臣之所願望而不敢必者卷阿
之詩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易曰康侯用
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書曰車服以庸皆此意也　周官司服云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
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詩云元袞特舉其上服以為榮寵
之意與

不喪匕鬯

案鄭注諸侯為祭主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為也儀禮義
疏易稱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百里者諸侯之象是諸侯于廟祭
匕牲薦鬯必親之也周官大僕贊王牲事注謂殺牲匕載之事
是天子亦視之也少牢大夫不親匕下人君也特牲士親匕畢
不嫌也宋陳用之道(名祥)曰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疏匕有
挑(音由)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少牢廩人之所摡黍稷之
匕也饔人之所摡牲體之匕也牲體之匕挑匕也鬯鬱鬯也春
官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肆
師及果(音祼)築鬻(同煮)大賓客築鬻贊果將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

鄭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以為鬯賈疏案雜記曰以椈杵以梧
而築鬱金煮以和秬鬯之酒以泲之而灌周官義疏築煮者杵
之以發其香乃煮之以出其味也肆師築之鬱人則煮而和之
與

秬鬯

春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鄭注秬鬯不和鬱者賈疏山川及
門社等止用鬯周官義疏酒正掌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不言
鬯則鬯者鬯人所專掌也外神不祼而序官疏云用鬯者尸亦
以灌地更以下文廟用脩(作卣)推之則宗廟蓋以鬱和鬯而祼外
神則直以鬯不和鬱而亦用以降神與秬鬯惟天子有之故洛

誥文侯之命及江漢之詩皆以此爲特賜也孔疏黑黍之酒自名鬯不待和鬱也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氏毓云鬱是草名鬯是酒名

或授之几

鄭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考几有神几人几神右几西上人左几東上神則設之而已人則有設几授几設則從質授則彌文也如士昏禮醴賓主人徹几改筵東上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鄭注徹几改筵鄉爲神今爲人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聘禮醴賓宰夫徹几改筵公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

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鄭注內拂几不欲塵坋尊者元敖君善名繼公曰振袂去塵也中攝之謂二手於几中央攝之也覲禮郊勞侯氏止使者而儐之授几送几使者設几答拜鄭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少牢下篇授几節主人降受宰几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主人升尸侑升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手間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尸與侑皆北面答拜合觀四篇設几授几之儀備于此　又司几筵左右玉几蓋至尊宜逸不取便其右之義也宋王東巖名昭禹曰几司几筵設之肆師則臨而視之肆師職大賓客涖筵几此則各有所司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

須知主人亦有出迎尸之禮有司徹云主人出迎尸宗人擯贊也賈疏正祭主人不迎尸以伸尸之尊此迎之以尸同賓客也宋李寶之名如圭云向者祝擯尸神象也今宗人擯賓尸也

拜下禮也

案燕禮公爲賓舉旅節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使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賈疏

臣于君雖爲賓拜于堂下若堂下拜訖而君辭之若未成然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經又云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賈疏若堂下未拜聞命則升升乃再拜稽首鄭注不言成拜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卽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賈疏君親辭若公食大夫公拜至賓降西階東答拜公降一等辭賓升階上再拜稽首是也愚按燕禮賓媵觶于公節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亦君親辭而不言成拜之義也若行無算爵則
又有拜上之禮不可不知如云執散爵者酌之以公命所賜所
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賈疏受公賜爵者
皆下席堂上拜稽首不堂下拜又輕于酬時至公命徹冪燕禮
將終而拜法又有不同如云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
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鄭注小臣辭不
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敖氏云卒拜于下而不升成拜臣之
正禮也必辭之者以賓在其中也賓與羣臣皆卒拜于下禮宜
然也觀此知齊桓之下拜登受亦行臣之正禮不敢從君命也
按拜下之禮有下堂拜訖因君辭升堂再拜以成之禮有下堂

未拜聞命卽升拜之禮又有堂上降席拜不下堂之禮又有公
辭不上堂直拜下之禮須分別看

旅酬辨異

按儀禮諸篇言旅酬無算爵當分別觀之特牲賓尸指祭禮言
也鄉飲鄉射燕禮大射指賓禮言也同異互見繁簡各殊特牲
士祭也一人舉觶爲旅酬始則兄弟之弟子舉觶于其長二人
舉觶爲無算爵始則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也少牢
賓尸大夫祭也其旅酬則用二人舉觶于尸侑無算爵則用一
人舉觶于長兄弟所謂二人皆賓之子弟一人則兄弟之後生
此其異也鄉飲鄉射之旅酬皆一人舉觶于賓而無算爵則鄉

飲之二人舉觶爲賓介也鄉射之二人舉觶爲賓與大夫也皆
主人之贊者也若夫燕禮大射則先有小臣媵爵之請下大夫
二人媵爵後又有致爵之請其間有象觶角觶酌膳酌散之別
然後公取大夫所媵觶爲賓舉旅由是公卿大夫皆辯焉自後
復有小臣媵爵之請致爵之請公又爲公卿舉旅焉工歌後又
爲大夫舉旅焉而前此下大夫所媵之三觶畢舉矣賓于是媵
觶于公公因爲士舉旅焉則所以爲旅酬之始者二人媵爵者
二賓媵爵者一公之命致爵者三而公之所舉者則四其意曲
其禮隆矣至行無算爵則不使大夫而使士有執膳爵者有執
散爵者皆士爲之膳爵則酌以進公公卒爵執膳者復酌而反

奠于公此觶不舉所酌行者惟一散爵耳所以有執散爵者爲
公卿大夫坐飲需人酌授若士則自酌相酬無執爵者矣此燕
禮大射之儀與鄉飲射各殊者也

特牲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
弟如主人酬賓儀（兄弟之弟子舉觶于其長）按此觶爲長兄弟酬賓之觶而
舉也蓋旅酬有賓黨之黨賓有主人酬賓之觶不待賓弟子舉
長兄弟前未有觶故其弟子爲舉觶也儀禮義疏此與鄉飲射
先酬主人異者庭事非堂事也主人祝幷在室中以尸不與酬
故主人祝亦不與酬也

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

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
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
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
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賓與兄弟旅酬）宋楊信齋（名復）曰此
所取觶即主人酬賓之觶鄭注其尊長兄弟尊也賈疏自飲酌
己尊酬人時酌彼尊各自其酒敖氏云阼階東之尊為長兄弟
而下設之故曰其尊若彼自有之然西方之尊亦如之毛氏萇
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敖氏云交錯謂二黨互相酬也義疏飲
射禮旅于西階上皆以次相酬惟特牲禮互旅于其階交酌于
其尊故云交錯以有子姓兄弟與飲射異也李寶之曰楚茨云

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古者於旅也語謂此時也
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兄弟與賓旅酬）
賈疏此長兄弟所舉奠觶即上弟子舉觶于其長者也按實觶
于篚是賓與長兄弟二觶已皆入于篚矣此旅酬之終也下經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乃另舉為無算爵之始須
看清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
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
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
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

其位爵皆無算（弟子各舉觶遂無算爵）鄭注弟子舉觶于其長所以序長
幼教孝弟敖氏云此舉觶為無算爵始中庭東西之中也此觶
乃代主人舉之故其儀與鄉飲舉觶者畧同鄭注算數也賓取
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己所欲亦交錯以辯
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義疏無算爵有
二義一則終而復始與旅酬之有爵數者不同一則惟己所欲
與旅酬之以次相酬者亦不同又曰祭禮無算爵行之堂下者
也賓禮無算爵先行之堂上而後之堂下者也堂上不以序勢
不能辯及于下下亦無聯而旅于在上之禮行之堂下交酌于
其尊互旅于其階主于飫神之惠而已故唯己所欲而不嫌其

無等也賈疏特牲禮堂下行旅酬無算爵並有在室中者不與
旅酬之事大夫賓尸尸與旅酬不與無算爵故別使二人舉觶
于尸侑尸侑得舉為旅酬徧及堂下尸與旅酬者以其賓尸在
堂故也若不賓尸堂下無旅酬直行無算爵而已尸不與之以
其堂下不設尊堂上與神靈共尊不得行旅酬故闕之此特牲
堂下得旅酬無算爵並行者以其堂下與神靈別尊故為加爵
禮于室中酌上尊堂下旅酬行神惠酌下尊故大夫賓尸不賓
尸及士之祭禮旅酬及無算爵或行或否皆參差不等也　按
朱註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乃無算爵中事讀者須
知旅酬前尚有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一層斯于下為上之儀

節始備
有司徹 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 二人舉觶于尸侑 賈疏鄉飲射及特牲皆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今以二人爲旅酬始者此賓尸別一禮與彼不同其初時主人酬尸尸奠之侑未得酬故使二人舉觶侑乃奠而不舉侑既奠一爵尸一爵遂酬于下是以須二人舉觶義疏二人蓋皆賓之弟子以舉觶于尸侑故不用兄弟之弟子而堂上位在西楹也上主人酬尸以終獻禮侑則不酬以其禮主于

尸故侑殺也二人舉觶並酬侑見侑之次于賓也侑觶若舉則嫌並于尸是以奠之而終不舉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卒飲者實爵于篚 旅酬 鄭注尸拜于阼階上酬禮殺賈疏上文尸酢主人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各于其階今同于阼階禮殺也乃升長賓鄭注遂旅也義疏衆賓兄弟飲于上私人飲于下酬無不逮者神惠均也位有上下者各分殊也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 兄弟後生舉觶于其長 義疏旅酬後兄弟之後生舉觶于其長者以下行無算爵時賓長有主人酬賓之奠觶可行長兄弟無奠觶可行故也李寶之曰爵止謂奠之此爵與前主人酬賓之觶後并行爲無算爵愚按此一人舉觶爲無算爵始與鄉飲射

特牲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者亦異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 遂也往也 于下 賓一人舉觶于尸遂旅酬 按前二人舉觶于尸侑遂旅酬此又賓一人舉觶于尸亦遂旅酬是賓尸之禮行兩番旅酬敖氏云賓一人次賓之次者也如初如二人舉觶于尸侑之儀亦者亦上文尸酬主人以下之禮
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 堂下相酬無算爵 鄭注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已所欲無有次第之數也賈疏長賓取觶者是主人酬賓之觶長兄弟取觶者是後生舉于其長之觶義疏旅酬時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遂酬衆賓兄弟至于私人酬無不辯然堂上堂下東西各自

爲酬不交不錯是爲正酬乃直行至爵行無算乃有交酬有錯
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與衆兄弟東西
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酬則隨其量之能飮與情之夙好而相酬
如法云唯己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者殆于不醉無歸矣故云交
錯
有司徹不賓尸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旅酬無算爵　按此篇
于尸出禮畢後又有不賓尸之文至序旅酬惟曰賓兄弟交錯
其酬無算爵鄭注此與儐同者在此篇蓋言無異也義疏旅酬
與無算爵分言之爲二節合言之總一旅酬也此經文義甚明
賓筵詩云舉酬逸逸言旅酬而自該無算爵也中庸云旅酬下

爲上朱子章句義畧同蓋由獻而有酢由獻酢而有酬由酬而
有旅由旅之爵有算以至于爵之無算若不行旅酬無由驟行
無算爵也賈疏以爲闕旅酬直行無算爵未必然
鄕飮酒禮　一人洗升舉觶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
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飮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
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于薦西賓辭坐受以
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一人舉觶以下樂
賓立司正二節鄭注發酒端曰舉敖氏云獻禮既備卽舉觶爲旅酬始
示留賓之意也一人主人之贊者旣洗乃升用下篚之觶也此
舉觶者代主人行禮耳賓席末拜示違其位也不降席答之者

以其賤也鄭注所薦西也敖氏云下經云賓坐取俎西之觶卽
此觶也必奠于其所者降于主人且別于不舉者也主人酬賓
奠觶于薦西賓取奠于薦東其觶卒不復舉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
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飮不拜卒觶不洗
旅酬禮殺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
拜送于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賓揖復席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
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
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
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拜興飮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卒受

者以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旅酬賈疏俎西之觶謂前一人
所舉觶奠于薦右者今爲旅酬而舉之前主人酬賓奠于薦東
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又云賓主及介旅酬司正不監以其
習禮也鄭注辯辯衆賓之在下者鄕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
升受于西階上義疏注曰酬勸酒也爲酬賓言之也又曰周也
爲旅酬言之也旅酬之酬義主于周當主人酬賓時介遵皆未
及獻無行酬之法故不盡主人之歡奠之而不舉至獻禮既舉
一人舉觶乃體主人均惠之意而行之以至于辯辯者周也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
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飮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

介席末答拜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下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二人舉觶。以下徹俎說屨升坐二節。）鄭注二人主人之贊者義疏飲酒主于賓其次介故一人舉觶惟于賓至二人舉觶始兼及介雖有遵者不宜先之也鄉射禮舉觶于賓與大夫者以無介耳下文降席徹俎其序皆賓先于主人介先于遵者逆降謂先升者後降猶昏禮言匕者逆退也

乃羞無算爵無算樂（無算爵） 敖氏云無算爵者行其奠觶終而復始無定數也

鄉射禮 一人洗舉觶于賓升實觶二節（一人舉觶。與鄉飲畧同。） 文按下

自遵者之禮至射事畢共二十九節是未旅先行射禮射畢然後旅酬義疏燕禮既旅乃射初不以酒爲嫌則疏家之說格矣蓋燕主歡心糾儀之意畧無妨射于既醉之後此禮主于習禮醉而射恐其愆于度也故以旅爲禮終

司馬反爲司正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所不者酬而禮殺也）實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同階禮殺）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旅酬）賈疏俎西之觶謂上一人舉觶于賓賓奠于薦西者也鄭注長謂以長幼之次酬衆賓在下謂賓黨也

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以起無算爵） 若無大夫則唯賓（二人舉觶。以下徹俎說屨升坐二節。） 敖氏云言唯賓者明不舉觶于衆賓之長此二人舉觶雖曰正禮然無大夫則闕一人以其禮惟當行于尊者耳

乃羞無算爵使二人舉觶（此二人即向者二人。此觶即向所舉之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

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謂堂下賓黨之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不拜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當復相酬以徧）無算樂（無算爵） 鄭注長衆賓長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實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迭飲于坐而已皆不拜受禮又殺也義疏卒受者之觶猶執觶者酌之自此以後則皆在下之賓矣在下之賓既受酬訖則自向尊前北面實觶以酬其肩隨之賓于西階上故注曰不使執觶者酌也所以不使者以執觶者與己皆爲在下之列亦當與旅故也反奠而復舉所以醉賓雖不再舉亦必反奠以禮成于

尊故也

燕禮大射儀同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擧爵于公以爲旅酬之端公命長小臣作使也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媵觶于公楊信齋曰此媵爵于公公以酬賓賓以旅酬與鄕飮禮一人

擧觶于賓以爲旅酬始其義同而禮不同義疏燕示慈惠主于盡醉極歡故一獻之禮雖畧而旅酬之儀則盛主人于賓一獻一酢一酬正禮已成矣將欲行酬使衆人共飮而酬必自賓始然賓不敢始也故于賓奠酬觶之後乃使二人媵觶于公此媵觶既以成獻公之禮而因以之酬賓卽爲賓擧旅而遂以辯酬乎公卿大夫以爲此賓之旅也皆君之賜云爾情文相生恩義浹洽下文三擧旅皆以是觀之敖氏云序進者先者旣洗後者乃進向者公但命長不定言二人故小臣至是復請致者之數義疏復再拜稽首者前拜媵爵之命此拜致爵之命小臣旣再請故須兩拜也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于是賓請旅侍臣○公答拜下大射儀有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公公許一段賓以旅酬于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以下乃言旅酬之事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飮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媵觶本非臣所可褻以君命故得一用至酌他人則必更矣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公爲賓擧旅○以下主人獻諸公卿楊信齋曰此禮與尋常酬賓

不同所謂公爲賓擧旅也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擧觶酬賓所以通君臣之情敖氏云向者君與賓各受主人之獻情意猶未接至是公乃酬賓而與之爲禮也興以酬賓謂興立于席擧觶向賓而酬之也酬賓亦不下席君尊也西階下再拜稽首雖爲賓不敢不盡臣禮也義疏凡禮獻畢乃旅此不待獻畢卽旅者君禮異也公之意欲使臣下盡醉極歡故受媵觶卽擧之以酬賓賓緣公之意而達之故于受公酬酌觶旣拜時卽請旅侍臣矣敖氏云酬酒不祭乃其正酒賓獨祭酬酒者以此酒爲公所酬異之也旅酬而洗者亦爲更觶新之也餘則不洗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即上二人)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不致者亦受君命宜終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再媵觶)　敖氏云長二人中之尊者命長致云若則或有命皆致者矣蓋說屨升坐以前君凡三行酬則大夫所致者當有三爵然大夫致爵之節惟止于再故公之命致爵者或前多則後寡或前奇則後偶皆互爲進退以取足于三觶之數耳此經所言乃前多後寡者也義疏旅凡三舉故致必三觶三觶而乃以兩次致之者始之舉旅爲賓也繼之舉旅爲卿也此而媵以大夫焉宜也以其各秩不相

等也若三舉旅則爲大夫爲大夫則其各秩相等矣且媵觶之大夫亦在與旅之數矣及旅而後媵是使大夫媵大夫也是使媵觶之大夫自媵之而自旅之也故于前兩媵時預多一觶以爲大夫舉旅之用也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公爲諸公卿舉旅○以下主人獻大夫工歌二節)　鄭注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長公卿之尊者也賈疏前媵觶上觶已爲賓舉旅今又行一爵故知先媵者之下觶其後媵一觶留爲大夫舉旅敖氏云在堂者酬訖大夫乃升受旅以辯言大夫卒受見士不與也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公爲大夫舉旅○以下樂備立司正徹俎說屨升坐羞主人獻士燕射六節)　鄭注卒旅畢也義疏舉旅之禮各有所主始之舉旅爲賓也賓之斯酬之矣雖有公卿莫得而先之也繼之舉旅爲公卿也宜酬公卿之長矣而曰若賓若長者賓雖大夫既爲賓則可以先于公卿公卿雖不爲賓既爲公卿則亦可以先于賓故孰先孰後隨公之意也此三舉旅爲大夫也宜賜大夫之長矣而曰唯公所賜者賓與公卿皆尊于大夫故或先賜大夫可也或先賜賓與公卿亦無不可也其先賜大夫者則受賜之大夫必首以酬賓乃由公卿以辯于衆大夫若先賜賓與公卿則其行酬如酬卿之儀楊信齋曰前二人皆致有兩

觶後命長致有一觶前後三觶燕禮自立司正以前凡三舉旅用此三觶也至主人獻士後賓媵觶公取爲士舉旅又在三觶之外

賓降洗升媵觚(注作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賓媵觶于公)　義疏賓媵觶其義有四主人之獻賓承公命也以卑不敢酢尊故賓酢主人而未嘗酢公也至是而藉此以示報焉所以成禮于公也明有尊也媵觶者下大夫而賓亦下大夫也向者以君命而爵于其伍至是而亦事其事焉所以自伍于下

大夫也明等夷也爲賓卿舉旅而使下大夫媵焉宜也爲大夫
舉旅而亦用下大夫所媵之觶猶之可也若爲士舉旅而媵以
下大夫則非等矣于是賓自媵所謂降尊以就卑明下賤也酬
之爲義賓主于周而者盡三舉旅未嘗及士也至是賓則藉其
所媵者以使在燕之長幼卑尊無不飲公之德公亦藉賓之所
媵者以使在燕之長幼卑尊無不飲賓之觶蓋君臣之分從明
而賓主之道兩得矣明辯惠也一舉而數善備者此禮之謂也
敖氏云拜不下者拜受拜旣本同一節不敢再煩君命也義疏
公與以酬賓公與賓爲禮之始也賓媵觶于公賓與公爲禮之
終也故皆升成拜餘則從殺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
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前三舉旅皆酬者自酌授人至此乃有代酌授之者惟受于公者公所賜者拜司正命執爵者
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欲令惠均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
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
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以次序自酌相酬無執爵者卒公爲士舉旅
○以下主人獻庶子以下一節孔疏庶子卑不爲之舉旅敖氏云此酬主于士而所賜則不
及之以其賤而在下也義疏知賜不及士者以下文云受者如
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言降則非在下者矣敖氏云賓公媵大
夫立而旅酬者屢矣故于是可以畧而坐行之亦以此酬主于
士故也又云坐而行酒故須有執爵者代酌授之鄭注受于公
者公所賜者也其餘則否又云與酬士者士立堂下無坐位敖
氏云酬士則執爵者降以已亦當與旅也鄭注至此又言與者
明公崇禮不倦也
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
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不降階下拜禮殺也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
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
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
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

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
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終旅于上如
初無算樂無算爵義疏媵觶使大夫無算爵使士故曰士也前爲
士舉旅之節曰惟公所賜者公自以所取之膳爵向其人而賜
之也故其旣也受者必降而更爵此曰公命所賜者公自飲其
膳爵惟命執散爵者以散爵賜之也故其旣也膳爵以授執膳
爵之人而所賜者不必更爵也又云鄉飲射禮之無算爵亦有
反奠之節所以爲周而復始之端示無已時也此之奠爵與彼
同意但彼終旅而後奠此則公卒爵卽更酌而奠之者彼二爵
兼行未及終旅不得虛爵而奠之此所行惟一散爵膳爵不行

故公既卒爵勝爵不可虛之也飲射禮必行二爵者賓主二獻
以錯爲周也此禮惟行一爵者大廷分定自尊徂卑無取于錯
也徹冪者并勝而欲與諸臣同盡之視命無不醉者其意更重
矣敖氏云云士終旅于上則是徹冪之時士蓋先大夫而降至
是乃升旅于上也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朱子集傳謂時爲時祭又引燕說以時爲時物蓋以此節因祭
而飲故也毛傳指燕射之禮言故云時中者也孔疏以勝者之
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不中者也鄭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
者也孔疏謂者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特牲禮賓弟子

及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舉觶于其長是奏所尊之
事也是按毛傳是主舉上之觶而言鄭箋是主無算爵之二人
洗觶而言皆可互存以備一義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毛鄭本小序受祖之說皆指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有
功受九命圭瓚之賜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
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大王王
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
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
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爲伯
乎又按竹書紀年王季當文丁時有伐戎之功王錫之圭瓚秬
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以上諸說皆推原玉瓚二字之所
由來要不若集註寶器之說爲自然矣

戚戚兄弟莫遠具邇

兄弟手足邇則親遠則疏故詩之言兄弟者曰兄弟具來曰兄
弟無遠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歐陽公論夫子之刪詩曰唐棣
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
其以室爲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觀夫子之所刪而
所取者可識矣

下泉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而思明王賢
伯也朱子以事無可考不從其說宋嚴華谷名粲遵序說云鄭襄
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霸也曹共之時晉文霸業方盛襄
王命之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于曹
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謂觀駢脅事將甘心焉僅以貨免又
寧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此說據共公言甚有意理

九罭

此章可爲過化存神之一證天之風雨露雷生養萬物無處不
到聖人之仁育義正子惠黎元亦無地不周周公處危疑之地
不改赤舄几几之常則其德化薰蒸自有潛符于不覺者故于

西歸之日而東人眷戀之深不忍一朝舍去也居東土而喜褒繡行南國而愛甘棠耕稼陶漁元德早被乎草野溫良恭儉輝光自動乎公卿其道一也

鴟鴞

此詩見誠中形外之旨見正己正人之功見德福相因之理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荀子勸學篇云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同讚謂以言強讚助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又云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可見君子非不欲往教人也以教之無其機也強與之言彼必不受是

猶以江湖之水實漏卮故善下爲百谷之王而好問爲大知之本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荀子王制篇云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贍則必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是養天下之本也此與柳柳州封建論同意均可發明無主乃亂道理

天道虧盈而益謙

管子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發明虧盈益謙之理

語甚奇特與荀子宥坐篇同意

不違農時

月令孟夏勸農仲秋勸種麥豳風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八月其穫十月穫稻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此大較也又書緯考靈曜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敬民也呂覽任地篇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昔終也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資蒺生而樹麻與菽此皆紀候之詳可以備考

荊舒是懲

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伐楚之舉齊桓主之七國從之僖公亦因而從之耳注疏雖以此爲誇其借因人之功以爲己榮夸誕甚矣故王介甫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爲儉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爲夸德不足故也

季氏旅於泰山

史記云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孔疏釋泰山巖巖魯邦所詹云泰山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詹至也見其不全屬魯也春秋

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二山在魯地故言奄有春秋所云三望公羊以爲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于泰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爲望也泰山魯君之所望而祭也季氏之僭極矣

好謀而成

采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泮水式固爾猶淮夷卒獲蓋用兵之道不以力勝以謀勝智勇深沉乃克有濟所謂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也孫武子云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好謀之謂也

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禹貢九州之所貢固不外于服食器用矣如韓奕詩韓北方也其所獻者赤豹黃羆淮夷南夷也其所獻者元龜象齒皆各以其方之所有也

駉

古人考牧如駉而牡者十六種騋而牝者三千羊以羣計則三百牛以犉計則九十齊其色而別之則三十維物其蕃盛至于如此

杞不足徵也

春秋僖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曰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注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僖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傳曰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注杞先代之後而迫于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按此則杞之用夷禮久矣夏禮尙足徵乎

時享節次

宋陳藴之氏曰別而言之謂之九獻合而言之則有四節其一節曰祼凡經所謂祼者是也二節曰薦腥籩人所謂朝事司尊彝所謂朝踐是也三節曰薦熟籩人所謂饋食司尊彝所謂饋獻是也四節曰酳司尊彝所謂朝獻是也

擇士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

修除 有司修除守祧黝堊隸僕修寢

卜日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

誓戒 前期十日遂戒

齊 君齊於路寢夫人齊於正寢士大夫亦各齊於適寢

卜尸宿尸

宿賓

戒具陳設 掌戒具之官、小宰、宰夫、祭僕、○祼具○酒醴之具○明水火○具巾冪○鼎鑊○犧牲之具○粢盛簠簋○廞羞籩豆之具○冟服○○車旗○幕次○几席○○黼畫組就之物○幣馬○○蕭茅匰主道布薙館○樂舞庸器○陳寶器○具財用○供雜具○禁令供役

內官戒具

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 大宰○宰夫○○大宗伯○小宗伯○○肆師

祭日外內敍事

嘑旦爲期 雞人嘑旦、巾車鳴鈴以應

王及后入廟

王盥

迎主

祝酌奠饗神陰厭 陳氏禮書曰、特牲禮、主婦薦豆、設敦鉶、主人及佐食宗人設鼎俎、祝洗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少牢亦薦豆設敦設鼎俎、祝酌奠、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則未迎尸之前陰厭也、陰厭、西南奥、奥室之闇、故曰陰、天子諸侯正祭上大夫有陰厭、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爲其無尸也、正祭有厭、爲其尸不存故也、陰厭尊有元酒

迎尸入妥尸 以上九獻前事

祼 王一獻后亞獻 王以圭瓚、酌鷄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祼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爲灌神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爲二獻也、

作樂降神

迎牲詔牲 君出廟門迎牲、牽牲而入、納于庭之時、于時須告神以殺牲、大夫則贊助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

坐尸設祭于堂

薦朝事豆籩

射牲

取膟膋

詔血毛

燔燎焫蕭制祭奠盎 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取膟膋燔燎、報陽也、君親制祭、夫人薦盎、

割牲升首 肉祖親割、敬之至也、升首于室、

祭腥祭爓 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

朝踐 王三獻后四獻 王以玉爵酌獻尊醴齊以獻尸、此三獻也、后于是薦朝事之籩、后以玉爵酌獻尊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

下管舞大武

祭祊朝踐畢 索祭祝于祊○爲祊于外

饋食合亨

薦饋食豆籩

詔饔定 饔定詔于堂

逆齍盛 小宗伯逆齍、小祝逆齍盛

大合樂

延尸入室

饋食王獻 王以玉爵酌象尊盎齊以獻尸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豆籩又以玉爵酌象尊盎齊以獻尸此六獻

饋食后獻

羞齍 外宗王后以樂羞齍則贊○九嬪凡祭祀贊玉齍

隋祭 小祝大祭祀贊隋○守祧既祭則藏其隋

進熟授祭

尸食侑饋食畢王五獻后六獻

朝獻王酳尸

從獻 王酳尸賓長以從此七獻也

尸酢王

祼

君獻卿

賜爵祿朝獻畢 王七獻 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尊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亦尊相因此七獻

再獻后酳尸

薦加豆籩

尸酢夫人

諸臣獻尸

尸酢諸臣

薦羞豆籩

君獻大夫再獻畢

后八獻諸臣九獻 后以瑤爵酌饋食象尊之盎齊以獻尸曰再獻亦尊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盎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

九獻後加爵 以下九獻後事

獻士及羣有司

嗣舉奠

旅酬賜爵

告利成 孝孫徂位工祝致告致告告利成也

送尸 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

徹 大祝令徹小祝贊徹小子受徹

餕

告事畢 肆師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王出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

歸賓俎

燕私

歸脤膰

繹祭

興滅國繼絕世

隋書高祖詔曰齊梁陳往皆創業一方綿歷年代既宗祀廢絕祭奠無主興言矜念良以愴然莒國公蕭琮及高仁英陳叔寶

等宜令以時修其祭祀所須器物有司給之煬帝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邱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辯興言淪滅有愴于懷自古已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祀唐書褚無量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祀黃帝橋山孝武祀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邱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幷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絶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于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于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絶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之故開元禮有享先

代帝王儀注至天寶七年詔立歷代帝王廟此立廟之始也明太祖總立帝王廟於京師按古帝王功被萬世沒世不忘歷千百年如一日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一以報功二從民望歷代帝王定爲常祀祭用太牢自隋高祖始詔書譪如以至設守衛禁樵牧發者掩之圮者葺之配享名臣太常備樂皆可想見其忠厚之至

事其大夫之賢者

史記仲尼弟子傳序言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又稱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及反魯伯玉使人至孔子禮其使而稱以夫子則尊之者如此文獻通考引其語觀此可見好古敏求處裏若谷此章一事字鋤驕去傲鞭策入處最深

三鼎五鼎

特牲士祭其先也用三鼎豕魚腊少牢大夫祭其先也用五鼎羊豕魚腊膚此定制也而有時士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于門外是也大夫有時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去腊與膚陳于門外如初是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史記作伯夷列傳北魏詔立周旦夷齊廟于首陽山宋眞宗詔葺夷齊祠遣官致祭欽宗詔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

元順帝賜廟額曰聖清祀以少牢闊數千年猶然廟祀不輟封號頻加卽一夷齊而凡忠臣烈士孝子烈婦其激烈之氣猶皆能令千載下欷歔感憤也夫勸忠錄賢國家大典式閭封墓振揚風教猶曰帝王事也若夫峴山之碑望之者莫不流涕離騷之作讀之者莫不悲傷益可見一腔熱血直流貫上天下地前古後今書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天神且感何況于人故中庸形著動變之功必推本於致曲

后妃親蠶節次

后妃親蠶之禮始享先蠶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鄭注先帝太皞之屬其祭后親享後世或太牢或少牢或一獻或三

獻亦各不同韋先蠶日卽行躬桑月令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據隋禮志蠶將生先立蠶母飼蠶皇后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壇女尚書執筐女主衣執鉤躬桑三條次服鞠衣者採五條展衣七條綠衣九條以授蠶母蠶母縷切之授世婦灑一簿訖唐開元禮尙功奉金鉤典製奉筐皇后採三條內外命婦一品者五二三品者九還宮之次日行勞酒禮季孟夏之月然後獻繭繅絲祭義世婦卒蠶奉繭示君遂獻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月令蠶事旣登分繭稱絲效功后妃獻繭收繭稅以桑爲均明世宗實錄李時條四事其一增治繭之禮採桑而不治繭非禮之全及繭成後合內臣自北郊奉獻宮中仍于宮中立蠶繭織室行三盆之禮以終蠶事自是染采作服而親蠶之禮始成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黑黃蒼赤莫不質良祭義朱綠之元黃之以爲祀先王先公之服

右社稷左宗廟

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鄭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郊特牲獻命庫門之內鄭注庫門在雉門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義疏本此爲說而陳氏禮書則據桓二年穀梁傳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不出闕門闕門卽雉門也如此則諸侯廟在雉門內諸侯廟在雉門內則天子可知或言禮運仲尼與于蜡賓出遊于觀之上夫蜡賓則在廟也兩觀則雉門也旣蜡而出遊于觀則廟在雉門內矣兩說不同並存之

皮弁服

天子皮弁眡朝其服素衣素裳素帶朱裏朱綠終辟佩白玉素韠白舄其裘狐白錦衣裼之其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在王朝之三公璂飾八卿六大夫四諸侯八爲卿士者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士皮弁無結飾三公諸侯在王朝亦狐白錦衣秦詩錦衣狐裘是也卿大夫亦衣狐白但以素衣裼不用錦衣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也士麛裘以素衣裼玉藻士不衣狐白是也諸侯皮弁視朔其素衣素裳素韠白舄與天子同其皮弁之璂飾各如其命數素帶朱綠終辟佩山元玉與天子異其裘則麛裘素衣以裼之卿大夫亦麛裘素衣論語素衣麛裘是也禮君用純色臣下之五禮通考云大夫士視朔之裘青犴褎與　陳氏禮書云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又云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郊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下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于鄰國以下宅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士之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蓋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也

冠弁服

諸侯視朝以冠弁服鄭注冠弁委貌也亦謂之元冠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元冠委貌也亦謂之委左傳劉定公曰吾與子弁冕端委又晏子端委立於虎門蓋端者朝服之元端委者委貌也其朝服緇衣素裳素帶朱緑終辟佩山元玉素韠白舄其裘則以羔緇衣以裼之緇衣亦謂之元衣王制周人元衣而養老注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也亦謂之元端論語注元端諸侯朝服也大夫冠弁緇衣素裳素帶元華辟垂素韠白屨其服亦羔裘但以豹褎耳詩羔裘豹飾羔裘豹袪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論語曰緇衣羔裘皆大夫士之禮也士元冠緇衣素裳緇帶素韠白屨　按朝服十五升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縞諸侯大夫士之所同者冠服裳韠所異者朱緑元華白舄白屨大夫羔裘豹褎耳

元端服

元端之服與朝服同惟裳與舄屨異天子諸侯朱裳黑舄或赤舄大夫素裳黑屨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同用黑屨蓋元端即冠弁若以素爲裳即爲朝服若天子諸侯以朱爲裳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　一爲齊服司服云齊服有元端素端　一爲祭服特牲主人冠端元則爲士祭服可知天子諸侯祭服皆冕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於己是也　一爲朝服乃大夫士私朝爲然玉藻朝元端是也若士夕見君亦服之以夕禮简於朝士卑於大夫也鄭注士冠禮謂元端此莫夕于朝之服是也　一爲燕服天子至士皆得服之玉藻天子卒食元端而居内則子事父母端韠紳是也但天子燕居則朝夕並服元端諸侯以下皆夕深衣耳

一輻集卷之一

古歙項淳任田

受業　饒鈞軼鴻　程璹敏瀛彩　校訂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注朝服皮弁服五禮通考謂玉藻稱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告朔用皮弁服必卒朔而視朝然後脫皮弁而服朝服則朝服非皮弁服甚明孔說非愚按經曰吉月自應以皮弁服視朔君臣同服於禮宜然緣文公不行視朔餼羊欲去子貢早傷之則皮弁服安所施是以直用冠弁服以朝也又王制七十不俟朝疏謂大夫士老而致仕者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此節記孔子致仕時事君之禮蓋

亦朝畢即退耳

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管子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可作此章注疏

冠禮辯異

士冠於禰廟諸侯冠於祖廟士二十而冠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士三加緇布皮弁爵弁公四加三加外加元冕天子亦四加三加外加袞冕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惟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醴辭無二醮辭有三始加受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三服陳于東房三冠待於西坫筮日不筮月經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可知冠無常月故不筮月

設同几

夫婦同几禮之正也然士昏禮舅姑既沒婦三月奠菜舅之席設於奧東面姑之席設于北方南面又別席異面者禮之變也正變異文於此互見

禮從宜

書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者所以不貴異物重用物者以異物不適於用貢之何益善夫通典之言納徵也其言曰上古人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質元衣纁裳猶用皮爲韠所以制昏禮納徵用元纁儷皮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

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不合更以元纁儷皮爲禮物也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或曰男女配合教化大倫示存古儀安可捨去答曰元纁及皮當時之要詳觀三代制度沿革不同皆貴適時并無虛事豈今百王之末畢循往古之儀如三代制天子諸侯至庶人祭則立尸秦漢則廢又天下列國唯事征伐志存於射建侯擇士皆主於斯秦漢以降改制郡縣戰爭既息射藝自輕唯祀與戎國之大事今豈并要復舊乎其朝覲宗遇行朝享禮畢諸侯皆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告聽事今豈須行此禮乎賓禮既重兩楹間有反爵之坫築土爲之今會客豈須置坫乎又安能復古道耶畧舉

數事其餘可知何必納徵猶重無用之物徒稱古禮是乖從宜之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聖之言不可誣也

取於異姓

周書宣帝本紀宣政元年秋八月壬申遣大使巡察諸州詔制九條宣下州郡二曰母族絶服外者聽昏觀此異姓爲昏或係母黨尙當辯其服制之有無況同姓乎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疏云天子有后者天子立官則先從后妃爲始所以然者爲治之法刑于寡妻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故刪詩則以后妃爲首案此疏最好周官董正治外官也外官正而內官不正非王道也

治天下自正家始正家自正名始紀散而衆亂天下之禍慆必由之易上經首乾坤下經先咸恆書以釐降爲明試之先詩以關雎爲風化之始夫婦之名不正不可爲治竊謂曲禮天子有后一段居周禮六官之先也可

婦事夫具五倫之道

白虎通云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列女傳魯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士昏禮節次

昏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此其序也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每次用一鴈納徵不用鴈用元纁束帛儷皮康成所謂五鴈六禮也納采問名一使兼行納吉請期納徵各用一使注云昏必以媒交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是也納采問名同日行問名後有醴賓禮所以厚之也由是納吉納徵請期皆異日一如納采禮親迎之日婿家陳三鼎於外設四爵於內婿將親迎父醮子而命之女當于歸父送女而戒之授綏三周此其事也由是共牢而食合巹而酳交盥之儀說纓之節此婦

初至時成禮之節如此次日質明婦見舅姑行執笲音煩之禮棗栗進于舅腶脩進于姑舅姑于是醴婦婦乃行盥饋禮舅姑乃行饗婦一獻禮舅饗送者姑饗婦人送者而昏禮畢矣至于冢婦庶婦之辯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酌之以酒適婦行盥饋庶婦不饋適婦於舅姑饗婦時降自阼階庶婦不饗當仍自西階而降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戒賓之辭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宿賓之辭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故三加三祝辭三醮三辭命字一辭皆賓命之非父命也然戒宿者父也則賓之命

猶父之命親迎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非獨母命之也孟子意在斥衍儀爲妾婦故以母命爲說耳

往送之門

士昏禮記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張稷若(名爾岐)曰母在房戶西南面女出房至母左時父阼階上西面戒之母送女至西階上乃戒之也父母不降送庶母及門內申父母之命觀此可見母之送女止至西階上不降階也惟庶母乃至門

內耳孟子與士昏禮異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詩序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集註所謂車服之盛如此者此也春秋莊公十有一年王姬歸于齊胡傳曰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詞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于齊侯亦執婦道成

肅雝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人倫悖于上風俗壞于下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辭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明汪環谷(名克寬)曰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庸奴其夫雖尚公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于崇貴吞悲茹氣無所逃訴故昔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斅尚臨海公主讓昏表有云制勒甚於僕隸則其弊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詩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明史教習駙馬主事

陳鍾盛言臣教習駙馬鞏永固駙馬黎明於府門外月臺四拜云至三月後則上堂上門上影堂行禮如前始視膳于公主前公主飮食于上駙馬侍立于旁過此方議成昏駙馬饋果餚書臣公主答禮書賜皆大失禮夫旣合巹則儼然夫婦安有拜跪數月稱臣侍膳然後成昏者會典行四拜于合巹之前明合巹後無拜禮也以天子館甥下同隸役豈所以尊朝廷觀此數言乃知襛華一詩聖人存之以爲人心風俗起見

昏禮有攝盛之禮

士乘棧車今親迎乘大夫之墨車爵弁乃士助祭于公服之最盛者今以親迎用上服特牲主婦宵衣蓋士之正服也合巹之

明日以宵衣見舅姑而嫁時則以次純衣纁袡疏純衣即祿衣士妻助祭之服也衣祿衣者服次鴈者大夫之贄也士贄執雉今用鴈亦攝盛也　附錄冠昏禮辭命冠禮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右戒賓宿賓之辭)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右加冠祝辭)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右醴辭)　醮辭曰旨酒既淸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右醮辭)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右字辭)　記曰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敎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納采之辭)　問名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

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問名之辭)　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旣得將事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醴賓之辭)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納吉之辭)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納徵之辭)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旣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旣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請期之辭)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旣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使者反命之辭)　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父醮子辭)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玆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親迎至門告擯者辭)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父母送女戒命之辭)　壻授綏姆辭曰未敎不足與爲禮也(姆辭壻授綏之辭)

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贄見于君遂以贄見于鄕大夫鄕先生

義疏國語晉趙文子冠見欒范諸卿則冠者之見大夫先生必加以訓辭是古義也按篇內所序如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我逮事莊主(趙朔)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産也各以其物知武子曰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觀此如聞老成

謦欬與聞且其裨益于後生正復不淺學者宜佩服之

二十曰弱冠

康成曰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賈疏若諸侯則十二而冠襄九年左氏傳晉侯問公年曰十二年矣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是諸侯十二而冠也尚書金縢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至公冠四加天子四加見於大戴王太子冠擬公見于家語冠頌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其禮節加隆又見於襄九年傳

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蔡注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明楊葆元(名肇芳)曰事功奮起謂之明事功猥瑣不煥發者便謂之幽若不善之人不可一日立朝何俟九載宋陳東齋(名大猷)曰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于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怠黜陟于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寬不拘所以爲善愚按考課之法大率以三年爲小成九年爲大成如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禹八年于外三過不入然後成功伯禽就封變禮革俗三年報政孔子以三年有成子產以三年致頌臣求言志亦曰比及三年孟子以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于天下此其徵也但九年本於三年三年又本於期月舜典曾未之及周

官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是周官有期月考察之法也蓋非每年歲終稽考則勤惰不分優劣莫別三年之內民生之憔悴政事之蠹害其受累於貪官汙吏者不知凡幾矣觀大司徒所轄下至閭胥里宰其於六畜車輦民人之數日爲之數月爲之稽可見周法之詳核又司會爲財用總滙之司其職所謂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數句雖單指財用言而實成周考課之大較也孔子期月已可之說蓋遵周官歲終正治受會之典以自考而非急于見功以夸人讀者不可不知　虞垂三考

之文是黜陟至九年而始舉周則三年大計而誅賞即隨之不待三考而始定也況參互月要按日月而綜核乎是虞廷考課之法寬至周較密矣其亦時勢使然歟按學記自一年至七年謂之小成自七年至九年謂之大成鄉大夫職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皆同此考課之法

武成

裒論曰武成篇中讀至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一時取天下氣象如日星之煥發啟蒙昧為昭明時雨之滂沱變枯槁而潤澤萬物熙熙然而作覩讀至偃武修文示天下弗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定天下規模如泰山之磐固磐石之四維子孫有所憑藉以為不拔之業臣民有所信守以為久安之計只此數語包括一代大制作可悟史筆之妙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宋謝上蔡名良佐曰仁知合一之謂聖自非聖人仁知必有所偏故其趨向各異則其成功亦不同也內有所感斯外有所樂此樂水樂山所以不同也以其動是以周行而不殆以其靜是以獨行而不改以其成物是以動以其成己是以靜以得其所故樂以盡其性故壽若夫無樂也無所不樂也動亦靜靜亦動仁知不足以名之蓋其所樂有所不存焉者矣況壽乎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按鹽鐵論所載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等類寫出富貴之驕淫風俗之奢侈閭閻之困弊繪鏤工緻細入無倫當與賈之治安策鼂之貴粟論並讀今畧摘一二可見人心風俗為教化之原不可不慎也如國病篇所云女紅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期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几席緝蹹音牒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音稗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蹋鞠無而為有貧而強夸文表無裏紈袴枲裝生不養死厚葬送死殫家遺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貧者稱貸散不足篇云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又云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又云古者非膢音婁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又云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裋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又云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

誠敬

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敬者一其心誠者實其心一其心正所以實其心也

一輻集卷之二

一輻集卷之三　乾隆丁酉

古歙項淳任田

受業　張大瑋映屏　江成佐襄侯　校訂

燕毛所以序齒也

此指祭畢而燕言若論天子燕諸侯之禮則周禮秋官司儀所謂王燕則諸侯毛又未嘗不繫以齒序也疏云此燕則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朝聘尊爵上爵燕則親親上齒上爵者依爵尊卑爲先後燕則不問爵之尊卑取以年齒爲先後也

樂節

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貍首七節卿大夫采蘋五節士采蘩五節大夫士同五節者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其餘外皆以聽如王九節五節先以聽後四節則拾發乘矢也射義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此以樂節射之說也大射儀指諸侯言其奏貍首固已鄉射大夫士主之而所奏者亦用騶虞鄭注騶虞樂得賢者衆多鄉射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而所奏者貍首疏云既非諸侯投壺而奏此者義取燕飲之儀猶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也

三耦升降揖數

上耦進揖當階揖及階揖此堂下三揖升堂揖當物揖及物揖卒射揖此堂上四揖經云揖如升射下此射畢而降堂下三揖如前

三耦取矢於楅揖數
一耦出揖當楅揖及楅揖此未取矢前之三揖也上射進揖上射反面揖下
射反面揖拾取乘矢揖此取矢於楅之四揖也內還揖適楅南揖搢三挾一
揖此既取矢後之三揖也然後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而初耦反位

鄉射有二

鄉大夫之鄉射主於興賢三年而一行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州長之鄉射主於習儀每歲二行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

射禮辯異

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大射者是將祭擇士之射賓射者是諸侯來朝而與之射燕射者謂燕息而與之射杜氏佑曰大射天子將有郊廟之事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內諸侯士之子弟卿大夫士及諸侯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將有宗廟之事與其卿大夫士及公之子弟卿大夫所選鄉中之俊者行之孤卿大夫將有宗廟之事亦帥其家臣而爲之康成謂大射之禮大夫皆得行惟士臣少無所擇不行大射孔賈聶崇義陳祥道並同此說是大射天子諸侯大夫行之士不得行也又云賓射謂列國諸侯來朝於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以下禮賓而射謂之賓射聶氏曰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之禮是賓射天子諸侯大夫士均得行也又云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息[illegible]遊

或燕勞來朝聘之賓或復自與己臣共相勞息若天子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則先行鄉飲之禮以明長幼之序又投壺大夫士燕射之禮是燕射天子諸侯大夫士均得行也散射有二其所謂鄉射者則大夫士行之天子諸侯不行大夫所行者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士所行者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其射之地鄉射記唯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疏云天子諸侯燕射皆在國天子賓射亦在國大夫士燕射賓射不在國大夫又得行大射亦不得在國司服疏云王大射在西膠虞庠燕射在寢賓射在朝鄉射豫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今文豫作序序州黨之學也堂卽庠鄉學也則州長所云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卽州黨之學也其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士三耦謂之正耦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大司馬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王六耦諸侯四耦孤卿大夫三耦士三耦是也其侯陳氏禮書曰司裘於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侯也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犴侯二正此賓射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侯也梓人所謂張獸

侯則王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又制皮以爲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色以爲正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又曰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賓射皆異侯而燕射與其臣則同侯蓋異侯所以辯其等同侯所以一其驩也聶氏三禮圖說曰司裘所謂王大射則供虎侯者此王所射之侯熊侯者助祭諸侯所射之侯豹侯者助祭卿大夫幷士所射之侯也司裘所謂諸侯則共熊侯者此畿內諸侯大射擇士用以自射之侯豹侯者所選助祭臣下所射之侯也司裘所謂卿大夫則共麋侯者此謂王朝卿大夫畿內有采地者亦行大射之禮君臣共

射之侯也射人所謂五正者天子賓射之侯也五正五采也先朱次白次蒼次黃黑也三正者諸侯爲賓所射之侯也三正去元黃餘同五正也二正者卿大夫聘會於王共射之侯也又去白青直用朱綠也鄕射記所謂天子熊侯白質者王燕射用此侯也麋侯亦質者諸侯燕射用此侯也卿大夫布侯畫以虎豹者卿大夫燕射用此侯也士布侯畫以鹿豕者士燕射用此侯也天子以下尊卑皆用一侯也若大射禮所謂大侯糝侯豻侯者又指畿外諸侯言之大侯者畿外諸侯自射之侯糝侯者畿外諸侯卿大夫助祭於君所射之侯豻侯者外諸侯之士助君祭所射之侯其侯道大射之侯王虎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

侯五十弓諸侯熊侯豹侯弓數與王之熊侯豹侯同卿大夫麋侯弓數亦與王之豹侯同賓射之侯五正九十弓三正七十弓二正五十弓燕射之侯不分尊卑皆五十弓畿外諸侯大射之侯大射儀所謂大侯九十糝侯七十豻侯五十是也其樂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卿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士五節大射儀之奏貍首以諸侯也而鄕射之奏騶虞投壺之奏貍首一取於樂賢一取於歡燕又不拘於人之尊卑也至於中之以皮樹則王燕射也以閭中則諸侯大射也以虎中則諸侯與鄰國君賓射也大夫射用兕中士射用鹿中也

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

尙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鄕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食貨志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陳用之曰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塾坐父師少師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愚按暇日不必專指歲功已畢如州長習射飲酒在於春秋黨正蜡祭飲酒以正齒位皆所以化民成俗養其天性優游漸浸而不自知周禮黨正以正齒位註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

農將關於禮至於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

庠序校

鄉學曰庠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是也州學曰序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黨亦曰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是也遂學亦曰序學記術有序是也註術當作遂惟校無明文惟鄭人游於鄉校鄭風子衿刺學校毀蔡氏德晉曰鄉學名庠遂學名序遂降鄉一等遂學既名序縣鄙之學不得不名校是謂校爲縣鄙之學五禮通考漢何邵公名休曰中里爲校室里屬於縣鄙則縣鄙曰校可知也宋劉原父名敞則曰以商人之校建之於

黨故黨有校項氏亦云凡黨皆立商校其說各異

游於藝

張子解學記不興其藝不能樂學二句云道本至樂古之教人必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雜服如此已心樂樂則道義生今無此以致樂專義理自得以爲樂然學者太苦思不從容第恐進銳退速若其難而不知其益莫能安樂也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必合於禮樂之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驅虞和鸞動必相應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策然莫不出於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之樂學也按此論與游藝之旨正相發明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書曰、啟乃心沃朕心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詩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君心根本也本先撥枝葉從之君心之非一由嗜欲一由氣質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此屛嗜欲也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此變化氣質也古大臣於王之服御飲食皆有式法罔不周詳者從原本上着精神蓋提綱挈領之道也周官冢宰之職善矣

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元馬貴與名端臨曰魏九品中正之法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跡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畏禍者不敢疾惡快恩讐

者得以自恣又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爲貶坐沉滯累年謝惠連緣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乃爲彭城王義康參軍閻纘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觀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拔拭湔滌則天下無全人矣按宋武帝篡位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

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語又齊梁陳詔并云洗除先注想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注之目可見鄉論之汙己爲廢棄不用之人尙下詔書爲之洗刷此寬大之政憐才之心也兄童子而以互鄉不見之乎此卽古聖立賢無方之意

無逸

東論曰人皆知逸樂可以致壽憂勞所以戕生不知人情不能無慾惟心有所謀身有所事孜孜矻矻於此則貪嗜縱慾之事自然而無嘗見田野之人終歲蒙霜犯露沾體塗足食粗衣敝而身體康强多有大年者富貴之子席豐履厚錦衣玉食晏起早眠四體安逸而肌膚柔脆精力虛耗多有不獲享年者一則身體勞嗜欲不滅而自滅一則身體逸嗜欲不恣而自恣故延促若斯之異也無逸一篇以無逸致壽窮理格物非大聖人不能爲此言又曰無逸言致壽之本大抵不外一敬字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凡此皆敬以致壽之實也崇儉素納忠言勞百姓省厥過寬厥心使天下之怨不叢于一身則自君身以及天下皆渾然在太和絪縕之中而無有邪厲之氣以戕其生者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也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呂覽誣徒篇云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又云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此正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之謂也

有師保有疑丞

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洪範

東論洪範一書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備具于此蓋皇極者握大柄之一人以其位之尊故謂之皇以其比天之樞紐如北極然故謂之極五爲九位之中易之五爻皆言君道故範之五位皇極居焉一人居中以五行爲根柢以五事三德爲工夫以五紀庶徵經緯乎天以八政五福六極綱紀乎人以稽疑契合乎鬼神錯綜天人鎔鑄造化使三才皆入于陶冶之中而惟吾之所欲爲其言宏濶而精微堯舜禹湯不言之秘隱躍其中信非淺學所能測也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其尾不于其末而于其極則無及矣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明姚承菴(名舜牧)曰公劉遷豳時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此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大抵風氣之美惡畧見于山川而精蘊之秘藏可徵于生物知此理而地不難識矣

素患難行乎患難

邵子釋習坎象辭云伊尹當嗣王不惠之時上關天命之去留下係人心之得失尹惟自盡其忠誠嘗于桐宮密邇先王之訓有孚心亨之氣象可想見矣卒之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則行有尚之驗也周公遭流言之變上則成王猜疑下則人心動搖公惟自盡其忠誠詩云公孫碩膚赤舃几几有孚心亨之氣象可

想見矣卒之風雷兆變成王感悟則行有尚之驗也借使二公者一則避放君之名一則避滅親之名則天下之事去矣惟二公盡其所當爲而不僥倖以求出所以卒能保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大孝者乎聖人示人深矣按此則行字中具許多斡旋許多經濟素位之學惟聖者能之

詩言志

東論曰嘗言六經皆治世之書獨詩以吟咏性情美刺貞慝似于治道爲泛觀教胄子而始之以典樂曰詩言志觀養民而終之以九歌曰俾勿壞然後知詩之爲教極深遠也天地以雨露濡澤萬物日月照臨萬物而非得風以動之則萬物不生聖人之教興于詩成于樂所以使人鼓舞涵濡而不自知者詩之爲教也故周至成康之時而後雅頌興王澤既湮頌聲不作詩豈易言者哉必至于兎罝芣苢而後可以言風俗必至于鹿鳴天保而後可以言君臣皇華采薇君父代言其情魚麗甘瓠臣子亦且爲客蓼蕭湛露聯九土之勢于一堂樽酒之上蓋至此而扞格束濕之風盡去矣故曰言治至于詩教始成矣秦漢以來維持上下於法制禁令之中僅僅無失耳乖心厲氣隱伏于人心而不能上通天地之和時時溢爲災沴水旱背叶盜賊而無復太和元氣者職是故與

明堂

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註以世室指宗廟言義疏以下文五室九階推之不從其說指明堂爲確朱子云禮經雖亡闕然于覲見天子之禮于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有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于路寢其陳位也曰設斧扆牖間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

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宫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所謂五室者北魏李永和諡名曰明堂者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所謂九階者鄭註南面三三面各二所謂四旁兩夾窻者賈疏五室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窻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窻也義疏明堂蓋取嚮明而治之義亦以四宇無壁戶牖洞然取四面通明之義中爲太室而四室各居其隅所以二十戶四十牖面面皆向空而通明也朱子云中央爲太廟太室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朱子九室如井田之說義疏云朱子隨時之方位開門之說至當不易但以九室言則用大戴所記與考工異疑考工五室爲是四方之太廟當同所而異其方

一輔集卷之三

一輔集目錄 第二冊

卷之四 戊戌

私覿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趨進

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摶埴之工陶旊

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强有力者不能行也

立不中門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其次務施報禮尙往來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蓋均無貧

絜矩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知人則哲能官人

及其成功一也

以不敎民戰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生財有大道

凝人必於其倫
父有諍子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子事父母雞初鳴
周冕服章數之異
旒數玉數之異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
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
制禮也節矣
忠信重祿

縣衾篋枕
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天難諶命靡常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鑾入
不與易也
自召祖命
色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七月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卷之五 己亥

切問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不能五十里
雖疏食菜羹瓜祭
某在斯某在斯
凡教世子
改火

獻以爵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同其好惡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傲不可長
學樂誦詩舞勺
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知之未嘗復行也
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言顧行行顧言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雪宮
和衷哉
子孫保之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宮室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四五紀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
利
其義喪也
羔羊
卷之六 庚子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卷阿
以鐵耕乎
麟之趾

兎罝
召伯所茇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
汝陟帝位
能多材多藝

出其東門
盤庚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金縢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
子路率爾而對
微子之命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
而上下之義行矣
都人士
不寬綽厥心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大夫士去國
之屛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
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
卷之七 辛丑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道不遠人
緇衣
雲漢
桃夭
蕩
變風
采薇
出車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
時矣
杕杜
嘉賓式燕又思
無羊
黍離
伐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復禮
主忠信

束帶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可以怨
知皆擴而充之矣
不敢侮鰥寡
司師茲殷罰有倫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洛誥
舍己從人
人心道心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天命之謂性
性相近也
執事敬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願無伐善無施勞
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我其試哉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無暴其氣
夜氣
人心惟危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禮樂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宣公十有五年初稅畝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旣歷三紀世變風移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居上不寬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然後知生於憂患
君子而時中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羣而不黨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
君子無所爭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知皆擴而充之矣
五皇極　六三德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八庶徵　九五福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夙夜罔或不勤

旅獒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召誥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多士

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文王卑服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告君乃猷裕

篤棐時二人

訪落

一輻集卷之四　乾隆戊戌

右歙項淳任田　受業汪金鰲學三 劉椿藝庭 校訂

私覿

私覿有三先賓覿次上介覿次衆介覿賓覿奉束錦庭實乘馬上介奉束錦庭實儷皮士介奉玉錦無儷皮賓覿先以臣禮見奉束錦總乘馬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辭請以客禮受賓乃庭實先設然後奉幣入門左此客禮揖讓升堂授幣東楹降階拜送君辭乃升成拜上介亦以臣禮見擯辭以客禮受然公于賓堂上再拜于上介則中庭再拜是不受于堂而受于庭也公于士介雖以禮請受然士介終不敢以客禮見奠幣稽首

而出公遙答拜而已至授幣之儀於賓則公側授宰幣于上介宰自公左受幣于衆介宰夫受幣于中庭此其差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趨進節指聘時賓升堂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乃進阼階西相拜釋辭說由聘而享而禮賓而私覿私覿事畢賓乃退退字前有許多層折聘禮曰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于此君可以反路寢矣據此是君先有命然後可云復命也須補明此層復字方有來路不顧者凡去者不答拜禮有終也

趨進

凡公與賓為禮唯上擯贊相承擯紹擯不與考賓聘日上擯出請事上擯納賓及賓入廟門立西塾上擯又出請命賓執圭將行聘禮上擯入告出辭玉納賓至是乃退中庭注云以公宜親受君命不用擯相也及賓致命公左還北向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及公當楣再拜受玉中堂上擯乃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此聘時上擯之事也趨進前有退立中庭一節趨進後有退東塾一節進者自中庭至阼階之西也所以趨者為公因賓致命須當拜貺其間上擯當相拜或容有釋辭也敖君善曰凡擯者之退近則中庭遠則負塾皆視後事之久速為節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尉繚子將理篇云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此言囹圄有一寃人則十家不得安業不獨身受者含寃負屈而親友之奔走救援力殫財單者其受累無已也不留獄哀矜痛悼之也

摶埴之工陶旊

尉繚子治本篇云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于土食于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觀此語可知玉爵金罍皆後王尙文之事而酒以元酒爲上器以瓦缶爲尊不獨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亦見古人精核之心無物不到

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强有力者不能行也

以聘禮言之使者至朝致館之明日行聘禮享禮聘夫人禮享夫人禮若因聘有言又以束帛如享禮聘享既畢公行醴賓賓乃私覿上介覿衆介覿分三次行賓若私獻則於私覿後行之及告事畢至大門內公送賓問君問大夫又有勞賓勞介之事賓再拜稽首以對乃出復于上擯送時請有事于大夫爲來日

行聘卿之禮然後卽館少息此所謂禮成也可見一日之間自至朝入次以後禮節繁多最易過誤其間出入之節揖讓之儀面位之殊繅則或屈或垂服則或襲或裼有時再拜稽首有時三退負序倘貽隕越之羞卽負不親饗食之罰非强有力者而勝任乎况卽館後亦不得休息也主國卿大夫因賓有問卿之請先行勞賓勞介一也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二也賓受饔而祭抑或請觀三四也種種儀文不一而足卽此一節所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豈易言與

立不中門

此東扉之中也門兩傍有長木爲棖中間竪一短木爲闑闑西爲左賓出入也闑東爲右主出入也本國臣子共出入也但君出入由門中本國臣子不敢當中由闑右耳蓋東西兩扉各有其中鄕黨所指乃東邊中門須分明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亦同　門以向堂定東西則左右定矣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此兼東西兩扉之中也賓指聘客公事聘享也私事覿面也考聘禮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又云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此聘入門左也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賓入門左此享入門左也聘享夫人亦然又云賓覿奉束錦總乘馬入門右擯者辭入門左上介覿亦

然此私覿初入門右因公辭乃入門左也左爲闑之西賓位也右爲闑之東主位也亦臣子出入之位也私覿入門右蓋先以臣禮見而後以客禮見也但不敢當中避兩君之位耳　賓私面于卿入門右辭賓遂左上介面亦然惟衆介入門右雖辭終不以客禮見與衆介私覿之禮同故注云私事覿面幷言之

其次務施報禮尙往來

以聘論還玉之後賄用束紡報聘也禮玉束帛乘皮報享也贈賓如覿幣猶是束錦乘馬也贈上介如上介之玉錦儷皮也贈衆介如衆介之奉幣無皮也報私覿也賓面卿如覿幣亦束錦乘馬上介特面玉錦儷皮衆介面有幣無皮皆如覿幣大夫贈

之亦各如其幣以報之也此施報聘之明日君使卿歸饔餼賓明日拜于朝問卿之夕夫人使下大夫歸禮賓明日拜于朝公於賓有饗食燕之禮賓皆明日拜於朝賓臨去又三拜乘禽於朝君使人來賓親往拜猶曰雖賓也亦臣也乃賓之將去有公館賓之禮公館者公親至客之館而拜之也拜者四事聘享一夫人聘享二問大夫三送賓四以君之尊尚不廢往來之禮而況人臣乎此禮尚往來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黍離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交之孫其說蓋本魯

詩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與按二說皆以弟而閔其兄亦可為常棣二章作一證

蓋均無貧

鹽鐵論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此段借以發明均字意最佳

絜矩

荀子不苟篇云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此即朱註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三句意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荀子君道篇曰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畧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此段發明一己之聰明不足以窮天下之理最為剖晰明白帝王之闢門懸鞀非以是為包容兼收也蓋深憂

壅蔽之禍而開濬哲之原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

聖王任賢勿貳由于知人之明不能知人終不能勿貳荀子君道篇之言善矣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蓋明不足以辯賢奸則猜忌之心起防閑之計周矣惟帝其難蓋治忽之關紐也

及其成功一也

荀子修身篇曰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

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及也不識其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入不遠矣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於此文可悟

以不教民戰

周官義疏金鼓之節大司馬於四仲月之蒐狩教之矣此鼓人掌之而屬於司徒者不肄之於平時則臨事倉卒失措而不可用故豫使田野之民皆習聞其聲而知進退止齊之節也又明王明齋名應電曰大司樂掌樂舞而鼓人舞師又屬之地官者大司樂所教乃國之子弟大司徒掌國中鄉遂之民於軍旅田役祭祀之用樂者其事尤多故復有鼓人舞師以教之與春官事

同而職異也隋書禮儀志叙後齊命將簡士教衆爲戰陣之法凡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戟槊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揮之蹤發起之意旗臥則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鬪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險泥之塗又明史兵志戚繼光著練兵實紀以訓士一曰練伍首騎次步次車次輜重先選伍次練藝總之以合營二曰練膽氣使明作止進退及上下統屬相友相助之義三曰練耳使明號令四曰練手足使熟技藝五曰練營陣詳布陣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終之以練將合此參觀方得訓練之詳不獨四時之田爲講武之一法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荀子王制篇云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修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弊

生財有大道

荀子富國篇云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數語括盡此節又如王霸篇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又云械數者治之流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又可爲人存政舉句作注脚

儗人必於其倫

說苑云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儗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儗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宋方性夫名愨曰禹稷顏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

者爲其道之倫而儗之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者爲其心之倫而儗之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擬之以貌而已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徒儗之以位而已不知王霸之業不倫也愚謂有若之以麒麟鳳凰泰山河海儗聖人蘇潁濱之以嵩華之高黃河之深歐陽公之賢引起韓太尉倫也

父有諍子

荀子子道篇曰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愚按君子曰從而逆君子曰違而道倚相之所爲良疾病則亂吾從其治魏氏之所以昌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子事父母雞初鳴

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冢宰掌邦治而兼邦教者也天下之治治於孝聖王之教教以事事以父母爲始故卽繼之曰子事父母不可怠也當於雞初鳴時做起盡事以下人氣矜者不能屈事多勞瘁性惰者貪晏安內則提出一事字說起眞勑驕箴惰之先着也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可見不能者之多也不知一不竭力則所謂愛敬之良誠切之實已淺薄無餘又安能由親及疏推得別人身上去不知一箇事字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可以拋棄得幼而在家先事親次事長長而就傅事師壯而服官則事公卿事君無處而不事無時而不事天子事人則失位而因天事天因地事地且不但此也禮曰知事人然後能使人蓋統而言之曰人則人不一等渾而言之曰事則事不一端苟不得其條理將觸處皆成隔碍如待君子有三愆卽可見事人之難這些難處一一熟練到得使人時自會推得出去我之所以使彼之心卽人之所以事我之心矣蓋能事人則體恭色溫心收氣斂步步從道理行故在邦在家無一而不得其宜也

周冕服章數之異

蔡氏德晉曰案諸侯之服其章數皆依命數而侯國諸臣之服不隨命數爲章數故孤四命而希冕三章卿大夫有三命再命

之異而元冕無章則同服也再命乃受服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俱未受冕服而受皮弁其色如爵所謂爵弁也然則王朝諸臣之服經雖不見以義推之其出封皆加一等以四命之孤而服三章之希冕例推之則王之三公八命必服七章之鷩冕卿六命服五章之毳冕大夫四命服三章之希冕士之三命再命同服無章之元冕可知也一命之士未受服則但服爵弁矣而鄭康成王明齋乃爲八旒六旒四旒二旒諸服之說不亦鑿乎

旒數玉數之異

天子戴冕璪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此冬至祭天之袞冕也以下

雖仍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別而每旒之玉要皆以十二爲準所以別異於諸侯也諸侯以下之冕九旒者九玉七旒者七玉五旒者五玉依命數而不敢加且玉又用瑉也宋鄭剛中名鍔以諸侯概用九旒是不分五等也宋陸農師名佃謂諸侯九旒則上公十二旒是僭天子也王明齋謂旒必用十二玉不分天子諸侯是等威益無辯也五禮通考云天子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不減諸侯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亦減其說善矣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汪雙池名紱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祀天必以祖之德可配天者配之以已之精神未必能感格于天故藉己之祖血脉一

貫以庶幾可通于天所謂介紹之義也此段發明制禮之心最確按宋史禮書仁宗嘉祐六年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祐初太祖太宗眞宗三聖幷侑後復迭配未幾復幷侑雖出孝思頗違經典下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幷侑非所以寧神也詔南郊以太祖定配愚謂幷配迭配之意以爲祖德幷隆爲其後者豈容軒輕於是以幷迭之法不分厚薄而尊祖致孝之心始可以對在天之靈不知南郊之典爲報天而創但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周公以后稷一人主之至于人鬼之享自另有不祧之典在殷三宗周世室是也

善乎長孫無忌之言曰三代以來歷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於明堂者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以祖宗合爲一祭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以文武共配而王子邕駁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也春秋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配享之義此爲篤論矣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正爲宗伯典禮之本也禮非財不行殺

荒殺禮謹國用也倘以府庫充盈縻費無藝則後必不能繼而因財廢禮種種紛更職是故也有如南北二郊國家大典每歲親行正如子事父母職分當然豈爲希罕僅見之事而大行慶典乎大司樂惟載祀天祭地祭法惟記泰壇泰折初不及賜賚之事自秦祀泰時始行慶典於是歷唐及宋每遇郊天千乘萬騎縻費既已無等而爵祿慶賞自王公以至軍民溥天沾惠則其用亦鉅矣故始也逞一時之快鋪張揚厲粉飾太平繼也改分祭爲合祭改二至爲上辛每歲躬親變爲三年而一舉祀天特典隨乎廟享以兼行蓋緣鉅費之不堪再三乃不惜夫古禮之不可復甚至變躬親爲攝祭爰祝版以申忱雖有復古之君

閒一舉行不旋踵而輒已坐此故也可知古禮之廢半由惰半由奢子云與其奢也寧儉蓋節財爲行禮之地而好奢乃敗禮之門也 秦漢以後惟有明於郊祀最肅自太祖以迄武宗百有餘年無不每歲親郊惟成祖北巡閒令太子攝祭洪武六年宏治十六年以疾改卜郊如此二次蓋因前代糜費力不能支俱行停止惟郊後行慶成宴而已故後人率循不改至若世宗遣代神宗數十年不一躬親則憚勞苟安之過耳又案宋神宗初郊齋于郊宮罷臨觀闕不幸他苑遂減徹亭苑省草木鳥獸千七百餘事又沈括傳云括爲館閣校勘故事三歲郊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閒將事夕法駕

觀臨御端門陳仗衞以閱嚴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所省萬計神宗稱善又哲宗改建齋室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又司馬光傳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近貴始可聽也安石爭之不果行即此數節可見郊禮一行所費浩大幾傾府藏矣

忠信重祿

通典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此論正爲北門詩寫照

縣衾篋枕

尸子曰老已亟寢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然則縣衾篋枕非徒縣之篋之而已也

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橫渠詩云一日全牛萬隙開可借喻不違如愚意境

天難諶命靡常

案金人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

古之慎言宋王伯厚名應麟云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眞帝王之言哉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郭象注莊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數語正得皞皞二字神理

鬱人

岳氏愧郯錄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儀錄之設五齊有其名而實無之國之容臺尊罍之下率多虛唯一缾僅具杯勺以共祭他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饌閱視滌饌又攝大官

命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唱酒齊之目而已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觀此方見五齊字實之字無一虛下

不與易也

易字是天子以天下爲己任力量卽任聖之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也王伯厚云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萇宏爲違天是人臣不當扶顚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爲天道是蠻彝可以猾夏亂華也原註趙氏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宏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

墜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顚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爲違天則亂臣賊子爲順天矣而可哉此二段發明聖人旋乾轉坤作用最暢 龍川科擧文有云天下大勢之所趨雖天地鬼神不能易易之者人也見困學紀聞

自召祖命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卯命爾爲司寇推之元子封東土則曰乃祖成湯宣王命卿士則曰南仲大祖皆以其世德之遠世澤之深動其象賢之思迪光之志也

色難

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未得爲人子之道也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色之所以難一在不能深愛賦性旣淺薄加以聲色貨利精神外耗一念明發提振不起縱有時感觸奈旋起旋止眉睫之間如何裝假得出一在學力不到凡顏色辭氣隨時隨地色色不同如衰絰則色哀甲冑則色猛祭祀則濟濟漆漆燕處則夭夭申申是也若子事父母坐尸立齊嚴威儼恪以成人之道事之則所以將順親心娛樂暁晏者曾無一日

大戴巧變二字直從深愛中生出百方萬計取悅親心之法如奉檄而喜綵衣爲戲果何爲哉此可見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上四字是撮擧語重在下句成字元陳雲莊名澔云四者皆由禮而入以禮而成蓋禮以敬爲本敬者德之聚也疏解最爲直捷若明王氏名子墨宋周希聖名諝之說將上四字分出輕重串說互說反爲枝葉可見注疏家當以本文爲主務在發明正義其餘義旁解只附傳外否則議論雖高究無當於正義耳

七月

程子曰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知思未有所

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周公作七月之章使瞽矇朝夕諷誦亦以幼冲踐阼天性未漓涵育薰陶正在此日耳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喩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聲聽其一聲未絶而此心已自走作因

此警懼乃知爲學須專心致志愚謂丈人承蜩百不失一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買臣之流粟高鳳之漂麥一而已矣

一輔集卷之四

一輔集卷之五

乾隆己亥

古歙項淳任田

受業婿吳勲捷承甫　姪婿汪澧雅山　校訂

切問

王伯厚云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儒冠則不知蘇老泉論太元經曰問乎其不足辯也辯乎其不足疑也愚謂不能返己近裏即問知問仁終屬隔膜不親切學有淺深事有次第先後緩急默默自知樊遲舞雩之問夫子善之以其切於爲己也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朱子曰古者惟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

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閻百詩云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說見困學紀聞

不能五十里

春秋繁露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

雖疏食菜羹瓜祭

朱註置之豆間之地據豆言祭耳少儀云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孔疏羞在豆則祭於豆間俎橫在人前不得祭兩俎間故

祭於祖內近人處

某在斯某在斯

少儀云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天子行古之道也故曰固相師之道也

凡教世子

王伯厚云嘗以養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道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通鑑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顏氏家訓云教兒嬰孩教婦初來胥是道也

改火

王氏劭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又東漢禮儀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是古法不獨改火也

獻以爵

燕禮獻獨以觚以宰夫代君爲獻主非正主也鄉飲酒鄉射是正主故用爵如賓主異階此鄉飲酒禮也若燕禮賓升西階主人亦升西階所以同階而不異階亦以宰夫代君爲獻主之故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生知爲聖之所獨而學乃聖凡之所同善夫顧寧人（名炎武）之說易也其疏形而下者謂之器句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說在孔子之學琴於師襄也已習其數然後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後可以得其爲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不求之象數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

同其好惡

日知錄云景泰間陝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尙炌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於軍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於是請名請昏無不有賚而不副其意郎部中爲之沈閣崇正中唐王作

書述于文定之言曰唐元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所請皆賂韓虢而後得憲宗時諸王久不出閤亦必厚賂宦官始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夤緣況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爲倚託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褻也今之懇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則終不得請不愈甚乎觀此書知同好惡一言眞惇睦九族之篤誼也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唐崔祐甫爲相薦舉得人德宗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

聞何由得其實此舉爾所知之義也宋司馬光爲相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彼而短於此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云云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義也

傲不可長

張子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

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狥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高紫超名愈曰橫渠先生所言驕惰卽古之傲字盡之傲者天下之大惡也丹朱之惡也以傲象之不仁而欲殺兄也以傲所謂病根常在至死依舊者皆傲之爲耳故古曲禮教學者首戒曰傲不可長則知古人之惡傲也甚矣橫渠之意蓋本於此愚按張子之說直揭盡曲禮少儀內則等篇精微奧旨古人自胎教以後最先一着莫急於此蓋成人之道全在蒙養之初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抉經之心端在此等名論

學樂誦詩舞勺

伊川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高紫超曰凡物之善感人者莫如聲而聲之善感人者莫如詩伊川先生所言卽舜典樂教冑之遺意愚按張子所謂學者太苦思不從容與程子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意同一發明乃知古人立教

極陶鎔之工致開導之誠眞使學者性情潛移黙化於不覺

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此廣敬君之心也賈太傅新書審微篇云昔者衞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衞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衞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此別嫌明微之義也

知之未嘗復行也

凡人做不到聖賢地位只緣壞在私欲不能決去天理人欲何嘗不舉念皆知但眷戀這私欲却退他偏來雖明知之而終自蹈之孔子教顏子曰克己仲虺美湯曰不邇不殖皆是極力勇

猛於私欲之來不肯半點輸與他此非大勇不能未嘗復行是顏子不貳過本領淮南道應訓有云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此知之又復行之矣

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可見言須當理亦必因人一進一退於由求反用之是猶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豈有當乎此非義理爛熟觸處洞然具知人之哲極變通之宜者未足與於斯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孔子論天子之孝推本於敬愛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可知愛敬二端乃孝道之紀綱也宋眞文忠名德秀字西山曰孝者不出乎愛敬而已誠溯源之論游夏文學揭以敬愛直從眞切處指點出來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高紫超註云三者皆力行之事讀書則學文之事公明宣蓋以力行爲先學文爲後也此段足證力行爲重又見力行爲難須知學文正所以佐其行不是截然兩事

言顧行行顧言

宋劉忠定名安世字器之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觀此可見學者用志紛浮難得着實一不省察則矢口卽逝有

不覺其言之過分者矣以元城之立志堅凝篤信好學且經七年之功而後成是以言行相顧必歸於慥慥之君子而聖如孔子且以爲未能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宋徐仲車名積自言初見胡安定名瑗字翼之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曰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朱文公曰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惡也觀此可見苟志二字直是知仁勇三者一齊都到

雪宮

困學紀聞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

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按此則所引晏子問答乃
從雪宮二字觸動生情

和哀哉

困學紀聞云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
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

子孫保之

王伯厚史記正誤陳世家舜居嬀汭其後因姓嬀氏左傳正義
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嬀謂虞
公之前已姓嬀妄也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宋胡文定（名安國字康侯）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
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學者
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以惡衣惡食爲恥是
看得紛華靡麗不勝欣羨滿腔俗態且自洗刷不去何能入道
周子論作聖之基而以無欲爲要蓋以此耳王文正公（名曾）生平
之志不在溫飽汪信民（名革）嘗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宮室

鄉黨圖考注釋釋宮云古人宮室之制朱子考之詳密如此學
者當悉其制度乃知古人朝聘行禮門外門內揖讓升降之儀
宗廟路寢同制皆有門庭堂階楹序房室路門外之治朝庫門
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執圭享
覲在廟升堂復位在寢入門後過位在治朝蔡氏德晉曰宮室
之制四周有牆前爲門屋中于門屋爲門門之闔者爲扉兩扉
之中有闑亦謂之橛蓋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門限謂之閾
亦謂之柣門兩旁木謂之棖亦謂之楔棖闑之間曰中門夾門
之堂謂之塾門之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外二塾南向內二
塾北向門宇下水處謂之霤自門內霤至寢之堂下謂之庭庭
三堂之深三分庭一在北設碑碑如堂深庭必有碑所以識日
影知陰陽也廟則繫牲焉自門內霤至堂階之途謂之陳在廟
則謂之唐升堂兩階東曰阼階西曰賓階兩階各在楹之外而

近序序之外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東堂下壁門有闈門
婦人出入由之寢之制其址曰堂基四畔有棱曰堂廉自南至
北凡五架自東至西凡五間中脊一架曰棟亦曰阿次棟一架
曰楣次楣一架曰庪自前庪至後楣四架虛之爲堂自後楣至
後庪一架實之爲室與房以堂五間分言其名則中門東西之
中曰兩楹間以前楣下東西有楹也其南北之中曰中堂近前
曰兩階間亦謂之鄉近北曰戶牖之間亦謂之扆左右兩間東
間之前近楹處爲東楹之東少東爲阼階上又東爲東序西間
之前近楹處爲西楹之西少西爲賓階上又西爲西序盡堂之
東西牆謂之序也序之前爲序端又左右兩間在序之外曰東

夾西夾亦曰東堂西堂又曰東廂西廂堂角有坫以土爲之東西堂兩房各有階東曰東下階西曰西下階總名側階以室五間分言其名則中間爲室室之中西南隅謂之奥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戸牖在室之南戸東而牖西其北有壁曰北墉左右兩間爲房房戸在南之正中房中半以北曰北堂無北壁其北堂下有北階又左右兩間爲夾室亦各翼室正寢之後爲燕寢燕寢之後爲中門亦曰內門其後爲內宮自天子至于大夫士一也其尊卑之異等者天子諸侯臺門兩觀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士二門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之堂九尺階九等諸侯七尺階七等大

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階三等天子諸侯殿屋四注大夫士夏屋兩下天子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天子諸侯之楹黝堊大夫蒼士黈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天子諸侯寢在中左祖而右社大夫左廟而右寢天子六寢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大夫士二寢妻二宮此則等威之不容紊者也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衷論曰古人之言曰非以勝之將以安之又曰非害百姓也去其害百姓者而已蓋亂臣賊子非人人而爲之也不過二三渠魁而已有脅從者焉有汚染者焉一則迫于其威一則陷于其黨刑所當刑而赦所當赦一則體上天好生之德一則安反側疑畏之志仁智兼盡之道也後世得一城而屠之以至亂定而株連無已其與咸與維新之意異矣

四五紀

困學紀聞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甫田所咏茨梁坻京千倉萬箱描寫豐年氣象已極飽滿此篇更進一層曰不穫曰不斂曰遺曰滯寫得菽粟如水火粒米狼戾光景所謂加倍寫法　伊寡婦之利即隣里鄉黨任卹之教所由興也

其義喪也

明張彥陵名振淵曰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無良聖人則曰義喪不尤人也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聖人則曰義焚不怨天也按此說到不怨不尤反求諸己實理煞有滋味

羔羊

周禮六計尙廉而廉必歸于儉德蓋非淸心寡慾則驕淫矜夸

之氣有不能驅之使去者故必無心於宮室之美而後近市無不可居必無心于妻妾之奉而後糟糠斯不可棄必知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之所成而後有此布帛菽粟浪用之爲暴殄多求之則害民然後臨財廉取與義也非淸心寡慾者而能若是乎南容三復白圭吾謂學者當入官之初宜三復羔羊以成廉吏

一輻集卷之五

一輻集卷之六 乾隆庚子

古歙項淳任田　學業　甥男程光昱 中五　再姪婿方之澤 以盧　校訂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荀子正名篇云今聖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又云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此數語道得出辯字原由蓋君子達而在上其道行窮而在下其說長孔孟栖栖皇皇所如不合退而修春秋作七篇以道自任不得不爾韓子云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孟子當楊墨塞路道術大壞以息邪說正人心爲己責上接堯舜下開後來關係不小雖欲已之烏得而已之

卷阿

召公戒成王先以純嘏茀祿受命彌長冀其享國之久然後進以馮翼孝德藹藹吉人望其用賢以爲圖治之本永命之源召誥曰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此卽馮翼孝德之意也曰祈天永命曰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此受命彌長之意也詩書同一旨耳

以鐵耕乎

易曰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古人以木爲之但耜以入土發土不宜木宜金故易以鐵淮南子氾論訓曰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甀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鋤斧柯

而樵桔槔而汲

麟之趾

須知管蔡霍皆在振振公子中所謂下愚不移者此也

兔罝

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詩或指二賢而言與金仁山名履祥曾有此說

召伯所茇

韓詩外傳曰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

一輯集 卷六 二

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讀此乃見茇字根由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韓詩外傳曰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孟子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無憑藉而能奏功雖聖不能故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事者十有二人足以袪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此段可爲子賤尊賢取友作一證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韓詩外傳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一輯集 卷六 三

今日二字下得最警東萊之說曰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或至於終身不返故周公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愚謂日躋之聖肇於日新之三言酗酒之迷開於耽樂之一瞬聖狂之界判於幾微君子所以不違仁於終食之間正恐狥耽樂於終食之間而不能返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

明來路然名宗道曰引逸者有思若敬之行若翼之之意陳東齋

曰嘗觀上天於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如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卽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愚按逸者人君之大戒周公懼成王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無逸以致戒今多士曰上帝引逸語若相背不知引逸者乃以勞而獲逸所謂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也不適逸則惟知有逸以至於不能逸也引逸者上帝默相之心而無逸者人君靈承之本天人相與之際其感應有如是耳

汝陟帝位

韓非曰堯欲傳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按虞書放齊之薦丹朱驩兜之擧共工原有同惡相濟之意今以側陋之人加諸上位若輩其不沮尼之乎是非堯之神武不動於浮言鮮有不爲所惑者故曰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能多材多藝

墨子貴義篇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多材多藝半由天分半由學力可知

出其東門

桑間濮上之音漸染薰蒸入人骨髓夫子錄東門所以見堅白之操矯然傑出周自東遷號令不行於天下而大車一詩淫奔者猶瞻毳衣而凜凜焉此皆不隨流俗爲轉移而克自樹立者

文子所謂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淮南子所謂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也而輟行是也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盤庚

此洪範所謂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者也曰非廢厥謀卽鯀之所謂爰始爰謀也曰各非敢違卜曰卜稽曰其如台卽爰契我龜也曰綏爰有衆卽廼慰廼止也曰奠厥攸居卽廼疆廼理廼宣廼畝俾立室家作廟翼翼也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孺子入井爲惻隱發端所謂不忍人之心者此也下節緊接無惻隱之心非人何以隨說羞惡辭讓等句蓋仁包四端也吳伯豐曰明道見顯道記問甚博曰賢可謂玩物喪志謝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據謝之愧赧謂之羞惡可也而以爲惻隱何哉蓋此雖爲羞惡之事而所以能爲羞惡者乃自夫心之德愛之理發之此惻隱所以包四端朱子答云得之因是悟得仁人心也章前二節仁義對言後二節單說求放心朱註云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亦仁統四端之說

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吳伯豐問仁之實義之實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事兄爲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卽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卽所謂偏言之仁者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朱子答云此說是觀此則所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偏言之仁也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

取義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此正是說求生害仁殺身成仁話頭何以孔言仁孟言義吳伯豐問朱子曰侯氏所以求生害仁殺身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上別出先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蓋仁者不以所惡傷所好之德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必大復推之曰以仁決者因心以爲取舍必無所違乎其德以義決者卽事以權輕重必無所失乎其宜未知是否朱子答云此說得之然看侯氏說亦有些意思試更推之

金縢

漢孔氏以居東卽征東弗辟辟字與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之辟同鄭康成以辟爲避居東爲避居東都東征乃公歸後管叔以殷畔成王命公討之又三年也朱子初遵古註及晩年與蔡氏手帖仍遵鄭而非孔但鴟鴞詩集註尙未改正及蔡註遵鄭駁孔恪守師說其論始定明茅鹿門坤復申之論極曲暢今錄之詩三百篇皆出于秦火之餘而或雜里巷歌習之所補亡者其說詩之旨各自爲一家而多不同獨鴟鴞之事始末詳見于金縢之書似爲有據而無疑者毛鄭諸家又誤解金縢之文不得其意而後之攻毛鄭者與其襲毛鄭而又小異其說者遂至紛亂四起而周公之始末晦矣予嘗合金縢與豳風諸篇而

深求之蓋武王沒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位負扆而朝諸侯此其居冢宰之位而代行天子之事者可謂尊寵之極矣管蔡兄也周公弟也管蔡內忌周公以弟而反擁乎其上而外挾武庚倡爲流言以搖中外史記言召公猶爲不懌召公元聖同德其事當或無之而管蔡之謗起自宮掖骨肉之間則其說易沸而周公亦不能以區區之忠處于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日矣故退而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居東者非東征管蔡也蓋避謗于野也東不詳地名愚謂反居于魯也時豐鎬在西魯在東古者罷相則歸就所封之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宏乞骸骨歸國漢武帝璽書罷之其事可見也言斯得者成王因

周公之去位旣久而然後漸得之也蓋人臣挾震主之功而當覊疑之際必其身退然後論定曰斯得者亦遲之辭也然是時成王之疑可以漸開矣于是公廼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蓋猶未敢明斥武庚管蔡之罪而獨託乎鴟鴞以感悟成王何者周公是時固不勝忠憤之至然其不幸身處嫌疑之際則有難於自訟者而況管蔡所爲流言不過搖撼周公使之去居攝之位耳而逆節未明亦不得而訟言誅之也故詩之所言大畧託鳥之營巢鬻子極其艱難勤苦所以自喻服勞在位保定國家之忠而卒爲鴟鴞之所破旣取其子又毁其室反至於卒無室家而不免羽之譙譙尾之翛翛爲風雨所漂搖亦可悲也已故

曰予維音嘵嘵此其忠憤而哀鳴之辭也當是時周公之心亦危苦之甚矣此詩當於居東之時所作故曰貽貽者自遠而寄之也如漢魏以來賦詩貽示某某之類是也然書言王亦未敢誚公此可見成王之疑猶有不盡釋然者但稱不敢讓耳及天啓周公有風雷之變成王啓金縢以卜而得周公所自爲功代武王之說然後成王釋然悔悟而出郊以親迎之復故冢宰之位如伐柯九罭狼跋諸詩此皆周公居東之時士大夫憤鬱公之困居於其土而相與賦頌其賢者也周公復位之後而武庚挾三監以叛反狀旣著于是周公東征誅之而作書大誥多士多方諸篇以定殷人之亂耳此周公始末之詳如是如東山之

詩周公東征歸而賦之以勞從征之士者也破斧之詩從征之士所以頌美周公而吁之者也詩出秦火之後旣先後無次其說不可求而毛鄭諸家又因悞解金縢之居東者卽詩之所言東山也遂混合而附會其說或謂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者或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後乃攝政而誅管蔡者或謂周公旣誅管蔡恐成王疑已作鴟鴞以諭成王者此皆諸家賫亂之說殊不可信乎嘗據其說而論折之竊謂是時管蔡之爲流言特譏及周公其逆畔之跡決未有可見者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惡得以其譏言及已卽不待成王之命而首自誅之此其不解一也誅之之後而成王疑之周公然

後作詩以諭之則亦晩矣春秋誅無將故大臣有不可則止之義曾謂周公元聖而悍鷙自用如是乎此其不解二也苟謂當時管蔡逆畔之跡已明則人人得而誅之公固嘗告之成王聲罪致討又何必託爲鴟鴞而比類曲諷若啞者之食苦而不能言者此其不解三也苟如說者以居東爲東征則罪人斯得四字何以系於東征之文之下而金縢所言二年東山之詩又言三年何其歲時不同如此此其不解四也作詩貽王而後王出迎周公而九罭之鴻飛遵渚朱子又以爲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故自相云云然則成王之迎其迎于東征之時耶抑亦避居於東土而迎之耶抑亦東征而誅管蔡旣因成王疑已作詩諭

王矣復不自安避居於他地而成王迎之耶此其不解五也由此觀之諸家之說俱不可通而歷千百年以來學士大夫相與訛傳其說而不明者特蒙東山與居東之一字雷同附和而至是耳嗟乎仲尼沒而六籍不得其傳若此者多矣予特以周公困處之際實天下萬世人臣之鑑而尤不可不愼辯之者故特詳之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

義疏案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又曰諸侯不敢祖天子故雖同體屬在昆弟之稱者一以同姓異姓始封之稱稱之曰伯父叔父曰伯舅叔舅而於同姓國之卿大夫但稱伯氏叔氏不稱父於異姓國之卿但稱舅氏不稱伯叔明殺也

子路率爾而對

上爾節誘之盡言爲四子公言之非爲子路一人言之倘於是時少安無躁姑且從容將必如下文求爾何如赤爾何如點爾何如一問乃不待問而對且于三子無謙讓之詞故記者以率爾書之

微子之命

日知錄曰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弒其君者于此可見矣及武庚旣畔乃命微子啓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又曰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衷論曰封武庚於伐商之後易封微子于定亂之後難況微子親則殷王之元子而且舊有令聞非如武庚

祿父比其時多方未靖殷頑未殄小腆初平王室多故乃封以東夏爵以上公畧無嫌疑顧忌足見成王周公至公無我之心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衷論曰惟危者如覂駕之馬放溜之舟此心一縱頃刻千里惟微者如水中之星風中之燭旋明旋滅不可捉摩

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義疏案養老之禮其事甚煩天子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三公設几六卿正履祝鯁在前祝噎在後外饔酒正犒人樂正筮師

舞人各以其職來備此所謂大合衆以事其懽忻鼓舞足以達於天地之神明與起衆人之德性而同焉有事之中天子之爲君三公六卿之爲貴與夫羣臣百執事之等未嘗不正則上下之義行矣

都人士

黍離據目前之顚覆慨嘆不言當日宗廟此篇據當日之美盛痛惜不言目前凋殘俱是寫一邊而兩邊俱徹也

不寬綽厥心

衷論無逸篇末獨舉譸張爲言者蓋人君以一人之身給萬民之求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暑雨祁寒民猶怨咨則小人之怨汝

詈汝當亦勢所不能無而加以小人譸張爲幻欲激怒人主何所不有人主而以褊心遇之未有不嚴刑峻罰以濫及無辜者故此一事猶爲繼體冲齡之主所當深戒弭之之道奈何曰寬綽厥心而已矣皇自敬德而已矣誠能寬綽厥心則聞小民無知之言止如赤子之呼其父母聞小人無根之說但如陽和之潰夫春氷何嫌何疑何芥何蔕之有所以消怨氣而召和氣莫善於此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衷論云王與卿士師尹皆有天下國家之責其舉動皆有關於生民之休戚故其氣所蒸鬱能感召于庶徵非王與卿士師尹之喜怒足動乎天地乃生民之休戚有關于天地也盈天地間者更無他物生民而已其休戚與天通如嬰兒之居母腹呼吸相應者然乃生民不能自爲休戚上而聽于君下而聽于卿士師尹此君與卿士師尹所以感動乎天之故也

大夫士去國

孔疏此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境上大夫則待放三年予環則還予玦便去士則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此說本公羊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朱註戢斂難愼敖傲通自古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

賞非必身危也非必君不賞也蓋屏翰功高矜伐易起內無戢難之小心外有傲慢之意氣禍不旋踵福于何有舜之贊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天之所由歸也作此詩者直看透後世葅醢功臣一切慘禍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

荀子正名篇有云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又云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避則共單名兼名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黃馬白馬是兼名也又云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于無共

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于無共言自同至于異也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于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于同也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按此說名之同異或總或分可謂曲暢文尹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

一輻集卷之六

一輻集卷之七 乾隆辛丑

古歙項淳任田
受業 程之紀有堂 饒鈞駷鴻 校訂

抑

賓筵一詩極道其酒後失言喪儀之過此詩開口卽曰抑抑威儀曰敬愼威儀曰不愆于儀曰愼爾威儀又曰愼爾出話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其所以致力於容貌辭氣之閒何拳拳至此蓋懲創之切刻骨銘心故流露於篇章直忘重複觀詩中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兩言可知與賓筵詩相爲表裏淇澳之詩所謂瑟僩赫喧則誠中形外之盛而寬綽重較則矜持悉化幾於自然此皆從警惕中來也合觀三詩乃見義蘊貫通彼此浹洽之妙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禮經之九容論語之四勿皆爲制外養中之學程子論敬以正衣冠尊瞻視爲入德之門蓋放蕩其形骸卽汨沒其德性也抑戒首章以威儀爲自警之要實有見於內外合一之旨由是內而寢興外而車馬無不藐藐焉可知爾室屋漏功夫不墮空寂一派矣所謂睿聖豈溢美耶

道不遠人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

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此語最佳論語無隱章子欲無言章皆可作如是觀

緇衣

朱子集傳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古者視朝君臣同服天子用皮弁卿大夫亦同皮弁退適私朝釋皮弁而服緇衣鄭武公爲周司徒乃天子之卿故註云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若諸侯則服緇衣私朝康成所謂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明黃才伯名佐云還乃司徒退食而還其私室也館卽私朝也非私館也

雲漢

旱魃爲虐之酷非天帝不能挽回故呼而訴之其望切憂心如熏之急惟祖父饑切痌瘝故泣而道之其情愴讀者於此得爲則宣王側身修行之精神庶可見矣　靡神不舉靡神不宗則凡在天之神咸秩矣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則凡在朝之臣莫不以君之憂爲憂而拯救恐後矣皆備言弭患救災之盡力庶幾天心之悔禍耳

桃夭

桃夭一詩順天時以合人情正男女而成夫婦驗之於家知六禮之咸備覘之於國知四境之無廣彼夫三星燦燦已屬季春楊葉牂牂弁届首夏豈非國亂民貧禮廢俗薄之所致也耶望迨吉於摽梅懼失時也悲同歸於春日感及時也蓋二月令會男女重禮也人道之始也

蕩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此卽所謂寇攘式內也監謗而道路以目此卽所謂炰烋中國斂怨爲德所謂侯作侯祝靡届靡究也借紂爲言無一語不是對厲王說

變風

讀變風須知各國習俗如勤儉質朴唐之俗也陳之遊蕩歌舞秦之强悍戰鬬齊之馳驅田獵鄭衞之驕惰浮靡淫泆馳蕩皆是也又須知各國風土使然如唐之勤儉本於土瘠衞之淫靡本於土薄西岐之忠厚秦俗之强悍本於土厚水深又須知風化自上而下漬漸使然大姬好巫覡歌舞而宛邱鼓缶東門婆娑唐本帝堯舊都而蟋蟀山樞君子深思小人蓄聚上有新臺之作斯下有沬鄉之淫朝有株林之從斯野有澤陂之穢

采薇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蘇氏曰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爲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率愚按彼爾維何兩章其曰君子之車又曰君子所依分明將主將提出見閫以外將軍主之之意旣曰君子所依又曰小人所腓分明說出主卒稱謂尊卑絕殊不肯一毫假借雖曰遣戍役而所以專其推轂之

任欲使三軍之士祇聞將軍令也然則同歌同時之中而貴賤位矣東萊所謂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出車

詩人多以草木昆蟲鳥獸記候嚴華谷曰昔我往矣節言我昔自朔方而往伐西戎當黍稷方華六月時也今我自伐西戎歸而在道雪釋爲塗泥春初時也初謂止伐玁狁期於歲莫而歸因有西伐之命遂致遷延春初猶在道也觧書謂移師西伐之命也愚按往時六月歸時明年二月往返不過九月北狄西戎兩番奏捷斯爲王者之師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

時矣

洛鯉伊魴貴於牛羊嘉也牲牢鼎俎籩豆酒漿無所不具偕也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也三者兼之故曰優賓

杕杜

程子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宋曹純老名粹中明鄒嶧山名泉本此爲說故字字淸切不作儱侗語純老解日月陽止二句云始遣之也以楊柳依依之時而出行期以雨雪霏霏之時而來歸今既十月期已至矣故其室家思念之久而至於哀傷也嶧山解前二節云杕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戍畢之期也故念其當暇杕杜有葉是今年二月春之將莫至家之期也故念其當歸先儒讀書精細不苟如是若不從來頭洗剔終屬蒙糊耳

嘉賓式燕又思

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氏註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又思者既燕而又燕或以三或以再也

無羊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所謂六牲牛馬羊豕犬雞是也無羊一詩

特舉牛羊以該其餘耳如車攻詩田獵也既曰既同齊足矣又曰四黃不但齊足而且齊豪六月詩戎事也既曰比物齊力矣又曰四驪不但齊力而又齊豪非馬政克修之效乎此亦牧事有成之一證也

黍離

須知西周之宗廟宮室自厲王流彘兵戈擾攘半就傾圮見者已不勝其慘傷迨宣王復興斯干考室然後似續之志成而鳥革翬飛煥然如舊可謂肯堂肯構矣奈何不再傳而遂卽東遷之禍也黍離之憂蓋不獨念鎬京之舊而新宮之綢繆並有不盡其欷歔者矣

伐木

伐木燕朋友也而曰以速諸父兄弟無遠何也蓋常棣所謂兄弟以同氣者言也所謂良朋以異姓者言也此章所謂諸父以朋友之親而尊者言也所謂兄弟兼同異姓而指其儕輩者言也蓋友之爲義統貴賤親疏而有之天子而友匹夫正伐木之旨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潛夫論實貢篇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知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皆是此意凡橫逆之來皆爲磨礲吾性情之具蓋我之所以待彼者

未必一一能自反而人之所以攻我者却無處不伏危機返勘斯義理透懼禍斯世情諳莫不徹底搜根窮形盡相而我之所以處置之防維之者斯得其道周公管蔡流言孔子伐檀削迹未必非他山之助也

復禮

朱子論復其見天地之心句云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按顏子三月不違仁之後尚有間斷一有間斷則私意萌而仁遂有離而去之之患此不遠復之所以贊顏子也克復二字惟顏子始可語此

主忠信

程允夫問目云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爲主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教之以誠也樊遲問知孔子既告之矣又質之子夏反覆不已不敢以不知爲知也凡此皆爲學用力處朱子善之愚按人不忠信則上文所謂重威皆成色取所謂學皆務虛名而交友必務聲氣改過徒事口舌全無鞭逼入裏工夫純是東遮西掩伎倆無一事做得完全故學必以是爲主

束帶

朱子答胡伯量云吉禮先繫革帶如今之皮束帶其外又有大帶以申束衣故謂之紳又答郭子從云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爲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紳按古者玉佩事佩皆繫在革帶故朱子云不專爲佩設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以於變時雍之世而一家之中尚有父頑母嚚象傲三人則百姓之梗化而不安者多矣此堯舜所以猶病也

可以怨

堯有嚚訟之嗣舜有頑嚚之親湯囚夏臺文拘羑里姬公遭流

言孔子厄陳蔡怨蓋自古而有之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夫子不教人不怨而曰可以怨讀孟子小弁凱風之章得其義矣註云怨而不怒何也綠衣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不怒之道也

知皆擴而充之矣

胡文定公曰人皆有是心堯舜能充爾如充惻隱之心至其仁如天充羞惡之心至以闕充辭讓之心至以天下讓充是非之心至以嗣子爲嚚訟此說論擴充最明晰

不敢侮鰥寡

崧高詩曰不侮鰥寡康誥曰不敢侮鰥寡增不敢二字直寫出

古聖王顧畏民碞迪畏小民匹夫匹婦一能勝予學問極至處蓋發政先施文王之惠鮮爲切不敢侮鰥寡文王之敬凜獨深

司師茲殷罰有倫

敬明乃罰以下有曰殷罰有倫又曰罰蔽殷彝就殷刑言也又曰速由文王作罰又就周刑言也蓋立典刑以彰天討自唐虞已極周詳況自湯至六七賢聖之君輕重隨時斟酌詳審必於法協乎中於情得其隱殷周之刑非二物也故或舉殷或舉文王惟斷以義而已故曰用其義刑義殺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周公攝政七年其所以保邦致治者卽是爲成王做箇榜樣遵之則治違之則亂洛誥所謂厥若彝及撫事如予蔡傳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所謂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蔡傳曰正父武王也篤者篤厚而不忘敍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敍武王之道無不如我也觀此二語明示成王標準使之有所持循又須知周公爲叔父成王方幼冲兼之流言之禍方息殷民之惡未馴洛邑方新成王初服周公方憂深慮遠懇懇懃懃訓迪周詳不憚往復故一則曰如予再則曰罔不若予直是現身說法不暇以尊己爲嫌也較之名誥更爲切至云

洛誥

洛誥一書篇首卽有脫簡自三月至十二月其間始而獻卜終

而留後成王周公在鎬在洛往來不一臣告君答臣去君留紀述不一旣不繫以日月又復合爲一篇故讀者多苦其雜亂無倫次蔡傳逐段分析可謂詳矣愚按此書更得指明某節爲在洛而言某段爲在鎬而言更見明白元陳壽翁櫟名之說善矣今錄之周公拜手稽首二節王拜手稽首一節周公在洛成王在鎬無疑義矣以下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九節則王在鎬公亦在鎬陳壽翁曰此九節乃洛邑旣成公自洛還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而請王以行及自陳欲退老之辭也證之名誥公定宅後嘗還鎬京觀名公取諸侯之幣錫公出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其註汝其敬識百辟享節曰此因將往新邑朝

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又云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味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己將退老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至四方其世享八節壽翁曰此王旣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又曰成王自謂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退固王之謙辭亦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爲王至洛後之辭也周公拜手稽首至乃單文祖德三節此緊對上文周公許王留洛則王與公皆在洛可知伻來毖殷至朕子懷德四節壽翁云拜手稽首休享公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秬祀之酒今拜

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則王旣歸鎬而公已留洛也戊辰王在新邑以下記祭祀册祝等事壽翁云此三節史臣記王在洛以留公在後治洛之事祭告文武及命公也　金仁山曰此篇有周公至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公於後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相勉敍述之辭按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又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爲王將往新邑舉大祭祀朝會諸侯而預爲訓戒也至王在洛行祀禮享諸侯之事未嘗一言及之故陳壽翁云乃惟孺子頒朕不暇節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闕矣愚按周頌淸廟詩朱子定爲周公旣成洛邑朝

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又車攻詩朱子云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詩曰赤芾金舃會同有繹言諸侯來朝也此二詩一可證祀事一可證朝享

舍己從人

胡文定公語徐時動云學道先除去人我敬之不加喜侮之不加怒山谷云好學之士常患人我之念最難調伏范忠宣公論王荊公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東坡謂介甫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王氏安能以其學同天下邵子云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以上諸說於人己二字最說得不能舍不能從委曲原故

人心道心

明薛文淸公名瑄讀書錄云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此論發明人心道心是一是二最爲融徹如鄕黨詳記聖人衣服飮食飽食煖衣聖人猶是人情所謂上知不能無人心也但衣食有節不以口體之故而累其心所謂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也　又道心最怕轉而爲人心如子之孝臣之忠道心也而或雜以爲人私意則又是人心而非道心矣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讀書錄云人倫明則禮樂興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爲禮樂之本又云上有虞舜之德則天叙天秩明而上下和由是伯夷后夔得以推其序與和形之度數播之聲音而爲禮樂由此說而推之以出公之據國拒父滅絕天理而欲制禮作樂可乎以是知正名之爲急務也

恐懼乎其所不聞

讀書錄云偶見一伶人於三層棹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喩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

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愚按恐懼二字下得最重比戒愼二字更危悚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氷蓋言恐懼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朱子云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薛文清論道體云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之間斷處

天命之謂性

讀書錄云仁義禮知卽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道只是循是性而行德卽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誠卽是性之眞實無妄命卽是性之所從出忠卽盡是性於心恕卽推是性於人非性外別有所謂道德等理也然則性者萬物之統宗與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按此段論道德忠恕等義俱本性字說下極得主腦自無擧用遺體偏枯不全之失

性相近也

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淸濁稟其淸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自孟子言性善後荀揚諸說紛紛不一至程張始分出天地

之性與氣質之性兩種而後性善之旨大明但理氣一滾而出無從而分又須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非截然二物一處是本然一處是氣質也善夫文清之言曰就氣質中指出仁義禮知不雜氣質而言謂之天地之性以仁義禮知雜氣質而言故謂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執事敬

讀書錄說敬字最好其言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步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卽非敬矣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爲一

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讀書錄論省察云一念之差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可見聖狂之轉移係於一念其捷如影響

願無伐善無施勞

讀書錄云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又云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卽是渣滓消融未盡按朱註顏淵不違仁使有一毫伐施之意便是私心未融便與仁閒隔矣

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此卽可悟無隱無言直是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敎也氣象

我其試哉

衷論云觀刑試之家也愼獄一節試之國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讀書錄云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沮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又曰治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衰不衰當亂不亂者則聖人斡旋造化之功也此二段一以發明聖心之仁不同石隱一以發明聖道之大能挽氣化之衰方見斯人吾與一言滿腔惻隱易無道爲有道責任一身承當

無暴其氣

讀書錄云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又云約其情使合於中亦養氣之事也又云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愚按曲禮少儀等篇干戈琴瑟等事先王卽於成童時教之不但收其放心抑且消其躁氣矣

夜氣

讀書錄云平旦未與物接之時虛明洞徹胸次超然眞所謂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此蓋夜氣澄淸之驗又云瑄因憶少年時

晩閒誦書愈數而不能誦至來早卽心志豁然昨晩所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之晩閒多不能記者氣昏也早閒能背誦者氣淸也此亦可驗夜氣之說愚按淮南子有人心如槃水之喩蓋言淆之則濁澄之則淸也夜者羣物之所息靜機也正槃水澄淸之候也此平旦之氣所以虛明洞徹也

人心惟危

朱子語類問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閒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愚謂臨深履薄四字正好形容危字一失脚卽墜於淵陷於氷矣人禽之關只爭一念旋轉耳危乎不危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承上節說下卽接說辭讓羞惡是非何也文淸言性命曰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然所當愛者智也愛得其宜者義也愛有節文者禮也愛出誠實者信也以至事君從兄之類無不皆然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此章發明理一分殊之旨薛文淸推廣言之最爲條暢其言曰統天地萬物言之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一理分殊也就天言

之天一理也而天之風雲雷雨之屬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地言之地一理也而地之山川草木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一家言之一理也而人之父子夫婦長幼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一身言之一理也而四肢百體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一草一木言之一理也而枝幹花葉之不同其分殊也理一行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又曰天人一理也天有不能爲人所爲者人有不能爲天所爲者此其分殊也

禮樂

伊川曰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又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曰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橫渠謂禮本天之自然按程子三說乃論禮樂之原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所謂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蓋三百三千之所由制五音六律之所由肇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此言敬義夾持之功不可闕一伊川云敬只是持己之道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着

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盡孝道也此言主敬之功不可無集義之事若欲集義而不知主敬則失其所以集義之心那得有合義之事此又不待言而無不知者矣

宣公十有五年初稅畝

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宋熙寧中命徐同相視太行煤子稅額道出相臺謁韓魏公因以事告公再三視曰小民藉此爲生若一添稅與天地相終無由廢罷但言難於增稅如何魏公天地相終之言揭盡弊政流毒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宋孫泰山名復曰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辯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帝堯奉之於後虞舜載觀厥象以盡其神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治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

司馬溫公曰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知弗能諭也强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按商紂以淫酗之化河北以南漸染已久幾同淪膚浹髓之深讀召南一篇江漢有貞一之女行露不能無强暴之男以文王之聖召伯之賢尚不能盡革其舊染況頑民身被商王之化雖遷洛邑密邇王室而蔽固益深開悟尤難以周公愼之於始以君陳和之於中以畢公方成之於終其變易之難如此賈生所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宋張南軒名栻云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俾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蓋其誠意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格之之道也此說疏格字從大人身分上看出

居上不寬

寬字易誤看非縱弛姑息之謂也書曰克寬曰有制所以防寬之弊也宋胡致堂名寅曰寬者容德也猶海之負水地之負物天之徧覆也苟以縱弛爲寬失之遠矣或問歐公爲政寬簡則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之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宋劉子卿名荀曰皐陶雖告舜御衆以寬繼之以刑故無小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溫公曰鐘鼓叩之然後鳴人不以爲異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妖耶不可以言而言猶不叩自鳴也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

胡文定公云聖賢不畏艱難聖人作易於困卦則曰困亨者困窮而致亨也於震卦則曰震亨者因震恐而致亨也

君子而時中

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言一家則廳中非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可矣

盛衰則薄裘不可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在陋巷則不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世爲中若過門不入則非中矣宋楊龜山名時因取扇子以稱之曰以長短觀之則彼爲中以輕重等之則此爲中善用中者惟等其輕重無過不及而已愚按中也即權也即易理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所謂聖之時也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楊龜山曰昔劉晏造船或言虛費太多晏曰論大計不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當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好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官司計費而給無

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劉子卿云劉晏之論即聖人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之義

羣而不黨

慶歷中上用杜祁公范文正公富鄭公任政事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欲致重法范公則欲薄其罪富公患是不知所決孫公之翰歎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觀此可見阿比之私雖古名臣尚未能盡去克己之難如是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胡文定公紹興時政論曰夫焚林而畋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魚厚賦重斂困乏不足轉而之他則無百姓誰與供常稅乎如京東西路歲入二稅約七百萬課利雜收約三百萬其餘山澤之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罔有二心及李彥等取之凡西城課利及乾濼爲田窮竭民力斂積無等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此兩路常賦不歸於王府五年矣又如荊湖南北歲入二稅約四百萬課利雜收約一百萬自二稅外豈無餘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罔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變則有一折兩折三折收糴則有均糴敷糴補糴散引則有麪引茶引鹽引受納則有一加再加倍加而猶以爲未足然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

此兩路常賦所入不歸於王府三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信不誣也

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

傳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曰易曰益即不得其正也明本釋子註云陳履常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按陳子之論即有所忿懥不得其正之義

君子無所爭

慶歷中范文正公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異及下殿各不

失和氣如未嘗爭蓋其心主於事可行而已不爲己也竊謂君子禮陶樂淑所以涵養德性者固極和粹而嚴氣正性所以維持世道者不容模稜孔子在朝誾誾侃侃孟子氣象泰山巖巖豈徒爲是氣量之恢宏而漫無可否乎此章須於爭處看出無爭方得全相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朱子答徐元聘書云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言也故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薛文清曰鳥獸皆知寒煖饑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當然乃其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朱子所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知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又曰仁之性物得者尤多如牛呼犢而鳴烏護子而翔雞護雛而啄犬護子而噬皆慈愛之發於自然也但爲形氣所拘於此一端畧能發見他則不能類推矣又云衆蟻得一物合力舉之以歸其穴謂之無知不可又云鳥迨天未陰雨而綢繆牖戶亦其智之一端又云飛潛動之物皆有知有性植物則無知而有性觀此可見人物之所以異所以同處

知皆擴而充之矣

程子所謂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說推卽擴充之謂也如雎鳩夫婦豺狼父子螻蟻君臣各得性之一端但爲形氣所拘不能因此推彼人爲萬物之靈所謂仁義禮知之粹然者渾全無缺程子所謂纔明彼卽曉此明通透徹本無窒礙擴而充之無不心心相印也恕字可行終身絜矩能平天下如是而已四端發自孟子擴充之義言之不厭其詳眞人物之所以區分聖凡之所以懸絶也又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二語該盡天德王道內外合一大宗旨

五皇極 六三德

作福作威卽天官八柄之法夏官九伐之法蓋爲上者旣建皇極以爲臣民之標準矣然世道之盛衰氣稟之純駁風土之强弱究何能一道同風胥一世而納之於大中至正之域哉不知有亶聰之德斯皇極之所以立居天子之位斯皇極之所以行正直之用一剛克柔克之用四權衡輕重救弊矯偏以爵祿富貴致其尊崇以刑罰甲兵嚴其黜抑陶鎔磨礪漬漸薰蒸而偏陂反側之心自轉爲蕩平正直之化矣否則威福大權歸之臣下則害家凶國民人僭亂其禍有不可究詰者而何有建極保極之足云哉此五六兩疇所以相次之旨也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恭從明聰睿言踐形也勿視聽言動言去私也去私所以踐形
也故曰克己復禮也洪範五事論語四勿反正互明但四勿爲
五事下手工夫耳朱子論視聽言動比洪範五事動是貌否如
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
眞西山云勿云者正指思而言

八庶徵　九五福

庶徵驗之於天觀休徵而知皇極之克建也觀咎徵而知皇極
之不克建也五福驗之於人觀五福而知建極有以致之也觀
六極而知不能建極以致之也蓋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之
三重徵諸庶民九經先著其效昔顔淵仲弓問仁以天下歸仁
家邦無怨使以自考皆是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書驗之於
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否
也呂東萊云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
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又云凡事有齟齬必在我者有所未盡
此其形而彼其影也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眞西山以嚮字作嚮慕解深有意味蓋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造化不齊此缺彼陷壽夭仁鄙貴賤窮通萬難盡一今欲舉天
下而納之五福之休無一夫罹六極之咎堯舜其難之曰嚮云
者蓋不敢必其然而願欲之如此耳所謂雖不能至然心向往

之也威古威畏通用蓋六極者衰殘凋敝之氣象也老者耆者罔
克壽終幼孤者不獲遂長陰陽沴厲兵饑流離俯仰有匱乏之
憂習俗無仁讓之化強者脅弱衆者暴寡如是而三德之用不
行皇極之德不立其何以作民父母爲天下王乎此人君之所
甚畏而不敢少懈者九疇以敬爲建極之始以威爲保極之終
其旨遠矣

夙夜罔或不勤

下一或字見聖德法天行健無一息間斷處此緝熙敬止文王
德之純也

旅獒

此篇見古大臣事君格心之學一獒之獻或却或受似無損於
大德自古大臣言之則曰其受之之心即玩之之心即貴之寶
之之心也此心一萌將玩物馴致玩人貴異物馴致賤用物寶
遠物馴致不能寶賢而大德虧於細行功業墮於垂成極之遠
方不庭困於悉索邇人騷動苦於輓輸財殫力單變故百出莫
不由此篇終以保民居世王業作結召公訓王之意其懃懇有
如此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康誥篇自敬明乃罰至則予一人以懌十二節皆言愼罰之事
而於中揭出心字德字正所謂以端用刑之本也此所謂心即孟

子所云不忍人之心程子所云滿腔俱是惻隱之心所謂德卽易所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書所云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是也若無此心無此德則以得情爲喜以鍛鍊爲能淫刑以逞何求不得此眞刑書之原培養國脉之本也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戞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

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兩速字正對上節五六句時四字蓋丕蔽要囚而必經服念之久者蓋天下之大命在獄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必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者與我皆無恨此欽恤之仁哀矜之念雖欲速而不忍也不孝不友不忠速卽刑典無赦者蓋父子兄弟之無親君臣上下之滅義三綱淪九法斁若不速以刑之禍亂隨作此明罰勑法雷電示威有不可少緩須臾者也一遲留一迅疾惟當於理而已矣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國家舉一大事如行師遷國大祀大喪公卿士庶持論各殊意見不協因而其事沮撓當斷不斷惟聖智之主神明獨運決然行之而無疑如管蔡流言武庚倡亂周公奉王命而征之此事勢之萬不能已也而邦君庶士反以艱大爲辭敢於違卜盤庚三篇以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惑於利害不適有居故喻以遷都之利如此不遷之害如彼委曲訓誥費盡調停湯之伐桀應人順天之舉也而亳衆反謂我后不恤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滕文行三年之喪復古也而百官族人皆不欲反謂宗國莫之行是非把持得定鮮有不爲之搖奪者

召誥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此一節總領通篇大意如皇天上帝句起下十八箇天字改厥元子句起下有王雖小元子哉句茲大國殷之命句起下夏殷之命八句惟王受命起下今沖子嗣今王嗣厥命二句無疆惟休句起下兩今休字無疆惟恤句起下遐終墜命民碞顧畏威命讐民等字曷其奈何弗敬句起下六箇敬字又按皇天上帝所以改元子革殷命者虐民故耳三句中已暗含民字意以後十箇民字俱從此出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向背視小民之從違小民之從違視君德之敬肆歷年永與不永惟決之於此而已通篇遮

言天命靡常小民難保夏殷之何以墜命前車可鑒嗣王之何以永命疾敬爲先往復諄詳危言切旨其血脉貫注廣大淵深與大雅文王篇同一旨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皇天上帝節爲通篇總冒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句爲通篇結穴此卽孟子得乎邱民而爲天子之說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

須役書而庶殷丕作蓋記周召營洛綜理之詳條條有法而庶殷赴功趨事其踴躍不減於周民以見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之意至於告成甲子書賜有間矣說者謂乙未至甲子僅一月耳而萬世基業成於一月之功此亦姑爲約畧之言而究未得其告成果於何日也竊疑庶殷丕作之下當有闕文不應攻位用書俱記時日而落成反畧而不書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召公之戒武王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禹貢列九州之貢冢宰記九貢之用非備衣食日用喪祭朝會者不載蓋以珍奇玩好之物淫蕩上心百度從此破裂不敢不愼之也儀不及物則其所以事君者不以道而以幣則雖庭實旅百究無享上之誠猶之不享也此念一生則貌恭而心狠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成王至洛有朝會之舉周公以識其不享別言之誠爲御諸侯之要旨也

多士

商王士所知者乃祖代夏事所執者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之言所怨者由商至洛有四百里之勞攘所懼者從三監叛居有不可追之罪戾又況移之遐逖背井離鄕田疇室廬觸棲靡定尤殷頑之所心憂也周公作誥乃爲之述其先人革夏之由於天則知我周革殷之非求位作下都以定爾止比我周以期多遜則知播遷之非勞民而怨可不作明告以不殺示矜恤之仁隱寓以防維彰明威之用可謂詳矣況夫所謂土者授之田以謀其食止者授之室以奠其居幹者授之事以分其業有年者老者以壽終小子者幼孤得遂長小子乃興者家道寖昌賢才崛起所謂迪簡百僚將於此乎由也遷洛之利如此其大也此皆人情所願欲者周公復曲爲曉喩之可謂詳且盡矣此其忠厚悱惻之心卽東山勞士之心也

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蔡注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理言爲以用言按此爲字如孟子行止非人之所能爲爲字呂成公云不畀之理豈在外哉

是我下民所秉之爲蓋善善惡惡確然不可易者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大雅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卽天惟求爾多方三句意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卽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意也乃眷西顧此惟與宅卽惟我周王一節意也蓋天求民主惟德是畀鼎革之際冥冥中若有不勝其躊躇者曰求爾多方曰教我用休曰監觀四方曰爰究爰度直寫出天人相與之際呼吸可通形聲可接詩書無異旨也　多士篇

曰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多方則曰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承者以下承上之辭於帝言承承天而時行之義旅者民也亦曰承者何也蓋民惟邦本苟無民何有君靈承于旅正所以靈承於帝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

文王卑服

此下三節述文王無逸之實開口先以卑服發端何也蓋萬民之不能咸和由君心之奢侈侈心一動則晏安鴆毒耽樂是從而聲色進賦斂橫小民如何而懷保鰥寡如何而惠鮮舉一卑服而一切淫靡之具盡行屛絕可知於此見文王畔援歆羨之胥捐而寡欲清心爲咸和萬民之根本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治天下有道剛克柔克是也剛克則整齊嚴肅有不可犯之威柔克則寬裕優容有不忍棄之德當文王時紂以殘虐之資流毒下民正如疲癃殘疾之夫惟有撫摩調護之一法懷保惠鮮在紂時爲最急汝墳歌孔邇其明證也然使文王無徽柔之德氣質粗厲性情操切則窮瘝疾苦其所以體之者必不詳所以撫之者必不至閔有梗化之人驕悍之俗又必不能惇大成裕至再至三馴擾而俟其自化如是則不能懷保之惠鮮之矣孟子云恭者不侮人旅獒云德盛不狎侮懿恭云者無一事之敢忽無一人之敢慢者也無一人之敢慢自無一事之不周寒暑

怨咨嗟嘆連無告如聞其聲如覩其狀則凡所以養其欲給其求者自無不備至而懷保之恐後惠鮮之有加矣周公繫懷保惠鮮於徽柔懿恭之下豈無謂哉

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監謗之禍至不克有其國所謂怨有同是叢於厥身也周公蓋見之早矣

告君乃猷裕

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鎭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棼亂欲其解紓黯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

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今由吕說推之召公以盛滿難居欲遜權位退老厥邑此寵利不居功成身退之義然以太保之尊受顧命之寄義與國同休戚不當以一己之進退爲重而以君德之隆替國祚之短長爲心斯度量恢宏謀慮深遠延寧王之德終穆考之功丕冒海隅天休永荷直與殷獻臣爭烈文五臣

比隆矣以視夫介介於明去就潔身遠引者其氣象之迫促爲何如耶周公爲召公進猷裕之說此古純臣篤棐之忠始終國事如此厥後弼亮兩世不聞有求去之言其得於周公之訓也大矣　孔之去魯膰肉不至而後行孟之去齊三宿而後出豈沮溺丈人沈淪不返孔子則栖栖皇皇席不暇煖皆稽之義也

篤棐時二人

文王時周公爲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職在治外甘棠至不忍伐當時之感德可知召旻之詩曰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其令人不忘如是可知當時雖濟濟多士如芮伯畢公毛公衛侯皆爲賢佐而同心協力維持於國家多難之時殆非諸臣所能及者故曰襄我二人在時二人惟時二人弗戡篤棐時二人凡四言之周公於召公眞如左右手也

訪落

讀訪落敬之小毖三篇知成王之訪道求賢開誠納諫讀召誥洛誥無逸立政四篇七月文王大明緜公劉洞酌卷阿七篇知周召之翊贊冲人培養國脉茲以周召之訓見於詩書者言之以創業之辛勤而言則玉瑤鞞琫陟巘降原望景覯泉館豳創芮此公劉之遷豳如見也走馬岐下契龜周原立社營門築室作廟此古公之遷岐如見也思齊開先嶽音繼美內助多賢爲生聖哲以小心而受方國以燮伐而代大商此文武之誕膺天

命而爲西伯爲天子又可見也以衣食之艱難而言則春耕秋穫婦饁女桑狐貉兼儲晝宵并瘁兼以斷壺剝棗園圃裕饒稱觥躋堂君民一體此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又可見於七月一篇也且爲君之道奉天牧民正位凝命周召則以敬德爲諴民之基無逸爲永年之本拜手而嘆休茲拳拳宅俊遴邇俯陳車馬眷眷顒卬昔之命殷者轉而命周可知駿命不易挹之於彼者注之於此庶幾澤潤生民況夫宅中圖治毖殷民朝列辟舉盛禮記功宗凡守文之君所以丕承基緒懋修厥德儀刑者何人監戒者何事周召無不於詩書而縷陳之所以漸染薰陶日積月累基命之主宥密緝熙宜乎頌昊天而罔斁也

一輻集卷之七

一輻集目錄第三冊

卷之八壬寅

灼見三有俊心

立政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冏命

牖閒南嚮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趨進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鴟鴞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陳其宗器

鄉飲酒禮旅酬

拜告旨

降一等

鄉射禮

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玆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在寬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將毋來諗

言顧行行顧言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二南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術國有學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旣克有定靡人弗勝

辭達而已矣

有司莫以告

節用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無財不可以爲悅

吉甫燕喜

彤弓

卷之九 癸卯

與治同道罔不興

旣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習與性成

方懋厥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旦訓于蒙士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

舍我穡事

自周有終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魚麗

有答問者

力不能問然後語之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道之以政
常棣
帝庸作歌
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黎獻
四十曰強而仕
三八政

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在知人
舉賢才
遇雨則吉羣疑亡也
君子用罔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高朗令終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

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明啟刑書胥占
食不厭精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隱居以求其志
大師克相遜
錫土姓
六五貞疾恆不死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解利西南
九四大吉无咎
革己日乃孚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納約自牖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
習教事

復

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卷之十 甲辰

巽

兌

康誥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

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咸恆漸歸妹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

噬嗑賁豐旅中孚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學之不講

明辯之

立政

其勿誤于庶獄

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官不必備惟其人

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上農夫食九人

我愛其禮

舍己從人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

莫遠具邇

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四命

呂刑

察辭于差

亦行有九德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於緝熙敬止

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卷之十一 乙巳

兎罝

東山

綢繆

二南
白華
潛
畏不能極
二南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
克有終相亦罔終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蒙

需
顯比
泰否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
江汜
有命无咎
大有
比大有
履比

同人謙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
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咸兌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何天之衢亨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
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切問

學而時習之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賜也非爾所及也
四方風動
文明以止人文也
六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裕无咎未受命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一輶集卷之八　乾隆壬寅

古歙項淳任田

受業弟應蓮西清　姪桂林翔圃　校訂

灼見三有俊心

淮南有云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既有功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此卽灼見之說也三俊者儲材待用他日次補三宅者也未授以事則底蘊無由外見今灼見其心自有以得其氣象之從容器識之卓越者他日事功可豫決而無疑也較之克知義尤深至

立政

為政在人篇名立政而篇內皆言用人之道人存政舉故也周

禮六卿分職乃立政之大綱大紀耳立政一書直是周禮大補腦處

其惟吉士其惟克用常人應上庶常吉士句蓋所謂常者庸言庸德初無矜奇立異之為則政貴有恆自不至朝更而暮易也所謂吉者懷仁施恕蠲絕胥戕胥虐之心則和氣致祥自足斂福以保極也

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為然知之不明任之不專者憸人為之間也一憸人用而羣賢束手矣故曰勿有間之又曰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卽畏孔壬去讒佞之意也世運之汙隆治道之升降恆必由之

此篇首節以知恤二字提綱古之人至奄甸萬姓四節言禹湯之知恤也亦越文王武王至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六節總言文武惟知恤故得人如此其盛也文王惟克厥宅心至以並受此丕丕基四節分言文武不惟知人之明且任人之專也嗚呼孺子王矣至用勱相我國家四節戒成王以知恤而恐以憸人間之致委任之不專也今文子文孫至其惟克用常人三節以刑兵更重於庶慎特戒之也末節因論刑而以蘇公為法使太史書之也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此二句訪道求助之意親切肫摯康王報誥首言文武為君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又言今予一二伯父雖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穆王命君牙為司徒亦言亦惟先王

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命伯冏為大僕正亦言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之士匡其不及均可見其求助羣臣保泰持盈之意

冏命

立政篇以綴衣虎賁并列於常伯常任準人之後蓋以近臣朝夕君側性情嗜好罔不知之苟非正人則所以逢迎之者偈其有極故其職雖卑而所係於君德者甚大此周公所以列其官於三宅之後也但列其名而所以列之之故終篇究未一言及之冏命穆王戒大僕正之書也周禮大僕職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正所謂近臣與虎賁綴衣等篇內暢發懋德交修慎簡僚佐戒其昵憸人防其嗜貨賄且曰僕臣正

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其歸于君德者如此其重讀此則立政之所畧者可以推其義焉

牖間南嚮

讀朱子釋宮乃知牖間南嚮七節東西方位各有其地讀書之法其序不可紊如是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合遠邇大小而無不治覆載之所以同功統身心表裏而無不飭聖賢之所以協一成王顧命及此非單心之學力既至而能然乎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玆今朕必往

陳壽翁嘗云商民以一國爲心湯則以天下爲心愚按汎舟之役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漢文帝答粵王書曰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此皆帝王之度與天地同量也

趨進

賈公彥曰凡趨有二種有疾趨行而張足是也有徐趨執玉舒武舉前曳踵(本士相見禮文)是也按趨進乃疾趨執圭足縮縮如有循乃徐趨也

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士相見禮記言視之法有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鄭康成曰始視面謂觀其顔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未見顔色而言是不能始視面也既言之後尚有視抱視面兩節未言而不能視面又遑問既言之後有此詳審乎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孔疏云分宗廟之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此卽分寶玉注脚

鴟鴞

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朱陳正甫(經名)曰此天地之委和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始疑終信之象乃君臣和同之德之所感召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意歸美稱德成王不有歸美於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己也周公不有歸美于成王知有王不知有己也二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觀此則可知鴟鴞一詩君臣相疑上下乖隔宜乎嘵音瘏口其詞意悲切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陳壽翁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註十二月戊辰晦此七年之

十二月卽成王卽政之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三月曰昔朕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方作於卽政之明年五月乃奄之第三番叛王穨其地遷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蔡注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案費誓言徂玆淮夷徐戎並興卽其事也案此則奄叛已三番及成王踐奄而後定以武王周公德化如此其盛而服之之難如此周官四征弗庭周頌奄有四方皆言成王武功治亂之事此詰爾戎兵之戒張皇六師之言古大臣所以惓惓也

陳其宗器

書序與寶篇宋鄭景望名伯熊曰胡氏春秋傳曰古者寶玉世守

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告終易代宏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矢莫不陳列非直爲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況神器之大者乎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若無德則天亦不可常可不儆戒乎此說正是陳宗器正解

鄕飮酒禮旅酬

此旅酬皆在西階上也前此主酬賓乃正酬主拜送作階賓答拜西階不同階正禮也至賓酬主人則不分階賓主同拜送阼階及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而辯皆在西階行之鄭康成曰旅酬同階禮殺也

拜告旨

主人之設不獨尊兩壺於房戶閒也薦脯醢設折俎詩所謂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者蓋兼而有之矣乃嚌肺則嘗之啐酒則嘗之而降席而拜者惟告旨之文若謝主人以旨酒飮己也及賓酢主人而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敎君善曰崇重也謂賓崇重己酒不嫌其薄而飮之旣故拜謝之亦不及殽饌而唯致謙于酒焉可知酒之爲物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用此酒唯羞耇用此酒惟樂賓用此酒蓋愼之也尊之也小雅燕饗賓客諸詩先詠旨酒者大率皆然豈無意乎

降一等

鄕飮酒禮立司正節云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賈疏側者特也賓介不從故言側是一人獨降爲側降也二人擧觶節云逆降洗升實觶儀禮義疏云逆降謂先升者後降猶昏禮言七者逆退也是後升者先降爲逆降也又云燕禮媵爵者序于尊所以降拜于階下故曰交於楹北降是序降也此言降之先後如升時也以此推之則未知此時奏請者夫子一人與或與諸大夫旅進與一人則側降矣旅進則序降逆降不可得而聞也

鄕射禮

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鄕飮酒之禮故鄕射禮先敍鄕飮酒禮自戒賓至立司正十三節內惟張侯一節異餘大概

皆同至請射及射事畢二十六節乃正言射事論射之人則賓
一主一大夫有無不定衆賓無定數論射之位序則設物當棟
庠則設物當楣上射于右物下射于左物論射之器弓矢決遂
侯之楅中旌豐觶籌物朴也論司事之人司馬總射政司射主
射事獲者司侯釋獲者司中弟子司弓矢設楅遷樂也射有三
番司射誘射後第一番射惟三耦六人則獲而不釋獲第二番
射則三耦外賓主人爲一耦大夫與士爲一耦衆耦無數則不
貫不釋第三番射耦如再射則不鼓不釋飮觶兩番初射不釋
獲不飮再射三射則飮觶設豐亦兩次

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韓文答陳生書云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于外先乎其
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
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飮食
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于外而後爲
養薄于質而厚于文斯其不類于欺與數語與反身不誠意暗
合錄之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玆

此兩節言文王用人信任之專也自古論用人之道無不以信
之篤任之專爲要術然後知文王罔攸兼罔敢知乃由克知三

宅心灼見三俊心而來若賢否知之不悉見之不明而曰吾信
之篤任之專鮮有不敗事者善乎歐公之論爲君難也其言曰
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
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于人而拒絶羣議是欲盡一人之
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
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擧事又不審計而輕
發其百擧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
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
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于能斷使後世人
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于禍敗則雖悔而不
可及此甚可歎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柳柳州零陵三亭記云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
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淸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
成又讀韓文公毛穎傳云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
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
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遲從遊意須領會韓柳說以疏
解之則從遊卽從學之理昭然矣

在寬

歐陽公講學狀云若夫設教者則以勸善興化尙賢勵俗爲事

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此段說寬字入微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韓文公師說所謂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所謂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云云者正無常師之意而其本皆出於伊尹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兩言至論語三人行章不但善者從爲師不善者改亦爲師則師之用益廣矣由是而推文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皆以不善者爲戒

庶幾從而改之皆師資矣合天下之善不善胥引而爲一己勸戒之人以是檢身以是寡過聖賢爲己之學固如是也

將母來諗

曾南豐福州上執政書云所謂必本其情而敍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敍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由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于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于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此段寫出古君臣相與之際恩意周洽如家人父子無不可以告語者觀北山鴇羽陟岵三詩切切然以父母爲說則知將母來諗四字直從使臣肺腑中揭出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其道固如是也

言顧行行顧言

言行不相顧如王荊公原過一篇以改過爲復性進說一篇以

自進爲枉己規諷楊叔明之兄弟豈不言言金石有古士風而新法一行執拗自用能改過與辭小官不辭大官巧於自進非枉己與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其徵矣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王荊公答韶州張殿丞書云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

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誘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于冥昧之間耶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孫樵曰古者國君不得覩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嘗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愛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李習之百官行狀奏云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今之作狀者非其門生卽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知妄言忠肅惠和曾不直敘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此不惟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

地而已蓋亦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詞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誌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如此則詞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觀此可見闕文之不及見勢必徑行武斷不足以存是非之公尙得爲信史乎以後世作史之弊參之而夫子當時感喟之情有憂及千載而後者矣

二南

曾南豐列女傳目錄序云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朱子論關雎以南豐之言庶幾得之故其注二南先以文王之化四字補其義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術國有學

曾南豐宜黃縣學記云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

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之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飮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

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
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
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此段詳敘古人教人之法
一本經術該括無遺最爲精切朱子云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
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歸哉

集傳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
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
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

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
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于民又可見矣此論其戍申非
其職而怨思以古制斷也況推其怨思之情責之捍患防敵亦
必不得孫樵書田將軍邊事云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
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匏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
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
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鬬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
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振粟則以
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柳柳州封建論曰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
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
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
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
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
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
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
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焉
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
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

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段正與無主
乃亂意相發明

旣克有定靡人弗勝

蘇文忠三槐堂銘云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
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
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
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而其定也久矣

辭達而已矣

蘇文忠與謝民師推官書曰言止于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有司莫以告

蘇文忠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有云世俗謟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聽明此軾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

節用

蘇黃門元祐會計錄序云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于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黃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淸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淸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强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靑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于是經入竭于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

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此段說出宋朝國用之所以盈絀或封禪或土木或益兵而不裁汰或黷武而致匱乏加以宗子蕃衍官吏冗積一切皆糜耗國帑動輒鉅萬以視藝祖開創之初其奢儉不可以道里計也讀史可以注經九式之詳職幣之法不可不亟講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位爲天子學同儒生故就將緝熙之說始自成王遜志時敏之訓肇于傅說善乎蘇黃門之論三宗曰古之賢君必志于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于其位而無害也

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蘇黃門乞誅竄呂惠卿狀云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于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托國食子狥君也而推其忍則可以弑君樂羊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孝不殊至于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于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可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此段發明忠臣孝子同條共貫最爲精警

無財不可以爲悅

禮非財不行故先王制禮朝聘有常期牲牢有定數以爲過豐則難繼禮必不可行矣曾南豐禮閣新儀目錄序云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于禮則不放其邪心不窮于外物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南豐論禮而曰財用可充其旨遠矣蓋人情恆好華惡樸先王于人之飲食衣服宮室兆域立爲限制不得過度者一則明天下之分一則裕天下之財無藝之費不肯糜合行之儀自足辦又何至貧而不能爲禮耶

吉甫燕喜

吉甫燕喜對六月棲棲說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其勢驕悍悖逆可知以酷暑行師急不及待吉甫之憂心悄悄眞有不遑暇食者今奏凱而歸釋汗馬之勞膺飲至之福王國以定王心載寧今而後喜可知也前路極寫車馬旌旗聲勢赫奕眞如秋霜凜凜矣接吉甫燕喜四字又如春日融融可謂曲盡其妙

彤弓

覲錫弓矢有樂歌則賜鈇鉞賜圭卣俱有樂歌可知

一輯集卷之八

一輯集卷之九　乾隆癸卯

古歙項淳任田　愛業　程時敏瀛彩　張大璋映屏　校訂

與治同道罔不興

同道與孟子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同道同蔡注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莊子云三皇五帝之禮樂法度不矜于同而矜於治言事不必同而道同也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玩其語意與周頌訪落等章正復相同而自怨自艾尤見痛切

習與性成

陳壽翁曰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恆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恆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恆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恆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于惡而後性流于惡其既流也性若成矣然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橫渠張氏始剖判言之已肇端于湯尹言性之初矣此說于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分剖處最為精鑿

方懋厥德

方字如天保如川之方至方字言夏先后之懋德方日新而不已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天下之亂起于人心之不正人心之不正起于愛敬之胥喪愛敬之胥喪起于孝弟之道廢孝弟之道廢起于君上之無以立其標準為臣民風化之所歸也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孟子以堯舜之道在孝弟誠以治亂之樞機發根端在于此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不知有親也不惠阿衡不知有長也無親無長愛敬胥亡而欲敗度縱敗禮影響隨之間不容髮豈能保其家邦以康四

海哉伊訓一篇為太甲即位之元年伊尹作書訓道之始不曰嗣位而曰嗣德不曰如何用人行政而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然後以家邦四海終之蓋以王化之原在此而不在彼也厥後桐宮之舉仍以密邇先王為訓是即立愛惟親之旨也愛親自能敬長矣古大臣格心之學其所以異於霸佐者如此

具訓于蒙士

胥雅肆三官其始也康成謂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具訓蒙士蔡注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一勸一戒先王于始學者教之之周如此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

上節述風愆之訓皆所以儆有位然臣從君如影隨形君身不正三風十愆均爲虛文矣故緊接嗣王祗身以爲臣下倡率也武侯前出師表云陛下亦宜自謀緊接諸臣請罪之後同一意也

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聿求元聖旁招俊乂凡三風十愆無一不屛絶而去之盡然後能懋敬厥德肇修人紀也官刑之制無諸己而後非諸人王之所以異乎伯者如此而已

舍我穡事

湯誓開首直述誓辭不似泰誓先以十有三年春作序引然觀舍我穡事之言又可得其時也明洪南池（名翼聖）曰征葛十七年然後有鳴條之擧宋薛士龍（名季宣）曰湯興師于農月故商民有不恤我衆舍我穡事之言

自周有終

金仁山以周字當作君字解古文君字與周字相似故誤此說與下相字緊對文義亦順忠信之說究屬費解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張子曰服事也雜服洒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如此說正對操縵博依就小事上說一般意思鄭康成作冕服皮弁之屬言似不若張說爲的當

魚麗

此章優賓爲正解唐孔氏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爲物盛多能備禮也此作旁解毛氏作推本之論曰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觀此而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之詩可見萬物之凋敝矣

有答問者

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孔疏不善答問者或問小而答大或問大而答小或暫問而說盡此皆無益于所問也學記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宋輔漢卿（名廣）曰記問之學據己所有者以告人聽語者因人之所疑以啓之孟子所謂知言是矣此非心與道一而尺度權衡之在我者不足以與此就此兩節觀之答問本領全義乃見此所以居五教之一也又如曾子問一篇非孔子不能答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孟子亦不能答答字看得深方是君子之教片義單詞無非典則也　如孟子屋廬子不能答公都子不能答論語宰我戰栗之對子貢虎豹之喩子張論交之弊皆可見答問之難

力不能間然後語之

無違之旨轉發于樊遲舉錯之言復述於子夏力不能間也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朱子曰此二句自是內外交相養之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　問禮莫是攝心之規矩否曰只如顏子非禮勿視之類皆是也眞西山曰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當而無一事之不中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又明張羽臣鶱名雲曰事到面前便以義決其可否如利刃相似著處便作兩片此解以義制事最分曉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上三句卽天命之謂性下二句卽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

君有時不南面而東面者如大戴禮踐阼篇云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屛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皇氏云王在賓位師尚父主位此王庭之位臣亦有時不北面而西面者如學記云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卽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是也如拜手稽首惟臣拜君則然然君之于臣亦有時而行之太甲拜手稽首荅伊尹也見太甲中篇成王拜手稽首荅周公也見洛誥篇皆不臣其臣而師其臣也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宋方性夫曰依則依物之理以爲言爲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則博依之謂愚按樛木比后妃能逮下以樛木有下垂之義螽斯比后妃子孫衆多以螽斯有生子之說物理旣明則比興取義自確抑揚反覆有引伸于不窮者矣善乎陳雲莊之說曰詩

人比興之詞多依託于物理而物理至博也學者不能于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于詩之詞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

道之以政

太史公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濁之原也老泉上皇帝書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愚按法之所已及者民貌奉之法之所未及者民顯行之勢必法之密也如牛毛而民之逃法

也亦神出而鬼沒所謂革面不能革心如薙草不除其本後必復生也道德齊禮乃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有不待上之人爲之督責者故爲治之要端在于正人心厚風俗而已

常棣

老泉蘇氏族譜詩云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如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說兄弟之情極爲悲切常棣以死喪之威形容兄弟眞情此以疾病相關便見兄弟眞情不待死喪而後見也常棣以友生不能如兄弟此詩卽以五服親盡之兄弟不相聞問不似親兄弟之生死相關也較常棣更推進

一層說言愈淺意愈悲直是血性中流出可謂得常棣之遺風者矣

帝庸作歌

史臣錄夔論樂于典謨之末而繼以賡歌颺拜之辭明明畫出治定功成禮明樂備君臣交泰萬國咸寧天地位萬物育神祇格鳥獸馴宇宙太和薰蒸透徹無爲之治卓絕千古氣象須從于田號泣歷試諸艱看起乃知喜起明良之歌直由五十年之憂勤而至也

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經書形容國家盛衰之極致不惟寫民情必兼物象彼茁者葭壹發五豝誌其盛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覘其衰也中孚豚魚言至誠感格之理也卷阿鳳凰言太平祥瑞之應也而況以大德而致天地之和以后夔而協八音之節有不感召而百獸率舞者乎風俗通象鳳之論誠未得夫聲樂感通之理矣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禮運曰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

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此二段正互相發明

黎獻

黎獻猶大誥之民獻也

四十曰强而仕

歐陽文忠公議學狀云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弟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于身行于家達于鄉里聞于鄉黨然後詢于衆庶又定于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

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其半生爲學者行又廣察以鄉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愼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于其間而風俗不陷于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此段正足發明四十以前教學功夫次第

三八政

蘇老泉洪範下篇云三八[illegible]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鄭康成以食爲稷以貨爲司貨賄以賓爲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于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吾以爲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

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朱子曰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傳說彙纂云禮記王制自冢宰制國用以下至司寇其序政與此同蓋冢宰所司食貨祀三者備矣然後司空定民之居然後司徒與民之法樂正司馬因司徒所教而升之故附于司徒而以司寇明刑終焉惟賓師二者洪範次于後王制序于前蓋八政者民生之先後緩急故柔遠安邦之事在于養教之後王制所言建國之規模紀綱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居庶政之先義各有所當也按八政爲致治之條目如大學八條目也載籍之言治道者俱不出此

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三四兩疇相次之理觀月令一篇便見蓋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天人合一義固然也協合也八政合於五紀也

在知人

蘇文忠擬對御試策有云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于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此言知人不可學出于天資亦可爲難字備一解

擧賢才

宋太祖任官之制自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宋以前其署置辟擧之權臣下猶得操之老泉上皇帝書言之矣可知宰以下有司宰皆得自徵辟故朱注云擧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此就有司而言爲宰之職分應爾推而論之子賤治單父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二人師事者一人子游宰武城得澹臺滅明一人皆所以表率風俗咨訪治道廣聰明而袪壅蔽庶幾慮無失策擧無敗功又非徒以供有司之用而已也此句須照爲宰上分疏乃確切

遇雨則吉羣疑亡也

成王周公君臣相疑居東避謗不聞有罝公之詞作詩貽王惟記未敢誚公之語非風雷示變金縢啟書其肯泣而親迎乎可知睽生于疑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極形容疑之情狀終之曰羣疑抉出所以睽之故也家道正本于孚家道睽起于疑兩卦皆于上爻揭之

君子用罔

韓文守戒篇云天下之禍莫大于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于禍也有間矣此正用罔之說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上二句屬學問說震動也即說命所謂時敏也巽入也即所謂遜志也日進无疆即所謂厥修乃來道積厥躬也下二句屬造化說天施者即月令天氣下降也地生者即地氣上騰也其益无方即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也　益之用凶事无咎即孟子所謂生于憂患也蓋晏安鴆毒憂勞興國動心忍性增益不能皆從凶事來也何咎之有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生殺予奪皆所以愛民猶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故就君言不曰惠政而曰惠心以民之感戴而言則必惠澤之及民者在在皆徵實而可久乃見上之德我誠深也如子產爲政先有孰殺之詠及三年而後有誰嗣之歌故曰有孚惠我德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以周南解之關雎麟趾是也以大明解之摯仲氏任纘女維莘釐爾女士也生此文王篤生武王從以孫子也

高朗令終

高朗令終孔疏所謂五福之考終命也人君輔我則后虐我則讐春秋記弒君三十六可見令終之福人君尤難述頌禱之詞而及此臣之忠愛極矣傳所謂歌于斯哭于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原也賈誼治安策云生爲明帝沒爲明神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亦此意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唐高郢魯議云孔子憤歎于衰周而欲求禮于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爲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又云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又云若享非禮之褻是周公不得爲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秖以王者禮

致餼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又云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于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此篇說魯郊禘非禮獨具卓識張子程子之論實以此議爲開先也故摘錄之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唐高郢魯議云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毁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于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此段卽朱註所謂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也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諡法有統擧其全德者有偏指其一端者唐梁肅代太常答蘇端駁楊綰諡文貞議盡其說矣如云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諡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諡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舍其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于一字褒貶垂于將來蓋先王制諡之方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宣然後擬諡議則千古莫嗣而諡典絕矣孔圉得諡爲文蓋有合于勤學好問之義是以夫子節取之

明故刑書得占

齊孔稚圭上撰定律章表有云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杞斷則法書徒明于帙裏寃魂猶結于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定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愚按小民犯法之情情僞微曖其變千狀律章浩繁不能盡載比附少乖含寃不少德璋此論發前賢所未發

食不厭精

召旻箋云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術粟一石爲

糲米六斗舂糲一斗爲粺九升又去爲鑿則八升又舂爲侍御則七升正義云米之細者乃窮于御又論語飯疏食召旻鄭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彼賢者祿薄食粗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正義云以疏對粺則粗于粺也粗于粺者唯糲米耳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唐張均宗廟加籩豆議有云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云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

共同歸于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

隱居以求其志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本義王小人說王輔嗣及程傳皆作君子守道說程子解志在君也句云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于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胡安定曰君子之志未嘗不在致君澤民也雖當此否塞之時引退守正不苟務其進俟時而後動者亦志在致君澤民而已

宋王童溪(名宗傳)曰時方否塞故以彙守正于下若反否而爲泰則亦如初九之以彙征矣故初九之象曰志在外初六之象曰志在君以言行止雖係于時而君子之志于君亦無往而不在也隱居求志其即否初六之象與

大師克相遇

同則金蘭也不同則伏戎于莽也乘墉而攻也非以大師克之不能去其間隔盍同人之時必有不與爲同者以大肆其離間之計虞有四凶周有管蔡非去之不能爲治

錫土姓

唐柳芳氏族論有云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于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成宣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志(志當作地)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于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

六五貞疾恆不死

六五爻詞傳義皆以六五乘九四之剛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

受制于專權之臣爲說王童溪則以六五乘九四之剛恃以拂弼于己故得恆不死而引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之言以證之是以四爲拂弼之臣也說并通蓋逸豫所以亡身原有致死之道無逸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國語云富貴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此非有格心之大人爲之防微杜漸正本清源鮮有不樂其所以亡者豫六五之戒微矣哉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若奭篇曰告君乃猷裕言周公告君奭謀所以寬裕之道也即裕无咎之裕也初六居下爲晉之初豈能遽見信於君如蘓文忠論賈生云賈生以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圖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者哉又云一不見用則憂傷病阻不能復振此即罔孚不能裕之咎也王荆公曰初六以柔進君子也度禮義以進退者也常人不見孚則或急於進以求有爲或急于退則懟上之不知孔子曰我待賈者也此罔孚而裕于進也孟子久于齊此罔孚而裕于退也程傳云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此言裕之道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不可疾貞即大象所謂用晦而明之道也南狩已獲大首而于脅從者必盡絶其根株窮究其黨與是惟知用明而不知用晦致亂之由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洎天下之權衡也程傳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尙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言正之不可急也

解利西南

漢高祖入關除秦苛政約法三章與民更始即利西南之道也蓋大難甫平人心未定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西南坤方爲平易之地故曰利西南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得上下之聚是以陽剛迫近于君所謂勳閣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咎之所由生也吾謂九四一爻惟伊周足以當之

革已日乃孚

司馬長卿云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此即已日乃孚之謂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此爻本義以爲尙德而不貴飾故爲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何彼穠矣詩朱註又以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按車服之盛辨物采定尊卑不如其娣之袂良貞婦德忘貴賤其義一也　按王姬下嫁諸侯其車服下王后一等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說本鄭箋

納約自牖

不忍觳觫以羊易牛齊宣之所明也牖也孟子緣此以引之于

之道教以察識教以擴充納約自牖之義也程子云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于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又云非惟告君爲然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材是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觀染指之禍而知動于欲者取凶之道也故爻辭不曰吝而直曰凶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

程傳釋匪正有眚句云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眚朱子語類問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無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于正理如賢者過之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愚按如子路問聞斯行是勇于行豈有邪心然不稟父兄反傷于義鄕鄰有鬪若披髮纓冠亦是仁心發動不得爲邪然不合正理同室被髮鄕鄰閉戶斯爲得之

習教事

孟子謂戴不勝章卽習教事之義也七月詩使瞽矇朝夕諷誦抑戒詩使人日誦於其側皆習之謂也蓋教之不習則入理不能深透旋得旋失不能堅固於心終成隔膜耳

復

顏子不貳過不遠復也事賢友仁休復吉也日月至焉頻復厲也衞風之東門互鄕之童子中行獨復也敦復无悔敦善行而不怠也迷復之凶梏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也

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包犧氏爲網罟神農氏爲耒耜日中爲市是艱鮮已奏食貨相資已創其制于堯舜之前矣可知益稷因洪水既平之後法前聖而修飭之耳

一幅集卷之九

古歙項淳任田　　受業　姪樹品金三　再姪元魁士　校訂

巽

粗暴僨事失巽之道耳然不善用之疑之媒也武人狀其勇敢田獲狀其嚴厲資斧狀其剛斷皆所以破其優游牽制之私而作其發强剛毅之氣也

兌

兌之道全在利貞記曰君子不妄說人即利貞之說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即靈臺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也洛誥之百工咸和庶殷丕作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即破斧缺斨之士以周

公之心為心也說之大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也若子產乘輿濟人便說不得說之大

康誥

康誥篇言刑罰與周易卦詞相發明其曰慎罰曰明服曰丕蔽即旅大象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其曰汝陳時臬曰殷罰殷彝曰文王作罰即噬嗑大象先王以明罰勅法也其曰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即中孚大象君子以議獄緩死也其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曰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曰速由茲義率殺即豐大象君子以折獄致刑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敎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節總結乃穆考文王以下數節也所謂邦君御事即上節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也所謂小子即上節文王誥教之小子也不腆於酒即無彝酒也文王事敘過下方以成湯商紂之事言之

咸恆漸歸妹

咸（艮下兌上）艮為少男兌為少女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恆（巽下震上）巽為長女震為長男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漸（艮下巽上）男下女而各得正位其進有漸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兌下震上）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

有說少之義不得其正故位皆不當程傳云咸與歸妹男女之情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恆與漸夫婦之義也恆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男女之道夫婦之義盡於是矣又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恆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恆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又曰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本義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程傳云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於內故為恆宋邱建安（名富國）曰咸二

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爲象男下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爲象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則咸感之義微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則恒久之義悖程傳云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胡安定曰天下萬事莫不有漸然於女子尤須有漸女子處閨門必須男子之家問名納采請期以至於親迎其禮畢備然後乃成其禮而正夫婦之道周易折衷歸妹所以失者有二一則不待取而自歸失昏姻之禮以卦象女

先於男與咸之男下女相反也一則以少女歸長男失昏姻之時與咸兩少之交相反也故不曰妹歸而曰歸妹以明其失禮不曰歸女而曰歸妹以見其失時元胡雲峯名炳文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愚按咸得情之正關雎有焉漸得禮之經昏禮該焉恒嚴內外尊卑之分天地之大義立焉歸妹極欲動情勝之私生人之大欲熾焉所謂天地不交萬物不興所謂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所謂風落山女惑男者皆可於四卦中而得其指若夫女賢而配不良則曰幽人之貞女歸而不得終則爲承筐無實帝乙歸妹以袂良歸妹以娣占曰征吉女須爲賤不字爲貞女壯垂戒

大姤女貞最利家人男女睽而其志通夫妻反目而不能正室又可於爻辭而旁通之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

辱亡齒寒卽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謂也

噬嗑賁豐旅中孚

薛文清曰噬嗑賁豐旅凡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爲體用法貴乎威明並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爲體用法貴乎明愼並用宋徐進齋名幾曰象言刑罰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名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爲艮矣蓋明貴无時不然威則有時

當止至於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卽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於謹刑如此朱子語類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故云折獄致刑

噬嗑䷔震下離上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賁䷕離下艮上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豐䷶離下震上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旅䷷艮下離上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中孚䷼兌下巽上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詭隨之所以得近君側必先於吾君之容貌嚬笑伺之立政篇於時則勿有間之句下卽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益用賢勿間以小人固爲任人之要但人情有初鮮終故必須自一話一言之閒無不以成德之彥爲念則始如是終如是乃所謂末惟也彼小人何自閒之民勞爲退小人作而敬愼威儀實爲無縱詭隨之先務也

學之不講

朱子答包詳道書云顔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纖

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

明辨之

朱子答諸葛誠之云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又答周叔謹書云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狥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程書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立政

迪知斯知之至忱恂斯信之篤知之至斯能官人信之篤斯能任人所謂知之至者非謀之面也知其心也非徒知其心也知其心之所安也故曰謀面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曰文王惟克厥宅心曰我其克灼知厥若若者卽論語察其所安也所謂信之篤者不以己侵之不以小人閒之也故曰文王罔攸兼於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曰時則勿有閒之曰其勿誤於庶獄庶愼曰則克宅之克由繹之曰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曰其惟克用常人此篇卽知人則哲能官人任賢勿貳三句注疏

其勿誤于庶獄

立政於庶言一言之庶愼四言之庶獄五言之末復以蘇公六言之獄者天下之大命故特詳之

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兩未字卽詩迨天之未陰雨未字制治保邦卽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意首節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分明畫出已治已安氣象然成王當羣叔流言商奄屢叛幾經挫折保治惟艱其心以爲此特未亂耳未危耳若侈然自以爲已治已安卽亂之機危之兆也不乘此時而制之保之天下事不可知也看兩未字見成王憂勤恐懼之心一刻不能忘

官不必備惟其人

公孤之任直是奉一人以事天地合三才而一以貫之的本領

成王時惟周召得兼師保太傅僃闕其人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此章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實理程漢舒名大純筆記云我輩動談經濟且看他在家中設施布置是如何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條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疏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誨他人者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程漢舒筆記云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人一

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整齊此卽朱註修身之要爲政之本意

上農夫食九人

程書附東見後錄云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捄之義故亦可足按此說補出公家補助鄉里周卹兩層極完備

我愛其禮

程書劉元承手錄載冠昏喪祭節內有云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可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此說卽愛禮意最宜體會

舍己從人

程子說最好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卷內有云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此卽朱子所謂繫吝所謂勉強也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程書元豐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卷內有曰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

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個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個義理義之與比看此段仁者所以能好惡之理便自分明朱註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本此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

朱註云涵育薰陶俟其自化元豐呂與叔東見篇有云今之學者惟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

心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皆所不備又云古人自㓜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按此皆古人養育人才之法如雨露之潤萬物從容不迫不見其長日有所益

莫遠具邇

程子云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於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温程子弗問謝安處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按懷居是意念閒件件要適意不肯喫些子苦如此則雖冠儒冠服儒服是做箇假模樣濟得甚事

冏命

伊川先生爲講官進論經筵三劄子其意理與冏命是一統底事今摘其要者以備參閱第一劄子云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愼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又云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第二劄子有云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又云左右扶持祗應宮人內臣竝選年四十五十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

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第三劄子貼黃有云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冏命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弗欽所謂實賴左右前後之士匡其不逮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所謂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所謂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所謂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所謂爾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段段俱與劄子可參看也

呂刑
言乎聽獄之法所謂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惟貌有稽察辭於差明清單辭中聽兩辭是也言乎斷獄之法所謂明啓刑書胥占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上下比罪是也言乎讞獄之法所謂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是也言乎典獄之官所謂罔擇吉人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哀敬折獄是也言乎典獄之弊所謂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無或私家於獄之兩辭是也言乎治獄之要所謂罔不由慰日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制百姓於刑之中其審克之閱實其罪是也言

乎治獄之原所謂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明刑棐彝制刑教德是也言乎愼刑之效所謂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有慶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是也言乎虐刑之禍所謂報虐以威報以庶尤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是也分而言之便有脉絡

察辭于差
宋李子材名杞曰此周禮辭聽法罔差有辭不能差別其辭也察辭於差察其辭之差別也蔡注惟貌有稽卽周禮所謂色聽是也此皆指聽訟時言之

亦行有九德
虞書九德用九箇而字作轉語后夔敎胄亦用四箇而字作轉語隱隱指出氣質之性有剛柔善惡之不同惟有九德乃協於中典樂之設原所以養其性情使偏者胥至乎中之意況先王立教自小學以至大學步步要人矯到一箇中字庶幾化氣質之偏而成中正之道否則氣質用事害及其身禍遺家國矣周子剛柔善惡之說張子氣質之說皆本此以發明之後世師道不立教化無本縱其氣質一往不返日趨日下故古有三疾今或亡之以至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聖人主持一世安得而不傷之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興字是做人第一關頭此章乃孟子吃緊教人猛省處詩三百篇第一好處開頭是箇興字孔子十五志學志者氣之帥畢生志向直從十五歲竪起卽如程正公范文正少時卽以聖人爲依歸天下爲己任故後來遂成大儒若不能興卽孟子所謂自棄者悠悠歲月奄奄氣息那能擔當得一件事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禮記義疏云敬子此語似深憤季氏平日之不臣而其言之悖

抑甚矣按此則鄙倍之戒正爲敬子言之

於緝熙敬止

東萊博議梁亡篇末段云、嗚呼、梁伯一念之慊此改過之門也此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使聖人迎其善端推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奈何一慊方生而遽繼以詐自趄自仆良心安得而獨勝乎是知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而不能消背之而不能遠有以繼之則爲君子無以繼之則爲小人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此段借以發明緝字最好傳曰不息易曰敦復書曰日新其義一也

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朱註補出心解一層義理纔圓足程書劉元承手編有云、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某告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固是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才能力行者鮮能知道以此見知之難也又云、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又云、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有欲嗜炙之色野人則不然須是眞知才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以上諸說皆是力行由於心解實理愚謂知猶目也行猶手足也目失其官則手足無所措矣

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左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爲六情喜怒哀樂好惡禮記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又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七情中單舉欲惡二者何也宋馬彥醇(名晞孟)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爲甚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爲甚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而情不外欲惡故曰心之大端宋朱周翰(名帕)曰心有所欲然後有喜愛心有所惡然後有怒哀懼觀此知孟子特舉欲惡二者盖包衆情而言亦猶大端之說也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單指好惡而言亦同此意

一輻集卷之十

一輻集卷之十一　乾隆乙巳

古歙項淳任田　　受業 程鶴慶鶴坡 劉清望藍庭 校訂

兎罝

文王伐密伐崇其統率必有熊羆之士二南於征伐事未嘗一言及只於兎罝一詩有武夫干城之句使人自得於咏歌之外

東山

周公東征以東山勞歸士而歸士即以破斧缺斨之詩答之蓋感應之神有如此也二南皆所以著明文王之化而伐密伐崇之舉當必有所以勞恤之者則從軍之士亦必有所以歌其功誦其德者惜乎其詩之不傳也讀書當於無字句求之此亦其

一端歎

綢繆

綢繆章與桃夭相反國亂民貧男女失時而後得遂其昏姻之禮可知文王之化國已治民已安六禮既備貞女乃行桃夭所以咏也讀書須步步推原如昏姻以時當思何故方得以時便長得幾許義理

二南

二南全旨只以三語盡之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

二南篇次妙有次第如讀儀禮自始至終井井有條　聖經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先明得此理再讀二南便自了了　讀二南見君子存神過化之妙　朱註文王之化自家而國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此是二南兩篇關鍵語須着眼讀　二南是王道跟脚天地位萬物育須從這裏做起五霸之所以不及三王只少此耳　二南幷無一字說及文王之德然無詩不見文王全體讀者須從雅頌中體認出文王全相則二南之所以如此者乃得其原耳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二南一篇畢具

白華

鼓鐘於宮二句其誠中形外之理有鶖在梁二句有君子道消

小人道長之象樵彼桑薪二句有用違其才之傷　均是羊也耳濕見中興之盛首墳徵牧政之衰漸石滂沱之怨入之於采薇之章則治世之音矣楊柳雨雪之悲出之於采杞之什則怨誹之遺矣　讀牂羊墳首之言而知周宣之考牧爲盛矣讀三星在罶之咏而知漆沮之多魚爲美矣讀草黃之嘆而知榛楛之濟濟君子所由愷樂葭菼之揭揭齊國之所由富彊矣讀漸石之勞苦而知出車采薇之御將有道戍役忘勞矣此上數詩學者每以衰世之音忽之不知句句與盛世詩相映照會通得來字字珠璣矣

潛

漆沮之地陸產有儦俟羣友之饒水族有鰷鱨鰋鯉之美

畏不能極

極至也適百里者至九十而止誠以末路之難也爲學而不能至聖人爲治而不能臻王道皆不能極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孔子戒之詩曰先登於岸文王以之

二南

堯典克明俊德節聖經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兩節是言修齊之理二南是推次分言其事又堯典聖經是質言之二南則咏嘆之反覆之使人自會於語言之外故曰詩可以興又曰興於詩詩之立教本此　讀二南須高着眼孔看上有緝熙敬止之德則在野肅肅在朝委蛇內有幽閒貞靜之操則樛木懷恩江沱知悔壽考作人而多士思皇濟濟者皆干城腹心之寄怙冒西土而質成虞芮睥睨者懷父母孔邇之恩文王后妃之化正如陰闔陽闢鼓鑄羣生雨暘見詠育之功雷霆亦仁愛之用也讀書之法見表而知影舉一而貫百莫不皆然而二南爲最著　樛木所謂雝雝在宮也螽斯所謂本支百世也兔罝所謂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也芣苢則齊家而國治所謂一二邦以修也漢廣汝墳則自國而及天下所謂三分有二也騶虞則由仁民而愛物觀靈囿之濯濯靈沼之於物可知也　詩咏麟趾而不曾蔡與焉何也曰薰猶皆天地之產也天不以堯舜而不生不

肖不以瞽瞍而不生聖賢此論語犂牛之說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人性無不善以情不能節而汨之詩者發乎情也發乎情而止乎禮義斯爲正也孔子删詩以關雎冠三百所以持天下之情養天下之性也其論關雎於七情中指出哀樂兩端以不淫不傷四字立一中正標準誠以先王以詩立教之故本意如此朱註性情之正四字頂門一針若子雲以此詩爲刺豈有當於孔子之意乎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韓詩外傳云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恃人之心一生則偷安之念即起太甲以元聖佐湯伐夏可恃無恐吾今日且姑謀樂焉庸何傷此敗禮敗度之所由至也尹窺其隱故曰相亦惟終相亦罔終以見輔佐者之不足恃而在我者之不可以怠荒也由是言之聖賢尚不可恃而況其下此者乎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五經中義有互見者如此章是也從不必於多聞識不必於多見曰從之則其識之也不待言矣曰識之則其必擇而從之也亦不待言矣曰擇則惡者已具其中曰多見而不言擇則善惡并記可知行文有減字法說一邊而兩邊皆見此可見矣

蒙

蒙、師道也。以教爲主也。而初六曰利用刑人、上九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何也。蓋明刑所以弼教畏威然後上下慈和皆所以輔教化之所不及缺一不可者也

需

學之所以成者自小成以至大成九年也積之所以成者自三載以至三考九年也皆需之義也學不能需必正心助長矣治不能需必欲速不達矣

顯比

比易於私私則入於曖昧不可云顯顯者大公至正之道如青

天白日絕無蒙翳洪範所謂無偏無陂王道蕩蕩者也

泰否

天運之循環人事之斡旋二卦盡之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上六城復于隍否九四有命无咎上九傾否先否後喜此天運也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九三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六五帝乙歸妹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此人事也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艱貞之道也論語曰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也休否之心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有命、本義以天命言如詩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也程傳以君命言如師卦大君有命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

平王東遷號令不行於天下此復隍之象也人心已離安能用師乎

江汜

白虎通嫁娶篇云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於紀明待年也注云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按白虎通之義似娣姪雖少當嫡於歸禮宜從之後復反父母之

國待年而後歸也

有命无咎

否則上下不交幾於自絕於天矣詩曰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心眷顧有舍此而之他者矣九四曰有命是在上有休否之大人在下有守貞之君子否將復泰朕兆已萌而天命之離而去者反而集於我躬矣故曰有命　以順爲正妾婦之道包承也宋楊慈湖簡名曰小人事君包而不敢露承而不敢拂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包羞也游定夫曰忍恥冒處謂之包羞初六連茹狀其朋比六二包承見其肺肝六三包羞形其穢惡盈庭如若輩非否而何泰則開手

初九連茹彙征便見得賢才出國將昌氣象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便見得知勇兼施剛柔互用有一个臣擔當世運氣象六五帝乙歸妹便見得忘分下交推心置腹有屆一人以來天下之英俊氣象即此三爻可知手足腹心君臣一體盛治之隆莫過於此　自邑告命即余一人儀亦守府之意

大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可得大有之象邱建安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所亨亦大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前二節言子路大禹樂善之誠一說到舜便云大舜有大焉蓋舜以天下

之善爲善其氣象便自不侔故也此章大字與大有卦大字同意中庸稱舜大知孟子稱舜大孝皆是

比大有

比九五一陽五陰從之大有六五一陰五陽從之比於初爻曰有孚比之无咎大有於五爻曰有孚交如下比上也以孚上待下也以孚孚者信也君有推心置腹之忱臣有露膽披肝之實虞詐胥泯嫌疑悉化而天下治矣以此修身以此齊家無往不利故中庸重言誠

履比

人之所履謹於始而懈於終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繫於上九美其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之所比忽於始而隳於終比之无首繫於上六咎其始也書云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同人謙

同人九三著伏戎之奸九四狀乘墉之險可見同之不能无異謙卦六五占侵伐之威上九見行師之利可見柔之必濟以剛

同人彖辭利君子貞隨彖辭元亨利貞无咎比彖辭原筮元永貞无咎貞者正也同不以正黨同也隨不以正詭隨也比不以正比匪也故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大居正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化即中庸變則化也有孚即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也神道即孟子所存者神也天下服即所過者化也聖人感應神速之妙彖傳形容極矣　天之神道不外於行健聖人神道不外於一誠誠則通天下之志盡萬物之情所謂立道綏和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此處未易形容姑以天之神道目之耳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八字是借祭祀之容寫出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下觀者顒若也有孚不可得見也然誠中形外見顒若即見有孚也故化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曰勿憂泰曰勿恤憂恤者持盈保泰之要道也竊嘗論之憂

起於豐害生於有戎伏於同疾貽於豫聖人於最好卦恆多戒辭也

咸兌

咸爲無心之感兌爲不言之說二語煞有滋味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章其性人性物性天與之也所謂物與无妄也盡人物之性所謂對時育物也愚竊謂復卦言仁无妄言誠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克己復禮爲仁復於禮卽全於仁也不遠之復仁矣六二下之所以爲休美也張南軒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　无妄

之理與之者天也育之者人也日贊曰參三才之道也

何天之衢亨

此句若就道義蘊畜而言方其閉塞而未通也則如茅之塞也如牆之面也卽間有一知半解亦如蠡之測井之觀也何天之衢一語形容洞達無礙頭頭是道左右逢源氣象可謂極矣何字有作荷字解者要不如本義以虛字解之得活潑潑地之妙曾唯顏嘆其此之謂歟　此爻本爲仕進者言伊尹太公可以當之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因无妄之災疾而生反道改圖之心卽安矣有耕穫菑畬之覬望則所爲皆謀利計功而非无妄矣六二所以著明无妄之心不可雜六三九五所以著明无妄之心不可二不雜不二斯純乎天矣蓋至誠貫金石利不足以動之害不足以惕之也无妄一卦論天道也爻詞之旨微矣哉

切問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　張思叔請問其語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三段皆見程書

可爲切問之證

學而時習之

習者是要這學練得熟的法卽習坎之習字程傳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復之義大象本義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此章集註旣學矣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三省章云習謂熟之於己可知習字是今日學明日又學接續做工夫去始而勉强久則自然孟子所謂仁在乎熟之者亦從時習中來無他道也　程書劉元承手編云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個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

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如此只是習也莊子云、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此爻眞爲燥暴刻忌人寫照突如其來如、是有佗立之形無溫如之色攘臂爭先睥睨一切也焚如、是虐焰滔天陵鑠今古撲之愈熾逼之則傷也如是象貌不得其死矣衆所棄絕矣故曰死如棄如善夫古之言剛矣曰剛而無虐曰剛氣不怒曰其蔽也狂怒而狂其虐也酷離九四以重剛不正故其象如此明章本清名濬曰、明之於人猶火之於木火宿於木而能焚木明本於人而能害人顧用之何如耳九四不中不正剛氣燥暴其害若

此明何元子名楷曰、三處下卦之盡似日之過中四處上卦之始似火之驟烈

賜也非爾所及也

程書傳聞記云、謝上蔡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此即非爾所及意

四方風動

程書、嘗思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此可爲四方風動作證

文明以止人文也

文也而无以止之不得謂之文矣如宗廟之制天子七廟由是降殺以兩此所謂止也推之萬事無不如此燦然有文之中即具秩然有序之意斯之謂文若無限制則歌雍舞佾僭亂極矣其如文何賁卦下離上艮其旨遠矣

六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程書拾遺云、風竹便是感應无心此言可蔽咸卦全義蓋感應之道貴於虛中無我大象君子以虛受人故曰咸爲無心之感若着絲毫意計纔去感他便望他應我來而復往往而復來寂然不動之中增出許多纏擾這便是思不知感之者不必計其

應與否也何須多此一思故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朱子語類、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誼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之病又云、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明林次厓名希元曰、憧憧往來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從而目之曰朋猶云朋黨也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感者無心應者亦無心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所過者化也咸爲無心之感此可悟矣

裕无咎未受命也

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正合晉初六小象意旨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非禮弗履即四勿之非禮勿動也履即視履考祥之履也震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乾健也非禮者己之私也非健無以致其決故君子愼動於雷在天上之象得之

一輻集卷之十一

一輻集目錄 第四冊

卷之十二 丙午

乾元亨利貞

雍也可使南面

明夷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家人

損其疾使遄有喜

弗損益之

莫益之或擊之

不攸往凶吉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

豐其蔀

萃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小過

屯蹇困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所損益可知也

爲命

果哉末之難矣
靈臺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中誠仁
一曰壽二曰富
無友不如己者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能多材多藝
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
習坎
臣妾逋逃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
闇然而日章
權
無欲則靜虛動直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予欲無言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周爰咨諏
金縢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鬼神無常享
愼言
反身而誠
取諸人以爲善
九德
苟日新

君子而時中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
一獻孰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
犯而不校
敬之
克己

忠信所以進德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家人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濬哲
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四十而不惑
泮水
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克己

智
爾無忿疾于頑
亦足以發
君子偕老
法服
無上下之交也
惟學遜志
我知言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武
豐年
耦耕
猗重較兮
受終于文祖
時邁
以嬉桑麥
復
定靜安
太極字訓

文王之德之純
振鷺
雝
魯頌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宏于天若德裕乃身
樂不可極
子路終身誦之
赤舄几几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出納之吝

卷之十三 丁未

孰御乎孰射乎吾孰御矣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猗與那與

置我鞉鼓奏鼓簡簡

下武

泂酌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令終有俶

待文王而後興者

小毖

迺左迺右

造舟爲梁

伐木

官事不攝

彼何人斯

公

鳲鳩

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孟孫仲孫

闕疑

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不能五十里

仲子

文姜

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

三家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問一得三

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葵邱之會諸侯

齊桓公

晉文公

宋襄公

子入太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費

卷之十四 戊申

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公山不狃
閉於兩社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盤庚
春秋之志隱而顯
子頹之難
子帶之亂
子朝之亂

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君梱之曰夫人
葉公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莊公二十有八年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齊
僖公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
莊公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穀
諸侯官受方物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自大夫出
告君乃猷裕
江汜
滕文公爲世子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襄公二十有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
齊景公

草工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同律度
咸感也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沃朕心
靈臺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君子以正位凝命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一輯集卷之十二　乾隆丙午

古歙項淳任田

受業汪超直卿　江成佐襄侯校訂

乾元亨利貞

生民章實方實苞元也實種實褎實發實秀亨也實堅實好利也實穎實栗貞也穎栗黃茂也來歲種之貞下起元也薛文清公曰一花卽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貞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為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蓋未嘗毫髮止息所斷林次厓曰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文言本義註　遂與成如何分別論語遂事不諫註云遂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則知遂是方向成之勢而貞則成矣故曰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彖傳本義註

雍也可使南面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程傳云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南面之許以其德也蓋庶人與天子其學其道一也乾九二之君德閑邪存誠而已矣仲弓之可使臨居敬行簡而已矣

明夷

先儒或以初爻為伯夷太公之事二爻為文王三爻為湯武四爻為微子五爻為箕子上爻胡雲峯曰則者不可踰之理失則所以為紂順則所以為文王則上六指紂言也故元王稱由申名

子曰明夷一卦大抵主商之末造言之　儒君問陳明日遂行卽于飛垂翼君子于行也絕糧卽三日不食也接輿沮溺之譏卽主人有言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明之過而至于察猶剛之過而至于暴柔之過而至于懦也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又云水至淸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皆用晦之道也程傳曰明所以照君子無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于察太察則盡事而無含容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于涖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自任其明無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

疾而無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涖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屛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其論可謂詳矣

家人

閑之以法而假格作之以誠主之以威而聯之以愛則恩不掩義而義不奪恩此家人之旨也

損其疾使遄有喜

疾程傳云不善也大象之懲忿窒欲亦不善之一端也如忿欲之來可少緩須臾而後懲之窒之乎一縱卽逝後悔何追故程傳曰人之損過惟患不速速則不致于深過

弗損益之

正己然後正物孟子所云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此卽弗損益之也　損莫大于損其疾益莫大于益其凶

莫益之或擊之

卽大學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而益而不已必決之理亦於此可驗．

有攸往夙吉

夙對緩說雜卦曰解緩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

出見紛華而悅入聞道義而悅此卽商兌未寧也聲色貨利來

兌也邇聲色殖貨利引兌也不邇不殖爭兌也　斧所以斷也過巽則斧爲之喪用壯則角爲之羸　巽德之制以剛克柔也巽權之行以時通變也　爭起于萃君子戒不虞焉鬬生于豐君子宜日中焉革以改命鼎以凝命大有以順命　蹇則反身困則致命．井養民鼎養賢

豐其蔀

豐盛大之義人君當盛大之時最患者耳目壅閉故豐蔀之戒六爻居其四焉蘇文忠曰凡人智生于憂患而愚生于安佚豐之患常在于闇觀此可知壅蔽者闇之所由來也故必以離明照之而後動無不吉

萃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此卽屈子之賦離騷也

小過

道以中爲至然適中最難不是倚輕便是倚重聖人維持世道損過就中于是乎有救弊矯偏之一法明陸君啟名鉉曰君子雖行貴得中事期當可然勢有極重時須損餘以補缺事必矯枉而後平卽夫子所謂寧儉寧戚之意理所當過卽是時中　小過取象飛鳥大過取象棟橈

屯蹇困

程傳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朱

子語類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中有蹇滯困則窮矣宋項平父名安世曰屯與蹇皆訓難屯者動乎險中濟難者也蹇者止乎險中涉難者也明蔡虛齋名清曰屯蹇雖俱訓難而義差異困亦不同屯是起脚時之難蹇是中間之難困則終窮而難斯甚矣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明汪登源名應蛟中詮曰五十學易而後可無大過聖人非虛爲謙讓也檢身如不及不得則反己冲焉不敢自盈退焉其常自下自古聖人未有偃然自信其無過者故征誅不能無慚禪讓猶懼其忝瞍頑象傲曰孝友之未孚叔畔君疑曰忠誠之未至

適齊適衛伐木絕糧衆人以爲遇窮聖人以爲貞吝此觀象觀變玩辭玩占所以深致意於易也以身體易以易凝道剛柔中正之理得矣應求違合之機審矣進退消息之權豫矣憂虞悔吝之端杜矣故曰可無大過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中詮云此其人以謔浪縱恣爲日月以舞智弄術爲精神小之敗檢喪名大之凶家害國

所損益可知也

中詮云政從心運法隨俗變聖人曰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矣論繼周卽使周公常在能八百

年之間無所損益乎此論極高損益隨時非可以世代限也看書之法不可拘泥如是如是

爲命

中詮云鄭國詞命更四賢而成聖人非取其詞命之善也取其和衷共濟不以人我分見不以長短競能也草創者不取討飾之未工修飾者不知創討之未備潤色者不遑自用而先用人人之有技皆相臣技也故善謀人國者莫貴于虛心莫病于有我

果哉末之難矣

中詮云春秋之世雖綱淪法斁而魯衛齊晉諸君猶或知尊賢

敬士其臣不乏忠賢猶可與秉義明禮故轍環不舍庶幾其一遇如宰中都攝相事苟得志一國卽一國之東周也治則進亂則退好潔者能之未可以語權惟亂而思轉乎治退而不忘乎進然後見聖人之達權也

靈臺

人情寬縱則易淫嚴畏則難久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古者人君夙夜無逸然而春秋有省五岳有巡蒐狩有時講武有節臺囿有觀辟雍有樂無非事也志意亦宜暢焉其君臣相與有湛露之燕有飄風之游有笑語之歎有賡答之歌相適乎性情而相適乎禮義故萬幾兢業則臣主同憂九重喜起則明良胥悅是

以拘檢不勞荒淫不作中詮此篇寫出明良交泰君臣相悅氣象千古如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中詮云宰萬動役萬動者身乎剛柔不齊者氣乎縱橫難御者情乎語聞學則正身修行先矣語修行則反情養氣始矣腔膈寸區未能調而妄云燮贊乾坤軀殼粗迹未能融而猥語性命神化譬之勝敗輸于千里索朱草于糞土也庸可幾乎故動容出辭道所貴七情中節謂之和又云鳳非時不鳴也鳴則太平兆矣其鳴有節有數焉六律中五音諧矣惟玉亦然其質溫潤其聲清越以長琢而爲瑚應采齊肆夏君子知鳳之鳴知玉之振辭氣可不愼乎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日知錄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爲公侯者不見于經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爲國屛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屛周而少康封其庶子于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于越之句踐卒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于太康孤立之禍而然歟

中誠仁

仲思問五峯（宋胡仁仲名宏著胡子知言）中誠仁朱子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始也又疑

道字可改爲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伯恭（名祖謙）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按知言中如心妙性情之德居敬所以精義也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及所論通書之說皆朱子所極嘆賞者其醇疵當分別觀之

一曰壽二曰富

賈太傅新書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于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鬩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上位

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于道而吏積于德而民積于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矣故聖人在上則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于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于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按此分出五死五生逐層鏤繪一死于軍二死于飢三死于刑四死于癘五死于吏能去一死才得一生何

草不黃何人不矜詩人所爲垂涕而道之也陳五福之疇而首列壽富蓋承斂福錫民之意而切指之

無友不如己者

中論貴驗篇云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誰相我哉語雖不多郅與方人章脗合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程子曰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童而習之不特精其義亦可以養其誠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教胄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中詮云聖人非自謂功而抑之不矜自謂能而抑之不伐也懷襄始平嘗竊者未有寧宇何敢言功昏墊雖拯稼穡者尙須纘緒何敢言能蓋聖人天地爲心覆載爲量宇宙間有一事之失理一民之饑寒一物之夭札無不任爲己辜方皇皇然愧悚之不暇寧暇矜與伐乎哉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中詮云知世不可而不爲者賢人也知不可而猶栖栖弗舍者聖人也宇宙在吾身造化在吾手君有一念之明納牖遇巷猶

將爲之故轍環列國席不煖而突不黔然守義安命進退存亡歸於不失其正此聖人所以猶龍也又云聖人非必不爲以失事幾亦非必于爲而不適時變也大都無過百雉古之制三都踰制則請墮至郕不可則已之陳桓弒君大逆也雖告老而猶請討君相不可則已之爲乎不得不爲止乎不得不止而後見聖人之能權

能多材多藝

中詮云聖人非不多材多藝以材藝爲道德用德制才也後世豪傑建樹非不託宿道義以道義爲智數用才制德也此王霸升降之辨也

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

兩君好會之禮於仲尼燕居大饗有四一節見之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吳草廬曰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重于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饗大夫之禮爲大故曰大饗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揖讓入門而縣興此迎賓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闋此獻賓時也獻畢工入堂上絃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管而迭興象舞夏籥之二舞此樂賓時也禮畢而賓出則以雍徹之詩振羽之詩歌而送之此大饗之四禮也孔疏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按升堂之後乃行獻酬之禮以大射禮推之主人獻賓賓再拜受爵樂闋主人乃洗象觚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大卒相同反爵于坫正指此時言也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圭鄭注惟兩君爲好旣獻反爵于其上出尊當尊南也禮君尊于兩楹之間方性夫曰反坫者爵坫也凡器仰之爲正覆之爲反反坫所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輔漢卿曰反坫出尊言其所在義疏鄉飲酒禮尊于房戶閒賓主共之也燕禮尊于東楹之西唯君面尊惠必自君出也兩君相會則兩君皆當面尊故尊在兩楹閒而反爵之坫在尊之南獻酬皆自尊而南出故曰出尊孔疏坫築土爲之按此則坫設于尊南知尊所設之處乃知坫所設之處而有字方得着落　康鄭作亢孔疏亢舉也崇坫受賓之圭舉于其上

習坎

歐陽氏曰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猱習深淵者能潛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事無不可習矣按此發明重習意最精警又明呂涇野柟解大象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云德行常則己

私之險不能溺天理教事習則民心之險不能阻王化妙在帶定坎字說自爾親切

臣妾逋逃

金仁山曰臣妾兵中奴婢薪炊者戎車甲士三徒七十二外有餘子二十五人卽臣妾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

禽魚葭葦百物滋豐盛世之象也故周盛時則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宣王中興牧事有成三十維物推之狀齊之盛則曰施罛濊濊葭菼揭揭狀衞之盛則曰椅桐梓漆騋牝三千今墳首三星飢饉之餘萬物凋耗故詩人哀之

闇然而日章

中詮云君子闇然日章有一分造詣則有一分章美孟子云不成章不達自善有諸己而充實爲充實而光輝焉善信者成善信之章也美大者成美大之章也

權

中詮云有經中之權有經外之權如娶妻可弗告也完廩浚井可使不可殺也過宋可微服也去國可遲遲可接淅也小杖受大杖可避也嫂溺可手援也餽金可受可不受也幣交有報有不報也此經中之權所以善用夫經也至君臣之窮而放伐與兄弟之窮而斧斨破尙可謂之經乎嘗觀聖人論贊帝王獨于

湯無一說武王昭代君也猶曰未盡善而順天應人僅於革象見之若曰當治亂改革之際天命人心如是不得不用權以通其變耳此經外之權卽不背乎道終不可爲經也

無欲則靜虛動直

中詮云所謂無欲者豈必聲色貨利之相攻功業名譽之牽引而後爲欲哉塵情祛矣而增一解脫心行業修矣而挾一鄙吝心功能著矣而動一滿假心皆欲也惡物之心未離物制欲之心未離欲必如晛出雪消風止波恬乎無欲則仁仁則聖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中詮云聖人以天地爲心故常欲以道易世欲易之則不得不與之故與士大夫言忠節廉愛與後生言篤敬忠信與耕夫野老言孝弟安分隨所與而有所易有所與無所易和光之徒與弗能易遂弗能與守寂之徒與此段發明與字得未曾有

予欲無言

中詮云先天畫卦有象無言而天人性命之精涵矣執中垂統有言無贅而憲天理人之蘊具矣聖人無貴於言憂天下後世而有言言之多道之漓也故典謨諄諄不足當羲皇之一畫洙泗斷斷僅能注唐虞之一語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既曰人不必其人之皆賢也不必其人之無過也告我有過皆

師保矣中詮云語我以隨夷之行曰是忠愛我而以聖賢望我其人未必善無暇計也加我以莊跖之規曰是忠愛我而懼我或納于邪安知我不如其言也其人之有惡無暇計也又云久不聞過曰豈吾以滿假外拒而仁賢遂忘我按此段寫出改過眞精神幷說到人不我告更爲深至

周爰咨諏

中詮云皇華之詩曰周爰咨諏繼之曰咨謀咨詢咨度蓋民情事變耳目難周勢不得不咨於人既咨矣而畢詞或闇於全察一曲或歉於通方自非虛中參伍恐刑罰因革之議未必能悉當也此段從四周字繪出明目達聰不獨任不偏聽神理

金縢

東論云、金縢前段、言周公禱于三王、請以身代、而武王果瘳、後段言周公居東、成王未能明周公之心、而致風雷之異、兩事皆極神奇、合爲一書、以見聖人之心無時不與天地相通也、蓋嘗論之、天下惟至誠可以格鬼神、惟滯結足以致災異、以周公之忠誠、而猶不能見白於兄弟之間、明言于君臣之際、天下有滯結焉、如是者乎、古以一愚夫婦之冤、而猶足致三年之旱、六月之霜者、況大聖人乎、由後風雷之警、以啟金縢之書、而遂有反風禾起之異、則前此周公植璧秉珪之時、精誠上格、其爲鬼神所孚依、又可知矣、故兩事合爲一書、正以前後相驗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自古人君好戰必亡、忘戰亦必亡、蓋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戰備不修、士卒疲罷、此邦家所以難保也、周官之四征弗庭、康王之誥所謂張皇六師、立政之詰爾戎兵、皆恐嗣王之流于弱也、此詩云、君子至止、正見天子親御戎服、不忘武備、有以作六軍之氣、而消不臣之心、用意至爲深遠也

鬼神無常享

東論曰、自古言鬼神者、始于伊尹告太甲曰、鬼神無常享、又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大約商人尚鬼、實由于此、盤庚中篇、歷言鬼神以警動其臣民、其後高宗尤祟尚祭祀、有以也夫

慎言

中詮云、知之未至則慎行之、維艱則慎道、不同則慎色、未投則慎時、當諱則慎幾、欲密則慎、按此發明慎字精細得好、切實得好

反身而誠

中詮云、信心必先信於身、人曰吾心常湛寂矣、靈瑩矣、宣諸口、動諸身、能無縱逸乎、誰浪粗鄙能盡除乎、百體酬酢能悉歸繩約乎、心之所許、未信於其身、則徵之家邦、皆不信可知、按身字鞭逼入裏

取諸人以爲善

當世未足進友千古賢人之取善也、陶漁可採、滄浪可聽、聖人之取善也、此中詮之說、愚按耳順之候、其象如此

九德

中詮云、虞廷以九德官人、萬世銓衡之祖也、要歸在德性中和而已、欲知德性、徵諸行事而已、曰寬、曰柔、曰愿、曰擾、皆柔德也、而栗而立而恭而毅、則柔而得中矣、曰亂、曰直、曰簡、曰剛、曰彊、皆剛德也、而敬而溫而廉而塞而義、則剛而得中矣、日宣日嚴、浚明亮采、無非中和展布、豈徒才力知術足辦哉、上以此官人、則以此養士、士亦以此自養、命典樂教胄子、其養士之法也、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蓋陶鎔于歌咏舞蹈者深乎　薛文清

云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

苟日新

讀書錄云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極有益又云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擺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又云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按此數段於苟字精神方見勇猛

君子而時中

讀書錄云只於坐次便見時中之義坐一也我尊人卑我坐於上人坐于下中也我與人同等相對而坐中也我卑人尊人坐於上我坐于下中也行一也我長人幼我先人後中也我幼人長我後人先中也至于當語而語語爲中當默而默默爲中中無定體乃所謂時中也按時中卽變易之易卽巽以行權也朱子云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時中亦若是而已矣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讀書錄云理一猶一大城子無不包羅其中千門萬戶大衢小巷卽所謂分殊也理一所以統夫分殊分殊所以分夫理一其實一而已矣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鄭注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孔疏血爲遠腥次之爓稍近孰最近遠者爲古近者爲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故云備古今也梁皇氏侃曰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孰其祭天皆然大饗血腥同時俱薦其宗廟之祭皆然三獻血腥與爓一時同薦若羣小祀唯有薦孰無血腥爓也宋黃冕仲(名裳)曰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爲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爲主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我之意達之物之形氣不足與焉以實柴祀日

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則以物之氣達之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物之形達之形氣之中先王誠意之所寓故足以致焉然則自孰至血其去人情遠矣泰壇之設羔羊之裘未孕之牲陶匏之器無文也無情也無味也用血而已豈禮之至哉以寄其敬而已故必定之以七日之戒齊之以三日之宿不御色不聽樂不飮酒不茹葷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贊幣爵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乃可交于神明也按此論禮以尊遠爲敬近人情爲褻血腥爓孰古聖王分出先後次第精意存焉而黃氏以意物二義詮釋之最爲分明的確學者不可不審玩

焉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讀書錄云亢極之治惟聖人有道以持之使不至於傾如堯之治極矣時當衰也有舜則能持其盛舜之治極矣時當衰也有禹則能保其治使堯之後無舜舜之後無禹則鳴條牧野之事不待後世而後見也乃知治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衰不衰當亂不亂者則聖人斡旋造化之功也按此發明艱貞勿恤之義最爲透快

犯而不校

讀書錄云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莛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

敬之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文清此一言足以該此詩全義

克己

讀書錄云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絶雖曰有人之形實與禽獸奚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忠信所以進德也

程子嘗語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憨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攀援迤邐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觀此可得忠信所以進德工夫步步踏實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朱注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與集傳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

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此詩俱以淑女指后妃說作此詩者屬宮中之人說蓋以君子好逑一語非衆嬪御所可當故不主后妃自作而屬之宮人其識卓越千古矣況樂哀得性情之正就宮人上說由未得已得尤爲允當乎雖毛鄭皆本小序要不若朱子之論爲至當也

家人

六四富家大吉張待軒儆云富家與家富不同家富是享已成之業富家是講生財之道按此義極確書曰既富方穀俯仰不給而欲驅而之善乎生財有大道家與國同聖人一言義無不該于此可見又上九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補出身字是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鐵板註脚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敬兄必及其長則孩提時尚不知也以此推之萬物皆備於我却須漸次生來如蹴爾而與乞人不屑此羞惡之端也孩提時知之乎天理如是人欲亦然知好色才慕少艾有妻子才慕妻子仕才慕君此其徵也

　濬哲

讀書錄云深則哲淺則否驗之於人其深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

　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讀書錄云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着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又云精粗本末兼盡所以爲聖賢之學若舍粗而求精厭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爲異端又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狂者也

　四十而不惑

讀書錄云人不能有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不能止矣

　泮水

困學紀聞曰春秋時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他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鄒嶧山曰蓋泮宮者所以講學行禮興賢育才而出兵受成釋奠獻功亦于斯也

　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朱子云五峯嘗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極說得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之性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爲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前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

在按嘑爾蹴爾行道乞人皆不受此羞惡之端人皆有之可證也

　克己

胡子知言曰行紛華波動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處非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焉次也制之而不止者昏而無勇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爲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按此將聖賢存遏關頭剖判出三樣人來令人無處躱閃所謂不生不起則渾然無欲者也起而能制則以道制欲者也制而不止則理不勝欲勢必狥欲忘反而爲小人之歸也

　智

讀書錄云、五性之用、智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不是智在先

爾無忿疾于頑

讀書錄云、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卽能去惡、己亦病矣、況傷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亦足以發

讀書錄云、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耳、又云、他人聞聖人之言便休、顏子於聖人之言、句句無不識其理而踐其實、故曰亦足以發、又云、人讀書果能于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卽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按此章與語之而不惰章同意

君子偕老

讀書錄云、君子偕老、其辭含蓄微婉、畧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之忠厚、又云、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一己有涵養之功、是亦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也

法服

讀書錄云、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無上下之交也

讀書錄云、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末如之何也已、按孟子所云無上下之交、卽無應故也、折中義例、應者上下體相對應之爻也、比者逐位相比連之爻也

惟學遜志

讀書錄云、巽卦、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粗暴決、不能有入矣

我知言

讀書錄云、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不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讀書錄云、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爲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爲不足道、而幷沒其微善矣、又云、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過、眞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矣、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子者與、又云、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又

云或人譏夫子言甚峻子曰是禮也言甚和又云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只平說不見有人我之間若曰我事君盡禮卽彼此相形而非無我之氣象矣按數段體勘入微聖人氣象如見

武

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記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此卽所詠勝殷也又云武亂皆坐言行列皆坐以象止戈之義卽所詠遏劉也舞如是歌亦如是唐賈氏所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者也合大武舞與大武詩可得其止殺之義矣

豐年

據經文烝畀祖妣之句則鄭箋爲確集傳定爲田祖先農方社之祭必如蘇黃門之斡旋乃於祖妣句得圓義耳 鄭箋報者謂嘗也烝也孔疏亦遵其說 蘇穎濱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以爲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

耦耕

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同畎)賈疏耜謂耒頭金金廣五寸耒面謂之庛(音刺)庛亦當廣五寸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兩人所耕共一尺一尺深者謂之甽甽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伐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鄭注庛耒下前曲接耜車人又云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鄭氏曰推者推而前發者舉而起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註鋤者里宰治處也月令云季冬之月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王明齋曰配合强弱使之並耕以佐助按此則孟子所謂鐵耕許行所謂並耕者可知

猗重較兮

解此句須從車之輢車之式兩層認淸則重較二字方有着落 宋陳止齋(名傅良)敘車制名目有云車兩旁爲闌者曰輢兩輢上出式人立可用一手憑之者曰較自較以前揉曲以周於當前人可俯憑之以爲敬者曰式 茲猗重較兮注較高於式輢是兩旁植木較橫輢上葢古者車皆立乘平常立則憑較若應爲敬乃俛憑式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可知重較云者非是兩橫木相重是較高一層式低一層看去若有兩層較耳

受終于文祖

曰受則必有授之者堯必先以禪位終事告文祖舜乃以受終告也此節須知統堯舜之授受而言記曰爵祿慶賞成諸宗廟示不敢專也堯之所受者文祖之天下也以文祖之天下授舜焉有忘其所自而不以告耶此亦行文互見法

時邁

震之二字含下干戈弓矢式序在位三句葢巡守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諸侯各朝方岳大明黜陟所以肅諸侯古帝王駕馭羣雄之意也終之以我求懿德則所謂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者又不徒張弧矢之威而已 曰時邁其邦巡守之典行矣昊天其子燔柴之禮行矣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望秩之禮行矣式序在位朝會黜陟之禮行矣

以薅荼蓼

舉荼蓼而原隰無不芸之田亦猶舉黍稌而高下無不登之穀

復

明朱楓林名升善復堂銘序云復還也往而返謂之復書巡守卒乃復詩復我邦族是也失而得亦謂之復盤庚紹復先王之大業魯僖復周公之宇是也不能不往也而求其返不能不失也而求其得復也者學者之大機與 復虛辭也有善有不善焉易震下坤上之卦其名爲復陽上往而喜其返也卦六爻辭所謂復悉主初爻潛陽爲言皆復於善者也訟九四復卽命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睽初九喪馬勿逐自復解其來復吉皆復於善之論也泰九三之無往不復上六之城復于隍泰極而返復於不善矣春秋褒貶尤嚴於一字一衞侯鄭也前之歸書復歸後書歸不言復何也諸侯嗣故出而歸也繼之則稱復絕之則不稱復復猶善辭也衞元咺歸也書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入也書復入非此族也雖楚比之歸書歸而已矣何也大夫不世故奔而歸也與之則稱歸絕之則稱復復惡辭也同是復也自陰而陽爲喜自泰而否爲戒在諸侯爲與在大夫爲譏此善彼否天地斯隔不寧惟是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聖人以其復爲邪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聖人以其復爲私魯昭三如晉至河乃復聖人以其復爲恥往也失也不可以苟非返也得也不可以久贊是以君子不徒于其復而必欲善其復善也者又復之要道與按此疏復字反覆引伸妙義不窮故錄之

定靜安

朱楓林跋大學旁注後有云知止能得之間必有事焉經所謂定靜安論語所謂仁能守之孟子所謂居安資深諸是也按定靜安易說向虛空去似此着實得好

太極守訓

晦菴門人程正思名端蒙守訓楓林釋之曰其曰至理渾然沖漠無朕者理行乎事物之中如身體之脉理如枝幹之文理徹上徹下無不至到所謂至理也脉理文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統會之處今以八卦觀之乾兌二卦同生于太陽之象也離震二卦同生於少陰之象也巽坎二卦同生于少陽之象也艮坤二卦同生於太陰之象也又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于陽儀

也少陽太陰同生於陰儀也八卦四象各有統會旣如此矣則
兩儀豈無統會哉故孔子指其統會者名之曰太極極者屋之
脊棟中正高上衆材之所構合者也太者大大之謂也太極者
大大高上統會之稱而已易書之儀之象之卦兩而生四四而
生八以至於無窮由本而末由原而流皆所謂至理也太極者
至理之渾然者也渾然云者如水之渾濁然人之視之不見其
中之所有盖理之統會其胚胎融聚者固如此也泉之未發曰
冲沙地曠遠曰漠眹者目未開而有其罅隙也曰冲曰漠曰無
眹皆以形容其渾然者也其曰造化樞紐品彙根柢者氣一噓
而萬物盈所謂造也氣一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氣之造物化

物猶戶之一闔一闢也究而言之則闔闢在乎樞樞必綰乎繫
樞之紐易之儀象卦者造化也太極者其樞紐也物之異類曰
品物之同類曰彙萬物並生於兩閒而有同類異類者如花葉
之在枝幹或同或異也究而言之則枝幹本于根根必附乎命
根之柢易之儀象卦者品彙也所謂太極者其根柢也玩諸易
以釋太極之本義本義旣得則後世儒者所稱述可一見而決
若異端之所言者固不足論也凡讀聖賢之書皆當如此考究
令字字有着落非特此書也故擧一條以見例云按此段疏解
字字分明透徹前輩讀書不肯一字放過　又墨庄率意錄序
篇有云平日事師交友讀書聽語下至里巷山野漁樵婦女一

言一事於人有補者莫不謹服而搏取之又云其爲錄也不起
稿不擇詞不先經後史不外子內儒得於尊者不敢攘其說聞
於賤者不敢匿其名不務簡古他日可以删不厭煩碎他日可
以考故名其錄曰率意是錄也下及庖饌工巧之瑣末高人所
不屑覩上及道德性命之緖餘俗士所不得與下于我者旣不
敢預此上於我者又不屑此則是錄也直以率吾意而已按此
篇直與孟子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之旨相發明

文王之德之純

以一純字贊文王此第一義也次則緝熙敬止焉餘皆就一端
而贊之如詩伐密伐崇書明德愼罰禮文王世子皆是

振鷺

朱子語類云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
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旣畢然後亞獻至獻
畢復受胙按二王之後旣來助祭自應有獻酬則樂章具矣如
烈文詩亦是獻助祭諸侯樂章也頌者宗廟之樂歌之於廟故
列於頌此其體也

雝

序云禘大祖也旣爲禘大祖詩而詩中所陳乃後言文武之功
德并無一言及於大祖何也於禮旣不順於文亦失體朱子改
爲武王祭文王之詩盖於序說不能無疑焉

曾頌

於駉有曰思無疆思馬斯臧見君心爲萬事之本焉於駜有曰君子有穀詒孫子見貽謀之道焉於泮有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見教育之方焉於閟有曰萬民是若見工役之興必順民之欲焉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不敢侮鰥寡一句晝出文王明德全相蔡注云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庸庸祗祗威威六字即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即孔子老安少懷之意

宏于天若德裕乃身

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若執德不宏則局於一方何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以祗適者爲明德之本而又於殷先哲王商耈成人古先哲王旁搜遠紹以極義理之原斯能恢廓充周綽綽乎其有餘裕矣此教康叔明德工夫下手處其縝密詳細如是

樂不可極

金世宗曰凡修身者喜怒不可太極怒極則心勞喜極則氣散得中甚難朕思節其喜怒以安厥身故宮中一歲未嘗責罰人此論與莊子大喜毗陽大怒毗陰之意同

子路終身誦之

記者書終身二字即所謂執德不宏也康誥曰宏于天若德裕乃身宏之說也爲學先憂不能擇既擇又憂不能守能守又憂不能宏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即是信道不篤處

赤舃几几

歐公與尹師魯第一書有云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愼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

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愼職無飮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飮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王聞修讀此書云想見歐公心事觀其自云自當絕口不及前事益愼職無飮酒不覺心服若無此則其去假氣節幾何狼跋章見聖人常變一心如寒暑晝夜之相代乎前不着一毫詫異朱註云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几几者不改其常之謂也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聖賢相遭千載一遇言遇合之難也唐李文公陸歙州述文其言遇合最爲曉暢有曰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爲生旱苗然

也雨與菑遲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爲拯顛額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額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額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額之人賴其力傅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

出納之吝

晏子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嗇于人不嗇于己謂之吝嗇于

人並嗇於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此段分解最精

一輻集卷之十二

一輻集卷之十三 乾隆丁未

古歙項淳任田

受業 姪桂林翔圃 姪嶼禹甸 校訂

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荀子曰藝之精者不兩能余謂羿以射名良以御名專而已矣黨人之論見其淺孔子聞之則見其深曰博學則涉於雜曰無名則病於不專由博返約之道豈其然乎借射御兩技而歸於一能專而已矣　要知孔子自視其學如文王望道未見一般其聚精會神處惟恐旁紛岐趨與學者原無兩樣　上學以神聽聞滄浪之歌而曰自取之也讀好合之章而曰父母其順聞黨人之論而曰吾執御矣聲入心通同一機軸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周官義疏云興者引彼物以興此事如春秋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毋吠穆叔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是也道者述古而道其義如德正應和曰類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之類是也諷者微吟誦者朗讀如雍門子微吟春秋傳公使歌之遂誦之是也言者賦詩以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答人之意也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語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賦詩贈答彼此各喻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於六語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愚按樂語卽樂章也六語俱樂章所具進國之子弟而教之則吐茹之閒乃能中節辭氣之出鄙野胥

融有時賦詩道古有時婉而多風所爲言語之科於此其選也古人立教周詳於此可見

猗與那與

那曰猗與潛曰猗與此贊美之發端也惜魯莊公詩以三猗嗟起詠此諷刺之發端也大序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於此可證

置我鞉鼓奏鼓簡簡

長樂陳用之曰聖人作革以爲鞉鼓鞉以兆奏鼓者也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觀此可見鞉先鼓後經文一字之前後先輩亦必過心推勘如此如羊牛下來句維羊維牛句先羊後牛

皆合義理按明王平仲長名志曰案彭山季氏名本明儒云周禮羊人曰積共羊牲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柴也先柴而後獻故維羊又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共柴享者獻牛以共祀陸農師曰羊性畏露晩出而早歸常先於牛

下武

此章三咏永言當細玩凡人苟非下愚豈無一事之合理一時之孝思所慮者旋發旋止不能耐久耳永言配命卽純亦不已緝熙敬止之心也永言孝思觀政之年猶是服事之心牧野之誓猶是伐崇之舉也自一念以及萬念自一日以訖百年斯爲永矣集傳云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又云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僞耳何足法哉朱子於永言二字頗着精神其旨深矣　如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必請所與必曰有三必字卽永字意明黃實夫名樞曰中庸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得天下亦言其配三后之德故中庸言達孝而此詩言其孝思中庸言孝者善繼善述而此詩言孝亦曰成王之孚也元朱克升名公遷曰嗣服對求德言求德是繼志嗣服是述事

洞酌

洞酌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孔疏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鬼神是親饗之也下三句言與

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左傳周鄭交質篇云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句蓋從洞酌取義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皆是發明天之所以立司牧之意與皇矣四語可互參　莫定也孟子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卽此定字　貊其德音卽狼跋章德音不瑕意蓋王季周公皆於兄

弟閒處嫌隙致毀謗也

令終有俶

令終有俶何爲下五章提綱其告維何兩章承有俶言籩豆靜嘉威儀孔時是成王之敬祀事已如此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是成王之臣子助祭擧皆能以成王之心爲心又如此皆就見在而言以見其有俶也其類維何三章則據以後虛說萬年有此永錫萬年有此景命釐女士從孫子萬年繼繼承承永享福祚此則令終之實義也似此分淸乃見賦終耳 詩人寄託遂深以有俶頌之以令終規之序曰旣醉太平也太平者禍亂之萌也故頌不忘規

待文王而後興者

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此是待文王而後興者樣子

小毖

蜂與桃蟲物之小者也人之所易忽也而蜂能螫人桃蟲化爲大鳥人之所不及察也不知禍患常積於忽微小者不愼禍卽隨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以小名篇旨遠哉 莫予荓蜂莫予

見成王檢身若不及之意言予之行事所當懲而毖者何止一端而最重者莫如使管蔡一節也引咎自責怨乂情深

迺左迺右

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按此句左右集傳所謂東西列之卽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之說

造舟爲梁

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

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也如皋門應門朱子云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又如靈臺辟廱後世以爲天子之制而文王爲西伯時何以用之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元劉公瑾瑾名曰文王之臺其名如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爲天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與蓋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也按改元稱王之說多以此藉口數段發明正足以破之

伐木

鹿鳴以臣爲賓伐木以臣爲友既醉朋友攸攝嘉樂燕及朋友尙書我友邦冢君又曰太史友內史友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是皆以臣爲友也

官事不攝

大宗伯職六命賜官鄭注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鄭剛中云大夫不得具官有采地者常以一官攝衆事故管仲官事不攝孔子譏之惟六命之卿得具官按管仲陪臣尙不敢擬於三命之受位而具官不攝乃遽同於六命之王官其僭甚矣

彼何人斯

彼何人斯彼其人也薄之不足齒也彼黍離離彼其地也悲之不忍道也

公

宋胡和仲(名寧)曰凡稱公者有定名有虛位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此定名也魯侯稱公其子稱公子其孫稱公孫諸伯子男亦皆稱公此虛位也定名辯等列之實虛位達臣下之情宋本公爵自餘僭稱公者皆貶從本爵而魯獨不降稱者蓋春秋魯史仲尼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內外異辭汪環谷曰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爲公周之制也

鳲鳩

鳲鳩惟在桑而七子之在梅在棘在榛者均從而仰食焉鳲鳩不隨之於梅棘也興意煞有義理其猶周之營洛宅中圖治四方朝貢道理適均之意歟　四國照映七子說

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杜注祭國名伯爵也穀梁云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不正其外交也劉原父曰天子上大夫也宋葉石林(名夢得)曰大夫始爵以字繫氏而不名則南仲仍叔之類皆下大夫也字進則爵下大夫以字繫氏中大夫宜以氏繫爵則劉子單子之類皆中大夫也爵進則邑中大夫以氏繫爵上大夫宜以爵繫邑則周

公召公毛伯芮伯之類皆上大夫也以是差而下之下大夫以字繫氏上士宜以氏繫名則劉夏石尙皆上士也上士以氏繫名中士宜去氏稱名則實中士也中士去氏稱名下士微矣名氏俱不足稱而稱人則王人皆下士也

孟孫仲孫

杜注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孔疏按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諸謀於桓公則桓已成人也桓已成人而弑隱卽位乃娶於齊自應有庶長故氏曰孟而經稱仲孫者蓋慶父雖爲庶長而以仲爲字其後子孫以字爲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也隋劉光伯(名炫)云慶父自稱仲欲同

於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為伯而自稱仲故朱子云孟孫即仲孫也

闕疑

胡文定云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曰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於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愼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又云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愼也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

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胡傳所謂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春秋正王道明大法此論歸罪莊公洵為篤論及讀萬跛翁名斯大學春秋隨筆於狩禚論云魯莊以桓六年生至嗣位年十四童稚無知未能獨斷上倚乎母母雖姦惡其智術足以籠其子又宣淫一事其初年亦或未知車中拉幹亦謂竟出彭生而非諸兒之毒也且莊公技勇雖長而天性未摯知彭生既討直謂無可更仇故嘗與齊侯共事而不頋聖人於此蓋甚憫其始之無知而馴至後來之不振也且甚疾諸兒之淫凶既殺其父而又愚弄其子也似此持論乃為準情酌理切中時事不徒作侃侃之談也跛翁傳云一曰專傳一曰屬辭比事一曰原情定罪春秋所書罪多而功少而罪之所在必即其所處之地察其所處之情如魯桓見殺於齊莊公年方十三冲齡倚母法無可施故書甍書喪至書葬一似賊之已討而於莊元年則特書孫齊以責夫人迨莊公既長忘仇共狩則如齊如莒莊於是不得辭其防閑之責附錄於此以為讀春秋之要法跛翁讀春秋深得衆好必察衆惡必察之旨不以前賢已定之論便隨聲附和也

不能五十里

董仲舒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按春秋邾儀父蕭叔稱字郳犂來介葛盧稱名

仲子

隋范武子甯名云仲氏子宋姓也婦人以姓配字明不忘本示不適同姓也孔疏男子之有謚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法無謚故以字配姓其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謚也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聲子戴嬀有謚者皆越禮妄作也胡文定曰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歿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

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

文姜

宋高息齋閌名曰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謚繫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共姜經所謂宋共姬是也夫人姜氏弑逆淫亂莊公於母子之故不忍棄絕葬之足矣又別爲之謚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爲之別立謚矣明王方麓樵名曰婦人法無謚生以夫國冠之韓姑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末世別爲作謚如景王末崩妻稱穆后非禮也

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

宋張元德洽名曰仲孫固有罪矣然其言魯秉周禮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

三家

元李氏廉曰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謚僖叔又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友同母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要之杜氏得之蓋慶父伐於餘邱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能主兵且慶父以孟爲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是友爲莊公母弟之證也但慶父本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共仲其謚也其後子孫以字爲氏而時人猶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胡傳云夏陽虞虢之塞邑也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潼劍不守則秦蜀破夏陽既舉而虞虢亡李氏廉曰春秋書滅下陽罪虢之不能守險書城虎牢罪鄭之不能保險

問一得三

問字得字須從上文喜字看出精神便見得陳亢有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之意於此見古人篤信師說佩服不忘不似泛作閒談過耳便去

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孫於邾薨於夷皆書夫人姜氏至喪至自齊去姜存氏先儒各自有說其孫邾則曰子無絕母之義然喪夫人姜氏也而又可絕乎其薨夷則曰伯主正之以義不必去姜然猶是夫人之喪也又可不正之以義乎吾謂杜氏以闕文釋之最爲直捷蓋旣曰喪至自齊則哀姜淫逆義與廟絕僖之不應請齊之不應歸義已明著而又何必以去姜存氏爲此穿鑿之紛紛也 文姜姜氏二字全刪哀姜去姜存氏說者謂二姜之罪稍有重輕故書法不同如此等議論恐難取信

葵邱之會諸侯

首止之盟左傳云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蓋惠王因惠后寵叔

帶有廢立之意齊桓爲此會以定王世子也于洮之盟左傳云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元吳章廬(名澂)云左氏以爲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關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惟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爲襄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於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葵邱之會僖公九年襄王元年也宋趙木訥(名鵬飛)云是時叔帶尚有睥睨之心雖首止之盟定世子之位而已世子蓋未立也今世子立是爲襄王襄之元年桓公首爲是會以尊之則子帶尚何敢窺其鼎之重輕也哉此葵邱之盟有功於王室不爲不大矣李氏廉曰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於

首止中於洮終於葵邱又汪環谷曰齊桓初會首止以尊王嗣而定天下之大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今會葵邱又明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五伯桓公爲盛而桓公之會葵邱爲盛宜春秋備書之而孟子稱之也明陳大士(名際泰)曰桓有大功三無召陵楚無周也無首止天王無周也無葵邱諸侯無周也春秋所以予桓也按桓之伯業莫過于尊內攘外二大事三會是尊內之最大者召陵是攘外之最大者明嚴氏啟隆曰葵邱之會實可無盟既會兩月而復盟者慮叔帶之謀之未息也故宰孔歸而諸侯復盟且爲之申王禁以風示於帶葵命曰誅不孝指叔帶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指惠王也叔帶由

是終桓之世無敢妄有所冀也此論按時事言亦確

齊桓公

趙木訥云齊桓五伯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以爲鄄之會伐鄭而爲幽之盟諸侯無貳矣而後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衞滅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掎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攘外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爲首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示尊王之心襄王踐阼又爲之合葵邱之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而王室定矣內和諸

侯外攘强楚上定王室桓公蓋以三王之功不我過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黃齊不救狄侵衞齊不知既而楚謀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深履東夏而伐徐桓公合八國諸侯於牡邱顧望不進乃命大夫救之而徐卒底於敗雖伐厲伐英氏桓公皆不親也卒之閨門無法六子爲讐斂不以禮葬不以時一桓公耳而前日之桓非今日之桓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生修外而不修內也李氏廉曰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凡三變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頗殊伐鄖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息闕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邱

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葵震矜管仲死而放縱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卞則家法虧蓋桓公成伯之後也又曰衣裳兵車之說止見穀梁傳范氏曰自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首止七年甯母九年葵邱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牡邱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四也獨衣裳十有一而論語則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於是起諸儒之異說自朱子亦用展喜之言訓九為糾則諸說可不必辯矣汪環谷曰齊桓自再盟幽而諸侯協獻捷治戎存邢衛却狄盟召陵帖楚而列國安盟首止于洮而王室寧及乎葵邱而伯功盛矣奈何陽穀之會與僖公聲姜肆於寵樂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於救許伐黃不恤謀鄫無成而伯業衰矣故論者謂葵邱以前猶自朔至望之月葵邱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蓋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漸也

莊十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平宋亂也

十四年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服也

十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齊桓始伯

十六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鄭成也

二十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

僖元年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謀救鄭也

二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服江黃也

三年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

五年 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謀寧周也

七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謀鄭也

九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尊周明禁 以上衣裳之會十有一

僖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謀王室也

十三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謀城杞謀王室

十五年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 救徐也

十六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謀鄫也 以上兵車之會四

晉文公

李氏廉曰晉文公三大盟會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羣聚於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旣非踐土子虎涖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宋家則堂名鉉翁曰齊桓優游不迫有周家盛時氣象晉文淺狹迫急漸有戰國秦漢之風李氏廉曰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邱桓公會鄄失魯盟幽失衞首止失鄭葵邱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

一輯集 卷十三 十六

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實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與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也桓公會則不踰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伉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爲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爲也夫子正譎之辯獨不深切著明哉

宋襄公

陳大士曰五伯莫微於宋襄亦莫暴於宋襄未伯而先伐齊喪圖伯而執滕君旣伯而用鄫子胡傳云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而獨愛重傷與二毛亦何異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爲廉乎家則堂曰宋未能伯而鹿盟盂會序宋爲首無乃紊名實乎曰自齊而降皆俯首帖耳不以爲恥不出楚下者惟襄公耳顚沛百罹繼之以死夫子列齊楚之上與其有志也愚按孟子曰五伯假之也宋襄圖伯之始興師納孝公以爲無負桓屬示

一輯集 卷十三 十七

諸侯以信也圍曹伐鄭示諸侯以武也盟齊盟鹿會盂陰借力於荆楚明誇重於諸侯若無事召陵之師城濮之戰也盂之會必如約以乘車雖目夷以兵車之會請而弗聽示諸侯以忠信也泓之敗傷股矣猶以不鼓不成列自託於君子以爲正正堂堂不尙詭詐也究之外託仁義之名實蹈昏愚之失執滕子虐鄫君暴戾無禮甚矣

子入大廟

趙木訥云諸侯不毀之廟一而魯不毀之廟二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昭穆迭毀而大祖之廟不毀成王封伯禽以爲周公主則伯禽實始封之祖也然伯禽之封實本於周

公故魯不得不祀周公詩曰周公皇祖則魯蓋祖周公矣祖廟不毀而始封之廟亦安可毀哉魯祖周公而宗伯禽故不毀之廟有二此其制不與諸侯同其稱謂亦異曰廟曰室曰宮以別之周公曰大廟禘於大廟是也伯禽曰大室大室屋壞是也諸公曰宮桓宮僖宮災是也禮曰祀周公於大廟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此說與春秋同則知魯宗廟之制異於諸侯也吳草廬云周公封於魯留相王朝而不適魯使伯禽就封周公雖不適魯然實爲魯之始祖故魯之大廟祀周公百世不毀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孔仲達云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韓獻子告老將立其子韓無忌無忌讓其弟韓起其讓之言曰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之賢人稱起爲仁以此薦讓得襲爲卿斯韓起之見信於朋友而獲上也此亦一證

費

季氏廉曰費魯強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爲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襄七年城費）費邑強南蒯繼爲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亦可考矣

一幅集卷之十三

一幅集卷之十四 乾隆戊申

右歙項淳任田　受業汪春來臺書再姪元魁士校訂

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陳止齋名傅良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删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公山不狃

吳伐我篇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又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

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也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謝氏曰子洩以叛亡之人而處心尙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欲往豈無意夫但欲往是在前事勿誤會

閒於兩社

唐楊氏士勛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受霜露者周禮又云決陰事於亳社明不與正同處明一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閒於兩社爲公室輔是也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朱子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爲之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金仁山曰自陽虎執桓子而囚之而專魯政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又將饗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桓子於此謀所以爲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焉然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己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强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爲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豈甘於終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又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及齊歸女樂君臣荒淫三日不朝此其心術蠹壞不復

可與有爲而其心固已無孔子矣孔子所以去也

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杜注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於此可見聖人所過者化本領

盤庚

胡文定曰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藋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此數語寫盡安土重遷神理盤庚三誥其能已乎

春秋之志隱而顯

文十八年公薨于臺下　六月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

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夏
季孫行父如齊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
人取濟西田　按以上十二節比而觀之而魯君臣之簒弒行
賄齊惠之黨惡立宣皆可見矣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
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合四節觀之而成公之朝王其不恭可
見春秋於內多諱詞而貶之之意自見於言外所謂隱而顯者
即此二事可類推

子頹之難

惠王元年魯莊公之十八年也初王姚(莊王妾)嬖於莊王生子頹
有寵及惠王(莊王孫)即位之二年五大夫因蘇氏奉子頹以伐王
不克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南燕)伐周立子頹三年春鄭伯
(厲公)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處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鄔遂入成周
取其寶器而還四年鄭虢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
自北門入殺頹及五大夫王與鄭伯虎牢以東與虢叔以酒泉

子帶之亂

惠王二十二年僖公五年也是年齊桓公有首止之會蓋會王
太子鄭(襄王)謀寧周也八年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告于齊
于是乎有洮之盟謀王室也十一年夏帶召揚拒泉皋伊雒之
戎伐京師秦晉伐戎救周明年王以戎難故討帶帶奔齊冬齊
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二十二年王召帶自齊復歸京師二十
四年王以狄伐鄭王德狄以其女隗氏爲后初甘昭公(王子帶)有寵
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及王召帶復歸又通於隗氏後
王替隗氏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處于氾太
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使簡師父告于晉(文公)左鄢父
告于秦(穆公)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師辭秦師而下
次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晉
侯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按位

定首止齊桓平難於前師次陽樊晉文逆王於後是二公尊王
大名號

子朝之亂

昭公二十二年景王之二十五年也是年王崩王子猛立是爲
悼王是冬卒敬王立　初王子朝賓起(子朝傅)有寵于景王王欲
立之劉獻公(名摯)單穆公(名旗)欲殺賓孟而去子朝王田將殺單劉
遇心疾而崩劉摯亦卒單子立劉文公蚠遂殺賓起子朝因舊
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遂逐劉單劉單出奔
單殺靈景之族八人子朝奔京伐之劉子入于王城復敗去王
城以王次于皇欲告急于晉(頃公)晉師納王于王城單劉大敗而

王猛卒敬王名匄即位晉師王師共伐子朝子朝奔郊二師圍之王使告閒晉師還子朝入于尹單劉從伐敗還因以王如劉子朝入王城軍勢復盛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王子朝遂有西王東王之號二十四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乃辭子朝不納其使晉乃徵會明年會黃父二十六年單子如晉告急王出次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女寬守闕塞召伯盈逐子朝敬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子朝奔楚晉師戍周而還王入于莊宮　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匄皆爲母弟子朝庶孽也猛幼而貴朝長而卑

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趾徵王者之瑞獲麟見吾道之窮紛紛感麟作春秋之說與文成致麟之說俱未免穿鑿朱子曰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概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

君稱之曰夫人

劉原父曰命於天子然後成夫人是夫人之稱並非諸侯自稱之也此義不可不知

葉公

李氏廉解春秋葬劉文公節云天子三公稱公會爲三公而有土爲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嚴謹之筆按此身爲三公而封爲畿內諸侯亦稱公正也爲王卿大夫而封爲畿內諸侯止合稱子而卒皆謚公者僭也況葉公縣尹而曰公乎楚子而僭王縣尹而僭公矣不足怪也

烈文辟公錫玆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李氏廉曰古者諸侯入朝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又曰周禮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謝氏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

福王宜與諸侯共之烈文獻助祭諸侯樂歌也首節歸功諸侯即李氏之說

莊公二十有八年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齊

上句記饑下句記無備想當日筆削之意不過如此而魯君臣裕國之道不能未雨綢繆自見於言外說者有不書公使爲文仲私行之罪未免失之鑿矣萬䟦翁曰通考春秋魯臣出使第言如無有書公使者乃獨於辰之告糴以不書公使謂譏其私行不知其何說也

僖公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

穀梁云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

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按黃人所恃者齊也自冬徂夏已閱三時而齊救不至失所恃矣韓詩外傳恃人者不久望人者不至於此得一證焉

莊公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張元德云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自二年至今詳書於策敝笱載驅錄於齊風論其時世與衛之鶉之奔奔牆有茨諸篇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播其惡於下民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薄末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亂魯齊幾取之與衛滅同時聖人以魯事詳於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者不删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閑有家之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軌轍詩與春秋之旨蓋相表裏也

諸侯官受方物

卽旅獒所謂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是也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春秋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公以晉少姜卒如晉晉使士文伯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乃還胡文定曰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說人以自辱明王荆石（名錫爵）云昭公失在不能守正而妄動所謂恭不近禮不能遠恥辱者也按此節證恥辱字最分明

自大夫出

春秋僖公十有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陳止齋曰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于牡丘桓公爲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盟始于雞澤悼公爲之也李氏廉曰經書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袁僑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于齊桓成于晉悼極于晉平

告君乃猷裕

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裕之道也彼悻悻者適形褊淺之見卽皎皎者亦不過自鳴其去就之高其度量之相越淺深大不侔矣胡文定云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皆是此意

江汜

孔疏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故集注云嫡不與之偕行如春秋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于鄄者程子所謂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也蓋送其女于鄄從其嫡而偕行也

滕文公爲世子

劉原父曰嫡子既誓稱世子未誓稱公子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明黃氏正憲曰左氏載昭子問官之對仲尼見而學之然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下至於論官惟曰揆岳牧伯公孤卿士等職而已若雲火龍鳥之類不少概見何哉蓋上古時朴事簡故可因瑞紀事以名其官中古文明漸開世變事繁故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是以舍遠而取近也郯子乃議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而紀近則聖人固有以折衷之矣所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卽此可見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欒盈之入曲沃亂晉由於商任沙隨兩會一錮再錮使之無所容身耳所謂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此之謂寇仇也

襄公二十有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氏載胥午觴曲沃人以欒孺子爲言或泣或嘆願爲之死因是得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其不臣如此蓋沃爲晉膏腴之邑而欒氏世爲采地德惠已久又兼懷子愛士好施故一呼百諾也義與詩之于田揚水同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王方麓論春秋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節云今按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于殺大夫甯喜之後見鱄爲甯喜出奔亦以罪鱄也

其罪鱄奈何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已雖急納其兄不思剽既立矣爲復之道欲兩得而無害則何地以寘剽甯喜不願盟而願得子鮮之一言重其義也欲堅其意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指陳以感動而乃從獻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乎此信之不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而子鮮爲之殺甯喜者固政由甯氏之一言也夫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惟義之所在未有不至於賊者也重於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爲子鮮者初決于出以感悟獻公可也公再三止之則可止矣夫亦念國之無人公之無恆也而與太叔儀竭力以輔之勸公以立甯氏之後則亦無負於喜矣乃決于自

絶止使者而盟于河終身不向衛國而望不已甚乎愚按公羊傳云喜曰無所用盟使公子鱄約之此言與小邾射使子路要我吾無盟同一見信之語子路以義字折之千古凛凛子鮮不思獻公爲何如人甯喜爲何如人可保此兩言以終身乎君子之行思其終思其復喜之殺不待免餘之請而知之矣而乃曰鱄實使之遂出奔是祇知有信而不知有義也王氏之說當矣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

劉原父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武仲之智可謂智矣然猶據防以求爲後於魯是以孔子譏之以謂其罪與不孝非聖者均也不孝則無親非聖

則無法要君則無上三者皆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桱奔齊公孫會之自鄸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汪琬谷曰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故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鄸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也高息齋曰會子臧之子鄸子臧之采邑以上三節釋曹公孫會事以其與武仲相發明錄之

齊景公

宋許崧老名翰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畧以齊之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伯可也而區區務爭徐

伐莒之利志亦卑矣汪琬谷曰齊景爭伯之心不下於僖桓而徒計近功汲汲焉有事於徐莒以晏子之賢爲之輔佐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昭十六年伐徐十九年伐莒

草工

陸農師云草工蓋設色之工若以藍爲青以茈爲紫以蒨爲紅以綦爲黃之類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困學紀聞畢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誦險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嘆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同律度

日知錄曰虞駿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

咸感也

建安邱氏曰咸感也所以感者心也無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爲感有心于感者不能咸故感去心而爲咸咸皆也惟無心于感而後無所不感名卦以咸而以感釋之互明其旨也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楊龜山曰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嘗若不得已而後進按此則賢如不得已而後進進賢亦如不得已而後進兩相敬愼斯上下交而王業成矣宋楊誠齋名萬里曰古之事君三揖而進言其難進而緩也一辭而退言其易退而速也古之用人者進之以禮

言其不毀廉恥之操也在下者以進退之節而嚴諸身如執玉而憂其隧在上者以進退之節而養其下惴然如蓺苗而望其成

沃朕心

衷論曰沃心之道以理義悅心而不存乎形迹以誠信感孚而不爭於口舌驟而語之不可也貴需之以時日迫而折之不可也貴養之以從容有時而巷遇有時而牖納有時而主文譎諫有時而因事進規二事並論則合其小而翹其大順其美而覆其失寄開導于彌縫之中隱救正于將順之內按此段如程子上經筵劄子書懇切詳明微婉審慎孟子曰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矣言外見有許多權宜許多妙用也

靈臺

王平仲曰庶民子來民之太和也麀鹿攸伏於牣魚躍物之太和也於論鼓鍾於樂辟廱君臣之太和也所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斯字不外盡美盡善的道理然實指不若虛摹至於斯三字眞寫出色飛神動曠世相感恍如側身戛擊之廷親覩鳳儀之舞有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之妙季札美韶共三十二言要不如此句之摩空取神畫盡千古知心模樣淮南道應訓九方堙相馬篇伯樂薦九方堙得馬于沙邱秦穆公問之對曰牡而黃使往取之牝而驪穆公召伯樂而責之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語頗得其神似　樂則韶舞則字直從此章消息透來若曰吾于此醉心久矣寧有舍此而之他者乎想見當時不須擬議衝口而出神理

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茅鹿門採風集序云民之情與上之政相爲噓吸吐納也如響當其虐則讐撫則恩譬之天地之氣至則草木鬯而百鳥和鳴氣閉則草木落而鳥爲反舌而無聲此于其間天動神解雖古之監謗市佞而不能售者按此段以天地之闔闢繪出民情之向背極爲清暢

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日知錄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廷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

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輪人爲輪爲蓋輿人爲車輈人爲輈車人爲柏車大車羊車故
曰工聚義疏陳止齋晉萃車制名目頗便學者但舛誤甚多恐
滋疑貽畧爲改正　夾車兩旁而圓轉者曰輪輪之外緌而行
地者曰牙(亦曰車輞關西曰輮)牙之中直指湊轂者曰輻(亦曰輪轑)輻之所湊
而貫軸利轉者曰轂(亦謂之軝見詩)轂內之大穿曰賢轂末之小穿曰
軹(轂中鐵關西曰釭轄轂端沓也)轂中空壺處容軸者曰藪轂外以皮約束之
而畫以五采曰篆以革輓轂曰幬輻之近轂稍麤處曰股輻之
近牙稍細處曰骹輻榫之入轂鑿者曰菑(音廁亦名弱)輻榫之入牙
者曰蚤轂與牙之受菑蚤者曰鑿鑿有檓(音薛)以固之曰槷(音臬)輪
一輻集　卷十四　十五
牙稍偏于外而輻股向內隆起者曰綆(音餅漢時人曰輪箄已上輪人)車身
受載者曰輿輿之深曰隧輿後橫木曰軫(六分車廣以一爲之軫圍)全輿之
底通曰軫(軫方象地又云加軫與轐四尺又云方長四尺謂之庇軫亦謂之收見詩)車兩旁爲闌者
曰輢(音倚亦謂之輒)輢之植者橫者曰軹(與轂末同名)兩輢上出式人立可
用一手憑之者曰較(九辨倚結軨兮軨即此)自較以前揉曲以周于當面
人可俛憑之以爲敬者曰式(式低較高如兩層較然故曰重較亦曰重耳若牛車及後世之車無較高低兩層謂之平較亦曰平鬲)式之下植者橫者曰轛(音對已上輿人)車轅曰輈(前曲
如梁詩謂之梁輈)輈之前持衡者曰頸(又輈前胡曲中曰疾見大行人)輈之後承軫者
曰踵輈之當伏兔者曰當兔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曰任正(左右
并前軓爲三)任正之當前一面又曰軓(音犯軓前十尺亦作軋)任正三面亦通

曰軓(鄭注軓謂輿下三面之材)輈之前頸所持而下屬兩軶以駕服馬者曰
衡兩軶之間曰衡任兩端貫於轂中橫輿下爲伏兔所鉗而承
輿者曰軸(軸末以鐵止輪之外轄者曰牽見詩)上連輿底下鉗軸爲舄說之用者
曰轐一曰伏兔(亦謂之輹見易已上輈人)義疏既有輿人復設車人又不
以類相從次于輈人之後何也兵車田車國事所用自五路至
墨車棧車有爵者所乘故輪人輿人輈人作之大車羊車柏車
則任載所用及庶人之役車故車人作之而輿人記所載式軹
轛之度無一及焉蓋古者非有爵不得乘兩馬之車車人三車
之輿皆狹而長則專主任載故也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柏車
山車羊車鄭注羊善也義疏以羊爲善想古有此訓故善美義
一輻集　卷十四　十六
等字並從羊非以羊駕也亦駕牛之車
君子以正位凝命
明阜去病(名爾康)曰鼎有二有鼎俎之鼎用以烹飪小鼎也有九
鼎之鼎禹之所鑄用以承天休者大鼎也鎮鼎也象爻俱是烹
飪故夫子特取九鼎之象爲正位凝命之義蓋四聖所取卦義
時有不同有相衍者有相發者總令本卦之精蘊咸正無缺而
已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漢書曰執
狐疑之心者來讒慝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君道主

剛偏柔不斷釀禍匪淺此菉室道譏小旻所爲致嘆也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讀燕禮至立司正命安賓一段如見交泰之世手足腹心相爲一體氣象公之殷勤而罰賓飲酒也司正奉公之命命卿大夫曰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及脫屨就席皆坐而公復欲賓之飲酒盡歡也司正又奉公之命命卿大夫曰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玩其語意肫摯不且與詩言暗合耶

一輯集卷之十四

一輯集目錄第五冊

卷之十五己酉

以制器者尚其象

春秋會盟

用顧畏于民碞

子産

彼哉彼哉

寬以居之

愼而無禮則葸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悠久無疆

會朝淸明

旣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百姓與能

是謂棄之

旣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篚篇

鹿鳴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修業

檢身若不及

居處恭

居其室出其言善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堯舜其猶病諸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盤庚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喩之

諸子掌國子之倅

大司樂

帥國子而舞

餰兮

不學詩無以言

大學小學鄕學國學辯異

春王正月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匠人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遂人辯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須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大司馬凡定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大司徒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

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小司徒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遂人職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都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

千乘之國百乘之家

修辭立其誠

省察

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

犧牲

生之者衆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斧斤以時入山林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讀法

獻賢能之書

與上大夫言

豚解體解

式負版者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有鱣有鮪

灌

君祭

毋自欺也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司會
而好察邇言
堯舜其猶病諸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夫道一而已矣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卷之十六 補錄
西伯戡黎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
孔子論易
栽䬃
召誥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衣服以移之
甘棠
高宗肜日
五辭簡孚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利口惟賢
履虎尾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

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揚之水
家人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式微
何人不矜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

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鼎數
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相鼠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合族以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節性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
邦伯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
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呂刑
閎之惟艱
祭祀不祈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洛誥
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六三見輿曳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
無簡不聽
思其艱以圖其易
使遄有喜
用顧畏于民喦
蠱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牖閒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學記
大有
日之夕矣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五豶豕之牙吉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以杞包瓜

閏月則闔門左扉

立政

初六進退　九二巽在牀下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

朝聘

毖殷頑民

而不留獄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師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閑有家志未變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

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

成湯放桀于南巢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

震亨

康誥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內則

一輻集卷之十五 乾隆己酉

右欽項淳任丑

受業 婿吳勳 捷承甫 / 男應蓮 西青 校訂

以制器者尙其象

此卽下傳第二章十三卦取象之義○

離䷝ 離下離上○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益䷩ 震下巽上○上巽二陽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也

噬嗑䷔ 震下離上○日中爲市上明下動

乾䷀ 乾下乾上○

坤䷁ 坤下坤上 乾坤變化而无爲○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爲而治也

渙䷺ 坎下巽上○木在水上流行若風舟楫之象也

隨䷐ 震下兌上○下動上說服牛乘馬

豫䷏ 坤下震上○坤爲闔戶重門之象震動而有聲之木擊柝之象豫備之意也

小過䷽ 艮下震上○下止上動臼杵之象

睽䷥ 兌下離上○睽乖然後用弧矢以服之

大壯䷡ 乾下震上○壯固之意風雨動物也風雨動于上棟宇健于下大壯之象也

大過䷛ 巽下兌上○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夬䷪ 乾下兌上○兌爲言語可以通彼此之書之象也乾爲健固可以堅彼此之契之象也

春秋會盟

隱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此諸侯參盟之始至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胡傳所謂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此始也諸侯無特相會者矣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也由是而宋襄晉文爲中國會盟之主至定公而晉伯旣衰諸侯又復特盟而中國無殷會矣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陳止齋曰此特相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于鹹志諸侯之散此春秋會盟之始終也 李氏廉曰禮記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二人盟爲離盟三人盟爲參盟

用顧畏于民碞

左昭二十七年春費無極鄢將師譖郤宛于令尹囊瓦爇郤氏盡滅其族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于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自春至冬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於是沈尹戍諫子常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此節借以狀民碞二字最好

子產

馮天閑 名李騂 曰子產爲春秋後半部第一流人物自魯襄八年料侵蔡獲燮以來至十九年而爲卿三十年而子皮授之政昭

二十年而卒凡四十四年歷事簡定二君于晉則當悼平昭頃于楚則當共康郟靈治內集外皆以禮爲主而輔之以權立政如邱賦刑書持正如禜龍禳火定亂如子孔子晳當機如爭承毀垣用兵如數俘登陴剛果如鄭環駟之詞令如徵朝獻捷傅洽如臺駘黃熊風雅如隰桑羔裘應變如立廟毀廟理學如不毀鄉校知人如擇能而使種種出人意表所謂救時之相也左氏臨了以寬猛一語結之蓋不獨治民其於事大之法亦不外此

彼哉彼哉

彼哉之意猶昭公之於季平不稱名而稱夫人齊子元之於懿

公不稱君而稱巳氏

寬以居之

中庸學問思辯論語學志問思皆以用功言惟文言於學聚問辯後繼曰寬以居之居猶常住不是暫時棲泊寬如田地寬大能容載得許多物朱子語類云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林次厓曰學聚問辯是知工夫寬居是把義理放在胸中詳玩深味使透徹貫串乃居安資深時也故亦屬之行愚按學問思辯後補出一寬字這節次段微茫譬如作酒既成然必醖釀數月纔佳寬居正韓子所謂不可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原無迷其途無絕其原終吾身而已矣杜氏序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得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朱子詩序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皆寬以居之境界也

愼而無禮則葸

朱子語類問敬愼曰敬字大愼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愼愼是惟恐有失之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如朱子訓愼字意本是畏忌之心再加無禮必至於葸也齊戰疾三者記曰子之所愼亦是怕有喫跌之意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游定夫釋乾大象云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彊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何元子曰健而無息之謂乾中庸言至誠無息者通之於天也自彊言不息不言無息學之爲法天事耳始于不息終于無息故中庸于無息之下文而推原之曰不息則久按此二段便見安勉之殊爭差不小夫子告子貢恕可終身行之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貢乃曰己所不欲無加諸人以無易勿是不知淺深不審難易猶以不息爲無息也

悠久無疆

坤之象傳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无疆指乾言德合者言坤之德配乾之无疆也又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本義云馬乾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又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本義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是知所謂德合无疆者天之无疆也所謂應地无疆者地之无疆也王輔嗣所謂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是也此句須先分清天之无疆地之无疆然後以至聖之悠久配之才得根柢 孔疏凡言無疆者有二義一是廣博无疆一是長久无疆悠久無疆當就長久上說

會朝清明

未濟六五君子之光句折中云凡自晦而明自剝而生自亂而治者其光輝必倍於常時觀之雨後之日光焚餘之山色可見矣按此即會朝清明之旨也

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言既濟矣天下之患氣常伏於此況外卦坎爲險地略不檢點必致濡首之傷轉既濟爲未濟六四下一繻字以見禍患積于隱微人不及見衣袽之戒其得已乎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近字先儒多指比爻言折中兼應爻言以情既相應雖遠亦近矣竊以此句說近字最有力國運之隆替家道之盛衰無不自近始君臣一德千載之遇合也一堂雍穆家道之寖昌也反是則凶害悔吝隨之推之夫妻反目不能正室兄弟不和協糊口四方易著比匪之傷書戒憸人之昵是近之一字吉凶禍福俱包在內可不慎與

百姓與能

聖人成能者成參贊之能也與能者與參贊之能也要知制而用之謂之法非聖人不能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非百姓亦無人去做如作車行陸作舟行水聖人制出一箇樣子來教人依法去做能依法去做是百姓的事蓋天地無聖人天地不能成功聖人非百姓聖人亦不能成天地之功可見參贊事聖人與百姓共之所以人爲萬物之靈而有三才之號也

是謂棄之

此棄字與春秋鄭棄其師之棄同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既濟之九三以剛居剛未濟之九四以剛居柔皆挾剛健之才有撥亂反正本領故借高宗伐鬼方一事以形容之見既濟之難未濟轉爲既濟爲尤難也蓋天下事敗壞半由於怯懦無能

轉危爲安轉敗爲福惟剛健者纔能擔當得住頌堯曰乃武湯
曰勇智文曰王赫斯怒武曰肆伐大商皆其義也

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少年喜事鬬邊庭以小狐果於濟象之趙括之易言兵鼂錯
之削七國此其徵也

簠簋

張稷若儀禮句讀於公食大夫篇作正饌加饌圖以黍簋稷簋
註正饌下以稻簋粱簋註加饌下本文設加饌節有云宰夫授
公飯粱公設之湆西宰夫膳稻于粱西註云進稻粱者以簠是
簠爲盛稻粱器簋爲盛黍稷器六瑚四璉雖不可考以八簋兩
簠例之則黍稷稻粱當必兼設聘禮歸饔餼節八簋兩簠設堂
上六簋兩簠設西夾朱註專指黍稷亦約言之耳　考特牲有
云陳兩敦于西堂又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少牢又云主
婦執一金敦黍婦贊者執敦稷又有執敦黍敦稷之文蓋用四
敦黍稷各二也士虞禮云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鄭註簋
實尊黍也賈公彥曰經言敦註言簋者敦有虞氏之器周制士
用之同姓之士容得從周制用簋而儀禮義疏敦簋之别疏據
明堂位而云然其實二名相通可以互稱不必同姓之士乃用
簋也按此則特牲少牢所云敦者卽簋也宗廟之器可得其實
矣

鹿鳴

白虎通云得美草鳴相呼鹿鳴賓臣也上下一德和氣薰蒸言
鹿得草相呼而食君子有酒與臣共飲之以是爲興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彖傳發明卦意大半以天地四時日月聖人萬物言之會得此
解而四時行百物生兩言正與彖傳無二朱子所謂開示子貢
之切也又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從大處指點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從小處指點無行不與從本身上指點孺子入井從人情
上指點所謂理不離乎氣者此也程子所謂理無形也因象以
明理者此也

修業

明呂新吾呻吟云業刻木如鋸齒古無文字用以記日行之事數
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更事則再刻
如前大事則大刻謂之大業多事則多刻謂之廣業士農工商
所業不同謂之常業農爲士則改刻謂之易業古人未有一生
無所業者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無荒寧怠
惰之時常有憂勤惕厲之志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
修而曠日之不可也按修業二字得此註釋方明

檢身若不及

呂新吾云愈進修愈覺不長愈檢點愈覺有非何者不留意做

人自家儘看得過只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一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着色喫力過失走出這個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故學者以有一善自多以寡一過自幸皆無志者也急行者只見道遠而力不前急芸者只見草多而鋤不利按此發明聖賢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心曲折盡致

居處恭

此即不愧屋漏之學也蓋地非大廷人非師保最易褻狎最易怠荒抑戒著洒掃之文家人垂物恆之訓用此道也呂新吾云

愼言動于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于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又云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

居其室出其言善

言之善不善從居室說起可知艮輔之序咸輔之滕在邦在家一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其最著者也新吾云謹言不但外面雖家庭間沒個該多說底話可見修辭立誠從此做起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新吾云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怨尤兩字全不反己聖賢學問只是個自責自盡自責自盡道理原無邊界亦無盡頭此兩言最深極當玩味如孔子三無能者知仁勇四無能者弟友子臣何有於我者二未之有得者一皆是自責自盡道理無邊界無盡頭處也愚謂聖人不獨于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即窮神知化文王望而未見此是實理如此非徒云謙也

堯舜其猶病諸

新吾云道原體不盡心原趁不滿勢分不可强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囿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于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按病字說出勢分力量兩層切實之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蓍疑者亂眞知過思者迷正應此新吾說也即朱註三則私意起而反惑之旨也當宣公初立黨惡東門往來齊郊即不識熟字靜物若動之明證也

盤庚

呂新吾曰專欲難成衆怒難犯八字不獨妄動邪爲者宜愼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愚按易傳上下交而其志同危以動則民弗與也

懼以語則民弗應也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周禮三朝外朝非
詢衆庶不臨書稽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又
如爰田州兵非協衆不能作國人咸貳非宛濮之盟不能解可
知作大事必須上下交孚乃克有濟作事靑天白日人情響應
影隨方見聖人大作用處　如湯誓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又
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彼商民只知有己耳而四方之望若雲
霓弗顧也湯則以天下爲心從而告之使之曉然知夏桀之暴
德民情之偕亡上帝之可畏而不可不正也呂氏所謂調劑人
情發明事理者此也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新吾云好問好察時着一我字不得此之謂能忘執兩端時着
一人字不得此之謂能定欲見之施行畧無人己之嫌忘之謂
能化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新吾云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
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
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又云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
激亂作君子愼其所以激之者按此卽無忿疾于頑意又云十
分識見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悟況愚智相去不啻倍蓰而
一不當意輒怒而棄之則棄人多矣所貴乎有識而居人上者
正以其就無識之人因其微長而用之也此段正發明無求備
意

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
受之也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
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
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
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

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
擧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宋胡澹菴名銓曰有司又曰
在辟示後世人臣執法之堅其君用刑宜寬也三宥不對走出
致刑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愚按王之三宥卽惡得而
禁之意不對走出致刑甸人卽夫有所受之意後復釋之曰公
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王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宋李泰伯名覯
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者也如使公族犯之而可不問是五
刑特爲民設也賞則貴先得刑則賤無當矣故必公之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此節爲文王世子一篇總會也前之教以干戈羽籥弦誦書禮後之教以適饌省醴養老登歌中之庶子正公族內朝外朝在軍在廟無非以君臣父子爲教之本以禮樂爲學君臣父子之基也禮樂先分言之後合言之到得交錯於中時直是合同而化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恭敬而溫文一句形容入微明黃玉巖名乾行曰樂雖修內然心和者身亦和禮雖修外然身敬者心亦敬蓋禮之和卽爲樂樂之節卽爲禮此論極分明融洽按此節論禮樂合一處最精方見古聖王陶淑人心妙用

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

大傅以身教是世子之楷模詩所謂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者也但世子學業未成安能於大傅之一言一動存心省察苟無有以喻之則亦習焉不察耳此審喻之責必歸於少傅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

周官義疏周官掌士庶子之治教者不一天官則宮伯也地官則師氏保氏也春官則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也夏官則諸子也掌固也其職之分事之聯各有義焉宮伯所掌宿衞之士庶子也師氏保氏所掌王同姓及公卿大夫之適子也其職曰以教國子弟則王之同姓也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則士之子與者蓋鮮矣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則國子國子之倅及國之選俊皆隸焉其曰學士者兼國之選俊也其曰以待致諸子者致國子之學於師氏保氏者及其倅也諸子所掌獨國子之倅者其適子或學於師氏保氏或入於成均也此段分疏各職所掌之事所教之人眉目最清

大司樂

古人立學設教大總會處在成均庶司百職所統攝處在大司樂其職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所謂合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適子國子之倅國之俊選皆造也成均國學譬如江海其天官宮伯地官師氏保氏夏官諸子以及大司徒三年賓興之賢書皆如衆流之爭壑焉旣分

教之而成其材又合教之而成其德也教之具干戈羽籥琴書鍾鼓罔不具焉教之人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罔不備焉而且東序瞽宗別其地春夏秋冬因其時所以造就人材旣詳且盡如此

帥國子而舞

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賈疏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是小舞案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皆小舞也二十舞大夏卽此六舞也程子曰樂舞所以舒其性情也古人爲學自小學舞勺舞象以至大學有弦歌以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

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愚按樂有聲有容舞所以動其容也入小學習小舞入大學習大舞非一日矣須知舞字來由乃是國子所守之職故大司樂曰師國子而舞

簡兮

周官義疏大祭祀大饗舞者皆國子也旄人職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雖祭祀惟殷薦祖考之樂學士舞之至於燕樂則以舞仕者公庭萬舞賢者以自傷故周公制禮不使學士舞饗燕之樂爲其將爲公卿大夫之選其志

節不可不素礪也按此則賢者仕伶官乃雜于以舞仕者故其詩若自譽而實自嘲如此不然國子之所習而學者而可曰降志辱身乎

不學詩無以言

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義疏云興者引彼物以興此事如春秋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毋吠穆叔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是也道者述古而道其義如德正應和曰類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之謂是也諷者微吟誦者朗讀此二者亦與肄業時之諷誦異如雍門子微吟春秋傳公使歌之遂誦之是也言者賦詩以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答人之意也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賦詩贈答彼此各喻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于六語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又云同此一詩分而用之即可興可道可諷可誦可言可語非謂樂之語本有此六類也按朱註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此從學詩上說出所以能言之故也教樂語而得興道諷誦言語之益則婉而多風談言微中乃得語言之功也得此解而能言之義始全　須知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而於吐茹之間執而不化則非失之亢直即失之支離矣可知六語之教乃隨機進言之法補入此層于學詩意更圓足

大學小學鄉學國學辯異

禮記義疏天子之小學在虎門之左師氏掌之當王宮之正東諸侯在公宮南之左當東南遜天子也其鄉學之制則家有塾者小學黨有庠遂有序者則鄉學中之大學也其學官之職則國學掌于大樂正而大胥小胥已下其屬鄉學掌於鄉大夫而州長黨正已下其屬也其教之法則國學樂德樂語樂舞其凡鄉學六德六行六藝其目也其論選之法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先簡其不帥教者以告樂正而後樂正論其秀者以告而官之司馬在鄉學則鄉大夫先簡其不帥教者以告司徒而後司徒興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於王也其升進之法則自國學出者往往爲王朝之官謂之適士自鄉學出者大底爲鄉遂之吏所

謂庶士也蓋古者世家與編氓有貴賤之分故自少而別異之而仕進亦有二途然編氓之士又有二途也但自鄉升者其位止曰庶士其祿止于代耕其優之止名鄉之徭役蓋自比長至閭胥鄰長至里宰不啻萬計安能悉官於司馬正鄉大夫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先就補其民之秀者而均以代耕之祿漸出於部伍而爲之長還入其部伍而治其事也若其不願小成則由司徒而復升之國學其論選仕進與國子等矣宋陳器之名埴曰古者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以及萬民之子弟生八歲而入小學教之幼儀十五歲而入大學教之以成人之事此大小學之所由建也其謂之國學者即大小學之

立于國中以教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者也其謂之鄉學者即大小學之立于鄉遂以教萬民之子弟者也　陳用之曰周官考校之法書於族師然後校于黨正校于黨正然後考于州長考于州長然後考于鄉大夫鄉大夫與鄉老羣吏獻之于王然後內史詔王以制爵而不言鄉升士于司徒司徒升士大學義疏云作王制者不見周禮夏官及書周官篇故絕不知掌六師九伐四時蒐苗獮狩諸事但見漢時大司馬甚尊一切廢置由之故遂以辯論官材屬之司馬但周禮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其三曰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則亦不可謂辯論官材非司馬本職也又義疏云大學小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

小大國學中亦有小大而天子大學之在西郊者猶鄉學非大學而先儒每求小學於此是以誤也蓋以年論則八歲所入者各小學天子小學在王宮之東天子之子入焉所謂虎門側者即此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諸侯之子入焉不于正東避天子也大夫士庶之子各在其家之塾或天子諸侯擇其公卿大夫適士之子之隽者與世子居游出入故周禮師氏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是天子諸侯之小學一有常所而卿大夫士庶之子其小學無數亦無定所也若謂天子諸侯之子八歲即入四郊之小學鄭說則太遠而不情若謂卿大夫士庶之子同入此宮左之小學亦太雜而不倫矣及其十有五年則所入者皆謂

之大學而其地迥殊五百家爲黨黨有庠士庶之入大學者在此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卿大夫之子及庶人之子由庠升者入焉孟子所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者指此皆鄉學也自鄉而升乃入國學亦謂之校諸侯之國學在郊諸侯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自鄉升士庶之子皆入焉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亦取諸此故曰諸侯之大學在郊將出而效之天子也天子之制則黨庠州序鄙庠遂序以下大約與侯國同而諸侯之郊學則視其國之大小或一或二或三天子之郊學則必四或曰虞夏殷郊學皆一周兼四代則四焉東之前曰東膠周學也謂之南學養致仕之老于此東之後曰東序以法夏亦曰東學養

老更於此西之後曰瞽宗以法殷亦曰右學謂之北學養死事之老於此蓋教士之法至周而詳六鄕六遂之所升旣服而諸侯亦歲貢士於天子非四學不足以容故各就其方居之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將收天下之人材而用之也大司徒掌其教教成乃升之大學董子言五帝大學曰成均賈誼言三王大學曰辟雍陳氏言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曰辟雍成其所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大樂正掌其教天子之元子衆子內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則不必由郊學升而卽入於此或天子年尙少如太甲成王亦學於此常居東膠則三公三孤涖之不專受教於樂正矣而此成均亦備五學之制蔡氏邕謂辟雍明堂異名

同實則大體如明堂而鄭氏於考工亦言或擧宗廟或擧王寢或擧明堂明同制也

春王正月

按桓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下書無氷卽此一事便是周正之改時改月鐵板注脚胡氏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便通不去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按桓十七年癸巳葬蔡桓侯唐啖叔佐名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胡文定云人子不以非所得而

加之於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可以爲禮哉此與禮字正相發明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周官義疏注謂此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鄕遂非也井邑丘甸縣都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溝洫澮川以經界言之而通水道也小司徒曰九夫爲井者以出稅法故止計所耕之地也遂人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故幷計所占之地也井間之溝溝上之畛非每井而加百畝勢不能備然則遂人所謂十夫卽小司徒所謂九夫而溝洫澮川之制井邑丘甸縣都之法乃鄕遂都鄙之所同也審矣又云曰治野以作溝洫畛涂言也故計所占之地而曰十夫其實耕者乃一井九夫之地耳匠人所謂方十里爲成卽此經千夫之地而耕地則九百夫匠人所謂方百里爲同卽此經萬夫之地十而耕地則九萬夫詩曰十千爲

耦蓋其成數猶三十三里少半里而曰終三十里也黃氏謂自一夫至萬夫皆十除其一蓋得其指又云曰凡治野曰以達于畿明自鄉郊至縣鄙皆用此以治也鄭氏此經則鄉遂不用井法之非決矣野對郊則爲甸獨舉則可兼鄉郊鄉大夫職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城郭之外通謂之野明矣宋黃文叔度名曰鄭注計若干井出稅又若干井治溝洫及澮今以遂人職及匠人職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兼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得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爲百夫之洫千夫之澮以尺步計之當不過占一里十里之地安用多人治溝洫及澮如鄭氏所云哉薛氏曰遂人百

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閒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閒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閒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閒有洫也同閒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閒有澮也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其制一也義疏夫閒有遂井閒有溝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成閒有洫同閒有澮以其在內者言之也曰各載其名則知遂川者非止一澮矣推之溝洫皆然卽此可爲遂人匠人同法之證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大司馬凡定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周官義疏鄭剛中謂鄉遂都鄙邦國授田之法有四節非也大小司徒與遂人大司馬本無異法蓋不易之田卽上地一易卽中地再易卽下地也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卽遂人之田百畮萊五十畮可任者家三人卽此之家三人也中地食者半卽遂人之田百畮萊百畮可任者二家五人卽此之二家五人也下地食者三之一卽遂人之田百畮萊二百畮可任者家二人卽此之家二人也前後互見詞有詳畧安得意爲之說乎馬貴與曰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所言則是田肥者授之少田瘠者授之多如小司徒所言則口衆者授之肥口少者授之瘠二者不同而義相備

大司徒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小司徒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歛之事　遂人職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都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

宋王次點名與曰井田用四起數井天下之田以起軍賦邑居用五起數比天下之居以行保伍也義疏云五起數者所以綴

民居四起數者所以制田賦二法相爲經緯無內外遠近之異蓋鄉遂都鄙皆有上中下地計室數之多寡以制邑皆以地之上中下爲準何不可通行井田哉

千乘之國百乘之家

前漢書刑法志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干戈車徒素具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修辭立其誠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此段正是修辭立誠好榜樣

省察

東漢第五倫事朱子論之云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按朱子於此看出他會省察是三公選舉時心不能忘這一

念不肯輕輕放過把來推勘一番一夜十往是不安寢旣不省視當必能眠如何十往反安寢不省卻不眠及復尋思純是私心纏繞所謂自知之明內省之疚一齊都到所以伯玉知非必將四十九年的事細爲比勘才見得非處所在工夫日密斯省察日精子貢不欲無加之說是於此中弁未經心不曉難易輕口說出故夫子責之凡事認不淸拿不住發言總無是處子張聞達二字分不出夫子先爲喝明齊宣不忍之心不知何物故先教以察識然後進以擴充可知省察必先以格致故朱子以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先許之也呂新吾曰余日日有過然自信過發吾心如淸水之魚才發卽見小發卽覺所以

卒不得遂其豪悍至流淚不可收拾者胸中是非原先有以照之也所以常發者何只是心不存養不定又云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欵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

五州爲鄕使之相賓

使之相賓卽孟子國人皆賢然後察之之旨蓋一鄕一萬二千五百家其中豈無鑒別人倫者況德行道藝耳目昭昭自必有歷歷可稽如書所云載采采者鄕大夫以鄕人之耳目爲耳目不使之互相薦擧必至名實相乖矣義疏云與賢國典也而曰相賓者五物則詢于衆庶書德行道藝及孝友睦婣有學者則屬其民是使鄕人自相推擇而賓禮之也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

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

此鄕大夫興賢之典擧之於六遂也詳於鄕而畧于遂互見也蓋鄕三物之設無家國無秀頑無古今曾何鄕遂之別哉不敎以六德不可以爲心不敎以六行不可以爲人不敎以六藝則塊然形骸而爲天地之棄物其何以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鄙師之察美惡而誅賞酇長之治喪紀祭祀撮擧一二隱與鄕官相對從可知矣宋易山齋（祓名）曰小雅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求髦士于或耘或耔之間六遂興甿之遺意

也

犧牲

王氏詳說（樂清王十冊著）曰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擇以爲牲則有納而視之之禮朔月月半則有巡牲之禮將用之則有卜牲之禮及夕則展牲及期則牽牲射牲割牲毛牲者宗伯贊王牲事者大宰奉牲者五官之長贊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告牲牷贊碩牲者充人分職聯事祭祀乃克擧也賈疏五官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諸職擇取純毛物者以共牧人牧人又共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

生之者衆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
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按載師三罰所以警游惰閭
師五罰所以耻不勉先王盡欲天下無不耕之夫無不蠶之婦
無不職之業無不畜之家而生者斯衆矣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無羊詩三十維物卽阜蕃之謂也爾牲則具卽共牲牷之謂也
物謂毛物卽比物四驪之物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地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

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所
謂耡粟卽助耕公田之稅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
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稅興積謂發粟也民之
不足者差等不同親其分數而頒之則平矣施惠甚貧之民不
責以償也散利能償者春頒而秋斂之此段是春省耕事司稼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
其興所謂賙者廩其艱戹平其興亦如旅師平頒其所興之粟
此段是秋省斂事

斧斤以時入山林

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
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
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以上二官時字注脚以一
歲之時而言仲冬仲夏其正也春秋無斬木之事所謂不入禁
者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禁外少寬之以其有倉卒之急需不
得已也以斬木之時而言則山虞必計取木若干爲工若干限
以日數注所謂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是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歐陽毛詩本義云詩曰柔亦不茹茹納也傳曰火日外景金水
內景蓋鑒之於物納景在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詩人謂

衛之仁人其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
不能兼容是以見嫉於在側之羣小而獨不遇也毛鄭反其義
以爲鑒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於以茹爲度也按歐說
與序仁人不遇之旨相對針且於鑒字上說得親切

讀法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
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如初是州長讀法四正月一春秋祭社
二正歲一也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
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是

黨正讀法七四時孟月四春秋祭禜二正歲一也　族師月吉
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是
族師讀法十四月吉十二祭酺二也　閭師於聚衆庶即讀法
不拘時不定數也　賈疏讀法者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
使知之鄭剛中曰有教法有邦法統言之則教法亦邦法也分
言之則邦法以治法言民知教法則不違乎理義民知邦法則
不麗乎刑辟州長正歲讀教法則知所讀者純于教法黨正四
時孟月吉日讀邦法則知其所讀者雖有教法實以邦法爲主
故州長之讀則有勸有戒黨正之讀則有糾戒而無勸宋林少
穎名之奇曰讀法有因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有因乎事者若

祭祀之類

獻賢能之書

始於閭胥之書敬敏任卹是六行有二也繼而書孝友睦婣有
學者族師是六行有其四也至黨正而後書德行道藝是三物
成矣賢能備矣而州長考之鄉大夫考之乃謀之鄉老而以鄉
飲酒禮禮賓之厥明帥羣吏而獻之其書之非一人而考之非
一事如此其詳且盡也而其所以爲教者先之以三物繼之以
五物糾之以八刑州長教射於序黨正飲酒於序讀法以時則
有正月正歲之異讀法以事則有祭祀祭學之殊其所以振作
勸懲又如此其備也此先王造就人才之法也

與上大夫言

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鄉黨爲所謂上大夫乃卿也即三
家也然按周官序官只列中大夫下大夫無有上大夫之名中
大夫以上之爵稱卿幾人卿以上稱公幾人可知天子諸侯其
稱謂無異

豚解體解

周官義疏豚解者薦腥也體解者薦熟也豚解爲七體肱二股
二脊一脅二也謂之豚解者小豕曰豚凡用豚以七體之法解
之以其小也其豕犬若羊若牛用此法亦名豚解以解豚之目
目之也體解則爲二十一體而升於神俎者十有一肱三曰肩

臂臑股三曰髀膞骼脊三曰正脊脡脊橫脊脅三曰短脅正脅
代脅合左右肱股脅並脊爲二十一以神俎用右不用左且髀
不升故十有一也

式貟版者

周官義疏古者子生三月擇日名之以告閭史閭史書爲二一
獻於州史一自藏之故歲時可合而數也族黨州鄉皆因閭胥
所數而校登之所以不料民知其衆寡此言書民數之始也王
荆公曰凡民數有數之者閭胥以時數其衆寡是也有稽之者
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是也有校而登之者族師以時屬民
而校登其夫家衆寡是也有登而不校者小司徒使鄉大夫各

登其鄉之衆寡而鄉大夫以歲時登之是也此言一歲之中一時之內數之稽之校之登之各有其事各守其職也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辯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此頁版之正文也小司寇曰以制國用司民曰以贊王治何也周官義疏云以民數之般耗而制國用之多少攷政治之得失也故內史據之以贊大宰考吏治司會據之以贊大宰制國用漢徐偉長名幹曰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制祿食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五刑用措其惟民數乎此數語最該括王之拜在此子之式亦在此小司徒職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觀此則魯民數版圖當大比須入於京師此古制也今魯四分公室民之入公家者無幾其戶口之凋耗可知子之式也貌則敬而情則傷矣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賈疏八者皆舊法成事品式依時而行之以經紀治政愚按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徒善不足以為政可知先王事為之制物為之防非得已也政役師田閭里稱責祿位取予賣買出入國計也民情也而皆曰聽則爭訟由之以生非先有比居簡稽版圖傅別禮命書契質劑要會之文書以為之防息以聽是法令雖非制治之原而舍此無以為治也宋葉竹埜名時曰聖人起教於微渺而防患於未然是以有書以載其法有法以待其事事來而應之以法訟起而正之以書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其八成之謂與

有鱣有鮪

鄭剛中云王鮪非常時所有惟春乃獻昔人謂鮪魚出河南鞏縣至春浮陽乃入西河至漆沮故周人取之以獻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是也

灌

灌者尸受鬱鬯灌地以降神也小宰職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注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唯宗廟人道有祼天地至尊不祼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賈疏謂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以灌地降神是為祭之啐之謂入口乃奠之於地又云天地雖不祼亦有秬鬯大宗

伯祀大神祭天示涖玉鬯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是也用鬱祼者唯宗廟及賓客耳

君祭

膳夫職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
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此天子朝食之禮王燕食則奉
膳贊祭此日中與夕食也鄭注奉膳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
朝食所祭則舉肺也亦名離肺賈疏所謂一牢分爲三時也又
小事而飲酒膳夫所謂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則不言祭也外
另有四時禽獻之法庖人職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
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是也經亦不言祭玉藻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諸侯夕深衣祭牢肉鄭注天
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見爲義則天
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肉按此則祭字須兼祭肺
與牢肉二層

毋自欺也

先儒指此章爲人鬼關愚爲質言之不過眞假二字而已大學
誠意一條是要人做箇眞君子不要走入虛假一派孔子最惡
似是而非者以其界微茫不可不嚴辨周易庸孟及通書言誠
處最多總是怕人做假如孺子入井怵惕是誠內交要譽便是
假修天爵是誠要人爵便是假以此推之邪正之分王霸之別

天壤懸絶於此發端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
誠而已矣誠則無息無息則徵天人合撰胥由於此 誠則仁
矣一有不誠則工夫間斷顔子一間未達私間之卽不誠間之
也仁則反身而誠矣聖門只一求仁之功務在誠之而已故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寫盡假潢
樣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讀此章便見修辭立其誠工夫最爲喫力能如是則剛健篤實
輝光日新其德

司會

周官義疏案語成周賦財徵斂者皆地官之屬也鉤考者皆天
官之屬也載師任地故通掌徵賦之會鄉之徵斂統于閭師遂
師徵遂之財征縣師徵野之賦貢凡貨物則入于內府玉府其
粟米則近者輸于王都而掌于廩人倉人遠者各留其地俾遺
人旅師委人分守而時頒之而貨物之待賓客軍旅者亦存貯
而散布于畿內司會所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是也然司會
通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凡王及冢宰之
廢置皆贊焉任重而事殷懼鉤考之未能無漏也故又有大府
專掌式法以頒財司書專掌版圖要貳以周知百物之出入而
宰夫復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羣都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以

詔冢宰誅賞蓋之用無冒濫然後蓄積足恃而民力可紓補助
常周凶禮有備故孔子繫易以理財爲義蓋治之使各得其條
理之謂也秦漢以後徵斂鈎考亦彷彿周官之法然不求其生
之本而惟欲其取之盈不務節其所不必用而轉節其所當用
是以法密而弊愈滋民窮而國亦病皆不明于周公孔子理財
之義故也此段序成周理財之法斂之各有其人貯之各有其
地鈎考之遞置其官而總滙於司會朗如列眉矣鄭注司會主
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大府爲王治藏之長故司書職內職歲
職幣屬于司會玉府內府外府屬于大府

　而好察邇言

蘇長公外紀王定國南遷歸東坡問其歌兒柔奴廣南風土應
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東坡綴詞以美之此即飯
糗茹草之妙義也程明道過寺門墻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
六字明道每過必曰好語此即素位而行無入不得之妙義也
可知巷議街談皆足以發明聖道一則半由天生不學不慮一
則半由耳熟父老流傳出語有雅俗之殊析理無精粗之別禽
獸草木三百篇之悟機水火風雷三百八十四爻之法象胥視
諸此張旭初見擔夫爭道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
得其神其于技也有通微而不可知者芻蕘之詢邇言之察皆
學問而已矣

　堯舜其猶病諸

堯舜猶病兩見論語即書所謂惟帝其難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須知闢門之舉非大舜不能無弊即以大知章言之好問察邇
言原以來天下之善而惡者不能不混入其中若不能分別則
當隱者反揚當揚者反隱所謂執兩用中從此胥失矣故有舜
之知而用之則爲廣登進之路無舜之知而用之反爲開壅蔽
之門疑似混淆賢奸雜進門戶之禍由此而興讀史者輒惜其
言路太雜任賢不專可知明目達聰必先有所以執所以用的
大本領非天亶聰明必多差錯矣凡看書非窮根徹底四面推

敲那知一字一句中包涵萬象之妙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古詩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即誠中形外之理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雪賦或因方而爲珪或遇圓而成璧亞堪擬似朱注安而行之
不勉而中看兩雪時頗有此意象

　夫道一而已矣

莊子知北遊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此言三字而同
一義也淮南子說林訓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
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此言一字各具一義也同一性而分爲

四端同一道而爲五常亦若是焉已矣蓋不爲之分則不知
萬殊不爲之合則不知一本如人初生三月父名之及冠則字
之死又謚之稱呼各別却祇是這箇人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
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無兄弟者不在四民無告之列然誦是詩而知寡兄弟者未嘗
不可哀也詩曰獨行踽踽又曰獨行睘睘一以見安寧和
之歡一以見患難無禦侮之助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前無伯兄
後無季弟事至誰與旁貸憂來孰是解紛繼之曰胡不比焉曰
胡不佽焉蓋惴惴焉懼孤立之無依而不得不藉人之力以爲

己援其情爲至痛也亦可謂得常棣之遺矣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節與繫辭天尊地卑一段同一意旨朱子云看易須是看他
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
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
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
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
事都有在這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瓏
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
又云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
作易與天地準底如此蔡虛齋云此一節是夫子從有易之後
而返論夫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按此可知子所言
者不離時行物生這箇理明得這理則子之言得不聞子之言
亦得不明這理不言不得卽言亦不得故兩言天何言哉以申
明前說耳　時行物生天之教也無行不與人之教也知天知
人一也

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備述其十年一進功夫若以學知利行之
階梯擬生安之聖無當也程朱嘗言之矣偶玩葉公章一憤一

樂自少至老正孔子自爲寫照因此悟到自十五至七十每十
年內各有一憤一樂功夫各有會心境界雖不能截分畛域而
層累若灼然分明有人不及知口不能言之妙雖所憤所樂未
易擬似而曰未之有得曰何有於我自其發憤時言之可知也
曰可謂云爾曰好古敏求自其樂時言之可知也其十年一進
功夫或可於此而得之歟

一輯集卷之十五

一輻集卷之十六

右歙項淳任田　受業甥程光昱中五
姪婿汪澧雅山校訂

西伯戡黎

東論曰西伯註以為文王宋儒謂武王亦稱西伯疑其為武王今觀其言曰天既訖我殷命則其詞何迫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亦無可如何之言也當文王之時商辛之惡方襲西周之勢未盛羑里之囚獻地之請皇皇畏罪之不暇安有稱兵於畿內之諸侯而商之君臣如是其震動者乎且文王崩武王嗣立十三年而始有盟津之舉亦安有情事若是之迫切而紂猶能容之於十三年之久乎祖伊之言定當為陳師牧野之時而

非西伯專征之日可知也通鑑前編繫之於武王允當矣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

方性夫曰周官小史言奠繫世所謂繫之以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所謂綴之以食也

孔子論易

日知錄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學易可以無大過無恒不可作巫醫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為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即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于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為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為易而其易為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載馳

日知錄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邱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

召誥

林少穎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距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至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之至豐乙未之日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案戊申卜宅庚戌攻位甲寅位成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困學紀聞云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而用師則不可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祝明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一用師而邠岐之兵直犯闕下又云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夬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畢公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也晉之上九曰維用伐邑如王國之乂夫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國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比之九五邑人不誡是亦內治修而遠人服之意

衣服以移之

陸農師曰衣服以移之者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

是之謂移

甘棠

後漢書酷吏列傳論曰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高宗肜日

東論曰序謂高宗祀成湯廟成湯遠祖也則與典祀豐昵意不合蔡注謂高宗祀禰廟之時有雊雉之異以矣但觀祖己有先格王正厥事之言又曰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恐高宗之君亦不待如此言之而後入且觀太甲盤庚之類書中亦無廟號各篇者其稱廟號宜爲高宗廟中肜祭之日故通鑑前編因史記之言繫於祖庚三祀謂祖己訓祖庚之書與蔡注不同似爲得之

五辭簡孚

明傅漢溪名元初曰供詞與所告之詞皆符合可信是爲簡孚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東論云思患豫防不在未濟之時而在既濟之時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不在否之時而在泰之時聖人之意深矣

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義疏案視朝于路寢門外立而行禮而已禮畢君入路寢門聽

政大夫就寢門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周禮太僕所謂掌君命之出入諸臣之復逆全在於此臣有所奏告太僕引而入君有所命使太僕傳而出獻可替否反覆商確恆歷數時故臣曰夙夜在公必大夫皆退而後君適小寢也宋劉執中名彝曰大夫有政不敢自達者必入路寢之門以請于君也故大夫未退則君不敢適小寢古之君臣同心同德以憂國事而君不敢恃其尊大以自暇逸三代之臣所以忠厚勤瘁于後世蓋有所自焉

利口惟賢

利口者禦人以口給是非顛倒眞僞混淆政令由之而亂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

履虎尾

困學紀聞云聖人不以位爲樂也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深淵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義疏案別子天子諸侯之庶子也雖與適子同出而諸侯不得祖天子則別於正適之天子而爲諸侯之始祖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別於正適之諸侯而爲大夫之太祖故曰別子爲祖其後繼此別子者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若不能爲大夫而止爲士則不得爲太祖而其子繼之但爲繼禰之小宗而已蓋宗子之立以爲祭也族人不得祭始祖而得宗別子之世適以共祭故

大宗惟一非高祖之世適不得祭高祖非禰之適亦不得祭禰故必宗高曾祖禰之世適以祭故大宗一而小宗有四大宗以祭別子故百世不遷小宗至高祖服盡不祭故五世則遷也

晉賀彥先循名曰奉宗加於常禮平居每事咨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生子行來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宗子時祭畢則合族於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故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有一八不惇者則會宗而正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既定則當尊歸之宗子雖凡才猶當佐之佑之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德行恒易則天下似無險途德行恒簡則天下似無阻境不知天下事伏險巇于坦平藏艱阻于大順飲食睚眦衽席戈矛正不必于患難見也此章於乾坤易簡中補出知險知阻二字乃知聖人體天地之易簡要離不得恐懼兩知字正寫出精神照

管無所不周正所以成其爲易簡也朱子分註險阻二字最明曰自山下上山爲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視山下爲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 此章乾坤二字當人說言健順之聖人也

揚之水

王伯厚曰嘗謝戍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宜王親親平王忘讐也宋李迂仲樗名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則如揚水遣戍則同而美刺則異也

家人

衷論云程子釋家人卦曰正倫理篤恩義善哉其言之也蓋倫

理不正而惟恩㝠之是篤則懼其流於姑息而足以傷義恩義不篤而一於正倫理則人心離悖無以相聯屬而足以傷恩二者缺一焉不可　又曰六爻之盡善者謙大有而外無如家人謙者一身之善也家人者一家之善也大有者天下國家之善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元陳廬山名師凱曰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方性夫曰所謂朝則在朝之時所謂在則退朝之所也退朝之

所父子之道也故不佩玉在朝之時君臣之義也故結佩子亦臣也義疏案佩有三玉在中事佩二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右佩玦捍管遰也玉佩無有左右陳用之謂加德佩於事佩之上誤也世子居常毓德爲要故設瑜玉而習其聲朝則雖設而結之無聲示德未成也燕居侍父則竝不設而去之竝不敢言有德也左右兩事佩恆結其左竝于事有未能也鄭注本明方說最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困學紀聞云言行可以欺于人而不可以欺于家案此卽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上爻反身之義爲家人一卦全

旨

式微

李迂仲曰衛無救患之志不惟不能埭乃匹鄰以至唇亡齒寒而爲狄所滅桓公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木瓜之詩知衛人之德桓公者深觀此詩知黎人之怨衛爲最切

何人不矜

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采薇遣戍役曰靡室靡家杕杜勞還卒曰女心傷止蓋先王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閔其情敘其勞如此幽草之怨至言何人不矜其怨怒爲何如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義疏案天地之理渾藏於二氣之中所謂無極之眞也語其氣之本然曰陰陽語其氣之成能曰鬼神語其氣之成質曰五行所謂二五之精也德以賦畀言交以變合言會以凝聚言秀以純全言所謂妙合而凝也乾健而不息坤順而有常天地之氣陽變陰合鬼屈神伸五氣順布萬物化生而于其間又有偏全純雜其偏者雜者爲物全者純者爲人故人者卽天地健順之德陰陽變合之交鬼神屈伸之會而五行純全之秀氣也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降命者轉而降[illegible]酒禍之可畏如此宋陳普之名小暘曰飲酒人之

大欲不能不速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彝酒之戒羣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察屬飲之禁猶以爲未也又寓教戒之意于器皿之間彝皆有舟其戴有豐尊皆有罍其斝有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傷而爲觴單而爲觶孤而爲觚戔而爲醆散而爲散止而爲禁無非備酒禍也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百拜終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醉焉先王爲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後漢書皇后紀云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

袁論云自初以至五治蠱之道盡而皿皆去矣臣子於此當遠引高蹈以全其身蓋以子而幹父之蠱其心必有所未安況以臣而幹君之蠱其名尤有所難受如伊尹之復政厥辟周公之復辟明農皆得上九之義卽書所謂不以寵利居成功之謂也霍博陸亦可謂幹蠱之臣而溺于權寵僅免其身禍延于宗殆不明于上九之爻者夫

鼎數

一鼎（特豚無配）見士冠醮子士昏婦盥饋舅姑 三鼎（特豚而以魚腊配之）見特牲昏禮共牢 五鼎（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魚腊配之）見少牢聘禮致飧衆介皆少牢五鼎玉藻諸侯朔月少牢 七鼎（牛羊豕魚腊腸胃膚）見公食大夫（此言下大夫之禮） 九鼎（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見公食大夫（此言上大夫之禮、） 十鼎正鼎七（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陪鼎三（膷臐膮。陪鼎又曰羞鼎所謂陪鼎羞鼎皆鉶鼎也。鉶鼎所以實羹者也其菜則藿若薇其臭則膷臐膮自羹言之曰鉶羹自鼎言之曰鉶鼎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以其爲庶羞曰羞鼎其實一也）見聘禮設飧上介 十二鼎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陪鼎三（膷臐膮）見聘禮宰夫朝服設飧及饔餼皆以此數周禮膳夫、王日一舉並同此照楊信齋鼎數圖節錄。陳用之曰士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侈弇之別而其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

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明董氏應暘曰窮之者不惟知其欲惡必知其欲惡之善惡窮其情乃知其情知其情乃能治其情

相鼠

王伯厚云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與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日知錄有云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此童觀之所以可吝也

合族以食

陳用之曰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飲食者人情之合歡者也觀文王燕兄弟而唐棣之美作幽王不能燕樂同姓而頍弁之刺興則合族以食禮之大者也禮曰君與族人燕則膳宰為主人又曰族食世降一等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國語曰親戚享燕

有殽烝又曰歲飫不倦時宴不淫則族食之禮合之以時等之以世掌之以膳夫其薦也以殽烝其飲也或以夜蓋合族以食恩也序其昭穆別之以禮義所以節恩也無恩則離恩而無以節之則亂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庚戌之郊始于武成丁巳之郊載于營洛

節性

此性字指氣質之性言卽孟子所謂口鼻耳目之性也節性乃孟子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日知錄曰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一日之晝夜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一歲之晝夜也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一世之晝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而有以盡乎易之用矣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陳壽翁曰丙辰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精神而無為也已未至癸亥五日又不言事乃將用書不作興精神以有為也此五日中必會集臣庶計丈數揣高卑等事役

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須布之案此段不但于有字句處體認且于無字句處搜尋先儒讀書細心不苟如是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朱應子容鏞銘曰制度一定則欲偏厚子孫者固無所容其私心而侵剝枝葉兼幷同姓者亦不容薄于所厚春秋時京之不度沃之盛強皆私暱為患也至晉無畜羣公子秦不能容一弟矣

呂刑

王伯厚曰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案閱實至于五審克至于

四旨欽恤之旨

閑之惟艱

宋王魯齋柏名曰此篇重在一閑字上以一時已放之心三紀收之而不足苟不常常防閑之雖三紀之功可以一日而失也旌其淑善別其惡慝導之以德義啟之以古訓皆所以爲閑之之具也

祭祀不祈

方性夫曰祭祀不祈無私禱也有所祈凡以爲民而已若噫嘻之祈上帝載芟之祈社稷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日知錄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于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盛矣而老莊之書卽出于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爲之稱首馬鄭服何之註經術爲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卽與于其世是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辯而已乎

洛誥

衷論周公歸政而有明農之請者寵利不居之哲也因王之畱而終任誕保之書者乃心王室之忠也以秬鬯而明禋休享者尊賢之義也不敢宿而禋於文王武王者尊親之孝也一篇之中君臣之道備矣

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日知錄曰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爲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爲小君而能謙以下其衆妾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矣

六三見輿曳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

衷論云大約天下事以至誠忠信感之則何所不合睽離之患

皆始于猜疑瞻顧見輿曳則其猜也深矣見豕負塗則其疑也至矣三居下而猜之至九居上而疑之深猜疑既動觸處皆然兩見字極有義蘊天下本無是事此人本無是情而疑者見之恆如此此睽孤之皆其自取也二爻形容善疑之人可謂備見其情狀者矣

無簡不聽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思其艱以圖其易

元彭集齋龍名應曰以周禮考之如以鄉三物教萬民頒職事十

有二登萬民以下俗六安萬民之類則不但教五典其教以安養之事亦多有節目案此則思艱圖易正大司徒本職

使遄有喜

日知錄曰損不善而從善莫尙乎剛莫貴乎速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子路之唯恐有聞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又曰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王惟其疾敬德疾之爲言遄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用顧畏于民碞

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卽顧畏之謂民可近不可下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卽民碞之謂

蠱

衷論云蠱卦艮之體剛巽之體柔艮在上而巽在下是上有高亢之君而下有柔順之臣艮之德止巽之德巽止在上而巽在下是上有懷安苟且之君而下有卑巽諂諛之臣此世之所以蠱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日知錄曰讀新臺鶉之奔之詩而知衞有狄滅之禍讀宛邱東門月出之詩而知陳有徵舒之亂書齊侯送姜氏于讙而下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覿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殺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明顧九疇疇名錫曰席所以坐純所以緣几所以憑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各因事而設今幷設之以聽神之隨有所憑也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朱子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二句云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下一截事却屬坤坤只是承乾只做下面一截故簡乾惟健其所施爲自然容易觀造化生長可見只是這氣過時萬物皆生了

可見其易要生便生要做便做更無停待坤最省事更無勞擾只是箇順按此則如朱子所云上面一截下面一截天施地生其事已做了以後這箇擔子責在聖人生何以遂性何以復天地着不得一毫氣力孔子老安少懷之志是頂天立地把這擔子一肩承當竊謂此段論語當與湯誥之降衷綏猷仲虺之聰明時乂泰誓之元后亶聰並讀乃得領其旨趣得其氣象也不過窮達之位不同着語有隱顯之別耳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宋范淳夫名祖禹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衷論曰觀示天下莫大乎恭靜而端嚴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人惟當盥而未薦之時誠意敦篤敬愼不妄故曰有孚顒若也程傳言旣薦之後則人心散而精意不如始盥之時本義論不薦又謂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愚謂不薦只宜言盥手未薦之時此時氣象必精誠純潔人主欲爲觀于天下亦以此而已

學記

義疏案倫則有所持循安則無所乖忤善喩則誘其心知失則當其病繼志則使自得之皆教之善也其法進而愈微然非出於躬行心得之餘亦無以爲敎也故善教必由於善學黃晁仲

曰學之序能辯志然後能遜志能遜志然後能繼志辯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從道之時也繼志會道之時也

大有

大有之所以保其有者曰艱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所謂天位艱哉是也大有之所以失其有者曰易所謂不易爲王駿命不易所謂君以爲難其易也至矣君以爲易其難也至矣是也蓋運際昇平怠荒漸萌于幾康而其難其愼之思有不覺其頹廢者可知艱易二字爲大有全卦宗旨

日之夕矣

日知錄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晩歸則其母望之矣夜居於外則其友弔之矣於文日夕爲退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至于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五豶豕之牙吉

衷論曰人思以善止人之不善惟有二道止惡于初者最善也家人之所謂志未變坤之所謂陰始凝大畜之所謂童牛之牿元吉者是也以柔道制人之剛控馭有道者次也蒙之所謂包蒙大畜之所謂豶豕之牙是也失此二者而以剛制剛疏之于濫觴而勝之于末路鮮不決裂而致吝矣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王司敬民敬民卽所以敬天也民心之歸卽天命之歸也受天命者君而所以受天命者以小民也故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朱註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按明邵二泉寶名簡端錄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惟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惟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味于散者其說也佛荒于聚者其說也仙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賈太傅新書事君之道不過于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于事兄使下之道不過于使弟交接之道不過于爲身慈民之道不過于愛其子居官之道不過于居家按此發明家國相通之理可謂片言居要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陳壽翁云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案從義僞本上文說來一絲不亂

以杞包瓜

日知錄曰劉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于上五以陽剛居尊如

樹杞然使之無所緣而上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蠻矣有時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國之大防不可以踰何有外戚宦官之禍乎

閏月則闔門左扉

義疏案闔左扉何也蓋月令明堂凡孟月居左季月居右義取乎天之左旋耳至閏月則前月之氣已過後月之氣方來故闔左以送前月開右以迎後月

立政

衷論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愼罔攸兼且罔攸知何其逸也然則無逸所稱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果何所爲乎文王之

勞勞於知人文王之逸逸於知人也善乎先儒之言曰人君以辯君子小人爲職故周公雖以立政名篇而反覆惓惓者唯在得人而已

初六進退　九二巽在牀下

日知錄曰九二之巽在牀下恭而無禮則勞也初六之進退愼而無禮則葸也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馬彥醇曰居人曰養禮所以養人也荀子曰恭敬辭讓所以養安禮義文理所以養情蓋聖人之道寓于度數之間莫非順性

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　方性夫曰冠昏八者非貨力辭讓飲食不行故曰無財不可以爲悅非强有力者不能行也明徐魯庵（名師曾）曰行之以貨財爲資筋力爲用辭讓爲實飲食爲具四者禮之緯也冠昏八者禮之經也

毖殷頑民

困學紀聞商之澤深矣（三宗十二君）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忘也

而不畱獄

衷論曰不畱獄之義最妙犴狴桎梏淹滯拘畱或爲縲紲之株

連或爲老弱之累繫動經歲時宜仁人君子隱惻于此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唐孔氏曰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典獄之官無不以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理得虛者受刑宋徐毅齋僑曰無以獄之兩辭爲私家之利謂獄以賄成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徐魯庵曰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爲仁義禮知之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是人之性卽天地之心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爲貌言視聽思之官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是人之形卽五行之端也

師

衷論曰師卦彖傳曰行險曰毒天下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師之所過荆棘生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夫殺掠淫暴橫征急斂无不由之當其時則有鋒鏑死亡之憂追其後猶有水旱疾疫之應談者變色聞者驚魂古人爲兵端者鮮不遭奇禍淮南王諫伐閩越賈捐之論棄珠厓蘇軾諫用兵書皆可謂痛切言之者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

從我聞在昔句起逮叙商周累代名臣再轉出今日惟旦與奭可想古大臣以堯舜其君自任襟期幷可見同寅協恭至意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衷論曰風俗之壞必始于世家大族而後浸淫及于小民故教人者必自世家大族始又云俗之敝莫大于侈侈之大莫著于服飾耗物力啟奇衺紊等威亂上下長淫僻貧富相耀無有窮極故周之大夫重羔羊之節儉刺赤芾之僭侈畢命特舉服美于人爲戒意深矣

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陸農師曰陰陽爲端若觀其所聚觀其所感觀其所恆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四時爲柄若春誦夏絃春率民耕秋率民斂日星爲紀若日在北陸而藏氷龍見而雩方性夫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爲之始人物爲之終其序如此宋葉水心適曰聖人發正於天理收功於人情

閑有家志未變也

衷論云始之不正後雖加覺捄之操之則傷恩縱之則傷義何則志已變也案老子所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是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流言出而公之德晦矣逮至罪人得而鴟鴞貽風雷作而金縢

啟七年復政歸老明農而公德乃大白于天下所謂明光上下者此也東征至于三年思兼極于待旦比堤亟于旁求所謂勤施四方者此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

困學紀聞曰日月爲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于四月生于五月而于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宋李子思臣名舜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

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衷論戊三作洛記之曰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今命畢公保釐東郊而記之亦云然蓋畢公四世之臣成王不敢遽命之而託于先王之命固所以敬保釐之任亦所以尊禮老臣不敢自專也觀此而九經之敬大臣乃見其深至處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

馬彥醇曰山川之勢異而高下之習不同原隰之勢殊而水陸之居不一聖人因其所利而利之順其所居而居之推其詳則凡居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皆所以順民也陳氏禮書居川原不易因地之利以順之用水火金木飲食因天之時以順之年德必當因人之理以順之按淮南齊俗訓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罔陸阪耕田皆此意

成湯放桀于南巢

中詮云放伐通暴君之窮攝政通幼主之窮筆削通無王之窮語甚警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不從不忘曰舊章惇典也丕遠惟商耉成人宅心知訓惇獻也守文之辟法祖攸行不遺壽者乃爲治之大要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

案禮時爲大宜次之稱次之制禮之初不就天理上權衡爛熟禮如何制故禮必以義爲柄然方權衡時義尙處於虛到品節既定其義乃確然可見故禮乃義之實

震亨

衷論天下事委靡壅塞則必敝壞叢脞震于天道爲春于天象爲雷于人之德爲勇一念振興百廢俱舉故震有亨道

康誥

衷論曰武王以大君錫命康叔以介弟受封當開國之初處尊親之位最懼者驕淫最易者滿假又治殷之故墟犯法罹罪者

多故篇中誥誡之詞極言民祉之艱難如痌瘝乃身若有疾爽
惟天其罰殛我等語兢兢然若疾痛困苦之加于其身尙何驕
逸之敢作乎人能常以此念自無貴而忘賤等而忘卑視民草
菅之患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

吳草廬云書之常法當以日繫月以事繫日此先記日記事後
乃記月變例也

內則

義疏言從等邦教而內則命冢宰布之者冢宰掌王后之內治
凡王之膳悉屬焉文王爲世子于食上食下皆親在視武王帥
而行之則子婦孝敬之事皆王爲世子時率妃行之而世爲則
者也故凡民之家禮亦使布焉王政重養老而孟子曰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故篇中言生子教子養老事似各殊而意只一貫

一輻集卷之十六

一輻集目錄第六冊

卷之十七 補錄

京師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防有鵲巢

曾子問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擴充

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
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
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
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
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蠃物其植
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六月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請衽何趾
七月
先生饌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燭不見跋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分爭辯訟非禮不決
恆言不稱老
九罭
凡爲長者糞之禮
毋餘席
周官
損先難而後易
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在明明德在親民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
敬忌
作之君作之師
微子
仁智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
容德色容莊
顔如渥丹其君也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今王嗣厥德
命鄕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
鄕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鄕
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鄕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
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屛之
遠方終身不齒
周易

爾士宇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
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
弟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遊毋倨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乃社于新邑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六爻
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
漸漸之石
卷之十八 補錄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獻粟者執右契
以木巽火亨飪也
不弔不祥
帝庸作歌
威克厥愛允濟
君子以自强不息
盤庚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
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
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
以東羊豕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蒙瞽
仁義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禹貢

實始翦商
惟幾
月令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不能使人巧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心性命
冢宰制國用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

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
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
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
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
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易有三義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公劉
侍食于君君祭先飯

彖傳象傳
尚書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敬之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
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秦誓
易有太極

小弁
棟橈本末弱也
格致
召伯勞之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
征邑國
知者樂
友直

孔子懼作春秋
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艮六四艮其身
无咎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克寬克仁
處之一則能化而齊
抑
報虐以威
無極而太極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詩經

一輯集卷之十七

古歙項淳任田　　叜業　姪樹品金三　唐焘邦原叔　校訂

京師

蔡邕獨斷曰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京師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日月纏次千里陸宣公論關中事宜曰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下之大權也非特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鎭撫戎狄之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日知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形氣形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善之爲言猶醇也曰何以謂之善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豈非善乎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爲荼蓋

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見困學紀聞

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宋黃慈溪震名日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萬事而非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時始單出而爲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而爲坐脫立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

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爲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與又曰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無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氷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爲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折中云心猶火也可揚而不可遏也揚之則明遏之則薰炙危薰心者言其堙鬱昏塞無光明通泰之象也按此爻正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反對行止貴隨時而此則一於止而不行豈光明之道乎此薰心之危所以不免也

防有鵲巢

序曰憂讒賊也鄭云所美謂宣公也歐陽公曰鵲巢積累喻讒之漸積苕草蔓延喻讒之浸廣甓亦積累之意鷊草雜衆色以成文猶讒言交織以成惑也鄒嶧山曰讒人駕不根之詞以侜張之而生彼擣貳之心也

曾子問

明芮巖尹城名曰通論冠昏喪祭諸侯所遭之變吉凶雜出擬議無從際會雖不可知而典禮必不可闕曾子圖其變而預爲之

問夫子因其問而預爲之處曾子所問或事所有或所不必有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答或禮所有或未有而以義起雖權制也而經常在焉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易曰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此之謂也案必如曾子所問纔可當格物致知四字非如此精察則力行處總是粗疏不見聖人權度精切處王伯厚云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若今人所謂博止是一片荒蕪愈成悠謬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都邑考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雒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雒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

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朱翼曰天地間最貴者中在上而飛在下而潛立乎中者人也四海環之介乎中者華也

擴充

眞西山曰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按此卽仁育萬物義正萬民意

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

宋呂與叔名大臨曰人非無早成夙知之才也而强仕服官必至四十五十者養天下之才至於成就而後用則收功博如不待其成而用之所謂以政學者也害莫大焉宋戴岷隱名溪曰人至五十更歷世變熟知人情而服官政則明習故事詳審和緩不至於擾民生事又云聖人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氣充實志意堅强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每十年爲一節而人心有定向矣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日知錄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譸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觀民而斲雕爲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

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吳草廬曰山林之民得木氣多毛者木之氣方者曲直之義也

川澤之民得水氣多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義也邱陵之民得火氣多團者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也墳衍之民得金氣多晳者金之色瘠者堅瘦之義也原隰之民得土氣多豐肉者土之體庳者矬下之義也蓋五行之精運於天而其氣寓於地五地之氣既別則其民之形亦隨地氣而變矣義疏林麓積草故毛者依草食草而毛如草之莖山陵生木故羽者棲木食木而羽如木之葉川澤積水故鱗者居水而鱗象水之紋墳衍積石故介者潛石而介類石之體其性則從其所稟之氣也其體則肖其所生之形也按大司徒土會敷節從五地說出形貌從形貌說出氣質從氣質說出教化下文所謂因此五物者民之常

而施十有二教是也聖人立教以變化氣質爲先卽此可悟又
按管子水地篇曰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
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重而洎故其民愚疾
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而好事齊晉之
水枯旱而運㳄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
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
輕勁而清故其民易而好正此就水性之各殊上見生民之氣
質有美惡周禮則言其狀貌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徐幹中論曰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

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
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憪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
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
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又曰昔晉惠公以慢瑞而無嗣
文公以肅命而興國郤犨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
以大明招亂蘧罷以旣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年子展以草蟲
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
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袺襘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
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善貫述作有方動靜有
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

日知錄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變質而之文也自黃帝堯舜始也
故於此有通變宜民之論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日知錄曰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曰爰始爰謀爰
契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
之贊易亦曰人謀鬼謀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蓍龜之前故盡
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也信而有
功於鬼也嚴而不瀆

六月

日知錄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爲變雅乎采
芑傳曰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觀夫鹿鳴
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當而未嘗有夸大
之詞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
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
人者乎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
幽平而貪天禍固不待沔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困學紀聞曰苕溪劉氏曰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

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困學紀聞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又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爲蠹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爲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虢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爲孽邪之宗　日知錄曰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大臣而營邑於向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

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偪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孥於虢檜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爲民望則皇父實爲之首昔晉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謂之曰荊有江漢之固青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請衽何趾

義疏士昏禮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古文止作趾是臥席常北趾也管子弟子職曰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則請以何趾者非常臥之所也又設衽曰衽猶置尊曰尊布筵曰筵

七月

困學紀聞曰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先生饌

禮記義疏論語問孝而曰有酒食先生饌則先生之稱初惟屬父耳其兼言兄則由父推之謂同爲父所生而其生先於我也其以稱師則由父兄推之謂教我比於生我故自稱亦曰弟子也其以稱大夫致仕者則又由師推之爲古致仕大夫士教於鄉里也其以稱鄉人之老者則又推之爲其年亦近於父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莊子山木篇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燭不見跋

鄭注跋本也古未有蠟燭以火炬照夜將盡則藏其所餘之殘本恐客見之以夜久欲退也劉執中曰燭不見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其更義疏云從鄭說則主人敬客夜飲有當陽之禮從劉說則客避主人火繼非卜晝之常然此句爲執燭以待

者言從鄭爲是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馬彥醇曰周之盛時民之祭祀冠昏飲射皆畫於鄉閭之吏動作起居無一日不在於禮此說最佳於備字說得實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韓子外儲說右下云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觀此知君道主剛乾綱貴於獨

斷威福下移不可爲國三家之分晉田氏之篡齊六卿之分晉皆出彘之分威圃池之分德也

分爭辯訟非禮不決

戴岷隱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典禮者折獄之道其功可至於無訟按司徒制鄉八刑王制以父子君臣爲聽訟之權皆是

恆言不稱老

宋黃勉齋榦曰教人子對父母常言須避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自稱老也此說較深

九罭

甘棠愛深於南國袞衣喜見於東人皆見聖人過化存神感人深至處

凡爲長者糞之禮

呂與叔曰人之有血氣者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今使知長者之當敬甘爲僕御之役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德按圯上老人東坡所以疑爲隱君子也

毋餘席

鄭注無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孔疏無餘席欲得親近先生似若扶持然又備擬先生顧問不可過遠且擬後人之來故闕在下空處以待之也

周官

唐賈氏周禮正義序有云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按少皞之前皆以雲鳥水火名官堯舜時司徒后稷司空等職散見虞書夏書乃有六事之文則六卿分職自夏商已定其官周官蓋因而不改也

損先難而後易

懲忿窒欲爲學者一大難事克伐怨欲不行夫子稱其難樊遲問仁夫子以先難爲訓皆是

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義疏案師保傅之職有甚尊者如周成王時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有不甚尊如周禮大司徒之屬有師氏保氏此皆與王燕者也而子初生卽擇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次爲傅母爲保母然則所以愼其身教之事而諭諸德歸諸道者自內至外自孩提至成立無地不有無人不然至年愈長位愈尊而師之傅之保之者任愈重爵亦愈貴至以臣妾億兆者當其爲師則弗臣焉書曰能自得師者王此義明也

在明明德在親民

吳昭武曰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凝形既生矣則所謂明德者已炳然于方寸間至虛靈至空洞湛乎如水

之無波瑩乎如鏡之無塵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隱事物之繁浩幾微之綿邈雖萬有不同而其理悉具觸之卽覺感之卽通方其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愛果何從而生哉此明德也及其旣長無不知敬其兄者敬果何從而起哉此明德也見孺子之將入井而怵惕聞牽牛之將釁鐘而不忍是其虛靈空洞者隨事而有覺焉不自知其然也在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彝在中庸謂之性在大學謂之心其爲明德一爾是德也與生俱生本無加損然而存養則瑩斲喪則蝕洗濯則露封閉則藏以氣質所生之軀接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于吾前者不一安能保是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君子必究義理之歸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眞見昭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是寖明矣向之寖明者至是大明矣向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明德又曰己之德固明而人之德未明苟恝然不加之意則是徒能自成而不能成物夫豈天生聖賢之本心哉是必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以明天下之明德而聖賢之責盡矣按此兩段皆本朱註而暢發之原始要終功夫次第井井有條初學最宜熟讀又按從明德指出降衷秉彝心性最融洽學者多因性理各號各殊若難貫串不知此理發動一齊都到于中細爲分別便自有如許不同如朱子集註只是這一箇理却緣本文字面不同不得不緊貼本文淸出眉目而究其統會何嘗

有毫髮差別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

讀易質疑汪默庵名燧著曰四者猶乾之四德也分之有四者之目而皆統括于包荒之二字馮河者包荒中之剛果奮發也不遐遺者包荒中之深遠精到也朋亡者包荒中之大公無我也君子之所以不見容于小人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者不知包荒之義者也故以言乎學問則曰寬以居之以言乎爲政則曰寬則得衆以言乎君德則曰寬裕溫柔以言乎一个臣則休休有容試思豐功偉烈斷非狹隘褊急局促之人所能辦也故曰能辦天下事者必其能有包天下之量者也聖人于治泰

之道首揭此二字其示人深矣

敬忌

衷論云忌字意尤深畏憚而不敢輕用避諱而不忍輕言見民之罹于刑如赤子之陷于湯火入于陷阱者然爲民父母休戚痾癢相關又安忍喜談而樂道之哉

作之君作之師

尙書皆言君道至此篇從君說到師作兩對講分明以君主養師主教也契爲司徒伯夷降典唐虞也文命誕敷萬邦表正禹湯也壽考作人鎬京辟雍文武也皆師道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微子

困學紀聞曰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于汝鳩汝方商書終于微子　衷論云從古政亂俗偸則其國未有不危亡者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而視人之脉理神氣脉理既亂神氣既耗則雖壯盛特需時耳故紀綱風俗者人身之脉理神氣也微子與箕子之言但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又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其時民心之背畔紛擾蓋可知矣卽以此爲淪喪必至之勢初未嘗舉敵國外患以爲言也其曰我用沈酗于酒又曰我其發出狂非止臣爲主諱之文大臣與國同休戚與人君共腑臟凡君之過何莫非身之過乎但視爲不敢斥言猶淺矣　又曰如西伯戡黎祖伊奔告亦絶不言西伯之事惟曰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見兵戎之在外者易靖而民生風俗之壞于內者大可憂也强國之凌逼者可挽而天命之旣去者不可挽也　日知錄曰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人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沈湎于酒而逞一時之威至于刳孕斮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于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卽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

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

仁智

陳器之曰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知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而知則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在于元而生于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閒乃萬物之機軸循環不窮胞合無閒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孔疏禮卑者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今見尊者有欲起之漸故得請出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朱子語類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朱子曰卽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于甚處存養賈太傅新書容經曰志有四與朝廷之志淵然淸以嚴祭祀之志愉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懣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知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

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沠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不沠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屛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沠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肆施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共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元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右詘存劍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趨視

數顧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韓詩外傳曰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呂與叔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洪鍾在簴扣與不扣鳴未嘗已寶鑑在懸照與不照明未嘗息按此卽程

子所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道理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匡衡政治得失疏曰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衷論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居人上者最宜體察人君之權一日未去則萬民之怨一日不知故有壽惡流于四海憤疾深于肌髓而廟堂之上晏然而不之覺者所謂敢怒而不敢言是也明

皇祿山之變田間老人曰草野之民知有今日久矣吁天下之人知之而明皇一人不知也及乎天下之怨人君得而明見之則已權移勢去雖欲極力拯救之而不能矣不見是圖非淸心寡慾明目達聰其能知之乎

今王嗣厥德

困學紀聞曰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裕後昆而有顚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

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屛之

遠方終身不齒

周希聖曰於庠言朝會道也於廟言朝傳祖也先王無意於成人之惡常慮其欲改之無地故雖鄉有告其不帥者必行射飲之禮以爲之勸導有不變然後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移之遂眞不能變然後屛之遠方待不肖其恕如此徐魯庵曰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四不變重絶人之意也

周易

史記曰易本隱以之顯周子曰易爲五經之原朱子曰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則所謂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

吉凶者大之無所不該細之無微不入始以通乎諸經者擬議之一畫闡圖書之秘六爻啟參兩之能四營具于稽疑三易列于太卜吉凶悔吝卽六義之美刺勸懲屈伸往來卽三百之盛衰得失近取諸身民彝物則遠徵諸物草木蟲魚寓褒貶于抑陰扶陽道各分于上天下澤四德分乎穆姜觀比譬夫陳魏謹夫婦則鴻漸昏媾始飲食則需宴樂大學之八月備家人中庸之一誠統无妄履爲易之禮豫爲易之樂封建之法見于比井田之制寓于師雷電田風五刑懸象否泰剝復四代推遷七日復八月臨通乎時令鼎享帝萃立廟達乎禮經此可約略言之而義無不貫者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
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

明邱瓊山濬曰宋儒言漢文時賈誼爲之痛哭流涕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

弟子

按弟子章所論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學文諸事管氏弟子職一篇約畧具焉今附錄之並可以補曲禮少儀內則之所未備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所受是極必虛其心然後能有所容極謂盡其

本原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弟毋驕恃力驕而恃力則羝羊觸藩志毋虛邪虛謂虛僞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也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右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掃席前曰拚盥漱滌口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共音恭○共盥謂共先生之盥器也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謂廣拚內外不止席前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客叶音恪○怍謂變其容貌

右蚤作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否叶音鄙○謂先從長者教之一周之外不必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于次誦則不必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以此爲紀綱然後可興也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后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客見上讓叶平聲行叶音杭○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者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受命爲先生命求雖不得必以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于食時

右受業對客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饋謂選具其食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叶音郎○先菜羹後肉食之次也

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胾謂肉而細者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爲卒左酒右醬醬當作漿○是謂胾也禮三飯乃食胾而辯殽皆畢又用酒以酳用漿以漱故言飯胾而食終乃言酒漿明在胾外也鄭註二禮兩引上文皆作漿字又此上文已云胾在醬前則此醬不應復在胾外矣今本誤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二句用韻不叶未詳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梜七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三飯食必二斗也梜猶箸也七所以載鼎實者貳謂再益也食盡曰嗛視有盡者則益之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豆有柄長尺則立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漱祭未詳○既食畢掃席前並搜斂所祭也

右饌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要平聲○所謂食坐盡前恐汚席也

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擥音覽。不以手當以梜也隱肘則太伏也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並器乃還而立立未詳。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污賓客食畢亦自徹其餽並謂藏去也

右乃食

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記注作揭又作葉。攘袂者恐濕其袂且不便于事也堂上寬故播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爲掬以灑揲舌也既有水將拚之故執箕以舌自當而置帚于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于戶側凡拚之道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從前掃而却退聚其所掃

糞壤于戶內也坐板排之以葉適己實帚于箕板簸時以手排之適己向己也先生若作乃興而辭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

右灑掃

暮食復禮謂復朝食之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所叶疏果反。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爲燭故謂之總其未然者則橫于坐之所也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下叶音戶。句曲也舊燭既盡則更使人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勢曲如矩則方正不邪也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下未然者居上則火易然也緒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

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叶音緒去上聲。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于椀中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

右執燭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謂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

右請衽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友叶音以儀叶五何反

右退習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王伯厚曰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鎭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詩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之教外有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鎭靖者修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託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衷論曰不明作則無以振勵治功而鼓天下之氣不惇大則無以寬裕政體而養天下之福然明作妨于惇大聰明用而易入

于苛細也惇大妨于明作意度廣而易至于弛廢也眞明作者
必惇大宏綱舉則衆目斯張必無毛舉鷙擊之獘眞惇大者必
明作王度恢而羣工就理必無叢脞尸位之憂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日知錄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
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步乘相
資短長相衞行止相扶此所以爲節制之師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質疑云範圍天地如一氣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裁之爲四時
二十四氣又爲之置閏是也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裁成

爲九州畫野分疆是也又如寒則教人衣裘暑則教人衣葛又
如正經界治溝洫使潦則水有所歸旱則水有所取不然則旱
無所捄潦無所洩豈不是過乎又如于人則爲之別生分類辯
上下定民志也不然則蚩蚩蠢蠢荒荒野野孰知有君臣親疏
豈不是過乎須歷授時而天道成畫野分疆而地道平別生分
類而人道立蓋就泛濫無收拾處約束之使成个物事所謂範
圍也曲成是委曲成就不能直致也如人別生分類是範圍也
若夫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使人知孝弟禮義教民樹畜使老
有所養幼有所長此是曲成之事又如作宮室以易巢窟造書
契以代結繩舟車以濟不通重門以待暴客至于物若穿牛鼻

絡馬首數罟不入斧斤以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皆
是曲成之事舉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成就所謂大以成大小以
成小者如此方謂不遺也

遊毋倨

徐曾庵訓遊爲行良是義疏揖者行容之俯遊者行容之仰遊
則易倨故戒之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陳止齋曰君子之出也必或爲之主或爲之僚其處也又必或
爲之徒一出一處未嘗一日離夫人也不可一日無人而夫人
未必皆明君未必皆賢卿大夫未必皆才子弟吾則曰是皆不

足與行道吾有羣鳥獸而已矣嗚呼烏有身爲仁義禮樂之主
而可以羣鳥獸也哉此段論斯人吾與實理句句切實得好

乃社于新邑

汲冢作雒解曰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
北驪土中央疊（與亹同）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
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日知錄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豵獻豜
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
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爲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

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爲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陳壽翁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按洛邑居天下之中業已告成必舉朝會之典康誥所謂侯甸男邦釆衞召誥所謂庶邦冢君卽百辟之享也節錄汲冢書王會解以參觀　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帟陰羽晋孔晁注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陰鶴也以羽飾帳也除地曰墠帟帳也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挺繁露冕之所垂也所尊敬則有焉八十物大小所服搢插也挺笏也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于堂上唐荀國名皆成王弟故曰叔旁差在後也近天子後故其冕謂亦無旒也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爲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皆西南彌宗旁之淮榮二祝之氏也彌宗官名次珪瓚南差在後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使諸　左右也居則　也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魚太史名及大行人皆賛相賓客禮儀也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菉幣焉絻有繁露郭叔號文王弟菉錄諸侯之幣也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

舅中舅內臺中臺也應侯成王弟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此要服于此服轉遠殊故殊其名非夷狄之四荒也伯父姬姓之國中子于王子中行者也方千里之外爲比服方千里之內爲要服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于內者此服名因于殷非周制也堂後東北爲赤帟焉浴盆在其中雖不用而設之敬諸侯也其西天子車立馬乘亦青陰羽鳬旌鶴鳬羽爲旌旄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外謂臺之東西也外臺右泰士右彌士士言尊玉泰彌相儀之事也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受賓幣士也四人東面則西面四人也陳幣當外臺天元歜宗馬十二陳束帛被馬于外臺天元黑歜宗尊也王元繚碧基十二此下三碧皆玉故自下以至王之元繚謂之黑組紐之基玉名有十二基也參方元繚璧豹虎皮十二參方陳幣三所也璧皮兼陳也四方元繚璧琰十二琰珪也外臺之四隅張赤帟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每角張息者隨所近也

六爻

元許魯齋衡名曰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爲矣或恐其不安于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愞弱昏滯未足以趣時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或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

之位也二遠君之位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于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卦爻六位惟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　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于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于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而凶咎必至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于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多得免咎無才而得正則

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于此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　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也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按魯齋之說申

明繫下第九章論六爻之旨最爲暁暢

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剛柔卽家語所謂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是也輕重遲速卽淮南所謂湍水人輕遲水人重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是也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

大戴記曰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以其聲處其氣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於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嘶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信氣中易義氣中舒智氣簡備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此之謂視中也又曰誠智

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皓然固以安僞色縵然亂以煩雖欲固之色不聽也此之謂觀色也按此兩段聽聲而察其氣觀色而識其心辯在微茫眞寫出鑑空衡平氣象　觀之於簞食豆羹之細而好名者敗矣正之於君臣上下之大而矯廉者羞矣原出妻屏子之設心而通國之稱誣矣於所以而究所安是由淺入深而眞僞判矣觀眸子而知胸中是因表見裏而邪正分矣

漸漸之石

采薇咏雪東山咏雨行師道途之苦君代爲言之至于自言而

涉波離畢之怨深矣

一輻集卷之十七

一輻集卷之十八

古歙項淳任田

男 嶸海峯 嶠斗南 姪 傳築巖 恭校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衷論曰聖人不强人以所不能故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爾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五福之次曰富周書曰貧富能訓惟以永年天下未有生計不給而可與爲善者絶世之廉潔聖人不以律人故易曰苦節不可貞漢詔亦曰小吏祿薄求其無侵漁百姓難矣日知錄曰正統六年御史曹泰奏云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矣乞勅廷臣會議量爲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汚懲之無赦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匡衡治性正家疏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强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按教胄之法蓋所以化其氣質之偏而納之于中也周子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

自至其中而止矣

獻粟者執右契

呂與叔曰古者以契爲信居者執左契出者執右契蓋予人粟者執左契以待之取人粟者執右契以合之朱子曰契是合同底物陳壽翁曰待以右合左而付粟也

以木巽火亨飪也

質疑云不曰以木入火而曰以木巽火亨飪之妙用調變之經綸无不畢具于巽之一字在學問則爲勿忘勿助之旨在政治則爲無欲速無見小利之義

不弔不祥

日知錄云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爲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

帝庸作歌

困學紀聞云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同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

威克厥愛允濟

東論曰行師之際將用其死力藉爲腹心姑息恣縱之弊由此而起驕悍猛鷙之氣以爲固然雖明知其淫焚殺掠亦姑視爲無可如何而不嚴加檢束者有之矣蘇子曰聚天下不仁之人授之以不仁之器教之以殺人之事莫過于行師古人鑿凶門而出良有以也更少寬假焉其爲暴寧有紀極乎傳曰師出以

律又曰不用命者殺無赦然後知行師之道以威克厥愛爲至切當也古人片言居要莫過于此

君子以自强不息

質疑序文有云高景逸名攀龍曰易卽人之心也今人有以易書爲易有以卦爻爲易有以天地法象爲易皆易也然與自家身心不相干所以書自書卦自卦天地自天地也要知此心體便是易此心變易從道便是易之用所以六十四卦聖人說六十四箇以字如君子自强不息者以乾也厚德載物者以坤也非乾而何能自强不息非坤而何能厚德載物餘卦又以時言之君子所以如此者以此時也時者易也總是以此也以此洗心

退藏於密以此齊戒神明其德隨處是密隨處是德千變萬化
而不離乎是

盤庚

衷論曰盤庚三篇未遷之詞嚴將遷之詞裕既遷之詞慰一張一弛或緩或急古人其敢徑情率意以貫役賤以智加愚乎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

鄭註左右皆便食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外內殽胾之外內也膾炙皆在豆醯醬食之主故近渫蒸蔥也處醯醢之左言末者殊加也酒漿處羹之右言若酒若漿爾若兩有之則左酒右漿

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元彭魯叔絲名曰膾炙處外處殽胾之外也此加饌非主也故在外醯醋也案食禮復設酒漿者蓋食畢用漿以滌口用酒以演氣也義疏云彭氏燕食禮圖分四行今據鄭注細玩之當是食左羹右醯又在食之左醬又在羹之右蔥渫又在醯之左酒漿又在醬之右共爲一行最近人第二行爲殽胾三行爲膾炙

	右					左
第三行	膾					炙
第二行	胾					殽
第一行	酒漿	醬	羹	食	醯	蔥渫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

六鉶節賈疏云此縡也不言縡者文自具故不言之又云按此文上下縡屈錯各別屈者句而屈陳之縡者直屈陳之不爲句錯者閒錯而陳之愚按儀禮吉凶大事一切所用之具先爲陳設惟士相見覲禮兩篇不載餘皆有明文然其陳設皆有定法如正鼎陪鼎正饌加饌各有其物堂上堂下兩夾兩階門外門內各有其所一列四列或六或八各有其數而聘禮歸饔餼節內所云屈錯縡三者最易混淆今爲注明以便觀覽

八豆				
	韭菹	麋臡	菁菹	麇臡
	醓醢	昌本	鹿臡	茆菹

八豆之陳以屈

八簋				
	黍	稷	黍	稷
	稷	黍	稷	黍

八簋之陳以錯

六鉶			
	牛	羊	豕
	豕	羊	牛

六鉶之陳以縡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質疑云傳以不盈爲未平尙在險中爲五不足卽彖傳水流而不盈句亦以爲未足竊意不然水之性行則平止則盈逆行無歸汎濫滔天者盈之害也故天下之險皆生于盈不盈故平盈

則不平心莫險于盈德莫妙于平不盈其善故能受天下之善不盈其功故能立天下之功九五剛中爲一卦之主水之流而不盈于此見心之亨亦于此見夫坎不盈則水不上溢祇見其既平耳行由地中則安流如掌蕩蕩平平不復見其有險矣何咎之有

費誓

衷論云古但云師出以律而未言所謂律者何謂也坐作擊刺步伐止齊戰法也若費誓其行師之律乎師之事有五費誓備言之一曰器械二曰馬牛三曰行伍四曰期會五曰芻茭五者皆不可以無律

仁義

朱子曰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同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淸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雖散殊雜揉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閒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大抵仁者正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滲不可名狀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卽此爲義此二者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困學紀聞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大師蹶父之後爲蹶爲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動靜互根太極之所以立也艮以止爲義而彖詞則曰艮其背又曰行其庭彖傳則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可知艮卦合動靜而言竝非一于止也一于止則黜聰廢明入于虛無寂滅矣此九三一爻所以有薰心之危也質疑云三之心本欲盡絕外感可以息心抑知避世而世終不可避絕物而物終不能絕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卽動也中心勞擾既恐我心之逐物又恐外物之我擾薰爍焦灼那得不危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質疑云說文眚目翳也目本光明因翳而昏誠本正大因眚而匪有眚匪正之故釋典有云妄无自性如人揑目見月爲二惟一月眞二因眚生如人目翳見空中花空實无花花因眚有發

明晳学親切故特錄之其釋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云育萬物如人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則使之入大學二十而冠三十使之有室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之類如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皆是此先王所以參天地贊化育盡人物之性也釋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云或因毁而詭遇以求全或困窒而變其所守或因弗率而輕擧或因拂亂而生悔皆无妄之藥也試則妄矣反足以招尤而速累愚按周公遭流言而不改几几之度文王拘羑里而不易明聖之心是不試之以无妄之藥也

禹貢

一輯集　卷十八　八

更論水發源于西北西北高而多山故于冀紀壺口梁岐梁紀岷嶓蔡蒙雍誌荊岐終南惇物鳥鼠諸山所以紀水之出也水入海于東南東南下而多澤故于兗紀雷夏徐誌大野揚紀彭蠡震澤荊紀雲夢豫紀荷澤孟豬諸澤所以紀水之歸也

實始翦商

日知錄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康誥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皆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閒天命未絶猶是君臣

惟幾

中庸愼獨之說發原於此幾動於隱微而人品之聖狂治道之純駁無不由之

月令

堯典有敬授人時之訓而羲和分職專掌四時則時爲尙矣但專主四仲而孟季兩月尙未及詳豳風七月則通十二月而記其候詳其事焉至月令又不但記月而於月之中詳其日焉如四立二至上丁仲丁自綱而目由畧而詳所謂先王制作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也但月令本呂氏春秋夏小正已先詳之其文見于大戴禮其傳或云子夏所作或云大戴所作未之詳也茲備錄之

一輯集　卷十八　九

正月啓蟄 傳言始發蟄也 雁北鄉 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雉震呴 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 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農緯厥耒 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初歲祭耒始用暢 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 囿有見韭 囿也者園之燕者也 時有俊風 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也曰合冰必于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寒日滌凍塗 滌也者變也變而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 田鼠出 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 農率均田 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獺獻祭魚 其必

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犬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爲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爲廟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蓋記時也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

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

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菜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堇。堇菜也采蘩。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方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始蟄抵猶推也蚳蝗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内也剝鱓以爲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則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

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楊。楊則花而後記之䍧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䍧䍧然記變爾或曰䍧羝也縠則鳴。縠天螻也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

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恆有小旱田鼠化爲鴽。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爲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者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扎。扎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扎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萯秀。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伏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鴂則鳴。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

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乃衣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而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啟灌藍蓼。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爲鷹。唐蜩鳴。唐蜩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爲豆實也蓄蘭。爲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閑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蓋當依依尾者也煮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摯云

七月莠萑葦。未莠則不爲萑葦，莠然後爲萑葦，故先言莠。貍子肈肆。肈，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莠。苹也者，馬帚也。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蝭蟧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灌，聚也；荼，萑葦之莠，爲蔣褚之也。萑未莠爲菼，葦未莠爲蘆。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元校。元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緑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鱓。剝也者，取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于外，小者于內，率之也。鴽爲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也；大火也者，心也。遰鴻雁。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元鳥蟄。陟，升也；元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若蟄也。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元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盧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甲兵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于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矣，故麋角隕，記時焉耳。

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元駒賁。元駒也者，螘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

不能使人巧

莊子天道篇輪扁曰：臣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質疑云：體常以盡變，妙變以立恆。二語揭盡恆義。程傳：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恆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

心性命

知言曰：天下莫大于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于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于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

安也

冢宰制國用

義疏冢宰掌六典統百官均四海於職無所不統而獨言制國用者承平之世府庫盈餘君心易侈心侈則用奢用奢則斂厚斂厚則民貧民貧則亂作古之冢宰節以九式凡君所用大府司會職幣職歲皆得據式以爭君莫之違也後世乃取惟王不會一言以縱欲國服爲息四字以朘民是惡知制用足國之道哉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

信讒前補出僭始既涵一層極細極刻蓋君子非遽信之也涵

于始而信于終斯亂成矣蘇氏曰小人爲讒于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于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

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古無不敝之法其積漸流極使然也如井田封建豈不法良意美然能行之于三代不能行之于後世苟無道以救之其末也不能無敝此一節乃三王尚忠尚質尚文之明文可徵者也其屢代異尚非不樂同也不能同也不同乃所以致其同也蓋人情之所趨如水之就下非救弊補偏矯枉歸正不可爲治至其民之敝如夏之朴野殷之放蕩周之便利機巧當制法時先王早見及之以俟後王之變革耳

易有三義

易有三義變易交易不易是也不易者經也變易交易者權也經權互用時中也天地間皆易一身中皆易如孔子去魯遲遲去齊接淅禹稷顏子曾子子思易地皆然孟子齊餽不受宋薛

則受儲子不見季任則見又如一獻酬有分階又有同階一拜爵有堂下又有堂上佩垂佩委則視乎主受跪受立則隨乎時隨舉一二而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理無時無事莫不皆然若執一廢百皆成窒礙此理最精微又最平易也汪默庵說易私質云聖人看得道理親切難以言盡以憂患之心察民之故借陰陽剛柔淑慝消長之道寫出衰世愛惡情僞使人知所取舍變通又因屈伸往來盈虛消息之妙模出語默行止次第使人知所鼓舞趨避無非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無非富貴貧賤患難之境無非喜怒哀樂之節無非禮樂刑政兵戎之事舍子臣弟友無所爲道舍學聚問辯寬居仁行無所爲學舍誠

正修齊治平無所爲用舍戒愼恐懼無所爲教舍庸言庸行無所爲上天之載離明天道實本人事大而治亂興亡小而趨吉避凶精而盡性至命粗而語默動靜無一時無一事非易如布帛菽粟日用飮食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易也句句字字皆有實用又云所謂易爲寡過之書者不先不後無過不及恰好而當其可之謂也蓋易中有剛柔之才有中正之德有上中下之位有遠近之勢有先後遲速之時事之非者聖人所不道卽其是而可行者有其才而無其德不可爲也有其才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可爲也有其才有其德與位而無其勢不可爲也有其才德有其位與勢而時未至不可爲也斯其爲寡過之道也子

曰侍于君子有三愆所謂愆者豈不善之言乎又如六禮備而後成婚固也然婚之日婚之夜婚之三日婚之三月各有其時不容先不容後也推之天下之事無不有其恰好而當可之候也而可須臾離乎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胡子兼善萬世一語始爲孔子寫照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質疑云致同在審異上若不審異則混淆殽亂反不能同矣此蒙莊齊物之所以爲荒唐也類族如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功之大同于開國功之次同于承家士農工商之各業其業無相混也府史胥役之各事其事無相紊也內有昭穆之辯外有尊卑之等皆類族也辯物如菽粟之類同歸養生藥石之類同歸衞生律呂陰陽不同同於正五音璿璣玉衡不同同于齊七政朝廷之上五瑞三帛二生一死之贄所當辯也親親之殺三年朞月大功小功之服所當辯也同律度量衡所以致同也車同軌書同文亦所以致同也皆辯物也

　公劉

困學紀聞君之宗之宗法始于此其軍三單軍制始于此徹田

爲糧徹法始于此周禮有自來矣

　侍食于君君祭先飯

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飮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鄭註膳謂庶羞賈疏謂此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己前食非嘗君前食與膳宰正嘗食有異故註云示爲君嘗食也又云此小小禮食法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故與彼異也鄭注將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按此則先飯之前須補出膳宰不在一層若膳夫進食則品嘗之禮乃膳夫行之而以侍食者攙越可

乎且飯乃嘗己前之食此意更覺得分明也　義疏此經蓋爲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而言故不得祭若君所客則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而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是也玉藻又曰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此亦當然愚按鄉黨所記與士相見禮文法正同而邢註論語亦以是非客禮之說故照疏分解鄉黨圖考則仍主君以客禮待之爲說其于朱註不敢當客禮意却不相背當並存之

彖傳象傳

說易私質云他經皆是後儒詮釋豈無挂漏出入之處惟易乃吾夫子手筆以經註經如彖傳則先將義臯命名及兩卦推盪妙理細細剖析然後將卦體卦德卦象卦變之精蘊逐句逐字提剔而詮之規模次第無幽不抉至于爻辭之奇肆隱險夫子則一一歸之于理或提其要或原其故或言外申明或意中別寄平易明白字順文從爲古今註疏之祖

尙書

讀孔安國書序源流備載孔正義序詳漢以來各家注疏優劣而書以道政事大旨究未指明至蔡序所謂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所謂二帝三王存此心夏桀商受亡此心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等語直將古帝王治道源頭一語揭破與孟子君子存之四章如出一轍乃知羽翼經傳之功

宋儒最鉅徐幹中論治學篇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眞讀書之要訣也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豐爲盛大之象晏安驕奢百弊叢生蒙蔽之禍由此而起聖人垂日中之訓卽明目達聰之旨也卽持盈保泰之道也質疑云豐之可憂者天運也勿憂宜日中者人事也人事所以保持天運也故聖人无豐以人事持天運不能使造化無昃食之時而能常存日中之照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爲造化用而爲我用矣如儆戒無虞馭朽隕淵日昃不遑皆是

敬之

困學紀聞敬之羣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卽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鄭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政鼓節與早晏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賈疏此鼓所用擊之以聲早晚先鄭云窮謂

窮瓷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于王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淮南汎論訓云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捉髮可知古人以聲音爲號其由來已久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又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禮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又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觀此數段卽程子所謂未畫卦前開眼皆是

易之意時行物生之說亦若是而已矣

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衷論曰本義解來復謂復其所而安靜程傳謂大難平定之後當正紀綱明法度復先王之舊立說更完密夙吉者救民水火則宜速遏際亂畧無使滋蔓則宜早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淮南子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不果往曰吾聞子具于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水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夫强臺之樂至于忘死其爲盤遊之具極矣而往與不往其介甚微往則悔吝隨之不往斯无咎一念從違只在瞬息故封疆之界以里井田之界以步而危微之界辯之自虞帝始聖經著誠意之條子思申愼獨之旨皆以其介最微最嚴示人省察之功不可須臾緩也但人之生也氣稟拘之于前物欲蔽之于後克復爲仁非顏子且不足語此故作易聖人憂天下後世最遠于復曰不遠復無祇悔于困曰曰動悔有悔征吉姑舍其既往之咎而大爲開遷善之門若曰人孰無過過而能悔吉之先幾也可知復反也太康之十旬弗反是一去而不能反也莊王之恐留而不能反是能反而不令之去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蓋言介之危險有如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只爭這些子

秦誓

李子材曰春秋敗殽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徒悔不改穆公所以僅爲穆公也夫子于書取其一念之悔而于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愚按徐幹中論修本篇云人之過在于哀死而不在于愛生在于悔往而不在于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于今日而懈于後旬如斯以及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此段爲悠忽因循徒悔不改畢生爲積過之地者寫照殆盡

易有太極

天慶發微（元鮑魯齋名雲龍著）曰、太極者。無聲無臭之中。有箇至極之理。是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如戶有樞如衣有紐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如木有根如器有柢謂之無耶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謂之有耶當初元無一物而不可究詰其爲理也至高而不遺于卑至妙而不離于微（叶音）至精而不雜于氣至神而不滯于物是爲萬物之本涵陰陽動靜于其中而不雜陰陽動靜以爲言

小弁

廢成于忍忍生于讒讒開于言小弁之義也

棟橈本末弱也

史氏曰本末二字皆從木以一陽畫藏于木之下則根株回暖而爲本以一陽畫散于木之上則枝葉向榮而爲末卦象上缺下短故爲本末弱從本末字洗剔精鑿不磨

格致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程子曰、莫先于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何如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

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當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

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大學朱子所補格物章所謂表裏精粗四字㮣括程子各款之說故曰竊取程子之意也　李延平先生侗名云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得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語言之所及也

召伯勞之

召誥篇庚戌攻位甲寅位成召公之役殷庶也甲子用書庶殷丕作周公之役庶殷也非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安可得于難化之頑民哉黍苗之任輦車牛師旅徒御人人競勸樂事赴功惟召伯勞之有道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困學紀聞曰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亂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

征邑國

程傳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蓋五之謙柔當防于過故發此義按謙是與爭反而五上二爻皆言侵伐所以救柔之過而濟之以剛也以八柄馭羣臣奪與爵祿並列皆此道也程傳補出此層于五上二爻之下最精到程傳上六云上謙之極也至于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利在剛武自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楊龜山曰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不用剛克而能勝己之私者未之有也

知者樂

知言云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說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按此則動者之難樂原先有此一層透得此層樂字方有着落蓋事機雜投其間情偽相感利害相生未易洞曉少有乖謬則悔吝憂患乘之此非知者難言樂矣

友直

知言云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此語最宜玩味古人於擇交最重非學業之勝我即志趣之相如乃能深知我之病痛而攻治之斯針鋒相對拔去病根不同門面套語故受人攻者難人人知之而能攻人者絕不易得如曾子責子夏三罪是已胡子以

爲至難誠然
孔子懼作春秋
時至春秋紀綱墮壞僭竊公行乃天理滅絶人欲橫流之秋也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至此大變凡天理之所必無人情之
決不忍出者無一不有螭魅罔兩盡相窮神泯泯棼棼使人卒
不忍讀直是翻盡虞夏殷周太平之舊案開出淫亂篡殺昏天
黑地世界奏成二百四十二年自古未有一部亂世之書聖人
通治亂之原明古今之變以爲明鏡所以照形美者歷載前書
惡者未筆國史則人欲之何以如此奔騰天理之何以如此煨
燼雖危言悚論歷聖諄諄而狼子野心胎禍叵測究屬空言未

徵事實又何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乎魯史春秋乃當時各國
實錄而民彝大亂十居八九孔子憂世之心旣無所寄懼而修
之如禹鑄九鼎矣啖叔佐謂尊王室正陵僭擧三綱提五常者
其在是乎孟子所以爲一治也
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艮六四艮其身
无咎
鄭申甫　曰咸艮兩卦皆言心學四當心之處俱不露心字此
是妙理見不可有心于感亦不可有心于艮有心于感者逐物
之學有心于艮者絶物之學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

人主幼沖卽位易近羣小而疏遠老成此正初服之當謹者故
曰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蓋欲其尊禮耆艾以養成其德不爲
左右便嬖佞諛喜事之人所遷惑亦可謂端本澄源之論矣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胡子知言云欲大變後世之法度必先大變人主之心術心術
不正則不能用眞儒爲大臣大臣非眞儒則百官不可總己以
聽而嗣君不可以三年不言母后雖欲順承天意不撓外權不
可得矣此論極卓絶乃知因革隨時泥古者之不可以爲治也
克寬克仁
困學紀聞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

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于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于商頌孔子之傳
有自來矣
處之一則能化而齊
知言云江河之流非舟不濟人取其濟則已矣不復留情于舟
也澗壑之險非梁不渡人取其渡則已矣不復留情于梁也人
于奉身濟生之物皆如是也不亦善乎澹然天地之閒雖死生
之變不能動其心矣愚按讀者明得此篇旨趣則孔顏樂處舜
禹有天下而不與氣象庶可得之而懷居不足爲士恥惡衣食
未足與議從可見矣又云處富貴乎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乎

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數語亦極精博見聖人奉天時行氣象

抑

關尹子書有云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陳壽翁謂警乎少壯之說他書之所罕言人之老也智慮有昏耄之漸豈可恃其年高而忽少壯之言哉師老成此爲少者言之警少壯此爲老者言之按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觀抑

戒詩其受教聽言不忽于少壯也可知

報虐以威

衷論曰報虐以威可以知古帝王制刑之意矣彼盜賊奸究之虐人與奸邪僉壬之悞國其用心殘忍被之者斷肢骸捐軀命聞之者髮上指目眥裂其權勢剛狠匹夫匹婦之無可如何而爲之上者不能報之以威其何以平天下之心乎譬如猛獸毒蛇飛而噬人使此時有人起而剸制之豈得爲傷造物好生之仁哉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司刑者濫罰而殃及無辜固非玩法而縱釋有罪亦非報虐以威正當與哀矜勿喜參看也

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太極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無極所以著無聲無臭之妙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無聲臭影響之可言又曰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鮑魯齋云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是順說太極本無極一句是倒說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鮑魯齋問答節要方廬谷（名同字萬里）問曰程子曰一陽復于下乃

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又曰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說與周邵異周子于坤上說靜專言靜也邵子以坤復兩卦言動靜兼乎一靜一動之間也程子于動之端言天地之心尤有功于學者矣如王輔嗣之說靜非對動寂然至無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皆不然也如謂靜息地中則生意絶滅龍蛇蟄而身亦死乎草木落而根亦槁乎天地以生物爲心惟恐其不生故陽氣潛于土中震雷伏于地下皆生物之心也眞西山引朱子駁輔嗣之說曰若靜處說無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麽又曰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又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西山復

引簡在帝心帝乃震怒等語而曰天本無心安得有意況于怒乎以其福善禍淫不少差忒若有意與怒焉耳曾齋答曰欲識天地無心之心卽程子所謂曠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是也殛鯀與禹豈舜殛之與之哉殛其所當殛我無私怒與其所當與我無私喜是可以觀天地之無心矣我有善而帝心簡天與理契如磁石之吸鍼彼有惡而帝震怒天與欲違如水遇火而必克按此段合周邵程朱並輔嗣之說互爲推究乃見程傳以一陽居下爲動之端爲顚撲不破

詩經

讀春秋胡傳序有云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

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陳定宇書解折衷自序有云兼諸經之體多已見於書中舜皐之歌五子之歌三百篇祖也周官六卿太平六典之綱也洪範之占用二可以見易之用舜典皐謨之五禮可以該禮之名自虞迄周二千年之史筆在焉下逮周平王秦穆公正與春秋接矣諸經各得其一體而書具諸經之全體又小註云朝覲巡狩祭禮卽位喪紀等禮書多載之又道理之淵藪在四書而四書之宗祖往往出於書堯典之克明俊德以下大學修齊治平之所出也康誥之克明德作新民大學明德新民之所出也禹謨之精一執中中庸明善誠身時中之所出湯誥之降衷恆性綏猷中庸命性道教之所出也語之言仁孟之言性亦於書之克仁恆性出焉他所本祖遽數之不能終愚竊本此意以言詩夫五禮之行古人皆有樂章大而郊社小而薦新內而房中外而朝廟詩畧備焉此則可通於樂者也射禮徵於大侯祭典歌於康爵我將配帝思文配天他如天子嘗陽照君相見遣使命將養老乞言罔不備其文而撮其要此則可通於禮者也至若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則書之宗指該焉彼周召之匡君凡芮之進諫雖體裁各殊而眷眷之忠猶是禹皐伊傅之遺意也興起善心懲創逸志則春秋之垂

訓昭焉惡惡有巷伯好賢有緇衣褒其可褒不遺孺婦貶所當貶不避君王而新臺檖德絲竹芳型歷千百年而不敢不且與麟經同工異曲推而上之論品物之流行則不已者卽天行之健溯維皇之賦畀則秉彝者卽人道之成監觀帝謂何異繫詞以明吉凶無臭無聲直本兩儀以明太極文王敬止終日乾乾衞武賓筵震來虩虩通乎艮止斯賦載馳合於時行載歌變伐此殆古聖王精神之運異世同揆或可取而共證者也

一輯集卷之十八

〔清〕王朝璩輯

饒雙峯講義十六卷

清乾隆五十六年石洞書院刻本

乾隆辛亥重訂

饒雙峰講義

續編嗣出

石洞書院藏板

饒雙峰講義序

憶弱歲受學於儒先經訓喜雙峰饒氏諸說恆欲得其全書畢讀之年甫壯恭膺
簡命觀察江西饒九等郡屬邑萬年先生通德在焉延視所經周咨博切知先生雲仍猶茂遺澤罕存為憮惜移晷而企慕素懷購求隱願即宦轍屢遷終縈眷不能置孝廉王揆方余觀風賞拔士也產先生梓里為學敦行志希前喆歲甲辰延至楚南授季弟講誦迄丙午

調任陝右亦邀與俱公暇詣孝廉講席見案寘手鈔數帙為雙峰講義舉平生購求未過係念弗諼者一旦倏接諸目良用欣慰繙閱一過凡先生名言奧論余向所熟習者無不備在余向所未悉者更難勝數雖未知視石洞纂述全書何如而雙峰遺澤固亦藉以永存矣詢所自得蓋孝廉即羣經訓詁中所引雙峰緒言悉為裒集彙成此編且云先生裔孫應遷廷杰之彩等擬鐫板以行因深嘉孝廉用心之勤而雙峰先生講義所以羽翼經傳千古不磨雖久憾散亡而卒慶完缺者尤徵非偶爰序數言於簡端俾孝廉遺饒氏哲嗣速付剞劂以廣其傳而余亦用志景仰云

大清乾隆丁未歲孟春月既望江寧秦承恩題於西安藩署

每部價銀壹兩二錢

重訂饒雙峰先生講義序

泗之磬荆之璞會稽之竹箭醫無閭之珣玗琪天下所夙寶貴也士之涉泗遊荆登會稽歷醫無閭者眷至嫩之足珍感鍾靈之攸託自莫不周諏博訪殷殷焉欲得其所留遺諏之訪之而不可復得弗以爲菁英之歇絕即以爲什襲之無人非生長於其間者之所深憾哉雙峰饒先生講義磬耶璞耶竹箭耶珣玗琪耶天下學者夙寶貴焉而吾邑實爲之泗荆會稽醫無閭來遊君子不嘗有眷至嫩感鍾靈而周諏博

訪者耶其果能復得其所留遺耶僕以爲深憾久矣歲旃蒙大荒落假館楚南課讀餘暇取羣書中所著先生說經之旨彙爲一編片語單詞罔敢隕墜而悉見聞之固陋胡增益於方來俾先正名言集成有日後之過吾邑者弟喟息於菁英歇絕什襲無人則素志攸存不欲以穎蒙自諉者也若先生行誼之高淵源之正志傳粲然矣鄉里後學侈夸毗焉奚爲進洤

修士王朝榘謹題

重訂饒雙峰先生講義

例言六則

雙峰著述見於傳錄者或稱講義或稱纂述或稱石洞紀聞其書既皆不傳茲從散存羣籍者彙成一編未知的出何書特以發由講學義析微茫統名之曰講義

羣書中援引雙峰講義詳略每不相若且如問答各條其刪去問答字樣中以盖字承接作自爲辨難者尤夥茲編錄務從詳或有字句不同意可互通者必

分注於下備參考焉

雙峰於羣經皆有講義而亡佚略盡大全諸書所引多自四書講義中採入惟易義二十餘條散見會通集成等書敬盲著之以章片璧

紫陽四書集註諸儒善發明者首推饒氏故原註雖亡其佚時時見於他說乃孟子七篇中自告子下篇以後遺言絕少表見豈雙峰講義在當日亦未爲全書歟存什一於千百景仰雖切感喟攸深

榘夙佩伯厚氏斷圭是寶之訓嘗輯聖經中篇章字

句之遺逸者爲十三經拾遺共十六卷因念羽翼聖經者唯諸儒論說雙峰同里先正也其緒言散見羣書尤不僅寂寥數語且閱曝書亭經義考及通志堂九經解等書知雙峰講義藏書家俱罕有存即明內閣書目有石洞紀聞二冊釋論語義據云元泰定間人不知姓氏亦未敢懸斷爲雙峰遺書也爰鳩散佚裒成此編固仍寶愛斷圭夙志耳掛漏之誚極知見哂　方家增廣有懷願更矢諸異日

是書之成渠方館　芝軒先生藩署行笥鮮書凡所繙閱皆假諸長沙廣文羅君及文光堂書肆比歸里雙峰裔孫應選廷杰之彩等求繕副本擬授剞劂乃敘裒鳩巔末紀諸簡端　博雅君子糾其謬誤補其遺亡則幸甚

朝渠謹題

重訂饒雙峰講義目錄

卷之一
序　二首
例言　六則
周易　二十三條
卷之二
大學　五十七條
卷之三
論語一　六十七條

卷之四
論語二　七十二條
卷之五
論語三　六十四條
卷之六
論語四　六十條
卷之七
論語五　八十四條
卷之八

論語六　七十三條
卷之九
中庸上　七十三條
卷之十
中庸下　六十七條
卷十一
孟子一　六十五條
卷十二
孟子二　六十二條

卷十三
孟子三　五十九條
卷十四
孟子四　六十四條
卷十五
附録　五十六條
卷十六
小學討釋　十二條
後序

饒雙峯講義卷之一

同邑後學王朝琹述
裔孫饒中立 廷杰 之彩 校

周易

總論

易雖曰教民卜筮而所以存天理遏人欲之意常默寓乎其中所以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易之示人雖曰不外乎吾身日用之常然其或消或息或進或退或常或變莫非天理之妙時措之宜而非超然自得於言象之表者不能識而用之也

問卦專以二五爲中然隨時各有中緊定不得曰爻有中不中有正不正聖人教人處爻無不合乎中正又曰一爻則有一爻之中如初則以潛爲中二則以見爲中三則以乾惕爲中四則以或躍爲中卦有才有時有位不同聖人使之无不合乎中

乾初九

問本義以爲龍陽物也故其象爲龍程傳說龍之爲

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終不若龍陽物一句親切曰龍眞是靈變不測所以能潛見躍飛程傳說靈變不測自好只欠說龍陽物也一句

乾九三

問三居下之上所以危曰二五爲中纔過與不及皆不穩當所以三多凶四多懼三以過中而凶四以近君而懼也

坤

乾元亨利貞便是剛健爲正坤利牝馬之貞便是柔順爲正男則以剛健爲正道女則以柔順爲正道

復

復卦辭專以氣數言爻辭專以人事言以氣數則復有必亨之理如出入无時朋來无咎皆是復之亨處其所以然者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故也此是氣數之常自然如此若以人事言須是不遠復與休復方吉敦復方无悔獨復亦可以免咎若頻復則雖厲而亦可以无咎迷復則必至于凶而有災眚矣此皆人事所致君子不可不愼也

習坎

習重也重險故謂之習坎凡學字下着習字者既學而又重學講字下着習字者既講而又重講也

元者善之長也至幹也

大哉乾元一段是說天之四德此則就人道而言即所稟受者也下面體仁利物嘉會貞固是用力處

君子行此二句

上面只說四德无乾字到此方說君子行此四德者君子對乾四德對元亨利貞者字對人字而言謂君子乃行此四德之人猶乾則能元亨利貞也

樂則行之

問既是潛如何又說樂則行之曰若只說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則全然是箇隱者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便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之意其所以潛者不得行而違之也

知至至之四句

知至知終是知至之終之是行知至是知到極處而欲至之則進德自是不已知終是知得道理在這裏

只是要守而不失蓋事事物物皆有箇至善之理到那至處便要止於至善守而不失便是終之之意

九四曰或躍節

問上下進退曰雖曰上下无常然主上說雖曰進退无恆然主進說

君子所處當下而不當上當退而不當進今乃或躍則是有欲上欲進之心欲上則欲及時而行之也此爻是進退隨時之意周公只平說夫子專主進說是救時之意如坤之六三亦主用說

本乎天者二句

問本義以本乎天者爲動物本乎地者爲植物程傳以親上爲日月星辰親下爲鳥獸草木二說如何曰本義本周禮天產地產之說程傳亦拘要放寬說凡本乎天者皆親上本乎地者皆親下方周徧

貴而无位

卦之初上皆无位初以卑賤而無位上以過高而无位

乾元者始至大矣哉

問此雖是說元亨利貞而贊乾元之大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說元而亨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是說元而利四者皆包於元此元之所以說大也故贊曰大矣哉此是申彖辭大哉乾元之意

君子學以聚之節

問本義謂由此四者以成大人之德說得好曰四箇之字皆指理而言之學以聚衆理尚未有分別辨則條理粲然人於分別後則或取彼而棄此舉一而遺二要須寬裕以容之四句都合在仁以行之一句上

仁以行之即君德也

聚如府庫聚諸物辨則辨其孰爲金孰爲錫孰爲銀孰爲銅既是辨得不成只要金不要錫却著存留及到用時金有金之用錫有錫之用

夫大人者與天地節

問此一節本義言以道爲體程傳言合乎道曰程傳合乎道之說已精而本義體道之說尤精謂大人非屑屑於合彼合此但合乎道則无往而不合以道爲體則聖人渾是一箇天蓋天亦以道爲體而已

君子敬以直內二句

直內方外是君子之用工處直即性中之正方即性中之義敬以直內則能存本然之體義以方外則能行本然之用能存本然之體則內自直能行本然之用則外自方猶如乾說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是說本然之德體仁長人嘉會合禮利物和義貞固幹事是行其本然之德也

陰雖有美節

問夫子之又是一意全與爻象之意不同是爲萬世臣

子立例曰是泛說臣子之道不是先先生如此分出則人只將夫子之說去解爻辭

饒雙峰講義卷之一終

饒雙峰講義卷之二

同邑後學王朝渠中立述
裔孫饒廷杰之彩校

大學

總論

大學只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

在明明德三句

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爲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爲重故下文自知止至能得專爲止至善言之格物致知是要知得至善在何處誠意正心脩身是要行到得那至善處

在明明德

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之無時不明

在止於至善

至善只是事物當然之則非指造極之地而言也

知止節

譬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處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脈絡

古之欲明明德二節

上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下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

自天子節

此一段是於八條目中揭出箇脩身爲總要而言之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皆當以脩身爲本前兩節是詳說之此一段是反說約也

其本亂節

上一節與此節上句是教人以修身爲要下句是教人以齊家爲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

克明德章

所引三書先後不倫取其辭意非取其人也後凡引古書者皆當以此觀之（非取其人也一作不以人代之先後拘）

顧諟常目在之也 註

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卽物窮理因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孝於從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目在之

湯之盤銘節

此章釋新民如何說盤銘三句蓋民心本自好善惡惡孰不欲自新然新之雖在民而所以作而新之之機實在我故自新爲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

之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

其命維新

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梢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

釋止於至善章

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又但言明新而不言所以明新之方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功夫又備可見篇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謂仁敬慈孝等工夫謂學

與自脩
有斐君子
有斐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
自切磋琢磨中來不是方去切磋琢磨以爲君子也
宣著盛大之貌 註
宣著釋赫字盛大釋喧字
按雙峰此說是就傳文朱註先後次序意其如此
故與朱子詩集傳以喧爲宣著貌微左
咏歎淫泆 註

饒雙峰講義 卷之二 大學 四

咏歎言其辭淫泆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泆乎言辭之
外也此四字出樂記 按樂記作淫液故吾家伯厚亦謂刊本誤作泆
釋本末章
聽訟末也無訟得其本也傳者舉輕以明重然引而
不發言聽訟者只民之一事亦自有本末以此見得
明德新民之相爲本末也決矣
無情者
問無情曰情與僞對情實也僞不實也論語曰民莫
敢不用情

此謂知本 傳之五章
知本卽物格之誤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
亦是格字偏傍
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
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閫奥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
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
重且如爲子必孝爲臣必忠顯然易見所謂表也然
所以爲孝所以爲忠則非忠孝一言之所能盡且以
孝言之如居致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

饒雙峰講義 卷之二 大學 五

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者又若何
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
嚔咳不敢欠伸跛倚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之類皆是
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
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見於外者然耳至
於洞洞屬屬如執玉捧盈而弗勝以至視於無形聽
於無聲則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
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
所謂養口體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

臨是精然精中更有精或作粗若見其表不見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方爲格物

全體大用

其衆理是全體應萬事是大用

釋誠意章

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前不連致知後不連正心單舉誠意爲一章蓋知至意誠

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二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爲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爲正心之要自脩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爲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卽心正身脩之謂王道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卽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

六經中只說誠無誠意字誠意正心脩身不是三事

顔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緊要在四箇勿字上仁屬心視聽言動屬身勿與不勿屬意若能勿時則身之視聽言動便合禮而心之仁卽存以此見心之正不正身之脩不脩只在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脩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脩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脩之害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具於此章故也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獨字不是專指暗室屋漏處故程子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處言慎獨亦不是專指念慮初萌時故程子於灑掃應對時言慎獨蓋出門使民灑掃應對事也所以主此者意也事形於外固衆人之所共見意存其中則己之所獨知故謂之獨意與事相爲終始意之萌事之始也意之盡事之終也自始至終皆當致謹豈特慎之於念慮初萌之時而已哉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正此之謂也

此章用功之要只在慎獨凡人於顯然處致謹其意

未必果出於誠若能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

小人閒居節

厭字有黑暗遮閉之意

閒居爲不善自欺也厭然則不自慊矣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於欺人

人之視己如見肺肝然是卽其厭然見之厭然與心廣體胖爲對厭然是小人爲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爲善之驗

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

心廣體胖二句

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脩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卽是心正身脩之驗然而所以心廣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爲正心脩身之要一作誠意正心爲脩身之要

此章乃大學一篇緊要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愼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不愼獨所以爲戒也終言誠意之效又所以爲勸也

釋正心脩身章

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脩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

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況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

忿懥

忿者怒之甚懥者怒之留

心不在焉節

此因上言心之不得其正而以心不在明心不正之害言心者身之所主心之所向不在乎是則目雖視

之而不見其色耳雖聽之而不聞其聲口雖食之而不知其味以此觀之心之所發苟失其正亦何以爲檢身之本而使視聽言動之各當其則哉此脩身之所以在正其心也

釋脩身齊家章

之其所親愛等而辟者言身之不脩也莫知其子之惡言家之不齊也大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脩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凡爲人者言莫知其子之

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

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此只是說尋常人有此病痛似不必將敖惰做合當有底

七章八章合論

七章釋正心不言其所以正之之道八章釋脩身不言其所以脩之之方身以心爲之主而心以意爲之機人所以之其所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正耳心所以有忿懥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

意苟誠矣則忿懥等之必謹其獨而無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謹其獨而無敢流於僻是知誠意卽正心脩身之要也章句於七章以密察言八章以加審言卽愼獨之謂也有所忿懥好樂而能密察是愼獨以正其心也之其親愛賤惡而能加審是愼獨以脩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省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脩身章爲然也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之釋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卽謹獨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出閧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可謂得其要矣

按密察見氣七章總註加審今本皆作加察惟纂疏及儀禮經傳等書猶作加審玩凡四言之句則雙峰本亦作加察矣

一家仁節

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是本

上文慈而言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孝弟慈是說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底道理此言仁讓貪戾是說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底效驗

所藏乎身不恕

將欲責人爲善必先自有善於己將欲禁人爲惡必先自無惡於己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如其無善於己而欲責人之善有惡於己而欲禁人之惡則是無己可推而欲及人也故曰所藏乎身不恕此章雖釋家齊國治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於人主之身

此乃極本窮原之論

問恕者推已及人却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兩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是要人於脩已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

絜矩

矩非方也乃所以爲方之具也匠人將欲爲方必先

度之以矩君子之欲平天下者果以何物爲矩而度哉亦惟此心而已絜者以索圍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人度物以矩爲矩君子度人以心爲矩

所惡於上節

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當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至於左右前後皆然故皆不當以所惡者及之然以上之使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而不以使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我者先後而不以從前以後之從我者從前而不以先後則前後之分殊矣是理之一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兼愛佛法之平等也

殷之未喪師節

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則得國能絜矩而爲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爲天下僇者也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節

格致誠正脩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

也

惟命不于常節

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而言以德爲本則善善則得衆而得國矣以財爲本則不善不善則失衆而失國矣

楚書兩節

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

秦誓節

大臣得其人則能視人之有才有德如已之所有而利及其國家人民此能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大臣非其人則有才者疾之有德者違之而害及其國家人民此不能絜矩而人之所同惡者也

唯仁人節

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卽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

見賢節

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

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宏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命是不將來做事

好人之所惡節

好惡與人異菑必逮夫身桀紂是也

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治國章說所令反其所好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

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

是故君子有大道節

此得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大道乃絜矩之道卽上文所謂善也由上文觀之固知得衆則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又必有其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也忠信卽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爲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爲治國平天下之要

生財節

前說財者末也更不說財到此又提起說謂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衆至用舒四者不可舉一廢一便是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生者衆爲者疾民之財所以足章句所謂務本是也食者寡用者舒國之財所以足章句所謂節用是也

仁者以財節

財散則民聚此以財發身也財聚則民散此以身發財也

孟獻子節

此段大意在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

長國家節

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是説理財自秦誓以下是説用人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説就(疑作)理財(疑有用人二字)二事反覆言之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公必能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心私必至專其利於已所以末後又説長國

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

饒雙峰講義卷之二終

饒雙峰講義卷之三

同邑後學王朝渠述
裔孫饒廷杰中立 之彩校

論語一

學而章

此章六句其工夫皆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是效驗

習字訓重故重險謂之習坎

説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對上文説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之

朋是專指同類人是兼指衆人如上而君大夫亦是

説之深然後能樂樂之深然後能不慍

集註謂德之所以成亦在乎學之正習之熟説之深而不已焉此言極有味

有子章

孝弟順德也犯上是小不順底事作亂是大不順底事

千乘章

士莫急於爲學故首章即以學言學莫大於求仁故二章三章皆以仁言爲仁必以孝弟忠信爲本故二章以孝弟言四章以忠信言修身之要盡於此矣故此章以治人之事繼之此爲一書開卷之首記言之意亦略有序後此不必皆然

弟子章集註

集註三說不同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全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重說得文

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爲致知與力行爲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理說得文字極重三者互相發明若但知文之爲輕而不知其爲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抑揚之意

此條又見趙格菴纂疏而首冠以愚謂二字末多然德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而學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也二句按格菴去雙峯未遠纂疏中如此類者甚多考元明諸儒遺書則皆以爲雙峯說豈記錄之俱訛與抑別有見歟敬爲著明以俟詳覈

賢賢章

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尤重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必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可見賢賢是爲學第一要着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

子禽章

溫良恭儉讓此即聖人中和氣象

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說三亦字皆微

寓抑揚之意

此亦見趙氏纂疏首冠以愚謂而末多子貢特舉聖人之一節而未及其全體歟二句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孟莊子之孝

禮之用章

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爲發明之

信近於義章

且予氣象從容辭不迫切於禮義皆以近言集註恐其寬緩故直以合義中節言之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

敏於事

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

不患人之不已知

不患人之不已知卽首章人不知而不愠之意皆是要人爲已

爲政以德章

北辰居其所是無爲之象衆星共之是天下歸之之象

思無邪

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爲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學者知此則有以識讀詩之意矣

不踰矩

矩字尤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又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卽義以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卽道用卽義義字正爲矩字而發

父母惟其疾之憂

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集註曰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下一(一作當看)凡字蓋不獨謹疾而已愚謂已包後說之意在其中矣

子游問孝章

集註養犬馬者何異者字卽是人字是謂能養皆能有養看兩能字便見是說養親之人與養犬馬之人言養親之人能養而不能敬則與養犬馬之人無所分別非謂父母與犬馬無別也

子貢問君子章

君子者成德之人也成德之人凡其所言皆是言其平日所實踐之事非虛言也

君子行在言先言隨行後自然言行不相遠矣

周比章

愚謂以君子小人對言之正以明其德行心術之不同均可謂之以德言者蓋德有凶有吉也

攻乎異端章

異端不可便謂之邪道只是他一偏之說與聖人大

中至正之道不同既是有偏則其末流必須有害乃邪道也故不可攻之攻之愈工則其害愈甚如楊氏爲我近於義墨氏兼愛近於仁其初也各是一面道理後來爲楊氏之學者只管於爲我上求工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爲墨氏之學者只管於兼愛上求工雖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故其害遂至於無父無君

其何以行之哉

行之之行指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

是可忍也

忍字有二義有敢忍之忍有容忍之忍二義皆通而敢忍之義爲長故集註以容忍之忍居後

此亦纂疏冠以愚謂者而首句作忍之一字無二義二字敢忍之忍下有春秋傳所謂忍人也八字容忍之忍下有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十一字

三家者章

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

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智惟其不仁不智是以無禮無義

人而不仁章集註

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義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義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仔細看

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爲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

林放章

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放故也

巧笑三句

巧笑美目二句賦也素以爲絢一句比也

夏禮章

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然以杞較宋宋去殷近爲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自振想見尤甚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世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智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況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可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徵得聖人論著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足以徵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泯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已

或問禘之說章

中庸之義詳而易見不若只以中庸解論語則辭不費而義明

祭如在章集註

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始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並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

此條纂疏亦冠以愚謂范氏下多一語字則並作即并

與其媚於奧

凡祭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冀其必一來享也

此條纂疏亦冠以愚謂首無凡祭二字設主下無

席字奧尊止有堂字尊之也下有只字近於竈上
有而不祭於奧則六字近於竈下無止字又非神
所棲作而不祭於其所則恐奧非神所常棲之地
未必來享二十字無末一句

關雎章

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是也唯關雎之詩

最得性情之正

子語魯太師章

此章有三大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

儀封人章

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

吾何以觀之哉

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俱不是更把甚底去看他

里仁章

此篇記聖人言仁且先從粗淺處說起擇里雖是粗淺然亦極是緊要鳥之棲止尚知擇地人之居止豈可不知擇鄉

知者利仁

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

約樂章注

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爲飢寒所迫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爲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

安仁者心與仁爲一仁卽我我卽仁故曰其仁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仁不

過利於仁耳

此亦見集疏但無其仁曰於仁二仁字與末二句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唯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謂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存理是事理

惟仁者章集註

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之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

富與貴章

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耶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千乘萬鍾得之若可以爲榮然義之不度而有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爲辱不得之若可以爲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爲樂人能知此而於二者之閒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省察以全吾本心之仁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

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閒而有終食之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閒斷無毫釐之空闕而後爲至焉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顯貫澈而日用之閒無非天理之流行也

君子去仁節

此節是結上生下

惡不仁者至其身

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一惡不仁者之

於仁比之好仁者尙隔一重好仁者便是仁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爲仁故曰其爲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旣惡不仁則亦將爲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

人之過也章

或問聖人只說知仁尹氏又說人之仁不仁可見何也曰他見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而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上文雖兼兩邊其意實重在這一邊觀過知仁恐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過也然因其過

猶足以見其仁如周公孔子之過是也若小人則無處不薄無處不忍何待其過然後知其不仁

朝聞道章

人不聞道則動作云爲是非皆不知冥行而已枉在天地間做人旣聞道方知爲子必不可不孝爲臣必不可不忠每事順理而行生旣順理則俯仰無愧其死方安

問如曾子得正而斃方死而安曰曾子惟聞道所以須要易簀曾元惟未聞道惟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至旦爲請

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唯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住似乎無適莫者然無義爲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爲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無莫而惟理之從

君子懷德章

或問此章君子小人所懷不同與周比和同相反者無異否曰懷土懷惠固皆是爲利然與那爲惡底小人又似少異但用心旣殊則其終亦必至於相反

放利章

事事依利而行則利己害人處必多所以多怨多字從上放字上生

能以禮讓章

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謂萬取千千

取百不奪不饜此正是不讓處如何爲國夫子是以
春秋戰國（二字疑衍）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
僭諸侯諸侯僭天子故有爲而言

吾道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
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
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
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

忠恕

忠恕爲說蓋有三焉一謂忠爲天道恕爲人道此以
微而天理顯而人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人事之際莫
非天理之流行非微顯一以貫之歟二謂忠者無妄
恕者所以行乎忠者此以內而存心外而行事分忠
恕也而聖人之行事莫非此心之無妄實爲之非內
外一以貫之歟三謂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者此
以靜而未發動而已發分忠恕也而聖人已發之和
皆未發之中實爲之非動靜一以貫之歟是三者各
以兩端相爲對待而以此貫彼脈絡相因亦猶忠之
所以爲恕而恕之本乎忠也

忠恕而已矣

問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
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二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
功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只一箇
忠做出千萬箇恕來所謂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是
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
於誠身故其告人就行處說

程子謂忠恕違道不遠下學忠恕所以上達一貫此

論不可易曾子用功處不必他求只看大學所說便
是問大學所說如何是忠恕曰脩身以上忠之事也
齊家以下恕之事也

子出節集註

問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不言忠恕
而言仁恕何也曰此先言仁恕之別且教人識得恕
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之之忠恕與違道不遠之
忠恕不同蓋違道不遠之恕正是推己及人之恕而
一以貫之之恕則是以己及人之仁與推己及人之

恕有異故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君子喻於義章

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

按程子說見集註象山說則所謂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也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謂警省非徒察也

父母在章

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

按遊必有方處變之道也末七字疑有闕誤

訥言章

此即矯輕警惰之法

饒雙峰講義卷之三終

饒雙峰講義卷之四

同邑後學王朝渠述
裔孫饒廷杰中立 之彩校

論語二

子謂公冶長章

可妻以其素行取之也在縲紲而非其罪以其一事而言之也在縲紲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

稱人之善至至也 子賤節註

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瑚璉註

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疑衍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材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

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 仁而不佞章註

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

漆雕開章集註

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按程氏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采之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躐之故去上二字

吾未見剛者節註

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人外面雖是剛其中

饒雙峰講義　卷之四　論語二　二

心不過爲名這便是自好便是慾卽所謂色厲而內荏也

孔文子章

孔文子公叔文子二章皆因謚法而言但是以謂之文是正言所以爲文之義可以爲文但言如此者可無愧於文之謚矣

令尹子文章

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皆是以德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當理而無私心者乃可以當之顏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便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爲仁乎

季文子章集註

饒雙峰講義　卷之四　論語二　三

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

此條纂疏亦稱愚謂思以前作思時思以後無以字是其小異者

其愚不可及也

他人沉晦以爲愚不過求以免患決不能不避艱險縱能不避艱險亦未必能保身濟君此武子所以爲不可及也

微生高二章

此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但微生高是無心失

理之過左邱明所恥是有心悖理之惡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邱明所恥（一無二字）是要人表裏如一書曰何憂乎巧言令色孔壬匿怨友其人卽所謂孔壬者也在虞廷則於政事憂有此等人在孔門則於心術恥如此等人

居敬而行簡節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仲弓之在聖門以德行稱者也夫子許之以可使南面是以其有人君之德而然也仲弓聞夫子之許已而未知其所以

許之之意安在於是卽其氣象之類已如子桑伯子者以爲問夫子以其可也簡許之而又曰居敬而行簡毋乃大簡乎其意以爲簡出於敬則其簡爲有本而每事順理而要直謂之可也固宜簡出於簡則其簡爲無本而遇事不免率意而疎略無乃簡之過乎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蓋他日嘗問仁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仲弓之資而無仲弓之學者也大簡之失不亦宜乎

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己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

居敬則心至自簡註

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

不遷怒不貳過

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

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註

道者方法之謂言顏子所學是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得其道皆是此意

約其情至得其道也

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的四勿便是約底工夫禮便是中底準則能約其

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情得其養而不鑿

山川其舍諸

山川諸侯所祭不言天地宗廟恐亦是可使南面之意也

季康子問仲由章

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爲迂是不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闕使其從政必不肯爲季氏聚斂爲衛輒死難

昔受學於至何事 賢哉章註

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憂貧賤今孔顏之樂不在於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而乃在於疏食飲水曲肱而枕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之際夫疏水曲肱簞瓢陋巷豈可樂之事哉是其爲樂固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云要必超乎二者之外而別有所謂樂也謂之亦在其中者言雖當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亦未嘗不在於此謂之不改其樂者言雖處如是之地而吾之所樂亦不以此而改爾非謂疏水曲肱簞食陋巷之爲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其所樂者何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發人之意深矣

學者但當從事於至之誨 賢哉章註

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

力不足者至女畫

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勝人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匱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嘗用力

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

子謂子夏章集註

此是就儒身上說若殖貨利則全是小人不得謂之儒矣

持身以滅明爲法四句 澹臺章註

持身者不以苟賤爲羞則枉己徇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爲邪媚所惑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

孟之反不伐

芸如伐木之伐凡人矜誇其能者乃所以自戕其能也故謂之伐
人所以矜伐只爲好勝之心蔽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著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捺伏此心則私意消而天理明便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伐哉上蔡平時用力去箇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

上蔡郎謝氏說詳集註

不有祝鮀章

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

由戶章

何字中有深意

罔之生也幸而免

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

知之者章

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是知之者誠意如好好色是好之者誠意而心正身脩則心廣體胖而樂矣南軒所謂知而不能好四句正是發明此意

中人以下二句

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

務民之義二句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爲善去惡人事所宜也不務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

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智也

非體仁知　至　容之　知者樂節註

體仁智是以身體之如君子體仁之體夫子體仁知之深者

齊一變章集註

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仁假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爲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

君子博學章

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功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爲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

按語類云若自此做工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此

雙峰之說之所本也

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爲開合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爲二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汎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乎兼盡也然君

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爲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爲用也然所以爲之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爲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爲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

子見南子章

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巽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

謂不合於禮二句註

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物當然之理

中庸之爲德也章

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上句有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爲德也四字只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敎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此道是以

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者此章是夫子本語彼章是子思檃括語

竊比於我老彭

我老彭者老彭殷大夫而夫子亦殷人也故謂殷爲我

述而不作章註

春秋雖因魯史而修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爲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之賞罰也此

者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爲之故雖述而實作集大成
有詳見孟子集註書述政事詩道性情禮以正行樂
以養德各是一事如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
之如樂之集衆小成而爲大成

默而識之

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爲身
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心
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

志於道章

志道如人行路據德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
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却安居了游藝是出游
之義如人居家有時出游也

據如據案以手據之雖略有憑藉猶未十分安穩依
如靠背然全身靠在上面方謂有所倚賴

須是游於藝游從別處去則出乎道德仁之外而爲
放心矣

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註

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於
心者前篇是泛釋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下不失是不
失於已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道上
來故云行道而有得

按得於心而不失謂前爲政以德章註胡雲峰所
稱朱子晚年定本也若今所行本則亦謂行道而
有得於心唯纂疏集編等書作得於心而不失

不憤不啟二句

啟如啟戶略開之也發如弩之張而爲之發其機

暴虎節

子路未暴虎馮河夫子姑抑而教之

若有欲心三句註

用之不行是好遯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
兩樣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

求仁而得仁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而爲不忍之心若伯夷
以父命爲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爲重是不
忍先其兄若輒之拒蒯聵則是忍於抗其父矣所以

集註既曰合乎天理之正而又曰卽乎人心之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

皆求所以合乎至之安註

兼此兩句方說得仁字盡

飯疏食章

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處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處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

學易章

詩書執禮皆是人做底若易則是性命之原天下義理皆從此出須是學到這裏方始識得詩書禮樂之所以然而縱橫泛應無毫釐之差可以無過

執禮

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自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

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女奚節註

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

此條纂疏亦稱愚謂相反下有如陰陽寒暑然六字無二便字所以自然學之不厭句及全體說憤樂以下俱無

生知章

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以求之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

鬼神造化之迹子不語章註

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也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

三人行章

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有

吾有不善則亦有從有改亦是有我師此則言外意故旨 軒張氏云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

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敎註無隱章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嘗說與人只四時行百物生處無非天理卽此而觀卽天之所以爲天者可識矣

四教章

聖人施敎之序且先使學者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

以文既曉得義理然後可以使之修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面行底外面能行方可責其裏面誠若外面顯見處尙未能行況裏面隱微之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知仁勇而後終之以誠亦是此意

敎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註

敎以學文修行知行當俱盡也敎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

聖人吾不得章

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恆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爲君子次乎善人者爲有恆

知之次也

有格物之知有聞見之知故有知之至與知之次不同

仁遠乎哉章

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

子與人歌章

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

躬行君子

身行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爲君子之德矣

若聖與仁章

仁人心也仁字只性言若聖與仁三月不違仁不知其仁仁字以德言又以盡性言

爲之以學不厭誨不倦爲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曰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

亦不敢當此當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
等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不厭不倦非不誠無息純亦不已者不能所以難學

誄曰禱爾至神祇

誄如哀公誄孔子是也古誄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
時禱爾於神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之辭也

子溫章集註

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

而言

此條纂疏亦稱愚謂而末多所以言全體渾然於
陰陽合德之上十四字

饒雙峰講義卷之四終

饒雙峰講義卷之五

同邑後學王朝榘中立述
裔孫饒廷杰之彩校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論語三

泰伯章

泰伯逃以成父之志所以上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爲
他日開拯民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
文王生於祖甲之三十一年武王後文王二十年生

商道始衰時二聖人已生矣

恭而無禮章

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是之謂勞謹而過則畏
首畏尾者有之是之謂葸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
之是之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之謂絞
四德以得中爲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
故有弊

犯而不校

仁者之心視人猶己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

才校則直在已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徧覆之意

謝氏曰不知至能也 以能章註

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言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氏說以包之

託孤章集註

旣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所重在於節也

此條纂疏亦稱愚謂旣以上有集註二字才下有

與字復上有而字說下無者字以所作蓋其在下無於字

民可使由章

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使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爲是暴爲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

好勇疾貧章

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爲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力不能誅而徒疾之使無所容身則有亂而已 一作致亂必矣 大學所謂屛諸四夷是力能誅則誅之如舜之竄四凶是也雖欲爲亂何自而爲亂乎

危邦不入節

危亂不入不居尙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

邦有道貧節

邦有道而貧賤是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

不在其位章

此章若論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謀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則不謀公卿之政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爲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之事卿大夫不可侵士之官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以侵右右不可以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蓋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大哉堯章

天之巍巍以形體言惟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

按以形體言句稍泥故義門已山俱不之從

子罕言章

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聖人或常言或不言或

罕言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

達巷黨人節

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爲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以大在於道全德備耳

子聞之節

六藝禮樂爲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卑者御又最卑

麻冕章

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此段不可把作文字說乃是教人處事之法

細密難成註

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

拜下節

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於堂上故孔

子云然人以爲諂想是此類

子絕四章

天地間好底也是四件惡底也是四件如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意必固我詖淫邪遁之類皆然

意必固我之病非特衆人有雖賢者亦不能免非特賢者有之雖大賢亦不能免如伯夷之清專於清上起意柳下惠之和專於和上起意伊尹之任專於任上起意皆未免有意才有意便有固必及其終也伯夷只成得一箇清柳下惠只成得一箇和伊尹只成

得一箇任此是成於我

天之將喪節

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

按新莽云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卽雙峰所謂妄

問孔子兩言其如予何一言其如命何如何分別曰

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予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可必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如答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爲竭

子見齊衰章集註

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試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僞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未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顏淵喟然節

顏子之於聖人仰之轉見高要去用功學他又無門路可入方其仰而視之則聖人之道又在前而不可及才着意去求則又過了而聖人之道反在後

言夫子之道雖高妙註

高說彌高彌堅妙說在前在後

夫子循循節

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後約我以禮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由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

欲罷節集註

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末之高遠故集註引吳氏之說以明之

不怠所從是救一作發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一句言不

是恁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

雅頌各得其所

雅頌不特詩不同音律亦不同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豳風亦曰豳雅亦曰豳頌蓋一詩而備三體春秋時詩與音律皆亂夫子叙而正之使雅自爲雅頌自爲頌故曰各得其所

雅頌是古之樂章

出則事公卿章

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期功緦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止不爲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爲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川上章集註

問逝訓往集註却說往者過來者續何哉（一無何哉二字有似多了來者五字）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者是前面已去底來者是後面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川流之往是天之於穆不已處聖人之往是聖人純亦不已處君子之往是君子之自強不息處皆所以對越上天也

與道爲體者道無體之可見自天運不已至物生不窮皆是爲道做出箇體來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德天理之公好色人欲之私人於人欲反眞心好之於天理却未必眞心好之此章與大學如好好色

如惡惡臭皆是言誠

不惰章集註

時雨謂及時之雨也萬物正要這雨却得這雨來滋潤孟子所謂時雨化之者正指顏子而言顏子天資高明純粹才聞夫子之誨便自入耳着心夫子非私於顏子羣弟子皆聞其言但資質不及所以難入集註云心解力行者惟其心解所以能力行解者散也渙然冰釋之意夫子稱顏子所以勵羣弟子也

此條與纂疏所稱愚謂語意亦多同而位置各異

此多孟子所謂至力行者六十字及夫子稱顏子所以勵羣弟子也二句彼於滋潤下增自然發榮滋長六字

後生章

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絶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說他不足畏便休

此段亦與纂疏所稱愚謂同而此較詳且多末一句

三軍章

三軍七千五百人有七千五百箇心匹夫只是一箇心若三軍離心離德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

歲寒章

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彫必有松柏之操然後不爲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爲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

臨利害以下與纂疏所稱愚謂同惟是字上有此字件作事

與與如也

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却皆從容中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不忘君之意踧踖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疎愛有餘而敬不足則褻聖人兩皆具足蓋莫非中和氣象

揖所以立節

行禮之日賓至於大門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所以不用命數之全者禮下於賓以示謙也每擯相去三丈六尺其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

立不中門

中門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

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
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當
根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盖避君出入處也行旣不
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

過位節集註

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
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

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門外諸侯
內屏其屏在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

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同耳

問屏制何如曰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也

私覿節註

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
事不知晁氏何据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
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 紺緅節註

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緆緣古註誤以緆
爲緅疑當闕

非帷裳節註

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
縫齊倍要之語

不得其醬不食

當看其字是指其所食之物而言醬之爲品非一
周禮膳夫醬百有二十甕飲食各有所宜如食魚膾
則宜用芥醬食濡魚則宜用卵醬食麋腥濡雞濡鼈
則用醢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
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

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

按有害之說雖非註義玩亦必二字固本註義而
極論之也

君賜食節

君賜腥固當熟而薦之君賜熟亦當先以奉親夫子
先嘗已孤故也

疾君視節

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
禮

山梁節

山梁是山脊之隆起如梁之狀者山之高處也雌雉陰類也以雌雉而居山梁飛啄自如猶小人而在高位得行其志時實使之然也夫子因見而有所感故發此歎子路不達其意乃取而供之夫子以其非已意故不食而起猶三嗅者聖人寬洪容與不直拒人也上言色舉翔集以喩君子之去就此語以喩小人之得時故門人以類記云

先進章

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爲崇質在理則爲適中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德行節註

聖人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大綱領如大學之教人人皆要從此入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之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之言文學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脩身從本領上做將來

白圭章集註

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爲表而行爲裏行爲實而言爲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形戮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殂豈容苟免哉

問事鬼神章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一作會)事奉得死後如何會奉事未知生焉知死者死生只是一箇來去底道理未識得來處如何識

得他去處

子樂

問於行行者有何樂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爲或是曰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文解後面却說破

長府章

觀此章可見閔子誾誾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之意也繼之

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其不可回者矣此誇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衆人或能言之聖人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所言之當於事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孰賢節集註

覩答問交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爲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敎而謹守之覩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之不廣

一作狹隘

柴也愚章

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功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功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

首四句趙氏纂疏亦以爲愚謂

庶乎章

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爲對此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爲對此用心之異也顏子所以近道者以其能不以貧富累其心也子貢則不免貧富累心故去道爲遠僅能億則屢中而已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

不踐迹二句

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處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而不能進於聖賢處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質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色莊者乎

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者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而言者如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如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如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如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卽所謂色取仁也

恩義兼盡　顏淵後節註

孔之於顏敎愛兩極其至義雖師生恩猶父子所以
爲恩義兼盡

饒雙峰講義卷之五終

饒雙峰講義卷之六

同邑後學王朝榘述
裔孫饒廷杰中立
之彩校

論語四

一日克己復禮

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爲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己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耶曰爲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

非禮勿視四句

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禮顏子所克之己私只是微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

微過難見也

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略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仲弓問仁章集註

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功之要

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之恕矣

言由其平日所爲至自無憂懼內省不疚註

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

君子敬而節集註

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爲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爲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

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是親若推其原則人之父母又只共一箇天地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兄弟爲有限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間皆兄弟也此意豈

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弟其情安能及得自己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圓則活滯則死凡圓底便活方底便不動

子張問明章

浸潤者逐漸一句深一句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迫切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要詳覺與詳是兩事集註總以察字包之

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註

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

詞子張想是易疑易信底人易疑生譖易信生愬

子貢問政章

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盜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爲政常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物故無時而可去

棘子成章

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

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爲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爲本文爲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輕重故集註謂棘子成子貢胥失之

故征斂無藝至上下困矣百姓足節註

用度無經則上困征斂無藝則下困

子張問崇德節集註

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爲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從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

愛之欲其生節

問辨惑何不教以辨之之方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卽所謂辨也

公曰善哉節集註

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

道也

子張問政章

此論爲政之心不說爲政之條目若爲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

尊五美屛四惡其爲政之條目乎此雙峰所以云熟講而知之也

是聞也二句

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自信已

質直而好義三句

質直是忠信底人固難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一作質直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居人之上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

色取仁而行違

色取之色與上觀色之色不同觀色之色指顏色而言色取之色說得闊凡發出外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已見於外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

居之不疑

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

先事節集註

集註云樊遲麤鄙近利近利則有計較之心有計較之心則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已而常責人麤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愛人章

樊遲問仁智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串說仁智

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智曰舉直錯諸枉雖是歸重在智然此心所以舉直錯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心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者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衆之謂

此章愛人知人是仁智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爲直處

子貢問友章

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盡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

子路問政節集註

集註以先之爲先其行勞之爲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末農畝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

無倦

大凡事使人爲之則易身親爲之則憚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已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況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

焉知賢才節

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心廣大仲弓以自己聰明爲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

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蓋好德人有同心推賢人盡響應俊乂可以咸登羣策可以畢舉豈必士盡我知恩自我出耶嗚呼大矣

必也正名乎

夫子所謂必正名是事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大條件然不可專指此大凡一事才不正名便開口有些說不去了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

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四句 故君子節註

集註引胡氏之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爲萬世綱常作主亂臣賊子知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眞欲行此須是孔子爲衞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爲之則可

請學稼章

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爲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

誦詩章

詩之作本乎人情人情有好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之於心施

之於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婉曲諷喩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國君之命措辭最爲難事才委靡則流於削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使於四方而能善其辭令婉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尙辭命故夫子併指此爲讀詩之驗

問專對曰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對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

違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致用（一作要得恁地）但
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致用效驗以訓用爲字只
語助辭

其身正章

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適衞章集註

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
里是所居之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是
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有穀粟則不飢有布帛則不

寒二者富之之道
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
是富之之源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
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非藏富
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
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
導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
兩相因皆不可廢

善人爲邦章

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
大罪可以不用大辟之刑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
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
勝殺可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善人力
量其極功只到此地以上更去不得

按雙峰此條俱就集註尹氏說體出但味誠哉是
言句則所謂微寓不足似未能必等語於神氣終
覺弗愜閱者詳之

必世而後仁

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
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須是漸民以
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和民以樂使其化熏蒸透徹
融液周遍以至於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
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
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
頑猶未卽格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旣格
然後東西朔南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
仁

苟正其身節

從政與爲政不同爲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爲大夫發也

定公問一言章

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子高底謂一言而便能興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亦不可謂一言而便能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喪邦亦不可又如惟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剤量不令分毫有偏

莒父章

見小與欲速相因才要欲速便是只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胷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

父爲子隱三句

父子主恩於理亦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只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人情天理兩有所乖何取其爲直集註順理爲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

居處恭章

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於容貌上着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事便鹵莽所以着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僞所以着箇忠

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心而無所欺僞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

仁便無間斷

樊遲問仁者三四句註

卽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於愛人底事則又是恭敬忠上發出來

行己有恥四句

有恥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宗族稱孝二句

行己有恥是事事不肯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

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爲士之次

不得中行章

狂狷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有進取之志狷者不爲非理之事雖有病處亦有好處尚可教以中道若徒謹厚者只是怕事庶人雖不爲惡亦不足與爲善反不若狂狷之可取也

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註

行不掩非是全然行不顧言猶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這五七分盖那十分不過爾

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註

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爲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企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

於過處四語與纂疏所稱愚謂同而彼特倒置

或承之羞

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子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和同章

論語中說小人有數樣硜硜然小人哉是以其器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哉樊須也是以其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無爲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此是儒者中之小人至於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泰同而不和與夫窮斯濫長戚戚之類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把他對君子反說

鄉人皆好章

子貢之問以爲賢者必爲鄉人之所好今鄉人皆好還可以爲賢乎夫子見有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下色媚世以取譽者故謂鄉人皆好未可遽以爲賢子貢又問如此則鄉人皆惡之還可以爲賢乎夫子又見有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爲鄉人所不齒者亦豈可以鄉人皆惡而遽謂之賢乎若鄉人之善者皆好之則以類從類不善者皆惡之則其志行不苟同於流俗可以見其必爲賢者而無疑也

君子易事章

說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是難事

切偲章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只是一句此是總言士之爲士其氣象當如此若分別其義則切切偲偲見於處朋友怡怡見於處兄弟

善人教民章

善人卽善人爲邦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是專教之戰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

教之務農則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卽戎之本也亦可者僅可之辭

皆當思其作爲如何註

欲論其作爲只前面說底便是期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教化浹洽此是聖人作爲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卽戎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間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爲久近之效

饒雙峯講義卷之六終

饒雙峯講義卷之七

同邑後學王朝渠中立述

裔孫饒廷杰之彩校

論語五

憲之狷介問恥章註

狷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

克伐怨欲章

克伐二者只是一箇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箇病四

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大病根又在一箇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

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註

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然則二者如何用功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觀一作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

邦有道危言章

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

不變言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有德者章

問德與仁如何分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爲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爲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

南宮适章

此章意味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奡比之夫子有德而

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子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到這裏直是難答蓋其以禹稷比已已是難說了又以羿奡比三家愈難答适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歎美之

趙氏纂疏取權力二字二句及适是孟懿子之兄四句冠以愚謂。按專指三家自不若集註權力爲渾括

君子而不仁章

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義理然或少有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爲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爲命章

命是使者傳命非如今人寫將去鄭國凡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裨諶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官熟於應對

故又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凡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衆人草創討論修飾都了却來潤色之合此四人之長則全美矣

裨諶以下纂疏亦以爲愚謂而字句特簡

問管仲節

此篇凡說管仲夫子必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抑之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註

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正當過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

貧而無怨章

問貧而無怨即貧而樂否曰能安於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修者不能及此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孟公綽章

公綽爲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爲趙魏老

滕薛國小政繁註

問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獻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爲如此曰上無王綱大陵小強役弱故至此

成人章

武仲之智僅能料度事宜而未足以窮理

文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底四件都是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

有是忠信之實註

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

夫子時然六句

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

臧武仲以防章

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

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爲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爲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爲春秋誅意之法也

桓公殺公子糾

春秋於糾上一有子字一無子字何也曰始焉以其納得不是故去子以明不當納終焉以其殺得不是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可以爲文矣

今之所謂謚法未必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傅會之如錫氏爵仿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葢謂文子所爲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謚矣非指此爲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亞是說所以爲文之義

仲叔圉節

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鄰國而不至於敵讎招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靜嘉牲牷肥腯而神

人胥悅九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要務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

勿欺也而犯之

事君以不欺爲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貨好色却諫其君勿令好貨好色這便是欺

古之學者章

此章當看二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者之用心不同古今二字有不勝升降之感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已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穀則非爲已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

蘧伯玉章

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意味深長學者常存此心乃進德之本也

按莊周稱 至六十化註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葢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上章爲謀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之位又說得闊如爲人子則思孝爲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乎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過其行與恥其言對謂行當過於其言如云說七分而行十分相似

不逆詐章

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

微生畝章

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畝以退隱爲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以

天下得所爲極致仕止久速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而常以生物爲心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

如鳥之棲木而不去句纂疏以爲愚謂

驥不稱其力章

驥字當絕句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

驥所謂德者亦在力處見之善用其力便是德若單指調良則凡馬所有又不足稱矣

或曰以德章

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是不欲與人結怨而已

以德報怨說殺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中間有涵蓄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學者玩味其意觸類而長則可爲處事之權衡矣

子擊磬章

聖人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有陽荷蕢之徒見得一邊遺了一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矣

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耶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

禮達而分定上好禮章註

問禮何以使之達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

則天地自位四句 修己章註

問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安百姓矣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一事初無大小若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

夷蹲踞也 原壤章註

蹲踞鴟鳥好蹲故謂之蹲鴟又或謂之鴟夷夷即蹲也

此亦與纂疏所稱愚謂同

問陳章

禮有大於俎豆者夫子且自謙讓說其小者也蓋靈公以軍陳爲問故夫子以禮器爲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固守其窮似下君子一等矣

當夫子去國挈家在衞所以雖適他國又復反衞觀子思之母嫁於衞可知

聖人當行四句 註

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絶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

由知德章

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蓋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則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爲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而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有諸已所以纔絶糧便愠見

無爲而治章集註

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

言忠信

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

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

行篤敬

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

子張書諸紳

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宏之類可見

志士章

仁人與仁爲一仁爲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但有志

於爲仁者仁人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爲之比干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

行夏之時

問春秋書春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爲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諸侯干王制者則誅之所以尊周也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又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

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

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　註

問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爲定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影都用日中

法外意也　放鄭聲節註

法外意者言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

遠慮章集註

蘇氏只說得地之遠近耳欠說得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方足

竊位章

或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一作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己曰恐有此等意思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比並便被他形出己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

不曰如之何章

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但兩如之何自是熟思審處然却要在義理上衡其是非可否不然如季文子之三思則是愼

而無禮了

言不及義二句

此雖兩事其實相因

君子義以爲質章

義以爲質而非禮行遜出則質而不文禮行遜出而不成之以信則文勝而滅質皆非君子之道

當然處是義質是箇坏朴子君子以義作箇坏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布教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無圭角然旣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眞故又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

病無能章

問旣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曰若自以爲有能則不足以爲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

君子疾没世章

此章不言生前而言没世何也蓋棺萬事乃定生前或可干譽求名如道古今而與盛德者没世却粧點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没

後有名可稱則是眞有善可知（一作眞有名矣）大學之没世不忘亦此意

有一言章

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前子貢於事上學得多欲知博中之約故發此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

斯民也節

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己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

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眞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爲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眞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民爲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爲後世枉道之民也

衆惡章集註

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可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反或以爲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

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齊人皆以爲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是衆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孟子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衆惡必察處

人能章

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道則際天蟠地何待人宏

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宏道

吾嘗終日章

夫子不曾教人莫思只要學了方思所以中庸愼思在博學審問之後

君子謀道章

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到不憂貧地位也是難事學者縱未能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之胸中久久自別

知及之章

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涖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

君子不可小知章

君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人

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爲於小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以一槩論君子亦有等降但其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爲君子

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

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集註釋後獲之後謂不計其效蓋爲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疏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

周任節

冉有與謀子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顚故持之使不至顚顚則旣踣須扶起之

蓋均無貧三句

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爲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少不見其爲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或曰顓臾旣在邦域之中如何謂之遠人曰遠人不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侯之上夫子以顓臾對下蕭牆而言則蕭牆爲近而顓臾爲遠也其爲遠人可知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俱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則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

祿之去公室章

此章大意正接上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

益者三友章

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却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舉三者爲勸又舉三者爲戒

益者三樂章

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

退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閒便得性情之正一分過不得一分不及不得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敎他過亦不敎他不及

驕樂是奢侈如峻宇雕牆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

三戒章

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魂魄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便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

生而知之章

生知學知困知屬天資學不學屬人事葢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民斯爲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葢困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悱奮發轉來爲學如此尚可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出輸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

九思章

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上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閒視聽向前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疑忿本無二字得又是就事上指此三件說三者之中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行

饒雙峰講義卷之七終

饒雙峰講義卷之八

同邑後學王朝渠中立述
裔孫饒廷杰之彩校

論語六

性相近章

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之性朱子以爲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固不可便指爲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爲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爲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指氣質而言也

固不可便指四句纂疏亦取爲已說

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

唯上知章

性相近是說性上知下愚是說才善惡性也知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之等級不同有相去甚懸絕者才旣懸絕則性亦非習之所能移矣

不移不是不可移是不肯移耳善底性不肯移而爲惡惡底性不肯移而爲善肯不肯雖屬心其所以肯不肯者則才實爲之也

君子學道二句

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畎畝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

弦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叉弦歌是樂集註如何添禮字說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纔教便兼詩書禮樂不應只教以弦歌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爲教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聞弦歌便知其以禮樂爲教學詩書禮樂卽是學道

吾其爲東周乎

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爲東周夫子必告以爲之之道如問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夫子便教

以正名今聖人不會說出難爲臆度

子張問仁章集註

朱子以心存理得爲仁是指能行五者而言南軒以公平周徧爲仁是兼行於天下而言二者互相備必心存理得始能公平周徧

南軒於五者以恭爲本亦猶胡氏釋道千乘之國章謂五者以敬爲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存然後理得故能行下四者

吾豈匏瓜節

植物之不能飲食不特匏瓜爲然不食疑只是不爲人所食如碩果不食井渫不食是也盖匏瓜之苦者人不食但可蓄之以爲壺如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註者謂但可爲壺以涉水是也又如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即是匏瓜繫於栗薪之上繫而不食譬如人之空老而不爲世用者也聖人道濟天下其心豈欲如是哉

好仁不好學節

學所以明理如好仁底學便知得義有箇裁制好勇底學便知得禮有箇節文

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事如尾生之信是自賊其身者也

勇屬氣用也剛屬質體也故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

狂躁率也註

躁率輕舉妄動之意

禮云章集註

程子朱子之言禮樂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人而不

仁如禮何章集註舉李氏人心亡亦是就人心上說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首三句亦與纂疏所稱愚謂相類而彼無如人而不仁以下數語

色厲章

色不止於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論篤爲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柔弱譬如穿窬之人日間顯顯處與平人無異而夜間幽暗處則爲盜

鄉原章

一鄉有君子有小人鄉原都要他說好同流合汚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他好人見以此得名都去學他最敗風俗故曰德之賊上章言盜盜猶畏人之知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

道聽章

或問上章言德之賊此章言德之棄語意相似承曰是如此但兩德字來歷不同上章所謂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有所聞於人而不

能蓄之以爲己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似德而非德以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所得於天卽仁義禮智之謂

三疾章

論語中說古今處皆是歎今之不如古狂肆矜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爲惡不止於疾矣

首十五字纂疏亦以爲已說

惡紫章

紫以閒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爲二者所勝古人元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爲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況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爲利口者所惑耶

予欲無言章

予欲無言聖人是要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

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把作實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

鑽燧改火

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楡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柞楢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

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況水火乃天地開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爲水災火失其性則爲火災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爟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陰陽和萬物育纂疏所稱愚謂亦自此條摘出

飽食章

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曰靜坐時須心主於敬卽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於敬亦

靜坐不得心是箇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聖人說難矣哉意甚該涵（一作所該甚廣）

惡勇二句

問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別曰果敢卽前章之剛果敢屬性質勇屬氣血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

年四十章

古人多說四十如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而無聞之類葢至是血氣極盛而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勉（一作痛）自警省也

三仁章

前三句門人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爲提頭然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箕子又勉其去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顚隮則微子之出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疾已甚故竟殺

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也或問據史記殷本紀以爲箕子之奴在比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爲正

故不咈乎愛之理 註

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此則云不咈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葢合字卽字是順說不咈則似有所咈而實無所咈且如微子是紂之庶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又苦諫而

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國憂君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咈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

柳下惠爲士師章

柳下惠謂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便歷聘侯國何嘗謂天下爲無可有爲之人但惠辭氣雍容而不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

以爲聖人之和也胡泳嘗云蚳鼃辭靈邱而請士師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惠三爲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想因諫諍刑罰不中而然

女樂章

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郊又不致膰肉故因此微過遂不稅冕而行

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必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必專獻於桓子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桓子想是他既自受又爲定公受之

女樂亦說得不一一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往觀之三日不朝一說召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這兩說不同然無可考訂處未詳孰是

鳳有道二句 楚狂章註

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卽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不是有種之物唯是聖人在上天地太和所以元氣之會種爲麟鳳如鷄生鶴馬生龍駒之類

耦並耕也 註

兩耜同隊而耕謂之並耕

而誰以易之

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易不善爲善之人也

荷蓧章

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

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道義只是一

般但道指全體而言義指一事而言如父子親君臣義至朋友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共由此言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世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

勉齋云列接輿以下三章云云此段發集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他才見世亂便以避世爲高是甚留次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

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眞名言

隱者爲高四句 註

爲是作爲之爲隱者專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長往而不返仕者專要做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止也爲高者絕物忘世爲通者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

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 註

決如決水壞了隄防便走了水性原於命發而爲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皆是天理發見出來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爲外物所移貪溺於富貴必是壞了性所發爲四端之情如決去水之隄防如何留得水住

謂柳下惠節

降志辱身行似卑汚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

身中淸二句

中淸中權是合道理底淸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

無可無不可

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前兩章有必仕之意可以見聖人之有心此一章有不必仕之意可以見聖人之無心

伯夷叔齊 至 高與 註

夷齊遜世離羣與沮溺之徒不同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不是全然忘世底人

太師摯章

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春秋之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都不可用是以皆散之四方

周公謂魯公章

前章蹈河蹈海是魯之末世事此章是魯之初立國時事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末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

八士章

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

士見危章

子夏賢賢章是揀許多大底說子張此章是揀許多難底說

子夏之言有弊先儒論之已詳子張言其可已矣而朱子以庶乎其可少抑之微意亦可見也

執德章

執德宏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宏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不足以為世重無之不足以為輕如此說方透

博學而篤志章

志字要黏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方不流於虛遠看兩箇而字形容得兩截分曉

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泛

濫而不着已如何可至於仁

三變章

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

厲者辭之確 註

問厲只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

君子信而章集註

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爲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以誠意孚亦安有以爲厲謗者乎

大德章

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己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

一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缺如何聽他出入得

當洒掃章

子游以正心誠意爲本洒掃應對爲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以洒掃應對及入大學却教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之子游欲人於根本上做來則末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大小學滚作一事非也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教但只言事而不及理則小學大學分爲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方以理爲本事爲末謂事有大小精粗而理無大小精粗小學未能窮理而慎獨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至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齒漸長知識既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慎獨以誠其意前日之習洒掃應對者即爲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義入神實不離乎洒掃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爲本程子以已然者爲末理之所以然者爲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之

仕而優則學

仕優則學蓋已方仕不成廢了王事且去讀書

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恐人事末忘本姑爲之抑揚耳

吾友張也章集註

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解未仁少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少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

纂疏所稱愚謂亦與此條相出入

曾子曰吾聞二章

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曾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稱愚聞之師曰亦如此

必也親喪乎

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一本作在此無所字）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其不改父至能也

夫子以莊子之不改父臣父政爲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其不改其父道之善處

紂之不善章

子貢非爲紂分疏其意在下兩句

君子之過章

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惹絆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

文武之道節

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何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曰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要之道非文武之所得專文武之道卽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卽文武之道

文武之道所以未墜於地者以其在人故耳惟是此道在人故賢者記得其大者不賢者記得其小者不賢者指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

夫子之牆節

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

堯曰章

通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是兼政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衆聖相承只

是一中字前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原下面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

允執其中

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有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如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死殺

曰予小子節

湯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

周有大賚五節

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實

善人是富

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賚施之也

謹權量二節

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繫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當今苗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可否因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之卽此便是審處修廢官亦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改正興滅繼絕只是一事黃帝堯舜禹湯皆有功德於民今其子孫未有國如何不繼

令其絕後得逸民是有德而隱者故合當教他有祿民心皆欲得其如此而我則與之繼之舉之此其所以歸心

何謂四惡節

要行一事須豫先告戒使遵守而後可若不先告戒猝然要責他成就豈不是暴慢令於先一時却要迫之是誤而賊之也當與而吝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

饒雙峰講義卷之八終

饒雙峰講義卷之九

同邑後學王朝璩述

裔孫饒廷杰中文校
之彩

中庸上

序文

朱子大學中庸序文皆說曾氏之傳得其宗大學之宗在首章中庸之宗在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以中庸爲準的然却要明而誠之中庸是道明誠是學精即明一即誠

總論

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末章是一節第一節說中和第二節說中庸第三節說費隱第四節說誠第五節說大德小德第六節復申首節之意要之中間却是兩次開闔自中和而中庸以至費隱是開說自費隱而誠是收斂說自誠而推至道至德又是放之以至於極自至道至德而歸之無聲無臭又是斂之以至於極

天命節

性道教道字重中庸一書大抵是說道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則謂之道修此道而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是提起道字說以此見重在道字

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爲訓道字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以爲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卑則滯於形器以爲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首揭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循性之謂也

修道之謂教若五典三物與夫小學大學之法脩裁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爲品節也

道也者節章句

子思云道也者提起道字見得下面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見與顯皆是此道

不可須臾離只是說無時不然至費隱章鳶飛魚躍方有無物不有底意思章句是攙先說了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覩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閒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自所睹以至於所不睹自所聞以至於所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

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二字之意

子思不說未睹未聞而曰不睹不聞不字與未字不同未睹未聞是指事未至之前而言不睹不聞是指事已往之後而言指事未至之前而言是由靜處說向動處去指事已往之後而言是由動處說入靜處來君子於日用應事接物之際隨處操存到得事物既往若無所用其戒懼之心猶不敢忘是用工最密處章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當觀常字亦字見得動處做工夫到靜時亦不敢忽也

莫見乎隱節

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幾既露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掩昭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

不睹是意未萌時不聞是言未發時意未萌時自家亦無所見言未發時自家亦無所聞到意已萌言已

發時人雖不見而已所獨見人雖不聞而已所獨聞故於此必慎其獨以此觀之不睹不聞與獨睹獨聞皆指裏面底說朱子敬齋箴其說亦然防意如城是戒懼於意未萌之時守口如瓶是恐懼於言未發之時

戒慎恐懼便是慎獨之慎詳言之則曰戒慎恐懼約言之只是慎之一字

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省

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
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
中庸言戒懼不聞不睹與慎其獨大學只言慎其獨
不言戒懼不睹不聞初學之士且令於動處做工夫

喜怒哀樂節

四者件件中節方可謂之和譬之四時春溫而夏熱
秋凉而冬寒方可謂之和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
得謂之和矣節如竹節之節限止之義也喜怒哀樂
之發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以節言之

致中和節

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者是有此理也然其
所居之位有高下則其力之所及有廣狹如爲一家
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爲一國之主則
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爲天下之主則能使天
地位萬物育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此一家
之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
物育也一國亦然極其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
育始充其量譬如一日復禮天下歸仁使其如湯之
有七十里文王之有百里則其朝諸侯有天下也必
矣顏子居陋巷何緣能使天下歸之然當時同門之
人心悅誠服萬世之下皆崇仰之非天下歸仁而何
又如夫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其明道於萬
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卽位育之極功也

次言存養省察之要 章句

存養省察是四件存謂存其心養謂養其性省謂省
諸身察謂察於事嘗爲之箴存箴曰心本至靈放之
則昏敬以操之無適不存養箴曰性本天賦在得其

養根本常固萌蘖漸長省箴曰孰無過察疑誤貴在內
省時一警持邪僞斯屛察箴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精以察之無俾或戾

首章論聖人傳道立敎之原君子涵養性情之要以
爲一篇之綱領當爲第一大節

第二章

中庸之理卽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爲
能體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
中之用

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之作此書亦只爲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以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愼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

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立中庸使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乃變化氣質之方也

此章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後章又說用中言中而不及庸何也蓋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取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此兩句君子小人互說君子說時中便見小人不時中小人說無忌憚便見君子有忌憚

第三章

此章明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

民氣質自偏故鮮能

第四章

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爲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爲庸非有二也

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

又言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彼以夫婦一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

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而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都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歎行不是說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須要見得知行相因

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執其兩端二句
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類推執是執其中（一本作言）用亦是用其言也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博宏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此所以異於他人也

第七章
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

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
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上

第八章
拳拳服膺而不失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敢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着意去守這一善

第九章章句
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蓋六章曰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此是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

寬柔以教兩節
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者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陽亦然才說風氣是用了蓋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
一味含忍何以為強曰固是含忍然却以此勝人所

謂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着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節
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君子之強是要自勝其氣質之偏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而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郎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

第十一章

以上十章論道以中庸爲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
當爲第二大節

後世有述焉

後世有述不惟當世昧者惑之而已

君子遵道節

此知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
仁者也冉求自謂悅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
之所謂畫者

君子依乎節

旣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
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
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旣聖
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此章之義者止此　註

首章原天命之性以立言以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次
章而下則以君子小人知愚賢不肖南方北方相形
言之以氣質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也惟性無不
善無不中故前言戒懼愼獨者所以使人涵養其本
然之性情惟氣質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故後言
擇守矯強者所以使人變化其未純之氣質知仁勇
三者行乎存養省察之中則氣質之偏不能爲之累
而一動一靜之間始無適而不得其性情之正矣

第十二章

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
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
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
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

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
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邇道不遠
以極於達孝

前面許多說話都是說費如此則似乎人力安排越
外討來底不見得是天命之性所以說君子之道費
而隱費字是承前章中庸說隱字又引後章誠字說
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大先
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物峻
極於天而斂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

小也
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

詩云鳶飛節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

鳶飛魚躍這兩句眞是引得妙鳶魚是小底物飛躍

是大底物引此則見得滿天地間皆是此理語大語小皆在其中若以人來證也證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證之且如鳶魚何嘗有知識但飛則必戾於天躍則不離於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敎他要必有使之者須是於此默而識之

鳶魚說小底天淵說大底飛躍說活潑潑地底方其未飛未躍則道體無從可見及其既飛既躍而道體森然昭著此便與赤子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同孟子所謂躍如也

子思喫緊爲人處 註

問何如是喫緊爲人處曰以道體示人也觀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便須愼獨觀鳶魚飛躍而知費之有隱便須必有事而勿正 其意相似

第十三章

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如此費了恐人以闊遠求道故這裡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

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

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

施諸己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之道四一段是忠之事庸德是孝弟忠信之類庸言即所責乎子臣弟友之類此忠恕是夫子告曾子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信而已矣之意子思又得之曾子故子思於此發明之蓋忠恕二字說得闊做得徹便是一貫先言忠而後言恕於序固順然忠者恕之本先論其所

以及人者而後反之以責其所盡於已者語意尤爲有力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以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而反推之以至於誠身明善皆是此意

君子之道四一節夫子責已以勉人也前四段是責已庸德以下是勉人

道不遠人節

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衆人人之爲道之人

是指爲道之人

第十四章

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比身放開一步然位自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遠迤邐放或作施開去

素字當兩樣看上面素其位而行之素是活底言因其見在之位而行之如素履往是也下面素富貴等字是定體字素位而行即曾子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意見得子思得曾子之傳

素富貴節

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

或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下位以下只略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之事不常有之素夷狄是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

或問入字是入此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闊上四事特舉其概隨其所在而樂存焉

失諸正鵠

正乃是鳥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爲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爲的

第十五章

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三章皆近裏就實學者所當用功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闊只引詩與聖言來形容却是切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故能宜爾室家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故能樂爾妻帑室家宜妻帑樂皆

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
卽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第十六章

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

鬼神之爲德與中庸之爲德語意一般所謂德指鬼神而言

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卽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至費者豈非有至隱以爲之體乎是以形而下者之體用明形而上者之體用也子思以道體至微未易測識故以鬼神之事人所共知者曉人只是眼前道理讀者不可把做深遠看

鬼神之爲德節章句

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

視之二節

視不見聽不聞說鬼神之性體物而不可遺說情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一節說功效

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疑衍)見得他靈處

夫微之顯節

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爲自此以後言誠張本

也後章誠字卽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所以貫衆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

子思引此至明白而易曉者以告人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與(疑有脫誤)用費者如此

舜其大孝也與

舜之孝是充極一家者也武周之孝是放乎四海者也

故天之生物二節

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喩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斟酌曰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讓之順

饒雙峰講義卷之九終

饒雙峰講義卷之十

同邑後學王朝渠述
裔孫饒廷杰中立 之彩 校

中庸下

第十九章

以上八章自第十二章至此皆以道之費隱言當爲第三大節

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朞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爲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春秋脩其祖廟四句特費之小者至於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爲上則又親親長長貴貴尊賢慈幼逮賤之道此便是治天下之經敬其所尊敬也愛其所親仁也事死亡如事生存誠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

誠敬指心而言又是治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間而治
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示
諸掌乎豈非指費之大者而言歟

踐其位節

踐其位三句是善述事敬其所尊四句是善繼志所
尊謂祖考所親謂子孫臣庶事死如生謂居喪時事
事亡如存是葬祭時事孝之至與達孝一也自其盡
於己而言曰至孝自其稱於天下而言曰達孝

第二十章

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以不知天而止後皆子思
推衍教學者之辭其間項目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
而已始言政之擧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爲政之本推
之以至於脩道以仁所以明爲政之本在於仁也繼
言仁義之等殺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不脩身
推而至於不可不知天所以又明爲仁之端在於智
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葢爲下明善誠身張本明
善知也誠身仁也
前賢截從知天斷朱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
爲政相應前面說脩身親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
發明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三者爲綱目敬
大臣體羣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
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

故爲政在人節

上文人道敏政人字亦兼君臣此節人字專指臣身
字指君言道即達道仁是仁之全體包四德者觀章
句可見

仁者人也

人字之義極難訓但凡字須有對待即其所對之字
觀之其義可識此人字非對己之人非對物之人亦
非對天之人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人字正
與鬼字相對生則爲人死則爲鬼仁是生底道理所
以說人人若不仁便是自絕其生理

禮所生也

或問等殺由禮而生禮由等殺而生曰只云禮所生
而無由字則是等殺由禮而生也等殺是子禮是母
等殺者禮之所生猶言子者母之所生況等殺是人

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
豈有天理反因人事而生之理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節

問章首專歸重於仁而以人訓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又謂爲仁以智爲先何也曰義者仁之對有箇仁自然有義禮又節文斯二者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於事親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知者不能知故末句發兩知字

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曰天親親仁

也尊賢義也等殺禮也知天知也知天即是知上三者皆天理也

天下之達道節

天下之達道五便是脩身以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此節只添得箇勇字

或生而知之節

生知安行隱然之勇學知利行非勇不可到蓋困知勉行全是勇做出來章句既以其分言又以其等言頭緒未免太多

力行近乎仁

問此章以力行言仁前章服膺勿失又以守言仁何也曰守也屬行以擇爲智則當以守爲仁以知爲智則當以行爲仁各有所當問守與行如何屬仁曰仁者無私欲心無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今人行不去只是被私欲牽制守不住只是被私欲牽引耳

知恥近乎勇

困知勉行者以不及學知利行者爲恥學知利行者以不及生知安行者爲恥

來百工則財用足

財用是兩事字一作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爲備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推此一事便見農工相資則上下俱足

反諸身二句

前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

誠者天之道也節

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智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笑談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智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智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智而後仁以入德之序言也

博學之節

人言知之非艱行之維艱要之知最艱學問思辨四者方做得個知若知得却只消行去

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謹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思之所得又當明辨之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眞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謬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乎事爲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爲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

有弗學節

達道有五知此者曰知行此者曰仁勉於此者曰勇實知實行而知勉者曰誠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擇乎善所以求實知也篤行以固執之所以求實行也五弗措所以求實勉之也知之實行之實勉之實則達德之實體立而達道之實用行矣

五弗措皆爲困知勉行者設

擇善固執非勇不可且五弗措皆是勇故章句以擇執分屬焉

第二十一章

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

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向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爲二也到此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

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末合之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此下二章又分別天道人道到至誠無息章只說天道不說人道蓋人道至此與天道一

第二十二章

問知何盡人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

或問首章工夫甚密此章只是盡性功效然却推到贊化育參天地似大於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只是一般至誠盡性便是致中和贊化育參天地（一無此三字）便是天地位萬物育

第二十四章

聖人淸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

禎與妖衆人皆知之祥與孽是兆眹之微衆人安得而知之蓋衆人不誠故不知其所當知君子存誠僅知其所當知聖人至誠不特知衆人之所當知又知君子（一作衆人）之所未知

或問見乎蓍龜卜一事則可以知一事之吉凶亦恐非人所難知之事曰若只是卜一事而知一事此固易然有卜此事而他事亦見於此者則非衆人之所能知也

誠者自成節章句

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

按雙峰於章句最善發明若此等處非立異也意所未安弗苟附和斯之謂忠而非佞

誠者非自成已節

起頭說誠自成其下說成物起頭說道自道其下說合外內之道見得誠不但成已道不但自道又能成物而合外內之道也

智居仁先者以好學言入德之智也智居仁後者以成物言成德之智也

成已成物已與物雖有內外之殊而仁智之德則具
於已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爲一底道理

第二十六章

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聖
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

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劈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
之至前知知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推之
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已自歇了悠久字在
其中言積之久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

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達之盛而高
且明此推其無息之效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
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後悠久

前章論誠者之仁而即繼之以誠之者之仁言誠者
之智而即繼之以誠之者之智此章論誠者之勇而
下章不復以誠之者之勇言何也曰誠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若無以見其爲勇者故前章特以從容中
道言其勇此章特以悠久不息著其勇若夫誠之者
則非勉無以行非思無以知而所謂勇者已存乎思
勉之中故前章言其擇善固執此章（二字疑衍）言其由致
曲以進於有誠由其自成而推以成物皆舉仁與智
以見其非勇不能而不復別以勇言也說誠之之功
至此則人道已盡而其誠無息固將與天地爲一所
謂誠則明明則誠又奚可以差等言耶

上面久字是指誠而言便是在內下面悠久只指功
用而言博厚高明皆是見之於外見得悠久是指外
面底

或問悠遠何所指曰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亦只是

發出來底

博厚配地節

問此章以博厚居高明之前下章以持載居覆幬之
前何也曰博厚持載指仁而言高明覆幬指知而言
以入德言則知先乎仁以成德言則仁先乎知此博
厚持載之仁所以居高明覆幬之前也而悠久無疆
代明錯行又仁知之勇也

如此者節

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可以意曉無爲而成與

悠久無疆似不相貫然甚明白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爲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爲而成是各正性命

第二十七章

此章三節首言吾道之大而所以體之者在乎德次言德根於性而所以存養者在乎敬所以充積者在乎學末言道全德備則其所以施之於用者無適而不宜考之一篇之中其論學問之道綱目備而首尾

詳未有過於此章者也

大哉聖人之道

道卽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則不能知不能行也

洋洋乎節

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長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卽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卽理之所流行也峻極於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爲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卽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全體大用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

優優大哉節

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然三百三千雖以道之至小

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爲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太山之高以衆土之積也滄海之廣以衆流之會也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爲大之實哉此三百三千所以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

章句極於至大而無外卽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之意入於至小而無閒卽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之意

待其人而後行

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

故曰苟不至德節

德者得是道於已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爲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爲已有否則道自道已自已判然二物豈復爲吾用也哉

第二十八章

無德是愚無位是賤作禮樂是自用自專

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曰此章爲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末引孔子作箇樣子

此章雖說在下之人却兼說了在上之人底事下章雖說在上之人然辭婉意微不敢明言其有位而無德

今用之二句

或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今之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而無位不敢作禮樂也

第二十九章

呂氏以議禮制度謂之重可也考文獻而言一重也尊指位言二重也善以德言三重也夏商無徵孔子不尊時王有徵有尊矣未之善也君子之道而下是善

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蚤猶遽也

仲尼祖述節

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即所謂仲尼焉不學者也

辟如天地節

此言聖人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如天之無不覆幬謂包括得天下許多道理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運日月之互照然

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四時悠久之至也三者亦知仁勇之類

第三十一章

此章言小德即是費

章句以四者爲仁義禮智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智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智屬心睿則能思智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爲也知屬靜魄之爲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

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爲配對

第三十二章

此章言大德即是隱

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 註

譬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分而理之君仁於臣臣敬於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此是比而合之

夫焉有所倚

上章至聖從生知之知發出來猶是有所憑藉此章至誠本無聲臭果何所倚哉

肫肫其仁節

肫肫其仁如何以配經綸大經曰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爲人哉

上文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此則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天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

問性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而

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前章曰如天如淵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至此則曰其天其淵則聖人與天地爲一矣

苟不固節

固當爲固有之固即本來之義也書曰睿作聖故上文言睿此言聖亦有淺深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末言唯聖人能知之其以孔

子知堯舜而言歟

詩曰德輶 至 至矣

德輶如毛亦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足以形容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

饒雙峯講義卷之十終

饒雙峯講義卷之十一

同邑後學王朝榘述
裔孫饒廷杰中立
之彩校

孟子一

孟子見梁惠王二章

孟子之書句句是事實說箇仁義便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爲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之時日

害喪爲同樂事實

賢者亦樂此乎

賢者亦樂此不是矜誇他心裏亦說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慚孟子便說惟是賢者樂此出乎梁惠王之意外

詩云經始節

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民得所然後有此樂此

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

寡人之民不加多

他所以要民多者蓋富國自民而出古者一民便是一丁實欲富國而強兵耳

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 五畝節註

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

吾不忍其觳觫

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說婦人不能忍其愛匹夫不能忍其忿這箇又是要忍得了

曰有復節集註

集註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上面惻隱之發是就心上說仁術心路也由此心路子推將去

人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難

老吾老節

因他愛牛之心說到這裏欲他因愛物之心反而至於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至於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推之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示諸掌不同運屬行示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

庶幾無疾病民惟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

言之也

文王之囿章

孟子尋常答問不曾着相如此章只曰於傳有之何等（一作曾）着相說

交鄰國章

齊王交鄰國欲以術孟子說出來渾是義理

畏天之威

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書曰天降節

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
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
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
而言二書大段不同想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
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

血氣之怒至天理人欲之分矣今王亦節註

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
槩要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

今也不然節

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
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
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
爲諸侯度指先王言爲諸侯憂指時君言

從流下節

荒是廢時亡是失事從獸無厭便是廢詩樂酒無厭
便是失事此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
子之言至景公悅以下則兼述其事

王曰王政節

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
田之法平坦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關市是兩
事關是路道樽節處市是市井澤梁亦是兩事澤是
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
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

士師不能治士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注鄉
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其憚於自責二句四境節注

自責下問集注自爲他開兩條路王當言此則寡人
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
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
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

賊仁者節

賊是賊殺譬如一根株木賊義則傷他枝葉賊仁是
傷他根本如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是賊仁賊義則又
輕得些

爲巨室章

兩箇譬喻是兩段意上面是說任賢不如任匠下面是說愛國不如愛玉

齊人伐燕取之章

當時只是子噲子之爲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不當取之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

是謀節

緊要在效死而弗去

前以士

士是命士元士上士是命士中士下士庶人在官者同祿庶人在官如府史胥徒之屬皆有祿以養之也

前以三鼎二句

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腊獸之乾者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天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取必於已言天既喪斯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旣使我得與於斯文則是天必不喪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於天是以天爲主一說是天命係乎我是以我爲主二者相爲賓主那箇是聖人之言這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亦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

譬之御者王獲禽耳或問乎節註

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獲禽卽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儻以孔孟之道而遇明王則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

文王何可當節

此一節當分作兩小節看由湯至於武丁以下言武丁所以中興之易紂之去武丁以下言文王所以崛起之難

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善政之

事是說在上底

此言其勢之易也夏后殷周節註

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衆一作）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德之流行

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鎡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當今之時節

問孟子既卑管仲使孟子當管仲時則如之何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眞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摟諸侯之實其所爲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僞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王室循周制而已

夫子加齊節集註

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爲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爲下文知言張本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要之不疑惑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

不動心有道節集註

以必勝爲主者北宮黝不動心之道以無懼爲主者孟施舍不動心之道以自反而縮爲主者曾子不動心之道皆是有主則能不動故集註引程子有主之語釋之

惡聲至必反之

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褐寬博萬乘皆然

孟施舍似曾子節

曾子反求諸己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也未敢便以爲然必要求諸己以審其理而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不問說得是與未是便信了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

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爲得其所守之要耳

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

昔者曾子節

孟子因公孫丑有夫子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北宮黝孟施舍然後說歸曾子來

縮不縮指理言不惴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屈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爲

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

孟施舍之守氣節集註

或問孟子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不縮

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

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

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釆齊皆欲無暴其氣也

我知言二句

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

浩然之氣卽達德中之勇不動心卽是勇者不懼添一箇知言卽是知者不惑

其爲氣也至大節

人得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如此剛大人之氣亦合如

此剛大其所以不能如此者不善養之故也程子曰人與天地一氣也人特自小耳且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只是這氣做出來他底却與天地一般樣至大至剛只是善養故耳

其爲氣也配義節

浩然之氣全靠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蓋緣有是理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以有太極在底面做主所以他底常恁地浩然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註

集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譬如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葢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爲主理以氣爲輔大凡人不能勇於爲善爲是無那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做得定是有力

是集義所生者

先說氣配道與義到養處乃說集義而不及道何也曰道是體義是用浩然之氣有體有用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故曰配義與道其體用一也言用則體在其

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二餒字之義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所指不同葢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氣非道義無以生

必有事節

前說持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日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有事勿忘念念在集義上忘便是不能持其志助長便是暴其氣

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爲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揠苗者也是集義所生者故當以直養非義襲而取之也故當無害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惟其非義襲而取之也故當勿正惟其是集義所生故當必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助長

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

問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其意何謂曰此是說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氣者皆是臨時助長以暴其氣也似浩然却不是自家集義所生底故乍長乍消易盈易縮適足以戕賊其氣而已不特養氣不可助長凡事皆不可助長如看書未通不能潛心玩索而強探力索之類皆是助長

詖辭知其所蔽四句

詖淫邪遁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詖與淫屬陽邪與遁屬陰蓋詖尚有一邊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淫是詖之深遁是邪之極如楊墨初以爲我兼愛爲仁義雖非仁義之全體猶自見得仁義之一偏其終也至於無父無君則其離仁義也遠矣

當看那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詖淫邪遁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如墨氏之所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所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

言如明醫然不見病證便識病源在何處

天下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好底詖淫邪遁意必固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仁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固我起於意詖淫邪遁起於詖

此條首數語見論語子絕四章而句法微異故兩存之

欲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蔽之源有三有爲氣稟所蔽有爲物欲所蔽有爲學術所蔽有爲習俗所蔽

問去蔽之道當如何曰孔子嘗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

發於其政二句

政者事之大體事者政之條目心才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後篇言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知

彼告子者至之病註

告子以義爲外所以只要取必於口全不反求諸心如杞柳之說孟子闢之則又移爲湍水之說第一箇話頭用不得又換第二箇話頭是之謂遁辭

心通乎道至知言是也註

知言當如何用工程子心通乎道之說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上做來道是箇權衡以道觀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無有能逃者

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以只說知言

我學不厭至倦也

不厭不倦須黏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

學不厭智數句

子貢此言與中庸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句或問輯釋論之

乃所願句

孟子要學聖人故子游子夏子張冉牛閔子顏淵皆曰姑舍是伯夷伊尹雖是古聖人然伯夷偏於淸伊

尹偏於任不若孔子之時中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觧孟子與觧論語不同論語章句短孟子章句長須要識他全篇大指所在又須看前後血脈貫通而後可

饒雙峯講義卷之十一終

饒雙峯講義卷之十二

同邑後學王朝渠中立
裔孫饒廷杰之彩校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孟子二

以力假仁者霸

或引包茅不入昭王不復是假仁曰此是假義不是假仁請問假仁曰救民仁也尊君義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救民爲主其事屬仁齊問罪於楚以尊周爲

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仁蓋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大蒐示禮皆是假仁處

賢者在位二句

或問賢者有德但使之在位而不任事能者有才所以使之在職而任事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了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然賢者所能却不同就其所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旣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豈

有無能之賢

般樂怠敖

般樂則不暇明其政刑怠敖則不能貴德尊士

尊賢使能二句

俊傑謂人中之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讒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

關譏而不征節

關譏之制凡衆塗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

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周禮宅不毛 至 夫家之征 廛無夫里節註

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

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問天吏二字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皆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

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此章之大旨蓋能行五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敎之但行王政以卹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所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況鄰國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人心慈愛惻怛纔見人便發將出來更忍不住所以謂之不忍人仁之爲德在天地則爲生物之心在人則爲不忍人之心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愛人之心即是生物之心程子云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正此之謂

孟子論性惟這一章說得最分曉

先王有不忍人二句

斯猶即也言先王之心無物欲之蔽才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

須待充廣

凡有四端節集註

集註卽此推廣是釋擴字充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愛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赴海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卽滅泉始達而卽塞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

說日新又新（一說作云）新字正是發明二始字之意

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似非衆人所能曰知皆擴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衆人之中若有能知所以擴而充之又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則便是人中之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爲耳

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以五方論之亦未嘗無定位成名專氣不可執一看

矢人章

此上三四章皆是爲當時君大夫言之此章與仁則榮一章之意同皆是敎時君以擇術因恥辱而勉於仁之意言不能行仁則旣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爲人役不免焉宜乎爲人之所役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若爲仁雖大國豈能役之此役字卽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爲讐人役之役

大舜有大焉節

舜之稱堯方以舍己從人爲惟帝時克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爲生知節虛心以受人之善己之所爲偶

未有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己卽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

己未善則（至）取之於己（註）

集註無所繫吝說舍字不待勉強說樂字此是舜之所以異於人處

柳下惠不羞節

他人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必至於苟進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袒裼裸裎而與之偕立則必至於流而柳下惠則不自失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和而異乎

常人之和也

伯夷隘節

聖人之道大中至正所以萬世無弊纔偏便非聖人中正之道其流必皆有弊故君子不由人之立身學伯夷易學柳下惠難

天時章

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邊自解之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人和爾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為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

不可取勝況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和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緊要在得道二字上

天時謂時日至屬也註

時日干支孤虛旺相之說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是箇獨夫模樣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

或問此說時日或是說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不同處

孟子將朝王章

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

曰豈謂是與節

天下有達尊三是解上面是或一道也一句謂曾子

之言別有一箇道理乃是如此不可執君命召不俟駕一偏之說也

故將大有節

尊德樂道不如是如是字指謀焉則就之

故湯之於伊尹節

何處見得學而後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再則曰仲父亦可見師之之意

按尹之辭見於尚書者今存五篇皆太甲時作所

謂無所遜於湯者未知何據

若於齊節

貨取是羅致底意思言人君之於賢者當致敬盡禮以招致之豈有一箇君子可以貨買結他來緣宋薛所餽有用所以當受若齊所餽則無用既無所用是賄之也若是受了便是被他以貨來籠絡了處字是處物爲義之處

凶年饑歲

凶年說得闊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

我無官守至有餘裕哉

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着休

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膰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

孟子爲卿章

孟子爲卿於齊齊王以孟子知禮（理一作）令其攝卿有司各有所司孟子不明言所以不與言之意只就所問行事上答之言事事各有人司之何待我說所謂不惡而嚴如此

棺七寸

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齊人伐燕或問節

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伐人

養弟子以萬鍾

孟子當日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皆是門人不是僕從所以齊王要以萬鍾養之

以左右望

左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喩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喩受萬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章

尹士是疑孟子來得不是去得也不是旣知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又來做什麼及其去也又不索性去殊不知聖賢憂世之情則不如此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這是聖賢仁厚之道蓋決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之情憂只是不違去也疑有脫誤當看情字

李氏說見末節總註

夫天未欲節

孟子到此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於天

孟子去齊居休章

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於崇便有不合處難於委贄爲臣所以止爲際可之仕見行可者見得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從旣退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祿

孔氏曰仕王誤乎註

禮則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召不俟駕禮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好但言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下得却未穩

滕文公爲世子章

前面文公再去見孟子時是疑其資稟凡下不可以爲堯舜故孟子以成覸以下三說答之末後孟子又恐文公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瞑眩之說告之後來文公也能問喪禮問經界亦足見其有爲處

世子自楚反節集註

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

君薨聽於冢宰

君薨薨字統天子諸侯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訟聽政之謂當看於字

夏后氏五十節

若欲考究纖悉則難理會且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了如何便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多少擾擾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三代所都之

地不同則鄉遂都鄙亦恐卒難做過至於溝洫塗畛
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矣

又稱貸而益之

稱貸而益之如常年五石納官凶年折了只納四石
而公家必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湊納
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

設爲庠序節

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養與教二事井田以養之
學校以教之告齊宣滕文皆如此

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人
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
親朋友以道相親夫婦以義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
或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則相瀆便
相離了

亦以新子之國

新其國小大雖不同可以爲善便是新其國

使畢戰節

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即井地中公田撥
其穀以爲祿分田始可制祿

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註

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爲經橫者爲緯只舉
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洫之類塗道塗封土堠植種
木爲界

卿以下兩節

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
則二十五畝
問各受田百畝六十傳與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
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無子
則百畝納之官曰然

或問人物繁庶公家安得有許多田分授曰天地間
只着得許多物事少間人物過多便有乘除亦理勢
使之然也

此其大略節

或問潤澤之說集注云合於人情宜於土俗此是朱
子着緊說處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
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

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

王制與周禮已自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耳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貢法阡陌是田閒路古人車制一車闊六尺有餘兩旁又翼之以人占田太多商君欲富國所以鑿開阡陌爲田前此諸侯欲富其國井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索性壞却

曾子曰不可 至 不可尚已

曾子所見不在衆人所見之中衆人見衆人之所見曾子見衆人之所不見所以能說夫子皜皜如濯之以江漢之水暴之以秋陽之日其光輝潔白有不可加者矣

從許子之道節

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竝耕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子之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節

夷子是引若保赤子一句來證愛無差等之說孟子則謂不然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是說夷子差看了若保赤子之意信直也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别有所取譬也以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

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榦枝葉自有大小次第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榦枝葉了盖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識以爲愛無差等

盖上世節

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已盖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安却掩之葬親之事由此始掩之誠是也此一句是問掩之是邪非邪若以爲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覩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

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之誠是一句佳 終

饒雙峰講義卷之十三

同邑後學王朝渠述
裔孫饒廷杰中立之彩校

孟子三

陳代章

前面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言其能守義後面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言其不忘義以殉利

昔者趙簡子節

此節是序述體案而不斷文意直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方住須留下御者三句地

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他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其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

景春章

乾元亨利貞便是剛健爲正坤利牝馬之貞便是柔順爲正儀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之志在得土地二人（儀衍一作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耳丈夫且有所不爲況大丈夫乎

三月無君二節

三月無君則弔似亦可疑如何恰好三月無君便去弔之恐是爲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必竟子爲士則祭以士子爲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此

一祭故爲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

彭更章

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有用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以爲無事而食如王子墊問士何事公孫丑問不素餐兮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在齊皆有所養想亦是先王之澤未泯

不行王政云爾

武行王政故征伐無所不服行仁政也似難如湯行仁政則有夏臺之囚文王行仁政則有羑里之囚滕方欲行王政齊楚便去迫他然孟子但告之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宋則未行故孟子言不行王政云爾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章

古者不爲臣不見前面陳代一章終未甚分曉此一段說得極分曉畢竟公孫丑是問不見諸侯何義故

孟子答之甚明是皆已甚陽貨先豈得不見皆是斷之之辭觀陽貨之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曾子子路之言則不特不可往見雖平交之人亦不可強與之言蓋物不可以苟合

水逆行氾濫於中國

水逆行是如此壅塞上來遂至於橫流當初畢竟先亦是如此壅塞到堯時水多年無去處所以氾濫於中國

邪說暴行又作

暴行卽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

聖王不作節

墨氏無父之敎便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敎便充塞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亂將起而率獸食人人又將相食矣但本文充塞仁義以下自難看少箇意脈過率獸食人上去故集註從而補之曰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作（今集註作起）

是以（今集註作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如此說得甚分曉

吾爲此懼節

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亦各有意前言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大體既害於大體則少焉於那小節上都壞了此段只指楊墨而言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

昔者禹抑節

前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爲綱領下面又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再三如此反覆說了則又到此以三段總結前面以予不得已一句起頭後以予不得已一句結合旣而又繳上不得已去

詩云戎狄節

孟子所以引戎狄荊舒者以楊墨乃夷狄之教也

我亦欲節

問邪說詖行如何分曰說旣邪僻其行必偏詖其辭

愈見淫蕩前言詖淫邪由詖而始此言息邪說由邪而始詖行淫辭則自邪說上來放者廢放距絕

匡章曰陳仲子章

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當居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纖屨辟纑以易之者又安知其所從來之非義如諸侯之取人猶禦然他旣交也以道接也以禮則孔子受之矣若思其所從來則思之過行一步也不得這箇不是孟子如此辨得分曉則後世將謂陳仲子是箇好人

離婁節

規矩六律當初皆是聖人做起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況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況後世乎

旣竭心思焉三句

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

責難於君謂之恭

恭有對敬言者有即是敬者如中庸篤恭書允恭之類恭即是敬也

規矩方員章

孟子是舉堯舜爲法舉幽厲爲戒這幾章意思一般

欲爲君節

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之樣子者其意在說當時人君

百世不能改也

改是要改其惡謚古人諡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

得美諡公義廢矣

天子不仁節

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土言四體以身言四海依舊在只是我不得有其土社稷宗廟依舊在只是我不得以諸侯卿大夫之禮行其祭四體依舊在只是我不得有其身非無了此物他依舊在只是不是我箇了

愛人不親章

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句又說皆當反諸已添

箇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闊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

人有恒言章

國王畿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

巨室世臣大家也爲政不難章註

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官之家

天下有道小德章

天下有道則人隨其德之大小而有位之上下天下無道則修德者少縱有之不得在上位集註人皆有疑衍修德者是人自修德位必稱者是上之人處之各當皆是告時君之辭

賢兼才德以政事言也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迴天便勝了這勢孟子所以不說堯舜而說文王者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爲紂所

役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

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註

集註將理勢二字來說大德小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役大弱役強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如鄭衛齊楚之役亦勢之當然也纔到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之所能爲即是天了

侯維也侯于周服註

侯維之維助語辭維字活有數義有是思字底有是獨字底有是發語辭底有是助語辭底隨其文義之

興維與從惟者同但詩內多從糸

不仁者可與言章

要在君樂其所以亡者一句他只愛那淫荒暴虐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為安雖菑自以為利孟子此章說得利害大段分明

夫人必自侮二句

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

所欲與之聚之

與之之與訓為字是因人之欲凡他所欲却為討與之如聚斂然

自暴者章

前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弗居弗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能為底只是為之不勇耳尚知得仁義可居可由猶為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項自歎息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

居下位章

人要為君取信必須朋友稱譽薦進然朋友所以稱譽必能修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悅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悅親必出於誠心乃可這是推原誠身效驗如此若說誠身工夫則無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處自能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初無先後之分矣

中庸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恐只是子思之言子思當來只為學者說所以說居下位起若孔子告哀公則未必說居下位及取友等事如修身事親知人知天之說却是孔子告哀公之言

按此段因總註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而發故附著於此

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 註

集註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似明善之外又有箇思誠恐非本文之意蓋明善即是思誠

伯夷辟紂章

作興是說文王起而為方伯若說伯夷則當說作而興養老不特是老者得其養老少皆得其養歸乎來

是歸人文王境內非仕於文王也旣有齒又有德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

聽其言也節

聽其言然後觀其眸子若言有不善則不必觀眸子蓋言有僞有不僞眸子却不容僞故旣聽其言已得其大槩又觀其眸子以審之孟子胷中明所以聽其言便知得他心內事如詖淫邪遁知其所蔽陷離窮是也

恭者不侮人章

孟子就侮人奪人上說是見得非泛言恭儉亦是爲國君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爲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地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

王氏曰父有爭子至則亦戒之而已矣父子之閒節註

王荊公所謂爭則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戒亦訓勑之而已

事孰爲大二節

事君事長事兄皆是事但只是事親爲大守國守家守官守職皆是守但只是守身爲大此孟子所以云事親爲事之本守身爲守之本也能事親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弟可移於兄守身亦然這箇論其本故謂之大

曾子養曾晳二節

曾子養志是順承他好底意思曾晳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冠者童子舞雩詠歸有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之氣象曾晳有這意曾子便能承順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

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爲養親之法凡有好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喻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之事作兩箇例頭見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末也曾子以下專論事親然守身亦父母之願亦可謂之孝不然則爲父母辱矣

人不足與適章

大人是伊周之徒他人當不得君仁君義便是正也仁體義用正包仁義言之

有不虞章

我去譽他人之譽平聲得此譽於他人去聲譽本是美人之好處但對毁字說則二者皆不得其眞之意

樂正子從於兩章

此兩章只一件事是兩次說樂正子方來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却正其責所以分作兩章

樂正子是樂官之長恐其先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爲姓樂正裘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爲姓

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却因依王驩來欲省飯食之費耳所以言徒餔啜也如今人欲省路費模樣樂正子將作無緊要底事看了殊不如纔一失身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區處孟子所以切責之

趙氏曰於禮至爲大 不孝有三節註

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絶嗣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破其說

范氏曰天下至罪人也 舜不告節註

范氏之意有功於世教若父之頑未至如瞽瞍之甚則人子平時所以事其親者未能如舜之孝而欲不告而娶則古今之罪人也

仁之實節

實如果實殼之類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是而生初焉五者只在事親從兄兩件內如兩

箇果實然少焉知得這箇節文這箇到樂這箇到生而烏可已皆此實內萌芽發甲到枝葉蕃茂處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一句相似前面事親從兄是爲仁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但有子說得偏孟子說得全

此章不言信者實則信在其中

此章有經緯仁義是經禮樂智是緯

禮之實二段

禮樂合精粗本末而言到樂處則道理自然生

節即限節文有文章如及階是節揖是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言則又有親疏遠邇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纔到節文處功用便廣了天理之節文作靜字看節文斯二者作動字看此章說得活亦當活看

天下大悅章

順親者父母所爲合乎道子所爲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謂也

聖人過此人倫之變却能回變爲常返逆爲順所以

可爲法於天下而傳後世也

順則有以諭之於道註

問如何可以諭之於道曰所以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道理承順其意而諭之於道爲人子不但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饒雙峰講義卷之十三終

饒雙峰講義卷之十四

同邑後學王朝渠述
裔孫饒中立 廷杰 之彩校

孟子四

舜生於諸馮章

兩箇夷字不同一箇是東方夷服之地一箇是近畎夷之地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子產未嘗不知爲政但偶然橋未成而以乘輿濟人孟子怕這般私恩小惠人易稱美之所以因此說破以警後人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了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矣

禮爲舊君節

舊君其恩已絶尚且爲其君有服不應現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過

諫行言聽節

諫是閑邪言是陳善

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

非禮之禮章

雖合禮而不合中亦謂非禮之禮雖合義而不合中亦謂非義之義此二者亦是言時中之道

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為上大人對小人而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正是相對說

人有不為章

凡人既不肯為惡則必勇於為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先有守而後有為

大人者言不章

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為一不着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

大人者不失章

赤子如飢要乳便是欲但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眞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擴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

養生者章

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

君子深造章集註

道字朱子當初如何不解做道理却解做方法蓋之字以字這兩字隔了所以解做道理不得以道這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

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而言諸家未有人如此解集註方說得如此精密

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　博學而詳說章註

誇多說博學鬬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鬬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物事未曾融時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為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

不舍晝夜

論孟二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

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人之所以章

孟子是說人之與禽獸無甚相遠人有耳目手足禽獸也有耳目手足人好生而惡死禽獸亦好生而惡死人欲趨利避害禽獸亦趨利避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有些仁義耳庶民幷這些子去之則與禽獸一般庶民便去了這些子君子便存得這些子舜由仁義行也只是存得這些子孟子只舉舜做箇存

底樣子

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

湯執中

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待事在面前方始量度得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禹稷之過其門而不入即是禹稷之中顏子陋巷即是顏子之中若禹稷學顏子這是不及顏子學禹稷這是過上面自然有箇中執中者皆是就事上執擇善而固執之也是就事上擇而執之舜所謂執中也是就事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即是執一便是子莫執中了

武王節集註

德之盛言不泄邇仁之至言不忘遠

周公思兼節

施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

王者之迹章

王者之詩乃大雅小雅二雅則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風只是說一國之事說天下之事不得春秋作是孔子之春秋魯之春秋元是魯之史其文則史便是魯之春秋其義則某竊取之則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謙之辭

此章亦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

予私淑諸人也

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者天下所公共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耳

可以取章

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面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

西子章

平日作事皆善偶然做得一件事不善便是蒙不潔可以事上帝與人皆掩鼻而過之此說相懸絕

天下之言性章

就故說性亦要就迹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下便順就逆者言不得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不自然了

所惡於智一段說利字天之高也一段說故字舉天之高星辰之遠來譬喻箇性天如是高遠尚可得而知豈有人性反不可得而知

公行子

行字本文無音當音杭毛詩殊異乎公行是掌行列之官以官爲姓

言以是存於心 君子所以異節註

以是存於心添於字便見得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上卽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卽是立天

下之正位

謂強暴不順理也 有人節註

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

禹稷當平世節

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

公都子曰匡章章

章資質自好但無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旣得見孟子必教他回父之意未必止於此

章子通國稱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這兩箇皆是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夫章子子父節

章子得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

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帝使其子節集註

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以天子二女來處頑嚚傲之間看他如何處置二女和則是處置得是九男亦富貴

家子弟也自難處若處之得其道亦自安

百官只是百司今書司客將之類

非聖人之盡性二句人少節註

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處

詩云娶妻章

完廩捐階之事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當時孟子但是不辯下章咸邱蒙之問孟子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爲天子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是說象與瞽瞍之事其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辯然堯不告舜必告之無緣得在這裏納婦瞽瞍在那裏不知舜之心決不自安若堯妻之貳室猶可又自降之溈汭又況當時四岳所舉如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是瞽瞍已底豫了今帝以二女妻之又自有百官牛羊倉廩之奉瞽瞍見子如此富貴烏得不喜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二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

萬章曰舜流節

不藏怒不宿怨是泛說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宿之一作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

堯老而舜攝也

只堯老舜攝一句已斷盡舜之不臣堯

百姓如喪二句

百姓是畿內之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爲之斬衰期年之服諸侯蕃國

内百姓爲之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今也三年是百姓爲之至於四海雖無服亦遏密八音不作樂

孝子之至節

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

堯以天下章

當時人知堯以天下與舜孟子却發明堯不能以天下與舜是天與之及至天命又却是人歸之

非其義也二句

孟子說道必說義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亘古窮今只是這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之則得其宜以理言之則得其正然後爲盡善故兩言之今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之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既就用上看又須就體上看方得漢儒反經合道之說便離了箇體

孔子不悅節

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倣天子之禮有司馬司城今孔子主司城貞子而爲陳侯周臣是司城貞子又在陳矣或者當時宋有故司城出奔故孔子主之

知虞公節

百里奚知虞之將亡而去之固是智然百里奚知虞之不可與有爲何爲事之蓋時舉於秦當其時有可去之機有可就之機虞或是父母之邦況虞公不能從宮之奇諫在前百里奚之去亦是有辭

一鄉之善士章

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地所以愈廣者由其善之進進而不已也取善之心果曷有窮已乎之人也推其所至殆將生乎千百世之下而可以繼往者於千百世之上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可以俟來者於千百世之下奚止爲一世之士而已哉

性猶杞棬章

性者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之無

非自然元無矯揉集註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楊墨充塞仁義相似

生之謂性章

人說孟子論理不論氣若以此章觀之何未一作嘗不論氣也

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爲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禀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

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爲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爲性故云生之謂性

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註

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食色性也章

告子雖知以仁爲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爲仁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我非有箇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爲外可謂全無見識矣觀告子前面數章之意則謂性中仁義都無到這裏又却有仁而無義皆是遁詞

若夫爲不善節

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也

論性不論氣至二之則不是 天生烝民節註

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既生以後方喚做性才喚作

性便衮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箇性說則性之與氣鶻突無分曉若不合做一箇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二之則不是

善反之則至存焉 同上

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亦存否曰不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且如一鄙吝人見殘疾人也知憐憫一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敬畢竟

有箇性在內不知不覺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問反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在孟子說夜氣便是要使人涵養說四端及擴充便是要體認充廣獨有克治一邊却不曾說

牛山章

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上首說雖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累人不能存此

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

息生長也註

息本訓止息纔息便生故息又訓生

不專心致志

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只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

仁人心也章

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别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纍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事非指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

人之於身章

以身而言一毫一髮皆吾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害其大體

無以小害大不是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養其小者而不失其大者則小者不爲大者之累便是不以小害大

仁義忠信三句

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爲我有乃爲可貴

羿之教人章

聖人教人定之一作法無如一部大學

堯舜性者二句

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化之是反之之聖

饒雙峰講義卷之十四終

饒雙峰講義卷之十五

同邑後學王朝榘述
裔孫饒廷杰中立之彤校

附錄

余輯雙峰講義成其雜論各條無可繫屬者懼以散而終佚也繕錄左方附著簡末雖增益隨時絕無倫次而斷圭碎錦亦自於是乎存

西銘

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觀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

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閒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

顚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閒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閒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

知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

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

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親者也

性

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其存於中者常豁然而大公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衆人惟其不知此理不能豁然大公而常牿於自私不能物來順應而每事常鑿知以爲用此其所以不能定也

道

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學

爲學之方其大略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疎略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

人之爲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莫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爲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爲可賤可惡而可戒此爲入德之先務也非(其)疑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

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泛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陋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

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

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建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爲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以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

誠

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眞敬而其爲敬也必疎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

仁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爲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

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幸而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如孤根獨立而無所壅培非特無以助其生長而使之進於盛大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存也

師

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栗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於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不修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徒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者使夫子而得時行

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旣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無復講明道義磨礱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

古者大學敎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其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四海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絕於時能使大義既垂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

顏孟

顏子孟子均之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仰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稟之有異故

也

舉業

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閒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人未有不自理義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雜錄

門人史詠問曰人與物稟天地之氣而生其生也同乎不同乎曰生也同於生也有不同詠曰何謂也曰同也人與物皆得氣而生也不同也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夫人之生也直而正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兩目象日月九竅百骸象山川心之靈包乎天地才之美能制乎萬物食則鼎彝服則冠裳居則宮室出則車馬吉凶禍福知往知來知微知彰非得氣之正歟物之生也草木本下而末上鳥獸蟲魚首前而尾後在於草者其毛似草牛馬之類是也在於木者其

羽似葉鸞雀之類是也角者折齒羽者兩足陸者莫能淵水者莫能藪非得氣之偏歟傳曰人爲萬物最靈天地不足者亦能補然當與天地配不可以萬物論

詠字自亨雙峰同里人

平軒吳氏曰吾聞之饒子仁義禮知性之德也然考之聖賢之說仁知多就心言義禮多就事言雖合內外之道而實各有所主也是故人品之中有仁者知者而無曰禮者義者焉斯亦可以見矣

準軒名中行字直卿樂平人

朱克升曰愚承先君子之教曰仁之一字以成德者不易言蓋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體之未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爲仁則非惟未知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斯義也雙峰饒子發其端云

按克升元時吾郡名儒所著四書通旨每及雙峰必稱饒子當時之所爲推崇者可想見矣

熊勿軒曰文公釋性道教三字皆通人物而言雙峰饒氏只就人上說敎之一字文公說得闊凡禮樂刑政皆是如鳥獸草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是敎立言本意敎字恐只是說敎人之敎如五典三物之類後章言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下文戒懼謹獨處皆是就人說到極功方說萬物育焉後面說性敎處亦是盡人之性末後方盡物之性此說更深

鄱陽李氏曰饒氏謂中庸說天道人道處只到至誠無息章住可謂朱子忠臣矣故自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凡言天道者章首皆出至誠二字言人道者則出誠之一字而已

此一段詳元餘姚景氏集說啟蒙李氏疑節大全所謂靖翁思正也

饒雙峰講義卷之十五終

廿一世裔孫中立敬錄
廿二世裔孫之湘之衡仝校

小學

小學題辭

小學者小子之學也題辭者標題書首之辭也

凡此厥初四句

此者指上文仁義禮智之性也厥語辭初謂本然也藹然衆盛貌端緒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

之端也此言仁義禮智之性其本然無有不善是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善端藹藹然隨其物之所感動而形見也

愛親敬兄四句

忠者盡己之心也弟順是此秉執彝常也順者因其自然彊者抑之使然此言愛親敬兄忠君弟長四者人之善行根於秉執之常性因其自然而非抑之使然也

衆人蚩蚩四句

蚩蚩無知之貌物欲謂凡聲色臭味之欲暴害也此言衆人氣稟昏愚而無知物欲交互而遮蔽是以頹墜其仁義禮智之綱而安於自暴自棄也

小學之方八句

此言小學之方必使學者謹夫灑掃應對之節入則愛其親出則敬其長凡所動作無或悖戾乎此也行此數者而有餘力則誦詩讀書或詠歌以習樂之聲或舞蹈以習樂之容凡所思慮無或踰越乎此也

窮理修身八句

斯此也明命即天之所賦於人而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赫然明盛貌德者道之得於內者也業者功之成於外者也復還也初謂本然也此言格物致知以窮究其理誠意正心以修治其身此乃大學之道也然天之明命赫然昭著無有內外之閒學者誠能從事於大學使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而德之積於內者極乎崇高由是推之使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業之施於外者極乎廣博則有以復其性之本然矣昔日之安於暴棄也此性固非不足今日之德崇業廣

也此性亦非有餘但昔爲氣稟物欲之所蔽今則復其本然耳

世遠人亡八句

端正也乏無也利欲猶言物欲也拏牽引也𢾛相擊也此言前世旣遠聖人旣沒六經殘缺而教法亦廢弛矣小學之教廢故學者自童蒙之時而養之不以其正大學之教廢故及其年長則所習日益輕浮華靡是以鄕無淳厚之習俗世無粹美之人材但見利欲之習紛然而相牽引異端之言喧然而相攻擊也

幸玆秉彝八句

爰於也裔衣裾之末來裔謂後學也嗟嗟歎詞耄老而昏也此言後世教學不明雖如上文所云然所幸者人之秉彝極天罔墜我於是纂輯舊所聞者以爲小學之書庶幾可以覺悟後來之學者爾初學之小子宜敬受此書而學之此非我老耄之妄言是乃前聖之謨訓也

立不蹕

蹕當作跛音庇

內篇孔子二節全旨

朱子述小學敬身篇先引孔子之言以發端見敬身之道乃千古聖賢相傳之心法而非一人之私說也

仁人之於弟也至而已矣

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心便釋然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

故君子節

右通論立教明倫敬身三者凡三章首章言教以義

方論立教也又言六順六逆則論立教以明倫也二章言定命論敬身也末章言敬愼威儀論敬身也又言君臣上下至朋友則論敬身以明倫也

無極而太極附

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聞其說之詳乎曰難言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地之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此理爲闔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

此理爲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根柢爲之樞紐焉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柢之形而實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

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先曉其文義文義旣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

雙峰註釋遺文卷之十六終

〔清〕馮世瀛撰

雪樵經解三十卷附錄三卷

清光緒十一年馮祖憲錫版印本

西蜀馮氏味無味齋原本

雪樵經解

慈谿畊餘樓藏版

光緒乙酉年孟冬月
馮氏辨齋創鑄錫版

閭之士不通經不能致用我
國家二百年來以科目取士自童
子試以至翰詹考差制義而外
無不要出經學誠以根柢之學
寔在乎此不徒小儒佔畢之
為斤斤然以一得自足也顧自

漢唐以來名儒輩出博觀約
取能旁通衆說者尤貴折衷
一說曩見東山雪樵所著經解
議論淹貫體制謹嚴雖生不同
時而後先輝映皆無愧經生家
言馮君澤夫刻為合集又復

精加校勘洵研經者之善本
也學者至證參觀由是而得
其階梯先以旁通衆說者見
採輯之廣復以折衷一說者
見抉擇之精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當更有左右逢原

之妙則是編之有裨於後學者
豈淺鮮哉是為序

光緒乙酉年秋日泉唐戴兆春
書於滬上槃珠書院

序

五經自漢唐以來箋疏訓釋無慮數百家紛紜多端靡所折衷學者博采衆說辨其異同歸於至當名曰經解我

朝崇尚經學制藝而外以之試士

所以詳訓詁覘根柢也惟是解經之書汗牛充棟非平時採討有得斷不能取用裕如近見雪樵經解一書明而能簡倫而不繁誠善本也惜原版漫漶而魯魚亥豕不可勝紀貽誤良非淺鮮今則重加校勘縮成小本創鑄錫版印餉藝林枕經之士應亦喜其行列勻潔點畫無訛而先睹為快也至是書顛末具詳原序不贅述云

光緒十一年秋九月慈水馮祖

憲辨齋氏時客滬上識於畊餘樓書局

原序

國家以制藝取士歲科兩試詩賦外兼試經解葢以制藝代聖賢立言體尙嚴潔於名物象數不及致詳故以經解之可博引繁稱者驗其涉獵之廣狹所爲陶冶人材之方亦旣詳且盡矣惟是經蘊宏深說經家自漢唐以來又浩如烟海非平昔講求有數欲於風簷寸晷中漫以應有司之求其能藿然有當者幾何僕賦性頑鈍少乏記功而跧曲里閭卽車後塵垢囊亦且不能多得離經辨志往往迷不知門比壯遊四方金

匱石室之藏乃稍見所未見因於衆說參差處輒撮其同異以備遺忘閱十餘年彙成五經集解一十五卷已復增爲二十卷司訓金堂後更會萃

本朝諸名家經訓之足與前哲相發明者爲續集二十卷附錄三卷咸豐乙卯乞假未諧重取前後兩集悉心校讐去其游移芟其繁複間亦攙以鄙意而都爲一編共成三十三卷付兒曹手存冀後世子孫得以窮流溯源於臨場答問不貽誤於尸口杖枝斯爲厚幸焉耳若遼東豕之

獻固自信尙知有人間羞恥事也適星沙周明府鎮庭來權金邑篆見余集而契之謂可爲後學津梁不宜祕以自私並擬代籌板費余德之未決而周君旋以事解任去遂不果行戊午引疾歸朋好嗜痂者多如周君言時門人夏子樹齋與其從弟袯堂亦慨然以刻資共任値邊陲不靖連年戎馬驛騷仍未暇爲此不急之舉今年春夏子昆季見余老且病丞請早踐前約重違其意撿藏稿授之聽付梓人恥過作非知不免爲大雅所笑然以數十年考索得藉手以就

正高明倘蒙憫其愚而賜之繩削則同一不龜手之藥在己不免於洴澼絖而善用之者或致裂地而封於窮經嗜古之士尤不能無奢望焉

同治八年歲次己巳重九後二日壺川馮世瀛

雪樵氏自識於里居之味無味齋

雪樵經解

凡例

一是書原刻歷年旣久散帙無存而坊間翻刻又多舛錯本局不惜鉅資購得原版吉光片羽誠爲海內所珍亟倩諸名宿校勘精當凡兩閱寒暑始藏其事鑄以錫版精工刷印其卷數悉照馮氏次序編定

一是書凡題目下各空一格格下即接經解如元亨利貞四字亦隔一格以醒眉目餘可類推

一凡敬避字樣雖謹 遵缺筆改寫然於應試究不敢用臨時自宜斟酌

一凡擡寫之處空一格者係單擡空兩格三格者係双擡三擡以符體例

一凡書中說文暨卦畫均考覈無訛

一凡五經書目於魚尾卷數之下註出如易經用易乾易坤等字樣以便翻閱

一是書共三十三卷其三十卷係照經義闡發其附錄補遺凡三卷於經義之外引證他說如易兼連山歸藏傳兼公羊穀梁其有裨于詮釋誠非淺鮮故並存之

一說經之家動以徵引淹博爲貴今觀是書採輯宏富凡他集所有者均已搜括殆盡繁稱博引以見蒐羅之廣云

雪樵經解總目

易經 共五卷 卷一之卷五

書經 共六卷 卷六之卷十一

詩經 共七卷 卷十二之卷十八

春秋 共六卷 卷十九之卷二十四

禮記 共六卷 卷二十五之卷三十

附錄 共三卷 卷一上之卷三下

雪樵經解附錄補遺分目

易經　卷一上

日月爲易說　卦彖爻象名義異說
三墳說　三易
連山歸藏辨　四易
八索考　重卦說
互卦說　卦變說
卦氣直日考　納甲辨
爻辰辨　旁通辨
太極圖說　先天圖說
三十六宮都是春說　小父母說
嫡男女說　子夏易傳辨
漢三家易考　荀九家易考

三弼易注　郭京易舉正
易緯　孟氏虞氏易異字
京氏馬氏易注異字　鄭康成易注異字
荀爽王弼易注異字　陸績王廙蜀才易注異字
李鼎祚周易集解異字　易古音說
易韻說　易逸句

書經　卷一下

尚書百篇說　尚書今古文說
六體十例　四要七觀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說
月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說
日月合朔說
每歲閏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說
十九年七閏說　歲實考
歲差考　七政運行考
宣夜考　周髀考
渾天考　周髀宣夜渾天三家異說同
日九中道月有九道說　禹貢名篇
禹貢治水次第說　三條四列辨
禹貢五服不同周九服辨　張霸百兩篇
書序辨　孔安國書傳序辨
逸周書考　豐坊古書世學辨
說文引孔傳異字　馬融尚書注異字
經傳引書文字之異　逸書篇名
書逸句　古帝王遺訓
尚書緯

詩經　卷二上

三經三緯說　四始五際考
詩名篇之例說　風雅正變辨
邶鄘非衛所兼并辨　笙詩有聲無辭辨
大小序辨　詩序不可盡廢說
齊魯韓三詩皆有序　孔子無刪詩之事辨
詩無經情直發辨　端木詩僞本辨
毛傳說　申培詩說辨
韓詩內外傳遺文　鄭康成毛詩箋
毛詩義疏遺文　吳棫毛詩叶韻補音
鄭樵辨妄　呂祖謙家塾讀詩記
王柏詩辨說　魯詩世學僞本辨
王柏厚詩考補遺　詩有一言至八言

詩古音說　逸詩篇名
詩逸句　鄭箋異字
說文引詩異字　詩緯
春秋 卷二下
春秋爲魯史舊名說　三禮五例
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考　春秋用周正說
晉用夏正魯用魯歷考　春秋名分之書說
時月日不可爲褒貶說　讀春秋不可泥於一字褒貶說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考　用兵十三例說
春秋之局凡三變說　五霸考
左傳　左氏三長三病說
公羊傳　穀梁傳
三傳異同　三傳得失

何林公羊解詁　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范甯穀梁傳集解　胡安國春秋傳
春秋家多以例名書　春秋經傳地名異字
左傳地名之同考　春秋緯
春秋緯語亦有足採　元命包文
禮記 卷三上
禮記篇目考　禮記作於漢儒辨
經禮曲禮辨　月令源流考
月令傳寫多訛當從呂覽說　月令驚蟄雨水與後世不同考
月令四時之祭各有所先辨　律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說
先儒定黃鍾同異考　禘祫辨
兄弟不得爲昭穆論　三禮訛異說
古禮有不可行於今之說　大戴記

孔穎達禮記正義　衛湜禮記集說
黃震禮記日抄　禮記逸篇
禮緯
補遺 卷三下
歸藏遺文　易象
京氏易飛伏世應記　舜典二十八字辨
九共即九邱說　蓍兒
惠定宇古文尚書考
小雅之才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說
大夫九能說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樂章考　叶韻說
古今置閏考　招搖在上辨
天地動靜說　西法皆本于中國說

緯候不始於哀平辨

周易集解卷一

鄷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周易名義　周鄭康成訓詁謂易道周普[illegible]

程朱以下皆因之易之爲義虞仲翔謂[illegible]

蜥之名蝘蜓蜥蜴也皆色無恒一日十[illegible]

之訓尤覺失之尖巧故後世諸儒皆主[illegible]

易如天尊地卑一節是也交易如剛柔[illegible]

始而不易漸而交易終而變易而卒歸[illegible]

易云云則已括前交易變易中似無庸[illegible]

上經

乾元亨利貞　乾健也卦體純陽本以象[illegible]

天之用也內卦乾重之仍乾故其名不易爲元亨利貞文王所繫所謂彖[illegible]

作彖傳文言始分爲四德而爲子夏傳亦以元始亨通利和貞正釋之程傳元者物之長亨者物之通利者物之遂貞者物之成用舊說也朱子本義則云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固也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也又不主程子意學者疑之　御纂周易折中云案乾坤爲諸卦之宗其亨無不大而其貞無不宜文王繫辭備此四字故孔子推本於天之道性之蘊而以四德發之非孔子之說異乎文王之說也元始亨通利遂貞成天道之本然易之理也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人事之當然易之占也程子言其理朱子言其占非朱子之說異乎程子之說也以是讀易庶乎不謬其旨矣

元字解　乾元元字文言訓長諸家訓始朱子本義乃訓爲大後儒疑之者謂凡六籍中元字皆取長不取大如元后作民父母言長后也不謂大后也元首明哉不謂大首也殷王元子不謂大子也有王雖小元子哉以其小而長之不容謂小而侮又大之也王之元舅非大之也王之舅已大矣元年春王正月不謂大年也元日祈穀於上帝不謂大日也大之與元相去千里若元必訓大然則大哉乾元可云大哉乾大乎案經典元字惟昆命元龜格人元龜或可訓爲大龜自作元命可訓爲大命其餘若元間大呂荀云大間大呂則不

辭中曰一元大武荀云一大大武亦不辭况易中有元亨又有大亨元與大果同一義不應分別著之疑者云云似非苟論但元亨利貞本占辭若不與他卦一例看而以始通遂文不特辭有未安即理亦未足是朱子訓大所謂言各有當正未可泥他經以律之也

潛龍勿用一句　潛龍勿用漢晉諸封事云以陽氣潛藏未得用事賈誼新書云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勿用者不可用也陸佃埤雅勿用戒使勿爲也此以勿用爲勿用取女小人勿用之意仲氏易謂後二說非案易之爲書有象辭有占辭初九陽氣方萌居於卦下爻變巽巽爲入爲伏有潛象故以龍之潛者著之象辭也既未出潛未可施用故教人當養晦以俟時所謂占辭也若勿用闕之潛龍則不惟有象無占且與文言是以君子弗用之旨背矣故孔氏正義專主張氏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誡之之說要之勿用者非終不用也安於潛不輕用耳　御纂周易述義靜以養德密以養心斯見飛之本立焉其勿用也乃所以善其用云云眞能抉經之心若惠定宇據荀爽注以大衍之數虛一不用爲正指此爻則更迂迴難通不足置辯

九二見龍在田三句　見龍在田鄭氏康成謂二於三才爲地道地上即田故稱田也利見大人者干氏寶謂二在地之表陽氣得施聖人將顯故曰利見大人孔氏穎達以見龍在田是自然之象利見大人是以人事託之言見龍在田之時猶聖人久潛稍出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衆庶皆利見之此諸說皆以大人爲指九二也程傳則云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朱子本義謂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則筮此爻之變者但爲利見此人而已又曰若有見龍之德則又爲利見九五之大人是皆爲用易者廣一通變之法如王昭素論飛龍在天意　御纂周易述義云出潛故見地上爲田二爲人位九陽大也龍之既見必行雨以生五穀故貴在田也聖人在世道著於人倫如神龍在田功及於稼穡天下之人見之而聞大道之要其利普於一時而傳於萬世此作師之大人也讀此則諸儒以大人屬九二者乃易本旨程朱二子推說不必泥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三句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君子指占者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程傳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案爻辭無君德著而天下將歸之意程說非也本義以重剛不中解厲字固是然於君子字終日字夕字乾乾惕若字均未言其所以然虞仲翔注雖云陽息至三二變成離離爲日坤爲夕而語亦不了又无咎句方是占辭本義遂以君子爲指占者似亦未當　御纂周易述義云諸爻皆龍而三稱君子明易之立象皆人事也龍者物之君子君子者人之龍也下體之終爲終日變兌當酉爲夕變履知懼故惕也三以重剛之姿當重乾之交故終日乾乾法其健也夕惕若終夜乾乾也日夜乾乾自彊不息純其天德之剛而不以人欲間之也夫三居上而遠五位有危焉重剛而不中德有危焉以其乾惕能素位以求中故履危而寡過懼以始終其要无咎此之謂也觀此乃見爻中之字無一虛設者矣

夕惕若厲辨　說文夕部夤字引易夕惕若夤惠半農易說云夤古音讀如延與上乾字協韻周易述中之謂許叔稱易本孟氏是古文易有夤字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以乾有夤敬義故其注易以乾爲敬俗本無夤字蓋脫也王氏經義述聞列五證以駁之謂文言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言惕而不言夤則經本無夤字證一李鼎祚集解所列鄭荀諸家皆不釋夤字則諸家本皆無夤字證二虞翻以乾爲敬敬謂惕非謂夤也且翻注文言曰夕惕若厲故不驕也注繫辭其辭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故危也則翻本亦無夤字證三說文夤敬也从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夤此夤字因正文夤字而誤觀其解錫讀若夕惕若厲不作夤夤證四淮南人間篇漢書王莽傳風俗通義引易竝曰夕惕若厲乾元序制記班固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張衡思元賦亦俱引夕惕若厲則是兩漢相傳之本皆無夤字證五蓋說文引易本以證夤字从夕之義非以其有夤字而引之也如祝字下或曰从兌省引易兌爲口爲巫此證祝从兌省而所引無祝字全部中此類甚多惠定宇殆沿誤而誤耳案說文引經多各據所見爲說王氏謂夤字从夕如祝从兌省此尚不足以折惠氏惟第三條以虞注證虞無夤字斯爲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當不能不關其口而奪之氣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荀氏以爲躍上淵指初謂四本陰位故非上躍居五即欲下居坤初此說未瑩程傳淵龍之所居也或者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惟及時以就安耳本義則以爲進退未定之時以爻與位言九陽爻四陰位陽主進陰主退是進退未定也以上體言四居上之下欲進居上之下則又未必於進以上下二體言四初離下體入上體皆進退未定意也夫進退未定何以无咎林氏希元曰或躍在淵非不進也審進退之時必時可進然後進也陳氏琛謂占者能隨時進退則其進也非貪位退也非沽名可以投

事機之會可以免失身之辱何咎之有哉二義得之惟爻之取象爲解俱尚未盡何也四爻變則上卦成巽巽爲進退爲不果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與初之潛龍變巽取伏取入者同意至爻不稱龍而以龍爲訓者即上文而知其爲龍亦猶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而九四不言羊知藩決不羸即羊也

九五飛龍在天三句　易例六畫之卦五上爲天乾九五動變成離說卦云離爲雉郭璞洞林離爲朱雀皆飛象也離又爲萬物相見之地故二與五皆以見言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者五剛居尊得中表正變離向明而治所謂作君之大人也大人在上君子可見之以慶風雲之會小人亦可見之以沐膏澤之膏見無不利故曰利見也此爻之義諸儒所見皆同獨來氏知德以見大人爲見在下之大人與蔡解爲異而亦可備一說蓋易之爲占惟變所適在下者得之則飛龍爲君而已利見在上之大人在上者得之則已爲飛龍而又利見在下之大人堯之見舜高宗之見傅說皆是也義固竝行而不悖也

上九亢龍有悔　九在卦上龍飛過中亢象也亢說文作忼郭忠恕汗簡謂古周易如此唐元度九經字樣亦作忼王子雍云窮高曰亢干令升易注亢過也乾體既備上位既終盈而不反必陷於悔一說亢人頸也亦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之意朱子本義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來氏知德曰陰極則變陽陽極則生陰消長盈虛此一定之理數也龍之爲物始而潛繼而見中而躍終而飛既至於飛至秋分又蟄而潛於淵此知進知退變化莫測之物也九五飛龍在天得時之極若復過此則極而亢矣以時則極以勢則窮安得不悔案本義象占句象指亢龍言占指有悔言繫以有悔者非絕之也欲其以亢爲戒而知所悔耳　御纂周易述義亢龍剝體窮上返下有復道焉如因悔而思改復初而再潛則不惟救目前之亢兼可基異日之飛此時乘六龍所以爲御天也

用九用六合解　乾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坤用六利永貞　唐孔氏謂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用九用六其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乾曰利永貞者林氏希元謂乾變之坤雖爲坤之所爲然本自剛來與本是坤者不同坤變之乾雖爲乾之所爲然本自柔來與本是乾者不同故乾元首之吉終不可同於坤之牝馬之貞坤永貞之利終不可同於乾之元亨也至用九用六爲揲蓍變卦之凡例朱子取歐陽永叔說故後儒率以陽變陰陰變陽爲訓　御纂周易述義乾陽以元爲用上

亢則幾無元矣用九所以復之於元故曰乾元用九坤陰以貞爲體上戰則幾非貞矣用六所以永之於貞故曰利永貞蓋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無形陰陽有氣相資迭運循環始終乾元無所不統坤貞無所不利爻止上九上六而復係以用九用六者正以明貞下起元之義如子爲十二辰之首而子初則仍屬之前夜是无首也辰終於亥而夜分直至子半是大終也春始寅初歲終丑末元始太終之義推之萬事萬物莫不皆然此用九用六所以爲乾坤之妙蘊非於六爻之外更有加也

見羣龍无首吉　說苑引易以見羣龍爲句程傳從之朱子本義以見羣龍无首爲句謂六爻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項氏安世謂易中首字皆訓終比之无首爲无所終用九之无首以六爻盡變不見其終也俾氏崇易則以龍爲陽物首又龍一身之陽物身動則首先之故以六爻樹觀上爻爲首首藏而六爻之爲羣龍者若无首然此正貞復起元之時所以斡旋上九之過亢者也此解與張氏杉神龍見尾而不見首意合較項氏之以終訓首者爲長但以此二句與亢龍有悔爲皆上九爻辭引蔡墨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證之則未是經文羣龍指潛見惕躍飛亢言因六爻皆有龍象故曰羣龍无首謂諸爻皆用九變剛爲柔故吉非以上九一爻藏其剛爲羣龍之无首也況蔡墨之對以乾上爻變成兌故曰其夬六爻用盡變成坤故曰其坤語意本自分明初不以其坤句爲單承上九言也

彖字音義　周易彖字今俗皆讀團之去聲阮制府芸臺揅經室集云當讀若弛音近於才亦與遂音近故彖辭傳曰彖者材也古音訓相兼材字之才與彖字皆在段氏古音第一部由之咍止海志代轉而爲十五部脂微齊皆灰又轉爲十六部之支佳紙蟹寘卦陌麥昔錫若讀通貫切如劉瓛之訓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迥不同部矣孔子何以材字訓之哉說文彖豕本二字今本彖豕走也當云彖豕走捝也讀若弛後之淺人疑弛字之音與彖不協故仍音通貫切妄以豕走捝也四字係彖字之下而又刪去捝字致彖豕二字互淆而凡从二字偏旁得聲之字皆淆矣不知彖乃通貫切豕也音近緣凡緣篆瑑等字从之有瑑飾隆起之意彖音近材近蠡凡蠡喙惨等字从之有斷刻分解之意二字之異在多寡一畫之間由詩大雅兌喙相亂觀之可見我爲彖訓斷不與通貫切之字相涉矣案丹鉛錄云彖者茅犀之名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犀也夜遊錄則以彖爲大豕謂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取以喻之茅犀云云未詳所據大豕之說殆亦本于說文而二字不分遂以解彖字者爲彖字解矣阮說至明晳故備錄之

雲行雨施一句　雲行雨施本義以爲釋亨字之辭蓋資始者氣氣發洩之盛則雲行雨施施者布散之意也虞氏注乃謂已成既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故雲行雨施荀爽注又以爲乾升於坤曰雲行乾降於坤曰雨施成兩既濟此二說宗漢易者皆主之而實有未是虞氏之意謂九二九四上九變而之正耳不思經典之文言必有序下文方言時成而此先言卦變非其序也且既濟之卦上坎下離若謂變成既濟則當兼言離坎其象始備苟舍離而言上坎下坎則是習坎矣安在其爲既濟此虞說爲不可通矣荀云乾升於坤謂乾九二之坤五也乾降於坤謂乾上九之坤三九四之坤初也夫乾九二之坤五成坎謂之上坎爲雲可也若乾上九之坤三成互體坎謂之下坎爲雨亦可也若乾九四之坤初則爲震震爲雷不爲雨不得謂之雨施若合上九九四降坤言則又成離離爲日尤不得言雨施是荀說更疏于虞宜王氏引之力詆其不足據也

大明終始三句　終本義以爲卽四德之貞始卽元大明終始三句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龍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牛農易說以終爲指上爻始指初爻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舉終始並包六位大明指乾言言六位有虛實虛晦實明乾六位皆實故爲大明非謂聖人大明乎乾道之終始也案惠氏以日得天而明於晝月得天而明於夜日月之明皆天明也故以大明屬之乾又引參同契月十五日盛滿於乾全體皆明以爲大明之證說經良巧但不就聖人身上說不特與首出庶物二句不配且於時乘六龍以御天亦礙難訓釋矣　御纂周易述義聖人全體乾元於天德敵始敵終而大明之元貞者乾德之始終也乾之四德備於卦之六位潛見飛躍各以時成六龍卽六位言其一定而不易謂之位言其變化而無方謂之龍六位者乾德之定位時成者體乾之實功統天者乾德之全體御天者體乾之大用此則聖人之元亨也觀此益見本義說爲不可易矣

天行健一句　乾健也是健乃乾之本訓然他卦大象皆直舉卦名而乾象獨不然者李氏易傳引何妥曰天體不健能行之德健也猶地體不順承弱之勢順也所以乾卦獨變名爲健宋衷曰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當名不假於詳矣孔氏正義天行健行者運動之稱健者強健之名乾是衆健之訓今大象不取餘象爲釋偏說天者萬物壯健皆有衰息惟天運動日過一度皆運轉混茫未曾休息故曰天行健此說較何宋二氏爲詳故宋元諸儒悉從之而以天行健作一句讀也近武氏億經讀考異謂乾字古作𠃵見古今韻會傳易者轉寫作健是健卽乾字之轉聖人釋象皆以卦本名言之不宜自變其例據此是以天行二字爲一讀健字又一讀以坤象證之天行地勢正相比對雖說與諸家異似亦有可信也

天德不可爲首也　天德不可爲首周易述引宋衷說以天德卽乾元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故不可爲首程傳朱義則均作陽剛不可爲物先解以陽亢之極動必有悔用其九者剛而能柔有羣龍无首之象故吉也此首字卽承无首來故諸儒據爲定論谷氏家杰則謂一歲首春一月首朔似有首矣然春卽臘之底朔卽晦之極渾渾全全要之莫知所終引之烏有其始更無可爲首也用九者全體天德循環不窮聖人之御天者此也義似本朱訓而較爲周到　御纂周易折中此不可爲首與不可爲典要語勢相似非戒辭也若云恐用剛太過則天德二字是至純至粹無以復加之稱非若剛柔仁義之各倚於一偏者之謂也恐其用之本過而不可爲先則非所以爲天德矣程子嘗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語卽不可爲首之義此以不可爲首猶云不可方物不可端倪然則谷氏之論乃定論也

文言二字　乾坤二卦文言曰三字或以爲孔子自名或以爲與彖曰象曰字皆王弼等所加其訓解亦衆說紛紜訖無定論梁武帝謂是文王所制蕃因元者善之長也一節晉穆姜引之在孔子前故也然初九以下者答問稱子曰者豈亦文王所制耶劉氏瓛謂文言者依文以言其理夫依文言理諸傳皆然何獨於此而文之莊氏又以文爲文飾謂乾坤德大特文飾以言而聽撰不經已爲正義所駁近惠定宇周易述以文言爲指卦爻辭謂卦爻辭爲文王制孔子爲之傳故謂之文言傳仲氏易亦以爲釋文王所言故名文言此二義差有依據顧以解乾坤二彖則得矣若初九初六以下爻辭則周公作概以爲文王所言亦未當是不若闕其所疑之爲安也至他卦無文言乾坤獨有則姚氏信孔氏穎達言之矣謂乾坤爲易之門戶餘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沙隨程氏謂舉乾坤則他卦可知朱子亦云文言中象傳意以盡乾坤之蘊而餘卦可以類推今以上繫所釋七爻下繫所釋十三爻證之三隅之反可得矣

六爻發揮二句　六爻卽乾之六爻發揮者每一畫有一爻辭以發揮之也旁通本義訓曲盡來氏謂如初之潛以至上之亢事有萬殊物有萬類時有萬變皆該括曲盡而無遺也一說旁字對直字看乾之情盡於卦辭爻辭元亨利貞直通之辭也潛見惕躍飛亢旁通之辭也於義亦通若陸氏績謂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乎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則拘也經義述聞云凡爻之生皆發揮於剛柔而出發揮於剛則乾之六爻矣故曰六爻發揮旁溥也六爻發揮以溥通萬物之情非謂變而爲坤以成六十四卦也下文

時乘六龍亦承六爻發揮言之六爻純陽故謂之六龍若變而通坤坤來入乾則必雜以陰爻不得爲六龍矣此駁至爲允當易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固有旁通他卦之情而繫彖繫爻必以本卦爲主虞氏仲翔惟泥乎此故其說易專就旁通取義於是本卦陰陽正旨皆破碎支離而不可究詰矣

巛字辯　坤卦坤字陸氏釋文云本又作巛巛今字也毛居正六經正誤謂巛字三畫作六段象小成坤卦巛古坤字　以爲今字誤矣鄭樵六書略謂坤卦之☷必縱寫而後成巛字王氏引之據說文坤地也易之卦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是乾坤字正當作坤其作巛者乃借用字考漢孔龢碑史晨奏銘魏孔羨碑之乾坤衡方碑之剝坤郙閣頌之坤兌字或作巛或作巛或作川皆隸書川字漢書川字或作巛則坤之本字坤字下無重文作巛者玉篇坤下亦無巛字而於川部巛下注曰注瀆曰巛借也古爲坤字然則本是川字故古人借爲坤耳家語執轡篇此乾巛之美也王肅注巛古坤字亦謂古者假借川字爲坤非謂古文坤字古借巛爲坤自廣韻二十二魂坤下列巛注曰古文始誤以假借之字爲本字而集韻類篇均沿其誤矣案川字篆文作巛坤既借川爲之故隸亦作巛毛以爲象坤之畫謂巛作六段不思坤之外尚有七卦皆有畫何不聞象之以爲震巽坎離等字也近戚氏周易考證謂巛六畫中不相連連者川字殆猶惑於毛說也歟

利牝馬之貞一句　坤本象牛象不云牛而云馬者唐孔氏謂牛雖柔順不能行地无疆無以見坤之德馬雖比龍爲純而亦能行道可象地之廣育是也然曰牝何也以牡馬則全是健若牝牛則又全是順惟牝馬則順而能健占者能以陰從陽其貞如牝馬之從牡則利故曰利牝馬之貞朱子本義牝馬順而健行者云云用孔氏意也翟氏灝經讀考異據程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其象曰牝馬之貞如程說是以利爲一讀牝馬之貞另爲句與乾四德相媲於義較當又朱子以前說經家皆以元亨利貞爲四德故程傳云然以彖傳觀之至哉坤元三句釋元字坤厚載物四句釋亨字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四句釋利牝馬之貞利貞二字連文且係於牝馬之下利字不另爲句可知此等去處自當以本義爲長也

先迷後得主一句　坤彖辭先儒以先迷後得爲句主利爲句程傳朱義皆然故於文言後得主而有常雖通戾上易以主字屬上崇定字大義辨證謂魏伯陽參同契先迷失軌後得主君是漢世讀已如此以

解二卦推之利字屬下爲是但焦作周易述引序卦屯蒙者莫若長子以證主字之義又謂剝窮上反下爲復復初體震故後得主則穿鑿之過近於支離矣坤之六爻皆可變而爲陽何獨舉初爻之變言之王氏引之謂主如大戴禮有知爲謂之友無知爲謂之主及左傳昔吾主范氏今主趙氏之類蓋君子之有所往也必有所主得其所主則安坤之變而之他也亦必以陽爲主得其所主則順故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先迷者始猶未得所主也後得主者其後乃得之也既得所主則朝夕依之故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此融會上下文而以先後字作始終字看也然他家以先爲在物之先後爲在物之後於義亦不悖觀 御纂周易述義云乾者坤之主也天者人之主也坤順乾人順天逆天而動如坤先於乾則必迷於所往矣順天而行如坤從乾後則得所主也可以見舊說之未可廢矣

利西南得朋二句　得朋喪朋漢魏以來說者不一荀九家易謂陰起於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爲西南得朋陽起於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爲東北喪朋此以消息言也馬氏融謂孟秋之月陰氣始著而坤之位同類相得爲得朋孟春之月陽氣始著陰始從陽失其黨類自喪朋此以時令言也虞氏翻謂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藏於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此以納甲言也劉氏歆則據爻辰謂坤初六在未未西南陰位故得朋坤六四在丑丑東北陽位故喪朋崔氏憬則據方位謂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西南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東北喪朋案消息納甲爻辰時令皆後世術數家言而爻辰地闢於丑位在未於承天之義尙合故後漢律歷志魏博士秦靜議皆以丑未釋也但丑即艮方未即坤之本方以釋西南東北則是以本方爲得朋亦覺未安不若崔氏本說卦爲有顯據蓋後天方位三女從母於西南故坤得朋三男從父於東北故坤喪朋惜其未指出三男三女字以致經義述聞之指駁也

至哉坤元一句　坤彖傳至哉坤元孔氏正義至謂極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同也此正解也乃又衍之曰天亦至極包籠乎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未免強爲分別致後世說易家遂以至義爲不若大之盛或又訓至爲到言坤效乾至乾之大而後已殊不合哉字神理周易述又據說文至字从一謂一亦地說尤穿鑿惟王氏引之謂爾雅晊大也郭璞作至釋文云晊本又作至鄭注哀公問高誘注呂氏春秋及秦策竝曰至大也是至哉猶大哉也老子曰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是坤與乾有竝大之義此解至即大義所見且是蓋造化無兩元坤之四德即乾之四德只在施受生成間微分先後先者屬乾後則屬坤耳第不與乾同訓爲大則尊乾之意存焉非不若大之盛之謂也仲氏易云至與大對大者無外至者無間斯言得之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程傳陰爻稱六陰之盛也本義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爲冰此爻陰始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王氏應麟曰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即女壯之戒案先儒說易皆以陽主生陰主殺爲淑慝之所由分惟是陰與陽分其德斯無惡於陰耳不然而陰或至於干陽在一身則爲理欲之交戰而善惡所自起在國家則爲公私之淆乘而治亂所由階故聖人於其消長之際每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易所爲贊化育而參天地也他爻皆言占而此不言占者謹微之意可見於象中也惟坤直五月一陰始生而經以履霜係之義頗難曉 御纂周易述義云六在坤初陰始生也變震爲足有履象焉五陰戌而霜降六陰亥而冰堅初陰生午未有霜也然陰氣既萌君子履之而知地之下有霜兆焉此即堅冰所由至也未至而先變之見幾早而防患豫也豳風十月隕蘀以爲始於五月鳴蜩即此意也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此爻象傳本義謂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來氏知德亦謂易舉正履霜下無堅冰字蓋衍文也案作初六履霜及作履霜陰始凝也於文義誠順第郭京易舉正一書通儒以漢易較之多所不合則所云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定眞本疑其託以欺人未足深據 御纂周易述義云陰陽不可相無始能順則化而生物其始不順則凝而殺物當凝之始其陰甚微積漸而成於不覺不至於堅冰不已蓋辨者辨諸此也孔子之意蓋謂經言履霜言堅冰其實此時陰始凝始凝而即言霜言冰亦以馴致之道必至堅冰不但履霜已也讀此則上堅冰字非衍文而魏志及易舉正之說存之以備一義可也

六二直方大三句　六二爻辭諸家之解各異朱子以柔順正固爲坤之直賦形有定爲坤之方德合无疆爲坤之大不習无不利來氏謂任其自然不待學習而自无不利也惠氏棟據荀九家易謂乾爲直坤爲方坤與乾旁通也陽動直而大生焉故曰大習訓重習謂與襲通如春秋傳卜不襲吉之意二動坎爲習坤善六二故不習而无不利張氏惠言則申虞仲翔說謂乾稱直陰開爲方六二之動陽見兌丁體臨故大坎爲習二以變坎爲正三時發嫌二失正非利故云不習无不利此皆以直屬乾而習字俱不作學習解案唐氏瑞徵云坤無德以乾之德爲德乾動直坤順其直達則方方積則大矣不習即坤以簡能意是不用本習之謂不獨惠氏張氏然也又熊氏以鄭不釋大字而爻辭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元黃協韻疑大字爲衍文就象傳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及大義觀之熊氏說似亦可信此爻大字殆涉文言傳直方大之文而誤歟

六三含章可貞四句　虞注貞正也以陰包陽故含章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三已發成泰乾爲王坤爲事震爲從故或從王事地道无成而有終故无成有終本義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也或曰坤爲吝嗇含之象剛柔相雜曰文文之成者曰章陽位而以陰居之坤又爲文故有章象居下卦之終變謙故又有終象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无成有終謂不敢當其成惟奉職以終其事也三說不同而義可互發 御纂周易述義則以爲君子之學患其務外而近名歛心晦迹闇然爲已惟此道爲可久終身守之可也然君子固無干進之心而亦有見用之時如或出而從王之事則仍含其章不可自有成見從君之令以終君之事而已所謂牝馬之貞順而健者也又中可字或字得此訓紬繹乃如生矣

括囊无咎三句　括虞翻訓結說文訓絜絜結字古文相通也荀九家坤爲囊陰虛能受坤又爲帛有囊象括囊者結囊之口也四上入坤坤重陰凝閉有括象爲一說四變而奇居下卦之上結囊上口之象也无咎无譽本義云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來氏易注謂四近乎君居多懼之地不可妄咎妄譽蓋譽則有偪上之嫌咎則有敗事之累惟晦藏其智如結囊口則不害矣此以无咎无譽爲申括囊之旨與本義微殊而足相補備若仲氏易謂陰相比多咎而能承五則无之陰在二多譽而隔而居四則无之義本荀氏當別論也 御纂周易述義君子見幾故取其所有而蘊藏之如括囊之口也默足以容故无咎然君子之處世也避害易逃名難如或自智其計而以括囊得譽即咎也四以多懼善於自藏不惟无咎幷其譽而亦無之是必有忘其囊之富並不露其括之迹者矣此又以无譽足无咎義視常解更進一層矣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裳下飾也孔氏穎達謂坤爲臣道五居尊位是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居於臣職故云黃裳元吉朱子本義六五以陰居尊坤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後作語類亦云黃裳元吉不過是說在上之人能盡柔順之道則无不吉皆未嘗以六五爲君也惟程傳謂是戒辭言以陰居尊非常之變爻象惟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此說顯與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相牴牾 御纂周易折中云五固尊位但聖人取象未嘗卦卦皆以君道言之雖九五猶然況六五乎故小過之六五則言公離之六五則言王公大概居尊貴之位者與卦義相當則發其所當之義程子之說朱子蓋議其非也

龍戰於野一句　龍陽物也說卦乾爲龍故程朱以下皆以龍爲指乾言言上六陰盛之極必與陽爭戰即爭之謂也陰盛爭進戰在坤六而曰龍戰者臣不可與君戰故不以戰之權予之胡氏以此爲即春秋書王師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之義取譬尤精久成定論矣來氏易注乃謂坤與乾錯故陰陽皆可以言龍且變艮綜震亦有龍象上六變艮爲剝陰陽相薄戰之象也戰於外卦野之象也半農易說則以坤十月之卦十月爲陽故稱龍說卦戰乎乾乾西北廣莫之方故稱野戰者接也言陰陽相交接也周易述又據消息謂坤在亥亥乾之位爲其兼於陽故稱龍陰陽相薄故稱戰此三說皆以龍爲就坤言也案坤卦六爻皆變則成乾龍者乾象而由坤變出龍就坤說來氏及二惠氏之訓於易之大例爲符惟以戰作接義與或說戰者動也皆於下文其血元黃句不貫此則不若作爭戰訓者爲安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　坤至柔而動也剛朱子語類謂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吳氏澄謂坤體中含乾陽如人肺藏之藏氣故曰至柔然其氣機一動而闢之時乾陽之氣直上而出莫能禦之故曰剛即六二爻所謂直也九家易則以爲坤一變而成震陰動生陽故動也剛案動剛之義諸說皆得之惟至柔字當是就坤之本體言吳氏以肺藏藏氣爲喻殊覺欠切又宋時臨安俗發解此句云動者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皆剛也洪景盧極善其言然義實本於荀九家特從而推闡盡致耳

爲其嫌於无陽也二句　爲其嫌於无陽也二句王輔嗣注爲其嫌於非陽而戰正義衍之曰爲嫌純陰非陽而戰故稱龍以明之嫌俱讀如字宋世諸賢則以爲主戰者陽不稱龍嫌於本有而設其實猶十月純陰而謂之陽月所以明陽之未嘗無也說較王注爲精矣考鄭氏本嫌作慊讀如群公溓之溓謂古書篆作立心與立水相近讀者失之溓雜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一本作嫌於陽無无字李氏集解引荀爽說之嫌又作兼謂消息之位坤在亥下有伏乾爲其兼於陽故稱龍虞仲翔本亦同荀爽惠定宇解龍戰於野本之王

氏經義述聞則據說文嫌疑也謂嫌於陽即上文疑於陽疑之言擬也陰盛上擬於陽謂之龍上六是陰盛之極陰盛似陽故稱龍爲此亦从經文本無无字之說案鄭王爻辰以坤上六值巳巳爲蛇故云似龍然與後世陰卦逆數坤上六值酉者不同其似龍云云義亦迂曲故從之者少但荀虞之所謂嫌仍不異鄭之所謂雜也惟述聞以擬訓嫌不煩改字而兼雜二意已包孕其中且於下文猶未離其類尤緊相呼應似尤近理而可從也

勿用有攸往一句　虞注之外稱往初震得正起之欲應動而失位故勿用有攸往程傳勿用有攸往謂方屯之時未可以有所往也本義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爲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案虞氏說易最重得正失正初動變陰則失陽本位故勿用有攸往專就變爻言程朱二子則就屯全體言義尤該括故趙氏胡氏皆從之　御纂周易述義坤爲衆震帥之故有攸往遇艮而止故勿用多難之世安民爲先必以仁心達爲仁政因民所宜而靜養之愼勿急功好大興役行師用民以有所往又陷之於險也此又從互卦看出蓋二至四互體坤故曰坤爲衆三至五互體艮故曰遇艮而止而經之理必有象於此益可見矣

雲雷屯二句　上坎下震之卦象言雷雨象言雲雷者象表其動象著其體也坎水在下爲雨在上爲雲雲布雷作而雨未成陰陽之氣鬱結未通所以爲屯君子以經綸者屯難之世正君子有爲之時漢書天之生禍亂所以開聖人即此意也經綸皆治絲之名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蓋天造草昧群情晦鬱庶政敝壞勢如亂絲治之之方先振其大綱而後及其條目此經綸之義也經之綸之非得其人不足以撥亂而反之正案所以云利建侯也諸家解大抵相同惟周易本義辨證以經綸字釋文音訓作論荀諝爲倫謂因姚信釋爲經綸字後人始改爲綸案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鄭本亦作經論注云經論謂撰書禮樂施政事此亦綸作論之證但古字多通綸可假論爲之毋庸據彼而疑此也

磐桓利居貞　虞注震起艮止動乎險中故磐桓得正得民故利居貞謂君子居其室愼密而不出也程傳初當屯難之世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本義磐桓難進六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磐桓字皆不作實象解惟來氏知德以中爻互艮艮爲石故有磐象羅愼齋凝圖讀易管見又以磐爲磨磐桓者磨間木柄初居屯初磐旋難進似磨之旋轉而不能前故以爲喻　御纂周易述義則以震木爲桓剛下爲磐磐桓謂柱石也大材在下而不動元貞也初本能貞猶戒以居貞者震性好動故欲其靜中勿往之義也觀此則來氏羅氏以磐桓爲實象其說亦可與傳義並存矣

邅字辨　經義雜記以說文辵部無邅字謂易屯卦屯如邅如當从說文作䢜如今本作邅者誤臧氏庸則謂曾見葉林宗影宋鈔釋文作亶如明監板汲古閣通志堂雅雨堂皆从邅此淺人據注疏本妄改也呂氏音訓亶今本作邅陸氏曰張連反亦作邅與葉鈔正合似伯恭所見釋文正書亶字而有注云亦作邅今本無之蓋脫也又漢書敘傳上幽通賦曰紛屯亶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師古注易屯卦六二爻辭屯如亶如謂險難之時也亶音竹緣反然則漢唐舊本皆作亶許書作䢜古文也案古字多通邅之作亶釋文本或如是至謂說文作䢜則非也攷說文馬部驙字云駗驙也从馬亶聲易曰乘馬驙如驙字屬乘馬句不屬屯如句駗下云馬載重難行也與馬氏亶字注難行不進貌義合段氏謂說文本作屯如駗如乘馬驙如艮是不得移驙字爲今邅字也

乘馬班如一句　震爲馬坎乘之故上三爻皆言乘馬班如釋文云鄭本作般荀氏曰般古文作班王子雍曰班如槃桓不進也馬季長曰班班旋不進也班旋猶般旋是知古易皆作般春秋傳有班馬之聲郭璞純引作般馬白杜元凱訓班爲別於是程子易傳亦以班爲分布之義馮氏椅又謂班从刀分玉入馬異處也而班之與般乃不得相通矣近惠氏易說則以爲當从說文作驙如謂震馬馵足一其足曰馵二其足曰驙言駗驙而不進說文驙者馬載重難行正六二乘剛之象今作班訓分別失邅驙之義矣案班與般通於義爲長若馬載重難行本駗字注文惠氏以爲驙注亦失考且說文引經多不與今本同以存古訓可也必據以改今文則改之不勝其改矣此宋學家自矜淹貫之過學者宜戒之

匪寇婚媾一句　匪寇婚媾諸說不同程傳柔當屯時附難自濟又爲陽剛所逼故爲難也設非逼於寇難則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五應也此作惜之之辭以寇爲指初而婚媾指五本義以六二中正有應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己爲婚媾耳此以寇與婚媾皆指初言解之之辭也虞氏舊注寇謂五坎爲盜應在坎故匪寇陰陽得正故婚媾張氏惠言申之曰三之正二承之陰陽得正爲婚媾也此又以婚媾爲指二之承三言然玩虞氏文蓋以六居二爲陰得正九居五爲陽得正而二與五本正應故

曰陰陽得正爲婚媾此寇與婚媾皆指五言張以承三釋之似非虞意　御纂周易述義多難之世群雄雞起不獨君擇臣臣亦擇君初近而強五遠而弱六二從違難決矣聖人從義不從勢故謂乘馬班如者非寇乃婚明五之爲正應也然則虞氏之說尤得爻義矣

女子貞不字二句　六二女子貞不字虞注訓字爲妊娠陸績京氏易傳注則訓字爲愛易正義亦曰女子守正不受初爻之愛宋耿南仲周易新講義乃據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文謂貞不字者未許嫁也於是後儒率從此說經義述聞援說文字乳也廣雅字乳生也及太元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中山經若山有木名曰黃棘其實如蘭食之不字注皆以字爲字育謂女子貞當爲一句不字又爲一句不字者屯邅之象非以不字爲貞也若曲禮笄而字乃名字之字士昏禮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是也許嫁而後字字非許嫁明矣耿氏說之至今相承者一以女子爲未嫁之稱不可言孕育一以上當婚媾故以爲不受愛又以爲許嫁耳內則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大戴禮男子謂之丈夫女子謂之婦人是婦人亦稱女子也貞六四暌上九皆言匪寇婚媾而上下文各爲一事自解者承上婚媾言之其義始不可通矣案說文字乳也徐鍇注引易女子貞不字爲證大傳大不字小亦作字養訓述聞云當從虞義其辨明矣第虞以三失位變復體離爲女子爲大腹今失位爲坤離象不見故不字獨曲說也以象觀之二至四互坤坤爲母爲腹妊娠象也三乘剛則難故不字矣必離象不見而後爲不字乎

即鹿无虞二句　即鹿无虞二句釋文云鹿王肅作麓云山足也李氏集解虞翻曰即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艮爲山山足稱鹿鹿林也三變體坎坎爲叢木山下故稱林中坤爲虎兕震爲麋鹿又爲驚走艮爲狐三變禽走入林中故曰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王輔嗣注則云雖見其禽而无其虞徒入於林中其可得乎兩義不同臧氏經義雜記云鄭康成本作鹿王弼同之故正義釋經注皆如字讀集解引虞仲翔說雖訓鹿爲山足然未嘗妄改聖經以證已意王肅好與鄭難因虞有山足之訓遂私改鹿爲麓據此則鹿之作麓不始於易舉正矣案詩旱麓釋文云本亦作鹿春秋沙鹿崩穀梁傳作沙麓古字多假借麓鹿原可互通但此爻鹿字若作林麓之麓解則望而可知何煩於虞人之指示蓋即鹿者逐鹿也猶孟子維兔者句雉爲獲禽兔爲獵獸之意耳田獵必待虞人然後可以有獲无虞則徒入於林中王輔嗣說是也來氏易注猶以中爻互艮爲山三爻居艮之足故有麓象釋之是亦不免於改經之失者矣

君子幾不如舍三句　君子虞仲翔註以爲陽已得位之稱幾訓近舍訓置吝疵也言三應於上之歷險不可以往動如失位故不如舍之往必吝窮矣申之者曰三動成既濟屯之所以亨也陽始動唯專乃貞三初即鹿陰體也无係應故能之正若往求之則必吝故不如舍也幾舍字俱不言其取象案三變成離離明故有幾象三至五互艮艮止舍象也虞訓幾爲近幾雖有近義而於此爻則不可通故程傳本義皆作見幾而作之幾解謂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當如是也君子字亦泛言　御纂周易述義云三不中正當屯之時不恤濟民而因以求利又無正人以導之如即鹿而无虞徒陷於險而已不得鹿也如是則小人之技窮矣易窮則變故望其變爲君子也夫林中之險非必入而後知當无虞即鹿之初其幾已兆利令智昏故不覺也君子喻義故能見幾以爲不如舍爲舍與入林均不得鹿然舍者自爲君子入者枉爲小人以此較之洵不如也若不舍而往舉足即是羞吝豈待入林而後可恥哉如此訓字字乃有的義非先儒所能逮矣

上六乘馬班如三句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本義以爲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之象周易述以乘馬爲乘五謂說卦震坎皆有馬象故皆云乘馬上不應三而乘五焉非昏婣之正雖錢論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後必泣血是其義也漣說文以爲瀾之或字此經漣字說文作㦁云㦁泣下也字或作㦁本義辨正云古蒙立心與立水相似故誤爲漣淮南子引作連此古文省也又他爻皆有占辭而此爻無之非闕也望其能補過耳　御纂周易述義乘馬班如退求三也四應初建侯者也故勸之以往五應二不字者也故戒之以貞上應三即鹿者也則不可與共事矣坎爲血卦又爲加憂故泣血也泣血漣如非篤也然猶幸其能泣也境有窮而道無窮如因憂而思奮或旁求而得人尚可轉禍爲福故不言占望之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至利貞　本義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爲蒙亨以下占辭也我二也童蒙謂五也程傳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矣故不告也俞氏玉吾謂瀆與少儀毋瀆神之瀆同不告與詩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之意同蓋蒙不求我則無好問願學之心安能得其來而使之信我求而誠不至則無專心致志之勤安能竭其情而使之聽故必待其我求而發之則相信之深一投而即入矣項氏所謂心相應而不違者是也待其誠至而發之則求道之切一啓而即通矣項氏所謂受命如響者是也此蒙者所以亨也然蒙以養正教者必

以正而亨道乃全故又戒之以利貞也

君子以果行育德　虞注艮爲果震爲行以二至四互體有震象也王注則以果行爲初筮之義孔氏正義謂君子當發此蒙道以果決其行告示蒙者則初筮之義也經義述聞駁之曰艮爲果蓏非果行之果也初筮告者決疑也亦不得謂之果行蓋果育皆成也卦下坎上艮坎象曰君子以常德行是坎爲德行也說卦曰成言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所成始也是艮爲成也許愼淮南子注曰果成也高誘呂覽注曰育成也案此解較虞王之說爲長然諸家訓果爲果決育爲涵育于卦象亦自胎合蓋身之所行謂之行以動言也心之所得謂之德以靜言也其動也勇於義以發其行象內泉之涓滴而決導其流於外也其靜也主於敬以養其德象外山之包藏而渟滀其源於內也來氏易注云果行者體坎之剛中育德者體艮之靜止可謂片言居要矣

初六發蒙以往吝　虞注初爲蒙始而失其位發蒙之正以成兌兌爲刑人坤爲用故曰利用刑人坎爲穿木震足艮手互與坎連故稱桎梏初發成兌兌爲說坎體毀壞故曰用說桎梏之應歷險故以往吝本義初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蒙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此數教在寬之義也王氏安石王氏宗傳則作一正一反口氣如師出以律失律凶之比非尙德不尙刑也二說皆不主虞氏而刑字作刑罰之刑則同　御纂周易述義以刑爲型以桎梏爲坎象以脫爲變兌毀折象謂蒙有天性而氣拘物蔽錮而不出故發發其心所以亨其性也發之道利用刑人刑人者可爲儀型之人也不惡而嚴憚不言而觀摩嚴憚則邪念息觀摩則善心生於是拘者開蔽者撤桎梏用脫而固有之天良油然而不能已矣此發蒙之利也然必當其初而用之及其時而發之過初以往習染既深則於桎梏有吝而不能脫者矣故教貴豫也此解桎梏字意主程傳而刑人作儀型之人於蒙義尤切所謂易無達占者歟

包蒙一句　包古作苞鄭康成云當作彪彪文也經義述聞呂祖謙周易音訓引晁說之曰京房陸績一行皆作彪鄭蓋本於京房也藝文類聚引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彪童蒙作世師蔡邕處士圈叔則碑曰童蒙來求彪之以文張華勵志詩亦有彪之以文句又司蒙袁公馬夫人靈表曰俾我小子蒙昧以彪皆用蒙卦之辭據此則鄭謂苞當作彪初非臆說然彪蒙之訓於義難通故後世說經家皆主包字蓋九二剛中當發蒙之任者也蒙之發有難易故貴包包者囿之使不軼其範寬之使不苦其難是也仲氏易謂坎能藏垢二爻當招藏之間凡爲諸蒙無不在其度量中包之象也來氏注包訓裹謂婦人懷孕包裹其子郎胞字也亦可備一義但以包蒙爲包容其初之蒙則不若諸家作凡蒙者爲該括也

六三勿用娶四句　此爻取象不應泛言虞注金夫謂二初發成兌故三稱女兌爲見陽稱金震爲夫三逆乘二陽所行不順爲二所淫上來之三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三爲二所乘兌澤動下不得之應故不有躬失位多凶故无攸利也此體字就互體言而金夫則專指九二程傳亦謂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群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王氏弼則謂六三在下卦之上上九在上卦之上男女之義也上不求三而二先求上女先求男者也此以金夫爲指上九也就易例論凡陰爻居下而有求於上者皆凶似王氏說是然於金夫字未有依據三與上究係正應爻辭不應戒之如此其嚴也故　御纂周易述義主程傳謂三變互兌故爲女坎中男故爲夫二坎中金故爲金夫九二納婦而不取三者以六三之有隱慝也三本應上見二多金而悅之是嗜利而不有其躬者也人性皆善無不可教惟見利祿而忘身心者必不可納之門墻彼將以其所學爲悅人求富之資教之適以長僞終無利焉故勿取不屑教也孟子曰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也

童蒙吉　陸氏績曰六五陰爻又體艮少男故曰童蒙童蒙之所以吉者本義程傳皆以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吉蓋柔而得中質之美也下應剛明之人能自得師者也其變爲巽其互爲坤坤順也巽入也順而善入有初筮之誠而無再三之瀆者也象之童蒙唯此足以當之故辭與象辭同　御纂周易述義天下之蒙未有善於童者也純一無僞充其愛敬而達於倫常則道由性生矣柔順無作因其中和而道以禮樂則德若性成矣蒙當其童而求師師曰其蒙以養正達之可以成材熟之可以作聖其吉孰大焉

需有孚光亨一節　需歸藏易作溽鄭康成讀需爲秀謂陽秀而不前者畏上坎也斯說不知所據虞仲翔以此爲大壯息卦謂陽至大壯過盛失正爲陰所傷義宜需養亦非正解本義云需待也乾健坎陷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諸家多從之孚信之在中者也坎體實故有孚象中爻互離光之象亨者通也坎爲通亨象一說中爻互兌兌說故亨也貞正也九五陽剛中正爲需之主故有貞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乾知險故有涉大川之象孚貞者所需之通光亨吉利者得所需之效也　御纂周易述義有孚者眞知時命之當安實有道義之可守也需而有孚則躁消妄息靜以生明而其性光矣神常體泰安以能慮而其心亨矣然遇險之道光亨不足恃必貴貞貞者持守堅固不息有孚之功并不露光亨之迹也以其孚貞者相時以其光亨者度義時義不失事無不濟而吉雖涉大川可也讀此可見虞氏之以壯於大輿之腹釋貞吉以二失位變而涉坎爲大川得位應五爲利涉猶不免一隅之見矣

九二需於沙四句　虞注沙謂五水中之陽稱沙也二變之陰稱小大壯震爲言兌爲口四之五震象半見故小有言二變應之故終吉此以沙字專指九五言程傳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於沙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二以陽剛之才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故小有言語之傷終得其吉本義亦以爲漸進近坎故有此象是沙字第就二之所處言也　御纂周易述義二五同德有志濟險剛而得中不肯輕進其於險也在不遠不近之間故需於沙涉世者也互兌口故有言退而隱者言其不能高蹈仕而進者言其不能匡時然其言皆局於一偏所見者小也九二守中不激不隨相時而動故不失其身而亦未嘗无濟於世久而論定向之有言者亦服矣係以終吉貴中行也

需於沙衍在中也　此爻象傳程朱二子皆以需於沙爲句衍字屬下訓寬綽意言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之傷而終得其吉楊氏簡亦謂衍在中者言胸中寬衍平夷初不以進而動其心也惠定宇周易本義辨證引穆天子傳天子東征絕於沙衍及辛丑天子渴於沙衍求飲云云謂沙衍猶流沙也流沙無水二遠於坎故爻曰沙象曰沙衍無水之象也衍字當屬上句讀案孟喜易已以沙衍爲句郭璞亦有沙衍水中有沙也之訓以衍字屬上且非臆說然爻辭無衍字以衍屬沙讀似覺贅設且於易例不符不若仍從諸家舊讀之爲安也一說衍當作行承上不犯難行而言也因與沙連遂誤加水作衍亦於情事爲近姑錄存之

需於酒食二句　酒食之象諸家說殊謂五互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荀九家說也謂需爲遊魂之卦坤者婦人之職也凡百穀果蓏禽獸魚鱉皆爲所生而遊魂變化復能烹飪腥實以爲和味之具于令升說也近仲氏易又謂五一易自艮一易自兌由兌口艮手以入乎互離之腹是酒食也諸說中惟離兌二象爲本卦互體若艮殊非卦所自具而遊魂之義尤覺支離以此解經經旨愈晦而不可曉矣夫九五陽剛中正爲需卦主是能无爲而治不多事以自擾者也故大象飲食宴樂惟此爻足以當之且坎爲水即酒象奚俟他求而後得其義也其復係之以貞吉者何也　御纂周易述義云安樂者怠荒之漸也怠荒者小人之階也故戒以貞欲其常守正道而不至於驕泰也欲其常親正人而不間以僉壬也如此則王心正而天下咸蒙休養之福故吉也

不速之客來四句　本義以陰居上是爲當位言不當位未詳程傳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爲客象復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爲不當位也二說皆以當字讀去聲來氏易注云位者爻位也三乃人位應乎上六故曰人來初與二皆地位上六所歷者乃人位非地位今初與二皆來故不當位也以一陰而三陽之來上六敬之似爲失身矣而不知其入於穴其時何時也來求援於我者猶擇其位之當否而敬有分別是不知權變者矣故初與二雖不當位上六敬之亦未爲大失也此雖不用程說而當字亦作去聲讀　御纂周易述義上與三爲正應三與初二同德故三人偕來客爲五來非由上速故爲不速之客變巽能一恭故敬之也不敢失人之心終必得人之力雖入於穴而所敬之客能拯之使出焉故終吉也五以中正主一卦之需上柔順而能敬三陽之進雖不當主位而由其能敬則猶不至於失客意矣案來氏說較程傳爲長而以不當位爲指初與二爻義究牽強此以不當位爲不當主位當字作平聲讀千載之疑釋然矣

九二不克訟无眚　此爻之義虞注以訟爲二與四訟謂坎爲隱伏故逋乾位剛在上坎濡失正故不克眚災也坎爲眚謂二變應五乾爲首坤爲戶故三百戶坎化爲坤故无眚此說象雖有據而理欠曉暢故程傳朱義皆從王弼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能懼而歸竄其邑乃可免災之說謂九二陽剛爲險之主志本欲訟李其居柔得中知已勢之不足以敵九五故有不克訟而歸逋之象邑人三百戶喻自處卑約之也若處強大是猶競也安能无眚眚字指九二自身言也項氏安世俞氏玉吾則主荀爽二者下體之君君不爭則百姓無害之說謂一家好訟百家受害惟知已之不勝歸而逋逃則近已者無連坐之患故曰其邑人三百戶无眚此以无眚爲所處之邑託以安居似於經文其邑人三百戶云云義尤協也

或從王事无成　或從王事本義謂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程傳三不爲訟而從上九所爲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此與虞翻謂道无成而代有終與坤三同義者合胡氏瑗亦曰无成者不敢居其成但從王事守其本祿而已李氏簡曰訟生於

行之相違而天下之訟又起於矜功伐善以下從上以柔從剛有功而不自居故能不失舊德而終又獲吉楊氏啓新則謂食舊德安其分之所當得是不與人爭利也或從王事者分之所不得越是不與人競功也蓋不必告訐之風乃謂之訟一有爭競之心亦訟也數說不同如本義是戒人不可或從王事然此爻辭與坤三爻大段相似不應旨義差殊故諸家多主程傳及虞注而李楊二氏尤確切不支當爲定論至徐氏幾以王事即訟事无成即象之訟不可成說亦近情但以訟事當王事古不聞有此訓究不若前數說之爲安也

九四不克訟五句　訟九四虞注以復即命渝爲句謂失位故不克訟渝變也不克訟故復位變而成巽巽爲命令故復即命渝動而得位故安貞吉謂六已變坤安也王輔嗣則以復即命渝爲反從本理變前之命正爻中之曰反從本理者解復即之義復返也即從也本理謂原不與初訟之理命渝謂變前之命謂前往共初相訟之命此又以復即爲句命渝爲句安貞吉又爲句也經義述聞謂王讀文義未安虞謂變乾成巽亦失之迂迴三五互而成巽何待變乾而後成九四巽之中畫巽者順也施命者也復猶歸也即就也歸而順以及物就初六而命之故曰復即命以剛就柔以坤化險則在下者亦變而不訟矣故曰渝渝者初爻受命而變其志也此以復即命渝安貞爲句與本義讀同而以即命爲命初爻渝爲初爻之變其志義尚未協　御纂周易述義乾初復體互巽爲命變艮爲渝艮止貞也四與初訟初不永四亦自反焉故不克非力不敵也理不足也既能以理自反必能斂其好勝之氣而即於命亦且變其好爭之心而安於貞則理得而命又不足言矣遷善改過故吉也如此訓經旨乃暢然矣

或錫之鞶帶二句　鞶帶本義謂爲命服之飾褫王弼訓奪程子朱子皆從之言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與人仇爭所獲豈能安从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蓋上九以剛處訟終象辭所謂終凶者也故設此以戒之其取象之義因乾圜故曰帶巽命故曰或錫離爲朝又爲三坎爲曳故褫也褫鄭康成本作拕音徒何反晁以道云拕如拕紳之拕楊升菴據此遂謂訟之上九上剛之極本以訟而得鞶帶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拕之以誇於人說於象傳亦不足敬語氣爲合然淮南人間訓篇秦牛缺遇盜拕其衣被高誘注拕奪也是拕與褫字異而義同升菴云云宜爲後儒所不滿也

丈人吉无咎　師彖丈人陸氏績訓聖人鄭康成以爲長人之稱王輔嗣以爲莊嚴之稱李鼎祚集解則從僞子夏傳作大人而以丈人字爲誤惠定宇九經古義力主之然楊子雲太元擬師卦贊云丈人摧孥正取易丈人義則古本作丈人可知至丈人所以取象仲氏易謂九二一陽獨尊爲衆陰之長凡兩變而成一自復來一自剝來復之震長男也剝之艮少男也今又見爲坎坎中男也以一爻而歷三男而在復爲長在剝爲高位之長今在坎又爲互震之長則無往非男無往非長儼然一丈人矣案九二爲成卦之主謂丈人爲指九二是也謂兼剝復言未免節外生枝蓋中互震震爲長子二剛得中坎水內明震雷外威是德俱尊智勇兼備之元老也故曰丈人夫師貞矣而以丈人臨之則有勝殘去殺之功無勞民傷財之失此其所以吉此其所以无咎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毒馬氏訓治虞注云荼苦也于氏亦從荼苦之解謂五刑之用斬刺肌體六軍之鋒創殘城邑皆所以荼毒天下之具而民能從之則蠱暴亭毒天下歸往吉又何咎焉王氏注則訓毒爲役數說不同經義述聞謂當从廣雅毒安也之義毒天下者安天下也孟子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其義廣雅訓毒爲安蓋周易舊註也老子云亭之毒之亦謂平之安之也案安字之訓較訓治訓役者爲長但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不得已而用以去害猶用瞑眩之藥以攻疾毒之乃以安之故程朱大儒皆主虞氏又古人行文義多反用如治之用亂潔之用汚之類是毒字中具有安義正不必訓安而後見其能安也況聚人下此一字若曰兵以正衆以順動猶不免於毒天下其可得已而殘民以逞乎不作荼毒解乖戒之意反隱矣

師出以律一句　律爾雅訓常訓法九家易坎爲法律王注云律以齊衆蓋律者軍之常法若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之類皆律也出師不可無法故於初爻言之諸家多主此意惟史記律書云王者制事立法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索隱曰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也張氏正義謂亡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此以律爲六律惠氏周易述復引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以證其說之可從案吹律聽聲古人行軍固有此一法然宣十二年左傳彘必戰智莊子引易師出以律否臧凶而釋之之曰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律且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是律字亦指軍中法律言史記周禮之文不得據爲此處正解故程朱以下皆不用正義說觀　御纂周易述義云坎爲法律出師之初申嚴法令所謂紀律也律貫臧令順人心簡而易行斯善矣之訓益見吹律云云爲不足據矣

田有禽一句　田有禽句釋文云禽徐本作擒虞注田謂二陽稱禽荀爽注田獵也禽謂二帥師禽五李氏鼎祚曰六五柔居尊位在師之時猶殷紂被武王擒於鹿臺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獵六五離爻坤體離爲戈兵田獵行師之象也王弼注則云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倡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臧氏鏞曰荀慈明謂二帥師禽五是古文易本作擒王輔嗣云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曰田有禽亦當與荀同蓋徐仙民易音據王氏而其本作擒知王亦作擒也虞仲翔好改先儒舊義故云陽稱禽則讀禽爲禽鳥之禽也案臧氏意以作擒者爲是也不知師者衆也大田之禮亦以簡衆故於六五言之經義述聞謂六五下應九二二陽爻故曰有禽是田有禽就五爻言也荀以擒爲擒五擒從二爻爲主易無此例況以孔氏正義猶如田中有禽之說推之孔中王者也則謂王當同荀恐亦未必然矣

上六大君有命四句　上師之終功之成也虞注同人乾爲大君巽爲有命承受也坤爲國二稱家謂變乾爲坤欲令二上居五爲比故開國承家陰稱小人坤虛无君體迷復凶故小人勿用此第就消息取象而垂戒之旨未甚分明程傳云師旅之初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小人有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朱子語類謂小人既已有功如何賞不及他看來只是勿更與之謀議經畫胡氏炳文林氏希元則以爲謹始之意謂小人有功而一例賞以爵邑勢必播惡於衆不若行師之初勿用之爲愈也數說似皆於爻意未協案此命字與王三錫命命字同但彼爲寵命而此爲命令耳下二句承上句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即君之命辭也蓋從來國家之禍皆由乎日謨用小人以致釀成亂階雖賴長子丈人幸而克捷而天下之被其毒者已多矣故於歛至策勳之時叮嚀告誡之曰若等今大者開國次者承家必建官惟賢切勿輕用小人再啓干戈之斁觀象傳必亂邦也何知此是鑿其已往贅其將來之辭諸家皆泥定小人有功說非爻意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比親輔也本義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歸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當爲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貞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程傳筮謂占決卜度非以蓍龜也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長久貞謂守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求此三者則无咎矣胡氏炳文曰原筮本義讀如原蠶原廟原田之原義皆訓再吉上下相比之吉无咎所比者之占也案六十四卦唯蒙比以筮言蒙貴初而比貴原者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於義各有當也比象取象自本義外諸儒多未之及張氏惠言易虞義注云師同人震巽相通受命如擬筮象也之五爲比通大有乾爲蓍兌爲口舌比艮爲手手蓍而說又有筮象故曰原筮乾五位乾元始正五下初息大有乾元正則六爻皆正故元永貞此雖就消息言而亦可備一義

比吉也三字　比吉也三字朱子本義以爲衍文郭京王昭素則謂誤增也字經義述聞亦以也字爲衍而比吉二字當在下原筮之上因列四證以明之謂凡彖傳必先釋卦名而後及卦辭若比吉二字在比輔也之上則是先列卦辭而後及卦名六十四卦皆無此例一也凡釋卦辭則列卦名於其上若蒙亨以亨行時中也之類故此當云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若無比吉二字則自亂其例二也九五以剛處中所以比而得吉然則以剛中也正釋比吉之義原筮元永貞上必有比吉二字三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此比與順同義昭二十八年左傳擇善而從曰比是比與從同義荀子王制篇天下莫不順比服從是比與順從同義然則下順從也仍是釋比字之義非釋吉字之義以上原無比吉二字故也四也此說援據詳明確不可易當從之

有孚盈缶一句　此爻之義重在有孚字孚者誠信也比人之道固以誠信爲先然誠信爲先未至猶不得謂之孚故必自一念之誠積而念念皆誠自一事之信積而事事皆信如缶之盈焉乃有孚之實也缶來注云瓦器以土爲之而中虛坤土陰虛之象也初變成屯屯者盈也故有盈象又曰有孚即孟子所謂信人盈缶則充實之謂美矣此說足與傳義相發或曰初爻變震震爲仰盂故有缶象亦通若鄭康成謂爻辰在未上値東井缶汲井之器也則支離矣夫舍本象而取爻辰義已迂曲況未値東井初無缶象乃沿井字而牽連及之尤附會不經李氏集解序言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而所采鄭注不及爻辰一語可謂知所去取矣

顯比王用三驅五句　顯比顯然光明正大无私也言比我者无私而我亦非違道以求乎彼也下三句顯比之象三驅者設三面之網而開其一面本義所謂天子不合圍是也來注坎錯離爲日王象又居離三之象坎馬駕坤車驅之象總師用兵驅逐禽獸之象也前後坤土兩開一面之象也前禽指初下卦在前初在應爻之外失前禽之象也坤爲邑爲衆又三四爲人位邑人之象也不誡者禽之去者聽其自去邑人不相警戒以求必得也此解視諸家爲詳惟來氏專主錯綜故王字二字皆專就離說其實五君位自有王象互

艮止故不誠也　御纂周易述義陽剛居尊建中表正以爲民極而無要結之私其道光明故曰顯比大公之心廓然無外比者親之不比者征之如合三驅之圍而縱失前禽邑人亦不敵戒以求必得上下相忘於順逆大同之世也故吉

王用三驅二句　王用三驅二句衆說紛歧或以爲三驅者三田也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然經云三驅不云三田則三田之說非也或以三驅爲驅下三陰不及於初故失前禽然四陰皆在下何獨不及於初且經云三驅不云驅三則三陰之說非也或曰卦上坎爲豕下坤爲虎互艮爲狐三驅者驅此三獸也然王者之田害物者則去之何獨驅此三獸則豕虎及狐雖象之所具而於義亦未當也又有以三驅爲三度驅禽者謂王者驅禽獲則已故失前禽引左傳秦獲晉侯之占千乘三去三去之後獲其雄狐以證三驅之義然曰三度驅禽而以三去證之尤屬附會惟謂三驅者設三面之網而開其一面有合於天子不合圍之禮故朱子取之要之諸家之論皆泥於爻象而然耳其實經意是以田獵喻王者大同之化林氏希元所謂三驅失禽置得失於勿恤狀蕩平之王心者是也師比皆有禽師言執比言失者師禽在內境內之寇也故利於執比禽在外化外之民也故不妨於失所指者不同言各有當也

密雲不雨二句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程朱以下諸儒皆就天地之氣東北爲陽西南爲陰說謂雲起東北倡陰必和故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不雨也其曰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時視岐周爲西方故曰西郊虞氏舊註訓密爲小謂兌爲密需坎升天爲雲上變爲陽坎象半見故密雲不雨豫坤爲自我兌爲西乾爲郊雲生於西故自我西郊此以需上爻變爲巽與豫旁通故曰需坎曰豫坤然半象之說通儒多詆之　御纂周易述義故以乾氣升爲雲以有巽風離日爲不雨謂巽陰得位止乾之進似乎不亨然陽衆而得中君子道勝若能孚小人而用之猶可以志行譬之陰陽和則能成雨今三陽氣盛足爲密雲以不受陰畜不能成雨文王推原不雨之故不責陰而責陽故曰自我西郊其心以爲民不被澤皆由已之德薄不能孚化小人蓋引告自責終欲積誠以動之也此解自我字尤有味外之味迥非常解所能及矣

復自道三句　本義程傳皆訓復爲上進訓道爲上進之道潞王獨舊說也經義述聞謂外卦爲巽巽爲八爲伏初九應巽之初八而伏藏畜之象也入伏則前無所往惟有來復而已故稱復道如履道坦坦之道路也初九震爻震爲大塗故稱道道者所以行也九三與脫輹九二牽復皆有不行之象則初九出无所往自塗而復故曰復自道王法失之此說復字與王氏申子龔氏煥諸家訓復爲反者合以易中出自穴告自邑納約自牖諸自字皆實指其地例之訓道爲路亦非臆撰可從也何其咎他家皆作慶幸之辭猶云何咎之有也　御纂周易述義何咎通受也應而不相得四將咎之矣初需受其咎而不肯貶其道身名俱全故吉也此解何字與舊說不同然何天之衢先儒多以衙釋之則何固與衙通矣

輿說輻一句　虞注輿作車輻作腹謂豫坤爲車爲腹至三成乾坤象不見故車脫腹此主旁通言然腹爲之借字何得以坤爲腹釋之故本義但以九三剛而不中迫近於陰本非其正應而說之爲所係畜不能自進爲輿脫輻之象釋文云本亦作輹項氏安世辨之曰輻車轑也輹車軸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然輻無脫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脫若輹則車不行即脫之矣胡氏炳文亦據說文謂輹車下橫木非輻也大畜九二說輹蓋剛而得中自止而不進也小畜九三說輻則剛而不中止於陰而不得進也由二說觀之是說輻之不可以行不同說輹之可以復進不必據左傳注輹輻通用而於小畜九三亦以輻爲輹矣

有孚攣如二句　虞注孚五謂二也攣引也巽爲繩豫艮爲手二失位五欲其變故曰攣如以及也五貴稱富鄰謂三兌西震東稱鄰二變承三故富以其鄰此以旁通二在豫居互艮末三體兌五在豫爲震故以艮兌震取象然說太迂回本義以巽體三爻同力畜乾爲鄰謂九五居中處尊勢必有爲以兼乎上下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程傳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二說於爻義亦不甚明了　御纂周易折中謂以卦意推之則六四者近君之位也所謂小畜者也九五者君位也能畜其德以受上下之畜者也四曰有孚是積誠以格其君五曰有孚是推誠以待其下上下相孚而後畜道成矣故四曰上合志者指五也五曰以其鄰者指四也四與五相近故曰鄰又鄰即臣也書曰鄰哉臣哉是也富者積誠之滿也積誠之滿而至於能用其鄰則其鄰亦以誠應之也故象曰不獨富也以誠感誠之謂也大抵上下間不實心則不能相交故曰富以其鄰不虛心則亦不能相交故曰不富以其鄰所取象者本於陽實陰虛而其義一也

履虎尾三句　履象之義有謂坤爲虎艮爲尾震爲履尾者虞氏翻也有謂離爲虎三履二爲履尾者朱氏申也有謂二爲虎三爲履尾又三爲虎四爲履尾者蘇氏軾也有以乾爲虎兌爲履尾者唐氏鶴徵也有謂中爻錯震震爲足有履象下卦兌錯艮艮爲虎故有虎象者來氏知德也有謂虎屬金爲西方獸而乾與兌皆位金故乾之五爻兼言龍虎革之上兌兼及虎豹此爻虎字當合乾兌言之者毛氏奇齡也案卦名履者柔履剛也蓋就二體論之則是以兌柔而履乾剛就六爻觀之則是一柔應履五剛柔不勝剛動多險阻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其義也其所以不咥人說者謂上口不開故不咥其實由以兌柔應乾剛恭謙利順能化強梁而不爲所害故如履虎尾而不爲所噬者然履之所以爲禮也彖傳本自分明諸家泥於象數反失大旨

幽人貞吉一句　幽人本義以爲幽獨守正之人說者謂上言履道坦坦是尊德樂義世網不攖非身江湖而心魏闕者不足以當之虞氏則以爲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之正得位震出兌說故貞吉惠氏棟引尸子文王幽於羑里及荀子公侯失禮則幽注云如晉文公執衛成公寘諸深室是也以證之而謂俗目高士爲幽人者爲非案焦氏易林訟卦辭曰執囚束縛拘制於吏幽人有喜是漢世說易多以幽人爲幽囚之人也然虞謂履自訟來訟時二在坎獄中其說亦未安據云震出兌說訟象已不見矣何得復以訟言之故王氏引之謂幽人者是兌象非坎象以中孚彖傳云君子以議獄緩死是兌有議獄之象隨上九兌之三爻也曰拘繫之乃從維之是兌有拘繫之象又歸妹卦亦下兌故九二曰利幽人之貞此說較虞氏旁通之義爲明第以承履道坦坦言究屬不順故程朱大儒皆不用幽囚之義

武人爲于大君一句　虞注乾象在上爲武人三失位變而得正成乾故曰武人爲于大君此謂以武人而居大君之位也程傳朱義亦以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如武暴之人得志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諸家皆同此說然三非大君之位以武人而居君位釋之於卦例殊不相符且經不曰武人爲大君而曰武人爲于大君如諸家云云于字竟成贅設皆有所未安也惟王氏申子謂三以陽居陰以柔履剛不自量度而一於進如履虎尾而受咥之凶夫不顧強弱勇猛直前惟武人用之以有爲於大君之事則可武人句作推廣說於于字語氣乃協當爲此爻正解

夬履貞厲一句　虞注三上已變體夬象故夬履四變五在坎中爲上所乘故貞厲程傳朱義則謂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以下兌說應之凡事必行無所疑礙故其象爲夬履然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猶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正亦危王氏申子謂履以柔履剛爲義尚柔不尚剛也若貞固守此危道也是貞即固守意與傳義又殊而厲字則皆作凶厲解似非爻意　御纂周易折中云凡彖中所贊美則爻辭無凶厲者此由九五有中正之德故能常存危履之心則雖夬於履而動可無過咎矣厲字指心說引書心之憂危若蹈虎尾以明之然則彖象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蓋有以信其心矣

視履考祥二句　本義以視履考祥爲句其旋元吉爲句言視履之中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蓋以人之吉凶生於所履履未終則善惡未定而吉凶之應亦未定至上九則履道終矣故特發此義令之視其所履以考其祥此示人以自求多福之實也來注則以視履爲句考祥其旋爲句視謂回視詳審中爻互離目視之象也祥者善也旋周旋折旋也考其善於周旋折旋之間斯中規中矩矣豈不元吉半農易說謂卦之始終本末惟初上兩爻復之元吉在初所以開其始也履之元吉在上所以善其後也君子不以隱顯異心亦不以窮通改節自始至終由本及末視履於上一如素履於初則履道成矣所謂其旋者以此此二說皆與本義微殊而可以互發若仲氏易謂三居巽初爲視可視我所履又居兌上爲決則可以考我所履之吉凶與否向以下乾之三剛易而爲上乾之上剛猶未能旋其剛而復之於初也其旋之則以兌從乾者而更爲純乾乾雖居履卦之終而實爲乾卦之首乾元善長吉莫大焉此則主推易言非古義也

小往大來一句　虞注陽息坤反否也坤陰詘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爲大來張氏惠言疏之曰泰三陽息臨云息坤者乾坤消息往來於否泰自姤至否坤成乾滅則陽息而反泰自復至泰乾成坤變則陽消而反否也案虞氏注易專主旁通故說多支離惟否泰兩卦彖辭爲得經之本旨蓋易本以反對爲序所謂往來上下即就切近之卦取之非取諸他卦也而莫明於泰否之象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曰大往小來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曰小往大來是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雜卦曰否泰反其類也本義謂坤往居外乾來居內亦用虞義但又云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此則泥卦變轉覺窒礙難通矣來注云否泰二卦同體文王綜爲一卦小往大來者言否內卦之陰往而居泰卦之外否外卦之陽來而居泰卦之內也斯言得之其所謂綜即反對說也

包巟二字　泰二包巟釋文云巟本亦作㠩穢也說文云水廣也鄭康成讀爲康曰虛也李氏集解載虞翻注與說文同翟子元注與鄭氏同周易述从翟鄭義引彖柔詩具贊卒巟毛傳巟虛也爲證謂乾盈坤虛故五虛无陽三當升五故上包之仲氏易則以巟爲四巟之巟指坤地言經義述聞亦主此義引太元大次五包

荒以中克濟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范望注五君位也包有四荒故曰包荒及周禮荒服爲證謂子雲太元傚易而作竊意九二包荒前漢經師必有訓爲包四荒者故太元用之蓋泰內卦爲乾乾九二有君德九二居內卦之中以外包六五六五居外之中以內應九二則中國有聖人而荒服來享之象也故曰包荒正太元所謂包荒以中下文所謂得尙乎中行也此說較許鄭諸家爲允顧治泰之道不難於用君子而難於安小人小人在外如草荒蕪治之過嚴激則生變故貴有大度以寬容之而後反側可靜下文用馮河不遐遺朋亡皆包荒中作用謂如是則寬嚴得中故曰得尙乎行由此言之本義主包容荒穢說尤的當而不可易也

勿恤其孚二句　程傳本義皆以勿恤其孚爲句于食有福又爲句何氏楷則斷勿恤爲句其孚于食爲句謂泰之九三六四坎象半見坎爲加憂以其半見故勿恤也坎中實爲孚泰九二卽坎中爻故稱孚二三五互兌兌爲口食象其孚于食者言三往孚四也王氏引之謂以易中勿恤及孚于嘉孚于剝等句例之何氏此說洵較舊說爲長但以勿恤爲坎象半見孚于食爲三往孚四則非也坎已半見上爲憂將至矣何云勿恤今案二四互兌兌爲悅三五互震震爲笑九三居兌之中爲震之主故勿恤也三與上爲正應乾鑿度上爲宗廟有享於宗廟之象互震爲稼又爲長子主器有奉黍稷之象上兌兌爲口有鬼神來食之象九三以乾體信故稱孚小雅楚茨篇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故曰其孚于食有福此以經注經不爲無據然以爲義蓋于是猶未也　御纂周易述義小人者食君子者也恤而慰防轉啓猜忌開誠布公孚而化之則小人受治而食人君子治人而食于人上下相安而彼此受福矣觀貞留君子之往其孚不變小人之來聖人所以乎天地之德也此仍從其孚斷句而勿恤訓爲不必憂小人則諸儒所未逮矣

六四翩翩以孚　傳義皆以此爻爲小人復來謂泰極之地三陰翩然而下故不待令而自從不待告而自信也沈氏該則以四處上體在近君之位三陽既進樂與賢者共之是以志同而所願得趙氏彥肅則以四從大五下賢爲其心休休李氏簡則謂上下相孚乃君臣之交泰故下三爻皆以剛直事上上三爻皆以謙虛接下四當二卦之交故發此義兪氏玉吾則謂翩翩降以相從貌易以陰虛爲不富四爻陰故曰不富何氏楷則謂四能挾其鄰居之鄰相從而下者以三陰皆欲求陽故不待戒而能以之下孚乎陽也數說不同而皆與傳義相反　御纂周易折中以象傳上下交而其志同觀之則四五正當君相之位下交之主

兩爻象傳所謂中心願也中以行願也則正所謂志同者也爻辭不富與謙六五同皆言其謙虛而不自滿足爾觀此則沈氏以下諸說于爻意爲合矣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　六四象傳王輔嗣注以陰居上位爲失實程傳朱義皆從之至李氏簡始謂爻言不富象言失實是皆不以富貴驕人而有虛中無我之意故兪氏玉吾謂失實與蒙六四遠實同皆指陽爲實也陰之從陽猶貧之依富今三陰在外而失所依故曰失實而何氏楷則以失實卽不富之謂不富而其鄰從之者以三爻皆不富而欲資乎陽也數說皆不用王注義　御纂周易折中云考易中皆以陰陽分虛實不因乎上下也故凡陽爻爲實爲富陰爻爲虛爲不富則失實之爲解不富明矣失實猶言實若虛也四五皆虛中以下交其觀勢位才德皆若無有然者大學所謂無他技孟子所謂忘勢是也然則李氏兪氏何氏說視傳義爲長矣

帝乙歸妹一句　朱子本義不確指爲何人但云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程傳史謂湯爲帝乙厥後有帝祖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又是一帝乙茲稱帝乙未知誰是案漢易虞仲翔主紂父之說荀慈明等主成湯之說或據乾鑿度泰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云云謂于此可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敬戒之義爲自成湯至于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元孫之孫外服絕矣疏可同名故不嫌也泰之帝乙則成湯也世本湯名天乙故又稱帝乙據此二說似作成湯者爲是而傳義皆不指實者蓋疑事毋質此古大儒之虛心也

上六城復于隍五句　本義以此爻爲泰極而否之象隍城下空處也程傳掘隍土積累以爲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頹圮而復于隍也來注謂此復字正應无往不復復字師者興兵動衆以平復之也坤爻爲衆中爻爲震變爻象離離爲戈兵衆動戈兵師之象也中爻兌口告之象也兌綜巽命之象也自者自近以及遠也坤爲邑故自邑貞吝者謂不能保邦于未危之先而罪已于既危之後雖正亦可羞也此解貞字與本義異　御纂周易述義云順乾无成坤之貞也聖人觀象以爲城復于隍世運方否而又以兵爭之益之亂耳故勿用師爲自邑告命焉蓋窮武不如修文勤遠不如治近守其國邑明其政教所以得民卽所以同天也若安于順乾之貞不能有所轉則可羞矣否泰之類雖曰天命聖人終以人事挽回之也

不可榮以祿一句　不可榮以祿之榮諸家皆讀如字謂君子當否之時儉德辟難雖欲榮之以祿而不可得也虞翻本榮作營經義述聞以作營者爲是據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及淮南原道篇竝曰營惑也謂不可營以祿者世莫能惑以祿也云不可者若云匹夫不可奪志非不可求榮祿之謂也凡象傳言君子以言先王以后以者皆無作戒辭者孔沖遠謂不可榮華其身以居倖位失之矣歷引楚策好利可營也大戴禮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及漢書敘傳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眞㓜注引易不可營以祿爲證碑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老子銘樂居下位勢祿弗營費鳳碑退已進弟不營榮祿爲兩漢相傳本多作營惑之營之證案廟子骴職篇上作營故民不榮韓子內儲說以榮其意而亂其政皆營惑義而字作榮是古榮營字通王謂當从虞本雖與諸家殊而于義不悖可竝存也

初六拔茅茹至吉亨　虞仲翔于泰初爻注云否巽爲茅茹茅根艮爲手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其彙而于否初無文意以義同泰卦也本義程傳此爻訓各不同本義云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變爲君子而吉且亨此以改過望之廣遷善之門也程傳及王氏胡氏諸家皆以時當否塞義無上應君子亦惟引身而退自守以正則身雖詘而道伸無往不吉亦無往不亨是均作君子守道解易不爲今人謀也竊意非小人連類而進世何以否而聖人許小人改過又未必遽以吉亨係之似乎拔茅茹以其彙當從本義作小人進說而貞吉亨當從諸家作君子守正則吉而免禍亨而伸道說庶兩無偏枯也歟

大人否亨四字　荀注大人謂五乾坤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王注小人路通內柔外剛大人否之其道乃亨正義申之曰大人能否閉小人之吉其道乃亨二說不同而否讀爲否卦之否則一也經義述聞謂否字當從虞注作不訓爲是言六二包承于五小人之道也九五之大人若與二相包承則以君子而入小人之黨是亂羣也故必不與包承而其道乃亨若以否隔解之既否隔矣向安得亨乎案遯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傳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言小人不能好遯也以此例之謂否當作不訓說亦可從惟謂既已否隔尙安得亨者亨字未免過拘亨本義謂道亨困彖云困亨說者亦以爲身困而道亨非必行無不得而後可亨也且以大人爲專指九五此用荀義亦未當　御纂周易述義

云二以重柔上應九五畏其勢而承之又以得中包其承而不露小人之巧者也工爲容悅不害君子故可得吉諂諛者進則剛方者退是小人之吉卽大人之否也然大人但當固守其否不可羨其吉而效其承于衆世波靡之中獨留此乾坤之正氣此吾道之亨亦卽世運之所由以亨也夫以泰而亨易以否而亨難否泰反復而君子之亨自如道能通天地之窮也觀此則君子當泛言而先儒讀否爲否卦之否于經旨闕未爲失矣

九四有命无咎三句　疇同類也離麗也祉福也此爻之訓虞義未聞荀九家注亦殘闕朱子本義以命爲天命言否過將濟之時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爲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祿也程傳則以命爲君命言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于君命威福一歸于上則无咎而志行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麗其福祉也來氏注以爻變巽有命象有命者受九五之命也四近君易于獲咎今變巽順則能從乎五故不惟在我先咎獲一身之慶而同類亦竝受其福也此二說與本義殊而實相濟何也泰之治也以命亂而成否否雖亂也亦以有命而成泰命者天之所令君之所造也項氏安世謂道之興廢由天世之治亂由君者是也然泰變爲否易故于內卦卽言之否變爲泰難故于外卦始言之此又聖人之微意也

周易集解卷一終

（修文堂精製鉛版）

周易集解卷二

寧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掌明氏重校

上經

柔得位得中三句　本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從程傳柔得位謂以二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正中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故爲同人之說也項氏安世曰同人以一柔爲主從柔不能以同乎人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　御纂周易折中傳義皆以乾爲專指九五然若專指二五之應恐不得謂之同人于野矣蓋乾者陽爻之通稱一陰處中與五陽相應此卦所以爲同人也不言上下應者蓋陰居上體而爲卦主則可言上下應之如比如小畜如大有是也若在下體則但言應而已案師履及此卦是也

天與火同人三句　同人大象虞注謂師坤爲類乾爲族辨別也乾陽物坤陰物體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照乾坤故以類族辨物孔氏正義訓族爲聚言君子法此同人以類而聚也辨物謂分辨事物非之謂類當訓比族類也爲善爲惡各如其類以比類之則謂之類族而各如其品以辨別之則謂之辨物品物也案類族辨物相對成文虞孔串言而虞義尤晦述聞非之當已但經文原有類字而族義訓類未免贅複且于異同之旨亦未有發明　御纂周易述義先天乾位即後天離位天純陽火生于陰而成于陽故天以日爲明以火爲用是以天與火可以言同天上運火上炎不同其物而同其性亦猶人之與人不同其道而同其趨也故曰同人君子法之以類其族辨其物天之所生各族殊分法乾覆之无私者于殊分之物而類聚其所以同異中之同也火之所及萬物均照法離之有別者於均照之物而辨析其所以異同中之異也同其所不得不同異其所不得不異所以爲同之大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傳義皆訓宗黨指九五言也言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于上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爲私狹故可羞吝蔡氏淸亦謂同人之道貴乎廣今二五相同雖曰兩相與則專然其道則狹矣曰于宗者以見其別于野也案卦義以柔得中而應乎乾故曰同人六二成卦之主即彖傳所謂柔得中者也同之爲道雖貴大同而上應九五正應乾之義何以反致羞吝故後儒有據古文吝作遴說文曰行難也之訓謂二爲一卦之宗居中應五而迫于三四之剛才弱不足以濟故有難行之象然以宗即指九二于字語氣亦覺未協　御纂周易述義坎自坤變離麗乎乾故坤爲坎奮乾離宗也二本中正以與初三爲宗故近而同之所以類族非有私也然五居尊其應也既上應之則當褰朋以從乾而內比于宗雖無私而不當于理矣中正而不應非君子之貞也故吝必如此說乃與象傳之旨不背

九四乘其墉四句　墉虞仲翔作庸古字通也謂互巽爲庸四在巽上故乘其庸變而承五體訟乾剛在上故弗克攻則吉也此墉字就互體言而攻字則似指五程傳亦謂四切近于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爲吉矣此以墉爲四五之間也本義則謂剛不中正又無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此又以三爲墉無攻字似即指攻三言蔡易例切近之爻在下者言承在上者則言乘也　御纂周易折中則以攻爲攻初謂卦之內體自同而異故于門于宗同也至三而有伏戎之象則不勝其異矣外卦自異而同故乘墉而弗攻大師而克相遇漸反其異也至于上而有于郊之象則復歸于同矣三四兩爻正當同而異異而同之時聖人因其爻位爻德以取象三之所謂敵剛者敵上也四之所謂乘墉者攻初也蓋既非應則不同不同則有相敵相攻之象矣以爲爭六二之應而與五相攻似非卦意

笑字辨　先號咷而後笑笑字毛居正六經正誤謂笑古作𥬇從八象眉目悅貌後轉作竹轉作夭夭𥬇之貌天本有點者文作夭俗訛作笑九經古義笑字古文皆作𥬇說文無笑字李陽冰刊定說文始從竹從夭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故毛氏據以爲說其實非也古本漢書薛宣傳宜𥬇相樂今本作宜笑相樂當灼注書篆形皆𥬇字象蛮矢因訛爲蛮夭然則𥬇爲古笑字審矣李陽冰多臆說不足據案東坡謂王介甫云笑字從竹從犬以竹擊犬故可笑此雖借以譏王之穿鑿而亦可見𥬇之訛笑由來已久不自後世始也笑古又作咲前漢書揚雄傳士有不談王道則樵夫咲之是𥬇之與咲兩體並行並皆出于漢世似不得專以作𥬇者爲古文也

同人之先二句　中直王弼注訓強直謂不能使物自歸故用其強直也孔氏正義同人之先以中直者號咷之意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張惠言易虞義注二中正直謂當以中直爲先解此皆依文訓義惟王氏引之謂同人之先師先號咷而後笑也但言先者文也先者有後之辭言先而後見矣直者正也以中直者以中正也與訟豫艮發同變正言直以與克爲韻耳其實一也九五居中得正始爲二三所隔失應于二則悲然物莫能間得其所與則樂故彖傳曰中正而應案以但言先字爲省文以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傳但云係小子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象傳但云係丈夫之類例之皆文云云誠是也發說單就先字立義似未得傳旨

大有元亨　程傳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爲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爲大有之義朱子本義因之元亨者謂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鄭氏汝諧曰大非陰柔所能有也必虛沖不自滿者能有之六五明體而虛中所以爲大有所以爲元亨也鄭氏剛中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諸爻之有皆六之有也豈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案全經以一陽得位者比也以一陰得位者大有也比彖言吉无咎大有直言元亨其不同何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比以九居五視大有之六五爲優矣然比之應之者五陰也則民庶之象也大有之應之者五陽也則賢人之象也賢人應之所有孰大于是哉故大有之柔中雖不如比之剛中而比之吉无咎則不如大有之直言元亨也彖辭直言元亨更無他辭者惟此與鼎而已皆以尙賢養賢之故也

公用亨于天子　程傳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此從王注以亨爲亨通之亨也然春秋傳引此文作享謂享獻也于義爲長蓋古無享字亨享烹並通作亨故本義不從程說謂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享于天子之象來氏注乃據程傳而以朱義爲非是　御纂周易述義離爲王公上卦離天子也三近離其公也乾爲金玉艮馬用享也三當大有之時居下之上公侯有國家而富盛也剛正而上交用所有以享于天子不私其富盛故所有者不爲害也若挾所有以自私則不知其所終交故小人弗克言用有者之難也觀此益見本義說不可易矣

匪其彭一句　彭字之義本義以爲未詳程傳訓盛多貌引詩行人彭彭駟騵彭彭爲證易音謂彭子夏傳作旁詩之彭彭非單字解故仲氏易從顧曾旁多也之訓然程傳盛多貌已兼多義而子夏傳之旁漢上易亦以爲盛滿貌似不必另爲之說也來注乃以彭爲鼓聲謂四爻中變爲震震爲鼓彭之象也周易述則謂當從虞注作尩說文尩跛曲脛也從允象偏曲之形足尩故體行不正四失位體兌折震足故足尩也變而得正故云匪其尩无咎二說皆與舊殊第來氏鼓聲之云不過就彭義引伸之其意固仍以訓盛多者爲正若惠氏從虞改彭爲尩則與諸儒之解全殊矣案四以陽剛處多懼之地上承六五柔中之君功高則易偪震則疑易于得咎者也故必匪其彭乃无咎豈以匪其尩爲无咎乎胡氏炳文云卦名大有彭字即大字之義大有者六五之有也九四有僭過之嫌必不有其大而後可以无咎斯言得之矣

上九自天祐之三句　祐虞注作右云助也大有通比坤爲自乾爲天兌爲右故自天右之此以消息至大有乾息以成與比旁通故曰乾曰坤三至四體兌繫注云兌爲口口助爲右故曰兌爲右也本義謂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履信思順而能下賢也故其占如此程傳亦謂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從之合道之至自當享其福慶是皆以吉爲上九之吉也郭氏雍則謂六五之君實盡此而言於上九者蓋言大有之極以此終也鄭氏汝諧曰五厥孚交如履信也居尊用柔思順也上九在上尙賢也胡氏炳文最爲確守朱注者于此亦曰小畜上九畜之終也其占曰厲曰凶承六四言也大有上九有之終也其占无不利承六五言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易以上爻終五爻之事者甚多如師之大君有命離之王用出征解之公用射隼皆非以上爲王公也象五爻而終其義耳郭氏鄭氏諸說皆與卦爻義合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本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之象也古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後伸也程傳君子志存乎謙遜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以謂君子有終也馮氏椅則謂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爲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爲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于下者爲謙自下而奮出於上者爲豫此觀象立之本指也　御纂周易折中傳義釋卦名皆不取九三之義實則成卦之由在于九三以豫卦反觀可見也夫子彖傳所以不舉者因周公爻辭與彖辭同則三爲成卦之主其義易見耳馮氏之說足相補備

謙尊而光二句　謙尊而光二句虞翻注天道遠故尊三位賤故卑孔氏正義謂尊者有謙而更光卑者有謙而不可踰或又以謙尊而光爲尊人卑而不可踰爲自卑三說不同而尊卑對文則一條經義述聞謂尊當讀爲撙節之撙言損也少也光之言廣也大也尊而光者小而大卑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上言天道下濟光明猶此言尊而光地道卑而上行猶此言卑而不可踰也劉晝新論誡盈篇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毀者也以謙尊對驕盈則讀尊爲撙可知蓋當時易說有如是解者故劉氏用之也案後漢光武十三王傳

沛獻尊節楚英流放李賢注尊音祖本反引禮記撙敬尊節是古尊撙字通謂尊當讀撙不爲無據但不免有改字之嫌　御纂周易述義云九三成卦之主以禮自處故謙抑而人尊之其道益光顯退然自下故卑牧而人敬之道高而不可踰越此君子所以有終也坤居上體故曰尊光艮之光也坤地故卑艮止故不可踰也觀此則當從舊解爲是不必讀尊爲撙矣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虞注作捊君子謂三捊取也坤爲多乾爲物爲施坎爲平謙乾盈益謙故以捊多益寡稱物平施此以謙與履旁通二至四體坎故取象乾坎然坤爲衆而以爲寡義涉迂遠就故釋義及裒氏楊氏諸家皆只說同謙本意上艮以人之常情自高之心常多下人之心常少不裒而益之則自處太高處人太卑而物我之間不得其平故必抑其輕世傲物之心而多者不使之多增其謙卑遜順之心而寡者不使之寡多者裒之則自視不見其有餘寡者益之則視人不見其不足而後物我之施各得其平矣所以爲君子之謙也惟馮氏椅謂凡大象皆別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道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俾大小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之謙德之象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也此主推開說似于義尤該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鳴謙本義云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也此蓋以鳴字爲聲聞也來氏易注謂本卦與小過皆有飛鳥遺音之象故曰鳴又中爻震爲善鳴鳴者陽唱而陰和也六二柔順中正相比于三三謙而二和之與二相從故有鳴謙之象若云以謙有聞則非鳴謙乃謙鳴矣此以鳴爲和鳴之鳴與姚氏信三體震爲善鳴而二親承之故曰鳴謙之說合仲氏易云非必自鳴其謙有鳴之者也鳴訓聲訓則又主本義以三四五互震與二無涉也　御纂周易述義變震爲雞故鳴柔正故貞二承三而應五深知三之勞也而心服之且欲五之知其勞也且欲三之知己之服之也故鳴謙樂道人之善而亟言己之服善也自言其謙近于諂諛二以得正爲國下賢其心好之不啻其口出也誠于好善天必佑之故吉也如此解鳴字離作自鳴于義未嘗不光大矣

鳴謙志未得也　上象傳鳴謙志未得程傳謂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而鳴也可用行師征邑國謂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朱子本義亦謂陰柔失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于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谷氏家杰則用朱注二爻以鳴爲聲聞之義謂上之鳴謙雖有聲譽而其心歉然不自滿足志猶未得也志未得謂卽是謙處何氏楷亦以志未得如益贊于禹滿損謙益之意二說與程朱不同　御纂周易折中象傳言上之鳴謙由其中心之志歉然不自滿足故也是以雖可用行師而但征其邑國蓋始終自治之意亦猶同人之上其志未得者乃未能遂其大同之心故亦歉然而不自足也無同人之上之心則未極于大同之量矣無謙之上之心則未極大謙德之虛矣谷氏何氏說獨見大意

六三盱豫悔三句　盱諸家皆訓張目以中爻錯離目之象也惠氏周易述據向秀注盱睢盱小人喜悅佞媚之貌及說文盱張目也睢仰目也謂應在上三張目仰視上之顏色爲佞媚所謂上交諂也三不位不正故有是象變而之正則无悔下所云成有渝无咎是也爻之失位猶人之有過以速改爲善故二不終日三遲有悔案周易述多主異義惟此爻之解與俞義皆同但以盱爲視上與他家作視九四者亦有間然不害其爲通義也若牛農易說訓盱爲大引漢書谷永傳廣盱營表劉注盱大也爲證又謂說文張目亦張大之義窮目爲冥張目爲盱上六冥豫與三盱豫象反一翕一張皆不可長故上成有渝三遲有悔此說雖亦有見而大豫之云須以樂不可極引伸之其義乃著不及舊說爲直捷矣至遲有悔經義述聞謂有當讀又古有與又通　言盱豫既悔遲又悔也此讀較長當從之

九四由豫四句　本義簪聚也速也言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故其占爲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　程傳四居大臣之位獨當上之倚任而下無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能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合聚簪聚也簪之名簪以聚髮也欽南仲曰九四者震之主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震以豫以爻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是其有得也大有得而勿疑乃能協衆力以安其上猶簪之總衆髮以安其冠也　御纂周易述義坤得朋一陽橫貫于五陰以簪括髮之象也互坎爲加憂故疑爲疑君之忌其權也又疑人之分其權也聖人教以勿疑開誠布公爲國進賢使人才彙合而已總其成如簪括髮而不亂則下得賢而上得君保豫之要道也

簪字辨　簪本義訓聚訓速程傳雖作聚訓然以爲簪笄之簪則一也或據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鄭注云笄今之簪說文曰　先簪首笄也從人匕象簪形俗先作簪云云謂簪乃秦漢間俗字故鄭元張揖王弼解此爻簪皆訓爲疾或云速則非簪笄之簪也案陸德明釋文簪古文作貣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翻作戠云坤爲盍戠聚會也坎爲聚坤爲衆衆陰並應故朋盍戠戠舊讀作撍或作宗禮說曰戠與得協韻當從虞義盍戠字爲音之力切故于得字爲協也是侯果以前誠無有以括髮之義爲訓者然五經古字後世罕有存者戠之爲義既有衆皆意則從今文作簪笄解于義不相違戾而卦以一陽橫貫五陰于簪象尤合正不必泥古而非今也况本義兼取速訓其于先儒之言固未盡廢也乎

六五貞疾三句　貞疾恒不死虞注恒常也坎爲疾應在坤坤爲死震爲反生位在震中與坤體絕故貞疾恒不死來氏注亦以中爻在坎坎爲心病下卦坤爲腹九四居卦之中爲心此正心腹中疾故謂之貞疾然以其得中故又有恒不死之象此皆據象言也程傳朱義均謂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沉溺于豫不能自立而又下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勢危幸其得中故有貞疾而恒不死之象此以本然之理言也王氏宗傳則謂五當逸豫而恣驕侈宜其死于安樂也然特有九四以輔弼乎已故不得縱其所樂而恒不死也此卽孟子法家拂士之義何氏楷又以理之當然者言謂六五以柔居尊必戰兢惕厲常如有疾之在身乃可免沉溺而得恒不死數說不同必兼之而義始備

上六冥豫　冥者幽也悔也渝變也此爻之義來注以爲應在三坤爲冥三失位无應多凶變乃得正體艮成故成有渝无咎蓋以三爻變下卦成艮艮爲成是有渝者三也本義上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爲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程傳則謂在上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則皆可以无咎故不更言冥豫之凶冥豫成有渝兩說皆就本爻言諸儒多同之惠氏周易述獨力申虞意謂冥當讀爲暝暝古眠字說文翕目曰暝釋言云暝晦也納甲月十六日退辛消艮入坤坤三十日爲晦上應在坤三冥豫樂是下交瀆也三失位兩陰無應故多凶變之正下體艮成則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故得无咎也案上與三則有應義而冥與渝若俱指三言則冥爲三之冥无咎亦三之无咎于上六何與焉氏注未足據也但諸家專就本爻說義尙未盡此爻與六五相爲首尾五之貞疾恒不死以能憂懼而儆戒也上以陰柔之質居窮高之地而耽樂是從是知變而不知變者也故曰冥豫然誠能變其所爲而愼起居節飲食則不惟可以不死而且可復還其性命之正故无咎之占不于五而于上言之所以終卦義而廣遷善之門也

隨元亨利貞　隨從也虞注否上之初剛來下柔初上得正故元亨利貞无咎張氏惠言謂泰息至蠱反否隨來通于蠱兌陰從震大故名曰隨乾元復正故元亨初上既正天行消息終成既濟故利貞陽降陰升非益之道嫌于有咎故曰无咎程傳朱義則皆就已能隨物物來隨己言謂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爲元亨然必利于貞乃得无咎說極簡當故諸儒俱從之而不用虞義第卦之名隨所主在以己隨人至物來隨己特其效耳若以物之隨爲卦名本義亦未是　御纂周易折中云以二體言之震剛下兌柔以卦畫言之剛爻下于柔爻六十四卦中惟此一卦此卦名隨之第一義也其象則如以貴下賤以多問于寡乃堯舜所謂舍己從人者其義最大故其辭曰元亨又曰利貞无咎者明所隨必得其正所以終元亨之德也

剛來而下柔　虞注以否上之初爲剛來下柔據消息言也孔疏剛指震柔指兌震處兌下是剛來下柔就二體言也朱子本義謂自困卦九來居初自噬嗑九來居五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此則以卦變言說後儒多疑之謂八卦成列而內外上下往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若以爲自他卦而來則似繫辭時先有卦變之矣且凡卦皆可變爲六十四何獨于否泰隨蠱數卦言之此辨甚是但經文曰來曰往曰上曰下總以卦象概之又覺無着自虞孔二義外惟來氏注以綜卦言尙于經旨多合江愼修群經補義亦謂以反爲隨蠱之上九來爲隨之初下于二三之柔也故曰剛來而下柔補義之所謂反卽來注之所謂綜也而猶不若蘇氏易傳及王氏炎卦變論以易中剛柔字皆指乾坤言者爲更確蓋六十四卦其剛皆出于乾其柔皆出于坤隨上兌下震初上二爻不變則爲乾坤變則坤之初居上而爲兌乾之初居初而成震故曰剛來下柔此就本卦取義而九五之下上六亦不煩斡旋說剛柔上下者或以此爲定論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嚮與向同晦日入也宴安也息休息也來注震東方卦也日出暘谷兌西方卦也日入昧谷八月正兌之時雷藏于澤此向晦之象也君子以入而宴息所以法天也一說互巽爲入互艮爲止故曰宴息經義述聞亦以嚮晦爲指兌卦而入宴息則以爲指內震謂睽卦上離下兌京氏易傳以兌爲暗困卦下坎上兌鄭注曰兌爲暗昧日所入也日入卽嚮晦之象也屯卦上坎下震其初九曰磐桓利居貞魏志管幼安傳盤桓利居高尙其事是內卦之震有居處象閔元年傳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曰建居之昭七年傳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亦遇屯之比曰弱足者居皆謂屯內卦震利居貞也居閔入此窒處而安息矣故有入宴息之象宴之言安非謂寢也案宴寢之說自程子元鄭康成已有此說蓋造化之機有動必有靜有晝必有夜君子法之晝則動以勤其職夜則靜以安其身所以爲隨時也且休息息也疑息亦息也必多爲之辭以證舊說之誤過矣特衆入之所息者形君子之所息則心也故曰君子以之

初九官有渝　官主也渝變也來氏注震長子主器官之象也渝者變而從乎二初爲震主性變動故有渝象中爻艮門象二與四同功二多譽功之象也其所由有渝有功程傳朱義皆以既有所隨是所主者有變易也惟所隨得正則吉而交有功兪氏玉吾則謂官雖貴于有守然處隨之時不可守常而不知變案程朱意是以九本震體而居隨時動以隨人爲自變其常故戒之以貞如兪氏意是謂當權時從權不可主以自渝兩義不同觀　御纂周易折中云陽爲陰主故曰官夫陽爲主而陰隨之正也今以剛而下柔是其變也故曰官有渝然當隨而隨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則程朱之解乃正解矣

六二係小子三句　虞注應在巽巽爲繩故稱係小子謂五兌爲少故曰小子丈夫謂四艮大過老夫故稱丈夫承四隔三故失丈夫兌雖少女而五居中得正又二之正應不應以小子目之故程傳以小子爲初以丈夫爲五謂二若志係子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舍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如是在隨之時當爲之戒也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是亦以小子爲指初也來注陰爻稱小子陽爻稱丈夫小子者三也丈夫者初也六二中正當隨之時義當隨三然三不正初得正故有係小子失丈夫之象說又與傳義異　御纂周易述義以剛從人謂之隨以柔從人謂之係隨則公故無係係則私故有係必有失也陽大陰小故謂陽爲丈夫陰爲小子二當隨時柔而有私舍初陽而上從三陰是係小子而失丈夫也渝而不貞凶咎可知書曰遠昔德比頑童此爻似之矣觀此則來氏之說爲可從矣

王用亨于西山　亨程傳作亨盛之意王謂太王西山岐山也言太王得人心之隨固結不解用能亨盛其業于岐山是亨讀如字也朱子本義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爲王用亨于西山亨作祭享之享項氏安世亦謂亨即古文享字則朱注確無可疑惟王用之王雖未從程傳而亦未嘗指西山亨何指案虞注否乾爲王謂五也有觀象故亨兌爲西艮爲山故用亨于西山夫曰有觀象蓋取觀而不薦之義是亨亦作享讀而以王爲謂五似于爻意爲合易之大例以上爻終五爻之義者甚多離之王用出征解之公用射隼用字正與此用相似然則王用享亦謂王者用此人以享于西山之神爾若來氏易注謂六不能隨于世人見九五維係之極則必歸之用享于西山者用通于西山以求之也亨亦讀如字此則因隨蠱相綜蠱上九不事王侯故疑此爻亦有歸隱之意然既已係之維之矣而又云通于西山以求之說太迂迴不足據也

先甲三日二句　易之聚訟惟先甲後甲爲多有謂辛壬癸爲先甲三日乙丙丁爲後甲三日者子夏易傳也有謂甲在東方艮在東北爲先甲巽在東南爲後甲者馬氏季長也有以甲爲令甲謂令甲之首必先令三日後令三日者以示取信前三用辛取更新之義後三用丁取丁甯之義者鄭氏康成也有以甲爲乾象謂下卦變乾爲先三甲上卦變乾爲後三甲者虞氏仲翔也胡氏則謂先天甲在東之離由甲遞數離震坤三位爲艮先甲三日也由甲順數離兌乾三位爲巽後甲三日也蘇氏則謂陽生于子盡于巳先甲子氏中陽極陰生之時陰生于午迄于亥後甲午辰寅陰極陽生之時也來知德易注則主馬氏謂文王卦圖艮巽夾震木于東之中先甲後甲言巽先于甲艮後于甲也先三者下三爻也後三者上三爻也艮也不曰艮而曰日者本卦綜隨日出震東日沒兌西原有此象也惠棟周易述則主虞氏謂卦初變體乾乾納甲變至三體離離爲日成山火賁內卦爲先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賁時也變三至四有離象至五體乾成天雷无妄外卦爲後故後甲三日无妄時也毛奇齡仲氏易又力主子夏傳謂先甲辛爲金壬癸爲水後甲乙爲木丙丁爲火合木火金水而四時悉備所不用者獨戊巳耳蓋戊巳屬土分王于八幹而所行特遲言震甲者必去之故說互相是非說無定論惟馬氏胡氏艮巽云云不離本卦而鄭以先甲三日爲辛後甲三日爲丁于義尤長蓋蠱者事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辛者更新也後事方始而尚新然當致其丁甯以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丁者丁甯也朱子本義故用鄭注學者折衷于朱子可也

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民育德程傳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其民養育其德謂在已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也本義亦以二者爲治已治人之事蓋皆作兩乎看李氏舜臣謂飭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者猶鼓舞之鼓爲號令也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李氏簡謂蠱之時民德壞矣收而育之必振動之使離其故習猶風之撓物適所以養之也沉氏一貫直以振起民心而育其德即作新民之事皆與傳義不同案李說明德者新民之本固必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然蠱爲敝敝之卦則治人尤其切務且經不曰育德振民而曰振民育德是聖人之意以育德爲育民之德非謂君子之自育其德也文注與蒙之果行育德皆主家言者正相似李氏諸家之說是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虞氏訓正來氏云木之莖幹也中爻震木下體巽木皆有幹象木有幹方能附其繁

茂之枝葉人有才能方能振作其既壞之家聲故爻多以幹言之幹父之蠱意承考程傳第云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父事項氏安世楊氏簡張氏清諸家或以迹對意說或以事對意說謂迹者隨時而遷久則有弊何可承也孝子之於父不失其忠愛之意而已承其事則蠱不除乃所以彰父之過惟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也楊氏啓新則以意承考句即釋考所以无咎謂前人以失而致蠱未必無悔過之心幹父之蠱乃承考之意而置之無過之地此聖人以人子之賢善而歸之于父爲訓之義大矣說較諸家尤爲明鑿此等去處非漢儒泥迹象者所能逮矣

幹母之蠱不可貞　母諸儒皆以爲指六五言謂九二當蠱之時上應六五六五柔尊故有幹母之蠱之象不可貞謂婦人之性可以情感而難以理爭可以潛移而難以顯正九二剛中恐其過于直遂故以不可貞戒之謂當委曲調停巽以行權而後有濟此正解也若虞氏注泰坤爲母二應在五故幹母之蠱失位故不可貞說不足從虞之意蓋以卦自泰來泰卦外坤故曰泰坤爲母又以陽居陰爲得位二陰位也九以陽居之故云失正不可貞言當變而之正也夫舍本卦而取泰坤未免展轉支離至仲氏易云父爲考則一所存者母也蠱在母則當以不事事之所謂善事也此以母字對考字言亦本虞氏父死大過稱考之訓皆隅之義也

幹父用譽二句　程傳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在下之賢蓋指九二言也項氏安世謂五得尊位行大中能以令名掩前人之蠱者也故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不以才幹而以德幹也鄭氏維嶽則謂既曰蠱矣何德之可承其不曰承體而曰承德者若不知其爲前人之蠱者然此亦如楊氏簡釋意承考句以爲善則歸親之義也　御纂周易折中程傳謂九二承以剛中之德然凡言承者皆就父子之相繼而言故初之意承考此之承以德文義相似也不以事承考而以意承考不承父事而承父以德之德者則譽亦彰矣是承以德正釋用譽之意

不事王侯二句　本義程傳皆以上九居蠱之終以陽剛之才无應援而處无爭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者也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他爻皆言父子而此爻獨言王侯者胡氏炳文謂君臣以義合者也子于父母有不可委于事之外若王侯之事君子有不可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蠱而不爲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蠱而不爲僻也惟惠定宇周易本義辯正以不事王侯爲卽王制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之意謂潔白承歡晨昏不去事之高尚莫過于此曾子閔子足以當之故傳曰志可則也此說于諸爻義仍一貫然讀　御纂周易述義天下之蠱有事蠱有心蠱事蠱在一時心蠱在萬世士以事外之身抱道而處高風介節立懦廉頑不治事蠱而治心蠱不治一時之蠱而治萬世之蠱是人以事爲事士以不事爲事者也不事之事更高于事事云云則此爻之義仍當以傳義及胡氏爲正惠氏說分別觀之可也

臨元亨利貞　虞注陽息至二與遯旁通剛浸而長乾來交坤動則成乾故元亨利貞蓋以臨于消息爲十二月卦三爻動內卦成乾則爲泰也臨之爲義有二以上臨下謂臨進而過陰亦謂臨諸家臨字只訓大訓近只見上臨下不見剛臨柔之義朱子本義依如臨深淵之臨謂進而迫于淵臨之義始備然復與臨皆陽長之卦復無戒辭而臨獨有之何也胡氏炳文謂復陰之極而陽初來也臨者二陽皆來而迫于陰也故復亨而臨天亨復不言利貞者復是初陽之萌無有不善臨則二陽浸盛易至放肆故特戒之斯言也得其要矣若周易述謂坤虛無君二當升五以臨群陰卦之所以名臨二升五三動成既濟故云元亨利貞則本虞說而兼用荀氏之意非正解也

至于八月有凶　臨彖八月舊說有三一云自復至遯爲八月蓋自一陽復歷二陽臨三陽泰四陽大壯五陽夬六陽乾一陰姤二陰遯則陰長而陽消此以周正建子起數鄭康成虞仲翔何楷鳳之說也一云自臨至否爲八月蓋自二陽臨歷三陽泰四陽大壯五陽夬六陽乾一陰姤二陰遯至三陰否則陰內而陽外此以商正建丑起數蜀才孔穎達之說也一云自泰至觀爲八月蓋自三陽泰四陽大壯五陽夬六陽乾一陰姤二陰遯三陰否至四陰觀則陰多而陽少此以夏正建寅起義荀慈明褚仲都之說也本義兼取遯觀二說或謂以時考之文王演易于羑里正當商正之年當以自臨至否者爲是其實七陽數也故于陽長言七日八陰數也臨剛長以陰爲戒故言八月此鄭氏剛中之說於義較直捷而可信也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此爻象辭本義以爲未詳程傳未者非遽之辭謂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來氏易注亦謂五君位故曰命兌綜巽亦有命象本卦象辭悅而順孔子恐人疑此爻之吉无不利乃悅而順五之命故于小象曰二之吉利者乃有剛中之德陽勢上進未順五之命也張氏惠言易虞義疏云坤爲順遯巽爲命二浸長戒凶故未順命說本

消息義尤不了　御纂周易折中君子道長天之命也然命不于常故彖言八月有凶而傳言消不久君子處此惟知持盈若臨所謂大亨以正天之道者則順道而非順命矣以二爲剛長之主卽卦主也故特發此義以與象意相應此以命爲天命雖不粘煞爻象而于消息之義可包括無遺矣

六三甘臨至无咎　侯注兌爲口坤爲土土爰稼穡作甘兌口銜坤故曰甘臨失位乘陽故无攸利又无應故憂之動而成泰故咎不長也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爲以甘悅人之象其占固無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勉人遷善爲戒深矣程傳在上而以甘悅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旣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守謙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甘蘇氏以爲樂而受之之意　御纂周易折中本卦取勢之盛大爲義因其勢之盛大又欲其德業之盛大是此卦象爻之意也初二以德感人故曰咸以德感人者蓋以盛大爲變而未皆樂也六三悅主德不中正以勢爲樂故曰甘臨夫恣情于勢位則何利之有哉然悅極則有變之理旣憂則知勢位之非樂而咎不長矣此爻與節三不節之嗟正相似皆兌體也

六四至臨无咎　下虞仲翔訓下謂下至初應當位有實故无咎周易述申之曰至字從一一地也初爲地在下故云至下也四正應初故謂下至初應陽爲實而又當位故云當位有實而无咎也仲氏易至作封訓謂臨至此而八月矣所謂至于八月此則其至之者也三地內臨至此見臨二陽外消亦至此見消時實爲之又誰咎爲此以臨與觀反對辭八月卽指觀言觀于十二辟卦當八月故也案來氏易注釋八月亦主反對而于此爻則云六四當坤兌之交地澤相比密臨親切之至者所以占者无咎則與本義相臨之至宜无咎之說同是虞主應初尙爲近之　御纂周易述義四陰虛本不足于誠幸以柔正下應剛正畧勢分以相與其情意懇至故曰至臨不爲甘而務實革薄從忠去文返質四有之矣故无咎云云可以知諸家之得失矣

觀盥而不薦　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盥謂將祭而潔手薦謂奉酒食以祭也侯注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稱觀坎爲水坤爲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盥之象也故盥而不薦本義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而不薦程傳謂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旣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意不若始盥之時矣朱子謂此伊川承先儒之說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是先王祭禮只是滯盥之時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故本義只作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解謂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爲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輕用也觀此則項氏安世以薦已無爲象盥而不薦蔡氏淸謂恭己二字則說得無爲二字則雖通其闢之當矣蓋無爲者聖人德盛而民自化不待有爲非不輕自用意也

初六童觀四句　童馬氏訓獨此不可通童者童稚也中爻互艮艮爲少男童之象也爻居初亦有童象故以童言之觀本義及諸家皆以爲觀五蓋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天下之所仰觀初陰在下是草野之民安于頑蒙如童子者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小人之常若君子則必觀政而知德今日之所以觀君卽異日之所以觀民亦由之而不知是才不足以觀揚有負大觀在上多矣故吝也侯氏注謂初位賤以小人乘君子故无咎陽伏陰下故君子吝所謂陽伏陰下以觀與臨反對初爲臨之陽伏位也說迂曲不可從來氏易以君子吝一句爲足上句之意此從象傳不釋君子者出然象傳此例甚多蓋省文耳觀六爻內言君子者凡三可見聖人之意屬望于君子者尤大所謂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

上九觀其生三句　此爻義頗難明侯注應在三三體臨震故觀其生君子謂三之三得正故无咎周易述申之曰其謂三也上應在三三體臨震謂反臨三體震也震爲生故觀其生君子謂三者三失位上之三得正故稱君子无咎也如其言是无咎爲三之无咎非上之无咎矣故朱子本義主王輔嗣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之說謂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爲下所觀故其戒辭亦與五同但以我爲其小有賓主之異耳程傳則以觀其生爲觀其所生謂出于已者德行道義也旣爲天下所仰觀故自觀其所生者皆君子矣則无過咎義與朱子小異而第就本爻言則不異也仲氏易生訓性引後漢楊賜封事稱京房易傳以觀其生謂大臣當觀賢人之性行然後貢之爲證性字尙與程傳德行道義相近但以此爻爲指諸父諸舅之尊而居高者觀王之爲與諸臣之薦則與性字之說自相牴牾失之愈遠矣

雷電噬嗑二句　噬嗑合也雷震必電電掣必雷無不相合者故曰噬嗑明罰勅法謂明其罰勅其法也來注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時所定之罰明辨也辨其輕重效電之明勅正也正其出入效雷之威明辨勅正所以振勅法度使人畏避也此以明罰勅法爲對文一說法之不勅由罰之不明是明罰乃所以勅法亦通蓋獄者人之大命所關用獄懲民孰若懸法示民使民自不犯之爲貴先王體電之明以明罰體雷之威以勅法乘其未鬬而防之自不至于有鬬矣此噬嗑之所以爲合也或謂以離上震下得名宜從蔡邕石經

本及李鼎祚集解作電雷噬嗑不知噬之合自下合上電先擊而後雷應之雷從電者也故不曰電雷而曰雷電況坤上乾下之卦爲泰泰大象不曰地天交而曰天地交易中固有此例蔡李二本殆強以己意改之者耳

勅字辨　勑法勑字釋文作勑音恥力反云此俗字也字林作勑鄭云勑猶理也一云整也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勑法監本誤作敕舊作勑紹興府注疏本建安余氏本皆作勅高宗皇帝御書石經作勑法鄭康成解勑爲理是漢以來作勑字也顧氏金石記勑者自上命下之辭前漢皆作敕後漢始變爲勑五經文字亦謂敕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勑郭宗昌金石史則以爲從來旁力者別音賚引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注云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悉誦肅肅雍雍爲當讀賚之證惠定字謂訓來爲勑此先鄭之言後鄭所不從者顧氏以爲康成誤矣郭氏訓勑爲賚蓋不張有復古編放秦和鐘云萬生是敕或訓爲賴是敕亦可讀爲賴則百敕亦非古字矣案古字少多假借故勑又云借飭爲之如漢藝文志引易作明罰飭法史記五帝紀信飭百官徐廣注云飭古勑字雜卦蠱則飭也字亦作勑是勑敕勑飭四字古皆通用未可定其孰是而孰非也

屨校滅趾二句　屨校滅趾干寶注貫械也此說欠明來氏云以械加足如納屨然故曰屨校也滅諸家皆訓沒趾足趾也震爲足初在下故有趾象震又爲木校象也一說中互坎坎爲桎梏故以校象之初變坤震足不見故以滅趾象之僅滅趾校小也蓋九居初无位下民之象也以陽剛而不柔順未有不犯刑者故有屨校滅趾之象趾者人之所恃以行初方欲動其惡未甚而卽用輕刑以懲之使不得遂其惡所謂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故不惟受刑者得无咎用刑者亦可以无咎矣若失此不懲至于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止則屨校者必至于荷校滅趾者必至于滅耳矣安得无咎易爲教人寡過遷善之書觀之此類可見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　本義謂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胏訓與胾通肉之帶骨者也金矢周禮之鈞金束矢聽訟者之所入也然周禮多莽敵而所附會未必盡周公之制若先出金矢而後聽訟恐非盛世所爲故後儒多主王弼及程傳以金爲剛矢爲直之訓謂九四陽德剛直之道雖噬之乾胏而無滅鼻過毒之傷也說雖直捷而爻之取象義俱未明　御纂周易述義云剛居柔肉帶骨故曰胏離火爇之故乾也坎爲矢其中爻金也坎爲禽離爲射之故噬胏而得金矢骨中有鏃也乾胏難噬以喻用獄者搏豪強治貴近也惟官懼貨衆有之蠹故貴剛不畏勢也又貴直不徇情也四得金矢能剛直矣然結怨強禦恐有反覆必其艱其愼以求至當固守其法而不爲人所動搖斯國梗去而身名俱全故吉也如此說爻中乃字字非虛象而傳義之指皆包舉於其中矣

六五噬乾肉至无咎　侯注陰稱肉位當離日中烈故乾肉也乾金黃故得黃金貞正厲危也變而得正故无咎爻之象此說得之蓋五爻變則成乾故以乾爲金也本義金字仍作鈞金言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于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貞厲无咎謂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五在卦愈上而噬乾肉反易于四之乾胏者程傳云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于下其勢易也四言金矢五第言金者來氏知德謂四中爻坎坎得乾之中爻爲中男故有金象又有矢象六五變爲乾則止有金象無矢象矣故惟曰得黃金也至四先艱後貞五先貞後厲其所以不同者谷氏家杰謂先以艱難存心而後出入罔不得其正此獄未成之前詳審之法人臣以執法爲道也出入雖無不得其正而猶以危厲惕其心此獄旣成之後欽恤之仁人君以好生爲德也合諸說觀之而爻義可瞭然矣

柔來而文剛四句　賁爲文飾故彖以文言之柔來文剛四句義最難明朱子謂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旣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蓋亦謂此爲以卦變釋卦辭也來氏易注云本卦綜噬嗑噬嗑柔來文剛者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也柔指離之陰卦剛則艮之陽卦也柔來文剛以成離明內而離明則足以照物動罔不臧所以亨分者又分下卦也分剛上而爲柔者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爲艮以文柔也剛指艮之陽卦柔則離之陰卦也剛以文柔以成艮止外而艮止則內能知之外不能行之僅小利有攸往不能建大功業也江氏群經補義亦謂噬嗑反爲賁噬嗑之六五來爲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噬嗑之初九上爲上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賁皆剛柔分之卦分剛者分其剛三之一也此二說皆較主卦變者爲長而以蘇氏王氏剛柔皆本乾坤之解通之賁上艮下離是乾體得坤一柔而成離爲柔來文剛坤體得乾一剛而成艮爲分剛上而爲柔義尤直捷不煩詞費矣

賁其須一句　本義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程傳卦之爲賁雖山雨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二賁貴之主也飾于物者不能大變其質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附頤而動者也動止唯係于所附猶善惡不由于賁也朱氏震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賁其須所以賁其頤也蔣氏悌生曰須

于人身無損益於體體但可爲儀表之飾周旋揖讓進退低昂皆隨面貌而動使人容止可觀故象曰與上興也諸說雖有不同而須皆作鬚鬚之鬚解惟惠半農易說謂須當如禮記玉藻魚須文竹之須隱義云曰魚須飾文竹之邊也須音班三體震爲蒼筤竹而二來文之魚須飾竹之象也此不從初爻賁趾之例易無逸古姑存之以備一義

六四賁如皤如四句　朱子本義初從程傳謂四與初相賁爲三所隔而不得進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乃求婚媾耳後作語類自改其義謂无所賁飾故馬亦白以後諸儒因其訓作崇質返樸之意如俞氏玉吾則謂髮白爲皤白爲馬白翰而引禮記殷人尚白戎事乘翰以翰爲白色也之具說以證之梁氏寅則以六四在離明之卦爲見止之始乃賁之極盛而當返質時也故云賁如皤如之舍車爲在下而無所乘也四在九三之上則有所乘矣故曰白馬翰如謂人旣質素則馬亦白也下二句皆就本爻言　御纂周易折中易中凡言如者皆兩端不定之辭三爻賁如濡如者得陰自賁又慮其濡也此爻賁如皤如者當賁之時旣外尚乎文飾而下應初又心疑三爻賁素兩端未能自決象傳所謂疑者此也白馬翰如指初九也已有皤如之心故白馬翰如而來者匪寇也乃已之婚媾也此以婚媾爲初九屯二睽上一例確乎其不可易矣

六五賁于邱園四句　虞注艮爲山五半山故稱邱木果曰園故賁于邱園六五失正動之成巽巽爲帛爲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艮斷巽故戔戔失位无應故吝變而得正故終吉束帛戔戔委積之貌也程傳六五以陰柔之質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陽剛相比而志從焉獲賁于外比之賢賁于邱園也若能受其裁製如束帛而戔戔則雖可吝少然能從人以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剪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爲衣服必剪裁分裂戔戔然五本質以戔戔喻人剝裁以成賁之象上九本義之則云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尚質得賁之道故有邱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終得吉此又以束帛爲于邱園之象戔戔淺小之意而故有束帛戔戔則爲淺小之象　御纂周易折中以賁所以救文也故此爻取象大旨與陸氏同而戔戔則訓爲幅有制謂五艮體而邱園則就本爻言也　御纂周易述義于爻之取象而得中者也戔戔農桑也束帛有從機杼也當文勝之日而敦尚世之好文者遂末而忘本也崇奢而失儉也故賁于邱園而俗道天下之吉莫有大于此者故治賢帝所尚也此亦就本爻說而義之有吝者然要其終而計之民生于厚而風俗淳易以此論邱園過矣

上九白賁无咎　賁爲文白則質也上九居賁之極物極則反有色之象故曰白賁一說五變體巽白巽象也无咎者本義云賁極反本復于无色善補過者也故无咎而來本義所謂无色者以賁之白是由有色而復于无色由賁而反諸儉由華而歸於樸者也大賁飾之極僞而不誠世道人心以雜端有之所以无也仲氏易云賁本雜色到此已純其無所通而不其復象自四之止自其馬五之第白其帛有進焉是天文在上合人文而化成者也此巳純白能有色而復位不變而得位故无告釋之淺之乎論白賁也以文爲賁文勝之時以不文爲賁也滅後起之數而還于太素之初易述義自非賁也而得之爲賁也著者貴也以白賁爲賁者何以貴之有推而言之聖功惡文之著而至于純不自斷之王光鄭道數交文之象之縣而彰施至于尚賢敦質勝勝之時尚思其復尚文質之終

剝

剝不利有攸往　剝落也卦外艮內坤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剝之象也一說乾宮五世卦陰消五陽至上故名剝不利有攸往者本義云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上又內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不往也周易述義謂剝與夬旁通以陽盛決陰之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剝成則坤道成陰不利有攸往也川剝之時小人用事君子不可有所往也坤卦迷則坤道成坤飾以剝正也剝之消蝕故不利有攸往陰謀消月故不利往也特以不利君子爲坤迷則象傳不協卦之上六剝極坤陰不可以有爲若使君子可以往而行時大義也全身以俟時者無所作爲亦君子之所謂有攸往去安坤之順守艮之止君子晦迹留其身以待天時之復則小人道長而君子不以有爲君子固當處剝之時亦不往也　御纂周易述義云陰盛小人道長君子危也其不可往者日之不利也

六

二剝牀以辨二句　辨字之義鄭康成以爲足上近膝處謂則相近伸則相遠故謂之辨王注謂剝牀之辨在牀身之下牀足之上孔氏云辨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此皆就人言之則孔安國謂辨二爻剝在牀身牀足之間故曰辨孔氏朱子則以辨爲牀之幹孔穎達正義亦從王說朱子本義用漢孔氏說經從之辨云剝牀以辨爲牀身之下牀足之上分辨之處也二說之不同故初爻言剝牀以足二爻言剝牀以辨之一說陽橫陳衆陰之足上之牀有上以驗從爲躡縣叅說文辨及辨躡此說卽鄭康成二說而物剝而小辨辨之變之似是而實非何也卦以艮爲膚則辨之轉聲也膝頭足之在上牀之象

似乎牀而剝之是剝牀也剝之爲道自近地者始足近地故曰以足二在足上故曰以辨者足也牀有第有足而第足之交設梐以當分辨之處故謂之辨述聞所以辨二在足上故曰以辨字獨異不思牀第有足之有薦席猶獸之有皮毛蓋卽所謂第也京房以膚爲牀第也說文膚字下云牀第之膚也京房曰以膚爲辨

器初未嘗以爲人之肌膚也況辨陽三獨應上又有改字之嫌述聞所驗過驗也

六三剝之无咎　荀氏爽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无剝害意是以无咎王弼以三陰之中獨與陽應故志從于上無剝害之義程傳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爲應也在剝之時而應于陽故能从正也程傳諸說皆以剝之爲无咎本義則謂衆陰方剝陽而已獨與上爲應去其黨而從正自以无咎爲剝之时不專以剝者之无咎爲義也此爻以象言三在衆陰之中而獨應上九上爲正應與上爲无咎非謂剝之无咎也胡氏炳文曰復與君子爲正應何可得也之同類六四不許以吉六三不許以无咎只許以无咎許其去小人之黨而从君子不以无咎許之亦不得功不許也

六四剝牀以膚　程傳剝牀已盡而及膚膚者身之外也始剝牀足漸剝至于牀身近矣膚乃不復言道言凶也以剝牀以膚爲剝近身蓋牀上有人而剝及其身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二句　剝卦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于陽故此爻取義與他爻不同非剝陽爲五四之象以本義爲是會意最長本義謂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于陽解膚字仍以爲剝之一例乃于象傳切近災一語會通之雖不能無疑然程傳之說亦可從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二句　剝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于陽者如此五陰相連如貫魚然以宮人寵者宮人謂后夫人嬪妾之屬能順受制于陽則剝无不利也程傳五爲衆陰之長能使羣陰順從如宮人之進御于君以次而進也設宮中之人則無不利及剝之陰以順從也以剝陰使上之道也如宮人之進御則以宮人寵故无不利也故以宮人寵之象可制也故象傳爲陽也程氏注曰宮人寵五剝陰長己極爲繩觀剝之時陽長之時陰疑于陽不利也此以宮人寵得正成觀故无不利

剝

上九碩果不食三句　程傳諸陽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謂陰道極盛之時亂極則當思治故衆心願載君子君子得輿也胡氏炳文曰君子得輿以象言剝之極而剝之始也本義大旨相同碩果不食上以安者也始而剝牀欲上失所安今剝盡而下之藉上以安者也詩云剝廬以象言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小人當剝之時所以象爲若剝民實剝其上而獨存者也衆陽爲世亂而自然其上之廬而剝之是剝廬小人之象也而君子當此之時必爲人所愛戴有得輿之象復生之理天心之仁也君子義當爲世而小人剝其廬則失其所此亦無以自存矣五言貫魚之利上言剝廬之

柔中之德故周公因其德象而繫之詞以爲當剝之時能率群陰如貫魚然則陽不剝而陽利已與群陰亦无不利矣由此觀之虞氏之注固多穿鑿而亦有未可盡廢者

復

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　御纂周易述義必爲小人所愛戴有得輿之象復生之理天心之仁也君子當剝之時所以安者也然則小人俱安小人而剝其廬則失其所此亦無以自存矣五言貫魚之利上言剝廬之象也所以爲小人謀者正所以爲君子謀也

出入无疾二句　本義謂內卦外坤有動而順行之象故其占爲已之出入亦得无疾字作過疾言崩字指君子之衆言朋字作何在初而則陽正也陰反出息而注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此卦以漸而來不見朋何獨內稱來于坎言五之陰從初皆從言陽復于是出入无疾而朋來无咎以十月陽自一陽至五陽以卦離稱出十未嘗言五之陰來一陽消息自一也然十二辟以漸而不息之時未嘗遽迫也人注剛以正也息而注謂出之時自一陽至五月陽返以漸而長是入之時未嘗遽迫也入而剛反也出爲朋來爲剛長爲十月陽變十一月陽返以漸而長亦无疾也干寶之前二說外又象也自爲之出入

六爻之二爻雖成朋黨而來陽氣上行以漸而長亦无咎也此坤而不前爲二說外又自爲

朋爲五陰亦未當　御纂周易述義云眞陽既復出剝入坤而不爲陰傷故无疾

阻故无咎如此解出入字既有確證而朋字指臨泰二卦尤得來字神理過諸儒迂曲之

七日來復一句　七日出入字既有確證而朋字指臨泰二卦尤得來字神理

日來復一句　七日來復亦有數說而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爲復者鄭康成王

位至復爲七日者京君明陸公紀也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歷七月而成復

莊氏也謂陰消乾六爻爲六日至初建子首尾七月故云七日者虞仲翔也程朱二子皆主自姤至復之義近仲氏易則就反對說謂易之大例臨卦八月以臨與觀反從臨至觀歷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凡八月故曰八月有凶今復之七日亦以剝與復反從剝至復歷剝上爻及坤六爻合爲七月故曰七日來復此本虞義而小變之者也經義述聞則又據震與既濟皆言勿逐七日得謂日之數十五日而得其半不及五日則稱三日過半則稱七日欲明失而復得多不至十日也此卦七日來復亦猶是也案數說皆卦象中義之所有而互有是非不若沙隨程氏云陽極于九而少陰生于八陰之義配月故以八月言陰極于六而少陽生于七陽之義配日故以七日言說尤簡當觀朱子語類亦謂七日八月只取七八之義則自姤至復云云非抑有不安于心者歟

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不遠失不遠也祇舊訓抵至也本義云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又居事初失之不遠能復于善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之道也來注人有過失必至微色發聲而後悔悟則是用心衡慮者也惟自此心而失之卽自此心而知之又自此心滅而改之不遠而卽復不至于悔者也故元吉此說本傳是與本義相發若虞氏易以乾爲道七日來復乾滅復讓故後鄭云病也坎爲心病出入无疾乾元正故元吉此主消息言而以祇爲病以元吉爲乾元正說尤迂曲故後儒不從又祇字釋文音支辭也馬音之是反韓訓部支云大也王肅作禔陸氏云禔安也九家本又作敍音支字皆與訓至者殊王氏引之以作祇者爲是謂下繫云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雖有悔而不至于多也古音支與多相近故多謂之祇案左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朱注亦謂多與祇同然則无祇悔訓无多悔尚于情事爲近也

頻復厲无咎 頻字程傳本義皆訓頻數謂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頻數而不能自固者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故曰厲然復究愈于不復故曰无咎然過在失而不在復也虞注則訓頻爲蹙謂三失位故頻復厲動而之正故无咎張氏惠言申之曰說文頻水厓三處震終震畏也懼義爲足變坎大川將變而懼故謂之頻離爲目目上震懼頻蹙之象也惠半農亦謂此頻字與巽卦頻巽皆當作顰之顰引王弼曰處下體之終雖愈于上六之迷已去復遠矣是以頻也爲誶謂內自訟外顰悔過之深故无咎頻訓爲蹙經傳所無且屢失屢復无常之人安得无咎案如程朱之說是以厲䇿其已往而以无咎勉其將來與人爲望人改過遷善之至意也然鄭康成易注頻作顰玉篇顰字下亦云易本作頻是頻卽顰字虞訓爲蹙蓋古義也或又據廣雅頻比也之訓謂三與初二相比而復失位故厲變而之正故无咎于義亦通

六四中行獨復 孔疏居在衆陰之中故曰中行獨自應初故曰獨復程傳本義則皆以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其不言吉謂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爲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爲吉凶非所論也此董子明道不計功之旨也虞注中謂初震爲行初一陽爻故稱獨四得位應初故曰中行獨復定宇據三統歷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云云中之謂一元也極中也卽一也故云初元爲仁故二云以下仁極爲中故四云中行獨復皆指初也初體震故震爲行初獨謂之獨初卽一復之初也元一陽爻稱獨四得位應初故曰中行獨復也如此說則中行獨復皆就應爻取義恐非經之本旨不若繆氏昌期謂中卽中以自考之中獨卽中庸愼獨之獨言四能以中而行而于獨知之中惕然自覺之言爲合復以自知之義而于程朱說亦不相牴悟也

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 剛自外來本義亦以爲是以卦變言程傳則以爲指初九言于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來而以初爻爲主成卦由之故初爲无妄之主王氏宗傳曰初九之剛乾一索于坤而得之是以爲震自而无妄也震之外又乾也則初九之剛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震以初爻爲主其在无妄則內體也故曰爲主于內來氏知德則謂无妄綜大畜剛自外來者大畜上卦之艮來居无妄而爲內卦之震也江氏永群經補義亦謂外者指反卦大畜之外卦言以大畜之上九來爲无妄之初九而爲主于內卦也皆不用本義說九二變來居初之說程氏彥肅又以剛自外來爲符象謂其實天之所賦我固有也于義亦精而外內字無着故通儒多主王氏宗傳及來氏江氏之解

天下雷行 三句 雷在天下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者謂雷以時行而不妄行物與雷俱出而不妄出天下雷行陽氣普徧而物不滯于遂物物之无妄觀雷之无妄故曰物與无妄也漢後易家皆以天下雷行物與无妄爲句惟張氏滸子云天雷而物應之胡旦演聖通論物之相與以應雷行此以雷行物與爲句王識錢一木皆從之蓋以他象卦名率自爲一句例之也茂對時育萬物郭京易舉正無萬字云今本王弼注中萬字誤增此亦聽說惠半農易說以茂對爲對天引詩茂對越在天及敷天之下裒時之對爲證而謂諸儒讀對時者失之案潘岳秋興賦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注引周易時育萬物是漢世章句或有如此讀者然對時育物乎蓋于大旨亦自不背對時者順合天時育物者因材而篤也故本義亦以對時育物釋之

若虞注訓與爲皆訓妄爲亡謂震爲反生萬物出震無亡者也故曰物與无妄京氏易妄訓望謂此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皆非經意也

六二不耕穫四句 耕春耕穫秋穫也釋地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孫注云菑始災殺其草木也畬和也田舒緩也此爻之義程傳以爲不首造其事本義以爲因時順理无所爲于前无所望于後來氏注謂此二說皆近于空蓋二爲田震木臨田上耕之象也震又爲稼穡中互艮爲手禾在手穫之象也又互巽上入下動菑畬之象也農家之事始而耕終而穫始而菑終而畬不耕穫者不方耕而卽望其穫不菑畬者不方菑而卽望其畬所謂明其道不計其功者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攸往矣說與何氏楷同而取象實本于虞注惟虞謂有益耕象无坤田故不穫初爻非坤故不菑而畬得位應五利四變之益坤體成有耒耨之利故利有攸往爲小異耳若仲氏易謂不耕穫者非柔而可爲柔非剛而可爲剛不菑畬者初柔而可繼以剛初剛而可繼以柔此推移之精通觀之要說已不了至周易述謂不菑畬下脫凶字凶凶年也言遭无妄之世不能耕而穫不能菑而畬故凶與下則利有攸往句全不貫注始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者也

九五无妄之疾三句 虞注四已之正上動體坎坎爲疾故曰无妄之疾巽爲木艮爲石故稱藥坎爲多眚藥不可試故勿藥有喜蓋以二至三體艮三至四體巽故曰巽曰艮也本義但云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疾字藥字皆不粘煞爻象程傳則先依文訓義云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復推廣之曰无妄之所謂疾者治之而不治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矣此解疾字與前說微異然爻之義固无所不包也 御纂周易折中勿者禁止之辭言无妄而偶有疾則亦順其自然而氣自復勿用藥以生他候如人有无妄之災則亦順其自然而事自平勿復用智以生他眚也凡易中言勿者皆同義此爻之疾與三之災同然此曰有喜者剛中正而居尊位德位固不同也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本義謂以卦德釋卦名義也剛健以存主言篤實以踐履言來注剛健者无一毫人欲之陰私篤實者無一毫人欲之虛假剛健乾象篤實艮象二體相合離象故又言輝光日新也此節句讀鄭康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又絕其德二字則以屬下句說見釋文本義以其德連日新從王弼讀也惠氏周易辨證據漢書禮樂志云輝光日新荊州刺史度尚碑令聞鄰崇輝光日新文心雕龍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張茂先勵志詩進德修業輝光日新謂新字讀斷與下文正對天祚乃協唐以前讀易皆然宋儒改之既失音且不辭矣案虞翻注剛健謂乾篤實謂艮互體離坎離爲日故輝光日新亦以輝光日新斷句以其德剛健而文明句例之屬下句者爲合但惠謂唐以前皆然宋儒改之則未攷王輔嗣之已有此讀也

日閑輿衛一句 日虞注作日謂二變離離爲日鄭康成陸希聲讀皆同虞閑習也來氏注讀曰如字謂中爻兌口乾又爲言曰象也乾錯坤故有輿象陰爻兩列在前衛象一說震艮合離爲戈兵衛之象也案曰之與日二讀不同而義皆可通日閑輿衛者謂日日閑習其輿衛也蓋輿者任重之物衛者禦變之具曰曰閑之尚書大傳所謂戰門不可不習者是也讀作曰則教令之義也言大畜時爲人所擔抑亦惟曰自閑輿衛以精其任重與應變者而已無他說也此卽上文所謂艱貞也然二義究以讀日者爲長古曰字多混如書思曰贊贊襄哉詒作曰之類可證畜德之道雖以德爲車以樂爲御忠信禮義爲甲冑干櫓而非曰閑習之亦難以待時而動故朱子本義亦謂曰當作日月之日

童牛之牿一句 童牛未角者之稱牿本義謂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是也止之于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道也程傳以位而言則四下應于初畜初者也初最居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猶童牛而加牿衆牿字之義諸家不同劉歆訓角荀九家作告說文引之曰僮牛之告告者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也鄭康成本作梏謂施于前足也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牛無手故以前足當之然牛而梏其前足尚可行乎故諸儒皆主橫木楅角之說 御纂周易述義謂大畜有二曰養賢曰止健養賢之義於彖言之四五兩爻言止健也震艮合離故爲牛艮少故童也一陽橫亙於其首牿象也童牛而加以牿則習于牿而忘其觸矣化其氣質以復其性故元吉也賈誼曰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渺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此之謂也

豶豕之牙一句 豶豕之牙鄭康成讀牙爲互如周禮牛牲之互蓋古互字作𤘘與牙字相似故鄭云然崔氏憬訓牙爲齒牙豶爲去勢謂豕本剛突豶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足爲害諸氏仲都訓豶爲除謂除去其牙也來氏知德據埤雅以牙爲杙謂所以繫豕之具也諸說不同案除牙之說事理所無劉表亦有豕而去勢曰豶云云故程傳主之然天下未聞有嚙人之豕且以童牛之牿例之于文義亦不相類故朱子本義第云以

豕居中而得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始以除牙去勢之說皆有所未安歟　御纂周易述義豶為決躁故有豕象廣雅云豕子豬豶積故豶豕與童牛同義皆言少也牙杙也艮為止木杙象也豶豕善走有牙以係之則止矣天下之民散而未有紀也聖人有以繫之制其田里使戀其家教之孝弟使戀其親則亟譯從而畏犯法矣雖不如童牛之牿止于未萌然有所繫而不得逞則天下可以乂安故吉也讀此則來氏之說較諸家為長矣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天之衢諸家說異虞注何當也衢四交道乾為天震艮為道以震交艮故何天之衢亨上變坎為亨也此何字讀如負何之何本義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是以何為發語辭也程傳天衢天路也空虛之中雲氣飛鳥往來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无有阻礙也何字則直以為誤加王氏宗傳謂何如何校之何言以身任天下之責當畜賢之時為五所尙主張賢路賢者之得志莫甚于斯也吳氏澄援證靈光殿賦何天衢以元亨何作荷謂何天之衢猶言何天之休何天之龍也此二說雖不主虞象而何則皆從虞作負荷之荷解　御纂周易折中謂諸家以荷字為解義亦可從蓋謂上賢者惟上九一爻當之且為艮主是卦之主也故取尙賢之義則是賢路大通卦所謂不家食者此也取艮主之義則能戀大止健卦所謂涉大川者此也故天衢者喻其通也荷天之衢者言其遇時之通也雜卦云大畜時也正謂此也　吳氏引商頌之詩語意尤近

頤貞吉四句　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有頤之象養之義故名頤貞吉本義云占者得正則吉也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程傳以為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則善惡吉凶可見林氏希元曰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身一是養性皆不可以不正觀其所養如聖賢大學之道正也異端小道則不正也又必自求口實如龜道義而屠口體正也急口體而輕道義則不正矣說與傳義同惟陸氏銓以觀頤為卽考其善不善自求口實卽于已取之而已矣又自為一義　御纂周易折中觀其所養者以求自養而已如云所養者德乎則當自求所以養德之道如所養者身乎則當自求所以養身之方陸氏說與象傳語意尤合也

朶字辨　初爻觀我朶頤朶字釋文音多果反動也鄭注同京房本作揣陳氏左海經辨據廣雅釋詁揣動也文與揣揣抗相次釋訓揣抗搖揣也轉相訓謂廣雅之義蓋本京氏易玉篇揣字有丁果一音廣韻亦云揣

揣也丁果反此古音古義也揣正字朶同聲假借字京鄭文異義同集韻三十四果揣重文作採說文揣也廣雅釋詁揣量也是揣採字通揣或從採作朶古字從手假朶為之釋文揣吞訛揣從木效說文木部揣箠也一曰揣度也一曰劉也皆非易義晁氏古周易及呂氏古易音訓引釋文又訛為端從土集韻三十四果端在揣上云動也易觀我朶頤京房讀類篇同皆本釋文而誤也案朶下垂貌讀為動失儒故以動訓之朶從採省字通揣經辨說誠有據而欲據以改今文則不必也

六二顛頤征凶　此爻之義程傳以顛頤拂經為句于邱頤又為句謂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不能自養必求養于陽若下求于初則為顛倒顛則違拂常經不可行也若求養于邱則往必有凶邱謂上九也朱子本義從之項氏安世謂二得位得中而反由頤于無位之爻與常經相悖故為拂經土體是故為于坤來氏知德則謂顛頤為陰為去謂顛頤者求養于上也拂經者違悖養于同體之常經也由阜曰邱艮之象也于邱頤者求養于外卽邱頤也此皆以爻義為卑指求上言也惠氏周易述云二正應五今過五而求養于上故曰顛頤過應于上則違常于五故云拂經于邱此以邱字絕句與諸家讀又不同而訓顛為項訓頤為求養于上則亦項氏來氏之意惟黃氏幹謂顛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于下則為顛求養于上則為拂說同程傳而謂六二比初亦求上顛頤當為句拂經于邱頤為句征凶其占辭也以征凶句承上兩項言以象傳六二征凶行失類也本義云初上皆非其類觀之黃氏說義爻意尤合矣

六三拂頤四句　拂頤者違拂所養之常道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本乃動體至三則動極而妄動矣故有拂頤之象虞注云三陰不正故失位二至上體剝遠于養道故拂頤也不正相應故貞凶坤為十年動無所應故十年勿用无攸利也申之者曰坤為用云勿用故知謂動也案貞者正也上乃正應虞以三是陰居陽上是陽居陰皆失正故云不正相應不知經之意以三不中不正而處動極是其為頤無往非縱欲敗度徇情滅理違拂所養之常道矣貞固守此則凶也虞謂不正相應義尙未的勿用者艮止之象亦非坤象　御纂周易述義云十年勿用為上言之也人而不廉無所可用雖求之久必峻拒之設一旦用之貪人敗類必无利焉蓋深惡三之不能自養且不能助上以養人也

其欲逐逐一句　頤六四其欲逐逐虞注云逐逐心煩貌坎水為欲故其欲逐逐釋文逐逐如字謂敦實也薛云速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為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跾跾云遠也漢書敘傳下六世眈眈其欲浟浟顏師古注引易頤六四爻虎視眈眈其欲浟浟浟浟欲利之貌也浟音滌今易浟字作逐釋義雜記說文足部跾疾也長也從足攸聲攴部攸行水也從攴從人水省沒刻石嶧山文攸字如此心部悠憂也從心攸聲攴部心部義皆不合惟足部疾也一訓與薛云速也合長也一訓與劉云遠也合則此字當從劉作跾為正子夏傳作攸荀爽作悠皆借用同聲字漢書作浟卽攸字之俗攸從水省不當更加水旁此參合說文及秦刻石為之也據漢書謂武帝其欲浟浟是班氏以浟浟為貪利貌也虞云坎水為欲故其欲逐逐者與班義同薛云速也者貪利則欲速也劉云遠也者貪利則希高遠如武帝之好大喜功也虞云心煩貌者貪利而志大心勞也師古注浟浟欲利貌當是漢書舊義案此說以跾字為正而諸家之訓皆以欲利通之亦可謂工于持論矣但釋文說文音式六反是本同逐且漢書注已云今本作逐虞注志林亦謂悠當為逐則逐之為字當不從王弼始今敖氏謂當從跾而惠定宇又以為當從浟皆泥古之過也

大過棟撓四句　巽下兌上之卦兌為澤巽為木澤潤木之物而滅沒其木則大過矣又四陽居中過盛大者又過所以名大過棟屋脊之木也撓弱也一說巽為高木長而高棟之象也木身奇而根枝偶下陰為根其本也上陰為枝其末也本末皆弱故撓也一說此卦大象坎坎為棟故以棟言之坎又為陷險為撓揉皆曲撓之象也故以撓言之夫棟既撓矣亦无所利矣而又曰利有攸往何也　御纂周易述義云大過之德二五得中而內巽外說過而得中則能輔其中強之弊內巽外說又將扶其顛而起之以德濟時而利有攸往則過者亨矣是以過人之才成過人之功也夫所謂過人者豈以過于人哉不自用其過則過人遠矣此發利有攸往之義為諸儒所未及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此爻取象虞注云位在下稱藉巽柔白為茅故藉用白茅說為得之惟以咎為失位謂承二過四應五士夫故无咎則于義未盡何也自古任大事者必以小心為基初當大過之時遺大投艱尤不易于有為必謹始慮終無所不至如物措諸地已無傾覆之患矣而猶恐其或敗又藉之以白茅為斯為能以大過人之小心承大過人之重任愼斯術也以往則身無妄動行無敗謀論者所謂以約失之者鮮矣故无咎虞氏第就得位失位取義未免拘泥故程朱大儒不用其說然白茅之象則確不可易故來氏易注惠氏周易述皆主之

九二枯楊生稊二句　稊鄭本作荑謂根也虞注訓穉謂楊葉未舒稱稊乾為老老楊故枯兌為雨澤枯楊得

澤復生稊二體乾老故稱老夫女妻謂上兌兌為少女故曰女妻程傳本義則俱以女妻為指初爻謂二當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來氏易注又以少女為指應爻言謂下卦巽有長男也老夫之象故稱老夫老夫者再娶之夫也應爻兌兌乃少女也女妻之象故稱女妻女妻者未嫁而幼者也三說不同比初之訓胡氏炳文以下皆本之而俱不若虞氏之確蓋卦以大過為名謂其無所不過也二與五為正應以同是陽爻義不相應故過五而取上是所謂過以相與者此也來氏知比初義有未安而以少女為指應爻辭論陽與陽無應何且果指正應何得謂之過以相與又以下卦錯震長男為老夫亦不若虞以乾體為老者之直捷故半農易說周易述皆從虞義惟虞以生稊為枯楊得澤于澤滅木之旨未得此則來氏二得陰在下故生稊云為近是也

九五枯楊生華四句　大過以本末弱取義二近初五近上故皆為枯楊華生于本末者也老婦士夫諸儒亦不同楊馬氏以上六為老婦本義程傳皆從之然六乃兌體兌為少女不得云老婦荀氏以九五陽得正不變數七為士夫士夫之上陰得數八為老婦然八為少陰以老婦當之于義亦乖來氏易注謂九五陽與兌相應少男也士夫之象巽為長女老婦之象以老婦當之于義亦乖來氏易注謂九五陽得正爻云云仍未當也竊以為此爻之義仍當從虞注以老婦為初二說為有據然易之大例陽大陰小居兌少之中故為士夫五過二而取初為初之過五而取上為過以相與卦之所以為大過也二與五五僅无咎亦无譽者二近根故生稊五近上故生華生稊則下滋而土亦潤猶老夫得其女妻尙能成生育之功故利生華則外潤而內愈枯矣猶老婦得其士夫生育難成以陰從陽雖不為咎而亦非美事故无譽也剛柔相易惟變所適此之謂易之道也

上六過涉滅頂四句　虞注大壯震為足兌為水澤震足沒水故過涉也頂首也乾為頂頂沒兌水中故滅頂凶乘剛咎也得位故无咎此第據爻象言也程傳謂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之過越常理不恤危亡如過涉于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也本義則謂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于義為无咎蓋殺身成仁之事也錢氏立志謂澤之滅木土之所以滅頂也雖至滅頂終有不容不涉卽不得不過者孔子所以觀象而有獨立不懼之思也此亦用本義意　御纂周易折中本義之說固比程傳為長然又有一說以為大過之極事無可為者上六柔為說主則是能從容隨順而不為剛激以重其勢故

雖處過涉滅頂之凶而无咎也知東京之季范李之徒適足以推波助瀾非救時之道如申屠蟠郭泰者君子弗非也

習坎二字 習坎之義傳義均訓作重習謂卦上下皆坎是重險也孔穎達則謂習者便習也險難之事非經便習不可以行故須便習於坎事乃得用故云習坎也胡氏瑗謂此卦在八純之數其七卦皆一字名獨此加習字者蓋乾主于健坤主于順若此之類率一字可盡其義此卦上下皆險以是爲險難重疊之際君子之入必當預積習之然後可以濟其險阻故聖人特加習字蘇氏軾則謂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能習行于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者取于水也薛溫其則以爲指用坎之人謂坎非用物以習爲用故名異他卦張氏浚又以習爲安行不息之稱謂陽陷于陰非出險則功無自與曰習坎亦以出險也𥺁諸說皆與傳義異以象傳觀之則從程朱二子作重字解者爲長然水之險也惟習乎水者乃能入乎水而不溺但習訓熟習諸家說亦有未可廢歟

有孚維心亨 孚虞注訓信謂二五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在天故習坎爲孚也坎爲心乾二五旁行流坤陰陽會合故亨也此解孚亨字尙欠精到案六十四卦獨于坎象指出心字示人誠以心在身中如一陽陷于二陰之內章氏潢所謂道心惟微者是也故他卦亨字本義例以爲占辭而於此獨曰中實有孚心亨之象亦謂誠者心所由亨坎中實有誠之象故不以他卦占辭例例之也善乎吳氏曰愼之言曰陽陷陰中所以爲坎中實有孚所以處險有孚則誠立心亨則誠通心之體靜而常明如一陽之繫于二陰中也心之用動而不息如二陰一陽之流行也一陽者流行之本體二陰者所在之分限流而不踰限動而靜也限之而安流靜而動也有孚心亨之義發于習坎至矣哉此說體用俱該動靜兼備足以發本義未發之旨而於聖人于坎言誠于離言明以坎離爲天地之大用其旨亦昭然若揭矣

初六習坎四句 虞注習積也位下故習坎爲入坎中小穴稱窞上无其應初二失正故曰失道凶矣程傳習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皆依文訓義諸家說大概相同惟張氏浚以爲陰居重坎之下迷不知復以習于惡故凶說與傳義微殊以象傳習坎入坎失道凶也證之張氏說似尤合爻意且如此而習坎兩字乃不虛設若仲氏易以卦爲臨兌所易坎窞者兌坎之復也此自主推易言非古義也 御纂周易折中故獨取張氏說謂卽時俗所謂機深

禍轉者也然則聖人之垂戒深矣

樽酒簋貳二句 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鄭虞晁三家皆以樽酒簋爲句貳用缶爲句鄭注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于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虞注云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爲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爲簋坎爲水震爲足坎酒在上尊之象貳副也坤爲缶禮有副尊故貳用缶晁說之讀與此同朱子本義從之王注以樽酒爲句簋貳爲句用缶又爲一句謂雖一樽之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至質而可羞于鬼神薦于王公故无咎郭雍讀與此同程傳從之後儒[illegible]何楷諸家多申王義以象傳樽酒簋貳四字連文觀之則貳字屬上句爲是惜用缶之義尙無指實惟經義述聞云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是缶可爲尊也又曰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正義云盆謂缶也然則用缶云者以缶爲尊又以缶爲簋也故曰樽酒簋貳用缶如此說用字乃有着落矣

祇既平一句 祇既平祇字京房本作禔說文同訓安也鄭康成云當爲坻小邱也王輔嗣以爲辭也鄭云小邱爲坎之主蹇乎乃无咎案諸辭之說固不可通如從京訓安當云祇且平于義方順不得云既平也則是水中坻之坻然祇從氏聲古音在支部坻從氏聲古音在脂部二部絕不相通亦不得以祇爲坻也程傳訓祇爲抵謂必抵既平乃无咎俞氏玉吾何氏楷則訓適言坎不盈以其流也適至于平所謂水流而不盈也故无咎經義述聞則以祇當讀爲疷爾雅疷孫注云疷滯之病也說文疷不翅也字或作疧又通作祇小雅俾我祇也毛傳云祇病也是也平復也說卦傳坎爲心病爲耳痛三至五成艮坎爲疾病艮以止之故其病平復也此用鄭氏注病字之訓于義亦通但以與上坎不盈各爲一事則不若俞何二家于象傳爲合今就諸家說會通之坎以流而不盈爲德盈則泛溢爲災其病也大矣不盈則病既平矣故无咎如此看則祇訓病于上句亦未嘗不可通爲一事矣

上六係用徽纆五句 虞注徽纆黑索也觀巽爲繩艮爲手上變入坎故係用徽纆寘置也坎多心故叢棘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二變則五體剝剝傷坤殺故寘于叢棘也不得謂不得出獄艮止坎獄乾爲歲五從乾來三非其應故曰三歲不得凶此說爻象義太迂遠故後儒多不從程傳謂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于叢棘之中其不能出也必矣故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本義謂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案朱子不多爲之辭者以程傳已明故也然王弼韓注則以爲囚執寘于思過之地自修三歲乃可以求復故曰三歲不得凶蓋又自爲一義吳氏澄據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之之文謂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歟意亦同于王也 御纂周易折中不得者不能得其道也如悔罪思愆是爲得道則其困苦幽囚止于三歲矣聖人之教人動心忍性以習于險者雖罪咎已成而猶不忍棄絕如此觀此則王吳二說于象傳尤爲脗合矣

畜牝牛三字 荀九家說卦以離爲牝牛虞仲翔駁之曰坤爲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體頤養象故畜牝牛吉俗說以離爲牝牛失之案九家說卦如乾之後更有四坤之後更有八之類皆虞氏所不信故以離爲牝牛之說爲非然左傳卜楚邱曰純離爲牛離一陰居二陽之間中矣能黃故六二謂之黃離牝牛之象畜之者育其類也說與九家合是春秋之世已以離爲牝牛虞氏駁之過矣但離之中畫實由乾交于坤而成則坤其本體故黃離黃字仍是從坤體取象 御纂周易述義云坤爲牛順也離得坤中故爲牝牛純順也人心之養也專氣致柔約情致和和柔合而成順日夜畜此純而無間則靜止于順無而非空不言貞而自貞動達于順有而不滯不期亨而自亨矣故吉也此發吉字之義爲先儒所未到而荀虞二說亦可會通于無間矣

明兩作三句 作起也兩作者一明而兩作如云今日明明日又明也離爲日不曰日而曰明者天無二日不可云日兩作也大人者大德之人與天合其明者也繼猶續也今日之明續前日之明而不絕其明故曰繼明惟其不絕乎明則內外皆明所以能達事理辨民情天下之邪正是非皆坐而燭之不必察察爲明而明照于四方矣若虞氏易以兩字爲指日月言謂乾五之坤成坎乾二之坤成離坎日月之象也故云明兩作離夫坎月離日則是水火既濟非重離之義矣又云或以日與火爲明兩作日火固皆離象然言日而火已該其中何必贅也周易述又以大人爲指乾五以四方爲指坤說尤支離不可從或又據郭京易舉正謂以字下當有明照原其意不過謂作以明照繼明照爲合兩作之義耳不知繼明二字連而照字屬下則繼明卽重明也郭氏說先儒已斥其妄尤不足據爲定論也

初九履錯然四句 初九剛陽居下而處明體陽性動而離性又上炎故本義以志欲上進而有履錯然之象釋之程傳謂履錯然交錯也動失居下之分宜有咎矣然知其義而敬愼之則不至于咎王氏昭素則以處

萬物相見之初爲履錯雜之時胡氏瑗則以錯然爲敬之之貌謂于事之初常怵然警懼以敬德修業所以得免其咎馮氏當可以履錯然爲動之始謂人之夙興如日方出于此而加敬則必終吉此數說皆以履錯然爲象辭敬之无咎爲占辭而王氏胡氏馮氏說尤得爻意蓋錯然者應物之初是非未明從違未審之象也能敬之則安而能慮于其是者從之非者違之如是而動動罔不臧矣何咎之有若周易述訓履爲禮從馬氏讀錯爲七路反而訓爲措置之措謂初得正故履錯然乾爲敬與四敵應四焚如故敬之无咎此詒從象傳履錯之敬以避咎也會意因以敬之爲避九四之突如耳不知傳之所謂避謂避妄動之咎非謂避九四也其說鑿矣

黃離元吉一句 黃中色來注云坤爲黃離中爻乃坤土黃之象也離者麗也黃離言麗乎中也卽柔麗乎中正也以人事論乃順以存心而不傾側順以處事而不偏倚是也吉者无所處而不當也八卦正位離在二故元吉此足與傳義相發蓋六二柔麗乎中而得正故有此象占者得之大吉之道也周易述云二在下中故曰黃離此五動應之故元吉與坤五同義案黃者中之色惠氏謂二在下中爲黃離此卽來注之義惟五動應二蓋本虞氏謂五失位動應二故元吉此則非是二之所以元吉止就本爻觀之自有此義非五動應之而後吉且如其言是元吉爲五之元吉非二之元吉矣 御纂周易述義云二在卦中日之離也以其得中故曰黃離所謂柔麗乎中正也備中正之德而止而不遷則以坤之貞葆乾之元元善協于大中故吉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黃離之謂也

九三日昃之離四句 日昃之離程傳謂日下昃之明也缶常用之器也大耋傾沒也言盛必有衰理之常也達者順理而樂其常不達者恐懼有將盡之悲爲其凶也本義亦謂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是皆示以處昃之道也梁氏寅則以爲持滿定傾非中正之君子不能三處日之昃而過剛不中其志荒矣故不鼓而歌則大耋之嗟其歎也樂之失常者也其嗟也哀之失常者也哀樂失常能無凶乎此以不鼓缶而歌二句作不如彼卽如此口氣皆以狀其無常之態似于爻意尤合蓋日昃者喻心之昏非喻境之變也此又取象來氏注謂震變爲鼓鼓之象也離爲大腹又中虛缶象中爻兌口歌與嗟之象皆就本卦生義尙爲近之若仲氏易引鄭康成說以此爲艮爻艮位在丑丑上值弁星似缶謂此與坎之互艮而用缶正同則非也依鄭爻辰之例則九三陽爻當值辰乃不取辰宮之星而取近丑之

是其是又弁而非缶特以其形似取之附會不經莫此爲甚而毛氏乃主之亦好異之過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三句　此爻之象程傳以爲主繼世言故突如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皆就繼世取義來氏注以離中虛有竈突之象故嫩如字皆就竈突形容周易述則據說文子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或从充即易突字云云遂以突爲不肖子謂四爻失正故充如與初敵應故來如離爲火如體大過死象故死如火息灰損故棄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燒殺棄之不入于兆也案繼體之訓本義已不之從來注說雖穿鑿猶是離之本象惠氏不肖子之解徒據說文而附會之非易本旨也仲氏易謂火以附物爲義今以附物而反焚物物焚而火亦無所容猶言之以明自煎也說與章氏潢明之于人猶火之于木火寄于木而能焚木則本于人而能害人語意爲近蓋九四不中不正剛氣躁妄故其象如此但毛氏又以四居兌中兌爲澤爲金金爲火所滅而澤又足以滅火兼論互象則未免畫蛇而添足矣

六五出涕沱若三句　虞注坎爲心震爲足兌爲口故戚嗟若動而得正尊麗陽故吉也出涕言涕沱之謂自目曰涕離爲目出離出坎象亦出目故出涕沱若然他家皆謂自鼻爲洟張氏稱餘出涕長憯之深戚嗟憂戚之深也本義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于上下之際此注似長的也此然後得吉戒占者當如是也案彭氏論曰坎離之用在中二五卦之中也坎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爲勝離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爲勝劉氏定之謂坎者險陷之卦惟剛足以勝之況潛剛克也離者陽燥之卦以柔爲和之尚則柔克也二五同歸于吉者以柔而然也觀二說而五之獲吉可以知其戚嗟之意蓋卦以明爲義非柔而虛中則不足以語之　御纂周易折中云爻惟六二得明德之正三之嗟四之突如則明德昏而性情蕩然然仍而淚出惟嗟若其惟哀悔之心乎五有中德又適明極將昃之時故取象如此之嗟樂過而悲也　五之嗟自然自艾也

上九王用出征无咎　本義剛明及遠威則不濫无咎之道也程傳陽居離中剛明之極者也王者用之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然不約之以中盡究其黨類濫而傷善吉所以折其魁首所執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案此爻亦四五之後有更新之象故在人心則爲克己在國家則爲除殘也諸家說大概相同其取象來注爲備云王指五離爲日王象離爲戈兵變爲震動出征之象乾爲首首象陽醜象陰本爻乾陽離爲上首折首之象本卦陽多陰少醜類小之貌故又有獲匪其醜之象說較虞氏之以乾二五之坤成坎體師象爲出坤二五來折乾爲折首乾征得坤陰類爲獲匪其醜者爲直捷而可從然不若　御纂周易述義離火也猛故不用斷而用柔然道非一端如上九之剛則及遠王者亦可用之以出征借其猛以殘敵也兵猶火也夏官掌之此之謂也然雖用其斷終必濟之以柔但申明王章以禮服其首者足矣不必盡其醜類而殲之也如此則猛而不殘乃无用剛之咎此以有嘉折首爲有禮以折服其首蓋火麗而禮若嘉之會以經注經優于舊說多多矣

周易集解卷二終

藝文書館精製鉛版

臺川馮世瀛學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掌明氏重校

下經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感也不曰感而曰咸者感之道貴無心也咸又有皆義卦兌下艮上二少交相感所以名咸利貞取女吉者來注云八卦正位艮在三兌在六艮屬陽三則以陽居陽兌屬陰六則以陰居陰三爲艮之主六爲兌之主男女皆得其正所以亨利貞也張惠言虞氏易注以貞爲初四易位謂少男下少女親迎之義也初四正則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故取女吉此主變而之正言而與恆實反對說亦於理不背但經文亨利貞字在取女吉上所包者廣　御纂周易述義云山澤通氣上下相感曰咸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天以氣感無言而通人以神感不言而喻故咸未有不亨者而但患其不貞如君臣以邪僻朋友以諂佞男女以淫姣則不貞而因以不亨矣以性相通不以情私斯冥漠之訢合皆天理之流行也卦以二少相感男下乎女婚姻之正也故用以取女則吉貴其貞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正而天命全故詩始關雎禮重大婚易之下經首咸恆以配乾坤皆是道也如此說乃見咸之亨利貞不專指取女一事言也

柔上而剛下二句　柔上剛下二句虞注謂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是乾坤氣交以相與蓋以消息卦從否來否次漸漸女歸待男行故以乾感坤爲交泰之始故曰乾坤氣交以相與也來氏易注則謂咸與恆綜柔上者恆下卦之巽上而爲咸之兌也剛下者恆上卦之震下而爲咸之艮也二氣者山澤之氣也因二氣剛柔相感而柔應之柔感而剛應之即山澤通氣也故恆卦亦曰上下相與兩說不同皆與本義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之訓爲異仲氏易又兼采虞來二氏義謂以否坤六三之柔而升之于上是柔上也以否乾上九之剛而下之爲三是剛下也且轉從恆易以恆之震男上巽女者而易爲艮男下兌女艮止兌悅男止無他感而女悅有正應其中有心爲坎爲心卦體大坎則以心感而情應志亦應焉所謂感應以相與者如此案剛柔上下來二說皆通其實兌陰卦陰之性柔艮陽卦陽之性剛柔上剛下謂兌柔在上艮剛在下　文所云男下女者是也如此說似較消息反對爲直捷矣

初六咸其拇　拇子夏傳作䟹與拇同釋文云荀爽作母謂陰位之尊虞氏曰母古文拇字荀以爲陰位之尊失之也虞翻本亦作母而訓爲足大指謂艮爲指坤爲母故咸其母坤謂咸從否來也程傳本義皆主足大指之說謂感于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大抵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此即虛以受人之理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周子所謂主靜朱子所謂虛衍乎皆謂虛也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與其以受人之理[illegible]如拇之動未足以進故无吉亦无凶虞以初與四應之四得正故以志在外釋之始猶昧于思受之理在股

九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荀九家作肥云尊盛說此說非也腓者脛腨本義以爲足肚是也初拇三股二在股拇之間故其腓動有凶象二陰柔不能自主象亦如之故曰咸其腓凶來注則以上應九五正應言謂近感皆主於動但九五君位豈可妄動以感之張氏易義注則以比三爲吉謂凡感之道來近則通二五正應則近爲三感故凶二說似比三者爲切居吉者以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則吉也大抵此爻之義近則吉動則凶然腓之止亦非腓所能自止　御纂周易述義云止腓當止其足去躁去妄常使居而不行則腓靜中動亦因之以得吉矣意外之擾皆自取之宜杜其原也故君子慎心之動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三成其股故稱執股隨足而動者也三在腓上互巽爲股故有股象又心之動下足之上亦股之象也執艮爲手故稱執執其隨本義以爲隨在下兩爻蓋足之拇與腓本隨股者今此卦以隨爲隨上亦動而股亦不隨之而動注是爲陰爻所係矣若執此爲隨非感之正也故其占爲往而吝也程傳則以隨爲隨上與本爻不同來氏注亦以三與上應謂陽好上而悅陰上居悅體之極三往而從之故有咸股執隨之象　御纂周易折中云隨之爲義取于雖行相從則以三爲隨上者近是讀之隨卦初剛隨二柔五剛隨上柔可見也且謂之卦以三爲心六二曰不拯其隨又可見也夫心固身之主然心動而形隨隨之亦非制外養中之道推之人艮甚則如臣子之說隨容順皆是也以三之德不中正故如此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居股下腓上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也憧憧往來不定貌本義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以陽居陰故因占設戒以爲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于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胡氏炳文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感而遂通者心之用憧憧往來已失其寂然之體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乎九四之貞林氏希元以爲只是往來付之無心此極合繫辭何思何慮與程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蓋感之爲道原不必人之應也惟不必人之應故不私己之感其應

者亦感其不應者亦感無一人之不感亦無一人之不應有不吉而悔亡者蓋若此其[illegible]道便欲計其功此憧憧也即不貞也如是則感出有心將應者則感之不應者則不感也人之應之者有不惟其感者始應不感者即不應歟故憧憧謂思也朋則其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曰朋也聖人之垂戒至深切矣

咸其脢无悔 咸其脢 脢字馬融云背也鄭康成云脊肉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王輔嗣以為在心之上口之下項平父又以為即喉中脢核諸說不同程傳朱義均主背肉之訓程謂九五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也脢與心相背而所不見者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本義意大約與程傳同而不言君位蓋以五雖居尊然六十四卦不皆就人君取義故第云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无悔也案繫辭云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咸其脢則無妄動之失故無悔此君子所以貴主靜也

咸其輔頰舌 輔頰舌本義程傳及王弼諸家皆云所以言者以兌為口舌而又居卦之上故有此象也蓋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感之極不能至誠感物而感人以言與艮之艮其輔言有序者異矣不言凶咎凶咎可知也輔陸氏注作酺云耳目之間以四變離離為目坎為耳也說文酺頰也玉篇引左氏輔車相依作酺車是輔與酺同然輔近口在頰前淮南子云靨酺在頰則好是也耳目之間為權輔在輔上故洛神賦云靨輔承權是頰所以含物輔所以持口孔疏亦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為一物明其蓋輔近頰非即頰也許以輔為頰虞又以酺為權得失之矣

滕口說也 滕虞云滕送也不得之三山澤通氣故滕口說鄭云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間也本義程傳滕皆作騰口說謂以柔說騰揚于口舌言語不能感于人也諸家多從此訓近仲氏易復申虞義謂以舌之三乾易為兌柔是兌之所移本乾之所送雖其所移者祗兌之口舌而其所送者實乾之言說也案滕讀為騰義最明捷不煩訓詁然淮南子云子產騰辭後漢書隗囂傳帝敷騰書隴蜀許慎皆訓騰為傳而滕字本古文騰字燕禮滕觚于賓鄭云滕送也今文滕皆作騰是滕亦得與騰通也或又據釋詁云滕虛也滕口說謂以虛辭相感也于義亦近可並存之

初六浚恒四句 虞注浚深也初下稱浚故曰浚恒傳義謂初與四應理之常也然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應初之志異乎常矣初乃不能度勢執務入之性深以常理求之浚恒象也此皆以浚為深求乎四也貞凶无攸利程傳謂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故无所往而利本義謂占者如此雖正亦凶而无所利矣二說小異蓋程以理言而朱則兼以占言也陸氏希聲胡氏瑗王氏宗傳則專就浚字生義謂恒之為義以久于其道得名當事之初而遽求深入是猶為學之始而欲亟至于周孔為治之始而欲化及于堯舜以此而往必凶而无無所利以欲速則不達也意皆與傳義又殊 御纂周易折中謂諸家于卦義尤精切可從蓋凡事漸則能久不漸則不能久孟子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即深義春秋公羊傳云浚之者深之也半農易說以初之凶在一求字謂無求故無悶太元養之初一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惟无求者能之恒內卦巽也巽其究為躁卦浚恒者躁之象也太元銳之初一曰蟹之郭索後蚓黃泉言蟹之躁未若蚓之靜也蓋蟹之郭索心不一也心不一故有求非所求而妄求之故无攸利此從一求字生義亦足與諸家說相補備以喜說學之始求及于周孔治之始求及于堯舜為不可以凶目之則未當夫為學為治皆貴循序漸進其深也由淺以致之非一蹴可幾于深也當恒之初而以深入為恒則貴之太驟期之過迫非急遽而不能恒即苟且而不可恒矣以此為貞凶之道也爻言无攸利戒其後也傳言始求深原其初也

九二悔亡 虞注失正悔也動而得正處中多譽故悔亡程傳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本當有悔也二以中德而應于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于中也非恒久于中則不失正足以亡其悔矣說同虞氏而義較周到朱子本義從之經不著悔之所以亡者程氏迥謂與大壯九二解初六同蓋皆以爻象明之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恒者常也中則常也卦惟此爻以剛居中大壯之壯戒于大過而四陽爻惟二得中解利西南貴處後也而卦惟初六為最後此皆合于卦義而其明者故直係以吉凶而辭可畧也

九四田无禽 虞注以田為二謂地上稱田禽為五謂四失位利二上之五已變承之故曰田无禽據此則田與禽皆非本爻之象說不可從故後儒皆主本義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此象及程傳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之說以言九之居四雖恒久不變而久其所不當久如田而无禽獸之獲謂從勞而无功也胡氏瑗則以為常久之道必本于中正九四以陽居陰是不正也位不及

中是不中也不中不正不常之人也為治則化不能行撫民則功不能下安能有獲此謂以不恒為恒與陰義義異以象傳證之似不如程朱之為的也又禽字來注謂指應爻應爻居巽巽為雞禽象也易之大例陽實陰虛師卦所應剛實故有禽此卦所應陰虛故无禽斯言得之矣

上六振恒凶 振虞注作震謂在震上故震恒五動乘陽故凶震與振古字通引公羊傳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也為證此說非是本義云振者動之速也上居恒極則不常處震終凶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非其所安因有振恒之象來氏注云如宋時祖宗法度已久安石乃紛更舊制所謂振恒也此不惟不能成事而反僨事所以凶也半農易說謂振字當從說文作搘搘柱砥也後世用石古用木震巽皆木故取象于搘搘當在下者也今反在上非物理之恒崩壓之患必不能免矣故其占為凶也案說文引書多與今本異柱砥之訓存之以備一義可也必據以改經則僭而近于妄矣

遯亨小利貞 遯之為義虞注謂陰消遯二也艮為山巽為入乾為遠遠山入藏故遯小人道長避之乃通故遯而通則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謂二得位浸長以柔變剛故小利貞案遯者陽消陰長君子遯藏之時也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屈而道伸遯之所以亨也小利貞傳義說各不同程傳以為陰柔方長而未至于甚君子尚有不遯可以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可小利貞此為君子示處遯之術也本義則以小為小人言小人利于守貞不可以浸長之故遂陵逼于陽此似用虞氏意為小人開遷善之門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據易例似傳說為長蓋至于三陰之否則直曰不利君子貞矣遯猶未至于否但當遯避以善處之不可過甚而以激其勢故曰小利貞也

天下有山遯至而嚴 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本義以為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故曰不惡程傳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忿疾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惟張子曰謂惡當讀如憎惡之惡言遠小人不可以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為能遠嚴之為言敬而遠之之意也郭氏雍同此說而引疾之已甚亂也為喻然觀楊龜山天下有山其藏疾也无所拒然亦終莫之陵之言則當以傳義為正又講家以山喻小人以天喻君子此亦未切 御纂周易折中天下有山山之高峻極于天者也山之高峻者未嘗絕人而自不可攀躋故有不惡而嚴之象楊氏說蓋是此意

初六遯尾厲三句 虞注指艮言謂艮為尾也初失位動而得正故遯尾言遯去其尾也厲字屬下謂災也之應成坎為災在艮宜靜若不往于四則无災矣此以勿用有攸往為戒其勿與四應也孔氏正義以遯尾為遯之尾最後遯者也言小人長于內應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內是遯之為後故曰遯尾厲程傳本義皆從此解程云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不可往也本義云遯而在後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皆為君子謀也來氏易注則以遯者尚陽剛與陰不相干涉初在下无位无德不過凡民耳遯之何益勿用有攸往謂不必往也此亦有見而義尚未圓 御纂周易述義云卦以上為首初為尾初與四應四遯于前初尾于後是小人隨君子而何之君子危而小人亦厲故教以勿往勿尾也不尾則兩無事矣此小貞之一端尚令君子得以去也說此則虞氏說可與傳義參着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三句 此爻之義虞注以執為執三謂三在坎故莫之勝脫孔穎達正義以執為如詩執我仇仇之執謂其能鞏固善類不使離去程傳則以二與五應其交之固如執之以黃牛之革而莫之勝說此以執字為指二與五相應朱子本義謂二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此執字又作持言後儒吳氏綺龔氏煥來氏知德皆從程傳蔡氏清惠氏士奇則從本義以卦爻及象傳觀之數說皆有可通蓋當遯之時以早為貴初落後故厲六二柔而得中順以自守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本義說是也第當大臣之位義不可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箕子所謂我不顧行遯者程傳說是也而其不遯也非延攬英賢同心共濟亦未足以有為則孔氏之說亦是也惟虞謂縛三在坎說太穿鑿故諸家皆不之據

九三係遯五句 處遯之道在乎遠去九三居內卦之上切比六二之陰不能超然遠引故有所係戀之象當遯而有所係是有疾而危厲者也畜臣妾吉傳義皆謂係戀之私以畜臣妾則吉言君子之于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以畜耳此與上句自為一義胡氏瑗蘇氏濬皆以畜臣妾句是示以待小人之法謂小人之易親如臣妾之易以懸人畜之法止有不惡而嚴以杜其狎侮之萌而不惡以消其慾戾之氣用畜臣妾法以畜之庶乎可以免疾憊而吉術說與傳義為異 御纂周易折中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然則不遠不近之間非不惡而嚴之謂乎故當遯之時有所係而未得去者待小人以畜臣妾之道則可矣是則胡氏蘇氏說尤得爻意也

九四好遯四句 虞注乾為好陰得位為君子失位為小人動之初故君子吉消遂成否故小人否此以否為

否泰之否也鄭康成讀同程傳以好爲好惡之好否爲可否之否謂初與四爲正應是所愛好者也但君子
雖有所好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者是以吉也朱子本義從之惟君子二句作古
辭言古者君子則吉小人則否張子則讀好如字謂四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於事機不忿
怒成仇則私暱爲慮矣否亦作不然義訓皆不用焉鄭說然虞謂消遂成否於爻亦合　御纂周易述
義云四遯而初尾之四以居柔變而成巽故好遯不惡也遯言晦迹不爲所牽而亦不觸其忌故初不尾而
四遂遯焉不受小人之害乃君子之吉然君子既遯小人亦自此否矣蓋二陰再長勢必成否君子不遯或
遯而不好則否在君子既能好遯君子超然于事外而小人乃攖世網故否運獨小人當之彼其所以害君
子適所以自害也

上九肥遯三句　肥子夏傳云饒裕也程傳本義皆從此訓謂上九以陽剛居外卦又下無應係乃遯之遠而
處之裕如者也來氏注謂肥者疾憊之反遯字从豚故初六言尾上九言肥皆象豚也以陽剛之賢居遯漢
之上睟面盎背莫非道德之豐腴手舞足蹈一皆仁義之膏澤心廣體胖何肥如之此亦用饒裕意无不利
者全身遠害剛利于已而留其身以有待仲其道以覺民于世亦未嘗無補焉故曰无不利也諸家說大概
相同惟肥字陸希聲本作飛西谿叢話云周易肥遯字古作𩙪與蜚字相似蜚卽今飛字故或作飛案淮南
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欲飛遯以保民曹子建七啓飛遯離俗呂向李善諸注皆
引易上九飛遯无不利是唐以前易本原有作飛遯者則焦竑又引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遯爲古本飛字之
證陸氏作飛誠非無據然仲氏易云不係卽肥亦不係卽飛肥與飛別無二義觀此則周易述改從飛字亦
未免多事矣

大壯利貞　虞注壯傷也大謂四失位爲陰所乘兌爲毀折故傷與五易位乃得正故利貞也馬氏亦訓壯爲
傷案方言云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或謂之壯郭璞注亦呼壯爲傷又楊子太元以夷準大壯
夷亦傷也是漢世經師多如此訓然非易本旨也易中大字皆指陽言本義云四陽盛長故爲大壯陽壯則
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蓋君子之所以服群小者非以勢之盛亦以理之正也使所行不正則我失
制馭之道而彼有可乘之隙故必利于存正心行正事而永終守之而後不以非禮失君子之㨿亦不以用
罔激小人之變矣且陽息泰成大壯虞氏亦就四陽方長說而乃訓壯爲傷殊覺自相矛盾　御纂周
易述義大壯君子道長之時也然陽長過中乾剛震動恃剛則不能審理好動則不能諳時故欲其貞貞者
不用其剛動處極盛之勢而能愼以審之徐以俟之則剛不過而動不失矣故利也遯陰長故教以小貞大
壯陽長故教以大貞小者貞則陽猶可以全生所以愛陽也大者貞則陰不至于激而反噬亦所以愛陰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　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程傳極壯如此在小人
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罔無也猶云蔑也本義亦謂有如無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雖正亦危矣
然諸儒說此爻多主京房用壯一也小人則用之君子有而不用之說故有謂罔不也君子尙德而不用壯者
劉氏牧也有謂小人乘壯必恃剛強以淩犯于人君子則雖壯而不伐雖大而不伐者胡氏瑗也有謂小人
務勝人故寡用壯而用之君子務勝己之私是以勿用壯于外也以用壯爲正則危者郭氏雍也有謂既曰小
人用壯君子用罔勸戒備矣又曰貞厲恐人以居剛用剛爲正者項氏安世也右數說皆與傳義不同以夫
子象傳觀之似主京氏者于爻義爲近是也

羝羊觸藩二句　本卦大象兌中爻又互兌具有羊象故諸爻皆以羊言之羝羊說文云牡羊也陽息之卦故
曰羝藩馬氏云籬落也四體震震爲萑葦爲竹木藩之象也又陽在內而陰蔽于外亦有藩象羸本義訓困
來注云瘦也羝羊恃其強壯而觸其藩其角出于藩之外易去而難返不能用其力是角之壯者反爲藩所
制而弱病矣故曰羸其角一說當從鄭康成作纍纍大索也四之五上變體巽爲繩故曰纍此以羸其
角爲繩所係與困義殊而亦可備一解蓋此二句承上貞厲二字言謂陽盛之時若以剛爲貞而仍
用壯則必陵物而物不勝陵有如羝羊之觸藩徒自羸其角耳是用壯終于不壯不如其用不壯也故羸纍
字雖不同而以爲陽之受制其義一也

壯于大輿之輹　輿虞仲翔作車輹作腹謂坤爲大車爲腹四之五變坎折坤故壯于大車之腹此以壯爲傷
也經義述聞據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杜注震變爲坤震爲車
坤爲馬僖十五年傳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震之離亦離之震車脫其輹火焚其車
旃服皮注亦曰震爲車謂震本有車象大壯外卦是震爲車九四陽爻陽稱大故取象于大輿輹車下縛也
九四震之下畫故取象于輹易之取象多有在說卦外者不得以坤爲大車及爲腹之文而何爲穿鑿也此
駁有據然來注以大輿爲坤象蓋四爻變成坤虞注指坤言未爲不是特變坎折坤謂四之五體坎坎折坤

觡展轉遷就則眞不免穿鑿之過耳

喪羊于易一句　易鄭訓佼易虞注乾爲易四上之五兌還屬乾故喪羊于易程傳羊指下四陽易訓和易謂
四陽方長而進五以柔居上惟和易以待之則群陽無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朱子本義則以羊爲
六五謂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亦無所悔此易字又作容易之易解言忽然不覺其亡也釋文引
陸績說易作場謂疆場也王氏引之云凡易言同人于野伏戎于莽拂經于丘遇主于巷一字皆實指其
地喪羊于易喪牛于易文義亦同荀子富國篇觀國之治亂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者皆借疆易之場
也漢書安世房中歌吾易久遠燭明易也漢補相楊統碑彊易不爭韓勅碑師彊場易之場漢書多作易
是古疆場字多作易也案說文無場字以易卽場也朱子語類亦謂喪羊于易不若解作疆場之場漢書食
貨志場正作易是朱子亦以作場者爲是本義云云始未暇修改故耳王氏之說可從也

康侯二字　康侯荀注謂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虞注康謂如康周公之康
四五失位五之正以四錫初初動體震震爲諸侯經義述聞以荀說爲是謂卦自觀來案傳曰晉進也坤
謂六進五也則所謂侯者當指此爻蓋六五離之中畫也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納王筮遇大有之睽曰吉
是卦中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是以離曰爲公侯也成十六年傳南國蹙射其元王中
厥目杜注南國勢蹙則楚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是離爲諸侯舊有此說也案以上離爲諸侯雖似述聞創
解而引左傳較有明徵惜康侯字尙未有發明　御纂周易述義云大明上升曰晉離麗乾附于
君故曰侯坤順得衆能安民故曰康侯康侯蓋五以柔順進而麗乎乾下而臨乎坤是得君行道以安民生所謂
康侯也然則虞氏訓康爲賚其義曲矣

順而麗乎大明一句　順而麗乎大明程傳謂坤麗于離以順麗乎大明是順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也後
儒皆從此說以坤順離明皆本卦自具之義也張氏惠言易虞義注則以大明爲乾謂五乾位陰順陽故
云麗乎大明此說以卦從觀來據觀四之五言也一說離者麗也離者又明也是明之與麗皆離之德性而
麗乎大明猶言以順德爲本而爲大明所附麗非以坤順而麗乎離明也案張以大明屬乾蓋卽半農易說
以大明終始爲指乾言之意說之迂曲附不足據也至明與麗雖皆離德所兼然以順而麗乎大明爲卑指
離言不特順字落空且以離附離義成贅複于而乎兩虛字之神亦不協矣由此論之程傳之訓殆未可易
也

受茲介福二句　受茲介福二句馬季長虞仲翔皆訓介爲大虞云乾爲大爲福故稱介福四五易位體艮艮
爲手坤爲虛惟虛能受故稱受五變之正體乾乾爲王坤爲母二受五福欲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程傳王母
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胡氏炳文謂小過六二遇其妣彼言祖妣卽此言王母也來氏注受茲介
福者二應六五大明之君同其德而任用之加之以祿也王母亦以爲指六五謂離爲日王象又爲中女
母之象也仲氏易周禮有享先妣之禮爾雅云父之妣爲王母蓋指五也一說乾爲王王母者之母也數
說意義小殊而以王母爲指六五則同惟半農易說謂左傳晉悼公卽位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
則婦人年老者亦可稱王母坤爲母二中正故稱王母介福二受之王母指二非指五也此因五當康侯故
疑不得以王母目之不知易之大例以陽應陰則有君臣之象以陰應陽則有妣婦之象五雖康侯之位而
以陰居尊故以王母象之所謂不可爲典要唯變斯適是也若以爲卽指二言匪直與諸家牴牾于于其二
字語氣亦不順矣

晉如鼫鼠　晉中爻互艮變爻亦艮俱有鼠象故曰鼫鼠鼫子夏傳作碩鄭康成謂鼫鼠卽大鼠鼫碩字通也
諸家多從之惟蔡氏淵以鼫鼠爲五技鼠荀九家云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未
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震在下也此直以五能不成一技釋之似較作
碩鼠者爲確若虞翻以爲螻蛄玉篇謂形似鼠頭類兎尾有毛則並非鼠類以之當此鼫鼠恐不合也九四
所以取象于鼫鼠者來注謂以不中不正當晉之時竊近君之位居三陰之上上畏六五大明之知下畏三
陰群小之忌故有鼫鼠在日下惟恐人見之象此足與傳義貪而畏人之訓相發蓋卦以柔進爲義九四用
剛失其順德衆心不允而據非其位常恐人之奪之此患得患失之鄙夫也經以鼫鼠象之曲盡小人之情
狀矣

晉其角二句　角者剛而在上之物本義云上九過剛之極故有晉角之象虞注五已變之乾乾爲首位在首
上故稱角來注晉其角與姤其角同晉明已終日已晚矣晉其角言欲進而前無地也仲氏易則以角爲離
象謂離爲牛土在離顚離牛之角也此說較有依據當從之維用伐邑來氏云離爲戈兵坤爲衆爻又變震
衆人戈兵震動伐邑之象也虞注云坎爲心故維用伐邑維訓思維用伐邑謂思用以伐邑此則未是

御纂周易述義云上剛進之極無所復之如晉其角而不能容物無所可用惟用以伐邑伐邑者已所私也伐邑自治其私也入惟自治其私不遜于過剛克已資勇也如此解惟字乃文從而字順矣

夷于左股一句　六二夷于左股夷字子夏傳作睇陸氏績同云旁視曰睇周易述申之曰夏小正來降燕乃睇傳曰睇者眄也說文眄衺視也秦語故鄭注內則亦曰睇傾視也離爲目故爲睇睇于左股者管子宙合篇曰君立于左臣立于右此君臣之分是左陽右陰故陽稱左周書武順解天道尙左九三陽爻故爲左也爻辰三在辰孝經援神契曰淸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後十五日斗指巽爲立夏是辰近巽巽爲股故鄭云得巽氣爲股三爲左股二承三故睇于左股案明夷六爻皆以夷傷言夷于左股謂傷之猶未至于上體也故傳義皆以傷未甚釋之左股者來注云中爻爲震震錯巽此爻變中爻爲兌兌綜巽皆股之象也明夷象人身故初二爲股三四爲腹五上爲首股居下體蓋以人身上下爲前後也仲氏易亦謂右前左後故曰左股如此說經旨本自分明必據僞子夏傳作睇京房本又作睇馬融王肅俱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故曰左股迷信本左又作右云自辰右旋入丑此皆古義又將何說之從焉

拯字辨　用拯馬壯拯字今本釋文注云拯救之拯引說文云舉也鄭云承也子夏傳作拼字林云拼上舉音承考每本周易會通載呂氏古易音訓云承今本作拯陸曰拯救之拯曰說本之晁氏是晁說之呂伯恭所見釋文作丞也鄭訓承拼本亦作丞此晁氏古文也說文拼字云从手升聲易拼馬壯吉漢孔龢碑拼馬謞寄與說文合蓋孟氏易也拼玉篇云救助也與拯同類篇云或又作丞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謂拼正字撜借字丞卽丞之省今本釋文用丞訛爲用拯馬注云拯救之拯于音爲贅近古易音訓又訛用丞爲用承則注引鄭云承也於義爲贅音訓又云九家亦作承云升也以上下文義求之此承亦當作丞矣說文丞在廾部訓翊也拼在手部訓上舉也釋文于丞字引舉也之訓蓋以義通于拼猶一切經義及文選注引說文拼皆作拯也手部拼字含說文而援字林則逐末而忘本矣此辨今本釋文及今本音訓之誤至爲詳析然使據以改經恐不免輕率矣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南狩者狩于南方也來注云離爲火居南方離又爲戈兵中爻震動故有出征遠討之象志謂與有伊尹之志則可之志同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故除殘去暴必大得民心不然以暴易暴安能行南狩之志此以南狩之志爲句乃大得也又爲句也仲氏易亦謂坎爲心病險難

多有三以震剛而出大險則縱欲疾之而有不可者此非他之志乃南狩之志也案大得字指得其大首言諸家以志字屬上者蓋以君臣大倫放伐大事必志在除暴安民非富天下乃可舉大首而得之來注所以引有伊尹之志則可爲喩也但上下經象傳志字皆屬下文如雖磐桓志行正也童蒙求我志應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否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係丈夫志舍下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之類志字皆屬下讀而晉六三傳衆允之志上行也于此卦文意尤極相似與仲翔彼注亦以衆允之絕句此似當以志乃大得也爲句于全經始合也

荄滋辨　六五箕子之明夷諸家皆謂指商臣箕子惟漢書儒林傳載蜀人趙賓說以爲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荄滋也荀爽易注从之惠氏周易述申之曰淮南子鑿資繼火高誘注資音該備之該荄同物故三統歷曰該閡于亥孳萌于子是也五本坤也坤終于亥乾出于子用晦而明不可息故曰箕子之明夷箕蜀才作其其古音亥故趙以荄滋訓之又明夷反晉晉晝也明夷晦也以十二辰言之七日來復則當子以十日言之自晉復明則當日昭十五年傳卜楚邱論此卦以爲明夷當旦是也五失位三之五得正故利貞馬融俗儒不知七十子傳易大義以象傳有箕子之文遂以箕子當之尋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有乖易例逆孰大焉案賓之說史已譏其持論巧慧而荀氏注晉鄒湛亦以訓箕爲荄詁子爲滋爲漫衍無據不可致詰是其不足據也明矣今乃謂其得易本旨取既爐之灰而噓之將以馬之依集傳者爲謬何其見之辟歟况劉向明云今易箕子作荄滋者爲今則作箕子者之爲古可知易中五爻亦不盡以其君位言所謂惟變所適也乃以箕子當之爲逆亦非是或又據周必大文王演易時紂雖昏而尙未危箕子之明未傷趙賓所以翼爲荄滋之說謂荄滋義似未爲謬非不思爻辭乃周公作自在周有天下之後以此曲爲之原　皆人謂考據家力能忘經洵不誣也

家人利女貞　虞注卦自遯來九四之初二稱家離二正內應在乾乾爲人故名家人馬注云木生火火以木爲家故曰家人家人以女爲奧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特曰利女貞周易述申之曰離中女巽長女故曰女二離體四巽體二四得正故利女貞此數說義皆迂曲家人者一家之人也卦五男二女內外各得其正故以家人象之其所以利女貞者蓋戒占者之辭非但以二四得正爲利也　御纂周易述義云男女居室生民之始萬福之原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女者家之所由成亦家之所由敗也家之成敗皆由于女故利女貞正婦順也著齊家之實也修身以齊其家而天德王道之本立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閑防也閑也來注閑字从門从木木設于門所以防閑也又變艮爲門艮又爲止亦有門閑止防之意一說應四在坎坎爲閑然爻之取象據初不據四也閑有家者謂防閑一家之人使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職也閑家之義于初爻發之者王氏弼謂教在初而德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爲家人之始能閑有家故悔可亡其說是也然當閑家之時而無閑瀆之德家必難閑猶之乎悔也初九以離明而位陽剛離明則有豫防先見之識陽剛則有整齊嚴肅之威情勝則流禮勝則離二患均可以免此閑家之義所以於初爻發之然則有齊家之責者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不可不豫求悔之所由亡也

六四富家大吉　虞注三變體艮艮爲篤實坤爲大業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曰富家大吉來注云巽爲利市三倍富象也又變乾爲金爲玉亦富之象此皆據象爲言也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程傳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爲安處之義巽順于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吉孰大焉此則皆以理言然二亦陰爻且居中得正而富家之義獨于六四發之何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四在他卦臣道也在家人卦則婦道也夫主教一家者也婦主養一家者也老子所謂教父食母是也然則二之在中饋婦職初舉蓋猶未至于富也至于四則家道成矣此富家大吉所以屬之于四也

王假有家一句　王假有家假字陸氏績讀古雅切訓大也言王者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爲家故曰王假有家王氏弼讀更白切至也假字嚴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程傳朱義皆主至字說巽氏煥何氏楷則以假與格同猶奏假無言昭假烈祖之格謂感格也王者家大人衆其心難一然身範既端則能感格其家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所以相敦睦也王氏引之謂此格字當從陸訓大者爲是但謂以天下爲家則與家人之義不合家謂門以內非謂天下也王假有家者王者寬假其家人也鄉飲酒義曰夏之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釋名曰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是假有寬大之義鄉飲酒義又曰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外卦爲巽位在東南九五體之而有溫厚之德是以愛其家人而相寬假也故象傳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有辭之助也僅以足句別無意義案龔氏何氏說本較穩解爲長故人多從之今王申陸氏說雖與諸家殊而原本傳意亦可謂曲而能中者矣

初九悔亡至无咎　虞注无應悔也四動得位故悔亡應在于坎坎爲馬四失位之正入坤坤爲喪坎象不見故喪馬震爲馬艮爲止故勿逐坤爲自二至五體復象故曰復四動震馬來故勿逐自復也離爲見惡人謂四動入坤初四復正故无見惡人以避咎矣案四變二至四成震三至五成坤互成地雷復也程傳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相與通也言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朱子謂如孔子之于陽貨是其義也鄭氏汝諧以下或謂宜安靜以俟之寬裕以容之而睽斯合或謂喪馬勿逐往者不追也見惡人來者不拒也文各小異而大指與傳義同　御纂周易折中云此爻所謂不立同異者也不求同故喪馬勿逐不立異故見惡人然惟居初處下其睽未甚者用此道爲宜耳立此心以爲之本然後隨所處而變通也此爻乃因無應程子所謂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者是也與六五悔亡詞同而義異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遇逢也巷釋文云字書亦作衖廣雅曰巷道也二與五爲正應五體離離爲巷離又爲日主之象也故曰遇主于巷其所以得无咎者本義謂二五陰陽正應當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合遇乃爲无咎張氏淸子則云在睽之時惟九二獨遇六五陰陽正應故曰遇主于巷所謂得中而應乎剛者正指此爻來注亦謂九二以剛中而居悅體上應六五六五當人心睽乖之時思得賢人以輔之二以悅體兩情相合故有遇主于巷之象說皆與本義異案禮相見于隙地曰遇春秋之法亦以禮之簡者曰遇是遇非睽竊拜獻之常道斷當以朱子說爲正　御纂周易述義二與五應本宜相遇以睽之時意有乖異然五主也君睽臣不可以自睽徑情遂委曲抒誠而情乃可通如遇主于巷可也夫巷非大塗亦人所行也遇于巷者多方以俯之如納約自牖非違道以求合也故无咎此蓋主本義意也

掣字辨　睽九三其牛掣掣字釋文云掣鄭作㸷云牛角皆踊曰㸷說文作觢音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夏傳作契云一角仰也荀作觭音綺劉本從說文解依鄭諸說不同案陳氏左海經辨謂爾雅釋畜角一俯一仰觭皆踊㸷今說文角部觢一角仰也从角㓞聲易曰其牛觢集韻類篇引同與爾雅皆踊之訓違然說文

後出騎字云乃一俯一仰也从角奇聲陸所引又與觭之訓亂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說牛角一低一仰故稱掣與陸引說文解合竊謂易本宜作觢挈與觢同說文觢字解當如釋文所引諸家說皆本爾雅漢時爾雅別本蓋有觭觢互易者故許鄭虞荀諸家所據各異子夏傳作契同聲假借也今本說文一角仰之說與子夏傳合與釋文所引微異非其舊也此辨最為詳覈惠氏九經古義亦謂諸家無作掣者惟王弼本作掣訓牖滯所在不獲進是讀為牽掣之掣也失之但惠又云玉篇掣或作挈或作觢必角折折與制通或是挈字當作觢此非也據釋文所引諸家皆不作掣惠蓋因玉篇觢又作挈遂謂字當作觢其所撰周易述字又作觢稽考諸書皆無此字始臆造不可從也

其人天且劓　其人虞注以為指四言謂惡人也黥額為天割鼻為劓言无妄乾為天震二之乾五以陰墨其天乾五之震二毀艮割其鼻也兌為刑人故其人天且劓周易述申之曰惡人當眾罪故其人指四惡人馬氏云剠鑿其額曰天剠與黥同故曰黥額為天鄭周禮司刑注劓截其鼻也故曰割鼻為劓與之[illegible]周之舉乾五為天二陰之五故以陰墨其天无妄二體艮為鼻五之二故毀鼻割其鼻也此以无妄二之五與本卦為推易也案天字程傳云髡首也胡氏瑗謂天當作而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而同耐漢令完而不髡曰耐應劭注罪輕不至于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耐字从彡髮膚之意也朱子語類亦謂天合作而剃鬢也劓說文作劓云刑鼻也从刀臬聲引易天且劓又重文劓云劓或从鼻是劓字舊訓皆同惟天字有異耳而以為上體之刑則仍不異也虞氏推易之說仲氏易亦主之又以卦變自中孚來中孚與大畜反對中孚上巽巽為髮今易之是天之也大畜上艮艮為鼻今易之是劓之也夫以卦變自中孚而取象于中孚反對之大畜此義何不於中孚發之乃發之于睽乎其支離較虞義尤甚矣

九四睽孤五句　孤虞注訓顧謂在兩陰間睽五顧三故曰睽孤震為元夫謂二已變動而應震故遇元夫也震為交坎為孚動而得正故交孚厲无咎案孤之為顧劉熙釋名亦有此訓然不若後儒就无應言于睽義為協也程傳大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四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曰之為元夫猶云善士也交孚謂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可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本義說與此同惟厲无咎句謂當睽時必危厲乃得无咎戒占者當如是也　御纂周易折中四無應者也然居大臣之位則孤立無黨乃正其宜故以睽孤為无咎若元夫非其所親厚者故雖交孚不

害其淡然寡合史稱諸葛亮法正趨尚不同而以公正相取者是也此從孤字取義而理尤精益見訓顧者之不足據矣

六五悔亡何咎　六五以陰居陽悔也然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宗虞注指乾言噬膚謂二體噬嗑四變時艮為膚故曰厥宗噬膚傳義則皆以宗為指九二噬膚喻其合之易也往何咎者王氏申子曰膚者睽之淺噬則合之深君臣之合如此可以往而有為何咎之有也案睽與同人宗字諸家均謂指應言乃同人于宗則吝而睽厥宗噬膚則无咎者驟氏燠謂處同人之世則欲其公不可以有私應處睽孤之世則欲其合不可以无正應時義有不同也此說得之而義俱尚有未盡　御纂周易折中云睽之時小事吉者遜情直行則難合委曲巽入則易通也如食物然齧其體骨則難而噬其皮膚則易九二遇主于巷是厥宗之來相遇也我往合之睽者不睽矣此其所以悔亡而无咎也

上九睽孤八句　此爻之象皆疑象也睽孤者因疑人而成孤立也見者上九之自見也坎為豕入于兌澤故負塗坎為車又為隱伏故載鬼三上正應故曰婚媾坎水成澤故雨也虞注睽三顧五故曰睽孤離為見坎為豕為雨四變時坤為土土得雨為泥塗四動艮為背豕背有泥故見豕負塗坤為鬼坎為車變在坎上故載鬼一車其說亦通惟孤仍訓顧而後說之弧弧作壺說誠如稅謂猶置也兌為口離為大腹坤為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解與諸家為異寇字來氏以為指九二九四亦未的　御纂周易述義云四睽而孤无應而上有應而亦孤者不信其應也剛極而戾明過而察其疑愈甚所見愈奇[illegible]車疑已也先張疑射已也後說疑說已也皆以三為寇故至此其實非寇乃婚媾也[illegible]猜嫌釋而同心如陰陽和而過雨則疑免而明生睽合而說應故吉也夫因疑生睽睽則愈疑因信成合合則愈信是故睽貴往解睽貴遇合睽貴孚而不可妄有所見也

先張之弧二句　今易兩弧字皆一義故傳義均以為先張之弧疑而欲射之也說同脫後說之弧疑既釋弗射也蓋上九與六三為正應見三受制于二陽而已以剛處睽極之地故始猜忌而後消釋如此虞注下弧字作壺謂五已變乾為先應在三坎為弧張弓之象也故先張之弧四動艮為後說猶置也兌為口離為大腹坤為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三應歷險以與兌故後脫之壺陸氏釋文云下弧字諸家皆作壺惠定宇九經古義謂當以作壺者為是今作弧者聲之誤也又據禮說古說字與設通謂離上與兌三陰相應而家道睽乖故先疑後釋張弧者拒之若外寇設壺者禮之若內賓也楊子太元云家無壺婦承之姑是壺者家之禮法故家無壺婦無以承姑妻無以事夫上九六三婚媾之象始以為寇也故先張之弧而見非寇乃婚媾故後設之壺于義亦通然說經最忌改字設壺之云存之以廣異聞可也

蹇利西南三句　蹇難也卦艮下坎上水險山阻行而有礙故曰蹇西南東北虞注云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為月月生西南艮東北之卦月消于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經義述聞駁之謂上弦與下弦相對論其生魄月始于庚方丁方死魄始于辛方丙方則西南亦有利有不利何得于之生魄但言其始于庚方其終而云利西南不利東北乎且坤西南卦謂坤之方位也而云月生于西南以月之所在庚方丁方言之而非卦位矣艮東北卦謂艮之方位也而云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則又以月之所在乙癸方言之而非卦位矣[illegible]可紓東北險阻止于險則難益甚亦欠透徹　御纂周易述義云凡遇蹇者必有濟蹇之道[illegible]坎艮震在東北皆剛卦也離坤兌在西南皆柔卦也蹇合艮坎在于東北有過剛之患故[illegible]艮錯兌坎錯離南離水往下澤則剛柔得中而攸往咸宜故利也若止于東北剛而不柔水火不既濟山澤不通氣則其蹇愈甚矣讀此利不利之故乃曉然矣

王臣蹇蹇二句　虞注以王臣蹇蹇為君臣同蹇以觀上之三折坤之體臣道得正為匪躬之故是故作傳故言也王輔嗣注居不失中以應乎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同志匪王室者也正義申之曰盡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故曰匪躬之故經義述聞則訓故為事言王臣不避艱難盡心竭力皆國家之事非其身之事也不曰事而曰故者以韻初爻之譽也案虞說上下文義不貫王孔二義意是而詞亦未瑩述聞以事詁故字以繫辭明于憂患與故韓注云故事也例之故之訓事良非臆說但詳玩經意以匪躬之故申上蹇蹇二字蓋二與五為正應是大臣之任事者委質從王義不可去故蹇君之蹇死生以之論語所云事君能致其身者是也不言占者朱子云但鞠躬盡瘁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所論也斯有以得之蹇蹇者之心矣

九五大蹇朋來　虞注當位正邦故大蹇睽兌為朋故朋來蓋謂九五以乾通睽故大其蹇三之復二為兌西南得朋故曰朋來通睽者消息在五三往得中五所為也其實大蹇字指當位言不指正邦言蓋五以君位

而在蹇難之中非尋常之蹇可比所以為大蹇朱子謂遺大投艱于朕身者是也朋來程傳以為指二謂當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夫朋來則蹇有共濟矣而不言吉何也天下之難非陰柔之臣所能挽也又諸爻皆以往為蹇而二與五不然者胡氏炳文曰天下皆不往蹇無由出矣是以於二曰蹇蹇于五曰大蹇明其責之不得辭而于義無所避也以避卦例之諸爻皆避而二獨與五應其交之間至如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與此卦正相似胡氏說尤為得經旨矣

九二田獲三狐四句　田田獵也狐邪媚之物三狐程傳以為指卦之三陰言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獲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蓋以黃者中色矢者直物故曰獲中直之道也取象之義朱子以為未詳案虞注云二稱田變之正艮為狐坎為弓離為黃矢矢貫狐體二之五歷三爻故曰獲三狐得黃矢之正得中故貞吉來氏易注則以坎為狐中爻互離離居三變坤為黃故得黃矢二說小殊而皆為義所有可並存之其所以能得中直而貞而吉者何也　御纂周易述義云九二剛中而應五身任解小人之責者也剛則不謬為詭停中則不至于激變應則不虞其反噬如此則小人盡去而君子得正直之道如田獲三狐而得黃矢也貞固守此小人狐媚之術無所復施君子正直之道至于大行故吉也

六五君子惟有解三句　君子二句虞注謂二之五得正成坎坎為心故君子惟有解吉小人謂五陰為小人君子升位則小人退在二故有孚于小人坎為孚也此惟字作思惟言來氏易注作維云繫也謂九二正應陽剛之君子也六五若虛中下賢此心能維繫之則凡同類之陰皆其所解矣此又以維為維繫義皆[illegible]本義程傳孚訓驗謂君子有解則吉而君子之解以小人之退為驗蓋以天下之難于小人故也鄭氏汝諧則訓孚為信謂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所去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不復有[illegible]習惟未孚于小人此小人所以猶有覬幸之心也五解之主也以其陰柔故有戒[illegible]朋至斯孚者君子信之也有孚于小人者小人信之也君子信故樂于為善小人信故化而不為[illegible]家有舉錯而小人未革心者未信之也信則枉者直而不仁者遠矣何吉如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三句　隼鷙害之物墉所以衛內而限外者也程傳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若出墉外是無害矣隼在墉上是離于內而未去上居解極器已成矣故能射而獲之公謂上六尊高之[illegible]故曰公鄭氏汝諧則以公為非上六言公于此爻當用射隼之道也王氏申子亦以隼為指上謂以[illegible]

謂之狐以其陰鷙謂之隼上以陰柔處震極而居一卦之上是陰柔而居高者解之既極復何俟乎故獲之无不利　御纂周易折中此言公用乃隨上離上王用之例皆非以本爻之位當王公也鄭氏王氏說似可從或以解終言之而不指隼爲誰亦可蓋狐者邪而穴于城社在內之姦也隼者鷙而翔于垌野化外之悍也自二至五所以解內難者備矣於是而猶有外來之強猛乘高以射之動而有獲矣何則內修者外來之具所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者也

二簋可用享　簋蜀才作軌古文簋軌通也二簋可用享本義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程傳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儉爲禮之本故爲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案如傳義說是即左傳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羞于鬼神意也諸家多從之　御纂周易述義則主享賓言謂卦自泰變似中孚坤含乾元艮止故貞震行故往兌說故利也震象簋兌數二兌食坤衆享之象也事之宜豐莫如享陳饋八簋小雅所以致詠也然損而爲四又損而爲二亦可以享賓樽酒簋二坎四所以无咎也享且用損而況其他哉此以享爲享賓蓋謂損之道非可施于祀事也

損上益下二句　消息卦損從泰來故虞氏云泰初之上爲損下益上謂損泰之初爻爲損之上爻也以卦變觀之當是損泰之三爻爲損之上爻乃合虞云損初給傳寫之訛來氏注則以損與益綜損下益下卦之震上爲損上卦之艮是爲損下益上于義亦通其道上行謂如言柔進而上行也紫氏清以爲損下益上利歸于上也故曰其道上行下損則不能獨益矣卦所以爲損也林氏希元又謂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此以其道上行爲損道上行與紫氏說微異然以爲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意則一也　御纂周易折中謂紫氏林氏說于卦義皆未全蓋人臣之致身事主百姓之服役奉公皆損下益上之事也必如此然後上下交而志同豈非其道上行乎上行與地道卑而上行義同下能益上則道上行矣上能益下則道大光矣此說道字更有意味而于兩卦諸爻之義亦合

君子以懲忿窒欲　懲虞注作徵古徵字之借鄭康成本劉歆本皆同云清也蜀才本作澄亦卽徵字懲忿窒欲虞謂乾陽剛武爲忿坤陰吝嗇爲欲損乾之初成兌故懲忿初上據坤艮爲山故窒欲也程傳山下有澤氣潤上通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于己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慾也本義云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于此二說皆滯言後世諸儒多謂忿之雄摧如山故懲忿屬艮欲之易流如澤故窒欲屬兌則與虞義相反惟王氏申子以爲和悅則無忿知止則無欲故曰損德之修也云云爲不失虞氏意　御纂周易折中云凡大象配兩體者皆先內後外當以虞氏之說爲是也

已事遄往一句　遄諸家皆訓速而已字則說各不同虞翻讀已爲祀謂祭祀也孔頴達及程朱二子皆以已爲已竟之已而程傳云下之益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爲功所益于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此以已事爲已上之事也朱子本義云初上應六四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此以已事爲已之事也孔氏正義謂人欲自損以奉上然各有職事若廢事而往咎莫大焉竟事速行乃得无咎此又以已事爲學優而後仕之意是同一已竟之訓而大旨又不同也來氏易注又訓已爲我謂本卦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乃我之事也初剛四柔當損初以益四故有已事遄往之象案虞氏翻因彖辭有二簋可用享之文故以已爲祀以詩諸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祀觀之古祀已字通然祀事遄往不惟有改字之嫌且于文義亦覺不順來氏我事之說別無左驗故諸儒多從孔程朱三子讀至荀氏本遄作顓殆傳寫之誤不必泥也

三人行四句　三人指乾三爻言本義云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來注云本卦綜益因損下益上正在中爻二四成震震爲足又爲大塗皆行象也震木數三三者人位故有三人行之象損下初與二之陽也下之陽非三所宜有也故損之既損其下故六三成一人行者往也往求于上九也上九爲六三之正應故得其友案來氏論象多得爻意惟此爻之說未當蓋損之爲卦自荀爽虞翻蜀才諸家皆謂自泰而來以泰之三畫移爲上畫有損下益上之象而此爻適當其位故爻辭以損一人一人行繫之如以爲損初二之陽則是損二人矣其論友字亦不若虞注據坤應兌之義爲確　御纂周易述義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兩而化也物无獨必有對一則專而三則疑故三而損一是兩也一而得友亦兩也損有餘以補不足自然之理也初酌損二弗損三則任其自然而已無與焉天地之時聖人之時中亦若是焉則已矣

十朋之龜四字　十朋之龜馬季長鄭康成虞仲翔皆以爾雅一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山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當之然爾雅十龜初無明義惟崔氏憬謂雙貝曰朋元龜價值二十大貝龜之最神貴者也此說本漢書食貨志王莽所定莽作事多依附經說蓋必當時施孟梁邱諸家有訓朋爲兩

貝者故莽用之王氏引之謂尋釋文義崔說爲長案小雅菁菁者莪篇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淮南道應篇大貝百朋高誘注云五貝爲朋[illegible]朋字注亦云五貝曰朋五貝二貝數雖不同而惟貝稱其義則一又韓子飾邪篇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王戰而不勝大朋之龜即崔氏所云價值二十大貝者是朋者貝數非龜數十朋之龜猶言百金之魚耳馬鄭諸說固失之宋儒以兩龜爲朋如其言則十朋之龜爲二十大龜經文之字成贅牘矣王謂崔說爲長良然也取象之義以卦外陽內陰象離離爲龜三四五互坤坤爲衆爲朋其數十故曰十朋之龜也

風雷益三句　虞注君子謂乾也上之三離爲見乾爲善坤爲過三進之乾四乾故見善則遷乾上之坤初改坤之過體復象復以自知故有過則改也此以消息卦從否來故云三之乾四乾上之初上字疑是四字否四之初乃成益若上之初則無復益象也程傳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見善能遷則可以獲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于人者無大乎是本義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其相益亦猶是也此皆就本卦卦德言以外諸儒如胡氏炳文之于遷善則過當益寡決于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曰有相益之功云云即朱子交相助益之旨而蔣氏悌生風雷相益迅速不遲君子法之見善則速遷有過即速改不可猶豫之言于經文兩則字亦說得出然猶不若　御纂周易折中云雷者動陽氣者也故人心奮發而勇於善者如之風者散陰氣者也故人心蕩滌以消其惡者如之訓義尤精而理與象皆一以貫之矣

利用爲大作一句　大作程傳朱義皆訓大有作爲謂初居卦下亦受上之益者故不可徒然無所報效也虞注云坤爲用乾爲大震爲作故利用爲大作大作謂耕播耒耨之利蓋取諸此也周易述申之曰尚書堯典平秩東作周語虢文公曰民之大事在農故云大作謂耕稼繫下曰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故云耒耨之利取諸此也九家易曰陰者起溝終坤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故坤爲用震作足故爲作乾爲利故利用爲大作仲氏易亦以大作爲穡史所稱大興農功之意謂初二皆地道而初又民位正小民力耕之際且初爲震剛　震于卦爲稼于方爲春于時爲三月以全象觀之坤土在中前巽入而後震動皆作之象二說皆從虞氏　御纂周易述義謂卦取益下初者下之下也受益最大則所以報上之益者亦宜大大作者農事也春耕謂之東作統而言之謂之大作蓋益以興利萬世行之而無弊者惟農功虞氏說何于義爲長也

王用享于帝一句　王用享于帝諸說不同虞注震稱帝王謂五否乾爲王體觀象艮爲宗廟三變折坤牛體噬嗑食故王用享于帝來注帝出震齊巽本卦下震上巽帝之象也此取象之不同也本義以爲卜郊之吉占程傳以爲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帝猶當獲吉蓋以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王氏逢則謂爲臣若是王者用之可享上帝闞氏廷瑞鄭氏維嶽則謂六二柔順王者用之有享帝之吉是以爲卽一德克享天心嚮後尊上帝之意也郭氏雍更謂王用享于帝者天益之也天且弗違況于人與鬼神此訓義之不同也案虞據消息言來氏則據本卦言說可互足至王用諸家謂爲王者之用六二以隨上升四言王用者例之與此正合但彼言西山言岐山而此言上帝者彼之享鬼神享之而已此爻上文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其依之義已見故復推而上之至于上帝以明天且弗違鄭氏云云尤爲推闡盡致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四句　虞注三動體坎故有孚震爲行爲告位在中故曰中行三公位乾爲圭乾之三故告公用圭本義六二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之象凶事程傳謂忠雖非常之事圭者通信之物也案凶事非美事也而云益何也蓋投之艱難盤錯使之知危懼乃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所以益之大也其復係以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者謂必洗心滌慮一于誠而不數履正秉公合于道而不悖如告公用圭以通信者然斯于義爲无咎而可受益蓋又戒占者之辭也　御纂周易折中此爻與損之六四反對損四受下之益則此爻受上之益者而曰疾曰凶事蓋三四凶懼之位也故其獲益與他爻不同在上位者而知此義則不以爲恩樂爲益而能匡其過輔其所不逮者乃益也故在下位者而知此義則以爲受上之恩而試之諸艱投之多難者乃益也特　在損則宜速以改過也在此爻則宜緩以通誠乃有以爲受益之地耳

六四中行四句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爲戒此言以益下爲心而合于中道則告公而見從矣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爲遷國之吉占也程傳四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可以上矣惟處不得中而所應又不中故云若得中道則可以告于上而獲信從矣依附于上以遷國順下而動也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陽剛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案朱主益下程主益上以卦義觀之本義爲長然下之益亦未始非上之益也　御纂周易述義四受巽命與三同中而皆行故曰中行震之

爲公侯之文在初四與初應故告公而見從也坤爲國初自四而下四自初而上是遷國也初受益而得豐故可用以爲依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是也國之事莫大于遷然苟得所依可以利民則亦未嘗無益焉盤庚遷而商定太王遷而周興邢遷夷儀而再存衛遷楚邱而復大其明徵也

有孚惠心三句 有孚惠心三句王注云爲惠之大莫大于心因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以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正義曰我既以信惠被于物物亦以信惠歸于我故曰有孚惠我德經義述聞以王說爲非謂惠卽德也而云惠我德不成文義爾雅曰惠順也有孚惠心言我信于民順民之心也有孚惠我德言民信于我順我之德也蓋卦體上巽巽順也互體下坤坤亦順也五居巽中二居坤中二五也相應有上下交相順之象故既曰惠心又曰惠我德也案惠之訓順古義皆然巽坤二象亦順字切證但程朱以下皆用王弼說者蓋以上惠字以施惠言實字也下惠字以感我之惠言虛字也述聞謂惠卽德而以惠我德爲不成文義似過于分析 御纂周易述義云五陽居尊得中得正陽實故有孚居尊故惠下建中而使民協于中表正而使民歸于正惠下之政皆惠下之心也以心惠下則元吉可知矣二之朋龜猶問之也今則不必問矣上既有孚則下亦有孚至誠之相感也上惠以心則下惠以德感上之心而正其德所謂群黎百姓徧爲爾德也然則述聞之說可以不必疑矣

上九莫益之五句 虞注莫无也自非上无益初者上當无應故莫益之上不益初則以剝滅乾艮爲手故或擊之上體巽巽爲進退故勿恆動成坎心以陰乘陽故立心勿恆凶矣程傳利者人之同欲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本義謂上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者孔氏穎達曰勿猶無也求益無已是無恆之人也無恆之人必凶咎之所集 御纂周易折中云卦爻損上益下則上者受損之極者也若以受損爲克已利下亦可而爻義不然者蓋能克已利下則受益莫大焉不得云受損矣故損上以處損之終自損之極而得益爲義此爻以處益之終自益之極而得損爲義書云滿招損謙受益兩爻之意相備也

夬揚于王庭至攸往 夬決也以五陽決一陰宜去之易矣而曰揚于王庭孚號正辭使小人之罪明也曰孚號有厲乘誠感衆使君子之類合也有厲傳義皆訓危厲謂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也曰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本義謂先當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矣程傳邑私邑卽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謂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夫既曰揚于王庭則宣告者衆而治之貴于武斷矣又曰告自邑不利卽戎意似相反何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雖宣告者衆而其本則在于自修雖治之貴剛而神武則在乎不殺蓋告自邑不利卽戎是終孚號有厲之意利有攸往是終揚于王庭之意孚號有厲者警戒危懼也有厲不指時事謂其心之憂危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 卦以五陽決一陰故曰夬決也乾剛兌柔故曰剛決柔也馬鄭以來此二句則無訓釋或曰澤上于天則必決故曰夬者決也仲氏易非之謂夬者玦也環之有玦者名玦而玦形爲口故說文釋夬爲玦从工以形玦得名今以五陽而缺一陰其形上玦則因象名夬而義亦隨之合五陽之力而決去一陰此與左傳賜之玦則決白虎通君子有決斷則佩玦其義正同若云澤上于天則澤必決幾見有澤上于天者乎此妄釋也第夬之爲決原始于玦而其爲卦則專以陽剛決陰柔爲義故直曰夬者決也剛決柔也案澤上天水氣上騰則亦必蒸而爲雨于潰決之義本合仲氏易詆爲妄釋未免太過而以玦釋夬以兌爲附決之文觀之兌上玦故曰附決玦字之訓于卦義亦自相符存之以備一解可也

居德則忌一句 虞注云乾爲德艮爲居故居德則忌陽極陰生謂陽居陰周易述申之曰剛長乃終陽極于上則遘陰于下故陽極陰生德不久居陽當忌陰故居德則忌也王輔嗣本則字作明忌訓禁謂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孔氏正義云其身在居德復須明其禁令是則字亦作明字也宋王觀國學林云考夬之義則明禁之意爲多蓋謂王本爲宜從也案虞謂陽當忌陰附麗非是王孔禁之訓義亦未安來注云德者澤之善也居者施之反也紂鹿臺之財居德也周有大賚施祿也下句乃足上句之意此說得之蓋夬三月卦正天子布德行惠之時君子體之知下之待祿于上猶物之待澤于天若嗇其德施澤不下究將成潰決則人君所深忌也祿者乾象居德則忌兌爲毀折之象也居不釋亦作則忌王輔嗣所據本或因明與則形義俱近而訛故諸儒皆從虞讀

九二惕號勿恤 此爻之義傳義皆以惕號爲句莫夜有戎爲句言九二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內懷兢惕外嚴呼號而莫夜有戎亦可以无患矣虞仲翔以惕號莫夜爲句有戎勿恤又句云二失位故惕變巽故號剝坤爲莫夜二動變離離爲戎四變成坎坎爲憂變皆得正故有戎勿恤謂成既濟定也蘇氏軾從此讀謂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靜也蓋以莫夜人所忽也而猶惕號則所以警懼者深矣有戎人所畏也而不之恤則所以持重者至矣兩義不同以史所稱終日欽欽如對大敵及臨陣則志氣安閑若不欲戰之義例之似後說亦足與傳義相補備至此卦以九五一爻爲卦主而彖辭之意反備于九二 御纂周易折中云九二遠陰主于平時則發孚號告邑不利卽戎之義九五近陰主于臨事則發揚于王庭利有攸往之義其爲中行中道則一也

其行次且一句 決九四其行次且虞注震爲行坎爲破爲曳故其行次且此以夬息大壯有震象四變外卦成坎故又云坎也次馬季長訓卻行不前且謂語助也王子雍本次作趑且作趄云行止之礙也陳氏左海經辨說文辵部趑也次也从辵朿聲讀若資趑行不進也从辵次聲論語造次必于是釋文引鄭注云造次倉卒也與說文趑訓合是次趑字通故陸德明釋文引說文舉趑而不及趑馬訓卻行不前則通次于趑而不改其字王肅次作趑義同若趄字說文所無今本有之乃徐鉉補錄十九字之一見說文卷末觀易釋文且下不引說文知古但作且馬融以爲語助是也惟王肅臆改爲趄陸云且本亦作趄卽肅本也今說文趑下云趑趄也當由後人率誤加走徐氏不察因補此字廣雅釋訓趑趄難行也卽次且字蓋出梁邱施氏易故與孟氏異然亦不作趄也案此辨至明今集韻九魚類篇辵部引說文俱有趄者殆因大徐本而收之歟

牽羊悔亡一句 牽羊之義程傳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曳之意言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本義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言四當居不安行不進之際不若與諸陽競進而安出其後也此皆以羊爲諸陽衆君子之象也虞注兌爲羊二變巽爲繩剝艮手持繩故牽羊四之五得位承五故悔亡此則以羊爲兌之本象方氏應祥主此義以羊爲卽指九四謂羊性善觸不至羸角不已聖人教以自牽其羊抑其狠性則悔亡矣是亦壯于頄有凶之意也來氏注羊者兌象牽羊者牽連三陽而同進也則又融合傳義虞氏說而一之然讀 御纂周易折中四之所以臀无膚其行次且者不能自制其剛壯故也苟能制其剛壯如牽羊然則可亡其悔云云則方氏之主虞義者爲得也

莧陸夬夬一句 夬夬者決而又決也莧陸之義先儒訓釋不同虞仲翔謂莧說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陸和睦也震爲笑言五得正位兌爲說故云莧陸夬夬一說莧陸草之柔脆者此據子夏傳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爲言故馬季長鄭康成皆以草陸釋之程傳則以莧陸爲馬齒莧謂此物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于陰而決斷之易則于中行无過咎矣朱子本義從之後作語類又云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則兼主馬鄭諸家之說項氏玩辭則音莧爲丸謂山羊也陸則其所行之路猶鴻漸于陸之陸此又自爲一義 御纂周易折中取程朱諸儒之訓以細草陰類喻小人 御纂周易述義則取山羊之言蓋以卦象觀之兌爲羊諸陽有群羊之象同志前進欲決一陰而五與上比常陰護之不使觸也今時勢已極五志亦定故任諸陽之進而不爲阻如縱莧于陸而不爲之藩者然然則項氏說于卦象尤切矣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古文作遘遇也決盡則爲純乾至姤然後一陰可見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然故爲姤女壯之義虞訓壯爲傷謂巽長女陰傷陽柔消剛故女壯也勿用取女者謂陰息剝陽以柔變剛故勿用取女本義從孔穎達說謂以一陰遇五陽爲女德不貞而壯之甚故勿用取之程傳則以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爲女將長壯謂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郭氏雍謂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卽爲壯者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諸說皆不用傷字之訓然或以一陰始生爲壯或以一陰當五陽爲壯似非經意 御纂周易折中云卦以陰爲主陰而爲主卽是壯也此眞發先儒之所未發矣

繫于金柅一句 繫于金柅柅字諸書訓解不同字體亦異釋文柅徐乃履反又女紀反廣雅云止也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讀若昵字林音乃米反王肅作抳从手子夏傳作鑈蜀才作尼訓止也馬融本作柅故用止字之訓解爲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程傳朱義皆從之謂以金爲之見其剛也止之於金柅而又繫之見其固也來氏易注則云柅者收絲之具金者巽上之孔用金也巽爲木柅之象又爲繩繫之象變乾金之象也案說文木部檷絡絲柎也讀若柅其𡳐字云籆柄也从木尸聲重文柅云𡳐或从木尼聲竹部籆字云收絲者也是收絲柄與絡絲柎二物義近而字不相通玉篇始以柅爲絡絲柎廣韻因之于五旨云柅絡絲柎引易繫于金柅集韻六脂云柅絡杙陰弘道周易新傳疏云蒼頡篇柅作檷呂氏字林亦云檷絡絲柎也字或作柅檷字於是混淆而莫分矣夫作柅義當訓止而金柅止車事理所無惟絡絲柎之解虞注已爲是言子象傳柔道牽也神合當以作檷者爲正也

九二包有魚四句 包荀爽本作胞或作庖訓庖廚虞注以包卽白茅包之之包謂巽爲白柔在中稱包魚謂

初陰巽為魚二雖失位陰陽相承故包有魚无咎賓謂四乾尊稱賓二據四應故不利賓傳義亦皆以魚為指初言而賓字則泛說程云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于遇為无咎賓外來者也不利賓謂不可更及外人遇道當專一也朱子謂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已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于賓則其為害廣矣蓋用陸希聲包而有之使其邪不及于外之說也胡氏炳文何氏楷俱從本義以為古之小人所以能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為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溺之使近又不激之使無所容其何咎焉 御纂周易折中云姤陰始生也如病將發如亂初萌豫防而早治之則不至于盛長矣觀乎不利賓之戒未嘗不以陰邪之漸爲譚譚也詩云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是不能制之而使及賓之驗矣

以杞包瓜一句 郭京易舉正作似杞包瓜諸家皆以為杞柳木之高大者也包瓜子夏傳作匏瓜薛虞記云杞性柔韌宜屈撓似匏瓜此不可通案九二包有魚荀本作胞或又作庖與此匏瓜蒓皆字形聲相近而傳寫訛之耳包瓤又作苞云巽木為杞二五在中故皆稱苞乾為圓故稱瓜四變體巽故以杞包瓜一說初在下而甘故有瓜象包瓜者包初也半農易說謂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地毬圓瓜象以杞包瓜者猶以楰皮裹松脂也然皆虛擬之詞惟來氏易注以杞為枸杞謂枸杞與瓜皆五月所有之物乾為果瓜象以前四爻有包魚之象故此爻亦以包言之仲氏易亦謂姤五月之卦五月瓜生故以瓜言而以杞為水楊澤蒲則亦用杞柳之訓經中如此等類原無的據義苟可通自當竝存不得執一以棄其餘也

上九姤其角四句 姤其角本義謂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相類角諸家皆以為剛而在上之稱一說角圭角也九五含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姤角則淺露矣此由其一味剛介盛氣陵人人莫與遇可羞之道也此亦足備一義弟姤其角與晉其角同仲氏易釋晉上九以離為牛上在離首故有角象此爻雖乾體而變而成兌兌為羊羊亦畜之有角者姤其角殆從兌取象歟天以窮上反下與初相姤乃過于剛褊如姤其角觸焉而不能容其可吝為何如所以得无咎者以雖不能治陰而棄之不與相遇女壯之憂可免故雖吝而終无咎也 御纂周易述義云與陰遇者時也不與遇者義也度能治之則遇之所以救時也二五是也度不能治之則勿遇所以守義也三上是也三欲遇而不果而无咎者遠小人不至于見傷也上雖遇而不容而亦无咎者絕小人不妨于過嚴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萃彖傳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易舉正亨字下有利貞二字以為王弼眞本經義述聞云王注大人體中正者也通聚以正聚乃得全也通聚以正即釋亨聚以正也五字亨下無利貞二字明矣而九家易及虞翻本則有此二字集解引九家易曰五以正聚陽故曰利貞然則聚以正也乃釋利貞之義又引虞翻釋彖辭曰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為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虞注釋彖辭多并舉傳文如釋蒙彖辭童蒙求我曰故童蒙求我志應也釋大畜彖辭利涉大川曰故利涉大川應乎天也此類匪一然則釋此卦彖辭而云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即是傳之文蓋所見本聚以正也上有利貞二字也貞訓為正故曰利貞聚以正也猶大壯彖傳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既濟彖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據此說則郭氏之說為是集解利貞二字在聚以正也下殊與易例不合殆傳寫者所錯亂

一握為笑一句 一握為笑翁有數說一謂握當讀為屋天三為屋之屋者鄭氏康成也謂一握猶俗語一團一撮為笑為以為笑也者程朱二子也謂一握之頃變號咷而為笑樂者王氏宗傳也謂及時而號以求萃則可以破泣為笑者錢氏立本也謂初六陰柔與九四為正應當萃之時比于同類之陰有孚不終乃亂乃萃之象故教占者有孚堅固如將九四呼于前而以手握之以陰握陽雖不免為人所笑然必勿恤此笑乃得與九四為聚者來氏知德也謂上悅下順見若號召者而思以應之無俟推引即一捉搦間而笑而從之別無悔恤者毛氏奇齡也案萃之為卦中互艮艮為手故有握象上兌兌口開笑之象一說初變震震春喜故笑亦通一握為笑承上號字言蓋五為萃主而初與四應始而有孚于四繼又欲孚于五故其為孚不終而其萃亦亂然四本正應初若悔其不終至于號泣專心萃四則一握手之間可破涕為笑矣王錢二氏說極得爻意若夫三為屋不過因坤三爻取義以坤為衆三人亦為衆故云一屋非的解也來說失之尖巧毛亦欠直捷存而不論可也

六二引吉四句 引牽引孚信也禴蜀才本作躍劉瓛本又作瀹皆非是虞注云禴夏祭也巽為繩艮為手二引坤衆應五故引吉初三失位二未中變故无咎體觀象離為夏故利用禴仲氏易釋引字亦以巽繩艮手言萃巽與艮皆中爻互象也禴亦以為夏祭名謂二上也一位離中孚身入艮闕當借象之假廟以為之萃而離丁夏令則因而用禴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是也一說由坤入兌在夏秋之交故以禴言之較前二說尤捷程傳本義及張子諸家則皆以禴為薄祭之名謂有其孚則可以不用文飾也 御纂周易述

義云二與五應而內比于陰衆引初三以萃于五以人事君之義也故吉而无咎夫初引三是人已孚也引而萃五是君臣孚也人者神之主也明良遇合上下交孚則人萃而神悅之因而用之以禴祭必獲報焉故利也孚乃利用禴則見大人者又假有廟之本也

六三萃如嗟如小吝 虞注坤為萃故萃如巽為號故嗟如失正故无攸利動得位故往无咎小吝謂往之四也此以三之四為非正故无咎而小吝也程傳朱義則以往為從上謂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無應與欲求萃于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惟往從于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無位之人人之動為如此亦可小羞吝矣來氏注大象坎坎為加憂兌為口嗟歎之象也爻變艮成咸三爻亦往吝俱咸以君子而隨小人可羞之大此則以小人而聚小人所以僅小吝也往亦從傳義作往而從上說吳氏澄俞氏玉吾則又從虞義以往為往而從四謂三與四比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以象傳觀之吳氏俞氏之說是也易例三四隔體無相從之義然亦有時若隨三之係小子及此爻是也其不正而亦以時義相從者豫三咸三是也皆因九四有主之義故然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上六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者也齎咨嗟也自鼻出曰涕自口出曰洟兌為口咨象又為澤涕洟之象也齎咨涕洟无告程傳云人之絕之由已自取又將誰告謂小人為人惡絕不知所為隕穫而至嗟涕洟无所歸告也本義以為占辭戒占者必如此而後可以无咎也方氏應祥曰此爻照後夫凶者比之上六以比之最後而凶萃之上六亦以萃之最後而有未安故其憂懼若此此所謂孤臣孽子也黃氏淳耀謂萃極將散而不得所萃乃不得于君親者齎咨涕洟四字乃極言怨艾求萃之情故終得萃而无咎 御纂周易折中以為方氏黃氏說得之蓋不止孤臣孽子乃放臣屏子之倫也方氏以比上相照亦是然比上直曰凶而此則齎咨涕洟而无咎者比象有後夫凶之辭故遂以上六當之此象有利見大人之辭正與蹇卦同例故倚有積誠求通之理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 升進而上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升之象也虞注以消息升從臨來謂臨初之三又有臨象剛中而應故元亨也二當之五為大人離為見故用見大人程傳升進則有亨義又卦才之善故元亨也大人而曰用見戴氏溎謂尊爻中無此人故不云利見也 御纂周易折中卦直曰元亨而無他辭者大有鼎也雖有他辭而非戒辭者升也歷選易卦惟此三者蓋易道

莫大于尚賢而賢人得時之卦莫盛于此三者故其彖皆曰元亨而無戒辭也不曰利見大人而曰用見戴氏之說得之

初六允升大吉 允升大吉本義作占辭謂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程傳則作信從言言初之柔巽惟信從乎二而與之同升乃吉也以象傳上合志也觀之當以程傳為長蓋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能敬從二陽而二陽信之與之同升所謂信友以獲上者也能如是則陰得進身之階而陽亦有薦賢之功故不惟吉而且大吉也王氏申子何氏楷則以允升為信其升之必達謂初六巽主在下猶木之根得地氣以滋之故信其升之必達而獲大吉也說于地中生木之旨亦合允字諸家皆訓信惟半農易說作粇升粇升謂進升向南為進反北為退故卦辭曰南征吉南征即粇升之謂也俗誤為允訓當又訓信俱失之周易述亦主此義案粇字之訓雖本說文而進升連文詞成贅複不若訓信者之為當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 孚乃利用禴本義謂義見萃卦故不復訓釋虞注謂二之五成坎為孚離為夏故乃利用禴程傳二陽剛在下五陰柔居上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屈勉于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禴祭之質者也案此爻詞與萃六二同者張氏清子謂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虛實雖殊其孚則一故二爻皆言孚乃利用禴象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此說得之然尚有未盡 御纂周易折中云升晉之時以柔為善二剛而亦利者以其中也剛中有應是見大人者也故亦言升之利初言吉以君子得時之遇言也二言无咎以君子進身之道言也六四則兼之

王用亨于岐山一句 王用亨于岐山本義云義見隨卦蓋以升之岐山即隨之西山也王來注以為指六五謂坤錯乾乾為君王之象也物兩為岐坤土兩折岐之象也隨卦兌為西故曰西山此兩折故曰岐山岐山指四也亨通也王用亨于岐山謂即用見大人意周易述則以王為指二升五謂巽為岐艮為山故王用亨于岐山王謂夏后氏岐山冀州之望亨者二升五受命告祭也此以爻辭多據夏商之制故以王為夏后氏而以岐山為即禹貢治梁及岐之岐也亨讀為享祀之享仲氏易則以王為太王言太王去邠就岐本非擇取而當此流離播遷之際眞有似于却剛而居柔去陽而反就陰者而岐山之祀至今益大柔升者可知已此用崔憬太王居岐正順于時事之意數說不同而皆未當 御纂周易述義篤為侯文王也文王終

身爲侯也巽爲高兌在西西而高者岐山也四近于五升則逼君故不可升也四重柔入坤順下順天下之賢而升之上順君心使升天下之賢是已不升而使上與下皆升也昔者文王嘗用之恪守臣職享于岐山不敢僭也而用思皇之士以撫頼尾之民用能昭格于神而天降之福故吉且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　階級也荀氏云陰正居中爲陽作階也虞注二之五故貞吉巽爲高坤爲土震升高故升階也案象傳柔以時升蓋謂五也然質本陰柔必守正固乃得其吉故先以貞吉示之非必二之五得正乃爲貞吉也升階本義以爲升之易者蓋循序漸進故易也程傳以爲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與本義小異李氏元量則謂如賓主以揖遜而升故以升階言之熊氏良輔則謂以賢順而升如歷階然　御纂周易折中升至五而極居坤地之中亦有南征之象焉乃卦之主也不取君象但爲臣位之極者與晉之六五同也升階須從李氏熊氏說蓋古者賓主三揖三讓而後升階將上堂矣而猶退遜如此以况君子始終之進以禮者也升晉之所以必貴于柔順者以此升階之戒不在貞字之外乃發明貞吉之意爾

上六冥升三句　此爻之義虞氏注與程傳本義大旨相同言六以陰柔居升之極昏昧于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于外之心施之于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則利也蓋不息之貞天理也天下惟天理可以升而不已以小人貪求無厭之心移而用於進善何吉如之繫之以利虞還善之門也來氏知德云坤爲迷冥之象也冥豫動體故教之以渝冥升順體故教之以貞　御纂周易折中冥升與晉其角之義同皆進而不能退者也以其剛也故曰角以其柔也故曰冥其戒亦與伐邑義同皆勤于自治不敢以盛滿自居者也

困剛揜也　揜虞注作弇剛揜荀爽云謂二五爲陰所揜也王弼云剛見揜于柔也孔氏正義謂兌陰卦爲柔坎陽卦爲剛坎在兌下是剛被揜于柔也剛應升進今被柔揜猶君子爲小人所蔽以爲困窮矣朱子本義兼用荀王二說謂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九五爲上六所揜故名困來注謂兌之揜坎上六之揜四五者小人在位如絳灌之揜賈誼公孫宏之揜董仲舒是也二陰之揜九二者左右皆小人如曹節侯覽之揜黨錮諸賢王安石呂惠卿之揜元祐諸賢是也諸說皆以揜爲揜蔽經義述聞以揜爲困迫之名謂剛揜者陽氣在下困迫而不能升也表記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鄭注云揜猶迫也是其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行及弇中杜注弇中狹道狹道曰弇亦是逼迫不容之稱與剛揜之揜聲同而義近故虞本揜作

弇此解揜字與舊說殊而于義不悖可並存

九二困于酒食无咎　困于酒食鄭康成謂初辰在未未上値天廚故有酒食四辰在午午離氣朱赤故有朱紱此稱爻辰與納甲不合夫坎爲酒兌爲食卽酒食象中爻互離離爲朱巽爲股朱在股下卽紱象兌爲巫爲羊坎爲豕離爲牛皆享祀之物故又以享祀象之乃不取卦象而取爻辰又不取兌坎所値之爻而于內取坤于外取乾料合無理宜諸家皆不之據紱與韍芾同釋也朱紱方來說者又謂所以足困于酒食之義見寵遇愈隆而責任彌重也惟來注本程傳之意以困于酒食爲如孔子之疏食水飲顏子之簞食瓢飲之類朱紱方來謂其德升聞而爲君擧用利用享祀謂當通之以祭祀之至誠此泥于困字之義以疏水簞瓢二昭于當之不知困者饜飫之名非必艱于酒食而後爲困也　御纂周易述義酒食非困而以爲困者陰不得行其道僅以酒食優游自養故困也朱紱謂五也剛中之君與二同德方來拯己二惟至誠專一以感通之故利用享祀若不待朱紱之來而自往覊則是喪其所守而凶矣知其凶而不征可无咎也

九四來徐徐五句　徐徐子夏傳作荼荼云內不定也虞注同荼荼訓舒遲謂見險故來荼荼車作轝云否乾爲金坤爲轝之應歷險故困于金轝易位得正故吝有終矣程傳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主于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有終者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本義說與程傳意同牛農易說又據昏禮諸侯親迎乘金車謂九四來迎初六而入幽谷不可得見故有此象來字亦同傳義謂四來就初以易例上爲往下來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來徐徐者喻君子當困時不欲之上進也困于金車者招我以車不容不來也如是則可羞吝也然上近九五之剛中正乃卦所謂大人者與之同德終有亨道也此以來爲上就九五斂諸儒又進一解矣

劓刖辨　劓刖荀爽王肅陸績本俱作臲卼京房本作劓刖鄭康成則謂當作倪仉本義劓刖者傷于上下蓋以截鼻爲劓去足爲刖也來注兌錯艮鼻象變震足象上體兌爲毁折錯艮又爲閽寺刑人下體中爻離爲戈兵又錯離亦爲戈兵上下體俱有刑傷劓刖之象也以卦畫論之九五爲困之主三陽居中上下陰亦有劓刖之象惠定字以五君位不當有劓刖謂宜從鄭作倪仉倪仉不安貌卽荀王之臲卼倪與臲仉與卼古今字也案劓說文作劓訓刑鼻也重文劓云劓或从鼻周禮司刑刖罪五百鄭彼注云刖斷足也說文足部跀斷足也是劓刖之爲刑明甚說文出部𡴘下云槷𡴘不安也从出臬聲引易曰槷𡴘此槷𡴘字當卽上六之臲卼鄭之倪仉則荀王所云臲卼之轉聲故俱以不安貌釋之因五上兩爻相連而劓刖之與臲卼聲又相近傳抄者誤以釋上爻者爲釋六五爻辭以致轉輾不清惠氏不此是正反從而附會之何也

臲卼辨　上六臲卼字來注謂艮爲山爲徑路高山陘徑臲卼不安兌錯艮故有此象其實于臲卼句承上文困于葛藟言蓋五爲悅主有尙口之象尙口則支離繳繞如困于葛藟者然必且臲卼而不安失其所爲悅矣故諸家俱但以不安貌釋之惠定字于此爻亦改從鄭作倪仉案說文出部𡴘槷𡴘不安也引易曰槷𡴘而自部隉字訓危也引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杌隉讀若虹蜺之蜺鄭易讀倪仉者卽此隉杌字夫槷𡴘爲不安倪仉亦爲不安今易無槷𡴘字許所訛蓋卽鄭之倪仉而鄭之倪仉字亦作臲卼特謂當如倪仉槷𡴘倪仉皆上六之臲卼耳爲傳鈔者所訛致釋文引之亦從而誤惠氏旣以倪仉當五爻之劓刖又以當上爻之臲卼展轉遷就全不顧兩爻取義實不相同以此說經將以明之而不知適以晦之也陳氏左海經辨謂劓刖也臲卼也槷𡴘也劓杌也字各異而義均同猶騎牆之見也

汔至亦未繘井　汔舊皆訓幾釋詁云𡿧汔也孫炎注汔近也近幾義通繘鄭云綆也亦未繘井王弼云已來至而未出井也　正義申之言雖汲水以至井上然綆出猶未離井口而鉤羸其瓶而覆之也經義述聞稱其父說以正義所云非注意謂注內出字正解繘字廣雅云繘出也繘與繘通繘訓爲出故出井謂之繘井作繘者字之假借耳汔至者所汲之水幾至井上也亦未繘井者所汲之水尙未出井口也象傳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蓋水必出井人得其用而後汲者有功今未出井故未有功也撰之文義王注爲長蓋漢代經師有訓繘爲出者而輔嗣用之也諸家以繘爲綆者失之案繘之訓綆虞與鄭同揚子方言云𨻰西謂綆爲繘郭璞云汲水索也卦下巽巽爲繩諸家故以綆釋之然綆未出井須顚倒經文于義乃協述聞作出字解辭旨暢然若此之類雖謂今優于古可也

舊井无禽一句　舊井无禽解者不一謂乾爲舊位在陰下故无禽此虞翻說也訓舊爲久謂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向此王弼說也謂舊井亦皆淸潔無水禽之穢于舊說也以禽爲古擒字謂擒猶獲也久廢之井不獲以其時舍故曰无禽從惧說也仲氏易則謂泉水新生禽鳥亦時時下之如杜詩鸊鵜窺淺井是也今忽爲舊井巽雖鳥並無反而顧之者故曰時舍也牛農易說則謂五祀之下井以魚爲川禽故稱禽易林井之繇曰老河空虛舊井无禽廢井無人祀之故無禽也周易述謂古者井樹木果井壞不治无木果于側

禽鳥亦不來食之此因今本集解引虞注巽爲不果不字作木而誤者也經義述聞又謂井當讀阱阱擭取禽獸者阱字从井得聲故阱通作井舊井者廢之阱也阱久則淤淺不足以陷獸故无禽案諸家之說皆疑禽非井物故依違附會愈鑿愈支不思易中取象如天在山中澤上于天及金柅玉鉉之類皆不可以常理求所爲奇而法也來氏知德云易中凡言禽者皆坎也恆大象坎此坎居上皆禽象但二卦下皆巽巽深入禽鳥高飛故皆曰无禽此論爻象較爲可據　御纂周易述義云井廢不修故舊坎禽在外故无則亦取來氏意矣

井谷射鮒一句　井谷射鮒說亦不一本義以井谷爲井水之穴出者仲氏易以爲淺井之在山谷者如莊子所謂缺甃之厓是也牛農易說則謂井止水谷流水井非谷也井衆谷名蓋井渠也鮒子夏傳以爲蝦蟇鄭康成以爲小魚陸農師亦云魚相卽名鯽相附名鮒或又以爲蝸牛射鄭與王肅皆讀亦云厭也王弼讀食夜反訓爲注射之射後儒皆從之言九二剛中本有泉象二无應而下比于初故如井谷之泉僅能下注于鮒而已鮒指初爻言也仲氏易則以射鮒爲蟲名謂今萬獨之間有物穿水往來如織謂之射鮒以射鮒而生井中則非恆汲之水可養人者也經義述聞又以射是以弓矢射之引呂氏春秋及淮南說苑諸書所載射魚以證古有射魚之法謂射而取之有所得矣得于上而无應于上故象傳謂之无與也案井谷之義諸說尙可參觀鮒字程傳謂以莊子車轍中有鮒魚爲之文推之當以作魚屬者爲是述聞射魚云云于易中射隼射雉文合但射鮒與井谷連文不見爲人射之之象且諸爻皆就井取義此獨以射魚言之恐亦未安至仲氏易水蟲之解更不知其何所據也

王明並受其福　虞注乾爲王爲福離爲明初二易位成旣濟定五來汲三故王明並受其福荀注云王道明而天下並受其福本義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三說或取象或不取象而並字俱作皆訓王氏引之以並之爲言普也徧也謂天下普受其福也古聲普並相近故說文普字以並爲聲史記漢碑之謚言旁作並亦以並爲聲也並普聲相近故普作並大戴禮公冠篇並遵大道漢禮儀志引博物記並作普嵩山神道石闕銘並天四海卽普天字也案普並字通說誠有據然如舊訓皆亦與普義不遠　御纂周易述義云五明照大顯有王者之明則所用之大臣賢而大臣之所汲者皆賢王享任賢之福而賢者亦能福天下以自爲福故並受其福也讀此益見本義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云云爲簡而該矣

井收勿幕元吉　程傳收汲取也幕覆蔽也取而不蔽其利無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本義井以上出爲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如程傳有孚元吉是就本象說本義是就占者說二說相兼於義乃備又收字晁氏云鹿盧收井者也此本虞義朱子謂其亦通蓋雖瓶巽繩坎輪引之至上而汔至不羸故井收也或曰收成也物成于秋故曰秋收井收者井已成矣故象傳曰大成此亦足備一解蓋井至收而勿幕功始及物而井道大成於汲取之訓罔不悖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勿幕謂取之勿禁所謂往來井井也有孚謂有源不窮所謂无喪无得也又得備卦之義者巽乎水而上水至此爻乃上之極也

周易集解卷三終

（修文書館精製鉛版）

周易集解卷四

璧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掌明氏重校

下經

巳日乃孚　革彖巳日乃孚傳義皆作變更之初人不知信必巳日而後信之解是巳日者巳革後之日也李氏鼎祚何氏楷則以巳日爲巳可革之日即六二所謂巳日也言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信故巳日乃孚乃者難辭也來氏知德則從虞注義以巳爲戊巳之巳謂五行惟信屬土不言戊而言巳者離兌皆陰卦故以陰土言且文王圓圖離之中間乃坤土故言巳也又月令于金火之間置一中央土十干丙丁戊巳而後庚辛蓋離火燒兌金必有土而斷者方可接續巳者離爲日也巳日乃孚信我後革也　御纂周易折中以李氏何氏之說爲長　御纂周易述義則主戊巳之巳言離納巳又爲日故曰巳日革者改也十月之序至庚而更巳者庚之母也於行爲土火金相克得土則轉而相生革之所以成四時也於常爲信信而後更革之所以順人心也故曰巳日乃孚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下體離牛象中爻乾錯坤黃之象也鞏用黃牛之革程傳謂以中正之道自固不妄動也本義謂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爲故其象如此于氏寶劉氏牧翁說皆與傳義畧同惟呂氏大臨以黃牛爲指六二謂六二柔順中正初當結之以自固故曰鞏用黃牛之革說蓋取與二比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更改之義有取于革者革鳥獸之皮也鳥獸更四時則皮毛改換毨與希革毛毨之類是也六爻取象于牛虎豹者以此牛之皮至堅韌難以更革者也以之繫物則固故遯二之執用者似之以之裹物則密故革初之鞏用者似之

革言三就二句　革言三就本義以爲詳審精密之意謂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于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時則當革故至于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矣來注革言者革之議論也正應兌爲口言象中爻乾亦言象就者成也三就者商度其利害可否至再至三也離居三三就之象也牛農易說謂革互乾乾三爻在貫則稱三人乾爲人也在革則曰三就乾爲就也仲氏易則謂在遯時爲下卦五乾之一是今之乾以遯之一乾成之其就一在大過時爲下卦互乾之二是今之乾以大過之二乾成之其就二在大壯時爲下卦正乾之三是今之乾以大過之三乾成之其就三也一說三就謂用刑凡卦有離者皆言刑湯

武革命大刑用甲兵也虞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周書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又曰獄成而孚此之謂三就有孚案爻之取象來氏得之易說及仲氏易皆就互乾生義猷太穿鑿五刑云云雖于三就字有據然亦非正旨又惠氏云革本乾二女居之乾道乃革故中女革之始少女革之終坎流戊離就巳皆本乎乾離得乾而就就之言熟也善也成也思之熟行之善故歷三陽而革道成矣此則足與傳義相補備矣

九五大人虎變三句　虎大人象變者事物之變即革之義也本義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然亦必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此以未占有孚爲戒辭也鄭氏汝諧曰革之道久而後信五陽剛中正居尊而悅體盡革之美其文曉然見于天下道德之威望而可信若卜筮罔不是孚虎變之謂也此作贊辭說似尤合爻意蓋革之所貴者孚也故彖與三四皆以孚爲言至未占有孚則不言而信德盛矣無以復加矣但于取象之義尚有未及　御纂周易述義云兌于方爲西故爲虎於時爲秋其毛毨故變也在兌中口未開故未占也陽剛中正以居正位命已改矣故曰虎變猶龍飛也乾龍飛以德革虎變以業言改革之際人信爲難二革言而後有孚四有孚而後改命五則德位兼隆存神過化故不言而人信之也讀此覺虞氏來氏注牽強掛漏爲已多矣

上六君子豹變　本義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君子不指爲何等人程傳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孔氏穎達則謂居革之終革道已成君子處之雖不能如九五革命之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鴻業如豹文之繁縟故曰君子豹變楊氏啓新亦謂革道之成非上六革之者也上六特承其重熙累洽之後治定功成之日耳是皆以君子爲繼體守文之君　御纂周易折中云五上兩爻相承虎豹兩物相似程傳以君子爲被王化之人似不如孔氏楊氏以爲繼體守成之爲安也如文武開基繼造維新豈非若虎之變而文采煥然者乎成康繼世禮明樂備豈非若豹之變而文理繁密者乎言君子雖别于大人然革道必至此而後爲詳且備也

小人革面一句　虞注陰稱小人面謂四革爲離以順承五故小人革面李氏集解云兌爲口乾爲首口在首上面之象也孔氏正義謂小人處之但能變其顏面容色順上而已此以革面爲面從也經義述聞據廣雅而鄉也之訓謂革面其所鄉而鄉君也上六下應九三則九三者其所鄉也然九三剛而不中非所宜鄉不若鄉九五之爲得正象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則鄉九五之謂也夏官撣人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鄉

注曰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卽此所謂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不然小人但改其顏面容色則心猶未改豈得謂之順從乎至口在首上爲面則形體出于天性又不可得而變革者也案此辨頗精其所引魏志遠人革面文選海外遐方同面內向陸璣漢高祖功臣頌悟主革面順悅頌殷浩疏仰遐皇威羣醜革面皆革鄉之義亦確觀來注云革面者言舊日面從于君者亦革也則正義說先儒已知其不安矣

九二鼎有實至吉 虞注二爲實故鼎有實也坤爲我謂四也二據四婦故相與爲仇謂三變時四體坎坎爲疾故我仇有疾四之二歷險二動得正故不我能卽吉此以仇爲仇四也程傳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有疾矣卽就也二以正自守使不正不能就已所以吉也本義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而爲仇矣二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此解仇字與程傳又異然以爲指初則不異 御纂周易折中云此疾字是妬害之義所謂入朝見疾者是也夫相妬害則相遠而不相卽矣然小人之害人也必托于親愛以伺其隙故必不惡而嚴使之不能我卽而後無隙之可乘也此只就九二剛中能自守取象不必指定一爻爲我仇也

覆公餗一句 虞注餗八珍之具也謂四變時震爲足足折入兌故鼎折足鼎足折則公餗覆言不勝任也來氏注亦以餗爲八珍膳謂鼎以享帝養賢非自私也故曰公餗或據說文鬻部鬻下云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鍵爲鬻或从食束作餗云云謂惟葦及蒲卽大雅惟筍及蒲之類文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王氏引之據釋文引馬融云餗鍵也及繫辭傳覆公餗馬本作粥以駁之春秋昭七年左傳正考父鼎曰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杜注云于是鼎中爲饘鬻是鍵爲鼎實古有明文又隱古圖有宋公欒餗鼎餗鼎者鬻鼎也若筍與蒲乃醢人加豆之實不聞以之實鼎也當以馬說爲長案說文先言鼎食而後言惟葦及蒲則鼎實之非專指菜茹可知又云陳留謂鍵爲鬻與馬說正同且經文餗字从食不从草則詩之蔌未可以釋此餗王謂馬說爲長洵不誣也但虞氏八珍之訓必有所受故來氏易注主之

其形渥一句 形虞注作刑云兌爲刑渥大刑也渥鑄本周易或作剭京房云刑在頄爲渥鄭康成謂當讀如屋誅之屋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鄭彼注云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于市而以適甸師者也漢書敘傳底剭鼎臣服虔注周有屋誅誅大臣于屋下不露也新唐書元載以罪誅傳贊引易謂卽司烜氏剭誅之刑是皆以刑剭爲重刑之名故晁以道古本周易改作刑剭而朱子本義從之然王輔嗣則形訓形體渥訓沾渥謂既覆餗體爲沾濡以知小謀大不勝其任受其至辱而災及其身也程傳則以形渥爲汗赧謂不勝其任而羞愧之甚者也朱氏震亦謂是澤流被面沾濡其體之意以詩渥丹渥赭例之此所謂愧生于中顏變于外者也王氏以下諸說是也來注則以形爲鼎形言鼎覆而鼎之上皆霑濡其醜慘也鄭氏易說與此同以形渥屬鼎言似于爻義尤貫串

六五鼎黃耳金鉉 虞注離爲黃三變坎爲耳故鼎黃耳鉉謂三貫鼎兩耳乾爲金故金鉉動而得正故利貞此以三爲鉉也然鉉果三象經何不于三言之也又上九玉鉉亦以爲指三說恐不足據故程傳以六五下應九二爲金鉉謂陽體剛中色黃二剛而得中故爲金鉉朱子本義從之而又舉或曰金鉉以上九言茲以二義皆可通也王氏宗傳王氏申子皆主上九胡氏炳文亦謂鉉以舉耳者也必在耳上乃可貫耳九二在下勢不可用當以上九之訓爲優來氏易注則謂五居中黃耳之象也爻變乾金之象也以未變言則曰黃耳以既變言則曰金鉉鉉爲耳之係係于其耳二物不相離故竝言之此以黃耳金鉉皆就本爻取象說較諸家爲捷似可從也

匕鬯辨 匕義有二鄭注升牢于俎君匕之臣載之王注匕所以載鼎實此以匕爲出牲體之器也說文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條暢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此以匕爲取鬯酒之器也諸家以文屬鼎象故多主載鼎實之義惟經義述聞以許說爲長謂匕柶也祭祀之禮尸祭鬯酒則以柶扱之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鄭注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曰謂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爲祭之是尸受鬯酒有祭之之禮祭之則必以柶扱酒矣士冠禮冠者及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疏曰三祭者一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匕所以扱鬯酒故匕鬯並言鬯亦器謂圭瓚也圭瓚以盛鬯酒因謂圭瓚爲鬯周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玉鬯謂圭瓚也周語有神降于莘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及玉鬯往獻焉韋注曰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是圭瓚得謂之鬯也匕有淺斗狀如盤大五升皆器之仰受者也震上二畫中虛下一畫承之正象仰受之器上下皆震象匕從鬯上取酒也言匕鬯而不及他器者祭統曰獻之屬莫重于祼故以祼器言之此說援據分明而于卦象尤合足補虞注坎爲棘匕震爲鬯之所不逮矣

六三震蘇蘇 震蘇蘇馬融陸績俱訓爲恐懼惠仲氏易謂蘇卽愬之轉聲愬與虩同字則蘇蘇卽虩虩故馬陸以恐懼釋之也虞仲翔則以蘇爲死而復蘇之蘇引春秋傳晉獲秦諜六日而蘇爲證謂三死坤中動出得正震爲生故蘇蘇也來氏易注從此說謂三去初雖遠而比四則近故下之震動將盡而上四之震動又生上蘇下蘇故曰蘇蘇也案書中蘇字固有生訓然以釋此爻究屬不倫毛謂蘇蘇卽虩虩周易本義辨正又謂蘇蘇卽索索于義皆賛 御纂周易述義云震有三有天震有事震有心震雷天震也變故事震也戒懼心震也六三之位內震將終又遇艮止其勢緩散故蘇蘇是變故將息也然使人心之震亦與之俱綏則忘而無備後必有眚故事震雖止而心震當行戒謹恐懼無時不然則有備無患矣所謂恐懼致福也

九四震遂泥 四以剛居柔不中不正而又陷于重陰之間故程傳本義皆以不能自震爲解遂者无返之意泥滯溺也虞注坤土得雨爲泥位在坎中故遂泥來氏注亦謂坎有泥象故需卦井卦皆言泥案四與初皆震成卦之主也而爻辭懸絕者蓋初以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得震本象故其福與象辭合四以一陽陷于四陰之間處震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奮是旣無能爲之才而又溺于晏安之私者也故有震而遂入于泥之象不言凶告卽象而占可知矣 御纂周易折中云卦爻震字雖以人心爲主然震之本象則雷也凡雷乘陽氣而動而所乘之氣不同故鄧子曰水雷元火雷赫土雷連石雷霹蓋雷聲有動而不能發遂者陷于陰中也此爻陽爻動于四陰之中故有震遂泥之象在人則志氣未能自遂困心衡慮之時也

六五震往來厲三句 本義以六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無所喪而能有事程傳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而不至于凶也億度也謂圖度求不失中也項氏安世曰二居下震之上故稱來五居重震之上故稱往來二五之厲卽震之恐懼也二五之億卽震之修省也三說有事字皆泛言虞注往謂乘陽來謂應陰失位乘剛故往來厲也億无喪有事坤爲喪也事謂祭祀之事出而體隨王享于西山則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爲祭主故无喪有事也熊氏良輔曰震往亦厲來亦厲皆以危懼待之故无喪有事无喪有事卽卦辭不喪匕鬯之意俞氏玉吾亦以有事爲有事于宗廟社稷案春秋凡祭祀皆曰有事則此有事當以作祀事者爲切至二五震同其有中德而能億度于事理者亦同乃二喪而五无喪者二居下所有者貝耳五居尊所守則宗廟社稷也貝可喪宗廟社稷不可以失守時地不同故所爲用中亦不同也

上六震索索至有言 案索索消索不存之狀矍矍不安定貌婚媾謂所親也虞注震之三隔坎故震索索三已動應在離故矍矍者也土得位欲爲征四變時坤爲躬鄰謂五也四上之五震東兌西故稱鄰之五得正故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謂三已變上應三震爲言故婚媾有言案以躬爲四以鄰爲五義太迂曲諸家多不之從蓋此爻之意大抵謂上以陰柔之資居一卦之上中无所得不能自安故震索索而氣不充視矍矍而神不固以是而行其志先亂凶難免矣然其所以然者以不能圖之于早故耳若當震未及身而方及鄰之時便恐懼修省則自无索索矍矍之咎矣但瑣瑣姻婭見識凡近禍患未至則相誘以宴安而已爾安能爲人深謀長慮而相與儆戒于未然乎故戒占者不可因婚媾之有言而自怠其修也如此說爻義自明虞氏云云存以備考可耳

艮其背五句 艮止也兼時止時行兩義程傳艮其背止于所不見也不獲其身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不交于物也此祇說得靜中之止不如本義艮其背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行而止也之說爲有以該動靜各得其所之妙宋元以後諸儒原本程朱之意或有以體立而用行爲解者或援伊川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爲解者其大要皆歸于无欲而主靜蓋人之不能安所止者動于欲也人身耳目口鼻皆有欲惟背無欲止于无欲之地則內念不興故曰不獲其身陸氏九淵所謂無我者是也內念不興則雖與物接而物不能誘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陸氏九淵所謂無物者是也內外兩忘是靜亦定動亦定也艮爲萬物始終之卦而動靜互根猶人心必寂然不動而後可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主靜之功諸儒皆于此暢發之

六二艮其腓四句 腓足肚也二在趾上膏下故有此象虞注巽長爲股艮小爲腓拯取也隨謂下二陰艮爲止震爲動故不拯其隨坎爲心故其心不快程傳本義皆以隨爲三言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三居其上又成艮之主乃剛而失中不得乎止之宜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自不得不從而隨之行止非所自由是以其心不快也拯作拯救之拯解諸家多同此訓 御纂周易折中云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凡人心屬陽身屬陰咸卦三陽居中而九四尤中之中故以四爲心此卦惟九三一陽居中故以三爲心也人心之動則體隨之而易例以相近之下位爲隨故咸三艮二皆言隨也兩卦心位者皆非中正若一也以爲道則隨之者亦失其正矣故咸三則執其隨而往吝此則不拯其隨而不快然六二有中正之德本有以自守者故以不能拯其隨而不快于心與咸三之志在隨人者異矣

夤字辨 列其夤 夤字釋文音引眞反馬云夾脊肉也鄭本作䐈晁氏古易音訓夤孟京一行作胂皆訓夾脊肉左海經辨說文第七上夕部夤敬惕也从夕寅聲第四下肉部胂夾脊肉也从肉申聲馬王易夤字當作

胂亦假借字鄭易作脢說文無脢脢卽胂之或字孟京一行作朋音說文云朋瘢也一曰遽也皆非易義玉篇朋脊肉也廣韻十六軫集韻十七準及類篇並云朋夾脊肉也義本孟京是朋亦胂之或字廣韻朋說文音酷徐邈音同是讀夤如朋也申寅引三者聲近義通也案漢書律志云引者信也師古注信讀曰伸國語注引申也律志又曰引達于寅月令注寅引也是胂脢朋三字不惟聲近而訓亦相同故諸家各據所見爲說近江氏周易述補引虞注及馬注皆作夤自注云夤寅古字通夫既曰通也又奚必改夤爲寅也

厲薰心 一句 虞薰心薰字荀氏作勳謂如勳馬氏作熏熏心言熏灼其心也虞仲翔皆非之而以薰爲閽謂艮爲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如淳注引胡公說勳之爲言閽也光祿主公門是古閽勳字相假借而勳與熏又相通也然以厲閽心爲危厲閽人之心與上文義不貫注故諸家皆從程傳朱義作不安之甚解蓋九三過剛不中至于艮其限列其夤則處世乖違與物暌絕故无安裕之理來氏注云薰與熏同火煙上也中爻坎爲心病所以六二不快九三薰心坎錯離火煙之象也此亦主馬氏之義而說尤明暢 御纂周易折中云心猶火也可揚而不可遏揚之則明遏之則薰矣危薰心者言其壅閼昏塞無光明通泰之象也蹔之九四不當動而動此爻則不當止而止成之九四爲之妄此爻則止之偏皆因失中正之德故如此此可見虞注爲不足據矣

六四 艮其身无咎 本義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爲艮其身之象程傳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陽剛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所以能无咎以止于正也虞注則訓身爲腹謂坤爲身故艮其身得位承五故无咎又引或說妊身也五動則四體離婦離爲大腹孕之象也得正承五而受陽施故无咎詩曰太任有身生此文王也案此以觀五之三成艮因取觀內卦坤爲身已屬強湊至衆或說以身爲太任有身之身古娠身字雖通然作娠孕言則艮其身豈不能生育之象矣尙何咎之能无故朱元諸儒皆止用傳義意蓋視聽言動身之用也艮其身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也以其時止則止故无咎至此爻正當背位而不云艮其背者 御纂周易折中云艮其背爲卦義非中正之德不足以當之四雖値其位而德非中故但言艮其身而已蓋艮其背則不獲其身矣不獲其身者忘也若艮其身則能止而未能忘也能止者忘之路故其占亦曰无咎

艮其輔 一句 虞注輔夾車也二至上有頤象艮爲止在坎車上故艮其輔中之者曰輔人頰車見說文自三至上有艮震象故曰頤象說卦傳坎其于輿爲多眚故曰坎爲車案左傳輔車相依杜注云輔頰輔車牙車劉熙釋名輔車其骨強所以載物也或曰䶢車䶢鼠之食積于頰人食似之故取以爲名楚辭大招靨輔奇牙宜笑嫣只王逸注美女頰有靨輔口有奇牙輔一作酺淮南子靨輔在頰前則好在頰則醜高誘註靨輔者頰上窪也窪在頰似靨故醜如高說是靨輔與頰爲二物說文于輔曰人頰車也于酺曰頰也頰車以口中骨言齒牙所載也頰以而言面旁也然則左傳輔車不可作酺而凡言靨酺者皆不可作輔也咸卦之輔虞所據本作酺故云耳目之間稱酺頰此爻本作輔故訓頰車此其所以不同也後儒因酺輔字通而車之輿靨酺遂轇轕不淸矣

山上有木漸 山上有木以漸而高漸象也君子體之以居賢德善俗以二者皆當由漸而進也賢字本義云疑衍文或善下有脫字釋文云王子雍本作居賢德善風俗然後世通儒皆以居德善俗對言居德者謂以善自淑象艮之止善俗者以德及人象巽之入也蓋爲學則功戒其助長而爲治則化戒其欲速故必優游以居之日積月累俟其幾之自熟而不敢躐等以陶以善之仁漸義摩待其心之自化而不敢迫如是則德漸進而不及知俗漸移而不及覺亦如木之在山不見其長有時而高矣然同一木也地中生木則爲升山上有木則爲漸何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地中生木始生之木也山上有木高大之木也凡木始生枝條驟長且異而夕不同及既高大則自拱把而合抱自拔手而于霄必須踰年積歲此升與漸之所以異也居德善俗皆須以漸又居賢德然後可以善俗亦漸之意也

初六 鴻漸于干至无咎 鴻隨陽鳥干水涯也本義始進于下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爲小子厲雖有言而于義爲无咎也程傳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所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于義爲无咎也漸六爻皆取鴻象者何氏楷謂其往來有時先後有序于漸之義爲切也又昏禮用鴈取不再偶亦于女歸之義爲切也 御纂周易折中小子厲有言正如晉之摧如凡始進之初未有便得所安而人信之者然正惟如此乃所以安其身而信于人若僥于身圖而求合于衆讒則危疑之大者至矣惟晉之六三曰衆允蓋以其爲卦主時義不同也

鴻漸于磐 一句 磐磐通本義云大石也漸遠于水進于干而益安矣馬融云山中石磐紆故稱磐虞注磐作般云艮爲山石坎爲聚聚石稱般江氏周易述補云般王弼本始作磐磐俗字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其山則般紆茀鬱般紆般旋之意也聚石稱般亦般旋之意也故虞作般案史記孝武帝紀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並載武帝詔鴻漸于般之文孟康注般水涯堆也楊升菴謂鴻不石棲當以水涯堆之訓爲是仲氏易駁之云磐本山石並無水涯堆之訓此正見所次之非宜耳不然陸與陵亦豈水涯乎案此駁未是磐爲聚石山之有水涯亦有之初爻鴻漸于干干水涯也二爻漸于磐爲水涯堆則高于干矣三爻漸于陸爾雅云高平曰陸則陸又高于磐矣此經之次也經義述聞云般之言泮也陂也其狀陂陀然高出水涯之上因謂之般爲鴻漸于般猶曰堤躍在濠濠水外之高者也六二居艮之中爲坎之首具山之體而又在水之湄則水涯堆之象矣據此則升菴之主孟康非無見也

九三 鴻漸于陸四句 程傳平高曰陸三在下卦之上進至于陸者也夫陽也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復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惟在禦寇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程子之意是以安處平陸爲得漸之道也本義則以爲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援故其象如此凶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 御纂周易述義三高于磐故爲陸三四相比爲夫婦三上征則合乾故不復四互離爲大腹故孕三征則少男不成故不育也坎爲盜故曰寇艮止之禦之也鴻水鳥而漸陸失所安矣夫事變之來當以鎭定處之九三重剛不止而征則已不復而婦亦不育身家有失故凶也若不征而安于所止待寇至而禦之則身家可保故利也兵端不自我起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則必勝矣

六四 鴻漸于木四句 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傳義及諸家皆訓平柯謂六四以陰柔進據陽剛之上皆鴻而漸于木不得安矣然居正而巽順如于木之中或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可安故无咎是木與柯皆虛上擬之辭也虞注訓柯爲椽謂巽爲交爲長木艮爲小木坎爲脊離爲麗小木麗長木巽繩束之椽桷象也四已承五又順得三故或得其椽此則以木爲指五桷爲指三言也 然鴻而棲于椽桷理之所必無者不若平柯之義爲當也房氏喬又以桷爲指九五言上附于五則可无咎 御纂周易折中云六五无應者也然六四承六五例皆吉者以陰承陽合于女歸之義矣順以承上宜而不危故有集木得柯之象觀此則房說爲可從矣

上九 鴻漸于陸 孔氏正義云上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至安定胡氏始改爲逵程傳從之謂逵雲路也引爾雅九達謂之逵取其通達而無險阻也朱子本義亦謂其與儀韻協讀書記非之云詩儀字凡十見皆牛何反不得與逵叶仍當作陸爲是蓋漸至于上不可更進故反而之陸也朱子發楊廷秀均主此義謂上往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至九五極矣是以反而之三也三者以退爲進也巽爲進退故有此象來氏知德易注亦謂陸卽三爻之陸中爻水在山上故自干而陸此爻變坎又水在山上故又有鴻漸于陸之象以此數說皆從孔氏不煩改字而於義甚合似足補傳義所不及也若虞注三坎爲不變而成坤故稱陸則直以此陸爲指三之陸言不若諸家反而之三云云爲有分曉矣

歸妹征凶无攸利 婦人謂嫁曰歸如春秋歸地歸田之例以物歸于人也妹少女之稱也虞注兌爲妹泰三之四坎月離日俱歸妹象陰陽之義配日月則天地交而萬物通故以嫁娶也征凶謂四也震爲征三之四不當位故征凶无攸利謂三也四之三失正无應以柔乘剛故无攸利案虞氏專主消息故凶與无攸利以不當位失正言不若程傳以說而動故凶及本義以少女從長男而卦之諸爻自三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爲征凶而无所利之說爲直捷而可據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歸妹所以失者有二一則不待取而自歸失婚姻之禮以卦象女先于男與咸之男下女相反也一則以少女歸長男失時失婚姻之時而與咸兩少之交相反也故不曰妹歸而曰歸妹以明其失禮不曰歸女而曰歸妹以見其失時凡象辭直著而無他戒者大有鼎直曰元亨此直曰征凶无攸利蓋尊賢者人君之盛節也自媒自薦者士女之醜行也

初九 歸妹以娣四句 虞注震爲兄故嫁妹初在三下動而應四故稱娣初九應變成坎坎爲曳故跛而履應在震爲征初爲娣變爲陰故征吉也此言初當應四四反正則初亦反正也本義初九居卦之下而无正應故爲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德但爲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爲跛能履之象程傳跛之能履言不及遠也征吉者孔氏穎達謂少長非偶爲妻而行則凶爲娣而行則吉胡氏瑗曰跛者足之偏也娣如非正配而能盡其道以配君子猶足之偏而能履地而行不至于廢也 御纂周易折中凡女之歸不待六禮備者爲失其禮惟娣可以從歸而不嫌于失禮少長非偶者爲失時惟娣可以待年而不嫌于失時

是卦爻雖凶而于初則无嫌故變征凶而爲征吉也

歸妹以須一句　須程傳訓待謂無所適故待也此本虞注虞云須需也需不進也初至五體需象故歸妹以須周易述補申之謂說文云需須也雜卦傳需不進自初至四需象半見故曰體需朱子本義或曰女之賤者此本唐一行說而一行又據子夏傳及孟喜本熊氏過曰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也故子夏傳孟喜易皆作媵姊之妾解後儒陸氏希聲來氏知德皆主女須之說蓋卦以三四易位而成三來最早是妹未歸而已先歸也非禮非時賤而失身故爲須又卑于娣矣不言吉凶者容悅之人前之吉凶未可知也一說女兄爲須女弟爲娣楚辭女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註云女須屈原之姊也姊歸而娣從禮也姊反爲娣是貴反爲賤陽反爲陰故象曰未當也案此說似是而非須屈原姊名古人命名多以賤者目之取其易養名須者法須爲賤女之意非凡姊皆爲須也王荀氏爽陸氏績須皆作嬬則字聲之誤蓋以須訓需故誤也

帝乙歸妹一句　帝乙子夏傳以爲成湯虞仲翔據左傳以爲紂父荀以書有自成湯至于帝乙之文故疑帝乙非湯名也案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則湯元孫之孫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元孫之外恩絕矣同曰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也京房傳載湯之嫁妹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于諸侯世本亦云湯名天乙故稱帝乙是帝乙指湯先儒俱有明訓故程傳朱義皆從之案歸妹二卦獨言帝乙歸妹者惠定字謂泰正月卦歸妹九月卦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事興婚禮殺于此自秋至春辛壬癸甲皆嫁娶之時故易獨舉泰歸妹明之也此說得之仲氏易則謂帝出乎震甲乙皆木遂借殷王成號爲震兄之稱震爲帝兄故其所歸者帝妹也解又與諸家異　御纂周易述義云外卦體坤納乙者也變者爲震則帝出震故曰帝乙五在四後乃其妹也觀此則帝乙者虛象仲氏易所云洽未可厚非歟

月幾望吉　望朔望之望以日月相對而得名也幾虞注訓其謂坎月離日兌西震東日月相對五應二故吉案震兌本卦象而曰坎月離日者以中爻上互坎下互離爲日坎爲月日月東西相對正望之象也周易本義辨證幾訓近謂五體坎坎月也二體兌兌象月見丁上弦時也故云月幾望以月至上弦漸近于望也一說月望于乾五變互巽與兌夾乾故幾望也數說小異而義可互通若荀爽本幾字作既夫既望則將虧于女德之盛不合月幾望所以吉者　御纂周易述義云婦人之性必好華而善妒今帝女下嫁而其袂不良節儉可知也又以其良者與娣不妒可知也儉而不妒此女德之最盛如月幾于望矣以此配日而爲女君則崇儉素以敦風化撫娣姪以廣嗣續此國家之大慶故係之以吉深喜之也

初九遇其配主三句　配鄭虞皆作妃荀爽本作均劉瓛又作鈞皆字之通也虞注妃謂四四失位在震爲主五動體遘爲遇故遇其妃主雖旬无咎謂四變成坤坤數十上四之五成離離爲日也鄭康成曰初修禮上朝四以正敵恩意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半農易說申之曰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故禮曰旬而稍稍旬之外爲非常賓疏旬而稍者賓客之道十日爲正一旬之後或逢凶變不得時反則有稍禮謂之稍者留稍給之故曰非常下卦離爲火爲日火性不留亦其象也一說配主指二二爲離主納甲離初己卯二己丑卯至丑爲一旬坤數十故坤巽離兌納甲中間皆十日初二相合爲配相比相遇不可以久十日則无咎案配諸家皆指四言蓋初九雖非離主而以明之初應動之初明動相資故有遇其配主之象旬者十日數之滿也居卦之初時猶未過而上有同德之應故雖遇盈滿之時可以无咎也程傳朱義訓旬爲均蓋從荀劉之讀以易卦上下相應例之作均敵說亦合若朝聘之禮及以配爲指二恐非經意

六二豐其蔀三句　蔀障蔽也本義云六二爲卦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爲大其障蔽日中見斗之象蔀字鄭本薛本俱作菩菩古訓爲蔽虞注云日蔽雲中稱蔀王弼云蔀覆曖障光明之物即蔽光之意也馬融訓小鄭康成云菩謂小席是蔀又有小義然二說可以互足蓋豐者光大之象蔽于雲中則其光必小也仲氏易以蔀爲蔀席即廣雅所謂魚薺以二有漸大之義而前當坎棘互以巽草曖瞪廢寬則豐者其蔀也此本來注蔀爲草名之義于日中見斗句不貫半農易說則謂蔀當作部據曆書居都分天部注云分部二十八宿爲距度謂天文地理皆有部分太元方州部家取諸此夫以部爲天之部分與下文圖爲一事然須改字恐亦未可從也日中見斗者虞注云離爲日中噬嗑艮成斗斗七星也噬嗑震下離上上之三隱坎雲中故日中見斗仲氏易謂日中者豐之時也二與四相易兩居離中彖所云日中者此爻也無如所易者爲震剛豐仰孟象斗而離日見之是日中之時而成既昏之象也二說取義皆涉迂遠故通儒多以虛象言之顧求之實事如日食時食限少則大星見食限多則小星亦見矣是豐蔀者蔽日之物非蔽人之物也

豐其沛日中見沬　沛子夏傳作芾鄭康成于令升本同云祭祀之蔽膝也此不可通王弼作旆訓爲幡幔傳義皆從之謂豐其旆其蔽更甚于蔀也一說沛者劉熙釋名所謂水草相生之名公羊傳草棘曰沛崔駰達旨云瀛蚋之趣大沛亦指水草之地言沬馬鄭諸本俱作昧漢書王商傳亦作昧子夏傳云星之小者薛云輔星也天官書輔星在北斗第六星旁九家易亦云昧杓後小星皆蒙二爻斗字而言也虞注艮爲沬沬小星也本義程傳皆作小星說惟來注訓沛爲澤謂沛然下雨之貌沬者水沬也如涎沬濡沬之沬乃穌深細雨不成水之意此爻未變中互兌爲澤沛之象也既變中爻成坎水矣二爻巽木故以草象之三爻澤水故以沬象之王弼不知象以沛爲旆而後儒信之相傳之謬有自來矣案諸家之說雖駁參差然大抵謂豐沛深于豐蔀見沬甚于見斗耳如來注則沬與沛自爲一類與二爻斗字絕不相蒙或謂于爻象尤合然非古義也

遇其夷主吉二句　虞注震爲主四行之正成明夷則三體震爲夷主故遇其夷主吉也此以夷主爲指三言與卦例不合本義云夷等夷謂初九也其占爲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程傳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爲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案初與四應初曰配主而四曰夷主者鄭氏汝諧謂初視四爲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爲夷降上就下也又二與四皆豐蔀而終獲吉郭氏雍曰二之豐蔀見斗以重陰而非正應也而有孚發若吉者中正也四之豐蔀見斗非中正也而遇其夷主吉者應初而有遇也二爻之義相類故其辭同而皆終之以吉蓋有爲之時明動必相濟然後有成故初謂四爲配主四謂初爲夷主迭稱主者明動相須莫適爲主惟明者知求動以爲主動者知求明以爲主也

闃其无人一句　闃字本義無訓虞注云空也坤爲空虛三隱伏坎中故闃其无人來氏易注闃者寂靜也闃其无人戶庭寂靜而无人也孟喜本闃作窒說文無闃字許叔重自叙稱易本孟氏故不別出闃字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云虞仲翔訓闃爲空仲翔世習孟氏易當亦用窒字窒本訓塞反訓爲空猶亂之訓治徂之訓存也列子黃帝篇至人潛行不空注云一本空作窒莊子達生篇引此文亦作窒是窒有空義也或曰闃當爲竅說文竅空貌于義亦通案仲氏易引姚信本闃又作閴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古假闃爲穴詩蜉蝣掘閱傳曰掘閱容閱也閱即穴宋玉賦空穴來風莊子作空閱來風司馬彪注門戶孔空風善從之道德經塞其兌閉其門兌即閱之省詩我躬不閱毛傳閱容也言我躬不能見容如無空穴以自處也據此則闃與穴通具有空義或古本作閴作闃者因閴闃二字音近而訛歟姚氏說亦當存之以備考也

天際翔也一句　天際翔也李鼎祚集解據孟喜本際作降翔作祥云天降惡祥也鄭康成王子雍本並作祥近江氏藩周易述補云祥統吉凶之兆而言有吉祥有凶祥左傳昭十八年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此即惡祥也于寶云豐其屋紀紂之侈造爲瓊室玉臺也侈者過節故天降凶災半農易說仲氏易皆以揚子解嘲篇所云炎炎者滅隆隆者絕爲雷爲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爲正指此爻言研堂文集亦謂天降災也蓋漢儒相傳之本如此際降字形相涉故或改爲際鄭讀爲瘵訓病雖與孟本異而意猶不甚相遠王弼改祥爲翔疏家申之以爲如鳥之飛翔于天失之甚矣案虞注三至上體大壯故象曰天降祥明以大壯爲屋象故也大壯乾爲天震動爲祥是降祥之義仲翔意亦與于令升同此古說之未可廢者故備錄之

山上有火四句　旅大象本義云慎刑如山不留如火程傳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虞注君子謂三離爲明艮爲慎兌爲刑坎爲獄賁初之四獄象不見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與豐折獄同義者也案易中大象皆聖人于本卦中舉一至大之義以示人曰先王曰君子謂先王曾如此君子當如此附虞氏必指一爻以實之未免太鑿不若傳義說此象之簡明然孔穎達項安世趙汝楳張清子諸家之言亦當參之而于義始盡蓋火之爲物焬則宅于爐推在山則野燒延緣過之而已故有旅義刑獄者先王之所不得已而設亦人之所旅也用刑不明則有過情明而不慎則有濫刑明矣慎矣而不以決斷留獄之雖明猶暗也雖慎反害也聖人取象于旅正欲其過而不留也

旅瑣瑣二句　瑣瑣猥細貌艮爲小石故曰瑣瑣災災眚應離火故災也斯程傳本義皆作此字訓言初六以陰柔在旅之時瑣瑣猥細無所不至此其所以取災也王輔嗣注以斯爲斯役之斯郭京易舉正謂斯合作斷王伯厚據漢書左傳職斯無祿薄注云斯賤也謂斯本有斯役賤義不必改字兩說不同而皆以斯其所取災作斧一句讀之仲氏易獨以斯斯其所爲句取災二字又一句斯訓析所處所引說文以斯爲分爾雅以斯爲離詩作斧以斯謂之以斯析薪證斯當訓析又引詩獻于公所謂茇舍之所及漢制車駕所在曰行在所以證所當作處所謂旅人本猥屑而此當艮止下柔尤纖細之甚者藝鹽包裹瑣瑣然且寄居欄牖所踞幾尺寸而與同行者較量彼此必至分析其處而後已瑣瑣如是豈能免患者其窮而取災也必矣案易例凡其字

皆有實指無泛濫作轉如屯其膏賁其趾之類皆不勝屈豐旅二卦共十六其字此斯其所與豐其屋焚其次正同所字斷句亦與上瑣字爲韻且古以奴僕爲斯亦正以析薪者廝養所有事故卽以所事名之是毛氏云云固不同無稽之臆說也

九三旅焚其次四句　虞注離爲火艮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爲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矣程傳處旅之道柔順謙下爲先三過剛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自高則不順于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之道也本義貞字連下讀謂在旅而焚次喪僕雖正亦危也案九三爻辭與二爻全相反二卽次三則焚次二得童僕三則喪其童僕二之貞无尤而三之貞則厲者何也邱氏富國曰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也以此觀之過剛之不可以處旅也明矣又六爻惟二三言次者陰陽各得其位故以次明之

得其資斧一句　資斧宋後諸儒皆作兩物言資謂貨財金銀之類卽六二懷資之資斧所以防身王弼所云斫除荊棘以安其舍者是也蓋離爲戈兵斧象中爻上兌金下巽木以木貫金亦斧之象也故曰得其資斧或曰斧與釜通卽爵糧也資子夏傳及漢諸家易多作齊張晏云整齊也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虞喜志林又謂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後受斧也案資以自利斧以自防皆旅之不可缺者四以陽居陰處上之下乃巽順以從人者也故有旅于處得其資斧之象若黃鉞斧及齋戒受斧皆非旅人所有事宜諸儒之不用舊解也一說資助也得其資斧謂得其助身之斧亦通然以懷其資句例之究以作兩事者爲是　御纂周易折中云四在旅處多懼之地故得資雖與六二同而未免加斧以自防衛其未忘戒心可知安得快然而安樂乎觀此訓益見二字平列者爲不可易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三句　虞注三變坎爲弓離爲矢故射雉五變乾體矢動雉飛雉象不見故一矢亡矣譽謂二巽爲命五終變成乾則二來應已故終以譽命此以譽命爲指六二言也程傳五君位人君无旅故不取君義離爲雉射雉謂取則于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無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命止就本爻言王氏申子從程傳以爲一矢亡者中之易也本義則以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爲射雉之象雖不無亡矢之費然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後作語類復申其說曰亡字正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詳玩文勢似本義尤長五不取君義

御纂周易折中以程傳之說爲是謂古者士大夫出疆則以贄行而士執雉以相見射雉而得是進身而有階之象也信于友則有譽獲于上則有命如此說譽命乃有著落

鳥焚其巢一句　上九一爻當羇旅窮極之時居卦之上則自高處離之極則燥灼有鳥焚其巢之象蓋離爲火爲鳥中爻互巽爲木爲風鳥在木上故爲巢遇風火故焚也仲氏易云旅之覓宿猶鳥之覓棲也鳥鵲撓樹祇求一枝乃以離之飛鳥巢于離之科木翹然特出比旅之宿土舍衆方指目以爲非義而乃際炎上之火加巽風之揚三之焚次在離旁不過野火所延燒耳此之焚直當離上一若積薪不戒並主人屋樹而盡焚之何罔罔乎此說于象傳以旅在上其義焚也極合惟巢字卽就離其于木也爲科上槁言之與諸家指互巽者爲稍異耳夫鳥焚其巢虛象也乃漢成帝報許后詔有五月庚子鳥焚其巢于泰山之域引此爻爲誠正猶見斗見沬本虛象而後世日食時實有之易之所爲奇而法也

終莫之聞也一句　虞注云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此以莫之聞爲耳有所塞也侯果云雖有智者莫之告也孔氏正義謂終無以言告之使之聞而悟也來氏易注仲氏易均主此說經義述聞稱其父說聞作問字解問相恤問也言上九居高无應故无恤之者王風葛藟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謂不相恤問也解者多失之案古聞與問通論語聞一知十舊本作問檀弓問喪于夫子乎問亦作聞莊子庚桑楚篇因吾失問元嘉本作聞並見陸氏經典釋文述聞之言不爲無據然上卦離離與坎錯坎爲耳痛似諸家讀如字者于爻象尤切也

重巽以申命一句　程傳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爲重複之重申重復也本義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爲申命也惟石氏介訓巽爲齊謂齊者申之以命令此蓋本繫辭齊乎巽爲言然繫傳釋八卦之德于巽不取齊義則此當以訓入者爲正俞氏玉吾曰巽之取象在天爲風在人君則爲命風者天之號令其入物也無不至命者人君之號令其入人也亦無不至此說極得語類謂令之入論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之意　御纂周易折中頒發號令以象天之風聲是也然須知巽者入也王者欲知民之休戚事之利弊則必淸問于下而察之周告誡於上而行之切此其所以申命也蓋始則入民情之隱而散其不善者終乃入人之心而動其善者也

九二巽在牀下至无咎　卦一陰在下二陽在上牀象也巽性伏二无應于上退而比初牀下之象中爻兌又巽亦綜兌兌爲巫史巫之象也程傳牀人之所安史巫者通誠意于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謂安于謙巽而通其誠意者多也本義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爲能過于巽而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无咎馮氏椅則援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除之義謂卜筮所以占其吉凶祓禳所以除其災害則是紛若者喩申命之類煩而行事之纖悉也觀　御纂周易折中牀下者陰邪所伏入于牀下則察之深矣於是旣以史占而知之復以巫祓而去之雖有物妖神怪無能爲害矣二與五皆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卦之主也故能盡其申命行事之道如此此則馮氏說于爻義尤切矣

田獲三品一句　虞注田謂二地中稱田二動艮爲手故稱獲艮爲狼坎爲豕艮二之初離爲雉故獲三品程傳三品者一爲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謂四能巽于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也本義云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田獲三品者卜田之吉占也一說下三爻初巽爲雞二至四互體兌兌爲羊三至五互體離爲雉是爲三品數說不同而可相補備惟沈氏該以爲令行之效謂田除害也獲得禽也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將以興利除害也害去利獲令行而功著也胡氏炳文又以田爲武事謂初利武人之貞四之田獲用武而有功者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以卦義論則初與四皆伏陰也陽所入而制之者也有以制之則柔順乎剛而在內者無陰慝矣以爻義論則初與四能順乎剛是皆有行事之責者蓋質雖柔而能以剛克則所謂柔而立者也初居重巽之下猶有進退之疑至四則居高當位上承九五視初又不同矣故在初利武人之貞四則載纘武功而田害悉去解獲三狐而此獲三品所獲者多不止于狐也

先庚三日二句　先庚後庚鄭與先甲後甲同子夏傳以丁戊己爲先庚三日辛壬癸爲後庚三日鄭康成謂先庚三日丁也取丁寧之義後庚三日癸也取揆度之義虞仲翔謂震主庚離爲日內卦變震三爻在離前故先庚三日外卦謂震三爻在離後故後庚三日王輔嗣則以庚爲命令之謂民迷固久直不可肆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而无怨來氏注謂伏羲圖艮巽夾坎水于西之中故曰先庚後庚分庚于巽者本卦未變上體綜兌金下體亦綜兌金也江氏周易述補謂乾納甲震納庚蠱互震兌無乾象故曰先甲後甲巽互離兌無震象故曰先庚後庚半農易說謂日在甲爲早庚从貝爲續甲者開其始故蠱傳曰終則有始庚者續其終故爻辭曰无初有終仲氏易則申子夏傳意謂十干之周始于甲而更于庚故蠱

惡皆始則以震互于巽而治以甲木巽處蠱終則以兌互于離而治以庚金蓋甲乙丙丁爲十幹之上上者始也庚辛壬癸爲十幹之下下者終也以甲木爲主木可以克土故不用戊己而但用甲木所謂終則有始也以庚金爲主木爲金所克則去木之柔而用金之剛所謂无初有終也故先庚三日丁戊己也後庚三日辛壬癸也經義述聞則以用庚爲行事之吉日謂蠱爲事之卦巽爲申命行事之卦而事必諏日以行故蠱用先甲後甲之辛與丁巽用先後庚之丁與癸也此本鄭說而小變之觀朱子亦本鄭氏則丁寧揆度之訓較諸家爲長矣

喪其資斧一句　本義云喪資斧失所以斷也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來注本卦巽木綜兌金中爻又兌金又互離爲戈兵皆斧之象也巽利市三倍本有其資此爻變坎爲盜則喪其資矣且中離兌斧象皆在下爻不相管攝是喪其斧矣此資斧仍作二物言漢書王莽傳司徒王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廄亡其黃鉞尋士房揚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注齊利也亡其利斧言以復斷也齊如齊之齊資音同故誤作資也半農易說謂齊之言劑也齊斧所以劑斷也說文劑斷謂之新是爲武人之貞初失位故利用武四得位故曰有功至上而窮喪其齊斧則失武人之貞矣故凶案潘岳關中詩云周殉師令身膏齊斧是古易資皆作齊其作資者王弼易也惟沈約宋書文帝元嘉二十九年丙申詔曰未勞資斧與王氏本同或曰古資齊字通故互異也然巽貴斷制與旅之有賴于資糧者不同當從諸家專就斧訓者爲是

正乎凶也一句　正乎凶虞注云上應于三三動失正故曰正乎凶孔氏正義貞凶者失其威斷是正之凶正乎凶者正理須當威斷而喪之是正乎凶也經義述聞以揆之文義俱有未安謂貞當也正亦當也正乎凶者當乎凶也論語我二人共貞釋文引馬注云貞當也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謂當孟陬之月也廣雅正正當也堯典以正仲夏以正仲冬正當也論語其猶正牆面而立謂當牆面而立也曲禮立必正方謂當一方也象傳凡言位正中也皆謂當中也貞訓爲正又訓爲當正訓爲正直之正又訓爲正當之正義相因觸類而長固各有所當也案以正乎凶爲當乎凶意亦近晦不若本義以正作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正必也正乎凶者言必凶也爲不煩辭費仲氏易則以乎字爲語助言喪其資斧而尙以貞固自命果正乎第見其凶而已此以乎字絕句云說本九正易因然正乎爲句易中無此文法殆未可據也

兌亨利貞　兌說也程傳說致亨之道也能說于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爲說之道利于貞正非道求說則爲邪諂而有悔咎故戒以利貞也本義以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者也其象爲澤取其說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于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云柔外故爲說剛中故利于貞亦一義也來氏知德云亨者因卦之所有而與之貞者因卦之不足而戒之也案兌爲澤本義以坎水塞下流釋之至當至精惟說字謂是一陰進乎二陽之上義猶有所未盡蓋說者陰而所以致陰之說者陽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地有積濕之氣生則潤生于上人身有血陽氣盛則腴散于色此兌爲澤爲說之義也亨而又利于貞者謂人有和柔之質而非以忠直之心行之則失正而入于邪矣故利貞

九四商兌三句　此爻之義舊解互殊李氏易解謂互巽爲利市三倍故稱商兌此以商作商賈之商言也章本潢云兌爲正秋商音用事故爲商兌此以商作宮商之商言也一說商傷也以悅則必傷也皆非正義故程朱以下多訓商爲度商兌者商度所兌不決也介訓剛介疾訓疾恨言能介然守正疾惡柔邪則有喜矣來注中爻巽爲不果商之象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故人守節亦謂之介四與三上下異體故以介言之牟農易說疾作疾病言謂易例陰稱疾陽稱慶相應曰仇相比曰介鼎二之疾應也兌四之疾比也說文從外知內曰商四當內外之介故稱商商兌猶酌損損當酌兌當商商者朋友講習之象也未甯猶言未傷小人之傷君子亦由君子絕之太甚四稱商兌得君子不惡而嚴之義矣故雖介于疾而有喜也案疾訓疾病于義爲長但以商兌爲待小人不惡而嚴則非爻意　御纂周易述義云四在兩卦之間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陰邪所謂見道德而說見紛華而亦說者也二者交戰未知孰勝故商兌不決也人心惟危故未甯不安也覺其心之不安自求其理之可安而交戰之疾乃不藥而自愈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　來注以孚爲指五以剝卦坤下艮上二四變陰剝象半見坎爲孚故孚于剝程傳本義皆以剝爲指上六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當悅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能妄說以剝陽者也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來注謂剝卽剝卦兌之九五正當剝之六五故言剝如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皆以陰柔容悅剝乎陽者也孚者溺國家之承平恃一己之聰明以小人爲不足畏而孚信之則內而蠱惑其心志外而壅蔽其政令國事爲之棄亂矣所以有厲仲氏易則謂孚于剝卽孚于兌以悅固剝我者也且兌秋之終九月爲剝故曰孚于剝說與諸家不同　御纂周易述義云五陽剛中正有兼容並包之量而以至誠待人故雖剝陽之一陰亦孚而信之然善柔便佞以近比而易入惟常存危厲之心則成其孚而不受其剝其孚于剝者正其孚于兌者也親正人聞正言不期益而日益猶長日漸高而人不覺也親小人聞諛言不期損而日損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有厲之戒所由設也

上六引兌　上六引兌來注云无應乘陽動而之巽爲繩艮爲手應在三三未之正故引兌此以引爲引三也程傳居說之極說不知已又引而長之此以引爲引申之引就上六本位言也本義謂引下二陽相與爲說而不能必其從則以引爲引二陽劉氏牧云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此又以引爲物所牽引數說不同似劉氏云于爻義尤切　御纂周易折中云二與上皆以陰柔爲說主來兌者物感我而來孟子所謂蔽于物樂記所謂感于物而動者也引兌者物引我而去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樂記所謂物至而人化物者也始于來終于引此人心動于欲之淺深也

渙亨王假有廟四句　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有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渙所以得亨者來注謂否四之坤二成坎巽天地交故亨也王假有廟三句謂乾爲王否體觀艮爲宗廟乾四之坤二故王假有廟坎爲大川渙舟楫象故涉大川二失正變應五故利貞也本義謂卦變自漸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故其占可亨王假有廟謂祖考之精神既散王者當至廟中以聚之也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程傳人之離散由乎中治乎散亦本乎中能收拾人心則散可聚矣故卦之義皆主于中也案卦名渙而彖以假廟涉川言者所以治渙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渙與萃對假廟者所以聚鬼神之既散也涉川者所以聚人力之不齊也蓋誠以感格則幽明無有不應秦越而共舟則心力無有不同此二者渙而求聚之大端也然不以正行之則必有瀆神犯難之事故曰利貞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來注震爲奔坎爲棘爲矯揉震爲足矯揉有足巽股據之憑机之象也二失正變得正故渙奔其机悔亡本義云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此以九爲奔而二爲机也程傳机指初六則以相比言也机牟農易說謂當作丌丌猶居也則來居二故稱丌說文丌下基也所以薦物亦居之義巽古作顨顨皆从丌說文曰具也爲長女爲風卦上巽下坎故有此象巽風行坎水故所

稱奔有丌以薦之故不陷于險而悔亡此亦從剛來句看出然丌卽机音義並同不煩改字也一說當渙之時首禦在據天下之險要彼盜名竊字者孰不覬覦于其間急奔而得之則全勝在我混合可圖矣蕭何取關中鄧禹守南陽諸葛定巴蜀皆是也此從一奔字生義但似後世尚智力者所爲非經本旨　御纂周易述義云机與几同二身初足几象也卦自否變四來居三所謂剛來也離陽之類下奔于險乃陷于險宜有悔矣然初者二之民也民猶水也可以覆舟可以載舟九二剛中善撫而用之如得其机可以憑而安焉則渙奔之悔亡矣雖陷于險但得人心則無不濟是假有廟者乃涉大川之本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　來注三稱羣謂否坤三爻也從否來得位順五故元吉程傳羣訓聚言君臣同力以濟險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矣朱子本義則本老蘇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之意作渙其朋黨解言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陳氏琛以下皆從本義說惠氏士奇則據揚子太元及京氏易傳謂渙其羣爲渙有文與合二義又據呂氏春秋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其佐多賢也云謂渙爲文章賢能之象故有元吉之占如謂散其朋黨則君子羣而不黨豈可訓散亦明矣潛研堂集亦謂拔茅征吉泰之所以吉亨也勿疑朋盍簪豫之所以志大行也朋黨之說起于叔季聽人處渙散之時以收拾人心爲本而先散其羣毋乃蹈億兆人離心離德之殺乎此二說皆以呂覽爲是呂去古未遠其說或有所受竊惠引揚京兩義則未安揚云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是渙而成文非渙卽文也京云水上見風渙然而合亦非渙卽合也況渙離也具見經文舊說原非臆造也

渙有邱匪夷所思　來注位半艮山故稱邱匪非也夷謂震四應在初三變坎爲思故匪夷所思也程傳邱聚之大者夷平常也謂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至大其事至難其用至妙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本義謂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邱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陳氏琛亦謂私黨既散則公道大行而合于一如邱之高矣惟牟農易說以邱爲指九五謂五互艮有邱象聖明在上羣賢滿朝六四得位上同乎五平地而忽有高邱之象故匪夷所思也此以渙爲文章賢能故訓邱與諸家亦異　御纂周易折中云孔安國書序曰邱聚也邱字卽訓聚爻意蓋云常人徒知散之爲散不知散之爲聚也散中有聚豈常人思慮之所及乎世有合黨以爲自固之術者然徒以私相結以勢相附耳非眞聚也及其散也相背相傾乃甚于不聚者矣惟無私者公道足以服人惟无邪者正理可以動衆所謂散中之聚人臣體國者所當知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至无咎　此爻諸家說大同小異渙汗其大號程傳以爲號令洽于人心如汗之浹于四體胡氏瑗以爲汗出則愈人之疾猶上有號令釋天下之難使各得其所朱子本義亦作出而不反解而語類亦用程說謂號令出于君心中外遠近無不被而及之猶汗之出于中而浹于四體也何氏楷俞氏玉吾則皆中胡氏散疾之意渙王居獨本義以爲散小儲而成大儲之義其餘諸家俱作王者所居之位言能出令布澤如是故居王位而无咎也蓋卦上風下水渙象也巽申命號之象五爲君位變離王居之象故諸家以所居之位言也號則俱讀號令之號　御纂周易折中云易中號字皆讀平聲爲呼號之號在人則是哀痛迫切輸誠寫心在王者則是至誠懇惻發號施令也渙王居渙字當一讀言其號也如渙汗然足以通上下之壅蔽同周身之元氣則雖當渙時而以王者居之必得无咎也

上九渙其血至无咎　九以陽剛處上能出乎渙者也血傷害也逖傳義皆訓惕謂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王氏弼曰逖遠也散渙于遠害之地誰將咎之朱氏震亦曰逖出一本作惕出然象曰遠害當從逖矣王氏中子直謂以諸爻文法例之渙其血當爲句故俞氏玉吾謂上居坎終去險甚遠而無傷害故其象爲渙其血錢氏一本曰去不復來逖不復近出不復入其于坎血遠而又遠何咎之有數說皆與傳義異而于象傳爲合　御纂周易述義云坎爲血卦受傷者也上應六三巽風散之故渙其血去是能宏濟艱難以出險者也險既出則可以居矣然易之爲道在險者貴出出險者戒入上居卦外巽體高潔故功成身去超然遠出避世以逃名可以遠害而无咎也

說以行險三句　來注兌說坎險震爲行故說以行險謂二至四體震有行象也當位以節來注無訓張氏惠言云節止也五體艮故止也中正以通謂坎爲通也程傳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難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當位以節主節者也處中得正節而能通也孔氏穎達則以此三句爲更就二體及四五當位重釋行險得亨之義以明苦節之窮　御纂周易折中云說以行險先儒說義未明蓋節有阻塞難行之象所謂險也而其所以亨者則以其有安適之善而無拘迫之苦所謂說也當位以位言中正以德言當位則有節天下之權中正則能通天下之志此三句當依孔傳爲復申彖之義說則不苦而通則不窮矣蓋上文既以全卦之善言之此又當主九五及卦德申之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門庭門內之庭也本義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無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程傳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不出門庭不之于外也謂不應五也一說隨下震震爲卯卯爲開門故初九有出門之象節下兌兌爲卯卯爲閉門故九二有不出門之象然節上坎下兌坎爲通兌爲塞老子曰塞其兌通塞以時故初當塞二當通二居中與五適應知塞而不知通故傳云失時極也言失時中之義也一說二互震于時爲卯闢戶之時宜出者也因艮止在前故亦不出應五非無柄也遇同德之君宜往濟險也 前偶遇而互震之大塗非有所阻而止而不出其失大矣係之以凶深戒之也二說甚新而義尙有所未盡 御纂周易折中云節卦六爻皆以澤水二體取義澤者止水者行也以止爲義然而必可以通行而不窮乃爲節之亨也初二兩爻一在澤底一在澤中在澤底者水之方潴不宜出者也在澤中則當有蓄洩之道不可閉塞而不出也兌本坎體中爻其主也有坎之德可以流行而變兌則爲下流之塞二適當之故六爻之失時未有如二者也

九五甘節吉二句 虞注坎爲美得位正中故甘節吉二失位變往應五故往有尙也此據說卦傳坎爲美脊而美字說文訓甘故以美當甘義得其實此爻變則外卦成坤坤爲土稼穡作甘於義尤自然也又往有尙指二言亦未當蓋九五剛中正而居尊位正象傳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程傳云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尙也往字卽據九五說朱子語類甘對苦言甘節謂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然則往有尙亦中也夫小大由之不慾也蓋五味酸苦辛鹹皆偏惟甘爲味之中者節而甘是節爲味之偏而適于中也本中道而行人之不苦也何事之不就何功之不成故曰吉又曰往有尙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水之止者苦積澤爲鹵是也流者甘山下出泉是也五爲坎主一水之源也在井爲冽取其不苦也讀此而中正以通之義益瞭然矣

豚魚吉一句 豚魚之說爲鄭康成謂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鼈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王輔嗣謂魚蟲之隱者也豚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興中信之德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程傳魚冥頑豚蠢用王義此皆以豚魚爲二物也來注豚魚生大澤之中將風則先出拜乃信之物自然無所勉強者也信如豚魚則吉矣此以豚魚爲卽江豚一物也仲氏易則兼二說謂巽象魚坎象豚豚風物也而麗乎水魚水物也而翻乎風卽此兩物已具一合併之象又有非水不生非風不出若所謂豚魚者彼此膠結混然無跡則言中孚者不言何以孚也但曰豚魚而已吉矣經義述聞則以豚魚爲士庶之禮引士昏禮特豚合升去蹄魚十有四士喪禮豚合升魚鱄鮒九朔月奠用特豚魚腊及楚語士有豚犬之薦庶人有魚炙之薦爲證謂豚魚乃禮之薄者然苟有忠信之德則人感其誠而神降之福雖豚魚之薦亦吉也此說卽左傳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之意雖與舊解異而義亦可通若鄭及辰云云則太穿鑿而不足據矣

澤上有風三句 本義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項氏安世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旣決則又緩之然後盡于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案議獄緩死而取象于澤上有風者楊氏萬里曰風無形而能鼓幽潛誠無象而能感人物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寬其死中之生也又易大象言刑獄者凡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旅次豐離明不易震已反爲艮矣中孚則離震俱無而亦以刑獄言者徐氏幾曰明貴無時不然而威則有時當止中孚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卽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于讞刑如此此說得之 御纂周易折中風之入物也不獨平地草木爲之披拂巖谷竅穴爲之吹噓卽積水重陰之下亦因之而凍解冰釋爲此所以爲至誠無所不入之象也民之有獄如地之有重陰也王者體察天下之情隱至于議獄緩死然後其至誠無所不入矣

初九虞吉三句 虞荀氏爽虞氏翻皆訓安以初與四應宜無意于四則吉若變其志動而成孚則失其所安蓋燕亦安之義也程傳朱義訓虞爲度言當中孚之初能虞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不得其安也項氏安世來氏知德訓虞字與荀虞同惟牛農易說謂虞與鶴皆澤鳥名中孚內卦澤也故九二象鶴初九象虞虞一名媚澤一名護田鳥似水鴉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喚不去有似主守故名虞鳥之專一而無他者也虞吉者言初九如虞之專一無他則吉若亦他焉膠膠擾擾反不若虞之安乎其澤矣故曰有他不燕案虞訓水鳥此說甚創但以象辭豚魚及爻辭鳴鶴翰音例之或亦有然者又其大旨與諸家不背未可以其巽而棄之也虞或又訓樂謂與娛通以初爻悅懼故有娛樂之象

九二鳴鶴在陰 虞注震爲鳴訟離爲鶴坎爲陰夜鶴知夜半故鳴鶴在陰此謂本卦二至四其互體震震爲鳴消息自訟來訟二至四互體離離爲鶴也經義述聞謂震亦謂鶴荀九家易震爲鵠鵠卽鶴之假借震爲

善鳴故又爲鳴小雅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是鶴善鳴之鳥也案來氏易注云大象離離雉象變震鵠象皆飛鳥也不言雉鵠而言鶴者鶴信故也鶴八月霜降則鳴兌乃正秋故以鶴言之又兌爲口舌亦鳴之象也故謙豫二卦小過皆言鳴此謂鶴與鵠爲二也者莊子天運篇鵠不日浴而白庚桑楚篇越雞不伏鵠卵釋文云鵠本亦作鶴史記齊王使淳于髡獻鵠于楚藝文類聚引作獻鶴李善文選注引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彷彿鵠頭故有其稱稽康琴賦王昭妃千里別鶴卽南史褚彥回之別鵠曲也古鶴鵠字多混淆不分述聞謂鵠乃鶴之假借其說是也在陰者鶴行依洲嶼不集林木九居陰爻在陰之象也

我有好爵二句 虞注二動成坤坤爲身故稱我訟離爲爵五在艮閽寺庭闕之象故稱好爵五利二變之正應故吾與爾靡之矣靡共也陸績本作縻縻卽縻之或字京房本作劘訓分唐孔氏從子夏傳義訓散謂不私權利惟德是與若我有好爵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也此數說皆以爵爲爵位也本義程傳則以好爵爲懿德靡謂與縻同繫縻也言好爵懿德人所同好也來氏知德王氏係說義謂巽爲繩故有係象爾指五也牛農易說讀靡爲縻縻同繫也言好爵本乎天吾與爾共有之故願與爾共靡之爾指初以九二比初九爲同德也此數說皆以好爵爲天爵也 御纂周易折中好爵謂旨酒靡謂醉言九二有剛中之實德無應于上而初與之同德故有好爵爾靡之象爾指初言 御纂周易述義仍主傳義謂二欲初同孚于五因設爲二與初之辭我有九五之好爵吾與爾同心向慕之好爵者秉懿之良與靡者懿德之好此中孚之大者也由是觀之義苟可通不妨並存所謂易無達占者歟

六四月幾望四句 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于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爲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于五故爲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程傳四爲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爲象孚道在一四既應五若復下係于初則不一而害于孚故馬匹亡則无咎此爻取象虞注謂訟坎爲月離爲日震東兌西月在兌二離在震三故月幾望乾坎兩馬匹初四易位震爲奔走體遯山中乾坎不見故馬匹亡如其言是月已望而非幾望矣又以體遯爲馬匹亡于義亦迂 御纂周易述義云月望于乾兌如乾左巽乾右卦並巽兌皆與乾近故幾望也互震爲馬比三而應初其匹也艮爲喪故亡之四處近君之位如月幾望盛滿可憂必盡絕其朋黨事心一志以事君如馬之亡其匹爲則孚積而君信之乃无危疑之咎矣坤喪朋以從乾泰朋亡以上交皆此義也

翰音登于天一句 翰音說者以爲雞之名據禮記雞曰翰音言也來注雞信物天將明則鳴有中孚之意巽爲高登于天之象也本義云居巽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正亦凶道也如雞非登天之物而欲其登天亦猶是也諸家皆同此解也惟牛農易說謂雞栖于塒劣能登墉之高飛不過一丈無登天之翼而曰登天易之取象不若是之妄也翰一作鶾說文鶾雞肥也古用以郊天者如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是也苟無是則亦無是象矣案雉肥見說文段氏注謂雉爲雞字之誤是雉肥卽雞也易之取象有實有虛翰音登于天謂本事理所無而信之過深遂若以爲能登者然虛象也牛農說未免過泥且所引皆郊事翰音明指丹雞何得以雞當之 御纂周易述義云巽爲雞雞鳴必振動其羽故曰翰音上爲天位是翰音登于天也雞本微物而其聲遠聞人之無實德而有虛聲者似之夫處士以名而來上之聘小臣以言而得君之寵此亦偶有之事但不可恃以爲常若以此爲貞而好名不已則必凶矣故孚貴中積不貴外著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飛鳥遺之音一句 飛鳥遺之音虞注離爲飛鳥震爲音艮爲止晉上之三成小過離去存鳥飛而音止故曰飛鳥遺之音宋衷注二陽在內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翮之象故曰飛鳥震爲聲音飛而且鳴鳥去而音止故曰遺之音也來氏注小過錯中孚中孚象離既錯變爲小過則象坎矣見坎不見離則鳥飛已過徹有遺音也又曰以卦體論二陽象鳥身上下四陰象鳥翼中爻互兌爲口舌亦遺音之象也一說離爲飛鳥初上變小過橫成非字古飛非字通故以飛鳥象之牛農易說則以遺音爲翰音謂爾雅蟲鳥皆名翰从虫爲螒从鳥爲鶾皆曰天雞从虫者一名莎雞从鳥者一名丹雞皆能飛而作聲故皆以翰名所謂飛鳥遺音也案飛鳥遺音象傳本屬概言惑氏因一音字而指翰音以實之殊大率強宋氏說虞仲翔曾斥其妄然象爲卦體所自具較消息錯綜之義爲捷故朱子本義取之而來注亦收之也

初六飛鳥以凶 虞注應四離爲飛鳥上之三則四折入大過死故飛鳥以凶申之者曰初失正利四來易位四死大過故以初凶也本義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如此郭璞洞林云占得此爻者或致羽蟲之事項氏安世曰以卦象觀之初上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故曰飛鳥離之凶此亦宜上不宜下

之意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大過象棟者兩爻小過象飛鳥者亦兩爻然大過宜隆不宜撓則四居上吉三居上凶小過之鳥宜下不宜上初居下應吉而反凶者何也蓋屋之中棟惟一而已四之象獨當之鳥之翼則有兩初與上之象皆當之也初于時則未過于位則處下如鳥之正當棲宿者乃不能自禁而飛其凶也豈非自取乎

六二過其祖六句　小過以過恭過儉爲義妻道也臣道也二當其位而有中正之德故能權衡于過不及而得其中六爻中之最善者也程傳陽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二過而遇之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象也不及其君遇其臣謂進而不陵及于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本義過陽而反遇陰則不及五六五而自得其分皆過而不過无咎之道也如程傳末二句是戒辭如本義是守正而自得中之象而張氏振淵謂過祖過妣只是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就順意　御纂周易折中凡易之義陰陽有應者則爲君臣爲夫婦取其配也無應者則或爲父子爲等夷爲嫡媵取其同類也此爻二五皆柔有妣婦之配無君臣之交故取遇妣不及其君爲義孫行而附于祖列疑于過也然禮所當然是適得其分也無應于君者不敢仰干於君之象然守柔居下是臣節不失也夫子之言麻冕拜下意正如此也

六五密雲不雨四句　傳義皆謂六五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爲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在穴指六二公弋取彼在穴言五與二本非正應乃弋而取之兩陰相得豈能濟事據此則公弋句只與密雲不雨一例看胡氏瑗曰弋者所以射高穴者伏而在下公以弋繳而取穴中之物猶聖賢雖過行其事意在矯下也姚氏舜牧亦曰時値小過宜下不宜上陰至于五過甚矣其所居者尊位也挾智自亢澤不下究雲雖密而不雨自我西郊故耳當此之時欲沛膏澤于生民必須求巖穴之賢以爲輔乃可也此以公弋句爲戒以求助說皆與傳義異　御纂周易折中云小過有飛鳥之象而所惡者飛蓋飛則上而不下遠乎宜下之義也雲亦飛物也下而降則爲雨密雲不雨是猶飛而未下也五在上體又居尊位當小過之時上而未下者也故取密雲不雨爲象雲而不雨則膏澤不下于民矣以其處中也故能降心以從道抑志以下交如弋鳥然不弋其飛者而弋其在穴者如此則合乎宜下之義而雲之飛者不崇朝而爲雨之潤矣此爻變爲之象爲雲者以居尊位故也然則姚氏胡氏說于義爲長矣

上六弗遇過之至災眚　程傳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本義亦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離皆作離居之離孔氏穎達胡氏瑗余氏芑舒則以離爲如鴻則離之離謂遭其網羅也蓋象言宜下不宜上而上乃震動之體動而忘返若鳥之高翔以至窮極而離于網羅繒繳天災人眚皆所自取故曰是謂災眚案虞注云離爲飛鳥公弋得之鳥下入艮手而死故飛鳥離之凶晉坎爲災眚故是謂災眚矣是離之訓麗漢易已然孔氏諸家說是也又此爻與復上相似然復曰迷復凶有災眚此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辭不同者　御纂周易折中云凶由己作災眚外至迷復則因凶而致災眚者也此則凶卽其災眚也蓋時當過極不能自守而徇俗以至于此與初六當時未過而自飛以致凶者稍別也

既濟亨小利貞　既濟彖傳仲翔以亨小爲句利貞又爲一句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程傳朱義皆從此說來氏易注亦謂亨小者言不如方濟之時亨通之盛大也譬日之既昃不如日中之盛所以亨小而不能大也利貞者卽泰之艱貞也惟仲氏易以亨字絕句小字屬下利貞謂既濟之亨以陰陽以通也小利貞三陽踞剛位三陰自得踞柔位剛當位而正柔亦當位而正也案程朱以下皆從虞讀者因彖傳云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利貞上無小字故疑虞讀爲是耳然以全經考之或云亨或云元亨或云利貞或云小利貞或云不利君子貞從無以亨小爲句者或傳文利上脫小字亦未可知　御纂周易述義以小字作小人解言水上火下曰既濟是乾坤之互藏否泰之相接坎離之儲精也心腎交則氣順陰陽交則化行剛柔交則德進上下交則政通故既濟未有不亨者也然陽大陰小其性情固殊爲既亨之後大者必盛極而危明小者或怙勢而肆志故必小者皆貞各正其位各安其分而後亨可保也蓋六爻之位柔皆乘剛既濟之初餘孽猶在制防新立雖有小人亦循分謹禮而可徵吉也觀此則既濟亨小利貞是與遯亨小利貞爲一例矣

婦喪其茀一句　茀子夏傳作髴虞注從之謂離爲婦泰坤爲喪髴髮也坎爲玄雲故稱髴詩曰鬒髮如雲乾爲首坎爲美五取乾二之坤爲坎坎爲盜故婦喪其髴王輔嗣亦以茀爲首飾以古茀髴字通也蓋本作髴髴亦首飾之名荀爽作紱此殆因茀與芾形似而誤故蔽膝之說陸氏非之干寶則以茀爲馬茀程朱以下皆以茀爲車茀謂婦車必有茀而後可行猶臣道必得君而後可行也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不可謂无所遇矣不幸五當既濟之時狃治之心生下賢之意怠故有婦喪其茀之象近世通儒又引申虞義謂車茀凡巾車皆有之如蒲蔽藻蔽若是而婦所乘則惟翟茀且茀與蔽不同爾雅車前謂之報車後謂之茀茀字从竹不从草毛晃韻增以茀通蔽爲無忠舉要所駁其明徵也說亦近似然以初爻例之輪者車之所以行路茀者車之所以蔽門予相承可以見義古字多假借韻增說亦未可厚非且翟茀惟命婦之車有之非凡婦人皆用翟茀也自當以程朱之訓爲正

鬼方考　鬼方傳義不詳其地丙子學易編引詩蕩篇云鬼遠也言其幽暗也此與詩覃及鬼方毛傳遠方也說同于令升易注則以鬼方爲北方國來氏知德從之申之者復引唐書突厥北部有流鬼國爲證或又據揚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注及世本注云鬼方于漢則先零戎是也謂鬼方卽西羌近毛西河仲氏易江氏藩周易述補皆主之惟元史大理傳引裁記以鬼方卽漢羅甸國在黔西鎭東統名貴筑宋析置大萬谷府俗尙鬼故呼羅鬼易高宗伐鬼方詩覃及鬼方卽其處也說與諸家爲異考世本云陸終氏娶鬼方氏之妹生子六人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卽楚之祖也楚之祖娶于鬼方則鬼方非楚屬國卽楚毗連之國也又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貴筑在楚西南由商伐之荆楚正師行必由之道元史謂鬼方卽漢之羅甸國爲今貴州地確不可易揚子雲贊注因趙充國所征係先零枹罕之地遂援以爲釋原非有的據至于氏注與唐書流鬼國不特顯與伐鬼方次荆之說相遠幷于陸終娶鬼方氏情事亦不合矣惜楊升菴丹鉛錄僅以鬼方爲牂牁之屬在夜郎西而不引世本竹書及元史爲證致讀之者猶泥于舊解而莫之能信也

繻有衣袽一句　繻子夏傳作襦虞仲翔本同云乾爲衣故稱襦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謂伐鬼方三年旅人勤勞衣服皆敗也王輔嗣注謂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有隙之乘舟而得既濟者以有衣袽也盧氏曰繻者巾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幣帛可拂拭器物也繻有爲衣袽之道也四處明闇之際貴賤无恆猶或爲衣或爲袽也三說不同經義述聞以王盧所訓皆非達詁惟虞氏差爲近之而以承伐鬼方言亦非據說文繻襦衣也襦溫也襦衣所以禦寒也有之言或也衣謂著之也易通卦驗坎主冬至四在兩坎之間固陰沍寒不可無襦衣以禦之六四坤體爲布故稱繻處互體離之中離火見克于坎水有敗壞之象故稱衣袽四在外卦之內有著于外而近于內之象故稱衣袽衣袽者謂著其敗壞之繻不足以禦寒譬之人事猶患至而無其備則可危也案此引申虞義至爲詳盡然袽說文作絮廣雅云塞也子夏傳作茹茹亦有塞義說文衣部又有絮字云敝衣巾部帑字云幣布是袽絮帑音義皆同以徐鍇注帛臭之訓推之臭以補敗得名與書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之文亦合則輔嗣說固有可通宜傳義之從之也

九五東鄰殺牛四句　程傳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本義以爲當文王與紂之事謂卽彖辭初吉終亂意也潘氏士藻曰東西者彼此之辭不以五與二對言之蒸祭時爲大時得矣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沼毛可羞不在備物也姚氏舜牧亦曰人君享治平之盛驕泰易萌故聖人借東西鄰爲訓言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也案虞注以泰震爲東兌爲西坤爲牛就泰取象而又就泰之互體取象義太迂回故後儒多不之據而如程傳以西鄰謂二則受福爲六二受福矣易無此例　御纂周易折中云五當受報收功極盛而豐之時而能行恭敬撙節退讓明禮之事此其所以受福也與泰三于食有福同皆就本爻設戒辭潘氏姚氏說是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四句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又六爻陰陽皆失其位故名未濟其所以有亨道者虞注云否二之五柔而得中天地交故亨也小狐虞以爲否卦互艮之象來注以爲坎象以居下卦故曰小狐似較虞說爲安汔程傳謂當作仡勇壯之貌本義同虞注訓幾汔濟者言幾于濟也濡其尾者虞謂二在坎水中故濡其尾也程傳狐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狐未能畏懼故勇于濟而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无攸利者本義云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利之有蓋戒之之辭也　御纂周易折中云小狐當從程傳之解汔濟當從本義之解要之是戒人敬愼意自始濟以至于將濟不可一息而忘敬愼也

六三未濟四句　程傳居險无出險之用故征凶然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陽剛之應若能涉險而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　本義謂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有利涉之象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一說互外卦成離離爲舟浮于坎水之上故曰涉大川三才柔宜資賢才以共濟如乘舟而涉大川則利戒自用而勸用人也來注則以正卦爲坎變卦爲巽木在水上乘木有功故利涉大川說較互離之義爲的至未濟與既濟相綜既濟無直舉卦名之爻而此獨曰未濟者　御纂周易折中云他爻之既濟未濟者時也順時以處之而已此爻時可以濟而未能濟是未濟在己而不在時故言未濟見其失時也無濟之才故于征則凶有畏愼之心故于涉大川則利蓋涉大川不可以輕進未濟無傷也聖人之戒失

時而又欲人審于趨時如此

震用伐鬼方一句　虞仲翔云變之震體師坤爲鬼方故震用伐鬼方來注云震者懼也四多懼中爻爲震故以震言之仲氏易亦謂四在損時居外卦震互坤之間取初剛而塡之坤方艮鬼之門謂之伐鬼方此與既濟何異特時當震動四之所履爲互震故曰震也一說震如詩薄言震之莫不震疊之震謂震動而使之驚畏也此不指卦象言于義亦通惟郭氏琛以震爲摯伯名未詳所據又不言高宗者諸家皆以爲崇既濟而言其義自見故不贅也蓋未濟與既濟綜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也故伐鬼方之象同然義有不止於此者　御纂周易述義云彼剛在離上主兵者也故曰高宗此剛在離下將兵之臣也君不可以好大臣不可以懷安位不同也既濟則用靜以保之未濟則宜用動以通之時不同也時位不同而義異易教也

六五貞吉无悔五句　虞注之正則吉故貞吉无悔動之乾離爲光故君子之光孚謂二二變應已得有之故有孚吉坎稱孚也程傳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本義謂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中以應下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孚而不妄吉而又吉也楊氏萬里曰六五進未濟之世而光輝何也日之在夏晴之㷔熱火之在夜宿之盛獨熾六五以未濟爲既濟文明之盛又何疑焉此解光字足補傳義之不逮　御纂周易折中云卦有悔亡无悔者必先悔亡而後无悔蓋无悔之義進于悔亡也其四五兩爻連言之者則成大壯及此卦是也此卦自下卦而上卦事已過中向乎濟之時也以高宗論之四其奮伐荊楚之時而五其嘉靖殷邦之時乎凡自晦而明自剝而生自亂而治者其光輝必倍于常時觀之雨後之日光燹餘之山色可見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五句　虞注坎爲孚謂四也上之三介四故有孚坎酒流頤中故有孚于飲酒終變之正故无咎乾爲首五動首在酒中故濡其首是正也六位失正故有孚失是此以濡首承飲酒言若紂之沈湎于酒也程傳否終則傾時之變也未濟則無極而自濟之理至誠安于義而自樂則可无咎然縱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如是則于有孚爲失也本義謂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返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于自信而失其義矣此濡首指狐言與既濟上爻一例且與初爻濡尾相應視虞義爲合又時可有爲云云亦密于程傳何也既濟初吉終亂未濟自是初亂終吉

以卦之體言之既濟則由明而之險未濟則出險而之明以卦之義言之濟于始者必亂于終亂于始者必濟于終此天道物理之固然也至未濟之終甫及既濟而復以濡首戒之者李氏簡曰懼以始終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周易集解卷四終

(修文書館精製鉛版)

周易集解卷五

亞川馮世瀛雪樵氏輯
四明馮善長掌明氏重校

繫辭上傳　此十翼文也蓋以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而此二翼者從釋彖釋象後專釋文王當日作易之意故曰繫辭仲氏易云繫者屬也屬辭指文王繫辭傳中有繫辭焉而明吉凶與繫辭焉而命之之語故王肅本李鼎祚本皆以此二篇爲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惟史記引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作易大傳說者謂遷嘗受易楊何何自爲傳故特加大字以別之又繫辭傳分上下篇宋儒以爲自王弼始然晁說之引顏師古說謂古經質變亂于費氏易則上下傳之分恐不始于弼也

天尊地卑四句　本義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陽純陰之卦名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虞定宇周易述以天地既分乾升坤降爲乾坤定乾二升五坤五降二爲貴賤位此本乾鑿度及虞仲翔說按經之意蓋言易之爲書雖聖人所作其實不過因法象之自然從而模寫之耳如天尊地卑是未有易之乾坤而乾坤已定矣卑高以陳是未有易之貴賤而貴賤已位矣所謂畫前有易是也惠氏以乾坤即天地以貴賤爲專指二五殊太拘泥張氏易虞義注解與惠同惟兼引乾鑿度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以廣貴賤之義較爲圓通可存以備一說

方以類聚三句　類聚群分本義及諸家皆以爲事物善惡各以類聚各以群分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鄭康成則以方物爲指水火言其解樂記又以方爲行蟲物爲植生虞仲翔則云坤方道靜故以類聚乾物動行故以群分乾生故吉坤殺故凶周易述申之曰坤爲方說卦文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西南坤類方以類聚也乾純粹精故爲物三稱群乾三爻皆陽物而與坤別物以群分也陽生陰殺陽吉陰凶故乾爲所生爲吉坤爲殺爲凶也仲氏易則以方以類聚爲陽聚卦謂陽與陽類陰與陰類從而聚之是類聚也乾卦所謂各從其類是也物以群分爲分卦謂聚陽爲陽群聚陰爲陰群此爲分之是群分也否卦所謂不亂群是也于是依象立言在彖有彖辭在爻有爻辭審其美惡著其休咎而吉凶生矣數說互殊鄭之掛漏虞之拘迂不足置辯毛氏以此三句爲推易法故其說經皆援以立義然皆由誤認此節爲作易後事故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

在天成象三句　本義云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陽化陽化陰者也是象形二字所該者廣凡精氣上著而聚散顯晦之靡常者皆在天成象者也凡體質下凝而流峙榮枯之迭易者皆在地成形者也虞注于此亦專以八卦言之謂日月在天成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已故在天成象也震竹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坤土故在地成形也在天爲變在地爲化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矣案虞以日月爲易故說經多就日月言然所引納甲皆月之象而于日無與焉又巽風震雷本在天者周易述據離彖傳百穀草木麗乎土之文以證竹木之當屬地亦由信虞太過而爲是兩通之辭其實此三句亦謂成象成形千變萬化故不待九六之用而變化已見耳非遽以八卦之形象爲成象成形也

是故剛柔相摩二句　虞注旋轉稱摩謂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坤以二五摩乾成巽離兌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薄也蕩動也周易述曰乾坤十二爻乾左旋坤右轉故旋轉稱摩鄭注樂記云摩猶迫也薄有迫義故訓摩爲薄一云薄入也謂陰陽相入也蕩動亦見鄭樂記注乾以二五摩坤成坎而互震艮坤以二五摩乾成離而互巽兌二五相摩而成八卦故曰剛柔相摩八卦相蕩也蕩今作盪俗字也仲氏易則訓摩爲推謂推陰推陽也訓盪爲移謂從八卦之已重者而移易之也陰陽已成故稱剛柔卦畫已成故稱八卦案朱子語類云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六十四卦底事蓋易之始作也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剛柔立由是剛摩于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于剛而生太陰少陽兩相摩而爲四四又相摩而爲八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成焉由是以乾兌離震爲主而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乾至復三十二之陽卦立矣以巽坎艮坤爲主而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姤至坤三十二之陰卦立矣故曰八卦相盪如虞氏則二句只是一事周易述以互法補其罅漏亦欠自然仲氏易又別自一義非經本旨也

鼓之以雷霆四句　虞注雷震霆艮風巽雨兌日離月坎寒乾暑坤虞之意蓋以上文言八卦相盪非此則八卦不全耳而徧考諸書無以艮爲霆兌爲雨者說卦傳雖有乾寒之文而不言坤暑且乾道坤道下文始言亦不宜預以寒暑當之故講家多從孔穎達直云震巽離坎不言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艮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之之說經義述聞亦謂孔子閒居篇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象傳曰山下有雷山下有風又曰澤中有雷澤中有風則山澤爲雷霆風雨所自出言雷霆風雨足以該山澤矣何須以霆艮雨兌備八

卦之數乎況寒暑亦謂坎離易通卦驗所謂坎主冬至離主夏至是也案正義之意得述聞而愈明然六子止及其四于義究有不全惟吳氏澄據羲皇卦圖謂左方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方起巽而次以坎潤之以風雨也離爲日坎爲月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爲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爲暑左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爲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爲寒也以邵子日爲暑月爲寒及晝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二義推之吳氏說較爲該備若仲氏易謂以推移之法而鼓之潤之運之行之以此推彼以彼推此一往一來如寒暑然則寒暑二句爲譬況之詞失之愈遠矣又運行姚信本作逆行言行陽而暑行陰而寒故曰逆行或古本有作逆者存以備參可也

乾知大始二句　乾知大始二句正義云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曰作也胡氏瑗以下多本此訓朱子本義則訓知爲主謂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吳氏澄云始謂始其氣成謂成其質也知者主之而無心作者爲之而有迹此亦用本義主字意而語較圓惟周易述以大始爲元謂復以自知故稱大始作字從虞作化謂坤稱化承乾而成物故化成物疏引釋詁元始也及董子策謂一爲元年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以證大始爲元元謂初九也初九體復下繫云復以自知故知大始又引大戴禮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以證坤之稱化謂遵時也地道无成而有終承乾而化物故曰化成萬物也案姚信本亦作坤化成物而注云化當爲作則化字之訓古已知其不安惠氏猶據以改經未免近妄所舉復遵二義說亦穿鑿經義述聞云知猶爲也爲亦作也乾爲大始萬物資始也坤爲成物爲物資生也引周語韋昭注知政猶爲政也及高誘呂覽注知猶爲也以證知有爲訓此說雖與諸家異而義自可通優于惠之申虞多矣

坤以簡能一句　虞注訓簡爲閟謂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閟藏物故以簡能周易述曰廣雅簡閟也春秋傳大閱簡車馬也是簡閟同義又高誘淮南注云閟總也越語范子曰惟地能包藏萬物以爲一說卦云坤以藏之是閟藏萬物故以簡能也陽用其精故曰知坤用其形故曰能朱子本義云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以簡而成物是簡者不煩之謂也盡蓋物而成之疑若有甚煩者然順則守无成之道靜則沍作爲之勞因天之氣以固物之形因天之理以全物之性物物而成之不必物物而創造之所能何簡故曰簡能若訓爲簡閟之簡不惟造化之良能不見且于下簡則易從句亦碍難訓釋矣元南張氏曰事莫難于創始而乾以易知能常見于多故而坤以簡能易簡字只就乾坤折出足與本義相發明

聖人設卦觀象二句　卦謂自乾至未濟六十四卦也象謂卦象及爻象辭彖辭及爻辭也孔氏穎達曰卦象爻象有吉有凶若不繫辭其理未顯故繫屬吉凶之文辭于卦爻之下而顯明此卦爻之吉凶也王氏申子曰易之初也有象而未有卦及八卦既設而象寓焉及八卦重而爲六十四聖人又觀是卦有如是之象則繫以如是之辭蓋卦以象而立象又以卦而見也陰陽奇耦相交相錯順則吉逆則凶當則吉否則凶因其順遂當否而繫之以辭則吉凶明矣案吉凶外猶有悔吝茲不言悔吝者悔自凶而向吉吝自吉而向凶故舉吉凶以包之也

御纂周易述義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象立意盡不言而吉凶以見者此包犧之易也繫爻象之辭以明示吉凶而象見乎辭者此文周之易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剛柔者六爻之剛柔也推者推之盪何氏休謂一往一來曰推是也虞注云剛推柔爲變柔推剛爲化此句之訓程朱以下大概相同謂天地之道無非陰陽二者遞爲消息故剛之極則柔推之而陽化爲陰化之所由生也柔之極則剛推之而陰變爲陽變之所由生也變化无常萬象畢具息者泰者便有吉理消者否者使有凶理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也惟仲氏易以爲前此未明言推易故于此特示之大施即剛柔推剛柔爲辭而變化見矣案仲氏易以陰陽无間者爲聚卦有間者爲分卦分聚既成乃從而移易之謂之推易其在彖辭如蒙爲臨之初九所移則爲初筮比爲剝復兩卦所移則爲原筮在爻辭如屯以臨之九二移作九五則六五與九二陰陽對易有婚媾之象蒙以升之九三移作上九則六三不能以上九爲配所以有勿取之象也此從焦氏易林一陰一陽之卦自姤復來五陰五陽之卦自剝夬來之文參出以之說易亦得旁通正如京氏之飛伏鄭氏之爻辰虞氏之消息來氏之錯綜皆可委曲見義易之所爲廣大悉備也若謂作易之本旨必如是其繁碎則未之敢信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悔吝憂虞虞仲翔云悔則象憂吝則象虞朱子本義則第云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而于虞字未有明訓或曰虞度也升菴楊氏非之謂古字虞與娛同如孟子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清淨貞固以自虞毛詩小序以禮自虞皆虞同娛字之謂此處虞與憂對蓋言樂也來氏知德從之謂憂則困心衡慮漸趨于吉亦如悔之自凶而趨于吉也虞則志得意滿漸向于凶亦如吝之自吉而向于凶也所以悔吝即憂虞之象案語類有云吉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又

悔正與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相似觀此則訓虞爲樂者得之且虞注以虞與憂對文當亦是此意若作虞度之虞解人能虞度不可謂非思患預防者矣尚何吝之有乎

六爻之動二句　六爻每卦之六爻也動即上文所謂變化也三極之道者本義云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蓋六爻五上爲天其剛柔之動即天道一陰一陽迭運之太極也初二爲地其剛柔之動即地道一剛一柔交易之太極也三四爲人其剛柔之動即人道爲仁爲義並用之太極也故陸氏績云天有陰陽二氣地有剛柔二性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也來氏云爻不極則不變動陽極則陰陰極則陽六爻之動者乃三才至之道理如此也說與本義微殊然極至之訓則一周易述獨訓極爲中謂以五行言則五六爲天地之中以四時言則春秋爲天地之中以遘復言則二至爲天地之中以爻位言則二五爲天地之中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稱三極案洪範建極周禮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鄭氏皆訓極爲中極固有中義而李奇五行志注薛綜西京賦注皆曰三輔名梁爲極段氏說文解字注引伸之義凡至高至遠皆謂之極是訓極爲中不若訓至極者于無極太極之旨爲協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位六爻之位也列來注云分列也一說列猶陳也貴諸家皆以爲指上體言賤皆以爲指下體言周易述云貴賤之義不一若陽貴陰賤則爻在下者亦得言貴如屯初九傳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謂坤初得民是陽爻爲貴也若陽而无德雖居正位翻蒙賤稱故頤初九傳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若本皆陽位則上貴下賤如三爲下體之君對五而言亦爲賤故下傳云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是也今傳云存乎位則不專指爻之貴賤但以二五爲主五陽爲貴又在君位二陰爲賤又在臣位故五貴二賤也案惠氏說易專主漢儒故每迂曲惟此貴賤之辨最爲圓融惜五貴二賤云云猶拘于虞氏乾高貴五坤卑賤二之文然固不害其爲通義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二句　介虞注訓纖謂纖小疵也朱子語類謂如界至界限之界善惡初分處也言于此憂之則不至于悔吝矣震本義同虞注訓動謂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无咎矣汪氏砥之曰易凡言悔吝即寓介之意言无咎即寓悔之意如憂盱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也憂即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甘臨之无咎存乎憂而悔也震頻復之无咎存乎厲而悔也諸家說惟此至爲明晰案前言悔吝者其小疵无咎者善補過此復申言之者示人以譏幾之學而廣人以遷善之門也蓋能憂之于介則有以遏人欲于將萌而存天理之本然而又震之以悔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善莫大焉何咎之有讀此二句可見易之爲書其望人之意至深切矣

易與天地準二句　易字指易書言準符合也與天地準孔穎達謂如乾健法天坤順法地之類是也彌語類以爲封彌之彌無縫罅也綸以爲綸繹之綸有條理也來氏注亦謂彌者彌縫包括周密合萬爲一而渾然無欠即下文範圍之意綸者絲綸條理分明析一爲萬而燦然有倫即下文曲成之意諸家說大旨多同惟以天地之道是爲一實萬分易中消息盈虛與天地相符合故能彌之綸之而使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惟經義述聞據京房注彌偏也綸知也之訓謂綸當讀曰論引大戴禮保傅篇不論先王之德不知君國子民之道荀子解蔽篇坐于室而見四海處于今而論久遠二論字皆知字義又呂氏春秋直諫篇淮南說山訓中論字高誘注俱訓知以證論有知義謂下文是故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故知鬼神之情狀正所謂偏知天地之道也案古字綸與論通彌綸從京氏作偏知解似于下文尤爲貫串義可並存若周易述申虞義訓彌爲大訓綸爲絡引揚子天麗且彌與宓犧之作易也緜絡天地云云謂易在天下包絡萬物故爲大絡則失之迂遠矣

精氣爲物三句　精氣三句舊說不同鄭康成以精氣爲七八游魂爲九六七八木火之數九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爲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游魂爲變精氣謂之神游魂謂之鬼虞仲翔以魂爲乾神變爲坤鬼謂乾純粹精故主爲物乾流坤體變成萬物故游魂爲變周易述又以精氣爲生含游魂爲死舍此本越紐錄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之文而言說皆迂曲案本義云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散而爲變鬼之歸也蓋物則自無而向于有乃陰之變陽故曰神之伸變則自有而向于無乃陽之變陰故曰鬼如此說經意義何等直捷又蘇氏軾云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說與朱子殊而義可互足皆非漢儒所能逮矣情狀謂一屈一伸之情狀

御纂周易述義中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記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其狀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

旁行而不流一句　旁行不流韓氏伯云應變旁通而不流淫也本義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張氏惠言申韓義謂消息之卦陰陽旁通以濟成乾坤不流淫也旁通如剝夬遘復坎離謙履之類毛氏

奇餘主本義謂雖行權反正旁行側出而未嘗流失蓋處變而不失其常之意也惠氏周易述流字從京房本作留旁行謂周六十四卦月主五卦爻主一日歲旣周而復始故不留也此以消息六十卦合正四卦爲六十四卦如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是月主五卦也一卦六日七分七分爲閏餘是爻主一日也六十日而一周六六三百六十日周而復始是不留也說本九家易夫以六日七分爲旁行不流義之附會較旁通尤甚經義述聞又訓旁爲溥爲偏旁行者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謂也旁之爲溥訓見說文但云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則是旁行而流非旁行而不流矣此句義自當以本義爲正

範圍天地一句　範圍馬融王肅本均作犯違謂不順其化而補救之也鄭作範圍今從之張氏易虞義云乾金爲範坤方爲圍乾坤消息裁成天地不過差也周易述範訓法圍訓周據釋詁法範同訓常故謂範爲法圍古作口說文云口回也象回帀之形故曰周也範圍不過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十二辰此以消息之法十二爻而期一歲故曰不過十二辰也辰一歲日月之所會謂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元枵之屬也案範圍本義以爲卽裁成意蓋天地之化无窮或不能無過差聖人以易範圍之如治厤明時以節宣其候體國經野以分別其土皆所以範圍之使不過也張以乾爲範坤爲圍說巳偏枯惠申消息而以十二辰當之益茫如捕風易之爲書未必如是其支離也

曲成萬物一句　曲成萬物而不遺本義無訓釋後世諸家皆以爲曲成者因其本性而使之自得也蓋物貌有萬散殊無紀或不能以自成而易者類萬物之情者也聖人以易曲成之愛養樽節以遂其生輔翼造就以復其性使小者成小大者成大故曰曲成萬物而不遺也張氏惠言易義乃以此句爲指坤元言謂陰道諸凡萬物化成悉定字周易述又以爲指二篇之策言謂上下經六十四卦之策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曲成萬物謂易曲成之無遺失也說與諸家不同詳張氏之意以坤作成物故以曲成屬坤元而于上句旣以乾坤消息並言此句又單指坤說未免自亂其例惠因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有萬物字遂援以爲說不知此處未及揲著之義何得預占後文觀　御纂周易述義云曲謂一偏物之偏傍幽曲之處皆易之成能而無纖悉之或遺則曲成萬物之說先儒故訓殆未可易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本義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也此二語較邵子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之說爲尤精道者太極本然之理陰陽則太極所乘之機也故陰陽非道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謂之道蓋分陰分陽相爲對待者道之體所以立也遞陰遞陽相爲循環者道之用所以行也體立用行皆于一陰一陽見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易虞義謂一陰一陽相並俱生三極各正保合太和是之謂道說已涉于影響至周易述以七八九六合天地之數乃謂之道核其所據一本乾鑿度陽以七陰以八一本參同契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一本三統厤十一而天地之數畢云云謂十一者五六也五六三十而天地之數畢故以七八九六爲合天地之數也案七八九六固陰陽之數但所引乾鑿度止及七八而不及九六參同契雖七八九六並言而十五之何以爲道究無依據惠又謂陽變七之八陰變八之七亦合于十五易例老變而少不變陽變七陰變八其說亦非大抵考據之學後儒或有所長若義理之精自應讓宋賢獨步

繼之者善二句　此二句古今言性之宗旨也本義云繼言其發也成言其具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性謂物之所受陰之事也說極分明蓋太極之初氣與理俱無可見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自其所受之時言則渾然太和故曰善自其成之之時言則犂然各正故曰性繼之者善人與物所同出也項氏以爲卽所謂元是也成之者性人與物所各具也項氏以爲卽所謂貞是也虞注訓繼爲統謂以乾能統天生物坤合乾性養化成之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言乾坤合德以立道人得乾善之統資坤之化以成性故率性之謂道也周易述亦以乾爲善謂三氣相成合于一元故繼之者善也三氣謂酉戌亥中太初太始太素之氣也成之者性訓同虞義案乾彖傳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非以統爲繼也上繫坤作成物成物雖坤之功亦非專以性屬之坤也此繼字猶繼志之繼謂天以至善之理全付于人而人受之如孝經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者也成則全其所受而無虧之謂耳邵子先天之說黃東發且詆爲易經之上晚添祖父今太始太初太素云云不幾于乾元上添祖父乎

顯諸仁二句　本義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巧業之本也與程子之以運行生育爲顯諸仁神妙變化爲藏諸用同意吳氏澄俞氏玉吾來氏知德諸家大概相近謂仁本在內者也如春夏之生長萬物是顯諸仁用本在外者也如秋冬之收斂萬物是藏諸用春夏是顯秋冬所藏之仁秋冬是藏春夏所顯之用仁曰顯用曰藏互言之也惟張氏易虞義以震爲仁坤爲用謂陽息出震乾元顯見于德爲仁故顯諸仁陽消入坤乾元退藏知以藏往故藏諸用周易述則謂乾爲仁離曰麗乾故

顯諸仁坤爲用巽陽入室故藏諸用自疏云知顯爲離者比九五顯比虞彼注云初三以變體重明故顯比謂顯諸仁古文顯作㬎說文曰從日中視絲坤二五之乾爲離故云離日麗乾顯諸仁也巽一索而得坤初坤爲用初陽伏巽下故巽陽藏室藏諸用也翼奉引此傳云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也案顯仁藏用所包者廣張以息震消坤言義尙可通若離日麗乾巽陽入室則不見動靜互根之妙矣所引翼奉說亦于本旨無涉惠之穿鑿多如此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鼓諸家皆作鼓動之鼓承上二句而言言顯仁以鼓萬物之出機而非有心于顯之也藏用以鼓萬物之入機而非有心于藏之也氣至而自出氣斂而自入與聖人之有心于造物而憂天下之不得其生且成者不同故不與聖人同其憂也來注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無心而化何憂之有說極簡括足與程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二語相發易虞義以震爲鼓故鼓萬物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乾元消息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故不同憂周易述亦以鼓屬震謂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故震爲鼓乾五爲聖人五爻坎坎爲加憂震初爲道本初獨微行樂則行之故不與聖人同憂案鼓字兼出入言專以震當之巳涉掛漏至謂乾五爲聖人坎爲加憂震初爲樂行展轉牽綴全非法象之自然以此釋經謂之理障可也

變通配四時二句　變通者陰變而通乎陽陽變而通乎陰也義名義也卦爻中剛者稱陽柔者稱陰故曰義此二句諸家多以爲申上廣大配天地之意謂四時錯行于天地者也而廣大之中有變通則配乎四時爲其剛柔之迭運卽寒暑之推遷也日月貞明于天地者也而以變通四時陰陽之義則配乎日月爲其對待而流行卽其精之不滅而明之不息也惟易虞義以變通趨時爲十二月消息謂泰大壯夬配春乾遘遯配夏觀否剝配秋坤復臨配冬是十二月消息變通而周于四時也陰陽之義配日月謂復出震臨息兌泰盈乾觀退巽剝消艮入坤是謂陽盈遘遇巽遯浸艮否滅坤大壯反震夬決兌就乾是謂陰虛此釋變通句與周易述合而陰陽句周易述則以復七日來爲陽之義配日臨八月有凶爲陰之義配月疏復引荀氏鬼易之說謂坤舍于坎坎爲月故配月乾舍于離離爲日故配日說與諸家不同而於易倘有巧合姑存之以備參考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三句　聖人虞注以爲指文王動謂六爻之動案下文方言繫辭焉而命之謂之爻此動字當從後儒作泛說者爲是會本義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胡氏炳文曰不會則于理有闕遺如之何可通不通則于理有違礙如之何可行通是會中典常則庸也趙氏光大曰通卽會中之通據事理而言則曰通據聖人立爲常法而言則曰典禮典常也禮理之可行者也何氏楷曰會如省會之會自彼而來者面面可至通如通都之通自此而往者方方可達此數說皆詮解精當而錢氏尤爲簡明其言曰事勢盤錯之會人見爲有礙者聖人觀之必有其通非權可所行而典禮之行蓋確乎其不可易也典禮字各本皆同惟釋文引京氏易作等禮等與一聲之轉殆沿聲近而誤者也

言行者君子之樞機　鄭康成以樞爲戶樞機爲弩牙謂戶樞之發或明或暗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也後儒皆從此訓經義述聞謂鄭解樞字則是解機字則非書傳機字與括並言者弩牙也書太甲若虞機張莊子齊物論其發若機括是也與樞並言者門榍也淮南人閒篇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公羊傳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續漢書五行志蔡邕對靈帝樞機之內衽席之上廣雅云機朱也朱與榍同說文榍門槧也說苑正理篇政樂機之理豈妃匹之際是機爲門槧與榍同也樞爲戶樞所以利轉機爲門榍所以止扉故以樞機並言樞機爲門戶之要猶言行爲君子之要若弩牙則不與戶樞爲類不得與樞並言矣此辨至明足正從來之誤當從之

其臭如蘭一句　虞注臭氣也蘭香草震爲言巽爲蘭離日燥之故其臭如蘭周易述疏之曰說卦巽爲臭虞彼注云臭氣也風至知氣巽二入艮鼻故爲臭引此傳爲證故知臭氣指巽也詩溱洧方秉蘭兮毛傳云蘭蘭也陸璣云蘭卽蘭香草也荀子宥坐篇芷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故云蘭香草巽柔爻爲草又爲臭故爲蘭燥萬物者莫熯乎火離日燥之芳臭發越故其臭如蘭也惠氏又自爲說曰同人天在上火炎上其性同二五同姓春秋傳所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是也蓋同姓則同德同德合義異德合姓二五同姓合義不合姓故比諸臭味也案斷金蘭臭本譬況之辭斷金者言物不能閒如蘭者言氣味之相投如蘭之馨香耳虞從互體巽生出臭義又從同人與師錯生出震爲言尙屬卦之所有惠氏引伸又從性同而附會同姓遷就牽綴莫此爲甚蓋又並非虞氏本意也

冶容誨淫一句　冶漢易皆作野鄭康成曰飾其容而見于外曰野言婦人出無擁蔽猶野處也誨虞仲翔作悔謂坎心爲悔乾爲野坎水爲淫蓋以三體坎坎爲心故有悔義坎又爲水爲欲故有淫義說卦戰乎乾乾

西北廣淡之地三動成乾故乾爲野也干寶易注冶訓銷言遇熱則流遇冰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女之豔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楊升菴經說謂冶與蠱通據太平廣記引此作蠱容誨淫又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西京賦妖蠱豔夫南都賦侍者蠱媚五臣注作冶媚皆蠱冶字通也數說不同周易述據列女傳頌言姬好禮執節甚恭避嫌遠別終不野容以爲冶當從野之謂作冶容誨淫自王弼始非古義也考據家多主之案冶野二字古多假借如梅根野或作梅根冶之類漢易作野卽冶之本字故姚信本及陸績本注皆以妖野容儀教誨淫佚釋之而劉子珪義疏亦同經本作冶云妖冶也是冶容誨淫必經師相傳有如此解者非王輔嗣始改野爲冶也升菴謂冶與蠱通于義不悖與干氏說可並存之以廣異聞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五位五行之位也合配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鄭康成謂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蓋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爲五生數而陽無偶陰無配未得相成于是以地六與天一並天七與地二並地八與天三並天九與地四並地十與天五並而後五位以成天地之數皆以五卽五行之數也故二五陰陽各有合爲虞仲翔謂甲乙合木丙丁合火戊己合土庚辛合金壬癸合水蓋以乾納甲坤納乙甲乙相得合木天地定位也艮納丙兌納丁丙丁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坎納戊離納己戊己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巽納庚震納辛庚辛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陰陽相薄而戰乎乾也龔氏煥則以相得者言四方相對如一三七九二四六八是也有合者言四方相交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是也來氏知德則謂相得者一與二對三與四對六與七八對九五對十于中央如賓主之對待相得也有合者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央皆奇耦同居如夫婦之陰陽配合也惠氏棟則以一得五爲六二得五爲七三得五爲八四得五爲九五得五爲十爲五位之相得以一與二合丁壬三與十合甲乙五與六合戊癸七與四合丙辛九與八合乙庚爲各有合蓋一本春秋傳妃以五成皇侃疏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土數五故曰一得五爲六二得五爲七三得五爲八四得五爲九五得五爲十也一本春秋傳水火之牡也劉歆說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故以丁壬甲己戊癸丙辛乙庚配之也右數說或據圖位或據干支以理數推之皆可互相補備惟虞主納甲壹合天地定位

四句不特五行八卦齟齬混淆而天壬地癸無說以通張氏惠言以日月會于壬癸坎離象見足之則是戊己壬癸皆坎離也其失可不攻而自破矣

大衍之數五十二句　大衍之數二句自漢以來聚訟紛紜有謂五十爲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者京氏房也謂北辰爲太極合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爲五十北辰居中不動餘四十九轉運而動者馬氏融也謂卦各有六爻八卦四十八爻加乾坤二用爲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者鄭氏康成也謂演天地之數所賴五十其一不用卽易之太極者王氏弼也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減六以象六畫故用四十九者姚氏信董氏遇也崔氏憬則謂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總五十捨一以象太極故用四十九顧氏歡則謂五十之數以數神神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以明不可明言之義吳氏澄則謂衍母爲一數之所起虛一不用四十九其數七七以一一爲體七七爲用也以上諸說或據象緯或牽歷數或穿鑿全書廓落而無紀或單詞孤證旁舉而不全惟朱子本義以大衍之數是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策則止用四十九爲得法象之自然蓋河圖爲數之初其分布于外者爲陰陽老少之數五與十居中無爲以五乘十以十乘五皆五十推之四方以五相乘每方亦各得五十故本義謂由河圖中宮而得之至用以揲著則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故止用四十九也

歸奇于扐三句　此三句諸家說亦不同虞注以掛一之策爲奇揲餘之策爲扐三揲皆掛成一變則有卦之一爻唐孔氏則以左右揲餘爲奇而卽以再扐象再閏而張子及郭氏歸奇何從虞義而謂惟初變掛一二變三變則不掛象初歲一有閏更越二歲乃復置閏故再扐而後掛來氏知德訓扐爲勤而以掛一當歲一揲左當二歲扐左則三歲一閏矣又揲右當四歲扐右則五歲再閏再扐後掛謂再扐之後復合所餘之策爲第二變再分再扐再揲也獨言掛者分二揲四皆在其中也近焦氏循易圖略謂凡置閏前閏之後不能適當積二年必又有所餘始掛一象前之所餘也既分爲二則正策有兩一掛兩正兩扐其數五故象五歲此五歲之中有兩扐故象五歲再閏兩扐之後又掛是五年再閏仍有奇餘也數說不同如此今就經文觀之曰歸奇于扐扐與奇自是兩事當從虞注爲是若孔以左右揲餘爲奇則扐爲虛位矣但虞謂三揲皆掛亦與經文再扐後掛不合意張郭二說尙爲近之蓋二變三變過揲之策皆不四則八故可以不掛也至來氏焦氏云云于五歲字雖有着落然來以三歲一閏在揲左扐左後焦郎以兩扐象五歲再閏均欠自然恐未可

據爲定論也

乾之策至當期之日　揲蓍之法通計三變之餘去其掛一凡四爲奇凡八爲耦若三奇則九而爲老陽其過揲之策亦四九三十六三耦則六而爲老陰其過揲之策亦四六二十四故朱子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積六爻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積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有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謂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爲三百六十日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止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孔氏穎達謂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一百六十八策坤之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一百九十二策合之亦三百六十故孔子不以少陽少陰言者朱子曰少陰退而未極于虛少陽進而未極于盈又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故也胡氏炳文曰前則掛扐象月之閏此則過揲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

當期考　當期之說漢世諸儒皆以卦氣言之唐一行議云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七八九六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離震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于下升而未達至于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陽出于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于內則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功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于下積而未至于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于內羣陰降而承之極于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于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于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案易緯是類謀云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以應二十四氣一行所議據四正卦言也餘六十卦卦亦各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共主三百六十日尙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以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共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通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每卦各得七分是爲六日七分而辟卦之說生焉近莊氏存與謂自中孚迄井陽爻八十九陰爻九十一共一百八十當半歲實其在晉以前陽爻三十八解以後陽爻五十一日在春分前則少在春分後則多之象也自咸迄頤陽爻九十一陰爻八十九共一百八十當半歲實其自大畜以前陽爻五十四賁以後陽爻三十七日在秋分前則多在秋分後則少之象也陽爻多則陰爻少象行度之盈焉陽爻少則陰爻多象行度之縮焉自解迄大畜陽爻一百有五陰爻七十五晝永而夜短也自賁迄晉陽爻七十五陰爻一百有五晝短而夜永也二至相距陰爻陽爻不正九十而一多一少者則又歲實之所由有消長也此論定朔本於卦氣較六日七分于義尤密然亦推步之法然耳經之旨第以乾策坤策合三百六十適符每歲三百有六旬之數故曰當期卦氣云云非聖人本旨也

顯道神德行三句　來注道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卽天下能事之理也德行趨避之見于躬行實踐卽天下能事之迹也道隱于無不能以自顯惟有筮卦之辭則其理昭然不隱于杳昧德滯于有不能以自神惟人取決于筮則趨之避之民咸用以出入莫測其機緘矣惟其顯道神德則受命如嚮可以酬酢萬變如資主之相應酬故可與酬酢神不能自言吉凶與人惟有蓍卦之辭則代鬼神之言而佑助其不及故可與佑神不惟有功于人而且有功于神天下之能事豈不畢此說明白曉暢足與本義相發若周易述以道爲太極德行爲人謂分爲兩儀故顯道列爲三才故神德行酬酢往來也變而爲四時故可與酬酢神謂天神太乙也助天神變化故可與佑神此以本節爲申四象之義割裂分配杜撰不經觀張氏以乾二五之坤成離日坎月日月在天運行照物故顯道神德行者其穿鑿殆又過之也

知變化之道者二句　本義變化之道卽上文數法是也張子曰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鬼神之所爲也蔡氏淵曰陽化爲陰陰變爲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化者所乘之機故陰陽變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也龔氏煥則謂此承上文變化而行鬼神言蓋河圖之數體也故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大衍之數用也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谷氏家杰亦謂神之所爲是因圖數之神以贊衍法之神神謂蓍策之變化也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二說與朱子張子異　御纂周易折中謂龔氏谷氏之論爲得蓋蓍卦之法乃所以窮變化之機而陰陽合一不測之妙行乎其間也下文象變辭占卽是變化之道至精以極于至神卽是神之所爲

參伍以變二句　參伍錯綜本義謂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因歷舉荀子韓非及史記漢書所云參伍者以互相發明參讀如曾參之參錯者言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此皆揲蓍以求卦之事也惠定宇謂參伍劉歆讀爲三五謂三才五行也淮南泰族訓帝王立政必有參伍亦謂天地人及五行本義讀參爲曾參之參蓋從楊倞注音釋其實古參字皆讀爲三也案參朱子雖讀如曾參之參然觀

語類紀數之法以三數之遇五而齊以五數之遇三而會云云則固仍作三五解矣錯來氏知德以爲陰陽相錯如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謂卽織布帛之綜如屯蒙本是一卦在下則爲屯在上則爲蒙是也其所撰易注皆從此二字取義自謂獨得之秘然來所謂錯卽虞氏易之旁通所謂綜卽諸家之反對觀本義左右低昂之言是此意朱子已見及之初非來氏所創獲也

六爻之義易以貢　貢韓氏伯云告也謂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也經典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經義述聞以作功者爲長謂爾雅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士脩身功材莊子天道篇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荀子富國篇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皆謂功爲成也六爻之義剛柔相易乃得成爻所謂道有變動故曰爻也作工作貢皆借字耳韓以貢爲告偏考諸書無訓貢爲告者惠氏周易述從作工之本解以功業見乎變亦失之功業者事業也六爻之義變以事則又不成義矣案貢字朱子本義從韓訓述聞謂當以作功而訓爲成義亦未安似不若來注訓貢爲獻爲得告字之意蓋六爻交易變易吉凶存亡辭無所不備以此貢獻于人所以能言天下之道矣　御纂周易述義云易謂變化貢謂顯出于外觀此則來氏之訓爲度越諸子矣

聖人以此洗心一句　洗石經作先虞注聖人謂庖犧以神知來故曰先心京氏房荀氏爽董遇張璠蜀才諸家皆作先心解惟王肅及韓伯本作洗心而宋元以來皆沿之經義述聞云先猶導也此謂蓍卦六爻也聖人以此先心者心所欲至而卜筮先知若爲之前導者然猶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卜筮孔子閒居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鄭注謂聖人耆欲將至神有以開之夫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心也耆欲將至者心也有開必先者神明先之也正所謂神以知來也班固幽通賦神先心以定命不爵本此傳先或作洗乃字之假借猶先馬之作洗馬解者不知讀洗爲先而謂洗濯萬物之心大傳言洗心不言洗此萬物之心增義以解經于文有所不合若謂自洗其心則是聰明睿知之聖人亦如愚蒙之心待于洗濯矣義更有所不安矣案先訓爲導說本鄭氏周禮注而先之假借作洗亦信而有徵若從今解作洗濯之洗不知洗濯字古皆作洒如孟子顧比死者一洒之春秋洒濯其心皆不作洗述聞說似未可非也

是故易有太極四句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乾鑿度云易始于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冬秋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剛柔之分故生八卦虞仲翔本之以太極爲太乙兩儀爲乾坤謂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乾坤生于春艮兌生于夏震巽生于秋坎離生于冬故四象生八卦夫乾坤生六子今止生坎離震兌而艮巽不爲乾坤所生已屬繆戾又同一八卦摘其二爲兩儀摘其四爲四象而四象之說既曰坎冬離夏矣又謂坎離生于冬既曰震春兌秋矣又謂兌生于夏震生于秋而乾坤生春轉似乾坤爲震所生者然顚倒錯亂尤無條理朱震亨漢上易合崔憬劉禹錫兩家之論以四十九數未分者爲太極以太陽爲乾太陰爲坤少陰爲巽離兌少陽爲震坎艮如其說則兩儀四象皆此八卦亦顯與經違惟本義云太極者陰陽變化之理也太極變而爲一奇一耦奇者爲陽耦者爲陰是爲兩儀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耦爲二畫者四而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是爲四象四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爲三畫者八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八卦于是乎成此說本于邵子極法象之自然當爲定論近世通儒乃疑先天之學傳自方外棄而不從如毛大可仲氏易惠定宇周易述皆主漢上易之言毛以虛一不用者爲太極分而爲二爲兩儀揲之以四爲四象一扐再扐再變三變而成八卦爲四象生八卦然掛一歸奇參差不合崔氏說已爲昔人所譏惠又以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爲四象而兩儀四象混而不分究無是處至焦氏循易通釋訓太極爲大中以兩儀二字爲卽小過不宜上宜下之宜謂大有有大極而寧其爻變以湊合兩儀四象八卦之數則益轇轕而不可究詰矣

探賾索隱五句　賾九家易作冊虞作嘖指初言謂初隱未見故探賾索隱初深故鉤深致遠謂乾乾爲蓍五之坤大有離爲龜乾生知吉坤殺知凶故定天下之吉凶亹亹作娓娓大作善周易述衍之曰嘖初謂乾初也初情未動故隱而未見陽在初爲潛爲淵皆深也說文鉤曲也陽曲初致出以取之故曰鉤深乾爲遠故致遠謂乾乾陽生物知吉坤陰殺物知凶是定天下之吉凶也娓從尾與尾微同物同音王弼云微妙之意也乾爲蓍者蓍數百乾爻三十六爻一百八畧其奇零數與蓍合乾五變之坤成大有體離故離爲龜也娓娓鄭作亹亹云猶沒沒也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事皆成定之言其成大無不包也上皆言大此獨言善者陰陽之徵卽乾坤之元元者善之長故莫善乎蓍龜也案大之作善何休公羊注漢書藝文志儀禮疏白虎通義蓍龜篇引此皆作善又魏徵羣書治要文選廣絕交論注北堂書鈔藝文部一白帖三十一引此亦作善其作大者自唐石經始說者以爲沿上五莫大而誤理或然也爾雅釋詁云勉勉也俟果訓同朱子本義因之然勉勉之與沒沒猶黽勉之作密勿蓋古今字此猶不害其相通也惟此五句本以言蓍龜之用之

大耳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皆就蓍龜言虞乃謂乾爲蓍離爲龜乾知吉坤知凶則是乾坤探之索之鉤之致之而非蓍龜探之索之鉤之致之也莫大乎探龜句不成贅語乎惠猶曲爲之解所謂信古之過甚于蔑古者此類是也

河出圖二句　河圖洛書漢世以來皆以圖爲馬毛之旋書爲龜背之坼無異議矣自歐陽永叔始目爲怪妄而不之信而俞氏玉吾據尙書顧命天球河圖之文遂謂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則洛書蓋亦石之白而有文者此說甚創案顧命西序以大訓與弘璧赤刀等並列東序以河圖與大玉夷玉等並列大訓說者以爲三皇五帝之訓則河圖亦必伏羲本以畫卦之圖蓋一以尊聖言一以尊神物二者視寶器尤重故于顧命陳之若謂河圖爲玉石彼大訓又何物乎況康節邵子所傳二圖雖得自方外而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如河圖之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數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洛書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是圖書爲易範之所由生正不得以其傳自方外而疑之乃焦弱侯猶因易但言河出圖洛出書無龜龍之文而亟以俞說爲是是亦好異之過也

易有四象一句　此節四象虞氏注闕朱子本義謂卽陰陽老少四象蓋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也啓蒙云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于五者也七者二而得于五者也八者三而得于五者也九者四而得于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爲四皆謂此耳故後世諸儒皆主此義惟惠半農易說以失得之象憂虞之象進退之象晝夜之象爲四象雖義本大傳然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上章明以四象次兩儀之後八卦之前可見聖人之意固不以失得憂虞進退晝夜爲四象也

乾坤毀四句　本義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蘇氏謂乾坤之于易猶日之于歲也除日而求歲豈可得哉故乾坤毀則易不可見矣易不可見則乾爲獨陽坤爲獨陰生生之功息矣或因張子有乾坤卽天地之言疑天地不可以言毀壞消息惠定宇作周易述又本義辨證遂以此節之文爲卽孟喜所謂卦氣謂乾坤者十二畫也易者坎離也古人謂日月爲易坎月離日離麗乾坎藏坤故爲易之蘊乾坤各六畫分爲十二消息坎離居中央旺四季故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陽息陰乾成則坤毀陰消陽坤成則乾毀坎離爲乾坤二用四月无坤十月无乾乾坤毀故无以見易六日七分時也幾近也息生也陽生于子陰生于午中孚至復則陽生咸至姤則陰生故易不可見則乾坤或近于生矣案班固釋此經言與天地爲終始亦是此意然卦氣之說訓詁迂迴且謂天地不可以毀滅言不知經文乾坤指九六耳易中百九十二陽爻皆乾百九十二陰爻皆坤易之所以爲易乾九坤六之變化也九六毀則卦畫不立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變化不行乾坤之用息矣本義說本極分明初何嘗以乾坤爲天地也

繫辭下傳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本義訓正訓常貞勝者謂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爲勝故曰貞勝張子云貞勝者以正爲勝也虞注則訓勝爲滅謂陽生則吉陰消則凶周易述從姚信讀勝爲稱稱好也謂陽吉陰凶爲禍福正故吉凶者貞稱者也疏引攷工記角不勝幹幹不勝筋注故書勝或作稱及晉語中不勝貌韋昭注勝當爲稱以證古勝與稱通又引管子論蓍龜曰爲萬物先爲禍福正與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以證吉凶以正爲稱案以勝訓滅謂陰生陽滅故陽動貞之義已偏曲惠從姚讀勝爲稱則當如書所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坤象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方于稱字義協而乃以好釋之不幾于自亂其例耶是曷若作勝負之勝爲文從字順也但朱張二子之意亦微有不同　御纂周易折中云玩易文當以常爲勝蓋天下容有善而遇凶惡而獲吉者然非其常也惠迪吉從逆凶乃理之常故當以常爲勝也

隤字辨　坤隤然示人簡隤字馬融韓康伯並訓柔貌虞注安也孟喜本作退陸績姚信董遇並作妥惠氏周易述定從退字以爲陰動而退故曰退然經義述聞云退亦柔貌檀弓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退柔和貌是也妥亦安也爾雅云安止也又曰妥安坐也安又爲柔爾雅云柔安也是隤退妥三字同義爾雅釋文妥孫他果反郭他回反又他罪反他回他罪之聲正與隤退相協故檀弓注亦曰退或爲妥周易述陰動而退云云失其義矣案朱子本義隤然順貌蓋隤有順義檀弓穨乎其順鄭注穨順也穨隤字通又曲禮注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說卦傳坤順也故于坤曰隤然後漢書黃憲傳論隤然其處順李賢注引此傳亦云隤柔順貌是順字之義較退妥之訓柔訓安者于坤尤切元明諸儒皆從本義有以夫

天地之大德一節　天地之大德來注以爲卽易簡貞一之德言天地有此大德惟以生物爲心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居大寶之位而與天地參是以守其位而正位凝命也則曰仁居其位而理財正辭禁非也則曰義仁以育之義以正之亦有貞一無私之大德所以與天地參也此節之訓諸家大同小異惟周易述以天地之大德句爲父母爻謂乾天稱父坤地稱母天帝在太微之中降感以生聖人故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句爲寶爻謂寶經干支上生下曰寶甲午乙巳之類是也寶爻一名福德爻何以守位句爲專爻謂寶經上下同曰專甲寅乙卯之類是也寶守器故曰守乾五爲仁兄弟同氣助福德而守位者故守位曰仁也何以聚人句爲財爻亦曰制爻引淮南天文訓母勝子曰制如火爲水妃之類是也與兄弟同制之爻故以聚人理財正辭禁民爲非爲繫爻亦謂之困爻淮南云子勝母曰困是也坤爲理財乾爲正辭坤積惡故爲非禁之者寶爻聖人在上位詰奸慝刑暴亂也繫爻寶經又謂之伐言下克上也案此說本于京房易積算法後世占卜家謂之六親本就爻辰生克取義與此節全無干涉乃猥以分配天地聖人數句反似聖人繫傳爲見術士之說乃爲此言者然其怪妄眞不値一噱矣張氏惠言又謂乾坤合德以生萬物故大德曰生乾爲聖人位在九五乾爲金爲玉故大寶曰位震爲守爲人乾五出坤自震始故守位曰人坤富有爲財乾入坤出震故聚人曰財以乾通坤謂之理財乾爲言以坤翕乾謂之正辭以乾制坤謂之禁民爲非消息旁通終成旣濟美利利天下利物足以和義故曰義也此本虞義而推言之說亦支離皆非聖人之本意也

觀鳥獸之文一句　鳥獸之文諸家多謂觀于鳥獸而見其有雌有雄有牝有牡雄與牡陽之象也雌與牝陰之象也一說卽河圖洛書之類于義亦通周易述乃以鳥獸之文爲二十八宿經緯之文謂東方蒼龍南方朱鳥西方白虎北方元武每方七宿分主春夏秋冬故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也此說非是二十八宿雖取象鳥獸而鳥獸未可卽以二十八宿當之況五星爲緯並無鳥獸象合經緯之文以釋鳥獸之文未免自相牴牾張氏易虞義又以鳥獸之文爲日月據張衡靈憲云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是其義也此因虞氏以日月爲易故附會烏兔以應鳥獸之文不思上文已云仰以觀象于天若此句仍主日月與二十八宿言義成贅複不若以雌雄牝牡言爲平易而近理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一節　此以下十二節皆言制器尙象之事網說文作网从冂下象网交文罟字云网也从网古聲皆所以取禽獸者也施于陸則曰田施于水則曰魚取離者本義云兩目相承而物麗焉故有網罟之象來注中爻互巽巽有繩象離爲目網罟之兩目相承者似之離爲麗網罟之物麗于中者似之以田以魚虞仲翔謂巽爲魚坤二稱田故以田以魚也案虞注此節專取卦象而韓氏又直取卦名皆于義不全故本義來注並以卦象卦德言之　御纂周易折中云古者網羅所致曰離詩云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又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二體皆離上下網羅之象也取離之義此訓爲明備矣

斲木爲耜五句　虞注否四之初也巽爲木爲入艮爲手乾爲金手持金以入木故斲木爲耜耜止所蹈因名曰耜艮爲小木手以撓之故揉木爲耒耒耜耔器也巽爲號令乾爲天故以敎天下坤爲田巽爲股進退震足動耜艮手持耒進退田中耕之象也益萬物者莫若風雷故法風雷而作耒耜周易述疏之曰益卦虞注云否上之初此云四之初誤也外互艮乾謂否乾也攷工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鄭彼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京氏曰耜耒下耓三倉曰耒頭鐵也耒面謂之疵鄭讀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者說文耜從木故斲木爲耜疵隨耜入地攷工記車人爲耒疵長尺有一寸自其疵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步六尺耒與步相中亦六尺故云耜止所蹈耒有直者有勾者中地之耒倨勾磬折皆須揉木爲之艮爲小木手以揉之故揉木爲耒耔與芓同班固謂芓附根每耨輒附根皆用耒耜爲之故云耒耜耔器也上之初利用爲大作虞彼注云大作謂耕播之故耒耨之利取諸益也案耒耜取益虞注得之惠申虞義亦頗周詳惟以否四之初爲誤則自誤也蓋移否之四爲初爻卦乃成益若上之初則爲隨而非益矣損益二卦虞注一云上之初一云初之上必傳寫之訛幸此注猶得其眞惡不據此正彼而反據彼正此何不思之甚耶來注則第就本卦取象云二體皆木上入下動中互坤土水入土而動耒耜之象也說尤簡捷故講家多主之

日中爲市一節　本義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此節之旨朱子而外取象則來氏知德爲備詁義則耿氏南仲爲明來氏之說曰離日在上日中之象中爻艮爲徑路震爲大塗又爲足致民之象中爻坎水艮山群珍所出聚貨之象又震錯巽巽爲利市三倍市聚之象震動交易之象巽爲進退退之象民止各得其所之象也耿氏之說曰有菽粟者或不足于禽魚有禽魚者或不足于菽粟磬者無所取積者

無所散則利不布養不均矣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遷其有無則各得其所矣案十三卦取象始離次益次噬嗑皆食貨事鄭氏以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黃帝堯舜三句　虞注乾爲治在上爲衣坤下爲裳乾坤萬物之縕故以象衣裳乾爲明君坤爲順臣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故天下治蓋取諸此也案百官以治二句乃下文夬象義虞於此引之者以消息坤由夬入乾故也此節之訓諸家旨同謂神農以上民所急者食貨而已至黃帝堯舜之世文明日啓若復因陋就簡則山之者將有厭心矣故爲之通其變使民由之而不倦神其化使民宜之而不知然亦非聖人之喜新而惡舊也民所未厭聖人不能強去民所未安聖人不能強行唯其數窮而將變聖人乃因而通之所以趨時也又通變神化獨詳于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者潘氏潘謂乾坤諸卦之宗黃帝堯舜千古人倫之始也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爲萬幾羲皇之精蘊也

刳木爲舟一節　刳周易述作挎訓判剡作掞訓銳謂巽爲長木艮爲手乾爲金艮手持金故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也否時天地不通四之二坎爲通故以濟不通乾爲遠爲利故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也案挎挾字見釋文旨訓判銳義本說文及字林虞氏消息渙自否來艮者否之互象乾者否之外卦坎曰艮手乾金此解亦非無據然不若來注下坎水上巽木中爻震動木動于水上舟楫之象爲不假旁通而義已瞭然也且取離取益等議皆以所名卦象言之江河阻絕若無以通之不惟人民不能以往來君臣上下亦必不能以往來天下之渙蔑由萃矣自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乃可以濟不通而致遠爲天下之大利故渙象云利涉大川而傳以爲乘木有功也單就卦象釋之于取渙之旨尙未甚合也

服牛乘馬一節　本義謂取下動上悅意虞翻以爲坤地任載之大車載物之多者則服牛以引重田車兵車乘車之小車則乘馬以致遠來注中爻互巽艮巽爲繩艮爲鼻又爲手震爲足服之乘之之象也震本坤所變坤爲牛一奇畫在前陽實而大引重之象也兌本乾所變乾爲馬一耦畫在前大道開張致遠之象也蓋取諸隨者人欲服則服欲乘則乘欲引重則引重欲致遠則致遠動靜行止皆隨人意此隨之義也此說亦較諸家爲備惟一奇在前前字當是後字之誤若以陽實而大在前爲引重不惟與卦象反亦于情事爲反引重者實大在後不在前也又服字說文作犕從牛葡聲然左傳王使伯服史記作伯犕是古服與犕通不必泥也

重門擊柝一節　取豫亦兼卦名卦象本義豫備之意就卦名言也來注中爻下艮爲門上震綜艮又爲門重門之象震動善鳴有聲之木柝象艮爲守門閽人中爻坎爲夜艮又爲手擊柝之象坎爲盜暴客之象此則就卦象言毛大可仲氏易惠定宇周易述皆詳卦象毛謂下互艮從外視震復爲倒艮兩艮相對重門之象又震日所出亦爲門亦重門之象惠謂初巽爻應在四皆木艮手持二木相敲是爲擊柝五爻離爲甲冑戈兵是暴客也震爲足爲行坤爲夜手持柝木行夜之象也說與來氏殊而義可互足周易述作櫜暴作虣此古今字非有他訓也又豫有逸豫義雜卦云謙輕而豫怠也此逸豫之豫也諸家多止以豫備言惟來注云恐逸豫故豫備乃一以貫之

斷木爲杵一節　掘虞仲翔作闕謂艮小木晉上之三斷艮故斷木爲杵坤爲地艮手持木以闕坤三故闕地爲臼艮止于下臼之象也震動于上杵之象也震出巽入艮手持杵出入臼中舂之象也故取諸小過仲氏易謂杵臼而小過無象象故虞以下止上動爲杵臼之象然震仰盂似臼故震象春稱之缶而艮爲倒震也若通象作臼而中二陽其杵耳案此論似是而非震仰盂固有臼象然在上卦與臼之在下者不合若倒震則是覆盂而非仰盂以之象臼亦爲覆臼臼而覆不適於用杵將安施不若虞之就上動下止取義者爲得也萬民以濟者來注云前此雖知粒食而不知脫粟萬民得此杵臼治米始極其精此乃小有所過而民用以濟者也又杵臼後世以木石爲之而傳以斷木掘地言者世本云杵臼雍父作雍父宋衷以爲黃帝臣是時但掘地作坎而以木杵舂之故象取諸大過也

不封不樹一句　虞注穿土稱封封古窆字聚土爲樹中孚無坤坎象故不封不樹經義述聞駁之曰鄭司農注地官遂人窆謂下棺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堋皆葬下棺也說文堋葬下土也引春秋傳曰朝而堋是窆之爲下土之名非穿土之名也小宗伯卜葬兆甫竁鄭注鄭大夫讀竁爲穿杜子春讀竁謂葬穿壙也今南陽人名穿地爲竁說文竁穿地也引周禮大喪甫竁是穿土名竁不名窆也且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鄭注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是縣封之封爲古窆字不封不樹之封則聚土爲墳若如虞氏解不封爲不窆則與上縣窆之相複矣至聚土爲樹尤無依據惠氏周易述以檀弓之壞樹當之然檀弓反壞樹之譏鄭注云反覆也怪不如太古而反封樹之正義樹謂種樹以標識之是樹爲種樹非爲聚土檀弓之文正足以破虞氏之惑耳此辨卦樹字至

爲明晰白虎通義云封樹者所以爲識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是封爲墳樹爲植木古有明訓虞氏說誠誤矣

彖者材也四字　彖者材也虞注材作才謂彖說三才則三分天象以爲三才謂天地人道也周易述衍之曰上繫云彖者言乎象者也謂天象三才故云彖說三才下傳云易之爲書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故云三分天象爲三才謂天地人道也來注木挺曰材材幹也一卦之材即卦德也兩說不同擥經室集謂彖古讀若弛音近于才亦與蠡音近蠡方言云分也彖說文云彖走挩也彖挩亦即分字意材即裁同成天地之裁亦即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之也今人但知化而裁之之裁爲用刀裁物亦不知古人音義相同字多假借孔子所訓之材言用此卦辭說卦象而分之也且說字從兌兌與彖同意兌者最先之字說者後造之字即謂彖爲說之假借亦可明乎此則爻者效也之意亦更明矣案讀彖爲弛其說雖創而訓材爲分即虞氏之意仲氏易亦以材爲裁度引楊升菴彖者茅犀之名之說謂犀能知幾故云蓋古材裁通字訓分訓度義得相備然來訓材幹之材似尤直捷蓋彖聚卦之衆義以立辭猶聚衆木而成室也故本義云彖言一卦之材

尺蠖之屈二句　尺蠖說文云詘信蟲也方言蠀蠘謂之尺蠖郭注尺即蹴二音蠖烏郭反又呼步反尺蠖先屈而後信故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周易述云遘體巽巽蟲爲尺蠖謂復時也巽伏在震下故詘信謂遘時也巽爲進退故尺蠖之詘以求信也自疏云說卦巽爲雞九家易云應八風也大戴禮易本命篇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日而化王充論衡曰天蟲風氣所生倉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取氣于風故八日而化生遘內體巽巽爲風主蟲故蟲爲尺蠖也復時剛反震爲上巽在下故詘在上故信也巽爲進退似尺蠖之詘信故云尺蠖之詘以求信也案日月寒暑以下皆借往來屈伸以明感應之理粘綮成象已近拘泥乃由姤體巽象合風字又由風生蟲牽合蟲字以明一卦一有尺蠖之象不知聖人繫傳如取離之類本即象以明義自當推究象之所由其餘多通論大旨必一一以旁通通之則轉多窒礙而通者不可通矣

動而不括一句　括虞注訓作動而不括言待時而動不見作爲也來氏謂括有四義結也至也撿也包也詩牛羊下括至之義也揚子其中也圜深其外也甗括撿之義也過秦論囊括四海包之義也此則如坤之括囊取閉結之義動而不括言不遲疑拘滯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有資深逢源之意又曰矢頭曰鏃矢末曰括括營弦處也蓋就本章弓矢上取義周易述括作栝引說文矢栝築弦處不讀作柎謂棠棣詩鄂不韡韡鄭箋讀不爲柎柎與栝相似故誤爲不禮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鄭注云弩已張從機間視之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此柎括猶言栝也仲氏易亦以括爲箭括謂動而不築矢于弦以明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之意案括字之訓似作箭括者爲長但毛以不括爲不築矢于上文藏器待時則合矣而于下文出而有獲用是以字直捷之義不貫惡作柎栝解較明順而由不通柎由柎通柎亦太假借又不若從來氏作結碍者爲得也

力小而任重一句　力小任重句小字錢氏養新錄云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兩小字似覺重複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當從之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傳贊引易注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亦作力少任重義述聞謂錢氏說是少與小形聲皆相似又涉上知小而誤耳集解本作力少引虞注云五至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少也又潛夫論貴忠篇及羣書治要顏師古漢書叙傳注引易並作力少而任重鹽鐵論毀學篇皆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即本繫辭傳文也案古人引書或不盡依本字而力少之少諸書皆同是必漢世經師相傳如此誠宜以作少者爲正惟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作力小然北宋景祐本及明注本盛本俱作少則作小者殆淺人據誤本易傳而改之歟

天地絪縕一句　絪縕本義以爲交密之狀來注云絪麻枲也縕綿絮也借字以明天地之氣纏綿密交之意說文絪縕作壹𡕛壹从壺吉聲𡕛从凶从壺引易天地壹𡕛晁氏以此經絪縕字爲古文惡定字周易本義辨證謂張有復古編壹𡕛从壺吉聲於悉切𡕛从凶从壺於云切吉凶在壺中不得渫也別有氤氳又作絪縕並非汗簡亦曰古周易縕作𡕛以絪縕爲古文晁失之故其作周易述直改從壹𡕛字自疏云廣雅壹𡕛元氣也天地之元吉凶藏于內而未形故魏伯陽以天地壹𡕛爲復之一爻交坤案說文引易多不與今本同如驗如槃鶻用拼愭恒之類可見許自叙稱易孟氏本孟氏絪縕字或孟之一本作壹𡕛然吉凶在壺中不渫云云亦習文爲說不歸若纏綿交密爲善狀元氣之溥含也至引魏伯陽復之一爻說尤疏漏姤復皆乾坤始交之卦復初可以當絪縕姤初詎不可以當絪縕乎又來注後一說以卦象言地在中爻上下皆天有天將地纏綿包裹之象義亦未當

復小而辨于物一句　虞注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也以乾居坤故稱別物韓注微而辨之不遠復也經義述聞非之曰以陽居陰之卦多矣何獨于復言別物韓取別嫌明微之義則是辨于物之小非小而辨于物矣小謂一身也對家國天下言之則身爲小矣辨當讀曰偏復初傳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所脩惟在一身蓋亦小矣而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萬事之大無不由此而偏及故曰復小而偏于物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情通而暢乎遠察一而關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是其義也此論以經證經較虞韓尤優然小字本義以爲一陽微辨物謂不亂于群陰來注云暗昧而小者則必不能辨物今復一陽居于群陰之下雖陰盛陽微而以一陽之小能辨其五陰皆爲物欲所以反其不善以復其善小而辨物此復之才德也如此說經旨亦自劃然正不煩改字也

恒雜而不厭一句　荀爽注夫婦雖雜居不厭之道也孔氏正義云言恒卦雖與物雜碎並居而常執守其操不被物之厭薄也來注事至而雜來者則必至于厭恒則雖處轇轕之地而常德如一日此恒之才德所以極其善也如荀來則不厭爲已之不厭如正義則不厭是不爲物所厭二說皆通經義述聞謂雜當讀而帀周也一終之謂也恒之爲道終始相循而無已時故曰帀而不厭恒彖傳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終則而矣終則又始是帀而不厭也此據襄二十九年左傳復而不厭杜注復猶帀也呂氏春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高誘注雜猶帀也淮南詮言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高誘注亦訓雜爲帀謂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帀皆雜與帀互通之證案雜訓錯雜本無可疑述聞謂雜與帀通于恒義亦切若周易述以恒自泰來乾初之四坤四之初故雜震巽特變震究爲蕃鮮巽究爲躁卦此則專主消息義太迂迴矣

周流六虛一句　虞以六爲六位謂日月周流終則復始故周流六虛六虛謂甲子之旬辰巳虛坎戊爲月離巳爲日入在中宮其處空虛故稱六虛五甲如次者也周易述曰參同契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故云日月周流終而復始六虛六甲孤虛法也天有六甲地有五子日辰不全故有孤虛坎納戊離納己參同契以坎離爲乾坤二用故曰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蓋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靑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故云入在中宮其處空虛也五甲如次者謂甲戌旬中無申酉甲申旬中無午未甲午旬中無辰巳甲辰旬中無寅卯甲寅旬中無子丑亦如甲子旬之無戌亥也案六爻之位爲六虛者以剛柔往來有如寄寓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非以虛爲孤虛之虛也虞以六甲旬空當之謬甚若此之類王輔嗣廓淸之功又胡可少也

其出入以度二句　出入以度二句本義以爲未詳而疑有脫簡韓氏伯謂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出入外內字祗渾言虞注以出乾爲外入坤爲內度爲日行之度出陽知生入陰懼死故使知懼周易述申之日月三日出震爲出乾十六日退巽爲入坤以出入爲外內也日一日一夜而周一度乾爲日坤爲夜出乾入坤故出入以度陽主生陰主死故出陽知生入陰懼死知生懼死辨之早也此主日月爲易故用參同契說以出入爲出震退巽出卽外入卽內知懼二字平看潘氏夢旂則以度爲法度外爲外卦內爲內卦言易不可爲典要而其出入往來皆有法度而非妄動故卦之外內皆足以使人懼蔡氏淸又以出入外內爲人之出外入內法者事理之當然也言卦爻所說皆利用出入之事使人入而在內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爲是知懼也數說不同而韓潘蔡三家義可互相補備惟虞注支離故止周易述之也

若夫雜物撰德三句　雜物卽上文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之意撰德虞注指乾言是謂陽非謂陰中訓正言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故非其中爻不備蓋以乾坤六爻各得其正而後天人之道以備兩既濟定故也京氏房以中爻二至四爲互象三至五爲約象洪氏亦云中爻者謂二三四三四五也朱子本義則第以中爻爲中四爻蓋以非中四爻則德之雜者未著德之撰者未該斯是非之辨者亦未明也故不備也案虞以撰德屬乾而訓中爲正誠非經旨若互卦之說則不特漢儒用之卽左傳國語已有其例如陳敬仲初生筮得觀之否太史曰風爲天于上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以二至四有艮象故云山也晉文筮反國得屯之豫司空季子曰泉源以資之土厚而落其實所謂泉源以屯豫皆有互艮所謂土原以屯有互坤也觀朱子語類云互體有不可廢則不得以本義不言互遂謂互爲不足信也　御纂周易述義云物謂八卦之物雜謂自其中爻雜而互之又撰成兩卦之德是非是時物之是非皆于中爻辨之正體則二爲內卦之中五爲外卦之中互體則三爲內卦之中四爲外卦之中故皆謂之中爻此亦主互卦言而中字之義較舊說尤爲該備

知者觀其彖辭二句　本義彖者統論一卦六爻之體者也觀其彖辭則思過半者蘇氏軾謂彖常論其用事之爻故觀其彖則其餘皆彖爻之所用者也如屯則以初爲侯蒙則以二爲師師則以二爲將比則以五爲君其義皆定于彖爻辭不過因之而細別耳其餘他卦無不皆然故王弼謂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惑約以

存傳論以濟衆其唯彖乎　御纂周易折中彖辭之繫文王蓋統六爻以立義者其爻之合于卦者吉不合于卦者凶故彖爲綱領而爻其目也彖辭爲權衡而爻其物也總之于綱則目之先後可知審之于權衡則物之輕重可知夫子彖傳既參錯六爻之義以釋辭示人卦爻之不相離矣於此又特指其要而切言之讀易之法莫先于此

變動以利言二句　虞注乾變之坤成震乾爲利變而通之以盡利震爲言故變通以利言乾吉坤凶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故以情遷周易述云利者義之和變動則有所適如利見大人利有攸往之類是也變通所以盡利故以利言也遷徙也乾坤旁通成六十四卦故以情遷也案惠氏申虞之義多涉附會惟此二句疏以變通盡利釋以利言不覆舉乾爲利震爲言以旁通釋情遷不覆述乾吉坤凶最爲有識蓋此二句是就揲蓍成卦時說凡卦皆有動有變有吉有凶其變動者乃是推明事之利與不利以示人故曰以利言而情得則繫以吉情失則繫以凶辭之吉凶視乎情之得失以爲轉移故曰以情遷也來注云卦以變爲主其言吉者利人也其言凶者人則避之亦利人也此說亦得之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四句　本義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項氏安世以此四句爲總承上三條言之謂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僞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凶或害之諸家皆作一句讀蓋六爻之例近而相得則相愛相取以情相感善之善者也不相得而遠則雖惡而不能攻不近而不得取雖僞而不與爲感善之次者也惟近而不得則以惡相攻以近相取以僞相感人事之險阻備矣故大者則凶次者則害小者亦不免于悔吝也惠氏棟張氏惠言皆以則凶爲句或害之又爲句謂坤爲近爲害以陰居陽以陽居陰爲悔且吝此從虞注義本拘迂但如諸家是凶或害悔且吝爲對文之字竟成贅賸案或者不定之辭言近而不相得則凶不待言即未必凶而或有害之亦悔且吝是或害之爲句當如惠張二氏讀也

將叛者其辭慙六句　此六句又即人之辭以情遷以證易之辭以情遷也來注叛者背理慙者羞愧疑者可否未決枝者兩岐不一躁者急迫而無涵養誣善之人或援正入邪或推邪入正故遊蕩無實失守者無操持屈者抑而不伸也虞注以將叛句爲坎人之辭謂近而不相得故叛坎爲隱伏將叛也坎又爲心故辭慙中心句爲離人之辭謂火性枝分故枝疑也吉人句爲艮人之辭而義無引伸惠氏云艮爲輔言有序故辭寡也躁人句爲震人之辭謂震爲決躁笑言啞啞故辭多誣善句爲兌人之辭謂兌爲口舌誣乾乾爲善人也失其守句爲巽人之辭謂巽詰詘陽在初守巽初陽人伏陰下故其辭詘也案此六句與孟子詖辭知其所蔽四句恰相似彼由流以溯源此即原以知委謂人之辭以情遷有如是六者耳虞以六子分配之不思八卦所值得失互見如其說是止艮之辭善而坎離震巽兌之辭皆不善即以彼消息旁通法求之于經亦無合處惠氏猶謂此爲七十子所傳之大義其亦惑而已矣

說卦傳

參天兩地而倚數　參天兩地馬融王肅等據天數五地數五節文謂五位相合以陰從陽天得三合謂一三五也地得兩合謂二四也一三五凡三參之而九二四凡二兩之而六是參天兩地而立九六之數也鄭康成謂天地之數備于十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虞仲翔參訓三謂分天爲三以地兩張之立六畫之數孔穎達則謂古之奇耦皆以參兩言之兩是耦數之始參是奇數之始也不以一曰奇者一氏謂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陰有包陽之道也朱子本義則謂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倚數者謂數皆由此而起如揲蓍三變之末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是也說較舊解爲長故後儒皆從之然圓三圍三方圍四亦據大致言之實則徑一不止圍三徑一方而形仍圓亦不可以附四盡之也江愼脩羣經補義云大傳以五奇數爲天五耦數爲地觀河圖第二層之一與三即是參天三其四也二與四即是兩地四者兩其二也外層成數有旋九與七是參天三九二十七也八與六是兩地二八十六也洛書一三九七爲參天二四六八爲兩地凡數不外乎乘除天數以三行地數以二行爲乘除之原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此就圖書會通之足與木義相補備

分陰分陽二句　郭氏雍曰分陰分陽非謂立天之道陰陽也言三才之道皆一爲陰一爲陽見于六位也迭用柔剛非謂立地之道柔剛也言三才陰陽分爲六畫迭以九六柔剛居之也邱氏富國曰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爲陽二四上位爲陰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柔剛以爻言柔謂六剛謂九也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更相爲用故曰迭用吳氏澄曰位無質故以陰陽名之畫有質故以剛柔名之位之陰陽相間則分布一定畫之剛柔不同則迭用以居數說文小巽而

意實相足惟蔡氏淸謂分陰分陽陰陽之自分也其曰迭用柔剛剛柔之自爲用也非有分之用之者也與諸家專就易上說者不同　御纂周易折中云細玩文義兼字分字皆不是着力字言合三才之道而皆兩兩此易所以六畫成卦也三才之道既以相對而分又以更迭而用此易所以六位成章也如此方于故易兩字語氣相合蔡氏說極貼切

天地定位一節　孔疏此一節是就卦象明重卦之意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無生成之用品物無變化之理故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八卦之用變化如此故聖人重卦令八卦相錯無不交互以象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莫不交錯則易之爻卦與天地等性命之理吉凶之數既往之事將來之幾備在卦爻中矣諸家說多與此同至康節邵子始以此爲伏羲先天卦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交錯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來氏知德則謂八卦相錯如天地定位一與八錯也山澤通氣二與七錯也雷風相薄四與五錯也水火不相射三與六錯也非交錯而成六十四卦周易述又以此節爲上下二篇之次謂天地定位乾坤否泰也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咸恆損益也水火不相射坎離既濟未濟也易說上經象陽故以乾爲首坤爲次先泰而後否下經法陰故以咸恆爲首恆爲次先損而後益又曰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上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既未濟也案邵子之說朱子因之但乾南坤北等方位經無明文當時龜山楊氏已疑其不足據而黃氏東發詆之尤力周易述否泰恆益云云亦本邵子方圖然二篇之次序卦始言以此節當之未免臆造來氏說錯字尙于經爲協故並錄以俟有識參詳焉

數往者順三句　先儒順逆之說自虞仲翔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易氣從下生故云易逆數也外先儒訓釋皆以已往而易見者爲順未來而前知者爲逆易主于利用前民故曰易逆數也至邵康節先天之說乃以伏羲圓圖自三陰三陽追數至一陰一陽爲順自一陰一陽漸推至三陰三陽爲逆而朱子本義更以圖左方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謂如今日復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圖右方起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謂如今日逆計未來故曰知來者逆來氏知德則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前四卦爲往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後四卦爲來易逆數者言因錯卦之故所以巽五不次于震四而次于乾一也三說微殊而皆據圖立義則一也後儒以先天諸圖傳自方外于經未有明文故仍多主昔人象其已往者爲順占其未來者爲逆之意劉汝佳云如象天爲乾象地爲坤之類皆觀變于陰陽而生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故曰數往者順如筮得乾而知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元亨利牝馬之貞之類皆通神明之德而類萬物之情故曰知來者逆而順數日往正所以逆推將來故曰易逆數也此解詞直義精視卦圖之說似較爲可據又安公石云數往者順蓋因下句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數也此二句作一虛一實看于行文之法亦合均不得以其異于邵子朱子而棄之也

萬物出乎震一節　此章所推卦位之序朱子以爲多所未詳漢世諸儒亦止依文訓義鄭氏樵乃云乾居西北父道也坤居西南母道也坎艮震方位次乎乾者父統三男也巽離兌方位次乎坤者母統三女也然亦未有五行之說也項氏安世始謂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東方巽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爲南方之卦兌乾二金主秋故兌爲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爲北方之卦土主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爲西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爲東北方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徐氏幾亦謂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坎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無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龔氏煥胡氏炳文諸家詳畧雖有不同要第據五行立論從未有以此節爲說明堂之制者也近惠氏周易述獨以震在東方爲青陽太廟巽在東南青陽个南明堂个離在南方爲明堂太廟坤在西南西總章个南明堂个土居中央則太室也兌位正西總章太廟也乾位西北西總章个北元堂个坎位正北爲元堂大廟艮位東北東青陽个北元堂个也此說甚怪詳其所據不過因經有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之文遂附會及之自謂雖旁參曲證而欲信爲典要難已

神也者一章　此章之說朱子亦以爲未詳吳氏澄謂是承上文王卦位之後而言六子之用不言乾坤者乾坤主宰萬物之帝行乎六子之中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萬物有迹可見而所以神在其中無迹可見然神不離乎物也即萬物之中而妙不可測者神也故曰妙萬物雷之所以動風之所以撓火之所以燥澤之所以說水之所以潤艮之所以終始皆乾坤之神也蔡氏淸亦以神爲乾坤謂如雷事于動風事于撓滯于一隅不得謂之妙天地則役使六子以造化乎萬物而六子之伸縮變化皆天地之爲也於此可驗合則

一不測及無在無不在之義葉氏爾贍則謂神非乾坤乃乾坤之運六子而不測者曰動曰撓曰燥曰說曰潤曰終始此正變化成萬物處然天地功用惟一故神非兩不化先天之六子各得其耦者所謂兩也兩者體之立也後天之變化成萬物者所謂兩者之化也兩者之化用之行也就此兩化之合一不測處乃所謂神 御纂周易折中云此章合贊文卦位而總贊之蓋變易之序後天爲著而交易之理先天爲明變易者化也動萬物撓萬物燥萬物說萬物潤萬物終始萬物者也交易者神也所以變變化化道並行而不相悖使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化者造物之迹也統乎地者也故以其可見之功而謂之成神者生物之心也統乎天者也故以其不測之機而謂之妙

莫盛乎艮一句 盛釋文云是政反鄭音成訓與也經義述聞以讀成爲是謂莫盛乎艮者無如艮之成就者上文曰成言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此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其義一也成言乎艮卽莫成乎艮也猶說言乎兌卽莫說乎澤也古字多借盛爲成如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左傳文十八年以稱盛德正義盛作成引服虔注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于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曰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又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者道篇則于尙賢使能而釋其盛盛皆成字之義案盛之與成字固相通而盛讀是政反于上文成字之義亦自可見必以莫說乎澤例盛當作成然則莫疾乎雷莫熯乎火又將何說以通之乎述聞解經皆有依據惟好改字亦其一偏也

爲駁馬一句 乾爲駁馬孔氏正義引王廙注云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集解本作駮引宋衷云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駮馬也經義述聞謂駁駮古字通駮亦色也豳風東山篇皇駁其馬釋畜曰騂白駁黃白騜孫炎注騂赤色也蓋同是馬雜白毛者而辨其赤黃之名也釋木駁赤李上林賦赤瑕駁犖魯靈光殿賦霞駁雲蔚太元數篇二七爲火爲駁范望注曰如火行也是古人謂赤爲駁也廣雅釋畜馬有朱駁開元占經馬休徵篇引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則南海輸駁馬注云駁馬者黃赤色馬也乾爲大赤故又爲駁馬魯頌駉篇正義于騂白駁下引爾雅注乾爲駁馬是其證也案駁他家皆訓雜駁馬雜色馬卽宋衷五行之色之說也述聞以駁爲赤色于乾象較合當從之

爲旉一句 旉延篤訓大布虞翻本作旉謂陽在初靜隱未出觸坤故旉旉卽乾其靜也專之專而以延氏大布之訓爲非王弼本旉音孚干寶云花之通名鋪爲花兒謂之敷孔氏穎達以下皆主之謂震于東方爲春草木之萌始布故爲旉也或曰旉古布字張有復古編云旉布也從寸甫別作專非旉字秦銘勳鐘始有之案裴松之云古數字與旉字相似寫者多不能別故或作專據此則虞氏之說可見然旉古與華通詩凡華字皆叶旉諸家既以敷布爲解則從今文作旉亦卽布字之義可不必改從甫寸也旉來知德注又謂當作車震動也車動物也此震之性當作車也上空虛一陽橫于下有舟車之象故剝卦君子得輿以陽生于下則爲震有得輿之象此震之象當爲車也且從大塗從作足馬則車誤爲旉明矣以閔元年傳震爲土車從馬杜注震變爲坤震爲車坎爲馬僖十五年傳車脫其輹火焚其旗服虔注亦曰震爲車觀之震之爲車必經原有是文故服杜援以爲說而車字亦與旉字相似形近而譌殆未可知來氏所言非臆造者比也

爲決躁一句 決躁之義唐孔氏云取其剛動也經義述聞謂決躁皆疾也象迅之迅故爲決躁說文趮疾也趮與躁同莊子秋水篇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李頤注決疾貌齊物論麋鹿見之決驟崔譔注疾走不顧爲決字或作趹廣雅趹趮疾也今俗語疾謂之快又謂之躁與決躁之音相近案來注云一陽動于下其進也銳故爲決躁進銳卽急疾之意也述聞訓決躁爲疾其說得之若周易述以變至三體兌兌爲決震外卦爲躁故爲決躁則非也八卦之象皆從本卦取義故兌爲附決于兌始言之且以卦變言則爻皆可變何獨于三爻變至三體兌亦欠分明蓋二爻變乃成兌若二爻三爻變則成乾三一爻變則又成離皆非兌也況外內皆震何內變而外獨不變而于外取躁象乎此可見其說之曲矣

爲宣髮一句 巽其于人也爲宣髮經典釋文宣亦作寡虞翻注巽爲白謂宣髮鄭康成亦謂頭髮皓落曰宣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也楊升菴云俗謂少年髮白者爲蒜髮蒜字卽宣字轉第三聲也惟馬融本作寡後儒從之正義云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稀如人之少髮來注則謂髮屬血陰血不上行爲寡髮經義述聞謂作宣者爲是隸書寡字或作寡與宣字相似而誤周易述謂古鮮宣字皆讀爲斯詩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左傳于思賈逵注思頭白貌思斯同音宣讀如斯故虞訓爲白也案頭髮皓落曰宣鄭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句注文彼引說卦爲宣髮以證故說易家還引以證說卦焦氏易林節之井云宣髮龍叔爲王主國宣髮二字蓋本于說卦可見漢時本多有作宣髮者特鄭靡草死云云亦是鮮少之義故釋文正義宣皆作寡而賈公彥周禮疏亦云今易文作寡也經義雜記云禮注之宣髮京氏易也易注之寡髮費氏易也或亦有然者歟

爲加憂四句 孔疏爲加憂取其憂險難也爲心病憂險故病也爲耳痛坎爲勞卦聽勞則耳痛也爲血卦人之有血猶地之有水也虞注兩陰失心爲多眚故加憂勞而加憂故心病亦以坎爲心坎二折坤爲心病也耳痛血卦虞義闕張氏惠言補之曰坎爲耳多眚故痛坤上六其血元黃坎正十一月陰陽會于壬牝坤生復故爲血卦也楊升菴經說據素問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甚于憂故爲加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卽加憂也加憂卽心病也艮之屬藏心以五臟有坎也水藏在腎開竅于耳恐傷腎故爲耳痛陽氣通爲常斷陰血流行常憂血在形如水在天地故爲血卦或開坎爲心亨而此曰心病何也曰有孚則心亨加憂則心病炎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此曰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加也是流于所謂飢渴害心也爲心之茅塞者也莊子所謂萬物撓心也爲心之萑苻者也此解透快優于陸孔多矣

爲羊一句 兌爲妾爲羊釋文云羊虞作羔集解載虞注曰三少女位賤故爲妾羔女使皆取位賤以讀駭爲龍艮拘爲狗兌羔爲羊皆已見上此爲再出非孔子之意也經義述聞云羔爲羊子書傳無訓羔爲女使者羔當爲恙字之誤也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曰此陽謂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正與女使之訓合虞本蓋借恙爲養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斯役扈養何休注炊烹曰養釋文養餘亮反漢書兒寬傳皆爲弟子都養顏師古注養主給烹炊者也養音弋向反餘亮弋向之音並與恙同斯役扈養通作恙猶爾雅恙憂也之恙通作養恙從羊聲故恙讀羊亦如駭龍同聲而讀駭爲龍拘狗同聲而讀拘爲狗也隸書心作小火作小二體相似故恙字訛而爲羔也案兌之爲羊義已見上不應重出故惠定宇毛大可張惠言諸家皆從虞作羔述聞謂羔爲恙字之誤說尤有據當存以備考

序卦傳

蠱者事也四字 李鼎祚集解引伏曼容注云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孔穎達正義引梁褚仲都講疏云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當須有事故云蠱者事也謂蠱必有事非訓蠱爲事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訓詁之體一字有兼數義爾雅蠱疑也昭元年女惑男謂之蠱此一義也釋文蠱一音故是蠱之言故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八故謂八事襄二十六年傳晉問故爲昭三十年公羊傳智予邾婁之故杜預何休皆曰故事也蠱訓爲事故太元有事首以象蠱卦此又一義也伏氏褚氏乃謂事生于蠱且曰非謂訓蠱爲事是不達訓詁之體也且如其說則幹父之蠱幹母之蠱亦將以爲幹親之惑亂其可乎案蠱者事也經文明以事字釋蠱乃伏褚二說諸家率多從之王氏之辨足正從來之誤

物不可以終壯二句 韓氏伯曰晉以柔而進也崔氏憬亦謂不可以終壯于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錫馬經義述聞云物壯盛則進二者相因今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是壯與晉義不相因矣崔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柔進解之然傳文但曰晉者進也殊無尙柔之意且傳凡言物不可以云云皆論物理不問卦之剛柔也今案壯者止也傳曰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無終遯之理故止之使不退也猶下文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亦謂止之使不離散也然則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亦謂物無終止之理故進之也知壯爲止者雜卦云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其訓壯爲止可知大壯之義諸家皆以陽盛爲言惟馬融虞翻訓壯爲傷郭璞云淮南訓傷爲壯故江氏周易述補於此云壯陽尙往必有所傷君子以自昭明德則進于德矣夫壯之訓傷經無左驗述聞據大壯則止句釋之似較舊解爲長但大壯則止止字來注以爲上字之誤謂上字指大壯之四爻言遯則退退字指遯之三爻言蓋遯之三卽大壯之四也說于反對之義亦切存參

雜卦傳

屯見而不失其居二句 虞注陰初出震故見盤桓利居貞故不失其居蒙二陽在陰位故雜初雜爲交故著來注云見者居九五之位也居者以陽居陽也八卦正位坎在五言九五雜于二陰之間而剛健中正故見而不失其居蒙九二亦雜于二陰之間然爲發蒙之主故雜而著著見皆以坎之上下言二說微殊而見與雜之義皆不甚了徹惟潛研堂集謂說文屯從中貫一一地也屮草木初生也草木初出地上故有見義古書蒙與龐通詩狐裘蒙戎春秋傳作狐裘龐茸蒙伐有苑鄭箋亦訓蒙爲龐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或以雜文爲蒙故蒙有雜義此說見字雜字較虞來二說爲優可補入注疏

謙輕而豫怠也 謙輕豫怠郭氏雍曰謙輕己豫怠己也以樂豫故心怠項氏安世曰自以爲少故謙自以爲多故豫少故輕多故怠也柴氏中行曰謙者視己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案輕怠之義皴說甚之惟怠字京氏易作治虞仲翔注作怡以治怡與時來爲協韻也考張平子東京賦堅冰作于履霜尋木起于蘗栽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況初製于甚泰服者爲能改裁怠字作平聲與栽裁叶栢梁臺詩執金吾云徼道

宮中禁情怠怠字亦與時來等韻協是怠字古原有荅音京改作治咸改作怠皆失之矣
咸速也三字 咸速也虞注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也韓伯曰物之相應莫速于咸經義述聞云下文恒久也訓恒爲久也此云咸速也訓咸爲速也蓋卦名爲咸卽有急速之義咸者感忽之謂也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楊倞注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頃也引發速子樂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累世言其久也感忽言其速也荀子感忽新序雜事篇作奄忽奄忽亦謂速也荀子解蔽篇又曰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元之時正之亦謂倏忽之頃也咸與感聲義正同虞韓二家訓咸爲感應之道而不知咸字原有感義故未得古人之指案速字之訓諸家皆謂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彖傳曰感而雜卦傳曰速也述聞謂咸卽具有速義說尤直捷可從也
大過顚也一節 朱子謂大過以下義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讀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來注則依蔡氏說以大過顚也頤養正也爲對旣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爲對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爲對姤遇也夬決也爲對以應二卦相綜之例而于韻不協文亦參差讀者疑之惟胡氏炳文以此節爲指中四爻互體言蓋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旣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此則于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旣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其半可以衆其餘矣始于乾終于夬夬之一陰決盡則爲乾矣此說發先儒之所未發 御纂周易折中云夫子傳文無乾者乾在篇首夬盡則爲純乾首旣尾相生之義也旣未濟不在互卦之內故以義附于此自陰陽相遇之後如漸之得禮如頤之養正則爲旣濟而定矣如歸妹之越禮失正則爲未濟而窮矣故必決陰邪以伸陽道然後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旣未濟統六十四卦之爻故雜卦以是終篇與序卦同讀此可見易之爲書旁行側出莫非法象自然來氏改之以例反對誤矣

周易集解卷五終

書經集解卷一

寗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illegible]明氏重校

尚書 書緯云書者舒也如也如其意情得[illegible]庶物事得彰著也案左傳昭二年稱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春秋[illegible]故曰尚書鄭以爲孔子所加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此說非也[illegible]制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二典[illegible]可以該舜而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可[illegible]禹也黃氏鎭成則謂堯典雖言堯事而[illegible]書此語尤得其實或疑舜史記堯事[illegible]于虞史而緒成于夏啟以後史臣之手[illegible]書者據所成也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illegible]

堯典 堯唐帝名釋名云以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典說文謂冊在丌上尊閣之也[illegible]此篇以簡冊載帝堯之事故名堯典後世以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孔氏穎達曰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世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言堯舜之德于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程子曰上古世淳人樸順事而爲治耳至堯舜始爲治道因事創法故見功績而可爲常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篇

曰若稽古四字 曰若曰字今皆從唐孔氏正義本蔡仲默書傳謂古文作粵若發語辭云古文者謂宋時宋次道王仲至家古文尚書晁公武刻石蜀中薛季宣據之爲書古文者也文選東都賦憲章稽古李善注引尚書粵若稽古帝堯然李賢班固傳注引書作曰與正義本同是唐時粵曰兩字竝行故所據互異也若孔傳云順也稽考也馬融云順考古道也鄭康成則訓稽爲同訓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王氏尚書後案謂鄭以稽爲同者說文稽从禾木曲頭止不能上也極于上而止是上同之意也儒行古人與稽注云稽猶合也合亦同也古爲天者逸周書周祝解天爲古詩古帝命武湯箋云古帝天也若爲順釋言文論語云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故鄭云順天而行與之同功也案此以鄭說爲是故曲爲疏證如此不思順天同功不特曰若稽古皋陶亦難通釋卽本文若作順同天帝堯殊覺不辭後儒所以多從孔馬順考之說但順考古道于帝堯二字亦直接不去由此觀之蔡傳以粵若爲發語辭以稽古帝堯爲夏時史臣所追稱僞于舊說多矣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曰粵通曰若發語辭也堯唐帝名先儒或以之爲謚考謚法雖有翼善傳聖曰堯仁義聖明曰舜之說然謚周道也故始皇之制曰太古有號而無謚而穀梁亦曰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所以懲惡而勸善也世有謚法輙惡文致堯舜禹湯之類而濫入之蓋始于白虎通儒不知堯曰咨汝舜舜曰格汝禹其爲名明甚又有錄在下曰虞舜果其謚也豈有謚于錄而在下之理乎以此例知堯可知矣放勳二字自孟子以爲堯號司馬遷史記遂並重華文命均以爲舜禹之名然亦有不可通者以之類求之禹名文命將皋陶名允迪乎而所數于四海者又何事乎蔡傳故用蘇氏意訓放爲至謂猶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勳訓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如下文云云也疏解明確黃氏裳謂仲默書傳參合諸儒要說其釋文義旣視漢唐爲精其發指趣又較諸儒爲的觀諸此類洵不誣已

欽明文思安安一句 欽明文思孔疏及蔡傳皆四平說朱子則以欽字領下三字謂欽是箇本領能欽便能明能明便文理密察粲然可觀而其問意思自是深遠呂伯恭則以欽明字領下二字謂散而在外則爲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欽明之蓄也呂氏楠又以德字貫四項謂欽德之聚也明德之通也文德之理也思德之深也數說不同而義可互足惟安安朱子及蔡傳均作無所勉強訓謂其德性之美出于自然所謂性之者也尚書考靈曜獨作晏晏鄭康成注云寬容覆載之謂晏以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疏體晏晏之容安皆作晏證之案晏晏之爲義爾雅云溫和也詩衛風言笑晏晏毛傳訓和柔鄭風羔裘晏兮訓鮮盛親皆無寬容覆載之解而春秋傳齊景公羅子古今人表作晏孺子是安古與晏通釋名亦云安晏也則安安之訓仍當從今文爲是考靈曜本緯候之書不足據也

允恭克讓一句 允恭克讓司馬遷以爲宮而不賤貴而不舒之意鄭康成云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允孔傳訓信克訓能疏曰允信釋詁文克能釋言文尚書後案謂恭古作共大雅云虔共爾位堯致時雍後孜孜釐工熙績七十載猶然是不懈于位也推賢尚善曰讓荀子成相篇堯讓賢以爲民尚賢推德天下治是也案恭王謂古作其此說未的段氏玉裁云尚書凡恭肅字皆从心供奉供給字則作共分用劃然漢石

經無逸篇嚴恭寅畏與徽柔懿恭惟正之其各體可證詩恭敬字皆作恭惟虔其爾位鄭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其然云或作則知偶一有之非其常也讓鄭云一作攘漢書藝文志合于堯之克攘顏師古注云攘古讓字說文亦云攘推也其讓字則云相責讓也是許叔重以从手者爲謙攘之攘堯典克讓殆假借字然相沿已久今若以讓作攘其不駭且怪者幾希

光被四表一句　光被四表孔傳訓光爲充正義謂光充釋言文鄭康成云謂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也尚書後案天地之勢四邊有水月令注引考靈曜注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海而止故鄭以四表爲四海之外也戴氏文集以爲光被宜作橫被據禮記號以立橫及溥之而橫乎四海鄭注皆訓充釋文橫古曠反與爾雅桄字音義皆同而漢書王褒傳化溢四海橫被無窮王莽傳馮異傳俱作橫被四表謂堯典古本必作橫被橫字轉寫爲桄因脫誤爲光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駁之曰光桄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脫誤也漢書蕭望之傳及周易集解載荀爽注北堂書鈔樂部引樂緯注皆言光被四表中論法象篇魏公卿上尊號奏曹植求通親親表用光被字亦皆本堯典周頌既昭假爾箋云謂光被四表假于上下則光非訛字可知案爾雅桄充也孫炎作光梁陶說帝光天之下正義云充滿大天之下孝經光于四海孔傳光充也是光之訓充與橫字初無異義述聞之說是也

克明俊德一句　克明俊德俊字大學作峻今文尚書作訓云順也史記五帝本紀作能明訓德徐廣注馴古訓字集解云言堯能明其德以訓九族也案周禮士訓鄭本作馴讀爲訓釋以告道引爾雅訓道也以明之周易馴致其道徐仙民音訓洪範于帝其訓世家作順是馴訓順古三字通漢儒林傳云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諸篇故多用孔說鄭注則以俊德爲賢才兼人者蓋據春秋繁露萬人曰英千人曰俊及說文俊才千人也之文故以爲明揚此俊德之人說與集解不同而義皆未安司馬溫公稽古錄謂此章與大學相表裏朱子從之西山眞氏亦謂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而俊德即其總名克明俊德者修身之事其下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若以俊德爲賢才詩無倫次卽謂明其道以訓九族于馴順二義亦相牴牾　傳之不用舊說其見卓矣

以親九族一句　親九族舊說有二孔安國鄭康成以上至高祖下至元孫爲九族本禮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而言蓋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夏侯歐陽及如淳之徒則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父族四者謂父五屬之內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子己女昆弟適人者子己女之子適人者子也母族三者謂母之父母母之女昆弟母之女昆弟與其子也妻族二者謂妻之父姓妻之母姓也蔡傳九族高祖至元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云云蓋融會二說而立論也或疑高非己之所逮元非己之所及見且出一族則所睦爲不廣謂當以異姓之說爲是引伐木之諸父諸舅角弓之兄弟昏姻頍弁之兄弟甥舅證之謂諸父昆弟者父之族諸舅諸甥者母之族而昏姻者妻之族也何氏琦亦謂但言內宗不足以贊帝堯之美不知禮之所謂上下及者非及高元之身其同出于高祖旁殺服屬之內皆是也且世之雖睦者莫如內族世曠事稀簡薄有甚于外人者固不得疑其爲不廣矣至伐木詩言親親非九族也角弓者父兄刺幽之詩頍弁者諸公刺幽之詩傳者以爲不親九族非本指也亦不得援以爲證況爾雅內宗曰族母妻之族曰黨父可以爲族而母與妻不得謂之族也白虎通議云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會生相愛死相哀故謂九族斯言悉其由來然則堯典九族如蔡氏之兼及異姓可也謂專指異姓則非也朱子所以謂以三族言者較大而亦不必泥也

平章百姓　百姓亦有二說蔡傳以爲畿內庶民孔穎達以爲百官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蘇氏軾亦以百姓爲指國之大族言民之望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蓋有餘族而已故曰百姓案尚書言百姓者堯典禹謨湯誥盤庚泰誓酒誥君奭呂刑凡數見孔傳多言百官惟百姓有過百姓懍懍乃專指民言蔡傳首改古義不用百官之訓而無奈下有黎民於變之文於是謂百姓爲畿內百姓黎民爲四方之民以兩通之然聖人之親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是百姓字當從孔氏蘇氏作百官解而後見堯能修身以正家正家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秩然之序正與修齊治平相表裏眞西山所以謂爲大學之宗祖也至平章史記作便章尚書大傳作辯章此則古今字之異非有他義也

平字辨　平章百姓平字史記作便大傳作辯惠定宇九經古義據說文釆辯別也讀若便古文作𠂢與平字相似𠂢部古文平作𠂢謂孔氏襲古文誤以𠂢爲平訓爲平和失之矣辯與便同音故史記作便徐廣曰古

文尚書平章字作𠂢今當从古文作𠂢王鳳喈後案亦謂釆𠂢二字古文不同自陸德明釋文孔穎達書疏徐廣史記注誤認平字有便音而廣韻二仙平房連切注云辯治也十二庚平符兵切注云正也和也易也亦以平可兩讀于是唐宋以來宰輔銜名誤用平章而世無復識𠂢字者矣經義述聞辨之曰平訓辯治可也必謂爲古文𠂢字之誤則非說文𠂢字注不言尚書有此字後漢書劉愷傳班固傳注引尚書竝作辯章百姓鄭注云辯別也蓋鄭從作辯之本故直訓別如古本作𠂢鄭當曰𠂢古辯字或曰𠂢辯別也古今訓經之體不應剿滅古字而徑改爲辯也又馬鄭之本往往不同作𠂢章者爲鄭氏本則作平章者爲馬融本可知蔡邕傳邕上封事曰史選忠淸平章賞罰白虎通及曹植表亦引書平章百姓此皆在梅氏古文未出以前而字已作平不得以爲誤也案說文辯訓爲治何休注公羊隱元年傳高誘注淮南時則訓竝曰平治也是平之字與辯不但聲音之近抑且訓詁相同述聞謂非𠂢字之誤其說良是尚書後案殆沿惠氏云云而未加深考耳

協和萬邦一句　協史記作合下文協時月正日亦作合時月周禮鄭注云協合也字又作叶論衡高世篇引經言叶合說文亦云協或作叶也邦史記作國說者以爲避漢高帝諱然宋書禮志言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讀曰滿本字見于經傳者未嘗改易如史記邦內綏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皆不假易也萬國者地里志云昔黃帝方制萬里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故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鄭注王制引春秋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謂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中國而言萬國是諸侯土地有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者禹承堯後而然矣所云承堯後蓋據協和萬國爲言又曰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此說似泥萬邦萬國皆古人包舉宇內之辭非必五等諸侯實有十千而後謂之萬邦也蔡傳萬邦天下諸侯之邦不實求其數當已

乃命羲和一句　乃者繼事之辭羲和羲氏和氏也孔傳以爲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者孔穎達疏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後是爲羲和故傳謂羲和爲重黎之後或曰羲和羲伯和伯也與下四子共爲六人朱子及蔡傳皆兩存之而云未詳是否金氏履祥據尚書大傳舜巡四岳祀泰山霍山奏羲伯之樂華山宏山奏和伯之樂云云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總之不然則厤法無所統矣此論甚是然不但已也以經書法按之此曰乃命下曰分命曰申命或總職或分職情事宛然況四子既分居嵎夷南交西與朔方不應在朝掌厤者闕其無人故或人之說朱子蔡氏均不厚非之

宅嵎夷一句　宅居也或作度嵎夷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銕堯本紀作郁夷地理今釋嵎夷即今朝鮮地按孔傳東表之地稱嵎夷正義曰青州在東故云東表之地胡氏渭禹貢錐指據後漢書亦以嵎夷爲朝鮮地于蔡朝鮮古屬青州與今山東登州府隔岸相對正合孔傳東表之說薛季宣古文訓嵎夷今爲朝鮮今登州乃在欽齊乘則指爲海嵎州史記索隱以爲在遼西皆非也嵎夷之宅蘇氏軾疑堯都冀州而其所任之臣乃在四極之外理或不然當是致日影以定分至而後厤可起故使人往驗于四極非常宅也朱子亦云嵎夷東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影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故蔡傳以爲官則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嵎夷東表之地也

平秩東作一句　蔡傳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謂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蓋以厤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說與孔傳歲事起于東而始就耕平均東作之事以務農之文合此正解也尚書古義謂平伏生作便鄭康成作辯字當从古文作𠂢案平馬融本作𠂢云使也洛誥伻來古作𠂢來傳亦訓爲遵使則𠂢與平同若是古文𠂢字不得加草作𠂢矣說文𠂢字注未言尚書有之惟豐部𠂢字乃引虞書不鄭東作字正作平與馬融本平字同音許用本字馬則用假借字耳初學記崔駰西巡頌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趙岐孟子注引書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是崔趙所見本皆作平也鄭注馮相氏辯其序事云若仲春辯秩東作之疏云尚書作平秩不作辯秩者據書傳而言作觀此則尚書本必作平作平秩故賈公彥云然然則當作𠂢之說非矣又作字鄭訓生此本詩天作高山傳語乃爲一義至史記以平秩爲便程則直以訓詁字相代尤不當據以疑經也

日中星鳥一句　蔡傳日中者春分之刻于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正義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鄭康成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開元占經引張衡渾儀云春分秋分日在黃赤二道之交中去極俱九十二度少強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此日之所由中也馬以刻漏分晝

夜者漢律厤志云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云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則刻漏本古制也至蔡邕以二分時爲晝五十六刻與馬氏異者蓋馬據日出入爲限蔡以星見爲夜日出前三刻日入後三刻皆屬晝故晝得五十六刻而夜止四十四刻也星鳥蔡傳云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之中星也此與鄭氏星鳥鶉火之方說同南方三次曰鶉尾鶉火鶉首蓋舉其中一次言之或以爲總舉朱鳥七宿恐誤會傳意

宅南交一句　南交史記索隱及蔡氏書傳皆以爲南方交阯之地攷墨子節用篇稱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際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與韓子十過篇說大同小異大戴禮亦云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阯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三書皆言交阯則南交之爲交阯無疑矣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據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穀冬祀幽都對文鄭注南稱大交書宅南交也謂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以曰暘谷曰幽都例之大交之上亦當有曰字古文尚書既曰大二字耳幽都山名大交與之相對則亦山名無事別求其地而謂當有曰明都三字矣此論雖創而說却有據似可並存若孔傳以南交爲春與夏交既引緯書謂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交謂之毋成子疏又言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與南方之東位相交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此望文爲說索隱以不例駁之洵乎其不例也

平秋南訛一句　南訛諸書異字蔡傳訛化也謂夏月時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此從孔安國說史記則作南譌司馬貞索隱又作南爲云爲依字讀謂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也以孔氏訓化爲解釋紆迴索隱之與訛古字相通如毛詩或寢或訛韓詩作譌說文引民之訛言作譌言無羊傳云訛動也薛夫子云譌覺也正月箋又訓訛爲僞僞古亦與訛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僞索隱作爲者古僞字皆省作爲見古文春秋左氏傳但此經訛字不可訓爲僞耳又淮南天文訓云歲大旱禾不爲高誘注爲成也禾成于夏故曰南爲說亦可通但以歲功言之東而作或云人力所爲南而化或云天命所化人作之天化之故西而成據此則從孔蔡作化解於義尤長也

敬致二字　敬致蔡傳以爲即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伺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是也伺今本作祠盛氏尚書釋天謂是坊刻之誤李厚菴云南交九州之極南處於此識其晷景以定

中國之日北也上言賓下言餞在平秋之前此言敬致在平秋之後者蓋厤日月而迎送之雖以二分爲準然測驗早晚時刻四時同法惟致午中之景則二至者厤元也二至正而厤元定故四時皆測而周官惟曰冬夏致日者以此又二者尤以夏至爲重日中者夏之屬也冬之屬宵中則無景之可候矣故于此言敬致自漢以下始專論冬至與聖人之意異矣案唐書天文志安南日在天頂北三度四分北極高二十四度四分夏至日景在表南三寸三分宋元嘉十九年遣使往交州度日景夏至景在表南三寸二分周禮注言尺有五寸者日景在表北就地中言非南交之景亦如此故蔡傳云蓋以爲比例故曰如所謂也但四方行測亦以尺有五寸上圭爲根數地北則夏至景較土圭長地南則景較土圭短天官家所云里差以此推之

星火二字　星火傳疏以爲房心鄭康成以爲大火之屬蔡傳則直以爲大火尚書後案謂東方三次析木大火壽星鄭舉其中次言之故曰大火之屬傳疏以爲房心非也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亦謂月令仲夏昏亢中斗指午約攝龍角角亢在午則氐房心尚在巳經云星火者月令疏引鄭答孫顥云非謂心星也卯之十三度總爲大火其日大火之次有心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後世求其說而不得疑爲歲差蓋不察鄭義尚書釋天又以大火爲尾宿引考工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注云尾有九星故象之及唐一行推在尾十度中二說爲證案公羊傳大火謂之大辰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則房心尾皆屬大火鄭云大火之屬是也第四仲中星俱就二分二至而言故堯時與月令不同月令與今又不同非歲之有差何爲昔以大火中者今夏至初昏中星爲亢宿之大角偏東數分乎諸儒右鄭故委曲求通而不計歲差之說之不容破除也

宅西二字　西蔡傳謂西極之地史記五帝紀注徐廣曰西者今天水之西縣蔣氏地理今釋駁之謂西縣秦時所置在今陝西鞏昌府秦州界非以和仲宅西而名西之不可爲西縣猶朔方之不可爲朔方郡皆不當專指一處黃氏度尚書說云禹貢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紀于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也朔則北限沙漠荒茫敻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爲大界說經家多主此辨第宅之爲言必實有其地謂代遠無徵其可也謂史臣作書時即泛言之恐亦有所未安或曰隴州西縣有八充山即兌山充蓋兌字之訛兌有秋門象故命和仲居之據此則徐氏云云似不緊附會也

昧谷二字　宅西曰昧谷周禮縫人注引尚書作度西曰柳穀伏生大傳亦云秋祀柳穀鄭康成云柳聚也齊人語賈公彥疏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鄭後注尚書從古文作昧谷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注尚書違失四事一曰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裴松之亦以虞說爲然謂丣與曰辰丣字字同音異段氏玉裁謂二家考究未精丣者古文酉字丣同柳聲古字多借意壁中文必是丣字鄭以壁聲求之故讀爲昧若本是丣字鄭豈不能比合今文柳穀爲說虞不細考謂伏生與壁中合而妄譏鄭君裴又云丣與卯字同音異二字豈得云同哉案此辯甚悉古卯字作丣象門之開故丣爲春門丣字作丣象門之閉故丣爲秋門柳與丣同聲今文所以作柳而壁中文訛丣字故鄭讀爲昧也又穀字史記五帝本紀及鄭義引夏侯等書皆作谷是今文亦自不同必有本作某及讀爲某之說惜乎其不可考矣

寅餞納日一句　寅餞納日諸家訓解不同字體亦異史記作敬道入日此蓋以訓詁字代之集韻引書作寅淺納日淺音在演反減也云馬融讀通作餞尚書撰異謂尚書本作淺釋文本亦作淺以孔讀爲餞訓送故音賤衍反馬意直就淺字訓爲濺追之義故云滅也滅猶沒也集韻所據乃德明舊本其云通作餞者正謂釋文作淺衞包所改尚書作餞故云然但未分別馬與孔訓不同耳案賈昌朝羣經音辨淺送也音餞引書寅淺納日此賈與丁度等目驗釋文原本故字仍作淺撰異說其有據也但淺訓爲滅作寅滅納日殊覺非辭故蔡傳仍主測景言以餞爲禮送行者之名謂以秋分之暮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至鄭注夕月之說經文明言納日而乃以夕月當之顯與乖違不足置辨

鳥獸毛毨一句　鄭注毨理也毛更生整理玉篇云毨毛更生也又整理也與鄭說同說文則以毨爲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从毛先聲讀若選說者以此爲賈馬諸君孔壁古文說也周禮司裘注作鳥獸⿰毛隹毨釋文⿰毛隹音毛集韻云毛或作⿰毛隹尚書古義謂⿰毛隹當爲髦字鄭氏云中秋鳥獸髦毨中冬鳥獸氄毛涉下而⿰毛隹誤案鳥獸氄毛惟見于說文惠氏竟以髦毨氄髦系之鄭君未詳何據尚書撰異云⿰毛隹釋文音毛此乃相傳舊本下文氄字从毛隼聲故唐韻作而尹切⿰毛隹字从隹毛毛亦聲故相傳音毛此蓋壁中古文鄭不敢定爲毛故仍其舊如周禮巾車故書有耗字亦或爲毲雖者譏之古文疑者譏之訛也由此說觀之釋文之⿰毛隹音毛殆用今本尚書參定鄭不易字或別有見惜其說不傳耳蔡傳以毛毨爲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蓋從選聲讀會意爲鮮也

朔方二字　朔方蔡傳以爲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尚書解義朔方者九州極北之處于此識其晷景以定中國之日南也尚書釋天云朔之爲言始也北爲正子萬物之所從始也天一生水爲五行之始一陽來復爲氣候之始子半爲日躔之始子時爲一日之始也此數說皆就朔字生義不言朔爲今之何地或據朱子詩傳以漢之朔方郡當之案毛傳于往城于方云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于城彼朔方云朔方北方孔氏疏亦引第以朔方爲北方之大名蓋以漢時朔方或後人采詩以名其郡故不敢定爲古朔方之必在此也或又引山經北荒有幽都之山樂史寰宇記亦云幽州有幽都山以爲州即幽州之證說于情事差近然亦無以驗其必然闕疑可也

平在朔易一句　蔡傳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史遷五帝本紀作便在伏物索隱云使和叔察北方伏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伏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書作在朔易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尚書撰異云大傳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命三公云云所謂便在伏物也絕無始易之意今本尚書大傳作辯在朔易始也乃淺人妄爲增改耳案王莽傳予之東巡以勸東作予之南巡以勸南僞予之西巡以勸西成予之北巡以勸蓋藏所謂蓋藏即伏物之義也蓋是時孔壁古文尚未列學宮故莽所引用亦從今文尚書說自孔傳既出而宋儒本之便在伏物之文遂不可復識矣

日永短說　日永日短先儒說各不同馬融據昏明爲限謂日長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也鄭康成據日出入爲言謂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爲最長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爲最短也高誘呂覽注則云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冬至之日水上刻三十五元授時厤又以爲夏至晝六十二冬至晝三十八說與馬鄭皆異者蓋日永日短由日出入之早晚而分而早晚之分又一由于日行之有內外一由于人居之有南北說家各據所驗故進退增減不能齊也欽定協紀辨方書云日行黃道與赤道斜交二分日行正當交點與地平交于卯酉地平上下之度相等故晝夜適均所謂日中宵中也春分以後日行赤道內至夏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于寅戌地平之上度多下少故晝長夜短所謂日永也秋分以後日行赤道外至冬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于辰申地平之度上少下多故晝短夜長所謂日短也二分前後距交不遠黃道勢斜則緯行疾故數日而差一刻二至前

後黃道勢平則緯行遲故半月而差一刻此永短由日行之內外而生者也至于人居有南北則北極出地有高下故見日出之早晚隨地不同中國在赤道北北極出地上南極入地下故夏晝長而冬晝短自京師而北北極愈高則永短之差愈多至北極之下赤道當地平夏則有晝而無夜冬則有夜而無晝蓋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所居之地愈南北極漸低則永短之差漸少至于赤道之下則兩極當地平而晝夜常均矣赤道以南與北相反此永短由人居南北而生者也觀此則高誘注及授時厤所言永短刻數與鳳鄭異者由所測之地不同故也

星昴二字　昴鄭注云白虎中宿也詩小星維參與昴毛傳云昴留也元命包云昴之言留言物成就繫留也氏天牧據此謂字从丣作昴說文說作昴說文非許氏之舊俗本流傳莫能正也尚書撰異謂漢人謂昴爲留故天官書言昴律書直言留毛公訓昴爲畱者言詩之昴卽今俗所云留也十月之交丣詁魄小星昴詁彌猶則丣昴字古皆讀莫有反讀如毋漢人呼畱語言之異也音之同部相近者也不得據留字形聲議改昴字裴松之注虞翻傳謂劉留聊柳同用丣以諧聲不得言昴亦諧丣也且孔說言丣从日爲昴从日爲昴求諸古籍安所得兩字之用乎又言丣象閉門丣象閉門昴爲白虎不當从丣不知此六書形聲內聲與義不相涉者耳徐仙民音茅陸德明音卯相承古音如是與丣賈正同一紐而丣畱聊柳等从丣之字同一紐古雖同部而異紐如是昴果从丣則自古不讀莫飽切矣出此說觀之故古者非卓然不惑毋輕改以貽譏也

厥民隩一句　隩史記作燠鄭康成作奧訓內也今作隩從孔傳及馬融本孔訓室馬訓煖蔡傳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于內蓋融會諸家而爲言也尚書撰異據正義引爾雅室西南隅爲奧謂經文斷不作隩字釋宮音義亦云奧本或作隩然又云尚書并說文皆云隩室也可以證尚書經傳一本作奧衛包見陸氏作于六切訓隩音則然奧音不爾因改爲隩抑知奧何嫌于耗於六二反乎集韻奧一六切室中此取諸釋文也馬云煖也此讀奧爲隩奧自可引伸兼煖義不俟加火旁洪範庶徵字本作奧史記公羊傳皆爾今宜作奧以復其舊按詩淇奧傳云奧隈也釋邱隩隈厓內爲九學引詩作澳注亦云隈也說文水內曰澳是古奧隩澳三字通皆有內義故馬孔作隩鄭則作奧而訓爲內惟此經係言冬時民入處室中則从鄭爲長耳又文選赭白馬賦李善注引尚書鄭注云奧內也此亦鄭本作奧之證若五帝紀之作燠恐後人因馬氏煖字之訓

而妄加火旁非必史遷舊本也

鳥獸氄毛一句　氄馬融訓溫柔貌孔傳云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氄一作毴說文毛部毴字云毛盛也从毛隼聲引書鳥獸毴毛徐引唐韻音而勇切又人勇切說者以爲壁中本如是也一作㲨亦見說文衣部㲨字下云虞書㲨毛从朕从衣字又作𣯛則羽獵韋絝而虞書㲨毛則訓毛盛此於六書屬假借蓋今文尚書也尚書撰異云隼聲在古音十三部而聲在古音十五部而裔可讀爲遂遂可讀爲允釋文氄如勇反徐而允反又而充反仙民而允一切是此字本音其他如勇而充皆轉音也朕聲古在第七部與第九部古多合韻此㲨讀而隴切之理古文尚書毴氄二字亦讀而充人勇二切者依㲨字讀也臧氏經義雜記則以作㲨毛者爲古文作氄毛者爲今文訓說文毴毛乃毛毴之誤倒案說文引經多各就所見之字爲說故一字往往互異至毴毴之毴从毛从隼毴毛之毴从毛隼聲段氏考之甚詳見前鳥獸毛毴條內不得疑此爲毴之誤倒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置閏之法蔡說紛紜惟蔡傳至爲該備其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亦一日繞地一周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此置閏之法也定四時成歲者蓋三年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于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于丑而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也

疇字辨　疇孔馬皆訓爲誰說文白部𠷎字云詞也引虞書帝曰𠷎咨又別出𠷎字訓誰也近江氏叔澐尚書集註於疇咨依說文作𠷎云詞也咨謀也于惠疇疇若云𠷎類也𠷎誰也分別異義段大令玉裁謂其似是而非廣韻十八尤𠷎字引說文云詞也又作𠷎然則今本說文當有脫誤宜云𠷎誰也从口𠷎聲而注𠷎字云𠷎或作𠷎蓋𠷎與𠷎本一字从白者自之省自鼻也與从口不異然則𠷎字注詞上宜有誰字云𠷎誰詞也今以說文全書例之如云欥詮詞也者別事之詞也皆俱詞也曾詞之舒也爾詞之必然也矣語已詞也無單言詞也者然則𠷎爲誰詞信當如段氏說也誰何古皆作問詞字又通州後漢書崔駰慰志賦亦號咷以訓咨劉寬碑開學稽古訓咨儒林郎疇咨之或體也

驩兜二字　驩兜帝堯臣名驩廣韻作鴅注云驩兜四凶名古文尚書作鴅兜說文作吺徐楚金注古文驩兜字作吺集韻二十六桓亦曰鴅吺四凶之一鴅一作鴅今通作驩尚書撰異謂經傳子史言驩兜者皆無異字或驩作讙爲異耳若云古文作鴅吺此則出於宋次道晁仲至家之本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今文者也汗簡鳥部云鴅驩字也見尚書口部云吺兜字也見尚書正是篇此攷鴅字見管子修靡篇云鴅然若論之靜注鴅然和順貌作僞者謂古驩徵同字鴅亦欲字則假之而爲鳥相似又致訛亂吺字則取諸說文與兜同音其不可信也如此辨之以曉好古而惑者案段氏尚書撰異一書于古文異字搜羅殆盡今所識如此可見非有確知灼見而撥拾他書奇僻字面以自矜淹博不知有識者視之適以形其淺陋而已學者不可不以此爲戒也

共工方鳩僝功　共工蔡傳以爲官名路史發揮以爲有國者之號氏太昊之後也方鳩僝功朱子謂其語未可曉蔡傳訓且鳩聚訓僝訓見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此本孔安國舊說說文引虞書作旁逑僝功逑聚也而僝字則訓爲具史記又訓爲布徐仙民則音爲撰皆不作見字解孝說之爲字此音子兗切玉篇則音咋閑切謂惡罵也左太冲魏都賦僝拱木于山林注音除戀切云具也與說文訓同而撰之爲字古亦有具訓則從諸儒作方聚而具其功于義亦通惟謂爲惡罵斯大不可耳說文旁字卽方之假借尚方施象刑方告無辜白虎通論衡等書引之方皆作旁可見古方旁字一也逑說文求部引書又作旁救江氏聲云救逑皆从求得聲聲同則字通也

靜言庸違　靜古作靖今文靜字或曰衞包所改也史記五帝本紀共工善言其用僻蓋以善言釋靜言以用

釋庸以僻釋違也左氏春秋傳少皞氏有不才子靖譖庸回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說者以窮奇卽共工靖譖庸回卽靜言庸違古違與回通大雅厥德不回毛傳云回違也春秋傳晏子云君無違德王充論衡引之作回德故史記以庸違爲其用僻也鄭注尚書謂共工名氏未聞或先祖居此官故以官爲氏惠定宇尚書古義據楚詞天問篇康回憑怒王逸注以康回爲共工之氏謂楚詞所謂康回卽堯典所謂庸違古康字或作庸如秦詛楚文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畫邇釋康爲庸是也案此說殊附會屈子所指蓋卽列子書稱顓頊爭帝不勝怒觸不周山而天柱爲折地維爲絕者故其下文云地何故以東南傾也是彼康回自是人名詛楚文殆亦以康回之暴虐譬熊相之無道耳惠氏因畫廣川釋康爲庸遂合爲一事不惟忘卻彼共工去堯時殊遠且于楚詞下文將何說以通之歟若蔡傳靜則能言用則違背是言行不相顧之意云云爲曲說小人之情狀乎

象恭滔天　象恭貌爲恭敬而心不然雖欽順謂之柔惡是也滔天二字蔡傳疑有舛誤林少穎據齊唐說以爲古竹簡容二十字自象恭至下滔天始及一行故涉彼文而誤朱子則直以爲衍文故諸家皆無訓釋惟龍城札記引徐位山說謂竹書紀年帝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則鯀未命以前治河者皆共工也時帝問誰順予事而驩兜美共工之河切帝謂其貌若恭順而洪水仍致滔天與下文浩浩滔天正同一義說頗近情或曰滔漫也漫天猶俗所謂瞞天言共工貌爲謙謹而中心狠傲實有瞞天之惡非允恭如堯不能燭其險而或不免爲彼所欺是其恭之象亦若洪水之浩浩然大而可以滔天也此說雖他無左驗而于經亦可通則謂二字非羨文而未嘗舛誤其亦可矣

四岳二字　蔡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孔傳以爲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是以四岳爲四人路史注從之案語類或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朱子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于四人又咨二十有二人乃合四岳九官十二牧數之九見得四岳只是一人楊升菴亦謂四岳百揆皆官名以四岳爲四人將百揆亦百人乎此皆以經證經的當不易若如孔氏說四岳卽羲和四子則四子既主厤象授時且出居嵎夷南交西與朔方以察日景矣又使總四方諸侯之事帝堯用人必不如是之求備也惟周語太子晉曰共工從孫四岳佐禹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佐傳許太岳之嗣也杜注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一以爲共工從孫一以爲神農後兩說不同則未詳孰是

以孔說爲未安歟或疑妻與女二字辨析如此其嚴孟子萬章篇何以言帝之妻舜而不告段氏曰萬章所稱特其梗槪虞書所載乃其事實未可執彼而例此也

巽哉試可乃已　巽字之義蔡傳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强舉之意試可乃已者謂不若姑試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朱子謂巽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已而已之也孔傳云巽巳也退也言餘人盡巳惟鯀可試無成乃退正義中之曰巽聲近巳巳訓止是停往之意故爲退也潘士遴則據說文訓巽爲舉謂曰舉哉傾有不得已意數說不同而皆有未當案文選魏都賦巽乎交對之士巽作異字解列子楊朱篇何以巽哉巽亦訓異可見巽卽異字古人蓋通用也今若從異訓謂鯀之才質殊異在廷諸臣無有出其右者治水之役非鯀莫能勝任不如姑且試之試之不可乃從而已之如此說則不特意義直捷并哉字之神亦有理會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亦以巽爲異之假借惟謂是四岳閒堯言而驚愕之辭于語氣尙欠脗合也

克諧以孝三句　諧孔傳訓和烝訓進乂訓治言舜能以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蔡傳以下皆從此義惟王尙書引之經義述聞謂當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乂不格姦爲句引蔡邕九疑山碑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烝烝爲證克諧絕句以孝烝烝爲句之證又引列女傳母憎舜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爲乂不格姦爲句之證又謂烝烝卽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蒸蒸爲孝者如陸賈新語道基篇虞舜蒸蒸于父母光耀于天地論衡恢國篇雨露之施內則注于骨肉外則布于他族唐之發舜之烝烝豈能踰此後漢肅帝紀崇有虞之孝昭烝烝之仁章帝紀陛下至孝烝烝郗后紀以崇陛下烝烝之孝他若宗意傳張禹傳袁紹傳巴郡太守張納碑高陽令楊著碑蔡邕胡公碑引用烝烝無不作孝德言者可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爲孝也案張揖廣雅云烝烝孝也王以烝烝爲孝德之形容說誠有據但所引九疑山碑云云恐係蔡氏剪裁經文自爲韻語未可定爲古人皆如此句讀也

女于時一句　孔傳女妻也鄭注以爲不言妻者不告其父母不序其正兩說不同尙書撰異謂古人文字每字必有法凡言妻者必爲其正妻如以其子妻之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凡言女者不必爲其正妻如左傳宋雍氏女于鄭莊公驪戎男女晉獻以驪姬孟子齊景公涕出而女于吳是也左傳桓十一年傳晉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必以其未有嫡配也僖二十二年傳齊桓公妻之此謂正妻一人故不得言女之也其上文云狄人獲二女納諸公子下文云秦伯納女五人皆不言妻之一章之中分別書法如此然則尙書鄭注其所見精矣案鄭注禮記亦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與此意同蔡仲默書傳女訓爲以女與人殆亦以孔說爲未安歟或疑妻與女二字辨析如此其嚴孟子萬章篇何以言帝之妻舜而不告段氏曰萬章所稱特其梗槪虞書所載乃其事實未可執彼而例此也

嬀汭二字　嬀水名蔡傳謂在河中府河東縣出厤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孔氏安國云舜所居在嬀水之內孔氏穎達以嬀水在河東虞鄉縣厤山西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陸氏經典釋文亦云汭水之內也皆不以汭爲水名獨水經注厤山有舜井嬀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二水異源同歸渾流南入于河史記正義亦引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南流者嬀水北流者汭水二說與諸家異今考山西平陽府蒲州南有嬀汭二水皆南注大河與水經注地記二書合蓋汭本訓北訓內又爲小水入大水之名或後人見嬀水北有一小水入嬀遂蒙堯典而加名耳

嬪于虞一句　嬪婦也嬪于虞言使爲婦于有虞氏之家也虞蔡傳以爲舜氏金履祥疑是有國之稱案國語史伯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百姓者也周棄能播種植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夫以虞幕與禹稷契並言則幕爲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似無可疑但不知何時而淪於側微耳世本乃謂堯舜同祖黃帝果如其說堯是黃帝元孫舜亦黃帝八代孫則堯之二女于舜之曾祖爲四世從姊妹以之爲妻于義不倫雖曰古道尙質然聖人人倫之至不應亡宗瀆姓亂度無別如此故呂梁碑敘紀虞帝之世亦謂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質之於傳惟無句望而皆不言出自黃帝則世本之說固未足爲據也

舜典　孔氏穎達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至乃命以位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隋開皇初購求遺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尙書有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書舜典與堯典合爲一篇以愼徽五典上接帝曰欽哉之下文義蟬聯不可斷絕故通儒率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爲姚氏僞撰然或以爲古文舜典竄亡失至是始全得之遂疑一篇皆僞則亦不若考之過也

百揆時敘一句　百揆蔡傳以爲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敘者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此主孔傳百事時敘之說史記則以百揆爲百官言徧選百官百官各得其職也按揆字古無作百官解者釋言云揆度也左傳使之主后土以揆百事詩揆之以日毛傳亦訓揆爲度謂度日出入以定東西則史記百官之說非也後漢百官志注引古史考言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大戴禮盛德篇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不紀曰亂亂則飭冢宰此冢宰之職總領百事也又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空鄭康成以愼徽五典爲試以司徒之職此試以司空之職司空總領百事又兼冢宰也此雖就漢法以測古制然可見百揆時敘之非但指百官得職言也時孔傳訓是王氏引之謂當訓承承敘者承順也時與詩聲相近而詩亦訓承爾雅敘順也然則百揆時敘謂百揆莫不承順也說亦可通而要不若蔡傳以時而敘之解爲簡明也

賓于四門一句　賓于四門孔安國謂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蔡傳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爲故曰賓從孔氏說也鄭康成則讀賓爲儐謂舜爲上儐以迎諸侯也案古文賓儐字通見儀禮鄉飲酒禮注穆天子傳祭公賓畢注云儐贊禮也內史賓侯注云儐相又賓賓出日晁氏書說謂徐邈讀賓爲儐皆賓與儐通之證然儐接賓者也則卽讀作賓禮之賓于義初不悖也四門馬融云四方之門後儒據太平御覽以明堂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爲四門謂古者朝諸侯必于明堂也或又據逸周書明堂解及禮記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爲馬氏所謂四門二說皆非臆撰然說經之法亦不必如此其鑿也

納于大麓一句　大麓馬鄭皆訓山足蔡傳因之說文林部林屬于山曰麓是麓山足也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淮南泰族訓旣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高誘注亦以麓爲林麓說皆與馬鄭合顏之推家訓書證篇栢人城東有一孤山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此山上有堯祠俗呼宣務山余爲趙州佐其太原王邵讀栢人城西門內碑云上有巏務山方知此爲巏務也然則納于大麓北齊人猶能實指其地馬鄭注不可易也王肅破麓爲錄解爲大錄萬幾王充論衡引此經并引傳說言大錄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錄二公之事衆多并集若疾風大雨此卽當日博士之說案王肅號爲傳古文者而乃取今文家說以與鄭立異不思上文已云納于百揆矣大錄萬幾非百揆之事而何納于百揆又納于大錄經文不應如此累贅孔疏順猶力仲王義不可解也

受讓于德弗嗣一句　蔡傳讓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嗣也案讓德以禹讓稷契臯陶之類例之自是讓于有德之人若作謙辭以爲德不足嗣則當曰以德弗嗣不當曰于德弗嗣矣弗嗣字徐廣謂今文作不怡史記作不懌怡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此作不台台亦怡也漢書音義則云古文台作嗣然嗣與怡音義絕異裹氏棟謂古文怡字皆省作台古嗣字皆省作司如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原父皆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字或古台司字相似故亂之也此說得之者金仁山引王文憲說謂論語堯曰咨二十四字當在此而曹學佺亟稱之謂此下疑有闕文金取論語補之以接受授之終且使禹贊十六字心傳有所本云云意雖新巧竊恐于史氏闕文之義有未當也

上日元日　正月上日馬融注云上日朔日也月正元日姚方興傳曰元日上日也正義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蔡傳則兼舉葉氏上旬之日及曾氏上戊上辛上丁之類二義經義述聞謂當以葉曾之說爲是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上功正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鄭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上辛上旬之辛是不必在朔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曰祀社用甲甲亦不必在朔也古人格廟亦不必以朔日師褒宮鼎曰惟五月旣望王各于享廟師毛父鼎曰惟六月旣生霸戊戌旦王各于太室彤敦亦曰惟元年旣望丁亥王各廟敔與格同是古人格廟不必朔日也太平御覽引尙書大傳上日元日亦謂上旬之日非朔日也自張衡東京賦始以元日爲朔日漢以前無之此辨最爲有據然則補大禹謨者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殆倣效舜典而失其義者歟

文祖二字　文祖司馬遷以爲堯太祖馬融以爲天謂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康成則以文祖爲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王肅則但曰廟名孔傳又以爲堯文德之祖廟尙書今古文注疏云史公說文祖爲堯太祖者堯與舜同祖故受終于其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堯之祖黃帝必以之配天是馬與史遷合也五府五帝之廟見書緯帝命驗云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史記正義亦以文祖爲赤帝熛怒之府謂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曰文祖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五帝之府唐時蓋以黃帝配之明堂旣爲五府之總名

又爲南讌室之尊名是鄭說與馬氏亦同義也案馬鄭之說原本緯候而所解頗殊至史遷所言初無天祖之意乃援配天之禮牽合爲一恐非子長本旨且堯舜同祖仁山金氏已力闢之此等代遠無徵正無庸爲必然之論也

在璿璣玉衡 在察也璿璣玉衡諸家說異大要不出北斗北極渾儀三端史記璿璣作旋璣云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漢書律歷志衡平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此主北斗言也尚書大傳作旋機云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此主北極言也劉昭續漢天文志注引星經云旋機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說苑引此經釋云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所指二十八宿爲言曰禍福或謂樞星也下當有玉衡謂北斗九星也一句文義方貫此二說蓋兼北斗北極爲言者也魏志下杳四岳上觀璿璣蜀志時有景風祚雲从璿璣下來是漢魏以前多主北斗北極之義其以爲渾儀者始于尚書考靈曜及春秋文耀鉤而馬鄭主之馬融云璿美玉也機渾天儀可旋轉故曰機衡其中極箭所以視星宿也鄭康成云其旋轉者爲機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孔疏玉是大名璿是玉別稱機衡俱以玉飾但不可曰玉機玉衡所以變其文機衡者運機使動于下以衡望之漢以來謂之渾天儀是也案馬鄭之說較蔡說爲長故蔡氏據以立傳而于篇末兼存北斗云云蓋不欲抹煞前人故也

以齊七政一句 七政之說亦有數端史記以七政爲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大傳以七政爲天地人及四時馬融以七政爲北斗七星謂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法天第二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第四曰伐水謂辰星第五曰煞土謂塡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日月五星各異故名七政鄭康成亦以日月五星爲七政謂以璿璣玉衡觀受禪是非案經明言七政而乃以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當之是史遷之說顯與乖違大傳四時三才云云於數不差而義亦未當故七政當以馬鄭日月五星之說爲正但馬取日月五星分配北斗雖詩緯含神霧及石氏星經均有是言然既屬北斗於所謂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不免自相牴牾蓋日月五星運行于天皆有自然之度渾儀者寫其度之自然者也經之意謂以璣轉衡窺在天之度與在器之度兩不相差是之謂齊倘稍不如璣衡則爲變異非以北斗之所指驗列舍之盈縮如說苑所云也鄭謂觀受禪是非恐亦非經本指

肆類于上帝 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告天及五帝正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類造

上帝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方氏回曰人主自有祭天之禮因他事及出征大裁告天則謂之類明非正祭也上帝之爲天如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總言之謂之天專以天之主宰言之謂之帝孔安國謂告天及五帝則一天之外又有五帝竊恐非也案方謂類非正祭之說與蔡傳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之言極合至謂天之外不得有五帝似亦未當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家語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月令亦有五天帝五人帝之說是五帝之名固不得而破除也惟鄭康成以昊天上帝爲天皇大帝即北辰之星五帝爲靈威仰汁光紀等即北辰宮中五帝座此則讖緯家言或未可據爲典要也

禋字辨 禋鄭訓煙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馬融云禋精意以享也王肅則訓爲絜祀絜古潔字尚書後案謂鄭以禋是祭天神義主燔燎故取升煙之義袁準正論曰禋者煙氣烟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慕其必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此之謂也若云潔祀爲禋凡祭祀無不潔者而不可謂精也準此論最得鄭意案禋司馬彪祭祀志取庾憙說作垔謂湮字涉神必以禋今之示不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庾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庾書作圭正之示今之蒸梁時尚書字必作垔或从俗作堙謂垔即爾雅之瘞薶故曰正合祭義然魏公卿上尊號奏曰烟于六宗以烟爲禋則與鄭注義合若尚書大傳作湮于六宗當是後人誤加水旁不足據也

六宗二字 尚書眾訟惟六宗爲多自漢以來說凡十有餘家或主天地四時謂萬物非天不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或主天地四方宗日月星辰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宗四時五帝之屬或以天三宗地三宗爲六宗天三宗謂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地三宗謂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或以六宗爲乾坤六子或以爲六代帝王或又以宗三昭三穆合爲六宗夫經文上明言類于上帝下明言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則六宗之別有所據可知諸家所云非一實覆天地即侵涉羣神顯與經相違戾至謂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與謂大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及以六宗爲天地之游神諸說尤茫如捕風無可依據故後世通儒多從孔安國寒暑日月星辰鄭康成星辰司命司中風師雨師之解蓋孔本祭法鄭本周禮以禋祀之例衡之所指皆屬天神

故較諸家爲長也然孔子祭法本文上除其天地下遺其四方但取其中以爲六宗已爲司馬紹統所譏而鄭舉大宗伯文亦去上帝日月其割裂與孔正同是虞書六宗未知誰于經旨爲合也

五玉或作五樂考 五玉先儒皆以爲五等諸侯所執之玉即上文五瑞也尚書大傳作五樂謂樂正定樂名元祀岱岳山貢兩伯之樂爲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儀伯之樂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爲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干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爲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冬祀幽都宏山貢兩伯之樂爲冬伯之樂舞齊陽曰縵縵鄭注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漢書郊祀志亦作五樂顏師古注云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顏此說雖與大傳不同而五玉之爲五樂必漢魏時本有此音義因而治尚書者所從各異也但白虎通引此亦作五玉鄭孔書傳疏並不言異文自當以玉字爲正

協時月正日 協白虎通引作叶古協叶通也時蔡傳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曾氏收曰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時之爲九十日常有餘月之爲三十日常不足故協之爲難并時之有餘月之不足而協之故十九年而七閏爲一章二十七章謂之會時月之朔由章會至于統元則至與朔合爲此之謂協時月日在天爲度在厤爲日時月由此積焉故正之案時有餘月不足即蔡傳所謂氣盈朔虛也十九年七閏而爲一章即蔡傳所謂氣朔分齊者也至與朔合則又厤家所謂厤元詳皆見閏月定四時成歲注中其必協而正之者蓋上古諸侯正朔雖稟之天子而厤法或不甚畫一如春秋傳所載晉厤晉厤每有差互以此推之唐虞之世可知不於巡狩時齊其不齊則授時作事必有不協不正者矣此協時月正日所以爲修廢舉墜之首務歟

同律度量衡 同齊而同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陽爲律陰爲呂言律不言呂者呂統于律也度五度分寸尺丈引也量五量龠合升斗斛也衡權也五權銖兩斤鈞石也蔡傳十二律之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以次相間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容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

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此說本漢書惟謂十龠爲合乃沿孔疏之誤蓋合者取合并之義若十龠爲合則一斛該萬龠而量太大矣當以漢志及朱子文集合龠爲合之言爲是

如五器卒乃復 五器馬融以爲即上五玉鄭康成以如爲以物相授與之義謂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經義述聞謂二說皆非五器蓋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也五禮五玉既依諸侯之爵則五器亦當然若大行建當樊纓貳重掌客之甕豆鉶簋簠皆由上公而侯伯而子男遞有隆殺之數也案蔡傳引劉侍讀說訓如爲同謂五器即五禮之器蓋已以馬鄭云云爲未安述聞非之當已卒乃復馬連五玉解之謂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則不還鄭訓卒爲已訓復爲歸言巡狩禮畢乃反歸述聞以鄭說較馬爲近然下文格于藝祖在朔巡守之後則此時猶未歸也尋繹經文所謂復者當是諸侯反歸其國蓋此時東方諸侯來朝于岱宗之下以聽政令至協時月以下諸事皆畢使之各返其國故曰卒乃復也以觀禮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甯爾邦之文觀之述聞說洵不誣也

至于南岳 史記封禪書以衡山爲南岳漢郊祀志用之地志云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今在湖南衡州府西白虎通引大傳說以南岳爲霍山謂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水經亦云霍山爲南岳在廬江灊縣西南灊今安徽潛山縣也論衡四岳亦指霍山而爾雅釋山說五岳云江南衡又曰霍山爲南岳蓋兩存之或據郭璞注漢武帝始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岳故移其神于此云云謂霍山之祀自漢武始尚書今古文注疏非之云是漢武按古圖書復南岳之舊非始以霍山爲南岳也通典引三禮義宗言唐虞以衡山爲南岳周以霍山爲南岳此傳寫互謬周禮云衡山爲南岳則唐虞南岳自是霍山案經文言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舜都蒲坂以吉行五十里計之一月可到霍山若衡山則相距甚遠且又踰江恐不能以觀南方諸侯故歐陽夏侯等皆主霍山而伏生大傳又有中祀霍山及莫南方霍山之文也惟安徽霍邱縣自有霍山水經以潛山縣之天柱山當之未詳孰是

藝祖二字 藝祖蔡傳云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尚書大傳藝祖作禰祖五帝本紀則作至于祖禰廟白虎通則藝禰並見巡守篇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下引書作

歸假于祖禰其三軍篇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之命至禰不嫌不至于祖也下引書格于藝祖玩篇內皆言禰而引書作藝與巡守篇不同尙書撰異謂淺人以古文尙書改之其說是也又通典引之云獨言禰辭特先從禰後至祖也馬融王肅皆訓藝爲禰許叔重說文不收禰字然伏生大傳有之故呂伯雝錄之字林以補許氏闕遺禰之爲義見何休公羊傳注云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疏曰舊說禰亦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亓猶自最近于已故曰禰由諸說觀之藝祖卽禰祖禰父廟之稱也宋人援此經文世稱太祖爲藝祖失其義矣

五載一巡守　巡猶循也守古狩字巡守者循行而視其所守也五載一巡守有謂人情久則玩多怠廢而不振故五年一提警之使制度井然復如其初以時而新不致有廢置更改者此卽林氏之奇所謂封建爲國則巡守朝覲之時不可以不嚴之意也有謂君民一體不可邈然不相接故必躬親撫巡然後上下情通而教化洽者此與蔡傳君臣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荅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和洽之說相近二者雖殊而意實相足蓋先王之制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一偏之論也或疑周十二年王乃出巡虞舜五載一巡守幾于太數不知巡守有常期供給調度可以豫備則物自不費方岳有常所宮室道途可以豫修則民自不勞兼之儀衛少而徵求輕故行之五歲可不病其數也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謂舜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幷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靑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合古九州冀兗靑徐荊揚豫雍梁爲十二州也孔氏穎達曰知分冀州爲幽州幷州者周禮職方氏有幽幷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乎古知舜時當有幽幷職方幽幷山川于禹貢皆在冀州幷州之域知分冀州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無梁靑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氏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靑州之地知分靑州爲之也又孔氏謂舜居攝之時置十有二州蔡傳謂舜卽位始置十二州引吳氏說以爲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事初不計先後之序也以理推之似蔡說爲長

恤字解　恤古尙書本作卹文選潘岳籍田賦惟穀之卹李善注引書惟刑之卹說文引書無毖于卹皆从卩可見卹乃書本字也五帝本紀則作惟刑之靜徐廣注今文作惟刑之謐索隱曰古文作卹今文是伏生口誦卹謐聲近遂作謐也尙書撰異云史記作靜者以故訓易其字使讀者易通謐訓靜故易爲靜也古文作卹亦是靜愼之意周頌誐以謐我春秋傳引之作何以恤我今毛詩云假以溢我爾雅釋詁毖神溢愼也又恖謐愼㝎謐顧皆訓爲靜莊子書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曰洫本亦作溢然則卹恤與謐洫同部相假借皆謂愼靜蓋愼靜意得交通未有心氣不靜而可謂之愼者未有能愼而浮妄不除不猶然當靜者卹刑謐刑訓無二義也方興爲傳訓憂誤矣案卹固有愼義然說文血部卹字云憂也心部恤字亦云憂也是二字之爲憂不始于姚氏僞傳且愼字是古文欽字內義卹仍作愼解于義爲復憂字之詁殆未可易也

殛鯀于羽山　殛馬融云誅也羽山東裔也爾雅殛亦訓誅趙岐孟子注韋昭國語注竝同惟說文反部作殊訓厠殛殛之間尙書撰異謂左傳流放四凶以禦魑魅不言殛爲殺孟子萬章篇引書雖改竄爲殺而殺部黎字之假借左傳殺管叔而蔡蔡叔是也天問永遏在羽山三年不施王注言堯長放鯀于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呂覽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高誘注引書云縣則殛鯀死于羽山先殛而後死也說極分明夏本紀亦謂舜行視鯀之治水無功乃殛之于羽山以死是因殛而死非訓殛爲殺也明矣案洪範殛字古本作極左氏昭七年傳釋文亦作極然則此殛字殆極字之假借殛之本字爲殊殺也斷也假借爲極極窮也孟子又極之于所往是也善乎段氏之言曰說經以文義爲主字書以字形爲主虞書殛訓誅不訓死說文講字形之書故殛殛皆从歹一例訓死其引書則爲假借于經訓不相妨也羽山地理今釋謂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近南一百里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故馬氏以爲東裔地也

柔遠能邇一句　柔遠能邇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姚氏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二說相反然能字之下皆須加一安字而後可通故蔡傳不用而以柔者寬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也釋之蓋柔能以教化言柔是順其自然而導之不強之以所難能者有教其所不能責其所可能之意遠近之勢如此也尙書今古文注疏據釋詁文柔安也邇近也謂能當讀而如也言安遠國如其近者也漢督郵碑作渘遠而邇而如字通也詩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侞也安遠方之國順如其近者侞卽如字也按訓能爲如作柔遠如邇文義不附甚直捷但古能字多訓爲善漢書公卿表柔遠能邇師古注云能善也康誥不能厥家人左傳不能其民不能其大夫公羊傳不能乎母所謂不能皆不相善之意由此例之謂能字與如通則可謂書能字定當作如字解恐非經意至鄭注訓能爲恣大覺詞費故說經家罕從之

亮采惠疇一句　亮采惠疇采事也惠順也諸家說同惟亮疇二字各異史記訓亮爲相孔傳訓亮爲信訓疇爲誰蔡仲默則訓亮爲明疇爲類謂舜言有能廣帝堯之事者使之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案如孔說謂信立其功順其事者爲誰則采與疇字皆倒置不若蔡傳之文從字訓而于史記說亦足以包之尙書撰異云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云亮順也从几从高省吳志吳主亮字子明蜀志諸葛亮亦字孔明此字从几高會意人居高則可遠眺故曰明也爾雅亮相也古輔相與相視無二義相視卽說文明也之訓至疇之訓誰則專訓類則統詞雖則分別而實相通此疇字當以訓類爲是觀此則蔡傳之不用故訓非好爲立異矣

黎民阻飢一句　阻馬融本作祖訓始也鄭注阻讀曰俎阻厄也王子雍則訓阻爲難與孔傳說合尙書後案謂阻字古本作且宜和傳古圖周穆公鼎王公鼎凡是祖考皆作且古金石文此類甚多故馬作祖訓爲始說文且部云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俎从半肉在且上是俎且同物故鄭讀若俎而俎音與阻同因訓爲厄也王肅竊其義故訓爲難孔傳之但究直改爲阻則非是尙書撰異亦謂古且俎同義同孔壁與伏本當皆是且伏讀且爲祖訓始或通以今字作俎而說之者仍依今文爲訓如馬李長注是也至鄭以九載績用黎民久飢不得云始飢故俎讀曰阻阻厄也正如昧谷壁中作卯谷而鄭讀爲昧也學者妄改經文作阻覽注文不可通於是例置之云阻讀曰俎也案經傳文字爲後人竄易者不可殫述阻古作且誠有如二書所云而鄭氏厄字之訓較馬義爲優故後儒皆從鄭說

五品不遜　五品鄭康成以爲父母兄弟子蓋據文十八年左傳舉八元使數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契在八元中而此句承上百姓而言故用以釋經也蔡傳則以五品爲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品級蓋以此五者皆人之大倫不應遺却君臣朋友夫婦也遜順也不遜古文尙書作不孫今文尙書作不訓說文心部愻字云順也从心孫聲引書五品不愻然愻字他書不多見惟王肅家語小人以不愻爲勇字作愻尙書大傳則作五品不訓史記五帝本紀又作不馴索隱云史記馴字徐廣皆音訓順也是馴卽訓也漢書王莽傳宣美風俗五品乃訓周舉傳帝下策問曰五品不訓谷永傳謂訓五品謝夷吾傳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此皆承用今文尙書說然訓作順解非教訓之訓也是則愻遜馴訓字異而義實同也

敬敷五教在寬　五教卽五品也林氏之奇曰自其可爲百世之常法言之謂之五典自其設而爲教言之謂之五教然傳敬敬其事敷布也寬裕以待之也言五者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于氣質之偏溺于物欲之蔽始有昧于其理而不親不遜者敬以敷之而又寬以待之使之優游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眞自然呈露而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或疑數亦多術豈必事在于寬陳氏大猷曰數入者易于欲速而受教者難于速成易于欲速則忿疾佗求之所自生難于速成則扞格之所自起故夫子誨人不倦王者必世後仁皆是寬之意然敬寬二字闕一不可敬而不寬因不免于拘迫寬而不敬尤必失之縱弛故惟敬以處已而後人不敢慢寬以待人而後人易以從陳氏雅言謂此二字于古學數者不能易誠哉不能易也

五流有宅二句　五流有宅二句鄭康成讀宅爲咤訓懲艾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艾五咤謂桎一梏二拲三三居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鎭服蕃服也馬季長則以爲在八議君不忍刑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說與僞孔傳同惟中國之外孔作千里之外云乃罰爲疏引周禮調人職及王制之文以證三居之義尙書後案駁之曰調人父之讐辟諸海外云云乃罰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未殺之間雖已會赦猶當使之離鄉辟讐此非刑法之正何容牽合以爲三居之制且其上文言過而殺傷人故爲教令所及若非過殺赦後尙不及安得有辟之事乎且三居者乃平日執法定罪因其入于八議猶有可援故入之于五流與調人教後亦迴別況入學不率教猶且屏之九州之外此犯五刑者本當斷肢體刻肌膚今但徙之千里之外何足蔽辜當從鄭居之夷狄爲緊疏引調人及王制疑不於倫後案駁之良是但懲艾之器與三等之居馬鄭皆屬臆定蔡傳引孔氏以未見所擬疑之議罪雖爲必然之論也

益一字　益卽秦人之祖柏翳也柰登以入爲去故訛益爲翳秦紀謂柏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與書所云益奏庶鮮食益作朕虞若上下草木鳥獸者相合太史公獨以爲秦紀字異乃析而二之不知虞功臣四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柏翳功如此其大而書反不及紀之乎太史公于二帝本紀言益見秦本紀爲翳則又從翳豈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叔伯益與柏翳爲二乎抑或出于誤遷二手故其說前後矛盾也羅氏泌路史因之可謂訛誤之相承矣又或以益爲皐陶子此尤未見其必然何也春秋時秦後盛使伯益果皐陶子則秦乃皐陶後也而傳稱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使皐陶猶有後于

案文仲何以胄之若是哉以是觀之則益與皋陶非一族也明矣

教胄子一句　胄子之胄王制注及漢書禮樂志竝作育說文引尚書作育大司樂注亦作教育子史記五帝本紀則作教稺子經義述聞云育子即稺子也育字或作毓通作鬻又通作鞠毛傳云鞠稺也古者入學習樂在未冠之時未冠者通謂之稺子西漢經師必有訓育子為稺子者故史公以稺代育與胄古聲相近作胄者假借字耳逸周書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亦謂未冠者為胄子也自馬注訓胄為長始與史公異然云教長天下之子弟則是以教胄二字連讀而訓為長子也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國子也釋文引王肅注曰胄子國子也是鄭王皆以胄子二字連讀然訓為國子則亦不專指長子而言大司樂注及王制注可證也孔疏遂誤以長國子為長子引說文云胄允也釋詁云允繼也繼父母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又誤以傳內長國子三字連讀而釋之曰令夔以歌詩教此適長國子也自是之後遂相承以教胄子為教長子與馬鄭王注咸相遼戾而史記之教稺子更莫有能通其義者矣案此申胄子之訓委曲詳盡然長子之解宋元以下諸儒多主之于經義亦未遂戾故存以備擇采可也

寬而栗一句　寬而栗馬融云寬大而敬謹戰栗也蔡傳栗莊敬也凡人寬者必不足于栗故欲其栗尚書今古文注疏闕寬栗者西方之行漢書翼奉傳西方之情喜行寬大栗者聘義縝密以栗注云堅貌性行寬大者欲寬肆之以堅栗濟和為春生堅栗為秋成此言仁義所本也案表記寬而有辨注云辨別也猶寬而栗也是言寬而有分別詩箋訓栗為析古聲栗烈相同鄭以分析釋之蓋與辨別為近夫梗直者加以溫厚寬大者加以明辨性以相反者相成與莊敬意亦足互為補備又栗字徐巡以為木至西方戰栗也蓋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揫也故古文栗木字从西取戰栗之義而凡戰栗字皆用此說者謂栗壁中古文作𣡌从鹵从二鹵故徐氏云然徐蓋傳杜林漆書古文者也

律和聲一句　聲宮商角徵羽五聲也凡歌聲長而濁者為宮漸短而清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管子所謂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凡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是也聲既有清濁長短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蔡傳謂假令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者是也案古者樂但有五聲至周武王加變宮變徵是為七聲十二律各當一辰以五聲配十二律而旋相為宮之法生焉三分損益者上生則三分益一下生則三分損一益者四乘三除損者二乘三除即得各律實積及管長如黃鍾管長九寸以二乘之得十八以三除之得六寸即林鍾管長蓋以九作三分損去一分故止六寸也林鍾上生太簇林鍾管長六寸以四乘之得二十四以三除之得八寸即太簇管長八寸自黃鍾至林鍾自林鍾至太簇皆隔八位故曰隔八相生餘放此諸律各具五聲合十二律六十聲加變宮變徵則為八十四聲此十二調旋相為宮之法也以十二調配十二曲每五調而為一曲其配之也太陰倒十衡如黃鍾為宮則仲呂為徵無射為商夾鍾為羽夷則為角五調各具七聲凡六十調共二百四十聲此六十調旋相為宮之法也五聲之中臣不得過君民不得過臣事不得過民物不得過事但十二律長短不同當其交互相配有不合于損益之序者則君臣民事物將至奪倫故為十二律以應之所取五聲二變其節皆和至矣蓋大呂夷則無射仲呂取前六律之聲稍下不和故為六變律及變半律以濟之律自黃鍾九寸至應鍾四寸七分皆以次遞降惟大呂夾鍾仲呂介乎前三陽之間按序下生則太短則候氣不應作樂而樂不和故用三倍律以當之正變倍半之法且然後清濁高下各得其宜此說本于章成周氏玩之可以得依永和聲之大概矣

朕堲讒說一節　堲疾殄絕也殄行朱子以為傷人之行如殄戮用乂殄殲乃讎皆傷殘之義也師眾也震驚朕師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眾白以駭眾聽也納言官名林氏謂即詩所謂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者也允信也蓋傳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辟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案有出有納而官名納言王氏樵謂以納該出是也出者上之命者下之言而統曰朕命者王氏謂以上該下是也傳氏元初曰舜之時明目達聰無壅蔽而慮及讒說殄行者蓋方將人君子相與匡扶闕失竭賢盡獻而讒說一出大則移易主意次則阻撓事機人心動搖所關匪細維喉舌正所以防壅蔽而養聰明也

堲字體　堲史記作畏忌說文云堲疾惡也从土即聲引虞書朕堲讒說殄行古文則作垐垐謂以土增大道上从土次聲尚書撰異謂土部下當有聲字古文以即為聲小篆改從次聲者古音次讀如漆是以周官巾車髹飾杜子春讀髹為漆王符潛夫論次室倚立而歎嘯即列女傳漆室之女以次汝封孫鼎皆兩引

之次皆作即說文引虞書若明假借之法此堲字不訓以土增大道上乃疾惡之假借古次聲即聲同在第十二部許氏恐人不曉故又釋之曰堲疾惡也當依俗讀去聲猶首部引布重莫席而釋之曰纖蒻席也謂此莫非火不明之訓也口部引洪範曰圛者升雲半有半無謂此圛非回行之訓也學者以此推之可以得其通例矣案說文解字有本義有假借有引伸義土增大道上乃堲字之本義古文堲而訓為疾惡此則假借之義讀者多誤故撰異為分析之如此

二十有二人　二十二人孔馬二氏數四岳十二牧及新命六官而遺皋陶稷契鄭氏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而不數四岳　說皆未確自蔡仲默書傳從王氏蘇氏與朱子之言以四岳為一人合九官十二牧為二十二人於總結上文之旨最合久成定論矣近王尚書經義述聞又以二十二人上二字為三字之誤謂四岳四人殳斨伯與三人朱虎熊羆四人為四人九官九人十二牧十二人合之則三十二人似于經文尤該括無遺而平心思之不特以四岳為四人見駁于先賢已成鐵案即以殳斨伯與七人而論垂讓之而帝無申命益讓之而帝亦無申命是此七人者縱不得目為碌碌庸臣要其非稷契皋陶夔龍之倫亦可概見其傳之不數當必為此之故無斷孤據帝咨四岳下有僉曰字遂援為四岳同對之證而并此七人而數之以湊合三十有二人之數也至路史注以元愷十六相與羲和六卿為二十二人則非經文所有昔人已詆其不足信好辯者猶欲引而伸之其亦惑而已矣

分北三苗　分北三苗鄭康成謂在西裔為諸侯者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此以三苗為既竄之三苗也蔡傳善者留不善者從之使分背而去則指三苗之留于故都者說以說苑淮南子及鹽鐵論諸書考之舜時三苗北在荊楚洞庭之未從遷者非三危之三苗蔡傳說是也北蔡訓背鄭注云猶別也鄭之意蓋以古文北字从二人作火別字从八作火二字相似說文八部云火別也引孝經上下有別又廾部云火古文別許慎學于賈逵而逵傳古文尚書鄭亦從逵故用其讀後翻變鄭解尚書遂失四聲謂北古別字而以鄭北猶別之訓為可怪尚書撰異辨之曰古北背同音通用吳語韋昭注北古之背字許君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又云人猶背也與鄭注北猶別也正互相發明昧不知經文自作北字乃欲改為八字而讀鄭致玉篇汗簡皆云八古文別誤由仲翔始矣觀此則蔡之訓背亦即鄭氏別字之意講小學者或謂當從八為是亦未之精者故耳

大禹謨　集傳謨謀也蓋虞史既述二典其紀載有未備者于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禹謨皋陶謨益稷三篇金仁山謂二典虞書之經三謨猶二典之傳也禹稱大孔氏謂大其功蓋禹之功多見于謨之所述也三謨以禹謨在前者許氏謙謂自格汝禹以下皆舜晚年事且以禹有天下故也案禹謨及五子之歌等篇出于東晉梅頤所上不在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之數文氣緩弱昔賢多疑其非真近世通儒詆之尤不遺餘力惟盧氏龍城札記引白田王氏說以為蓋係採摭綴緝而古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未可與姚氏舜典二十八字一例而廢棄之斯持平之論也

文命敷于四海　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蓋因孟子謂放勳為堯號故並重華文命皆以舜禹名釋之然文命之不可為禹名東坡蘇氏已辨之蔡氏書傳故訓命為教文教敷于四海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敷說文作旉云布也其敷字則云敟也然則書傳作敷始假借字四海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于禮義也釋文亦訓海為晦言其去中國險遠秉政昏昧也或疑文教云云為蔡氏所獨創不知易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文命即敷四海即命誥四方之意其謂之文命孫氏繼有曰堯以文德之君舜以文德佐之故聲教四訖禹之文命即舜之文命也

儆戒無虞　儆古文作敬今作儆說者以為唐開元時衛包所改也說文人部云儆戒也从人敬聲引春秋傳曰儆宮段氏玉裁謂儆與警音義皆同孟子引書洚水警予字亦用儆字也左氏國語亦用儆戒韋昭注儆戒也儆即戒也故敬為儆于義為積矣虞蔡傳訓度說文虞字云騶虞也从虍吳聲引詩于嗟乎騶虞不及此則然則訓度皆屬假借蓋以度為虞者度于無可虞度之時當致其敬也蓋常人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之道也下文罔失法度八事即其儆戒之目所以必于無虞之時致其多戒蓋人皆知戒于無事之時明王猶戒玩弛失法度則八事即其弛立而清明玩弛則頹放而昏憊然則益之陳謨實有與周易繻有衣袽終日戒及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諸義互相發明者歟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孔穎達謂洪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克為次也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五材即五行之材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于民尤急而為土之所生故于土下言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蔡傳云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陳氏師凱中之曰水克火以烹飪火克金以治金克木以成器此相制以洩其過者也斷木為

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此木克土而生五穀此相助以補其不足者也王氏炎又推廣言之潤濟洽之道猶之鑿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于地取之有時鎔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于山林斬之有時掄才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時耕耨有節穀之修也六府修然後可以正民德先富而後教也修字之義兼此諸說乃備

帝德罔愆一節　此節孔氏以爲人臣善則歸君之義蓋上煩密則下無所容故設而上急促則衆擾亂故貴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善善長而惡惡短也有過無大刑故無小罪傳謂即上篇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之意罪疑惟輕謂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輕以罰之功疑惟重謂功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重以賞之辜非經常也殺不辜失不經二者皆非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尤聖人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不若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罰嘗屈法以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而得行于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浹洽有以深入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

人心惟危四句　心者人之知覺主于中而應于外者也心一而已而曰人心道心何歟傳指其發于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于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于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厥中今舜之告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幷傳之也察此十六字發自堯廷以聖相承無以易此而其理經程朱二子表章而申明之然後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蔡傳云云約程朱之旨而爲文者也學者誠能觀其會通則四書中所謂格致誠正所謂擇善固執與諸儒所謂致知力行皆可一以貫之矣

誓于師一句　誓戒也曲禮軍旅曰誓禹會諸侯之師而戒以征討之意故曰誓于師也林氏之奇曰有會必有誓自唐虞以來則然而記禮者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誥而民始疑殷畔亦曰誓誥不及五帝觀此言禹乃會羣后誓于師則會與誓皆出于舜禹之時矣夫合諸侯以欽承天子之命豈可以無會有軍旅之事將以敵衆而用之豈可以無誓此堯舜禹所不能廢而有會有誓亦何害于未施信而民信未施敬而民敬乎由此觀之彼謂誓者殷民所以畔會者周民所以疑殆從見春秋時會盟之煩誓誥之數而人不信遂謂聖人之時亦然嗚呼其亦未探其本而已矣

皋陶謨　皋陶顏師古漢書注李賢後漢書注李善文選注均作咎繇今作皋陶者唐以後所改也此篇綱領在迪德知人安民三者而迪德又知人安民綱領蓋人主信能蹈德則能知人安民故皋陶首推旣迪德之義中陳知人之事末列安民之道夫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于古致治之本括此四字中而首于皋陶發之此若稽古稱同三聖而孟子論道統之傳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也

昌言二字　禹拜昌言史遷作美言孔傳訓昌爲當陸德明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音當浪反引李登聲類云讜言善言也尚書撰異以昌爲古文讜爲今文據趙岐孟子注禹聞善言則拜引書作禹拜讜言爲今文作讜之證又據班固西都賦讜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云讜言美言也讜音黨孟堅蓋亦用今文尚書說讜逸周書作雒解拜手稽首讜言盛氏云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傳而讜正注謂讜言是也案張平子碑訪言允諧劉寬碑朝克忠讜又對策嚴讜讜之風進用讜古只作黨漢人或加言旁故許氏不收而李登呂忱乃收之耳至昌之所以爲讜則以二字聲近而義又相通故今文作讜而古文作昌也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蔡傳巧訓好令訓善孔大也言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禍心之人也或曰巧言令色共工也此所稱或說蓋本孔穎達疏云上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靜言庸違巧言也象恭令色也孔傳則訓孔爲甚尚書後案謂爾雅釋言云孔甚也壬佞也孔壬卽甚佞之謂引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公羊曰何以書甚佞也爲讜又謂佞古讀爲年國語與人論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年協而年又或讀壬田又或讀陳故甚佞謂之孔壬既同物又同音蓋古訓也案此主孔傳幾有依據然以行文之法衍之三句正是一例不應上二句驩兜有苗俱實指其人而此句獨空無所指且巧言令色于靜言庸違象恭亦相符蔡傳之說存孔疏亦有見也

擾而毅一句　擾而毅鄭訓擾爲事理擾順又曰擾馴也致果爲毅疏曰周禮太宰以擾萬民鄭云擾猶馴也言能馴擾其嗜慾張揖廣雅馴字云擾也然則擾爲順也又爲馴也史本紀載此經徐廣亦作擾爲柔司徒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尚書後案云夏本紀裴駰集解徐廣曰擾音柔

攷玉篇擾馴也引尚書擾而毅是此字本作犪因隸變通作擾而犪亦音柔說文云犪牛柔謹也从牛夔聲讀若柔管子地員篇其木宜擾桑柔桑也故馴以擾訓之擾音柔而徐廣于此擾字亦云一作柔也今人讀而小反非也案馴擾之訓本有柔義但經文已有柔而立句此擾又作柔于義爲複尚書今古文注疏謂當云亦作揉說詩揉此萬邦鄭箋云揉順也與擾同義當從之又玉篇擾字有二小二沼兩切則今謂擾爲而小反亦未爲失是也

剛而塞一句　剛鄭訓剛斷塞實史記作實說文作恧訓實也从心塞聲引書剛而恧尚書撰異謂作恧者壁中原文作塞者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也邶風其心塞淵毛傳云塞瘞也鄘風秉心塞淵鄭箋云塞充實也大雅王猷允塞鄭箋云信自實滿毛傳訓塞亦充實也[illegible]作實與許君合與今文尚書[illegible]發從土興從心之字音義皆同今注尚書者輒改皋陶謨及各家所引今文堯典皆从心作恧然則毛傳亦將改爲恧淵乎自以爲得說文則小學而失小學之意亦非許君造說文之本旨也案說文所載固多古文而必改今釋傳以從之將改之不勝其改矣撰異云云可爲泥古者鑑

彊而義一句　彊而義傳云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是以義爲理義之義也尚書集注音疏引聘義曰所貴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又曰勇敢彊有力者用之于禮義則順治故彊而義乃爲成德蓋亦主此解也經義述聞謂義當訓爲善性彊而又其善也大雅宣昭義問毛傳義善也緇衣章義惡字通作儀爾雅儀善也周頌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毛傳與爾雅同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而有之乃爲一德寬者失于緩慢故性寬宏而能莊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則彊與義亦是上下相對昭元年左傳不義而彊其斃必速正與此相反若云彊而合義則九德皆當合義非獨彊與義也案說文義字云己之威儀也緇衣臣儀行鄭注云儀當爲義可與儀通然後善亦義也而後善未有不合于義而可以爲不義者而經云以恃強者或不義故曰彊而義始足爲彊以義于彊字尤切非謂餘八德可以不必合義也左傳不義而彊云云亦是謂不能合義而從有彊力衛述聞所辨未免過泥

俊乂在官一句　俊乂統上三德六德言鄭康成云才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正義稱馬王說亦然考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是則俊非千人于人乃英也鄭注云云蓋本淮南泰族訓千人者謂之俊許氏說文亦云俊才過千人也其百人之名辨名記未有蔡族訓但云百人者謂之豪大抵此等名稱原無一定各以意說故有異也俊乂在官言俊義皆在官使蔡傳謂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是也乂漢書谷永傳引作艾尚書今古文注疏引釋詁云艾長也歷也郭注艾長者多更歷爲俊乂謂大臣耆老之證又據孔光傳今年耆有疾俊乂大臣爲國之重及國語耆艾修之見俊爲大艾爲老此說亦未的詩或肅或艾艾卽乂也大甲自怨自艾艾卽乂也惟五十日艾乃有老義恐不得以之訓此乂字也

撫于五辰一句　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于四時而土則旺于四季蔡傳謂如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胡氏旦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爲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阪隰所以撫土辰也春斬蓬萊所以撫水辰也又曰春盛德在木夏盛德在火季夏勞民勤相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也撫慢無不收藏積聚亦所以撫四辰土寄旺四時四時運五行在其中矣五行之時謂之五辰者類考以爲漢起于辰巳之辰義辰者星紀之首歲紀之始也日月之會謂之十二辰以日月所合始于東方蒼龍角亢之次而角亢則辰之次日月星亦謂之三辰以日月星至辰而畢見也張闓五迭起于角軫故五行之時謂之五辰也

勑字辨　勑我五典勑字孔傳訓正易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釋文云勑恥力反字林作敕鄭云勑猶理也一云整也古或借作飭又通作飾漢藝文志引易云明罰飭法史記五帝紀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勑字爲誡呂覽注飾讀爲勑勑正也是勑有正訓也尚書後案勑字古文作敕說文支部云敕誡也臿地曰敕从支束聲引此經及下文敕天之命以諸惟民其敕懋和多士敕殷命告敕于帝易噬嗑象詞本皆作敕詩楚茨旣匡旣敕箋云祝嘏辭以敕孝孫蓋古者教戒之辭亦曰敕漢陳咸傳及北海丙吉碑茂漢諸傳言敕者十數後漢書孔宙碑西岳華山等碑始變爲勑而隸經敕字亦遂作勑矣案說文勑字云勞也从力來聲禮樂師韶來瞽皋舞注云來勑也勑讀爲牽爾來工勑音賚勑與敕音義本不相同但古書多假借故張參五經文字謂敕古勑字則敕勑飭之通用蓋由來者遠矣

五禮有庸一句　有庸有字或以爲五字之誤五禮蔡傳不別訓孔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鄭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民也王子雍則謂王公卿大夫士以卿與大夫分爲二等故不及民江氏聲以五

殷爲五等諸侯三級大夫四士五蓋以禮自天子出天子所以待臣下不應天子在五禮之中又曲禮言不下庶人庶人通用士禮故不別爲用引王制鄭注殷制合伯子男爲一是殷之諸侯爵三等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是周之諸侯雖五等而禮亦止三等故謂五等諸侯爲三也卿大夫四士五者謂臣下皆欲以禮相接不當捨朝臣而專事諸侯故必兼言卿大夫士于理乃完足也案舜典五禮蔡氏主吉內軍賓嘉言本上下所通用此不別訓殆同彼傳以鄭王諸家之說存之以備異義可也

五服五章一句　蔡傳以五服爲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五服五章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蔡氏下曰周官司服公服袞冕而下九章之服如王之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之服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之服如侯伯之服孤服絺冕而下三章之服如子男之服卿大夫服元冕而下一章之服如孤之服士皮弁無章數也考司服注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刺以爲繡與益稷所言不同蔡氏謂是增損有虞之制而爲之理或然也王云公衣五章裳四章侯伯衣三章裳四章無龍與山子男衣三章裳二章無龍山蟲火孤刺米于衣無說衣一章裳二章黼黻而已大夫衣無文裳一章刺黻而已此則諸家之所據也近孫氏觀綵尚書今古文注疏引大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云云謂衆減禮學郊祀之服易以約伏生猶見先秦制度傳授其義似較可信以釋書袞觀也鄭司農周禮冕注袞卷龍也自天子至士總名之服廣雅山龍彰也亦舉山龍以該五章證之然山取其鎮龍取其變故日月星辰而下惟此二者爲尊不應尊者不殺而賤者反殺大傳所稱恐係秦制未可據爲虞制如此也

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之曰蔡傳謂當作日疑也言惟思日贊助于帝以成其治而已日贊贊者張九成云所助者非一一亦也案曰字作日張横渠薛氏皆云然林氏之奇謂此說比先儒爲優蓋經中如洛誥今王即命曰釋文一音曰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曰勤釋文一音日以是知日字曰字經文多相亂而此下文又有予思日孜孜與此文勢正相類故可從也或曰知字作曰字解未爲不可蓋思曰猶永念曰也皋陶謨言未知底績與否惟私心自計以爲事事贊助于帝是則皋之所以爲臣耳於義亦通然以孫氏繼有所云贊才之進退生民之休戚所係于君鑒者甚大人不可一日不知民不可一日不安故思日以知人安民之謨贊帝行之之言觀之則作日字訓者其義爲尤長也又贊史記訓道鄭注訓明襄馬融訓因鄭訓揚尚書今古文注疏用鄭義謂贊贊猶明明明即勉勉也襄揚聲相近得爲揚言所以從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說也此說訓詁近同仍當以蔡傳爲是

書樵經解　卷六　虞書　皐陶謨　十八

書經集解卷一終

（藝文書館精製縮版）

書經集解卷二

鄞川馮世瀛箸樵宋耕　四明馮善長掌明氏重校

益稷

蔡傳今文合于皋陶謨案帝曰來汝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文勢相接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析而二之非有意于其間也以下文益稷佐其成功因以名篇而序益在稷上

予乘四載一句　四載之說水乘舟陸乘車諸家皆同惟山行澤行訓解各異史記夏本紀兩言泥行乘橇山行乘欙徐廣云橇世或作蕝直轅車也音儿足反河渠書泥行蹈毳山行即橋橋注音郵搖反溝洫志又云山行則梮服虔孟康皆云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橋謂以鐵如錐長半寸施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韋昭則云梮如輿牀人舁以行路也木孔安國說以爲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楯山乘樏今就諸說形狀參考之輴即橇與毳樏即梮與梮及橋皆如濟引或說以樏爲人所牽引韋昭以爲輿牀與諸家爲異耳近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及江氏尚書集注音疏告從說文以一車二舟三樏四輴爲四載然輴即輴之假借是說文之訓即孔傳之訓也至路史餘論據尸子行山以輴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沙以軌則經曰乘曰載不應以板與履當之且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載內然書殘引尸子又作泥行乘蕝蕝即橇橇與軌聲近恐係傳寫致差況呂覽慎勢篇又作塗用楯沙用總紛粉米字未可執彼而疑此也

刊字考　刊古作栞說文木部云栞槎識也从木𢆉闕引夏書隨山栞木讀若刊栞篆文从幵云闕者謂从𢆉不知何字衣形會意諧聲何屬也說文列字俱以小篆居首以籀文附小篆之下亦間有以小篆附古籀之下者此云篆文从幵則栞爲孔壁古文可知槎識云者段氏玉裁據魯語山不槎蘖賈注槎斫也說文槎字下亦云衺斫也謂斫其木以爲表識如孫叔敖以白書之類故曰槎識也云讀若刊者是古字下俗多以刊字代之而廢栞不用遂幾無復識此栞者叔重以俗所用之刊發栞字之音欲使栞之音因俗所知者而明之耳說文凡言讀如某者例如此此讀左氏說則栞與刊音雖同而義則不可異改栞爲刊音是而義則非矣蓋刊剟也字从刀非斫木之義或引左氏井堙木刊謂必得相通然究不可謂注文本如此也

書樵經解　卷七　虞書　益稷　一

濬畎澮距川　濬夏本紀作浚川說文云貫穿通流水也引虞書濬〈巜距川言深〈巜之水會爲川也〈部曰〈水小流也周禮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古文作甽从田从川篆文作畎从田犬聲巜部曰巜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巜廣二尋深二仞谷部曰容深通川也从谷从㕣㕣殘地阬坎意也引虞書曰容畎澮距川者小篆也一作〈一作澮从者倉頡古文睿者同音假借字也睿者小篆也一作濬一作〈者故皆古文谷部引作睿畎澮从川此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者也按此辨古今文之異引作濬〈巜此孔壁中古文如是所不可不知故備錄之又畎澮之間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言畎澮而不及溝洫蔡傳謂舉小大以包其餘其說是也

艱食鮮食　艱食鄭康成以爲艱厄之食鮮食謂魚鱉馬融本艱字作根根生之食謂百穀也孔傳衆難得食處則與禹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鱉則使民鮮食之二說皆與鄭微殊尚書後案謂古以菜食爲艱食是時水土未平故先食菜蔬魚鱉至播種百穀既于下烝民乃粒句見之馬以艱爲根雖劉熙釋名與庶扶頭亦有此訓然其義不如鄭密也案此論未允經文明言暨稷播播者種穀之名艱食字承播字而言則非但菜蔬可知其謂之艱者以洪水初平播種之初得食不易故曰艱食而是時尚須取鳥獸魚鱉之肉以佐食故再言鮮食鮮食者血食之總名亦非但指魚鱉也此等訓義當以蔡傳爲是馬鄭之說者未免偏于一偏也一說鮮食宜依史記食少之饑作鮮食鮮食一也然鮮食與艱食幾宜不可從

懋遷有無化居　懋蔡傳訓勉居訓積謂懋勉其民徙有于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懋漢書食貨志作楙顏師古注楙與茂同勖勸合方氏注茂遷其有無正義以爲即尚書懋遷有無化居王伯厚藝文志考謂漢儒所謂異字有貿遷有無貿即貿文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書作貿遷有無化居宋王天與尚書集傳吳澄尚書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貿遷今大傳未見引此經說者謂明時閱佚宋人猶及見其全故得遷栖之近江氏聲謂懋遷當作貿栖化謂古貨字言播穀方始民食尚少使民貿易其有無栖徙其居積之貨史記曰食少調有餘補不足此之謂也蓋據說文貿易財也釋詁文栖徙也貨字从貝化聲又古泉形如貨布而大文曰齊杏化蓋周時齊國之物者化即古貨字故定以爲貿易其有無而栖徙其居積之貨也但以懋作貿務有文選注及藝文志考可證至以遷作栖以化作貨未免曲爲附合且詳其訓解仍與本旨

不殊不必如此立異也

烝民乃粒一句　粒鄭注訓米言衆民乃復粒食孔傳亦云米食曰粒蔡仲默書傳本之諸儒皆同此說經義述聞獨謂粒當讀如周頌立我烝民之立立成也定也管子七法篇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朝夕立于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立亦定也言均運則不能定朝夕舉措則不能定其末也烝民乃立即承上文言之決九川濬畎澮水土可得而居矣烝庶艱食五穀可得而食矣烝庶鮮食鳥獸可得而食矣懋遷有無化居百貨可得而用矣於時百姓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皆也將整而今也安定矣故史記作衆民乃定也烝民乃立非指粒食言之作粒者字之假借耳鄭訓粒爲米烝民乃米爲不辭矣王制有不粒食者矣使去食字而曰有不粒者矣其可乎案以粒爲立據史記定字而言以左傳立我烝民承上正德利用厚生說國語立我烝民承上上思利民說則訓成訓定義較包括箋毛詩立字鄭箋謂當作粒與此句正互相發則皆說恐未可輕易也

作會二字　會釋文云馬鄭作繢音胡對反正義鄭云會讀爲繢凡畫者爲繢左傳昭二十五年正義又云鄭說會爲繢謂畫也文選景福殿賦命共工使作繢李善注引尚書作繢謂鄭云繢讀曰繢尚書撰異謂此經本作繪說文糸部下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是其證也鄭君謂繪之訓會五采繡也說曰繢字當依考工記从糸貴聲故注尚書云會讀曰繢繢之音胡對反在十八隊繪之音黃外反在十四泰此本于陸法言切韻孔氏本作繪故傳云繪合五采也合五采三字即說文所云會五采繡也惟孔釋爲繪故去繡字耳今本孔傳會五采也此不成文理此由繪繢二字俗用不分因之鄭說繪爲繢皆訛繪字而義不可通則去繪之半以通之故釋文正義引鄭說繪爲繢改爲說會爲繪也選注引鄭繪讀曰繢以爲何賦作繢之證今亦轉寫倒亂之說甚矣此辨繪繢字最分明或疑繪字从糸而說文訓爲會五采繡則虞書所云當是繡非誼不知古字多假借如朕堲讒說堲訓疾不用土增道本義尚猶訓爲威武不用犬行本義則繪之本義訓繡而借爲繢繪也何傷乎

宗彝二字　宗彝之說舊解不同當以鄭注爲是鄭云宗彝虎蜼也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又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畫以作繪施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紩以爲繡施于裳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以龍爲袞宗彝爲毳又曰毳冕五章虎蜼爲首虎毛淺蜼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亂毛也案鄭言宗廟彝器蓋原宗彝所由名云六者紩以爲繡明宗彝與藻火諸物同繡而施于裳也復言毳冕以虎蜼爲首見周制之與有虞異也說極分明故蔡傳全本之若孔傳謂宗彝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疏云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者以三辰之尊不宜施于器物也夫經文明言見服之章而竟以爲指彝器又以爲亦以山龍華蟲飾之殊覺錯雜不倫至大傳以宗彝爲白與山龍青華蟲黃作繢黑藻火赤分屬五色馬氏疑爲虎與龍相對西方金白色也說文彝字从糸糸綦也綦者艾色艾白爲蒿亦白故曰宗彝白也夫經言十二章而獨取五者以配五色作繪本總承上文而以色黑屬之說尤支離故斷當以鄭爲是又蜼爾雅注云似獮而大尾末有岐鼻向上雨即自懸于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與虎本屬兩物蔡傳云宗彝虎蜼取其孝也亦尚欠分明

藻火粉米一句　藻水草也釋文藻本亦作璪字又作璪說文玉部璪字云玉飾如水藻之文也从玉喿聲引書璪火黺米尚書撰異謂此壁中古文也玉飾如藻則其字作璪衣飾以藻見則其字當作藻而作璪者六書之假借今本作藻與藻者蓋孔以今文之字讀之尚書大傳璪火字凡三見是今文尚書與孔同作璪也火孔傳謂爲火字此不足信考工記云火以圜先鄭云爲圜形似火也鄭康成云形如半環然不疑孔從後鄭同作近之粉米孔傳云粉若粟冰米若聚米以粉與米爲二物鄭云粉米白米也則是一物蔡傳从鄭不从孔者因孔以宗彝爲宗廟彝器不在服之內故不得不分粉米爲二物也然說文黺字下云黺畫粉也从黹从粉省引此書其黺字云繡文如聚細米也是亦以粉米爲二物且以黺與黼黻絺繡皆與鄭氏不合叔重作說文在鄭康成前或爲兩本有二義歟

黼黻二字　黼黻蔡傳云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已相背取其辨也此用孔傳說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故正義引孫炎注亦云黼文如斧形中白半黑黼與黻同爲引白虎通亦云黻若君臣可否相濟見若改惡故文爲兩已相背近阮制府文如黼形中白黑黼與黻同爲亞古明矣黻爲兩已相背何物耶蓋已本作亞乃兩弓相背非兩已相背也引漢書韋賢傳師古注之黻謂畫爲亞古黻字也說文經傳中張彿弗每相通假陳氏左海經辨說玉篇黻字下云亞古文黻引說文繡也之謂古文黻字作亞必本說文今說文弗下無此文而乃云从左傳者則脫誤失其旁矣漢師古注當即本之也玉篇亦則出于應劭服虔音義晉書輿服志祭服以黻繡上爲亞字此亦在小顏前可證黻之爲繡亞也宋集韻類篇韻會諸書竝云弗古作

亞則非兩已相背明甚然自孫炎爾雅注杜預左氏傳注郭璞爾雅注謂黻爲兩已相背說並與孔傳同則此字之誤蓋已久矣

絺繡二字　絺蔡傳云鄭氏讀爲黹黹紩也紩以爲繡也不用孔傳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之說以孔說于經旨有未安也周禮司服注引書作希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撰異云據此則鄭本作希孔本作絺與周官希冕字同讀希爲黹孔作絺正鄭所謂誤本也今周禮注云希讀爲絺或作黹互訛學者多不能辨正義引鄭氏本與孔作絺原注合乃依附孔本不分則鄭本作希之語爲黹而輒改希爲絺此大非也案釋文云絺徐勑其反又勑私反鄭陟里反刺也孔本作絺而正義已改希爲絺故云陟里反者于其義得其實也絺黹之說蔡傳于此無辨大約仲默所據即正義本而正義已改希爲絺故歟

在治忽一句　在治忽三字鄭康成本作古文又作在治忽今文尚書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訓王伯厚藝文志考作七始詠鄭康成本作七始詠數說音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表作中曶羽獵賦曶如神傅毅舞賦曶飄忽曶瑟勃碎奄曶滅形揚雄傳于時人皆曶之曶音忽字之鄭訓爲昔思對命之曶非也史記說案國已誤爲曶無所通訓當依今文作采政忽來采字相近曶忽聲相亂始又與治似因誤爲來始滑也然采字說者又以爲七字之誤古七字多作來如太元經運諸來政方言姦有來娍之之張漢隸來作來與采二字皆易混故史記誤爲來今文尚書又誤爲采也據此則汗簡夾始亦即奏始之訛七始見尚書大傳云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注七始黃鍾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鍾是也漢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亦有七始之目孟康注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蓋樂名如六英之類夫七始詠于伏生而唐山夫人宮中歌也在漢初歌中已有此文是七始之稱由來已久故通儒多主之但各以意爲之說或據小司馬及孟注以七始爲即舜典七政或以爲即周禮七律或又以爲即楚語觀射父所謂七事七始詠字撰異謂當從隋志所引作訓而揚升菴云詠與訓同謂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宮半徵此與大傳鄭注意合則詠亦非誤字也蔡傳作察治亂訓又別自一義

以出納五言一句　五言孔傳以爲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鄭注以爲五官之言蓋鄭以上文在治忽爲得對命之曶故訓爲欲采政治之言以出納政教于五官也尚書後案中之曰周禮有六官唐堯時稷爲天官契爲地官舜改命禹爲天官契仍爲地官伯夷爲春官稷爲夏官皋陶爲秋官垂益爲冬官是唐虞已有六官此云五官者太宰尊不數天官故爲五也案此右鄭故習文爲說其實五言者五聲之言蔡傳謂歌詩之協于五聲者是也尚書今古文注疏謂協之五行則角爲木爲仁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物事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言合于五行則聲爲律矣如此說則孔氏五德之訓義自可通于樂記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之旨亦相脗合或疑就樂言出納二字殊無著落然陳氏大猷已言之矣納謂采詩而納之于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謂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興時而颺之是也是孔蔡云固無可疑也

萬邦黎獻一句　獻蔡傳訓賢黎獻謂黎民中之大賢一說黎衆也獻賢也案黎之訓衆爾雅釋詁文或以爲今文尚書作黎儀據漢斥彰長田君碑安惠黎儀伐討蕤輕泰山都尉孔宙碑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黎儀痒傷泣血漣漉以黎儀即皋陶謨之黎獻謂漢碑多用今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今文必作黎儀此說可信蓋古黎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注韻曰儀文說文从亦義聲或作獻从金獻聲又曰讞从言義聲獻从犬獻聲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讀爲儀此可見古獻儀之相通而大誥民獻有十夫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尤其切證又儀字廣雅云賢也爾雅云善也酒誥女劼毖殷獻臣孔傳亦訓獻爲賢是儀之與獻具有賢善二義漢書所引定爲今文無疑也

無若丹朱傲一句　丹朱堯之子朱也稱丹朱者漢書律曆志堯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史記正義引荊州記云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丹水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是冠丹于朱從其所封也朱說文作絑云純赤也虞書丹朱如此作絑說文作絑許所據古文也今作朱亦从今字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朱故撰異謂許氏所引壁中故書也史記無若上有帝曰二字作毋若丹朱傲近作傲若疑衍包所改也史記引書有帝曰二字是帝舜戒禹之詞案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奏稱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論衡遣告篇引書與子政說同其同孔叢云尚書曰毋若丹朱敖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亟天命恐其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據此則漢世經文本有帝曰二字較作禹戒舜者爲安然于予創若時等句數離貫串至或因傲說文作奡而下文又有罔水行舟云云謂丹朱與奡是兩人奡即南宮适所謂

盪舟者罔水行舟卽盪舟之事也說附會不足信蓋說文奡明作嫚訓不言其爲人名也

罔水行舟一句

罔水史記作毋水毋無通無水卽罔水也罔水行舟鄭康成以爲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雖使人推行之雖水淺舟滯猶使人推水而行之是以行舟爲戲所謂慢遊也蔡傳亦以今罔水行舟爲如舉盪舟之類與趙岐孟子注丹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之言相合是皆以罔水行舟爲實事也詳玩經意當謂丹朱傲虐性成凡所作爲皆不順事理之安譬彿以行舟如無水而欲行舟者然蓋罔之辭耳下文朋淫于家卽其逆理之證若說惟指爲實事故炎氏兩漢刊誤遂以論語盪舟之奡當之謂奡時有羿有奡不思附宮逆明云俱不得其死然故朱注以爲有窮之君及寒浞之子奡時雖有奡而史不紀其所終若奡則他無左驗徒因說文奡字而定爲人名所謂俗說不實流爲丹青經中此類有識者擯而空耗之可也

朋淫于家一句

鄭注朋淫淫門內孔傳朋羣也羣淫于家妻妾亂也說文土部堋字下云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虞書曰堋淫于家亦如是大徐曰說文所引三字中閩本作堋以爲堋淫者居犯淫如笠王氏爲薄太后服私褻服舍之類段氏玉裁駁之曰說文所引一例字中安得以此今文讀之淫乃易居堋爲朋也古書多假借借堋爲朋與假狙爲粗假貢爲蔑假故爲好之例淫過也朋淫以如叔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恆舞于宮酣歌于室狗于貨色也于家對上行舟于外言之罔不知經字假借乃以爲居貴犯淫信如是則當云堋淫不得言堋淫且堋淫則于野非于家矣蓋乃下之圖名此時斷無有犯淫者假令淺者私褻服舍改曰私淫堋所可乎案說文引經先引其本義後乃言亦今如假是字下春秋傳之朝而堋其本義也故先引而以禮說中明之乎堋假借也故列于後而言如此堋字亦如是者謂字亦如是非謂其義亦如是也大徐刪此三字因致有閻氏之誤

娶于塗山一句

蔡傳塗山國名在壽春縣東北是與晉壽春縣卽鳳陽府壽州隸江南地理今釋謂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或據說文嵞會稽山也及哀七年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謂塗山在會稽或據府志以塗山爲在當塗縣或據竹書以爲在宣州或又以爲在蜀之渝州數說不同考濠州之塗山卽當塗屬鍾離郡宋析當塗置軍元改爲縣明因之故明史云鳳陽府懷遠縣塗山在其東南是濠州之塗山卽當塗之塗山也其稱宣州者乃晉時中原之亂淮南民南渡成帝初于江南僑立淮南郡當陽之于湖立當塗縣隋廢郡改于湖爲當塗屬宣州是宣州之當塗乃僑立之名于經之塗山無與惟會稽渝州皆禹跡所經較爲九有所據後世爭論因以不決或援古語禹娶塗山而立記于巴渝會于塗山而建祠于鍾離云云謂娶于塗山蜀之塗山也會于塗山會稽之塗山也以兩通之案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氏守封禺之內故近而殺後至故禹誅之則會之塗山屬會稽無疑渝州今四川重慶府禹娶蜀山氏水經注華陽國志及杜預成仲班亦皆主之後世通儒亦多以禹生石紐本蜀人又其祖昌意娶蜀山氏生帝顓頊乾鹿亦娶蜀山氏淳子則禹之不得絲晉遠亦近情而可信是渝州之說固未可輕目爲附會也

弼成五服一句

弼釋詁云輔也服鄭注服事方氏云服而謂服之成者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周語注服服其職業也五服卽禹貢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五服而謂之弼成者蔡傳云弼輔五服爲內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業所當專故曰弼成也五千者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今文尚書歐陽夏侯以爲中國方五千里古文尚書則云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馬融鄭康成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康成中之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蓋數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兩義不同王肅謂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數尚書後案云堯時五服甸服規方千里其外每服五百里自王城向外數之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禹治水之後斥地漸廣又輔五服而成之至于每面相距各五千里則四面相距爲方萬里此禹地記書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之文以至于四千里內爲九州分侯甸綏要荒四服其外荒服曰四海禹弼成後每服各添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然之以四千封爲之盈縮歷代各殊而與地之廣狹終古不易後案之說不過就馬鄭之義而推測之恐堯時之天下未必實有域如此其寬且如此截然其整齊也

方施象刑惟明一句

方施大傳白虎通及漢書刑法志俱作旁施古方旁字通如方鳩之作旁鳩是其證也象刑玄說皆云畫象之刑大傳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鄭注云純緣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以恥之也荀子正論篇引世俗之說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楊倞注引慎子云以幪巾當墨以草屨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鞸當宮與楊注小異周禮司圜注引孝經緯云畫象者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是象刑之說自古傳之然荀子有言以爲治耶則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觀此則謂象刑爲畫象之刑殆不可信或以象刑如周禮鼎象物之象謂模寫用刑之象以示民如周禮懸垂之象魏宣之四方木鐸有警門閭有書皆是此意此與蔡傳如天垂象象合庶爲近之惟明者言其刑罰當罪而有以服乎民也

戛擊鳴球一句

戛擊鳴球楊雄長楊賦作拮隔鳴球韋昭注拮擽也鳴球玉磬也古文隔爲擊尚書今文作隔說者謂戛擊爲柷敔拮卽戛字擽卽擊字謂柷敔也孟堅說文隔字下云古文隔爲擊尚書今文尚書文作隔古者柷敔之屬皆有假借字不得以今文比古文也明堂位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是當作擊字楷擊卽擊也鄭注楷擊謂柷敔也戛擊卽揩擊柷敔所以節樂故特言之者始之終之鄭注所謂柷敔以合樂之所生也戛擊鳴球在堂上亦先言之者玉磬柷敔以合樂之始終故特言戛擊鳴球爲考擊玉磬者以下有合止柷敔之文不應複說有據然師古注謂朱儒注尚書以戛擊鳴球爲考擊玉磬者以下有合止柷敔之文不應複說故也

搏拊琴瑟以詠一句

搏拊鄭注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搏拊二字當分訓搏爲擊拊爲拍其說甚明經家故多從王氏炎說以搏拊爲一事謂搏拊爲所造琴瑟者非也琴瑟所造廣雅釋樂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武二絃以合君臣之恩是爲七絃廣雅云長七尺二寸上有二十七絃大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引揚雄說弦長四尺五寸與大瑟同惟二十三絃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氏所加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數說不一七絃雅琴與大瑟同惟二十三絃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用之呂覽古樂篇云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以爲十五絃之瑟舜又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所以爲之蓋朱詳孰是而搏拊二字大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注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太祭祀師瞽歌令奏搏拊鼓注云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樂記治亂以相注云相卽拊也是其說以

祖考來格一句

搏拊爲樂器名亦非無本而蔡傳易之者以經文搏拊與戛擊對言戛擊既不得爲柷敔則搏拊亦不得以爲樂器相也此等訓義究當從宋賢

祖考來格鄭注云謂祖考之神來至也馬融以言祖考是舜除瞽叟之喪祭宗廟之樂孔傳罰氏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格則祖考之尚書後案格古作假訓至說文人部僎也舜子必白立祖廟當遷於丹朱之國此祖考卽舜之祖考也舜父瞽瞍瞽父橋牛橋牛父何望何望父敬康敬康父窮蟬窮蟬父顓頊虞以下爲四親廟祀瞽瞍親盡則入祧而以顓頊爲太祖謂以此爲除喪而祭之樂或疑其五廟則瞽叟自創部樂在爲天子後孟子言爲天子父以天下養舜爲天子瞽叟尚在則除喪之說不爲無據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謂配天之祭耳俗人妄以肆與祖宗皆宗廟之祭遂謂舜之祖廟所宗者堯然則瞽瞍以上四親于何廟祭之中廟言舜大孝又何以曰宗廟饗之耶案此辨甚正但舜祖顓項猶沿世本所稱與國語以舜爲堯之孫不合殆猶未可爲定論也

下管鼗鼓一句

下謂堂下周禮下管注鄭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下也管爲竹樂之總名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云竹曰管蔡邕注管籥也趙岐孟子注管笙也說文籥音律管塤之樂也籥竹之管音也是管兼笙塤皆也但此經作管當讀爲管周禮陸以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釋之說文則云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爲樂器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之是也說文作篍又作箛注篍管古管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之說誤也鼗說文鞀字下云鞀遼也所以導樂作鼓以長柄旁有耳搖之以使自擊詩那傳云鞀鼓樂之成也呂氏春秋注鞉王制鞀之所以節樂也釋名云鼗導也所以道樂也鼗者鼓以使自擊鼓鼓周禮注以爲鞀鼓匡以皮革爲之周語鞀鼓八音有五無土以鼓兼土革二音也經文有八音無塤人或疑其有闕以爲禮注觀之則鼓字兼土革二音歟

合止柷敔一句

合止柷敔合樂用柷止樂用敔故云合止柷敔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以之黃氏鎮成謂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刻陽也樂以陰作陽止以陽數成之又曰通典釋散制書云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以止樂宋依唐制以竹爲籈破一端爲十二莖樂將止先擊其首

首次三發之案自漢以來學者相傳皆云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終擊敔以止之所言柷敔之狀亦大概相同惟釋名云柷狀如伏虎如見柷柷然也故訓爲始以作樂敔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說柷形狀與諸家相反疑劉氏爲誤也

笙鏞以間一句 笙鏞以間鄭注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鏞鏞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此知笙鏞堂上堂下間代而作也蔡傳笙以匏爲之列管于匏中又施簧于管端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一說間如鄉飲酒禮間歌三終之間案以作鏞者爲二非然則笙與鏞者東西二方樂之詠名如蔡傳則笙爲匏屬鏞爲金屬二也一說間如笙鐘頌鐘之間尚書後案異說甚多此則分笙與鏞者爲二器疑白可通且之總名蔡傳則笙以鏞鼓毛傳云鏞大鐘也此云鏞大鐘也案以爲金二音然則笙之爲匏此經八音具見唯石也琴瑟絲也管竹也鼓革也柷敔木也塤土也此亦其一端也鏞之爲金失其次何疑近世大儒好申漢詁宋不換舉理之平此亦其一端也

鳥獸蹌蹌一句 鳥獸蹌蹌鄭康成云鳥獸蹌蹌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馬氏說本考工記梓人爲筍虡及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以爲鳥獸蹌蹌爲龍簨虡者以爲簨虡飾之以羽物鳳物此制器尚象之義或又說文蹌作牄訓鳥獸來食聲謂此蹌蹌是以鳥獸來食之聲喻樂聲非謂鳥獸何自而至且來送致朱子京說力黜鄭注以爲樂作于朝廷郊廟有宮室之嚴有垣墉之護有禁衛之衛鳥獸何自而至且來送冠俎豆之地而鳥獸林林然戢戢然翔舞其間無非怪事不知有虞之樂通感通最微鼓琴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有不可以常情測者鄭氏之訓自司馬公已有是言司馬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授鄭學于馬氏者也而理不附師說亦謂其說有未安歟宋子京云宜路史斥爲換兩屋之見聖人也

簫韶九成二句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蔡傳亦有二說鄭康成以簫韶爲舜所制樂引宋均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又謂樂備作謂之成猶終也鳳所來儀者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匹雌曰鳳雄曰凰來儀止巢而乘匹也風俗通音聲篇則以簫爲鳳雛爲鳳凰聚十管長一尺此以鳳凰來儀爲儀象鳳凰之形與馬氏以鳥獸爲筍虡許氏以蹌蹌爲鳥獸來食語見解之

正同案呂氏春秋云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修之以明帝德招即古韶字樂記云韶繼也鄭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也漢禮樂志云舜作招又云招繼堯也左傳見舞韶箾者是皆謂舜樂名韶以有九成謂之九成以其簫韶謂之簫韶初不以簫爲樂器之簫也又列子黃帝篇云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此以擊致禽獸者也列子生成周之世而所言已如此是來儀之說不但見于史遷而鄭注云云又何足致疑乎應劭乃以鳳簫爲訓其亦不知樂之妙而已矣

夏書

禹貢上 夏爲有天下之號世凡四篇禹貢作于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蔡傳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賦有貢而獨以貢名篇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則貢者夏后田賦之總名也案五十而貢取諸受田之民任土作貢以貢自有土之君名同而實異蔡傳云云蓋本孔氏正義不若王氏炎謂凡賦者諸侯以供其國凡貢者諸侯以獻于天子以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爲說較有分曉也

禹敷土 禹敷土謂禹敷治九州之土鄭康成訓分布謂分布九州之水土正義云洪水浸害民居故禹布治之葉氏亦謂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各有守以任其事民各有宅以任其力也史記夏本紀數字作傅賦司馬融云傳賦也謂賦功屬役之事禹貢維指謂南頌洪水芒芒禹數下土方即此數土之謂傳與敷同通故大傳作傅土之意與賦功如數治之納以爲貢引作賦納乃以數土傳曾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土古文數與傳通亦即傳土之士又賦通數之數治未相張子韶以爲分別九州在冀高山大川傳宗之士彌賦役之事亦未嘗謂禹敷土賦功皆謂禹未施功時平而數土又禹未出門時以數土別爲九州高山大川句賦之不經

二句皆失矣案經文篇首三句皆謂禹未施功時事而數土又爲未出門時事辨九州在冀 得如張氏所言也

奠高山大川 史記作定正義云禮定器于地通名爲奠是奠爲定也葉氏夢得謂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山川爲主山以高且大者爲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矣黃氏度謂高山大川之會也大川所以紀小水也九州皆有高山大川所謂祀旅溝瀆是也孔馬二氏因尚書大傳言高山大川如五岳四瀆之屬遂以五岳屬高山四瀆屬大川而云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不知此乃有司常事乃于列木下言之殊非經旨故蔡傳亦同葉黃之說

治梁及岐一句 梁岐孔安國傳謂在雍州梁山岐山漢美陽也蔡仲默疑雍州之山距冀州西北九十里之梁山西安府同州府韓城西北之岐山岐山縣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者爲梁山以今山西汾州府永寧縣東北之狐岐山爲岐此經之梁岐爲今山西汾州府永寧縣東北有呂梁山者梁山在太原府之岐所以治梁之山據下經治梁岐故先言之其中又有安得與壺口雷首平谷及砥柱又有洞汾水之原與汾可以耕作故其治之必以雍口此說似無地上以大原方今梁山以岐爲證則河經一由地中行西河左原當以太原爲大原之漢大原鄭玄以太原屬并州宋傅寅鄭已爲正之之疑氏然釋云釋名云廣平曰原其高平曰陸故謂平不可非于冀州故皆從之

修太原一句 修太原孔傳以太原爲今以大原爲地名見于穀梁傳左傳太原地高平曰原孔氏案漢太原郡名大原平陽一也春秋晉侯其郡治晉陽也至于大原是也大原郡大原縣之地見之說孔傳既以太原之郡則修太原之汾爲爲大原之郡即夏史記與左傳同云晉陽大鹵也一名大原又謂之太原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國語晉侯以魏獻子帥師敗狄于大原名大原一名大鹵一名大夏左傳遷實沈于大夏通志大原晉陽地也詩小雅六月之詩云北伐玁狁至于太原鄭玄謂是今太原郡也兩漢皆無大原以太原縣爲晉陽縣而不知太原之晉陽漢太原郡晉陽縣也是時太原爲大原郡之屬縣則太原在冀州之所者必修太原于汾水之上其功必有所受但知治大原縣不知大原所以修之

必有爲之所也然後修太原故云必先大原必修者當洪水之時修之者必河道既通而後因水之有所受

覃懷厎績一句 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內有覃懷縣在河之北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晉地志云覃懷屬冀州內地名正義云地理志河內郡懷縣者是也韓魏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覃懷地近河之地雍州之地漢高帝二年降殷王卬以其地爲河內郡三川郡爲東西周秦滅魏以爲三川郡河內屬河東郡宋于此置武陟縣地漢武帝屬河南府及河南邵王王仁山以爲俗所稱小江南即豈當內地爲移孟津東北之太行爲河北之界今立孫司馬故城爲河南王懷慶府武陟縣南即受河患而致功實難今曰底

衡漳一句 衡漳一見此句又見孟津太行爲河北之脊上諸州皆山險唯覃懷濟河之地地北平衍故時受河患而致功實難今曰底

至于衡漳二字 衡漳洛衡馬融王肅皆以爲二水鄭康成以爲一水漢地理志漳水出上黨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

既載壺口一句 既載句字不成義鄭康成云載事也諸家皆以冀州爲帝都不言境界蔡傳以爲堯都冀州帝畿以內不言田賦之事者王者無外之意是也冀以餘州所至則可見也孔傳云冀州三面距河東西北三面距河自西河以西爲雍州東河以東爲兗州南河以南爲豫州燕秦北境禹時爲冀州之北境大抵冀州之境東至于河北至于恒北燕山代北之地西至于龍門南至于河漢所謂冀州堯之都也舜分冀州之東北爲幽州東爲并州以今考之冀州之境今直隸順天保定正定順德廣平大名河間及宣化府之地山西太原平陽潞安汾州澤州大同寧武朔平各府及遼州沁州平定忻代保德諸州皆其地也

冀州二字 冀州說文云北方州也從北從異史記索隱及釋名云冀州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以冀爲名正義云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之域古冀州之地兼有後世幽并之地也冀州之地從北分而幽州又分而并州也自軒轅以來爲帝王所都也九州皆以州爲名冀州中土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之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以冀爲名兼并幽州大同宣化及順天府之北境及魏州趙州燕州朝鮮等地其後分爲冀并幽三州趙魏分晉之後冀州之名遂微河南北則直隸之大名廣平順德府及河南之彰德衞輝懷慶三府地皆古冀州之域而化府不及言也

例有地名鄭注作壺口則爲山名始皆有所在古口山屬吉州蔡傳引地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今吉州西有壺口山據地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孔傳云壺口在冀州孔疏云今吉州西七十里有壺口山以在冀州口亦非山名

上疑此乃爲壺口山之地上當壺口之水孟門山在其下案壺口也案水經注及漢志河東郡北屈縣下云禹貢壺口山在東南以爲水道既下平陽汾水所出亦名壺口山又孟門山在吉州西南七十里至平陽府吉州境有壺口山俗有所附會之說不足爲據也

改吉鄉故此山之有名故在今吉州西南五十里宋以有孟門山下平水所出之處今吉州爲汾州之吉鄉縣元改爲吉州明因之今直隸平陽府屬壺口山在今吉州西七十五里以平陽府吉州之壺口山爲壺口而古壺口之地則在平陽府吉州之西南也

其南一七爲鄉縣汾陰縣西南之平陽山又名姑射山以爲壺口其地亦有壺口之名今有三壺之說壺口其一也

縣東南左傳僖公十年晉侯伐虢取下陽又有壺口之山亦名姑射山在縣東南今有壺口故城

志洪洞縣亦有壺口山而傳記無之或土俗所附會不足數也

河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也正義主鄭說而引地志則以爲至渤海阜城入河又言濁漳水出長子縣至鄴縣入清漳尙書後案謂鄭但引清漳不言濁漳以濁漳入清漳以清漳爲主故也濁漳出長子縣鹿谷山疏脫鹿谷山三字又志云清漳至邑成入河不言邑成屬何郡鄭云水至安平阜城入河疏則云至渤海阜城入河攷前志信都國注引應劭云安帝改曰安平其屬縣有冒成續志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其屬縣之有阜城故昌成然則前志清漳至邑成入河邑字當是昌字之譌鄭據東漢地志故云安平阜城若渤海之阜城與信都之昌成非一地即與安平之阜城無涉孔疏因其名同而誤合之非也案衡古橫字鄭以衡漳爲因漳水橫流得名較馬氏王氏作衡水漳水解者爲是故後儒皆從之至或據水經注言清漳入濁漳至平舒縣東南入海疑入河之說未的不知酈氏所云殆北魏時水道當漢之世漳猶入河故鄭王漢志也惟大陸谷說文涿字注地作要水經清漳條酈注亦作大要說者謂古要字作要似陸故轉寫作陸以北地邵大要縣師古注要古要字之旨觀之則大陸之誤無疑也

厥土惟白壤　孔傳無塊曰壤水去復其性色白而壤正義周禮十有二壤鄭注云壤亦土也變文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二說不同禹貢雖指云說文壤柔土也釋文引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劉熙釋名壤瀼也肥濡意也顏師古漢志注柔土曰壤皆與僞孔合若鄭所云和緩則由人功所任凡土皆然非州別之質性不當取以爲𥡴案兗州之土未必盡白而壤甘彥和謂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之是也蓋辨土之宜有二曰色曰性白黑之類辨其色也墳壤之類辨其性也其所爲必辨其色性者夏氏僎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性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數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兩不可不先于辨土也又草人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埴壚用豕亦必各因色性而知其所當用禹之辨土宜以之爲急務也

厥賦惟上上錯　孔傳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者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等之賦也正義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第皆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林少穎亦謂九州之賦計其歲入之總數而多寡相較有此九等冀最多故爲上上兗最少故爲下下餘州率皆如此非取民之時有九等之差也惟馬融以爲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鄭康成則謂非地有上下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以次遞降至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二說與諸家不同然孔氏穎達云鄭注周禮匠人備引孟子文而云周制與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是鄭亦謂夏時無井田也此以井計者以九夫爲井差爲九等其便故假以言之則鄭氏孔已疑其非實數矣又賦字鄭孔皆主穀稅言蘇氏始以賦爲田所出粟米兵車之類而然以周時軍旅之征亦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賦給軍用者也小司徒注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論語可使治其賦孔注云兵賦也左傳諸師王賦悉索敝賦以及韓七邑賦八百乘皆主兵賦言故蔡氏以賦爲長其實周以前無謂兵爲賦者左傳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即司馬法一成之數而稱衆不稱賦則居民史可知況于甸服之賦惟納總銍秸粟米經文甚明不煩後人之聚訟矣

厥田惟中中　說文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爾雅釋文引李注謂陳列種穀之處鄭康成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因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所備也王肅以爲言其土地各有肥瘠正義謂如鄭說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王氏肥處地下爲水害所傷也亦不得以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其相參對以爲九等此折衷鄭王二氏而以孔傳爲是也宋元以下諸儒皆主之按漢書敘傳云坤作地勢高下九則注引劉德曰九則謂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此爲鄭氏所本而田之九等其肥瘠不關高下溝洫志賈讓奏言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溼墳淤肥美故種禾麥更爲杭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詩信南山疏引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田之高下各有宜種之物也且鄭所謂高下以地形言非以所出之多寡言江氏云崑崙一千里九州在崑崙東南故西北高東南下雍州在西北故曰上上揚州在東南故曰下下推之餘州以高爲上卑爲下也據此則鄭說固自可通而王氏云云雖與鄭逆要其意乃謂肥爲上耳正義所駁均有所未當也

恆衛既從一句　恆衛二水名蔡傳恆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東入滱水薛氏曰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恆水西流至眞定府行唐縣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衛水非古迹矣蔣相國地理今釋恆水一名長溪源出恆山自直隸眞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逕流經大孤山爲大孤水亦曰沙水又東南至保定府祁州外合滋河入于唐水唐水即滋水也衛水鄭傳據地志謂出常山靈壽縣東北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地理今釋衛水今名雷溝河出眞定府靈壽縣之同村東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河從者從其道也傅氏寅曰恆衛二水既入滋與滹沱而滋滹沱皆經大陸之北而東行言恆衛既從則滋滹沱之治可知矣

大陸二字　鄭注大陸澤名在鉅鹿北爾雅十藪晉有大陸正義釋地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廣河澤廣河一作廣阿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是兩漢以來言大陸者皆一地也自杜祐通典謂趙州昭慶縣爲大陸縣有大陸澤又深州陸澤縣云有禹貢大陸于是大陸有二而李吉甫元和志載邢州鉅鹿縣大鹿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有大陸澤在縣南十里又云陸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于是大陸又有四矣尚書後案謂通典昭慶有澤一鉅鹿無之而元和志分著于二縣蓋一澤跨二縣也通典陸澤有澤鹿城無之而元和志分著于二縣亦一澤跨二縣也實則鉅鹿昭慶之澤即爾雅呂覽漢志之澤此禹貢大陸澤也而陸澤鹿城不與焉杜李云邢趙者得之非深州者失之矣案此辨最爲分晰然居鉅鹿縣東境亦漢鉅鹿縣地澤在縣西北拔昭慶縣界故班志以爲在鉅鹿而孫注以爲今鉅鹿廣河澤也後世惟以平鄉爲鉅鹿遂謂今澤爲邢故宋河渠志大觀元年河決鉅鹿縣遷于高地又以隆平下濕亦遷之則二縣地勢最卑澤在其間明矣大抵洪水橫流時大陸一澤跨越數州縣故隨在有名杜李二家之說初未嘗牴牾惟正義所引魏獻子田于大陸此在河內修武今之獲嘉縣酈道元又以昭餘祁爲呂覽之大陸此在太原鄔縣今之介休縣地則與禹貢大陸無涉耳

島夷皮服一句　唐以前經文皆作鳥馬融云鳥夷北夷國鄭康成謂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孔傳謂島爲島謂爲海中之山然未嘗易字也衛包改經文而宋開寶中更定釋文于是并釋文所云鳥字亦易爲島矣島夷史記正義以爲靺鞨引括地志云靺鞨古肅愼也在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胡氏渭禹貢錐指謂史記言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北有肅愼東有島夷則自是二稱且洪水初平肅愼亦未必遐通今水作島夷薛士龍謂爲濊貊肅愼之屬此亦未是海上之山水繞其四面斯謂之島島夷惟倭韓可以當之濊貊愼等國北東面臨大海餘皆通陸不得爲島夷也皮服者林氏謂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是也王氏炎乃謂北方地寒故服皮不知經意乃表其土地所出耳北方皮服猶南方絺葛南方之人冬不閒服絺葛則北方之人豈仍服皮乎故當以林說爲正

濟河惟兗州　濟漢書作泲師古注泲本濟水之字从水巿聲巿音姊說文云此兗州濟也其从水从齊者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吳氏則以兗州之濟與導川之濟實一水古濟泲字通說文分南濟北濟非也兗史記作兗亦古今字濟河惟兗州鄭康成云言兗州之界在此兩水間也王肅謂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孔疏據謂跨之距至也泲河之間相去路遠兗州之境東南越泲水西北至東河也尙書後案謂疏說甚本漢志泲陰郡治定陶縣山陽郡所領縣有成武單父東緡方與皆在泲水之南二郡志非屬兗州故以兗境爲跨泲而過不知漢武置十三州自立疆界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漢之兗州爲禹之兗州乎爾雅泲河間曰兗州注云自河東至泲周禮河東曰兗州其疆以爲從禹貢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東至泲與禹貢同其徐州以自泲東至海亦與禹貢同兗界可跨泲惟周制有然以釋禹貢則非也案通典兗州古帝顓頊之墟觀有窮氏晉帝顓頊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成胙燕凡四國戰國時爲趙魏衛宋齊五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齊郡鉅鹿上谷漢復置兗州後漢魏晉故因之今爲河南衛輝府之胙城縣直隸大名府及眞定河間二府東南境山東之東昌府其兗州府則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靑州二府則西北境皆古兗州域也

九河既道一句　九河見爾雅釋水說者謂禹所名也一曰徒駭李巡孫炎皆謂此疏九河以徒起衆衆懼不成故曰徒駭郭璞云今在成平縣漢地理志勃海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駭河寰宇記滄州淸池縣本漢浮陽縣有徒駭河九河之一與淸池相接成平在今直隸獻縣東南二曰太史李巡孫炎以爲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以爲名釋名或云太史者史官記事之處也元于欽齊乘謂太史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滄淸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北南皮今屬天津府三曰馬頰李巡孫炎云河勢上高下狹狀如馬頰也通典馬頰河在平原郡界元和志謂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又云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安德縣今山東德州也四曰覆釜一作覆鬴李巡云水多渚其渚往往可居狀如覆釜孫說同通典覆釜在平原郡界齊乘云在東光之北明一統志謂覆釜枯河自慶雲經海豐縣南入海五曰胡蘇李巡云胡蘇者下也孫謂水流多散胡蘇然也地理志勃海東光有胡蘇亭水經河水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齊乘謂即滄州之大連謝西踰東光東至海者是也今在直隸滄州六曰簡李巡云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孫炎云簡者水通易也史記正義斷在貝州歷亭縣界歷亭今山東東昌府恩縣也七曰潔李巡云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也孫炎則以爲水多約絜與地廣記斷潔在臨津金史云滄州南皮縣有潔河是潔與太史同在南皮也八曰鉤盤釋文云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孫炎云水曲如鉤盤桓不前也通典鉤盤在

是城郡水經注以爲即篤馬河元和志棣州信陽縣鉤盤河經縣北四十里寰宇記滄州樂陵縣鉤盤河在東南五十里樂陵今山東武定府九曰鬲津李巡云河水狹隘可隔以爲津而橫渡也地理志平原鬲縣平當以爲鬲津元和志德州安德縣鬲津枯河在縣南七十里鬲縣故城在今山東德州是鬲津在德州也案九河故跡自周末已湮詩疏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鉤盤又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簡絜覆釜又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此本許商之意而頗推之最簡賈而可信若諸書所載求之太詳轉恐其未必盡然也又九河之名諸家皆據爾雅蔡傳以太史河不知所在又從曾彥和合簡潔爲一而以一即河之經流然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爲經流入爲支派哉曾氏說宜林之奇証之爲不足從也至九河次第詩疏與釋文不同則所據之本異故各就所見爲說既道者謂順其道也

雷

雷夏既澤一句 雷夏澤名正義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俗昔後案謂今山東曹州府菏澤縣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雷夏又在其東北史記云舜作游城成陽舜漁于雷澤即此水經注瓠子河故瀆自句陽西又東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又云雷澤西南十里許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連隔蕩帶瓠河其北即廩邱縣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東過廩邱爲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歷山之東北也其水下流不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泲則北注濮亦終以歸于泲也雷澤之名發明李斐之傳引山海經澤中有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以爲澤名取此說近怪後儒多以不知所謂譏之與夏之藪謂澤底有峨石深谷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然不言出何典記且冬至後水吸而鳴字亦不相應未知其爲身歷而目驗之否也既澤者孫氏以爲向未爲澤今始爲澤也禹貢雖指敍之云若水非澤而禹移之爲澤故曰既澤也或云雷夏二澤名夏澤見水經瓠邱水條一名夏澤者是也以下文則復其澤之類一例之說亦近似但夏澤在今何縣不谷縣境屬不屬兗恐亦不足據也

灉

灉沮會同一句 灉沮二水名蔡史記漢書及周禮注俱作雍食同者鄭康成謂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蓋由上文雷夏既澤而言故云入此澤也自晉改雍爲灉于是異說紛起蔡傳據說文云河灉水在宋又云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陵爲灉水謂灉水即汳水又據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謂灉之下流入于沮水遂疑沮水即睢水而于孔氏河出爲灉濟出爲濮求之于雷沮有灉音則二水河濟之別也之說亦引以沮入傳不知汳睢皆出陳入徐於兗無涉沮雖有澭音考水經注沮水西分濟逕濟陰郡南昔漢高即位于汜水之陽張晏云在濟陰界是也汜水又東合荷水而北注于濟濟水即汜水安得謂汳如瀆而于遂以當沮水邪水經注濮陽縣北十里即瓠子口河引衞水自河出爲灉許慎云灉者河灉水也其意以瓠子爲灉此雖在兗境然禹河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之灉水亦非也惟韓汝節謂汳睢在徐豫之境無與于兗而兗自有灉沮其說頗是但以小清河爲沮以章邱之濼水入小清者爲灉則尚附會按元和志云與鄆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四十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郊外灉沮二水會同此澤與鄆注說同說者不此之據而旁引他水于經奚與焉

厥

厥草惟繇一句 草說文作艸地理志作屮屮音徹艸木初生也猶言多以屮爲艸繇說文作䌛訓艸盛貌从艸䌛聲引夏書厥艸惟䌛陸德明王伯厚皆不云說文異字而徐楚金本則作惟䌛䌛讀從也尚書撰異謂从此引書以證䌛字从艸䌛會意正如引易百穀艸木麗乎土以證麗字从艸麗會意引書曰其屋以證䌛字从山豐以證豐也䌛古音如由馬注云抽也說文當云从艸䌛䌛亦聲或當曰从䌛後人轉寫脫誤未可知也案䌛孔傳訓茂蓋兗地最下洪水汎濫植物不得其生今水患既平乃或䌛或條遂其暢茂之性也禹貢指䌛茂字之義不若訓抽爲優故矣幼清從馬說言兗水最其草木至是始得抽長與徐揚不同也然抽長之中亦有暢茂意則二義固可並存

厥

厥賦貞一句 厥賦貞三字先儒訓解不同而洩多未當孔傳謂州第九賦正與九州相當案其第一賦惟上上錯貞字之義何不于冀發之蘇氏謂賦隨田高下者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夫九州之賦推較爲等豈有雍賦第六兗賦亦第六之理蔡傳本曾氏說謂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爲正然則他州皆不正乎宜氏其貨以非大道駁之諒已但宜復引朱氏說以貞者隨所卜而定之之名義亦未是金吉甫又謂貞字即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於上字下添二畫作正遂訛爲貞此說尤非經果曰厥賦下下則下文文義不可通矣或謂易文言云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亦有固義凡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本卦爲貞之卦爲悔貞者不動不變者也厥賦貞貞字當作此解案此解較近蓋經之卦

兗以兗被水患尤深故以初年所入之賦爲一定之率一紀之中概從其薄貞一而不變至十三載地力加厚人功益修乃同于他州所以優郵之者至矣後世蠲民開墾亦必數年後起科與此相等即此意也

漯

漯一字 漯張參五經文字云字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漯而以濕爲燥溼之溼說文濕从水㬎聲他合切漯溼也从水㬎失入切今俗沿誤二字相混而皆失之漯水所在鄭康成云出東郡東武陽正義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樂安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百里尚書後案東武陽今曹州朝城縣歷城二曰漯陰三千乘酈道元謂武水即漯水其故城在朝城縣西漯水所經除東武陽外尚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二漯陰三千乘行之千乘四漯沃鄆郡東武陽者以高唐之水爲漯水別支非禹迹所經故不及鄆注此禹河之地而非其本源故亦從略也案漢志及水經載漯水源委本自瞭然蔡傳因誤解程大昌此漢河非禹河之跡遂不知漯水所在晉傳旁通云程氏之意蓋言今漯入河處所受河一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非禹時潛湘以北之河也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爲是此足以正蔡氏之失至明一統志謂漯河在章邱縣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非禹指爲禹貢之漯夫水經明云漯水上承河水則非山源章邱小清河寰宇記謂之獺水其後小清上流淤塞章邱鄒平長山界中故瀆爲獺河之所行獺漯聲近俗遂以獺爲漯然究與禹貢之漯全無交涉也

海

海岱惟青州 海勃海岱泰山也鄭注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孔傳則云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孔氏正義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尚書後案鄭言東自海者前志齊地皆屬青州僖四年傳管仲曰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左二十九年傳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是青境東自海也云西至岱者爾雅無青州而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此從西數至東故言東至海此從東數至西故曰西至岱也傳于海兼有北者左傳楚謂齊君處北海是也于岱兼言南者公羊傳越在岱陰齊策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是也案通典青州古爽鳩氏之地爲季萴有逢伯陵蒲姑氏之所因及周薄姑齊都太公之封春秋屬齊紀譚州夾介萊七國戰國時爲秦燕二國地秦并天下置齊郡琅邪二郡東漢復置青州後漢魏並因之唐分屬河南河北兩道今山東登萊二府及青州府之益都臨淄昌樂安邱諸城光臨朐高苑博興樂安府境濟南府之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及泰安萊蕪之北境兗州府則東阿平陰北境東北跨海至朝鮮國皆古青州域也

勃

勃海考 勃海之名始見于戰國策蘇秦說齊王曰北有勃海是也然春秋時已有之左傳楚子使屈完謂齊桓公曰君處北海韓非子齊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禹貢錐指云北海少海即勃海也亦作渤澥說文云海之別也又謂之渤澥淮南子謂弱於有苑昭注列子勃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尾閭也臨部曰海之橫出者曰渤樂經聚引徐皓說謂勃海旁跌也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爲勃漢名曰勃海郡治浮陽即今河間府曰滄州又設北海郡治陵縣即今青州府之樂昌縣二郡皆在勃海之濱漢一郡屬幽州一屬青州今志萊州掖縣北有勃海則已入東萊郡過石二百餘里至元時又以苔山爲碣之濱潛北一郡治浮陽即和至登州沙門島爲勃海之口西入直沽碣石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又云至于碣石北平州石南志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海碣石者海河分界處也碣云至碣石入于海漢天文逆河戰國時謂之勃海勃海止此耳以鐵山沙門爲勃海之口而旌順以東爲大海此近志之失沽日禹時爲

岱

岱山考 舜典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傳云泰山爲四岳所宗周禮兗州山鎮曰岱山爾雅河東岱李巡云東岳泰山也白虎通云岱之爲言胎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風俗通謂泰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王者相代于東方也雅泰山者易姓代之處也山有天門日觀馬第伯封禪儀云仰觀天門突遂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羊腸逶遥名曰環道往往有組索可得而登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山巔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爲泰山之高唐六典以爲周一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地理今釋云岱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十里州境內有云云亭亭梁父社首蒿里石閭徂徠等山新泰縣境有龜山新甫山皆臨地異名實皆泰之支峯則阜也

嵎

嵎夷既略一句 孔傳嵎夷地名正義謂即堯典宅嵎夷是也略者爲之封畛曾彥和云地接于夷不爲之封畛則有所紛夏之理也禹貢錐指從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皆見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海經東表之域區九族是以九夷爲嵎夷之地案堯典傳云東表之地稱嵎夷正義謂青州在東界外之界爲暘谷故云東表之地然不言是在何郡縣說文夷謂嵎山在遼西夫既在遼西則冀域而非青域故蘇士龍以爲在今登州齊乘因以地寧州爲嵎夷學者多宗之或據封禪書秦時日主祠成山集解注成山在東萊不夜縣今文登東北有成山自古相傳爲日出之地

謂羲仲宅此頗近理然文登與萊夷接壤禹既畧嵎夷不應越萊夷而西治濰淄惟地理今釋以嵎夷爲今朝鮮地朝鮮古屬青州與今山東登州府正隔岸相對于傳疏東表之文及范史以九種夷爲嵎夷之言俱合似乎確不可易也

濰淄其道一句　濰淄二水名地志濰水出琅琊郡箕縣淄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地理今釋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濰山也土人名爲淮河東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顏神鎭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即原山也其山東接濟南府章邱淄水萊蕪三縣淄水出于山之東谷東流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禹時淄水入海不入濟水經注叙述甚明史記河渠書亦云禹治水之後于齊則通淄濟之水是二水不通可知蔡氏因漢舊淄水入濟一語云淄水東入濟非是其道者水衛其道也林氏之奇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蓋近海然不當紊流之衡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舉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海濱廣斥一句　孔傳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正義引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廻潟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鹹性也林少穎謂此州之土有二種平地則色白而性壤至于海濱則鹹望皆斥鹵之地斥者鹹土可煮爲鹽者也金仁山云斥鹵可煮爲鹽故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禹貢錐指冀兗皆濱海今靜海縣東有鹹水沽即古豆子航也斥鹵數十里鹽山縣東有鹹土周百五十里長蘆鹽利出此者十之五六皆兗域也而經不書徐揚皆濱大海自吳濱煮鹽以富其國會稽于是乎有鹽官唐以後淮浙之鹽甲于天下二州鹹土更多而經亦不書獨于此鹹海濱成斥者蓋他州鹹土惟沿邊一帶[illegible]兗徐各數百里揚據禹跡之所及亦止千餘里而東萊之地斗入海中長八九百里以三面計之鹹土不下二千里是一州而兼數州之斥地形卑詭故特書之抑又思之之人性不能食淡鹹鮮已奏則鹽亦食之最急者故禹既制貢以給國家之用而又懋遷有無使四方之人各得其所欲靑之廣斥所以利民者甚大又安得而不書傳意謂土復其性若謝則濱海之州皆然何獨書于靑也此說與茅氏灑鹽利早閒故特標土質爲貢鹽張本之言合皆其得經文言外微旨又斥字古文尙書作斥史記漢書皆作潟尙書擬異謂依說文當作㡿隷省作斥俗不可通蓋斥舄字古音同故潟澨志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字作舄後乃如水旁作潟此亦說經者所不可不知也

厥貢鹽絺一句　鹽即斥鹵之地所生者絺孔傳以爲細葛史記貨殖傳云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宋史食貨志鹽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盬鹽也煮海煮井煮鹻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或疑解州鹽密邇帝都其所出豈不足以給甸服之食而必有藉于青何也胡氏渭曰此蓋洪水之後土性未復不能凝結成鹽故耳水經注河東鹽池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澍甘潦奔泆則鹽池用耗洪水之爲害于鹽也明矣據此說甚得當日情事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說者謂池鹽遇風則凝結多故曰可以阜財是鹽鹽未幾即興也又詩爲絺爲綌毛傳曰精曰絺粗曰綌周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林蓋取諸畿內此獨以絺言者絺制爲邦國之貢內與外事不同也夫鹽食物也絺服物也而制爲一州之貢旅獒不貴異物賤用物此之謂也

海物惟錯一句　海物海中所生之物如鄭康成周禮庖人注云青州之蟹胥後漢伏隆傳張步遣使獻鰒魚郭璞賦所云王珧海月石蛙紫蛸之類皆海產也錯先儒皆訓雜言海中之物詭類殊形非止江河鱗介故謂之錯惟林少穎謂既言海物而不指其名則固非一種矣何須更言惟錯錯當別是一物如豫州磬錯之類矣幼清亦以經例惟字在句中者猶言與及暨也或在句端猶言越及若也錯石可磨礪者也引詩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爲說案二說皆未是錫貢磬錯錯字聯磬字成文故知爲治磬之錯此錯字若是礪石石當與礪砥同皆法矣且經中錯字甚多如上上錯上錯錯上中皆錯雜之義豈可援磬錯之例而概以礪石目之乎惟字在句中經中亦甚多海岱惟青州淮海惟揚州諸州皆惟字在句中又可謂爲與揚州與青州乎林吳云云亦好異之過也

怪石二字　怪孔傳訓異怪石謂好石似玉者陸德明以爲碔砆之屬金吉甫則謂如萊之溫石可爲器今青州黑山紅絲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如山峰如雪霞花卉即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門澗石色若青金紋如銅屑理極細密亦奇石但不若紅絲石之堅耳登州府志又謂怪石出萊陽縣五龍山色類崑山石而文理過之禹貢錐指據名醫別錄舊白紫石英生太山山谷白石英大如指長二三寸六面如削白徹有光紫石英明徹如水精但色紫而不勻李時珍綱目引太平御覽云自大峴至泰山皆有紫石英謂斯二英即經之所謂怪石按釋文怪石蒙上岱畎言是此石本出泰山谷中今引黑山紅絲石及淄川石門澗石固失之泛即李以紫白二英當之亦臆度之辭要之貢以爲器用之飾非貢無益之物以充玩好則諸

家所言皆是也

萊夷作牧一句　萊夷孔傳以爲地名顏氏以爲萊山之夷二說不同林少穎云史記齊世家太公東就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邱左傳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萊之爲夷無疑據此則地名之說非也作牧孔謂可以牧放後儒因之以作牧爲一事矣幼清以作爲耕作牧爲牧放謂夷人以耕放爲業也二說各不同禹貢錐指云萊夷之地三面濱海五穀不生中間又有萊膠勞成羽金與之宗文登不其距艾等山及稷養澤其可耕者無幾田不足以自給故必兼畜牧而後可以厚其生經所以言作又言牧也案經中凡作皆謂耕作此不當獨異則吳氏之說爲長至金氏謂取其畜以供攷禹貢周官未有以畜爲貢者惟王會解紀外國所獻有執牛露犬等類然非常畜不可據以釋此經也萊夷所在蔡傳以爲萊州之地而元和志謂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春秋傳齊國伐萊杜注云今東萊黃縣是萊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又史記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夷維今高密縣在膠州西北五十里縣治即夷安故城水經注膠水北過夷安縣東應劭曰古萊夷邑也是高密亦萊地正不獨萊州一府也

浮于汶一句　汶蔡傳謂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illegible]府萊蕪縣也西南入濟皇輿表萊蕪縣今泰安州萊蕪縣屬濟南府于欽謂齊有三汶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禹貢錐指則云汶水有五謂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嬴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新泰縣宮山之陰流合牟汶牟汶在萊蕪縣南門外西流至泰安州東入汶北汶即汶水源出泰山分水嶺泰安州志謂之鑿汶柴汶在泰安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有水出萊蕪縣嵏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爲浯汶據漢志琅琊縣門縣有高柔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甑門山世謂之浯汶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案此即于氏所謂入濰之汶也地理今釋汶水發由安民亭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于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堈壩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于濟寧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此又古今水道所由異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然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而此獨裁其三面者林少穎謂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之疆境始別也又爾雅泲東曰徐州郭注云自泲東至海與禹貢不同者尙書後案云堯時揚州跨江至淮而爾雅亦止云江南曰揚州蓋商制淮南江北地居青揚者以益徐而周禮又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其西則入于兗故不同也徐州古大庭少皞之墟有緡大彭奄邱之封皆在焉戰國時屬齊楚亦兼得其地秦置泗水琅琊薛郯二郡漢改置東海郡復以其地爲徐州後漢魏晉皆因之以今輿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沂州二府濟甯府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禹貢徐州境也

淮沂其乂一句　乂治也淮見導水淮之源出于豫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氾濫爲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之雕崖山也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或云臨樂山酈道元云沂水出艾山禹貢錐指謂雕崖臨樂艾山皆沂山支阜之異名也按蒙陰界南流至江南淮安府宿遷縣北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曾彥和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水經注水出尼邱山西北經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俗呼爲小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于泰山也蔡傳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沂有泗而獨以淮沂言者周禮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泲周無徐州兼之于青周之青即禹貢之徐則徐之川莫大于淮淮乂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于沂沂乂則自泲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

蒙羽其藝一句　蒙羽二山名其藝者孔傳云已可種藝也正義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蒙陰今屬山東青州府沂其今爲江南淮安府贛榆縣魯頌奄有龜蒙謂龜山蒙山論語則云東蒙元和志據此分蒙與東蒙爲二于欽齊乘謂龜山在今兗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後人惑于東蒙之說以龜山當蒙山以蒙山當東蒙說矣邑人公孫亦云蒙山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者爲龜蒙其實一山也龜山自在新泰其北有沃壤所謂龜陰之田是也羽山杜預左傳注與漢志合而隋志則云朐山縣有羽山元和志又云在臨沂縣東南二百十里與羽山分界朐山今海州臨沂今沂州也近志郯城縣東北亦有羽山按贛榆縣界數說不同要之此山在沂州之東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郯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縣之境耳又其藝之義後儒多用蘇氏二水既治則二山可治之說禹貢錐指云蒙山去淮水五百餘里羽山亦幾三百里淮之橫溢不到二山及其既乂二山亦未必悉治惟沂水厤蒙羽之間利害頗切然二山仍自有畎澮之水當瀦之以距川者亦非但治沂而已也

大野既豬一句　大野澤名地志云在山陽郡鉅野縣北鉅野縣今屬兗州府蔡傳鉅即大也水害而復流者謂之豬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為二南為荷北為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西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為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于是乎見或又謂鄆州中郡西南亦有大野陂即大野之地也王氏樵曰此以南旺湖當之考鄆州即古東原地而中部即汶上縣也今南望湖實在汶上西南[illegible]百五十里漕河貫其中西湖廣衍倍于東湖東湖接馬踏伍莊坡湖以及安山南接蜀山馬場坡湖以及昭陽諸湖而東原徐郡諸邑又悉環列左右與古經志合然則禹貢雖指所謂鉅野厥後河患及河南徙淤遂湮為平原而畔岸不可復識者殆專指鉅野一縣言之歟

東原底平一句　東原地名[illegible]博物志以為兗州東平郡即尚書之東原底平者正義云水已去致平復言可耕種也一說東原在鄆州汶上等處左傳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注云汶水北地水經云白汶之北平暢條川也說者故以此東原所在[illegible]陽縣故城在[illegible]縣東北五十四里舊邱陽也縣本兗闕邑[illegible]即定四年齊人所歸之讙田其地土田饒沃而勢居下闕故大野既豬水患若平而後可耕作也雖指云濟水[illegible]山東又北徑[illegible]又北徑須昌縣西襄十八年諸侯會于魯濟杜注云濟水入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謂是水之沇兗據此則東原之平殆徐兗二州協力致之者歟

厥土赤埴墳　埴孔傳云土黏曰埴鄭康成本作戠正讀謂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為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為黏土[illegible]和亦謂埴黏也黏昵如脂之膩也周有搏埴之工老子言埏埴以為器准土之賦故可搏可擬也[illegible]云孔本作埴故訓為黏土鄭作戠謂曰熾其訓則赤也凡字從土部都賦注鄭不釋為黏土者以赤戠色[illegible]與黃壤白壤等為一例倘戠訓黏則與墳為二性矣玉篇土部埴時力切引孔傳土黏曰埴[illegible]志切赤土也廣韻[illegible]二切黏土也[illegible]昌志切赤土也此分用孔傳之訓而從皆加土至集韻合埴戠為一字而無赤土一訓不若[illegible]之為得矣案埴之與戠鄭孔字異故訓釋不同從鄭作戠自以赤土之訓為長若[illegible]作埴又訓黏則與墳為二性[illegible]未嘗以厥土音黎例之音與黎皆色埴與墳又何嫌于二性乎且既曰赤矣而埴又訓赤于義為贅不若作黏土者之無語病也

草木漸包一句　孔傳漸進長包叢生正義引易漸卦彖傳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謂初發生曰包郭璞注今人呼叢緻者曰稹漸包謂長進叢生皆其義也林少穎云徐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久矣至是始進長叢生故特書曰草木漸包蔡傳以下諸家皆同孔傳惟釋文云漸本又作蘄字林音才冉反[illegible]相包裹也包或作苞馬云相包裹也與二孔說異段氏玉裁謂當以作蘄為是據說文蘄字下云艸相蘄苞也从艸斬聲引書草木蘄苞是字林本說文也孔以進長釋蘄而改蘄為漸則唐以前已如是至于苞字說文引禹貢作[illegible]从艸爾雅釋詁曰苞[illegible]茂豐也[illegible]以包裹訓之[illegible]六書假借之[illegible]有今古文故諸家所據每不同必謂漸包當作蘄苞既訓包裹而苞亦以包裹訓之殊覺不辭此等字義不若從二孔之為安也

厥貢惟土五色　鄭注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王子雍云王者取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孔傳[illegible]將封諸侯各取其方[illegible]徐州有諸侯之故各一制為一州常貢郊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元和志徐州彭城縣開元時貢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土貢出彭城縣三十里之諸土山水經注云姑蔑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之方受之以貢[illegible]彭城其故城在今徐州府城西北古[illegible]徐接壤處也漢琅邪地徐州元始之貢疑即此地所出[illegible]云出彭城者琅邪後人惟知彭城為徐州遂以郡界所出當之耳[illegible]

羽畎夏翟一句　[illegible]

嶧陽孤桐一句　蔡傳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人以為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焦氏竑曰在鄒者為鄒嶧在邳者為葛嶧今邳州地理今釋嶧陽一名葛嶧山在今江南淮安府邳州西南俗名距山以沂水相距也[illegible]桐也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為貴也[illegible]嶧陽山擇東南一孫枝為琴[illegible]其見貴于日久故特指其所生而制為一方之貢也

泗濱浮磬一句　[illegible]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illegible]呂梁[illegible]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磬石今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illegible]淮南注亦以為即[illegible]後因泗水[illegible]為河[illegible]于宋取而[illegible]石亦[illegible]乃改用之學者遂疑禹貢貢磬處在此樂史寰宇記更創為禹治水時水至此山以符合經文泗濱字殊可笑也

淮夷二字　淮夷孔傳以為二水正義曰知是二水名者非一淮即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為水名禹貢雖指淮夷見經傳者非一處即孔注之費誓亦云淮浦之夷不聽命後相反及[illegible]釋文曰淮夷鄭云淮水之夷[illegible]淮夷二水名[illegible]淮夷二水始知二字乃傳寫之[illegible]不察而曲為之說矣案淮夷以地近淮水而得名如島夷和夷之例王肅解經專與鄭氏為難故力主二水之說正義[illegible]其地而不得遂以後來竭涸附會之雖指其說之極允但淮夷有淮南淮北之夷江漢詩淮夷來求此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常武詩率彼淮浦省此淮夷來同魯頌淮夷攸服此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說經家混而一之亦屬非是

蠙珠二字　蠙釋文云一作玭音步迷反蚌也說文玭字云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生玭珠玭珠之有聲者下文出蠙字云蠙夏書玭从虫賓聲是玭與蠙一字也薛士龍謂山海經文魮之魚背如覆銚鳥首蛇尾是生珠玉今鰕魚似之鰕魚又名石決明珠之所生蓋蚌屬也說文引宋說蠙珠珠有聲者未詳薛之說蓋以玭有魮音故以為文魮之魚案郭璞江賦文魮磬鳴以孚[illegible]李善注引山海經作文魮之魚狀如覆銚鳥首而魚尾音如磬是生珠玉與薛所引不同[illegible]即所謂珠之有聲者[illegible]然文魮據山海經所說與蚌全不相似亦不類石決明且其物世所罕見[illegible]生玉恐不可強為附會也陸佃埤雅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鼈珠在足蚌珠在腹[illegible]皆不及蚌珠此言最為明析蓋他物皆能生珠而蚌珠獨多且美故經言蠙珠以別之蠙只是蚌之別名非珠形狀之物此說殆未可易也

暨魚　[illegible]

[illegible]存之以俟博物者之精考

達于河一句　達于河字金仁山通鑑前編引古文尚書作菏說文引書亦作菏今作河者俗本之誤也菏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也青州言達于濟則達菏可知[illegible]浮于汶達于濟[illegible]故曰達于菏若作河則覆而無理矣蓋菏字形聲當從左水右苛篆法取結構則从艸上河下或通作荷故史記漢書皆作[illegible]亦轉寫之誤也然此菏在湖陵菏澤之下流入泗者也與導菏澤又東至于菏之菏在定陶東北者不同湖陵今魚臺縣地定陶今屬曹州禹貢言菏惟此

逵于淮在湖陸其後州及導水皆主澤言在定陶鄭氏防水黨依附孔傳于此尚欠分疏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界鄭康成謂自淮而南至海以東孔傳云北據淮南距海尚書後案謂海岸雖自東北遂而南而爲末云東漸于海則青揚徐之海皆主東言故鄭云至海以東也傳云南至海者職關楚矣起爲楚南收揚越史記南越傳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裴駰集解引張晏云揚州之南越張守節正義亦謂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然杜佑云禹貢物產貝賦職方山藪川澤皆不及五嶺外且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宜屬荊豈有舍荊屬揚者據杜此言則孔傳非也案揚州古汪芒氏之封春秋時爲鑿六楚越矣荊茲黃等十七國戰國屬越後楚滅越而有其地及秦置九江鄣郡會稽郡中南海漢復置揚州後漢魏晉置因之唐爲淮南道之廣陵壽春廬江弋陽等郡及江南東西二道以今輿壤約之江南江西浙江及河南之汝寧湖北之黃州等府皆古揚州域也

彭蠡既豬一句　彭蠡鄭康成引地理志云在豫章彭澤縣西漢彭澤縣今江西九江府之湖口彭澤南康府之都昌三縣地也澤周四百五十里跨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府境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得名其在都昌者爲東鄱湖在南昌者爲西鄱湖在星子縣東南接南昌縣界者曰宮亭湖在都昌西南者曰揚瀾湖在餘干西北者曰潛石湖皆彭蠡之國地異名者也彭蠡所受劉歆云九水水經云總納十川致漢志豫章郡贛縣下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等郡縣下云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又鄱陽縣有鄱水餘干縣有餘水艾縣有修水南城縣有盱水建城縣有蜀水宜春縣有南水南野縣有彭水又長沙國安成縣有廬水皆入湖漢水湖漢水與豫章水激與而流同故志並云入江彭水即豫章之上遂是湖漢豫章與鄱餘盱蜀修南廬爲九水也鄭云南方謂都爲彭蠡傳云著也首彭蠡之澤至是始得而停蓄也

陽鳥攸居一句　陽鳥鄭注以爲鴻雁之屬孔疏引蜀都賦木落南翔冰泮北徂謂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然仲默以下皆主之惟林少穎稱古之地名多取爲獸如虎牢犬丘之類左傳公如死鳥杜注云死鳥衛地而鄭有鳴雁在陳留雍丘縣漢北邊有雁門郡皆以雁之所居爲名陽鳥當亦類此案陽鳥攸居鄭孔說久成定論林以地名釋之不特穿鑿無稽且于攸居字義亦不貫禹貢雖指云橫流之際彭蠡入江處必有淤澱鴻雁之至唯可陸居及禹疏稱徒下流通利水澤大至亦不過抵敗而止背秋涉冬南岸淵如平野蘆花蕊果對隨可推想禹當彭蠡功畢適鴻雁來賓之候故因所見而紀之歟此說雖亦臆測然亦可見前解之不可易也

三江既入一句　三江之說聚訟紛紜孔傳謂江自彭蠡分爲三班固之書以一從吳縣南東入海爲南江一從蕪湖西東至陽羨東入海爲中江一從毘陵北東入海爲北江鄭康成則謂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郭璞爾雅注謂岷江浙江松江爲三江韋昭國語注桑欽水經俱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庾仲初吳都賦注張守節史記正義顧夷吳地志皆以松江東江婁江爲三江宋儒蘇子瞻則主鄭氏蔡仲默書傳則主庾張顧三家說黃東發金吉甫皆宗之明歸震川復力排蔡氏而引范蠡吳之於越三江環之之歸見非岷江松江浙江不足以當之而橋升著又縣徐鉉說文注以江出岷山至楚部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爲北江謂三江皆發源于蜀而注于震澤禹貢紀其海而及其委耳今以經文折衷之惟鄭康成蘇東坡二說融洽前後確不可易蓋三江之與震澤鑿不相通而當洪水橫流浩無準從必有弃爲一緊倚奉白禹疏導三江入海江不旁從震澤乃以底定此理勢自然無可疑者也故先儒曾彥和程錄島敵夏僕程大昌黃度陳櫟王充耘諸家皆以鄭說爲是近時尚書地理今釋王鳴盛尚書後案胡朏明禹貢錐指亦力主鄭蘇之旨可見此心此理之同有讀百世而相合者紛紛異說夫豈可存而不論矣

震澤底定一句　震澤先儒皆以爲即周禮具區太湖之別名也禹貢錐指震澤一名笠澤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國語越入吳吳禦之于笠澤越軍江北吳軍江南東也孔郭指此爲太湖則誤矣越絕後太湖周三百六十頃處縣引顧真觀說云四萬八千頃王鏊姑蘇志云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蘇常湖三府今蘇之吳江湖之烏程吳興常之武進宜興無錫此七縣皆瀕太湖然五湖瞰方皆則爲瀦名與具區自北南地正義因孔郭云云曲爲附會非也案葉少蘊云凡青數者皆人所資以爲利而澄則但水之所鍾今平望八亦之間水灑沒面橘淺蒲魚蘆灰之利人所貿者皆宋亦可隴而爲因興太湖興因被瀦桑至無以淡之則從而爲蓄所以澗之震澤黃于楓亦新自包山以西土人新之西太湖自莫叢武山以東水梢避淺益即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承後人遙混之太湖由此二說亦之鑿說鹹欠分曉也底定者謂三江既入于海不復多沒故得瀦而爲澤也

島夷卉服一句　島夷孔傳以爲南海島夷吳幼清以爲東海南海島上之夷皆未能確指其地之所在釋士

龍讚是朝鮮區略之國或又據韓退之送鄭尚書序以爲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林邑扶南眞臘于陀利等謂胡氏渭皆以爲非謂惟古倭人東鯷諸國可以當之蓋據漢志東鯷人在會稽海外及後漢書東南夷傳謂倭在韓東南海中依山島爲居云云爲晉也然唐虞時倭與東鯷通中國與否史冊無徵胡氏之說與路家仍同一說當然耳卉服孔傳以爲草服謂葛越也正與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蕉葛升越弱于羅紈是也蘇氏以島夷織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棉之類蔡傳兩存之邱文莊亦謂唐虞時島夷或以木棉充貢是孫葛木棉雖難定誰說爲的而二者皆卉服義自可以並著也

厥篚織貝一句　織貝孔傳以爲錦名謂織爲貝文如詩曰貝錦是也又云今南夷木棉之樹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于篚蘇東坡亦云島夷織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棉之類其紋斑爛如貝故曰織貝皆疑其辭而未質皆織貝之爲木棉也案吉貝南史作古貝謂林邑國出古貝樹其花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殊新唐志及演繁露皆作古貝其作吉貝者則南州異物志方句沿毛編及農桑通訣等密也蓋古吉二字相似故彼此差異今木棉之利南方爲饒忽唐虞時揚州島夷已有此布瓜因制爲一地之貝是織貝者即織此古貝之謂非織文如貝之謂也案木棉有草木二種木本者出交廣南史及吳錄丹鉛錄所稱樹話三洒史者皆指此一名斑枝花俗訛爲攀枝花其出江淮南北者皆草本四月下種以蔟弱如毳莢三尖似楓質大如桃南史所謂一種名白毳及南越志所稱古終藤皆指草本之木棉也經文以織貝與卉服連文則貝殆即草本者歟

厥包橘柚錫貢　孔傳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正義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小曰橘大曰柚綿詩傳云大曰擿小曰橘亦則稱也此物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與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錫下顧氏則謂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蘇氏謂橘柚常貢則勞民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錫命乃貢張氏亦謂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雖于出令也案錫字諸儒皆以爲上之錫命惟鄭康成作金錫之錫謂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蓋擬職方揚州廣錫故以此文當之然有不可通者荊州豫州俱有錫貢字豈亦爲金錫之錫耶且貢錫而謂之錫貢又繫于厥包橘柚之下恐聖經無此法

書經集解卷二終

(修文書館精製新版)

禹貢中　蜀川馮世瀛對樵采輯　　四明馮春長掌明氏重校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界鄭康成謂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孔傳云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正義謂以衡山之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境過山南也地理志禹貢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禹貢錐指云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有荊山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也通典荊州建國春秋時可考者楚夔聃權鄀州羅貳軫凡九國戰國屬楚而秦韓亦少得其地秦并天下置南郡黔中長沙南陽漢魏晉因之唐分屬山南東道及江南西道與黔中道淮南道以今輿地約之則湖北武昌漢陽安陸黃州德安荊州宜昌施南等府及襄陽南境湖南全省及四川夔府之巫始及西則桂林府之全州及興安縣諸北之地皆古荊州域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水漢水也江漢朝宗于海鄭注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蔡傳春見曰朝夏見曰宗而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江漢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如諸侯之朝宗于王也鄭氏曉曰江漢發源于梁而荊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荊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遜下有所洩也此句之義諸家大概相同惟茅氏瑞徵謂荊州之水以江漢爲主此記其合流處力大勢銳不至海不已云云未免語病蓋昔人謂海爲百谷之王而四瀆以配諸侯故取朝見之義而曰朝宗者言其有所歸非言其力之大勢之銳也

九江孔殷一句　九江孔殷鄭康成訓孔爲甚殷爲衆謂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甚多言治之難也孔傳訓孔爲甚殷爲中謂江于此州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二說不同後儒于鄭取其九江在廬江潯陽之言于孔取其分爲九道之言以潯陽地記所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者當之或又以張須元緣江圖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堤江九曰廩江者爲九江謂九水委蛇始于鄂陵終于江口而會于桑落洲也自宋初胡氏始以九江即洞庭而晁以道從之曾彥和又舉沅漸元辰敘酉湘資澧九水之大于洞庭者以著九江之目蔡仲默取其說以入書傳朱子元定去元澧二水而易以瀟蒸于是洞庭九江之名以顯近世考據家或主洞庭或主潯陽猶相持不決以漢地理志史記河渠書及郭璞江賦觀之是西漢以迄東晉皆謂九江屬潯陽也然潯陽乃禹貢揚州之域不應於荊州言之且導江經文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先儒謂即今巴陵九江在巴陵上其非潯陽可知故晦翁師弟力主洞庭之說蓋不惑山海經于洞庭之山云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及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爲足與曾氏說相發明也

雲土夢作乂　雲夢澤名考之經傳有單稱者有合稱者周禮荊州藪澤曰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戰國策楚王遊于雲夢宋玉高唐賦楚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司馬相如子虛賦雲夢者方八九百里此合稱也定四年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此單稱雲者也宣四年鄖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宋玉招魂篇與王趨夢兮課後先此單稱夢者也然單稱特省文耳雲固可以該夢夢亦可以該雲也石經尚書本作雲夢土作乂自唐太宗時謂得古本是雲土夢作乂詔改經文從之于是說經家遂謂雲在江北者稱雲在江南者稱夢曰雲土者言雲之地土見而已尚未可耕治也曰夢作乂者言夢之地非特土見草木生之人有加功乂之者矣蘇氏易祓鄭樵洪邁諸家皆同此解案杜預注左傳夢中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北有夢城是夢在江北注雲中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是夢在江南又注江南之夢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雲夢本屬一澤初無江北爲雲江南爲夢之說也且史記貨殖傳云長沙平湖今巴陵故長沙下雋縣地諸湖萃其西南安得特高江北雖亦有湖澤然楚都及漢東諸國皆在焉無反半于江南之理近世通儒謂太宗此改殊覺多事不若從石經爲得斯爲篤論也

厥貢羽毛齒革　羽孔傳但云鳥羽疏以孔雀翡翠當之類左傳楚子翠被豹舄楚辭孔蓋兮翠旍王逸注以孔雀之羽爲車蓋翠羽爲旗旄此皆楚國故實疏說不爲無因第近世之風古時恐未必有此作旄也毛傳云旄牛尾韋昭國語注云旄牛之尾所以注竿首者地理志言蜀郡西近邛作馬旄牛師古注邛作之地出兕及旄牛故蜀郡有旄牛縣今甘肅臨洮亦有之然非梁不以制貢而貢于荊州殊不可解齒謂象齒革犀兕也爾雅南方之美有梁山之犀象焉地理志言南粵近海多犀象名醫別錄謂犀出武陵交州諸遠山蘇頌圖經世傳荊襄山中亦有野象是荊揚數此二物較易故使貢之其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正

義所以著者爲先薛氏謂以多者爲先林少頴云二者皆通以職方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之文觀之則荊揚所產殆不能無優劣云

杶榦栝柏一句　杶榦栝柏四木名說文杶或從熏作櫄又作杻也左傳孟莊子斬其櫄以爲公琴杜注云櫄木名杶也琴材又作榛蘇氏謂榦二樹形相似但榦疏榦實爲別也榦孔傳云柘也正義榦爲弓榦考工記弓人取榦之道七以柘爲上知此榦是柘也詩疏云柘木惟用爲弓榦故舉其用金仁山林少頴則以榦爲材中弓弩之榦不專指柘說于義亦通栝釋木云柏葉松身者鄭孔皆本此訓類篇于檜字下云栝古作栝通作栝引書作檜榦栝柏爾雅翼云檜性耐寒其材大可爲棺槨及舟今人謂之圓柏本草綱目云檜葉尖硬亦謂之栝今名圓柏以別于側柏也禹貢錐指謂傳云栝與檜同說文解檜如爾雅而栝下不復出則栝檜實一本北音之轉呼爲古外切故又有木旁從會之字栝乃柏之類葉扁而側生者爲柏俗謂之側柏葉尖硬而向上者爲栝俗謂之圓柏栝與柏皆一類數種諸家所辨最詳故備錄之

礪砥砮丹一句　礪砥皆磨石砮石之中矢鏃者丹朱類也正義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爲稱鄭云礪磨刀石也精者曰砥砮謂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可以爲采金仁山謂礪砥今鄂不砮則恩播有之丹砂以辰錦及溪洞老鴉井所出爲佳案山海經荊州首自景山至鼓琴山凡二十有三而石多礪砥子虛賦言雲夢之石曰瑊玏元厲張揖云元厲黑石可用磨則礪砥之出荊楚可知蘇子瞻石砮記余自儋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梨鏃而劍脊其廉可劓而其質則石此即所謂楛矢石砮據此則荊梁之地未產石砮惟金仁山以爲恩播有之今不聞產此耳蘇頌圖經丹砂以出辰州者爲最勝謂之辰砂其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顆碎之嶄岩作牆壁眞辰砂也周書王會解卜人以丹砂孔晁注卜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王伯厚注太平御覽云卜人蓋今之濮人也牧誓注濮在江漢之南左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此則卜人貢在荊域故貢丹砂也

惟箘簵楛一句　孔傳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正義謂鄭云箘簵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名肅愼氏貢楛矢知楛中矢榦也曾彥和云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府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廧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所不能過也則箘簵竹之堅勁者其材亦中矢之笴禹貢錐指謂簵一作簵說文云箘簵也一曰博棊又曰簵箘簵竹名引夏書惟箘簵楛箘或作箟招魂箟蔽象棊有六博是洪興祖注云箟竹名故說文以爲博棊箘簵或云二種或云一種未知孰是鄭謂大小異名理或然也學詩榛楛濟濟陸璣疏云楛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婦人釵然則楛亦北地所有但不中矢榦故必取諸荊耳案箘簵鄭康成以爲聆風說文云簵箘簵則箘簵乃是一物正義因孔傳有三物之訓故以爲竹有二名或大小異此中孔非中鄭也胡朏明以爲鄭說誤矣簵說文又作簬楛作枯木部枯下云枯簬也從木古聲夏書曰惟箘簬枯枯木名也考工記鄭注亦作簬枯釋文枯音戶尙書作楛蓋古字多假借楛之作枯假借之證也

包匭菁茅一句　包匭菁茅孔傳載包字爲句謂橘柚又以菁茅爲二物謂菁以爲菹茅以縮酒鄭康成訓匭爲纏結包爲裹匭謂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王肅孔穎達俱從傳義王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孔據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注云菁蔓菁也謂菁之爲菹處處有之而令此州貢以其味美案左傳齊桓公責楚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郊特牲縮酒用茅明酌也則茅之用自古而然安國謂匭爲匣而礙于包故以包爲橘柚王子雍乃以爲承揚州厥包未免曲爲附會菁之爲菹雖有周禮可證然呂氏春秋云具區之菁則菁以揚產爲善未聞荊味菁也且菁爲七菹之一何獨與縮酌之茅同其貢乎鄭以菁茅爲一物與左傳齊語相符不可易也顧炎武云麻陽包茅山茅生三脊孟康曰菁茅揚雄曰堆茅爾雅謂之藏葆氏本草云生楚地播入以社前採者爲佳名鵝衡草今辰常並出峽州亦多有之觀此則鄭注益見其足信惟匭訓纏結義頗迂迴或當如孔氏作匣解耳

璣組二字　孔傳璣珠類組綬類正義說文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吳幼淸曰璣組以璣穿結爲組也諸家說大概相同惟王尙書引之謂元纁組皆女紅所爲璣則珍寶之屬其閒元纁組之閒殊爲不倫疑璣當讀爲暨暨者與也及也謂厥篚所貢則有元纁及組也案釋文說劉昌其既反玉篇音之祈切集韻璣暨二字並巨至其既二切以證璣與暨同音故借璣爲暨也案訓璣爲暨以淮夷蠙珠暨魚例之文義誠順但有改字之嫌如吳氏所言是貫珠于組以獻珠不入篚也故匯之亦無語病或曰璣組者謂此州巷織組貫其可以貫璣之組也璣虛字非實字此說情尤近而于王氏珍寶不壓厥篚女紅同之疑亦可以釋然矣

荊河惟豫州　荊荊山河南河也鄭康成謂豫州界自荊山北至于河孔傳云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尙書後

案鄭云自荆山而北至于河者南條荆山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荆州乃豫之南界傳兼西言非也通典豫州古太皞祝融之墟及帝嚳成湯所都戾弋邳封葛三鬷諸國皆在焉春秋可考者曾蔡鄭東虢西虢杞宋中許以及江黃道柏等凡四十一國戰國時屬宋魏韓秦置三川碭郡潁川南郡漢後漢爲司隸豫州魏因之晉分屬司州唐分屬畿內及河南山南河東諸道以今輿地約之河南則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及汝州直隸則大名府之東明長垣山東則兗州府之定陶曹縣城武單縣江南則鳳陽川潁上太和亳州蒙城湖廣則襄陽府之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均州鄖陽府之鄖陽保安及則西之東境德安府隨州之北境皆古豫州域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孔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于海正義閒地理志伊水出宏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宏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成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嶺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澠池在新安縣西穀成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畧所據小異耳似潛後案以地志爲據傳疏爲非蓋陸渾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以熊耳爲陸渾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乎陸渾山在今嵩縣東北四十里伊水經其下非出也新安澠池亦本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澠池縣下流同得通稱而上源自異今乃云澗出澠池山是以穀爲澗源此不惟署也而且淺交至于河南穀成亦本二縣魏始省穀成入河南晉因之故晉地理志河南郡有河南無穀成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西漢時穀成山已爲河南縣地乎若謂晉河南指郡言則上文伊出陸渾洛出上洛酈出澠池皆縣也何獨于澗瀍而以郡舊之孔安國爲武帝博士具見闕籍所言決不如此故通儒皆以傳爲魏晉問入僞撰也案伊澗瀍入洛而洛入於河此乃四水竝列者皆氏謂其大小相傲同叔以爲治水先後之序林少穎是他說謂買誤言禹鑿龍門辟伊闕伊闕者伊水之所經也當時爲害必有與龍門暑相當者故禹治水以伊爲先伊既入洛乃疏洛以入河殺後治澗瀍故序之如此非以其大小相敵也

滎波既豬　滎澤名濟入河復出者也鄭康成謂今已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縣之東地理志沈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縣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經所謂滋爲滎也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本漢滎陽地隋分置滎澤縣澤在其縣南而班云出縣北鄭云在縣東者蓋滎陽故城在今縣西南班鄭據以爲言澤起西北距其東也波馬鄭王本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孔傳及漢書作波然孔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是播作一水非二水也以爲二水自顏師古始宋林少穎之並引周官其浸波溠爲證蔡仲默又取以入傳遂相沿至今傅氏寅謂上文言導洛此則專言導滎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流職方氏所紀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近閻百詩亦謂滎爲濟之溢流波爲洛之枝流兩不相蒙此二說甚精蓋職方豫州之波出於魯山縣而洛南之波水亦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中隔大山總攝而言之曰滎波既豬經文無此書法也然則以滎波爲二水終無是處

導菏澤被孟豬　此治陶邱復出之濟也菏澤地理志云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地理志云在梁國睢陽北孔傳謂菏澤在湖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被者水流溢被之正義據地理志山陽郡有湖陵縣不言縣有菏澤又菏澤在定陶孟豬在山陽以今地驗之則湖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因疑古之湖陵當在睢陽西北故得東被孟豬也孔傳同叔之曰說文菏澤水在山陽湖陵正與孔傳同而班志以爲在定陶者在定陶者其澤也在湖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禍合在今單州之魚臺而孟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被孟豬者導菏之流在定陶者以被之于南也安國惟說菏之源委不明且誤言孟豬在菏東北所以致誤逞之疑也禹貢雖指云定陶今隨山東兗州府之曹州雖陽今爲商邱縣河南歸德府治在案周禮諸屬青州而此在豫州者林少穎謂周無徐徐並兗于州府在豫故得兼有孟豬也又經文澤不言導而此曰導者王氏機謂二澤相通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

下土墳壚一句　下土墳壚馬融謂豫州土有三等下者墳壚也壚鄭氏謂疏陸氏引說文云壚則黒土也顚氏以爲元而疏者謂之壤此鄭宋鄭陸二說下土王氏炎云下等之土也墳則爲矢墳壚則爲壚仁山金氏則以爲其壤者無塊而柔其下者或爲而起或剛而疏如今輕粮之之謹杞閥之沙陷皆所謂下土也禹貢雖指云壤名土黒曰壚壚然解散也呂覽凡耕之道必始于壚爲其寘澤而後枯也壚本作虛後人于旁加土耳壤壚是二種金說較密若以爲一則與兗之黒壤無異矣按馬氏謂豫土有三等下者墳壚蓋分墳與壤而二之乃有三等金吉甫說本于馬氏而或剛而疏一器則能通鄭氏許氏之義若王氏以沃瘠對言則不得有三等矣謂金說爲密弗疑也

華陽黒水惟梁州　華陽華山之南也黒水孔傳以爲出雍入梁入南海者爲二州之西界諸家多道之惟薛

士龍謂黒水卽瀘水今馬湖江也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東北至叙州宜賓縣入江有以正從來之惑故禹貢錐指力主之梁州通典云古蜀山氏蠶叢氏之國又元囂昌意所封及牧誓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庸蜀巴鬻麇凡五國戰國屬秦而楚亦兼得其地秦竝天下置漢中巴郡隴西內史漢改置益州魏分置梁州晉初因之後又分益州南境置寧州唐分隸山南西道山南東道及劍南隴右諸道以今輿地約之陝西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之商州洛南山陽鎮安商南西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州文縣湖廣則鄖陽府之房縣竹山竹溪及鄖西縣之西境四川則成都保寧順慶叙州瀘川嘉定重慶夔州府建昌路邛州府雅州綿州忠州諸州松潘天全六番招討司皆古梁州域也

岷嶓既藝一句　岷嶓二山名岷古作㟭地理志㟭山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今四川松潘衛卽漢湔氏道也山在衛西北嶓冢也後魏地形志云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括地志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今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州本漢時葭萌縣地也地理今釋云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大山重谷綿亙起伏西南走疊溪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疊溪諸縣之皆城皆其支脈也嶓冢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而支脈隱然聯屬郡縣志所謂隴東之山皆嶓冢也案裴駰集解引鄭康成說謂嶓冢山在漢陽西與地志異者隴西郡西縣續漢志改屬漢陽故鄭據當代言故云漢陽也既藝者林少穎云江漢二水發源此州當其泛溢漂悍而未有所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爲水所汶濫而不得遂其種植之利今既疏導以入于海則岷嶓所出之水皆順流而東此山遂可種藝

沱　尖一字　此紀梁州之沱也郭璞爾雅音義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別而東流說與地理志所云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者合言沱水者多據此立論今成都府灌縣東有都安故城湔山未詳所在或據郭璞賦玉壘作東別之標疑所謂湔山卽玉壘然郫縣之沱乃秦時李冰所鑿源短流狹以當禹貢沱水似覺未安或據地志謂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云云而以近志之玉輪江當之案玉輪江出岷山西玉輪坂非首受江者且其水相傳係明所導亦非必禹時故蹟或又以江源之郫江一名皂江在今崇慶州界者爲沱于首受江別後復入于江說亦不合故鄭康成以爲此沱之類夫曰之類亦以他無左驗未嘗爲必然之詞也近世通儒有以水經涪水爲沱江者蓋涪水與岷江同發源于羊膊嶺至弓杠口小分水嶺分爲二支東一支爲上羊峒至小河營入龍安府平武縣爲水經涪水至合州入嘉陵江以導水東別爲沱之文較之似此說較爲時諸解爲足信也

潛一字　梁州之潛郭璞爾雅音義謂有水從漢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禹貢錐指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綿谷縣東龍門大石穴下元和志龍門山在利州綿谷縣東北八十二里潛水所出此卽郭氏所謂潛也今漢中沔陽縣東南有沔陽故城漢壽晉改曰晉壽其故城在今保寧府昭化縣東南綿谷亦晉壽地今爲廣元縣案左思蜀都賦注以潛沫劉逵注潛水與郭璞說同則潛水之屬昭化廣元無疑水經又以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南入于江酈注云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今沒有五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爲卽古宕渠水又云宕渠水卽潛水渠水出南鄭縣南巴嶺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故之古宕渠今四川順慶府渠縣也渠江水源出夔州府太平縣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至合州入嘉陵江此水不出于漢偏考近志其地亦無所謂大穴通岡山下者酈氏誤以龍門之水與宕渠之水合爲一條不知其流雖合其源則分郭酈所言自在漢壽與宕渠無涉然傳乃據酈釋經而於爾雅注之見引于孔疏者反棄而不收何也

蔡蒙旅平一句　蔡蒙鄭康成以爲一山所在蜀郡漢嘉縣漢嘉卽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時改孔傳則以爲二山元和志謂蒙山在雅州嚴道縣南十里寰宇記蒙山一名始陽山在盧山縣東七里又云蒙山在名山縣西七十里北連羅繩山南接嚴道縣山頂受陽氣其茶芳香所謂蒙頂茶也蔡山正義以爲不知所在歐陽忞輿地記乃云在雅州東十里少蘊遂以縣東五里周公山當之明一統志因之大書曰蔡山在雅州東五里又有地名旅平在州東十里禹治水功成旅祭于此今俗名爲落平說經家多宗之然蔡山班志及傳疏故闕忞一入邀旅之見其可信乎其不可信乎近胡氏朏明本閻百詩蔡蒙地望相符一山也當就蒙山以求之云疑蔡山卽峨眉在蒙山之東蒙山自東北而西南先蔡後蒙地望相符一也青衣沫水自蒙山合流以東經峨眉山下謂入渡水二也蒙山之東唯峨眉高大與之匹蔡乎豈獨此三符也此說雖亦想當然之辭然以上文例之峨與嶓相距甚遠沱與潛相距亦甚遠蔡蒙若係二山不應同在雅州之境也或又當據鄭注蔡蒙在上

漢嘉之文以岷爲蔡山姑存以俟博考

和夷底績一句　和夷爲氏以爲地名底績者孔傳云和夷之地致功可藝也正義以和夷爲平地之名鄭康成則以和爲水名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宋晁以道分和與夷爲二水謂和水今雅州榮經縣相近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蔡仲默傳謂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歟說不同案寰宇記云榮經縣北九十里有和川水從羅岩古蠻州來時謂賞說亦云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所居以爲夷淮夷之文例之則以和爲水名夷爲夷人其說殆不可易惟鄭讀和爲桓引地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亦非是禹貢雖指云和水入其說堅近字從而疑也地理志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渽乃涐字之譌說文涐水出蜀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徐鉉臣音五何反故知渽當是涐也汶江今茂州南安今嘉定府此即晁氏所謂青衣水也至蔡傳謂嚴道以西有夷道則將史無聞未知其何所據也

厥貢璆鐵二句　孔傳璆玉名鏤剛鐵正義郭釋器云璆琳玉也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曾彥和云蜀郡卓氏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在鐵故鐵先于銀也銀古名白金漢志犍爲郡朱提山每銀八兩爲一流直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犍爲正梁州之境其銀美于他州故以爲貢砮石名亦鐵器華陽國志蠶陵縣山有砮石禹貢所賦元和志亦謂鐵石山在臺登縣東三十里有砮石火燒成鐵極剛利山在今建昌衛越巂山盤東砮石也金仁山謂漢于犍爲求得古砮十六枚蓋其土人所寶也案梁州之貢諸家說大概相同惟璆陸氏釋文引韋昭郭璞說以爲紫磨金致釋詁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注云鏐即紫磨金說文鏐黃金之美者從金翏聲徐音力幽切讀若劉珠玉磬也從玉求聲或作璆徐音巨鳩切讀若糾音義皆別不知郭何以讀璆爲紫磨金豈不從經字而破璆爲鏐耶抑亦陸氏之誤耶然金銀梁家而璆玉不聞出于何地州去于闐又遠或璆本作鏐字故郭所據爲鏐故以紫磨金釋之耶

織皮西傾四字　織皮西傾四字鄭康成作一句謂織皮西戎之國西傾雍州之山也二孔氏及顏氏蘇氏曾氏諸家皆以織皮二字屬上熊羆狐貍爲句西傾二字屬下因桓是來爲句而織皮之義訓解又自各殊孔傳謂貢四獸之皮織金罽孔頴達正義引爾雅釋言氂罽也舍人注毛罽胡人績羊毛爲衣孫炎注毛氂爲罽以謂織皮之誼是以織皮爲一物也顏氏云織皮者貢西獸之皮又貢罽也蘇氏謂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曾氏亦謂熊羆狐貍之皮毀之可以爲裘其毛可織之爲罽是皆分織與皮爲二物也吳幼清則謂織皮者以獸皮熟之去其毛筵爲細縷以金傳之織而爲布此又以織皮爲織皮之皮非毳也以爲裘亦非織其毛以爲罽也吳氏此說爲貢雖指已毀之故後儒多主顏蘇之訓然以雍州西獸之皮之文觀之以罽析支渠搜皆國名不應織皮獨與意此國之人以織皮爲生因用以名其國歟且織皮負谿爲句下文因桓兆來謂此兩地貢道皆因桓而來亦文從字順鄭氏說宜朱子取之也西傾地理志云在隴西臨洮縣南夏氏僎即後世所謂烏蠻山是也夫地屬雍州而于梁州紀之者兩地有事于京師于此爲便故也

因桓是來一句　桓水既及二孔諸家皆以爲水名出西傾山一名白水是來者言因桓水而來無他道也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注于江郭璞云今在梓潼白水縣從臨洮西傾山來經谷中東流過陰平至漢壽縣入潛水經注桓水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即所謂潛水也惟鄭康成以桓是爲隴阪名謂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尚書後案云隴阪即隴山隗囂傳謂之隴坻屯初九盤桓注云盤桓旋也屯初體震欲爲阪旋生是阪爲盤桓旋曲也鄭連是字爲阪名不從馬融作虛字解者說文氏部云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楊雄賦響若氏隤古氏與是通故鄭以桓是爲山阪之名也蓋西傾之西北所嶠石五千里皆隴山叠嶂欲東行以至京師惟因桓是來則過阪即入西漢經行甚便故鄭云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也此說曲申鄭義亦于情事爲近然桓水之爲白水諸家皆同以今輿地致之白水自洮州流經文縣平武劍州至昭化縣東入西漢水亦于貢道爲合諸家說殆未可廢也

浮于潛四句　潛水即西漢水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口與漾水合漾于是兼有沔稱其下流則名爲漢漢東漢水也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間所由之路在沔下漢上故特稱沔以別之潛地理志云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至船司空入河詳見導渭條河西河也水經注自西漢遡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漾枝津即郭璞所云沔水從沔陽南流至漢壽縣字記所謂三泉故縣南大寒水西流者也岡穴即嶓山括地志所謂龍門大石穴也及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北龍門第三洞口舍舟陸行越岡嶓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門乘舟至沔縣南經所謂浮潛而逾沔也自沔入南鄭縣界抵褒城東歷褒水斜水至郿縣東北入渭沿流而東歷武功興平盩厔鄠縣咸陽長安高陵咸甯臨潼渭南華州朝邑至華陰縣渭口絕河而東抵蒲州經所謂入渭而亂河也再自蒲州北岸而行至榮河縣北泝汾水而上歷河津稷山絳州太平襄陵至臨汾縣是爲平陽冀之所都此梁州貢道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界鄭氏謂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也正義河在雍州東而謂之西河者以冀州西界在王制云自東河至于西河也黑水水經注云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括地志云源出伊州伊吾縣東南流至鄯州又東南至河州入河地理今釋謂今黑水上流爲流沙所塞已無遺跡可考其下流爲大通河在瓜州南歷西甯衛至河州入河西甯即唐之鄯州據此則括地志所言與今圖合水經謂以導水之黑水爲雍州黑水且不知黑水之入南海者在大河以南與張掖雞山了無關涉也雍州之域道典稱爲神皋奧區后稷封邰公劉處豳太王遷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及崇密須之封皆在焉春秋可考者虢周召畢豐鄭秦芮梁崇密戎白狄晉凡十四國戰國屬秦而魏亦參錯其地秦并天下爲內史上郡北地九原隴西漢中以其地之西偏置涼州而三輔則領于司隸後漢因之魏分置秦州晉又分雍州置秦州唐分隸京畿及關內隴右諸道今輿地則陝西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府之商州洛南山陽鎮安商南漢中府之鳳縣甯羌徽州成縣階州文縣屬梁州域餘皆屬雍榆林甯夏及靖遠岷州洮州諸衛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古雍州域也

涇屬渭汭一句　涇渭皆水名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开頭山東南至高陵縣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屬孔傳云逮也正義屬謂相連屬故訓爲逮逮及也汭毛詩傳云水涯也鄭箋云汭之言內也說文汭水相入也杜預左傳注水之隈曲曰汭孔傳亦謂水北曰汭皆不以汭爲水名張傳獨據職方其川涇汭大雅芮鞫之即及漢志芮水出扶風汧縣西北東入涇云云乃以涇渭汭爲三水名言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不知職方之汭呂氏明云非禹貢之汭而詩芮鞫鄭氏亦以水內曰隩水外曰鞫箋之則此汭不得爲水名也明甚況下文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惟主渭言文意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是涇既入渭渭汭又入涇矣下文漆沮灃水孰從孰同耶蔡傳所言宜黃氏東發之駁之也尚書後案雍州有二渭汭此渭汭當爲涇高陵縣地後渭汭爲漢懷德縣地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懷德者河渭二水之會均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也

漆沮既從一句　漆沮二水名蔡傳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地志云出北地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并言之既從者從于渭也地理今釋漆水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與沮水合沮水出延安府中部縣西南流經宜君同官二縣至耀州城南合漆水東南入富平縣界名石川河又南流至臨潼縣交口鎮入渭水案雍州漆水有三地志謂出扶風縣者晁氏以爲此豳之漆也水經出扶風杜陽縣者程氏謂其入渭在灃水之上者也皆與經文序渭節次不合非禹貢漆水此漆水以富平縣石川河爲正故諸家皆主之

灃水攸同一句　灃水正義據地理志以爲出右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尚書後案鄠縣今屬西安府其故城在今縣北一里上林苑在今長安縣南水經渭水出槐里縣故城南又東至鄠縣又東灃水從南來注之渭水與灃水會于短陰山內水合無他高山異材惟原阜石激而已漢書音義張揖云灃水出南山灃谷北入渭灃一作豐長安志云豐水出長安西南五十里終南山豐谷闊一十五步其下闊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山馬坊村入咸陽合渭水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故攸同也案蘇東坡云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灃渭相若故言同林少頴則以曰屬曰從曰同但變其文辭無異義也夫經文每下一字俱極斟酌非依違近擬而變文也故通儒均以蘇說爲是

終南惇物一句　終南惇物皆山名地理志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詩秦風終南何有傳云周之名山曰終南亦作中南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是也關中記中南言在天下之中居都之南也禹貢錐指云古終南止於盩厔自秦襄公取周地爲諸侯徙都于汧關中人作詩美之以終南起興終南之遠接汧岐蓋自此始說者遂以終南蔽南山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亙八百里皆終南漢人又以都南之山爲秦嶺而終南則以武功之太一當之若盩厔以東無終南焉殊不可曉張衡西京賦云于前則終南太一潘岳西征賦面終南而背雲陽又云太一巃嵸李善注云漢書武功縣有太一古文以爲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此說甚是竊意太一垂山皆禹貢之惇物後人改名離爲二山耳水經注太一山亦曰太白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武功縣志太白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亦名太一山接郿

麓及壟阪界而埀山則但述漢志謂其形體若何高大若何莫能言之蓋埀山卽太一之北峯無二山也但在縣東故其得而列爲後人又以太一之南爲武功其北爲太白在禹貢則總爲惇物郭鈂純所謂一貫而數名者也案此辨殆縮故地理今釋主之若雍錄云終南山旣高且廣多出物産故曰終南惇物此以惇物爲廣字經文無此皆洪殆誤說也

原隰底績一句　原隰鄭康成以公劉詩度其隰原卽此原隰底績者謂從此致功也孔傳不言原隰爲地名漢地理志亦闕故說經家皆據爾雅廣平曰原下溼爲隰之義爲訓禹貢錐指云原隰雖處處有之而關中獨多地勢高下相因有原則有隰有卑于原者卽隰也西京賦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于近此言渭北諸原也今涇陽有石安原百頃原龍東原豐稽原淸涼原其西則咸陽縣有畢原咸陽原類除原興平縣有始平原郿縣有積石原武功縣有東原西原扶風縣有三時原岐山縣有周原鳳翔縣有不設原西時原其東則高陵縣有奉政原鹿苑原三原縣有天齊原豐原孟侯原白鹿原鴻平縣有細陸原羊諸原中華原北幽原南原八公原同州有商原許原朝邑縣有强梁原其北則長武縣有鴻臚原黃蓋原發城縣有臨高原韓城縣有韓原高門原此皆原之在渭北者也渭以南如長安咸寧藍田臨潼渭南等縣以原名者亦不一而足原多則隰亦多故總謂之原隰其地則盡今之西安府境兼得鳳翔府東鄠張貢所謂沃野千里班固所謂九州之上腴者也據此說則原隰所該甚廣謂公劉之原隰在底績中則可謂禹貢之原隰以在闕地則不可也

中其間仍無隰地水草旣豐土田亦美然則豬野之治必倂上源而治之至于云云始荒遠在所界耳

三危旣宅二句　孔傳西裔之山巳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正義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是三危爲四裔之山也昭九年左傳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注允姓之祖興三苗但放于三危瓜州今燉煌也禹治水未畢巳竄三苗水災旣除彼得安定故云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禹貢錐指云漢燉煌唐分爲瓜沙二州水經注三危在燉煌縣南括地志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名亦名卑羽山今爲嘉峪關外塞沙州地旣宅者降丘宅土也治黑水至三危而止兼有滑狀洽之丞放皆山以包之案水經兩引山海經以證倘豈三危一云三危之山在烏鼠山西一云在燉煌衛與岷山接山南帶黑水與鄭康成所引地記界同夫曰烏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今臨洮府岷州衛北矣又以爲在積石西南臻不可曉故通儒皆以玄言疑之孜後魏彊太平眞君六年討吐谷渾杜豐追破蠶度三危至野山斷州志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冥藩昌海是爲西梓姜路推其地冥則三危當在沙州明矣

琅玕二字　琅玕傳謂石而似玉或云似珠山海經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又曰瑯明山北有珠樹又曰赤水之上有三珠樹淮南子云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又曰槐城九重有琅玕在其東碧樹珠樹說者以爲卽琅玕乃石之精液凝結而成樹形人散斷其枝刓之使圓若珠狀與珊瑚相類故廣雅以珊瑚爲珠郭璞爾雅註云琅玕石之似珠者或苔樹之子似珠玄也本草有石闌干云生蜀郡平澤中名醫別錄以爲卽琅玕蘇頌撥巽魚圖贊琅玕青色生海中海人以網于海中取之初出水紅色久而青黑上有孔竅如蛙蟆之有琛齧石之美者明瑩若珠而狀類植耳李時珍謂琅玕生于西北山中及海山厓間其生于海底者是珊瑚非琅玕也據此則琅玕與珊瑚同類以所生有山水之異而名不同然珊瑚碧色者昔人謂之青琅玕則二者又似以色而分也又瑟瑟木難亦與琅玕相近瑟瑟實石中之碧色者木難亦碧色似珠但瑟瑟出坑井中木難乃良孫所底而琅玕則生山崖間森然若樹以是爲別云

崑崙二字　崑崙國名蓋附近崑崙山者也古今傳記言崑崙者凡四崑一在西域山海經云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水經注引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引涼土異物志崑崙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貢所云崑崙者是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焉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

是也一在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十六國春秋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反卽此山也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卽此明矣括地志亦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衛西南崑崙山是也一在吐蕃通典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也禹貢錐指謂酒泉在雍州域不可謂西戎西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去積石太遠其非禹貢崑崙明甚西域吐蕃未知孰是西域西海黎山以劉元鼎計之東距積石不過千餘里浮河其使亦不然白居以前未有言崑崙在羌中者何可漫信西域之崑崙據山海經云至積石一千七百餘里則浮河亦不離蓋崑崙與析支渠搜皆在雍州之外禹治水身歷其境三國關敍爭先入貢其過化存神有如此也此說蓋以崑崙在西域者爲是也

析支渠搜　析支渠搜鄭康成以爲山名顏師古以爲二國名大約國之得名以山如崑崙爲近崑崙山之闕也析支在西羌漢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而還司馬彪注謂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析支之地是爲河曲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案析支後漢書作賜支云西羌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卽析支北音讀析如賜故作賜支其地後爲燒當羌所居渠搜陸氏謂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帝紀北發渠搜是也傳曰叔漢朔方則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渠搜蓋金城以西之戎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矣禹貢錐指云水經河水自漢朔方東轉逕渠搜故城北鄙注引三朝記北發渠搜以爲卽禹貢之渠搜而陸氏因之三朝記渠搜與交趾對舉則不在朔方故可知周書王會解渠搜以鼩犬注云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涼土異物志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兩晉西域傳鏺汗國都慈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渠搜之在西域有明徵矣案下文明總承之曰西戎卽敍若渠搜在朔方則不得爲西戎矣以經文證經文水經注之誤可不攻自破矣

岍一字　岍一作汧漢志謂之吳山說者以爲卽周禮職方之嶽山水經注汧水東逕汧縣故城北會瀧魚川水又東會一水發備山西側俗以此爲吳山卽古之汧山國語所謂虞矣史記封禪書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而無汧山又析吳嶽與嶽山爲二唐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吳山亦謂之西鎮山有五峯於諸山中最爲秀異肅宗在鳳翔改吳山爲西嶽以祈靈助隴州志則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汧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蔡氏書傳引晁氏說以隴山天井金門秦嶺爲皆古之岍山諸說不同禹貢錐指云吳山漢志旣云在汧縣西而岡帶綿亘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周旣岍山曰嶽山俗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史記正析嶽山吳嶽爲二山而岍山之名遂隱其處此二山者周廢後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山也設此則蔡傳所引晁氏說亦可以得其槪矣

荊山　禹貢北條荊山地理志謂在懷德縣南山下有荊渠卽夏后鑄鼎處也括地志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而富平縣亦有懷德故城者寰宇記謂是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縣名於此立縣今有二城在據此則富平之懷德非漢時懷德也自隋志誤載荊山于富平于是元和志謂荊山在富平縣西南水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謂在縣南二十里倚費後案辨之曰水經注洛水東南歷張梁原今朝邑有洛縣歷張梁原入渭原在荊山下而富平縣無洛一證也張梁原爲荊山之麓一名朝坂一名華原山在朝邑不西說山西而北而東以絕于河古河堧也故曰至于荊山逾于河若富平則東距河二百餘里與經注鄭渠二證也至水經注沮水條所云沮水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又澤泉水東逕懷德城北經注而合沮水此皆指富平之懷德而言未嘗與在朝邑者牽混而唐宋以來所以致誤並由先儒相沿爲洛水而澤泉逕富平懷德城北東南注洛水得漆沮之名遂以此爲漢志及元和諸志之洛由荊山亦移之富平耳禹貢錐指亦同此說然則蔡傳以荊山爲卽富平之縣獨陵亦沿隋志及元和諸志之誤若馬伯循以三原縣之嵯峨爲荊山不知嵯峨則卽漢志所謂嶻嶭更在富平西六十里去河愈遠殆無稽之談也

雷首　雷首在今蒲州南一名首陽山詩首陽之顚論語首陽之下馬融云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之中寰宇記首陽雷首之南阜也或稱首山地理志蒲反有首山祠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卽此亦稱蔣頭山關明曰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堯者所歷也又名蕭山穆天子傳東巡自河首襄山又名蒲山卽天子傳登蒲山冥嶺之隥史記封禪書薄山者襄山也又名奧山漢志蒲反有堯山水經注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俗亦謂之吳山也又名中條山元和志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十五里永樂縣北三十里寰宇記中條山在蒲城縣北十五里亦曰薄山也又名隔山寰宇記雷首山有九名湯伐桀升自陑注云在河曲之南卽此山也

蓋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故諸書所載不同也夫雷首之脈爲中條東盤于垣曲王屋在絳禹至此斷不東行而北抵太岳蓋以帝都爲繇故也

太岳　太岳即霍山又名霍太山在今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及岳陽縣西北九十里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周禮冀州山鎮曰霍山漢志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在東冀州山是也爾雅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亦稱彘霍晉語宰孔曰景霍以爲城韋注景大也大霍晉山名今在河東彘水經注汾水南過永安縣西故彘縣也又東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即霍太山矣山有岳廟其麓汾水又南逕彘城東故彘國也又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元和志霍山一名太岳在霍邑東三十里今州治即霍邑故城也新志云山高百餘丈長八十里周二百餘里南接趙城岳陽北跨汾鎮石今謂之中鎮禹貢錐指隋開皇十四年詔以霍山爲冀州鎮歷代因之號曰中鎮霍即古之中岳也降而爲鎮爲嵩高所擬耳按詩崧高維嶽舊說謂崧然而高大者維是四嶽之山非以太室山爲嶽名曰崧高也自爾雅指嵩高爲中岳而司馬公史記並補注吳輿曰中岳嵩高也於是嵩高之名益顯而禹貢之太岳學者遂多忘其爲古之中岳矣

太行　太行列子作大形一名五行山淮南子云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高誘注太行山也河圖括地象以太行爲天下之脊漢志以在壺關者爲太行而在山陽者爲東太行括地志謂太行山在河南縣二十五里元和志謂在晉城縣南四十里其實即一山所絡亙也禹貢錐指嶽澤謂陽侯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劉歆遂初賦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魏武帝樂府詩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則太行亘絕東西天井羊腸爲道路之險阨可知矣案金史地理志濟源縣有太行山以沁水爲界西爲王屋東爲太行則此山實起于濟源自河南懷慶府入山西澤州遂而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襄垣武鄉遼州和順平定樂平以及河南之彰德武安直隸之獲鹿井陘諸州縣延袤奚啻千有餘里又太行行字古若如字讀自張伯易懸山賦上爲極是下關巍方起爲名邱安爲平關敘乎甚對其名太行以行與方協韻後世遂從之作杭音矣

恒山　恒山即北岳也周禮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注云在上曲陽縣爾雅恒山爲北岳漢書恒山北岳在常山郡上曲陽西北有祠并州山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武帝元鼎三年常山王從然後北岳在天子都內宣帝神爵元年祠北岳常山于上曲陽唐改曲陽爲恒陽故隋志云恒陽縣有恒山韓魏公岳廟碑云恒山一名大茂山在今阜平縣東北七十里接曲陽縣界乃恒山之脊俗名神尖石晉與契丹分界處沈括筆談亦云北岳謂之大茂山岳祠舊在山下祠中多唐人故碑晉王存勗滅燕還過定州與王處直謁北岳廟也禹貢錐指今阜平縣在眞定府西北二百十里大茂山在縣東北七十里與括地志所云恒山在恒陽西北一百二十里者道里相符蓋大茂乃北岳之絕頂跡祠在其下故舉此以表恒山也案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亦有恒山水經注云崞縣南函元岳即指此也自宋世以恒山沒于遼因廢曲陽之恒山而指此爲禹迹　國朝改正祀典部議亦以今曲陽縣去山趾一百四十里不若渾源之近改祀恒山于渾源然歷代史志所指則皆在曲陽之大茂山也

碣石　碣石所在諸說紛岐漢志右北平驪成縣大碣石山在縣西南唐志及寰宇記皆云石城縣有碣石山輿地廣記謂石城故驪成也此以碣石爲在驪成也文穎注武紀云碣石在遼西絫縣劉昭續漢志注云碣石在臨渝縣南後魏地形志肥如縣有碣石隋志及括地志通典俱云碣石在盧龍縣臨渝肥如盧龍皆絫縣若改此以碣石爲在絫縣也酈道元水經注據漢司徒掾王璜言謂碣石淪沒于海而于渠水餘又兼引漢志及文穎之說後人見昌黎南海中無一山自撫寧以東至二三百里海中亦無一山于是金吉南以在高麗者爲左碣石沙門島對岸之鐵山當渤海之右者爲右碣石然此地非驪成又非絫縣西距昌黎四五百里條祀無徵何以取信于天下乎王充耘讀書管見以今合門御河入海處北岸有山發立北俗呼公碣石或云此即黃河故道自海道入河此不正當其右與經文酌合然合門鎮在今河間府青縣南二里乃濡衛合流處以流俗妄傳採以縉縹亦覺無議至劉世偉謂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疑即昔之碣石爲河入禪歧以水經注篤馬河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又東北入海之文穎之陽信故城在今海豐縣界說爲較近然篤馬河即今盤河乃九河之一且北魏水道恐亦不足以定禹河之必由此也或又據酈注天橋柱云云以昌黎縣十里之仙人臺爲之夫水經天橋柱明云在海中移之平陸可乎然則碣石所在當以論法海中之說爲是必鍥舟以求劍者徒勞而資口實耳他若太康記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北在今高驪界北齊天保四年大破契丹于青山還至營州登碣石山此在唐柳城縣北補郡國志言常山九門縣有碣石山若則自爲一地于禹貢之碣石無涉也

西傾朱圉鳥鼠　孔傳西傾朱圉鳥鼠三者雍州之南山也西傾在今陝西衛西南四百餘里一名強臺山詳

見前梁州山東爲洮水源南即墊江源又名西強山宋書景平中吐谷渾阿豺升西強山觀墊江源是也今鞏昌府漳縣西北七十里亦有西傾山明一統志謂即禹貢之西傾誤矣朱圉漢志作朱圄云在天水郡冀縣南梧中聚顏師古謂圄與圉同水經注云開山圖謂之天鼓之山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通典秦州上邽縣有朱圉山俗名白岩山元和志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六十里諸書所載互異閻百詩非之以漢志云在梧中聚謂一聚可容則其趾必不甚廣安得如諸家所云今其山在伏羌縣二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貢朱圉此則朱圉當以在伏羌者爲正至九域志云大潭縣有朱圉山蔡傳因以爲即大潭然大潭故城在今西和縣三百里本漢隴西縣地蔡傳失考也鳥鼠在隴西渭源縣西南渭水所自出也詳見後導渭條

太華　太華即西岳也在今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舜典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職方豫州山鎮曰華山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郭氏述征記華山從麓至頂升降迂迴凡三十三里水經注華陰縣有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西南有小華山也又曰山上有二泉東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津泛灑掛溜騰虛直瀉山下寰宇記華岳有三峯直上數千仞基廣而峯峻疊秀迄于嶺表三峯者芙蓉明星玉女也少華山在華州南十里東去太華八十里峯勢相連殺華山差小故曰少華西京賦以二華謂太華少華也胡氏渭云今二華與終南氣勢綿延雍州之旅平也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禹貢刊自鳥鼠而東亦必因惇物終南以至于太華篇末云九山刊旅刊者始事旅者終事旅不言西傾朱圉刊不言終南惇物其文蓋互相備也

外方　外方先儒皆據古文說謂即嵩高漢地理志作崇云潁川崇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師古注崇古嵩字今名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北十里惟仁山金氏謂嵩高世名中嶽安得與江下內方相爲內外唐志有陸渾山一名方山當即古外方禹貢錐指辨之曰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四岳三塗陽城太室即嵩高也於四岳外別言之亦可見嵩高時不爲岳矣爾雅嵩高爲中岳蓋後人所附益耳韋昭漢書注嵩高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名戴延之西征記曰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其總名也其山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北跨鞏縣綿亘百五十里太室中爲峻極峰左右列峰各十二凡二十四少室峰三十六嵩高當禹時未爲中岳即爲中岳而名外方與東岱西華南衡北恒亦殊一例理無可疑且陸渾方山何以知其爲嵩高乎案禹貢中岳即太岳以嵩高爲中岳據地志所云實自漢世始金氏謂世名中岳而以陸渾山當經之外方未免失考宜錐指之駁之也

內方至于大別　孔傳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正義謂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在安豐縣西南左傳吳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杜預言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蔡傳內方在今荊門軍長林縣大別在今漢陽縣本不同地理志六安國安豐下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此鄭杜說所自出而正義以爲即志漢陽府治所在今漢陽縣本竟陵故城在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西南長林故城在今荊門州東漢陽縣即今漢陽府治大別山在其東北說者謂即水經所稱翼際山是也翼際山又名魯山見元和志小別一名甑山在漢川縣東南十里

岷山　古今言岷山者凡四一在四川之松潘去成都七百餘里史記作汶山封禪書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有瀆山蜀之汶山也漢書地理志岷山在湔氐道西北徼外江水所出蜀志秦宓云蜀有汶阜之山江水出其脈華陽國志岷山一名沃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任豫益州記大江泉源始發羊膊嶺下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然天彭闕水經注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即汶山也又謂汶阜在徼外江水所導隋志汶山在汶山郡左封縣此皆謂在松潘也一在茂州州本冉駹國漢以其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習改曰盛陽隋又改汶山山海經注云岷山在廣陽縣水經注汶水出汶江道徼外岷山玉輪坂下元和志汶山縣有汶山即岷山去青城百里天色晴明望見成都即灌山之南首此皆謂在茂州者也一在灌縣木漢綿虒郿江原三縣地屬武都分江原置青城縣因山爲名元和志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北三十里杜光庭成都記云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衛縣青城乃其第一峰也縣志云汶山在縣北三十里蓋即青城矣一在陝西岷州衛衛本漢隴西郡治地西魏治益樂縣今州治即其故城括地志岷山在岷州溢樂縣南逃亘至蜀元和志山在益樂縣南二里此皆謂在岷州者也蓋岷山最大諸書所載各就所在爲言故陸務觀以爲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谿爲起伏西南走巒青巾皆岷山也薛季宣亦謂自岷洮松叠以南大山峽嶺班班可考皆岷山之圖地異名者然則岷之爲山附不可以一地限之惟大江所出則必直氐道西徼者耳

衡山　衡山南岳也後漢志長沙郡湘南縣下云衡山在東南劉昭注引郭璞云山別名岣嶁湘中記云遠望

衡山如陳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水經注湘水北逕衡山東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蓋一名容峰容峰最爲竦桀自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峰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嶁山爲南岳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若匹練矣徐靈期南岳記云南岳周迴八百里回雁爲首岳麓爲足長沙記云衡山軒翔登拔九千餘丈尋山峰差次七十二峰最大者五峰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祝融爲最高此諸說皆以衡山爲南岳附釋山亦云江南衡而下文又云霍山爲南岳霍山別名天柱山水經云在廬江潛縣說者謂方士家言軒轅以潛霍之山爲衡山之副漢武帝時因衡山遼遠遂移其祀于霍山後一條漢人所附益說予情求爲近然歐陽夏侯尚書注皆若主霍山伏生尚書大傳亦云中祀大交霍山則霍山之祀始於漢武也

敷淺原　敷淺原古文以爲即歷陵之傅陽山杜佑通典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淺原山即歷陵唐武德八年改五代時楊吳升爲德安縣今治故驛也杜氏以爲漢歷陵不知何據予謂鴻陂云漢豫章郡領縣歷陵興餘汗歷陽有石印山即今鄱陽湖中之鄱陽縣地亦歷陵在鄱陽之東六十之里桑之西也因謂之歷陵山在鄱陽者爲鄱陽是且曰矣志歷陵有傅易山今鄱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即今鄱陽湖中鄡陽故城在今府城西六十里謂也禹貢雖指歷陵爲傅陽山然鄡陽縣亦原原陽山杜氏云傅陽山三國吳至隋皆爲鄱陽郡治今饒州府治是也以鄡陽湖數淺原故城在今府城西落二星之處畔也也說文平高之野人所登原固有山然則謂之原原非卑原可以當之析山與原爲二非也說朱子原九江辨以今之敷淺原爲有山甚小而卑不足以有所表見亦惟蘇氏名之曰原近世傳師說張山謂云山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山圖云周四百餘里岧嶤之奇嶷萬仞似不可名之原恐係鄱陽故仍主淺志傳陽之解又拔傳陽淺志木作傳易孔氏正義引作博陽以蘇黃氏鄱陽山云云觀之恐係鄱陽傳

嶓　弱水至于合黎說詳非傳訛爲傳也晉近而訛非

弱水主于合黎張掖郡之西漢以來弱水之見于載籍者凡六而班志有其三條支一也昆侖二也張掖刪丹三也賢奴則主張掖河之遼史則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皆之程大昌則取條支爲弱水之入西海者以聽經義而棼傳非之謂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

不應窮荒而導其流所歷其北韓氏禹貢辨界復據柳宗元西海之山有弱水之文謂西海在今西甯衛城西三百餘里發石山當在其左有白東而西一千五百里至甘州古張掖地過合黎山又五百一十里至嘉峪州古酒泉地又名八百餘里至沙州古燉煌地又三百餘里入西域此地仲程氏說也胡一桂謂西海本名鮮水又名鮮水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隄南山之東南所謂西海也其地當入西域之南古張掖郡名鮮水也又名鮮水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隄外數百里弱不知名縣南七十里至張掖地志云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至張掖道古未有謂此山者其海流在此海者在刪丹縣四八十里弱水出窮不知名縣南北宣有其左右其然則也韓氏云潛昌淵弱水之地志溢出在刪丹縣自入於海之弱水 ...

遂以爲西海之流沙所謂沙者在燉煌縣西八十餘里其沙隨風流行故名鄭康成謂弱水西流入于合黎沙流沙在其西入于流沙入于沙流以爲正流鄭氏所謂弱水之餘波入于流沙禹貢者謂所謂沙者在燉煌縣西八十餘里其沙隨風流行故名

餘波入于流沙　正流北至合黎過此則合黎則無所謂沙流沙爲弱水之餘波其正流至西北之地多砂碛非所以與沙相接也

居延澤正孤至于合黎此以東地云張掖郡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西北流入居延澤居延在水經以流沙爲居延海則居延者弱水之所匯也而其分流北居延非西北地也志以爲流沙在其西北地云流沙在居延故城東北所謂居延澤也

黑水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一說謂黑水源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水經則以黑水爲流沙之支流孔氏傳則以爲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然山海經黑水出崑崙之虛西北隅淮南子黑水出崑崙之西南隅流入南海郭氏但以爲此黑水河出張掖雞山而自雍州雞山發源至敦煌入南海大不可通也今甘肅之黑水出張掖雞山東北經張掖縣界之合黎山遂流入居延海黑水今之合黎水在張掖縣南三十里西北流與弱水合不在南也余謂三危在敦煌縣南五十里禹貢所謂三危山在其南流入南海也其實黑水之源亦不可詳者 ...

黃河不聞有水自沙州東南流經鄯州至此入河者又經中凡水入于河者其地入河不能入海守節云堯元入云云

未免自相矛盾也蔡傳則謂黑水三危皆以西夷之水南流入南海者西曰麗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滄江皆入於南海其曰麗水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其上此說差爲近之但麗江即瀾滄之金沙江其源在河源之西與張揖雞山全無關涉而此水下流仍入於江不入於南海入南海者惟瀾滄江與潞江耳蓋黑水辨在番界先儒所論多揣測之詞於流異同未能了斷其所以然也

三危　黑水雍州之黑水也漢書地理志從爲南廣異水有三正不必強爲合也水經所謂出張掖雞山至於敦煌者雍州之黑水也程大昌李邠以爲郡南與廣注云山海經注以黑水所出北至此導入江與薛季宣以今地理今釋爲黑水此雍州之黑水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臣山海經注以瀾滄爲黑水所出巴五黑北至此導入江與薛季宣以爲黑水之流與梁州之黑水分支之黑水也爲黑水在黃河之北雍州之黑水其源一發於五巴什山分支之東一發於西番界之山也

云梁州之黑水在黃河之南而不相遂者第二源而東一枝延至中國之山未通中國故惟張掖之山分支之西者在黃河之南又推其委而不能越河之流而伏不知其古有之說而南山黑水自燉煌而遂之伏流不能越河而伏流不能越河大伏河之說者以爲黑水即伏流其能越河以南是也

什山分支之西者在黃河之南又推其委而不相遂者第二源而伏流者也

燉煌可尋源而來安爲南山黑水自燉煌而得遂禹貢之文能越河之大伏流而不知其說其伏而南水則山之源也延起頓包論河亦南

接秦隴從逢長安而或嶺隴雍州三危既宅之文爲證案導川之黑水非雍州之黑水南山導之三危

積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精足正從來之誤三苗之三危彼三危山之三危以括地志爲證案導川之黑水亦明矣三危經注以爲在沙州燉煌之三危山南出雍州非禹之三危乃見其沙州之三危矣

必非竊三苗之三危況三危山雖無經注及括地志均以爲在沙州又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

又謂雲南之三危山至滇池又有三危山是又無以見之

臆度未能一一確證也滇南之麗江瀾滄江皆自番界流至滇南而與梁州無涉也亦明矣

水實出一地之水皆自崑崙而出其源固無可疑也故禹導河自積石而始也古來言積石者有二一曰大積石一曰小積石

河積石河不源於積石以所導河自積石始也古來言積石者有二曰大積石曰小積石

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西有傳湖一在隴西河關者大積石山在西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

石爲中國河出塞二千餘里此云積石之積石山在西南羌中隋唐志河州有積石縣亦曰小積石山自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河積石置積石軍其地在今河州西北百七十里

至河首積石山後漢志河關縣西二千里之積石在其西南羌中河水所出

派於水城隴西郡以境有積石山名此山在西南羌中河源之積石也

積石在廓州西南百五十里而積石之名遂移于塞內李賢後漢書注杜佑通典亦遂以爲小積石

禹貢之積石不知此小積石即水經之唐述山也蔡仲默書傳復合三說而一之云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

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積石山在今西甯縣東南至龍門三千餘里而河關之積石更在龍支西南一千二百餘里大禹導水不應窮極荒遠如是說亦近情要以唐之所置當漢志所載之則名實相案不可以不辨也

河源　考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關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劉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于悶摩黎山然皆非其眞也惟元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月始還報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史說二家之說詳加考定於是論河源者有確據地理今釋云河源出今西番巴顏喀拉山東北眾泉大小千百泓錯列如星元史所謂火敦腦兒即星宿海也名阿剌腦兒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源大小千百泓錯列如星元史所謂火敦腦兒即星宿海也其水東南流又北東北流名阿剌腦兒其南有乞兒馬出者自南北來入之

鄂郊乃鄂陵脫兒也東南流至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與北來之小水匯而多倫河又二日流多倫河元史所謂忽闌也又東北流百餘里合阿勒坦郭勒元史所謂納鄰哈剌也其水東南流與赤賓河合爲西番界

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黃河一名乞兒馬出也乃名黃河至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甯夏衛之南過河套又東南流至山西之保德州折而南

至陝西臨洮府西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東北經甯夏府以入塞外又東入河南界至平陽蒲州汾州皆折而東至江南之淮安府入海

流至潼關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南淮安府入海此河之大略也今河南之故道非禹時之舊

乙兒馬出及黃河必赤里也蔡黃河源流此說至爲詳悉由河南至淮安入海此蓋元史所謂之舊地有二折指

龍門　龍門山名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漢志馮翊夏陽縣下云禹貢龍門山在北劉昭補郡國志太史公曰遷生龍門之山在今韓城縣北古魏地志引李奇說云韓城北有安國故括地志云龍門在韓城縣五十里此山河中斷兩岸對峙河水從中而下所謂龍門也河出其間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

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以通河水之故道不可知也

故說者謂龍門之山在河中而河流其中舊相傳禹所鑿以東至于龍門者是爲禹所開又自河中以東至于龍門皆禹時之河故道不知卻在何處也禹貢雖指云安

此說則風雲受降以東至于龍門者禹鑿龍門而河流始暢未聞其所以然蓋河之故道不傳但因其名也

傳言禹治河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亦有所本鑿山卽鬬龍門穿地卽鑿呂梁但不言起自積石耳又所謂鑿山穿地亦只是因舊修闢非本無水道而始開之秦氏云云殆疑所不當疑也案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江海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故曰曝鰓龍門水經注云其魚出鞏縣鞏穴每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否則點額而還世傳河鯉登龍門者卽此又通典云絳州龍門縣有龍門山爲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然經所謂龍門則在雍城不在冀城也

底柱　孔傳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虢西之界鄭康成曰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底柱者蓋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以鄭之意蓋以地記明砥柱閼流爲二而世以閼流該之閼故疑砥柱當在西河酈道元因西河無山可當底柱以鄭說爲非謂底柱卽虢城東北之三門三門以下五戶灘以上其間疏石桀出一百二十里爲閼流尙待後案唐王翰三門記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爲鬼門中爲神門北爲人門鬼門迫狹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砥柱也神門最廣水安妥附唐漕運之道山巔上有閣道棗渤石深尺許輸蓋目驗知之然則砥柱與三門異地酈之分析當亦爲此酈以三門爲底柱五戶諸灘爲閼流亦非矣案地理今釋亦謂底柱山在今河南河南府陝州東四十里大河中西北去山西平陸縣五十里與王氏說合若孔傳謂在虢西虢卽今陝州治據舉大概言之未暇細分故歟

孟津　孔傳孟津地名在洛北正義云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鄉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地理今釋孟津卽今河陽渡又名富平津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八十里案孟古通作盟隱十三年左傳王與鄭田于盟杜注盟卽河陽南孟津史記及大傳亦皆作盟津是孟與盟通也又孔疏于秦誓序云孟者河北地名則其地本在河北其漸移而南也閻百詩謂自東漢始蓋後漢更始二年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北也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也則已移其名于河之南矣胡氏渭亦以杜預謂孟津在河陽縣者爲確不可易其又曰在洛陽城北蓋謂其地南値洛城居天下之中欲明都道所湊故舉以爲言非謂在河之南也

大伾　伾陸氏釋文云本作岯或又作岯尙書撰異東京賦底柱輟流鐔以大岯李善注引書東過大伾此釋文又作之本也夏本紀水經作邳疑卽岯字之異體伾之爲義孔傳云再成曰伾正義謂釋山再成英一成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曰再成曰伾蓋所見異也案城記以今山形觀之當以安定爲是大伾所在鄭康成謂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章義臣瓚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皋縣山又不再成因以黎陽縣之黎陽山當之程大昌云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經之于河方其自南而東皆卽華陰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東流已遠垂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揣其叙則黎陽實爲候當而成皋則太遠也案黎陽山一名黎山水經注云黎陽縣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爲名也劉楨黎陽山賦南陸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君高碑頌魏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括地志亦云大伾山在黎陽今黎陽故城在大名府濬縣東北大伾山南二里濬縣新志謂大伾山周五十里高四十丈有奇峰巒秀拔若倚屏嶂縣北六里有紫金山東有鳳凰山東南有浮邱山皆大伾之支龍卽賈讓所謂西山也

北過洚水　孔傳洚水水名宋張洽云洚水卽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河酈道元引此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通典漳水橫流入河在今廣平郡肥鄉縣界大陸見冀州河渠書禹導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析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二渠其一爲漯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漳縣東合漳水是爲北過洚水胡氏渭謂水經所叙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爲大陸水漢鉅鹿縣唐爲平鄉鉅鹿二縣屬邢州今屬順德府鉅鹿故城卽今平鄉縣治也

同爲逆河入于海　同爲逆河入于海鄭康成謂同爲合謂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逆受也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于海孔傳則云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勃海徐堅初學記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也此皆第釋逆河之義而未嘗指其地之所在蘇子瞻薛士龍程泰之黃文叔諸家則以逆河卽勃海而入海之處在勃海之東近碣石處後爲海水淪沒故逆河故迹無存王介甫羅泌程珌諸家則皆謂逆河者逆設之河所以防暴至之患者也故水未至則不妨民耕水旣至則不妨民舍此以同爲逆河爲釋上播爲

九河之義而逆河卽九河也禹貢錐指云經所謂海乃東海在碣石之東說者以爲渤海由不知渤海故逆河後爲海水所漸耳此先儒之通患唯蘇薛程黃四公能辨之案臣瓚漢書注酈道元水經注皆云禹河入海處在于碣石則錐指之力主四家不爲無見然以今地勢觀之北高南下禹時之河恐亦不能逆繞北注而不就近入直沽之海也第逆河故跡爲海水所吞噬今不可復考則當如薛黃諸家說耳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此紀漾水源委也孔傳泉始出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黃氏云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自地理志謂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而氐道漢武都脈絡不通川渠阻隔于是桑欽徙氐道漾水爲西漢水酈道元又從而委曲以遷就之從此東西二漢益轇轕不淸矣案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今漢中金牛縣大記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其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嶓冢導漾蓋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漢之與沔本爲一道與隴西水之入嘉陵江者都無交涉近王漁洋蜀道驛程記云自甯羌州行十里渡水過百年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龍洞合嘉陵江爲川江二水之分尤瞭如指掌後之談漾水者可以得所折衷矣

滄浪之水　滄浪之水鄭康成以爲夏水漢之別流也史記集解引馬融說亦與鄭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水經注漢水又東南逕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後世說經家皆據爲定論惟尙書後案謂水經夏水出江流于江陵又東過華容南卽經文所謂又東爲滄浪者也酈氏據劉澄之妄駁遂于沔水篇注強以千齡洲改爲滄浪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致地說滄浪近楚都楚辭哀郢上言出國門發郢都下言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注夏首夏水口也龍門楚東門也夏水出江陵東南故曰近楚都若在均州則與楚都何涉地說鄭援引最多必古書可信者酈氏亦不能違乃附會爲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而近人亦遂云自均州至漢陽皆名滄浪但酈所指者乃均州水中一小洲豈得兼包千里運絡鄖都紀郢而皆被其名乎屈原遊江潭遇漁父正當古郢都今江陵故地說援此歟以爲楚都之切證是滄浪之水爲夏水無疑也案此力主鄭氏所駁酈注亦甚分明然經文明言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則括地志及水經注所言似亦未可厚非

過三澨　三澨馬鄭王孔皆以爲水名許氏說文謂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三澨所在鄭云在江夏竟陵界水經云在南郡邔縣之北酈注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師次于句澨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四年左司馬戌敗吳于雍澨昭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相璠謂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也今南陽淯陽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津途關路惟鄭及劉澄言在竟陵縣界而水經云邔縣北論者疑焉禹貢錐指云左傳澨有五雎澨未地故闕注不引今就其所引論之不知何者可當三澨之目蔡傳以遼澨薳澨與汶水爲三澨而句澨雍澨其地皆有可考却不數韓汝節宗之以汶澨漳澨薳澨爲三澨汶澨古無此名薳澨又不知所在紛紛推測終無定論所可知者三澨爲漢水之三大防其地當有名川來入漢上不踰滄浪下不越大別而已按三澨之辨蔡韓而外或據淯水入漢處有三洲口疑卽水經邔縣之三澨然洲水中可居者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也以洲爲澨究屬牽合明承天府志以司馬河爲一澨馬谿河爲一澨石家河爲一澨自京山河流入景陵界謂之三汊水卽案際之三參水於鄭注所云在竟陵者合但三汊水古不聞以澨名之錐指所駁亦未易破除也

東滙澤爲彭蠡　彭蠡一澤古今載記皆以爲卽番陽朱子獨取鄭樵之說以東滙以下十三字爲衍文蔡傳亦謂番陽在大江南去漢水入江處已七百餘里合饒信徽撫吉贛建昌南康數州之流豬而爲澤初無仰于江漢之滙而後成又番陽之水旣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於經宜曰南滙不應曰東滙於導江宜曰南會于滙不應曰北會于滙以地望參校絕爲反戾故以爲江之北所謂巢湖者當之然舍其大而錄其細意亦有所未安因復疑係禹時彭蠡洞庭之間乃三苗所居祇不卽工所遣官屬未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江漢所滙也後儒徐楊貫辨之曰經文所謂滙者迴也乃下流之澨水勢不能洩於是洄旋停蓄滙而爲澤耳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皆不得流而逆注倒積其滙爲澤也雖無仰于江漢之入然實賴其下流充物方能成澤非謂江漢之水入澤而爲滙也若截入爲澤則但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滙哉案此辨甚悉合傳箋鄭賈諸家所論東滙北會觀之彭蠡之疑釋然

岷山導江　岷山史記作汶山志滿氏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水經注江水亦曰瀆水自羊膊嶺下至白馬嶺歷天彭闕任豫益州記江水白岡東經汶關歷氐道縣北又經龍涸至翼陵北部始百餘步又

西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南至臨阪江稍大矣寰宇記羊膊嶺山下有二神湫乃大江始發之所水利志江源出羊膊嶺分二流一西南流爲大渡河一南流爲大江通鑑地理今釋大渡河一名羊山源出鐵豹嶺即羊膊之異名也禹貢錐指云諸家言岷山所在不一而足然山雖廣遠而江水所出必有定處附經籍志有尋江源一卷今不傳未知其說云何據漢志言江水出湔氐道西徼外則當以酈注所引李膺益州記爲正自晉以下說江源者皆云出羊膊嶺在今茂州西北四十餘里而范至能陸務觀皆以爲源出西戎近志又引江源記云岷江發源于臨洮木塔山山頂東西分流南流八百里經甘松嶺又南經漳臘堡西其水漸大復經鐵刀嶺達松潘下水關臨洮今陝西洮州衛也在松潘東北江源果發此則又與氐道西徼外之岷山相去懸絕矣案以木塔山爲江源誠有未當但江源實出今松潘衛西番界地理今釋云有三支正支自浜架嶺南流東支自弓槓口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浜架嶺或云即羊膊嶺是羊膊嶺固非在茂州西北四十餘里之列鷄村也然此亦就禹貢經文言之耳若以江河上應雲漢思之金沙江與打沖河俱出西番界所經地方較岷江爲多而打沖河發源于崑崙東南百里乎地水源數十亂沮迦醫沸與河源星宿海相似而相距不遠又其水數倍于岷江似不應舍其遠且大者而以小且近者爲水源范陸二氏云云殆爲此故歟

東別爲沱　東別爲沱蓋說互異地理志成都郫縣禹貢沱江在西東入江郭璞爾雅音義亦謂沱水自蜀郡都安湔山與江別而東流都安故城在今灌縣東湔山或疑即玉壘此水即今由灌縣分支歷郫縣漢州出余穿峽至瀘州復入大江者也水經云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汶江縣今茂州茂州之水一爲大渡河上源一即江之經流惟江保縣南有玉輪江既者謂爲沱水故瀆然此江乃七國時開明所鑿且瀆出玉輪坂非皆受江者于水自江別出之處不合九域志保當縣有沱江元一統志沱水自蠶悉州流至汶川合江保寧縣五代時蜀改維州薛城縣爲之雍正五年省入保縣廢悉州今發溪鬱也此水源出雜谷土司晋紫花岩下至保子關合岷江亦非自江出者鄭康成則以江源縣之郫江一名皂江者當之郫江在今崇慶州界即流江也今爲岷江經流且于東別之文亦不合故唐宋諸儒多主郫江或以郫江秦時李冰所開鑿短流狹淺不足以當禹貢之沱惟沱江與岷江同發源于羊膊嶺至弓槓口小分水嶺始別而東流歷上羊峒至小河營入龍安府府外逕合州入嘉陵江至重慶府合大江與東別之文相符疑沱水即涪水說于情事較近然于古無所據存以備考可也

又東至于澧　史記漢書竝作醴鄭康成以爲陵名云長沙郡有醴陵縣馬融王肅皆作澧云澧水名孔傳同正義謂作澧者爲是蔡傳以下皆從之蓋以醴陵縣本漢臨湘縣地後漢時所析置距澧州五六百里大江安得至其地故以澧爲即水經澧水也然以酈注考之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歷零陽澧陽作唐安南諸縣還受澹水澹水涌水及赤沙湖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注于洞庭與導江亦無干涉至之由先儒罕有能明其故者惟袁中道澧遊記謂酈注于江陵枝迴洲下有南江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獨專其澎湃而南江之跡僅爲衣帶細流要其故道猶有可考云胡氏渭申明此義最爲精覈參以近志江陵縣西南二十里有虎渡口南江從此東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蓋即所謂涔水也澧州志涔水爲岷江別派從公安入境爲西水口又東南流過焦圻一爲河至瓦口入澧故稱涔陽楚辭望涔陽兮極浦今公安縣東南有涔陽鎮即其地也澧水又東逕安鄉縣會赤沙湖而東入于洞庭此導江之故道也案禹時水道必如此觀下文九江之爲洞庭始于地望爲合而朱子及蔡傳之主胡旦亦可得其指歸但楚辭涔陽分極浦下復云橫大江兮揚靈是戰國時已以北江爲正流而南江爲涔水地志水經所言並其與禹貢違戾也

東迤北會于匯　迤馬融訓靡邪山之意謂大勢東行而微帶北也孔傳訓迤言東迤分流都其北會爲彭蠡分流之說殊不可曉以今水道驗之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迤北經先漢後江東匯爲彭蠡者漢也而江水亦至其處故曰東匯北會于匯言與漢所匯之彭蠡合也經文本不可易自蔡傳首發大難以彭蠡在大江之南與經東匯東迤北會之文絕相反戾欲以所謂巢湖者當之于是吳幼清移前東匯澤爲彭蠡六字于此句之上謂郢北對漢陽軍大別山漢水自北來入江江水與之會合流曰匯故曰東匯北會于匯不言會于漢者以漢有囊括諸水之異名不可指定一名而言之也金吉甫則直以匯爲誤字謂當作會于漢蓋江勢遙北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匯字必因上文而誤也禹貢錐指辨之曰江漢合流入揚州之境會彭蠡水始有三江之目若以匯指漢口則北江中江不待過彭蠡而始有其名矣禹貢于荊州言江漢無中江北江之名于揚州乃言三江蓋必合南江而後可命之曰北曰中也周禮荊州其川江漢揚州其川三江與禹貢若合符節匯非漢口明矣此說足正諸家之失而馬氏爲解亦愈以紛然矣

東爲中江入于海　孔傳有北有中則南可知正義引地理志謂南江從會稽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尚書後案云傳補南出南江疏引地志三江當之皆似是而實非江水發源甚遠其下流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水相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三江實一江而南江不勞致力故從略也案此說本于邵氏而實鄭康成及蘇子瞻書解曾彦和程泰之諸家皆大概不異即孔傳有北有中則南可知其所謂南當亦指彭蠡而言非誤也惟疏引漢志殊欠分曉致漢志于湔氐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江都下云有江水祠海陵下云有江海會祠皆以北岸言之毗陵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今泰州泰興靖江如皋通州海門皆漢海陵縣地武進江陰常熟及太倉鎮海之鄉皆漢毗陵縣地江入海在其境班氏所言大江下流原無訛第北江若大江正流與中江南江爲一者也而志又以吳松爲南江荊溪爲中江吳之松震澤之下流荊溪所受皆宣歙山谿以入太湖至闔閭始開以通江者禹時初不與江通也班氏別而言之亦未指爲禹貢三江後人牽合遂致大誤則非班氏之過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　孔傳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正義謂地理志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南流過隤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酈道元注云山海經王屋之山瀾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景純云瀾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邱今原城東北有東邱城風俗通謂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今案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酈氏亦別斯乃酈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溫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俗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原城東故縣之原鄉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沇水注之水出西南而東北流注于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即濟水又南逕鄈城北而出于溫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湨濟水于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又南歷虢公臺西南流注于河又曰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矣案濟水故瀆即漢志所謂武德入河者蓋禹迹也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其後由溫縣入河則南直鞏縣故曰津梁勢改不與昔同今其故道又盛陷河

中濟水惟從枝津之合湨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其流益短是自大禹而後濟水入河之道凡再變矣

溢爲滎　滎蔡傳謂即滎波之滎溢漢書作軼師古注軼與溢同孔傳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逆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云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云截河過者以濟清河濁故也諸家以爲說者闕疑程泰之謂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還以原名命之林少穎或謂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濟之少者合濁之多者不數步間清者已化而爲濁矣既合流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出爲滎乎吳幼清亦謂溢者皆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如河澤而被孟豬之被出者亦言平地自下而湧非有來處如某水至某處之至也禹貢錐指深是之謂沇水至滎澤而不流知爲穴地而入此有目者所共見若河中之伏誰則知之豈真有如俗說所稱有人曾伏水底見濟流一道出而言之邪影響之談殆難據信矣案此數說同爲有見然經既立導沇條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使溢出者果非濟水則禹奚爲以河之枝流而冒濟之名乎且古以濟爲四瀆謂其力能專達與江淮河同故特祀之如林吳之言則既入于河即與河合不得爲專達矣然則漢魏以來以滎爲濟之所溢不待證之阿井之水而後見濟之能伏流也

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　陶邱孔傳云邱再成者菏菏澤之水也正義釋邱云再成爲陶邱李巡云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邱漢志濟陰郡下云菏澤在定陶縣東唐省定陶縣入濟陰縣故通典云菏澤在濟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縣東北今曹州府菏澤縣東南三十里與定陶接界是也濟水有二支尚書後案謂水自陶邱北匯于菏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琅槐入海者爲濟瀆其一支東南流至湖陸入泗後人因之曰菏水漢志山陽湖陸縣菏水在南且引禹貢徐州文爲證湖陸今爲魚臺縣地[illegible]菏澤水在湖陸縣者也以爲孔既改徐州之菏爲河[illegible]在徐而在豫且在湖陸者則不知此至于菏[illegible]增其文曰菏澤之水[illegible]菏水又以湖陸入泗爲菏澤乃水所鍾蓋道元時孔傳已盛行故宗其說然此實菏澤之下流其所鍾則在定陶也且豫州導菏澤被孟豬乃導澤水之餘波南入于孟豬非謂東南至湖陸之菏水酈氏混而一之實爲孔傳所誤說禹貢者當以漢志爲正也

導淮自桐柏 正義地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旁之小山也攷地志于平氏縣下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又言大復水經則言胎簪又言過桐柏皆與禹貢不同尙書後案以爲皆是風俗通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𣶒流地下三十里許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以在大復之陽故曰復陽風俗通界上源胎簪不數而漢志則竟以下源言之故云大復惟水經溯其源而繫以胎簪之名字記謂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而漢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大復在平氏故城東南大復又在桐柏縣東蓋胎簪最在西大復最在東漢志言出桐柏大復山者此以出陽口而成流者言之水經言出胎簪則指其最西一峰以其始源沿伏而未成流者言之桐柏乃其總名耳此說會通漢志水經可釋後人之疑近又有以地平準之胎簪低于桐柏謂水無上行之理水經云云殆未可信然則經之所言非有缺畧也歟

鳥鼠同穴 鳥鼠同穴漢志謂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孔傳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遂以爲名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然以爲一山則一也鄭康成本地說以鳥鼠爲同穴之枝幹而蔡仲默書傳以之且詆孔爲謬妄程大昌復辨論數百言于是鳥鼠同穴遂分爲二山案正義引爾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李巡云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郭璞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如鵽而小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說𨽻有據更考之他書如宋書吐谷渾傳云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有黃紫花便有雀鼠同穴洛陽伽藍記赤嶺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杜寶大業雜記云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詔圖以付所司元和郡縣志同穴鳥如家雀色小青其鼠如家鼠色小黃近穴溲溺氣甚辛辣使人變逆嘔吐牛馬得此氣多疲臥不起而大汗如正類傳稱云鳥鼠同穴予戊甘時過莊浪衛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墮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鼠但尾鈌似兔蓬尾似鼬與鳥偕入彼此比暱有類雌雄者甘肅志云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其狀似雀色作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者也賈川亦謂同郡都太僕皆親見之右諸家說形狀不無小異要其爲同穴而處初不異也可見天地同理之所無未始非事之所有孔傳及爾雅原非誕妄況經文同穴衆鳥鼠爲文若分爲二山于義何居惟不爲牝牡張子韶謂官隴西者皆如此說此則可信者耳或疑鳥鼠同穴爲一山經于雍州何以單言鳥鼠不知屬辭之體有詳有畧不得因彼舉鳥鼠而遂謂與同穴別爲一山也

又東過漆沮 孔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據地志漆水出扶風漆縣而闞駰十三州記云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此經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渭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于洛水至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自土沮漆者別也尙書後案雍州漆沮既從傳但言漆沮之水而以漢馮翊一名洛者緊此經之下明彼是扶風漆沮二漆者不同而皆入渭苦雍州水不容舉此遺彼故經兩係之傳兩解之疏以此漆沮非自土沮漆則雍州爲自土沮漆可知案直路縣自後漢已廢其故城在今鄜州中部縣西北二百里懷德今同州府朝邑縣也縣西南四十三里有懷德故城水經渭水又東過鄭縣北又東過華陰縣北東入于洛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高陵咸寧縣界東逕臨潼渭南同州華州華陰于是又東乃入于河是曰渭汭漢爲船司空界也

導洛自熊耳 熊耳山名孔傳以爲在宜陽之西漢志謂洛水出上洛冢嶺山伊水出盧氏之熊耳山郭璞純山海經注則以上洛熊耳爲伊水所出故王樵諸家疑熊耳之山有二考水經注洛水出京兆上洛讙舉山上洛故城即今商州治也州西五十里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狀如熊耳故名山海經所謂讙舉蓋即上洛熊耳之異稱也冢嶺山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志云州西三十里逾丹水有馬蘭峪又西四十里爲野人峪林谷深僻又十里爲巘嶺在熊耳峰下由此觀之熊耳一山基盤大自河南之河南府盧氏縣西南起接陝西西安府之商州界皆一山所綿亘而隨在異名故郭璞云在上洛班固云在盧氏其實止一山耳蓋傳是郭注而非班志王樵諸家又歧熊耳而二之考核均有所未精也

東北會于澗瀍 澗瀍二水名地理今釋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其會洛之處孔傳以爲在河南城南尙書後案河南即周王城洛水至其城西南澗水自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瀍水自東來注之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也水經洛水篇于熊耳下歷叙所經至東過河南縣南注引地記云洛水東北過五零聚尾北與澗水合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南縣又東逕陝州盧氏縣南及河南府永寧縣南宜陽縣北又東入洛陽界逕河南故城南爲經文會于澗瀍之地自周敬王遷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瀍水南入洛故城之澗水遂爲死穀及漢明帝復過澗瀍二水使出洛陽故城北爲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洛而故瀆東會澗瀍之迹遂不可復識矣

書經集解卷三終

（藝文書館精製鉛版）

禹貢下

九州攸同　此總叙水土之功而先舉其凡曰九州攸同下文四隩既宅至四海會同皆其目也故孔傳云所同事在下也正義堯遭洪水道路阻絶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吳氏云同謂九州之內無一處有未治者也禹貢錐指古字州與洲通爾雅水中可居曰洲說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今按禮記祭法曰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管子曰神農作殖五穀九州之民乃知穀食地理志黃帝方制萬國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陸氏釋文引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帝王世紀顓頊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杜氏通典亦云顓帝置九州帝嚳受之九州之爲州也尙矣誠如許氏所言竝羲農之世亦皆有洪水乎疏云天地之勢四面有水鄒衍皆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此爲名其在一州之上分爲九州耳此說近是蓋自羲農以來皆爲九州但其名與疆域容有不同故黃帝顓頊亦稱建置日知錄云夏商之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里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曰分則不循其舊可知矣說尤得之

九山刊旅　九山之名說者不一左傳以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爲九州之險淮南子以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爲九山與禹貢皆不合故史記索隱釋九道九山以汧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岐山當之然禹之所導自汧至敷淺原凡二十七何獨取于此九山如爾雅其犬者則雷首太岳外方衡山豈反不及底柱內方等耶蔡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經有明文何以皆不在此數耶其說不待辨而可知矣禹貢錐指據魯語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注九土九州之土左傳虞人箴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杜預注九州之道此及正義既分海內以爲九州遂皆以九言之云云皆可與經相發明然則九山當從孔傳總指九州名山言者爲正刊旅者呂氏云九州之山已刊除壅墊而旅祭以告成功也王氏樵則以刊旅爲事始末以包中間蓋刊者闢山之事旅者告祭之名九州之山皆已刊旅見非特四列之所謂梁雅之所旅而已也

四海會同　四海會同孔傳云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此以四海爲卽萬國九州之義也附雅釋地則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注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孔穎達正義及張氏皆主之至蔡傳乃謂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始與舊解爲異案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禹貢九州之外卽是四海之初不以海水之遠近爲限故劉向說苑亦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也自宋儒據案古訓直以海爲四海水不思水之遠近各有歸此意已包括在九州攸同句中何煩再贅且禹貢諸水皆入東海惟黑水入于南海其西海北海不見于經至禮祭義方有北海西海之稱而注家不詳其地故通儒多主爾雅說惟孔疏以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釋會同二字此制乃周禮與時未必卽有此名是爲不可從耳

錫土姓　錫土姓句孔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正義謂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之類皆因生賜姓之事此以錫土姓爲一事也林少頴則謂錫土姓者于是可以釐理天下而成五服也如契之封于商賜子氏稷封于邰賜姓姬氏必在此時金仁山亦謂水土既平田制既定于是一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韓其分族也此以錫土姓各爲一事按孔傳所言本隱八年左氏所載衆仲辭然原文於因生賜姓之下繼之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注云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而命氏曰陳正義所謂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是錫土錫姓本屬二事而有土則有氏經不言氏其所重在賜姓非有德者不得賜故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而已三代以下姓氏不分如司馬遷史記于五帝本紀曰禹姓姒氏契姓子氏稷姓姬氏于秦本紀曰柏翳姓嬴氏于高祖本紀則曰姓劉氏而姓氏之則紊矣

甸服　孔傳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正義規方千里二句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注去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蔡傳甸訓田服訓事謂責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王氏則謂甸者井牧其地之謂王所自治也呂氏亦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之一字見井牧之法至此已成說與二孔及蔡微異禹貢錐指云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毛傳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邱甸之王呂之說本此然井牧偏于中邦而甸服則惟千里皆以安國解爲正至陳氏云禹之甸法逮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蓋畿事國之本也京師繫明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意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貢務本之實此亦是推說而于諸家皆可融貫與經旨殊無牴牾也

三百里納秸服　秸或作秸孔傳云藁也正義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藁秸之設秸亦藁也去穗送藁易于送穗故爲遠者輕也蔡傳以藁秸殺而秸之納當稍輕于銍故以半藁去皮曰秸釋之但馬融亦云去其穎爲秸以納秸之不兼粟不獨孔傳然也服傳以爲服藁役疏謂于三百里外皆服事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以服字遙貫上下于文義不協王氏云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于畿內移用故其稅薄于服米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貸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此說較爲安若兼服內外四百里之遞役則財雖省而力太勞恐亦無所益惟仁山金氏以爲代外二百里轉輸粟米于都而其義始盡蓋三百之民受遠郊之粟米而爲之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可見帝王之法賦役原不兩重故下文粟米不言納也

百里采　此言侯服內百里爲卿大夫于此有采地也采之爲義孔傳云供王事而已不主一正義申之曰采訓爲事非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于一故但言采春秋傳正義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漢書刑法志顏師古注則謂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爾雅采寮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數說不同胡氏渭謂因官食地者近是案禮運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故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爲王子弟所食邑但別制采地在畿內此則在畿外傅同叔曰唐虞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益詳采地不得不移之內也據此則夏元嗣侯服之采爲邦國圍田所以待天子之子弟世遠族落者其說非矣

二百里蔡　蔡孔傳訓法謂法三百里而差簡正義蔡之爲法無正訓也數簡于夷故訓蔡爲法法則三百里去京師彌遠差役簡易言其不能不常也禹貢錐指云蔡訓法他書所未有不可從左傳蔡叔凡再見昭元年傳定四年傳杜注俱云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素葛反說文作㮶音同字从殺下米謂糅㮶散之也然則蔡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變作巴失本體㮶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爲一蔡字加點以識之者尙謂蔡仲之命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孔傳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由此觀之蔡之爲放無可疑者而頴達不取以釋經欲順傳爲文耳案蔡鄭又訓殺尙書後案謂張參五經文字云㮶春秋多借蔡爲之鄭讀爲殺蓋古音也但鄭讀殺而殺爲殺減其賦則亦是孔傳簡字之義與左傳注殊未知其何據也

三百里蠻　蠻王肅訓慢謂禮儀簡慢正義云鄭謂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之言緡也其意言緡是繩蠻者以繩束物之名與王說不同然上文夷既訓易則蠻字之解當以王氏爲正流孔傳訓移言政教隨其俗正義云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隨其去來不復蠻之也劉氏敞謂流如流共工之流說較優于二孔蓋隨水草畜牧遷移惟北方塞外諸國爲然其餘則未之聞也況蔡之旣從放則流自當主流罪人言蔡傳以下所以多從劉說也又要服外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亦是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三百里蠻其外二百里亦是蠻也而謂之流者林少頴云其地最遠中國之人有犯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于最遠之地故于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于此其爲蠻夷之地則繫上文可見也胡朏明亦以五服之義皆以前包後甸服舉天子以見諸侯非謂其外無田賦也侯服有諸侯自此始非謂其外無諸侯也綏服揆文教奮武衛謂揆之奮之自此始非謂其外無文教武衛也然則夷蔡蠻流亦謂要荒本邊鄙爲流放罪人之地非以此二百里爲非蠻夷也學者于此求其意勿泥其辭則善矣

西被于流沙　被顏氏訓加吳氏謂如衣被之被流沙一在張掖漢志居延澤在居延東北古文以爲流沙一在燉煌通典燉煌郡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是也然經云西被于流沙而居延澤在張掖西北東北自當以在燉煌者爲正至王制所謂流沙去西河千里而遙其地甚近非禹貢所謂流沙矣大抵西北塞外其沙多流如五代史稱高居誨使于闐還云自靈州過黃河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自甘州西始涉磧磧西百五十里至肅州渡金河一出玉門關至瓜州沙州沙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元和志鳴沙縣東北至靈州一百二十里縣以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又夢溪筆談云余在居延因兵馬經過范河損失問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或謂此卽流沙也觀諸後所載則靈州之地已有砂磧王制所謂流沙當在鳴沙縣界中蓋其地東北距河遠千里而遙也自此以西砂磧愈廣而東西三千里之徑數至此而止故曰西沙不

塵流沙僊者不識遠以此爲西被之流沙因謂禹貢九州之境不過方三千里而要荒割爲與域宜五服五千之說晦而不明也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元圭元色之圭也元圭之錫王氏以爲告成功于堯蔡氏沈王氏樵以爲告成功于舜然是時堯老舜攝謂禹以水土之平上之于舜而歸之于堯于義尙得相通若孔傳云禹加功于四海故堯錫元圭以彰顯之則非是蓋錫之爲言與也下與上皆可以錫稱如師錫帝曰及九江納錫大圭是其證也且經言禹錫不言錫禹其爲禹之錫上明甚林少穎說云以臣錫君載籍恐無此事當是以元圭告成于天耳案易益六三爻辭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此非臣錫君之見于載籍者乎至蘇氏謂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而納之言帝錫禹以元圭爲水德之瑞蔡傳取之然經文不言帝錫終屬臆度之辭或據尙書璇璣鈐云禹開龍門導積石元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謂蘇氏云云不爲無因不知緯書之言多龐雜不經卽果有之或亦禹治水時得一元色之玉異于常玉故琢以爲圭而獻之于上以玉色元斯謂之元圭天功水德禹未嘗有意于其間也

甘誓　書敘云啓作甘誓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于甘作甘誓此以伐有扈者啓也蔡傳以下皆主之墨子明鬼篇則作禹誓引此文莊子人間世篇亦云禹攻有扈國爲虛厲此以有扈之伐爲禹事至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孫觀察尙書今古文注疏謂相當爲柏字引呂氏召類篇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則所云柏者謂伯禹也案以柏爲伯于義究屬無徵惟說苑政理篇亦云禹與有扈氏三陳而不服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請服則以甘誓爲禹事或古文尙有此說亦未可知若淮南齊俗訓云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擧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云云則不知其所據何書且與諸家云禹伐有扈者亦絕相迕異殆屬遺之說不足置辨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甘孔傳以爲地名馬融以爲水名按水經注渭水東逕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萯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啓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甘之爲地以水得名馬氏說是也鄠縣屬今陝西西安府六卿蔡傳本鄭孔二家以六卿與六卿之卿爲一說者疑六卿非冢宰司空之六卿蓋古之六卿則有此六卿也若以爲卽王之六卿彼冢宰統百

官豈有無事時掌其鄉之教令而屬于司徒有事時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司馬之理然考之周禮六鄉之外則無所謂六卿者唐虞時當亦然且天子親征六卿必從自應以蔡傳爲正但空國而出非亦非宜或冢宰自攝國政其屬之司馬者特其官屬數耳書大戰于甘者古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親率大軍以出而有扈恃強怙惡致與天子抗衡不特如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故書曰大戰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爲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威侮五行　威侮五行蔡傳訓威爲暴殄侮爲輕忽義極簡明後世說經家乃多主孔穎達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之訓或且援後漢書杜詩傳威侮二垂注云威虐也侮慢也以證孔說之可信不思五行者卽洪範所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是也五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人亦何能威虐之故王氏經義述聞疑威字當作烕謂烕者蔑之借假也蔑輕也蔑侮五行言輕慢五行也引逸周書克殷篇侮威神祇不祀及說苑指武篇崇侯虎蔑侮父兄皆蔑侮連文謂威與烕字形相似故訛而爲威此論辨而有理然須破字要不若蔡傳之作暴殄解者爲不煩辭費矣且五事五常皆與五行相配陳氏大猷所以謂凡背五常之道拂長生收斂之宜皆威侮五行類也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怠棄三正　三正鄭康成以爲天地人之正道孔疏引繫辭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謂怠棄三正者怠棄天地人之正道也惟馬氏融以建子建丑建寅爲三正而後儒多從之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也書微子疏引大傳云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又白虎通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也三統謂三微之月是三正之說非出氏一人之私言但改正之事三代前無之且有扈啓說云夏同姓國也殷前代正朔何得爲罪若但廢本朝之正朔則又無緣兼三正似鄭孔之主天地人之正道者于義爲長也

勦　字辨　勦說文刀部作剿訓絕也从刀喿聲引夏書天用剿絕其命釋文剿音子六反玉篇音子小反馬融本乃作勦與玉篇切韻同而釋文原本子六之音獨存于集韻一屋但依新定釋文誤改其字作勦耳尙書撰異云玉篇剿子小切絕也一作勦陸法言切韻勦絕也子小切與剿同蓋馬本作勦卽剿字之異者衞包謂剿爲古文而改爲剿亦無不是乃竟改爲从力之勦于是張參五經文字力部勦音楚交切云見禮記又子小切見夏書而刀部反無剿字此序例所謂唯今文尙書改就今字與釋文音訓有不同而不知衞包巨謬非可附和也開寶中依衞包改釋文既改大書之剿爲勦復將馬本作勦字改爲剿重紕貤謬不可讀矣惟玉篇廣韻多有仍舊之矣从力之字訓勞从刀之字訓絕至集韻乃于一屋內有从力之勦而又訓爲殺蓋經音辨刀部亦有勦絕也之訓蓋皆惑于新定釋文故也按勦剿二字俗多不分此論最爲詳盡故備錄之

予則孥戮汝　蔡傳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并汝妻子而戮之此本二孔氏舊說凶戰危事也不重其罰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一說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爲罪隸之孥古人以孥爲戮謂戮之以爲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所宜有也案周禮掌戮鄭注訓戮爲殺考左傳楚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實之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殺賈氏以報臾駢曰不可林少穎援此以爲戮者但加恥辱之罰或說謂非無據也然以上文例之不應一戮而二義故蔡氏謂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汝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尙有劓殄滅之無遺育之文則啓之誓師豈爲過哉此可以破或說之惑矣

五子之歌　夏本紀帝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與書序說同而鄭康成以此篇爲逸今五子之歌通儒皆疑是後人爲撰據離騷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衞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是大康之失國以淫樂不以遊畋也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啓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說者以啓此爲卽五子之歌之辭或又謂墨子所云武觀卽五觀五子也以封于觀故稱五觀水經注頓邱縣故城古文尙書以爲觀地是也汲郡古文云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楚語士亹曰啓有五觀春秋傳云夏有觀扈與逸書所載皆合是五子亦淫佚作亂之人安能述禹戒以垂後世也諸家所疑大抵如此第書序及史記俱言太康失國而五子作歌今以墨子所載卽其歌辭恐亦未足徵信也

有窮后羿二句　蔡傳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案水經注云鬲縣故有窮后國地理今釋謂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是其地也陳氏師凱據四年左傳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杜預注云鉏羿本國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有窮氏所遷也二說皆有所據未詳孰是因民弗忍距于河者謂羿因太康之民不堪命故距于河使不得返也呂氏祖謙曰姦雄何世無之惟在我之理既堅且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

關石和鈞　關石和鈞朱子語類謂只是鈞石之名故蔡傳關訓通和訓平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鈞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之見彼此通同無折閡之意和平見人情無乖爭之意黃氏度亦謂關者輕重之所由通和者輕重之所由平也惟周語單穆公引夏書關石和鈞二句韋注云關門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蓋亦用於說然以上文例之則典則所以治天下者法度之大治之本也鈞石所以一天下之法度之小治之末也蔡氏謂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于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此見聖王爲後世子孫慮至詳至盡云云實不易之論非泛泛所能及也

允征　蔡傳云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卽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葉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允侯以掌六師允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夫子錄其書其以是歟

惟仲康肇位四海　仲康太康之弟允侯允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蔡傳仲康始卽位卽命允侯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得以翦羿之羽翼而終其世羿不敢逞也或曰蘇氏以爲羲和貳于羿忠于夏者故羿假仲康命命允侯征之案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又曰允后承王命徂征詳玩文意未見仲康不能制命而罪允侯之爲羿征且爲羿弑所假則亂臣賊子之資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爲是說者由不知仲康之立本在河南故疑羿爲挾天子之命而反加羲和以忠夏之名故仲康不惟不見自振之著且有德羿殄兄之嫌而此篇全文俱

爲不順此金氏履祥所爲闕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蔡傳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食于房宿也或以房爲房星正義云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書不集于房星則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止可推算而知之近代善厤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君子愼疑故以日在之宿爲文也案辰弗集房之食唐一行厤議謂新厤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元授時厤則謂癸巳年九月庚戌朔絕無食且以歷年攷之仲康五年乃丙寅也癸巳去丙寅後二十七年就使九月朔有食亦非書所載之食況本不食乎一說帝堯時大槪春在昴秋在房仲康去堯未遠彼此爲定故得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其實房漸移東是日尙在氐未度也吳守一日食質疑又謂仲康六年丁卯九月辛巳朔日食以冬至日躔虛六度起算則是朔食房二度八十五分將出食限所食甚微故羲和未之知也衆說參差詭無定論詳癸巳年九月庚戌朔日食本竹書紀年之文而三統紀年多于竹書帝王世紀等書復多于三統蓋厤家立法附皆以近測爲根仍必還證之經傳當時書籍未廢世祚無徵故作厤者無雖以一手隨衆人之目損益遷就以合于新法爲然則諸家所推前古氣朔交食雖若確有可徵要其爲何王之世則仍有未可信者也

先時者殺無赦二句：先時不及時林氏謂是警衆之辭非胥昏迷于天象之人朱子謂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蔡傳故用孔安國舊說以爲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敎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羲和罔聞知是闇于先王後時之誅矣　陳氏則申林氏意謂政典司馬所掌允侯爲大司馬故引政典以勅戒吏士先時不及時言先後失師期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政典以下云云合之上文固未爲不合然疑殺無赦之刑施之先時不及時則或有推算小誤所差在時刻遲速間者一以此刑概之似太重若以此斷之下節爲以嗟有衆發端則于兵家紀律之嚴似不嫌其過也

商書　書凡十七篇皆商時史官記商家一代之事故曰商書

商邑致　商地名殷本紀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賜姓子氏鄭康成云商國在太華之陽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子卨所封也然則契所封在今陝西商州也左傳襄九年疏引服虔云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爲天下號尙書今古文注疏謂春秋傳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則商邱是閼伯所居非契所封之商也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爲縣名左傳疏引釋例云宋商商邱二名一地梁國睢陽也或以漳水之南故殷墟爲商邱者非也據此則與鄭所云在太華之陽者相去甚遠說經家于此多轇轕不濟案襄九年疏云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于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遂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此說最爲分明可以待所折衷矣

湯誓　湯誓也或曰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于行役故湯喩以弔伐之意蓋師與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案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記其誓處與誓意而此與費誓惟記誓辭者孔氏謂史非一人辭有詳畧也

夏罪其如台　台孔傳訓我正義以下皆從之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奈何以奈何解如台二字尙書撰異謂孔氏說不如史記爲長引注言同道篇莊周申韓不乘寡聖人而漸諸道則顧氏之子孫其如台謂頗閔其奈之何言不能勝之也正用尙書句法又班固典引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亦謂奈何而不封禪也尙書今古文注疏亦主史記謂薛綜東京賦注作如奈也台何音之轉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奚何也台音近奚故爲奚何何傳以台爲我失之案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殷本紀皆作其奈何是如台之訓奈何或漢世相傳本有此義第以全書例之如祇台德先台恐德弗類不作我解則文義雖明然則傳說殆有未可驗者歟

仲虺之誥　仲虺湯臣名蔡傳以爲奚仲之後蓋據定元年左傳薛之皐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之文也趙氏岐謂仲虺卽萊朱故朱子集註因之案誥中言惟天生民有欲惟天生聰明時乂明于天道而言也言克寬克仁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則于堯舜惟精惟一之旨亦自昭合非善言德行者不能也且中所陳皆與伊尹之言相表裏孟子以二人爲見知信乎其能見而知之也

用爽厥師　爽孔傳訓明師訓衆明用其衆言爲主也閻百詩據墨子非命上篇引中虺之誥曰帝伐之惡用喪厥師中篇曰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曰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有命湯詩非之謂曰喪師闕師與爽師一例此豈言辭善否而傳乃訓爽明也不與墨子悖乎桀爽之爲字有訓明者亦有訓失者說文云爽明也从叕大徐鍇注大其中隙縫光也義與孔傳同書太甲先王昧爽丕顯牧誓甲子昧爽康誥爽惟民大誥爽邦由哲左傳二惠競爽及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更諸爽塏此數爽字皆當从明字之訓爾雅釋言爽差也爽忒也揚子方言爽過也此失字之義也皆故有爽德惟爭其爽傳詩女也不爽左傳晉侯爽二此數爽字皆當從失字之訓故蔡傳于故有爽德訓失而用爽厥師亦從孔訓明蓋義各有當不得執一以概也

王懋昭大德五句　懋勉也懋昭大德蔡傳謂勉明其大德建中于民謂立中道于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亦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其有餘裕矣西山眞氏曰懋昭大德者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新民也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權之以禮然理則舉錯當而無一之不中心有萬感未易執持惟內主于敬而義以觀其動不敢肆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矣已之中乃民所由中也王者所以爲法于後世者道之以身而無缺則法垂于後而有餘矣案眞氏說精切曉暢體用兼賅足與蔡傳相發此種論議皆非漢儒所能到也

湯誥

亳　湯所都蔡傳云在宋州穀熟縣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注云尸鄉殷湯所都又山陽郡薄縣注云湯所都

[illegible]

東南四十里尸鄉在今開封府偃師縣西十里歸于亳者曾氏學作謂不敢私其位是也

惟皐上帝四句　此千古言性之始也蔡傳皐訓大衷訓中若順也言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言道也由其性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案朱子云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中而言則謂之性是此二句卽易繫辭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義也湯有天下之初卽能推明其道而以綏猷自任可而知君師之任者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云唐虞以執中相傳承之者湯也然人心道心四語雖包性命之理其實未明言之也湯乃直揭之以示人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蓋湯之聖學淵之發于虞廷所紹之外知此理得之生初有君師之職者當大彰其數于天下俾無貿之有濟淵純駁者一歸之大同此所以直接堯舜之心法也

賁若草木二句　賁若草木二句諸家之說不同蔡傳賁文之著也殖生也言煥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殖矣孔氏則以大惡旣除天下煥然成飾若草木同生華王氏謂賁當讀爲譬陳氏櫟遂命天與之人歸之蘇氏謂天命民所與則殖之所若不與則草木天之所生民之所殖湯之受謂降赦草木區以別矣栽培傾覆皆其自取金履祥則又以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則兆民之衆信不遂欲過絕之明矣惟朱子以兆民草木對言天命弗差人物皆遂與諸說異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謂諸家說反覆皆之畢竟朱子乃正大不易之論諸家解多託喩一層皆迂迴而難通而王氏陳氏更不免曲爲之說矣

伊訓

惟元祀一節　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爲正也太甲卽位改元伊尹于祠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辭也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則十二月者湯崩年之十二月蓋爲書序所誤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伊尹而有之此足以正其非又孔謂湯崩太甲卽位是以太甲爲湯嗣也蔡傳主孟子史記以爲繼仲壬也案邵子經世書無外丙仲壬年號而朱子集註兩存程趙之說嗣湯嗣仲壬遂成不決之言然觀經文一則曰伊尹祠于先王一則曰奉嗣王祇見厥祖夫祠先王者外丙以上之通稱而祇見厥祖云者則爲伊尹將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鄭玄亦云祖若湯崩而太甲立湯猶在殯則殯宮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嗣主喪者不離殯側何待于祇見且曰烈祖則廟號已定其非殯宮可知又竹書載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卽位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卽位雖殷世尙質諸君子多以生年爲名諱名廟未可盡信而外丙仲壬之相繼而立要不可得而破除也大紀論有詳考有可疑則塞[illegible]而取義義有可疑則假巫以臆說今據經定傳似蔡氏太甲嗣王爲嗣仲壬而王之說比孔傳爲優矣

造攻自鳴條二句 鳴條夏所都也陳氏師凱曰鳴條在解州安邑縣地理今釋曰鳴條岡在今山東平陽府安邑縣北三十里接夏縣界括地志高涯源在蒲州安邑縣北南坂口即古鳴條岡是也亳湯所居也通典謂商有三亳成湯居西亳西亳今河南偃師縣然係有天下後始遷于此此所謂亳蓋南亳漢穀熟縣也哉始也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蔡傳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于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于亳也案鳴條之都禹都也禹爲朝覲訟獄之所歸而桀則爲干戈之所指者無他所造不同成敗故因以異也觀于此有天下者可自審所處矣

太甲

阿衡 阿蔡傳訓倚衡訓平阿衡謂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案孔穎達謂古人所讀倚阿同音故阿亦倚也蔡氏訓阿爲倚從孔說也保衡之稱見于說命蔡氏亦曰保衡云云據說命言也蘇氏軾謂阿衡猶曰師尚父師其官尚父其號蔡氏或曰伊尹之號指蘇氏解也葉氏夢得則以阿與保通阿亦保之意是阿衡即保衡也今就諸說參之竊疑保衡乃其正稱阿殆發語辭如後世保曰阿保翁曰阿翁之例故曰阿衡似不必訓阿爲倚亦不必訓阿衡與保衡爲二名也但古無此說姑志之以待質高明

自周有終 自周有終周字孔傳而下皆訓忠信蓋據國語忠信爲周言也蔡傳仍其說又恐文義有所未備復以施氏之言周而無缺者足成之義雖可通然曰自能忠信周而無缺是以有終未免大費詮旋且伊尹前後誥誡之辭皆明白顯易不應於此句獨下一艱深字故朱子答門人問以自周二字爲不可曉此先賢之疑事無質之虛心也後世惟王氏柏以古猶體君字與周字相似謂此當本是君字其以爲周者殆傳寫之誤也仁山金氏說亦與之同以下四句文勢玩之相亦同終對嗣王罔克有終言則此下相亦惟終自應對君之有終言王氏金氏說實較作忠信訓者爲近理而可從也

營于桐宮 桐宮地名傳以爲湯墓所在營于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閻百詩謂殷本紀引鄭康成說桐地名有王離宮焉似注書序語初不指爲墓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此說果爾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所矣何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所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乎趙岐注孟子亦不云墓地也案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薄縣有湯冢桐地桐亭皆載于虞而薄下乃注云有湯冢馮氏景解春集云薄即亳也皇覽湯冢在濟陰亳縣東北郭去縣三里漢書音義臣瓚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縣有伊尹冢杜預亦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說雖不一要湯葬亳自無可疑桐近亳而伊尹營宮其側傳邇先王似亦無可疑也以此觀之尹之營桐誠非無意因不信傳之故而非不信經亦好翻案之過也

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 一德蔡傳以爲純一之德不雜不二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朱子語類云一德猶易之恒中庸之誠也說者多以咸有一德爲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同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同有此一德案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一即常一之謂也若以一德爲同德則咸有二字于文義爲不通矣鍾天才曰先知先覺不遯不殖各有不雜之德也樂道終身聖敬日躋各有不息之德也此同蔡傳而于義尤賅可見晦翁師弟云云爲度越諸子矣

七世之廟二句 蔡傳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穎達正義據祭法王立七廟云云謂此篇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所言二祧王肅以爲高祖之祖及父也非高祖以下其爲三昭三穆或據呂覽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及禮緯稽命徵曰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孝經鉤命決曰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云云爲夏商無七廟之證案漢書韋元成傳匡衡告謝毀廟亦謂適子之序歷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斷以下五廟而遷五廟之說具非臆造然蔡傳所稱見王制孔疏所引則祭法禮器亦有天子七廟明文不經之是從而緯之是信何也

盤庚

盤庚 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于利害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群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實誥體也

率籲衆慼出矢言 籲蔡傳訓呼矢訓誓率籲衆慼出矢言謂率籲衆慼之人而出誓辭以告之也孔傳則訓籲爲和與立政召誥訓呼者自相違戾尚書撰異云孔意籲音同籥籥又同龠說文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

聲故訓爲和慼尚書今古文注疏據說文作戚謂指貴戚近臣言矢訓陳言呼衆近臣聽其陳言也又曰矢正也或是正言二家說皆與常解不同案說文頁部籲呼也从頁籥聲讀與籥同引商書率籲衆戚是呼乃籲之本義撰異以爲籲通之未免曲爲之說惟慼字或係衛包所改古于戚字親戚憂戚皆同字鄭康成周禮注盤庚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則以衆戚爲貴戚近臣于下文由乃在位等句尚爲貫串但上民不適有居或據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文訓適爲悅不適有居謂不悅新邑則不若仍作憂戚之戚爲不煩 辭費陳正二義于矢字皆得相通然論語夫子矢之矢朱註亦作誓訓是蔡傳固未可輕議也

于今五邦 五邦之說孔傳以亳囂相耿合盤庚所遷之殷爲五邦馬融鄭康成以商邱亳囂相耿爲五邦案經言先王明是追述往蹟與今無涉且上篇未遷時作益不得逆數所遷之殷爲五蔡傳故從孔氏而疑其辭至馬鄭以商邱亳囂相耿爲五邦無論前八遷以湯終後八遷以湯始一事未使兩屬即因遷亳而數數商邱于文亦屬牽涉若舍商邱而專數遷亳又僅得四遷于是有引史記遷邢之文謂祖乙再遷以足其數者不知邢案隱音耿是耿即邢也不可以爲祖乙兩遷則甚或據竹書紀年祖乙二年自耿遷庇南庚三年遷奄合之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爲五邦此雖無以見其必然然于上下文勢不背而祖乙兩遷不致如耿邢字異地一之失似亦有可從也

若顛木之有由蘖 顛仆也由說文作㽕蘖作㰿弓部㽕下云㽕木生條也从弓由聲尚書若顛木之有由又曰古文言由枿木部㰿字下云伐木餘也从木獻聲亦引商書作若顛木之有㽕㰿徐鍇本無此五字或㰿字也从木辥聲又云古文㰿从木無頭桙亦古文㰿字尚書撰異謂古文言由枿而徐鍇本無此五字古文者謂孔安國所傳壁中古文也據此一處是許君親見孔壁尚書之證其先引今文而後附見古文明今文作㽕而古文作由也徐謂說文無由字緣古文省弓而後人因之通用爲因由等字如其說則㽕字下不應曰从由聲也且說文全書內如水部之油木部之柚邑部之邮山部之岫之類皆以由爲聲是說文自有由字不知在何部而脫佚其音義俱不傳耳況許謂古文言由則作㽕之爲歐夏侯尚書曉然矣近人不察乃以作㽕者爲眞古文誤已案由孔傳訓用本釋詁文但用枿之語徐鼎臣已詆其不通左傳注木再萌芽謂之由昭八年傳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字對上文卒滅言亦有萌芽之意蔡傳所爲主說文也或據詩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以生訓由以儀訓宜謂此由字亦常作生訓然木生條云云已具有生義不必另爲立解也至枿之與㰿彼此乖異者蓋枿本作㰿轉寫從俗作枿而蘖又㰿之或體故不同也顛木譬耿由蘖譬殷則蔡傳得之

今汝聒聒 聒聒蔡傳訓嘵嘵多言是以聒爲讙語之聒也攷說文耳部聒字云讙語也不引此書惟心部懖字注云拒善自用之意从心銛聲引商書曰今汝懖懖重文𦕒字云古文从耳作𦕒此古文謂壁中故書也唐以前尚書作懖故釋文大書作懖懖而注音故活反馬融亦訓爲拒善自用之意自衛包改懖爲聒開寶中李昉等又改釋文而懖字遂不可復識矣然玉篇心部懖字云懖人無知也耳部𦕒字云無知貌廣韻懖字亦云懖無知此皆用孔傳無知貌之訓是馬鄭王孔本本同說文作懖無疑尋衛包之改懖爲聒者大約因正義引鄭注懖讀如聒耳之聒難告貌云云故耳不思鄭云難告與許馬拒善自用孔傳無知之貌皆言其不可教誨不知話言絕非多言讙譁之謂且漢人注經凡言讀爲者易其字讀如者但擬其音鄭氏讀如聒耳之聒亦謂懖音同聒非訓懖爲聒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古文𦕒字从小篆作懖而許叔重仍之於聒字初不相涉段氏玉裁辨此至詳然則蔡傳譊譊之訓及集韻懖通聒說經家以爲皆惑于天寶後以之尚書諒已

予若觀火三句 予若觀火三句先儒音義互異孔傳訓觀爲視蔡仲默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用孔氏說也賈公彥疏周禮夏官注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下文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謂盤庚告其不欲徙而匿情者予若觀熱也我有刑罰如熱火可畏或又據說文火部炪字下云炪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予亦炪謀類篇引此云火不光也遂以經意爲言我如爟火之不用其光謂無赫赫之光也而謀字則从莊氏述祖說屬之下句作字訓爲謀作乃逸言謀爲汝安居耳近世宏博家多主此義案鄭云讀如觀火之觀不過謂爟字當音觀而已非以爟之觀火爲即周官之爟火也其引燕俗之音亦謂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之可呼觀故讀爟如觀也且詳鄭意爟在平聲讀音古丸切自居初作正義時不知漢儒讀爲讀若之別致有賈疏之誤好異者又從而附會之經旨愈益支離矣至拙字許所據尚書作炪當是古文假炪爲拙如假攷爲好假桓爲桓之類取其同音而捨其字之本義孔以今文讀之易爲拙自必有所受治尚書者或曲援周禮以釋觀火或皮傅說文以釋拙謀皆好異之過也

不昏作勞 昏蔡傳訓強不昏作勞謂懶勞不還如忘惰之農不強力爲勞苦之事蓋用二孔傳解也釋文昏

作昏馬本同或作暋爾雅昏暋皆訓強故兩存之尚書撰異正義引鄭注昏讀爲暋勉也是古文經本作昏鄭讀爲暋故一本作暋文選册魏公九錫文當民昏作李善注引弗暋作勞而孫炎爾雅注裴松之三國志注俱作不昏作勞張衡西京賦亦云昏于作勞然則古本皆作昏也昏訓強固可通而鄭必讀爲暋訓勉者必求其音義親切也又云古音昏聲在第十三部民聲在第十二部昏从氏省不从民俗誤認爲民聲作昏故唐高宗有詔改葉昏二字不知昏非从民也據此則諱昏作昏適合古字亦講小學者所當曉也

相時憸民　釋詁云相視也時是也憸民蔡傳以爲小民此本馬融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之說文憸詖也憸利于上佞人也字又作憸憸字下云疾利口也从心册聲引商書相時憸民隸釋所載古經殘碑又作憸憸卽散也大徐本作从心从册小徐本作从心册聲尚書撰異云許於女部姍字下云从女删省聲則此當亦爲刪省釋寫訛脫耳刪者聲與散字異音同爲說文音者因今文憸字在冊口部遂讀憸亦息廉反殊失古音據此則憸之與憸義同音異今本作憸从梅氏古文尚書本也廣雅釋詁云憸利也方言憸少也憸字之音與義纖相近故馬氏以利及小釋之音同則義得通也

誕告用亶　孔傳誕訓大亶訓誠誕告用亶言大用誠于衆也蔡傳及諸儒皆從之蓋古今來惟誠可以動物故誕告用亶然後登進厥民而告之林氏謂信在言前者是也亶釋文音丁但反馬融本作單而讀爲亶與維詁乃單文祖德同案小雅常棣亶其然乎毛傳訓亶爲信天保俾爾單厚毛亦訓單爲信又桑柔逢天僤怒釋文云本亦作亶傳卽單字而云亦作亶者則亶單字同而毛傳訓僤爲厚昊天有成命單厥心毛傳亦俱訓單爲厚者爾雅釋詁云單字兼誠與厚二義單既與亶字同又同訓厚則亦得同訓爲誠是孔蔡諸家之說初不異于毛鄭也

鮮以不浮于天時　天時指災變言浮字諸家多作行訓惟東坡蘇氏訓勝言古謂過爲浮浮之爲言勝也言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而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之奇謂如蘇氏說乃與上下文相貫古人謂名勝實者爲名浮于實又有天人相勝之說天之降災于人宜其國遂至于危敗禍亂而不可救而先后能與其民同心協力擇利而遷是以安存而無虞是修其人事而能勝其天時者矣案董子有云天之愛人君至無已也非甚大無道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惟示之禍災而尚不知儆惕者殃敗乃至則上下協和備禦有道洵足消弭天變矣蘇氏勝字之訓所以遠過諸家也

暫遇姦宄　暫遇姦宄孔傳謂暫遇而規奪之爲姦于外爲宄于內正義以下皆從之經義述聞謂經言暫遇不言規奪傳說非也經凡言寇賊姦宄草竊姦宄鴟義姦宄之類皆四字平列此亦當然暫讀曰漸漸欺詐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勢詐出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是詐謂之漸呂刑民興胥漸漸亦詐也言小民方興相爲欺詐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遇讀隅差智故之隅字或作偶淮南原道篇偶睋智故曲巧僞詐皆姦邪之稱也本經篇曰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隅角也差邪也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衣邪謂之隅差人邪謂之偶差聲義皆相近呂氏春秋勿躬篇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戢矣愚亦卽暫遇姦宄之遇故以幽詭愚險連文荀子曰上幽險則下漸詐是也暫遇之義唯莊子荀子呂覽淮南可考而知而說經者皆不尋省望文生義錯迕滋多蓋古訓之失傳久矣案此解暫遇義新奇而要不爲無據故備錄之

無遺育　孔傳育長也言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也蔡傳以我乃劓爲一句殄滅之無遺育爲一句言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經義述聞謂育當讀爲胄堯典教胄子說文及周官大司樂注竝引作教育子釋文育音胄是古育胄通無遺育卽無遺胄也劓者截鼻之名又爲割斷之通稱我乃劓殄滅之當以劓殄二字連讀哀十一年左傳作劓殄無遺育史記伍子胥傳作劓殄滅之俾無遺育蓋劓殄猶言刑殄多方曰刑殄有夏又曰劓割夏邑是劓爲斬割之通稱孔傳故訓劓爲割蔡傳乃訓劓爲截鼻而讀我乃劓爲句殄滅之無遺育又爲句夫旣殄滅無遺矣又何須言劓乎彼亦自知其不可通故又爲之說曰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遺育然非死刑下文何以言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乎蓋徒知劓之刑主于截鼻而不知其又爲割斷之通稱故古訓失而句讀亦舛也案育之通胄古訓有然然義既相同則亦不煩改讀惟謂劓殄二字當從孔傳連讀所引諸證皆其確證實較蔡傳爲優矣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　敷同旉布也心腹腎腸書疏謂夏侯陽等作憂腎陽字舛誤不可讀尚書今古文注疏云文選左太冲魏都賦優賢著于揚歷張載注引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魏志管幼安傳陶邱一等薦之曰優賢揚歷裴松之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然則憂腎陽三字當本是優賢揚之訛蓋心腹二字似憂腎字似賢腸字似陽故彼此差互也案漢成陽令唐扶頌亦云優賢揚歷或漢世所傳尚書本如此歷字既屬上句下皆爾百姓于朕志自當另爲一句然左傳鄭伯曰敢布腹心說者以爲用此經

文語則優賢揚歷云云恐沿傳寫之誤未可據爲正解也至國三老袁良碑優臤之寵臤[illegible]古文賢字見說文而未知所引何書益不可以作此句之證

弔由靈　蔡傳弔訓至由訓用靈謂善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此從孔傳舊說也陳氏櫟謂此篇弔猶靈等語實難曉攷詩大雅天保篇神之弔矣節南山篇不弔昊天毛傳鄭箋皆以至義訓之而鄭又于節南山云靈猶善也則傳云至用其善似無可疑惟正義謂弔至靈善皆釋詁文而浦氏鏜以爲善之解不見于釋詁譏之段氏玉裁謂今爾雅作令善也然鐘鼎欵識多以靈冬爲令終安知唐初爾雅本令不作靈乎又安知不令靈皆有而脫靈字乎孔氏所據本未必與陸德明同且鄭氏箋詩亦以靈爲善則亦未可遽議正義爲無據也案說文辵部𨑩下云𨑩至也从辵弔聲古字弔與𨑩同是弔之訓至由來固久而如鄭箋說則靈之爲善當亦非東漢以從有此義矣

用宏茲賁　用宏茲賁孔穎達據樊光所引周禮其聲大而宏及詩有賁其首謂宏賁皆大之義也蔡傳從之言爾非敢違卜亦欲宏此大業爾蘇氏子瞻則訓賁爲飾謂大此郊廟朝市之飾　陳氏傅良亦謂各非敢違卜蓋曰吾與汝皆非私意各惟卜是用以求其宏大漸飾之事爾兩說不同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謂孔疏引有賁其首足相證矣然句中兩字皆大之意終不甚分曉或作賁卦之賁則在立國規模郊廟朝市之賁飾煥然一新上說似亦有理則蘇氏陳氏說當存之以備一解矣

邦伯　邦伯二孔氏以爲二伯及九州之牧蘇氏林氏則云邦之諸侯黃氏度謂諸侯一國之長故曰伯伯長也蔡仲默書傳亦不用二孔說但以諸侯釋之或疑遷都不及畿外諸侯蔡以邦伯只指諸侯恐未必然然禮不云乎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是諸侯者內外之通稱愈此處諸侯專指在內者言若注疏所言牧伯正嫌其涉於畿外耳蓋隱五年公羊傳云天子三公相也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可見二伯之不盡在內且制爲周制殷之時未必有之自八州八伯各有其屬尤當在畿外也州牧或以爲指當州之牧顧唐孔氏明言九州之牧不得曲爲回護惟鄭康成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爲牧鄭之洽聞必有所據此其所謂當州之牧乎然則蔡氏之不從二孔其見卓矣

鞠人謀人之保居　鞠人謀人蔡傳以爲未詳或曰鞠養也言我不任好貨之人惟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此祇依文訓義詞旨尚欠曉暢後儒惟王十朋以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幼不失其養爲鞠人之事聯其比閭合其族黨使相友助爲謀人保居之事謂既養之又安之則生生之道得矣說較爲明快然鞠之爲字以爾惟自鞠自苦例之則鞠者窮也若以鞠人爲不能謀生者謀人爲能自謀其生者于鞠人則憫而保之于謀人則安而居之是卽不好貨而能以生生爲心者以保居字雙承鞠人謀人言似于文氣尤協吳幼淸謂有能敬于承民之生生俾貧富各保其居者則敘之任之云云具有此意特引而未發耳

說命

傅說　傅說名姓見于孟子又見于尸子及墨子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命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如其言是高宗始命爲傅氏不知其本屬何姓也皇甫謐則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怪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讙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明以夢示百官皆非也乃使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自傅巖謂之傅說說較史記爲詳但謐言初夢賢人卽自言姓傅名說後又云以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前後自相矛盾觀經文第言說不言傅傅氏之命或當如史記說也

亮陰　蔡傳亮亦作諒陰古作闇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卽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楣鄭注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居憂于梁闇也朱子語類謂鄭氏以諒陰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曰所引剪屏柱楣是兩事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剪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剪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于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梁闇未詳古定制何如但假不如鄭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凶廬之法觀此則蔡傳之引鄭注從師說也若孔傳訓亮爲信陰爲默宅憂亮陰謂爲居憂信默則下文三年不言爲複而不可解矣

說築傅巖之野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裨傳蔡氏書傳築俱訓居與孟子舉于版築之間之言異考墨子書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于傅巖賈誼賦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遷史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于傅險孔安國書傳說代胥靡以供食史記索隱引漢書注胥相也靡隨也謂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而或據莊周書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之文謂是刑使人不聊其生如此非輕刑也以說之賢而被此刑說不可信不知墨子曰傭孔曰代其非說之身爲胥靡昭然可見賈誼司馬遷所云想因說傭代胥靡者之事而破以此名耳孟子

去古未遠語必有據未可輕疑于其間也傅巖孔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王伯厚以爲在陝州平陸縣案平陸今屬山西平陽府崖在縣東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傳說隱室前俗謂之聖人窟巖東北十餘里卽左傳之顚軨坂說執役于此墨子尸子乃並謂傅巖在北海之洲其說非是正義引尸子而不能正其誤亦可謂疏於地理之學矣

舊學于甘盤二句　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也遯退也遯于荒野蘇軾以遯屬甘盤蔡傳非之蓋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孔疏云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說皆鑿鑿可據而世人猶以蔡氏爲疑者以鑿厥終罔顯非所以言高宗耳然蔡云高宗歷叙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其說亦本于古注非蔡氏自爲之說也且自云學罔顯而下文求傳說爾惟訓于朕志文義極順無可疑者若以爲甘盤遯去則下文既言宅于河又言自河徂亳蹤跡歷歷甚明豈得言罔顯耶且蘇氏雖以遯野爲甘盤而其弟子由作古史亦以遯野爲高宗事此黃東發考之甚詳于朱子高宗自言云云蓋附合也

惟斆學半　斆教也惟斆學半先儒之說有三朱子謂學既已成居千人上則須教人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已亦自此溫得文義是斆之功亦半也此一說也蔡傳言教居學者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斆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此一說也或曰受教者亦曰學斆于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又一說也按王氏樵謂自人已之分殊而言修身以上者學之事也齊家以下者教之事也學固居斆之先而未學固無可以爲教自大學之全功而言則自學者學之始也斆人者學之終也斆實居學之半而凡教皆所以爲學學誠無始終可間也觀此則蔡說雖與朱子小異而義實相足者也至或謂半須自得云云蔡氏以險巧駁之然于聖賢之學亦自不背謂爲釋教機權恐不足以服立言者之心也

高宗肜日　蔡傳高宗肜祭有雊雉之異祖已訓王史氏以爲篇亦訓體也此篇之訓先儒率多疑之司馬遷以篇首以廟號稱武丁謂其作于祖庚時而金氏履祥鄒氏季友輩並謂祖已之諫非諫高宗以所訓于王者似訓幼君不似爲高宗言耳然不特此也篇中乃曰其如台此天變不足畏之說高宗豈必至是而煩以是陳戒也蔡傳及諸儒顧定爲高宗而不云祖庚者或因讀于祭祀云云傳說既以告高宗雖因商俗尙鬼而言或亦自是高宗一病故以此篇屬之高宗歟

肜字辯　肜祭之明日又祭之名爾雅釋天周曰繹商曰肜孫炎云肜者相尋不絕之意也尙書後案據說文舟部云肜船行也从舟彡聲丑林切而無从肉爲祭名之字玉篇舟部肜字云余弓切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謂船行之義當从舟部丑林切而祭名則見尙書爾雅及何休宣八年公羊注當从肉讀若融二字判然不同然說文無肜字五經肜字皆後人改不可信用疑當作融若玉篇則竟合兩字爲一直云一字有兩音兩義則已誤甚恐非顧野王原本矣鄭康成詩箋作融不作肜今本注疏亦爲俗人改作肜賴陸德明足本尙仍其舊鄭固與說文合也尙書撰異則謂从肉固屬無稽从舟亦音韻絕遠疑卽說文丹部之彤字蓋彤徒冬切𠄘韻又爲融音同部相借而轉寫小差如般字譌作股之類也案文選張平子思元賦展洩洩以彤彤李善注引左傳共樂也融融是融與肜古字通但後漢馬融傳雙肜對蔚洪适隸釋殷阮君神祠碑陰都吏名有馬肜仲選是肜之爲字漢世已多用之且爾雅或以爲子夏作譌說文爲古正未可以許氏所無而疑經字爲譌誤也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雊漢書郊祀志藝文志皆作雊史記殷本紀則作呴云武丁祭成湯之明日有雉登鼎耳而呴呴鳴也論衡指瑞篇引尙書大傳云有雉升鼎耳而鳴是也越同粵于也有者說文云不宜有也五行志劉向云雉呴鳴者雄也以赤爲主于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向子歆則以爲羽蟲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此篇之文或以爲武丁祭成湯或以篇首有武丁廟號疑作于祖庚時尙書今古文注疏據通典引賀循議謂殷之盤庚不存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疑循所議出古文書說或卽馬鄭等典祀無豐于昵之注如此說是雉雊之祥爲廟祀不序陽甲也陽甲爲祖丁長子長子主器雉闕嗣則雉雊爲當亦爲長子是缺長子之祀故有此異歟案經明云高宗肜日而以盤庚不祀陽甲當之較諸說尤爲難據若此之類闕其疑可也

惟先格王　格蔡傳云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祖已言當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也孔傳則訓格爲至格王謂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此以先格王爲先代至道之王也兩說不同案格字漢五行志律厤志引此皆作假或據說文人部假字云非眞也从人叚聲古雅切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頟切木部格字則云木長貌从木各聲古百切不引此書謂當以作假者爲正尙書後案云尙書二十八篇格字十九見而無假字爲孔多以至字釋之惟君奭烈曰其有能格無訓亦當爲至舜典格汝舜訓來湯誓格汝衆盤庚格汝衆無訓亦當爲來來與至義通也且格至見爾雅釋詁格來見爾雅釋言而薛尙鍾鼎款識如趩鼎銘云惟王來格于成周季鎬伯姬鼎銘云王格太室其戠敦邢敦牧敦敔敦諸銘皆以王格發端則古文已有以假爲至者是尙書格字从孔傳而不从說文未爲甚謬也此辨最爲詳悉第格字之義甚衆蔡傳訓正本趙邠卿孟子注于下文意尤貫串則亦不得因古皆訓至而遂詆蔡說爲非也

昵字辨　昵孔傳云近也言祭祀有常不當特豐于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正義謂釋詁云卽尼也孫炎曰卽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據正義是昵字古本作尼傳文作尼近也故下文云尼與昵音義同假令經傳已作昵何必爲此辭費乎昵之義馬融則訓考謂禰廟王肅說同或據說文示部禰字在新附注云親廟也一云古文禰也謂此字許愼所不收詩泉水飲餞于禰韓詩作坭坭字說文土部亦不收毛傳訓禰爲地名鄭箋以爲衞女所嫁國適衞之道竝不以爲廟則馬說不足信然禰字既見于詩而漢有禰衡禰是其姓必有所從來是此字不得爲俗馬王以昵有近義釋爲考謂爲禰廟蓋因昵禰音相似故爲此訓耳張參五經文字自序云許叔重收集古文籀篆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畧著字林五篇以補之若祧禰之類說文不備今得之字林觀此則知禰字字林有之于經雖不用于注出之無害也

西伯戡黎　西伯鄭康成云周文王也時國于岐豐在西故曰西伯王子雍謂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時文王爲西伯正義云西伯鄭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此蓋與王說同也尙書後案夏商周置二人爲二伯而每州諸侯之長謂之州牧亦稱州伯大雅旱麓篇毛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毛意以爲二伯卽大宗伯九命作伯康成箋殷王帝乙時王季爲西伯受此賜則康成意以此經之西伯爲州伯之伯卽大宗伯所謂八命作牧者也疏于毛則引孔叢子思述子夏之言謂帝乙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文王因之于鄭則引此經幷注以證又引楚辭天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文王爲雍州牧云云王肅每事欲與鄭異故于此經從毛然毛固不及鄭箋之確天問及王注可爲文王作州伯之切證也伏生大傳謂伐耆之後紂始因文王于牖里散宜生閎天南宮括取美馬怪獸美女獻紂始赦文王于是時文王尙未甚强知其未爲二伯疏申孔意謂與王同皆非也案鄭王之異異在州伯方伯其以爲文王初不異也蔡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龍以爲指武王吳才老亦謂戡黎恐是伐紂時事詳諸家之意不過因孔子云以服事殷遂欲爲文王委曲迴護耳不思伐密伐崇見于大雅經皆不諱何獨于戡黎而諱之蔡說之屬文王未可輕以爲疑也

戡黎　戡說文作𢦟云殺也以此戡訓剌音竹甚反尙書撰異謂壁中本作𢦟後易爲戡又或易爲堪左傳王心弗堪漢五行志作弗𢦟蓋甚聲今聲古音同在第七部非𢦟爲本文戡堪爲假借也爾雅堪勝也郭注引書作西伯堪黎正義引爾雅作戡戡又與龕同謝元暉詩西龕收組練李注引尙書孔傳戡勝也是唐初一本已作戡也黎說文作𨙻从邑𥝩聲尙書大傳作耆史記殷本紀作肌徐廣曰肌一作阮此今古文之異實一地也漢書地理志黎在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注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通典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卽此漢爲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有羊腸坂後魏移壺關縣于此又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據此三說則唐宋之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但其故墟則實在黎亭也黎亭今屬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而孔傳及說文並云黎在上黨東北者蓋其時郡在長子今之府治非漢之郡治也黎不知何氏或謂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之地之罪杜預注黎氏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此黎氏卽戡黎之黎未詳的否

參字辨　乃罪多參在上參字孔傳參列也馬融云參累在上此不可解尙書後案累字乃俗書不成字說文糸部作絫注云絫得理也一曰大索也从糸畾聲力追切疑馬實作絫釋文引之變從俗作累耳曑字在晶部注云商星也从晶㐱聲所今切又曑字注云曑或省其義皆與絫無涉而馬云云者蓋曑星名其象三星相連故易繫辭云參伍以變說卦傳參天兩地參皆讀三天下數極于三曑字从晶从㐱其上皆有絫綴之形故傳云參而馬以爲絫在上也今隸書於參字之上改从厽變三圓形爲三銳形如其文則參在厽部不當在晶部馬亦當言厽在上不當言絫在上矣然此非馬與說文違乃隸書誤也案唐元度九經字樣日部曑曑皆音森云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曑音驂字从厽从夫唐氏變三圓爲三方而尙知二字不同郭忠恕汗簡亦有曑字注云日岑切見尙書可知西伯戡黎中曑字古文本从晶不从厽也玉篇厽部乃云厽力捶切絫墼爲墻壁也尙書以爲參字七貪切又云參于含切相參也分也卽三也又所今切星名亦作曑此則直以从三銳形者與从三日者合爲一字其誤也甚矣

微子 微國名孔傳微圻內國箕子記微子城在潞東北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鎮即故城也子爵也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而孟子謂以紂爲兄之子則是微子者紂之叔父也考微子之命曰殷王元子使微子果是紂之叔父不當以元子言之也孟子之言或一時牽于文勢而然故蔡傳主宋世家說微子痛殷之將亡謀于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辭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

父師少師 鄭注父師者三公也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與孔傳說同故蔡傳及諸家皆主之尙書撰異據史記宋世家于比干死之後云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及殷本紀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云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謂太師少師殷之樂官非箕子比干明甚案樂官之長古不聞有父師之稱經文明云父師不云太師則父師自是箕子父師爲箕子則少師之爲比干可推史記雜采諸書不無傳聞之誤未可據以難鄭孔也撰異又援漢書古今人表以太師摯以下系之殷辛時謂摯卽疵陽卽彊字音相近故傳聞異辭不思師摯等官論語紀其去皆者所以明聖人正樂之功耳若果殷紂時人綴之孔子周流之後所取何義然則此父師少師不得爲樂官尤不得以爲卽太師摯與少師陽也

沈酗于酒 孔傳沈酗謂沈酒酗醟正義申之曰說文酗醟也酗醟一物謂醉而發怒也尙書後案沈酗于酒史記作沈湎于酒湎字見酒誥自皇甫謐妄改爲酗而僞孔從之攷說文酉部䣱字注云醉醟也从酉句聲香遇切醟字注云䣱也从酉熒省聲爲命切而無酗字疏強改說文以資附會皆非也案漢書敘傳及揚雄徐州牧箴皆作沈湎似酗字誠爲後人所竄易而沈之爲義正義謂人以酒亂若沈于水故以躭酒爲沈湎經義述聞亦斥其非謂沈之爲言淫也引太史公自序帝辛湛湎漢書禮樂志泆湛自若湛與沈同湎與泆同又左傳及呂氏春秋所謂淫雨亦卽沈湎也淮南高誘注沈湎淫酒也漢石經毋劮篇毋淫于酒皆沈湎之意此辨最是爾雅久雨謂之淫論衡久雨爲湛考工記淫之以蜃杜子春云淫當爲湛大沈與湛通而湛又同淫述聞說較正義爲有據也

我其發出狂二句 注疏以發出狂爲我念殷王發疾出狂家耄遜出荒爲在家昏耄欲遜出于荒野皆主微子自言後儒多從此推說蔡傳以發出狂指紂暴虐無道吾家耄遜于荒指吾家老成之人遁逃與注疏相反者其意以狂疾之發出于憂憤抑鬱乃負氣慷慨之士所有非可語于大賢以上之人也且吾家耄作吾在家昏耄則添一在字於經文義例尤未脗合改作吾家老成人言則紂之播棄黎老者多矣此蔡氏特見度越諸子處或曰然則箕子之佯狂非歟不知幽囚之餘事勢兩窮聖人不得已而爲之是又當別論也後世泥古之士顧猶以遯荒爲微子自謀其說已謬似可並存爲疑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云微子之遯荒出諸兩宗老之所詔更爲謀之周悉仁至義盡有舍此不可旁貸者何必出諸微子自謀而近于全身遠害也

我舊云刻子 刻諸家皆作害訓舊云刻子蔡傳謂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禍必不免案箕子之意自言其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以不去也或據論衡引微子說作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言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引易林嬰兒孩子未有知識彼童而角亂我政事爲孩子之證案經文係父師之言而云微子睹其不善之性不特顯與經違且以刻爲孩子本句亦云之文語氣亦覺不順論衡云云非傳寫訛誤卽故爲新奇當引經文以正之不當反據之而疑經文也

附 微子適周說 微子適周衆說紛紜蔡氏據左傳謂當在武王克商之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于外王氏樵曰蔡氏之論當矣然僖六年面縛銜璧之說亦傳之訛也不知周師未至微子已先出迪胡得有面縛銜璧之事面縛銜璧武庚事也非微子也微子適周不知的在何時以經考之武王克商卽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豈于微子而獨遺之耶若初克商卽得微子武王必有以處之也必見于經矣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遁而未獲也以微子未獲故初封武庚以主湯祀及武庚以叛誅而後微子受封于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安有抱器自歸之理乎案此論微子之去在周師未至之先最近情而可信若史記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云云無論是時微子遁而未獲卽果造周而既已面縛矣又能持祭器又左牽羊右把茅微子一身有如許之手耶亦可見其說之矛盾而不足據矣

周書 史記太王居周原因號曰周文王因之有周城亦名岐城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武王有天下號仍其舊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 泰誓三篇乃武王伐紂誓師之辭也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蔡傳云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僞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僞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蓋諸儒以國語禮記左傳荀孟諸書比較之一一皆合長者出則短者廢理勢所自然也至泰字之義漢孔氏謂大會以誓衆顧氏謂此會中之最大者故曰泰誓此二說其意若異而以泰爲大則同林少穎云否泰之泰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古三字通用是以孟子左傳國語舉此篇名或作泰或作太或作大也惟湯武皆以兵受命乃湯之詞裕武之詞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故或疑其書之晚出非盡當時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 十有三年蔡傳謂武王卽位之十有三年此定解也漢孔氏因泰誓序三字誤作一字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司馬遷本紀沿用其說夫觀兵是以臣脅君也武王安有此事學者不察以爲實然使武王蒙大惡之名其流害不爲小矣又孔氏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不知古者人君卽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本常事爾自秦惠文漢文帝中皆改元以後說春秋家始以改元爲重故歐陽氏力闢文王改元及武王上冒先君之年之非又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顚倒歲序以說尤無義馬氏森曰十有三年春者記事者表年以首事且以見武王事殷之久初無利天下之心也此足以說正漢儒之謬而與蔡傳相發矣

時哉弗可失 時蔡氏以爲天人協應之時如韓獻子所謂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者是也蓋當文王之時紂雖爲不道猶有可存之理則文王率叛國以事之爲知時及武王時紂之不道無復可存之理則武王率叛國以伐之爲知時使文王先時而伐之武王後時而不伐俱爲不知時矣後世襲用其言而不識其義將不免于以利害之私昔乎王氏樵之言曰聖人之所謂時者義理之當然而已所以欲其不失者畏違乎理也不知其他也違理是違天也知予畏上帝之心則知時哉弗可失之心矣

雖有周親二句 周親蔡傳訓至言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家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也劉氏壓秋曰自其能克亂謂之亂臣自其能禁暴謂之仁人皆指十人非有二也案孔安國注論語以周爲周家之周言有管蔡爲周親不如微箕之仁人其注尙書則又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二說互異而尙書注文義爲順故朱子集註取之蔡傳亦用其說但書意本云少仁人故疏云多惡不如少善蓋上云受有億兆夷人是言至親之多云予有亂臣十人是言仁人之少蔡傳節去多少字而以親不如賢釋之其義爲更精矣

百姓有過二句 過廣韻訓責蔡傳從之謂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以不及拯己于水火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考孔傳過作過失之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謂我之教有不至也朱子論語集註于此二句無訓詞講家謂與上文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義同故不復贅是此卽孔氏意也陳氏櫟亦以百姓有過過字不必訓爲責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案陳氏之言固王者視天下爲一家之大旨亦見湯武之合德同心第以此節上下語脈通之解作民之責望于周更爲親切蔡傳所以不從注疏也

六師 六師猶六軍也蔡傳謂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解舂集據國語伶州鳩與景王言武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及大雅棫樸之三章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傳曰文王也鄭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謂此義疏最明蓋以六師言則二萬五千人以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易師卦注亦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名實確有別者詩六師及之是據當時實事而論不得云通書之常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巡六師又何疑之有案此說亦是強求的據放誓云武王率兵車伐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第言三軍不言六師蓋以實言之則三軍專詞也以名言之則六師統詞也

牧誓

時甲子昧爽 孔傳昧訓冥爽訓明昧爽謂早旦也甲子二月四日也正義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厤推而知也尙書後案史記甲子上有二月字徐廣注此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禮檀弓云子卯不樂鄭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呂氏春秋簡選篇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爲禽又貴因篇武王與膠鬲期以甲子至殷郊淮南子氾論訓殷之敗非待甲子之日也高誘注

武王誅紂以甲子日克之論衡詰術篇武王以甲子戰勝紂以甲子戰負據此諸文皆與經所言甲子者合也案味爽馬融云未旦也鄭康成引詩會朝清明爲謂二說似異而大旨實同荀子儒效篇云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厭旦于牧之野楊倞注云厭掩也夜掩于且謂未明以前是馬氏未旦之說是也詩會朝清明鄭彼箋云會合也以天期已至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引此經魂云引牧誓者證清明之時是味爽之義也又會朝舊皆訓爲甲朝蓋古人以甲爲第一如用夜甲令之類可見則甲朝卽甲子之朝也自宋儒釋經擬乘漢義鄭所引詩于是乎不可通矣

牧野 釋文牧如字徐音茂說文作坶字林音母野鄭云郊外也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孔傳謂紂近郊三十里名牧正義傳言牧在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據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牧是郊地戰在平野故言野如鄭言牧在王行已至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案此駁未當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詩坰篇傳亦云郊外曰野而周禮載師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牧在朝歌南是牧在外謂之郊之內近郊之外經言至于商郊牧野故鄭以爲郊外曰野也水經清水篇清水出西北方山山在衛輝縣西俗謂之雹水東南歷坶野至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臯跨澤悉稱野矣詩所謂牧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朝歌在河南衛輝府南郎今之淇縣也牧野又在其南杜子春說近是

亞旅師氏 亞孔傳訓次旅訓衆謂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正義云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大夫位次卿而數衆故以名之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尙書今古文注疏春秋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請承命于亞旅杜注亞旅上大夫也疏引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又謂此三帥皆卿故晉賜以三公之服亞旅大夫故受一命之服據此則亞旅之爲大夫甚明又周禮師氏中大夫一人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擧則從注云擧猶行也又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據此則師氏亦大夫從王在軍中而守內列者耳蔡傳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蓋融會諸儒之義故說尤簡明云

弗迓克奔二句 弗史記作不迓作禦奔作犇馬融云禦禁也役爲也鄭康成則訓禦爲强禦謂强暴也克訓殺言不得暴虐殺紂之奔走以爲周之役也王肅本迓又作御而讀如禦克訓能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謂盡力以爲我西土孔傳則謂商衆能奔走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正義申之曰不迎擊能奔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于彼令彼知我有義也蔡傳弗迓克奔用二孔說而訓役爲勞則又自爲一義案諸說不同於經旨皆不相背惟迓字近世說經家或云當從禦或云當從御或據陸氏釋文謂古本作迓宜以迓爲正攷谷風詩亦以御冬毛傳云御禦也此御與禦通也思齊詩以御于家邦傳云御迎也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注云御迎也此御有迎義也是禦之與迎御字皆得兼之若舊本作迓則馬安得云禁鄭安得云彊禦乎然則釋文迓五嫁反云云旿開寶中所竄改非陸氏原書也

武成 武成錯簡自二孔氏疑之之後諸儒互有更張朱子推以漢厤之月辰及經之前文而移四月哉生魄于丁未祀周廟之前蔡傳遵之無復可議矣郝楚望則謂列爵惟五九句是史臣筆技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本是一片機構今以接用附我大邑周一望是王言一是史臣語似難速貫且惟爾有神接罔不幸傳恭天承命接其承厥志似告有痍歸實川考定武成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旣順亦無闕文但與蔡傳不合姑識其說于此以備參考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一月者建寅之月不曰正月而曰一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言一月以明其非丑月也壬辰蔡傳謂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陳師凱亦據正義謂此月辛卯朔故二日近死魄旁近也諸家多同此說惟魄字漢志引武成作旁死霸張霸僞書亦作霸說文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从月霸聲周書哉生霸普伯切惠氏九經古義謂古鐘鼎文魄字皆作霸或省作雨公誠鼎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與說文合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霸今俗作必駕切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也案霸之與魄不過古今字體之殊其音義初無殊也若薛氏宣謂古文魄作丏考丏古哉字也薛以爲魄未詳所據

桃林 桃林蔡傳云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王氏安石謂急于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也地理今釋桃林今陝西潼關衛東南有牧牛山接河南閿鄉縣界亦名夸父山山海經夸父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水經注云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紂散牛桃林卽此地也據此則桃林在潼關東南蔡傳今潼關云云蓋指其大槪言也

式商容閭 閭族居里門也商容蔡傳及諸家皆以爲商之賢人鄭康成注樂記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句則以爲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其說甚異案漢書張晏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史記周本紀亦云表商容閭皆與書合又說苑載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商子告以喬梓之義商子說者以爲卽商容而老聃亦有見商容商容以舌存齒亡示之之事則商容之爲商賢灼然無疑王伯厚謂鄭氏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爲禮樂理或然也至此曰式商容閭而禮曰行商容而復其位毋抑武成所載係此時商容遠隱故但式其閭以示尊禮之誠後乃得其所在因使復其位故不同歟

散鹿臺之財二句 鹿臺亦名南單臺地理今釋云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括地志云鹿臺在衛縣西南二十里是也鉅橋舊說亦以爲在淇縣東北十五里地理今釋據通典洛州曲周縣鉅橋倉在此之文而以在淇縣者爲非未詳孰是曲周縣今屬直隸廣平府散財發粟者時氏瀾曰財在天下本流通之物粟在天下本發人之具下之供上九貢九職自有常數紂私爲已有聚之鹿臺積之鉅橋武王散之發之使流通發人者各復其當然耳先儒或謂武王以此結天下之心是以私心量武王矣利者天下之利紂以私意聚之武以公心散之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自然之效詎有異倖于其間也哉

書經集解卷四終

修文書館精製鉛版

書經集解卷五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擎明氏重校

洪範　蔡傳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詞意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王氏柏謂此書也者擬天立極之大典也其綱目爲最明其義類爲最密其功用所關爲最廣其歸宿樞機爲最精陳氏師凱亦謂洪範之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宏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所敍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王氏樵則以爲人心惟危四語學傳心之要而未及政事之詳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數語善政養民之要而未及心源事目之備惟洪範一篇性命政事大綱細目兼該全備信乎唐虞以來授受之微言也有數說持論俱精合朱子所言洪範一篇都是歸從皇極上去云云觀之此篇之旨可以得其概矣

惟十有三祀二句　商曰祀周曰年此稱祀者蔡傳謂因箕子之辭也訪就而問之也案篇中稱王訪箕子不曰箕子朝王稱王乃言而箕子乃言深見箕子不得已之至意唐孔氏乃謂此篇不是史官所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稱祀夏氏力闢其非蓋古史官於人君言動無不書者豈有武王訪箕子其事如此之大而史乃不錄之理又蘇子以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斯言亦未當王道者何當然而已使武不以道利商而取之則箕子以死爲道尚肯覶縷於讐人之前乎且道行天地間不以有人傳而無人絕禹之後千載而箕子續之箕子之後豈無人而必武也袁了凡謂箕子深知武王非利天下故雖痛乎商而無不讐乎周當其虛懷就訪亦以途人視武王而已此即史書箕子乃言之意非蘇子所能及也

惟天陰騭下民二句　惟天陰騭二句馬融訓陰爲覆訓騭爲升謂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王肅訓陰爲深訓騭爲定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二孔氏說大概同王惟相協厥居謂爲使言有常生之資尚書後案云說文雲部霒字注云雲覆日也从雲今聲又侌古文省阜部陰字云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阜侌聲晉于今切若從王及偽孔以陰爲深默當作陰若從馬訓覆當作霒但古字多通則作陰可也阜部陟字注云登也从阜从步竹力切馬部騭云牡馬也从馬陟聲讀若郅是二字各異書借陟爲騭亦古字通也釋詁云騭升也郭璞注引方言晉衛之間曰騭呂覽君守篇引此經而申之曰騭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漢五行志應劭注云陰覆騭升相助協合說皆與馬融合王孔解非是案馬氏之訓于義誠長然自宋以來多從王孔學者亦觀其會通可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疇類也洪範九疇孔傳以爲神龜出洛背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之文禹因而第之以爲九類二劉氏及關子明鄭康成以下諸儒多從之蓋治水功成洛書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王氏充耘乃謂九疇非始于禹如卜筮起于伏羲作歷起于黃帝堯舜以來皆從五事修身皆用刑賞威福爲治特叙爲九章使聖人治天下大法首尾完具粲然如指諸掌則自禹始耳此說已與傳注異郝氏仲輿直謂聖人神明斯道必天佑之而有以啓其衷故箕子以爲傳之自禹而禹得之天非天眞有以畀之也說與林少穎同至王氏禕洛書辨攻之尤力而謂其不可信者有六詳諸家之意不過因洛書字經無明文而漢儒說經多祖緯候故以爲不足據竊然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明見于易繫辭孔安國以治尙書起家此等議論必有所授正不得以其出于緯書而疑之也故蔡傳主孔氏說

初一曰五行一節　蔡傳以此爲九疇之綱而其樞要尤在皇極一疇蓋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其配合洛書次第朱子謂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五事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故爲八政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故爲五紀五居中央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沖氣所以總攝四時故爲皇極六位在乾爲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七位在兌火之成數氣合而形著故爲稽疑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久故爲庶徵九位在午則金之成數氣合而形著益久故爲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於一身而通行于天下矣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爲始則自一至九愈推而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爲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于洛書其妙如此後世通儒顧猶以牽強配合譏之亦可謂不篤於信古者矣

農用八政　農字之訓馬季長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此以農爲農夫之農也鄭康成讀農爲醲說文酉部醲字云厚酒也此以農訓厚也王肅及張晏主馬氏孔穎達顏師古則主鄭氏案說文晨部農作晨从晨囟聲徐鍇曰當从囟乃得聲此字許雖訓耕而干水部濃字云露多引詩零露濃濃衣部襛字云衣厚貌引詩何彼襛矣及醲爲厚酒諸字皆从農得聲而亦兼取其義古字多通用是訓農爲厚鄭之說實較馬氏爲長也故蔡仲默書傳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亦采用鄭義八政之目詳下文

協用五紀　孔傳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正義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月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于星辰乃爲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用五紀也案蔡仲默堯典傳天行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一周尙進前一度日麗天而稍遲一日適及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又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實測也天官家以月進度難稽據不及數立算故正義云日遲月疾也協五行志作叶應劭注叶合也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攷說文劦部云劦同力也从三力協叶叶皆劦之重文協爲同心之和从劦从心勰爲同思之和从劦从思協爲衆之同和从劦从十叶爲古文協从白卜叶亦古文从口六字實一字也五行志叶特叶之訛耳師古云讀曰叶謬矣

建用皇極　皇孔傳訓大極訓中言凡五事當用大中之道也正義皇大釋詁文極中常訓也王者所行無過不及用大中之道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皆謂大中也尙書後案漢書孔光傳書曰建用皇極如貌言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谷永傳明王正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應劭漢書注亦云皇大極中文選于今升晉紀論注引宋均尙書考靈曜並同此漢人訓詁也甫若極之訓中除本疏所引莫匪爾極以爲民極外如商頌四方之極鄭箋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十年以誠罔極杜預解竝同說文木部極字云棟也从木亟聲徐氏云極者屋脊之棟也今人謂高及甚爲極義出于此是以顏韻亦以極字兼中與至二訓然于皇極之極則先儒皆以爲中無二訓也案此說援據頗詳但以經文語勢求之若惟皇作極單訓爲中似有不可通處故朱子取至義而以天極屋極證之則中至二義兼之爲備又案皇之訓大詩皇矣上帝皇王惟辟毛傳並同而漢五行志訓皇爲君白虎通號篇皇字兼君美大三義朱子故于皇極之皇亦以君字解之似于義爲尤切也

乂字辨　乂用三德乂字漢書五行志作艾應劭注艾至也師古曰艾讀曰乂蔡邕石經亦作艾見洪适隸釋攷說文艸部艾字注云冰臺也从艸乂聲五蓋切此乃草也雖古字多假借究非正體丿部乂字注云芟草也从丿从乀相交魚廢切又刈字注云乂或从刀此字既爲芟草亦非訓治之字惟辟部𨐨字云治也引虞書有能俾𨐨音魚廢切此乃正訓爲治許氏引書據孔安國壁中古文堯典作𨐨則洪範亦作𨐨可知此字除說文所引及洪範此文餘自堯典烝烝乂至呂刑率乂于民棐彝書中凡二十七見孔傳概訓爲治爾雅釋詁亦云乂治也蓋魏晉以來俱以芟草之字或草名之字代之而正體𨐨字久廢不用故學者罔知乂之本作𨐨也鄭于俊乂字云智過百人爲乂是亦治意從作乂則直訓治惟萬邦作乂訓爲養與詩小雅福祿艾之毛傳鄭箋訓同蓋萬邦作乂蒸民乃粒言于養義爲切僞孔亦以治義訓之則非也

水曰潤下五句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稼穡以德言者蔡傳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于稼穡故以稼穡言也張子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皆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燃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變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于土之燥得水之精于土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王氏安石謂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烝木溫金淸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水平火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漁火之爨治木則金之爲器械可知也案經文正旨蔡傳盡之張子所言可見土所以寄王四季之義王氏以互文見義釋之則推闡益無遺蘊矣又王釋從革云金性能從惟革者之所化與諸家微殊黃氏東發謂荊公洪範傳其字義多足取者觀此類可見其不謬矣

潤下作鹹五句　蔡傳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孔傳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于百穀疏云水性本甘人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火性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也木生子實其味多酸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則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于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味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尙書後案以傳疏言五味專舉五行生質性所成說猶未備謂物之酸鹹者不獨斥鹵木實之味亦不盡酸苦不盡由火燼辛不盡由爍金即甘亦不獨在穀也胡

氏洞則以此節洞下等字仍當作水火等字解謂洞下作鹹猶言凡物味之鹹者皆屬水也餘放此案月令鄭注酸木之味凡酸者皆屬焉苦火之味凡苦者皆屬焉甘土之味凡甘者皆屬焉辛金之味凡辛者皆屬焉鹹水之味凡鹹者皆屬焉而內經亦謂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鹹故蔡傳以五行之味一語括之胡氏以潤下等作水火字看最是

二 五事六句　貌言視聽思五事之序也蔡傳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蓋人始生則形色具既生則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朱子曰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而思所以爲主于內故曰貌言視聽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其所以爲次序也黃氏榦則又以四象配之謂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于陽或偏于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說亦足與朱蔡相補備至四勿九思皆先視聽而五事次序乃以貌言先之者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案云閑邪則視聽爲要持敬則貌爲先故曾子三貴惟在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程子亦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言之先後不同其歸一也

思曰睿　睿孔馬鄭王皆訓爲通謂能深思必通乎微也字亦作叡見說文惟今文尚書作容尚書攷異以作容者爲是謂洪範五行傳五事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證一春秋繁露思心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又容作聖謂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設施事各得其宜證二說苑君道篇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此子政引今文尚書也證三五行志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證四應劭漢書注容古文作睿正與韋昭云古文台爲嗣孟康云古文祖言阻一例證五高誘國策注引五行傳亦作思心不容證六司馬紹統及晉書庾嵩五行志引洪範皆作思心不容證七鄭注大傳乃云容當爲睿以寬容之說非可解耳小顏乃改漢書正文作容謂容睿爲一字以傳合今文尚書且謂容爲睿字之誤謬亦甚矣案此說固爲有據然鄭于此經仍作睿訓通以容者或有未睿而眞睿必無不容正不必謂作容者爲是而作睿者爲非也

明作哲　哲鄭本作哲孔疏云視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王肅本作悊云智也此據漢五行志第漢志作悊特以同音借用故應劭注仍訓爲明不訓爲智則非正作悊矣王每事必與鄭異故改哲作悊攷

說文心部悊字云敬也从心折聲陟列切此別是一字口部哲字云知也从口折聲又重文悊字云哲或从心今此經哲字雖讀與悊同而一从日訓明一从心訓知文義迥然不同若作悊則與思睿之義相混鄭注及孔傳皆合說文當以作哲者爲正蔡定字集鄭注乃改君視明則臣照哲爲照悊誤矣若隋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知此蓋古本尚書大傳作知古者訓哲爲知因以知代哲如夏紀知人則智之類亦不得據此而疑作哲者之未是也

聰作謀　聰作謀馬融云上聰則下進其謀某氏傳曰所謀必成當春秋繁露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蔽塞則不能謀慮利害鄭注書大傳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謀唐宋以下諸儒皆作謀度之謀惟經義述聞以爲與從與乂明與哲睿與聖義皆相近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不類矣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若媒聲相近故字相通引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敏或爲謀爲證又據晉語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謂聰與敏義相近而云聰敏肅給猶睿與聖義相近而云睿聖武公也小雅或哲或謀毛傳云有明哲有聰謀者傳以聰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敏連文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卽不敏若以爲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也案焦氏易林延陵聰敏漢書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何晏景福殿賦克明克敏告聰敏連文述聞謂謀作敏雖屬改字而義實較舊說爲長可從也

五事配五行說　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眭孟等之言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孔疏皆同此舊解也惟劉向父子以恒雨乃貌不恭之罰則貌應屬水王充論衡云洪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謠爲妖言又言毒篇云諺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曰鑠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如劉王說貌言屬水火則視聽應屬木金故近有衍其意者謂雨爲水易象坎爲雨雨與肅應則貌當屬水暘爲火易象離爲火暘與乂應則言當屬火木爲燠燠應哲則視屬木金爲寒寒應謀則聽屬金或謂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視又與諸家不同尙書後案皆非之謂前說由誤以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不知坎本水也借雨以爲坎象不可便以雨爲水離本火也借日以爲離象不可便以日爲離强木以爲燠而火位正南于時夏也反不得爲燠强金以爲寒而水位正北于時冬也反不得爲寒有是理乎至以五藏所屬推之雖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洪範義也案此駁亦有至理但在此經自應以五行之次爲五事之次況先儒推衍以上下文衡之意皆融貫故蔡傳亦云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可以見劉王之說之未易破除矣

三 八政一節　八政次序蔡傳謂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所之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兵非聖人所得已故居末也林少穎謂食者務農重穀之政如井田補助之類是也貨者阜通貨財之政如懋遷有無化居是也祀者報本返始之政如社稷宗廟以至公卿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是也司空者度地居民之政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士農工商各得其所是也司徒者教民之政如學校選舉之類是也司寇者懲奸之政如五刑之屬是也賓者交際酬酢之政如冠昏喪祭鄉相見之類是也師者寓兵于農以修武備之政如鄉遂教閱之屬是也案此節次序與王制冢宰制國用下至司寇先後皆同惟賓師二者王制序于前此序于後者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案云八政者民生之先後緩急故柔遠安邦之事在于教養之後王制所言建國之規模綱紀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居庶政之先幾各有所當也

四 五紀一節　五紀之訓諸儒詳略不同今就衆說通之歲謂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故居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會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故居二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故居三星謂經星緯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是爲星辰之紀故居四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七政行度各有盈縮遲疾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是爲歷數之紀蓋既有數以稽之復有歷以紀之使歲時以定而歲無不成晦朔以明而月無不協甲乙以審而日無不正經緯以彰而星辰無不著是又以人而求合于天者也故居五蓋天月日星運于歲月日辰之間而歷數則又總四者之不齊而齊之此古帝王敬天授民之要道也五紀而謂之協者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云定二至考歲差所以協歲也推交會正閏法所以協月也候出入識永短所以協日也測遲疾辨昏旦所以協星辰也齊七政窮元會所以協厤數也讀此協用

之義可以得其旨矣

四曰星辰　星馬季長以爲二十八宿辰謂日月之所會孔傳說與馬同正義云二十八宿布于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所以叙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中也以彼迭見之星叙此月之節氣也辰謂日月別行會于宿度從子至丑爲十二辰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如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星爲五星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紀候故傳不以爲五星也案星經以角亢氐房心尾箕爲東方蒼龍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北方元武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爲西方白虎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爲南方朱雀七宿此二十八宿附天而動謂之經星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星辰則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元枵是也此十二次爲日月之所會故謂之十二辰然堯典疏稱鄭以星辰爲一周禮大宗伯疏亦云鄭于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則賈公彥所見本鄭與馬同以星爲二十八宿不爲五緯此疏所引不知其奚據也

五 皇極二句　皇極二字自孔傳訓爲大中諸儒皆祖其說以經文求之若惟皇作極皇則受之則有不可通處故朱子訓皇爲君訓極爲至而引北辰爲天極脊棟爲屋極與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證之言人君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此天下之至中也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七政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是則所謂皇極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人如振裘挈領無一毫之不順皇極所以爲九疇之主也此說至精至當一洗諸家之陋故蔡氏作傳亦祗沿用師說然書有皇極猶易有大極也太極不在八卦之內而皇極列九疇之中者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案云太極理之在天者也皇極理之在人者也在天者終古無加損在人者非聖人得天子之位立人類之宗其道固有所不行是故太極不在八卦之內而皇極列于九疇之中所謂皇建其有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易範之精也

無偏無陂　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陂古文作頗唐元宗以此句韻獨不協因周易泰卦無平不陂釋文云陂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爲無陂矣才老王樵諸家皆非之謂義字古皆讀俄周官注亦音俄則頗與俄原屬

協韻明皇殆未之考耳裏定字則據楚辭循繩墨而不頗王逸注頗傾也引易無平不陂爲證謂可見古易陂字本作頗故釋文又音破何反說文言部詖字注云詖古文以爲頗字音彼義切是頗有詖音而古文義字皆作誼頗既同詖正與誼字相協何不論之有耶吳才老叶韻以此經義字音俄謂與頗協而不知義本是誼也由此說觀之頗字既有詖音則陂當從古文作頗而義字同誼則當從今讀不必作牛何切也

好 字辨　無有作好陸氏釋文音呼報切說文女部㚖字下云人姓也從女丑聲引書無有作㚖呼到切尙書後案謂姓當作性或傳寫譌或古字通凡人之性每多所好今驗之人猶然求其淡然無所㚖者千百無一二故曰人性也女部中又別出好字云美也从女子呼皓切玉篇于女部好字注云呼道切美也又呼導切愛好也㚖字注云呼道切亦作妞是直以美好愛好併爲一字而㚖字則以爲姓氏呼道切又別載𡚽字注云古文好字皆非也周伯琦六書正譌卷四㚖字注云愛而不釋也从女丑聲書曰無有作㚖又姓別作好乃云呼皓切是亦以性爲姓而以愛好爲正訓人姓爲旁義不知果係姓氏而引書作何惟慣至此若美好字果與㚖同物則又何庸別出故知姓乃性也至石鼓文从孜好畤鼎从好皆是美好而𡜈棟乃云篆文女字似丑故或从丑或从女文之異也此說亦非案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姚姣嫪燃娩㚖提注𡜈云㚖字見說文伯厚又曰好字見纂文蓋古讀好如朽故云女丑聲若謂姓當作性于說文姜姬姞嬀姚媯燃妘姺㚖媅十一字皆爲人姓之例不合矣然則㚖之作好殆安國以今文易之而許氏存其舊于說文猶鄭注周禮之識故書作某也歟

王 字解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主王字王注孔傳均以天下歸往釋之尙書後案引韓詩外傳云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白虎通風俗通及蔡邕獨斷皆同此說春秋繁露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于天下又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王者皇也方也匡也黃也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于王漢書刑罰志亦云歸而往之是爲王矣又說文云王者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以上諸文皆與王孔訓合蓋古義如此也案古王者卽天子也易緯云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逸周書云辟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此經上文既言天子又言王蓋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也

六三德一節　三德正直剛柔三者之德也蔡傳謂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蓋正直惟用於平康之世而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克則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則以柔克剛也故曰四也林少穎以下大概與蔡氏說同惟邵氏寶以爲三德之用五而所以施之者三世也人也地也世云者謂如周禮平國亂國新國之謂人云者如論語求也退由也兼人之謂地云者如中庸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之謂說與諸家爲異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案云三德者所以宜民善俗協之于中當重教化上而刑賞自兼用之宋元諸儒大概從世道上說似說向一邊去邵氏兼世與人地言之其義較備

曰 雨五句　此列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蔡傳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義其兆爲土後儒多從此說攷之他書霽周禮太卜作湼裴駰引鄭氏作濟宋世家同蒙宋世家作霧徐廣注云一作被鄭氏王氏則皆作雺大卜注又作蟊驛史記作涕徐曰一作濟裴駰引作圛古文作悌克鄭訓如祲氣之色相犯蔡傳交錯則本孔氏說也案爾雅釋天云濟謂之霽是濟霽通也湼卽古濟字雺卽霧之省因鄭讀蒙而卽改爲蒙失其本矣其作蟊者音近而假借被古音平貨反則又音轉而訛也驛作圛者說文云回行也讀若驛賈逵以古文作悌太迂故改从圛其作涕篆文立心與立水相似讀者失之故誤从水涕則又因涕而誤也克說文訓爲肩能勝物之義故我能勝彼亦曰克然並無交義當从鄭說爲長也又自漢唐以來皆以此五者爲灼龜所得之兆近王氏引之獨以爲命龜之事引春官太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七曰雨爲經文曰雨之證襄二十八年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爲經文曰克之證說與舊解爲異然核其所引未免牽合不足據也

曰 霽　蔡傳云開霽也其兆爲火鄭康成作濟裴駰引鄭注云濟者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周禮太卜正義引鄭注曰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二說文小異而字皆作濟則鄭本之作濟可知也尙書撰異附雅曰濟謂之霽濟者雨止也古凡止皆言濟如齊物論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向注濟止也時則訓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高誘注濟止也此經上文言曰雨下言曰濟故鄭知爲雨止矣案周禮釋文濟音節細反又才禮反集韻十一薺濟字音在禮切引洪範曰雨曰濟或作霽羣經音辨亦音才禮切云皆曰雨曰濟鄭康成讀此皆據周禮釋文而言不知才禮之音乃陸氏云附非鄭康成有此讀也說者疑霽字爲衛包率詔時所改然正義釋霽字引說文雨止也云云則孔氏所據本已作霽非改于衛包矣

曰 蒙　蒙傳訓陰闇蔡仲默云蒙蒙昧其兆爲木攷蒙之爲字史記宋世家作霧鄭康成王肅皆作雺鄭云雺者色不澤鬱冥冥也王云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尙書撰異主雺字之說謂雺字从雨矛聲故徐邈音亡鉤切釋文原本亦六書雺字而兼引徐氏反語若作蒙則但武工一反而亡鉤無傳着處矣孔傳本作雺蒙陰闇也以蒙字絕句釋上雺字以陰闇也另爲一句足蒙字之義故正義亦云雺兆氣蒙闇也又云雺近蒙聲詩云零雨其蒙則蒙是闇義故以雺爲兆蒙是陰闇此作正義時經文作雺不作蒙甚顯白據此說今本孔傳及疏節去雺字皆後人所竄改也雺周禮太卜注引書又作蟊集韻蟊字注云莫侯切引洪範曰蟊曰克蓋雺蟊皆从矛得聲故可借用至汗簡古文四聲韻蟊字謂古文蒙出古尙書此不過因周禮作雺蟊而傳會之非眞見古文如此不足信也

曰 驛　驛史記作涕徐廣注一作濟裴駰引作圛釋文亦作圛尙書撰異謂天寶以前作圛字其證有八正義云圛光氣落驛不連屬也又云圛卽驛也證一又引王肅言圛霍驛消滅如雲陰鄭元以圛爲明言色澤光明也證二詩齊風正義引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證三史記集解云尙書作圛又引鄭說曰圛色澤而光明也證四史記索隱涕尙書作圛證五齊風箋古文尙書弟爲圛證六周禮太卜注曰圛證七說文口部圛字引尙書曰圛證八案說文圛字注云回行也从口睪聲引商書曰曰圛圛者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此以商書曰爲句曰圛爲句指經文升雲半有半無爲句所以釋曰圛之義卽孔疏所云絡驛不屬意也張參五經文字及廣韻引說文皆云圛者升雲半有半無亦不誤惟玉篇以圛圛連文而以者字屬升雲之下後人併刪說文者字以爲逸書有圛圛升雲半有半無二句丁氏度周氏伯琦朱氏彝尊皆主之其亦習而不察也歟

曰 貞曰悔　此占卦法也蔡傳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謂如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者如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朱子語類云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爲貞外三畫爲悔如揲蓍成卦則正卦爲貞之卦爲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爲貞變卦七變爲悔蔡傳云云蓋本語類意也項氏安世則以夏商占法止用貞悔至文王之易以變爻爲占六爻皆不變者乃占貞悔則不止用二矣說與朱蔡爲異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案云夏商以前質易卜或未盡卦變之法故止用貞悔二者項氏之說是也

凡七卜五一節　蔡傳凡七雨霽驛蒙克貞悔也卜五雨霽驛蒙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謂卜五占二皆所以推人事之過差此從孔氏正義說也或據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貳鄭注卜五占之用雨霽驛蒙克也二衍貳貞悔也此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云云謂當以卜五占用爲句二衍貳又爲一句案此節孔傳無訓王子雍謂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此以衍忒句單承占用二言雖與正義殊而卜五爲句占用二爲句則固正義之所本也若從用字絕句卜五占用文義贅複殊屬不辭而二五之解又仍與諸家不異且安知史記非一時不檢之誤或傳寫者增入之字乃必欲以鄭注爲是王孔及蔡爲非亦可謂貴古之瓦缶而賤今之金玉者矣

衍 忒　蔡傳衍訓推忒訓過言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王氏肯堂中之曰人事指方來而未然者謂有過差則其事不可爲無過差然後可爲也此皆從正義以此句爲總承上卜筮二者而言也尙書後案鄭注卦象多變故言衍貳繫辭大衍之數五十鄭彼注云衍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大雅鞠人忮忒毛傳忒變也爾雅釋言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也貳說文注从人求物也从貝弋聲他得切此經無取人求物而作貳者音同假借耳其正體忒字注云更也从心弋聲夫訓更則有變義與毛傳合故鄭以衍忒爲因卦象之變而衍之也僞孔雖從馬王以占用二爲句然馬衍忒句注已亡王則仍以衍忒專屬筮疏妄推孔意以衍忒總指卜筮尤非也案此亦泥于史記卜五占之用謂鄭以卜五占用爲句二衍忒爲句故此句專主筮言然如孔蔡以衍忒總承上文從字順正無庸膠執舊解而詆後人爲非是也

三 人占二句　鄭注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愼之深也孔傳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也孔疏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以爲三代法者以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云然也案三兆三易周禮始有其名鄭引太卜之文殆以之爲比例耳傳疏必以夏商周三代實之不思洪範爲夏書禹之時不特周未受命卽商亦未有天下焉得有三代占筮之人之理宜劉氏彝林氏之奇諸家皆疑其說爲不足據也或曰鄭于太卜三兆先注云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也象

偽玉瓦原之學緯是用名之其三易亦先云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然後其下各繼以杜子春說是鄭意本以三兆三易皆空言其義未嘗指爲何代也一說連山神農易歸藏黃帝易周易本伏羲易據此則禹時已有三易之名似于情事較近存以備參

子孫其逢吉　子孫其逢吉傳以逢吉二字連讀解爲遇吉之義近李氏成裕謂當以逢字絕句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協韻吉字別爲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一例若傳以此爲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皆言吉況大吉乎經義述聞以此說爲甚是謂經文子孫字對上身字言之逢字對上康彊言之故馬融云逢大也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耳引儒行逢掖之衣鄭注逢猶大也荀子其衣逢楊倞注亦訓逢爲大及玉藻縫齊倍要鄭注縫或爲逢或爲豐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爲古逢與豐聲義皆同之證案此說體例聲韻訓詁三者皆合誠無可疑但漢書王莽傳云康彊之占逢吉之符是必西漢以前多有以逢吉連文而作遇吉解者故莽傳用之則誤不始于孔氏矣

八庶徵一節　孔傳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釋庶徵義初不分配五行鄭康成謂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也正義云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晳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尙書後案五行傳出伏生其實是孔門七十子以來相承古義故鄭據之也案漢傳于五行節以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思屬土則此節亦宜以雨爲水屬暘爲火屬燠爲木屬寒爲金屬風爲土屬方合五行之序但鄭注云云漢儒皆與之同或五行多途未可執一以概之歟又曰時字後案謂當屬下文作是字解甚是

五者來備　五者卽上文雨暘寒燠風也備無缺少也五者來備史記作五事來備荀爽傳作五韙咸備李雲傳又作五氏來備傳習之差如此何氏謂韙其義氏其音當爲是也案荀爽傳注云韙是也覲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地志河西有鯢是說文作鯢氏又造父後有非子元孫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韓勑修孔廟碑後以於氏爲於是班固幽通賦氏中葉之炳靈亦以氏爲是漢末

有是餘亦作氏是氏之與是古字通用何氏說誠非無據第作五是來備文頗險僻不若者字之爲安也又惠定宇謂上文曰時時字當連此句讀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自孔氏以曰時二字屬上句始與漢儒所受異讀此與王氏鳳喈尙書後案說同以本文五字核之實較孔傳爲優蓋上文雨暘寒燠風祗五件故曰五者也

庶草蕃廡　庶孔傳訓衆蕃訓滋廡訓豐正義廡豐釋詁文王氏安石曰庶草者物之尤微而莫養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養可知蔡傳以下大概說同此意惟廡字古文作無音武而有無無字但作无或作亡其作廡者乃堂下周屋音同義不同也疏引釋詁云云今釋詁廡作蕪郭璞注繁蕪豐盛疏云蕪者繁蕪也尙書作案謂洪範釋詁古當作無今本乃俗人妄改耳說文林部無字注云豐也从林奭或說規模字从大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卌與庶同意玉篇林部無字云文甫切繁蕪也今作無爲有無字觀此則知作廡者固譌卽作蕪者亦非也此辨甚核然則晉語黍不爲黍不能蕃廡韋昭注蕃滋也廡豐也假廡爲無毋抑後人所竄歟

曰豫恒燠若　豫鄭王本皆作舒鄭云舒舉遲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王云舒惰也惟孔傳作豫言君行逸豫則當燠順之正義申之曰明不照物故豫對哲蔡傳則訓豫爲怠義本雜卦諸說意相通而字體互異案史記宋世家亦作舒索隱曰下有曰急蓋以舒與急爲對也成元年何休公羊傳注及論衡寒溫篇引此經竝作舒晉五行志引經作豫而引傳仍作舒宋書隋書新唐書各志竝作舒舒之字似較豫爲古大傳又作荼漢五行傳云不悊厥咎荼厥罰常燠鄭彼注云君視不瞭則荼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恒燠古荼舒字通玉藻諸侯荼注讀爲舒遲之舒攷工記弓人職寬緩以荼注及鄭司農注俱讀舒而訓爲徐此字通之證夫逸豫之義與舒緩本同而舒對哲又與下急自相對意味尤長則古訓似未可廢也

王省惟歲一節　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此節之意鄭康成以自王省惟歲以下直至則以風雨皆爲明皇極之得失卿士師尹其得失皆視王以爲徵惟歲惟月惟日皆以喻意解之皇極得失較五事一事之得失爲大其所致休咎若百穀用成等較五事之休咎亦尤大故云非徒風雨寒燠而已馬及傳義皆與鄭同蔡傳則仍專指五事說謂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寒燠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一日之利害者各以其事大小言也曾氏鞏亦謂休咎之徵各象其事與王共事者卿士也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當各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此皆不用鄭孔舊說以經文衡之似于義尤長然王與卿士師尹所省分歲與月日亦大概言其職之有尊卑耳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謂如一日間暴風損禾其風則一日也其所損則關月與歲也將屬之師尹乎抑屬之卿士與王者乎看來遇有咎徵各不相諉究是無人不省無事不省不可泥其辭也

王省惟歲節錯簡說　黃氏日抄云王省惟歲至月之從星一章或曰此五紀之文錯簡在八庶徵之後蓋八曰皆有衍辭而四五紀獨無之王省惟歲以下止敘五紀之說而於庶徵無關移此還彼文義方順案宋金履祥會上書請改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屬之五曰厤數之下爲蔡諫所彈不果施行蘇子瞻亦以此爲五紀錯簡而欲改之黃氏之說誠非一人臆見然九疇中八政五福六極皆無衍辭不獨五紀一疇也且雨暘寒燠風五者之休咎必見于歲月日之間故王與卿士師尹休咎之徵于此省焉如此說經義本相貫必欲強古人以就我之繩尺若金仁山之改斂時五福一節于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節于六曰弱之下使古經義幾無完膚恐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

星有好風二句　此二句諸說紛歧謂好風爲箕星好雨爲畢星者蔡仲默也謂土氣爲風木氣爲雨箕屬木土爲妃故好風畢屬金木爲妃故好雨者鄭康成也謂箕東方宿以土爲妻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畢西方宿以木爲妻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者楊升菴也案土好雨木好風說于情事亦近然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詩與春秋緯具有明文自當以鄭蔡之解爲正或曰木生火風火氣也此箕所以好風金生水雨水氣也此畢所以好雨火氣水氣云云觀先儒之謂爲從妻所好者義殊直捷似可存之以補傳注之所未備又蔡傳載漢志軫亦好雨王伯厚困學紀聞亦引之閻百詩謂軫爲車主風無好雨之說第坎爲水北方卦而軫亦北方水宿漢志云云當別有所據故蔡王二家竝及之也

日月之行二句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王氏安石曰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蔡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幷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

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案此說本漢書天文志然中道九行皆天官家立以紀算之名非天實有此中道九行也蓋日月之行有遲有疾難以一術而取故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誌之如算法用赤黑籌以別正負之義此沈括之說可以正厤家謂實有九道之謬也

月之從星二句　月之從星二句鄭康成引緯以證月從箕多風孔引詩以證月從畢多雨蔡傳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云云兼采二家說也鄭孔之意以從星爲不應從而從故致風雨無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所以亂也朱子語類則謂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以喻民之性情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說與鄭孔不同蔡傳民不言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欲者何如爾蓋亦不用舊解也案漢天文志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故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北入軫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言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道而東西也占經引石氏亦謂主不明臣執勢則月行失道乍南乍北據此則是漢世說經者皆同鄭康成然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經有明訓朱子及蔡氏解固較舊解爲長也

旅獒

西旅底貢厥獒三句　西旅西方蠻夷國名蔡傳犬高四尺曰獒說文犬部獒字下云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晉靈公欲殺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異于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孔疏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案經文曰通道則是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于開境土也曰底貢是西旅有慕義之誠非武王之求之也而召公諫之若其失德何也陳氏經言之矣聖狂迥殊而根于一念之微流金鑠石而一陰生寒于此始墮指折膠而一陽生暑于此萌謹于微則易爲力待其著則難矣觀此則張九成以此爲召公遠識諒矣

不役耳目二句　不役耳目二句蔡傳云不役于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其正而已林氏少穎謂耳不役于聲目不役于色則玩好不可得而惑中心至正湛然無欲此百度所以惟正也此以不役耳目百度自然惟貞與蔡傳作一戒一勉者微異王氏炎從林說王氏樵則主蔡傳謂凡外物可以移人者皆從耳目而入須

心爲主不可爲耳目所役事之可爲不可爲一斷之以百度之正如與居有節或以遊畋聲色燕飲而失與居之節皆爲耳目所役也號令政事有節或求取不合于禮納受不以其政而褻王言瀆政體亦爲耳目所役也此說于一惟字極有體認而耳目不專指聲色言尤足補諸家之所未備

金縢

穆卜 穆卜之義諸說紛歧鄭康成以爲就文王廟卜蓋周自后稷以來一昭一穆文王于次爲穆故鄭以穆卜爲卜于文王廟也孔傳據爾雅釋文訓穆爲敬李氏則謂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云共卜蔡傳古者國有大事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則于所謂其勿穆卜義不可通矣姚氏舜牧亦以穆卜當是朝廷成禮凡卜皆言穆案逸周書文酌解云三穆一絕靈破城二筮奇昌爲三龜從兆凶逸書說雖未可盡信而以三穆成文則穆爲古人問卜之名可知蔡傳及姚氏說是也或曰周家有大事輒詣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曰穆卜如此則鄭氏說亦自有可通也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丕子之義孔傳訓丕爲大大子猶所謂元子也鄭注訓丕謂愛子孫曰子史記丕作負惠定宇據白虎通天子疾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及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諸侯曰不茲云云謂古負字讀如陪尾之陪與丕音相近而子又與茲同是負子卽不茲也按史記以丕子作負子則是有丕子之責于天當云是不復有子民之責于天也訓頗迂迴故朱子及蔡仲默皆不之從然蔡傳所云武王爲天子元子三王皆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則于天之下須添如欲其死一轉下句方接得去不若朱子取晁氏之說以丕子之責如責其侍子之責侍子指武王也言上帝責其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事如此則下句緊相承接竝無闕文而孔鄭舊解均不足言矣

予仁若考一句 若孔傳訓順考訓父予仁若考言周公自以爲能順父也蔡傳以考爲祖考若訓順義與孔同史記魯世家予作且考作巧經義述聞以作巧者爲是謂古巧考字通若而語之轉予仁若考者言予仁而巧也惟巧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意重巧不重仁故下文但言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也若如傳說周公仁能順父則武王豈不能順父者邪且對三王言之亦不當獨稱考也按禮表記情欲信辭欲巧注云巧當作考此古巧與考通之證易夬九三遇雨若濡左傳辛若獲宥說者謂若當訓而此而與若通之證述聞謂當從史記作巧良可信也一說考字與下能字相屬成句考能巧能也下多材多藝卽所謂巧能亦通

啓籥見書 籥馬鄭王三家皆以爲開藏卜兆書管也蓋以藏兆書之室有鍵閉之今用籥開此鍵乃見占兆書亦并是吉也唐宋諸儒說大指皆同惟經義述聞謂籥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啓籥然後見書也啓謂展視之下文以啓金縢之書與此同少儀執策籥尚左手策蓍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故并言之說文籥書僮竹笘也廣雅籥笘籬也是籥爲簡屬也馬鄭王以籥爲開藏之管其誤有二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衆注管謂籥鍵謂牡月令修鍵閉愼管籥鄭注管籥搏鍵器是籥者啓鍵之器不可言啓籥也且所以藏書者匱也管籥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又曰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納册然後并占兆之書藏之匱中方其爲壇于外卽命元龜惟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啓之哉案說文竹部籥字訓書僮竹笘而於門部別出闟字注云闟下牡也如三家說字當從門然說文以闟爲闟下牡則籥卽是鍵而非管矣述聞云云似較舊解爲長

體字解 體兆體也正義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元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釁也尊者觀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罔害鄭意此言體者卽君占體也尙書後案卜人疏云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蓋凡卜依四時灼龜四足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此兆象也兆氣者兆中觀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也兆廣者據兆之正釁處爲兆廣兆釁者就釁旁有奇釁罅者爲兆釁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吉善大明則吉惡小及微皆凶也此疏甚明蓋君尊大夫卑卜史又卑所占宜有大小詳畧故其差如此然體色墨坼實非截然判此四事也案周禮龜兆有五而其別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注云頌謂繇也是君旣占體亦必考其頌否則吉凶恐亦無由知也且上文明云啓籥見書書卽繇辭之書舊說似尙有未備

我之弗辟一句 我之弗辟先儒之說有二孔傳辟讀如字訓法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與說文訓同惟說文作𨐨則古今字之異也詩疏引書傳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逸周書作雒解亦稱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因蔡叔于郭陵此皆以辟爲東伐也馬融讀辟爲避謂避居東都鄭康成云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我無以告我先王言媿無辭也說本馬氏墨子耕柱篇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卽管叔奄也越絕書周公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周公辭位出巡狩于邊論衡感類篇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大雷電以悟成王此皆以辟爲避居東都也案諸家之說半出漢秦以前鄭孔所言未易判其孰是故朱子釋詩從孔傳而晚年與蔡氏手帖又謂宜從鄭箋以理衡之三叔流言王方疑公請之而誅與不請而誅皆有不可行然鄭箋臨碣之謂成王多殺周公屬黨公乃作詩以貽王考之羣書其說未審所出且其時未營洛邑又安所得東都而稱之然則朱子雖以鄭箋爲是而詩傳未改則孔說固有所不得而破除者歟

周公居東二年二句 孔傳以居東爲東征謂二年之中罪人此得孔氏穎達申之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往征之也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來故二年也此力主傳義惟居東以爲不知居在何處王氏廱謂京洛邑也蔡傳則以東征之說爲非言流言方起之時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迎之之辭也此從朱子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之說也然以居東爲居東都先儒多以爲于事無據且朱子亦嘗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林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則仍主孔傳姊抑以語有所授未可遽定歟

公命我勿敢言 公命我勿敢言孔傳謂周公使之勿道也蔡傳非之謂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視册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卽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爲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案如孔傳則公命我勿敢言六字爲句如蔡傳則公命當爲句而我勿敢言又自爲句然以情事揆之公旣自以爲功而不欲二公與其事矣則在朝在野均不得知此事蓋請天代死其心雖誠其舉甚殊故惟可令彼等知之若人亦知之不駭則笑矣是則孔氏之說于義爲較優矣

惟朕小子其新逆 逆迎也新逆陸氏釋文云馬本作親迎蔡傳亦謂新當作親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周公以歸于國家禮亦宜也鄭氏詩傳成王旣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于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案鄭氏書注新作如字新迎謂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說與詩傳爲異然鄭所傳古文尙書乃馬季長本馬本作親迎故鄭于詩東山箋亦作親迎王注書仍訓爲新者蓋古親與新同言自新則躬親之義亦包舉其中耳孔氏正義故從孔傳作自新說

盡起而築之一句 築馬融訓拾謂起其木拾其禾也鄭康成亦云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以拾其禾禾乃無所亡失孔傳則以爲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尙書後案釋言云筑拾也馬鄭皆訓築爲拾則其本作筑可知故釋文云本亦作筑也傳以爲築有其根蓋據說文木部築字云擣也从木筑聲陟玉切及劉熙釋名築築也築堅實稱也僞孔欲爲此解以求異于馬鄭遂改筑爲築耳若謂築者是木則偃者是禾拔者是木經言大木所偃正指木拔而壓偃之禾言不得以所偃爲木也若謂所築者爲禾則上言大熟知此時正屆收穫之期遭風所偃拾而取之何用擣築其根使之堅實乎疏謂鄭注曲碎不知鄭文似曲碎義實是傳文似明順義實非也案起而築之朱蔡俱無訓吳氏澄亦以築爲築木言大木所者則合衆力起其幹合不假又築其根合堅固夫以築爲築木理固可通但于上文大木所偃語氣究屬不順乃知古訓之不可輕易也

大誥

猷大誥爾多邦二句 猷孔傳訓道言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孔氏穎達曰鄭本猷在誥字下此本猷在誥字上言以道告衆國于義爲順蔡傳則以猷爲發語辭謂猶虞書咨嗟之例又曰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或謂諸說皆可通訓謀者言有謀畧猷大誥爾衆國也訓言者言有言語試大誥爾衆國也訓已者言已矣夫姑大誥爾衆國也訓圖者言有令圖茲大誥爾衆國也案此未免曲爲之說於文義皆有未安且猷字多士多方諸篇凡數見以爾雅所釋通之亦齟齬難合不若從蔡氏之直以爲發語辭者爲不泥辭費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孔傳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也孔氏穎達疏之曰征伐者天之威用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蔡傳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呂氏祖謙亦以予不敢閉于天之威用者謂威旣用于三監若不往伐是閉天之威用也此皆從二孔以用字屬上句讀也王氏安石獨曰閉拒也天降威成王不敢拒故用武王所遺大寶龜紹

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即知天命也此以用字屬下句朱子語類云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字王道我大咎毓之類皆非諸家所及然朱子此言是以王說爲當從也而蔡傳仍因上句讀者以二孔注疏甚明不欲輒更改耳

蠢字解 越茲蠢蠢字鄭注訓動謂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以兵應之孔疏蠢動也釋詁文蔡傳蠢動而無知之貌言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見卜之不可違也案蔡傳之訓動詩小雅蠢爾蠻荆毛傳及揚子法言蠢迪檢押李軌注竝與釋詁義同說文虫部蠢字云蟲動也从䖵春聲尺尹切又重文𢧢字注云古文蠢从𢦏周書曰我有𢧢于西是也尙書後案云我有𢧢于西今周書無之此文疑即有大艱于西土之句王莽改作有大難于西土魏晉人因之耳若依說文以𢧢字代大艱二字言四國蠢動以誘西人而西土亦以蠢應之文義似通也案此說亦即鄭氏之意而以蠢易大艱究屬迂晦雖說文以蠢爲蟲動則蔡氏動而無知之解較蠢說爲瞭然矣

民獻有十夫 獻大傳作儀漢書翟義傳王莽擬大誥作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注云民之儀表謂賢者疑古文獻下有儀字然鄭注論語獻賢也則無儀字于義已足莽殆合大傳與古文而以己意增成之耳故蔡傳第以民之賢者有十夫釋之林氏之奇亦謂民獻與益稷所謂黎獻同言將興師動衆以討不涅之武庚而十夫以賢者之才爲我左右之助則我所有之大事因爲休矣誥下必稱民獻者陳氏櫟云公之東征邦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故公表其人以諳天下蓋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者龜固可以紹天明賢人尤可以卜天意也十夫馬融以爲十亂此說未的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得稱十夫不但已也經文明曰民獻十亂非相即將且有王后之貴在焉均不得謂之民也蔡傳以爲民之賢者其見卓矣

不卬自恤一句 孔傳卬訓我恤訓憂蔡仲默云予我沖人因不暇自恤用孔說也案卬翟義傳作身邶風匏有苦葉篇人涉卬否小雅白華篇卬烘于煁大雅生民篇卬盛于豆毛傳均云卬我也爾雅釋詁則卬身同訓郭璞注卬猶姎也語之轉耳又曰今人亦自呼爲身邢疏引說文女人稱我曰姎許轉曰卬可見古卬姎身皆我之殊稱翟義傳故以卬爲身也恤傳訓憂恤王光祿謂當作卹今作恤者爲孔所改然說文血部卹心部恤皆訓憂詩桑柔序箋小雅楚茨箋大雅桑柔箋竝云恤憂也則恤之與卹古字本相通疑非改于孔傳矣

天閟毖我成功所 閟蔡傳云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也說與林氏少穎同孔傳則訓閟爲愼訓毖爲勞疏云毖愼釋詁文致今釋詁但有毖愼無閟愼說文比部毖字注云从比必聲引周書曰無毖于卹是古亦無以毖爲勞者惟示部祕字訓神鄭康成閟宮詩箋亦訓閟爲神則祕與閟得通而廣雅云祕勞也據此則此經閟字或可訓勞王莽作毖勞者蓋據閟宮二字音混以勞代閟而又倒其文故孔疏解爲愼勞孟之意亦以愼訓毖非以愼訓閟也傳于下文訓毖訓勞愼是孔亦知毖不可訓勞何于此乃自相違戾邪然則蔡氏之不用傳說非無見矣

天棐忱辭二句 孔傳棐訓輔忱訓誠考訓成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蔡傳棐忱字俱從孔氏而考字則從考驗之考謂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忱信之辭考之民情而可見矣案棐字訓輔朱子以爲其義難曉後漢書顏師古注云棐匪通用謂書中棐字正合作匪用許氏月解中之曰朱子謂棐匪通言天非誠有言辭考之民可見天意欲征伐武庚非諄諄然命之民之所欲即天意也則此說書旨瞭然不若舊解之辭費而蔡傳未達本之者以棐輔忱誠均釋詁文而孔光日蝕對引書天棐諶辭亦以言有誠道天輔之也釋之翟義傳則直作天輔誠辭是漢世經師相傳如此故且仍舊說也

厥父菑一句 厥父菑菑字孔穎達正義云殺草也蔡傳則以爲反土曰菑考詩小雅采芑篇于此菑畝毛傳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疏云此三句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注菑始災殺其草木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反草爲菑是也又大田詩俶載南畝鄭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以利耜熾菑發地也正義云此及載芟耜皆于耜下言俶載是用耜于地之事知當爲熾菑故方言云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弓人云斲幹之道菑栗不迤則弓不發注云栗如裂繻之裂斲以斲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也案諸說皆言反草爲菑蔡傳作反土字當小誤然耕之道必土反而後草反則草反者土必反于文義固無礙也

民養二字 民養之義馬鄭諸儒訓釋遺佚故蔡傳云未詳東坡蘇氏養訓廝養謂人之臣僕蓋以父兄喻武王以友喻四國民養喻邦君御事也王氏樵以養爲畜養亦用蘇氏意近江氏聲孫氏星衍據漢書翟義傳王莽擬誥作民長其勸弗救謂民長蓋長民者指邦君御事言上文兄考謂喻管叔以管叔于周公兄也于

成王則父行也友喻武庚言管叔與武庚同謀則譬若同志之友也段氏玉裁則訓考爲成謂若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其長也其可相戒勿救乎此以兄爲武王子爲成王而民長則周公及羣臣皆在內案夏小正執養宮事傳云養長也古養長義通漢書作長當如史記引經以訓詁字相代之例但漢書云祖宗適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顏師古注弗救其子以子惡故也是子字指武庚與諸家解異然漢書爲翟義言自非經文本指不必以此爲疑也

亦惟十人一句 十人二孔氏以爲即上文民獻十夫自漢以下論家多主此說惟蔡仲默書傳謂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爲迪知天命未可以爲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眞知之辭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辭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以文義求之說似較舊解爲優但此節經文未嘗明指武王時事周公在十亂中亦未必自言及此故林氏之奇陳氏櫟輩均仍用二孔氏說

若穡夫二句 此二句亦以農事爲喻孔傳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也穡與嗇同說文嗇字云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田夫除草勸去非種天之喪殷似之故以爲喻隱六年左傳云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即此意也案經云穡夫而傳以稼穡竝言者尙書後案云魏風伐檀傳種曰稼斂曰穡疏云稼穡相對散則通如大田曾孫之稼非唯種之湯誓舍成穡事非唯斂之也此言除草宜云稼而云穡亦通稱故也

微子之命

微子之命致 微國名子爵也蔡傳成王旣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說與書序及史記相合觀經文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云云自是始就封國之體或據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謂微子封宋非成王時事唐孔氏亦主此說不知樂記之言記者特詳于論樂不似書序史記專論微子時事始末悉備故陳澔集說云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然封微子于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敍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蓋亦以蔡氏書傳爲斷或者及孔氏之說可以不必泥矣

康誥 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于成王爲叔父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曰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得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梓材酒誥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畧無一語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勗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詞以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尙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而同母弟尙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㚟叔成王之弟周公東征㚟叔已封于唐謂康叔得封反在㚟叔之後必無此理又案汲冢克殷解言王即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史記亦言康叔封布茲是康叔在武王時非幼明矣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錯簡遂以爲成王之事可知序果非孔子作也

康誥康字 康誥之書大學引之者四孟子引者三集注皆未及康字何義孔安國書傳以爲畿內國名鄭康成以康爲謚號閻百詩謂孔說有二事可證一定公四年傳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既有誥文即必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謚而取以冠其篇乎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立父謚康子亦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云封從畿內之地徙封于衛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後讀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歎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覩書少而未之見耳此說援據確鑿足與傳注相補備

孟侯二字 鄭注以孟侯爲呼成王蓋用大傳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問其所不知之說也 孔傳訓孟爲長謂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五侯之長也正義申之曰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即州牧也鄭以爲呼成王義理駢曲不可信王伯厚困學紀聞亦以大傳之說爲非案大傳此說以下文有小子封而言也不知侯者斥喉之名職堪斥堠故列于公之下何得爲年十八歲太子之稱耶況諸侯來朝迎郊者自有其人何用太子太子考德問業自有師傅何須問于諸侯唐人信之而本以册命太子謬亦甚矣即謂十八指康叔亦不可通蓋周公康叔皆武王同母弟武王得天下年已垂暮豈有母弟年才十八歲之理則小子云者自是親之之詞未可因此而生異議也蔡氏以下故皆從二孔氏

殪戎殷 孔傳殪訓殺戎訓兵正義云言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案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鄭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壹戎衣者一用兵伐殷也呂氏春秋愼大覽云湯爲天子夏民大悅親郼如夏高誘注郼讀如衣今兗州謂殷氏皆曰衣

然則殪當作壹戎殷卽戎衣也宣六年左傳晉中行桓子論赤狄貫盈將可殪也引此經杜預注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王氏鳳喈謂古文壹殪二字相似故中行桓子假借取義杜預亦望文爲說以文王事移屬武王未足爲據僞孔從之且上言殺下言兵語意殊嫌橫桽當從鄭中庸注作壹用兵代殷爲是此辨甚核但中庸亦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則屬武王初不始于左傳注也

恫瘝乃身敬哉　恫痛也瘝病也蔡傳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此本孔傳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及未子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之說也時氏瀾則謂今爾爲諸侯非欲富貴爾身乃委疾痛于爾身耳此說恫瘝字不專指民之疾苦言如下文天心難諶民心難安皆爲有國者切已病痛似較舊解更爲包括而於敬哉之神亦倍覺悚切也又瘝字尙書後案謂當作鰥據釋詁文鰥病也與鰥寡字同从魚不从疒故說文無瘝字後人以其訓病改从疒非也此于經義無關緊要而亦講小學者所不可不知

天畏棐忱　天畏棐忱孔傳云天德可畏以其輔忱棐訓輔同說文忱訓誠同爾雅釋詁故蔡仲默書傳亦以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爲解但孔之意以輔誠卽其可畏處蔡則作一反一正口氣與下文民情雖可見而小人實難保一例尙書集注音疏又以此二句屬下民情句言天之明威惟誠是輔于民情大可見杲謂于民情可見天之輔誠也說又與孔蔡異而義皆可通畏郭璞引釋詁作威蓋古畏威同義杲陶謨天明畏經典釋文謂馬本作威是其證也音疏故以明威釋之忱朱氏彬引作諶古忱諶字皆通用非有二也或曰棐當從朱子訓匪大畏匪忱猶所謂天難諶也亦可以備一解

惠不惠懋不懋　惠順也懋勉也此二句舊解有三謂怨不可爲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此孔傳說也謂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若順其所不當順勉其所不當勉則無小無大皆所以致怨此蔡傳說也謂此心不分于逸豫則必專于乂民如鰥寡孤獨人所易虐能撫摩之是惠所不惠也纖悉微小人所易忽能力行之是懋所不懋也所以然者正所以弭怨此時氏瀾書說也以昭八年左傳齊欒高相攻子旗語陳桓子引書云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桓子遂和之如初觀之則孔與時氏所言自是古義而時氏訓惠爲慈惠又與孔氏微殊至蔡傳作反承語氣于上文亦自切入未易判爲孰得而孰失也

劓刵辨　康誥劓刵孔傳以劓爲截鼻刵爲截耳正義云劓在五刑爲截鼻刵則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刵劓易噬嗑上九何校滅耳鄭元謂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也經義述聞云古人唯軍戰斬馘斷耳以獻其于刑法則否呂刑五刑但有墨劓剕宮大辟秋官司刑同而剕作刖掌戮墨劓宮刖之外有髡而無斷耳之刑左氏春秋傳言刖者五言劓者一初學記引愼子說刑有鞻刖宮亦不言刵說文聅軍法以矢貫耳也引司馬法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以矢貫耳左傳所云貫三人耳是也亦非斷耳之刑噬嗑上九乃盛象但取滅沒爲義不足爲刵字之證刵當作刖字形相似而誤也因九五劓刖虞翻注割鼻曰劓斷足曰刖正與康誥義同揚雄延尉箴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卽本于康誥鄭注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刖蓋左傳僖二十八年刖鍼莊子正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則字亦刖字之訛案說文歒字注引書作刖劓歒黥今文尙書作臏宮劓臏者去人臏蓋卽刖也若作刵字而訓斷耳則與臏義不相當矣且古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若作刵則遺剕辟一刑其爲傳寫之訛明甚世儒不察拘于說文刀部增入刵字而字書韻書亦遂相沿而不革矣

不蔽要囚　蔽斷也孔及諸家皆訓斷要囚獄詞之要者也言因之要詞固麗于法矣然恐猶未必能得其情故當服而念之自五六日至于一旬又其久者至于三月無可生之道乃可大斷其辭而加以刑罰也尙書後案周禮太宰云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鄭皆以弊爲斷說文無弊字有敝字弊卽敝也昭十四年傳邢侯雍子爭田叔魚攝理敝罪邢侯杜預云敝斷也國語敝獄之曰叔魚抑邢侯常昭注敝決也決亦斷義故訓爲斷也旣得要辭猶必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乃大斷之者小司寇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時乃斷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句縣士三句職聽于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是也林氏之奇謂唐太宗言決囚宜二日五覆奏正得周之遺意陳氏櫟謂歐陽公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夫然後我與死者俱可以無憾亦是此意蓋不敝者則斷之遲而服念者矜恤之仁也

不率大戞一句　戞爾雅訓常法故孔傳以爲戞常也孔氏穎達則謂戞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意尙書後案云傳以戞爲常者釋詁文郭璞注戞義見書又釋言云戞常也郭云謂常禮是戞爲常也疏云猶楷者禹貢納秸服釋文云秸本或作楷鄭注禮器引作稭郊特牲藁鞂釋文鞂簡八反儲行後世以爲楷疏二楷者法式然則戞與秸同音楷與楷相涉故戞猶楷也案戞字之訓此說盡之但如二孔氏意則不率大戞只是

不循常法之人但此句昌遹節而以逑出茲義率殺總承之然于矧惟二字殊費轉折不若蔡傳戞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大寘之法見民不率教尙法不爲貸況外庶子正人以及小臣諸節乃敢播敷造慝瘝君引慝法其可緩乎如此則文勢曉暢不煩斡旋黃氏謂蔡傳發明指趣視諸家爲的此亦其一端矣

惟文王之敬忌四句　敬忌鄭康成謂卽祇祇威威孔疏文王所敬忌卽敬德忌刑故蔡云祇祇威威也裕孔傳訓寬懌訓悅言惟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于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蔡傳以下諸家說大概相同尙書後案據荀子君道篇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云云謂懌當依此作擇言擇人而用也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敬忌是祇祇威威則擇人是庸庸僞孔作懌以爲悅懌且多乃裕民二句疑其所增改也段氏玉裁江氏聲孫氏淵如俱主此義理亦可通第諸子引經多與本文異字而懌字釋文音亦相沿已久必因一家之言更通行之書亦未免喜新之過也

酒誥

妹邦　妹邦馬融以爲卽牧養之地鄭康成云妹邦者紂之所都也于詩國爲鄘孔傳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止義云此妹與沬一也故爲地名紂所都朝歌近沬邑之南故云以北尙書後案鄭詩譜云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此以妹邦屬鄘則在朝歌之南矣說文邑部云邶故商邑在河內朝歌以北是也沬北爲邶則沬鄉爲鄘在南沬東爲衛可知僞孔故與鄭爲違異以妹在朝歌以北若然則沬之北遠于紂都其俗當善何以詩詠沬之北與沬鄉沬東同刺乎傳說非是疏附會之皆妄也案水經注洪水篇淇水又南合泉源水水有二源一出朝歌西北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書地道記曰本沬邑也殷王武丁始居之爲殷都據此則沬之在南鄭說誠有據也篇首稱妹邦者蔡氏云誥命專爲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　穆考之說傳注不同孔安國謂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孔氏穎達云以穆遠考故以昭穆言之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據世次偶爲穆也攷僖五年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言太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而其子亦與武王同昭故諸家皆從二孔氏說惟蔡傳穆訓敬謂上篇言文王明德故曰顯考此篇言文王之誥毖故曰穆考此蓋用王氏意夫以穆爲敬證之於詩有穆穆文王之詠其說亦順然不若先儒作昭穆之穆爲實而可據也

帝乙辨　帝乙之說有二一以爲祖乙一以爲紂父主紂父者據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是帝乙紂父名也主祖乙者亦據殷本紀湯子太丁太丁子太甲太甲子沃丁沃丁弟小甲小甲弟仲丁仲丁弟子帝祖乙帝祖乙立殷復興不數兄弟相及則祖乙爲湯以後六世孫也案經言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蔡之者曰成王謂成就王道畏相蓋謂敬畏輔相則帝乙乃殷之賢主紂父雖不聞有大失德要不足以當經之所稱故後世通儒皆以作祖乙者爲是至易泰及歸妹兩言帝乙乾鑿度皆曰湯名而此知非湯者以經明有自成湯至于帝乙之文也或疑湯名帝乙湯之後何以復有兩帝乙蓋殷道質以生日爲名元孫之孫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故不嫌也

衋字解　衋釋文音許力反說文血部衋字注云傷痛也从血聿皕聲引書民罔不衋傷心故漢唐以下諸儒皆同此訓釋玉篇卷中第二百二十八皿部云衋痛甚也尙書後案謂此字本从血从聿及皕乃改入皿部恐玉篇爲後人所亂非顧野王原本其云痛甚則與說文及孔傳合至郭忠恕汗簡云衋古文尙書作衋出雲漢章是从血者又改爲从文更不可解張參五經文字又云从聿从皕皕音逼皕乃聲非从皕而張云云疑皆非是案衋之爲字經中惟此一見諸書所亦據酒誥爲言从血从皿轉寫差訛未易猝定要擇其最先者論之則當以說文爲不可易也

矧惟若疇　若孔鄭皆訓順疇字鄭作譸連下文圻父爲句謂順譸萬民之圻父也孔則以疇爲疇咨之疇兩說互異尙書後案云疇本俗字說文田形則作㽬語詞則作𠷎引書𠷎咨以證誰也則作𠷎三字各不同而皆从𠷎得聲者也今此經若疇孔解爲疇咨若使其解果是則字必作𠷎矣而乃作疇者衹因俗人妄造疇字以當𠷎考之𠷎又強加田旁遂將田形語詞誰也三字皆廢不用槪以一疇字當之故妄改孔本作疇耳圻父疏引鄭注以爲順譸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夫圻父司馬也司馬主兵甲而鄭以爲順譸萬民者夏官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皆揆擣萬民使各得順譸之事王朝如此侯國當畧放其制故鄭云也案鄭于圻父絕句而以順譸釋若疇雖本迂僻後案引周官證之未免巧爲附會不若蔡傳訓疇爲匹總下三卿言爲文從而字順也

圻父薄違三句　此三句鄭以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爲句而定辟二字屬下文蔡傳從二孔氏以圻

父溥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爲句謂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廢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溥違謂迫逐違命若保謂順保萬民定辟謂制其經界以定法也案孔紫絕句附𧵍鄭爲安而以圻父爲司馬農父爲司徒宏父爲司空于書無所經見林少穎據小雅圻父予王之爪牙云云謂圻父師爪牙之士則其爲司馬可知也圻父司馬則農父之爲司徒宏父之爲司空亦可以意見之蓋古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武王牧野之誓其誓者司徒司馬司空而已梓材三篇亦舉此三卿故雖無所經見亦當從先儒之說此說三卿皆從想像而得也然詩作祈父不作圻父鄭雖皆以司馬釋之而援以爲證恐亦未的

厥或告曰一節　羣飲者蔡傳謂商民羣聚而飲爲妹愳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之辭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法令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不必死也仁山金氏曰古者羣飲惟鄉飲射皆有司治之無故而羣飲非叛先即叛亂可知或疑武王欲殺羣飲未免太過不知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敢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于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爲事不同而其愛民之心則一也彼殷民酗酒而至于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者疑吾過察吾心者感吾仁聖人之不苟以悅民而民陰受其惠如此非後世刻薄之政之所得而例也

盡執拘以歸于周　拘二孔及蔡傳皆作拘繫之拘解近世通儒謂拘當作抲據說文手部抲撝也从手可聲引書盡執抲音虎何切云云也又以抲古字通苛秋官萍氏掌幾酒鄭彼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彼釋文云苛音何又呼何反彼疏云幾酒不得非時謂若酒誥惟茲祀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彼注苛察非時正此經所謂羣飲也或又據天官閽人注苛其出入秋官環人注苛留並作苛而閽人釋文云苛本義作呵故宮正注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地官比長注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漢李廣飲醉夜歸霸陵尉呵止廣江充傳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以上諸文竝與抲同故謂拘當作抲也案諸家之意以經文既言執又言拘于義爲贅而抲字有說文及周禮注疏可證因爲是決然之詞然抲通苛又通呵作執苛以歸于周或執呵以歸于周執在先苛呵在後于文義未免不順且與以歸字亦難貫串說文云云存作一義可也

勿辯乃司二句　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說者不同句讀亦異孔傳作一句讀曰辯使也勿使汝所司之民沈湎

于酒唐孔氏謂勿使司民之吏沈湎于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王氏安石訓辯爲分辯謂汝司民有湎于酒則以正治之勿爲之辯以爲無罪蘇氏軾則謂當專一司以察沈湎若泛以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呂氏又讀勿辯爲句謂復有循舊習者汝不可辯誘之于習貫乃所司牧之民湎于酒見過有所歸也惟蔡傳以勿辯乃司爲句辯訓治乃司謂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陳氏櫟謂此說優于諸家故後儒多主之

梓材　梓材篇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定乃以爲成王命康叔之書故王介甫吳才老朱晦翁蔡仲默皆疑之以其辭氣非王之自言其辭事非命康叔之事也仁山金氏則推本朱子主洛誥意以梓材多士兩篇皆宅洛時事謂其總序見于召誥三月惟丙午朏云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即多士之書序所謂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其謂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梓材之書是也其序即康誥序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蘇氏所謂洛誥之序也朱子亦以爲然夫蘇氏以康誥之序爲洛誥之序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而朱子皆然之則是前儒之意俱以爲宅洛之書矣今以康誥之序冠梓材之首豈不昭然明白也哉然則篇首有王曰封之語何也曰此非梓材之本文也何以知之以伏生之傳知之也蓋伏生既誤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之謂也縱王曰容或有之若封之一字決所必無矣此則安國以後誤之也案此說以梓材爲宅洛時告侯甸男邦伯之書主腦既得故分疏訓詁節節可通而蔡氏前則尊臨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辭不可得而強合之疑夫亦可以釋然矣

以厥庶民至邦君　以孔傳訓用暨訓與達訓通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于國用其臣以通王教于民惟乃國君之道正義云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卿大夫所得采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總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諸家之政二者竝當通達于國而交通之者惟乃國君也案尚書疏引鄭康成云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說與二孔不同尚書後案主鄭義謂康叔所治當有都家采邑又其所職乃當州之牧故得統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言用其庶民及小臣之賢者以達大家之政于邑用其臣之賢者以達二王後及邦君之政于國此二者皆州牧之所有事也大家如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即衛之大家傳以大家爲采卿大夫則是又言都家則非侯國不可言都也孔疏所引乃夏官都司馬家司馬注文本王朝之制殊屬附會此辨都家甚明且都字經文所無傳疏誠有未當但從鄭義則經文惟字當作暨乃協而達王與達邦君下又須添字下文方可接去故蔡傳第云以厥庶民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此依文訓義而明白曉暢非舊說之所可及

王啓監二句　王啓監二句孔傳以監爲監官或以監爲諸侯之長伯康叔或又以監即三監之監攷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鄭彼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引書王啓監厥亂爲民爲證則啓監指諸侯而言啓監猶立其監也傳以爲監官其說非也康叔爲州牧一國諸侯之長而此經言先王立監之意主于治民是泛指凡爲諸侯者言則謂指康叔者亦非也至以監爲三監之監康叔所封雖沬土之民而此時武庚已誅何監之有則謂爲三監者其說尤非也宋世諸儒惟林少穎推本朱子意泛指諸侯立論于義較爲圓穩當從之

至于屬婦　至于屬婦孔傳以爲存恤妾婦正義云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于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例則非嫡婦以妻子是家中之貴不至寃枉故也尚書後案屬對敬故傳解爲存恤妾婦孤弱須存恤以繫屬之也疏以屬婦爲屬于人之婦即妾婦也說與陸氏釋文以屬爲妾之事婁及孔鮒小爾雅妾之賤者謂之屬云云相合然非傳意鄭周禮州長注屬猶合也聚也儀禮士昏禮注屬注也从尾蜀聲徐鍇謂屬相連續若尾之在體故从尾傳以屬爲存恤正合聚連續之意也案屬字或作孎說文孎字注云婦人妊身也从女蜀聲引周書至于孎婦音側鳩切玉篇孎字仕于仄鳩二切義同說文崔子玉清河王誄惠于孎婦廣韻引之云孎是妊身婦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竝言之義亦與說文同或據此以爲字作孎之證但此經二句作對上文言敬養寡弱而此言至于孎婦文義偏側不倫孎字之訓存而勿論可也

惟其塗塈茨　塗馬無訓塈謂墨色正義云室言塗塈塗也茨蓋覆也塗說文作涂土部塓字云仰涂也而

塗字則在新附玉篇塈字音虛既切亦訓仰塗楊雄傳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注獿古之善塗塈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顏師古曰塈今之仰塗也說皆與說文合而釋文引廣雅則曰塈塗也故正義云塈亦塗也然則塗之與塈本屬一事但仰與不仰異耳又垣墉大約多在高處多須仰塗馬所爲專以塈以見塗也惟劉熙釋名訓塗爲杜謂杜塞孔穴塈猶煟煟細澤貌此另爲一義而塗之未有不細澤者文異而意仍可通也馬訓塈爲墨色者春官守祧掌廟祧黝堊鄭司農云黝黑也堊白也釋宮地謂之黝墻謂之堊蓋地宜黑而墻則宜白也掌蜃共白盛之蜃注盛猶成也謂飾墻使白今東萊謂之又灰疏云蜃蛤在泥水又取爲灰攷工記匠人爲世室用白盛亦謂以蜃灰堊墻此經言塗塈指垣墉言故馬以爲堊色也知茨爲蓋者小雅如茨如梁箋云茨屋蓋也穀梁傳茨雍門之茨范甯注茨蓋也說文艸部茨字亦云以茅葦蓋屋故孔疏蔡傳均以覆蓋釋之也

若作梓材三句　梓古本作杍樸釋文音普角反斲竹角反臒杜畧反徐烏郭反說文云讀與霍同塗說文引書作斁疏云即古塗字也馬注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樸未成器也臒善丹也孔傳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正義塗丹皆飾物之名臒是采色有青有朱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尚書後案馬云治木曰梓者釋木云椅梓舍人曰梓一名椅則梓是木名而治木器亦曰梓以梓材爲以名工故攷工記有梓人射侯皆梓人爲之也樸說文木部云木素也斲斤部云斫也馬以樸爲未成器傳以爲樸治斲削然則樸是就其質治之而未成器是斫削已成器也臒善丹見說文丹部鄭引山海經青邱之山多青臒青臒即今空青鄭舉此者以見臒不獨是丹兼有青也上文塗塈茨塗是一事茨是一事此塗丹臒以塗字總目丹臒傳疏以塗丹皆爲飾物之名非也案梓材字在此節與上文稽田作室一例而獨以名篇舊說謂其文雅馴故以爲篇編之別或曰梓有子道取梓材者以梓之樸斲丹臒比父子之繼業也此義似于情事尤近

肆王惟德用三句　蔡傳肆今也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王氏安石云民迷則悖欲使保乂之當先以和和然後惟王之聽惟王之聽然後可以先後之使不失道王氏樵云謂之迷民見其無君師教導繹其所趨非所當然疾也當用禮義和融悅樂于心使之疑于善而不已或先之以啓其悟或後之以掖其成則迷者不終于迷矣陳氏大猷以下大旨相同惟陳氏櫟以爲訓肆爲今不先

若云後也漢也案書中肆字在首句者若肆類于上帝肆嗣王丕承基緒之類皆故與遂之意然此處作故
訓尙通若作遂則不辭蔡傳故从釋詁文以今字釋之所謂言各有當也又或謂古無懌字釋文云字又作
斁古以斁爲懌也第斁本訓厭不得爲悅懌字許說文雖係新附而詩大雅板篇毛傳已作懌知此字不
始于漢後矣

召誥

旣望 望孔傳云日月相望也正義望者于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圓滿面縣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
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皆言望後之事以望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大率十六日者
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故傳云十五日爲望旣望者謂庚
寅十六日也尙書後案劉熙釋名云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說文
望部云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據此則俗从亡通作望者非也疏以
十六日爲旣望者易小畜上九云月幾望孟喜以爲十六日是其例也且此月朔是乙亥望是己丑故以旣
望爲庚寅也

丙午朏 三月惟丙午朏朏字孔傳云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正義引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
月令云三月粤朏朏字从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案漢書律厤志引古文月采篇三日月朏顏師古
注月采謂月之光采王伯厚以爲當作月令今疏稱周書月令當是逸周書月令解或疑月令即戴氏採入
禮記者但論語鑽燧改火馬融引周書月令與禮記月令不同則逸書月令自別是一篇且禮月令並無三
月曰朏之文是逸書月令其序云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今目雖存而文則亡矣不知顏達何自得之豈
在唐時猶未亡故得而引之歟惟朏字蔡傳引孟康說亦以爲三日明生之名則義固有所受也

攻位于洛汭 攻治也位都邑之位洛水名汭鄭康成云隈曲中也孔傳于戊申三日以殷衆民治都邑之位
于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正義水內曰汭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漢書地理志河南郡
志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今治都邑之位于洛北是于河南城也尙書後案此洛汭是洛入河處
二水相入必有隈曲杜預故亦以水曲流爲汭也傳以爲洛水北致成周周在洛水之北但汭字以水內見
義非以水北爲訓也案水北爲汭孔于堯典創立此義經中汭字遂概以水北釋之初不詳其所本惟謂位

爲都邑之位則甚是蓋言都邑凡城郭宮廟朝市皆包舉其中矣或據鄭注天官辨方正位備引此經而以
正位爲定宮廟謂此位字亦當專指宮廟言不知彼處下文別言體國故不兼城郭等不得援彼而疑此也
觀蔡傳于位成句謂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亦可見孔傳之爲得矣

乃社于新邑 社于新邑傳疏皆云告立社稷之位言社不言稷猶上文言天不言地皆省文耳後世諸家乃
有以上文郊爲郊天此社爲卽祭地者不知社之祭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共之其名雖多而其義各異茲
之社于新邑實社稷之社位在庫門之右者其工氏之子曰勾龍者是也地祇勾龍同得謂之后土因昭二
十九年左傳魏獻子問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史墨以勾龍爲后土答之是勾龍特后土之官不可以當與
天對舉之皇地祇也明矣況乎祭天地貴誠貴簡只用繭犢此則人鬼之祭故曰牛一羊一豕一若以此社
爲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不重累而舉之乎知此則知蔡傳用二孔氏意以祭天地釋郊以
郊特牲所謂社稷太牢釋此句確乎其不可易矣

厥終智藏瘝在 終孔傳以爲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也正義云瘝病也小人在
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蔡仲默林少穎諸家皆同此訓蒸卽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之義也一說說文無瘝
字當作鰥智藏鰥在言紂政不善智者知幾而藏匿在者困于行役也引詩何人不矜箋云無妻曰矜從役
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爲證古矜鰥字通也案堯典疏引書傳詩云何草不元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尙
謂之鰥則鰥爲離家行役之名爾雅郭璞注引此經亦作瘝是瘝作鰥寡之鰥于義亦得然釋詁云鰥病也
訓與瘝同先儒以爲病民者在位則下之行役勞若義固可以包之矣不煩改字爲也

用顧畏于民碞 碞蔡傳訓險謂小民雖至微王當不敢緩于敬用顧畏于民之碞險可也說本東坡蘇氏民
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云云也孔傳則訓碞爲僭謂僭差禮義攷說文石部碞字云
磛碞也从石品周書曰畏于民碞讀與巖同臣鉉曰从品與喦同意音支衛切無僭字之訓孔之意或以山
石參差不齊有似僭差故訓爲僭歟然僭差禮義解可是似緩而說文謂讀與巖同則作險訓者爲切王氏
樵云民碞者天命之得失恆于斯國祚之修短恆于斯知莫險于民則不敢後于敬德以誠其民矣斯言得
之矣

土中 蔡傳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
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
里適均故謂之土中陳氏師凱曰所謂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西景朝者是指其立表之處而言
其不中也皆非地之中而用此法者乃所以求中也案周禮地官司徒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說者謂日
與地相去一萬五千里爲地之中故土圭之制長一尺五寸以一寸準一千里也于夏至之日晝漏半立
八尺之表以測之其景與土圭適等則定爲地中其算法以勾股求弦入之旁萬五千里勾也立極八萬里
股也日景斜射處則弦也勾股各自乘併以爲實卽弦實平方開之爲天徑之半倍平方所開卽得天徑之
全數也

書經集解卷五終

(修文書館縮製館版)

婺川馮世瀛雪樵氏輯　四明馮善長學則氏重校

洛誥

哉生魄　哉始也魄馬融云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孔傳以生魄爲十六日謂明消而魄始生也兩說義殊正義及蔡傳皆從孔訓尙書後案據揚子法言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載魄于東宋成注云魄當作朏及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普伯切又詩大保疏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于天月遲日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云云謂諸家皆言三日爲魄以二日有時不見也此辨誠爲有據但以生魄爲據望後自劉歆已有此言武成篇以生魄生明對言若生魄與生朏同而生明又作何解此等去處終當從宋賢之說爲長也

朕復子明辟　朕復子明辟先儒自孔氏以下皆以爲周公攝而歸政之辭此蓋據明堂位周公踐阼云云而然不知有失然後有復前乎此者伐三監封康叔莫不繫乎成王則成王之爲辟固自若也而今何復焉彼明堂位之言卓義者多謂其非出吾夫子不足信也故蔡傳復訓如逆復之復言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而公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是明辟者明君之謂也後世說經家顧猶據韓詩外傳及周禮天官鄭注均言周公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謂相傳古義如此試思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攝百工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不可以不辨也

我卜河朔黎水六句　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黎水蘇氏以爲黎陽據文獻通考云衛河淇水合流至黎陽故城爲黎水亦曰濟水地理今釋黎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北淵水東瀍水西蔡傳云王城也朝會之地澗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案周公營洛而乃先卜黎水蘇氏顧氏皆以爲殷民安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林少穎則謂瀍水去洛不遠亦不失爲地中東萊呂氏直以爲先人後己之心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

惟洛食　洛食食字鄭康成以爲居民服田相食孔氏安國以爲兆順食墨兩義不同蔡仲默以下諸家皆從孔氏近王光祿鳳喈獨非之謂墨者烟煤所成利以引火卜者四時各灼龜之一體而龜陰類不宜于火以楚焞焌其一處則止灼其處不能延及瀰漫故必以墨畫之使火循墨而延爇以見其兆然則卜未有不食墨者豈食墨必爲吉邪且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此卜作洛是王者事宜占體不宜占墨經何爲言食墨邪當从鄭服田相食之說爲長也案王氏右鄭故以食墨之說爲非平心論之若食果主可食之地言則大河以東彌望膏腴孰非可食也者奚俟沾沾多卜爲乎然則孔傳雖或出于僞孔而義實可取正不必詆此而伸彼也

王肇稱殷禮　王肇稱殷禮孔傳謂王當舉殷家祭祀以與禮祀于新邑說與鄭氏同正義云于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雖有損益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王氏謂殷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非夏殷之殷也以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及禮殷祭殷奠之義推之則王氏之說爲長故蔡傳殷訓盛疑稱殷禮言王始舉盛禮也但王氏謂此殷禮疑即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于前而記其事于後此言亦未當陳氏櫟曰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公留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耳此曰殷禮曰秩無文乃非常大祭十二月之事附不足以當之也

成秩無文　蔡傳秩序也無文祀典所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此用孔傳及東萊呂氏說也王氏引之以祀典所不載而秩而祀之何以異于淫祀文謂當讀如紊紊亂也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釋文云紊徐氏音文是文與紊古同音故借文爲紊成秩無文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淆亂也漢書翟方進傳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成秩無文亦讀紊謂天地郊宗五時廟祧皆次序之無有紊亂也風俗通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尙書成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謂所視者山公侯而伯而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案以文作紊于義爲長但有改字之嫌一說無文謂無文飾引何休公羊注鄭康成王制注皆言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蓋周尙文殷尙質此言無文用殷禮祀之也此蒙上文王肇稱殷禮鄭孔皆以殷禮爲殷朝之禮言亦可以備一說

頒朕不暇　頒朕不暇馬融訓頒爲猶詔不可曉故蔡傳以爲未詳鄭康成訓分孔傳云我爲政常若不暇汝爲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正義云謙言已所不暇若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成王欲令勉行之也頒分也謂見說文案說文惟攴部攽字注云分也引周書乃惟孺子攽是字當作攽不作頒且于攽字絕句亦不成文理疑有脫誤一說頒布也欲王頒布已所不暇也夫周公爲政綱舉目張粲矣備矣而猶云爾者蓋治道有先後之序有經權之殊殆眞有不暇爲者故欲王之頒布所不暇于天下也鄭以爲誘掖之言孔以爲謙詞皆于周公之心有未盡也

蘉字解　汝乃是不蘉　蘉字馬鄭及二孔均訓爲勉蔡仲默書傳因之音莫郎切陸氏釋文引徐邈云莫剛反讀若芒从帝者聲又武剛反或以說文無蘉字經典中亦惟此一見疑是孟字之訛據爾雅釋詁云孟勉也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兮曹大家注亦訓孟爲勉而古音孟與芒同如史記秦本紀芒卯索隱引譙周云即孟卯淮南子亦作孟卯是芒與孟相通之證且蘉字从侵無義或因古夢字作𡬁孟與夢音相近皆通勉之轉聲故孟訛爲夢而夢又訛爲蘉耳尙書後案十駕齋養新錄皆如此說尙書今古文注疏則疑蘉即夢字之省謂隸釋有冀州從事張表碑云蘉疾而終即夢疾也徐氏說文引唐韻夢七莊切與釋文作武剛反不同者緣書陽荼多有通字詩傳云寐夢也寐夢聲之轉亦得爲蘉周禮薙氏春始生而萌之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甍當爲萌甍與萌聲近則蘉亦或爲甍聲近明即勉也此解由夢通萌又由萌通明義太迂迴不若作孟解者爲直捷而可信也

亂爲四輔　亂治也四輔二孔氏以爲四維之輔指周公一人言朱子謂四輔猶四鄰蔡傳云漢三輔本此案禮王制設四輔及三公注云四輔在輔右弼前疑後丞也文王世子亦以師保疑丞爲四輔疏引尙書大傳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責弼漢書谷永傳四輔既備成王雖有過事顏師古注引洛誥此文爲證大戴禮保傅篇則分道充弼承爲四謂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周公是也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左太公是也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召公是也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史佚是也成王中立聽朝四聖維之尙書後案及尙書今古文注疏皆據此爲四輔切證似亦足以補先儒之所未備

考朕昭子刑　考鄭氏訓成刑訓法考朕昭子刑言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也孔傳說與鄭同尙書後案云考爲成釋詁文劉熙釋名亦曰考成也又稿也稿于義爲成蓋凡五材乾稿乃成也蔡傳考字從舊解惟昭子謂猶所謂明辟親之故曰子刑儀也考朕昭子刑言成我明辟儀型也吳氏幼淸則以昭猶後篇昭文王昭武王之昭考朕昭子刑謂成我所以昭明子之儀型乃能使王踵蹟文祖之德說又異於蔡氏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案云蔡傳昭子猶所謂明辟未知何本舊說大概昭訓明子則指成王君奭篇昭武王蔡氏均以昭明之義釋則援彼例此當云昭明乎子之義刑耳觀此是吳氏說視蔡傳爲優矣

乃單文祖德　單鄭訓盡文祖德謂明堂之德蓋據帝命驗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五府者五帝之廟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注云赤熛怒之府名曰文祖謂火精光明爲文章之祖故曰文祖周曰明堂故鄭注堯典亦以文祖爲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此訓爲盡明堂之德者言祀五帝大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案大戴禮盛德篇云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月令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雖分青陽總章等名而合之則一明堂也天子南面而聽天下順時出治所謂明堂之德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明堂祀天帝而以文王配食正爲用其法度也以此推之謂文祖德爲明堂之德于作洛情事爲近但五府之號究係出于緯書不若以文祖爲文德之祖指文王之言者爲可信也後世說經家故不用鄭義

伻來毖殷二節　秬鬯二卣明禋之命蔡傳謂成王綏安周公而以事神之禮事之公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此據蘇氏軾之解也以禮記康周公故以賜賚之義推之確有可從者王氏安石則謂成王使周公來毖殷民乃命周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于文武使之明禋則以太平告文武也故周公不敢宿明禋之命即禋文武林氏之奇亦以事人與事神不同據文侯之命常武皆言一卣此言二卣謂宣王賜其臣使以祭其大祖故惟一卣此以告于文王武王故二卣也予不敢宿謂與君言不宿于家之宿同此以禋于文武爲非周公私意說于情事尤近其皆不從鄭氏以上明禋爲祀五帝于明堂下禋字爲祀于文武之廟者以禋之一字不應作兩事訓故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先儒訓釋不同句讀亦異鄭康成以烝祭二字屬上爲句以歲謂成王元年正月朔也孔傳則以戊辰爲十二月晦日以烝祭歲爲句言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正義謂以算術計之此歲十二月乙亥朔大戊辰是其晦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自作邑以來此歲始于新邑祭祀故曰烝祭歲也近王氏鳴盛汪氏擘皆主鄭義謂上文周公反政此則以歲起自是成王即政元年爲欲立周公後用二特牛告文

武是因事告祭與烝祭各爲一事不相蒙也傳以戊辰爲十二月則是以爲晦則非蓋據晏子春秋及桓八年公羊傳俱言十二月當烝故知戊辰是十二月日也其以爲晦者因劉歆本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耳攷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歆合二篇月日爲一其所推又安得不誤乎且經明言王在則王到已非一日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也夫經言戊辰而傳以爲烝祭在明月則祭又在何日邪又周正月夏仲冬也以仲冬烝祭正公羊所譏疏乃强爲附會謬亦甚矣案此駁不爲無見第以歲爲成王卽政之元年則亦篤信漢儒之過恐仍未足爲定論也

王入太室祼　太室馬融以爲廟中央室王肅及二孔皆云清廟中央之室指文王廟言攷周頌清廟篇鄭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之宮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此經上文鄭謂以特牛合祭文武于文王廟則此太室當卽太廟中央之室故蔡傳亦主二孔惟祼字孔傳第主降神殊欠分曉疏以獻尸釋之于義較優而又引郊特牲旣灌然後迎尸之文謂殺在祼後茲先言殺後言祼者祼禮成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說亦未確蓋祼之爲用有二郊特牲旣灌及論語旣灌皆始祭時灌地降神之祼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周禮司尊彝注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則皆獻尸之祼經先言殺後言祼自是指獻尸時說疏乃合而一之而以爲記者不依行事之次誤矣

惟周公誕保一節　七年諸家說異蔡傳引吳氏云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陳氏師凱亦謂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陳氏櫟則以七年爲作洛之七年謂上文戊辰王在新邑先儒云七年十二月晦日也唐孔氏推之謂此歲三月丙午朏閏九月辛未朔小則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其言冥是上言逸祝册告文武之册也下言作册逸誥命周公之册也重其事故旣廟祭而册祝先王又因廟祭而册告周公也前言戊辰而結以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爲十二月之戊辰此言十二月而繼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明十二月爲此七年之十二月也案如吳氏及陳師凱說則七年爲留洛後又七年始終之辭也如陳櫟則從語勢體繹而出乃古史倒裝文法也似于情事尤近惟引二孔以戊辰爲十二月晦尚書後案已駁之蓋古置閏皆在年終未可以後世厤法而定爲是年必閏九月也

多士

弗弔　弗弔二字蔡傳以爲未詳孔傳弔訓至弗弔謂殷道不至也顏師古翟義傳注言不爲天所憫弔宋林少穎主之或謂弔當訓善漢書五行志載哀十六年左傳昊天不弔服虔注云天不善于魯也經義述聞本此立論謂大誥弗弔及此弗弔皆當連下文爲義言此不祥善之天也春秋傳君子以吳爲不弔言伐人之喪不祥卽越語助天爲虐者不祥是也案孔訓殷道不至固晦澀不辭而以弗弔爲不祥善之天亦與應注義異詳應氏之意蓋謂天以昏之所爲不善故不從而善之與顏注所云不爲憫弔大指仍自不殊且作憫弔言于文法爲倒裝初未嘗不明白顯易林氏之力主顏說良有見矣

敢弋殷命　弋馬鄭王本皆作翼馬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敢驅取汝殷之王命也孔鄭乃作弋而正義及蔡傳從之尚書後案云騶虞詩壹發五豝毛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吉日詩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是翼驅同義也驅卽取故馬言取孔改弋非也尚書今古文注疏又謂翼猶掩也據釋鳥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證翼有掩義又生民詩鳥覆翼之謂以翼覆庇之是覆亦掩蓋之義又引說文自關而東謂取曰拚一曰覆也則翼掩覆取皆通義也案釋文云弋徐音翼或古弋翼字通故馬直訓取若從鄭作驅及作掩則須增字乃協又不若作弋者于義爲直捷也

惟帝不畀三句　孔注以惟帝不畀句屬之殷以下民秉爲句屬之周以惟天明畏句爲合言其效謂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此以爲字作去聲讀也後儒林之奇陳經皆主此說蔡仲默書傳則取呂伯恭意以此節三句俱屬殷解言天命之所不與卽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卽天心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人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秉謂如秉彝之秉執也此爲字讀平聲二說皆于經旨各有發明而蔡尤警切蓋天道幽微恐不能喻多士故以民言之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

大淫泆有辭　泆馬本作屑訓過也釋文云本又作佾裴光遠集綴又作㑪見汗簡尚書後案謂當从屑爲正多方言紂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與此相類桀紂同惡則此泆自當作屑也說文尸部屑字云動作切切也从尸㞕聲私列切方言云迹迹屑屑不安也江沅之閒謂之迹迹秦晉謂之屑屑或謂之塞塞或謂之省省皆不安之語也郭璞注皆往來之貌也又卷十二云屑往勞也郭注屑屑往來皆劬勞也觀說文方言解屑字之義正與引逸相反天欲民之逸樂聖人法天致治桀紂動作切切往勞不安使民不逸樂則其惡有辭也動作切切則過矣故馬云過也孔于多方旣作屑而于此妄改作泆且以馬過也之訓移屬之淫而訓泆爲逸其說非也案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泆蕩也蕩與馬氏過字同意則作泆于義亦通有辭者言其罪狀可指斥也呂刑鰥寡有辭于苗春秋傳臧孫曰無辭言已無罪狀以此觀之有辭之義可見矣

肆不正　肆不正句孔傳以爲紂不能正身念法是不正指紂言于上下文義欠融貫故蔡傳第以不正爲邪慝不正謂當遷徙也王氏肯堂顧氏錫疇皆主之謂自乃邑以人言肆不正以地言知此地之不正則不但法所必正亦理所當遷矣董氏琮則以肆當作肆赦之肆謂下文有率肆矜爾則此當言赦其罪而不治其餘黨朱氏祖義亦以肆赦而不盡正爲言不盡罰江氏聲直訓正爲殺肆不正謂天旣于殷而拂戾之非爾多士之由故不殺引周禮賊殺其親則正之鄭注爲證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云案董氏朱氏意謂殷已降大戾今爾雖有罪皆肆赦而不正以法其說亦通蔡傳以邪慝不正言其當遷此則以不正誅而起下當遷徙也觀此則江氏說亦足備一解矣

朕不敢有後　朕不敢有後句唐石經初刻後字下有一字後滅不可識或云本是誅字故傳疏皆作不敢有後誅蔡傳謂爲不敢有後命蓋對殷民說惟慮其或有後言故爲是戒諭之辭其意亦迫切矣林氏之奇呂氏祖謙朱氏祖義姚氏舜牧則皆以不敢後是就天命言謂我之所以急于遷徙者正以仰承天命而不敢有後時耳此又以後爲後時與蔡又異尚書後案于此存疑尚書集注音疏謂當作後命乃與篇末之文相應然如林呂諸家之說見聖人用意之厚而于上下文勢亦未嘗不順也

予惟率肆矜爾　孔傳訓率爲循訓肆爲故訓矜爲憐言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王充論衡人君于罪惡初聞之時恐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引論語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及尚書予惟率夷憐爾以夷易肆以憐易矜案釋詁云夷常也方言憐愛也汝潁之間曰憐古夷與彝通彝常卽故事是充說與孔傳合也故蔡傳從孔訓經義述聞則謂率當訓用肆當訓緩據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眚杜注云赦有罪及襄九年肆眚圍鄭注云肆緩也正義申之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也言予惟率肆矜爾者謂我惟用肆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不復簡迪在王庭也說與舊異而義尤的當可以補入注疏

奄　奄國名說文邑部奄國在魯括地志遂以兗州曲阜縣奄里爲卽奄國之地但曲阜乃伯禽所都奄在東征四國之數豈應在此鄭康成成王政序云奄在淮夷之北多方注云奄在淮夷旁當以此說爲正正義謂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則奄似遠于淮夷然顯違有心譏鄭凡鄭說多以私意駁之則所言亦未可盡信尚書後案謂奄之爲夷其證有二孟子言伐奄驅飛廉而下文以兼夷狄總承之則夷狄正指奄與飛廉秦本紀云中衍之元孫曰中潏在西戎生飛廉飛廉爲夷則奄之爲夷可知且奄與淮夷同叛正爲一類其證一也孔傳雖晚出然言成王遷奄于蒲姑蒲姑齊地近其國教化之地言其國則正與所兼對其證二也據此說則鄭以奄爲在淮夷之地者得之經稱昔朕來自奄者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多方序云成王歸自奄鄭云此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作今多士是成王卽政時作上距踐奄五六年追憶前事故云昔也

無逸　蔡傳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者成王卽位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篇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君之龜鑑也案無逸大旨此說盡之惟逸字史記作佚蔡邕石經于乃逸之逸作劮無淫于觀于逸作毋劮疑篇首亦必作毋劮但說文力部無劮字石經殘碑夷逸作佚漢書逸字多作佚而劮則未見未知其何據也

則知小人之依　小人之依孔傳以爲小人之所依怙蔡仲默謂依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諸家多同此訓近王尚書引之以依當訓隱引周語勤恤民隱韋昭注隱痛也謂小人之隱卽上文稼穡之艱難下文所謂小人之勞也依云隱者猶今人所謂苦衷也如孔傳則經文當增一所字且同一小人之依此訓爲依稼穡後知小人之依也又以爲依仁政前後異義蓋昧于古訓所以其說多歧也案依古通衣白虎通云衣者隱也說文云衣依也是依有隱義音又通哀孝經哭不哀說文引作悠亦訓痛聲王氏謂當作隱解不爲無據然蔡傳云于隱痛之意自可兼包孔訓依怙亦未爲失也

諺　字辨　乃逸乃諺字孔傳訓爲叛諺不恭正義引論語由也諺證之尚書撰異謂由也諺字本从口作喭五旦反集解引鄭氏說謂子路之行失于畔喭釋文畔音半反今本釋文改大書畔字爲叛而邪畔則依陸所見則本作畔喭此經改喭爲諺傳及正義改畔喭爲叛諺蓋始于衞包誤認喭諺爲古今字也王弼論語

注云㤟剛猛也剛猛與不恭義畧同後儒釋論語者謂㤟同諺因訓爲粗俗不知豈有見義必爲縕袍不恥車裘不私如仲氏子而可以爲俗者古書所引諺皆老成典型之言故說文曰諺傳言也絕無俚俗之解而從口之字義復迥殊因尚書字誤蔡氏遂以習爲里巷鄙語釋之皆由不識㤟嗲爲何語耳案劉逵魏都賦注叛換猶恣睢也則㤟嗲二字當亦有恣睢之意故王弼以爲剛猛作鄙俗訓似誠有未當也諺蔡邕石經又作憲此古今字　然詩無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則亦恣睢自喜之意撰異所駁當從之

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舊鄭訓久爰訓于暨訓與云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尚書集注音疏據說文云龜舊也白虎通龜之爲言久也謂舊與久義相近故鄭訓爲久爰于暨與俱釋詁文案孔傳云武丁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民出入同事蔡傳主之無將師役于外之說史記魯世家注引馬融云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亦不言將師役如鄭所稱則是征伐之事也或以易既濟高宗伐鬼方虞翻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也詩殷武毛傳殷武殷王武丁也鄭箋云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可爲高宗將師役之證然易詩所言未見是爲太子時事或高宗卽位後自宜命將豈能屢次親征則伐鬼方伐荆楚或亦有爲太子時奉父命出兵之事故鄭爲是說然此亦臆度非知其所必然也

言乃雍　言乃雍句鄭康成以爲三年之內時有所言孔傳則以爲出言在三年之外正義謂傳說爲是引說命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云除喪猶不言則在喪必無言矣尚書後案駁之曰經云不言特不出政非三年內竟如土偶也說命乃僞書云免喪猶不言者欲以起下羣臣咸諫之正如今日作僞文者挑剔翻弄法耳豈可作事實乎坊記上引論語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下方引高宗三年不言云云則非免喪後可知也雍鄭訓和諧史記作讙集解引鄭注云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坊記作言乃讙注云讙當讀爲歡聲之誤也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此與史記同但張所引果是鄭無逸注則既解爲讙又解爲驩必無此理或作讙者今文而作雍者古文也裴駰所采必鄭大傳注而于無逸仍作雍解各從其家漢儒傳經往往如此案惠定宇九經古義亦以作雍爲賈氏所傳古文尚書則雍讙字異夫亦可不疑矣

祖甲　祖甲二孔氏以爲卽湯孫太甲蔡據國語祖甲亂之與史記淫亂之言疑其非無逸者不應與二宗齊舉故其訓舊爲小人謂爲小人之行及處桐悔過而後起而在位爰知小人之依也蔡傳力辯其非謂此章舊爲小人與上爰暨小人作其卽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卽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又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明非太甲明矣此不從傳而從經而不義惟王復引鄭氏高宗後殿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而逃之民間之言爲證考辨詳確則注疏家謂以立年多寡爲先後不以世次爲先後與謂殷有祖辛祖乙太甲或可稱祖紛紛臆說其亦可以息矣

惠鮮鰥寡　惠鮮鰥寡馬鄭無訓孔傳謂加惠鮮乏鰥寡之人是以鮮作少解也尚書後案謂據文義宜以惠鮮相屬詁云鮮善也詩北山蓼車牽蓼皋矣蓼皆用此義然則此經亦當訓善音仙皋矣蓼所云以善道與我是也恩子衆發篇云文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以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𦗟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依放而長是正說此經之義也孔以爲加惠鮮之之人非是案蔡傳云鰥寡之人垂首喪氣惠鮮者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此解鮮字卽善字之旨而意尤醒豁過漢儒遠甚尚書撰異則據蔡邕石經及谷永傳惠鮮皆作惠下直以鮮爲于字之誤謂于字與羊字略相似又因下文鰥寡誤增魚說亦近似然古書引用多差互本文惠鮮與上句懷保爲對恐非字之訛也

日中昃　昃孔傳云日昳也正義易豐卦彖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昳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昳爲未言文王勤于政事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昊並言之尚書後案說文日部昳在新附注云日昃也國語楚左史倚相語子亹引此經韋昭注日昃日昳也與傳合說文昃字注云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此當云从日从仄仄亦聲徐鉉曰俗別作昊非是然汗簡亦有昊字蓋說文仄部云仄側傾也夊部云傾頭也二字皆阻力切又皆傾側象日西下且仄字篆文夨卽从夊故昃亦可作昊也離九三日昊之離荀爽云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昊欲言其勤政故兼舉中也案昃之爲字又通稷豐日中則昃孟喜作稷中候握河紀明禮備至于日稷鄭注稷讀曰側穀梁傳戊午日下稷范甯注稷昃也隸釋陽嘉墨碑日稷不夏析里橋郙閣頌劬勞日稷賈鳳別碑乾乾日稷皆曰

民之義蓋古字音同者多假借也

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譸張孔傳云誑也言君臣能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疏曰譸張誑也釋訓文孫炎云眩惑誑欺人也幻卽眩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說文言部譸字云詶也从言壽聲讀若醻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張流切予部引周書此文亦與今本同郭璞爾雅注則作侜張陳風誰侜予美彼箋亦以爲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釋文云譸馬本作輈後漢皇后紀竇后晉何后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譸亦作輈字又或作侏揚子雲國三老箴負桀覆餗姦先侏張李善注輈與侏古字通李斐據馬融尚書說侏爲輈也又郭忠恕汗簡謂嘲古文尚書作㑳今攷尚書無㑳字則所云㑳字卽譸字耳合諸說觀之譸侜輈侏㑳字體凡五變而音義皆同非有二也幻訓惑者說文予部幻字注云相詐惑也从反予胡辦切汗簡學云古幻字戸慣切見尚書而此字說文不載或亦是古文也

君奭　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阼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味本篇旨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君奭　君奭孔傳云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正義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亦云周之支族詩甘棠疏引皇甫謐說以奭爲文王庶子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王充則以召公爲周公之兄是先儒多如此說然史記所述世系據世本世本出晚周爲秦火以前書其言可信又莊三十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范甯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禮大傳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奭或出太王或出王季之別皆未可知故楊氏勛疏亦主史記同姓之說二孔云云爲不謬也或據說文皕部奭字云盛也从大从皕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謂醜者召公之別名然皕部又有奭字與奭相似有皕字古文以爲醜字皆从二目故史籀所作史篇以爲召公名醜其實因二字相近而誤非必有二名也

其終出于不祥　終釋文云馬本作崇訓充也祥石經作詳孔訓爲善言紂終墜厥命以不善故也尚書後案崇充釋詁文鄉飲酒主人飲崇酒注云崇充也樂記六成復綴以崇注云每奏一終爲一成六奏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是崇爲充義古文毛詩緝熙傳則訓崇爲終此經對上文基爲始故言崇崇卽終也祥訓善者說文示部祥字云福也一言善也易視履考祥釋文云本亦作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詳鄭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蓋古祥與詳通故蔡氏作祥據此則終崇祥詳字雖異而義初不異也惟經文既上我不敢知而言則此句自是疑辭孔傳以紂事實之似非經旨

遏佚前人光　遏佚前人光蔡傳謂遏絕佚墜文武光顯漢書王莽傳引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易佚爲失惠定宇謂古佚字皆作失外傳周語云淫失其身管子山國軌曰未淫失也秦詛楚文曰淫失湛亂道訓失爲佚春秋肆大眚穀梁傳云肆失也失猶逸也逸與佚同謂佚因也齊侯使國佐如師公羊傳云佚獲也釋文云佚一作失杜欽書傳云或三四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小顏云失讀曰佚皆佚作失之證案主父偃傳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遂行淫失皆以失爲佚是佚失字古固相通而蔡傳云遏絕墜佚則佚亦兼失義不必援古以戾今也

伊尹　鄭注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依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故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據此則不特阿衡保衡非名卽伊尹亦當時爲之號也按釋言云尹正也說文又部云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春秋繁露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于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是以其尹天下故稱尹說與鄭合又說文人部伊字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則伊字亦有取于尹治天下之義歟然太甲篇云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咸有一德篇云惟尹躬暨湯皆自稱曰尹則尹當是其本名又呂覽云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其君令㷄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子家說雖未可盡信而亦可見伊尹之稱古固有不以爲官號者矣

皇天上帝辨　經于伊尹言格于皇天于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鄭康成以皇天爲北極大帝以上帝爲太微中五帝是皇天與上帝不同也自王子雍以六天之說爲非而宋世諸儒皆云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則天卽帝帝卽天非有二義尚書後案鄭云皇天爲北極大帝者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以上帝爲太微中五帝者何休公羊傳注所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者是也春秋緯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星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

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北辰之神爲太乙名燿寳魄是爲天皇大帝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乙也然皇天得兼稱上帝上帝不得兼稱皇天伊尹聖人故言格于皇天伊陟臣扈功德不及故但格上帝俗儒以天帝爲一輙毀鄭氏以古訓考之皆非也案文燿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天皇大帝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即所云靈威仰等五帝也此爲鄭說所本然後案訓下行九宮則爲五帝歸太微仍爲太乙則名雖六天而實一也宋儒云云因未爲失是第緯書所載或有所受故備錄之以存古義焉

臣扈　臣扈見逸書篇名正義云據夏社序則臣扈在湯時已爲大臣不得至太戊猶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同名或兩字一誤也尚書後案謂大戊爲湯元孫爲世則五其間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及沃丁小甲雝己等則湯至太戊除太丁未立爲君凡九君矣史記于三代止表其世未詳其年晉有竹書紀年紀湯爲天子至太戊元年凡八十四年竹書出于束晳託言汲郡人不準發魏安釐冢所得其事怪誕不足信而臣扈至大戊歷九君壽必百餘歲百餘歲人上世常有不足多怪疏謂二人同名或兩字一誤皆非也江徵君集注音疏亦同此說是此臣扈不得謂非湯時臣扈也

巫咸　蔡傳巫氏咸名從孔氏安國說也馬融則以巫爲殷之巫鄭康成亦以巫爲巫官唐孔氏曰巫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然後漢天文志云湯則巫咸蓋星家有甘石巫咸二家故太史公亦謂殷家巫咸案書序稱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而此處經文曰巫咸乂王家是咸之爲治功在王室雖精微之蘊未知于格天格帝之業如何要其爲一代名臣足與伊尹等並垂不朽其不僅爲方技者流明矣漢書史記所云毋抑巫咸兼精天文之學爲後世星家所祖述故無是巫咸爲名氏當以孔蔡說爲正也

在昔上帝割二句　在昔上帝割二句禮記緇衣篇引作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今博士讀厥亂觀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爲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觀之集大命于其身也尚書撰異禮記所引周田觀文王古文尚書作割申勸寧王其句法與漢書注古文隔爲擊古文台爲嗣正同今博士讀者謂夏侯歐陽等尚書也集韻十四泰刉居太切割斷也引尚書刉申勸寧王之德云鄭康成讀夫鄭云割之爲言蓋也蓋是詞助謂割有居太切鄭讀則可易割爲刉而云康成讀則不可鄭注尚書何嘗有刉字惟宋次道家古文尚書及汗簡乃有之案古割字與害通大誥降割馬本作害與周篆體畧相似故緇衣誤作周而申與田勸與觀亦以字體相近而誤耳若作刉則與周絕遠也又割鄭訓爲蓋古蓋割字音通然義之虛實要不一例今蔡傳作割于殷以割字絕句似較舊解爲長也

咸劉厥敵　咸蔡傳訓盡劉訓殺咸劉厥敵謂盡殺其敵惟此四人之功也敵不指斥爲誰何孔傳云謂誅紂也經義述聞謂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㓕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近君奭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咸劉皆滅也猶言遏劉虔劉也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厤志竝云咸劉商王紂義與此同解者訓咸爲皆失其義矣咸與滅古字通文十七年左傳克減侯宣多昭二十六年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正義云咸諸本或作減字史記趙世家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皆謂滅絕也案劉字釋詁云克也或作鎦義同克亦即殺之意也惟咸字孔訓皆蔡訓盡諸家悉如此說述聞獨以滅字釋之所引甚爲有據至敵字江氏聲謂誅紂及憝國九十有九此亦本逸周書世俘篇恐未足徵信

誕無我責二句　誕大也誕無我責上蔡傳謂疑有闕文據孔疏體會周公語意只是勸勉召公大無責我之留而已收罔勗不及蔡亦以爲未詳呂氏祖謙收字一讀訓收斂之收勗訓勉言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勗勉成王之所不逮則耉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矣余氏芑舒從其說尚書集注音疏則云汝大無責我收斂我將自勉以企前人無有勗勉而不及者蓋公欲追配四人之功也此以收字屬上句讀而勗不及指周公身任其責言以懲乃后德咎修不逮實賴前後左右匡其不逮之文通之呂氏說于上下語脈尤爲脗合蔡傳顧不之取者疑事毋質蓋其愼也

汝明勗偶王二句　勗勉偶配也黃氏度謂元首股肱相配而成體也亶如亶聰明之亶信也乘載六命天命也此二句之指蔡傳與諸家大概相同偶王者謂三公副貳天子共治天下如耕之有耦也在亶乘茲大命言天之大命無人爲以乘載之則墜地矣故在乎並心一力以乘之也王氏充耘曰謂之三公則位不可謂不尊欲其偶王以乘茲大命則責不可謂不重武王命召公如此公乃欲去獨不思念前人之言乎此說兼情與義言之足補諸家之所未盡然偶王皆作與王爲偶言近江氏聲以偶王者偶俱侍王也謂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是偶俱侍王周公蓋並己責之矣此則不用舊解而立言有體亦可以備一義

罔不率俾　率鄭訓循俾訓使言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經義述聞謂此說殆失之汪撥爾雅俾從也罔不率俾猶文侯之命言罔不率從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魯頌言至于海邦莫不率從也大戴禮少閒篇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五帝德篇日月所照莫不順從義竝同蓋俾之爲言比也比傳曰比下[illegible]從也比與俾古字通故大雅克順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小雅俾滂沱矣論衡作比滂沱矣案俾與比通比又有從義述聞以俾字作從字訓實較舊解爲安然後知宋蘇氏蔡氏之不用鄭說而但以無不臣服釋之其見卓矣

多方

因甲于內亂　因甲于內亂先儒之說有四有訓甲爲狎而云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者鄭氏康成也有訓狎習災異于內外爲禍亂者王氏肅也有訓甲爲夾云外不憂民內不勤政因夾于二亂之內者僞孔氏傳也蔡仲默書傳則又訓甲爲始言桀于民所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也案芄蘭詩能不我甲毛傳云甲狎也箋云狎習徐仙民音胡甲反釋言甲亦訓狎則甲之爲狎而狎之爲習自是古義然芄蘭甲字程朱詩傳皆以長釋之是蔡傳始字之訓亦沿用師說義自有可通也至內亂鄭以爲淫亂說于情事爲近故蔡仲默云內嬖而呂伯恭直以妺喜之寵當之王孔云云殆不足據也

洪舒于民　舒孔傳訓惰洪舒于民謂大舒惰于治民也正義以下多從之近江氏尚書集注音疏謂舒當從古文作荼荼苦也言誕罔大耆惟進之任使虔職大爲患苦于民或讀荼爲舒甚且改作舒字非也自疏云舒古多作荼如考工記弓人云寬緩以荼鄭注云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禮玉藻諸侯荼鄭注荼讀爲舒遲之舒洪範稽疑一本作曰荼恒燠若故大傳云厥咎荼而鄭君解爲舒緩也若此文之荼則爲荼毒之荼非舒字也僞孔欲亂經因古書有以荼爲舒者遂于此文解爲舒而于洪範又改荼爲舒以作者匿其名而託于安國故不畏人之非議唐開元時改隷古從時字全無省錄惟據僞孔爲正故于此直改爲舒也案以舒當作荼而訓爲苦毒較舊說誠爲顯明然古字之不存于今者甚多必一一變而還之恐不免于駭俗矣

懫字辨　叨懫日欽之懫鄭康成云與懥同忿也孔傳亦訓叨爲貪叨懫爲忿懫攷說文至部𦤳字云忿戾也引周書有夏之民叨𦤳𦤳之作懫見陸氏經典釋文音敕二反又云說文作之二反尚書撰異謂懫字惟見于大學鄭注尚書本作𦤳與說文所引同衛包妄謂𦤳爲古字懫爲今字改𦤳作懫開寳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懫而小字則仍其舊是以云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懫字也集韻于六至兩云𦤳或作懫此正合未改釋文案懫字尚書後案亦引說文作𦤳爲證江氏聲集注音疏遂直改叨爲𦤳懫爲𦤳不思說文引經多與今本異字于注內云某古作某可也輒據以改經文則幾于妄矣

屑有辭　屑孔傳訓盡有辭謂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也蔡傳則訓瑣屑有辭謂與多士大淫泆有辭義同案多士淫泆有辭釋文云泆又作佾汗簡引裴光遠集綴又作㑭惟馬季長本作屑云過也惠定宇九經古義謂屑當作屑與㑭相近故誤作㑭說文屑動作切切也蔡訓瑣屑孔訓盡皆未當夫謂屑誤爲佾其說是也若屑字說文尸部云从尸㑭聲私列切即屑之本字今作屑者傳寫之差耳方言云迹迹屑屑不安也江沅之間謂之迹迹秦晉謂之屑屑郭璞注皆來往之貌也是動作切切固屑之始訓而瑣屑亦幾所得兼況蔡傳明謂與大淫泆有辭義同則過與盡之意皆可包舉毋庸據說文爲駁斥也

不蠲烝　蠲馬融云明也烝升也孔傳訓蠲爲潔訓烝爲進言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豫其謀不潔進于善也尚書後案謂馬云明升傳云潔進者詩天保篇吉蠲爲饎毛傳云蠲絜也烝之訓進釋詁文絜則明進則升三義亦通也案蠲釋文云一音圭天保詩蠲字釋文亦謂蠲音圭按呂覽飲食必蠲絜高誘注蠲讀爲圭說者謂三家詩本作吉圭爲饎故高誘讀從之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注亦訓圭爲潔是古圭與蠲義同也然蔡傳不蠲烝訓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則專主孔義

須暇之子孫　須鄭訓待郭忠恕汗簡云古文尚書作顉說文及釋詁訓待之字亦作顉其須字則注云面毛也蓋須本鬚鬣之須用作顉待者古字多假借也暇鄭本作夏義與暇同須夏之子孫言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以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爲須暇五年之證孔傳亦云天以湯故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暇如字正義則訓暇爲閒暇之暇案揚子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暇無逸不遑暇食隷釋載成陽靈臺碑作日稷不夏此古夏與暇通也而夏之爲義尚若大傳云夏之言假也玩鄭意暇正作假訓故其箋詩于皇矣上帝耆之云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周頌武遂云音不汲汲于誅紂須假五年皆直用假字詩釋文乃云假尸嫁反本又作暇段若膺謂作暇者淺人所改耳楚辭聊假日以偷樂一作暇與此正同正義顧以閒暇釋之失其旨矣

立政

常伯常任　常伯常任皆官名孔傳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也正義云三公臣之尊也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尚書後案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引揚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籍田賦注引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然則常伯即漢侍中而漢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亡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與孔氏三公之說絕異此官漢魏以下或用士人或用宦官胡廣侍中箴亦云惟文王克愼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箴中備引籍孺閎孺鄧通石顯宏恭董賢爲戒據此則並常任亦爲侍中之職又說文支部敁字云迮也从支占聲周書常敁常任音博白切迮爲迫近之義正與經左右義合疑以爲侍中者是也案傳三公六卿未知所本而侍中之說其證甚多但馬鄭經義皆亡亦難以臆斷至古文苑則載崔子玉北軍中候箴云赫赫將帥典總虎臣虓揚旅武闞然奮與贄衣近侍常伯之人此則因中候監五營諸校尉而校尉舊有虎賁故附會云然不可據也

茲乃三宅無義民　無義民孔傳以爲無義之民言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大用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乃能三居無義之民三居謂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其國之外蓋本舜典五宅三居言也經義述聞以義民爲邪民據說文俄字云行傾也小雅側弁之俄鄭箋云俄傾貌廣雅曰俄衺也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經意言夏先王謀勉用大順之德然後居賢人于官而任之則三宅皆無傾衺之民也案三宅字屢見于本篇皆指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言不應此獨爲五宅三居之宅孔傳以無義民三字碍難訓釋故不得不變其說以通之述聞駁之甚是但以義爲俄古音雖通而他無左驗亦未免臆度若從蔡傳以謀面爲謀人之面貌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于德宅而用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則于三宅字不必另生枝節義字亦不煩改訓而詞旨已暢然矣蔡傳之優于諸家此類是也

嚴惟丕式二句　惟思式法也三宅蔡傳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言湯于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丕治也宅諸家皆訓居陳氏大猷以爲居而安之之謂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專皆非宅也俊黃氏度以爲後來之俊可居此三宅者說與蔡傳儲以待用之意合蓋賢才之生本自無窮而國家不盡收得人之效者擇之不精而儲之不豫故也湯以嚴惟丕式用三宅復儲三俊以待後來之用說者以爲上虞夏后之所未及而下爲文武之所取法信不誣也

庶常吉士　庶常吉士蔡傳言在廷之臣無非常德吉士也呂氏祖謙曰人之相去何啻千百用之者大小亦各有方今合而謂之吉士蓋長短雖不齊要皆慈祥良善之人而不容一傾險儉刻者投足其間此文武用人之大法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孫氏繼有以庶常吉士總上立政以下並下二節蓋無德不可謂之吉即有德而不常亦僞耳非吉也惟文武克知灼見而後用之故自三宅以至百官無一非常德之吉士不特三宅可以事上帝長庶民而餘皆可以分天職佑民瘼矣此之謂得人之盛

三亳　三亳鄭以爲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正義云亳是湯舊都亳人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未知誰得尚書後案成皋即虎牢轘轅在緱氏縣漢志及續漢志並屬河南惟降谷不知所在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成縣縣有函谷關而宏農郡亦有函谷關以山谷深邃介連兩地故分載之意者穀城之南谷即降谷古讀降若洪聲轉而相亂歟成皋轘轅降谷與偃師皆附近故鄭以爲三亳亳北近大河就東西南三面推求其地雖無明文要必驗實而知也疏引皇甫謐說攷漢志梁國穀熟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云湯所都劉昭又引左傳注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于是張守節正義遂以爲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歐陽忞輿地廣記均以宋州穀熟爲湯之南亳而其實皆本于皇甫謐謐以孟子言湯居亳與葛爲鄰葛爲甯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創爲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遷西亳與葛爲鄰是居南亳時事見帝言釐沃序案隋唐之宋州宋之應天府即今河南歸德府水經注汳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歸德府商邱縣西四十里穀熟故城今在商邱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後微子封宋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謐說似非無稽故先儒多主之但馬鄭惟言湯嘗居商邱商邱初不名亳觀漢志于偃師言湯都而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謐因經云三亳造南亳北亳配偃師而爲三夫既爲三亳遠近宜相等乃商邱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與穀熟相去只數十里奈何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以充其數乎然則三亳之地仍闕疑焉可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一節　宅心三宅之心克者知之至信之篤之謂常事常任也司牧人常伯也不言準人者蔡傳謂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畧之也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吳氏澄謂惟能心其心故能于其官而得其人也以克俊有德陳氏雅言謂才德雖常事司牧之所固有然所以能究其用者實文王之克宅厥心有以啓之也諸說發明經旨最爲簡當蓋自古人君立政未嘗不欲其官之得人而在我之權度未精故在彼之底蘊未盡而且情僞可得而亂邪正可得而易位置之間不覺人官每至于相左也文王之心既與三宅之心契合無間則立茲常事司牧人而有德有才者有不竭盡其蘊而無敢或隱其賢也哉

亦越武王一節　此言武王能用文王之人又得知人任人之要也率蔡傳訓循敉功謂安天下之功義德德之人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吳氏澄謂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其於義德之人用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之謀其于容德之人從之而不敢違蓋拯民危急必資副裁之能謀安遠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繼志述事而不改其父之臣故父子並受此大大之基業也案立政言文王用三宅三俊武王率文王不言宅俊而言義德容德者呂氏枏以爲非有義德之才容德之量不足以居此三事蓋互文見義也又此字蔡邕石經作茲基作其作此者義之通作其者字之省易箕子之明夷蜀才本作其子是其證也

憸人　憸馬融訓利憸人謂憸利小人也蔡傳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案說文心部憸字云詖也憸利于上佞人也从心僉息廉切玉篇心部同釋文則云憸本作[illegible][illegible]字亦見說文心部註云疾利口也从心从冊亦音息廉切疾利口即佞是二字義同而音亦同故得兩通也然則下文勿以憸人應與此爲一例乃說文言部譣字注云問也从言僉聲引周書勿以譣人夫訓問則非此經之義古字多假借意此經古本或借用譣从言而義仍訓爲憸利佞人說文注前後矛盾殆偶有所不檢歟

司寇蘇公　蘇公孔傳以爲即蘇忿生謂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故稱蘇公正義成十一年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共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尚書後案小雅何人斯篇序云蘇公刺暴公也毛傳蘇畿內國名疏云蘇忿生之後蘇國在溫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等十二邑杜預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今河內縣是溫在京都畿內也春秋稱蘇子此云公者子爵爲三公也案漢書河內郡溫縣故國已姓蘇忿生所封與傳及杜注合溫縣今屬河南懷慶府隸釋荊州從事苑鎮碑管蔡蘇洪適云苑史言律謝皋蘇彼註以皋爲皋陶蘇爲蘇忿生此云管蘇謂寔言與忿生也由此觀之蘇公固善于刑法者周公所爲命太史用其法歟

周官

撫萬邦　撫萬邦言周王撫臨者萬邦也唐孔氏謂周制無萬邦大言之爾陳氏師凱曰周禮王畿千里外有九服每服五百里則每方五九四千五百合之爲九千里通王畿爲方萬里以開方法計之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則方萬里者爲方百里者萬矣以百里爲諸侯之國率之是九服之內可容萬國然周初會于牧野者八百諸侯王制所計亦止千七百七十三國故孔氏以爲此大言之非實數也案古人言一統之廣多以萬邦萬國概之猶九有四海之例彼周禮所載乃擬議規模云然固不可以爲萬邦切證即王制亦漢儒擬爲一代之法者非必古封建之數果有千七百七十三國也經中此類讀者會其意勿泥其辭可也

六年五服一朝　六年五服一朝二孔之說不同漢孔氏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謂六年五服同一朝會京師唐孔氏據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之文謂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一六年一朝之事又引左傳叔向所云歲聘間朝再朝而會以爲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一朝正合故宋元諸儒只信六年各以服數來朝而謂周官言五服不言六服者或要服遠不必如期而至也然周禮爲周公未成之書事多未及施用其中所言勢不能與他書盡合蔡傳故從安國書傳意而不用穎達說學者參而觀之可也

君陳

君陳　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坊記始曰君陳蓋周公子伯禽弟也然不言其所本故蘇氏軾陳氏少南皆以爲非謂以經證之武王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子之間皆見于誥誡之辭如是其詳且審也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于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乃無懿親之語若他人然決無是理也後儒主孔傳者謂安國以尙書起家在康成前而只曰臣名則君陳非周公子明甚右鄭氏者則以君陳篇舊佚梅賾所上古文尙書乃有之是其經文且不足信況孔傳之爲東晉人僞托其所言又安可據邪兩說互相是非未易辨其孰得但就鄭注觀之曰蓋周公子蓋者疑而未定之辭是鄭亦無以證其必然宜從孔氏者之多也

顧命

洮頮水　洮馬以爲濯髮頮謂頮面正義據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頮言頮是洗面則知洮爲盥手鄭康成則讀洮爲濯云浣衣成事也三說微殊攷說文水部洮字但云水名沬字乃云洒面也其洗面之義則于沬字發之而重文湏字云古文沬从頁郭忠恕汗簡頮古文沬呼沬切字乃加廾說文廾部云拱手也从𠂇从又居竦切今隸變作廾以會意例之洮面當用兩手則加廾似亦可通然說文實無頮字也鄭讀洮爲濯者段氏玉裁謂鄭以洮字不可解馬季長雖以濯髮訓之非由故訓故更爲濯字解爲浣衣事或乖而于字義必求其是虞翻駁之乃云天子頮面謂之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洮頮自是二事浣衣自釋濯字耳非統頮面在內也案頮與靧通故諸家皆云頮面惟洮字初無的義蔡傳以盥濯概之最當浣衣盥手濯髮孰得孰失不必泥也

奠麗陳教則肄　奠孔訓定麗音力馳反施也奠麗語類從孔義以爲定其所施之號令陳教謂陳其所以教之之道此說亦自平直呂氏祖謙陳氏雅言諸家多訓麗爲附麗之麗猶依謂土著也奠麗指養言陳教指教言如康功田功文王之奠麗也而武王亦散財發粟明德慎罰文王所陳之教也而武王亦惇信明義是教養兼舉也肄鄭訓爲勞諸家皆訓爲習言教養之事必先肄習肄習之从事理貫徹乃無所違也尚書今古文注疏獨據詩傳麗數也之訓謂奠麗是以日月星辰定七律之數陳教布陳教民習兵也引顏氏家訓論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爲陳字之證又引漢義縱傳注李奇訓肄爲閱及霍光傳光出都肄郎孟康注肄習也顏師古注謂總閱試習武備也爲肄字之證案奠麗陳教先儒之解所該甚多專以兵注一事言之不特偏于文義亦平險不倫不若從舊之爲安也

在後之侗　侗馬本作詷訓共孔傳及蔡傳均作侗孔訓侗爲稚蔡則訓爲愚愚與稚相近而愚猶醒豁故後儒多主蔡氏尙書後案據說文詷字注云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詷徒紅切謂以后爲夏后此乃孔壁古文眞本僞孔改作在後之侗訓爲自謙之辭其說非是引祭統鋪筵設同几鄭注云同之言詷謂訓同爲詷亦取共義又云襄十三年左傳以屬諸夏定十年裔不謀夏蠻夷猾夏立政伻我有夏皆謂中國爲夏釋詁以后爲君則夏后之詷蓋謂中國君長之所共尊者謂天子也按說文所引彼固自以爲孔壁古文而訓侗爲共訓夏后爲中夏之君義頗迂辟且古后後字通安知許叔重之意定作如是解邪

數重篾席　數布也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再重則此四座所設重席皆三重舉其上所數而云重知下更有席也篾席鄭康成云析竹之次靑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馬融則訓篾爲纖蒻王氏肅謂纖蒻苹席蓋蒲席也孔傳篾桃竹枝數說不同尙書撰異據說文篾纖蒻席也此合下文底席爲言底席爲蒻苹篾則蒻苹之纖細者耳方言木細枝謂之杪江淮陳楚之內謂之篾郭注篾小貌也鷦鷯謂之篾雀可見經文本作蔑諸家故以纖蒻釋之衞包因孔傳訓爲桃枝竹遂改蔑从竹而開寶中陳鄂等又依以改釋文胥失之矣案馬但言纖蒻王氏乃加苹字而以蒲席通之未詳所據鄭康成未見孔傳者也亦以篾爲析竹之次靑者則孔氏桃枝之訓必有所本惟古無篾字撰異爲衞包所改理或然也

河圖　河圖出河水者鄭注易繫辭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是河圖出于河也王肅孔傳以爲八卦疏引漢五行志爲證宋元以下諸儒皆同此說惟尙書後案謂鄭氏注泛言帝王聖者所受則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一伏羲也墨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顚來賓河出綠圖沈約宋書符瑞志周公攝政七年與成王觀于河沈璧禮畢榮光出河靑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之則周家亦世受河圖今成王初崩前代河圖俱在皆當傳寶之不但陳本朝所受故鄭廣指帝王聖者言也案河圖之爲八卦久成定論後案本鄭氏意而推廣之亦足備一說至若俞氏玉吾以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列謂河圖亦玉特玉之有文者爾此闕臆造迷焦弱侯皆是之不足據也

綦弁　綦馬本作騏靑黑色也鄭亦云靑黑曰騏引詩我馬維騏爲證王肅乃作綦而以綦爲赤黑色孔傳則又云綦文鹿子皮也尙書後案攷說文騏字云馬靑驪文如博綦也騏是黑色故鄭謂騏弁之色如馬騏文也王氏作綦而僞孔从之詩曹風其弁伊騏鄭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夏官弁師正義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引詩作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璂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綦以玉爲之而顧命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于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于四人騏弁上云二人爵弁服爵弁則是士也又弁師云卿大夫之皮弁不言士之皮弁則士皮弁無綦飾可知故彼注云士皮弁之會無結飾大夫皮弁無玉綦飾則顧命士之皮弁正是第作靑黑色非綦王之皮弁矣案此主馬鄭而考核頗精孔從王氏改騏爲綦又昧士無綦飾而以鹿子皮當之直不可爲典要

銳　銳鄭孔皆云矛屬蔡仲默書傳謂銳當作鈗據說文鈗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允聲引周書一人冕執鈗讀若允爲證尙書後案亦以說文所引皆眞古文鄭必與之同僞孔妄改爲銳唐人不識字並所引鄭注亦作銳非也尙書撰異則因玉篇無鈗字有銳字與鈒鏦鏦鋋以類相從注云銳徒會切矛也又戈稅切謂野王所據尙書當本作鈗而廣韻十七準亦無鈗字十四泰銳字杜外切亦云矛也集韻及毛氏禮部韻畧黃氏韻會音義皆與玉篇合然則作銳而讀如兌自六朝已然野王法言皆無鈗字則說文古本鈗字有無未可知也陸氏釋文銳音以兌反不言說文作鈗疑德明時說文亦未必有鈗字張鎰校漢書始引說文作鈗同徐楚金本而其字廁于鋋小矛也之下錟長矛也之上似讀說文者據周書別本補此字又比傳鄭孔矛屬之訓而廁之諸矛之間耳據此則經文銳字其來已久非孔傳所竄改也

同琄　上宗奉同琄上宗卽太宗諸家說同惟同琄馬融以爲一物同者大同天下鄭康成云一人奉同一人奉琄同酒杯也孔傳同爵名琄所以冒諸侯也皆以同琄爲二物案虞翻別傳翻奏鄭解尙書違失四事其一云顧命執琄古冒字似同久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酒栝誤莫大焉馬融注亦以同爲大同天下今經益金作銅字訓詁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詳翻之意因說文玉部琄字古文作珇遂以爲本無同字緣今文作琄傳寫分爲兩字遂誤作冃琄後人以冃似同復誤作同琄馬雖不能覺同爲誤而訓爲大同以同琄配介圭尙爲近理又據所見別本有同旁益金而訓爲璽者故謂二說雖皆不得猶愈于元也近王氏鳴盛段氏玉裁皆謂仲翔此駁大謬不然蓋鄭訓同爲栝則上宗奉同王受同太保受同皆如貫珠倘如仲翔改作冃則三宿三祭三咤者爲何物乎豈琄可以酌酒乎况冒是鎭圭重器奠于坐以示王之爲主者也乃于獻酬行禮之際迭相授受不幾同兒戲乎况璽起秦漢周初安得有之而乃云猶愈于元乎觀此辨則蔡傳之仍從鄭孔亦以虞說爲不足信也

王三宿三祭三咤　宿鄭訓肅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三宿三祭三咤謂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也鄭之意蓋以肅宿字通而肅有進義故解爲徐行前說太紆曲蔡傳因本王子雍及二孔氏訓宿爲進爵祭爲祭酒咤爲奠爵謂禮成于三故三宿三祭三咤也元明以來多從之惟陳氏櫟以咤字从口疑當从蘇子瞻以咤爲至齒不飲與嚌同義之說後考字書見詫與吒同音陟駕反訓祭奠酒爵正與禮注音釋說文作詫之言相符始以咤訓奠爵爲不可易謂嚌本詫字傳寫訛耳若與嚌同義則此處何爲君咤而臣嚌且與呂氏太保飲福不甘味王飲福亦嚌之說不合矣案尙書集注音疏謂宿常作茜茜字或作縮誤省爲宿于義亦通咤釋文音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說文音富故切讀與釋文妬同二音雖殊而以爲奠爵初無殊也故後世多主二孔及蔡傳

康王之誥

誕受羑若　羑若蔡傳以爲未詳蘇氏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也呂東萊亦以羑爲羑里言文武之所成就蓋自羑患艱難得之或曰羑若卽下文之厥若也案釋文云羑馬融訓道孔傳亦云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正義謂羑聲近猷故訓爲道也尙書後案謂大雅板篇天之牖民傳云牖道也尙書大傳文王有四鄰以免于牖里之害又齊傳云太公與三子見文王于羑里則羑與牖通道德經不覩羑見天道羑今本作牖羑之訓道蓋古義也一說羑進也言天改殷之命惟文武大受而進順之此據說文羑進善也爲說要于經皆無的證故蔡氏云未詳也

張皇六師　皇大也六師六軍也夏官凡制軍王六軍詩大雅常武云整我六師棫樸云六師及之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竝以六師卽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軍師通稱也張皇六師謂大戒戎備也蔡傳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尙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于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繼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艱上下恬安甚至于口不言兵亦異乎召公之見矣張氏九成則謂周自祖宗以來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間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也施于康王之時則可不可泛施于新主之時也此二說皆切時勢之言而張氏不可泛施于新主云云其爲後世慮者深且遠矣

冏命

今予命汝作大正一節　大正二孔氏以爲太御之官蔡傳以爲太僕正後儒從孔者曰太僕下大夫不得爲正周禮大御中大夫最長下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正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是大正非太僕也從蔡者曰周禮太僕王眡治朝則正位眡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各執一見要于文義俱合故夏氏僎謂宜兩存之也愚乃后德交修不逮者蓋公爲進見有

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未易犯其顏色無間者知其情性故不難糾其過差也且救過于未發之時與救過于已發之後其難易又自相懸此懲德交修所爲不能不望之侍御僕從之職也

呂刑　此書穆王之言而名呂刑者王氏炎謂呂侯爲王司寇言于王王命之參定刑書乃推作刑之意以訓四方司政典者故以呂刑名之蔡傳案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一語而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未嘗贖也五刑惟流宥鞭朴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許其贖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其一篇之中哀矜惻怛猶可想見三代之遺意焉

甫刑　呂刑篇孝經禮記及書傳引之多作甫刑正義云大雅崧高宣王之詩也云生甫及申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也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耳尙書後案國語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說文呂字云呂骨也象形昔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崧高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岳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申齊許皆其苗胄洪适隸釋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其先四岳出自炎帝是族毓申呂姓與據此諸文則呂之命氏實當唐虞之際呂侯是其苗裔其後又有改封于甫者後人因其子孫稱呂侯爲甫侯遂竝呂刑亦變稱甫刑也案此申正義意而說尤詳盡至甫國所在據王符潛夫論謂宛西三十里有呂里史記徐廣注亦謂呂在南陽宛縣西水經淯水篇宛西呂城四岳佐禹治水虞夏之際受封于此則呂國之在宛縣固無疑也

耄荒　耄荒孔傳以爲耄亂荒忽蔡傳從之釋文云耄本作䒜毛報反王氏鳳喈謂說文無耄字但有䒜字見老部云年九十曰䒜从老从蒿省聲䒜古亦無此字殆卽䒜字之誤賈昌朝羣經音辨乃云呂刑耄鄭音毛似鄭本作耗者今攷之鄭必作眊也說文目部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則呂刑當亦同之以眊作耄假借字也眊與耗相似昌朝不知而云耗耳段氏若膺謂漢書刑法志正作眊荒又周禮一曰幼弱二曰老眊武帝紀哀夫老眊平帝紀眊悼之人彭宣傳年齒老眊眊皆耄義則眊之可以爲耄明矣案髦古又通旄鄭周禮大司寇注引書王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孟子反其旄倪皆髦作旄之證而髦字惟大禹謨一見然說者謂大禹謨乃僞書則說文所據恐亦非孔壁之眞本也

蚩尤惟始作亂　鄭康成以蚩尤爲黃帝所伐者孔傳以爲九黎之君或據史記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暴虐黃帝乃興戰于涿鹿之野擒而殺之及楚語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之文謂蚩尤在炎帝末九黎在少昊末二者不得同時孔穎達申傳謂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在故下至少昊末更復作亂此論甚辯然據鄭氏曉云黃帝滅蚩尤于涿鹿之野在北部九黎三苗皆南蠻今南蠻多黎種是蚩尤之不可爲九黎不獨其時勢之不合也二孔氏之言疑未足恭信

鴟義姦宄　鴟義姦宄鄭康成謂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孔傳則訓義爲鴟梟之義尙書後案云古儀字作義故鄭以爲儀狀傳以爲鴟梟之義鴟梟有何義邪其說非也經義述聞則謂義古音同俄說文云俄行傾也馬融注鴟輕也鴟者冒沒輕儳則義者謂傾衺反側也大戴禮千乘篇說司寇治民之事有曰盜曰義曰媟曰賊曰閭曰讒諸名皆是寇賊姦宄之事其所謂義卽鴟梟之義也管子明法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亦謂大姦傳訓爲仁義之義不可通也案義訓爲儀亦訓爲俄二說皆有據然釋文云義亦作誼上二說有以解義字於誼字恐仍無解也又王符潛夫論云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矯虔所說卽此經之文而以鴟爲消尤不可解當是梟字之譌

奪攘矯虔　奪說文引作敓彊取也有因而盜曰攘矯虔鄭訓撓擾引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規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孔傳則以爲矯稱上命若固有之盜以釋詁訓虔爲固也案虔劉我邊陲成十三年傳文杜注云虔劉皆殺也彼疏云劉殺釋詁文方言云虔殺也重言殺者圜文耳是虔之爲殺乃正訓孔傳固字之訓雖有釋詁可憑然漢書元狩六年詔矯虔吏乘勢侵暴孟康注訓虔爲固復引韋昭詐稱爲矯強取爲虔之說則亦以固義爲未安也又矯字撰異謂當作撟據鄭周禮司刑注作撟虔賈疏引呂刑文亦作撟虔說文云撟舉也一曰擅也衆經音義與說文同字皆从手自淺人以从矢爲矯詔字顏師古用其說故釋武帝紀云撟與矯同而不知非也此辨無關大義而亦學者所不可不知

折民　折釋文云馬鄭王皆音悊馬融云智也漢刑法志引此書亦作悊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顏師古注悊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習知禮義然後用刑也案悊之訓智見爾雅釋言說文口部哲字重文作悊張參五經文字口部亦云哲悊同是哲悊音義竝通故馬訓悊爲智也孔傳則作折斷之折尙書後案謂伯夷以禮導民使智不主決斷不如馬說爲長尙書撰異據潛夫論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四八目則作制民惟刑惟墨子書作哲又漢志以制止訓折亦非智義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悊小顏又取馬鄭說注之殊失班意觀以則蔡傳之從孔作折而訓爲折民之邪妄非徒依文訓義者比也

農殖嘉穀　農孔訓農畝農殖嘉穀言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蓋以生訓殖以善訓嘉也諸家說大抵同此惟經義述聞謂農當訓勉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引大戴禮五帝德篇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謂大務勤卽勉殖之謂也又引廣雅云農勉也及襄十三年左傳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大匡篇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爲古人謂勉爲農之證案農作勉訓固非臆造但昭十八年左傳學猶殖也不殖將落杜預注殖生長也農之殖苗曰新月益云云是訓殖爲生而以農爲農夫義與此同諸家故訓殆未可厚非也

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蔡傳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言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于權勢之人亦惟得盡法于賄賂之人此從孔傳非絕于威惟絕于富世治貨賂不行之說也近王氏引之訓訖爲竟又訓爲終富讀曰福謂威與福相對爲文言非終于作威終于作福也下文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正是訖福之義傳以貨賂釋富字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也案衰亂之世權勢得志賄賂公行典獄不得其人非爲威脅卽爲利誘故下文五過之疵重以惟貨惟來可證之諸家多從孔傳非無因也然王氏所言以洪範作福作威威福對言例之亦于情事爲近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蔡傳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言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也經義述聞謂擇當讀爲斁說文云斁敗也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于其身也本元之挩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可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然則邪哆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又蔡邕司空楊公碑用罔有擇言失行在于其躬擇言與失行竝言蓋亦訓擇爲敗也案表記引此書彼注云外敬而心戒愼則無有可擇之言加于其身孝經口無擇言說者亦以無可擇釋之若訓擇爲敗義雖得通而須改字乃協恐不可從

庶有格命　格鄭注訓登登命謂壽考孔傳訓至謂庶幾有至命二說格字不同而命之爲壽考則一也孔穎達則以格命爲至善之命蘇氏軾薛氏季宣又以格命爲格天之命不作至字解與下文敬逆天命相應數說參差近王氏經義述聞謂格當讀爲嘏逸周書用能承天嘏命爾雅云嘏大也君奭其集大命于厥躬與此同義古格嘏字通士冠禮孝友時格鄭注云今文格爲嘏少牢饋食禮以嘏於主人注云古文嘏爲格是也案格字蔡傳從孔訓至而未詳至命之義今王氏作嘏讀雖有破字之嫌而于諸家說義可包舉是亦可謂善通說經之窮者也

告爾祥刑　蔡傳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陳氏櫟陳氏雅言諸家皆作禎祥之祥解惟鄭康成注作詳謂審察之也案後漢書劉愷傳鄭氏周禮注引此文祥俱作詳蓋古者祥詳字通如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亦作詳君奭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作其道出于不詳皆其證也以下文三言何設爲問辭以致其疑又三言非設爲答辭以致其決皆有詳審意鄭氏作詳訓爲審察于義亦通然如蔡傳所云刑期無刑則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天下之祥孰大于是諸儒皆不用鄭說姑抑以作祥字解者其義尤深長歟

惟貨惟來　貨諸家皆訓貨賄惟來字有三說釋文云來馬本作求謂有求請賕也孔傳則以來爲舊相往來蔡傳亦如字而云來干請也後儒多用蔡說近惠氏定宇王氏鳳喈皆據漢律請爲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寇謂漢律受賕之條卽此經所云惟貨又有聽請之條卽此經所云惟來也來字當從馬作求爲是案說文貝部賕字云以財物枉法相謝也从貝求聲馬說誠爲有據但以來爲求而訓爲請賕于惟貨句義複且于請有不盡以財物者而于請之義亦卽與求無殊是諸儒之從蔡傳以不特孔說可包而馬氏意亦可于言外得之初不煩改字矣

惟貌有稽　惟貌有稽說文貌作緢注云旄絲也从系苗聲周書曰惟緢有稽武儀切玉篇系部緢字亦音莫交切而訓爲旄絲尙書後案謂說文緢字義類相從緢字次細字下細字次纖字下而纖訓細細訓微則緢訓旄絲亦微細之義僞孔不得其解而改爲貌非也郭忠恕汗簡緢亦釋爲貌云出古文尙書亦惑于僞孔

而誤經之意謂罪狀誠實求論僉同且察其情至微細之處皆有所考合然後刑之王制云刑者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是也此以繙不可改爲貌也尙書撰異據史記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非謂以伏生尙書讀之也謂以今字通其假借之法故訓之理也此句尙書本作緢安國以今之文通之讀爲貌之假借乃更爲貌字如周官故書作某何人讀作某自鄭之注時已改從讀作之字而非故書之字矣孔雖僞傳亦多舊說故釋文正義不言馬鄭說惟貌有異解也此又以作貌者爲是也案廣韻緢草教切集韻眉教切竝音貌則緢之通貌先儒必有所受而說文本訓義亦得通分別觀之可也

剕辟　孔傳刖足曰剕正義釋詁云剕則也李巡云斷足曰刖尙書後案剕字說文所無惟足部云跸刖也从足非聲刖斷足也从足月聲刀部字則但云絕也然則剕當作跸刖也伏生書傳作臏則是今文周本紀亦作臏漢刑法志引剕罰之屬亦作臏則剕之屬說文髕字云厀耑也从骨賓聲孫子列傳龐涓召孫臏以法斷其兩足太史公自序亦云孫子臏腳則臏是剝去其厀骨使不能行故云斷其足也公羊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臏爲刖司刑注亦云周改臏作刖虐本苗民虐刑皋陶改作剕至周又改剕作刖書傳云臏者舉本名據此二條則跸起皋陶是肉刑已有之或謂象刑犯臏者槩改棠饋甚之非也案臏爲剝去厀骨則剕疑是斬趾而周改剕爲刖似剕與刖又有異與說文以刖訓跸者不同不知二法究何所分也

其罰百鍰　蔡傳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釋文鍰戶關反小爾雅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謂之鍰宋成曰舉三兩鍰六兩鍰史記作率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索隱云舊本亦作選漢書蕭望之傳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滯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注選音刷金銖兩名師古作鋝鋝即鍰也惟說文以六鋝爲鍰一鋝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分鍰與鋝爲二品案周禮冬官冶氏戈矛戟皆重三鋝若說文以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二爲鋝戈矛戟之重止三鋝則太輕而不足信故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鄭康成亦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可見漢儒皆以鋝爲鍰如顏師古說也第鄭以六兩有大半兩爲鍰則一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較諸家爲有奇零蓋康成精于算術又所舉者東萊之稱或于古不盡合耳若惠定宇九經古義引古尙書說以百鍰爲三斤恐屬傳寫之誤

上下比罪五句　比附也上下比罪先儒謂法無正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之意蓋三千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而損益之也無僭亂辭二句蔡傳以爲未詳或曰亂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謂舊有是法而今不可行者戒其無差誤于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可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蓋上比下比之際吏多因緣爲奸差錯妄亂實所不免故必內察以心外合以法內外兩盡情法相準而後無不允之患矣

輸而孚　輸而孚孔傳云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于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也正義輸寫也而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以告于王也蔡傳則分上下言獄成而孚謂獄成于下而民信之輸而孚謂獄成輸于上而君信之也兩孚字不屬巳言巳與二孔微異述聞則以成與輸相對爲文輸之爲言渝也謂變更也爾雅渝變也廣雅輸更也輸而孚者謂獄辭或有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所謂平反也獄辭定而人信之其有變更而人亦信之所謂民自以不冤也故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案春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穀作輸左傳作渝皆變更之義是輸與渝通也豫上六成有渝是成與渝反也如述聞說兩句一反一正互相補備二而字皆轉語辭觀二孔之以下而訓汝自亂其例者相遷就矣似此說經雖謂今優于古非過也

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總論　蔡傳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于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或曰錄文侯之命以重晉也夫晉莫盛于文公之世文公納襄王亦受弓矢爲侯伯而冊命不見于經安在其爲重晉也善乎呂氏祖謙之言曰此篇作于東遷之初由此而上爲文武成康由此而下爲春秋戰國乃世道升降消長之交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于苟且因循自然降爲列國然則錄此書于二帝三王之後者蘇氏以爲示戒鄭氏以爲與錄揭之本同意俱有得于聖人之微旨矣

費誓

費誓　費地名孔傳云魯東郊地蘇氏謂在東海郡後爲季氏私邑二說不同蔡傳兩存之謂時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于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呂氏曰伯禽撫封于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周公之家學于是可見矣薛氏季宣曰費誓一篇以戰則兵甲精練以居則營壘嚴整以動則軍無倖掠戰守則糧餉俱備而且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並興使敵

不知所向奮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奇未始不由于正兵法之善固無加于此者孔子錄費誓于周書之末以其同于王者之師歟

棐誓　費誓之費說文作棐从米比聲謂書有棐誓廣韻玉篇引之皆作棐尙書撰異以作棐爲誤謂北聲在之咍職德部比聲在脂微皆灰部古無从米从北之字左傳用秕稗也秕即棐之或體周官雍氏禮曾子問鄭注皆作棐尙書大傳則作鮮誓史記又作肸誓徐廣注肸一作鮮一作獮蓋古音讀鮮如斯讀獮如徙皆與肸音相近故轉寫差譌據裴駰司馬貞注則唐初尙書本作棐衛包因棐隸棐即季氏邑云云改爲費暨宋陳鄂等又並釋文改之而棐字遂不可復識矣案王氏鳳喈言棐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故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費伯率師城郎後并于魯爲季氏邑左傳公賜季友之田及費是也漢爲縣屬東海故城在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誓之地即在此非也此辨甚悉觀廣韻五至棐字注但言魯郊地名可知孔傳原文不以爲季氏之邑也

善敹乃甲冑一節　敹鄭訓穿徹之謂勿使斷壞也孔傳訓敹爲簡甲謂鎧冑謂兜鍪疏引世本云杼作甲冑兜鍪見說文經典皆言甲冑秦漢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然則傳文云云蓋據當時所知以爲訓也敹字之訓說文支部云敹擇也从支寮聲引書敹乃甲冑玉篇亦云簡也擇也皆與傳合要不若鄭義爲尤確也敹鄭氏云猶繫也干楯也王肅云敹楯當有紛繫持之紛陳師凱讀如獎謂周禮注紛如綬有文而狹弔精至也備乃弓矢正義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足數也鍛淬礪磨也戈戟也矛亦戟屬蓋蔽體則取甲冑扞禦則用干楯敵在遠則弓矢所及敵在近則戈矛所交敵互進而短兵接則鋒刃紛出而迭應也或疑仁義之師制挺可撻堅利晉侯何屑于甲冑弓矢如此不知善戰者務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陸氏鍵謂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故不得不於此凜凜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孔傳淫訓大舍去聲云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疏曰周禮充人掌係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係于牢芻之三月鄭元云牢閑也牧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閑此言大舍牿牛馬是出之牢閑牧于野澤也說與鄭康成訓牿爲桎梏之牿謂施牿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者不同尙書後案說文牛部云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引此經音古屋切又牢字云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匝也晉刀切傳用說文義以牿爲牢疏引充人以爲牛閑恐謂軍行之牛馬更番放牧以休其力安得從牢而出故鄭破牿爲梏而謂是桎梏之梏也大畜六四童牛之梏鄭彼注云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也又答冷剛問謂牛無手以前足當之牛如此馬可知故云施梏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與侯通也案此力主鄭訓然軍行處雖未必有牢閑而亦豈無避風雨之所以平日養牛馬之圈目軍中收斂之地義自得通且牛馬而補其前足尙能行乎故大畜注通儒多駮之是則二孔氏云云正未可厚非也

杜乃擭敜乃穽　擭釋文云本又作㲉華化反徐音戶化反敜徐音乃協反又乃結反穽在性反鄭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作鄂也杜王肅訓閉謂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敜塞也穽穿地爲之所以陷獸恐害及牛馬故使閉塞之二孔說大概相同尙書後案周禮雝氏云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鄭彼注云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穽淺則設柞鄂于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書杜乃擭敜乃穽時秋也賈疏柞鄂者柞于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之謂之柞鄂國語鳥獸成設穽鄂韋昭注鄂作鄂所以誤獸是也案說文手部云擭搫擭也搫擭不正也又布擭也又握也从手蒦聲一號切井部云阱陷也从阜从井井亦聲疾正切又重文穽字云阱或从穴引中庸罟擭陷阱是擭與阱常相連也杜閉敜塞並見說文經之意以牛馬行時人爲之備不虞傷乎擭穽今牧放故戒其傷也

三郊三遂　王氏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遂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孔傳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時楨幹道近也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時也正義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四郊在王國百里之內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之制亦當如此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于郊故以郊言之三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幹也尙書後案殿之曰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邑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淮夷徐戎兩寇並發其勢甚急故悉起鄉遂之兵歷之然猶不至總徵境內也王

廣譯謂東郊留守故不言四傳疏曲附之已非經旨傳釋謂諸侯之兵皆在而但用晉人以時輪楨道近尤爲支離案此本小司徒疏及春秋成公元年疏似較王孔之說爲的當從之

秦誓　蔡傳晉敗秦師于殽因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此從孔傳說也據書序誓作于敗殽之年明甚左氏春秋僖傳三十三年亦秦穆之三十三年也是年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雖不言作誓之事然晉歸三帥穆公郊迎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當是時其自悔可知乃復有彭衙之敗濟河之師此後之說者每責秦穆知悔過而不能改也惟史記載穆公自敗殽之後至三十六年伐晉晉敗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仁山金氏以史既有明文是誓作于封殽之日而非敗殽還歸之日矣要之作誓歲月孔傳與史記雖記載不同然秦穆之事緣起于殽則諸書皆合也

民訖自若是多盤　孔疏訓訖爲盡自爲用若爲順盤爲樂蔡傳則訓盤爲安民訖自若是多安于徇己蓋本朱子人情多要安逸之意也應氏鏞亦以若是爲猶云如此民天下之人也言凡人之情未有不知善之當爲過之當改然悠悠度日多汨沒于盤遊宴安之中歲月侵尋忽不知其已老矣盤之爲樂以他篇觀之若盤遊無度不敢盤于遊田皆未有以爲善者也姚氏舜牧曰人情多自是故雖予知過多自遂故雖于改過皆多盤之病穆公以已前不受人言致喪師辱國故有味乎此言深用以自悔耳觀諸家所論則聖人之重悔過其垂戒也深矣

則曰未就予忌　未就予忌孔傳云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就我所欲反忌之耳如此說似以未就予三字爲句而忌又爲一句也後案謂說文心部云惎毒也从心其聲引周書來就惎惎今周書無此文當是來與未形相似忌與惎聲相近而誤其義則不可詳矣撰異云惎字在左傳有同說文訓毒者如惎間王室惎滕能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惎之脫扃西京賦天啓其心人惎之謀是也教之訓則惎與諆同毒之訓則惎與忌略同說文當作周書曰未就予惎惎教也而脫誤與經義違聞則撰異雅惎意表也廣韻惎志也未就予忌者未就我之志也蓋穆公志在襲鄭而蹇叔不肯由從當時惜其未就已意故云未就予忌作忌者字之假借耳案忌之作惎本無正訓必求其通則訓教訓志皆于情事爲近並存之可也

番番良士二句　番番孔傳訓爲勇武旅訓衆愆謂過也尙書後案桑本記節錄此篇之文云黃髮番番則番番當爲皤老之義故張守節正義云番番當作皤皤白頭貌易賁六四皤如王弼注云素也說文白部云皤老人白也僞孔以愆高詩申伯番番爲武勇之義遂云勇武番番之良士夫既云勇武何下文又曰旅力既愆乎旅與呂同說文呂字云脊骨也重文作膂云篆文呂从旅从肉脊骨爲人身之幹所以統會諸骨故脊强則身健此良士頭已白故脊不强也案孔傳說不特于旅力既愆須加轉折文義乃貫且與下文仡仡勇夫句贅複故蔡仲默棄夢得諸家皆以老貌釋之

惟截截善諞言　截截馬融訓爲截訓者要因破諞爲偏而訓爲少少謂辭約指明所以申者要之義也孔傳則以截截猶察察截截善諞言謂察察便巧善爲便佞之言尙書後案莊子人間世篇巧言偏辭釋文引晉權譔本作諞音辯是諞與偏通故馬有是訓也說文言部云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截截善諞言論語友諞佞鄭注云便辯也謂佞而辯孔故以爲便巧辯佞之言也據此則二說皆可通而說文戈部戔字下云戔賤也从二戈亦引書戔戔巧言音昨干切公羊傳又引作諓諓善竫言何休注諓諓淺薄貌竫猶撰也劉向九歎諓人諓諓王逸注諓諓讒言貌引書又作諓諓靜言諸書所載文字互異以國語賈逵注諓諓巧言也例之則諓諓即戔戔亦卽截截何云淺薄者非也靖卽竫皆撰之轉語撰者謂無實而能撰其語亦便佞意也

一介臣　一介馬融王肅皆訓爲耿介一介謂一心端慤者蔡傳訓介爲獨王樵曰謂獨立無朋也釋文介音界字又作个工佐反說文無个字惟竹部云一箇竹枝也今俗以个爲箇皆爲物之以枚數者又別作個而說文人部亦無個字也乃大學引經竟作个字陸氏彼處釋文云个古賀反尙書作介是俗學之盛自唐初已然惟文十三年何休公羊注引此猶作介云一介猶一槪也後漢杜詩傳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者非也或曰介當作砎豫六二介于石釋文云介古作砎說文硈字石堅也馬云一心端慤正石則堅之義案集韻石部砎字云硬也引孟子不以三公易其介亦古介與砎通之證則作砎亦可備一說

杌隉　孔訓不安言危也尙書後案說文𨸏部云隉危也从𨸏毀省徐巡以爲隉凶也班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杌隉讀若虹蜺之蜺五結反又阢石山戴土也从𨸏从兀兀亦聲五忽切石山戴土亦有危義也今本阢作杌易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薛作劓杌說文木部無杌字危部亦無臲卼字則此皆魏晉以下所造俗字古實無此字也說文出部黜字云槷黜不安也从出臬聲易曰槷黜五結反剌本劓字假借爲不安

槷字見鄭周禮注云是古文臬字又儀禮注以爲卽古文闑字今與黜連文爲不安是亦假借易之槷黜與書之阢隉音義並同特倒其文故字亦異此古訓也後人不識而改爲臲卼杌隉皆非也案此說頗詳蕭第古書轉寫多有差互讀者亦各從本經可耳

邦之杌隉一節　蔡傳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係于所用一人之非國之榮安係于所用一人之是此從孔疏用賢則榮背賢則危之說蓋申繼上節意也夏氏僎陳氏櫟顧氏錫疇諸家皆以一人爲指大臣言說同孔蔡惟薛氏季宣謂邦之安危一人之寵辱係之黃氏度呂氏祖謙亦謂寡謀敗事由我一人苟能改德圖新則邦之榮懷亦在一人而已此以一人爲穆公自責之詞雖與舊解異似于書旨尤切蓋穆公悔過當日不忘深自懲創愈以見向之輕信杞子逢孫楊孫之謀罔違蹇叔之諫皆由自取也

書經集解卷六終

詩經集解卷一　[illegible]明氏重校

蛩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詩一名三訓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illegible]

者承君政逃已志而爲詩所以持[illegible]

者關雎風始也鹿鳴小雅始也文王[illegible]

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鴈在申[illegible]

成功此爲三經賦者直陳其事比者[illegible]

鳴在辰爲天門出入聽候天保在[illegible]

亦出于緯書非經中要旨姑存其[illegible]

國風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illegible]

入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illegible]

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十三國爲

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存時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其次第孔氏穎達以國之大小政

之得失並詩之美惡封之先後分之未免近鑿夫二南關雎之三鵲巢之三樂師所常歌以下十三國非

所常歌故附之于後正不必曲爲之說也

二南　周南召南朱子謂文王治豐以岐周舊地分周召周召者采邑之名周公掌內治召公掌外諸侯

之治化皆南被故曰二南王雪山謂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采南樂

歌名大夏也取純陽二說不同或據儀禮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歌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不云奏周南

召南以駁雪山之非然季札觀樂有曰見舞象箾南籥詩亦有以雅以南之文則南爲樂名其說已古

不待引呂氏春秋塗山之女始作南音與水經注南氏有二臣力均勢敵競進爭權用分爲二國云云

然後見其有本也但義不若朱子之大故當仍以集傳爲正

關雎總論　關雎詩舊說不一魯詩云后夫人雞鳴珮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傷而歎之後漢書皇

后紀序主此春秋說題辭云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歎關雎以感之注云應門聽政之處言不以政事爲務

則有宜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顯宗永平八年詔及薛氏韓詩章句

主此然皆不言作于何人張超誚青衣賦乃直以爲畢公作羅氏泌路史又以爲畢公作困學紀聞則云武

周皆待旦宣王晏起關雎作諷是又謂爲宣王時詩案儀禮謂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

時已有此詩且果刺詩聖人亦不應以冠二南之首故毛傳鄭箋皆從小序作后妃思得賢女說蓋古者君

理陽教后理陰德賓祭之事皆后夫人供之而衆嬪御佐之非淑女不足以稱其職故未得則求思之深既

得則和樂之深此所以爲女德之盛而爲風教之首也朱子集傳以君子好逑之語非嬪御所能當且專主

一事于義爲狹因定爲宮人作持論硠宏遠矣然于次章三章究有難旋處宜後儒以小序爲不可駁者

之多也

雎鳩二字　雎鳩毛傳以爲王雎鳥之摯而有別者也與列女傳及文選注所稱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意

同後儒釋之說乃不一郭氏璞爾雅注云雕類江東謂之鶚陸氏璣詩疏云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

之鷲揚子雲許叔重皆云白鷢似鷹尾上白鄭漁仲通志又謂爲鳧類鄭谷詩鵜主郭璞謂鶚鳥不再匹

立則異處是有別也朱子集傳則從鄭說云王雎水鳥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案徐鼎臣陸農師均以爲匹

鶚性好峙立不移處所謂鶚立鶚取諸此則鶚之爲鳥有愼固幽深之意于之興之旨最合若夫鷺亦

名雎與鶚同類而別白鷺之別種不得溷而爲一至鳧類云云江淮間鳥未可以證周南所詠近遇氏

復京名物疏駁之甚已或疑鶚乃鷙鳥以釋雎鳩恐無和樂之意然毛傳摯字鄭箋訓至孔疏申之曰雎雄

情意至厚而能有別蓋惟至與別相反合之方見淑女之德取興之義固在摯不在鷙也

窈窕淑女　窈窕幽閒之意說文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方言美心爲窈美容爲窕淑毛傳云善也逑匹也舊

說自毛鄭以下皆以爲后妃思得淑女以自助而事君子惟匡衡正家疏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釋逑之

義而程子亦謂配字惟后妃可當於是朱子集傳遂以淑女指太姒爲處子時陳氏啓源稽古編辭之曰古

人文義如兔罝篇云公侯好仇是武夫可配公侯也假樂篇云率由羣匹是羣臣可配王也書召誥云讐民

百君子是君子可配民也豈嬪御不可稱配耶況以淑女爲后僅宜于首章耳若次章寤寐思服輾轉

反側指文王則是文王思淑女至臥不安席與月出澤陂相去無幾安得爲性情之正不指文王乃益無可

指其說實窒礙而難通矣據此則此二句誠不若舊解作后妃求賢女自助于樛木螽斯諸篇不妬忌之旨

猶可一以貫之矣

荇菜二字　荇菜舊傳從毛氏以爲接余或據蘇恭本草及陸佃埤雅以爲鳧葵陳氏稽古編謂周禮醢人注

魯頌毛傳並云茆鳧葵說文廣雅訓同是鳧葵卽茆卽蓴也與荇相類而實二草蓴葉圓荇稍銳而長字

本作莕乃重文爾雅莕接余其葉苻是也說文作莕萎餘夏有華或黃或白實大如窠梨中有細子陸璣

草木疏云叢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按酒案李氏樗亦謂荇菜是水有之葉似蓴可爲菹段氏玉裁說

文解字注直駁南方以蓴絲當萎餘者爲非是鳧葵之說誠不如毛傳之確第蘇頌圖經謂荇菜今人不食

醫方亦鮮用意古今習尚不同如內則所載食多用蓼而今人絕不聞有食蓼者之比乎又說文重文荇云

莕或从行同段氏注謂當依爾雅音義及五經文字作莕未詳孰是

左右流之　左右程子以爲隨水之貌集傳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用程子說也陳氏推申

之曰左右是尊此衆彼之義故曰無方嚴氏粲則訓流爲流水之謂于流水以潔之也陳氏啓源則音左

右爲佐佑佐佑助也謂嬪御助后妃求之也又云助義本作左右其左右手字本作𠂇又今用左右爲𠂇又左

手字而別作佐佑以當助義非古也詩無佑字而佐字見六月下武韓奕三詩餘則手義助義俱通用左右

字蓋衞包改作佐佑注有改之未盡者故雅俗互見也流毛傳訓求爾雅同朱傳釋爲順流而取之則經文爲不辭

矣案嚴氏訓流爲流於流水而潔之則既得之辭下章不應始言采之其說誠有未當若以集傳訓流爲侵

采義則泥也蓋順流而取得未可知之詞故爾雅以流爲求之訓本與毛傳不相牴牾陳氏必以訓求

爲是以順流而取爲非是亦辨其所不必辨者已

輾轉反側　輾轉反側毛傳闕鄭箋云臥而不周曰輾孔疏引書傳帝猶反側晨興證之是四字文義相同也

朱傳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說與箋疏爲異案此四字三見詩關雎兼言之澤

陂何人斯各言之而澤陂以輾轉與伏枕連文何人斯箋則卽以輾轉釋反側張揖廣雅云展轉反側也則

又取何人斯箋而側其文可見四字文義大同小異不甚分別集傳云云不知其何所本也又釋文云輾亦

作展呂忱从車展則輾之爲字始于字林故說文有展字無輾字近世趙凡夫作說文長箋謂輾字是報

字所改此恐不然報輾也尼展切與輾字音義俱不合也

左右芼之　芼毛傳訓擇爾雅訓搴孫炎注云皆擇菜也某氏云搴猶拔也郭璞注拔取菜也孔疏引其文又

衍之曰拔菜而取擇之蓋欲通兩義爲一然拔與擇原各一事合之終非確解故集傳從董氏廣川詩故以

芼爲熟而薦之稽古編重理毛訓謂詩芼字本作覒說文云覒擇也玉篇亦云擇引詩左右覒之古字多借

用毛云擇者本訓覒不訓芼孫毛以釋雅孔據雅以合毛皆過也此說誠爲有據但陳又以禮后夫人助

祭薦菹不設羹而菹乃生用不用熟如董說則直是羹矣此則過泥案內則芼羹注云以菜雜肉爲羹也又

雉兔皆有芼注云雉羹兔羹皆有菜以芼之是芼訓爲熟非董過臆揆且集傳以流爲順流而取采爲取而

擇芼爲熟而薦層次秩然義可兩存正不必是彼而非此也

黃鳥于飛　黃鳥毛傳云搏黍也孔疏引陸璣詩疏以搏黍與倉庚爲一物朱子以下皆從之近焦氏循毛詩

補疏獨以黃鳥爲卽黃雀非倉庚蓋以爾雅皇黃鳥爲一條倉庚商庚爲一條毛傳于黃鳥訓搏黍於倉庚

則訓離黃而不相通鄭康成注月令謂倉庚爲離黃而小雅黃鳥箋云黃鳥宜食粟亦不用月令注

義且食粟者黃鳥而倉庚則未聞其食粟故知黃鳥卽黃雀也案戰國策云黃鳥俯啄白粒與詩所言啄黍

啄粟者同毛傳綿蠻黃鳥云綿蠻小貌是毛亦以黃鳥爲小鳥故段氏玉裁諸家多謂焦說爲然方言云

鸝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鸝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爾雅皇黃鳥郭注云俗呼黃離留

亦名搏黍而爾雅又別出鵹黃楚雀倉庚鵹黃二條則搏黍之與倉庚似不得定以孔陸之說爲未是也

是刈是濩　是刈是濩毛傳刈字無訓濩濩煮之也孔疏濩煮釋訓文舍人亦以是刈爲刈取之是濩爲煮治

之孫氏炎則謂煮葛以爲絺綌以煮之于濩故曰濩煮非訓濩爲煮爾雅邢疏引郭云煮之于濩如孫郭二

氏之言則濩是器名而非煉治之名矣李氏黼平毛詩紬繹辨之曰刈已訓取無緣濩獨爲器釋文引韓詩

云濩淪也說文濩雨流霤下也則濩爲濩濩淋濩之貌與淪字同義毛之意蓋謂濩濩而煮故云濩煮之與

鵲巢維鳩方之傳云方有之也一例玉篇云濩煮也已不從孫郭義矣案古人訓詁多以所用之器爲所事

之名煮必用鑊故卽以鑊曰煮傳文本自該括其作濩者鑊字之假借耳謂煮不可當濩固非謂濩不可爲

器名亦未是集傳訓刈爲斬訓濩爲煮似亦以毛說爲不可易歟

薄汚我私　薄汚我私毛傳云汚煩也鄭箋煩撋之朱子集傳薄少也汚煩撋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

私燕服也毛傳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諸家皆從此訓惟煩

摑之義頗晦鮮陸德明釋文引阮孝緒字略以爲猶挼莏而煩字亦作擷玉篇云擷捋也摑本作擺周禮有

挼祭玉篇云摧物也捼說文亦訓摧从手委聲一曰兩手相切摩也俗作挼莎玉篇作挼廣韻云手挼莎也又周禮鬱齊獻酌注獻讀爲莎謂以醴酒摩莎泲之觀此則煩撋云云爲兩手相切摩以去污穢其義可瞭然矣

害澣害否　毛傳曷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鄭箋以爲無所偏否皆當澣之二說不同而毛義爲勝蓋上文以污澣對言此以澣否對言如鄭說則詞爲贅設矣孔疏右鄭以爲有問辭而無總結殆非文勢故不從傳不知澣濯細事不敢自專正見其尊敬師傅詩人設爲問答之辭特以形容后妃之心耳毛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自論澣濯之常非代詩人答也李氏黼平據釋文害戶割反曷何也謂如釋文乃注疏本則經文害字當是曷字乃得以何訓之然釋文未嘗言本亦作曷反復推求釋文曷上當有音字陸氏習箋爲解故云音曷何也然則此三字乃釋文之注校書者誤爲人傳若傳之意殆以宜釋害非以何釋害也案害曷二字古多通假如湯誓時日曷喪孟子引之作害喪毛傳當从經作害作曷者傳寫之訛李氏既引集韻害與曷盍並通乃復因爾雅盍訓合遂謂盍與宜字義近而斷傳之二宜字爲害字注脚曲亦甚矣惟以釋文曷上當有音字此則近理而可從也

卷耳二字　卷耳草名即今藥中蒼耳子也異名最多曰苓耳見爾雅及毛傳曰葹見離騷曰葈耳見廣雅曰胡葈見神農本草經曰耳璫草曰白胡荽曰爵耳見陸璣草木疏曰羊負來見博物志曰常枲見爾雅郭注陶隱居云倉人皆食之謂之常思菜常思其常枲之訛乎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蒼頡篇云葈耳一名苔耳埤雅引荊楚歲時記同其華葉性味詳于陸疏及郭注惟陸云叢生郭云叢生爲異宋劉經云郭陸所言皆與今蒼耳相類而以爲叢生郭光得之今集傳文從郭氏說也至張子厚呂和叔謂采卷耳以備酒醴之用此不過見下文有金罍兕觥云云故望文爲說致之本草蒼耳並無酒醴之用惟崔寔月令有伏後爲麴之說今造神麴亦用蒼耳汁然神麴入藥不用以釀也月令之麴殆亦類此況詩取憂爲興義在不盈不在卷耳也酒醴說恐非經旨

嗟我懷人二句　左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毛傳寘訓置行訓列言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杜氏預孔氏穎達歐陽氏修劉氏敞皆主小序朱子舊說亦從之至撰集傳乃以人爲指文王以周行爲大道而訓寘爲棄謂棄所采之卷耳于大道中蓋以求賢審官近預外事而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大甚又非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故斷爲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之詩然如諸家之解亦謂后妃諷其君子當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義不過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故曰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非與預外事而已自求賢審官也惟鄭氏于首章之我指后妃後章之我又曰使臣自我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陟彼砠矣　毛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許氏說文引詩作岨義與毛同陸德明釋文作砠爾雅亦作砠而孫炎注則訓爲土戴石之名與毛傳相反玉篇砠岨二字並載于岨字則解從毛于砠字從爾雅以兩存其說臧明經拜經日記以上文崔嵬例之謂本是土山而石戴其巔故形崔嵬然崔嵬且上石也砠从且石在下若且礦土然故曰砠砠且下石也蓋山以石爲君故二山皆主石言之當以毛傳爲是案劉氏熙許氏慎皆漢人時毛氏未立學官而二家之釋砠皆合毛傳則轉寫之誤在爾雅不在毛傳明甚朱子集傳據毛而不據雅殆亦以此戴東原詩考正反從爾雅謂砠字从石以石上見也故土戴石曰砠考辨亦太疏矣

樂只君子　樛木章樂只君子毛傳無文鄭箋訓只爲其云樂其君子孔氏穎達申之以爲樂其君子言以禮義施于君子使得享其樂也歐陽永叔謂后妃不嫉妬下其意以和衆妾衆妾得附之而並進君子云樂只君子者衆妾愛樂其君子之辭也君子指文王呂東萊讀詩記嚴華谷詩緝則皆訓只爲哉謂樂只君子猶云樂哉君子也陳氏禮古編據說文只語已詞从口象氣下引云云謂以哉字代之于義亦通惟語氣若不同而以君子爲指文王言其大指初不異也獨朱子集傳以君子指后妃引小君內子之文以證后妃可稱君子此從詩辭體釋而出與舊說殊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訓其義爲優　御纂詩義折中仍訓爲后妃率衆妾以樂其君子則君子二字或指文王或指后妃二義固可並存也歟

螽斯總論　螽斯三章集傳訓解頗畧毛傳詵詵薨薨俱訓衆多振振謂仁厚也繩繩戒慎也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呂氏太臨以爲螽斯將化其羽比次而起已化而齊飛有聲既飛復斂羽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爲變如此也陸氏深謂以聲言之三疊之類也以形言之三閔之類也案毛訓繩繩爲戒慎揖揖爲會聚義覺紆迴而如諸家所言則三章文意亦似不大分別　御纂詩義折中云詵詵和也振振壯也言其羣飛詵詵而和宜其子孫振振而壯也蓋妾不妬則妾勝和妾媵和則心神暢而氣血調所生之子必壯矣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妾不妬而妾媵和則樂羣處而進御均所生之子必多矣揖揖讓也蟄蟄聚也妻妾欲其和必以讓節和之流斯妻妾常保其羣處而子孫皆蟄聚而不散矣子患其不壯又患其不多壯且多矣又患其不睦而至于不聚也振振繩繩而終于蟄蟄則是子孫皆能孝于親也且推孝親之心以友于兄弟也如此說三章次序瞭然而和氣充溢亦可于言外得之矣

螽斯羽　集傳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毛傳螽斯蚣蝑也孔疏此言螽斯七月言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或疑螽斯蝗蟲之類耳而乃取以喻后妃疑若不倫張衡軒曰詩人亦取其合于德耳如雎鳩亦言其德之合也左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陰陽和氣盈天地閒而萬物生焉螽斯之形僅寸餘而其滋數之多凡物皆不能及其子之類聚者大小不一與他類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字小小依大之狀焉是雖微蟲實鍾太和之氣以成形以之擬后妃之德誰謂其不倫也哉此說至爲詳盡至螽斯而言羽者嚴氏謂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則羣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喻子孫之衆多而歸其自于后妃也

桃夭總論　桃夭之作序言美后妃孔氏穎達王氏安石皆從之朱氏善亦謂之子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于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朱子集傳則主美文王言後儒宗之者尤衆顧文王之聖治莫先于正家后妃之淑德莫盛于不妬忌由宮闈而達于閨巷風俗之美有莫知所致而致之者或主后妃或主文王意有專重而道實相成也惟室家家室家人傳謂變文以叶韻耳則于義有未盡　御纂詩義折中云宜者和順之至彼此相得而相安也室謂夫婦所居一家謂一門之內宜其室家者宜其室以及于家也善相夫子琴瑟靜好由是而孝于舅姑由是而睦于兄弟一家之內恩明誼美如桃夭之華灼灼而鮮明矣宜其室家謂一室所有之家也父子兄弟是也宜其家室謂一家所有之室也弟婦子婦是也淑慎之德一家化之弟婦子婦皆能相夫而各宜其室如桃夭之實蕡然而碩大也宜其家人蓋宜一家之人也長幼卑尊各得其所如桃夭之葉蓁蓁而齊茂也觀此是三章各有深意而非徒變文以叶韻也

兔罝總論　兔罝詩毛傳鄭箋皆不以爲興體歐陽永叔本義乃專以興言之且詆從序說者謂兔罝野人皆有才德可用之語爲近誣不知文王舉用不遺微賤得士于兔罝之中自應有此度外之事況序云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不過極形王化之盛非以舉國皆君子而無小人也元儒金仁山引墨子書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云云與兔罝詩辭意脗合謂此詩必爲此事而作又曰兔罝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伐有約束之度泰顛閎夭所以爲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此可謂善會詩意者矣或疑墨子之言不經未可深信夫古人軼事經史不載而幸傳于諸子百家者多矣可悉指爲誣乎縱使出于附會要必當時說詩者原有得賢于兔罝之解故以閎夭泰顛實之賈山云文王時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語亦本于是詩可見毛鄭以前釋兔罝者皆然非一家之私說也集傳以詩語上下相應故判爲興然謂是興中之賦而云兔罝之人不有可用則亦不全主歐說矣

芣苢二字　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蓋一物而三名也本草又名當道陸氏草木疏謂其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又曰當道也韓詩則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瞿生于兩旁者也又云芣苢澤瀉惡臭之草按車前澤瀉本二草相似而實不同混而一之已屬非是況此二草未見其臭之惡乎至釋文引山海經及周書王會解所云芣苢木名實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此另是一種非詩所謂芣苢也芣苢之用毛傳以爲宜懷妊陸氏謂其子能治產難陸農師則引神仙服食法云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婦人產難及令人有子之說殆亦緣釋文而然然以爲能療產難則悶與毛氏諸家不異矣惟韓詩序言芣苢傷夫之有惡疾也劉孝標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注亦引韓詩說似芣苢之治有療惡疾之功而未詳所據至李氏應震詩問謂爲假饑年此則臆度蓋自古及今未聞有以芣苢療饑者矣

南有喬木二句　毛傳喬上竦也朱子集傳則取鄭風蘇注以爲上竦無枝曰喬然爾雅釋木凡五言喬並無無枝之說蘇氏云云不知其何所本也休息一作休思朱子從孔疏以作休思者爲是而云說見韓詩蓋詩之大體句尾有語助者則多在詞上今休求爲韻故謂二字均當作思也近陳氏稽古編從釋文古本皆作休息或作思以意改耳之說謂唐初韓詩內外傳及章句俱在孔陸所見本應較多乃孔則疑其詞而不敢改息爲思韓則云古本俱作休息意集傳所據即陸所謂意改者歟此二說未易定其孰優今以毛傳衡之先釋思詞後言漢上是思字在漢字上可見且葛生民勞二詩息字傳俱云息止也此若有息必當發傳不應至彼二詩始言之然則集傳之主孔氏非無見矣惠定宇九經古義引樂記其文論而不息鄭作認說文云認思之意从言从思謂禮記多古文或古思息通也觀此益見集傳之宜從矣

漢有游女二句　漢有游女二句毛傳第依文訓義而未詳游女爲何等人女朱子衍之謂江漢之俗其女好

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隄之曲可見是說也後儒頗多疑之蓋以孔疏內則女子居內深言固門閽寺守之此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者此解本自平正若集傳所云女子無故出游幾于冶容誨淫非美俗也被文王之化者而有此乎且大隄曲作于劉宋時六朝綺靡之習成俱盛世當不其然況所詠乃挾邪之事引彼證此亦殊舛其不倫至文選注引韓詩章句以游女爲漢神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夫可見不可求則慕悅益至韓序云漢廣悅人也蓋殆如此說詩者又從而實之宜交甫結佩之說幻怪百出而不可究詰矣

江之永矣 江之永矣永或作羕爾雅訓長郭璞注羕義未聞惟文選登樓賦川既漾而濟深李善注引韓詩云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注漾長也說者據爲韓詩作漾之證然說文永字羕字皆引此詩稽古編謂東漢時三家詩俱在意羕字在齊魯詩乎段氏玉裁謂永古音養或借養字爲之如夏小正時有養日時有養夜即永日永夜也惠氏棟九經古義則據齊侯鎛鍾云士女壽老萬年羕保其身又子子孫孫羕保用喜謂羕乃古永字韓詩多從古文故作羕說文于水部又別載羕字未之攷也據此永羕通則羕旁加水是爲泳字玩登樓賦原文正是泳字之義李注所引當作不可漾思方合或傳寫訛誤後人復援薛氏注而附會之因致漾羕不清耳

不可方思 方毛傳鄭箋皆訓爲泭泭者編木爲渡之名釋文所云小筏曰泭是也攷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言下象兩舟相併上象兩船頭總于一處也方字訓釋雖多惟此乃其本義後人復出舫字以當併船之方則俗而非古矣毛鄭說詩于此章及谷風方之舟之俱不主併船之解者以爾雅方舟也大夫所乘庶人惟得乘泭而泭字爾雅又以之釋舫舫與方音近故不妨訓方爲泭也至朱子集傳云方桴也乃因小筏曰泭而桴亦筏之別名故直命之曰桴歟夫桴之與泭雖與併船之說不同然編木渡水于舟義不殆甚相遠倘假借之有因者顧會釋方字歷舉諸說獨不及泭字之訓于義疎矣

之子于歸二句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鄭箋解此謂于是子出嫁之時我願秣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欲其適己也文似迂而義實正蓋于歸字本女子出嫁之名故先儒多從之至歐陽永叔乃以于歸爲之子出游而歸言秣其馬爲猶古人言雖爲執鞭所欣慕焉之意朱子集傳說之深云云亦同歐說果爾則周南正風而爲唐人香匳詩自憐輸廄吏餘煖在香韉之濫觴矣嚴坦叔云此女出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竟

以非禮犯意本箋義而以秣馬屬諸親迎之人尤爲青出于藍云又秣字毛傳訓養說文云食馬穀也二義微殊然養亦謂養之以穀故鴛鴦章傳亦云秣粟也是文異而實同也惟秣今說文作䬴而陸氏釋文引之不言異字或陸所據本已作秣歟

汝墳二字 汝毛傳云水名也漢書地理志于汝南定陵縣注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續郡國志潁川郡亦有定陵蓋一縣而分隸兩郡者高陵也汝水所出一言于汝南一言于潁川毛詩補疏謂汝南之定陵即潁川之定陵劉昭注引地道記云高陵山汝南郡郾城縣有漢定陵故城在縣西北寰宇記于許州舞陽縣引地理志言定陵城在縣北六十里詩地理考亦言定陵分潁川舞陽縣定陵在漢正當汝南潁川兩郡之間故分屬之也案潁川定陵至汝南新蔡而志云過郡四者水經注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蒙柏谷西即盧氏界其水東屆堯山西嶺下分爲二一東逕堯山南爲滍水一東北出爲汝水由此推之是滍汝同出一源班志于魯陽敘滍水至定陵入汝于定陵敘汝入淮蓋定陵以西統汝于滍自魯陽數之故曰過郡四也又水經言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非班義故酈注于滍汝分流始云汝水拖狼皋山狼皋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寰宇記是汝水越百餘里始至梁縣也至淮南地形訓云汝出猛山猛山即蒙谷緣猛與蒙音近而猛孟字又相似故或訛爲大孟其實即高陵一山也 墳董逌謂當作濆然毛傳云墳大防也則漢世字已从土旁矣

惄如調飢 惄如調飢諸說不同朱子集傳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也釋詁則訓惄爲思釋言又訓惄爲飢孔氏穎達曰惄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爲飢惄是飢之思食之意非飢之狀故傳以爲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案毛傳輖訓朝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廣韻集韻音識如輖而幾亦從朝訓蓋從毛鄭以來調飢皆作朝飢字異而義不異至王氏安石始曰調飢者飢而又飢飢之甚也朱子集傳惄飢意從毛訓調爲重則用王氏說也

魴魚赬尾 魴魚名赬赤色也毛傳魚勞則尾赤不云魴爲何魚爾雅魴魾鯬鰷釋文引廣雅云魾鯿又引埤蒼云鯬鰷也郭璞注以魴魾爲鯿而鯬鰷云未詳與張揖異說文則直以魴爲赤尾魚崔豹古今注又云白魚赤尾曰魧馬縞中華古今注作白魚赤尾曰魟考玉篇魚部魧音肝鬼切魟音呼工切皆魚名廣韻云紅白魚以此證之當以作魟者爲是焦氏循云今水中有一種白魚尾正赤俗呼紅鯈魚紅即魟鯈即鯬鰷之轉聲古今注白魚赤尾即此說文以魴即鯬鰷鯬鰷即魟故謂魴爲赤尾魚也然毛傳云魚勞則尾赤是尾赤非魴之本色詳毛之意蓋以魴爲鯿不以爲鯬鰷也說苑云投綸錯餌若有若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味厚正今之鯿魚魴之爲鯿猶關西謂榜爲篇魴魚之尾本不赤故云勞則尾赤也據此則魴魚之訓當以郭注爲長矣

燬字解 王室如燬 燬字毛傳云燬火也釋文謂字書作焜說文同考說文火部于焜字下注云火也从火尾聲引詩曰王室如焜別有燬字注云火也从火毀聲引春秋傳衛侯燬似燬焜字異也故玉篇以焜爲一或誤其考究未精然爾雅釋言亦訓燬爲火與毛傳同郭璞注引此詩謂齊人語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音有重輕故謂火爲燬方言煤字音呼隗切謂煤火也楚轉語猶齊言焜音毀火也據此數說則火焜燬本一字說文雖分載二條而俱作火訓徐氏亦俱音許偉切音義皆同玉篇之解不誤也惟薛君韓詩章句以尾爲烈火廣韻以燬爲火盛集傳以燬爲焚均異毛傳本義蓋毛云燬火也非以火釋燬謂燬即火耳此與調朝也甲狎也苗出也之例同非字訓也

父母孔邇一句 父母孔邇集傳以父母爲指文王言王室之政雖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薛君韓詩章句則云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然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患爲此祿仕也據此則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之意劉向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貽父母憂此亦以父母指行役者之父母言三說不同似劉氏于情事尤近蓋王室如燬則法易犯以懈于王事而貽父母憂則外爲不忠內爲不孝兩失之道也序稱婦人能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戒其不忠不孝即所謂正也若周民既知有王室又呼文王爲父母文王之以忠貞感其民者不猶淺哉故劉氏辰翁諸家皆主列女傳說若爲貧而仕云云則孔邇下須添字文義乃足非詁經之體也

公姓公族辨 公姓毛傳云公同姓公族云公同祖孔氏穎達疏之以爲同姓是五服之外同祖是五服之內族與林杜傳以同姓爲同祖異彼對同父言此對同族言也又引襄十二年左傳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同姓是諸姬同宗是凡蔣邢茅胙祭皆于五服之外分親疏同族是五服之內云云以證毛義明且確矣至王氏安石乃以公姓爲公孫而朱子取入集傳陳氏啓源謂稱子爲姓古有之矣稱孫爲姓未之

前聞又王自申其義云孫傳姓者也此語亦不可曉豈以春秋時公之子孫轍氏其祖之字歟然此公子之孫非公孫也又傳氏非傳姓也案此辨頗屬深文而以毛孔舊說爲不可易自是確論

召南 周召皆地名周在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即今鳳翔府岐山縣太王遷于其地以至文王緜之詩所云周原膴膴者是也召則扶風雍縣有召亭後雍縣析爲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何屬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南則與周相近蘇氏傳乃以爲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于諸侯者屬之召公而朱子亦云使周公爲政于國中召公宣布于諸侯蓋因詩序有係之周公係之召公之說而云然案史記燕世家周召分陝在成王時魯世家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則受采當在武王時不得謂文王時遂分岐陽爲二也且召南有甘棠一篇猶可係之召公周南自關雎至麟趾十一篇無一篇屬周公曾是制禮作樂如周公而用之燕射鄉飲酒禮者侈然上掠厥美而歸之巳哉漢疏謂文王巳受命稱王例當有雅無風此尤說之難通者也蓋公且之稱周公保奭之稱召公從釆地得名非周召之地從二公得名也此說本歸殷沈氏足證先儒之誤

維鵲有巢二句 集傳謂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此用歐陽永叔說也稽古編謂巢之鳩鳲鳩也毛云秸鞠爾雅同注云今之布穀鄭言其有均壹之德故詩以喻夫入埤雅中之言均是母道豈是妻道幾尤尤矣永叔獨爲異說謂別有拙鳥處鵲空巢今謂之鳩非布穀也不思布穀爲鳩經傳歷有明據若拙鳥者不詠于詩不著于爾雅又不在左傳五鳩之列其冒鳩名特俚俗之妄稱耳且未聞言婦德者徒取其拙也宋人說詩多從歐集傳又衍爲專靜純一四字毋亦以拙爲美德于義有難通乎然專靜純一止當鄭箋壹字尙漏其均義也案此論甚辨但鳩拙而安余經巳有此言初不始于永叔且鳩之種類甚衆諸書所載皐鶻鶻不濟故嚴氏詩緝又以鶻鵃爲鳲鳩然則布穀云云亦未見其定爲詩之本義也

百兩御之 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百兩御之毛傳云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釋文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迓義同又云送御之御一本作迎正義述毛亦作送迎毛詩紬義謂如釋文則毛傳經文當作訝說文云訝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諸侯有卿訝亦或作迓而迓本訓迎故一本作迓迎也案大雅思齊篇以御于家邦傳云御迎也若此經本作御迎字之訓毛當先乎此發之不待思齊詩而後見矣惟鄭氏

水經文乃作御故箋云御迎也蓋以彼傳釋此經之義也然則箋家人送之良人迎之正義述鄭迎之作迓之此自孔氏之誤紬義說是也

維鳩方之 維鳩方之集傳云方有之也此從毛傳舊說戴東原詩考正讀方爲房謂房之猶居之之意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爲巢不得言房謂方當讀爲放分罔切如天官食醫凡君子之食恆放焉論語放于利而行鄭孔注竝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依以從事放亦依也放依之放通作方猶方命之方今文尙書通作放也字又或作旁莊子齊物論旁日月挾宇宙釋文引司馬彪注曰旁依也維鳩有巢維鳩方之者維鳩依之也案古人字多假借後世或失其讀王氏訓方作放較作房者爲安但如其言須作上聲又于下文將字不叶則不若仍主毛義之當也

采蘩總論 采蘩詩小序以爲夫人奉祭不失職故毛鄭孔三家皆主祭祀言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親蠶亦大禮所在集傳因兩存其說後世主親蠶者以在公之公卽公桑蠶室被指三宮夫人世婦之服引少牢禮歸大夫之主婦從祭服髲鬄爲證謂夫人世婦夙而趨事至夜而還歸非君夫人之重蠶事而勤倡率安能如此故詩人美之主祭祀者謂左傳蘋蘩薀藻可薦于鬼神正指采蘩采蘋言夜者祭之前夕視濯溉夙者祭日之晨視饎爨還歸則祭畢而歸燕寢皆非正祭時故服被不服副也案二說皆有依據但告桑受繭禮有明文至蠶畢服成惟云以祀先王先公未聞別有所謂祭者是親蠶云云不若泛指祭祀之爲確也至胡氏文英謂召公布化使士不失職故詩人美之賦采蘩此蓋因射義采蘩者樂不失職也而云然已屬臆測若正義以是詩爲召伯還士謂以蘩喻士之衆則尤支離而不足辨矣

蘩 采蘩之蘩集傳以爲白蒿說者謂卽陸疏所云皤蒿也而蘇頌圖經謂古以白蒿爲菹今人但食蔞蒿疑蔞蒿卽蘩案李時珍本草綱目云白蒿有水陸二種爾雅通謂之蘩曰蘩皤蒿者卽今陸生艾蒿也辛熏不美曰蘩由胡者卽今水生蔞蒿也辛香而美曰蘩之醜秋爲蒿者通指水陸二種而言詩于以采蘩左傳蘋蘩薀藻之菜竝指水生蔞蒿言景差大招云吳酸蒿蔞不沾薄謂吳人善調酸瀹蔞蒿以爲韲不濃不淡而甘美也此說分明可補詩疏之所未及至蘩之爲用因豳風采蘩祁祁疏家謂其可以生蠶而此詩遂或以爲親蠶而作顧蠶性惡濕水草恐非其所宜也

喓喓草蟲二句 喓喓聲也草蟲集傳以爲蝗屬釋蟲以爲負蠜郭璞謂之常羊趯趯躍貌阜螽蠜也陸氏佃

謂卽今之蚱蜢亦跳亦飛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曰負蠜乃或緣此遂以爲大夫妻以大夫行役恐爲淫風所染因此物以自警以求合于小序以禮自防之義夫不爲淫風所染在我而已何至于以食蟲自喻蟲且以草蟲阜螽爲感于異類而憂念不已如下章采蕨采薇亦是恐爲異類所感乎亦可見其說之不通矣黃氏櫄曰詳觀詩意但直言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嘗言草蟲鳴而阜螽從之也詩人言此二物者紀時物之變耳采蕨采薇其義亦然斯說得之

薇 言采其薇說文云薇菜也似藿陸疏云薇草莖葉似小豆蔓生味亦似豆藿嚴氏詩緝引項氏云薇卽今之野豌豆蔓蜀人謂之巢菜東坡以故人巢元修嗜之改名元修菜此說與許陸正同爾雅薇垂水邢昺疏謂本草有二薇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似萍者薇也詩采薇是山菜非垂水然所說白薇形狀與許陸絕異且白薇入藥不入蔬也其所云垂似水萍亦不確故正義全據陸說蓋亦以邢疏爲非是也朱子集傳謂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引胡氏疑卽莊子所謂迷陽爲證案莊子迷陽古無以爲草名者惟羅勉道循本有迷蕨之解此是後儒鑿空之論不可爲信且以胡氏所記華葉條榦考之似謂薇之薇與蕨大不相類今蜀山中有一種草甚似蕨其初生莖亦可茹惟色青不若蕨莖色紫根亦不若蕨之可以澄粉爲異朱子所稱當指此而以胡氏所引莊子證之誤已又案野豌豆與巢菜亦二種川西瀘縣皆能辨之詩緝作一物亦誤

蘋 集傳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此合蘋萍爲一嚴華谷謂有大小之分其說當矣但其說爾雅郭注誤以小萍爲大蘋則非郭之誤而孔疏引郭之誤也案爾雅先云萍蓱注云水中浮萍江東人謂之薸繼云其大者蘋注引詩于以采蘋證之是郭注水中浮萍二語乃釋萍蓱非釋蘋也于蘋字乃直引詩原極分明孔引爾雅合兩文爲一而係郭注于下又刪去其引詩之語竟似以萍蓱釋蘋矣嚴氏不識孔而識郭豈未見爾雅原文邢疏又謂水萍有三大曰蘋中曰荇小曰萍其說亦牽混萍蘋之爲同類而分大小猶有爾雅之文可據若荇之列于萍乃蘇頌說前此未之聞也荇蓴蘋三草相似李氏綱目辨之甚詳謂葉徑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蹄者蓴也葉似蓴而稍長者荇也花竝有黃白二色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蘋也觀此則嚴氏之併荇于萍殆未之深考故歟

藻 于以采藻之藻毛傳以爲聚藻卽陸璣詩疏所謂葉如蓬蒿莖如釵股者也一種名薀藻見左傳李時珍綱目云葉細如絲及魚鰓狀節節相生謂之水薀或以爲此乃聚藻又一種名馬藻爾雅謂之牛藻郭璞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陸疏所謂葉如雞蘇莖大如箸者卽此此則非詩之所詠也又釋文引韓詩言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今目驗之實藻沈而蘋浮羅願爾雅翼引韓詩作浮者曰薸薸音瓢卽小萍也蓋小萍無根而漂浮故謂之薸釋文作藻傳寫之誤耳然黃氏韻會引韓詩亦作藻玉海兩引此文一作薸一作藻似此字之誤不始于釋文矣

有齊季女 集傳齊敬季少也言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蓋依經訓義不敢曲爲之說也或據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之文疑召南大夫妻是蘭姓女季蘭之稱如季姜季姬之例然蘭之爲姓不載經傳惟漢有蘭廣晉有蘭維梁有蘭欽見于顏師古急就篇注顏謂出于鄭穆公蘭其說本有未安蓋古人或氏官或氏地或氏王父字不聞有以名爲子孫姓氏者而欲據此以證蘭姓之女其可信乎其不可信乎況季蘭杜預注云少女之佩蘭者此雖同一無稽然亦可見季蘭非孟庸孟弋比矣

蔽芾甘棠 蔽芾毛傳以爲小貌歐陽永叔謂召公不欲煩勞人故舍息于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非小樹也蔽者謂蔽風日芾盛貌呂伯恭讀詩記引范氏說亦作盛朱子集傳從之久成定論矣近陳氏稽古編又據說文草部蔽小草也及釋文引子夏易傳與爾雅釋言芾俱訓小謂蔽與芾皆爲小義詩合此二字爲文當以毛說爲是案甘棠卽爾雅之杜郭璞注謂之杜梨舍人云白者名棠赤者名杜一名甘棠召南甘棠及唐風及小雅杕杜皆赤棠也而唐風兩詠杕杜一言其枝葉稀疏一言其陰涼寡薄皆與小義爲近又晉孫楚杕杜賦云華葉疏悴靡休蔭之茂榮亦與唐風意合今棠梨之樹實少高大者則毛傳小貌之解洵乎其不可易矣

召伯所茇 茇毛傳云草舍也孔疏茇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也軍中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攷說文茇訓草根而別出废字乃訓舍引詩召伯所废爲證是废爲本字今詩皆作茇段氏玉裁謂是废字之假借也或云毛傳本作茇舍也無草字故鄭箋申之云止舍甘棠之下今毛傳及陸氏所引說文皆有草字後人所羼入耳此說近之又左傳反首拔舍杜預注以拔草舍止釋之此殆因拔茇字異故不直言草止歟然而義實相通也

勿伐勿敗勿拜 集傳伐伐其條榦也敗折拜屈也勿敗則非特勿伐勿拜則非特勿敗此用唐人施士丐之說也施解勿拜謂小低屈其枝如人之拜陳氏啓源謂以字義考之伐毛訓擊說文亦同次章之敗毛無傳而說文訓毀末章之拜本作扒扒音拜拔也鄭箋拜亦訓拔可見今拜字乃扒字之借非拜跪義也施取借用之字而妄爲傳會陋矣案如集傳則伐甚于敗敗甚于拜三章文義由重而輕如毛鄭說則毀之甚于擊拔之又甚于毀是由輕而重二義相反皆可竝存然輕猶不忍益見南國之人愛戴召伯之至此等去處究當以朱傳爲長也

厭浥行露總論 韓詩外傳載作行露詩之人與劉向列女傳所云申人之女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持義不往之文大指相同朱子集傳則用小序意第謂女子能以貞信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汙後儒多從朱傳以小序爲聖門相傳之古義也或疑貞信之女能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而強暴之男不然豈召伯文王之教化能行于女而不能行之男耶不知當是時南國之人染商之惡深被周之化淺則或變或不變固未可一律論朱氏善所謂太陽雖無私而其照陰崖也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其至陰谷也獨遲是也況強暴之云亦以禮不足而強來因見爲強見爲暴耳非怨其不奔而遽與之訟之爲強暴也集傳說須善會勿以辭害意可也

室家不足 室家不足毛傳云幣帛不過五兩詞旨未瑩鄭箋云禮不足而強來也又云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韓詩外傳及劉向列女傳則皆以爲旣許嫁因禮不備而不行朱子集傳室家不足謂求爲室家之禮未嘗備也意亦畧同韓劉所言陳氏稽古編辨之曰因禮不備而不行是爭聘財也聘財不足始諾而終悔之被文王之化者不當如是至以不行媒聘而究然與訟則何必召伯之賢而後能斷斯獄哉然則致訟之由非幣不足也鄭氏所謂媒妁之言不和而強委之禮所以訟也此說發明鄭義較諸家實爲完密當從之

五紽五緎五總 集傳緎裘之縫界也紽總義未詳毛傳則紽總俱訓數而緎則箋訓爲縫孔氏穎達曰傳于首章解其數于二章解其體恐人以爲紽自數也緎自縫也故于卒章又言總數有五緎言縫則紽總亦數可知蓋互言也此說亦不甚顯豁 御纂詩義折中云紽兩皮相接之處朱絲爲組以英之三紽高起故曰紽革毛敝而革見也緎界也紽敝而界見也縫綫綴之也革敝而縫見也合兩爲一曰總緎敝而總見

也謂此不特綜總紬意義分明並大夫節儉之情亦委曲如畫矣

自公退食退食自公　孔疏言退者自朝之辭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公謂公門范氏處義曰退食自公再三言之者總見人臣在公無私也朱子集傳僅于首章釋其義二章三章反復相因之處俱無訓詞蓋意以為特變文以協韻也　御纂詩義折中云二章覆言自公退食者意在于退食也退食而委蛇家無事也節儉則不殖貨正直則不營私故家無事也三章重言退食自公者意在于自公也自公而委蛇國無事也節儉則無求而民自靜正直則理順而行自簡故國無事也此曲體詩意訓詁之精雖朱傳遠弗逮矣

殷其靁總論　殷其靁小序云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安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范氏處義曰三章中言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自立勇于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徒歸也而相勸之辭諄復如此非知義者不能也朱子以詩辭無相勸以義意故集傳訓為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之作其以靁起興者徐氏光啓謂古者戍役仲春而歸閨中思婦此時獨切蓋以至家之期望之也其由陽而側側而下者呂氏柟謂靁愈近君子愈遠見君子之不遑寧處靁之不若也黃氏櫄則以南山之側南山之下皆是一意不必求其異義　御纂詩義折中云陽喜為靁喩仁聲也南山終南山也以靁在南山之北江漢在南山之南南國北望先見山陽故首言南山之陽也自陽而側則山之東西故繼言側也自側而北則山之陰故終言下也觀此則見仁政所及之遠不但如謝枋得所云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居處為一節緊一節見詩人之法度也

摽有梅一句　摽有梅集傳云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蓋即今之梅子也說經家因爾雅說文梅柟互訓郭注陸疏所載形狀又各不同於是異說蠭起今就二書攷之柟之梅一梅也說文又別出楳字云酸果也又一梅也毛公于此章及曹風其子在梅小雅侯栗侯梅皆無傳而秦陳之梅乃訓為柟可見召南之梅酸果也朱傳所云似杏而酢者也秦陳之梅柟樹也陸疏所謂葉似豫章花赤黃子不可食者是也雖酸果之梅爾雅無之郭氏既誤以似杏釋爾雅之柟而後儒又緣說文柟梅也下有可食字遂以柟為今之梅子不知許氏於楳李與柰之類俱直訓果未嘗申言可食則此可食字淺人所竄入耳若使柟即梅子何復出某字條而重注之曰酸果耶李氏毛詩紬義乃以說文酸果為楳梅謂詩之所詠當指此亦臆說也

求我庶士　求我庶士先儒解各不同集傳以我為女子自我言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故欲庶士及時來娶已也范氏處義則申鄭孔說以為詩人代作蓋疑女子自媒遭衰亂之俗亦未必作為歌詩頑然無恥如是也第以我為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義亦未安故戴氏溪從詩作父母之擇壻者言我者父母自謂說較鄭孔為長矣至呂氏采敬直以為媒氏會衆之辭謂文王之世民被紂虐有苦于行役迫于飢寒不得遂其嫁娶者文王命媒氏會之故其辭如此此以梅媒喩以我為媒氏自我說尤親切有味可補傳疏所不逮矣

嘒彼小星二句　嘒微貌小星毛傳云衆無名者三心五噣也鄭康成曰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進御于君也孔疏知三為心者心實三星公羊云星為大辰故言三星知五是噣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文志柳為鳥喙則噣者柳星也補傳非之謂三心五柳非一時所見柳有八星不得言五夫人一而已不得以三五為喩嚴氏詩緝亦謂三五參昴即是小星後儒多從之近陳氏稽古編復理毛義謂心見于三月柳見于正月不妨並取為喩如牽牛與天畢相去百餘度而大東詩亦同詠之非必一時並見也又參三星最大昴七星其一亦最大而謂之小星可乎案詩言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此初昏時也初昏則星之在東者先見下章維參與昴此將旦時也將旦則星之在西者猶明而昏旦之時星光大者亦小故兩章皆以嘒彼言之舊說因三五字與參昴對文而意為心柳不必定有左驗也補傳以柳不得言五固指而昴七星今大小正等陳謂其一最大亦未詳所據朱子集傳三五字只作稱數度越諸儒遠矣

江有汜　汜字之訓爾雅以水決復入釋之郭注云水出去復還也邢疏凡水之歧流復還本水者皆名汜是汜與次章渚為小洲皆泛稱非地名也惟末章之沱見禹貢乃江之別名故小序云江沱之間謂二水間之國也朱子集傳改為汜水之旁然而水有名汜者在成皋不近江也又汜字段氏據石經及說文皆作洍以為古本作洍後訛為汜此亦未的攷說文水部洍字下云水也从水臣聲引詩曰江有洍又別出汜字云水別復入水也从水巳聲亦引詩江有汜二字音義竝同徐鉉等謂洍乃汜之或體且水別復入之義獨見于汜字之下是汜之為字乃詩之本文非後世之訛也

野有死麕總論　野有死麕詩首二章集傳以為興體而兼存或曰賦也之說蓋作賦體看則死麕死鹿茅包純束是吉士以白茅包束此二物而誘此懷春如玉之女諸叔恭所謂以不備之禮為侵陵之具者是也若作興體論則野有死麕死鹿有欲用之禮當以白茅包之束之而後行豈有懷春之女不待吉士以道禮之而後可哉況女子之德如玉之潔白亦非可狙以非禮者蘇氏轍范氏處義諸家皆主此末章乃直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右數解雖與賦不同要皆作女子自拒強暴言　御纂詩義折中云野有死麕同田之人惡吉士之無禮也二章同田之人明女之不可誘三章勸吉士勿往誘勿疾走以動我佩巾恐其失儀也勿突往而驚彼尨犬恐其生事也此用小序惡無禮之意而作同田者勸戒之辭不特死麕死鹿文有依據于無使尨也吠句亦深婉而無語病矣

有女懷春二句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毛傳懷思也春不待秋也誘道也是詩之意言野有死麕而包以白茅雖滿可為禮有女思及春而行為吉士者必以此道之也道之即指茅包麕肉言以儀禮誘射之文例之訓誘為道古義本如此自歐陽永叔以誘為挑誘濟叔恭亦謂強暴者欲以不備之禮為侵陵之具而晦翁取之于是下文有女如玉解者不用鄭箋堅而潔白之義而直以為美其色之辭則此詩竟是稱述艷情誘美冶容之濫觴矣夫詩方惡無禮豈有汚行如此而反目之為吉士者劉氏辰翁亦知其訓之難安謂以美之者愧之或又疑為美賢士之得淑女而於未章究無說可通則皆由不悟此詩為同田而惡無禮者之作故也

林有樸樕　毛傳樸樕小木孔疏引爾雅樸樕心及孫炎與某氏注以為即此木錢氏詩話譏之謂小木通呼樸樕非木名也又爾雅是樕樸與樸樕不同某氏注以為可作柱則非小木可知翟會載其說稽古編以此說似是而實非謂疏引爾雅作樸樕心定是古本原作樸樕後人誤倒其文不得疑為兩木也又郭氏某氏注皆言樸樕即槲樕槲與樸柎類華葉似栗亦有斗如橡子而短小有二種小者叢生大者高丈餘名大葉櫟然則毛傳言其小者而某氏注則指其大者歟錢氏以為小木之通稱謬矣案槲樹今俗名青棡有大小二種具如稽古編所載傳疏之說可灼然而無疑矣

襛如桃李　鄭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箋之意蓋以一桃一李喩王姬與齊侯之子不顯唐棣言也正義乃云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又謂以華比華然後為興李氏毛詩紬義辨之云唐棣桃李其華各別安得謂如桃李且桃李有華自足以興何須更假唐棣此章之華乃屬人說是華采之華即桃夭傳所謂華色言何彼戎戎然華色之盛如桃如李乃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耳案此二句先儒多欠分晰此以桃李不蒙上唐棣言說頗明快得鄭箋微意獨華字作華采之華與上章華字異恐亦未安

平王之孫二句　彼襛詩毛傳鄭箋皆以為武王之女下嫁諸侯能執婦道故詩人美之其傳舊矣至宋世學者見詩中有平王之文于是有一二家指為東周詩者朱子亦不能定故集傳既引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復引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云云考齊襄之娶王姬在春秋魯莊公元年是時襄公為齊侯已五年矣晉侯則是言子則非也況南山詩以雄狐刺齊襄於維絲伊緡之義亦覺不合或又謂莊公十一年莊王以王姬嫁齊桓公姬諡曰共于齊詩之意尤協然桓公三年其姬乃歸齊亦不應仍稱齊侯之子且東遷後詩不入王風而入二南于世次尤為不順故王氏安石竟謂平王猶云格王甯王齊侯猶云康侯甯侯蓋事遠無徵不敢質言之也　御纂詩義折中主舊說以平王為文王齊侯為丁公伋據國語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是文王之為平王當時已有此稱邑姜與伋為兄弟故王姬歸其子其以桃李之華興男女二人者未成婚之辭也未成婚則尊王故以平王之孫先齊侯之子君臣之幾也以絲為綸既成婚之辭也既成婚則尊夫故以齊侯之子先平王之孫夫婦之禮也此可見古說之有所受紛紛異論夫亦不足疑矣

壹發五豝　集傳發發矢豝牡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李氏本曰禮射每發必四矢集傳以發四矢而得獸者五則獸多于矢意其間必有發中者故以中必疊雙明之考毛傳壹發五豝謂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氏穎達曰國君于此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豝獸五豝而惟一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騶虞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說與集傳異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謂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似非詩人之意田獵之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若以盡物為心於禮為過而與嗟歎文王澤及昆蟲草木之意亦未符不若鄭孔以獸五豝矢惟一發為仁心之至其義似更優爾

騶虞二字　騶虞毛鄭以來皆曰獸名歐陽氏修乃以騶為馬御虞為山澤之官引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以證之嚴華谷粲遂謂爾雅不載騶虞是騶虞非獸也案太公六韜淮南子尚書大傳皆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得騶虞之獸以獻紂顏師古注相如封禪書亦指引騶虞其他見于經疏緯書者甚夥固不得謂古無此獸名惟以騶虞為獸與壹發五豝壹發五豵之文義不相屬若作歎美騶虞二官既特與射義樂官備之言合而于上文亦附會相著朱子集傳本毛鄭而于小序兼存歐說毋抑其說有不可得而破除者

歟至桀也琴操以此爲邵國之女所作則是怨詩殊不足信又申公詩說作鄒誚姓虞其名或因是錯傳材官騶發師古注騶矢之善者云云謂騶虞當是掌矢之官此皆望文生義尤未可據爲典要矣

彼茁者蓬　彼茁者蓬朱傳第云草名不指其爲何物爾雅齧雕蓬薦黍蓬郭璞云別蓬種類邢疏以月令藜莠蓬蒿竝興及詩語證之則是陸草而非水草矣自爾雅孫氏正義有雕蓬即菰米古人以爲五飯之一說于是鄭樵通志遂分而二之謂雕蓬即米茭可作飯故謂之齧其黍蓬即茭之不結實者惟堪作薦故謂之薦楊升菴卮言又謂蓬有水陸二種雕蓬乃水蓬雕菰是也黍蓬乃旱蓬靑科是也靑科結實如麥羌人食之今松州有焉案蓬之名見古書史甚多如轉蓬孤蓬飛蓬竝無言其水產者鄭氏說因齧字薦字而附會楊又因雕字黍字而附會皆未足據惟陸氏埤雅云蓬是浮草蓬是陸草詩竝舉見庶類之繁殖也斯言得之

邶鄘衛　邶鄘衛附　集傳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竝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邱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案邶鄘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存其國之名朱子以爲不可曉先儒有以爲聲之異者有以爲因其所得之地而存之者嚴氏粲則以爲王道盛諸侯不得擅相幷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劉氏瑾亦謂是聖人欲寓興滅繼絕之意如春秋楚旣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爲存陳之例要之此等既不係詩之大意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之爲得也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

如有隱憂　隱憂之隱毛傳訓痛正義曰如人有痛疾之憂也高郵王氏經義述聞謂如當讀爲而惟有隱憂是以不寐非謂若有隱憂也又云隱即憂心慇慇之慇字或作殷揆淮南說山篇注引此詩及文選陸機歎逝賦注阮籍詠懷詩注謝瞻答靈運詩注劉琨勸進表注稽康養生論注所引韓詩竝作如有殷憂又揆說文王篇殷俱訓痛與小雅正月篇憂心慇慇彼傳曰慇慇痛也以證與此傳隱痛也之文相合說誠有據然焦氏易林耿耿不寐心恆大憂以大代殷楚辭哀時命夜耿耿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王逸注亦以隱憂爲大憂是隱又有大義若從王氏如讀爲而之說似從大訓于文義爲尤順矣

亦有兄弟二句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傳據依也兄弟二字無解下文逢彼之怒乃云彼彼兄弟也此以兄弟爲指人君言也鄭箋兄弟至親當相依據言亦有不相依據以爲如是者稀則以爲貴以兄弟之道指同姓諸侯言也許氏謙則云我心憂煩不能度物歸而謀諸兄弟聊以寄此憤耳而又逢彼之怒是兄弟亦不可依據而終莫知所以處也此以兄弟爲婦之兄弟三說不同案舊說皆主于仁人不遇故傳箋或指臣言自劉向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而朱子集傳取之于是盡變古義許氏以兄弟爲婦之兄弟從集傳也然與翁注孟子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又主仁人不遇之說是序義固未可廢歟

威儀棣棣二句　威儀毛傳以爲禮容俯仰各有威儀也棣棣訓富而閑習選訓數謂物有其容不可數也集傳棣棣之義從毛氏而訓選爲簡擇言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蓋自反無闕之意徐氏光啓亦謂旣言心之有常又言儀之皆善乃求其見棄之故而不得故自猜自疑不能爲情之甚也嚴氏粲則以威儀不可有所選擇而自貶以苟合意又與朱子異然選皆作選擇無從毛傳作數字解者案朱穆集載絕交論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以選作算而漢書車丞相贊云斗筲之徒何足選也又以算作選是古選與算通論語註算訓數從毛作不可數亦即不可算也言其威儀富而閑習不可一一指數而算之于不可簡擇之義仍自相通不得疑朱傳之與毛說爲牴牾也

絺兮綌兮二句　毛氏云淒風也鄭康成箋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朱子集傳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云云蓋本鄭氏說嚴華谷詩緝亦謂絺綌以風猶班婕妤秋風捐扇之意然謂過時見棄不能忘情似尤不免于觖望於下文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文義尚未甚融洽　御纂詩義折中淒寒也絺綌質薄故寒風入之程子曰絺綌所以來風是也以喻已之被掩失位亦錄有夫周故生譏問如此說上下文義乃貫而溫柔敦厚之情亦可於言外得之矣

燕燕總論　小序燕燕莊姜送歸妾也集傳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已子莊公卒完卽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潘氏時舉曰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于戴嬀有不能自已者四章乃見非是私愛之情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勉莊姜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于其歸而愛之如此案婦人之禮迎送不出門莊姜送戴嬀至於于野佇立鄭箋雖以舒已憤盡已情明之而義有未暢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史記州吁殺桓公自立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爲告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謀因殺州吁于濮據史以論詩則戴嬀之歸正後日石碏用陳以討賊之由也然則莊姜之越禮遠送而拳拳于戴嬀爲之涕泣不置者當非僅尋常女子離別之情其亦他有所望歟

燕燕于飛　燕燕于飛毛傳燕燕鳦也孔疏引爾雅釋鳥云巂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云一名元鳥李氏黼平謂爾雅注詩云燕燕于飛一名元鳥齊人呼鳦是郭本依詩讀燕燕邢疏云孫炎舍人以巂周燕燕鳦一物三名可證也正義釋傳據孫炎舍人則以巂周燕爲一句燕燕鳦又爲一句蓋以上燕字釋巂周而鳦以下字釋燕字此依說文說文云巂周燕也與孫氏舍人合然不可以釋傳之燕燕故又引漢童謠燕燕尾涎涎以釋之案古人呼物多重言以漢童謠證詩則燕燕之稱自是古語惟涎字漢書作涏音徒見切今各書引用皆作涎沿誤本正義而訛也

其心塞淵　其心塞淵集傳塞實淵深也從毛傳說也但以塞爲實出崔氏集注本毛傳本訓塞惟鄭康成于秉心塞淵箋云塞充實也崔氏本或沿鄭箋而改竄故孔穎達謂塞定本作塞塞實乃是俗本夫孔氏則知實非毛義而正義又以誠實深遠釋之語自兩歧宜陳氏啓源之詆其誤也然陳說亦有所未盡者陳據爾雅釋詁塞微也釋言塞幽也說文塞蘊也數條謂幽微之義與充實不同今攷說文心部塞作恣注云實也从心塞聲引虞書剛而塞爲證剛而塞史記夏本紀作剛而實是塞之爲實古來原有此訓正義從崔作誠實解非無因也

先君之思二句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先君指莊公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此二句鄭箋孔疏均謂戴嬀以思先君之故臨行時猶勸勉我語本簡當自楊龜山作詩辨疑乃以爲勸勉莊姜當思先君求深而反淺矣今集傳謂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云云說本楊氏而集大全者大喜朱傳引孔疏分注其下竟莫識其意之不同殊覺可笑又朱子初說以此爲求教之詞言當念先君而有以勉已或疑此說亦是不知此詩皆別後追述語上文瞻望弗及嬀已行矣復于何而求教乎集傳之不用初解蓋亦自覺其不安也

胡能有定　日月詩四章皆言胡能有定作詩本意在此一語蓋完之見弒由州吁之恃寵而驕州吁之恃寵而驕由于莊姜之不見答禍亂所始故反覆言之鄭箋以定爲定完較毛傳之訓定作止者于義爲切矣但孔疏因左傳石碏云將立州吁乃定之矣遂以不早立完爲太子爲不能定完則非箋意攷史記陳女女弟生完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與左傳所云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者合是完之爲太子久矣石碏所言特以激莊公非謂莊公眞欲立州吁也箋之意蓋謂莊公不答莊姜不教州吁以義方終將不免篡奪之禍是之謂不能定完耳呂氏祖謙云胡能有定反復言之蓋推原禍始之由而非爲已私得其旨矣若集傳以爲指莊公之心志回惑不能有定陳氏啓源曰莊公之心惟知嬖州吁毋而已何嘗無定乎此語雖近謔然使嚴翁聞之九原亦應乾笑矣

報我不述　述集傳從毛鄭訓循不述謂不循義理也陸氏釋文云述本亦作術文選注引韓詩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案古文述多作術如祭義術省鄭氏謂術當爲述聲之誤者是也薛君訓法亦與義理之意爲近惟東萊讀詩記以述爲稱述之述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此則不用舊解　御纂詩義折中云言設能有定使先君之國家獲安則天之報我與否亦可以置之不論蓋欲以身殉之也此說專主小序述字用呂氏意而報我則以爲大之報我于章首日月之訴尤緊相呼應非諸儒所克逮矣

願言則嚏　嚏釋文作疐稽古編以作疐者爲是謂毛傳云疐跲也毛不破字若有口旁毛不應訓跲是毛公傳詩時本作疐也鄭箋云疐讀爲不敢嚏咳之嚏若本有口旁鄭何須破字是鄭箋詩時猶作疐也自鄭有人道我之解後儒喜其纖巧近俗因多從之然陸本作疐是唐時經文尙未盡改其徑用嚏字不知始于何時案說文云疐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从止與牽同意又躓跲互訓而躓字下引詩載躓其尾作載躓其尾可見疐躓字通故毛訓爲跲也但願言則跲文義難明故朱傳用鄭氏說嚏訓䶑嚏然曰人氣感傷閉鬱又爲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云云殆又與人道我之解爲異矣

與子成說　與子成說毛傳說數也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从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正義駁之別述毛義以爲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李黼平據釋文說音悅數色主反及說文說釋數計也門部閱字注云具數于門中也从門說省聲謂具數二字卽釋門中說字是說訓閱釋亦訓數具數猶成說也毛之意蓋言死生勤苦之情一一爲子具數之惟願執子之手俱得生存以至于老耳若云成男女之數軍伍之數則數乃去聲王固失之孔亦未爲得也案集傳與嚴氏詩緝成說俱訓爲約誓之言義尤顯豁故後儒多從之然毛傳數字云云則當如李氏說也

睍睆黃鳥二句　集傳睍睆清和圓轉之意指好音言是以上下二句爲裝相足成也鄭箋以睍睆爲興顏色悅好其音爲興辭令順孔氏穎達申之曰興必以類睍睆是好貌故興顏色音聲猶言語故興辭令也引論語色難及內則下氣怡聲以爲孝子當和顏色善辭令之證楊升菴謂必如此說而後載好其音不爲重複嚴氏詩緝亦以睍睆爲毛羽之鮮潔而詩說又謂是目之流盼則是非聲亦非色也案睍睆二字皆从目似作目之流盼者于義尤長至或謂說文無睆字而韓詩作簡簡黃鳥疑此本作睍睍則非是三家詩字多別出毛本作睍睆係疊韻雙聲與參差荇菜之參差一例未可執彼而疑此也

深則厲　集傳以衣涉水爲厲從毛傳及爾雅說也戴東原詩考正據說文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字又作濿者用厲及酈氏水經注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云云謂深則厲與在彼淇厲之厲皆當作橋梁解鄒氏二雲駮之以司馬相如上林賦越壑厲水大人賦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櫂舟航以橫厲皆從雅訓不以厲爲履石渡水列子說符篇縣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亦以厲爲以衣涉水之名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即所云出帶以上則不獨毛詩同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訓也許氏五經異義主于各推所長故說文引經間多異說要皆折衷于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是許氏亦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尙度其淺深猶居室可踰越于禮義乎因喻見義不必因履石渡水之解而附合以于橋梁也案古人字多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說淇厲之厲或可訓爲橋梁若此章淺深相對成文茍以厲爲橋則與淺則揭揭字輕重不倫況履石渡水仍取涉義亦非以砅爲橋也自當從舊解爲是

濟盈不濡軌　濟盈不濡軌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作軓軓車軾前也李氏成裕非之謂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轊頭者則少儀祭左右軌范是也范即軓軓范竝言顯然兩物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與牡莫九反爲韻若作軓字則出韻矣此駁甚是惟毛傳由輈以上爲軌輈本作軸古輈軸同音故軸誤爲輈軌上當有濡字傳寫者脫去尙未及辨正經義述聞云上章傳以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凡言由者皆水之所濡高下之度此言由輈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軌者軸之兩端水由軸以上則其深滅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輈以上爲濡軌與由膝以上二句文義正同若去濡字而但云爲軌則軌不可爲濟水之名且與上爲涉爲厲之義參差不一矣由此說思之可知毛傳輈本作軸軌爲軸之轊頭故有轊頭之訓孔陸所見本軸字誤作輈而軌上又脫濡字故疑軌非轊上之物謂當作軓唐石經因之徑改軌爲軓不知既失其義又失其韻也

雝雝鳴鴈二句　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旭日初出貌始旦謂大昕之時也集傳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此用毛鄭舊說以鴈爲平旦時行禮所執之贄蓋賦體也徐氏曰記謂鴈集洲渚以一鳴更迭始旦而羣鳴以起其聲雝雝然和詩故以鳴鴈之在旦興歸妻之迨冰泮此作興體說較安蓋古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公羊謂五禮皆用鴈孝經鉤命訣說亦同是鴈不但用于納采也且詳用鴈之義因五禮往復必用士人士相見必先有贄士之贄以雉而雉贄必死昏禮忌死物故從攝盛之例而用鴈鴈大夫贄也原屬假借古人凡假借之物以僞亂眞者皆曰鴈後人加貝爲贗集韻云贗僞物也夫昏禮用鴈義已近鴈如以洲渚鳴鴈指爲執贄之物是鴈而又鴈也況二月始婚必執鴈而仲春鴈已北徂將于何而執之李濟刋誤于是創爲蒸鵝鶩鶴相代之說至宋人遂或刻木鴈以代其鴈爲尤甚矣然則此二句作賦體言終多拘滯不若作興體之爲愈也

士如歸妻二句　鄭箋歸妻使之來歸于已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此據周禮仲春會男女爲言朱子集傳從之前哲多謂鄭以仲春爲昏姻之時不如毛傳以秋冬爲昏姻之時者爲合以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及家語群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云云證之可見鄭氏之偏葉氏秉敬更援豳詩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謂此正仲春時也當是時男方舉趾而耕婦方饁彼南畝女方采桑育蠶先王豈于此崇務耕蠶之時而偏立爲嫁娶之期以重妨耕織之務哉其必至七月流火以後八月載績之功又成九月授衣乃從容嫁娶時也說尤明白可信且即以本文證之迨與迨其吉兮之迨同謂趁此冰尙未泮之時可以歸妻若冰已泮則將有不及成昏者矣或曰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說者謂綏安也嫁子娶婦之時也月令仲春祀郊禖亦謂元鳥生乳之月爲嫁娶之候故天子重之而祀焉白虎通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然則諸說皆不足據歟不知諸書所載謂此時可昏亦非謂仲春以前爲必不可昏也此詩之旨自當從毛爲得語氣

采葑采菲　葑菲二菜毛傳爾雅注坊記注方言草木疏說各不同孔氏穎達撮而合之謂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從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菲之狀似葍而非葍也

故鄭箋云葍類孔氏此說亦明且析矣但求之今世究不能確指爲何菜本草葑名蕪菁又名九英菘又名諸葛菜入別錄上品與蘆菔同條而李氏綱目以蕪菁爲芥屬根葉華子皆與蘆菔別則非一類埤雅云極長葉瘦者謂菘葉濶厚短者爲蕪菁其紫花者謂之蘆菔一名萊菔所謂溫菘也意此說尙爲近之若陳氏啓源以葑爲今之大根菜不知大根菜與諸葛等菜形狀亦不同矣非不載本草陸疏言其莖粗葉厚郭景純釋菜云生下濕地似蕪菁嚴粲詩緝謂三月中烝爲茹滑美根如指正白亦可啖據此則非與葑殆同類而小故風人竝舉之歟

荼　誰謂荼苦　集傳云荼蓼屬也詳見良耜案此說殆因良耜詩荼蓼竝言又國人稱蓼爲辣荼故誤二物爲一陳氏啓源謂考之詩記其異有六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蓼則春生而秋殘一異也苦菜以四月秀蓼則華于秋二異也苦菜葉似苣斷之有白汁蓼葉狹小無白汁三異也苦菜味苦蓼味辛四異也苦菜花黃似野菊蓼華成穗而長色紅白亦有黃色者名木蓼然不似菊五異也苦菜一莖結子一叢形如同蒿子蓼子大如胡麻赤黑而微匾六異也然則二草之相去遠矣案爾雅有五荼其見于詩者三稱誰謂荼苦及采荼薪樗堇荼如飴皆爾雅所謂苦菜也有女如荼予所捋荼乃爾雅之蔈荼也以薅荼蓼則爾雅之委葉也三種名同而類異而苦菜又有家栽野生之別家栽者謂之苦苣野生者謂之苦蕒谷風所詠雖未知其爲苦苣歟爲苦蕒歟要其非蓼屬斷當如陳氏說也

薺　薺毛傳鄭箋皆無訓釋呂氏讀詩記引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葅及羹亦佳據此則即爾雅所謂蒫薺實者也陶貞白名醫別錄云薺類甚多李氏綱目亦云薺有大小數種小薺莖圓味美其最細者名沙薺大薺科葉皆大而味不及其莖葉有毛者名菥蓂竝以冬至後生苗二三月起莖五六寸開細白花結莢如小萍而有三角莢內細子如葶藶子其子名蒫四月收之師曠云歲欲甘甘草先生指此釋家取其莖作挑燈杖可辟蚊蛾謂之護生草爾雅又有苨菧苨何氏古義以此當詩之薺或詆其誤案薺苨本草稱其根似人參葉似桔梗俗呼甜桔梗二草本一類而甘苦不同神農本經合桔梗薺苨爲一陶氏別錄始分之魏文帝謂薺苨亂人參即此也是薺苨亦薺屬而味尤甘不得謂非甘菜何氏所說似當竝存以備考

涇以渭濁二句　涇渭二水名集傳涇濁渭淸然涇未入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淸濁益分其別出之洛流或稍緩則猶有淸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此用孔氏正義意也案毛傳云涇渭相入而淸濁異則以濁釋上句淸釋下句言涇渭相入而濁者自濁淸者自淸猶新舊相并而惡者自惡善者自善奈何以新昏之故而不潔用我也鄭箋湜湜訓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而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說與毛微異呂氏讀詩記則以涇喻新昏渭喻舊室謂涇渭既合則淸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觀之渭之淸猶可見說又與鄭箋異今就經文語氣衡之究以集傳爲是蓋涇之濁以合流形之而愈見其濁色之衰以新昏形之而益覺其衰理勢之自然也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笄頭山渭水出今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詳見禹貢注

不我能慉　不我能慉許六反毛傳訓興鄭箋訓驕王肅始訓爲養後世因孔穎達正義謂偏檢諸書皆云慉養而以孫毓引傳作慉興者爲非故至今皆從養義考釋文序錄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三家同異孫引傳云慉興是毛不訓養矣說文心部慉字云起也从心畜聲引詩不我能慉臧氏拜經日記謂興起驕三義相通而互足蓋驕樂正興起之義甫田維莠驕驕亦興起貌箋申毛非改毛也王肅好與鄭難因改訓爲養而又恐學者致疑復僞作毛傳以證之使不知者見此必以爲王得毛旨箋失傳意矣孔氏信肅說而云偏檢諸本皆云慉養可知崔靈恩本俗行本及官定本皆作養字故反斥慉興爲非幸有孫陸兩家所引猶可藉以考證也案玉篇慉字注云五六切恨也又許六切興也興字正用毛傳則養爲王肅所改無疑惟今本釋文興作與此則傳寫之訛耳

伊予來塈　伊予來塈毛傳訓息鄭箋云謂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也經義述聞以傳箋說伊予來三字與塈字義不相屬謂伊猶惟也來猶是也皆語詞塈讀爲愾愾之言怒也此承上有洸有潰言之君子不念昔日之情而惟我是怒也引文四年左傳諸侯敵王所愾杜注愾恨怒也及小雅彤弓箋敵王所愾釋文音苦愛反很也說文作鎎火既反云戰怒也謂火既反正與塈字同音凡字之从氣从既者往往通用伊予來塈與反予來赫同意赫亦怒也又云詩中來字如將母來諗蠻荊來威淮夷來求王國來極皆語詞解者訓爲往來之來遂致詰韜爲病案以伊予來塈承上洸潰義訓怒語氣甚爲緊密但說文塈字訓仰涂不引此詩口部呬字引詩犬夷呬矣疏引某氏說謂即民之攸塈塈字而呬字之訓爾雅釋詁亦云息也可見漢世皆解塈爲息毛鄭說恐未易猝更也來作是字義亦未安

式微式微　序以此爲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之詩朱子謂此無所考姑存舊說式發語詞微猶衰也

再言之者謂甚之甚也微君之故微君之躬沈氏謂非怨之也激其君以有爲耳蓋國之失必有其故國之得惟視其躬躬有失德雖安亦危躬能修德雖亡可存故言君之故與躬謂之實習之矣中露泥中毛傳以爲二邑鄭箋從之曹氏學佺謂二邑在東離狐城者是隋開皇中置廩邱縣于此二邑側近卑濕城居水旱因有中露泥中之名段氏毛詩故訓傳以邑名露名泥泥中猶言邑中中露猶泥中也如中林林中之比說亦近似但周時地理荒渺難稽後代都邑志所載安知非因經文而附會邪是不若宋儒以中露泥中作實濡陷溺解于越茫草莽在泥塗之意爲合也

瑣兮尾兮二句 毛傳瑣尾少好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以喩始而愉樂終必微弱也正義云偷樂定本作愉樂蓋孔所據傳本愉作偷故其述毛以苟且爲樂釋之致山樞他人是愉傳云愉樂也箋云偷讀曰偷是愉偷字通然毛以愉樂貼少好言則作愉爲是若正義云今好而苟且爲樂文不從字不順矣流離陸璣詩疏以爲梟鳥云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者是也此說亦未的李氏黼不云說文鶹在鳥部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離从鳥畱聲梟木部云不孝鳥也曰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初無梟即流離之說爾雅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郭璞注云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也亦不言是梟傳云好醜毛之意蓋以貌言喩衛大夫有褎然之盛服而不能稱耳非謂性有好醜也據此則正義之用陸疏非毛旨也至集傳以瑣尾爲細末以流離爲漂散則本王氏安石之解故與傳箋爲異

褎如充耳 毛傳訓褎爲盛服充耳爲盛飾言大夫服飾雖盛而不能稱也鄭箋乃有耳聾者多笑之說謂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塞耳無聞知釋文因以褎爲笑貌而朱傳從之稽古編云褎字從衣故訓爲盛服漢武帝策賢良文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正祖此詩義其云多笑者康成之妄說耳充耳即瑱施于冠服故云盛飾又詩言充耳不一而足淇澳著都人士皆有之竝無取聾義淇澳篇以充耳爲美此詩以充耳爲刺盛飾均也而稱與不稱分爲美惡不嫌同辭也案此辨甚核然孟子有言詩無達詁言不得拘于一義也此詩充耳作塞耳無聞鄭氏殆從如字之神體釋而出而理亦不悖集傳本之有以夫

簡兮簡兮二句 簡毛傳云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于四方也說者以傳訓簡爲大指大合樂之大言言于祭四方山川行此干羽之大舞也鄭箋則訓簡爲擇劉氏克曰謂衛君荒

淫備萬舞之數者以容貌擇之不別賢否也集傳訓簡爲簡易之簡簡兮簡兮輕世肆志貌也高濟人天祿識餘引申公說又以字本作柬柬伶官名謂聆居亂邦故自呼而歎曰柬兮柬兮汝乃自甘而舞于此乎因毛本作簡朱子故以簡傲釋之案初學記引韓詩亦作萬大舞也則毛傳大字之訓自是古義但云行大舞于四方意欠曉暢鄭箋朱傳故皆不之從然嗡翁以此爲伶官自嘲之辭簡傲云云亦不甚融貫似高氏說于情事猶近也萬舞集傳用毛義以爲舞之總名呂氏讀詩記亦同此說惟鄭箋據宣八年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萬獨指武舞言致春秋萬入去籥本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去其有聲者故曰去籥若萬舞止爲武舞則去籥之文不爲贅賸乎又傳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使萬指干戚則婦人之廟亦無獨用武舞之理合此二事觀之可知鄭氏之誤而集傳與呂氏之從毛爲不可易也

毖彼泉水 毖彼泉水毛傳云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毖釋文引說文作䀣攷說文䀣字云直視也从目必聲讀若詩泌彼泉水竊謂䀣音當如泌非以泌字當作䀣釋文誤也說文引詩作泌則毛傳亦必作泌可知惟文選魏都賦泉毖涌而自浪呂延濟曰毖泌也李善注亦云毖與泌同然二臣通毖泌爲一字仍本于說文之引詩其字應以作泌者爲正第說文泌字注玉篇引之云俠流也一作狹李注所引毛詩紬義作水駛流謂駛卽快字毛以泌爲泉水訓洋洋爲廣大其流快疾可知稽古編則作駛流謂俠字當是駛字之訛吏夾字形相近馬旁草書又易混人因而致誤攷廣韻入聲兩收一云泌瀄水流一云水狹流去聲則云流貌數說不同詳文義俠狹俱不切水流之意誤固無疑而駛與駛陳李所據本未知孰正意作駛者近之若趙凡夫謂俠當作灰或作陜則迂遠而不足信也

出宿于泲 集傳泲禰皆地名自衛來時所經之國也說本毛鄭然皆不詳泲禰所在王氏應麟以地理志載東都臨邑有泲廟卽此詩之泲寰宇記所載曹州冤句縣北七十里之大禰溝卽此詩之禰曹氏亦謂東都是衛地於所經之義爲合稽古編駁之曰泲水經流兗二州之境所歷國多矣何必臨邑禰鄉泲廟方得泲名況醴飲餞卽行舍于郊是謂出宿大國之郊去都不過十里宣公時尚都朝歌爲今河南衛輝府淇縣臨邑縣今屬山東濟南府相去甚遠必非出宿之地觀此則謂禰卽大禰溝亦未足信也又禰字釋文引韓詩作坭呂東萊引作泥玉篇廣韻皆从土旁當以釋文爲得韓之正然不可據以改毛傳也

出宿于干二句 干言皆地名亦未詳所在王氏應麟謂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李氏公緒言柏人縣有干山言山如王說干言爲一山如李說則是二山以經文諸之作二地者近是然此亦說經家强求的據耳古今地名遷改不常內邱柏人兩處皆有干言安知非後世所附會況泲禰干言毛傳鄭箋第以爲指自所嫁至衛所經之地出宿飲餞同是懸擬之辭說本平正王氏乃以泲禰爲衛地干言爲所適之國此不過見下文女子有行言出嫁事還車言邁言歸省事欲令語意相接耳不知出宿飲餞義本一例强爲兩釋不已鑿乎說經者又必求其地以實之則鑿而又鑿矣

不瑕有害 不瑕有害瑕毛傳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有害也此以瑕字爲遐之假借鄭箋訓過言非有過差張氏釋之則云不瑕有害謂不大有害也不大有害則遠與過之義皆包羣其中而猶不若葉氏乘敬以瑕卽瑕瑜之瑕不瑕有害言過豫于衛縱曰不瑕而父母終而猶歸揆之于義亦覺有害此不必塗卻本色造出別字而意旨已自豁然若集傳訓瑕爲何而云不何有害則未免窒礙難通矣然何字之解亦緣于鄭氏禮表記引隰桑詩遐不謂矣鄭彼注以何釋遐朱子故襲用之凡詩中遐字瑕字槪从何訓以爲古音相近可以通用但同一鄭氏之說也于其注禮之文則奉爲玉律而于其釋詩之文則棄如土苴後人據而駁之不可謂非晦翁口實之自詒也

肥泉二字 肥泉毛傳以爲水所出同所歸異之名與爾雅釋水合劉熙釋名謂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時各枝散而多似肥故名肥泉惟水經淇水篇引犍爲舍人說謂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與毛傳相反酈道元注以馬溝水出朝歌城北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爲異出之證二水合注淇水爲同流之證遂斷以泉水爲肥泉而疑舍人之言爲是如其說是首章泉水流淇爲女子出嫁諸侯之喩此章思泉思須與漕正以歸者不得極寫憂思于文義亦不相悖但川谷流變古今多有不同河濟經流尚非禹績故道況其小小者乎酈注所據元魏時之肥泉耳未必邶風之舊也舍人說旣不合爾雅而毛鄭諸家當有師授未可遽以爲非也

王事敦我 王事敦我毛傳訓敦爲厚鄭箋云敦猶投擲也孔氏正義以爲人以役事與我無所爲厚上云適我此亦宜爲之已之意故鄭易傳以爲投擲于已也李氏毛詩紬義云傳所謂厚非厚意之厚言以役事重疊與之也上傳埤厚也賦稅之事減彼益此且得言厚與此正同說文𩫏厚也从反亯徐鍇曰亯者進上也以進上之具反之于下此厚意之厚說文又云厚山陵之厚也从亯从厂培字下云培敦土田山川也據此則傳訓敦爲厚乃是培敦之意正義誤矣案敦字古有十七音如毛傳應如字讀如鄭解作投擲義則應作

都回反音雖不同要其爲役事重疊當如李氏云云也

其虛其邪 集傳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孔氏正義引爾雅釋訓及孫炎說謂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也如其說則孔所據之本傳文是虛徐也故辨曰非訓虛爲徐然釋文云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以此推之毛傳原本當是虛虛也邪徐也若虛訓徐邪又訓徐經義贅複爲不辭矣但毛亦非訓邪爲徐謂邪字卽徐字耳故鄭箋云邪讀爲徐爾雅釋訓引詩作徐文選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注引詩曰其虛其徐可見漢以前詩邪皆作徐是非止音義相同字亦本相通也

俟我于城隅 毛傳城隅言高不可踰也鄭箋云自防如城隅亦以爲喩其高峻之節戴東原詩考正以傳箋說非詩意據五經異義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謂以記考之公侯伯之城皆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以言城隅表至城下將入門之所也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此媵俟迎之禮蓋諸侯娶一國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冕而親迎惟嫡夫人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後入下文愛而不見迎之未至也此詩本衛人思賢媵懷女史之法之作自城隅之說學者罕聞而詩遂失其傳矣案以俟城隅爲俟迎者則我字乃妾媵自我而上文靜女又指何人立義本欠融貫惟左傳云于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爲端木詩亦云時不尙德賦古以風之賦靜女則皆不以爲淫奔期會之辭故錄之以備善學者之采擇

彤管辨 彤管毛傳以爲女史記事所執而宋儒疑之謂古未有筆不得稱管解頤新語亦謂管始于秦古以刀爲筆不用毫毛安得有管稽古編謂此皆謬談爾雅云不律謂之筆曲禮云史載筆莊子云宋元君將畫圖衆史舐筆和墨太公陰符載武王筆銘云豪毛茂茂此皆三代之典而已有筆名可謂古無筆乎可謂古筆不用毫毛乎又董仲舒答牛亨問謂蒙恬所造特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問彤管答曰彤管赤漆管也史官也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張華博物志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去古未遠所聞必有所據且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所言與傳相合不足爲確證乎案蒙恬造秦筆非今筆古今注則云秦呑六國滅前代之美故恬得稱于時此于情事尤近集傳云彤管未詳何物殆亦惑于後儒之說歟

籧篨不鮮　毛傳籧篨不能俯者鄭箋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朱子集傳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指以爲席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因以名此疾也案籧篨之名說見方言云䈙或謂之籧篨其麤者謂之籧篨集傳故以爲席之本名後人因簡用籧之粗者爲之故籧亦蒙籧篨之稱而在詩則當指籧言方于喩意爲切諸儒所爲多以之爲籧名也鮮字毛無傳箋云善也上傳云水所以潔污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是毛之意以河之潔喩得宣公之不潔則鮮當作鮮潔之鮮不鮮言宣公雖昏于齊女而有此籧篨之狀見之不新史記所云數見不鮮者是也孔氏正義用王肅少字之訓釋之恐非毛旨

得此戚施　戚施毛以爲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傳本國語箋本爾雅而未詳戚施所由名朱子集傳亦第以醜疾釋之戴東原詩考正據說文引詩作得此䵷𪓰䵷七宿切𪓰式脂切謂䵷𪓰卽戚施詹諸也其皮戚戚其行施施故名詹諸詹諸爲物其狀㫗俯故不可使仰之疾似之以上文籧篨取義于簡例之戴說良是惟詹諸蟾蜍也又謂之圥鼀說文于鼀字云圥鼀詹諸也其皮鼀鼀其行圥圥从黽从圥圥亦聲說文䵷字云鼀或从酋爾雅釋魚又作鼀䵷釋文鼀起據反䵷音秋陳氏左海經辨謂鼀䵷即說文黽部之蝤鼀皆詹諸之別名也圥與蝤音近鼀與䵷字同䵷鼀圥鼀皆疊韻字音之轉則爲鼀䵷郭璞爾雅注云淮南人謂之去蚁去蚁又从鼀䵷而變耳或欲依許書䵷下之文改爾雅鼀䵷爲鼀𪓰改說文鼀下圥鼀爲𪓰蟲幷改說文注其行圥圥爲其行𪓰𪓰不知如其言則說文之例鼀下訓義已具𪓰下但應云𪓰𪓰也足矣何煩復贅曰詹諸曰其行𪓰𪓰邪據此則戴氏謂爾雅鼀當作鼀說文䵷當同䵷斥陸之音秋爲非是是則其考之尙有所未精也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願毛傳訓每養養訓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鄭箋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正義合疏之曰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爲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李氏黼平謂序言國人傷之故傳訓願爲每每衆詞也言字當如箋訓爲我蓋國人之意言每我思子則養養然憂不知所定定指衛事言也史記衛世家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怨其讒殺前太子伋乃作亂立伋弟黔牟後狄殺懿公國人又立黔牟弟昭伯之子申是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蓋自桓十二年宣公卒逮閔二年文公立垂十四年而後定此詩述二子初死時事傳所以云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箋云爲之憂則爲二子憂而已正義謂鄭惟願言句爲異餘皆合而述之疏矣案此說就衛事推闡定字發先儒之所未發而以爲毛氏意本如是恐亦未然又願言二字如願言則懷願言思伯詩中凡數見蓋當時常語毛作每訓不若鄭氏念字之解爲順故後儒多從箋義至箋中我字本非言字注腳李氏云云殆屬誤會不必泥也

詩經集解卷一終

（修文書館精製鉛版）

詩經集解卷二　　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孿明氏重校

鄘

髧彼兩髦　髧彼兩髦毛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說文無髧字引詩作紞彼兩髦而紞字注云冠冕塞耳者徐鉉等曰今俗別作髧非是然則紞者塞耳之稱其狀下垂男子剪髮夾囟者似之故毛云兩髦之貌長大紀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幼時剪髮爲之年雖成人猶垂于兩邊若父死則脫左髦母死則脫右髦親沒不髦蓋謂此也又儀禮既夕篇既殯主人脫髦鄭彼注云其制未聞說者謂是時鄭尙未見毛傳故有此言然說文釋髳字云髮至眉也或作髳亦作髦是髳卽髦也許叔重在康成前康成注經多引說文豈注禮時以其字異故不據以爲訓歟

實維我特　實維我特之特毛傳訓匹朱子集傳云特本孤特之義而得爲匹者古人多反語猶治而曰亂也故小雅求爾新特亦用此詩傳義釋之然小雅詩毛傳以新特爲外婚鄭箋申之謂是特一來無勝之女則特卽孤特與此云匹敵者不協矣攷說文云特朴特牛父也其特立之特古作犆王制一犆一祫注云犆猶直同玉藻麛韠豹犆注云讀如直道而行之直是以韓詩我特作我直注云相當値也與毛詩字異而義同陳氏啓源云毛傳詩時字亦或作直不然則師授如此不得與小雅新特一例據此則特之爲匹非反語也

牆有茨　茨集傳云蒺藜也說文引詩作牆有薺陳氏稽古編謂茨者以茅蓋屋之名薺則草多貌惟薺乃是蒺藜蒺藜茨亦楚茨皆應從說文作薺今詩及爾雅作茨借也案漢書顏師古注謂采薺字禮經或作薺又或作茨則薺薺茨三字古多通用似不必更改蒺藜有二種子大如脂麻狀如羊腎者白蒺藜也出同州沙苑牧馬處故本草有沙苑蒺藜之名此種入藥良朱傳所云蔓生葉細子有三角刺人者杜蒺藜也此種北邊平地有之亦或生牆上故詩人以之起興云

不可讀也　讀毛傳訓抽箋云抽猶出也孔疏上云不可詳則此作誦讀之讀于義亦通必以爲抽者以誦讀非宣露之義故傳訓爲抽而箋申爲出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抽當爲擂从竹擂聲擂卽古抽字說文云擂讀書也毛詩紬義云如師古說是仍以讀訓讀也經文由道而詳由詳而讀上傳訓詳爲審此傳必不仍訓爲讀以調朝出之訓例之毛傳以讀作抽凡由聲之字如軸妯紬袖皆直六切此抽當亦如之論語釋之爲賁說文釋抽也史記自序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注紬音抽索隱引如淳曰抽徹舊書之事而次述之是毛之意謂其詩不可抽繹而次述之耳案文選陸機文賦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注引方言云乙抽也說文乙字云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尙强其出乙乙也乙乙兼抽出二義故箋以出釋抽紬義是也

副笄六珈　毛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之步搖上飾也橫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非合衡笄爲一物也衡垂于當耳笄橫于頭上彼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其下以紞縣瑱笄卷髮者是衡與笄爲二物也明甚孔疏引之乃云惟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旁於衡字下添一笄字而又不引卷髮之文是以釋衡者釋笄矣呂東萊讀詩記朱子集傳皆仍其說至嚴氏粲詩緝謂笄者婦人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則竟以衡爲笄名嚴又謂毛以橫笄爲一物鄭注追師以衡笄爲二物疏混毛鄭爲一說不知毛連引衡笄所以見笄之爲玉鄭注追師以衡笄爲二物而箋詩仍不易毛傳知毛說與已不異也疏旣誤以釋橫者釋笄嚴又誤認毛義而謂與鄭異說其失更甚于孔氏矣後儒惟馮氏復京辨此最明

象服是宜　象服之訓毛鄭不同毛謂象服是以象骨爲飾翟衣是以鳥羽爲飾者鄭箋以象服卽是翟衣謂象鳥羽而畫之也孔疏以象骨飾服經傳無文又衣裳隨身卷舒非可羽飾故力主鄭說稽古編謂以羽飾衣春秋時尙有之如楚武王秦復陶翠被杜注謂秦所遺羽衣及以翠羽飾袂不聞其礙于卷舒以此例之毛云象飾之服安知不有所據毛詩紬義則援上文副笄六珈傳云笄飾之最盛者謂此句是字正指上文故傳云所以爲飾象與禄同說文云飾也玉篇禄首飾也然則象服卽副笄之六珈及所配之禕褕翟是畫衣亦得云象飾也此另爲一義而兼取鄭箋之意于理亦通要不若集傳象服法度之服一言爲足包括而無遺也

其之翟也　翟毛傳以爲褕翟闕翟羽飾衣也孔疏推毛意謂禕衣以翬鳥羽褕翟以搖鳥羽闕翟次褕翟當亦用搖羽但飾之有闕少耳又曰翟皆畫彩爲飾不用眞羽則主鄭箋之說朱子集傳從之案說文褘謂畫袍褕翟羽飾衣與毛傳合然則毛以褘衣爲畫衣褕闕爲羽飾衣傳意甚明孔氏从箋而不从傳或用羽爲飾當時所無以目驗而云然歟又王后服有三翟褘衣也褕翟也闕翟也傳但舉褕闕不舉褘衣者李氏黼平本翟上章言副卽有褘衣記曰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葛覃傳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按見于宗廟

是褻衣已包在衆服句中故不復舉也

其之展也　展亦衣名集傳以禮見于君及見賓客之服也毛傳禮有展衣以丹縠爲之鄭康成謂展字誤當從孔作襢衣孔疏玉藻云一命襢衣喪大記世婦以襢衣是禮記皆作襢又衣服之字宜从衣展爲聲誤从襢爲正案說文衣部𧝓丹縠也與毛傳訓同字本从衣若展之爲義轉也而司服注云禮之言亶亶誠也二字意義迥別豈毛作傳時字本義疑後乃訛爲展乎然周禮亦作展不應二書皆誤或兩字古者相通又說文無襢衣玉篇云襢與𧝓同是襢者𧝓之或體非許叔重偶不及注即傳寫者之誤脫也

是紲袢也　集傳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此本王安石說毛傳紲袢當暑袢延之服孔疏申之以爲展衣而以緆絺爲裏者所以紲去袢延熱之氣也紲袢音薛煩稽古編謂紲袢二字皆假借紲當即褻袢當即煩安石見說文袢字音博漫反與袢同音遂疑紲爲纆紲爲袢繫必是纏絡於外者故有斂飭云云不知說文袢訓無色不與袢同義紲之作褻亦非纆紲混而一之此自王氏之誤焦氏循毛詩補疏又據蜀都賦累縠疊跡叛衍相傾李善引莊子注云叛衍猶漫衍也謂毛云袢延即漫衍之意以服之寬濶言也紲者連屬之謂謂展衣蒙于外其色白綢絺在裏色亦白兩相連以無色也案稽古編右孔而補疏不從二說皆有所據然漫衍之義似較褻煩爲顯則徐氏之音袢爲博漫反未可厚非也

桑中總論　桑中詩小序以爲刺奔朱子集傳疑桑中即樂記所謂桑間而定爲淫奔者自叙之作東萊呂氏謂聖人正樂首放鄭聲豈刪詩而反取淫詞桑中之詩刺惡昭彰所謂思無邪也二說相持後儒多從呂義蕃晦菴之意以爲刺惡則發人隱僻有傷忠厚謂出自淫奔者之口而我以無邪之思觀之其垂戒爲尤切耳然出于諷刺猶有懲創之深思若爲淫奔者所自言恐廉恥道亡較發人隱僻者所傷爲尤甚矣況史記載師曠所指濮上之音鄭康成以爲濮水之上地有桑間亡國之音於此出是桑間乃紂樂非即桑中詩也且以樂記證之政散民流云云雖偶合小序而旣言鄭衛又言桑間濮上明係兩事使桑間果桑中則言鄭衛而桑濮包舉其中何煩竝舉而贅述之邪東萊說實較集傳爲長也惟作刺詩論者或據申培說謂是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遠送之故國人刺之或謂是國君微行以采茹爲辭約諸女之中意者期諸某所要諸某所雖爲勢力所過而規鸞爲樂故送者無他辭或又以爲宣姜召所私者僞爲采桑之婦以入詩人知之賦桑中此皆望文生義支離蔓衍而不可究詰者也至李海觀詩海謂此爲戴媯答莊姜之詩所以報燕燕尤屬臆造去刺詩之旨更遠矣

爰采唐矣　毛傳唐蒙菜名詩疏引孫炎云蒙唐也一名兔絲一名玉女別三名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郭注云別四名蓋以唐也蒙也女蘿也兔絲也合而爲四然孫氏謂一名玉女是一物而五名矣唐與蒙或并或別說者遂援此及陸璣疏而以毛頍弁傳女蘿即松蘿之說爲非案淮南說山訓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說林訓茯苓掘兔絲死又曰兔絲無根而生皆言其爲寄生之屬女蘿即松蘿毛說是也故朱子集傳從之惟本草以入藥之功用有殊故旣分茯苓與兔絲爲二復分兔絲與松蘿爲二後人因以在草者爲女蘿在木者爲松蘿其實二物同爲寄生蘇恭本草注以兔絲無女蘿之名疑爲脫漏是也況頍弁明言蔦與女蘿施于松柏豈得謂蔓生草上者乃女蘿乎所可異者兔絲入藥不入蔬而毛以爲菜名則未知其奚據耳

美孟庸矣　庸集傳未詳疑亦爲貴族王伯厚據補傳鄘本庸姓之國謂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皆是其後傳氏亦謂孟庸當是鄘國之姓鄘爲衛所滅故其後有仕于衛者此皆臆度之辭稽古編云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如荀曹滕皆古姓而春秋時之荀曹滕國則皆姬姓意當時必自有庸姓與鄘國同名耳況孟庸果鄘國女不應見鄘風衛女言孟姜不及姬姓也陳風言淑姬言齊姜宋子不及媯姓古人男女辨姓雖託之詩歌亦不苟也案鄘風皆衛詩謂鄘國女不應見鄘風駁亦未的惟古不以國爲姓誠如所言可見朱傳之闕疑優于穿鑿附會者多矣

鶉之奔奔　集傳鶉鵪屬從爾雅郭注文也然鵪名鷃一名鴾即爾雅所稱鴽鴾母者也鶉即寇宗奭所云初生謂之羅鶉至初伏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者是也二鳥相似而實非一類釋文乃直曰鶉爲鵪殊覺牽混不知鶉是田鼠所化春化鴽秋復化爲鼠故其物夏有而冬無鶉自卵生成從蛙化或如交州記所云海魚化生故四時常有之郭注云鴽屬鴽字本極分明非謂鶉即鴽也自玉篇鶉字訓鴽鴽字又訓鶉而釋文承之二者遂合一而莫辨矣奔奔鶉行貌禮表記引作賁賁說文奔从天从賁省聲卉亦賁字易賁卦之賁黃穎周易注作卉卉本以賁得聲故二字通左傳鶉之賁賁與焞軍協韻而詩白駒賁然來思徐亦讀賁爲奔也

定之方中　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定北方宿也集傳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劉氏瑾謂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亥月昏時定星正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爲每歲營建之候號爲營室然此蓋成周以後之制唐虞時則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故至周而亥月始昏中也案孔穎達正義據春秋僖二年正月城楚邱之文謂衛未遷時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于其中營宮室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在正月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僖二年閏餘十七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李氏黼不非之謂杜氏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僖五年閏十二月二年無閏元年閏十一月則冬至在二年正月初春秋于楚邱之城不書諸侯正以非時猶與土功也由此說推之文公之營立宮室當在元年十二月初定星昏中小雪之時次年正月齊桓乃合諸侯而城之耳

景山與京　景山毛傳以爲大山鄭箋望楚邱而觀其旁見及其邱山皆訓景爲大朱子集傳乃云景測景如既景迺岡之景測景以正方面也是以景字與上句望字相對陳氏啓源辨之曰上章欲作宮室故測景以正其方位揆之以日是也此章追本欲遷之初升高望遠觀其形勢未及作宮室也測景何爲下句降字正與上升字對則此兩句皆升虛事此辨誠是然朱氏公遷有言上章揆之以日是定其基址此章言景是未定居時覽山川之形勢則朱傳云云于義未爲戾矣況傳又引或曰景山名之文以水經注有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邱城西之言於地理爲合亦非拘執測景一義而謂八尺之臬當即濟虛而樹之也京高邱也

星言夙駕　星言夙駕鄭箋云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或據相臺岳氏疏本釋文引韓詩云星精也而影宋本引釋文作星晴也謂精字疑誤當以作晴者爲是或竝據說文晴字作姓云雨而夜除星見也从夕生聲徐鉉等曰今俗別作晴非云云謂雨而夜除星見與箋義合則星當爲姓案箋云雨止星見原是蒙上文靈雨旣零而來而旣可見星則天之晴明可知是鄭以見星爲晴非以星字即晴字也且詩之意以戴星命駕見其勤于勞來如古所謂戴星而出戴星而入云爾專訓作晴字義趣反索然矣又欲據說文而改星姓尤屬多事

匪直也人二句　匪直也人毛鄭義闕集傳謂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于三千之衆矣此與蘇氏轍是人也其心充實而淵深則宜有騋牝三千云云皆以大字指秉心塞淵之君言富強之衆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所能致也黃氏櫄嚴氏粲則以人字爲指民言匪直也人謂不特其爲人如此蓋詩人形容不盡之辭戴東原詩考正亦主此義稽古編又以匪直也人爲非直庸庸之人案以人字指君德言則君德之美止以匪直二字帶過語意誠失輕重然謂匪直庸庸于義亦爲贅設　御纂詩義折中云詩之意言其旣營室之後課農夫之事觀紅女之工重衣食之原如是則人富庶矣不但人也因其秉心之塞淵馬亦至三千之多焉觀此則黃嚴二氏說實較諸家爲長矣

騋牝三千　毛傳馬七尺以上曰騋騋牝騋馬與牝馬也毛之意嫌七尺而牝者三千故加一與字釋之正義云七尺曰騋庾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考說文六尺爲驕七尺爲騋八尺爲龍無以上二字毛云六尺以上仍正是騋定本不誤今本作七尺乃是緣正義說而竄改耳又鄭箋以邦國六閑馬四種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三千已踰禮制特文公徙而能富故國人美之稽古編古者國馬以行軍公馬以稱賦國馬君家之馬牧之閑廄公馬田賦所出散在民間詩騋牝三千此國馬也左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公馬也國馬三千已踰六閑之數故分騋牝爲二則牝馬亦在其中若專指牝馬則牡馬又在三千之外比于天子十有二閑或反過之箋中傳義信而有徵矣案此亦過求分晰序云國家殷富兼君民言則國馬公馬亦當包舉在內況季春之月乃游牝于牧之時經言稅于桑田其爲季春可見而國馬公馬俱于此時游牧亦可推詩人見其千百成羣故嘆而美之惡在其爲踰制也

蝃蝀在東二句　毛傳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故莫之敢指集傳云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此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案蝃蝀爾雅作螮蝀郭璞注云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雩釋又云蝀詩作東是詩雅字各不同故郭注爾雅不引此詩然字雖異而音不異實一物也虹之爲質天氣純陰純陽皆不見惟方雨之際雲薄漏日以日氣于雨氣則虹霓生焉故爲天地之淫氣詩人以此託興其旨微矣

朝隮于西二句　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爲虹蓋虹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故號虹爲隮上文在東者爲莫虹此于西者朝虹也莫虹截雨朝虹行雨故鄭箋云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是漢世晴雨之候與後世無異矣集傳乃云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張南軒亦謂蝃蝀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夫自漢至今二千餘年天氣如故宋之末造于今未五六百年而朱張所言如彼稽古編謂其難信誠

有難信者矣　且以經文觀之明云崇朝其雨而以崇朝雨止釋之于文義亦覺未協

相鼠有皮總論　小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范氏處義曰鼠雖微物猶有皮以被其外猶有齒以養其內猶有四體以全其形今在位之人無威儀容止不知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是人不如鼠也呂氏祖謙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于淫亂之俗不知是不足以自拔疾惡不嚴則遷善不力也輔氏廣亦謂蝃蝀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故其辭意比他詩特為嚴厲案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至桑中而極文公復國以一身率下而淫奔者遂不齒于蝃蝀無禮者遂見惡于相鼠可見下之所向係于一人而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亦于此可見矣

干旄總論　小序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儀端木詩謂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朱子集傳則第以為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蓋以作文公時詩他無所考故也四之五之六之謂極言其車馬之盛見其位高勢重而降屈于賢者如此非心誠好善者不能也一章三章言旄旃許氏謂皆因旗而言紕者縫之也組者飾之也祝者維之也素絲集傳謂所以織組程子以為束帛二說不同後儒多從集傳　御纂詩義折中物相比曰紕兩束也兩帛四馬備其禮也組以合縫左右兩縧中壓一縧曰組素絲組之三束也在都則與賢者近矣故素絲加而為四良馬加而為五也祝屬也兩兩相屬為四束也在城則與賢者更近矣故素絲加而為六也然則程子束帛之訓當與朱傳並存矣

大夫跋涉　跋草行也涉水行也大夫朱子及輔廣諸家皆以為許大夫言許穆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孔氏穎達以為衛大夫謂夫人言已欲歸唁衛侯故悠悠遠行疾至于漕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于我我心則憂閔其亡也或謂以夫人之賢何至煩大夫之告節告矣又何至于跋涉惟衛大夫告難則無怪孔氏說近之案就跋涉二字看似貼衛大夫者為切然以通章文勢及後章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云云觀之集傳說為不可易矣

控于大邦二句　集傳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謂夫人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何所因而何所極此以二誰字為猜疑不定之辭也黃氏一正亦謂誰因恐

所因非其人而無救衛之心誰極恐所至非其國而無救衛之力也嚴氏粲則以為味詩之意夫人蓋欲愬于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為辭耳　御纂詩義折中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于漕宋桓既立戴公矣又言控于大邦者欲求齊也文公為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又齊子者戴嬀之姊也齊子歸于戴公又在齊齊桓新霸諸侯服從非齊不足以存衛誰因誰極夫人審之熟矣讀此則嚴氏欲愬方伯之言得其情矣

衛

瞻彼淇奧二句　集傳淇水名奧隈也是以淇奧為淇水之奧也說本毛傳及爾雅疏攷水經注肥水謂之澳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志云澳水流入淇水陸璣詩疏亦以淇奧為二水惟肥之為奧詩肥泉注不詳其地講家但以同出異歸釋之案泉水首章注云泉水即今衛縣之百泉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會之與博物志合是肥水即泉水也綠竹毛傳云綠王芻也竹萹竹也郭璞爾雅注王芻今呼鴟腳莎本草曰菉一名蓐草一名蓋草說文云可以染黃萹竹爾雅作萹蓄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韓詩竹作藩云萹筑也石經同是綠竹為二艸名集傳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蓋據漢志武帝下淇園之竹以塞決河寇恂伐淇園之竹以給軍矢二事言耳酈道元水經注謂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故或又援藏竹以解之然亦未有的據似不如仍舊說之為得也

充耳琇瑩　毛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孔疏冬官玉人職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公侯四玉二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毛詩紬義說文玉部瓚字下云三玉二石也从玉贊聲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雖許鄭說殊而自天子以下要皆玉石竝用鄭風玉瑱是表其玉此詩琇瑩是表其石正義謂玉石雜者是也但傳諸侯二字非專指侯爵當竝內外五等諸侯言之案周禮上公用龍說文作駹伯用將說文作埒音義俱異古龍駹字多通用至將字義不可解當從說文作埒為正玉人職或傳寫之譌也

猗重較兮　猗集傳訓歎辭重較從毛傳作卿士之車較謂兩輢上出軾者車之兩旁也孔疏猗訓倚言武公德器已成鍊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而情綽綏入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此亦主毛氏義戴東原詩考正謂較在輢上車之兩旁可凭者以其閒寬廣言君子之寬仁自得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曰重較此不獨卿士之車為然傳因詩傳合非禮制也說與舊解為異案古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耳說者謂即重較重較之制仕宦不止乃有之是毛作卿上之車恐未可輕議也又諸家皆以為登車而倚重較易于矜嚴武公則寬綽其容故詩人美之是以武公為實在車上矣　御纂詩義折中謂瑟僩之久恭而能安故舒展而從容如倚重較不亢不卑不檢束而自然中度則此句與上合為一條叢萃擬之詩也

碩人之薖碩人之軸　薖集傳以為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寬大字義本毛傳朱子以其于薖字不相比附故云未詳也軸毛傳云進也此亦曉難集傳因以盤桓不行易之范氏處義則訓軸為卷言卷而懷之是以軸為卷軸之軸也張氏彩同朱傳謂軸者言其旋轉而不窮嚴氏粲則同范氏謂賢者成樂于陸如軸之卷收藏不用　御纂詩義折中云薖猶窩也考槃在阿非可久安也而碩人居之則以為窩焉伏處藏修如得其穴也軸車軸也輪轉而軸不動且所以轉輪也考槃在陸亦甚寂寞矣而碩人居之則以為軸焉任世宙之推移而握其樞而不動且運其機于不窮所謂得其環中者也如此說不惟薖字如實集傳盤桓不行之旨亦益暢然矣

衣錦褧衣　衣錦褧衣毛傳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鄭箋褧襌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也尚之以襌衣為其文之太著朱子集傳从之但褧之為字儀禮作絅禮記作絅沈存中謂與檾同是用檾麻織布為之嚴粲詩緝則謂以縠為之案說文檾枲屬引此詩作檾其衣部褧字云檾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沈存中云據說文也褧字說文云衣敝前也傳曰加褧襜意蓋謂錦衣之外加以枲縷之襜以敝前示反古之義也襌說文云衣不重也絅急引也箋訓褧為襌則以單急之衣于在塗為宜故曰在塗之所服也嚴氏謂以縠為之未詳所據

螓首蛾眉　螓說文作頸云好貌从頁爭聲詩所謂頸首毛于螓首但云顙廣而方不言螓為何物鄭箋云螓蜻蜻也蜻亦廣額義得相兼故後儒皆從之蛾眉傳箋皆無訓王逸離騷注蛾眉亦云好貌顏師古注漢書乃有形若蠶蛾之說段若膺詩經小學謂蛾者娥字之假借如漢書外戚傳蛾而大幸借蛾為俄宋玉賦眉聯娟以蛾揚揚雄賦何必颺纍之蛾眉又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皆娥之假借字娥者美好輕揚之意方言娥好也秦晉之閒好而輕者謂之娥大招娥眉曼只枚乘七發皓齒娥眉張衡思元賦嫮眼娥眉陸士衡詩

美目揚玉澤娥眉象翠翰倘從今本作蛾則一句中用蛾又用翠羽稍知文義者不肯也毛傳蓋脫蛾眉好貌四字案此以作娥者為是而作蛾者為非說誠有據但如陸詩之蛾眉與美目為對自當從好貌解若宋玉揚雄諸賦正係引用此詩不得疑為娥之假借且以本章例之上文螓蠐瓠犀皆借物作形容不應螓首蛾眉獨非比體段謂毛傳脫娥眉好貌句宜臧氏鏞堂之詆為不敢信也

河水洋洋　河水洋洋漢書地理志引之顏師古注云今邶詩無此句盧學士文弨謂洋洋字疑誤或本作洋字从水羊聲即新臺之瀰瀰也洋字見廣雅釋邱今亦訛為洋班氏明引邶詩必非逸句可知或云影宋本廣雅作洋洋字集韻入十九侯虛韻作洋非也陳編修壽祺左海經辨云玉篇水部瀰深也盛也洋亦瀰字集韻五紙瀰水盛貌或作洋類篇說同則盧謂洋即瀰瀰良確但不當引廣雅以亂之耳至或說改洋為洋則大誤集韻類篇雖引廣雅坤洋厓也然玉篇廣韻無洋字高郵王氏廣雅疏證以為洪字之誤是也且使廣雅作洋而其訓為厓豈可以詳詩之瀰瀰乎案河水洋洋毛傳云洋洋盛大也鄭箋孔疏俱不云字異盧疑為洋字者因地理志引作邶風而顏師古謂今邶詩無此句耳不知此句本在衛風碩人末章班誤以屬邶故師古云然然則師古之意以邶詩無此句見班引用之失非謂衛詩亦無河水洋洋之文也陳氏辨盧與或說之是非而不及此義毋乃皆忘此句之在衛不在邶歟

施罛濊濊　罛魚罟也釋器云魚罟謂之罛濊濊毛傳云施之水中韓詩章句云流貌釋文引說文云凝流也楊升菴申之曰水平則流凝引唐詩江平不肯流與水深難急流證之可謂辨矣然罛施于水水應瀰散何緣反凝且今本說文作凝流不作凝流也積古編謂濊本速施罛為句是言罛非言水礙流得之毛詩紬義又謂當從韓詩作流貌為是案上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此豈一網所能凝者又洋洋活活皆狀水之盛大流行若濊濊又訓流貌于義為複皆未當必如集傳本毛入水之說而加一聲字經旨乃明至馬融所云大魚網目大豁豁然則專指罛言于經文尤不協矣

信誓旦旦　毛傳信誓旦旦然不釋旦旦為何義鄭箋云旦旦懇惻款誠也朱子集傳訓旦為明與毛鄭說異攷說文旦作悬悬即怛之或體注云憯也爾雅釋文亦謂旦本或作悬廣韻悬傷也憯傷二義皆與傳箋意同積古編謂旦義當以此為正至玉篇訓爽訓忒則因爾雅而為之說耳然爾雅釋訓晏晏旦旦悔爽忒也郭璞注云傷見絕棄恨士失也是雅之言乃推原詩人之意非以旦旦為爽忒也朱傳且訓明殆又從謂予也

不信有如皦日生義韻會不察以為毛鄭本意誤亦甚矣

芄蘭之支　芄蘭毛傳云草也鄭箋芄蘭柔弱恒蔓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爾雅雚芄蘭郭注云雚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正義謂雚一名芄蘭郭注連舉雚芄則當云雚芄一名蘭蘐疏以為傳寫誤也案芄蘭陸璣詩疏謂之蘿摩本草名白環藤又名斫合子其實即雀瓢也三月生苗葉長而銳根及莖葉斷之皆有白乳六七月開花紫白色實長二三寸中有白絨可作褥頗輕煖陶隱居言其葉生啖煮食俱可與枸杞同功故俗有去家千里切食蘿摩枸杞之諺以其能補精而強陰也又雚說文訓莞引詩芄蘭之支支作枝沈存中訓枝為莢謂莢垂枝間如解結錐故以興觿然枝石經亦作支古文多通沈說恐未足據

能不我甲　甲毛傳云狎也爾雅釋言訓同徐仙民音胡甲反韓詩則直作狎故諸家多從鄭箋作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言朱傳本程子說訓甲為長能不我甲謂其才能不足以長于我李氏樗何氏楷許氏謙皆主此義經義述聞辨之曰詩凡言不我顧不我嘉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耳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然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乃轉語辭當讀為而非才能之能也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韘而實不與我相狎蓋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此解甲字主毛義而不與我狎又自為諧氣其謂能當作而以易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皆作而例之能與而本相通然必改經字以就己說似亦可無庸也

一葦杭之　葦蒹葭之屬杭渡也一葦可杭鄭箋云喻狹也孔疏以一葦為一束謂束葦而渡若桴筏然非一根葦也此說太泥孔又云此假有渡者之詞非實欲向宋渡河以文公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也此亦據箋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為之說案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無襄公即位之文則夫人之生子即出可知又史記宋桓公七年書娶衛女而文公嘗督應公二年始渡河曆滑計中間十六年是夫人居衛時衛都尚在河北以渡河為適宋渡河于情事自協故朱傳云衛在河北也王嚴華谷謂衛未遷時宋桓尚在序不應稱襄公母不思詩序之作或以為國史所題或以為子夏撰皆後人追述左傳內其人現在而書證者甚多此尤不足為疑也

焉得諼草　毛傳諼草令人忘憂孔疏申其意謂諼非草名引爾雅釋訓及孫氏注以證之陳氏啓源云據傳文義明是以諼為草名釋訓萲諼忘也郭注云義見伯兮及考槃詩又明是伯兮字作萲考槃字作諼矣若非草名則釋訓足矣何必兼釋萲乎說文引詩作藼草云令人忘憂草也字或作蘐韓詩作萱薛君云萱艸忘憂也則以諼為草名先儒之說皆然孔安得獨異乎案釋文引毛傳作令人善忘以今本作忘憂者為非然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鄭作箋時已作忘憂解矣至集傳以諼即合歡通義駁之謂是襲鄭樵之誤　蓋據本草合歡在木部不在艸部故也

木瓜總論　小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孔疏言欲厚報之則時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朱子尊孟辯云詩錄木瓜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為非可法則朱子亦嘗用序說矣迨至注詩乃以美桓公云云于經無據而疑其為男女贈答之詩然曰疑而非以為必然之論也輔氏尊師說謂非美桓公而又以經文無男女之詞因只作尋常問遺解此與後世之託為申培說者相近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木瓜之詩言人當薄遺厚報故設為瓊瓜不等之論謂設若有厚于此者報當何如此詩人忠厚之情也毛鄭指為美桓公者述其所傳朱子改為贈答者據文詮義後儒于此詩　祖毛鄭而與朱子相左者甚衆今從集傳而亦不廢纂義在讀者善觀而會通之可耳

木瓜木桃木李　木瓜集傳云楙木也實小如瓜酢可食蘇頌圖經木瓜狀如柰春末開花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陶貞白云山陰多木瓜以為良果又有榠樝大而黃又有樝子小而澀又有榲桲生于北土者與林檎相似三者皆與木瓜同類稽古編以木瓜之圓而小味酸澀者為木桃其大而黃蒂間無重蒂者為木李木桃又名樝子木李又名榠樝此因陶說而然然詩之意殆以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皆枝蔓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非必因木桃木李與木瓜同類而連及之也即陶氏亦謂木瓜之外有同類之三種非必以樝子榠樝為即此詩之木桃木李也況榠樝陶明云大而黃今以當木李則反小于樝子矣稽古編說蓋熹新之過陶固不任受咎也

王　集傳王謂東都洛邑王城畿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王次衛者張子曰恐混于二南故以三衛間之謂之風者陳氏埴云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

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聲音與列國之風同也至范氏處義謂孔子正雅頌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儕王德于邦君明其不復雅政化不足以被鼜后此則不然案王氏應麟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于魯已為之歌王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而正樂雅頌各得其所則降王于風非孔子也

彼稷之苗　稷為五穀之長而人鮮識之考之書傳或云與黍相似或云即穄米李時珍本草綱目則云稷與黍一類二種黏者為黍不黏者為稷汪氏訒菴辨之曰詩明言八穀若一類強分二種是仍七穀矣緣穄稷同音故後世妄謂穄為稷不知穄乃黍類似粟而粒大疎散乃北方下穀南土全無人亦不知重安能度越稷稻而居八穀上乎稷當屬高大如蘆世所謂蘆穄者實甘香美性復中和而幹又修所以能為五穀之長而以之名官也程氏瑤田九穀考則直以稷為即今之高粱著論數百言說尤詳盡然在黍離詩則正以二物相似為興范氏處義云閔宗周者黍稷不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蓋憂思亂于中則瞻視能眩于外故乍以為黍　旋又疑為稷也朱子集傳故亦主穄說

雞棲于桀　集傳桀訓杙從爾雅及毛傳說也然爾雅雞棲于弋為桀杙作弋李巡云弋橜也陸德明經典釋文亦作弋至杙之為字說文劉字下云劉杙乃木名爾雅劉字亦云劉杙劉杙郭璞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趾皆與此杙異義此杙字乃弋之或體耳弋說文云象析木衺銳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據此則弋之从厂即象雞棲之形毛傳杙字亦當本作弋也爾雅又有樴謂之杙條說文云樴弋也是爾雅樴弋之杙皆當作弋至桀惟爾雅作說榤說文則無榤字箋疏亦不云文異疑爾雅或傳寫之誤也

君子陽陽總論　小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朱子初解君子知道之不行為貧而仕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用序說也後改為疑亦前篇婦人作者蓋因篇首皆以君子為言而又相聯屬故也然安知其非偶然而然故並存或者之論簧笙管中金葉蓋竽笙皆以竹植管于匏中鼓其管底之側以薄金鍱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房東房也陶陶和樂貌翿釋言云纛也孫氏謂舞者所持羽也敖舞位也朱氏公遷曰由東房入後堂然後就舞位言之序也然如序說則房為作樂之處而敖為舞位其言亦有序夫執簧執翿役之賤者也君子以賤為樂是其貴者不可居矣國有貴位而君子不位尚可以國乎此所以為閔周也至偽傳云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揚揚胡氏文英謂王即景王景王子誇伶州鳩以鍾和故州鳩退而賦此何氏楷則又以為刺王子穨之詩皆臆揣摹未可信為典要

揚之水首章　揚悠揚也水緩流貌或以為激揚之水非其自流故不能束蒲束薪于義亦通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也傳謂在鄧州信陽軍境今河南南陽汝甯間也彼其之子二句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來戍申是以之子為室家也疏云政教煩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戍申則怨不平均之辭歐陽程蘇直以彼其之子為指別國諸侯言見周人之不當獨發遣戍也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皆從之朱子集傳獨主古注或疑室家豈有同戍之理黃氏東發曰詩人云爾者思之之情然耳非實事也是亦可謂善通說詩之窮者矣

甫許二字　揚之水甫許毛傳以為諸姜孔疏謂所戍惟應戍申不戍甫許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也毛詩紬義則云申甫齊許皆出呂氏後漢郡國志汝南新蔡縣有大呂亭即呂侯故國甫即呂侯之改號見說文史記鄭世家鄭公惡鄭于楚徐廣注鄦音許公許叔公也說文鄦字下亦云炎帝太岳之胤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讀若許又崧高詩為申伯作也而曰生甫及申箋謂甫即訓夏贖刑之甫侯也由此觀之許為甫侯所封傳故于申言姜姓國于甫許但曰諸姜而不言國傳之意直以甫許為申非僅借言之而已說于情事亦近義可與孔疏並存

中谷有蓷　毛傳蓷鵻也爾雅萑蓷萑鵻皆音追然萑與萑異萑从艸隹聲益母草也萑从艸雈省聲音丸亂也俗省作萑于是二字混而莫辨益母草又名茺蔚陸璣疏郭璞注皆言其方莖白華葉生節間然今益母草花有紫白二種李時珍本草綱目謂白華者即爾雅之蓷紫華者即爾雅之藬牛蘈也藬蓷音同本是一草但華色異耳案小雅言采其蓫鄭箋云蓫牛蘈也仲春生時可采陸疏謂即羊蹄似別為一艸李氏云云蓋因郭注牛蘈有華紫縹色之文故定為同類耳本草拾遺又有蘵菜其莖葉性味皆與諸家所云益母同而華正白說者以為當即爾雅之蓷未詳是否若蓫說及魏博士周元明以蓷為蓄間注詩者皆不之據謂其無他左驗也

暵其乾矣　毛傳暵菸貌陸草生谷中傷于水鄭箋蓷之傷于水始則溼中則脩久則乾孔疏水之侵草先溼後乾今詩立義先乾後溼喻君子于已有厚薄從其甚而本之也呂東萊詩記與朱子集傳皆訓暵為燥如易燥萬物者莫熯乎火之熯以為草待陰濕而生暵則乾矣次則脩長者亦暵之次則生于下溼者亦暵之說與箋疏相反或據說文暵作灘注云水濡而乾也引詩灘其乾矣其暵字注云乾也引易莫暵乎火而不之引此詩謂漢世經文本作灘字當从毛鄭為是不知歲旱則草枯蓷之乾乃傷于旱非傷于水也且如集傳

見旱之日甚一日暦次乃清若舊解則先後爲例置矣又段氏說文藹字注謂暵卽菸之假借菸於也此亦曲徇毛傳而爲之說者也

緜緜葛藟　葛藟詩箋疏皆謂葛藟得河潤而生長輿已不受王恩惠葛藟之不若宋胡氏旦獨以爲葛藟宜生邱陵不宜水畔以喻已之失所又引他詩詠葛藟語爲葛性喜燥惡溼之證今以所引諸詩觀之惟旄邱之葛乃生高阜若樛木條枚棻楚三篇止言其附木而生而不言其所附之木其近山近水均不可知至葛覃篇言施于中谷爾雅谷字以爲水注谿之名中谷有蓷毛傳亦有傷水之解其近水當更有甚于河滸者況此詩言緜緜緜緜不絕貌與維葉萋萋維葉莫莫同一形容安在其爲生不得地也哉當從箋疏爲正

毳衣如菼　毳衣毛傳鄭箋皆釋爲毳冕之服大夫出封五命子男入爲大夫皆得服之但毳冕之服子男以朝覲天子及助祭者非聽訟之服故埤雅據說文菼作𦹮云帛騅色璊作璊以毳爲罽云云謂毳衣非毳冕李彭山濤子嗣宗亦謂毳冕以絲爲之毳衣以毛布爲之名同實異稽古編以爲不然謂毛布褐也左傳褐之父孟子褐夫老子被褐懷玉皆以爲賤服大夫安得服之此駁甚是蓋詩之意言大夫爵命之數必言其車服故借以指目其人縱非聽訟之服于義要無礙矣說文𦹮字注帛騅色今本或作騅以从鳥者爲正若作騅則是馬蒼黑雜毛與郭注菼草色如騅而訓爲色在青白之間者異矣下章璊字毛傳訓𧟄孔疏云璊亦玉色說文引此詩作璊而云以毛爲罽色如虋故謂之璊正義釋傳不及璊字者殆所據本作璊故以爲赤玉色且如說文璊爲毛罽諸家又以毳衣爲毛布則義成贅複益見傳箋之說爲不可易矣

穀則異室　二句　穀生也穴壙也此二句從小序作陳古刺今說則是謂古者男女皆守禮之正生則異室不至相瀆死則同穴從一以終蘇氏轍所云古之聽訟者非獨使淫奔者止乃能使其夫婦相與以禮久要而不無相棄是也從集傳作淫奔者則是謂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黃氏佐所云因志願之相違而堅其約于沒後見其畏政刑于終身者是也近世通儒多主小序然聽政之大夫如是其所謂古亦當在文武成康以後蓋能止其奔而未能革其心視漢廣行露之風遠弗逮矣蘇氏云云特就詩詞作進一層解耳不若朱傳之言于本文語氣爲尤合也

留子嗟子國　毛傳留大夫之氏子嗟子國父子鄭箋云著其世賢也歐陽修以下解邱中有麻爲所隱居之地而蘇東坡次韻正輔詩相期行到水窮處庶幾一見留子嗟其弟潁濱詠司馬溫公獨樂園詩子嗟邱中親藝麻邵平東陵親種瓜皆用此詩爲頌美毛集傳始定爲淫奔之詩案毛氏去古未遠其說當有所受且作賢大夫隱君子言則將其來食將其來施施正如巾心好之曷飲食之彼其之子噬肯來遊之例若作淫奔之詞不特義無的據而一刻而相期數人雜遝問濮上之俗其頑鈍無恥亦不至如此之甚然則錢氏謂以此詩及大車爲淫奔當闕所疑其見卓矣

鄭　集傳邑鄭名本在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後爲幽王司徒而死于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于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于新邑是爲新鄭咸林今在華州鄭縣新鄭卽今鄭州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案王之後次以鄭者朱氏公遷謂諸侯非吞則周兹周兹則侯國異政自近者始衛王鄭相次以此故也

適子之館兮　二句　館集傳訓舍未確指其公私鄭康成以爲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孔氏穎達疏之曰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黃氏佐亦謂館卽私朝非私館引蘇氏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于王室爲證據此則適子之館是適其治事之廳下句還字乃是還其私室也粲集傳訓餐郭璞謂河北人呼食爲餐是也或曰粲粟之精鑿者九章算術粟一石舂得米六斗爲糲糲米一石舂得八斗爲鑿鑿米之精者也餐釋文引毛傳作飧案說文飧餔也从夕食其餔字云日加申時食也以經文衛之訓飧爲是蓋適館而還正當夕食也

將仲子兮　總論　毛傳以仲子爲祭仲鄭箋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無踰我里喻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無害我兄弟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以爲父母之故故不爲也孔穎達以下皆主之朱子集傳獨取鄭樵說而定爲淫奔之詩謂仲子男子之字我女子自我劉氏瑾遂以爲此雖淫奔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于蕩然而無忌故列于鄭詩之首以見其爲風之始變也但考之左傳衛侯因于晉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以請衛侯子展賦將仲子兮而衛侯得歸使其爲本國淫奔之詩當日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皆寓意宏遠子展何取以同賦而復見取于叔同也是則序說當有所授故毛鄭用之其曰刺莊公者　御纂詩義折中云莊公于叔段非愛之而不除亦非不恤祭仲之陰謀但以內畏姜氏之逼外畏諸大夫之異同且畏國人之謗議是以隱忍而姑待之國人知其情僞故爲女拒男之辭以比之讀此則嚴氏謂詩人以天理感動之以公論開悟之爲得刺之之實矣

叔于田總論　小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朱子謂此國人之心貳于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悅其于田而後歸之也故集傳改爲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之作美且仁謂其威儀也美且好謂其燕樂也美且武謂其善御也許氏謙則謂終篇雖全稱美詈無譏刺之辭而所美者惟田狩飲酒之事舍是蓋無足言者禍敗之來豫知之矣稽古編亦謂叔段善飲酒工服馬而得仁武美好之名猶稱宜姜爲邦媛皇父爲孔聖云爾蓋君子之微文非小人之虛譽也據此則聖人之錄之者殆與晉揚之水意同所以戒後之人君當謹之於其初而勿使小有才者得志以成難圖之勢也

火烈具舉　烈毛傳作列具訓俱鄭箋云列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火列具舉亦作列李善注引毛傳列人持火釋之或唐以前經傳本作列不作烈也孔氏正義謂此爲宵田故持火照之敀宵田之說見于爾雅爾雅講武篇云宵田爲獠郭璞注以爲卽今之夜獵載鑪照也但爾雅又云火田爲狩郭注放火燒草獵亦爲狩周禮亦有蒐田用火弊之文是田之用火本屬恒事不必定爲宵田也烈今集傳訓爲熾盛貌蓋經文作烈故云而下文阜字亦訓爲盛義頗重複似從人持火之說爲長也

乘乘鴇　鴇亦馬名集傳驪白雜毛曰鴇從毛氏說也釋文云鴇音保依字當作駂說文馬部於爾雅所言馬雜毛者五已有其四如曰駓黃馬白毛也从馬丕聲曰駰陰白雜黑毛也从馬因聲曰騅爾雅云蒼白雜色說文作蒼黑雜毛从馬隹聲曰騢彤白雜毛說文作赤白雜毛从馬叚聲惟無鴇字然爾雅鴇郭注以爲今之烏驄而說文驄下云馬青白雜毛也是說文之驄其卽爾雅之鴇乎古字多借如馬有驌驦或作鷫鷞本鳥名馬亦名長云其羽如練馬似之正與此同則鴇字从鳥卽謂馬之似鳥亦可不必從釋文而改从馬旁也

清人總論　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消軸皆河上地名集傳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在彭在消在軸陳氏推謂有遷徙無常爰居爰處之意旁旁僞僞陶陶俱指乘駟介之人言謂有無事不歸自爲馳驅之意重英重喬謂有事久英敝而矯備故事之意范氏處義曰師之出處當勝其期今乃逍遙之久不思班師師之屯次當謹其備今乃逍遙自適同於兒戲佳兵者不祥之器今乃左旋右軸以軍作好不敗何待案詩之文義此二說之得而小序刺文公之旨則惟胡氏春秋傳爲蓋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之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救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也深矣

二矛重喬　喬毛傳音橋重喬云累荷也鄭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正義釋傳云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釋箋云言喬者矛之柄近于上頭及矛之室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于其上頭皆懸毛羽以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鵰毛猾也案釋文云喬雉名以說文所載雉十四種其二曰喬雉而喬韓詩又作鷮說文云走鳴長尾雉也鄭康成初通韓詩此箋殆據韓釋毛知所云毛羽爲喬雉之羽也或謂傳云累荷是釋二矛比次之狀箋云懸羽是釋二矛所飾之物兩說不同不容牽混然矛重者所飾之物亦重正無庸過爲區別也

左旋右抽　二句　毛傳以左右中爲總謂一軍之事鄭箋以左爲軍之左右爲人之右手孔疏謂鄭氏說于事不順左謂御者在車左也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故習迴旋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高克自居軍中以此一車所爲之事爲軍之容好此事主一車言也集傳左右中義同孔疏或謂作好當是作爲好言以鎭撫其士卒非爲容好以自游戲也左旋右抽言左軍則旋車而欲返右軍則抽隊以作滑逃中軍高克所自將者也雖爲好言以鎭撫之而心既離亦不能固其志也案此解較舊說爲長蓋是時高克不知君意方將出奔決無暇與左右游戲之理篇中逍遙翶翔均主士卒言不主高克言也且旋車抽隊云云于師散而歸之神尤委曲如畫當爲此二句定解

舍命不渝　舍命不渝集傳舍處渝變也從毛傳及鄭箋說也王肅則訓舍爲受管子小問篇引此詩舍又作澤澤命不渝言信也徐廣史記注云古釋字多作澤是澤命卽釋命也而禮記釋菜又作舍菜則舍釋字通然釋命之云于不渝字義欠融貫集傳之從毛鄭良有以也王肅受字之訓亦與訓處者不甚懸殊惟平日好與鄭難故不欲直用其說耳至命字集傳以爲身所受之理輔氏廣曰命有以理言者有指氣言者以理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言則居其分而不踰理可以兼氣集傳故以理言之嚴華谷亦作君子安命隨利害而不變說惟范氏處義以命爲君命與諸家不同順臣之受命于君猶人之受命于天能不渝君命是卽能不渝天命者也則主君命言于義亦不悖也

三粲英兮　三英毛傳云粲衆也其制未詳程子以爲若素絲五紽之類衣服制度之節也皆不用毛鄭以三英爲三德之說蓋每章上二句謂作指裘卽以英爲英飾于義自通且徐堅初學記引郭璞云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則三英就裘言亦非程朱創解或謂首章云直順侯美謂毛順而美也夫旣言如濡又言順美巳未免贅複次章孔武有力又舍裘而言豹飾恐迂迴且繼之曰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是仍指其人言何若從舊解之爲得乎案三英粲兮猶可作三德而爲美其人說若首章洵直且侯洵字且字正所以申如濡之喩以爲指人則神氣皆不貫矣故後儒多主程朱之訓

遵大路兮總論　遵大路小序云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朱子初解云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遵大路而去也攬持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我惡而不留故舊不可絕也是亦從序說矣後改爲淫婦留其人之詞引宋玉賦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以爲證劉氏瑾亦謂宋玉去古未遠當得詩人本旨後儒辨之者謂小序首句國史所題去古尤未遠也況遵大路見非私徑乃千萬人往來之所豈有一男一女執手執袪于衆人屬目之地也者據此則序說爲不可易矣至何氏楷以此爲周剩士欲留鄭莊公之詩胡氏文英以爲晉楚爭鄭兩大難事故以大道求其執政而思免焉皆臆測而然其鑿空更有甚于集傳者矣

摻執子之袪兮　摻毛傳訓擥袪謂袂也正義曰以摻字从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攬也說文摻字从參此音反擥訓爲斂也操字从喿此遙反擥訓爲捧也二者音義皆少異李庶常毛詩紬義謂今說文手部無摻字惟有操字與正義所引不合如孔氏之言是唐初說文別有摻字而訓爲斂矣案摻傳云擥而正義作攬攬卽擥之或體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遵大路兮攬子袪正用此詩字亦作攬宋與毛俱六國時人可見當時詩本有作攬者故許氏說云擥與攬同也一說毛傳擥字蓋讀摻爲擥非以擥釋摻也以魏風摻摻女手證之則摻無攬義是亦可備一解

雜佩以贈之　雜佩毛傳云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孔疏引說文列女傳及玉藻注玉府注釋之蓋以經云雜佩傳又云之類故合諸書以爲證也攷諸書之說惟賈公彥玉府疏爲詳悉其略曰佩以葱玉爲橫梁下以組懸于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于衡之中央于末作衝牙使前後觸璜故曰衝牙衝牙卽衝牙也毛傳則有琚瑀琚瑀所置當于懸衝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琚瑀之內角斜係衝

之兩頭組末係于璜其組繩有五皆貫蠙珠于其間故注云以納其間也朱子集傳從毛氏詩詁皆祖此說而朱與錢文又小異黃氏韶會兩存之學者折衷于賈疏可也

有女同車總論　小序有女同車刺忽也衍之者曰忽不昏于齊後以無大國之援而見逐故國人刺之其事見于春秋傳鄭孔以下皆主之朱子以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至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故疑此亦淫奔之詩後儒詆序說者皆謂詩曰同車則有御輪之禮曰佩玉則有珩步之節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淫奔而越國有若是之威儀盛飾乎此以同車之女爲卽指孟姜言也嚴粲谷詩緝則以女爲忽所娶他國之女謂所與同車者特取其色爾如木槿之華朝榮暮落不足恃也翺翔佩玉徒有服飾之可觀而無益于事也曷若彼齊國之長女洵美且都而德音不可忘乎此從一彼字體會而出于小序刺忽之旨尤協然不若　御纂詩義折中以爲勸好德之詩謂是時鄭俗猶行親迎之禮而女子之于歸者美而且賢此人所不忘者專在德音能輕色而重德故聖人有取焉此就詩說詩不泥公子忽事而義蘊愈宏深矣

顏如舜華　舜毛傳云木槿也木槿之名最多一曰椵一曰櫬見爾雅一花有赤白二種及畢葉千葉之殊或以爲白者椵赤者櫬一曰日及見郭璞注及又作給日給見王蕤之帖一曰王蒸見郭注及鄭康成月令注宮誘呂覽注謂其花可用作蒸故名王蒸也其種之異者名扶桑言花有光艷照日如東海扶桑樹也又名佛桑佛桑卽扶桑扶佛音近而譌也花亦有赤白黃三種赤者尤貴名朱槿嵇含草木狀云朱槿一名赤槿其花深紅色大如蜀葵合數說觀之舜華妖冶繁麗故詩人以喩女之顏色又木槿本木而爾雅列于草部樊光云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爾雅草部之榮月令稱木堇榮是木堇草類也又海外東經有蕣華草朝生夕死郭璞云蕣或作薰是亦以蕣爲草名樊氏說非無據矣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且語辭也此詩之義毛傳以狂且目昭公謂昭公以不賢在上位使賢者皆在下故入其朝者不見嫻習禮法之人而惟見狂醜之君鄭箋子都狂且皆指臣下言謂人之好色不往觀子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興忽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也朱子集傳則以爲淫女戲其所私者之辭案詩作于國人而以狂且目君非立言之體且序曰所美非所美是以用舍失當對言則子都喩君子狂且喩小人自當以鄭箋之說爲正惟次章子充鄭訓忠良狡童訓有貌無實則正言之爾雅文義差殊亦有未協義爾朱子初解亦以所美非美爲謂賢者佞智者惡東萊呂氏取其說入讀詩記中後以事實無徵乃改爲淫女之作然後世儒者卒祖序說則古義固未可廢歟

隰有游龍　游龍毛傳云紅草也陸元恪以爲卽馬蓼朱子集傳主之謂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正義引爾雅釋草云紅蘢古其大者蘬舍人云紅名蘢古其大者名蘬是蘢紅一草而別名也陶隱居別錄則分紅與馬蓼爲兩艸而紅字作葒謂馬蓼生下濕地莖斑葉大有黑點亦有兩三種其最大者名蘢薣卽水葒也又云葒草生水旁如馬蓼而甚長大九月采實詩稱游龍郭璞云卽蘢古也張子亦云葒草枝幹樛屈着土處便有根如龍故得龍名本草一名鴻藹與馬蓼另爲一種合數說觀之則游龍卽蓼中之花淺紅成穗子如醯張仁而小炊炒可食者是也

蘀兮總論　小序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黃氏櫄曰君倡而臣和者理之常然也事不出于君而出于臣則其國必危詩人所以爲之嗟歎也胡氏紹曾亦謂木葉槁待風乃落猶人臣待君倡而後和今擇臣自相倡和故刺其專此二說皆引申序義而目爲刺專恐非詩旨嚴華谷詩緝以此爲小臣有憂國之心呼大夫而告之之詞謂槁葉風吹不能久矣豈可但坐視以爲無與于已叔伯大夫其亟圖之患其無倡不患其無和也此與或曰國勢不安不啻如發蒙振落者遂相呼而有同心之識云云相似說較舊解爲長然槁薄風吹尚未有指實處　御纂詩義折中作勸晉急鄭說謂晉楚爭鄭無歲不勤諸侯左傳云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則鄭望晉倡久矣蕭魚會後不復叛晉不倡予要女非虛言也叔伯同姓之稱風其吹女以喩楚風甚競不止吹鄭並吹晉也如此解字字皆有依據不特主淫奔者不能逮卽主毛鄭者亦未見及此也

彼狡童兮總論　序以狡童詩爲刺忽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故毛傳狡童卽指忽言程子亦謂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也不以爲君詩故目爲狡童是亦箕子黍離歌之遺意矣朱子謂忽不幸而失國非有大過況方刺其不能與國人圖事則猶在位也豈可忘君臣之分而以狡童目之故集傳以爲淫女見絕而反言以戲其人之辭但曰子雖見絕未至于使我不能餐息以雖代維又增入未至字似與詩意異其門人亦疑詩謂彼子非指一人言不能餐息蓋爲憂忽狡童當指當時擅命之臣也而或遂以祭仲當之不思仲自莊公時巳爲卿且爲莊公娶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卽位仲巳老矣目爲狡童義亦未安惟嚴氏粲以彼爲指忽之所用以子爲指昭公子者諸侯卽位未踰年之稱如此解既足顯詩人忠愛之心而亦

不失君臣之分遠于諸家多矣

褰裳總論　詩序褰裳思正巳也狡童孔疏以爲指突謂忽以桓十一年立其年九月突歸于鄭忽出奔衛桓十五年突出奔蔡忽復歸于衛九月突入于櫟與忽爭國忽微弱不能逐突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巳也攷左傳鄭錢韓宣子于郊六卿皆賦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拜起之有鄭而許巳也是自有此詩皆不作淫奔觀矣宋子初解亦云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巳甚不可緩也本從序義後以刺忽之詩太多改爲淫女謔其所私之辭然如其言則狡童褰裳諸詩皆爲描摹蕩婦口角褻穢無度轉不嫌其多乎夫聖人于鄭聲之淫且放之而詩之淫反錄之此亦理之不可信者宜范氏處義黃氏佐諸家之仍主舊說矣

溱洧考　溱洧毛傳止云水名蓋疏亦不詳其源委溱說文作潧鄶道元水經注潧水出鄶城西北雞絡塢下東南流逕賈復城西又左合濛水又南左會承雲山水又東南歷下田川逕鄶城西謂之柳泉水史伯所云食溱洧卽此又南懸流奔壑崩注丈餘其下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渦深難測又南注于洧洧水說文云出潁川陽城山東北入潁漢地理志同水經云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又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鄭縣南又東過長縣北又東過新汲縣東北又東過茅城邑東北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說與說文漢志異酈注謂陽城山乃馬嶺之統名其或然歟二水洧大潧小洧又逕鄭城中出其城南左傳晉伐鄭敗其徒兵于洧上及龍鬭于時門外之洧淵皆鄭縣南之洧也成十七年晉以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則新汲縣之洧也至溱洧合流桑經以爲在鄭縣酈注非之以爲在密縣南但孟子書子產以其乘輿濟人于溱洧而溱與洧篇言士女祓除不祥亦不應遠離都會而竝舉二水或謂當因洧水巳兼溱水故併言之其說近是觀彼下文專以洧言則鄭城之洧水獨流亦可見矣

子之丯兮總論　丯小序以爲刺亂衍之者曰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也故後儒說是詩者專罪女子謂其始也男子求昏女乃不往後既失身始知悔之范氏處義詆此爲一偏之說謂是詩本干昏姻道缺故有倡而不和行而不隨之事不得專以爲女子罪二說雖小殊然不作淫奔之看則一也　御纂詩義折中乃定爲鄭人悔不從晉而託爲婦人之詞言男子親迎巳在巷而悔巳之不送也以比晉人爭鄭兵巳在道而悔巳之不從也又言男子親迎人巳在堂而悔巳之不將也以比晉人伐鄭兵巳在

郊而悔巳之不服也叔伯男子之字也言嫁服已備叔伯一來卽從行矣以此賦帶已具晉君一來則迎服矣與行從之也與歸則永不叛也如此說乃見詩人寓意宏遠彼第就昏姻言者猶淺之乎論詩矣

俟我乎堂兮　正義以毛傳不釋堂義據王肅升于堂以俟之文謂士禮受女于廟堂庶人無廟亦當受女于寢堂毛詩紬義非之謂上章俟巷已受女出門矣何事復升寢堂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在一巷首有門門側有左右塾學記所謂家有塾是也庶人家門無堂而閭門則有堂上章傳云巷門外也箋云出門而待我于巷中門謂家門由家門而至于巷由巷而至閭門之堂次第如繪毛意當然矣案此蓋主孫毓出俟于塾前之說也鄭箋則云堂當作棖棖門梱上木之近邊者孔氏因以待于門釋之殊欠分曉如孫說則此棖亦當指閭門之棖言棖說文作橙杖也古棖橙字通如申棖史記作申堂王政碑作申棠皆橙之省文也堂當作棖箋義必有所受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毛傳云墠除地町町者正義述經釋傳墠皆作壇引左傳舍不爲壇以證壇爲除地去草又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此詩壇字讀爲墠者古字得相通也故今定本作墠如此說是孔氏所據經傳字皆作壇今本作墠殆據定本而改者歟或據說文墠野土也壇祭場也二字義異謂祭場而後得爲墠也當仍以作壇者爲是案諸書皆云封土爲壇除地爲墠則墠者除地去草之通稱非必祭場乃除地去草字況毛云除地町町梁氏益云言有可畦也町畦之義豈可據以解祭祀尺壇乎或說誤矣

風雨淒淒總論　小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鄭箋孔疏及嚴粲諸家以所謂亂世者爲鄭公子爭國時事反復士之怵于利害者多失其常度故詩人有思夫君子是在突與忽更出更入之間也其說見采于國史于燕饗之會至賦以是志是從不作狎邪觀矣朱子集傳獨以詩詞輕佻無思賢意而斷爲淫奔之女見其所期而心悅之之辭夫淫詩未見有稱其人爲君子者且風雨而猶期人鷄鳴而猶未歸鄭俗雖敝諒亦不至于此故南宋元明諸儒皆以風雨雜至而如晦爲喩世之昏亂鷄鳴在晦而思曙爲喩君子居亂而思治君子不改其度則世道可挽故見之而心悅如疾之去其體爲義皆較朱傳爲長

青青子衿總論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毛傳青衿學子之所服嗣習也古者敎以詩書誦之歌之絃之舞之鄭箋學子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嗣續也言汝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巳也孔疏校者學之別名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于學問耳非謂廢毀學校也攷左傳襄三十一年載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則鄭國之有學校由來舊矣自突忽爭立一切教民之事棄而不修朋友不復羣居至于挑達城闕遨遊無度故詩人刺之自漢以來說經家皆主序說朱子集傳始定爲淫奔詩然他日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亦仍用序意是學校之義固有不得而破除者歟

挑兮達兮二句　挑達毛傳以爲往來相見貌在城闕謂乘城而見闕也鄭箋國亂人廢學校但好登高見于城闕以候望爲樂傳以城闕連文恐人誤認爲城之闕故曰乘城而見闕孔疏則以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案傳及箋疏之意皆泥于闕字故多方訓解考爾雅釋宮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故謂之觀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觀卽闕也而聖人游之則觀闕何嘗不可乘之候望城上別有高闕經典未聞殆孔臆說不可從也然此亦姑就觀爲闕名言之耳闕有闕陷之義安知詩之所言非指城之廢壞處而學者得以挑達于其上乎此等無關要義亦闕之可也

出其闉闍　毛傳闉曲城闍城臺鄭箋云闍讀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中市里也正義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闍是城上之臺則知闍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傳云闉曲城闍城臺也案正義既以闍是城之門臺後釋箋又云爾雅謂臺爲闍闍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不得爲出臺之中是孔于傳說猶有疑也毛詩紬義據說文闍字無別訓惟統曰闉都而于闍字注云城曲重門廣韻闍兩龍俱曰城上重門文選顏延年登巴陵詩經途延荅軌登闍望川陸李善注引說文城曲重門釋之夫闍而曰登明爲門上之臺臺下有門卽非不可出矣毛以上章出門是出內城之門此章闉闍是出外城之門次第本自如給案此說詮解清晰足釋孔氏之疑惟今本說文于闍字云城內重門而正義引作城曲二字差互以文選注亦作城曲觀之則作內者或傳寫之誤當从作曲者爲是也

野有蔓草總論　野有蔓草序曰思遇時也蓋言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庶幾邂逅而遇之也毛氏言草衍之以爲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其謂澤不下流者呂東萊以爲取零露之文而附益之義取反興猶曰寓言也至朱子集傳乃直言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事以起興則是心許目成以苟合爲儁賊實有其事矣攷左傳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此詩鄭餞韓起子齹又賦此詩韓詩外傳載孔子遭程子于郯傾蓋而語顧子路取束帛以贈子路以士不中道相見對孔子亦賦此以曉之可見朱

有謂師以前皆取士君子邂逅相遇爲義其所謂有美云者猶簡兮之彼美云爾非男女相遇之詞也

方秉蕑兮　方秉蕑兮之蕑與澤陂之蕑毛傳皆以爲蘭而蘭之爲草諸家說各不同陳澔謂楚騷之蘭或以爲都梁香或以爲猗蘭或以爲澤蘭今世所種如麥門冬者名幽蘭非眞蘭也方虛谷言古之蘭草卽今之千金草今所謂蘭其葉如茅者根名土續斷因花馥郁故得是名楊升菴云世以如蒲萱者爲蘭九畹之受誣也久矣吳草廬亦云蘭爲醫經上品有莖有枝草之植者也今所謂蘭因黃山谷稱之世遂指爲離騷之蘭此諸家皆以蘭草爲非古之蘭也惟汪訒菴本草云蘭有山蘭有澤蘭離騷之秋蘭當屬澤蘭所謂孩兒菊者是也其曰春蘭兮秋菊曰結幽蘭以延佇曰疏石蘭以爲芳則山蘭也諸家皆泥定陳藏器以蘭草澤蘭爲一種崇澤蘭而黜山蘭遂令蘭草無復有用之者不思果屬一類則本經蘭草一條已屬重出何以反列之上品而澤蘭止中品乎況一入氣分一入血分迥然不同又離騷言蘭者五除木蘭人所共識餘秋蘭石蘭春蘭幽蘭若皆以爲孩兒菊是不特二種一類且四種一類矣而謂九畹之受誣也豈理也哉案本經言澤蘭則別乎山也言蘭草明用葉不用花也騷言秋蘭所以別乎春也言石蘭所以別乎澤也其曰幽蘭則山蘭之別名以其生于深山窮谷故曰幽也汪氏說最爲折衷

贈之以勺藥　勺藥毛傳云香草孔疏引陸璣云今藥艸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呂東萊謂香不必在柯葉故以藥中勺藥當之朱子集傳嚴氏詩緝皆主其說陳氏稽古編謂古人以香草爲佩亦以贈遺往往取其柯葉之香華不與焉若佩欲其久柯葉之香雖殘不歇華則否矣況上巳祓除時安得有勺藥華乎集傳以爲三月開華殆據閩中風土非所以解鄭詩也案勺藥韓詩以爲離草董子答牛亨問亦謂勺藥一名將離故將別贈之宋董氏據此疑勺藥卽是江離江離卽蘼蕪芎藭苗也葉似蛇牀而香騷人取以爲佩則士女相贈容亦有之又山海北經及中山經皆以勺藥芎藭並言是詩之勺藥或如董氏所疑也若稽古編謂勺藥上巳時安得有華以今勺藥驗之皆以三月開花不獨閩中風土爲然集傳所云固不誤也

齊

集傳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靑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于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今靑齊臨淄濰德棣等州皆其地也案鄭之後次以齊者嚴氏粲謂政令僅行于邦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爲列國王室之微甚矣于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次以齊也

鷄旣鳴矣總論　鷄鳴詩舊說紛歧有以爲思賢妃者小序說也有以爲刺哀公荒淫怠慢者衍小序者之說也有以爲桓公好內衛姬織之賦鷄鳴者偁端木詩及申培詩說也有以爲刺讒人者太平御覽及文選注所引韓詩序說也案如小序則鷄鳴東方之明皆賢妃警戒之辭集傳所云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是也作刺哀公則蒼蠅之聲月出之光皆人主推諉之詞蓋志在同夢故甫出視朝而卽歸以庶幾無以我爲憎子也但哀公荒淫史册不載朱子故用序說而不取衍序者之文若箴桓公列女傳雖有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鄭音之言而諷以勤政而賦此詩亦他無左驗至刺讒云云不過因哀公有爲紀侯所譖事與詩蒼蠅之聲義相比附而漢時緹縈上書歌鷄鳴之詩亦取無罪被讒之意因援以爲說耳是諸家之訓雖各不同而不免爲臆測則一而已矣此等去處不如集傳之尙少轇轕矣

甘與子同夢　甘與子同夢毛傳以爲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鄭箋以爲親愛之無已李氏黼平謂如毛說則夢非睡夢之夢當從說文夕部夢字注作不明解如鄭說則字當作㝱說文㝱字云睡而有覺也从宀从爿夢聲與夢字從夕瞢省聲者音義俱別正義以親愛意釋傳不忘其敬是強鄭同毛矣案夢字有莫忠亡貢二反古韻與㝱同㝱字惟莫鳳切一音李氏辨之是矣然今傳記夢字皆無從古作㝱者是夢卽寤夢之夢且傳所謂不忘其敬本合下二句之旨爲言非以同夢爲不忘其敬也李氏欲以不明當之亦非毛意

子之還兮總論　還序曰刺荒也謂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朱子以哀公事未有所考故集傳但曰獵者交錯于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黃氏櫄曰田獵不足以爲賢而謂之賢驅驅非可以爲好而謂之好此猶鄭之國人以太叔之善射善御而謂之美且仁也輔氏廣曰古者四時各有田獵所以奉順天時驚抒民氣而以之習戎事備典禮也然田不以時或就樂于此則先王必以爲戒今齊以遊畋成俗互稱其便捷輕利以爲美則其心荒肆而失其是非之正矣案刺荒之旨此二說得之惟還諸家皆從毛傳訓便捷之貌茂訓美昌訓盛讀詩記則引崔靈恩集以還昌茂俱齊地名錢氏大昕謂昌卽昌邱茂氏家相謂茂卽泰山之牟此恐形聲偶同未可爲的證也

東方之日兮總論　東方之日序以爲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毛傳鄭箋遂以日月喩君臣而詩中實無此意韓詩及歐陽氏皆以日月喩姝子顏色美盛或以神女賦其始來也皦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

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之文例作喻意猶近之而朱子集傳皆不之從集傳云履躡也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不於日月取義蓋以淫奔者多在早夜此所云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殆即所見以爲興耳至或謂此因齊莊如崔氏故詩人託爲宋姜之言以妹子目君在室在闥皆指實之辭此不過本僞詩傳莊公無禮國人刺之云云而曲爲附會其臆斷與何氏楷目爲齊人刺文姜者正同匪特非詩義亦非小序義也

東方未明總論 東方未明小序云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孔疏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召呼不以其時故刺之且言挈壺氏之官不得其人也朱子集傳以詩中無刺挈壺氏之意故第主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後儒輔氏廣謝氏守正陳氏推諸家皆從之然觀黃氏櫄詩人微其意以責臣而作序者原其本以責君及郝氏敬興居號令非辰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之言則作刺挈壺氏下義亦自可通矣

雄狐綏綏 狐邪媚之獸也雄狐綏綏毛傳鄭箋皆以爲喻襄公爲淫佚之行匹行而無別蓋凡陰陽相匹亦貴有別雖鳩摯而有別故詩人貴之若無別即非陰陽之相匹矣綏綏集傳云求匹貌李底常毛詩紬義據說文綏作夂云遲曳夂夂象人兩脛有所躧也玉篇夂行遲貌引詩雄狐夂夂云今作綏謂箋云形貌綏綏然則當用行遲曳之義此亦可備一解若孔穎達正義以傳雄狐相隨爲言兩雄相隨此殆望文爲說失毛旨矣

無田甫田總論 小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范氏處義解之曰禮義非所以求大功也而有禮義者大功可馴致修德非所以求諸侯也而有德者諸侯將自歸安有志大心勞之患今襄公無禮義而不修德是無其本矣無其本而切切然望大功之立諸侯之從無是道也朱子以爲未見其爲襄公之詩故集傳泛指爲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者而作又此詩毛傳謂興體朱子改作比體夫以興言則無思遠人是正旨即序所謂求諸侯者也若以比言則遠人句亦是比不知所比爲何事矣且襄公無禮義而求諸侯稱業卒以無成事備載春秋傳中孔疏援據甚詳而此詩恰在南山敝笱之間故說經家多祖小序

其人美且鬈 鬈毛傳以爲好貌鄭箋云鬈當讀爲權權勇壯也孔疏鬈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且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鬈不得爲好貌故箋以權易之案陳風澤陂篇碩大且卷卷傳亦訓好陸德明釋文云卷本又作婘然說文無婘字則盧令之鬈當即彼澤之卷也說文鬈字則云髮好也引此詩其人美且鬈說者謂鬈本義爲髮好引伸爲凡好之稱傳不言髮而說文言髮者毛用其引伸之義許叔重用其本義也據此則朱傳訓爲鬚髮好貌殆又融會毛許二義而云然歟陳氏啓源乃謂說文鬈第作好貌不云鬚而詆朱子爲誤殆亦未之深考也

其人美且偲 偲毛傳訓才鄭箋云才多才也說文偲字注云彊力也从人思聲引詩其人美且偲義與傳箋爲異或謂才之本義艸木之初也其引伸亦有彊力之意是許說仍與毛傳相補信也朱子集傳則云偲多鬚貌以左傳所云于思即此偲字陳氏稽古編據杜預左氏注于思多鬚貌釋文正義載賈逵注又云白頭貌皆不作鬚且合于思二字爲義非偏釋一思字也謂當作才訓爲是案集傳于上章鬈字訓爲鬚髮好貌此章偲字又以爲多鬚文義未免贅複且偲之通思別無引證陳氏謂當從才訓此說得之

敝笱總論 小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孔疏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蓋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于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爲二國患也郝氏敬謂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莊公于文姜其子也桓公則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其妻則敝笱耳故敝笱刺夫吁嗟刺子序說各有攸當也胡氏旦揚氏時皆從序作刺桓公說朱子獨曰桓當作莊蓋以自魯莊公嗣位之二年以至四年五年文姜凡會襄公者五前此在桓公時跡尙未縱故以此詩爲刺莊公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謂其說固當但胡旦楊時在朱子前俱承序說以爲魯桓而劉瑾通釋徑改爲魯莊湊合朱傳大全遂與其謬是誣前人矣

其魚魴鱮 魴鱮毛傳云大魚也正義引孔叢子衛人釣得鱮魚其大盈車爲鰥大魚之證嚴氏詩緝謂鱮與鰥同稱非甚大之魚衛人所釣偶得其盈車者耳濮氏復京亦謂毛以鰥爲大魚次章魴鱮亦云大魚則鰥特魴鱮之類非必大至于盈車也盈車則鰥之尤大者此二說皆是然以本草考之鰥魚體似鯇而腹平頭似鯇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鱒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又性果敢善啗故又名鱤魚又名紹魚夫鱤者敢也紹者啗也敢而善啗其非敝笱所能制也信矣至或因鄭箋有鰥魚子也之文謂古字鯤與鮞通遂以鰥爲魚子之總名是蓋錯會鄭意而不計其與傳義爲背也

齊子發夕 發夕毛傳謂自夕發至旦鄭箋云昏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正義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爲夕發至旦小宛詩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疑辭故爲發夕至明毛詩紬義以孔說爲非謂傳中自夕發發字未嘗訓爲行經亦無旦字傳云旦者蓋以旦訓發言自夕之開發至旦故曰發夕發夕即旦夕也箋中傳亦以發爲旦故云發夕由之往會焉若以發爲行不得云發夕由之往會也下箋云豈弟猶言發夕鄭以豈弟爲開明故云猶發夕知鄭亦以發爲旦矣案發訓旦見韓詩焦氏易林本詩爲繇辭云齊襄送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亦以旦易發是旦字之訓自是古義第發夕即旦夕則毛應云自旦至夕不應更贅發字且不應倒其文而曰自夕發至旦也紬義駁孔以自夕之開發至旦中毛仍與孔說不大差別似不若從後儒作不待天明而夕發于昏解者猶文從而字順也

齊子豈弟 豈弟毛訓樂易以上章自夕至旦此章已與齊侯會故云文姜于是樂易也樂易者肅雍之反非美詞朱傳所云無忌憚羞惡之心者是也呂記嚴緝皆從此義惟鄭康成謂豈當讀爲闓弟當讀爲圛圛開明也此本洪範稽疑卜兆有五占文曰圛作曰悌而言以篇法求之發夕與開明文義相協翱翔與游敖文義亦相協箋說誠爲不謬故楊升菴諸家皆力主之然爾雅釋云愷悌發也正義謂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非也舍人孫李之說今不可知而郭注現存初無闓明之訓定本引箋亦云愷悌發也猶言發夕也是鄭亦因爾雅訓愷悌爲發乃轉爲闓明耳案文選封禪文見蟲闓澤文穎曰闓澤皆樂也闓音愷澤音驛則闓圛仍與樂易同義說詩者可無庸是鄭而非毛矣

猗嗟昌兮總論 集傳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此本小序及鄭孔舊說也蓋禮婦人夫死從子莊公不能防禁是失人子之道經言猗嗟傷之之詞也言其形貌之長而目之美善于步趨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我甥拒時人以爲齊侯之子也詩爲齊人作故係之齊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謂此詩三章皆在言外嗟歎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此二說皆得詩意而趙氏云云尤足爲處人倫之變者圭臬若何氏楷以此詩爲莊公入齊兩君行賓射之禮而作蓋見射侯字而揣擬之非古訓也

清揚婉兮 猗嗟清揚婉兮與野有蔓草文同毛於彼章傳云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蓋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總承上清揚言眉目之美婉婉然也於猗嗟章但云婉好眉目不釋清揚者說者謂因上文抑若揚兮已訓爲廣揚廣揚猶易云廣顙美目揚兮又訓爲美目揚眉而清揚爲眉目之間義俱見蔓草章毛性簡直故不復贅言之也朱子集傳於首章揚字連抑爲義謂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次揚字謂目之動清揚婉兮乃指爲眉之美與毛傳不同稽古編以強分詆之然依文訓義集傳于語氣尤順正不必執一解以相繩也又玉篇面部𩈉字云𩈉於遠切眉目之間美貌引韓詩清揚𩈉兮三家詩多異字此字音義皆同則𩈉即婉之或體也

不出正兮 正集傳云設的于侯中而射之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孔氏正義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雜采爲之王射五正諸侯射三正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其外準侯畔廣狹各居其侯三分之一中央之朱方二尺正之爲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正亦鳥名爲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儁故取名焉據此則不出正兮所以狀其發必應弦王志長以爲射之巧者是也又案鄭箋作大夫二正士一正孔以爲定本之誤見孔所據本是大夫士二正校審者不察反從定本而改之則又誤中之誤也

舞則選兮 舞則選兮毛傳云選齊也正義云選之爲齊其義未聞嘗謂其善于樂節韓詩薛君章句言其舞則應雅樂與正義說同王氏經義述聞據史記平準書吏道益雜不選及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謂選有齊義當從毛訓爲是毛詩紬義亦據周禮鄉大夫職鄉射以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注言能六舞謂如周禮注是射有舞此傳訓選爲齊蓋六舞皆能也案二說雖皆有據然以齊釋選義究紆迴至以善樂節應雅樂爲齊字義諸尤屬穿鑿附會故孔氏又從鄭箋以選爲選擇之選言舞能勝人倫等中之上選也義較毛傳爲優朱子集傳本之其以此歟

魏

魏國名集傳魏本舜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邶鄘之于衛也今案篇中公行公路公族

皆晉官疑實晉詩又疑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朱氏公遷曰魏詩爲晉而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引儉嗇褊急與勤儉直樸者不同直以爲晉詩不可也故蘇子朱子之說皆有疑字

摻摻女手　摻摻毛傳云猶纖纖也正義摻摻爲女手之狀則爲纖細故云猶纖纖也說文云攕好手貌古詩纖纖出素手是也毛詩紬義謂說文攕好手貌詩曰攕攕女手之貌从手韱聲故云猶纖纖也說文纖細也从糸韱聲徐音息廉切二字音義俱別傳云摻猶攕攕作纖纖解又不云好从手自當作攕字原不必一依說文惟正義引說文仍作纖纖不言字異亦不言攕纖古字通豈唐初說文本纖字下亦引此詩作纖纖邪案古詩纖纖出素手文選注引韓詩亦作纖纖女手是二字之混由來久矣然所感息廉二音讀者不可不知

要之二字　要之褸之之要毛傳云要褸也蓋要爲身中之名加衣作褸則爲褸傳以褸釋要明其非要約之要乃褸之褸也或因說文無褸字謂宜作要以要也引虛虛也爲證毛詩補疏非之謂虛徐也之爲虛也原有兩本之疑此要褸也別無要也之文徒以說文無褸則說文亦無闡亦將改闡爲闡也乎正義明云字宜从衣故曰要褸也毛公時自有褸字褸可訓要訓要無所爲訓矣易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綢者剝也上爲卦名下故以字義釋之非他訓詁可比說文已已也上爲巳午之巳下爲巳止之巳義亦不同皆未可據以爲證案此駁甚是經中字不載于說文者頗多必一一援以改傳將改之不勝其改矣

佩其象揥　象揥毛傳第云所以爲飾不別男子婦人集傳以上文好人爲大人因謂象揥是貴者之飾輔廣以下皆從之陳氏稽古編云象揥兩見詩一爲宣姜之飾一爲縫裳女之佩皆指婦人耳鄘風傳云揥所以擿髮孔疏申之云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嚴粲詩緝以爲若今之篦未知然否考西京雜記言武帝宮人搔頭皆用玉後世詩詞多有玉搔頭之語搔頭正擿髮之義豈揥之遺制歟案說文無揥字釋文云揥勅帝反擿他狄反段氏玉裁亦謂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揥故云所以擿髮卽後人玉導玉搔頭之類也揥字又作揥廣韻云揥枝整髮釵也據此則揥者釵之別名集傳謂大人佩揥是丈夫而釵矣當以陳氏婦人之飾之說爲正

公路公行　公路公行集傳以爲一官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以其主兵車之行列謂之公行此從孔氏穎達說也孔之意蓋據左傳宣二年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又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杜注云旄車公行之官也遂以彼公族卽此詩公族公行卽此詩公行且見左無公路而公行主旄車因目公路公行爲一官也不思左氏果以趙盾爲公行何不直曰公行而必曰爲旄車之族乎是杜預言未可信也況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倅者副車則旄車與戎車有別鄭氏于公路云掌君之旄車而于下公行云掌兵車之行列兵車卽戎車也是鄭之意以公路公行各有其官未嘗以之爲一也

言采其藚　藚毛傳以爲水舄陸璣疏云卽今澤瀉也正義引郭璞爾雅注又引陸疏不爲置辨稽古編爾雅藚牛脣郭注云毛詩傳曰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不用陸氏澤瀉之說爾雅又別有蕍蕮郭注云今澤瀉蓋明以陸疏爲非也案本草澤瀉一名水瀉與蕮同故陸氏混而一之然蘇頌圖經謂澤瀉似牛舌草獨莖而長秋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根如芋子故又有芒芋之名郭注所言則今馬舄生水中者葉如車前而大拔之節節復生俗名馬耳者是也孔疏兼存郭陸之解呂記朱傳皆因之惟嚴氏詩緝引曾氏語辨此甚詳

公族二字　公族毛傳以爲公屬鄭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正義謂公族大夫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友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云主君同姓昭穆毛詩紬義周南麟之趾篇公族傳云公同祖公姓傳云公同姓以上言公子是最親者其次親爲同祖又次爲同姓也唐風杕杜篇同姓傳云同祖也以上言同父同父之外親者宜爲同祖也此經上二章惟言公路公行故訓公族爲公屬謂與君有廟屬之親者卽禮大傳所云同姓從宗合族屬是也傳以屬訓族箋因以同姓申傳耳宣二年左傳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屛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使郤缺以此詩公族爲卽彼公族上章旣引趙盾以證此章何以不引屛季爲證也且左傳公族大夫有訓卿之子弟之事此箋惟云主同姓昭穆未可牽合爲一也案周禮夏官有諸子掌國子之倅禮文王世子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睦友慈愛與此公族相同鄭不引者以魏無德教其官制亦未必能依周禮也

岵屺辨　爾雅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峐釋文云三蒼字林聲類皆謂峐猶屺字毛傳反之孔疏以爲傳寫之訛王肅述毛者也其注屺岵亦依爾雅釋名說文玉篇廣韻諸書釋屺岵皆與爾雅同誤在毛傳無疑也朱子集傳于卷耳之崔嵬及岨與此詩岵屺俱從毛訓或以爲岵仍傳文之舊或據鄭康成言爾雅文雜非一人所作未可全據以難故此兩詩傳與雅異而箋皆仍之是鄭亦以毛說爲然朱子所由沿而不革也此二說皆予情事爲近若劉氏瑾謂爾雅之書後出恐非朱意蓋毛傳得自河間獻王獻王景帝子也而爾雅于孝文時已置博士終軍辨鼠之對亦在武帝時何得謂爲後出也詩取岵屺之義段氏玉裁云岵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荄滋也岵有陽道故以父言無父何怙也屺有陰道故以母言無母何恃也此說得之

十畝之間總論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朱子謂國削則民從之序文無理故集傳以爲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之辭十畝之間謂郊外所受場圃之地十畝之外謂鄰圃也閑閑泄泄皆往來自得之貌蓋深嫉朝市之莫可居而欲超然于風塵之外黃氏櫄謂置諸陟不知理亂不問是也元明以來諸儒皆從集傳近陳氏啟源李氏黼平復申序及鄭箋削小之義引水經河水篇河北縣故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僅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三十餘里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云云以證舊說之不可易然魏之褊小由強鄰侵奪而然不關山川地勢據此以爲每夫實止受田十畝說太拘泥集傳之不用序言良有以也至何氏楷謂此詩爲齊姜勸公子重耳去齊而作不思重耳雖晉人而詩果爲齊姜作則當如載驅猗嗟之例列于齊風矣何乃載之魏乎亦可見其不足信矣

河水淸且漣猗　魏國三面距河伐檀詩故以河水起興河水之最濁者也而此獨以淸言毛傳謂是俟河之淸意爲近之若戴氏云河雖濁而在河之干者則淸則與詩文不協詩明統舉河水不專指河干也漣傳云風行水成文也爾雅引此詩作瀾說文並載瀾漣二字其瀾字下云大波爲瀾漣下云瀾或从連則漣乃瀾之或體小雅漸漸之石篇蒸涉波矣箋云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釋文漣音連一本作瀾此亦可徵古漣瀾字通然玉篇廣韻皆不云字同說文淪字云小波爲淪引詩河水淸且淪猗而瀾字不引此詩叔重之意殆疑爾雅引詩作瀾者爲非故別出漣字歟

貆　貆獸名鄭箋貆子曰貆說本爾雅朱子集傳貆貉類說本說文稽古編謂兩義不同而雅義較古攷經傳貈貉字通考工記貉踰汶則死釋文云貉獸名依字作貈其子名貆郭璞注貈子貆云其雌者名𧳜今江東呼貉爲𧳜𧳜釋文𧳜乃老反引字林貈𧳜爲郭所本是郭亦以貈卽貉也李時珍本草云貆與獾同今狗獾也稽古編謂彼見埤雅言獾貉同穴說文又以貆爲貉類故爲此說不知獾乃野豕亦見說文貆胡官切獾呼官切二字音形各別豈一獸乎獾卽爾雅之貒非貆也案以貆爲狗獾說誠未的然周禮草人職鹹潟用貆鄭注云貆貒也賈疏引爾雅貈子貆或曰貒是貆本或作貒稽古編謂貆卽貒而未詳貒亦通貆是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

不素飧兮　不素飧兮毛謂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鄭之意不過謂禮飧饔太多非可言素故引魚飧以明其少非謂飧爲飯也正義引說文云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以飧爲飯之別名案說文飧餔也从夕食餔日加申時也並無水澆飯之說惟釋文云飧素林反引字林云水澆飯也玉篇云水和飯也據此則水澆飯之訓乃呂忱說引以飧爲飯之別名故正義援之以實其言而目爲說文非偶有不檢卽傳寫之訛也義當以毛鄭說爲正

碩鼠二字　碩鼠序箋皆云大鼠孔疏釋獸于鼠屬有鼫鼠孫炎云五技鼠郭璞云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鼠鼩音瞿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五技鼠也陸璣疏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兩說不同案正義引郭注關西呼鼩音瞿見廣雅邢疏又謂鼩當作𪕮是碩鼠爲鼩鼠矣釋文載注則作鼩鼠鼩音雀將畧反字林音灼云鼩鼠出胡地郭注本雀字或誤爲𪕮沈旋集注因而音求于反非也亦兩說不同當以釋文說爲是蓋鼩字與鼩字似𪕮字與雀字亦相似注云鼩誤爲鼩故音義雀字兆誤爲𪕮鼩字林音灼則鼩鼠卽碩鼠也又易鼫鼠子夏傳與九家易均作碩鼠是古鼫碩字通鼫鼠鼩鼠文異而實不異後儒是陸而非郭殆未之深考也歟

三歲貫女　三歲貫女之貫毛傳訓事與爾雅說同魯詩作宦外傳引國語入宦于吳韋昭注云宦爲臣隸也謂貫當讀爲宦朱子集傳則作習訓案釋文貫徐音官說文宦云仕也从宀从臣卽事故毛訓貫爲事也魯詩作宦說文宦仕也仕則事君是宦亦事也朱傳訓習亦久而熟事之意三說義得相通但序以詩爲刺重斂若作仕宦于女者已經三歲于下文碩鼠之義尙欠融貫不若作習貫之貫不煩改字而於毛詩之訓事者亦自可包主漢學者猶謂當從宦字是亦門戶之見而已矣

爰得我直　爰得我直毛傳以爲得其直道鄭箋云直猶正也戴東原謂箋與傳義相足引論語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遂其性不違生人之正道也王尙書引之則謂直當讀爲職職亦所也引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伍子胥傳作固其職也爲職與所同義之證又據管子明法篇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漢景帝紀令亡罪者失職武帝紀有冤失職者以問諸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管子聖人法天地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趙廣漢傳漢爲京兆尹威制豪强小民得職顏師古注得職得其

常所也職與直古字通故觽五職之職又作植羊舌職之職又作殖赤埴之埴又作戠是其證也案碩鼠詩是國人刺其君之重斂使民不聊其生故欲適彼樂國王以得直作得與得職所一例不煩辭費而旨已暢然偐于慈解之紆迴者多矣

詩經集解卷二終

修文書舘精製鉛版

詩經集解卷三

壺川馮世瀛雪樵氏輯
四明馮登長學明氏重校

唐　集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蓋仍其始封之舊耳唐叔所封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若劉氏瓘謂君子欲絕武于晉故不稱晉而稱唐晉詩稱唐見武公滅中國之罪魏風首晉又見獻公滅同姓之惡不思季札觀樂時詩未經刪定也而已稱為之歌魏為之歌唐則晉之名唐唐之繼魏自前代已然以一字為褒貶春秋之教非詩教也

職思其居　職思其居毛傳訓主稽古編謂十月之交篇職競由人左傳引逸詩職競作羅范宣子貴戎言職女之由職皆訓主主者言主當如此非實字也職思其居謂主思其所居之事義在居不在職也語本渾成集傳既訓職為主復云顧念其職之所居則又似為職任之義自相戾矣歐陽氏解職思之外云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亦以職為實字至大全輔氏以其居為所居之職其外為所職之外其憂為思之極而至于憂則逃朱而愈失之矣案姚氏舜牧云士農工商各有其職各有其居就其職而思其居則必各止其所無然縱遊以就其職矣職亦作實字看然以文義求之似稽古編所云較協

隰有榆　隰有榆榆字集傳以為白枌陳氏啟源謂此襲說文而誤爾雅釋木云榆白枌孫炎云榆之白者名枌東門之枌毛傳云枌白榆也解正相合釋木此文當以榆白為句枌又為句說文用釋木成語而不加分析故貽誤于集傳集傳于此詩曰榆白枌也于東門之枌又曰枌白榆也枌既白榆又安得白于榆乎蓋亦弗之思矣案此辨甚是榆之類至多爾雅故于剌榆山榆之外復言榆之白者為枌則枌榆鄭注亦謂榆白者枌非以白枌為榆也嚴氏詩緝論此頗詳但云是陸疏之誤攷陸氏草木疏中初無此語不知其何所據也

山有栲　山有栲與小雅南山有栲毛傳皆云山樗正義栲之生于山者名栲也爾雅注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為陸璣疏謂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然陸又謂山樗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今所謂栲栗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如糗今人言栲者失其聲也案

此特據方俗之語為言栲之為山樗爾雅毛傳說文所訓相同不應俱誤但樗栲與椿三木同類而易混李時珍本草綱目云椿皮細肌實而赤嫩葉香甘可茹樗皮粗肌虛而白其葉臭栲生山中亦虛大爪之如腐臭此辨甚明至栲字之音說文作柷从木尻聲苦浩切與今讀不異陸謂許讀為糗蓋徐鼎臣等所音非叔重意也

子有廷內　子有廷內舊說皆以為門廷之內內蓋對外言處字也經義述聞謂廷與庭通中庭也內堂與室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正內路寢夏小正傳蕪操泥而就家入人內此內字皆兼堂室言亦有專謂室為內者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大傳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其內以一為高史記封禪書有芝生殿房內中淮南衡山傳閉太子使與妃同內褚少孫外戚世家女亡匿內中牀下列女傳兄子與巳子在內中褁錯傳家有一堂二內論衡別通篇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布帛絲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然則廷內謂庭與堂室非謂庭之內也案詩首章衣裳車馬二章鐘鼓皆二事平列以廷與內分為兩項于上下義例最協所引亦甚有據可補入注疏中

揚之水　揚之水總論　小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孔氏穎達曰昭公分國封沃已為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故刺之也朱子以詩辭明白序亦不誤故集傳用舊說其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謂民為之隱而樂其事之成也蓋是時晉衰沃盛民知昭之不振故樂從桓叔陰為蘇轍諸家皆同此意惟嚴華谷詩緝以為昭公時晉人之心尚未渙散其樂沃者沃之黨耳作詩者設為國人相語之辭而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不昭告公者正所以洩沃之謀欲公之早為之備也慈悒周詩說亦謂此詩刺昭公實刺桓叔之傾晉惟潘父樂賓之黨從之國人弗予也其謀已洩晉之臣如惠師服者作此詩以聲桓叔亦無謂刺桓叔無人之之意也此二說似于情事尤近然則聖人之錄此詩殆以重忠義歟

素衣朱襮　素衣朱襮毛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鄭箋云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也正義用箋述經言國人欲進此素衣朱襮之服以從子桓叔于沃國毛詩紬義謂鄭特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桓叔雖封曲沃猶是大夫經不言朱襮則是桓叔已服繡領傳諸侯二字明桓叔自僭為諸侯國人見其服而欲歸之不與鄭箋同義正義不別非也案嚴氏詩緝以水喻昭公石喻桓叔而子字則指叛者言謂國人設

為相語之詞言子欲奉此素衣朱襮之服于桓叔我將從子而往于沃此微辭以洩其謀所謂不告之告也說與舊解異而于義為長蓋叔雖縱恣必無敢公然以諸侯之服為服者無衣之詩其明徵也傳文本自簡質紬義云云恐非毛意又襮字或以為當作表訓蓋據呂氏春秋忠廉篇云臣請為襮高誘注襮表也表班固幽通賦單治理而外凋張偕襮而內逼曹大家注亦訓襮為表義亦可通

蕃衍盈升　蕃衍盈匊　盈升盈匊皆狀椒之蕃衍也毛傳但言兩手曰匊不言升匊之大小宋董氏引崔靈恩集注以為匊大于升云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陳氏呂氏亦言二升曰匊稽古編周禮考工陶人疏引小爾雅云匊二升二匊為豆豆四升陳呂之說應本于此然考工記桌人疏粟米算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縱橫十截破之一方十六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據此說容一升之量立方一寸積方分者千十六得萬六千為一萬六千分乎方一寸積一方分者百二則倍之得二百分律呂新書云合龠為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為升二十龠也積一萬六千二百分正與十六寸二分容一升之數所言相符當不謬也若據董引集注之言以立方法計之則容升之數倍得積方五百二十二分有奇不能及一龠多寡相懸殊不然矣案詩首言盈升次言盈匊董氏諸儒故以匊大于升釋之稽古編據算法核其徑寸見為不然然謂古今不同似亦不必如此錙銖相較也

綢繆束薪總論　綢繆序以為刺晉亂而昏姻不得其時朱子謂刺晉為無據故集傳泛指為得遂其昏姻者之作輔廣許謙諸家皆從之然昏姻禮之常也其雖失時之久一旦得遂而慶幸遲至于不能自勝恐初見其夫無此嘖嘖煩言之婦人王氏質云此杜氏所謂今夕復何夕見此燈燭光者也然男子則易為計婦人將如之何必旁觀者代為辭非抉摘其陰私蓋有所譏也觀 御纂詩義折中云綢繆憫貧也國亂民貧昏姻不能備禮故當初昏之夕而酒饌不設但有綢繆之束薪而已燈燭稀微但見三星之在天而已淒涼如此何夕也而乃見此良人則良人之艱窘可知也子兮子兮見者相謂也良人家貧無以為禮而見者亦貧無以為助故其相嗟歎以為無如此良人何也邂逅新婦至而行禮也其禮草率如人之邂逅相遇也粲者謂新婦也據此則王氏說視集傳為合矣

三星在天　三星毛傳以為參宿鄭箋以為心宿蓋毛以季秋至孟春為昏期之正鄭則專以仲春為昏期故二說不同後儒嚴氏粲從毛呂氏祖謙主鄭而兼毛朱子集傳則獨取鄭義案毛氏說同家語及荀卿韓嬰

鄭氏說本夏小正及白虎通月令皆有所據而毛義尤長則三星當以指參言者為是但參星後世俱云七星毛以為三者蓋後世兼兩肩兩足言故有七古惟指其中三星言故云三也若劉氏瑾謂心宿之形三星鼎立其說尤非鼎足而立如織女如胃宿差為近之心三星正似連珠雖小曲然于鼎足之形全不相肖稽古編以昏人之道昃白誣之不為過也

子兮子兮　毛傳子兮者嗟茲也正義云傳意以上句為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此良人則此句嗟嘆已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也茲此也此釋傳義殊欠分明王氏引之謂嗟茲即嗟嗞引說文嗞嗟也虞翻嗞嗟發辭也及秦策嗟嗞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嗟茲乎聖人之言揚雄青州牧箴嗟茲天王附命下土皆歎辭也字或作嗟子如楚策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為嗟子與嗟茲同之證李氏黼平亦據易萃齎咨涕洟釋文引劉向說今易萃子作茲淺鄭洪讀皆爽訓茲為茲詁子為茲滋衍無經云云為劉荀皆讀子為茲之證而以鄭箋子兮斥娶者言為非案二說曲申毛義皆有據依但嗟茲之訓究嫌不辭不若以子字作見者相謂于文義為無牾也

見此邂逅　邂逅字詩凡兩見毛傳于野有蔓草篇云不期而遇與說文同于綢繆篇則云解說之意或據釋文鄭風逅字謂本亦作遘唐風邂逅謂本亦作解覯意當日經文必有不同或以綢繆詩是詠昏姻昏姻之禮必相約而後成豈可言不期而會毛傳雖以解說釋之然解說之義鄭箋孔疏均無發明稽古編謂以上下章傳推之良人為美室粲者為三女皆夫曰婦之稱此章義應相類解說謂解綏而和悅也毛詩紬義謂邂釋文作解一音戶佳反即諧字也解說即諧和而悅也案諸家之解皆泥于張南軒昏姻不得稱邂逅之言故曲附毛義不知過時而後得遂其昏姻之禮則喜出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然且作旁觀之辭邂逅字是憫其不能備禮故集傳仍作相遇之意以于義亦未嘗不正大也

嗟行之人四句　嗟歎詞行人即上文所謂他人也比鄭箋云輔也孔氏正義謂比輔釋詁文彼輔作俌亦是輔之義也佽毛傳訓助朱子集傳比輔佽助用鄭說也錢氏天錫謂比有眷戀意佽有扶持意二字義諸解蠢之惟此詩之旨鄭以為求助于異姓之臣朱以為求助于行路之人夫上文甫言他人不如此復以輔助望之揆之文義終覺欠順案東萊讀詩記謂他人如可恃則行路之人胡不來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來相佽助兩胡不字俱作決詞見他人既不我助而不如同父之義乃以益明逸齋補傳亦同呂說似較作望詞者為近理而可從也

羔裘豹袪總論　小序羔裘刺時也嚴氏粲曰昭公有曲沃之偪而其臣又不為保障之謀時事大可憂也故曰刺時羔裘大夫之服也居居毛傳云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也鄭箋言在位卿大夫其役使我之民人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此蓋用釋訓居居究究惡也之說也案爾雅注李氏巡以居居為不狎習之惡孫氏炎以究究為窮極人之惡申之者曰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釋此詩者多主之但羔裘豹袪羔裘豹褎明是頌美之辭不應下二句指作惡解朱子集傳故以為不知所謂 御纂詩義折中謂羔能羣而豹有力以比大夫之仁且勇也居居聚而不散也言大夫能仁而且勇晉人自聚而不散究究集而能安也鴻雁之詩曰其究安宅是也春秋傳晉自昭侯而後變故迭生而能歷世立君此必有大夫焉能鎮撫其民人而用之故其民聚而不散羔裘之所詠即其人也讀此則訓為惡者殆非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故鄭箋解作故舊之故謂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以役使之者不恤其困苦故云豈無他人可以歸往我之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耳語不簡當孔疏申之謂箋以民與卿大夫尊卑懸隔不應有故舊恩好惟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位之時與民相親相愛故稱故稱好不思大學言文王與國人交何卿大夫不應有故舊恩好此說已迂曲矣孔又謂豈無他人可歸往是指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義尤拘泥紬義云周官比長職從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謂不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鄭箋亦云古者三年大比民于是徙是則此邑之民何不可適彼邑之有正義說誤也案箋用小序及爾雅釋訓意故以民能念舊為唐俗之美若作大夫仁勇民不忍散釋之則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與周南汝墳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詞旨正同先聖之遺風益徵其未艾矣

集于苞栩　苞栩栩之叢生者也栩木名毛傳云栩杼也與爾雅釋木同陸璣草木疏謂栩即今柞櫟謂櫟為杼五方通語也秦風山有苞櫟陸又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是陸之意以栩杼柞櫟為一木也孔氏正義兩引之不為置辨攷毛傳及爾雅分栩櫟為二木而說文于栩下云柔也从木羽聲其阜曰樣樣即橡也櫟下云木也从木樂聲柞下云从木乍聲不言相通則栩櫟柞又是

三木諸家于此多轇轕不清未詳其孰正也

豈曰無衣總論　小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孔氏穎達以下諸家皆主序意蓋以武公惡足以得民智足以使臣力足以兼國而必請命于天子然後安此七命六命之服故詩人美之朱子辯說以為詩人之意殆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之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與嚴坦叔所謂自桓叔至武公沃晉相攻相逐晉人終不服至是始迫于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豈真以之為可美也哉云云意同後作集傳定為武公自述其請命之辭則就其倨傲之言以正其篡弒之罪亦合春秋討賊微旨但子字如集傳謂武公自作是指天子如舊說是指天子之使 御纂詩義折中子字指武公言周釐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曲沃人喜之故言此七命之服自莊伯以來舊有之然不如子之衣乃新命于王為安且吉也此以詩為曲沃之黨作而于豈曰不如語氣尤曲肖也

豈曰無衣六兮　毛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諸侯得受六命之服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于否孔疏鄭以諸侯入為卿士各依本國命數不服六章故云得受六命之服猶愈于否李氏黼平以此說為非毛意謂天子大夫出于封畿即得加命反于朝廷還服其本則侯伯七命入仕六命較然可知是以淇澳傳云重較卿士之車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皆以卿士別之不言侯伯車服但鄭衛皆賓入為卿士晉武則初并晉國未仕于朝此傳言天子之卿六命者毛以晉大夫本請七章特以侯伯之品視天子之卿可以稱七亦可以稱六猶揚之水本是戍申以甫許與申同姓遂變言甫許非謂願得六命之服也案朱子集傳主箋疏說此申毛義與之為異而亦可備一解

有杕之杜總論　有杕之杜序曰刺晉武公也謂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孔氏疏之曰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為君于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國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范氏處義亦謂由不能親親故不能用賢朱子謂序非詩意故集傳但云好賢而不足以致之之詞後儒疑好賢非君公不能給以飲食宜從序指武公為者是第以為刺詳味詩詞似無刺意故 御纂詩義折中作美武公說言武公以寡得國諸侯不與也然以逆取之能以順守知立國在于得人故欲君子見輔而飲食之雖其心未必一出于正而其迹則與中心好賢者無異蓋亦有足多者故詩人美之也

葛生蘞楚總論　葛生小序云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國人多喪鄭箋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故其妻居

家而怨思正義述經謂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是以亡爲死亡也與箋說異宋儒自張南軒程伊川而下皆主鄭箋朱子集傳亦以爲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者之作嚴華谷詩緝獨申孔疏以此爲悼亡之詩近陳氏稽古編李氏毛詩紬義俱以作死亡者爲非然篇中野域楚棘明是葬所角枕錦衾明是葬具似不得爲生別　御纂詩義折中葛生美思婦也夫亡送葬而思與同穴苦節守志從一而終故聖人有取焉此足以正諸說之失當矣

采苓總論　采苓詩序以爲刺獻公之聽讒毛傳鄭箋及孔穎達諸家皆主之朱子以爲未見此詩果作于其時故集傳泛指爲刺聽讒之作後儒從集傳者遂止依文訓義謂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興采聽之當遠也人之爲言曰無信無與無從欲其察之詳也舍之而無遽以爲然欲其聽之審也人之爲言胡得焉謂誰之以理之所有且有所不行況欲昧之以理之所無其不得行也決矣此亦可謂工于持議矣然中序說者多以驪姬語申生事當之如逸齋補傳云工讒者始以甘言投之譬則苓苓味美也繼以苦言動之譬則苦苦味惡也終則甘苦之言並進譬則葑葑味上美而下惡也驪姬始請申生居曲沃此甘言也繼夜半而泣言申生將行彊于君此苦言也又請君老而授政乃其釋君此甘苦並進也稽古編謂獻公聽讒之失莫大于殺申生用以實此詩頗優于理其說三興義亦曲而能中據此則諸家之主小序殆未可厚非矣

秦

集傳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陲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元孫德公又徙于雍秦卽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也皇輿表秦州今屬鞏昌府興平縣今屬西安府並隸陝西案詩于附庸之國皆不錄其詩而獨于秦錄之者孔穎達以爲秦土地寬廣雖未得爵命而大于曹鄶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

寺人之令　令使令寺人毛傳謂內小臣也孔疏申之曰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卽是內小臣之官也蓋周禮天官所屬內小臣與寺人各一官故辨之案小雅巷伯篇寺人孟子釋文云寺人如字此詩釋文亦云寺如字本亦作侍意毛公作傳時經文當是侍字故以內小臣釋之如作寺人則鄭必據周禮以易傳矣朱子集傳于此詩亦襲用毛語大全引孔疏注于其下乃撮舉之曰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卽今內小臣之官也稽古編辨之曰孔之申箋本以辨內小臣不與寺人爲一裁去非謂寺人四字全與疏意相反且改是爲今不思孔所謂今指唐世言而唐書百官志未嘗有內小臣之官大全于先儒成語一經剪裁便致不通多如此類殊覺可笑案此駁甚當然非于孔疏原文求之則亦未有知大全之誤者矣

公之媚子　公之媚子毛傳鄭箋皆謂能以道媚于上下使君臣和合孔疏申之以媚如卷阿吉士媚于天子媚于庶人之媚又如文王四友有疏附能和合他人使相親愛不僅已能愛人而已子者王子雍以爲卿大夫之稱先儒多從此說至集傳乃訓爲所親愛之人晦翁之意蓋以秦廷未必有大賢如孔疏所稱耳陳氏啓源云襄公復世仇與祖業始得列于諸侯亦秦之傑也其臣雖不及疏附古人豈無一二智畧之上可以宣導德意和輯衆心者與之圖謀國事哉至嚴氏粲以便嬖當之其外尤甚以嬖臣從獵而著之于詩是刺也非美也案詩中媚字皆美稱惟書之側媚乃以側爲媚故傳釋爲諂諛之人蓋惡其側非惡其媚也如嚴氏說不惟昧于詩且昧于字義陳氏駁之當已

奉時辰牡　辰牡毛傳云時也謂冬獻狼夏獻麋秋獻鹿豕羣獸也鄭箋時訓是奉是辰牡者謂虞人也王氏經義述聞謂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文畧同彼謂獸人以供膳四時各有所宜此謂虞人驅禽以待射必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然則辰牡非時牡也辰當讀爲愼周官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鄭注云鄭司農謂公之輸之于公私之以自畀也詩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愼元謂愼讀爲麎爾雅麋牡曰麎案愼爲五歲獸之名非牡鹿之名也五歲爲愼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牡孔碩也此解辰字與舊說迥殊而于上下文義爲貫雖有改字之嫌似亦可從也

載獫歇驕　集傳獫歇驕皆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說本爾雅載謂以車載犬而休其足力如韓昌黎畫記騎擁田犬之類稽古編據鄭箋載訓始謂始試習之也輶車載犬則其說始于文選張銑注然犬馬皆畜犬本以能走見長何反用馬載之五臣注多謬誤不足據案此駁過泥田犬擭噬全恃足力足力先疲縱有發縱指示不能成功獵者用犬大抵皆然畫記所以有騎擁田犬之事而謂後世事必難以證詩乎故嚴氏粲引補傳亦主車載犬之說惟謂以車載犬所以歇其驕逸爾雅改歇驕從犬以合毛氏耳此亦求新之過

不知爾雅釋詩字音同而形異者甚多何獨此二字必改而從毛也

游環脅驅　游環毛傳云靷環也釋文作靳環引沈重云舊本皆作靳蓋卽春秋傳所云如驂之靳是也靳說文謂之當胸亦曰當膺其制以皮爲環當兩服馬背上游移前郤無定處故名游環脅驅亦以皮爲之前繫于衡之兩端後繫于軫之兩端當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故曰脅驅曹氏粹中云兩服馬駕衡之下旁有兩驂馬齊于服馬之頸懼服馬之外出也故以環貫兩驂之外轡欲出則以此環禁之懼驂馬之內入以亂服馬也故以韋二條護服馬脅欲入則以此皮從而約之此游環脅驅之用也案靷環釋文說文皆作靳以下文陰靷鋈續傳云續靷也箋云鋈續以白金飾續靷之環云云觀之則靷環靳環乃二物詩竝言之因靳靷字近後人傳寫訛混耳靷既在下文此句當作靳環爲是

駕我騏馵　騏馵二馬名毛傳騏騏文也正義云色之青黑者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毛詩紬義據說文綥字下云帛蒼艾色从糸畀聲綥或作綦是綦爲蒼艾色也騏字云馬青驪从馬其聲文如博棊騏黑也是騏爲青黑色謂正義以綦釋騏爲誤案鳲鳩篇其弁伊騏傳云騏騏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彼主弁言釋以騏文而義自見小戎之騏馬也馬名騏而以騏文釋之騏爲何狀騏文又爲何狀乎以此推之知毛傳本作騏綦文卽說文所謂文如博棊者也正義故云知其色作綦文釋文於鳲鳩作綦文于小戎作騏文此乃陸氏之誤非孔氏之誤也馵毛傳以爲馬左足白之名稽古編謂馵從二其足之戌切坤雅云以足二絆其足易卦震爲馵足是也此說亦非是馵明是馬名二絆則足不得爲馬名矣坤雅說當另是一義不可據以釋此詩又孔疏引爾雅郭璞注有馬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足白者直名馵今郭注無之或傳寫者所脫漏歟

鋈以觼軜　毛傳軜驂內轡也鄭箋鋈以觼軜軜之設以白金爲飾也軜係于軾前毛詩紬義考說文軜字下云驂馬內轡係軾前者从車內聲引詩作渼以觼軜渼字異而云驂馬內轡與毛傳訓同惟毛未云係在何處鄭故以係于軾前申之非讀軜爲納也又說文觼字云環之有舌者从角敻聲或作鐍是則轡之內轡名軜之環各觼以白金飾觼故謂之觼軜正義乃云鋈曰[illegible]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又曰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轡係于軾前也釋文云軜音納內也是[illegible]亦以軜爲納殊失傳箋之意案說文引詩雖兼采三家而多以毛傳爲主鄭箋故引說文係于軾前之文以足毛義孔陸讀軜爲納誠與說文不同但相沿已久恐未易猝更也

蒹葭蒼總論　蒹葭詩小序以爲刺襄公之不能用周禮端木詩傳以爲君子隱于川上國人慕之賦蒹葭詩貫則以爲思友之作或曰穆公好士詢茲黃髮昧昧我思淵淵游與盛世之勞求無異所以得人心而受終南之祝如此說則又美詩非刺詩也所謂伊人毛以非禮則人不服欲得人之道必用周禮是以人爲國人鄭以欲如此用周禮必得知周禮之人是以人爲有位之人陳氏歐陽氏則以伊人爲序襄公東萊呂氏謂伊人猶所謂此理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求之非其道耳朱子以諸家說皆無的據故集傳云所謂伊人不知其何所指也近陳氏稽古編復引伸序意謂自襄公不用周禮以成風俗秦遂終于爲秦下迄漢唐宋終不能復文武之舊夫子錄蒹葭詩者千古世道升降之大關也毛詩紬義大指與此相同但周之用禮詳見幽風二雅周頌秦之棄禮惟此序一及之而詳玩詩辭毫無刺意則作懷人思友似于情事猶近也

終南二字　毛詩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正義云地志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大是爲周之名山也案漢志武功縣下云縣有太乙山古文以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孔氏以太乙爲大山誤也志又云山一名太白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杜彥達謂太白南連武功于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酈道元水經注亦以太乙終南爲一山然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于前則終南太乙薛綜注二山名也潘安仁西征賦而終南而皆靈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嵯嶭太乙巃嵸李善于上句注云此賦下言太乙明與終南別山也又班孟堅西都賦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據此三賦則終南者卽長安之南山非太乙山也且地志作于孟堅而賦以終南爲在長安之左是志所云太乙爲終南者特謂古文言如此耳班亦有所不信也或曰終南終南山之總名太乙南山中之一山故得分中南之號此說近之

有條有梅　毛傳條槄也梅枏也爾雅槄謂之山榎注云今之山楸是一木而異名也榎音檟楸榎本一木但楸葉大檟葉小爲榎有不同故生于山者名亦互通也陸璣草木疏謂山楸亦名下田楸而釋北山有楰又謂爲山楸之異者然則楸條楸三者同類而稍別歟或據爾雅柚訓條說文亦云柚條也似橙而酢引詒包橘柚謂條當從柚訓不知柚貫于揚州渡淮而北卽爲枳則柚者西北所無詩有秦風自宜詠其土地所

出或說非也爾雅柟字俗作楠樊光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益州曰赤梗似豫章而木理細緻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有之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案二說雖有有子無子之分而不以爲似杏之梅則同沈氏重乃云今揚州不聞名梅爲柟殆以似豫章之梅爲似杏之梅也其失考也甚矣

有紀有堂　有紀有堂毛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爾雅釋邱云畢堂牆郭注今終南山石畢其邊若牆漢唐諸儒皆主此解集傳則從程子說以紀爲山之廉角堂爲山之寬平處經義述聞謂以全詩考之凡言山有某物者皆指山之草木而言如山有榛山有樞山有苞櫟之類是也又如邱中有麻山有扶蘇有桃諸詩首章言草木二章三章四章皆言草木亦不易之例也今首章言草木而二章乃言山與詩例不符紀當讀爲杞堂當讀爲棠條梅杞棠皆木名紀堂假借字耳白帖終南山類引詩作有杞有棠唐時齊魯皆亡惟韓詩尚存所據殆韓詩也案韓詩之說雖無以見其必然然杞之與紀棠之與堂古字多通用具如述聞之言況又有白帖之明徵乎自毛公誤釋紀堂爲山而崔靈恩集註遂以紀爲山則誤而又誤者矣

交交黃鳥總論　小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朱子辨說謂此序最爲有理蓋三良事春秋傳紀載甚明與他處無可考證者異也但說經家或罪穆公或罪康公或並罪三良各執一見罪穆公者謂以人從死乃戎狄之俗以穆公之賢而不能革之其所失爲非小矣罪康公者謂人子以蓋愆爲善今乃從父之亂命追賢人而納之於壙思貽父母令名者而可如是乎罪三良者據史記秦本紀穆公與羣臣飲酒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鍼虎仲行許諾公薨皆從死云云謂三人者徒知然諾不敢以俠烈輕生而陷其君於不義則亦非知道之士也說俱持之有故然以春秋傳死而棄民君子以是知秦之不復東征二語觀之則三良之獄罪早有攸歸矣

彼晨風總論　晨風詩序以爲刺康公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蓋以穆公時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求丕豹公孫枝于晉故多士歸之康公意忘賢人去焉故云忘穆公之業也毛鄭以下若呂記若嚴緝皆從此立論然以他書考之如韓詩外傳所引則似父子之詩如桓範與管幼安書思請見于蓬廬之側承訓誨于道德之門厥途無由託思晨風則似欲見賢而未得之詩如梁鴻吳萇文引此之意則又似反朋離羣而相怨者之詩自朱子集傳定爲婦人以其君子不在而言又引扊扅歌以證西秦風俗古訓乃于是乎不彰矣案詩無遂訴思婦之獨居與賢士之失職情相似而理尙可通又賦詩者多斷章取義故友朋父子間皆可引以爲喻要案其緣起則小序說當有所受未可易也

隰有六駮　隰有六駮毛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說與爾雅說文同鄭箋以下多從之是名駮者獸也言六者王肅云據所見而言也陸璣詩疏駮梓楡皮似迷繫又似駮馬引古諺斫檀不諦得迷繫迷繫尚可得駮馬爲三木相似之證是名駮者木也朱子集傳駮梓楡其皮靑白如駮蓋用陸疏意也稽古編毛詩紬義皆主毛傳義而以陸疏爲非案此詩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以山隰之木相配言不應此章獨以獸配且倨牙食虎豹之獸亦非恆止于山澤者斷當以梓楡之訓爲正紬義乃謂爾雅駮字入釋畜不入釋獸則亦馬之類可以齧猛者殆知毛說之不可通而曲爲彌縫之詞耳不足據也

王于興師　王于興師之王集傳未明何指以舊說考之自毛傳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云云外有謂以王法興師者鄭氏康成也謂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者王氏肅也謂其阻王命以屬民者王氏安石也謂秦本周地故其民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者蘇氏轍也謂此詩古之詩王指古之王者而言者李氏樗也諸家之違皆以秦爲侯國不得稱王故訓解各異如此然按之本詩文義均有未協惟王氏偁詩傳謂秦襄以王命征伐周人赴之賦此詩者差爲近之但襄公時岐西之地已爲秦有宜不復知有王故何氏楷據史記稱宣王以兵七千使伐西戎謂此詩之作當在此時顧如二說則周人詩也亦不應列之秦風　御纂詩義折中斷爲秦穆公將兵助晉文公納襄王時作是王卽指襄王紛紛異論可以不必疑矣

與子同澤　與子同澤毛傳澤潤澤也鄭箋釋褻衣近垢孔疏謂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釋說文云釋袴也是其褻衣近汚垢也故論語注云褻衣袍釋也此以箋中釋字爲改經文澤字也毛詩紬義辨之曰鄭于破字不曰當讀爲某卽曰某當作某今箋並不言是箋未破字也孔見箋言褻衣謂鄭易傳爲釋且引說文證之不知說文釋袴也而袴復爲脛衣釋文云澤如字說文作釋不云箋作釋可見鄭原本作澤褻衣近垢其作釋者殆後人妄以意改而孔偶未及致正歟案劉熙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汚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布裁足覆胸背汗衣滋液故謂之澤是澤與釋本二物今箋作釋者淺人緣釋文引說文云云而竄入之紬義說是也

曰至渭陽　鄭箋渭水名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也正義云雍在渭南水北曰陽

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于渭陽故云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也案水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東南流歷襄武上邽陳倉武功諸縣至美陽南雍水北來注之又由槐里東北逕渭城南渭城卽秦之咸陽也由雍至咸陽皆循渭水北岸東行不須渡渭故箋云東行送于咸陽正義以爲雍在渭南李氏黼平斥其誤洵不誣也又箋惟言至咸陽之地而正義以晉在秦東行必至渭釋之亦非鄭氏之意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序以爲康公之念母也孔疏申之謂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心故念之稽古編以斯言爲善于持論蓋秦穆初心本欲置重耳惑于公子縶之謀故先置夷吾以圖利于晉然二公子之仁不仁秦之人共知之穆姬惓惓于宗國縶之謀非姬之願也況夷吾反國之後首棄姊言又背施閉糴以召鄰釁及身執于秦姬復死爭以釋之姬見夷吾之不仁必益思重耳之仁登遐薪之時康公與爲母之宿心知之深矣今重耳及國得如母願而母弗及見回憶往事自應愴然故詩大送舅之詞而序以爲念母也孔氏申之深中當日情事毛詩紬義則據序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之文而定爲康公送公子雍時所作謂渭陽送別時見舅如見母爲今日舅且不存吏送其子而我更不得以見舅者見母經所云悠悠我思者此也二說小異而思字俱作思母言則以序義原的當不易也

夏屋渠渠　夏屋渠渠毛傳但訓夏爲大不釋屋字之義鄭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禮食大具其意勤勤然也孔疏屋具釋言文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故箋以大具釋之朱子集傳則主王子雍說以屋爲屋宇渠渠訓高廣貌謂秦君始有此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其後禮意寖衰乃至于每食而無餘也兩說不同後儒多從箋疏蔣解升菴楊氏則據字書夏屋大俎也謂大俎卽禮所云房俎閟宮詩謂之大房彼注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屋故曰房俎以夏屋爲所居之大屋以大房爲所居之大房可乎案此說雖與鄭異以次章四簋例之則以夏屋作飲食之器言于文義尤爲貫串惟屋字今本爾雅作握邢疏云李巡本作㸾屋握㸾三字未詳孰是而屋具之訓與鄭合意爾雅本作屋字其作握者或傳寫之譌歟

每食四簋　四簋毛傳云黍稷稻粱也孔疏謂公食大夫禮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此殆泥于鄭康成禮注故爲是兩通之解毛詩紬義據公食大夫禮鄭注云進稻粱者以簠秋官掌客注云簠稻粱器簋黍稷器也而于此詩不易毛傳謂鄭之意蓋以禮注未爲定解耳如說文于簋字下云黍稷方器也于簠下云黍稷圜器也則是簋未嘗不可以盛黍稷簠可以盛黍稷則簋又何獨不可以盛稻粱乎況蒹葭序云襄公未能用周禮今必執三禮以圍繩之宜其拘而難通矣此辨頗核足證孔疏之泥

陳　集傳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利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邱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卽其地也案陳檜皆小國而變風訖于陳蠻宜居變風之終其以陳先曹檜者朱氏公遷謂曹檜比陳尤小且有思治之詩故二國不可以先陳而以陳列于其前也

子之湯兮總論　序宛邱刺幽公也毛傳解之曰子指大夫經之所陳乃大夫之事由君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事以刺公之鄭箋則曰子斥幽公也是經序相符也孔疏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爲大夫隱四年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故易傳也朱子則以子爲遊蕩之人而辨小序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惡謚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然曰望人所瞻望則似仍爲有國者言若閭巷細民鼓舞于宛邱何關輕重而國人作詩以刺之又致夫子錄之以冠陳風之首而垂爲後世戒邪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案云序與傳箋推其原則有所指朱子以爲無其據則主泛言然其相因之理一一也又集傳云大姬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其說始于漢儒此則又推原陳風漸漬之由非謂宛邱一詩也

宛邱　宛邱毛傳以爲四方高中央下之名說者謂與爾雅邱上有邱爲宛邱及郭注宛謂中央隆高之文不合案爾雅釋文宛有二音一於阮反說文云屈草自覆也魏風宛然左辟傳宛辟貌是宛有屈還義也說文宛又作惌周禮注粉小孔貌然則宛者屈還而有孔隙故孫炎李巡皆以爲下依毛傳說也一於紛反郭云蘊積隆高也是郭讀宛爲蘊故義從而殊李氏黼平謂第就爾雅宛邱三節言誠與毛不同若合上文觀之上言左高右高前高後高卽傳所謂四方高也四方旣高則所云如負一邱邱上有邱者雖若隆高而在四高之中其勢亦爲下矣據此則謂傳不異雅其亦可也陳之宛邱鄭云在陳都陳縣水經注云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以爲漸欲平不知所在元和志謂在陳州宛邱縣南三里寰宇記亦謂在宛邱縣南三里高三丈夫酈道元元魏時人已云不知所在而李吉甫能按其道里樂史且計其崇卑疑別指一邱以當之非王

隱所云漸欲平者矣

値其鷺翿　値植同鷺舂鉏今鷺鷥也翿毛傳云翳也鷺翿謂以鷺鳥之羽爲翳也正義翿爾雅作纛音義同案爾雅翿訓爲纛而纛又訓翳釋文纛字作翳說文無纛字玉篇糸部增之而注云纛亦作翿其羽部翳字云與翿同是三字非特音義之相通也毛詩紬義云翿之爲訓有三蔡中郎云纛以旄牛尾爲之大如斗在左騑馬頭上所謂黃屋左纛此羽葆幢也爾雅孫炎注纛舞者所持器此舞器也翳郭璞云舞者所以自蔽此蔽翳也王風君子陽陽傳云翿纛也翳也纛當如孫炎爲所持之羽即此詩上章鷺羽翳當如郭注爲翳與此傳同此說援據頗詳然說文翳字下云翳也所以舞也似翿與羽本一物就舞言則謂之羽就用以蔽翳言則謂之翿毛于君子陽陽傳並舉二名恐亦如此惟羽葆幢當作別論耳

東門之枌總論　序東門之枌疾亂也說者謂幽公淫亂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孔疏申之曰男棄其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績其麻是也會于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于市者婆娑是也諸家多主此訓至朱子集傳始改爲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子仲之子謂子仲氏之女也夫既以爲男女聚會而子仲之子又以女子當之是有游蕩之女而無游蕩之男不特之下文如荍貽椒云爲不可通抑且不免自相牴牾矣是此詩仍當以箋疏爲長也一說東門之枌述其俗之媚神也枌栩社神所棲子仲子神巫也視爾如荍所謂目眇眇兮愁予也貽我握椒所謂播芳椒兮成堂也此解雖創而班史已以此詩爲巫風蓋大姬所化上有好者下必甚亦自然之理也

枌　枌毛傳云白楡也正義引釋木云楡白枌孫炎云楡白者枌是枌爲白楡也唐風隰有楡毛氏無傳意以楡是常木人所易知此傳釋枌爲白楡即可因此而識彼也說文枌楡也不言白以上文楡字注已言楡白者爲枌故此不必復言白也白楡亦名枌楡漢書高祖禱豐社枌楡張晏注云枌白楡爾雅郭注所云枌楡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者是也按爾雅楡有數種曰蓲荎郭注謂今之刺楡曰無姑其實夷郭注謂其味辛香所謂蕪荑許叔重統謂之山枌楡蓋以唐風言山有樞而無姑生山中故統謂之山枌楡也皆與此同類而異種不可不詳辨也

視爾如荍　荍花名毛傳云芘芣也正義引舍人說荍一名蚍衃說文則作蚍虾皆同聲假借字也郭璞爾雅注荍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璣疏亦謂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廣雅云荊葵荍也此互訓爾雅翼荊葵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郝氏爾雅義疏謂錦荊荍俱聲相轉荍之言翹也今順天人呼回回稭高二三尺葉頗不似蜀葵華如羅願所說其實則如蜀葵之實惟形小耳阮芸臺云此即經典所謂葵也引詩秋烹葵及禮夏用葵證之此葢蔬中之葵古人用爲常食者與荍不類此詩之荍據諸家說殆蜀葵之別種川西名洋棋盤者是也其花嬌美可愛詩故以爲女色之喻

衡門之下總論　衡門詩孔氏穎達以下諸儒多從序說謂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如此則首章是喻國小可以有爲而二章三章論大國不可待而得也作詩者其有忠君愛國之意歟朱子辨之以爲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輔氏廣亦謂此詩以爲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則辭順理明甚易而實是葢逐物狥外乃人之常情今玩其辭意安愉恬淡非樂內者不能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以爲誘則三章俱作比看朱子改爲隱居自樂之詞則三章俱作賦看于義較直捷矣然古說亦可通

泌之洋洋二句　毛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饑可以樂道忘饑廣大二字正指泉水言葢波流壯濶至寔也然可以樂道忘饑與上文衡門雖陋而可以棲遲游息兩喻本是一意孔疏申毛乃以泉水涓流漸至廣大喻人君進德亦積小成大此說迂迴不特樂饑二字轉接不下且與上文之義參差不倫恐非傳意也又樂饑樂字鄭箋作療音同療謂饑者見之可飲以療饑義與毛殊而于泌之洋洋較爲貫串今汲古閣本經文作樂饑陸校書者據釋文本及唐定本字皆作樂而改之耳

可與晤歌　可與晤歌之晤毛訓爲遇鄭訓爲對二義不同孔氏正義通之謂釋言云遇偶也則遇亦對偶之意是毛鄭義本相同也李黼平毛詩紬義云爾雅遇訓逭音五故反字亦作迕又與逜通逜爾雅云寤也釋文謂逜孫炎作迕而詩寤辟有摽說文引之作晤則晤又與寤同義故晤得訓爲遇也朱子集傳乃釋爲解晤之意陳氏稽古編謂朱說于義亦通但箋訓爲對字雖平實而以晤歌爲對歌趣味較永況就詩語觀之可與二字已具有解晤意似不必復出也案李申傳陳申箋俱得毛鄭本旨遇對字如孔疏義本相通要晤歌作遇歌詞欠顯豁不若作對歌者爲文從字順也

可以漚紵　漚漬也孔疏考工記慌氏以涚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謂漸漬使之柔韌也紵麻也說文云紵檾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从系宁聲字亦作苧文選張平子南都賦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李善注引說文云苧麻屬是漢時紵亦作苧李故引紵字訓以注之也說文草部又有茅字云艸也可以爲繩徐氏音直呂切與苧字音同南都賦草則蔗苧蘋莞注引說文曰草可以爲索此即說文苧字而賦乃作苧者以玉篇云苧與茅同　草也據此則苧有二訓然此經之紵諸儒皆主麻屬說

可以漚菅　菅爾雅郭注以爲茅屬陸璣草木疏亦以爲似茅則菅與茅各一草矣孔疏於可以漚菅見引郭陸之說又引白華箋已漚者爲菅而釋之曰未漚則但爲茅是菅與茅仍合爲一物後儒解之者謂茅有以白茅有管茅白茅包之白茅束兮白茅也白華菅兮菅茅也郭陸此訓對白茅及他茅而言故曰屬曰似也以說文茅菅也菅茅也彼此轉注觀之作一物者亦是然白華詩菅茅並言又以菅喻申后茅喻褒姒則菅與茅詩亦以爲二種故集傳菅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者是也云云用陸氏說也

東門之池總論　東門之池序以爲刺時衍之者曰疾時君之淫昏而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葢昏亂之君忠言不入惟賢妃與之共處閨房燕笑之語或可浸漬而漸化之此忠臣愛國者不得已之極思故鄭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與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數也朱子集傳改爲男女會遇之詞謂即其會合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然按之本詩曰淑姬似非妖麗之稱曰晤歌晤語晤言亦無謔浪笑傲之意漢唐諸儒不以淫詞例之非無見也乃或據釋文淑一作叔遂以叔作少訓謂幼少之女雖昏歌言亦紛若之巫風夫釋文所據雖未知何本第古字音同者義多相通從以叔字而以少女附會之尤求新之過而不足據者矣

東門之楊總論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謂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鄭箋楊葉牂牂三月中也失仲春之月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也孔疏昏姻失時毛以爲失秋冬之時鄭以爲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衆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淫亂也王氏肅亦以爲陳棄周禮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其時是自漢及唐說經者皆從小序朱子集傳乃定爲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之詩然考晦翁初解曰東門葢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矣昏以爲期而明星煌煌矣亦用序意然則古義固有不可廢歟

墓門有棘總論　墓門小序云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申之者曰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荊刺最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喻佗之惡大非嚴師傅梏撃之亦莫能去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佗之質性本惡爲師傅所累也朱子初解曰此詩刺佗追究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以至于此也又解末章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顧至于顚倒然後思予則豈有及哉亦追咎之辭也與諸儒舊說同及著集傳以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于春秋遂以此詩與之不知其信然否葢亦未決之辭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案序曰刺佗傳之國史陳有佗與衛有州吁鄭有叔段比宋風者皆不得無詩況陳事既無他籍可考而此詩業有古序可據則諸儒之從序說似不必致疑于千載下矣

有鴞萃止　萃集也止語辭鴞集傳以爲鴟鴞惡聲之鳥也訓本毛傳而毛鴞上無鴟字戴東原謂此及魯頌翩彼飛鴞　皆讀雩萼切司馬彪以爲小鳩是也似山雀而小尾短多聲春秋傳謂之鶻鳩鴟鴞之詩一譌吁驕切即鵂鶹之轉聲耳鴟鴞以二字爲名不可單言鴞亦不可單言鴟鴞者今之鵲也說者往往混爲一物案爾雅鴟鴞鸋鴂郭注云鴟類也狂茅鴟郭云今鵂鶹也似鷹而白怪鴟郭云即鴟鵂也見廣雅梟鴟郭云土梟也郝氏爾雅正義茅鴟一名狂即下文老鵵是也怪鴟說文云舊留舊或爲鵂鶹莊子所云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不見邱山者也梟鴟不孝鳥說文所謂日至捕鳥磔之从鳥頭在木上者也羅願云以其穴土而居故曰土梟合諸說觀之戴所言鴟鴞乃爾雅之怪鴟其所謂鴟乃爾雅之茅鴟皆與不孝鳥別然陸疏有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則鴞殆即梟鴟若司馬所云今未知其何鳥且未審其聲之果惡否也

歌以訊之　訊毛傳云告也後世通儒多據離騷謇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作誶予不顧及爾雅誶告也以釋文云訊沈音粹郭音碎爲郭本不作訊之證又廣韻六至誶字下引詩作歌以誶止縱列女傳引詩亦作歌以誶止謂當作誶止爲是葢以詩之大例概之此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爲語詞而萃誶協韻若作訊訊問也不特韻格義亦不可通矣惟經義述聞謂訊之非訛字訊古亦讀誶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與退遂瘁爲韻張衡思元賦占水火而妄訊與內對爲韻左思魏都賦衛書來訊與悴萃位出器爲韻故墓門亦以萃訊爲韻又雨無正箋訊告也釋文訊音信徐音息悴反皐矣執訊釋文云字又作誶王制訊馘學記訊書鄭注皆云字又作誶文選幽通賦既誶爾以吉象兮注作訊李善云告也由此觀之誶之與訊不特音合字亦相通述聞云云較諸家尤可信矣

誰侜予美　毛傳侜侜張朱子謂卽鄭風之所謂迋也字亦通譸說文譸字云讀若疇引書譸張爲幻又通侏字揚子𤕤國三老箴侏張諸侯張皆侜張之義也予美毛傳無訓鄭箋以爲指宣公程子以爲心所賢者如鄭說則誰侜予美是下之譛君以讒人如程說是奸之譛善以害人訓雖不同然以爲作詩者之憂患則一也也子集傳乃定爲男女之有私而爲或間之之詞予美二字不詳據其爲男女故後儒仍主序說或疑鄭以美人目宣公爲無據案隋兮西方美人釋者以爲盛王離騷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注以爲懷王則以美人喩君不獨此詩爲然也又美字韓詩作娓說文云順也讀若媚此則所美是臣子中心美之與傳箋義異

月出皎兮總論　月出序云刺好色也衍之者以爲在不好德而悅美色朱子謂此詩不得爲刺故集傳云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後儒疑之者謂天下雖至無恥之人發其淫私之事則赧然而亦決無將已身污穢之行編爲詩歌以示人者卽後世玉臺香奩等詠皆文人學士寓興而爲之者非淫奔者所自述也此辨但是然主于詩人代作者或以爲刺夜遊或以爲見月懷人亦屬望文生義惟范氏處義何氏楷謂是諷靈公之詩說於情事爲近而詩中舒字猶未有指實　御纂詩易折中以舒卽夏徵舒言當月出之時靈公之悅夏姬之佼好而其子徵舒幽窈糾結勢必爲亂故中心憂勞而不敢言也如此解不特詩中字字醒豁並詩人忠君愛國之誠亦可於言外得之惜乎晦翁之見不及此也

勞心慘兮　月出末章勞心慘兮慘字毛公無傳鄭箋孔疏亦未有論辨毛氏晃陳氏第諸家皆以慘是懆字之訛據說文懆愁不安也从心喿聲引詩念子懆懆孫愐以七早反音之慘毒也从心參聲孫愐以七感反音之謂二字文形既異音義亦不同宜易辨也迨俗書曰喿爲之與慘遂彼此混淆雖通人亦不能盡正矣案顧氏詩本音云漢人文字多以喿作參如參子一人泰水將沃之一人操火將益之操字作摻詩夜聞鼓音而謬誤作謬大載禮燕操泥而就家人晏子春秋擁札摻筆操皆作摻漢王奔傳郭欽封剿胡子西域傳作剿而作剿禮注幧頭儀禮注作幓頭季禹析里橋郙閣頌操字作㓨荊州從事苑鎭碑藻字作藻而檀弓摻幕說爲縿蓋亦縿之異文據此則慘之作懆由來已久詩考正謂正月詩憂心慘慘抑之我心慘慘皆當改作懆夫亦可以不必矣

乘我乘駒　乘我乘駒毛傳云大夫乘駒鄭箋馬六尺以下曰駒釋文云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同毛詩紬義謂如釋文經駒字本作驕六朝時有改作駒者故沈重云然攷說文駣字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駒从馬句聲爲二歲之馬尙須教習故譏有攷駒之文其不可以駕車明甚驕說文云馬高六尺爲驕則傳言大夫乘駒當作驕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與說文驕字訓合是鄭作箋時駒亦作驕也又正義述經釋傳不云字異則孔作正義時經與傳猶作驕字可知不知何時始改爲駒也經義雜記亦謂駒當從釋文作驕今汲古閣本此章經下不載釋文豈以其駭俗故删之邪抑謂驕字須讀如駒于韻乃叶故不若直從改本邪又乘駒王肅以爲指孔儀二大夫尤得毛傳大夫乘駒微意蓋刺二子之從惡而彰公之惡自見所謂溫柔敦厚詩教也

傷如之何　傷如之何毛傳云傷無禮也正義謂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然下章云碩大且儼無禮之人何于矜莊說不可通紬義云有美一人當謂君子傳意言彼澤陂中有女謂男汝之性如蒲然有男謂女汝之色如荷然男女相悅如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已歎傷當可如何亦惟寤寐無爲涕泗俱下滂沱而已次章三章以此推之案以有蒲與荷爲男女相謂此想當然之辭至謂傷如之何爲美善之人傷之甚得經旨蓋是時陳之風俗敗壞已甚作者憂之故感傷至于如此不待少西難作而後知國事之不可爲毛傳傷無禮一言有以窺其深矣又傷魯詩作陽古揚字有傷訓陽與揚通故轉爲陽也

菡萏　菡萏毛傳云荷華也爾雅以菡萏爲芙蕖華說文艸部菡作菡云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芙蕖之葉也爾雅則以蕸爲芙蕖葉說文無蕸字故以荷當爾雅之蕸蕸又通茄揚子雲反離騷云矜芰茄之綠衣兮顏師古注謂茄卽荷字是茄蕸荷三字字異而音義皆同故樊光爾雅注引詩有蒲與茄荷作茄今說文荷字徐音胡哥切失其音矣然揚云綠衣則亦以荷爲葉說文原于訓纂故其說如此耳毛據鄭詩隰有荷華以荷爲大名菡萏爲華與爾雅訓合傳說不可易也

檜　集傳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卽其地也攷集傳于鄭風篇首曰桓公子武公亦爲周司徒又得虢檜地說與鄭康成合茲叙檜世系又以檜爲桓公所滅且引蘇氏以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于衛學者莫知所據[illegible][illegible]云國語桓公爲司徒問于史伯因史伯之對東寄孥與賄虢檜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韋昭注賈侍中云寄地猶寄止也事在幽王八年至十一年而桓公死幽王之難是時桓公特有滅檜之謀耳周室既東武公繼桓公爲司徒遂得虢檜地而遷國焉則檜實滅于武公時矣桓公發檜之謀本韓非至謂蘇氏以檜詩爲鄭作者蘇氏並無此說想屬朱子誤注或其門人錯簡耳經文不傾前後相貿故特正之

羔裘如膏二句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傳云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孔疏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絜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可知孔之意蓋以此二句爲好絜之切證也毛氏紬義非之謂逍遙翱翔是遊宴經文自明箋云以朝服宴祭服朝是明其好絜衣服又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不強于政治是序所云好絜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者上二章已盡之此章言君服羔裘勿以遊燕當于日出有曜之候服以視朝然後羣臣得見其如膏而君不然所以我思之而中心悼動也如此說則此二句乃虛擬之詞蓋以羔裘視朝爲人君正服而視朝之制又在月出之時故作屬望需義亦可通然如嚴氏粲云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鮮其衣服今檜君羔裘之美如此其志慮凡近可知則孔氏之訓固未爲失是也

既見素冠兮　毛傳素冠練冠也鄭箋以爲祥冠孔疏謂鄭以練冠是練布爲之而經言素當是曰絹故易傳爲既祥之冠李氏黼平據說文布菜織也綺帛也素白緻繒也練湅繒也謂素既爲繒又須湅傳意蓋謂湅此白緻之繒以冠卽箋所謂縞冠素紕其意亦指大祥後而言非謂練祭之冠也湅布爲冠固名練湅絲爲冠亦名練昭三十一年左傳季孫練冠麻衣于時季孫初無喪服且得稱練冠則大祥後稱素紕爲練冠亦自無嫌矣案鄭箋祥冠之說王肅孫毓皆以較毛爲長故集傳從之李辨練字之義亦甚有據但所引左傳義尚未協蓋季以得罪于君故飾爲凶服以文其詐不得據爲無喪而亦練冠之證也

棘人欒欒兮　棘毛傳訓急朱子集傳因之謂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毛云瘠貌正義申之曰情急哀戚者其人必膄故傳以欒欒爲膄瘠之貌也定本無膄字案棘之爲義通戒詩玁狁孔熾我是用棘鹽鐵論引作用戒又通革匪棘其欲禮引作匪革其欲文選三國名臣贊云訓革千載李善注引倉頡篇云革戒也說文諽字云从言革聲讀若戒是棘革戒古字皆通也然釋文云悈本又作亟亟之訓急常訓也故諸儒皆從毛傳又據正義定本無膄字云云知孔所據本瘠上有膄字今本無之蓋校書者依定本而改之也

隰有萇楚總論　萇楚毛云銚弋今羊桃也此詩之旨序以爲疾君淫恣而思無情慾者說者遂以萇楚枝葉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爲赤子之心至長有室家而後爲所牽蔓意亦善矣但詩之三章以枝華實爲次蓋自枝而華而實能遂其生之意義不在于引蔓也集傳故定爲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或以萇楚可言無知恐不可言無家無室疑朱子以子指萇楚言者爲未是不知此乃詩人加一倍烘託法何足致疑若作指人言于文義益難貫串矣今就晦翁意釋之人懷五常之性爲有生最靈誰則甘于冥然無知者且有心知卽有嗜欲間以未有室家爲苦不聞無之以爲樂也今檜之民至反羨萇楚之猶離則不聊甚矣此而不亡其國未之有也

天之沃沃　天之沃沃毛傳云天少也沃沃壯佼也東萊讀詩記謂天如脈草惟天之天案孔氏書傳少長曰天與毛合而說文天字則訓屈又別有芺字云木少盛貌引詩桃之芺芺爲證其芺字下云巧也一曰女子笑貌亦引桃之芺芺詩是芺芺字皆天之或體當以作天者爲正說文訓天爲屈者以草木初茅類皆拳曲故謂之句萌句卽屈也又天字本从大象形故喬字从天从高會夫由天而喬亦由少而大由小而長之義與詩書之訓未嘗不相合也惟沃毛訓壯佼朱子集傳則以爲光澤貌從象形生義集傳說較舊說爲允也又天字今說文徐注惟有於光一切說者謂漢時未有四聲讀上如紹當作於驕切玉篇作倚苗切此音得之

匪風發兮　首章匪風詩諸家解說不同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是以周道爲周之政令歐陽永叔曰我願嚮適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非爲風之飄發非爲車之偈偈而不安我中心自有所傷悼也此以周道爲適周之道朱子集傳常時風發車偈而中心怛然今匪風發也匪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然耳此采歐陽氏說也案以字義言則作道路之道語倍顯明若以作詩本旨求之當以小序思周道之言爲正蓋國小政亂憂及禍難所思者文武之道非第爲道路言也若王氏質以此詩爲在途乘車而遇風有感者之作又疑爲關中之人客于山東其知交送歸之作此與兒童猜啞謎者何異說詩至是可謂侮聖人之言者矣

漑之釜鬵　毛傳鬵釜屬孔疏引釋器云鬵謂之䰝䰝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郭璞引詩云漑之釜鬵然則鬵是甑非釜類蓋魚用釜不用甑變舉之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之耳攷說文鬲部䰝下云鬵屬从鬲曾聲鬵下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从鬲兟聲讀若岑其金部鉹字云曲鉹也从金多聲一曰鬵鼎讀曰摛此釋鬵爲釜與毛傳合釋䰝又與爾雅合又瓦部甑下云甗也从瓦曾聲甗下

云愾也一曰穿也从瓦鬲聲讀若言是鬲之與愾音雖同而字義各別以愾釋鬲孫炎之誤蓋因說文鬲下有鬲若愾云云所以參差耳又邢疏引方言愾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鬵是愾亦名鬵然爾雅經文是鬵非愾而說文釋鬵鬲二字與雅傳合正義不引而轉據孫炎以駮傳宜後世通儒之斥其疏也

曹　集傳曹國名其地在禹貢陶邱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詩考補云詩譜謂曹風四篇皆共公時作而序以蜉蝣爲昭公時毛詩通義以鳲鳩爲曹子臧作則在成公時下泉詩以易林考之則在悼公時案詩之世次小序尙有所受外此則皆意擬之詞恐未足爲定論也至曹之所以次于檜者范氏處義謂國既弱小又不能用賢其所存詩皆言任小人在位無君子則國非其國矣此所以次于檜也

蜉蝣之羽總論　蜉蝣小序云刺奢也衍之者曰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大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陳氏鵬飛曰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矣朱子以昭公事未有所考集傳因定此詩爲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案曹檜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于羔裘曹之變風始于蜉蝣羔裘刺好潔蜉蝣刺好奢類也後儒故多主序說而范氏處義尤備其言曰羔裘之詩不及政治序詩者以其逍遙遊宴而知其不能自強于政治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也然不能自強猶愈于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蜉蝣掘閱　蜉蝣渠畧也見爾雅及夏小正詩疏引舍人云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畧郭璞注云蜉蝣生糞土中朝生而暮死豬好啖之掘閱毛傳謂容閱也鄭箋云掘地解閱正義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語皆欠分曉故朱子集傳謂掘閱之義未詳黃氏日抄則以爲挑撥貌蓋當時方言毛詩紬義據說文堀突也引詩蜉蝣堀閱从土屈聲謂突猶竄突漢書曲突徙薪管子一竅而五突玉篇突穿也是突義與穴同故从穴部毛傳詩時經字作堀言此蟲依地以自容不知夕之當死也鄭箋詩時經字作掘故云掘地解閱定本謂閱解而容悅是也正義以容爲形容悅爲悅懌不知何據案埤雅掘閱亦訓掘地使開閱也則解閱之義鄭箋爲長埤雅又引管子掘閱得玉爲二字之證攷今管子書無此語惟山權數篇有掘閱而得龜者句房元齡云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閱豈掘閱得玉別見他篇而今

本逸之歟

彼候人兮二句　候人職見周禮夏官掌道路迎送賓客者也何毛傳訓揭殺訓殳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見其遠君子正義據周禮以釋傳謂此賢者乃作候人之徒屬非作候人之官細繹辨之曰鄭注禮時未見毛傳故其說多殊然周禮注引詩特證候人之職選士以備姦宄未嘗以詩之候人爲士卒也如鄭以詩之候人爲士卒箋詩時當據周禮以殺候人句釋之今不別作箋誠以傳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則是賢者爲官非爲士卒是候人選士卒以衛之非其自荷也按候人職上士六人下士十有四人是其官爲上士下士傳言不過候人猶言不過爲士耳孔疏誠失傳意然必以何戈與殺爲非候人所自何似亦過泥非詩本旨也殺說文亦訓殳又殺字下亦云殳也殳以投殊人也此經配戈而言當作殳作殺而作殺者說文云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故从示殳引詩何戈與殺然則殺之爲義立表以驚人者故繫備姦宄之殳亦從之以爲文歟

三百赤芾　三百赤芾喻小人而在上位者之多也芾毛傳云韠也孔疏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則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也此殆本鄭氏玉藻一命縕芾黝衡注謂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之文而爲此言其實鄭不過以上文言韠此變言芾故望文爲解非定論也詩亦芾金舄會同也赤芾在股來朝也朱芾斯皇軍行也芾之用非專祭服矣傳言芾韠明一物而異名爾說文芾作市云韠也正用毛傳易樂詩紱乃以芾當作紱謂蔽膝之紱从韋韍之韍从黹不知紱說文即市之篆文不煩改字也且古芾字與茀紱通范蔚宗樂遊園應詔詩採已謝丹紱注引毛詩亦芾在股江文通詩朱紱咸髦士注引詩朱芾斯皇是芾可作茀而茀又可作紱也

鳲鳩在桑總論　鳲鳩詩序以爲刺集傳以爲美蓋序之意主于論世而曹在位之君子無足以當之者故曰刺不壹也朱子以詩中未見刺意且曹之事蹟無可考證故以爲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然章內曰萬年曰正四國泛指尋常君子似亦未安故　御纂詩義折中定爲思聖王之詩謂曹叔振鐸太姒之少子也親承文王后妃之訓習覩武王成王之政而深識治化之原意曹之人猶有聞而知之者故鳲鳩之所言與二南無異也心如結兮所以正心也帶弁絲騏所以修身也正是四國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心結儀一所以明明德也正是國人所以新民也胡不萬年則新命矣案樞木詩傳云曹叔振鐸爲政有度國人爲之歌鳲鳩亦與序義異但以爲美曹叔不應厠候人下泉之間不若作思聖王言語氣倍爲貼切而於世次亦不紊也若詩故謂爲子臧而作則未知所據

其弁伊騏　毛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鄭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毛詩紬義傳先釋騏次釋弁疑下句非傳文觀正義云鄭惟其弁伊騏言皮爲之璂以玉爲之餘同則弁皮弁也四字乃是箋文當在騏當作璂之上誤刊于此書顧命四人綦弁執戈鄭作騏弁而夏官弁師注引此詩又直作伊綦可見騏綦二字本通此箋以爲弁飾故曰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案釋文云騏綦文也說文作璂引說文以作璂則之則箋騏之作綦亦可見然綦毛傳以爲蒼艾色騏則馬之青黑色者經言伊騏不應作綦文釋文綦文二字殆傳寫之訛也故朱子仍從毛傳

冽彼下泉總論　小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朱子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爲此乃天下之勢非共公之罪也集傳故作王室陵夷小國困弊解輔氏廣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則衰替之意可見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天之生物終無已也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天子愛諸侯終無已也今乃不然是故君子之所憂思也或謂詩重四國有王句念周京者念王室也有王則大國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倚安況有承王命而布王恩者下泉所以寤歎于周京也三章悼今未章思古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于變風之極繫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見亂之可治而變之可正也

浸彼苞稂　毛傳苞本也稂童梁鄭箋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正義中之謂箋以童梁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蓍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毛詩紬義據序言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謂經之所陳蓋言三農失業石田荒草直是有根無禾故至卒章始以芃苗起興陸璣草木疏云童梁名宿田翁或謂之守田而爾雅別有皇守田郭注云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廢田中一名守氣然則童梁即守田廢田中所在多有不必定生禾中也案此從陸氏守田之交而轉引爾雅于下篇蓍之例爲協但爾雅之守田與童梁各爲一種合而一之究屬牽混

郇伯勞之　毛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鄭箋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孔疏謂箋易傳者以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太伯惟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故知爲牧下伯也紬義云傳言二

伯述職祇是東西太伯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此經四國有王如止四國則尙不得謂之連帥不應稱伯是四國即四侯也左傳五侯九伯鄭邱正義引鄭志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分陝而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言故言五侯如鄭志以此經亦以一侯不可分言故言四國四國來王而郇伯述職非東西二伯而何也案郇國在晉地左傳盟于郇春秋釋地謂今解縣西北之郇城是也紬義所辨據王制而言第以郇爲方伯他書無考鄭以爲文王子者亦僅本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之文耳而武王成王時無郇伯實如孔氏所疑故朱子集傳云郇侯文王之後蓋不致確指其爲何時人也

豳　集傳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于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祚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今邠州三水縣邰今京兆府武功縣案豳所以次諸侯之後列小雅之前者范氏祖禹謂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王賢伯而不可得于是次之以豳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朱氏公遷曰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終始之則循環而爲治世矣

七月流火　七月斗柄建申之月流下火大火心星也鄭箋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大火所在蓋心星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則下而西流故云七月流火晉張趯所謂火正而暑退暑既退而火西流者是也然張趯所指在周景王時前此則星火以正仲夏見堯典五月初昏大火中見夏小正小正傳云大火者心星也後此則季夏昏火中又見呂氏月令以三書所載仲與季不同者先儒以此爲歲差所致孔疏據鄭答孫皓謂堯典舉月初月令舉月中又月令獨指心星故異殆非也觀小正之大火是心而以五月中則堯典非統舉可知夏近堯世所差尙微秦則遠矣今歲差彌甚心宿直至七月中氣方得昏中及西流則已八月矣彼三書不同抑又何怪蓋歲差之法始于晉虞喜康成未知故不得其實耳

一之日觱發　一之日毛傳云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正義謂稱月者由其物成稱日者由其物生也紬繹云後漢譙陳寵傳天以為正周以為春注云今十一月也其說實本此詩傳以一為十之餘稱日從夏正起數四月後稱月亦用夏正者后稷先公為夏諸侯故也觱發毛傳云風寒也說文引詩作一之日滭泼泼分勿反訓與毛同楊升菴經說謂觱發為風其義難以知字言之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觱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皆此意也而尤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正謂風吹籬落聲與觱栗聲似也案觱本作𩕳从角𣪊聲𣪊古文誖字今省作觱說文云羌人所吹角屠觱以驚馬也升菴以風寒聲似之可補入詩疏

二之日栗烈　二之日建丑之月也栗烈毛傳云氣寒也蓋仲冬之月待風乃寒故傳云風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傳云氣寒也釋文栗烈說文作颲颲說文風部颲颲二字并引此詩且颲訓風雨暴疾也颲訓烈風也義與毛傳亦嚴不合陸氏所云殆以說文讀若栗烈故誤以當詩字歟案下泉篇冽彼下泉大東篇有冽沈泉正義俱引此詩作栗冽云其字从冰升菴經說作凓冽是唐及明時經本字俱作栗冽矣又大東篇正義引說文云冰寒貌而說文無冽字惟滭泼下有凓瀨二字俱訓為寒古字厲烈相通如烈山氏亦曰厲山氏而厲又通賴是說文瀨字即冽字也玉篇仌部凓下載冽字不復更載瀨字廣韻去聲亦無瀨字淼自梁迄唐廢瀨用冽久矣合諸書觀之如說文當作凓瀨依玉篇當作栗冽今作栗烈雖古烈列字通不從冽省然究不若作冽訓寒者之于毛義為合也

女心傷悲二句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云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將及與也謂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孔疏以公子為諸侯之女殆及公子同歸謂欲與公子女同歸後儒以感物化之說既失之鑿而欲與公女同歸又失之僭故多從集傳謂是時公子猶娶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于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陳氏稽古編獨主毛氏謂以歸為于歸則歸者止是女何云及公子同歸乎況古國君不臣其妻之父母往往娶于鄰邦宋三世內娶春秋傳以為譏即以周事言之太姜有邰氏女也太任摯國女也太姒莘國女也其先可例推安得豳國大族連姻公族乎當以毛傳之解為正案此辨不為無見但如毛說公子為豳公之子則女心傷悲而欲與之同歸非所以別嫌明微似不若孔氏云云為尙無語病矣

八月萑葦　毛傳薍為萑葭為葦瑑案萑葦可以為曲也說文蒹字云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釋言云菼薍也夏小正云萑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正義引樊光云菼初生葱騂色海濱曰薍說文葭字云葦之未秀者夏小正注葦未秀為蘆是皆一物隨時異名故爾雅蒹葭蘆菼薍總為一條而朱子集傳亦以萑葦即蒹葭釋之也八月萑葦諸家皆從毛意謂上章于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為今年授衣計也此章于八月萑葦既成而瑑畜之以為曲薄為明年養蠶計也說于下文亦自貫通但與上章為兩年事　御纂詩義折中此承上章而言蠶事不始于今春也當上年七月流火之時已念及之故于八月即以萑葦為曲薄至于今年蠶月乃大采桑曲薄具在取而用之至便也此以為前歲已備今歲用之其義較直捷矣

七月鳴鵙　鵙毛傳云伯勞也伯勞之名夏小正周書時訓皆用以紀時但不載其形狀後世說者紛紛究不能定為今之何鳥李時珍本草綱目據郭璞注鵙似鶷鶡而大之語合之爾雅鶷鶡其飛也翪之文以為即苦鳥苦鳥大如鳩黑色以四月鳴又名曰姑惡俗稱姑婦姑虐死所化此與尹伯奇化鵙之說相類然經言七月而此鳥以四月鳴恐未足為定論又諸書皆謂伯勞即博勞又名伯趙以夏至應陰而鳴今經云七月故鄭箋以為豳地晚寒鳥物之侯從氣也王子雅則謂古五字如七傳寫之誤然經文言八月其穫又言十月穫稻是一國之中遲早且有不同似不得據他書而疑經文為誤也

我朱孔陽　朱毛傳云深纁揚明也祭服元衣纁裳正義引易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元地色黃故元以為衣黃以為裳象天在上地在下也土寄位于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元衣纁裳或疑纁黃異色疏說文欠分明毛詩紬義曰古芾與裳同色斯干朱芾斯皇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車攻赤芾金舄箋云赤芾朱色金舄即赤舄是黃朱為赤也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皆謂染赤說文纁字云帛赤黃色一入赤黃再入三入仍是赤黃但分淺深耳說文言赤黃與毛鄭言黃朱相合朱深于纁詞承載黃之下是經文明以黃朱為纁也據此則纁可兼黃赤之義故毛傳但云深纁而孔疏並及夫黃也

四月秀葽　困學紀聞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葽曹粹中詩說以爾雅及本草證之定為今之遠志名物疏非之謂不榮而實曰秀小草有華不得云秀如秀是吐華則葽繞華以三月不以四月也稽古編則以曹說為是謂秀字原象禾實下垂吐華非本訓也況此草以成物之始紀將寒之漸其言秀者專取成實之義小草以三月華正當以四月成實又何疑乎不榮而實曰秀榮而實者亦可通名為

秀荼有華如野菊而月令言苦菜秀皆是也案爾雅釋草葽繞棘蒬郭璞注云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陶宏景說與此同味極苦滑醫家以甘草水煮之方可用是葽繞即劉向許慎所謂苦葽也稽古編主曹氏亦以紀陽之訓為不可易歟

一之日于貉三句　毛傳于貉謂取狐貍皮也正義云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貍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也集傳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貍也稽古編謂貉狐貍是三種獸名毛傳于貉二字一讀謂取二字為句鄭康成善會毛意故不更解但分別裘之為用而曰往捕貉以自為裘狐貍以共尊者仲達誤讀謂取狐貍為一句幸猶不失經意集傳竟以貉為狐貍之總名而合二句所指為一事誤讀傳併誤釋經矣此說主鄭箋而義亦未歉案貉爾雅作貈說文云貈似狐善睡獸也其子名貆狐妖獸也埤雅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類故從孤省貍說文云伏獸似貙即野貓也謂為三獸誠是然以毛傳謂取為句皮也又為句殊覺不辭詳毛之意以于貉二字為取獸之稱如孟子貉稽雞兔即以所取之物為名集傳故以猶言于耜釋之而埤雅亦以于貉為周禮祭表貉之事也稽古編欲申傳說而詆諸家爲誤讀不無過當惟集傳貉狐貍也四字直以狐貍釋貉或傳寫有脫漏歟

言私其豵　毛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鄭箋豕生三曰豵而于豜字無訓孔疏申箋意謂豵既易傳則豜亦非三歲之稱爾雅麃與豜絕有力豜鄭箋以豜謂豜為豕之有力者稽古編云經別公私正以一物而分大小見豳民愛君之意且與周禮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語意相合意周公既詠其事于詩即做此意以定仲冬大閱之法故毛傳以彼文為證而先鄭之注大司馬職亦引此詩義不可易也先鄭惟四歲肩小易詩傳然非大義所關也康成禮注詩箋俱易其解左矣案小爾雅豕小者豵大者豜說文豵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尚叢聚也豜三歲豕肩相及者二說皆與毛合鄭箋所訓未詳何據稽古編駁之當也

六月食鬱及薁　集傳鬱棣屬薁蘡薁也說本毛傳孔氏正義云鬱棣屬也是唐棣之類屬也其樹高五六尺實如李正赤食之甜蘡薁亦是鬱類而小別耳二者同時熟故言鬱及薁也晉華林園有車下李三百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也草木疏釋鬱與薁皆以為實大如李張揖廣雅亦謂薁為山李大似李則薁為木生明矣惟本草以薁為俗所謂野葡萄者宋圖經亦云蘡薁子生江東實如葡萄細而味酸而說文玉篇俱以薁為艸則是蔓生之物稽古編主山李毛詩紬義主野葡萄皆有依據然野葡萄本名燕薁陸氏疏燕薁與李分為兩種未嘗云燕薁即豳風之薁文選上林賦隱夫薁棣李善注亦引廣雅然則二物之為同類正義亦不可易也

葵　葵之為菜傳箋正義俱無訓釋陸農師埤雅以紫莖白莖當之嚴粲詩緝亦主其說呂東萊讀詩記以為爾雅之終葵以本草綱目考之埤雅之說為是蓋紫莖白莖本草皆專名葵入本經上品云古人資為常食以莖白者為勝大葉小華華紫黃色其最小者名鴨脚葵子輕虛如榆莢仁四時皆可種經年收采有冬葵春葵秋葵之名王禎農書云葵陽草也其葉易生備四時之饌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蔬茹中之要品也觀此可見古人食植以此種為正豳民所烹定指此葉宋玉賦晉植七啓王維詩所云露葵皆是物也若終葵亦名落葵則俗所稱臙脂菜其子紫色女人所用以漬粉傳面者特葵之一類耳至菽之為莉葵芹之為楚葵茹之為鳧葵不過借葵為名而爾雅之戎葵本草之黃蜀葵則直庭除之玩均不得當此詩之葵矣

宵爾索綯　宵爾索綯毛傳云綯絞也鄭箋謂夜作絞索也諸儒卦從此訓經義述聞以索者糾繩之名綯乃繩也索綯猶言糾繩趙岐孟子注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是也廣雅釋詁級紓糾索也淮南氾論篇挾麻索縷高誘注索切也切與紉同謂切燃之使緊也是索為糾繩之名廣雅釋器綯繩索也字或作綃小爾雅綃索也方言云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之間或謂之曲綯郭璞云綯亦名繩引詩宵爾索綯是綯為繩也爾雅訓綯為絞絞亦繩也案如鄭箋則索為繩索之索而綯為糾絞之絞如述聞則索為糾繩而綯乃是繩二說不同以上文晝爾于茅例之索綯正與于茅對不應獨倒置述聞說是也

納于凌陰　凌陰毛傳以為冰室正義據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謂冰凌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以斬冰三倍于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冰室也毛詩紬義說文仌字云凍也象水凝之形此今冰字也冰云水堅也此今凝字也滕云仌出也引詩納于滕陰滕或从夌凌如說文則凌原作滕斬冰當作仌三其稜明是滕字鄭注禮時字體未改故注云仌室與此傳同孔謂單音凌者止得為凌體不得言冰室疏矣案玉篇滕亦訓冰室說文字多用毛詩古文亦應言冰室今本說文乃作仌出則與詩義相反矣出字當係傳寫之誤

獻羔祭韭　此紀開冰之禮也羔小羊韭菜名也獻羔祭韭毛傳無訓鄭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上章備寒此章備暑也正

義仲春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用羔韭者陸氏佃云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尙時物也方氏慤注月令謂開冰爲陽事羊爲火畜用羔者少陽用事而又品物少故也案火畜之義亦本康成其實開冰非重祭故不用牛而薦寢以內孝思禮又不容過簡故獻羔而配以韭也獻月令作鮮鄭彼注云鮮讀爲獻蓋以彼爲聲誤而此詩所言爲得其正也

朋酒斯饗四句　朋酒斯饗毛傳謂爲燕正飲酒之禮鄭箋謂是國君大飲蒸之禮說雖小異然總是國家大典歲終舉行宜與鑿冰獻羔同詠于詩也自橫渠張子解爲民殺羔羊以獻于君舉酒而祝其壽則饗是民饗其上矣稽古編謂古人飲食燕饗皆有常制未聞庶人而用饗也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則庶人雖有故亦不得殺羊公劉酌其臣執豕而已無豳民反用羊之理兕觥者罰爵尤非民所以敬君也況斯饗也民自以意爲之乎抑國家本有此制乎如民自爲之是草野之人無故擕盛犁楹就君而勸之飲豳俗雖古樸未必相狎至此如本有此制則是豳公歲歲案民之酒食也亦非體矣此辨最正大足正舊說民饗其君之失

鴟鴞總論　鴟鴞之詩孔安國以爲作于周公旣誅三監之後鄭康成以爲作于避居東都之時兩說不同於是議者蠭起攻孔者曰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宜逞怒成王遽誅流言之黨攻鄭者曰周公身當重任豈可避小嫌而居散地朱子集傳事本金縢說從孔氏故以居東爲東征以鴟鴞爲致辟管蔡之後作也而蔡氏書傳乃朱子晚年說又從鄭氏讀弗辟之辟爲避謂避居東都考史傳外奏以上諸書並無周公居東成王誅周公官屬事且其時未營洛邑安得所東都而居之故朱氏公遷據經文旣取我子爲武庚已敗管蔡管蔡已受誅之證然則讀鴟鴞者可不必求合于蔡氏書傳也

鴟鴞二字　鴟鴞毛傳不言何鳥其三章傳云手病口瘏故能免于大鳥之難是不以鴟鴞爲惡鳥矣韓詩謂鴟鴞之愛養其子適以病之不託于大樹茂枝而託于葦蘺此與荀子所言蒙鳩事相合案蒙鳩一名巧婦亦名鷦鷯卽小毖篇所云桃蟲也故趙岐孟子注以鴟鴞爲小鳥陸璣疏釋鴟鴞亦以爲巧婦惟王叔師楚辭注訓爲食鳥與諸家說不同于是郭景純爾雅鴟鴞鸋鴂條注以鴟類釋之而朱子集傳遂定爲鵂鶹惡鳥蒙鳩之稱幾乎不可復識近東原戴氏詩考正于有鴞萃止雖極辨鴞之爲小鳥然鴟鴞仍云卽鵂鶹則鴞與鴟鴞又分爲二種矣

勿士行枚　勿士行枚傳箋異訓毛云士事也枚微也鄭云勿猶無也謂汝制彼裳衣而來亦無行陣銜枚之

事言前定也陸氏釋文解士行云毛音衡銜卽橫字是謂毛意作無事橫銜其枚也云鄭音銜爲行陣之行戶剛反是謂鄭意作無事銜枚讀經中行字爲銜箋中行字自爲行陳也云王戶剛反是謂王子雍述毛作無事行陣銜枚義同于箋也毛詩紬義駁之曰傳訓枚爲微不以爲如箸橫銜之物釋詁云隱匿蔽竄微也說文云微隱行也从彳𢼸聲春秋傳白公其徒微之此傳意言制彼兵服而來無事于隱微有勞師襲遠之苦也正義述經云久勞在外無事于行陣銜枚同傳于箋恐非毛意案以釋文及正義說爲非毛傳微字之義固是但枚作銜枚文較直切而微字之義亦包舉其中朱子集傳所爲獨取鄭箋也

蜎蜎者蠋　蜎蜎動貌蠋毛傳集傳俱以爲桑蟲說文及爾雅翼俱以爲葵蟲孔疏申毛云以在桑野故知桑蟲是孔之意亦疑蠋爲非桑蟲也主桑蟲者謂葵蟲之訓乃今本說文之誤引韓子云蠋似蛇蠶似蠋淮南條注疏俱不言桑蟲大雅脩革金厄傳云厄烏蠋大如指似蠶亦不言桑蟲孔疏申主葵蟲者謂爾雅蚅烏蠋子云蠶與蜀相類而愛惜異蜀卽蠋也韓奕傳爾雅郭注皆云蠋似蠶今本說文乃云葵中蠶以蠋爲蠶其誤明其故廣韻引之云葵中蟲不作蠶字案許叔重用毛詩古文者也爾雅釋文引說文亦作桑中蟲此與毛傳合當是許氏原本作桑中蟲也爾雅翼殆據誤本說文而爲此言今玉篇廣韻皆以蠋爲桑蟲當從毛訓爲是但玉篇又有蝎蠋音之欲切廣韻亦然蓋以爾雅烏蠋爲非此詩之蠋耳不知樊光漢人其注爾雅已引此詩當不誤也

烝在桑野　東山詩烝在桑野烝在栗薪二烝字集傳訓爲發語辭諸儒俱無異議惟升菴經說謂當訓爲衆言軍士從征于外而無人收或在桑野或在栗薪因自歎于物理人情最叶案烝之爲義經有作衆訓者有未天生烝民是也有作進訓者書烝烝乂爾雅釋天冬祭曰烝是也而朱子不之取者以此處衆進二義均有未當故也若麻楷之訓雖見說文然前章明云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是在桑野者蠋也非麻也後章明云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是在栗薪者瓜苦也亦非麻也如升菴所云不惟與上文不貫卽以本句論之曰麻在桑野麻在栗薪於物理正有未協此好異而不顧義之所安未可據爲定解也或曰然則以薪以烝烝非薪之小者歟曰言豈一端而已夫亦各有所當也

町疃鹿場　町疃鹿場毛傳云鹿跡也說文町疃禽獸所踐處蓋因町疃下有鹿場字故以鹿跡獸踐釋之楊升菴謂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不可以解町疃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町疃之地踐爲鹿場非謂町疃卽鹿場也且說文以町疃字載田部曰凡田之屬皆从田若町疃果爲獸踐則非田之屬也考之他訓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干寶注云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隰隄防不可井者則町之小頃也張平子西京賦徧町成篁注云町謂畎畝王充論衡町町如荊軻之廬石鼓文原隰旣垣疆里疃疃毛伯敦銘予旣疃商莊子舜舉于童土之地疏云童土疃也皆指田野並無鹿跡之說案此攷核甚詳可見集傳町疃舍旁隙地云云不用舊解其識爲不可及已

熠燿宵行　熠燿宵行舊說以熠燿爲螢以宵行爲夜飛是熠燿字實而宵行字虛也朱子集傳以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喉下有光如螢是又熠燿義虛而宵行義實也二說不同後世通儒多據釋文燐字又作燐廣韻玉篇俱云燐螢火也及文選秋興賦熠燿粲于階闥兮李善注引毛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以爲熠燿乃螢之識案本草綱目云螢有三種一種能飛有光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腐草爲螢是也一種長如蠶尾後有光無翼乃竹根所化亦名爲蠲明堂月令腐草爲蠲是也亦名宵行一種水螢居水中此以爲宵行與集傳同惟尾後有光不若喉下有光耳且以下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文例之熠燿字亦是形容鳥羽鮮明之詞不應此獨作蟲名解說經家顧必是毛非朱非持平之論也

鸛鳴于垤　鸛鸛雀也陸璣詩疏云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說文無鸛字惟雚字注引詩雚鳴于垤後儒遂以鸛雚爲一字然雚說文以爲小爵與詩疏說不同恐不得爲一鳥垤蟻冢也坤雅云蟻將雨則出壅土成峯方言云其場謂之垤易占所謂蟻封其穴大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蓋出于此鸛鳴于垤者集傳云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長鳴于其上也稽古編謂毛傳但言蟻之者知雨及鸛之好水至鳴之必于垤初不言其故箋疏亦無明解而草木疏惟鸛食魚坤雅言鸛甘帶竝不云好食蟻朱子此言殆格物猶未至歟案此說以蟻爲雨徵而鸛之喜以見垤言故非就之食蟻也以韓詩薛君章句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云云證之良是然黃氏一正有言鸛以喙相擊而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是鸛之爲鳥亦不可謂非知雨候者矣

親結其縭二句　集傳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帨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此從毛傳說也升菴經說以縭爲纚謂纚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引士昏禮親脫婦之纓謂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屛媵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

九十其儀九爲陽天之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案爾雅釋器縭有紟與帨巾二義升菴以縭爲纚殆卽紟字之訓至以九十爲天地成數不過見下文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二語近于詼諧遂幷此二句亦以爲極其情而戲之然說亦太新巧矣

伐柯總論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子初解云執柯以伐柯謂卽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于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而吾得見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此用小序意也後以此詩雖曉而我覯之子一句與九罭篇同二詩又相屬故改爲東人欲見周公始雖而終易而爲是深喜之辭然總作比看與序所言刺朝廷之不知其非詩詞所有則一也　御纂詩義折中管蔡啓商以閒王室欲定管蔡之難此如伐柯哉不材之木也欲和庶殷之心此如娶妻合二姓之好也伐柯則匪斧不克比定亂必用兵也娶妻則匪媒不得比合好必用禮也次章言伐柯者必執柯以伐之彼柯長短之則在此柯耳是合伐與則爲一物也周公之東本以兵來而東人之覯周公者不見其干戈之維揚而但見其籩豆之有踐是合兵禮爲一事也此以詩爲美周公東征以禮行兵非舊說所能及矣

鴻飛遵渚　鴻飛遵渚毛傳以爲鴻不宜循渚鄭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凫鷖之屬飛而遵渚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李氏黼平謂易漸卦鴻漸于干其占爲厲九三上九俱漸于陸三凶而上吉此詩之渚與干皆近水處下故傳訓鴻不宜遵陸高于渚下文鴻飛遵陸傳云陸非鴻所宜止者變循言止以鴻之飛必漸進愈高乃爲羽儀可用若止于陸則有夫征不復之凶經言公歸不復王肅誠復爲反云未得所以反之道是與易之不復同也然則傳蓋據易爲說以鴻爲鴻雁也箋以鴻喻周公爲聖人故曰大鳥大鳥則鴻鵠而非鴻雁矣案鴻雁水鳥與鴻鵠迥乎不侔正義以毛亦爲大鳥不釋鄭箋易傳之旋疏矣李氏之辨最明

狼跋其胡總論　序狼跋美周公也孔疏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過惡故周大夫美其不失聖也集傳謂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如孔氏是以跋疐喻進退有難作比體看也如集傳是以公道德隆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則作反興看二說微有不同程子則以狼爲貪獸謂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難繫若周公者至公無私以謙遜自處故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說又與朱子異然狼跋亦不明其何指　御纂詩義折中言狼性奸貪前高其胡以張望則後疚其尾以

助力以比管蔡欲窺伺神器乃挾武庚以助亂也狼既遯尾以得力則益跋胡以進取以比管蔡既得商奄之助則愈起跋扈之心也讀此二章反復喩之旨乃明而孔疏進退有難意亦益明矣

公孫碩膚 公孫碩膚毛傳鄭箋說亦不同毛以公孫爲成王謂豳公之孫故曰公孫碩大膚美也是孫讀如字也鄭以公爲周公孫讀爲遜謂公致政成王正義引孫毓之評意鄭爲是程子謂周公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說亦同箋至集傳云公之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間之口得加乎公之忠聖也孫字之旨可謂詳且盡矣然豳風者豳國之風而鴟鴞以下皆周公事或以爲周公攝政東征無非欲輔導成王之大美以上繼先公之業傳故以公孫爲成王而復言豳公之孫所以明此六詩得附豳風之義據此則毛傳說固有當並存者歟

赤舄几几 赤舄冕服之舄也鄭箋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則諸侯與王同几几毛傳云絇貌集傳訓安重貌蓋川王安石几人所濫以爲安之說也焦氏循毛氏補疏據說文手部掔字云固也讀若詩赤舄掔已部巹字云讀若詩赤舄几几謂几有騤義舄上之絇取義于拘在屨頭所以爲行戒其系拘直故曰几几拘直卽有固義几几掔掔同也張仲景傷寒論太陽病項背几几項背強則拘直不能左右動搖正與屨上絇相似仲景用几几二字正同于詩擬音釋者以几几音殊說文卷三有几字云鳥之短羽飛几几也象形讀若殊此與項背強之義不合注仲景書者誤也廣雅以几几爲盛貌蓋見毛傳以赤舄爲人君之盛服故云然然毛以几几狀絇其狀物之工未之能喩也按拘直之義與安重反而於毛傳絇字自切未可以說之異而慭置之也

豳風豳雅豳頌說 豳風豳雅豳頌說見周禮籥章求之于詩未得其篇章所在鄭氏箋詩三分七月以當之以女心傷悲乃民風故指爲豳風作酒發老乃人君美政故指穫稻春酒爲豳雅躋酒稱慶功成之事故指朋酒斯饗萬壽無疆爲豳頌孔氏正義則以一篇之中述政教之始者爲風述政教之中者爲雅述政教之成者爲頌自時厥後異說愈多或謂豳詩自有雅頌今皆亡逸或謂以七月篇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爲風可爲雅可爲頌或謂楚茨大田諸篇是豳之雅思文臣工諸篇是豳之頌衆訟紛紜以事考之皆無可依據蓋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割取其一節而偏用之必無是理此鄭箋之說朱子所爲駁也正義云云程子雖以爲然然迎寒迎暑祈年祭蜡將如何分之則孔說亦屬游移又豳侯國也方自畜戎狄間安得有雅頌假令

有之季札觀樂時詩未删也晉人何不歌之則謂爲亡逸者非也風雅頌詩篇之名非樂調之名也如因音節而變則必待奏樂而後分國史編詩不應預績以四詩之目則謂隨音節而變之者非也楚茨諸詩序以爲幽王刺詩噫嘻諸詩序以爲祈年報社等樂而皆不係于豳則取雅頌以屬之者亦非也至黃東發述王雪山說以邠風者籥章以鐘鼓琴瑟合籥邠雅者笙師龡竽笙塤籥等十二器合籥邠頌者眡瞭播鞉擊頌磬笙磬合籥求之于聲又求之于器說益支離尤不可以爲典要然則豳風豳雅豳頌之說第存其名可也

詩經集解卷三終

詩經集解卷四

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小雅上 大小雅之說諸家小有不同孔疏六詩之[illegible]大雅之體述小政爲小雅之體既[illegible]雅言道德之存亡故雖爵命諸侯征伐[illegible]刺飲酒韓奕歡取妻皆事之小者而[illegible]跡戒之辭也故或惟欣和樂以並羣[illegible]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illegible]辨可以得其概矣

食野之苹 以下鹿鳴之什 苹毛傳[illegible]集傳亦主箋說嚴氏詩緝謂爾雅釋草[illegible]此陸生之苹卽鹿所食是也毛詩紬義據說文苹字下云萍也無根浮艸洴聲萍萍互訓一依毛傳謂凡萍非但江湖始有雖潢汙行潦亦有枯雜于衆草鹿亦自應食之吉日詩漆沮之從傳云漆沮之水麀鹿所義亦可通惟孔氏中箋引草木疏云苹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集傳迥殊未詳其孰正也

王事靡盬 王事靡盬句風雅數見盬字之義毛傳以不攻致不堅固釋元年左傳證蠱是蠱之害器敗穀者故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此說別無詩記引董逌云說文煮海爲鹽煮池爲盬盬苦而易敗故傳訓爲不堅鹽字云鹹也古者夙沙初作煮海鹽盬字云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之說且池鹽以風結成其不用煮盬訓尤杜撰不經惟王尙書經義述聞止息也引周官鹽人共其苦鹽典婦功辨其苦良杜子春鄭司農均讀苦功高誘注亦讀苦如盬會之盬以證古字盬與苦通又引爾雅樸樕休苦

爲長蓋以息義通之鴇羽篇因王事靡有止息故不能蓺稷黍四牡因王父母杕杜因王事靡有止息故繼嗣我日各章文義皆可不煩言而解矣

嘽嘽駱馬 毛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也白馬黑鬣曰駱後儒皆從而字義各異口部嘽字云喘息也从口單聲詩曰嘽嘽駱馬广部痑字云駱馬蓋說文于詩兼採三家嘽嘽之訓从毛詩也痑痑之字常是三家詩詩痑痑駱馬與說文痑字注同又曰字亦作嘽廣韻痑託何切又叨丹切書西域傳王師驛驛說者以爲卽常武篇王旅嘽嘽之異文故師古注引讀若行遲驛驛然則驛驛本訓行遲顏注驛訓嘽息與嘽同疑亦本三家

翩翩者鵻 翩翩飛貌鵻毛傳云夫不也鄭箋夫不鳥之慤謹者鵻爾雅作鳺字讀詩記作鵻鳩文誤也說文鵻字云祝鳩也从鳥隹聲又有隼字注謂廣韻于平聲隹字引說文云鳥之短尾者鵻名鵻字注云鳥名于上聲爲也是隼與祝鳩判然二物下鶩乃混而同之謂隼卽祝鳩不知說文雖則字嘗作鵻今乃作然不得云从隼也玉篇鵻字竟從隼作鵻又音思其遂以不分矣案采芑篇駮彼飛隼正義引說文曰隼鷙鳥也爾雅鷙隼醉隼下自有鷙鳥也三字隼訓鷙鳥而鵻翽祝鳩與爾雅注合是說文初不耳紬義說是也

皇皇者華二句 皇皇猶煌煌皇皇者華小序云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得詩意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案毛傳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程子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蘇氏轍亦云煌煌惟其所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之愛不忘吝詢不不煌煌也據此數說則小序之意亦謂使臣能揚君之美延其響于四方華爲國家之光華也

每懷靡及 毛傳每訓雖懷訓和鄭康成王子雍各以意遠毛王云雖內懷

據毛傳無每雖二字又據春秋外傳懷私爲每懷語因破毛傳和字爲私云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于事將無所及孔疏並載兩說而不辨其孰是稽古編謂晉語稽子曰懷和爲每懷韋昭注引從鄭云和當作私則是晉語原文作和其作私者亦即鄭說耳惟晉語𡚸氏引此詩戒重耳順身縱欲又引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皆爲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又末章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此正首章每懷和之解王肅即用以述毛于義允當孫毓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鄭既破和爲私又強解中和爲忠信以奉合周義皆曲解也案此就鄭王兩家而言懷私之說誠非毛義然雖和靡及中間須增字乃成文理不若集傳以懷爲思于義較直徑而簡明矣

常棣二字　小雅常棣與論語唐棣不同常棣爾雅云棣也郭璞注子如櫻桃可食說文謂之白棣樹又有赤棣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天水隴西多有之齊民要術謂北人呼爲相思子者是也唐棣則爾雅所謂移也郭璞注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陳藏器謂夫移無風葉動花而後合故詩云偏其反而二木形狀迥然相異藝文類聚乃引三家詩云夫移之華萼不煒煒誤以唐棣爲常棣邱光庭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云唐棣棣也又誤以常棣爲唐棣掌禹錫修嘉祐本草于郁李條下引陸璣常棣疏而妄益之曰一名薁李合薁棣爲一木李氏綱目遂謂鬱李車下李常棣爲郁李之別名則合三木爲一其誤愈甚矣揆厥所由皆誤于俗間讀常爲棠如漢書杜鄴傳引棠棣師古注亦然李善注謝宣遠詩及曹子建親親表兩引詩皆作棠棣棠唐音同以致解二木者轇轕而不清耳孫奕示兒編辨此最明

鄂不韡韡　集傳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案鄂說文作咢承華者也不鄭箋謂當作柎柎鄂足也字又作跗詩疏云花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宋程正叔呂伯恭皆主此訓以其于兄弟之義爲切也束晳詩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白華絳趺在陵之陬白華元足在陵之曲或謂曰萼曰跗曰足均足與此詩相證然則不字當從箋作柎或从鄭夾漈讀趺方合本旨若近世讀逋骨切則音與義兩失之矣又毛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集傳之訓蓋本于此但毛以鄂鄂連文釋經鄂字朱子則以上鄂字爲句而以鄂然二字釋之亦與毛氏小異

脊令在原　脊令爾雅作鵰鴒毛傳云雝渠也渠說文作鶏云雝鶏雅石鳥一曰精列陸璣詩疏謂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物類相感志以爲即俗所謂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者是也漢書東方朔云辟若鶺鴒飛且鳴矣語本此詩蓋脊令之爲鳥喜飛鳴作聲行則首尾動搖有急難之意故詩以興兄弟之急難此鳥又好巢于沙上東齊人謂之沙稽留稽留亦脊令之轉聲也若上林賦注云庸渠似凫灰色而鷄足吳都賦注作鶬鶊郝氏爾雅義疏謂別一物非此詩之雝渠也

烝也無戎　烝毛傳訓塡戎訓相朱子集傳以烝爲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鬬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助字之義猶毛所謂相也戎叶而主反吳才老韻補則以上文務字讀蒙與戎爲叶考戎字在句末者詩凡四見旄邱三章與東同韻出車五章與蟲螽忡韻此章則與務韻常武首章則與父祖韻元熊氏朋來五經說謂此章外禦其務當從左傳作侮烝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竝當音汝崧高戎有良翰即汝有良翰民勞戎雖小子即汝雖小子也可見古者汝戎同音據此則集傳之叶而主反蓋亦以務作蒙者于義爲未安也但朋友之誼患難亦當相恤直言不助似乎戀然無情　御纂詩義折中訓烝爲衆訓戎爲事言當外侮之來每有良朋不過周旋解釋勸其無事而已不能出身爲禦也則是不令之兄弟猶勝于相好之他人也夫曰周旋解釋勸其無事朋友之誼亦蓋而終不能爲禦侮乃益見其不如兄弟也

飲酒之飫　飲酒之飫毛傳云飫私也與爾雅訓同箋疏申之以爲飫禮在路寢內不在公朝故爲私說文飫字作𩚨云燕食也引此詩稽古編謂飫立而燕坐二禮本異許以飫爲燕殆因詩本燕兄弟而說飫故通名之歟今作飫云飫解則始于蘇氏然厭飫字本作㱙㱙飽也乙庶切从勹殷聲俗因飫義與燕連而燕厭音又相似遂謂燕飫爲厭飫左傳飫賜杜注解飫爲饜唐韻亦云飫飽也厭也後儒相承竟以飫代㱙于是飫亡其義㱙並亡其字矣宋飫古與醧通文選魏都賦愔愔醧讌李善注引韓詩作醧說文醧字下云私宴飲也亦與毛傳訓合顧氏玉篇故以食多訓飫以私訓醧顧之意似以作醧者爲正矣然說文于餸字乃引此詩究當从作飫者爲是

神之聽之二句　伐木詩神聽二句毛公無傳程子云神之聽之謂朋友之信久不渝可質于神明也和謂相好平謂不變蘇氏轍曰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爲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佑之以和平王氏質曰神且來聽以其和平亦有感動也唐順之曰以和召和則萬邦協和而永無拂逆之風終于和也以平致平則四方

既平而永無傾危之患終于平也數說不同而神字皆作鬼神解于下句語氣終覺不順　御纂詩義折中神之敬之也聽之從之也言果能虛心求友敬其人如神明聽其言而從之則友以直言相規我不忤而順受彼此之心皆歸于和且日聞善言日生嚴憚則意氣不覺自平既和且平則心日即于謙卑德日進于高明如鳥之出幽谷而遷喬木也此從兩之字體釋而出而終和且平句文義乃暢然矣

伐木許許　伐木許許毛傳以爲柿貌謂此章以伐木之有柿喻人君之有朋友故舊也朱子集傳許許衆人共力之聲引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與毛說不同案許說文引作所所古許與所通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尚餘有幾所師古注云幾所猶幾許也柿說文云削木札樸也从木巿聲陳楚謂櫝爲柿史記侯者年表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音柿腑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于木樹皮出于樹也漢書楚元王傳臣幸托肺腑字一作柿附注亦以斫木之札釋之是許許爲柿貌非毛一人臆說若邪許之云雖出于淮南然小毛公亦漢人且彼爲泛言毛實經師故訓似不必舍此而取彼也

無酒酤我　酤毛傳云一宿酒也鄭箋則訓酤爲買正義申之曰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若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此蓋以箋說爲長也毛詩紬義據說文酤下云一宿酒也一曰買酒謂酤字本有二訓又說文醴字下云醴一宿熟酒也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有酒味而已漢書楚元王傳王每置酒爲穆生設醴師古注亦云醴甘酒少麴多米一宿而熟然則一宿酒名醴亦名酤也案酤與沽通故有市買之義但經文無酒無字承上有字而言言有湑酒則以湑酒飲我無湑酒則以一宿酒飲我不分有無暇則燕飲爲樂見禮之原也如此說于義亦通今朱子集傳則仍主箋意

儐爾單厚二句　儐使也爾指君詩人爾其君者歐陽永叔謂承上稱天以爲言也單毛傳訓信王符潛夫論引此詩單作亶故毛訓爲信鄭本乃作單故箋訓爲盡集傳謂原君者無不盡蓋用鄭氏說也除毛傳云開也鄭箋謂開出以予此以除爲開除之除也釋文音諸慮反程子曰除更新也曰益之義朱傳除除舊而生新也此以除爲除官之除而音亦作去聲稽古編謂集傳以除爲去舊當作平聲乃改訓而不改其音疏矣況福祿之來但欲其增新何取于去舊新舊積累不尤爲福之大乎案此說是以開除之解爲長也然除舊之云亦謂舊者將消漸者復來有若乘除然非盡去其舊而後謂之除也且除讀平聲與上下固庶之韻不叶以此議集傳之疏未免苛論

吉蠲爲饎　吉蠲爲饎集傳以吉爲諏日擇士之善蠲爲齊戒滌濯之潔意本毛氏義爲詳備蓋古之祭者必先擇與祭之士然後卜日卜吉然後有祭期而七日齋三日戒與凡祭器之洗滌宗廟之埽除無所不致其嚴潔焉故曰吉曰蠲也蠲釋文音圭呂覽臨飲食必蠲潔高誘注謂蠲讀如圭周禮蜡氏注蠲亦作圭緣三家詩皆作吉圭惟饎故有此音而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注訓圭爲潔是圭與蠲古不特音同義亦無二訓也饎說文云酒食也从食喜聲說者謂酒食可喜之物故其字从喜字亦作糦商頌大糦是承其曰糦黍稷也周禮饎人大鄭注云饎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注則曰謂炊黍稷曰饎皆各依文爲訓其實由黍稷　而炊之爲酒爲食其事相貫饎本酒食之稱因之名炊曰饎名黍稷亦曰饎引伸之義也

歲亦陽止　歲亦陽止毛傳云歷陽月也鄭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爲陽月正義釋傳謂毛以陽爲　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蓋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毛詩紬義駁之曰毛果以陽爲十月直曰陽月可矣何以言歷且已經歷有陽之月而至十月則是無陽矣何能解名爲陽月夫十月純坤無陽至十一月一陽始生傳蓋言歷至生陽之日爲十一月耳案正義申傳誠與毛公意違然董仲舒雨雹對云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是十月之爲陽月漢儒皆如此訓鄭箋云云殆本董說實較毛傳爲長故朱子集傳因之

我行不來　我行不來毛傳來至也鄭箋來猶反也武進臧氏據爾雅釋文作不𠩺說文引詩亦作不𠩺謂是詩本作𠩺故釋訓以不來釋不𠩺也今毛詩作來爾雅作俟皆失其舊陳氏左海經辨謂爾雅釋詩之字多與毛異與三家詩合未可專執毛以繩之毛詩古文多假借韓詩多以訓詁之字代經如陳風誰侜予美美韓作娓周頌無此疆爾界文選注引韓詩界作介此則毛今而韓古釋言遹述也不遹即邶風報我不述述此亦爾雅古而毛詩今然則采薇之我行不來毛詩用本字也我行不𠩺三家詩借字也是以不來釋不𠩺聲近爲訓說文來部稱詩曰不𠩺不來即爾雅之文其重文後云𠩺或从彳今省作俟然俟訓大義與至反訓逵謂爾雅俟之失舊是也謂毛詩由後人改𠩺爲來甚不然也此辨甚核足正臧氏之誤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腓詩字中凡三見此篇及生民牛羊腓字之毛皆訓避四月篇百卉具腓毛訓病鄭

于彼兩詩皆從傳獨此詩謂當作芘孔疏申之以爲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不得有避患義故易之朱子集傳因以芘字爲正解而兼存程子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之說董氏逌呂氏祖謙嚴氏粲諸家大指皆同程訓三解不同案腓字亦作萉班孟堅幽通賦安滔滔而不萉之大家注亦訓萉爲避與毛傳合則避義當係古訓其所謂避患者蓋以車之爲用戰則以資衝突行則以載衣糧止則以爲營衛因君子之所憑依亦小人所恃以禦寇規非規避異避之謂也箋雖破字而芘爲依與避字仍可互爲補備不得有避患云云此自孔氏之誤傳意不如是也至隨動之解朱子已覺其誤欲刪之而未及說載大全可不必據之以立幟矣

象弭魚服 毛傳象弭弓反末所以解紒也鄭箋云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也李氏黼平據釋文弭弓反末彆也謂如釋文則傳有彆字箋言弓反末彆者即據傳文成句以傳解紒不言何物之紒故申之曰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也明此紒爲轡上之紒也案毛鄭說皆機澀沉晦不若朱傳以象骨飾弓弰爲象弭一言簡而意該矣紒釋文云本亦作紛說文云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或謂當从紛爲是然紒與髻通具有結義解紒即解結似不必援許陸而改毛也魚獸名集傳云東海有之其背上皮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鞬矢服此即徐堅初學記所載毛之起伏常千里應潮者也

彼旟旐斯 彼旟旐斯集傳引曲禮及揭氏說以爲旟即朱鳥旐即元武以下章之旂爲即青龍稽古編謂曲禮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是軍陣之法非旗幟之名也與周禮司常各一事其前後左右又與大司馬文襲不相應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軍吏載旗百官載旟郊野載旐以曲禮之左右前後合之則交龍爲旂即左青龍矣載之者國君也君若主兵則當居中若從王出征則從者未必一國亦應分列左右不應專爲左翼也熊虎爲旗即右白虎矣軍吏實載之軍吏是諸軍帥所將乃鄉遂之正卒偏爲右翼于義何取且鳥隼之旟爲在前之朱鳥而百官者乃鄉大夫以其屬衞王何以當前驅龜蛇之旐爲在後之元武而郊野者乃州長以下所將羣卒何以當後勁此皆難爲之說矣案此右鄭箋戰法之訓故據周禮以相難其實鳥隼曰旟龜蛇曰旐交龍曰旂毛傳具有明文稽古編謂其始于崔靈恩亦覺失考

王命南仲 王毛鄭皆謂殷王蘇氏轍乃以王爲文王而以下文紂爲天子朱子初說亦從傳箋謂王爲商王命爲商王之命後始改爲今說考文王爲西伯時有伐犬戎事然不應稱王及成康則皆無伐獫狁西戎之舉至宣王時遂有薄伐玁狁蠻荊來威之詩已所命之將則方叔而非南仲似王字宜從毛解爲安也南仲之名他無所見惟竹書紀年載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與此詩合而毛傳以爲文王之屬又與相戾羅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勢凶爭權而國分南仲即其後泌語本逸周書其以爲禹後者殆因夏本紀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故也至邵子舉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爲亦龍孫仲爲紂將若然則南仲乃殷後非夏後矣此恐無稽之談

城彼朔方 毛傳于上文往城于方云方朔方近玁狁之國此句云朔方北方不確指爲何地孔疏申傳亦以朔方爲北方之大名朱子集傳始以靈夏等州當之蓋因宋靈夏在漢爲朔方郡故也或疑靈夏爲今甘肅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邠岐近地皆淪于夷狄南仲雖良將豈能于一年中窮兵至北垂平二涼乎況漢之朔方或借詩語以名其郡未可據以爲殷之朔方也毛詩紬義又引左傳肅慎燕亳吾北土也之文謂武王克商未下車即封黃帝之後于薊以薊即燕也明商末雲中九原爲中國地南仲之城未爲深入也案水經河水又東逕朔方城故城東北酈注以詩城彼朔方爲證是酈氏之意亦謂漢朔方即此詩朔方集傳之說不爲無見也

以下白華之什

鱧 鱧亦魚名毛傳乃爾雅孫注說文注俱以爲即鮎魚惟郭景純分而爲二云鱧今鯇額白魚鮎別名鱧魚麗篇釋文引之且云目驗毛解與世不協恐古今名異遂蓋以郭爲是矣而埤雅既引郭注又混二注爲一強郭以從孫而不辨其是非詩詁及韻會皆勸郭陸說且言鮎腹平者地宜得鱧名亦非郭氏本意蓋郭言鱧類不言鱧腹也李時珍本草綱目列鱧魚鮧魚鮎魚諸名而注之曰古曰鱧北人曰鱧南人曰鮎是鱧之爲鮎當如毛傳及諸家說也白魚一名鮊見廣雅又名鱎見玉篇而不敢文又鱧今曰鮎鮧又鯰之鱧說者以爲即鮎之異文兒鱧之爲名甚多正未易定其孰正也郭注鰋額鰋字或謂涉正文而誤當作偃以六書引作偃證之鱧額之誤也

笙詩六篇總論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皆笙詩也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酒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間以爲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黃氏因之雪山王氏亦云唐有上柱風雅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七曲亦有聲無辭至朱子集傳謂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其說尤著矣乃呂東萊詩記嚴華谷詩緝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爲非有無之無也案黃氏云古者亡即無字亡其辭之說出于毛公毛漢人漢世以亡爲無如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詩記之辨指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歌鹿鳴之三謂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合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以亡爲亡失之亡不知國語言以辭鹿鳴三詩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詩緝之辨謂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有序本因其辭而知其義後亡其辭故惟有序所言之義存不知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詞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俱存此亦不足疑也然則紛紛補亡之作大亦可以不必矣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毛傳云江漢之間魚所產也鄭箋孔疏亦止云南方水中有善魚皆不以嘉魚爲魚名自陸農師埤雅以丙穴魚釋詩而朱子集傳因之黃東發謂詩嘉魚非指丙穴之魚丙穴之魚飲泉乳而美本必元名嘉魚因詩傳引以釋詩後世遂目其魚爲嘉魚耳案黃氏謂嘉魚不指丙穴之魚其說良是謂因集傳得名則非也嘉魚出于丙穴此左太冲蜀都賦之文可見魚之名嘉由來已久豈因集傳而得者乎或兩漢之際好事者取詩語以文之而丙穴乃以蒙此美稱故毛鄭釋詩均不引以爲證歟又集傳鯉質鱒肌肉甚美八字全據埤雅坊本鱗字多作鯽而以肌字屬上爲句朱氏公遷何氏英皆斥其誤以詩記所引陸氏原文證之鯽字洵傳寫之訛也

南山有臺 臺毛傳以爲夫須與爾雅同郭璞注謂可以爲禦雨笠草木疏云臺莎草也以其可爲簑笠故都人士稱臺笠字或从艸作薹見陸氏釋文玉篇及唐韻又有簑字毛氏韻增黃氏韻會皆載之而蓑薹遂中一字而分爲三矣又爾雅云薃侯莎其實緹夏小正緹縞渉隨也與大須蓋一艸爾雅翼以爲其根即藥中香附子又名雀頭香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即此物也本草綱目莎草一名香附子其根相結三稜空莖端復出數葉開青花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須須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此近時要藥也案綱目所言形狀以今香附驗之絲毫不差而陶氏不之識豈古今藥物亦有興廢之不同歟

北山有萊 萊毛傳云草也不詳何狀陸璣草木疏謂其葉可食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集傳云葉香可食蓋本陸疏說也稽古編萊一名藜本草綱目云即灰藋之紅心者莖葉稍大河朔人名落藜南人名胭脂萊一曰釐項草嫩時可食老則莖可爲杖原憲藜杖應門謂此物也案說文艸部萊字云蔓華也从艸來聲不引此詩爾雅則以蔓華釋釐字注第云一名蒙華亦不引此詩其實皆一草也蓋古萊與藜同聲故此詩與基期爲蘺蒿者藜之異文而蒙華又即蒙華之弃轉耳惟義疏云譙沛人謂雞蘇爲萊三倉以萊爲藜斯則同名異物非此北山有萊之萊也

南山有枸 枸毛傳云枳枸也孔疏引宋玉風賦枳枸來巢以證之蓋本陸璣疏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甘美如飴故飛鳥棻而巢之之說此定論也嚴氏詩緝乃因宋賦枸字作句李善注音譌言樹多句屈謂枳乃橘踰淮北爲枳之孔疏所云非是或又據史記唐蒙使南越食蒙蜀枸醬漢書音義謂其木似穀其葉似桑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及索隱引劉德說枸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可作醬云云以此枸當是枸醬今就諸說考之枸與句古字本通文選注不引毛傳及陸疏而妄以枸醬之枸當之又訓句爲鉤屈之句此自李氏之誤且枸李皆唐人而孔先于李不應據李而誕孔爲非至枸之枸字本作蒟小顏云緣木而生非樹也味辛似孔不酢廣志與蜀都賦注大概相同其不可以爲南山之枸尤明其說文穧云積穡也从禾从又句聲玉篇積云曲枝果今作枳穡云木屈枝也果名也今作枳二書字雖與毛殊而所言形狀與陸疏皆合是枸之爲木蜜可確然無疑也

燕笑語兮二句 燕笑語兮鄭箋云與之燕而笑語也孔疏申之以燕爲燕飲集傳從之譽謂善聲處安樂也蘇氏曰樂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蘇氏敬亦謂譽如韓姞燕譽之譽案譽訓爲樂則譽處止一意其義爲狹而韓姞燕譽亦是言心安樂之而稱羨不已未可引以爲證惟朱氏善以心之輸寫爲譽結之散于中燕且笑語爲和樂之見于外譽則善聞之著于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已兼內外人已言之與集傳前說同而於是以之神亦未暢御纂詩義折中譽名也處安也言燕語燕譽則諸侯之答名益著是以有譽燕譽歟洽則諸侯之爵位益安是以有處也必如此解是以字乃不爲虛設矣

爲龍爲光 龍毛傳訓龍光鄭箋訓耀爲龍爲光集傳云譽其德之辭也唐氏汝諤亦以爲龍謂增寵之意爲光輝耀之意案龍字古與寵通春秋昭十二年左傳公賦蓼蕭華定不知又不答賦叔孫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寵直作龍焦氏易林蓼蕭湛露君子寵光用此詩爲錄辭而龍亦作寵商頌長發爲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貌是皆傳皆讀龍爲寵也又尉易師之九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子雍本寵字作龍而訓爲寵可見龍之與寵非特義同字直是通故毛氏寵字之訓諸家皆不易也

和鸞雝雝　和鸞皆鈴名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與鄭氏夏官大馭注及經解玉藻注所云鸞在衡和在軾者不同孔氏正義以經無正文疑而未定於是說詩家紛紛聚訟案史記禮書索隱引續漢書輿服志云鸞雀集衡廣韻鑾字注引古今注云五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鈴謂之鑾或謂朱鳥鸞也鸞口銜鈴故謂之鑾玉輅有鑾在于衡上則天子乘車鸞在衡矣說文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从金从鸞省此人君蓋指諸侯烈祖篇八鸞鶬鶬箋亦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又云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牡其鸞鎗鎗然聲和是鸞在鑣者諸侯之制也鄭駟驖箋置鸞于鑣異于乘車一語本極分明因此箋誤以爲說天子之車飾故孔氏亦不能決而謂鄭作兩解若依集解作諸侯車馬之飾言則鸞疑釋然矣

在宗載考　在宗載考毛傳云夜飲必于宗室宗室二字鄭箋孔疏皆無發明朱子集傳以宗爲路寢之屬或疑路寢是王之燕朝與小寢恐于宗字無涉據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謂卽毛公自注此在宗乃天子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中寢室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廟寢俱可言室然燕則是寢而非廟凫鷖詩旣燕于宗與此在宗義同但彼爲賓尸在門外之西室此爲燕同姓在廟後之寢室要之同在廟中則可同謂之宗也或以宗室卽宗子之家謂上傳言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此傳言必于宗室皆據經字爲說是毛之意以天子燕同姓諸侯夜飲在宗子之家案昏義敘于宗室注云宗子之家也後一說蓋本此然禮注所云宗子之家說者亦以爲指庶言若謂家爲私家恐天子燕同姓諸侯無緣夜飲于私家之理當以在宗廟寢室者爲長考成也謂成其禮也

彤弓弨兮二句　以下彤弓之什　弨弛貌彤弓也傳云朱弓也釋文作赤弓孔疏彤赤故言朱弓又云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亦一而黑十以赤爲重也又云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勢者此傳言以講德習射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毛詩紬義以此詩彤弓疑卽明堂位之大弓左傳所云封父之繁弱是也然此等器物經無的據似不必強爲之說受言藏之毛傳鄭箋及王肅皆指諸侯言謂侯受天子之賜而藏之于家王氏安石則以爲王受弓人所獻而藏以待賜呂東萊讀詩記朱子集傳均從之稽古編謂非詩旨今以文義衡之作諸侯受賜天子于下文語氣不貫作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以與人則不獨我有嘉賓句可直接而中心貺之禮意之隆亦益可見此等訓解不容不推宋賢爲優矣

一朝右之　右左傳訓勸正義以勸爲勸有功引成二年左傳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釋之卒章一朝醻之傳云醻報也正義以爲報有功引左傳以覺報宴釋之是勸報字皆不指燕飲言也李氏黼平謂古者左右之右本作又禮王制王三又聽禮侑幣注皆作宥訓公食大夫禮束帛以侑注云侑猶勸也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云王親饗臣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燕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此詩之右卽宥也毛以上章言饗此章言宥故訓右爲勸小雅鹿鳴序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鄭以酬幣屬饗禮以侑幣屬食禮然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二十八年晉文獻功于王皆言王饗醴命宥是饗亦有侑幣非專食禮爾雅酬酢侑俱訓爲報報亦與勸同是毛意專主飲酒言矣　此說駁疏援據覈足補諸儒之所未備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菁菁盛貌莪毛傳云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言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孔疏引爾雅舍人注云莪一名蘿莪蘿以聲近爲名也郭注今莪蒿也亦曰廩蒿陸璣疏莪蒿也一名蘿蒿毛詩紬義以郭陸二說爲非意以毛傳莪字爲句蘿亦爲句而蒿也二字又另爲一句蘿所以釋莪蒿又所以釋蘿別三名也案說文蘿下云莪也莪下云蘿也蒿屬莪蘿互訓與舍人說同紬義所言誠爲有據然莪蘿俱是蒿之別名則謂之蒿莪或謂蘿蒿亦未爲失是惟陸疏謂蘿蒿生澤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云云與中陵中阿頗覺不協然李時珍本草綱目云莪蒿叢生俗謂之抱孃蒿此草生澤漸洳亦生高岡至春早茂故小雅以爲長育人材之興則莪蒿同水陸皆有者歟

錫我百朋　集傳古者貨貝五貝爲朋說本鄭箋錫我百朋者謂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案孔疏引漢書食貨志以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爲五貝朋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貝者不爲朋鄭因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以爲朋也此說與崔氏憬雙貝曰朋義合然淮南道應篇大貝百朋高誘注云五貝爲朋廣韻朋字注亦云五貝曰朋是鄭箋之意當同集傳孔殆因食貨志而曲爲之解耳　此句之旨諸家或以爲喻得祿之多或以爲樂其成吾材而又能用我語雖不同而朋字皆指貨貝說　御纂詩義折中云君子善教選造之士進而在位國家收得人之效故天子見而喜之以爲所以錫我者不啻百朋之多矣是朋當卽朋友之朋當時天子友匹夫故以臣爲朋如朋友攸攝是也

載沈載浮　載沈載浮毛傳楊木爲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紬義謂上句當有誤字玩鄭箋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及正義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于水上云云則毛傳本文當是載沈亦浮載浮亦浮汎汎是舟浮之貌若云亦沈則舟與俱沈矣尙何汎汎之有亦沈沈字誤無疑也惟孔謂經中載字多訓爲則而其述經云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旣言則復言載于經中載字仍爲未釋何如直作載物之載爲安乎朱子集傳用孔氏則字之義以舟之沈則沈浮則浮比未見君子而心無所定稽古編駁之謂未見而思見緊急幾篤何云無定況經文初無未見君子之語也又曰舟之浮者常也沈則不復浮矣如以爲無定是浮而又沈沈而又浮也舟之在水有是理乎此駁亦未免深文然載字不當訓則當如後儒說也

整居焦穫二句　焦穫鎬方皆地名毛傳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而不詳所在正義以釋地所言周有焦穫當之引郭注云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朱子集傳从之謂卽耀州三原縣也案池陽去長安僅六七十里西周王畿方八百里何得肘腋之下便與玁狁爲鄰且傳言周地不言藪澤與爾雅所載當係地名之偶同耳鎬方毛俱無訓出車章傳云方朔方漢朔方在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去長安千餘里鎬劉向亦云去長安千里非鎬京之鎬由此觀之焦穫又當在鎬方之外皆周初燕地以對玁狁而言故毛氏謂爲周地夫由焦穫而鎬方而至涇水之陽經文次第瞭然則焦穫之非瓠中決矣

至于太原　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朱子集傳謂在太原府陽曲縣王氏應麟駁之曰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于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卽今之平涼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于晉國也此說于情事爲近然原州唐置在漢爲高平謂太原卽平涼恐尙未確毛詩紬義故以秦之九原當之引漢元朔二年使蘇建收朔方城武帝詔有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之文爲漢世已以九原爲太原之證案朔方在榆林塞外今廢稒陽縣北出石門障有光祿城乃古入匈奴大路吉甫逐玁狁或出于此是太原之在九原似較王說爲尤近也

白旆央央　白旆毛傳云繼旐者央央鮮明貌正義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又釋鑑曰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旃亦是絳也毛詩紬義謂據此說則經文原是帛字非白字左傳綪

茷旆旌杜預注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綪釋文作蒨字又通茜今藥中茅蒐也左傳之茷卽此經之旆無緣得有白色釋文引經作茷字注云亦作旆茷與旆古今字也案旆與茷通其說良是惟白當作帛學者不能無疑然公羊疏引詩直作帛旆央央曹氏粹中亦云白帛也白旆謂以絳帛爲旆則旆之用絳不用白初非一家之創說矣

薄言采芑　薄言采芑之芑集傳云苦菜也靑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卽今苦賣菜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案陸璣草木疏以芑爲似苦菜宋嘉祐本草謂之白苣王禎農書謂之石苣食療本草云白苣似萵苣葉有白毛李時珍本草綱目所載形狀與集傳同然以爲正二月下種三四月開花黃色如苦賣結子亦同李之所謂卽陸之所謂似也則芑與苦賣明是二物蓋白苣苦苣萵苣類同而小別俱宜生食故通可謂之生菜而白苣稍美遂得專其名耳陸疏本自分曉集傳合而一之誤矣

于此菑畝　于此往此也毛傳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正義此三句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云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郭璞謂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曹氏粹中謂曰菑曰新田未成熟也曰畬始成熟矣故易曰不菑畬言不勞力而可以享其成功也書大誥蔡傳云反土曰菑與郭氏異案楊子方言亦作入地曰熾反草曰菑反草之義自是古訓然大田詩俶載南畝鄭箋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謂以利耜熾發地也則作反土于義亦通蓋耕之道必土反而後草反旣反則土之反可知不得謂作土反者爲非是惟此三句毛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毛之意是以田之肥美由于耕治之有方喻新士之武勇由于教養之有素比體也如集傳說以爲因賦起興則是采芑民田乃當時實事矣三代節制之師恐未必其如此也

其車三千　其車三千毛公無傳鄭箋以爲奕卒寵起孔疏以爲出六遂及公邑王氏則以爲兼用侯國之兵朱子集傳云詩不過極言其盛未必實有此數蓋以古兵制每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是一車用士卒百人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以王國六軍用車千乘例之則十八軍非出師之常故疑之也陳氏啓源謂其車三千一語而三及之殆非虛張之說據春秋昭十三年晉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而蘧啓彊所言長轂九百尙不在其中合而計之幾及五千乘況宣王成周盛天子三千之車詎足爲多乎以宣王時詩辭多誇飾觀之說于情事爲近孔氏繼誄則據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謂兩之言

輛也二十五人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王六軍共七萬五千人以二十五人配一車適合三千之數此雖一家之創解而兩本由輛得名以之詁經亦足補諸家之所不逮矣

鉤膺鞗革 毛傳鉤膺樊纓也此樊纓二字釋馬膺之飾鉤膺猶云當胸文選東京賦云鉤膺玉瓖薛綜注鉤膺當胸玉瓖帶鞅以玉飾帶即樊鞅即膺也正義釋傳云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惟有繁纓故曰鉤樊纓也毛詩紬義謂如正義則此傳原云鉤膺鉤樊纓也今本脫一鉤字春官巾車職云金路鉤樊纓故毛引以爲說鉤釋經中鉤字樊纓釋經中膺字若傳文無鉤字則經典言繁纓者多矣孔何以知毛必引金路爲說乎案此據周禮與孔疏參驗之謂今傳文脫一鉤字是補疏家之缺鞗轡也段氏毛詩訓故傳作攸革集傳以爲轡首謂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說與孔疏條以皮爲之故傳云皮革之文義亦微別

約軝錯衡 毛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孔疏引說文軝長轂也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于田車是爲長轂朱子集傳約訓束軝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此約傳疏之旨以爲說也案說文軝下云長轂之軝也以朱約之从車氏聲軝下云軝或从革正用毛氏古文又廣雅云軝轂篆也玉篇軝轂飾孔引說文删去之軝二字則是無篆飾之轂未爲得也錯正義訓雜云錯物在衡是有文飾其文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或據爾雅錯革鳥曰旟條孔疏引孫炎鄭志皆以錯爲畫說文文字下云錯畫也謂許以錯訓文毛以文訓錯皆謂畫耳不必別有物以飾之也此說亦通可存之以備一解

東有甫草 毛傳甫大也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釋文甫讀如字鄭音圃謂圃田鄭藪也朱傳亦以甫爲圃田澤謂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嚴氏詩緝據下章言獵于敖地不應又言甫田稽古編云圃田澤在今開封中牟縣西北七十里敖山在今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計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以見其所在耳案劉向尤歎覽芷圃之蠡蠡王逸注引詩東有圃草班孟堅東都賦圃草以毓戰李善注引韓詩東有圃草馬融傳廣成頌詩詠圃草章懷太子注亦引韓詩是圃之爲圃本出韓詩康成初通韓詩又馬融高弟則此箋始本韓義非破字也又周語藪有圃草注訓圃爲大云茂大之草韓詩薛君章句訓圃爲博博亦茂大之意可見古甫圃字通鄭雖從韓作圃其大字之訓當亦如毛傳也

搏獸于敖 毛傳云地名集傳謂近祭陽呂伯恭以爲山名謂即左傳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者是也搏獸于敖輔氏廣云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案水經注濟水篇引作薄狩東京賦及後漢安帝紀注引詩並同徐堅初學記又引作搏狩惠定宇九經古義謂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引何休公羊注狩猶獸也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誘注蟲獸也漢石門頌惡蟲蔽狩裝嘉云義作獸搏以爲搏狩即搏獸之證段氏玉裁則以爲經文本作薄狩釋文搏獸音博薄音傅乃爲鄭箋作音義非釋經也今初學記作搏狩之淺人所改耳以徐氏用大蒐對此二字觀之必作薄狩方配若作搏字則經乖不倫是惠氏猶未悟作搏者之亦非經本文也

射夫既同二句 集傳以此章爲既會同而田獵之事射夫謂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𡍮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鄭箋則以爲諸侯從王田獵賜射餘獲之事孔疏亦謂田無射禮惟既獵乃有班餘射獲陳氏啓源云此章文義定是以事言射禮諸侯爲射而集故直目爲射天決拾弓矢皆射具故言之特詳田獵雖不廢射然所主不在此遽以射言夫目諸侯非名也助我舉柴亦因班餘時聚諸禽以待射故有積禽若方獵時其所殺獲尚布散原野未可言積也案此主舊說以射爲澤宮之射義較有澀第以經文觀之上章言會同下章方言射獵則此章備述射具是爲舍矢發端助我舉柴亦是將然之詞言射夫既同將以助我而舉積禽云爾若作射于澤宮時說于柴字則順矣助字舉字義將安歸然則集傳之不從箋說非不知有班餘之典也

徒御不驚二句 徒步卒御車御也驚毛傳作警不警謂警也不盈謂盈也鄭箋以爲反其言而美之孔疏中之謂徒行者與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豈不充滿乎言充滿也朱子集傳驚訓如軍中夜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上殺以爲乾豆次殺以爲賓客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爲其餘以與士大夫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又曰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于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集傳此訓實較毛鄭爲長以驚爲警能警戒固見敬事而盈庖終是極欲不若依經直訓之爲安矣然集傳既出新義而猶兼存舊說則大約不欲盡掩前人之盛衷也

既伯既禱 伯毛傳云馬祖也鄭箋馬祖天駟爾雅釋天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如孝經說房爲龍馬是也集傳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此皆以禱承伯字言蓋一事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據周禮甸祝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引此詩及爾雅釋之謂詩之既伯是爲馬祭即甸祝禂馬是也詩之既禱乃爲禽獲即甸祝禂牲是也爾雅主釋詩當云伯馬祭也禱祭也今不言伯云馬祭也者以馬爲重故畧言禽也此說雖與傳義稍異而義尚不悖若惠氏棟九經古義以說文引詩作既禡既禂而周禮表貉貉字先鄭讀貉爲禡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遂謂貉讀禡又讀百百即伯也則誤甚矣禡爾雅明云師祭先鄭大司馬注亦以爲師祭與馬祭迥乎不侔惠氏乃因杜讀貉爲百牽而合之大遠古訓且說文竝無既禡既禂之文殆緣禂字與禡字相次未暇詳其注語故舛

漆沮二字 雍州漆沮有一二在馮翊一在扶風在馮翊者入渭之下流禹貢所云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者是也在扶風者入渭之上流緜詩所云自土沮漆及頌之猗與漆沮是也惟吉日之漆沮朱蘇子由李迂仲皆指爲洛則馮翊之水也近復京祖其說謂馮翊之漆沮地近焦穫多產魚獸宜爲漁獵之地學者據爲定論矣或又以扶風之漆沮正潛篇所云多魚者也且其水流經岐下而岐陽又實周家漁獵之場昭四年左傳言周有岐陽之蒐世傳石鼓文十篇紀宣王田獵之事地亦在岐陽其文次篇言漁于汧水三篇言狩于吳岳汧水出扶風汧縣吳岳即汧水所自出皆與扶風之漆沮相近安知吉日之漆沮非扶風之漆沮乎二說相持以經傳考之皆各有據未易定其孰得而孰失也

漆沮之從二句 毛傳云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正義謂射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朱子集傳謂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地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與傳疏說異稽古編云古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故天子諸侯田獵之禮必使虞人驅禽而至入于防中然後射之未嘗登歷山險冤求狐兔不輕萬乘之重更見三驅之仁義良深矣騶虞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射駟鐵詩云奉時辰牡周禮大司馬職云設驅逆之事皆是禮也此禮廢而後世人主盤于遊田時有歷邱墳涉蓬藩日敝于叱咤手倦于鞭策者焉如集傳所云是徒以利獸爲樂古制蔑如矣此中傳疏意似比集傳爲長然或者謂順合曰從漆沮二水相從入洛禹貢所謂漆沮既從是也此以從字屬漆沮言漆沮相從之地乃天子田獵之所如此解二之字精神俱出較陳氏說爲尤安也

鴻雁二字 鴻雁之辨先儒皆以爲大者曰鴻小者曰雁蓋一類而一種也博物志則有三同三異之文三異者謂色有蒼白翠有多寡飛有高下是又不但大小之不同矣今就諸書所載折衷之有鴻鵠之鴻有鴻雁之鴻九罭詩注鴻大鳥陸璣疏鴻鵠羽毛光澤似鶴而大此賈誼惜誓所云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圜方者也一名黃鵠此鴻非雁類易鴻漸于磐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此陸疏所云有小鴻大小如鳧白色今人直謂爲鴻者也此乃雁類而雁之與鴈又自有分說文雁字入隹部云鳥也鴈字入鳥部云鵝也又云鴈讀若雁可見竝非互文徐鼎臣亦亦謂雁爲知時鳥大夫用之作贄昏禮亦用之故从人而謂鴈字从厂从人義無所取當從雁省聲則雁鴈異禽亦異字也明甚自韻會云雁或作鴈而雁之與鴈乃混合而不分矣

百堵皆作 百堵皆作言作室之劬勞也百堵之義毛傳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鄭箋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此蓋本公羊傳說也或疑每板六尺是五板爲堵堵已三丈五堵爲雉雉當一十五丈說與毛傳相違李黼平毛詩紬義云鄭言五板爲堵就累之者言也板廣二尺累之而五堵高一丈其意亦同于毛但此一堵之牆長六尺接五板而爲雉雉當三丈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案正義引王愆期公羊注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當爲三蓋謂三堵爲雉也杞預左傳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如此解則毛鄭兩家說自可通紬義云殆也爲傳箋作調人非的義也

夜未央 央毛傳訓且鄭箋以爲未渠央原未見其確指夜半也夜半之說始于王子雍而正義從之稽古編謂以事理論之夜半而諸侯至終屬太早朱傳據說文訓央爲中則是夜尚未中又在夜半之前其早彌甚矣釋文引說文云央久也已也又引楚辭注云央盡也盡與已同義廣雅亦訓爲盡爲極已諸解俱不甚相遠驪謂此詩央字當从盡義夜未盡而朝者來於情理爲近且與傳義不相違宜可用也案此解雖與舊說微殊而理足相備若李庶常謂傳且字當作且古且祖字通引禮檀弓夫祖者且也爲證祖訓始謂宣王言夜如何其豈夜尚未始乎如其說則較朱傳中字之義更益加早恐不可從也

鶴鳴總論 鶴鳴詩一篇之中設喻者四蓋而不及正意毛傳鄭箋皆以爲誨宣王用賢集傳棄之自立新解分爲四意而文義各不相蒙稽古編謂古人作詩皆有爲而發評意定有專屬集傳誠不可拚理無定在乃

不屑談理之言非因事納誨之語也至首章爲諧戲解爲惰而知其善次章攻玉又引程子之言謂明其義前後未免自相背戾程子之言謂君子受小人橫逆之加則可修省以成其德如石之攻玉也惟而知其善謂不以私怨而廢人之賢如古之舉不避讐者耳兩義迥別矣詩之意以他山之石喻異國沈滯之賢見王者用人當旁搜遠攬揚及側陋取譬之意在他山不在右也案此辨似于本旨爲得嚴氏詩緝既遵古注而又附程子之說于後不思古以石喻賢者程以石喻小人義正相反程子云云當分別觀之非此詩正解也

鶴鳴于九皋　皋毛傳訓澤鳴九皋言身隱而名著也鄭箋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正義謂鄭以一鳥不鳴九澤云九皋者明深九坎也紬義謂孔此說非傳意亦非箋意毛不釋九字者蓋既言喻賢者身隱則鶴鳴當在隱僻之處離騷步余馬乎蘭皋王逸注澤曲曰皋引詩鶴鳴九皋爲證釋文引韓詩亦以九皋爲九折之澤是凡澤之曲者皆名皋經言皋則曲折可知傳言皋之爲澤而以身隱二字表澤之曲折則九字不待釋而明矣案傳箋之言本自簡質孔氏泥于九之一字謂鄭以一鳥不鳴九澤殆以箋爲易傳紬義謂非傳意亦非箋意其辨晳也然此亦執舊說而引伸之耳集傳誠之不可揜云云則主陳善納誨之義與毛鄭又自不同詩無達詁說者善會焉可也

予王之爪牙　以下祈父之什　王之爪牙乃衛士之通稱呂東萊讀詩記引董氏言取夏官司右虎賁旅賁所掌當之其說甚是孔疏因鄭箋專取司右所掌勇力之士而周禮亦不言其守衛其守衛者係虎賁所掌虎士遂謂司右虎賁連官俱率屬以衛王又謂此勇力之士選右當于中若車右出征是其常職今見使從軍則不爲車右而爲士卒故憾也陳氏啓源辨之曰所謂選右特選爲王五路及屬車之右耳若六軍之車右則甸賦所出甲士三人右已在其中豈必取足于衛工且勇力之士以備車右之選亦非必人人皆右也安得以趨走爲憾哉總之此曹職在衛王不在從軍衛王則與右爲步趨皆其本分從軍則乘車與徒步俱非所甘心疏說恐非詩旨案孔氏過泥周禮故動生疑陳得陳氏之解義乃豁然若集解以爪牙爲泛指六軍則予字王字俱無着矣

有母之尸饔　毛傳尸陳也孰食曰饔集傳則訓尸爲主有母之口賢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劉氏瑾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後世諸儒說雖小有不同而以母之尸饔爲母自主薪水之勞則一　御纂詩義折中云獨子無兄弟則父母饔飧已專主之故曰母之尸饔也言既爲爪士又係獨子于義不當遠役此法人皆聞之而祈父不聞則信乎其不聰矣此取詩義已當主饔飧之說于之字語氣尤有神會也

爾公爾侯二句　爾公爾侯二句先儒之說各異毛傳爾公爾侯邪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毛之意蓋以天子之制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此經賢者既爲大夫故言爾非視公者邪爾非視侯者邪何爲舍其職事而貪逸樂無期以自返也孔疏以公侯之尊乃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言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返乎二訓不同而皆作責望之詞說嚴氏詩緝謂若爾爲公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暇豫之期朱子集傳則謂若官來當以爾爲公以爾爲侯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之意案詩欲賢者之留而反以其退處爲樂嚴說固與經戾矣即朱傳以爾爲公爲侯云云似亦未當蓋此詩之作其爲有國家者與否均不可知如無國家者之猝也則不能以公侯爵人如有國家者所作既能爵之于後何不能留之于先使勿去也故後世通儒多主毛傳及孔疏而于公侯字尙欠分曉　御纂詩義折中爾指賢人公侯指在位者猶言爾之公爾之侯也逸豫無期謂無暇豫之期也言爾公爾侯勤于王事如此豈可人皆勞而爾獨逸乎此以勤王責之視毛孔之旨尤正大矣

黃鳥總論　黃鳥之詩序亦以爲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謂是室家相去之詩以文義求之曰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是人之不恤也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是傷于外者必反其家也但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則不切時世歐陽永叔曰此邦則所刺者一邦之事耳非舉天下皆然也故朱子集毛鄭以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若何氏楷謂是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其子隰叔出奔晉時作胡氏文英又謂是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幷惜申后之弟被僭者怨而賦此詳二家之意不過疑民適異國之詩不得入于雅故取周事之近似者而附會之不知臆撰不經欲以取信于天下後世較無事實者尤覺其難信矣

黃鳥二字　黃鳥毛傳但云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民之失其性也後世說經家皆以爲黃鸝以爾雅鵹黃條云楚雀也亦名倉庚倉庚條云鵹黃也二鳥互訓明爲一物也爾雅又別有皇黃鳥條郭注云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是此黃鳥卽鵹黃黃鳥故毛不別言何鳥也孫奕示兒編以此詩黃鳥爲今之黃雀彼之意殆謂七八月間不應有倉庚耳不知此鳥至冬始蟄秋日驚聲山間皆聞之何得謂無況季夏初秋粱黍自可成熟今北方皆然以月令言之黍在仲夏穀在孟秋亦何得因啄粟啄黍之文而疑時無黃鳥乎若黃雀古通名雀字亦作爵或云月令爵入大水爲蛤卽指此禽然未聞有以黃鳥目之者疏亦以秦風黃鳥爲亦是黃雀考左傳三良殉葬在文公六年夏詩人觸物起興故以黃鳥名篇亦非指黃雀言也然則焦氏循之以黃雀釋黃鳥殆惑于疏及孫氏之說而然歟

言采其蓫　蓫毛傳但云惡菜鄭箋以爲牛蘈陸疏以爲羊蹄菜正義以釋草無文兩存鄭陸之說而不辨其孰是案爾雅有蓫薚馬尾又有蕵牛蘈一同經字一同箋名然兩處郭璞所注蓫葉形狀俱與陸疏不同宜孔疏以爲釋草無文也經典釋文主羊蹄菜之說云本又作蓄以曹子建七啓芳菰精粺霜蓄露葵李善注引詩言采其蓫亦云蓫與蓄同證之差爲可據而羊蹄菜在本草爲下品其名最多一曰蓨一曰東方宿一曰牛舌菜一曰禿菜其子曰金蕎麥李氏綱目云羊蹄以根名牛舌以葉名禿菜以治禿瘡名陶隱居謂禿卽蓄音之訛則主羊蹄者爲是若牛蘈卽中谷有蓷之蓷益母草之紫莖者也不可作茹與惡菜之義違矣蓄或云當作蓫以廣韻廣雅蓫字俱訓羊蹄而說文蓄字下曰菜名也亦可備一解

成不以富　成論語引詩作誠成不以富亦祇以異鄭箋孔疏訓釋紆遠均于文義未順朱子集傳謂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于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鄭氏泉申之曰刺厭貧風之薄也其失大厭故喜新情之常也其失小不責彼而責此傳所以謂之爲忠厚也成字後儒多從論語作誠字訓　御纂詩義折中成讀如字言爾曾不思舊姻之成非以其家之富實以其德之異今其德如故也乃舍舊而求新何哉此以爲申侯怨幽王之辭蓋申侯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爲幽王后有令德而見廢以白華詩證之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實錄也

斯干總論　斯干詩小序以爲宣王考室端木詩傳申培詩說俱以爲落新宮或遂謂儀禮之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所賦之新宮卽指此詩朱子以其別無明證故集傳第謂爲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之作邱光庭兼明書則謂是文王作豐時詩知爲文王詩者以下管新宮係堂下以笙奏詩與南陔白華華黍同例皆小雅故知爲文王也此說雖亦想當然之辭然新宮之不可卽以斯干當之亦足見非朱子一人之獨見矣

落成　落字正義云本或作樂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毛詩紬義謂如服虔左傳注釁以猳豚爲落則落卽是釁如雜記路寢成考之而不釁則彼處鄭注設酒食以落之當爲歡樂之意蓋對文則以猳豚釁爲落與賓客燕爲樂散文則樂落皆通此亦可謂善通詩之窮者矣

無相猶矣　無相猶矣猶字毛鄭以來言人人殊毛訓道無相猶謂無相以道鄭訓詐謂無相詐張子訓似謂無學其不相報而庭怨者朱子集傳則訓爲謀謂兄弟相好而無相謀或又謂猶當讀尤謂怨咎也以經文觀之此句猶字與上文好字對是一勸一戒之辭鄭箋作痛義較諸家爲協蓋痛與偷输皆从俞得聲而諸字俱託侯反痛揄亦从俞得聲而字皆夷由反可見古痛猶同聲鄭改猶爲痛非武斷也或作尤亦取與好字相反但古尤字音怡不音猶如載馳詩無我有尤與思之協四月詩莫知其尤與梅協梅音迷也易中尤字無不與疑喜之等字協者是尤本不與猶同韻然則同一破字不若從鄭之爲古矣

似續妣祖　似毛傳訓嗣鄭箋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謂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此說是也又謂周禮左宗廟在雉門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此以在巳地而續其妣祖之廟紬義謂非鄭意鄭之意讀巳午之巳爲巳然之巳故云巳巳成其宮廟未嘗言于巳地而成其宮廟說文巳部云巳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亦讀爲巳然之已與箋義正同又古似以巳三字相通易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皆作似之此詩之似本當作巳毛知巳與似同故訓爲嗣玉篇于巳午之巳注云嗣也卽用毛傳說鄭康成恐人誤作巳午之巳故云讀如巳午之巳重申之曰巳成其宮廟也案漢儒釋經凡破字者則曰讀爲不破字者則曰讀如讀如者謂其音之同非謂其義之同也孔因鄭讀似如巳遂以巳地當之此望文爲說洵非鄭氏意也

如鳥斯革　毛傳革翼也韓詩作𦐇云翅也翅翼二字說文互訓則韓之所謂翅卽毛之所謂翼耳說文羽部又有𦐇字亦云翅也从羽革聲或以爲韓詩之勒殆𦐇字之訛按何平叔景福殿賦勒分翼張李善注引劉熙釋名云勒與肋同不引韓詩蓋韓詩勒訓爲翅若云翅分下文又言翼張于義爲複故置而不引抑或韓本作𦐇如或人所說與何賦異文因不及之亦未可定近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𦐇下直引此詩謂毛作革者假借字韓作𦐇者用正字又引魏都賦雲雀踶躞而矯首注云踶則擧羽翮用勢若將飛而尙仕爲卽如鳥斯𦐇之意說亦近情若鄭箋訓革爲毛希革竊謂此時必張其羽翼于義已迂歐陽永叔又訓革爲變言如鳥之鷙變而竦顧其支離益甚矣

噲噲其正二句　噲噲其正二句毛傳以正爲長以冥爲幼鄭箋以正爲晝以冥爲夜蓋疑詩言作室無暇及人之長幼故以晝夜易之但傳語簡直而崔王二家述之各異似不當遽舍毛而從鄭也釋文云長王讀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爾雅釋詁正訓長釋言冥訓幼與毛傳同而冥幼亦作冥窈孫炎及某氏注皆以深闇釋之孔疏以深闇之義雖安而與正長不協故據王注述毛云宣王之臣長幼有禮也案正長冥幼俱用崔音爲毛義亦自可通孔必欲讀長爲上聲者不過以爾雅正長字與孟伯耆艾並列不得讀平聲故耳然說文序云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是直良切乃長之本音長幼之長係假借如從崔讀長則長言其寬瀾幼言其深邃與噲噲噦噦義正相當矣後儒或以其正爲陽室其冥爲陰室或就一室分陰陽義雖各殊然皆無作長幼有禮言者孔氏說殆非也

下莞上簟　下莞上簟鄭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正義引釋草莞苻蘺某氏及郭璞注均以爲莞蒲謂可爲席毛詩紬義云爾雅釋文莞或作莞說文莞字注云夫離也从艸皖聲不云可以爲席是爾雅莞本作莞某氏及郭注所云莞蒲皆當作莞蒲非此詩之莞正義引以釋箋誤矣釋草薜鼠莞條郭注云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鬚可以爲席蜀中出好者說文莞字云艸也可以爲席此乃詩之莞以其纖細故箋亦謂之小蒲此辨至爲分晰覺稽古編力主苻蘺之說其考證爲猶疏矣又司几筵設席皆粗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之細于蒲也但莞細于蒲而竹簟之粗反在莞上正義以常鋪在上當用堅物釋之究有未安玉篇引此詩作上莞下簟或梁時經本有作如是者歟又簟字箋兼葦言而孔惟釋竹簟于義亦疏

太人占之一章　太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獸在山故爲男子之祥虺蛇陰物穴處故爲女子之祥陰陽各以類爲應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朱子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大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地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此說深得占夢本旨若嚴粲詩緝謂此皆設爲禱辭而以昔人占夢無害以意言之之說爲近是夫設爲禱辭義猶可通占夢無害彼周禮占夢所掌全文具在又何以稱焉此可見其說之曲矣

朱芾斯皇　朱芾斯皇二句毛公義闕集傳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君諸侯也言男子之生于是時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何氏楷曰室家者國與天下之通稱如瞻彼洛矣所謂保其室家是也又曰求子爲諸侯以君稱遠子爲天子以王稱言生子衆多他日者皆將服朱赤芾以保有其室家而或爲一國之君或爲天下之王也案此二句本頌禱之彌文然不從小序作宣王考室言則以君王爲諸侯天子屬辭之體恐不應如是　御纂詩義折中以朱芾爲三命以上之服以室家君王爲猶言一家之主謂其泣喤喤稟氣厚也氣之厚者其德與福皆厚他日之壯也必能服其命服爲一國之望者也必能承其宗祀爲一家之主者也以易家人嚴君禮王考王父例之作家主言則尋常考室可貫通而不悖矣

何蓑何笠　毛傳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良耜傳又云笠所以禦暑雨蓋蓑爲雨設笠主于禦暑而遇雨亦用之故無羊傳分言而良耜傳並言之也都人士傳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則臺是指蓑言與笠二物鄭箋謂以臺皮爲笠陸疏云臺皮堅細滑緻可爲簦笠南山多有孔疏亦言臺笠是一物與毛爲異爾雅翼辨之曰臺可爲衣不可爲笠齊語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韋昭注茅蒲簦笠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則笠不用臺可知又云襏襫蓑皮衣也則襏襫以莎草爲之今人作笠亦多編筍皮及箬葉其蓑爲衣編之若用氈㲣下垂則莎但爲衣不爲笠矣稽古編謂羅說良是臺是草名而笠字从竹不从艸則古人用竹萌不用臺明矣自鄭箋誤合臺笠爲一物後人又別作簦字而訓爲笠誤以生誤矣

衆維魚矣　衆毛傳指魚說言陰陽和則魚衆多鄭箋則以衆爲人之衆言人衆相與捕魚本與毛異孔疏兩通之謂由魚衆多故捕魚者衆此蓋爲毛鄭作調人耳案魚麗詩美萬物盛多也而獨舉魚爲言可見古人皆以多魚爲豐年之兆集傳乃亦以衆字指人言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或疑如此說是猶劉子云微禹吾其魚之意也當兆淇水何反爲豐年王鏊山札記引丁希曾說以衆乃蝝字之省蝝與螽同即蝗也凡池湖陂澤中魚曬子皆近岸旁淺水處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蝝螻而出即變爲蝗蟲以害苗今蝝不爲蝗而爲魚詩故以爲豐年之徵此說尤支離蝝爲魚子所化必已化而後名之未化則仍然魚子何得遽目之爲蝗且魚子不化蝗而爲魚適得其生育之常理烏在其爲豐年之徵乎詩本言夢丁氏所云亦可謂痴人之說夢矣

旐維旟矣　旐維旟矣毛傳云旐旟所以聚衆也鄭箋云又夢見旐與旟也訓解本極平正集傳本張子厚之意訓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故夢旐乃是旟則爲人衆蕃以上句衆維魚既以變化解之此句不得不訓爲一例經義述聞辨之曰大司馬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郊則四郊去國百里野則公邑在郊甸之地去國二百里二百里內之人民無少于百里之理司常州里建旟縣鄙建旐以大司徒五黨爲州計之州二千五百家以遂人五鄙爲縣計之縣亦二千五百家州與縣戶口相等豈得謂旐所統不若旟所統之衆乎況居四郊之民即州里之不在國中者故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是四郊亦有州里也郊野與州里又何異之有乎然則旐化爲旟之說不可通矣述聞又謂上維字訓乃下維字當訓與稽古編說同以詩箋業維樅賁鼓維鏞及書齒革羽毛惟木惟弘惟服宗工諸維字皆作與訓證之是鄭箋夢見旐與旟一言確得分際今必欲與上句齊以一律宜愈益求詳而本旨愈晦矣

考牧說　無羊序云考牧也孔疏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是爲考牧諸家多主此義惟嚴華谷詩言考室義爲落成遂謂無羊之考牧是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稽古編駁之曰落成云者室成而飲酒于其中也以考牧爲落成嚴將謂宣王君臣聚于圈牢中而飲酒邪又引陳氏語訓考牧牧字爲牧養之術則尤謬說牧字从牛从攴攴普木切从牛會意養牛人也通用爲守養義而牧地亦可名牧若借以名牢則經傳無其文也又解首章爾羊來思爾牛來思爲來歸于牢謂兩言牢所以見牢之成是更于經外強生枝節矣夫詩之意在牧人稱職牛羊蕃息以歸美于宣王耳豈區區頌一牢乎況來思果爲歸牢下章兩言牢牧來思謂牧人亦歸于牢邪而所云荷蓑荷笠以薪以蒸等事又將何屬邪案此辨甚精嚴氏說殆求新之過而未暇計其義之不可通也

節彼南山　以下節南山之什　節毛傳訓高峻貌何氏楷以節爲巴字之訛蓋巴省作卩而卩又誤作節也文選吳都賦蝕絲山岳之巴劉氏淵林注引說文云陬隅而山之節也今說文作高山而字誤許以陬隅二字釋巴而曰高山之節與毛傳高峻義同何氏說可信也節釋文者在切反又音如字又音截凡三音其如字乃巴之音也後儒專讀截音詩詁遂以池陽截嶭山當詩之南山案漢池陽縣今涇陽縣也在西安府北五十里截嶭山又在縣北七十里古鄗京在今咸陽縣西南咸陽縣在今西安府西北五十里然則此詩之南山明是鄗京之南山安得遠引池陽之截嶭邪黃公紹信其說而錄之于韻會失考甚矣

有實其猗　實毛傳訓滿猗訓長鄭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蘇氏則以實爲草木猗爲長茂呂氏詩記嚴氏詩緝皆主之集傳先述傳箋後載或說或說即蘇氏說也

劉氏瑾又以我落其實爲猗爲實與猗猗之證然猗訓爲長可言草木之枝葉不可言草木之實左傳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實對材言定是果實非泛指草木劉氏所引非其證矣宜朱子皆以爲不甚通也近王氏引之謂猗當讀爲阿古猗阿字通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王逸注阿曲隅也是也實廣大貌魯頌實實枚枚傳曰實實廣大也是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阿爲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廣大實實然亦如爲政不平之師尹勢位赫赫然也故詩人取譬焉案詩之大例如有蕡其實有鶯其羽末一字皆實指其物此有實其猗義亦當然則猗作阿訓雖破字亦近理而可從也

維周之氐　氐集傳訓本用毛傳說也鄭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言尹氏作太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說已與毛爲異孔疏引說文云桎車鎋也謂桎是鎋之別名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故以太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此說又與箋義異矣毛詩紬義說文桎字訓足械並無車鎋之文箋以桎易氐字未嘗云桎即是鎋孔氏合桎鎋爲一或傳寫之訛釋文柅礙也說文軔礙車也楚辭朝發軔于蒼梧兮王逸注軔搘輪木也玉篇亦云軔礙車輪木或作柅是軔與柅同說文柅軔也此原是木名以礙輪者不擇何木或此木亦可斬以礙輪故名柅車柅而柅有礙義柅與軔通正義原本當云說文云柅車柅也桎是柅之別名以柅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若鎋則所以行車不得言制車矣此辨柅鎋之異援據頗詳但桎鎋字已見鄭箋疏特望文爲說非定傳寫者所改竄也氐字當從傳訓本者爲長

胡爲虺蜴　胡爲虺蜴毛傳蜴螈也不釋虺字之義朱子集傳引毛說于前而繼之曰虺蜴皆毒螫之蟲是以虺蜴爲二物矣李氏黼平謂此虺與斯干之虺不同斯干之虺當作虫一名蝮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謂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說文虫字云一名蝮是斯干之虺本爲虫也釋魚又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說文虺字云虺以注鳴引詩胡爲虺蜥从虫兀聲之蜥云蜥易也陸疏虺蜴一名蠑螈或謂之蛇醫是此詩之虺爲虺蜥與斯干殊也按如紬義說則虺蜴即今之守宮一物也與毛傳第云蠑螈也之訓甚合然從朱傳作二物言于詩旨亦無大差謬似不必過求分別也

執我仇仇二句　仇仇毛傳云猶謷謷也鄭箋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也此謷謷即爾雅所云仇仇敖敖傲也禮緇衣引此

詩郭彼注云旣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說與此箋義異蓋鄭注禮時未見毛傳故以仇仇爲不堅固也仇仇或作执执廣雅曰执执紛也集韻亦訓执执爲緩持鄭云仇仇然不堅固卽緩持之意王氏引之謂三復詩詞當以緩于用賢之說爲切而傲賢之說爲疎蓋彼求我則如不我克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集傳訓仇爲寇讎之讎又另是一義

乃棄爾輔　乃棄爾輔車不指爲何物左傳輔車相依注云輔頰輔牙車字或从面作𩈹易咸其輔虞氏作𩈹是頰車乃輔字本義惟此詩上承其車旣載而言故孔疏云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蓋借近事揣度而爲此說耳考工記言作車之制甚詳獨不及輔爾雅釋器亦無文後人無由目爲何物觀會車兩旁木曰輔亦不過借孔氏語爲藍本非別有所考證也毛詩紬義謂此章乃棄爾輔與將伯助予對則此輔是人非物觀下章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則僕卽是輔可知經言大車旣重載矣乃棄爾輔車之人至輪傾爾載乃請長者相助晚矣案訓輔爲僕雖屬創解而于上下文義貫通硯疏說爲長矣

天夭是椓　天夭是椓毛傳云君夭之在位椓之夭字不言何指集傳以天爲上天之天夭訓禍椓害也言仳仳然之小人旣已有屋矣蔌蔌窶者又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告之辭也楊升菴經說據張衡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夭夭亦加以天夭爲夭夭謂衡去古未遠疑得其眞且上文以仳仳蔌蔌連文不應下特出夭夭又王介甫詩㭬㭬幽人夢夭夭老者居亦祖張氏說案此辨固爲有本但商書高宗肜日篇非天夭民亦是指天禍言天夭之文由來更古集傳非臆撰也又黃氏韻會以說文椓字注謂椓引詩作夭夭是椓玉篇亦椓㧞兼收考之於經如劓刵椓黥椓之丁丁昏椓靡其俱从木說文手部亦無椓字韻會說蓋誤也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毛傳云日月之交會集傳謂晦朔之閒也考厤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日一周不及天一度月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必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與天會月行二十九日有奇遂及于日而與之會其會也在黃道白道之交而薄蝕生焉故食名交食道亦名交道但日月雖會非當其道之交則不食近交乃有食蓋月追及于日而無距度爲朔距日一百八十度爲望此爲東西同經正當黃道而無緯度是爲南北同緯雖入交而非朔望其同緯而不同經當朔望而不入交

則同經而不同緯皆無食必經緯同度而後有食故曰近交乃食非當道之交則不食也魏鶴山正朔考謂十月之交乃夏之十一月爲周正朔之月故曰朔月如其說則交者兩月之交非交會之交失經旨也甚矣梁虞劆唐一行皆云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歲近明厤算者依授時厤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魏氏說益見其無稽矣

豔妻煽方處　豔妻毛傳謂卽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說文作傓蓋古今字方處方居其所謂其寵方固也朱子集傳從毛說鄭箋以豔當作剡厲王后姓孔疏亦疑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謂鄭作厲后姓剡之說爲是近惠定宇九經古義據魯詩豔妻作閻妻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及中候擿雒戒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川潰納小人家伯罔王異載置云云謂閻剡一聲之轉而剡豔亦古今字鄭以爲厲王后于義較優詳諸家之意大抵以師尹皇父不得以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耳不思褒姒以色居位故曰豔妻使后不可以豔稱后又可以妻自之乎范氏處義以詩證之而見其當屬幽王者五事朱子之主毛傳非漫然也

曰予不戕　曰予不戕箋云戕殘也謂皇父旣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汝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戕音在良反云王本作臧訓善孫毓詩評以鄭爲改字經義雜記謂戕字箋訓爲殘是毛詩本作戕也上文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戕字臧字箋本有別設使改臧爲戕箋中應有臧當爲戕聲之誤也八字今旣不言此必王肅妄改以與鄭相難孫毓朋于王故反以爲鄭改也不知鄭不改字稽習鄭學者皆知之故釋文大書不戕而注云王本作臧正義釋經云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則是今之不從王肅作臧者由孔陸之未誤也案王肅改字反詬康成惠定宇亦嘗有是說然三家詩多與毛異疑或有作臧者故肅據以攺毛歟

噂沓背憎　噂沓背憎釋文云噂說文作僔訓聚也朱子集傳本之今說文噂僔二字皆引此詩噂注云聚語也僔注則如釋文所述沓毛傳云猶沓沓說文譶多沓沓从水曰聲徐注譶多沓沓若水之流故从水會意此足與毛傳相發明矣板之篇無然泄泄孟子以猶沓沓釋之稽古編謂亦取雜沓競進之意蓋小人爭先獻媚多有此態與下文無禮無義非先王之道意正相合若訓爲意緩悅從則反其義矣背憎集傳云背則相憎也言面則噂噂沓沓多言以相媚而背則憎惡讒毀以交搆譏人之反覆如此用之所以興孽也

兩無正總論　兩無正三字經文所無說小序者謂兩自上而下者也衆多如兩而非所以爲政也歐陽永叔曰古人于詩多不命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兩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謂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謂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例也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謂爲正大夫刺幽王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王氏質則以爲兩當作雨謂厲王流彘之時在鎬者無君在彘者有君與無君同兩地皆無正可宗故曰兩無正也案古兩字作网兩字作网网相似而易差此說倘于情事爲近　御暬詩義折中云兩無正傷無臣也當是時正大夫離居不從遷也在西周者也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在東周者也在東周者覆出爲惡而莫肯用訊在西周者託言無室而實不勤王兩處皆無正人故曰兩無正也此取王氏意而以無正爲無正人于詩詞倍切非無正可宗云云之所能逮矣

淪胥以鋪　淪胥以鋪毛傳訓淪爲率三家詩淪作薰胥灼曰薰帥也師古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鋪鄭箋訓徧後漢蔡邕傳李賢注引此詩作勳胥以痡勳亦訓帥而痡則訓爲病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太甚惠氏九經古義則又訓薰爲閽謂古薰與閽通引易厲薰心荀爽本作勳虞翻本作閽爲注又以胥爲胥靡引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注詩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爲證與諸家訓胥爲相者亦不同經義述聞辨之曰鋪當訓病不當訓徧韓詩作痡本字也毛詩作鋪借字也周南卷耳篇我僕痡矣釋文云痡本亦作鋪大雅江漢來鋪毛傳鋪病也是痡鋪古字通也淪薰聲相近薰帥聲之轉故爾雅毛傳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于刑入于刑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痡漢書曰薰胥以刑其義一也高誘以胥靡爲刑名非以胥爲刑名應劭訓胥靡于義未安惠氏讀薰爲閽而以爲刑名則尤不可通閽人注刑人墨者使守門乃謂使刑人守門非謂閽爲刑名也案顏師古以薰爲薰蒸此望文生義其失易見惟惠氏閽胥之說持之有故好異者多從之不思以淪胥爲刑名後文淪胥以敗淪胥以亡又將何解宜王氏之駁之也

潝潝訿訿　以下小旻之什　朱傳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蓋以翕有合義訿有毀義故從蘇氏而爲此說毛公舊說則以爲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爾雅亦以潝潝訿訿爲不供職識謂人臣之職當竭力以効用于上而精白無私以當上心今不惟不爲上用而反爲上患不惟不能稱上意而又故與上違以是爲不稱以是爲不供職也孔疏以專權爭勢釋患上以背公營私釋不稱甚得傳意然小人爲謀相和相詆亦是常態蓋其所以如此者輔氏廣謂一則幸其不成而欲以自解一則恐其或成而彼有所利故也而曹粹中謂潝潝相和者黨同而無公是訿訿相毀者伐異而無公非云云尤曲盡小人情態則集傳之訓視毛傳爲顯易而可據也

民雖靡膴　毛傳于上國雖靡止句訓止爲小而此句膴字無訓鄭康成讀膴爲幠云法也王子雍讀膴云大也靡膴言無大有人兩家述毛義名與上句相配孔氏正義旣從毛以靡止爲小矣及訓靡膴又取鄭義朱子集傳從王以民雖不多訓靡膴而上句靡止以國論不定釋之義皆參差毛詩紬義謂傳意膴卽周原膴膴之膴頁以此經當言國靡膴民靡止今言國靡止者是民因國無膴美之地而言故以小也二字統釋之是膴字已于靡止句釋之矣故不煩更爲立說按膴韓詩作膴云猶無幾何王氏無大有人云云蓋本韓詩而與毛氏小字之訓可彼此相發紬義言不謬也

宛彼鳴鳩　宛小貌鳴鳩集傳以爲斑鳩說本經疏或據爾雅鷗鳩鶻鳩注云亦作鳴鶻謂鳥朝鳴曰嘲夜鳴曰晐禽經林鳥朝嘲水鳥夜晐是也鳴鳩好朝鳴月令之鳴鳩莊子之鸒鳩左傳之鶻鳩皆此鳥非斑鳩也案郭璞鷗鳩注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左傳鶻鳩氏司事者也疏引舍人云鶻鳩一名鷗鶻今之斑鳩也孫炎云鶻鳩一名鳴鳩夏小正三月鳴鳩注云先鳴而後鳩何也鳴者鳩而後知其鳩也月令鳴鳩拂其羽也太平御覽引蔡邕章句云鶻鳩也鳩先是時鳴故稱鳴鳩就諸書觀之鳴鳩卽鶻鳩而鶻鳩又卽斑鳩實一鳥也其作鶻鵰或作滑雕者古滑有骨音周古文作舟者作舟鶻鶻鳩滑雕字雖異而義仍不異集傳初無誤也

人之齊聖二句　人之齊聖毛傳訓齊爲正鄭箋訓中杜預春秋左傳注訓肅集傳從杜經義述聞云此句與下彼昏不知對齊者智慮之敏也史記五帝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徐廣注引墨子云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索隱引大戴禮作叡齊一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濬齊皆明智之稱也索隱又曰爾雅齊速俱訓爲疾引尙書大傳多聞而齊給鄭注齊疾也荀子修身篇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非十二子篇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之謂齊大通之謂聖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竝與此同毛以爲正鄭

以爲巾杜又以爲扁者未當也案訓齊爲速通有爾雅可證然正之與扁毛傳杜注幾不相懸且整肅而不亂通明而不惑與下昏字亦未嘗不反對似不必援彼而駁此也

螟蛉有子四句　集傳螟蛉桑上小青蟲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腰小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說本毛鄭案揚雄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則肖之搜神記亦云土蜂純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之子育之以爲已子漢晉以來諸儒皆如此說至宋葉氏大慶始據爾雅郭璞注及陶隱居本草注謂蜾蠃俗呼蠮螉之子此蜂銜泥于壁及器物中作房乃取桑蟲或蜘蛛之子置房中遺子其身數日子出因食其蟲是以蟲爲子糧非使他蟲化爲已子也掌氏禹錫及藝苑雌黃聞辯新錄均與郭陶說合且謂從目驗而得之誠格物之精然未可據以說詩蓋此詩之旨係以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與不似者可教而似也如不從傳箋之解則取喻爲無義矣

握粟出卜　卜筮也握粟出卜集傳云王不恤鰥寡喜陷之于刑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言握粟見其貧窶之甚也案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精淮南說山訓巫用精藉郭璞及高誘注皆云祀神之米楚辭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也故日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是糈爲卜所必用之物此詩之意蓋以不能得精鑿之米貞于陽卜而但持卷握之粟以求先難得吉安能善乎傳故以爲見其貧窶之甚也然此亦作詩者自傷云爾以管子守龜不光握粟而筮者屢中之文觀之則卜之善否在精誠不在乎貧富也

小弁總論　小弁序以爲幽王太子宜臼被廢其傳逃太子之情而作此詩朱子辯說謂小弁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傳尤不知其所據及作集傳則又用序意而以爲宜臼自作以舊說相沿已久不容盡廢故也趙岐謂小弁伯奇作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詩云惟憂用老琴操及端木詩傳說並同然詩傳明云尹伯奇文選舞賦注伯奇尹吉甫之子也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伯封譖伯奇于吉甫吉甫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而曹子建惡鳥論則云吉甫聽後妻之讒殺伯奇厥弟伯封求之弗得作黍離之詩如文選注則伯封爲讒子如惡鳥論則伯封又爲悌弟且或以爲賦小弁或以爲所賦者黍離大約伯奇被放事與宜臼相似故諸家各據傳聞爲說耳至有謂伯奇卽宜臼者則不考之甚矣

不屬于毛二句　毛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鄭箋以毛爲父皮膚之氣裏爲母之胞胎皆父母分貼朱子集傳屬訓連離訓麗毛裏總貼父母說經義述聞謂裏當讀爲腠理也毛在外理在內相對爲文引管子內業篇理蒸而毛泄及淮南泰族訓四枝節族毛蒸理泄爲毛理相對之證又引荀子解蔽篇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倞注裏當作理爲古裏理字通之證訓屬爲著訓離爲附謂此承上文言我之親父母若著于其毛然若附于其理然而今何不然乎言少恩也毛傳例不破字而曰毛在外裏在內是以裏爲理但不當以毛裏分屬父母耳案毛在皮外理在皮內故傳以內外言若箋以裏爲表裏之裏則裏卽是也內不得更言在內矣至孫毓以母爲指褒姒或又以太子非褒姒所生當指申后則皆泥于傳箋父母分貼之過也

躍躍毚兔二句　躍躍韓詩訓往來貌集傳訓跳疾貌毚兔狡兔也遇犬鄭箋以爲犬之驪者謂田犬也正義從王肅說訓遇爲遭遇之遇言毚兔雖躍迭隱而或與犬遇必然見獲則遇非犬名毛詩紬義主箋義以鄭釋遇犬必非如字讀引爾雅釋言遇偶也謂此犬出入與人相隨故號曰偶犬而釋爲犬之驪者耳案遇偶字皆從禺得聲史記孟嘗君傳土偶之偶索隱音遇是遇與偶通然以遇犬爲偶犬究屬附會補氏廣朱氏善皆從疏不從箋以孔說于義爲直捷也但諸家以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喻讒人跳梁恣肆遇智者臨之則情僞不得而隱是以犬比君子也似失君子身分　御纂詩義折中言天下之大功惟君子能建之天下之大謀惟君子能定之讒人何人而敢爲大言彼之居心我揣而知之矣外以甘言欺人實欲于中取利如彼田犬意在獲兔而已非果有社稷生民之至計也二句皆指小人說優于諸解多矣

暴公二字　何人斯篇序以爲刺暴公也謂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箋云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蘇卽河內溫縣而暴則未聞或據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亦同謂幽王時鄭尚未遷暴未卽爲鄭有且與雒戎盟于此則暴必近洛或曰暴卽衡雍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趙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而不言于暴殆承上衡雍爲文故不地歟案春秋經文明以衡雍與暴分書傳不言暴或偶爾脫漏未可以此而定衡雍爲卽暴也路史暴辛公采地一曰暴隧周畿內邑此說近之至箋以爲國名以蘇例之蘇亦國名而地乃爲溫則暴未必卽在暴地孔疏不詳其地蓋不敢以無稽欺後世也

俾我祇也　祇也之祇毛傳訓病鄭箋訓安二說不同案釋文祇有祁支止支二反从傳當作祁支反讀爲疷白華篇俾我疷兮傳亦訓病是也从箋當作止支反又讀如支以文義衡之似箋優于傳蓋毛于上章盱字既以病義釋之此說祇字又訓爲病前後贅複如鄭氏則上言一來見于我于汝何病此言一來見我我祇心卽安而蘇公用意之忠厚亦于此益見故朱子集傳于云何其盱句雖改盱爲張目作踞望言而此句祇字仍從箋訓安非以安之爲義于文勢尤協也歟

爲鬼爲蜮　爲鬼爲蜮字陸氏釋文有或域兩音從域音者短狐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水弩從或音者卽顏師古所云蜮蠶也朱子集傳主短狐之說謂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黃氏顏會獨取或音以蜮爲魅稽古編云文選東京賦李善注引漢舊儀云魖鬼也蜮與魃古字通昔顓頊氏三子一居若水爲魍魎蜮鬼顏師古所云指此然漢書人主之大蜮東方朔以比董偃宋劉攽謂短狐洋亂所生朔以指偃正不必遷就魅蜮鬼蜮爲論蓋短狐潛居水中人不得見故與鬼並言若是魅蜮則亦鬼耳詩放言之不已復予觀此則黃氏之說未足從也

有靦面目二句　靦毛傳訓姡孔疏引說文云姡面靦也今本說文作面靦稽古編箋云姡然有面目蹠云靦姡皆面見人之貌孫炎爾雅注靦人面姡然又越語范蠡曰余雖靦然而人哉韋昭注云靦面目之貌說文則亦以靦爲面見廣雅又訓姡爲靦皆不及醜義今說又必有誤也靦人罔極極窮極也集傳言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案此詩八章言煩辭複要其指歸不過責其來見而已蓋讒邪之人雖譸張爲幻一與相見彼將無地自容故末章以汝既靦然人面終有相見之期結之

巷伯二字　巷伯詩序云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此詩鄭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此分巷伯寺人爲兩人也集傳以爲時有遭讒而被宮刑者所作則巷伯卽是寺人稽古編謂此徒見次章毛傳引顏叔子魯男子事漢書史遷贊比之小雅巷伯之倫因有是說詳毛傳以經文侈字有因而益大之意必因小嫌搆成大罪作詩者自謂避嫌之不審故引二人之事疏以爲止證避嫌寺人奄者所嫌不必因男女是明以遭讒爲既宮之後也又末章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設遭讒而後宮則踐刑之時尚未爲閹安得自稱寺人邪案此辨甚有分曉集傳說誠非

毛意然以詩文及序語觀之以巷伯卽寺人箋說又不如集傳之確也至何氏楷據路史以巷爲伯之采邑又據姓纂有巷姓云係巷伯之後遂謂巷伯非奄官此皆附會之辭不足信也

成是貝錦　毛傳貝錦錦文也鄭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正義謂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毛詩紬義云如孔言則傳箋兩錦文字皆當作貝文爾雅釋魚言貝甚多箋獨取餘泉餘蚳者以諸貝不言文惟餘泉云白黃文郭注以白爲質黃爲文點餘蚳云黃白文郭注黃爲質白爲文點此外爲元貝貽貝郭注曰黑色貝也說文云文錯畫也文以相錯而成元惟一色不可言錯餘泉餘蚳二貝兼黃白之文故鄭獨有取焉成是貝錦者集傳云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季氏本亦謂貝不可以成錦但貝有錯雜之文有似于錦比讒言者之起于疑似也此諸說皆以爲貝文似錦　御纂詩義折中則以貝錦爲錦文似貝以禹貢厥篚織貝例之錦文似貝于義爲長傳箋初不誤蓋正義釋傳而誤也

成是南箕　箕東方蒼龍之宿凡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有似于箕故以箕名象形也稱南箕者詩紬謂孝星者多驗于南方因曰南箕此說非是二十八宿皆驗于南方何獨于箕而以南稱之大抵南箕爲箕之本名與東壁東井同故大東詩亦以維南有箕爲喻不因驗于南方而後目之爲南也此詩之旨蓋以天文箕主口舌故以詩讒人何氏楷謂取象南箕有簸揚其說之意是也貝錦南箕皆曰成是陳氏鵬飛以爲我本無是實因萋菲張大以成之爾夫萋斐以成貝錦小成大也哆侈以成南箕攄虛成實也始則以小成大終復以虛成實聽者自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此讒人者所以傾人之家國也

維風及頹　維風及頹毛傳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正義曰頹者風從上而下之名回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二風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毛詩紬義謂孔氏此說始泥于爾雅李郭二家之注毛意當不其然案爾雅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考之彖于火火炎上之物安得自上而下乎爾雅者不過以頹頹是下墜之名故以焚輪爲從下上而下以字義取之頹厌禿貴聲禿貌又訓暴風從下而上貴下墜也俗通作頹是二頹本各一字不得援從上而下墜之頹矣況毛傳風薄字當作迫訓以谷風頹風皆欲上升兩相迫薄則其升愈速何以喻朋友兩相規切則德業愈進耳若以爲力薄之薄則谷風和風也猶可以無力言之焚輪之風暴風也何以反云無力乎正義云

云洵乎其錯會傳意矣或疑孫炎李巡之說郭璞注取之其言必有所授然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
里陸農師以爲扶搖卽焱羊角卽頹釋文引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謂之羊角合二訓觀之
則爾雅所謂焚輪必以上行如焚旋轉如輪名義乃協孫李二家皆爲頹字所誤不足疑也

詩經集解卷四終

(藝文書館精製鉛版)

詩經集解卷五

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掌明氏重校

小雅下

蓼蓼者莪二句　蓼蓼長大貌集傳莪美菜蒿賤草與嚴氏詩緝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粗惡不可食喩子初生猶是美材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語意相似案莪卽爾雅所謂蘿也蒿卽爾雅所謂蔚也埤雅云莪俄而蒿直蔚粗而莪細初無所爲美惡之分也且詩之意以莪蒿雖同類而形質頗殊非難辨者其曰匪莪伊蒿猶曰看朱成碧云爾蓋憂思之極精神亂于中故瞻視眩于外也范氏處義謂閔宗周者黍稷之莫分憂父母者莪蒿莫辨可見此二句正與彼黍離離彼稷之苗一例自集傳以莪蒿之美惡爲孝子自況之詞而古義遂晦有知之者矣

舟人之子二句　集傳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蓋以賦役不均羣小得志至于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則富實者且轉而窮矣此訓本于歐陽氏今說經家皆從之鄭箋舟讀爲周裘讀爲求周人之子謂周之世臣子孫熊羆是求謂以世冑而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孔疏引裘華序案賢者之後絕功臣之世二語證之案周字古文作舟省作舟古衣裘字本作求象形其從衣後人所加耳是鄭箋之訓初非破字惟大東詩因東國困于賦役而作若舟人爲周人而使熊羆是求則是西人亦有受其困者不獨譚國爲然矣集傳之不用鄭箋意或以此歟

跂彼織女二句　跂說文作歧集傳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毛傳襄訓反孔疏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于夜也鄭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閒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劉氏瑾曰日月五星爲緯其餘皆爲經星經星一周布與天爲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而有餘者卽天之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閒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案襄卽兩服上襄之襄箋故訓駕駕行也惟行故晝而復反于夜則駕反二義必兼之而始備

睆彼牽牛二句　毛傳睆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正義引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又引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何鼓爲牽牛也案孫李之說皆誤在二十八宿者牛星直牛星之上者爲牽牛牛六星不甚顯牽牛三星最明詩故以睆彼狀之乎廷相云牛宿如牛何鼓直牛頭上則是牽牛入也此說至有分曉自史記天官書謂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以牛星當牽牛故分何鼓牽牛而二之李氏緣此遂謂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之名已失考正孫氏復以天旗十二星爲何鼓之旗誤益甚矣又何鼓何字與荷通爾雅郭璞注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蓋何鼓三星中豐而兩頭銳有擔荷之象自天官書誤作河流俗相沿而擔荷之義乃隱何鼓又或擔鼓聲轉爲黃姑詩家所詠黃姑皆卽牽牛也不以服箱文選思元賦注作不可以服箱毛傳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蓋兩較謂之牝服而箱以容物在兩較之內故服箱相屬成文邱氏謂服箱猶駕車而集傳從之恐不如毛說之當

東有啓明二句　啓明長庚毛傳韓詩廣雅皆以爲一星晨出東方則謂之啓明昏見西方則謂之長庚卽五緯中太白星是也啓開也庚續也金星朝在東所以開日之明庚續也金星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故名也自孔氏爲兩歧之解而鄭氏樵遂分爲金水二星謂金在日西故東見水在日東故西見不知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本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在日先則晨見而昏不見在日後則昏見而晨不見經文獨舉金星者集傳謂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也若濂仲說是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度全與象緯相違矣斷當以專指太白者爲是

有捄天畢二句　捄畢貌爾雅濁謂之畢郭注云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說文畢田網也天官書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毛傳故以畢所以掩兔釋之鄭箋畢者所以助載鼎實則又以畢爲祭器之稱然畢八星彙貫後有柄前有叉田網祭器狀與之俱似義得兩通孔疏故兼存二說爾雅以濁爲畢濁者假借字律書云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是濁以之觸爲義亦象星形字或作噣又作蠋詩漸漸之石傳畢噣也歲令箋畢噣也皆濁之異文正義引李巡云噣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觀此諸說而畢之形聲均可以得其槪矣

維北有斗二句　集傳有二說前說云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于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此以斗爲南斗也後引或說北斗常見不隱者也此以北斗爲紫宮南之北斗七星其杓所建以周于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案孔疏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壁在室東故稱東壁井在參東故稱東井箕斗竝在南方時則箕在南而斗在北故箕稱南箕而斗稱北斗嚴氏粲劉氏瑾

諸家皆主之然斗與箕以初秋昏見南方直是箕西而斗東惟仲夏時斗乃得直北耳是疏說末爲確論且以下文西柄之揭證之南斗柄指西固秋時北斗而西柄亦秋時又上章言東西以在人之東西言此章南北亦當與之同意何爲偏以二星同較而分南北乎集傳之兼存或說蓋亦疑主南斗者之不可孤據也

四月維夏總論　四月之詩韓詩以爲歎行役朱于集傳從舊說以爲大夫憂亂之辭朱氏善曰以詩考之由夏而秋由秋而冬則見其經厤之久由西周而南國由嶓鎬而江漢則見其跋涉之遠此行役之證也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則無所歸咎之辭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則無所逃避之辭此憂亂之證也專以爲行役則先祖匪人之怨其辭過于深專以爲憂亂則滔滔江漢之詠其辭過于遠爲則是詩也蓋大夫行役而憂其時之亂懼其禍之詞乎此說折二者之中而于情事爲允當從之或據埤雅山有蕨薇薇所以祭也下國構禍怨亂並興則孝子有不得饗其親者矣謂詩之告哀此也以孔子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之言觀之是亦可備一義

先祖匪人二句　先祖匪人二句漢唐諸儒解之者皆云我先祖豈非人何爲使我遭此亂夫以巳身遭亂之故至詈先祖爲非人雖販夫牧豎亦不能出諸口豈有溫柔敦厚如詩人而反作悖謾語之理惟稽古編以爲古人文字簡直須頓挫讀之方明暢如節南山詩昊天不傭昊天不惠鄭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又爲不和順之行昊天字讀斷下二字自指師尹蓋呼天而訴之也此詩先祖亦是呼而訴之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使我遭亂至此呼天呼祖總是怨極而無可控告之詞此解足正前賢之失毛詩紬義以人當作儿說文云儿仁也是親愛人之意鄭于中庸表記兩仁者人也或云讀如人偶之人或云施以仁恩皆以是儿字此經人與忍對其爲儿字可知據此則是言先祖獨非儿乎儿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至此極也但以人訓仁猶屬指斥不若稽古編之斡旋爲得體也

百卉俱腓　卉說文云草之總名也腓毛傳訓病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淒淒陽卉腓李善注引韓詩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謂俱變而黃也復引毛萇云腓病也今本作腓非如李言則毛本作痱不作腓寫經者誤以韓字易毛後遂沿而莫辨耳按爾雅釋詁痱字云病也與毛傳正同說文則云風病也蓋毛上言淒淒涼風下言痱病鄭箋亦謂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說文風病之訓殆依毛解而云然歟近世通儒皆謂此腓字當從李注所引作痱方于病義爲切然草爲風淒故變而黃是變字之中亦具有病義韓毛二訓大旨初不相遠也

旅力方剛　以下北山之什　旅毛傳鄭箋俱訓爲衆李氏疑此詩旅力與秦誓旅力俱愆皆是一人之力不得爲衆故改訓爲陳引左傳庭實旅百杜注及後漢傳毅傳注爲證然陳力方剛文義不順嚴華谷謂秦誓旅力夏氏以目力耳力手力足力釋之如此說則旅之爲衆亦自可通朱子集傳則謂旅與膂同蔡仲默書傳宗之稽古編云膂者脊骨人之背脊非用力之處以力屬膂取義既踈又膂古本作呂象形篆文始作膂从月从旅旅本五百人之名故爲衆旅膂通用古未之有也惟黃公紹謂旅通作膂一人之身以脊爲主故曰膂力此特因朱蔡而附會非典也此辨頗核然猶泥于一人之言故嵩主嚴氏若從紬義以此二句指在朝諸大夫言詩王者我年未老鮮有如我之方剛者乎其實諸大夫中氣力方剛者甚衆亦可使之經營四方也　則鮮字旅字均可不煩辭費矣

不出于熲　熲毛傳云與耿同小明也有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輔氏廣申之曰人心憂則拘而定故在憂中耿耿然不能遠而出也徐氏光啓諸家均主集傳稽古編據說文耿耳著頰也从耳烓省聲熲火光也从火頃聲玉篇熲火光也亦作耿謂耿字初無小明之訓錢氏詩詁始創爲此解朱子用以釋柏舟彼耿耿正相爲狀貌猶可通施于此詩云不出于小明成何語乎鄭箋云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此與冥冥正相應不必易也案詩紬云塵冥冥則爲塵所昏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終不能自明矣說亦與鄭箋相發然凡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爲此事芥蒂只見有一事而已熲訓小明于經旨固不戾也

日月方除　除毛傳云除陳生新也鄭箋謂四月爲除孔疏以上文毛傳謂二月初吉爲啓行之時則日月方除日月方奧皆當指二月言而二月據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言燠故鄭據爾雅四月爲除以易之也按爾雅原文作四月爲余孫叔然本作舒李巡云萬物生枝葉故曰舒也無除舊之義近世通儒皆謂此詩二月爲周之二月夏十二月也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韻涂直余切與除正同音方以智通雅云涂讌將除也尤合毛傳除陳之訓又證之唐風歲聿云暮其除正義亦以十月以後爲歲暮是日月其除謂建丑之月徂征方將除舊布新故不得遽云還今歲又暮矣猶未得乎除字承上離寒言也下章日月方奧承上離暑言鄭箋所謂到艽野之時也或以奧與厥民隩之隩同謂是時民方聚居于深奧之處非暑燠之燠也據此則與字亦協建丑月說于昔我往矣句尤覺貫串當兼存之

鼓鍾淮水辨　鼓鍾詩韓詩屬之昭王小序以爲刺幽王之作毛鄭以不皆主序幾自歐陽永叔疑史無幽王東巡事而胡氏一桂亦云成王時徐夷淮夷已不爲周臣豈王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至淮徐之事豈得作樂于淮水之上於是說者遂以紛紛毛詩紬義據左傳椒舉言幽王有太室之盟而戎狄叛之杜注太室嵩高也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漢志嵩高古文以爲外方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傳云四山相連在豫州界云云謂桐柏淮水所出北至外方約四百里此傳言會左傳及紀年言盟春秋會盟異日異地者多然則幽王先會于淮水之上復盟于太室毛傳非無據矣案此說雖近似而亦想當然之詞陸氏奎勳則以爲穆王詩據穆天子傳盛姬之諡曰哀淑人王征于縲水祭之謂詩之淑人卽指盛姬是憂心傷悼俱非泛說但詩以淑人君子連文君子字又將誰指且縲水亦未能明其所在恐未可卽以淮水當之雖　御纂詩義折中據史稱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淮南又王西巡舞伐徐徐與淮近則淮之南北穆固應經之而傳稱穆王巡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謂鼓鍾之作與祈招同旨以是爲傷穆王作乃確乎其可憑矣

笙磬同音　毛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孔疏太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鎛鐘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卽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胡氏紹曾亦謂笙磬是石磬名非笙簧之笙朱子集傳則云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熊氏朋來謂古者堂上樂皆受笙頌堂下樂皆受磬頌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卽瑟受均于笙之證也鼓管簫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磬聲卽鼓管受均于磬之證也不然則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言正以見堂上堂下之樂皆和也案如傳疏則笙磬是一器如朱子及熊氏則笙與磬爲二器以儀禮笙磬頌磬核之後說誠爲有據第同音之上須添四縣云云詞義乃明不若作二器言者爲文從而字順也

以雅以南二句　集傳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徐氏常吉曰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所謂不僭也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以舞而協夫音也皆不用毛鄭舊說或疑鼓鍾詩在小雅中其所謂雅恐不可以今之二雅當之而二南之南乃地名猶十五國之國也恐亦不可以爲樂名疑當從漢儒爲是案雅者朝會燕饗之樂之通稱小雅之鹿鳴四牡諸篇大雅之文王大明諸篇皆周公制作時所手定朱子所謂二雅亦舉其凡而言非必合全詩而後可爲二雅也左傳季札觀樂有象箾南籥文王世子亦有胥鼓南之文是南爲樂名其來已古亦非必南夷之樂乃得爲南是皆說之無足疑者觀　御纂詩義折中引儀禮工歌三笙入三閒歌三爲以雅之證工關雎笙鵲巢工葛覃笙采蘩工卷耳笙采蘋爲以南之證可見的據卽在目前特祖漢儒者未之察耳

楚茨非采薺辨　楚茨詩毛惟云楚楚茨刺貌不言茨爲何物朱子集傳以茨爲蒺藜董氏逌引鄭康成說趙以采齊謂當如楚齊之齊呂東萊讀詩記亦謂說文以齎爲蒺藜而茨則以茅覆屋之名是則當康成時詩文字猶作齎其作茨者殆後人傳寫之譌也然董呂二氏意蓋以楚茨之茨當從康成作齎而康成原文亦不過謂采齊齊字當讀如齎非謂采齊卽楚茨詩也孔氏正義音同耳其義則異正恐人誤以楚茨爲采齊故分晰言之乃大全載劉瑾云先儒以楚茨卽采齊其所謂先儒不知誰指若卽以鄭注當之則不惟誾于文義並孔氏音同義異云云亦未之寓目陋亦甚矣

楚楚者茨二句　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諸儒多訓爲抽發之抽言楚茨抽棘之場卽昔日我蓺黍稷之地舊主序文傷今思古說也然此詩與信彼南山等篇始終稱美豐登祀之盛無幾微不滿之意不應篇首獨嘆田萊之荒而其後無一語相應朱子集傳故從毛氏訓抽爲除謂伐除茨棘以樹黍稷也王雪山栽蝘隱說同集傳而黃氏東發尤爲明晰謂若以抽爲枝幹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湑兮之類斯棘自抽耳今曰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抽之刈之非物之自抽也觀此而集傳之獨從毛解益見其不可易矣蓋棘茨藜之刺也爾雅茦刺注云艸刺鍼也方言凡艸本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是棘者草木刺之通名而茨藜亦有刺之物故必除之而黍稷乃可蓺云

先祖是皇　皇鄭箋訓暀言孝子祀禮甚明故精氣歸暀之正義信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云皇當作暀暀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趣在義通不爲例也李氏黼平謂爾雅釋詁暀皇美也邢疏引少儀云祭祀之美齊齊皇皇鄭元云皇皇讀爲歸往之往彼言皇皇則此暀暀也如邢氏言則皇與暀一字此箋言皇暀也明皇爲暀字而言精氣歸往於水箋言暀猶往少儀注言皇讀如歸往之往是皇暀往三字同也案說文

之部㞷字云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徐氏音戶光反㞷讀若皇是皇本作㞷也爾雅之往也之在土上㞷有往義故皇得爲往而暀往皆以㞷得聲故暀亦得爲往李氏說考據甚明正義云云尙止知義通而不知其字之本通也朱子集傳則从毛傳大字之訓而又覺先祖是大爲非詞故又加君訓以足之然衡以文勢似從暀義于下句神保是饗尤協也

神保是饗　神保是饗毛傳保安也鄭箋謂安而享其祭祀未嘗合神保二字爲鬼神稱號也朱子集傳既從毛訓保爲安又以神保爲尸之嘉號則與毛義異矣劉氏瑾申之曰祖考之神降而安于尸之身故因以號尸夫尸以象神耳神豈眞降于其身邪集傳又引楚詞靈保證之謂是以巫降神之稱又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于巫身則巫而心則神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此說恐門人所附會非朱子之言也尸至尊將祭始卜而得之巫賤役也周禮有司巫爲覡巫之長然其秩中士而已不得與祝史比況尸乎又楚詞思靈保兮賢姱王逸注云靈巫也姱好貌言思得賢好之巫與神相保樂也可見靈保二字古人原不用爲巫號神降而託于巫云云殆記者因朱子曾引楚詞靈保故衍爲此說歟

畇畇原隰二句　畇畇毛傳以爲墾辟貌正義畇畇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畇畇田也注引此詩與勻同考說文田部無畇字而勻字訓少與墾辟之義不符釋文畇音勻一音畇又音句說文亦無畇字其句字云徧也蓋爲近之字林則作均均訓爲平徧未詳所本原隰字諸家無訓蓋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其義衆著故也曾孫毛指成王正義謂周祖文王而宗武王成王繼武王爲太平之主故詩通稱成王爲曾孫案曾之爲言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故呂東萊以魯說爲非而朱子集傳亦不確指爲何主然周家剏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皆成王所定故正雅及頌止有成王詩則思古者惟思成王亦宜且此詩序明言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以奉禹祀故傳疏據以立論東萊駁之過已至毛詩紬義以曾孫義係于禹不係于周謂周祖后稷稷與堯同祖元囂禹祖昌意皆黃帝子孫故成王于禹得稱曾孫此望文爲訓不若舊解之平正也

我疆我理　毛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正義申之曰正經界之疆分土地之宜又曰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稽古編謂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辨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氏注云布殖之物各以土宜與此詩傳疏同義緜詩疆里孔疏之解亦相符

宋王氏以疆爲大界理爲溝塗劉氏以疆爲夫畛塗道路理爲遂溝洫澮川彼徒取與南東其畝相接耳然非古義也案王氏之說朱子取入集傳而徐氏光啓亦以在外爲疆在內爲理槪之蓋諸書皆疆理連文二字原不大異別即以陳氏所引左傳論先王疆理天下亦理與疆對舉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乃總承上句之辭非以物土之宜獨爲理字作訓詁也是理本條理之理孔氏云云係屬引伸謂古義必當如是不足信也

雨雪雰雰　雨雪雰雰毛傳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陸佃訓雰爲盛謂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也雨釋文讀于傳反崔靈恩讀如字夫如字則是雨雪並下雪而兼雨到地即化此冬安有積雪崔讀與毛義戾不可從也又紬義以雰乃氛之或體引說文氛字云祥氣也謂傳言雪貌者謝惠連雪賦云連氛累積掩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則氛氛是將雪之狀故傳以爲雪貌也此說亦未是案經文雰字緊接于雨雪之下明是就既雪而言若以雪通氛而謂爲將雪之時則是雲貌非雪貌也且所引雪賦連氛累積亦是指雲陰說故繼以掩日韜霞霰淅瀝二句乃正賦雪次第秩然然則雰字當即謝賦紛糅之義以爲氛之或體誤矣至傳云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蓋蝗子產于地中至春夏而出若冬有積雪寒氣過之深入地中春夏不能復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爲豐年之兆說詳蘇東坡雪詩遺蝗入地應三尺宿麥連雲有幾家注

疆場有瓜　疆場有瓜毛傳云剝瓜爲菹也鄭箋于畔上種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貲四時之異物正義引地官場人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謂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于民紬義辨之云載師職以場圃任園地又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注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尤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有樹而疆場有瓜是鄭以載師稅瓜矣孔何不引以證歟豈以載師園地在近郊之內鄭注雖引此詩而非民之疆場歟然稍縣畺之地行井田則于公田種穀田畔種瓜是曾孫之稼瓜亦曾孫之菹亦統在任地起稅之內不可謂不稅民之瓜矣案古人祭祀澗溪沼沚之毛苟可以薦者莫不成在詩人舉至微之物而有取于瓜者亦以見農事之成而報祭表民力之尊存耳有稅無稅非詩旨所在似不必過爲分斷也

倬彼甫田　毛傳倬明貌釋文云倬韓詩作菿云卓也卓疑當作晫韓奕篇有倬其道釋文亦以爲明貌引韓詩作晫然則倬之與菿之與晫字雖異而義訓爲明仍不異也惟韓詩菿字玉篇引之集韻从艸不從竹爾雅釋文引說文菿草大也而今說文亦惟艸部有菿字訓艸木倒从艸到聲義又與釋文別出菿字乃云艸大也从艸致聲或疑菿即菿字之訛故玉篇廣韵俱不載菿字此說得之甫田毛云天下大田也鄭箋甫之言夫也明彼大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二說不同甫與夫古字雖通而以丈夫爲田名未免迂濶不如傳謂天下大田即大田之義爲不煩辭說也況齊有甫田鄭有甫草傳俱以大釋之則大者甫之恒訓朱子集傳故從大字之解

攘其左右二句　攘其左右二句先儒解各不同以攘爲饟謂成王親率王后世子饋彼農人田畯至又加酒食以慰其典因又饟已之左右親嘗其旨與否者鄭箋也以攘爲除謂田畯之至教農以閑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否者孔疏述王肅說也以攘爲取謂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者朱傳也如鄭箋則左右爲王之左右如朱傳則左右爲民之左右而旨否則皆主酒食言如孔疏則左右爲田之左右旨否爲土之旨否意義全別矣案農官教人以嘗草嘗土自是平日之事施于穀已大熟之時恐已顯戾經文而以爲王親率王后世子饋彼農人恐亦非禮制所有不若朱傳云云亦雅亦俗足以見上下親愛之趣故後儒多從之

大田多稼　大田多稼鄭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耕墾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正義謂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　秋官薙氏掌殺草月令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謂爲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不然鄭則不宜言爲也毛詩紬義謂稼之爲訓有四說文云禾之秀實爲稼一曰稼家事也一曰在野曰稼周禮司稼注云種穀曰稼此箋多爲稼猶言多爲秀實即下文庭碩方皁堅好之等也箋又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則是種穀曰稼之義正義云云未得箋意案孔疏所引皆于鄭說爲異但鄭所謂多爲稼者猶言大田肥美爲產最多云耳紬義以庭碩方皁等釋之亦未當也

皁字解　既方既皁之皁毛傳以爲實未堅之名正義皁音造義訓爲成謂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　故皁之爲字本作草借作皁說文草字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皁聲徐鼎臣注今俗以此爲草木之草別作皁字爲黑色之皁櫟實可以染黑故曰草通用爲草棧字今俗書皁或从白从十或从白从七若無意義紬義云如徐說是皁乃俗書然說文木部栩下云柔也从木羽聲其皁一曰樣是漢時已有皁字矣案皁者穀實之名說文以皁爲栩實與櫟實此傳以皁爲禾穀實之未堅者其義一也孔氏訓成未詳所據

田祖二字　田祖毛傳云先嗇也孔疏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此說最爲分明後人因田祖之名見于籥章先嗇之名見于郊特牲田祖之名見于大司徒職而籥章又則有田畯爲一爲二率轇轕不清陳氏啓源稽古編出祖先嗇皆指神農惟籥章之田畯與郊特牲之司嗇是指后稷則田祖田畯蓋二神矣然七月甫田諸詩之田畯毛云田大夫即今之嗇夫噫嘻頌及爾雅謂之農夫此田官名非籥章之所謂田畯也王氏安石見詩書或言神或言人遂附會爲生爲田畯殁爲田祖之說不思古今來爲田官者多矣安得死便祭之乎且田祖舊說以爲神農而以田大夫當之疑不于倫甚矣

有渰淒淒二句　有渰淒淒二句古雨字作雲毛傳渰陰雲貌淒淒雲行貌祁祁徐貌也鄭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不暴疾也顏氏家訓謂渰已是陰雲何勞復言興雲祁祁當爲雨貌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習習和風祁祁甘雨爲祁祁當屬雨之證正義及集傳以下皆從之矣近臧氏玉林經義雜記復據說文水部渰雲雨貌與毛傳陰雲貌合而箋云其來明此雲是雨之先來者謂顏說爲非案呂氏春秋引本篇及漢書食貨志引此詩皆作興雲韓詩外傳亦作興雲是兩漢六朝皆無有作興雨者而顏氏說詩如有狄之杜駉駉牧馬將其來施等句皆引河北江南本爲證獨此止謂雲當作雨不言所據宜臧氏以臆說譏之然正義云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者誤也釋文興雨亦作如字而以作興雲者爲非茲作雨字則文義較爲顯豁顏氏說雖杜撰理亦自可從也

此有不斂穧　穧字傳箋皆無訓釋正義謂禾之鋪而未束者也引聘禮四秉曰筥注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　爲證孔之意以穧釋筥則穧是禾四把之名矣案釋文云穧刈也或謂當是此詩傳文陸據六朝別本載之說文穧下云穧刈也一曰撮也从禾齊聲與釋文正同說者曰穧刈穧謂穫而芟之也刈同乂芟草也刈之必齊故字从齊上文不穫穉是禾之幼而留于田未穫者也此不斂穧是禾之已穫而于田未斂者也下文遺秉承穉言滯穗承穧言若以穧爲筥是穧秉相對經文參差矣聘禮注之言恐不可遺以釋此詩之穧也

來方禋祀　精意以享之謂禋來方禋祀謂曾孫之來禋祀四方之神鄭箋孔疏皆如此說後儒亦有易之者

蜀黃氏自立新義謂隨所來之方而禱祀之陳氏稽古編辨之曰曲禮謂天子祭四方歲徧即月令四時迎氣之禮此一時各祭一方也周禮大司馬秋獮致禽以祀祊乃仲秋報成萬物注引詩以社以方證之此一時俱祭四方也若隨所致之方而祭之則與二祭皆不合恐無此禮案朱子集傳亦以方爲四方之神覼下文以其騂黑呂氏謂南方用騂牲北方用黑牲舉騂黑者孔謂舉二方以韻句是也然則黃氏之說誠不足據矣

韎韐有奭 奭赤貌韎毛傳云韎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經義述聞以者茅蒐三字殆涉鄭箋而誤謂毛以一入之色爲韎而不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也一入曰韎鄭箋謂韎爲茅蒐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也此辨甚是但正義釋文均不言鄭與毛異則孔陸所見已是誤本矣韎韐毛鄭以爲祭服之韠王氏以爲戎服朱子集傳從王氏稽古編謂韐本作韐左从市韍與韐皆祭服而異制者大夫以上服韍士則無韍而有韐制如榼而缺四角其色韎謂之爲韎韐其非祭則通服韠然則韠者士及大夫以上所同而韎韐也者士之所獨也以配爵弁見于士冠禮故鄭訓爲諸侯世子未爵命之服王據周禮兵事韋弁服及左傳韋韎跗注之文而改爲戎服恐不然也案以韎韐爲非戎服所引不爲無據然集傳以此詩爲天子會諸侯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作若作祭服言與下文以作六師義不貫若作諸侯世子之服則是美諸侯而非美天子矣或據白虎通韎韐有赩世子始行也徐璈曰此蓋魯詩鄭箋云云殆本于此此說尙于情事爲近而稽古編弗之及其持論不亦疏歟

鞞琫有珌 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公劉篇鞞琫容刀傳云下曰鞞上曰琫孔疏申之曰鞞是刀鞘之名琫是鞘之上飾下不言飾指鞞之體名物疏識毛說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爲之詞又引釋名下末之飾曰琫謂琫即鞞字鞞正是下飾戴氏詩考正亦以釋名說爲然稽古編非之曰小爾雅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鞛珌鞞之飾也說文鞞刀室也廣雅鞞鞘刀削也義皆同疏竝無以鞞爲下者況鞞爲下飾則珌又爲何物邪瞻彼洛矣傳以琫珌對言故言上飾下飾公劉以鞞琫對言故言上下而不言飾鞞非飾也而琫在其上則鞞爲下耳古文簡直意未嘗自相矛盾孔疏申之善達毛意亦非强爲之詞也案毛傳珌下飾之下又有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璙琫而璙珌士珕琫而珕珌四句正義云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士大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以此觀之可見琫珌皆飾而鞞乃刀鞘之名釋名所言殆誤會公劉傳文所致不可據以駁毛也

裳裳者華 裳裳毛傳云猶堂堂也華不言所指董氏以裳古本作常即常棣也嚴氏詩緝則以裳裳爲如衣裳之禯厚引說文何彼禯矣訓爲衣厚以證其言之有本案此詩下文云芸其黃矣次章云或黃或白是華之色有黃有白之不同矣而常棣即爾雅之所謂棣也諸家注疏但言子有赤白之分竝不聞有言其華之黃者則常棣之說非也詩緝衣裳之喻已牽合無理其所引說文尤覺不倫衣厚自訓禯不訓裳也且衣裳各有厚薄何得偏爲厚哉然則裳裳者華其爲何物之華傳箋不言又他無的證闕其疑可也集傳既從毛以裳裳爲堂堂而復引董氏云云似欠斟酌

或黃或白 或黃或白鄭箋云華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下箋云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毀譽猶能免于讒說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正義申之曰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爲不純也言有善多惡少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案孔氏此疏殆自以爲辨析周詳矣不知箋之所謂不純特在神思之閒不若聖人待人至誠惻怛無始無終之閒云耳非以善多惡少爲不純也自來言過爲無心惡爲有心既已惡矣雖善多惡少豈得爲明王乎毛詩紬義以失詞詆之誠哉其失詞矣

交交桑扈總論 以下桑扈之什 桑扈序曰刺幽王也衍之者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以爲刺朱子以此只是從彼交匪敖生說不足爲信集傳因改爲天子燕諸侯之詩今觀經文首章言其德足以得天次章言其德有以衞人三章言其在國功大而能敬足以獲福四章言其在燕情通而能敬足以獲福也陳氏櫟謂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語參之則此爲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其以桑扈起興者朱氏謀㙔謂桑扈應期而至喻諸侯見不違禮也此外若申培若王質或以爲天子燕方伯或爲諸侯來朝而歸餞送之際故美戒兼存說雖小異然皆不作刺詩惟詩切以爲刺世祿家子殆不過做序意而小變之非眞有左驗尤不足爲信也

交交桑扈二句 交交飛往來貌桑扈毛公無傳有鶯其羽謂鶯然有文章鄭箋桑扈竊脂鳥也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于朝廷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據此則詩之取與全在以一鶯字爾雅邢疏以竊脂爲淺白色如俴淺白而已似于鶯然之義不符紬義以爾雅釋鳥前有桑扈後又以竊脂居竊元竊藍竊黃竊丹四者之閒謂桑扈備有五色故詩稱鶯羽鶯領此雖無以驗其必然然桑扈既有文章其非僅淺白色則可信矣鶯字或作鸎文選潘安仁射雉賦鸎綺翼而赬撾徐爰注鸎文章貌引詩有鸎其羽鸎鶯字雖異而以爲文章之貌則一也

翰字解 之屏之翰翰字毛傳云幹也箋云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夷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正義謂楨幹皆以築牆爲喻也紬義云易稱貞者事之幹又曰幹父之蠱而說卦爲乾卦鄭注乾當爲幹陽在外能幹止也大雅維周之楨傳云楨幹也箋云周家幹事之臣此箋楨幹正用彼傳但此上言立功立事已有幹事幹止正之義下復言爲之楨幹則當用本幹之義說文幹字云築牆耑木也从木倝聲文選魏都賦木枝別幹盧諶贈劉越石詩云瑰瑋洪幹李善注兩引說文幹本也然則幹亦訓本也箋意言立功立事爲之本幹耳案楨幹字本從築牆器而得名而幹事幹正借之故疏云以築牆爲喻也本幹之訓又自一義然亦可以旁通當竝存之

彼交匪敖 彼交匪敖鄭箋以彼爲彼賢者言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諸儒多從此說惟王氏經義述聞謂彼亦匪也據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云匪彼也爲匪可通彼之證又曰交之爲言姣也廣雅姣侮也字通作佼淮南子覽冥訓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于宇宙之閒高誘注佼侮也然則彼交匪敖者匪交匪敖也匪交匪敖者言燕樂皆之君子不侮慢不驕敖也此與舊解爲異案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是彼之作匪自左氏已然述聞所云非臆說也又此詩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與絲衣詩同彼下文云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此作匪交匪敖于文例亦合

萬福來求 萬福來求毛傳無訓鄭云萬福之祿就而求之集傳則以爲我無意于求福而福反來求我輔廣何楷諸家意同集傳經義述聞云求與逑同聚也言萬福來聚也說文逑斂聚也虞書旁逑孱功史記作旁聚布功今本作方鳩僝功爾雅曰鳩聚也民勞篇以爲民逑毛傳逑合也箋曰合聚也是逑與聚同義也爾雅釋詁逑逑鳩也釋文云逑本亦作求是求逑古字通宣十六年左傳武子歸而講求典禮周語作講聚云代之禮管子七法篇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同義箋云就而求之即來聚之義而正義未加訓釋若集傳所云則與鄭異義矣按求訓爲逑作聚字解以萬福攸同百祿是總等句例之似于文義較協可從也

鴛鴦于飛總論 鴛鴦小序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說者謂交萬物有道指鴛鴦之畢羅言自奉養有節指乘馬之摧秣言然解多主此意朱子集傳乃以此爲諸侯所以答桑扈蓋據君子萬年云云皆頌禱之辭故也但以爲諸侯答天子而取興鴛鴦似覺不倫故何氏楷疑爲詠幽王娶申后而作如其言則大昏之詩也意于情事爲近 御纂詩義折中云鴛鴦匹鳥止則偶飛則雙不相離也人之篤於伉儷者似之乘馬新婦所乘之馬芠養也春秋齊高固子叔姬來傳曰反馬也蓋古者婦來留其所乘之馬三月廟見而後反之茲未反故在廐也此取何氏說而以爲天子諸侯大昏禮成羣臣賀之之詩詩中字字皆有著落非經生所及見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毛傳鴛鴦匹鳥也鄭箋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崔豹云鴛鴦雌雄未嘗相離故謂之匹鳥戢斂也戢其左翼言以右翼掩之事其雌者而言耳爾雅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孔疏說本此朱子集傳引張子曰禽鳥竝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左不用而右便也稽古編謂果爾則爾雅之言妄矣張子豈得于目驗乎目驗之事恐難以釋古經也此辨甚是至陸農師謂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鷹隼下擊皆先側左翅說與詩尤覺不類不可戢爲戢其左翼之證也

摧之秣之 摧之秣之毛傳云摧莝也秣粟也鄭箋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于廐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正義幽傳云摧莝釋古爲今而其音不明故辨之曰此摧乃今之莝字也紬義謂傳箋有脫誤正義順文爲解亦不能詳釋文云摧采臥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此釋經摧之秣之也又云芻也莝俱反此釋傳也又云今莝采臥反韓詩云委也則委紆僞反餧食也此釋箋也傳如有莝字陸既先釋何至箋莝字乃發注乎芻也二字大都是傳文然則傳言摧芻也箋解傳訓摧爲芻之意以摧字即莝字故得訓爲芻也摧爲古文莝爲今文說文莝斬芻也即用毛氏古文爲說韓詩訓摧爲委是韓詩經文作莝韓與說文皆今文也以此言之傳無莝字明矣傳既訓摧爲芻則箋亦當言委之以莝即摧字芻乃莝之訓也案此以釋文注與毛鄭參互考證見傳箋皆有後人竄亂說極分曉不然傳既訓摧爲莝其義已明疏何得以之爲不明歟

蔦與女蘿　蔦毛傳以爲寄生諸家皆從之蓋是鳥食他樹之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皮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如小豆卽本草所稱寓木是也桑槲楊楓等樹皆有之女蘿毛云菟絲松蘿也陸璣疏謂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孔疏載二說案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楚辭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注云菟絲也與爾雅合而郭景純遊仙詩女蘿辭松柏陸士衡悲哉行女蘿亦有託李善注引此傳皆云女蘿松蘿也無菟絲二字或謂李所據當是宋齊舊本今本女蘿下菟絲字殆後人依爾雅之文附益之說于情事爲近但木草多有異物而同名者況古今異語方俗殊稱不可殫詰是則女蘿松蘿可施于菟絲亦可施于別草不必執此以概彼也

先集維霰　毛傳霰暴雪也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卽暴雪也毛詩紬義云正義釋傳可云委婉然傳言暴雪乃對說物之雪而言說文雪凝而說物者蓋雪如絲祭如鵝毛悠揚而下不疾不徐故足以說物也說文又曰雹雨冰也冰則力大勢猛不凝竹木遭之皆足爲害爾雅雨霓爲霄雪霓卽霰郭注曰冰雪雜下者說文霰稷雪也釋名曰霰星也冰雪相摶如星而散許言稷劉言星皆謂冰之碎者冰與雪雜不能不有所傷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雹之與霰大小之別耳故傳以爲暴也案徐楚金說文稷雪注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霰而下故名稷雪是霰之爲雪其勢飄疾有猝暴之意傳曰暴雪非以久而後有之亦非以其能害物也孔疏及紬義云云皆未當不若集傳雪之始凝者爲霰不失毛公本旨也

閒關車之舝兮二句　閒關二句毛傳以爲興體閒關設舝也孌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鄭箋逝往也大夫疾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孌然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此直作賦體言孔疏則依文訓義不辨傳箋得失李氏黼平謂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經中季女碩女當卽是序中賢女而毛以季女爲興者意以褒姒避立申后竊在周之臣子不應舍申后而更求他人白華篇廢黜已久故傳遂傳詩人傷之此詩次在其前則是初黜時事爲大夫者豈反默無一言特諷刺之章不欲明斥序達經意亦以賢女君子爲辭而其實爲申后作也旣爲申后則不可以幼少之女言故以季女爲興言大夫之家尙設車舝以迎季女見王之當迎復申后也案從舜作刺幽王說則李氏此解爲長若朱傳改爲燕樂新昏之詞則毛鄭是非無可復辨矣又正義釋傳作閒關設舝貌今本也字遂誤也

景行行止　景行行止鄭箋以景行爲明行朱子以景行爲大道後世說經家多作景慕解孫奕示兒編云傳考經傳景訓大訓明並無訓慕者自明皇孝經序有景行先哲之語後人因之有景慕之說不知當以訓明行訓踐謂明踐先聖之道也陳氏啓源謂孝經敘疏亦訓景爲明但謂法則此明行哲士文義重複又須補出法則之道敘語未爲完善疏之釋敘必欲與詩義合耳不若孫氏隨文解之較明暢也案說文王篇景俱訓光光卽明字意惟廣雅有像也一訓像與做相近或可傳爲然古人采用經文多作歟後如友于治厥之類以此推之孝經敘正暗用行止意行止者則而行之故疏以爲法則此明行哲士也歟集傳因景行字與上句以高山爲對作明行則虛實不倫故易爲大道而行義亦未始不相通也

以慰我心　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慍我心云慍恚也孔疏云孫炎載毛傳作慰怨也又曰王肅述毛亦云新昏指褒姒大夫不見賢女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釋文引毛傳亦作慰怨也又曰本或作慰安者是馬融義稱古籍謂今傳云慰安也鄭箋云慰除我心之憂孔疏申毛則心安非異于傳肅言非傳旨合孔陸二家之言觀之可見馬融以前皆主慰怨鄭爲馬氏弟子故以師說申毛然孫王及釋文皆作慰怨是唐初猶安怨兩義竝行也自孔仲達等奉敕爲詩疏以毛鄭爲主不得不從鄭說而孫王之一解後儒莫開亦莫之信矣案慰之訓怨當是古人反用語如亂之爲治淑之爲汚徂之爲存之例馬季長故以安字易之鄭箋申之而其旨益明長者行則知者廢蒼自然之勢也是就舊說論亦宜作安訓爲是若從朱子作燕樂新昏言怨字云云爲營不可通矣

營營青蠅　營營毛訓往來貌樊藩也鄭箋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能變亂善惡也歐陽永叔則以營營爲蠅聲毛謂青蠅之爲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之當限之于藩籬之外也案釋文云如字引說文作營小聲也陸氏之意殆以說文小聲之訓爲釋詩也玫說文棥字注云棥藩也从爻从林引詩營營青蠅仍作營然則言部之營特謂小聲之字當作發非謂此詩營字亦當作營也許叔重自叙稱詩毛氏古文則毛本作營可見惟樊字作棥而于樊字訓爲騺不行也不引此詩則今本樊字當屬假借字耳

賓之初筵總論　賓之初筵小序以爲衛武公刺時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鄭孔以下多主毛氏以經意

考之其恐醉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顚覆厥德荒湛于酒也其反復以威儀爲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其言號呶勿言勿語猶抑詩言愼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童羖之語與抑詩彼童而角之喩亦相似故朱子獨從韓義斷爲衛武公悔過之作而主朱傳者謂此詩與酒誥相表裏蓋酒誥言德者八言威儀者一此詩則言德者一言威儀者五誠以酒之爲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之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于二者而已然則此詩其眞有得于武王康叔之家法也歟或疑衛武悔過不應升之于雅意必自儆而因以儆王故小序謂之刺時如此說則韓毛之訓義可互通當存之以備一解

有壬有林　壬毛傳訓大林訓君與爾雅義同紬義申之謂此言百禮無不周至有會射之大邦有主射之人君猶逸詩小大莫處御于公所之意有壬者舉大以該小有林卽君所也說可謂工于附會矣但詩中有燕有其有蕭有賓之類多是形容之辭不應此壬林獨主諸侯天子說故集傳壬字從毛訓大而林字則訓爲盛言禮之大盛也東原戴氏又訓林爲衆謂百禮旣至禮無不備而行之旣歟其善壬壬然盛大林林然衆多而不亂也引白虎通德論釋林之義云林衆也爲證說足與集傳相發較毛君字之訓爲備而明矣

各奏爾能　各奏爾能鄭箋主祭時詩故以奏能爲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毛主射言而此句無傳謂當指賓與室人于義亦通能字釋文讀如字云徐奴代反又奴來反紬義據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注亦云耐古能字謂據此是能字古作耐當奴代反又爲三台古字也記天官書魁下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貫能能字音奴來反文選潘正叔贈王元長詩濟治由賢能與材臺協是也說文能字云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其耐字云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雖耐能字別而能台俱从㠯得聲則能台同聲同是漢時來字猶不同今讀此詩釋文讀如字非也當讀徐仙民又如耐也案此詩以能字與下文又時爲韻顧肆詩本音諧則能當入怡韻奴代反不協也然能與耐古字通則具如紬義說講小學者不可不知也

賓載手仇二句　手毛傳訓取室人主人也言主人請射于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此以射禮言也鄭箋仇讀曰䠶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主人復酌加爵此則以祭禮言集傳從鄭詩考正亦曰毛說爲非謂此詩首章言射之飲酒次章言祭之飲酒傳因仇義訓匹故傳合于射耦而不知兩不相蒙也然箋讀仇爲䠶音以可韻考之亦不協仍當讀如字凡物兩相偶對者曰仇特牲饋食禮實二爵二觚四觶于篚皆兩兩相對故因呼之曰仇手如手劍手弓之手手仇謂執爵賓三獻是其事室人入又則佐食加爵也此解仇字于義亦通惟以鄭讀䠶爲不協此蓋以又讀本聲故可與仇韻詩本音又字讀肆則音與又時正爲韻又又古通宥王制王三又注以爲當作宥是也而宥有勸助之義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此又字當卽係佐食不必重言復也

酌彼康爵　酌彼康爵毛傳訓康爲安鄭箋訓康爲虛朱子集傳從毛而兼取或說讀康爲抗引明堂位崇坫康圭證之以爲卽坫上之爵稽古編非之云禮注謂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之于上是亢者猶言舉耳非圭之坫名也彼上有崇坫語故義可通若移以釋此詩則將云酌彼舉爵成何語乎案康之訓亢承上崇坫爲文則亢有高亢意陳以舉字代之亦未安惟謂非主名則當如其說觀東原詩考正从箋虛字之訓謂據禮之次此爵指無筭爵言無筭者無次第之數惟此時心所欲進不必以序也康空爵之稱字又作漮旣旅而二觶皆虛賓弟子兄弟子乃各舉觶于其長此爵謂觶也說較有據而于儀節亦合可補入注疏之中

竝受其福　竝受其福鄭箋云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正義謂若旣醉而出則賓與主人竝受其得禮之福鄭氏詩考正謂能飲而諸德之名著主能善燕而親德之聲揚所謂竝受其福也諸家釋竝字皆作相竝之竝惟詩考正謂竝之爲言普也徧也其指醉出之賓言與主人普受此福也古聲普竝相近非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立政以竝受此丕丕基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此獨着眼其字與蓋解微殊而竝作普訓則信而有徵說文普字以竝爲聲史記漢碑竝字音旁作竝亦以竝爲聲也大戴禮公冠篇竝大道而出不闕路竝天四海兩竝字皆普字之義是考正非臆撰也

式勿從謂六句　集傳以此爲告醉者罰醉者之辭羞羖無角之羊言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何氏楷謂不當言者勿與之言不當語者勿與之語醉者雖善號呶無人與之酬答亦將廢然而自止此以爲戒未醉者之辭兩義不同案羜小羊羖大羊鄭箋云羖羊之性牝牡皆有角旋翁謬羖爲一故以無角釋之而設爲必無之云云與史稱柔任夾輯黃龍一雙相似幾于戲謔故御纂詩義折中采何氏說謂式發語詞勿戒之也式勿從謂監史告不醉者也凡人見醉者多隨其意而謂之是使醉者益放肆而至于太怠故戒其勿如此也若從醉人之意而言之小則使出童大則使出羖罰之也說此而經旨乃瞭然矣

魚藻總論　魚藻小序云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朱子集傳定爲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今就經文觀之魚而在藻依蒲則鈞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加比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所以能豈樂飲酒通體無幾微愁嘆意故黃氏震亦以此詩爲與王在鎬間於物魚躍氣象同也但小序之言義有所受諸家之從其說者尙有可以並存若胡氏謂此爲美康王成先德以佐治詩實以爲東方諸侯美宣王之中興正義又以藻卽辟雍之藻而謂爲詠武王之祀學雖同作頌揚看而多指亂視學者將何所適從皆經障也

有頒其首　有頒其首毛傳頒大首貌正義引釋詁云墳大也謂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是頒卽墳也字又通賁書盤庚篇用宏茲賁孔傳宏賁皆大也彼處正義舉釋詁注樊光所引周禮其聲大而宏及詩有賁其首以證宏賁皆大之意樊亦後漢時人而引詩作賁是頒與墳賁非特音義之同而已矣說文頒字下云大頭也正用毛義而曰從頁分聲則頒之讀乃其本音墳賁字从頁頒訓分賦然訓分而讀布還切者自有攽字專之也典則借用頒耳徐氏鉉補從讀頒爲班而不從本音疏矣當從釋文作符云反者爲是

豈樂飲酒　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太平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于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此以八音之樂釋經中樂字而豈亦訓樂用說文豈還師振旅樂也之意是二樂字皆當讀岳矣釋文樂字音洛篇內惟八音之樂一樂字音岳餘並同孔疏述經云在于鎬京樂此八音之樂是又以經中豈字訓樂音洛樂字音岳集傳訓豈字同箋義而樂亦音洛則與釋文同毛詩紬義引白虎通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切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之食舉樂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據此知天下太平萬物得所然後可作樂飲酒今幽王有危亡之禍法宜徹樂而亦豈樂飲酒詩人所爲刺歟此亦讀樂如岳而義則主小序所謂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也

采菽芼羹辨　菽大豆也采菽毛傳云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鄭箋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正義釋傳曰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芼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又釋箋曰言三牲者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毛詩紬義辨之曰說文牛大牲也曲禮牛曰一元大武周禮掌客注太牢牛也東都賦太牢饗李善注引大戴禮牛曰太牢是太牢者牛之專稱也傳意以采菽之用本爲芼牛而設故曰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兼及羊豕者見羊之芼用苦豕之芼用薇與此不同耳箋因傳兼言羊豕故備舉三牲而下文繼以有牛俎云云亦以采菽爲芼牛之用也正義說于毛鄭之義皆誤會箋此于經旨無關而辨孔氏之誤剖纖析微錄之以見讀書之不可不細心也

觱沸檻泉　毛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朱子集傳本之梁氏益謂爾雅云檻泉正出公羊云直出直猶正也正出者湧出也自發源處湧而直上故曰正出也正義引爾雅釋水亦作檻泉不云字異釋文檻銜覽反徐音下斬反引爾雅亦作檻泉惟爾雅釋文經字作濫而音胡覽反仍是檻音是唐時爾雅檻濫二本竝行故陸氏兩載之然音之从檻則無二也廣韻濫泉濫字作胡黯切與檻同在上聲而氾濫之濫則盧瞰切在去聲一字而音義迥別說文引此詩字亦作濫而無正出湧出之訓故徐從去聲讀之若玉篇濫作灆云涌泉則當從檻音而乃音盧瞰切失其本旨矣

言采其芹　芹鄭箋云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以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尙潔也周禮芹菹鴈醢紬義云說文芹楚葵也从艸斤聲徐音巨巾切又有菦字云菜類蒿从艸近聲周禮有菦菹天官醢人職芹菹兎醢徐仙民音謹是周禮本有作菦讀者釋草楚葵郭璞注云今水中芹菜邢疏引本草別本注云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菹及生菜玉篇菦云蘺蒿也然則菦是荻芹故許叔重以爲菜類蒿此箋引周禮作芹未知箋意何指也按芹字與菦雖同見說文而菦蒿陸草芹水草也箋既明言水中之芹則自是主芹說

邪幅在下　毛傳邪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鄭箋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疏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也戴東原詩考正謂春秋傳衮冕黻珽帶裳幅舄幅卽詩之邪幅蓋與孔疏服尊卑各有等差故曰昭其度也內則偪屨著綦釋文云偪本又作幅蓋幅古與偪通鄭注內則云偪行縢是偪與行縢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縢也不以爲一物者行縢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偪詩以邪幅配赤芾則諸侯之盛服其制漢時已亡故姑就行縢言之耳案古者坐席就飲跣以爲歡失之亦爲不敬傳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襪而登席衛侯怒將斬之怒其不去襪也解襪就席必露見此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偪制此詩殆亦與諸侯燕飲所獻故以跣襪登席美其愼于威儀歟

平平左右二句　毛傳平平辯治也黃氏佐曰辯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言其威儀如此也左右集傳以爲諸侯之臣率循也言樂只君子宜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諸家多同此說然左右果屬諸侯之臣則其人何足異卽率從而來亦何足異故何氏楷獨作預期之辭解御纂詩義折中以左右爲附近之國平平左右者謂諸侯既自治其國又當辯治其連屬之國將來朝之時常率左右之國使相率以偕來也此采何氏預期之意而以平平左右爲辯治其連屬之國實望之厚恩禮之勤均可于言外見之矣

紼纚維之　毛傳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鄭箋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正義傳訓紼爲繂繂是大繩緌訓爲綏緌又爲繫謂舟之止息以繩繫而維持之箋謂舟人以紼繫緌舟而制行之喩人亦待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喩接孔以制行爲非言舟止甚得傳箋之意至訓緌爲繫緌恐未妥蓋傳第以緌釋纚而未有係之之文箋則明言以紼係其緌是緌亦繩索之名矣紬義云韓詩訓纚爲筰說文筊字云竹索也筰字云筊也玉篇又別出笮字云索也梁簡文樂府云芙蓉作船絲作笮卽筰也以韓詩訓纚爲筰例之則緌不爲繫明矣又說文緌字云系冠纓也在冠爲系冠之繩在舟則爲系舟之纚卽今纜是也箋蓋言舟人以大組繫纜其舟上之纜在岸上牽制以行不至泛泛而無所定耳此說得之

天子葵之　葵毛氏訓揆集傳云揆猶度也言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揆之輔氏廣中之曰言天子能揆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也王氏志長曰采菽詩車馬袞黼祿申重亦既優渥矣至于末章以天子葵之一語寓予奪隆殺之義此謂于親厚之中而寓制防意也　御纂詩義折中葵與揆通言汎汎楊舟以紼纚維之使不行以興諸侯將去而天子處以端揆之任使不去也　書曰使宅百揆是也此不用舊說然葵作端揆君臣交泰氣象益見而揆度之義亦包舉其中詩無達詁此之謂也

騂騂角弓二句　騂騂毛傳云調和也角弓無訓正義謂弓人合六材以成弓角居六材之一不得以之名弓蓋別有角弓如北狄所用此意擬之辭也或據說文弲字云角弓也謂弲本爲弓之別名而許以角弓訓之益弓之用角爲多傳言調和謂用角調和正釋詩中騂字騂說文作觲云用角低仰便也从羊从牛从角引此詩觲觲角弓低抑便正與調和義合而用角二字尤妙與傳意申成然則正義以爲別有角弓其說非也翩反貌毛傳不繼善檠巧用則翩然而反正義以檠卽秦風竹閉繼卽緄縢亦不合小戎傳閉紲緄繩縢約也是繼乃竹閉緄乃繩縢謂以繩約此紲也紲周禮注訓紲云弓檠也弛則縛于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如鄭說則檠卽紲孔氏誤矣至集傳以角弓爲以角飾弓案爾雅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注云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以爲名是弓飾以三者爲之角者弓之體非飾也

人之無良一章　人之無良二句毛傳無訓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王氏安石云民患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直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各相怨于一方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于已斯亡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集傳以一方爲相怨者各據其一方受爵二句謂不讓以取爵位而已不使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三說語小異而皆就兄弟說惟朱氏公遷以已斯亡爲亡而後已與諸家作自已者不同要于義亦有未暢　御纂詩義折中云上之兄弟皆有爵者也胥遠而各居一方則民之無良者依附而分黨在兄一方者怨弟在弟一方者怨兄蓋搆之使爭爵也爭而不讓則兩敗俱傷至于兄弟之爵皆已而相怨者亦去矣勢蓋而交疏小人之恒態也此就他人言而以亡爲無良者亡去抉經之心得未曾有矣

老馬反爲駒二句　老馬反爲駒二句毛傳云已老矣而孩童慢之鄭箋孔傳訓義同皆取侮老之意言王侮慢老人不念後日年老人亦將侮已也然于反爲駒三字語氣終覺不順朱子集傳故改爲小人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稽古編引杜少陵詩老馬爲駒信不虛謂是自嘲其健時雖年老如少壯時蓋亦有不量力之意爲朱子之解其因杜引伸之歎案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蘇子由已有是言朱傳初非引伸夫杜詩也

如食宜饇　如食宜饇毛傳云饇飽也鄭箋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此皆作賦體言也朱子集傳則與上二句皆作比體云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是以爲不知足之喻也毛詩紬義云幽王不親九族骨肉相怨縱能殽族食燕之禮不依法度族中老人亦有不得飽者故傳之意以爲此等老人如有食卽宜飫如有酌卽孔取蓋極言老人之性情非謂王賜之食王飲之酒也案此沿毛氏慢老之意而言以文法衡之當以集傳爲順饇釋文讀於據反說文食部無饇字勹部餇字云飽也从勹殷聲祭祀曰厭餇徐音已又切又乙庶切卽此饇字故食部不更收今世監本饇字作食旁夭則俗而非古矣

毋教猱升木　猱毛傳以爲猨屬陸疏云獼猴也說文作夒云貪獸也一曰母猴廣雅猱狙獼猴也史記索隱

漢書注引之皆與陸氏同禮樂記注亦釋優爲獼猴猨猴二獸形狀相類故毛以爲猨屬正義申傳云猱乃猨之屬非卽猨也郭璞爾雅注謂猱亦獼猴之類又云猱似獼猴而黃則于猴亦屬別種顏師古云猱乃高反今之所謂戎皮可爲鞍褥者戎音柔聲之轉耳案猱色黃赤故名金線絨顏語正與郭注合埤雅因其說遂以猱猱爲一獸而與猴各釋其實猨與猴皆同類金線絨又特其種之小異者耳當以陸疏爲正猱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者也如小人骨肉之恩本薄而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教猱升木也故以毋之者戒之也

雨雪瀌瀌二句　瀌瀌毛無訓下章云浮浮猶瀌瀌也則此句自當有傳或以釋文瀌雪盛貌三字爲毛公傳文理或然也晛　謂日氣鄭箋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也或疑箋說無據毛詩紬義云張平子四愁詩序謂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氛爲小人是周末以來詩義如此箋以雪消比小人之誅滅非無本也此說得之又曰曰字爲韓嬰劉向俱作聿聿遂也言雪見日氣而遂消也箋作曰消云雪今消釋則未消之詞以日將出之氣不能消甚盛之雪也二義微異此則未的案說文欥字云詮詞也字或作聿或作遹或作曰是古曰聿字通故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大雅曰嬪于京爾雅釋親注引之亦作聿周頌曰求厥章墨子尙賢篇引之亦作聿則聿之與曰本欥之假借字非有二義也

莫肯下遺二句　莫肯下遺二句毛氏無傳釋文云遺王肅讀如字婁力住反數也正義本此謂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也按荀子作屨說文原本無屨字惟新附有之徐鼎臣以爲後人所加此婁卽屨也說文之初延綺屨舞僊僊毛訓屨爲數故王子雍用之朱子集傳亦主此義惟莫肯下遺從張子指王說謂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於上文文氣較爲貫注非疏說所能及或據邶風政事一埤遺我傳云遺加也謂此遺字亦當訓加言王莫肯下加以啓教故小人數爲驕慢于義亦通至鄭箋訓婁爲斂雖爾雅釋詁亦有此解然謂爲式居斂驕則不辭不可從也

如蠻如髦二句　毛傳蠻南蠻髦夷髦也箋云髦西夷別名正義以爲卽牧誓之髳如蠻如髦朱子集傳云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蓋以小人無良王既莫肯下遺而使之肆其驕慢勢必行若蠻髦我用是大憂之也

按此詩之作刺幽王不親九族而信讒佞耳而以如蠻如髦爲之隱憂似乎持論之過激者然不數年而驪山禍作豐鎬之地戎狄縱橫乎王避亂東遷故都棄爲秦有自幽王十一年庚午下逮漢高帝元年乙未入關中閒淪爲夷狄者五百六十餘年先儒謂詩人之言蓋早有以知其禍變之所極淵乎其不謬矣

上帝甚蹈　上帝喩幽王也蹈毛傳訓動鄭箋讀曰悼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此蓋用王肅孫毓之說以通毛鄭之不同其實非毛旨也紬義云鼓鐘篇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謂古者从由之字亦作舀如左旋右抽說文引作搯是由舀一聲也檜羔裘篇中心是悼傳云悼動也箋以傳訓悼爲動而妯與蹈皆訓動是毛讀蹈爲傷悼之悼故釋之曰蹈讀曰悼也此說得之蓋毛之意是謂王之所爲甚可悲慟無自暱近以取戾耳動當卽慟字之省朱子集傳則從國策上帝甚神之文言其威靈可畏使我朝而事之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于我如齊威朝周而反爲辱也說與傳箋異持義尤高但蹈之與神古不聞相通恐國策係淺詩非此章正旨也

居以凶矜　毛傳訓危鄭箋云言王必罪我居我于凶危之地也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皆解居爲幽王所以自居謂與式居婁驕之居同引書惟厥攸居證之以爲古人論治亂每言夫居見君心之所關甚重朱子集傳訓居猶徒然訓矜爲憐凶矜謂遭禍而可憐也唐氏汝諤則謂凶矜卽上予極予邁之意蓋貪縱無極則雖彊責望無已則難塞故禍亂在所不免數說各依文訓義而凶矜字皆未明其何指　御纂詩義折中觀褒姒爲后之後尙欲伐申以殺宜臼舉烽以戲諸侯是不至于亡周不止也然則予何以謀之哉褒姒不可附亦不能去也宜臼不可害亦不能救也徒然覩褒姒之逆凶憫宜臼之可矜而已觀此則凶矜字殆實兼非但憂危之辭也

彼都人士以下都人士之什　彼都人士鄭箋孔疏皆以士爲庶民嚴氏詩緝辨其誤謂士與女對是貴賤之通稱說經家多從之陳氏啓源則以此詩之士當王貴者言謂民望之目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笠緇撮實爲賤服然郊特牲言蜡祭諸侯使者草笠而至貢于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是未敝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笠緇撮一則因事而服之一則初冠而服之雖非貴者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指爲庶民乎竊此詩三章皆士女對言而稱女之文曰彼君子女曰謂之尹姑皆是貴家大族之義不應士之爲士獨以庶民當之鄭箋疏云云殆爲

序中民德民字所誤陳氏說是也

行歸于周　周毛傳云忠信也行歸于周鄭箋以爲所行要于忠信是行作行誼之行也集傳以周爲鎬京行歸于周謂行而歸于鎬京兩說不同案行而歸于鎬京與下萬民所望文義不接且西都人物儀容之美亦既往矣卽行而歸于鎬京亦屬升虛邑耳詩人何必爲此行耶上文容不改有常也言有章成文也有常而成文均非忠信者不能則周字當從毛鄭作忠信訓于義爲長也且春秋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語以賢子囊之忠子囊楚令尹正民之所望意與傳箋合是忠信爲周古訓殆未可易歟

綢直如髮　綢直如髮毛傳云密直如髮也鄭箋謂其性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說本明白顯易後儒貪從髮字生義如集傳以爲言髮之美旣于如字難通嚴氏用解頤新語謂此女之髻密而且直如其本髮不用假髢以爲高髻亦覺迂遡稽古編云此詩除首章而外皆士女對言若從毛義則二三章皆言性行四五章皆言容飾從鄭說則綢直訓其性行尹姞稱其氏族卷髮美其容儀三章之意各有指末章又承帶髮之意而詠嘆之不與上章一例據此則綢直如髮當從舊說爲安矣惟正義述毛謂傳變綢言密則以綢爲密也綢者綢緻之意故爲密此語尙欠分曉說文綢字云繆也繆字云枲之十絜也一曰綢繆是綢字但有綢繆之訓其周字下乃云密也此傳蓋讀綢爲周故云密直周綢聲近相假耳釋文仍以綢字音之亦誤

謂之尹吉　謂之尹吉毛訓尹爲正吉字無傳孔氏申之以爲正直而潔善蓋以性行言也鄭以謂之二字是指成事而言故易傳讀吉爲姞云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人見都人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正義引詩韓姞及左傳姬姞偶爲姞氏之證而于尹氏不詳其所自始或據晉語文王訪于辛尹韋昭注辛甲尹佚皆周太史疑尹氏爲史佚之後然氏也非姓也兩家女子一稱其姓一稱其氏文義不倫稽古編謂古者以姓稱婦人必有所繫以別之或繫姓于謚莊姜定姒之類是也或繫姓于國韓姞秦姬之類是也或繫姓于字孟姜季姬之類是也或繫姓于氏則有舉其父母家之謚者孤姬孔姞之類是也有舉其夫家之氏者夏姬繆祁之類是也意周之盛時必有姞姓之女嫁于尹氏而以賢著聞者當時舉婦人之賢輒曰尹姞故詩言謂之明是本有其人之詞案此說雖想當然而亦有理或據竹書紀年幽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謂節南山之尹氏卽十月之交之皇父然毛傳以皇父爲褒姒親黨則是姒姓如鄭作厲王后親黨則是姜姓鄭樵通志以尹爲少昊後則又巳姓矣數說不同未詳孰是

垂帶而厲　垂帶而厲毛傳以厲爲帶之垂者鄭箋訓而爲如鞶厲謂如如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云毛以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毛詩紬義云凡書言帶俱指下垂者言非謂束腰者故玉藻云肆束及帶言約結之餘齊于帶也爾雅由帶以上爲厲言水深及于帶之垂處也說文云帶象佩巾之形亦指言其下垂者傳以帶旣是下垂之名而經復言垂帶則是帶末有物垂之同于厲矣箋達傳意故以鞶垂下名裂者釋之言帶末所垂之飾如鞶之有裂鄭以毛讀厲爲裂也按古字而如雖異厲裂同聲鄭箋不異于毛傳誠如紬義說矣惟所引爾雅之文則非是爾雅明云由帶以上爲厲則厲之深過于帶若以爲及帶之垂處則不得云由帶以上矣爾雅厲字義當別訓不得援彼而證此也

終朝采綠　采綠之綠卽衞風淇澳之綠爾雅所謂王芻者郭注云今呼鴨脚莎字一作菉楚辭資菉葹以盈室王逸注引詩終朝采菉是也與竹各爲一草陸璣疏混而一之孔氏已辨其誤嚴粲詩緝引陸疏以釋采綠謂疏云綠草也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奧旁生如草其草澀礪可以洗擦笏及盤枕利于刀錯俗呼爲木賊彼土人謂之綠竹案今草木疏無自如草至木賊二十三字其所引與正義所引陸疏絕不相類且旣云草也又以如草釋之疏家亦無此文法況木賊入藥屬草部非木工多用之而有節無葉絕不與竹同惟竹中有節箬皮上有文可爲錯及礪甲之具見竹譜與異物志而亦不名綠也嚴氏粲云不知其所據何本

終朝采藍　采藍之藍鄭箋云染草也孔疏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于藍月令仲夏毋刈藍以染是可以染之草也稽古編藍之種有五菘藍堪染青蓼藍堪染碧惟馬藍可作澱三者華實相同而葉稍異菘藍葉如白菘馬藍葉如苦蕒蓼藍葉可三刈故月令仲夏有禁馬藍見爾雅郭氏謂之大葉冬藍小雅采藍不知何藍也又有吳藍木藍與諸藍不同而皆堪作澱案箋染草也下復引地官以藍蒨象斗爲染草之屬蓋又推廣言之謂藍之可染猶蒨與象斗之可染耳蒨與茜同卽茅蒐也象斗櫟實也非以二者爲藍之屬也諸藍之名惟馬藍見于爾雅其用爲多經所言當是此物菘藍卽芥藍東坡雨後行菜詩所云芥藍如菌蕈脆美牙頰響者也俗名擘藍授時通考謂其染色最佳然今惟用以作蔬用于染者殆鮮矣馬藍一名箴子

慮賦高燥則生歲析歲指馬齒也與炎衆名同而實異史記索隱引爲一草誤矣

五日爲期二句　詹毛傳訓至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謂婦人五日一御孔疏申之以爲舉近以見遠五日爲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猶以爲恨況日月長遠乎鄭以五日一御是諸侯之制庶人無此禮故改爲五月之日六月之日言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也朱子集傳又以五日爲期爲去時之約詹云與瞻同六日不瞻謂過時而不見也三說不同後儒多祖毛義平心論之遠行而約以五日集傳之說誠有未安而从毛氏以次章爲追憶別時情事于不詹二字語氣終覺不順似鄭箋五月之日六月之日其說爲長要其爲踰期怨之情則一而已矣

言綸之繩　鄭箋云綸釣繳也又云其往釣歟我當從之爲之繩繳正義釋言云繩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于矢而射謂之射繳則釣繳者謂繫繩于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繩謂之繩縒也綸義辨之曰說文綸云青絲綬也徐音古還切緍云釣魚繁也从糸昏聲云生絲縷也是綸與緍別字而爾雅釋言緍綸也則二字通矣鄭因以綸爲緍而以釣繳釋之又說文繩索也凡釣用絲不用繩經言繩箋言爲之繩繳則非繩索之繩也禮記深衣云繩取其直玉篇云繩直也此繩當訓直言君子如釣我當爲之直伸其緊索此說以綸字與上句弓字對以繩字與上句韔字對於義亦精然朱子集傳謂理絲爲綸則綸與韔對不以爲實字矣正義與之作繩之說或未可厚非歟

芃芃黍苗總論　黍苗詩序以爲刺幽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是陳古以諷今之意也朱子集傳訓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徒役南行而行者所作則直頌美宣王之詩以全篇觀之首章言召公能勞其役二章三章言行役者感激勸勉必待事既成而後歸四章歸功于召公末章則美其成功之大具有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氣象並無毫髮譏刺之情故元明以來諸儒皆主集傳毛詩紬義據紀年幽王十年王師伐申謂此詩必爲是役師旅困苦還歸無則詩人不欲顯譏託召伯以微諷之序所言卿士即皇父也若曰召伯爲卿士則爲謝平其水土皇父爲卿士則爲謝謀其國都刺皇父正所以刺幽王也案如舊說則紬義此解確有可從但國語韋昭注云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則不作刺詩亦不始于朱子矣

蓋云歸哉　蓋鄭箋訓皆謂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正義申之曰蓋者疑詞亦發端語此詩指事而述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麻陳四事故爲皆也此釋箋用皆字之意而蓋之何以爲皆疏亦未及紬義以盍字古去入兩讀禮檀弓子蓋言子之志于君乎注音盍釋文亦作戶獵反云何不也是蓋與盍通說文合字云合口也皆字云俱詞也合口俱詞其義則一故曰猶皆也又盍古太切皆古諧切古者四聲未分音同則義亦得通也案此說曲爲比附可謂能通說詩之窮但蓋之訓皆究屬詞費不若從盍字讀于義易曉而于何氏楷功既成庶可言歸之說亦可包舉之矣

原隰既平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平者土治也正義謂五土有十等原隰最利于人此說本爾雅爾雅十土其可食者三謂隰也平也原也陸也阜也陵也阿也七者非沮洳萊沛即險峭墝埆非樹藝之地也原也阪也隰也三者高下不同皆可種而食稽古編謂原隰之名雅凡再見而可食不可食異焉公羊何休注云原宜粟隰宜麥此可食者也孔氏謂原隰最利于人當指此土然原隰之詠詩中最多有單言原者有單言隰者有兼言原隰者以爾雅可食不可食之例推之如曾孫之所田公劉之所度與此召伯之所平其可食固無疑若小宛之中原有菽可采緜之周原堇荼如飴邶唐秦三風小雅二詩各著隰之所産榆栗杻楊駁皆材木也桑可飼蠶大苦荷柳可入藥櫟栗有實可啗亦藝植也而載芟之隰畛則千耦緊而耘耔此諸原隰皆土之可食者也至于棠棣之原鵻鳥所集六月之原戎馬所馳吉日之原射獵所向必非藝植之地隰則在泮宮中必潴水鄭之荷華游龍水草也邠之羊桃萇草也而隰生焉則亦沮洳之濕陸而已案陳氏此辨非詩正言因同一原隰而爾雅有可食不可食之分故撮舉詩中言原隰者以證之其實榆杻楊駁之所產大苦枸杞之所生地非必定皆可食而戎馬之所馳禽鳥之所集亦非必定不可食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隰桑總論　序隰桑刺幽王也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鄭箋隰中之桑枝葉茂盛可以庇廕人與賢人君子不得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朱子以此詩意大槪與菁菁者莪相類故改爲喜見君子之詩而于末章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謂即楚詞思公子兮未敢言之意輔氏廣亦謂上章既言德音孔膠故末章遂言誠愛惟其德音之感人者膠固而不忘故其誠愛之深發之遲存之久而至于如此也此外諸家若僞端木詩傳以爲燕賢之詩胡氏文英以爲念賢友之詩賈以爲士大夫喜見賢公卿之詩詞雖小異而不以爲刺則一也是亦可見集傳之常從矣

隰桑有阿有難　集傳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此本毛傳阿然美貌難然盛貌爲訓也鄭箋云

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正義釋傳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貌釋箋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曰枝條長美紬義謂傳不言阿爲阿那亦不言枝葉條垂孔自誤會傳意耳傳言阿然美貌統指桑身以經上三章首句俱言有阿然後言葉也箋言長美正申傳意言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亦與傳利人之旨不殊未可強爲區別此駁孔疏之誤頗爲詳明然以喜見君子之義觀之蓋以隰桑枝葉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耳徒就桑字條分縷析無當已

遐不謂矣　遐集傳訓何宗禮表記鄭注也表記引此詩遐作瑕鄭彼注云瑕之言胡也胡何瑕三字皆一聲之轉義得相通故朱子易胡爲何也謂呂東萊讀詩記以爲欲進忠告于君子此則用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云武欲子產之見規誨之意稽古編玩詩語及鄭箋並無規誨義惟箋末引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二語疏中其意謂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心不能忘其義畧同故引以爲驗杜見規誨字與謂相近故以規誨立說不知鄭本訓謂爲勤勤與勞同義論語言愛之則必勞來之詩言愛之則必思勤之故引以證不謂非謂不忘也杜誤以誨爲謂孔又誤以爲喩不忘皆未得箋意案謂之訓勤見爾雅釋詁人有所愛則必勞來之見孔安國論語注說雖非臆造而以爲鄭意爲必如此恐亦未可信也

滮池北流　毛傳滮流貌鄭箋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意于作申后滮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閒水北流正義云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污下引豐以灌漑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本北流浸灌既訖決而入豐亦爲北流案毛傳不釋池字箋雖言池水之澤未言汙下下云豐鎬之閒水北流者蓋統指諸水言耳惟水經云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于鎬又引毛詩云滮流貌也而世傳以爲水名是酈氏之意亦以滮池爲後人所附會矣況鎬池之名見史記始皇本紀而酈不引之以證此詩則滮池之非池名尤可想見或據說文滮字下云水流貌从水彪省聲引此詩池作沱謂凡水決出別流者爲沱而上林賦注有滮水出杜林亦名沱水自南山黃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水經亦云渭水又東與沈水枝津合枝津即決出別流者也漢書音義謂之高都水云前漢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沼引它水入長安城疑沈水即此經之池水說于情事亦近然謂爲毛鄭本意則非也

卬烘于煁　卬毛傳云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于烓竈用炤事物而已正義以箋爲申傳合而述之李氏黼平謂其誤以傳先釋卬烘句次釋上句傳之意謂人取桑薪宜燎于饎爨以養人喻王娶申后亦主中饋以母養天下今反廢黜之也箋以桑薪不用于爨饎之爨而用以燎烓竈喻申后失所易傳非申傳也此駁未的案說文煁烓也从火甚聲烓云行竈也从火圭聲讀若冋爾雅釋言煁烓也郭璞注今之三隅竈說文行竈言其用也爾雅三隅狀其形也然則烓之爲竈非飲食烹炙之具殆若今之火爐朱傳謂爲無釜之竈是也傳文簡質宜以養人之下不復贅詞鄭箋云云正妙會傳意李乃詆孔說爲誤亦抑未之熟思也歟

緜蠻總論　緜蠻小序云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箋幽王之時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刺之朱子以詩未見刺亂意改爲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然託爲鳥言必如鴟鴞篇微士捋荼予尾予羽皆鳥之事乃可曰鳥自謂耳若此詩曰教誨曰車載豈鳥所望于人者哉郝氏仲輿以不成文義詆之似非苛論第此外諸儒又各以意爲說訖無定解如申培詩說是大夫失位遂適他國主人憐之而作王符潛夫論則云行人病而賦緜蠻胡氏文英則以爲厲王暴虐文人散佚宣王卽位命輶使招之之所賦何氏楷則又以爲諸侯貢士之詩就諸說衡之何氏于情事較近蓋如其言則飲食教誨見乎曰恩發之隆後車載之見入貢時禮意之厚詩中字乃不爲虛設也

緜蠻黃鳥　緜蠻毛傳以爲小鳥貌韓詩薛君章句以爲文貌語雖小異而不以爲聲則同朱子集傳與大學章句皆訓爲鳥聲說本于劉執中何氏楷申之曰以其聲之微細相連不絕如緜而鳥語不可與人解又似于蠻故曰緜蠻可謂工于附會矣然黃鳥卽倉庚一名鵹雀又名鶬黃者也其見于詩曰睍睆曰熠燿其色也曰交交指其形也其以聲者惟出車葛覃兩篇俱曰喈喈耳若七月篇有鳴倉庚不言如何其鳴也凱風曰載好其音不言如何其好也意喈喈而外無可擬似此詩之緜蠻恐毛薛小貌文貌云云有未可盡廢者歟

止于邱阿三句　毛傳邱阿曲阿也鳥止于阿人止于仁正義辨邱阿爲一物又引卷阿云有卷者阿證阿爲邱之曲中毛詩紬義謂彼是大陵曰阿乃阿之卷然者此則邱之曲而阿者義不相蒙也又毛惟釋此二句道之云遠以下皆無傳正義以箋所云士爲末介從大夫而行釋之紬義謂序云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宜飲食教載之傳之意當謂鳥則止託于山阿人則止託于仁人今仁人在遠不得依託我心之勞當可賤

如何也案主傳箋舊說此解近之而于下文飲食教誨頗難以直接若從何氏以黃鳥喻士則邱阿是喻其隱處之高道之云遠我勞如何是述其企慕之誠如蒹葭詩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之意則下文可不煩斡旋而義自貫矣

命彼後車　後車鄭箋云倅車也正義據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謂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事同名言倅車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紬義以疏說爲誤謂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言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所言諸車皆兵車萃即倅也是兵車副車乃專稱爲倅古者狩行旅從黍苗我師我旅箋云召伯營謝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此箋言卿大夫出聘則後車正是戎車之副故鄭以倅車釋之據此則正義說誠爲小誤然序言大臣遺忘微賤未嘗有出聘明文鄭氏云云不過因後車二字而意擬之耳于經文命字謂之字究無說以通之也

有兎斯首　有兎斯首毛氏無傳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正義申之曰斯爲兎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謂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變爲斯者齊魯之閒鮮斯聲相近故變作斯耳紬義駁之曰箋如果以斯爲鮮必曰斯當爲鮮鮮白也今先曰斯白也乃云俗語斯白之斯作鮮是謂世俗之語如此非謂經字當作鮮也又云齊魯之閒聲近斯謂以斯爲正齊魯之閒語猶如此也正義謂斯當作鮮誤矣案爾雅釋詁云鮮善也釋文云鮮本作𩵦沈旋以爲古斯字是鮮斯二字本通說文𩵦字从雨鮮聲讀若斯是鮮之讀斯乃其正音左傳于思于思服虔注云頭白貌斯與思聲同故得訓爲白釋文乃云斯毛如字鄭作鮮音仙殆亦未悟古音斯鮮同一聲歟

漸漸之石總論　漸漸之石序言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正義謂毛以首章上四句爲征戎狄下二句爲征荊舒鄭以首章上二句喻戎狄不可伐下四句爲征荊舒紬義云鄭箋具在誠如孔說毛初無此義孔之意不過以傳漸漸山石高峻六字在首章上四句下而王肅孫毓皆謂征戎孔因據爲毛說耳毛作傳時本不連經山石高峻自釋首句後人以傳文散附經中遂誤置第四句下使傳意果統釋征戎第三章涉波月離畢又何以不統釋乎且首二章有山有川山石高峻非可以釋川也總之毛釋首二句餘無傳可同于鄭而斷不可以孫王二家之說爲毛說也此辨甚是又此

詩及苕之華何草不黃序皆以四夷交侵言此事之不見于史賴經文補其闕者集傳一切埽而空之而夷狄縱橫之禍後世遂以無所考矣

山川悠遠二句　集傳經歷險遠指山川悠遠言不堪勞苦指維其勞矣言劉氏辨曰山窮者川斷之川謂者山間之直重相閒遠不可極故曰勞也鄭康成舊說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也正義云廣闊勞勞之字當從遼遼之遼而作勞字者古字少多假借又口之詠歎不事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義自得通故不云遼也惠定字謂左傳隸臣僚服虔注曰僚勞也共勞事也又勞勞之語見孔氏聘辭遼與僚皆從寮聲知古字通也案此說固爲有據但以本詩證之既曰山川悠遠悠遠即遼也而勞字又作遼訓于義爲複不若從集傳之得也

有豕白蹢二句　有豕白蹢二句毛傳云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蓋以爲將久雨之兆橫渠張子謂豕性負塗雖有白蹢而不見因从雨多潦濯其塗而見白是雨久未止也乃月離于畢雨微又見是若雨之甚也嚴氏詩緝推論甚明是張之意本不同于毛矣朱子集傳既從毛以豕月爲將雨之驗而復引張子說以總釋之似欠分曉又蹢集傳訓蹄鄭箋云四蹄皆白曰駭釋文云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豥古哀反今說文豕部無豥字惟豕字注云豕走也从幺从豕省徐音通貫切玉篇豕豕走扰也紬義謂以鄭箋離其緒牧參之豕走之訓說文豕字即爾雅之豥案駭與豥字異義同或緣聲近而誤若豕字說文玉篇皆訓爲豕走與白蹢之義無涉未可云豕即豥字也

月離于畢　畢星名見大東篇離月所宿也大全載朱子之言曰畢是漉魚的叉網漉魚則其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火類畢故月入之即雨稽古編以此爲決非晦翁語記者之妄耳謂畢之爲器有二見小雅月令國語諸書而毛氏以爲所以掩兎者此田獵之畢也見特牲饋食禮而鄭氏以爲載鼎實者此祭器之畢也竝不云用以取魚且叉網之名甚不典其似畢亦不見書史朱子居閩豈言其土俗乎宋閩粵捕魚之器何可釋古經其誤一也畢星好雨自是陰陽之氣相爲感召洪範鄭注雨木也爲金妃畢乃西官之宿從其所好理或有然乃謂叉網水下淋漓若雨故天星象之豈謂未有人網天上無畢宿乎其誤二也先王制器尚象仰觀俯察畢本象星以爲形亦因星而得名孫毓之詩評郭璞之爾雅注其說皆然不可易也今反謂畢星名義取諸魚網其誤三也案此駁義亦未盡先王制器尚象因

已案經緯諸星非本自有名亦天官家以意爲之名耳畢本掩兎器之稱因畢八星前兩叉歧出有似于掩兎之畢故以畢名之非畢因星而得名也惟叉網水下淋漓若雨而天星象之其說爲可疑耳稽古編三誤未免深文

苕之華　苕毛傳以爲陵苕朱子集傳因之又引本草以爲即今之紫葳蔓生附于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陵霄案陵苕之名見爾雅紫葳之名見神農本經郭璞因本草紫葳一名陵苕故援以入爾雅注毛傳以苕華爲陵苕名與相合故孔疏又援爾雅以釋詩三書所云當爲一草無疑然未嘗以之爲凌霄也自蜀慶中蘇恭修唐本草始謂紫葳即凌霄朱子因本之爲訓稽古編合諸家之說驗之謂有不類者三焉孔疏引爾雅及鄭箋陸疏之說謂苕華有黃紫白紫今凌霄花而亦皆黃無紫白色者不類一也陸疏言陵苕可染皂沐髮即黑本草所言亦同今凌霄花葉俱無染皂之用不類二也陸氏言苕華好生下濕本草亦言生濕水中故陳風旨苕有于邛邱陸疏則別釋之爲苕饒今凌霄偏生干燥土不類三也二物色性皆殊明是別草矣此說苕華形狀皆據本草鼠尾之訓而言然說文以苕之黃花爲䕲廣雅又以紫蔵爲薳參古今稱謂隨時而殊殆有難以一說定之者矣

三星在罶　三星心星也罶笱也三星在罶集傳以爲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喻饑饉之餘百物之凋耗也黃氏追乃謂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將沒而望于笱中豈能久乎此說非是明堂者心之別名猶房爲天駟營室爲天廟皆取象於人事以爲之名耳是心即明堂也而曰出在明堂不幾分心與明堂爲二乎且天星附日而動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晝夜一周其行疾速留之爲器甚微而小不能久留星光先儒故以不久釋之非以將沒時爲不久也此等義例當以集傳爲正

何草不元　何草不元毛公無傳鄭箋云元赤黑色草芬蔑者將生必元蓋謂明年之春猶未歸也劉氏執中以元爲黑腐之色與鄭義異朱子集傳從鄭氏以赤黑色釋元字而復釋之曰黃而又元則似兼取劉說稽古編云元與緇不同周禮鍾氏注以爲緅緇之間是也燕名元鳥正以其羽色更以建寅之月爲正故尚元亦取草木芽蘖之色以草元爲初春鄭說信而有徵矣案元之本義以箋爲長然劉氏之訓衛之于過時而不得歸之旨初不相戾朱子故兩存之歟或曰元黃皆病貌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詩蓋以草病與人之勞瘁耳此以元黃字與卷耳詩我馬元黃同義似于詩旨尤切可補入注疏也

何人不矜　何人不矜箋云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矜字與鰥通故以無妻釋之字又通據後漢和帝紀朕寤寐恫矜李賢注引書恫矜乃身經義述聞謂鰥爾雅訓病書恫瘝某氏傳亦訓病上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皆病名此矜字亦當訓病劬勞于野故言病也案矜作病訓義得旁通但以白虎通古者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之文觀之箋說尤深長有味夫先王之用兵也上承天道下體人情今征役踰時至于無人不矜嗚呼其斯爲周之末造歟

詩經集解卷五終

（修文書館精製鉛版）

詩經集解卷六

崇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掌明氏重校

大雅　熊氏禾曰案小雅集傳以正大雅爲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緜三篇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皇矣追述太王王季之德業而大明緜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功累德之由朱子疑爲郊祀後受釐陳戒之詩旱麓有玉瓚亨祀勞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太妊太姒太姜之德言文王在宮御家之事爲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豈弟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棫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歌詠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爲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二篇爲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弦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總論　以下文王之什　小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春秋宣十五年左傳引陳錫哉周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即作字之義序依經爲說也經內言命者凡八箋言受天命而王天下於昭于天言天故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亦依經爲說未嘗及得瑞也正義乃廣引緯候亦從丹書之說以釋受命非序意並非箋意矣集傳此詩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于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詞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劉氏瑾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而仲虺告湯亦曰欽從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凡在周書者皆在于此敬而持敬守成者亦在于此敬也案敬爲聖學徹始徹終之道詩言受命而推本及之呂氏春秋以此篇爲周公所作洵非周公不能作矣然其旨自集傳發之乃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朱學之粹于漢唐以此類觀之可以見矣

文王陟降二句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鄭舊說皆就文王存時言毛訓陟爲升訓降爲下陟降謂上接天下接人鄭訓在爲察言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正義申傳云接天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也或以上接天解陟與在帝三字下接人解降與左右三字朱子集傳乃就文王沒後說謂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帝之左右此以爲如春秋傳叔父陟降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之意也稽古編謂文王篇言文王受命故首章即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受命之先德已著見于天末二句言既受命之後事天治人皆能奉若天道蓋作周之本在于受天命而受天之命在于與天合德詩美文王德乃爲第一義如集傳云云是舍人而徵鬼矣案朱子初說見于東萊讀詩記者亦沿古注後改今說蓋以於昭于天在帝左右以生存時義有所難通歟然如稽古編所述則古訓亦未嘗不切理而近情也

亹亹文王　亹亹毛傳云勉也與爾雅訓合易疏詩傳禮記注皆用此解則其說殆必有所受矣徐鼎臣以說文無亹字欲改从女从尾作娓娓遺適從而和之引崔靈恩集注作娓娓文王爲證不知經典之字不載于說文者多矣改之可勝改乎崔注宋世已無其書董氏何以獨得見也董氏引說文云娓勉也今說文娓字訓順並無勉之一解殆亦臆說或又以說文釁字隸書假借作亹音門門與勉一聲之轉釁亹文王即勉勉我王之義故毛以爲勉也說于情事較近然訓詁之法以漢儒爲權輿古無其說而漢儒有之即可依據若必一一求爲某字之轉音未免震世而駭俗矣

陳錫哉周　陳錫猶敷錫也哉毛傳訓載鄭箋訓始其訓爲語辭者李氏也集傳解爲上帝敷錫于周是以于字代哉字稽古編云陳錫謂文王能敷恩惠非指上帝言哉字與于本不相倫亦未可通用載始兩訓毛傳雖殊然載亦可訓始左傳國語引此皆作載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載周以至于今載周與至今首尾之詞也與造周同義韋昭注載成周道載成者亦謂始成之也惟王肅述毛以爲載行周道而杜預左傳注因之蓋預事晉武帝而肅實帝之外王父宜乎襲用其說矣案哉古通才書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往才說文才字云草木之始也是哉之爲始不但哉生明哉生魄爲有明徵宜从舊說爲當

永言配命　集傳云訓長配訓合命天理也言能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待外求而得者矣蔣氏悌生亦謂後王當思文王所以能受命者在于修德而所謂修德者在無一時一事之不合乎理呂氏祖謙則以爲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與集傳說不同稽古編謂此篇凡八言命當通爲一義詩敘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維新帝命不時上帝既命言命之歸于周也一言靡常兩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歸周也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之成王能述修文王之德則亦能配之配命者謂配上帝眷命之意配命之實不外聿修配命之效自致多福四語意相連貫毛鄭但云配天命而行不言何者爲天命正以詩歷言命其旨本同不須復解也此說甚是蓋天理即德也上章既言聿修厥德此若又言配天理于義爲複似東萊說非毛鄭意而亦未可廢也

摯仲氏任三句　摯仲氏任毛傳云摯國任姓之女也自彼殷商來嫁于周鄭箋謂摯國之女從殷商畿內來嫁于周孔疏殷商爲有天下之大號而云自彼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集傳以爲商之諸侯皆謂之殷商不必定在畿內後儒多嘗之蓋以周語云摯疇之國由大任注云二國奚仲仲虺之後仲虺雖國于薛而相湯致王爲開代元勳其子孫當別有食采于王畿如周之周召二公者則摯蓋畿內之國其說可信故黃氏一正諸家仍主毛鄭說若唐書世系表云祖巳七世孫徙國于摯祖巳者仲虺之後此則非是也季歷娶婦時尚未爲世子乃古公初年也計古公在位去武丁未久祖巳事武丁其子當與古公同時而太任巳生于摯安得謂七世孫方徙于摯乎朱洪邁謂唐世系表皆承用各家譜牒故多謬誤亘然

曰嬪于京　毛傳訓嬪爲婦訓京爲大鄭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王肅謂其盛婦道于大國正義斥其不詞孫毓以京爲京師正義又詆爲不通謂祼將于京可得爲京師此王季時不得爲京師也紬義云鄘風景山與京傳云京高邱也皇矣依其在京傳曰大阜曰京皆別之爲邱阜公劉篇乃覯于京無傳而京師之野傳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大釋京衆釋師與此以京訓大正同公劉得爲京師何王季獨不得爲京師乎王肅稱大國誠非毛旨若孫毓所言未爲失也案白虎通引此詩爲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之證改號易邑義雖未安然可見漢世諸儒皆以京爲京師矣要之京者後人所追稱非王季時即有此顯號以此推之則孫毓說初未嘗與毛鄭相牴牾矣

在洽之陽　毛傳洽水也正義以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謂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此以傳之洽水特因渭水推而知之也攷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東逕郃陽城東酈道元注周烈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陽即此城也故有莘邑爲太姒之國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謂此也城在北瀵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城南側又有瀵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亦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廟前有碑去城一十五里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如酈注則實有郃水非假渭水推而知之矣郃陽漢書地理志及說文俱作郃史記魏世家又作合陽皆即此詩洽陽也

俔天之妹　俔天之妹毛傳訓俔爲磬釋文云韓詩俔作磬磬也正義引說文俔譬喻也言磬作是天之妹然尊重之甚也此合韓義爲說與箋如天之有女弟訓同然謂爲毛之本意恐未必然也紬義云文王嘉止傳云嘉美也文王已嘉美大姒之賢則必冀知灼見得其異于常人之實左傳室如懸磬本義作磬是磬與罄同爾雅釋詁罄與悉俱訓爲盡傳意言文王嘉美此大邦之子罄悉爲天之女弟故其文德能安定而吉祥也俔釋文作磬徧反與罄字一聲之轉故可讀爲罄案說文俔論也下云一曰間見此又用爾雅釋詁文以爾雅本釋詩也間音諫言若不可多見而間見之與罄字義反而亦可互相補備若磬作之方言後世通之以者鮮矣

造舟爲梁　造集傳訓作梁橋也言作船于水比之而加板于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也案天子造舟四句本爾雅文說文云造古文從舟故李巡注謂比其舟而渡曰艁孫炎注亦謂艁舟比舟也又方言云艁舟謂之浮梁玉篇云天子船曰艁廣韻以舟爲橋曰艁是比舟乃艁字本義故後儒多譏集傳作字之訓爲非蓋以造爲作則詩言作舟祇成舟耳如何便成橋梁宜其不得不更以比之而加板于上言之也然集傳云云雖非造字本義而于比舟之訓要未嘗相戾分別觀之可也

其會如林　會毛公無傳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朱子集傳以爲即周書武成篇受率其旅若林之意謂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也說文㫃部引詩作其旝如林復引左傳旝動而鼓及一曰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爲證案杜元凱左傳注云旝旃也與說文旝旗也義同蓋旝之竿必以木爲之旃施既多則竿之見不可勝計故以如林喻之馬季長廣成頌旃旝森其如林是也說文引詩用毛氏古文而亦兼採三家詩此詩之會鄭不破字而以會集其兵衆釋之知毛本作會其作旝者殆三家之異文爾然集傳字訓于如林之喻倍覺親切實較會字之義爲長惟說文建大木云云實則本于桓五年傳賈公彥疏而飛石之法起于范蠡魏太祖以之爲霹靂車非三代時所有許叔重引之不過以旝之爲字又有此一義未可據爲此詩之證也

會朝清明　毛傳會甲也言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後儒以意述毛各自爲說鄭康成以甲爲兵甲之甲言天期是已至兵甲之衆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王子雍孔仲達以甲爲甲子之甲謂即書所謂甲子

爽是也近惠氏棟以傳甲字卽甲夜甲令之意古人以甲爲第一甲朝猶云一朝也書曰壹戎殷言役不再籍也李氏黼平又以會甲爲曟之省文引說文曟字云日月合宿爲曟从晶从辰徐音植鄰切王籍音時眞切又音會廣韻十七眞不收十四泰載曟字音黃外切經典中言日月合宿或作會或作辰各從曟字之半而辰之省文蓋雖屆朝旦而時尚早故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此解甲字與王孔昧爽惠氏一朝之意皆可相通是甲兵之訓洵非毛義矣

緜緜瓜瓞　毛傳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鄭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正義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又曰后稷乃帝嚳之胄是嚳爲瓜而稷爲瓞自稷以下祖紺以上皆爲瓞紬義云爾雅釋草瓞瓝其紹瓞舍人云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孫矣曰瓞小瓜子爲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是紹繼卽爲小瓜如箋義當以先歲之瓜喻嚳經中瓜字爲近本之實其小如瓝喻自后稷以下如傳義則直以瓜紹如瓞喻太王遷岐初時尚未隆盛至肯字築室而後日見隆盛也正義云兩失毛鄭之旨矣案爾雅之紹與說文瓜字同義說文云瓜本不勝末微弱也从二瓜讀若庾蓏近本實小不若近末之大故云微弱紬義公析傳箋意最明可補入疏中

自土沮漆　毛傳訓自爲用土爲居沮漆沮水漆水也集傳沮漆二水名禹貢雒指謂徧考羣書邠地有漆無沮經義沚閒以爲土字當從齊詩讀杜杜本名在漢扶風杜陽縣南入渭今屬麟遊武功二縣漆水在右扶風漆縣西北入涇今屬邠州沮當爲徂往也自土徂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邰適邠自杜水往至于漆水也徂與沮相似又因漆沮而誤加水旁耳詩考正則以自土沮漆爲謂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引魏風彼汾沮洳爲水旁地之證毛詩紬義又據禹貢雍沮會同之文以水經大樂水一名岐水與雍水合流而注于渭者爲卽此詩沮水數說不同案雍州有二漆沮一在涇東屬漢馮翊一在涇西屬漢扶風縣下流皆入于渭故說者多轇轕不清茲自土徂漆若主公劉遷邠言則述聞所云于義爲順然下文卽承以古公亶父句明是指太王遷岐言若猶在邠不得言未有室家矣似紬義說亦屬可從至詩考正以沮爲沮洳則經文必作自土漆沮而義始明不得徑省其文顚倒其字而曰自土沮漆也

陶復陶穴　陶復陶穴毛傳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箋謂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義引說文陶瓦器竈也謂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復者地上爲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紬義辨之曰考工記摶埴之工二有陶人旅人甗盆甑鬲庾皆陶人職之此詩之陶當如考工土與壤別禹貢孔傳云無塊曰壤馬融云壤天性和義也說文以爲軟土陶其土壤謂以塗墍屋也傳讀復如寑說文云寑地室也寑之穴之猶言爲寑爲穴耳取土復築之息土不用自是箋義正義以箋釋傳又以陶爲窯失之案古寑居隨地而造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爲復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爲穴其形皆如陶竈賈公彥亦有是言故集傳以復重窯也穴土室也釋之箋疏分析悶過于拘泥而紬義辨窯音搖陶音桃亦未的古陶與繇通案陶或作告繇禹貢厥草惟繇亦讀如搖則陶與窯音初未嘗不同也

率西水滸　毛傳率循也滸水涯也鄭箋謂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詩考正以率西水滸傳爲踰梁山自東而西循渭水北涯而上皆馬行不舟楫謂箋說失之且引程泰之雍錄渭水在梁山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及閻百詩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云云爲證經義述聞謂如其說則當云率北水滸不當云率西水滸矣詩敘太王去邠遷岐之事自當始于邠終于岐不當始于梁山之南渭水之北而略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率西水滸正承上章漆水而言爾雅云率自也西邠之西也太王自邠西遷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之下約而言之故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案此以水滸爲邠西漆水之滸故訓率爲自若從紬義以爲扶風漆沮則漆水由岐山北西南流合杜水岐水而後屈而逕岐山之南則在西頭水滸較多循次而至岐山至周原次第亦可如繪矣然爲邠爲岐安得起作詩者而問之

堇荼如飴　毛傳堇菜也荼苦菜也箋云周原膴膴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正義引爾雅釋草芨堇草音語誠堇于肉郭璞以烏頭當之嚴氏詩緝謂烏頭乃毒物肥美之地能使草無美惡皆猳大豈能變毒爲美箋定是蘄茝之類案此說甚是爾雅堇字原有兩條一齧苦堇郭璞云今葵菜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邢疏留一名苦堇可食之菜也又引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堇菜葉似蕺花紫色內則堇荁枌榆是也觀此二說孔疏之誤可見矣苦堇苦荼雖同以苦得名然堇味甘美荼之味草木疏亦言其得霜則甜故堇則禮用以爲滑荼則禮用以爲芼二物正是同類惟周地所生甘美如飴故詩人所

以美之

爰契我龜　毛傳契開也正義申之曰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旣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開耳如孔說則契與開是兩事案契者以火灼龜之名儀禮所謂楚焞是也周禮華氏掌其燋契以待卜事注云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卽契燋謂炬其存火也或曰契刻也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集傳兼存二說毛詩紬義則疑傳開字爲誤據說文卟云卜以問疑也貞云卜問也占云視兆問也卧云卜問也謂凡卜皆問疑文選潘元茂九錫文爰契我龜李善注引此傳契問也開正作問當從之此亦可備一義

其繩則直二句　其繩則直二句毛傳云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鄭箋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旣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乘聲之誤當爲繩也孔疏營度位處立繩正之傳言不失繩直箋故言用繩之意言營其制之時當用繩也紬義據玉篇繩字云直也度也東京賦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辭綜注周公度之合于制度云云謂傳意亦謂不失繩度之方直耳箋則以營釋繩亦度也是傳箋于經繩字皆不訓爲繩索傳言繩謂之縮箋言以索縮其築版此方是索以縮是約束必當有繩釋縮版句非指經中繩字也正義合而一之實與經旨相違非僅失毛鄭之意矣案此辨亦過于分析繩所以爲直故繩有直義而經營方位必先以繩量之故繩又有度義傳箋疏三說文雖不同而意實相貫不得詆孔疏爲獨誤也朱子集傳故仍主疏說

柞棫拔矣　集傳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棫白桵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生不拳曲蒙密也此訓柞字從鄭箋訓棫字從爾雅郭注正義引爾雅釋木云櫟其實梂不言櫟是柞陸疏謂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如孔說是疑柞爲非櫟矣案爾雅栩櫟二木別說文則栩櫟柞三木別自陸元恪以唐風苞栩爲柞櫟郭景純以栩杼卽柞櫟陸又以秦風苞櫟亦爲柞櫟于是三木不分考本草綱目柞一名鑿子木陳藏器云柞木生南方細葉今之作梳者是李時珍謂此木處處山中有之高者丈餘葉小而有細齒其本及葉皆有針刺經冬不凋五月開白花不結子說同集傳形狀則與栩杼柞櫟非一類明矣白桵本草用其核入藥名蕤核陶隱居云大如烏豆有紋理如胡桃核韓保昇云葉似枸杞而狹長華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蘇頌云木高五六尺莖間有刺此三說皆與郭注同故朱子取之若大全引東陽許氏說則全襲陸氏之言與集傳正相反矣

混夷駾矣二句　混夷卽昆夷鄭箋夷狄國也駾毛傳訓突喙訓困言其見文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駾說文云馬行疾貌引詩混夷駾矣蓋馬之行疾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或據說文駻字云馬突也謂疾未卽是突特古者四聲無別駾突同音音同者義可通故傳訓駾爲突文選蕪城賦盜賊奔突張載注云突唐突也引詩作昆夷突矣李善不云字異是晉唐時經文有作突者矣喙之爲困正義以爲未詳案方言云㑈倦也倦卽困玉篇㑈云困極也或作瘃瘃亦訓困極亦作喙是喙㑈瘃三字通毛讀喙如瘃故曰困也又晉語郤犨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注喙短氣貌郤以喙爲病喙豈非困乎短氣亦困之狀也此皆足與毛傳相發

文王蹶厥生　蹶毛傳訓動生字無解鄭箋云虞芮質成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也正義亦云虞芮旣平歸周益衆文王于是動其太王初生之道言太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生字皆指初生之道言解見迂回集傳故以爲未詳其義而引或曰生猶起也之言以附其後謂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益大儒疑事毋質之盡心也或據毛傳引爭田讓田末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謂末二語正釋蹶生二字言天下民生歸周者多蹶赴如恐後也此釋蹶義雖與舊說殊而足相補備外此則蘇子由所云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云云尙爲文從而字順也

左右奉璋　毛傳半圭曰璋鄭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正義謂傳惟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紬義辨之云郊特牲祼中以圭璋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郊特牲言祼玉人言鼻言勺爲瓚自明尙書顧命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孔傳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正義曰於正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祭之亞獻也又引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夫尙書惟言秉璋彼正義以璋瓚釋之何于此傳獨謂毛不言瓚而定爲非祭乎案非祭之說始于王肅肅謂璋瓚不名璋孔氏旣引王基以駁之矣乃其述毛又仍用王說不知何意

六師及之　六師及之毛傳以爲天子六軍鄭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

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謂鄭此言未是定說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荅趙商臨碩及易書詩之注皆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于此獨言殷末也毛詩紬義辨之曰瞻彼洛矣常武箋以六師爲六軍明軍師無別此箋獨分斷軍師人敗非無故也文王大明緜三篇經文有文王所言制度爲後人追稱之詞顯然易見此次三篇之後序言文王而經變稱辟王周王皇王禮當時實事故周王壽考箋云文王是時年已九十餘矣年數既據其實與師不當有異箋以爲殷末之王制不可謂非定說案白虎通引此詩云三軍者何法天地人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與箋義小異然鄭荅趙商謂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大數則仍稱軍是殷成之意明以此詩所著爲非大數紬義說不誣也

瞻彼旱麓　毛傳旱山名正義不言山在何處王伯厚始引南鄭旱山以當之閻百詩又引後漢郡國志及水經注沔水篇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出旱山山下有祠又引明一統志旱山在漢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一名峄山上有雲㯹雨爲證旱玉篇廣韻俱作峄云山名在南鄭縣旱峄字異其謂在南鄭則一也惟水經漢水條云漢水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酈注引華陽國志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安陽魏改曰黃金縣宋併入眞符縣元省入洋州今其故城在洋縣東北一百三十里洋縣在南鄭東一百二十里而上旱山又在南鄭西南六十五里二山相距幾三百里是安陽別有旱山此詩所詠未知誰指或曰酈注于涔水所出不復言山意與上山爲一然則漢江南岸自南鄭東抵洋縣皆旱山綿亘遼遠宜其能興雲致雨歟

瑟彼玉瓚二句　玉瓚毛傳云圭瓚也黃流在中謂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瑟字無訓鄭箋瑟絜鮮貌黃流秬鬯也瑟釋文作璱謂傳飾流鬯飾字是後人所加正義釋傳亦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又曰定本集注皆有飾字于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陸孔所見各異而以有飾字爲易曉者謂黃金爲圭瓚之飾以毛訓流爲鬯也故其述經曰瑟然而鮮潔者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爲之勺金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爲金所賜色黃而流在于其中也又釋傳曰器是黃金其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不知毛傳金字釋經黃字鬯也二字釋經黃字鬯也二字釋經在中二字言黃金之勺所以流在中之鬯初非訓流爲鬯謂金黃酒亦黃也李氏謂正義述毛以黃流爲鬯則橫從黃金如以黃金爲勺則又橫從黃流進退俱違毛意非苛論也

惠于宗公　惠順也宗毛傳訓神宗公不言何指鄭箋以宗公爲大臣言文王爲政咨于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于神明正義據書序班宗彝及巾廣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文類言神罔謂宗公則是宗廟先公二說不同紬義謂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其說出于王子雍而以宗廟之神爲宗公則孔以已說橫爲毛義傳意初不如是也尚書六宗月令天宗祭法幽宗等宗皆屬天神是天亦得稱宗神也案此因下不聞亦式二句毛云言其性與天合全詩中無天字而傳爲此語遂據爲毛以宗爲天神之證竝謂其所以順乎宗神者即下屬雍雍是天宗固爲天神之稱而傳云性與天合未必即承惠于宗公而言且下屬雍字一屬在宮一屬在廟與天無涉然則天宗之訓自樹一義可也謂爲毛意其橫恐更甚于孔氏矣

烈假不瑕　烈假不瑕毛未發傳鄭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孔疏謂鄭所謂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瑕已釋詁文紬義云箋于破字每云讀爲某字此不言烈讀爲厲假讀爲瘕則鄭所據經本作厲瘕也烈與厲古字通而假瘕俱从叚聲音同者義必通故箋以烈假爲病也案此說近是至瑕之訓已雖本爾雅而云厲瘕不已與上不殄義複朱子集傳故訓烈爲光訓假爲大而瑕字則作瑕玷之瑕訓過也謂此承上文言文王之總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如此解則此二句正與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一例優于舊說多矣東萊讀詩記亦同此意

古之人無斁　古之人毛傳鄭箋皆以爲指古昔聖君非指文王也王子雍謂文王性與古合亦是借古人以美文王耳自李氏以爲指文王而東萊讀詩記復引典謨稽古證之於是朱子亦就文王說斁如服之無斁之斁言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輔氏廣朱氏公遷均主此義斁訓服斁本于毛鄭古之人無厭于有名譽之俊士之文然經典釋文以此爲王肅語孔疏亦謂斁字經本有作擇者稽古編謂唐世詩學有韓毛二家疏云作擇而不言是韓詩意古本毛詩原有斁擇兩文鄭主述毛各據一字立解後儒傳寫誤勸王語入傳遂以王說當毛義而目鄭爲易傳李擇字尚存他本故不疑鄭爲改經也案作擇字則此句是言古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化臣下故此士皆有名譽成俊髦義較斁字爲直捷矣

上帝耆之　上帝耆之毛訓耆爲惡鄭訓耆爲老孔疏人皆惡已爲老故耆爲惡也此蓋欲會通兩家之說然鄭謂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而孔以人皆惡已釋之不惟非傳意並非箋意矣朱子集傳引或說訓耆爲致此本武頌耆定爾功毛傳較爲有理但解致之爲所欲致者似無歸著朱氏公遷謂致猶取也上帝耆之

言其德爲上帝之所取朱氏善又以耆爲耆定之耆云彼兩失道天之絕之久矣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于是而尋究之于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復于是而耆定之于是而增大之二說義皆明通而朱氏善尤詳蠡但須以書定連文此單言耆恐耆定亦非詩之本意也

其菑其翳　毛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正義引釋木云立死菑斃者翳又云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紬義云今爾雅木自斃柛立死菑蔽者翳釋文引爾雅木自斃柛蔽者爲翳明毛傳與爾雅異也而正義云云若不知爾雅上文有木自斃柛一句豈孔所據爾雅蔽者翳句蔽作斃歟然孔與陸同時爾雅釋文博采諸家何以不載孔頓傳爲設耳毛傳與爾雅前後不可知縱使爾雅在前而柛字非詩所有菑翳二字正與詩同故毛傳瘢爲斃之或體說文斃類仆也菑爲立死則翳爲仆死枝柯枯朽橫塞道路故曰翳也案翳韓詩作殪云殪也因高墳下也亦爲死木死木之訓與毛傳義同孔氏生木自倒之言洵紕傳爲說者矣

其灌其栵　毛傳灌叢生也栵栭也爾雅釋木栵栭郭璞注栭樹似槲樕而庳小子細如栗可食今江東呼爲栭栗栵疏引陸說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又云即禮記內則芝栭是也釋文引陸疏亦云今人謂之芝栭如邢疏及釋文則栵即芝栭矣然內則芝栭正義以爲無華而實者名栭芝屬也木草別錄云木生者爲芝地生者爲菌是芝栭乃芝菌之類與似栗之栭別此詩正義引陸疏不云芝栭意似從郭注第以經義求之二栭皆不可以解此詩蓋椐檿柘皆木名而菑翳灌栵爲一類菑爲立死翳爲自斃灌爲叢生何獨于栵而以爲栭朱子集傳以行生者釋之文義乃成一律或據說文栵字云栭也从木列聲引詩其灌其栵其栭字云屋栭上標从木而聲爾雅栭謂之栭說文用毛氏古文栵栭二字列于櫨栭之下檍析樽櫨之上初不以爲木名此傳栵栭當謂木之枝格相次上承下附狀如橘櫨榛儲者耳此說亦有據而要不若集傳行生之訓爲簡明也

串夷載路　串夷載路諸儒說各不同毛傳串訓習夷訓常路訓大意謂周家行習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故天意從就之王肅述毛以載路爲訓大路是以路爲當路之路鄭箋則以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而程子又以載路爲滿路于是朱子集傳既以串夷載路爲未詳而又引或說以爲混夷滿路而去蓋兼取鄭及程子之訓也案釋文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玉篇串字云或爲貫遺是串即慣字通作貫故毛訓爲習然習行常道至文益大義迂而晦鄭作混夷以混夷駾矣之文例之駾是奔突正與載路之意相符然則朱子之從箋其見卓矣至王肅大位之說昔人已駁之不足致辨

比于文王二句　毛傳經天緯地曰文比字無訓鄭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正義述毛以爲言此王季之德比于經天緯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此以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德可以比之也夫世有稱人子而美其似父者矣未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後儒知其說不可通故呂氏讀詩記用李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比字就後人言朱子集傳則以比爲上下相親之意比于猶至于謂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于文王而其德猶無遺憾說可謂深切著明矣稽古編據左傳釋此文字爲九德之一與八德同例謂文乃美德之泛稱不專指諡號所謂文王當如劉炫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之義紬義又以比字當讀爲漢志曰南郡比縣之比庇陸也言王季以此德庇陸于經天緯地之文王也案以文王爲泛稱毛氏意或如此而庇陸之訓亦與集傳至于之義爲近當兼存之

侵阮徂共　侵阮徂共傳箋異說毛以阮共旅爲周地名而訓徂爲往鄭以阮阻共爲三國名而下文徂旅爲阻國之旅毛以阮徂共爲密人所侵而文王遏之鄭以阮徂共爲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種種差互如此後儒或從毛或從鄭說無定論以經文斷之上言密人不恭敢拒大邦而後繼之曰侵阮徂共則侵阮而至于共者自是指密人言侵阮徂共下乃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則王之怒正以其侵阮徂共之故乃赫然興師若以侵爲文王侵阮徂共三國則文義顚倒爲不詞矣況竹書紀年明云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紀年之書眞僞不可知而出于晉代其說如此可徵毛傳之不誣矣至鄭箋云云雖本魯詩亦非臆見然與經文不協朱子集傳所爲獨用毛義也歟

度其鮮原　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鄭箋度訓謀鮮訓善謂始謀居善原平曠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紬義云鮮原即公劉篇巘原彼傳云小山別大山也月令鮮羔開冰呂覽作獻羔是鮮獻古字通也傳謂巘原爲鮮故兩處訓同度字毛不爲傳首章度訓居此與居岐對言亦當爲居自太王居岐至文王遷徂之間生齒日繁漸徙而出文王之宅鮮原蓋亦久矣經于此言之者因首章次章尚未明文王居在何處故于此表之傳無此時別起都邑之意正義述毛爲謀度强同于箋非也案鮮原之訓如毛傳是凡小山旁之平地即鮮原如鄭箋則鮮原即善原初無一定之名也以下文有居岐在渭云云故箋以爲在岐山之南

渭水之側而正義釋箋亦以爲去舊都不遠乃又據皇甫謐言文王徙宅于程卽此時矣程邑漢之安陵而安陵今之咸陽在西安西北五十里去岐山東約三百里豈得爲不遠乎正義所言未免自相矛盾矣或又見周書和寤解有王出乃圖商至于鮮原及紀年帝辛五十六年周始伐殷秋次于鮮原以爲此鮮原之證不思曰圖商曰伐殷則其爲鎬京出師東行之路可知未有商紂在東而師乃西行轉山岐山舊都之理是二書亦未可爲鮮原之的據也

不長夏以革　不長夏以革集傳以爲未詳毛公舊說訓革爲更謂不以長大有所更孔氏取孫王二家之說述之謂不以年長大有所變革于其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如一也鄭康成以此爲中人以上所能不足以美文王故不用傳說呂東萊謂此句與不大聲以色文同訓詁亦當相似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此以不長夏以革爲不縱私意也戴氏詩考正以聲與色謂音貌夏與革當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也不長不尊尚之也夏如方言凡物之壯大者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曰翰之革有猛急意此以夏爲威揚遠大革爲兵力强勇言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于以威制以力服也或又以長爲君長夏爲中夏革卽兵革謂不以兵革之力迫脅中夏而爲之長意亦與詩考正爲近然與上句文例不協御纂詩義折中故獨采呂氏說

詢爾仇方　毛傳訓仇爲匹孔疏申之曰詢謀于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此解其得毛意謂仇爲匹者猶兔罝之好仇假樂之羣匹也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之證之稽古編謂如此則文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是忿兵非義兵也何以爲譽人哉且以此章文義論之仇方兄弟皆其事之人也鉤援臨衝皆攻敵之具也同其謀議備其器械然後可以伐人詩語本有倫次若以詢仇爲征伐則方言伐人忽及親親既言親又言征伐詩雜亂無章矣案後漢伏湛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于羣臣引此詩爲證夫湛主齊詩者也而說與毛同則傳義之當誠有如稽古編所云者矣

與爾臨衝　毛傳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疏兵車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朱子集傳臨臨車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此用傳疏義也或謂臨當作隆隆車高車也巢車之類鹽鐵論所云衝隆不足爲强高城不足爲固是也臨衝韓詩本作隆衝後漢避殤帝諱改隆爲臨如隆慮改爲臨慮伏隆改爲伏號皆爲避諱故也孔穎達以爲臨下之名失之案臨本作隆說誠有據然隆車爲高車具有臨下之義孔氏騁于經旨泐無遺辰故集傳從之一說隆車卽衝車也以其隆然高大因曰隆車卽衝車也隆衝非二物引說文轒輼陷陣車也从車童聲爲證以上文以爾鉤援例之鉤援爲一器則臨衝爲一車句法亦自相配當存之以備一義

是類　是類二字　類祭名毛傳于內曰類孔疏王制言類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尙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也類爾雅作禷郭注亦引禷于上帝釋之周禮肆師類造上帝後鄭云爲兆以類禮禷禷謂依郊祀而爲之者是祭上帝爲類也然小宗伯云四類亦如之注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是祭日月星辰亦爲類也小宗伯又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後鄭云禷禱禮類禷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祭社稷宗廟亦爲類說文所謂以事類祭之是也就諸說擬之類之名同之實不一此經所指當指類上帝言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其切證也以祭之于郊尙未至所征之地故毛云于內曰類也

是禡　禡二字　毛傳于外曰禡王制禡于所征之地鄭注云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周禮肆師云祭表貉則爲位後鄭云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倍增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注云貉亦爲禡後鄭云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周禮以禡爲貉聲之轉也應劭漢書注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案應氏此說以禡字從馬故望文生義耳不知馬祭謂之伯吉日之既伯既禱是也禡祭是類是禡是師祭爾雅具有明文何得混爲一乎顧合于禡字注引吉日詩恰因應說而誤耳又肆師鄭注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蓋者疑詞或者存異說也集傳合之亦失先儒之旨至大全引漢高帝祭黃帝蚩尤于沛庭以爲證夫漢興之初諸事草創使其果據典禮鄭不當爲疑詞矣

不日成之　不日成之毛傳云不日有成也鄭箋謂不設期日而成之二義不同正義箋傳合述以箋爲申傳非也箋言不設期日是照經始勿亟爲說卽趙邠卿孟子注不與之相期日限韋昭國語注不課程以時日之意也傳言不日有成則朱傳不終日而成之說也後儒疑箋沼工作自有次第非可雜然施力人夫豈衆豈有不終日而遂可成之理彼蓋箋之經本指文王之德言神之精明者稱靈鄭云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卽說苑所謂積愛爲仁積仁爲靈是也以文法求之者旣成功下文不應復言經始勿亟主鄭說者良是然

文選東京賦經始勿亟成之不日薛綜注云不用一日卽成之是亦毛氏意可見從傳說者不獨晦翁一人爲然矣

於樂辟廱　於釋文音烏樂音洛辟廱正義第云宮名後儒說韓詩者以辟廱爲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說左氏者以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廱王制天子曰辟廱說者以爲辟廱大射行禮之處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振鷺詩于彼西廱說者以廱爲澤蓋卽旋邱之水而其學卽所謂澤宮也蘇氏則據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爲樂名朱子集傳兼采王制注及蘇氏樂名之說案靈臺詩敍靈池苑囿中間忽勵入學校文義不倫故諸儒多疑之而正義述毛云于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是於辟廱中作樂亦非樂卽名辟廱也合諸說參之辟廱本宮名及周有天下遂取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而大射亦于是行禮故學者各據所見爲言不計其非詩之本旨耳

矇瞍奏公　毛傳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韓詩薛君章句謂無眸子曰矇眸子具而無見曰瞍與毛說相反案春官瞽矇鄭司農注周語韋昭注顧野王玉篇訓義皆與毛同釋文引字林亦曰瞍目有眸無珠也說文云矇童矇也一曰不明孔疏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矇有眸子故知瞍當無據此諸說則韓詩薛注爲非是也然此亦說詩者過求分晰耳其實矇與瞍皆瞽者之通稱故或曰瞽矇或曰瞽瞍也公公事卽作樂之事也言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下武維周　毛傳武訓繼鄭箋下訓後孔氏正義申之曰居下世卽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言後人能繼祖者惟周家最大謂太王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朱子集傳以下義未詳引或說下當作文下武維周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稽古編云全詩之義皆稱美武王而此章言其能配三后故先以三后發端末句方及武王哲王卽三后謂太王王季文王也下武正述三后之美言周家相繼而益盛世有明哲之王今三后雖歿而精氣猶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也四語本有倫次若首句卽兼舉文武通章文義皆雜亂無章矣案文王在三后中以下武爲文武于義爲穩誠有未安然集傳先云下義未詳乃引或說繼之則朱子之意初不以作文王解者爲至是也若嚴華谷謂下武爲不尙武功更非詩旨不足據矣

築城伊淢二句　毛傳淢成溝也匹配也鄭箋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又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正義天子之城九里十二里鄭有兩解以爲九里者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而推之也以爲方十二里者據典命國家以命數爲節之文而推之也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兩存之鄭城十里過于九而不及十二故曰大于諸侯而小于天子毛詩紬義據周書作雒解言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方一里三百步每步六尺計之九里得二千七百步爲千六百二十丈與作雒合又據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溝洫云云謂築城伊淢其間實止有一甸之地其外以爲溝洫是豐城八里爲小于天子九里也稽古編亦以從匠人注說爲是孔氏于此尙未辨正也又淢字說文云疾流也从水或聲洫云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从水血聲以傳箋推之此詩淢字當從洫築城伊淢舉淢以見成也成方十里對城虛數與之相協故曰匹舊說本明後人自生轇轕耳

時維姜嫄　以下生民之什　毛傳姜嫄姜姓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嚳鄭箋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正義謂箋本命歷序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引張融說堯有賢弟七十不舉須舜舉之以明稷非堯弟案唐虞以前世紀茫昧誠難臆度然周人禘嚳郊稷禮有明徵卽有邰家室傳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邰是堯時稷已爲諸侯矣周本紀亦言堯舉棄爲農師何皆不用又書稱后稷后者國君之稱其早在位也明甚稷在八元一家之說未可據爲定論融又言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歎其母不美其父且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也此駁尤未的紬義云詩人之詞例得專美思齊姙美文王之母不美王季若執魯頌謂稷但有母亦將據思齊而謂文王無父乎至姜嫄有廟者周自后稷世爲諸侯天子非所宜祖不廟后稷亦不廟姜嫄閟宮詩引孟仲子說以爲禖宮是姜嫄因郊禖而生子後王以爲嘉祥而祀之禖宮以配上帝蓋自殷夏以來然矣周以先妣之親仍而不毀實非殊特立之也觀此則毛傳未可破除鄭箋說分別觀之可也

履帝武敏　毛傳訓履爲踐帝爲高辛氏武迹也敏疾也言從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鄭箋乃以帝爲上帝敏爲拇言祀郊禖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于是遂有身其說近于怪誕蘇明允以下率多詆之然武迹敏拇見于釋訓爾雅正典已爲是言且以下文棄之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之常何至見疑而棄之于隘巷棄之于平林又棄之于寒冰乎況古之神聖靡不

感天而生如華胥履迹是生宓犧女登遇龍攸降炎帝大電繞斗附寶孕軒轅瑤光貫月昌僕爰懷顓頊是不獨履拇呑卵見詠于詩已也朱子集傳故特取鄭箋之說又履帝武敏朱傳以敏字絕句或據儀禮喪服注及周禮賈公彥疏皆以歆字屬上句疑朱子爲誤不思爾雅釋訓明以履帝武敏爲女鄭注先訓介爲左右而後繼之曰心體歆歆然則以歆字屬下句非朱子一人臆見也

牛羊腓字之　毛傳腓訓辟字訓愛鄭于此句無箋正義釋傳自愛字起亦不釋腓字或以爲傳本無腓辟二字以采義傳訓腓爲辟其義已明故不復爲傳釋文云腓符非反避也校書者依釋文增入之其說近是朱子集傳訓腓爲芘字則从毛說胡氏一桂申之謂腓如咸其腓之腓足肚也意牛羊見稷以足肚遮芘之如有愛護之意故曰腓字此說後儒多疑其未安蓋詩書之文凡字同而義異者皆古今之別如四月篇百卉俱腓傳訓腓爲病以選注字本作痱也此與采薇詩俱訓爲辟以腓與肥通肥又與飛通有離辟之義故得訓爲辟也史記周本紀云寘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時毛傳未顯而太史公已解爲避可見辟字之訓由來舊矣胡氏以腓爲足肚牛羊之足肚豈能護庇嬰兒邪況一腓字也既訓爲足肚又訓爲芘不知其自相牴牾也

卽有邰家室　有邰家室毛傳以爲姜嫄之國孔疏謂邰是稷之母家當自有君而以封稷者或滅或遷皆未可知然傳又言堯見天因邰而生稷故封于邰則以邰封稷自是特出堯意但邰君未必有罪意徙封之說長也宋羅泌國名記以爲太王復取有邰氏曰太姜是邰猶存不以封稷以封之驗在武功姜姓之驗在琅邪據此則邰有二矣稽古編太姜之爲有邰氏見列女傳史記正義亦引之以證太姜之賢然孔疏之不用其說者豈非以其與毛相左邪不僅是也周語伶州鳩言武王伐殷歲在天黿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是大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邰氏女也昭二十年左傳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太公居之是太姜之國雖在鄰邢亦非有邰也意有逢邰之徙封或舉其號而曰有邰如宋之稱商晉之稱唐楚之是稱荊敘此說欲舉姜與有邰而兩通之亦巧于持論但昭八年左傳云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杜注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武功今屬陝西乾州古釐城在縣南八里明置邰城驛于此說者皆以爲卽稷所封地此事之信而有徵者若太姜之國徙封與否他無左驗似不必意爲之說也

維糜維芑　糜爾雅作虋云赤苗郭注今之赤粱粟芑白苗郭注今之白粱粟皆好穀說文虋字云赤苗嘉穀也芑字云白苗嘉穀也是虋芑同爲粱穀因色有赤白而異其名爾沈括筆談及蘇頌圖爲赤黍經皆以白黍與爾雅說文異稽古編謂彼徒見詩糜字與說文虋字字畫相近又有陶隱居別錄有丹黍米强以爾雅赤苗之虋當之不知說文虋字下从黍音靡爲切詩糜字下从禾爾雅說文俱作虋音莫奔切音形俱別糜从黍訓爲穄穄卽稷也玉篇云穄糜似黍不黏與从禾之糜何涉然則丹黍赤粱色偶相同元是二穀何可合爲一也據此則孔疏之引郭注的當不易乃齊民要術引舍人云虋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草夫虋芑爲后稷所降之嘉種先儒俱以始穀釋之而要術以當西山之薇誤謬顯然賈氏反信而遵之過已

釋之叟叟　釋之叟叟毛傳釋淅米也叟叟聲也孔疏引說文淅汰米也孟子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洮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又云傳以洮米則有聲故言叟叟聲也紬義謂說文云釋漬米也淅汰米也二字截然不同而得訓釋爲淅者淅訓汰米亦爲漬米說文滰字下云滰浚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引夫子去齊滰淅而行是許以滰爲浚乾以淅爲漬米趙邠卿孟子注亦云淅漬也毛蓋讀淅爲漬米將烝以手起之故叟叟有聲非洮米之淅也正義述經釋傳叟叟俱作溲溲釋文亦云叟所留反字又从溲經字當作溲乃合正義原本此辨頗細故備錄之

取羝以軷　毛傳羝牡羊軷道祭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鄭彼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孔氏穎達謂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于國外祖道其壇隨路所爲而廣輪尺數同也案說文車部軷字云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犯軷轢牲而行爲範軷从車犮聲引詩取羝以軷周禮大馭犯軷注曰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阻也此二說卽孔疏所謂國外祖道之禮然詩軷自主孟冬常祀言當如鄭箋壇在廟門之西以冬月陰陽不往來故有此祭非必爲遠行而舉之也若稽古編以郊之位在國門外須祭軷而行而羝燔烈皆爲軷祭此不過因下章有上帝居歆之文故疑爲祈穀之祭耳　無論后稷諸侯不得郊天卽郊祭而先軷祭經典率未之及恐不足信也

行葦總論　行葦序云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朱子辯之曰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故集傳以爲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後儒從之者謂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然此亦依文訓義云爾其實祭畢而燕燕而射禮無明文集傳所疑固未嘗自以爲定論也又此篇漢世說經家率以爲公劉詩如班叔皮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潛夫論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趙君長亦云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數說大旨相同漢世諸史猶多意必別有所據是呂東萊雖以講師之附益詆之而古義要不可得而盡廢也

或歌或咢　毛傳歌者比于琴瑟也徒擊鼓曰咢正義云徒擊鼓曰咢此釋樂文孫炎云聲驚咢也王肅述毛亦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與園有桃傳相涉而誤耳釋文載毛徒歌曰咢復引爾雅其意亦以徒歌爲誤李氏黼平謂如孫炎之說徒然擊鼓何人驚咢此經敘燕何取乎驚咢之聲說文云咢譁訟也訟云亦曰歌訟是咢與歌爲一類事園有桃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明謠不能合樂此傳云歌者比于琴瑟也徒歌曰咢明咢不比琴瑟傳意咢與謠同旨酒殽既備作樂助歡時有比于琴瑟而歌者或直不比于琴瑟而咢者耳毛傳不用雅訓者多矣曰咢必依雅訓彼比于琴瑟豈爾雅之文乎此以徒歌爲不誤說亦有理然則今本皆作徒擊鼓曰咢始校書者依正義說而改之也

敦弓既句　毛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合九而成規正義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引說文彀張弓也及二京賦彫弓既彀爲句彀音義皆同之證紬義謂說文彀張弩也張施弓弦也引開弓也弙弓滿有所鄉也則彀弓非卽引滿弓人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其上文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注云材良則句少也賈疏云此言角弓形未張之時此傳引合九成規正謂往體寡來體多以釋經中句字謂弓之材良也正義以句爲彀又以引滿釋之全違毛意案句字如正義則當从釋文讀古豆反如紬義則古侯反讀如鉤材良句少說誠有據以文法求之上云以既堅言弓體不應此句復指弓體言古字多借彀句義通或如孔氏之疏故朱子集傳主之

孝子不匱二句　匱毛傳訓竭類訓善孔疏申之謂以孝道轉相教化無有匱竭則天長賜王以善道也周語釋類義云不忝前哲之謂類克肖前人何善如之與毛義相成矣世德相承實天卒使之故云永錫也鄭訓類爲族類謂孝行無虧長與汝之族類又據左傳引此以證潁考叔施及莊公稽古編謂左氏以證施及一當取不匱非取錫類也況此章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耳鄭以爾類爲人與作尤爲天與義不劃一矣案朱子集傳謂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以善亦用毛傳說是毛義較鄭爲長故李氏樗黃氏櫄諸家皆從之至紬義謂傳訓類爲善則字當作頪說文云頪難曉也从頁米一曰鮮白皃从粉省釋詁鮮頪皆訓善故有善義頪盧對切與族類之類音力遂切者迥別此亦有據然古字多通不煩改字也

室家之壼　室家之壼毛傳壼廣也正義引釋宮云宮中衖謂之壼以宮中衖路之廣故以壼爲廣朱子集傳從孔氏以壼爲宮中巷名而訓爲深遠整肅之義紬義謂毛訓壼爲廣非依釋宮說文壼云宮中道从囗象宮垣道上之形詩云室家之壼宮垣之道綿亘聯綿有廣濶之象爾雅釋文云壼或作壸漢書成帝紀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韋以上師古注壼與閫同亦有廣大之義故外傳釋壼爲廣毛公依而用之如王子雍述毛謂其以善道施于室家而廣及天下則廣字不屬室家宜爲正義所駁傳之意言天道錫善使汝室家之內意誠心廣皆有士君子之行也如此說乃與紬義相應若箋義以壼爲捆謂室家先捆致相親以化天下使相親則義太迂曲矣

鳧鷖二字　毛傳鳧水鳥鷖鳧屬陸璣疏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孔疏鷖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引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陸璣亦云鷖鳧屬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如孔陸所言是鷗與鷖爲一鳥矣攷說文鷖字云鳧屬从鳥殹聲鷗字云水鴞也从鳥區聲則爲二鳥況鷖爲鳧屬則必與鳧相若吳都賦鸂鷗鶄鶂李善注引蒼頡篇云鷗大如鳩鴿固小于鳧也周禮巾車職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賈疏謂取鳥之鷖色爲義是鷖之色青黑明矣自來詞人惟云白鷗未聞有青鷗黑鷗者謂鷖卽鷗形狀殊不相類或又以鷖是爾雅之沈鳧然爾雅鸍沈鳧條郭注云似鴨而小背上有文江東亦呼爲鴨急就篇顏師古注鳧水中之鳥今所謂水鴨也水鴨善潛故有沈鳧之名是沈鳧鳧也非鷖也鷖不知爲今何鳥

亹　亹毛傳云山絕水也鄭箋亹之言門也正義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紬義釋水云正絕流曰亂郭注直橫流也凡兩岸有山或山在水中其脉皆橫流而過非令水絕也說文虋从艸亹聲爾雅从艸从亹亹卽亹之者亹卽亹也聲同假借耳箋云亹之言門蓋與門通漢志浩亹孟康注音閤門水經河水篇注云湟水又東與閤門河合閤門卽浩亹也此字通之證浩亹之爲河酈注但稱又東逕養女比山無橫流而過之形大河上有孟門山下有龍門山又下有底柱山亦名三門山酈注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謂之三門此外大江有海門二山海有碣石山秦始皇刻碣石門皆山之絕水稱門者也案亹字之譌此說爲群然

山絕水之名不若集傳水流峽中兩岸如門其義尤明晳也

鳧鷖五尸說 鳧鷖五章公尸毛傳皆指爲宗廟之尸鄭箋分之爲五以首章在涇爲祭宗廟之尸次章在沙爲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在渚爲祭天地之尸四章在潀爲祭山川社稷之尸末章在亹爲祭七祀之尸歐陽永叔以臆說詆之當矣然或以天地山川社稷之有尸乃漢儒說不足信則亦不然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尸出入奏肆夏太祝大祭祀逆牲逆尸小祝大祭祀逆尸沃尸盥凡言大祭祀皆兼天神地祇人鬼而言而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是祀天地有尸矣曾子問五祀之祭尸三飯不侑月令引逸中霤禮凡祭五祀于廟有主有尸是祭五祀有尸矣絲衣篇繹祭高子以爲祭靈星之尸是祭星辰有尸矣此皆見于經傳者安得謂漢儒之創說乎況漢世近古其傳必有所授石渠論白虎通所言未可疑其妄也特以鳧鷖公尸分爲五尸則箋說誠未足據爾

塈字辨 民之攸塈塈字毛傳云塈息也正義引釋詁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郭璞注今東齊呼息爲呬云云謂塈與呬古今字攷說文呬字云東夷謂息爲呬从口四聲引詩混夷呬矣史記匈奴傳蚑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或以蚑行或以喙息是喙有息義故許叔重以呬當之然爾雅之呬乃釋絲篇喙字非釋䟕字則說文當引維其喙矣句于義方協此詩塈字不見爾雅說文塈云仰涂也从土既聲音其冀切書惟其塗塈茨乃塈字本義詩訓爲息殆假借耳故釋文以虛器切讀之玉篇以塈字當此塈其說非是惡古愛字也或又以爾雅愍字訓息玉篇愍字亦訓息今作愍與廣韻說同謂此詩愍字當是塈字即爾雅之愍此爲近之

君之宗之 君之宗之毛傳云爲之君爲之大宗也鄭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未遷羣臣從而君之宗之猶在邰也正義釋傳謂此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之紬義云宗訓爲尊自是箋義孔以鄭述毛殆爲之孫毓所惑毓謂國君不統宗以毛爲失春秋襄十二年左傳同宗于祖廟又云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杜注云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其祖周公如左傳則六國以魯爲大宗不得謂諸侯不統宗矣孫毓之言本非了義傳意殊不謂此禮大小宗法一姓之宗耳諸侯爲一國臣民之宗天子爲天下臣民之宗乾吾父坤吾母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乃所謂大宗此解宗字與諸家說異觀朱子集傳引呂東萊整嚴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之訓而語類又復疑其未必如此則宗法

之義晦翁同以之爲不安也

其軍三單 毛傳三單相襲也王肅申之曰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有備也孔疏此言在道時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以備禦之然此詩二章已言至豳不應三章方說在道既已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單相襲復奚禦哉則疏家已覺傳義未安矣至鄭箋謂大國三軍之制以其餘爲羨卒今公劉遷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訓無羨卒此據周禮立義宋元以來多從之近李氏黼平謂詳觀經意此章相度乃以處新來之衆也蓋公劉以邰民遷亦有他國之民聞風景附者故復度隰原度夕陽以處之傳述經意釋爲相襲襲者重也隰原在內夕陽在外既度隰原以爲田復度夕陽以爲宅故云相襲耳三單二字非復可以數目言也案此說主毛傳而以處新來之衆釋之固可免不應方說在道之疑然經明云三單乃謂非數自已涉遷就且他國景附義屬想當然亦殊難以徵信是不若鄭箋云云爲尙有依附也

取厲取鍛 毛傳鍛石也鄭箋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曾取鍛厲斧斤之石正義云礪既是石則知鍛亦石也然鍛者冶鐵之名箋以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椹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也釋文鍛本作碫左傳宋有褚師段鄭有公孫段皆字子石段即碫之古文也紬義云左傳及毛詩俱古文此經應作段故毛訓爲石鄭箋詩時經與傳字皆作鍛不可以訓石故以鍛質釋之是由字異而俱訓緣以殊孔疏云云猶欠分曉也又說文有碫字云礦石也从石段聲引左傳公孫碫字子石徐音加切此傳寫之訛耳玉篇廣韻碫礦並載玉篇以碫爲厲石廣韻以碫爲厲石蓋二字之混淆由乎已久然宋本釋文引說文云碫石字林音大喚反以呂忱之音觀之則晉時說文猶未誤字林固本說文者也況碫从段聲其如果說文爲碫石則公孫段必作段而後可而自來言公孫段未有作段者則說文是段而非段也尤灼然其無疑矣案此辨甚明惟毛傳以鍛爲鍛石說文則以鍛爲厲石厲石之訓與取厲句複亦係許氏之誤否則傳寫者所竄改也當以毛義爲正

芮鞫之卽 毛傳芮水厓也鞫究也鄭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正義引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鞫爲究此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水曲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案傳箋及疏芮鞫乃水內外之名非卽水名也惟漢書地理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引詩作芮阸謂雍州水也周禮職方其川涇汭鄭注亦引詩芮鞫證之故集傳以芮爲水名然鄭詩禮訓異孔疏以爲注禮時未詳詩意其說甚明朱子乃取其禮注注詩未詳何意鞫韓詩亦作阸周禮注又作㳄究㳄汎俱从九故傳訓爲究水經渭水篇有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竺云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卽此詩鞫之義也又爾雅邸云隩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隈而此詩正義與陸氏釋文俱作外爲鞫字林鞫字又作坭云隈厓外也然則隈之與坭亦一字也

可以餴饎 毛傳餴餾也饎酒食也正義云蒸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非訓餴爲餾也故爾雅釋言餴餾稔也郭注今呼餐飯爲饙饙熟爲餾邢疏稔熟也引孫炎曰蒸之曰饙均之曰餾爾雅饙餾俱訓稔故孫郭皆以熟爲解正義據之遂謂傳非訓餴爲餾耳說文云餾飯氣蒸也殊非均之之義然則飯熟而餾之餾與饙皆爲蒸故傳訓餴爲餾非誤也朱子集傳乃謂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豈緣釋文訓餴字爲一蒸米熟故有是說歟但玉篇廣韻或云半蒸或云一蒸並無再蒸之訓今合諸家之文觀之是一蒸之後勻之使熟不用再沃水也

伴奐爾游矣 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鄭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釋文伴音畔奐音喚徐音換正義謂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奐爲文章毛當讀爲伴奐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紬義云說文伴廣大貌依此傳爲說論語煥乎其有文章說文無煥字新附乃有之蓋通用奐字孔謂傳伴奐二字分良是但以徐音爲鄭讀則非依徐音當讀畔換漢高帝紀贊項氏畔換韋昭注畔換跋扈也與縱弛義異是鄭音亦當如毛王肅孫毓孔晁皆以縱弛爲譏孔申之具在正義縱弛二字若作放縱懈弛其理誠然箋言縱弛復引論語恭已南面證之則非放縱懈弛之謂弛與施通釋文本作施爲人君者蕺思操切若能自縱舍施與賢者其之乃是人君美德是以用其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蓋不自用而用人則得尊賢之益故鄭言縱弛復以恭已明之也案箋縱弛二字本有語病故集傳以閑暇之意代之紬義因釋文弛作施訓爲施舍謂之旁通則可謂鄭氏意本如是未之敢信也

茀祿爾康矣 茀毛傳訓小鄭箋茀福康安也正義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茀福宜爲小福故以茀爲小福紬義謂經有祿無福訓茀爲福乃是箋襲傳無是也茀小對下嘏大而言傳義謂爾受命已永長矣身之小祿亦于爾安矣若得樂易之君助終爾之性命卽大大之祿亦于爾爲常矣未可以箋義釋之

案釋言茀訓小廣韻八未韻茀字注引毛傳蔽茀小貌下有茀字注云同上是茀茀字通故傳訓小也稽古編謂茀毛音弗鄭音廢以集傳用鄭義而從毛音弗爲疏以廣韻證之毛訓小正是廢音鄭訓茀當爲福音晦翁音義皆據鄭不據毛也又曹氏粹中云草多謂之茀茀祿言得祿之蕃茂也此從茀厥豐草生義亦可以備一說

矢詩不多二句 矢詩不多二句傳箋異訓毛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所歌是以歌爲工師也鄭云矢陳也我陳此詩不復多也此以矢詩爲召公自陳則歌亦應屬召公自歌案首章以矢音詔賢人此章賢人已盛陳詩必多惟在令太師日誦于其側俾王知所勸戒耳若以爲召公作詩則召公卽是公卿公陳戒于王更有誰使之者故陳氏啓源李氏黼平均以爲此二句是召公欲成王法古明王使人獻詩以廣其聽以毛傳之旨其明也且如毛說矢詩遂歌乃與來歌矢音首尾相應孔疏右鄭謂公劉酌卷阿卽所矢之詩而此二語爲三篇總結義亦可通然或謂爲傳意如此則非也集傳以遂歌猶言所謂賡歌者亦主鄭說

汔可小康 毛傳汔危也鄭箋汔幾也正義傳以汔之下卽是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爲危也箋以汔之爲危旣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鬩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如孔言是以箋爲易傳也紬義謂傳危字非安危之危釋詁云幾危也又云幾近也危有近義謂字孫注訓汔爲近是汔亦有近義玉篇廣韻皆云譏危也是譏卽幾字汔卽危爾雅重言以曉人故傳訓汔爲危易未濟小狐汔濟釋文引鄭云汔幾也汔至亦未繘井王注訓幾亦與此箋合鄭明毛義危之爲近故訓汔爲幾據此則傳之與箋字雖異而義則同也以危字之訓易疑于安危之危集傳因從鄭作幾字解

戎雖小子 戎雖小子之戎毛傳訓大鄭箋訓女正義引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孫氏毓以大雖小子於文不便謂毛訓爲非故朱子集傳融氏詩緝皆王箋義以汝雖小子而爲所甚廣大不可不謹蓋同列相戒之辭也紬義謂上言以近有德以爲王休及卒章王欲玉汝皆指王躬言此所傳訓戎爲大亦當指王躬引易乾鑿度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及老子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說文天大地大王亦大云云謂傳之意言王能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如此德將日大雖小子而用亦以大大也此

主蔿說召康公刺成王之解故以傳爲指王然所引諸書以證戎之爲大未免曲爲附會不若從箋作汝訓者于義爲直捷也

無爲夸毗　夸毗毛傳云以體柔人也鄭箋云女無夸毗以體順從之孔疏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却以爲恭以體順從于人也案爾雅夸毗體柔也郭注謂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李巡云屈己卑身求得于人曰體柔史記蔡澤引舍人云卑身屈己也諸家之訓皆與毛傳義合獨集傳訓夸爲大訓毗爲附言小人之于人不以大言夸之卽以諛言毗之稽古編云夸毗與籧篨戚施一類乃見成稱目非可分析取義況毗人臍也訓益訓厚訓輔並無作附解者夸毗玉篇廣韻皆作舿䚮與毗字本義不相當也據此則當從體柔之訓爲安惟說文以籧篨爲竅戚施爲詹諸取象于瘖疾與器物則夸毗亦必有所取象惜今不得其旨矣

及爾出王　毛傳訓王爲往王之訓往獨見此詩學者頗以爲疑說文長箋言狂廷誑往等字皆从㞷詳出㞷木作㞷石經凡作㞷者俱省㞷爲王出㞷字亦省作王斯言近是說文㞷从㞢在土上㞢本象艸出而借訓往㞷以出取義訓草木妄生則亦可借訓往傳義有徵矣又趙氏謂此字是石經所改則孟蜀以前經文尚作㞷故㞷王異音而釋文無音反是唐本之爲㞷字可知後儒不察妄爲往音以就之陋矣至出王之義惟集傳所引張子之說爲精蓋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物而無不在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蕩蕩上帝　以下蕩之什　蕩蕩序言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蕩蕩厲天下言箋言法度廢壞又無可則象則蕩蕩厲王身言上帝板板毛傳訓板爲反而此蕩蕩無傳因下經言天降滔德滔漫也毛意殆以滔卽是蕩經已言之故不發傳是此蕩字與蕩蕩無名王道蕩蕩取義各別矣歐陽永叔乃援彼例以廣大釋之恐非詩旨紬義云說文無蕩字水部潒字云水潒瀁也从水象聲讀若蕩徐音徒朗切玉篇蕩字注云或作潒是潒卽蕩字潒瀁與滔漫正同則毛意蕩蕩厲王心言蓋紀綱法度蕩然無存其端皆由于君心心之蕩古春秋傳楚武王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杜注蕩動散也正指君心言此說得之或據說文惕字有狂放之訓謂此蕩字當作惕不可從

曾是掊克　毛訓掊爲自伐克爲好勝正義云掊字本作倍倍卽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能倍于人而自矜伐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于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孔之意蓋以掊不可以言自伐故據定本倍字釋之但謂之能倍于人仍是好勝之義傳文疑有脫漏釋文云掊聚斂也不言所據當是毛氏原文說文掊字訓把謂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掊史記武帝本紀掊視得鼎注以掊爲手把之掊字又作裒釋詁云裒聚也皆與聚斂義合是掊字當作聚斂訓克字當作好勝訓也王氏云掊克掊聚好勝之人掊從陸克從毛　此爲得之集傳徑解爲聚斂之臣遠却克字義矣

侯作侯祝　侯作侯祝毛傳云作祝詛也正義謂作卽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釋文作側慮反祝詛也與正義同紬義云如孔傺此訓則傳解作字當言作詛也于義已足何爲非祝言之傳之意蓋以作祝爲句詛也又爲句謂作祝皆詛之義也案經傳祝字有告神而求其福祐者則入聲音如竹有告神而加之殃咎者則去聲音同咒周禮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辭說文祝字云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此求福祐者也其詛祝字則爲詶玉篇引說文云職又切詛也玉篇所引乃古本說文訓爲職又切卽是詛祝之祝何人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書無逸否則厥口詛祝此卽所謂加之殃咎者也惟昭二十八年左傳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襄十七年子罕曰區區宋國而有詛有祝乃詛祝並言然不可以釋此詩故集傳作怨謗說用毛意也

覃及鬼方　覃延也鬼方毛傳云遠方也孔疏謂未知何方後儒說經有以爲卽荊楚者據史記楚世家陸終注引世本陸終娶鬼方氏之妹生子六人其六曰季連芊姓其後也有以爲西羌者據文選揚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注引此詩及傳復引世本注鬼方于漢則先零戎是也有以爲北狄者據干令升易注鬼方北方國唐書亦言突厥北部有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瀕于北海或又謂鬼方卽今貴州以貴州本古羅施鬼國也數說不同就所據各書考之意惟主貴州者爲近蓋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夫曰鬼方必是國名非楚屬國卽楚毗連之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今貴州在楚西南由商伐之則荊楚正師行必經之道此可見謂鬼方卽荊楚者非也楊子雲贊本從毛作遠方言注因趙充國所征係先零枹罕之地遂援以釋贊原非有的據則西羌之說非也至干氏易注與唐書流鬼國顯與伐鬼方次荊之說相違則謂爲北方國者亦非也或據殷武詩鬼方既克氐羌來賓爲鬼方卽西羌之證然牧誓庸蜀羌髳羌說者以爲卽四川嘉定一帶地尤與貴州不遠故曰以鬼方爲貴州者近是也然在此詩自二章以後皆托詞殷商非是徵引故事傳達經意故曰鬼方遠方也必求其地以實之反鑿矣

用逷蠻方　逷毛傳訓遠鄭箋云當作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用治此九州之不服者蓋泛言之詞也紬義謂傳意當指荊蠻淮夷等言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號如史記則厲王初年楚方獮𤜣故武公陳戒及之史稱熊渠去其王號亦未必不因此詩已獻厲王益蒐軍實楚人稍稍知懼也汲郡古文厲王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淮夷亦熾淮夷亦南蠻夷故經統稱蠻方傳訓逷爲遠欲王驅而遠之也此說按時立論于事亦切若從集傳以抑戒爲武公之自儆則荊楚淮夷均無可指目矣

彼童而角二句　童如童牛童羖之童虹字當作訌毛云潰也彼童而角鄭箋以譬皇后與政後儒主集傳者以爲戒以理所必無與投桃相反稽古編謂鄭說狃于緯書厲倡壞剸豔姬之文其謬固不必辨卽戒以理所必無亦非詩意蓋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用者將壞王室故經文曰彼童有角指目之稱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角也夫無角而自謂有角猶無能而自謂有能也詩人設喩之意應爾小子目王也言彼之所爲適足以惑亂小子而已案此申毛義實較諸家爲長當從之至虹之訓潰本爾雅釋言與虹覺之虹了無于涉曹氏解爲蝃蝀本望文爲說嚴氏詩緝乃以之爲是誤亦甚矣

倉兄填兮　毛傳倉訓喪兄訓滋填訓久鄭箋云喪亡之道滋久長也正義謂況本訓賜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如此說是孔所據經作況字況與貺通故以貺字之訓釋之釋文云兄本亦作況校書者依釋文而定爲兄耳況之得訓爲滋者紬義謂古況兄與皇一字書無皇曰及皇自敬德石經皆作兄書正義云王肅本皇作況釋草云皇榮也是榮發滋長之意爾雅之皇卽說文之㞷說文云㞷草木妄生也讀若皇其字从㞢在土上㞢者象草過中枝葉益大有所之也則皇有草木益多之義皇卽況故兄得爲滋也案此謂兄與皇通甚解或如此說然謂滋久兮于義爲晦故集傳以悲憫易之謂與愴怳同而填字又難訓釋因又疑爲顚字胡氏一桂曰填滿也倉兄填兮言悲憫滿積于中也此義較久矣二訓爲安可從也

靡國不泯　泯毛傳訓滅鄭箋軍旅久出征伐無國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案厲王用兵他無可考惟竹書紀年載十二年奔彘其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是厲在位時征伐惟此一事所伐惟此一國而伐之不克則力不能滅之矣安得云無國不見殘滅乎經義述聞云泯亂也承上亂生不夷言故云靡國不亂耳康誥夫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傳以泯爲滅失之以呂刑泯泯棼棼傳訓爲亂推之述聞說爲可信矣或謂周初列國見于文王廟者千七百七十二諸侯入春秋以來惟餘百數十國其爲強大兼并及厲王剪滅者當必不少詩之所言足補史傳之闕惜不能得其主名焉耳此從虛處悟出理亦可通

民靡有黎　民靡有黎黎字毛傳訓齊鄭箋訓爲不齊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也自孟康注漢書始宮傳始謂黎民卽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爲號染周與嗣千文沿用其說遂有黔首黎首之言後儒說此詩亦以黑首當之經義述聞謂古人名民曰黔首猶漢名奴曰蒼頭使者去頭字而但謂之蒼其可通乎然則以民首黎黑而但謂之黎譌說何以異是且如其說亦必先有黎首之號而後可省其文曰黎民考三代兩漢之書無有謂民爲黎首者更以文義求之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大保曰眾黎百姓若訓爲黑民於變黑百姓則不辭實其蓋黎者眾也多也下文具禍以燼燼者餘也少也黎與燼相對成文猶言漢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黎者眾也多也孑者餘也少也亦黎與孑相對爲文二者皆以多少言也案衆字之訓雖與諸家爲異而實本于雲漢篇鄭箋則亦非臆說矣

好是稼穡　好是稼穡釋文稼作家云王肅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王申毛義謂收穡也鄭云嗇嗇也據此說是二家訓解不同字亦互異也經義雜記主鄭箋謂民有嗇心四句鄭云王爲政民有進于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郤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家居吝嗇于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至稼穡卒痒始云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可知此句稼穡本作家嗇字不从禾故釋文曰家是穡惟寶同又曰穡本亦作嗇也案正義云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稼字是孔作正義時經文已是稼穡故引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蓋以爲傳義爲然後儒遂舍鄭而從王也

六風有隧　毛傳隧道也正義引左傳當隧者井堙木刊以隧爲隧道證此詩隧之爲道也紬義謂說文無隧字遂卽隧也遂又通作衝衝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衝鄭說衝爲遂遂田閒道也故遂得訓道楚詞河伯衝風起兮水橫波王叔師云衝隧也風原意欲與河伯爲友俱遊九河之中想像神佑反遇隧風大波滔起卽據此傳爲說王意亦以隧爲道也經義述聞則以衝風爲隧風而隧風又卽遠風呂氏春秋本味

篇遺風之乘高誘注行迅謂之遺風文選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注遺風風之疾者遺與隧古同聲而通用有隧形谷其迅疾也下文有空亦形容大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曰空大也此言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先言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爲韻耳兩說微異而於經旨皆有發明可以參證

征以中垢 征鄭箋訓行中垢毛傳云言闇冥也正義謂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是合兩字方成闇冥之義也朱子集傳分訓中爲隱闇垢爲污穢則由蘇氏語而衍之至嚴氏詩緝謂中垢內汙也以闇門之事污穢君子如王鳳之誣王商也稽古編非之謂中垢與式穀相對言君子小人性行之不同如此耳君子光明正直無事不可對人言小人反之其所行所作甚且不可告妻子此傳所謂闇冥也知小人之闇冥則知君子之式穀必然光明正直知光明正直之爲善道則闇冥之不善可知二語意又互相備也此說最爲透闢經義述聞則訓中爲得訓垢爲詬詬恥辱也言不順之人行不順之事以得恥辱故曰征以中垢矣秦策云是秦之計中高誘注中得也今北人猶謂不得爲不中述聞說尤直捷也

反予來赫 釋文云毛許白反炙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拒人也莊子以梁國嚇我是也朱子集傳前說用赫怒義後引張子說則恐嚇義以二者俱可通也拜經日記據正義釋經言汝何爲反于我來嚇然而拒我也又釋傳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故轉爲嚇嚇張口嗔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嚇定本集注毛傳云嚇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以退止我言傳意或然俗本誤也云云謂如正義是俗本數文作反予來赫傳作赫嚇也以赫爲嚇之假借箋云口拒人謂之嚇此申傳所以釋經也王肅欲改鄭義見三家經有作嚇者因據以改毛遂易傳文赫嚇也爲嚇炙也而以已反來嚇炙我之說申之崔靈恩集注誤從肅改之傳而陸德明釋文顏師古定本俱襲其謬不知訓嚇爲炙于理難通孔云傳意或然蓋未便遽斥定本爲非耳案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司馬溫公集注引此詩俱作反予來赫毛傳多古文日記以赫爲嚇之假借得其要也

倬彼雲漢二句 倬彼雲漢北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彼雲漢王氏引之述其家大人說謂對當爲箌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云倬韓詩作箌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箌箌與對二形相似故箌訛爲對也此說得之雲漢天河也昭集傳訓光回訓轉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蓋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登旱而以雲漢昭回發端者史遷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在漢梓愼曰漢水祥也是漢實水之祥而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光先見于漢故望雲漢而占之今倬然而昭回于天則無雨之徵詩所爲以之發端也

靡神不宗 毛傳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鄭孔以下皆同此解惟錢氏攷異據後漢書順帝紀有分禱祈請靡神不禜之文謂靡神不宗之宗三家詩必有作禜者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爲禜是宗與禜通也經義述聞非之曰鄭注祭法云宗當爲禜字之誤也言字之誤則非聲之通凡宗與蟲宮臨躬爲韻若作禜則失其韻矣漢人用經改字者多矣卽以後漢諸帝紀言之詩言哀此煢獨而章帝詔曰惠此煢獨詩言假寐永歎而和帝詔曰寤寐永歎詩言不遑啓處而桓帝詔曰匪遑啓處豈皆三家之異文乎此駁至爲允當古人引書往往不盡依本文因所見偶有不同遂欲改經以從之將改之不勝其改矣

先祖于摧 先祖于摧字諸家說各不同毛傳訓摧爲至鄭箋謂摧當作嗺嗺嗟也言天將遂旱餓殺我民先祖胡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正義釋傳引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于何所至言無所歸也朱子集傳則訓摧爲滅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季氏本又申蘇氏摧落之義謂先祖之業所以得民而成無民則先祖之業亦摧落矣安得不畏案爾雅釋詁摧亦訓至與毛傳同說文摧字云擠也手崔聲一曰挏也一曰折也集傳訓滅蘇氏訓落皆折字之義說文無嗺字惟廣韻有之云逆歌也以詩序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之文例之詠歌與嗟歎同義嗺得轉訓爲嗟然先祖吁嗟與先祖于摧語意同一不了讀漢學者必以傳箋爲是而曲爲之詞自謂信古而不知其泥古也甚矣

如惔如焚 毛傳惔燎之也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惔燒如火之焚燎蓋大旱之時草木焦枯如見焚燎也紬義云說文惔憂也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惔爲炎故訓燎也節南山憂心如惔傳云惔燔也彼釋文云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是炎惔焱古字通也彼傳訓惔爲燔燔熱也言憂心如火之燔熱也此經下有如焚字焚既是燒則惔不得訓燔故訓燎以別之傳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燎固甚于焚也傳義謂焚燎俱是燒之名故以惔爲燎疏矣案此辨頗悉惟燎是放火之名故書燎原下云猶可撲滅正月篇燎之方揚下亦以甯或滅之爲文此經又惔在焚上謂燎甚于焚尙欠斟酌又釋文較傳云燎也無之字今本之衍文也

靡人不周 毛傳周救也鄭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于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之無不能豫止正義釋箋謂以周救于人其字當从貝故轉爲賙紬義云論語周急不繼富左傳周亟矜無資孟子君之于氓也固周之字皆作周惟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周乃作賙說文貝部不收賙字以義該于周故不贅出箋言賙給之又言權救其急則亦周救之義不解何以必別其字也意經文本是舟字毛無破字之例故讀爲周而訓救鄭則改舟爲周周卽賙也故訓賙給亦如改摧爲嗺訓嗺爲嗟耳案周字古文作舟音爲舟大東篇舟人之子鄭訓周人是舟與周通紬義說可信也朱子集傳自年穀不登以下全用毛說而此句則以爲諸臣無不周救百姓者以下文無不能止觀之似集傳較箋義尤長也

云如何里 里字毛公無傳陸氏釋文云里本作悝爾雅釋詁作悝云憂也鄭箋本此爲說嚴華谷詩緝譏其破字不如瘇里悝古字互通悝之訓憂與瘇之訓病其義一也朱子集傳故從鄭釋里爲憂又云里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稽古編以所引爲未當謂有聊賴則不憂憂則無聊賴俚是聊賴之意與里之訓憂者相反安得同案集傳謂里與俚同則云如何里猶云如何聊賴如何聊賴正得憂字微旨稽古編不合全文思之但據俚之一字而詆集傳爲未當其失當殆有甚焉者矣

昭假無嬴 嬴餘也昭假二字王肅申毛以爲昭其至誠于天下朱子集傳只爲精誠昭假于天稽古編從王說謂詩言昭假者五惟烝民泮水二篇一言于下一言烈祖所指自明不容異解其餘三昭假古注多以及民取義近解率用感天爲說此詩上章靡人不周言羣臣恤民之事此昭假無嬴是又欲其始終不倦故勸以昭布至誠施惠于下無或稍有留嬴以民命瀕危當賑救之無棄其成功也如此說于前後文義乃得貫通案集傳云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上下文義亦未嘗不通貫正不必抑後而伸前也

雲漢總論 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也衍之者謂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朱子以此序爲有理集傳故全用其說朱氏善謂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事神之誠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銷豐穰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皆自一念之烈而基之也或疑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舍此周制也先時無備臨變而君臣周章是棄本而修其末也此論近正而未得其實蓋雲漢承厲王之後百物凋弊有不可得爲者耳然其恐懼修省之意仁愛惻怛之誠反覆深發于言辭之表則宣王之賢亦可見矣

崧高維嶽 毛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岳也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李巡曰山高大者名崧本不指中嶽今之中嶽名嵩高或取此又以立名正義知此詩崧高非中嶽者此詩之意言四岳降神佑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謂嶽爲四岳也紬義云傳因伯夷爲四岳之伯故統稱四岳堯時官名四岳而岳實有五史記封禪書引虞書四巡末云中岳嵩高也索隱曰獨不言至者以天子所都也春秋公羊傳何休注引書四巡至于北岳如西禮之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應劭風俗通謂書與史公所言畧同後云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嵩應言不巡亦據還至嵩而言非謂不祀中嶽則堯時伯夷兼掌五岳之祀矣隱十一年左傳稱許爲大岳之允莊二十二年左傳稱許爲太岳之後不稱四岳而稱太岳蓋兼中岳言也伯夷既掌五岳而此詩生甫及申二國實近中岳不得謂姜氏不主嵩高矣然則傳言四岳特以姜氏官爲四伯未嘗言崧高非中嶽也案應仲遠序五岳中央曰嵩山嵩者高也引詩嵩高維嶽峻極于天謂廟在潁川陽城縣是崧高卽嵩高也正義云云未免錯會傳意

生甫及申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毛傳云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正義述經謂爲此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佑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紬義謂鄭下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智入爲周植幹之臣以申甫爲二人自是箋義傳意不然申呂齊許之初惟有一呂卽甫也是有甫而後有申故經言生甫及申既申甫出則維申及甫甫亦是申維周之翰申爲周邦之楨幹也傳言生申甫之大功不分二人妙得經意此與殷商荊楚同知殷商荊楚爲一卽知申甫不得爲二王風揚之水以甫許爲申同于此也案此辨似是而義尙未愜詩爲申伯而作經旨所重固惟一申然既云生甫及申又云維申及甫及之爲言猶與也毛故以四伯之後于周則有申有甫有齊有許明之是申甫之爲二國當如箋義其言申而兼及甫者以其同出四岳因連類書之耳與殷商荊楚例自懸殊紬義詆疏爲失傳意恐傳意亦未必不分二人也

于邑于謝二句 毛傳謝周之南國也正義云經言南國者謂謝旁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式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曾粹中謂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或因正義又有申國在洛邑之南之文疑謝與申爲一地紬義據水經溉水篇溉水出謝城北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溉水

下流逕湖陽城南郎故蓼國入大湖云云謂謝城故址在今南陽府唐縣南申國在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距唐縣一百二十里不得爲一地又謂謝之先爲徐㨿楚詞七諫王注徐偃王國名周宣王舅申伯所封也引詩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如王說則偃舊國于謝後他徙故宣王以其地封申伯敕寀謝先爲徐此特依王注爲說他無左驗至以申與謝非一地則彙纂及春秋地理考皆言今南陽城北有故申城謝在南陽府鄧州境不但漢志爲可參證也

王命傅御二句　王命傅御毛以御爲治事之臣鄭箋以爲冢宰雖未必然然既曰王命定是王臣非申伯之家臣也朱傳以爲家臣之長又引漢明帝賜東平國傅手詔以爲古制如此稽古編謂周制恐未必同漢申伯當是有土之君入相王室如魏武公號文公之類周家王后皆侯國女申伯是王舅若非舊國君安得與王室連姻其城之謝也猶下篇之城齊乃遷國非始封也申伯在王朝其室家仍在申遷其私人者自申而遷于謝耳申伯眷戀闕廷未遽返國而家室在途宜有將導統帥之者又新邑人民未習申伯威德其家室先到豈能入賓主如歸亦須王臣銜命而往以鎭服之此豈家臣可勝其任哉後申伯遄行則室家已妥安居故經從郿入謝不復過其故都矣案此說雖想當然而于地理人情皆委曲詳盡與集傳爲異不足疑也

錫爾介圭二句　毛傳寳瑞也鄭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寳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釋傳引王肅云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又引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寳明非五等之瑞圭蓋以鄭爲是也紬義謂釋器云圭大尺有二寸謂之介玉人云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此鄭所用也以說文考之則不然也說文云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瑒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瑁四寸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玠字注獨不言尺寸則大圭乃是通稱顧命賓稱奉圭兼幣無介字許用孔氏古文引作介圭彼諸侯享王之圭得稱爲介則朝王之圭亦得稱介韓侯入覲詩亦云以其介圭韓侯爵圭應七寸得稱介圭是則介圭之名通于五等故傳以介圭作寳訓爲瑞也子雅遜毛以桓圭九寸爲圭之大者猶洛第二義案此辨至精周制最辨等威長尺二寸爲天子守圭斷無以錫諸侯之理文選晉覊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端正用此傳可見介圭爲圭之通稱矣

往近王舅　往近王舅之近毛傳云近己也鄭箋近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朱子集傳從之毛居正六書正誤云近說文作訓从亓从辵亓音基辵音綽今作近字訛爲近不敢改也案說文逗者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詁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玉篇云近今作記今釋文唐石經皆作近此傳寫之訛也或疑近字訓辭當顛倒其文云王舅今辭以往於下文始貫不知辭者語辭非辭謝之辭鄭之所謂辭即毛之所謂已已與記同聲故曰讀如彼記之子之記今王風彼記之子經文作其其亦音記鄭風大叔于田篇忌字箋亦云讀如彼已之子之已蓋其記已忌近五字通皆辭之助也往近王舅猶往矣王舅往哉王舅云爾緣近訛爲近而曰已曰辭其義遂不可通也

王餞于郿　毛傳郿地名鄭箋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正義申之曰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于郿也紬義云箋以岐周爲大名實即郿耳周自太王王季居岐山下中水鄉之周原至文王漸徙而南皇矣篇所謂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也彼箋云文王徙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云云不明言其地其即郿乎今陝西鳳翔府郿縣在渭水南古湄地在渭水北側近渭水亦以在岐山之南故統號岐周宣王時省方在郿非自岐遣之而餞之于郿也江漢于周受命經無郿字可云在岐然下言自召祖命召祖謂召康公康公食采于召後漢郡國志郿縣有召亭則江漢之于周亦謂郿矣案二雅之文未有言宣王至岐者惟韓昌黎鳳翔石鼓歌云宣王憤起揮天戈又云蒐于岐陽騁雄俊說者援爲宣王曾獵岐陽之證要非確據也紬義謂岐周即郿似較孔疏爲長

生仲山甫　毛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引左傳晉文公納襄王王賜之樊邑杜注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謂如杜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紬義云傳記言樊者有三隱十一年稱樊莊二十九年樊皮僖二十五年陽樊昭二十二年樊頃子杜元凱傳無一言及于山甫而史記晉世家注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樊仲山甫之所居故曰陽樊晉語陽有夏商之嗣典惟仲山甫之官守爲此一說也水經淆水又逕平岔城南注城晉宗之所築也東對樊仲山甫之所封泚水篇注引司馬彪曰仲山甫生于樊因氏國焉今在南陽此又一說也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引毛萇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云樊城縣在兗州瑕邱縣西南古樊國仲山甫所封此又一說也漢書杜欽傳言仲山甫封于齊瑕邱近齊張守節正義得之案此斷非是下經明言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蓋奉命城齊恐其久勞于外故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非封于齊也毛于城彼東方傳云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險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是毛之意亦以城齊爲爲齊築城非自爲築也晉語言陽有樊仲之官守左氏去古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南陽亦有樊稱者顧氏春秋大事表謂東遷後仲山甫子孫徙于河南理或然也

城彼東方　東方毛傳云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也正義引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淄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疑史遷之言爲未必實考齊世家本鈌一代若于哀公加一代則獻公可當宣王惟史記稱太公都營邱營邱即臨菑也胡公徙薄姑獻公復都臨菑而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杜注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昭九年傳詹桓伯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注樂安博昌縣有蒲姑城服虔曰蒲姑齊也商奄魯也水經濟水又北徑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博昌縣有蒲姑城地理志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薄姑即蒲姑也博昌爲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地而沂州莒州城外亦有薄姑城水經注鹽門縣高某山濟水所出其水徑姑幕故城東故薄姑氏之國也以此姑幕故城在今莒州界是薄姑有二也案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以此推之奄本居曲阜蒲姑本居博昌二人皆紂黨武王誅紂從奄君于淮水上徙薄姑于姑幕而以其故地封齊營武王崩二叔誘祿父叛周公酌罪輕重誅薄姑而赦奄君至成王即位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之乃徙新立奄君于姑幕耳然則毛傳所云薄姑亦當謂博昌縣薄姑非姑幕之薄姑也而城東方之非樊侯自城于此益可以灼然其無疑矣

淑旂綏章　淑旂綏章毛傳綏大綏也正義謂綏染鳥羽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王尚書經義述聞辨之曰爾雅注旂首曰旄有鈴曰旂春官司常交龍爲旂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載羽于竿首者旌也非旂也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旂與綏亦異不得合以爲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無謂旂以綏爲章者竊疑綏者文貌荀子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楊注綏或爲蕤綏之蕤字又作委仲尼篇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是也所畫於旂交龍日月之章綏然有文故曰綏章綏章與淑旂文正相對也案綏章之義先儒皆從孔氏然綏與章連屬成文惟見于此王氏以文貌釋之實較舊說爲安可從也

經筍及蒲　毛傳筍竹也蒲蒲蒻也鄭箋云筍竹萌也蒲深蒲也正義謂言筍竹蒲蒻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畧耳陸璣疏筍竹萌也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九月生紬義謂此說非是竹春冬有筍春筍而冬實吳都賦苞筍抽節劉淵林注云苞筍冬筍也其味美于春夏時筍說文云竹冬生草也象形下垂箬箬也又筍字云竹胎也然則三時竹胎通謂之筍冬月所生專謂之竹毛訓筍爲竹其義古矣蒲說文云水草也蒻蒲子也蒻蒲蒻之類也蒻與蒲別箋言深蒲即蒻之省文正義以筍爲竹萌以蒲蒻爲深蒲兩失毛鄭之意案以深爲蒻字之省此辨甚是至謂傳竹之名惟冬筍專之則未必然此詩筍以蒲連文蒲或以爲即本草香蒲宋圖經云春初生嫩葉時取其中心入地白蒻大如箸柄者生啗之甘脆又以醋浸如食筍大美周禮蒲菹是也據此則有蒲之時正有筍之時傳云竹者恐人疑于他物之筍故以竹別之非必指冬筍爲竹也

溥彼韓城二句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先儒之說各殊鄭康成以韓屬雍州而訓燕爲安訓師爲衆云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王子雍以韓侯城在涿郡方城縣而訓燕爲燕國王符潛夫論亦謂宣王時有韓侯國近燕朱子集傳于梁山則主鄭氏在馮翊夏陽之說于燕師則主王氏燕國之說學者頗多疑之蓋以韓果爲西安韓城去燕甚遠不應獨用其師而猶是東夷亦不得以爲韓錫且王氏說已見引于酈道元水經注似韓城燕師俱當從之爲是不知春秋城邢城楚邱皆用諸侯之師昔周公營洛邑爲東都四方民大和會例有明徵即以詩證詩燕之城韓與山甫城齊召伯城謝亦正相等此事之無足疑者至貊爲東夷見鄭周禮注彼殆據漢世而言其實貊即貉說文云北方豸種也此詩以追貊與北國連文則貊爲北垂蠻貊當如許義韓侯既受命爲伯北方蠻服在撫綏之內以貊錫之理亦宜然則集傳之說採鄭王初非騎牆之見可知惟召公爲司空不見經典朱子謂韓初封時召公以司空奉王命以其衆爲韓築城說誠可疑顧此亦本于崧高疏所載王氏之論則亦非臆度也

江漢浮浮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毛傳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鄭箋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後儒皆從此訓經義述聞以爲經文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傳當以滔滔廣大貌屬上句浮浮衆彊貌屬下句箋亦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宣王于是水上命將士循流而下浮浮然文義方協引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傳曰滔滔大水貌與此傳滔滔廣大貌同以證經文本作江漢滔滔又引齊風載驅篇行人儦儦傳曰儦儦衆貌鄭風清人篇駟介麃麃傳曰麃麃武貌與此傳訓衆彊貌同以證經文本作武夫浮浮謂寫經者浮浮滔滔四字上下互譌後人不察又改傳箋以從之

于是衆彊之貌厲之江漢廣大之貌厲之武夫不知江漢大川當言廣大不當言衆彊武夫尙武當言衆彊不當言廣大也討論今本大失毛公之意且箋曰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正取出師浮于江漢之義浮浮之言汎汎也若作滔滔則又非箋意矣風俗通山澤篇引此詩作江漢陶陶與滔古字通若非經文本作江漢滔滔何以應劭引作陶陶此亦其明證也案此說確不可易以下章江漢湯湯武夫洸洸例之傳訓湯湯爲大貌洸洸亦武貌則此二句爲後人所倒無疑然孔氏正義陸氏釋文俱未言有異同是經及傳箋之誤自唐初已如是矣

來旬來宣　旬宣傳義闕鄭箋云旬當作營宣徧也孔氏正義謂宣訓爲徧旬不宜亦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謂勤勞于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于徧理毛詩紬義謂旬營二字隸書篆文俱不相類孔言殆誤旬之得爲營者爾雅釋言云洵均也桑柔其下侯旬傳亦言旬均也是旬即洵字邶風擊鼓篇于嗟洵兮釋文云韓詩作敻說文敻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敻求得之傅巖巖穴也徐鍇曰人與目隔穴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今書序及史記殷本紀敻求俱作營求是古者旬洵敻營四字音義互通故旬得爲營也此辨近是正義說誤矣

秬鬯一卣　秬鬯一卣毛謂秬鬯必和鬱不和鬱不名鬯鄭謂和鬱爲鬱鬯未和鬱爲秬鬯孔疏以鄭說爲是然鄭之爲此說者因周禮鬯人鬱人分爲二職而鬱人掌鬱鬯明是鬯人所掌尙未和鬱故分而二之耳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秬鬯鬱鬯誠有已和未和之分若統舉經傳中秬鬯概以未和鬱解之則非也鬯之爲義取芬芳條暢元因鬱草而得名說文鬯字注云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此可證矣使止是黑黍之酒則與鬯字無涉稽古編云鬯之名本因鬱草而秬黍之酒實爲和鬱而設則當其未和時亦慨以鬯名之鄭執周禮之文以釋詩固矣又孔氏中候既引禮緯秬鬯之草及中候鬯草生郊以證鬱金草亦可名鬯草矣復言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何其自相矛盾也案鬱金乃鬱金華出鬱林郡漢鬱林郡今廣西貴州潯柳邕賓諸州一統志載柳州羅城縣出鬱金香卽此也或以藥中鬱金根當之然鬱金根出蜀中不聞有香則非鬯草也明矣

南仲太祖二句　毛傳王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爲太師此以南仲皇父俱宣王時人而太祖周之太廟也鄭箋以南仲爲文王時武臣謂宣王之用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此以太祖爲皇父之太祖也正義引孫毓說謂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后稷之大廟者孔之意蓋以鄭說爲當矣但謂命將本祖而援陳勝舉兵稱燕項事例之則非確論稽古編云勝燕假其名耳非以其爲祖而追奉之也詩于封申伯則遠舉四岳錫召虎則追溯康公命皇父則先述南仲皆榮其祖德以勉勵其後人立言之體類如是也此說得之然白虎通引王制祭統及此詩明古封諸侯遣將軍俱于祖廟是後漢諸儒說同毛氏其義當有所授分別觀之可也

三事就緖　三事毛傳云三有事之臣也鄭箋以三事爲三農之事就緖謂皆就其業也孔氏穎達申之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也曹氏粹中張氏栻諸家皆主此說謂師之所在荆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三事乃得以就緖見其不傷財而害民持義可謂精矣但于事字似尙欠貼切　御纂詩義折中以三事爲三卿之事謂天子自將三卿從行司馬掌戰伐司徒比卒旅司空平道塗經營壘　牧誓御事司馬司徒司空是也不留不處戒辭也前軍先登賁于神速行不可遲留止不可久處早至其地　以經營之比天子之來而三事所當莫不就緖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如此說三事事字乃有的證矣

匪紹匪遊　毛傳匪紹匪遊謂不敢繼以敖遊也鄭箋紹緩也王舒安行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與傳說不同正義謂匪紹匪遊各言匪每著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解緩也經義述聞云孔從鄭不從毛其說良是但紹之訓緩未有確證考陳風月出首章舒窈糾兮傳云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然則三章之舒夭紹兮夭紹亦舒之姿也彼言舒夭紹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是紹與舒緩同義故訓爲緩也江漢詩言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保亦安也紹亦舒也合二詩觀之義自見矣案以紹遊二字承舒字言則此訓爲當若朱子集傳紹訓糾緊遊訓遨放是言不疾不徐之意于文義亦自貫通當分別觀之

舍爾介狄二句　毛公訓逖爲遠訓忌爲怨介字無傳鄭箋介甲也舍爾介狄維予胥忌謂舍爾被甲之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忌正義釋傳曰毛讀狄爲逖故爲遠則介當訓大不得與箋同箋意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至其頸尙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紬義謂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相怨是王子雍述毛之說正義據之以爲子雍非毛意也介字毛不爲傳當从本訓說文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卽畺界之界宣王復文武之竟土幽王承之其竟土與宣王同今自舍爾畺介之遐逖而惟與羣臣相怨毛意當

然案此就遠字生義然捨爾畺介之遐逖解釋紆迴不及作戎狄之大患者義爲婉切集傳故從箋說也但又引或說以介狄爲女戎似不免節外生枝耳

草不潰茂　潰毛傳訓遂鄭箋謂當作彙彙茂貌二說不同紬義云說文僓字云嫺也一曰長貌長義與遂近而僓潰聲同傳讀潰爲僓故曰遂也箋作彙者古貴聲與胃同故喟字从口从胃亦或从口从貴鄭讀潰如渭故曰當作彙爾雅釋木云謂櫬采薪釋文云舍人引上句櫬梧來合此句以謂字非彙是彙與謂通又說文彙字云蟲似豪豬者从㣇胃省聲或从虫作蝟彙今隷書作彙此由貴胃聲同故作彙而訓茂矣正義隨傳箋訓釋無所發明故詳之案嚴氏詩緝云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爲潰怒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皆一理也觀此則箋說雖與傳異而其義未嘗不相通也潰之可破爲彙紬義說得之

有如召公　召公召康公也與周公分陝二南之化基爲是佐周開太平者周公召公也故先儒謂風之終以周公雅之終以召公見必有周召之臣而後二南之盛可以復覩此風人之微意也陳氏稽古編則謂二公雖皆周之元臣而召康公之後又有穆公翊戴宣王周文公之後無聞焉故黍苗篇思穆公此篇思康公分見二雅誠以康輔創業穆佐中興祖孫濟美皆爲王室依賴相望于二三百年之中宜乎思召者更甚于思周矣此猶側重召公于詩旨別有微會惟鄭此句箋云言有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與諸家說異考周南詩序正義論詩六字爲句引此云有如召公之臣是此句本有之臣二字故康成以非獨召公釋之不知何時脫去二字孔氏此篇正義及陸德明釋文均未之言殊可怪也

詩經集解卷六終

（修文書館精製鉛版）

詩經集解卷七　　盤川馮世瀛雲樵氏輯　　四明馮善長學明氏重校

三頌　集傳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以此言之周頌三十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頌體故以其類附焉孔疏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于詩之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其先後之序則陳氏傳良謂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于周閒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于魯此說得之故諸家均從陳訓

周頌

清廟總論　以下清廟之什　小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鄭康成據書傳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誥洛誥序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爲一事正義申之謂周公攝王之政營邑于洛既已成此洛邑于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于清廟祀文王爲紬義云洛邑之作本爲諸侯以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均焉其事周公主之故序繫于周公而朝諸侯者自爲成王書洛誥孔傳謂成洛邑在攝政七年今亦無論六年七年但據洛誥論之曰王在新邑是成王在洛也曰汝其敬識百辟享是成王朝諸侯也特其所謂烝祭成者爲封周公之後既告文武與此祀文王者異耳然其上文云祭稱殷禮祀于新邑曰歲稱曰新邑則所祀者非文王而何既成王朝諸侯祀清廟則率之者亦惟成王顧命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彼朝新主故二伯率之而見洛邑之祭諸侯咸在廟中主祭者率之何復令二伯率也案此殿最有關係鄭孔所言皆泥于周公踐阼舊說故以朝諸侯廟之周公曹粹中李樗諸家皆力辨之得紬義說而大旨益瞭然矣

維天之命二句　維天之命二句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二說不同正義述毛云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也李氏黼平訊其強箋合傳殊失毛意謂孟仲子學于子思者也其言蓋有所授中庸于純亦不已之後即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聖人之道之大與天無極也則所謂純亦不已者亦言文王之德之大與天無極而爲周禮之所自出可知矣優優大哉二節與此詩假以溢我三句同假嘉溢慎收聚也言文王以嘉美之道戒慎子孫惟周公能收斂之制爲大典以順文王之意凝與收一也君子尊德性一節與此詩曾孫篤之同言成王能厚行之敦厚與篤亦一也子思本此詩之意以作中庸孟仲子即本中庸之意以釋此詩傳言美周之禮則周禮已行箋言居攝五年則周禮未作未可以箋意述毛也案以此詩爲與中庸相表裏亦屬揣摹之詞其謂傳不同箋則得之又館譜引孟仲子作於穆不似蓋古似已字通斯干詩似續妣祖箋讀如巳午之巳是其證也

假以溢我二句　假毛傳訓嘉溢訓慎收聚也左氏春秋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引作誐以溢我廣韻又引作誐以謐我案古字假與嘉通如假樂君子中庸作嘉樂是也假又與遐同法言假言周于天地注假作遐而遐又與何同詩遐不謂矣遐不作人傳皆訓何故左傳引作何而誐之訓嘉善也故說文廣韻引作誐溢與謐形相類而謐亦與恤通書惟刑之恤哉今文尚書作謐哉故左傳引作恤而廣韻又引作謐也是諸書字異而義仍不大異也但如毛傳作嘉以慎我解中須增字文義乃明故集傳從左氏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有則我當受之葉氏秉敬則訓假爲假如之假假以溢我言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假字溢字皆如字讀而于義亦通可與集傳並存

維清總論　序維清奏象舞也鄭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孔疏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于廟劉氏敞曰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其詞曰文王也廖氏剛亦謂清廟文王之德也維清文王之事也故記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示事也惟朱子謂詩中無象舞之意故泛指爲祭文王之詩然頌之爲辭旣取于形容功德或無非舖敘制樂之由如清廟之詩亦未嘗及營洛邑而朝侯以祭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先儒以象爲文王之舞者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象文王之樂也孔穎達曰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則可知堂下奏象舞而堂上歌維清蓋自古矣

肇禋二字　毛傳肇訓始禋訓祀鄭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案枝伐之說出于緯書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謂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也我應又有伐崇告謝句注謝百姓且告天主爲崇也後儒以緯書之言多不經或據生民篇以歸肇祀傳云始歸郊祀也謂周之祭天自后稷已然此經之肇如爲文王祭天不得言肇倫書肇于六宗固爲天神而肇于文王武王亦得稱肇說文禋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爾訓皆無祭天之義是禋乃祭祀通稱此以祭天之說爲非也然古者天子將出有類造宜三祭類者祭上帝也文王雖未爲天子而是類是禡皇矣篇已明言之則以肇禋爲文王始祭天似非無稽但不當援枝伐云云以爲證耳

烈文辟公二句　烈光也辟公諸侯也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諸侯鄭以爲天錫文王歐陽以爲文武錫我君臣三說不同稽古編謂其于義皆通若集傳謂侯助祭使我獲福是以爲諸侯錫我矣夫祭而受福不歸功于祖考而以爲臣下之力宜楊用修以唐季藩鎮之強行辟降敕猶不若是其委靡致之也至詩緝謂辟公夾輔以克興周祚是錫我以福尤爲臆說嗣王在政之初除告諸侯自當稱揚天命原本祖德以爲立言之端乃徒歸美羣下感其翊戴之私津津道之不置不亦陋歟此辨甚允而義亦不失之偏較紬義之引皇矣篤是致是附傳云致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爲之立後以爲文王錫福之證其廣狹益有間矣

無競維人五句　毛傳競強也訓道也人字無訓集傳莫強于人莫顯于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以人爲盡人之道也王安石范處義諸家則從鄭箋以人字專指賢人說謂能用人則強四方無不從其令能務德則顯百辟無不法其行前王不忘謂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案以人爲賢人于義亦通但經意重在脩德用人猶在後不顯句以中庸證之亦是慎獨工夫　御纂詩義折中云既祭前王即法前王可也昔前王之莫強于天下者以其人也爲人有道能盡人道則四方皆從之矣修德行道不在于顯曠徹幽獨純誠不息則百辟皆法之矣此前王之所以無歡于人者常念之而不忘則道立德凝而無疆之福祉可保矣觀此則當從集傳爲長矣

天作高山總論　小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穎達以下如賈公彥蘇轍李樗黃櫄諸家皆主序說而以爲四時之祭朱子集傳以詩遺王季故定爲祭太王之詩夫從古序則增詩中所無之先公從集傳則又遺詩中所有之文王兩皆有所未安季氏本故用申培詩說以爲周祭岐山而配以太王文王之詩　御纂詩義折中采季氏義周之王業起于西岐修平營闢疆里宣畝所謂太王荒之也徽柔懿恭惠鮮懷保所謂文王康之也棫拔道通夷喙民歸所謂岐有夷行也荒之者順天康之者安民順天安民而後有夷行難之也案作祀岐山言詩中字字皆著實地義勝諸家遠矣

彼徂矣岐二句　彼徂矣二句毛鄭以來均于矣字絕句而以岐字屬下朱子集傳據韓詩改徂爲岨又于岐字絕句持之甚堅然徂之爲岨是從沈括之誤引岐字絕句又出于創說而于韓詩無涉也韓惟矣字作者不同于毛耳其訓徂爲往行爲道岐字屬下句讀均與毛同後漢南蠻傳引此詩注引薛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易行故岐有險阻而人不難也朱子徒執其岐道險阻一語改徂爲岨似忘徂之爲往薛君自有正訓其云險阻者反明夷行之義非釋徂義也且括之誤引朱子明知而必欲從之宜後儒蹈其瑕者之紛紛也

昊天有成命總論　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正義春官大司樂職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于二至之日祭之于丘不在于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紬義據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元謂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謂如禮注北極即昊天上帝此經言昊天正是冬至圜丘之祭而序謂之郊者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曰於郊故謂之郊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邢或載孔傳云郊謂圜丘祀天也然則于南郊爲圜丘故謂之郊丘其義一也案鄭箋以昊天爲天之大號故正義分郊與丘而二之不知傳不釋昊天以昊天即昊天上帝也紬義說辨此甚明至集傳據歐陽以此爲祀成王之詩則昔人論之悉當分別觀之

成王不敢康　成王不敢康毛公無傳鄭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正義引周語而斷之曰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證韋注云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漢唐諸儒皆同此說自歐陽永叔始以成王爲即成王誦而朱子集傳王之後儒繫義以申舊說者紛紛而起案周語叔向告單子之老全引此詩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則已明指成王之身矣融言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王此三者雖爲融所不取然伏生書傳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死矣成王尚幼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叔父是皆生稱成王之證此不足以難歐朱惟謂孔子刪詩雜頌得所既以頌爲周公所作不應有康昭詩且康昭詩亦于我將時邁及思文大武之前所爲得所者

安在此說爲未易破除耳黃東發云古注嘻噫凡二說在學者詳之斯通論也

維羊維牛　維羊維牛毛公無傳鄭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亦不明其所用正義據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明配者與天異饌謂天用特牛配者用太牢又引羊人釁積共羊牲注云積柴祭天謂祭司中司命乃有羊此以牛羊爲異用也納蘭云郊特牲言帝牛偶不及帝羊羊人注明謂祭司中司命如鄭以祭天無羊箋必辨之今箋不言是鄭以祭天有羊也史記封禪書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之位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乙東南郊用太牢又曰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祭大太守史記與此經合未可專據小戴自加葛藤案此論亦詳核然羊人職積柴祭天是用羊實柴此詩維羊在維牛之上似是先燔柴而後獻之義彭山季氏謂以將者牽羊以其柴燔者獻牛以供祀于文氣較順然則疏說殆亦未可厚非矣

儀式刑文王之典　毛傳訓善刑訓法典訓常而式字無傳朱子則儀式型皆訓爲法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朱氏公遷謂皆主之謂儀式刑者取法于文王不一而足也嚴氏詩緝亦以爲累言之者謂法之不已也劉氏克寬則以典爲祀天之典謂不敢指言天祇以儀式型文王祀天之典法庶幾上天佑助使天下安靖案劉氏說雖小異而儀式刑三字不別訓則同詩人屬辭似不應如此贅複惟　御纂詩義折中謂威儀式謂制度刑與型通乃以法訓之言我今者威儀制度皆法文王之典用以日靖四方蓋人君德之大曰法祖者以實不以文必儀型之必式型之必靖四方必日靖之儀者一身之威儀若儀禮所載是也式者朝廷之制度若周禮所載是也儀型文王則律躬者謹式型文王則立法者詳如此說字字各有深義先儒殆未之思耳

時邁總論　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詩經疑問謂武王既定天下有巡行方嶽事故周公追述以作歌爲朱子集傳亦以此爲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以小序所言與詩中辭義爲協也惟何氏楷謂爲大武之五成巡守獻後分周公左召公右之事蓋以般篇有嶞嶽及河語此詩亦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意爲次般之後而申言之而式序在位云云又于分陝之事有合故以此詩爲即大武之五成也以左氏傳引此章謂保大爲武王七德之一之說推之何訓雖與序解不同而于情事猶近若後漢書注引韓詩謂爲美成王徐氏大中之云巡守祭告國家典禮武王舉之而成王繼之載戈櫜矢武王書定之功成王追述以昭前烈故左傳國語皆謂武王而韓定以爲成王也如此斡旋固亦可以相通然以云韓詩意本如是則未必然也

肆于時夏　毛傳夏大也鄭箋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仍用之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正義引鄭春官鍾師注辨肆夏非時邁而亦以夏爲樂歌之大納蘭云春秋宣十二年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云云以保大爲武王七德之一又曰暴而不戢安能保大是大字即指載戢載櫜及求懿而言杜元凱于我求懿德三句注曰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杜言保天下自依左傳爲說而以大字承息兵求德而言則本之毛傳毛蓋言戢干櫜弓又求美德之士而其德遂于是而益大耳正義述經同毛于鄭矣之矣案毛公之意以杜注推之當如納蘭所云然時邁之爲肆夏自呂叔玉爲此解而朱子集傳采之蓋因詩有肆于時夏之文故諸儒多本之立訓然鄭氏樂歌稱夏之說似不得援鍾師注而謂箋意不以之爲肆夏也

執競總論　毛傳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鄭孔以下多從之朱子初注云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于呂東萊讀詩記中則亦毛萇之說也後定集傳始從歐陽永叔而闢毛鄭以詩中成康字爲成王康王夫毛鄭之說雖不如歐陽之簡直然自叔王指此詩爲樊遏綦昭以遏爲昭夏朱子不辨其非且并采其義考之禮牲出入奏昭夏天子以遏饗元侯康王以後昭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即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故李氏樗鄭氏敬諸案仍從舊解以成康爲頌武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亦無以證其說之必不然也

鐘鼓喤喤二句　毛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正義云喤喤將將俱是聲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納蘭謂箋言八音克諧正義顧之爲解傳不必然經磬筦承鐘鼓之下當謂笙入立之時故傳言集就也謂入而就于堂下或縣間也說文引此詩作磬筦鏘鏘訓爲行貌亦指樂工入立而言蓋用毛氏古文義也喤喤是小兒泣聲此喤字當作鍠廣韻鍠和也用毛傳樂也用爾雅鎗鎗聲用說文也又正義述經云其聲鏘鏘然豈孔所據經本作鏘鏘故云與喤喤俱是聲歟案喤喤將將後儒多主孔氏之訓納蘭據說文將將作鏘鏘以證毛傳集字爲指樂工入立實信而有徵惟謂喤喤當改爲鍠鍠則可不必蓋古字多通喤殆鍠之假借故釋文不云有異同也

貽我來牟　毛傳牟麥也來字無訓鄭箋引僞泰誓赤烏以穀來語證之後儒以爲妄說而不用謂貽是稷以

貽民非天以貽武論固正矣然說文來字云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麥二夆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漢書劉向引此詩作釐麰云釐麰麰也始自天降向又言武王君臣以和致和而獲天助意與鄭同且此詩與臣工二篇皆特言來麰不及餘穀與他詩泛稱嘉種者語意自殊則赤烏銜穀之祥必當日相傳有是說非讖緯家所臆造也又以文法衡之此詩上四句言后稷粒食斯民復其常性下四句言天以后稷養民之功賜武王以嘉穀使有天下兩意相承若謂后稷以來牟貽下民則仍是粒我蒸民之意詞旨不冗複邪惟來牟先儒以爲大麥是一穀之名廣雅始謂來爲小麥牟爲大麥而朱傳嚴緝皆從之據說文麥自有名來者从禾來聲廣雅之言殆爲此文所誤耳

嗟嗟保介　以下臣工之什　保介鄭箋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之文以爲車右謂衣甲持兵故曰保介高誘呂氏春秋注云保介副也朱子初亦用序說後改爲戒農官之詩因以保介爲農官之副輔氏廣申之曰保介助王耕藉者介有副意故曰農官之副也後儒以爲戒農官何與于祭祀而登之于頌詩中言農事者以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于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耳據此則舊說誠未可輕易也或疑諸侯朝天子惟應上相入廟此何以及車右不知古車右多以士大夫爲之如春秋傳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皆非尋常勇力之士召入何嫌惟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直勅諸侯此序言遣于廟但戒其臣釋置諸侯于度外爲可疑耳然遣諸侯而以保介爲詞與出車命將而詞及僕夫仍屬一例當是作詩之體宜然也

序及錢鎛　序具也錢鎛皆田器名孔疏云說文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鎛說文亦云田器釋名鎛鋤類也迫地去草世本云垂作鎛呂氏春秋高誘注鎛芸田器也六寸所以入苗間鎛鋤當是一器稽古編管子書農有一耜一銚一鎌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農而銚耨銍三器皆見臣工詩今備考之爾雅斛謂之疀郭云古鍬鍤字斛說文從斗作斛引爾雅亦作斛疀說文云斛也楚洽切徐曰鍬銚同一字方言又有斛鏵鍤鑱臿梩梠諸名然皆與錢爲一器爾雅斪斸謂之定李巡云鋤也鉏別名郭璞云鋤屬詩疏引釋名云鎛鉏頭也廣雅云定謂之耨考工記段氏爲鎛器斪斸也定也耨也鋤也亦一器也案農器名稱繁多易滋牽混此說考覈詳細足與注疏相補備

奄觀銍艾　銍毛傳云穫也正義謂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案銍爲田器而訓爲穫艾亦穫也於義爲贅惟釋文引小爾雅云截穎謂之銍說足與釋名說文互相發明而錢氏天錫云錢以起土用于耕鎛以去草用于耘銍以穫禾用于斂義尤分曉禹貢三百里納銍孔傳銍刈謂禾穗與此異者彼銍與總秸粟米並稱故不爲鐵鎌此詩銍艾字在奄觀之下言序乃錢鎛人工既齊則秋成有望奄觀云者猶拭目俟之之意也故當訓爲穫器也然其耜篇穫之挃挃傳云挃挃穫聲也釋訓挃挃穫也說文挃穫禾聲也挃與銍俱珍栗切毛蓋讀銍爲挃音同故義亦同歟

噫嘻成王　毛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正義謂噫嘻皆是歎聲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爲歎嘻爲和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言嗟嗟而歎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歎之納蘭云釋文嘻音僖毛云噫歎也嘻和也如正義則傳作歎今汲古閣本作和依釋文而改也說文無嘻字有譆字云歎也正用毛此傳是六朝舊本毛傳作歎故正義從之但以經義論則作和爲當蓋臣工是遣諸侯故嗟嗟爲歎此篇祈穀于上帝噫嘻之文在成王昭假之上即率時農夫亦天子自率之無所用歎釋文音嘻爲僖易嬉子嘻嘻本或作喜喜傳與喜皆訓樂和亦樂也是傳之意言噫乎時之和也我成王成是王事也案此辨至有分曉可證疏說之偏至或以成王爲成王誦則昔人論之已有定案不必回護以自生轇轕也

駿發爾私　集傳駿大也發耕也私私田也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謂之私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稽古編辨之曰井田有公田故在民者以私別之鄉遂之田既無君民之分豈得以私名之哉毛傳云上欲富民而讓其下欲民大發其私田孔疏申之以爲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言駿發爾私言不及公是王意之讓下也此見盛世君民相愛之情其義一優朱子以溝洫論此詩說本鄭箋鄭因三十里十千耦適合一川萬夫之數遂是每三十里分爲一部設一主田吏故引地官遂人文證成其說然疏謂萬夫乃四縣之地六遂三十縣爲七部餘二縣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遂人云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云王畿則中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據此則鄭所謂一川萬夫應兼鄉遂都鄙而言井田八家之衆亦在其內矣朱子因溝洫爲說祖鄭而未究厥旨也案此辨頗細然終三十里毛云各極其望也王肅謂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疏亦謂人目所望極于三十各極望則徧天下萬爲盈數故擧十千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此解尤爲平正沾沾以鄉遂都鄙分之徇屬拘泥

振鷺總論　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以下皆從之其以鷺起興者曹氏粹中謂鷺之爲物羽毛潔

白而容止舒閑其譽則修潔之君子也振者矜持修飾之意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則有潔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在彼無惡二句集傳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斁之者是以彼國人安其豈弟而來朝時人皆愛敬之也庶幾者望之之辭也夫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者孔氏謂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非聖德足以服人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故特頌之此外諸家之說雖小不同然皆主小序義惟何氏楷以爲微子來助祭先習射于澤宮而周人美之之作 御纂詩義折中謂是微子助祭賓獻尸後主人獻賓所歎以無惡無斁非微子不足以當之以永終譽戒其無蹈武庚之覆轍也以殷人尚白之義推之似以振鷺爲興微子車旗服色于情事爲尤切也

于彼西雝 毛傳雝澤也鄭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正義謂以鷺是水鳥明所在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明在西有此澤無取乎西之義也或謂自王安石以西雝爲辟廱而朱子取之于是學與非學聚訟紛紛案說文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从川从邑廣韻云雝與邕器同又雍奴縣名在幽州水經云四方有水曰雍不流曰奴是雝者雍水成澤之名故傳訓爲澤也然蠡塞詩於樂辟雝傳云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水旋邱即四方有水之義韓詩薛君章句曰雝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然則以西雝爲辟廱其說不始于王氏矣

豐年總論 序豐年秋冬報也不言所報何指鄭箋報謂嘗也烝也正義云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于祖父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此據詩有祖妣之文言也以後諸儒如王氏則以爲祭上帝蘇氏則以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朱子集傳以爲田祖先農方社之屬曹氏粹中則謂大饗明堂天地百神無所不報曹氏居貞又據以洽百禮句謂非特祭祀凡養老享賓客皆在其中異說紛紛訖無定稽稽古編辨之謂宗廟之祭以展孝思非報田功鄭云烝嘗未可信也報祭上帝即大饗明堂爾歲止一祭不容分用秋冬兩時況明堂樂章已有我將何又歌豐年田祖之祭在孟春吉亥不在秋冬又是祈祭非報祭至秋報社稷當歌耳耜亦不應以此爲樂章是王曹與集傳之說俱未必然也蘇氏以爲方蜡或近之案此主蘇氏以與毛傳秋冬字爲協耳考祀典秋冬大報靡神不舉是諸家說義正有可互參惟曹居貞兼養老享賓言則與報字之旨無涉不可從也

有瞽總論 有瞽序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又據經鞉磬柷圉簫管之屬謂皆周之樂器無他代之樂紬義非之曰凡樂有器一器不備不可成樂器不待合而自無不合者也柷圉鞉磬見虞書商頌夏籥殷崇牙見明堂位亦不可謂無他代樂器但器雖他代所同而箋言合諸樂者實非他代之樂何則他代之樂他代聖人作之不假周公始作序言始作則是周樂而合亦惟周樂矣酌頌序下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後乃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凡樂始成而告告然後奏至是又合大武象舞及清廟而下諸樂而奏之也正義于周頌三十一篇謂皆詩人見周公成王行此事述此詩是詩非樂既詩樂分而爲二而周家一代止有文之象舞武之大武不可以言諸樂故叛爲合諸樂器顯與箋戾不可从也此殿甚允與稽古編大概相同惟陳以始作樂爲始作大武合乎祖謂以大武而與諸樂合奏似于情事爲較協也

應田縣鼓 毛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鄭箋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正義釋傳謂應已是小田宜爲大故曰田大鼓也又釋箋云古有名棘引道鼓故知田當爲棘又棘以柬爲聲聲既轉去柬惟有中在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紬義蠡塞賁鼓維鏞傳云大鼓也此以田爲大鼓字異訓同明其相通賁即鼖釋鼖云大鼓謂之鼖鼖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賁省聲孟子曰憤然鼓之塡與田通釋名田塡也是田然爲大鼓之聲賁以其形田以其聲田鼓即賁鼓非以應巳是小田宜爲大也箋以周禮有應有棘故謂田當爲棘棘以柬爲聲與田相近而棘字與陳字形又相類聲轉而字誤作陳陳田一字齊陳子亦作田成子故又變爲田若申字篆文作印古文作𢀳籒文作𤰃毛詩古古文如正義說去柬存𢀳從復去上下亦不至爲田字也若然周禮有應有棘箋義密矣而毛不用者以棘未即爲鼓名而說文云棘擊小鼓引樂聲也是其義爲引初學記引纂要說曰應鼓曰鞸鼓亦曰棘鼓則又與應鞞爲一毛甚以周禮之棘即應鞞也案此辨足正孔疏之誤但謂田即賁鼓說雖有據而毛不破字恐未必定如此也

潛有多魚 集傳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故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案前一說本爾雅釋器云槮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槮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涔潛蓋古今字後一說用王介甫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之訓也范氏處義亦謂魚善潛故取者必求之深然皆望文生義不及前說爲當也槮毛傳作槮釋文云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旁參小爾雅作槮郭景純因改爾雅从小爾雅作木旁參正義以槮用木不用米當从木爲正諸儒皆是之毛詩紬義據說文積柴水中以取魚字乃作㮣不作罧槮亦非正字潛韓詩作涔字本相通槮㮣罧則聲同假借耳不必改爲槮也說亦近情可破拘墟之見

雝總論 序雝禘太祖也箋以太祖爲謂文王正義知太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者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知謂文王也紬義辨之曰釋詁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君兼天子諸侯未嘗專屬天子必天子而後得爲后則稷亦未爲天子而从來稱稷者又何以皆曰后稷乎以序之大祖經之皇考爲文王自是箋意序傳不必然也成王時五廟后稷爲太祖廟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廟傳于此于文王曰經天緯地曰文于噫嘻曰成是王事于不顯成康曰成大功而安之此詩文武維后獨不發傳則謂文武之身文武並舉明非禘文王而皇考當爲后稷矣是傳意以此詩爲禘于后稷之廟宜哲維人兼祭功臣也文武維后兼及璽廟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皆指后稷而言祖前孫名故不爲犯文王之諱正義以序傳悉同于箋過矣案東萊讀詩記以周之王天下得行禘禮于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作此樂以告太祖是譽與后稷皆在所告之內紬義據五廟之制而辨太祖爲專指后稷義較的當若集傳謂是武王之祭文王雖本劉向說而子犯父諱究無可以通之宜後儒疑之者之衆矣

亦右文母 文母毛傳以爲太姒鄭箋云見右助于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正義謂文母繼文王言之雖太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經義述聞辨之曰文王之文謚也文母之文則美大之稱猶言皇妣皇母耳二者本不相同傳以文母爲太姒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母當爲太姒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若因文王而稱文則箋不須更言文德之母且如孔說武王之后亦將謂之武母成王之后亦將謂之成母乎斯不然矣列女傳大姒仁而明道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盡婦道太姒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大姒之文德明矣案顏師古漢書注亦云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劉奉世胡三省乃皆以爲文王之母太任其意以文王之妃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爲太任以成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爲文德之母非因文王而稱之也述聞剖析最明

載見辟王總論 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載始也辟鄭箋訓君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孔疏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經皆爲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總之序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也後世諸儒均從此說惟朱子集傳訓載爲則謂發語辭蓋疑毛傳云云爲未必然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成王新政率是百辟見于昭廟以隆孝享一以顯耆定之大烈彌光一以彰萬國之歡心如一有丕承王業畏懷天下氣象故曰始見也若泛言諸侯助祭則烈祖有功德之廟多矣何獨指一武王廟而作歌乎又末章箋疏以爲天子諸侯均受多福集傳以爲多福緝續于武王義亦稍別考朱子初解原從序說而序辨于毛詁亦無決辭然則諸儒之主傳箋不得謂無見也

有萋有且二句 萋且毛傳云敬愼貌鄭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于其事也追琢其旅謂以治玉比擇人也集傳以萋且然未詳而箋訓追琢爲選擇旅謂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朱氏公遷申之曰先代之後禮物不與時王同作賓王家文獻有足徵也而又敬愼威儀選擇從者其來之不苟如此則所以尊時王重祀事者至矣此融會毛鄭及朱子說蓋正解也何氏楷則謂萋與緀通說文云緀白文貌蓋言帛也尙白故帛亦白也且說文云薦也所以薦帛也敦與雕通敦琢蓋言玉也旅陳也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有萋有且所謂束帛敦琢其旅所謂加璧也說與諸家異而於文義尤切

既有淫威二句 毛傳訓淫爲大訓威爲則夷易也鄭中大則之義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而神與之福又甚易也朱子集傳雖不訓威爲則而意與毛鄭略同東萊詩記嚴氏詩緝則俱載什邡張氏語以淫威爲誅武庚事不知周家忠厚待人其命微子也但述成湯以聖德受命勉其踐修詞氣和平如骨肉相告語旣無猜防之意豈於其來朝無故舉亂亡之禍以傷其心哉後世智略之士稱朝廷威德以懾叛賊還夷則有之矣不聞忠厚之朝稱此于象賢之裔也朱氏公遷有言有客一詩既足以見微子之賢尤足以見風家之忠厚所爲得之

耆定爾功 毛傳耆致也正義宜十二年左傳引此文曰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致討于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紂誅定天下紬義謂左傳下文乃引此詩其上文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撫弱二字釋仲虺耆昧二字釋汋一頌也以務烈所釋武頌杜元凱于耆昧句注曰耆致也致討于昧孔據杜注以釋此傳蓋謂耆定爾功與耆昧一也故曰致討于昧而不知非傳意也勝殷遏劉既致討矣何須更言致討乎案耆之得爲致者說文耆本从老

會从旨會旨致同聲麗假借致說文云送詣也此經上言克開厥受成此勝殷遏劉之大功皆文王所送詣故曰耆定爾功是致卽文王致之所謂善則歸親是也

陟降庭止　以下閔予小子之什　陟上也降下也庭毛傳訓直止語辭陟降庭止以毛義推之蓋言文王上事天下治人皆以直道也訪落紹庭上下亦謂繼文王之道直施于上下也先儒多從此說朱子集傳始以庭爲戶庭之庭陟降庭止謂卽見變見墻之意于訪落紹庭二語謂紹其上下于庭陟降于家稽古編云鬼神陟降于庭本屬虛想非實有其事也將何以紹之又朱子解陟降庭止本用漢書注說以顏監精史學而于牿于專經之陋爲獨得詩之本旨夫經義宏深專牿于是者尙詆其陋反謂涉獵者得之乎案此說力主毛訓故謂集傳爲不然然訓庭爲直而曰陟降直止紹直上下解釋未免紆迴朱子之用顏注以說較故訓爲顯豁耳直字云云以存古義可也

時佛仔肩　毛傳佛大也仔肩克也鄭箋佛訓輔仔肩訓任正義釋傳曰佛之爲大其義未聞仔肩二字其訓爲克猶檝與之爲始釋詁曰釋詁肩勝也卽堪任之義故爲任也嚴氏詩緝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引學記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仔肩爲負荷之意故爲任佛字唐宋諸儒皆無從毛作大訓者紬義云說文弗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之弼毛蓋讀佛爲弗而廣韻胇肸大貌胇肸卽佛肸是佛亦本訓大也說文弗撟也从丿从乀从韋省丿右戾也房密切雖不云从丿聲而古文弼字作㢸从弓从弗是古者弗弼聲同佛从弗聲曲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云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釋文云經作拂本又作佛是弼戾之弼亦作佛故箋讀爲弼而訓輔矣據此則佛字原有大與輔二義故傳箋異說朱子集傳從箋義以輔字義尤簡明也

桃蟲二字　桃蟲毛傳云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謂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此合三者爲一正義以爲其義未詳案爾雅釋鳥鷹隼醜疏引陸璣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也如陸言是題肩卽隼也左傳杜注祝鳩鷦鳥也玉篇鷦云祝鳩也急疾之鳥或作隼題云題肩應仲春化爲鳩如杜顧二家則鷦卽祝鳩祝鳩卽隼隼爲題肩與鄭箋說合陸又以鷦與鴟鴞爲一鳥與箋所引或說亦合然爾雅桃蟲鷦其雌鴱自爲一條郭注云鷦鷯桃雀也俗呼爲巧婦方言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贏或謂之女匠詩疏稱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爲巢以麻紩之如刺韈然故又名巧婦與題肩全不相類而巧婦生雛能化爲鵰郭陸俱有是言焦氏易林亦云桃蟲生鵰與毛傳始小終大之言尤合則主巧婦者爲義長也

以薅荼蓼　薅去草也荼蓼二草名荼毛公無傳蓼云水草也正義引釋草云薔虞蓼某氏曰薔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草也毛詩紬義謂爾雅薔虞蓼列于蘵蔌之下說文蘇荏芙豈葵彊下列蓼字注云辛菜薔虞也則蓼是菜名曰薔虞自舍人讀爾雅以虞字屬蓼孫炎又謂澤之所生郭景純承其說注云虞蓼井忘其爲辛菜矣案荼蓼之名竝見爾雅而各有數種此詩之荼所云委葉者是也與蓼同類舌今注云荼蓼也紫色者荼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之明目或謂紫色者爲香荼亦曰紫蓼青色者爲青荼亦曰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爲高蓼又名馬蓼王氏肅則以荼爲陸穢蓼爲水穢蓋一物而有青紫水陸之分爾史游急就篇蓼與葵韭蘇薑竝列疏品淮南子亦蓼菜成列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韭諸篇說文辛菜云云良不誣也良耜詩特以其妨稼故薅而去之

靈星考　靈星見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如正義是賓尸宗廟之尸非祭靈星也考史記封禪書言周立后稷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令郡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守節正義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于東南爲民祈農報功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日祠靈星于東南金勝爲土相也據此是周別立后稷祠以祀天田之神教人種百穀者天田卽農祥國語伶州鳩曰日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周之興得農祥之助故周人祀之高子以此詩爲賓尸靈星之尸必有所受毛公引冠序篇而不刪其說殆亦以之爲然自正義從鄭專主宗廟言靈星之名于是乎晦矣

不吳不敖　不吳不敖毛傳吳譁也正義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如正義是孔所據本作娛今作吳從唐定本改也陸氏釋文云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史記封禪書引此作不虞不驚案隱云吳譁也此作虞者與吳聲近故假借也案古吳虞娛三字通如舜後封虞亦姓吳周虞仲亦作吳仲孟子騶虞卽數娛黃氏韻會虞卦兩韻收吳字禡韻收吳字而於虞韻取徐鍇大言故矢口以出聲之說於卦禡韻取陸何二家說不辨其孰是得闕疑之道也集傳吳讀話敖讀傲謂不喧譁不怠傲則音從何而義從毛也

遵養時晦　遵養時晦傳箋說異毛傳遵訓率養訓取晦訓昧正義申之曰宜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耆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闇昧謂武王取紂也鄭箋以爲追美文王言養紂而老其惡歐陽永叔諸家皆從鄭謂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言有師而不耀其武是養之以晦也紬義云易言文王用晦而明此經遵養時晦卽晦也純熙大介卽明也傳言武王遵率文王酌取其用晦之道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大光明也左傳杜注謂致討于紂自是斷章取義非正釋此詩武樂遵之又久淫聲及商孔子以爲有司失傳此經養晦若爲取昧則是文王以來卽有取紂之心武王遵而行之與淫聲及商何別乎案此以箋說爲未當也然以耆須假之文觀之鄭義不爲無據蓋紂惡未稔武猶冀其悔悟先儒所謂十三年以前無非服事之心是也當晦而晦自是武王實事特不當以屬文王耳

我龍受之　我龍受之龍傳云和也正義謂龍之爲和其義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紬義云龍乾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龍得爲和經上言武王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光明此言我以和利萬民之故而受殷嫿乎王之所爲則用文王之道可謂有嗣矣正義以子雍述毛恐非傳意案長發篇毛傳亦訓龍爲和或曰龍者木德故爲和紬義以保合太和係言乾道以證龍有和義與或說意同而究非的詁段氏詩經小學謂毛以龍爲雝之假借故曰和此雖亦無以見其必然要可以備一解

酌桓賚般說　酌桓賚般四詩惟桓字見于本經酌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朱子集傳以爲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之類案孔疏引熊氏云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桓序云講武類禡也賚序云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般鄭箋云樂也孔疏謂爲天下所美樂也黃氏日抄云晦菴及諸家多謂酌卽舞勺之勺獨嚴華谷非之以爲酌果卽勺當述成王繼述之事今此詩言皆成大武非舞勺之樂章矣此殿未當詩正惟爲成王作所以爲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是也桓篇無講武之意而序詩者謂之武志蓋不忘用武乃以講武類禡之時志已欲保厥士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其後果如其志故曰武志也賚之名篇正義以言之大賚四海當之不知言之言承上敷財發粟爲文非此詩所謂賚也或據書分器序云武王勝殷邦諸侯作分器彼疏引詩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以爲此所謂賚乃以彝器錫有功諸侯說與序意爲合般集傳云未詳蘇子由則訓般爲遊曾粹中據說文般旋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所以旋也謂篇名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于四岳所謂盤旋也要之諸家所論皆望文爲義以左傳楚武王之言攷之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是數章皆大武之詩也今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則今日之詩其失古人之舊者多矣

魯頌　集傳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陶等州卽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于是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而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當時之事則猶未純乎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可予也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襃周公之德比于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魯宋無風其或然歟范氏處義謂魯頌之異于商周者有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實事魯多頌禱四也觀此說則魯詩雖名頌其實未嘗僭天子也

駉總論　集傳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立心之遠指每章第七句思字而言許氏謙曰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苟于近利也無斁者持之能久也惟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效也其富盛非特馬也因馬可以見其他爾然猶未知其所思者當耶否耶至卒章曰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取于民者有制其富也皆所當得非掊克苛斂以致之者也案舊說謂僖公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朱子以詩中無務農重穀意故惟就牧事立說而諸儒皆從之　御纂詩義折中以駉爲考牧而祭馬神謂定中之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彼勤畜牧故兼言牝此詩畢實故專言牡也其言秉心猶駉之思也塞者無邪之誠淵則兼有無疆無期無斁之義焉言馬政而及于思者探其本也國政之盛衰本于君心君不能無思而患其有邪一涉于邪則廣而愈荒久而愈涉深而愈蠻故貴無邪也讀此不特無邪之旨明較集傳立心之遠云云亦因以益明矣

駉駉牡馬　毛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不釋牡字之義爾雅釋畜云牡曰騭郭注今江東呼駁馬爲騭說文騭牡馬也从馬陟聲讀若郅是詩之所謂牡卽雅之所謂騭也然正義釋傳謂不引爾雅郊外曰牧之文以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云郊外牧嫌與牧馬涉故畧之也如孔說是所據本經文作駉駉牧馬故箋云牧于坰野下傳云牧之坰野毛鄭經文亦作牧並無牡字也惟經典釋文經作牡云本或作牧定本亦作牡云可見唐初牡牧二本竝行今作牡從唐定本而改耳文選李少卿答蘇子卿書牧馬悲鳴李善注引此詩正作牧馬顏氏家訓亦謂牡當作牧則作牡者非古義也

有驔有魚　毛傳豪骭白驔正義云驔爾雅無文說文骹也郭注骹腳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毫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驓則四維皆白而豪短故與驔異也案爾雅驪馬黃脊騽郭注云背脊黃驔說文云驔驪馬黃脊从馬覃聲讀若簟騽云馬豪骭也然則此詩之驔卽爾雅之騽釋文騽今爾雅亦有作驔者許叔重自序稱詩用毛氏古文以騽爲豪骭明驔與騽同矣孔氏釋傳誤以日字作白故解釋迂曲如此歟

魚　毛傳云一目白曰魚集傳二目白曰魚謂其似魚目也羅氏爾雅翼云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骹若目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也

駉十六馬名義　駉詩馬名凡十有六共七爾雅無文而頼傳以明首章有驈有皇有驪有黃言其馬也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二章有騅有駓有騂有騏言戎馬也蒼白雜曰騅黃白雜曰駓赤黃曰騂蒼騏曰騏三章有驒有駱有騮有雒言田馬也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四章有駰有騢有驔有魚言駑馬也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一目白曰魚此十六馬中如疏以骭毛白長爲驔此是讀曰爲白之誤然說文云驔驪馬黃脊也騂傳云赤黃說文以爲赤色騏傳云蒼騏說文以爲青驪文如博棊背大同小異但毛先于許當以傳說爲正也又傳配良戎田駑四馬孔氏申之云良馬以朝祀故云彭彭言有力有容也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言有力也田馬齊足故云繹繹言善走也駑馬給雜役貫其肥壯故云祛言強健也此說最得傳意張文潛衍其義以釋臧才作徂四字而經旨愈明惟訓作爲動止之節與毛傳訓始者稍異也

振振鷺　有駜振鷺毛傳謂以喻潔白之士鄭箋云潔白之士羣集于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歐陽永叔亦謂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夫以爲臣與于燕則在朝廟其言鷺蓋虛辭也玉海云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太平御覽引劉獻說亦謂古之君子仕于伶官悲周道之燕傷頌聲之輟音故飾鼓以鷺欲其流風好爲朱子集傳則以鷺爲鷺羽卽舞者所持二義不同而皆以爲器物則實事案毛傳鄭箋未明取喻之由而如玉海及劉瓛云云則意存諷刺殊非頌體集傳故以鷺羽釋之以燕必有樂樂必有舞也　御纂詩義折中以有駜爲蜡而飲酒之詩言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皆有水澤故鷺集焉因所見以起興也此雖不用集傳意而取興有因毛鄭說得此而曉然矣

君子有穀二句　穀字之義集傳有二一曰穀善也此本鄭箋以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可以治子孫之說也一曰穀祿也何氏楷主此義謂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使歲豐民足卽是君子之家給人足也二說不同如箋鄭則是頌禱之中而寓規諫之意閔微詩人之忠愛但以文衍之似後說之尤與上歲其有句相應蓋君享如是之天祿又以是大祿傳其子孫是君有無疆之福民卽沐不盡之恩萬邦屢豐年周頌魯頌義相發明矣或曰振鷺喻臣之潔白言臣不以祿爲念也臣不懷祿而君不可不以祿養之敬事後食事君之大義忠信重祿勸士之恒經也此以有穀爲有祿以養士蓋從序文君臣有道句悟出然于孫子二字究不及何氏之貼切也

思樂泮水總論　思樂泮水小序云僖公能修泮宮也蓋泮宮既作造士于此受成獻馘亦于此文事武備燦然具舉詩人美之故序曰能修也鄭孔以下皆主僖公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集傳故但以爲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辭劉氏墟據春秋僖十三年從齊桓會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又從齊桓會淮爲淮夷之病鄭謂克服淮夷僖實有之特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附此以備說爲不可易也劉氏克則以泮水篇魯之政事兵戎皆在焉而定爲伯禽之詩何氏楷亦云泮水頌伯禽允文允武也胡氏文英又以爲魯孝公修泮宮釋奠詩人美之之作詩貫以作孝公爲近是數說不同　御纂詩義折中主頌伯禽據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則泮宮作于始封之日也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竝興書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今此詩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作泮征淮後先繼美其爲伯禽之詩無疑也

泮宮辨　魯之泮宮漢唐宋元諸儒皆以爲學名惟戴埴鼠璞公謂序止曰僖公能修泮宮不言學校作五疑以駁之又據通典魯郡有泗水縣泮水所出謂泮乃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名泮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虒祁之類楊升菴深是其說更引左傳晉侯濟自泮以爲泮本水名之證稽古編非之曰泗水縣今隸兗州府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兗州府城東入泗水見一統志但水以泮宮故名泮猶地以舞雩故名雩俱後世好事者取經語以名水耳水因詩而得名反執水名以亂詩何其惑也至左傳明言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夷儀衛地今順德府邢臺縣也夷儀故城又在縣西百二十里晉都今太原府平公自西來濟泮始至夷儀則泮水又在夷儀西矣北直之邢臺與山東之曲阜相去甚遠左傳之泮水在晉衛間與魯無涉而通典之泮水發源曲阜而入泗始終不出魯境安得經流晉衛間用引此證彼強合二水爲一疏矣總之辟廱頖宮爲天子諸侯學名有國水丘水之異漢儒近古定有據而言之後人好爲異說適見其陋而已矣案此中傳義與諸家說同所駁楊氏云云尤爲確論惟宮因水名與水因宮名二者未易定其是非當並存以俟博考

薄采其茆　毛傳云鳧葵也釋文云茆音卯徐音柳茆今之蓴菜也古作蓴周禮醢人供茆菹以爲朝事豆實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蓴菜陸疏亦以爲蓴又或謂之水葵稽古編云蓴亦作蒓顏氏家訓謂柴則父名蒓詳純爲露葵卽此菜陶氏別錄列于下品葉如荇而圓花實亦如荇莖紫大如箸柔滑可羹魚但不可與鱔鼈同食食者成病春夏嫩未葉者名稚蓴稍舒長名絲蓴至秋老名絲蓴或作豬尊又訛爲瑰以蓴爲龜尊顏之推以豬尊爲荇蘇恭從之宋修開寶本草始正其誤案茆說文从艸从丣丣古文酉字徐故以柳音之說者謂此爲許氏之誤考說文凡偏旁用古文必注古文某字故木部柳字云从木丣聲丣古文酉字今丣字云从艸丣聲不注古文酉知原本作艸以篆文丣卝相似後人誤連其上謂耳不得謂叔重爲未檢也

靡有不孝　鄭箋訓孝爲法靡有不孝謂國人無不效法之者正義以爲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則作孝弟之孝解矣後儒黃氏佐謂昭假烈祖卽所謂靡有不孝蓋亦用正義說經義述聞云孝今本作孝說文孝教也从子爻聲孝與倣同經文作孝而訓爲效故箋云無不效法之者孔作正義時孝字已訛爲孝故不喻箋法倣之意而據誤字以釋之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釋文不爲孝字作音蓋所見本亦誤爲孝矣又雖有不孝謂僖公無事不法效其祖非謂國人效僖公也案玉篇孝古孝切效也說文教字以孝爲聲其解云上所施下所效也正與孝之訓效同述聞謂孝是孝字之訛其說可信而詩貫以此證泮水詩爲頌孝公益見其不足從矣

束矢其搜　毛傳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鄭箋束矢當百个孔疏荀卿論兵云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箙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束矢于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鄭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箭而在軍之禮蓋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爲兩束也搜矢行之聲言勁且疾也朱子集傳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蓋亦兼采傳箋二義　御纂詩義折中主毛傳訓搜爲矢多貌而訓束爲收束矢其搜言成功而歸弓弛而不張矢束而不用也案以束爲束而不用搜爲矢多義更精當若疏云矢疾聲須發矢時乃聞之若方在束則無從而聞其聲之疾也

閟宮考　毛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正義謂先妣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閟而無事也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納姜云傳之意非以姜嫄廟爲禖宮乃謂周人以禖宮爲姜嫄廟也月令高禖鄭注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宮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云高禖如鄭言是高辛以前求子以先禖配天而祭高辛以後求子以簡狄爲先禖配天而祭禖狄爲先禖則姜嫄亦爲先禖可知夫周立禖宮而先禖之神實三代之祖母故曰先妣在商無以明之周則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是也樂用大濩與事先祖用大武者特殊蓋已不敢以人鬼視之故孟仲子說此詩以爲本是禖宮也據此則閟宮之閟姜嫄不爲無義矣呂氏大臨乃非之而朱子亦但以爲魯之黍廟豈謂舊說之概不足信歟

實始翦商　翦毛傳訓齊鄭箋訓斷稽古編謂據傳箋之章翦字當從說文作前蓋說文翦訓羽生前字乃訓齊斷也案說文戈部戩下云滅也从戈晉聲引詩實始戩商翦作戩段氏玉裁謂翦卽剟剟之字多假剟爲之戩者又剟之假借毛云剟齊也者謂周至于太王規模氣象始大可與商國並立故曰齊縣詩古公以下七章是也非翦伏之謂若不通毛傳許書之例竟謂太王滅商豈不事辭俱疑乎案許叔重訓戩爲滅若戩之本義矣引詩特以明假借之義全部說文例皆如此稽古編及段氏說雖與集傳諸家爲異然皆援據故訓覲麗撰者固自不同準此說經似省却多少矜旋也

龍旂承祀　鄭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覲祭事也正義謂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自是魯說之釋明堂位祀帝用日月之章與此龍旂不同故箋直言覲祭不言祭天也紬義云古詩毛說不知何人當

是後漢諸儒之語龍旂春秋毛皆無傳何以知毛意爲祭天惟以經文核之則當天祖竝祭而以春秋匪解句爲之綱春卽下文皇皇后帝周之孟春郊天也秋卽下文秋而載嘗也郊天而載龍旂者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郊旂與常原別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孤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常亦爲旂郊特牲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彼祭天之旂有龍與日月則知郊天建旂實兼日月非僅有龍而已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是龍旂句得爲祭天也案宋曾氏謂魯雖僭郊而以旂不以常猶不敢全僭紬義辨常不爲旂立說亦有據依但下文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似此承祀專指春秋祀祖廟言　正義以毛無傳同之鄭箋不得謂其無見也

犧尊將將　毛傳犧尊有沙飾也正義王肅云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背上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王肅此言以犧象二尊形如犧象而背上負尊與毛鄭異未知孰是紬義據周禮尊鄭司農讀爲犧犧尊謂飾以翡翠象尊謂飾以鳳凰與此言沙飾合皆讀如娑娑之娑箋不易傳蓋與毛同又說文犧宗廟之牲也从牛羲聲賈侍中說此非古字依古字尚書伏犧氏釋文引張揖云羲古字犧今字然則經典中犧牲字皆應作羲桑篆已出之後乃有犧字依字造器作爲牛形顯屬後人僞託案犧讀如娑二鄭皆然犧之爲牲羣經皆有是說非出于秦篆後也南史劉杳傳謂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晉永嘉中賊曹嶷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亦爲牛形阮諶三禮圖犧尊畫作牛象是王肅所言初非一人臆說疑讀如字者爲安也

公車千乘　毛傳大國之賦千乘正義地雖廣以千乘爲限又謂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不合者公徒三萬謂侯三軍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二者之事不同故不相合也紬義云鄭以公車公徒分說故孔從之傳言大國之賦千乘而公徒無傳則毛意車徒合說有千乘卽應有徒三萬矣蓋千乘有七萬五千人此據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言也然周禮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同方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百乘三千人計之千乘適得三萬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漕杜注云車甲之賦異于常制故別傳之計車百乘士千人三百乘適合甲士三千人孟子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亦然左傳孟子惟言甲士此詩合士徒計之故千人得三萬人此亦是司馬法然則古者出車有二法矣案公車千乘與下公徒三萬說經家多苦其不合茲以周禮注證之無少差謬亦可謂善通說詩之窮者矣

保有鳧繹　集傳鳧繹二山名王伯厚云郡縣志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里李氏樗以爲禹貢嶧陽孤桐卽此繹也郭景純謂此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以爲名又有葛嶧山在今淮安府邳州非此詩及禹貢之嶧地里志東海下邳縣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陽說文葛嶧山在東海下邳亦引書嶧陽爲證二書皆誤也案鄒縣卽邾國二山在鄒則本非魯境內而詩言保有鳧繹者稽古編以爲誇辭謂魯繫析聲聞于邾地密邇而世相讐殺魯君臣欲吞邾久矣作頌者其情見于詞乎說爲先儒所未發以地理及時事攷之殆亦有然者矣

居常與許　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孔疏申之以常爲南鄙許爲西鄙而不指屬今之何地惟鄭箋以常爲薛之旁邑引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及田文封薛號孟嘗君以證薛有常又以許爲許田此亦據隱八年鄭易許田桓元年鄭假許田爲說後儒曹粹中嚴粲皆主之稽古編辨之曰築臺于薛魯地也孟嘗之薛奚仲舊封也春秋時薛尙存魯安得築臺于其國中明是異地而名偶同耳常自在奚仲國旁與魯之薛無涉生許田爲鄭有桓公本以易祊耳豈僖公復以祊易之鄭邪或謂常是齊所侵地蓋本於管子管仲勸桓公親諸侯反其侵地故歸魯常潛此常在莊公時不在僖公時不應擧以頌僖又齊在魯北常爲齊侵定是魯北境地與傳文南鄙亦不相符不足信也案此辨足證舊說之爲附會惟經文明曰居常與許而曰常在奚仲國旁似欠分曉當云孟嘗之嘗自在奚仲國旁與魯無涉斯爲得之

商頌　集傳契爲司徒而封于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于宋修其禮樂以奉商祀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案司馬遷云宋襄公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後漢紀載曹褒說亦云考父詠殷湯忠顯頌之美當仁不讓是皆以商主爲考父作也然考父去襄

公世殊遠故諸儒率從集傳

商邑考　商契所封之地也正義引服虔王肅說以契孫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爲國號而鄭以湯取契之所封爲國號者以經典言商皆單謂之商不言商邱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國號其說辨矣但契之所封不指爲何地元鳥箋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正義亦畧而不言紬義謂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賜姓子氏集解引鄭康成說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縣是也張守節正義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商國帝嚳之子卨所封也水經丹水篇丹水又東過商縣南酈道元注云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闞駰竝以爲上洛商縣殷湯之名起于此矣然則契所封之商爲今陝西商州直隸州非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也案王伯厚引郡縣志高辛氏之子閼伯居商邱契孫相土亦都於此春秋爲宋國都云云論商地者多據之然紬義此辨考核甚詳可存以備參也

綏我思成　毛未發傳鄭箋云安我心所思而得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引禮祭義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云云以爲思成之證呂記朱傳引之皆改心爲以而於成之之下增一人字云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朱傳又謂箋有脫漏今正之案正義申箋謂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嚴粲詩緝亦謂祭祀則思其祖考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神明來格則安我所思而成之也周昌年云我所思者而心安是以思成而綏我也據此諸說是鄭之意以爲心之所思思祖考也始猶恍惚既而若有聞見則成之矣心于是安矣箋語本自渾融似非有脫漏不煩改正也

依我磬聲　毛傳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正義謂象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自短磬聲調皆清故楚辭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如孔說仍是淸字之義未及萬物之所以成紬義據白虎通云磬者夷則之器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所以樂用磬也云云謂樂之有磬原以象萬物之成故傳之言此蓋釋經依字孟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振收也擊特磬所以收衆樂聲故衆聲皆倚之磬之成卽象萬物之成矣此解不惟傳中成字之訓明並經中依字亦遂可補疏家之所不及

烈祖總論　烈祖詩諸家說各不同序云烈祖祀中宗也鄭康成以爲祀宗廟則經文烈祖當指湯歐陽修以序言祀中宗則烈祖卽指中宗如丙以甲爲祖戊以丙爲祖此古今之常也二解雖微有不同其爲遵序一也朱子以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故黜序說而以爲祀成湯之樂何氏楷亦主祀湯而以爲彤祭胡氏文英則以爲祫祭之詩詩貫又以爲祭畢受福而送神之詩異說紛紛然則將何去取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商頌得于周太師十二篇而今只存五篇中有祀中宗之詩序說或有之自其亦庶乎可徵者歟此是序義未可輕棄矣

鬷假無言　毛傳鬷總假大也正義鬷總古今字案鬷之得訓爲總者長發篇百祿是總釋文云本亦作鬷是鬷總字通也依說文鬷乃釜屬从鬲㚇聲說文云㚇斂足也爾雅鵲䳓醜其飛也㚇徐音子紅切書序湯伐三㚇殷本紀作三㚇㚇有聚斂之義故得爲總也中庸引此作奏假無言或謂奏當讀如湊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廣韻湊水會也聚也湊亦有總義言助祭者湊集大衆無言無爭字雖異而義實同爾朱子注中庸訓奏爲進此鬷假謂與上篇奏假義同古聲奏族相近族聲一轉而爲鬷也然湯孫奏假傳言奏樂以假于烈祖奏之與鬷恐不一例殆未可以中庸作奏而強合兩詩爲一也又釋文謂鄭音假爲格訓至其說亦非箋云又總升堂而齊一鄭蓋假訓爲升不訓爲至也

天命元鳥二句　元鳥生商之說諸家聚訟紛紜毛傳以爲郊禖之時適鳦以春分而至遂兆其祥謂之祥者若自天來者然此據理以言詩也鄭箋以爲娀簡取呑鳦卵因孕生契從殷本紀及諸緯候之文此據亦以言詩也後儒多非鄭而是毛而明允蘇氏詆之尤力蓋以鄭說近于怪誕毛于情事爲合也朱子集傳仍引史記云云則以古有是說故不敢定爲必無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自古聖帝明王之生受命而有天下實由天意不必侈言符瑞凡心之所願人之所從時之所會有不期然而然者孰非天哉如詩言稷契之生皆因帝嚳之郊禖而致毛鄭之說雖微有不同而未嘗不歸于天也然則朱子之引史記殆未可厚非矣

宅殷土芒芒　集傳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鄭箋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引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居亳之殷地

而受命也王氏應麟以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謂前只稱商自盤庚既都宅於殷商兼稱黃氏一正則以宅殷土芒芒爲後世所稱而追言于湯敷說小異　御纂詩義折中據竹書夏帝范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謂商侯者振也振爲有易所殺其子微興師滅有易殷復興土地日廣故曰宅殷土芒芒也晉語曰上甲微能率契者也故商人報焉據此則殷之號當商未有天下之先已有此稱不始于盤庚矣

在武丁孫子三句　在武丁孫子三句傳箋互異毛傳武丁高宗也正義本王肅意謂毛以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以武丁爲人孫子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不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是孫子卽武丁對先后言故曰孫子也嚴氏粲徐氏常吉皆主之鄭箋以爲行之不忘者在武丁之孫子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于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此以孫子爲武丁之孫子指主祭之君言歐陽氏修范氏處義皆主之經義述聞謂經文兩武丁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殆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纘其祖武無所不勝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案正義述毛說鄭說爲安後儒主之者衆矣但武丁固善爲人孫子然者去善爲人三字則文不達意且武王乃殷人稱湯之詞不得又以爲武丁及其孫子之號述聞所言似不爲無見也

幅隕既長　毛傳幅廣也隕均也王肅述毛曰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鄭箋謂隕當作圓圓周也正義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集傳兼采鄭孔二說謂幅猶言邊幅隕讀作員周也經義述聞云依傳則廣也均也長也三義並列經當云幅員且長文義方明是毛義未爲得也依箋隕讀與圓同釋文圓音員又音運音運則取環繞之義國之疆域無不四面環繞者何待禹廣大之而始然乎音圓則疆域之長短參差往往而有安必取其形之皆圓乎箋義亦未安也說文幅布帛廣也幅爲布帛之廣非地廣之稱謂如布帛之廣則幅上當加如布帛之四字豈可苟簡其義而直謂之幅乎則亦不得如正義說也今考全詩之例如決拾既次幅既同之類句首皆實指其物與事幅隕既長文義與之相似幅當讀爲福隕當讀爲云承上長發其祥言之福亦祥也言當禹敷下土疆里大同之時商之福祥既已長矣故曰福云既長下文帝立子孫商則福長之始也云語助辭古字多假借說詩者不察此例故迂曲而難通矣案此說亦有理惟須破字似未免強古人以就我繩耳

武王載旆　武王毛傳云湯也旆旗也鄭箋以武王爲有武功王德與傳訓異紬義云傳意以前篇言武王爲人孫子故不訓武王爲湯此傳已訓爲湯則武王是湯之號正義述毛云有武功有王德同傳于箋非毛意也旆說文从放市聲卽左傳之茷易豐其沛本亦作旆說文引此詩作坺旆又引作發經義述聞以發爲正字旆坺皆借字發謂起師伐桀也豳風七月箋云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漢書律歷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案旆字从㫃子作發義亦可通然古書引經文字差互者往往而有亦不必定謂他書爲是而轉疑本經爲非也

綴旒駿厖說　綴旒駿厖集傳以爲未詳毛訓綴旒爲表章駿厖爲大厚謂爲下國之表準章程使下國之性行極其純厚文義本自平正也鄭箋貪用公羊傳語以綴旒取喩于旌旗至駿厖二字無可引證則訓駿爲俊言湯爲英俊厚德之君後儒以前章既作喩體此章不應不喩而直言于是爭爲異說宋迺謂齊詩作駿駹而朱子取之輔氏廣申其義言旗以旂喩爲諸侯傳著駿駹以馬喩能乘載諸侯說詩者多主此意但三國時齊詩已亡蕭宋人何由獨得見之是殆未可信也近東原戴氏詩考正據孔子三朝記所以爲儀綴于國及曾子制言篇行爲表綴于天下之文謂綴者懸綴于高民所瞻仰之謂旗亦垂飾章美以示儀者也爲下國綴旒言爲下國仰而取法也駿訓大厖訓厚爲下國駿厖言恃之以爲安也此釋毛義而不煩附合似較諸說爲簡明也

罙入其阻　罙入其阻傳箋不同毛訓罙爲深鄭訓罙爲冒正義傳曰罙者深入之意故爲深箋以其遠處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案罙釋文引說文作冞从网米云冒也又云今本說文作罙周行也廣韻罙字則云冒也玉篇同罙字乃云深入也冒也周行也深入卽毛訓冒卽鄭訓周行卽說文訓如廣韻似以釋文所引作罙者爲非故从詩作罙而非載鄭許之說也但以冒義列罙字下于傳箋字音各別之處尚未明晰詳鄭氏之意蓋破罙爲冞而規反故訓爲冒毛不破字罙當音式針反罙深古今字毛以今字釋古文故曰罙深也冞在脂韻罙在侵韻罙說文本作突从穴从火从求者隸變作罙與冞字無涉近說文坊本罙下有詩曰罙入其阻六字殆淺人因鄭箋而竄入之耳阻鄭云謂險阻方城之隘也考方城亦有二僖四年左傳杜注方城山在南陽葉縣本經注郡國志同史記集解引服虔說謂方城山在漢南此卽文十六年左傳注所謂上庸縣東有方城亭者二方城俱楚險隘以地利推之葉縣爲楚北門戶山又縣亘六百餘里遂所云方城之隘當指此也

商邑翼翼二句　楊說箋訓中謂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經義述聞謂此箋用韓詩說以後漢書樊準傳引詩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鄭康成先治韓詩故本以作箋也又云齊詩亦作是則匡衡傳齊詩者也漢紀元帝紀載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傚效之曰法則曰傚效卽承四方是則而言也漢紀之文本于漢書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疏曰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師古注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則所見已是誤本當據漢紀以正之案三家詩與毛多異字諸書所引誠有如述聞所言若經文仍當作之極爲是極有準極之義與則字初不相遠也

景山二字　商頌景山與鄘風景山先儒第訓爲大山不云山名也朱子集傳于鄘則曰測景于商則曰山名稽古編謂景山之名載于輿地甚多皆後人因詩而附會之如寰宇記景山在緱氏縣西南八里緱氏今在河南偃師縣是西亳有景山也又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北三十里宋應天卽今歸德府所謂穀熟南亳者也其北五十里有大蒙城所謂北亳也括地志亦謂蒙城爲景亳因景山而得名是南北二亳之間亦有景山也寰宇記又云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濮州今大名府開州水經亦言濟水北徑元氏縣又北徑景山而引衛詩證之則是三亳之外別有景山也合而觀之衛南之景山因鄘風而得名緱氏應天之景山因商頌而得名皆好事者之附會作詩時未必先有此號也案山海經亦有兩景山其見北山經者南望鹽販之澤郭注引外傳景霍爲城謂則此山在晉也其見中山經者爲荆山之首郭注以爲在今南郡界中則此山在荆城皆非詩之景山也故先儒釋詩但云大山罕有見也朱傳獨以景山爲山名蓋據左傳景亳之文謂景山之名湯世已有之然左傳景亳連文殆地名非山名也

殷武總論　舊說以此詩爲祀高宗之樂蓋荆楚之國天下有道則首叛高宗中興之功以伐荆楚爲大故詩人作此以頌之以見殷之復治在是也史記乃謂宋襄公修行仁政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頌其說蓋本于韓詩後儒因此篇有奮伐荆楚云云遂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而以韓詩爲信蘇氏云商頌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所宜有且襄公伐楚而敗于泓此宋之大恥既非其所當頌而長發詩謂

湯爲武王尙誠爲襄公之頌周有武王豈可復以命襄公哉此駁至爲詳盡商頌十二篇皆正考父得之于周大師非考父所自作也三家詩多異辭未可盡據以匡衡傳衡引商邑翼翼四句而曰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云云觀之衡學齊詩是齊詩又以此爲頌成湯矣經學質疑顧猶以命于下國爲宋之詩湯孫之緒爲宋桓之詩謂殷武爲美宋桓之詩皆好異之過也

詩經集解卷七終

春秋集解卷一

藍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春秋者魯史之舊名也古凡史官記事必先[illegible]
備其祇名春秋者春可以該夏秋以[illegible]
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illegible]
說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illegible]
又以爲一褒一貶若春秋然皆非[illegible]
未修以前之文而孟子亦以晉之[illegible]
謂古之王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illegible]
侯麟羊舌肸曰習于春秋而楚語[illegible]
始于夫子並不始于魯也惟魯之[illegible]

隱公紀 公名息姑惠公子伯禽七世孫以周平王四十九年卽位諡法隱拂不成曰隱在位十一年攝[illegible]
世家自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以弟兄相及者五人故止七世七者世次十三者相傳之次也

元年平王四十九年乙未 元年者何始年也史凡記事必以年領時以時領月而每公之紀又必從首年至卒年以爲始終此史例也此元年爲隱公之始年例所必書無可疑者乃何氏休說公羊傳謂天子改元諸侯無改元之例其所稱元當是黜周王魯夫尊魯爲王者不特悖繆傷教春秋必誅且亦不識周制矣周制列國皆改元如史記齊世家稱齊獻公元年卒遂齊胡公子左傳亦于襄十九年有鄭簡公元年士子孔卒之文是齊鄭皆改元矣第改元則必行朝廟卽位之禮而隱不書卽位此爲異耳至元字之義自董仲舒以爲視大始而欲正本何休杜預因有體元之說胡安國訓元爲仁益推廣董氏之意或遂目爲聖人書法不知古人言數多不言一如國語論律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初六春秋之元亦猶是爾非有他也若謂元爲書法彼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豈亦有書法存乎其間耶此可見或說之不足據矣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四字自漢興以來傳數百年不聞異說公羊雖以王爲文王然亦不以正爲夏正迨宋世諸賢始謂孔子修春秋加春于王以夏時冠周月假天時以立義元從之可行于是說經之家右仲其喙凡易禮詩書所載有可爲夏時之徵者靡不畢之羅之牽合而附會之至經傳齟齬時物差互則又直指爲左氏之誣漢儒之謬紛紛辨論此四字遂成不決之疑不知表時以首月表月以首事作史之體類然春秋因魯史舊文於時月詎容有所改易其冠王于正月上者以三正皆正故繫之以王明此所謂正月乃時王之正月非二代建丑建寅之正月也左氏作傳又以三王皆王故于王下復繫之以周明此所謂王乃周之王耳皆特筆也夫一聖一賢于造端託始之際書之謹嚴辭之詳審如此不此之據而肆爲高論以揣合筆削之心烏在其能合乎然則諸家之訓匪惟行夏之時有失經旨卽謂冠春于王爲以天道正王法冠王于正月爲以王法正諸侯云云猶過于求深于經之本旨仍未必其有當也或疑周正建子仲冬也冬可以爲春乎案陳龍云陽氣始萌有閼射于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陳氏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蓋天施于子地化于丑人生于寅故三陽雖有不同而三正皆可言春此亦理之無足疑者先言惟拘滯乎是因以累牘連篇陳義愈高而去從周制大一統之義愈遠矣

周正不改時月辯 春秋時月皆本周正當時傳之者三家若左氏則見而知之公羊穀梁則或見或聞而知之傳漢及唐初未嘗有異議自宋程伊川胡康侯有改月不改時之說而明之劉文成因之宋蔡仲默魏華文有周不改時並不改月之說而明之章本清因之惟趙氏熊氏諸家覺其非是學者猶疑信相半焉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是三代以前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也試以經文考之如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異之故書之若夏之三月則啓蟄久矣震電何足異也桓九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此冬也宜有冰而無冰故異之若夏之春則冰泮矣又如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若夏之秋豈復有麥苗耶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蓋八月也未應雪而雪故書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亦八月而書冬若建亥之月則霜不爲異而時亦無菽矣再驗之傳如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昭二年二月日南至寅月冬至已非天道至卯月則春將分矣而日始南至此皆事理所必無者且春秋一書原爲扶持王道而作若于正朔大典先專擅改易何以責天下之目無王者乎又孔子不嘗曰吾從周乎若果用夏正從周之義安在乎由是言之春秋之以周時冠月以周正紀事可斷然無疑諸儒顧猶欲執行夏時之說以棄之殊未思孔子之旨顏淵不過欲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與作春秋之旨原無關涉也

隱不書卽位 古國君新立書改元必書卽位周制遭喪卽位踰年改元遭喪而遂卽位者國不可一日無君也必踰年而後改元者一年不可有二君也但史書卽位必于踰年改元之際特行告廟朝正之禮始以卽位書之其不行此禮者則不書故春秋不書卽位者四隱之不書左氏曰攝也莊閔僖三君亦不書以三君皆遭變故倉卒卽位不忍另行史就其實而特記之非有褒貶于其間也康侯胡氏乃以爲孔子削之謂隱上不稟命于天子內不承國于先君大夫扳已立而卽立之故不書卽位不思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列國之君或篡立或爭立何嘗一一稟命于天子者若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皆書卽位使隱之不書果孔子削之將桓之得書爲孔子褒之乎胡氏自知其說難通而于桓卽位則曰美惡不嫌同辭于宣卽位則曰一美一惡不嫌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孔子作春秋原以彰善而癉惡也而使善惡先混其何以垂教後世乎然則隱之不書卽位以尊父娶仲子之意不行卽位之禮故左氏以爲攝而公羊穀梁以爲讓桓也胡氏云殆沿賈服二氏四公實卽位孔子修經乃不書之說之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作邾婁蔑作昧蔑者邾之餘聲轉也賈一字也蔑杜注以爲姑蔑在魯國汴縣南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有姑蔑故城是其地經單稱蔑者惠氏左傳補注云隱公名息姑史官爲之諱也儀父邾子克字左傳未王命故不書爵及與也謂公與邾儀父也穀梁及者內爲志胡傳我所欲曰及其實魯史記事必先魯君故無論本國爲政他國爲政皆書公及屬辭之體宜然也曲禮約信曰誓涖牲曰盟言會諸侯者割牛耳取其血而歃之以盟也周禮玉府職共盟會之物戎右職掌辭盟之役秋官司盟則更有典盟一官以掌盟載之法是盟會大典盛世最重其事必請于天子諸侯不得擅爲今公私求于邾邾子亦私至于蔑而爲此盟則行禮之中失禮甚矣春秋以是爲私盟之始故譏而書之而是非自見公羊穀梁泥于附庸稱名之例乃以父爲美稱疏家遂謂美其能慕新主考王制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元士以名字通附庸四命較元士又多一命則雖未受王命而已爲附庸其通上國自在可名可字之間非必附庸例稱名而不名者遂爲美之也泰山孫氏不云乎凡稱盟者皆惡之程子亦以諸侯自相盟誓爲非盛世之事然則儀父之稱不過與稱嘉叔者同例蓋新主之說其尤爲臆度而不足據也明矣

邾婁考 邾附庸國名世族譜云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卽安之苗裔也周武王時封俠爲附庸居邾杜注謂卽魯國鄒縣是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鄒縣今屬山東兗州府邾公羊稱

邾婁與檀弓同戴侗六書故云鄒與邾同聲實一地春秋時邾用夷故謂之邾婁合邾婁之聲爲鄒故鄒卽邾唐韻正十八尤鄒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卽鄒字以二字爲一字也春秋異文箋列國方音有語聲在前者勾吳于越是也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孟子題辭鄒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鄒此魯穆公當是鄒穆公之訛其改爲鄒亦當是鄒人自改之耳又淄州有鄒平縣說者以爲亦邾地江氏地理考實曰輿地廣記淄州鄒平縣古鄒國兗州鄒縣邾文公所遷邑本是二國鄒平屬今濟南府水經漯水逕鄒平縣故城北注云有鄒侯國舜後姚姓其非邾國明矣且鄒平縣距鄒縣數百里豈能越遠而遷都魯文公十三年邾遷于繹蓋自其國都遷于繹山之下非必自鄒平來也此辨至爲明割史記作騶蓋古今字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共叔段鄭莊公弟也左傳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左氏之意蓋以段之叛逆固不容誅而鄭莊不能遏其惡于未萌亦不無可議蓋持平之論也胡傳則專罪莊公謂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立姜氏以國母主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將終軋已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春秋故不稱將不稱師而專目鄭伯以罪之在伯也陸氏淳蘇氏轍劉氏敞諸家說與胡傳同近蕭山毛氏獨以爲予鄭伯之善全其弟謂以段之惡至于稱兵襲國已不容無將之誅何難立爲剿絕如祭仲公子呂之所請者乃伐之而勝而故逸之奔之此在鄭伯爲失利在叔段爲倖免然而春秋反予之者以其于兄弟閒尙能善全如此也案春秋誅叛討逆固無歸獄君父而惡縣轉從未滅之理然因伯異日有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云云遂信其無殺弟之心則不免爲伯所欺夫以伯之雄猜驚悍上敢于戰其君內忍于懟其母初何有于一弟其後此之惓惓不忘者殆天理民彝不能蠲泯因而覺從前所爲已甚耳觀左氏既而悔之一悔字可見未悔以前穀梁謂其處心積慮成于殺原非苛論特叔出奔共後又奔齊奔莒鄭伯亦明有使糊其口于四方之言而公羊以爲殺之穀梁以不綏追逸賊爲失親親之道則皆不考實之過此說春秋者所爲當專據左氏也鄢鄭地杜注云潁川鄢陵縣也今屬河南開封府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孔疏云周平王也禮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明王者爲天之子當奉若天道也賵者贈喪之物既夕禮公賵元纁束帛兩馬是也宰官名咺人名宰咺公羊以爲士中之

者引小宰宰夫爲證謂𧙗下士例書名胡氏安國則以宰爲冢宰謂六卿紀法之守也乃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故貶而名之以見宰之非宰汪氏克寬張氏溥諸家皆主胡傳蕭山毛氏據周禮宰夫職凡邦之弔事掌其器幣財用鄭注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賻也謂旣掌弔事自宜充弔使如此說似下士著訓義亦可以竝存仲子惠公妾桓公母也左氏以此時仲子未死而豫爲致賵故譏之此蓋因二年夫人子氏薨誤認爲仲子遂以仲子爲尙在耳夫以天王而生賵人之母以國之臣子而生諡其君夫人啖氏助所謂不辨叔參猶不當爾者杜氏預史以婦人無諡以氏配字釋之可謂誤妾之相承矣公羊子云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此言爲得其實而穀梁又以仲子爲惠公之母考史記年表惠公卽位于平王二年至隱公元年歷四十七年而其母始薨不應如此之遠且桓母爲宋武公次女經稱仲子事有明徵自當以公羊爲正又宰𧙗之賵左氏公羊皆云賵惠公及仲子惟程子以爲賵惠公之仲子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例之左氏公羊說恐未可易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宿風姓國名男爵太皡之後司有濟之祀者杜注云在東平無鹽縣今東平州東二十里有無鹽故城卽其地也宿之盟左傳謂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是以爲公自盟也公羊穀梁謂內外皆卑者故稱及杜氏預孔氏穎達又謂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三說不同趙氏匡劉氏敞葉氏夢得皆主左氏以爲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小國之卿不可以會大國之君公與宋之微者盟恥也沒公殺恥也胡傳則兼公穀杜孔之義以爲微者會盟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以有宿國之君也今以莊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之文觀之皆公在而經諱之則此似從左氏爲長然謂有宿國之君杜孔胡氏亦可以備一說至若穀梁以宿爲邑則非矣又謂卑者之盟不日不知不日闕爵褒貶之義固不係乎日月也

祭伯來　祭伯書來諸傳皆以爲朝公羊獨以爲奔祭伯諸傳皆以爲爵公羊獨以爲字據啖氏助周大夫但不言出而無不書奔之文則謂來爲奔者非矣據孔疏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蓋本封絕滅食采于王畿也路史亦謂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今開封府東北五十里之祭伯城是也又釋例云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則謂伯爲字者非矣不書來朝穀梁謂不正其外交諸儒多因之程子謂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正典刑而反與之交故不與其朝以正其罪此論較精而穀尙有未盡　御纂春秋直解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祭周公之裔故與魯爲好書來非事也故不稱使非王命則私交也結內近假値國挾外援以要君則亂之所由生譏私交杜朋黨之漸也

春公會戎于潛二年　公會戎于潛左傳云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據此則是先世舊盟有不得不修者穀梁乃以會者外爲主謂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何氏休亦謂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案危公踰竟似皆非經意蓋戎卽徐戎費誓徂茲淮夷徐戎竝興注云徐戎在魯東故費序謂徐戎竝興東郊不開是戎本與魯接壤者杜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今山東兗州府曹縣故戎城是也潛杜注亦以爲魯邑則此會當是戎來而公會之未嘗踰竟何足爲公危安國胡氏以今之外夷當之謂嚴內外之旨亦謂會戎之本在魯郊故耳然則公會戎何以書諸侯非有天子之事出會諸侯猶爲非禮況戎狄乎顧春方會戎于潛秋八月又及戎盟于唐雖舊好之修也而于禮亦僭矣據事直書其是非得失自可于言外見之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入國之始也莒向皆國名杜注莒城陽莒縣今山東靑州府莒州是也又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今屬江南鳳陽府懷遠縣左傳莒娶于向向姜不安于莒而歸故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則向爲姜姓國也世本莒紀姓文八年傳穆伯奔莒從己氏己卽紀字異耳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未詳何據莒入向書入諸家多以將卑師少言程子則以爲微者之稱二說可互相補備入以兵入也孫氏復曰莒小國也而以兵入向見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也書入不書滅者公羊謂得其國而不居家氏鉉翁以爲莒子入向志在于復其去婦未必遂滅其國也據此則汪氏克寬謂向爲小國而莒滅之雖後有公伐莒取向之文可證然恐非一時事當闕其所疑也又向之在山東者有二宣四年杜注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于欽齊乘謂向城鎭在沂州西南一百里此一向也寰宇記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此又一向以近莒言之意寰宇記爲是若龍亢之向則去莒甚遠恐非經之所指也

無駭帥師入極　極杜注附庸小國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當卽其地無駭不書氏杜氏陳氏胡氏皆以爲未賜族公羊則以爲疾始滅穀梁則以爲貶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爲無據矣況春秋之卒不書氏者唯無駭與挾而已若以卒而去氏爲貶耶豈通春秋一十二公之紀皆無可貶者乎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非有三人之罪何爲貶此而恕彼耶然則二人之卒不書族蓋因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爾之人亦訥趙氏謂莒入向近魯魯人疑其爲東鄙之侵故以此示威說雖無以見其必然以二事爲書觀之似亦近是夫極爲附庸小國無王命而入之逞其私意而天討不加焉先儒以爲所以見諸侯之不臣與天王之不君非苛論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紀國名履緰紀之大夫也左傳作裂繻春秋異文箋謂作裂繻者爲正公穀作履緰之譌繻作緰古今字也來逆女者爲君來逆女也釋例云天子娶則稱逆后卿爲君逆則稱逆女若卿大夫自爲娶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其不稱紀使者以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者婿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昏必當稟命于國母而婦人之命又不可通于他國故但書卿來而使在其中此例也公羊乃以爲昏禮不稱主人當稱諸父師友毛大可非之曰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此就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言之耳若國君則諸父兄弟皆其臣子豈可以臣子而反爲國君所稟命者故國君必無父無父而有母則當承母之命以卿來逆苟並無國母則自命卿逆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據此則穀梁以不言使爲使之道微其說亦非至胡傳以書逆女爲譏不親迎其說尤非也禮之所謂親迎者謂迎之於所館非委宗廟社稷而遠迎之于他國也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莫不然者如謂一書逆女便有不親迎之譏存乎其間則凡書月朔者必譏其不告朔書王正月者必譏其不行夏時而春秋不幾成謗史乎不然則經之書逆女者奈何陳氏傅良曰爲吾女遭人倫之變者書也伯姬喪在殯紀侯失國齊人葬之吾閔不及焉憫其終故詳其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傳作帛云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杜注子帛裂繻字莒魯有怨紀侯旣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稱字嘉之也公羊傳紀子伯無聞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釋文伯如字謂長也程子主公羊意以爲闕文謂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吳氏澄亦謂子伯二字當是侯字之誤案穀梁說啖氏助已詆其穿鑿矣若左氏云云本于情事爲近蓋向近魯而此年夏莒人入之莒魯之爭自此始紀魯婚姻國也爲魯和解容或有之故密雖莒地而主盟在履緰先紀後莒亦據事直書之舊文也至子帛爲裂繻字鄭康成注禮內則男鞶革女鞶絲云鞶裂詩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義實同也言古裂屬字通也又考工記弓人埶㮚不迆鄭注云㮚讀如裂繻之裂疏謂左傳紀裂繻來逆女彼裂繻字子帛則爲裂破衣義據此則裂繻之字子帛漢唐經師皆無異辭而古帛伯字多彼此假借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周帛女鬲銘帛女卽伯女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作帛否墨子備城門篇一帛尉注帛同伯以此證之伯蓋帛之假借字春秋事據左氏不得因公穀異文而疑左氏爲附會也

夫人子氏薨　子氏之薨三傳互異左氏以爲桓母夫恒未君而其母已稱夫人是桓公之爲太子久矣杜注何以云隱當嗣立追成父志以讓桓耶此可見杜說解傳而傳又誤解經也公羊以爲隱母夫妾母不得稱夫人當此之時禮法尙在而隱公又賢豈肯違禮以私貴其母者且旣尊其母爲夫人矣何以不葬以小君之禮而書于經故程子及胡傳皆主穀梁隱妻之說謂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蓋夫婦者人倫之本聖人故于入春秋之始書仲子不係夫人子氏係夫人而不志葬所以正嫡庶而謹匹配也後世者顧猶有以妾媵爲夫人及以妾母爲夫人者夫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尊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忘本皆未嘗聞教于聖人之過也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左傳云討公孫滑之亂也蓋元年叔段奔共其子公孫滑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伐衛討滑故也其稱人趙氏鵬飛以爲貶辭謂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使栖栖寓于衛而又加兵焉不書君將不書師斥而人之貶鄭之辭者矣汪氏克寬亦謂滑共叔子鄭莊志欲殺叔又欲絕其嗣而夷之去年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又請師于邾今再伐衛窮兵黷武遷怒復怨此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惟毛氏春秋傳以爲善鄭莊之能親親謂鄭伐衛已服鄭伯不於此時乘服衛之威以取滑不至十年之久會齊伐許猶惓惓于叔弟之在他邑後叔段之孫公父定叔與雍糾之亂出奔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伯之恩不可謂不厚矣故前書曰克克之已也此書伐衛所伐者衛不復左滑也此實魯史紀之夫子修之以示爲人君父而遇人倫之不幸皆當如鄭莊之于叔也案鄭有兄弟之隙衛因其餘孽加兵造釁不直固在衛矣但鄭莊果有親親之心奚不反已自責必一再伐衛待衛服而後已乎其不取滑而斃之者或衛之力尙足庇滑而春秋之始骨肉相殘猶未若後世之甚耳是則謂伯欲絕段之嗣者固屬深文謂所伐在衛不在滑亦未免曲爲出脫恐皆非經旨也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年　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不書朔穀梁曰食晦也漢志引公羊傳則以爲食在二日今傳無此文而何劭公注亦謂二日食如己巳日有食之是此必漢世傳也漢公羊學者皆有此說也然日無食晦及食二日之理杜氏以長歷推之明此是二月之朔漢魏歷家自太初以後凡三統乾象諸書無不以此二月己巳實係朔日者則晉史無朔字文闕耳近陳氏天文考謂至元辛巳上距隱三年辛酉凡二千年辛酉前年閏十月庚子朔子月庚午朔丑月己亥朔至寅月當得己巳朔後發謂魯用夏正而失一閏故以寅月當周正二月寅月入正交食限也案魯用夏歷杜撰不經而寅月入食限則據歷法得之較爲說差一月者其故在置閏不于庚申年置閏則與釋例諸書俱合矣夫春秋日食三十六天官家多能推而得之是有定數矣而每食必書以日者衆陽之宗示天下以遇災而懼之意也董仲舒劉向以此食爲後日戎執天子之使滅戴衛魯宋咸殺君之應向子歆又以爲二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災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天道茫昧某變難必以某事當之然亦未有有其兆而無其應者此恐懼修省所爲當于遇災時蓋之也

尹氏卒　尹氏左傳作君氏謂聲子也杜注不書姓氏避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謂之君氏正義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也日知錄以定十五年姒氏卒例之謂從左爲長君氏猶所謂君夫人氏也公羊穀梁則以爲天子之大夫稱尹氏者譏世卿也孫氏復程子胡傳皆從之齊氏履謙亦謂尹氏當依公穀蓋武氏仍叔以爲叔家父皆世卿也如晉欒趙孟之類故詩有仍叔春秋亦有仍叔詩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詩有尹氏春秋凡兩書尹氏汪氏克寬更引朱子節南山詩注尹氏蓋吉甫後春秋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之言爲證則公穀說似較左氏之取義不倫者爲可信矣然考之全經王朝公卿卒來赴魯者絕少唯文二年書王子虎卒以同盟于狄泉故也定四年書劉卷卒以同盟于召陵故也此年無王人下會事故說公穀者以爲魯隱奔平王之喪尹氏爲王喪主故其卒來赴而魯史書之但春秋十二公之紀魯並未聞有奔王喪會王葬者況公出必書豈有奔喪大事而反畧之之理是奔喪主喪皆臆說耳近毛氏春秋傳又以尹氏爲鄭大夫謂狐壤之戰鄭囚公于尹氏公賂尹而禱于尹所主之神曰鍾巫遂與尹偕奔歸立鍾巫而祀之後公以祭鍾巫出被弑是此一尹氏也公之存亡患難係焉其必德而厲之內卿之列可知既厲內卿則祀其死也必以內卿之禮臨之亦可知此說雖合魯事而亦懸揣之辭更未可據爲信讞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內盟言會及外盟不言會及內外之辭也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也盧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里齊侯齊僖公鄭伯鄭莊公也盟于石門先儒謂爲諸侯始合據左傳尋盧之盟云云則春秋前齊鄭已有盟矣特見于春秋自此盟始耳盟石門何以書程子曰長亂也劉氏實曰志世變也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會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要之于神已非盛世之事況鄭莊之親齊也欲挾齊以自强齊僖之親鄭也亦欲資鄭以料合齊鄭之黨固而天下自此多故矣程曰長亂劉曰志世變皆遠見于未萌之論也一說春秋之初宋鄭爲仇而宋與衛爲西黨鄭與齊爲東黨魯則徘徊于二黨之間初嘗比于宋及六年艾之盟則從齊而附鄭矣據此者爲盟艾張本也以前後經文觀之于情事亦合當存之以備一義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四年　桓王元年　及者內爲志之辭清杜注云衛邑據水經注京相璠以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爲郎遇于清之清今東阿縣屬山東泰安府當是齊地非衛地也清之遇左傳謂公與宋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遂及宋人遇于清爲衛謀也稱遇者杜注云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也公羊則以不期而會曰遇孫氏劉氏葉氏皆主公羊謂遇如詩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之遇宋與魯適相遇也趙氏程氏則從杜注以爲公與宋公如果不期而遇則必有所往之處而適會于中途今傳不載所往而但曰遇可知遇者相期簡禮以見也胡氏傳亦主杜說王氏樵則謂宋魯交合將以謀鄭託于無約而遇蓋以秘其迹也說與諸家又微異以下文伐鄭之事觀之似尤得當日情實也

翬帥師　翬公子翬也翬帥師會伐鄭也不稱氏不稱公子貶之也貶之之意公穀以爲翬與弑左氏以爲疾其固請　兩說不同杜氏胡氏皆從左由程子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國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之論觀之則從左爲長蓋當此之時翬未弑君何得預以與弑爲貶也然貫惑之卿植根膠固已難御于異姓之卿公不能早爲之所而使之方命專兵釀成巫之禍不可謂非此爲之兆胡氏所云謹履霜者是也一說不氏不公子史原有此例如前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莊二年溺會齊師伐衛皆從名也若必以去氏去公子爲貶彼慶父與遂不皆弑逆之賊耶乃莊二年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僖三十三年書公子遂帥師伐邾不去公子抑又何耶案此辨不得謂其無見但以大夫而會伐諸侯雖據事直書而杜漸防微實有深意在諸家之論正論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穀梁作祝吁州祝聲之轉也據左傳則殺州吁者石碏也其稱衛人何公羊云討賊之辭也蓋亂臣賊子人人皆得而誅之若但書碏則是一人之私討不見擧國之公憤故書衛人從衆詞也所以廣忠孝而使人知亂賊所爲雖竊發于一時而天地之大終無所逃其罪也于濮紀實也穀梁乃以爲譏失賊不思州吁弑君後即與宋陳蔡魯四國連兵伐鄭者蓋欲假鄰國之力以定其位耳石碏計深慮遠乃僅而得之而猶以失賊爲譏乎至杜氏謂不列于會故不稱君然則塞逆之人已列于會遂可以爲無罪乎其謬較穀梁爲尤甚矣杜注以爲陳地水名江氏地理考實濮水本在衛之傳謂陳人執州吁請涖于衛衛使右宰醜涖殺之于濮蓋陳人執州吁送至衛人涖而殺之故經詳其地若濮是陳地水名則經當書殺于陳不必言其地矣恐無濮水此辨甚是足正杜注之誤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桓公弟莊公子也此條之義先儒以爲諸侯立不言立言立者明不宜立也蓋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必受命于先君而後可也如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國人亦曰彼晉君之子也國乃其國彼宜立如此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子皆可以擅有其國矣故于晉去公子於國人特書曰立以見內不承于先君而上不承于天子也案此論陳義甚高而於事實有未當何也莊公死桓公立而州吁弑之州吁既殺乃迎晉于邢此時安所得先君而告之乎若不稟命于天子則列侯之立不承天子命者多矣何獨罪一晉乎然則奚爲稱衛人也毛氏大可曰衛之殺州吁實衛人不服使吁不安于衛而後石碏之謀以成是碏之立晉皆因衛人有同情此秉彝之良所當急予以風世者故殺州吁書衛人立晉亦書衛人此乃所以爲文也

公觀魚于棠五年　觀左傳作矢然曰遂往陳魚而觀之則義訓陳又載臧哀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焉又似訓矢爲射杜氏預主陳魚之訓謂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孔疏陳魚者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得魚而陳列之也葉氏夢得則主射義謂古者天子諸侯將祭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以供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盤遊託射牲以祭焉以公爲荒矣家氏鉉翁亦謂矢魚于遠春秋書之譏之亦危之也案呂氏春秋知度篇非其人而欲有功譬若射魚指天而欲其發之當也淮南時則訓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說苑正諫篇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是古有射魚之法朱子語類亦據左傳君不射謂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帝射蛟江中之類則訓射原自可通今本皆從公穀作觀魚于棠以觀之爲言則陳與射皆可一以貫之耳棠杜注云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今兗州府魚臺縣魚亭山是其地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桓公母也本宋武公次女故稱仲子考宮者公羊云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穀梁訓考爲成謂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服氏虔杜氏預孫氏復諸家皆主成字之訓以古宮廟成祭之名考如斯干爲考室之詩是也考仲子之宮何以書胡傳謂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之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揖讓之實辨矣桓公弑逆之罪昭矣此說得之若穀梁所引乃庶子既爲君者之禮庶于未爲君而祭其妾母則禮之所未聞也蕭山毛氏獨以爲凡繼室以子貴者得別立廟以祀之不如存不稱號殁不稱謚而畢事姓氏者皆妾也經固未嘗以之爲繼室也況一十二公之紀先君之廟多矣而惟考仲子之宮特書之蓋得禮則不書失禮乃書春秋之大例也

初獻六羽　初始也羽公羊云舞也毛氏大可謂此羽字非舞人所執之羽是領舞者所執之羽也蓋舞有二羽一是雉羽舞人所執唯文舞用之其名曰翟衛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一是翳羽導舞者所執曰翿翳者不導也王風左執翿陳風値其鷺翿是也公問羽數于衆仲蓋問舞列之數即所謂佾也六佾服虔杜預不同服謂天子八人諸侯六人大夫四人士二人杜謂六羽三十六人朱子八佾謂舞人八人如其佾數即杜氏說也或曰每佾八人服氏說也曰未詳孰是蓋疑莫能定也吳斗南謂杜征南說宋太常傅隆常非之云舞所以節八音而宣八風故必以八人成列降殺以兩者減其二列爾若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一案顏師古劉向傳注八人一佾韋昭晉語注亦云八人爲佾備八音也左傳鄭以女樂二八賂晉侯晉侯以一八賜魏絳又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人說者謂二人字當是八字之誤以四人佾不成樂況二人乎由是觀之羽數當從服是六羽者六八四十八諸侯之樂也獻諸侯之樂何以書明前此用八佾之僭也然則仲子而用六羽可乎臣擬君妾擬嫡是僭一也非以其能復正而善之也

螟　蟲食苗心曰螟言其姦冥冥而難知也螟何以書公羊云記災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螟食苗心不必不成而民將無所得食聖人謹而書之使人君畏天災重民命戒逸欲而啓憂勤耳但春秋所書有災有異之分齊氏履謙云害及于民謂之災物反其常謂之異二者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之以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關天下故於內外有詳有略如此也不書月者穀梁謂甚則月不甚則時范甯注云甚則郤蓋不及歷月故月之也此說近泥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春秋記災或月或時皆據實書之非有義例也若計其久暫則時甚于月乃謂甚則月不甚則時何耶穀梁之說非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名杜注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故城是也長葛之圍左傳云報入郛之役也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圍邑何久之也范氏甯注謂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也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伐圍兼舉以明其罪胡傳及諸儒多同此論西河毛氏非之謂此圍長葛圍而即還耳至明年冬書取長葛然後又取其地本是兩事故杜氏于取長葛注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乘長葛無備而又取之斯實錄也案經書圍長葛在十有二月而明年春即書鄭人來輸平使方兵連不解暇及此乎諸家說文爲說于事實未之深考毛氏駁之當已又入郛之役本邾主兵宋不邾之報而報鄭者　御纂春秋直解云欲除馮也宋殤以馮在鄭而兩伐鄭之報宋序于邾下以鄭伯之罪輕也今宋又伐鄭而圍其邑背惠無親佳兵虐鄰其罪甚矣觀此則書伐書圍惡其暴尤惡其無親故以人之者貶之也

鄭人來輸平六年　輸平渝平三傳互異左氏作渝平渝平者更成也杜注渝變也服虔云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公羊穀梁作輸平輸平者墮成也言敗其成不果成也案狐壤之戰公爲鄭獲覯前年公子翬伐鄭其有恨未平可知則更成之說于義爲近但謂變前惡爲和好也則渝與平爲二義故後儒多從公穀作輸而又別自爲說有謂輸猶輸粟然有物以將之者葉氏夢得也有謂輸如呂刑輸而孚之輸我無欲乎之心而鄭自來輸其平于我者程氏迥也有謂輸寫其情乎謂兩國昔有怨恨如地之不平今悉剗削而使之平者吳氏澂也然皆不外孫氏覺輸者納也之訓而左氏更變前惡之意亦在其中故胡傳亦用孫說惟陳氏傅良尚從左氏謂渝平者釋憾而爲平也春秋異文箋亦謂渝輸二字音近義同當從左爲允考困學紀聞詛楚文變輸盟刺輸即渝字朱子引以證公穀輸平爲即左氏渝平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傅奕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王弼本輸皆作渝是古輸渝字通洵如異文箋說也平不必悉書此其書何也陳氏曰關乎天下之故而書也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七年　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周道也然聘卿大夫之事古者五十而後爵異姓以名氏見同姓以公子見雖母弟亦以公子見年不稱公子劉氏敞所謂未可爵而爵之者也夫列國諸侯不朝聘天子齊僖乃因艾之盟遣使于魯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已非古歲問殷聘之制矣而又以母弟之愛使之交政于鄰國施及其子猶與適等卒成篡弒之禍故聖人于年之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爲使後世讀經者知友恭之誼固不可薄而寵祿之過亦非所以利社稷而全親親也或疑以兄寵弟而削弟氏以子篡逆而削父氏春秋無此連坐之法不稱公子史例如是非有所予奪于其間也此論似是而非春秋一書借已往之善敗爲將來之勸懲者也若僅據事直書而褒貶不與焉奚待聖人然後能修之乎是無知之弒固在數十年之遙而杜漸防微正不得謂孔子必無此意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周卿士此非伐國也而以伐國之辭書之董氏仲舒謂伐天子之使與伐國同罪也以歸者易辭非執也據左傳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是戎伐凡伯報怨之舉也然諸侯不朝天子天子反使臣來聘於其還也爲戎邀而伐之魯爲方伯不能修連帥之職以紓其難罪已大矣況王使爲我來者而乃晏然已乎春秋書之者戎之橫周之弱實以責魯之不臣耳孫氏復胡氏安國以爲罪衛不救者蓋以楚邱爲衛邑也江氏地理考實據一統志楚邱城在曹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戎州已氏之國明省入曹州及隱二年戎城亦在曹縣謂楚邱爲戎邑凡伯經其地戎遂伐之以歸因楚邱之名與滑縣衛文公所徙之楚邱同故穀梁杜預皆云衛地而不知此楚邱去衛固甚遠也案周在晉西王使往來與曹皆道所必經但一統志之曹縣楚邱隋時改名前此未之聞也考據之法當以先正後不當以後駁先一說楚邱晉邑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即此何時屬宋說于情事亦近然皆不若在衛者據尤的也惟穀梁以戎爲衛謂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不知衛果伐天子之使乃改之曰戎是爲衛掩惡也其何以示懲乎先儒又以伐爲伐一人夫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凡伯周卿士豈有爲天子使而踽踽然獨行之理乎此俱不待辨而可以知其不然者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八年　宛鄭大夫不書氏杜注云未賜族也祊鄭湯沐邑在琅琊費縣東南今費縣治故祊城是也祊公羊作邴春秋異文箋方丙古字通祊作邴亦假借也穀梁古義穆天子傳戊戌天子入于邴郭璞注邴鄭邑左傳作祊古方丙同字也宛來歸祊趙木訥戴岷隱二說不同趙謂魯初睦于宋宋伐齊齊恐魯助宋故爲鄭求魯魯不應反爲宋伐鄭迨鄭伯使宛來歸祊以從此以爲魯邀鄭而得祊也戴謂祊近于魯許田近于鄭鄭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于魯故先使人歸祊爲異日取許田之計魯墮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此以爲鄭詐魯而歸祊也黃東發兩是之謂木訥主前言岷隱主後言也李氏廉汪氏克寬季氏本諸家多主戴氏以鄭莊小人之雄則詐魯尤其情事要之諸侯之地制之天子者也鄭不得以與人魯亦不得以取于人故來歸絜鄭伯之罪入祊絜我罪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杜注云周地在今開封府清川縣南二十里左傳盟于瓦屋釋東門之役也穀梁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序宋公于齊侯之上者范氏甯曰王爵也陳氏傅良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鄭有志于叛王而合諸侯於是輸平于魯亦爲艾之盟以不魯爲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左氏則以此盟爲齊平宋衛于鄭張氏洽謂以經考之遇垂而鄭不聞盟瓦屋而鄭不與鄭豈受平者哉不使牧之役鄭怨淺長葛之役宋鄭怨深公子馮在鄭宋殤公未嘗一日忘也宋急欲去馮而鄭合鄭莊公不從是瓦屋之盟絕鄭非平鄭也如此說則經序宋公于齊侯之上者殆以宋實主盟而非徒以王爵尊之歟至左氏以釋怨爲禮趙子已駁之不必辨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書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杜注例以爲微者公不嫌敵公故直稱公不知高傒處父大國貴卿猶以抗尊爲嫌今乃直書而不諱乎趙子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于非公此尚足備一說故胡氏從之然此盟也實魯君欲降心以消未平之憾而莒之君卒不至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謀而不中禮者也陳氏際泰謂溴梁之役徧刺天下之大夫于浮來見其端誠見大夫之張皆列國諸侯爲之也浮來公穀作包來古包浮音通故字異也杜注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邳來間今莒州西二十里有浮來即其地也

無駭卒　無駭者名公穀以爲貶其入極而貶之又謂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大夫此皆臆度之辭先儒所以多據左氏謂不氏未賜族也胡傳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

之臣未賜族而爲大夫則稱名蓋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挾皆書名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而先王之禮亡矣諸家說多與胡同近西河毛氏獨以未賜族之說爲非謂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而正義謂有大功德然後賜氏否則不賜是春秋公族無幾人可賜氏者乃魯之東門始于襄仲衛之公父始自定叔此誰所賜者而歷歷稱之今無駭不知何公子孫史偶不書本是常例左氏必以賜氏爲言遂記其賜氏一節以爲左證夫無駭即未賜氏然豈無自有之氏如所稱臧孫辰季孫斯本卒者而必待賜而後書則賜氏之典斷在死後春秋書卒皆無駭矣案此辨未當臧孫辰季孫斯本有氏故以氏卒無駭未命故卒不以氏且所引東門公父諸氏皆在隱桓以後正胡傳所云天子之禮亡者以此駁左其不爲先儒所笑者幾何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周大夫南氏季其字也南季來聘穀梁以爲非正程子及胡傳皆主其說謂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失道甚矣朱子亦云諸侯不朝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國是甚道理蓋皆以自失威柄責天子也惟張氏洽以爲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廷以魯爲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而朝聘之禮不行于王室春秋詳王使之來則知隱公之罪大矣趙氏鵬飛亦謂諸侯之抗天子之微極矣聖人著天王再遣使來所以誅魯不再朝之罪也二說與諸儒殊例尤得經旨蓋時至春秋王室浸衰日甚一日至于此時數遣使來魯以爲同姓望國冀其或有以振之耳今不責魯之不臣而徒責王之失道黃氏震所謂無異于祖父貧病乖絕見者不責子孫之不養反責祖父之祈哀豈聖人而有若是不平恕者耶知春秋爲尊王之書則知書南季之來之微旨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此條之義左氏以爲書失時公羊以爲記異穀梁以爲志疏數三說微殊而意實相貫蓋自癸酉至庚辰八日之間耳而再有大變陰陽錯行莫此爲甚何也雷電者陽精之發也雨雪者陰氣之凝也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雷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有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漢五行志載劉向說以爲桓將篡弒之光謂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弒之禍將成也劉此論范甯何休皆用以入注誠以春秋書災蓋雖不言事應而天人之際感應之理要自

有不可誣者記異記失時皆聖人之微意也惟左傳作大雨霖以震謂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而經無霖字杜注遂疑經誤正義亦謂傳以解經若經本無霖則傳無由發是必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霆也此則非是穀梁明云震雷也電霆也何注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劉向父子均言電竝言不及霖義或左氏所據簡書偶有差互故循用舊記爲文杜不以爲傳誤而反謂經誤昔人謂預爲左傳辯是非其辯之尤甚者乎孔氏不爲是正又從而附會之亦不免于辯而已矣

夏城郎 郎魯邑城郎之役左氏以爲書不時高氏閌趙氏鵬飛以爲備宋考郎之爲邑隱元年費伯已城之矣至此復城而桓十三年三國之伐來戰于此莊八年陳蔡之侯亦次于此十年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兵于此則郎實魯要區今將北會齊鄭伐宋又恐他國之議其後不得不城以備之高氏趙氏說是也然城郭雖立以爲國而非恃以守國故古者將興土功必龍見而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凡以懼非時而妨農務也今魯不能修之于平日以縣設險之義乃事至而旋爲之備以勞其民即不得已而爲之君子猶不能無譏爲况伐宋之舉人之稱斯師也謂何汲汲焉妄興大作而全無愛養斯民之意如此也然則左氏以爲書不時者尤得春秋之旨矣 一說魯有兩郎費伯所城之郎在魚臺縣東北此郎則近效之邑也詳侯考

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杜注在瑯琊華縣東南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縣也會防之役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遣使來告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如其言則此舉不可謂非王事也而春秋書之與凡會不殊何也宋之不王殆鄭莊爲此語以誑齊魯而魯餌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連兵而伐與國內揣有愧故亦利其名之可假甘受鄭欺而若不悟其詐耳若使果奉王命何難堂堂正正克期誓師聲罪致討顧乃私爲此會惟恐宋之知乎左氏雜記所聞徇其名而不考其實從而書之曰不王夫宋之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者乎然則經書會防正罪其非爲王事而會也又况前乎此者唯兩君相會自瓦屋及中邱則諸侯參盟矣前乎此者唯兩國相攻自伐宋以後則多連諸侯以伐諸侯矣由參盟而主盟由連諸侯而摟諸侯以伐諸侯皆齊魯爲之嚆端春秋于會防盟中邱大書不一書所慨于世運之升降者微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十年 菅宋地郜防皆宋邑杜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

平昌邑縣西有防地案郜與防各有二城武之郜南郜也屬今兗州府昌邑之防西防也屬今金鄉縣以此推之菅之爲地當亦在金鄉城武間歟公會齊鄭伐宋經不書齊鄭杜注云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孫氏復謂公要奪宋悉力共疾于宋又浹日而取二邑春秋君臣竝綠蓋疾之也此言得其實矣左氏以不貪其土以勞王爵謂鄭莊公于是乎正趙子曰諸侯專取他國之邑而以與人罪之大者而云合正何其妄乎公又謂取邑不日此日者一月再取甚之也夫取邑不在書日若無日則疑于同日取之此但紀實爾凡取邑皆有罪何論一月再取假如再取在異月將遂爲無罪乎程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此可以破諸家紛紛瑣碎之說矣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經書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繼書曰鄭伯伐取之不言所取爲誰何據左傳則是取三師公羊穀梁則以爲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胡傳又以爲四國已鬪鄭乘其敝而並取之三說不同程子及趙氏鵬飛李氏廉汪氏克寬皆主左氏蓋以是時鄭合齊魯之師伐宋于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又取防宋人欲乘其空虛而襲之既而無得于鄭遂移師伐戴而召蔡人此與秦二三師之襲鄭不克而滅滑者相似滑爲晉之屬國戴亦鄭之附庸伐戴所以仇鄭也鄭伯聞警旋師入郊三國之兵猶在戴于是因蔡人之不和使戴攻其前而已扼其後一舉而三師皆爲所獲情事較屬可信第以左傳諦觀之明言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若果如程趙諸家云云傳當曰鄭伯救戴不應曰圍戴既曰圍戴則克之者亦即克戴耳克戴之後乘勝而並取三師之醜相持漁人之利胡傳之說雖亦想當然之辭而于經傳皆可不背或疑戴爲鄭受兵反乘其落弁而下石鄭莊雖不仁未必若此其甚也不思寤生之殘忍毋弟且不愛何愛于戴是固未可以常情例之也然則經書宋人以宋首禍自鄭伯以伯自將不同于三國屬辭之體宜然初無所謂彼善于此也戴公穀作載古戴載字通也

滕侯薛侯來朝十一年 滕姬姓國文王子叔繡之後薛任姓國黃帝裔奚仲之後二國地皆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滕侯薛侯來朝穀梁以爲得正胡傳則以之爲譏旅見張氏劉氏諸家多同胡氏以王者之制諸侯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世之云者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不旅見也旅見非禮也又滕薛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爲辭異姓爲後亦爲朝天子者言之魯不當引以自況引以自況亦非禮安在其得正也近惠氏士奇獨以旅見之說爲不然謂旅者衆也三爲衆衍爲雖滕薛兩侯不得爲旅且同來而一先朝一後朝故爭長長滕侯者滕先而薛後云爾凡相朝賓執玉主受玉兩賓一主踐可同行且有先後必非同日說春秋者因公羊以爲兼言穀梁以爲累數遂以旅見當之誤也案得正之說諸儒駁之旅見之說惠氏又駁之以經觀之二者均非正旨蓋滕薛來朝以去年秋諸侯伐戴冬又入郕二國皆懼故朝魯以求自託然大國不朝天子小國乃相率而大國之朝爲大國者又俱受其朝而不以爲泰聖人據事直書而魯之失見雖小國之奔走不暇亦見非不旅見而遂爲得禮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外盟內爲主稱及此入許也其及者何杜注謂公之與謀乎入許也蓋鄭莊之欲得許地也久矣特以借齊魯兵力故入許而佯以讓二國焉及二國皆弗受鄭遂受之而不辭則其貪謀遂矣左氏乃因其服而舍之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劉氏敞趙氏匡諸家皆非之誠以許太岳之裔也果若有罪鄭已破其國即當請于王而爲之立君若其無罪鄭即不當妄破其國妄逐其君今許罪不可知而專爲威福政不由王而制于己私其邊鄙之固皆大罪也且既擅使大夫守之而又設爲姦詞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王氏所謂剌人而㨗之以手者也以此爲有禮是長亂也

桓公紀 名允惠公子隱公弟以桓王九年即位謚法辟土服遠曰桓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弒君自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者何程子曰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實與聞乎弒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乃所以深責之此兼采公羊穀梁義也朱子則以爲是桓自正其即位之禮二說文異而意實相承蓋桓雖篡立歸罪蔿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于遭喪繼位者亦既行即位禮而國史書之矣夫子于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彼自正其即位亦即如其意以即位書之何氏休所謂直而不顯諱而不盈者是也至桓在位十八年經書王者四年不書王者十有四年家氏鉉翁曰元年書王謂王誅即當加也二年書王憤魯誅之未及而宋亂又作也至三年王朝不聞有誅殛之命而宰渠伯糾又下聘焉王法于是乎掃地天下無王矣自是不書王者七年至十年正月書王則以天道一周十八年桓見殺于齊乃復書正月見王誅雖不加而天理未嘗民具死于齊是亦討也由此觀之皆王明王法也不書王者著桓之無王與王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誅魯也亦責王也而或以不書王爲簡編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幽乎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垂衛地即隱八年宋公衛侯所遇處也垂之會或以爲魯之求鄭或以爲鄭之要魯或

又以爲二國所欲皆于情事爲近蓋桓以篡自立懼諸侯之討已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故爲是會冀結鄭以自固其位則謂魯求鄭者是也鄭知桓之篡立中不自安乘其機以求許田必從所請則謂鄭要魯者是也又桓爲仲子所生于宋爲親宋與鄭向以公子馮故互相搆怨鄭不結魯慶魯必助宋以相難魯向鄭所欲善也而桓公身抱大惡又爲宋親不交鄭鄭必仗大義以難魯鄭又魯所急欲善也則謂是會爲二國所欲者亦是也顧亂賊之所畏者天子與鄰國諸侯耳天子不能討而鄰國諸侯復與爲會尙何忌憚之有乎春秋于會垂之下書鄭伯以璧假許田復書夏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不待貶絕而桓之罪著鄭兆黨惡之罪亦著矣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穀梁則以非假而曰假爲諱易地以杜注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之說觀之似穀梁尤得經旨夫魯山東之國與祊爲鄰鄭畿內之邦與許田爲近以此易彼各利于國聖人爲諱之胡氏曰利者人欲之私放于利必至攘奪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王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爲國惡而隱之也其加璧者孔穎達及蘇軾諸家皆以爲祊薄于許陳氏傅良獨申公羊爲恭之義以爲春秋之初諸侯爲惡必有辭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以伯如紀單伯遂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皆著辭也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懲于春秋著其事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于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說于情事亦合可並存也

秋大水 秋大水何以書公羊云紀災也不書月家氏鉉翁謂概一秋而言也程子及胡傳皆以爲桓行逆德所致蓋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敘則休徵應之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是也五事廢而彝倫斁則咎徵應之曰狂恆雨若僭恆暘若是也桓以逆德于位陰沴之致固其宜也或又以是爲文姜之兆以水者陰也陰之盛至于大水爲災則陽不勝陰而陰制陽矣是時桓雖未昏于齊然其謀必發于會鄭之先而其計必定于鄭成之日一念之動譴見于秋聖人謹而書之見天人感應之理之可畏也案莊二十四年八月哀姜入是月大水其明年又大水何氏休張氏洽皆以哀姜之事當之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水說者亦以爲武氏亂唐之兆桓之文姜其禍魯也同于武盛而烈于哀姜則大水之沴桓致之亦未

始非文姜兆之固不得以姜尙未入而疑或說爲無據也

滕子來朝二年 此條當與後杞子來朝條參看 滕降稱子趙氏匡以爲當喪未君程子以爲後屬于楚胡氏安國以爲貶其朝桓朱子皆駁之獨取程迥自貶以省貢賦之說似于情事爲近然揆諸春秋之義例亦有不可通者五等之列周有定制春秋不聽諸侯之自尊而肯聽其自貶耶似不若杜氏預楊氏士勛時王所貶之言爲得其實而或猶以胡傳時王不能黜諸侯則春秋不作之言爲疑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周之替也齊晉之伯實王命之儀父黎來實王爵之卽其威不能行于吳楚之遠且大若滕薛小國以爲時王所黜夫豈不可春秋之後又將百年周益卑矣三晉爲侯猶請命焉況平王之世東遷之初乎讀此則胡氏說不足疑矣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之會經書以成宋亂左氏曰爲賂故立華氏也其稱以者何穀梁云內爲志焉爾謂公爲志成乎是亂也胡傳華督弒君凡民罔不憝者也桓與諸侯會而立之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以成宋亂成鄭氏寳卓氏爾康諸家皆訓爲成就之成惟西河毛氏主杜征南成者平也之訓謂宋督弒君則宋亂矣公會諸侯以平之未爲不是無如其始以平往而旣以利還故直書其事以俟義之自見半農惠氏則據周官訝士職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之文謂成者聽也小宰八成謂之八聽又大司寇職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鄭司農注邦成若今時決事比弊之斷其獄訟也是會諸侯于稷本欲以聽華氏之獄而乃取賂而還是以亂濟亂烏在其爲成也說與舊解爲異以事考之督雖弒君而馮之位未定自公與三國爲此會受其賄而寘之而馮始安于其位是成宋亂者三國也而所以使三國成此亂者㕘也胡傳及諸家說似乎確不可易但聖人之于先君不應如此直斥毛主杜注于義較安而惠據周官成字尤有明證合下文取郜大鼎云云觀之以義擧而以利終不待貶絕而亂自見諸家之論殆爲穀梁所誤耳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鼎取諸宋而曰郜大鼎者劉氏敞謂郜之所守之大鼎也武王克商封諸侯頒宗彝以爲子孫藏郜以不義失之宋以不義得之雖久非其有也故謂之郜大鼎一說郜鼎郜地所鑄鼎也似于事較近太廟魯周公廟穀梁曰周公曰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知太廟爲周公廟也夫廟之有器所以薦德以成亂之所獲而寘之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弗享而強致之徒以瀆其祖而已矣故經于三月書公會齊侯衛侯鄭伯于稷猶兼罪四國此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書取書納則專罪魯矣郜杜注云濟陰城武縣有北郜城春秋地理考實郜有三杜所稱北郜爲郜國其南二里曰南郜城則宋邑隱十年取郜是也有二者俱在兗州城武縣高辰言郜爲文之昭則在晉成十三年傳焚我箕郜是也然南郜爲宋邑去北郜僅二里恐仍是一地杜以北郜爲郜國或因高辰之言而云然不然豈有兩國而均以郜名者則三郜之說未的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蔡鄭會鄧左傳云始懼楚也蓋楚自熊繹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諸子爲王又八世至熊儀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以爲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爲武王桓二年正熊通之二十一年也時楚氛益熾蔡鄭皆在楚北境故會于鄧以謀之鄧又釋例以爲蔡地孔氏穎達從之公羊傳以爲國名謂離不言會此其言會蓋鄧與于會也以隱元盟宿之例例之公羊爲得故胡氏安國湛氏若水季氏本皆主公羊第諸家謂鄧尤近楚楚滅陵江漢鄧先患之故爲地主而會蔡鄭于其國則是主會者鄧也不惟于書法有所未安且以謀楚之故而會于近楚之鄧不適以啓楚之疑忌耶考鄧楚昏姻之國也而鄭娶鄧曼鄭又方挾天子以討庭力似足與楚抗故蔡侯欲借鄭以親鄧借鄧以親楚而鄭亦樂二國之從已可以消楚窺伺之萌故釋蔡三伐之嫌與之會鄭蓋將求通楚于鄧也經首蔡侯雖以爵序要必爲此謀者蔡也非鄧也然不思鄧之昏楚爲勢所迫楚固未嘗一日忘鄧也楚未忘鄧鄧且不自保又安能因所親以親人乎是則經書會鄧殆以著楚之強橫而憫諸侯之無謀而已矣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三年 蒲衛地杜注云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直隸大名府長垣治之故蒲城是也胥命者相命也春秋二百四十年中書胥命者惟此自公穀以下或以爲褒或以爲貶其褒者則舉之三王之上謂不盟而會結言而退爲近乎古其貶者則擠之匹夫之下謂不盟而會草次以見爲近乎鄙又有求于褒貶之外謂齊方伯衛連帥兩不相下而胥命者或又以爲交相推而胥命者紛紛聚訟治經家罔知所從以理度之人惟各愛其情私相疑不貳故傾危之俗有所自來今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爲近古乎則以爲春秋善之之書以撥亂者是也然王命不行而諸侯相命以成其私至相命而至于相王相王而至于相帝亦不僭竊之勢所必至者是又不但草次以見爲可鄙已也然則胥命于蒲經所爲變文特書者幸之亦憂之也相下交相推皆不必附附深求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 旣公羊訓盡何休云光滅盡也孔疏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

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旣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旣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食也食有高下者行有高下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則食起于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于高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下則其食虧于下也案先儒日食之論惟此爲詳而尙有未盡新法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故有平朔有實朔而其食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交會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之行度也蓋地有南北東西之差人不皆在地中而在地面假令日行適當地中而食人或在南北或在東西則各因其遠近而食分之淺深食時之早晚亦各隨之而異古朔惟知求實莫知求視行惟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凡食有在晦或在二日者皆不得定朔之誤也旣者有繼之辭非新法謂之金錢食金錢食者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掩日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于外狀若金錢故知旣非盡也夫日食分杪皆可推步而得本是數之當然而以爲災變者鄭燕云迅雷風烈必變雷風之恒而迅烈猶以爲變況日爲衆陽之宗其有薄食可不爲之恐懼而修省乎抑春秋日食必書匪直記災已也歷家置閏易定朔難春秋時天子不班朔諸侯不視朔故往往失閏失閏是易者且失況難者而有不失乎夫子修春秋特書日食以正之意欲使千百世而下疇人專家得緣食之所在以考定朔之所在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子翬如齊逆女而齊女之入經但書夫人姜氏至自齊穀梁云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後世說經家多從胡傳以不親迎並不書卿以至爲不能防閑文姜啓敝笱之兆西河毛氏非之謂春秋有二例一書卿以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一但書女至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是也魯十二公惟桓莊爲親迎桓迎于境雖爲齊侯送之其父已親御輪矣隨媵至已親導婦入疑門矣敝笱之兆或別有在非親迎卿至二禮所得而防閑之也況不書卿至以公受之正親迎也案書至之義杜氏以爲告廟之辭女歸他國則告廟時日或不盡得知故從其略此內外之辨毛氏以伯姬爲比義亦未安惟謂公親受之正已親迎則優于舊說蓋文哀二姜亂魯實甚故春秋于其始末紀之特詳聲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此文姜之始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夫人孫于齊此文姜之終也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此哀姜之始也夫人姜氏孫于郯公子慶父出奔莒此哀姜之終也讀者比事而觀聖人垂戒之意可得諸言外矣如以不親迎爲桓之失禮彼書公如齊逆女者其又何譏焉

公狩于郎四年 郎之狩左氏以爲禮公羊以爲譏杜注申左謂之書時胡傳則從公羊以爲譏遠以事考之二者義可互足據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之文則周之正月于夏爲十一月正仲冬之時是禮得狩也據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注云高平方與縣東北有郁郎亭晉方與今魚臺縣地去魯都約二百里其遠可知案半農毛大可乃謂郎在魯郊不得爲遠此蓋因桓十一年齊衛鄭來戰于郎公羊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及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括地志乘邱在瑕邱西北兗州滋陽縣與曲阜相近而云然說亦不爲無據顧是年狩郎與來戰之郎無論果否兩地卽魯果有二郎四年之狩果在曲阜左右則旣得禮又得時當從常事不書之例旣特書之是必其非常者也毛又謂四時田獵竝無常所以孔疏胡傳非其地故書地之訓爲非不知古者地狹民多唯山澤之間不殖之地乃可以供田獵孔疏所引鄭之原圃秦之具囿本其的證若無常所而隨地以獵其與于唐莊宗之所爲者幾何先王之時恐未必若此其無制也惟胡謂書春狩爲貶桓之弒逆則屬深文蓋弒逆之罪不以禮狩而減罪在弒逆亦不以非禮狩而又加重則誠有如毛氏所詆者爾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舊說以爲冢宰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乃從下士而書名者何貶也曷爲貶胡氏安國曰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令曰不誅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御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詔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太宰之所定也乃爲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故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元明以來諸家多同此論以左氏父在故名穀梁以伯爲老稱義皆迂曲不足從故也近西河毛氏獨以宰爲宰夫本下大夫與上士皆例應稱名謂渠者其氏伯糾者名也與胡傳爲異然以爲不宜聘而使來聘見王綱之不振亦不異也

桓四年不書秋冬 桓四年與七年俱不書秋冬舊說以爲史文先闕而夫子不增或夫子備文而傳寫遺脫此明白了義惟何氏休以去二時爲貶天王之下聘胡傳因之譏天王失刑桓惡不討故削秋冬以見決討考定十四年亦有春夏而無秋冬此又何人之刑何氏之討乎況春秋編年專爲紀事若以貶桓之故削其

兩年兩時之事後之人將何以考實乎孔疏云日月有詳畧而無義例文以前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以後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前後兩截年數畧同而日數加倍近詳而遠畧斷無貶遠褒近之理又桓十二年冬十一月既書丙戌盟武父矣又書丙戌衛侯卒春秋一書無一日而再書者其再書者以爲羨文夫文有盈羨卽當有闕佚羨文不得爲褒猶闕文不得爲貶也今因時闕日而謂爲貶桓將十二年之有羨文可以爲褒桓乎故朱子及劉敞諸家皆主左氏闕文之義誠以桓之弑逆天子不討不待削去秋冬而後見也乃汪氏克寬猶歷舉全經闕文相較以申胡氏之意亦好異之過而已矣

五年春正月甲戌已丑陳侯鮑卒　陳侯之卒左氏以爲再赴公羊穀梁皆云以甲戌日出已丑日得故舉二日以包之案史記云陳桓公鮑卒其弟佗之母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乃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方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之說似乎不誣然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公之子躍爲厲公則厲公非佗蔡人殺佗則佗母非蔡女且五父卽佗之字亦非二人使已見殺于是年經不應遲至明年而始書之是史記說爲不足據矣又甲戌已丑相距十六日後儒以長歷推之一在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在五年正月六日經並以正月言之亦不知所據至公穀謂陳侯病狂甲戌日出亡已丑日始得之不知其死在何日故舉二日以包夫以諸侯之尊陳國之險死至十六日而後得其屍之所在已不近情况病狂出走別無追隨一如鬼假之獨行而踪跡無所詭其信之故陸氏淳孫氏復諸家或第以爲闕文或第以爲脫簡惟黃氏炎謂孔子作春秋以筆削自命若魯史有二日竝存之事不應仍而不删遺無故之疑此必筆削後傳録者誤耳此論近是而亦未嘗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隱桓之間傳聞異辭舊史有誤聖人亦何從知其孰是孰非而削之也哉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之也曷疾乎齊侯鄭伯劉氏敞曰齊侯鄭伯將襲紀以朝往爲紀人知之然後以朝反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強不朝乎弱不正其爲詐以詘人之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公羊以爲離不言會故言如夫春秋之紀會盟因事爲襃貶非聚衆遂善而離會遂不善也離會奚爲不可書而必改言如以亂事實乎穀梁又以爲過我而書然過我與否他無左驗殆亦臆說惟胡傳紀人主魯來告其事史因備書于策斯爲近之夫子修經所以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靜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乎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與紀侯所以去國之由也西河毛氏則據爾雅如往也之訓謂齊欲謀紀故邀鄭伯偕往以規其動靜此以爲據事直書似較以如爲朝辭者爲捷當存以備一義

秋蔡人宋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稱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之師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敗績祝聃射王中肩而經不書王以者孫氏復曰不使天子首兵也不書會及啖氏助曰臣從君之辭也不書王師敗績于鄭胡氏瑗曰王者無敵于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但言伐而不言敗也蔡宋陳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王不天胡氏安國曰非天討也其非天討也奈何謂是時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者而主反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爲憤怒自將以攻之故以是爲非天討也汪氏克寬亦以文定此言爲端本澄源之論惟西河毛氏非之謂王朝卿士跋扈不臣尚不能聲罪一戰而敗而追責其不討魯宋爲之君者不亦難乎夫惡當重大不容旁貸君臣相殺彼此同責已爲難堪况復舍其臣而專治其君可乎此駁甚正但文定云云非以鄭莊爲可從未減也謂王親帥三國之師伐之而敢拒而戰戰而矢集王躬寵生之罪不容誅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故特發明王不稱天之義以示王者不可以憤怒而輕于親征耳毛又謂陳蔡與衛之君不親往以無何有之人帥寡少之師勉強從王以致覆敗而魯則袖手旁觀皆不能無罪亦屬旁義讀者不必泥其說也

大雩　雩旱祭也秋大雩左傳以爲書不時胡傳以爲譏僭禮據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注云正雩在四月爲五月不雨修雩故祀之于五月則建巳月乃其常祀且經書雩者二十有一皆非龍見之時是左氏說是也然大雩者雩上帝也祇惟天子得雩上帝諸侯則雩山川百神魯諸侯也而大雩胡氏謂因事以書以見其僭其說亦是也後儒或從左或從胡義皆可通而李氏廉以爲記災尤足補諸家之所未備至雩字之解穀梁訓吁杜注則曰萬物待雨又曰遠爲百穀祈膏雨似以雨釋雩遠字非其所立義而孔疏竟以遠釋之恐屬誤會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爾雅謂雩爲號祭則穀梁吁嗟近之古人釋文或从頪或諧聲雩義從雨而聲近吁若遠則兩無取焉讀此可以見孔氏之誤矣

冬州公如曹　州公左傳謂淳于公杜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今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里有淳于故城卽其地也據世本州姜姓國而左氏以爲淳于或州爲淳于所并故淳于得彙州稱張氏洽疑州公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趙氏鵬飛遂謂河內州縣其初爲蘇忿生采地至是爲州公食邑若淳于公則杞公耳淳于諸今密州杞後遷于淳于世或以地稱之如東樓公之類左氏不知乃以淳于爲州公此二說皆與舊解爲異以天子三公稱公例之謂爲王臣似亦不爲無據但趙氏既以淳于爲杞公又言外諸侯非二王後不得稱公則杞正夏後其說未免自相矛盾况河內蘇忿生之邑隱十一年桓王業以與鄭此時尚安得公而稱之是不若仍主左氏之爲得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六年寔來書也蓋州公寔來魯而中道如曹故先書州公如曹繼書寔來胡氏謂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是也趙氏匡謂譏其外交恐非此處經旨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六年　大閱簡車馬也據左傳北戎伐齊諸侯之大夫戍之齊人餽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太子忽怒故後有郎之師是公懼其將有事也而簡車馬備鄭也乃穀梁以爲非正孫氏復胡氏安國以爲非時且非禮何也周禮大司馬之職中秋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皆因以行田獵而大閱之禮比三時爲盛以中冬之月農事已畢又禽獸皆長可取而無擇故也周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六月之時苗稼居野桓乃于此行大閱之禮簡車徒選士馬以妨農事失政甚矣况王所建始曰太廟太學之類是也王所舉始曰大大蒐大閱之類是也魯而可以行之乎據事直書先儒所謂因事見義者是也不稱公以非游戲也或曰此但簡車馬而不田獵故不地不地者明其在城內也于義亦通惟穀梁所謂非正蓋以大閱爲觀婦人則經無異文不知其奚據也

蔡人殺陳佗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其爲討賊之辭者何陳桓公卒佗殺太子而自立是佗者篡弑之賊也篡弑之賊人人得而誅之故佗雖立踰年而蔡能誅之猶不失爲討賊也但此事始末惟雜見于莊二十二年傳中公羊穀梁則以佗之見殺爲淫獵乎蔡世遂引史記世家文以爲佐證西河毛氏辨之曰史世家于陳桓卒時謂桓之弟佗母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與蔡人亂厲公如蔡淫蔡人乃以好女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利公夫春秋陳桓公後卽厲公厲公者躍也厲公之後爲莊公莊公者躍弟林也並無所謂利公周謚法亦但有厲而無利且經止云蔡人殺陳佗而史又增蔡人爲佗殺五父于殺太子之前不知五父卽佗之字也傳曰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卽此殺佗經文也乃由淫蔡一語以致一事分爲兩事一殺分爲兩殺一佗分爲兩佗一厲公分爲兩厲公一蔡女更分爲三蔡女此史文之誤實由公穀而反引以爲公穀證其可乎此辨甚明足徵史記說不足據夫佗之殺與州吁正同經于州吁稱衛人殺而于佗不曰陳人殺者衛能討賊陳不能討賊故不以討賊之辭予陳人也胡傳謂善蔡亦以善陳非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公羊以爲喜有正胡傳以爲與子之法蓋隱桓之禍生于無正而傳子以適天下達理與之者所以防奪正之事也故趙氏亦云禮備于適是重宗廟穀梁乃曰疑之故志之聖人豈至是乎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且詩明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賢者信莊公爲齊侯之甥何有孔子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就令當時有疑之者是國惡莫大于此也聖人曷爲明揭之乎此劉氏敞之所爲駁也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姜氏如齊則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甚志疑之說誠曲說也

七年春二月巳亥焚咸邱　公羊穀梁謂咸邱邾婁之邑焚之者樵之也不言邾咸邱者疾其以火攻也杜氏預孔氏穎達胡氏安國以下諸儒皆以咸邱爲魯地以焚之爲譏火田蓋凡不仁之甚者春秋必明書之不使文亂實若誠火攻人君應書曰伐咸邱焚之與邾人執鄫子用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之例相符矣今但曰焚咸邱而無兵戈之意則火田之說是矣或曰禮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是已蟄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火田爲狩似法得火田也此何以譏孔氏穎達曰說爾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已畢可以羅取禽獸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也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倘不盡取一羣豈容竝焚一澤乎斯焚咸邱譏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名吾離鄧侯名禮諸侯不生名惟失地名滅同姓名公羊穀梁故以穀鄧書名爲失國葉氏夢得趙氏鵬飛皆從之而趙謂穀鄧皆在南陽距魯千四百里其朝于魯蓋爲楚所逼失地而奔越蔡許陳曹衛鄭皆不見容魯以遠五楚而後容之以朝禮見故書朝說于情事尤近胡傳乃主孫氏復以爲貶其朝桓謂桓天下之大惡也穀鄧越國來朝卽大惡之黨名之所以絕其黨也此則未免深文蓋聖人之治亂賊雖嚴而權衡自有輕重如會垂之鄭許魯之齊以云黨亂誅亂黨也而猶未名以示貶况穀鄧小國以畏楚之故來朝亦猶紀侯之來州公之來例耳不近罪州杞而遠罪穀鄧春秋之法不如是其不平也惟穀鄧失國傳無明文而莊十六年鄧始見滅于楚豈二君來朝之後遂不反國而國別立君

經故以失國之例書之乎鄧侯爵穀伯爵先穀而後鄧者穀先至鄧後至杜氏預謂各自行朝禮者是也非有進退于其閒也

夏五月丁丑烝八年　夏五月丁丑烝何以書公羊云譏亟也穀梁云志不敬也周禮祀四時祭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何氏休謂烝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者衆多芬芳悉具故曰烝是烝冬事也今正月丁卯烝則建子之月已烝矣夏五月丁丑又烝是以建辰之月而再烝非其時亦非其禮而桓公行之將以事神適以慢神將以妥神適以瀆神公羊以爲譏亟穀梁以爲志不敬皆深得春秋之旨若謂桓有大惡于不可以祀先君聖人因其失禮特書以重其惡則失之鑿矣或曰五月而烝其非禮非時固也若周之正月于夏爲仲冬當從常事不書之例乃已卯之烝亦大書特書何也曰趙氏匡劉氏敞言之矣春秋欲見五月再烝之失不得不先書正月之烝猶將書壬午猶繹不得不先書有事于太廟所謂文起于此而義見于彼者此類是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天子三公而食采于祭者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此其後也來來魯也昏禮主敵體惟天子至尊無敵其娶侯國之女必以同姓諸侯主之祭公之來蓋王使魯主昏遂逆后之期也遂者繼事之辭孔疏謂因上事生下事是也諸家乃以祭公不復命于王專逆王后于紀故書遂以譏之案蘇氏轍云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得失則視其實而已然則祭公由魯逆后正以二事出者戴嘫隱謂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爲之得其實矣似不得以公子結媵遂與齊宋盟者爲比又劉氏敞以三公逆女爲非正胡傳暢發其義謂當使卿而公監之夫使公使卿禮無明文考之春秋如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亦是使公此不書卿者或舉其重而略其輕亦未可知況王后者所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卽使三公逆之于禮何過而顧以爲詆訾恐亦非聖人意也惟毛氏春秋傳以此后爲再娶謂桓之八年當桓王之十六年豈有天子立十六年而始取后者此足正白虎通及王度記天子不再娶之失可以補入注疏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字也姜紀姓京師天子之所居也京公羊訓大師訓衆謂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歸穀梁云爲之中者歸之也范注中謂關與昏事也往逆則稱王后既歸則稱季姜者胡氏安國曰自逆者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姜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謬屈遂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于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辭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此與劉氏敞自往者言之王者無外王命之斯后之矣自來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虛也之說相表裏蓋春秋爲正名定分之書故于稱謂之閒毫釐不可假借如此然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與此正同乃此書歸而彼不書者范氏畧例凡書逆后皆由過魯也魯主昏而過我則言歸魯不主昏而過我則但言逆據此則穀梁爲中之云正以魯爲昏主故也不書以卑氏斷康曰季姜非祭公所得以也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聘　穀梁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案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義矣而穀梁以爲非正何哉蓋攝其君則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朝于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于朝桓而使世子攝乎胡氏安國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世子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家氏鉉翁亦以終生疾革而射姑朝于鄭國見其不以親疾爲憂由二家之說觀之則春秋據事直書蓋交譏之也或曰世子迫于父母奈何不知事非安危存亡所係父命可婉辭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十年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杜注謂衛侯與公爲期會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遇也趙氏匡蘇氏轍胡氏安國諸家因皆以爲惡失信是過在衛也季氏本獨謂衛與齊黨而齊以紀故與魯爲讎桃邱之會必魯閒衛適齊期戰故往會之以閒齊者而衛適由他道過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當曰弗至安得以弗遇言哉此與諸家說異而揆之情事似尤近而可從桃邱杜注云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東阿今屬山東泰安府春秋地理考實謂漢東阿縣本齊之阿邑故城在今兗州府陽穀東北後漢分東阿置穀城縣今爲東阿縣治與晉時東阿異地桃城在東阿陽穀之閒爲東阿爲齊之阿而陽穀亦爲齊邑則桃邱宜屬之齊去衛頗遠杜以爲衛地非也案古今地名遷改不常本難據後定前但杜謂桃邱卽東阿之桃城則是齊非衛當如考異說也

鄭忽出奔衛十一年　鄭忽卽位已數月矣爲權臣所逐而出奔似非其過春秋乃不稱君不稱鄭伯而與突同書名公羊以爲從實穀梁以爲罪失國陸氏淳則以爲責其不能嗣先君蘇氏轍胡氏安國則以爲惡其辭齊昏而失強援毛氏春秋傳皆非之謂忽鄭世子也原非正嫡其所以得名世子徒以長爾實未嘗命于天子如周禮所稱受誓者觀隱三年傳稱鄭公子忽爲質于周七年傳稱鄭公子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皆稱公子而不稱世子可驗也禮諸侯五月而葬未葬不稱君今鄭伯以夏五月卒秋七月卽書葬計其時才三月三月不當葬則不得稱君而已葬則又不得稱子君與子兩不得稱則但書其名一如諸公子出入稱名之例故忽與突同書名並非斥削亦非美惡同辭之謂也案世子受誓見周官典命職但春秋時列國冢嗣未必一一皆請誓于王況忽質王所有年其爲世子安見其必無王命耶莊之娶鄧曼雍姞孰先孰後時不可知以經文證之突不稱鄭世子而不當有鄭也稱鄭忽是當有鄭者忽也十五年復歸書世子亦明以忽世嫡當嗣也則不得因傳稱公子而遂爲忽非正嫡之證惟未葬不得稱君而已葬又不得稱子二語與葉氏夢得不言爵未踰年也未踰年何以不稱子未周乎喪也之言合當爲定論至忽爲祭仲所逐經不曰鄭祭足出其君出君之名不可以訓故以自奔爲文見君故非權臣之所得而擅其廢置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此大夫與諸侯盟之始也柔不氏公羊以爲未命杜注以爲未賜族以挾與無駭一例之二說皆是惟蔡叔穀梁杜預皆云蔡大夫名而不氏亦未命也孫氏陸氏則謂叔者蔡侯之弟考春秋一經凡諸侯兄弟率以國連字如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皆諸侯之弟字而不名則此以叔係蔡亦字非名也當以孫陸之訓爲長至折之會季氏本謂爲宋志蓋宋莊弒立本倚鄭莊而得國以來爲鄭所抑諸侯盟會皆不得與其積忿久矣故鄭莊甫卒卽挾突以亂鄭意突立必期已也無如鄭之羣臣猶能拒宋突爲衆議所迫卽絕宋交宋不得志于鄭於是合三國以爲盟將爲圖鄭之計又是時鄭與齊黨宋不得魯彼欲伐鄭齊兵必援其後故五與魯會者凡以堅魯之志也據此則主盟者宋也而春秋若重有惡于魯何也以大夫盟諸侯自折之會始以內大夫盟外諸侯自柔之會折始據事書之可見大夫之張列侯爲之而實自魯桓啓之也折杜注闕今不知其地所在

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二年　武父鄭地杜注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今在大名府之東明縣西南與河南蘭儀縣界武父之盟左傳云宋公辭平故公與鄭伯盟于武父左所謂平謂魯欲平鄭宋也蓋突爲宋立而反背宋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責賂于鄭也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爲鄭免賂也宋既不能降心相從魯宋之交隙矣魯宋交隙突故得乘其隙而爲此盟陽以求援而陰實藉以自定其位突之計亦狡矣哉然而經稱鄭伯亦若以成乎爲君之辭書之何也與乎盟會故也春秋凡列國諸侯與盟會則書楚商臣蔡般之類是也初不以其能君而滅其篡弒之罪也不與會盟則不書子儀子亹之類是也亦非以其不能君而削其有國之名也蘇氏轍呂氏大圭乃以爲諸侯雖篡得國苟內外君之則亦書爵不思突之出入皆名其歸也亦不言復是聖人明以突爲亂賊與州吁無知等也然則稱鄭伯者正以其躬行篡奪而居然列于會盟非不沒其實之謂也至魯與宋兩盟四會口血未乾而復從鄭而謀伐之孰有反覆如是而可長久者乎暴戾則無親失道則無援君子以是知桓公之不終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之戰左傳以宋爲無信蓋以宋濫責賂無厭魯鄭可聲罪而致討也西河毛氏則以魯將伐齊衛而先借鄭伐宋以剪其羽翼以從文戰四國觀之說于情事亦近然春秋之義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魯允鄭突皆篡弒之賊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赦者有修方伯連帥之職者起則方自束身司敗之不暇奚暇稱兵以擅伐人國乎胡氏曰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蓋誠見夫有諸已者之不可以非諸人也故內沒公而稱及外鄭不爵而稱師公羊乃以戰于宋爲魯鄭之不和自戰于宋此殆因經未言與宋戰遂望文爲說不知魯與鄭果不和而戰明年春又何以復會鄭而敗四國之師乎毛氏以慧蜩撲紗不顧前後詆之雖譏也而不得謂其虛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是戰之說三傳互異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氏匡據經文內兵以紀爲主而先于鄭外兵以齊爲主而先于宋獨取穀梁胡氏安國孫氏覺吳氏澂諸家皆因之久成定論矣近毛氏春秋傳則又以此爲魯所以報郎之役謂三國餘燕爲宋所率也而我與鄭又餘紀者紀魯本甥姻之國齊欲併紀故怨齊而來助之戰不書地連前文言之在宋地耳若穀梁謂爲在紀不惟無據且卽以經文推之十二月方戰宋至二月而又戰紀一月之閒何能由宋衛及齊越齊南以共戰此千里之紀乎此皆必不得之數也案此說近是第餘燕餘紀未免屈經以就已見義亦未安若考異以此戰爲在魯之龍門鄭康成謂魯龍門有已城紀爲已字之譌范氏甯遂據以駁穀梁之侯不見春秋苟但爲魯地經應書戰于已或書來戰于已與郎之戰同不應中缺紀侯二字以此觀之穀梁之說恐未易破除也顧魯所以爲紀謀者既無以爲固紀之道而徒挾鄭以勝齊不知齊以大國之賊而蓄必報之怨則所以促紀之亡者正此役爲之耳

雪樵經解　卷十九　春秋　桓公紀　十六

故書會書及聖人罪矜之意可想見矣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十四年　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也穀梁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此說未是蓋突之立內恃祭仲而已國人不欲也外恃魯而已鄭國不與也故鄭非無大夫而必使其弟知諸大夫之不心乎已也大鄭昭之禍以羈弟之多寵耳今厲公奪嫡復使其弟突政于諸侯何無覆轍之鑒如斯乎　胡氏所爲罪其有寵愛之私而非友于之義也盟不言地於我國之都也不日穀梁以爲前定其說亦未是　欽定傳說彙纂云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盟書日者多矣前定不日豈不書日者皆非前定乎來盟有書使者有不書使者鄭語衞貞夫奉使而來意主于盟以爲前定可也齊高子楚屈完宋華孫皆臨事制宜安得以爲前定乎觀此則知以不日爲前定非經旨矣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左傳云書不害也服虔謂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杜注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不害又曰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積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何注謂新有御廩之災當廢一時之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穀梁傳則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范注鄭嗣曰因火災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三說不同經義雜記云據左傳當從服解蓋不論嘉穀之害與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公羊曰不如勿嘗甚言其不當災也穀梁曰志不敬言災之不可復嘗也可者不可也昔人不能于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于既焚之後敬卜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三傳並通案周之八月夏六月也嘗非其時又値御廩之災乃于四日之間不改卜而遂嘗比事書之譏不時且不敬也杜注誤會左傳之意謂爲書以示法不幾于勸災乎何謂當廢一時之祭亦非公羊本旨至范引鄭說謂不當用火焚之餘以祭不知是時宋之出廩已久豈火焚之餘也三傳說原均有語病重以後儒衍說而其義愈支臧氏以服注彌縫之亦可謂善通說經之窮者矣

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　左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杜注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孫氏復曰十二年及鄭師伐宋宋人怨突之背已也故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之以者謂四國本不出師

宋以力爭不足乞四國之師而伐鄭爾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此義也案入而曰伐是以鄭爲有可伐之道也其人宋及四國者何貶也爲貶葉氏夢得曰德不足以服人而以人義不可服于人而爲人所以是謂以私濟私皆失政矣故貶之也一說四國稱人微者也蓋是時齊侯祿父卒未葬則齊非君齊非君知三國亦必非君也然穀梁不云乎民者國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由是觀之四國以其民狗人報怨之舉是賊其民者也賊民尤春秋所深惡也故書宋公以兵首而罪四國以繫惡全或謂以者四國雖以師往自不突鋒不知自不突鋒則非能左右之曰以今焚而入而以大宮之椽歸豈不突鋒而能取人宗廟之椽乎則或之說始臆說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十五年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杜注櫟鄭別都在河南陽翟縣是突未嘗入國也公羊誤以入櫟爲入鄭謂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祭仲亡則亡矣胡傳亦謂厲公入國創而不書此皆不考實之過也毛氏春秋傳突忽爭國其始末不全見于經然其事有可按者桓十二年鄭莊卒祭仲立突而逐忽此一節也十五年祭仲殺雍糾遂突而入忽此又一節也是年突自蔡入居櫟此又一節也至十七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并轘裂高渠彌祭仲迎公子儀而立之至莊十四年突始自櫟入鄭殺子儀而有其國經不詳忽之見弒者以忽與魯讐彼不來告故此亦不書也公羊不解忽不見經之故因疑此時必祭仲已亡忽必又出奔不知忽之見弒祭仲與高渠彌共爲之而子儀之立又祭仲迎之莊十三年祭仲乃死此時固未嘗亡也胡氏承其誤曰經于厲公復國創而不書夫已復國矣于後文伐鄭又據左氏說謂將納厲公不克而還不自相矛盾乎此辨至爲詳盡若張氏洽謂春秋正書入櫟而忽亹儀之事皆不書者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于突與入其國都蓋無以異云云殆亦見入國之說之不可通而爲是兩解之詞爾突何以名各疾之何爲爵之程子曰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斯人將取之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十六年　莊王元年　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伐鄭左傳以爲謀納突也不克而還故是年四月之伐說者亦以納突當之以事相承也然伐鄭納突經何以不曰納鄭伯于鄭劉氏敞曰不與納也何爲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納突非正也劉所謂非正以突不宜有鄭者也非正而諸侯何爲必欲納之此蓋魯與宋皆與忽仇欲假之以洩其忿非眞以突爲當納而伐鄭也若衞若陳若

蔡則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夫自去年冬及今夏才數月耳而三書會再書伐不間以他事魯宋輸平于正之罪不待貶絕而見其疲民以逞之罪亦不待貶絕而具見矣又曹之會蔡先于衞今序蔡在陳下杜氏云蔡後至也夫諸侯爵秩尊卑自有等威非可僭越者也乃以所至之先後爲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其何以定民志乎故自是而後宋虢之會則晉楚爭先矣黃池之會則吳且爭長矣春秋于蔡序陳下據事書之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衞侯朔出奔齊　衞朔之奔左傳以爲二公子所逐公羊穀梁以爲得罪于天子說經家多據左氏蓋朔譖殺其兄因以有國故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因衆怨逐之而立黔牟春秋不書所逐之人以朔之罪固當逐也張氏洽則兼取公穀謂朔立已五年二公子豈能獨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志也案朔陵蔑天子他無所見然以莊六年諸侯伐衞而王人子突救衞觀之則公穀之說其必有所傳矣夫朔上得罪于天子內不見容于國人是其出奔雖若與忽之奔衞突之奔蔡同而罪之重輕正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不去衞侯非予之也以朔立有年而後仍復有其國不容不以有國之例書之也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十七年　蔡季者蔡侯弟也何氏休謂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避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然則蔡季之去以道去也其歸以禮歸者也故劉氏敞謂其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遜而不攜避而不迫也或謂季卽獻舞非有二人家氏鉉翁駁之曰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賢否具見書法謂爲一人豈爲惑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蔡季非獻舞杜氏預誤合爲一人爾左氏止曰召蔡季于陳蔡季自陳歸于蔡而已未嘗謂立以爲君也觀此則先儒之主何氏確乎有見近毛氏大可顧猶力申季卽獻舞之說抑又何也

癸巳葬蔡桓侯　春秋諸侯之葬未有不稱公者惟蔡桓獨以侯書啖氏助謂蔡季之賢請諡于王也或以侯爲傳寫失誤謂臣子于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胡氏安國非之曰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于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于君是爲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爲禮哉劉氏敞亦謂稱爵者誅之于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誅之于天子者也蔡侯之賢未聞于春秋而蔡季能請于天子而諡以本爵是愛其君以禮此賢者之所以異于衆人也胡氏銓汪氏克寬諸家皆主啖氏惟毛氏春秋傳尙申失誤之說而以請諡爲妄案公之稱有虛有實列國臣子于其君之生也以公稱之此爲虛位禮之文也其沒也係諡于

爵此乃定名禮之實也晉侯仇卒于平王之世而諡曰文侯以諡加爵時蓋誅于天子也自周室益衰五等諸侯皆不請諡于王而沒遂無有不公者矣聖人欲書其爵而僭不勝書故于其得禮者書之使人參觀而自得之此卽隱六年書初獻六羽之旨也毛乃以闕文爲是是春秋一經第依舊史成文將所爲筆削者安在也

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至齊十八年　濼齊地杜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今趵突泉卽濼水之源也遂者繼事之辭左傳公將與姜氏如齊申繻諫不聽遂如齊是至齊者公與姜氏之本計書會濼者因于濼與齊侯行會禮既會而相隨至齊故先書會濼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彼言及而此不言及者先儒謂夫人不婦而後欲公爲會以適齊公不夫而後不能制夫人與之如齊以成其惡故不言及言與若曰公不得已而與姜氏如齊云爾大易有之矣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今桓不能制義而從婦以往雖欲免于凶終其可得乎春秋于此不憚書之詳詞之複焉其垂戒之者遠矣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見害于齊賊未討何以書葬公羊曰讐在外也穀梁曰讐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范注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而曰踰國不討於是者時齊強大非已能討君子卽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也陸氏淳以下皆云賊在異國故可葬惟劉氏敞以爲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仇非子若以齊強魯弱量力不討而君子不責是復讐者行于柔弱而困于強禦也此與公穀爲異而持議甚正王氏樵陳氏際泰兩通之王謂讐在外書葬者勢或未可遽討難于久暴露其親葬者權也不討則義猶不葬也非許其可緩也陳謂葬桓公君子辭也以恕待人之道也雖然薄乎云爾讐在外遂可以不報乎則春秋又何爲望莊公之深也說較舊解爲安然以朱子發明賊未討不書葬之論觀之經之書葬正以憤魯之不能伸大義于齊耳非以其可行權而姑恕之也

春秋集解卷一終

(藝文書館精製縮版)

春秋集解卷二

雲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掌明氏重校

莊公 紀。名同，桓公子。以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壯曰莊，在位三十二年

三月，夫人孫于齊。元年戊子。 夫人文姜也。孫者何？諱奔也。不書氏，姝貶之也。蓋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爲之臣子義所不共戴天者，雖嗣君夫人所出，亦不得屈法伸恩，瀆千古之大防，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絶之所以尊社稷而正倫紀也。杜氏預謂會左傳絶不爲親之意，以爲姜氏齊姓，文姜之義宜與齊絶，而復奔齊，故去姜氏以示義。不知左所謂絶，謂以天道王法絶之，不爲親，謂桓不得以之爲妻，莊不得以之爲母，國人不得以之爲小君，而援議親之條以倖免，非姜氏宜與齊絶之謂也。觀胡傳引孔季彥斷梁人繼母殺父而其子殺之之獄，釋絶不爲親，即凡人云云，杜氏之不可從益昭然矣。至公羊以孫齊爲念母，穀梁以爲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皆因經無夫人至之文，疑此時姜氏尚在齊爾。夫內諱奔，謂之孫，公羊既明言之矣，若姜氏果尙在齊，則本無所爲奔，安所庸其諱？且喪服四制云十三月而練，自桓十八年夏四月公薨至此，裁十二月，於禮亦未當練祭，又何接練之有？二氏說宜啖氏助之力闢其謬也。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傳作送。單伯，謂周大夫，公羊、穀梁則以單伯爲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兩說不同。劉氏敞據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謂稱單伯會諸侯，猶曰叔孫豹會趙武、楚屈建，若單伯爲周大夫，則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歷會于單伯也。鄭氏玉又據文十五年經書單伯至自齊，謂若單伯爲爲王臣，安得告至于公？觀此則左氏周大夫之說非也。經書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張氏洽謂單伯若果以天子之命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于魯，豈得預書之？則左氏之作送者亦非也。然王姬下嫁于齊，魯爲以單伯逆之禮，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王蓋使魯主昏，故單伯逆王姬耳。不言如京師，孫氏復曰不與公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也。其不與奈何？魯桓見殺于齊，而天子命魯主昏，莊公之所當辭者也。當辭而不辭，君子以莊公爲不子矣，故譏之。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以爲非禮，左氏、穀梁以爲合禮。夫以于外爲非禮，徒知魯主王姬之當其說，固不是；即以于外爲合禮，亦有所未安也。何也？有三年之喪，天王于義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讎，莊公于義不可爲之主。與其築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或曰：王命烏乎可辭？不知人臣之所守者法紀耳。不順王命，罪之重；順王命而亂法紀，其罪爲尤重也。且以經考之，今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衛，其讐齊之意略無見于舉動，然則公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也。汪氏克寬謂畏齊而不肯辭者是也。比事觀之，莊公忘親之罪不可揜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錫命，杜注以爲若今之策命。何氏公羊注、范氏穀梁注皆以爲九錫之命。胡氏于文元年又分衮冕入見，歲時來朝，敵愾獻功，三等之錫。案九錫之說見禮緯及白虎通，蓋本漢儒以漢法而附會增益者，與大宗伯職所稱九命不同。胡氏雖據毛傳，但詩人之詞亦隨事鋪張，非必定制如是。考古錫命，有命辭有命物，亦或但有命辭而無命物。命辭如祭仲之命、文侯之命之類，命物如賜齊侯以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賜晉侯以彤弓鈇鉞秬鬯虎賁之類。然賜齊賜晉傳有明文，而此不言所以，意杜氏策命之訓爲近。故張氏洽亦謂是莊公主王姬之昏，王寵嘉其父而遣使來賜之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比也。王不稱天者，啖氏助謂罪其寵篡弑以瀆三綱也。蓋王之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以桓之弑君篡國，王生不能討，死又從而追謚之，無天甚矣，故特去天而止稱王也。西河毛氏乃以經無天字爲闕文，而詆胡傳之從啖氏爲贅，贅亦未即。桓在位十八年，經不書王者十有四年，而思之之過也。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二年。 公子慶父，桓公子，莊公之庶兄也。以庶長稱孟，而時避于適，故又稱仲，其後之稱仲孫氏、稱孟孫氏蓋以此也。公羊于二十七年傳謂是莊公母弟，殊失考。莊公母弟惟季友耳，其他未之聞也。於餘邱，左氏無傳，公羊、穀梁皆以爲邾邑，杜氏預以爲國名。考春秋全經，伐人之邑未有不繫國者，亦未有邑而書伐者，惟本國有伐我西鄙、伐我南鄙之文，而鄙亦非邑，故啖助諸家謂當從杜爲是。但國名無三字者，程氏迥以爲邾附庸，吳氏澂以於爲發語辭，如於越之類，或又疑爲戎狄國之近魯者，以成三年廧咎如例之，謂亦近似。要事遠無徵，雖爲必然之論也。伐於餘邱何以書？爲慶父專兵書也。魯弑君之賊皆由柄兵而成，慶父以敗國之才而使帥師以伐人之國，履霜之漸，兆于是矣。書慶父帥師，即隱四年翬帥師之旨也。一說舍不戴天之讐國而伐於餘邱，春秋據事書之，所以見莊公之忘親。于事亦切，義可並存。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杜注云齊地，據定九年傳齊侯致禚、媚、杏于衛，注謂三邑皆齊西界，則當爲齊魯衛分界之地。公羊、穀梁禚皆作郜，春秋異文箋說文示部無禚字，惟禾部有禚，从示羔，得聲，與郜聲相近，故公、穀假郜爲禚也。禚之會，左氏以爲書姦，胡傳以爲譏莊公之失子道，二說相兼，于經義乃盡。蓋姜氏身負弑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方有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所不容者，聖人于春秋聯書之，刺姦之說是也。古制婦人無外事，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嫁從夫，夫死從子。今姜氏歸魯日月不可知，然以去年三月孫齊之文觀之，其歸亦必不久，而即出會齊侯，往返自如，莊公之不能防閑其母可知，則譏失子道者亦是也。顧或猶以子不可以制母爲疑，不知子不可以制母，君獨不可以制君母侍從之人乎？爲莊公者若能哀痛以思父，嚴威以御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則姜氏必無一人徒往之理。姜氏之往也，則公哀痛之不至、威命之不行爾。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三年。 季，紀侯弟也。公羊謂賢季，服罪故不名。范氏甯謂紀季深覩存亡之機，大懼社稷之傾，超然遐舉，以酅事齊，宗廟賴以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以字。考春秋書以地出奔者，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著矣；書大夫入于某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叛君之罪著矣。茲不貶季，爲叛者以季受命于君，爲爾若齊欲滅紀，紀季不能同心守國，專析其地以事敵讐，外託服罪之名而實私享其利，春秋所大惡也。故胡傳謂入者難辭，以季之風已事齊，請後立廟，皆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李氏廉亦謂原季之情，免季之罪，不使同他公子之去國者，此俱持平之論。若或以微子之適周例之，則太過而非春秋之旨矣。酅，杜注云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史記田單傳正義安平城在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也。十九字或疑係九十之誤，蓋酅與壽光縣相近，而紀在壽光東南，不應距臨淄止十九里也。

冬，公次于滑。 凡次，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蓋兵事貴速，不可以老師而糜餉，故三日以上必記其所次之地與所次之事，重動衆也。此次于滑，據左氏將以會鄭伯而謀救紀，爾因鄭伯辭難，故不果，而經以次書者，何譏之也？曷爲譏之？胡氏曰：魯于紀有昏姻之好，當恤其患，于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乃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案春秋書次有二：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則以次爲譏。此年次滑稱公，三十年次成不稱公稱師，皆以著公之不競于齊。蓋次滑之後，紀侯去國，即與齊狩禚；次成之後，齊人降鄣，即與齊人遇魯濟。夫不能救紀與鄣，宜何如其慚恨者，乃會不旋踵，如是是公徒爲救人之名，而實無意于扶危救患，書次不書救，經固不以救予公也。滑，公、穀作

郎，異文箋謂郎爲皆部入聲字，滑之轉郎，與奚之轉郎同，意以郎即滑也。據杜注，滑，鄭地，郎，魯地，一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一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相距甚遠。公、穀文或沿八年次郎而誤，異文箋說殆未足信也。一說滑即秦滅滑之滑，近鄭小國也，似較杜尤確，可補入疏中。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四年。 垂之遇，趙子謂鄭與陳、齊遇，請存紀社稷。然去年公次于滑，求鄭伯一見而鄭卒不至，豈肯自爲會主以請存紀者？高抑崇言齊恐陳、鄭救紀，故結二國之歡。然齊何畏乎陳、鄭？陳去紀又最遠，亦何能救紀而至于宋衛之間而爲遇乎？以經文考之，自桓五年齊侯與鄭伯如紀，時即欲襲紀也。其因循至今者，徒以紀與王室爲昏耳。今桓王已崩，無所顧忌，故莊元年遷紀三邑，三年紀季以酅入齊，冀以稍免，而齊之未嘗一日忘紀如故，至是復相會以終前人紀之案，其不言會而言遇者，以過禮簡，可以秘其跡也。鄭伯蘇氏轍以爲子儀，高氏以爲即突，謂忽以世子出奔，猶不得爲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子儀乘間得立，其爲君也微矣，豈敢輕棄國都而與諸侯爲會？故知此鄭伯即突也。近毛西河力申蘇義，謂齊襄于忽、突爲怨讐，即爲齊讐，而子儀無德怨爲，故齊與謀之，說于情事亦近。但春秋一經無一國兩君俱以爵係之者，觀突之出入皆稱鄭伯，則此鄭伯不應更繫之子儀，究當以高氏云云爲定論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去國，違齊難也。大去，穀梁以爲不遺一人之辭，言民之從之者四年而後畢也。胡傳則以爲土地人民儀章服物悉置之而不顧，故曰大去。案不遺一人之訓，固覺過情，而一切皆委置之，恐亦無此理，故或疑大者當是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也。此雖未爲的義，然諸家均不從王以大爲紀侯名者，以春秋諸侯去國惟書奔，此不書奔，不使紀侯有奔之名也。經且不使有奔之名，其皆轉以不能死社稷爲紀侯罪乎？蓋紀侯去國非得已也。黃之會，魯爲之求成，齊旋遷其郱、鄑、郚，紀之不絶如綫，故使紀季以酅入齊，冀以稍免，而猶不得免焉。聖人以其無所失道，迫于強暴，不爭而去，異于失地之君，書曰大去，殆憫其去而不返云爾。不書滅，公羊以爲賢襄公復九世之讐，故爲襄公諱說，尤不經。楚子虔殺蔡侯般，春秋書誘惡其偽惡而討也。紀侯九世之讐不深于蔡般，齊襄偽惡而討不義不後于楚子，而春秋深抑紀侯以雖明之，事專信齊侯以一偏之辭，抑猶何哉？況十三年公會齊侯于柯，胡傳引敵惡敵怨不在後嗣之說，以爲既易世矣，不可修怨。怨鄰夫易世尚不可修怨，九世之怨胡可復修之？且亦齊哀者，王也，非紀侯也。襄以兼并之實而傳予以報復之名，其迂謬不可以不辨也。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公穀以下諸家皆以爲齊侯稱人者諱與讐狩卑公之敵卽所以卑公也吕爲
卑公不復讐怨不釋刺公之釋怨也其刺釋怨也奈何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則無時焉可與通也不可通而
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且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主乎已者也於本國而非其所猶不能無譏乃越
境而與讐狩于彼國之中乎況禚之爲地卽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君子以莊公于是乎無羞惡之
心矣故不沒公而書及卑齊侯實所以卑公諸家之說是也毛氏春秋傳獨以齊人爲齊之大夫謂齊侯以
甥禮待公故使其大夫與公狩春秋書公及齊人以公之狠褻爲已甚矣此殆援猗嗟詩展我甥兮爲言然
就詩辭考之亦未見公與齊大夫狩之的證不若從舊解之爲安也

秋郳犂來來朝五年　郳公羊作倪謂小邾婁也杜氏左傳注以爲附庸國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今昌慮
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郳城在縣東六里黎左傳作犂黎來郳君名也黎來何以名三傳以爲
未得命是也孔疏郳之上世出于邾國譜云小邾邾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而居
于郳曾孫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之爲小邾子劉氏敞謂未成國則謂之郳旣成國則謂之
小邾也來朝者以其能修朝禮故以朝書之案黎來書名唐宋以來諸儒皆從三傳以附庸之君稱名經例
也惟安定胡氏別自立義比于介葛盧之來朝然小邾非夷狄以宋仲幾郳吾役也之言觀之胡氏說殆臆
說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納朔也不言納朔者孫氏復劉氏敞諸家皆從公穀以爲不與諸
侯之納也蓋衛朔殺二兄而自立逆王召而不往罪大惡極莫此爲甚天子廢之正也朔奔齊國人立其羣公
子黔牟亦正也齊人以朔之在齊也乃違王命約五國以納之是何義耶故皆貶而稱人魯獨稱公者金氏
賢以爲臣子之辭是也然人諸侯亦所以人公也或以爲非諸侯自行實是微者故人之　欽定春秋
傳說纂云齊襄志在納朔桓六年爲黃之會莊三年又與魯會伐今則興師大舉糾集五國以抗拒王命
必欲納朔而後已也安見其不自行乎讀此則或人之說未足據矣

王人子突救衛六年　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王人之字也曷爲字貴之也曷爲貴之諸侯亂命納衛侯朔君
子曰子突見正諦故以其任之重而貴之也或疑子突之救衛也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曷爲貴之
不知天下無道賤奪貴少陵長天子不能禁者凡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耳幸而怒發于所當討而討施于

所當加張氏洽謂春秋一經王旅之出惟此合于大司馬九伐之法者是也成敗利鈍惡得而論之哉故胡
傳力闢以子突爲王之子弟謂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擧人書以譏之之非而後儒猶有據穀
梁以子突爲名謂名字非褒貶所係者是不惟未聞程子書字爲褒之說且于孔疏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
字之辨亦未之考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羊穀梁皆作寶春秋異文箋以左氏經文俘字乃保字之譌謂古保與寶通引易繫
辭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喜本作大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史記魯世家作葆命及鐘鼎款識所載永保
用之永保用享諸保字皆寶字之通爲證案說文保从人孚省孚古文俘不省與俘字相似因訛爲俘理或
有之故諸家皆依公穀惟胡傳據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云云謂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此不欲屈
經從傳故爲是兩解之辭然杜注巳疑左之經文爲誤則公穀作寶是也書齊人來歸者孫氏復謂齊本主
兵伐衛故衛寶先入于齊而齊以歸魯也寶在齊而猶係以衛劉氏敞謂猶郜鼎雖在宋而仍係之郜尊天
子之命而貴天子之守也其實經之意蓋惡諸侯之志于利耳　御纂春秋直解云朔之奔齊齊侯容之
今連諸侯以納之故以寶賂齊齊以分于四國四國皆有罪矣而齊其首也成宋亂納華氏鼎故也拒王命
納衛朔貨故也有欲貨之心而後動于惡以此結正諸侯之罪亟戒遠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不見星隕如雨三傳舊說皆有所未安左以恒星不見爲夜
明星隕如雨爲與雨偕杜注夜明謂日光不匿也與雨偕謂星隕而又雨也夫使星隕之後而雨則雨不足
記若謂星與雨同下則雨必由雲未有有雨之雲而星仍見者此左氏說有未安也公羊以恒星爲列星不
見者常見之星皆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謂列星皆復位似雨之隕而不似雨之附地故未修之春秋曰雨星
不及地而復夫子修之曰星隕如雨夫雨星不及地而復亦天變之大夫子何爲而必改之此公羊說有未
安也穀梁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著于下不見于上謂之隕夫雨下自天星隕亦自天矣有見于上不見于
上之分此穀梁說尤有所未安也然日光不匿與常星不見則左公二傳尚覺可從蓋經文兩夜字本一夜分
明辛卯夜此始夜時也夜中中夜也始夜見星之時而常見之星皆不見迨至夜中星見而復散落如雨一夜
之內有此二變故以爲異而記之耳近西河毛氏疑恒星卽二十八宿經星恒星不見必衆星皆見而經星
獨不見至夜中又見衆星如雨之隕毛之意殆以常見之星旣不見夜半無由有星而隕之故以恒星爲經

星但天道之變固不可以常情測而星之大者不見小者反見恐亦無此理也星變之占劉氏歆謂中國象
賓夷狄象夜夜明常星不見中國微也本想當然之辭而或遂據此以爲佛生西域之兆精星隕者推之至
如爲四月五日非八日且周之四月于夏爲二月與釋氏所稱釋迦生于四月八日者顯然不符可見佛生
云云好事者之附會尤于事實無當也

夜昔辯　辛卯夜夜字穀梁作昔往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孔氏穎達非之曰星出以前名之曰昔則名昔
之時法當未有星矣何怪其不見而謂爲異也經所謂夜者夜昏之後星應見之時而不見耳案此駁未允
古昔與夕通夕卽夜也穀梁古義引王逸云昔夜也詩樂酒今昔今詩作夕湛露莊子注昔夕也天官昔人
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篇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列子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
夜夜也春秋異文箋後漢書張衡傳發昔夢于木禾兮注云昔夜也新書匈奴篇昔時乃爲戎樂春秋繁是
昔也惡王之後而蛙出昔昔夜也莊子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釋文云昔夜也右二書所引昔與夕字通
又與夜義同之切證古字多假借穀梁蓋假昔爲夕與左公之作夜者其義非有二也又唐韻夜古音羊茹
反考工記老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讀昔爲錯則昔之與夜不獨義同而音亦相近也此于經文本無關出
入然類而推之亦可見古訓之未可輕議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八年　次止也俟待也次于郎服氏虔杜氏預何氏休皆以爲與陳蔡期共伐郕故
次于郎以待之賈逵及說穀梁者則以爲陳蔡欲伐魯故俟之于郎正義駁之云陳蔡于魯竟絕路遙春秋
以來未嘗搆怨何因伐魯且兵來而我禦之但得稱防不可言俟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辭也
據此則當以服杜諸家共欲伐郕之說爲與下治兵及圍郕之文相貫注也然魯于郕爲同姓國郕可伐之
罪狀未聞莊公乃不念親親之恩挈諸侯以伐之春秋書次又書俟其貫之也深矣至或以爲陳蔡將過我
侯而邀之及或以魯將與陳蔡有事于鄭國而陳蔡不至故于郎以俟之此皆不會經文而逐節作解毛
氏所謂盲人瞎馬逐步認路者也不足辨也

甲午治兵　治兵者習戰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不時也何以不言地與公劉氏曰國中則不言也左氏乃
以治兵于廟爲禮考周官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
狩是治兵于秋禮也今魯以春治兵故說經家皆以爲非時夫非時者而謂爲禮可乎況因久次于外所俟

者不至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整齊之春秋豈從而美之乎治兵公羊作祠兵許氏五經異義云祠者祠
五兵及祠蚩尤之造兵者不知公羊作祠或祠治音近爲傳錄者所誤耳求其說而不得又從爲之辭皆附
會之過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郕武王母弟成叔之後魯同姓國也圍郕之役張氏洽謂魯欲取郕而結陳
蔡陳蔡不至復要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降于齊吳氏澂則謂魯弱于齊齊豈肯爲魯用魯亦何敢役
之蓋齊欲圍郕而徵兵于魯與陳蔡謝郕畏齊而不畏魯故兩國同圍而郕獨降齊也兩說不同以經考之
正月次郎以俟陳蔡謀郕也甲午治兵以久次于外而所俟者不至懼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齊之也及
齊師至遂與之圍郕郕降齊而後還師是欲取郕者公之志張氏說是也經故從內爲主之例而書及沒公
者罪其忘讐而反與伐同姓也郕公羊作成謂成者盛也諱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劉氏敞非之謂
實共圍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于魯改謂之齊是變白爲黑曰巳爲人豈獨非道亦不可以
傳世矣案盛謂之成春秋繁露亦同此說公羊古義云成本盛國穆天子傳盛姬盛伯之子郭璞云盛國名
文十二年盛伯來奔二傳皆作郕蓋古盛與成通也以繫辭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文十八年傳以誣
盛德正義盛作成引服虔注成德謂成就之德及秦策王使成橋守于韓史記春申君傳作盛橋封禪書日
主祠成山郊祀志作盛山諸文觀之古盛成二字多假借用故今兗州府甯陽北之盛鄉城說者以爲卽杜
注所謂郕鄉也惟經書降齊而公羊以爲降魯則當如劉氏所駁爾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九年　左氏及公羊穀梁皆以子糾爲兄小白爲弟注疏相沿並無異說至伊
川程子據經文糾不稱子始直以小白爲兄且云小白言齊明小白爲有齊也子糾止言糾不言齊明糾之
不當有齊也於是說經家翕然宗之案荀卿云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云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
越絕書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糾卽管子書大匡篇亦云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鮑叔傅
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不欲爲傅故也故史記齊世家序糾在小白上云襄公次弟糾奔魯
次弟小白奔莒惟薄昭與淮南王書有桓公殺弟之文而韋昭注云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趙氏汸曰時淡
文于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是則薄昭所言乃一時遷就之辭非不易之論也說者順猶以書法爲疑不
知道有經有權世及以爲禮者經也選賢與能天下爲公者權也春秋以經制正天下之僭踰以權制示後

世以通變亦視乎義之所安而已矣小白者齊人所欲立者也糾非齊人所欲立也於何徵之亦即于經之書法徵之春書盟蔇謀納糾也而夏書伐齊見齊人不從蔇之盟也納者內弗受之辭糾書納見公之不順齊人而強納之也入者易辭書齊小白入于齊不言自莒見國人奉之並無假于莒之兵力也程子糾之不當有齊小白當有齊云云本極得經意獨其據溥昭一語盡翻前人成案使兄弟倫次從而顚倒自是一時不檢之說乃承其誤者尚謂必桓兄糾弟故管仲可以相桓召忽可以不死亦未思夫子之仁管仲原就事功言之初不以長幼爲是非也若謂事兄者當死事弟者不當死亂臣賊子幾何而不接跡于天下矣

左氏經文納子糾辯 公伐齊納糾三傳並同今左氏經文作納子糾經義雜記謂子字衍文沿唐定本而誤者也孔氏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干後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也可證賈服伯本于此無子字正義本亦作納糾故引公羊傳糾者何公子糾也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于左氏賈謂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云稱子者多唯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據此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而云問有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字以雜藝義此則孔之疏也又取子糾句下引公羊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定本上納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況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此豈復愍之乎劉與賈同況文何駁賈劉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即此可推至是始稱子糾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既云亦作納子糾便知本作納糾矣案賈沈劉孔與公羊釋文知自漢至六朝以及隋唐皆作納糾若公羊疏云無子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魯納糾左氏作納子糾此皆爲唐定本所誤耳雜記說考覈最精故備錄之

公敗齊師于長勺十年 長勺之戰用曹劌謀也劌以忠爲戰本而驗其氣盈氣竭觀其轍亂旗靡于用奇之中不失用正之義聖人有取焉故不書伐我不與其伐也書敗善其能敗彼也自文定胡氏引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而以戰陳爲非王事抑之于是說經家皆主貴魯立論不思齊魯讐也九年八月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乘他車以還戎右與御被獲辱國甚矣至是又加以齊桓管仲之才將齊之勢日強魯之勢日弱使非此戰有以稍挫其鋒魯其可以圖存矣乎且以孔子之事觀之其射于矍相之圃也斥僨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竝列而會于夾谷必先具左右司馬而後行是聖人未嘗恥言兵亦未嘗一日忘戰也倘必以文告却敵爲王事恐強鄰壓境不至如靖康之局蹙請和不止後世迂儒顧猶以胡傳爲得經意焉經之意果如彼云云否也所惜者魯與齊戰未嘗鄰出其下莊公苟能移乾時之師于魯桓遇弒之日移長勺之師于齊襄未死之時則勝亦榮敗亦榮也顧不用之以復讐而反用之以納讐也是則君子之所不滿志者已

三月宋人遷宿 宿國名見隱元年杜彼注云在東平無鹽縣地理考實宿男爵風姓太皞之後司有濟之祀者也東平州今屬泰安府遷穀梁云亡辭也不地宿不復見也范注爲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宋所以遷宿者高氏閌謂宿于宋魯之間屬于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于魯故遷之也不言滅者蘇氏轍謂猶以爲附庸是也然非義矣胡氏安國曰懷土常人之大情遷國之重事也雖遷若勍利去危卽安猶恐或沈于衆不旨率從而況迫于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蒿道路之勤營築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待貶而惡已見矣案春秋書遷國者凡十宋遷宿齊遷紀郱鄑郚遷陽皆彼不欲遷而強遷之者也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葉白羽容城蔡遷州來皆有所迫而自遷者也中惟邢遷如歸以齊桓能興滅繼絕爲遷之最善傳文以後則有滅國無遷國矣霸者之功春秋雖不欲與之其可得乎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楚稱荊公羊穀梁皆云以州舉杜氏預謂荊亦本號後改爲楚考楚之封國在禹貢荊州之域故檀弓稱夫子將之荊晉語叔向謂荊敗我是荊爲楚之故號然商頌殷武篇已以荊楚連文則荊之稱楚由來已久孔疏謂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理或然也莘之敗蔡侯書名胡傳用公羊說以爲絕之據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乞楚伐蔡楚從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歸是蔡侯之敗而見執以輕佻賈禍誠非不幸然是時齊桓方謀合以圖伯于東而荊之伐蔡以爭強于南桓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援之以致楚氣日熾橫行江淮闙是而後書荊者浸而書荊人書楚人矣又浸而書其大夫矣至僖三十一年則直以楚子書見猾以之幾其長有漸而皆由無遏其焰于方張者有以致之也僅以絕蔡例春秋殆猶未悉乎聖人書荊敗蔡之微旨也獻舞穀梁作獻武古舞武字通如詩序維清奏象舞也蔡邕獨斷作象武論語集解馬融論射有五善五曰興武武與舞同是其證也

秋宋大水十一年 秋宋大水三傳之說不同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杜注公使弔之故書公羊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何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文煩不省故總例書外以見內也穀梁傳則以爲王者之後書漢五行志載董仲舒說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邱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亦同公羊案春秋之例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此宋告水災魯遣使弔之諸侯于四鄰有郵病救急之義不可不弔弔爲得禮得禮故書以示勸左氏說是也若水果及魯自應先書魯災何反詳外而略內至謂爲王者之後則杞亦王者之後何獨不記其災乎且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宋災亦當不止一事何僅于是年之水而書之公穀說經多鑿空而不考事實類如此此春秋所以當事據左氏也秋大水不月一秋皆水也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共姬也歸于齊歸齊桓也書之者爲魯主昏爾公羊穀梁乃皆云志其過我公穀于他處云爲之中者歸之爲之中卽爲之主也此處亦正是一例而獨以爲志其過我不自相謬戾乎不書齊侯逆杜注云不見公也劉氏敞駁之曰魯爲王主昏若齊侯來逆女而公藏不見何謂主昏乎乃常事自不書者也張氏洽亦謂齊于魯雖仇然已易世故齊侯之來逆不書此皆持平之論若孫氏復趙氏鵬飛以魯之爲王主昏不止一二事而惟莊之世兩書王姬歸于齊所以見莊之無父也則深文矣至黃氏震謂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旣歸齊襄其一又歸齊桓姊妹爲婦姑非順也云云則由誤以齊桓爲襄公之子而不知桓乃襄之弟也管子書史記齊世家紀載甚明可按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歸酅穀梁以爲喜其得所合經旨矣師氏乃採公羊徒歸于叔之言謂紀侯旣卒叔姬無所歸歸于父母之國可也歸叔不通何況可歸之乎此誤以歸爲婦人初嫁之辭致後儒遂有以詆叔姬之失禮者不知酅之爲邑紀五廟所在姬之歸酅以奉祀也非以歸叔也故趙氏匡啖氏助皆以書歸爲善姬之能全婦道誠以姬一女子耳而不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渝其奉宗廟之志高風苦節足千古矣觀聖人于姬之生乎雖其始末詳而不殺蓋示天下以婦道之正也而顧以非人之語譏之若師氏者直謂之爲不識字義不爲過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之然則賊已討矣曷爲不書殺而止書其出奔陳陳氏傑謂歸惡于陳是也蓋天下之惡一也陳殆不以萬爲賊而納之繼又受其賂而後歸之蓋惡之失誠有不能掩者至或以縱討逸賊迎罪宋人則未察于當日之情事恐無以服宋臣子之心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萬勇而多力又執大權弒君殺大臣立子游而遣師圍亳勢燄若此蕭叔以五公子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搆師兩月然後殺子游而立桓公豈能禁萬之逸也乃用賂請萬于陳得而醢之宋可謂有臣子矣何得與陳竝譏乎然以視石碏討州吁之義則終爲有間故宋閔不書葬與魯閔同汪氏克寬說得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杜注云齊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境北杏之會齊桓圖伯之始也四國稱人蘇氏轍家氏鉉翁以爲眾辭楊氏時呂氏大圭以爲貶辭胡氏安國則兼用兩義以勢論之東遷以後列國更相呑噬天下紛紛莫之統一自齊桓會諸侯以平宋亂遂以得諸侯則以稱人爲衆望之所同者是也然衞斷既興天下翕然惟衞主之是聽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爭長壇坫而王命遂以不行則以稱人爲誅亂始正王法者亦是也但獄有首從罪因重輕四國皆貶齊亦當從公穀經文書人于義始協若桓以坐徵諸國得蒙褒嘉四國奔命不遑轉以推戴致告是殺人市中從觀者皆正典刑而操刃之人翻受上賞也其何以服天下然則何氏休以四國稱人爲微者劉氏以稱人爲大夫毋亦疑褒貶之際不應若此其不倫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杜注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也案柯之與阿以聲近相假借猶祝柯亦作祝阿也東阿今屬山東兗州府柯之盟公羊載曹沫刼桓公于是齊反魯汶陽之田諸儒以其不見于經多疑之者張氏洽則以爲容或有之李氏廉亦以爲不可謂無蓋經以公會爲文則此會乃齊桓之志桓欲親魯以圖伯不得不捐小利以收之夫是以賬戰之怨一旦而平也盟不日與隱三年盟蔑莊八年盟旣同穀梁以彼之不日爲渝盟此又以不日爲信前後矛盾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謂豈蔑與旣俱不可信而柯獨不渝乎盟柯之後鄄再會而魯不從則亦未可以爲信也況蔑與葵邱桓盟亦有書日者則又遷就其說或以爲危之或以爲美之何前後之互異乎朱子謂以日月爲褒貶穿鑿無義理者此類是也

單伯會伐宋十四年 單伯左氏以爲周卿謂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之杜注單伯畿內諸侯孫氏復張氏洽俞氏皋諸家皆以爲魯大夫卽元年逆王姬者謂周有單子非單伯若此單伯爲周卿及畿內諸侯則經當書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矣今先書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則主兵者齊也繼書夏單伯會伐宋則知魯臣

會伐也蓋晉自盟柯巳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宋命卜偃往會示從伯之意也不曰會齊人陳人曹人而但曰會伐單伯後至也以釐四年四國伐鄭宋主兵而晉使翬會伐例之諸家謂單伯爲魯臣確乎其可信也或曰春秋專據左氏然則左傳不足憑歟曰左氏此傳恐是因晉史有齊請師于周之文而下單伯會伐文適與之相接故以單伯爲周卿但單伯果爲周卿于莊元年文十五年經文皆相牴牾與其風經以從傳曷若疑傳而信經者之爲愈也

秋七月荊入蔡 楚之稱荊說見十年荊敗蔡于莘條此所以入蔡者據左傳蔡哀侯以莘之役繩息嬀以語楚子楚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猶不言楚子于是伐蔡以悅之是蔡哀侯之禍被楚師皆由已之輕薄啓釁不可謂非自取然蔡皆從齊爲北杏之會者也今荊入蔡而齊桓乃坐視而不之救何哉趙氏鵬飛曰先治內而後治外霸之序也齊威剛伯三年得晉而失宋諸侯蓋未協也故荊之入蔡非不知患患之而未有以制之也其後凡十二年諸侯悉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此可見楚之強非可假而服而齊威之持重有謀不爲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由此說觀之桓之以蔡委楚也非以蔡爲不必救也知已之力未足以勝楚故不欲輕舉以自挫其鋒耳但霸圖伊始而楚氛益熾聖人蓋有憂焉書荊入蔡見攘夷之無人也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鄄釋文音絹杜注衛地也今山東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即故鄄城也鄄之會齊先于宋左傳謂齊始霸也 劉氏敞非之以爲齊之伯當自十六年盟幽始此駁未的案張氏洽云傳所謂始伯指諸侯始定而言蓋晉雖漸服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從而復叛是齊之伯業未致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據此則始伯者伯業方始之謂非伯業已成之謂也陳國小盟會皆在衛下今書于衛侯上者 御纂春秋直解云齊桓因陳介齊楚而爲三恪故進之而先衛焉 三會而不盟謂諸侯信未固也信不固不輕盟猶近古爲讚此左傳始霸之說益可見其當如張洽所云矣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羊作兒古今字也石氏謂郳有二郳黎來爲小邾國所伐之郳乃宋之附庸此蓋因伐郳而後經不書郳惟書小邾故云然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郳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郳申杜注申小邾鄭公子此必有所授則郳即小邾非有二國也郳之伐宋序齊上者以郳爲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桓爲宋伐之主兵者宋也范氏甯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胡氏安國乃謂齊桓至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故此次宋後然三十二年梁邱之遇宋亦先齊豈齊至是又不成伯耶此可見其未足據矣其及郳入何也趙氏鵬飛謂郳邾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于邾也故同邾人伐之此雖無以見其必然而于情事爲近當存之以備一義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十六年 同盟于幽三傳及胡傳互異而其要領不外于公羊同欲之一言蓋春秋以來列國交爭天下若于無所統一也久矣齊桓創霸始以安內攘外爲汲汲然會北杏會鄄猶未翕然從之也迨幽之盟宋衛既附而後不特曹滕滑近齊者至即陳鄭許之近楚者亦無不至是能同不同以爲同也夫合八國之侯右提左挈以推戴一人于節旄之下而其爲會也又祇以玉帛而不以干戈何氏休所謂同心爲善善必成者此也若劉以原父引殷見曰同謂設方明如方岳之禮故書同以他處同盟例之說不可通殆不足據至會不書公先儒以爲諱與仇盟顧柯之盟不諱而于此乃諱之乎或又謂齊桓仗義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道也夫叛盟于後而乃預探其惡而諱之恐亦非春秋之意

齊人執鄭詹十七年 鄭詹鄭大夫僖七年傳所稱叔詹者是也齊人執詹三傳之說不同而皆未可信據左氏則是爲其不朝夫同盟未逾月乃遽責其不朝齊不應如此苛虐此左氏未可信也公羊云詹鄭之微者也書甚佞也考春秋一書未有微者而得書于經且詹之爲佞何休雖以詹信其計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患證之然未知所據恐不免爲臆說穀梁謂人者衆辭以人執與之也顧不明與之何因而徒即人之一字測之彼宋人執鄭祭仲鄭人執鄭子亦可謂以人執而與之乎此公羊穀梁之說均未可信也今就諸家之論較之意杜氏預詹詣齊見執之言差爲近之蓋鄭突復國之時適宋之亂初平之日齊兩會于郎使宋鄭遂盟欲其修好而息民也乃自春徂秋鄭復有侵宋之役故會三國以伐之之而鄭猶未服也而詹之使忽至詹之柄政者也意其必爲謀主執之所以伐其謀也此雖亦想當然而按之於經情節尚合故較諸家宜爲近之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左穀作殲蓋盡殺之也公羊作瀸何氏休以爲積死非一徐氏彥謂相瀸汙而死皆言其死之多也夫殲齊人者遂之餘民也經不曰遂人殲齊戍而曰齊人殲于遂先儒謂所以識齊人而不罪遂人也蓋齊之于遂也絕滅其社稷以及其君乃虐其民之思舊主而強以兵戍之不知彼心不服晉力稍怠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故聖人于此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若曰桓之不仁至于自殲其衆云爾乃

有泥于穀梁狎敵之說以爲殲齊人之滅遂未靈氏遂未嘗然穀梁不云乎無遂而存遂夫聖人方欲存之而乃以爲滅之不靈此不待辨而其失可見者也

冬多麋 麋說文云鹿屬从鹿米聲爾雅義疏麋似鹿青黑色肉蹄目下有兩孔俗說謂能夜視或以麋爲鹿之大者非也麋澤獸鹿山獸麋屬陰故其角以冬至解鹿屬陽故其角以夏至解二物相似而實不同五行志云麋之言迷也白虎通義諸侯射麋侯示遠迷惑也冬書多麋公羊云記異也何休注言多者以多爲異也孫氏覺謂以有爲災則書有有蜚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無冰是也麋者常有之物唯其多故書之高氏閌則以爲記災謂聖人于災之中各爲之辨書多者以多爲災也書有者以有爲災不係乎多少也麋則常少今以多爲災故書之劉氏敞兼取二說案京房易傳云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陸氏佃亦以多麋爲陰盛所感惡氣之應則當以記災之說爲正也

秋有蜮十八年 惠王元年 秋有蜮左傳云爲災也杜注蜮短狐也含沙射影本草謂之射工服虔注中其毒者偏身潰潰或或故爲災也公羊則以爲記異何休注蜮之猶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鬼爲鄭詹所惑言有者以有爲異也穀梁蜮射人者也范甯注京房易傳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蜮孔穎達正義引洪範五行傳蜮如鱉三足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及陸璣詩疏蜮一名射影之說證之案漢五行志載劉子政說以爲時嚴公將娶齊之淫女故蜮至陸氏佃則以爲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故有此惡氣之應與范何二注所推事應又各不同然以蜮爲射工則一也蓋災與蜮皆陰類災者迷也蜮者惑也時文姜爲亂于閨門其餘毒遺患至哀姜再成篡弒之禍故微兆見于物類者如此春秋謹而書之欲人主之知所鑒也或謂蜮字以古隸較之作蝛蝛即蜮也食苗葉者然春秋書蟊書螟皆不言有此言有可知其爲異而非蝛矣且古貸忒字通蟘當爲螣謂即螣恐未確又京氏易傳君不試師古注試用也范引作不識亦誤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十九年 公子結魯大夫媵送也鄄杜注云衛地今山東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是也陳人公羊穀梁注皆以爲陳侯孔疏亦云陳娶衛女公子結送女于衛至鄄停女會盟程子則以爲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往媵之二說不同案公穀及孔氏不惟于文義不順且媵本常事無故而人陳侯恐無是情況凡言媵者皆送女至所嫁國使之從嫡而行經不書至鄄而書于鄄于鄄者媵于鄄也程說雖亦想當然而于義爲長至媵之爲禮周制未聞三傳所言皆指諸侯而每多牴牾恐不足據要之媵之得失非經意所重經之意蓋爲下遂事而書也爲遂事而書則所以媵之故既無他左驗闕其疑可也

冬齊人伐戎二十年 戎穀梁作我汪氏克寬謂當從二傳作戎爲是以經書外伐我者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四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與齊師戰于郊兩書伐我今經書人則將卑師少可知安能深入穀梁誤也張氏洽亦謂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桓先治之于是卓氏爾康張氏傳諸家或以伐戎爲桓之自固或以伐戎爲齊之親魯皆予之之辭惟家氏鉉翁謂是時周有子頹之亂惠王出居于鄭之櫟齊桓身爲盟主坐視而不救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皆逐利以自私持論較爲嚴正若程氏端學責其不告于王而擅興兵以征伐則過矣春秋之世諸侯專征伐者非一人亦非一事何獨于齊桓而責之乎

肆大眚二十二年 肆者何赦也眚者何罪也肆大眚何以書譏何譏爾肆眚常也肆大眚非常也故書之蓋赦過宥罪固聖王矜恤之仁然呂刑云五行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是疑者乃放之不疑則亦有不赦也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是三宥三赦之外亦未嘗盡宥之而赦之也若大眚皆肆則不惟廢天討虧國法且使有罪得以倖免良善何以安生乎況大眚之肆說穀梁者以爲文姜有罪故于其將葬假赦以說其民若然則揜之適以彰之于蓋愆之道尤無當矣春秋據事書之莊之亂法易常不待貶絕而可見也一說大眚者大災也凶荒札瘥之謂肆大眚謂釋緊因存長幼恤貧窮使之復其居非大赦之謂也然肆大災究屬不辭故從之者鮮至公羊謂爲譏始忌省則先儒已斥其不通不足置辯矣

公如齊納幣 納幣納徵也納徵常事此何以書公羊穀梁以爲譏親往范氏甯以爲譏喪娶呂氏本中則貴其娶讐女三說不同而義可互足蓋納幣但遣卿或大夫而公親如齊非禮也喪昏不並行母喪未再期縱而遽行聘幣亦非禮也況殺桓者齊襄也今娶其女爲配是忘讐也忘讐尤非禮也故直書如齊納幣而其義皆可于言外得之若張氏洽謂公生三十五年制于文姜過期而始娶意殆以莊之遲娶因文姜必欲其娶襄公女而襄女尚少故踰時以至今日以經考之齊襄見弒在莊八年其女即八年前始生至此時亦二十許矣古天子諸侯十五而娶女十四而嫁明見諸書若果文姜欲公娶襄公女何不于姜未卒時早爲聘而娶乎又僖公莊公子爲閔公庶兄而傳之母曰成風傳又稱公從孟任生公子般成風孟任娶之先後傳聘

雖無明文然公之有室娶已久矣茲之納幣特以畏齊故而欲結歡于齊故置前配而再娶耳非制于文姜也夫兩耦匹敵于三失之中又增一失爲其後哀姜淫佚慶父簒弑皆公爲之厲階春秋所爲書之詳而不殺也

夏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 公如齊觀社左氏以爲非禮據其事也穀梁以爲尸女原其心也社者古人祭地之通稱禮郊特牲篇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返始非直爲觀美也東遷以後王制漸湮故齊于是時假社蒐軍使賓客觀之而莊公亦託此爲名以如齊然諸侯非王事不出竟且諸侯各有其社今舍已之所有事而觀社于他國其義何居以事論之非禮也甚矣第公之求昏于齊也始與其大夫高傒盟矣既又躬行納幣矣而齊猶難之者蓋自莊之生至是三十六歲齊人殆有疑于年故如齊以誇示之不然公詎不知觀社爲非禮何曹劌之諫如彼其切而卒莫之聽也此穀梁尸女云云于爲有以窺其心誅其隱矣尸者家氏鉉翁謂盛其車華其服以炫惑婦人而蠱其心要其從已之謂以後丹楹刻桷及使大夫宗婦覿之類觀之無非取悅齊女者家氏說雖刻當然而亦不得謂非事之所必然也夫無故而行是謂縱有爲而往是謂淫異日哀姜淫縱之禍兆于此矣

荆人來聘 荆來聘書人公羊云始能聘也穀梁云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杜氏預謂不書荆子使某來聘楚之始通未成其禮也此亦公羊之意楊氏士勛孫氏復諸家則主穀梁進之之說考荆之聘魯者三始書荆人繼書楚子使椒又繼書使遠罷則進之之說爲的然荆聘魯而旋有伐鄭之師與介葛之宿而遂有侵蕭之役秦人歸襚來聘而意在河曲之戰二事正同蓋用遠交近攻術也故陳氏傅良以進之爲憂之家氏鉉翁亦以每書輒異爲著其漸盛似尤得聖人意旨一說人之者微之也謂是年爲楚頵元年頵時年甫十歲其弑君兄必公子元主之楚之大臣以君少多難齊方創霸而魯親于齊故聘魯以覘中夏之強弱爲固圉之謀耳非其君意故不言使而從微者之例微之案楚熖方張固圉之說或未必然然以爲非其君意則足以補先儒之所未及當存之

蕭叔朝公 蕭杜注云宋邑在沛國蕭縣今屬江南徐州府正義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爲宋人封以爲附庸不言來朝而言朝公者時公方在穀蕭叔就穀朝公故公羊云公在外也胡傳爲禮必嘗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用幣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也禮非其所君子不受反之正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叔左氏穀梁皆以爲名劉氏敞非之謂郳蕭同是附庸郳與魯盟得褒稱字蕭來朝公猶不免名是盟者蒙加等之賞朝者無勞來之意賞罰已亂何以教人此據附庸例稱字爲說然以字之爲勞來之亦非也蓋公不應于外而受蕭叔之朝蕭叔亦不應于外而朝公春秋書蕭叔朝公見蕭之來魯之受皆爲非禮初非嘉其能朝而勞來之也

秋丹桓公楹 楹柱也丹謂以丹飾柱也桓公楹桓公之廟楹也丹桓公楹何以書譏非禮也其非禮也奈何穀梁曰天子諸侯黝堊 今丹之以飾是爲非禮也案黝堊之義諸家解各不同以黝爲黑柱堊爲白壁者徐氏邈也以黝堊皆指黑色言者范氏甯楊氏士勛也以爲天子黝諸侯堊者劉氏敞也考傳文堊訓白涂爾雅牆謂之堊郭璞注以白土飾牆也山海經白堊黑青黃堊注云雜色堊也又周禮注素車以白土堊車藻車以蒼土堊釋名云堊者亞之也亞之謂次之也先泥之次以堊灰飾之也是堊字實下二句猶云天子諸侯以黝爲堊大夫以蒼堊士以黈堊焉爾堊者涂飾之謂非色之謂也徐氏諸家之訓俱欠分明

大夫宗婦覿用幣二十四年 左傳公使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杜注宗婦同姓大夫婦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胡氏甯亦謂大夫宗婦覿譏同見也故不書及用幣譏同贄也故特書用諸家說大概相似惟穀梁以禮大夫不見夫人公羊及胡傳又以宗婦者大夫之妻兼異姓言之然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則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固禮之所有矣孔疏襄二年葬齊姜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夫諸姜是同姓之女則宗婦是同姓之婦當如杜氏之說不兼異姓言也顧此皆非經意之所在也經意所在在著莊公之溺色而釀亂耳蓋哀姜之亂魯與文姜之亂魯同文姜之縱恣由桓公之昵比啓之莊公不此之鑒而昏于于齊所以媚悅夫姜氏者復無所不至焉故春秋于其納幣親逆大夫宗婦覿悉備書之辭煩而不殺一如其書文姜其爲後世垂戒也大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此條左氏無傳公羊以羈爲曹之賢大夫謂羈諫勿親敵三諫不聽而去之于是曹失國而別有失地之君郭國名赤者無所于歸而歸于曹曹實無赤名之曰赤郭公蓋連下郭公字爲文也穀梁于曹羈亦無傳而亦爲郭公則同公羊然曹自莊公後至曾哀公八年而後宋滅之是時曹固未嘗失國也且于曹下贅以郭公二字亦無此書法公穀之說殊屬無稽故杜氏預謂羈本曹世子敗奔于陳而公子赤篡戎所納是爲僖公孔氏正義引賈逵說以爲羈者曹君赤爲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于是趙匡以下或以奔不書爵爲貶羈之不能嗣先君或以名羈爲貶羈之不子或以赤挾戎故去公子之號或以赤不氏國爲著其不正以桓十一年經書鄭忽出奔衛突入于鄭之文例之書法與此正同諸家說較公穀爲可信矣但史記年表僖公名夷不名赤林以赤爲僖公未詳所據豈赤得國之後因而自改其名歟

郭公 公羊穀梁經文皆以郭公二字連赤歸于曹句下讀曹羈出奔別有失地之君郭國名赤者而歸于曹是以郭公二字爲赤字注腳也然春秋全經無此書法故杜氏預謂其說爲不了而蘇氏轍駁之尤爲明白其言曰使果郭公失國而歸曹將書曰郭公赤出奔曹今先書赤歸于曹而後繼之以郭公非辭也案對文亾字从入从乚與公字相似故或以爲疑是郭亾之誤蓋管子書載齊桓公之郭問郭父老曰郭何故亾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亾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亾也齊桓或仲與莊公時年事相當而郭亾之文又與書梁亾者敬法一例故孫覺諸家皆謂公字爲亾字之誤而管又以春秋時無郭國管子書恐後人所改竄不足據要之疑誤之事聖人闕之後世正不必強爲臆說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二十五年 周制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用幣于社已爲社陰神也日食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朝已之所居也諸侯卑故自責此貴賤之等也今伐鼓用幣于社蓋非禮又不用幣而用牲故書以譏之左傳乃謂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伐鼓用幣唯之云者已以非此月則不得用此禮也然周之六月爲夏四月即所謂正陽之月也故昭十七年亦六月朔日食祝史請所用幣季平子謂唯正月可伐鼓用其餘則否大史所以在此月爭之夫經書六月而史言在此月明周之六月正夏之正陽月也杜氏知傳牴牾謂以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孔穎達以下皆從之蓋非失閏則左氏說不可通矣至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則似伐鼓宜在社者公羊謂鼓于社求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則不惟鼓必在社且似不以用牲爲非禮說皆與定制相違諸儒故不之據要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恐應修者其實也伐鼓用幣其文也遇有災變禮文固不可廢然必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于充陽之本藐爾無聞即不僭踰其所爲應天者已淺況又鼓于所不當鼓而用其所不當用也乎書之見本末之皆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穀梁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門杜注以爲國門孔疏謂城門也鼓與牲二事皆失故譏之劉氏敞曰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幣請之也鼓攻之也牲享之也鼓用牲于社于門非禮也孫氏覺曰日食必鼓者爲陰侵陽其爲驗也甚邇而爲災未見大水則災及于物其驗已明其災已著其災未見則聖人爲伐鼓之法以救陽且以警乎人君也驗已著則無取乎鼓也高氏閌亦謂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禮然必以側身修行爲之本況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而伐鼓用牲何哉觀此諸說可見春秋書之者非特譏其非禮並譏其不修政事以消弭災而徒爲是區區淫巫瞽史之見也

曹殺其大夫二十六年 曹殺其大夫左氏亦無傳蓋必舊史有闕故從而略之也爲公穀之說者乃謂曹伯爲戎所殺大夫不伏節死義故嗣君卽位借衆誅之書曰曹殺蓋嘉其非專殺也案經于莊二十三年書曹伯射姑卒至次年而戎始侵曹則曹伯之不見殺于戎可知其所謂嗣君者誰也以爲赤邪則赤者戎黨安肯以不死戎難之人爲讐之理故陳氏傅良凡殺大夫恆名之此不名惡嗣君也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于是篡曹篡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此與高氏閌除君之黨恐其爲內應之言合家氏鉉翁亦謂曹赤挾戎援以篡兄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魯史不得其名是以闕之以鄭突入鄭殺原繁傅瑕之事比之大抵羈出赤歸之際必有不附于赤者而是年魯之伐戎說者謂爲曹而伐則戎亦必有辭于曹曹故殺其大夫以說之尙于情事爲近穀梁又以不名爲無命大夫夫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禮有明徵周轍既東雖不能如古制亦安見曹之爲國必無命大夫乎凡此之類皆臆說不足辯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二十七年 原仲陳大夫左傳云季友之舊也禮大夫既卒不名故稱原仲季友越國會葬公羊以爲通私行穀梁以爲諱出奔蓋以是時慶父叔牙皆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治之不能坐視又不可故避之於陳然以異時酖叔牙立叔孫氏事觀之則友非不得與國政者將避難私行非其實也安定胡氏謂友之越境而不去公子以王朝大夫亦嘗外聘故諸國大夫無譏如其言將列國弒君亦可援幽厲以遯免乎宜毛氏以兔爰雉羅詆之也惟劉氏敞謂原仲與莊公交而季友從公命往會葬張氏洽汪氏克寬諸家更會通劉氏及左氏舊交之說以友之會葬爲請命而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謂其得當日情事蓋大夫與大夫交于理爲近而非奉君命而出境則不書于策卽書亦不言如也

冬杞伯姬來　杞伯姬來左傳云歸甯也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據此則伯姬之歸禮得歸也趙氏匡胡氏安國諸家皆以爲歸而合禮則常事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明伯姬之不當來也蓋以伯姬春方與公會洮而冬又歸魯往來大數非議一歸甯之義故以爲不當來也高氏閌則以此爲伯姬之不安于杞莊貴杞侯爲不能制其妻毛氏春秋傳獨謂禮三月致女伯姬自二十五年六月歸杞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尙不可以歸省者春秋伯姬來洮是爲地而猶不入致公往會之則必拘于禮而不敢來至是始來乃猶以爲非禮則歸甯之禮絕矣常禮不書此隱例不可爲訓案古禮父母在女得歸省毛氏之駁諸家不爲無見但春秋二百四十年中魯女之嫁他國諸侯者不少矣而惟此年書杞伯姬來僖五年書伯姬來朝其子二十八年秋復書杞伯姬來豈他女皆不歸省能歸省者獨一伯姬乎況僖二十八年莊公成風俱卒又歸省者誰乎是伯姬之來必有出於常禮之外者故春秋不憚書之重而辭之複也諸家舊說恐未可厚非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伐衛之役三傳皆貶桓公公羊以爲去年同盟衛懿以未終喪之故不能與會則衛未有罪也穀梁以爲齊方受方伯之命不宜遷有征伐左氏雖有王命之說然取賂之罪不可掩矣獨胡傳以爲予齊罪衛與三傳殊案李氏廉曰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衛而戰宋伐齊而戰其事同然甗戰以宋及齊此不以齊主之則非貶齊可知矣春秋戰書人而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人城濮柏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績則貶衛可知矣艾陵之戰日在伐下紀之戰日在戰上而此以日加于伐上則齊師方至而衛即戰亦可知此胡氏所以爲考據之精也然去年同盟于幽衛懿不至桓公毋亦本有怨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歟當十九年衛燕立子頹之際桓公方圖伯事固當聲罪致討以明尊王之義乃邈然不顧今詩之又以取賂而還故春秋書齊人而不書侯與楚邱緣陵之城不列序高子來盟不稱使同一書法則三傳罪齊之說似當衆之于義始備

大無麥禾　公羊云先言築微而後書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穀梁云大者有顧之辭也啖氏助俱非之謂築微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乃書依先後記事耳何關諱乎大者言其甚也稱有顧之辭如何爲義也案孔疏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計食不足而後總書之胡傳亦謂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據此則書大無麥禾非天時之災也所以著費出

之無經蓄積之不素耳一說麥禾猶麥苗麥苗者麥之苗則麥禾者亦即麥之禾非二物也麥種于秋故無麥苗于秋書之麥薦于冬故無麥禾于冬書之義亦近是但方無麥之禾則年饑未至臧孫辰何遽告糴于齊至或以爲實秋水傷稼諱之不書夫螟書螽書大水亦屢書不一書不應于此年而獨諱之比事以觀其失自可見矣

臧孫辰告糴于齊　糴者買穀之名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以爲禮公羊以不稱使爲臧孫辰之私行穀梁以不言如爲內諱左之意蓋以國有饑饉歸出告糴古之制也故于國語詳載入齊始末以補內傳之所未備公羊穀梁則以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蓄雖遇凶年民不知病今一歲不登遽告糴于鄰見國之素無儲蓄故舉臧孫辰若其私行以爲國諱也後儒盧氏仝張氏洽邵氏寶諸家多主公穀以經觀之咎之失不在于告糴而在于不邮其民故冬書築郿而繼之曰大無麥禾明麥禾之無由土功不息度支不充故麥禾之在倉廩者皆竭也麥禾皆竭雖欲不告糴而不能也夫以麥禾皆竭而告糴謂宜鑒其已往豁其將來也乃于春正又新延廄以重困民力而奪民時此豈邮民者所宜出乎合前後文觀之聖人書告糴之旨可得之言外矣

春新延廄二十九年　延廄者何穀梁云法廄也范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法廄者六閑之舊制也新延廄何以書譏也何譏乎爾左氏云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惠氏謂傳言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是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廄詩所謂乘馬在廄摧之秣之是也周官趣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仲居牧夏居庌秋仲居廄故牧師孟春焚牧馬將出而先焚之所以除陳而生新草圉師則于仲春始牧之時除蓐釁廄蓐者馬滋馬出而後除之旣除而修修成而釁釁之者新之也據此則延廄之新當在夏之仲春周春三月皆非其時故書以譏之也啖氏助謂馬雖出入有時廄何妨修于農隙不知馬有四時之居故釁廄不于農隙而干馬出之時周之春馬猶在廄可以焚牧而未可以除蓐也況禮凶年馬不食穀馳道不除去冬方大無麥禾而今春亟新延廄廄有肥馬民有饑色矣春秋據事直書見莊之厲民而興不急之務也

秋有蜚　秋有蜚左傳以爲爲災公羊以爲記異漢志劉向云蜚色靑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爲將生臭惡聞于四方也何休公羊注范甯穀梁注皆本此說向子歆謂蜚者負蠜也負蠜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羅願爾雅翼云負蠜今之蜚盤蟲好以淸旦集稻上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旱稻使不蕃田家率以旱作按捨匿他所日出則散去此以蜚爲中國本有之物與子政說異考爾雅釋蟲蜚蠦蜰郭注臭蟲負盤也本草蜚蠊注云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一名盧蜰一名負盤是蠦蜰即負盤也而許氏說文蜰列虫部但旨盧蜰不言蜚蜚列虫部乃云臭蟲負蠜也則判然二物是爾雅所謂蠦蜰者蓋本草之蜚蠊此所云臭蟲者殆非本草之負盤也至劉氏敞謂蜚之爲物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虵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則又以爲獸名載本山海經張氏洽王氏樵皆以負蠜常有當如書螽書螟不當書有疑從山海經爲是是劉氏云云義亦可並存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伯姬之娣也春秋內女嫁于大夫卒不書爲賸亦如之此獨卒叔姬者杜氏預謂紀國雖滅叔姬能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此定論也吳氏澄謂莊公以爲姑而爲之服大功之服義雖非經意所重尙可旁通若胡傳以爲卒叔姬者見紀侯之異于大王則失聖人之旨矣　御纂春秋直解妾媵不卒特卒叔姬崇獎節義爲後世勸也惡雖微而必褒善無隱而不絲王道也紀亡矣而叔姬之卒葬皆繫之紀見叔姬之全乎爲紀婦也紀季以酅入齊矣曰葬紀叔姬見紀季之不失爲紀臣也表苦節之貞婦憫亡國之孤臣春秋之勸善周矣魯之會葬雖變而得禮也觀此則胡傳之失可知矣

夏師次于成三十年　成見桓六年杜注云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有故城社即古成城也師次于成左氏經無師字文脫也成之次杜氏謂齊將伐鄣故設備趙氏則以爲欲會齊圖鄣案成待命兩說不同案鄣爲紀附庸觀魯之加恩于紀叔姬懇懇勤勤知欲其全必無合兵圖鄣之理自當以杜義爲長書次者汪氏克寬謂莊公畏齊強盛不敢援鄣則次成猶次滑之例也夫鄣紀之遺邑也公念伯姬之親叔姬之賢欲存紀後耶則當請之于齊請而不獲聲罪以決戰焉可也乃欲救鄣而兵出畏齊而不敢前卒使齊人得以逞志于鄣也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哉書次于成志怯也亦紀妄動也

齊人降鄣　鄣紀附庸國杜注云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今東平州東六十里之鄣城集即其地也降者脅服之辭蓋自紀侯去國歷今二十餘年而鄣之人民猶不齊附齊侯故以兵威脅而服之不言滅者孫氏覺謂鄣降齊人以爲附庸故不言滅也不言取者紀巳入齊鄣無所附故不言取也萬氏孝恭曰以齊桓之賢嘗有存亡繼絕之功矣今得鄣之地不足以爲廣幷鄣之衆不足以爲強乃必降而有之使紀之土地人

民無復孑遺甚人所爲人齊以深致其誅貶也案鄣之降與郕之降同經于郕書郕降于齊師于鄣書齊人降鄣辭所以不同何也齊與魯國郕不降魯而降于齊自降也今鄣之于齊非欲降也齊強降之力不能支不得以不降耳故不曰鄣降而曰降鄣實齊之滅弱暴寡下責惟小之義而上背無王之罪也叔姬繫紀而鄣不繫紀或以爲鄣不能若姬之守義故不以紀繫之此說非是附庸雖附于諸侯然亦國也自應以國書之取邿取鄣其例也至昭十九年齊高子伐莒莒子奔紀鄣又以鄣係紀者意鄣乘齊亂叛而屬莒不以紀係之則疑于莒有鄣邑屬之體宜然也

齊人伐山戎　山戎杜注云北狄也國語桓公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韋昭注二國山戎所居令支今直隸盧龍縣有故令支城孤竹今灤州故杜概之曰北狄也山戎之伐以爲善齊救燕以通貫道者穀梁也以爲譏勤遠略者公羊也以爲貶而稱人爲好武而不修文之戒者胡傳也蓋皆以爲桓公親行而其實非也傳十年北伐山戎事與此同又稱齊侯貶耶善耶公穀與胡氏皆無傳文抑又何耶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謂以外傳考之齊桓親伐山戎在伐楚之後蓋僖十一年之役桓乃親行故書齊侯是年不過遣將伐故稱將卑師少之例而稱人也至于會魯濟獻戎捷齊魯鄰封歲一相見恒事耳不足爲伐戎之證也經未嘗書戎伐燕亦未嘗書齊救燕則以書人爲善救燕者亦非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三十一年　戰勝而有獲曰捷齊侯來獻戎捷齊以伐戎之所獲來獻于魯也戎捷之獻公羊以爲威我夫齊桓創霸以來戰勝多矣未嘗示威于魯今一戎之捷奚足以威魯而汲汲乎獻之也然則來獻之意爲何哉盧氏曰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而歸功于魯故來獻也不稱使穀梁曰內齊侯也劉氏敞謂旣曰齊又曰來獻齊非吾國也來非不外也雖匿其使名猶是齊來獻捷也安見其爲內之乎穀梁又曰戎菽也案菽豆爾齊侯所獻豆之有無不可知而以伐國所俘僅以其豆獻諸侯則非人情不可信謂經所書之戎捷爲獻豆捷其迂曲不更可笑乎又黃氏震謂捷獲而過我李氏廉謂道經魯而朝來其說俱非是蓋齊在魯北燕與戎又在齊北伐戎而過魯此亦事之所必無者何不考之甚也獻戎捷何以書敵愾獻功諸侯所以事天子之禮也齊與魯交失之故譏而志之也

冬不雨　公羊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何氏休以爲陽不施而陰道獨行爲慶父叔牙專政之應呂氏大圭以爲莊公亟興土木屢見災異故詳志之張氏洽以爲著莊公無閔雨之志數說不同而皆不外公羊記異之

旨案孫氏覺云春秋書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間皆仰陰陽以生陰陽不和則物必不遂故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則書不以爲災也異之大者不可不記也或疑周之冬酉戌亥月也此三月不雨不害禾稼春秋曷爲書之程氏端學曰見聖人燮理陰陽無所不至不但害禾稼者乃書也斯言得之矣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之城公羊無傳穀梁及胡氏張氏皆以爲魯邑故書法比于內城惟左傳云爲管仲也杜氏因以爲齊地而晉爲管仲城之案例亦從其說以楚邱下陽等不係國之例例之杜說亦有可通但考之全經傳七年夫人會齊侯于穀二十六年公以楚伐齊取穀寘公子雍于穀二十八年使申叔去穀襄十九年士匄侵齊至穀後又有齊師遷穀之文經傳皆止書穀未有書小穀者左氏云云殆因昭十一年申無字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遂疑此小穀之城爲卽其事耳而不思穀與小穀明係兩地何可混而一之也案春秋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莊三十二年所書指此㚈山孫氏說亦同之夫孫爲魯人終身治春秋者而亦以小穀爲在曲阜則齊地之說之誤明甚矣城小穀何以書去年三築臺冬不雨今又小穀是其紀天災而輕用民力故書以垂戒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左傳齊侯爲楚伐宋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齊侯故遇于梁邱張氏洽謂齊侯不以霸自居以梁邱近宋而先之禮氏鵬飛以爲春秋之世諸侯强大者齊晉宋也晉怙其强終齊桓之霸未嘗一同其盟會宋於晉亞也故威公賴宋爲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叛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鄄以堅其心又爲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爲主所以爲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幽之再盟于是五年矣齊侯懼諸侯之離故遇宋公于梁邱梁邱宋地去齊八百餘里齊侯不遠八百里而遇者蓋求宋以卜諸侯之從違宋無貳心則不必會諸侯也案此說詳黃氏日抄中甚得當日情事惟梁邱杜預云在高平昌邑縣梁以爲在曹鄒之閒而趙以爲宋邑三說不同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邱山山南三十里有梁邱城而齊有大夫梁邱據蓋以邑爲氏者意當從杜注爲是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如齊杜氏預謂慶父殺子般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以行劉氏敞非之謂傳云成季奔陳立閔公則立閔公者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爲如齊者異告立君又何假矣若慶父自見無君假赴告而行春秋當微著其罪不當徇賊子之意書如齊矣胡氏安國父以告如齊爲見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毛氏大可非之謂春秋時出兵田賦徵而後用何嘗有南北軍使外戚諸王掌之者況殺叔牙使鍼季一人酖之殺慶父止奚斯一人促之共仲出入未嘗弄兵季友行誅亦未嘗逞一士也案儒者解經當據事實杜胡二訓誠有未安劉興毛駁之是也但經書如齊罪慶父實兼罪齊桓蓋桓以方伯自任則討賊乃其要務況與魯鄰且親誼不知慶父之爲弒逆也者顧容其來使之復歸以遺魯之後禍此而謂桓無取魯之私心詎其信之張氏洽謂書慶父如齊者著莊公之不君養成其惡並以著齊桓失方伯連帥之職也得其旨矣

閔公紀　莊公子啓世家謂公名開世本作啓蓋世家避漢景帝諱故以爲開也諡法在國逢難曰閔在位二年

齊人救邢元年庚申　惠王十六年　左傳狄伐邢管敬仲言于桓公謂戎狄不可厭諸夏不可棄燕安不可懷請救邢以從簡書桓公從之而或謂桓未能帥諸侯以往故貶稱人或謂邢伐踰年齊方往救罪緩也二者之論皆于經旨未協春秋書救未有不善者也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次以罪其緩叔孫豹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能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公救成至遇是也今經書齊人救邢不書次亦不書至則聖人固不以慢與怯之罪罪之矣況狄之伐邢在去年冬桓卽于今年春正月救之何得爲緩其不帥諸侯者當是量敵强弱只須遣人救之卽足了事則稱人者將卑師少之常例耳又何疑焉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之盟穀梁止曰盟納季子而左氏以爲請復季子考是時慶父當國閔公方幼慶父則有所不欲請閔公又有所不能請然則孰爲此圖計者故陳氏傅良謂是國人爲之吳氏澄謂魯之世臣必有不當權而忠于謀國能如衛之石碏深謀秘計告于伯主者故桓公以方伯之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若使復季友之意不出于魯而出于齊者季友故得以伯主之重而慶父不敢去之卓氏爾康則謂陳方爲齊所厚季友嘗一再如齊其出奔陳蓋有所託也然則落姑之盟亦季友援陳以請于齊桓耳三說不同於情事皆合而卓氏之論經有明徵較陳氏吳氏之想當然者尤切實而可據也落姑杜注云齊地今泰安府之平陰是也

季子來歸　季子者公子友也季子來歸自三傳及諸家無不以爲賢季子者謂慶父之亂不臧莊公之統不絕者以有季子在也不稱公子則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繫親親之故也國內之人不言來今言來明季子本欲遂去同他國之人茲幸其復來也惟患半農春秋說以來歸爲婦人之詞謂季友以死奉般之對義形于色闘然丈夫也及慶父弒乎般乃不討賊不死難而出奔陳丈夫之所爲顧如是乎春秋故以婦人目之譏其負言而縱賊也或曰慶父掌兵權季友孱能誅之不知古者兵散于野將歸于朝有事則行無事則罷本無權也且慶父唯莊二年一帥師伐於餘邱非後世久典兵柄者比季友不難于誅叔牙而獨難于誅慶父乎蓋成風私事季友以其子傅公爲之故季友欲立僖公其不去慶父也謂去之不若留之使自斃迨再弒閔公然後縊而殺之以說于國季友之心可見矣此論甚創然以詩頌成風閔季子之歸而亦之自是大惡春秋反褒之而書季子或以聖人因魯史舊文其實一季子來歸而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云云觀之則季子之褒朱子亦疑之矣

冬齊仲孫來　仲孫左傳以爲齊大夫仲孫湫公羊穀梁以爲公子慶父謂疏之故言齊仲孫此說非也孫以王父爲氏慶父公子也未應稱孫且經明係之齊而以魯公子當之不近人情之尤者故諸家皆從左氏然退左者謂湫來省難故書仲孫以嘉之其說亦未是蓋仲孫之來非省難也來窺魯也假齊桓誠欲正魯則鄭有弒逆曷爲不修方伯連帥之職聲其罪以討之況去年冬慶父如齊齊于是時執之一武士之力有餘乃既縱其歸而又使智計之臣來覘國之虛實齊桓之志乎取魯可見矣其不果取者因仲孫以猶秉周禮魯未可動之言而止耳經不書齊侯使而直書曰來罪其挾覬何之心以臨魯也然則仲孫何以不名張氏洽謂仲孫雖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固猶有異于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二年　吉禘者喪畢卽吉所以致新主祧遠主合食于太祖廟而審禘昭穆之祭也以禮書考之禘有三一大禘大傳所謂不王不禘與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者是也此祭至大惟天子得以行之一時禘王制春礿夏禘祭統春曰礿夏曰禘是也郊特牲與祭義皆云春禘而秋嘗說者謂禘陽之盛也夏之始可以承春故或于夏或于春也一吉禘卽此年所書是也吉禘之祭凡殷廟主及未毀廟主皆升而合食于太廟太祖東向羣昭南向穆北向祭畢然後將新祧一主隨舊祧主以遷而新祔之主乃得入于禰廟本謂之祫爲有審禘昭穆之義故不名祫而名禘也此二禘諸侯亦得行之但謂之吉禘者以其祭在二十五月卽吉之後故云吉也今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裁二十二月故左氏以爲速而公羊穀梁以爲未可以吉而吉也自胡傳誤以五年之禘爲喪畢之禘又謂四時之禘爲禮文錯失則又誤以礿禘之禘亂吉禘之禘于是說經者咸謂魯不宜禘禘又不于太廟而于莊公爲失禮中之重失者試思襄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晉悼初薨時尙未吉禘也是晉亦有禘何當時未聞有以非禮譏之然則吉禘于莊公當以三傳之言爲正不得例以書大雩書大閱而謂爲罪其僭天子也

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稱孫與閑乎弒也哀姜齊出也孫不于齊而于邾爲淫二叔殺二嗣子身負二罪內慊于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哀姜之事胡氏安國以爲莊公不知防微杜漸始有以致之皆探本窮源之論觀莊公之娶哀姜也納幣觀社親迎屢往以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越禮以示其侈其忘親而釋怨也甚矣而哀姜不與公偕至是其驕悍之氣已見于齎舍時矣迨其歸魯也是月大水明年又大水陰盛制陽天戒甚顯㦤莊公驕不爲之防範則于之公平何有是通其叔而無羞惡之心賊其子而無惻隱之心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其所由來者漸也然文姜之孫去氏而哀姜不去氏者何也文姜之所弒者天也魯之臣子所宜絕不爲親者也哀姜之所殺者子也雖天子所宜誅方伯所宜討有司所宜戮而爲僖公者固不得而絕之也況文姜之孫在宗國不去姜氏不足以正其罪哀姜孫于邾雖不去姜氏而其惡已著矣此其所以異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何以不名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胡氏安國曰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于內魯于是曠年無君齊桓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不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或疑仲孫高子經皆不稱使不稱名說經家爲有予奪之異不知經于仲孫但書來則見其徒來覘國之虛實高子書來盟則見不貪魯之土地況仲孫來後而魯難尙未有已高子盟後而魯國遂以無事比事觀之予奪之旨自見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衛懿公好鶴而不恤其民狄伐衛衛受甲者皆不戰因敗績狄滅之經書入不書滅范氏甯以爲桓公不能攘狄故爲之諱陳氏傅良則以爲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桓公汪氏克寬採兩家之說而折其中以爲二者皆以爲桓公雖不能卻敵于衛未滅之前而猶能存衛于狄既滅之後其于興滅繼絕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意也比事觀之春秋凡滅而發人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

其祭祀狄人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也宋滅曹而書入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以亡國之善辭又春秋之變例也據此則經蓋據實直書矣桓罪桓均非書入之本旨矣

鄭棄其師　高克帥師禦狄也不言禦狄者左氏謂鄭之君臣以禦狄使克而實無禦敵之志也胡氏安國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而莫之恤乎張氏洽曰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當此之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啟疆之心一旦乘隙擣虛鄭必束手就亡矣觀此二說則陸氏湻所謂鄭人惡其文以譏鄭伯之失君道豈不諒哉然告鄭伯也其以國稱又何也蓋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僖公紀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以惠王十八年即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在位三十二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元年　救邢書次范氏甯啖氏助以下皆用公穀意以救者急辭次者緩辭謂急事而得緩辭譏其救難之不速也　張氏洽家氏鉉翁皆爲持平之論謂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書救亦不沒其存邢之功也毛氏春秋傳則謂是時狄尚在邢必審覘動靜然後邢人知所向往立散其衆而奔諸侯之師于是玉石可分得以併力逐狄是先次後救正見其救之之速也或又以北事之法求之謂莊七年晉侯合八國之師救鄭而不得書惜其不能救也惟齊桓于二年之內得兩書救邢晉景于二年之中得兩書救鄭是皆有救之之功故書救以與之案春秋書救固未有不善者然或書次或不書次其中有輕重之權衛懿狄自莊三十二年爲邢患桓于閔元年皆救之矣救之而未能大創二年入衛狄勢愈張至是復侵邢桓帥三國之師以救之果其擐甲疾驅狄何至于困邢邢亦何至于遷濱而桓必爲聶北之次者非懼力有不足而持重以觀其釁也以爲救之于未潰之際則邢之德我也不厚而其戴我也必不堅從其宗社將殞而我爲存之人民將離而我爲聚之斯不惟可以樹德于邢併可以市美名于天下孟子所謂以力假仁者此也公穀以書次爲譏原非苛論惟曰邢亡曰滅邢曰封邢曰邢復見皆非事實又曰實與而文不與則亦未得經意爾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齊地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何曰姜孫在邾齊侯召而殺之也以歸之義杜氏謂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屍歸絕之于魯則歸者歸齊也公穀誤以爲歸魯胡文定及程沙隨皆從之不思經于十有二月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豈有此時已歸越一百七十餘日而乃書至之理或又以以歸爲歸于夷此不特于經文爲倒且使果歸于夷則後應書夫人之喪至自夷與至自乾侯者同例何爲而曰至自齊乎況以經書以歸之例例之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歸晉也蔡滅沈以沈子嘉歸歸蔡也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歸鄭也則此以歸其爲歸齊而非歸魯也明甚其不言齊侯以而曰齊人以爲討賊之辭也或曰爲齊侯諱也長爲諱之金氏賢曰哀姜與弒二君罪大惡極齊既誅之當即其所葬之勿許魯請是霸王之所得行乎諸侯也今誅之于夷而復以歸齊因魯請而遂致乎魯使復享小君之禮配莊公之祀則典禮紊而大義乖矣據此則諱之之說或亦有然者矣

公敗邾師于偃　公敗邾師于偃左傳云虛邱之戍將歸者也服虔注虛邱魯邑魯有亂邾遣兵戍虛邱魯與邾無怨因其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夫僖公與季友同奔邾邾方爲之主則德之且不暇而反以爲怨乎況虛邱之戍果爲魯亂而戍乃乘其歸而敗之人之稱斯師也謂邾何此成魯之說不足據也公羊謂僖怨邾人以夫人與齊故爲母復讎夫齊召姜氏邾安能禁姜爲齊殺與邾何干顧不讐齊而讐邾此豈近于人情則復讎之說亦不足據也惟杜氏預謂邾還姜氏後因戍虛邱將以侵魯及僖公以姜氏請齊將歸于姜氏邾人始撤其戍去魯因要而敗之差爲可信然檉之會魯與邾人成在侵魯之計無以見其必然且偃爲邾邑成魯要敗亦于情事不合此當闕其疑無庸懸臆而猜度者也偃公羊作纓異文箋謂纓字從匽在十四清偃字在二十四阮二字不同部而古方音則通公羊假纓作偃由方音致訛也案列女傳女英古今人表作女瑩大戴禮作女匽錢氏史記考異謂瑩匽一聲之轉然則纓之與偃亦聲之轉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酈魯地莒挐莒子之弟也莒挐之獲左傳以爲嘉公子友穀梁以爲惡公子之紿以事考之閔公之弒慶父奔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不納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許乃縊而死莒人聞之因以得賊求賂魯弗與遂興師來伐則曲在莒矣季友旣敗莒公賜之以汶陽之田及費蓋獲之言蓋褒公之賞功言也若穀梁所謂紿以公子友與莒挐屏左右而相搏暗以寶刀孟勞殺之故惡其用詐以取勝然經明云敗莒師于酈則非敗一人可知況兩軍相當豈屏左右而相搏不戮

于兒戲乎高氏閌胡氏安國諸家顧多從穀梁以爲責季友何也以經中書獲如鄭獲宋公子變宋華元吳獲陳夏齧齊國書皆未有以之爲善者故以此書敗書獲爲責在季友也其實經之意以季友立僖靖莊難之名而靖魯國之禍今又典兵而敗敵其有功也可嘉而尾大不掉之形已兆于此則可變王氏錫爵以此爲僖公慮之不遠得其旨矣

城楚邱二年　楚邱杜注云衛邑朱子詩注謂在滑州今河南滑縣東六十里隋衛南廢縣即其地也楚邱之城諸儒皆以爲惡齊桓之擅王命而專封西河毛氏辨之云此與前城邢例同彼書城邢此不言城衛者以邢遷夷儀而齊所城者即其所遷之地是遷而後城者也其所城即邢也今衛遷于漕而齊所城者乃在別邑則城而後遷者也其所城時非衛也胡氏不解遷與未遷之故妄謂邢未滅故遷衛已滅故不遷未滅可封滅即不可封因以此定封邢封衛之褒貶殊屬夢夢案邢與衛同被狄伐同一徙都又同一復立國諸家乃于城邢則美其救患于城楚邱則責其擅權毛氏駁之最爲分曉然以爲貶之固未是以爲褒之亦未安何也齊桓爲方伯之任救災捍患不繫之于未潰未遷之際而城之于已潰已遷之餘勞則誠多矣而樹德市恩之私不可問矣經所爲沒齊侯而以魯人往城之辭書之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公穀作夏陽杜注云虢邑也在河東大陽縣今大陽廢縣在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又三十里有下陽故城下陽書滅或謂罪虢之不能守險或謂罪齊之不能救亡二說雖亦義所應有然不若罪虞之爲正也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也猶秦之有潼關蜀之有劍閣也藉使虞不假道則下陽不寧下陽不寧則虢不亡乃虞公以中智以下之姿貪璧馬之賂而忘輔車之依且興兵以助晉之強暴是虢之見伐晉爲之而實虞致之故聖人以之爲罪首若其主兵者然卒之唇亡齒寒虢不祀而虞亦不臘矣晉滅下陽見虢之滅由此虞之滅亦由此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戰國策魏謂趙王曰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荀息以馬與璧假道于虞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然則聖經罪虞之意其說已見于當時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穀作貫澤杜注宋地也在汝南安陽縣括地志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新息今光州息縣是也江人黃人公穀皆以爲遠國之辭謂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見其餘之莫敢不至也汪氏克寬曰考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會而經不書者蓋列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

齊則伯主而宋則上公也與國之遠者莫遠于江黃皆荊楚之羽翼也齊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矣二傳蓋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之果皆與盟也貫之盟諸家皆以爲齊桓伐楚之規模蓋江黃在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楚後者也得江黃則楚失其右臂而齊師無左顧之虞矣胡文定以比之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兵法所謂犄角之勢者是也然則桓公此盟蓋挫楚之謀淵閎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僖公之世自二年冬十月不雨至三年六月乃雨春秋歷一時必不雨書之穀梁曰閔雨也閔雨者謂有志于民者也張氏洽曰三時不雨則饑饉薦臻民命阽危此雲漢所以編于詩而去冬至今年雖記陽亢時災然書法異于文公亦因以著其君尙憂民之憂也汪氏克寬曰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格天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修政以消天變矣此二說皆主穀梁顧或猶以僖公之經間無異事文公之經自有異事故書法不同爲言今考僖公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非無異事文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時書而亦不書春正月不雨可知穀梁之言必有所受矣

徐人取舒　徐舒皆國名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四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隷江南泗州舒國杜云在廬江舒縣廬江今隷江南廬州府春秋外滅國不書取今書徐人取舒左氏公羊皆以取爲易辭趙氏以爲不絕其祀李氏廉曰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滅其罪乎以爲不絕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爲舒自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稱取者與晉兵書滅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取是必未滅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爲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爲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于侯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與諸家不同而甚合當日情事蓋舒爲楚屬桓公倡霸徐亦取舒以應之楚勢愈孤召陵之盟所以不戰而服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杜注云在東平須昌縣北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故城是也陽穀之會左傳云謀伐楚也或曰侵蔡大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胡氏曰兵有衆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衆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趙氏鵬飛亦謂江居新息黃居弋陽二國在楚之東北而陘近蔡楚師至陘二國皆在楚後各按兵

不勤爲掎角之勢齊與諸侯闞其前則江也黃也躡其後此克敵制勝之老謀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陽穀之會以爲謀伐楚者左氏也公穀則無此意然下與伐楚事相近疑左氏說是故胡傳張洽亟主之蓋伐楚救鄭之謀已定于會惟諸侯惟宋最大江黃最遠故再爲貫與陽穀之好以堅其信

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傳齊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羊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孔氏穎達謂盟者殺牲歃血告誓神明入臨其上從我去者出我之意故曰往彼臨視不言使或疑爲友之事盟汪氏克寬曰既稱涖盟則非齊君遣使而臨之時已命之往則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涖盟者四惟此年季友之盟佐齊桓伐楚一存謂伯之善文七年穆伯如莒則小國請之而勉強以結盟初無鄭小之誠昭七年叔孫昭子之盟齊定十一年叔還之盟嬴七則皆結好報聘而爲背伯之謀不足取矣不日者穀梁以爲前定桑季本云時齊桓將伐楚恐蔡人洩機故不敢書諸侯而使大夫受盟不限先後故不以會書據此則季友如齊之時盟期未定自不得其日不日非前定之謂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四年 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楚者齊桓之本謀而先侵蔡何也蔡實楚之門戶也自莊十四年荊入蔡蔡折而事楚不通中國垂二十有四年齊不得蔡無以及楚故先以諸侯之兵侵蔡以出楚不意蔡既潰則威震而鋒銳可以遂楚之伐矣然猶次于陘者先氏澂所謂持重不敢輕進是也蓋陘之師不如城濮者四重兵深入懸軍爲客主可以逸待勞一也八國併將事權不一久而變生二也激人乘險進無以戰退無以自處而我師老三也楚氣其張今師未叡足以待敵非僅如二殿東宮之甲從之者皆師有蓄而敵無窮四也有此四不如故勢未可以輕進公羊乃云以俟屈完耳夫進兵之初安知楚之必使屈完者而預俟之乎此足見其說之迂回而難通矣陘杜注云楚地潁川召陵縣有陘亭今屬河南許州郾城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五霸桓公爲盛而桓之功莫大于攘楚召陵之役胡傳本公羊以爲序績諸儒多從之朱子亦稱其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惟郝氏敬王穀梁桓公得志爲僅之意謂當時諸侯力能抗齊者惟秦與楚秦遠而楚近楚屈則東諸侯實而齊益強故舉舉以楚爲事而心實畏楚之強也因先舉蔡書楚以示諸侯夫次陘無必進之志矣何以知其然也齊果能討楚於楚使之來當問其稱王問其伐鄭問其奪蔡侯之罪有辭止無辭進服則止不服則進豈不堂堂問罪之師乎釋此不言枝指遠引包茅不貢昭王不

復是則借以易詰之辭慫逆彼之怒至戰而自損豈說與諸家爲異以既盟之後楚人圍許滅黃敗徐而桓不能禁觀之則公穀及郝氏所言爲較得其情實況春秋書法凡公及諸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來盟皆不書公者諱之也今屈完來盟此書所盟之地而不書與盟之人蓋亦爲諸侯諱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穀氏謂全名陳大夫也齊曷爲執之據左傳齊道陳以伐楚及其還也轅濤塗欲辟軍道請觀兵東夷循海而歸齊侯用申侯之言于是乎執之故諸家謂稱人以執非伯討者公羊也謂其人之爲哆然外齊侯者穀梁也謂功未成而志已溢齊伯自是始衰者董氏仲舒也惟王氏樵以爲濤塗之言雖私其國然不聽則已何至勤師以討乎蓋陳近楚常有貳心今不欲齊師返而由已是叛齊即楚之漸也齊人以爲不忠故因歸師以成之說與諸家小異觀諸侯之師再侵陳而陳乃成則陳初未肯服齊可知王氏云云似尤得其實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之死據左傳蓋自縊于新城也經曷爲直稱晉侯殺之罪晉侯之志成乎殺申生也其志成乎殺奈何驪姬讒之齊卓子孽而申生已爲世子不殺申生國固申生之國驪姬之子不得而有也故下軍之將金玦之佩尨涼之衣無非示其欲殺之意申生之不辭不行蓋稔知父志之必不可回無所逃其死故縊也春秋探其志而書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曰晉侯所以責其不君曰殺其世子所以責其不父胡傳謂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得言外之微旨矣顧或疑申生之死爲愛父以姑息而以陷親于不義皆之不知申生死而晉侯猶以見殺之故來告其以播其惡于諸侯則申生之不逃不得以小杖受大杖避之道而詆其處死之不審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來朝其子謂與其子俱來朝也書伯姬來朝其子公羊以爲內辭穀梁以爲夫人非正何氏休謂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孔氏穎達謂伯姬雖未必是成風所生但係子母而死成風爲非其母亦得歸寗之意也諸侯之子有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係于母而曰朝其子也此公羊內辭也以朝其子爲禮者也諸侯氏復則謂諸侯來朝而竊曰不可朝杞伯姬來朝其子非禮可知蘇氏轍亦謂諸侯之子代父而朝禮之所許也弱而從其母以朝非禮也此皆主穀梁非正之說以伯姬可以歸寗而不可以其子來朝也吳氏澂又從曾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朝魯之例謂是時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未爲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攝父行朝禮蓋欲託其子于魯也說近情事而于文義尤協然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卽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謂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以莊二十五年歸杞至今才十三年有子必尚幼穉可知夫卽位未冠尙不朝況未卽位之穉子父在而使行朝禮又使婦人參之杞伯伯姬晉侯皆不免于失道穀梁參譏之說是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閒無異事復舉諸侯穀梁云尊世子而不敢與盟也諸侯何以不序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首止之盟范氏甯以下皆以爲盟之最盛者蓋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時惠王將以愛易世子齊桓以爲事之不可諫之不能於是會王世子于首止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爲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可不易矣而又會世子而不盟世子壇坫之地尊卑秩然是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者故盟之美莫有盛于此也惟蘇氏轍以盟首止爲窺世之意而或遂以挾天子議桓不知春秋之例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並舉者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葵邱皆尊王之事美之大者故書之重詞之複以示與之之意況逃者匹夫之名也觀下文鄭伯不盟書逃則挾天子之說非所疑于首止之會也

春秋集解卷二終

（藝文書館據製鉛版）

春秋集解卷三

甯川張世滿雪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學明氏重校

僖公紀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五年 弦國名杜氏謂在弋陽軑縣東南今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是其墟也弦之見滅據左傳是時江黃道柏方睦于齊而皆弦姻弦子恃之不事楚又不設備故爲楚滅而奔于黃先儒說春秋家皆以爲罪齊桓之不能救蓋召陵之役楚外受盟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因王間鄭遂帥師滅弦所以威黃而偪齊也桓于此時不能帥諸侯救弦以立國威而制楚橫黃之見滅亦于是乎兆矣春秋書之見桓之失此機會也惟黃氏震謂齊處北海楚處南海桓積二十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楚滅之旦夕之事豈齊救之所能及者生于日代兵者之甚易使爲齊而處此未必不遺禍生民一敗塗地也此說其切時事然有以方[illegible]論[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庇之擾衡實有不能辭其責者則罪桓之意不得謂爲非經之所有矣

冬晉人執虞公 此滅虞[illegible]不書滅[illegible]以爲罪虞且言易也公羊說而下諸家多謂著虞之自取蓋以下陽者二國之門戶所恃而不可失者也今虞公貪璧馬之近貨而忘社稷之遠圖自撤藩籬以資敵國故書滅下陽于前書晉人執虞公于後見下陽旣舉則身爲獨夫孰之而已矣左氏所以謂之易也然虞公天子三公也其或有罪爲方伯者當請于天子命之執乃可執之不命之執則不得專執也今晉以兼併爲其衆[illegible]三公衆而亡二國爲無道甚矣[illegible]然其實已滅矣故

下陽號邑[illegible]之盟也齊桓尊王室糾合諸侯以戴世子盟之美者

伐鄭圍新城 六年 [illegible]故左氏穀梁氏胡氏皆以爲予桓公猶公[illegible]致伐之例而云爾不可從此駁甚是又公羊謂邑不言圍此[illegible]爲強則桓公伐鄭合六國以圍一邑久而不舉其不恃力亦明矣而以強目之可乎 御纂春秋直解云齊之伐鄭所以固中國諸侯之心而折強楚憑陵之氣也伐以服鄭伐而不服新圍之以六國之力圍一邑而不舉蓋志不在爲暴也而鄭罪著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恒稱人也諸侯卽伐鄭之諸侯先日後凡故不煩再敘也圍許之役張氏洽謂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是也夫新城之圍許侯第借以服鄭而非欲取乎新城也今楚圍許非楚敵不救之許必不支將折而入于楚矣故釋鄭救許義之所不得不然也而或以遂事爲疑考桓公之窮許若救者五救鄭救邢將卑師少爲義未力也于匡于北爲義不勇也猶此年之救不反兵而救李氏廉謂得被髮纓冠之意蓋救之最善者然則經之書遂與之也固不以生事爲貶亦不以專事爲嫌也

盟于甯母 七年 甯母杜注魯地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竇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之穀城鎮是也甯母之盟齊侯因管仲言以侯官受方物又不納鄭世子華內臣之請可謂從諫知自克者矣故李氏廉以拒世子爲與首止相須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諸侯官受方物爲興鄖邱相似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鄖邱亦[illegible]命朝聘之[illegible]也然則春秋與之予之者意在斯歟至甯母之會凡五國而陳[illegible]此以世子諸家皆略而未言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二國新被侯伐陳欲渝盟而未敢渝姑勉強以聽鄭欲與盟而未得與猶鄭不前故君皆不云而止遣世子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洮杜注曹地今山東濮州西南五十里之洮城是也洮之盟[illegible]冬十二月乃赴[illegible]氏閌[illegible]氏澂王氏樵諸家皆疑之以天王之崩[illegible]乃或王以恐一旦大故而叔帶[illegible]王崩[illegible]令經乃明子以此事關係[illegible]父病危而使私人求外八年書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illegible]而使人求依結強援不幾于挾持其君父乎然首止之役惠王尙在而世子出會春秋不以挾持罪之若王實未崩鄭可依援于諸侯情事尤爲可諒何獨疑其挾持也者又或曰鄭在幾內而世子之崩不使入告王以自託于楚何至乞盟乞盟者以王崩不敢待王人又楚抗中國而得罪于新王也然首止之逃鄭蓋此皆不王命後必以不與盟爲悔今見諸侯之會盟于此乞盟以盟前盟與新王[illegible]而紀後邪耳此皆不王

足爲王實已崩的證惟九年夏四月盟于葵邱傳稱天子有事于文武賜齊侯胙時距經書王崩才五月未應葬而冢宰出盟且舉大祭斯乃眞可疑者然周衰禮廢不舉由典常者不止一端況叔帶之媢方張王非汲汲于外援亦難以定其位是卽以比事屬辭之法求之洮之盟當從經而不從傳也明矣然則傳奚爲與經異也曰經之所據者晉史也傳之所採則兼列國之史傳聞異辭故不能無差互且左之爲傳先儒謂中多劉歆等所改竄是亦未可盡信爲當時之實錄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太廟周公廟也禘夏禘也范氏甯謂三年大祭之名未詳所據夫人不係氏姓左傳以爲哀姜公殺以爲成風趙匡又以爲聲姜據經例觀之夫人之氏姓猶臣子之氏族非有極惡大罪不去也哀姜與弒二君爲齊所誅此宜還之于兆域而絕之于宗廟者僖公義不勝恩旣請于齊而葬之至是又祭于廟而祔之皆非禮也經故于喪之至去姜于禘之致幷去姜氏見其不得享小君之葬祭也若齊之勝則非正嫡以僭之質豈有爲齊所脅而以先至之勝立爲夫人之理況朝嗣謂至當自有期何緣于大祭之時雜行之或曰公殺所謂勝卽聲姜也漢世經師皆以公娶楚女爲正嫡故聲姜爲勝然聲姜未聞失德亦不應去其氏姓此孫氏復劉氏敞諸家所爲專主成風第僖旣爲君則母以子貴成風自是夫人何必待其與祭而後可正夫人稱也且卽姜母不得稱夫人要亦僖公舉父之罪于成風何與爲而至去其氏姓與文姜等乎然則此所致之夫人其爲哀姜左氏說不可易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九年 襄王元年 春秋凡書之重辭之復者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邱之盟美之大者也何也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而五命之申又于修身正家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畢備春秋故再書以美之嚴氏啓隆則以爲再會而復盟者蓋叔帶之謀之未息也故爲之申王禁以風示子帶初命曰誅不孝指叔帶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指惠王也叔帶于是終桓之世無有所冀也此說亦于情事爲切若公羊謂桓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則非也夫桓公之盛孟子以葵邱之會稱之公羊惟以日月爲例迷亂于安危如此此劉氏敞所爲駁也又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考此會惟六國會鹹會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盟之國九此九國叛之說尤無稽或曰公羊所謂九國叛猶所謂叛者九起云爾非數其叛之實有九國也故王氏樵據宰孔與晉侯云云亦謂齊桓之心至此滿甚然非經文本旨也宰孔不與盟汪氏克寬以爲不敢使天子之受宰諸侯之約束說亦未是蓋是時宰孔已歸故不與盟非尊王人之謂也

及其大夫荀息 十年 荀息之死諸家或以爲褒之或以爲貶之主褒之之說者謂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于刑牲歃血猶不能固其約也荀息獨以死殉雖不食其言故書及以著其節書大夫以見不失其官主貶之之說者謂荀息當獻公之惑宜引之當道以志于仁使嫡庶之分明上下之義定則獻公不陷于溺愛之惡而奚齊卓子可免殺身之禍計不出此而從君于邪乃以不食其言爲信則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兩說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荀息以死踐言附勝于臨難而苟免者然從君于昏則大非孔父仇牧之比矣左氏引詩貶之非褒之也司馬光之言甚爲有理讀此可見荀息之死蓋守死而不善道者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弒二君爲不以討賊之辭書之殺之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之不以其罪奈何張氏治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爲賊而惡公卒奚齊卓子之死而得之初末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已懼其又將以已爲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之大夫者無異圉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也案晉語晉獻公將廢申生而立奚齊里克與荀息言謂臣當從君之義不當阿君之惑及太子變勝克又勉之以懼不孝毋懼不得立當時史臣稱之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惜其不能以死諫爭而中立以求免不思矣齊卓子雖庶孽然旣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之分已定乃復從而殺之其不阿惑之心可原其弒逆之罪不可掩矣夫子修春秋於奚齊書殺其君之子以著奚齊之不正于卓子書弒其君以著里克之逆而于里克之見殺又書曰晉殺其大夫以著惠公之不得爲討賊一事而予奪之權衡有錙銖不爽者爲此所以爲性命之文也歟

夏楚人滅黃 十二年 黃嬴姓國杜注在弋陽縣一統志古黃國在河南光州定城縣西十二里楚人滅黃左傳云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楚于是伐而滅之穀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及伐江滅黃桓公果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胡傳亦以害滅爲亡國之善辭所以罪方伯遠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困于強暴而不得其所也案二說甚得經意蓋楚自去冬伐黃至是始能滅黃者黃能守死以待救也乃閱三時而齊不至桓之伯業于是乎不克終矣閔黃正所以罪齊也惟穀梁以管仲爲死而胡氏因之則非史記管仲卒在齊桓四十一年爲僖之十五年而左傳于是年冬稱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仲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是此時管仲

闕脩在也穀梁不見國史胡傳不此是正反從而據之何其疏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諸侯城之將以遷杞也不序諸侯穀梁以爲桓德之衰諸家多從之而呂氏大圭謂城緣陵不如城邢城楚丘不若城緣陵其說尤得春秋詳畧輕重之權衡蓋邢以自遷爲文諸侯城之得救災卹鄰之道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爲狄所滅諸侯不請于王而擅爲城之故楚丘之役沒諸侯而不書諱之也若緣陵之城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爲之城以遷之猶未至如衛之已滅而後封之也故書諸侯而不序此輕重之權衡也但呂氏謂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以諸侯封諸侯非王法也之言猶假借于公羊專封之義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專封之說惟可施于楚丘蓋衛已滅也邢以自遷爲文固不得言專封杞未嘗滅則併不得言封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穀梁作繒說文云鄫姒姓國在東海从邑曾聲括地志故鄫城在沂州承縣遇防之事據左傳是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之不朝也怒而止姬將以立絕婚而季姬不忍故遇之于防使鄫子來朝而後公許姬還傳與注本極分明卽穀梁謂遇爲同謀公羊以來朝爲使請已亦但言夫婦偕請歸已之意耳自何氏休誤會請已之說以遇防爲要遮鄫子與之淫通使來聘已而胡傳復以爲魯君鍾愛其女使自擇配西何毛氏辯之曰烏獸之行莫過文姜然其將會齊襄也必使桓與襄先會于濼而後以寧母從桓歸齊豈有未嫁之女獨身適防他國人君無故至魯而與通情說講姤合者且以衛宣晉獻尚無使子女獻身之事魯僖頗自好何至如此也案聘已之說范氏寧蘇氏轍卑氏爾康諸家已訛爲不然毛氏申之尤爲暢順猶或以胡傳季姬書字而不書國明是未嫁之稱爲疑請以經實之文二年子叔姬卒啖說謂是旣嫁而出歸于魯者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則齊昭公夫人不惟旣嫁且國母也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則與其夫同歸者而皆止稱字不係國之疑不足疑也然則書使鄫子來朝何也陳氏傅良曰惡魯之已汰而賤鄫爲已卑也于婦人何譏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當有大咎國幾亡杜注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土山在晉地災害係于所災所害故不繫國也穀梁林屬于山曰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說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黑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崩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案正義引漢元后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承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卽沙鹿地計爾時去聖藝近所言當得其實則以爲山名者近是但如杜注是沙鹿二字連文而漢志載左氏云沙山名也地震而崩不書震舉重也單以沙爲山名與穀梁合杜氏疑誤也至公羊傳及何注辭義俱不了而或緣其河字遂謂崩爲河徙爲伯道將移于晉文之應尤顯與經違不足據也沙鹿之崩先儒多云爲天下紀異惟胡傳從左以爲明年秦獲晉侯之兆豈以沙鹿小故應在一國耶其實災異之與天子諸侯當各引爲已咎正不必泥于所與之地而疎于恐懼修省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十五年　公孫敖慶父之子以敖主兵內辭也不序大夫承牡丘之會言故不序此亦先目後凡之通例也而先儒說經皆以爲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譏諸侯之緩于救患何也師之出次仁義存焉爾伐國問罪而不次是然兵也兵然者暴非所以爲義赴危救患而次是疑兵也兵疑者怯非所以爲仁夫楚之伐徐胡爲乎以其取舒也而徐胡爲乎取舒瞞楚之翼而遇伐楚之徑也徐爲取舒而被伐今桓合諸侯于牡丘以謀救徐正救其所當救者乃次于匡而不進而第命大夫帥師以救之是畏楚者其責而救徐者其名也然則趙氏鵬飛諸家以徐婁林之敗罪諸侯非苟論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己卯晦公羊穀梁皆以爲晝冥劉向云卽所謂夜妖也杜氏預以長厤推之己卯爲九月三十日則晦乃晦朔之晦非晝冥也震說文云霹靂振物者夷伯左傳以爲展氏之祖覽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劉歆云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于其祖廟以譴告之也公羊則以夷伯爲季氏之孚謂微者也稱夷伯大之也董仲舒從之謂陪臣不當有廟震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何氏休云僖公蔽于季氏季氏蔽于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案如左氏則夷謚伯字如其仲歲季之類魯有展氏公子展之後隱八年傳稱無駭卒賜氏展是展亦魯之望族然未知夷伯爲何時大夫且春秋魯史也君前臣名卽死後可字亦當繫字于氏安有稱其謚而舍其族之理至公羊所謂孚董何二氏以陪臣之見信者當之則陪臣立廟爲天所罰反字以大之更不近于人情然則夷之爲氏當如劉歆說而亦無他驗左氏其疑可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十六年　宋都宋之國都也是月杜注云隕石之月也重言是月者嫌同日也鷁水鳥公羊作鶂史記宋世家及漢書引左傳俱同公羊師古注鶂五狄反說文作鶃皆古今字也六鶂退飛左傳云風也周內史叔興聘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興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服虔云鶂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故云君失問也案漢書五行志載劉歆說以爲風發于他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紀退蜚傳以實應者故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鶂之數云史記集解引賈逵說與此畧同穀梁疏則引賈云鶂退不成之象鶂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又引鄭康成說六鶂俱飛得諸侯之象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是陰行也數說小異要以爲兆宋伯之不終則一是陰陽之事正吉凶之幾之先見者而叔興云云蓋以天道遠人道邇爲君者當觀履以考祥不當置人事于不問耳服注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似失叔興本旨

提月說　是月公羊古本作提月云提月者僅逮是月也何氏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任正月之幾盡故云劣及是月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是音如字一音徒奚反徒奚反卽提字之音也跟山札記謂唐時本必有以提月爲是月者故釋文出此兩音然不詳審傳文及何劭公注明是爲提月作訓詁故云僅逮是月劣及是月若本作是月何勞如此辭費乎案公羊之意蓋以提月爲晦日故徐堅初學記晦日條引公羊作提月陸龜蒙注鶡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也亦引公羊爲證是漢唐經師相沿皆如此讀但以經文觀之書是月者嫌于與上隕石同日且或鶂之退飛不止一日故舉是月以包之也若果是晦日經當云某日晦如己卯晦之例矣札記所論自是公羊本義然要非經旨也

九月公至自會十七年　公至自會據左傳齊以滅項之故止公聲姜會齊侯請釋之乃得歸書至自會諱之也杜注諱見執故託會以告廟也公羊穀梁則以項爲齊滅而夫人會卞公至自會皆無傳或疑公果以滅項見止則夫人當往請于齊不能致齊侯于魯地公果止于齊則當云至自齊不必沒其實也案西河毛琪云春秋文例有專見者有連事以見者此合上滅項會卞皆連事必合觀而意始見蓋滅項不書國公執不見經但不書會卞不知公之以滅項見止不書公至自會則夫人會卞與文姜之會齊襄文法相似亦無以知夫人之爲公請者一連事書之而義無不見所謂文例也以此觀之前書會卞者以齊侯歸自會道必經卞夫人要于路而會之非齊侯旣歸而再以會姜氏出也時公必與齊侯同行因夫人之請于中路得釋而歸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也然則當往請于齊及當書至自齊之疑皆由未以屬辭之法考之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十八年　伐衛之役邢與狄俱書人穀梁以爲善其救齊胡傳從之張氏洽亦謂以曲直論衛以伐喪奪長宜得罪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以見罪衛之深惟劉氏敞引角弓之義責邢不應棄兄弟之親而從狄毛氏春秋傳則直以救齊之說爲非謂狄之伐衛其來已久向徒以齊桓救邢故衛稍安枕今桓死而狄又伐之穀梁不度時事因上書救齊遂謂此亦爲救齊不知狄何愛于齊而必救之且何所不得于救而復伐衛以救之者胡氏宗其說亦以人狄爲善其救齊謬也案此論雖與諸家異似于情事爲近據左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衆不可乃師于訾婁狄師退原委分明初無救齊之說且使果爲救齊而善之則當五月狄救齊時正宜善之之時也乃經止書曰狄救齊不曰狄人救齊救齊未嘗稱人而謂伐衛之稱人者爲救齊之故此亦說之不可通者矣然則經何以人狄也趙氏鵬飛以爲從文是也如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鄫人人鄫不得不人吳也故十四年會向復書吳今人邢不得不人狄也故二十一年狄獨伐衛仍止稱狄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傳滕子書名著其罪也謂齊桓之會九合諸侯而滕不與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有由此說非也齊桓叛霸自北杏以後衣裳兵車會盟之事屢矣大國如秦晉小國如許莒杞鄫之屬皆未嘗與何得以不會獨責一滕至謂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亦爲臆揣之見未可據也然則滕子何以名陳氏傅良曰遂失國也蓋春秋之例執不言歸未失國之辭也言歸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稱曹伯歸稱曹伯襄執稱衛侯歸稱衛侯鄭此執也而名之以爲遂失國也云爾案以比事之法求之陳氏說較胡傳爲長惟此後滕子復見經孟子時尚有滕定公滕文公則滕未嘗滅或者絕而復興歟然不可考矣

邾人執鄫子用之　稱人以執罪邾也爵鄫子鄫本無罪也曹南之盟鄫子後期宋公怒欲用之於社以屬東夷邾人修鄫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用之之義據左傳司馬子魚之諫是殺之而用其尸爲牲以祀神公羊穀梁則以爲叩其鼻以血社叩擊也謂擊其鼻使血而取之釁社是但以牲禮辱之也夫鄫之後期非抗宋也比至曹南而宋公已去曹故追之于邾也于邾未嘗與盟也而經以會盟書之明鄫子之來本爲會盟

而來無所爲罪也斷乃淫刑以逞至于血人君之鼻以用諸淫昏其無道已極不堪況甚而有如所謂殺之者乎故人邾而不去鄫子之爵鄫子本無罪也其不言社者以社無用人之禮故絕其所用之處也然用鄫子者宋公之意也經不斥罪于宋而以邾人自用爲文杜氏謂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于他命是也一說用之之際宋公不在故以邾人用之爲文亦通至何氏休謂鄫本許嫁于邾季姬淫佚使鄫子請己以此二國致怨考之三傳竝無此文不知其何所據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會盟皆君之禮也凡春秋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曷爲內則沒公而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其諱是盟也奈何楚欲得志于天下久矣召陵以後桓志漸衰楚于是滅黃敗徐駮駁抗衡而尙有所懼也至此宋襄圖伯諸侯不服楚窺其隙乃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與列國之盟會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之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聽其甘言納之國都而與盟僖公亦忘是懲之志偕之同歃自後會盂盟薄宋楚遂得以陵駕乎諸侯矣詩曰寇不可啓漸不可長于齊之盟魯及諸侯盟楚之始也啓寇也鹿上之盟外諸侯盟楚之始也長漸也春秋內沒公而外以微者書之其旨微矣

夏鄫子來朝二十年　鄫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也此年來朝公羊以爲失地之君何氏休據取鄫大鼎之文亦以爲春秋前宋已滅鄫劉氏敞駁之曰若失地之君何得言朝朝者施于有國有家之辭耳況春秋以來且九十年矣鄫滅果在春秋前則鄫子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乎此辨甚是案鄭氏樵謂春秋有二鄫桓二年取鄫大鼎于宋北鄫也在單州成武鄫子來朝南鄫也今單州有二鄫城二鄫相去甚近未知孰爲文王之所封然鄫以子爵則明係有國之君當如劉氏說也其來朝之意三傳亦無明文黃氏震以爲鄫附庸于宋是時宋襄無道荆楚日強鄫子以宋難恃而魯爲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說雖亦屬揣摩而以理揆之或亦有然者矣

五月乙酉西宮災　西宮災左氏無傳公羊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西宮者楚女所居者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東宮左媵居西宮少在後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女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卹悲愁怨曠之所生也穀梁傳則以西宮爲閔宮范甯注以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案漢志載董仲舒

說西宮者小寢夫人之所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此爲何注所本志又載劉向云釐公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愍宮卽閔宮古今字也數說不同而皆有未安蓋西宮審爲楚女所居則楚女無罪天何爲而反災以示譴若謂爲閔公廟則古人左祖右社廟不在西卽或五廟分列廟在西曾祖廟亦在西何獨以一廟當之至以妾母不當入廟則是時成風未薨未祔于廟天災閔宮于成風乎何涉或據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傳新廟閔公廟也之文謂西與新爲轉音故范以新宮釋之意魯之君臣不以閔公序昭穆而別爲立宮故天災以譴告之說較近似然西可轉爲新將是年春新作南門亦可云西作南門乎竊謂西宮之義當從公羊小寢之說爲正小寢者僖公之燕寢薛氏所云貳室是也人君之適常在深宮燕處之地西宮災必有所爲垂戒然亦非必如諸家之所謂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一年　盂杜注云宋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盂亭是其處也盂公羊作霍穀梁作雩集解或作宇與文釜云霍有護音與盂相近故公羊假霍爲盂雩與盂本同部故穀梁假雩爲盂集解或爲宇字又盂之轉聲也案霍字當是雩字之譌謂護與盂音相近此曲說不足據盂之役執宋公者楚子也經曷不言楚子執之胡氏曰分其惡于諸侯也諸侯皆在會拱手以聽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于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也然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荆楚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豈尊王之義乎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此用趙匡說較諸家爲備而與尙有所未的諸侯之不違楚非但不勇于爲義也陳鄭蔡許皆楚黨而曹又宋之仇也而鹿上之盟宋所爲幸脫虎口者徒以有齊在也今齊亦懼楚而不至則楚何所忌而宋復何所恃乎其見執也必諸侯惡宋之虐而與謀乎執春秋故以同執之辭書之也夫襄欲圖伯乃不惟不識楚人之譎詐且並不知五國之不同心愎諫求欲自權于禍張氏洽以愚而好自用譏之信乎其愚而好自用者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宋地卽今河南歸德府西北之亳城是也公會于薄釋宋公說謂楚之執宋公所以求諸侯也魯獨不至故獻捷以威之魯懼而從楚楚于是釋宋公夫宋方主會荆人執而伐之以其俘來遺天下之大變也魯與諸侯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而顧與歃血要盟以求其釋辱莫甚于此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亦若諸侯之釋之者然爲魯諱竝爲諸侯諱也春秋之例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則于歸名之書曰某侯歸于某此不名而言釋蘇氏轍謂歸于某而名則自名也皆曰釋宋公則諸侯名之也此說非是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諸侯不生名雖見執而歸豈有自以其名赴于同列者以諸侯而釋諸侯亦未必以被執者之名而赴于同列也然則宋襄之釋而不名奈何曰曹襄衛鄭執于盟主故其歸也名之宋襄執于荆楚故其釋也不名是則春秋之義也夫

公伐邾取須句二十二年　左傳須句風姓伏羲後封近于濟世主太皞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取者取之邾也反其君者取而歸其君猶云還之也趙氏鵬飛李氏廉諸家以經言取不言反疑左氏爲不足信西河毛氏謂春秋經也經有因傳以見者如此但書取不書反其知反者以傳見也亦有因經以見者如此伐邾取須句向使須句遂爲魯有則此已取之何必再取觀後之取則知此日之反此因經以見者也若取之爲義則推夫我曰予得之彼曰取並無書例胡氏乃以書取爲擅夫取而有之尙不擅而擅夫還之者乎案胡傳以春秋書取爲貴不請于王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干戈于邦內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爲禮故毛氏駁之然胡氏云云自是正論若謂凡得之彼皆曰取並無書例則春秋眞一斷爛朝報不待聖人而後能作矣毛氏傳好與胡爲難此亦其一端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杜注云水名今在河南歸德府柘城縣三十里泓之戰楚子稱人說經家皆以爲微楚子然微楚子亦所以譏宋公也何也宋公方脫釁鼓之餘而歸不能反躬自告內輯其國外和四鄰修德養威待時而動乃合區區三小國之師以伐鄭鄭不可得而楚乘其間肆其暴一戰而敗而傷股不旋踵而身亡此誰之咎哉穀梁乃因其不阻隘不重傷不禽二毛以爲雖文王之戰不過是夫文之爲諸侯也德不加焉則不以力爭義不過焉則以不威制故四方莫不服從今宋襄愎諫求欲挑釁強鄰昧大義而徇小節雖以擬之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猶不足以當之乃謂文王不過是宜劉氏敞蘇氏轍諸家之駁其謬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宋邑杜注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今屬兗州府金鄉縣齊之伐宋討其不與齊之盟也然非義也何也楚與諸侯盟齊吳氏所謂乘間以干列國者獨齊侯不悟而置之于國都宋之不與其盟不衍義也齊反借此爲名伐之于敗傷之後悖禮甚矣且不特此也齊孝之得國也宋之力也今不思乃父外攘之齊合諸侯以抗楚焰于方張而乃忘人納己之恩乘其敗而伐其國圍其邑不義于

落穽而下之石者乎故趙氏鵬飛家氏鉉翁諸家皆以以怨報德非齊然則書圍非與之也正以其背大恩而忍于爲不善故目其人而誅之也書伐書圍亦所以甚之也

天王出居于鄭二十四年　天王出居于鄭左傳云辟母弟之難也杜注天子無外書出者譏王蔽于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也葉氏夢得胡氏安國陳氏傅良諸家皆主公穀以書出爲貶辭謂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不聽又德狄納狄女爲后而不厚其男女之防及子帶以狄攻王王遂出適鄭是王之致寇皆其自取故貶而書出以爲後世戒也惟趙氏鵬飛引金履祥王出鄭康王之語王出在應門之內及易王用出征以爲王未嘗不言出之證且謂叔帶者惠王陳媯之所愛也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何異故甯避之而出居于外文武之神鑒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此襄王之心也以此爲貶可乎近毛氏春秋傳力主趙氏案襄王之爲人就左傳所載觀之禍亂之作王實爲之厲階然春秋一經爲治亂臣賊子而作者也以誠倫于杞怙惡不悛如叔帶反置而不問而專歸其獄于君兄聖人恐無是情趙氏毛氏所云不可謂非持平之論也但其引書及易諸出字以證此出則未是蓋易書隨文見義無關褒貶與春秋予奪一係乎書法者不同故天王居于狄泉不言出以雖去京師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之國矣故書出書出者以爲王之自出不與亂臣賊子之得僞其君也

衛侯燬滅邢二十五年　衛侯滅邢書名三傳皆以爲滅同姓劉氏敞張氏洽胡氏安國均從之蓋惡其使禮至仕邢殺謀以取人國也毛氏春秋傳謂邢衛皆爲狄所滅而邢遷夷儀衛遷楚丘二國本宜協力同心以相援救者乃十八年邢反挾狄以伐衛圍菟圃及狄退而邢猶留師不去則邢惡甚矣越明年衛伐邢以報菟圃之役并未嘗得志于邢又明年齊孝因邢欲報衛盟狄于邢以謀衛而二十一年春狄卽伐衛是衛有狄禍邢實爲之衛文用間以滅其國蓋亦勢不俱立非得已也且春秋滅國三十若二十六年楚子滅夔杜注楚同姓而不名或以爲待夷狄之禮也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也虞虢皆晉同姓以兩同姓滅一同姓而虞與晉不名至晉獻滅虢并滅虞則以一同姓滅兩同姓而晉亦不名胡氏乃謂晉滅虞不名而此獨名者虞公貪璧馬以易虢與邢之挾狄以伐衛罪有輕重也夫不責虎狼之挾羣而貴蟲魚之貪餌非平情矣案諸侯土地受之天子非諸侯所得而滅故春秋書滅未有不以滅爲罪者而惟衛獨名諸家皆援斷體以爲滅同姓之證朱子曾疑之謂當是涉下文書衛侯燬卒而譌今毛氏歷引經中滅同姓者以例之

則此書名爲傳寫之譌文當如朱子說也

宋殺其大夫　宋殺其大夫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同蓋闕文也故杜注云其事未聞公羊乃以爲宋三世內娶故三世無大夫衍之者曰宋公三世皆娶大夫女不敢臣婦父故三世無大夫也夫君卽內娶不過一癘之女何至舉國者無大夫師尙父邑姜父也未聞武王不以爲臣謂君不臣婦父不知奚據且經明曰殺其大夫矣而反以無大夫釋之非辭也穀梁又謂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注家云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父累于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稱名氏此尤不經春秋非孔子家乘當爲後世示法何得諱其祖名以留不自之疑況宋督殺其大夫孔父顯見于經殺孔父不諱而反諱孔父之後人乎至胡氏安國以此大夫爲泓之戰不死難者而從氏遂疑是嗣君卽位三年喪畢因治其罪不愚宋襄爲楚所敗乃其自取安可以責臣罪趙氏鵬飛又曲爲之說謂襄公死成公立宋將託于晉乃歸罪于其臣以滅先君之恥故殺其大夫然宋襄之恥諱不知之豈殺其大夫而可以湔雪者此亦因宋事而臆度之皆非闕疑之道也

冬　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卽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之處也洮之盟左傳云衞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後儒趙氏鵬飛以此爲褒之之辭戴氏溪則以爲貶之之辭以春秋大例觀之平怨之事非事之甚不得已者衞子以父喪未踰年而出會莒慶以小國大夫而盟諸侯皆禮之失者則謂爲貶之是也而莒自僖元年季友敗莒之後未嘗通魯衞文欲平之而卒衞成纘立承父之志爲會于洮以平之其爲心蓋有比小事大之義焉周禮有調人調和萬民合方氏除其怨惡同其好惡則平怨于人固聖人之所許也此謂爲褒之亦是也一說莒慶蓋莒大夫之娶莊公女者于魯爲甥莒魯之平衞爲之實亦莒慶欲之故洮之盟莒子不至而莒慶先至此于當日情事亦切據左傳似亦以經之書爲無惡于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二十六年　侵者人追者師公羊穀梁皆以弗及爲快故一則曰侈也一則曰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孔疏則以爲變文以美公之能逐齊師胡傳又以爲著齊之暴謂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數說不同以經考之齊之所以侵我西鄙者因齊桓卒時宋納孝公而孝公之弟公子潘後爲昭公者本奔魯文魯欲立之興師以拒孝公十八年經書師救齊爲此也至是孝公修怨而公追之至酅酅者齊地實有所未及故直書之曰弗及也諸家昧于見侵之由泥于少稱人衆稱師之例嘵嘵置辯不思春秋書法人師並見者甚多如前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殺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皆先人後師此豈戰時人少敗時人反多耶抑豈戰時以少誘之敗時以多邀之耶然則稱人者殆以罪齊之修怨稱師者明所追之爲齊師固非變文以美公之能逐齊師亦非諱其怯而故張大乎齊也

杞　杞子來朝二十七年　杞夏之後來朝稱子左傳以爲用夷禮杜氏預因以爲孔子黜之范氏甯則以爲時王所黜二說相持後儒袒左者謂桓莊以來小國困于大國之誅求每自貶其爵如滕子薛伯之類坐此爲當時所賤王于中葉雖內地如莒子邾子諸夏亦以夷稱之今杞自貶以比東夷之朝貢魯史書子春秋故亦卽以子爵書杜氏謂會傳意謂爲孔子所黜夫孔子作春秋方慕諸侯之僭天子乃以黜陟之權自予不殆于身爲僭乎申范者謂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此成公也此年來朝與文十二年杞伯來朝皆桓公乃成公始則稱伯卒又稱子桓公始則稱子後又稱伯天下無父子對偶適爾相左如此者蓋書杞子卒杞子來朝必時王所黜故貶爵而子卽承之也杞子來朝後又書杞伯來朝必時王所進故初黜而後陟也案用夷之說固有成公以邾取須句爲變夷猾夏及子服惠伯言邾莒于叔向曰君信蠻夷之訴之文可證然成之朝不用夷而卒反用夷桓初朝用夷後朝又不用夷于何徵之且春秋不聽人之自尊而肯聽人之自貶乎故通儒多疑時王所黜者爲近顧同一杞也父則前陟而後黜子則前黜而後陟其黜也不知其爲何事黜其陟也不知其何事陟憑空結撰恐亦難以考信然則宜何說之從也曰事可據者以事斷之事不可據者寧闕亦說經之一法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　侵曹伐衞胡傳以爲爲報怨據左傳晉文出亡不爲曹衞所禮云爾其實晉之取威定霸皆出于此非但爲報怨計也何也從楚圍宋者雖陳蔡鄭許曹衞不與然楚之所以敢于橫行者實以得曹而漸昏于衞也則二國之罪固不在陳蔡下矣使楚方圍宋晉乃遠攻陳蔡鄭許不惟無以解宋之圍而亦無及于楚安有城濮之戰惟不救其所已攻而攻其所必救則宋圍自釋而我可以逸待勞此宋人告急之初子犯所爲卽定侵曹伐衞之謀也故人而以孫臨文文或有不得辭者從以報怨之文參于當日情勢尙未之熟審也然則春秋不間事而兩舉晉侯家氏鉉翁以爲晉之不足又重言之中其隙

先天下之所難以懟諸侯之望者或信然歟譎不譎之間志于外攘者姑恕焉可也

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魯大夫左傳作子叢公羊又作子啓未審孰是買之戍衞據左氏爲楚而戍也因楚救衞不克公懼晉故刺買以說于晉而又以不卒戍告楚爲兩解之辭蓋是時晉楚之強弱未判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以從于晉楚間而觀勝負魯之本謀也故書刺而不去公子明買之殺不以其罪也公羊云不卒戍者內辭也意亦同左故張氏洽趙氏鵬飛諸家皆主左氏惟毛氏春秋傳用穀梁先名後刺殺有罪也之文謂買之戍衞報衞之爲魯平莒伐齊非爲楚戍也其曰不卒戍者不戍乎戍也謂不過晉軍不從君出奔而優悠無成公實懼焉故正其罪以刺之刺者訊也如周禮三刺之刺謂訊而殺之不枉濫也兩說不同以經文觀之上書晉侯伐衞卽書公子買戍衞後乃書楚人救衞是買之戍衞在楚師未至之先左稱楚救不克顯與經戾似從穀梁者爲是但刺字之義說文云直傷也與周禮司刺之訓審察者不同家鉉翁辨之已悉毛猶據以詁經又責買不從君出奔本國大夫亦無從他國之君出奔之理此則告有所未當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與也晉侯侵曹曹不服罪故入曹執曹伯以畀宋人說經家或以書入書畀爲貶辭謂曹于是時未附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辭令遂入其國又分其田以畀宋人暴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道不足尙也或又以爲褒之之辭謂曹其公無道遠君子而近小人至于赤芾者三百人且又背中夏而黨楚晉侯聲伯執得其罪故稱爵張氏洽吳氏澂則以經自晉侯侵曹至此皆著晉致楚與戰之由此不主褒貶言而尤得當日情事蓋晉之用師于曹衞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也故先以假道啓衞之釁衞不許遂自河南濟晉侵曹境而卽伐衞貴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衞服罪請盟獨不臨致其君出奔則楚人不得不救衞矣楚既救衞則又移師入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伯畀受國之宋人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夫致其救又致其戰是皆晉之君臣計之深慮之熟而後出于此此所爲一戰而成伯業也然而譏矣

夏　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衞地今不詳所在左傳楚子使子玉去宋子玉不從晉退三舍以避之子玉進戰陳蔡之助楚師者先潰楚遂敗績春秋晉侯書爵三國稱師予晉侯之能用衆以成此戰勝之功也蓋楚自入蔡以來勢日強橫齊桓伐之僅致屈完于召陵未大創也故次年卽滅弦救鄭而莫之能制已而圍許滅黃敗徐盂之盟遂至伯主且爲所執向諸侯之從齊者中折而服于楚矣幸晉侯君臣處遠計深能以逸待勞一戰而挫其威南風乃於是乎不競是城濮之績烈于召陵實甚故張氏洽趙氏鵬飛諸家皆主與之之說惟胡傳以譎之暑爲非予晉不愚經于齊桓用兵恆稱人惟伐楚救鄭一書爵晉文則侵伐執戰皆以爵書其予之之意灼然可見且書侵曹書伐衞書執曹伯畀宋人無非爲城濮之戰作緣起何謂書之暑乎黃氏日抄以抑晉侯者不樂成人之美若文定云云殆于不樂成人之美者矣

衞　衞侯出奔楚　諸侯失地則名衞侯出奔楚其不名何也陸氏淳以下諸家皆謂衞侯之出也以懼晉故使元咺奉叔武以與盟則國固衞侯之國與失地者有間矣其歸國也雖叔武爲咺已而殺之是自容于失國也故歸則名出奔則不名胡傳乃謂晉文修怨因不名衞公以著其罪此殆爲公羊晉文逐衞侯之言所誤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晉文君臣之謀特欲致楚戰而敗之以爲取威定霸之計故致師于曹衞衞未嘗一言及于修怨也是故未與楚戰則衞侯不可許盟而曹伯不得不執其既敗楚師則執者可釋而出者可反矣以此觀之晉文之不爲修怨也亦明矣

五　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鄭地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滎澤今屬河南開封府諸侯盟于踐土同奬王室也以晉序齊宋之上陳氏傅良謂予晉以霸也齊先宋汪氏克寬謂伯者以勢之强弱爲上下齊强于宋故也晉衞附楚者也蔡鄭曾從楚圍宋者也莒則與魯爲好者也晉一戰勝楚而五國皆至晉于是遂伯諸侯矣王在是而不書孫氏復曰不予晉文之致天子也王子虎涖盟亦不書杜氏預曰不同歃也衞子叔武也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也是盟也王實命晉爲侯伯或以不告故不書陸氏淳曰公在會豈容不知所以不書蓋有微旨也據左傳晉侯實納王王而亦不書又何也以晉侯欲求諸侯乃納王以爲圖伯之計而又恃功請隧闕議內之邑而取之故春秋削之也

公　朝于王所　王所居之處曰王所猶後世車駕所在曰行在所也時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公羊傳曰爲不予天子在是不予致天子也意以天子之來爲晉文所召也據左注是癸王于衡雍晉侯往勞之故晉侯爲作宮于踐土而諸侯因而朝王非晉召之也且時王本在鄭而踐土鄭地也其往勞亦非遠出也穀梁傳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盍以踐土爲非天王所當居也然朝者覲君之總稱㠯周之書凡諸侯見天子于外于京皆曰朝是朝于踐土亦禮之所宜然也其所以兩書王所之朝者趙氏鵬飛謂以著諸侯之不常朝得聖人之微旨矣蓋春秋初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一皆因伯事以行可見匪伯之故則未必朝也至此在外而得書朝彼至京師而反書如者李氏廉謂此若書如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注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有在也是也諸侯皆朝而經獨曰公朝者春秋魯史也故但以公朝言之而諸侯之朝自見非是魯一國朝而諸侯皆不朝也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晉地杜注河內有河陽縣今懷慶府孟縣西三十里有河陽故城即其地也左傳晉侯召王以見諸侯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啖氏助謂以常禮論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胡傳引之謂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諱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旣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語與程子晉文欲率諸侯以朝王而懼其不能故假以行之之意相發西河毛氏則以召者請名與呼召義異謂晉文之意欲假冬狩之禮請王狩于河陽以誇耀諸侯夫子修經時去一召字以示尊王之義非晉本不請狩而改之曰狩也說于事實亦近若史記稱晉侯召襄王王會之河陽踐土不知襄王非特未嘗與晉侯會且河陽踐土亦非一地踐土勞師在夏河陽之狩在冬亦非一時合以爲文其說謬甚舊解又謂九國之師並入王城叅覲天子故召之來然使師次河陽而諸侯入見何驚之有或曰諸侯道遠令其至溫不便又令至洛故不須召王夫溫之與洛相去幾何惜諸侯跬步而勞萬乘之駕孰得孰失可不辨而自明此皆所謂求其故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者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二十九年 翟泉杜注云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左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胡傳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下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上而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上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也以後諸儒或以爲大夫之交政于是乎始或以爲著晉文之慢王然大意皆不甚異惟程子謂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逼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以大夫爲諸侯不知何據疑行文之偶誤也又案公穀經文俱書公會惟左氏經文無公字黃氏震以爲闕文謂會者旣非諸侯則書人乃其實事未必除爲諱詆如諸家說也論亦近是當存以備考

秋大雨雹 左傳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書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胡傳以爲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之兆案漢志載劉向說云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也蓋公未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僖公不悟遂後殺子赤立宣公胡傳云云蓋本于此考春秋全經或紀災或志異而皆不著事應者以天道遼遠不可執一說以求之故也其實變不虛生皆有自致故政則陰陽和政亂則陰陽沴戾之幾捷于桴鼓或有其兆而無其應者則人君恐懼修省以消其禍于未萌耳以戒于天之愛人君至無已也惟告之而不改而殃敗乃至之說觀之可以得其故矣

衛侯鄭歸于衛三十年 衛侯歸國書名說者謂執不言歸執而言歸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此非也衛侯之見執于晉而歸京師也與成十年執曹伯歸京師同乃經于曹伯之歸第書曰曹伯歸自京師不名曹伯無罪也衛侯之歸獨名之且不曰自京師者衛侯有罪也衛侯之有罪奈何衛以王室懿親甘背晉即楚及見伐于晉又塞宗祐而奔楚幸而得歸乃殺無罪之武叔爲元咺所訟晉侯執之實諸京師之深室賴魯人爲之納賂以請晉始釋之夫亦可以自反矣比歸而又殺元咺及公子瑕非所謂怙惡不悛者乎故初之自楚歸經書曰復以其時叔武尙在鄭雖失國國猶其國也今之歸則國已非其國是不當復而復者也故不以復書之又況曹伯之歸天王釋之故可曰歸自京師衛侯之歸雖亦天子釋之而權實操于晉侯且納賂焉非天子所以命諸侯之道故不書歸自京師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晉人秦人圍鄭 圍鄭之役孫氏復胡氏瑗俱據經文以爲貴晉不與盟也而或者因左氏有無禮于晉之言遂以貶而稱人爲貴晉之不應復修舊怨家氏鉉翁曰晉文始入可曰舊怨未忘今幾年矣豈猶以舊怨加兵蓋翟泉之盟而鄭不至是以疑其貳于楚耳汪氏克寬亦謂鄭貳于楚而數加兵非專爲私忿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伯者服貳之道哉且二國同役而不同心貶而人之蓋有在矣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鄭在王畿于翟泉爲近伯主盟于近地而不至是亦無禮不必專指出亡時事也況王享晉侯鄭伯爲傅又屢同會盟豈晉至此時猶修舊怨哉觀此則家氏汪氏之不主修怨其見卓矣

取濟西田三十一年 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爲晉所界之曹田公羊以爲曹所侵魯之故田趙氏匡及劉氏敞以下皆從公羊蓋淮濟岱皆魯境而濟水出齊魯之間故有齊濟有魯濟今曰濟西是自濟以西之田其爲魯故田也明矣毛氏春秋傳則主曹田而以爲魯乘曹之危而力取之非晉人所分案經書田者十桓元年假許田宣元年齊取濟西田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襄十九年取邾田定十年齊歸鄆讙龜陰田哀二年取漷東田沂西田及此年取濟西田也或繫國或不繫國李氏廉曰不繫國者舊故田也繫國者非舊田也漷東沂西亦不繫國承上伐邾言也以此觀之濟西之不繫國則其爲魯田斷不可易矣毛之意不過以反侵地皆書歸不當書取耳不思汶陽田亦魯田經于汶陽書取不與鄆讙龜陰同呂氏大圭謂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而我取之故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故曰歸然則此之書取亦以爲非齊人之所欲云爾不得以漷東沂西爲比也或曰果復魯舊地而書法何亦與取非其有者同也張氏洽曰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幂之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

四卜郊 郊者祭天之名以其祭于郊故謂之郊但郊有二一是報反之祭郊特牲所云大報本反始者是也此惟天子得行之一是祈穀之祭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此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報反之祭在子月郊特牲迎長日之至周禮大司樂冬至祭于圜丘皆子月也祈穀之祭在寅月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桓六年傳啓蟄而郊漢太初以前啓蟄在正月中皆寅月也魯之郊本祈穀之郊初未嘗僭天子說經家因明堂位有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之文遂咸謂春秋書郊爲魯之僭禮不知孟獻子所云郊郊祀后稷是言祈農之祭與孝經所稱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不同且春秋書郊皆在四月與冬至之郊亦截然不侔諸家信明堂位無稽之說概肆詆斥其亦未之考而已矣然則四卜郊何以書卜筮不過三今三卜不從而四卜以是爲瀆瀆則非禮耳蓋祈穀之祭自啓蟄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謂不過乎分者言不得過春分也郊之用辛報本與祈穀皆然然或上辛不吉則卜其次次又不吉則卜其三以三辛皆在本月內也有本月中氣却在後月者古謂之下限魯之四卜或因下限而然然三卜不從則神之不饗可知矣而必四卜而後免牲特書之所以著其瀆也

猶三望 望祭名望而祭之故曰望也三望之說諸家不同公羊以爲泰山也河也海也賈逵服虔以爲一是分野之星一是山一是川杜氏預左傳注取之考古望祭無有言及于星者且祭法星爲六宗之一與日月皆祭于壇不聞望祭望祭專指山川而言尙書望于山川柴望秩于山川其明徵也故孫氏復張氏洽胡氏安國諸家皆主公羊鄭康成則去河增海岱木訥又去海增淮說雖小異然以望爲望祀境內山川則不異也戴氏溪獨謂魯僭用天子禮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山川黃氏震甚是其說以境內山川諸侯所當祭者常事不書其所書必非常祭也義亦可通而要非經意經之意以望祭山川原因郊祀而及卜郊既不從則望祭亦可以已可以已而不已故書猶以著其失與書猶繹正同一例非以其祭西南北三方而後爲非禮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三十三年 殽之戰秦不稱師與人曲在秦也故陸氏淳[illegible]謂爲許晉襄之以權變禮胡傳因程子忘親背惠之言以墨衰即戎爲惡之甚是責晉與秦等非經意也夫秦背晉戍鄭自絕前好使晉文不忿舊德已經從子犯所請而擊之矣乃晉文卒秦不惟不弔反乘其喪而伐其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先軫之言非過激也至墨經興戎古人有行之者矣淮徐並興魯君凶服命師夫豈不義而費誓一篇聖人肯取而列于書乎而或謂晉拒門庭之寇也晉邀鄭國之利也不可以並興曾未思滑今河南偃師縣殽今河南府陝州治固近晉而殽則晉境也晉爲盟主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雖在遠地猶當救之況密邇郊圻與東郊不啓者何異而得晏然已也且秦之襲鄭也不假道而過周之北門免冑超乘其目中豈惟無諸侯抑且無天子非殽之敗匹馬隻輪無反有以懲艾之則滑必入秦滑入秦而秦或扼函谷以成建瓴之勢京室危于累卵矣是晉之敗秦正所以繼先君之志而功烈同于城濮者此猶責其忘親可乎然則晉何以書人爲晉子諱也曷爲爲晉子諱釋衰而戰于殽究有未安諱而稱人若其未嘗親行者然蓋責在秦自不得不恕在晉也

文公紀 名興僖公子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在位十八年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元年乙未襄王二十六年 毛國名伯爵孔疏謂以伯入爲卿士而食采于毛者也錫命錫文公命也公羊以錫命爲錫之命服杜氏以爲錫之命圭以晉惠初立王錫之命而晉侯受玉惰證之則杜注爲得而以晉武公請命于王詩人有子之衣安且吉之辭證之則公羊亦是胡傳散見圭璧云云錄之

用二說也毛氏春秋傳因公羊說劉敞皆非之遂詆胡傳爲誤案汪氏克寬云古者天子錫命諸侯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爲有功而錫命者有既歿而追命之者始立之命則此年所書是也但古諸侯嫡子必受誓于王乃稱世子及君薨王遣使省其終事命世子嗣爲諸侯三年喪畢乃以士服入京師見于天子天子錫之黻冕之服與命圭合瑞然後服之以歸未受命不敢服其服也春秋諸侯立世子既不誓于王其嗣位又不請命于京師王不能罪而反使臣來錫命兩失之矣據此則公羊之言本于禮爲合而圭璧亦當泛言若五等命圭則自開國時錫之其朝天子天子以瑁合之而驗其信否虞書所謂輯五瑞者是初不聞每立一君必別有命圭以爲之錫也

公孫敖如齊　公孫敖穆伯也敖之如齊左傳以爲禮謂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趙氏鵬飛則謂諸侯世相朝必三年喪畢今文公即位一歲之間而朝會之使遍出非禮也二義不同攷古制諸侯居喪惟不親與于會盟若使卿大夫奉命以行未聞有譏其不可者蓋邦交有常朋往來有定制三年之久其不能杜封疆絕賓交勢也況初即位有遏嗣君之禮左氏之訓殆未可厚非惟僖十三年書宰周公來聘而公子遂乃報聘于京師且即聘于晉此年書毛伯來錫命而得臣乃往拜于京師公孫敖亦會晉于戚旋聘于齊于天子則待其先施于邦交則不待乎報聘汪氏克寬謂比事以觀不貶而褒自見斯或春秋之微旨耳至何氏休以爲譏喪娶則經無明文即使敖之使齊果爲圖婚然納幣在二年冬逆婦在四年夏安在其爲喪娶乎此揣摩之論未足據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杜注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在今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前殽之役兵端實起于秦秦不入滑晉不敗秦也然晉襄得志于殽亦可以已矣使當秦兵再至但修文告以却之若展禽之犒齊師秦未必不愧而反矣不此之圖而逞志于再戰則晉亦有不能辭其責者矣故經文似專罪秦穆而諸儒兼罪晉襄酌理準情尙未大順惟胡傳告其不告天子方伯而遽然興師爲以桀攻桀不免近迂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周室衰微雖告于天子豈能止侵伐之暴胡氏固嘗有言天子能治諸侯則春秋不復作矣若謂告于方伯則晉固伯主也自襄王彤弓之賜文固始覇襄亦繼覇鄰國有相侵伐者晉猶當起而問之況敵已加于己乎敵加于己必待告于天子而後應焉則敵已造其國都而宗社墟矣案宋世諸儒多好爲高論而不考諸事實若胡氏此訓尤不考之甚者也

丁丑作僖公主　作僖公主爲僖公造木主也作主常事也常事不書獨于僖公書之左傳云書不時也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穀梁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高氏閌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虞練之時而方作主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譏之故也家氏鉉翁亦謂逆祀有萌議論未定緩于作主以是故也惟西河毛氏謂晉有二主徧考諸禮文並無其事國語晉文殺桑主在獻公久喪之後非虞時論語問主栗固有之然未聞練時可易主也設與諸家爲異案古人始死設重立虞主時乃易之禮所稱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是也夫虞主可以易重主則練主詎不可以易虞主乎況禮文殘闕不止一端公穀經師虞主練主言之鑿鑿必有所受觀何氏休引士虞禮喪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之文則不得謂禮無其事而概從抹煞也

大事于大廟　大事公羊穀梁皆以爲大祫祫者合也謂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于太祖之廟也何休注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李氏廉曰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以兵爲有事也天子有事于文武以祭爲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祫爲大事論祠烝嘗爲有事此年大事祫也于祭無譏故不書祭名郊禘大雩書祭名者祭之僭也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案大事爲祫諸儒說皆與公穀同惟杜氏預以祫爲即禘謂以審禘昭穆言謂之禘以合羣廟言謂之祫一祭二名也此說本于劉歆賈逵而孔穎達正義主之近毛氏春秋傳顧氏春秋大事表中之尤力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云禘于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云禘于僖公皆言禘不言祫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則祫誠禘嘗烝中之一事然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所載與大傳同而大傳又云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說者謂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大夫以下並不得祫惟有功而見察于君乃可祫祭止及其高祖是祫之與禘有合有分公穀家所言不得謂其出于讖緯而斥爲不足據也

躋僖公　躋升也升僖公何以書爲逆祀書也其逆祀也奈何僖之繼閔世統之正也乃以新鬼大故鬼小而躋僖于閔之上春秋以爲非禮故譏之也但逆祀之義謂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如公穀及胡傳以閔僖比父子則是兄爲弟後子爲父孫其亂昭穆之序也甚矣惟何氏休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孔氏穎達亦謂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爾說于經旨不背故李氏廉汪氏克寬皆主之

近西河毛氏又以何說爲非謂廟次與世次不同就世次言閔僖本兄弟就廟次言則閔僖爲君臣在文公當僖爲禰而閔爲祖故宗有司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言閔猶父之廟而先僖公食者且三十三年不可不爲久也此說蓋泥于廟無二主昭穆同則難于位置故也不思昭穆之義本生于祫祭之南向北向而子孫因之以定其世次故父子異昭穆兄弟則同昭穆如傳所稱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皆一定而不易其子孫雖生列藩封死不入先王之廟而亦不得與天子異昭穆之班使非父子而以爲父子本兄弟而不以爲兄弟廟次則正矣其如名實之反戾何且毛釋傳文亦非其本旨傳之意蓋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義不自今日始其所由來久矣久矣即下文所引禹不先鯀湯不先契之類是也非以閔廟在僖先三十三年之爲久也至于廟之爲制有常有變萬氏斯大云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不得多以華氏恒兄弟旁及宜爲神主立室不當以室限神主之言觀之萬氏之論誠至論而廟無二主之疑夫亦可以不必泥矣

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三年　沈國名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屬河南汝陽縣潰者民逃其上之辭也伐沈之役五國皆稱人高氏閌胡氏銓以爲著其威福下移而政在大夫孫氏覺家氏鉉翁趙氏鵬飛以爲罪晉襄之舍大務細不足以有爲以事觀之伯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伐沈始會諸大夫救患自救鄭始春秋皆人之者不與大夫之專政也蓋舉兵伐人使之畏服所謂威也舉衆救人使之免難所謂福也威福者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有害于天下大夫擅之則有害于國聖人見微知著故于二役皆貶而人之則以爲著威福之下移者是也然晉襄之時商臣弒君有滔天之惡楚之人皆莫之與也使晉襄能聲罪致討仗義直前天下諸侯誰不鼓勇而從者晉之伯業有光于前矣釋此不圖而區區于蕞爾之沈以爲能伐其與國不殆于避虎狼而獵狐兎乎則以爲罪其不足有爲者亦是也惟胡傳謂雖非悉舉而與報復私怨者有間故辭無褒貶則恐非經意臣諸國皆稱人得臣獨書名內辭也且不書得臣亦無以見諸家之爲偏行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春秋書伐者不書救書救者不書伐此獨伐救兩舉爲一經特筆孫氏復胡氏安國諸家皆以爲譏其不能救江謂江小而弱楚人圍之必不待撤四境屯聚之衆與宿衛竝行也乃處父帥師不汲汲于解江之圍而先犯綽未可乘之楚豈能救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見所以救之者非其道也據左傳晉人之救江也旣遣先僕于前又請王師于後命上卿而動大衆初非以孤軍塞責者比其不解江圍而伐楚正放晉文救宋伐衛救楚之法不得謂爲無謀遑門于方城而圍江之子朱聞之即引兵而去尤不得謂無功諸家數非其道云云似非核實之論竊惟罪其不能伐楚者得之蓋商臣弒君自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晉爲方伯奉天子命臨以王叔桓公能聲其罪以致討楚不爲城濮之敗必且爲召陵之請盟而江之爲江睢特可以解目前之圍必且可以無後日之患矣無如處父護線小材心實懼楚其遇息公而還也以爲晉之伐楚以救江也江圍既解矣晉又何多求焉而不知創之未深晉師方歸楚師又出而江之滅遂以隨之矣然則書以者見其以正正堂堂之師而僅爲救江用也罪之實惜之也

夏逆婦姜于齊　四年　此文公娶夫人也禮娶大國以上卿逆此逆不以卿故左氏以爲非禮其稱婦姜者從乎女在途之辭與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同例公羊乃以此所娶者必齊大夫之女以非國君女故賤之穀梁又以不書卿逆爲公之自逆稱婦爲公自逆而即在齊成昏此不據實書不考史事而縱臆造擬已屬不經至胡氏謂文公禫制未終逆有女故貶稱婦其謬與公穀尤甚案僖公之薨在三十三年冬十一月至此夏已爲月者四十矣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祥之與禫皆以二十五月爲斷從未聞逆歷四十餘月而猶謂之禫制未終者或曰胡所謂禫以納幣時言故原意誅之然因譏納幣而並貶逆婦春秋亦無此書法納幣在二年冬杜氏以長歷推之已在二十五月之後是納幣時且不得爲未免喪乃又踰年有餘而轉爲喪尙未免乎然則春秋所書斷當以左傳爲正尤當以經之所載爲正也

晉侯伐秦　晉侯伐秦報王官之役也張氏洽謂經書晉侯所以深罪襄公趙氏鵬飛則以晉報爲是胡氏安國又謂春秋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諸說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以張氏爲是謂自殽殽以來晉屢勝秦及秦伯濟河焚舟而晉避不出兩國勝負亦相當矣今又伐秦是日尋干戈以相讐也況救江則遣大夫伐秦則君親之故書晉侯伐秦于滅江之下以見其急于修怨而緩于恤患矣趙氏以晉報爲是蓋以秦晉交兵釁起自秦故晉無譏爾胡氏安國謂春秋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不罪晉侯者正所以深罪秦穆則朱子亦疑其說矣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五年　王襄王也榮叔王國大夫榮采而叔字者讀有含飯謂以物實死者口不忍使其

虛也周禮玉府大喪其含玉䀉者贈死物旣夕禮公賵束帛元纁兩馬故杜注云珠玉曰含車馬曰賵也書歸含且賵公羊云兼之也賈逵服虔謂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不言來穀梁謂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案雜記諸侯相弔含襚賵臨同日而畢不聞遣異使也諸侯且然況天子乎且天子之與侯國道路修阻赴告不迭每不逮事故雜記志承含之禮云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是既葬猶致之不必其適用也至賵則將葬前先賵車馬正是及時而謂爲早可乎此孔氏穎達所爲闢其非也王不稱天劉氏敞胡氏安國皆以爲天子而成諸侯之妾母爲夫人是爲弗克若天故去天以譏之西河毛氏獨謂母以子貴既正名夫人正名小君則書薨書葬是禮來賵來會葬亦是禮未有在本國以赴告薨葬而反罪天子以賵送者其不書天闕文也說亦近是然榮叔歸含賵闕猶可曰偶也召伯會葬又闕則非偶可知也或曰非闕文則與宰咺同彼何爲不去天以譏其始也曰仲子不稱夫人又別立宮未全乎僭此文之所以有不同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六年　處父之殺稱國左氏以爲侵官公穀以爲漏言侵官之非劉氏敞胡氏安國駁之故諸家多主漏言之義謂處父雖非君殺而禍由君之漏言春秋所爲歸其罪于襄公也但以二傳考之公羊稱晉君欲使射姑將以處父諫而止射姑入公告之出刺處父于朝是以爲一時事也而此時襄公方葬靈公未立其所謂君者何君乎穀梁謂其雖通謂晉與狄戰射姑爲將處父請易以趙盾公與射姑言之及公卒射姑遂使人殺處父其以爲兩時之事然晉自魯文五年諸將佐卒六年春復置三軍始以趙盾將中軍而是年秋晉侯即死初無狄伐晉晉與狄戰之舉穀梁造此以彌縫公羊而不知其空言無實其疏漏仍與公羊等也然則經曷爲稱晉殺也春秋之例凡殺之不以其罪與有賊而不知者皆稱國以殺晉三郤晉童齊高厚鄭公子嘉是也今處父見殺由狐射姑乃備敝擜于操亦之續鞫居而主謀之人竟任其脫然遠引而莫之問也是亦有賊而不知者例也其失政刑也甚矣故稱國以殺以見處父之專擅固有取殺之道而殺之不以其罪故闕書之曰晉狐姑出奔狄使千載而下以屬辭之法求之自能得殺處父之爲射姑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月告朔也鄭康成周禮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諸祖廟至月朔則朝于廟告而行之其牲用特羊論語所謂告朔之餼羊是也既告朔即以是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

朔是尊天子敬祖宗重民事皆于此乎寓焉禮之至重者也文公以閏非常月闕而不告朔不知閏者所以定四時而成歲者也厤不置閏則弦望晦朔以次而差久且至于寒暑亦反易矣故于文王在門內爲閏禮稱閏月天子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天子之于閏月且謹之如是諸侯而可以不告月乎書之見公之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其曰猶朝于廟者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若曰不如彼而猶幸其如此將已而不遂已是猶知其不可已而自不能已也公穀乃謂猶者可以已也杜注亦以爲可止之辭蓋皆以猶三望猶繹例之而未思春秋書法先儒謂有文同而實異者此類是也以朱子獨取胡傳幸其不已之辭觀之則可見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者之未當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七年　令狐之戰公羊以爲偏戰先蔑作先眛稱人者謂貶先眛之以其師外也穀梁說畧同而以輟戰而奔爲逃軍據左傳則是趙盾與秦康公戰也既入宣子又人秦伯者盾舍嫡嗣而外求君案納庶孽以奪嫡甥之位皆罪也然晉實召秦非秦自納雖以亂晉則晉罪尤重况盾以畏偪改圖不謝秦而興師襲之是晉人爲志乎此戰也故書晉及春秋之責有攸歸矣獨左紀先蔑出奔事多可疑前趙盾使先蔑士會迎公子雍于秦則此時先蔑士會當在秦軍即或先歸盾既背之必無使將下軍之理且已將下軍則蔑亦拒秦者也又何爲出奔于秦以經觀之應是先蔑士會與公子雍皆從秦師而來至于令狐爲晉人所襲故遂奔而士會從之耳左傳云云殆傳寫訛誤或說經家見公羊經本奔上有以師字及穀梁逃軍之語因改竄左傳以求合二傳亦未可知不然何一事而自相矛盾如此也令狐杜注云在河東與猗首相接今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地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地今屬河南開封原武縣盟于扈晉侯立也不序諸侯左傳謂公後至故不書所會似避不敏趙氏匡以下多主之劉氏敞則謂諸侯不序爲欲治宋而復不能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傳所稱諸侯無能爲諸侯無功者其意相合似亦有理然終以左氏爲正晉大夫趙盾也盾之不名孫氏覺以爲春秋及大夫盟者惟二例旣之盟齊方無君齊之大夫不求盟以紓國之難則安危未可知於是權宜與公盟則盟公非大夫之罪是以不名而曰齊大夫也此年晉靈尙幼晉之大夫求盟諸侯以紹先君之衆而諸侯皆會晉之嗣君幼不能盟則大夫不得不假一時之權是以不名而曰晉大夫也胡傳以則謂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强諸侯爲此會故畧而不名說與孫氏爲異案春秋之例凡外臣而盟我公與大夫而盟諸侯無不名之以見其罪惟此年盟扈與莊九年盟旣齊晉大夫皆不名而盾自新城以來亦無不以名見則此年不名以主幼而得無貶當如孫氏說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冬徐伐莒莒求援于魯而請修洮之盟公孫敖如莒涖之趙氏鵬飛予其協謀以備徐氏澂則責其假公以濟私兩義不同而皆切于事實蓋徐爲魯患自開國已然繼因齊桓創霸以來乃不敢肆其侵掠今莒以弱小之國見伐于徐魯不救之將必復有徐患則以敖之涖盟爲協謀備徐據其事也然考左氏所載敖爲襄仲逆婦及陵鄢登城見之美遂自娶之襄仲攻敖惠伯平之敖乃還女于莒則茲之行敖之意誠不在于救莒特假盟莒爲名以遂其從婦之謀耳觀明年冬經書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考其跡者可以知其心矣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八年　司城司空也宋避武公諱故稱司城據左傳司馬公子卬也司城蕩意諸也經具其官而不名劉氏敞胡氏安國諸家皆以爲罪二人之不能其官蓋謂司馬典兵司城守土典兵者至于見殺守土者至于出奔以是爲不能其官故書其官貴之也然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列國大夫溺職者多矣無斷以官書者惟宋三書官宋十三公中思如孔父如仇牧亦不以官書而惟三書官于昭公之世此殆聖人欲著公子鮑之弑逆而特爲變例以發其疑耳何也鮑以厚施得衆襄夫人又助之其志于簒竊也必匪伊朝夕矣斯時宋之廷臣不黨于鮑者惟公孫固公孫鄭及公子卬蕩意諸華耦而已去年殺鄭與固今又以殺大夫聞是必鮑忌此數人假襄夫人之陰以除其異已聖人以見微知著痛鄭固卬以無罪被殺而意諸之來奔與華孫之來盟必有厚望于魯故皆沒其名而特書其官以明死者之非苟死而生者之非偷生也諸家以不能其官罪之此不過緣左氏有昭公無道之文而爲之說試思環宋皆鮑黨欲成鮑之簒竊安得不以鮑爲賢以鮑爲賢又安得不以昭爲無道左氏不察從其赴告而書之後儒復從而周內之不惟諸臣之冤莫白並聖人變例特書之旨亦以不明于天下吁可慨也　此條本劉有溪春秋析疑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頃王元年　毛伯見元年來求金者何以度支告匱王葬難供故來于魯也考之禹貢惟荊揚二州貢金魯屬兗其産則漆絲金非所以責魯貢也然天府有闕列辟均當各修其貢何待于求况王之于魯喪也甫以榮叔來歸含且賵旋以召伯來會葬書其恩禮之優渥爲奚若者而魯于天王之崩公不奔喪僅一書公孫敖如京師乃又不至而復一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心比事觀之魯

之罪可勝言乎春秋書求金書求賻皆一以憫宗周之微弱一以責諸侯之不臣也不書王使左傳云未葬也公羊以爲三年然後可以稱王則非是僖九年葵邱之會襄王方居桓闇而宰孔致命一則曰天子使孔再則曰天子使孔可見公羊說之不足據矣胡傳又以春秋不稱王使爲不欲冢宰託王命以號令天下說亦未的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顧命及康王之誥其以冢宰命行事者惟未冊命之時耳既受冊命羣臣陳戒即稱天子而王亦自稱予一人是冢宰雖攝政未有不奉王命而行者也

九月癸酉地震　穀梁傳震動也公羊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休注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或曰震者戰而非動引漢志天鳳二年詔地有震有動震者有害動者不害爲動與震異之證黃氏仲炎非之謂動其爲戰而戰生于動爾豈可歧而二之夫地至靜者也何以動國語周伯陽父云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于是乎有地震張氏以爲陰盛陽微之異是也王氏葆亦謂春秋書地震者五惟于文襄昭哀見之皆陰盛陽微之所致時文公怠惰政在大夫故有此異然後世史記地震必曰震于某所而春秋不然者何也聖人之意蓋謂地當靜而動天下之靜者必有反其常者矣其異在一方而其惟闕天下故不書所震之處欲使有天下國家者皆當鑒其異爲之恐懼而修省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左氏以爲禮謂諸侯相弔賀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穀梁則以僖公成風爲秦人弗夫人也故即外之弗夫人者而見正焉二孫氏及鄭氏玉皆主此義謂成風以妾母稱夫人書薨及葬皆用夫人之禮于是秦人歸襚聖人爲之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所以爲夫人以僖公之失禮也諸家之意是以此書僖公成風與隱元年書惠公仲子同也案毛氏春秋傳云僖公成風本是兩襚孔疏所謂二襚一使而併致之是也其先僖公者以僖先薨也不稱及公羊所謂子不可及母是也諸家穀梁說併僖公成風爲一人謂之是僖公之成風夫婦可以爲夫有不可爲子有若云僖公之成風則母爲子有矣史家無此書法此駁甚是蓋經稱成風不稱夫人者以僖公夫人連文則嫌于無別若稱夫人風氏及僖公之襚則于號之前後爲一反易而辭亦累贅故書法不得不如此觀朱子云惠公仲子想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論則毛氏云云實較諸說爲安矣

夏秦伐晉十年　秦伐晉以報令狐之役先儒皆以爲罪秦惟蘇氏轍家氏鉉翁王氏樵主闕文之說黃氏仲炎則引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皆脫人字謂如夏五闕月之比似亦近情然以事徵之要不若罪秦之

不可易也夫自戰㵎以來秦晉互相侵伐春秋何獨罪秦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晉爲盟主尊周攘
夷天下糾爲城濮之役秦實輔之旣而皆盟以結鄭又襲鄭而滅滑是釁起自秦也殽之役則方伯之職所
不容已者乃因是相讐連兵不已且結楚以爲援而向之輔晉以攘楚者今且附楚以謀晉矣秦晉之釁深
而晉人力疲干西陲秦楚之交合而楚人逞志于南服以致陳蔡鄭許濟譎相從江蓼庸蕭滅亡相繼晉之
所以不競而楚之所以終強者秦爲之也春秋所以獨罪秦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杜注蘇子周卿士王新立故與晉盟以親諸
侯稱子者澨氏涫曰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劉子單子尹子是也孰及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劉氏敞曰
不與公之盟也曷爲不與公盟家氏鉉翁曰頃王卽位諸侯莫不朝京師者王命蘇子盟晉文公猶知事君
之道辭不敢盟躬親覲于京師而請職事爲可也今與蘇子盟則不恭甚矣沒公貶晉之意深矣或疑蘇子外
突經曷爲不貶之案蘇子于僖十年奔衛今復見蓋頃王復之也不則蘇子乃流離困躓之人也何有干外此來
實王使之耳不稱王使者金氏賢曰爲王諱也蓋頃王初立不能修明王度以朝諸侯而乃使大夫盟
故諱而書及以及爲我所欲也由是觀之王之不王魯之不臣概可見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羊作屈音同　厥貉杜注地闕當在陳州項城縣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
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而聽命焉楚子田于孟諸
而還據此則陳鄭宋皆從楚矣經獨書蔡者諸國與會不與次也序蔡侯于楚子下何也杜氏諤曰蔡與楚
比周欲同力伐宋故其受制于楚故書其爵以示譏也次者遲疑不進之意高氏閌謂著楚子之包藏禍心
欲凌中夏而未敢遽前也唯蔡侯首附楚故特表而出之以均其罪案黃氏正憲云前年楚子使椒來聘
專爲通道中原以便北伐之計也故觀浮江漢東下陳鄭蔡皆其經歷之地也厥貉雖無明據意必在蔡之
西北宋之東南界楚欲窺中國故次于此以此觀之楚子之包藏禍心不止于伐宋而已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國名地理考實云今湖廣鄖陽府鄖縣古麇國也楚侵伐書爵始此高氏閌以爲
蠻人悍列國之無盟主張氏洽以爲著楚之益彊盛家氏鉉翁則又以爲黨麇考厥貉之役宋陳鄭以大國
諸侯受役于楚司馬麇子何有焉然麇子逃歸是知恥之君也逃則必受伐麇子知之矣知其必伐而猶然逃
之虺麇之君不可以無禮加也麇之國不大于蔡然楚子伐之一敗于防堵再敗于錫穴而終不與楚成楚
不可以威劫也小國之臣服于楚未必皆其本心介于強暴而莫之或恤不爲蔡許則必爲江黃矣彼江黃
皆以慕義而召亡者也以此言之爲麇子者豈不難哉聖人亟嘉守義而不屈者故書曰楚子伐麇以孫楚
之君親暴兵焉見麇爲楚所注意之國而不敢輕也此賀氏仲軾之論卽家氏所謂榮麇也然麇見伐而諸
侯莫救則悼列國之無盟主亦可于言外得之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彭生公子牙之孫叔仲惠伯也承筐杜注云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歸德
府睢州西三十里故筐城是也　承筐之會據左傳爲謀諸侯之從楚者蓋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又聽命
于厥貉故謀之也胡氏安國于此無傳王氏葆以爲著大夫之擅政家氏鉉翁則以爲褒晉二說不同以事
攷之晉欲謀貳國而使次卿爲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惠伯往是謀之不逮而不足以却楚人方張之勢也
書矣然新城之盟宋陳鄭皆同則天理之在人心尚未盡泯滅者實此有以啓之是承筐之會猶愈于歸父
于宋之會也然則春秋書之雖未必襃晉要其無貶辭亦可知也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長狄也國號鄋瞞防風氏之後漆姓左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
吉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公羊則以爲
得臣殺之穀梁亦云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
見于軾與左傳異胡傳本劉敞權衡以經文無長狄字疑左穀直敗一人之辭爲非西河毛氏辨之曰經但
書敗而不書獲以賤夷狄而不矜所俘故畧之蓋所敗者狄而所獲則長狄也觀傳曰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如上據稱狄下稱長狄可驗也況魯語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以問仲尼曰此防風氏之骨也禹會諸
侯于塗山防風氏後至戮之在昔爲汪芒氏在周爲長狄氏則長狄種系原有明徵祇魯語稱長不過十數
之極也則長止一丈而春秋考異郵云長百尺穀梁云身橫九畝杜預又云長三丈爲未可盡信耳案左傳
所紀是也以長狄爲一狄中一人非以長狄爲國號劉胡穀之皆失其旨毛氏此辨可補入注疏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十二年　子叔姬卒左傳云不言杞絕也蓋以叔姬爲杞所出也公羊穀梁則以爲許嫁
之女據子許嫁笄而字之禮言也啖氏助劉氏敞皆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于此三說不同詳左
氏之意因經文杞子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遂謂此叔姬爲卽僖三十一年伯姬所求之婦今爲杞所出故
不繫杞又因成五年杞叔姬來八年杞叔姬卒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謂彼叔姬爲杞桓所請續爲昏者

以非睽之節今士庶家亦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且旣如其請以次女續昏二十餘年又復見絕五年
來歸八年卒于母家至九年請于杞而後杞來逆喪姊妹二人俱爲杞所棄杞何強暴魯何儒弱至此是不
但二人均稱叔姬之爲可疑也況旣已見絕非復夫人經亦不應以卒書之故無錫顧氏謂當以公穀許嫁
之說爲是但所稱許嫁不知何國之辭非必許于杞也季氏廉乃謂已許嫁一杞杞伯來朝請絕而復求其次
夫叔姬方在母家杞何由預擇其殁而請絕乎此皆由以上下兩事牽合爲一故遂陷失之而齊亦未爲得
也至劉氏胡氏以此爲傳文誤置亦遂爲臆揣非有確證不足據

秦伯使術來聘　術卽西乞術也公羊作遂古術遂字通如月令審端徑術注云周禮作遂是也術之來聘公
羊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陳氏傅良汪氏克寬皆從此說以爲予其能聽而漸進之陳氏際泰亦
以繆公賢故春秋待之多恕辭獨張氏洽以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伯主受兵責之與諸家不同案秦之
聘魯與楚之聘魯皆用遠交近攻之術故九年冬椒來聘明年遂有厥貉之次今術來聘冬十有二月遂有
河曲之戰左傳一則曰告將伐宋再則曰告將伐晉本得其實情諸家乃因術辭令之嫻爲襄仲所稱許遂
謂經無貶辭不思秦之強橫與楚正埒晉所爲疲于奔命而楚得乘閒以憑陵中夏蠶食諸侯皆秦實爲之
故春秋于其來聘書法一與楚同以見魯之受聘爲墮其術中而不悟耳張氏說仍光得聖人微旨又此秦
伯王氏葆辨爲康公亦甚是蓋秦伯任好以文六年卒康公卽位于今已六年諸儒遂沿公羊之誤而未暇
深考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城諸及鄆左傳云書時也諸魯邑見莊二十九年杜彼注云在城陽縣今青州府
之諸城縣古諸邑也鄆公羊作運杜注城陽姑幕縣有員亭員卽鄆也攷水經瓠子河篇瓠河又東逕鄆城
縣南成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云今東郡廩邱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卽此城也沂水篇沂水
又東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縣故鄆邑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
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鄆亭在今關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鄆邑在沂水縣本春秋莒魯所爭之鄆邑十三
州記魯昭公所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在沂水據此則成四年所城之鄆卽西鄆邑近晉故杜
注云以備晉也此年所城故東鄆邑近莒故杜注云莒魯之所爭者廣輿記謂鄆爲太昊之後卽魯附庸須句
國殆因須句在東平以致牽混耳夫城其國邑宜無待于帥師而行父帥師何也黃氏炎以爲欵于義是也
蓋東鄆本莒邑後爲魯有今城之是城非其所有也城非其所有爲莒來爭於是乎將兵以防之書帥師譏
之也

世室屋壞　十三年　世室左傳作大室杜注云太廟之室也漢五行志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魯躋僖
公于閔公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
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
墮周公之祀也公羊則以世室爲魯公之廟稱世室者謂世世不毀也申之者曰禮諸侯五廟惟太祖廟不
遷二昭二穆親盡則祧魯以周公爲始祖故周公廟謂之太廟而伯禽者始封之君亦不欲毀其廟用文
武世室之例以其廟爲世室故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知爲魯公廟者以此時
尙未立武公廟故也案古世太二字通用如鄭大夫子太叔論語作世叔大子之子稱太子春秋書會王世
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傳云晉太子申生鄭太子華故穀梁亦以世爲太然謂伯禽曰太室則與公
羊同意左氏本亦謂魯公廟其作周公廟者注疏家不解太世字通而望文爲說故誤也世室屋壞何以書
譏不修也宗廟者人君所常有事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黝堊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且又無淫
雨之災而其屋自壞則其漫不經心也久矣亟稱之志不敬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十四年　左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穀梁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范注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
入其魁中也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孛星亂臣之象也孔穎達正義釋天云彗星爲欃槍郭璞曰妖
星也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掃彗也案星經星長有尾而偏指者曰彗光芒四出者曰孛孛者彗之屬非
卽彗也孔氏疏似欠分明唐李淳風覺孛行度謂此星在角由杓入斗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
東故晉宋齊當之此又以孛爲月孛之孛與諸家異如其說則經當云有孛入于北斗不當云有星孛入于
北斗星孛者星之光芒孛孛然非孛星也然所推事應與叔服合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一年齊弑懿公又二
年晉弑靈公果不出七年一一皆驗天之示人顯矣哉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晉出也邾文公卒邾人立定公定公者貜且齊出而長故邾人立之捷菑奔
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于邾邾人辭不受屈于義而還故經書弗克納弗克者善之之辭也善

之民爲人之甚大夫與兵以廢亂諸侯奉不正以奪正雖見義而徒亦不得爲無罪故穀梁深責其知之晚而劉氏敞以爲不免于貶也若公羊雖以爲貶而實與而文不與之說則不可以爲訓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筆削垂訓將使千載之下習其文以考其實豈有實與文相悖者乎觀此則公羊之謬明甚矣又趙氏匡以書人爲諱而胡氏安國從之似亦非經旨

宋 子哀來奔 子哀左傳以爲高哀謂哀爲蕭封人宋公以爲卿不義而出書曰宋子哀貴之也公羊以爲無聞穀梁以爲失之夫明明有字可據二氏之說殊未允協至黎氏淳因不書氏疑爲宋公之子謂如子同子糾之類孫氏復直以子者宋姓哀爲其名尤穿鑿趙氏鵬飛曰春秋固有不書其氏者如王人子突是也何獨于子哀而必其書氏子同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曰子子糾則在喪之稱與子般子野同不可援以爲例又曰諸侯同姓之臣則稱族公子公孫是也異姓之臣則稱氏高氏崔氏是也從國之姓惟婦人則然姜氏姬氏是也豈可以子爲哀之姓耶此辨至於分晰故諸家多從左氏書字意以子哀爲得見幾而作亂邦不居之義惟家氏鉉翁謂子哀既在卿位臨難徒免罪莫大焉不得以書字爲貴而不名與諸家說異案傳曰哀爲封人以爲卿不義而出則哀之未嘗居卿位明甚且哀于是時必見鮑之弑機已成力不能救故潔身去亂左氏因策書有宋公無道之文遂以爲不義宋公恐非哀來奔本意

冬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魯大夫子叔姬齊昭公夫人齊君舍之母也舍遇弑魯使單伯請叔姬齊人執單伯並執叔姬孫氏復以下皆如此說此通論也惟此單伯與莊元年逆王姬之單伯是否一人事不可知不容意爲之解若左傳謂襄仲使告于王請王寵以求昭姬不過因周有單子遂疑單伯爲王臣耳夫單伯果王臣明年單伯至自齊經何爲以內臣之辭書之乎至公羊以不稱行人疑爲已罪又緣經文執單伯與執子叔姬相連遂疑爲道淫而穀梁亦以單伯叔姬爲同罪二傳之誣較左氏爲尤甚矣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行人之職屬在司寇有專官焉若凡奉使者皆稱行人其被執而不稱行人者遂目爲已罪求之于經安有當乎祭仲以誘挾執本非已罪而經不書鄭行人欒祁犂以飲酒執本屬已罪而經書宋行人豈非以其官爲行人乃書行人耶謂以不書行人爲已罪求其罪而不得則誣爲道淫使叔姬蒙不白之冤胡可訓也 兩書齊人趙氏鵬飛以爲貶齊人胡安國以爲罪齊國之人程子兼用之其說殆備

宋司馬華孫來盟十五年 匡王元年 宋華耦來盟不書名不書君使而書其官與氏左氏以爲賢之穀梁則以爲無君之辭孫氏覺張氏洽趙氏鵬飛皆主左傳謂華孫當國事厥職賢臣外奔之際懼鄰國諸侯乘其間而伐之于是權宜來盟以紓國難春秋以其實未受命于君不可稱君使而其爲國舉職有合于大夫出疆有可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之義故不以擅命罪之胡傳申穀梁以不稱使爲罪其專行無君又曰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猶執兵權故傳載其承命莅旌之辭而經書曰華孫蓋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後然後委之以政也案春秋外臣來盟而不書使者三齊高子楚屈完及宋華孫也胡傳于高子則慕其定亂于屈完則與其服義而于華孫獨罪其無君不知穀梁所謂無君以稱官爲無君之辭非以其不奉使爲無君之辭也至以稱華孫爲著弑逆之後不當世掌兵權尤屬節外生枝詳玩經文于公子卬之死蕩意諸之來皆具其官而不名子哀雖不具官而亦以字舉蓋以諸臣爲忠賢故特變文以示與之之意爾今華孫來盟殆必見子哀來奔而容實之欲以討賊之圖厚望于魯其誠懇有出于諸臣上者經所爲書其官又書其氏左傳賢之之說優于胡氏多矣盟不日穀梁謂爲前定杜注謂至魯而後定盟亦杜義爲長 末段亦用春秋析疑意

晉 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爲城下之盟而還公羊入不言伐此言伐何兵至卽入也趙氏曰若如此則當書戊申郤克帥師伐蔡入之此旣先言伐而後言入則非卽入可知也楊氏士勛亦謂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卽入故兩舉之也據此則公羊說非矣至罪蔡罪晉諸家說各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蔡背晉卽楚而晉伐之蔡受伐不服而晉入之故趙匡以爲深惡蔡也然晉爲盟主不能攘楚以庇蔡而加兵于蔡旣伐之又復入之則未免于暴矣高氏閌張氏洽以爲言伐言入爲苦晉人不亦宜乎李氏廉謂晉人用師有節春秋予之非也

夏 五月四不視朔十六年 文公四不視朔左傳以爲有疾公羊穀梁以爲無疾李氏廉謂三傳說皆通蓋文此時本以疾而詐齊自是遂因猶廢之辭汪氏克寬曰告朔乃諸侯所以奉天子之政令當時諸侯旣不稟命于天子而自立又不朝于天子而遂職其所爲承天子之命而授之民若惟有此爾是水木本源之義泯滅而僅存者也文公時曠廢此禮而不行實有無王之心非特怠于政事而已也案有疾無疾李氏謂三傳皆通以事徵之文之四不視朔在齊侯不及盟之後公子遂盟郪邱之前必公怠惰苟安又恐爲齊所脅故託爲疾而不聽政因以飾人耳目而借之辭齊公穀無疾之言似尤得其情實不然一十二公之紀豈無因疾而不視朔者而經不書莊七月有疾八月幾而亦不書八月不視朔則文之非眞有疾可知矣且前此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也至此但書不視朔則並朝廟之禮而亦廢之矣汪氏罪其無王非苛論也

毁泉臺 泉臺之毁左傳云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毁泉臺蓋以爲妖所出也正義臺在宮內人見蛇從宮而出毁臺並毁其宮劉氏敞以此與臧文仲祀爰居同皆迷民以怪者也泉臺公羊以爲郎臺卽莊二年所築之臺也謂未成曰郎臺旣成曰泉臺孫氏覺以下皆從之而胡傳申之尤力謂臺之存毁非治亂安危之所係雖勿居可也而必毁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春秋之所謹也顧氏春秋大事表獨以郎臺之說爲非謂郎在今魚臺縣去魯都二百里係邊鄙之地世無有邊鄙有妖而應在夫人者卽云毁泉臺與上夫人薨不相連屬而經文無間異事不另志月日若非宮內不辟急欲去之亦豈有當喪麻哭泣之時而改先朝故事毁二百里以外之臺之理故知迷民以怪之說爲是也案春秋地理考實魯有兩郎隱元年費伯所城在魯縣九年城郎及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則在魯近郊以左氏蛇自泉宮出之文証之惟在近郊故云入國若本在宮內則入國之辭爲不通矣穀梁以泉臺卽郎臺其說必有所受況十八年公薨于臺下黃氏正憲謂卽蛇出之地則非魚臺之郎尤有明徵顧氏以象爲蛇妖而毁則是謂泉臺必非郎臺似未審魯固有兩郎也且如黃說則蛇之爲妖殆文公從先君于此之兆非聲姜之兆也

楚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之滅據左傳楚滅之也而經文列書秦人巴人罪無異辭胡傳謂庸有取滅之道而爲賈又善謀國春秋以是滅楚之罪大事表非之謂經于滅庸之事詳書而不殺者所以著楚之交深黨固將有問鼎之漸關乎天下而書也考楚武文之世巴庸常病楚楚方經營近境之不暇未敢以全力與中國爭而城濮之役秦助晉攘楚楚威稍挫中國得以安枕者十五年今以晉靈幼弱楚莊暴興乃連結巴秦滅庸庸與麇俱爲今鄖陽府境界連秦隴楚得其地則楚益壯逼近周晉且滅庸而楚之內難夷矣而楚之外援固矣滅庸以塞晉之前結秦以繞晉之後斯不待陸渾興師而早知其有窺周鼎之志矣衆庸之爲國自武王伐紂已與巴蜀同見于書傳世歷數百年其所屬魚邑卽今四川夔府奉節縣地跨兩省屬秦楚巴三國之交楚不結巴秦則庸不得滅庸滅而中國之藩籬撤楚之橫益于是乎不可制矣顧氏此論本于趙木訥楚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西南旣合而北趨晉列國諸侯皆在其掌握之說而于形勝尤爲詳審若張氏洽謂楚之于庸不當夷其宗廟亦知滅楚罪之不可爲訓而春秋爲天下安危而書之故猶未之深究也

晉 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十七年 伐宋之役先儒多從左氏以卿不書爲失所伐獨啖氏助以爲春秋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也考是時晉荀林父僅佐中軍衛孔達未嘗執政陳公孫寧抑置衛下其尤卑可知而鄭石楚亦無聞于時啖氏非貶之說似爲可信然據國語所載宋人弑昭公晉趙盾請師于靈公曰旁告諸侯治兵振旅鳴鐸鼓撻鐸于丁甯以伐宋曰何故弑君可不謂堂堂正正聲罪致討之師乎使能取其纂逆立正典刑不特晉之伯業于是有光而天下之亂臣賊子因之知懼尤撥亂反正之一機也乃師至宋立文公而還夫文公者非他卽弑君之公子鮑也乃非惟不能討之反從而立之其異于稷之會以成宋亂者幾何是左氏失伐云云猶爲未減說經者反力主啖氏而謂左氏爲非吾不知其于義安居也

春秋集解卷二十一終

（修文書館精製鉛版）

靈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學明氏重校

宣公紀　名倭或作接文公子敬嬴所生以匡王五年卽位諡法善問周達曰宣在位十八年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元年癸丑　此喪娶也春秋書之一若無譏辭者然杜氏預謂不待貶而自明是也顧宣之惡猶有大于喪娶者據事直書而其失竝可于言外得之何也公之卽位與聞乎故者也與聞乎故內歉于心而亦爲齊甥夫人姜氏又在齊懼其有以問罪也所以坐席未溫卽汲汲爲使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婦姜旣歸則齊惡必益親暱姜氏雖有篤惡亦不之信矣是得婦姜而後宣公之位定宣公位定而後敬嬴公子遂亦可無虞于見討此所謂惡有大于喪娶者也故聖人書曰公子遂如齊逆女稱公子遂見娶齊之謀本于遂也繼書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婦者有姑之辭稱婦姜見敬嬴之以妾母專政而欲速以姑自居也或猶以在家稱女在途稱婦在國稱夫人三名雜稱初無義例亦淺之乎論春秋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甲父胥臣之子也河曲之戰胥甲佐下軍與趙穿撓臾駢謀晉人至是討其不用命放之于衛杜氏預云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公羊以放爲近正謂大夫已去三年待放然後放之合于孟子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之義胡氏非之謂大夫當官旣不請于天子而自命以爲有罪又不告于司寇而擅刑其可以爲正乎此駁亦未允案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是卿不皆爲天子所命況胥甲下軍之佐耳若之何以自命責之也且周之初千八百國放流以下獄必猥煩若必一一請命于天子司寇之官將日不暇給此徒泥于尊王之意而不知其說之不可通者也然則曷爲書之也蓋著其與穿同罪而胥甲獨見放也　欽定傳說彙纂春秋之法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爲罪累上則稱國以放而不去其官亦爲罪累上蓋胥甲父誠有罪而放之者不以其道則以累上之辭書之以見義爲脩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賂齊也其賂齊也奈何何氏休曰子赤齊外孫也宣公簒弒之恐爲齊討爲是賂之也濟田故魯地卽僖三十一年所取于曹者也以濟西田賂齊與桓公以許田賂鄭前後一轍然彼不言取而此獨言取者桓之弒君鄭不與也魯畏其伐以許田爲賂鄭猶可未減也故但書曰假假者有所借之辭也宣之弒君謀出于襄仲事實成于齊惠故從內取邑之例而書曰取取者非其有而有之之辭以者齊之貪利而黨惡也不稱我者程子謂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也案取字之義劉氏敞李氏廉諸家皆以爲非齊之強取惟毛氏春秋傳謂我賂之朱與也齊人乃貪賂而取之法雖不用師徒然亦黷矣故特書曰取此就經文語氣體釋而出雖與舊說殊而亦可備一解

晉趙盾帥師救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書救陳善其能救也何善乎爾趙氏鵬飛曰楚莊天下之雄也前日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侵陳侵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肅宋得鄭則不及陳宋秦鄭旣得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成而可以直趨中國矣于此而不救則陳宋將爲楚有故以救之爲善也然傳稱救陳繼不書宋何也宋氏鼓翁曰不與其救宋也宋賁大惡晉人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雖楚之存心未必純乎爲義然弒逆之賊夫固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故不與晉之救之也由二說觀之可知不書救陳無以見保小之仁不削救宋無以嚴討賊之義此所謂政在春秋也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棐林鄭地晉趙盾帥師救陳四國從會之因其伐鄭不書趙盾杜氏曰取于兵會非好會也胡傳則謂列諸侯于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于君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乃謹禮于微之意此蓋本公羊君不會大夫說也考之春秋多有所不合何也臣不可疑于君故君不會大夫會師旣然會盟亦宜然乃文十四年盟新城以趙盾列敘于諸侯之下而不嫌于疑君僖二十五年盟洮則有莒慶二十六年盟向則有衛寗速成十五年盟戚則有齊國佐定四年召陵侵楚則有齊國夏皆以君會大夫經文列序而無異辭何其不謹于禮耶然則此書晉師不書趙盾其義安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師與大夫等耳好會以好會之人爲王征伐則同行之師亦重蓋繫之大夫則必書大夫蓋繫之師則師可書大夫不必書也杜氏以爲兵會非好會者是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羊作柳異文箋侖書大傳秋祀柳穀華山鄭注柳聚也齊人語而廣雅釋詁崇亦訓聚是必齊人語讀崇爲聚故其訓同也崇之侵據左傳是晉欲求成于秦趙穿之謀而伐崇以致秦救故杜注云崇秦之與國也公羊乃以爲柳者天子之邑不係乎周者不與伐天子也劉氏敞非之謂信如公羊言晉罪大矣春秋曾無貶文乎故諸儒皆從左氏謂穿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衆晉之當國者不甚而正之而反曲從其請則其失亦可見矣何也秦自敗殽以來深結于楚秦晉相惡者數年中間秦穆作誓

不復東征二國之兵稍息已而復生釁於令狐故楚得乘間以遷陸中夏今苦果欲求成則遣一介之使流先君之好秦晉之交必不難合秦晉之交合則秦楚之交必疏晉無西顧之憂楚斷同仇之皆斯亦制楚一大機也不此之圖而徇奸謀以伐其與國卒之成不可得取怨愈深而秦楚之交愈固晉計之失未有甚于此者矣案論甚精惟貴當國者之不裁正則未思此時之當國者非他人固趙盾也盾方欲卑穿以兵而張之其肯裁而正之乎然則經書穿書侵正以著晉靈見弒之由不但明楚之得力于秦而晉伯所以不振已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杜注云在陳留襄邑縣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在甯陵縣西南七十里大棘之戰諸家各執一見有謂惡歸生與楚比周者孫氏復也有責華元見獲不能效死者高氏閌也有以爲傷華元之不敵而責晉之不救者趙氏鵬飛也金氏賢則以爲宋鄭勤民報怨侵伐不已故皆書帥師以著其勞民之罪胡氏安國則又以爲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且以示人主不可輕役大衆而當重將帥之選也數說不同而皆爲義之所有若穀梁以先書師敗績後書獲爲華元之得衆則非也春秋不書敗其師而書獲其君與將者二戰韓與棐獲鄭公子燮是也先書敗其師後書獲其君與將者五莊元年剌敗蔡師以蔡侯歸僖元年晉敗莒師獲莒拏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沈子滅獲陳夏齧哀十一年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及是役是也蔡燮固未聞其失民獻舞國書夏齧亦未聞其有得衆之實公羊說殊鹵造宜諸家皆勿之從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夷皋之弒據左傳實趙穿因盡狐歸獄于盾而孔子從之說者以爲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不知春秋之意初非徒責備賢者而使無辜而蒙首惡之名也謂夫弒君者穿也而穿之所以弒君實由于盾自不應舍盾而罪穿也試以傳之所載質之穿爲盾之從兄弟也前此河曲之戰穿爲罪魁而盾但放胥甲父于衛今此桃林之攻穿實戎首而盾轉使逆黑臀于周姜氏實云惟其羆之●以比之也倘曰變起倉猝絕不與謀彼周狗之呼何預伏一獮明公徒之禦何先著一靈輒且安知鉏麑觸槐不卽盾殺之而特文致其辭乎公羊責其不討賊左氏惜其不越竟夫郎越竟亦不與郎之舍爵而行耳卽討賊亦齊人之殺彭生寨責耳其不能未減夫弒如故也而況不越竟未必非待穿之推刃不討賊未必非懼穿之有辭安定胡氏以爲貴鄉公之事比之謂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陳泰議刑直欲指昭爲首惡則盾之爲首惡也明矣斯則聖人所爲從晉太史而書趙盾弒君之微旨也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三年匡王元年　牛死不郊左傳以爲非禮以郊祀在三月必先祀一時豫卜牛而滌養之故正月卜牛雖所卜者旣傷其口再卜者又死何難三卜而遽廢不祀故曰非禮也公年則謂卜祗二牛一是帝牛在滌宮三月一是稷牛卽祀后稷之牛唯具是視故帝牛不吉則板稷牛而卜之若又不吉則已竝不三卜胡傳則謂匡王未葬公當在衰服中而遽行郊祀故備書以見其失三說不同西河毛氏據春秋郊牛因死傷而廢祀者二易祀者二皆再卜而止謂公羊說較爲可信又據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之文以胡說爲不然謂越紼者言天子在殯輴車設紼遇有郊祀則越而行之謂之越紼故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惟五祀不行其餘于五祀者無不可行若旣殯卽五祀亦行矣況郊祀乎是以杜氏云不以王事廢天事正以郊者天事天事則何可廢也案此辨固亦有理但詳玩經意曰乃不郊猶三望乃者繼事之辭亦難辭明魯之不郊非悔其失禮也特以郊牛死傷不得已而不郊耳于天所以示謹之意蓋未之有覺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允姓先世居瓜州傳所稱居允姓之姦于瓜州是也春秋大事表云自晉獻娶允姓子生夷吾夷吾歸自秦而誘以來處之陸渾始號陸渾之戎襄公時與晉敗秦師于殽嗣是而後無役不從亦數與盟會以其在晉陰別名陰戎又曰姜戎又曰九州戎據此則戎于楚本風馬牛不相及者今乃無故而伐之意陸渾居伊洛之閒而種落皆役屬于晉晉所恃爲羽翼者也楚子之伐陸渾始翦晉之羽翼以警晉耳及晉不能救遂觀兵于周而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已而復移師侵鄭可是楚于是時駸駸乎有囊括并吞之心不止于爭伯已矣向非王孫滿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之言有以懾其奸而折其氣安在其卽搖甲而過乎春秋書伐陸渾之戎爲周危幷爲晉罪也陸渾公羊作賁渾潛研堂文集謂賁當爲傳寫之譌本當作畓卽古文睦字从先先讀爲六故睦有陸音案釋文賁彛音六集韻亦力竹切是賁本有陸音非必緣畓字轉寫而譌如錢氏說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平莒及郯據杜注是莒郯二國相怨而公與齊侯爲之平其怨莒其稱及者何內爲志也稱不肯者何心弗先從莫之能強也周禮調人諧合萬民之難合

方氏除邪國之怨惡則平者因君子事也以齊魯大國行君子之事於小邦宜其降心相從不待文語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何也高氏閌曰郯魯婚姻之國公欲爲郯平莒而挾齊以爲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也莒所以不肯也乃公羊以不肯爲辭取向夫聖人設教豈欲爲魯殺妄向而忘加莒事乎穀梁又以伐莒爲義兵夫非王命恥于不肯而取人之邑尙得稱爲義乎故王氏元杰謂魯欲挾强齊以平郯假力以爲利故春秋書及以見公之所欲書取以著貪利之罪一說莒與郯相距甚遠不應有怨殆杜氏以意釋之據傳稱莒僕弒紀公以寶器來奔而公却之未平也至是魯與齊好欲共平之行及郯國而莒來辭故公怒而伐之此以平莒爲句及郯又爲句而亦他無左驗且如其言經當曰至郯與遂齊師至鄟同例矣今曰及是因莒而及之杜氏注殆未可破除也

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五年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反馬也蓋禮大夫以上嫁女皆留其送馬示不敢自安逮廟見成婦乃取其馬還之謂之反馬故孔氏穎達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然則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正合子婦人三月祭行反馬之禮而春秋書之何也胡氏安國以爲反馬當遣使不當親來高固親來非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省今見逆踰時未及歲也而叔姬遂來亦非禮也家氏鉉翁亦謂反馬不躬至歸寧無竝行高固列國之卿挾婦偕來以邀魯宜館甥之禮魯之宗廟重爲之辱矣由二家說觀之春秋非譏其反馬也譏其託反馬之名而夫婦竝來以是爲行禮之中失禮甚矣故書及書來以示戒若何氏休以禮無反馬謂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于家春秋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譏乘行匹至也則鄭康成箴膏肓已駁之不足據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晉衛侵陳左傳云陳卽楚故也蓋上年楚伐鄭陳與楚平故曰卽楚然是時荀林父已伐陳矣而經不書胡氏安國謂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卽陳及楚平可知以趙盾孫免稱侵卽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夫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連兵伐鄭今而卽楚無乃十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務脩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趙盾再見公羊以爲非弑劉氏敞駁之謂弑君復見者不止一盾以盾復見爲非弑君則宋萬復見亦非弑君乎朱氏陸釋亦云盾負大逆而預國事再見于經者以見晉之無臣子耳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公羊敘趙盾之事與左氏畧同其貸盾以不討賊亦與左相近惟以趙盾復見爲非弑君則于義未安宜劉敞引弑君之復見以駁之也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良夫來盟左氏以爲始通且謀會晉先儒因有謂交相求以尊盟主所以外楚而爲自安之計者有謂非若齊晉大夫脅而求盟是以無譏者惟汪氏克寬謂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但書來而與公敵禮可知外大夫之抗尊魯君之失列不待貶而自見亦可以備一說蓋將以援立之賜事齊而外晉晉將有討時衛與晉睦又與魯救患解紛方迭相爲援所以使人來告欲魯之與于會也然來聘足矣安用盟爲趙氏鵬飛曰晉之責衛也篤而魯之庇齊也深使魯陽許衛而陰外晉則衛必得罪于晉故盟之以固其會晉之心也審是是盟雖不可以脅魯罪良夫而欲借小信以免脅魯之計自安者亦末矣來盟不日穀梁以爲前定胡傳因之以公子友如齊盟先儒謂奉命而往之時盟期未定故不日言例之則良夫之來亦未必卽有盟期前定云云殆非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杜注地闕地理考實云今山西澤州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有黑壤字文泰改爲烏嶺寰宇記云卽春秋晉黑壤也黑壤之會據左傳晉人以公不朝又不使聘止公以賂免爲故不書盟爲內諱也胡氏安國黃氏仲炎皆主此義汪氏克寬則兼譏晉侯以爲不能如晉厲公之執曹成而歸諸京師爲失疑正之刑蓋以晉成之立公不朝聘而每歲適齊執止之辱固所自取然忽盟主而不亟其罪小得罪于君父兄其罪大晉人畧大罪而問小過而又逞其私欲惟利是求欲免春秋之責難矣趙氏鵬飛戴氏溪則以此爲左氏之妄謂陽穀之會齊不肯盟季孫行父經書齊侯弗及盟平邱之會公不得同歃經書公不與盟誠如左氏所言則春秋當以公不與盟書矣豈得闕而不錄此不信傳而信經以經文列國皆書僭觀之似無貶之之意但春秋事據左氏故取胡黃諸家說而木訥啖隱之說附見焉

壬午猶繹八年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爾雅繹又祭也周曰繹殷曰肜夏曰復胙楊氏士勛曰謂之復胙者復昨日之禮也謂之肜者不絕之意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禮也何休公羊注繹祭昨日事但不降地灌神爾賓尸者猶云享尸也古者祭必有尸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據少牢饋食禮自天子以至大夫皆賓尸但卿大夫以當日天子諸侯則以明日蓋卿大夫以下禮少故可當日行之天子諸侯禮大故必異日乃可行也壬午仲遂卒之明日也胡傳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閒則不繹不告者盡虔敬之誠于宗廟不繹者全終始之恩于臣子也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過大臣之禮矣案石氏介云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祀繹則祭爲重而繹爲輕以擇視卿佐之喪則繹爲輕而卿佐之喪爲重以此觀之仲遂雖有罪然宣公旣以大臣任之則宜待以大臣之禮卒而猶繹故聖人書以譏之猶者可以已而不已之辭也

萬入去籥 萬杜氏預以爲舞名無于舞籥舞之別公羊以萬爲干舞籥爲籥舞則文武分爲孔穎達詩疏從鄭箋亦以萬爲干舞而此條則依違其閒未有定解呂氏祖謙則主左注謂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籥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胡氏安國則主公羊云萬舞也以其無聲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故去而不作二說互相祖述學者莫適所從以左傳徵之如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夫曰將萬而問羽數則萬兼文武可知況仲子桓公母也婦人廟中亦無數用武舞之理再徵之詩上云公庭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若如公羊及鄭箋以萬爲干舞則上下文義爲不貫矣然則萬入去籥者以武舞用于戚文舞用羽籥文近吉而武近凶故于二舞旣入之時去其文舞以示凶喪之意當以杜注及呂氏爲長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以庚寅而經書己丑者以出葬之日言也敬嬴夫人諡姓也公穀作頃熊孔疏以爲一人兩號異文箋云唐韻熊古音羽陵切頃音近敬熊音近嬴聲之訛非一人有兩號也案嬴秦姓熊楚姓以敬嬴爲頃熊是以秦女爲楚女矣且諡法甄心動懼曰頃微諸載籍無以頃爲婦人諡者此直公穀之誤不必曲爲之說也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左氏以爲禮穀梁則以爲譏喪不以制蓋范注引徐邈云士喪禮有潦車載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孫氏復胡氏安國皆主之西河毛氏謂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帷帟先道野役而淳喪紀則具其蒲蓋之事是天子諸侯喪制其豫備必有甚于士師官者特輴紼碑芝儀注旣緊厥係蒸壓工力復頤非帷蓋箓篋所能行事故唐楊氏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觸雨而行萬一偶失不戒豈簑笠苫蓋能敝其罪戾乎據此則左氏之論乃正論也或曰宣之篡立仲遂與敬嬴爲之因王室不競列國無伯遂則公然邀賂氏之典嬴則居然正夫人之稱幾疑天道爲不可問矣乃六月辛巳仲以使齊死于道越八日敬嬴甍而其葬也又以雨失其所卜之吉禍淫之罰垂戒昭然春秋備書之欲使千百世後知報施之不爽耳此說亦近情事但定公之甍亦雨不克葬且敬嬴之惡不重于文姜乃文姜之葬也不雨可見雨者偶然之變未可據爲天之所以示譴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九年 仲孫蔑公孫敖之孫孟獻子也傳稱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徵聘之說有無不可知然以全經考之凡魯大夫如京師未有無其事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答宰周公之聘也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拜召伯之錫命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奔襄王之喪也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答毛伯之求金也昭十三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也不書事而如京師者惟仲孫蔑與叔孫豹耳而趙氏鵬飛謂蔑之如京師爲魯畏齊豹之如京師爲魯畏齊夫以二百四十二年大夫之如京師者僅七亦已疏矣乃如必以事無事而聘者又出于私安則視周爲弱而不恤急則者周爲援以自附魯之罪尙可恕乎春秋于春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夏書仲孫蔑如京師使人比事觀之而魯之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之罪自見矣

秋取根牟 取根牟舊說有三杜注根牟東夷國名而魯取之蓋以春秋之例內滅國乃言取如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皆魯之所取者也公羊則以根牟爲邾邑謂母喪未期而取邑故諱不繫邾婁夫母喪取邑爲公諱可也曷爲併爲邾婁諱乎理不可通劉氏敞陳氏傅良諸家所以皆主杜注此一說也崔氏以根牟爲萊邑而取爲齊取之趙氏鵬飛以職方考之東萊有牟平又有東牟謂根牟卽東牟萊邑也萊適于齊伐之而取其邑至襄六年齊卒滅萊萊之弱而亡自取根牟始此又一說也高氏集注亦以根牟萊屬而取爲魯取謂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此齊侯再伐萊公雖不與伐而乘危取之或曰齊忿魯之勤已伐萊割根牟以與魯此又一說也三說不同未詳孰是以經證之牟人葛人來朝公孫茲如牟皆但曰牟不曰根牟則根牟似非國名而此年取根牟繫于齊侯伐萊之後故崔趙二氏以爲萊也然謂是齊取于外不言取之例亦不符觀昭八年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云云則根牟遂爲魯有究當以魯取之爲近是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諫君稱國以殺陸氏淳孫氏復木訥穀梁說以爲無罪得其實矣後儒因左氏引孔子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云云遂以稱名爲貶黃氏仲炎辨之曰昔者紂爲無道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以比干爲仁則必不以洩冶爲非矣羅氏泌亦謂左氏所引必非孔子之言此皆特出之見況親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大夫死而名之安在其爲貶乎或又曰仕于昏亂之朝異姓者如宋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而不食其祿如魯叔肸可也況又不然朱子釋危邦不入謂君子見危授命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理洩冶爲陳臣食陳祿國亂無政君臣宣淫此正君子致命遂志之日以死

生爭之而不悔者而乃欲其潔身去亂將使鄙夫藉曰非誠默以取容卽見危而避害陷犯顏敢諫之氣長頑鈍無恥之風安可以垂訓于後世哉然則經稱洩冶明冶之無罪且以見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戒後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十年　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羊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于我也夫齊已取之卽已絕于魯矣而言未絕何其迂也穀梁又以不言來爲公如齊受之恐亦臆說不足爲據劉氏敞曰其言我者有齊濟有魯濟歸我魯濟也此說得之考春秋齊人歸地者三鄆讙龜陰之田孔子以禮化强暴齊景心服而歸之書曰來歸來歸者美辭也讙及闡以哀公悔過還善歸邾子益于邾故齊悼歸其二邑書曰歸歸者美辭也今宣公踰禮以悅齊惠賓于媚巳而歸其田于魯一出于相與之私不惟異于聖人之行王道卽比哀公之悔過亦不可同日語矣故金氏賢謂曰歸非善齊也蓋益以著其取之之罪也曰我非予魯也蓋益以著其賂之之非也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出奔左傳云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告以族故不名杜注齊告以族不以名魯史仍之夫子亦因而不改公羊則以爲譏世卿孫氏復謂東遷以後天子諸侯之大夫皆世𨽻三年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故此書崔氏爲譏諸侯大夫也穀梁則以稱氏爲擧族而出之辭范注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旣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家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擧族盡去云爾胡氏安國則又用許翰說以爲著其宗强數義不同何休背擄公羊以難左氏鄭康成駁許叔重異義復引詩書以難公羊聚訟紛紜各執一見以事覈之不特公羊與左傳可通卽穀梁胡傳亦無不可與左公通何也非世卿何以其族强非其族强國高何爲畏其偪非國高畏其偪又何爲擧族而出之且崔丁公之後也傳二十八年傳稱崔天會戰城濮則崔之世與大夫尤有明徵蘇氏乃以其祖父名不見經爲非世卿之證未免失考惟左氏謂崔氏爲崔杼范寗以下多從之案杼之弑君在襄二十五年去此五十一年以七十言之則今日之奔猶爲未冠豈遽能專齊趙氏鵬飛疑其附會誠有失之附會者歟近春秋隨筆引豐氏說謂氏字與天篆文相似崔氏卽崔天傳寫誤耳說較可信當存以備考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徵舒弑君杜氏預謂稱大夫者罪不及民高氏閌謂徵舒之罪國人弗愁趙氏鵬飛則謂徵舒彰毋惡故書之以懲子道胡氏安國又以爲靈公不納洩冶之諫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故特書徵舒名氏以見忠言之驗此皆因傳稱靈公與孔儀二臣淫于夏氏且交相戲謔徵舒患之乃射殺靈公遂于徵舒多恕辭夫以千乘之尊躬禽獸之行至于閭巷小民之所不爲其見弑也不可謂非自取然春秋之作爲正名分扶綱常者也故君之于其臣父之于其子惟無罪而殺之或不能無貶焉而陳殺其大夫洩冶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其君父猶不名若臣弑君子弑父則不問君父之有罪無罪無不一以亂賊之名歸之誠以天下雖有不義之君父斷無可不義其君父而動于惡之臣子所以齊光蔡固或淫其臣妻或亂其子婦身負大惡與平國同而經不聞以惡之大而末減夫弑逆者謂夫不如是不足以正名分而扶綱常也諸家之說皆一隅之見非聖人誅亂臣賊子之意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公羊以爲王之母弟而左傳稱劉康公毛氏謂是王之季子而食采于劉者然春秋有劉卷劉夏夏說者謂卽康公子是劉爲周之世卿謂王季子卽劉康公未詳所據季子來聘報前年仲孫蔑之聘也胡氏安國曰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但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土喪而奔齊侯之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擧法勿聘焉可也而反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汪氏克寬亦謂宣公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枚本塞源其罪難誅乃定王始則徵聘于魯中則厚賄于仲孫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爲人父而不責子之傲很轉三揖于定省之常儀而總色于緩勸之微恩也案周自遷王以來國勢日弱賴桓文繼伯假尊王之義以懾服諸侯因稍得自安楚莊之興至于觀兵問鼎其目無周也實甚于是時晉齊與晉皆不足恃所恃者魯爲宗國緩急或猶可望其扶持故魯之于周雖疏而王之于魯不能以不密者蓋有所不得已也然卒以無效來聘之書所由止于是年也乎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杜注魯國鄒縣北有繹山今作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蓋縣治徙山北故與杜注異也伐邾之役高氏閌謂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篡立而邾子來朝自是絕跡魯庭者又十年故歸父伐之胡氏安國以書取繹爲非其用貴卿爲將擧大衆出征伐不施于亂臣賊子而侵陵弱小此因陳夏徵舒弑君故以討賊望魯也不思春秋之法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宣公身負大惡惴惴焉懼諸侯之動干戈以問子赤之故奚暇取人之弑君者而正其罪哉其所爲稱兵于邾者因晉伯之不振而恃有强齊以爲之援耳汪氏克寬以碩鼠欺人之不見竊食于盆盎之間肖之可謂曲盡其情狀矣繹公羊作蘱異文箋以繹字廣韻在二十二昔昔爲陌部入聲字蘱字在十八隊隊爲支脂等部去聲字古音不同部謂

公羊作蘱方音之轉也案張氏洽云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山之地爲魯邾二國境據此則繹者邾之國都取繹是滅邾矣而三傳皆不言滅十八年邾人復見于經故孔疏謂別有繹邑然繹因嶧山得名邾國小邑少不應更有同名之邑疑公羊作蘱者爲是但蘱之爲地亦未詳其所在異文箋謂爲方音之轉殆臆度之辭未足徵信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武子之來左氏以爲報聘考魯自宣公卽位以來書公如齊者五書卿大夫如齊者七而齊絕無一使之報命今國佐之來豈特爲行父之賀嗣君哉或齊頃之立國中未靖而高國既逐崔氏恐其怨于諸侯不得不異其禮耳則季氏本以爲固魯交之說似足以補諸家之所未備至齊惠之葬甫踰月而經書齊侯書使與免喪者無異辭杜注以旣葬成君釋之其說非是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諸侯在喪而有會盟征伐之事以從禮行者稱子以吉禮行者書爵居喪而聘鄰國考之于禮雖無厲禁然將命之際必準大臣居攝之辭如王聘及求金不稱王使是也今書齊侯使是惡其卽吉之速矣

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十一年　辰陵陳地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辰陵亭卽其處穀梁作夷陵辰陵之盟左傳云陳鄭服也案夷夏之防聖人所最謹者今陳鄭二國背晉卽楚而春秋書之無貶辭且爵楚子于陳侯鄭伯之上者先儒謂誅亂臣討賊子其義爲尤急也蓋少西氏之逆也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赦者也乃晉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又方會于攢函環諸夏之大會無一謀及之者而楚能誅之雖其後之入陳未免以義始者以利終而聖人固不逆探其惡而貶之此辰陵之盟諸說皆以爲聖人之予楚也然予在夷狄則責在中國可知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入陳之役胡氏安國諸家皆以爲與楚子之能討賊惟黃氏震據左傳所載楚子以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比入陳轘徵舒于栗門遂縣陳云云謂楚子此擧特爲孔儀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蓋徵舒弑陳靈者也公孫寧儀行父導陳靈淫昏致陳靈之弑者也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公孫寧儀行父之罪尤重今殺徵舒而納公孫寧儀行父討賊者顧如是乎張氏洽有言必孔寧儀行父奔楚訴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諸家予以討賊何過也案此論極得當日情實然少西氏之惡夫固人人所當誅者也中國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雖其所以討之之心不可問然克正其弑逆之名則天理民彝亦有賴之以不泯者故經于殺徵舒書楚人亦以討賊者衆人之公心也惟入陳而遂縣陳則一人之私意故變其文曰楚子輕重之間權衡有錙銖不爽者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十二年　邲鄭地今屬河南鄭州邲之戰公羊以稱大夫敵君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說經家因以傳言救鄭而經不以救鄭書爲聖人之予楚以伯案胡傳云陳人弑君晉不能討而楚討之楚人圍鄭亦旣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是晉曲楚直謂爲釋楚不貶似亦近情然春秋之例內中國而外夷狄豈有因晉師一敗而僭王之楚遂予以伯之理其不書救者蓋以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故不以救書之也書荀林父帥師汪氏克寬謂林父身爲元帥旣不能禁制副屬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能躬率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于中軍倡爲棄甲曳兵之敗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而誰責乎由此觀之戰而書及主之者也猶曰晉荀林父爲志乎此戰也云爾責林父非與楚子也且楚君大夫與列國戰如楚成于泓得臣于城濮靈瓦于柏擧無不稱人而此獨書林父以敵楚子正內晉外楚之義豈與楚爲禮乎抑聖人之意以楚子憑陵中國以來其抗而與之爭者唯一晉耳自邲之敗而楚之橫行遂不可以復制故書晉師敗績爲晉皆重爲天下惜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春秋書救未有不善者惟陳衛人杜氏仲炎以下多以伐者爲義救者爲非義何也以清邱之盟諸國謀外楚也而宋人衛人皆在焉今宋興兵以伐附楚之陳衛正宜戮力同心以踐討貳之誓乃口血未乾而叛晉救陳以求媚于楚夫焉得爲義乎惟毛氏春秋傳謂衛之救陳在清邱爲背盟而在垂隴則爲守信蓋文元年晉伐衛時衛成公與陳共公約不受晉責故垂隴之盟陳衛相恤至今不忘非清邱一盟所能間也觀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來討我則死之則是晉之惡衛之弱達之致死不避有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以事核之此說似亦近情然使衛果不忘舊盟則淸邱之會當勿與盟旣已盟矣則此日之盟豈容遽背況盟于清邱者非他人卽孔達也達旣不能守先君之約于前顧欲申先君之約于後直一反覆之小人而已矣經于宋書師而于衛書人聖人之意固不以救陳爲義當如諸家說也

夏楚子伐宋　十三年　楚子伐宋左傳謂其救蕭孫氏復謂其伐陳胡傳主孫說張氏洽因以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宋不知屈伸消長之理而欲以區區之力爲侯國由此致伐責之趙氏鵬飛則以陳叛晉卽楚宋代晉伐之而犯楚怒罪晉侯之不能救此二義尙屬近情至或以伐蕭楚子謂聖人以有辭于伐許之殊非

經意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宋伐陳以召楚兵故胡傳譏其非策然必罰楚人爵爲有辭于伐則罪矣去年滅蕭明年圍宋兇暴已甚而俱嵩楚子亦得罰之有辭乎蓋是時盟會征伐諸侯皆不自行而政在大夫是以不競于楚聖人嚴責楚子見其執盟行會也與辰陵之盟不同

晉侯伐鄭 十四年 左傳爲邲故也高氏閱曰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晉侯討之正也王氏元杰亦謂晉敗雖無可附之德鄭亦當念之不忘追其舊師翻然即楚是何謀之淺也此皆以鄭爲當伐也或曰晉救鄭不力鄭不得已而從楚晉不能楚之抗而惟鄭之爭經故目晉侯以貶之如其言是以鄭爲不當伐也夫以伐鄭爲貶將任鄭叛而從楚強耶將鄭叛楚強反爲春秋之所予耶不思楚數年以來入陳得陳鬭鄭得鄭其得志于諸侯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晉猶能一出而躬擐甲胄天下之幸也聖人以其與復之志有足多焉故稱爵以示嘉予之意觀胡傳所謂報怨之兵義者而幾自見之說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非之益可知貶晉者之謬矣

秋 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去年伐宋今年圍宋必欲得于宋何也陳鄭宋國皆在河南天下要樞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于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陳鄭既皆歸楚若復得宋則可以逞志于天下矣此所以圍三時而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也先儒乃往往因左傳載宋殺申舟遂謂曲在宋而不知適爲楚莊所欺蓋楚之遣使過宋也宜假道者也宜假而不假所以激宋之怒而藉以殺吾使耳夫爲殺吾使而兵之于外爲有名而於內又可以作其士氣諸莫甚焉宋惟不能早爲之所故不免于風邪之禍然宋可過告也故王氏樵不以宋之挑禍強鄰而責晉之不能救宋殆有以其不得已矣

冬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穀之會王氏樵汪氏克寬以爲者大夫之專政趙氏鵬飛嚴氏啓隆皆以爲謀所以事楚蓋晉之西南與宋爲外楚人圍宋則魯有剝牀以膚之廣是時行父當國欲使歸父于楚而又慮挑禍于齊因先令其會齊侯以試之張氏洽家所言得其事矣然春秋大夫會諸侯始于單伯會宋衞陳鄭之君于鄄而後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至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而大夫自爲會矣大夫與諸侯始于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而後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至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猶未專政也迨公孫歸父會齊侯會楚子嗣是而後政皆自大夫出矣王氏汪氏以爲著大夫之專政亦大易履霜堅冰之戒也二說相兼于義始備故並存之

夏 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十五年 宋及楚平春秋貶而書人諸家之說不一戴氏仲舒以爲專政胡氏安國以爲紊倫而陳氏傅良則以爲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呂氏大圭又以爲見列國之無伯見荆楚之縱橫見諸侯之不能救以經例論則戴氏胡氏之說爲長以事勢觀似陳氏呂氏所云亦未可廢何也宋雖小國天下之門戶也楚得宋則齊晉可窺此其所以伐之不服又從而圍之也然頓兵三時財耗民罷使有能帥諸侯以救之者宋攻其內諸侯擊其外一舉而荊可帖伯可定矣乃晉方懲于鞭長不及馬腹之言晉與齊又求好于楚之不暇俾宋不得已而平楚以紓民患是聖人于宋恐亦無苛責也特以平不應在下不得不人之以存天地之大防爾至或謂人宋者罪鮑之以謟免討人楚者罪楚之不能討鮑之弒逆而貴鮑之意尤重故不曰楚及而曰宋及此則深文夫使鮑果楚討則當楚師入境遣一介之使行成可也奚俟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而後使華元以情告乎責及者非所欲之常例亦非必罪鮑爲獨重也

初 稅畝 稅畝之說公穀二傳皆以爲賤古而稅仍什取其一但殿古之助法爾杜氏預以爲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什之一則爲十而取二矣胡傳主公穀朱子論語注則從杜氏二說未詳孰的大率杜氏近之以公田者天下之中正不可寡亦不可多者也人君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簒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悉水旱蝗螽之變又不能節用而貽饑饉空乏之憂及其一旦乃棄先王之制而增賦且之法即傳稅徹爲稅巳覺非宜若夫什而取二則比舊加倍民將何以堪乎春秋譏而書之見變古自公始而嗣是成作邱甲哀用田賦皆貽謀不臧有以啓之厲也

夏 成周宣榭火 十六年 成周周東都在洛陽火左傳云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公羊作謝宣謝謂宣宮之謝樂器藏焉何休注宣宮宣王廟也有中興之功至此不毀何以不毀穀梁謝字同左傳而云以樂器之所藏曰之則亦用公羊說夫宣王之廟宜毀久矣即以中興不毀何以不在京師而在成周或據考古圖王格于宣榭其文作印古射字謂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之所以偁宣榭此說胡傳廢從榭之義然榭雖所記謝雖與榭規模迥然不同混而一之亦覺非是或又謂樂以節宣陰陽故名宣榭說文山部宣天子宣室也从宀且聲徐鍇注風回轉所以宣陰陽也此以宣爲非宣王之室退宣不易字始見漢書賈誼傳周時未必即有此名惟杜氏預釋榭爲講武屋而孔氏穎達引楚語議之當爲不易之論蓋宣王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正在東都吉日車攻詩極言其盛今成周既爲東都則宣字之義彼勝未及而其爲宣王之榭無疑矣宣榭火何以書李氏燾曰王蘗日衰不其如宣王之盛而不可得而王之遂又厭糜爲蓋痛之也若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之應則未免附會

公 會晉侯衞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十七年 斷道杜注云晉地今山西潞州東斷梁城是也斷道之盟左傳以爲謀齊穀梁以爲外楚程子及胡傳主左氏趙氏鵬飛家氏鉉翁則主穀梁且謂楚昭大張晉爲甚聖人幸晉景能收其餘以爲宗主故舉其爵以予之二說相異而實相足何也宋楚既平南風方競晉衞適當其衝幸而衞復反爲中國使不有是盟恐曹衞皆而即楚則天下事益不可爲故晉帥諸侯盟之于斷道以固曹衞睿鄰之心則同外楚者其本謀也然郤克徵會而齊侯不至俾使四大夫如會晉人怒而執之則伐齊之謀亦必即此而定故李氏廉兼取二說

冬 十有一月壬辰公弟叔肸卒 叔肸左傳云宣公母弟也其稱字何穀梁云賢之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肸之在晉終身不食宣公之祿楊氏士勛謂論情則可以明親親言義則可以勵不軌是以取貴于春秋也或以叔爲氏謂叔肸能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胡傳非之以爲肸有寵而賜氏則是貴戚之卿豈有不見于經者況宣公之時頌于聘問會朝之禮遂歸父交于鄰國而肸獨不與焉非生而賜氏明矣此說未當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季友叔肸皆內兄弟之賢者也友有定亂之勳肸有通恩之美春秋于其卒也書名書字以褒之友稱公子而肸稱弟者友卒于僖公之時不得以弟稱也胡傳于仲遂季友皆以爲生而賜氏於叔肸則極之辨其非考叔肸卒後未三年而其子嬰齊帥師厥後世爲大夫蓋肸不受祿而宣公加恩于其子孫則賜氏之說亦未可斷以爲必無也

晉 侯衞世子臧伐齊 十八年 是役也薛氏季宣趙氏孟何家氏鉉翁皆以爲晉欲復興霸業蓋晉自文公既卒齊不復從晉晉是以不競于楚而齊自鞍惡以來恃強妄行侵暴小國其罪又不減于楚晉景公欲振伯業故興師伐之是非爲婦人笑客而報怨也 胡氏安國獨謂郤克以上卿執國命取必于君以行其私春秋書之以見伐者之罪說與諸家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考左傳所載郤獻子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則陽穀之役豈肯親帥大衆而爲郤克報怨者若四國戰鞌則郤克之逞志于齊也觀此是薛氏諸家之解乃正解矣

秋 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十八年 戕公羊云殘賊而殺之也何休注謂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于鄫者刺鄫無守備也胡傳亦謂重門擊柝豫備不虞侍衞守禦之嚴矣至于坐使其君爲邾人戕賊而莫之禦乎且邾人嘗執鄫子而用之此不其義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故書曰于鄫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案鄫之于邾不聞致讐之由而邾人戕之不過恃其威力足以制鄫故爲是滅人理而背天常之事爾夫以蕞爾小邦世受邾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救聖人與爲故用鄫子戕鄫子皆爵而不名見鄫子之無罪而被賊虐耳說經家願不罪邾之無道而專以無備責鄫之臣子則于邾爲失出而于鄫爲失入春秋用法恐不如是其不平也邾稱人貶邾也或以爲微者汪氏克寬曰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鄫子于某也今曰邾人則爲邾子也明矣此說得之

歸 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書還三傳皆以爲善辭胡傳因之而說經家亦多稱穀梁揚穀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之言爲得經意蓋仁人孝子于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之于夷年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棄也今季文子不以君親爲感追讐既往首遂其腹心用事之臣而晉侯聽之謂三年無改之道何況歸父既舉使命蔵哀而奔是造次顛沛而不失其禮者異乎他大夫之奔明矣高氏閌乃謂當致命于殯而汪氏克寬遂引臧尹克黃以律之胡不達權之甚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克黃使還之時君猶在也君在則殺之者君也安可逃乎歸父則君已薨矣君薨則殺之者用事之臣也何必輕身以死乎左氏及胡傳皆以爲善之殆爲定論

成公紀 名黑肱宣公子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在位十八年

三 月作邱甲 元年辛未 邱甲之說三傳不同左注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一甸所賦而使邱出之是加四倍之數恐魯雖求多于民當不如是之甚公羊云作邱甲譏始邱使也何休解詁甲鎧也譏始使民邱作鎧也穀梁亦云邱爲甲謂使民作甲也然春秋不曰邱作甲而曰作邱甲則二傳亦未得經意惟胡氏當謂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是四邱共出三甲今作邱甲即一邱出一甲其于賦增三分之一也意與胡氏安國同換之諸說最爲適中而李氏廉直謂司馬法所云甸出一乘實止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春秋大事表深是之引左傳鄭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

衛懿公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請使鶴及子產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子焉以伐隨諸條爲古車馬甲仗兵器皆出自上之證又據周禮校人職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牛人職云軍旅共其兵車之牛以駁鄉師遂師所稱六畜車輦旗鼓兵器師而至之文爲莽歆所附會果若此言則是邱本不出甲而今始令民出之春秋譏之見其擅變王制重用農民非爲非爲國之道也

夏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魯大夫臧孫辰之子也赤棘晉地今不詳所在赤棘之盟以臧許及晉侯胡傳以爲魯所欲胡氏詮以爲魯大夫之從家氏鉉翁以爲翼人臣之外交以事考之三說皆是蓋宣之末年急于事齊公孫歸父如晉叛齊也未反而宣公卽世歸父奔齊晉必疑魯有二心于齊而魯亦疑晉之不已信也故爲此盟以會之是魯之果于絕齊而急于求晉也然中葉以後諸侯大夫多自結于伯國不特外交其君又賄其大夫故君常見踐于大國而臣反挾伯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之所由日甚也春秋謹而書之亦以見人主之不謹其學而自失所以御之之策也

秋　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戎之別種水經注大陽縣有茅亭故茅戎邑也括地志茅戎在河北縣西二十里據此則當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境茅公穀及史記漢書均作貿戎之近而歧也敗不言戰穀梁云莫之敢敵也杜氏預亦謂王者至尊天下莫之敢校故以自敗爲文不書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也案茅戎之役左氏稱文十七年周大夫甘歜乘戎飲酒敗戎于邥垂而戎懟之是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王使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以爲戎無備可乘問也叔服諫阻不聽遂伐茅戎爲戎所敗故陸氏淳孫氏復諸家或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與戎爲敵此取敗之道故以自敗爲文所以深譏王或曰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致王師爲戎所敗此惡之大者故以自敗爲文所以存周皆主左氏說也惟公羊云孰敗之蓋晉敗之也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此蓋因茅戎在晉地遂疑戎爲晉與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因楚邱在衛地遂以戎爲衛其荒誕正同不思晉敗王罪孰有大于此者經乃不曰晉而曰貿戎是爲晉掩惡其何以示勸懲宜先儒之力闢其謬也

夏　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二年　新築之戰說者以爲衛伐齊或又以爲齊伐衛觀左傳衛師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遂戰于新築之言則主戰者衛也衛伐齊之說似也然新築衛地也戰不於齊而于衛則衛又疑于應兵齊伐衛之說亦于情事爲近今就兩者而折衷之姑抑衛與侵齊之師尙在衛之封內而齊旣伐魯遂乘勝而伐衛兩軍相遇于新築因于此而戰歟書衛師敗績者所以惡良夫之挾私忿愎諫毒民以致喪師而辱國也丙戌杜氏預以長厤推之謂四月無丙戌蓋五月一日也然疇人之術古今疏密不同恐未可以後世所推而疑經之所書爲誤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四國伐齊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諸家皆以爲著忿兵之罪惟汪氏克寬謂此戰不爲無功觀三傳所載季孫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以一笑之微殘民以逞幾獲齊君而怒猶未息齊已服罪且欲盡東其畝質其蕭同謂爲忿兵誠忿兵也但齊自濟泉以來非惟不與晉之會盟且日與楚交好夫中國之能抗楚者西諸侯則晉東諸侯則齊而已齊背晉卽楚楚因之益橫而晉遂以不競今欲復修伯業苟不得齊彼魯衛曹邾皆不免于依違觀望故宣十七年斷道之會謀楚卽以謀齊迨袁婁受盟訖悼公之終齊乃無會不從無役不與而楚亦少斂其鋒是晉伯之墜而復振實鞌之戰爲之以爲有功得不謂之有功乎哉獨魯四卿並書與尋常將稱元帥而略其副者不同則堅冰之戒寓焉胡氏安國之說是也鞌齊地通典云在平陰縣東以左傳考之自始合以至齊敗止一日事而華不注在濟城北去平陰二百三十里何能一齊卽至近志稱鞌卽古之歷下似爲得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春秋之例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知主盟者楚也蔡侯許男亦與會不書左氏曰失位也謂其爲楚之車左車右降同于楚臣也楚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其稱人何貶也曷爲貶穀梁子曰楚爲強盛陵轢諸侯諸侯苟能保國固疆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楚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貢諸侯則魯可知矣穀梁乃謂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地會地盟以公之得其所用其事也劉氏敞駁之曰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乃兩會也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列國次序諸家未有定論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楚秦列諸國之上蓋以強大相先也魯史從赴告之文聖人亦因而書之耳蔡許不書則左氏得之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三年　新宮災三日哭左氏無傳杜注云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也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迫近不致稱謚恭也是皆以爲無貶辭也惟胡傳謂不稱宣公必神主未遷宮雖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實爲非禮與常山劉氏主未遷入不當哭書哭所以譏之之說同家氏鉉翁辨之曰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主已入廟而廟災此人情之戚成公三日哭可謂知所哀而哀矣而謂不合于禮失春秋所以書之旨矣毛氏大可亦謂此新宮卽先公之宮也先公居五廟之末名爲禰廟自伯禽來卽已有之並無新造之例吉禘日將四親廟主并已祧之主合食于太祖臨徹先迎高廟一位還諸祧還遷廟中然後新主隨三親廟歸分高曾祖禰而入廟焉是一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還主則一日不易廟安有所謂無主之廟可虛懸一座以稱新宮者觀此則胡劉二說不如三傳之爲得矣但禮之云者謂三日哭爲合禮聖人書災之意要自有微旨存焉亦非幸其得禮而書之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伐許之役高氏閌以爲惡鄭張氏洽以爲貴鄭與兵不度德量力皆合經意而要不若趙氏鵬飛自撤藩籬以開楚寇之說尤深切而著明也蓋以職方考之許近于楚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而從之君子猶憐其弱也鄭以許爲敝而北事晉遂諸侯以抗荊楚楚亦未必遽得鄭也乃亦折而從之而又連年伐許挖許之小而肆其毒以致許遷于葉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不知鄭許唇齒也鄭旣失許楚兵一出卽直履鄭郊楚患益近故襄公之後鄭多入楚晉楚之兵腹背受敵水火交織而鄭特如在鼎之魚耳其患皆起于自撤藩籬不可不察也故聖人于鄭伐許之事始終詳之以誅鄭之無謀而譏內固之勢也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荀庚衛孫良夫之聘左氏公羊皆以爲尋盟蓋荀庚者荀林父之子也元年齊將伐我臧宣叔與晉侯盟于赤棘宣七年衛侯欲爲晉致魯亦嘗使孫良夫來盟故此盟爲尋盟也夫盟爲尋盟則是二臣之來其聘與盟兩受君命非但奉命來聘而擅及魯盟明矣胡傳乃與劉氏敞據衛之說以書及不書公爲見二卿之抗二卿不繫國爲見遂事之專不知奉使而來旣書晉侯衛侯矣則此之及盟承上爲文固可不繫乎晉衛也且以經例之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巳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此時齊求成不得言抗佐以君命如師亦未嘗專而亦書及不書公書國佐不書齊于義何居然則劉胡云云非經旨矣至先晉後衛左氏謂之禮蓋據宣叔所引古制而言其實衛侯爵也晉雖盟主亦侯爵也以晉之下卿而先衛之上卿恐于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之義未協姑抑高抑崇所謂長晉者爲得其實歟

冬城鄆四年　鄆有三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則東鄆莒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公待于鄆此西鄆今此所城也此家氏鉉翁說說春秋家多主之但東鄆爲莒魯所爭疑莒得之則屬莒魯得之則屬魯仍止一地非必莒別有邑名鄆也此城鄆之役左氏無傳杜元凱謂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蓋因公之不禮于晉爲是想當然之說不知鄆去晉殊遠于備晉無關也惟趙氏汸以爲魯旣得汶陽之田故城鄆以自固趙氏鵬飛亦以西鄆近齊謂懼齊復見奪之說爲然觀杜注爲可信然春秋之例常事不書書城鄆殆以惡魯人之不務安靜而輕于用民力也

鄭伯伐許　三年鄭襄公伐許經但書鄭此年悼公伐許經乃書鄭伯董氏仲舒謂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師春秋以爲薄恩何氏休以爲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二說皆當故胡氏安國家氏鉉翁諸家大概同之惟余氏光本孔疏意謂事同罪一或恕之于前或誅之于後參差錯亂聖人決不如此此必據舊史而書之也案春秋之例凡篡弒書爵罪列國之成其爲君也鄭襄以是年三月卒喪未踰年爲悼公者苟知先君所爲之不義正宜保小睦鄰以幹其蠱乃儼然憂戚之中卽吉以從金革是父伐人喪而子又以喪伐人非所謂世濟其惡者乎況許鄭之敵也不思結許以固唇齒之依而相從伐之以撤藩籬之衛此聖人所深惡者故因其自以爵赴從而書之而薄恩之罪自見若以或稱鄭或稱鄭伯第依舊史爲文而褒貶不與焉其亦固而已矣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五年　叔姬之歸孫氏復胡氏安國黃氏仲炎諸家皆以爲見出而歸謂內女見出皆曰來歸而有罪無罪亦自有辨書齊人來歸子叔姬罪在齊也杞叔姬來歸罪在叔姬也然叔姬之事無所考家氏鉉翁謂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與他悖出之義不同必叔姬不自安于杞非杞絕之吳氏澂又推廣不自安之意以爲疑是叔姬無子杞別有妾子爲太子叔姬故願歸魯歟案諸家之說雖無的據第就經之書法觀之叔姬之歸也繫姬于杞其卒也亦以杞叔姬卒書而九年春復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則姬之于杞于義必信有未絕者也以爲有罪恐不免于誣矣

梁山崩　梁山杜注云在馮翊夏陽縣北詩所謂奕奕梁山及水經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是也梁山本屬韓韓爲晉滅故爲晉地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不繫之晉者趙氏鵬飛謂山崩川竭天下之大異天地不爲一國而示異聖人亦豈爲一國而書之說與胡傳及高氏閌同惟穀梁以不日爲有崩道尋味其意似謂山有崩

道崩不當書書之者以有晉侯問伯宗故也然沙鹿之崩無有如晉侯之問與伯宗之對者春秋亦詳而書之穀梁云云宜劉氏敞之見駁也且左傳載降服乘縵徹樂祝幣史辭之說皆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于內若成湯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乃為得禮若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今梁山崩而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者宜自是以後六十年間而弒君者十有四亡國者三十有二也

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杜注云陳留封邱北有桐牢今桐牢亭在開封府封邱縣北三里桐與蟲聲近而訛也蟲牢之盟左氏載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因以盟蟲牢為鄭服從儒皆主之趙氏鵬飛以為雖未克成桓文之功而志有足嘉者惟程子及胡傳謂為責諸侯不奔天王之喪以勢論之晉景即位十月五年矣嘗為清邱斷導之盟以求諸侯於時楚焰方熾諸侯二三其德晉不能宗主今蟲牢之會幸能復振其勢且反鄭于久叛之餘以云足嘉信乎其足嘉也然天王赴告已在諸侯之策矣使九國之君知揖讓入門聞訃不得終禮之義不敢盟會而相率以修臣節于京師內之不愧尊王外之不失備楚桓文之烈何足多哉惜乎智不及此而安于會盟而不自以為非何氏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或亦有不能為列辟解免者歟

二月辛巳立武宮六年簡王元年 左傳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傳之意蓋以武宮為武軍之宮也公羊穀梁則以為武公之宮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文觀之公穀說較左氏為長故後儒皆從之但武宮之所以立實緣武公敖在宣王時有征討之功得說為武令行父以鞌之戰自多其伐故倣周二世室之意為武公立廟以配伯禽故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汪氏克寬乃謂春秋經傳竝無武世室之名且煬公為武公六世祖若武宮稱世室煬宮獨不當稱世室乎因詆明堂位為俗儒譔論案文十三年書世室屋壞公穀皆以為魯公廟不及武世室者時武公廟已毀未別立武宮故知世室為魯公廟也自是年武宮復立亦世世不毀于是有文世室武世室之分若煬公雖在武公前而生無武功故不以配文世室明堂位所載特不盡臆造也況春秋書之正以其不循世次取久毀之廟而更新之以擬王朝之制妄之甚亦僭之甚故特書立以明其不當立也汪氏所駁似欠平允

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書救鄭說者皆以為予晉蓋春秋書救未有不善者也楚階號稱王諸侯翕然從之鄭能背楚歸晉庶幾改過遷善者楚乃乘其喪而伐之暴亦甚矣晉不背蟲牢之盟命欒書帥師救鄭善在晉則惡在楚可知也或疑晉楚遇於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從荀首士燮韓厥之言引師而還是無功也春秋何善焉胡氏安國曰兩軍相加兵刃既接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能不遷戮而還亦庶幾哉據此則不戰之功有大于戰焉者矣春秋所以善之也又救字公羊作倖以明年楚復伐鄭而諸侯又救觀之則公羊之誤也明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鼠說文云小鼠也从鼠奚聲爾雅孫注謂如鼠狼鄭夾際云似草鼠而微黃玉篇有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鼷鼠食郊牛角左氏及公羊皆無傳徐氏疏引異義云初食牛角告在有司又食告在人君穀梁亦以初食為備災之道不盡故過有司改卜鼷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案漢五行志載劉向以為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火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譴之也董氏仲舒則以為志養牲不謹京房易傳則以為祭天不慎故鼷鼠食郊牛角據此則告在有司告在人君其說皆通而以小賊大以下害上其徵應亦當如劉子政之言夫天之申儆如此魯之君臣尚不能求其失而更張之僅僅以免牛畢乃事也春秋書之見應天之不以實以為後世戒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杜注衛地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之馬陵城是也同盟于馬陵諸家多以為同病楚或以為見楚氛之曰熾二說文異而意貫相因蓋楚兩伐鄭晉兩救之但前此之救僅以大夫帥偏師不戰而還于楚未有所懲也故楚氛曰熾而爭鄭愈勤晉侯病之合九國之君自將以行諸侯之師亦于是時因楚之鄖公鍾儀以獻于晉晉之勢乃稍稍振焉惜乎蟲牢不能謹于義于蒲又不能謹于信是以馬陵雖善亦不能舉所同病者去之以復文襄之業此李氏廉諸家所為以之為晉慨也一說馬陵之盟非特為救鄭也宋以五年辭會魯與衛俱受晉命伐之今復來會而莒自晉文之卒亦至是始與盟故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亦可以備一義

吳入州來 州來左注以為楚邑孫氏復劉氏敞皆以為小國謂其世服于楚未嘗特與盟會是以未見于經王氏葆亦謂州來楚與國也以昭十三年吳滅州來不係之楚觀之則左注為不足據入州來何以書許氏翰謂諸十五國之所以會鍾離高氏閌謂吳楚爭強始見于此然皆諱始意也蓋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教之叛楚通晉而晉亦急于求吳以為罷楚之計故屢公會之悼公又遜之然盟于蒲吳不至于鍾離而後至盟于瑣澤吳亦不至于戚而後至是吳猶有不敢自列于諸夏之意也及淫至于黃池之會吳遂與晉爭長矣陳氏傅良所以謂楚罷而晉亦不復伯矣故入州來不可不謹其始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鞌之戰郤克令反魯衛侵地齊既從之矣今復命俾歸齊夫前日以為可取則今日可勿歸也今日以為可歸則前日可勿取也取其可歸而歸其可取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執甚焉而晉弗顧何也趙氏鵬飛謂其戰鞌也魯實傾國以從我無以利之則若勞人而無功故取汶陽之田以報功于魯已而大敗齊師頃公毀鋒頓挫蟲牢之盟救鄭之役執兵獻血惟晉是從晉以齊服為衆不得不以取其田為貢故當使魯失田而晉無貢于齊此韓穿之所以來也此說稱得其情事然制命以義伯主之事也諸侯宗晉以為盟主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乃汶陽之歸徇私而匿公比強而陵弱易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君子以是傷晉伯之益偷矣故張氏洽云書來言示不當言也書歸之于示不必歸也而晉與魯之罪咸見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休解詁云伯姬守節遇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以殊于衆女孫氏覺亦謂納幣禮之小者無事則不書宋公納幣特書之所以起伯姬之賢也婦人無外事其行不聞見于人惟備書之可以見其賢爾伯姬傳母不至不下堂卒以火死春秋賢之故考其始終以見意諸家說公羊最為得之公孫壽宋卿也左氏以使卿為禮杜氏亦謂應使卿必有所據惟胡傳謂納幣使卿為非禮與諸儒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莊公如齊納幣穀梁以為大夫之事蓋譏莊公之不當親行豈必以卿為不可使乎況列國執政之卿又未嘗不以大夫稱也觀此則胡氏說不足從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召伯者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錫公命胡氏以為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蓋成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覲天子又無功德之可褒而遣使就國錫之命適以長其驕傲而已故交責之天子天王杜氏以為王者之通稱孔穎達亦謂其不同者史異辭爾胡傳復引禮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以證通稱之義此定解也若穀梁天子何也見一稱也言欲見天子與天王各為一稱殊覺迂回宜劉氏敞駁其淺也而說者乃以天子為貶辭夫春秋于天子之事可貶者非一何獨于賜成公命而貶之賜公穀趙氏皆作錫惟左傳作賜胡傳雖作賜而義亦與錫同汪氏克寬謂傳之稱賜詩之稱錫字各異而義皆同不必穿鑿立說蓋天子與天王異而為王者之稱不異也錫與賜不一而為以上予下之詞則一也或又謂以字義言則天王尊而天子親以恩數加之則曰賜以分臨之則曰錫若然則始錫于桓公去天稱王者戕其分也繼于錫文公稱天王者分猶嚴也茲賜成公稱天子以為分與義俱徵在上之恩數加焉爾然究恐非經旨

衛人來媵 衛人來媵左氏以為禮以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而衛于魯為兄弟之國故曰禮也然考之于經宣公嫡母出姜生母則敬嬴襄公嫡母齊姜生母則定姒皆異姓而其姬之媵亦明有齊人則媵乖異姓知且媵必同姓彼嬴曾歸弋之君嫁女者必不能備矣劉氏敞謂諸侯三歸歸各一族似覩左傳為備經書來媵公穀謂所以錄伯姬之賢何氏休云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詳而錄之然其姬守禮而死此後日事諸侯豈能預知似不若啖氏助孫氏復諸家謂媵止衛國禮也而此年衛人未媵明年晉人來媵又明年齊人來媵則三國十二女也春秋以為非禮故備書之為得聖人正意近西河毛氏又謂此不以魯係宗國其儀節往來不當以親近隆殺又値齊晉侵虐之際尚能致媵故他時不記而此獨記之以飾大體說與舊解不同姑錄之以備一義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左氏以為魯請于杞公羊則謂杞為魯脅從儒或主左氏或從公羊以事觀之二說似異而實相同何也叔姬之賢雖不及宋共姬然亦不聞其有失德則姬之見出必有非其罪者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是謂魯請于杞者是也然杞桓之絕叔姬也不敢直歸于魯先朝魯以明其意而後從而歸之其懼魯可知今魯以逆喪為請雖非所願而不容不屈意以從則謂杞為魯脅者亦是也推陸氏淳引啖助說以出婦未反而逆其喪為非禮則殊失經旨春秋內女出而來歸者三郯伯姬也齊子叔姬也及此杞叔姬也經於郯齊二姬之卒皆書卒而不書來而獨于杞叔姬書來歸書卒又書逆喪詳而不殺知聖人之意固不以出與廟絕之義律叔姬也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之盟左氏以為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

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胡傳及諸儒皆主其說謂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晉君親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予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顧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順前怨而徙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矣惟程子以是盟爲患楚之強與諸家異以事考之晉人懼諸侯之貳亦懼其貳于楚耳顧不思既失信于齊汶陽巳則無信而要人以信處人之異而強其同安能保其終不貳哉況又執鄭伯伐鄭止公盟公卒至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晉伯不足言矣春秋屢書同盟蓋惡其反復而不終同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杜注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婚姻之好也蓋古禮三月廟見然後成之爲婦未三月而不婦所以教之有不帥則擇而歸之不以夫人禮行出妻令其可再嫁忠厚之至也廟見後乃使卿致聘女猶不稱夫人從父母辭禮之成也此本常事于伯姬特著之何公羊云錄伯姬也曷爲而錄伯姬伯姬賢魯人重之故錄其貞信之儀則爲父母之眾懷此葛覃草蟲之義也穀梁乃泥于致不宜致之例謂以我盡之不正故不與內稱說者云內稱謂稱使然內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何獨于此而謂之不與內稱又曰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不知不言逆或因前後文繁故逆從其略逆爲微者于何徵之且既以盡之爲不正矣又謂詳其事賢伯姬天下豈有稱人之賢而詳其不正之事以賢之者乎陸氏淳劉氏敞諸家駁之當已至胡傳謂使卿爲非禮詳玩書法似無譏意說亦未可從

城中城　中城魯邑釋例在東海廩邱縣西南中城之城左傳云書時也杜注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曰書時高氏閌趙氏鵬飛俱以爲備楚謂前者楚人伐莒遂入鄆鄆偪于魯魯實懼之　故城中城以備不虞若然則城中城與他役之擅興土功以勞民者不同胡傳乃謂凡城皆譏恭主穀梁說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孟子論地利則曰城高池深皆滕文公亦曰鑿池築城則設險以守乃有國之所不廢也楚人伐莒勢將及魯城以備之　且不奪民時可以無譏矣胡傳主穀梁以爲凡城之志皆譏非通論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十年　左傳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啖氏助謂若然則失禮之甚經當有貶既無貶文蓋傳妄也家氏鉉翁曰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蓋傳聞之誤汪氏克寬亦謂廢立之際聖人所諱王猛已稱王而其卒書子昭公喪巳至乾侯而定公始書即位

所謂一年不二君也豈以一國二君而聖人無貶乎或謂春秋因其稱爵從而志之見其悖禮此亦惑于左傳而爲之說者也夫鄭用公孫申之謀置其被執之君不問而立子繻及繻見殺又立髡頑故梁武子以爲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端是晉人方以有君立君爲鄭罪豈有代父即位而自以爵赴于諸侯之理乎左氏之誤蓋因此會之後未久而晉侯卒經無卒于師之文故疑此伐鄭者爲州蒲耳近毛氏春秋傳猶力主左氏亦泥古之過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十一年　季孫行父如晉左傳以爲報聘且涖盟也案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報聘亦涖盟而春秋皆不書何也張氏曰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牽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犫來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觀此說則晉之聘魯非親魯也疑其叛而要結之也魯之聘晉非德晉也畏其威而諂事之也黃氏仲炎以魯之于晉爲小人之相與有以窺其微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如齊左傳云修前好也許氏翰以爲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薛氏季宣以爲由齊之媵始文好于齊二說微殊而皆與左氏互發蓋是時魯弱不能自立從容于二大國之間惟厚于已者親之爾前日以懲齊之故不得不事晉今魯與宋婚而齊且來媵倘何歉于齊乎晉既以公爲貳已公朝之而反見止郤犫來聘又抗公而盟之公安能忍辱以事晉也故以僑如如齊通其舊好左氏說是也而義猶有未盡者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僑如如齊諸儒皆謂受晉之辱而改事齊理或有然然是時齊當新敗之後魯郤事齊齊亦未敢抗晉但恐晉不足恃則齊乘間而爲搆怨之師魯何以堪故與之修好以求免爲此行父僑如所爲相繼而有晉齊之行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蓋春秋中王書居三居鄭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三子瑕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故以爲上下一見之也孫氏覺曰王之所以爲王以其有位天下皆其有也王自絕其位不能有天下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爲三公而自絕于王是不能有三公之位雖止奔晉猶若出于四海之外也故春秋皆書出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也此亦即穀梁上下之道無以存之義當爲正解若高氏閌趙氏鵬飛以齊奔晉爲被罪晉以伯國不應爲逋逃主暱比罪人則未免持論之過試以左傳所載觀之周公楚以惡惠襄二族之偪又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夫出而復之則非不貰之罪可知況王臣出奔如子朝子瑕之逆亂且不聞誅其所奔之國今獨以周公之奔爲晉罪春秋用法不如是其不平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盟于瑣澤　瑣澤之會據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之文則此盟本以合楚鄭也春秋畧而不書家氏鉉翁謂不與晉爲此會也蓋齊桓之于楚也討而服之晉文之於楚也敗而以卻之而霸者之職業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媮惰以避楚爲得計至是因俘囚以通意遂交聘而爲成而兆異日列國諸侯北面楚庭之端故書法如此劉氏敞以經書晉衛而不及鄭楚傳稱鄭伯如晉而不及癸衛兩不相蒙疑左氏爲不足信趙氏鵬飛亦以鄭人聽成考之于經無一毫合而謂傳屬附會呂氏大圭又以此會爲伐秦起文觀明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五月公及諸侯伐秦或亦有然歟瑣澤杜注地闕公羊作沙澤定七年盟于沙傳作瑣公羊亦作沙澤與此年同則瑣澤即沙澤沙古音素何反與瑣聲近故彼此互出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左氏注以乞爲謙辭穀梁以爲重辭陸氏淳則又以爲譏辭三說不同以意通之晉爲盟主遣使徵兵而曰乞師以爲謙辭是也然列國之禮大小雖殊不相統屬晉兵非晉所宜有乃不以王命興師而擅召之以報私怨亦譏其所當譏者至春秋之例無不經外重內惟乞師一事內外同辭則重師之意亦自可見是重辭譏辭皆是也若胡傳以乞爲卑伏屈損之意殊未允協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晉于是時方無禮于魯朝則留而不歸會則拒而不見盟郤犫以輕之執行父以辱之安有卑屈之意乎讀此則胡氏說可見其未得經旨矣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而不書朝王何程子曰因會伐而行不成其爲朝也不成爲朝何以書張氏洽曰春秋以諸侯事天子之禮久闕而幸行于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廢其僅存之禮也然若書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廢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爲伐秦而不爲朝京師也或曰一經之中魯君僅一如京師而貶之如是則朝者反得罪而不朝者無譏歟汪氏克寬曰不朝之罪經不書而自著今也過京師而朝王苟予之以朝則天下後世將以尊君之禮爲可簡慢而欺世盜名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又將借稟命伐秦之例以爲口實其關係豈

淺鮮也哉由此觀之春秋之書如不書朝夫固以公無朝王之心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十四年　夫人稱婦有姑之辭時宣公夫人穆姜尚在故也案春秋內夫人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氏惟此書姜氏李氏廉以爲無貶辭是也逆女稱叔孫僑如以婦姜至去叔孫左氏以稱族爲尊君命去族爲尊夫人黃氏仲炎非之謂內大夫或稱族或舍族者以前後一事故後者文簡非有意存乎其間也此辨亦甚是又先儒多以書僑如以至爲譏不親迎而胡傳主之尤力然胡曰或迎于其國或迎于境上殊亦未有定見如止迎于境上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之乎是諸侯親迎當以程子迎于所館云云爲得其正而經于此條無貶辭李氏之言益見其不可易矣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十五年　仲嬰齊者襄仲之子公孫歸父弟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歸父出奔齊而嬰齊不與焉至是卒以大夫之禮葬之其不稱公孫而稱仲者以襄仲卒時公賜之氏仲故以父字爲氏也公羊不察嬰齊氏仲之故乃曰公孫嬰齊也謂之仲嬰齊何爲兄後也爲兄後曷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之子則稱仲何孫以王父氏爲字也如其言是以兄爲父以父爲祖悖禮傷教蔑有加于此者矣故孫氏覺家氏鉉翁諸家皆謂嬰齊之後蓋後仲遂非後歸父誠以公羊之說不可以爲訓也然歸父嬰齊均襄仲子經于歸父稱公孫不以父字爲氏而于嬰齊獨以父字氏之蓋魯以嬰齊爲仲後故係之以仲氏以著生而賜氏之非禮且叔肸之子聲伯亦名嬰齊亦係公孫十七年所書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者是也此不稱公孫而稱仲蓋又以別乎彼嬰齊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稱侯以執伯討也其爲伯討也奈何胡氏安國曰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也或以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誠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呂氏大圭謂以春秋書法考之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爾安得以爲非伯討乎傳所言與經意同足以爲證矣然張氏洽以爲先執曹伯以令于諸侯然後盟之則盡善說尤足補胡傳之所不及蓋此與甯毋之會齊桓辭子華相類彼列于會而後辭之此則列于會而後執之皆未爲盡善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皆桓族惟華氏爲戴族左傳共公之卒也蕩澤謀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不能平出奔楚魚石親止之于河上許以討賊元

乃反使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而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奔楚徐仲山日記謂此經有五疑如左傳則華元未奔晉曰奔晉一疑也不歸自晉曰自晉歸二疑也蕩澤去氏稱字子耶否耶三疑也五大夫出奔而止書其一何去何取四疑也書例多省文今兩華元五宋字五疑也此必簡牘有脫誤者案王氏葆云華元奔晉欲求晉討強臣以張公室爲魚石所止許討蕩氏則與晉討無異故以自晉歸宋爲文此猶據左傳以華元爲未至晉也公羊注引春秋說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人理之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故繁文大之也此以華實奔晉實自晉歸說尤近情可信蕩澤去族以害公族也稱字者古人多以字行必來告之辭稱山殺史故如其所告書之至五大夫出奔而經止書魚石則以鱗朱等後無所見而魚石奔楚後借楚伐宋而據宋之彭城故以之爲首惡而獨書其出奔也又春秋之例凡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元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罪而後入其出入皆以正聖人予之辭繁而不殺非簡牘有脫誤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杜注云楚邑在淮南縣今江南鳳陽府是也鍾離之會傳曰始通吳也謂吳至是始與諸侯通盟會也　而或因經再書會遂以爲尊吳故殊會與首止文同不知首止之會諸侯及以會非若會以會之異也聖人豈以吳比王世子者或又曰會以會外吳也不知齊之盟孟之會未嘗外楚而此獨外吳乎故程子以爲吳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也趙氏鵬飛亦以是時吳楚兩強晉既抗楚不得不與吳以奪楚援此所以合諸侯而會于鍾離也然觀其謂鍾離相向皆近吳晉合諸侯以會之故曰會以會戚衛地晉合諸侯予戚矣以人來會之故不書會之言是猶泥于再書會字而以會爲再會也善乎劉氏敞之說曰一地而再書會者明一會也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大夫之例故須云會吳以成其文也此可以破諸家殊會之惑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左無傳杜氏云記寒過節冰封著樹也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陰凝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也穀梁傳雨而木冰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注以甲兵之兆釋之漢書載雨木冰者陰之凝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人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劉歆則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

雨而木爲之冰雺氣寒木不曲直也經義雜記說文气部氛祥氣也从气分聲或从雨是氛雺爲一字釋名雺紛也淵氣著草木因寒凝凍色白若粉之形也與劉子駿合則雺氛異字也穀梁義當從劉子政范注專取甲兵之說不知根枝折正與陰氣脅木之言同非取象于甲兵也案漢志雨木冰曰樹介謂寒甚而木冰如樹著介冑故范以甲兵爲解而樹介或又作木稼後世木冰多應在大臣故諺云木若稼達官怕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陵鄭地卽隱元年鄭伯克段之鄢也鄢陵之敗鄭稱師楚不稱師者以楚子傷目孫氏覺謂君傷則師敗可知矣顧春秋之意似尤以爲罪者何也二百四十二年中晉勝楚者惟城濮鄢陵兩役自宋襄泓之敗楚顧衡行列國至城濮而後沮其志白荀林父邲之敗楚之陵駕尤甚與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一國至鄢陵而後挫其鋒然前此未有諸侯助楚以戰者惟鄢陵鄭伯佐楚以敵晉使呂錡無射月之勝則楚將倚鄭爲援而長驅乎中原矣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欒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于內而徒求逞于外是以三假王命可以伐鄭而鄭終不服聽諫諍之言而乃驕日甚逞其所爲去楚虜無幾耳汪氏克寬所以謂鄢陵之戰固不可以不勝而厲公無持勝之道所以不遂也甲午晦穀梁以爲月事遇晦日晦公羊乃以晦爲晝冥謂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是二十九日穀梁說是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杜注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沙隨地在縣西六里屬河南歸德府沙隨之會謀伐鄭也據左傳因叔孫僑如賂郤犨使訴公于晉侯故晉侯不見公以常情觀之是晉侯之大辱所當爲尊親以諱者而春秋直書何也春秋之義伸道不伸邪繫義不繫利能以仁禮存心正己而行之則橫逆之來非所以爲恥也沙隨之會晉以內難師出後期此方伯所當恤者乃晉人非惟不能究其故以正僑如之罪反聽其譖而加怒于公曲在晉矣故陳氏傅劉氏絢李氏廉諸家皆本穀梁意以爲直書不諱所以罪晉侯及諸侯也夫晉之伐鄭爲討貳耳今以晉臣誣嬈其君遂拒而不見旋取季孫行父于苕邱而執之則操縱之權皆由臣下晉厲之不克終有君子于沙隨之役有以見之矣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杜注謂王卿士春秋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王人何陳氏傅良曰初以王卿士與伐也蓋伯圖初興若齊桓若晉文其大征伐雖不請命而專行然猶以尊周安夏爲心未嘗瀆王臣以臨師旅自厲公嗣爵以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擕貳爭鄭則要尹武公單襄公而厭往於是王臣奔走道塗轍不及息而爲伯者之用矣然經于伐秦不書劉成于伐鄭書尹子何也汪氏克寬謂伐秦而書劉成則爲朝王請命而伐秦爲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之罪而討鄭[illegible]楚不爲過矣由此觀之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歸自京師不稱名不言復歸公羊以爲易辭穀梁以爲歸之善者皆非也蓋負芻弑君之喪殺太子而自立天下之大惡也晉侯執之不自正其罪而歸之京師當已簡王苟于是時用其威福之權斷而誅之則三綱明九法立非春秋第一快事乎哉顧乃狃于姑息使惡狀之賊公然復南面以臨其臣民其失政刑也甚矣故胡氏安國諸家皆以書歸自京師而不名爲著天王之縱釋有罪而王靈所由益不振也然晉之爲晉亦有不能辭其責者觀左傳所載一則曰曹人請于晉再則曰曹人請于晉初不聞遣一介以如周追晉侯許之子臧反而曹伯遂來歸矣宜余氏光以操縱盡由于晉譏之也

乙酉刺公子偃　偃成公庶弟也傳稱僑如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會晉伐鄭穆姜送公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鉏尙幼姜之意蓋在偃也公是以歸而刺之故劉氏敞以先刺後名爲刺得其罪高氏閌趙氏鵬飛諸家皆主劉說惟吳氏澂以爲偃雖爲穆姜所指然不過脅公使從已偏未見姜直有所廢立之謀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也僑如既逐成公當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威權在已則偃雖有邪謀亦無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以殺之所以處變者何如也說與諸家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先刺後名先儒多從劉敞以爲刺得其罪吳氏澂獨責成公失親愛之道其義尤正蓋偃雖有罪而身爲介弟尙有議親之條乃成公不念鞠子哀忍然殺之豈仁人之用心乎故當兼用二說

九月辛丑用郊　十七年辛丑用郊公羊穀梁皆以九月非所以用郊故書趙氏鵬飛則謂成公七年卜郊不從十年又五卜不從而遂不郊今懼卜而不從則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吳氏澂亦謂是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故曰用而以見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三說雖小異然釋用字不過如用幣用牲用田賦之例未嘗以爲用人也自劉氏敞據邾人執鄫子用之以爲凡稱用者皆用人而胡傳因之遂有六畜不相爲用況敢用人之說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季平子始用人于亳社若此年用人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矣鄫用鄫子楚用蔡世子皆執獲仇敵以快意于山川成公之時人未嘗執獲仇敵之人也豈有殺無罪以享上帝者哉此理之必不可信者矣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三郤之殺傳稱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者胥克子也郤缺廢克與嬖人夷陽五長魚矯亦怨之郤氏者有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是戰也郤至實召楚君欲乘敗而奉孫周以事楚公信之以告欒書書亦怨郤氏曰其有焉遂殺三郤而尸諸朝案三郤爲人驕恣自是同列多惡之深識者固早知其不免矣然欲去之而立其左右是爲左右殺非爲有罪殺穀梁曰禍於是始謂殺之不以其道而舉小得志亂將由此作厲公假橫縱惡之罪誠有所難辭矣而爲欒書者身柄國約不以寬大悟主心以忠厚培元氣乘僉王之傾陷遂一己之擠排使國之大臣無辜而駢首就戮是三郤之死公啓之羣小難織之而實欒書讒成之故稱國以殺爲公罪並爲書罪也卒之天道好還卒罹弑逆小者傳爲羣小所忌皆畫之切骨及其身遂與中行偃弑君而蒙千載之首惡焉易所謂小人剝廬若欒書者非自剝其廬者歟

晉弑其君州蒲十八年　州蒲之弑據左傳是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之也而經稱國以弑不正其弑首主名穀梁以爲君惡甚杜預以爲不稱臣者君無道胡傳又以爲羣之後儒多從其說謂厲之暴虐爲一國所共疾故與衆以弑之所以分其惡于衆人也不思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猶必誅矧躬爲弑逆轉爲之分其惡于衆人也何以立千古之大防而使亂臣賊子懼乎然十二公之紀君之無道而被弑者不止一人卽以晉言之靈之無道不後于厲公而靈之弑書盾厲之弑則稱國其不同者何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穿弑靈公時則有董狐之直筆趙盾遂受惡名而不辭今書弑厲公史筆未必如董狐盾亦未必受惡其赴告于列國必有所以諉其罪者晉之舊史從其所赴而書之矣春秋不與其諉也故書曰晉弑其君使天下後世考其被弑之實而元凶不得以漏網此聖人之特筆也觀此則經中國弑四國人弑三其不得弑首者皆可以此義推之矣

築鹿囿　築鹿囿左傳云書不時也穀梁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孫氏覺曰春秋興作雖城池之固門廄之急書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此二說皆得經意而許氏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日娛于鳥獸草木是謂宜然在上之晉尤于情乎爲切何也春秋書築囿三始于此年蓋成公自晉歸士匄來聘杞伯邾子相繼來朝遂泰然自以爲安而肆意于園囿之樂聖人據事直書所以著公之妄遠慮當國家閒暇不能修明政刑而般樂怠敖爲阱于國中以病其民也許氏

斥爲莫臻夫莫臻則何可長也

春秋集解卷四終

[illegible]

春秋集解卷五

潁川滿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春晨掌明氏重校

襄公紀　名午成公子定姒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在位三十一年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元年已丑　彭城宋地杜注今彭城縣號蓋項羽都此謂之西楚晉立徐州唐宋元沿革不一明復爲徐州今升府隸江南省彭城之圍左氏以爲不登叛人公羊以爲不與楚專封胡傳及諸儒多主左氏蓋伐叛討逆伯者之事也晉悼之興首會諸侯于虛朾而合其大夫以爲宋國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而顧率其役也然魚石之在彭城實楚置以逼宋前年伐宋取彭城也則彭城非宋之有久矣聖人書之必係之宋者正名定分如鼎取于宋必係之郜名分正則天下定此春秋之教也或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係之衛豈不正名分乎趙鵬飛曰圍戚者蒯聵也蒯聵雖見逆于父實衛之世子非叛人也則戚固其邑矣何必繫之衛譏彭城爲楚所奪以封其叛人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是其邑本宋邑故必係之宋爲予書之義于是乎明觀乎此而知聖人之意名分也至矣

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鄭地公羊作合異文義鄫古或省作曾與合案文相似故誤爲合也晉之伐鄭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也乃歛會于諸侯而獨使韓厥伐之家氏鉉翁不輕勤勞諸侯是也不勤諸侯而又使之大夫次于鄫何也爲之援也蓋鄭居北方而附荊蠻則必倚楚爲援旣倚楚爲援則晉不能必楚之不救之不深謀遠慮而卒犯其鋒未有不敗者矣故以韓厥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則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事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敵楚而不懼此晉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楚鬪其民也春秋書伐書次美其得用兵之道也而說者徒見楚師不侵宋遂以次鄫爲救宋不知楚至秋而後侵宋豈有先次而救之者耶況鄫鄭地也豈以救宋耶其不足據也明矣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爲禮杜氏預釋之曰王訃未至故傳春之也公羊穀梁于此俱無傳范氏甯楊氏士勛主杜氏說諸侯爲天子斬衰今天王以九月崩若已聞喪而當月邾子即來朝冬初即晉衛來聘是棄禮之國夫焉得而受之惟訃實未至故不廢朝聘不爲非禮也胡氏安國獨主泰山孫氏說以爲赴告已及若然則此條當與蟲牢同譏矣然蟲牢明書

巳酉巳丑中間相去四十日以爲赴告已及胡氏得之此則朝聘無日未有以辨其從近恐不若杜者之爲可據也又十二公之紀晉君即位之初朝聘鄰國者有矣鄰國則未有先來朝聘者獨襄公爲然[illegible]氏以爲晉悼初立威已以交諸侯當次鄫之時晉侯衛侯實次于戚以爲之援故諸國同聘畏則雖禮當然之說于情事亦近當並存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二年　靈王元年虎牢鄭地不書取趙氏曰許其城也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似非正也春秋曷爲許之陸氏淳曰城虎牢可以息征伐安列國故聖人許之也其可以息征伐安列國也奈何趙氏鵬飛曰虎牢旣非鄭有兵出虎牢則可以直指鄭郊非特鄭無所恃楚失之亦懼矣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至八國之君同涖是盟天下無兵車之役者凡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于天下也公羊乃以不書取爲諱夫夫子增損經文以示義視文見義何諱之爲穀梁以爲內鄭夫鄭不晉屬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曰內之乎所以譏宋者以爲與晉皆謂以安天下之辭諸侯之情胡傳謂責鄭之不能守家鉉翁謂鄭尋天子之守邦當制命各執一見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鄭方堅于從楚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之所以扼鄭之吭而使之不得南嚮也識楚服鄭實關天下之大計故不書城鄭虎牢況是時晉已取之非復鄭之所有自不得仍係之于鄭也胡傳責鄭不能守恐于經旨未合夫春秋內晉外楚豈欲鄭守險以拒晉乎家氏之言亦非篤論

二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此吳楚爭強之始也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子重歸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所得不如所亡楚人以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春秋詳書之者木訥趙氏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也蓋自晉厲公會吳于鍾離實有謀楚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己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旣分于吳而不能專向中國此中國之患得以少紓吳旣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于中國故五年戚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勢遂鼎足晉楚吳是也案巫臣使吳教之乘車教之射御吳于是乎始强造鍾離之會吳附諸夏楚亦于是乎日孤是終春秋之世楚不能安枕者由吳之躡其後以爲中國之藩蔽不可謂非中國之福也然而吳亦自此而驕驕乎不可禦矣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三年　長樗晉近城地杜注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孔疏文三年公如

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城之地盟訖[illegible]于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蘇氏轍曰禮諸侯不親盟于他國哉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illegible]改盟而猶盟于其國皆非禮也晉悼公修禮于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于長樗高氏閌家氏鉉翁諸家或以此爲[illegible]公之敬或以爲悼公之謙說皆大同小異蓋晉君以童穉之年出盟諸侯而晉悼能虛已而禮之于外以晉襄及成盟公之事觀之彼之待晉也何其慢此之待晉也何其恭易曰謙尊而光晉悼有焉宜其能得諸侯而光復伯業也惜孟獻子之賢不能以禮相君致使晉君有稽首之失是則論之所不滿已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此以諸侯盟王臣也杜氏預曰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而胡氏安國則謂王臣[illegible]命必享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illegible]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此大亂之道也張氏洽亦謂晉悼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葵邱首止[illegible]矣故[illegible]公會單子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儕王官于諸侯俾下同于歃血其事不足于楊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于新城同盟之書也二說皆與杜異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諸侯不敢盟天子之臣而雞澤之盟單子與焉故胡傳以爲大亂之道杜氏預則以爲無譏者蓋是時悼公初政伯業方新不敢盟同列于國中矧與王臣盟乎則單子受王命來盟或當如杜注之說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袁僑之盟杜氏預謂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再言及者孫氏覺以爲別內臣與諸侯之大夫是也論者不達乃曰諸侯在而大夫盟大夫專也趙氏鵬飛辨之曰溴梁之會書大夫會不先言大夫盟則可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矣責大夫之專可也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書諸侯之大夫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也何得爲專乎此論至爲平允乃王氏樵猶以袁僑受陳侯之盲而來苟有誠服之意奚必汲汲以盟誓結之爲諸侯貲不知陳自從楚子盟于辰陵至是二十有八年見鄭已盟雞澤始不能安然又恐晉念舊惡故先使袁僑如會以嚮之悼公方欲招攜懷遠故畧其已往之罪使諸國大夫與袁僑盟既不爭已又使僑不抗君可以安反側之心可以廣招徠之義蓋一事而數善備焉黃氏正憲以爲此悼公之賢亦切當事情之說也

陳人圍頓四年　頓國名見僖二十二年傳杜注云汝陰南頓縣是也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

陳之圍頓據左傳楚子聞陳納頓子于頓時陳人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晉而頓爲楚間故圍之家氏鉉翁以爲治楚之與國是也然而入陳者何也程氏端學李氏廉諸家皆謂罪陳之怒楚而致寇也蓋前此雞澤之會陳人背楚楚使司馬公子何忌侵陳責其貳也時冬月出師今年春楚師猶駐于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而晉不即救率陳侯午卒楚聞喪而還得以稍緩其禍今陳不修德教民越茂與師伐人與國以挑其釁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之爭事正相類自此以後連兵數歲不得安枕固楚人虐小之罪而實以是役召之故經于司馬侵陳畧而不書而書曰陳人圍頓之罪陳當如程氏諸家說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五年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公羊云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豹曷爲與巫俱劉氏敞曰鄫請于魯爲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鄫之附庸于魯也奈何鄫不勝莒之偪求爲附庸以自定也不書及石氏介曰內之也言比于魯之大夫故不言及也汪氏克寬則以不言及爲旅見之辭案豹與巫之如晉說經家非以不能死守社稷而自卑其宗廟責鄫即以非天子命而私屬爲附庸責魯以公穀二傳注核之巫鄫前夫人莒女之子也其母卒鄫子復娶莒女爲夫人有寵而無子生一女還嫁于莒有外孫鄫子以愛後夫人故欲立其女之子因黜巫巫之來魯欲借魯以反正也時魯亦不能爲之力而晉悼方新昏于杞杞與鄫同姓故豹與巫如晉蓋轉而求援于晉也春秋不正鄫子之廢嫡故以世子書之明鄫之當繼世者巫也迨戚之會穆叔以屬鄫爲不利而使其大夫自聽命于晉晉亦無所用其扶持爲鄫之見滅于是乎兆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不序吳于林父之下而別云會吳者孔氏穎達云爲吳人先在善道蔑與林父往彼會之故云會吳也十年會吳于柤戚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下戚會不殊吳者吳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案是時晉借吳以制楚而吳亦倚晉爲援故數與于會蓋晉急吳吳亦急晉也善道公羊作善稻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釋文善道吳謂之伊緩蓋稱伊緩是名從主人也稱善稻則號從中國也善道杜注地闕阮勝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縣說文張目爲盱舉目爲眙城居山上可以望遠故曰盱眙今屬江南鳳陽府泗州

莒人滅鄫六年　莒人滅鄫經及左傳本俱分明公穀立異姓之說趙氏匡陸氏淳駁之亦悉詳甚治經家久奉爲定論矣近世通儒有據公羊莒女爲鄫夫人欲立其出之文謂鄫子偏愛庶孽春秋不正其廢嫡立庶故正巫爲世子巫與叔孫豹如晉必危不得立而輸以情豹懼無以存鄫故于是秋遂力辭其屬鄫夫人以巫不得立還而怨于其家莒爲其亂而以兵入之不書君奔與以歸者鄫之父子俱歿也莒以戚會懼晉討遂立其外孫爲鄫嗣故鄫後復見于經如此說則經與三傳皆可相通惜于何休解詁鄫有前後兩夫人之文未之細核故疑巫母以子不得立還怨于莒而不知是時欲立莒公子者乃鄫子後夫人也春秋傳凡言出者皆女之子如謂公我之自出是也以其出屬巫亦與傳例相戾然則莒之滅鄫意必見鄫之父子有隙故乘其不備一舉而取之公穀說經多得之傳聞徒訑其前後情事而不知莒實滅鄫因以立異姓爲說宜乎來諸家之指駁也抑經書莒人滅鄫以罪莒而鄫世子巫求援于魯又求援于晉以兩大國而不能庇一小邦以屬辭之法觀之魯與晉皆有不得辭其責者矣

城費七年　費音秘今山東沂州府費縣也費故城在今縣西北二十里此季氏邑與隱元年費伯之費讀如字者不同于欽齊乘[illegible]而一之誤也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爾役故[illegible]氏城費城費何以書孫氏復以爲四月而城所食邑見季氏之專家氏鉉翁以爲季孫行父身死子繼首[illegible]賜邑將以抗君專國春秋書之以著犯上作亂之漸二說皆同胡傳謂[illegible]霸之意蓋自僖元年賜季友以汶陽田及費于是費爲季有南遺既城之後費邑日强南蒯繼爲費宰則不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矣[illegible]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人來歸費及桓子立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八年復以費叛十二年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孔子命申須樂頎代之二子奔齊乃墮費合費之始終觀之則知大夫之彊由城郭之固而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春秋書城費其垂戒也深矣

鄬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髡頑公穀作髡原鄵作操異文箋頑與原音相近公穀作原蓋假音說文無鄵字古祇借用操後始去手从邑作操者猶是古文也鄵集解云鄭地今未詳所在鄭伯之卒據左傳及公穀實爲子駟所弒經不書弒杜氏預謂以瘧疾赴故不書也如會將會于鄬也未見諸侯以未至會所而死也諸侯死例稱名此不名以上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言鄭伯髡頑卒便文爾胡氏安國陳氏傅良

諸家皆從傳惟趙氏匡以經不書弒疑之近毛氏春秋傳亦以公穀諸大夫欲從楚之言爲不可信以經文考之自二年城虎牢後如盟雞澤盟戚皆歷敘鄭伯于晉侯衛侯之下即戍陳救陳鄭亦與焉僖公卒後鄭子國子耳復侵蔡而伐楚鄬公穀云云誠若可疑然左氏親見策書公穀亦去聖未遠必無非弒而妄稱爲弒之理觀明年鄭殺公子以僖公之死謀子駟則駟之弒君鄭人明以大惡歸之其明年冬楚公子貞伐鄭子展欲待晉而子駟悍然以從楚之告自任是背晉即楚必駟早爲此謀公穀之言亦不盡無因也然經書爲從其赴而書卒也與鄭人不能討賊且無南史董狐之直筆而元惡居然漏網也劉氏敞以爲見鄭之無臣子是也

陳侯逃歸　陳侯以國難歸春秋書逃諸家之說以逃爲逃義者穀梁也以逃爲匹夫之事者胡氏安國也以爲辨內外而予齊晉者汪氏克寬也以爲陳侯不能以義激晉使速發兵乃私逃而歸不得爲禮義之君者季氏本也此皆以背晉即楚爲陳罪以鄭伯逃歸例之其持議固爲甚正而其實晉之不欲有陳蓋早有成算矣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晉之圖伯汲汲于得宋得鄭而陳在所緩范宣子曰陳非吾事必無之而後可故五年楚伐陳晉合諸侯以救之猶有恤患之意七年楚圍陳晉雖再合諸侯而不成救鄬之會陳侯逃歸邢邱之會陳侯不至晉皆置若罔聞晉之謀陳者日以疏而楚之謀陳者日以迫則陳之從楚乃晉之棄陳也春秋書之亦譏晉伯之不振焉爾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八年　左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國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甯矣杜注鄭之侵蔡欲求媚于晉也既無晉命又無直辭主少與師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貶而稱人張氏洽黃氏震季氏本皆主此意謂僖公方葬楚方睥睨鄭人之不服而欲討之今乃不能遠圖而先侵楚之與國以挑其怒能無致楚之討乎子耳子國之爲政于是乎失謀矣惟王氏沿以爲鄭欲從楚而懼晉之見罪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于晉以與楚平春秋惡之故稱人以示貶說與諸儒爲異案經書鄭人侵蔡與書鄭人圍頓文法正同諸家謂貶其[illegible]與[illegible]義合然以陳人使公子黃鄭楚俾楚人執之而陳侯逃盟之事例之則王氏說亦于情事爲近當並存之

季孫宿會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邢邱晉地在今懷慶府河內縣邢邱之會左傳以爲命朝聘之

數時鄭伯獻捷于晉故親聽命餘皆使大夫聽之重煩諸侯也獨書季孫宿者杜氏謂春秋以內大夫爲
文書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其稱人陳氏傅良云不以大夫敵盟主也張氏洽亦謂春秋之法凡以大夫會
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惟胡氏安國以朝聘大事乃重煩諸侯而但命大
夫爲大夫執國之漸西河毛氏非之謂晉爲不道定事大之禮自爲典制使諸國襄之雖大夫頫首聽命亦
爲非禮況諸侯乎晉悼唯自知無禮故公尙在晉而不使與會公亦知與會爲非禮故實在晉而使季孫宿
聽命而不嫌胡氏乃謂大夫與會君若贅旒將必晉君臣相率稽首于壇坫之下方爲得禮乎案朝聘之數
他無可考唯昭三年傳子太叔云昔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而與昭十三
年傳稱天子之制歲聘志業間朝講禮者不同意子太叔所言爲晉文所定故其禮殺于天子而有事而後
會有不協而後盟故會盟無常數也此皆伯國之制今悼復中之大夫貶而稱人自當以陳氏張氏之言爲
正阜氏爾康謂駁衆議嚴正在乎此其說亦通若胡傳則誠不免于苛論矣

九年春宋災　天火曰災杜注云來告故書公羊經文作火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穀
梁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范甯注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毓引徐邈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爲王後
以宋爲故也劉氏敞李氏廉諸家皆駁其非蓋齊大災亦外災也而春秋書之豈故齊乎齊非王者之後又
曷爲而記其災乎且春秋國史也安得因孔子之先而獨異其文乎昭十年宋衛陳鄭同日而災果如公穀
之言則獨書宋足也又何爲合四國而書之乎況左氏載司徒樂喜救災之政纖悉備具又載晉侯士弱問
對之辭則其來告可知故諸儒皆主杜注按何氏休以宋災爲是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漢
志載劉向說則以爲宋公聽讒華弱出奔致有此應皆屬附會于災無涉惟志引或說古之火正謂火官也
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心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
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也相土商祖
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
必也此說足與傳義相發必秦漢相傳舊解如此非後代經生所能及也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杜注鄭地戲之盟據左氏鄭亦與焉而經不異書鄭穀梁云善得鄭也胡傳亦
以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美知武子能明于善陣之法李氏廉則謂此盟在五會之後三

戲之前爲晉楚彊衰機括蓋是時晉方失陳北方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辭稍直故士匄告用師而諸
侯皆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有疑怠者矣所幸五會之信在人者未忘而悼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旣歸修
德息民有以成三駕之績焉則是盟雖因子駟之言未能得志于鄭而晉楚盛衰實由于此以爲機括信矣
故諸儒皆無貶辭西河毛氏獨以是役有鄭成而經不書爲不與其成有晉復伐鄭而經亦不書爲不與其
復伐鄭意以鄭本無罪其迫而從楚也晉不能庇之故也乃晉悼不告已之不能庇鄭而頻役諸國之師以
爭鄭于楚宜無以服子駟之心闕其口而奪之氣也但鄭爲中國門戶欲攘楚不容不伏鄭而欲伏鄭而不
忍暴骨以還晉悼之心未嘗不可諒正不必苛爲之責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杜注楚地江氏
地理考實非之謂經水注引京相璠云柤宋地傳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傳陽八十里案傳陽卽偪陽本楚
屬國因晉滅偪陽以予宋故屬宋水經注所云據其後也會柤時偪陽尙未滅柤自屬楚杜注未誤也書會
諸侯復書會吳者見諸侯之會爲會吳而會也晉三會吳皆以楚故諸儒皆謂以權濟事變非出得已其說
甚是蓋荊楚地大人悍專與伯爭當日諸侯能敵之者齊晉秦三國而已齊自桓公薨後國亂君弱不敢專
兵伐楚秦以殽戰讐晉連歲構師反與楚合晉獨力制楚楚又乘之雖城濮鄢陵新敗楚無懼志虐宋
役鄭惟所欲爲晉雖欲起而服之未有隙也吳居楚肘腋之間盛氣方厲巫臣啓謀楚疲奔命鳩茲庸浦之
地日尋干戈晉一通吳吳益致銳于楚師不出則撓其旁出則躡其後楚畏吳偪無暇與晉校晉是以得息
鄭睦交屢舉盟會而坐享伯功爲或者猶以會吳爲晉累殆未之深考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則以
悼時楚氛方熾晉合諸侯以攘之猶懼不足以集事于是通吳以爲猗角之勢及鄭已服晉而楚不敢爭則
不復恃吳矣故吳伐楚喪范宣子數其不德以退之蓋用吳而不爲吳用晉之君臣早有成算矣說者必以
會吳爲悼公伯業之累不亦過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遂者繼事之辭因會柤而滅之故曰遂偪陽國名妘姓左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
以封向戌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固請及圍之弗克偃匄請班師罃怒投之以机限七日克
之遂滅之以封向戌辭乃予宋公高氏閌謂偪陽與柤皆在沛縣乃吳入北方之要衝晉侯率諸侯之師滅
之所以病楚而宋與楚鄭懸乎宋弊楚亦以辱鄭也據此二說則偪陽之滅亦扼吭制勝之策而經以遂承

之辭書之若重有罪于晉者蓋諸侯土地受之天子諸侯不得擅滅人國亦不得擅以人國予人今偪陽非
有罪而無故滅之以畀宋宋以此旋受楚伐是不惟無益于宋而適以禍宋春秋備書之而晉侯之功不足
過可見矣偪陽穀梁作傅陽漢古今人表有福陽子師古注福陽卽偪陽也地理志楚國傅陽故偪陽國王莽時
曰輔陽續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柤水注云襄十年滅偪陽卽此縣也偪陽故城在承縣南今在兗州
府嶧縣西南五十里柤水卽嶧縣之狗門也案偪釋文音福故或作福而傅與輔皆音之近而假借也俗讀
此偪字爲彼力反非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一也是年夏楚鄭伐
宋故晉侯率諸侯伐鄭鄭不服于是戍虎牢則是鄭之伐伐所當伐者也惟齊公子光序滕子之上左傳以
爲光先至杜氏以爲盟主所尊孔氏穎達以爲心善其共遂進其班然而非正法也禮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
而攝其君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于伯爵之君之下齊光未誓于天子而可序于薛伯杞伯之
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世子次于子爵則是世
子未誓于天子以皮帛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同盟雞澤會齊救陳盟戲會柤猶皆序小邾子下今序諸侯
之汪氏克寬謂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詘莒邾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齊開班而進之是也春秋據
事直書而義自見矣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一虎牢也向曰虎牢今曰鄭虎牢何劉氏敞曰向不繫鄭不使鄭得專之也
今繫之鄭不取于鄭之意也不取于鄭又曷爲戍之陳氏宗之曰城而不戍猶不城也楚來爭鄭徐合諸侯
以救之無及于楚而勸民猶不救也故惟頓兵于此時擁險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
我扼其要而制其背南向足以禦楚而反向足以臨鄭矣嚴氏啓隆亦謂前日之城所以爲今日之戍地
也胡傳乃以虎牢繫鄭爲罪諸侯書楚師救鄭爲許以救　御案旣城虎牢而不戍何貴乎城諸侯合
兵以戍之所以庇鄭而抗楚三駕之績實本於此何罪之有若此年書楚救鄭與僖二十八年書楚救衛同
蓋以見晉伯之方興而楚不能爭耳讀此可見胡氏說殆泥于書救必善之常例非篤論也

作三軍十一年　三軍之作諸說互異杜氏劉氏孫氏以爲舊止二軍今始分而三之鄭氏以爲舊不止三軍
今乃并而三之李氏胡氏則又以三軍爲魯舊制增魯頌公徒三萬箋云舉成數而言魯有人三郊三遂

親者曰大國三軍是舊有三軍可以無疑故後儒多主此說然作者創始之名也如果因舊之戰四卿竝將
有加于三則經當不止書三軍卽鄭夾漈謂成宣以來魯有五卿卿各一軍自東門氏臧孫氏二家弱而不
能軍其民故三家分爲三軍而專之之說亦似于作字之義不符以昭五年舍中軍觀之則舍者卽舍此年
之所立是謂魯惟上下二軍者近之其不曰作中軍而曰作三軍者往時三軍民皆屬公非征伐不屬三子
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已私乘今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卽爲已有故各毀其私家之乘以足成之是將魯
制盡變而全改作故特書曰作以著兵權之去公室爲有天下國家者鑒也若公羊謂三軍爲三卿穀梁
謂諸侯一軍則先儒已正其失不足據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子展侵宋杜注云欲以致諸侯也蓋鄭之謀國有二犧牲玉帛待于二境欲惟強是
從者子駟也晉君方明八卿和睦知必不棄鄭欲伏信以待晉者子展也至是子駟旣亡子展遂堅于從晉
然猶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使晉師驟來而從固與晉者以前此從晉則楚師至從楚則晉師至今欲激使
晉師致死于鄭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卒之晉師三駕而楚弗能爭可謂如子展之言矣而惜乎其未知
本也何也鄭旣見晉之當從卽當一于從晉惇信明義始終勿渝則以北方與國之多保鄭却楚有餘矣計
不出此而乃黷武勞民以激諸侯之怒假令事有不濟捍師入國其能免耶鄭氏玉謂春秋書之見鄭之無
謀罪其大夫之過舉得其旨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三駕之三　蕭魚鄭地
路史少昊後嬴姓國修魚卽蕭魚也地理考實韓世家敗我脩魚虜得申差于濁澤徐廣注云長社有濁澤
然則蕭魚當亦在長社卽者入許州今爲許州附郭石梁縣地也左傳九月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使
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據此是鄭伯
乞盟而與于會也經皆沒而不書劉氏敞以爲春秋嘉善矜不能而成人之美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
著于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晉也亦非一日之積偪于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
可矜者也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北方以小安乃有貴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信不盟而喻故略其文以
見其實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案蕭魚以後鄭不叛晉楚不復伐者二十餘年故三駕之勛先儒以召陵城
濮之績擬之惟西河毛氏謂晉悼三駕皆不敢與楚爭今鄭以耿亂之故自甘叛以謝楚師而一意歸晉楚

亦曰戢兵之故又慮吳患遂舍鄭不爭而隱其自便則乃以此多晉是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設亦有以然楚自陳諸國朝楚已志在并吞而卒不得肆其無厭之圖者以晉之強世有以制之也是悼雖未與楚戰而中夏稱以少安三駕之功又烏可少哉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杜注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也古者交兵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爲譏也啖氏助謂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此與左注意同許氏翰高氏閌則以責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于此謂楚雖執之而亦不伐鄭是不能得鄭也不能得鄭者勢分于吳也勢分于吳無如之何故執良霄以紓其憤怒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以斯見楚之力窮于此也案悼公之世凡四伐鄭于戲則楚子伐鄭戍虎牢則公子貞救鄭楚北則楚鄭伐宋或伐或救或挾鄭以與晉爭獨至蕭魚僅能止鄭之一朝而不能出師胸乎知窮力屈知不可敵而不敢抗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十二年　台魯邑杜注琅琊費縣有台亭費縣今屬沂州府鄆見文十二年左傳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胡傳遂者生事之辭人者遂辭大夫無生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于其國也此本穀梁幾諸家多從之惟毛氏春秋傳以書遂爲與之謂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凡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若必以大夫無遂事則必如後世之承稟請以取進止致強敵在前而不敢問可乎況以小抗大莒人無道十年之間九作同盟而三見侵伐非大創何待矣案鄆本莒邑自季孫行父帥師城時已爲魯有不知何時又入于莒今武子以救台之便乘間入之復我土疆毛氏所言亦于情事爲近但春秋書遂事者十九而內大夫居其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及此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專擬事者也春秋于受命二事者且無褒美之辭況宿入鄆而仍未能有之者不惟不足創莒且適足以啓釁于莒謂聖人其許與之乎然則諸家之主穀梁不得謂無見矣

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十四年　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鄭子蟜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次于涇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無功而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諸國之大夫不名獨名豹偃括蠆者以主于必進者此四人也汪氏克寬曰秦晉七十年之兵爭肇兆于崤鄭怨結于敗殺禍成于三戰大舉于九國之伐而終于此役蓋自文公之伯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此之衆者也然以十三國卿大夫帥衆兵以壓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傾民功績蔑有皆悼公之怠于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西河毛氏則謂櫟之役秦人爲鄭而來今諸侯之師伐秦鄭荀辭晉不行晉人未必不以爲義而乃騰躍爭先不知其何說以向秦故向之會書蠆夷之也此之書蠆恥之也說亦近情然以爲經之本旨則恐未當也

衛侯出奔齊　衛獻公出奔公羊作衛侯衎从行从干出奔齊左傳無衎字孫氏復以爲衛侯不道失國當從公羊書名許氏翰則謂遂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而存大義也汪氏克寬亦謂考二十五年入夷儀三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合失國書名之例故後儒皆從左氏胡傳乃云晉史告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以爲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爲後世鑒王氏樵曰出之爲言不容而見逐之謂也臣子施于君父而史官直書于策則非辭也故但言出奔而已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強皆可推上下比事而見之專以爲歸罪于君者害教之言也趙啓隆亦以胡氏爲非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春秋于衛侯之出不書逐君之賊而以自奔爲文杜注孔疏皆以爲責其君而胡傳因之非經旨也人臣而逐其君罪莫大焉乃謂聖人專責其君有是理乎故王氏樵氏皆駁之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戚衛地林父之邑也戚之會左氏載孫林父逐衛獻公而立剽晉侯以問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故會于戚定立剽也許氏翰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諸國書卿高氏閌曰此皆林父之儔也家氏鉉翁亦謂晉悼用師于鄭衛侯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爲其臣所逐晉當合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爲顧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而爲會以定其位此春秋所甚惡也案林父逐君立君如奕棋然此王法所不赦者而晉人聽之何也蓋荀偃本亦逆賊故黨林父之所爲自是年至剽之被弒衛有二君者十年皆偃實爲之張氏洽謂經意尤罪晉大夫殆以此也然以悼公之賢而有此失其德衰矣宜明年而遂殞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十五年　公羊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胡氏曰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儀往逆公監之禮也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

下之母矣故書之以著其非案劉夏即劉康公之子前賜命時所稱劉定公是也故公羊以爲大夫而胡氏謂之士者因釋例天子公卿書爵大夫書字士書名今劉夏稱名故胡以之爲士也據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云云則亦是以公監之而經不書殆不使晉主婚但逆者至晉一告故書劉夏而不書單靖公耳諸家因經無單子遂以非公譏之恐未是至諸侯之娶皆曰逆女而桓八年與此年皆曰逆王后孔穎達謂天子無外所命即已成后故不言逆女也不書歸者春秋大例得禮者不書齊之歸女無違于義故書逆而不書歸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十五年　成遇皆魯地而成者孟氏之私邑也齊之伐我也左傳云貳于晉故也其貳晉也奈何鞌之戰齊與晉成自是以來盟會皆與然其心固未嘗帖然服也今衛獻爲權臣所逐出奔于齊晉不能合諸侯以伸伯討反聽賊臣立君而會于齊以定之齊人不與齊固不直晉人之所爲矣特未敢公然伐晉故先伐魯伐魯者警晉也是時魯三家已三分其民公室卑弱不足以抗齊故救成至遇而不敢進家氏鉉翁以百金之家盜起于內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譬之曲盡魯之情狀矣獨是魯自悼公繼伯君若臣昕夕不遑疲于奔命謂晉爲可倚也今齊以貳晉之故伐魯而晉不聞出偏師以紓其難是不惟不能同好惡且以人之叛盟爲不足恤矣經書救成至遇傷魯之弱亦以慨晉伯之不終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十六年　溴水名梁隄也杜注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即溴梁也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公羊以爲信在大夫穀梁以爲諸侯失正胡傳及朱子俱從之故項氏安世謂文七年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志變之始也猶有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遂無諸侯也張氏洽趙氏鵬飛汪氏克寬或以爲著世之益降或以爲縱權于下以致伯政之驟衰皆與公穀合惟杜注孔疏謂大夫欲盟高厚逃而大夫共盟非大夫之專以左傳考之晉會諸侯諸侯之君皆至而齊獨使其大夫高厚來及宴于溫高厚歌詩又不類荀偃怒使諸大夫盟之厚逃歸于是諸國大夫自盟而還會不書齊人厚逃故也杜孔所言自是當日實事第晉平此會爲欲成父討莒邾之志而會者也乃首合諸侯而使大夫自盟則信不在諸侯而在大夫魁柄之移不可以復挽矣是以聖人譏之也至或謂不正諸侯之列衛剽于會或又以爲貶晉平之旅見十君皆非此處正旨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之伐因許男請遷于晉晉會諸侯遷之許大夫不從晉于是歸諸侯而留其師以伐許實欲借之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是主兵者晉也而經先鄭伯左傳云爲夷故也杜注夷者平也謂禮爵不會公侯可以會伯子男鄭伯爵與爾尊卑等夷可以同會故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主之鄭伯夫既取等夷則當先大夫今先鄭伯何以見其爲等夷乎故劉氏敞許氏翰高氏閌諸家皆以爲爾不先諸侯雖主兵亦不可序諸侯上說較左氏爲長然以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所稱楚人蓋子玉也以其主兵序諸侯上則不先諸侯之說又覺窒礙難通近西河毛氏據傳鄭子蟜聞伐許特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文謂伐許者鄭之意也蓋鄭許之相讎久矣當齊楚爭鄭時鄭誘齊歸楚齊桓伐鄭而楚救之乃先伐許以許附于齊也至晉楚爭鄭則許怨鄭于楚楚責鄭棄楚歸晉以許間于楚也及鄭悼公連歲伐許許畏其偪請遷于楚楚使公子申遷之經書許遷于葉是也今許乞遷鄭慫晉召而帥師以來非得已也迨一開伐許遂君臣告留則伐許者鄭志非晉志也由是言之經以鄭伯主兵蓋罪其借諸侯之力而快私忿非僅爲臣不可以先君故先之也晉伐楚戰于長阪楚師敗績而經不書以伐楚非鄭伯之所得與也宋獨稱人微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八年　春秋書伐圍入未有言同者此其書同何胡氏安國曰齊環棄盟背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諸侯所同疾惡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我又何也見齊環之無道宜得疾惡於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詐也或謂鞌之戰晉爲魯衛伐齊而春秋不與今晉平爲魯伐齊春秋何以與之家氏鉉翁曰鞌之戰雖曰爲齊衛出師其實大夫還其私憾今茲伐齊齊背盟好蔑以加兵于魯晉爲之合諸侯以問其潞陵與國之罪從衆欲而出師非爲其私也故書曰同圍齊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乎魯史者也一視是役也雖晉侯爲政而諸侯之師實併力焉故書同圍一以伯主用兵全憑擁伐不甘以諸侯之師統屬于晉一則晉自爲晉魯自爲魯雖晉實藉晉而必不可使爭伯之使得竊其名爲愉魯之師此書法之謹嚴也于義亦通若穀梁非圍而曰圍之解則不見棄背之過不可爲訓也

取邾田自漷水十九年　邾田邾之田也漷水杜注出東海合鄉縣西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湖陸即

湖陸在今魚臺縣東北取邾田自漷水黃氏日抄晉侯怒邾人之從齊伐魯故取邾之田以予魯自漷水爲界也經何以書孫氏復曰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擅取者也書取惡內也劉氏敞以爲交譏之辭謂侍人之君而制其國分人之賊而私其利晉魯之惡俱甚焉故交譏之高氏閌則謂邾之病魯信有罪矣然晉以諸侯之力既俯執其先君茲又助其嗣君取其田不亦甚乎此亦孫氏惡內之意案經文書取田于至自伐齊之後則田之取蓋公獨取之非晉人代取之經蓋專以取田爲魯罪孫氏高氏說是也毛氏春秋傳又以此田爲邾所侵魯之田而晉人使還之與叢之賊使齊歸魯侵地同但經文明曰邾田則非魯故田也毛氏說不可從

城武城 武城杜注太山南武城也通典武城有古武城今名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一說在費縣八十里石門山下 左傳穆叔自晉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先儒皆本此爲說謂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曾有明訓襄公不務其本而數興土功不知民饑而散雖城之孰與守之哉況吳門子游爲武城宰而有弦歌之聲卽此武城亦可以見教澤之易行也魯于是時苟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使民效死而弗去則將有挺可撻鄭國之堅甲利兵矣而何畏于強齊顧君與臣偷安于不競內則疲民于亟城之勞外則邀怨于大國之援曾無一毫自立之志家氏鉉翁所以謂多城何益汪氏克寬以爲使齊有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已極者誠有見于險之未可恃也或曰魯有兩武城此年所城在齊當州嘉祥縣界乃與齊接壤若費縣之武城則魯與邾吳接之處非所當備齊之處也以昭二十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及哀八年吳伐我道險從武城二事觀之或說似尤近理可信附錄以備參考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二十年 盟于澶淵左傳云齊成故也不書同者孔氏穎達謂經于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已服非于此始服故不書同也薛氏季宣高氏閌以此盟爲可見修德之來遠黃氏震以爲見禮之足以服人蓋圍齊之役晉合十二諸侯環其邦畿公至欲遁避而終不服茲因士匄聞喪不伐振旅而還齊遂來會于澶淵故以爲德禮之感此正解也汪氏克寬則謂齊莊既弱顧崔杼以有國崔杼以殺公子牙立莊公而專其國高厚夙沙衛之餘黨豈無其人乘之機時固不敢攜怨于諸侯夫是以受盟之速也以崔杼弒莊立景而同盟于重丘之事例之汪氏說亦于情爲近澶淵杜注云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汗此衛地又近戚田水

經注浮水故瀆上承大河于頓丘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江氏云浮水卽澶淵也古頓丘在濬縣之南漢元光二年河徙頓丘既而決瓠子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二十里則澶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公子履出奔楚 燮公羊作濕 公羊音義濕音燮古燮濕音近也蔡公子燮欲去楚事晉以從先君之志蔡人殺之其母弟履出奔楚 氏胡氏安國諸家皆以燮欲去楚事晉爲謀國之合于義者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明燮之無罪也履不與兄同志故書出奔以貶之毛氏春秋傳獨謂楚本先王封國雖寬介夷而埒于秦越大于邾莒杞鄫非蔭徐陸渾山戎之比卽以春秋之旨言之所最忌者惟是強大爭伯侵陵小弱日以擴伐與師爲桌此無論夏夷皆當以三王之罪人罪之若陳蔡近楚則附楚爲便幸而晉楚爭鄭縣數十年不及蔡蔡可安矣乃無端起釁欲去彼就此豈非大戾夫建邦立君本爲生民而民之欲罪必歸之故傳曰不與民同欲而注以爲罪其遠來甚功罪所定祇于民心爭從違不于伯力分向背也此主左注杜義不以爲無見然是時楚氛未靖江漢小邦無不祇而奉之故公子燮背楚之言甫啓其口而匕首已陷其胸其弟履懼以此月累汲汲于奔楚以自明甚至陳二慶譖公子黃猶以與蔡司馬同謀爲黃罪而黃亦奔楚以自明楚之氣焰爲如此春秋比事書之而當曰小國之不能自強可于齊外得之矣傳稱不與民同欲亦已見蔡之民皆惟亂之長非以其不同欲而可殺也惡其遠來自是杜之誤會傳意毛氏祖之過已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據此則黃之出奔本無罪也自穀梁謂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于是許氏翰高氏閌均主之而程氏端學更以異姓大夫不得于君有可去之義同姓則義無可去況兄弟乎爲人弟而出奔倫絕矣爲黃罪案黃見譖二慶而楚討之非不得于君也黃不出奔陳且無以自存春秋以其弟書之見陳侯以一國之君而不能庇一介弟蓋憫之非以爲罪而譏之也諸家所論似未免近苛至黃不奔他國而奔于楚者卽蔡公子履之故智欲奔楚以自明也但履之自明懼累也則不與兄同心矣黃之自明辨冤也斥二慶之惡而欲楚討之猶有爲國之心揆諸察履爲較優矣然懼累者辨冤者皆恃楚是知陳蔡之不可爲亦于是乎可見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十一年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此書庶其何援我不以叛不可不謹而書之也漆閭丘二邑名杜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今在鄒縣顯閭亭俱本鄒縣漆一邑閭丘一邑何以不書及庶其之私邑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也何以不言叛爲內諱也其爲內諱也奈何諸侯之地皆天子所封爲天子守之者也諸侯之臣皆王之臣故曰天子之陪臣也邾庶其叛其君又挈其土地來奔主法所不宥者而魯納之以爲天下逋逃主故諱之也然是時公在晉納庶其者季孫宿也經曷爲以一國之辭書之春秋誅叛人君臣之責也是故苟不納之雖有君命不書若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是也衛納之雖無君命亦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所以著魯之無政也甚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之變起于交會厤家推步大約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去交遠則日食漸少且有雖交而不食者惟當正交而入食限乃食此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日食纔三十六而襄公之紀十四年二月乙未朔食十五年八月丁巳食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食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食此年則九月十月俱食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亦連食說經家多以爲日無頻食之法或傳寫之譌然以漢史所載亦有一年而頻食者如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俱日有食之是也蓋天道至遠有可得知有不可得而知必執推步之術以求之宜其難盡合矣聖人謹而書之者所以儆人君使知修省且以見天變之有不可以常法揣衡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二十二年 沙隨宋地沙隨之會左傳以爲復錮欒氏胡傳楚遂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弗從謂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楚子且以此論甚是惟晉大夫去國之禮貴晉不樂之出竄先于若所往是以被逐者而爭于去國又曰晉不念世勳而不盡則又以弒君之逆而目爲世勳立說未免失檢不若徐仲山日記云欒氏世逆罪固當滅而盈則無罪猶之趙氏世逆罪固當滅而原屏則無罪斯持平之言蓋欲爲姣母所譖非有犯上可誅之實徒以士匄挾盈父見逐之嫌而明年之內再會諸侯以錮之是謂已甚故齊侯與會而卒保欒盈亦以其出不以罪而不直士匄之所爲耳故王氏樵云觀春秋書二會見其以伯主之勢而強諸侯以不順之令後書伐衛伐晉見晉國自亂而足主至于受伐其戒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二十三年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八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稱國以殺穀梁云罪

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杜氏預則以晉及者史異辭無義例孔氏穎達主杜注劉氏敞高氏閌均主穀梁謂寅虎之族也書及著罪在慶虎以虎之罪而及寅也案黃之出奔傳稱二慶譖之茲又云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是慶虎慶寅過從惡均無所爲首從也諸儒據及之一字臆斷于虎恐非確論不若杜注爲平允也至二慶之誅黃之復皆楚實致之而春秋書法如此家氏鉉翁謂不與楚之專制是也不與楚專制而亦不以討賊予陳者蓋陳人逼于兵不得已而殺二慶以說于楚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以著陳侯之無能爲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杜注在河東聞喜縣前漢山西平陽府今隸絳州卽晉昭侯所以封桓叔之沃也後爲欒氏食邑盈之入晉也左傳稱是時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乃以藩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入絳戰敗還奔曲沃據此則盈挾齊援將不利于宗國非晉臣矣其書晉欒盈何家氏鉉翁曰一以明君臣之義一以閔欒氏世爲晉臣而自絕于晉也其稱復入于晉者胡氏安國曰復入者甚逆之辭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書入于曲沃王氏葆謂見盈有叛心又見曲沃之人知有盈而不知有晉也夫盈有叛心經曷爲不以叛書之杜氏預謂曲沃家邑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書叛也一說盈初以入而叛非叛而入也斷以叛而入非入而據邑以叛也與鄭良霄入于鄭宋魚石入于彭城不書叛同案春秋書法諸家盈之而其實盈之逆由晉人有以激之也蓋盈以家難爲母所譖非有叛不容之大罪遂而去之斯可已矣乃晉用士匄之謀勸天下之諸侯一會再會而禁錮之則挺而走險能擇非勢之所必至乎春秋備書之又見以不仁之人疾之已甚晉之君臣有不得辭其責者在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遂伐晉其書遂何杜氏預謂其伐二國陳氏傅良則以爲志其始伐盟主莊自莒以來齊世從晉至是始叛書之以見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然而齊莊本意在伐晉也其伐衛以先之猶齊桓本意在伐楚而先侵蔡以先之耳汪氏克寬曰討從楚之與國而後討楚善之大者也齊伐伯之與國而先于陵伯主惡之大者也春秋書遂其中有大美惡焉斯言得之矣而愚竊有進者晉盈之入實齊主之經上書欒盈入曲沃而卽繼書齊侯伐晉所以著盈之爲齊所納也西河毛氏乃謂齊晉匹敵經于齊侯伐晉無所可否但紀事書之而意已見爲其先伐衛後伐晉者以十九年衛受晉命伐齊故先衛怨衛也案此說非是春秋書伐未有不諱者也惟當救而不速救則書次以譏之觀下文書叔孫豹次于雍榆非豹救之不速知聖人之意固不予齊之伐晉也且既曰無所可否矣而又曰意已見爲其所見之意何意乎

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 雍榆晉地杜注汲郡朝歌縣有雍城郡邑志黎陽縣之雍城即古雍榆也今在濬縣西南八十里雍榆之役左氏以爲禮杜氏以爲爲得命公羊又以爲先通君命夫救者赴急之辭也安令而出復何所待且受命而出又豈有君命而未之通者劉氏敞駁之是也蓋齊晉搆釁魯以積弱之國而旋其間不救則畏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強所謂兩姑之間難爲婦者故盤桓雍榆既不敢怨于齊而亦有辭于晉豹之謀或如是也故孫氏復劉氏絢皆以忘棄君命罪豹無從左氏及公羊之說者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伯國被伐魯自當救救而書次則逗回觀望非能救者也春秋譏之左氏以爲禮公羊以爲先通君命皆誤矣然則諸儒之罪豹得經旨矣

晉人殺欒盈 討亂不書此何以書陳氏傅良曰討亂常事殺欒盈非常事也欒盈亡大夫何以謂之非常晉爲盟主而再合諸侯于商任于沙隨以錮欒氏則是非常也盈之入也晉人大懼奉君以走固宮而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蓋僅爲克之故書殺欒盈猶州吁無知是非常之辭也其稱國以殺而不言大夫何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盈爲權臣所逐畏罪出奔孝保其身足矣乃恃齊之援以入晉又入曲沃而阻兵相攻則無君之罪大矣稱國以殺而削其大夫所以深罪之也然士匄逐盈兩年之中再合諸侯以錮之既克曲沃又盡其族而殲之晉國之大權皆匄所操而晉侯徒擁虛器也春秋據事直書而晉侯之失政士匄之擅權不待貶而自見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二十四年 崔杼伐莒春秋書之胡氏銓以爲謹覆霜之意高氏閌汪氏克寬諸家以爲著齊之無信二說不同似必相兼而其義始備何也去年春齊侯伐莒已與莒平今問隙未開崔杼乃因師師送使者如楚遂乘便而伐之其無信可知矣然自古篡弒之禍未有不本于其君假之以權久重而任之久也聖人故于趙盾之將弒則先書其侵鄭侵崇于崔杼之將弒則先書其伐晉伐莒以明兵柄倒持爲變生肘腋之漸是以爲謹履霜之義似尤得春秋之微旨矣

大饑 公羊五穀不升爲大饑又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蓋以民之饑空言則曰大饑以天之災祥言則曰大侵其事一也大饑何以書胡氏安國趙氏鵬飛諸家皆以爲著國無凶荒之備也蓋古者救災之政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川或移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饑學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至也襄公享國二十有四年當有八年之積是秋大水所攻雖廣然未聞壞宗廟毀宮室墮城郭則官廩之所儲固無恙也今一歲一年之菑而遽至大饑可見其備荒之無素矣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一大有年者異天道之反常大饑者著人事之不能處變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二十五年與二十四年事異 夷儀見僖元年本邢地衛滅邢故爲衛邑夷儀之會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也左傳謂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路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故杜氏預以爲不書伐齊遂服兵不加也又曰不譏受賂者齊有弒師自宜退也劉氏敞駁之曰若齊侯以竊沒師退可也今臣弒其君其惡大矣何故退乎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汙其宮未可謂之伐喪也且夫弒君而謂之喪諸侯其無討賊者矣奈此駁甚精胡氏安國謂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亦是此義然則經不書伐齊者殆以著晉侯不能修連帥之職而伯業之所以不振歟

諸侯同盟于重丘 諸侯即夷儀之諸侯也同盟于重丘左傳云齊成故也胡氏安國謂崔杼既弒其君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張氏洽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何獨此盟罪之深也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同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弒君之齊于盟也即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故一美一惡無嫌于同據此則經書同盟正何氏休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者也楊氏士勛乃援雞澤平丘之例以重丘爲同外楚而汪氏克寬從之恐非此處經意重丘齊地寰宇記聊城東北有重丘杜注二十五年會盟處聊城今東昌府治而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或亦以爲會盟之處以經文銜之上書公會諸侯于夷儀繼乃書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今順德府地去東昌爲近自夷儀涉齊境則其地當在聊城也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羊作謁即諸樊也左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隱于短垣以射之卒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上者爲卒名非謂伐楚名孔疏謂上之以告文是也與七年鄭伯髡頑如會卒于鄵文法正同昔變文也巢牛臣實射殺吳子而經以自卒爲文陳氏傅良曰不以告巢入也蓋諸樊始通上國爭長于楚而賤身于匹夫以是爲自取云爾凡攻門曰門如門于揚門于東閭之類公羊乃以爲入巢之門而謂之門于巢何氏休又詆其過巢而不假道不知巢楚屬國也牛臣之射爲楚

敵矣也假道釋甲之禮矣固不可施之于巢而飾城請罪之文巢亦不得而施之于吳公穀及何氏云云宜先儒之駁其妄矣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二十六年 復歸者復其位也先書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後書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孫氏復謂以見衛侯待弒而歸是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反皆不名此復國矣而儀名之趙氏鵬飛曰衎日衎出奔齊以孫甯逐之入于夷儀以甯喜挽之然國實衎之國不幸而出得間而入聖人不責也及居于夷儀不能以義入衛遂喜行弒逆之謀既弒而後入則國雖衎之國得之不正也聖人惡其不仗義以求反國乃謀弒以規復位故斥而名之也胡氏安國以爲人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疢疾衛侯淹邮在外十有二年困于心衡于慮久矣此生于憂患之時也而一旦得國其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困而弗革雖得國猶弗其國也春秋書名見聖人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人強于爲善之意也二說不同相須而義始備杜注孔疏乃以名與不名初無義例非也又公羊以復歸爲罪剽以剽不書立爲惡衛侯則尤謬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衎復其位故曰復歸豈罪剽乎剽立于孫甯之手與衛人立晉不同故不書立豈罪衛侯乎觀此可見公羊說爲臆度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家氏鉉翁曰伯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殁大夫以抗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于列國晉亦坐受其弊矣林父作亂逐君悼公爲之宗甯君之位今剽死獻入晉乃受賊臣之賂而止獻公因甯亟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其黨亦何利而爲此也晉之諸臣各爲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爲亂以爲彼削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夏可嘆也汪氏克寬亦謂晉平自重丘之後五合大夫自縱其權主張失宜冠履倒置伯業于是不可振然則吳日韓趙三分晉國謂悼平有以啓之不爲過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二十七年 衛鱄出奔穀梁以爲合于春秋胡氏安國趙氏鵬飛家氏鉉翁皆以鱄非鱄不得返國乃甯冀于位而不能安鱄之身鱄之不友其矣故書弟以見非鱄不弟衛侯不能弟也獨王氏樵謂鱄遂弟因罪衛侯而書鱄出奔于殺其大夫甯喜之後見鱄爲甯喜出奔亦以罪鱄說與諸家異然觀其謂言必信行必果而不唯義所在未有不至于賊與重于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尤重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雖且爲子鮮其勸公以立甯氏後則無負于喜之計實足以發先賢之所未發而鱄眞有不能辭其責者在也若蘇說以鱄爲與謀乎弒毛氏春秋傳及劉氏駁疾申何力主之謂鱄與喜其弒剽及喜見殺乃怨公負約出奔于晉春秋書之著賊黨之假信以垂戒後世則持論過刻不足據也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宋之盟謀弭兵也豹不書族左氏以爲違命此說非是春秋去族非極惡大逆不著此例今觀邾滕之會乃季孫荷圖私便不顧國體豹之不從正得出境專行之義且命爲季氏何謂不可違乎公羊以衛石惡在爲殆諸侯此說亦非是石惡之惡孰如紫公孫歸生陳孔奐鄭良霄者彼不爲惡人之徒石惡乃獨爲惡人之徒乎經書豹及者以不言豹則疑于豹與諸而不與盟故從一事再見卒名之例而不稱其族諸侯之大夫不名亦先目後凡之例皆書文爾大夫盟與溴梁同彼不書諸侯者鄭氏玉謂以諸侯在而大夫盟人猶知爲諸侯之大夫也此不書諸侯以罪其臣今諸侯不在而大夫盟不書諸侯人不知爲諸侯之大夫也故書諸侯以存其君也書盟于宋李氏廉謂以首禍罪宋也蓋楚之爭霸始于宋楚之分霸亦成于宋僖二十七年宋之盟春秋猶恕宋也宜十五年宋楚爲平已開天下南北之變矣故以服辭書至成十二年華元合晉楚之成于是晉楚分霸今向戌以弭兵爲名竊列國之諸侯而交見于楚廷即兵果因之而弭亦夫內外之辨況既盟之後晉則帥師取鄆晉則帥師取狄而楚且合諸侯以伐吳滅賴矣其能弭兵者安在哉故兩書于宋所以罪其爲地主而首禍也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景王元年 公在楚左傳以爲釋不朝正于廟公羊以爲存君穀梁以爲閔公陳氏岳主左氏謂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如楚而不朝正非常也故書戴氏仲舒范氏甯胡氏安國皆主公穀謂特書公在楚欲使後世臣子賊天子窺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于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高氏閌又以公不與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以候楚子之葬久留于此道夏乃歸故聚人于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而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金氏賢亦以不在京師而在楚罪公改公之如楚以十一月于時天王尚未葬也如楚後爲楚所制不得猝歸二氏之言持議雖正然于當日情事則未之詳審也當以諸家爲合春秋本旨

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胡傳本鄭子太叔之言以晉主夏盟令行列國平公不能紹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屛爲不知本許氏翰謂其志私而動又不時宜諸侯之不

能無□陳氏傅良謂天下多故而壘堅于城杞九晉之已甚季氏服亦以平公爲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爲諸侯公私之際趙智以城杞爲失也獨穀梁謂爲得變之正並與諸家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皆平以私家之私煩諸侯以城杞伯業所由墮也晉女叔侯及鄭衛之大夫皆譏之故經書城杞以□貶穀梁以爲變之正者非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先儒以爲嘉其有禮故書子以進之一說爲其聘辭以吳王來夫子因而正之稱子從爲班也公子札名杜氏預孔氏穎達謂非褒貶之所係公羊則以札能讓國而賢之穀梁則以吳能使賢而善之皆非經旨至胡傳謂札以讓國階禍故名之以示譏而不得比于季友叔肸之例其繫尤甚又曰聖人于札望之深責之備此亦未嘗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國之賢大夫其賢者亦不乏矣何獨于札而責之望之此媿氏舜牧黃氏仲炎季氏本諸家所爲駁其非也至余氏光謂光弑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不受此爲讓國之實而以公羊說爲附會又與諸家不同然其撇去正意論事之弊則一也 御纂春秋直解吳子使札來聘吳躋伯也楚之大也使椒來聘秦之大也使術來聘吳之大也使札來聘其來同於其文同或以其讓國而褒之又或以其讓亂而貶之夫褒貶各以其事讓國之褒安得于聘褒之讓亂之 安得于聘貶之此可以破紛紛之臆說矣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三十年 書宋災于伯姬卒之上見伯姬之卒以災卒也伯姬賢卒先儒尊賢伯姬穀三傳之列女傳伯姬之守義誠有如胡氏張所謂婦人中之伯夷劉氏敞所謂得其德貞之節者也而或以爲伯姬守常而不知變以是爲賢則操溺援之以手者非耶汪氏克寬曰援溺之禮乃丈夫變禮以救鄰他人之死婦人越禮以赴主而免己之死非義也伯姬年過六十變曰避火全生未爲不可然君子之道過乎厚小人之道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著其乘節不渝底勵風厲于古來丈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于造次顛沛者知所警耳說與鄭氏輿飛婦人非雅無以見節意合帷齊氏履謙吳氏澄以爲罪宋之臣子不能救其尹母義指稍殊然亦足補諸家之所不及若漢書五行志載董仲舒說謂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憂傷國之□恐積陰生陽故致火災此則會之論不足據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天王景王也佞夫公羊作年夫異文箋佞古音近辰年古音近旬故二字通假大戴禮公冠篇使王近于民遠于年說苑作近于民遠于佞可證也佞夫之殺據左傳儋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

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是殺佞夫者尹劉諸人也經以爲以殺其弟歸獻于天王杜氏預劉氏敞諸家皆曰惡王無親親之恩而殘骨肉也蓋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嫌以明當時則政有經今欲王誅亂不能致辟于首禍之儋括而任其劉諸臣賊殺乎不知情之佞夫以大舜封象之事例之王之罪惡也甚矣故稱弟以見王之不能有其弟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鄭大夫伯有也伯有嗜酒沈湎無度公孫黑怨其使己如楚乘其醉以駟氏之甲攻之良霄奔許既而聞諸大夫之盟已也□伯有死于羊肆不書殺其大夫欒氏夢得曰位已絕非復大夫矣曰鄭人討賊之辭也□□□左傳所載則良霄之出公孫黑亦有罪焉春秋舍黑之專伐而獨罪良霄何也張氏洽曰嗜酒而不恤致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爲有喪亡家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于外乎既出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致大亂其國春秋所爲正名以討賊大之辭也此論至爲平允惟胡氏安國以爲位未絕與諸家異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良霄出奔而君夫國人共盟之猶晉之盟東門氏叔孫氏臧孫氏也其位之絕可知矣胡傳本劉敞說以爲位未絕誤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澶淵之役三傳說皆有未安左氏云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是以爲罪失信也夫果爲失信則如邾之盟而貶其人可也今貶其人又舉其事特爲失信而已哉公羊云此大事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不憂諸侯也夫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豈有大夫受君命以出是諸侯耳何以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之也其稱人以衆之也夫一國大夫之有其財諸侯何至聚之以是爲善是非也非春秋貴小患而不責道也且宋以五月災以衆之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可謂之救災而謀之以是之駁其非也然則春秋之意安在也舊說謂五月火災諸侯之大夫冬乃會于澶淵其宜其劉氏敞之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世子般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者也乃會其葬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故決者是也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會于蔡葬前般必不以弒聞晉與諸侯未必知般之弒父春秋人諸卿之所以爲以宋之災不知也或曰澶淵召侯而以歸財之私于趙武武亦徇竟外私災不請于天王與晉侯而擅以歸財令天下向成不請于天王與晉悼夫人之命也故列序諸卿澶淵之會而以趙武之私故貶而稱人也說亦有見然以經文加之上書葬蔡景公繼書澶淵之會恐人疑此會爲謀蔡亂故直揭其所爲曰宋災故見會之所爲爲此不爲彼也是不知經之謂于經旨爲合矣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三十一年 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因名楚宮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方務綏睦親鄰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自五年季文子卒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是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郛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沒齊邾交伐晉之不振益甚以兵權分于三家故也至其末年觀首南面以朝于楚復羨其宮歸而作之公之心安于楚矣安于楚必死于楚穆叔之預知也非天道也人事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之卒左傳曰毀也穀梁曰日卒正也稱名者孫氏復云襄公未葬也不稱子不地降成君也歷漢唐以及宋明皆宗左穀之說近儒方氏始以爲季氏弒之與子般子赤同例顧氏春秋大事表亦以其論爲不可易謂縣之遇弒也傳稱館于黨氏子般之遇弒也傳稱次于黨氏蓋凡亂臣賊子謀行不軌必伺其間于不可闚隙之所而後得以肆其虐且爲後日諉罪飾奸之地今傳明云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入大臣之家于氣則之所以弑之罪季氏將安逃乎左氏乃云毀此正季之欲蓋而彌彰也夫所謂毀者以爲哭泣哀傷而毀之與則當在大斂小斂捨地呼天之際以爲數日不食不勝哀而毀乎則當遲之期月經年之人今襄公之薨以六月辛巳子野之卒以九月癸巳相距七十五日距襄之時已遠矣胡乃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豈平日倚廬寢苫之毀獨無恙至于季氏遂一毀而卒乎且季氏攝政不當調護嗣君入其室凡防衛之不不嘗藥之不謹獨無一季孫之罪當爲法之爲許世子不嘗嘗藥春秋書之曰弑今季孫止不嘗藥而已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赤一例無逆謀亦當爲法受惡許世子不也案閔公內無所承下不書即位故子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故子赤之弑可知此經上下文無所見直□爲季氏之弑劉深文然以魯臣庶氏之次定爰書決事有比至以許止例季當爲法受惡則起季氏于今日恐亦無辭以謝矣故備錄其說以待有識論定焉

昭公紀 名禂襄公子齊歸所生以周景四年即位法威儀共明曰昭在位三十二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元年庚申 虢公羊穀梁作郭杜注云鄭地蓋東虢爲鄭所滅故虢之鄭也今河南汜水縣東十里近滎陽有故城虢之會據左傳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是亦先會後盟也經書會不書盟杜氏預以爲讀舊書不歃血故不書盟萬氏隨筆非之謂齊桓葵邱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而春秋不以不歃血不書盟何獨于此而不書乎蓋聖人自書宋盟以來反復痛惜于大夫之專盟莫夷之同歃而未能釋然于懷也乃方距六年又復觀此于是存其會而削其盟存其會者不沒其事也削盟者非惟正君臣之義嚴夷夏之防而不與其大夫專盟晉楚同歃之跡而泯之也如此說則經不以先趙武也先晉者亦猶黃池之會吳子主會而春秋不以吳居晉上宗國胡傳謂晉人以信爲本故每事必先趙武似猶未得經意齊國弱公羊作國酌衛齊惡作石惡鄭罕虎作軒虎異文箋酌弱音相近之誤釋文云齊音昭四年傳渾罕韓非子作渾軒是古二字音通也石惡當作齊惡保傳寫之訛案襄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傳云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于是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不聞其復歸則衛不應復有石惡其爲傳寫之訛無疑至陳公子招陳侯之弟也不稱弟此則因史舊文公羊以爲貶辭亦非是

三月取鄆 執取之季孫宿取之也不書宿不與其擅取人邑也襄十二年宿帥師救台入鄆而不能有至是因莒亂乘其易而有之以自爲封殖之計非能聲罪而致討也故從取之例而書之曰取諸家說大概相同惟左氏載季武子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公子圍請以爲尋盟兵之盟而其伐莒無齊人盟在虢叔孫豹趙孟止之乃免其說甚詳毛氏春秋傳謂楚來主盟始于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其時無莒人也前月亦無莒人惟盟于澶淵杞莒小邾俱在然是晉人請召爲會杞莒諸國皆晉之私屬何與楚而尋盟曰犯潰齊盟且會號在正月鄆之取在三月經文甚明豈有正月爲會而三月諸侯之大夫尚在會可以告于會者因疑節書爲不足據萬氏隨筆亦謂莒人方貳弒君大惡月爲之會而不敢預其敢以取鄆訴乎二說皆與蔣解爲異似亦有理但春秋事據左氏而國語所載亦與此互發恐不得□爲非實錄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或謂后子出奔而罪秦伯何也胡氏安國曰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

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兄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稱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諸家說大旨相同惟家氏鉉翁云秦以千乘之國而區區毋弟車之多至于伉其君鍼之泰甚矣書秦伯之弟譏秦伯亦貶鍼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秦伯失親親之道四傳皆貶之而家氏鉉翁以爲亦貶鍼蓋惜鍼而奔非非無罪矣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狄左傳以爲無終及羣狄太鹵公穀作大原杜注云晉陽縣也大鹵之役或說以爲志用卒之始或以爲惡詐誘之謀案春秋以來齊晉宋衛數與狄狄害自文十一年晉敗之于鹹成十二年晉敗之于交剛而其鋒始斂今荀吳又敗之于太原木訥趙氏謂太原在晉東北必狄犯其邊故敗之若然則擯斥之師宜見諒于聖人矣況戎狄豺狼天性獷悍非用命設伏不惟無以敗彼且將爲彼所敗是卽毀車崇卒春秋亦未必遽以變古之罪罪之也以前後經文考之十六年書吳伐鮮虞十七年復書吳滅陸渾之戎蓋是時六卿日張各務立功以固其寵故趙氏以盟會務而荀氏則以戰伐顯吳之敗狄非必狄之果犯晉邊也鄭夾漈所謂既盡赤狄之餘復有事于羣狄是也觀賁與交剛之舉經稱但書晉人至是而直曰荀吳帥師聖人之意可于言外會之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去疾展輿皆莒子密州子去疾于次爲長宜立者也密州舍去疾而立展輿既又廢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而自立去疾奔齊是國固去疾之國也春秋故于其入也書田莒去疾與忽係鄭小白係齊同蓋不與密州之舍去疾也然而不稱公子何也春秋于公子之入國而爲君者皆不稱公子萬氏謂稱公子則與大夫之去國而還者無別故不以公子係之也展輿弒君之賊也亦以國氏又何也李氏廉曰展與立踰年成君矣不書爵已足見絕之之意若不係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國氏書亦係以國則展輿之係國不必求他義也此二說較胡氏以削其公子爲不與命程氏以國氏爲罪諸侯之與其立者義爲直捷矣顧聖人之意尤有進于此者以去疾介大國之力以入宜可以討賊而無難矣乃可討而不能討聽其得以出奔特書曰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復書曰莒展輿出奔吳使人以賜辭求之而去疾伏賊之罪昭然其可見矣

冬十有一月楚子麋卒　楚子麋之卒據左傳乃公子圍縊而弒之也經書卒不書弒與鄭髡頑齊陽生同者駟專鄭陳乞專齊圍君楚皆以瘧赴故魯史亦承赴而書之聖人因而不革斷胡傳謂以篡弒主會盟聖人觀列國之衰弱懼人欲之橫流故畧其篡弒恐非經旨或疑麇實見弒經不正圍之罪乃反從其僞赴而以卒書其何以示懲創不知圍之未弒也其不軌之志晉趙武叔向知之衛北宮佗鄭子羽子產魯叔孫豹俱莫不知之申之會椒舉以無殺而後可以律人規慶封以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相詆是聖人譏如其謀書卒而篡弒之跡已有昭著于當時而不可掩者矣況經于鄭伯卒上書如會未見諸侯齊侯卒上書吳伐齊楚子卒下書公子比出奔晉人能因其所已書以推其所不得書則元惡終有不能漏網者春秋所以爲微而顯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年　公如晉弔少姜之喪也及河晉人以非伉儷辭乃還而使季孫宿致襚服春秋據事直書見公之不能守正而自貽恥辱耳蓋禮天子諸侯俱無親弔者天子崩赴至列國各遣上卿奔喪至送葬然後六服齊赴京師所謂大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也若諸侯則弔喪送葬俱遣使而各有當經故游吉云弔遣大夫送葬遣卿而弔經也至于夫人則亦經故弔遣士葬遣大夫也今少姜之喪時與國並無一君親弔卽服役于晉如鄭者亦僅遣太叔一往惟晉之君臣相率至晉故晉以非伉儷辭不君無辭爲言蓋歎辭非係辭也穀梁乃以爲恥如晉故者有疾是殆不知公之復由晉之辭也公羊又以爲請敢進申之者遂謂晉將執公故至河乃復夫是時晉晉方睦韓起來聘叔弓報之公卽位踰年未聞得戾于晉晉胡爲而欲執之至胡傳云卻而不納卽當爲辭以入之謂果非伉儷陳無字何以見執苟有二命晉何以爲盟主以此見晉晉必納公不忍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正幸其猶不至晉爲稍減瀆汙非惜其不得入晉而書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三年冬大雨雹今春正月又大雨雹左氏稱季武子問禦雹于申豐而申豐以藏冰不用爲對何氏休駁之鄭康成復據周禮凌人及月令豳詩所載以藏冰之失後儒胡氏安國諸家多從何以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雨霧不和而散則爲霰雹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乃不肯端言其事而歸咎于藏冰不用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偏亦古者本末俱舉獎凋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風發不殺不亦誣乎且後世朝廷藏冰不于深山窮谷而天下郡縣多不藏冰何爲不聞輒有雹災乎劉氏敞以毋爲紹媚強臣抹撥災異比之張禹谷永而黃氏仲炎直斥爲矯誣上天蓋皆有以燭其奸誅其隱

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楚地在今南陽府縣申本姜姓國爲楚所滅故屬楚也申之會蓋楚子虔卽位始合諸侯也自襄二十五年齊莊公卒齊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盟會楚衆其間遂大合諸侯肆力于挽已之失以爲漸窺中國計故叔氏熊只此會爲著楚之舒肆于北方而家氏鉉翁亦以此會爲會盟之一大變然歷觀在會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若徐頓胡沈固素服于楚者也淮夷亦于晉楚者也宋則合晉楚之衣者也滕鄭皆宋屬與宋其同俱往者也洄上冠帶之國曹邾辭以難魯衛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皆貳之或與是難合者十二國止秦以名俱類爾何足以爲盛及徐子既執而諸侯解體至伐吳之役宋鄭滕去之惟恐後矣彼陳蔡胡頓名爲諸侯實曰烏合安足以敵方張之吳故雖一克無備之朱方一滅無罪之賴不足以立武示威反播惡于慶封之口未幾而棘櫟麻之入遽見報于吳人春秋書會申所以著楚虔之暴橫無能且病晉之衰而閔在會之諸侯不能討弒逆之賊而反推之爲盟主也

九月取鄫　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者易辭也據左傳是莒著邱公立不能撫鄫鄫叛而來魯因而取之後遂爲魯邑觀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可見也公羊乃以書取爲諱滅蓋彼于莒人滅鄫傳云取後于莒因疑鄫尙未滅故以諱滅釋取西河毛氏非之謂春秋絕滅天子諸侯之事大夫以下皆無之如果以異姓爲後則本國必爭他國必正豈有彼以絕滅而我可匿其事而諱書滅鄫者至胡氏以黃獻呂不韋之則是暗埋其子于腹中與則取其物于國外又另爲一事矣案此辨似是而義有未盡蓋莒之滅鄫經及左傳原極斬截分明但公穀異姓爲後之云疑其必有所受大約莒既滅鄫懼諸侯見討因以鄫女所出之子嗣鄫而實諸侯以爲鄫子本意如是是則名爲繼絕而實則據而有之春秋故不從其赴告之辭而書之曰滅書滅者正其罪非隱其事也至謂果以異姓爲後則本國必爭不知尙有能爭之者則鄫不滅經亦可不以滅鄫書矣毛又以大夫以下無繼絕事尤爲不經卽胡傳云亦以明異姓不可爲後非謂公穀所稱如黃歇呂不韋之所爲也由是言之此書取鄫乃鄫不甘莒而叛而來歸聖人存其國名書之蓋不與莒之有鄫耳不得但以鄫爲魯所取而以爲向未滅也

舍中軍五年　中軍之舍左傳云卑公室也孔疏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不入公也叔孫臣其子弟以一家之中有父兄子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巳大率半入公半入巳也孟氏則于子弟之中或取子或取弟以二分歸公而一分入巳是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公室巳卑矣今舍中軍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謂公室彌卑矣公羊乃以舍中軍爲復古穀梁亦以爲復正蓋謂舊止二軍今舍中軍仍止上下二軍故也不知舍之爲言非裁汰之謂不過分此中軍之衆附之二軍之間且作軍舍軍皆出季氏私意何古與正之足云況宿之爲此謀也始自專政以來早夜爲計已與二子歸公難巽分國維均又中軍與上下軍名位差次無多未稱殊絕故乘是時孟則羯亡獲始立叔則豹卒諸未安于位遂舍中軍巳專一軍而以一軍屬二子是始三分之而三家各有其一者今則四分之而季氏獨有其二名爲避伯主悉索之貢實則陰以奪二子所立之權家氏鉉翁謂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掣其肘則田常所爲已不在齊而在魯矣苟氏悅順猶以舍中軍爲春之始蓋于公穀之言而未深考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牟婁防茲皆莒邑公羊云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以不宜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胡傳謂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人其利兩譏之也許氏翰則以爲惡季氏之專家氏鉉翁則以季孫宿爲魯之盜蓋纔二十年公如晉莒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莒牟夷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是季孫每乘君出卽招納叛人叛邑以爲巳之私有專擅如此不曰魯之內盜可乎且襄公之如楚也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爲復爾始盜其君于晉地昭防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巳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遂君之謀實兆于宿矣然則汪氏克寬謂季孫有無君之心是以納叛人非深文也牟本杞邑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故屬莒杜注城陽諸縣有婁鄉今諸城縣屬山東靑州府防茲杜注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今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平昌故城諸城縣西北有姑幕故城可以考春秋時防興茲之地也

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杜云魯地今不詳所在左傳莒人來討未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高氏閱謂書敗莒師辛魯之勝乃所以罪之鄭氏玉亦謂魯人方欲以納牟夷之故止公而叔弓又敗莒師不順伯討以成君禍比事而觀罪可知矣案魯之罪在不應納叛若人既來討而以敗之爲非豈謂將聽其誅討廢劉乎抑俯首行成而後不失爲是乎罪魯之說恐非經意又蚡泉公羊作濆泉云濆泉者何直泉

也而泉者涌泉也劉氏斂非之謂此地名附非謂戰而泉涌若謂戰而泉涌因當舉戰地于上而後書曰有濆泉不得引濆泉以爲戰地也此說亦未嘗濆泉當因泉之直出得名猶後世馬跑泉趵突泉之類皆以泉狀川名此陸氏釋文亦以濆泉也公羊云云本釋地名濆泉之義固不以爲戰而泉涌也劉氏好與公穀爲難而不顧所安此亦其一證也浮穀梁又作賁異文箋云蚡與濆賁音皆相近公羊作濆穀梁作賁竝假借字此說得之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復伐吳報吳入棘櫟麻之役也說經家皆主罪楚惟胡氏安國以楚伐吳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當報楚之復爲此役師出有名遂謂聖人善楚而進越不知楚虔自負大惡王法所不宥者而恃強逞暴合諸侯以爲修怨之師何善之有越從楚以伐吳甘爲虐賊所役是亦賊而已矣春秋治惡必嚴其黨又何爲而進之乎然則越始見經曷爲與徐俱稱人蘇子曰不可云沈子徐　伐吳故也猶戚之會吳以鄫故稱人也趙氏鵬飛亦謂越書人使文齊義不繫于褒貶也觀此則劉傳之說可見其不足據矣

宋華合比出奔衛六年　華合比宋右師何以出奔寺人柳嬖之也左傳云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欲殺柳以　太子柳聞之乃坎牲　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時合比之弟亥欲戌兄爲右師從爲之徵　遂之合比奔衛春秋書之許氏翰謂著寺人讒愬敗國以爲世戒是也案襄二十六年惠伊戾譖太子痤乃坎牲加書左師向戌爲之徵遂殺太子是宋之行譖皆寺人寺人之譖必坎牲加書其說之徵者非左師即右師前後如出一轍故西河毛氏以猶是宋平一人前既識太子之寬宗伊戾矣而今復受其譖此是太子佐前以失時不能然見而今復不能爲合比解疑稟書無理而不足據然蘇子有言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自疑也而後讒入之以宋平之昏庸其于父子君臣之間必多猜嫌寺人朝夕左右窺之最審故彩似之擇如響斯應爲使鑑可以常理律之則古今亂亡之禍當不至覩繼相尋矣

暨齊平七年　暨齊平解有二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預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爲魯與齊平者孔氏穎達宗賈逵何休之說也後儒以杜說順傳而於本文自背如既云齊求之也下文又云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又似燕求齊孔說據經而於前後可通以書暨齊平與十年及齊平定十一年及鄭平同此年暨齊平之後

叔孫婼如齊涖盟亦與及鄭平後叔還如齊涖盟同戶多從孔疏劉公是敞左傳齊求之也何爲齊侈之事而以癸巳以下終燕齊之事義尤明確成定論矣近毛氏春秋傳復力申杜義謂經凡删無異事皆蒙上爲文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寔來不更書州公是其例也況燕齊之平明見他傳鄭公孫段卒在燕齊平之月罕朔殺罕魋在齊師還自燕之月與襄公之生在沙隨之歲衛靈公之生在韓宣子聘于諸侯之歲傳例亦同斷以燕與齊平者爲是說亦有據但春秋外平而書必有關于天下之故如宋人及楚人平是也燕僻在北陲不與中國盟會齊景雖興師以納其君卒受賂而不克經但書伐爲其與陳黍之師無異此何關于天下而必書其受賂之平乎此言之燕與齊附未嘗不平不要春秋所書當如孔氏諸家說也

三月公如楚　公如楚齊華之盟也高氏閌謂是時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玉帛朝聘不遑暇此以公之如楚爲不得不然也一說經書如楚爲見公之自取以鑿之如楚子昭也非公之昔向戌與趙武爲之昭之何楚子虔也非向戌韓起之罪乃公自爲之何使叔弓不往蓬啓彊胡爲至于我哉此說較得經意蓋楚虔自弑立以來于今六年數會諸侯皆徵圖洒上冠帶之君固莫之與也而其伐吳也一敗于鵲岸再敗于房鍾鬱鬱不得其志故作章華之臺使諸侯落之以會諸侯當時之耳目是亦無可奈何之辭氣耳使公不應召楚亦安能肆毒于公公乃不知自強蓬啓彊一來遽惟是奔走之恐後矣謂爲自取洵乎其自取已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即公子招也今曰陳侯之弟者穀梁云甚其親所以惡招也其惡招也奈何胡氏安國曰招以公子爲司徒乃貪成之寵欲令廢立自已而出其之敢干者也不能援立冢嫡安靖國家而遂君之惡賊殺偃師以致宗社覆沒其罪之大爲何如乎金氏賢亦謂哀公以留屬二公子雖曰私之未有立之之意也無意於留則無意殺偃師矣于何知之于聞招之亂而自縊知之也招寧小人貪位固寵逆兄之邪而殺嫡立庶招之惡不可勝誅矣此二說皆中穀梁惡招意也萬氏斯大則以偃師之殺爲哀公教之謂哀公嬖以偃師爲世子而更屬留于招招而純臣必義不受屬既受屬矣則廢立之事乘間何隙何日而忘一旦偃嬖留之際不殺奚待此與許氏翰陳哀寵其庶子貴以強輔而濟之權使亂太子之論同必狀之而義始備蓋偃師之殺雖招爲之而假之權以成其殺者哀公也故書曰陳侯之弟招係弟于招非招也亦以罪陳侯也其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以著其則嫌于偃師之子屬辭之體宜然也

秋蒐于紅　紅魯地蒐簡車徒也蒐于紅穀梁以爲得正公羊以爲以罕書以盛書胡傳及諸家皆以爲非時非地且著非禮以春秋常事不書之例推之則諸家說是何也蒐狩也秋與之違天時也狩有常所于紅曷地利也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專擅在下悖人理也夫亂臣之欲竊國命也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于君父昭公至是民食于他而不恤其所昧于履霜之戒其矣故聖人備書其事而義自見或疑昭十一年蒐比蒲二十二年春蒐昌間定十三年夏十四年秋均蒐比蒲均書曰大蒐者以爲夫子之諱也此獨不書大何也杜氏預曰經闕也理或然也若謂時史闕略仲尼從而略之則恐非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楚滅陳爲不以號書而稱師胡氏寧謂見楚衆恃強肆行暴虐而莫之較也然萬氏云陳哀之死留之奔皆在夏至冬尚未有君招主國事意欲何爲時孫吳在楚果專虐逞辭以請蓋未能免于討亦或未至滅陳乃無然坐待其衆俾殺一過葉以謀罪此所以甚楚之怒因而滅陳也謂此則陳之見滅招實致之有伯者起其爲首惡無疑矣乃楚子殺世子之賊則宥而放之奐招之黨耳獨執而殺之輕重不倫如是得爲伯討乎故招不去公子以楚子懷惡而執招不與其執也奐不稱大夫以奐嘗通楚謀陳不得爲大夫也此互文見義之微旨也又經下陳字獨詳者家氏鉉翁曰陳自晉悼鄬之會逃盟迨三十四年謂楚可託國令乘陳招殺太子而　取其國挾義擊以行其不義春秋自春徂冬七書陳事閔陳也亦罪楚也奉楚之入陳不與夏徵舒事書法同又何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楚莊討陳之亂有春有惡故先書殺夏徵舒而後及其入國納淳之事是非不相掩也固恃強行暴利陳之土地而滅之非有討之義故先書滅陳也

葬陳哀公　哀公之葬實楚以爲楚葬之杜氏預從左傳以爲哀克葬之趙氏匡謂陳已滅矣哀克非人臣何能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　葬穀梁氏亦謂陳爲楚師所據豈能於其時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以齊者以上文無齊滅紀之文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可蒙上爲文也此二說皆主賈服義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齊襄之暴不滅紀而葬其夫人以示其狡偽之智正相符合穀梁二家謂爲楚葬立說似有理然左傳明晉與楚賓克殺馬毀玉以葬且從傳文可也杜其殷杜皆非會葬之說則確不可易楚既滅陳諸侯震恐故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致其敬豈有未加敬于

楚之前反先使人會葬陳君之理耶必魯往會葬而後書者常例也獨此未往會葬而變例特書者是亦所謂存陳之意而已矣

夏四月陳災九年　夏四月陳災杜注云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繫于所災所害也災公穀皆作火公羊云陳已滅矣其曰陳火何存陳也穀梁云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二氏之意蓋以陳雖爲楚所滅而土地人民猶在聖人故還繫之陳猶邶鄘二國雖爲衛所并聖人刪詩仍存邶鄘之名不以并諸侯與楚者也賈服二注亦本此爲說杜氏以左無是意因辨而異之案何氏休解詁云陳已滅復災者死灰復燃之象也將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肆門廬必待之而滅其國故天存之此仍用董仲舒楚滅陳陳臣子尤善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之旨亦與公羊本義殊以左傳陳水屬也火水妃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之文觀之陳之災不可謂非天道但春秋之書陳災實不與楚之滅陳胡傳謂與滅繼絕興舜公天下之心是也公穀說經有得非左氏所能及者觀諸此類可以得其槪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十年　伐莒之役三卿並書王氏沿曰惡其專國而公不得爲政也經書三卿而傳止書平子王氏葆曰季孫主兵也其用兵之意奈何高氏閌曰是時晉悼之衰故三卿伐莒欲一舉滅之而據以爲己功也昔已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陳氏傅良曰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叔弓佐意如故係于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守自是以後魯有四卿而帥三家也胡傳乃謂三家四分公室季氏身爲主將領二軍二子各領一軍爲之副不知左氏所謂四分者執天役家稅者之非軍法也且分叔弓係宣公弟叔肸後叔老之子爲子叔氏宜族非祖族胡氏謂三家各將所屬是誤以子叔氏爲叔孫氏也項氏安世謂叔孫舍賢猶使公臣帥家徒盼亦沿胡傳而誤執其說耳又傳稱伐莒取郠獻俘川人于亳社經削而不書者無故而取人之邑即已大矣而又浮剝以爲其更公門乎削之不與季之暴虐無節也

修文齋精印藏版

春秋集解卷六

臨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誥長棠明氏重校

昭公紀下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十一年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誘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春秋據事直書其深惡痛絕不待言矣惟楚虔書名例所不解公羊以爲絕其誘討杜氏預以爲從蔡所告胡氏安國以爲惡其以詐滅人國孫氏復蘇氏轍諸家又以爲罪其貪蔡土地非眞能討賊案蔡侯之與楚子一會于申再從伐吳以同惡相求歡好踰八年之久忽誘致于申而殺之不過因滅陳之易更欲滅蔡自雄且以威中國耳春秋之法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般固弒逆之賊虔亦弒逆之賊也政使果能討罪不貪土地而以賊殺賊曲直何分況又志在滅蔡也乎是則書楚子虔書蔡侯般同斥其名所以著其罪之同也毛氏春秋傳乃謂楚子不名則似以尊戕卑非敵體之義因特爲創例亦加殺者以名使兩君相殺記有同等此祗書名爲無甚精義餘諸家舊說爲更淺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祥公羊作侵羊杜注地闕當在今兗州府嵫陽縣境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蓋自邾倚齊甑歷致兵于魯魯亦藉晉伯之力浸淫觀兩執邾子又以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畀我之奔邾亦受臧孫紇之奔讎益深矣追同盟于重丘齊晉既睦魯邾乃漸釋其嫌襄二十八年邾子來朝昭元年魯復會悼公之葬故此祲祥之盟左氏以爲修好也然禮書不貳事經于五月甲申書夫人歸氏薨而卽繼書大蒐于比蒲又書會邾子于祲祥魯之臣子于君親之喪蔑如矣此亦所謂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矣況以左傳所載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淸邱之社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云云觀之是貜不惟以喪同盟且以喪而踐桑中之約矣魯臣之無忌憚如此昭公雖欲久安其位其可得乎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厥慭公羊作屈銀凡經古遂云左傳厥慭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厥字从銀慭字云从心猌聲公羊本係口授故以厥爲屈慭爲銀字異而音同也厥慭之會左傳云謀救蔡也杜注不書救蔡不果救也蓋是時般已死而虔猶頓兵于蔡蔡能嬰城堅不下勢諸侯共起而擊逐之勢之所易助亦義之所得爲也乃合八國之大夫會于厥慭竟不能鼓行而前而遣使請命轉氣之不振莫此爲甚矣春秋書會厥慭于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聖人之心夫亦可想見矣胡傳乃以爲力弗加則無惡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厥慭之會韓起將以救蔡而蔡卒爲楚滅晉之不競甚矣序列國之大夫非無貶也所以見晉伯之衰而諸大夫之無能爲耳胡傳以爲力弗加故無貶亦必于春秋之義矣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十二年　陽燕之別邑一名唐毛氏謂卽中山唐縣是也昭二年北燕伯奔齊六年齊納之不果茲復使高偃帥師納之不言燕未得國都也公羊不知陽之所在乃以伯于陽爲公子陽生之譌夫孔子作春秋用二百十國寶書豈有晦闕如此仍而不革者乎穀梁又以燕伯之不名爲不以高偃挈燕伯劉氏敞謂楚子圍陳納頓子于頓穀以爲納頓子者陳也陳之挈頓子可知矣而何以不名頓子以矛陷盾亦可見其說之不足據矣故家氏鉉翁謂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逆遂而出因大國之力而後入于其邑不名所以正君臣之分也而說者以納爲不宜納之辭呂氏大圭非之謂凡言納者皆內弗受而強致之辭此蓋內無有爲之援而自外用勢以強納之耳然則諸侯出入廢置自如又以大夫而納諸侯春秋春秋據事書之而正綱之不振亦可見矣高偃高傒元孫燕伯傳以爲簡公史記燕世家稱爲惠公二說不同當從左爲是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氏邑也南蒯欲去季氏以強公室以費歸晉叔弓季氏之黨故爲季圍之經不書南蒯者陸氏淳謂家臣微賤名不合登于史冊也不登微賤而又書帥師圍何也先儒皆以爲所以著家臣之強也然圍之其予之乎非也齊家治國之道惟藏身者恕而後可以喻人季孫意如以所惡于下者求其上而不忠其君以所惡于上者使其下而不禮其臣其于恕之道何居蒯之及此胡氏安國以爲出爾反爾非苟論也而又不以君命而使大夫帥師伐之是大夫非君之大夫而季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而季之師也聖人直筆于冊蓋並以著季氏之無君耳固不以討賊之義予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虔之弒爲春秋一大疑案據左傳時虔未乾谿尚還師潰于訾梁將由夏口入郢不得五月癸亥縊于芋尹申亥氏杜征南以長曆推之爲五月二十六日也而公子比之自殺則以乙卯夜明日丙辰棄疾卽位是比之死先虔九日虔之卒不以弒比亦未嘗弒虔事跡甚明春秋何以名實反易如是竊嘗就經文諦觀而後知爲棄疾之以比弒赴晉史從其所赴而書之聖人亦因而不得輒更耳何也棄疾以當璧之祥其不忘大位之窺非一日矣適觀從倡亂推公子比立之而又懼其卽眞也故始以周走之呼欺比與晳使自殺繼又以殺囚衣王服流諸漢取而葬焉以欺國人已又欲坐比以弒逆見已之殺比爲有名以欺天下後世無如比死之日楚子虔實尚在不顧倒之無以取信于諸侯于是以先一月赴比弒此棄疾之譎也或疑棄疾以譎赴聖人卽如其譎書之使非弒者蒙首惡春秋不幾爲寃史乎不知上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明比之在外本無意于爲君也下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見比未嘗君楚故不以討賊之辭予棄疾也合前後文觀之而比之非弒自可得之于言外矣然則比遂無罪乎曰比不能效死以拒棄疾而見利而動則虔之縊亦比之歸有以致之又焉得爲無罪是春秋不削其弒正以戒遭變而不知懼遂有欲辭首惡而不得者也

同盟于平邱　平邱杜注云在陳留長垣西南今在陳留北九十里平邱之盟穀梁善其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胡氏安國則惡其競力不道季氏廉亦以爲譏王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爲之同盟以事孝之自晉悼成晉之君臣偷惰苟安無復自強之志由是楚竊國權虎視列國晉人懾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幸楚虔以盈惡稔自底滅亡晉昭乃敢復會平邱號召諸夏然如病痱沉痼之人強自支拄而人之見之者已知其無能爲矣齊不受盟不知爭之以信動之以禮而治兵邾南大陳戎馬以脅之不亦可鄙之甚哉劉氏意林乃謂平邱與滅繼絕非其美也與葵邱明王禁無以異故皆會盟同地而再言之是拾譏于穀梁之說而不考陳蔡之復實由于楚而非晉昭之力之過也

公不與盟　平邱之會晉人因莒邾之譖辭公不使與盟程子以不與盟爲幸胡傳亦以直書其事爲示後世立身行已之道蓋謂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甲兵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列國同惴惴懼孽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愨之心而以威詐沿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爲幸矣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邱而公不與盟自常情論之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而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或謂揭公于不與盟之上是不與盟之意主于魯汪氏克寬曰非也沙隨之不見公不可云公不見平邱之不與盟不可言諸侯不盟公此屬辭之體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蔡靈太子有之子也吳陳悼太子偃師之子也楚虔滅陳已六年滅蔡已三年至是熊居卽位始復之故廬歸于蔡吳歸于陳左氏以爲禮謂得興滅繼絕之禮也然廬與吳皆未嘗于天子未受命于先君而遽稱曰侯何也以稱世子則猶與哀之孫稱公孫則又不見其爲世嫡之正故從其先代之爵書之以明國與位皆其固有此一經之特筆亦一經之創例杜氏預謂受封于楚故稱爵非也二君名以素非諸侯至此始立如王猛之以名書矣氏澈以失國之君歸其國書名例之亦非也不稱復歸胡氏謂不與楚虔之得滅不書自楚謂不使楚平之得封也或以二君之歸歸功于平邱之盟不知果爾則當在九月十月今盟後使書歸則楚之復二君在盟以前矣且平邱之會先儒比之病痱沉痼之人強自支屬楚何畏乎是盟之有其所以歸二君者蓋棄疾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得位因復陳蔡以報其功一以市已之恩一以暴虔之惡且欲假存亡大義以號召乎天下耳于平邱之盟無與也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至自晉穀梁以爲見君臣之禮陳氏傅良以爲大夫不致必見執而後致所以危之據左氏季孫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晉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士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以穆于晉乃歸季孫審是是則其始執之也爲乏莒邾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也以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爲夷執親之悔也故胡氏謂晉人喜惡皆以利雖其勤阻皆以利行遂道甚矣自是以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程氏端學亦謂不惟見無王命且見其執其舍皆出于私喜私惡而非有公天下之心也然則意如何以不氏孫氏曰前見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意恢之死穀梁以爲賢之杜氏預以爲意恢與亂君爲黨故名以惡之後儒劉氏敞王氏葆陳氏傅良諸家皆主穀梁蓋據左傳所載莒著邱公卒其子郊公不感國人欲立著邱公之弟庚輿以意恢爲郊公所善故殺之云云是意恢以與君善而亂臣忌之非與亂爲黨也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去其族所以著意恢之死非其罪耳然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則亦與有責焉故亦不以死難之辭予之此輕重之權衡也其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殺其公子者程氏端學謂義不在于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是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十五年　武宮魯武公廟卽成六年所立而明堂位稱爲武世室者也有事左氏以爲禘孔疏以爲祭祀之事籥羽籥文舞也蓋祭必有樂樂必有舞其入廟也文先而武後叔弓之卒在籥入之時故擧籥入去樂則諸樂皆去也去樂卒事諸儒或以爲非禮或以爲志禮之變士

非禮者謂祭主于誠慤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不可以舉而廢禮也然不得以聞者必大夫不與祭而自卒于家若柳莊之死勿聞可也苟駿奔在廟而猝有疾而死則非去樂卒事無以兩全蓋繇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而不樂繇孝子之心視已設之樂必不忍竟徹故權于輕重而去樂以示隱慟卒事以伸誠敬所謂禮雖未有可以義起者也以左傳梓慎言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及癸酉叔弓涖事籥入而卒云云觀之則叔弓之卒固非于其家者比也當以志禮之變者爲是

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鮮虞杜氏以爲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今眞定府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故城俗名新城鋪其地有鮮虞亭 據史記索隱鮮虞乃姬姓國非狄也未詳孰是鮮虞之伐先儒有因左傳克鼓而反不戰一人之文遂以荀吳不納叛不急利爲得用兵之正湛氏若水辨之曰征者正也鮮虞無罪而征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不知無罪而征人之國爲非義而徒以不納叛不急利之爲善是猶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姑徐徐云爾此論極是若胡傳稱名氏非褒也僅免于貶也及呂氏大圭晉不能加于楚則從事于鮮虞而已二說倚于義未盡何也不納叛可也不許其降待其食竭力盡而取之則胡可也且其不納叛也知鼓之可必得也知可必得而後不納其叛是旣借鼓以網利又借鼓以邀名此以盜賊之行而竊君子之義者也謂春秋無貶意竊恐其未然也

齊侯伐徐 十六年 伐徐之役齊侯書爵或疑爲褒辭許氏翰趙氏鵬飛皆非之蓋齊景卽位于襄二十五年今二十餘年矣吳楚方爭晉旣不能遏暑以齊之强儻修德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已卑矣况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世楚成伐徐桓公躬率諸侯次于匡以救之又出偏師伐厲以攻楚所必救非但爲徐計亦自爲齊計今徐之卽楚雖不可謂無罪然自會申以後天下諸侯皆北面楚庭徐之倚楚以爲安也亦非得已而爲之也景公卑視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視桓之保徐有愧多矣然則經爵齊侯杜氏謂以爲別大夫之專兵者是也傳載盟于蒲隧而經不書李氏廉以爲晉霸旣衰春秋不忍絕齊其實見齊之師出無名而又受賂而還之不得爲伯討也

秋 郯子來朝 十七年 郯見宣公四年漢郯縣沿郯國爲名也今爲郯城縣屬沂州府郯子來朝左氏載昭子問官之對仲尼聞而學之後世豔稱其事至有以鳥名官而自謂能復古者不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下至于論官惟曰岳牧伯公孤卿士等職而已雲龍鳥火之類固不少概見也何也上古時樸事簡故可因

端紀事以名其官中古文明漸啓世變事繁故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是以舍遠而取近也郯子乃謂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而紀近非篤論也然則聖人曷爲學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聖人之所以聖也其書來朝者家氏鉉翁曰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小國之君能知典章之沿革蓋錄之也

冬 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公羊以爲大火杜氏云房心尾也孛彗類其光芒四出孛孛然也左傳星孛大辰西及漢申須梓愼以爲火徵先十八年宋衛陳鄭之災蓋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而衛顓頊之虛也其星爲大火故知四國當之也胡傳以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星孛加心象天子適庶分爭應五年王室之亂此本漢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之說爾解不同而皆有依據皆有證驗未易辨其是非要之天之有災異也所以譴告夫人君使之改過遷善而自底于安全爾彗孛之流氣祲之大者以是爲告徵可也若以私智推求以爲某事之應不知星之名六維出不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設占而不驗不轉使人以天變爲不足畏耶然則春秋紀災異不紀事應聖人之意遠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之戰蓋吳伐楚兵至楚境而楚禦之也據左傳楚先勝吳吳後復勝楚經言戰不言敗者勝負相當也胡傳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寶土奇才爲敵國用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亡滅吳日益强而楚日削矣是故爲國以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此探本之論非他家所及穀梁乃以書戰爲進楚子劉氏敞非之謂戰則曰戰敗則曰敗豈有擇于吳楚哉故陳氏傅良亦主吳楚敵之說長岸杜注云楚地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又曰峨眉山郡國志以爲卽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

六月邾人入鄅 十八年 鄅妘姓國名杜注云在琅邪開陽縣水經注開陽在祊之東南沂水逕其南故鄅國也今山東兗州府沂州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卽其地也入者易辭邾之入鄅乘其無備也曷爲乘其無備左傳鄅人藉稻邾人襲之鄅人將閉門邾人有羊羅者攝其首焉遂入其國盡俘而還鄅子以無歸而從帑于邾不書滅入而不能有其地也案邾與鄅皆小國鄅本無罪于邾蓋邾自數被伐以來日見侵削故饒

倖于無備之隙掩而入之冀取此以償彼趙氏鵬飛所謂蠶食鯨吞以自安其巢則雖舊盟之心生者是也不恥鄅宋姻也近在邾南敬共事之猶恐獲戾而况暴其親暱以啓釁端有不爲兵之所乎然則明年春宋伐邾圍蟲取之豈非鄅俘皆入莒之役自速其辜耳經于邾之入鄅書人而于宋之伐邾書爵予奪之意曉然矣

冬 許遷于白羽 白羽楚邑一名析今鄧州內鄉縣是也邑有析隈山見僖二十五年傳許遷白羽杜注云自葉遷也孔疏成十五年許遷于葉自是以後許常以葉爲都昭九年許遷夷是自葉遷夷也十三年楚滅蔡靈王遷許沈道房申于荊注云荊荊山也是許又遷于荊山乎王卽位復之許又歸于葉觀傳云葉在楚方城外之蔽知白羽之遷爲自葉而遷也案傳稱王子勝言于楚子使之遷許則是楚人遷許非許自遷也然是時許以畏鄭之偪亦樂于從遷故以自遷爲文若許不樂而强遷之則當云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之例不得云許遷于白羽也然數十年之間而許已三遷春秋備書之小國之不能安其生亦可以見矣

夏 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十九年 許止之事三傳以爲非弒故歐陽文忠止實弒父之說後儒皆莫之從近萬氏春秋隨筆乃據左傳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世子奔晉數言瘧爲非必死之疾治瘧無立斃之劑今藥出自止飲之卽卒得不謂有心毒殺之乎傳曰過也非故也止又何所畏而奔晉乎由其晉之奔可以得其弒之實矣案張氏洽云藥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卽以瘧言之今之治瘧以砒毒而餌之多愈然毒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止之所進必此之類則不得云治瘧無立斃之劑也况殺與悼公卒止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左氏奔晉之說亦未可遽爲信讞矣且春秋之法有可以屬辭比事而知之者楚商臣蔡般皆以世子弒君立乎其位而止不立而以與其弟虺此比事而可知止之非弒也許與陳蔡皆密邇于楚楚虔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豈獨不能假討賊以罪許乎乃白羽旣遷楚方引許以自近此由屬辭而可知止之非弒也止非弒而春秋以弒書者蓋悼公之死由于世子之藥則止之無心雖若可原而後世臣子萬一幸君父之疾進藥以斃之而自附于不知嘗藥之義亂安有所底乎姚氏舜牧以世子書弒見春秋之嚴於悼公書葬見春秋之恕恕得公羊譏止赦止之意矣

夏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二十年 會子臧子鄸其采邑也在今曹州府菏澤自鄸出奔者孫氏復謂以別從國都而去也顧會之出奔左傳不詳其故公羊遂謂爲子臧之後以邑叛聖人諱之之說劉氏敞駁之曰春秋之文善惡各以事進退之何以賢其祖而遂諱其子孫之惡乎且所以諱賢者之過者謂小不足以妨大賢

不足以毀長而後可以成人之美者也若乃大惡至叛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爲之諱乎如賢者子孫則罪皆可諱是管蔡之不誅于周也余氏光亦謂子臧之節春秋且不錄何爲爲其子孫諱惡是則大夫出奔必書常例也不詳其故而臆度其褒貶未有能得其旨者矣

秋 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衛侯同母兄也公穀作輒經義雜記說文馬部馽字云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則輒當作馽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絆其足不能騶走也左氏作縶者馽之或體公穀作輒者馽之同聲假借字也縶之見殺據左傳縶狎齊豹司寇與鄄邑而欲去北宮喜褚師圃故三人因宋公子朝通衛侯母宣姜事以作亂藏甲于齊氏而殺縶于蓋獲門外是殺縶者齊豹也豹具官于衛何以盜書金氏賢曰以其爲盜賊之事是亦盜賊而已矣日衛侯孫氏復曰罪衛侯之無政刑也衛侯之無政刑也奈何張氏洽曰縶以有疾不得列于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至乃聽其無禮于大夫且俾之預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右諸說皆本左傳立義惟胡氏安國以盜爲指宗魯不指齊豹等不知宗魯之過在聞豹謀而不以告故孳張將罪其死而孔子止之非以魯爲首惡也若舍主而責從是猶縱盜入胥舍盈而責胥午鄭伯奔蔡舍雍糾而責雍糾之妻春秋用法不如是其頗也

宋 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二十一年 自外至故曰入叛者宋氏鉉翁謂誅姦之極典也蓋華向首禍于國討而奔奔而復復挾吳楚以覆宗國叛狀旣明故書之曰叛也南里穀梁以爲宋之南鄙杜氏預謂是宋城內里名汪氏克寬曰凡書叛不言四鄙必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爲宋城內之里名無疑矣穀梁又曰叛直叛也謂直叛而不作亂夫挾外援以覆其宗國其君幾不能自保猶曰不作亂耶其書自陳者何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爲亂非陳助之兵力未見其爲可者曰自陳亦所以罪陳也又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救宋而不書閒宋南里者荀吳救宋而逸賊使得遁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之義予之也

冬 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梁作東謂東者何東國也何爲謂之東王父誘而執之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此以蔡侯般爲楚所戕隱太子爲楚所用故以復奔楚爲貶也案左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據此則出者奔宋也非東國也且春秋書名未有書其字者如果東國出奔聖人惡之直書東國可也徒貶其字名于

義何居或以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卒葬之文疑只是一事而左氏作朱者爲誤然昭二十七年左氏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史記世家亦曰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而代立則朱與東國固兩人然則朱出奔不書卒嚴氏啓隆謂卒于楚者是也不成其爲君故無論東國于是爲悼公此可見穀梁之誤非左氏誤也

王室亂二十二年　經書王室亂杜氏預謂承叔鞅言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此說非也春秋之作爲天下之無王而作者也故畧關王室雖可譏可貶莫不爲之隱避而遷就其辭如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于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于列國也王敗于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至襄王出奔但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但書天王狩于河陽凡王臣出會雖微者必序諸侯之上所以嚴其分者至矣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致諸子之爭立于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相勝負五年之內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有甚于此時者矣故變文起例爲一經特筆非不知其誰是而空書之曰亂也或疑子頹子帶皆亂矣經曷爲不以亂書陳氏傅良言之矣子頹之亂鄭虢討之子帶之亂晉討之是猶有臣子爲故不書子朝之亂歷數年而後定而訖于伕賊則天下無人紀矣此所爲不容隱其實而不書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公羊其稱王猛者何當國也穀梁王猛嫌也二氏之說皆未協經旨夫王猛乃王矣未逾年是以不可稱天王獨言子則疑于諸侯之子卽冠王于子亦與他王子無異故稱王繫猛若云猛緣豈得云居也而或者又以經書以爲罪劉單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惟嚴氏啓隆曰不曰王猛居于皇而曰劉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出其入皆劉單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文可知夫爲人臣秉忠孝之性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以居于王城又奉敬王而逐賊卒以成功告于文武之靈斯亦可免于貶矣而以以之一字疑聖人之情豈春秋功罪若是其倒置乎哉說與諸家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凡書以者美惡存乎其事皆非貶也單劉之以猛爲正尹召之以朝則罪矣劉氏敞以單劉爲專而胡傳因之陳氏傅良亦謂以非順詞皆謬也當從嚴氏之說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前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矣茲復書其以王猛入于王城見猛之出入皆劉單左右扶持之功也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成猛之爲王也兩書名者父前子名之義且以別乎子朝

春秋經解　卷二十四　春秋　昭公紀　五

也書入以不入無以奠王于位也書入于王城明未能正位尙與子朝分國而處也王猛名劉單何以不名說者謂猛未踰年以先王名猛卽以先王序劉單之爵一以著天子必有父一以表劉單之無二心若名之轉疑于宰之斥咺伯之斥糾而不見其擁立之正皆所謂化工之筆也胡氏順泥兩書以字爲挾天子以令諸侯不知下以上卑不以尊常也下以上卑以尊變也期于不失其正而已劉單擁衛守正以所當以故美惡不嫌同辭也據左傳王城之入乃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納之而經不書以晉世爲方伯當王室不靖不躬擐甲冑會諸侯以定之遣王人乞兵始以無名大夫徵周郊戎卒以應掌故愧于文公之納王者多矣故不以勤王之義予之也

晉人圍郊二十三年敬王元年　郊周邑圍郊討子朝也討子朝何以人晉微之也晉爲其微之胡傳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能倡率守省視器具而徐遣大夫往爲勤王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公羊注乃以郊爲天子聞田有大夫主之春秋不與伐天子故不繫于周此不考事實而望文爲說者也春秋諸侯更相攻伐未嘗敢犯王室者懼天下執言而攻之也若實伐天子此何如事而聖人爲之掩其惡乎案陳氏云向者子帶之亂晉人常圖溫矣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卽位逾年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貶而人之斯言也得其旨足與胡傳相發明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雞父杜注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安豐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畧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不序孫氏復曰賤之也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故以自滅爲文也家氏鉉翁亦謂是役也楚爲戎首不書不與楚以主諸侯也陳蔡許序頓胡沈之下賤其爲楚役也胡沈之君不書卒書滅不予其死難也夏齧以獲書貶也說俱明其不從公穀立義者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公羊謂此爲偏戰而經以詐戰之辭書之非也蓋泥于日月之例而爲此言也穀梁謂言敗以釋其滅亦非也經書敗者亦多矣亦有師敗而君不滅者豈必言敗以釋其滅乎先儒皆以爲楚師未與吳接故止書六國然傳稱楚師大奔則經亦當書敗楚聖人所以畧楚不書者不與六國之從楚也家氏說亦有理今竝存之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敬王也王猛此弟避子朝居于狄泉杜注狄泉在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時尙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遷入城內也亦曰狄泉嘗曰天王居于狄泉公羊曰著有天子也蓋以王猛已逾年矣天下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見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得而亂之也尹氏天子世卿也王朝公卿例書爵而變文稱氏胡傳云著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立者篡辭稱尹氏立王子朝則非周人所欲立而尹氏之私意也朝不宜立矣而又係以王子何也范氏寗曰若但言立朝則嫌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也王猛書以王居狄泉不曰劉單以王家氏鉉翁曰前日王在諒陰劉單之以王事不得遂也今王立踰年不可復言以也萬氏亦謂猛書以以尊未成於法得施敬王不書以以尊已成于法不得施也且二子之扶危定傾既見于以王猛則敬王之居人不待言以而自可知爲二子之功矣合諸說觀之春秋之精義見矣

叔孫舍至自晉二十四年　舍至自晉公羊與左穀不同左傳以舍族爲尊晉經文無叔孫二字也穀梁以書名爲由上致之公羊經文則有叔孫字疏之者曰意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劉氏敞胡氏安國趙氏鵬飛咸以志仁無懟爲說之或以舍不屈于淫國不順于強臣爲足當社稷之衛語雖小異要皆主公羊之說者也以事考之舍之見執于晉也范獻求貨于叔孫假請冠爲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亦弗與及將歸乃殺而食之是舍之能以禮立身以忠事主以云不畏強禦者矣劉氏諸儒主賢舍立論似于義爲長

有鸜鵒來巢二十五年　鸜鵒來巢記異也諸家之說有以爲去穴而巢陰居陽位爲臣逐君之象者胡氏安國也有引邵子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得氣機之先之言謂鸜鵒不踰濟而至晉爲晉伯不競吳楚迭爲主夏盟之兆不但應昭公出奔者張氏洽也又或以爲公子宋有國之祥總之人反常則爲亂物反常則爲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在人君知所儆省否耳故高宗有雊雉之異謀于忠賢修德正事能禳其災宋有雀生鸇而王用兵暴虐射天笞地尋至殄滅今昭公侮慢忽天戒而不知省然則陽州之孫乾侯之薨非天之絕公公之自絕于天也鸜鵒公羊作鸛鵒異文義同鸛與鸜方音之轉也說文作鴝　鵒一切經音義鴝鵒同鳥似反舌頭有兩毛角今俗所稱八哥是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州杜注齊魯竟上邑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卽其地也內

春秋經解　卷二十四　春秋　昭公紀　六

諱奔皆曰孫次于陽州未敢入于齊也公之奔齊爲意如所逐也因經以自孫爲文說者遂皆以爲譏公之自取以左傳核之公之謀去季氏也前既告之子家駒後復洩之季公若幾事不密禍有由基而和之者又止臧郈成之者止公爲公果之徒以不可知之事任之無能爲之人聚小怨公忿以洩私怨謂伊戚自詒亦不爲過然觀公能入季門無能登季臺則季備之有素可知而乃三請服罪情狀可憐且伐郈侯之孟氏逐公侯之叔孫司馬一則坐公不容之罪以自文一則鄭貴叔孟兩家以自蔽其狄而橫爲何如而春秋反恕之乎然則書孫書次者不使賊臣得以遂志于君故以自奔爲文而存天地之大防猶書天王出居于鄭云耳若諸家所言徒徇于臣之逐君其罪易知不待貶絕而自見之義而不知立說之偏欲存教而反害教季氏本故以失是非之正嘗之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者何弔也弔公之失國也凡唁皆造其所居其于野井者高氏閌謂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爲恭也夫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待齊之命也齊侯乃徙唁公于野井故石氏介家氏鉉翁皆譏其不誠而任氏公輔直謂以唁爲名而實拒公之適已蓋以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爲君而伐臣至順也以至易行至順有速若發蒙者矣齊景不此之圖而沾沾于壺漿之惠其禮與辭雖足觀然其如忘討賊之義何是任氏之言較諸家爲尤得其隱也野井齊地杜注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今在齊河縣東濟河北岸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邑齊侯取鄆爲公取之也或謂嘉其取鄆故爵之家氏鉉翁非之曰是時晉政已衰伯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與國納昭公于魯致意如以謝天下則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爲首務姑爲已貢勇于爲義者不附春秋目其人貶之爾奚其爵案是時王室未靖敬王尙居狄泉卽請命天王王亦未必能命天下家氏此論未免儒生迂談獨其以不勇于爲義責齊則持議甚正蓋野井之唁鄆之取皆拒公之適已而爲是具文故呂氏本中李氏廉王氏樵諸家皆以無意討賊罪之若胡傳謂公已絕于魯而見逐于季氏爲不君不恩春秋一經凡諸侯失國出奔未有言次惟昭公之孫特書次于陽州是昭公雖爲季氏所逐而未見絕于國人故次于齊魯之境而謀復國何得謂之不君乎胡氏云云昧于春秋五書居鄆三書公在乾侯之意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二十六年　鄟陵杜注地闕春秋地理考實疑卽成六年魯所取之鄟

蓋魯之東鄙地近鄆理或然也盟于鄟陵左傳云謀納公也季氏本以爲昭公欲齊納已勸之糾合王氏錫爵以爲景公假納公之大義爲糾合之謀二說不同然其識齊之不克卒納則一也何者意如以臣逐君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貰者齊果勇于爲義以決決表海師無莒邾杞之助亦豈不足以制季氏哉惟其志不及遠而威柄下移故魯賂朝入齊師夕還春秋以爵書之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王氏葆曰齊盟諸侯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以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邱據士鞅之義與季氏相表裏故也斯言也尤得其實矣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公羊以爲東周即下都也武王克商定鼎于郟鄏是爲王城漢河南縣也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漢洛陽縣也汪氏克寬謂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萇宏謂敬王爲東王子朝爲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不居遂定都成周耳天子之都稱京師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曰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者著其衰弱而不能自振與列國諸侯無以異也王入成周晉人實納之不書者李氏廉謂罪晉侯之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爲同姓大國主盟于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二年一圍郊而即還坐觀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故不以納王之善歸之也或疑晉人納王雖曰不力然猶之勤王也而沒而不書彼列國諸侯于宗周之顚危漠然若罔聞知者其又何譏爲不知不能勤王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若勤王不力而以納王之善歸之則藏奸觀釁者得計矣故聖人譏之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二十七年 僚之弑乃公子光使專諸弑之也而經以國弑書杜氏預謂罪在僚天楚虔無道尤甚于僚何以書此孔氏穎達劉氏敞謂國人皆欲弑之故稱國然齊襄晉靈之屬亦國人所不與也何以不稱國且國人皆欲弑君遂從其欲而書之胡可爲訴胡傳謂光宜立故不歸獄于光則商臣蔡般孰非宜立也者又何以書商臣與般之弑然則奚爲不以光弑書也意必光以微者赴魯史因之而聖人知微者之不足以蔽是獄也故虛其名如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之例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耳蓋稱國以弑皆罪其嗣君與大臣矣之嗣君光也其大臣亦光也大臣當國而使微者得以弑君嗣君繼立而不聞窮治弑逆之黨則首惡之罪不光之歸而誰歸哉又況二公子出奔光之弑跡播于

天下蓋有不待考而知其光弑者是春秋之沒其名謂即以自掩爲自著可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扈鄭地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懷慶府原武縣西北扈亭是也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以范鞅受賂故不克納而列序諸國之大夫無貶辭者何也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靈公欲以其公子及諸大夫之子質于諸侯以求納公於是樂祁犂北宮喜固請之則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其取貨于季孫而以難復者獨范鞅耳又况戍周之令尙行此所以列序而不畧也然則晉遂無罪歟家氏鉉翁曰齊景爲鄟陵之盟而梁邱入季孫之錦晉頃爲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懵然無知以爲魯之休戚無與于已也孰知田常蹈禍于齊六卿伏變于晉厝火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爲魯討賊安在其不足以彊內盜之膽哉觀此則是春秋雖無貶辭而晉之不競而受制于權臣亦可于言外見之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八年 乾侯杜注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也公如晉次于乾侯孫氏復以爲見公之窮辱家氏鉉翁以爲貴晉之拒而不受二說不同必兼之而義始備蓋昭公之世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于晉又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內猶不失其國也書次則止于是而已矣無可復之道也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境也次于乾侯則羈旅之人耳故謂爲窮辱者是也公之在齊也齊侯猶有取鄆圍成之事晉則拒而弗受兄弟孔懷同惡相恤之義蔑如矣以爲罪晉者亦是也至胡氏謂以昭公不聽子家之諫謂爲全罪昭公則非經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昭公失國之後其往來居處聖人書之特詳所以係魯國臣民之望而深誅季氏之無君也讀此則胡氏全罪昭公之說可以知其誤矣

冬十月鄆潰 二十九年 潰者民逃其上之辭經書鄆潰穀梁以爲譏公孔疏以鄆潰民散爲季道之使然胡氏安國汪氏克寬皆主穀梁而汪說尤暢謂昭公之德澤苟足以固結其民而民不忘昭公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燕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破齊與楚淖齒共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朞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季氏之强孰與大國而魯人之思念昭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此于情事固爲切近然嚴以繩庸主而寬以待亂臣毋乃非春秋抑强扶弱之義歟故家氏鉉翁獨主孔疏謂此凶威所脅非民之罪而亦不可盡責昭公也

三十年春正月公在乾侯 公在乾侯何以書穀梁曰存公故也胡傳申之謂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首歲必書公之所在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家氏鉉翁諸家多主此義毛氏春秋傳獨以爲元正朝廟係國大事此禮未行則書所在以示貶辱故魯君在晉者非一次經皆不書惟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蓋責之也今以責公之不用諫不疏擊小以致滅沒故連書三年以明戒案此即左氏不能外內不能用人之意然嚴氏啓隆有言君臣無獄父子無獄非君父之無過也父子君臣非曲直之地也若釋逐君之賊于不問而轉以歷朝正之禮罪公則又不但論曲直而已然則書公所在當以係臣民之望者爲長也其鄆言居乾侯言在者內外之辭居言于在不言于者亦難易之辭也痛自是而後公之併所居而亦失之矣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適歷晉地今不詳所在適歷之會左傳稱晉侯將以師納公以范獻子言而召季孫是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爲會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亦可知矣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伐之是昭公之過也胡傳非之謂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于煬宮使公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諡安在乎事君如在國也汪氏克寬亦以意如練冠麻衣跣行卑辭伏罪皆小飾詐僞以欺晉耳晉定旣惑于范鞅之巧言而知躒又導之叛逆而不恤爲君有汲汲求哀之請不亦甚乎千載而下說春秋者如何氏休杜氏預猶謂意如爲揭謝罪以示憂戚爲情有可矜毛氏春秋傳亦謂書適歷之會爲善之是其蠱謡之志不惟可以欺當時而且可以欺後世也荀躒躒字公穀作櫟春秋異文箋云適假字也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三十一年 穀梁唁公不得入于晉也陸氏淳曰在晉地故不言來孫氏覺曰晉爲大國又世爲盟主昭公久寓其國不得入而晉侯恬無納公之意乃使其大夫會其叛臣而空言唁公書曰晉侯使荀躒唁公所以著其空言無實陰交其臣而陽唁其君也或乃據左傳所載以公不聽荀躒之言爲公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氏適歷之會意如願從君而歸此奸邪欺人之言豈本心哉晉使荀躒唁公而勸公以入亦借此以塞責耳及公謂不能見季氏則晉亦不復謀納公矣穀梁以爲意如不可必有所據蓋左氏述其言穀梁得其情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公羊作黑弓邾大夫也濫杜注云東海昌慮縣今山東滕縣東南有昌慮故城是也

公穀經文不繫黑肱于邾者先儒以爲闕文有習于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爲通濫爲國或以爲別乎邾不知公穀所謂通濫者以叔術爲賢而使其後世得以地通善善從長意也第叔術之事本未不詳據稱其以弟妻嫂是亂人倫也天子誅顏而叔術爲顏報仇是犯王命也其得罪于春秋大矣乃以爲賢而通之有是理乎且齊晉大夫嘗分其地以封子弟況蕞爾之邾乎苟別乎邾而爲國又何爲挾地以歸他國乎故左氏所引經文曰邾黑肱啖趙纂例從之亦加邾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氏別以經文攙入而亦闕邾字如襄十七年齊高厚圍防左傳經文闕齊字不可謂非齊之高厚也說者又謂濫乃天子之地而黑肱天子之命吏此尤妄說汪氏克寬曰王吏守土則得自專其地矣何爲奔于諸侯耶豈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天子守土之吏僅一見也二傳又何以皆稱濫爲邾地耶由此觀之此條大例本與庶其牟夷邾同與入直書乎册所以著黑肱之叛君而罪季氏之納叛耳紛紛之說不可據以爲典要也

城成周 三十二年 成周胡傳謂即京師吳氏澂以爲子朝居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入于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國大夫城之始撤諸侯之戍鄭氏玉亦云敬王避子朝之黨居于成周今城之遂定都焉使成周即京師則不假再城矣此辨尤明蓋乎王東遷以來以王城爲都所謂京師皆指王城言也敬王遷成周未城時都猶未定故不得言京師且言城京師則疑于城王城故以成周別之眞至既都之後乃從王所居而謂之京師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此京師乃成周也成周之城黃氏正憲又以爲非城圮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引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遶入城內爲證亦于情事爲合至經所以書城成周以此舉雖非盛時之事終是情出于公胡傳謂與書公朝于王所同意得之矣若薛氏陳氏重貶諸大夫未免已甚之責觀謝氏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猶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云云然則書城成周與之也

定公紀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在位十五年

元年春王 壬辰敬王十一年 羣公之即位也其元年皆書王正月謹始也惟定元年不書正月杜氏預謂公即位在六月故也公羊傳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定公之始非正始也劉氏敞胡氏安國諸家皆主穀梁之義惟邵氏寶趙氏恒余氏光均以春王三月連文謂事在三月故以三月書正月二月皆無事故不書正月亦不書二月近毛氏春秋

傳更以經無以春王二字爲文者謂此時昭公之喪雖已至乾侯而公子宋未入未知新君爲誰安得預其不正而正之說皆直捷可信顧或據左傳載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又訛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則正月不得云無事又隱元年莊元年俱事在三月而經皆以春王正月書則此之不書正月當以先儒因其不正而正之之說爲不可易其無正而猶書春王者謂春秋以天道正王法故不可不書春以王法正天下故不可不稱王也案此亦主穀梁但平心較之截春王二字爲句究屬不辭以是爲聖人之特筆實有所未安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士伯怒而執之則仲幾非爲罪矣曷爲而人晉穀梁曰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其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奈何胡傳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之謹履霜之漸也孫氏覺黃氏仲炎家氏鉉翁諸家或罪其專執或譏其無王皆本穀梁之意蓋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而以義言之則始猶諸侯執人于天子之側今而大夫執人于天子之側世變爲益甚矣春秋故謹而人之也公羊乃既以爲大夫不得專執而又以于京師爲伯討其亦自相矛盾者哉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經于昭公喪至自乾侯後六日書公卽位說春秋者或以爲著季氏之專制或以爲公受位于賊故特書卽位以正其自立之罪以事觀之二說皆得經意旨蓋季氏既逐其君君薨不卽以國君迎之而又廢其嫡嗣而立其弟遲速進退唯其所制其專爲何如乎定公不能執子臧之節逃而去之而顧汗於僞誘于利偃然以位爲已所當得其異于篡立者有幾然則書公卽位洵非予之也貶之也毛氏春秋傳乃據諸侯五日而殯嗣君柩前卽位之禮謂公喪雖自外來而自癸亥至戊辰剛五日惟喪以踰年元亦旋改故以遭喪卽位兼改元卽位此亦事勢使然春秋據實書之並無義例不知禮固有常有變要惟變而不失其常者始爲春秋之所許今定公內無所承上不稟命季氏扳已立而卽立之顧猶附會于柩前卽位之禮曲爲推原是亦好翻成案而不顧義之所安之過也

立煬宮　煬宮之立杜氏預張氏洽家氏鉉翁汪氏克寬諸家皆因左氏平子禱于煬宮故立煬宮之說以爲踰典而立久祧之宮爲諂事鬼神以徼福然魯之先公多矣何獨于煬公而禱之說者皆不得其用意所在惟萬氏孝恭謂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爲爲太子及其居鄆又讓公爲而立公衍則國固有嫡嗣矣季孫舍嫡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已于是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以弟而繼兄亦猶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也則舍公爲公衍而立定公非吾之私意乃魯國之舊制爾此說于情事爲近非諸家之所及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記異也穀梁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以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漢五行志劉向云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小公也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強天意若曰加誅于強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罪也何氏休謂不殺他物爲異此誤會公羊之義孔疏月令九月始霜八月未應霜菽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殺今以八月隕霜霜能殺菽是非常之災也故書之楊氏士勛謂隕霜二文不同書傳嫌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别之此二說皆足與穀梁相發明若高氏閌謂言殺菽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菽亦不死矣此亦申穀梁舉重舉輕意然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之文在十二月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是時已無菽矣高氏之言殊欠斟酌

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二年　杜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疏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注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狀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一物而三名也雉門及兩觀災是災起雉門而延及兩觀耳公羊穀梁乃云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大不以卑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蓋惑于桓僖宮災不言及故疑此是兩觀先災趙氏匡劉氏敞以逞經妄說强出尊卑詆之當已書雉門及兩觀災杜氏謂以爲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余氏光亦謂雉門兩觀之非禮春秋不直斥而因災表義使議禮制度者考焉以經書大雩大閱及初獻六羽之例推之二氏之說其亦有然者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作雉門及兩觀以旣災之後而更從而新之也書作者公羊以爲譏不務乎公室胡傳以爲譏其僭王制而不能革二說義相補備而胡傳尤詳後儒多從之蓋以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

魯有庫雉路三門而雉門有兩觀爲中門僭天子之制矣定公受位于賊臣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而燬燼其臨涖臣民者爲變亦駭矣乃遇變而不知以爲戒更作而新之有加于其舊是魯之僭終無已時也故特書新作罪公也惟毛氏春秋傳謂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諸侯之庫雉二門卽是天子之皋應二門非謂此天子之門諸侯不宜有也詩太王遷岐立皋門應門家語衛莊公反國繹祭于庫門之內是以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臺門卽兩觀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未聞謂爲諸侯僭天子也說與舊解異案臺門之制說者謂築土爲兩臺而架門其閒故謂之臺門以中央闕又謂之闕釋觀者兩闕懸象使人觀之故又謂之觀也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諸侯三門有庫雉路而無皋應是雉門兩觀固皆諸侯所宜有者然其高卑廣狹必有不敢同于天子之處如明堂位所載則以庫門當天子皋門以雉門當天子應門正侈其制之同　故先儒皆以爲僭毛氏據之以駁胡傳似未之詳核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至河乃復諸家之說各殊程子謂晉以季氏上不告天子下不告方伯而私立公故辭其朝鄭氏䖍謂晉以昭公之子已長而定公不應立且朝事有稽故辭公此以其事而度之也戴岷隱謂晉之不仁甚矣昭公屢如晉不得入[illegible]猶季氏之難定公新立亦至河而復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于晉乎此以其義而責之也趙木訥則謂晉[illegible]權在季氏得公之朝不若得大夫之聘故實屢却昭公定公卽位非不知之徒以三年一朝之禮不可以[illegible]而晉果卻公故終終定公之世不復如晉者繇此之辱也定公之爲人知恥于昭公遠矣此以其情而察之也案程鄭云云待晉過優[illegible]非經旨卽戴趙二說亦未可謂爲切要之言蓋公之如晉以積弱之故欲依强大以爲援耳然不能修明政刑收還魁柄明知晉之未必我納而且嘗試爲之書曰如晉至河乃復傷公之不決幾于早而自取羞耳責晉譏公皆恐有未當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四年　召陵之役傳稱伐而經稱侵王氏沿以爲譏其無名程子以爲罪其無功胡傳及許氏翰王氏樵皆責其求路呂氏大圭則惜其失復伯之機意雖小殊然其貶晉則一也蓋晉自平邱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餘年矣今幸唐蔡不勝楚之陵虐請伐楚于諸侯晉得上致劉子下合一十八國之君以爲此會齊桓晉文之師不如是之盛也若能奉辭伐罪仗義直往召陵城濮之烈豈足多哉乃荀寅隸林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滑掠楚境而還致敎蔡敗楚之功卒歸于吳其失事機之會爲何如者故張氏洽謂書十八國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爲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卑而義之勝誘于無能爲也而晉自此微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公孫姓蔡大夫公羊作歸姓釋文音生異文箋謂卽昭元年會號之公孫歸生也此經左穀無歸字或闕文蔡之伐沈左傳謂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胡傳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案沈以微弱小邦僻近于楚其不敢會晉勢使之然非有罪也晉合一十八國以伐楚爲名而不能損楚之毫毛無所發舒乃以沈子不會蔡伐之晉之不仁甚矣蔡昭公拘于郢三年而後返陵弱之虐宜引之爲殷鑒矣顧乘晉之勢伐沈滅之而殺其君是以所憑于前者復以之先乎後矣罪晉罪蔡皆是也若以沈子書名爲罪嘉之不能死位恐非春秋抑强扶弱之旨又以歸爲歸于蔡殺之爲蔡人殺之毛氏大可獨以爲歸于會而晉人殺之以下文再書盟于皋鼬以終會事觀之毛說似較舊解爲長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諸侯卽前會于召陵之諸侯也先目後凡故不再列序此經例也穀梁乃以爲後而再會汪氏克寬駁之曰厖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及晉大夫盟于厖此年公與于召陵之會又與于皋鼬之盟則非後至也明矣然春秋前目後凡未有書公及者此書公及胡傳主程子說以爲公之志趙氏鵬飛則主何劭公說謂昭公庸懦權出季氏未嘗得一會諸侯今定立五年季氏固存而皋鼬之盟意如不敢抗君臺人喜公之能振立而獲執牛耳也特書公及所以幸魯侯之得及盟也案二說似皆求之過深恐經無此意蓋召陵之會召會者晉侯則皋鼬之盟主盟者亦晉侯謂爲公志未免臆度且諸侯在會而爲此盟意如雖欲抗君其道無出然則書公及者殆內外之辭耳非有他也皋鼬杜注云繁昌縣東南有城皋亭水經注潁水逕臨潁縣又東南逕澤城北卽古城皋亭也臨潁今屬許州若江南太平府之繁昌則東晉時僑置非杜注所謂繁昌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之戰吳敗楚也而經書蔡侯以之先儒謂蔡受楚辱最深故喜其能報讐而書恥也顧氏春秋大事表以地理考之謂吳之入郢全藉蔡爲鄉導唐不得與聖人亦第據事直書而非有意于褒之也蓋吳楚俱澤國而楚踞上游吳常不勝自申公巫臣通吳敎以乘車射御吳始用陸道與楚角逐楚[illegible]失長江上流之險乃更于淮右築州來鍾離巢三

越以禦吳吳于楚之水師克越茲克朱方悉置而不問而第曰援于廬壽淮潁之間遂克鍾離巢而楚患益甚然猶未敢懸軍深入也至滅州來與蔡溯淮更道吳從淮汭歷光黃逕義陽三關之險至漢江北岸與楚夾漢而陣當是時吳歷楚竟一千二百餘里深入死地亦未敢必能及郢故且戰且却收軍至柏舉爲今潤廣麻城縣地適會囊瓦不仁人無固志而夫槩身先死戰遂長驅入郢時蔡以小邦聲震天下五年楚復國遂滅唐而不敢動蔡者夫亦以蔡近吳有吳以爲之援也然則當日赴告必以蔡爲兵首聖人從魯史書之豈有意于褒之也哉案此論華與諸儒異而于地利情形實瞭如指掌實足補舊解所未及至吳稱子王氏樵謂吳子親行君重于師不得不稱子也胡傳乃謂善其伐楚解蔡圍成伯討之功恐非經意

庚辰吳入郢　吳之入郢不復稱子孔疏以爲貶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無義例也公羊穀梁乃謂吳于柏舉稱子爲其憂中國故進而書爵及其入郢也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故貶而稱吳而胡傳因之謂罪其乘亂肆淫獨而不子蓋狄之也夫楚王之有母與否不可知但當其奔隨時取其妹季芈畀我我以出及盜以戈擊王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豈有取其妹而轉棄其母之理又傳稱藍尹亹涉其帑亦大夫與妻共奔之一證卽有偶爲俘虜如葉公子高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之事然后臧以聞楚復國棄母而歸葉公終身惡之未嘗一正視其嚴如此必無君棄其母臣棄其妻可知然則前之稱子以譏蔡侯之以其文不得不然非進之也後之稱吳亦止依實而書非爲其宣淫而貶之也或曰公穀之說不可信左傳以班處宮之文亦不可信乎不知左氏所謂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與後世師無紀律者異爾故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奪之楚鬬辛聞之曰不讓則不和不和則必亂謂其爭班次而亂不可乘也非君臣分淫如公穀說也惟鄖公穀作楚汪氏克寬據傳二十八年入曹文十一年入蔡皆書國而不書地此獨以楚都書之恐是因昭三十一年吳其入郢之文而誤據此則公穀作楚較左爲長可從也

夏歸粟于蔡五年　歸粟于蔡左傳云以周亟矜無資也杜注蔡爲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是以歸粟爲魯歸之也公羊云孰歸之諸侯歸之穀梁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是又以歸粟爲諸侯歸之兩說不同後儒或從杜或從公穀胡氏甯會而通之謂二傳皆稱諸侯歸粟經書而不序何也蔡爲楚人所困則救而不能救吳既入郢蔡圍解矣然後相率而歸粟非救災卹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書諸侯見其事之末矣據此則兩義可不相戾也近毛氏春秋傳以圍蔡在四年秋而此時方歸粟謂杜注蔡爲楚圍云云

爲誤又以蔡方從楚諸侯焉肯以粟歸之疑公穀亦未足信案杜氏蔡爲楚圍之言乃原蔡所以饑乏之故非謂楚正圍之而魯歸之粟也至以蔡方從楚諸侯必不以粟歸之不思去年冬柏舉之戰經明書蔡侯以吳子則楚者蔡仇從楚之云更與經傳違異而乃以不曉事不識例詆諸家見其適以自詆而已矣

於越入吳　於越疏云越姓國其先夏后氏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自號於越於者夷言發聲也公羊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其意以爲越與於越立文不同事有褒貶也然左氏無此義例故劉氏敞以於越爲其所自稱越爲中國稱之李氏廉亦謂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也故止書越也然則孔氏以越與於越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非有義例其說不可易矣於越入吳乘吳之在楚也蓋昭十三年吳嘗伐越越人銜之欲伺其隙而甘心焉匪伊朝夕矣而吳不悟故方其入郢而越已乘虛入吳聖人特書之志吳卒見滅于越之原也

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六年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是役也諸家或皆許之自取或罪鄭之肆暴以事攷之鄭之朶頤于許幾二百年矣許依楚以抗鄭凡四遷而附之鄭之莫敢誰何者楚國方強故也今吳入郢楚幾爲墟鄭人乘其自救之不暇而許無所恃因一舉滅之案趙氏鵬飛有言治內以自強者內固則四鄰懼之倚勢以爲重者勢去則四鄰疾之許不能自治其國以結好于鄰邦而徒倚厭還以疾仇于鄭信乎其自取矣第鄭亦蕞爾小國爾乃肆其不道背同盟之誼翦太岳之裔鄭之罪又曷可逭讞觀哀元年以後許復見經而鄭則曾不下百年遂爲韓滅天道好還于斯亦可見矣

二月公侵鄭　公侵鄭左傳謂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而經不以討罪之辭予之高氏閌以爲迫于晉令汪氏克寬以爲兵權不屬于公皆得當日情事蓋魯自宣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然非公之能張也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離唯魯未叛故晉以方伯之令令之而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徒欲擅兵權故強公以出師是進退皆非公之所能自由也春秋書侵殆志其無名行師而幘伯之非其道耳趙氏鵬飛乃謂收兵之原蓋始于此孫氏復又以結怨于鄭罪之皆不若高汪二說之爲可據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樂祁犂之執張氏洽罪晉大夫之黷貨爭利胡氏安國李氏廉以爲志三卿分晉之漸黃氏正憲則兼責樂祁犂之失職就左傳所載論之實以楊楯賈禍謂爭利權者是也然晉自八卿擅權遜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由來舊矣自中行偃爲政始有以偏裨而遂上令者趙武以降其權益卑黃父之會爲政者韓起也而趙鞅主納王之言適歷之會爲政者魏舒也而范鞅立召季孫之議城成周之役爲政者亦魏舒也而韓不信主執宋仲幾召陵之侵爲政者范鞅也而荀寅主索蔡貨下陵其上上惡其下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爲政而趙鞅逆樂祁犂而飲之酒此欲奪執政之權非爲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犂以洩其怒而伐其謀三卿分晉之釁實兆于此矣而樂祁犂不致君命而先飲酒通賄是以私交爲重國事爲輕則亦不得無罪爲故稱行人見樂祁犂之不稱其官也杜元凱乃以爲執非其罪恐非經旨

齊侯衛侯盟于沙七年　沙杜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晉大和五年秦王猛圖鄴慕容垂自沙亭屯內黃卽其地也公羊作沙澤左傳作瑣謂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是此之爲盟爲叛晉盟也然衛實畏晉私于齊侯俾執其行人以侵之而後相與盟家氏鉉翁以盜盟譏之當已李氏廉則以爲齊衛合黨之始謂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俱衰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方伯使齊最能振霸國之遺業尊崇王室輯睦友邦則復桓公之功易易耳奈何包藏禍心曰以圖晉爲事致辟在夷裔者得乘間以爭長夏盟謂非列侯謀之不臧之咎乎春秋據事㕍書二君之罪自見矣

公會晉師于瓦八年　瓦之會左傳稱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故公往會之不書救杜氏預曰齊師已去也士鞅王兵不曰會士鞅曰會晉師陳氏傅良曰重師也程氏端學亦謂義在公會晉師故不書晉帥名然以諸侯之尊越國而會諸侯之師春秋據事直書一以見魯之微弱一以見晉人之不勇于爲義也何也魯大國也三家合力豈不足以禦齊無如政在陪臣制于陽虎故門庭之寇不能卽却致使公遠出境外求援于晉魯之微弱爲何如者而晉于是時亦權出多門惟賄是好師出後期有救之名無救之實豈所謂勇于爲義者乎書會晉師于瓦恨魯之徒勞也而晉亦自是益不競矣瓦杜注云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水經注酸濱水自燕城東逕滑臺城又東南逕瓦亭南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南瓦亭岡集古瓦亭也

從祀先公　從祀先公左傳及公穀謂爲正閔僖之位以文公二年躋僖公于閔公上爲逆祀今列定前失因而順之故曰從祀從者順也蓋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叔孫輒叔孫志五人欲因陽虎以去三桓于是順祀

先公而祈焉且明巳之所爲爲順非爲逆也胡傳則用蜀人馮山之言以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謂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于正寢既薨七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又絕其兆域使不得同于先君至孔子爲魯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欲亂魯國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于國人也兩說不同案孔疏魯廟失次惟閔僖二公故知從祀先公爲正閔僖之位其不指言何公者以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親盡故通言先公也此論甚明故諸家多主三傳然胡氏之說於當日情事亦自相符有未易破除者高氏閌薛氏季宣汪氏克寬均兩存之蓋有見于此也若孫氏復以先公爲指后稷而不言所據恐屬臆擬不足從也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虎季氏家臣也家臣賤名氏不登又非所取而取之故曰盜也寶玉穀梁以爲封圭大弓以爲武王之戎弓公羊傳則謂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或又謂是夏后氏之璜與封父之繁弱三說不同公羊之言孔疏已正其謬故後儒多主穀梁而以先王分器考之似或說尤爲有據盜竊寶玉大弓何以書李氏廉引謝氏之言謂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茲寶器歷世傳而守之以爲國之寶鎭者也國之寶鎭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寶其鎭可知矣胡氏甯以寶盜竊寶玉大弓爲無政之驗陳氏傅良以爲無人之辭皆非背論也惟何氏休以竊爲竊諸季氏之家謂季氏逐昭公取其寶器而藏之今故爲陽虎所竊然昭公之竊不書失寶玉大弓而此書盜竊則固竊之于公宮而非竊之于季氏也

得寶玉大弓九年　前書盜竊寶玉大弓矣茲曷爲而得之萬氏孝恭謂陽虎以爲無益而自歸之鄒氏獲謂是虎遺于路以爲緩追之計追者因得之以歸故府案虎狙詐之尤者也以其在齊竊人之車軸而載葱靈以逃之事觀之鄒氏說甚爲可信然春秋所爲失之書得之書者杜氏諤所謂不正其獲之于盜高氏閌諸家謂罪其不獲盜以正典刑乃其義也何也先王分寶玉于叔伯之國宜世守勿失者也今見竊于陪臣魯有四封之內而詰其盜盜不可得而徒得寶玉大弓故特書曰得見其有遺憾也說經家惟區區以用力不用力釋之殊失春秋之旨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十年　夾谷之會左穀史記家語均載有萊兵劫魯侯優施舞幕下及返汶陽之田事朱子以爲附會而先儒說多疑其不經蓋以事考之方齊景欲撫晉伯急于求諸侯以魯未附之故成仇敵今

旣幸而會矣將善晉以勸來者之不暇而何至以兵劫魯侯則萊夷之說未足信也且聖人言語氣象自有以感人于周旋揖讓之間而鄙倍俱化使齊景果侮魯侯聖人豈無義理以折之而于好會之地遽行殺戮之理則司馬行法之說未足信也齊師出竟要魯以三百乘從是以盟辭視魯也安有聖人而肯請汶陽田而勞吾民以奉鄰國者況汶陽旣歸魯當共命何以經定公之世盟黃會齊厯書于冊而不聞魯爲齊役乎垂葭之會齊師出境矣魯未嘗以三百乘從也大抵爲此說者以爲聖人擧動宜異乎常人而僨相會同必有赫赫之效于是侈張其狀以爲所以尊聖人而不知實非所以尊也或曰萊夷優施之事不見于經其不足信固也若鄆讙龜陰之田非聖人請之齊人曷爲歸之汪氏克寬言之矣聖人道化所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耳固非以茲無旋之對而後來歸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讙龜陰三邑皆在汶水北故又稱汶陽之田齊人以田來歸者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也何注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也杜氏左傳注則以爲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來歸魯田高氏閌亦謂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効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陳氏傅良家氏鉉翁諸家皆主杜義案何氏所論是以齊人歸田爲欲沮撓魯政卽歸女樂之計也以經例觀之取濟西取汶陽皆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曰取歸濟西田歸讙及闡歸讙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此書齊人來歸見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諸儒以爲聖人道化所感是也與女樂之歸誠僞天淵何氏以違之一字謂孔子不欲受定公貪而受之失公羊本旨矣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胡氏安國曰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郈之强亦可知矣汪氏克寬曰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三家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節使家隸感化而帥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僚屬駟赤多方爲詐譎之謀使之出走是數通國之人明爲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據此則杜氏謂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者信矣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十一年　蕭宋邑孔疏蕭叔大心平宋亂桓公以蕭封叔爲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復爲宋邑地理考實云今江南徐州府蕭縣是也辰之叛因公子地之事而叛也左傳公子地嬖蘧富獵宋公嬖向魋地有白馬四魋欲之公取而朱其鬣以與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公弟辰使地爲君禮謂不過出竟君必止之及地奔陳而公弗止辰爲之請公弗聽於是辰與仲佗石彄皆奔陳至是又自陳入于蕭以叛辰稱弟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劉氏敞非之謂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爲亂以謂未失其弟何妄甚也出奔書暨入叛書及趙氏鵬飛云出書暨辰强之也二子有不得已也入書及辰主之也二子悅從之也難乎奔而易乎叛也蓋初之奔也疑其謀有不濟故難以暨之今而叛也以爲事無不捷故易而及之也胡傳乃以不稱暨而稱及爲無首從之別夫經明書辰及則辰固叛首仲石與地其從之者也安在其無別乎由是觀之曰宋公之弟辰著辰之不得爲弟也曰公子地著地之不得爲公子也且以著有弟與公子而激之使叛宋公失親親之道亦甚矣蓋參譏之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冬及鄭平左傳云始叛晉也杜氏預謂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于晉至今而叛故曰始也叔還叔弓曾孫也如鄭涖盟吳氏澂謂暨鄭平者以我欲之故鄭猶不來盟而我猶往涖盟也蓋自是而魯晉之交絕矣魯自文公之霸事晉者七世于今中間雖卽楚卽齊而與晉交好者如故迨晉黨季孫拒昭公已開失魯之隙及韓范內鬨同盟解體齊張于東鄭衛先往魯于是有夾谷之會然猶未顯然與晉絕也今魯與鄭平四國之好成晉遂以益失諸侯而不可復收矣陳氏傅良謂書輸乎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蓋春秋之所由始終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十二年　圍成不克公穀以爲非孔子意隨氏佃以爲定公狃于速克未訪于仲尼胡氏銓金氏履祥諸家以爲三家應變以事換之桓子之舍己權以聽孔子也非甘降心以相從也以寇敗之餘欲藉之以撥起耳已而紀綱旣定外侮旣却其私人又必有以隳都爲不利者其信任之意亦不能不漸以衰是謂爲處變者是也隳郈隳費不書公圍成書公見親駕以攻輕于一出則未訪仲尼之說亦是也然據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則齊必至于北門之言竊意成者必魯之塞邑聖人當國未便輕去險要以啟寇況處父非侯犯弗擾之流而孟氏之黨亦不至如叔季之甚圍成不克遂不復圍朱子謂孔子不去魯當別有處置則公穀之說亦未可厚非也但穀梁以圍成爲大公又以書至爲危辭其旨太迂不免後儒之見駁云

夏築蛇淵囿十三年　蛇淵囿水經注蛇水又西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邱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今蛇邱故城在濟南府肥城縣南築蛇淵囿何以書杜氏預曰書不時也案昭九年郎囿之築雖當水昬正栽之時且書于策以示戒況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疲民以築苑囿其可乎是殆定公君臣自以爲齊人已服强鄰已弭可以肆志于遊觀之娛故興此不急之役不恤國家閒暇不及是時修明政刑而般樂怠敖如是是自求禍也據事書之不待貶絕而其失自有不容掩者矣從此事必在孔子去魯之後季氏本之說可信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鞅之入晉陽拒范氏中行氏也而經書曰叛陸氏淳胡氏安國諸家皆謂罪其專土而與君爲市也蓋鞅之欲納衛貢五百家于晉陽封殖自私之計也邯午慮絕衛親奉命不速非有可殺之罪也鞅以午荀寅之甥而荀寅又范吉射之姻疑午有貳心因而遂殺之二家始禍夫亦有執言矣鞅乃不愬于君以待聽曲直而輒與晉陽之甲抗晉之圍非叛而何或疑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鞅入晉陽私邑也三人之罪本有差等經胡爲俱以叛書不知人臣無將將則必誅邑之公私雖若不同要其爲之土地一也據君之土地而與兵則又不止于將而已矣聖人防之如此其至書之如此其嚴後世且猶有稱兵犯順以入淸君側爲名者使謂鞅有叛跡而無叛心其罪可從未減亂臣賊子不將公行天下而無所忌哉

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書叛矣此其歸于晉何韓魏爲之請也韓魏請之而晉君遂赦之縱失有罪甚矣公穀不察謂鞅以地正國而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皆因之或曰此非叛君也或曰此王法所赦也或曰其忠足恃也躍躍承訛亦若鞅眞有叛跡無叛心爲春秋所不誅者不知人臣無君命而擅土興兵此而猶以爲善是人主可得而脅而以兵諫者之眞愛君也胡傳以爲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取國者皆此說啓之誠哉其有以啓之也然則其歸于晉也何以書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趙鞅專地之叛結韓魏以脅其君復入于晉聖人書之所以識晉侯之失刑而三卿分晉之禍實始于此也

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十四年　公叔戍公叔文子之子也衛侯惡其富且爲夫人南子所惡因來奔趙陽者戍之黨也故出奔宋家氏鉉翁謂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此而爲惡亦旣稔矣公叔戍以宋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戍之所得爲而非戍之所能爲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旣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于善今戍怙富而驕案無國中之誓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此論最爲平允蓋富者怨之府也戍以積而不散見惡于宮庭怨欲取南子之黨而去之卽幸而克濟且無以自容況必不濟乎春秋書二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由始也衛趙陽公穀俱作晉趙陽案杜注陽趙黶孫孔疏世本云懿子兼生昭子擧擧生陽兼卽黶也據此則趙陽爲衛臣明甚公穀作晉趙陽當是涉晉趙鞅之文而誤蓋鞅與陽聲近也

天王使石尙來歸脤　石尙者石氏而尙名天子之士也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故謂之脤周禮大宗伯職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是也石尙歸脤孫氏復汪氏克寬諸家皆以爲譏弗親謂天子祭社稷宗廟宜與諸侯共福然謂助祭之諸侯也今魯未嘗助祭于王天王乃使石尙來歸脤以是爲非禮也高氏閌王氏樵以爲聖人書此見王室之益微天子所存者僅號與祭而已季氏廉則以此爲王綱消長之幾謂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是始見蓋晉伯已衰列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借此以親望國且典禮擧于久廢諸侯苟知尊事亦王室可以有爲之秋也惜乎魯之不能順此意也三說小異而義可互足若穀梁稱石尙欲書春秋請行脤則未知所欲書者孔子之春秋乎抑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春秋時孔子尙未作如魯之春秋也王人至則書之何足以爲榮宜劉氏敞之詆其不然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出奔左傳載其欲殺夫人南子事故胡氏安國江氏克寬據此以罪聵之不子而劉氏敞劉氏絢則以蒯聵之欲殺南子乃南子誣之靈公惑于其言故從而逐聵非蒯聵之罪也朱子論語集注引胡氏其門人張洽又主二劉後儒各據一偏遂成聚訟以哀姜亂魯驪姬亂晉之事例之讒慝之言誠可無所不至二劉謂爲南子之傾陷似矣然而蒯聵生乎忘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讒忘子之愛至追以兵而必奪其位蓋聵人亦忍人也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亦情所宜有不得疑左氏所載爲從其誣而誣之也且諸家所以爲蒯聵辨者徒以春秋不去其世子耳然楚商臣蔡般弑君經皆書世子可以其不去世子而謂之爲非弑乎是聵之出奔不去世子乃實其不能喻親于道自陷于無父無君而不自知也非從而未減之辭也亦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十五年　姒氏哀公母定姒也不稱夫人公羊以爲哀未君穀梁以爲妾辭啖氏助謂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夫人禮故書薨書夫人以著其非惟哀公母定姒卒子未踰年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劉敞以下諸家多同此說春秋大事表則謂前四妾母之稱夫人稱小君也是君之欲私厚于其母也定姒之不書夫人不書小君是強臣專制凌蔑其君使不得加厚于其母也君欲加厚于母而臣下曲意以成之其事雖非而猶出于尊君愛上之意使君不得加厚其母而舉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上其事雖正而實爲無君無父之尤聖人據事書之季氏之專制可見矣案顧氏之意謂亂臣賊子欲肆無禮于君父必擇舉世所共憤賢人君子所歎息痛恨者一旦行之使舉國翕然而後可惟吾所欲爲而無所忌如陽虎欲作亂而從祀先公王莽之追奪丁傅董卓之誅宦官皆其證也以此思之其論雖創而于情事爲切可與舊解相補備若左氏以不稱夫人爲不赴且不祔則未當審祔與不祔固未可知而赴則書不赴則不書者指他國而言無本國君母卒必待赴告乃書之理宜先儒之斥其謬也

哀公紀 名蔣定公子敬王二十六年卽位諡法恭仁短折曰哀在位二十七年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元年 楚子圍蔡左氏云報柏舉也然稱蔡人男女以辨則降也使疆于江漢之間則遷其國也而經書圍蔡何先儒謂不使楚盡其虐而滿其辭也聖人之微意也胡氏安國乃謂蔡嘗以吳師入郢楚至是報之春秋書之畧者見蔡侯宜得報而楚子之讎可恕此說也非也夫入郢者吳也楚不能報吳而釋憾于蔡楚已可笑矣且誘殺蔡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于岡山以一眚之故拘昭侯于南郢者數年蔡之仇楚豈下于入郢哉蔡不能報而假手于吳王氏樵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正可以爲強而無道者之戒而謂春秋以復仇許之哉蓋文定以高宗不復金國之讎故拳拳以復仇爲說朱子謂其以義理爲穿鑿此類是也許于定六年爲鄭所滅今復見經舊說以爲楚存之理或然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繹邾地今在兗州府鄒縣境經書三卿竝將而句繹之盟止二卿胡傳謂盟者各盟其所得也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數之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之今得邾田蓋季以歸二家而不取也鄭氏玉則謂季氏意在滅邾其不盟者一則不屑與盟以示其汰二則包藏禍心欲入邾而未肯盟也以明年圍邾觀之似鄭氏說尤得其實且考春秋內臣並使始于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未嘗並將也內臣並將始于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之戰鞌而未嘗竝會也內臣竝會始于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會吳而未嘗竝盟也今三卿竝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竝盟他國之君是晉之諸卿與列國之諸侯

無異大夫之強僭至此極矣況乎口血未乾不旋踵而圍其國尚何禮義忠信之有哉春秋會盟所爲始于蔑而終于句繹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納者內弗受之辭晉納蒯聵先儒以爲甚輒而罪衛人以蒯聵得罪靈公被不孝之名以出其不當有國固也然而輒聵之子也聵不可無父輒獨可無父乎乃父逐于外不能號泣蓋毀齊感動王父而復之位王父死國人立己曾不以父亡未復爲辭乃蒯聵求入拒而不受是輒之無父尤甚于蒯聵也衛之人于靈公之卒不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擇賢公子以主社稷謀國爲已疏矣而又立人之子以拒人之父是徒知蒯聵之不可以得國而不知輒不可得國之義初不後于蒯聵也春秋書納蒯聵于戚而不去世子所以甚輒而罪衛人也案就衛事論之此說良是其實聖人之意則尤惡晉趙鞅何也衛靈助范中行伐晉趙鞅之所切齒而不忘者也今幸衛有骨肉之釁故假納蒯聵之名實欲因而滅衛于戚者以戚在朝歌之東可以通齊晉諸國范氏中行氏據朝歌以叛五年而不能克以戚爲之聲援耳今入之則足扼朝歌之吭而制其死命是鞅之爲此役也政使眞欲納蒯聵猶爲不義況乎其假之爲名以求洩其私忿哉然則春秋之首趙鞅惡人之意固尤惡夫鞅之陰險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圍戚之役舊說但論以理而未核其事故聚訟紛紜以傳觀之趙鞅之納蒯聵于戚也一以斷范中行之擊援一以洩已之宿怨衛人知其計故拒之于境上而又借師于齊以與之圍戚誠以鞅一日不去戚衛之患一日未有已也然可假手于仇晉之齊以除仇衛之晉而亦思仇晉何所挾者非他人固衛君之父也乎假令二國相尋兵連不解城破之日玉石俱焚衛人縱有辭于君君何以解于父春秋故以齊爲戎首罪其借他國之爭以報輸粟范氏時爲趙鞅所敗之怨而又抑曼姑于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于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皆正名之微意也若公羊以王父命辭父命以王事辭家事爲伯討云云先儒已斥其非不足置辯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公羊何以書記災也不言及穀梁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桓公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哀公之七世祖也服虔杜預皆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故災高氏閌黃氏仲炎諸家遂以爲三家者存之蓋季仲叔皆桓公子而季友實相僖公叔仲之後皆僖公所立三家尊桓而德僖廟宜毀而不毀故聖人因其災而錄之所以著其非禮也先儒多同此意毛氏春秋傳獨詆其失考謂七廟五廟親盡但祧其主並無毀之之例桓僖已祧而尚有宮者遷廟也古有遷廟在五廟七廟之外曾子問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是也遷廟又名公宮文王世子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公宮正指此羣公之宮皆稱宮而災獨及桓宮僖宮者徐仲山曰記云晉兄弟入廟在春秋惟桓僖二公是時定公之主尚未升祔乃以煬公爲考公之弟先立煬宮以爲弟繼兄之證煬者火也火當及二弟廟矣故夫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此說超于京房劉向諸公遠矣案桓僖二廟不毀則繼桓繼僖之君必當別立一廟而經與傳俱無其事舊說誠爲可疑但禮所謂毀廟遷廟俱從已祧之廟得名毀固非除而去之卽遷亦惟藏于夾室不聞別有遷廟之制也其曰羣宮者意夾室之內各自爲宮耳使每遷主必自立宮則煬宮武宮應從常事不書之例春秋何爲而特紀之乎毛氏所辨似于義尚有所未盡也

四年春王二月盜殺蔡侯申 蔡侯蔡昭侯也據左傳昭侯將朝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是殺蔡侯者翩也而書盜杜注云翩賤也孔疏翩賤故稱盜不言殺君盜不得有其君也此解未當翩係公孫非賤可知弗賤者而以盜書以弑其君以求說于楚是亦盜賊之所爲而已矣昭侯者隱太子之子也于楚爲世讎元年楚伐蔡疆之于汝漢之間蔡已爲楚所有昭侯義不戴天故請遷于吳已而悔之二年冬吳洩庸如蔡納聘擧入蔡于是委罪于公子駟殺之哭而遷墓遂遷于州來今又以地當吳楚之衝爲兩國所必爭故欲朝吳以求易其地昭侯之輕擧妄動固無所辭其咎矣然公孫翩世爲公族不念君父大讎而挾楚以脅制其君且從而弑之以解說于楚其罪視鄭駟齊朴尤大第去族不足以蔽其辜也故變例而書之曰盜胡傳乃專責蔡侯而于弑君者有恕辭恐非春秋之旨申疏疑文誤以宣七年書蔡侯申卒至此纔五世不應復與同名殺公數作弑以閒弑吳子餘祭例之閑尤微者而且書弑則此殺字亦傳寫之訛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羊作曼赤戎蠻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者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高氏閌曰諸侯有罪方伯請命于天子然後執而歸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其罪猶輕若晉侯入曹侯曹伯畀宋人執諸侯畀諸侯其罪已重今晉執戎蠻子赤歸于楚以君臣言則楚爲君以強弱言則楚爲伯矣家氏鉉翁曰戎蠻子雖邇于楚亦未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

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拔歸晉晉人畏楚之強絕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晉之罪大矣據此二說則書執不宜執者也書以歸不宜歸者也故以人之者貶之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災左氏無傳公羊作蒲社云蒲社者亡國之社也何休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境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耳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范甯注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漢書五行志載董仲舒劉向說以亳社爲殷社與范氏同何氏之言因公羊作蒲遂以先世亡國當之疏家又從而附會以蒲古國名剛初滅之以封伯禽者經義雜記辨之曰禮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殷社殷始都薄釋文云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于薄姑釋文蒲如字徐音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亦作蒲姑是蒲薄亳三字古通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左穀之經不知蒲爲亳字之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所以教戒諸侯使事上此與使民戰栗之說無異其誤二也又牽指宋齊滕薛諸國之爲命于殷天以爲王教絕滅故災之而經傳皆無此意其誤三也此辨最晰舊說又有謂社之所以災爲天生孔子非爲哀公也失禮不明故火災應之如其說似經記亳災爲孔子自紀徵應尤附會而不足據矣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六年 國高來奔許氏翰主罪陳乞張氏洽家氏鉉翁主罪國高王氏樵則又追咎齊景公之付託非人以爲親之三說皆是也蓋陳乞將立陽生國高存則陽生不得立故先遂而去之而後可肆其謀乞之罪固不容誅矣然國高爲國世臣從君于晉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雖作而遂委君而逃其不忠爲何如者而此皆景公貽謀不臧之所致也何也廢長立少而屬諸既亂且懦之臣故陳乞之逐之如振槁葉莫敢爲難使景公早定樹子擇任忠賢則君臣父子雖百陳乞豈能盜其國哉此三說所爲不同而幾可互足也然則春秋書齊國夏高張來奔于前卽書陳乞弑其君荼于後其垂戒至明且切矣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敗宋師于老丘故宋報之然不詳其事左氏于罕達之役以爲宋公子地奔鄭鄭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先儒多辨其誤今于皇瑗侵鄭又襲傳曰宋師侵鄭鄭叛晉也毛氏春秋傳非之謂鄭之叛晉已久此時非討叛之際且宋自定六年晉人執其行人樂祁犂後晉宋之好已絕何緣又承其命而爲之討叛乎況彼此侵伐事雖未詳然經文所書實是鄭先伐宋而宋報

之其後宋鄭搆兵連歲不已至十年宋公伐鄭圍雍丘欲以伐鄭而伐宋豈有宋為晉伐鄭而晉反助鄭而惡宋者此可以見左氏之說妄也案宋之不為晉討鄭[illegible]已辨之毛氏此論尤為透闢故高氏閱家氏鉉翁諸家或以晉伐晉侵所以詳其交爭之實或以宋連歲有事于晉意鄭為援而侵之皆臆度之辭不敢為必然之說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以邾子益來　公伐邾入其國以其君來而經不言滅何也蘇氏轍曰邾大夫茅夷鴻保于茅請救于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陳內外之辭也胡傳謂書以邾子益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之為能去其惡王氏樵辨之曰伐邾者三家也公雖在行而無與于其事春秋以諱不在公是以直書而不諱也蓋諱者避之也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耳魯自作三軍分公室而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權不在公也冕于紅不書公兵不在公也襄公還自楚聞季氏取卞欲適諸侯地不在公也故納叛人叛邑悉書而不諱以諱不在公也胡氏以為見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其義迂矣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七年冬宋師圍曹築五邑于其郊蓋示以必滅之意也今年春宋師將還曹人詬之宋公怒遂滅曹經不書滅或以為諱晉之不救同姓夫晉自救不暇奚暇救人且責晉不救而縱失宋公之惡春秋之法不如是之頗也或謂曹伯陽無道好戈獵任鄙人公孫彊為政皆苟而奸宋宋伐之晉不之救是有取滅之道故不言滅或又以曹亡為春秋之終興滅國繼絕世夫子嘗有此言於曹不言滅蓋夫子至此不忍言滅也此二說于情事較近然以晉人執虞公之事例之虞不言滅者是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滅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經故不以滅書之也

吳伐我　吳為邾故兵加國都為城下之盟而還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胡氏安國曰諱之也曷為諱之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炊欲盟城下猶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為城下之盟是棄國也故春秋書之以為不能以禮義自強者戒也案春秋全經魯受敵國之兵非一如戰郎戰奚不言伐我某鄙者蓋邊鄙有備敵至則戰故不言其伐也其後讒慝備弛敵兵得以乘之故書伐我西鄙伐我北鄙然猶見其止為邊患而不能直造其國也今哀公之世受吳齊之師皆曰伐我是直造于我國都而魯之四境屏蔽蕩然國不足以國為矣願吳之伐我以救邾也而經不書救以吳悅利而動要盟而還不成其救故不以救予之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九年　雍丘杜注屬陳留郡今開封府杞縣治也雍丘之役傳稱鄭罕達嬖許瑕欲一外取邑以與之圍宋雍丘宋皇瑗帥師反圍之鄭師哭罕達救之遂大敗為宋所俘經書取鄭氏敵謂不遺一人之辭也帳疊戴氏以下皆止依文訓義毛氏春秋傳獨疑之謂世無已國無邑而可漫取之他國者且許瑕何人家不藏甲亦豈能公然興師而取人國邑者據經前七年書宋皇瑗師侵鄭此經前後相應必因皇瑗侵鄭故伐雍丘以報之不虞為瑗所敗耳傳于皇瑗侵鄭則曰鄭叛晉于此則曰許瑕求邑皆造事非實錄也案此說不信傳而信經誠有卓識然為長但春秋事據左氏或者鄭本欲伐宋適許瑕求邑因興兵圍雍丘得之以為封瑕之地則左氏所記不必其盡無因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十一年　艾陵齊地史記正義艾陵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博縣今泰安府泰安縣地也艾陵之戰齊國書主兵先儒以為罪國書之志乎此戰也吳師之來齊公孫夏陳子行公孫揮東郭書之徒皆知其不可禦矣為齊計者惟令民兵嚴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鋒庶可以坐困強吳而却之耳況齊患在內不在外彼陳氏之甘以兵柄授諸非甘讓也欲其結怨內外以犯難而實禍也書不之悟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肩解甲而快志于一戰師敗身獲為國大殃而陳氏之勢愈固矣春秋故以書及戰罪書也據左氏所載將戰吳子呼叔孫而賜以甲劍鈹曰奉爾君事不魯亦與乎戰也而沒而不書何也　御纂春秋直解以為助吳猾夏諱之也然書會則伐見矣諱而不沒其實也乎邾不盟人以為辱春秋則不隱艾陵戰勝人以為榮春秋為之諱蓋聖人以是非為榮辱不以榮辱為是非也

用田賦　十二年　經書田賦三傳不言其詳後儒有以為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者杜氏預范氏甯也有以為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者賈氏逵也有以為以田多少出軍賦者陸氏淳也有以為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者孫氏復也陳君舉則謂以邱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使家出一人為兵萬孝恭則謂哀公以計日出泉為不足于用又計田而使出泉以為賦汪氏克寬王氏樵則皆主計田斂財之說而謂其數為不可考眾說紛紛訖無定論　御纂春秋直解賦有財賦有兵賦財賦者稅也兵賦者乘也

夏后氏授民以田而使自賦財賦也而兵賦亦寓焉商周助而不稅惟計井邑邱甸而出乘故治兵謂之治賦宣公初稅畝則斂財于私田矣成公作邱甲則增兵于舊制矣然稅畝傳曰履畝而稅意其時履畝而有其盈歛因取其餘者稅之非有田者概加之故不言田作邱甲則兵賦于正數既增而財賦亦視此為有定額矣然猶未及乎什二矣今之田賦則有田者概增之而其額益重蓋即所謂什二乎哀公在位二十有七年年饑之問有若之對又在此後乎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昭公之夫人也昭公娶于吳為同姓故諱而稱曰孟子論語所云吳孟子者是也卒去吳以稱姓不可稱闕亦不可故但曰孟子也不稱夫人薨不稱葬穀梁說以為孟子之稱雖于赴告因不赴告故不書或又以魯史本書夫人孟子夫子修春秋特削而書卒以為後世娶同姓之戒此二解皆非也小君祔葬雖外不赴告而本國禮文斷不可闕豈有因不赴而去其夫人與葬之理至娶同姓此昭公之失于孟子乎何尤惟毛氏春秋傳顧氏大事表以為季氏之罪謂季于昭公逐其身廢其嗣今又黜其配使不得以小君之禮葬此凡有血氣之所同憤者夫子據實書之所以暴季之惡使讀史者可考跡而知其故耳案此義自吳氏澂發其端二家申之而益暢以傳稱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之文觀之是季既不服小君之服則其不以小君葬當如毛顧二家說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十三年　黃池之會左傳稱乃先晉人國語稱吳公先歃諸儒互有所主以事揆之宋之盟晉國方強而卒先楚人則謂晉之不能先吳也宜然吳在會而邊遽併以越亂告吳王駭懼刎其告者七人則謂吳子內懼而不敢爭春秋所書乃其事實也亦宜趙氏匡又謂吳與晉敵禮而會如今賓主對舉酒故晉史云晉為先而吳語云吳先歃各自護其主云爾此亦于情事為近若穀梁謂嘉其尊王進而書子則非也會于黃池傳稱單平公在殆使夫差果能尊周則經當書單平公于吳晉之上如葵邱序宰周公之例矣而沒而不書陳氏傅良謂不忍書者是也黃池杜注云陳留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國語夫差闕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故杜云近濟也今在開封府封邱縣西南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狩獲麟先儒穿鑿妄生異端說公羊者云麟是漢將受命之符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強秦項交戰然後劉氏乃立故為之隕涕說左傳者云麟生于火而游于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感之而來夫漢之去孔子也二百七十餘年且又起于匹夫先無王迹前期而見徵召不應如此之遠其謬固不待言矣即文成致麟說亦不免近誣何也經成道備而嘉瑞應焉何為見戕于虞人杜氏何氏諸家知其無據于是又創為春秋感麟而作之說然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為時幾何而汲汲焉作乎且使麟不獲孔子將不作春秋乎至鄭氏樵謂終于獲麟初非有意與歐陽文忠謂義在春秋不在起止則十四年秋或十三年冬俱可絕筆又奚必于獲麟時而遽爾輟絲也者此朱子所為疑而未敢決也近顧氏大事表以為春秋為天下之無王而作者也其汲汲于別嫌明微正名定分凡以警人心儀于大義而不敢肆耳至是年陳恆弒君沐浴請討而魯之君臣昧然不應則是人心死而天理絕天下無復知篡弒之為非于是聖人喟然憫為而是春適有獲麟一事春秋遂以是終則是絕筆者以為大姦之不復仲也此論似于情較近或疑春秋弒君多矣奚獨于陳恆為兢兢也不知前此弒君猶或以為赴而懼人之見討恒今顯然肆逆天下莫敢誰何聖人于此恐三桓之為陳恒也故春秋獨以為終焉其所感者微矣

春秋集解卷六終

禮記集解卷一

蜀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禮記　初學記漢宣帝時后蒼說禮于曲臺殿撰[illegible]從子聖德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illegible]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illegible]考校經籍得河間獻王所獻仲尼弟[illegible]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illegible]八十篇俱與初學記不合故鄭氏通[illegible]二書之後不應乘異恐別有考據其[illegible]

曲禮上　鄭目錄云名曲禮者以其[illegible]也兵車旌鴻軍禮也事長敬老執[illegible]謂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曲而中老子言曲則全王通言曲而當皆同此義呂氏大臨則以今所傳儀禮者經禮其篇未稱記者記禮之變則曲禮也葉氏夢得亦謂經禮其常曲禮其變朱子皆非之惟黃氏城謂此篇所記要在尋常日用居處執事接人應物至纖至悉處儀禮固不及栽亦非儀禮之所能載也說較諸家爲長蓋成周時禮教洋溢春秋以後日就消亡好禮君子隨所見聞得即錄之名曰曲禮謂庶乎識小之意云爾然上下篇中不但詳其威儀并舉人制禮所以委曲繁重之故并君子行禮所以周旋曲當之源亦莫不表而出之乃古人說禮之微言吳葉二家謂爲記禮之變宜朱子之駁其失也

毋不敬四句　禮之爲禮敬而已矣故曲禮以此發端鄭氏康成謂行禮皆須敬是也儼若思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者貌必儼然也安定辭審言語也哉歎美辭安民哉言正已而物正也孔氏穎達以爲此明人君立政之本程子亦以此指君德言蓋皆泥于安民哉一語朱子謂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安定辭敬者之言安民哉則敬者之效也不專主君上說蓋以敬字是徹上徹下之道帝王此敬士君子亦此敬首一句本包得下二句意其必又著下二句者　欽定禮記義疏謂以入德言則存養涵論雖于入手且于言貌上用力所謂制于外所以養其中也以成德言則至德淵涵處無可形容於言貌流露處易見所謂有諸中自然形諸外也讀此則范氏祖禹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之說得之孔程但就人君言拘矣

賢者狎而敬之二句　鄭注狎習也近也心服曰畏孔氏正義申之曰見賢者附而近之習其德藝然[illegible]易褻又當敬之賢有德行心所畏服必當親愛不可疏之朱子云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惟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案如孔氏則是謂人當敬愛賢者下四句又當各自爲義如朱子則是指賢者之能事言與下四句一例黃氏日抄主朱子說　欽定禮記義疏經文賢者二字提起蓋其辨既精涵養有素所以接于人者皆出于大公處于己者不膠于一定也接人句指狎而敬之二句言可見孔氏云云爲非是矣

積而能散二句　鄭注積謂已有蓄積能散謂見貧窮者則當散以賙救之安安謂今已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蓋財以不務自封而吝出即大學所謂以財發身安不圖自傾而憚改即上論所謂義之與比皆中道也劉氏彝則以爲積其學而散之政上也積其財而散之民次也積而不能散下矣國欲安必防其危而遷其德善以除其危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能遷之謂也應氏鏞以安爲仁之順遷爲義之決說皆與注疏爲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此二句亦只是不私財不懷居之意朱子雖安安而能徙義正謂不貪便安而能徙于義非謂今于安而又當日進也觀此則劉應二說未免過于求深矣

很毋求勝二句　很鬭也孔氏正義小小鬭很當引過歸己不可求勝分謂所分之物人皆貪欲望多入己故戒求多毋者禁止之辭很毋求勝馬氏晞孟以爲君子所以懲忿也分毋求多以爲君子所以安分也說尤簡明蓋很固有勝負之理然務求勝則爲鬭很矣分固有多寡之數然必求多則爲過分矣況鬭很非禮且有忘身及親之禍義利不明且有苟得蒙恥之羞故不可以不戒也很諸家皆屬己說惟王氏子墨以爲待小人以君子何所不名彼很也而求勝之則險矣此以很爲指他人之很言文分字之義如孔氏當讀如字如諸家則說去意雖小殊而理可互足二者之弊皆生于有我耳有我故與物爲敵必至于好勝有我則不知天必至于不安分此克己之功所謂無時無非不當致其力也

禮不妄說人二句　鄭注以禮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不辭費爲傷信毛氏信卿陳氏澔皆從之孔氏穎達以爲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爵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辭費此說雖異然說字猶作喜悅之悅辭字猶作言辭之辭至吳氏澄則謂說人與稅弓稅人同言以物與人也妄說謂不當說而說之也辭與不辭貧不辭賤之辭同妄以說人而無所揆度是不當用也辭以費之多而有所吝惜是當用而不用也此即胡氏銓禮雖不可輕費亦不可以煩費爲辭之意以朱子禮有常度不爲佞媚以求說于人辭達則不費于多之言正之倘從鄭氏爲長然吳胡二家所言于辭意尤顯豁可存之以備一解

不好狎一句　不好狎句鄭注云爲傷敬也人則習近而好狎孔氏正義賢者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加于敬則是好狎焦氏循禮記補疏謂注中習近二字解狎字敬即在狎字內狎之正所以敬之蓋惟其爲賢人斯可以習近若不問其賢否概以習近爲敬則是好爲習近術于敬人爲好狎亦爲傷敬故云人則習近人則二字解好字也傷敬謂傷于用敬猶輕死謂之傷勇輕與謂之傷惠耳正義說非注義矣案鄭注賢者狎而敬之句云狎習也近也習近字專解狎字故此狎字注亦以習近解之然好狎本泛言蓋好狎爲柔惡狎賢者固非敬狎常人亦非敬故曰傷敬見習近人者之不可以不敬也上文賢者狎而敬之中用而字承上起下狎與敬明是兩義焦謂敬字即在狎字內殊骨突且注明云人則習近而好狎舉摘人則二字爲好字注腳亦不成文理惟以不問賢否而習近之爲好狎斯足以補孔氏之疏矣

禮聞取于人二句　禮聞取于人二句朱子謂與孟子治人治于人食人食于人語意相類取于人者爲人所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禮有所取于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以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文觀之朱子之言實至當不易乃諸家自鄭康成說取于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外有以上二句言尊君之禮謂君道當爲人取法不可取人爲法者朱氏申也有以爲仕言謂當自重者楊氏鼎熙也以取于人身下人取人謂屈人從己者胡氏銓也至周氏戟氏又以爲即可以取可以無取之意言物所以將禮因物之不至而失禮者有之故行禮者使人取于我不可我取于人紛紛異議各持己見　欽定禮記義疏案事有兩端故本文用兩禮字提起意止一權故朱子合言之若鄭謂制服人其身與往教不類朱氏謂君不可以人爲法于義尤悖周氏戟氏以取爲取財則聖人公溥未必能以一人之財給天下之求也

宦學事師二句　宦學鄭注訓仕孔疏引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熊氏安生分宦學爲二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學習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說尤該備非禮不親者呂氏大臨謂師弟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情不親而教不得行矣戴氏溪亦謂禮主于分分主于嚴然粲然有文以相接乃其所以爲親也惟吳氏澄以宦學爲游學謂離家遠出臣服于師如仕宦然案宦游字雖古人常語而直以宦學爲節游學之義恐不可從蓋此二句是明事師者之不可不以禮耳　欽定禮記義疏白虎通云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故生則親之此事師者之在乎親也惟有禮則恩義兼盡所謂無犯無隱就養無方于君敬長之中見愛慕之篤故能傳道授業而解其惑也

撙節二字　撙古訓聚鄭注云猶趨也陸氏釋文趨音七俱反就也向也孔氏正義撙者趨也節者法度也言恒趨于法度也段氏玉裁校本謂趨同趣疾也音促非趨走之趨王氏經義述聞以爲釋文誤解趨字正義并誤解節字段氏趨音促是也而訓趨爲疾于義尚有未安蓋撙節退讓六字平列恭與敬義相因撙與節義相因退與讓義相因而撙節與退讓義亦相因撙之言損也故趨當讀局促之促謂自抑損也管子五輔篇曰整齊撙詘以辟刑戮尹知章注撙節也言自節而卑詘也五輔篇又曰節飲食撙衣服是撙與節義相因也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僔楊倞注僔與撙同卑退也是撙節與退讓義亦相因也案黃氏失以義抑自居確守持盈之戒訓撙以儉約不放常遵中正之規訓節亦是此意惟鄭注趨字務解多誤得述聞之辨旨乃豁然撙字古文通尊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楚英流放李賢注尊本反引曲禮恭敬尊節蓋古字多假借故荀子作僔而漢書作尊也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句　此句之旨諸家訓解不同句讀亦異呂氏大臨馬氏晞孟皆以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爲一句謂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幾希者在去存之閒耳故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此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知獨貴於萬物而不失其良心也陸氏農師則以是故聖人作爲句朱子取之陳祥道禮書遂謂于明禮言君子于爲禮言聖人與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同意又曰作者爲之始爲者作之繼也　欽定禮記義疏謂于聖人作絕句朱子亦偶有取于陸農師之說耳其實不必然也樂記一言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綱紀一言然後聖人作爲桃鼓椌楬壎箎可於作字絕句乎觀此則陸氏說非定論而陳氏之分作爲爲兩義尤不免失之鑿矣

太上務德　太上帝皇之世其次三王之世也務猶事也鄭孔言上古大道爲公施者不望報故可不尙往來正見後世務施報而禮之不可少也劉氏彝謂太上其次係其人不係其時吳氏諸家以貴德爲安而行之務施報謂利而行之或又謂太上是自然之理其次是勉然之德此仁與恕之分則反似尊太上而卑施報矣善乎馬氏晞孟之言曰禮之設所以緣人情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曰禮得其報則樂聖人因人情之所樂而制爲往來之禮所以使天下之人亹亹而不倦也若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則禮失其報而爲禮者亦有時而息矣

五十曰艾一句　艾鄭注訓老正義云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陸氏釋文艾音五蓋反老也謂蒼艾色也此主正義又云一音刈治也則推廣言之劉熙釋名亦訓艾爲治謂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也後儒馬氏晞孟朱氏申皆用治訓謂艾之爲物久而可療疾五十蓄德可服官政以治人故曰艾也朱子則又訓艾爲養數說不同案老字之文从毛从化艾色蒼白始欲化也下文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耆至也已至化也老則毛化之成也艾者老而成德其髮色蒼白可以養人可以治人故可以服官政然則訓養訓老訓治義雖不同而意未始不一貫也若北史熊安生引中候運衡堯年耆艾及中候纘準哲云仲父年艾注皆云七十白艾則艾者年老之通稱又別是一義不可據彼而正此也

八十九十曰耄一句　八十九十曰耄耄鄭訓惛忘引春秋傳老將至耄及之之文爲證孔疏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竝言　陸氏釋文謂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曰耋二字殆後人妄加之錢氏曉徵答問據毛詩訓故傳許氏說文劉熙釋名王肅易注郭璞爾雅注皆作八十曰耋鄭注易大耋之嗟亦謂年踰七十與毛許義近謂曲禮曰耋二字當是古本而以陸德明後人妄加之說爲失之王氏經義述聞又列五證以非錢氏謂射義耆耋好禮鄭注但云耆耋皆老也不云八十曰耋下文旄期稱道不亂注云八十九十曰旄正與今本曲禮同則鄭所見本無曰耋二字其證一也大雅板篇匪我言耄左傳老夫耄矣周語附老議矣毛傳及韋杜注竝云八十曰耄若曲禮古本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則八十尙不得言耄毛韋諸儒何以告云八十曰耄其證二也秦風車鄰傳八十曰耋正義云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僖九年左傳注七十曰耋正義云耋之年齒既無明文曲禮七十曰老爾雅以耋爲老故以爲七十是曲禮本無曰耋字故曰無正文無明文其證三也秦風車鄰傳離九三王肅注爾雅釋言注及說文釋名竝以八十爲耋而離九三馬融注僖九年左傳服虔杜預注則竝以七十爲耋爾雅釋言舍人注宣十二年公羊注又以六十爲耋惟曲禮本無耋又是以諸家說各不同其證四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注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今曲禮作七十曰耋與此異是徐彥所見本作七十曰耋與今本不同故云與此異也此字指七十曰老而言若徐所見本作八十曰耋則是八十九十曰耄之異文不得言與此異錢謂疏文本作八十曰耋轉寫者誤非也後漢明帝紀有司其存耆耋李賢注禮記六十曰耆七十曰耋所引與公羊疏正同豈亦轉寫者誤八爲七乎射義耆耋好禮正義亦云六十之耆七十之耋是徐彥本自作七十曰耋非八十曰耋其證五也案此辨至爲詳盡後儒猶有據說文老部年八十曰耋从老从至九十曰耄从老从蒿省之文謂當以有曰耋二字爲正殆亦未之深考而已矣

若不得謝一句　謝鄭注云猶聽也謂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尙壯則不聽耳孔疏若許其罷職必辭曰在朝日久劬勞歲積不得聽是其有德尙壯猶堪掌事宋元以來多從此訓惟惠氏九經古義謂謝猶去位也引說文謝辭去也及楚辭大招篇審誓受謝王逸注謝去也史記蔡澤謂范雎四時之序成功者去以證謝當訓去王氏經義述聞則謂謝當訓請訓告據成十六年左傳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晉語作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是謝卽請也襄三年傳祁奚請老是也請之而見許則得所請而去故曰得謝而請老卽告老襄二十六年傳使夏謝不敏卽告不敏也案注疏說解釋迂回且以國策靖郭君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之之文觀之是聽與謝異義惠氏王氏所論俱較注疏爲長而惠本說文辭去云云尤覺直捷蓋言辭去則請老告老之意皆包舉其中矣至顧氏以謝訓序證本離騷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爲言而序字義晦不得以非聽說而從之也

越國而問焉二句　越國而問二句諸家訓解不同有以越國爲猶他國問謂他國來問己國之君必告之以其制謂君雖已達其事猶宜問于老賢而稱國之舊制以答之者鄭康成孔穎達也有以越國爲老者有事越在他國而他國問之者王安石也有謂朝中有事在朝不能謀則越國而問退居之老臣既稱其謀事須盡言以國事之本末施爲者張子也有謂鄰國越疆而問此老者以事必當告老者以其國之制度始可與之謀蓋以其老而免其反覆辨難之勞此陳氏櫟之說也紛紛聚訟以文勢求之似張陳二說于情事爲近如郯子述官紀子產述黃熊實沈之神孔子述汪罔氏之守皆問于鄰國之臣之切證是往問他國與他國來問皆可云越國也告之以其制亦當如張子及陳氏說若注疏云云殊覺迂迴而難通矣

三賜不及車馬一句　三賜鄭注以爲三命謂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不及車馬卿大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于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于君也孔氏正義不曰不受而曰不及者心不及乎此也呂氏祖謙亦謂車馬不受者蓋爵雖尊在朝廷之上服雖華在朝祭之時用時卻不同惟車馬則偪近父母人子之心所不安也胡氏銓吳氏澄則訓賜爲與謂車馬重物有父母在則人子不敢以之與人此以三賜不及車馬爲卽坊記所云饋獻不及車馬之意兩說不同王氏引之力主胡氏吳氏義謂三賜者多予之辭約言之爲三耳猶論語言三仕三已三以天下讓也賜予雖多不及車馬不敢自專也案逸周書太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孔晁注引禮人子三賜不及車馬謂此賜必自王然後行可知據此則以爲人子不敢私以車馬與人禮家舊注或如此解矣胡之訓誠爲可信然人臣宣力國家功效應科于法得賜而辭讓而不受是不以成功自居尤爲人臣人子之盛節鄭孔云云正不得以其有改字之嫌而疑爲非禮意也

立不中門一句　中門鄭注謂棖闑之中央孔氏正義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中闑之中尊者所立故人子不當之而立也爾雅釋宮棖謂之楔郭注門兩旁木也其在地者謂之闑字一作臬郭注卽門橛也李如圭注由闑右句云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是門只有一闑也賈公彥儀禮疏猶云門有二臬熊氏禮記補疏主之引玉藻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士介拂棖鄭彼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雁行于後示不相沿也之文謂夾臬緊承君言雁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于上介君行西臬之閒上介隨君後而當臬外大夫隨上介後而當棖臬之間士介隨大夫而當近棖雖相隨而斜若雁行故其步趨不相沿然則君行中門在兩臬之間大夫行棖臬之間棖臬之間非中門也孔氏玉藻疏引熊氏崔氏以中門爲棖臬之閒不知棖臬之間與棖臬之中央文相似而實不同鄭注棖臬之中央謂兩棖兩臬之中央也案此以一門界而爲三當用兩臬故謂中門爲中于門而疑孔說爲非鄭義考朱子儀禮釋官云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闑亦無二闑之文又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注云公事聘享也私事覿面也疏謂自闑西用賓禮自闑東從臣禮然則東扉是主出入之道西扉是賓出入之道諸侯西一門常掩謂之賓門惟賓至乃啓君臣出入皆于東故曰臣統于君孔疏本不誤如熊氏說是君由三門之中一門豈賓至時主由中門而賓獨自西門入乎抑主入東門賓入西門而虛中一門爲不由乎虛而不由則君出入中門之文不成贅說乎徒因大夫中棖與臬之文相牴牾遂力主賈氏非的解也況此節之旨是泛論凡爲人子者之禮卽使君有三門門有二臬卿大夫以下安能同之故當以鄭注不敢當其尊一語爲要義紛紛辯說存而不論可也

祭祀不爲尸一句　尸祭祀之時所以象神者也宗廟及外祀皆有尸此尸則專指宗廟之尸言也不爲尸者陳氏櫟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父在而已爲尸父將北面事之子所不安故不爲也考祭祀之制惟主祭者有北面事尸之禮餘子孫與祭者俱在阼階之東西面陳氏所云亦就其大概言之耳然其父旣在與祭之列卽不可以爲尸故朱子謂尸用無父者爲之　欽定禮記義疏云宗廟之尸必同姓尸必以昭穆從其類也必以正適不敢以賤者褻吾親也天子尸不以公而以卿諸侯不以卿而以大夫明嫌之義也大夫士尸以無爵者避君也又必擇無父者爲之不使父拜其子也將祭祀尸服卒者之上服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卽席東面坐皆拜妥尸遂坐而祭焉則儼然以神道事之矣故父在不爲尸亦不敢當尊之義也

幼子常視毋誑一句　鄭注視今之示字常視毋誑言小未有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毋欺誑孔氏穎達曰小兒常效習長者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誑此以常視毋誑爲二義對舉之辭也陳氏澔禮記集說謂常視之以不可欺誑所以習其誠則句只一意案幼子之性本無不誠然習于僞則爲惡易而爲善難必常示之以正勿使欺誑斯日見日聞不習于一毫之僞然後機詐不作而眞純可全其誠若固有之矣是陳氏說與注疏雖小異而義仍一貫也其不曰教而曰示者蓋教止于言而示則以意言有盡意無窮也至毋誑之義先儒多引孟母買肉事爲證呂氏祖謙駁之謂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乃成兩誑見與黃氏裳駁孔疏曾子殺豕食兒之說同其持議甚正說禮者不可以不知也

負劍辟咡詔之二句　口耳之間曰咡負鄭謂負之于背劍謂挾之于旁故孔氏以爲長者或若負兒之時而與之語當傾頭不正向之令氣不觸兒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習爲之習向長者屏氣也夫童子能行能對則非懷抱者比或負之背或帶之脅俱于情事爲近若劉氏彝所云長者從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于脅下則如帶劍然是以負屬童子劍屬長者已與注疏異然劍字猶作歐陽文忠瀧岡阡表劍汝而立于旁之義至黃氏裳謂長者或負劍不便屈身但偏就近耳而

詔之則直以負劍爲帶劍然與舊說之作背兒者相違矣近洪氏讀書叢鈔猶力主此義訓傾頭與語劍礙于旁故必負其劍然後詔之引史記刺客傳王負劍以爲古人無不負劍之證亦好異之過也

將適舍二句　適舍謂行而就人館也求毋固者謂將適館舍凡有求于主人不可有固求必得之心也鄭注固謂常謂求主人物不可以爲常或時之無引周禮士訓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其類爲說陳氏櫟則引或說將欲就而退舍長者或留之不可固求必退矣吳氏澄又以爲暮而求館舍一宿而已隨所在而安不敢必求適意之所　欽定禮記義疏云鄭訓固爲常所引周禮亦不類若謂不可以我常如是而求必遂則可耳又經文由適舍而上堂由上堂而入戶由入戶而即席是適舍乃自外入非從內出也陳氏謂先生長者未許而固求必退則似身在戶內而出就館舍吳氏謂暮而一宿又似旅行投宿與下上堂入戶皆不類據此則固字當從黃東發作固之固訓而適舍亦斷當作就人館舍言乃于義無牴牾矣

由闑右一句　闑門槷由闑右鄭注云臣統于君也孔氏穎達曰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于君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陳氏祥道以下皆從此說近王氏引之據玉藻闔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之文謂左扉者在東之扉也吳語乃闔左扇塡之以土韋注閉陽開陰示幽也左扉在東故韋曰閉陽也東扉曰左扉又曰左闔則門雖向堂仍以東爲左矣夏官司士注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內則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亦以東爲左西爲右何獨于門中之槷而以東爲右西爲左乎由闑右當爲由闑左字相似而誤耳案古人凡言左右皆據人主南面而言故東爲左西爲右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疏云自闑西用賓禮自闑東從臣禮蓋諸侯西一門常掩惟賂享賓至乃啓之乎時君臣出入皆于東扉故云臣統于君王謂右字當係左字之訛甚爲有見但闑右果本作闑左則出左乃是常禮經何煩特出此句竊意饒變采大夫士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蓋爲近之惟未揭明闑東闑西皆就東扉言致闑西字混于西扉因不免先儒之指駁也

凡與客入者一節　言客者通賓賤也每門不一門也請于客鄭注云下賓也疑門取內門也請入爲席正義云嚮已應正席今客至內門請先入敷席者一則自謙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二則重謙更宜親之辭有三再辭曰固辭肅鄭訓進謂進客爲道之陳氏櫟呂氏大臨以爲俯首損客之名即周禮所謂肅拜是也江氏愼修以此節舊說爲未當謂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二句連讀此主人爲謙讓之詞猶曰請先布席敬逆吾子云爾非眞先客入門布席既訖然後出迎客也客固辭即是辭其入爲席主人先爲致席之辭客對之若曰不敢以辱吾子主又致辭若曰某非敢爲儀也敢固以請客又辭若曰某也賤不足以辱吾子如是而辭訖則主人肅客而入矣案此解實較鄭孔爲優若非如是則主人既入爲席然後出迎客猶固辭將辭而不入乎祗一連讀折讀之間而意義遂別益可見咕嗶者之不可鹵莽從事矣江又以此客爲入內門坐而讓說之客若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當如此待之儀禮士相見是執贄始見之客昏禮壻見婦之父亦是以贄見無布席留坐之事故無此禮此說亦足補先儒之所未備

拾級聚足二句　拾鄭康成謂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涉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重蹉跌也孔疏拾級聚足者上階法也連步以上者上上堂在級末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涉而升堂故云以上此正解也蓋階非一等信步則有蹉跌之虞故每涉一級必聚其足然後再升敬事者當如是耳呂氏大臨乃訓拾爲更拾級聚足謂左右更上也以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哭踊者拾踊覲之拾固有更義然果左右更上則散步而非聚足矣顯與經文相背胡氏銓又訓拾爲撥謂拾物者必俯今斷等級俯首視地若拾物然故曰拾級此讀拾如字不知古書皆傳鈔聲近者易誤拾與涉皆一聲之轉故訛涉爲拾鄭讀非破字也若作撥拾之拾爲俯而視地之意則東階西階賓主兩不相顧恐非禮也此鄭孔說所爲不可易歟

授立不跪二句　授以物授人也不跪不立鄭注云爲煩尊者俛仰受之孔氏正義授立不跪者謂尊者立之時卑者以物授尊者不得跪煩尊者俛受若尊者形短雖卑者得跪以授之讀書叢鈔據釋文云授坐本又作俯仰遂謂注疏竝不釋授坐二字當從釋文作俛仰不立爲是案鄭云爲煩尊者俛仰受之俛字承不跪晉仰字承不立言謂授立不跪者爲煩尊者俛受也授坐不立者爲煩尊者仰受也語意本極分明孔氏未釋授坐不立然曰不得跪煩尊者俛受則不得立煩尊者仰受自可互文見義其尊者形短云云蓋又推類以盡其變亦非不釋授坐二字也至釋文所載或作俛仰不立當是傳寫者沿鄭注俛仰字而訛爲正文洪氏不此是正反欲據之以改久定之本其亦惑而已矣　欽定禮記義疏云古人跪與坐皆兩膝著地反蹠坐其上而以股就之謂之坐伸腰及股而挺身直起謂之跪跪以致敬而以物授尊者則禮有不同當尊者立之時則不必跪若當尊者坐之時則又須跪而不立皆以便于受者爲禮也讀此洪氏之說益見

矣

奉席如橋衡一句　鄭注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奉席如橋衡謂席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孔疏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奉席之法故云如有首尾陳氏櫟亦以橋爲桔槔自胡氏銓有如橋衡取中平而兩頭下之說應氏鏞遂以橋爲橋梁衡訓平謂橋橫于水至平而橋之橫木尤平奉席者平正無欹其狀亦然朱氏申又以衡爲權衡如橋言奉席之高如衡言奉席之平皆與舊解爲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古無橋梁名詩無逝我梁在彼淇梁造舟爲梁孟子徒杠輿梁是梁或名杠不名橋也史記禹行山乘橋亦作橇蓋直轅車殷紂鉅橋蓋積粟倉士昏禮笄加于橋蓋橫格架是古名橋者皆非梁也史記秦昭王初作河橋則以梁爲橋殆自秦始又衡字與橫字通用不止權衡故衡有取于平者如上衡中衡有但取于橫者如夏而樞衡奉席必橫卷之而微有低昂則低右昂左不必正平亦不能使兩頭風下矣是鄭說爲是胡應諸家易之反多誤也

席間函丈一句　席間鄭注云猶容也講問必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丈或爲杖孔氏正義布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世子云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丈或作杖王肅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然二家可會案鄭注文王世子遠近間三席云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分明所謂函丈也是鄭之意以文王世子之遠近間三席爲即曲禮席間函丈故函訓容間亦訓容其兼及或作杖一說者以古書字多假借所見本有以丈爲杖者初不以之爲是也王肅注經好與鄭異見鄭之所棄反取作正解不知一丈爲三席之地其間遠近有度若杖則短長靡定所謂容杖容一杖之地乎抑容賓主兩杖之地乎肅語本骨突正義乃云二家可會經義雜記詆其失之不審信乎其不審已陳澔集說又以兩席竝中間空地爲一丈亦非是蓋曰函曰間俱指中間空地而言非合兩席計之共成一丈也

毋儳言一句　儳鄭注云猶暫也非類雜也孔氏穎達謂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暫然錯雜之焦氏循禮記補疏據廣雅儳疾也暫猝也謂儳言猝然急疾言之也說文儳儳互不齊也儳互不齊即非類相雜也又據詩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謂漸漸即嶃嶃衆石之中特高銳而出其名爲卒即以其猝然也猝然銳出于衆中是亦非類相雜而儳互不齊也長者言未及已而猝然以言銳出自見猶石之銳出以自高也案儳之訓暫又訓非類相雜義頗難明焦氏以廣雅說文及毛詩互證之而非類雜與暫字相足之旨乃犂然而喩此其說之可從者也或據周禮注立而以物求市曰儳之文謂長者言未及而參錯以進如之此亦足與注疏相發

毋勦說一句　鄭注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爲已說孔疏語當稱師友而言毋得擥取人之說以爲已語後儒沿此多訓勦爲襲惟胡氏銓云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據此則勦說者易人之說謂人說未畢而我斷其說以爲我說也勦或作勦曹氏粹博雅音云勦說之勦當從刀與左傳無及于鄭而勦民从力而訓爲勞者不同案說文刀部無勦有剿云絕也引夏書天用剿絕其命力部勦字云勞也引春秋傳焉用勦民二義劃然今甘誓剿絕正作勦然則無勦說之勦即甘誓之剿剿訓絕義亦通滅公羊云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是滅又有取義則取人之說以爲已說當亦謂滅斷人之說而以已言纂之耳訓取訓絕相反而實相輔若徒襲人之言則是雷同與下文爲贅疊矣

燭不見跋一句　跋燭本也燭不見跋舊說有二鄭注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也孔氏正義云古者未有蠟燭惟呼火炬爲燭火炬易盡則藏所然殘本若積聚殘本客見之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欲辭退也此以不見跋爲主人意也劉氏彝則云不見跋燭不見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其更此又就客之意言　欽定禮記義疏云燭不見跋從鄭說則主人敬客夜飲有當陽之禮從劉說則客避主人火繼非卜晝之常然此燭不見跋爲執燭以侍者言從鄭說爲是學者可以得所折衷矣

斂髮毋髢一句　斂髮毋髢方氏愨以爲輕易之病呂氏大臨以爲正其衣冠故斂髮毋髢皆言其大意而于髢字之義未及詳鄭康成注髢髲也毋髢謂毋垂餘髮如髲也孔穎達申之曰古人垂髮以纚韜之不使垂如髲案儀禮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注云今之幘梁也說文云纚韜髮者也以纚爲之因以爲名前漢江充傳冠禪纚步搖注纚織絲爲之即今之方目紗也據此數說則纚本紗屬用以韜髮其制則長六尺以六尺之纚韜髮安得復有垂餘如髲者乎疑古女人以髮多爲美故加髲而後以纚韜之男子但取斂髮不得加髲嫌爲婦飾也

解屨不敢當階一句　此言解屨之法也鄭注不敢當階爲妨後升者孔氏正義長者在堂故脫屨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得着屨上堂不得入室將脫也解屨案也初升時解屨置階側胡氏銓亦謂不當階自卑巽也

諸家說大旨相同惟林氏光朝以爲古人解屨則結韈而前未言何據詳林氏之意殆以屨既解慮足見爲不敬故以結韈弭縫之耳然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似今之行縢卽春秋傳帶裳幅舄之幅可見古無所爲韈也韈之爲字一見左氏褚師聲子以足疾韈而登席一見韓非子言文王結韈自繫之此二事可爲男子著韈之證然聲子韈而登席致其君怒之欲斬其足則韈非禮服無疾者當不用矣至漢魏人辭賦中所謂襪皆指女人言與履爲類是襪卽屨非後世所謂韈也林氏結韈之說恐不可從

不 同椸枷一句 椸釋文作杝音羊支反衣架也枷云本又作架徐音嫁古本無此字臧氏經義雜記據鄭注云椸可以枷衣者以釋椸而不別作訓枷謂經必本無枷字余內則亦有枷字疑誤衍又據鄭箋鵲巢詩云鵲之在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謂記注架字與詩箋意同竝是運動之言非實指器物之名也釋器竿謂之箷亦單稱箷郭注云衣架與鄭合據徐音知此字晉以來已衍古本無此字陸當據徐語云然耳案說文木部有杝無椸椸字惟徐鼎臣新附有之云椸衣架也从木施聲是椸字亦當從釋文作杝爲正陳氏謂椸與衣其上曰椸加衣其上曰枷殆亦望文爲說未暇究古本作杝字且無枷字也然相沿已久且椸枷之文與巾櫛句配對整齊必援古訓而節去枷字讀者鮮不駭且怪矣

故 買妾不知其姓二句 此條之義鄭康成云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故卜之熊氏安生則以卜爲卜吉凶謂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孔穎達采此說入疏中後儒多本以爲訓但以經文觀之上曰不取同姓此曰不知其姓明以姓爲重卜之者卜其姓之同與否耳或疑人皆有姓雖婦女之姓未有不可知者此說尤未當 欽定禮記義疏云古者天子賜姓諸侯命氏然姓必命于天子而氏不必皆命于諸侯故惟門祚最顯者則姓與氏竝著其側陋之家有本無姓而或以祖之字或以其祖之官或卽所居之地以爲氏者或本有姓而式微轉徙忘其姓但記其氏者古人最重婚姻娶妾必世家大族未有不知其姓者買妾則不知其姓者有之故卜之如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則亦可因卜而決其與我同姓否也自熊氏有但卜其吉凶之說而此義晦矣

共 飯不澤手一句 鄭注云爲汗手不絜也釋文汗音下旱反又云本或作汙孔氏正義絜淨也若澤手必汗生則不絜淨一本作汗生不圭絜也言手澤汗飯也是孔陸所見皆有兩本故竝存之案鄭注澤訓挼莎詩葛覃薄汙我私毛傳汙煩也鄭彼箋云煩煩撋之釋文引阮孝緒字略云煩撋猶挼莎也挼莎爲汗字之訓則鄭注當作汗字非汙字也蓋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下言摶飯其明徵也禮言與人共飯手宜潔淨不得臨食時挼莎其手乃食恐挼莎之而有澤爲人所穢也呂氏大臨諸家皆如此解惟橫渠張子謂共飯不澤手必有物以取之不使濡其手共飯雖食共一器必各有器以取之此以澤作沾濡之義考古惟飯黍用匕餘則未聞有物以取之者也張子此論疑未足據

餕 餘不祭三句 餕餘不祭三句孔氏穎達謂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朝饌之餘皆云餕凡食餘悉祭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此用熊安生父得有子餘者謂年老致仕傳家事于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其餘夫餕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燕飲有餘夫得食之之說也戴氏溪則謂餕餘不祭與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義不相屬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各使其子主之示有尊也兩說不同朱子以爲祭只是祭祀之祭非飲食必有祭之祭如孔子君賜腥則非餕餘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爲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雖妻子至卑父與夫亦不以祭之也此以下二句仍承上句說 欽定禮記義疏云先儒皆以祭爲飲食之祭故雖說如廟中餕鬼神之餘皆祭日中而餕亦祭故此節斷當以朱子說爲正

笑 不至矧一句 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陸氏釋文矧本又作哂禮記補疏說文笑不壞顏曰弞廣雅哂皆訓笑一切經音義哂字皆作吲或作弞引三蒼云哂小笑然則哂乃弞之假借此注訓矧爲齒本中言大吲笑則見蓋讀矧爲哂之假借不以爲哂也案經稱笑不至矧是微笑不大笑若矧爲哂而曰不至哂則是不微笑不微笑直是不笑不得云笑亦不至矧也此辨頗細但說文弞从欠引省聲張有復古編謂弞卽古哂字不僅爲假借也弞爲笑不壞顏亦不必至不矧見齒本釋文謂本又作哂緣二義不甚相遠故古用相通且此節之義本言父母有疾憂思難忘故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學者亦會其意勿泥其文可也

水 潦降二句 水潦降不獻魚鼈鄭注以不饒多虛植疾之以爲天降水潦魚鼈難得故不以獻或謂水潦降魚鼈足故不獻魚鼈鄭注以爲不饒多張氏則謂水潦降時魚鼈方孕之故不取彰氏則謂水潦暴至恐人因取魚鼈傷生故不獻朱氏申則主雖取之說陳氏澔則主易得之說而皆以潤訓降義案盧氏二氏及或說孔氏正義兩收之詳玩鄭意當如或解蓋水潦既降魚鼈宜多雖得難取皆與情事相戾故陳氏亦以易得釋之弟以降爲涸則亦非鄭本旨耳考王充論衡釋此二句云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變眞之際子謹愼故不敢獻是亦以降爲水潦暴漲之意其言蛇蟲變化雖與注異然于養生之道非上之理具有精

思視彭氏張氏說又進一義皆說禮者所宜兼采者也

獻 田宅者一句 書致之義孔氏謂圖書于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于尊者也已上諸物可動故不言致而田宅著土須板圖書書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禮家皆從此訓經義述聞謂上文操右袂操觿齊操盤鼓皆指其所操之物若謂以圖書致其田宅則致下必加之字而其義始明且以上諸物皆可言致不獨田宅也致當讀爲質劑之質周官小宰聽買賣以質劑鄭注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今之券書也文六年左傳由質要杜注質要券契也此謂獻田宅者操書契以呈于尊者之前若上文獻粟者執右契也淮南要畧約重致剖符信而致卽質也是質與致古字通案質致同聲二字得相假借如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云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傳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又曰或音致王氏讀致爲質其說雖新而于義較協當從之

尊 卑垂帨一句 帨鄭注云佩巾也垂帨謂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也胡氏銓曰尊卑垂帨獻受皆敬也孔氏正義乃以尊卑謂賓主俱是大夫則爲尊俱是士則爲卑說已與鄭氏異張子則以尊卑垂帨爲高下之節尊卑者高下也又曰尊者謂賓主卑者謂賓主之侍者尊者磬折則卑者亦當然說又與孔氏爲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此只論賓主雖有尊卑而其禮一致耳若如孔氏說則賓主或一大夫一士不皆垂帨顯與經背矣如張子說則賓主行禮安用侍者在旁舉仿乎讀此可見朱子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云云以鄭注之文爲不可易矣

君 子抱孫不抱子三句 抱孫不抱子指平日言不指當祭言下兩句是作記者推到後來見得孫與子其分固殊也故張子云君子生之時爲祖者抱其孫爲父者不抱其子故死可以孫行爲尸而不可以子行爲尸非謂孫他日可爲已尸而抱之也孔氏之意亦謂所祭者之孫可抱爲尸昭穆同也子不可抱爲尸昭穆異也云爾方氏乃以君子爲祭主則似祭主抱尸不可解矣或疑尸不必抱曾子問又何以有孫幼使人抱之之說 欽定禮記義疏云曾子問孫幼則使人抱之使人抱非已抱也蓋大夫士避君尸必取無爵者尸必正適所生必已無父又必無爵求兼此三者而又卜之吉乃用則得其人甚難故或及至幼耳觀此則曾子問抱字與此抱孫抱字不可一律論矣

乘 必以几一句 乘必以几鄭注云尊者愼也意謂尸尊其乘車也必馮几以登所以昭其愼重蓋指升車時言與上尸必式指已在車中者不同孔氏穎達連上句爲訓謂几在式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江氏羣經補義力辨其誤謂車是動物式上安得有几且式上以虎皮爲覆尊者憑之未聞復憑几也王登車夏官隸僕洗乘石王后登車亦履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是也尋常登車不履物孔子必正立執綏履于地也案昏禮婦乘以几注亦以愼之言賈公彥疏云登車時也言將上車踐以登者王后則履石據此則曲禮乘必以几與昏禮婦乘以几同義孔疏乃以几在式上釋之其誤實甚江氏駁之當已

齊 者不樂不弔一句 齊者不樂不弔鄭氏以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蓋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恍惚以與神明交者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于齊故不樂不弔全其所以齊之志也或疑致齊則不以哀樂易其心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方氏慤曰齊之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爲主祭之所謂哀樂者以盡內志爲主惟能防外物之樂故能盡內志而樂神之來惟能防外物之哀故能盡內志而哀神之往由此觀之是齊之不樂不弔正所以致祭之哀樂義固竝行不悖也樂諸家俱讀爲哀樂之樂惟楊氏讀如字 欽定禮記義疏祭統云耳不聽樂故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則楊得之但樂所以樂弔所以哀其義仍一耳據此則兩說可竝存也

禮 不下庶人一句 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爲遽于事且不能備物也孔氏正義禮謂酬酢諸禮不及庶民勉民使爲士也游氏桂謂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爲容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此說較諸家爲備陳氏澔乃據或人相遇于塗之說謂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庶人則否禮不下庶人也黃氏震則以大夫所乘皆天子命車乘車之禮不下庶人而下若國君見黃髮庶人而撫式則士不必下之皆式之而已此以下字與上文數下字一例 欽定禮記義疏云疏引白虎通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則文法自與刑不上大夫句相對陳黃二氏牽上文下字非正解而黃尤誤大夫士與君竝式可乎讀此可見呂氏庶人愚且見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云云爲不失注疏本旨矣

前 有水二句 載鄭謂載于旌首以警衆也青雀水鳥也呂氏大臨謂木色青青雀水之所生也故有水則以青旌象之齊旌之載鄭志答王贊問以爲是舉皮于竿首孔氏正義則以爲畫青雀于旌上而舉示之兩說不同經義述聞以作畫者爲是謂考工記畫之事爲獸蛇也惟虎與貔貅則以其皮示旌故青與鳶鴻皆

不言皮至虎如言皮也號猇不言皮者蒙上虎皮而省也經文界畫分明不得因虎皮之文遂謂青與戊鴻亦是皮也又曰載如左傳載其旌以先之之載載之言植也立也載青旌者謂植此畫青雀之旌于車上不當如釋文作戴字讀此辯甚精若從鄭作畫皮于旌首則經當言載青于旌不得言載青旌矣青字或作鶄江淹詩青鳥海上游李善注引呂氏春秋海上人好青爲證而呂氏本作鶄是鶄卽青鳥作鶄者其通假字耳今本高誘呂覽注以鶄爲蜻蜓此殆淺人不知鶄卽曲禮所謂青鳥而妄改之過也

前有車騎二句　鄭注鴻取飛有行列也孔氏正義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遙見有車騎則畫鴻于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爲防也王氏引之謂經文飛字涉注文而衍注所云乃釋載鴻之義非經文有飛字猶下載虎皮注云虎取其威勇也亦是釋載虎皮之義非經文有威勇字也故正義釋鳴鳶云不直言鳶而言鳴鳶鳶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此專釋鳴字義也若鴻上有飛字正義亦必當專釋之乃但言畫鴻而不言畫飛鴻知所見本無飛字也案此論未的今正義于鳴鳶節畫作開口如鳴時下云下飛鴻亦作飛象此非專釋飛字而何況左傳宣十二年正義引此亦作飛鴻藝文類聚通典白帖引此俱有飛字則經文本有飛字可知且以屬文之法求之車騎與塵埃對飛鴻與鳴鳶對極其工整王氏顧以郭璞爾雅錯鳥革曰旟注云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首卽禮記載鴻及鳴鳶爲古本無飛字之證而疑藝文類聚諸書飛字爲後人據誤本禮記所加恐未足信也

大夫之所有公諱一句　公諱鄭注以爲君諱先儒皆從之大夫之所有公諱謂君之尊無往而不伸也惟陳祥道禮書據玉藻士于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謂大夫之名有所當諱者亦公諱也此以公諱爲君與大夫凡所當諱者皆在其中說與諸家爲異　欽定禮記義疏取之謂公諱固謂君諱然大夫易名之典出于君則亦君所諱矣故大夫之祖父而非大夫則不諱大夫之祖父嘗爲大夫而君賜謚者則于君所亦稱謚去位未謚而君字誄之則後于君前亦可稱其字諸侯之大夫雖有謚而稱于天子則亦名如欒盈之稱陪臣書以天子未嘗謚之也然則陳氏云云洵足補先儒所未逮矣

外事用剛日二句　剛日甲丙戊庚壬也柔日乙丁己辛癸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天子有事于文武祀也論語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戎也故鄭氏惟以祠兵釋外事其曰出郊卽我出我車于彼郊矣之意崔氏靈恩亦謂外事用兵之事內事宗廟之事也孔氏郊外郊內云云已非鄭意胡氏銓以郊社外事謂春秋郊用辛爲變禮至陳氏又增巡狩朝聘會盟皆爲外事則失之愈遠矣然祀之與戎亦有不拘于剛日柔日者　欽定禮記義疏洽兵之用剛日唯在出兵所謂宜于社而後出也田獵亦以習兵故詩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若布陳會戰則不能拘故武王癸亥次于商郊也內祭用柔日惟四時之祭爲然特牲所謂日用下巳也若有特祭則亦不拘故成王戊辰烝告周公其後至祭天地日月在二至二分所重在陰陽之始陰陽之中不必復以日之剛柔辨陰陽周之郊用辛則以武王克殷辛亥日告于天宗上帝遂以爲一代之制所謂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祈穀大雩皆用之並非春秋變禮若特告則亦不拘故周公營洛丁巳郊戊午社也巡守之出傳無明文朝聘會盟則左傳所載剛日柔日皆有之未聞以爲外事而必用剛日也

卜筮不過三一句　鄭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孔疏一卜不吉又卜以至于三三若不吉則止筮亦然也呂大臨謂不過三卽易再三瀆瀆則不告之意與鄭氏異惟乃以不過三爲不過三用謂大事筮龜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如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內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是者皆至于三也吳氏澄則以爲一卜不吉雖可再卜再卜不吉雖可三卜然須俟他日然後再卜三卜　欽定禮記義疏云金縢乃卜三龜是每卜必用三龜筮亦用連山歸藏周易皆不吉則止不過三者如卜上丁不吉則卜仲丁不可四卜上丁也但士筮上丁不吉卽于此日筮仲丁大夫至上丁乃筮仲丁若卜尤重于筮三龜皆吉皆凶不再卜兩吉亦可用不再卜唯一吉則改期再卜如崔氏說則一日曰卜六龜九龜矣恐非不過三之義矣說亦止大夫禮七則不然也

卜筮不相襲一句　鄭注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卜是瀆龜筴也孔疏襲因也重也襲有二義大事則卜小事則筮一也前卜不吉則止不得因而更筮前筮不吉則止不得因而更卜二也若相因不止則神不告也方氏慤以爲卜筮不過三三卜之矣而又卜之是卜與卜相襲也三筮之矣而又筮之是筮與筮相襲也陸氏佃則據書三龜一習吉及卜不習吉云云謂龜可襲龜若大事先筮後卜筮不吉雖卜可也非所謂襲者卜筮不吉又卜筮之　欽定禮記義疏謂二句相似而義別此謂三卜皆吉皆凶不得用更筮三筮皆吉皆凶不得復卜也若有一吉猶得既筮不可卜大事若先卜亦不再用筮也以此觀之諸家卜若小事則皆說均有所未備矣

定猶與也一句　與釋文音預字亦作豫孔氏正義猶與說文皆獸名猶玃屬與象屬二獸進退相疑人多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劉氏秋槎雜記引酈道元水經江水條注云𡾊道山多猶猢似猴而短足好遊巖樹一騰百步順往倒反乘空若飛故說文以爲玃屬也與傳氏均謂當作𧲜說文𧲜似鹿而大錢明經坫云曲禮定猶與也與𧲜从此此與孔氏說異然以猶與爲二獸名則同也顏氏家訓則據尸子犬五尺者爲猶之文謂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又據爾雅注猶如麂善登木每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此二說則皆以猶豫爲一物也考說文猶字豫字下並不及曲禮之義段氏若膺謂字有以聲不以義者猶豫雙聲亦作猶與亦作尤豫皆遲疑之貌老子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離騷心猶豫而狐疑亦以猶豫二字貌其狐疑耳李善注洛神賦乃以猶獸多豫狐獸多疑釋之而禮記正義遂以猶與與爲二獸皆鄙書燕說也然則諸家之訓或合或分可不必曲爲之辯矣

僕展軨效駕一句　展軨效駕說各有二鄭孔訓展爲眡訓軨爲轄頭轊謂車行由轄故具眡之胡氏銓則以軨爲車欄據楚辭九辯倚結軨兮長太息及漢官帝紀軨獵車注前有曲軨盧氏云車欄之答不作車逸謂楚辭云倚軨若非欄何可倚乎推此則轄頭井欄皆曰軨也此軨字有二說也效駕鄭注云白已駕也孔氏正義謂僕已轡視駕竟而入白于君也王氏引之以唐以前傳注無訓效爲白者效當訓考驗謂考驗其駕其已完善然後登車調試之僕人之愼也此效字有二說也以經文銜之轄轉爲一車之要故當展視若車欄可不須展也軨字義宜從鄭孔爲長惟效之訓白是入白已駕又出而爲取綏跪乘諸事則經文當云入效駕出奮衣由右上爾次乃明令經不言則無入白之事可知王氏從廣韻訓效爲考爲驗說較直捷但考驗之義與上展字爲複竊疑效駕如後世演鑾之意謂展軨已畢先效君駕以寄其穩便與否下文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止卽效駕注脚似作如此看則不煩別具訓詁而經旨已如繪矣

介者不拜二句　介甲也蓌釋文子臥反又側嫁反徐祖稼反又子猥反盧本作蹲正義蓌挫也或容蓌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威容一云蓌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此二義皆申鄭注經義雜記云蓌字不知所從玉篇夕部作蓌云亦作蓌引禮記無蓌拜廣韻三十九過云蓌經典作蓌考蓌字皆說文所無徐鉉新附蓌字于夊部以爲从夊坐聲與篇韻合盧侍中本作蹲說文足部蹲踞也从足尊聲拜而蹲拜者以甲鎧在身不能折腰故欲拜如夷踞然與鄭注詐也一說合蓌蓋踤之俗字說文夊行遲曳夊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此字从坐从夊當爲會意字欲拜而不能下但兩足躧地其狀如坐然故云猶詐矣案詐與挫義本牴牾如臧氏所引亦得兩通爲字諸家皆讀去聲惟朱子讀如字謂所以爲拜者直其身亦不俯其首若有枝柱而不利屈伸者然故曰蓌拜以經觀之爲其拜而蓌拜是明介者所以不拜之故讀爲平聲則另一義矣似從舊讀爲長

立視五巂一句　鄭注立視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巂或爲綦孔氏穎達曰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胡氏銓則以子巂爲鳥名謂車上平視不過五巂猶云都城不過百雉也雉飛不過五丈則五巂當亦取其飛之遠近爲喻說與注疏不同好異者或主之　欽定禮記義疏云周禮考工記匠人有五雉七雉九雉之制然左傳都城不過百雉杜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故取以爲名子規之飛遠近無定豈當以車輪之周爲是觀此則巂周爲子規雖有陸璣爾雅疏可證而不得援以爲此句義諦矣

國中以策彗卹勿三句　彗鄭訓竹帚卹勿謂搔摩也孔氏正義申之曰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掃帚故云策彗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此以策彗卹勿爲句驅塵不出軌爲句諸家皆從之卽朱子亦第釋策彗爲若今時鞭末垂革未嘗更其讀也至草廬吳氏始以彗卹斷句勿驅二字又句彗卹謂掃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行疾也兩轂中間相去謂之軌馬行不疾則車塵不遠故云不出軌也說較諸注爲安近劉氏端臨遺稿更據荀子毛傳說文及漢書玉篇廣韻等書證彗爲徽末策彗猶云策末以發明朱子之義又據郭璞爾雅注讀卹爲撫挽撫拍而勿字屬下以發明吳氏之義尤極該備益惟御車者止以策之末卹然摩近馬體促令前行勿復疾驅之則車塵自不出于軌與國中不馳之文正合若鄭氏讀以驅字下屬塵字馬既驅則塵起矣安能禁其不出軌乎理有後儒精于前賢者此類是也惟軌字淮南子注謂兩輪間曰軌近李氏惇段氏玉裁皆主之以釋詩禮吳氏兩轂轍字殆傳寫者之誤歟

下齊牛二句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二句孔穎達正義據周禮齊右職凡有牲事則前馬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作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與此文異熊氏安生謂當以周禮注所引爲正諸家多從之謹以下文

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例之下公門者以公門君之所在也不可不下今宗廟乃祖之所在豈可以不下而但式之已乎式路馬者以路馬只是君物非君之所在也齊牛者祭祀之牲亦只是祖所食物非祖之所在式之已足以明敬又何轉重而下之乎然則此二句殆傳寫者之誤熊氏謂當以周禮注爲正其說良是宜後儒之不敢有異同也

曲禮下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三句　執玉有藉三句舊說一訓藉爲藻藻之制以韋衣木廣袤如其玉之大小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長尺無事但繫玉有事則垂以爲飾裼襲裼衣襲衣也謂見美之時垂藻兩端執玉者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充美之時藻不下垂執玉者掩其上襲服蓋裼衣也一訓藉爲承藉之藉若璧藉以帛琮藉以錦非繅藉也而裼襲則爲以物蒙覆之名謂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不上堂惟特有圭璋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蒙覆之故曰圭璋特而襲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惟用輕細之物蒙覆之故曰璧琮加束帛而裼也案兩說不同而互有失得以物蒙覆之訓杜撰不經朱子已辨其非則裼與襲當以前說指衣言者爲是但古天子諸侯以及卿大夫其執玉也莫不以藻承之所異者在五采三采二采耳以垂繅爲裼屈繅爲襲當有藉無藉則不若後說主璋特璧琮加束帛爲可依據也近崔氏吾亦嘗謂聘禮聘之日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所謂無藉者襲也賓既出公裼而降賓乃裼奉束帛加璧享君所謂有藉者裼也此亦主後說意而義尤簡明大抵禮之爲禮盛則襲殺則裼故玉藻云禮不盛服不充聘禮盛故襲享禮殺故裼也或曰凡執玉玉有繅而亦手執之曰裼以衣掩其手而併繅執之曰襲此亦以有繅爲有藉而無藉句竟無說以通之且裼襲字俱就衣言若亦手則是袒裼之裼非裼衣之裼矣說似是而非不可從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一節　此一節論人臣去本國而行禮之事也宋杜注云務變其故俗重本也其法謂其祖先之制度孔氏正義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不務變之從新也此以俗字故字法字皆指本國言蓋懷舊君之恩義不變父母之邦舊法也熊氏安生則據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及定四年左傳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于殷墟啓以商政封唐叔于夏墟啓以夏政爲因其舊俗之證馬氏晞孟亦以不求變俗爲因彼特言祭祀居喪哭泣之位者謂人情于此尤不忍變故也以孔子相衛司徒敬子之喪用殷禮而子游

以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爲問則此一節之義與禮從宜使從俗一例當以主彼國者爲長惟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則因俗之中默寓權衡之妙此君子所爲不失人亦不失已也脩舊皆讀如字經義述聞疑是循字之誤謂謹循其法正承如其國之故而言君子謹遵故法非于故法有所損益亦非謂故法已廢而君子脩之也如此說則下五句皆申明不求變俗句意于義亦通

君天下曰天子　天子一人鄭注謂皆擯者辭也君天下曰天子者先儒以爲夷狄不識王化故不稱王不識皇極惟知長天故舉天子以威之朝諸侯劉氏彝謂分土爲九州以封建五等之國四夷各以其職來朝也分職受政任功此三者天子所以役中國之賢才措生民于皇極者也尊尚其德而謙抑自卑是以自稱曰予一人也案予一人卽曰孤曰寡之意劉氏以爲謙抑尚屬近是或說以天子爲威四夷而得名則非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王者父天母地故謂之天子天子者天之子也詩曰天位殷適書曰有王雖小元子哉蓋子告子而父爲後之子惟一人天子者天之元子適子惟此一人故自稱曰予二人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告哀公曰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然則君天下而曰天子其昰宏其意遠矣豈區區以威臨四夷之謂哉

內事曰孝王某二句　此祝辭也內事宗廟之事外事郊社及山川之事孔氏穎達曰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孝故祝辭云孝王某某爲天子名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繼嗣前王而立也吳氏澄曰宗廟所祭者一家之親內神也故曰內事郊社及山川之屬所祭者皆外神也故曰外事鄭氏以祭于郊內者爲內事祭于郊外者爲外事非也　欽定禮記義疏內事王必稱孝者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惟孝乃成其爲王也稱孝王不稱孝子者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奉始祖以臨之不敢私其父且繼世而王者不必皆子也

畛于鬼神一句　畛于鬼神鄭注訓畛以致之百辟卿士謂天子巡狩至諸侯之國必使祝史致祭于鬼神也又曰畛或爲祇呂氏大臨則訓畛爲畦畛之畛接也畛于鬼神謂如畦畛之相接然與交際之際同義方氏黎則謂畛或爲祇之禮必于野外祭于畛謂之畛猶祭于郊謂之郊也惠定宇九經古義又據玉篇引禮記作祇于鬼神謂鄭注祇字當作祗張揖埤蒼云祇告也爾雅畛亦訓告故畛或爲祗也案說文田部畛下云井田間陌也从田㐱聲詩周頌徂隰徂畛毛傳畛場也定四年左傳封畛土畧杜注畛涉所經也莊子齊物論爲是而有畛也注亦訓畛爲封域畛陌是畛之爲字本從畦畛得名訓致訓告皆屬假借是呂方二說爲不失字之本義而致與告意亦可于言外得之

天子有后六句　自此至曰享孔氏正義謂是總論立男官女官之事后後也言其後于天子亦以廣後嗣也夫扶也言扶持于王也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以世言之亦廣世嗣也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妻之言齊也得與夫敵體也妾之言接也以得接見于君子也鄭康成據昏義以妻爲八十一御妻卽周禮之女御以其御序于王之燕寢或曰御妻視元士故名與士之妻同　欽定禮記義疏云此節當在天子之妃曰后節下公侯有夫人節上脫簡在此耳妻者齊也敵禮之義天子六宮惟后與君齊德諸侯三宮惟夫人與君齊德故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孟子述初命曰毋以妾爲妻是左右媵卽不得有妻名況女御乎周禮女御不言數鄭注以昏義八十一御妻實之不知昏義御妻妻字乃御女之譌文而八十一之數亦遞以三加之非確也

天子建六官一節　鄭注典法也孔子穎達曰大宰一卿以象天時太宰既尊故先列之太宰既法于天故同受大名云六太也上典是典守之典下典是典法之典葉氏夢得曰六者皆有書故謂之六典六典所以奉天道也故主之以天官又鄭康成以此爲殷時之制呂大臨亦謂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太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總謂之天官　欽定禮記義疏公卿輔弼之臣皆寅亮天職故統謂之天官非周禮之天官六太皆奉天之事太宰卽周官之冢宰於職無所不統太宗卽周官之宗伯亦謂之天官者典禮皆天秩天序也太史于周官掌六典八法八則而月令掌天日月星辰之行周禮太祝掌六祝六祈以接神太士周禮無之而此在卜祝之間故鄭疑爲以神仕者太卜周禮掌三易三兆以占吉凶四者皆屬宗伯而皆以爲天官者蓋鬼神去人遠而與天通也又鄭康成以爲殷制者以周制既未合姑以此擬之非謂實有可據也

太士辯　太士之官周禮無之鄭康成謂爲以神仕者孔疏知非司士及士師鄉士之等者以下則有司士司寇而此與卜祝連也經義述聞謂春官序官凡以神仕者無數與太宰以下官各一人者多寡不倫且其職甚微不足以當太士之稱據晏子春秋諫篇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泰士泰祝卽太士太祝也太士正獄訟蓋若秋官察獄訟之對矣又說苑君臣篇齊

成侯鄒忌曰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是太士亦掌親九族富萬民者也案王氏此論固爲有據第正獄訟乃司寇之事親族富民又司徒之事以太士當之于下文爲贅複且與本節卜祝等官不類舊說恐未易破除也

天子之五官一節　孔氏穎達曰立六官以象天之六氣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六典五衆者互言也天尊故云典地卑故云衆葉氏夢得曰司徒所率者地道所掌者邦教有教不可無政故次以司馬有政不可無事故次以司空有政事則財用足人輕于從善而恥于犯法故次以司士正羣臣之版以詔爵祿終以司寇詰邦國之禁以刑糾亂五官各率其屬而治所以奉地道也諸家說大概相同然象地之義究屬未的　欽定禮記義疏云周禮惟司徒爲地官餘四官分四時不可以地概之此一節乃舉治民事者五衆者司徒養之養之則曰民司馬治之則曰兵司空用之則曰役司士升之則曰士司寇治之則曰隸也又鄭康成以此節亦爲殷制亦無確據惟吳氏華本郯子所云少昊官名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謂其名與此五官同尚可備一說然要非正解也

天子六府一節　鄭注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孔氏穎達申之曰殷既爲天地立官又爲萬物立府司土于周爲土均主均平地稅之政令司木于周爲山虞主度山之大小所生之物司水于周爲川衡掌巡行山澤平其政令司草于周爲稻人掌稼種下地及除草萊司器于周則爲角人掌以時徵齒角于山澤之農供爲器用司貨于周爲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爲之守禁以時取之以供器物案孔氏此疏亦順鄭爲說耳若玉府之掌金石玩好兵器孰非器而專舉一角人若四監之收秩薪芻若掌葛掌染草孰非草而專舉一稻人乎且周監二代官名制度必不大相遠惟漢文博士欲爲漢代之制故增損周制以爲說然則此六府者謂之漢制庶幾近之必以爲殷制誤矣

六工一節　鄭注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也陸氏佃謂草工卽周禮設色之工若以藍爲青以茜爲赤以爲紅以茶爲黃之類或曰草謂如字今俗謂作皂非正也殷人尚質故設色之工謂之草工六工而曰典司六材者葉氏夢得曰六者造之于人則曰工見之于用則曰材治天下者至于各成其材此先王所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而治也六材之用皆當歸之六府乃六府有土木草而無金石與獸六工有土木草而無水

吾與貨者 欽定禮記義疏云水無藉于人工金獸之材于器貨中兼之也觀此則經之所列所謂言各有當非有遺義也

五官致貢曰享一句 鄭注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上將之獻也葉氏夢得曰功罪不進于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于下則上之權不立故五官各致其貢以通于上六職所分者內事則獻事六太所職者邦法則獻治五官所職者來則獻功六府所職者物則獻業王于是考其貢而加之黜陟此所以道揆于上注守于下爲治之所以成終成始也故曰五官致貢曰享貢言其造于下而有所進享言其通于上而有所合也此節之義惟蔡安生以五官爲五等諸侯孔氏穎達辨之曰五官致貢謂上天子之五官司徒以下故下云五官之長曰伯太宰總攝羣職無受五官之貢故不入其數若以五官爲后以下則下云五官之長豈有長于后乎據此則蔡氏說誠有所未當已

五官之長曰伯四句 五官之長鄭注謂爲三公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或爲氏曰天子之吏擴者辭也孔疏五官卽司徒以下五官也云長者三公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伯長也言此二伯爲內外官之長是職方者言二伯于是職主當方之事也擴于天子者方氏慤曰二伯之尊于天子有賓道故辭傳于天子而其人謂之擴也或以天子六官而此止言五官疑熊氏五等諸侯之說爲是或以三公坐而論道不應分職或又以二公處外當東伯爲尊西伯次之說皆與注疏牴牾 欽定禮記義疏云記不言六官而言五官者太宰尊卽爲長不待言五官中又命二人爲二伯也蓋三公卽六卿之兼官而二伯卽三公之分職順命召六卿而召公公畢公毛公卽三公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卽二伯不必言三公只論道不分職亦不必以一公處內二公處外謂東伯尊西伯次也讀此紛紛之疑夫亦可以釋然矣

天子當依而立一節 此論諸侯四時朝覲之法也鄭注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朝者位于外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而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孔氏正義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若斧文亦曰斧依斧者所以示威也當依而立是秋于廟受覲禮也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幷于一處受之不布散也宁者爾雅屏間謂之宁屏在路門外近應門鄭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陽氣文舒而布散故分于兩處也項氏安世諸家皆主注疏惟陳祥道禮書據周禮司儀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及覲禮天子衮冕負依明堂位天子負斧云云謂天子于朝覲未嘗有當宁之禮又據司士朝士及明堂位所載謂諸侯于朝覲亦未嘗有北面之文疑此記所言爲非周制 欽定禮記義疏云天子當宁以待諸侯之至故路門之外外屏之內謂之宁宁待也及諸侯至則出外屏之外負扆以受朝周禮說爲受朝之位此記爲待諸侯之位注特依文爲訓故未及依不應執一說爲定論也至明堂位則子男皆北面射人諸侯又北面覲禮亦數言北面朝諸侯未嘗北面而以記爲非周制耶

醫不三世二句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注云愼物齊也三世舊有二說一以三世爲上古三世之書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謂爲醫者能通于三世之書乃可以却疾保生否則不宜服其藥也一以三世爲祖孫三世謂攻疾之藥未嘗無毒好惡或失其性劑量或失其宜寒溫補瀉或反其用小則益病大則至于喪身故醫之爲術苟非祖孫父子相繼傳業則術無自而精術之不精可服其藥乎周官司徒以世事敎能者良以此也案焦氏循禮記補疏云世未有不讀神農黃帝之書不知針灸本草脈訣而可以爲醫者則一醫字已詳審其能讀書知藥物矣然又必祖孫相傳乃不至以紙上陳言誤人生死此物齊所由愼也此申後說意而前說已包舉其中于義較爲周密然經之所言亦道其常而已有術非世傳而自有神悟如元葛恒齋稱劉守眞張子和値金人強盛民悍氣剛多用宣瀉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張潔古李明之則多用補益如此通權達變卽未及三世亦在所取爵傳之非其才而徒執死法以治生人卽三世之醫亦不可服其藥是又在護疾者自爲斟酌也

問大夫之子長幼三句 鄭康成訓御爲主事陳氏澔則訓御爲六藝之一兩說不同禮家聚訟于是乎起陳者曰御雖六藝之一而執役尤卑士子且與識而大夫子但執御乎且少儀問國君子之長幼長曰能從社稷之事幼曰能御未能御豈國君之子乃執御乎殿鄭者曰君爲政臣從政從猶隨人主則專斷豈國君之子從事而大夫子反主事乎二義相持學者莫知所從 欽定禮記義疏云君之車惟御最親君不在車不敢曠左則御居君位而式晉公路常以卿大夫適子爲之後世凡君所近用皆謂之御則君之子能御大約是可副貳于君大夫之子能御大約是可任用于社也禮王及冢后之子皆入學其教不外六德六行六藝可謂國君之子不當執御乎况據殿鄭者謂少儀能御理不當以主事言則陳說是也

有宰食力一句 宰鄭訓邑士食力謂民之稅賦吳氏澄曰大夫有家臣受采地曰有宰則見其不親猥務曰食力則見其不爭民利也孔氏以下諸家舊說大概相同惟經義述聞以爲邑宰謂之宰家宰亦謂之宰但云有宰無以見其必爲邑士且大夫之富富于所食之邑非富于治邑之宰也宰當讀爲采謂有采地也禮運大夫有采以食其子孫何休襄十五年公羊傳注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賦稅解采地之租稅民力所供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敬地以對義相近也正義以宰爲邑宰有明有采地不知宰卽采之假借也九經古義又以食力力字當爲加之壞字據晉語庶人食加加田也周禮司勳加田無國征劉氏敞以爲無國征者不征于國也二說皆與舊異案爾雅尸寀也則寀有宰義而寀又訓官亦官宰之義王氏說誠可通惑本國語周官亦不爲無據雖有改字之嫌宜若可從也

天子祭天地一句 天子祭天地尊者事尊之義也自鄭氏祖緯書于天則以北辰爲昊天上帝以太微宮五帝座爲五帝于地則謂祭崑崙之神于方澤祭神州地祇于北郊誕妄不經是以王肅諸儒多力併之然王氏謂有五人帝五人臣無五天帝五神亦非篤論蓋有日月卽有日月之神有山川卽有山川之神羣得謂四時五行獨無其神乎又楊氏以社及地祇無北郊其說亦未確社者祭地之通稱大社王社國社里社皆社也而北郊之祭惟天子得行之其禮與圜丘並重天下莫敢干焉周官所載甚明何以云無北郊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祭天有九冬至南郊季秋大饗明堂二者大祭孟春祈穀仲夏雩祀孟冬祈年及卽位而頒巡守而祭大故而旅非常祭也祭地有五北郊亦通名社以祭全載之地當祭之時王社配稷而社不置稷大社祭九州之地王社祭畿內之地皆置稷以爲民祈報若大封而告于社出征宜于社歸俘獻于社大會同宜于社反釋奠于社日食伐鼓于社不及稷矣又南郊北郊天地分祭卽位出征巡守天地合祭蓋以覆載生成論則分故圜丘方澤牲玉皆異以天統地地承天而論則合故凡告祭則同也

祭四方一句 四方之祭鄭孔注疏均主五官之神言謂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卽詩所云來方禋祀是也然祭法則以爲山林川谷邱陵之神月令則以爲四方五行之神舞師則以爲四望之神大宗伯又以爲蜡祭四方百物之神大司馬又只渾言四方之神同 四方而訓解各異楊氏復詳考諸書謂惟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注云四望也其說爲近蓋四方卽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之屬也四方者四時山川之祀各望祭于其方也通而言之皆謂之望同時合祭之望如舜卽位曰望于山川隨時分祭之望如虞二月冬巡守望于山川是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自各有東西南北故亦隨四時望祭于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爲四也案四方本卽四望楊氏此論亦甚詳悉其不曰四望而曰四方者四方以四時分祭言若謂之四望則祭于同時祭告故也至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則是祭四方內百物之小神非祭四方也

豚曰腯肥一句 今本鄭注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陸氏釋文釋經云腯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又釋注作腯徒忽反臧氏玉林經義雜記謂鄭旣云春秋傳作腯明禮記不作腯矣據釋文所引之本知本作豚曰豚肥淫本作豚亦肥也鄭以此豚肥卽春秋傳之肥腯可驗此本之不作腯也正義豚曰腯肥者云釋文亦從腯爲正字是唐時經注已誤作腯矣王氏經義述聞非之謂古無讀豚爲腯亦無訓豚爲肥者經文本當作豚曰豚肥注文本作豚亦肥也春秋傳作腯釋文當亦作豚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腯此釋經正文注文之豚字也下文云作腯徒忽反此釋注文之春秋傳作腯也集韻腯肥也或作豚卽本于釋文而不云或作豚則釋文之不作豚可知方言腯賊也郭注腯腯肥充也亦作豚音突此皆腯豚同字之明證蓋盾聲與彖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漢書匈奴傳贊逐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遁字是其例也後人不知豚字而改釋文之豚肥爲豚肥本或作腯爲作豚妄亦甚矣案經文惟作豚曰豚肥故鄭云豚亦肥也又引春秋傳作腯者明豚之或體耳若經已作腯則春秋傳句爲不可通矣且釋文引經豚音徒忽反因本無腯字故隋無音至釋注文腯字乃又音徒忽反二字同反切以二字音義同也若如今本釋文則腯字先有音下文又何爲復出一音乎臧氏知經無腯字而不知釋文作豚之譌反從其譌而釋之甚矣考據之學之難精也

雞曰翰音一句 鄭注翰猶長也孔疏雞肥則鳴聲長焦氏補疏據說文翰天雞赤羽也又云鶾雉肥鶾音者也二條謂翰音之名本于鳴聲之長周之典禮專其名于雞雞不一種其雄而赤色高大而肥者應時仰首高鳴用此爲犧故以翰音名之以其用之于天則稱天雞以其色赤則稱丹雞以其鳴聲之長則稱翰音實卽雞之雄而色赤者非別有異也案說文翰天雞下引逸周書文翰若翬雉周成王時蜀人獻之則翰天雞與爾雅鳥部所稱翰天雞者同樊光注爾雅云大雞一名山雞郝氏爾雅義疏天雞出蜀中背文揚赤晉文五彩爛如舒錦卽世所稱野雞也據此則天雞者山禽非家雞也若家雞乃常畜何至以之爲獻惟翰字下明注翰音字而又謂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此爲孔與易所稱翰音而雉肥雉字當

是雜字之訛與若膺說文解字注辨之甚明焦疏誤合二條而一之又不是正雜字疏矣且雞之所以名翰音者翰羽翰也雞先鳴必先鼓翼乃作聲故謂之翰音諸家徒以肥字例之亦未盡經旨

黍曰薌合一句　黍曰薌合鄭氏無注孔氏正義謂穀秫者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爲酒禾入水也程氏瑤田九穀考云許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黍之不黏者穈也爾雅秬黑黍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鄭注云黍黃黍也經傳中見黑黍白黍黃黍赤黍而不見黑穈白穈黃穈赤穈蓋散文通稱黍也穈一曰穄飯用米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餈酏粥之屬故詹巨實穈爲之以供祭祀故又異其名曰穈黍之不黏者不黏者有穈與穄之名于是黏者則專稱黍矣案今北方人謂之黍子苗似粟穗似高粱而疏散粒正圓故詩云彼黍離離離正狀其疏散之貌也或以高粱爲黍其說非是鄭釋文音鄉考說文無薌字惟玉篇草部有之音許良切穀氣也荀子弗相薰芬薌以送之史記滑稽傳微聞薌澤義並與香同經義雜記謂薌卽香之俗字理或然也

梁曰薌萁一句　梁孔氏正義訓白梁黃梁九穀考以爲卽粟也粟有黃白二種今北方猶呼其純白者爲白梁米梁曰薌萁者陳氏祥道謂非獨米之香烈可以充君薦神至于萁梗亦有芬薌也鄭注則以萁爲語辭經義雜記云萁字說文訓豆萁釋文字又作箕而箕字說文訓簸義皆不合經傳中通用其爲語辭今注云其辭也知本作香其也但正義穀秫曰黍秫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合既有義萁不宜獨爲語辭且稱薌黍稷並同若萁爲語辭則梁無定名矣古聲其期同王肅音期訓時足備一義案萁字殷廟梗幹之通稱說文豆萁云云蓋借豆以明之非豆之外其餘便不得名萁也釋文字又作箕者則萁之或體如易箕子之明夷蜀人趙賓以箕子爲荄滋是箕與萁通之證梁幹高于黍味最美氣最香故曰薌萁陳氏說最分明若王肅好與鄭異故作期音而以時訓之然曰薌時文義俱不可通矣臧氏願欲據之以備一義何也

稷曰明粢一句　稷曰明粢隋秘書監王劭勘定晉宋古本禮皆無此句立八疑十二證以明之孔氏穎達書黍稷非馨及爾雅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爲酒爲食以享以祀謂黍稷爲五穀之主是粢盛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以粢爲稷此云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明齊溲酒或曰明齊當爲明視謂兎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如鄭言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儀禮注云非其次注謂既背爾雅之訓又不見鄭元之言故苟信錯書妄生同異此以劭言爲不足信也近臧氏鏞經記復據周禮大祝辨六號五曰齍號鄭司農引曲禮黍曰薌合三句而不及稷曰明粢疑爲斷論齍號亦然又鄭元于敢用絜牲剛鬣下注云豕曰剛鬣者合下注云黍也尹祭下注云尹祭脯也皆用曲禮說而於明齊溲酒下注云今文曰明粢粢稷也不以明粢稷而單舉粢訓稷且引郊特牲明水涗齊爲明齊之證不引曲禮稷曰明粢是康成意中不知稷有明粢之號也當從王劭說爲是程氏九穀考亦謂劭仕開皇大業間隋書稱其採摭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其于漢人之學必能溯其源籍所見古本未可遽斷其非也案陸德明釋文粢音咨云一本作明粢又曰古本無此句項氏安世亦以爲古本無之然則此句殆晉宋以後人誤讀士虞禮注而加之耳

稷考　稷爲五穀之長古人以之名官穀之貴重者也乃鄭康成注三禮及箋詩獨不詳稷之形狀呂氏春秋淮南子言穀之得時及太歲所値之年穀之或昌或疾俱甚詳備而亦不及稷范勝之種植書賈思勰引之其書亦不及稷鄭衆班固服虔孫炎諸家言稷者多以粟當之陶貞白本草注則云稷與黍相似唐蘇恭遂於黍中求稷謂本草不載穄穄卽稷也陳藏器又謂稷是穄之黑色者展轉糾紛訖無定論近程氏九穀考據說文稷齋也之文謂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又謂之蜀黍蓋穄之類而高大似蘆故元人吳瑞曰稷苗似蘆粒亦大南人呼爲蘆稷者是也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首種不入鄭注舊說首種謂稷也今以北方諸穀播種之序考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穈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管子書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皆聞之農人彼地種高粱最早諺云九裡種伏裡收管子之言適符諺語高粱爲稷而首種益明矣案蘆稷爲稷注朝蕃木草備要已有是言惟未正名其爲高粱今程氏以目之所驗參之諸書皆合故段若膺說文解字注亟取之但高粱卽廣雅藋粱其本龐大如木故又謂之木稷其別名蜀黍者蜀亦大也木稷蘆稷皆假稷爲名猶蜀黍之假黍爲名耳且高粱惟堪釀酒罕以作飯穀中不甚貴之當從郝氏爾雅義疏以稷爲今北方所稱穀子者爲是

稻曰嘉蔬一句　稻水穀鄭注以爲菰蔬之屬蓋因菰與稻俱生于水故以之屬二字概之其實菰非稻類也陳祥道禮書喭哇而種待水以生皆曰蔬而稻惟其善故曰嘉蔬說較分明案稻本名稌爾雅稌稻說文稻稌互訓義本爾雅鄭衆注食醫以稌爲稉又注膳夫以稌爲六穀之一是皆以稌爲稻名也說文秔或作稉

云稻屬又曰沛國呼稻曰稬是稉稬亦稻之通稱釋文引字林云糯黏稻也秔稻不黏者李登聲類亦以秔爲不黏稻是又皆以秔稬爲黏不黏之異名然非古義也古稉亦曰稴秔亦曰秈故廣雅云秔稉也秈稻也氾勝之書三月種秔稻四月種秫稻是也釋文引本草云秔米主益氣止煩泄稻米主溫中令人多熱此又以黏者爲稻獨以稉米粟米分中品下品蓋皆後人異稱不足依據經典中或單言稌內則牛宜稌豐年詩多黍多稌是也或單言稻論語食夫稻內則稻醴清糟及此稻曰嘉蔬是也今人作飯皆用秔惟釀酒則必以糯故黏與不黏遂判然二穀或據古義稱之鮮有不爲農夫所笑者矣又疏字之義　欽定禮記義疏訓疏謂稻之行列宜疏以透風也據此則作蔬者皆假借字優于舊說多矣

天子視一節　袷鄭訓交領謂天子至尊臣視之不過此袷讀爲袷安視上于袷視國君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面視大夫又彌高也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此以爲人視天子視國君而不指其所指者爲何人貴賤疑于無等孔氏覺其未安以天子之臣國君之臣大夫士之臣分屬之陸氏佃亦謂不言視天子恭也國君大夫放此殺讀如字後儒多從之而于文義究亦欠順　欽定禮記義疏玩本文先以天子視國君視大夫視士後以凡視總言之疑謂天子之視端凝平正上不上于人之袷下不下于人之帶妥下也國君稍俯下于天子止及心之上大夫又俯上止及心士更俯上及心之下所見之地亦止及五步俯仰雖殊而總之不上于面不下于帶則一也蓋袷之高及耳又上則上于面而數矣視五步極俯更下則下于帶而憂矣如此解文義乃明不煩贅之臣等字矣

大饗不問卜一句　大饗之說鄭孔以爲總祀五帝呂氏大臨以爲冬至祭天夏至祭地陳氏祥道又以爲兩君相饗方氏慤則謂經言大饗者凡十有一而其別則有五徧祭五帝一也祫祭先王二也天子饗元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所謂徧祭五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所謂祫祭先王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尙服脩所謂天子享元侯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所謂兩君相見之大饗也雜記大饗卷三牲之俎所謂凡饗賓客之大饗也此言大饗不問卜則天子饗諸侯之大饗而已數說不同意陳氏方氏得之何也先王之于祭祀無所不問卜故在天者則卜日在人者則卜月在物者則卜牲以幽明異道非致一以通之則或吉或凶無自而知若兩君相見及天子饗元侯行禮之後當饗卽饗無所用其卜也故曰不問卜況孔子云大饗不足以大旅大旅不足以饗帝明分爲三等說者謂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地也如鄭氏是以大旅爲此大饗如呂氏是又以饗帝爲此大饗矣臧氏禮記偶箋崔氏吾亦廬稿故皆主陳方二氏說

不饒富一句　鄭注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于禮也孔氏穎達曰禮有常數不得豐饒使之過禮陳氏祥道亦謂饗禮凡殽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殺乾而不得食凡以訓恭儉而已則不饒富可知諸家皆主此義惟王氏引之以饒當讀爲饒富當讀爲福謂饒之言要也求也與徼同饒福者徼福也僖四年左傳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文十二年傳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杜注徼要也是也不饒福者謂祝辭但求神饗不求神降之以福也春秋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則祝辭固有求福之事大饗五帝則其神至尊不敢以私意干請故不求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事盡敬而不祈福也四時之祭猶不祈福況大饗乎古人字多假借循聲而改之則得如字以求之則塞矣案此從鄭孔不以大饗爲祀五帝故饒富訓徼福古富福字通說亦不爲無據然主饗五帝上文不問卜句又礙難訓釋不若仍舊之爲安也

庶人之摯匹一句　匹鄭注云說者以匹爲鶩釋文音木正義謂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故以之爲摯陳氏祥道則讀匹如字謂鶩之爲物有馴擾而無遷散謂之匹可也禮記補疏據白虎通瑞贄篇引此文而解之曰匹謂鶩也謂鄭注說者云云指此蓋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鶩故以此匹爲鶩匹之訓本爲偶爲雙不知何物故擬之云此偶謂鶩非匹有鶩訓也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趙邠卿注以匹爲小孫宣公以爲疋字之訛是也注稱以匹爲鶩卽與匹謂鶩同意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也鄭注士相見云庶人之摯鶩此自用大宗伯文非易曲禮之匹爲鶩也釋文直音匹爲木正義直云匹鶩也均失注義據此則陳氏之不用舊讀毋亦以其說之有未安歟陳又謂庶人見君無贄鶩之爲摯特薦于下其君者也以孟子庶人不傳質爲臣之文觀之說亦足補諸家之所未備

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一句　鄭注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孔氏正義言備王之后妃以下生廣子姓故曰百姓也呂氏大臨謂古者因生以賜姓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別子其族貴盛與所謂平章百姓郊特牲大廟之命戒百姓是也皆所以廣繼嗣此納女于天子所以謂之備百姓也案吳語越

王成王于吳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于王宮韋昭注晐備也姓庶姓也晐姓卽備百姓之義蓋越時以行禮尊吳故曰晐姓也說文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生亦聲漢書田蚡傳跪起如子姓注云姓生也是姓之言生古訓皆如是說惟鄭以納女爲致女卽埒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孔疏謂三月廟見使人致之此以致女爲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之致與鄭意又殊而說皆未當昏禮之正皆以男下女故納采之後繼以問名問名者問其爲誰氏所出及其年之長幼將以加諸卜筮也主人對曰吾子有命可以備數而擇之於天子曰備百姓云云蓋答問名之辭不敢以伉儷自居故謙言如是也鄭孔泥于納字而以致女釋之失經恉矣

檀弓上

檀弓陸德明以爲魯人胡致堂以爲曾子門人鄭目錄云因其善于禮故著姓名顯之然此篇雜出傳聞多不可信檀弓名篇當是爲其在簡端耳未必因其善禮也劉氏彝以篇內多言子游疑是子游門人所記一說檀弓六國時人引篇中載仲梁懷事爲證未詳孰是案檀弓所載事雖不必盡實而文筆超妙罕有其匹李性學謂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徐揚貢以爲知言所謂不如者謂以左較國則左爲簡以檀弓較左則檀弓尤簡抑非獨簡也遠則已遠矣故其片言隻字澹灑脫神趣飛舞如黃河之水尺寸亦自興波蓋其源自天來也蘇長公嘗教人熟讀檀弓當得文章體制王伯厚謂大蘇之極有似檀弓處觀其教人云云知公之自爲取精也多矣楊升菴謂檀弓記曾事尤妙其文曲中情曆乃先王之遺風據諸家所論則此篇不獨治禮者之準繩亦操觚者之圭臬已

季武子成寢一節　鄭注謂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也劉氏彝非之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葬非孝也許其合而命之哭矯僞以文過也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于人之墓上墓者所以安其先乃遠其先于人之階下皆不近人情非禮甚矣胡氏銓亦以此爲譏之非善之也案劉胡二氏之論固較鄭爲長然劉以合葬爲卽葬于階下義亦有所未安蓋以武子之强橫旣于人之葬所成階下豈復容其合葬者張子云杜氏必是殯故取其柩以歸葬陸氏佃亦謂是杜氏請遷于外而合葬之夫武與非殯難不可知而取而遷之于外則階下去此礙眼之物適有以得武子之心故許之遷幷許之哭耳若以合葬爲卽葬階下是在西階下者一墓所合之墓又一墓不幾于有兩墓乎經文簡質故不言遷而以情事衡之似當以張陸二說爲尤當也

子上之母一節　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之子下文白卽其名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先儒聚訟竝據篇中有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之文以爲孔氏三世出妻夫以孔子至聖子思大賢卽伯魚早夭亦不失爲賢者豈刑于之化皆不能施之于門內乎卽曰古七出之例甚嚴有一于此聖賢必行之然孔氏數世之婦豈皆不能爲範車之鑒乎惟張氏孟常以出爲如左傳康公我之自出之出謂出母生母也經文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不爲妻蓋妾是也意者白爲子思之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由是言之是子思且無出妻之事而況于伯魚乎況于孔子乎其曰子之先君子猶曰子之先人云爾不此之察故使大聖大賢負千古不白之冤此非記禮者之過乃讀禮者之過也案此論甚辨以孟子王子有其母死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例之則有嫡母在堂其生母自應屈于禮而不得自盡但篇中又有子思之母死于衛而門人以庶氏之母爲言似不盡讀禮者之誤則此節云云要不若直斷爲傳聞之訛之爲得也至吳氏澄謂子思兄死時使其子爲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故不敢服其私服此不過因子思哭嫂一語而爲是想當然之詞其意度與張氏同而于爲伋也妻者數句皆不可通不足置辨

喪三年以爲極亡二句　此二句陸氏釋文以極亡二字連文云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方氏慤陳氏澔從鄭亡訓旣葬曰亡之亡言死者之形雖亡而生者之心未嘗忘之也劉氏端臨從王作忘謂忘則弗之忘矣猶曰以云忘則未嘗忘也近焦氏禮記補疏據鄭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之文謂此除字解亡字除去其喪之喪卽經文喪字亡卽亡去其喪故云除其喪去已久遠解三年以爲極言至于三年喪已極矣宜除去其喪下文另作轉語言喪雖亡而心則未嘗忘也此亦主鄭氏義而亡字又自爲一句王氏經義述聞申劉說謂喪三年以爲極所謂先王制禮不可過也若謂除其喪而忘哀則終身弗忘也故曰忘則弗之忘矣上言忘下言弗之忘一句之中自相呼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備則未爲備也文義與此相似鄭本上言亡卽忘也上亡是借字下忘是本字猶曲禮殺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然後辯殺上徧字是本字下辯字是借字辯卽徧也案孫炎之學出于康成孫分亡字屬下句則鄭亦以亡則文之忘矣爲句可知自釋文出極亡二字學者遂移亡字屬上句又于正義三年以爲極下增一亡字遂不成文理方陳諸家以亡作死亡訓于義亦通然劉作忘則未嘗忘解于神氣尤爲聰合宜述聞之力據之也

故忌日不樂一句　忌日謂親死之日忌日不樂鄭注言忌日不用舉吉事正義云惟忌日不爲樂事他事則可釋文不樂如字又音洛經義述聞以如字讀爲是謂忌日之哀必有實事以徵之不作樂者哀之徵也唯可喪不聽樂忌日如之故祭義謂之終身之喪古者謂作樂爲樂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注曰明月可以用樂是也又孟獻子禫而不樂子卯不樂皆不舉樂之義曲禮歲凶士飲酒不樂注曰不樂去琴瑟也又曰齊者不樂不弔祭統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皆謂不作樂爲不樂也案試禮家必有讀樂爲洛者故釋文兩出其音然其意固以作樂者爲是也自正義以不樂爲不爲樂事于是宋以後說此者皆以洛爲正音解爲喜樂之樂而不樂之爲不作樂遂莫有知其義者矣

孔子少孤一節　此節注疏專主司馬遷說謬妄固不待言他若馬晞孟謂叔梁紇宋人喪葬之制蓋從古者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其墓及或曰不知墓者謂不委曲適知墓之所在非全不知處今將合葬故問之云云亦未免曲爲之說故陳氏澔據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謂及顏氏之歿孔子成立已久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而不尋求父墓之理且母死而殯于衢路必無室廬者不得已之爲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此直以爲傳記之謬也近孫氏濩孫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古人埋棺于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實淺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知其詳但見墓之所在不知其爲殯人之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葬之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改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愼也蓋謂天子再三詳審不敢輕啓父墓也後乃知其果殯而非葬由問于聊曼父之母而知之蓋殯也句當在聊曼父之母之下因屬文者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耳江氏羣經補義亟取其說謂曼父聊人以殯聊大夫時或身親其役故其母之言能信而有徵也案事之有無以孔叢子所載觀之是本出于李由之誣造陳氏闢之是也若依文釋義則孫氏說較舊解爲長江愼修取之不爲無見也

夏后氏尚黑　鄭注夏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殷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周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說與後漢書律歷志天統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云云相發蓋必有所受也陳氏澔乃謂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勝金也應氏鏞又謂周木德也而尚赤豈取木所生之色乎說皆與舊解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夏道近人而忠故尚黑黑最卑下近人者也殷道駿厲故尚白白最清潔亦色之本也周道文故尙赤赤者文明之至也史記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義如是矣陳氏應氏以五行相勝爲說又由三統而推五行不足據也

布幕衛也四句　鄭注幕或作幦縑也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也釋文幕又作羃音莫幦音覓縿音綃絲音蕭孔疏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小幕帳帟皆以繒爲之今云天子用縿幕者下文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注云以刺繡于縿幕加椁以覆棺是縿幕加斧者櫬棺之幕在塗之內者也若塗上之帟則大夫以上皆有之方氏愨則以爲衛所存者殷禮故用布幕之質魯所存者周禮故用縿幕之文陸氏佃則縿讀如字謂以縿記帛蓋衛幕用布魯用帛也案鄭孔之意是以諸侯當用布天子乃用縿魯與衛皆諸侯而魯因周公之故後世皆用縿故以爲僭也然帟覆棺之衣爲斧文未見其爲縿幕而諸侯殯棺用布他無可徵方氏殷禮周禮云云亦想當然之說故馬氏晞孟諸家但以陸說釋之蓋疑事毋質意也陸讀縿如字據爾雅縿帛縿而言考縿字巾車注謂正幅爲縿爾雅注則以爲旌旗之旒是縿雖以爲縿帛無之而不得直謂之帛然則綃字之讀未可輕易也

魯莊公及宋人一節　乘邱魯地縣卜皆氏也右車右佐車戎車之貳也圉人掌養馬者末之鄭訓爲微哉卜謂卽卜國末之卜言卜國無勇也死之以爲二人赴敵而死此說非也古者戰必有卜周禮太卜作龜之八兆一曰征是也未當卽莫之假借是時公子偃竊出公遂從之故不及卜公因車敗而悔其不卜責父馳車敢而以死赴敵魯遂因而取勝也馬驚御者之事公何以舍御而責右且自古無以姓呼其臣者安得以字偶相同遂以卜爲卜國也又本經縣賁父死耳鄭誤指爲二人孔氏乃爲斂叙二人于上卽陳遂死之子下明偶死也之言以附會之可謂謬妄之相承矣又誄鄭以爲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謂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謚士之誄自此始記禮所由失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禮有誄而不謚者如下哀公之誄尼父是也有誄而謚者如下謚貞惠文子是也謚必兼誄而誄不必兼謚鄭謂誄其功以爲謚似未必然

禮記集解卷一終

(藝文書舘精製鉛版)

禮記集解卷二

蓉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學明氏重校

檀弓上

華而睆二句　鄭注華畫也簀牀第睆謂刮其節目孔疏刮削節目睆然好也禮記本有作華而刮者大夫之簀據春官司几筵國賓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儀禮公食記上大夫蒲筵加萑席賈公彥云國賓筵諸也孤與卿大夫坐席不同則大夫與士不同可知若臥席則經無其文不可考矣又鄭訓簀爲牀第蓋本爾雅簀謂之第之文郭景純注第牀板也夫牀板未嘗顯露童子何由而知之喪大記設牀襢第以設冰牀上故卑其第以達冰氣若板則無隙氣不能達非板可知詩毛傳以簀爲積朱傳以簀爲牀棧第繫于牀欲易第當并易牀經但言易簀則非編木之第也故張子疑爲簟席陳氏直斷爲簟史記范雎傳卷以簀置廁中索隱以簀爲萑薄薄織萑爲之席織蒲或竹爲之是凡可卷俱謂之席而蒲席不能華睆舊說刮其節目殆竹席也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二句　鄭注去纚而紒曰髽敗于臺駘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作狐駘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案左傳邾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蓋襄四年冬十月也注云秋此鄭之跌而孔疏謂云秋者舉其初而言疏家之體有申說無駁正也狐駘杜預左傳注云邾地魯國蕃縣東南有目台亭即其地今狐駘山在兗州府滕縣東南二十里狐誤爲臺壺之近臺又誤爲壺形之似也纚說文云冠織也从糸麗聲以縱帛爲之士冠禮纚之制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者凶事去之故露紒而名之曰髽紒與髻通露紒即露髻也故髽字从髟然髽所以施于喪非所以施于弔用服大夫妻用錫衰士妻用疑衰吉笄先首素總狐駘之敗死傷者多家家有喪故即以其喪服相弔與邾婁之無衣以復而復之以矢皆一時之權宜耳世世因而不改則非禮矣記此者志變禮所由始也

畏　死而不弔者三其一爲畏鄭注畏謂人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而死者此泛言也盧氏植則以畏爲兵刃所殺王氏肅則以犯法獄死陳氏澔則以爲見理不明畏懼不知所出而自經于溝瀆之類朱氏經傳考證力主兵刃之說而謂陳氏畏懼而死云云爲非案非罪攻已鄭注本有未安諸儒不從是矣而死于刃則有義與不義之分如其見危授命不幸爲敵所戕此國家所宜優卹者故家人職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鄭彼注云謂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也倘非無勇而死若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魯人欲勿殤孔子且謂其可此豈可以其死于兵刃概謂之爲畏而不弔乎至犯法之人自可不弔而死于刑獄經文不應以畏目之竊謂畏字之義惟胡氏銓畏避不能死難而又不免于死之訓爲得禮之本意而戰陣之無勇溝瀆之自經皆可一以貫之矣

太公封于營邱三句　營邱齊臨淄縣也孔疏以水營繞故曰營邱皇覽呂尚冢在臨淄縣十里果爾則太公不葬于周矣然今咸陽文武成康陵側太公周公冢竝在爲臨淄或其子孫葬衣冠或後人附會均不可知五世反葬自鄭氏以下皆以意度近顧氏日知錄辨之曰太公汲人也史之所言已就封于齊矣其復入爲太師薨而葬于周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辭記以首邱喩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以葬于封域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于庭塴于墓反哭于其寢故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于生者爲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経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駁極痛快顧猶據理而言也以事微之五世反葬當自胡公以上據齊世家哀公同母弟山怨胡公與其黨率營邱人襲殺之而自立胡公不死于周水經淄水條今胡公陵在廣固是不反葬于周若生五世則武公以上愈無可考其不可信決矣

狐死正丘首　狐死正邱首鄭注云正邱首正首邱也孔氏正義所以正首而嚮邱者邱是狐窟根本之地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邱諸家多從此訓惟洪氏經義叢鈔謂邱首當作北首記下文云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理也之幽之故也禮運亦言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狐死亦北首記引之以證不忘其本古文邱作丠與北字形之相似也因訛作邱首耳案此據北首之文以邱爲北字之訛于情事宜近然攷說文狐字下云祅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邱首廣韻諸書引作首邱董子春秋繁露引孔子說亦有狐死首邱書其首不乎之文仲舒叔重去古未遠其書一作邱首一作首邱豈皆後人緣既訛之誤記而追改之乎且道以首邱對首不則邱之非北可知洪氏說存之以備一義可耳謂禮本如是未敢信也

舜葬于蒼梧之野　舜葬蒼梧習鑿齒云虞舜葬零陵元和志云九疑舜之葬也則蒼梧在零陵矣而淮安海州有蒼梧山呂覽云舜葬于紀九疑山下有紀邑海州蒼梧山近紀之莒城則蒼梧又在海州或據史記舜南巡行死于蒼梧之野歸葬于江南之九疑謂蒼梧九疑當是兩地後人誤引舜死之處以爲舜葬之所耳然孟子書明言舜卒于鳴條鳴條即是安邑鳴條陌又陳留平邱亦有鳴條亭九疑距安邑陳留皆數千里海州距陳留亦千餘里豈孟子失其實而記禮者轉得其眞即　欽定禮記義疏史記云舜南巡崩諡法云舜勤民事而野死淮南子則云征三苗死墨子則云四教七戎遂死南巳之市皆說之不可解者然書亦有陟方乃死之文先儒以爲如登遐殂落云爾亦似未確山海經載帝王之冢皆重見互出郭璞云聖人久于其位仁化廣及至于殂亡四海若喪考妣故絕域殊俗之人各自祭醱哭泣起土爲冢是以所在多有理或如此要其確可信者孟子一語耳然則紛紛異說當存之而勿論矣

蓋三妃未之從也　舜妃他經皆作二妃蓋堯二女也惟海內北經有舜妻癸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之文汲簡及皇甫世紀皆因之孔氏遂引以足禮三妃之數案癸比或作登比或又作癸北音義差訛已不可據爲典要況記明云三妃未從而張茂先酈道元輩乃據楚辭九歌湘君湘夫人謂大舜南巡二妃從征溺死湘江不知九歌所稱洞庭山之神耳自羅含度尚斷爲堯二女而以黃陵爲二妃墓說經家遂從而附會之不考甚矣觀王伯厚引司馬公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復有南巡遠追湘江水張文潛詩云重瞳陟方時二妃皆老人安有泣路旁灑淚留叢筠可見二事皆記者傳聞之誤至鄭康成謂帝嚳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妃爲次妃帝堯因之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尤臆度之辭不必從也

大功廢業　大功九月之服也大功廢業孔氏以業爲所學謂習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忘哀故廢業也陳游集說亦以業爲身之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游氏桂則謂古以習樂者爲業春秋甯武子曰臣以爲肄業及之晉屠蒯曰辰在子卯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皆以歌詩言古者國子教以歌舞少而習業于此故謂之業舍業者舍歌舞之業以爲哀也案業字之訓游氏得之而義有未盡蓋業者從樂之器得名非但從樂得名也許亦慮檔云爾雅大板謂之業靈臺詩虡業維樅有瞽詩設業設虡毛傳業皆訓板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樂正司業主此業也大功廢業廢此業也即曲禮所謂無故不徹縣也此本讀書記所引唐歸崇敬之說足與游氏相補備蓋業爲鐘磬之栒虡縣者防其失墜故借爲敬謹之義而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又借爲事業之業如孔陳二氏訓爲學習殆于沿其流而未暇溯其源也

徒使我不誠于伯高　不誠于伯高鄭注云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孔疏忠信由心禮在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故云忠信而無謂無忠信也旣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經義述聞據白帖六十五引此作不誠禮于伯高太平御覽布帛部引作不得誠其禮於伯高家語子貢問篇則作不成禮于伯高皆有禮字謂經文誠字下當原有禮字自唐石經脫去而各本遂沿其誤案古人引經多增損本文不必一一皆合也鄭氏之意本以忠信訓誠如述聞言則是不忠信禮于伯高矣渠亦自知其不辭故又謂誠字當從家語作成字夫成之與誠經解衡誠縣注云誠或作成詩成不以富論語引作誠二字固可互通而增字不足又從而改字未免于削人之足以就我之屨矣夫忠信禮之本也行禮而不誠則失其本經文本無漏義而訓爲徒使我不忠不信于伯高鄭注亦自瞭然正不必爲無事之煩擾也

必有草木之滋焉二句　鄭注草木之滋謂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也以爲薑桂之謂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之滋者謂薑桂也方氏慤曰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亦慮其不勝喪而已案說文薑作藺云禦濕之菜王氏字說薑能強禦百邪朱子論語注云薑通神明去穢惡是薑之用不但禦濕而已本草圖經桂有三有菌桂有牡桂有梫桂爾雅梫木桂蘇恭云牡桂即木桂也離騷雜申椒與菌桂又曰矯菌桂以紉蕙桂蓋桂與薑皆味辛而氣芳可佐烹調故內則云屑桂與薑而此以爲草木之滋也然以周禮膳夫疏觀之加桂薑鍛治者爲脩不加桂薑但以鹽乾之則爲脯是肉食有不用薑桂之時此爲有疾而不勝喪者設故曰必有草木之滋也

梁木其壞三句　此三句孔氏正義謂子貢意在怨遽未暇句句別言故直引梁木哲人而總云吾將安放也後世說經家疑此與上文參差多據困學紀聞所稱盧陵劉美中家藏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放五字與家語文同謂當從之爲是經義述聞則以此哲人其萎四字爲後人增添非禮記原文謂鄭注上泰山其頹三句云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喩之是哲人其萎雜有無所仰放之義若云如今本哲人其萎專屬之吾將安放鄭必不如此注矣蓋鄭本無此哲人其萎四字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正謂哲人其萎吾將安仰也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正謂哲人其萎吾將安放也文見于此意見于彼故不必更言哲人其萎且下文夫子殆將病矣即是哲人其萎注腳王肅作家語妄改其文

後人據之遂增哲人其萎於則吾將安放之上而文義參差甚矣孔氏不能釐正乃謂忽遽不暇別言蓋曲說也案王氏釋經皆有依據而多改字之嫌亦其一偏惟此章定爲子貢口中本無哲人其萎四字按之鄭注甚爲脗合然則劉美中本及今高麗本皆有則吾將安放句必亦好事者據家語而竄入之也

從母之夫一節　此節之義鄭孔以下說者多與經意相違所謂從母之夫舅之妻若質言之則是姑夫與舅婦而已說禮者以姑夫舅婦名不雅馴且易涉牽混故從甥之所稱目之謂他親之服禮有明文惟從母之夫爲舅之妻與舅之妻爲從母之夫二人相爲服則君子未之言是宜無服也而或以爲嘗同爨者當服緦所謂禮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者也鄭注則不知此是設辭以爲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孔疏知同居者以下言同爨知甥者以言從母及舅也說已拘迂然二夫人相爲服猶作從母之夫爲舅之妻服舅之妻爲從母之夫服也自張子更變其義謂是甥幼居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制此服于是陳澔吳澄諸家竊然宗之近王氏引之復據喪服小功章及緦麻章謂從母及舅皆有兩相爲服之禮若從母之夫與舅之妻與已相爲服則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如是則經當云甥爲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服不當云二夫人相爲服矣後氏禮說以張子爲屈經申已說爲有見惟謂鄭注甥非之爲不得不非又謂今此同居或援同爨之誼權制此服則猶疑爲實有其事其拘迂與諸家正等也又夫人述聞以爲當作夫二人引成十六年左傳夫二人者皆魯國社稷之臣也證子大臣爲大二人者奉君命爲夫字常在二字上之證不思此夫夫人猶上所言夫夫左傳所言夫已氏之義耳且非夫人之爲勸而誰爲賊天人之子論語皆以夫人聯文夫人字自是古人常語必欲倒而易之文則順矣其如古雅之趣索然何也

嫂叔之無服也二句　嫂叔無服何氏發謂男女相爲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叔嫂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故推使無服也孔氏正義說與何同魏鄭公議曰制服緣情之厚薄也或有年長之嫂遇孩提之童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及其死也乃推而遠之深所未喻請小功五月程子亦以爲嫂叔之所以無服只爲無屬義理上推不去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由魏公及程子之言觀之是嫂叔亦宜有服也乃儀禮喪服亦無嫂叔相服之條蓋禮主于別嫌則微故生則不通問死則不相服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其或遭家不造有如魏公所云固當別論要不可爲常法也或疑外親之同爨猶緦獨昆弟之妻不爲制服于心安乎吳氏澄言之矣嫂叔無服當弔服加麻不飲酒不食肉如弟子爲師父在爲母之例俟其父母妻子之服既除然後吉服如此則推而遠之者文雖殺而情未嘗不隆也

瓦不成味一句　瓦陶器也成鄭注訓善味謂當作沬顮也孔疏沬有光澤瓦不善沬瓦器無光澤也沬釋文音亡曷反王氏引之辨之曰說文沬洒面也漢書律志引顧命曰沬王乃洮沬水今本沬作類馬融注類面也內則面垢燂潘請靧字竝與沬同沬從午未之未音呼內反與湏沬之沬從本末之末音亡曷反鄭注味當作沬以午未之未與味聲相近故曰當作沬而訓之爲靧也釋文音亡曷反非也案漢書禮樂志天馬歌霑赤汗沬流赭晉灼曰沬古靧字文選頮血飲泣李善注頮古沬字此三字相通之證說文謂作頮者从兩手匊水而洒其面會意作靧者从面貴聲皆洗面之義也人洗面則光澤瓦器質粗不能如其光澤故曰瓦不成味釋文以亡曷反音之與湏沬之沬不分矣王氏駁之甚是一說沬黑光也不成沬謂不成其黑光于義亦通

懸棺而封一句　鄭注懸棺謂不設碑繂不備禮也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孔氏以下皆從之王氏安石獨謂凡言封者復土以閉壙之名尉何用改爲窆乎王制庶人不封不樹易以不封不樹爲古則周有封樹之制不必下逮庶人此讀封如字　欽定禮記義疏云古篆封字有峑从之土會意卽窆字也有峑从土丰諧聲亦作土乃訓高也後混爲一鄭氏始改讀窆以別之孔子葬于防封之崇四尺門人葬孔子三斬板而已封彼封指築垣言古葬者不封謂不築土也周文故有封樹此言懸封則封自當作窆指下棺言王說非也

術爾　術爾鄭訓自得貌言爲小君惻隱不能至陳氏澔申之曰君母與妻雖是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則自處如此術爾和適之貌居處以下正義謂是夫子答辭不云子曰記人略也陸氏佃以爲喪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處而樂者也子夏失問故夫子不答此以居處下皆爲子夏問辭與諸家異考家語居處上有如之何子曰五字術爾下有在喪所則稱其服而已九字其爲王肅私增與否不可知而文義較固正足與正義相備近焦氏補疏因陸氏之疑謂術古與侃通如漢書張敞術術循循吾後漢樊準傳每燕會則論難衎衎此通術衎衎爲侃侃也此術爾謂處小君之喪但形其剛直無哀痛亦無宴樂也焦氏此論蓋欲通兩家之驛故破字作侃顧侃侃可通衎衎若訓衎爾爲侃爾則不辭不若從家語所載爲尙無語病也

從若斧者焉　鄭注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故從若斧者焉是以爲夫子之自言也正義謂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以語之此則以從若斧句爲子夏之言子經義述聞據初學記及白帖引此皆作吾從若斧者焉謂從上本有吾字今本脫之沿唐石經之誤也惟夫子言吾從若斧者焉故子夏曰今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若夫子不言所從則子夏何從意揣而知之且此篇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又云殷已慤吾從周與此吾從斧同一例從上有吾字無疑也案以從若斧句爲夫子自言與鄭注甚合但如鄭氏之訓不言吾而吾字之意已見古人語多簡淨檀弓尤簡之極淨者初學記及白帖有吾字安知非二家引禮恐人疑爲子夏之言故加吾字以別之乎據此而謂今本爲脫恐無的義

有薦新二句　鄭注重新物爲之殷奠孔疏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于殯宮今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于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此皆以朔奠爲盛禮今重薦新故其禮物亦如之也應氏鏞則以如者謂男女各卽位內外各從事而哭奠之儀如一也此以爲禮之同非其物之同說與注疏爲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士喪禮既殯有朝夕奠有朔奠及月半奠朝夕奠明醢朔奠用特豚三鼎視朝夕奠爲盛故曰殷朔望有定期朝夕奠無定期薦新事若微然月令按候輒之蓋孝子因時怵惕之懷恃此以伸故重其禮如此注說未可輕議也況據士喪禮朝夕奠叙主賓男女之位甚詳朔奠不及哭位其如朝夕哭位可知若第以如朔奠爲男女之位等則朝夕奠亦然何必曰如朔奠觀此則應氏說非矣

檀弓下

季武子寢疾一節　季氏僭禮至于私門脫衰其橫極矣蟜固當其疾時以齊衰見之東匯陳氏謂固之爲此欲以易時人之觀聽據禮而行武子雖憾不得而罪之此正解也長樂陳氏乃謂夙之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示之以凶而欲其死也其死也曾點倚其門而歌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此以季孫之僭二賢疾之故所爲如此見其不畏強禦也然固欲示凶無服而故爲此服以來非人情不可信孔疏又以爲失禮之微見夙之橫虛似亦未得記者之意　欽定禮記義疏云三家專魯祿去公室自季武子始作軍城費不取卞自封平日作爲一一皆然君之事而容一蟜固以示不敢自同于公門吾誰欺欺天乎有王者作夙也不勝誅矣讀此可見季氏此事正與許杜氏合葬井命之哭以示已之不惡妖祥而待人忠厚者同記禮者連類書之殆以揭其狙詐而已非爲表二子之不畏強禦也

有若之喪一節　悼公曾哀公子擯相術喪禮者也此節之義舊解多誤鄭注謂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故子游正之已非經旨孔氏穎達申之謂相之法傳君之詔辭則宜處右若于喪事則惟賓居右而已自居左子游如此是知禮也此以賓主爲言夫有以可以君爲賓乎不惟失經意并失鄭之意矣衞氏湜本又改正義惟字爲推字謂推賓居右而已自居左則是子游以自居于主推悼公爲賓而說益支離方氏慤則云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子游擯而由左尙右故也夫爲凶事尙右而由左豈吉事尙左而皆由右乎此亦說之不可通者矣詳諸家之誤誤于以經爲論擯相之禮而不知其爲論君弔于臣之禮耳　欽定禮記義疏云君弔于其臣升降皆由阼階臣不敢有其室也擯爲主人導君以入者也由左自阼階也觀此而諸家之誤自見矣

故以其旗識之一句　旗諸家皆以爲指上明旌識謂有旗則可識可識則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杜子春注周官小祝引檀弓作故以其旗識之鄭康成士喪禮注與杜同經義述聞謂此處經文必識識連文上識字注旗識之識下識字表識之古旗幟字通作識說文徽識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注曰屬謂徽識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此蓋其制也徽識注之書則曰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若然徽識爲旌旗之小者故司常謂之屬死之銘旌卽生之徽識則不是銘旌之制小于旌旗而檀弓謂之旗識者以其爲旌之屬故兼旗言之耳然謂之旗識則可謂之旗則不可以此之經文必有二識字也案釋文出識字云旗識志反一讀下識如字是陸氏所見本亦二識字連文盧氏紹弓作釋文考證謂陸本上旗字必作識字故以識識連文盧此說甚審猶據今本禮記爲言未考士喪禮注故也述聞所辨確甚但欲據以增經文則亦可不必耳

以虞易奠二句　虞祭名陳氏澔曰始死小斂大斂朝夕月朔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易奠卒哭敖繼公曰卒殯宮之哭也蓋未葬朝夕哭皆于殯宮卒哭之後雖存朝夕之節然于次而不于宮故曰卒殯宮之哭也成事鄭云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或因記雜云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疑卒哭卽三

虞此說非是 欽定禮記義疏雜記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是異牲異祭且異月也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士三虞止四日孔疏言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又云士虞與卒哭相接如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則卒哭之去末虞中間越一日安得以三虞爲卽卒哭乎據此可見非雜記之誤乃疑禮者之誤也

君臨臣喪一節 此記君臨臣喪之禮也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者君臨臣喪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鄭以爲異于生也孔疏云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桃茢故云異于生也雖言謂人之喪有死散之道人之所惡故雖言也劉氏敞疑此禮爲周之末造謂事之斯爲君爲使之斯爲臣爲君臣之義非慮加之也寄宗廟社稷人民焉爾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君于其臣亦然故臣疾君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棄生而厚死而薄生而愛死而惡是教之背死也苟背死而忘生則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諸人者不變于存亡然後人之親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執戈胡爲乎諸臣之廟哉此論甚辯然死與生自不同姚氏舜牧有言惡生于所畏一語甚精桃茢執戈正釋人疑畏之心疏云人死斯惡之非惡此死者惡其凶穢之氣也姚氏惡生于所畏故爲之祓除也 欽定禮記義而使君得盡愛盡禮于其臣也然則劉以此禮爲周之末造殆未之深思而已矣

我喪也斯沾一句 斯鄭注訓盡沾讀曰覘覘視也言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也諸儒皆從此訓惠氏九經古義獨非之謂斯此也沾薄也國子言我母之喪而使婦人從賓位斯爲薄矣沾訓薄見張揖廣雅俗作添非是曹憲云沾他縑反世人水旁作忝失之鄭改沾爲覘恐未安案斯字訓此當從惠氏鄭解作盡訓是以斯同澌也若沾之爲薄廣雅雖有是言詳張揖之意殆據漢書魏其傳沾沾自京師古注沾沾輕薄也之文耳沾沾可以訓輕薄單沾字亦未可以薄訓之且楚辭大招吳酸蒿蔞不沾薄只王逸注沾多汁也薄無味也其味不濃不淡適甘美也沾與薄對言則沾非薄也說文沾字第二義云一曰沾益也是沾卽添之本字漢曹全碑惠沾渥白石神君碑澍雨沾洽皆優足之義況婦人從賓位亦無從見其爲薄沾字當以鄭之讀覘者爲是我喪也斯沾謂人以爲我之喪必有不同于尋常處斯來觀法故不可不有更改以示之也

設蔞翣一句 鄭注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九經古義縫人職云衣翣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故書翣柳作接橮鄭司農云接讀爲歰橮讀爲柳皆棺飾蔞與樓通爾雅云樓聚也又與僂通莊子達生

云死得于腞楯之上聚僂之中釋文云謂殯于叢塗墐翣之中也按上篇孔子之喪飾棺牆置翣鄭注云牆柳衣也翣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翣以木衣布如攝與孔疏翣漢禮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如扇漢謂扇爲翣故曰如翣也據此則柳翣二物也說文翣字云棺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垂从羽妾聲段若膺注翣者下垂于棺兩旁如羽翼然故字从羽非眞羽也此說得之

陳太宰嚭四字 鄭注太宰官名孔氏穎達曰此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蓋以陳與吳皆有官太宰而名嚭者也陳氏澔諸家皆依文訓義未嘗是正惟洪氏邁謂宰嚭乃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東發黃氏深是之取其說入日抄中按吳太宰嚭卽伯嚭左氏內外傳及吳越春秋諸書備載其名陳有太宰名嚭則他書未見故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此事亦以嚭爲吳太宰此皆的當不易足釋千古之疑論語太宰問于子貢以子貢存魯亂齊一事推之彼太宰當亦卽吳太宰嚭非宋太宰也

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一句 慨鄭注闕觀正義以慨爲如不及絕句而于其反而息不作解釋方氏慤謂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于是爲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我心則休同意吳氏澄則以如不及其反而息爲一句謂既葬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悅不安之甚也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至家而休息也陳氏澔則又訓息爲待謂不忍決忘其親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數解不同經義逃闇以或說爲是謂當迎精而反之時孝子之心有如親已反而息于殯已欲從之而不及然是以慨然也上文弗得弗及自爲子者言之此反而息則自親言之變文以見義也案方氏以與形俱息云云固非了義若陳氏以息爲且行且止以待親之反則于其反也如疑之意爲合故說經家多從之惟于不及字神氣尙有未盡協處洵不若以息字屬親言者之尤長也

則豈不得以其母二句 此節之義諸家解異句讀亦不同鄭注孔疏以則豈不得以爲句其母以嘗巧者乎又爲句不得以之以訓已其母之母作毋而訓爲無言般爾以人之母嘗巧此豈有人強女而不得已乎抑無以嘗巧則于女遂有所病苦者乎皆止之之辭也吳氏澄以得字絕句謂爾以人之母試巧于爾工人之心豈不快然而自得然其母以爾之試巧者彼孝子之心其亦有慊歉者矣此以上二句爲責般下二句爲憫季孫而其母母字仍作父母之母讀也萬氏充宗陳氏澔又以則豈不得以其母嘗巧者乎爲一句言爾以人之母嘗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于爾心亦有所病苦而不安者乎此以爲欲使反諸心以己度人而知其不可也近焦氏補疏力主鄭義謂人之母指季康子之母其母之母注明訓無毋之爲無猶以之爲已中者乎二字乃屬文之法無可疑者白刻本母毋二字或有訛誤萬氏遂讀不得以其母嘗巧爲一句而古人行文頓挫之妙于是乎盡失矣案釋文爾目下注云古以字是爾以之以本作目不得以之以乃作以故鄭訓爲已正義亦以不得休已申之如吳說匯特下二句枝拄難安不得下以字先成贅剩矣萬陳二氏謂不得自以己母嘗巧乎則病者乎意尤不貫補疏之力主鄭意不可謂非特識但則豈不得已與其無以嘗巧理雖較精而文氣終覺不相叫應竊意下其母母字卽承上人之母言言般爾以人之母嘗巧于意何居豈不得以人之母嘗巧者乎則有所病苦者乎其母仍指康子之母變人之母爲其母者避文複也似如此解卽從萬陳以則豈不得以其母嘗巧者乎作一句讀文義未嘗不安惟不當以其母作己母爾

爲榆沈二句 沈釋文云一作瀋昌審反鄭注爲榆沈謂以水澆榆白皮之汁以播地於引輴滑也方氏慤曰爲輴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撥謂以手撥而灑于道也爲皆讀如字陸氏佃乃以爲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沐十年成轂者然性沈雖轉亦所栽沈也故設撥以撥輴吳氏澄亦謂榆爲輴車之輪轂木性本重所栽又重爲輴移難動故須設撥以撥其輪此皆讀沈爲沈重之沈而爲字則作去聲讀案榆皮性滑故作汁而撥之于地則引輴易爲力故其字或作瀋瀋卽汁也陸吳二氏謂以榆爲轂木性沈重則本文第言榆未言轂何據而知爲榆轂也且輪木則傳之物何待于撥古亦不聞有撥輪之法此皆臆度之辭未可信以爲必然也又鄭以撥爲紼謂紼繫于輴三臣下禮廢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夫紼以引柩柩無不用紼者去紼柩何以行況下文以三臣廢輴而設撥爲竊禮之不中者鄭乃謂其用輴尤顯與經違設撥之訓當以徐氏師曾所云置撥散榆沈之人之言爲正解也

季子皋葬其妻一節 季子皋孔子弟子高柴也論語作子羔孔疏云古字通也犯人之禾謂蹤人之禾稼也庚鄭注訓償一說庚同更代也字又通賡彼唱此和亦更番相代之義然不若訓償者之直捷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其小失非大故也買道而葬後雖繼者謂淸儉大過後雖繼續且近于沽名也秦

氏繼宗曰鄭造漸臺百姓怨之子產執扑而督工亦是此意鄭氏乃以皋爲特寵虐民孔氏以此爲論高柴非禮之事方氏亦謂子皋順非而澤均非篤論 欽定禮記義疏云爲政在識大體不在小惠若一犯禾而必償之是煦煦之仁也且使民將責償于君亦傷忠厚之俗子皋此請深見大體亦先王以道立民之意蓋晚而見道非復質美未學矣觀子路治蒲溝瀆施饋夫子責之孔子之馬傷未使子貢辭焉亦不償也可見申詳請庚之陋

無苛政一句 無苛政句鄭氏無注陸氏釋文亦不爲政字作音方氏慤諸家訓爲政事之政言虎之害人也人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逃之地此其所以甯遭虎之暴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經義述聞謂政當讀爲征謂賦稅之政及徭役也誅求無已則曰苛征荀子富國篇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楊注苛暴也征亦稅也是也古字政與征通王制五十不從力政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皆假政爲征也案苛政猶云虐政也言苛政而橫征暴斂之義皆包舉其中若作苛征則祇虐政之一端于義轉欠該括且新序雜事篇載此事亦以其政平其吏不苛釋之是漢世以來已作政事之政解矣方氏諸家之訓本無語病正不必因古政與征通而破政爲征也

喪不慮居一句 慮居鄭注謂賣宅舍以奉喪黃氏震謂喪不慮居言以宗廟爲慮不以居宅爲慮也兩說不同後儒多從黃氏蓋古者五畝之宅皆受之于君非己之所得賣且慮之爲字說文云謀思也从思虍聲書太甲弗慮胡獲注欲其謀思之也大學安而后能慮朱注處事精詳也揚子太元經立督慮也注督正也慮度也運以正度也又總計曰無慮前漢書注舉凡之辭言不待計慮而知其大凡也左傳前茅慮無杜注慮有無也正義明爲思慮其所無之事而使知而爲之備也諸慮字皆作思慮精審言無有訓爲賣者故諸家皆以喪不慮居爲卽居處不安之意然下文云喪不慮居爲無廟也與毀不危身爲無後也二句一例若非賣宅以奉喪何讓至卽無廟乎是鄭注云云殆必有所授不得因慮無賣義輒從而抹煞之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五句 鄭注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斬伐也正義旣觀句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槨者送之也刎方氏訓頸謂自吻下刑之黃氏震曰天子棺槨未必遠取百縣不至豈神之罪而廢其祀如之何至于死苟其行此民不勝其擾豈所謂死不害于人者耶吳氏澄則以爲廢其祀刎其人蓋設此辭而令之以見王喪尤重于神祀也如誓師而曰毋敢不供汝則有大刑是也

非必果廢之制之也說雖可通未免曲解或曰必命虞人致木不用命者國乃有常刑然虞人非一豈必一
一命之況以卽位爲椑之說證之則棺槨之成已久不待死而後爲此紛紛也孔氏周棺之槨云云亦見此
節與卽位爲椑之文相牴牾故舍棺言槨以兩救之要之禮記一書雜出諸子所諱其持論之誣而不足爲
後世法者固不止此也

美哉奐焉一句　奐字之義鄭訓衆多正義引王肅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釋文奐本一作煥經義述聞以王
說爲長謂奐古煥字廣韻奐文彩明貌玉篇煥明也一作奐大雅卷阿篇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
章也論語煥乎其有文章何注煥明也美哉奐焉者謂室有文彩奐然明也大戴禮四代篇奐然而與民壹
始奐然卽煥然也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奐矣王君亦卽煥然也後漢書張奐字然明吳志孫奐字季明南史
王奐字道明皆用古奐字爲名而字曰明可見明者奐之正訓也案鄭訓奐爲衆多其意近于渙散之渙故
正義別引王肅說以足之述聞歷舉經傳中煥奐之相通者以證王說爲長覶其集中之强改古文以就已
說者又自迥別此其確乎可從者矣

曾子與子貢入于其廄而修容焉一節　鄭注脩容更莊飾也孔氏穎達曰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閽人拒之
二子退而修容閽人雖愚猶知敬長二子涉至內霤卿大夫皆逡巡避位公子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君
子遂美之云凡人貌其容飾行之可長還矣姚氏舜牧辨之曰二子弔于季孫適値君在自當待命而入斯
時致肅敬比致弔有加亦臣禮合如此當時俗人不知者謂爲修容其君子亦當時之號爲君子者非知禮
之君子也此論甚正而尙有所未盡　欽定禮記義疏云喪士禮君視斂出主人拜送襲拜大夫之後
至者實疏以後至爲不得與前卿大夫同時從君入者則君弔時後至者自不得入安有修容而入之事乎
據此則此殆記者傳聞傅會之說無庸深爲之辨也

陽門之介夫死一節　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宋以武公諱司空故謂
之司城此一節鄭注孔疏均以爲論善覘國之事謂人心皆悅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陳澔集
說亦以孔子善之爲謂其一知大體蓋第依文訓義未暇辨其事之有無也夫人之哀與不哀各有當然之節
子罕縱吉凶與民同患然一介夫死而哭之如此其哀彼尊親僚友之喪其又何加焉違道矯情以干百姓
之譽賢者必不爲也且覘國云云亦有不足信者　欽定禮記義疏云子罕與向戌同時向戌往來晉

楚之間成弭兵之盟而晉宋尤睦晉何事欲伐宋乎然則介夫之事亦傳聞之誣妄而已矣

貍首之斑然二句　此二句當以劉氏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執女手之卷言沐槨之滑膩云云爲正解若鄭
以斑然卷然爲悅人之辭及孔氏以夫子加斧斤如女手之卷然柔弱以此懽悅仲尼皆于文義紕繆至陸
氏佃謂此歌卽貍首之詩執女手之卷然蓋上之所以接下御于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說尤附會或疑原
壤放誕如此聖人何以猶有親母失親故母失故之論　欽定禮記義疏云晉阮籍母卒飲酒一號嘔
血哀毀骨立時稱爲死孝恕原壤亦是此種故爲放誕而至性卻過人夫子平日與之遊母死又助之沐槨
其情義非淺登木一歌殊出意外夫子若爲弗聞于此見覆載生成氣象然未到聖人此等人且須遠之恐
厭棄禮法四字浸淫及我使喪所守也

叔譽二字　叔譽鄭注云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孔疏謂叔譽之爲叔向春秋傳無考鄭蓋據韓詩外
傳言之案晉語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與此事正同故鄭知叔譽卽叔向又逸周書晉平公使叔譽于周
見太子晉與之語五稱而五窮孔晁注云叔譽晉大夫叔向也春秋時大夫有兩字者如子產一字子美
是也據此則叔譽之卽叔向固不俟見于韓詩外傳已也一說肸蠁蟲相應聲上林賦肸蠁布寫言芬芳之
散若蟲聲之布寫也字一作蠁故羊舌肸字叔蠁左傳蠁者爲向而此又訛蠁爲譽非有兩字也此論亦近
是但蠁之與譽音形俱不相近傳寫之際不應無因而訛兩字云云恐未可厚非也當存以備考

行幷植于晉國一句　幷鄭注云猶專也謂陽處父剛而專已爲孤射姑所殺或作特陳氏祥道從鄭謂太
剛則易屈太直則易折植者剛直而自立者也處父幷爲之故其知不足稱吳澄禮記纂言因幷植國語作
廉直疑幷爲廉字鉄損植爲直字增加經義述聞以吳說爲是而惜其未盡謂廉與幷形聲皆不相近廉字
無緣誤幷蓋廉字古通作兼兼幷字相似因誤而爲幷直植亦古字通注內剛字正釋直字也案史記淮南
衡山傳厲王母弟趙兼漢紀作趙廉淮南詮言篇故廉而能樂道一本作兼而能樂道此廉與兼通之證齊
策管子幷三行之過史記幷作兼秦始皇紀秦法不得兼力一作幷力此兼與幷通之證述聞謂由廉誤兼
由兼誤幷說亦有據然處父之爲人左氏謂其剛而多欲恐廉直之誼彼未足以當之至鄭讀植或作特者
古特字作犆王制天子犆礿犆卽特也犆與植似故或以爲植也

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一句　爲鄭讀去聲云嗌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蠶有匡不爲蠶之績蟬有緌
不爲范之冠也正義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蠶者有匡匡自著蠶則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
緌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于子皋方爲制服是子皋爲之非爲兄施也朱氏申蠶則
說大概相同經義述聞謂如注意則經當云兄則死而爲子皋衰不當云子皋爲之衰也爲猶使也言蠶則
績而蠶之匡以貯繭范則冠而蟬爲之緌以飾冠兄則死而子皋使之衰以成禮皆由他物他人助而成
之非其所自爲也幷九三爲我心惻晉語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王弼韋昭並曰爲猶使也子皋將爲成
宰而成人遂爲衰是子皋使之衰也案成人之歌本以上二句喻下句如舊解于經文語氣究欠貼合述聞
訓爲爲使意乃豁然抑經之記此者雖若譏夫民之爲服未必出于誠心實以喜子皋之孝足以感不悌不
友之俗見風化之機固在上而不在下也

徒市二字　鄭注徒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徒市是憂戚于旱若喪孔疏天子諸侯之喪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
利要有急須之物故于邑里之內而爲巷市今徒市若居天子諸侯之喪也陳氏祥道謂市陰也雨陰中之
言陽也徒市所以助發陰中之陽與周官旱舞女巫同意陳氏澔以縣子不能舉僖公欲焚巫尪聞臧文仲言
而止之事爲對而謂徒市爲可貴其持議之疏　欽定禮記義疏董仲舒請雨書有徒市之說蓋旱主
陽而市主陰故王后立市徒市者謂鼓動陰氣以斂陽在春秋時或有此法故穆公問其如何亦可乎縣
子本意原不以爲極當故作僅可之辭耳讀此則持議之疏之貫亦屬苛論非必縣子不知有臧文仲事也

衛人之祔也離之三句　祔鄭注以爲猶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槨中詩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孔氏正義衛
人離之謂合葬時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槨中言異生不須復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故善魯之祔也秦氏繼宗亦謂祔葬卽合葬一槨而兩棺共之也但又有離合之分衛人以別物隔之
故曰離魯人不用物隔故曰合離之別男女也合之同生死也合之者于人子之情爲厚故善魯也朱子則
謂槨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槨者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槨也此
又于從古之中示以通變之意故與舊說微殊要以祔爲合葬則一也惟陳氏祥道謂衛之俗有存于殷魯
之俗一本乎周殷所尙者尊故凡昭穆之祔于廟者離之而不親周所尙者親故凡昭穆之祔于廟者
合之而不尊離之則義合之則仁孔子皆善之此以祔爲祔廟而離合爲昭穆之離合不知宗廟之制昭
昭穆從穆故昭不得混穆穆不得混昭周禮然殷禮當亦莫不然何所據而以爲衛之所存者殷俗魯之所從

存者周俗乎且昭之與穆其祔于廟也又若何而離若何而合乎以此觀之其臆撰不經也亦甚矣然則祔
字之義鄭孔以來舊說殆未可輕易也

王制　王制一篇盧植以爲漢文帝令博士諸生所作名王制者鄭目錄云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
養老之法也於別錄屬制度此篇之次葉氏夢得謂自王者之制祿爵至千里之內以爲御分田制祿自
爲詳所以正經界也經界正則穀祿平而封地所以制祿所封有大小守土之臣必以大小相屬故自
千里之外設方伯至下大夫一命皆建侯設官尤備所以次之封地也建侯設官才不可不辨故自凡
官民材至不及以政皆擇人之法而設官以守于外天子專治于內勢恐不相及故自比年一小聘至
一德以尊于天子皆巡守朝聘之制也巡守以考禮明則陟幽則黜黜不足則如以兵故自賜諸侯樂
至出征執有罪皆黜陟之法也兵不可以無備田獵以習兵故自無事則歲三田至不麛巢所以次之
出征也財所以聚人用財不可以無節故自冢宰制國用至曰舉以樂皆用財之節財用足可以行禮
而禮莫大于喪祭故自七日而殯至輕不踰廟皆喪祭之禮也征稅所以取財未及于生財而居四天
時地利皆所以生財也故自司空度地至樂事勸功皆生財之道也冢宰所職者邦事而所以富邦
國既富之斯教之故自司徒修六禮及樂正立四教皆教之六成然司徒樂正教以成其材未及辨其
故材自司馬辨論官材至不與之齒皆論辨之道司馬所掌者邦政而所以正邦政者不輔之不逮故自司
正刑明辟至四誅不以聽皆言刑罰之事刑禁其已然禁止其未然故自圭璋不粥至譏異言皆禁未
然止之至此治道備事功成可以程功緒而考其殿最矣故自天子受諫百官受質至爲周備然于養
老恤孤王道之始經界穀祿仁政之始故自休老以下又詳悉言之案王制至此說至爲周備其所
載制度有與周禮孟子不合者蓋文帝令博士刪取諸書斟酌損益欲自爲一代之典章故時有不同
鄭康成不知此意于說之難通處輒以殷禮目之宜項氏安世之斥其爲遁辭也

王者之制祿爵一節　穀梁仁義歸往曰王爵尊身有仁義爲人所歸往也祿鄭云所受食爵謂秩次此就其事
言也蘇氏則以爲祿也所以收祿人才爵也甄其才而用之也此又就其義言二說相兼于理始備
公以下皆爵之名也元命苞公訓平侯訓候孫氏孟子疏則謂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斥候于外以
君人爲德者侯也伯元命苞訓白言明白于德子謂奉宣恩德男謂任功立業葉氏夢得則訓伯爲長言其

德足以長人子訓安言其道足以養人男亦訓任而言其道足以安人此五等爵比安生謂通于天下者非也卿孔氏引白虎通云卿之言嚮也爲人所歸向也大夫者淺人祁扶遂于人士者事也任職事也葉氏則以爲默而不敢知進退曰卿上以忠扶君下以智帥人則曰大夫志有所向仕有事則曰士此五等則通于一國者也卿字之訓今白虎通作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與歸嚮義通別豈孔氏所見本有不同敷以字義考之卿之文从卯从皀卿之从邑者異部當以葉氏解爲長或稱王制班爵授祿取諸孟子而無天子一位者何也鄭氏皆言之矣不以天子列于五等爵王也不以國君列于五等尊君也至士亦分三等而上大夫卿與下大夫分爲二等者孔氏謂士職卑德薄義取漸近卿大夫位高德斷故不須細分也

天子之田一節　王制之田皆以開方計之天子之田方千里者廣袤皆千里如民墳謂周西都方八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八八而八之得六百四十里東都方六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六六而六之得三百六十里合之則千里也諸侯之國亦大約因山川之形勢公侯方百里即一同之地也伯七十里有方百里之半強子男五十里有七十里之半皆合廣袤言也天子之田所以必千里者孟子云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公侯皆方百里者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是其義也伯子男以下以次遞殺者孝經緯云鐘不借者不異其附功不者不與其士故轉相半則優劣也其公與侯同男與子同者陳氏祥道謂尊者嫌于盛而無所屈故公之地必下而從半者嫌于削而無所立故男之地必上而從子也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不合謂不朝會也附于諸侯曰附庸民功曰庸言其治民之功因大國以達于天子也或曰庸城不附庸猶屬城也項安世言王者封諸侯附城以城爲庸也此節之義亦全取諸孟子此所謂田即孟子所謂地也葉氏夢得乃以合山林川澤言則附之地止以可食之地背則謂之川其說非是至鄭康成以此爲殷所因夏三等之制與何邵公謂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則胡氏銓已闕其不經不足據也

天子之三公一節　此以祿之制十諸內者言之也視祿比也陳氏祥道謂在內者卑其命而祿必視外則名有所屈而貴有所養在外者尊其命而祿必視內則名有所申而貴有所守蓋公天下之大端也據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此就孟子遞減一等亦殆時宜而將以爲一代之制也葉氏夢得乃殺而子男卑以見尊故此言卿與元士王制定其爵卑之序故雖三公無常職附庸不合于天子亦必詳言之非是孟子只附其界而漢儒反得其詳矣

欽定禮記義疏謂其說由鄭以王制爲殷制而諸儒又以爲周制耳至季氏本以視爲視其祿非視其國於義亦未協觀篇末封方百里者九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未嘗不以國土言也

制農田百畝一節　制王制也農田百畝一夫受田百畝也自上食九人至下食五人鄭注云田之肥墝有五等收入不同也正義則謂家有二人至十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下地所養者少也此蓋據周禮大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言也朱子云農夫受田同此百畝而所養之多寡視其力之勤惰庶人在官者其任有大小其才亦有優劣故受祿多寡視農夫之五等以爲差其義甚明所以必視農夫者祿皆出于民士無濫與下無虛受而後激勸之道明自士以上至君雖不言以是爲差而差自此始出之者甚艱享之者不易祿愈隆則貴愈重不舉一國康又之愧此君卿之祿而不安也若謂家有九等授之必視其口之多寡則自三十受田六十歸田其里居有定而生齒之增耗歲有不同一歲而兩三易不太煩擾乎且庶人在官止計其口之多寡卿大夫士其家口豈無多寡而以庸制祿以功莫食之法俱無自而推矣又季氏本以夫爲九夫爲井之夫一夫百畝謂一人之力止可以耕二十五畝則百畝者四人之所耕也

欽定禮記義疏以爲不然蓋周以百步爲畝至漢武帝時始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之百畝止當四十畝又古尺當宋鈔尺六寸四分弱則四十畝止當二十五畝六分若又四分之每人耕田六畝四分父母妻子不皆餓乎孟子言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匹夫卽一夫四人爲夫說何據乎惟其畝田之說則其普所謂一夫百畝乃周禮所謂不易之地左傳所謂沃衍之地皆舉其最上者以定賦若今以折乎定賦也

名山大澤一句　名山大澤不以封鄭注云與民共財不得障管但取其賦稅而已葉氏時則謂晏子以齊侯守山林藪澤之利而民疾詛韓獻子以晉欲居郇瑕曰近寶公室乃貧是知山澤之利先王未嘗禁民自取之然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州山川藪澤之名皆職方之所掌者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說與鄭殊而義可互足蓋山海者天地之藏山澤者國家之寶不與民共是爭利也與民共而以封諸侯則彼將障管之以自私非惟民不得其利甚且天子亦不得有賦稅之入爲故名山大澤不以封所以弭諸侯之侈心而使其財得與民共此先王之制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至同一名山大澤此言不以封總內節又言不以盼者正義謂畿外有封建之義故曰不以封畿內不世位惟有盼賜故曰不以盼要其與民

共財不得障管之意則無內外一也

天子百里之內二句　百里之內孔疏謂去王城百里千里之內謂四面相距千里官者葉氏夢得云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錫予王所用也君子廉于奉己而嚴于事神人猶家造以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以奉己爲非急也方氏愨曰以近者與人欲其易給而無勞以遠者奉己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供御也以共官爲主爾千里之內非不供官也以供御爲主爾此說足與葉氏相補若鄭以二者爲口率出泉又以官爲文書財用皆非也古人只有田賦未嘗有口率出泉且古人簡實不以薄斂爲事安見百官所司止文書財用乎劉氏勢謂數成鄉遂之民可爲王官養大賢爲公卿以御諸侯義尤迂曲不可從也

千里之內曰甸一節　此節本禹貢而約言之鄭注甸服治田出穀稅孔疏謂即納總納銍之義順其釋流采也則又以采取美物爲采夷狄流移爲流與禹貢不同後儒多據蔡傳以駁其謬然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邑在千里之內未有在王畿外者恐蔡亦未爲得也劉氏敞則以采字當作要服二百里蔡之蔡說與諸家又殊

欽定禮記義疏云禹貢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孔疏采事也百里供王事不一二百里猶任內事至三百里乃專斥候于外似優于蔡至流爲流放罪人之地則蔡說可與鄭並存若劉敞謂采當作二百里蔡之蔡則二百里之文可據百里采之文亦可據必改字以爲之說何耶

天子三公一節　此論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方氏慤曰三公取陽數也卿倍公而三之大夫又三之元士又三之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官之注位愈卑而數愈倍爲九故以八十一元士中十有六人下士三十二人是中下之士亦互相倍而此不言者陽事窮于九故以八十一元士終焉然此亦漢儒由三公而遞推之欲以爲一代之制耳鄭注乃據明堂位夏后氏官百之文而謂此爲夏制其說非是

欽定禮記義疏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乃六官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周法三公三孤多六卿兼之實六卿耳三公九卿尚非實數況大夫士以下能一一覈之乎而必求其爲夏爲殷鑿矣

大國三卿一節　孔疏此論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也大國三卿者崔氏靈恩曰周制立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也三卿命于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下大夫五人者司徒之下置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一小司寇小司空司馬之下惟一小司馬也案三等之國卿數不同大夫士則同者陳氏祥道所謂卿合治大夫分職故卿數與祿以國之大小爲差大夫士之數與祿則同是也彭氏汝卿謂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卿皆命于天子小國欲其權足制下故二卿皆命于其君方氏又以受命于天子爲隆受命于諸侯爲殺要之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非有輕重而又更迭出入爲之使諸侯不得久于其權也列國之卿命于天子王臣布在侯國而諸侯每歲貢士于天子諸侯不得私其人也大國三卿命于天子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命其大不命其細聖人控制大邦假小國之意深矣

天子之縣一節　祿者何世其祿也嗣者何世其位也其內外之制不同者黃氏震謂內諸侯使有其地則權移于下而人主孤外諸侯不使專其國則屏藩無助而人主亦孤此說近之然內諸侯雖祿而有德者未嘗不可使之出爲諸侯外諸侯雖嗣而有功者亦未嘗不可使之入爲公卿馬氏所舉鄭武公之類是其證也孔氏顯達乃謂畿內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外諸侯當有大功報其勞效又在外少事故得世又曰此父死子祿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雖論夏法殷周亦然此殆泥于鄭說

欽定周禮義疏謂此卽在畿內九十三國中其世祿者亦以其祖父有功報其勞效而卿大夫任職輔王故祿可世而官不可世譏外世爵亦以國有卿大夫任職輔君非謂侯國少事非賢亦可以爲夏法無據也觀此則孔氏之失可見矣

示弗故生也一句　示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岳本禮記纂言皆作亦經義述聞謂作亦者爲是故謂當作欲弗欲生言不欲生之也鄭注賦役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圉之又無賙餼也孔疏役賦不與解經弗及以政亦不授之以田因之又無賙餼解經亦弗欲生也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其命今竝不與是不欲使其生也此皆本作欲生之證自唐石經本欲字誤作故字而其義遂不可通今本正義于亦弗欲生句欲亦作故是不欲使其生也句欲字上又增一故字此後人據已誤之經而改未誤之疏也案通與引大戴禮曰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家語刑政篇不及與政弗欲生之皆用王制之文述聞謂經本及注疏本俱作欲可信也又注疏初不解示字義亦當以作亦者爲的

五年一朝一句　五年一朝舊解不一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馬融謂四方諸侯朝于方岳之下鄭康成改之謂歷歲歲朝四方各以四季月朝京師此不惟太勤諸侯且與五載二巡守顯然牴牾蔡仲默嘗傳故

又改爲巡守之明年東諸侯朝又明年南諸侯朝又明年西諸侯朝又明年北諸侯朝以符四朝之文而亦無他左驗周禮大行人六服皆言見不言朝惟大宗伯有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之文鄭謂朝禮和宗禮盛覲禮嚴遇禮簡孔疏謂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覲秋近北者遇冬是先王寬于朝嚴于西盛于南簡于北豈所謂公天下之道乎疏又言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則亦知其不安而自變其說矣公羊異議言諸侯四時見天子皆曰朝以朝時行禮也猝而相逢者曰遇萬氏斯大謂凡諸侯來受摯于朝皆曰朝受享于廟皆曰覲然攷覲禮有前朝皆受命于朝之文似覲亦未嘗不于朝也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似覲亦不于廟也衆說紛紜訖無定論

欽定禮記義疏案朝者四方諸侯來見之通名而覲宗遇則因事異名朝而爲壇以盟曰覲旅而見曰宗其禮隆猝而見曰遇其禮簡也周禮所謂一歲三歲自巡守之明年起數與歲一徧存三歲徧眺同例謂巡守之明歲侯服見二歲甸服見三歲男服見四歲采服見五歲衛服見所謂五服一朝也六歲當要服見而要服爲夷王者所不治故周官篇首雖言六服承辟而後惟言五服一朝不言六服畢朝也觀此則覲宗遇皆朝之別名故以皆周官王制但以朝字括之周禮春夏秋冬之分可以不必泥矣

同律二字　律法也謂陽氣與陰氣爲法律又述也述氣之管也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言律不言呂者陽可以統陰故但言律也同諸家皆訓齊同之同蓋陽聲始于黃鍾陰聲始于大呂皆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十二律又有旋相爲宮之用毫釐之差即千里謬爲且黃鍾之管度量衡皆準之故必有以同之不可任其參差而不齊也惟鄭康成注以同即陰呂蓋本周禮大師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及執同律以聽軍聲之文爲言固非無據然王制巡守之義取諸虞書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云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不過即其文而小變之虞書同字與協字正字一例則此同字亦當與考字定字爲一例故下文以正之二字總承之言考之定之同之總歸于正也若以同爲律呂之呂則經當云正同律禮樂制度衣服不當言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矣故諸儒皆不用鄭氏義或曰正之正字乃與上文考定字對舉倒裝文法也如此看則鄭說亦通姑存之以備一解

類乎上帝三句　鄭注類宜社皆祭名其禮亡孔疏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鄭謂雖非正祭類正禮而爲之歟陽說以事類爲之若舜攝位及巡狩征伐各以事類也爾雅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于社而後出謂

之宜太祝一曰類二曰造是三者皆祭名也周氏謂曰類者言雖有事而祈亦類于常禮宜者求其無所不宜造求其有所至也帝者遠人而尊故以禮言之社者近人而卑故以福祐言之禰則親之而已故以所至言之也張子則以類與旅相似言祭東方帝則東方山川百神皆從而望祭之所謂類者以一類祭也若非時有事于一方則止以其方之百神從事于一方之上帝故亦言類彭氏廉夫又以宜于社爲載社主以行造于禰亦載父主說皆與諸家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張子謂若有事于一方則止祭其方上帝之神理或有之而巡守周歷四方則將出必不先類一方也若彭氏載父主之說則斷不然七廟無虛主祧主不載禰主文王世子在軍守于公禰而在外親之也非眞禰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或因公禰之名而誤耳

天子賜諸侯樂四句　此論天子賜侯伯子男樂之制也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小鼓長柄旁有耳還自擊皆所以節樂者也將鄭云執以將命也孔疏柷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以節一唱之終故以將伯子男之命也劉氏則謂宮懸之樂備其作也以柷先之故賜諸侯軒懸之樂不備其作也以鼗先之故賜伯子男說與孔殊而義可相備至孔謂此賜樂非九錫之樂故伯子男亦能受則泥矣

欽定禮記義疏云諸侯有是善則賜是物豈必拘拘于九錫哉曰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堂下之樂也合止柷敔堂上堂下合樂也合樂盛故以賜諸侯堂下卑故以賜伯子男搏拊不賜升歌堂上最尊也

辟雍辨　辟雍之名始見于詩初不以爲學也自王制論學有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之文于是異說紛起三輔黃圖辟雍水四周于外象四海也孔穎達曰水環邱如璧水下而地高故以邱言之以水繞邱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也雍詩作雝說文無雍有雝从广广謂若廠象對刺高屋之形四方有水曰邕故从邕此以形勢言也鄭注訓辟爲明訓雍爲和謂所以明和天下韓詩辟取有德讀若闢孔氏謂于此中習學道義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陳氏謂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曰辟雍或又謂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又或謂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爲禮雍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爲樂此皆以義理言之也夫以水環邱則必以邱起宮陳氏謂周學並建一邱之上項氏謂當代之學居中三學環之雖無以見其必然而獨專主學校言至大戴禮謂明堂外水曰辟雍是以明堂辟雍爲一矣蔡邕月令論謂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是以清廟太廟明堂太學與辟雍爲一穎子容春秋釋例又合廟學明堂辟雍靈臺爲一穿鑿附會學者莫知所依竊惟以水而言當從雝以宮殿言當從廱以協合誠和言則又當從雍觀范氏說鑿蓁詩云於論鼓鍾者歎其鍾鼓得倫理也於樂辟廱者歎其以樂教胄子于辟廱爲可樂也可知古人教不廢樂而樂之本在和故王制取以爲天子學名而鄭康成亦易詩箋水旋如璧之訓而以明和天下釋之也

頖宮辨　頖宮之名亦本于魯頌漢唐以來諸儒多只依文訓義惟戴埴鼠璞列五疑以明其不然謂菁菁者莪詩序云樂育人才而泮水序止稱僖公能修泮宮詩中言征伐言克敵言從邁之多賢言宴遊之和樂亦初不及育才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于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載之學校久廢而作復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泂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也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美哉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序校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鄭氏箋詩泮宮半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注禮又訓頖爲班言以此班政教使鄭果確信爲學何隨字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考通典晉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者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名泮宮與楚之渚宮晉虒祁之宮無以異詳泮水爲半水彼泮林不亦將訓爲半林乎案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注謂頖宮告后稷也亦不以爲諸侯之學戴氏所辨信而有徵但王制本漢博士撰述以自爲一代之典章者既取詩之辟雍以爲天子學名矣而泮宮詩中有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之文于學校義頗符合因剌取以爲諸侯學名此所謂自我作古者也然則諸家之只依文訓義其不以此也歟

釋奠于學一句　釋奠于學禮先師也鄭康成分釋與奠而二之謂釋爲釋菜奠爲奠幣後世因以釋菜奠爲二禮云釋奠之禮三獻釋菜之禮一獻是鄭說既異于王制本文而後世行禮者又異于鄭氏本說矣黃氏日抄釋奠即釋采周禮春入學舍采呂覽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舍采文王世子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用之視學釋奠之禮一也又曰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用之始立學釋奠之禮二也此出征反釋奠于學三也其所行之禮皆以采而非菜也皆獻以三非獻以一也蓋實見必用幣釋置

采帛而奠安神位之前此禮之最重者若菜則蒩也物之薄而禮之末故惟士子始入學用之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文王世子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亦謂立學既已興器用幣然後世子用菜世子入學亦用菜人無生而貴者耳由此說觀之釋奠與釋菜全不相涉鄭因月令誤以采爲菜故以士始入學釋此後世不察從而異其禮焉誤之又誤者也

天子諸侯五句　此以下論天子諸侯田獵之禮也無事謂無征伐喪荒之事獵在田中又爲田除害故稱田也鄭注以三田爲夏不田蓋夏時也孔疏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避其夏名此取春秋運斗樞文也方氏慤則以歲三田與易田獲三品同義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田所行之時也乾豆賓客充君之庖田所爲之事也所行之時有四所爲之事有三故曰歲三田說與注疏異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下乾豆賓客三事爲田也則鄭亦不專主夏不田之訓矣乾豆上殺者也賓客中殺者也君庖下殺者也范氏甯桓四年穀梁傳注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汙泡死最遲故充庖廚毛氏萇車攻傳則以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髃爲下殺二說亦不同未詳孰是先乾豆次賓客次庖廚者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己也

天子殺四句　大綏小綏之訓亦有二鄭注綏當爲緌有虞氏之旌旗也孔穎達申之曰緌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之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此以綏爲卽旌旗也朱子謂鄭爲誤謂綏卽正立執綏之綏挽以上車之索也方氏慤亦謂田車有綏田者所執以升降此謂綏如字也考古乘車之法御者先升執綏以授乘車者乘車者既升則御者釋之而執轡以驅不聞有常抗此綏以立者是鄭孔說未可易也惟孔氏據詩傳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謂此抗綏所以表天子諸侯之殺則亦非是

欽定禮記義疏詩韓奕言淑旂綏章注云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注于旗竿之首爲表章是綏卽指旌旗言之抗者舉之極高猶詩言孑孑干旄孑孑干旟言旄可言旟亦可抗卽孑孑之貌蓋綏常殺時則抗之殺竟自當下之也獵時車上所建者大綏小綏獵竟獻禽陳人所立者陳旌陳旗兩不相礙孔氏誤以抗大綏小綏亦以表獲因致胡氏以旗當立不當仆駁之此誤而又誤者也

獺祭魚二句　獺說文云水狗也食魚从犬賴聲獺之祭魚正義據孝經緯拳歐伏獺祭魚在十月中謂獺一歲再祭魚此指十月時正月雖獺祭魚漁人不得入澤梁也方氏慤則據月令以獺祭魚爲指孟春之月言

豺祭獸爲指季秋之月言謂魚陰物也其性隨陽而上春爲陽中魚于是時則易取故獺祭魚而入澤梁者因以爲取魚之候獸陽物也其質乘陰而成秋爲陰中獸于是時則可取故豺祭獸而田獵者因以爲取獸之候也兩說不同經義述聞謂孝經緯以獺祭魚爲十月中氣則小雪也易通卦驗大雪獺祭魚則又以爲十二月節氣是緯書不足據也夏小正正月獺獻祭魚逸周書時訓驚蟄之日獺祭魚並與月令同則漢以前書無謂獺祭魚在冬月者矣晉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廟行諸國助宣氣也大寒降土蟄發皆在孟春正獺祭魚之時也而云水虞于是講罛罶登名魚所謂漁人入澤梁也何以知其必非正月乎又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罝麗韋注謂立夏水蟲懷孕之時禁魚罟之綱也若孟春水蟲未孕綱罟在所不禁又何爲不得入澤梁乎正義從韋注見夏小正于十月以獺祭魚與豺祭獸並舉遂以爲皆在十月不知彼以二事相近故並言之非以其同月也案此主方氏說較孔疏爲長惟今本夏小正十月無獺祭魚之文述聞云云未審其奚據也

祭用數之仂一句　仂鄭訓什一用數之仂謂算今年一歲經用之費而用其什一也孔氏穎達曰仂爲分散之名考工記以其圍之防謂三分之一此之爲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什一謂所周亦什一也方氏愨據易歸奇于扐以象閏之文謂仂者指閒也揲蓍而四分之奇歸指閒此所謂仂乃四分之一耳數之仂一年所用四分之一也三年之仂三年所用四分之一也說與鄭孔異禮記補疏亦謂不曰數之一而曰數之仂正取揲蓍之義易蓍以四揲之所餘者謂之仂此制國用之法三年餘一則一年餘三分之一以三分之一一則一年所用爲四分之三合之爲四分是每年所入以四分之猶易筮之以四揲也於此四分之外先取一分以爲祭用如先有扐數二十一而後知得少陽四七之數先有扐數十三而後知得老陽四九之數故借揲筮之扐以明之也玩下文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則祭之用有一定之數故先存此數而後四分之其他經用則量入以爲出也此主方說而以爲數之扐爲在每年所餘四分之外又與方氏不同案說文無仂字惟阜部有防云地理也手部有扐引易再扐而後卦段氏注云凡數之餘曰扐王制祭用數之仂蓋三年之仂仂扐蓋同字考工記以其圍之防亦假扐爲之據此則訓掛扐之扐義自可通然不若直作餘義解爲不煩辭費也

天子七廟三句　太祖始祖也宗廟之制左爲昭右爲穆左南向有向明之義故曰昭右北向有幽深之義故曰穆也天子七廟鄭注以爲周制正義云禮緯稽命徵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訣唐虞五廟親廟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王氏肅則以天子七廟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兩說不同後儒駁鄭者曰祭法遠廟爲祧祧遷主所藏也文王百代不遷者不得云祧又鄭謂先公之遷主藏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是爲三祧與祭法所言二祧者不合且祭法親廟四與太祖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如鄭說是后稷月祭文武止享嘗恐非禮意難者曰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則是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四也親盡之外有大功德可祖宗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少故夏氏無太祖則五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周尊后稷文武乃有七若王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則合文武二廟當爲九廟孔子何以云七廟無虛主乎况文武不在七數則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謂之爲禮可乎案此二家之論以漢韋元成始封之君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禮之正也云云親之則鄭爲有據以劉歆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正法可常數者也苟有宗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云云證之王義亦自可通要之夏殷以前廟制僅見于緯書若七廟則禮器云天子七廟孫毓云有天下者事七世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穀梁傳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故虛植尹更始蠶成以七廟爲周制與鄭注合王制此條殆據周制而定爲一代之典章最爲折中若必泥于有人則七之文將開創之初數或不備苟但立太祖及四親廟不遷以天子而下同于諸侯歟考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以爲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成康以前以二圉備七廟之數疑王氏說亦未可厚非也

禘祫辨　禘祫之辯聚訟紛如有以爲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者賈氏逵劉氏歆也有以祫爲每歲之祭禘爲三年之祭者徐氏禪引左傳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終禘謂三年喪終禘于太廟是也有以三年祫五年禘者禮緯及春秋說也有以爲禘祫同在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者楊氏穀梁疏也有謂天子祭圜丘謂之禘宗廟大饗亦謂之禘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者郭氏詐封氏麻等所引鄭康成說也有謂祫止及存廟禘則兼及毀廟者通典所引王肅說也有謂禘所以異于祫以功臣皆與祭者何氏休公羊解詁也至祭之大小則鄭康成謂祫大禘小王肅謂祫小禘大時之先後高堂生則先三後二徐仙民則先二

後三自漢以來歷經會議率于案文異說終莫得而一之案周禮大宗伯司尊彝皆于時享之外別禘祫二祭則禘祫不得爲一亦不得謂有禘而無祫矣禮緯春秋說三年五年之訓張氏純何氏休許慎說文孫炎爾雅注皆主之而純引禮說以爲法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則不可專以禘爲三年之祭矣又禮說謂禘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冬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則祫又以冬與楊氏祫在秋云云爲異至以禘爲祭天康成之說王子雍已駁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公羊以大事爲大祫謂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則謂祫止及存廟者非通典引逸禮祫祭七尸禘于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六烝亦然據禘祫志所次主位是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則祫且不及親廟況毀廟之主乎則謂禘兼毀廟者亦非也功臣與祭蓋本長發詩爲晉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祭于大烝則功臣惟大烝得與不得于禘祫言之至祭之大小當以王說爲長年之後先當以高說爲勝蓋禘有三春礿秋禘時禘也喪畢三年之禘吉禘也此二禘諸侯皆得行之大傳不王不禘與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大禘非天子莫敢干禘若祫則大傳云有大事書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是祫之祭且通乎大夫其小于禘可知杜佑云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祭禫從乃祫于太祖來年春禘于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是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此後五年得再殷祭高氏說所爲與鄭康成同也諸儒惟混禘于祫又不思禘之有三無惑乎各據一隅而卒不能以會其通也

夫圭田無征一句　鄭注以圭田爲周禮之士田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謂所以厚賢也夫字無音黃氏讀爲扶發語詞也孔氏正義殷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是殷禮周則通士田稅什一吳氏澄則分夫與圭爲二夫田謂餘夫所受二十五畝之田圭田謂卿以下所受五十畝之田也無征謂既不稅其所受亦不令助耕公田也後儒多從之以夫作發語辭于文義爲不順也陳氏澔又以爲圭田似有功德者賜之若賜圭瓚之意一說治圭田之農不征力役故曰無征又不用吳氏義　欽定禮記義疏云孔陳二說皆與孟子必有圭田異朱子云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世祿常制之外又曰圭田最明圭夫字謂即餘夫二十五畝之夫恐不應敘圭田上治圭田之農不征力役又與厚賢無涉蓋此夫即一夫受田之稅所謂什一者言圭田五十畝不征五畝之稅也

量地以制邑二句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二語本曲禮居民之道第後世去古日遠說經者往往倚于一偏有從穀梁謂居民在公田中者此據詩中田有廬爲說也有從鄭賈謂五畝之宅皆在都城中者此據周禮以廛里任國中之地爲說也班趙合兩家之論謂以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廬各得二畝半後儒從之者尤衆然以事衡之皆有不可通者蓋如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夏貢無公田民無居乎如鄭氏謂五畝之宅在都城則天子都城方十二里大國小國以次遞殺舉一國之民入處于此何以容之如班氏趙氏謂都城及野各二畝半則周參用貢法國中什一使自賦者宅止二畝半乎國中自近郊五十里遠而至于邦甸家稍且二三百里皆民田所在春夏之交蠶事正急農事方殷若婦隨在田則廢蠶若婦留治蠶則農自執饁若婦在邑治蠶且饁則豈有數十百里而能然者又冬皆入國中近郊遠郊以及甸稍數百里無一人跡乎不特此也制祿原起于公田之百畝而倍之而三之若以二十畝爲廬舍將下士止八十畝反不得比于農夫若于則井制補則是公田定而制祿轉不定也故　欽定禮記義疏謂邑即今之村落地勢小則邑小而民居少地勢大則邑大而民居多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大約在此邑中去田不甚相遠故墻下之桑匹夫蠶之而農事之殷則亦得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也先儒惟季氏本國中之廛市廛也農民之宅廬里也二語辨析甚明古如是今亦如是山川沮澤之地隨地皆有邑居而度地居民之法較然而分田制祿之法亦較然矣

命鄉論秀士一節　鄭注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于司徒也升之學曰俊士謂可使習禮者造成也能習禮則成士也不征謂不征其繇役方氏愨曰升之司徒曰選士以其猶在所擇故也升之學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故也選士之造不征于鄉俊士之造不征于司徒此其制也黃氏師讓謂不征即周禮施舍司徒掌教亦掌役故施舍屬焉周人役法凡七曰祭祀曰朝覲曰會同曰賓客曰軍旅曰田役曰喪荒施舍則七事皆免其施舍凡六曰貴曰賢曰能曰服公事曰老曰疾貴有爵位當免服公事當免老疾無力當免賢能雖士亦民何以免賢之也其德行道藝爲鄉老三公所賓禮王世子卿大夫適子所齒讓他日者將與共天位治天職而使與庶人伍非待士之禮故特免其役以示優異焉案此節之義諸儒大概相同惟成伯璵謂王子直名造士無俊選名若六卿之子弟本位卑則有俊士選士之名取其漸也其說不知何據

樂正崇四術五句　此言國學教人之制也樂正樂官之長四術詩書禮樂也鄭注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孔疏四術不可暫闕春教樂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視其陰陽以為偏主耳陳氏祥道曰防陽德者必以陰則春教禮夏教書以春夏陽而書禮皆陰事也防陰德者必以陽則秋教樂冬教詩以秋冬陰而詩樂皆陽事也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意與此同右敷說皆拘陰陽之義以為言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春秋節候乎和人之氣體皆舒而習禮者有揖讓之容習樂者有舞蹈之節故于春秋教之為宜詩書須講貫誦習而夏之日永冬之夜永為時久而功可專故于冬夏教之為宜古人謂讀書在三餘亦近此意也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者蓋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原是古人成法故順而因之不逆其時使士易于成業耳鄭必以春夏為陽詩樂亦陽秋冬為陰書禮亦陰解之與陳祥道謂防陽德者必以陰防陰德者必以陽已居穿鑿至引天產作陽德以中禮防之之文相諧不更曲而誣予說此可知陰陽之義非經之本旨矣

四方曰棘二句　棘鄭康成謂當作僰僰之言偪使之偪于夷戎也蓋以僰在南詔之東鄙故曰偪也周氏謂說棘如字而訓為急謂示其雖屏之欲急于改過也後儒多主此淺許或曰示其有復之理也于東西不於南北者南北太遠也黃氏日抄前章言士之不帥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夫屏之遠方極惡之人罪必不可教者也人之貴稟有高下偶不可教則亦出之于學聽其為庶民而已既出而犯于有司然後加之罪罪未晚也何至屏之遠方夫既疑已甚矣此章又謂屏逐之罪雖王子不免焉不其又甚也耶且德行在乎日豈一視學之頃所能變而於此乎決為已甚之罪耶王制此文不知於古何據也案古於不帥教者惟夏楚以威之歲書所云朴作教刑是也今以視學不變遷不問貴賤屏之遠方是以流放四凶之罪罪學人也理不可信且棘之意欲其悔過咨之意示其有復于下文終身不齒文義自相刺謬此殆漢儒傳聞之過黃氏誣之得其實矣

有旨無簡不聽二句　有旨無簡鄭注訓旨為意訓簡為誠謂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正義申之曰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意旨而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為罪也蔡氏沈書傳則訓簡為閱之簡核其實也言苟無情實則在所不聽陸氏佃則又以簡為簡書言若聽訟無簡書可據與無可書之于

簡者皆不聽也胡氏銓亦謂古者刑辟書于簡則有實跡故呂刑云無簡不聽葉氏夢得則主鄭注誠字之義而又自為之說謂誠則其辭簡假者其辭煩簡者則聽之數說不同禮記補疏據呂刑簡字有衆惟貌有稽之文謂稽字从旨此云有旨即呂刑之有稽也謚法一德不懈曰簡一則不貳不貳則誠故呂刑簡字竝言此亦用注疏意以呂刑考之簡與孚並言若訓簡為誠孚亦誠也於義為贅至葉氏謂誠則辭簡豈作偽之人轉不能為模讀乎較注疏說更支離矣陸胡二氏以簡為簡書於情事尚近而要不若蔡仲默核實之訓諸義皆可以包之矣

凡制五刑三句　鄭注制斷也既就也必即天倫言與天意合即或為則論或為倫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于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疏言斷其罪過責罰其身皆依附于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別事而為喜怒也方氏慤曰五刑即墨劓剕宮大辟也制而用之也必即天倫則取天理以為之也先王五刑不簡然後正于五罰正罰不服然後正于五過則罰輕于刑矣此止以郵罰言者輕且如此則重可知矣陳氏游訓郵與尤同責也言凡有罪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案論字之義後儒多從倫訓郵字鄭訓過陳訓責文小異而其旨要不大相懸也

必原父子之親二句　孔氏穎達曰原本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為父隱臣為國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為平量之恕而免之陳氏祥道乃謂原父子之親則以恩掩義立君臣之義則以義掩恩而方氏慤則以為親主于愛一于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于敬一于敬則刑有所不敢及豈可以為法之經哉其或于親有所原于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以權之也邵氏淵則謂原父子之親則近于愛故必權以君臣之義則不傷于愛據方陳二說雖與孔異猶作兩平邵則以下句串足上句　欽定禮記義疏云孔仲達為父隱為國諱疏解最為精粹如晉伐齊逢丑父免齊侯韓厥獻丑父將以為戮郤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所謂立君臣之義也如漢禁私酤河間劉恂因父病借人釀酒供藥欲為人所告太守聞知其狀而免之此以謂原父子之親也陳祥道說已非經旨方邵二說辭尤支而不達不可訓也

王三又一句　三鄭又注謂當作三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孔疏此司刺文不識不審也若仇當報甲見乙以為甲而殺之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遺忘若聞帷薄忘有人在而以弓矢投射此申鄭引周禮之意而義欠該括又黃東發讀如字三又者言害之又三也于義亦通然要不若作宥訓者為長　欽定禮記義疏云宥者推其所以致此之故而求所以救之耳不識者不知其非而誤以為當為此全可矜者也過失者無心而誤陷于非此猶可諒者也遺忘者記髦不昏憶前事而忽然相反此則實有罪而尚非故犯猶當未減者也三者由輕而重所該甚廣不必指定殺人孔氏只舉一以為例耳案遺忘字必如此解乃的若孔疏云云與過失不甚相遠未足為定論也

亂名改作二句　亂名改作鄭注以為變易官與民之物更造法度陸氏釋文亂名如字王肅作循名臧氏林經義雜記據家語刑政篇作遁名改作謂古循遁字通如儀禮漢書遁循皆作遂遁可證此循名當以遁名者為長謂隱遁名物也案家語亦王肅所作肅著書與鄭異故禮之亂字改作遁而又于家語遁以見循之假借然其注家語云遁名謂變言與物名也則仍用鄭義是亂字即可以該遁字之旨正不[illegible]改鄭從王致有屈經從傳之失矣左道鄭以為若巫蠱及俗禁與亂名改作另為一事方氏慤云亂名[illegible]其實改作則反其常若是者皆左道以亂政也則以左道句為總承上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言不知左[illegible]盧氏所謂邪道是也邪道不一端非上四者之所能盡且以下文例之當于執左道句絕而用以亂政之方與三以疑衆相配鄭另作一種自確不可易惟僅以巫蠱及俗忌當之尚欠賅括若三巫蠱及俗忌之類斯無漏義矣

有圭璧金璋一句　圭璧金璋鄭謂皆尊物非民所宜有此止依文訓義皇氏本璋無玉旁以金章為用金為印章正義非之謂定本璋字从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章稱金璋即考工記之金飾璋也述聞云考工記玉人之事大璋中璋邊璋有黃金勺青金外朱中而聘女之大璋璪聘之琮璋起軍旅之牙璋等皆無金飾若云金飾之璋不粥于市豈無金飾者便可粥乎正義說不可通矣金當作宗宗者琮之假借字也琮从宗聲而借用宗猶璋从章聲而借用章爾篆書隸書宗金二字皆相似故宗訛為金琮亦圭璧之類也圭璧琮璋聘禮所謂四器古人多以四器並言者春官典瑞璋圭璋璧琮以頫聘駔圭璋璧琮以斂尸是也案述聞此辨據家語刑政篇載此文作圭璋璧琮不粥于市而言以焦氏易林圭璧琮璋執贄見王之文觀之圭璧琮璋自是古人常語王謂因宗金二字相似而誤殆不謬也

太史典禮四句　鄭注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孔氏謂其實餘諱惡太史亦奉之引鄭氏禮運

天子適諸侯而不以禮籍入及誦訓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二注為證以劉氏彝若天地有大災變三辰失其常度皆徵作于四時札瘥形于四國皆天子所惡云云觀之孔氏說覺尤為該備惟天子齋戒受諫句鄭孔皆以屬下節謂天子所施之事或有不便群臣奏歲事諫王改為陳氏澔則以屬本節謂國有禮事太史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并奉所當知之諱惡以進天子垂其事故齋戒以受其諫兩說不同　欽定禮記義疏此王者左右史之制宗伯之職也上皆言王者治人之事也此則王者所以自治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者此也鄭孔以天子受諫句屬下節則太史之諫天子不受歟且施為未當則當其時宜據法式而爭之矣何待歲終陳氏集說以屬本節得之

司會以歲之成一節　司會鄭注謂冢宰之屬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齋戒受質王受之也大樂正于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百官受質受乎報也休老勞農饗養之也成歲事斷計要也胡氏銓曰大樂正等由司會以正于王大司徒以下三官不由司會者以其總主萬民得自質于王司會但進其治要耳方氏慤則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是各以其類受之不及宗伯者以樂正所立之教兼於禮故也王氏則謂典禮有常無可損益故宗伯不與或曰此夏殷之制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質成之法周禮天官旬終則令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小宰贊之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之治成小司寇命其屬會乃致事小司空文闕而無不各考其屬可知三年大計羣吏之治以行黜陟而司會則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故冢宰受司會之質以質天子而五官各考其屬從冢宰以質天子也樂正及市各有所屬而此特別之固前造士關市而言不言宗伯前文未及也止言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者滿以此為三公故也而或以此為夏殷制或據周禮以實之而又以樂正司寇司市為三官之屬夫周制司寇為六卿之一而以為司徒三官之屬可乎讀此可以見或說之不通矣

凡養老一節　有虞氏以燕禮三句虞氏云燕禮脫屨升堂崔氏謂殺烝于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于醉有虞氏帝道宏大故以燕禮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獻取畢數而已夏貴禮敬故以饗禮食禮者不飲酒饗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故以食禮孔疏本此為說獨周人修而兼用之句謂春夏用饗燕禮饗禮秋冬用殷食禮則拘于養陰養陽之義恐未然也皇侃云先行饗次燕次食一日行三事析

理似較諸家爲精蓋養既致其敬又欲其安且樂故始則養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食之而使有醉飽之樂也但所云於秋以飲爲主秋冬以食爲主猶未免膠于所見耳陳氏謂簡不率教出征受成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則禮無則文不足據也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一節　此明四代養老之禮庠序學膠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爲教孝弟之處也四代學制先儒說各不同鄭康成謂四代皆大小二學其立鄉學亦加庠序爲三孔穎達謂周天子立殷夏殷周之學諸侯止立時王之學賜則得立東序大功德如魯則得立三代之學陳氏謂周制辟雍即成均又謂之序又謂之庠東膠即東序瞽宗即右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皆大學並建一邱之上虞庠在國之西郊是爲小學則周大學有三小學止一也陸氏謂二庠二序二學皆小學其大學在郊非此東膠虞庠是周小學有三大學在郊者別一也項氏謂周于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環之言其地曰郊言其象曰辟雍此又以四學總爲一地　欽定禮記義疏云考易太初篇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夜入北學是虞夏殷亦未必止二學且此四學天子入之則必國學而非小學且一日周之則其地必相近而不在郊大戴禮有五學賈誼所述古禮亦同是東西南北四學中有大學爲五也皆總而論之大學小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大小國學中亦有大小而天子大學之在西郊者猶鄉學而非大學先儒每求小學于此是以誤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此論矜恤疾民之事也正義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躃謂足不能行斷者謂肢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然既有疾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器能供官役使而以廩餼食之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曰戚施植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聵司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于掌土是各以其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籧篨戚施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罷于掌土此瘖與侏儒以器食之者古今法異也或疑百工執技以利器用官司之所材何以與瘖聾跛躃等故言之　欽定禮記義疏謂記之意蓋謂瘖聾跛躃之人不能執百工之業無以自食王政之所矜故就其所具之器而從之使得食也淮南子云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跖钁強脊者使負土眇者使之準僂者使之塗即各以其器食之之意觀此則經中百工字乃爲廢疾不能執技藝者通其變俾各以其能附百工以謀食耳非以百工與廢疾者爲類也然則先王之養民雖歉于天而不窮于政所謂無一夫之不

獲于此可以見矣

方一里者一節　此以下皆申釋前文古經後有記皆如此李氏謂爲漢儒王制之注非也億鄭云今十萬億今萬萬也正義論語注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一箇十里之方爲田九萬畝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也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也陳氏澔謂方千里則一百箇百里之方以億言之當云九十億畝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文誤也案王制所云田里之數皆據開方法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故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也方十里者是一百里方一里者百亦是一百里一九百畝百里九萬畝故曰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也方百里者是一萬里方十里者百亦是一萬里九萬畝萬是一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者以十萬爲億也故曰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也方千里者是一百萬里方百里者百亦是一百萬里九百萬畝百萬里九萬萬畝今云九萬億畝者以萬億爲萬萬故云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也一段之中兩億字上下不同注最分明陳雲莊譏孔氏承誤釋之非也然此經所言朱子謂是漢儒一硬做這算法其實田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截長補短有百畝之地即可授一夫有二十五畝之地即可授一餘夫此方任之法所由列爲九數之首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二句　周尺之制鄭注以爲未詳蔡邕獨斷謂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蔟商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鍾與說文咫八寸周尺也之文合孔氏穎達諸家因皆以周尺爲八寸陳祥道禮書據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縱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是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爲尺如此說則周尺有兩數何由據以立算考古人用尺無不以十爲定說苑云度量權衡皆以粟生一粟爲分十分爲寸積十寸爲尺漢律歷志度起于黃鍾之長以黍度之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此其明證虞書同律度量衡正恐于十寸之正或有長短不齊故必同之以歸畫一安有三代遞減其數之理晉世汲冢得古周時玉律即玉尺也荀勗以校今尺長四分半後始平掘地又得古銅尺亦然則周之不以八寸爲尺昭昭矣或疑周與夏商皆十寸爲尺則尺有定數何必以周尺別之不知周非周代也　欽定禮記義疏謂凡尺之用盡于十寸至十則爲丈而非尺也此言古今丈田之不同丈田于一丈之中減十尺之數去其二尺而以八尺爲步古之步田則然故曰古者以八尺爲步今于一丈之中減十尺之數去其三尺六寸而以六尺四寸爲步故曰今以六尺四寸爲步細究之義自灼然不然何不曰周以八尺爲步而曰古者以周尺乎惟古今步數不同故明著其文曰八尺曰六尺四寸由此觀之可見舊說之誤皆由不知周尺非周代之尺故也

古者百畝二句　此二句以上文所言古步今步核之皆不得經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之數諸家之論惟鄭注謂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爲合實測孔氏正義謂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今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陳氏澔謂以八寸爲尺今六尺四寸爲步則每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則每步有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也案陳謂今步每步五尺一寸二分古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較孔氏爲的而云尚有奇零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則亦未精蓋以古步八八六尺四寸自乘得古步積四十尺九十六寸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四十萬零九千六百尺爲古百畝之積另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今步積二十六尺二十一寸四十四分與每畝百步相乘得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十四寸爲今一畝之積以古百畝之積爲實以今一畝之積爲法除之得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竝無奇零故惟鄭注爲合實測也梅氏亦水遺珍以四人三率五觀法算之以今步積四千零九十六寸爲第一率古田一萬步爲第二率古步積六千四百寸與古田萬步相乘得六千四百萬寸爲第三率三率爲實以第一率爲法除之亦得今田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此即古異除同乘法也同文算指謂之變測得數尤捷然皆不合經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之數或作王制時算術猶未若後世之精歟

古者百里二句　此里數亦鄭注爲精鄭注謂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正義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則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此亦非是赤水遺珍求里法以古步八尺與百里相乘爲實以今步六尺四寸爲法實如法而一得一百二十五里與鄭法合皆無奇零故知孔氏有奇零者爲疏也至上段用自乘此不用者方田法合長闊計之乃得方之實積里則但以長度之而已故不必自乘也然古注以三百步爲一里亦當以里化步爲正法置古步六尺四寸與百里三萬步相乘得一萬九千二百尺爲古

百里之積又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與每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五百三十六尺爲今一里之積以古百里之積爲實以今一里之積爲法除之得一百二十五里如此立算其理始明若梅氏之法捷則捷矣而立算根源轉無從考究故曰當以里化步者爲的也至與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逵異亦與上田畝同也

方千里者至方十里者六十　此申前畿外八州建國之實數也孔氏正義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謂侯國也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謂伯國也案開方之法皆合縱橫爲言方千里者縱橫各一千里實積一百萬里方百里者百亦是一百萬里故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也方百里者三十是三十萬里方百里者七十是七十萬里于一百萬里中減去三十萬里餘七十萬里故曰封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也方七十里者縱橫各七十里積四千九百里方七十里者六十是二十九萬四千里方百里者二十九是二十九萬里方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一百里方十里者四十是四千里以上二數相加亦得二十九萬四千里故曰封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也方百里者四十是四十萬里方十里者六十是六千里二數相加得四十萬零六千里于七十萬里中減去前二十九萬四千里餘四十萬零六千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方五十里者縱橫各五十里積二千五百里方五十里者百二十是三十萬里方百里者三十亦是三十萬里故曰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也方百里者十是十萬里方十里者六十是六千里二數相加得十萬零六千里前四十萬零六千里中減去三十萬里餘十萬零六千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說詳經義叢鈔足與孔疏相補備其實所謂方亦截長補短合爲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耳非必待有整方之地而後以之封國也又案孟子云侯公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前四海之內節云大國三十三公也次國六十六卿也小國百二十三十二小卿也已與孟子異孔氏此疏以百里之國三十爲公國七十里之國六十爲侯國五十里之國百二十爲伯國又與鄭爲異皆未詳其所據也

天子之縣內一節　此申前天子畿內九十三國之實數也鄭孔諸家于此節皆未立算以前法推之方百里者九九萬里也方百里者九十一則九十一萬里于方千里縱橫一百萬里中減去九萬里餘九十一萬里

故曰封方里者九十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是十萬零二千九百里也方百里者十則十萬里方十里者二十九則二千九百里也方百里二數相加亦得十萬零二千九百里故曰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也方百里者八十是八十萬里方十里者七十一則七千一百里二數相加得八十萬零七千一百里于九十一萬里中減去十萬零二千九百里餘八十萬零七千一百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方五十里者六十三是十五萬七千五百里方百里者十五則十五萬里方十里者七十五則七千五百里二數相加亦得十五萬七千五百里故曰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也方百里者六十四六十四萬里也方十里者九十六則九千六百里二數相加得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于八十萬零七千一百里中減去十五萬七千五百里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或疑方千里者一即是方百里者百何爲重複言之不知方千里而以方百里計者以方千里之地封方百里之國位數參差未能兩兩相減故變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斯減去方百里者三十餘方百里者七十明白易曉矣餘放此

禮記集解卷二終

（修文堂精製鉛版）

禮記集解卷三

盧川馮世瀛雲樵采輯　四明馮譜長學明氏重校

月令

月令一篇蔡邕王肅以爲周公作陸德明以爲呂不韋作鄭目錄亦以爲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鈔合之今考呂覽與此文正同又周無太尉秦官有之而篇中云乃命太尉秦以建亥爲歲首此于戌月言來歲受朔日又周郊天迎氣用大裘乘玉輅而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皆不合周法之證或謂呂不韋死十五年秦幷天下始以十月爲歲首不韋安得以十月爲正又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述又秦幷天下立郡縣何得有諸侯秦好兵諸侯何能布德行惠不知秦漢以來著書之家多似先王遺說爲本而雜取後世傳記以示傳諷不獨呂氏春秋然也不韋之爲此篇亦祖述古來因時布政之制而錯綜撰述自爲一代之典禮但秦自不能行耳且秦自文公獲黑龍以爲水德安知不早以十月爲歲首乎再以前代授時之書證之自唐命羲和而後夏則有小正商則有王居明堂殷周則有時訓有月令至秦而有呂氏春秋今惟王居明堂禮法其餘諸書俱在而小正時訓與此迥別惟呂氏春秋與此大同鄭氏陸氏斷爲呂不韋作可確然無疑也

月令會十二辰說

鄭注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孟春會于娵訾孔疏娵訾亥次之號即營室也仲春會于降婁孔疏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魏曰降婁婁斂也萬物降落而收斂季春會于大梁白胃七度至畢十一度酉次也孟夏會于實沈申次也仲夏會于鶉首未次也季夏會于鶉火午次也孟秋會于鶉尾巳次也仲秋會于壽星辰次也季秋會于大火卯次也孟冬會于析木之津寅次也仲冬會于星紀丑次也季冬會于元枵子次也案日月之行太陰在寅則太陽在亥故正月會于娵訾寅與亥合也自去年季冬日次元枵每月移一次歷十二月還次于元枵周而復始王者視之以授民事故特紀之案日與月會而月令每月第云日在者方氏慤謂陽以成歲爲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爲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也此說得之

干支說

干幹也支枝也彭氏廉夫曰十干出于天若木之有幹支臨十二月若木之有枝也陳祥道禮書謂日以辰爲子辰以日爲母母爲幹子爲支幹爲陽故二五而十支爲陰故二六而十二月令言日不言辰以辰統于日故也案以干與支對言之則干爲陽而支爲陰單就干論則十干之內又自分陰陽如甲丙戊庚壬陽干也乙丁巳辛癸陰干也陽干謂之剛日陰干謂之柔日曲禮所謂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是也月令以五行分配四時故春言其日甲乙夏言其日丙丁長夏言其日戊巳秋言其日庚辛冬言其日壬癸也而四時之配又實本于河圖河圖木位東故甲乙屬春火位南故丙丁屬夏金位西故庚辛屬秋水位北故壬癸屬冬土居中故戊巳屬長夏此皆法象之自然敬授人時者所不得而易也

五帝五神總論

月令以帝太皞帝炎帝帝黃帝帝少皞帝顓頊爲五帝以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爲五神皆就在天者言也蓋天有五行卽有五行之帝亦卽有五行之神帝者氣之主宰神則其氣之流行者也後世因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能繼天立極故以之配食五帝重黎勾龍該脩熙能贊襄天工故以之配食五神是天帝非卽人帝天神非卽人官也自鄭康成過信緯書謂木德之帝名靈威仰火德之帝名赤熛怒土德之帝名含樞紐金德之帝名白招拒水德之帝名汁光紀于是不得不以太皞炎黃等[illegible]帝王子雍起而力矯之又謂止有五人帝無五天帝不思尚書大傳明云太皞乘震執規而司春炎帝乘離執衡而司夏黃帝乘坤執繩而司下土少皞乘兌執矩而司秋顓頊乘坎執權而司冬此豈五人帝之謂哉大皞五帝不得謂卽人帝則勾芒五官不得謂卽人官可知子雍之言殆于矯枉而過其正矣觀孔疏云東方元氣盛大謂之太皞木生勾屈芒角謂之勾芒則鄭王二家得失可見矣

律說

律法也謂陽氣與陰氣爲法之律又述也述氣之管也陳氏祥道曰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始以黃鍾順而敘之以生之序進之也陰聲始以大呂逆而敘之以成之序退之也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合而言之皆以述氣故統謂之十二律[illegible]律之爲制蔡氏謂以竹鄭氏謂以銅蔡謂律出于鍾鄭謂鍾出于律鄭謂律之空圍皆九分而長短殊孟謂律之空圍各如其長短說各不同云律以竹則蔡得之蓋嶰谷之竹出于天地之自然而截竹不可以久故範之以銅是竹先而銅後也鍾出于律則鄭得之蔡有十二律後有十二鍾每奏一律而之樂則其徑此律之鍾故曰金以聲之若先有鐘以爲樂器之紀綱則諸器受法于鍾足矣又安用此截竹者爲律之徑圍亦鄭得之諸樂之聲陽也陽之數極于九乃由九而九之以爲黃鍾之長而三分損益之法有所用竊舞陰也陰之數極于八故佾必用八人乃出八而八之以爲舞列之全而六佾四佾之次有所降殺之機度必先有一定者以爲法而後有無定者以爲宜未有無一定之經而以緯相緯者也

其日甲乙一句　天有十日以應五行播于四時故十日各有所屬甲乙屬春以盛德在木也鄭注甲乙之爲言軋也日之行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孔疏緯云月有九道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幷黃道而九春時星辰西遊黃道近西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上月亦從青道上陰佐于陽故也月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特以甲乙爲日名不以乙爲月名者日統于月之功猶君統臣之功也案注物皆解孚甲句申上孚甲之義律厤志所謂出甲于甲是也抽軋而出句申上軋字之義律厤志所謂奮軋于乙是也說文甲字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段注孚者卵孚也孚甲猶言殼也凡艸木初生或戴種于顚或先見其葉故其字象之下象木之有莖上象孚甲下履也乙字云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與丨同意段注冤之言鬱曲之言詘也乙乙難出之貌史記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文賦思軋軋其若抽軋軋皆乙乙之假借乙自下出上礙于陰故曰與丨同意此解甲乙之義較注疏尤曲盡也丨說文云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字可上可下故曰下上通也此言上行當从囟讀今則通音古本切也

五祀辨　五祀之稱禮家互異古周禮祭爲祝融祀以爲竈馬融王肅皆宗之以戶竈中霤門行爲五祀而以勾龍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五官配焉白虎通劉安蔡邕則以門戶井竈中霤爲五祀唐初用月令祭行後復修月令亦祀井而不祀行案左傳亦有句芒五官生爲貴神謂之五祀之文故馬氏王氏以之爲配然古者一祭祀各以其等五官上公之貴也大夫祭五祀則不及上公可知惟祀井祀行或主月令或從劉蔡習非不以五行之理推之似當以劉蔡二氏說爲正蓋戶主出木也故春祀戶竈火之所從宿故夏祀竈中霤居土故季夏祀中霤門主斂金也故秋祀門井水之所由生故冬祀井若行則祖道之神耳有遠行乃祀之否則不祭也然則唐之改祀行爲祀井于義合矣

駕倉龍一句　倉蒼同青者春木之色遠而望之則蒼故或言青或言蒼也龍鄭康成以爲馬八尺以上之名高誘呂氏春秋注淮南時則訓注竝同此說方氏慤獨以爲取蛟龍之龍謂少陽之時龍方用事故曰龍也經義述聞云下文赤駵黃駵白駱鐵驪下一字皆馬色名倉龍不應獨異龍當爲駹說卦傳震爲龍虞翻作駹云蒼色也震東方故爲駹史記匈奴傳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藝文類聚

獸部引此青駹作青龍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青龍卽青駹也易林觀之漸曰御駻從龍至于華東龍亦駹字案方氏說固望文生義若馬八尺以上爲龍不獨高注與鄭同說文騋字下亦云馬七尺爲騋八尺爲龍可見龍字之訓必古來相傳如此非康成臆說也至駹字說文云馬面顙皆白也是蒼从尨雜得名不得因史記有青駹之文遂謂此龍字與易等書龍字皆當作駹也且月令本取諸呂氏春秋呂本味篇作青龍則此本作倉龍可推而易林以龍與東韻亦不得以古龍駹字通而竄改之以申已見也

以迎春于東郊一句　迎春東郊賈馬蔡邕皆謂祭太皞及勾芒鄭康成獨信春秋文耀鉤之言以迎春爲迎蒼帝靈威仰致孔疏幷以盛德在木爲靈威仰之盛德甚屬不經通儒多斥其妄然王子雍謂有五人帝無五天帝與張氏虙謂迎者迎其氣非有神則亦未是蓋鬼神者二氣之靈也有其氣卽有其神而祭是神卽有是配安得謂有其氣反無其神有人帝反無天帝乎以此思之可知二氏說之太疏矣東方木方也春盛德在木故迎春於東郊其遠近鄭引明堂禮以爲十五里漢郊祀志引月令章句以爲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二義亦不同蔡郊祀志于情事爲近然觀通典云其壇位各于當方之郊爲兆位於中榮方壇而祭之則八里十五里之制亦有所不拘歟

宿離不貸一句　宿離不貸諸說不一蔡氏邕以宿爲日所在離爲月所歷此以宿離字分屬日月言鄭注讀離爲儷偶儷之儷宿離謂其屬馮相保章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伺候不得過差此以宿離爲指人說吳氏澄諸家則訓宿爲居訓離爲麗言日月星辰或宿于此或麗于彼皆有定數太史司之不可差錯也此以宿離爲總承日月星辰至徐氏師曾以宿爲止宿其次離爲離去其次又別爲一解今就諸家折衷之鄭氏之訓邸光庭兼明書已譏其不顧經文其說固不足據矣蔡氏離字本于月離于畢云云而日月分配究亦未安故後儒多從總承日月星辰者立論第離字本有麗離去兩義猶說字訓屬亦訓斷也此文離與宿對似作離去其次者尤長貸釋文音吐得反又曰徐音二考呂氏春秋貸本作忒高誘注忒差也正當音吐得反而徐作二音者古忒字通貸如易豫象傳四時不忒京房傳作不貸與此忒作貸同也又通貳洪範衍忒史記宋世家作衍貳周官馮相氏注引月令亦作宿離不貳是貳卽貣貣卽忒也因貳貣二字所爭在多寡一畫之間故貣易訛爲貳徐所見本必已作貳字故音二若本是貣字則不得有二音矣

元日祈穀于上帝一句　元日祈穀鄭謂以上辛郊祭天引春秋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爲證孔氏穎達亦以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辛故云元日盧植蔡邕竝云郊是天陽故用日耕籍是陰故用辰惟胡氏銓據郊特牲云郊之用辛謂此云元日則不必辛又云迎長日之至注引易說春分日漸長此未春分則非迎長日又云大報天此云上帝則不可以包天孟獻子云啓蟄而郊此未啓蟄又云郊祀后稷此不言祀后稷明此但祈穀非郊天也說與注疏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冬至大郊與祈穀爲二祭然祈穀亦于郊則謂郊爲祈穀無疑也至于迎長日之至當指冬至以日短極而始長故迎之未必指春分也書言昊天上帝多矣安見上帝不可指天乎謂啓蟄而郊則上文已明言蟄蟲始振矣謂獻子言郊祀后稷則郊祀上帝配以后稷言上帝而后稷可知蓋冬至之南郊配以后稷取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義祈穀配以后稷爲農祈也所配同而所以配之義異若是者俱不足以難鄭惟謂此帝乃太微之帝孔謂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則緯書之說所當刪正者也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一句　保介鄭注云車右也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謂置耒耜于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驂乘備非常也陳澔集說謂車右及御人皆驂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朱子則以保介爲農官蓋據臣工詩保介爲言或疑祈穀雖農官所有事而農官參乘古禮未聞如朱子說則當作置于保介車中御者之間文義方明然與上文親載字又覺牴牾故後儒多主鄭義正義謂之御間當作御之間寫者誤倒段氏校本因遂改之御爲御之經義述聞云據臣工詩箋疏皆依月令訓釋不應月令正義又欲倒其文爲御之況晉書禮志隋書禮儀志桓十四年穀梁傳疏李善東京賦注北堂書鈔禮儀部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此均作保介之御間馬氏元伯云之猶與也鄭注置耒耜于車右與御者之間與字正釋之字也此說甚是立政惟有司之牧夫正謂有司與牧夫也攷工記作其鱗之而亦謂作其鱗與而也案述聞解經多改字此獨以原文爲未誤最爲得之又謂參非勇士參乘貴傳凡言參乘無但曰參者以呂氏春秋觀之彼于參作參于是謂措此耒耜參于保介與御之間參字作盧字看更文從字順矣

雨水不時一句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鄭注行夏令則巳氣乘之正月宿値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正義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不得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値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巳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也經義述聞云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雨水俱作

風雨以注及正義所釋觀之則鄭孔所據本必作風雨不時可知惟唐月令乃作雨水不時白帖十二十八引此亦同唐月令是今本之作雨水不時者殆據唐月令之文而改禮記竝改正義風雨不時天也句爲雨水不時以符合經文然于鄭注孔疏箕好風云云莫之能改故仍其舊而不計前後之自相矛盾可笑也案此辨亦有據以後漢書張歟傳注開元古經七十二候引此竝作風雨不時則雨水水字洵爲後人改竄無疑也

擇元日命民社一句　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命民祭之所以祈土事之善也元日鄭謂祀社日用甲唐月令謂近春分前後戊日二說不同然社以祭土土畏木意用戊者近之至社之爲祭有對郊而言者北郊方澤之祭與南郊圜丘之祭同此禮祀之禮之至尊者不置稷也有與廟對舉者庫門之內左宗廟右社稷祭法所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藉田之中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此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皆置稷也置稷則社配勾龍名曰后土稷配棄名曰后稷后亦司也尊之故曰后至北郊則曰皇地祇不可名后土矣講家于此欠分曉故持論多不合　欽定禮記義疏天父之祭惟天子有之諸侯以下不得有爲地之祭不特諸侯有之而倂使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天道也父爲後之子惟一人地母道也母則庶妾之子亦得母之也北郊之社盡載地之社而祭之天子大社盡中國九州之地而祭之王社盡畿內地而祭之諸侯國社祭一國之地侯社祭一國自食之地下而州社祭一州之地里社祭一里之地而已此所謂民社乃一里之社其祭亦里宰主之但民皆得與于此所謂唯爲社事單出里是也

高禖二字　禖說文云祭也从示某聲高禖鄭注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有娀簡狄吞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變媒爲禖者神之也蔡氏邕則以禖神自古有之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始也盧氏植又以爲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三說不同考吞卵生契與履大人跡而生稷事皆原于史記而鄭氏因之大雅生民篇商頌元鳥篇毛傳皆言古者必立郊禖天子于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之是姜嫄簡狄之前已有禖神元鳥之至特用以紀祈禱之候耳蔡氏盧氏說是也惟以尊高高明釋高字則亦屬附會高毛傳作郊高誘呂氏春秋注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因祭其神于郊謂之郊禖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也經義述聞亦謂古聲高與郊同故借高爲郊載師近郊之地遠郊之地故書郊成爲蒿杜子春云蒿

讀爲郊文二年左傳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郊作鄗蒿鄗竝从高聲高之爲郊猶蒿與鄗之爲郊也說經者當讀高爲郊乃得本訓觀此可見鄭志焦喬答問謂先契之時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從以簡狄之祥立高辛氏爲禖神而古先媒遂廢云云此不過就兩說而會通之故分郊禖高禖爲二亦非的解也

日夜分一句　日夜分高氏誘呂氏春秋注謂日夜均分也方氏慤曰春秋之分陰陽適中而日夜無長短之差故言日夜分也蓋四時之序冬至以後則日漸贏而長夏至以後日漸縮而短惟春仲秋仲晝夜各五十刻于分爲適均故馬融說日夜分以日出入爲限蔡氏邕乃據星見爲夜說與諸儒不同　欽定禮記義疏云馬融說于分字甚明若如蔡邕謂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爲晝則不可言日夜分矣又古法子午時各十刻餘皆八刻故百刻今時憲書時皆八刻則晝夜其九十六刻要之二分之日夜分二至冬之日短夏之日長原未嘗不同也

先雷三日一節　先雷三日雷乃發聲之前三日也鐸鈴也高誘呂氏春秋注金口木舌曰木鐸金口金舌曰金鐸所以振告兆民者也不戒容止陳氏澔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體有殘缺凶災謂父母也此四句皆奮鐸所令之辭蓋陰陽之氣値二分則中中則當葆其和二至則極極則當防其絕而雷電交作尤陰陽味雜不可以不慎也故令之如此釋文于此節出奮鐸二字云方問反下大各反但爲奮鐸二字作音不言本或作奮木鐸經義述聞據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六太平御覽天部十三引月令竝作奮鐸與呂氏春秋同淮南時則訓則作振鐸鐸上亦無木字以爲舊本必無木字之證謂木鐸可單稱鐸不須加木字也周官論語疏引此作奮木鐸者蓋後正文言木鐸後人遂于疏內加木字非其原本也案小宰職徇以木鐸賈公彥疏引明堂位檀弓木鐸而不及月令是月令本無木字或如述聞之言爲此等字之增損于文義無關得失且相沿既久無庸是彼而非此也

則同度量四句　此因日夜分而平所當平者也鄭注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馬氏晞孟曰鈞不出于衡斗甬出于量權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也案鈞字諸家皆作鈞石之鈞惟黃氏震吳氏澄訓鈞爲平與角正一義以律厯志考之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凡權衡以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唐六典說亦同是鈞誠權名然本文鈞字與同字正字角字爲對卽非三十斤之鈞黃吳二氏說是也至度量衡之所以當平者蓋以三者不平則交易之時騙僞得以售其狙詐出納之際吏胥得以肆其侵漁所關于國計民生甚鉅故聖王代天理物必以是爲斤斤也乃漢秦以來法制數變如通典所載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秤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左傳定八年正義謂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歐陽永叔集古錄謂以今較漢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又日知錄載宮平民指地得王莽貨布一麫其所謂長二十五分者今紗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所謂二十五銖之重得今稱百分兩之四十二是則後代之大于古者量爲最權次之度又次之矣案晉摯虞云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子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此通人之論有志復古者所宜究心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一句　鮮鄭讀爲獻謂鮮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開冰出冰也孔疏據詩獻羔祭韭知鮮當爲獻以下有薦寢廟恐人疑爲獻羔寢廟故言祭司寒司寒元冥水神也方氏慤謂開冰陽事也羊爲火畜不以羊而以羔者方少陽用事而又品物少也陸氏佃則讀鮮如字謂擊牲曰鮮言鮮者以下言祀不用犧牲嫌于不殺見小祀用牲惟開冰也此二說皆未當春秋傳申豐稱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而周禮凌人祭祀共冰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是賓客喪祭皆不可以無冰也蓋二氣流行一氣未至則閉而爲災一氣或過則乖而爲疾故藏冰開冰亦先王燮陰理陽之一道其用羔者以開冰非重祭故不用大牢而司寒之大神又不可過卑故亦不用特豚非必爲少陽用事而用羔也至獻羔之義不獨見詩左傳亦有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之文鄭破鮮爲獻初非臆說陸讀爲擊牲之鮮亦好異之過也

田鼠化爲鴽一句　田鼠夏小正注云嗛鼠也太平御覽引作鼸鼠爾雅寓屬亦作鼸郭璞注以頰藏食也說文鼸鼢也鼢讀如含釋文鼸音下簟反引孫炎云鼸者頰裏也二說皆與郭同義蓋鼸鼠卽俗所謂香鼠灰色短尾而香以頰藏食如獼猴然故人或畜之鴽鄭云鴾母孔疏引爾雅注云謂鶉也高氏誘云青州謂之鴾周洛謂之鴽幽州謂之鵪鶉卽鵪也說文隹部𨾦字云牟毋也或作鴽牟毋毋字釋文云如字李音無舍

人本作無郝氏爾雅義疏以讀如字爲是謂鴾母本是鳥聲因爲鳥名古音讀無如模與鴾母俱雙聲故鄭及舍人俱相通借非古本作母矣田鼠化爲鴽者馬氏晞孟謂陰慝之類遷乎陽而性和是也蓋鼠性貪而夜行陰爲陽化故走化爲飛是貪化而善也然猶有陰焉未離其類故鴽之性亦好夜飛也或曰鴽鶉二鳥本非同類引公食大夫禮以鶉鴽竝列內則亦鶉鷃鴽釀異名爲證說亦有理攷田鼠化鴽列子天瑞篇亦有此文而淮南齊俗篇又云蝦蟆爲鶉似鶉之與鴽非一物當如或說也

虹始見一句　鄭注螮蝀謂之虹孔疏云此爾雅釋天文郭云雄曰虹雌曰蜺虹明盛者蜺暗微者也又曰虹者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薄雲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方氏慤曰虹者天地沍瀆之氣仲春陽方中陰莫能干焉至于辰則過中矣故陰干之而虹見且氣以有所干而交無所干而辨故孟冬陰陽辨則虹藏朱子曰虹雖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虹者天地之淫氣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日與雨交倏然成質爲虹蓋雨者陰陽之和而日復以陽奸之故謂之淫氣其雄者覓天而明則截雨雌者長丈謂之蜺反能致雨故曰大旱之望蠆蜺又莫虹則旱若日出卽虹則雨隨至故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蓋陰陽之氣隨其所勝而雨不雨分也

萍始生一句　鄭注萍萍也其大者曰蘋盧氏翰云萍無根而浮與水常平故謂之萍楊花入止水之所化也一夕生九子江東謂之蘋案鄭氏之說本于爾雅說文亦萍苹互訓逸周書時訓云穀雨之日萍始生而夏小正于七月云湟潦生苹蓋萍以季春生至秋霖時行湟潦萍滿故亦得言生也楊花入水化爲浮萍說見埤雅藝文類聚八十二引異術云萬年血爲萍與諸書異然此殆事之或然非可常有故列諸異術歟呂覽季春紀注萍水藻也亦同盧說字或作萍淮南地形篇容萍生蘋藻生蘋洪高誘以萍爲無根水草是藻萍萍萍皆一類細分之則四葉合成一葉圓徑寸餘如田字者蘋也本草云俗謂之四葉菜又名田字草其小如豆隨風聚散于水面者萍也一謂之薸蕪者言其薸蕩無定所也楊花所化殆此種其葉大而又鉄根如釵股係水底者名接余卽詩所謂荇菜蓋蘋類又別一種也

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一句　鞠衣色黃如鞠塵也薦于先帝鄭孔謂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攷王后六服有鞠衣服以躬桑則爲蠶求福祥說誠有據故後儒多從之獨先帝鄭謂太皡之屬疏曰不云上故知非天以春祭太皡故知太皡蠶功大非一人故曰之屬此恐未然或以蠶事始于黃帝之妃西陵氏後世祀爲先蠶天子將祀西陵先告黃帝憲爲近之但本文不言上帝五帝則所謂先帝安知非指宗廟　欽定禮記義疏云禮夫人蠶繅以共衣服則后之服鞠衣以蠶正以供宗廟之祭服天子先薦鞠衣于先帝以告將蠶亦其宜矣又天子南北郊亦服后躬桑之服而禮止皆先帝者天尊祖親后不與于郊且婦人之事近于褻故不敢告天耳若胡氏謂后妃事非天子所當與抑又非也耕助以供粢盛天子諸侯事也而后夫人生種稑之種則王與后相資以成必矣

天子始乘舟三句　言始乘舟不言始漁季冬已命漁師始漁矣此獵事故不言始也然季冬時躬親往視耳未嘗乘舟則乘舟于是乎始故特言之也乘舟危事也恐有穿漏故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愼之至也鮪孔氏謂似鱣而長鼻口在頷下體無鱗甲大者爲王鮪小者爲叔鮪薦鮪寢廟鄭注云以祈麥實也董氏鼎暘謂以鮪爲麥祈而祈麥則因薦鮪而舉兩說不同以夏小正考之祭鮪在二月祈麥實在三月是祭鮪祈麥誠爲兩事然詩有潛以薦魚也禮云食麥以魚則魚者麥之配諸家從鄭注謂薦鮪以祈麥實自是正解若張氏虙謂乘舟爲春遊蒱端而亟之爲典何歟

餧獸之藥二句　此仁及鳥獸之禁也餧獸之藥黃氏謂委以食而毒之之藥也九門陸農師謂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毋出九門謂無出此門也吳幼清云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月則皆禁之鄭康成乃以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爲九門孔氏顯達申之曰路門內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以此雖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閒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案九門句承上田獵罝罘數項而言豈有田獵之人而可由天子之路門出者孔氏知其不通故以路門應門內容有苑囿閒地彌縫之謂但不得出此門　欽定禮記義疏云由其說推之則郊門關門之內皆可弋獵特不可出郊關門耳是以地立禁非以時立禁也若謂季春九門內不得弋獵則但曰是月也禁弋獵足矣又何必言毋出九門乎讀此可見陸氏吳氏說乃正解矣

戴勝降于桑一句　鄭注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恆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呂氏春秋作戴任高誘注戴任戴鵀引爾雅任戴鵀生于桑是月其子強飛自桑空中下來故曰戴任降于桑也方言鳸鳩燕之東北朝鮮之間謂之鵖鴔自關而東謂之戴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鵀也或謂之戴鳻或又謂之戴勝此以戴勝爲鳲鳩之異名故李巡謂戴勝一名鳲鳩孫炎則直以爲鵙鳩辟諸家之誤蓋因詩有鳲鳩在

桑之文而此曰戴勝降于桑故以鳲鳩鳴鳩當之夫經于上文云鳴鳩拂其羽乃繼之以戴勝降于桑爾雅釋鳥亦于鶌鳩鳲鳩鵻鳩鳴鳩之外別出鵖鴔戴勝一條則戴勝之與鳲鳩鳴鳩非一物也明甚鵖集韻音北及切鴔匐急切鵖鴔之轉音也郭氏爾雅疏謂高注之鶌鳩李注之鳲鳩皆鵖鴔之訛觀邢疏引作鵖鴔可證鵖鴔今之鵯鵊也小于鵓鳩黃白斑文頭上毛冠如戴花勝戴勝之名以此此鳥常以三月中鳴鳴自呼也以郭注戴勝頭上勝頭師古勝婦人首飾漢世謂之花勝云云證之郝氏說較善解爲長今蜀東清明節前後有鳥狀如郝氏所稱俗謂之勝雀馬用爲杜鵑將鳴之候惟未聞其作聲種種穀又未知是此鳥否也疏曰戴勝即丹鉛錄之批頰然批頰四時皆有之且頭亦無冠恐不足以之當戴勝也

乃合累牛騰馬一節 鄭注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北向合之審其數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高氏誘曰累牛父牛騰馬父馬皆將羣遊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方氏愨曰合而遊于牧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牧牧養之地惟陸氏佃謂言遊牝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嗜慾不節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說與諸家爲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累貫而上騰躍而起牛遲重故云累馬騤疾故云騰皆牡欲就牝之形言遊牝之者牝也周禮所謂迎春道遊也若謂牡不得遊駒犢何自生乎但既遊必檢柙之使有節耳駒馬新生犢牛新生者犧牲體全而色純者駒犢統所生息而言亦可供他用先言犧牲擧重也

命國儺三句 難同儺之爲言䢵難也磔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陰氣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其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故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而逐之又磔牲以攘于四郊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孔疏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爲陰故云陰氣焦氏循疏云淮南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注所云陽氣左行陰氣右行者此也孔以日爲陰氣殊失鄭旨又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注云申之氣乘之也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注云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值鬼鬼爲天尸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注云酉氣乘之也蓋未申酉戌亥皆陰而未申酉又爲鬼畢昴所屬大陵積尸之氣所佚故尤主疫孟春陰氣右行至戌仲春至酉戌酉當春爲無用空虛之處無以動之積尸之氣不能自佚惟季春陽左行至辰陰右行至申申爲畢分而大陵積尸尙在其間適日至季春由昴歷畢大陵積尸之氣乘日餘威而佚出於是陰氣之自酉至申者亦動厲鬼陰氣也遂亦隨而出故當季春儺此在申之陰氣也案鄭注之義此疏要之其實聖人順陰陽之理惟恐邪之足以干正則發生之功不遂故爲近戲之禮盛其容樂令人之和氣充滿天地之戾氣自敗亦燮理之微權耳必沾沾焉以大陵積尸言之轉使術數家得以藉口非使民由之而不知之義也

其祀竈 夏祀竈者以夏時陽氣盛熱于外祀之于竈從熱類也許叔重五經異義據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謂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必古之有德于民者也當從周禮爲是鄭康成駁之云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于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特牲饋食禮尸謖而起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案經文其帝炎帝其神祝融與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帝少皞其神蓐收爲類皆神之尊貴者也而其祀竈與其祀明其祀行等亦自爲類是竈者五祀之一鄭謂竈非祝融其辨甚是故孔氏穎達以下皆主先炊言之高氏誘呂氏春秋注又以爲吳回謂吳回回祿之神託于竈是月火王故祀之夫吳回雖火官亦古之貴神總不若主先炊者之于義爲協也又古祀竈皆于夏後世以臘月者因漢陰子方于臘日遇竈神祀以黃羊因而致富遂相沿不革然非禮也

螻蟈鳴一句 螻蟈之說有三鄭注以螻蟈爲蝦蟆釋文引蔡邕說以螻爲螻蛄蟈爲蛙孔氏穎達馬氏晞孟皆主鄭氏高誘呂氏春秋注則主蔡氏張揖廣雅又以螻蟈即螻蜮古蜮蟈字通見于說文而蟈又蛄之轉聲也盧氏輸謂同張氏攷爾雅穀天螻郭注云螻蛄也孫炎謂天螻穴土而居短翅四足雄者善鳴而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吸風食土喜就燈光據此則螻者合之土狗方言謂之杜狗杜與土亦聲之轉也秋官蟈氏掌去鼃黽鄭注以鼃爲蟈黽爲耿黽陶貞白別錄注鼃大而青脊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又一種色黑者南人名蛤子食之甚美其形小而善鳴喚者名鼃子此皆指蝦蟆言是螻蛄蝦蟆形狀絕不相類夏小正于三月言穀則鳴傳云穀天螻也于四月言鳴蜮傳曰蜮屈造之屬屈造說者謂即蝦蟆蟾蜍也蟾蜍亦蛙類故曰之屬由是論之螻與蟈非一物也以二者俱于夏至後鳴故連言之當從蔡氏高氏爲長

天子飲酎一句 鄭注酎之爲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說文酉部酎三重醇酒也从酉肘省聲廣韻作三重醸酒謂酒既成復以酒爲水釀之爲再重之酒次用再重之酒爲水釀之則三重之酒也杜氏預亦以酒之初熟重者曰酎其或言醇或言醸者醇言其味醸言其事也飲酎之禮有在朝在廟之分左傳見于嘗酎與執膰爲則在廟之酎漢世酎祭獻金亦在廟也豳詩爲此春酒躋彼公堂則在朝之酎此飲酎鄭康成馬晞孟諸家主在朝謂春酒至此而成天子故與羣臣以禮樂飲之于朝正尊卑也胡氏銓獨主在廟謂不言獻酎祭廟而云飲者蓋夏時祭用酎常禮也祭畢則飲故不云獻此專據食貨志酎金爲言然按之月令南北二郊及四時廟祭篇中均未之及則此飲酎非因祭而飲可知鄭氏舊說恐未易破除也

律中蕤賓一句 鄭注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漢志蕤繼也賓導也陽始導陰使繼陽也高氏誘訓蕤爲萎蕤賓爲賓客言陰氣萎蕤在下如主人陽氣在上如賓客也陳氏祥道則謂陽至午則始衰草木蕤矣陰用事而陽爲賓爲故曰蕤賓又曰應鍾變宮陰之終蕤賓變徵陰之始應鍾變陰而將之陽蕤賓變陽而方至陰也說皆較漢志爲勝而以云義恐猶未也 欽定禮記義疏謂是時陽德方盛陰氣始萌似陽爲主而陰爲客然一陰既生則陰在內而爲主陽在外而爲客矣而陽方亢陰之至見其柔順導而進之而不知由此以前由夬而乾孚號有厲其決一陰也如此其難由此以後由遯而否姤之女壯履霜堅冰如是其危也吾心理欲之幾國家治亂之界皆始于至微伏于不覺而終于莫救可不懼哉觀此然後見先王以蕤賓名五月之律其垂戒之意深且遠矣

鵙始鳴一句 鵙鄭注云博勞也說文作伯勞詩七月疏引李巡曰伯勞一名鵙又作伯趙昭十七年左傳疏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字又作伯鷯夏小正五月鴂則鳴傳云鴂者百鷯也鴂孟子作鴃趙邠卿注鴃博勞也鵙與鴃鴂皆一字勞與鷯趙博與伯百則聲近而歧也通卦驗云博勞好單棲其飛鸌其聲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曹子建惡鳥論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之高誘呂氏春秋注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于棘而鳴其上是則鵙之鳴本在五月而豳風言七月者或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各從其氣當如鄭箋說也郭璞爾雅注謂鵙似鶷鶡而大郝氏疏鶷鶡即反舌鳥今伯勞純黑色似鴝鵒其飛樅樅其鳴鵙鵙喜食蟲故高誘有殺蛇之說然未見也案張茂先禽經伯勞似鴝鵒鴝鵒喙黃伯勞喙黑說文鴝鵒似鴂而有幘由二書觀之伯勞與鴝鵒以喙之黃黑幘之有無辨之可以得其狀矣

養壯佼一句 養壯佼鄭注云助長氣也孔疏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養之以助長氣也方氏愨曰萬物生于春而長于夏故形色如此先王養之使成亦輔相裁成之道也此皆依文訓義也案佼呂氏春秋作狡高誘注云壯狡多力之士養之順陽施也釋義述聞以作狡者爲是據廣雅狡健也謂壯佼猶言壯健作狡者假借字耳朱子則移此句入上章與舉長大相屬或又疑壯佼何須用養且壯佼多矣可徧養之乎此直以爲衍聞之誤 欽定禮記義疏云春養幼少夏養壯佼秋養耆老冬卹死士各以時氣分配之其實孤老待養壯佼原不待養也試思養老四時皆行何必定仲秋一舉則養壯佼雖列其月何必定爲之設飲設食乎然則月令所云讀者無以辭害意可也

大雩帝二句 雩鄭謂吁嗟求雨之祭也自鞀鞞至柷敔皆用爲盛樂高氏誘曰用盛樂六代之樂皆用也大雩帝者方氏愨曰雩不必皆帝雩于帝然後爲大雩猶饗不必皆于帝饗于帝然後爲大饗也帝鄭以爲五帝之精雩時爲壇于南郊之旁而配以先帝疏謂五帝靈威仰等五帝配以先帝謂自外來者無主不止故以太皞等五人帝配之此皆泥于緯書之說 欽定禮記義疏云鄭所以謂在南郊之旁者以南郊祭上帝此祭五帝五帝不可居上帝之壇故別爲壇其旁然本文止言帝未嘗言五帝安見雩者必靈威仰五帝而配者必伏羲五帝乎詩雲旱魃爲旱也言自郊徂宮上帝不臨后稷不克又言昊天上帝則不我遺父母先祖胡能忍予則其壇即南郊其祭即上帝其配即已之先祖矣

毋燒灰一句 毋鄭讀如字毋燒灰謂爲傷火氣也此以火之滅者爲灰也孔穎達陸農師諸家皆從之張氏虙則以燒灰暴布二句皆爲染而發據考工記㡛氏湅帛以欄爲灰言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又曰晝暴諸日則布亦必暴矣而此曰毋者以燒灰暴布則耗傷陽氣不欲張而用之也呂氏春秋及淮南時則訓灰皆作炭高誘注云無燒炭草木未成不欲天物也二說不同黃氏日抄謂當以作炭者爲是案就本節論則以此二句承上文毋艾藍以染言于義亦通但灰果爲欄灰經文當云毋燒欄爲灰文意方明今第云燒灰安知所燒者爲必欄灰乎且既言灰何復用燒爲也以後文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之文觀之正與此句爲對蓋乃者繼事之辭言仲夏不可燒炭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可伐木爲炭所謂斧斤以時入山林也燒灰灰字殆因與炭字相似傳寫者从而致譌無疑也

百官靜事毋刑二句 此二句鄭以百官爲百僚刑爲刑罰靜事無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也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刑字竝作徑高誘注云毋徑言當精詳而後行也方氏愨從鄭注以靜事毋刑爲不欲動而有爲

之意而訓晏爲早晏之晏謂陽始造而爲早陰代終而爲晏始以生之終以成之故曰成則與鄭注訓晏爲安謂陰稱晏者異矣氏澄又從爾雅訓晏爲柔謂凡內而檢身外而靜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漸至宗成而無所虧歉也近王氏經義述聞則謂百官猶百體也刑當從徑讀蓋此承上文節耆欲定心志爲義言非特節其耆欲定其心志也推而至于百體莫不安靜又推而至于作事審慎精詳毋或徑疾以陰陽方爭不宜妄動也晏者陽也晏陰猶陰陽也言陰陽方爭未知所定故君子安靜無爲以定陰與陽之所成也案此以百官靜爲句事無刑爲句而百官作百體解揆之上文較爲貫串惟晏之訓陽則雖有小爾雅可據而月令一篇凡言陰陽無不從其本稱不應此獨以晏字代之似不必屈經以申已也

百螣時起一句　鄭注螣蝗之屬言百者明其類衆高氏呂覽注亦云百螣動股之屬兗人謂蝗爲螣爾雅螣作蟘云食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說文蟘字云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左傳疏引李巡說蟘食禾葉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也朱子詩注亦以食葉者爲螣是螣者食葉蟲之專名說者謂雨下日中則生嘗日驗之凡夏秋之交日中有雨點大而疎色白于常雨者着稻苗上俄黏膩不隨一夕後其葉或三或兩自相攢合或糾結爲三角形啓視之猶若有上露珠然二三日即成小青蟲六七日長寸許大如筋頭有山字不成災之歲但食葉否則連穗咋斷蟲漸老或西風變之則化爲蚱蜢凶年所化之蚱蜢亦能爲災田家苦之若與蝗等古式貳字通故爾雅說文皆作蟘作螣者又蟘之同聲字也鄭注高注均不以食葉釋螣者以經云百螣則非一物之詞故以之屬槪之非不知螣爲食葉蟲之專名也

腐草爲螢一句　鄭注螢飛蟲螢火也呂氏春秋作蚈高注蚈馬蚿也幽州謂之秦渠亦曰螢火爾雅螢作熒云熒火即炤郭注謂夜飛腹下有火也藝文類聚引吳晉本草一名夜照一名熠燿一名景天一名挾火陶貞白本草注謂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時猶如蛹蟲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案熒有二種其飛者形小身黃頭亦如瓜葉上蟲一種無翼似蠶而有毛灰黑色項閒火光大于飛螢亦有無毛而有光者詩所謂宵行是也鄭氏注專指飛者言故云飛蟲高注馬蚿似指宵行言陶氏合而一之非也且詩熠燿宵行宵行乃螢名本草以熠燿當之說詩家多承其誤試證之熠燿其羽句熠燿字狀倉庚羽色之鮮明則熠燿宵行亦是以熠燿狀螢光之燦爛耳腐草之所以爲螢者或謂是木氣之餘乘火而化其實腐草得暑溼之氣因爲螢不曰化而曰爲者正義謂螢不能復爲腐草也螢火又名丹良夏小正丹鳥羞白鳥傳云丹鳥謂丹良皇侃云螢火也至淮南氾論篇久血爲燐則是鬼火曹子建螢火論以燐火疑即螢火此與腐草所化者無涉不可牽混也

則穀實鮮落一句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鄭氏無注釋文鮮音仙又仙典反孔氏正義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也或云以夏召春氣初鮮絜而適秋氣肅殺故穀鮮絜而墮落也此前解讀鮮上聲即釋文所云仙典反也後讀平聲即釋文仙字之音也張氏虙朱氏申皆從平聲謂鮮落者以生氣過盛非衰而落也經義述聞據周語地無散陽漢白石神君碑作地無鱻陽謂鱻與鮮同是鮮之言散也鮮落者散落也鮮與斯古亦同者爾雅釋言斯離也離與散同義釋山小山別大山鮮亦取相離之義也案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鮮落俱作解落高誘注云春木性墮落故穀落解落與散落州述聞謂鮮當訓散于義較安然以果實觀之其不成熟之歲往往有非衰而自落者諸家作新鮮之鮮亦自可通正義所爲兼存二說歟

中央土二句　中央土鄭注謂火休而盛德在土也孔疏四時係天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土所以在中央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也其日戊己鄭注云戊之言茂也萬物皆枝葉茂盛已之言起也律歷志豐茂于戊理紀于已釋名已皆有定形可紀識也說文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已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又曰戊承丁象人脅已承戊象人腹案五龍即五行見樂氏遁甲開山圖注及陶氏鬼谷注然解釋迂回不若鄭及漢志之了當也土寄王四季諸家說多同惟張子以爲未安謂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在離火兌金之間是以居夏季之末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自天而言則地在天中自地而言則木火金水皆載其土地道之所以承天不可以一方一月言也自天干而言則戊已居中且在金火之間以遞相生也自地支而言則辰戌丑未居四方之隅木火金水無不歸于土此即代終之義而寄王之說所自起不妨以方舉以月計也五行之道多途要其理原一致耳

其音宮二句　漢志宮中也居中央唱始施生爲四方綱也魚氏誘曰宮上也律歷志五聲始于宮陽數極于九九九相乘故八十一而數最多聲最尊于諸管最長與中央土相應案黃鍾十一月管也而季夏之律亦應之者賀氏瑒云以土義居中故虛設此律于其月實不用以候氣也孔氏正義亦謂土王之律獨取聲者一欲與四時爲互一原從四時之管不別候也蔡氏熊氏乃以此爲黃鍾之少宮半黃鍾之律謂亦用以應

候氣　欽定禮記義疏非之謂六月方用六寸之林鍾又用四寸五分之黃鍾何所適從乎若謂後十八日氣降而四寸五分不應七月又升而五寸三分也惟聲之所中則九寸者高宮三寸九分者低宮又未嘗不可兼該耳朱子以此爲京房律準十三弦中一弦不動之黃鍾是也

命理瞻傷二句　理治獄官也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瞻傷察創二句諸家訓解不同句讀亦異蔡氏邕陸氏佃皆于審斷絕句蔡云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陸云傷瞻之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非直以傷創折斷正其罪之輕重亦所以療之療之而愈則罪又有未滅者矣此就受傷者言也徐氏師曾則謂用刑而致有傷創折斷所以致其義恤刑而命瞻察視審所以致其仁此就用刑者言而以斷字屬上則與蔡陸不殊說尤足相補備蓋既傷創折斷則無論罪傷官傷皆在所當恤也惟方氏愨以審斷決爲句屬下謂審斷決獄訟必端平張氏虙陳氏澔皆從之此則非是蓋以斷決連文不特詞意贅複且使上二句亦參差不齊行文之法不如是也是則鄭孔于此雖無訓而蔡陸諸家之以斷字屬上者要確乎其不可易也

不可以羸一句　羸鄭訓解高訓驕承上戮有罪嚴斷刑言言有罪之人不可解縱也焦氏循補疏申鄭云釋文解音古賣反讀如夙夜匪懈之懈謂不懈怠也羸通纍纍又通累問喪身病體羸注云羸疲也玉藻喪容纍纍注云纍纍憊貌疲憊俱懈怠之意荀子富國篇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調和累解速乎急疾累解即羸懈謂調和其懈緩使之急疾也解緩與急疾相反故調和之楊倞引或說解爲嬰累解釋非也案羸之訓解義頗晦僻補疏引諸書以證羸有解義不可謂非鄭氏功臣但不可懈不可縱雖均與上文戮字相足而于先王明愼欽恤之義頗牴牾故方氏慤訓羸爲羸餘之羸陽逵道常饒則有餘而羸陰道常乏則不足而乏爲此者天地而君實輔相之朱氏申亦謂贊化育者不可使陰氣之羸也此單承天地始肅句推言之而于用刑之旨亦包舉其中蓋陽爲德陰爲刑不使陰氣之羸即是刑不可過之義如此解與上嚴斷字一反一正理益圓明較訓解訓驕者爲長也至徐氏師曾以不可以羸爲不使陽道之盈以聖人扶陽抑陰之例揆之其說非是

羣鳥養羞一句　羣鳥養羞鄭注據夏小正丹鳥羞白鳥傳文以丹鳥爲螢火白鳥爲蚊蚋羞訓進謂不罷食也孔氏穎達陸氏佃俱主此義高誘呂氏春秋注則謂寒氣時至羣鳥養進其毛羽以禦寒方氏慤則以羞爲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項氏安世又謂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爲養羞如雛鷚鶉鳩鴈鶩今人至秋食之數說各自爲義案如鄭氏則養與羞爲二意故陸以養之者仁羞之者義釋之然丹鳥羞白鳥雖出自小正而世未見有螢火食蚊蚋之事且螢火一物焉謂之羣鳥則月令文與小正不相蒙也明甚至如高說當云羣鳥養羽如項說又當云羞以羣鳥文義乃協也惟方氏羣鳥美其所食以備冬藏之說于情事較近然則陳氏集說之獨從方不可謂無見也

凡舉大事二句　大事鄭注謂興工功令諸侯舉兵衆也大數呂氏春秋作天數高誘注天數天道也經義述聞謂當从作天數者爲是季夏之月言舉大事則有天殃至秋則可以舉大事矣而亦必順乎天道即前所謂毋逆天之道也下文必順其時愼因其類兩其字皆指天而言若作大數則意義不明正義亦作無逆天道今本天字下有之大二字乃後人以已誤之經文改不誤之疏文也據上文反受其殃下疏云無逆于天有順于時則此疏本作無逆天數明矣自凡舉大事以下四句唐月令已刪去無從考正其天字誤作大字者自宋撫州本始當從呂氏春秋爲是案陸氏釋文于此不言本亦作大數則陸所見本必同呂覽方氏慤解此二句言凡物有數皆出陽而入陰所謂大數不過陰陽之出入而已事之作止豈可逆此哉亦以大數爲天之大數然不若直作天數者爲尤文從字順也

律中無射一句　無射者夾鍾三分去一之所生也律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之其名義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詰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漢志則謂射爲厭言陽氣究物而使陰畢剝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韋氏昭高氏誘俱訓出謂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者見者此讀射如字也三說皆通而要以周語及漢志爲長　欽定禮記義疏云無射者九月之卦爲剝剝窮上反下無有厭斁上陽甫終下陽即始所謂不遠復也一陽在上詰人其下五陰仰而戴之故曰詰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所謂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月令四言鴈就　月令七十二候紀鴈者凡四於孟春之月言鴻鴈歸於仲秋之月言鴻鴈來季秋則言鴻鴈來賓季冬則言鴈北鄉他物或一見或再見而鴈獨四言之者蓋以鴈之爲鳥生于陰而能隨陽其飛也不失序其止也不失偶且非中國所有而知有中國故重之重之故不憚言之重辭之複耳其于自南而北曰鄉曰歸于自北而南曰來曰來賓鄭孔諸家詳略互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十二月鴈北鄉則七月南

鄉可知鄉之未啓行也正月過鴈歸啓行未至北也八月過鴈來啓行未至南也九月來賓則三月之至其鄉可知而詳于南其所見也略于北其所不見也於北曰鄉曰歸鄉其鄉歸其鄉也于南曰來曰來賓客之也鴈固非中國之所有也

豺乃祭獸二句　豺狼屬埤雅云豺柴也字說豺能勝其類又知祭獸故字从才祭獸陳其所得之獸以祭也高誘呂氏春秋注豺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謂之祭獸戮鄭云猶殺也孔疏謂後得者直殺之而不以祭也言禽獸互文也陳氏澔曰攷工記天下之大獸五鱗羽皆在內是禽可言獸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是獸亦可言禽也至豺之祭獸與鷹之祭鳥獺之祭魚其事同而文有詳畧者　欽定禮記義疏云祭仁者之事也豺獺鷹不仁之物也其皆言祭貴仁也獺言祭不言戮春生仁也仁不忍言殺也秋殺義也戮于是始可用也于鷹言戮猶不言禽豺乃明言戮禽于殺不忍遽盡其辭也其曰乃如不得已之辭也大曰獸小曰禽戮言禽終不忍盡其辭焉爾

爲來歲受朔日一句　來歲明年也朔日一歲十二月朔之厤日也鄭注及高誘呂氏春秋注皆謂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故于季秋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明年厤日孔氏穎達以下皆主之經義述聞獨以此爲顓頊厤法據大衍厤議引洪範傳說厤記始于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已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云云謂正月爲陬而在立春之月則以孟春爲正月也顓頊厤元始于立春謂其月爲正月是正月爲十二月之首也而歲首則在十月史記張蒼傳蒼緒正律厤以高祖十月至霸上因故秦時以十月月爲歲首弗革太史公以蒼用秦之顓頊厤譏之是顓頊厤正朔在十月也又以淮南子證之淮南受封于文帝十六年誅于武帝元狩元年時太初厤未出猶用顓頊厤故其書時則篇亦以孟春爲始而于季秋云爲來歲受朔日以著歲首之在孟冬其天文篇淮南元年冬天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先冬後春則十月爲歲首矣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則厤元在正月也此足與月令相發明矣案如鄭氏高氏說秦以十月爲歲首則當以孟冬之月爲始而月令乃始于孟春不識一年有二首乎述聞分孟冬爲當時歲首所在而孟春則厤元所起疑義豁然可補注疏所未及矣

其臭朽一句　鄭注朽水之臭也氣若有若無爲朽淮南時則訓作其臭腐釋文引字林云殠腐也殠或爲朽字高誘呂氏春秋注與鄭訓同禮記補疏謂鄭蓋讀朽爲枵元枵虛也水空虛臭亦空虛正義謂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非正義也列子周穆王篇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張湛注引月令其臭朽朽與香作反對謂腐穢之氣淮南蓋本諸列子以朽作腐與月令遂異然列子仲尼篇又言鼻將窒先覺焦朽此朽字正若有若無之義焦朽之氣微鼻覺之猶目之視秋毫耳之聽蚋飛故此朽字張湛注以微而難別釋之若爲殠腐則臭之遠覺者矣案朽字字書惟許久許救二切焦氏謂鄭蓋讀朽爲枵不知何據且朽腐之臭亦五氣之一正義從淮南作朽腐解亦未爲失是惟鄭氏本意則當以補疏所引張湛注微而難別者爲得之

其祀行一句　鄭據檀弓殯行之文謂在廟門外西爲軷壤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從辟除之類也說文軷字云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祀軷犯亦作範軷謂轢牲而行也周禮大馭犯軷注曰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轢牲犬也張氏虙曰人之生不在家則在路竈賴其養于家行資其庇于路祀于冬者役車其休之時也案祀行之禮說文及周禮爲詳然不以爲五祀之一　據劉安揚雄蔡邕諸家皆云冬祀井與此不同唐初從月令祀行後亦改爲祀井張氏說特依文訓義耳　欽定禮記義疏云井水竈火皆功在養人而夏火冬水亦于義爲合若行道之神出祖則祭之無常時不當列于五祀中也雖生民詩取羝以軷以興嗣歲周于歲暮實祀行然觀詩則舉其文則明不在五祀中揭櫫諸家以祀井言之其以此歟

命太筮釁龜筴四句　此節諸家說異而句讀亦不同芮氏城以占兆審卦爲一句吉凶是察爲一句阿黨則罪又爲一句陳氏澔則以占兆爲一句審卦吉凶爲一句是察阿黨另爲一節今就衆說折衷之釁字當就龜筴言孔氏謂釁占兆繇文不知物有釁則妖作以血塗之祓除其釁故謂之釁周禮有釁龜無釁以兆兆存于竹帛何容以血塗之則釁兆之說非矣占兆審卦吉凶是察當從芮讀爲正蓋龜以卜而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得而知故方愨吳澄皆如此解若以是察屬下句文不從字不順矣阿黨則罪鄭孔以獄吏私恩曲撓爲阿黨高氏誘以爲阿意取容以亂法度者是不專主一事案獄吏字經無明文似泛說者爲是　或又以末二句承上文來阿黨則罪所謂假于鬼神卜筮以疑衆者殺也說于情事尤近宜以之作正解也

固封疆一句　固封疆鄭注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疆今月令或爲閭經義述聞云禁閭獨

斷引月令固封璽卽鄭所謂今月令也呂氏春秋淮南時則篇亦作固封璽爾雅璽陲也昭元年穀梁傳璽之爲言猶竟也成二年左傳注封竟也是封疆卽邊竟既言固封疆又言備邊竟則複矣當从今月令及呂覽淮南作封璽爲是高誘注封璽印封也周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鄭彼注云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鍵閉管籥封璽皆關乎啓閉故連類及之案此辨固有依據但正義云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朱氏申亦謂封疆限于內故言固邊竟接于外故言備是封疆邊竟散文雖同而連言則義別猶上文鍵閉管籥同一啓閉之物而連言之義亦有分不得以犯複疑之且封璽可以言固封璽言固則未安月令一書取諸呂覽而中多改竄正不必一一求合也

大飲烝一句　飲烝之義舊說互殊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大學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他也高誘呂氏春秋注烝訓進實飲烝謂有殺烝也孔氏正義亦據國語王公立飲則有房烝之文謂此祭大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此烝字皆不作烝祭解卽馬氏訓烝爲衆謂是月歲功既畢物之可薦者衆君子可以飲酒宴樂說雖與鄭高異然猶未嘗直以烝爲祭名也獨陳澔集說以大飲烝爲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後世講章多從之案冬祭曰烝春秋傳及王制爾雅固有明文然此烝果爲烝祭則經當先言烝而後及大飲于義方協今旣先大飲而後烝是以大飲之餘爲烝也本末倒置恐無是理不足據爲定論也

乃命水虞二句　水虞卽周禮澤虞漁師卽𢿤人也賦謂取其稅也張氏虙曰魚至冬而美故冬取魚民皆取魚故有水泉池澤之賦或疑文王澤梁無禁周公定禮則有禁似已非與人公利于民之心此又從而取其賦不幾于虐乎不知山林藪澤寶藏興焉貨財殖焉不爲之制則不爲天地留其有餘非樽節愛養之道也且利之所在民取之而多得則必啓其驕淫取之而有不得則必生其爭競皆足以長姦而召亂故水虞漁師之賦正所以盡裁成輔相之道而使民不驕而不爭也況利權雖執于上而重戒之以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則綜理密而制防周安在其爲虐民也然則文王之無禁非歟　欽定禮記義疏云商辛之虐甚矣如熾之傷不如是不足以稽甦之也孟子之告齊王意亦如此蓋有禁者法之經無禁者時之權也是不可一律論矣

暢月二字　暢月之說鄭注訓暢爲充正義申之謂之曰暢月者言此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動也陳氏澔亦謂所以不可發泄者以此月萬物皆充實于內故也此以暢爲充暢之暢也朱子以暢月爲陽久屈而得伸之意張氏虙謂黃鍾動而萬物皆起則天地之房其際然萌動者原未嘗不暢非閉塞之令所能遏也此以暢爲暢達之暢也馬氏晞孟則以此爲承上發天地之房句發字來言寒氣方盛而發其閉則溫氣承之故蟄必死民必疫又隨以喪蓋陰主屈陽主伸時不宜暢也方氏愨謂陽生于子至于丑陰猶執而紐之況在于子而可以暢之乎此暢字亦主暢達言而以命之曰暢月爲示不宜暢之義三說不同以經文衡之蓋謂此月天地閉藏當順以養之不使宣泄若有發屋及動衆之事使地氣泄漏則是發天地之房而有蟄死民疫之咎謂之曰暢月言不得爲閉藏之月也與下文命之曰逆一例所以著其失時也三說中惟馬氏方氏不失經意惜但以不宜暢不可暢爲言似月字轉成贅剩則義有所未盡也

荔挺出一句　荔挺出句先儒有二說鄭注以荔挺連文謂荔挺馬薤也蔡邕月令章句則云荔似挺高誘呂氏春秋注荔草挺然而出也此皆以挺字屬下出字考說文荔字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馬薤荔也皆一字名故顏氏家訓升菴經說皆謂鄭之以挺屬荔字讀者爲誤經義述聞謂月令篇中凡言萍始生王瓜生半夏生之類草名二字者則但言生一字者則言始生以足其義未有狀其生之貌者經意倘專以荔爲一字名但言荔始出可矣何煩又言挺也且據顏氏所引易通卦驗荔挺不出則國有火災是西漢以前已以荔挺爲名又逸周書亦有荔挺不生廁于蚯蚓之文鄭殆相承舊說非臆斷也況荔挺一物神農本草謂之蠡實名醫別錄謂之荔實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謂之劇荔華或以實名或以華名或以莖名義有專屬而名則通稱故挺之爲言莖也荔挺始出未有莖也而名爲荔挺猶王瓜始生未有瓜也而名曰王瓜耳月令自言荔挺他書自言荔兩不相妨也案荔挺之名舊以蔡氏諸家作一字者爲是然如述聞此論義亦可通於此見解經者之不必執一說以相繩也

塗闕廷門閭三句　塗闕廷門閭三句鄭注云順時氣也闕高氏誘以爲門闕謂卽周之象魏塗塞之使堅牢也方氏愨則謂闕人所由以出入廷人所處以聽事塗以土塗之築則不止于補矣囹圄拘罪人之地義見前矣吳氏澄則以門爲各家私廟之門閭爲二十五家巷口之門闕廷培土以補其凹陷門閭堙塞以塞其罅隙三說互有詳畧必兼之而義始備至所以順時之意張氏虙曰月令自入秋來凡所施爲無非示收藏之義冬至又從而閉藏矣今于仲冬之末反復之總括之以一陽旣生物皆向榮氣不可少泄正易所謂至日之

閉閤者惟持養之深則其斂無挫保護之至則其舒不折助天地之閉藏乃所以助天地之發達也此說得之至一閤閤也于秋言繕而此言築者何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修曰繕更新曰築可仍舊者仲秋已令繕之必更新者至此乃營築之然土功之事惟囹圄獨後者城郭宮室以衛人之生囹圄以禁人未必皆死而有死之道爲先王之所不忍言也

日窮于次三句　次鄭注云舍也紀合也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于故處也正義去年季冬日次元枵每月移次此月窮盡還次元枵去年季冬月與日會于元枵每月一辰窮盡復會于元枵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過一度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也案十二次之會每歲孟春日月會于亥次爲娵訾仲春會于戌次爲降婁季春會于酉次爲大梁孟夏會于實沈申次也仲夏會于鶉首未次也季夏會于鶉火午次也孟秋會于鶉尾巳次仲秋會于壽星辰次季秋會于大火卯次孟冬會于析木之津則當寅次仲冬會星紀則當丑次季冬會元枵則當子次至元枵而十二次一周故注云周匝于故處也經先言日次言月又次言星者天體渾淪其運行難以推測必以日月所經之二十八宿考之而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乃可得而驗爲天與日月五星皆升于東中于南入于西晦于北故紀日行之宿由蒼龍始天行速則日轉而左日行遲則星轉而右故紀日不及之度曰角一度角二度皆自東而北自西而南而復東所以紀日也日之行天每日一周而不及天一度則一歲而天之行較日多一周矣月亦每日一周天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二十九日有奇而不及日者已一周而與日會所謂元枵星紀十二辰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所以紀月也一時分爲八分一日九十六分三時則二十四分日月所經之宿必歷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後日所躔復還故處故知天之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蓋在歷成日在天成度以每日十二時四分之則三時爲四分之一故曰四分日之一也日每日一周天故日之名從之月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故三十日爲一月月從乎月也

曾子問　篇名曾子問者以所問多明于禮故著姓名以顯之于別錄屬喪服篇中所載通論冠昏喪祭所遭之變吉凶雜出擬議無從際會雖不可知而典禮必不可闕曾子圖其變而豫爲之問夫子因其問而豫爲之處曾子所問或事所有或所不必有雖處位也而實理寓焉聖人所答或禮所有或未有而以義起雖權制也而經常在焉易曰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此之謂也先儒謂此篇之義非

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蓋必如曾子所問而後可當格物致知四字非如此精嚴則力行處不免粗疏而聖人權度之精切亦無從見也

五官二字　諸侯適天子節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鄭注五官大夫典事者正義太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經義述聞五官謂司徒司馬之屬卿大夫皆得爲之春秋時魯季孫爲司徒孟孫爲司空叔孫爲司馬皆卿也言五官則卿大夫咸受命矣歷引曲禮天子之五官及大戴禮千乘篇千乘之國列其五官四代篇率禮朝廷昭有五官並周書大明武篇管子大匡篇五行篇墨子節葬篇申子大體篇商子君臣篇韓子五蠹篇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諸書俱言五官以爲五官兼卿之證案鄭注典事之訓本自該括孔氏疑于不及命卿故爲不專主一事且尊之之說以圓護之觀述聞所引則五官乃古人常稱與百官同以職詳言則曰百官以職要言則曰五官命五官則卿大夫皆舉其中非不顯然命卿之謂也

緦不祭二句　緦緦服也祭諸家皆謂吉祭孔氏穎達曰孔子言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宗廟何況助他人祭彭氏廉夫亦謂喪祭者孝子之所自盡若身有服而欲施于在外無服之親則既無所施之恩又無所尊之祭進退兩無所據於所薄者厚而厚者反薄矣熊氏安生獨以祭爲父母卒哭虞祔之祭如其言則是以卑者之服而廢至尊之祭也　欽定禮記義疏非之謂緦不祭以祭事吉喪事凶吉凶不可同處耳若未行卒哭之祭則猶哭不可謂之吉也其曰以吉祭易喪祭亦謂立尸有几筵較前爲吉非謂竟行吉禮也虞與祔之祭不忍一日離可以臣妾之至卑舍父母之至尊歷三月而不祭乎讀此可見熊氏之失當矣

壻弗取而后嫁之一句　壻弗取而后嫁之陳澔集說從舊解謂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于他族此害教之言也何者昏姻之禮自議昏至請期夫婦之義久定矣不幸遭喪非人之所及料若壻免喪而別娶則不義女別嫁于他族則不貞且昏禮最重父命以父命所聘之婦父死遂背而不取其謂之何大抵人皆爲是說乎故徐氏師曾羅氏欽順鄧氏元錫諸家皆以爲壻弗取者免喪之後餘哀未忘不忍遽從吉也而後嫁之者謂壻不忍取而女家自以婦歸之所謂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也必如此說乃見禮制之曲盡人情且以文法觀之女之父母使人請與壻之伯父使致命對壻弗取與女氏許諾對而後嫁之與而弗敢嫁對言前弗敢嫁至此而後嫁之也嫁之句正以申前弗敢嫁之義一說弗取謂不行親迎之禮于義尤閡若陳氏云云謬甚矣

三月而廟見一句　三月廟見鄭注主舅姑沒者言崔氏靈恩謂舅姑有偏沒者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于其亡者此皆謂適婦若庶婦則不饋亦不廟見以其發統于適也賈逵服虔爲說則謂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乃始成昏孔氏正義謂昏禮舅姑存者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服脩見于舅姑舅姑醴婦婦以特豚盥饋舅姑饗婦初無廟見之事惟舅姑既沒婦人三月乃奠菜此廟見與下祭禰皆指奠菜言所以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既變始可以事神也此力申鄭注之義諸儒多從之案春秋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反馬也說者謂禮大夫以上嫁女皆留其送馬于壻家迨三月廟見後成之爲婦乃遣其馬于女之父母謂之反馬未三月猶女而不婦所以教之有不龢則歸而歸之令其可嫁是三月廟見古制皆然使必舅姑已沒而後可以言廟則反馬者豈盡父母俱亡何以概言三月廟見後乎賈服說本非無據其所謂乃始成昏亦卽成之爲婦之謂與此下文稱來婦也正合惟始成昏三字語太簡質似與儀禮親迎之夕衽席相連大親脫婦之纓之文相戾爲可疑耳崔分已沒未沒兩途然謂庶婦無廟見之儀亦嫌臆斷今就諸家折衷之廟字當係親廟之通稱不專指禰廟言卽下文祭禰禰字有舅姑則爲舅姑之禰舅姑俱沒始爲已之禰如此則賈服舊說正自可從不必因昏禮無廟見明文而輒詆其爲不足據也

不祔于皇姑　不祔于皇姑正義言祔祭之時又不得祔于皇姑廟也皇訓大訓君稱皇者尊之也此以皇姑爲卽士昏禮所云皇姑也經義述聞謂此皇姑與士昏禮之皇姑異彼皇姑謂既沒之姑此皇姑則謂祖姑也喪服小記曰婦祔于祖姑士虞禮記曰孫祔于皇祖姑某氏是也此未成昏不得用婦祔于祖姑之禮故不祔于祖姑知非既沒之姑者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婦與姑昭穆不同義不當祔故必祔于祖姑而後昭穆相當也案宗廟之祔昭穆各以其序子不得祔于父婦亦不得祔于姑喪服小記及士虞禮記載甚明諸家惟以廟見爲舉指舅姑已沒者言故以皇姑爲姑如妣曰皇妣之意述聞此辨信而有徵足正從前之誤或疑果是祖姑經以止稱皇姑也案三年傳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杜注夫人喪禮卒哭而祔于祖姑是左所謂姑卽祖姑也姑既可單稱姑則稱皇祖姑爲皇姑亦便文爾此不足疑也

各以其方色與其兵一句　此言諸侯從天子救日食之禮也各以其方色與其兵鄭注以方色示奉時事以兵示有所討也方色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孔疏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案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范甯注麾旌旛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騶信云五麾者各以方色之旗置之五處也徐邈謂五兵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淮南時則訓春衣青采其兵矛高注云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夏衣赤采其兵戟注云戟有枝榦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季夏衣黃采其兵劍注云劍有兩刃陰無所主也秋衣白采其兵戈冬衣黑采其兵鍛注云鍛却內象陰閉管子幼官篇東方旗物尚青兵尚矛南方旗物尚赤兵尚戟西方旗物尚白兵尚劍北方旗物尚黑兵尚脅盾諸說大同小異經義雜記以正義東方用戟南方用矛爲誤倒淮南及徐說則矛在東戟在南可知又云淮南其兵戈戈乃矛類此字亦誤太平御覽引作其兵鉞與徐同戈必戉字形近之訛也案此辨固是但劍之與鉞楯之與鍛說亦不同大抵此等物事古無正訓故傳聞各異未易正其孰是而孰非也惟穀梁明云五鼓騶信徐邈俱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此雖未知所據然傳明云五鼓則鼓不應獨在中央隱義說殆其誤也

接祭而已矣三句　接孔氏訓捷謂牲至已殺則行接祭朝獻禮畢卽止蓋太廟神之位也神有不安則子道虧矣日者陽之位也陽有不明則君道虧矣故太廟火日食牲至未殺則皆廢方氏慤訓接爲續謂接續乃行事過變而遽不暇舒徐也訓幾雖異而大旨仍與禮同諸家俱無從鄭注以接祭爲不迎尸者以禮尸入灌濡乃迎牲此云牲殺則接祭是尸之入久矣鄭謂不迎尸其說非也然太廟火與日食又有緩急之分爲說尚未之及　欽定禮記義疏云古人祭祀恆窮日之力卽極速亦必三四時若日食未有逾一兩時者急速何及若太廟火則火勢頃刻恐延又尚可祭乎大約日食牲未殺則廢牲既殺則但接以朝踐一獻太廟火卽牲殺亦不得不廢矣此又于經義外示以通變之法也

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一節　此言君親並喪之禮蓋就臣子忠孝而酌其中也鄭注其哀雜主于君大夫士在君所之時則室老子孫攝其事此說欠了晰不若盧植以歸殯反于君所謂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云云爲當至孔氏以爲臣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訖日遠祇得待君殯訖而還殯父母以君尊故也此則與經旨相遠戾矣　欽定禮記義疏云此章舊說悉以君親對推之而亦

有不盡然者蓋喪莫重于附身附棺一有不愼悔之何及斷非人子親之不可附身之事至殯而畢矣故孔子于君未殯言歸殯乃反于君所明殯以前斂諸事皆子當親之者也蓋君之殯君之子親之而臣特從之君之殯不專此臣則不必此臣之在親之殯不可無子則不可子之不在故孔子權于天理人情之至而曰歸殯反于君所雖君不奪人親也夫論尊卑之體則君重故朝夕恒在君所而朝夕奠可室老子孫攝之論親親之情則父母重故歸斂至殯必子親之而不可使室老子孫攝也況君殯之日尙遠自可殯父母而後往殯君若如孔氏之說則父母不得及時殯斂必過此遠日乃還不且尸蟲出耶人子至痛何極揆之王者孝治天下之心必不制此禮也觀此則諸家說洵惟盧氏爲不失經意矣

賤不誄貴一節　誄鄭注誄累謂累列生前行跡以作諡也孔氏穎達曰此論諡由尊者出之事若使幼賤爲之則各欲顯揚在上之美有非事實故不爲也天子稱天以誄之者白虎通云爲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于南郊明不得欺天也黄氏震徐氏師曾以下寔大概相同蓋諡由尊者成一則以分之所在不可僭操榮辱之權一則以情之所在恐其雜于虛美之私敵者且不可況幼賤乎故必此禮行而後名分正美惡當矣獨吳氏澄以誄爲哀死之辭如後世祭文末辭之類而以鄭說爲非案以陸機文賦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及文選所載諸誄觀之誄誠爲哀死之辭然說文言部云誄諡也从言耒聲則漢世諸儒誄與諡二義不分且本文誄字若果屬祭文之類孔子何以言賤不誄貴少不誄長乎而天子又何爲稱天而後可誄之乎吳氏之論殆未之熟思而已矣

宗子爲士一節　鄭注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介副也不言庶子爲士以祭然孔氏謂大宗子爲士得立祖禰二廟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而不合自立宗子廟崔氏亦謂當祭曾祖廟于宗子之家以上牲祭張子云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也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案諸家所謂得立三廟卽注貴祿之義也必于宗子之家卽注所謂貴宗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古人最重宗法高祖之祭高祖之適世主之曾祖之祭曾祖之適世主之祖廟禰廟亦然庶子家無廟故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若庶人本無廟由庶人崛起爲大夫則三廟出大夫而立自當立于大夫之家其祭使曾祖之適主之故曰士攝大夫惟宗子其辭曰宗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也親盡則遞遷至五世則大夫正位第一廟下及三世其曾孫雖爲庶人亦不毀但薦而不祭耳

攝主不厭祭一句　攝主卽宗子攝大夫也厭鄭氏以爲厭飫神孔疏攝主謙退似若神未厭飫然及陳氏禮疏謂攝祭不敢飫之皆正解也乃鄭又引特牲少牢禮而牽合陰厭陽厭謂此不厭不陽厭也疏亦以上大夫賓尸無陽厭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釋之不知賓尸是常禮不賓尸是變禮不可分上下大夫而據以分陽厭之有無尤無的證　欽定禮記義疏云下經祭殤必厭蓋弗成也是孔子明言厭祭爲殤設也又宗子之殤有陰厭凡殤與無後者有陽厭孔子特爲曾子言之非謂凡吉祭皆有陰厭陽厭也凡吉祭迎尸以前爲饗神尸謖以後爲改饌儀禮具有明文謂之厭祭則可謂之陰厭陽厭則不可也

以此若義也五字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又爲一句若訓順謂順于古義也經義述聞謂此五字當作一句讀以用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言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用此義也下文曰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也正謂子游之徒用此義而今之祭者不用此義也此若二字連讀引荀子儒效篇此若義信乎人矣管子山國軌篇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此若言可得聞乎及墨子尙賢篇史記蘇秦傳皆竝用此若二字連文爲證案以此若二字爲複語古義或然然如鄭訓順義自明顯似不必更其句讀也一說若似也謂宗子在他國惟庶子在本國爲大夫者禮得攝祭若無爵攝祭禮無明文故爲此疑而量度之辭于義亦通可存以備一解

陰厭陽厭辨　陰厭陽厭孔子因曾子不喩故以宗子爲殤與凡殤與無後者申言之前此固未聞有二厭名目也鄭注孔疏乃以尸未入前設奠于奧爲陰厭尸出後改饌西北隅爲陽厭其意以爲祭成人則二厭皆備殤則不備也不知成人之祭固未嘗不厭然迎尸以前之酌奠是謂饗神陸氏佃所云告神者是也尸謖以後之徹饌是爲改饌陸氏所云依神者是也饗神依神皆以飫神而以爲陰厭陽厭則非也　欽定禮記義疏陰厭陽厭孔子特爲宗子之殤及凡殤與無後者立此名目豈祭成人者而皆以殤祭之以無後之祭祭之乎況殤祭無尸成人之祭有尸如何以無尸之厭牽合成人有尸之厭乎白注疏說行幷于特牲少牢無明文者硬立二厭名目盡取本經孔曾問答之旨熟復而潛玩之

不以人之親疷患一句　疷釋文音凡占反鄭注訓病不以人之親疷患謂以人之親行禮恐懼其有患害故不爲也正義病謂病于危也馬氏晞孟亦以却止則安行則危謂行非必犯患以人之情疑于疾患也經義述聞讀疷爲阽謂阽近也臨也疷患者臨近于禍患也引王逸離騷注阽近也漢書或阽于危亡服虔注阽音反疷之疷孟康音屋檐之檐如淳曰近邊欲墮之意以證阽有近義又引文選思元賦阽焦原而跟趾注阽臨也吳質引漢書薛瓚注臨危曰阽阽與疷通以證阽有臨義蓋見星而行則有寇盜之患日食則或至于見星若日食而務速葬則是以人之親臨于患害故君子不爲也案鄭孔訓疷爲病說禮者皆從之而不以人之親病患殊覺不辭述聞因臣瓚阽與疷通云云故從阽讀而以近與臨釋之實較舊解爲優可補入注疏也

文王世子　文王世子鄭目錄云以記文王爲世子時之法也於別錄屬世子法孔疏謂內凡五節第一節論文王爲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自凡學世子以下爲第二節論在上教下釋奠養老及文王教世子事自庶子之正以下爲第三節論庶子正理公族燕飲及刑罰之事自天子視學以下爲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老幷諸侯養老于國之事末一節更明古者尋常世子之法案五節所載不皆文王之事而以文王世子名篇者方氏慤謂以文王之爲世子可爲後世法故冠之于首且以名篇其說是也

夢帝與我九齡一節　此節之義先儒以爲好事者爲之其說亶是蓋斅之修短稟于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年而益之鄭氏不察乃曲爲之說謬文以憂勤損壽武以康樂延年夫無逸之篇明言生則逸惟耽樂是從則罔或克壽願反以憂勤爲戒何也又注家謂文王年十五生武王而武王尙有兄伯邑考文王生子不太早歟武王九十三乃終而成王尙幼不能涖阼武王生子不太晚歟且文王十五生武王是文王薨年武王已八十三又十三年大會孟津則九十六又七年崩則百有二歲矣竹書紀年作八十四金氏履祥引入通鑑則又以爲五十四卽孔疏引書傳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云云考之他書亦多不合皆未足據也然則聖人之修德永年與子臣之求代君父亦不可信乎不知至誠之道原有與天地相感通者此又當別論不得以荒渺之說例之也

周公相踐阼而治二句　鄭注踐履也謂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方氏慤曰治言以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成王主也故于阼曰治周公相王而已故于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案古者人君幼不能行治天下之事則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禮之常耳且經文明言周公相踐阼而治謂成王不能涖阼而周公相而踐之是涖阼者成王踐阼者亦成王也白康成釋經曰代曰攝下文周公踐阼又去相字後儒遂以周公爲眞踐天子之位而方氏又強分涖與踐爲二義不思孟子踐天子位正以爲天子言與涖字初無分別也或疑周公無踐阼事何以明堂位亦有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致政于成王之說三禮論曰禮經紊亂雖信未有如明堂位之甚者也春秋書郊書望書雉門兩觀無非惡人之僭天子明堂位乃謂皆用天子禮樂孟子云魯儉于百里明堂位乃以爲七百里其戾經違古皆此之類徐揚貢謂新莽之禍皆其說啓之非苛論也

胥鼓南一句　胥大胥也南鄭注以爲南夷之樂蓋據鉤命訣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而言也孔疏南一名任旄人教國子南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之故曰胥鼓南攷左傳象箾南籥杜預注云南籥當爲文樂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劉炫釋云當如周南陳氏謂南亦雅樂名猶樂章之有九夏也蓋南與夏皆屬文明之方先王之樂以中聲爲節則溫和而明達故曰夏因南若如鄭孔以爲夷樂何謂不僭乎且周備六代之樂韶夏護武竝列何獨取夷樂以配文王之象舞而又四夷之中獨取南夷之樂乎況周禮以旄人教舞夷樂以韎韎氏掌四夷之樂則夷樂者鞮韎氏所掌旄人所教初非大胥小胥之職鄭孔之說其不足據也明矣故沈氏括鄭氏樵黃氏震程氏大昌皆主二南之義爲

周四學說　文王世子論學有東序瞽宗上庠諸名鄭注學書于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于夏后氏學文武中也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其地之所在或以爲在國或以爲在郊劉氏敞則以爲周人四學直一處竝建四學耳周曰辟雍辟雍居中其北爲有虞氏學其東爲夏后氏學其西爲商人之學當學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庠其辟雍惟天子養老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就之焉當天子至于辟雍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又以虞之庠建之于鄉故鄉有庠以夏之序建之于州故州有序以商之校建之于黨故黨有校皆爲小學以教童子而已擇小學之秀者移之庠庠之秀者升之序序之秀者升之校校之秀者升之太學在學在郊以周包四代之學故記禮者紛紛所指之體偏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先儒論學惟此爲備特遺東膠耳陸氏佃謂辟雍周學在中成均黃帝學在南上庠虞學在北東序夏學在東瞽宗殷學在西以南不可缺故以成均補之不知王制明言周人養國老于東膠與虞庠對則與虞庠對者必東膠而董子言成均五帝太學則成均必居中卽辟雍也

大樂正授數二句　數度數大樂正授數王氏炎謂卽所謂樂正司業也大司成謂卽所謂父師司成也論說卽所授之數爲講論而詳說之也若習其事不明其義誦其言不明其指與不學無異大司成所以必爲之

論說也馬氏睎孟曰數與儀皆淺而易見故小樂正詔以三者之儀大樂正授以三者之數告于先義則深而難知故司成論說在後欲學者由淺而至于深也鄭康成則以數爲篇數論說爲課其才能之優劣孔穎達又以授數爲教之義理　欽定禮記義疏謂禮有儀有數有義儀者進退升降之儀數則其高下疾徐之節小樂正既詔告其威儀大樂正又授之以節度於樂習矣然此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乎故又必加之以論說也鄭以數爲篇數以論說爲考課其才能皆未嘗孔以授數爲教義理則又與論說無異矣觀此知此二句當以王馬二氏爲得也

凡始立學者二句　始立學鄭注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釋奠于先聖先師孔疏謂始立學重故及先聖以四時常奠輕惟及先師也蔡氏德晉曰先聖是作者先師是述者二說皆未嘗實指其人獨劉氏彝謂虞庠以舜爲先聖夏學以禹爲先聖殷學以湯爲先聖東膠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之此天子立學之法其說不知何據　欽定禮記義疏云鄭于先師惟以漢人爲比于先聖言若周公若孔子於下有國故言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所謂先聖先師大約係能教之人未必是帝王且地異而時不同未必定某爲先聖某爲先師如劉氏說也記曰祀先賢于西學賢者師與聖之總名其祀之總在西學又未必立學各有一聖數先師也

以及取爵于上尊也一句　上尊堂上之尊也取爵于上尊鄭謂天子飲酒于庠序則郊人亦得酌于上尊以相旅孔疏凡飲酒之禮尊者酌堂上之尊卑者酌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衆賓長兄弟俱酌堂下之尊以相旅此郊人雖賤于天子成均飲亦得酌于上尊相旅以爲榮也吳氏澄辨之曰鄉學之秀士已升于司徒爲選士者于天子親學飲酒之時得取爵于堂上之尊以相酬其升于太學爲俊士者則謂之成均之士曲藝雖已進等然猶在郊學未得與國學者齒是選之于成均并未及與升于司徒者得取爵于上尊也案經文以及字蒙上句遂之之文來言謂之郊人尚不得與此異數所謂進其等以其序也蓋上尊祭祀燕飲皆有之然祭祀之上尊以尊神也故旅酬之時雖賓亦不得取之以燕飲之上尊以尊賓也故賓與之際惟升于司徒者乃得用焉若天子飲酒太學而郊人亦得取上尊以相酬欒則欒矣其如等威之不辨何是此句之旨當以吳氏所辨爲得也

既興器三句　興鄭讀作釁謂禮樂之器成則釁之也用幣者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釋菜告以器成有時將

用也熊氏安生曰釋菜有三春入學合舞一也此興器二也皮弁祭菜三也釋幣惟一則此興器用幣是也釋菜之儀鄭謂昏禮釋菜當用蘋蘩據內則子事父母爲說入學釋菜用芹藻據詩泮水爲說也諸家皆從之惟黃氏震以蘋蘩蘊藻乃婦人助祭之末非君子祭禮之正疑此爲沿漢人以采爲菜之誤且謂用幣禮重釋菜禮輕一時輕重竝行又先行重然後用輕恐亦無此理　欽定禮記義疏辨之謂春合舞禮及呂覽本文作舍菜然古人采與菜通用禮有舍菜不得謂誤也此節用幣或君親之或有司爲之釋菜則學子之事初非一時竝用也故祭則有尸有牲有幣有樂釋奠則無尸釋幣則無牲釋菜並無幣然牲醴之屬未嘗無也朱子釋菜儀籩用脯棗豆用笋韭然則不言脯祭而曰釋菜者或取其新且潔歟案王氏釋王制亦以釋菜爲士子始入學之禮此文明言用幣然後釋菜則釋菜指始入學者可知若以菜爲采字之誤采即幣也用幣然後奠幣文重義複益見其不可通矣

君子曰德一句　君子曰德句有謂君子成德之名者陸氏德明也有以君子指世子謂世子爲君子者曰有和敬倫理之德也熊氏安生也有以君子爲有君國子民之道者方氏慤也陳氏澔亦以德走指世子之德　欽而吳氏澄又以此爲引君子之言以足前義二德字其一衍文也數說各自爲義而皆有所未安定禮記義疏云上言論諸德歸諸道惟太傅身有其德故能審其道以示人而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是道之審由道之立必其人皆君子而後可故曰德必師傅之德既成而後其教尊必教尊而後無愧于師傅之職此四輔三公之所以不必備而惟其人也此以君子字德字均就師傅言于下文乃一氣爲貫注矣

樂正司業一句　司業業字說經家皆以爲生徒所執之業惟唐陸氏崇敬謂正長也樂正司業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也爾雅集云大版謂之業詩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則業是鐘磬之栒虡也今太常既不教樂或於義無取讀書記主此論謂靈臺詩虡業維樅亦即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左傳學人舍業檀弓大功廢業竝謂此也縣者當妨其墜故借爲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又借爲事業之業易之進德修業可久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竝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出于梅賾所上古文未足據也案業之名義二說得之羣惟讀書記謂三代詩書無此文前所引兢業赫業修業大業非三代之文歟亦未免自相矛

屠矣

父師司成一句　此句鄭注無訓于前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注云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孔疏以其掌教故知爲司徒之屬以後言父師司成書傳大夫爲父師師氏中大夫故爲知師氏也徐氏師曾謂父師即前師保傅所以成世子之德者也或曰父師謂君父三說不同經義述聞云古父字與甫通爾雅甫大也父師大師也微子父師少師傳曰父師大師也父與少相對爲文少者小也父者大也故史記宋世家作大師少師洛誥正義引引尚書大傳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父師亦大師也故亦與少師對文禮書卷四十九引尚書大傳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小師少師也大師父師也大師主大學之事故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又曰父師司成案鄭氏司徒之屬師氏云云王氏炎已詆其誤謂大司成即所謂父師師成者也述聞更以書傳及尚書大傳證之經旨愈明而父師爲君父之非可不待辨而自見矣

宗人授事四句　鄭注宗人掌禮及宗廟者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嗣謂君之適長子受爵舉奠也陸氏佃曰內朝親親外朝貴貴宗廟兼之以爵以官貴貴也以上嗣親親也諸家說大概相同但鄭又謂子孫有爵者列西階下與公侯伯子序爵惟無爵者以官列東階下序爵則似與經意不協　欽定禮記義疏云中庸言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如鄭說則同姓半入異姓之中殊非類族辨物之道且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若有爵入異姓中非尊之乃後之矣周禮族葬之法以昭穆爲序貴者居前賤者居後則廟中其北上者以序昭穆自北而南而於一行中其西面者則以爵爲次蓋論父子則貴不敵親論兄弟則親不敵貴故也

其族食世降一等一句　族食世降一等鄭注謂親者稠疏者稀此以時之疏數言也孔穎達申之曰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也陸氏佃則以世降一等爲若于君在祖行即就父行父行即就兄弟行就子行此以等爲行列之等說與注疏不同　欽定禮記義疏辨之謂燕主于飲其禮文食主于飯其禮質世降一等雖無明據而孔疏近之若如陸氏說祇君行遞降一等是亂昭穆也若原如其昭穆之序又焉得爲祖行就行父乎觀此則陸說不足據矣

諸父守貴宮貴室一句　諸父守貴宮貴室鄭注云謂守路寢陸氏釋文作諸父守貴室又曰本或作守貴宮貴室正義云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疏又引皇氏云俗本無貴宮定本有貴宮經義述聞以無貴宮者爲是謂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是宮謂廟室謂寢意義各殊如貴室上有貴宮字則鄭必分別言之言貴宮爲何廟而或言宮或言廟之通異語當注于此節矣乃注但曰謂守路寢路寢二字專指燕寢言之猶下燕寢二字專指下室也無一語及貴宮則經文無貴宮二字矣再上文正室守太廟注曰正室適子也太廟太祖之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然則太廟對太宮言之卽是宮之貴者適子固已守之矣又何須諸父守貴宮乎若謂別有貴宮則諸侯五廟除太廟及四親廟之外別無他廟也後人不知妄增貴宮二字孔氏不能釐正乃曰貴宮貴室總據路寢如其說則下宮下室亦可謂之總據燕寢乎當以釋文爲是案經文公族守于公宮句總挈下三句太廟貴室下宮下室皆公宮也後人見下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諸父句不應但言貴室故增貴宮字與之相配述聞語太廟卽貴宮辨析最明可見陳氏澔以貴宮爲尊廟方愨以貴宮貴室爲昭廟陸佃以爲若魯公廟皆不考經文本無貴宮字故臆說加此惑吳氏澄以注但言路寢鄭混宮室爲一則亦未知鄭之所釋固貴室非貴宮也

則磬于甸人一句　鄭注甸人掌郊野之官縊殺曰磬不於市朝者隱之也方氏愨禮記解義云磬謂縣之如磬也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使刑焉彼言天子故謂之師此言諸侯則止謂之人而已焦氏循補疏據爾雅釋蟲蜆縊女詩俔天之妹傳云俔磬也謂俔猶蜆俔訓磬而蜆爲縊女是磬爲縣縊之名也案此說非是俔天之妹毛傳訓俔爲磬蓋以今語釋古語孔氏穎達云如今俗語譬諭云磬作然故許氏說文直云俔論也俔竝不與蜆通焦氏因蜆名縊女而俔有磬義遂據而合之殊屬附會詳鄭注之意以磬必用縣縊殺者亦用縣故知磬爲縊殺方氏縣之如磬云云語意最明矣侯別生異說也

纖剸亦告于甸人一句　纖注讀如殲訓剸之免反訓割言宮割臏墨劓則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釋文云纖依注音殲之林反徐音子廉反據此今讀如殲者是沿徐音而故也甸人掌郊野之宮見上文告鄭讀爲鞫謂讀書用法曰鞫孔疏謂書讀因人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用法律平斷其罪鞫窮也推窮其罪令盡也案讀書用法周官小司寇文先鄭注云如今讀鞫已乃論之賈公彥疏鞫謂劾囚之要辭讀已乃行刑也漢

者刑法志遣廷史與郡鞫獄如淳曰以囚辭決獄事爲鞫是鞫者推勘罪狀之名故鄭訓告爲鞫也刑罪告于甸人亦不欲與衆棄之之意也必于甸人者方氏慤謂甸人供宗廟祭祀之事不以親廢法亦不以私廢公然後宗廟可得而事也此說得之

公素服不舉一句　鄭注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孔疏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比于凶事爲吉吉時皮弁素服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爲領緣今惟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爲凶而不在五服之限也不舉饌食爲之變也朱子據下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之文謂公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學者多從之經義述聞云襄二十六年左傳古之治民者將利則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盛饌則亦不聽樂二者相因但言不舉而不聽樂已在其中且不舉下尚有爲之變三字則所包者衆矣昭二十年左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上言歌舞而不言盛饌下言不舉而不言不徹樂互文也此文上言不舉下言不聽樂亦互文也然則公素服下無脫文明矣案王子之論不過偶據下文而疑經有脫簡非謂必當補以五字也述聞以爲互文深合屬辭之法不得因大戴有言而謂其不足從也

三老五更四字　三老五更諸家之說各異宋均援神契注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應劭漢宮儀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三者道成于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更改已也盧植則謂選三公老者當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爲五更鄭康成亦以三老五更爲各一人名三五者取知三辰五星兼能知三德五事也蔡邕則以爲三老國老也三人五更庶老也五人三老明天地人之道者五更明五倫之理以善道迭更而陳者又曰更字當是叟字之誤晉杜預又以三老爲八十以上上中下三等陳祥道禮書主蔡氏謂古建國必以三綱御飲必立三賓則三老非一人漢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此漢禮之失今就諸家折衷之三老五更固不止一人然亦不必定三人五人如公孤之不必備官者杜分三老爲三等豈五更將分爲五等乎此可見其爲臆說矣至更字之義蔡謂是叟字之誤以列子黃帝篇朱生伯子宿于田更商丘開之舍注云更當作叟則二字相似而訛或有如蔡氏所云也

下管象二句　下管象舞大武嚴氏粲謂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皆曰升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太師師瞽登歌下管奏樂瞽下管播鼓是也象謂備以爲文王樂名鄭康成謂是周武王伐紂之樂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于堂下孔氏穎達亦以大武即象也謂詩維清奏象舞知武王作樂名象也案維清序云奏象而篇中有文王之典之文左傳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杜注象箾南籥皆文王樂則象非武王伐紂之樂明甚陳氏祥道禮書云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舞大武者武善繼志述事故也此以象屬文王武屬武王經旨劃然足正注疏之失

愛之以敬一句　愛之以敬鄭注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正義愛之以敬解適饌省醴是愛而又敬之也經義述聞謂如孔說則愛之謂愛所養之老矣經文上下五之字皆指事言不應此二字獨指人言之也且愛敬殊不得合爲一事若謂愛而又敬則經當云愛而敬之何得云愛之以敬乎愛疑當作受字相似而誤也受者承也繼也謂已慮之以大又繼之以敬也案吳氏云老者君所法先聖先師又老者所法愛其道則敬其人將養老而釋奠于先聖先師敬所本也故曰愛之以敬其釋愛敬字較注疏爲顯豁然之字亦指人言述聞疑敬爲受字之誤以所引管子明法篇欲以受爵祿而避罰也今本受作愛魏策且夫惛韓不愛安陵氏可也今本愛作受觀之則古書二字多相亂此愛字爲受或如述聞所言且承字之訓本喪服及楚語注繼字之訓本廣雅亦非臆造當存之以備一說

禮記集解卷三終

禮記集解卷四

蒲川馮世瀛雪樵撰　四明[illegible]氏重校

禮運　鄭目錄云名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運之道也[illegible]胡明仲以爲子游作陳氏澔疑爲子游門人所記未詳孰是篇中極多精論如論造化之[illegible]于山川論治謂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論人謂爲天地之[illegible]神之會五行之秀氣論禮謂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皆千古之名言[illegible]氏禮起于忠信之薄道德之衰之意與通篇殊不相稱說禮者多疑[illegible]家講惟有禮之所生與天地並不由禮而在位則以爲殃與下言偃[illegible]小戴所擄入竊老莊之說以爲高而不知其繆也辨此一節之繆則[illegible]

夏時坤乾說　夏時坤乾皆書名鄭注謂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illegible]蔣氏君實曰三代聖人損益不同制作殊事皆本陰陽之義而發之夏之[illegible]皆自此出也商之序易以坤爲首則尚質尚白之制皆自此出也應氏鏞亦謂上天下澤所以爲禮而坤乾之書以坤爲首有其義也陰陽循環更相爲始而夏時以寅爲首有其等也玩乾坤之自下而上則知禮之交際無不通且有卑法之意玩四時之自始而終則知禮之秩序不可紊凡有無窮之象焉惟馬氏以漢志無歸藏駁鄭而王石梁更謂小正歸藏不足觀禮　欽定禮記義疏云夏時坤乾當時必實有其書鄭注其書存者有小正歸藏舉二書以見其梗概未嘗謂即此二書也馬氏謂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鄭氏非漢人乎歸藏其所親見不得執漢志而謂漢時無歸藏也至連山爲劉炫僞作則北史明言之然連山之名見于周禮亦不得謂古無是書若王石梁謂小正歸藏何足觀禮則觀易象春秋何言周禮盡在魯也說詩必此詩不太拘乎

夏則居橧巢　夏則居橧巢鄭注云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正義橧巢謂橧聚其薪以爲巢釋文橧本義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諸家皆如此訓讀惟山井鼎禮記考文謂古本足利本家語問禮篇及太平御覽所引橧俱作櫓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有櫓孔氏引說文轈車高車如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巢與櫓俱樓之則名今本作橧傳寫之誤陽城張氏非之謂橧巢者橧之而爲巢猶上營窟是營之而爲窟也注疏釋文本自了然今汲古閣影宋鈔本家語仍作橧唐石經及各本竝作橧不知山所謂誤謂鄭傳寫經已誤邪將孔陸傳寫鄭爲誤也經義述聞以張說爲是謂鄭云聚柴薪其上王注家語云有柴爲橧在樹曰巢雖橧巢分訓而橧字之義則同若改橧爲櫓而云有柴爲櫓則義不可通子雍無此經也釋文橧本又作曾蓋橧之言曾也楚辭層臺累榭王逸注層重也重聚薪柴以爲巢故謂之橧巢大戴記曾子疾病篇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晏子春秋古者嘗有橧巢窟穴而王天下者此皆橧巢二字之明證改爲櫓則與巢字義不相屬矣且櫓者樓也先王未有宮室而先有樓此尤理之不可通者也案二辨俱極透徹櫓字形相似經典中櫓字少橧字多故櫓訛爲橧山井鼎所據諸書皆俗刻之訛且說文櫓大盾也初無樓訓惟樓字云澤中守草樓左傳正義引之者所以證樓爲樓之別名耳今本正義作櫓殆亦涉下巢與櫓而誤山氏不知是正反據以詆作橧之非其失考也甚矣

魯之郊禘二句　魯之郊禘明堂位以爲成王賜祭統以爲康王賜或曰成王或曰康王則出于傳聞附會可知此篇直指爲非禮歎周公之衰而疏反謂魯合郊禘何其蔽也魯之僭禮先儒多歸咎于成王伯禽不知成王之所以康周公者惟禘祭耳而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不言祀文王于周公之廟魯頌言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不言文王福女則與天子之追所自出者不同又白牡大夏歲雖纂雜用三代禮樂器物是特比于三恪之義耳其餘撮象山罍玉瓚爵角之屬皆降于天子一等可見所賜者固較王禮有間也周之正郊以正月祈穀以啓蟄春秋惟言啓蟄而郊是魯未嘗大郊也即魯頌言皇皇后帝祖后稷亦後人以稷爲遠祖而誇之非祈穀之本義惟呂覽言魯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角往止之惠公怒執王使而祈穀之郊詩于僖公始言之是魯之僭禮皆惠僖爲之鄭氏不察于周禮無考者乃以魯禮實之曰魯禮即王禮趙氏匡釋魯禘又以周禮推之謂魯必追配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附會相仍遂使成王伯禽爲壞法亂紀之首嗚呼過矣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二句　鄭注易訓改常古謂常古之法度假亦大也孔氏穎達謂祝以主人之辭告神以嘏福與主者使魯禮無敢易其常事是于禮法大中之大也後儒以是謂大大似覺不辭故陳氏澔讀假爲嘏謂祝于始嘏于終禮之成也中間禮節一遵常古內盡于已而外順于道矣大嘏猶上章大祥之意方氏慤則讀假如字而以祝爲君假以告神者嘏尸假以告主人者說雖與注疏異而不以爲讕辭則不異也

獨黃氏日抄以假爲假竊之假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各有分守今乃以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莫敢易其辭假竊莫大于是是以謂之大假　欽定禮記義疏云鄭訓假爲大乃禮嘏者假也易王假之尙大也之義陳作嘏謂猶大祥以家語假作嘏中庸嘉樂君子詩作假觀之似陳說爲近方說巧而纖黃氏則繆矣觀此可以見諸家之得失矣

君者所明也二句　鄭注明猶尊也下明字讀爲則陳澔集注二明字皆讀則而訓爲效謂君爲臣民所效非則效人者也吳氏澄亦以所明爲人所視效明人爲視效人黃氏日抄引陸氏說又以爲指人之失謂之明人君納天下之諫則人之所明而非明人者也揆之於理似皆有所未安　欽定禮記義疏書曰明哲實作則蓋君當立身無過之地必自明其明德乃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人自則之不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身且多過人何則焉所謂藏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兩明字皆讀如字而則字之義自包舉其中非舊說所能及矣

辟於其義　鄭注訓開正義謂開闢其義以教之陳氏集說亦主此訓經義述聞以經文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曰知曰明曰達義並相近不應辟字獨遠訓辟亦明也言明於父慈子孝以下十者之義也鄭注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俱曰辟明也此訓爲開者開與明義亦相近謂開通十者之義也正義以爲開闢其義以教之失其指矣案辟之爲字古訓最多書太甲左右厥辟詩小雅百辟爲憲辟謂君也書酒誥越尹人祗辟辟法也君陳辟以止辟辟刑也論語師也辟便辟也孟子辟土地辟也他如辟易驚避也擘辟纂勵也微辟辟微召也之類皆與此處文義不協故鄭訓辟爲開而有闢意故孔解爲開闢之闢然以上下文例之開闢義亦欠脗合述聞謂當從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明字之注作開通解實較正義爲長蓋物固未有明而不開通亦未有開通而不明者堯典啓明啓卽開也

播五行于四時二句　孔氏穎達謂播散五行之氣于四時若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煖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陳氏祥道謂天一生水播于冬天三生木播于春地二生火播于夏地四生金播于秋天五生土播于四時之間其引播者和然後月生如其數項氏安世則以五行爲言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也四時言十二支寅卯辰春巳午未夏申酉戌秋亥子丑冬也布五行于六支爲三十日晦朔一周也二說小異而義實相足惟和而後月生之意尙是所未盡　欽定禮記義疏云尙書五行傳晦而月見

西方謂之朓朓則王侯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亦謂之仄慝則王侯肅漢書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月行疾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月行遲此皆不和而月不生之驗讀此乃見經義之簡而有據矣

五行之動二句　竭字之義鄭訓負戴迭相竭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孔疏負謂背負戴謂頭戴氣之過去者下負戴之如春木負戴水夏火負戴木秋金負戴火冬水負戴金也許氏說文亦訓竭爲負舉此就五行而言其前也陳氏祥道則謂竭猶休也休則有王故竭則有盈陸氏佃又訓竭爲盡謂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引王文公謂此立而彼竭爲證此就五行之後言也後儒多主陳陸之說　欽定禮記義疏云竭者立于此而無不舉之意蓋生而不息者天之道也德立于此而所生者已包舉其中如木立則火已蘊土立則金已蘊而所生者日盛卽生之者之力盡如木盛而水涸火盛而木灰其竭乃所生者竭之也然而遞相生則竭而無竭矣故蘇子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如此解諸家之義皆一以貫之矣

還相爲宮說　音律之義惟管子地員篇淮南子古樂篇司馬遷律書漢書律曆志及律呂新書之說爲詳然非淺學所能究也姑以其槪言之大約十二律各當一辰以五聲配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於是有還相爲宮之法如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餘各以類從各具五聲合十二宮凡六十聲加變宮變徵則爲八十四聲此十二調還相爲宮之法也以十二調配十二曲每五調而爲一曲其配之之法六陰倒衝如黃鍾爲宮則仲呂爲徵無射爲商夾鍾爲羽夷則爲角五調各具七聲合十二曲凡十六調共四百二十聲此六十調還相爲宮之法也五聲之中臣不得過君民不得過臣事不得過民物不得過事但十二律長短不同當其交互相配有二不合于損益之序者則君臣民物非將至于奪倫故爲十二子律以通之十二調和黃鍾林鍾太族南呂姑洗應鍾所取五聲二變其節皆和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仲呂無射取前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爲六變律及變半律以濟之律自黃鍾九寸至應鍾七寸四分皆以次遞降惟大呂夾鍾仲呂介乎前三陽之間而按序下生則太短太短則候氣而氣不應作樂而樂不和故用二倍律以當之正變倍半之法具然後清濁高下各得其宜此先儒論律呂之大槪也顧十一月之律應鍾纔四寸有餘而十一月之律遽長九寸自黃鍾大呂至無射應鍾有遞降而無遞升祭不用商商聲而謂徵卽生羽則但有下生而無上生且不改其損益之法則貫商聲而名之以羽實羽而名之以商爾二八三八

以相生則實商而名之以徵實羽角而名之以商其故皆不可解也

五味六和二句　五味注謂酸苦辛鹹甘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還相爲質者孔氏謂每月各以其物爲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爲質也陳氏澔謂如春三月以酸爲質夏三月以苦爲質而六和皆相爲用也方慤則以爲五味調爲六和衍而爲十二食六穀六牲也如牛宜稌羊宜黍各以其所宜者爲質周諝則以十二食爲卽周官鼎十有二吳氏澄又據家語質作主謂五味爲六和之十二食所質戴則每食各有酸苦甘辛鹹還相爲十二食之主而味之數亦各有六十衆說紛歧　欽定禮記義疏云五味應四時則十二食自當以十二月之食之說爲合方氏六穀六牲周氏十二鼎說雖恰符十二之數然于還相爲質之義猶未合也吳氏又從十三推出六十如六十律之例文離無謂要知孔說本確何容外生枝也

五色六章二句　五色六章皆繢事也鄭注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孔疏初畫曰畫成文曰繢若謂作土則必黃而方天則無定色隨四時而爲之謂火則爲圜形似半環章獐也獐山物龍水物鳥獸蛇華蟲也此申鄭義第依文爲訓其實獐者山之一獸何足以槪山華蟲雉也而以爲獸蛇三者當之其可乎且周禮月令食與衣雖有四時之異初無十二月之分故熊氏疑此爲異代法後世諸儒惟陳氏澔謂如春衣青夏衣赤各主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間雜之云云尙于情事爲近若方氏慤以十二衣爲六冕六服不知天子六服同冕則冕與服不足十二之數而于還相爲質不符周氏諝以十二衣爲卽舜十二章則自九章七章公孤以下以次遞降又何以還相爲質邪至吳氏澄以每衣各有青黃赤白黑還相爲十二衣之質而色之數亦各有六十此蓋亦用六律之例推衍之其不足據爲典要與所論五味六和十二食正等耳

故功有藝也　鄭注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月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正義月各有分人各有長隨才而教則人竭所長而有功陸氏佃則謂月以爲量成紛相備故功有藝極也胡氏銓亦訓藝爲極引春秋傳貢賦無藝爲證兩說不同經義述聞以陸氏胡氏爲是謂藝之言臬臬極也法也準也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是也上文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注曰事以日星爲候興作有次第此功字亦謂興作如農功土功之類月以爲量則與功之蚤莫有準終始有法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及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一切皆有常期故

功有藝也有藝對無藝言昭十六年左傳大國令而其無藝二十年傳布常無藝晉語貪欲無藝越語用人無藝皆謂無常法無定制也有常法有定制則謂之有藝矣下文協于分藝謂合于分月而行之法制也義者藝之分謂義本因時之宜乃法制之有分別者也鄭並以藝爲才亦失之案藝訓才藝不特辭費且人得盡其才而有功于經文爲倒觀鄭注藝或作倪云云殆亦自覺其有未安歟述聞王陸胡二說其所引申義尤曲暢當爲此句正解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五句　陳氏澔解此五句謂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衡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于義而當爲者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于義而創爲法此通論也若孔氏舊說謂義以脩飾爲禮之華故禮是義之實黃氏謂禮者尊卑升降親疏之節義者合宜當理指的之稱有禮而不合宜是有名而無實馬氏晞孟亦以華實對言謂禮所以體常義所以盡變皆非經之本旨　欽定禮記義疏云禮時爲大宜次之稱次之制禮之初不就天理上權衡斟酌禮如何制故禮必以義爲極然方權衡時至品節既定其義乃確然可見故禮乃義之實前之制禮既因義而起則後之用禮又當以義爲權故禮雖未有而義所當然又可以起禮也若如黃說則是義者禮之實非禮者義之實也孔以義爲禮之飾馬以義爲禮之華都說向外邊不合陳義以種本義

天不愛其道三句　鄭注云言嘉瑞出人情至也熊氏安生謂天不愛道百神受職也地不愛寶百貨可極也人不愛情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也陸氏佃謂天以道與我地以寶與我人以情與我皆以積累之厚如上所云故也愛字均未發傳後儒多作珍愛之意言經義述聞以不愛謂不隱藏也廣韻寶字注引此作地不藏其寶大雅烝民篇愛莫助之毛傳愛隱也字或作薆爾雅薆隱也天不隱其道地不隱其寶卽下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是也人不隱其情卽上所云人情不失是也愛之爲隱古人常訓故鄭注從略案愛字訓隱因見毛傳但以詩意觀之若作隱蔽解則隱莫助之殊覺不成文理楚辭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此薆字當如爾雅所訓而與愛相假借亦未之前聞考證注齊于賜與曰愛楚辭九章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下論朱注同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愛皆作愛惜言似從舊解珍愛愛惜自可包得隱藏之意不必改作隱訓轉生障礙矣惟以膏露醴泉等釋道寶字則于鄭爲協當從之

山出器車　鄭注此言大順之時陰陽和而嘉祥出也器謂若銀甕丹甑正義則據禮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

車垂鈎注山車自然之車也垂鈎不操治而自圓曲也云云爲器車之證二說不同案鄭所謂銀甕丹甑亦緯書援神契文而於車字無着故孔別引山車以釋之注操治操字一本作採意採字爲是朱氏彬經傳考證又據司馬相如子虛賦象輿婉僤于西清裴駰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謂禮記雜出漢人之手瑞應車疑卽器車之類說又與正義異要之符瑞之事聖世不言此篇器車馬圖以爲大順之徵者陋儒謂太平無象特以是爲證耳其所謂順固在彼不在此也

禮器 鄭目錄云名爲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此于別錄屬制度 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方氏愨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則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而已道散而有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陳氏澔則謂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器用之利芮氏城亦以器爲卽易所云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之器 案禮器一篇自鄭孔以來皆不詳其爲何人所作然以諸家所論觀之名篇大指可以得其概矣

設於地財一句 鄭氏此句無注正義訓財爲物設于地財謂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經義述聞謂設訓所設與上下文言順言合言理者文義參差且所設之物是土地之物則當云設以地財不當云設於地財廣雅云設合也設於地財者謂合于地理之宜也下文天不生地不產君子不以爲禮又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爲其不合于地財也鄭注不知禮曰不順其鄉之所有也順其鄉之所有則合于地財矣司馬法仁本篇先王之法順天之道設地之宜亦謂合地之宜也案設字說文訓施訓陳玉篇訓置訓會訓立故孔氏以所設釋之述聞據廣雅改訓爲合與上下文義一例其說可從惟謂土地之物爲非則亦非平心之論夫不順其鄉之所有爲非禮則用土地之物正是各順其鄉觀方氏愨以黍稷之馨足爲簠簋之實水土之品足爲籩豆之薦爲設于無財則正義云云原未爲失是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正義云尊者宜備味也皇氏謂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此云二十六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陸氏佃據醢人職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爲二十六豆經義述聞謂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四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非其實也天子與公爲君臣猶諸侯多于上大夫也諸侯多于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于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準疑本作天子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其降殺以四四四得

一十六故諸公十有六也三四得一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也二四得八故上大夫八也下大夫再命但卑于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中而爲六也若二十六則溢多于四六之合數又少于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乎桓四年公羊傳說豆天子二十有六有六二字蓋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案天子豆數周禮未言秋官掌客但云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東西各十二則堂上之豆十有六也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則堂上之豆十有二也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則堂上之豆亦十有二與侯伯同也夫曰四十曰三十有二曰二十有四是降殺皆以八也準此推之天子之豆當四十有八其在東西夾者當各十有四而在堂者二十與述聞所言正符如皇氏堂上二十六東西各十七十而餘七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至醢人所載指祭祀之禮言與此指天子朔食者異陸說亦似是而非宜述聞之兩駁之也

祭天特牲 祭天特牲孔氏穎達曰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牲也陸氏佃謂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燔柴于泰壇瘞埋于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掃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祀神之牛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牲犢于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于天用蒼地用黃各從其功也此經特牲蓋言享牛而已或謂如陸說是兩牲非特牲也疑當從鄭解郊特牲謂祭天一牛以半燔柴以半正祭之說爲是考周禮求牛卽索牛或以釋祭之牛名求案者以求得卽用不待吉卜與享牛之必卜之得吉而後敢用者有間故燔柴時用之實兩體以降神而廟祭則以之爲釋祭之牛也若郊天之禮禮之至尊者也斷無一牛兩用之理且果一用牛而用之竝不得名爲特牲陸氏指享牛言自的當而不可易惟牲色各從其功不用當代所尙爲可疑耳

大夫士棜禁 鄭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棜斯禁也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謂之棜者無足有似于棜因以爲名 孔氏正義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花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刻其足爲褰帷之形方氏愨亦謂有足爲禁無足爲棜案如鄭氏則禁者通稱大夫士之所分在斯與棜如孔氏及方氏則棜與禁是二物以玉藻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之文證之孔方之說是蓋大夫尊以厭飫爲名士卑以禁戒爲稱儀禮疏所云尤與陳祥道謂尊者有戒而無禁卑者戒而又禁之之言相發但此節主以下爲貴上文天子諸侯同曰廢禁廢禁者謂廢其禁不用此士大夫同曰棜禁似專取無足之義或如特牲是士禮而棜禁在東序鄭謂祭尙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之意歟

犧尊二字 犧鄭讀素何反音同莎正義云謂刻畫鳳皇之象于尊其羽形婆莎然也春官尊彝犧作獻鄭司農亦讀獻爲犧犧尊謂飾以翡翠毛頌犧尊將將毛傳云犧尊有沙飾也音訓與二鄭同蓋古義也自阮諶三禮圖犧尊于尊腹畫爲牛形而晉太和中魯郡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形如牛而背負尊王肅遂據以爲犧尊之證後世說禮者咸宗之經義述聞云莊子天地篇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靑黃而文之淮南俶眞訓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靑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犧尊猶疏鏤之尊古讀若娑娑與疏聲相近明堂位周獻豆鄭注亦曰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衆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故人言文飾之盛者獨舉犧尊也毛傳及二鄭說雖小殊而謂是彫文刻畫之義則不甚相遠阮諶說因犧字从牛遂望文生義不知詩以我犧羊傳曰雄雞自憚其犧是犧者是犧之總名而六畜之所公共尊謂之犧何以知其必爲牛也至齊都所得之器在地中七百餘年而完好可以辨識以木爲之乎抑以金爲之乎以木爲之則不能久而不壞以金則又與莊子淮南不合尤未足信也案犧尊之制後儒或主阮諶或主王肅者以其言爲近似耳但毛及二鄭去古未遠所言必有所授述聞此辨正以見舊說之未可輕議也

禮之以多爲貴者一節 此節之義衆說紛紜或謂貴多是季秋大饗貴少是冬至圜丘或謂貴多是制禮主乎備物貴少是行禮主乎存誠夫以季秋冬至分多少固爲無據卽謂制之者豐行之者嗇亦豈有此理蓋此心字雖屬君子之心然推而上之卽可以見天地之心鄭以德字屬天地此正度越諸儒處特以內心爲祭天少其牲物于義不該要亦與其禮之大者而言耳不必以此爲疵病也至孔氏以外心專屬王者則謬矣 欽定禮記義疏云外心心見乎外所謂英華發外也內心心主乎中所謂美在其中也天地之德發揚于外生物之理盛大有以鼓動萬物而物之生者博所謂顯諸仁然其所以致此則甚精微而不可見所謂藏諸用也君子知不備物不足以稱天地發揚之德卽備物亦不足以稱天地精微之德故樂其發則禮之局流洋溢與天地之發揚同用愼其獨則禮之收斂潛藏與天地之精微同體是其一禮一用雖有內外之殊而禮之一心所以或用多或用少歸于稱而已

衆之紀也一句 紀鄭注云絲縷之數有紀孔氏正義不釋紀字經義述聞謂紀猶綱也統也說文統紀也案記中和之紀鄭注紀總要之名也晏子尙同篇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是紀與綱相近禮所以連收天下之民若絲縷之有統紀禮散則衆亂猶紀散而絲亂也案說文紀絲別也詩綱紀四方毛傳云理之爲紀疏謂紀者別理絲數則紀與綱異義然方氏愨釋此二句云紀一定則衆目各有條理故紀散而衆亂此君子行禮所以不可不愼也引祭義致物用以立民紀爲此紀字之證以紀與目配言是方氏之意亦以紀爲綱矣述聞說足與相發蓋紀綱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所謂言各有當也

不懕蚤一句 鄭注懕之爲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爲快也齊人所善曰懕正義蚤謂先時也孝子感霜露心而親思親而宜祭不以霜露未至而早設爲快也焦氏補疏鄭讀懕爲快而云齊人所善所善謂善之也懕字卽易撝謙之撝鄭氏注易讀撝爲宣方言云逞苦了快也郭璞注今江東人呼快爲愃相緣反一切經音義宣古文愃同快旣呼爲愃則讀懕爲快與讀撝爲宣同義也案懕之訓快鄭孔之說最明補疏以易注撝字訓宣例之見當時方言懕之與撝皆有快義也第漢儒訓詁有二例曰讀如者謂讀此字如彼字也曰讀爲者則直讀爲某字矣鄭注易注禮惟曰撝之言宣懕之言快非竟讀撝爲宣讀懕爲快也焦氏說尙涉牽混懕釋文作饜云本又作懕毀皮反是陸所見有兩本自毀行而懕之爲字罕有知之者矣

燔柴於奧五句 奧鄭注云當爲爨字之誤也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失之矣孔氏正義祭爨神言其有功于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綦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不能諫止故皆爲不知禮爨者老婦之祭其祭卑惟盛食于盆盛酒于瓶何得燔柴故鄭謂奧當爲爨也方氏愨胡氏銓奧讀如字謂祀竈于奧但無燔柴而以鄭注作爨爲誤鮚埼亭外編則謂古者原有奧神蓋老婦之祭厤世奉爲先炊中夏祀竈則以奧配之太史公封禪書亦祀先炊是漢時尙傳其祀奧之司火蓋同于竈但當時以爲卑者之祭禮文一切簡殺康成謂奧當作爨不知古人蓋有奧神也案孔疏辨祝融與奧及爨之不同云祝融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祀于郊奧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爨者宗廟祭從竈祭先炊老婦之神在于爨竈方氏諸家之訓似皆本此然孔之意正以見祀竈之異于祭爨而鄭注說爲可從耳蓋祀竈無盛盆尊瓶之儀而饎爨饔爨之祭儀禮云用黍肉

無籩豆俎與此經所言相合鄭之破奥爲爨良有以也方胡二氏奥讀如字與注違而云祭爨于奥尙未大失若詰埼亭集謂奥自有神而奥卑于竈此不過徒見祭竈之禮用特牲三醴三乘又制心肺肝爲俎而此但云盛于盆尊于瓶故爲是臆說不知奥本虛位朱子王孫賈章注明云凡祭五祀皆先設主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奥以奥乃一室之尊故五祀皆于此祭之而謂反卑于竈乎且孔謂奥是竈神亦據仲夏祀竈于奥言非眞以奥爲神也或以先炊爲古之鼅奥如神農之爲先嗇則更尊于祝融矣何得卑之或又謂婦人主中饋故婦之老者主竈之祭則古未聞有使婦人主祭者或又以爲于僖公之姪奥婦柴以祭僖公此欲牽合上文而不顧與老婦之文相牴牾皆不足證辨者矣

周旅酬六尸一句 旅酬鄭注云使之相酌也旅酬六凡孔氏正義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于太祖后稷廟中次序以酬也大祫多主惟云六尸者毁廟無尸但有主也陸氏佃謂周九廟而旅酬六尸蓋成康之世文武親未遷猶在七廟之數也時祭亦然何必大祫趙氏匡則以爲大禘四親廟不與加所自出一尸則當四尸牛氏宏又以爲大祫 加先公二尸先王二尸則十一尸諸說不同夫牛趙之顯與經違固無論矣卽孔氏陸氏亦得失參半 欽定禮記義疏云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王制言夫子七廟祭法言王立七廟諸經無言九廟者蓋大祖廟一居中其昭穆功德廟二親廟四親廟遞遷惟功德二廟不毁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不聞曰七廟之外可以觀德如劉歆九廟說也又鄭述逸禘祫禮云禘祫昭穆各用一尸蓋時祫太祖不與旅酬故旅酬惟六尸卽大祫羣昭羣穆咸在而羣祧總統于文武二尸則亦惟旅酬六尸是六尸大祫時祫一也觀此則陸云時祭亦然者是而云周九廟者未的孔謂毁廟無尸者是而專主大祫于義亦未該備也

惡池配林四字 惡池北方河名鄭注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幷州川案惡池之文諸書各異水經及九州記皆作滹池秦詛楚文作亞駝字林作滹沱周禮作虖池史記又作嘑池其實卽今滹沱河是也蓋惡與滹者聲之近而亞字古讀同惡又惡字之訛也古从也从它之字多互通如蛇之爲虵拖之爲拕之類不一而足故或作池或作沱也滹沱出今山西繁畤縣東出直隸入海配林林名處植云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風俗通云配林林木之所聚生也何休公羊注引作蜚林此因古蜚聲同妃而妃字又同配故轉而爲蜚也配林在今泰山西南五六里鄰萊蕪縣晉人事河先事惡池齊人事泰山先事配林者惡池配林河侶之所從祀祭不直告所祭而先告其所配此所以爲愼之至也

君親制祭四句 親制祭鄭謂朝事進血膋時親割謂進牲孰體時方氏慤曰君以盎齊饋食而夫人用之于朝踐君以酒獻尸而夫人用之于饋食者禮殺于君故也孔穎達乃謂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親割牲謂薦熟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此蓋因記言夫人不言君故以君不獻釋之 欽定禮記義疏云據祭統尸飮五疏謂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舉酳尸三獻合二灌而七子男五獻惟二灌及酳尸三獻而此記兩言夫人適合侯伯一獻之數故疏爲此說此無論一獻之說于經無據卽使禮應一獻亦止當君獻而夫人不獻豈有君不獻而夫人獨獻之理況禮記特大槪言之又何所據而斷爲侯伯且據彼疏子男竝無朝踐饋食之獻烏得合侯伯子男爲說耶然則孔氏云云殆想當然之辭也

其餘無常貨三句 鄭注以其餘爲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蕃服之國據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故各以其貴寶爲贄也正義上所陳謂九州內之諸侯此其餘謂九州外四海之國也經義述聞謂其餘二字是對上文帛璧諸物言之言以上所陳之貨皆有常而其餘則無常也無常故不能舉其名而但以其餘目之其餘指貨言非指國言也國之所有非必貴寶凡職方九州所出皆其國之所有也所謂遠物亦非必荒服之物凡不產于畿內者皆是遠物覲禮曰庭實惟國所有亦非必荒服也郊特牲說朝聘旅幣文多與此同其曰旅幣無方無方者無常也猶此言其餘無常貨也又曰所以别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猶此言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彼非指九州之外此亦當然鄭君偶未省耳案此節主大饗言述聞以其餘爲非蕃國說于情事較近但若指貨則當云其餘貨無常各以其國之所有文義方順而于則致遠物句終覺辭不安且上文三牲魚腊金帛龜璧及丹漆絲纊竹箭旣已著爲令典而使諸侯貢之矣其餘無常之貨又復令各供其國之所有先王之政未必若此無藝然則鄭孔舊說毋抑未可輕議歟

郊特牲 一名 郊特牲者鄭目錄云以其記郊天用牲犢之義此于别錄屬制度陸氏德明曰郊者祭天之總名用一牛故曰特牲方氏慤曰禮莫重于祭莫重于郊以養牲爲重故此篇言禮以郊特牲爲首而因以名其篇然篇內有冠昏兩段黃氏乾行以爲宜歸之冠昏義中其說非是 欽定禮記義疏云孔氏言郊特牲至降尊就卑複說以少爲貴之義是與禮器本一篇而後人斷之也其以郊特牲名篇舉首三字耳廣記祭禮而原本考始使習禮者不徒狃器數之末正承忠信禮之本來故首揭之

曰貴誠曰貴質曰交于旦明曰不同于安樂明仁人孝子之用心而先王制祭之精意賴以傳矣戴天子故首郊郊之祭天子得行之天子微諸侯僭而禮不可問矣庭燎以下痛夫禮之事濫作始之人大晉特書春秋之旨也若夫冠昏則因祭而及之所謂禮器是故大備也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故未仍以祭言黃氏必歸之冠昏義則不見大備而或病著代字爲社稷主爲先祖後字爲總言祭則又拘矣

郊郊祀之義聚訟幽齊鄭氏于天地二字知其爲一而云昊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又析而二之以皇天爲北辰耀寶魄以上帝爲大微五帝王肅起而辯之程朱諸賢從而更正之然孔云指其淸虛在上之體謂之天因其生育之功其别有六五帝若非天何以同服大裘則孔固以天帝爲一矣若天郊之配以后稷報本之義取諸冬大饗之配以文王告成之義取諸秋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其明證也鄭旣以祭法之禘爲圜丘祭昊天而配嚳郊爲祭上帝而配稷祖宗以祭五帝而配文武又以大傳之禘爲郊祀天又祀感生帝不幾自相矛盾耶其病在于以讖緯之書解經而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事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仁人饗帝孝子饗親一而已程子曰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孫奭曰歲九祭皆主于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大雩季秋大饗考之于經皆有明文斯定論也皇氏所列僅八祭而云雩與郊禖爲祈祭不數崔氏謂雩亦常祭凡九然孟春之祈穀亦祈也至雩祭有二孟夏大雩常也因旱而祭變也泥于變而竝沒其常毋亦未之深考歟

旅幣無方一節 旅衆也馬氏訓陳謂衆之所陳也幣孔氏云庭實也衆國貢獻非止一方故云無方宜五方各殊所出所以分别土地所生之宜也期者六服遠近所貢各有期也前龜後皮帛以金參廁其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玉以表德享用束帛帛上加璧是表往歸于德也此節之義疏說簡明故諸儒無異論惟或疑考之夏書無以鑪爲貢者劉氏彝曰鑪卽金金從革可剛可柔有利國之義故曰和也 欽定禮記義疏旅幣無方矣而必别土地之宜不求之非產而使其難得節遠邇之期不責之非時而使亦難繼仁之至義之盡也至其陳設之先後亦各有義焉先知以見德之明無不照服猛以見德之威無不畏然而明或至于察威或至于暴必有其相濟者而盛德之動乃爲中和焉金之爲物可柔可剛且變爲鐘或於陶鑄之義有取乎因以往德結之

不敢貳君也一句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孔氏正義謂爲人之臣唯事一君不敢貳心于他君也陳祥道禮書亦以貳爲左傳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之貳經義述聞謂貳當訓竝訓耦閔二年左傳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二政韓子說疑篇作貳政謂竝于正卿也貳君亦謂與君竝其君與諸侯交而其臣亦與之交則竝于已之君故曰貳君上文庭實私覿何爲于諸侯之庭鄭注曰非其與君無别是其義也隱元年穀梁傳說祭伯來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不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揭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亦謂天子之臣外交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比竝謂之貳君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案貳字訓竝說本玉篇哀七年左傳注則曰貳敵也敵亦耦竝之意述聞以貳君爲竝君義較直捷如孔說則經文但云不敢貳足矣特言貳君似非不敢貳心于他君之說也

夫夫强而君殺之三句 夫夫强而君殺之三句經文可疑諸家說亦皆未安鄭注以公子友酖叔牙縊慶父爲大夫强而君殺之之證然慶父叔牙之死由于季友非魯君殺之也如曰季友以君命得言君殺之則當云由魯君之酖叔牙縊慶父始也文義方明况季友亦三桓之一何得于殺叔孟二氏而以三桓概之唐顏師古匡謬正俗謂殺爲隆殺之殺謂大夫不當饗君自三桓以來大夫强而君弱是以有君就饗于大夫者黃氏亦同此讀然如其說則以大夫强而君殺爲文之義也三字絕不可通必改之義爲之故辭旨乃協陸氏佃又謂古者殺大夫非義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有殺之者更以爲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啓之也然此篇凡言某始皆其事實始于其人如陸說是三桓以後乃有君殺强臣而以爲義之事不得謂之出三桓始矣惟王氏引之以篇中由齊桓公始由趙文子始之類皆因變古而譏之若臣强而君殺之本爲合義則無須著其所始以示譏矣三復經文由三桓始句與上文意義絕不相蒙疑涉下節由三桓始也而衍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乃縱言其理非必有其人以實之也此說視舊解稍爲穩協姑存以俟考

諸侯不敢祖天子二句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此禮之正祀申之所以見公廟設于私家爲非禮耳孔氏乃據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及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之文推論之以爲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得祀所自出公子爲大夫得立宗廟于采地故邑有先君之廟王子母弟無功德不得封食采畿內亦得立祖王廟故周禮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祖王廟此記所論蓋據尋常諸侯大夫言也如其說是諸侯有得祖天子而大夫有得祖諸侯者矣 欽定禮記義疏云天子之子以上德封不得以上德祖天子宋祖帝乙所謂存二代之後不得援以爲他諸侯例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不言祀文王皆且不

得祖文王鄭又安得祖厲王乎邑有先君之廟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廟猶在豐故成康大事告廟必至豐晉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非王公子各得立祖廟于其邑也周禮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祭祀並無掌祖王廟之文蓋所祭者即此有邑者之祖父非祖王也觀此數則孔氏之緣飾附會其悖經也甚矣

鄉人禓一句　禓鄭訓强鬼謂時儺索室逐疫逐强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葉氏夢得則讀禓爲陽謂儺有二名儺以禦陰爲義故文从難禓以抗陽爲義故文从易此以存室神也故以禓爲名而以鄭注强鬼之說爲誤焦氏禮記補疏申鄭而又別爲之解據說文禓字云道上祭不云强鬼謂鄭訓强鬼蓋讀禓爲殤引楚辭國殤篇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王逸注言既死之後精神强壯魂魄武毅長爲百鬼之雄傑也以證强死之鬼爲殤與惡死之鬼爲厲同意案經文存室神句申上孔子朝服而立于阼之意即論語注所云欲先祖五祀依已而安者也葉氏以之爲禓所由名說固非是第鄭之所謂强鬼如月令所謂厲鬼耳本渾舉之詞非必有所專指昭十七年左傳雖有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爲强鬼之文然古以二十以下短折者爲殤殤不皆强死也楚辭國殤恐亦未可爲此禓字的證也

郊之祭也二句　郊之祭在建子之月陽生于子故曰迎長日之至鄭康成獨主建卯之月言謂建卯而日夜分分而日長葉氏夢得辨之曰冬至祭天于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也孟春建寅之月郊蓋祈穀之祭耳魯雖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于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爲啓蟄而郊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以冬至爲大禘以祈穀爲正郊此其所以紛紛也案月令仲夏言日長至至者極也言日長至此而極也此云迎長日之至至者來也言日長自此始來也且經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周之始郊日以至二至皆指冬至文義甚明鄭氏反之强以建卯爲長日葉氏以誣斥之非苛論也

伊耆氏三字　伊耆氏本秋官之屬後鄭以爲古天子號而孔頴達明堂位疏據易神農氏作耒耜遂以神農當之或又云即帝堯而崇此陳氏澔據以入注豈以明堂位伊耆氏之樂下即記夏商周之樂故實之以陶唐氏歟陳用之援周禮蜡氏銜枚氏爲一例則非古天子有天下之號矣且不特此也自冥氏以下十三官皆掌攻取鳥獸昆蟲草木之官而伊耆乃次其後正與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爲一類但其所職大祭

祀則其杖咸有爵及王齒杖而不言蜡耳　欽定禮記義疏云春官籥章掌土鼓豳籥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證之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此篇自天子大蜡八至黃冠草服也皆蜡祭文而其中言葛帶榛杖則知鼓籥杖咸並伊耆氏一官掌之以其名攷其職是佐天子非天子也或言供杖或言葦籥皆互文見意而伊耆之名官大蜡之終好一一可通也

八蜡考　八蜡之祀鄭孔以爲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先嗇謂神農司嗇后稷也農古之田畯也郵表畷井閒廬宇田畯所以督約百姓者也貓虎除田鼠田豕者坊所以蓄水亦以障水水庸即水溝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者也昆蟲謂螟螽之屬害苗者也王肅則分貓虎爲二而去昆蟲後儒程沙隨黃震主鄭氏方慤黃震主王氏主王氏者謂昆蟲害苗之物與田鼠田豕爲類若之何祭之主鄭氏者謂昆蟲之祭非祭昆蟲祭其除昆蟲而有功于人者如火田之人捕蝗之夫禽鳥之能食昆蟲蠶蠶之能殺昆蟲者皆是張子及徐氏師曾則從鄭合貓虎爲一從王去昆蟲而增百種以經文正之昆蟲毋作係蜡祭祝辭與下草木歸其澤一例使昆蟲當祭則草木何爲不當祭而遺之是鄭孔之主昆蟲者謬也張子及徐氏增百種以經明有祭百種之言持議較爲有據故學者多奉爲定論顧細玩祭百種以報嗇也似是上二句注脚而迎貓迎虎經特鑿分之恐王氏之說尤爲顛撲不破歟

蜡臘辨　蜡與臘是兩事蜡也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經已自爲註臘晉博士張亮議訓接謂祭宜在新故交接也路史餘論訓獵謂獵取禽獸以祭此名義之不同也蜡祭用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祭則黃衣黃冠蓋蜡主息老故服送終之服臘主息民故服田夫之服此又儀制之不同也以二者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記之自蔡邕獨斷謂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曰臘混蜡與臘爲一鄭康成注月令臘先祖五祀亦以臘爲即周禮所謂蜡祭邢昺論語疏又以黃衣爲蜡祭之服於是蜡與臘始不分矣然孔頴達恪遵鄭注者也其於此篇之疏一則曰此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再則曰月令臘在新年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惟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則臘之不可爲蜡孔疏固辨之甚明不待旁引玉燭典寶同日異祭云云而後見其誤也

天子樹瓜華一句　瓜華華字鄭注訓爲果蓏先儒多從之經義述聞謂周禮甸師注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是瓜爲蓏名而蓏爲總名也瓜蓏不可竝稱猶桃爲專名果爲總名不可以桃果竝稱也華當讀爲瓠月令曰瓜瓠不成周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鄭注蓏瓜瓠之屬是也華字古聲讀如八月斷壺之壺故與瓠通也禮記補疏則據爾雅華荂也又云芙薊其實荂呂氏本味篇浮之美者壽木之華高誘注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二書皆以華訓實謂與鄭以華訓果蓏義同案瓜華二字連文經典中惟此一見果蓏之訓說文謂在木曰果在草曰蓏應劭宋衷亦謂木實曰果艸實曰蓏張晏則以爲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又以爲木上曰果地上曰蓏爾雅小異而于華字皆絕不相蒙故述聞疑華當讀爲瓠也補疏引爾雅及呂覽注以證華有實訓固非臆撰然曰天子樹瓜實則殊不辭如此之類闕之可也

以移民也一句　鄭注移之言羨也詩豐年曰爲酒爲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歟正義謂蜡祭豐饒皆醉酒飽食使民歆羨也禮記補疏謂移與侈通孟子放辟邪侈孫宣公音義云丁作移考工記飾車欲侈注云故書作移韓非子云多費謂之侈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對上舊民財言年穀順成不妨多費故曰移民移民者侈民也漢書寗者奢侈羨溢羨之義正與侈同故注云移之言羨也表記衣服以移之注云移讀如水泛移之移水汎移猶水泛溢也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注云侈者益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追師注引作髮鬄衣移袂此皆移與侈通之證羨之訓爲餘爲溢正義乃謂使民歆羨失之遠矣案經義述聞亦以羨爲寬衍之意謂蜡祭豐饒醉酒飽食此先王所以羨民故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觀此二說可見鄭引豐年詩者以豐年多黍多稌即所謂順成之方因年穀順成不惟烝畀祖妣而且洽及百禮有羨溢之意故訓移爲羨孔氏申之但云烝嘗于廟而不及以洽百禮句則并鄭引詩之意而亦失之矣

故既蜡二句　既蜡不興功孔氏正義以爲不興農功方慤諸家皆主之經義述聞謂冬非務農之時君子雖欲興農功而不可得何須言不興功孫釋文義乃謂不興土功也蓋蜡在十月火見而致用在十月之初周語火之初見期于司里韋注謂致其築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官又火見而清風戒寒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注謂建亥之初也是土功興于十月之初蜡祭之前若既蜡以後則至十一月不得更起土功也左傳日至而畢者謂蜡前所興之土功至蜡後日至而畢非謂日至始興土功也言其始則曰興言其終則曰畢土功畢于既蜡之後而非興于既蜡之後然則傳云日至而畢正以見既蜡之不興土功也月令孟冬之月先言坏城郭土功也後言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臘與蜡同日而次于坏城郭之後是土功之興在蜡前也

至仲冬之月命有司土事毋作土事即土功也作即興也則不興土功在祭蜡以後矣案上文既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鄭注以十二月爲建亥之月周氏諝謂是建丑之月述聞此論蓋從鄭注而所引證皆有的據是十月以後且不興土功則夏十二月之不興土功更無可疑矣

黃目二句　黃目鄭注云黃彝也孔氏頴達曰黃彝以黃金鏤其外以爲目因取名貯鬱鬯酒故云鬱氣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此正解也鄭以上于諸侯爲上孔疏申之謂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于諸侯爲上此則未是周禮司尊彝虎彝蜼彝四時閒祀所用也而雞彝鳥彝則春夏用之斝彝黃彝則秋冬用之說者謂閒祀大禘與大祫也所及者遠故用虎蜼取其孝也雞巽畜象春鳥朱鳥也象夏斝禾稼也象秋黃目水之精也象冬故四時分用之黃目象冬而稱爲上尊者　欽定禮記義疏有三義焉周正建子天一生水六尊並設以貯元酒一也時王所制尊之二也目取象于人虎蜼雞鳥禾稼取象于物人貴于物三也觀此則鄭孔訓上爲于諸侯爲上戾經旨矣

無大夫冠禮一節　孔疏二十而冠五十爵爲大夫故無大夫冠禮古者二句釋解無大夫冠禮所由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言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禮方氏慤曰古者諸侯無冠禮皆用士冠禮而已父在則爲士父沒則代爲君以彼年未冠而父沒者不可以居諸侯之位而用士禮故夏末有諸侯冠禮也葉氏夢得乃以未冠而即位則既爲天子諸侯何緇布皮弁爵弁之足云則冠禮無所復施安得復有公侯冠禮此所以爲夏之末造也徐氏師曾又以天子崩太子未冠則冕而踐祚不行冠禮又曰君薨而世子主喪亦冠所謂因喪而冠也諸說紛如訖無定論　欽定禮記義疏云若據下記天子之元子士也二語論之則雖天子諸侯之子亦用士禮可知至于既爲天子諸侯而冠則如大戴記合緇布冠皮弁爵弁元長及左傳裸享金石之說皆可采用葉氏謂既爲天子諸侯何緇布皮弁爵弁之足云則不但與古禮悖且亦未見大戴記矣徐氏冕而踐祚說既不免于武斷因喪而冠亦後世說皆不足爲訓也

壹與之齊一句　壹與之齊鄭注云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醮經義述聞謂讀醮爲是聲近而假借也古聲脂幽二部相出入醮之爲齊猶九侯之爲鬼侯譙嗣之爲譙何雕琢之爲追琢醮與嚼同說文嚼歆酒盡也又云醮盡酒也荀子禮論利爵之不醮也楊注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大戴禮醮作卒是卒爵謂之醮士昏禮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酳婿亦如之卒爵皆拜再酳如

初三醮用爵亦如之婦與夫皆卒爵故曰與之齊也列女傳賢明傳宋鮑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貞順傳黎人妾曰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息夫人曰終不以身更二醮義皆本于此是古本正作醮字也案齊字讀醮于義爲長鄭注順存作或說者以妻之爲言齊也共牢而食以同尊卑齊字之義可包醮字之意故不破齊爲醮也

然後焫蕭一句 鄭注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禮當爲馨聲之誤也顏師古匡謬正俗謂此言染蕭以脂合黍稷燒之禮者脂氣薌者黍稷氣于義自通康成乃云禮當爲馨迂曲甚矣經義述聞又以顏說爲非謂禮馨聲相近故或以禮爲馨柄爲合馨香者謂染蕭以脂合黍稷燒之使馨香上達于牆屋故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也若脂則用之以柄蕭耳非取其臭也故正文但言蕭而不言脂若讀禮爲羶腥之羶而以爲脂氣則是脂合黍稷非蕭合黍稷矣蕭熟時合蕭與黍稷燒之者欲使蕭氣上達以歆神無取于羶氣且六牲之脂未必皆羶也案此辨最精禮記中馨香之馨多作禮如燔燎羶薌亨熟羶薌薌皆馨香也而小雅信南傳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生民傳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兩言合馨香正用此篇之義則禮之讀馨洵當如鄭注說也

明水涗齊四句 明水以方諸取于月之水也涗鄭注云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涗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鄭氏以涗水爲緣涗齊或爲泛齊新之者敬也孔疏證明水及涗齊貴新絜之義所以涗此齊者以敬于鬼神故新潔之也此以明水涗齊爲二物也陳澔集說亦謂凡涗新之也專主涗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周氏諝則據司尊彝文謂泛齊醴齊同用縮酌而緹齊沈齊與盎齊同用涗酌此言明水涗齊盎自盎而下三齊也涗者以水而和之解之也此以涗齊爲即以明水和解之說與注疏爲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上注謂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加元酒者謂有尊酒即有元酒尊酒爲獻酢之用元酒不用亦設之者士冠禮注所謂不忘古是也加明水之義亦然此記則水是一物所謂五齊如明水也涗齊是一物注所謂五齊濁泲之使清是也陳氏說自分明

祭有祈焉三句 鄭注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穫禾報社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戾也孔疏祭除祈報外惟有禳除凶惡故取周禮小祝之文由用也方氏慤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噫嘻祈穀于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因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冰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所以而用之故也案注疏外惟方說爲備但辟字仍從本音讀不从鄭說弭然云辟去不祥與禳除凶惡義初不相悖也若楊升菴以由字爲素問祝由之由謂彼言祝由者倒言之此言由辟者順言之則太新巧而非本義之所安矣又禮器言祭祀不祈此言祭有祈者彼爲己言此爲民言義各有所當也

內則 鄭目錄云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于別錄屬子法以閨門之內儀軌可法故曰內則朱子謂此古學校教民之事蓋古經也或以爲篇中多曾子語疑是曾子之徒所記案以內則名篇而篇首乃冠以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者蓋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其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 欽定禮記義疏云冢宰掌王后之內治凡王之膳羞屬焉文王爲世子于食上食下皆親在視武王帥而行之則子婦孝敬之事皆王爲世子時率妃行之而世爲則者也故凡民之家禮亦使布爲觀此則鄭孔以此篇爲專據諸侯言與王伯厚謂二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者猶皆一偏之論也

施縏袠一句 縏一作鞶袠又作帙鄭注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之孔疏引熊氏云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爲縏袠餘物不言施獨于箴管線纊之下而言施縏袠者明爲四物而施也此以箴管線纊爲四物而皆注于縏袠之中也焦氏補疏謂荀子箴賦云管以爲母楊倞注管所以盛箴故曰爲母蓋婦人箴貯管中猶男子筆韜弢中既有管不必有袠矣施縏袠當專承線纊言說文線作綫纊同絖絮也是爲兩物袠猶帙也古人書用竹簡有以包裹之爲帙線纊可施以小囊絮宜用包裹謂縏以貯綫袠以裹纊與管同以帙受箴同意案孔引熊說以袠爲刺則袠是虛字經文不應倒置如此補疏以袠爲帙袠之袠分縏與袠而二之且以縏袠爲專承線纊說皆近情可從也

衿纓二字 衿古通紟說文紟衣系也劉熙釋名紟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衿有結束之義故注以衿猶結也釋之惟纓字鄭以爲婦人有纓示繫屬也孔氏以下多從此說陳氏祥道駁之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許嫁之纓既嫁則夫脫之無所復用此事舅姑之纓非許嫁之纓也案本義衿纓蓋謂在設左右佩之下陳氏謂爲容臭之纓是矣然謂許嫁之纓既脫無無所復用恐亦不然

考說文嬰字云嬰兒乳常近母之纓故曰嬰兒蓋纓者五采繩貝上繫于項下當心胸故嬰兒乳時近之若果脫不復用則兒何緣而近之乎況鄭說本自渾淪其曰示有繫屬云者所以明纓字之義初未嘗必以此爲許嫁時所結之纓也陳氏所駁似太拘泥

免薨二字 鄭注免新生者薨乾也孔氏正義此免薨周禮據內爲言熊氏皇氏皆云承上文堇荁枌榆等言義或然也 方氏慤亦謂堇荁枌榆常用而不常有故有免有薨免諸家皆讀如問薨害老反焦氏補疏引越語將免者以告韋注免乳也說文人及鳥生子爲免大戴記公冠篇推遠稚免之幼志注云免猶弱也以證新生者之爲免則免讀如字然猶承堇荁枌榆四項言也洪氏頤煊讀書叢錄則據士虞禮夏用葵冬用荁鄭彼注云夏用生葵冬用乾荁及爾雅釋草蒡菟葵郭璞注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之文謂免即葵也鄭以免爲葵之新生者則薨即乾葵也此直以免作稚免之免讀矣案士虞禮以葵與荁對而此以薨與荁對故鄭注云荁堇類也蓳即爾雅所謂䔢也說文蓳草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徐氏鍇傳云詩所謂堇荼如飴者也鄭以荁爲堇類則非葵屬可知洪氏以免爲菟葵于鄭注新生者上增葵之二字因並謂薨即乾葵附會不經不可以爲典要

不友無禮于介婦一句 介婦衆婦也此句之義鄭注孔疏均以不友字屬冢婦無禮字屬介婦謂衆婦若無禮則冢婦不友之此解于文氣欠順故朱子以爲未詳項氏安世以不友字無禮字與上句怠字作三平看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令衆婦代己不友謂嫉害之無禮謂陵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毋字統之下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亦謂不得恃舅姑之命而傲冢婦也兩節皆主使令言王氏則謂友當作敢以下文例之于義尤明白曉暢但不免有改字之嫌故後儒多主項氏之說

稰穛二字 鄭注熟穫曰稰生穫曰穛孔疏穛是斂縮之名明以生割故其物縮斂也稰既對穛故爲熟穫方氏慤曰飯者食之本言制造當及其生熟之宜也陸氏佃則謂穛若今早稻食之而已稰晚稻耐收故說文云稰晚梁穛早熟穀也三說頗不同或以今江南稻證之早者名仙六十日即可穫但收少性剛食之令人有方宜于少者晚者名穤更柔味美然使人少力稻有此二種謂宜以陸說爲長然考今本說文穛字今在米部不从禾穛字下云早收穀也稰糈也穛字又通稰楚辭大招稰穱王逸注云擇麥中先熟者也離騷椒糈王逸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是稰穛二字不專指稻言陸氏說特借以爲鄭注生穫熟穫之一證耳當從方氏作總承上飯字爲該括也

濡魚卵醬實蓼一句 濡鄭注謂烹之以汁和也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攔陸氏釋文本又作𩷕焦氏補疏說文卵部云凡物無乳者卵生不言其聲唐元度九經字樣以卝爲說文古卵字說文系部云𢇍从系省卝聲又門部關字从門𢇍聲由關之音以推卵則卵與關同聲故甫田詩總角卝兮與𢇍字爲韻毛傳以幼穉釋之正取卵字之義蓋卵爲無乳而生之總名鯤爲魚子之專名音相同故卵讀爲鯤案孔疏云鳥卵非爲醬之物今卵醬承濡魚之下宜是魚類故讀爲鯤也義本直捷補疏因注或爲攔之訓而謂攔與卵同音又據拾毛傳幼穉字以符合卵字之義說太穿鑿非的解也濡魚卵醬實蓼者言濡魚之法以魚子爲醬破開其腹實蓼于其中又更縫而合之以烹也蓼味辛可以辟惡氣故濡豚濡雞濡鼈皆用之

芝栭二字 芝栭庾氏蔚云無華而生者盧氏謂芝木芝也王肅亦以爲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則芝栭是一物也賀氏則云芝木椹栭軟棗是以芝與栭爲二物鄭漁仲又據爾雅注以栭爲茅栗陳澔集說從之謂江淮呼栗之小者爲茅栗數說不同 欽定禮記義疏辨之云芝生于地爲地耳小曰菌耳通謂之芝生于木爲木耳有黑有白通謂之栭若賀所云軟棗鄭所云栭栗則皆果屬非芝類也詳此則芝栭一物以芝生地生木之分因有二名盧王諸家之說得其概矣

馬黑脊而般臂漏一句 黑脊脊色黑也般臂謂前脛般般然也漏鄭注云當爲螻言加螻蛄臭也此說本周禮內饔鄭司農注周禮釋文引干寶說螻音漏內病也兩義不同焦氏補疏辨之云列子周穆王篇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張湛注亦用鄭訓然螻蛄即今之土狗不聞其臭惡螻字從婁說文婁空也釋名樓言戶諸射孔婁婁然也婁爲孔與漏義正同方言蜻蛉秦晉之間謂之蟹或謂之天螻蓋食物成孔而與螻之名通則螻之名螻亦取其能穴物成孔耳呂氏春秋慎小篇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此螻即漏字空而螻即孔漏也高誘解爲孔穴容螻蛄尚非是呂氏盡數篇流水不腐戶樞不螻動也邵光庭眾則書作戶樞不蠹蓋戶樞動搖故不生蠹數成孔穴若取義于臭則馬肉可云螻蛄臭戶樞不可云螻蛄臭矣此干寶內病之訓勝于鄭司農也案此論螻字亦不爲無據但上文白夜鳴毛般臂皆言其形之病不惟臊腥漏皆言其臭之惡蓋有此病形則知其必有此惡臭而不可食若漏字訓漏孔是仍以病言不惟與上下文不倫且于黑脊

般胥爲贊褒矣況列子屑人而其書已以蝘蜓連文是蝘之爲臭不得以隄防戶樞例之而謂二鄭說爲非是也

天子之閣六句　鄭注閣以版爲之庋食物也達夾室大夫于閣與天子二五倍諸侯也孔疏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右夾室各五閣諸侯稍卑庖廚宜近故殺于天子大夫卑無嫌故亦于夾室詳疏之意蓋謂庖廚遠則取之難故多設閣以備所需此天子所以二五也諸侯庖廚近故備者少而止于房中五也大夫士遞殺此至夾室之制從氏蘊恩以爲在序外陸氏佃則以堂上爲達謂公侯伯于房中下天子也大夫言于閣三則嫌上房中可知坫亦庋物之具張氏怡謂閣木爲之而高坫土爲之而卑此其別也吳氏澄則以士于坫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　欽定禮記義疏云鄭謂達夾室嚴氏言序外有夾室其制甚明陸氏乃謂達夾室前堂夫堂前無嬪故顯室有嬪故隱豈有堂室混爲一者吳謂士坫在北堂之角案東房有北階無北墻故北以半曰北堂恐亦非置坫之所觀此則諸家說多臆度而不足據矣

五帝憲一節　此論上五帝三王養老之禮孔疏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三王非但法其德行又復求乞善言養氣體而不乞言　羅說上五帝憲之法惇訓厚有善記之爲惇史者謂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錄之使衆人法爲惇厚之史三王既法德行又乞善言亦皆記之爲惇史案五帝三王皆尊德而有乞言不乞言之異者呂氏祖謙謂五帝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氣味稍薄矣此說得之而義尚有未盡　欽定禮記義疏云五帝雖不乞言而老者有善言則記之故史爲惇史所重在憲德也三王則乞言矣然其乞也重煩老人一酬答不懸其必言故史亦爲惇史所重原不在言也如此互看經旨乃曲折有味非但以形世運之升降也一觀古人求言必拜此殺其拜跪之禮使老人安逸也于義亦通

若將二字　若將二字鄭注連上取豚爲句將讀當爲牂牂牡羊也孔疏以經云取豚若將則將是豚類故知將當爲牂聲相近字又相似也陸氏佃則讀將如字而以若將二字屬下封之爲句若將封之謂猶如執之先儒讀獻有成說如之也詳陸氏之意殆以下文言付豚不言付牂故讀將不必讀牂然若將封之詞沛游移不成文理後儒所以仍多從鄭訓謂下文言豚不言牂者蓋書文不必則爲臆說也惟鄭以牂爲牡羊與說文同考爾雅羊屬云羊牡羒牝牂郭璞注牡羒謂吳羊白羝牝牂詩曰牂羊墳首是也張揖廣雅吳

羊牡一歲曰牡䍮三歲曰羝其牝一歲曰牝䍮三歲曰牂皆以牂爲牝羊之名鄭氏爾雅義疏以鄭注及說文牡字皆傳寫之誤理或有然者歟

八珍二字　八珍之字見于周禮膳夫職而未詳列其名鄭康成彼注以內則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當之而此經雜糝一節于肝膋之下于是說禮家遂生異同如呂原明謂炮不宜分益之以糝本文所有而陸氏農師謂係牛羊麋鹿麕豕狗狼八物亦非本文所無但以經言擣珍而謂淳熬等非珍後又謂淳亦爲珍則不免自相矛盾耳或又謂牛羊麋鹿麕八者其物也其所以爲珍則在乎淳熬淳母炮擣八者之精此爲兩說作調人意較近是而亦無的據　欽定禮記義疏云案朱子明言此數節疑有脫簡則安知非糝原在肝膋之下與醢爲類而誤錄在肝膋上乎況本文原無八珍字亦何容嘵嘵也讀此諸家之說直謂之節外生枝可也

妾雖老三句　妾雖老三句朱氏申謂年未五十尙能孕育五日一御所以廣傳嗣之道此通論也鄭康成乃以五日而御爲諸侯制謂諸侯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乃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孔疏復引其周禮注以證之謂御女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攷周禮爲夫人惟言九嬪世婦女御不言數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皆不言其數惟昏義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與王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相配此本漢儒臆說注疏因其數以分進御之日附會不經莫此爲甚　欽定禮記義疏云白虎通義謂天子諸侯皆娶于三國九女法地之九州又云天子娶于四國十二女法天之十二月則天子之所御者九嬪止矣周官有六卿無三公蓋公孤不備大約六嬪並之則三夫人亦不必備或九嬪兼之世婦亦或九嬪兼之其他則皆從男子者若女御則后嬪進御之日以給使令故曰掌敘御于王之燕寢初非王所當御也若秋季之則如衞州吁曰嬖人之子不得與所娶三國姪娣同非如鄭氏說也

擇於諸母與可者一句　鄭注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喪服注引此文而釋之曰可者賤于諸母謂傳母之屬也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于可字均無音訓經義述聞謂鄭蓋讀可爲阿李賢注後漢書順沖質帝紀

賢曰保安也阿依也言可依倚以取安傳婢之類也其說卽本于鄭注列女傳禮爲孺子室于宮擇諸母及阿者是其證也又說文娿女師也讀若阿史記范雎傳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倉公傳故濟北王阿母正義引服虔曰乳母也列女傳貞順篇下堂必從傅母保阿則服注所謂傅母之屬是也方氏慤云諸母與曲禮諸母不漱裳之諸母同擇於諸母將使之爲子師也雖非諸母而其德如下所言可以爲子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此以可爲可否之可于擇字義亦融洽故後儒多從之然鄭注之意則當如述聞說也

玉藻　鄭目錄云名玉藻者以其記天子冕服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紉爲之貫玉爲飾此于別錄屬通論范氏處曰玉藻一篇巨細兼舉文若不類然錯綜而觀固雜而不越也天子受命于天羣臣受命于君身者天下之本元首又身之本冕以莊其首服以尊其身祭極敬朝極辨各有常儀一飲食一言動各有常度及天時稍遠爲之變禮深自抑損故避下之殿齋車之式所以敬天也居有常處有常風雷必變所以畏天也將適公所齋戒沐浴事君如事天惟能事上斯能臨下矣君子者通上下而言之也鳴玉搢笏比德之意雖同然隆殺屈伸理一而分殊矣自侍坐之始至禮成而退中間將食侑食賜爵受爵齋齊之投擧之設皆有節法冠一也而品秩有差服一也而名制有別動容周旋於禮之中行有環佩之音車有鸞和之聲禮之所與衆之所治外朝濟濟矣而內之命服皆有章百僚師師矣而童子之飾亦有節殺核之之儀而少長賓主無敢慢賜獻之頒而車馬服飾不敢輕交際會盟各有攸當愛親求之欲也凡行容以下乃總結上文條目舉凡言例必汲汲于廟與朝蓋先立乎其大者餘可概見也案玉藻一篇委曲繁密與少儀略同驟觀之未易得其條理范氏此論主爲詳悉故備錄之

天子玉藻五句　此記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以玉飾之故曰玉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孔謂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上也袞或作卷龍卷龍于衣也周氏諝曰十二者天之數變化者天之道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龍袞體天道也陳氏祥道曰衣之元也地道之所以升裳之朱也天道之所以降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方而昂之以象其升于北圓而俯之以象其降于南乃其所也冕必用旒者方氏慤謂所以蔽明而內視後亦設之者戒慎乎其所不睹之意也右諸說足互相發惟鄭謂天子六服學者疑之　欽定禮記義疏云冕五則服亦五天子服五陽也王后服六陰也周禮天子無六服名鄭氏

加以大裘故謂之六其實冬內必用裘夏內必用葛司裘言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司服言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是冕總言冬至祭天必服大裘而加袞服耳非以大裘別爲一服也

元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　鄭注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孔疏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于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于視朝與諸侯不類故知端當爲冕方氏慤謂元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元而加元冠則爲燕服元端朝日則是[illegible]也馬氏晞孟則直謂之此非周制[illegible]　欽定禮記義疏云元端以方幅爲名[illegible]曰元而無端名此記言元端[illegible]氏疑非周禮方氏說鄭說而小變之而以爲元端而加元冕則亦鄭說耳或又謂元端指有道者言元端卽袞冕此與周禮言袞冕者不符要惟鄭孔爲近但朝日元冕究未敢安特並存之以備考云

閏月則闔門左扉　鄭注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疏太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一月然所聽之事于一日耳其餘則居燕寢也[illegible]步甚多故云還處路寢門終月[illegible]亦謂聽事于寢門之中也此聽朔時暫而一月之居門言鄭司農注周禮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門內爲閏是其義也其所以闔左扉者或謂取左陽右陰之義　欽定禮記義疏云月令[illegible]居左而季月居右[illegible]迎後月[illegible]還處于路寢亦必闔左扉矣[illegible]乃幾爲備也

御瞽幾聲之上下　鄭注瞽樂人也御瞽樂官之當御者也幾猶察也幾聲上下也鄭孔皆以爲察其哀樂以防淫音之道與政通政和則樂和所謂治世之音是也[illegible]所謂亂世之音也御瞽察其哀樂以防君之失自是正解陳氏祥道乃據周禮典同高聲磑下聲肆正聲緩之文謂樂以中聲爲本御瞽察其樂以中聲爲是上非中下非中御瞽在所幾焉若夫不上不下則中和之紀于是乎在何以察爲況與注疏異黃氏曰抄主之　欽定禮記義疏云周官對正聲而言故高下皆失其正若謂上下則幾而中聲卽不可幾則

神皆之所考者謂何陳氏之論似是而非且此記特辨其哀樂以知政治之得失與中庸之義又有別矣
祭牢肉 牢肉承上特牲言夕祭牢肉者鄭注謂異于始殺也孔氏穎達申之曰早祀初殺之時將食祭肺以周人重肺也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故云異于始殺也此訓王氏安石乃謂燕其有魚爲之膳非祭朝食之餘也禮餕餘不祭以餘膳祭之非敬也此以牢肉爲指魚鳥之類言也方氏慤未此說 欽定禮記義疏云周官膳夫贊祭注言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則與此正同蓋朝所祭者肺此所祭者牢肉就令牲言則以此爲朝食之餘非前所食者之餘也王安石之言誤矣
至于八月不雨二句 君不舉謂不殺牲爲旱變也八月之義鄭康成以爲自建子之月數至未之月蓋據春秋秋實之時無雨則雩言也劉氏彝謂自正月至七月不雨者皆微也三傳乃曰不爲災故不書其有不雨者七月而不爲災者此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殆從儒惑于三傳不然則誤且繆矣崇三傳之剛者劉氏閔之是也但此記所稱八月不雨與春秋文同而義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周八月夏六月也孟子所謂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者言至此月不雨尚未至年不順成而君已爲之不舉見其敬天勤民之至若據春秋七月不雨不爲災至八月乃爲災而君不舉猶未協經義
史定墨 鄭注定墨視兆坼也孔疏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龜從墨而大坼稱爲兆廣從墨裂其旁岐細出稱爲兆璺定之者土兆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卜凶步又以短小爲吉也又有旋者吉大橫吉若大橫庚庚是也吳氏澄則謂既坼之後以墨塗之坼大者食墨其璺紋可見坼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坼而已兩說不同 欽定禮記義疏云古卜法今不傳如孔疏則史先將龜腹板爲圖如洛誥卜澗水東瀍水西又卜瀍水東惟洛食是必圖澗瀍洛水地勢之形而龜之坼如墨所指則吉也如吳氏說乃既坼後加墨全非史所能定矣疑疏說猶近之
幦 鄭注幦覆笭也孔疏笭即式也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周禮巾車作[illegible]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幦是覆笭者少儀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是也又曰車式以笭爲之有竪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較式之直者橫者也案式說文作軾云車前也戴東原謂軾與較皆車闌之木周于輿外較有兩在兩旁軾有三面故許君槪言之曰車前軾卑于較者以便車前射御執兵亦因之伏以式敬也若說文作軨云車輪前橫木阮芸臺車制圖解云司馬相如說軨或从[illegible]蓋軨內[illegible]木縱橫相結如[illegible]也軨所以[illegible]韇亦[illegible]于較是辭九辯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揚雄甘泉賦據軨軒而周流皆謂此也蓋軨爲軾欄之擧名軹枝也如枝相交也轛者對也對于人也轛橫交于軹故說文曰轛橫軨也轛爲橫軨軹直軨可知孔氏以爲笭卽式故以有竪有橫言之惟語欠分明致後世多疑其誤覆笭者以羔及鹿皮爲幦而覆諸軨軾之上以辨等威也

雪樵經解 卷二十八 禮記 玉藻 十四

連用湯 鄭注云釋也釋今本作同禮記校勘以釋字爲是正義謂釋去足垢而用湯爛也熊氏補疏淮南子天文訓至于連石高注連讀腐爛之爛連之爲爛猶漣之爲瀾連之爲闌也釋文連力旦反正讀作爛爛爲腐熟之義上文出杅杅浴器也爛席蹙席便于洗足連字承上言謂足在杅中洗出而蹙席猶釋之上蹙涉使垢腐爛然後用湯滌去此腐起之垢也云涌席上蹙涉使水氣與垢悉去也鄭以爲猶釋者釋卽澤也史記武帝本紀先振兵澤旅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曲禮共飯不澤手注澤謂挼莎也澤或爲釋以手挼莎則垢起觳足挼涉席上垢起也生民詩釋之溲溲亦是以手挼莎去其膩垢之意正義旣以連爲爛矣又以釋爲釋去垢于義未明案注中釋字義頗僻晦補疏此辨至爲分曉者方氏愨謂浴旣用湯又用湯以洗足故曰連連之爲言續也則連讀如字于今本同字之訓爲近然非讀爛之本旨矣
習容觀玉聲 五句 鄭注玉聲玉佩也私朝大夫家之朝也孔疏旣服者朝服已竟私習容儀又聽己佩鳴玉聲與行步相中適乃行至巳之私朝揖其屬臣出登所乘之車而適公朝也輝如有光朱子以爲拱揖不臺形容莫措之辭陳氏澔亦謂是言德容發越之盛吳氏澄則以輝如爲咏歎之際晨光發露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矣二句皆就朝時之節候言與諸家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容觀必中禮玉聲必中樂君子事君誠敬積于中儀容發于外輝如有光易所謂有孚暉吉詩所謂儀一心結也如吳說登車巳有光至公門大明矣非辨色始入矣
珽 笏大圭 辨 珽笏大圭三物也鄭以珽大圭爲一謂珽玉六寸椎上不殺者椎頭也然以笏計之笏度二尺六寸加椎頭六寸是大圭應長三尺二寸而玉人典瑞俱云大圭三尺則大圭非珽明矣陳氏以珽卽笏亦未然本文明言天子之珽方正無所詘諸侯荼前詘後直大夫前詘後詘則中博二寸前後皆二寸則以爲大夫之前後詘可也與天子之珽方正諸侯之後直能附合乎且笏惟天子以球玉諸侯則以象大夫則以竹安得渾蒙以玉爲之而但辨其直殺耶則珽與笏亦不得混爲一也惟荀卿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皆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臣又似珽荼之用同于笏者蓋天子有珽有玉笏揆諸侯則揥珽以示方正朝日則執玉笏示有所讓諸侯有荼有象笏朝王及臨羣臣則揥玉荼示上詘下直居恒則所揥但象笏歟本文于大夫不擧名蓋大夫惟有一笏原無異制異用也
登席不由前二句 鄭注登席不由前升必由下也孔疏庾云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此正解也蓋講說則當在席前食則近在席前故升席皆當由後而升乃不相背若由前升則凌躐而失其節所以不由前爲此故也爲字去聲疏又誤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爲下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爲下賓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下也以證席應由下之義陳澔集說則以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八字爲句而讀爲字平聲謂行禮之時人各一席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也說與注義異 欽定禮記義疏疏引鄉飲酒禮于義不符陳氏以八字爲句其說尤謬曲禮云毋踐席摳衣趨隅不趨隅而不可由前乎蓋席有從下者有從後者必無從前者觀此則鄭及孔氏前說爲不可易矣
居冠屬武 居燕居也居冠屬武居冠卷也居冠屬武鄭謂著冠于武少威儀也孔氏穎達曰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陳氏祥道亦謂古者施冠于首然後加武以約之喪大記髽加武則冠之設所以約冠居冠屬武則非燕居不屬于冠也 欽定禮記義疏辨之曰武者冠之卷儀禮斬衰外畢注冠前後屈而出縫于武是惟斬衰外畢諸冠皆內畢也若冠不與武相屬則製冠猶未畢何以冠乎喪大記加武帶經謂加經于冠之武非前冠無武至此始加武也固冠在纓不在武也此節文義以有事與居對以後綏與屬武對言常時纓屬于武故無綏有事乃係纓于笄固冠而因垂其餘以爲飾乃有綏也
纊爲繭二句 鄭注纊爲繭衣有著之異名也纊新緜也縕今纊及舊絮也孔疏鄭時以好者爲緜惡者爲絮彭氏汝礪謂纊爲繭纊本是纊爲之縕爲袍者以舊絮夾于衣中故爲袍此袍之賤者子路衣敝縕袍是也季氏本經識小云繭者爾雅作褯褯卽袍也蓋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之綿袍也但古無木棉者皆以絮爲縕漢則以餘也蓋絲之亂者今之絲綿也鄭謂纊爲新綿縕爲舊絮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纊舊絮以爲絮精者爲綿粗者爲纊古今語異孔疏欠明蠢案論語集注以縕爲枲著蓋本劉通傳束縕請火之說與此注爲異然枲麻枲也以枲爲著不免過寒或當時貧家之袍亦有用枲者故朱子云然而縕袍所由名究當以鄭注爲正解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 鄭注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正義君諸侯也禮唯許諸侯服黼以誓軍衆田獵不得服大裘冬始裘而秋田用黼裘者始誓殺須威也方氏慤謂省如字謂卽省耕省斂之省陳祥道禮書又因鄭氏大裘祀天之說分誓與省爲二事誓謂卽郊之誓于澤省卽郊前一日省牲誓省尚質故以黼裘黃震日抄從陳說 欽定禮記義疏云黼爲斧形取制斷之義於治軍秋殺爲合故鄭以音之近讀省爲獮方釋以省耕省斂于義何居陳氏說尤無可據且春秋時亦安有大夫以黼裘僭郊祀而誓省者記不斥其僭天子郊之大無禮而指其僭君黼裘之小失乎當是言諸侯唯以黼裘誓省而今以大裘僭者僭天子服耳
裼裘之衣 裼裘之論舊說紛紜有謂裘外之衣有二重裼衣一重襲衣一重者鄭康成賈洛州吳阜郡仲興嚴誕生萬充宗之說也有謂裘外之衣三重裼衣一重襲衣一重正服一重者孔仲達方性夫陳可大林次崖徐伯魯之說也所據不同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卒莫能衷于一定近無錫蔡氏考古衣服之制親身則以單衫于祭服謂之明衣朝服亦然臬氏謂朝服先以明衣襯身是也于燕居則謂之澤詩鄭箋澤褻衣近汙垢者是也單衫外有襦衣內則衣不帛襦袴是也襦衣之外賤者冬有袍貴者則有裘裘之外爲正服正服者行禮時所服燕居則服深衣也是裘之外止有正服裼者揜正服之袖以露其裏故曰裘之裼也見美也襲者下其所揜之袖而掩蔽之使裘不露故曰服之襲也充美也見美充美均指裘言裼言裘與言服者互文耳安得或歧爲二或歧爲三乎案二重三重之說不惟紊瑣于周旋百拜爲非宜且時而裼時而襲必須有一更衣之所而經皆無之亦可以見其不足據矣故欽定禮記義疏疑裼與襲止是一衣古禮服直領左右襟皆有小衽衽相掩則襲屈衽敞之則裼如孝子露臂肩背卽袒肩背于袖卽襲也觀此則蔡氏之辨雖主袖言而謂裘外止一正服則亦有確不可易者歟
大夫以魚須文竹 魚須文竹古制莫考盧氏植崔氏靈恩以魚須文竹爲二物而從鄭須爲班謂以魚皮爲氏釋文從崔音班而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則又以爲一物臧氏吳氏澄讀須如字謂以魚須爲竹飾或又謂笏首刻魚須之形以爲飾數說參差經義迷閟謂須與班聲不相近此節經文及釋文正義內須字皆頒字之誤頒與班古字通隸書分字或作兮故頒或作須形與須相似因誤爲須耳說女鮫海魚也皮可飾刀郛

雪樵經解 卷二十八 禮記 玉藻 十五

郭注中山經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飾刀劍口史記禮書引徐廣音義亦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然則鮫魚皮有班可以爲飾故大夫用之以飾笏也若魚須非所以飾物且不聞有文彩不得以魚須文竹矣案集韻二十七刪收須字音遣還切引玉藻此文類篇以下諸書皆沿之應奐二家疑須音不與班近故改讀如字而釋爲以魚須飾竹其說更爲無稽逃聞謂是須與頒字形相似而誤而後崔陸之讀乃以粉然可補入注疏也

其頸五寸二句　此記韠制也鄭注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孔疏謂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也方氏慤曰肩兩角以在兩旁如人之肩也繫于帶故兼言革帶之博焉陳氏祥道據雜記會去上五寸又不至下五寸云云謂其中餘二尺則韠之頸肩在上自頸肩而下其身也鄭氏則以其身之五寸爲頸而會爲頸縫是肩在頸上矣此辨似是而非　欽定禮記義疏云鄭云皆上接革帶是亦以頸肩在上而未嘗以其身之五寸爲頸也且孔氏申之云其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是合頸下言之則五寸其實則二寸也其云中央者對兩肩言耳陳氏誤認而辨之方氏誤認而附之乃謂上下皆大而中特小是豈知形如𪔂鼓孔氏固已斥之矣帶博之寸與雜帶同廣理或然也

雜帶五句　鄭注雜猶飾也即上之韠君韠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韠垂外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士韠垂之下內外皆以緇是爲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方氏慤曰言雜帶則知素帶之爲純言素帶則知雜帶之爲采矣陸氏佃謂綠者木之間華土之間先儒謂五間綠紅碧紫騮華即騮也雜帶二寸再繚四寸雜帶之二當大帶之一案陸以綠華爲間色足補注疏所未備但以雜帶之二當大帶之一則是謂君大夫以下雜帶皆二寸矣　欽定禮記義疏云大帶正服之帶雜帶雜服之帶謂燕私所用正服之帶皆素雜服之帶則天子諸侯有朱有綠大夫有元有黃士則惟緇而已尊者明卑者暗也大夫以上廣四寸故言大士廣二寸故不言大陸謂雜帶皆二寸恐未然

一命縕韍幽衡三句　鄭注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臣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臣再命其大夫一命士不命方氏慤曰縕者藏也一命其韍用縕以見雖有所縕未足以發見而著明也再命三命爵位漸隆足以發見著明矣故其韍用赤爲此節之制鄭孔皆主祭服言陳氏祥道據詩朱芾斯皇赤芾金舄之文謂不獨祭服蔽韍與芾通此之韍即詩之所謂芾也亦不專據侯國特以一命再命定縕赤之差衡之幽葱耳言三命則上者可知而不具　欽定禮記義疏云韠韍無別朝祭命數無別者形則圜殺直此經是已會則龍火山明堂位是已

王后褘衣二句　褘鄭讀如翬揄讀如搖翟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于衣以爲飾因以爲名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方氏慤曰言褘衣則知揄之爲衣言揄狄則知褘之爲狄闕衣而下不言狄則以不畫故也六服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孔氏穎達以三夫人視三公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服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服狄以下乎方氏亦以三夫人服狄當與三公鷩冕同義　欽定禮記義疏云本文言夫人揄狄蓋合三夫人及侯伯夫人言之不應謂三夫人降于侯伯之夫人也司服注本疑詞不足爲據且射人三公之璧與子男之璧不同三公雖屈于王豈有全同子男之理讀此可見孔氏之僞臆度矣

趨以采齊　齊鄭讀爲楚薺之薺疾私反采齊謂路門外之樂節孔疏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詩爲樂節也此皆依文訓義未明采齊詩今屬何篇惟大全載劉璉說云先儒以楚茨即采齊近惠定字九經古義復據王逸楚辭章句引詩云楚楚者茨其字以齊次爲聲大戴禮保傅篇作行以采茨又云揚中采茨謂鄭從周禮作薺又引楚茨以證之明同物也是惠氏之意亦以采齊爲即楚茨詩也案劉氏所稱先儒不知誰指詳玩鄭注蓋彼時所據詩文楚茨字作楚薺因謂此采齊齊字當以薺音讀之非謂采齊即小雅之楚茨也孔氏正義云音同耳其義則異正恐人誤以楚茨當采齊故分晰言之今猶依以立義亦好異而失于深考之過也孔又云于趨時歌此詩在天子容有之然節首君子鄭謂士以上則是謂凡趨行者其步之疾徐中兩詩之節不必概有人隨之歌詩也此說亦極圓通鄭注路寢門外云云可不必泥矣

膳于君六句　葷鄭注云薑及辛菜也茢菼帚也葷或作焄孔疏天子諸侯之臣獻熟食于君恐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殺之大夫之臣獻大夫則除茢士之臣獻士又去葷桃桃枝也不去桃者方氏慤謂桃以其性茢以其形葷以其氣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去茢去其二者去葷惟桃不可去無貴賤一也膳字之義鄭氏以爲美食是饌饌通名陳祥道禮書以爲致福之膳以少儀爲已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之文觀之陳氏說較注義爲足據不然大夫士無故而以美食進獻其君不幾于諂且褻乎理有

後闑勝于旹賓者此類是也

君入門介拂闑四句　君入門鄭注云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于後示不相沿也孔氏正義上介稍近君故拂闑大夫介微遠于闑故當棖與闑之間上介卑志闑遠故拂一棖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此以爲門止一闑賈公彥聘禮疏乃云闑有二闑東西各一焦氏禮記補疏力主之謂注夾闑緊承君言鴈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于上介若行兩闑之間近闑上介隨君後而當闑外大夫當上介而當棖之間士介隨大夫後而當近棖雖相隨而斜若鴈行故其步趨不相沿然則君行中門在兩闑之間大夫行棖闑之間非中門也鄭注聘禮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明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棖與闑之中也又云不敢與敢由之敬也正以兩闑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若一闑分行兩畔不可爲竝矣又云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君之迹亦敬也此與不相沿發明謂上介尊于大夫大夫尊于士上介既拂闑則大夫不敢沿之而拂闑故中于棖與闑以爲敬若經文之中門即棖闑之間則賓入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且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敢踰君之迹非鄭氏義也案此說似精而實未當曲禮立不中門鄭注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其注論語亦以不中門爲不當棖闑之中央棖闑中央正當一扉之中非兩闑之中也皇侃論語疏門中央有闑闑以硋門兩扇之交處也爾雅棖謂之楔其在塊者謂之闑字一作臬郭注闑即門橜也皆無兩臬之訓在闑東者謂之東扉主國君臣出入之道在闑西者謂之西扉賓出入之道故又名賓門賓門惟賓主乃啓之舊說本極分明若以兩臬界爲三門其中者乃爲中門不特兩君相見時賓主共由此中門乎抑主獨由之乎主獨由則非所以尊賓與賓共由則主國之君在東來朝之君在西皆不當兩扉交處反在旁而不在中矣詳焦氏之意特泥于大夫中棖與闑句爲與君中門同耳不知入門時君自特行不與介迷類大夫但與上介爲鴈行非敢與君爲次第也君大夫雖同在棖闑之間而行列絕異不得大夫擬于君之中門爲嫌至下文賓入不中門蓋指鄰國之臣來聘者言之故鄭引以釋聘禮亦不得據爲君獨行中門之證況夾之爲義廣雅訓近上介近闑故注云夾闑非與君夾闑之左右也若焦氏謂君與介夾闑而行則是君亦拂闑矣君與介尚何尊卑之別乎故其說似精而實未當也

公事自闑西二句　鄭注公事聘享也私事覿面也孔疏云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賓禮也私覿私而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者從臣禮也方氏慤謂公事爲國而與主君爲敵故自西爲私事爲已則從主君而行故自東焉由諸說觀之可見闑西者賓所出入之道闑東者主所出入之道而門之止有一闑益灼然無疑惟私事自闑西據聘禮所稱儀節尙自有辨　欽定禮記義疏云聘禮行聘時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是公事自闑西禮畢而請覿賓覿入門右北面奠幣擯者辭則承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其上介請覿奉幣禮亦如之惟士介初入門右擯者辭士介終不敢入門左是私事自闑東者從其初入門右奠幣言之諸儒于此均未之考及也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二句　疾趨鄭注謂直行也發謂起履也移之言靡迤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或爲歡孔疏靡迤動搖也言雖疾頭恆起而手足猶宜正宜直不得邪低動搖焦氏補疏說文迤衺行也夏書東迤北會于匯釋文云迤以爾反馬云靡也考工記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于軫四尺謂之二等注引鄭司農云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于車邪倚也弓人臂欲不迤則弓不發鄭司農亦以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絕理者然則迤靡移三字義同靡迤疊言之耳靡迤移皆邪行故申言毋移欲其直且正正義增出搖動二字非注義也案此辨頗有分曉疾趨而纖頭恆起則手足之搖動可不待言所患者因搖動而失之傾邪倚靡耳鄉黨集注以張拱端好釋趨進翼如與此意同疏以搖動足迹庸是以移字爲搖動也洵失鄭氏旨矣

圈豚行一句　鄭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循正義云圈豚行者釋上徐趨之形也豚釋文作豫云本又作豚大本反徐徒困反與遯同音焦氏補疏謂豫即遯字也易中孚豚魚或作遯遯遁遁又通循故讀豫爲循說文循順行也人兩足遞互而行各分左右不相逆順惟行于狹道兩足不能分步則必踵相接旋轉如圜故爲圈豚言其圈而相循也方慤乃謂豚性善散圈之則聚陸佃又以爲豚行俯首此宋人不識聲音訓詁亦望文生義說愈新而愈戾矣案豚字惟本作豫故衛湜集說引正義亦訓豚爲循汲古閣刻本作豚豨也是亦望文而改不知除遁循有相通之義耳至陸氏佃又謂豚行當爲冕行矜疑端行爲服元端而行弁行爲服皮弁爵弁而行故以豚行爲服冕而行也然端注訓直弁注訓疾諸家均未有作元端皮弁解者以豚爲冕杜撰不經圈字又將何解此必自知豚行俯首之不可安故又別爲之說如此而不知其失愈遠矣

立容辨二句　立容辨黃氏以爲所立之容明辨尊卑左右之分無俯上也又慮其卑退失分則近乎諂媚故

以卑毋諂戒之此以二句作一正一反口氣也鄭注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謂謂傾身以自下也此兩句只是一義下句特以足上句謂其不可過爲貶損耳孔氏正義以立容主在軍旅謂在軍中立容當貶損卑退不驕士卒其釋下文山立句又引樂記總干山立爲證二義自相矛盾學者疑之 欽定禮記義疏云立容辨者賈子誼曰固頤凝視平肩正背端服整足體不搖肘是謂經立因以微磬曰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經立天子宜之拱立國君宜之肅立大夫宜之卑立士宜之所當辨也立至于卑則易諂故又戒之輔氏諸家皆指爲戒容吳氏則爲一節黃氏于立容辨斷句辨字不改讀得之

禮記集解卷四終

（藝文書館精製銅版）

禮記集解卷五

螢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掌明氏重校

明堂位 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位篇而文迥別大戴旨營雒之制小戴則之此篇取逸周書加删改以爲周公生踐天子位建不世之功沒用天子禮樂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周公故也殊不知周公輔成王以踐阼未嘗自踐也魯用郊禘其爲成王所賜與後世所僭者考諸經傳自明此必周末魯僻儒爲之或以爲馬融所增但鄭受業馬氏而不言孔穎達言于別錄屬明堂陰陽是劉向前已有此篇或原小戴所收入者于義無可取惟是禮樂服器略具于斯則考禮者所不廢云

明堂位 議禮之家古稱聚訟較其尤甚莫如明堂如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此其名之不同也淳于登以爲在國南三里韓嬰以爲在國南七里宇文愷以爲在國之內鄭康成以爲在國之陽此其地之不同也考工記以爲五室月令以爲四堂十二室大戴以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公玉帶以爲一殿居中環以複道此其制之不同也黃帝以之祀上帝堯舜以之祀五帝周以之祀文王鄭康成以爲祭五人帝摯虞以爲祭五天帝此其所祭之不同也賈逵服虔以太廟與明堂爲一盧植蔡邕潁子容以明堂清廟與辟雍靈臺爲一此又所學之不同也自漢孝武以來會議者十數世自許令褒徐虔而下上議者數十人遷就依違根輸各出近金氏禮箋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明堂分而二之謂聽政之明堂卽路寢月令及考工記所紀者是也合諸侯之明堂卽方明壇司儀及覲禮所言者是也江都汪氏明堂通釋又分明堂爲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太廟以證諸書紛歧之故明堂端緒于是粗有可尋然明堂爲王者所居以出政令朝諸侯之堂故嚮明而治竣取諸離若月令所稱隨時異位不特與南面之禮相戾至冬三月轉北面而朝其臣矣且神依于廟人居于寢各有攸處不相雜揉倘四正之室皆曰太廟是以時王聽政之地冒始祖世祭之宮雖宣元之居天臺漢高之祠黑帝猶未若此其褻也竊疑五室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等制出于先秦諸儒以爲王者所居當如此其崇閎因創立此文而後儒亦樂其規模之盛壯相與附會增潤以成其說而不知其繁瑣難通由是言之明堂之名不可除諸家明堂之議則可以存而不論矣

九采之國五句 此上皆序諸侯之位證以禹貢周官多不相符鄭注九采九州之牧九牧不應于應門外故陸氏以爲要服荒服也采孔穎達以爲取當州美物貢天子之名則采之爲言貢也國語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是蠻夷近戎狄遠也此九采之貢卽上蠻夷四塞世告至卽上戎狄而王制分蠻夷爲東南戎狄爲西北周家肇土始于西北而漸及東南以洛邑天下之中計之實是戎狄近而蠻夷遠也與此文殊反矣 欽定禮記義疏云蠻夷戎狄各舉其種類性情氣習名之東南地遠而柔順易服故列之要服中言猶可要約也西北地近而剛狠難服故列之荒服中言此止可包荒不必以禮信責之也明于此則異同之說有不必爭矣

地方七百里 鄭注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孔疏亦以爲然不知此七百里乃記者附會之言耳卽周禮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義亦如之非眞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內也孟子今魯方百里者五猶以爲當損安見封建之始卽有四十九倍方百里如注疏之說者或據前後漢書地理志謂魯地全有兗州而跨青徐二州域實不止方五百里疑孟子儉于百里之說爲未確 欽定禮記義疏云以左傳所有魯地名覈之今地志大約在今滋陽曲阜費縣之間與鄒嶧魚臺鉅野鄆城諸縣之交而左傳初尙有費伯後滅之以賜季友取鄟取邿滅項明見于經則方五百里實兼并小國而後得之孟子魯公族豈有于周公封國故陰言之而漢志反確于孟子耶覈此則七百里云云洵記者所附會矣

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鄭孔謂同之於周尊之也王介甫亦謂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非之曰周公之功固大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此論甚正要亦據理而言耳以事考之則世之僭而非出于成王之賜也案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止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何待于請請而史角往報又何勿之許也夫平王猶不許而謂成王許之乎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矣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也禮何始也曰始于桓閔之世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僖三十一年書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此考于經而可證其非成王之賜也又左傳公問羽數于衆仲仲曰天子八諸侯六若果成王賜以八佾仲何不舉以對皋鼬之盟祝鮀言魯衛所賜

賜襚然華夏何子族大者反不及之子家駒對昭公明言皆僭天子禮有果賜子家敢斥言之邪不特此也僭饗有吕鈇彤弓而周公獨辭不敢受當武子來聘魯賦湛露彤弓而曰敢干大禮蓋魯僭未久當者皆疑怪遂謝而不敢安此又考之子傳而可證其非成王之賜也然則記何以有此言也湯升菴曰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己乃借名于成王伯禽而隱諱諸侯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此言得其實矣宜棄石林陳止齋黃東發諸家之辭而闕之也

孟春乘大路一節　孟春鄭以爲建子之月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方氏慤以爲通用先王之禮皆天子之事王氏炎辨之曰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啓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旂用日月之常皆僭天子禮亦不敢盡用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于孟春郊而後耕而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之月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常故于旂上畫日月之章縿以十二旒案先儒皆謂魯雖僭禮其儀皆下天子一等則王氏說是也然此猶依文訓義云爾其實魯之郊並非成王所賜作此記者欲誇張之故附會爲此言若果成王以魯周公郊配以稷不配以公于魯公何與爲以彼之矛陷彼之盾已可見其說之不經矣

季夏六月二句　季夏鄭注云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曰宮孔疏云此公羊文十三年傳文也稱周公不稱魯周公者蓋始封于魯者伯禽也非周公也故伯禽當魯公周公不之魯故止繫以畿內之采邑而稱周公不稱魯周公也以禘禮祀周公何也伯禽封魯實由周公則周公爲魯始祖故以之爲大廟而魯公又實始封之祖不可列之昭穆而祧故別立一廟爲世室至大祫則周公東向以魯公配之蠲然王者禘所自出而始祖配之故曰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也猶伯禽乃以禘爲祀文王于周公之廟增經所無其說不足據然鄭以季夏爲建巳月據周正言亦未安以上文例之孟春爲夏正建寅之孟春則此季夏六月亦夏正建未之月也不於巳月亦避周天子之意也

雕篹二字　鄭注篹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也孔疏與豆連文故知籩屬既用竹不可刻飾故知雕飾其柄直謂柄也禮記補疏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注云校豆中央直者也爾雅竹豆謂之籩豆中央有直者籩亦當然所謂飾其直者此也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蓋豆中央之校有似于柄故孔解爲雕鏤其柄喪大記食于篹者盥注云篹竹筥也釋文篹本又作匴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云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古文匴爲篹箱笥無中央直者而置冠之器同于籩豆之篹蓋冠置上縈上濶中亦有柄其狀近籩故其名同爵弁皮弁各用一冠縈舉之也篹與纂通纂即綰字束茅表位曰蕝亦作蕞束茅而立之其狀正同籩中之直然則籩即籩中直柄之名操而持之使高故所以立而持冠者亦以篹名之案說文竹部無篹字惟匚部有匴云淥米藪也與匴同義謂淅米訖則移于此器乾之而待炊所謂淅漸也然淥米之藪斷非可以盛冠是說文之匴與士冠禮之匴同名異物而明堂位之篹與喪大記之篹則皆食器故此注云籩屬而彼注云竹筥恐與盛冠者亦未必相之近補疏說恐不足據也

秋省而遂大蜡　省鄭讀爲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祭祊大蜡謂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也陳氏祥道曰春言社則知秋獮者亦祭方詩曰以社以方是也秋言獮而知春社亦蒐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大蜡必言遂者方氏慤謂與大司馬遂以蒐田之遂同又曰蜡所以報百物于其成而可報者非祭名而與祭並言之者以此陳氏澔則以省卽省斂謂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之上下以爲蜡之豐嗇舊說爲獮者非　欽定禮記義疏云礿嘗烝社蜡俱以祭言之省亦當然鄭改省爲獮蓋以獮有方祭耳陳說爲非不於太蜡義相貫然記文六事並列自應以類相從未必省字別爲一義也

庫門天子皋門二句　此二句之義方氏慤謂自外入皋門近庫門故庫門比皋門之制自內出應門近雉門故應門比雉門之制此論也陸氏佃乃以庫門爲中門若庫門果中則所謂自皋門至于庫門者不應耳此而遂止也蓋庫門雉門路門諸侯皆有之故衛有庫門見于家語特魯之庫雉制如天子皋應爲不同故劉氏敞謂諸侯三門明天子亦三門更非經意　欽定禮記義疏云諸侯有三門則天子有五門以商服推之禮應如是劉氏謂天子亦三門何以別于諸侯乎且作雒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門皋門卽雉門是天子有庫雉矣

反坫出尊二句　鄭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蓋禮兩君相見尊于兩楹間而反爵之坫在尊之南獻酬皆有尊而南出故曰出尊崇高也康鄭讀如亢龍之亢謂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陸氏佃則讀康如字安也謂坫崇則嫌或不安故謂之康使之安也二義皆可通方氏慤曰反坫者爵坫也崇坫者圭坫也凡器仰之爲正覆之爲反反坫所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崇坫所以薦圭也故圭坫謂之崇輔氏廣曰

反坫出尊言其所在崇坫康圭言其所用互備也案二坫之制諸家未言惟黃氏日抄謂皆以土爲之考說文坫字云屏也从土占聲爾雅垸謂之坫郭注云坫也在堂隅兩義均不與出坫崇坫相當然曰坫曰垸字皆从土則黃氏說宜可信也

有虞氏之旂四句　此論魯有四代旌旂也綏鄭謂卽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卽戎建大麾以田也孔疏大白白色旗大赤赤色旗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陳氏祥道謂旂之制始于舜至夏則致飾矣故曰綏白西方之色四主殺而嚮于義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之色嚮者離之位文明之象也故周之旂以之綏鄭又謂當爲綏讀冠蕤之蕤注旄牛尾于竿首也又曰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　欽定禮記義疏云詩淑旂綏章朱注綏草染鳥羽或旄牛尾注于旂竿之首爲表章則不必改讀綏又孝子言舜建大常是旂始于舜陳氏謂夏又加綏以致飾甚當不必如鄭孔旂綏互易也

周人黃馬蕃鬣　騋氏安生以蕃鬣爲黑色正義非之謂其說與周所尚乖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而用赤鬣三代俱以鬣所尚也經義述聞云魯頌駉篇傳騂黃曰黃是黃馬色在騂黃之間已兼赤色足以明周之所尚矣若蕃字古無訓赤者蕃蓋白色也讀若皤老人髮白曰皤字又作蘇爾雅釋畜青驪繁鬣駵是也白蕃謂之繁白鼠謂之驩馬之白鬣謂之蕃鬣其義一也案皤古讀若煩說文皤从白番聲賁六四賁如皤如與翰爲韻鄭陸本作蹯音煩述聞謂蕃讀皤義固可通然爾雅繁鬣郭注以兩被髮解之近郝氏爾雅義疏亦以繁爲指鬣之多言繁與蕃古多通用如述聞說亦足以備一義且此處改讀爲皤于上文黑鬣黑首尚類若爾雅則上下馬色有白者皆直言白不應于青驪繁鬣獨變白言繁也

夏后氏以琖三句　琖斝爵之訓鄭孔以下大概相同而陳氏祥道爲備陳擬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謂夏爵命之以琖其制卑狹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其制若雀然也琖象棧爵象雀而斝有耳焉詩曰洗爵奠斝是也斝陳不言其象鄭注云斝禾稼也陸氏佃則謂琖以齊言斝以鬯言爵以酒言知然者以登齊亦謂之醆酒鬯尊一名斝彝知之也　欽定禮記義疏于爵曰殷以斝溢爵亦曰殷以斝一名而異制抑所受之量有不同者歟皇氏謂周爵但用爵形而不畫飾孔氏據周禮太宰贊玉爵疑之謂飾以玉然夏后氏以琖琖亦從玉殷尙質度不質于夏則斝亦以玉飾歟陸言實言其說未確參亦尊屬斝爵也

土鼓蕢桴二句　蕢鄭注謂當爲由聲之誤也說文土部由字云由塊也从土凵凵屈象形塊字云俗由字是由卽塊也孔疏土鼓謂築土爲鼓蕢桴以土塊爲桴蕢蓋謂蕢爲蕢方氏慤曰古者以土爲鼓未有革之聲故也以由爲桴未有斲木之利故也以蕢爲蕢未有截竹之精故也伊耆鄭以爲古天子有天下之號孔氏據或說以爲神農陳祥道禮書則據周官有伊耆氏之職以下士爲之謂伊耆非有天下之號特古之本始禮樂者二說不同考之古史神農號伊耆氏亦伊耆氏王符潛夫論帝系篇稱堯爲神農之後是伊耆爲古有天下者之號當如鄭孔所說至周官之伊耆與郊特牲始爲蜡之伊耆自是職官之稱二事爾不相涉劉氏云云不過以周不當以帝號名官耳其實非別有確據也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一節　此言魯備四代之學也鄭注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頖之言班也於以頒政教也方氏慤曰米廩藏養人之物庠亦以養養人也射以序進主于禮瞽宗樂祖在焉孟子言殷爲序而此以夏爲序言周爲庠而此以虞爲庠者蓋以養人于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于此則皆可謂之序其義一也案此亦依文爲訓云爾以事考之不必皆有其實　欽定禮記義疏孟子所言是周鄉學州序習射則義取于序黨庠養老則義取于庠故王制亦曰在國之西郊孔謂諸侯有大功德則得立異代之學或四或三但魯頖惟言泮宮不言瞽宗虞庠他書亦無言魯學有三四者是孔說亦因此而云也至于米廩則春秋曰御廩以藏祭祀之粢盛實非學也豈以米有養義故作此附會歟夫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則魯國學明屬侯禮而鄉學則有州序黨庠未可知此亦合之以爲夸耳

叔之離磬　叔鄭注以爲未聞離謂次序其縣也孔疏言縣磬之時其聲希疎相間也叔作編離之磬故曰叔之離磬陳氏祥道則以離磬爲特縣之磬黃東發日抄主之方氏慤又據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之磬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三說微有不同　欽定禮記義疏周禮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鄭注磬亦編而于鐘言之者鐘有編有不編也其不編者鐘師擊之據此則磬無不編矣劉氏云特磬十二鎛鐘十二依辰而次列之皆十二者以各中一律也則作樂時始一鐘終一磬所謂特磬鎛鐘也特者大而編者小矣然則磬有編磬亦有特磬陳與注疏說皆有據方則解其義者也

夏后氏之龍簨虡一節 此言魯得用四代之樂縣也鄭注簨虡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臝屬羽屬簨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于龍上刻畫之以爲崇牙以挂縣紘周又畫繒爲翣載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樹于簨之角上飾彌多也方氏慤曰夏后氏有簨虡而未有崇牙殷有崇牙而未有璧翣至周然後三者皆備焉此皆漸至文也陳祥道則以爲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有璧翣分業與崇牙爲二以朱子詩傳考之簨上大板刻之捷業如鋸齒曰業于業上懸鍾磬處又以彩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是崇牙卽業上如鋸齒處牙以崇言以其高言也陳氏謂簨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殆非也

殷以椇 鄭注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孔疏枳椇之樹其枝多曲橈殷俎似之焦氏補疏枳椇卽積穊也徐鍇云積穊不伸之意此枳椇卽積穊也荀子枸木必待檃括烝矯然後直枸卽椇也宋玉風賦枳句來巢枳句卽積穊言樹木曲橈者鳥巢其上與下空穴爲對李善注以爲枳樹多句非也詩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毛傳枸枳枸楰鼠梓此以鼠梓與枳枸對舉自爲木名如隱所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本草所謂枳椇是也正義言枳枸之樹其枝多曲橈殷俎似之不知椇自爲曲義枳枸積穊自爲不伸之義殷俎名椇謂之俎足曲耳樹之枳枸亦取義于積穊非殷俎取義于枳椇樹也正義迂矣案椇卽今之木蜜俗或謂之拐棗其實多歧而拳曲故正義說人多從之然以上下文例之梡者斷木爲足無餘飾也嶡者于足間加橫木爲房者足下有跗似堂之有房皆就俎之形言則椇亦但取曲義當如補疏說也

喪服小記 鄭目錄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于別錄屬喪服朱子曰儀禮喪服子夏作傳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也王氏澍曰喪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備上經之所未備此篇所記喪服一章又以補喪服後記之所未備者也其事瑣碎故名小記又曰小記猶雜記小記所記之事小雜記所記之事雜喪大記之所記視此二篇則爲大也但雜記中記喪服者鮮故承喪大記之後而稱雜記此篇記喪服者詳故以喪服二字冠于小記之上而名篇也

免 鄭讀如問免之免制士喪禮注云未聞杜氏祐謂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自額交于項中并其末覆紒而還而前繫之成冠象孔氏穎達謂以麻自項中向前交于額卻繞髻爲括髮免亦然但用布不用麻耳呂氏大臨乃謂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紒子冠謂之缺項冠者必先著此缺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項存因謂之免以其與弁冕之冕音相亂故改音問程氏泰之亦以免爲免冠之免當讀如字謂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是免與冠對也故得以免冠爲免二說與杜孔異考士冠禮缺項注云圍髮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項中有繩亦由固頍爲之先著冠乃著缺項無免冠而缺項存者則呂說非也禮兗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則免之爲制當如杜孔所言也且禮以冠與笄對免與髽對初不以免與冠對豈不止于除笄而免獨止于免冠乎則程說亦未是也夫先儒之言雖不能無疵要其音釋必有師承未可遽以爲疑而謂免不當有問音也

髽 髽之形制禮亦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謂麻枲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爲之高四寸著于額上鄭康成以爲去纚而紒黃氏幹據檀弓爾毋從從爾毋扈扈注云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太廣之文謂若果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必慮其從從扈扈而辯之如鄭云去纚而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之女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空髽謂紒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髽衰也又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凶服以麻表而髽字從髟是髽之服也杜氏以鄭衆爲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案說文髟部髽字云喪結也从髟坐聲引禮女子髽衰及狐駘之戰魯人迎喪者皆髽爲證段若膺注亦據鄭義謂以麻自項而前交于額卻繞紒如著幓頭焉然髽字從髟黃主先鄭以爲麻髮合結說于情事爲近可從也

以三爲五二句 鄭注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孔疏已上親父下親子合云以一爲三而云以三爲五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又以父上親祖以子下親孫故云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應云以五爲七而云九者由祖親高曾二祖由孫親曾元二孫爲情已遂故累其相親之旨惟言九也案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所謂九族也自白虎通夏侯歐陽如信何琦之徒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後儒多據以說經詳其所分父族四者父之同姓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二族已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三族已女適人者子爲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女昆弟爲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此不過因詩頍弁剌王不親九族而言兄弟甥舅角弓剌不親九族而曰兄弟昏姻故推廣言之然于母之父母則合爲一族妻之父母則分爲二族且母之昆弟母之女昆弟仍是母之父族可見其說之支離矣攷爾雅于內宗乃曰族于母妻皆曰黨則九族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爲正也

庶子不祭禰者一節 此節之義先儒說有數端戴聖聞人通漢馬融皆主五世之適言五世之適是繼高祖之宗也賀循庾蔚之孔穎達賈公彥皆主四世之適言四世之適是繼曾祖之宗也夫經明云庶子不云庶子之長子明云繼禰不云繼祖之禰父則所謂四世五世之適于義何居譙周云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長子爲不繼祖劉智釋疑曰父之重長子者以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于父則禰于子則祖也 欽定禮記義疏謂衆說之中無踰此二說者蓋自長子言之爲不繼祖而自庶子言之爲不繼禰也庶子非繼禰之宗故不敢以承己之重而爲之極服耳禮家妄移不繼祖之文加之庶子此其所以謬也至敖繼公引喪服小功章而謂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記文爲誤今按禮經此條專主庶子而爲長子三年惟當以繼禰之宗爲斷繼禰而不遂服是禰其祖而不知有父也不繼禰而遂服是不庶其子而不知有父也禮之設豈以訓無父者哉然則四世五世庶子之云非經義決矣

從服者四句 從服卽大傳所謂徒從屬從卽大傳所謂屬從徒從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以徒從不若屬從之重也蓋徒從者已本無服因所從之人而服之義係于所從故所從亡則已而不服屬親屬也親屬本有服故所從之人雖沒猶當服之義不僅係于所從也孔疏徒從有四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于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爲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此四徒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所從亡則已如君母死則妾子不復服君母之黨母亡則子不復服母之君母君亡臣不復服君親黨也屬從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也孔氏此疏禮家皆據之而義猶有所未備 欽定禮記義疏云服君之黨疑不可謂之徒從如君之父母君雖不在新君當承重則從新君而服之矣若小君則本應服長子則便爲新君皆非徒從也唯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夫亡似可不從耳又案此皆爲士言之若大夫則母黨妻黨皆無服大夫之子父在亦不服也

禫 禫之義見于士虞禮又見于檀弓又見于雜記閒傳及喪大記喪服小記皆除服後之祭名也戴德喪服變禮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注儀禮禮記皆遵之諸儒亦多據爲定論惟王子雍因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以爲祥禫同月戴氏倜又以禫爲除服之名非祭名各立說之辨鄭案申鄭者曰記云祥而縞是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此禫月而禫二義各不相干如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也其哲人朝祥暮歌與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皆據哀樂忘哀非正樂也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所謂徙月樂也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指喪事終除喪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爲禫歲未盡喪則出入四年小記不應云再期之喪三年然父在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亦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禫服之大斷也此辨至爲明晰顧或猶援士虞禮中月而禫疑其說爲是不知中古謂間學記中年考校者謂中年隔一年也則中月亦是間隔一月若爲是月之中經當云月中而禫不云中月而禫矣且檜風素冠傳云禫玉藻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祥而冠之禫而除之使祥禫同月禮何爲更制此服詩傳又何爲分別言之乎王戴氏所云尤爲失考孔疏祭不爲除喪云祭雖不爲除喪除喪與祭同時練祭祥祭總名除喪則禫祭亦名除喪可知彼練祥之祭皆有祝辭而禫祭無之者文不具耳況祥祭則朝服縞冠禫祭則元冠黃裳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禮文甚詳安得謂禫爲非祭名也

夫爲人後者二句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鄭注云以不貳降也此舅姑徐氏師曾謂指夫所自生者而言蓋恩隆于所後自不得不殺于所生也賀氏瑒乃以此爲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仍爲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爲所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君而稅也此說非是蓋夫旣爲人後爲其本生父母降而服期故其妻亦降而服大功徐氏所謂恩隆于所後不得不殺于所生是也固不問其于前舅姑之識與不識也若謂人生不相識之徒皆不責非時之恩假有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婦遂可以不識而不從夫服也乎孔氏駁之當已

繼父不同居一節 鄭注緣恩服淺深也正義繼父謂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子不隨則無繼父名此謂夫死妻稚子幼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夫亦無大功之親以貨財爲子築宮廟四時使之祭祀如此則是同居故爲服期有主後者爲異居謂繼父更有子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此據儀禮喪服傳故諸家皆從之謂異居者齊衰三月所以錄其恩同居者齊衰期所以哀其無主後而隆之也惟汪氏琬以此禮爲非謂孤子隨母而更適者其爲大宗之適與支子皆不能知苟其爲大宗之適則家必有廟無所事于更築苟其支子而已則雖爲大夫士猶當祭于宗子之家而不當有廟況孤幼乎爲繼父者分之財可也遺之宮室什器車馬衣服可也非禮而爲之築宮廟此暱愛之私不可以之名者也且繼父無子而撫其前子爲子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制禮者宜禁之之不暇而顧倡此說以導之吾不信也春秋齊崔杼娶東郭

妾妾以其孤寡無告入卒先大亂于齊同居之禍如此後世尤宜引以爲鑒不可以禮文借口也案此論甚
正然惟三代時宗法嚴明適子有廟不幸孤露撫大功之親小功以下或可收而䘏之而亦不能保隨母適
人者之但支子無適子也後世宗法多廢設有父沒而母適幼穉無依不能不隨母以往既以母之故父之
而彼亦愛養之如子能無報乎況兩無主後與之同財而祭其祖禰則先人之血食賴之久矣而彼奄然不
復血食于心安乎是齊衰三月齊衰期酧于同居不同居而爲之輕重古先王稱情立文原爲曲盡惟爲
之發宮云云在三代誠有難行或出于傳者所推衍耳至寡無告亦此自不能別嫌明微所致顧家庭之內
變態何止一端似未可因此而謂娶人之母者必當棄其無依之子也

爲慈母後者二句　慈母鄭注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緣爲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命已庶子爲後正
義云此記者見喪服有妾子爲慈母之例觸類言之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
子爲無子之妾立後與爲慈母同故云爲庶母可也又觸類言之謂已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亦命已之妾
子爲父妾後故呼已父之妾爲祖庶母王氏亦謂既是妾子此三母皆妾故可以妾生之子爲後後字諸家
皆作爲人後之後解　欽定禮記義疏云喪服傳爲人後條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收族者也
不可以絕則知庶子無後可從祖祔食不必爲之置後矣庶子且不必置後豈有庶妾而爲之置後者與慈
母如母條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則生養之終身死喪之
三年貴命也是爲此子無母則無以生故命此妾養之既養之則有母道故執此禮以終其身非必爲妾無
子而爲之置後也則祖庶母有孫亦在不世祭之例又安有無孫而爲立孫以世其祭者歟謂此和此所謂
後特主其生養死葬之事云耳與嗣子傳重不同注疏說竝誤也

大傳　鄭目錄云名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于別錄屬通論陳祥道禮書云名者人治之大
者也人道者禮義之大者也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所謂祭祀追王服術宗族之類莫非人道之大所
以爲大傳也吳氏澄謂儀禮十七篇惟喪服一篇有傳此篇通因喪服而推廣之如易之繫辭傳不釋
經而統論大凡也後人以繫辭傳爲易大傳故此篇亦名大傳云案陳氏所言據其事也吳氏則比其
例也二說相兼而傳之所以名大無遺蘊矣

禮不王不禘四句　不王不禘趙氏匡謂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王氏肅謂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也以

其祖配之張子謂以始祖配也蓋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故其制如此首言禮者王氏炎謂明所
記者禮之禘非漢儒臆說也案禘一也而禮有間祀追享大祭之異名方氏慤謂以其非四時之常祭故謂
之間祀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比常祭爲特大故謂之大祭是禘不惟異于郊且異于祫也鄭康成惑
于緯書乃以禘爲郊天以所自出爲感生帝引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謂爲配靈威仰不知此說始于漢哀
平間好事者所僞撰桓譚賈逵蔡邕諸家皆疾之如仇而鄭獨通之于經誣亦甚矣

有大事省于其君二句　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孔氏謂大夫士有勳勞大事爲君所善者
則君許其祫祭至于高祖方氏慤謂即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是也祫謂毀廟之主合食于祖廟也大夫止
三廟士止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祫然後及之故曰干祫及其高祖于葉氏夢得訓上達謂古
者諸侯有祫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祫大夫既不得祫有大功見祭于天子乃得視諸侯上達而祫其毀
主此三說皆明白可據若鄭氏以大事爲寇戎之事省于其君爲免于大難干訓空空祫謂無廟而祫之于
壇墠則臆斷矣　欽定禮記義疏大夫三廟則高祖無廟可祀故鄭爲壇墠之說然據祭法壇墠有
禘則祭不言祫也王制大夫有太祖廟則亦祫于太祖廟耳何壇墠之足云寇戎說亦未確又案以程子高
祖有服不祭甚非之說推之則大夫士並祭及高祖但限于廟制無高曾之廟則立高祖之主於祖廟立曾
祖之主于禰廟禮以義起義自可通但大夫有時祭而無祫必有大功見祭于天子乃視諸侯上達而祫及
之廟

同姓從宗二句　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合者合之宗子之家也族屬方氏謂以衆而聚于一者謂族
若所謂宗以族得名敬宗故收族是也以小而係于大者謂屬若所謂夫屬乎父道夫屬乎子道是也異姓
疏謂他姓之女來爲已姓之妻者主名謂主爲母與婦之名也治正也際會方氏謂上下之交謂之際彼此
之合謂之會若王姬下嫁于諸侯際也會男女之無夫家會也謹際會字稍䜭然亦足備一義蓋同姓者自
內出而有所殺嫌于無所厚故使同宗合族屬所以親之以仁恩也異姓者自外入而有所厚嫌于無所分
故使之主名治際會所以別之以禮義也呂氏祖謙謂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爲故所主者在
名此訓主名字尤爲明白

謂弟之妻婦者二句　此二句之義惟陳澔集傳最爲簡明其言曰弟妻不可謂之爲婦猶兄妻不可謂之爲
母以齊昭穆也故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皆不可也若鄭注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巳之
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及孔疏弟非子行其妻亦謂之婦者以嫌相褻瀆謂之爲婦弟
妻既得婦稱恐兄妻得爲母號故明之言不可亦謂之爲母也云云是以弟之妻爲應稱婦殊失經旨
欽定禮記義疏云記義蓋謂兄弟非父道子道之可稱故其妻亦不可謂之母與婦而世乃有稱弟之妻爲
婦者是降其弟屬子道將嫂亦可以爲母而以兄屬父道乎甚言其不可之意鄭孔乃反以稱弟婦爲厚別
考爾雅女子謂兄之妻曰嫂弟之妻曰婦男子無文以男女有別最重同等之嫌而兄公與弟之妻尤必無
際會也後世假女子之稱而稱兄妻曰嫂于弟妻曰婦以別于子婦豈所稱亡于禮者之禮邪

其庶姓別于上二句　鄭注云元孫之子姓別于高祖孔疏謂小宗六世之後各自爲氏吳幼清以爲小宗至
六世十一世皆別立繼禰小宗爲氏斯大非之謂考之于古公子爲卿大夫得賜族或以氏或以諡或以邑
或以官有生而賜者有及子孫而賜者其非卿大夫而不得賜則子孫自氏其王父氏蓋姓受之天子族稟
之時君姓繫于上而族分于下諸侯別子兄弟異族是庶姓已別矣然五世之內猶有相爲服之道故宜免
不免有司罰之至六世而親屬竭是之謂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也且古者士無世官五廟之孫祖廟未
毀已有賤爲庶人者彼皆叔孫氏之分爲叔仲氏仲孫氏之分爲子服氏季孫氏之分爲公鉏氏公甫氏叔
氏之分爲榮氏皆其人有以自見又已爲公臣或時君賜之以氏然未必皆元孫之子且未必即先王之制
其謂高祖爲庶姓而元孫之子得別姓者何據而然乎案鄭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疏謂正姓若炎帝
姜姓黃帝姬姓周姓姬本于黃帝齊姓姜本于炎帝是也庶姓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各自爲氏是也是鄭
孔所謂別姓即別其氏族之謂非謂別其始祖之正姓也蓋五世以後不共高祖四從兄弟各自爲姓故經
以姓別于上戚單于下明小宗之法之所由立萬氏之論雖有據依竊恐于注疏本意尚未之深考也

庶子不祭二句　庶子支子也庶子不祭即曲禮支子不祭之義明鄭注訓宗指大宗小宗言大宗者始祖
之正體下文所謂繼別子者也太宗惟一而小宗則有四孔氏穎達謂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繼祖者與從
兄弟爲宗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是也當祭之時有繼別子之適以祭別
子則凡不繼別之小宗皆別子之庶不得主別子之祭有繼高祖之適以祭高祖則凡繼曾祖繼祖繼禰者
皆高祖之庶不得主高祖之祭繼曾祖繼祖繼禰者亦然朱子所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

宗則不得各祭四宗所主之祖禰是也蓋一廟無二祭主祭必統于所宗故庶子不祭所以明其宗也然所
謂繼禰繼曾繼高定于宗之者之身非定于宗子之身如已身爲庶子而宗繼禰之適此繼禰之適或爲吾
之兄弟或爲吾兄弟之子若孫皆未可必身爲庶孫而宗繼祖之適此繼祖之適或爲吾之伯叔父或爲吾
之從兄及其子若孫亦未可必推之繼曾繼高當復如是故五世之內有一人之身而兼四宗三宗二宗者
亦有一人宗一宗而兼四宗三宗二宗者萬氏斯大所以謂孔疏第以兄弟言之于義未盡也至但言庶
子不祭與小記言不祭禰不祭祖者不同者小記之不祭祖爲不爲長子斬發不祭禰爲不爲殤與無後者
且既言不祭祖恐人疑于尚有祭其禰者故又以不祭禰申之而文繁意複不若大傳之語簡而義該也

絕族無移服　絕族無移服鄭注謂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也孔氏正義絕族者謂三從兄弟同高祖者族兄
弟絕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爲族屬既絕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施及之方氏慤曰九族之
外謂之絕族以其恩至此而絕故也有恩則有服以其恩絕故無移服也移猶施也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施
豉反焦氏補疏此移字即手足母移之移謂邪迪也前云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自祖禰以至子孫
直行者也由昆弟以及族昆弟邪行者也族昆弟之子邪行至此則無服矣故曰無移服蓋從旁及人之
所之趨邪鄭注云施者邪施而行是其義也案移古與施通焦氏作邪迪訓亦即孔氏旁及之意惟絕族諸
家皆指本宗五服言張子則謂喪服篇出妻之子爲母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也謂
妻于夫家與族齒其出也與族絕族絕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之謂無施服說與注疏不同似當兼之于義
始備

少儀　鄭目錄云名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此于別錄屬制度方氏曰篇中所
言不特主于少者然壯者之儀亦在乎少時所習故以少儀名之陸氏佃謂十年學幼儀此篇其類也
朱子則以爲小學之支流餘裔又曰此言小者事長之節注疏以爲細小威儀非也　御案如朱
子說則此篇本爲幼儀而作但所記者雜耳觀首節教少者而因及敵者嘗者可見

不得階主　此句之義諸家說異句讀亦不同鄭孔以不得階主四字爲句鄭云階上進者賓之辭不得斥
主人孔疏階進也主主人客宜卑退不得斥進主人也陸氏佃則以不得階主爲句若曰固願見不得階主而
前耳鄭氏因亦謂恐不得將命者道達爲之階主二說皆不用注疏意而以四字爲句則從之黃氏震則于

陛字絕句而以主字屬下讀者謂不得陛自謙不得階而進也主敵謂主人敵體者也欽定禮記義疏云不得階主鄭注爲正陸氏說即士相見禮曰某也願見無由達之意亦是但與注別邵說亦然黃以主字屬下句失之矣

不願于大家二句　大家富貴之家不願疏謂不可願效之訾鄭訓思重謂寶也言見人珍寶重器不可思玩之朱子訾字作計度解謂下文無訾衣服成器義同此國語訾相賈漢書云爲無訾者又云不訾之　此云不訾重器謂不欲量物之貴賤避不審也陳澔集說則訓訾爲鄙毀之意謂重寶之器傳之久矣　而毀之豈不起人之怒如此說則不訾重器與上不願大家是一正一反口氣以詩小雅翕翕訿訿朱傳訿訿相訾也管子形勢解毀訾賢者謂之訾兩說觀之則訓毀于重器于義較順蓋願慕人之富貴必入于求訾毀人之重器亦近于忮二者皆非厚重之道是以君子不爲也

執箕膺擖　鄭注膺親也擖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孔疏膺人之胸擖箕之舌以舌自鄉謂不得持向尊者也焦氏補疏曲禮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擖作字士冠禮加柶覆之面葉注云葉柶大端古文葉爲擖士昏禮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注亦云古文葉作擖柶匕也士昏禮下又云面枋枋同柄則葉爲吸醴處故爲大端其形如葉亦如舌箕舌名葉而通作擖亦此義也說文擖刮也擖之爲舌猶擖之爲刮矣案少儀文多與曲禮相表裏此執箕膺擖即曲禮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之義也皆泛指賓客之禮言孔氏以大賓來內外俱擖謂之擖小賓來則止擖席前名曰拚似太拘泥

問道藝　道鄭訓三德三行藝訓六藝孔氏疏達以下皆從之經義述聞云地官鄉大夫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德行與道藝分言則道非德行之謂也且三行之事友本于天性不學而能亦何須問其曾習與否蓋道者術也道藝即術藝列子周穆王篇魯之君子多藝術是也道訓爲術藝亦是術故以道藝連文天官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鄭司農曰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禮樂射御書數言禮樂射御書數皆先王所以教道民故又謂之道也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太平御覽工藝部一引馬融注道六藝也春官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鄭彼注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是皆道藝同訓之明證故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注曰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有道藝者謂之能則道爲技術可知矣案此解較注爲長或疑道不當以術訓然韓子不云乎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

位故下論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朱子注亦以農圃醫卜之屬釋之且韋昭吳語定五年左傳杜注道俱訓術初不獨周官注爲然也

不角不擢馬　角鄭注訓觥罰爵也於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孔疏行罰用角爵詩云酌彼兕觥是也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觥擢注云去也又撤也馬算馬言我取以來則彼馬去矣已撤馬旋勝故游之孔疏投壺立算爲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三馬雖得若一朋得二馬二朋得一馬于是二馬之朋撤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馬亦不敢撤尊者馬足已成勝案此句之義注疏甚明故諸儒俱無別訓但以觥爲罰爵似未安豳風七月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公堂非飲罰者乎而用兕觥恐未可以兕觥爲罰爵矣詳此節文皆以讓退爲禮角字恐是不敢角勝負之意當闕所疑

不旁狎　鄭注妄相服習終或爭訟孔疏旁猶妄也言不得妄與人服習或致忿爭也經義述聞謂舊傳無訓旁爲妄者旁疑當讀謗古字假借也人與已不相習則其過失無由而知相狎者善惡皆所素知易生謗訕但既謂之狎則與已親近謗加于親近之人非所以全恩也故戒之曰不謗狎所謂隱惡而揚善也禮記補疏則謂此與不好狎注互相發明服習爲狎狎乃敬人何以致訟致訟之由在于旁狎旁之言溥也廣也於此人吾服習之于彼人吾又服習之原非心悅誠服第闚聲氣以爲依援妄相服習門戶之見嫉妬生焉故終或爭訟旁狎即好狎也此申鄭義與述聞不同案朱子云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莊敬也夫褻暱不恭敬凶終致末辛由于此此其所以不免于爭訟歟此亦主鄭注而訓旁爲泛及則補疏溥字之解較述聞爲優矣

頍　鄭注云警枕也古文苑注引曹公操以小木作圓枕警睡爲警枕之證焦氏補疏則按藝文類聚所載蔡邕警枕銘云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說文傾仄也頍从頃與傾同聲警枕之名頍器之欹者名傾仄也頍之爲器蓋取于仄坐久倦寢欹傾于上義取于傾仄故名頍其首高仰可承首故有枕名後人用倚使首有所倚首有所承即名倚乃頍之遺制亦頍之遺器也案頍之爲字有覺悟之義故謂警枕爲頍吳越備史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常用圓木小枕熟睡則欹由是得寤名曰警枕與曹公制同其法當非臆造且玩蔡銘居安聞傾云云亦正是安不忘危之意焦氏徒因應龍蟠蟄句以陛龍有翼張于左右遂以今之倚當之非警悟之義矣頍字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引釋文作頴下从火音京領又與下授頴頴字異黃氏日抄亦作頴玉篇廣韻又訓頴爲隱蓋本盧王二家注文舊本頴在枕下故謂頴爲枕隱此皆讀禮者所不可不知也

刀卻刃授頴二句　鄭注頴環也拊謂把卻刃授頴削授拊辟用時焦氏補疏釋名刀到也其末曰鋒其本曰環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謂毛遂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遂曰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末謂錐之鋒則頴謂錐之環卻刃授頴謂卻末授本其本曰環故頴即環也今人錐末亦作環是其制釋文音笑考工記晉之削釋文如字李音思紹思詔二反鄭注削笑音也又築氏爲削注云今之書刀說文削則訓爲鞞刀室也此削授拊乃書刀故有把案岳珂云鄭注兩頴字義異字同釋文皆枕之頴下从火音京領反授頴之頴下从禾覓役領反字異而音亦異是岳氏所見與正義本不同然云鄭兩字同則其訛自漢世已然釋文分而二之不知何據又釋文音削爲笑蓋以削爲刀鞘用說文義也然鞘不應更有靶補疏謂當主書刀其說是也

會同主詡　詡鄭注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焦氏補疏說文詡大言也注爲大言之訓恐涉於夸詐故以敏而有勇明之又舉齊國佐者國佐舉四王五伯以折晉人是大言也晉人欲蕭同叔子爲質而取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佐破之以德禮是敏也精皆城借一而不屈是有勇也國佐言而晉衛懾晉人遂平故會同主之案此亦就注引伸劉氏彝則訓詡爲煦引經云盛德揚煦萬物謂人君注天地爲會同生成五物之德在焉說較鄭注爲安蓋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大典也行此禮者當發揚其德方與之相稱今本禮器煦字正作詡是煦詡字通詡廣韻又以爲辞氣明盛貌辞氣明盛于會同時尤宜而敏而有勇之義亦可包舉其中央然則會同主詡即不從劉訓亦當從廣韻訓也

祭左右軌范二句　祭左右軌范乃飲鄭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于車同謂轊頭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孔疏范與周禮軓聲同字異軾前之軓車旁作凡或作範轂末之軌則車旁作九此左右軌範是也車轊亦謂之軌亦車旁九又曰僕受爵將飲則祭之于左右軌及前范所以祭者爲其神助已使不傾危也故祭畢乃自飲諸家皆同此訓輔氏廣獨以軌爲車轍引考工記車轍馬仆而患不及轍之文以證轍之當祭案說文車部軌下云車轍也从車九聲周禮曰立當前軌軌字云車徹也从車九聲軌固有車轍之

訓然車轍云者高誘呂氏春秋注所稱兩輪之間曰軌毛公匏有苦葉傳由輈以上曰軌是也此指車之上距與下距地兩旁距輪遠言之蓋以度車之廣狹者不若轊頭之軌關車之勝敗故鄭注以軌與軹同謂轊頭釋之其曰帆與范同蓋釋周禮之祭帆即此范字指軾前言也孔疏恐人誤以軌與帆字同故分晰軾前之帆與轂末之軌有从凡从九之殊而又恐人以車轍之軌爲轂末之軌故曰車轍亦謂之軌明名同而實不同也輔氏不此之察而合而二之誤亦甚矣

車不雕幾　鄭注雕畫也幾附纏爲沂鄂也孔氏正義國家靡敝則車不雕畫漆飾以爲沂鄂焦氏補疏春官典瑞璪圭璋璧琮鄭司農注云璪有圻鄂璪起圻沂幾三字通淮南俶眞訓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高誘注圻垠字也說文垠地垠也一曰岸也垠或从斤漢書楊雄傳甘泉賦紛被麗其無鄂注云鄂垠也張衡思元賦望寒門之絕垠兮注引廣雅云垠咢也咢即鄂明帝紀十二年乙酉詔云莫測圻岸注云圻堮也堮亦即鄂字然則鄂與沂義相疊圻鄂者界限之謂也凡器物邊界或用雕刻或用丹漆如衣之有緣周于四圍故曰附纏今木工造几案記邊線或稱線文彩以爲之邊圻鄂之遺制也

學記　孔疏鄭目錄云名學記者以其記古人教學之義此于別錄屬通論朱子曰此言古人傳道授業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由蓋兼大小學言之方氏城謂此篇記學非記禮然禮因在焉家塾黨庠州序國學立學之禮皮弁祭菜宵雅肄三入學之禮詔于天子無北面尊師之禮也而石梁王氏及以此篇爲未嘗詳言學制及教人之法　欽定禮記義疏云家有塾至九年大成詳言先王學制大學始教至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皆教者之法察于三者有志于學察于四者有志于本皆學者之法至言大道至道言敬道信道言辨志先志言敬業孫業無非所教所學之事王氏之言其亦誣矣觀此則內氏云云得其當已

術有序　術有序鄭康成陳可大訓各不同鄭謂術當爲遂聲之誤也陳謂術當爲州州之學曰序祖鄭者謂水經注引此正作遂有序又據月令審端徑術注引周禮作遂遂小溝也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胡三省通鑑注亦術字公路術當讀如徑遂之遂諸條以爲古術遂字通之證從陳者據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爲州有序之證又有爲兩通之說者謂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學一等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

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同可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隊本禮經文以斷術之爲州其說可據至術之作遂于古雖有明徵而遂之有序于經實無可考自孔氏言之則竟以爲州之序矣是當並以疑存之

蛾子時術之　蛾鄭訓蚍蜉蓋蛾本或作蟻魚起反漢以前多省蟻作蛾如左傳蛾析列子禽獸蟲蛾元帝紀白蛾羣飛長揚賦扶服蛾伏皆爲蟻字之省蟻又通螘爾雅釋蟲云蚍蜉大螘小者螘說文螘蟲或爲蚍蜉大螘也廣雅又作蠪蜉竝字異音同一物也術之爲言述也蛾子時術之者孔疏謂蚍蜉之子時時術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也垤詩毛傳云蟻封也焦氏易林蟻封穴戶大雨將至穴戶卽所封穴之戶也經之意蓋以蚍蜉蟲之微者耳能時述所爲遂以小致大有志于學者乃不能時習不已以底于有成是蛾子之不若也引記此言其所以警之者深且切矣

宵雅肄三二句　宵雅肄三二句先儒之說有三鄭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此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其上下相和厚之意此一說也方氏慤謂宵三肄習必至于三欲熟故也習必以雅欲其正也止以小雅欲其有漸也以其始教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之謂此一說已與鄭異然宵雅猶作小雅解呂氏祖謙更謂古人采詩夜誦使夜間肄習三章之雅非獨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于雅之三章諷誦吟詠此心遂有所據所謂官其始也此宵字作如字讀而訓爲宵夜之宵說又與方氏異然古讀宵小字通恐不若從舊注之爲得也

未卜禘二句　未卜禘不視學孔氏以爲欲優游縱暇學者之志不欲急切之此正解也惟禘字以爲五年大禘之禘則是五年乃一視學也陳氏祥道則以爲三年吉禘恐皆不應如此其疏故吳氏澄謂周以前春祭名禘與黃氏日抄所載應氏說同是謂正誤始和之後卽講釋菜鼓篋之儀也或又疑禘字當是祠字之誤而亦未有的據　欽定禮記義疏謂禘祭王制祭統並云夏郊特牲祭義並云春以諸經考之以夏禘爲正此言卜禘視學者大約在每年夏祭之後天子視學亦使有司考校之也讀此則知禘者時祭之名非祠誤爲禘而亦非五年大禘與三年吉禘也

不學博依二句　鄭注博依廣博譬喻也依或爲衣正義博廣也依謂依倚譬喻也方氏慤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爲博依之訓焦氏補疏則據注衣字義謂說文衣依也白虎通衣者隱也漢書藝文志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顏師古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所不談韓非子難篇人有

設植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呂氏春秋重言篇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高誘注讔謬言也裴駰史記集解隱謂隱藏其意使其君相說以受與詩人比興正同故學詩者必先學隱也案詩人之辭或比或興或依託于物理而物理至博故曰博依學者不能于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考其實而於詩之所言必有疑殆而不安者矣故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中依或爲衣蓋古依衣字多通用特言其字之異非謂其義之異也補疏因衣有隱訓竟以隱書隱語當之說太新巧未敢信爲必然也

多其訊言三句　此三句鄭注以多其訊爲句訊謂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以多其問難也言及于數爲句謂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進而不顧其安謂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也朱子以數爲刑名度數言及于數謂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其本也蓋亦從鄭讀也惟吳幼清以多其訊言爲句及于數進爲句數音朔言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說與諸家不同經義述聞謂吳讀爲是而義尚未安釋文訊又作誶爾雅誶告也陳風歌以訊止毛傳訊告也本又作誶爾雅無正篇莫肯用訊鄭箋訊告也是訊與誶通而同訓爲告也多其訊言猶云多其告語謂不待學者之自悟強而語之非多其問難之謂也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者隱元年公羊傳云及猶汲汲也爾雅數疾也鄭注曾子問讀數爲疾及于數進謂汲汲求速進也案吳氏句讀今皆遵之而學者多以及于字文氣齟齬爲疑述聞以公羊汲汲之訓解之乃文從字順可謂善通說經之窮者矣

隱其學三字　隱鄭注云不稱揚也孔氏正義謂弟子不荷師教之德乃隱沒其師之學朱子謂隱其學言以其學幽隱而難知如二三子以我爲隱之隱輔氏廣又以隱爲不安之意經義述聞據莊子外物篇相結以隱李頤注隱病患也後漢書張衡傳勸懂民隱李賢注隱病也之訓謂隱其學者病其學也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故弟子皆病其學而疾其師也隱其學疾其師苦其難三者文義相承則隱非不稱揚之謂也案隱字之義自當依朱子爲正解而述聞作病訓意亦相通蓋以師之學爲隱而難知其病之也甚矣且病則不安輔氏不安之意均可以貫之此說之異而不失其爲同者也

待其從容二句　從鄭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正義舂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以舂爲一容此以舂與容分爲二義焦氏補疏謂注撞擊二字解撞字重字解舂容二字下又申言之謂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復

問與重撞擊正相應復亦重也言初不盡說之待其進而復問乃以前未盡之蘊極說以盡之如撞鐘者待重撞一擊此擊合前未盡之聲極成其盛而後進之也舂容者重字之緩聲以從容不能翻重字故必讀從爲舂舂容之爲重猶鍾葵之爲錐之爲之爲膊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卽待其重然後盡其聲也引左傳者取其聲不取其義正義以舂爲擊失之遠矣案漢儒訓詁之法凡讀如某字卽可竝見其所讀之義鄭以舂容爲重焦說得之然從容朱子如字讀謂擊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答問者必答盡所問之意而後止則又不用鄭意　欽定禮記義疏兩說並存之觀鄭注從或爲松之文松容卽從容也是亦不廢本義矣

良冶之子二句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鄭注孔疏俱訓裘爲皮裘之裘言善冶之家其子弟見父兄陶冶補綴破器亦能學補續獸皮以爲完全裘習見則慣故卽求爲易也應氏鏞則謂冶鑄雖精而裘軟易製故必先學爲裘庶自易而至于難自粗而至于精也依文訓義此二說似亦近情然鑄冶補器與補皮補裘其業不同不可云肖似學習且自古及今未聞有攻皮之工進而爲攻金之工者故張橫渠謂裘字當爲述沙土之模範也或疑裘爲冶家之橐籥二說俱見黃氏日抄與注疏爲異以理衡之似于情事尤近惜不詳其所據爲未備也

始駕馬者反之二句　始駕馬者反之二句陸德明經典釋文始駕者三字下注云一本作始駕馬者孔穎達正義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反之者駕車之法大馬本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謂以大馬牽車于前而繫駒于後使日日見車之行其駒習慣然後駕之不復驚也臧玉林經義雜記謂據此知陸孔所據本皆作始駕者反之無馬字此言小駒始駕車之法故云始駕者非謂人駕之也當以無馬字者爲正案此說良是但釋文已云一本作始駕馬者則馬字之增入殆不始於唐初故閩監本毛本石經本岳本嘉靖本衛湜集說陳澔集說黃氏日抄皆相沿而未嘗是正也

樂記

孔氏正義鄭目錄云名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又有賓牟賈師乙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又謂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

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十二篇其名猶在案樂第十二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案如孔說則此篇乃劉向所得之書非河間王之所采也史記樂書全用此篇文或謂爲褚少孫所補意褚與劉同時殆劉校定後褚取入之耳然史記目錄次第與此不同者當時傳鄭學者南則皇氏北則熊氏孔疏以皇爲據則易鄭者必皇氏也

桑間濮上之音　桑間濮上皆地名鄭注云濮水之上有桑間亡國之音于此之水出也昔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于河後師涓過濮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奏之是之謂也孔疏于濮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則亡國之音矣此止依文訓義不指爲何代樂名而以濮水桑間對文似作兩地解與鄭之合桑間濮上爲一者微殊以路史考之云桀作東音操北里大合樂于桑林則桑間者桀樂師涓所傳濮上之音則紂樂也且本文以桑間冠濮上之上世次瞭然應以作二樂者爲是至或據詩傳以桑間卽桑中之詩夫桑中詩衛詩也桑中果爲桑間上文不應先以鄭衛竝言而亡國云云亦于衛事不切況詩傳則曰桑中疑卽桑間疑者未定之辭初未嘗以之爲不易之論也

物至知知　至來也物至知知鄭注云每物來則又有知言見物多則欲益衆也王肅則上知字讀智云事至能以智知之經義述聞以二說皆未安謂上知字卽下文知誘于外之知下知字當訓爲接言物至而知與之接也墨子經篇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知者接也淮南原道篇惑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是其明證矣古者謂相交接曰知因而與人相交接亦謂之知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一見蔑遂知故知言如故交也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言新相交也後漢書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治要交作知知與交同義故又有知交之語呂氏春秋明理篇弟兄相誣知交相倒是也案經文上知字是本來之知靜字也下知字是因物之知動字也蓋物之來雖無窮而吾心本來之知未有不知之者故曰物至知知述聞以下知作接訓據甚詳而知字中本包得接義似不煩改訓也

樂由中出四句　靜字鄭注無訓于文字云猶動也是以靜與動對也孔氏正義樂從心起在心故靜禮從人貌在外故云動也說禮家皆從之惟經義述聞謂樂者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不得謂之靜靜當讀情情者

誠也實也樂由中出故誠實無僞下文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正所謂樂由中出故情也古字情與靜通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官人篇情作靜逸周書情忠而寬大戴禮情作靜也大戴又曰誠靜必有可信之色靜亦情之假借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者表記所謂情可信也表記又曰文而靜鄭注靜或爲情則情正字也靜借字也文而情者外有文章而內又誠實也情與文相對正與此同下文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曰情深而文明荀子禮論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又曰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又曰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此言樂由中出故情禮自外作故文皆以情文相對爲文也案此雖有破字之嫌而以經證經確不可易且鄭注訓文爲動亦破字也

樂者敦和二句　率循也從順也鬼神注疏皆以爲先聖先賢案方氏慤曰氣固有和樂則敦之使厚物固有宜禮則別之使辨和既敦則莫不循其理而無所屈故能率神以從天別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以從此以爲神者伸也鬼者歸也從天從地陽氏晞孟謂神者陽之類而天者陽之所積樂由陽來故率神以從天鬼者陰之類而地亦陰之所積禮因陰作故居鬼以從地率者引而上之居者俯而下之也諸家之論雖不無同異然無從鄭孔以鬼神作先聖先賢言者　欽定禮記義疏云以二氣言則天地之神常定者陰之情也禮也天地之氣常流流者陽之動也樂也以一氣言則天之資始無形神之伸也樂也地之資生有質鬼之歸也禮也此較諸家說尤精而鄭孔之以鬼神爲先聖先賢益見其不確矣

方以類聚二句　鄭注以方爲行蟲物爲植生孔疏申之謂含獸之屬有性識故稱方各以類聚不相離也草木之屬無心識故云物各以區分自殊于藪澤也陳氏澔從其不安故訓方爲道訓聚爲處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此指人事說視行禮之事即大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從其類所謂物以群分也此指人事說視鄭孔之義較切而亦有未盡　欽定禮說義疏方類物群即上萬物散殊所該甚廣方本異而類同則聚在天則星皆拱北在地則水皆向東在人則君子小人各從其類物本同而群異則分在天則參商不相見在地如河濟清濁之分在人如禽獸之離異皆是也如此說類字羣字乃推闡無餘矣

舜作五弦之琴　南風長養之風也歌辭鄭氏以爲未聞孔疏聖證論引家語及尸子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鄭云未聞失其義也或謂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聖經故鄭言未聞然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爲天子而歌此蓋因其歌而寫之于金石絲竹揆之聲依永律和聲之義正自有合家語所載未必定王肅所增也五弦者孔謂無文武二弦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弦也王氏應麟曰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手殺之調皆生于二變故也

其移風易俗　其移風易俗荀子樂論篇說苑修文篇並同史記作其風移俗易漢書禮樂志則作其移風易俗易下易字顏師古音弋豉反經義述聞以漢書爲是謂樂之感人既深則其移風易俗也易二句相對爲文若下句無易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正與此易字同義祇以易同字後人誤以爲重複故或改爲風移俗易而刪去上易字或又刪去下易字爲移風易俗荀子說苑均無下易字即後人依禮記刪之而漢書易字獨未刪則以師古音弋豉反故也案此論亦確不可易樂記文裁對至爲整齊上文曰其感人深此句必有下易字乃協然釋文易字無音正義釋移風易俗亦不及下易字之義則孔陸所據本已無下易字可見矣

肉好二字　肉好二字本璧之名璧之外邊爲肉言實而無隙也璧之內孔爲好言虛而不實也故陸氏佃謂肉而無好則失之實好而無肉則失之虛是肉好者虛實相稱之謂也或謂寬裕肉好皆指君德言順成和動乃就音說然以陳氏暘引爾雅肉倍好者璧好倍肉者瑗肉好如一者環謂肉好之音豈亦以其旋而不可窮邪及方氏慤肉好者音實而得所養又虛而得所好也云云觀之似就音說乃于上下文一例且以肉好屬君德言更費形容故諸家多從音論至鄭注訓肉爲肥張守節謂音如肉之肥則望文生義迂曲而可笑矣

狄成二字　鄭注以狄爲往來疾貌而成字無訓蓋闕之也王肅解狄成謂成而似其狄之音孔穎達又以爲疾速而成陳氏澔又曰狄同逖逖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經義述聞謂狄當讀爲誂而成則戉之訛也古戉與越通呂氏春秋音初篇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慆濫即滔濫也誂越即狄戉也楚辭九思聲號咷兮清和誂字作咷漢書韓延壽傳噭咷楚歌服虔注咷音滌滌之滌正與狄同音故誂通作狄鄭云狄往來疾貌方言佻疾也廣雅越疾也佻與誂同聲越與戉同聲是誂越狄戉皆謂樂聲往來之疾也隸書戉字或作戊成字或作庥形極相似故戉字訛而爲成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索隱曰任侯張成漢書作張越又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定敬侯劉越水經注作劉成說苑正諫篇左伏揭姬右擁越姬藝文類聚人部八引越姬作成姬此數成字皆戉字之訛也案王肅諸家解狄成字皆望文生義述聞據呂覽作誂越而博引諸書以證誂越之當從周內不可謂不確矣但戉之訛成猶曰字形相似至誂之訛狄雖有咷字讀滌一訓然字形絕異呂覽所云未必與此經定同也

以繩德厚　鄭注云繩猶度也正義謂準度以道德仁厚也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訓繩爲法謂法其德厚　以繩德厚經義述聞謂德厚猶言仁厚二字平列下文律小大之稱比始終之序以象事行二字亦平列引鄉飲酒義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管子形勢篇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荀子君道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韓子外儲說右篇德厚以與天下齊行齊策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孝文紀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曜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上林賦德之厚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德厚二字皆平列爲證謂正義準度以道德仁義于義稍疏若王注謂法其德之厚于下加薄字以解之其失甚矣案德厚二字平列固古人常語然如陳氏暘謂廣其節奏而不爲節之音皆其文采而不爲繁文之樂則德之充實而端厚者足繩之使不淫亦未嘗不文從字順蕩存于心者爲德見諸事者爲行德本厚而樂以繩之則厚者益厚德見于行而樂以做象之則皆可依據而行如此則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述聞說似太泥

感條暢之氣二句　感鄭注訓動言動人之善氣而使之失其所也此以二句爲一意也釋文滌字上今本無而字陳澔集說云感成爲豎感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和平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者異矣此二句平看經義述聞稱其父說謂條暢當讀爲滌蕩滌蕩之氣逆氣也上文其聲哀而不莊云云謂姦聲也下文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滌蕩之氣與平和之德正相反平和之德順德也故下文曰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姦聲正聲各以類相動故下文曰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此據史記樂書及說苑脩文篇均作感滌蕩之氣而滅和平之德爲言而說滌字云从水條聲周官條狼氏杜子春云條當爲滌郊特牲滌蕩其聲徐音滌爲同弔反與條音相近故斷爲當讀滌蕩也案以二何作一反一正于上下文如肉貫帶誠比薄說爲長但郊特牲滌蕩其聲注作宣布之意與逆氣亦不協姑錄之以待質高明

五色成文而不亂　五色鄭注云五行也正義引崔氏說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而不亂也經義述聞以五行之義與樂無涉而五音亦不得以五色名之謂五色當指所用之器言若舞之列五采綴兆舞之析五采羽之垂五采羽皆五色也他若琴有朱絃舞有朱干鍾有青赤黃白黑其餘樂器髹畫者亦具五色若膽有兩笙髹畫雅有兩紐疏畫是也樂器備五色而皆秩然有序故曰五色成文而不亂案舊說以五行釋五色蓋謂角音屬木色青徵音屬火色赤宮音屬土色黃商音屬金色白羽音屬水色黑五音正即五色成文是鄭孔之訓亦自可通述聞以所用之器有五色分之五色字借有著落而于注疏說亦不相背當從之

八風從律而不姦　八風從律鄭注云應節至也孔疏八風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樂得其度故八風應節而至不爲姦惡也此皆以爲天地之氣感于樂而順應也經義述聞謂下文樂行而倫清云云方言作樂之效此則但論樂之情狀不應遽及于八風之順應也且八方之風分應八節無一時並至之理作樂之時縱有風來亦止一方何得有八方之風雜沓俱來乎古者八音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也五聲八風相對爲文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言皆人所爲故曰爲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是天籟不得言爲矣故知八風謂八音也八風從律而不姦即堯典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律銓也次也姦讀曰奸犯也八音各得其次而不相凌犯故曰八音從律而不姦也案八風之名見白虎通義陳氏暘以八音分配八卦當之謂樂律既調八風各以其時應律而至非必一姦也作樂而八方之風俱來也述聞所駁似屬深文然以此節爲方論樂之情狀所謂八風即八音則確乎其有可據者矣

百度得數而有常　鄭注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孔疏晝夜百刻昏明晝夜不失其正度數有常也陳氏祥道則謂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季札觀樂于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十二律長短有度多寡有數說與注疏不同經義述聞謂陳氏爲長而以得數即十二律之度亦非也下文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始以十二律之長短之此則謂樂之節奏也左傳節有度正義曰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是樂之節奏謂之度後世之曲

度何度其遺法也節奏非一故曰百度數者度之多寡也其大者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及武始而北從再成而滅商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屬也其小者若三步以見方夾振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三歎之屬是也多寡得宜故曰得數一成不變故曰有常案此節舊說鄭氏以八風爲八方之風故以上文之五色爲五行此百度爲百刻陳氏知其失當而以十二律之度易之其爲有見遂謂此句係專指樂之節奏辨析尤精皆可補入注疏也

綴後樂器從之　樂器器字禮記校勘記宋監本岳本嘉靖本皆作氣衞氏集說史記說苑亦作氣石經氣字剝闕閩監毛本作器經義述聞謂氣卽器之假借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作器莊子人閒世篇氣息茀然釋文向本作器云器氣也是氣與器通上文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故此云樂器從之猶上文從以簫管也史記正義乃云樂氣詩歌舞也則不知氣之爲器也宋輔廣又謂樂以氣爲和氣方發至樂爲和樂之樂謂樂以樂爲本皆于文義未安不如讀器之爲得也案此論最是以經文觀之志承性之端聲容承德之華則末二語自當承樂器言之然孔氏此節正義謂聲須合于宮商舞須應乎節奏乃成于樂故樂器從之氣已作器張守節及輔氏方氏云云皆望文生義此失考之過也

治亂以相二句　相雅鄭注以爲皆樂名相謂卽拊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亦名焉雅狀如漆桶中有椎　治亂以相孔疏云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訊疾以雅言舞者迅疾奏此雅器以節之也案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鄭司農注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康成此說與之相符惟以相卽拊則未安蓋上文已明曰會守拊鼓此曰治亂以相若相果卽拊不應一物二名宜陳氏祥道之以說詆之也然陳摶爾雅和樂謂之節或曰節相也云云恐亦未可信爲定論至張子以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則由誤以大武釋先鼓三步故延及此章亦以周召爲說尤不足據也

鐘聲鏗一節　鄭注號號令橫古曠反光也聲當爲磬字之誤也辨謂分明于節義廉廉隅焉之意猶孿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謹或文歡動或爲動有所合謂以聲合成已之志也孔氏穎達曰金鐘之聲鏗鏗然堅剛故可以與立號令號令嚴成則軍士壯氣充滿所以武事可立也石聲輕清故磬磬然能分明辨別既能辨別節義則不愛其死也絲聲婉妙哀思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自存其志也竹聲擘聚故能立會以聚衆鼓鼙之聲讙囂使人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五者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事也此外諸

家陳氏祥道就八卦取義謂鐘聲爲兌石聲爲乾絲聲爲離竹聲爲震鼓鼙爲坎鐘石鼓鼙陰也陰以嚴厲堅勁爲事故鐘聲象武臣石聲象死封疆之臣鼓鼙象將帥之臣絲竹陽也陽以純潔滋養爲事故絲聲象志義之臣竹聲象畜聚之臣也陳氏暘則更衆五行五事言皆足與注疏相補備至音有八而此不及匏與木者孔謂笙以匏爲體而插竹于匏匏竹衆有故笙文从竹也鼓鞞草木同聲陳謂言革則木在其中矣說俱得之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樂一終爲一成六成六奏也綴南頭初位復綴者反還于初位也此句鄭康成于崇字絕以天子字屬下而訓崇爲充言六奏以充武樂天子夾振之者言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王氏肅則以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與家語文同後儒橫渠張子主鄭氏以復綴以崇爲此時必改易衣冠使之充盛以象治定致文陳可大集說則主王氏謂六成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也案鄭于以崇絕句不特文意不全而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云云亦非人情不可信故方愨諸家多從王讀而陳氏說尤明白而足據也至六成之序舊說謂自南而北復自北而南共爲六成夫樂之周旋象風雨每成中應有無數囘旋無數曲折若合六成只走得一遍成何舞法陳氏祥道又謂六成已完八變則又自南而北爲七成九變又至二奏至北爲九成如其說後二成各走半遍尤臆度之辭未可以爲典要

封黃帝之後于薊二句　薊祝皆國名鄭注薊或作續張守節曰薊幽州縣也陸德明謂卽燕國都漢薊縣遂改爲薊北縣後又改析津縣今順天府之大興縣地也祝或爲鑄張守節以爲東海祝其縣此說非是漢志濟北蛇邱有鑄鄉城劉昭以爲武王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于鑄卽此春秋傳臧宣叔娶于鑄杜注鑄國濟北蛇邱縣所治是鑄爲蛇邱今屬山東泰安府肥城與祝其無涉明甚惟薊爲黃帝之後所封而復爲燕封國都其改封之故史册無徵陸氏意是封薊者滅絕因以爲召公之國而以燕名之理或有然不然方以封黃帝之後旋以之封召公數十年之間不應予奪若彼其無常也或據呂氏春秋武王入殷未及下轝封黃帝之後于鑄封帝堯之後于黎與此不同謂呂氏去古未遠較樂記之成于漢儒者有間當以呂說爲的然上世之事傳聞異辭存其疑可也

投殷之後于宋　鄭注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孔疏武王初封武庚于殷墟微子復其故位左傳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實時復所卽徙而居宋及武庚作亂被滅周公因微子先在于宋更封而大之故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命微子啓是也宋漢地志謂在梁國睢陽縣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也吳氏澄謂投猶置也天下土地皆商之有今周既伐商置殷之後于宋地俾祀其先王不曰封而曰投者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案史記家語投皆作封荀子亦云武王封微子于宋蓋杞宋同時而封故朱子詩傳以微子爲武王所封書序謂武庚以叛誅始封微子非也又史記抱樂器奔周者乃太師疵非微子也左傳面縛之說亦傳聞之誤

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鄭注行訓視商容訓禮樂之官言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孔氏穎達曰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以爲禮樂也案逸周書亦有命畢公表商容閭之文故孔安國書傳云商容殷之賢人鄭謂爲禮樂之官謬戾莫此爲甚黃氏日抄猶力主之則誤而又誤者也又使之注以爲使箕子此案上文言于語氣爲順故應氏鏞亦以爲行箕子求商容然家語使之作使人蓋是時商容避紂之亂隱于太行山故先表其閭又使人行求而後得之則使箕子之說亦非也

命之曰建櫜　建鄭讀爲鍵謂字之誤也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垂櫜而入皆此类也孔疏鍵爲牡也櫜兵甲之衣櫜也言鍵及兵戈悉韜藏置于府庫而閉藏之故名之曰建櫜也史記集解引王氏說則云所以能棄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力也故建以爲諸侯謂之建櫜此讀建如字馬融廣成頌命師于鞬櫜儀伯于鑱鼞李賢注鞬以藏箭櫜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經義述聞主鞬字之訓據說文鞬所以戢弓矢也釋名鞬建也弓矢並建立于其中也及僖二十三年左傳右屬櫜鞬杜注櫜以受箭鞬以藏弓云云謂鞬鞬皆所以藏弓矢名之曰鞬櫜卽詩載櫜弓矢之義言藏弓矢而干戈之戢可知矣若鍵所以持門戶與櫜不倫無由竝舉且凡府庫之藏皆有鍵閉無以見其爲藏兵革也案此辨似泥以經文觀之此句是總承牸車甲載干戈而言言武成旣告大封諸侯而命之曰自此以後鞬兵櫜弓無所復事故繼之曰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鄭孔說正自該括若王肅則有心立異故反作如字讀至陳澔以此句爲錯簡謂當移置包之以虎皮下考家語史記韓詩外傳文竝與此同豈有四書而同錯簡者乎是其說尤可以勿論也

繁瘠二字　繁瘠字惡定字九經古義謂荀子瘠作省省與眚通眚猶瘠也釋文義繁省爲長經義述聞云惠以繁省爲長是也謂省通作眚眚又作瘠則非也經傳中省眚二字無通作瘠者當是省訛爲眚眚又訛爲瘠耳經文曲與直對廉與肉對繁與省對繁省猶多少也廉肉猶肥瘠也若作繁瘠則不成文義矣鄭

注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繁瘠亦當作繁省聲之鴻殺殺字正釋省字今注作繁瘠則因正文而誤也正義釋經曰繁謂繁多則下句亦當云省謂省約今本作瘠謂省約亦後人以已誤之經改不誤之疏也其釋注亦當作言樂聲或須宏大而多則曲與繁是也或須細小而少則省與廉是也宏大釋肉多釋繁細小釋廉少釋省方合後人改省爲瘠與少字不符因幷上句改之甚矣其謬也案瘠之爲言瘦也與肥字對若如今本作繁瘠則于廉義爲複矣且以他書證之荀子樂論史記樂書竝作繁省無作繁瘠者樂書集解引鄭注亦作繁省省字之訓于義誠長述聞說是也但陸氏釋文音瘠爲在亦反則陸所見本已誤省爲瘠不始于唐以後矣

雜記上

孔氏穎達曰鄭目錄云名雜記者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于別錄屬喪服依曲禮檀弓分上下篇方氏慤謂此篇雖以記喪爲主而衆言三患五恥觀蜡取盜之類其事不一故以雜記名篇

以其綏復　復招魂復魄也綏鄭云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于生時也孔疏在國招魂則用上服今在路死故用旌旗之緌冀魂魄望見識之復還也王喪在國亦用綏周禮夏采建綏復乎四郊是也陸氏佃則以綏爲旌以其旌復謂旌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旌宜用死者所首之方胡氏銓則謂綏當讀如字謂此復魂既在車是綏當卽執綏之綏三說不同案禮由綏字鄭多作緌訓復之用綏疏引夏采文證之誠爲有據然曰去旒周禮初無此說且諸侯之旒如其命數豈有欲其望見而反反去其可別識之命數而唯存一不可識之旄乎胡氏以綏爲登車時所授之綏說較陸氏爲近而他無左驗恐亦未免臆測之辭

載以輲車　鄭注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爲輇或作槫許氏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輲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車之輪孔氏正義此明大夫車飾也初死及至家皆以輲車至家脫輴唯輲車在故曰載以車輴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其殯時則易輴矣大夫士在路載以輲車至家脫輲亦載以輲車故鄭云車不易也凡在路載柩天子己下至士皆用蜃車其制與輲車同周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近納車于階閒注云蜃車是士也此云輲車謂大夫也諸侯不言可知天子殯用龍輴謂畫轅爲龍諸侯殯亦用輴不畫龍大夫殯不用輴故鄭注喪大記大夫之殯廢輴士掘肂見衽是亦廢輴也其朝廟大夫以上皆用輴士用輁軸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鄭注軸狀如轉轔刻兩

頭爲軹轂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案喪車之義此疏爲詳以制考之因車卑而無輻其輪以全木爲之故謂之輇輲車即輇車也以迫地而行亦謂之蜃車中惟此用四輪最安固而不傾故尊卑載車皆用之天子則于輪畫龍有似于盾故謂之輴是蜃與輴輇一物也其不用四輪只兩輪共一軸者謂之軹軸鄭孔泥于字形分輴輇蜃爲三物且疑天子諸侯朝廟在塗至葬所凡三易車不知尊卑之辨在棺與棺飾而不在車即在車亦在畫龍不畫龍及色之飾其車者耳不在車之質易也又車字諸家皆以爲車名東原戴氏據說文有輻無輻之訓獨以爲輪名此亦過于分析緣全木而目爲輇猶似盾而目爲輴其軸而目爲軹軸此尤不足泥也

士之子爲大夫一節　鄭注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孔氏穎達曰士子身爲大夫父身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士喪而使此死者之子爲主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處但此所置之後謂暫爲喪主假用大夫禮若大宗子則直爲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方慤諸家說大微相同惟暫爲喪主則多疑之　欽定禮記義疏云命士以上唯主適子之喪以下則子之喪父皆是主之而亦有不能主者則其子爲大夫也蓋士攝大夫唯宗子今此爲大夫之父者非宗子而以大夫禮行是禮自爵也以士之禮行是禮貶君所爵之子也以大夫之禮處子以士之禮自居是以父而凤子子也三者皆不可故使其子主之無則爲之置後者大夫得立三廟大夫不可無後也讀此則孔謂所置之後暫爲喪主其說明矣

大夫之喪既薦馬一節　馬牽車之馬也正義士喪禮下篇薦馬凡有三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爲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至日側祖奠又薦馬二也明日將行遣奠三也此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爲第三薦馬時也薦進也馬是牽車爲行之物孝子見進薦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馬出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包者象既饗而歸賓俎士則羊豕各三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書謂凡送亡者明入壙之物書讀之者省錄之也敖繼公則以哭踊爲薦馬者哭踊謂無人不悲其哀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既夕禮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鄭注以往來爲節抗重出纛馬馬出御于門外徹者入踊如初包牲于此若云哭踊薦馬者出似薦馬者俟孝子踊乃出若云薦馬者出哭踊又似孝子之踊以其出爲節故記言薦馬者哭踊出言薦馬者當哭踊時即出也故謂此哭踊是薦馬者哭踊亦可通但既夕凡踊皆指

主人此踊又在徹者入下恐不當屬之薦馬者也

朝服十五升一節　鄭注緦精細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正義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緦麻于朝服十五升布之內以七升半用緦麻之衰服也取緦以爲布也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言去其半而緦始云加灰錫明此緦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諸儒皆依此訓近金氏禮箋謂去當讀如萬入去籥之去之去也十五升之布治其縷爲朝服裁去其半治之爲緦服則緦與朝服異者在于縷之半無事不在布之升數故說文云緦十五升布也然則緦衰錫衰皆用十五升布而治其縷者惟七升半非升數減去七升半之謂也金氏之意蓋謂五服皆以升數多寡爲輕重之差故自斬衰三升遞降至小功十二升升數少者服重升數多者服輕無緣至緦麻而減其升數爲七升半與大功等也然儀禮喪服傳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錫者十五升去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彼注云緦者不治其布錫者不治其縷衰在內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是鄭以雜記之所謂去即喪服傳之所謂抽故其訓同金氏釋去爲減恐可以解雜記未可以解喪服傳矣特五服以升數多寡爲輕重之差其辨亦確不可易存之以備一義可也

遣車視牢具　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一个爲一具取一車載之故云視牢具郝氏謂遣送葬之車以爵命爲差是也鄭氏注乃謂喪禮貴不視命數而孔疏謂天子上士三命有遣車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此亦以爲視命數　欽定禮記義疏云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左傳天子十二牢此言遣車視牢具則如命數可知鄭謂不視命數諸侯之大夫與天子之大夫同復之人數錫之衣數皆視命數安見喪禮貴不如其命數乎天子之元士視子男可謂諸侯之大夫五乘而天子之元士不一乘乎孔氏天子士三命得有遣車諸侯士賤無有疑不若郝氏爲當諸侯之士有命有不命命士則遣車如其命數不命之士則無遣車其牢具直持之而已

賓見閒三字　鄭注此謂葬時藏物也賓見閒藏于見外槨內也釋文見音閒厠之見棺衣也注曰閒如字徐音古莧反一解云鄭合見閒二字共爲覵字古辯反正義見謂棺外之飾言賓此甕甒筲衡等于見外槨內二者之閒故曰賓見閒既夕禮乃窆藏器于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器在閒內也既夕禮又言藏苞筲于旁注云于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饎相次可知此言藏器于見外槨內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經義雜記云覵字雖有誤分爲二字者然據注云藏于見外槨內則知鄭本作見閒不作覵也正義引儀禮可證彼注有云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不復見矣賈疏以其帷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是棺柩不復見也則見爲棺飾益明矣觀此則釋文所引一解殆非鄭本義不必泥也

雜記下

父小功之末四句　此節之義注疏皆欠分明經義述聞謂父小功小字當爲大因下文言小功而誤也云父大功之末所以別于已之大功也上大功之末爲已之大功故此則之曰父大功之末以冠子可以取婦嫁子可以取婦者言已于父之大功至服將盡之第九月乃可以冠已之子嫁已之子及爲已之子取婦也已大功之末但可以冠子嫁子父大功之末則不但冠子嫁子而又可以爲子取婦者父之大功輕乎已之大功也若如舊說已之小功既卒哭而可以自冠自取妻于父之小功而已緦者雖至在末之月亦但可爲子冠爲子取婦是薄于已之小功而厚于已之緦麻不且輕重倒置乎若云統于其父則父小功卒哭後已可自冠自取妻已于父之小功卒哭後反不可以舉吉事而必俟父小功之末是父之視小功也輕而已視父之小功也反重豈統于其父之謂乎揆之于理殆不可通矣案父小功句張子已疑當作父大功之末蓋父大功則已是小功而已之子則爲緦麻故可以冠取也述聞說與張子正同但上文大功之末以下十二字張子謂爲衍文述聞以上爲指已之大功言語意劃然了無窒礙經有訛文誤字不可不急爲辨正者此類是也

祀以下牲　下牲之說有二鄭注以下牲爲少牢若特豕特豚孔疏天子諸侯常祭大牢凶荒則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此以下牲爲降一等之牲也方氏慤則以爲不具者謂之薦牲非純全謂之下陸氏佃亦謂下牲蓋用其本牲之下者皆不用注疏降等之說　欽定禮記義疏云王制凶年不儉所謂下牲者乃如其本分應用之牲而不必擇其肥瘠中選者耳然疏引曲禮有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之語是降等亦未嘗無是禮也然則方陸二義可與注疏說並存矣

外宗爲君夫人二句　外宗鄭謂姑姊妹之女內宗五屬之女也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者謂君內宗爲君悉服斬衰爲夫人齊衰今外宗之女爲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云猶內宗也鄭又謂外宗謂君舅之女從母皆是孔氏穎達曰古者大夫不外取故君之姑姊妹嫁于國內大夫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在國中非正也諸

侯不內取男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若元在他國亦不得來嫁與已國卿大夫爲妻以卿大夫不外取也熊氏云內宗外宗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衰賀瑒等云在他國則不得服賢者擇之　欽定禮記義疏云此外宗當指君姑姊妹嫁本國大夫其所生女仍嫁本國大夫者而鄭兼及舅女從母孔謂諸侯不內取則君之舅女從母不得在國中大夫不外娶則舅女從母又不得來嫁本國大夫無從爲君夫人服熊氏雖有他國本國之說然身爲他國大夫之妻而爲此國之君夫人服斬不嫁于所居國之君夫人乎故引賀瑒說以正之而但云賢者擇之疏例不駁注也

其名者成　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猳豚鄭注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正義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也經義述聞稱其父說曰名大也謂器之大者也故鄭云尊彝之屬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鄭注名猶大也晉語取名焉韋昭注名大也秦策賂之一名都高誘注名大也此皆古人謂大爲名之證記言器之名者對小者不釁而言是名亦爲大也洪氏頤煊則以爲名即銘字周禮小祝置銘鄭注銘今書或作名既夕禮取銘置于重鄭注今文銘皆作名祭統銘者自名也以稱揚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尊彝之屬有銘者成則皆釁之二說不同而均有左證以孔氏正義觀之似述聞之訓爲長蓋古人器必有銘大字云云自可以該銘之義也

喪大記　喪大記之解先儒說各不同有謂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名曰喪大記者鄭康成也有謂言其委曲繁多故云大者劉氏元也有謂送死大事也此篇所記皆喪事之大者朱氏中也吳氏澄則又謂此篇是各記一事之大事非是逐句補記行禮之小節故名大記諸家之訓文雖不屬而意實相通似必兼之而後于義爲備

婦人髽三句　房中鄭以爲西房帶麻孔疏以爲要經據士喪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髽帶麻于西房男女異處也呂大臨謂婦人不俟男子襲經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髽在少變故婦人髽而襲經也黃氏幹據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謂呂氏云無當考　欽定禮記義疏云喪禮主人袒括髮絞帶與婦人髽同時而稍先至其先男子襲經而帶麻者蓋男子所重在首婦人所重在腰括髮與麻帶竝行蓋各重其所重耳帶經非男子所重故婦人先之非無絞帶之謂也又男子袒故下云襲經婦人不袒呂亦以襲經言之尤誤

君拜寄公一節　此節之義熊氏安生以大夫士拜卿大夫屬下句謂是卿大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于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孔氏祖述則以大夫屬上句謂寄公國賓故先言之大夫士是先君之臣同服斬小斂訖出列庭位故嗣君出拜之大夫士妻夫人亦拜之此經惟舉君喪拜賓之大夫士者文不具也說與熊氏為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卿大夫士乃同服斬以賓者非寄公國賓之為客者比也君安得拜之君不拜卿大夫則夫人亦不拜大夫內子士妻矣經文當以君拜寄公絕句是君禮大夫士拜卿大夫以下是大夫士禮夫人拜寄公夫人于堂上絕句是君禮大夫內子士妻以下是　大夫士禮孔謂不言大士大夫文不具誤也

御者差沐于堂上　鄭注訓漸謂漸飯米取其瀋以為沐也釋文差七何反沐字之義孔疏以下皆未詳析禮記補疏謂沐即瀋也因為沐所用故即名之為沐差沐者差摩之以為沐也下文君沐粱大夫沐稷言君之沐用粱差之大夫之沐用稷差之管人受沐即受此沐也管人授御者沐亦即授此沐也下云乃沐用瓦盤始作沐浴解士喪禮云外御受沐入注云沐管人所煮瀋也史記外戚傳竇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于傳舍中丐沐沐我索隱云沐米瀋也謂乞瀋為弟沐也此兩沐字上沐字正御者差沐之沐下沐字為沐用瓦盤之沐也案鄭注取其瀋以為沐本自的當惟語太簡直讀者或以下沐字為虛字補疏以經文沐即注中瀋義所引士喪禮注及史記索隱二證尤極分明洵可補舊疏所未及也

朝一溢米二句　鄭注二十兩為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疏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為石一斗十二斤為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為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為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八十銖惟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案疏中參字既夕禮疏作絫夢溪筆談辨證以作絫者為是成字則誠字之訛也蓋以一十九兩二錢乘二十四銖得四百六十銖零八絫以減四百八十銖餘一十九銖二絫恰得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然疏與注得數同而算法則異如鄭氏須以甄鸞五經算術求之法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每斤十六兩乘之得積一千九百二十兩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為法另以米一斛作百升為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與法俱再半之法得二十四餘得一是為二十四分升之一乃與注合但鄭所謂二十四鏇于今不及五兩所謂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雖于今亦止二合一勺而為數尙多恐非經意溢字之訓似當以王子雍滿手曰溢及敖繼公兩手曰掬一手曰溢之言為近也

士與其執事則斂　士與其執事則斂鄭注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使妾褻之也與釋文音預注同正義士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文士是斂也與執事謂生平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也經義述聞謂與其執事文義不明其蓋共字之譌也平生曾與亡者共事則謂之與共執事與當讀如字注云所與執事亦如字讀也陸孔所見本共字已訛作其故釋文與音預正義增共字以釋與字又言與喪所以足與字之義而不知經文之其本是共字與共二字連讀為義非謂預其事亦非謂與喪所也案其諸家皆讀如字與皆從陸氏讀預解釋迂回義不曉暢述聞謂其為共則不煩言而旨已了然而鄭注之文亦倍見該括若此之類雖改字無嫌也

君釋菜　釋菜鄭注云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此與士喪禮君釋菜入門注疏以為禮門神之訓正合蓋古人蘋蘩蘊藻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故月令有入學釋菜學記有皮弁祭菜皆不嫌于以滯物為敬也或謂菜當為采采色服也謂時主人未成服故君釋采色之服而素服以入也　欽定禮記義疏君臨臣喪當未成服而往則君仍朝服如既成服而往則君又自衣疑衰也又安有所采服而臨入門始釋之哉讀此可見或人云云似是而實非矣

公之喪大夫俟練三句　公鄭謂公士大夫有采地者孔疏其臣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為公故曰公之喪知此是公士大夫有采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故知非君公注疏此訓蓋因文與雜記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之文不同而疑之也夫古人名分甚嚴恐無士大夫有采地而得稱公之理春秋為楚僭稱王故其大夫僭稱公如申公葉公不當以是為典要且通篇皆辨君與大夫士之禮不同不應至此忽自亂其例故通儒多疑之　欽定禮記義疏檀弓亦有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句公之喪注曰君喪現曰大夫其臣又安得有大夫乎疑此大夫士與雜記大夫士有內外之異耳君薨未葬以前諸臣以遠近相次入臨至既葬卒哭則都邑之大夫猶留俟練下邑之大夫卒哭卽歸以治民至于既練則任政之大夫猶次于公館以終喪分職之士可歸其家以治職更有親近之士如僕人射人之屬亦留次館以終喪則居堊室與居倚廬微不同是此文與雜記未嘗不可通也

二披用纁　二披用纁正義謂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兩旁則亦四披也經義述聞非之謂上文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則披當與戴同色今云一邊前後各一披皆用纁則結于前纁之戴者與戴同色結于後緇之戴者又與戴之異色無是理也且纁披六者合左右各三而計之則此亦當合計左右何得但據一邊乎蓋二披用纁者降于大夫也大夫四披左右各二前二披纁後二披元士則二披左右各一共色但用纁也士戴前纁後緇而云二披用纁則二披結于前纁之戴可知披與戴同色故披之結于前戴者亦纁也其後緇之戴不結之以披若結之以披則其色亦當用緇也案此辨甚明如孔氏則披之在前者左右各一而用纁在後者又左右各一而用緇則經文當云士戴前纁後緇披亦如之與大夫條同今但云二披可知其非四披也

禮記集解卷五終

（修文書館精製鉛版）

禮記集解卷六

嘉川馮世瀛學樵采錄　四明馮善長崇明氏重校

祭法　正義名祭法者鄭目錄云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祭祀羣神之數此于別錄屬祭祀　沈清臣謂祭法自燔柴于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卽書肆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朱子則以爲卽國語柳下惠說祀爰居一段但文有先後如祀稷祀契之類只是祖宗之祭　其案如沈氏及朱子說則祭法一篇亦後儒撮合二書之旨爲之以其所記乃祭天神地示人鬼之祭定制可以爲後世法故名之曰祭法也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二句　有虞氏郊禘祖宗趙氏匡謂舜祖顓頊出于黃帝禘黃帝者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則舜合以顓頊配爲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以顓頊爲始祖情理之至也金氏履祥則據書嬪于虞及國語虞幕能聽協風之文謂幕乃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爲舜所自出非與堯同出于黃帝也其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者國語論郊禘祖宗皆以報其功而祀之初不論其世祉所謂虞氏以上尙德是也且有虞受堯之天下則天下之大統存焉是祖顓頊郊嚳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或曰國語稱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而此與之異者蓋舜在時則宗堯其後世子孫則宗舜也故郊堯也三說不同意金氏爲近若國語所載則宗舜已遜位于禹子孫卽得用天子禮樂恐亦無敢公然僭郊禘者至鄭氏以禘爲祭昊天上帝熊氏以郊爲祭感生帝于南郊則緯書之典說尤誕而不足據矣

郊禘祖宗辨　祭法郊禘祖宗鄭王二家說異後儒多是王而非鄭蓋以禘禮見于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于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于賈誼劉歆韋元成是禘與祖宗以三條皆宗廟之祭無與于配天惟郊一條爲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此篇禘在郊上者楊氏復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于郊強分圜丘與郊爲二以禘爲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爲祭感生帝于南郊而以稷配之旣謂郊禘爲配天矣遂倂以祖宗爲祀五帝于明堂而以祖宗配之經肆臆說本不足據近世通儒乃猶有謂鄭能識古引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晉語潔奉禘郊之粢盛及楚語郊禘不過繭栗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云云皆禘郊連文爲禘非宗廟之祭之證其亦惑而已矣

燔柴于泰壇四句　鄭注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照晳也必爲照明之名尊神也陳氏祥道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闓宗廟之禮瘞埋于兩階之間則壇必設于圜丘之南坎必設于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于樂六變之前瘞必于樂八變之前矣方氏慤曰燔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升而明者天道也藏而幽者地道也此數說文雖小異然未嘗謂爲天地合祭則同也惟陸氏佃據牲用騂犢句爲合祭之證然又曰用牲犢當連下埋少牢于泰昭爲一段謂四時者陰陽之氣升降出入于天地之中故用牲犢埋少牢以祀之則已自變其說可見合祭之云亦臆度而非定論也

相近于坎壇二句　相近鄭注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禳猶郤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于坎暑于壇寒陰也暑陽也釋文依鄭讀相音如羊反近音巨依反王氏肅乃以相近爲祖迎陳澔集說從之據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之文謂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其作相近者文誤也臧氏經義雜記辨之云禳字从襄與相聲亂祈近皆斤聲故禳祈誤爲相近注義甚精鄭不云相近或爲祖迎則知本無作祖迎者惟孔叢子書論作祖迎于坎壇與王肅同然孔叢家語及孔安國書傳皆出于肅手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試以此條論之鄭以相近爲禳祈而肅改爲祖迎見作相近者乃形似之誤非聲近之誤又恐後人不信其說故著之孔叢子以證之肅之詭計如此非好學深思者恐急索解人而不得也案家語一書先儒多疑爲肅僞作孔叢子則不知撰自何人朱子言其文體軟弱不類西京人語臧氏以肅好難鄭謂二書皆其所託容或有然然肅之解經往往有優于鄭處如郊禘祖宗之類實較鄭注爲長未可概從抹煞惟此條則當從注義陳氏壽祺力主王氏亦不察之過也

王立七廟一段　此節之義孔氏疏釋甚詳第以祖考爲始祖以二祧爲文武二廟去祧爲壇高祖之父去壇爲墠高祖之祖則未是蓋始祖廟與文武二廟百世不遷者也此所謂廟祧皆親盡則遷故曰去廟爲祧去祧爲壇且經明云遠廟爲祧若祖考爲始祖則始祖在文武前在前者不爲遠廟而後于始祖之文武二廟轉爲遠廟有是理乎況經文廟祧壇墠皆依世之親疏爲序鬼疏于墠墠疏于壇壇疏于祧祧疏于廟較然甚明是所謂祖考廟乃廟之不遷者皆顯考之父之廟也二祧則當一爲祖考之考一爲祖考之王考去祧爲壇則當爲祖考之皇考去壇爲墠則當爲祖考之顯考去墠曰鬼則當爲祖考之祖考矣此王氏引之以諸侯一壇一墠例之而定其次序如此實視正義爲優大抵禮記一書皆曲臺諸儒各記所聞故祭法與王制互異學者依文解義而闕其所疑可也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

王爲羣姓立社一節　禮記論社唯此爲詳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郊特牲唯社單出里邸乘供粢盛則大夫以下之社也惟末言方澤之說經家遂或據此而疑周禮不知社有與郊對舉者此禮記之禮禮之最重者也社有與稷並稱者此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也方澤之祭蠢栽物之地而祭之故惟天子得行而其下莫敢干焉血祭則諸侯大夫士無不得祭但有廣狹之不同耳　欽定禮記義疏天父道地母道天尊地親父尊母親天非天子不得郊見地各以其所食爲社也惟于天尊之故禮不舉郊而祈穀祈年不及舉其重以明尊也于地親之故曰瘞埋泰折止一言而王社大社國社侯社設社悉數之舉其多以明親也不明此義而胡氏有社無北郊之惑生矣

堯能賞三句　賞鄭注以爲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旣禪二十八載乃死也經義述聞謂此篇自聖王之制祭祀以下皆晉語文彼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謂堯能盡平刑法以善其民也此作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賞當爲單字之誤單與殫通義與儀通終與衆通亦民也也鄭語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文義與此相似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單均刑法以儀衆二句文同一例皆法施于民之事也鄭未悟賞爲單字之誤義終爲儀衆之通故因文生訓而失其本指案盤庚誕告用亶釋文云馬作單周頌單厥心周語單作亶楚茨詩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爲義振鷺詩以永終譽後漢崔駰傳終作衆雜卦傳大有衆也荀爽本衆作終述聞謂此記所云卽晉語之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說固不爲無據然詳玩經文雖本晉語而亦不盡襲其辭述聞謂句法與上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一例而義終讀如字與下文野死水死等句亦未嘗不一例也鄭注大司樂從晉語而此祇依文訓義者夫亦謂言各有所當不得以爲不悟字之有差訛也

禹能修鯀之功　孔疏鯀塞水無功被堯殛死于羽山然治水九載亦有微功故得祀之又世本云作城郭是亦有功也鄭答趙商云鯀非誅死放居東海不得反于朝耳禹能修父之功故祀之或疑鯀治水方命圮族續用弗成致被殛于羽山不惟無禦災捍患之勤卽揆諸以死勤事之義亦有未協恐經文所記祀禹非祀鯀也及鯀者記禹功之所由耳然禹貢旣修太原說者以爲存鯀功則懷其勞而秩祀之于禮亦宜惟以配天則過也　欽定禮記義疏國語晉平公疾夢黃熊鄭國僑言鯀化黃熊實爲夏郊令周少卑晉實以繼之韓起告晉侯晉侯夏郊董伯爲尸與此言郊鯀合而劉氏基云夏之天下受之舜舜之殛鯀天刑也禹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逆于舜卽逆于天天其弗享之矣持論甚正今國語謂鯀化黃熊語已近怪三代皆舉夏郊配祭以鯀理亦不確而謂晉可伐周郊天尤爲非禮子產不應有是言也或據晉人飾說而記者因附會歟

祭義　正義鄭目錄云名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齊戒薦羞之義也此于別錄屬祭祀　方氏慤謂存于外者祭之法存于中者祭之義君子于祭豈徒法爲哉亦有義存焉耳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若冠昏燕射聘與鄉飲皆言義亦此意案禮之爲禮皆以義起者也有其禮卽有其義故儀禮有冠禮後人釋之因有冠義有昏禮後人釋之因有昏義燕義射義皆然然儀禮無天子諸侯祭禮止有卿大夫士祭禮三篇此篇總說天子諸侯以下之祭與諸篇引經文而釋之者又自不同故方氏以亦此意槪之

夏后氏祭其闇三句　郊大祭也儀飾繁多應非終日不能畢夏后氏祭其闇闇字以日未出時言陳氏澔所謂味爽以前是也若從蔣說作昏時不幾于禮器繼燭之譏邪殷人祭其陽卽禮器所謂質明而始行事鄭謂陽當讀曰兩曰暘之陽而孔疏亦以日中乾燥釋之不知平旦之氣事物未接斯可以交神明日中乃祭不太晏邪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字乃指昏時言謂以日出行禮至昏而畢卽疏所引質明及闇是也劉氏斂謂周人尙赤先日欲出之初猶遠及闇可行祭事稍後則晝晝則與殷人日中相亂此說近似然如其言只說得以朝闇于以朝及闇文義亦有未協此則不若鄭終日之訓爲確乎其不可易也

祭日于壇一節　日月之祭有從祀有專祀因郊天而及之此從祀也此祭日于壇在春分祭月于坎在秋分則專祀也孔疏日爲明月爲幽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也白爲陽在外月爲陰在內今祭日于東用朝旦之時祭月于西用鄉夕之時是別內外以正其位也陽謂晝夏則陽長而陰短冬至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也月之與日同行黃道其朔晦之日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是終始相巡也陰陽和會是致天下之和也說極分明外此則方氏慤蔡容彥達所論皆足與注疏相補備若劉氏彝謂冬至位日于壇東位月于壇西顯與祭月于坎義違又云日東爲主曰內月

月西爲賓曰外是男內而女外也更覺繆戾葉氏言日月無祭不可別其方夫旣無祭矣又何爲用一壇一坎此由不知從祀則陽爲主而陰從之故皆壇專祀則主于辨陰陽故一壇一坎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一節　此節之義鄭注孔疏而外若方氏慤陸氏佃葉氏夢得諸家皆互有發明但多就陰陽合散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上言于本章專卽人身以明宗廟祭祀所自起之義俱尙有所未愜　欽定禮記義疏人之生有是氣乃有是形形之知覺爲魄神卽鬼而成有是形卽載是氣氣之運動爲魂鬼卽神而在此人之生惟鬼與神合也然氣聚而形寓氣散而形亦化人不能不與百物同而入于百物中得天地之氣最靈而又食味別聲被色博取萬物之精以爲精故其死也魄降于下骨肉蔭爲野土其謂之鬼者未嘗不與物同但物有死而卽泯者有其升曁而爲焄蒿且隔于物而使物悽愴者其氣不盛則神亦不著人則骨肉之氣發揚于上爲焄蒿悽愴者獨昭明益其魄且具百物之精故神之著者至于如此是氣雖與魄離而神未嘗不卽鬼而著故聖人因此百物之精而卽命之曰鬼神以合之也語意純重一合字上人之異于物在百物之精故祭之備物亦取百物之精以合之此論推闡盡致于繫辭左傳及張子朱子諸家之旨無所不包說經之極則也

見閒以俠甒　見閒鄭注合爲覸字音閒厠之閒雜也覸以俠甒孔氏謂饋熟時薦此黍稷進肝與肺及首與心雜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然後薦黍稷也甒方氏慤云瓦器也有閒甒故曰俠卽司尊彝所謂閒祀用大尊是矣言瓦甒之大尊則鬱鬯之爲虎彝可知以稷物丮于夾甒之閒故曰覸以俠甒案方氏此訓以見爲釋覸字之義然猶未離覸而二之也若陸氏佃則見閒分讀見閒請陳設于中閒若實禮所謂見以不見對見也引禮藏器于旁如見及甒宥衡實見閒而後折人爲見閒之證此說似是而實非經文報氣報魄對言故羞肺肝句與上燔燎羶薌對覸以俠甒二句與上見以蕭光對使此見當作喪禮之見上見以蕭光見字又當何解且喪禮之見謂棺衣也甒宥衡藏于棺外槨內故曰見閒此節主朝踐饋熟安所得棺衣而陳之讀者不得因其不改經字而謂其說爲可從也

及大昕之朝　大昕之訓鄭注與方氏不同鄭云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方慤則謂日欲出爲昕于時爲大昕則向辰矣案說文昕旦明也日將出也从日斤聲讀若希小徐本作旦也明也報會亦作旦明段若膺之解字注謂昕字篆不次諸旦篆之前者正謂昧爽于旦猶遠昕于旦僅一閒耳故毛氏東方未晞傳云晞明之

始升晞卽昕字因音同而誤明之始升與日將出正符當作旦明爲是據此則方氏之說不爲臆造但古人舉事多用朔日文王世子大昕鼓徵亦指朔日言蓋昕者日將出之通稱而大昕則專謂朔旦鄭所以斷爲季春朔日之朝也觀陸農師餘月爲昕朔日爲大昕云云兩說之是非可不煩言而辨矣

歲旣單矣　鄭注訓蠶歲單謂三月蠶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于此也經義述聞以注說爲非謂歲旣單者春旣盡也釋名歲越也越故限也越四時謂之歲越一時亦可謂之歲故四時之祭皆曰薦歲事歲事卽時事也月令迎春迎夏迎秋迎冬淮南時則篇皆作迎歲是一時亦謂之歲也案方氏慤云一歲蠶期成故曰歲單若孟夏稱麥秋之意以此觀之注義亦自穩切述聞所駁未免深文惟陸農師以單爲衣單之單謂絲事成于衣單麻事成于衣重此則非是蓋元黃朱綠黼黻文章皆在日後此特就卒蠶奉繭時言且經中初無衣字以單爲衣單其附會穿鑿也甚矣

先意承志二句　先意孔疏謂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預先逆知其意而爲之承志謂父母已有其志已當奉承而行之諭父母于道謂或在父母意前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諭父母歸于正道也先意承志而復申之以諭父母于道者方氏慤謂徒先意承志而不能諭之于道則是苟順其令而或陷親于不義者蓋有之矣此所以又在乎諭父母于道也眞氏德秀亦謂爲人子者平日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而引之當道也其親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馬氏晞孟乃以先意爲所以閑邪承志爲所以美先意承志卽是諭父母于道處此說未免語病　欽定禮記義疏云孝子事親惟盡其親愛之至意先意承志所以順親而致其愛也如時時以不背之心待父母卽不溫凊定省亦莫非防微杜漸之意尙得爲孝乎要知諭父母于道未嘗不在先意承志中而先意承志則不必專爲諭親于道而設方說之可謂曲盡人情矣孔氏雖以諭父母于道幷入先意承志但上已詳言先意承志正義然後合諭親于道言之其說便得若馬說則若先意承志盡爲諭親干道者竊伺之術不亦惑乎其分先意爲閑邪承志爲承美尤未合也

溥之而橫乎四海　溥本作敷或又作傳孔氏正義從作敷之本而並列作傳者故云敷布也布此孝道而橫被于四海言孝道廣遠也又曰數定本作傳古數字傳箸之名義俱通陸氏釋文從作傳之本而並改作敷者故云傳之本亦作數同芳于反自唐石經誤刻作溥而後世因之經義述聞謂孔訓數爲布若作溥字則不得訓爲布矣陸音傳爲芳于反若作溥字則不得音芳干反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二引祭義竝作傳數之而橫乎四海可爲舊本作數之明證案此辨最確古數傳字多通如皋陶謨敷納以言漢書成帝紀作傳納禹貢禹敷土荀子作傳土之類可見故本作數或又作傳也若溥字經傳中無布訓亦無芳于之音惟集韻音芳無切而云布也則必沿已改之正義釋文而然非古義也

忿言不反于身　鄭注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孔氏正義云反定本作及于經義述聞據魏文貞羣書治要及白帖二十五引此竝作及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惡言不出于口煩言不及于己大孝篇亦云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文義與此正同謂當以作及者爲是忿言謂人之忿言非已之忿言也然君子惡言不出于口則亦不以忿言加人及反字形相似故及譌爲反也案反字從定本作及于義亦通然大學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爲君子者若日出惡言則人亦必以忿言反脣相稽身之辱卽親之羞也唯已之惡言不出于口則人之忿言不反于身下文故以不辱其身不羞其親明之是從今本作反字于上下文法尤相對應似不必拘于古義而沾沾以作及者爲是也

祭統　正義鄭目錄云名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此于別錄屬祭祀案祭法祭義祭統皆記祭祀之禮者而名各不同蓋祭法以法爲主祭義以義爲主祭統則統而論之統先衆目必振猶綱舉而萬目皆張故以祭統名篇　欽定禮記義疏統者無所不包無所不貫之義政教之本皆在于祭而祭之道不過心怵而奉之以禮一言盡之誠信忠敬皆心怵之目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皆奉之以禮之目也又溯其前言養言喪見所謂心怵者非僅一時之感一求助言躬耕躬桑及養牲言齊戒見誠信忠敬非一朝一夕之積至祭而三重將之十倫備焉而廟中一天下之衆矣所謂無不包無不貫者如此

禮有五經二句　禮有五經鄭注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孔疏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總三十有六案周禮以禋祀祀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貍沈祭山林川澤疈辜祭四方百物肆獻祼饋食春祠夏論秋嘗冬烝六者皆享先王此吉禮十二也喪禮哀死亡荒禮哀凶札弔禮哀禍裁禬禮哀圍敗恤禮哀寇亂此凶禮五也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此賓禮

八也大師用衆大均恤衆大田簡衆大役任衆大封合衆此軍禮五也飮食親宗族冠昏成男女賓射親故舊朋友饗燕親賓客脤膰親兄弟之國賀慶親異姓之國此嘉禮六也五禮以吉禮爲首而吉禮卽祭禮故曰禮有五經莫重于祭也

武宿夜三字　武宿夜鄭注第以爲武曲名不指其爲何樂蓋闕之也皇氏引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而亦不言爲何詩熊氏安生以爲卽大武之樂黃東發日抄亦以武宿夜爲大武謂詩曰會朝清明所謂宿夜前此一夕也方氏慤曰淸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也故重武宿夜此亦主熊氏意而皆無他確證陳氏祥道則以爲登莫重于升歌是以人聲爲重凡見于下管者皆其輕者也舞莫重于武宿夜是以當時爲重凡見于前代者皆其輕者也此祇依文作訓不于無據中求據見解與鄭氏正同

見其脩於廟中也　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釋文云脩一本作偏經義述聞以作偏者爲是謂鄭注云鬼神之惠偏廟中如國君之惠偏竟內則經文本作偏于廟中甚明故正義云是故以簋黍見其偏于廟中也者謂餕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晉偏也所以用四簋多黍而餕者欲見其恩惠之偏于廟中也此其釋經釋注皆明白易曉後人旣從釋文作脩遂改疏之偏于廟中爲脩于廟中又改四簋之黍晉偏爲四簋之黍脩整晉偏又改恩惠之偏于廟中爲恩惠脩整于廟中不知加入脩整二字則詞意不倫而妄改之跡顯然矣案脩之與偏文義絕不相蒙經傳中亦無有訓脩爲偏者若經文本是脩字則鄭注孔疏不應均以偏昔觀玉藻疏引此文正作偏于廟中則古本原是偏字甚爲可信然釋文所據已以脩爲正則其誤蓋已久矣

則羣昭羣穆咸在二句　羣昭羣穆咸在鄭注指祭太廟言謂祭餘廟則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來祭太廟則尸主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故曰羣昭羣穆咸在其與王制不同者方氏慤謂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特昭穆以神爲主故入于廟中乃稱之不失其倫疏謂各以昭穆序列在廟此說得之又曰廟中父南面子北面則非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太廟序昭穆惟就始封之祖序之如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列第一行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列第二行管蔡十六國文之昭列第三行邘晉應韓武之穆列第四行則親疏瞭然可見若就今子孫昭穆爲行則親疏全無辨矣又祭時在室俱西面在堂俱北面

安有父南面之理讀此可見孔疏云云爲失當矣

草艾則墨三句　艾與刈同草艾鄭注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刈給爨亭時則始行小刑姦墨刑也尚書臣下不匡其刑墨周書呂刑墨辟疑赦周禮秋官司刑墨罪五百皆與此同鄭注司刑云墨黥也謂先刻其面以墨窒之故墨一名黥說文黥字云墨刑在面也荀子正論篇墨黥楊倞注云以墨涅其面也墨居五刑之一而其法但爲黥而蓋刑之最輕者故鄭氏以爲小刑也夫春夏皆有賞無刑秋始刑當斫又擇刑之最輕者取先焉於此見先王好生之心與天地同其廣大董子所謂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卽此意也未發秋政則民不敢草者正義言夏節雖盡人君未發行秋政則民不敢刈草也經義述聞謂弗敢下脫艾字以正義所引經文觀之其說良是

作率慶士　作鄭注訓起率循也慶訓善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興起先祖之舊德而循其善此蓋望文爲說也孔氏穎達以下於慶士義未有發明惟應氏鏞以古慶字與卿同音謂慶士卽卿士也作率卿士謂倡起而倡率之也陳澔集說主此音訓考慶字集韻叶讀會韻郎京切音卿易大畜五上兩爻傳以有慶也與道大行也叶韻四五兩爻傳以志行也與往有慶也叶韻班固白雉詩容潔朗兮於淳精發皓羽兮奮翹英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以慶與精英成叶皆庚韻也蓋慶乃卿字去聲轉平聲卽卿也故慶雲歌慶雲爛兮糺縵縵兮尚書大傳作卿然則此慶士乃卿士之通假字應氏說是也或疑孔文叔衞大夫作率卿士似非其職不知此所謂作猶虞書所謂舊庸此率猶周書所謂作周孚先言文叔所爲可爲卿士之表率耳應氏作起而倡率之語亦簡括不足疑也

經解　鄭目錄云名經解者以其記六經政教之得失也皇氏侃曰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禮記　御案古無六經名春秋未經筆削則皆一國之史與晉史乘楚檮杌等耳不得謂之經昔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易春秋可統名禮也周禮大司樂爲宗伯之屬是樂亦禮也漢儒因孔子贊修刪定始名之曰經而又託爲孔子皆有是言亦近誣矣

屬辭比事二句　鄭注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辨之事孔氏正義比近也春秋褒貶之事是比事也葉氏夢得謂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善不過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案屬辭比事四字實括盡春秋全旨諸家說俱欠分明蓋屬連也褒貶之義或本文無以見則恒見于上下文如上書公薨子卒而桓宣以卽位書弑首之辭也上書般卒下書慶父如齊上書公薨下書姜氏孫于齊亦弑首之辭閔僖不書卽位不與弑也趙弑如上書無知弑下書小白入于齊上書莒人弑下書去疾入于莒亦見其不與弑又如衡雍盟距襄王崩三月蟲牢盟距定王崩一月非上文無以知其不臣必晉伐秦而後商臣敢圍江必晉伐蔡而後商人敢侵我非下文無以知其縱賊此皆以屬辭求之而義例始見者也至比事之法視屬辭尤微如內書公臣子辭也其義見于列國之但書本爵外葬書公亦臣子辭也其義見于書葬之桓侯王朝卿士不名則有尊也而名冠名糾弟見皆名有君之尊也而叔肸書字卿無不名不當君也而閔公之世兩書子文公之世宋卿三書官若此之類非比事以求之其義例亦不見程氏端學所以謂屬辭比事必孔門傳授之格言而說春秋者多莫之省爲可惜也

喪祭之禮廢三句　孔氏正義喪祭之禮所以敦勗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生者常相存念若廢不行則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者衆矣經義述聞以此說爲曲謂喪祭非所以事生喪祭禮廢不得言忘生當爲先字之誤也喪禮廢則民倍死祭禮廢則民忘先漢書禮樂志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倍死忘先者衆顏師古注先者先人謂祖考論衡薄葬篇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忘先二書皆用經解文也案忘生作忘先于義爲明雖有漢志及論衡可證述聞謂爲字誤理或有然以經文證例之檀弓云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是喪禮所以使人不倍死也祭義云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又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又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曰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是祭禮者所以使人不忘生也然則倍死忘生卽依文訓義亦未嘗不通不必定目爲文誤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一節　此言當防之于初也方氏慤曰禮之教化也微故能止邪于未形而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吳氏澄曰禮之道人爲善每在善幾方動之初其禁人爲惡亦在惡幾未見之時非若其他法令刑罰待其顯見而後勸率懲過之也倘不於其始愼之至于見顯而後教之則其差雖若毫釐而其繆乃

千里矣易孔疏以爲繫辭文今易無此語豈唐初本猶見之故孔氏云然歟程氏迥則謂是易緯通卦驗文說于情事爲近　欽定禮記義疏云易稱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illegible]明微每從至微處早辨而豫防之使淫心佚志莫敢竊萌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易曰童牛之牿元吉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此之謂也

哀公問　鄭目錄曰名哀公問者善其問禮也孔疏所問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大戴分問政問禮爲二篇家語亦作二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之

不廢其會節　不廢其會節諸家訓解不同王氏肅以會爲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爲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孔氏穎達會訓期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期節陳氏澔申之曰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也馬氏晞孟則以爲庶人遲于事不可以致詳但不廢而已吳氏澄亦謂禮不下庶人不廢是不求其備之意　欽定禮記義疏君子尊禮則君子之身皆禮矣然後推之以教百姓而此禮者民所由生亦民之所能也其間有自天子至庶人心之所同然者謂之會有自天子至庶人分之所當然者謂之節君子皆能因其自然而不廢此制禮之原也鄭孔以會節爲期節不如王氏之該而馬氏吳氏以不廢爲不求備恐亦非聖人盡人性之意

有成事二句　嗣續也有成事疏謂上三事有成功然後聖人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上下文彩之異是故吳氏澄謂君子以禮教民於禮之事既無毀缺然後制儀等之飾以示民而繼續所教猶孟子言既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既竭耳力而繼之以六律也陳氏澔獨以成事爲識日而得卜筮之吉事有可成就于上下文義不屬　欽定禮記義疏君子內度之已外度之人得其願之同又得其分之異舉而措之使各得其分順則事成矣然心思既竭而制度品節未詳則猶不足以垂于久遠故又爲器用服物之等使繼續于無窮此禮之成也鄭孔尊卑上下卽據家語以釋經而吳氏取孟子繼字訓嗣字尤極分明

卽安其居節　卽安其居節鄭孔諸家以卽安其居爲句卽訓就卽安其居言隨其山川溪谷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中原節字屬下醜其衣服節訓正醜訓類言正民衣服使各得其類如衣服異宜器械異制是也陸氏佃則連上文宗族字以宗族卽安爲句言如上所謂而後宗族卽安也其居節言君子所以

自安養之節　欽定禮記義疏謂當以卽安其居節爲句孔陸斷句皆非喪算有三年至三月之殊鼎俎有六牲至無牲之異宗廟有七廟至薦寢之差宗族有百世不遷五世則遷之別而後節事辨位別親疏者無不繼續于無窮然因雕鏤文章黼黻而欲窮工極麗則又縱欲而失會節之本然故君子于已之居處服食器用無不從儉以留不盡之利此又行禮之善也

親迎二字　昏禮親迎諸說紛紜公羊傳謂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傳謂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則使上卿逆上公臨之漢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說也鄭氏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並引禮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謂非天子而誰此用公羊說然文王親迎時猶爲西伯鄭據以駁叔孫亦非的義故胡氏安國謂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天子不親迎使卿逆公監之禮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近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　欽定禮記義疏謂親迎之禮惟胡氏最酌其中天子不親迎於其國不可與諸侯爲賓也二王之後則迎之于境其餘則迎之于館迎之于境迎之于館則亦親迎矣推此而言則天子之迎后其亦可想矣

則愾乎天下矣　愾鄭注訓至孔疏言人君能行三事從近而廣至乎天下矣惟太王能然故云太王之道也王肅家語注則訓愾爲滿言太王愛姜女國無鰥民是愛己之身及己之妻子推而愛民之身及民之妻子也經義述聞以滿訓愾爲長謂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猶孔子閒居言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乎天下鄭彼注云橫充也充亦滿也廣雅亦訓愾爲滿洪氏讀書叢錄則謂愾當作忔忔與迄通爾雅釋詁迄至也生民詩以迄于今毛傳迄至也鄭本作忔乎天下故注云忔猶至也案滿字之義猶有廣雅可證鄭本作忔釋文皆無此言不過因注中至字之訓與迄字同而爾雅注云迄亦作忔遂附會爲鄭本作忔耳　欽定禮記義疏愾字從心從氣有志氣充足無間意我敬其身使人各敬其身我敬其妻子使人各敬其妻子是志氣之所至直充塞乎天地矣如此說鄭注至字之義乃以瞭然而王氏之作滿訓者亦該括于其中矣

不閉其久　不閉王氏肅謂言能通其久謂言無極劉氏彝則以不閉其久爲不窮其久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陳氏澔亦以不閉其久爲窮則變變則通之意此二說皆就鄭康成通其政教不可以倦之言而小變之家語則作不閉而能久朱子謂當從家語爲是然不閉之所以能久諸儒說俱非了義

欽定禮記義疏云不閉者誠于中必形于外所謂徵也能久者存于中者不息則久其徵于外者亦悠
久無疆也如此說不閉字其久字乃燦若列眉度越諸儒遠甚矣

寡人惷愚冥煩二句 惷愚鄭注無訓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
使易行方氏慤謂惷言迷而無覺愚言昧而不靈冥則不辨于事煩則不當于物皆以惷愚冥煩爲句焦氏
補疏謂注以惷愚易解故但解冥煩冥猶迷也理者條理孔子之言條理詳備哀公不能明了故云冥煩謂
迷惑于條理而心志爲之煩亂也惟惷愚所以冥煩故欲夫子要言使易行要言二字從煩字生出非從志
字生出于近人每云頭緒太多我不明白此冥煩不能明理之謂也案鄭注之意此解甚是但以煩字屬上文
義終覺不順竊意惷字當作一讀愚冥二字爲句煩字屬下言寡人賦性痴騃愚而無識冥而不明煩子志
之于心以淺近易行者言之庶不迷于條理不然則煩字當係頑字之訛惷愚冥頑各以二字爲類惜昔賢
無若此說者未敢自以爲是也惷釋文音如容切唐韻集韻並丑江切集韻又音書容切古江字讀工三切
實一音也說文心部惷愚也从心舂聲字與惷字之从舂者異陳氏集說竟讀同舂音誤矣

仲尼燕居 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燕居言及于禮著其字言可爲法也退朝而處曰燕
居此于別錄屬通論

領惡而全好者與 鄭注領猶治也好善也孔疏子游問禮之爲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與語辭劉氏
燮曰領惡猶言克已也視聽言動非禮則勿所以克已去私之惡而全天地之善也吳氏澄謂上言以禮制
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所謂領惡也下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善而
充周之所謂全好也姚氏舜牧謂領惡全好則此心一仁也仁則無所往而不爲仁矣數說微有不同而意
實相足就上下經文觀之吳氏云云尤爲切入也惟領之訓治諸家未有申明樂記領君臣父子之節鄭彼
注云領猶理治也焦氏補疏謂領與理乃一聲之轉釋名令領也領理之使不得相犯也廣雅令禁也此由
領通令由令通禁治字之訓可以得其概矣

郊社之義十句 鄭注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
之善者也孔疏亦以仁爲仁恩相存念馬氏晞孟則謂仁者推恩而及之之意事天地主于敬故于郊社言
鬼神事宗廟主于愛故于嘗禘言昭穆饋奠之禮始死者之奠也始死而致死之則不仁此饋奠所以仁死

喪也習射上功則壯者有以勵習鄉尚齒則少者有所謀所以待鄉黨者盡矣食以示其愛饗以示其敬所
以待賓客者盡矣應氏鏞錢氏牧諸家仁字均不作存訓 欽定禮記義疏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物之不仁也程子曰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舉天地人鬼之交接總一吾仁之周
流痿痺之患無有矣觀此鄭孔訓仁作存其說近鑿宜諸家勿之從也

量鼎得其象 孔疏象謂法象言斗斛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法象故易傳云以制器者尚其象方氏慤
曰量左爲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爲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爲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爲斗以象隱而有所
庇外闔其形動以天內方其形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于下大者爲鼐
弇者爲鼎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又曰其器疏以達者象春高以粗者象夏廉以深者象
秋圜以奄者象冬器閎無適而非象也止以量鼎爲言者量爲器之大鼎爲器之重大者重者得其象則小
者輕者可知矣案量鼎得象注疏外惟方氏爲詳未推論尤見該括故備錄之

吾語汝禮猶有九焉三句 此三句諸家訓異而於經文皆有未安猶有九端鄭謂吾欲語女餘有九也大饗
有四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餘五者不言其目盧氏植則以九者皆指大饗言謂揖讓入門一
也入門縣興二也揖讓升堂三也升堂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
八也備其百官九也王氏肅則以爲揖讓入門升堂一也升堂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
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行中規五還中矩六和鸞中采齊七客出以雍八徹以振羽九也夫經文明
言大饗有四不云大饗有九卽鄭注亦未嘗以九屬大饗也孔氏正義乃兼收二家說而曰前四事鄭與王
異後五事鄭與王同不思中規中矩君子行步之常可分之以當大饗之五節六節乎是不惟背經兼直誣
鄭矣陸氏佃又謂九者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五肆夏六采齊七武八夏九籥此亦誤會鄭意又妄分夏
與籥爲二而增入肆夏以足之且經言禮而此專以樂言其紕繆殆又甚焉惟吳氏澄以九者大饗有四幷
上文五者爲九謂仁鬼神之五是卽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卽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說較有
據然以初迎賓次獻賓次樂賓終送賓爲大饗之四節亦與鄭義殊而於經文一猶字究無着落故曰均有
有所未安也

孔子閒居 正義鄭目錄云名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爲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
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于別錄屬通論案此似過于分析閒居亦燕居也變燕言閒與變仲尼言孔子
者以記屬二篇避名複耳篇之次序則陳祥道得之謂子夏始問爲民父母之道繼問三王參于天地
之德有爲民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故其序如此也

志之所至一節 志鄭訓恩意姚氏舜牧謂五至雖有次第而總由一志字來此志一至四者自無不至蓋子
民之心誠切懇到心口之間自然欲罷秘而不得便是詩至有是心口之圖自然有經綸料理出來便是禮
至有是經綸料理自然喜從事而不爲疲便是樂至樂此而不爲疲則視民如傷唯恐或陷于危亡也便是
哀至說較諸家最爲貫串哀樂相生以下張子謂五者相因而生相尋而至視之而不得見聽之而不得聞
蓋本于內心之所發故充之則塞乎天地說亦簡當第云五者相因而生于哀樂相生句尚欠精切
欽定禮記義疏云樂人之立者必憂人之不立樂人之達者必憂人之不達方幸其生聚而欣然又憂天下
之不能偏後日之不能保而戚然哀樂相生周流不息此其志氣之所充塞直與天地爲量矣如此闡發哀
樂所以相生乃見廬山眞面矣

耆欲將至二句 耆欲將至鄭注謂爲王天下之期將至有開必先謂必先爲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降時雨
山川爲之先出雲陳澔集說以耆欲爲所願欲之事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朕兆者如將興先有禎祥
也朱子則據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疑此耆欲有開爲有物其兆之訛然耆欲字古人以明可願之事
故衛孔悝鼎銘有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不獨孔子閒居言之邵氏因辨此已詳不足疑也惟鄭注望經爲
說後儒未及是正 欽定禮記義疏天地無私故清明在天地聖人無私故清明在聖人由是志氣之
動亦如風霆之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耆欲甯祈至是而聖人開之物先應之
如天將時雨而山川先出雲者然引詩只以證天人相應之理並不重將王天下而生賢才之意而說者且
謂宣王時生申伯亦文武積德所感不太迂乎觀此則陳氏說爲得其要矣

坊記 鄭目錄云名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於別錄屬通論孔疏此篇凡二十九
章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說一事或一經惟說一事或每事引詩書結之或不引詩書無義例也程子曰
坊記不知爲何人所作觀其所引論語則不可以爲孔子之言漢儒加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
意或者其所記與案坊表二記筆氣尤與新序說苑相近第劉向別錄已有此篇故程子疑爲賈董之

作也

貴不慊于上二句 鄭注慊恨不滿之貌慊或爲嫌正義貴謂卿士之屬也聖君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
臣無復慊君祿爵以薄于已也陳氏澔則以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爲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之證說與鄭孔
不同經義述聞主注中或說謂慊卽嫌字也說文心部慊疑也女部嫌不平于心也一曰疑也漢書趙充國
傳婾得避慊之便顏師古注慊亦嫌字是慊與嫌同故本或作嫌也貴臣位與君近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
事若與君相似則上擬于君是嫌于君也嫌于君則冒上無等而亂由此生矣故穀梁衛州吁弒其君完傳
曰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聖人制禮使貴者與君隆殺有別則臣節著明不嫌于上故曰貴不慊于上
也慊爲古嫌字學者習見之察慊之音嫌僅見于說文注下而經疏儀皆無此音蓋失其讀久矣案慊作
慊訓注疏誠有未安而陳以爲不使之慊則慊又快足之意益覺支離述聞謂慊卽嫌字經旨暢然優于舊
解多矣

君不與同姓同車一章 此章之義先儒自鄭康成孔穎達而外若馬氏晞孟陳氏澔皆依文訓義謂不同
車以遠害也篡弒之禍常起于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惟黃氏乾行謂魯桓公如齊齊襄公使公子彭
生乘公公薨于車則弒君于車不必同姓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則同姓之弒不必在車此說爲有特識而
意尚未盡 欽定禮記義疏云周道親親合之以食而弗殊親親也君不與同姓同車以防篡弒有是
理乎若同姓能弒君于車豈異姓不能弒君于車乎人人而防之豈無同車者而可矣叔向曰國將亡其宗
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爲此言者亡國敗家之言也傳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親以在外爲嫌已當在秩未造
又荆楚蠻方之所爲非周公大封同姓意矣如又以同車爲嫌是爲君之同姓者在外亦嫌在內亦嫌不抗
到之與蠻遂而去之不止矣此可以爲訓耶

上酌民言二句 酌鄭注云猶取也言取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輔
氏廣曰上酌民言上敬其下也下天上施則下尊其上天字諸家皆讀如字以爲上者能乘庸公弱受敵施
是爲奉若天道故承其下者莫不戴之如天惟洪氏諳書叢抄據緇衣篇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鄭注天當
爲先云云謂此天字亦當爲先蓋古文天作宪與先字形相近故先訛爲天也下先上施者謂上取民言則
下先施上下文云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卽所謂下先上施也案此論似是而非先字之形固

易與先和然以下文核之民之報禮重由于君子之信讓以涖是先之者上也且報之爲義對施而言下惟
天上施故報禮重若以先施屬民則報字將何解乎洪氏說經專務新巧而每失經旨多此類也

文考二字　文考鄭注以爲文王諸儒皆同此訓經義述聞獨作文德之考非謚也謂古聖人稱王稱公稱侯
及稱伯仲多以謚冠之如文王文公文侯文伯文仲之類是也其稱祖稱考則無以謚稱者古彝器銘曰用
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鐘鼎曰用作皇祖文考孟鼎師艅尊曰用作乃文考寶彝師雝父卣曰用作文考伯
乙寶尊彝單癸卣曰作父癸旅車文考卣宰辟父敦曰用作文考寶敦師毁敦曰用作朕文考乙仲蠶敦牧
敦曰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寶尊敦諸器之銘皆言文考謚文者未必如是之多其他鼎彝之屬多稱皇考無
稱謚者不應文考獨爲謚又不應于謚之中獨稱文也以此求之文考乃贊美之辭謂有文德之考非謚
也案康誥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傳以爲文德之父洛誥承乃文祖受命民傳以爲文德之祖文王是文祖
文考之文皆非謚法述聞之說是也

從命不忿　從命不忿鄭孔皆無訓釋陳澔集說從命不忿者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蓋或
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一說忿當作忘從之而不敢忘所謂敬其美也經義述聞以作忘者是謂忘與
倦義相近從命不忘微諫不倦皆謂久而不衰也大戴禮曾子立孝篇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可謂孝矣語
意與此正同蓋從親之命而不忘斯可謂之孝故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從命
而不忿戾則未得爲孝也案人卽至不肖亦未敢以忿戾之色施于承命之時者故陳氏以或因他事致忿
而其色未平回護之然淘不若作忘者之于理爲長也蓋忘與忿字形相近因傳抄致誤耳

陽侯繆侯考　陽侯繆侯鄭注云同姓也其國未聞孔疏唯有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知何國君故云未聞
一說陽本作煬謚法好內遠禮曰煬名與實爽曰繆經義述聞謂陽繆非謚繆當讀爲蓼聲相近而假借也
淮南氾論篇正作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高誘注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
廬江然漢始有陽陵侯傅寬古無陽陵國也閔二年春秋齊人遷陽杜注陽國名則古有陽國凡稱諸侯必
以其國豈有舍其國而但舉其謚者乎案正義以陽繆爲謚說固無徵述聞據淮南以繆卽蓼國恐亦未爲
的證考陽國水經注沂水條沂水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在今沂水縣西南蓼杜注謂在義陽之
棘陽縣東南今屬河南南陽府唐縣或曰今光州固始地古蓼國二地相去頗遠陽國世本云不知何姓姓
氏書以爲召康公後則與蓼不得爲同姓竊意陽侯殺繆侯事本無稽妄說記者不察取以入經不正其非
而必求其地以實之其亦鑿而已矣

表記　鄭目錄云名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也此于別錄屬通論方氏愨謂表者襮之外也
凡欲自明于外而期物之取正者皆謂之表孔子體道而不行乎世無以自明而莫之取正于是立言
以表之則弟子不可不記也故曰表記朱氏申則以仁者天下之表也此篇記孔子言仁爲詳故名表
記數說皆可相通而朱氏尤得其要　欽定禮記義疏表者測日之臬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坊
記示人以所當戒表記示人以所當法也表莫尊于仁而義以輔之信以成之敬則又所以求仁之
方也今從黃氏分爲八支

子言之歸乎五字　子言之謂天子之言猶子曰也歸乎鄭注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也
孔疏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是皆以爲若論語子在陳曰歸與歸與之意也讀書雜抄謂歸當作
巋乎二字屬下君子句讀莊子天下篇巋然而有餘郭注巋然獨立自足之貌此巋乎猶言巋然君子是
美其德獨立之辭案如舊說則下隱顯句是言君子身雖幽隱而道自顯著故不必復求仕進不矜而莊
三句又中言隱而顯之意不矜不厲不言所謂隱也莊威信所謂顯也文義未嘗不貫洪氏謂歸當作歸
歸字通　他無左驗然以爲贊美君子發端語以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之類例之其說亦可以備一義

篤以不揜　篤以不揜有三解鄭注孔疏揜訓困迫謂君子篤行于善道不使揜通而被困迫此蓋據易彖傳
困剛揜也之文故以困釋揜義橫渠張子謂篤實自有光輝如何可揜此則誠之不可揜之意呂氏大臨又
以爲篤其行則誠著何事于揜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此以君子不爲揜者之事也案說文
手部揜字云自關以東取曰揜从手弇聲一曰覆也段注弇蓋也故从弇之揜爲覆與張呂二說意雖小殊
而以揜作揜覆解似較注疏爲顯明第以上下文例之揜字與恥字爲類則鄭孔舊說恐未可易也

君子不以儳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儳呂氏謂踰節犯分之謂應氏以爲參錯不齊之貌似應說尤近
情事蓋人心無檢束而分離散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既散亂錯出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君子主一無適
內斯須無不莊不敬之態則心廣體胖泰然自適何至如不終日乎鄭注以如不終日爲人而無禮死無日
也說未免太鑿　欽定禮記義疏云書言儳功左傳鼓儳曲禮儳言皆急疾參錯之意蓋小人平日

于縱肆一當大事見君子勉爲莊敬而手足耳目與心不習則參錯不齊有若不能終日者所謂心勞日拙
也君子豈使其身至是哉

衣服以移之　移鄭讀如水汜移之移音昌氏反謂廣大也孔疏衣服以移之使之尊嚴也呂氏大臨則謂容
貌必稱其志衣服必稱其容衣有如是之備其容貌必移而稱其衣容貌如是之文中心必有其實陳氏集
說因讀移爲稱不知呂之所謂稱以移而稱非直以移爲稱也此句之義必如陸氏佃所引孔子衰麻苴杖
者志不在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之說乃得移字正解又注
水汜移水字校勘記云宋監本岳本考文引足利本並作禾其作水者閩監毛本嘉靖本之誤也案困學紀
聞引此注亦作禾汜移與麥秀挺爲對似鄭本作禾字後儒殆因禾汜移于義爲晦故疑其是水字之誤而
改之歟

虞夏之道四句　孔疏虞夏政寬民怨尚少殷周文煩失在煩苛故其民不堪敝呂氏大臨曰虞夏之道貴實
者貴人也尊故寡怨于民殷周之道文文者貴人也詳民之不從則窮利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敝此皆依文
訓義黃氏乾行直以此上三章疑非孔子之言謂孔子嘗學夏殷之禮而深惜其無徵極稱周禮之文而廼
發從之之志何至敝其敝壞若此極乎且以強民與不勝敝歸諸當代亦非聖人爲下不倍之義　欽
定禮記義疏云治必有敝三代之民不能無敝者勢也流極使然非先王過也老氏之徒曉文貴質是古非
今漢初黃老盛行學者溺于所聞不能決正而託于夫子若此類甚衆黃氏此條辨正自精又勝字當如字
虞夏不求備不大望故寡怨于民至殷周不得不因民之敝而矯之然未瀆禮未瀆神初非有求勝其敝之
心也下章詳言之

事君大言入四句　大言可以立大事者小言可以立小事者入入告于君而君受之也利鄭注孔疏皆指爵
賞言張子非之謂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馮氏晞孟亦謂大言入則望其有大利于國小言入則
望其有小利于國望猶言庶幾也黃氏震又力申注疏謂橫渠之意不過病漢儒之說太卑故陳高義以張
之耳其實本文所謂利明指利祿而言未嘗及于行道也以下文例之似注疏及黃氏爲是然祿者君之所
以報臣非臣之所敢望于君也如言入而遂幾幸君之祿賞且異稱其言以爲報于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之道何居然則張子所云不得目爲故陳高義以張之也

情欲信二句　情欲信孔氏正義謂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辭欲巧謂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于義理黃氏震
日抄亦以辭欲巧爲善其辭但先曰情欲信而後曰辭欲巧故與巧言令色之巧不同惟陳氏澔謂情欲信
卽大學意誠之謂巧當爲考卽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否則爲無稽之言矣此巧字不從舊作如字讀
欽定禮記義疏是之謂考古文作丂此字誤耳情見乎外謂相接之頃然可見處考成也謂目驗其實
記者以此結上四章蓋情而信則不以色親人辭而考則不以辭盡人不以口譽人必無口惠而實不至者
矣讀此則陳之讀巧爲考不得疑其破字也

緇衣　正義鄭目錄云名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此于別錄屬通論陸氏德明謂劉瓛云
此篇公孫尼子所作方氏慤謂篇凡二十四節大抵多明人之好惡人所宜好者莫如賢所宜惡者莫
如惡緇衣好賢之詩也經引此故以名篇朱子曰緇衣兼惡惡獨以緇衣名篇者以見聖人有心于勸
善無心于懲惡也案名篇之義諸說盡之然篇中多依放聖賢之言湛氏若水謂其文有不醇純其義有
不足多亦定論也

則民言不危行二句　危鄭注云猶高也言不高于行行不高于言謂言行相應也呂氏大臨諸家皆從此訓
經義述聞謂危當讀爲詭詭者違也反也言君子言行相顧則民亦言不違行行不違言矣引呂氏春秋淫
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及淮南主術篇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漢書
董仲舒傳有所詭于天之理高誘顏籀注並曰詭違也以證詭有違義又引漢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
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高注詭不同也文子上德篇詭作危爲古危與詭通之證又
引曹大家幽通賦注詭反也史記李斯篇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危反卽詭反賈子傅職篇天子燕業
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禮樂相詭服制相反二詭字亦反也以爲詭又有反義之證案論語
邦有道危言危行朱注亦云危高峻也危之爲高自是古訓然此處危字從述聞讀詭似于文意尤切當也

爲下可述而志也　鄭注孔疏志俱訓知可述而志謂臣下率誠奉其上其行可敘述而知也呂氏大臨則以
可述而志爲可稱述而志之于書陳氏祥道又以爲下以情事上故述其功業足以志其情此二說已與注
疏與經義述聞更言述之言循也志之言識也循其言貌察之而其人可識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飾貌者
不情可述而志則非飾貌者矣述而志猶言望而知以其外者言之也賈子等齊篇引此作可類而識謂

據其衣服號令比類而知亦以其外著者言之也案志之通識識當讀去聲記也如述聞作其人可識則是入聲仍卽注疏知字之義惟主言貌說與上句可望而知一例似較稱述而志之于書與述其功業云云義爲直捷可以備一解也

葉公之顧命一句　葉公之顧命鄭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孔氏穎達以下皆從此訓惠定宇九經古義謂其辭有莊后大夫卿士非葉公之言也此乃周書祭公謀父之辭也穆王時祭公疾不瘳王曰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嗚呼天子女無以嬖御固莊后女無以小謀敗大作女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蓋祭公將沒而作此篇故謂之顧命事見汲冢古文案葉公當作祭公王伯厚困學紀聞已有是言若謂爲楚葉公子高則子高之有顧命于他書無所表見不但莊后大夫卿士云云爲可疑已也又戴記中明堂位文王官人皆采自周書是此言之本于汲郡古文亦可例推其作葉公者殆傳寫之誤耳鄭氏但依文訓義諸儒亦未加考正葉公之爲祭公當如困學紀聞及九經古義說也

口費而煩一句　鄭注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費或爲哱或爲悖正義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焦氏補疏謂孟子言分人以財謂之惠說文費散財用也分人以財則必散財用故費惠義近注訓費爲惠又申之以口多空言是徒有惠愛之言而終無分與之實其取怨告深矣經義述聞則以書傳無訓費爲惠者不得以口費爲口惠也費謂當从注讀悖或本作悖者正字也作哱者別體也作費則字之假借也墨子魯問篇豈不悖哉又曰豈不費哉費卽悖也悖逆也煩擾也亂也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口之所出逆于義理則是非擾亂而禍患隨之所謂一言僨事也案表記云口惠而實不至怨災及其身此口惠而煩意與相似故鄭孔訓費爲惠補疏以分人以財符合之大旨亦自一瞭然述聞主悖字義異而理可相足然似不若作辭費之費說爲不煩改字而口多空言與逆于義理皆可一以貫之矣

無越厥命以自覆也　鄭注越之言蹷也言毋自顚蹷女之政教以自取覆敗經義述聞謂越字當作輕易言言毋輕發女之政令以自敗也必度于道而後行之若射之者矢括於其度而後釋正見發令之不可輕易也上文曰在其所褻曰易以溺人曰不可不愼皆告戒其輕易之意說文娍輕也古通作越荀子非相篇筋力越勁謂輕勁說文輕勁有材力是也案越字之義古訓最多易繫辭傳雜而不越曲禮先生書策琴瑟在前戒勿越謂踰也僖八年左傳恐隕越于下杜注隕越顚墜也陳風越以鬷邁毛傳越於也泰誓予曷敢有越厥志注越遠也王制越紼而行事注越猶躐也昭四年左傳風不越而殺注越散也周語汨越九原注越揚也魯語越哉臧孫氏之爲政也注越迂也淮南子精神篇嗜慾者使人之氣越注越失也商書太甲篇孔傳則訓越爲墜鄭注顚蹷卽墜字之意也述聞作輕越之越解與舊說殊而于此處上下文較爲融貫此異而不害爲同者也

私惠不歸德二句　私惠鄭注以爲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不歸德不自留言其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孔疏言不用留意此等人此解未當不歸德謂不以德歸之不自留謂不留其物于已也蓋德之與惠不在物之大小而在有禮無禮之分處我以禮物雖微亦德也不以禮于駟萬鍾猶私惠耳夫人方以此普我而我乃歸之以德爲人方以此豢我而我乃留之而不辭爲不幾以身爲谿壑乎然則不歸德云者以私惠不足爲德君子不自留者如子思之不受鼎肉孟子之不爲貨取是也鄭氏惟在公禮小物上說又以不留爲不留此人宜馬氏晞孟陳氏澔諸家皆勿之從也

苟有衣必見其敝　鄭注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言人舉事必有後驗也經義述聞謂此言行之必見其成而以衣之必敗爲喩則爲不倫敝當音布蔑反謂衣袂也廣雅褕袂也曹憲音布蔑反古無褕字假敝爲之有車則必見其軾有衣則必見其袂有言則必聞其聲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故引詩以明之或曰敝古通作蔽謂蔽膝也蔽膝謂之韍亦作紼引鄭注玉藻云韍之爲言蔽也白虎通紼冕篇紼者蔽也爲證然韍之言蔽與紼者蔽也皆釋其命名之義非謂韍一名蔽也案敝讀如字而訓爲敗不特與行之必見其成爲不倫且于詩服之無斁之文亦相剌謬述聞謂敝卽廣雅之褕衣袂也加此始與上必見其軾例合且褕廣韻亦訓衣袂初非一家之創言也洪氏讀書叢鈔本述聞而以敝卽蔽膝失王氏之本旨矣

民立而正事三句　此三句鄭注孔疏于事字絕句純字屬下言此惡德之人立之以爲正事在下必學之若每事皆爵此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則爲不敬神難得其福陸氏佃則訓正之爲政以民立而正事純爲句謂卽書所謂惟厥攸居政事惟醇也而祭祀是爲不敬爲句謂卽書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也二說不同案如注疏以純而祭祀爲爵此惡德使掌祭祀于上句固費斡旋而如陸說純字屬上則祭祀句無根尤覺不辭

欽定禮記義疏云兌命之意言無恆之人是謂惡德朝廷爵命罔有及者則民亦惟立汝正事改惡

修德矣若純求之祭祀以希爵命鬼神聰明正直而謟瀆之是謂不敬祭愈煩而心愈亂以此事神不亦難乎下文引易以見所謂恆者非拘固之謂可與立又當可與權也似此解下二句與上句各爲一事而意義自然貫串經旨乃了然矣

奔喪　鄭目錄云名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于別錄屬喪服實逸禮之正篇也孔疏奔喪禮屬凶禮鄭云逸禮者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藝文志云後于魯淹中得古文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是則奔喪在十七篇之外故謂之逸禮　欽定禮記義疏古人期功皆棄官奔喪漢安帝以長吏多避事去官乃命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然如章帝楊仁以兄憂去職元以弟憂去賈逵祖憂去原未嘗不奔也但去職必待君命或請之而君許或請之而君不許則外從公事退而私喪之如其倫耳

唯父母之喪五句　唯者異也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鄭謂侵晨冒昏彌益促也其實見星不是夜行是愼守其身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且親未葬亦毀不滅性之義也未得行者孔疏謂奉君命而使使事不畢不可以私喪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有人代已則可行也蓋人子遭父母之喪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親之生也勞于王事則有不遑將母之憾及其死也殉于王事則又有未得奔喪之禮然及其成服而行有慼而哭則有不勝哀痛之情忠孝兩盡此人道所以爲至也後世此義不行親存則絕裾以赴功名之會親亡則徘徊而不去布置姦人盤踞左右以圖起復如斯人者君亦何賴也哉

問喪　正義鄭目錄云名問喪者善其問居喪之禮之所由也此于別錄屬喪服案同一喪服之問而名篇與服問三年問不同者吳氏澄曰此篇前論孝子悲哀病疾之意後問喪禮斂祖免杖之義其設五問與服問三年問一事者異故彼問字在下而此篇問字存上也

殷殷田田　殷殷田田陸氏佃云殷殷踊也田田懇惻也朱氏申則謂殷殷言其色之黯田田言其心之野彭氏絲則又以殷殷田田皆指女子言惟吳氏澄據下文如壞牆然以殷殷田田爲牆崩倒之聲說禮家多從之案史記蘇秦傳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司馬相如長門賦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殷殷猶轞轞也字亦作隱易林咸之困云雷車不藏隱隱西行崔駰東巡頌天動雷霆隱隱轔轔隱隱並與殷殷同義田田猶闐闐也凡衆行聲謂之闐闐小雅采芑篇振旅闐闐說文引作嗔嗔左思魏都賦又作振旅輷輷易林頤之大有亦云轟轟輷輷驅東逐西字又通塡楚辭九歌雷塡塡兮雨冥冥九辯屬雷師之闐闐是殷殷田田皆主聲言吳氏說誠視諸解爲優第此句承上發胸擊心爵踊來蓋以狀其悲哀痛疾之形專以聲釋之似于文義尚有所未協也

童子不緦四句　童子不緦孔疏云此喪服正經之文引之言不爲族人著緦服也惟當室之童內爲父母者免乃有族人緦服是緦服由于著免也當室則免而杖者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也劉氏曰已冠者爲喪變而去冠雖去冠人猶嫌于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爲喪亦不免故不嫌于不冠也唯當室童子則否案免與杖皆成人之禮故童子不杖則不免不免則不緦者禮之經也當室則有成人之道故免而杖亦得爲族人服緦禮之權也其有因喪而冠者何也蓋童子自十六歲以上遭父母喪不忍以未成人喪其親故因喪而冠記所謂以喪冠者唯三年之喪可也是也若武王旣葬而冠成王則在三年喪限中與因喪而冠卽免而杖者又自一義

服問　正義鄭目錄云名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于別錄屬喪服吳氏澄曰此篇與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退問在下者陸氏謂著服多微辭奧旨間有不盡故也

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一節　鄭注雖外親亦無二統也吳氏澄曰母出謂巳母出而父再娶巳爲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子服繼母之黨與母之黨同也母死謂巳母死而父再娶巳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巳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于巳母之黨故不服也此解最爲分明若陳氏澔以母死爲繼母死其母爲出母則非也　御纂喪服傳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母無服所謂施報是也豈有繼母死而服出母之黨者讀此則陳吳二說之得失可曉然矣

閒傳　正義鄭目錄云名閒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閒輕重所宜也此于別錄屬喪服吳氏澄曰或云閒當讀如閒廁之閒此章總論喪禮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閒廁于喪服之傳者也故曰閒傳

斬衰貌若苴二句　斬衰齊衰皆喪服衰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儀禮斬衰苴絰杖齊衰牡麻絰傳曰苴麻有蕡者牡麻枲也謂斬衰服苴其衰裳絰杖皆苴色也齊衰稍輕于斬衰故衰絰不用苴而用枲也此言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者蓋孝子之情在內者既極其哀則形于外者亦爲之不美斬衰以苴

之爲布色共皆黑貌之惡似之故曰斬衰貌若苴也齊衰以枲其爲布稍精于子麻色亦蒼而黑淺貌之惡亦如之故曰齊衰貌若枲也蓋先王因哀以制禮禮有隆殺哀有淺深故有是哀不得不行是禮有是禮不得不致是哀所謂稱情以立文者此類是也

苄翦不納一句　苄釋文戶稼反唐韻候古切集韻後五切並音戶當从釋文讀爲是苄今之蒲苹也苄翦不納者孔氏正義謂以蒲苹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于內也說者讀鈔據說文草部苄云地黃也引曰鉶于牛藿羊苄豕薇今公食大夫禮作羊苦鄭彼注云苦苦荼也並不爲蒲苹謂此苄字當是苹字之訛苹萍古字通故鄭云苹今之蒲苹也說文蒻蒲子可以爲平席釋名釋牀帳云蒲苹以蒲作之其體平也故正義云蒲苹爲席也案顧命敷重底席孔傳底蒻苹也本作底馬融王肅亦以底席爲青蒲席與說文蒻字注及釋名牀帳條義同注疏言蒲苹者蓋爾雅蘋薲亦名苹故以蒲苹別之不言苄之何以爲蒲苹知鄭孔所據當本作苹字也讀鈔試經惟此條最爲有見可補入注疏止義蒲苹今義疏作蒲草草字殆翻刻之訛當从作苹者爲正

三年問　正義鄭目錄云名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于別錄屬喪服朱氏申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故以是名篇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　患淫邪患字鄭注孔疏均無訓釋惟陳澔集說云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病之害身故云患邪淫也吳澄纂言則謂患猶病也謂有邪僻淫溺之病也經義述聞以爲如陳說則經義當作爲邪淫所患之人如吳說則又當作有邪淫之患之人皆與患邪淫之文不合患邪淫之人當從荀子禮論作愚陋邪淫之人愚陋謂至愚極陋不知禮義者也愚字與古文患作𢘅者相似故愚誤爲患又脫陋字也案此論近是但古人行文多倒裝以取拗勁此患邪淫之人亦倒裝句法吳氏謂爲有邪淫之患之人其說甚爲顯豁若荀子禮論未必定本于禮記乃據彼改此恐不免失之武斷也

然而從之　從之之從鄭孔無訓釋文亦不爲之作音經義述聞從讀爲放縱之縱言若縱其朝死夕忘之心則是鳥獸之不若也下文曰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彼言遂君子之心此言縱小人之心縱與遂義相近也荀子正作然而縱之案從之讀縱亦據荀子爲言古人縱字多假從爲之觀下文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云云謂先王憂邪淫者必妄親修飾者且滅性故酌人情之中制一定之節使太過者有所俯而就不及者有所仰而企而後得以成文章義理正是申明不縱之遂之之故述聞以縱與遂對看此則確有可從不待引荀子之言乃見其足據也

深衣　鄭目錄云名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此于別錄屬制度孔疏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呂大臨謂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惟深衣之制衣裳連而不殊蓋私燕之服尚簡便也雖曰簡便不可以無法故有五法之象案王制云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深衣者尊卑貴賤通服也

續衽鉤邊一句　續衽鉤邊鄭注訓續爲屬衽謂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孔疏深衣之制下濶上狹謂之爲衽續衽鉤邊謂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也此解衽字已與鄭微異漢書江充傳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湻注交輸謂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禮深衣所謂續衽者也朱子家禮注與此說同而深衣斷則以左邊合縫者爲續衽覆縫者爲鉤邊蔡氏淵述朱子家禮之訓又以連續裳旁無前後之縫爲續衽左右交鉤爲鉤邊是續衽鉤邊朱子亦未有定論後儒主深衣圖說者謂以六幅布解爲十二幅則每幅半有邊半無邊無邊者其縷易散故先緝其無邊者後以有邊者掩其外而再緝之謂之鉤邊主漢書注說者謂衽屬于前後正幅曲裾又屬于前衽而交于後衽兩邊俱有曲裾其制上寬下狹就兩邊合觀之似燕尾就一邊觀之則似鳥喙故鄭讀鉤爲鳥喙必鉤之鉤也江愼修深衣考誤則以續衽爲裳之左右縫合其衽鉤邊爲裳之右旁別用一幅之布斜裁之綴于後衽之上使鉤而前漢時謂之曲裾所以必用鉤邊者裳之右畔後衽不合若無鉤邊行步之際露其後衽之裡故必有鉤邊而後可以掩裳際也案江氏此辨視諸家爲詳但又謂當裳前後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另以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向上寬頭向下爲裳之兩旁使果如此裁法則以四整幅爲前後正幅足矣奚必解而八之又從而緝合之爲此無益之勞費乎且下文云負繩及踝以應直謂背之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也若八幅皆正則直者詎止背縫乎是舊六幅皆斜裁之說恐未易破除也者衽之爲義有以縫緝言者有以小要言者有以凳鑵言者而衣袷乃其大名說文于衽下云衣袷也于袷下云交衽也轉相訓釋是也朝祭之服其領直故左右二衽皆摺而掩于內以露褐衣深衣領方交于兩衽之上先掩左衽于內後掩右衽于外故下疏云衽當旁也且朝祭之衣與裳不連而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闊周削裏兩旁不至開露故惟有垂後之曲裾以掩裳深衣則衣與裳連裳前後相等左復縫合而右不縫合故以鉤邊掩之此鉤邊疑即綴于在內之衽因謂之續衽孔氏云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甚爲近之朱子深衣圖說雖出于晚年所手定然恐係以衣服之制古今異宜故爲是變通就利之方學禮者分別觀之可也

投壺　鄭目錄云名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於別錄屬吉禮孔疏投壺與射爲類五禮宜屬嘉禮也或曰宜屬賓禮

投壺之禮　壺之爲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春秋傳尊以魯壺周禮其朝獻用兩壺尊禮器五獻之尊門內缶門外壺投矢者以矢投壺中以爲樂也夫投壺細事聖人取以爲禮其故何哉蓋古者飲必有射所以樂賓亦所以講藝或庭之修廣不足以置鵠張侯或賓客之數不足以備官比耦于是舉席間之器而寓射節焉則亦射之道也且其投之也審度于此而取中于彼仁道存焉疑畏則[illegible]情懼則失義方集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垂棄戒懼明焉是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禮雖若小而其用則大此先王之所以不廢也

司射進度壺二句　度壺鄭注云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正義進度壺者司射于西階上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向賓主筵前進量度其壺置賓主筵南凡投壺日中于室日晚于堂大晚于庭隨地廣狹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二矢半也又云堂上去席七尺室中去席五尺庭中去席九尺陸氏釋文于以二矢半下注云一本無四字經義述聞謂此節但記投壺設算之事若算之多少矢之長短及壺席相距之度皆在下文若此言度壺以二矢半下又言壺去席二矢半則重出矣且不言壺去席二矢半而言度壺以二矢半文義亦不明以二矢半字疑衍然陸孔二本祗有四字而無間字至唐石經則又衍間字矣夫有席而後有間今但言壺不言席則亦不得爲間矣間字蓋涉上文兩楹間而衍當從大戴禮作司射進度壺反位爲正案此辨甚當注中壺去坐二矢半殆鄭氏據下文云然傳寫者誤以爲正文有此四字而屬入之卽無大戴可證亦可信此五字之爲衍文也

一馬從二馬　馬所以表勝者也謂之馬者鄭注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一馬從二馬孔疏謂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爲成但勝耦未必得三得二卽徹去劣耦之一以足勝耦之二而爲三也方氏慤乃以馬卽算謂方其執之謂之算以計多少爲義及其釋之謂之馬以勝敵爲義姚氏舜牧更泥于八算之文謂立一馬則止七算在手立二馬則止六算在手假令賓皆中止釋六算乎而不知皆非也　欽定禮記義疏謂算詩釋馬言立下言馬各植其算則算非馬可知特無以考其形制之詳耳漢人格法有功馬散馬皆刻夏象而植之皆人擲地得玉馬或以爲此卽投壺所立之馬也若姚氏應以算爲馬將不足于釋則更誤儀禮鄉射記箭籌八十注籌算也八十者以十耦爲正也故一耦射則實八算于中是算之全數有八十臨射則計耦數而供之如四耦則供三十二算三耦則供二十四算也豈止八算而已乎

壺頸修七寸四句　修長也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圓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李淳風注五經算術亦謂置二斗以斗法乘之得積寸以腹修五寸除之所得以十二乘之開方得周數三約之卽得徑數據此則鄭氏所算非誤而與經文不合學者疑之朱子辨之曰經言所容止于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經言圖壺之實數注乃借方體言之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爲圓形斗五升爲奇數皆繁曲難算故算者之數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實之形此鄭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于下文遂幷方體之所加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圓壺腹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依違其間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實積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之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劉而加于正方之外則每面各得二分五釐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八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于五寸其廣雖不減于八寸五釐而其圍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文無不諧合矣

魯鼓薛鼓一節　鄭注此魯鼓薛鼓之節兩家之異故前後並列之圖者擊鼙之文古者舉事各有節聞其聲則知其節矣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燕禮燕射孔疏每一圜點則一擊鼙每一方點則

一擊鼓◎有圍點則頻擊鼙頻有方點則頻擊鼓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陸氏釋文◎圍鼙鄭呼爲鼙也其聲下其音揚揚然揚音吐臘反口方鼓鄭呼爲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鏜音吐郎反經義雜記謂此節釋文不得經注之次叢○口皆經之圖也陸旣出經文當有音義不宜空無一語而則鼙二字是鄭注陸有音故大書然依次當在○下不宜出經文上若方鼓二字併注亦未見連文當爲後人所移改今考正之鄭呼爲鼙也云云當旁注于○下鄭呼爲鼓也云云當旁注于口下吐臘吐郎二音則陸之自音其譜也案此辨無關要而釋文次第則當如其說至圍爲鼙方爲鼓而經文第以聲鼓薛鼓概之者鼙鼓屬也鼓以君樂五聲弗得不和升歌間歌下管合樂無不用鼓皆故總以鼓名之也魯鼓薛鼓各有三者節前爲初投之節後爲再投三投之節也然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注疏皆未明言惟陸氏佃以爲待同姓異姓之別恐屬臆說

儒行 鄭目錄云名儒行者以其記有道者所行也此于別錄屬通論孔疏孔子說儒行凡十七條上十五條言賢人之儒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十七條之儒則夫子之自謂也呂氏大臨謂儒者之行一有出于義理皆吾性分所當爲非以自多求勝于天下也此篇之說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渾厚之風有道者不爲也謂爲孔子之言殊不可信然其不合于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于爲儒矣

居處齊難 齊難之義鄭訓爲齊莊可畏難經義述聞謂難當讀爲戁說文戁敬也徐鍇傳曰今詩作熯小雅楚茨篇我孔熯矣毛傳熯敬也熯戁聲相近故字相通齊難與下恭敬義亦相近也鄭曰齊莊可畏難始失之迂矣案戁爾雅訓懼郝氏義疏說文云敬也與懼義近故詩不戁不悚傳云戁恐也通作赧訓慙亦與懼近故國語否則赧韋昭注赧懼也爾雅熯敬也郝疏熯者戁之假借詩我孔熯矣傳訓敬說文亦引此句而曰熯乾貌熯無敬意故徐鍇繫傳以熯爲戁葢戁難聲熯从漢省漢又从難省故聲同字通也據此則述聞謂難當讀戁其說頗是觀張子云難恭慎也引禮其難其慎爲證陸農師云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是皆以鄭注可畏難之義爲未安矣

鷙蟲攫搏四句 鷙蟲攫搏鷙蟲猛鳥猛獸也以腳取謂之攫以翼擊謂之搏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呂氏大臨謂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方氏愨以不程勇爲況儒者之勇足以犯難不程力爲況儒者之材足以勝任諸家之中惟此二說爲近若鄭氏搏猛引重不量力堪之興否當之則行云云竟似北宮黝之以必勝爲主矣而晏氏光又以爲搏鷙蟲引重鼎者人皆以爲勇力吾不與之程計胡氏銓又以爲彼雖有勇力然不敢與儒者程量說雖不同而認定在勇力上則一皆未免過滯也

毀方而瓦合 毀方而瓦合鄭注云去巳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孔疏方謂物之方者有圭角鋩也瓦合瓦器破而相合言儒者毀屈巳之方正下同凡衆如破去圭角與瓦器相合也葉氏夢得以此句承上慕賢容衆言慕賢則能毀方而爲圓容衆則能瓦合而爲同也焦氏補疏據漢書陳湯傳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注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云云謂瓦本有圭角不可合毀去圭角而瓦乃可合方即瓦之方瓦有圭角則大毀去圭角則小故鄭云小合案鄭注本渾言孔氏葉氏分毀方與瓦合爲二事義較闊大而于注意微隔補疏以毀方即毀瓦之方毀去圭角而瓦乃可合說尤拘泥陶瓦者以圓模爲之旣成乃析爲二合之仍圓若毀去圭角則愈不可合矣不知毀方瓦合經之意猶曰刓方爲圓云爾沾沾爲就瓦堅義恰于賦詩必此詩者也

錙銖二字 鄭注八兩曰錙孔疏算法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據此則鄭葢本算法言也經義述聞謂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銖輕重相遠不得竝稱考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子詮言篇割國之錙錘以事人高誘注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與鄭注八兩爲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說文亦曰錙六銖也衆經音義卷六十引風俗通銖六則錘二錘則錙又以十二銖爲錙此數之少者也此記以錙銖竝稱則輕重必不相遠當以六銖曰錙爲正解荀子富國篇割國之錙銖以賂人亦當訓錙爲六銖楊倞注八兩爲錙失之案錙銖之義說經家第以輕小目之注疏得失從無辨及之者述聞以輕重相較而斷從六銖曰錙實于情事爲近可從也

竝立則樂二句 竝立相下鄭未發注呂氏大臨以竝立則樂相下不厭爲好同則體方氏愨謂竝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孫志吳氏光則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爲竝立則樂之證以以能問于不能及以多問于寡爲相下不厭之證三說義可互足而方氏尤爲簡明葢竝立則有以相形故忌心易起相下則近自屈故孫志難持能無忌心而有孫志斯可以收切磋砥礪之益而免凶終隙末之怨矣若孔穎達舊說以竝立則樂爲謂與友同仕則樂相下不厭爲謂遞相卑下不厭倦陳雲莊集說從之則皆未是上文同方同術講習之友也此竝立相下相成之友也均在志道上說二家乃以爵位爲言淺之乎論交矣

不隕穫于貧賤二句 鄭注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朱氏彬經傳考證謂古者感士不遇多謂之落魄或謂之落拓言窮而無所用也葢草木搖落變衰能如歲寒松柏者鮮故貧士失職侘傺不得志以隕穫言充詘與梲褊同揚雄方言褊褕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襤褸自關而東謂之梲褊人之不自檢束者亦可謂之充褊爲君子者克自樹立困而不失其所亨則不隕穫于貧賤矣能整躬厲行裁制委蛇有羔羊之節焉則不充詘于富貴矣案以搖落變衰釋隕穫于情事爲近若方言之梲褊音雖與充詘同而訓如襤褸與歡喜失節絕不相蒙恐未可援爲充詘之注釋也此二句若質言之即論語所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之意耳正不必曲爲之說也

冠義 鄭目錄云名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于別錄屬吉禮成伯璵謂黃帝始象鳥獸之有冠角制冠在首之上謂之元服漢高堂生傳古儀禮十七篇無人君卿大夫冠禮唯有士冠禮以古者年五十始爵命爲大夫也孔氏正義則以天子諸侯年十二而冠大夫冠之年無文士則二十而冠

欽定禮記義疏云二十而冠者天下之達禮也其曰天子諸侯年十二而冠者止據春秋傳一星終及疏言國君十五生子之說言之於禮經本無確證程子謂年未二十未可責以成人徒行此節文何益朱子謂十五至二十皆可冠但必父母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之如朱子說則年不定依禮有旣爲殤冬皮屨之文則月亦不定年月不定則必除喪而冠不因喪而冠可知詳見曾子問

筮日筮賓三句 呂氏大臨謂筮日筮賓于廟門之外成人之始質之神而不敢專敬之至也陳氏祥道謂儀禮主人元冠而朝服緇帶而素韠立于廟門之東西面以筮日元冠象道之幽朝服皮弁致其誠之潔君子所以筮日而日無不吉也筮賓儀禮所謂前期三日如求日之儀是也筮日又筮賓者葢昔人有吉事則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亦與賢者哀戚之冠禮吉事所以筮賓而歡成之也馬氏睎孟謂筮日必吉者期於終身之吉筮賓必吉者期于終身之賢說于敬冠事之義亦周到然二者之中尤以筮賓爲重 欽定禮記義疏云重筮賓者以冠乃賓加之也醮亦賓醮之字亦賓字之故以筮賓爲敬事也

三加彌尊 三加鄭謂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方氏愨曰緇布齊冠也皮弁朝服也爵弁祭服也齊所以潔已朝所以接人祭所以接神彌尊之義也馬氏睎孟則據三加之辭謂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修其內而已敬爾威儀淑愼爾德則內外脩也以成厥德德之成也壽考維祺未有數也故次之以眉壽萬年萬年猶有數也故終之以黃耇無疆不惟服之加也而其德有加不惟德之加也而其壽亦有加故曰三加彌尊三說不同必兼之而義始備又孔疏謂三加是士冠禮據大戴禮公冠四加則天子當五加 欽定禮記義疏孔子曰公四加元冕王肅注天子五加袞冕大戴禮天子諸侯皆四加朱子謂當是諸侯三加元冕天子三加袞冕考漢志乘輿初加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漢尤近古故四加如大戴說歟

見于母母拜之二句 母拜之義古今學者疑焉孔氏據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于母母拜受之謂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呂氏大臨又以所奠酒脯爲醴子設非奠廟謂古者有廟敬有斯須之敬子之于母則廟敬矣然母雖尊卒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則從子之義猶未害乎母之尊也王氏則以此爲適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體故禮之異乎衆子說尤迂曲葢皆疑于母無拜子之義也 欽定禮記義疏母拜之兄弟拜之只是與之行禮本文成人而與之爲禮一語甚明葢幼時父母兄弟唯慈愛之而已今以成人來見故母與兄弟各盡其相見之禮也士冠禮注云婦人于丈夫雖其子猶俠拜昏禮壻見婦之父母主婦一拜壻再答拜主婦又拜注云必先一拜者婦人于丈夫必俠拜朱子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若子冠則見母亦如之重成人也玩鄭注及朱子語其義自明葢禮無不答燕禮則君之于臣昏禮則舅姑之于婦饋食禮則尸之于主人婦嗣子舉奠無不答拜者何獨致疑于此此必先拜者所謂敬重事也

昏義 昏義葢記取妻之義內教所由成也謂之昏者鄭謂取妻之禮以昏爲期故名焉孔氏曰必于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爲昏壻曰昏妻曰姻謂壻以昏時來妻則因之而去也夫婦始自遂皇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爲禮是儷皮始于太昊也其昏之年則大戴云男三十女二十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然左傳以國君十五生子爲禮舜二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伯邑考似古人君昏取多早不必限定三十 御案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家語孔子云男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十五而嫁有適人之道三十取二十嫁言其極也漢王吉言嫁取太早不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

人多天則左傳言國君十五生子恐非而朱令十三以上並聽昏嫁愈非也所以家語孔子之言可也

納采問名五句　此五句孔氏穎達以下唯呂氏大臨之說爲詳謂納采男先下女媒妁之言既達納采擇之禮以求之禮用鴈鴈大夫之摯也士昏而用大夫之贄攝盛也其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言有惠貺室則知女氏之前許也既納采遂問名者將卜之也故其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則告之矣納吉者既問名而男氏以吉卜告女氏也其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占曰吉使某也敢告納徵者納幣以聘之也古之聘士聘女皆以幣交恭敬不可以虛拘也徵成也證也所以成其信而不渝也聘幣皆以束帛故無過五兩諸侯天子加玉則又所以重其禮也請期者男氏請昏期于女氏也昏期主于男氏而必請于女氏者女氏固辭然後告期者賓主之義不敢先也此五者皆行于親迎之前者也先後之序則方氏得之謂采擇自我而名氏在彼故首之以納采次之以問名此賓人謀以達之也謀既達矣則宜質鬼謀以決之故又次之以納吉爲人謀鬼謀皆協從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皆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案昏之爲禮必如是委曲而幣重者蓋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嗣人道莫大于此而貞潔之女非禮不行猶正潔之士非其招不往故必敬之如此其至而夫婦之不正乃未之或有也

共牢而食二句　牢謂牲牢巹釋文音謹酳音引共牢而食合巹而酳者鄭注云成婦之義也正義共牢而食在夫之寢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牢而同食不異牲也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巹謂半瓢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欲使壻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爲一不使有尊卑也呂氏大臨曰御婦車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所以下之之禮甚矣共牢合巹所以親之之義見矣下之則有敬矣親之則有愛矣愛敬禮之大體而先敬後愛者自異姓而合之貴乎別也故曰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案此二句文義則孔說甚之禮意則呂說甚之惟牢用何牲諸家皆未明言說文牢閑養牛馬圈也故凡從閑養者皆得牢名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注大牢牛也少牢羊也周禮小宰牢禮之法注云三牲牛羊豕共爲一牢齊語環山于有牢注亦曰牢牛羊豕也然太牢非天子諸侯莫敢用羊豕則大夫士皆得用之公劉詩執豕于牢酌之用匏匏豕竝言于文爲合則牢或卽豕歟

教成祭之　鄭注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孔氏正義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經義述聞以教成祭之當作教成之祭謂三月教成乃祭女所自出而告之故曰教成之祭其祭以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與正祭之用牲牢者不同若倒之祭爲祭之則教成當爲一句而祭之二字文不成義矣鄭注及正義祭字下本無之字今本注之作祭者祭其所出之祖正義釋經釋注亦作祭之乃後人據已誤之經增改未誤之注疏也案此辨似過爲分析然正義下文云故知此告成之祭亦使有司周南采蘋箋引此文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采蘋采蘩正義及襄公二十八年傳正義均作教成之祭北堂書抄引昏義亦作教成之祭　述聞故據以爲言則亦不得謂其爲臆說也

鄕飲酒義　鄭目錄云名鄕飲酒禮者以其記鄕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于別錄屬吉禮儀禮有其事此記其義也孔疏謂此篇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鄕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也劉氏彝曰鄕飲酒之禮歲則一行于黨再行于州三年一行于鄕所以行其三物光于五品以礪其德行以觀其賢能以采其髦俊以不壺性于中和爲愧恥爲邦閭之指矣此鄕飲酒之禮所以爲士道之範閑風俗之砥礪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鄕人士君子　鄭注以故聖人制之以道爲句鄕人士君子屬下尊于房戶之閒爲句道謂指此禮鄕人鄕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孔氏穎達以下皆從此訓讀惟經義述聞謂故聖人制之以道鄕人士君子十二字當爲一句制之謂制此禮道謂加道之以德之道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道鄕人士君子耳合上文君子尊讓則不爭七句觀之其義自明下文尊于房戶之閒二句別釋經文不與上屬鄕人一鄕之人也士君子謂士大夫也賓介爲士主人爲大夫大夫謂之君子諸公大夫亦謂之君子故曰以道鄕人士君子也鄭以鄕人爲鄕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君子爲卿大夫又謂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于是鄕飲酒禮日賓賢能及蜡祭習射而外又增其一而爲四矣案如鄭讀制之以道語爲不了而鄕人士君子冠下亦從無根述聞據冠義至聘義六篇皆列儀禮經文下上而後釋之于下下尊于房戶之閒儀禮經文也賓主共之記者釋經之文也與鄕人士君子五字義不相屬斷爲當連上文作一句而上下詞旨均不煩詞費而自明此則足正舊解之誤者矣

三賓象三光　三賓衆賓之長者也象三光者三賓衆賓之所觀法而瞻仰故象三光也三光鄭注以爲三大辰孔疏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子所以示民之早晚天下取以爲正故謂之大辰據此則三光者大火也伐也北辰也方氏愨乃以三光爲日月星謂介僎兩而三賓三以象參兩之數也夫上文已言設介僎以象日月矣又立三賓以象三光明是兩義使三光亦指日月在內文不贅而複乎方說不如注疏之爲得矣或又以三賓爲賓與介僎此說亦誤

欽定禮記義疏云舉三賓者因衆賓無算主人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故特表三賓以識敬觀此可知以賓介僎爲三賓之非是矣

主人者尊賓一段　孔氏正義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者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者介在東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蓋以爲承上節四面之坐象四時言也葉氏夢得謂主人以仁接賓故在東南主若賓則主人所尊其位則主人所擇而居也故先言坐賓于西北而後言接人以義若介先賓以通其意于主僎先主人以通其意至賓陰陽輔天地介僎輔賓主而賓主以成禮其用始生之地不亦宜乎此亦依文而訓義也或引儀禮鄕飲酒篇鄭注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謂與此隅坐者不同劉氏履恂秋槎雜記辨之曰鄕飲酒禮明言賓必南鄕介必東面主人僎從可知一堂之上賓介俱在西賓北而介南主人與僎俱在東僎北而主人南是各兼二方以爲區別非席西北者東南面席東南者西北面也以鄕飲禮考之其奠坐方而俱在無向隅者至于主人獻賓在賓之席前西北面鄭所謂賓在西階欲其就席受爵故西北向之其賓酬酢主人當東南面主人獻介西南面俱可以此推也案此辨分明若擧經補義謂賓在堂之正中不在西北僎爲鄕中卿大夫致仕者有無不定則直謂作經者之誤說雖有據不必從也

射義　鄭目錄云名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取士之義也此于別錄屬吉事孔疏此篇中有鄕射又云不失正鵠則有賓射目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以此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于賓射鄕射也射起自黃帝射所侯見于虞書至周則備矣呂氏大臨曰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故有大射鄕射所以觀德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故主皮是力所以禦侮克敵也

諸侯以貍首爲節　貍首詩逸鄭云卽下文曾孫侯氏是也孔疏儀禮注貍之言不來也射諸侯有不朝者故以是名篇江氏琛經補義謂貍首卽原壤所歌之兩句也執女手之卷然女爲爾汝之汝蓋久役于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是以執手以致其欣慰故云貍首者樂會時也此詩以兩句爲一章其下蓋仍有數章今亡

之矣射至三射歌詩擊鼓以爲舍矢之節每歌一詩上射下射各發一矢發樂者欲其閒若一發矢者遲疾亦必與之爲比此爲尤難詩句不可過多故于章句短少者取之采蘋采蘩四句騶虞三句貍首兩句於詩義不甚重重其音節耳貍首兩句太少鼓節宜疏綏可容兩矢意當時皆有譜如投壺之圖若曾孫侯氏八句乃詠射之事其詩仍不止八句今見大戴禮此豈可爲射節且篇名貍首又何所取義乎鄭注貍首卽曾孫失之矣案以貍首爲原壤所歌自淸江劉氏與陸農師已有是言但古人引詩雖斷章亦有取義本文明云樂官備樂會時樂不失職而但謂重其音節未免偏枯至或以篆文貍字似鵲字似巢謂貍首卽鵲巢以大戴禮歌鹿鳴貍首鵲巢云云證之旣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尤非是矣

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　鄭注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孔疏漢謂郡國送文書之使爲計吏其貢獻之物與計吏偕來故謂計偕物也案漢書元光四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是貢士于天子亦與計吏偕來後世目貢士進京都者爲計偕蓋本于此貢士鄭以爲三歲一貢引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何休公羊注亦稱三年貢士于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擧三人次國擧二人小國擧一人說與鄭同而皆不言其所本正義引書傳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好賢三適謂之有功爲三年之證胡氏銓則據本文貢士承歲獻言謂獻卽貢士是又以爲一歲一貢然使貢士卽歲獻經當云歲貢士于天子足矣貢獻連文不贅詞乎恐鄭義未可易也

聘義　鄭目錄云名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也此于別錄屬吉事孔疏此釋儀禮聘禮之義但聘禮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旜是孤卿所建也此謂侯伯之卿故注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然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呂氏大臨曰交際之義人道之所以羣也其交際也必有相見以結其驩相問以擬其好自天子至于庶人雖有貴賤親疏遠近長幼之差其所以相問一也案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是也有隣國交修其好者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久無事則聘是也其禮統謂之聘故以聘義名篇

比年小聘二句　比年小聘鄭以爲卽歲相問三年大聘謂卽殷相聘然考周禮天子十二年乃巡守其十二

年中五服諸侯來朝者二卿大聘四大夫小聘六正得疏數之中則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王制所云乃諸侯事天子之法非諸侯邦交之正法也況周禮大戴皆言諸侯邦交歲相問不云比年一殷相聘不云三年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服虔注云自襄二十五年叔老聘于齊至今二十年故修盛聘則諸侯相聘無一定之期可知若諸侯相聘亦必比年三年則卿大夫道長不給矣晉文襄霸諸侯以事天子者事晉非禮也聘義亦因時事爲說耳

縝密以栗二句　鄭注栗堅貌正義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經義述聞謂堅剛非知栗者秩然有條之貌說文璱玉英華羅列秩秩璱與栗同栗之爲言猶秩也爾雅條條秩秩知也玉體密緻而條理秩然有如知者之處事密緻而秩然不紊故曰縝密以栗也管子水地篇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荀子法行篇玉者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說苑雜言篇玉有六美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知焉鄰栗一聲之轉皆清澈之貌也唐風揚之水傳曰粼粼清澈也粼與鄰通爾雅秩秩清也秩與栗通言玉之符采清澈而有條理亦如知者之不惑故曰鄰以理者知也又曰栗而理者知也又曰近之栗理者君子比知焉案中庸以文理密察爲知之證孔以堅剛釋栗義誠爲不倫而艮耜詩積之栗栗說文引作積之秩秩公羊傳戰于栗穀[illegible]文[illegible]一本作秩是栗之爲字古與秩通述聞以栗作秩訓實較注疏爲優也

禮記集解卷六終

[修文齋縮精製鉛版]

雪樵經解附錄卷一上

瀘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illegible]明氏校

易經

日月爲易說　日月爲易自虞仲翔始爲此說謂易字从日下月也[illegible]

發揮復引納甲之說爲證謂月行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于庚[illegible]十五日而成乾故乾納甲壬十六日而成巽[illegible]坤坤納乙癸而消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illegible]月也因條列外證有七以正其誤案虞[illegible]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既未濟日月爲[illegible]月言于日無與黃氏闢之是也惟黃謂[illegible]固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

卦象爻象名義異說　卦象爻象諸說紛歧孔穎達謂卦者掛也掛之于[illegible]物之杖也木縷云爻者交疏之窗也其字象窗形今之象眼窗也一窗之孔凡三百八十四所取于爻者識在旁通所取于卦者縣有大小也丹鉛錄象者茅犀之名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象者取于犀也象者大荒之獸人希見生象按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于象也夜遊錄則以象爲大豕謂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以象爲喻羅泌路史又以爲象者取其身形相象遠近不變脉有成位胆應四時諸說不同要其假物爲義與陸氏洪氏之以蜥蜴爲易其意一也夫卦象爻象孔子繫傳訓之綦詳不此之據而橫生異議若此之類存而勿論可也

三墳說　三墳通志藝文略以爲山墳氣墳形墳也謂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連山其大象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是山墳即連山也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歸藏其大象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是氣墳即歸藏也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坤乾其大象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雨而統以形是形墳即坤乾也皆八而八之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于唐州北楊之民家鄭樵以其文辭古質錯綜有經緯故藝文略取之案歸藏易初輿初乾初離初犖初兌初艮初釐初奭說者謂輿即坤犖即坎釐即震奭即巽夫歸藏首輿輿即坤字是坤乾即歸藏分而二之已非又夏易連山先儒皆言本之神農而以爲伏羲易不知伏羲既有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之易矣而謂別有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之易說尤不經北史劉炫傳云隋文帝搜訪圖籍炫因僞造連山及魯史記上之馬端臨據此謂歸藏亦炫僞作其爲有見蓋炫因事發除名故隋志不錄而其書尚傳于後故久而復出鄭氏好奇尊而信之過矣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孔氏穎達曰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謂連山伏羲易歸藏黃帝易也世譜等書謂神農一名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亦名歸藏氏鄭康成則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其中也路史發揮云小成者伏羲之易也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易也夏人因之歸藏者歸藏氏之易也商人因之易者變易也故乾坤爲首連山者重山也故重艮以爲首歸藏者爲物藏焉故也故重坤以爲首三易之書其書一其法異易上變連山歸藏則不變故易用九六而連山用七歸藏用八也案杜子春以連山爲伏羲易其失易明虞妹信及皇甫謐諸家以爲炎帝神農者近是用七用八沈括李綱俱有是言然連山歸藏漢志不載則其亡已久故酈道元水經注引連山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及李淳風乙巳占載娥縮繇有黃爲占曰翩翩歸妹獨將西行云云爲連山文通儒率以爲僞歸藏易宋初猶有初經齊母本蓍三篇然坤啓筮乃有堯降二女以舜妃之語節卦亦有殷王其國常毋谷月之文其非黃帝舊書可知又況他書所引如榮榮之華徼徼鳴狐有兔鶖鶖有雁醜鷄有白燕自蕃梧入大梁彼爲貍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鼎有黃耳利取鮔鯉等語今皆無之是並其僞者而亦逸之矣若劉炫所撰殆僞而又僞者歟

連山歸藏辨　連山歸藏見于周禮其書雖逸其名不可得而破除故說經家率以連山首艮歸藏首坤釋之以別于周易之首乾坤然首艮首坤是子先乎父婦先乎夫且神農黃帝皆繼伏羲以治天下者也尊卑長幼何容紊變其序故首艮首坤通儒多疑之近江都焦氏著易圖略謂連山當如于令升之說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是也四時首春春始于寅東北艮位艮成終亦成始故曰連山首艮非六十四卦之序以艮爲首也歸藏當如近世徐敬可之說即子復丑臨寅泰卯大壯辰夬巳乾午姤未遯申否酉觀戌剝亥坤十二辟卦是也始于子而實受氣于亥坤初生爲復歷臨泰大壯夬至上爲乾乾初生爲姤歷遯否觀剝至上仍爲坤故曰歸藏首坤由坤而乾故又曰坤乾非六

十四卦之序以坤為首也伏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乾坤為首而序六十四卦無可疑者也取八卦以屬八方即以屬四時又取十二卦以屬十二月以為消息於重卦序卦之外別一取義以始艮終艮而目之為連山以始坤終坤而目之為歸藏與五運六氣之說相為表裏後人讖緯術數之家多本之故鄭康成云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謂之陰陽之書則陰陽五行家言也其始本不與設卦觀象之意相混而自為用夏殷以來術士之說行而伏羲卦象漸失其本殷人尚鬼更有甚者其季世人第知六十四卦為占驗災祥之用而不知為天道人倫之學故文王專取伏羲之卦而繫之以辭于陰陽術數之說雜一概屏之周公制官以連山歸藏存諸大卜示卜筮之占可參用之而已案連山歸藏古必別有其書觀水經注及乙巳占引連山文而宋初猶存歸藏三篇其非即羲易可知焦氏本于徐氏說以二書為即羲易亦近附會惟首艮首坤之旨言之確然而於杜子春以連山為伏羲易與鄭康成謂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其中云云皆可以救其失誤而補其空疏則亦不得謂非善通說經之窮者矣

四易 四易之說諸儒不同有謂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者京氏所引孔子之言也陸績主之有謂體一用三為四易者張文饒也體一謂伏羲先天易也用三謂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也案一世二世游魂歸魂送世占候之學始有之而託于孔子所言其誣可知至張氏以伏羲為體三易為用而妄分天地人之名說亦全無依據惟朱子云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後儒取以為四易之證庶乎近之然朱子所論亦謂易之分際有如是爾初未必以之為四易也

八索考 書序以八卦為八索索謂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刑索訓空謂空設之也淮南子又以為八澤杜預左傳注則但以為書名惟馬融以為八卦與孔安國書序合云云王伯厚引國語史伯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之類云云謂此足以證孔馬之說案說卦傳有一索再索三索之文蓋六子之卦皆索之乾坤而乾弗之卦又索之天地是八卦皆由取索而成如說卦所列其象其義莫非求而得之者也以八索為八卦較賈張淮南之說尚為近之

重卦說 孔疏重卦之說有四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重卦鄭康成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以為文王重卦然繫辭神農時已有取益取噬嗑之文以此論之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可不攻自破

而言神農重卦者亦未是今依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案朱子語錄答門人云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時已有畫矣又謂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此卦名但蓋取諸離云云言結繩而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覲于離卦而始有此也路史餘論亦謂伏羲之時八卦自重亦自詳以施用特未見諸文字及至文王演之文辭始備遂名之以周易耳據此則伏羲重卦先儒有定論矣

互卦說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相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讀書記謂其說已見於左氏莊二十二年傳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為天于土上山也注自二至五有艮象艮為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當之非也其所論三與五二與四同功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又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于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耳朱子本義亦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為一爻則似之也然此又創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為羊故爻辭並言羊因學紀聞云京氏謂自二至四為互體自三至五為約象今皆指為互體據此則互體約象之不分自宋季而已然矣

卦變說 朱子卦變圖一卦變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共變四千九十六卦凡六爻不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六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十有六三爻變者其別千二百八十案卦變之例起于左氏如鄭伯廖論公子曼滿豐上變離晉師救鄭師初變臨子展論楚子之死以復上變頤蔡墨論龍見于絳備舉乾六爻之變陳敬仲筮得觀之否畢萬筮得屯之比季友筮得大有之乾晉伯姬筮得歸妹之睽卜偃筮勤王得大有之乾崔杼筮娶姜筮得困之大過穆子筮得明夷之謙以及媧始生得屯之比南蒯叛得坤之比之類皆屬卦變然亦占皆此變之後乃據以立義云爾若本義于經文凡有上下往來字者輒以為從某卦來則似作易之初先有卦變而後命筆者然故後儒頗多疑之考蘇氏易傳云凡易之所為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乾施一陽于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故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也王氏炎亦謂雜卦首曰乾剛坤柔自乾坤生六子則剛柔相雜故六十四卦其剛皆出于乾其柔皆出于坤剛來下柔為隨柔進上行為晉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為渙皆剛柔之變也蓋以上兌下震初上二爻不變則為乾坤變則坤之初居上而為兌乾之上居初而成震故曰剛來而下柔晉上離下坤離卦在上六五以柔而居君位故曰柔進而上行渙上巽下坎坎得乾之一剛而為中爻今居二而得中是謂剛來而不窮巽得坤之一柔而為初爻今居四而附五是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其餘皆倣此此二說皆確有可據近江氏愼修更以來往反對之法求之而往來上下益覺瞭然然則本義卦變之訓學者可不必泥也

卦氣直日考 京氏房卦氣直日本于焦延壽其法以十二辟卦主十二月而佐以公侯卿大夫除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分主四季外餘六十卦以五卦值一月正月侯小過大夫蒙卿益公漸辟泰二月侯需大夫隨卿晉公解辟大壯三月侯豫大夫訟卿蠱公革辟夬四月侯旅大夫師卿比公小畜辟乾五月侯大有大夫家人卿井公咸辟姤六月侯鼎大夫豐卿渙公履辟遯七月侯恆大夫節卿同人公損辟否八月侯巽大夫萃卿大畜公賁辟觀九月侯歸妹大夫无妄卿明夷公困辟剝十月侯艮大夫既濟卿噬嗑公大過辟坤十一月侯未濟大夫蹇卿頤公中孚辟復十二月侯屯大夫謙卿睽公升辟臨又以每卦六爻爻主一日共直三百六十日尚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又以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共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六十卦分之每卦各得七分故曰六日七分朱子語錄闢之謂以八卦為主則八卦之乾不當為巳之辟坤不當為亥之辟艮不當侯于申酉巽不當侯于戌亥若以十二卦為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且其分四十八卦為公侯卿大夫以附于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不待其滅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言其失也大抵焦氏之學出于緯候卦氣起中孚及六日七分見稽覽圖是類謀二篇中非延壽創解又京氏易艮侯十月非申酉巽侯八月非戌亥語類所載不知係當日所見京本如是耶抑記者偶倒而未及是正也

納甲辨 納甲之說亦始見京房易傳謂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陸績注云乾坤天地陰陽之本故分甲乙壬癸陰陽之終始庚陽入震辛陰入巽戊陽入坎己陰入離丙陽入艮丁陰入兌此所謂分陰陽終始者謂以乾內三爻配甲外三爻配壬坤內三爻配乙外三爻配癸內為始外為終也長女長男次于乾坤宜納丙丁少女少男居其末宜納庚辛其反此者夢溪筆談以為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是也魏伯陽參同契本京氏此文而係之于日月

為易於是以月三日生明始受一陽之光昏時見于西方為震納庚八日上弦受二陽之光昏時見于南方為兌納丁十五望日全受日光昏時見于東方為乾納甲十六日始受一陰平旦沒于西方為巽納辛二十三日下弦受二陰平旦沒于南方為艮納丙三十日晦于東方為坤納乙坎戊為月精離己為日精壬癸納甲乙為乾坤終始其說益密後世言納甲者皆宗之惟焦氏循謂兌少陰而以為二陽艮少陽而以為二陰已非陰陽之義而同一東方何生甲而沒乙同一西方何生庚而沒辛同一南方何生丁而沒丙如謂生于陽沒于陰則甲庚為陽而生丁為陰而亦生乙辛為陰而沒丙為陽而亦沒戊陽入坎以坎為中男屬陽也離陰入己以離為中女屬陰也今依坎月離日言之而以坎納戊以離納己異乎京氏之義矣案此駁未盡允魏氏所謂二陽二陰以所受日光而言與說卦艮三索而得男兌三索而得女者本自不同至生沒之云蓋以昏時所見為生平旦所見為沒非以陰陽分生沒也惟坎戊離己分配日月日陽精月陰精似與中男中女義異然離之為日坎之為月具見經文亦非魏氏臆說若夫以日月三十日一會于壬癸而列戊己北方則虞仲翔傳會而失之參同契無此文也

爻辰辨 易之取象說卦最詳漢儒推求皆與說卦相表裡惟鄭康成以爻辰為言以陽爻之初二三四五上值辰之子寅辰午申戌陰爻之初二三四五上值辰之未酉亥丑卯巳又以十二辰之物象十二次之星象配之今其書不傳詩禮正義中所存尚有數條可見錢氏潛研堂集引伸其意推得頤初九舍爾靈龜謂爻辰在子子為天龜龜者靈龜也同人初同人于門隨初出門交有功節初不出戶庭子上值危危為蓋屋故有門戶之象及明夷三日不食為元枵奎九二馮河臨天漢之類凡十餘條經義述聞謂鄭氏爻辰義多迂曲如九二辰當值寅者也而困九二注云二據初辰在未未值天廚酒食象未值天廚何不繫于值未之初六而繫于值寅之九二乎九三爻當值辰者也而離九三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則舍辰宮之星而言丑宮之星艮主立春所值者寅也何不取象于寅而取于所近之丑乎坎六四注云爻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酌之象斗上有建星似簋建上有弁星弁星形又如缶爻辰既值斗何不取斗象而取于斗所酌之尊又不直取建星弁星而取建弁所似之簋與缶乎展轉牽合徒見糾紛且未宮之天廚丑宮之天弁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未有此星名易作于殷周之世安所得天廚天弁者而象之又十二消息卦分主一月易之例也今爻辰乃以乾之六爻分主奇數之月坤之六爻分主偶數之月而諸卦之陽爻陰

爻亦如之夫乾初九値子在一陽始生之月坤初六値未乃在二陰浸長之月已乖建始之義而卦爻之相間者如屯則初九値子六二遂値酉蒙則初六値未九二遂値寅亂次奪倫莫此爲甚豈經義之所有乎此駁至透而尙有未盡考爻辰之說本于乾鑿度而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歲終次從于屯蒙主歲屯爲陽貞于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閒時而治六辰蒙爲陰貞于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閒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據此則陽左行陰右行屯蒙以下諸卦各依次爲貞是京氏以乾初納子二納寅三納辰四納午五納申上納戌爲左旋坤初納未二納巳三納卯四納丑五納亥上納酉爲右旋尙與乾鑿度爲近鄭則以乾自子左行而坤則初未二酉三亥四丑五卯上巳亦用左旋矣又諸卦皆以乾坤爻辰宮之與所注鑿度之旨相違庚其失不止星象之取譬不倫而已矣

旁通辨 旁通之說始于虞翻謂乾與坤通坎與離通震與巽通艮與兌通故于復注云陽息坤與遘旁通臨注云陽息至二與遯旁通夬注云陽決陰也與剝旁通近張惠言易虞氏義纂爲一冊而各以圖說表章之其用心可謂勤矣然旁通釋經究多抵牾如履彖曰履柔履剛也虞曰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而不疚此謂履與謙通謙上體有坤互體有震坎也然經云說而應乎乾若取幾于下艮土應之謙則是止而應乎坤豈說而應乎乾乎離彖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虞曰乾五之坤成坎爲月離爲日日月麗天也震爲百穀巽爲草木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土此謂離與坎通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重明以麗乎正又云柔麗乎中正謂上下皆離也若取幾于上下皆坎則是重險而剛中矣豈明與柔之謂乎若此之類旁通之不合乎彖者也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虞曰君子謂乾陽爲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車故厚德載物此謂坤與乾通也然經云地勢不云天行何得以乾釋之乎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君子以懿文德虞曰豫坤爲文乾離照坤故懿文德此謂小畜與豫通也然經云風行天上不云雷出地奮何得以豫釋之乎若此之類旁通之不合于象者也其見于爻辭者總庚尤多經義述聞駁之至爲詳盡乃世之言易者猶多主虞氏非求是之道也

太極圖說 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有太極二五之說又有無極太極諸圖陳希夷在華山曾以無極圖刊諸石周茂叔取而傳易之更名爲太極圖而仍不沒無極之旨由是諸儒遞相推衍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復會于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之合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具四氣舉四者可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一圈爲萬物化生名所謂萬物一太極也可見太極之妙流行于天地之間無乎不在而無一物不然也此元公自得之秘故南軒張氏推爲孟氏以來所未有而朱子亦謂先生之學其妙具于此圖啓蒙一書所以爲以太極爲發端也惟南軒謂濂溪以此圖手授二程通儒頗多疑之蓋伊川撰明道行狀雖有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棄科舉之業慨然有志于道云云然使會受業于元公又何以言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也又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遊事明道弟子朋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敘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而二程遺書尤舉生不道太極一語是手授之云誠未足據也

先天圖說 易始于伏羲衍于文王周公而備于孔子自孔子沒易道失傳圖象以興所以推大傳帝出乎震一條方位顯然其餘若卦氣月候之類皆漢儒附會未可據爲典要至宋邵康節出乃有所謂先天之圖以爲傳自希夷陳摶而其圖有三一曰橫圖自一畫至六畫爲六十四卦所由以生一曰小圓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爲八卦方位一曰大圓圖左方始復終乾右方始姤終坤爲六十四卦方位而大圓圖中又有小方圖以象天地之相函其爲義信廣大而高深矣第當其時伊川程子則未之見龜山楊氏則見而未信說具于答陳瑩中兩書惟明道程子稍見其書而以加一倍算法括之南渡後如林栗如袁樞攻邵者尤衆雖象山陸氏亦以先天圖非聖人作易本旨迨朱子作易本義易啓蒙乃以易本爲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源伊川言理甚備于象數猶有闕于是與元定蔡氏表彰闡明而邵學用以大顯于世數百年來雖時有異論而微言奥旨究不可得而破除也

三十六宮都是春說 邵子大易吟有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之句天根月窟上文以乾遇巽地從雷釋之矣三十六宮則未嘗說明後之論者或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合之得三十六於數符矣而于宮義無著或以八卦之畫當之謂乾三畫坤六畫震坎艮巽離兌各四畫積之亦

三十六然止及先天而未全乎六十四卦惟朱子語類對卦之說最爲詳明蓋卦有正對有反對正對者不變反對者皆變上經三十卦乾坤坎離頤大過反之仍爲本卦則不變者六卦餘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爲十二十二加六則十八也下經三十四卦中孚小過反之仍爲本卦則不變者二卦餘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爲十六十六加二亦十八也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爲三十六宮於理爲協于數爲全朱子雖未明言而三十六宮非是莫得其當可灼然而無疑矣至所謂春者之爲言元也元者天地生物之心於時爲春于人爲仁于天德爲元春足以統夏秋冬故夏秋冬之中皆有春仁足以統義禮智故義禮智之中皆有仁元足以統亨利貞故亨利貞之中皆有元六十四卦雖極陰陽奇偶之分而無非共得乎天地生物之理則以生生之理貫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中是則所謂春也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總一理之所散見而已故曰都是春也

小父母說 宋鄭夬著得談易有曰乾一變生復得一陽二變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生大壯得八陽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陰四變生觀得八陰五變生剝得十六陰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歸妹者歸宿之地也沈括謂夬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此變卦說未知其是非案王氏應麟云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邵康節亦有父孕長男爲復母生長女爲姤云云是小父母之說于義爲通然所謂一陽二陽一陰二陰猶本卦所有四陽八陽十六陽四陰八陰十六陰等但以加一倍生之初無法象而六變之何以生歸妹亦未能言其由來且康節子伯溫言夬與秦玠嘗欲從康節學皆不之許惟大名王天悅榮陽張子望得其傳會天悅疾且卒夬賂其僕于臥內竊得之遂撰以爲已學著易傳易測等書則其說亦竊邵子之緒餘而未得其本原故似是而卒不可究詰也

嫡男女說 讀書記易解一說謂坎離由乾坤再索而得雖爲中男中女而實則嫡男嫡女也此義甚妙蓋卦者自上而下必以中爲尊位故震爲之長男巽之長女不得與坎離爭重即以五行之理考之五行雖爲天地之用而不若水火之尤全所以震巽皆處于本位而坎離遂以當水火彼先天乾南坤北之位後天直以坎離居之亦以坎離兼乾坤之用也此與帝王傳位于嫡何異案虞仲翔以日月爲易離麗乾日也坎藏坤月也參同契亦以坎離爲乾坤二用故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困學紀聞引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以爲其說本于坎離蓋坎陽內陰外故爲水爲月離內陰外陽故爲火爲日而荀爽易傳亦云乾起坎而終離坤起離而終坎坎離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也然則嫡男女之名雖近于創而以諸書所載證之則義固易之本有不足爲異也

子夏易傳辨 文獻通考古今咸謂子夏受易于孔子而爲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隋唐志始有子夏傳二卷而頗殘缺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引之孫坦周易析蘊則云漢杜子夏作使其果然何爲不見于漢志且其經文彖象爻辭相錯正用王弼本決非漢世書唐劉子元知其僞矣而不知其所作之人晁以道以爲唐張弧之易後儒疑莫能明案子夏易傳見隋經籍志者止二卷釋文序錄止三卷至宋中興書目乃銳爲十卷而今本多至十一卷不獨篇第悉依王弼並其本亦無異辭考釋文所引如乘馬班如乘音繩班如相牽不進貌比傳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豫六三盱作紆朋盍簪簪疾貞束帛戔戔作殘殘非九二鮒謂蝦蟆之類今文皆不然又困學紀聞引泰六五傳湯之歸妹也今亦無之且書中引周禮及春秋傳其僞不待攻而自破矣

漢三家易考 漢初傳易者凡三家一曰田何易云本于子夏所受孔子之書分上下經而以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傳離爲十二篇說者爲之章句蓋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易無所師授自云得之隱者其法以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通變爲四千九十六卦卦繫一詩以代爻辭其卦變之序悉本王序卦首乾坤而終既未濟今所傳易林是也三曰費直易亦無所師授徒以彖象文言參解卦爻古經之亂自費氏始洎東山焦學微而費氏獨顯蓋費之後有鄭康成王弼爲之注故也宋程伊川撰易傳源于費氏朱晦菴據呂伯恭古易爲本義則本諸田何于是田費皆行于世惟焦氏書述陰陽從異通儒多以爲非聖人之法然詞語古雅與左氏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漢書大橫庚庚予爲天王等語絕相類程沙隨疑古之卜者或別有此等書是亦不得以其無本而廢之也

荀九家易考 荀九家有二說釋文序錄引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其序有荀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文獻通考載陳氏說以九家爲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家荀爽爲之集解如前說則九家即荀爽等九人如後說則九家爲淮南時人在荀爽前案文中子有九師興而易道微之言先儒謂九師淮南所聘九師似陳氏說不爲無據然荀爽等九

人之名載于序中釋文所引九家易破除也又案九家易除說卦傳所引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各條外其見于釋文而文不同于今者如陰疑于陽疑作凝爲其嫌于无陽也嫌作嗛其欲逐逐作攸攸其牛掣掣作觭之類又不下數十條而皆無關要義郝氏敬以附會穿鑿迂僻無當譏之不爲過也

王弼易注　王弼易用鄭康成本謂孔子贊易本以釋經宜相附近乃各附當爻每爻加象曰以別之謂之小象又移文言附于乾坤二卦加文言曰三字于首而以繫辭上下傳字施之說卦前後二篇分上經乾傳第一泰傳第二噬嗑傳第三下經咸傳第四夬傳第五豐傳第六而無卷字後儒尊之者則以爲獨冠古今詆之者則以爲罪浮桀紂今就其書觀之易者象而已矣而弼曰得意忘象誠不免于矯枉過直然舉飛伏互變之豪強拘泥一切埽而空之而暢以義理俾天下之耳目煥然一新故唐大宗詔諸儒刊定義疏十餘家惟王注採取獨多亦以其學其詞有以折服羣賢非徒因當時習尚而漫爲回護也論者乃以崇尚虛無謂神州陸沈中原魚爛皆輔嗣所釀亦太苛矣

郭京易舉正　易舉正三卷唐蘇州司戶郭京撰自序稱得晉王弼韓康伯手寫周易眞本刊正今本訛脫一百三十五條其爲洪容齋隨筆所採者如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如凝也謂今本誤增堅冰字屯六三象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下引脚稍類言字故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剛柔交錯天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誤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下多一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多而大亨三字震彖不喪七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七鬯句漸象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曰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今本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本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云陽已止下故也今本誤作上字既濟彖曰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近也今文誤以近也爲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案郭氏說朱子亦嘗採入本義然唐書藝文志不著錄至北宋始出故晁公武趙汝楳輩多疑其依託近惠氏棟以李氏所錄漢易校之謂其說十有九妄中惟履霜陰始凝也

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一見魏文帝紀注一見王廙易包失魚亦沿王注他如豚魚吉信及也之類皆望文爲義則其書亦未可據之爲定本也

易緯　讖緯之學漢世盛行崇文總目云周易緯九卷鄭康成注隋志有宋衷注唐四庫書目有宋均注中興館閣書目又有李淳風續注其一推天元甲子之術二推易天地人之三術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稱易緯有六篇一稽覽圖二乾鑿度三坤靈圖四通卦驗五是類謀六辨終備王伯厚謂康成注易緯或引以解經今篇次具存宋注不傳李淑書目共九卷乾鑿度稽覽圖通卦驗各二辨終備是類謀坤靈圖各一今三館所藏乾鑿度通卦驗皆別爲一書而易緯止有鄭注七卷稽覽圖第一辨終備第四是類謀第五乾元序制記第六坤靈圖第七二卷三卷無標目案易緯六種近惟乾鑿度存其書多言河圖後世太乙九宮卦氣月卦諸術皆本之故程氏龍疑爲陰陽卜筮家所託其餘皆佚據諸家所說稽覽圖大概與乾鑿度相表裏漢書引易君子正其始萬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程可久以爲此通卦驗之文類書言觀無月虹蜺蝗蝀云云觀無月晷學將當藏者出當出者藏大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及氏依霧主吸霜問可俯杵于何藏云云以爲出是類謀史記正義引孔子爲商瞿筮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九五景子水爲應陽爻五應有五子以爲中備文其雜見于太平御覽及顏氏家訓杜氏編珠者未易一二指數然多荒誕難稽先儒詆焚其見卓矣

孟氏易異字　孟氏據火之厄惟易以卜筮得存而漢晉以來字句紛歧亦惟易爲甚如說文所引孟喜易夕惕若厲厲作夤泣血漣如漣作瀌再三瀆瀆作黷以往吝吝作遴悔怨終吉怨作獜下有恐懼字百穀艸木麗乎土作地日昃之離昃作𥌒孚裕無咎裕作有其牛掣作觢天且劓作剝其文蔚也蔚作斐用拯馬壯拯作抍無用字繻有衣袽繻作需袽作絮夫乾確然確作隺服牛乘馬作犕牛重門擊柝柝作欜天地絪縕作壹壺雜而不越越作𨒌爽乎火作燃爲的顙作駒爲黔喙之屬無之屬字又如執飪執作埶地可觀者莫可觀乎木則今本無是文不知其當何屬也又陸氏釋文引孟氏易咸其輔頰舌頰作俠窒慾窒作作怪浴偏辭也作偏日中則昃作稷闃其無人闃作窴隤然作退然大衍作保包犧作伏戲皆與今文爲異其所引虞翻易注虞固世治孟氏者也而文又不盡依孟氏若陰凝于陽嫌于无陽則同荀氏本彙其角野容誨淫則同京氏荀氏本餘若匪其彭作尫明辨晳也作析晝晳作哉成其輔作酺睽口說睽作睽已祟

遯往已作紀剛掎捨作𢯱坤作成物作坤化繫辭焉而明吉凶下有悔吝二字剛柔者晝夜之象作晝夜者剛柔之象也易之序也序作象所樂而玩者樂作變樂天知命亦作變天誨盜誨淫俱作悔天地之文文作爻爲龍龍作駹爲科上槁科作折豫忘忘作怡皆與王氏不同大抵因是時板刻未興傳寫易以差互故不能一致也

京氏馬氏易注異字　京氏易傳異字見于釋文所引者如體仁作體信利物作利之福謙作嗛不惑作不貸股鷹作隱薦盱豫盱作汙盍簪作撍剝牀以膚膚作簠君子得輿作德輿朋來作崩來朵頤作揣頤作水游至股作臻至祇既平祇作禔大蓋家作緩懂悚洩于左股夷作睇後說之弧弧作壺教過宥罪宥作等尤劓刖劓刖作劊刖與爾靡之靡作劇月幾望幾作近旁行而不流流作留天下之賾賾作嘖行其典禮作禮再扐而後掛掛作卦可與酬酢酢作醋易以貢貢作工洗心作先心坎爲豕豕作彘爲瘠馬作柴馬爲咨作遴爲舜足作朱足爲矯揉揉作柔豫忘也忘作治其引馬融易傳如聖人作而萬物睹作起嬬嬬作讋云薰昏也擊蒙作繫蒙血去作恤去惕惕作號號天道虧盈作毀盈介于石介作扴云硝石小聲由豫作猶豫云猶疑也崇轄簪作戠天命不祐作右甲坼坼作宅云根也萃亨無亨字德之修也修作循此皆字之異于今文者也

鄭康成易注異字　鄭康成易注與王輔嗣本不同者尤多如嫌于无陽嫌作謙經綸綸作論君子幾幾作機句蒙作彪蒙需讀爲秀需于沙沙作沚致寇寇作戎患至掇也作惙終朝三褫褫作拕三錫錫作賜乘其墉作庸明辨晳也晳作遰裒多裒作捊舍車而徒車作輿賁如皤如皤作燔或承之羞或作咸枯楊生稊稊作荑不詳鼓缶鼓作擊則大耋之嗟耋作絰下無凶字離王公也離作麗浚恆浚作濬頻復頻作顰羸其角羸作纍懲忿窒慾也詳作祥失得勿恤失作矢文王以之以作似夷于左股夷作睇方誥誥作詰升作昇劓刖作倪仉其形渥作剭列其窒作懷壯于頄頄作頯其行次且作趑趄沛作斾日中見沬沬作昧天際翔也翔作祥兌作不貪養作懷遇其配主配作妃豐其蔀蔀作菩之有功而不德作不作離選作所樂而玩者玩作翫君子之道鮮矣鮮作尟藏諸用藏作臧謙之而後動作動之有功而不德德作置置治容作野容又以尚賢也作有以尊賢作尊容雜物撰德撰作算爲廣顙作黃顙爲科上槁作爲黔喙之屬作黔喙黔則飭也飭作節故說者謂康成能經多改字然後人未見古本其所謂改亦據今本而言

安知非今本之改古文乎是不可不存之以備考也

荀爽王弼易注異字　荀王二家易注字亦多與今文不同如陰凝于陽嗛于无陽裁成天地朋盍宗賁如皤如滅貞凶其欲悠悠大蠶之差出涕沱若咸其母解而毋成其肥有疾備也家人嗃嗃其牛觭已事遄往號莫夜弛有魚取以正也處戎器則作糴則射鮒作取鮒井甃勿漾震來愬愬震隙泥列其夤厲勤心嬉乘不育歸妹以孺月既望雖旬无咎匪弟所思夷其赦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亞可與佑神易以功爲嬉撓爲極心體多故親處句寡旅也別爲句此荀氏之異乎今文者也王弼注字之異者則如六爻發揮揮作渾其惟聖人乎作愚人後結始作也聖人即鹿作麓時靈之上于天作霛在天上致邃遂作戎帶作鞶天暉作觀作龍比之匪人作匪人凶天下隨時作隨之時義嚮晦作鄉晦育德作毓德繫作槃蔡作毓其有子考无告以考絕句盥而不薦作觀薦以正邦也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八字有疾憊也憊作憊其角作觭則不詳也作祥失得勿恤作得失夷于左股般作般皆公用圭作桓圭繫于金柅柅作梶來徐徐作余余則作籬作鮒女歸吉也作女歸吉利貞居賢德善俗作善風俗乾知大始大作泰而成位乎其中央而下有易字範圍作犯違閑物作閑物洛出書洛作雒何以守位曰人人作仁妙萬物妙作眇爲吝臭作吝臭自繫辭上訖雜卦皆有傳字此皆與今文不同者也

陸績王廙蜀才易注異字　陸績王廙蜀才三家易注亦多異字陸如履帝位而不疚疚作疾明辨晳也晳作逝納約自牖牖作誘喪羊于易易作埸子嚃嚃作喜懲忿窒慾作欲我與爾靡之作糜之應也作備也王則如明辨晳也晳作晰利用侵伐作繻有衣袽繻作襦蜀才作范長生其易注之異如大車以載車作王輿官有渝官作館君子以明庶政明作命大蠹作嗌羸其角作纍箕子之明夷作其子二蓺作幾忿作發作壯于頄頄作仇陸作睦在天成象成作盛知崇禮卑禮作體研幾作研幾倚數倚作奇數此皆見于釋文所引與今文爲異者也案漢晉之世皆傳寫而又篆變爲隸隸變爲楷亥豕魚魯自勢之所不能無而諸書所載或有較今文爲得者是亦學易者之所宜究心也

李鼎祚周易集解異字　李鼎祚周易集解采子夏傳以下三十五家之說自序稱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以漢學爲主者也故其經文多與正義本不同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無乎字爲其嫌于无陽也嫌作兼無无字密雨之動滿盈滿作形君子以經綸綸作論終朝三褫之褫作拕終來有他吉他作它後他字

吉同丈人吉注引子夏傳作大人眇能視跛能履能作而後同視履考祥祥作詳後祥字皆同包荒荒作巟
乘其墉墉作庸高墉同大車以載車作轝匪其彭彭作尩自天佑之佑作右後同裒多益寡裒作捊朋盍簪
簪作戠噬腊內腊作昔君子得輿作德車篤實輝光輝作煇能止健作能健止多識作多志輿脫輻輻作腹
童牛之牿牿作告虎視視作眎納約納作內尊酒簋貳剛柔際也無貳字以守其國國作邦祇旣平祇作禔
離作離突如突作充戚嗟若嗟作差下經咸其拇拇作母腜口說也腜作腜振恆振作震失得勿恤失作矢
壯于大輿輿作轝自昭明德昭作照其牛掣掣作觢後說之弧弧作壺甲坼坼作宅解而拇拇作母懲忿懲
作徵遷國國作邦已事遄往已作祀酌損也損作撰來徐徐徐作荼困于金車車作轝其形渥形作刑列其
夤厲薰心列作裂薰作閽遇其配主配作妃天際翔也翔作詳則嗟若嗟作差婦喪其茀茀作髴三年有賞
于大國國作邦繫辭君子之道鮮矣鮮作尟天下之賾賾作嘖探賾同冶容冶作野以此洗心洗作先化而
裁之裁作財剡木爲舟剡木爲矢剡作掞判作枑重門擊柝柝作㰤掘地掘地作闕地小懲作徵苞桑苞作包
力小小作少天地絪縕作氤氳履遷履作履日以晅之晅作烜潔齊潔作絜撓萬物撓作撓雷風相薄作不
相悖爲大輿作轝爲龍龍作駹爲蕁蕁作專爲的顙的作白爲科上槁科作折槁作藁爲狗狗作拘爲羊
羊作羔　豫忿忿作恰案篇中異字雜取諸家又多通假古字其義之不同者不過數條而已

易古音說　惠定宇九經古義云易經古文僅存者今人皆未之省或有失讀者如屯六二象以從禽也從古
縱字蒙再三瀆說文作黷云握持垢也崔憬曰瀆古黷字需象位乎天位上位字讀曰涖穀梁傳涖者位也
比九五失前禽讀如馬牛風佚之佚古佚字皆作失小畜有孚攣如攣古戀字今音力專反泰象財成古裁
字隨初九官有渝官讀爲管古館字復六三頻復厲頻古顰字見玉篇有災眚災籒文作烖明夷文王以之
箕子以之以古似字夬其行次且讀爲趑趄姤包有魚包古文庖以杞包瓜包與炮同升王用亨今讀爲
享困剛揜也古掩字艮九四其形渥形古刑字見楊震碑渙九二渙奔其机机當作杌杌古文几賁卦之賁
讀爲奔明夷用晦而明而讀如往蹇來連連讀曰輦二簋可用享亨讀許庚反以佃以漁高誘讀
語不封不樹封窆音皮驗反參天兩地而倚數倚本奇偶之奇震爲龍讀曰駹其于稼也爲反生反讀曰阪
司馬溫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得其文然後可以求其義可謂知言案此論固是然字音有相沿既久
而于古義不甚相悖者亦正不必是古非今以自取駭怪也

易韻說　古書多有韻而周易尤著顧氏炎武作易韻謂天田二字古與眞諄同韻而乾彖傳形貞成等字皆
從天韻文言訟象大畜象皆然无妄之災或繫之牛牛讀疑謂古音灰與支通萃之彖用黃牛不可以有爲
也爲讀爲訛謂爲不在支韻歷引爲之合歌韻者以協下文行有嘉也句小過之弗過遇之飛鳥離之謂離
當入歌部不當入支部繫辭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謂宜當讀多化加言部爲訛皆當入歌韻如此之類援據
頗詳而毛氏奇齡則以古凡散文有有意合韻者謂之同韻有無意合韻而韻偶值者謂之諧韻挾五部之
聲幷其叶韻之例以解周易之韻其說非是案易中慶字古讀若羌故明毛見禮部韻增慶字入陽韻毛氏
乃謂慶無平聲不思詩孝孫有慶殷夫之慶是以有慶則篤其慶無不與疆臧光梁爲韻韓昌黎文雜德小不
爽後人之慶爽音霜亦與慶協何云無平聲也程氏迥曰小象有聲韻陽在下也下音戶直卿謂沙隨小
象叶韻發例于此朱子本義中遂多毛叶韻而尤詳于小過既濟二卦錢氏大昕以革之文炳炳讀彬與下
順以從君爲韻未濟之不知極極讀敬與下中以行正爲韻亦足以補顧氏之所未備爲總之易中之韻以
古音求之無不合以今韻求之或有不合者是在讀者之通其意而勿爲膠柱之見則得之矣

易逸句　易經句有見于他書而今本所無者如君子正其始萬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見漢書不威小不
懲大不損而益之見家語其亡斯自取災見風俗通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邑下足以守其身
謙之謂也天也動而萬物變化見說苑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見陸賈新語地可觀乎莫可觀乎木見說文小
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盜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者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見鹽鐵論背
象不利有攸往下有剛柔交錯四字節象中正以通下有然後乃亨也五字故受之以遯下有遯者退也句
見易舉正案君子正其始四句程可久以爲易緯通卦驗之文蓋漢世以緯候爲內學故緯文而謂之易也
說苑鹽鐵論所載似約撮易旨以成文非必別有其句惟說文則多直引經文或所見諸氏等易有之至易
舉正云云惠定宇已斥其臆造則亦未可盡信然既見于各書亦說易者所當知故備錄之若荀九家乾爲
木果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坤爲黑下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之類凡三十餘句朱子本義已經收採玆
不具論又離上九以正邦也下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八字見王輔嗣本今亦無之又天地交萬物生人道
交功德成見風俗通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見史記注坎主法律禮可以履行見郭景純爾雅注當不
晉陽德弱也見初學記終以知終始以知始用無常道事無軌度隱約者觀其不儷理也見六臣文選注皆

與經文不類或係當時所見注家語故據以爲說歟

五經集解附錄卷一上終

（藝文書館精製鉛版）

五經集解附錄卷一下

書經

尚書百篇說　春秋說題辭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期運明授受之際書凡百二十篇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尚書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十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林氏之奇謂古書篇質必不如是之多孫氏宜亦謂黃帝至堯舜不遠堯舜至秦穆不二千年書至三千二百四十斯漢儒侈大之言無足信案漢志于古今書外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此皆通人之論然則謂刪去三千餘篇其說誠不足據也又序稱百篇商周皆三十九篇夏止四篇而虞反十五篇恐亦附會之辭乃明萬歷初尚書郎葉春及因歐陽永叔日本刀歌有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擧世無人識古文云云上書請命封倭使臣多方求之以歸眞無異痴人說夢矣

尚書今古文說　尚書至漢時有今古文之分伏生所授者爲今文凡二十八篇當時以應二十八宿後又加僞泰誓一篇合爲二十九篇得自孔壁中者爲古文孔安國獻之未列于學官傳扶風杜林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鄭元又爲作注解晉永嘉之亂諸書竝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取尚書孔安國傳上之去其僞泰誓而闕舜典一篇取王肅本愼徽以下之傳續之齊明帝建武四年姚方興又于大航頭得一本中多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朝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劉炫遂以列諸本篇然則今之尚書闕雜取伏生安國及梅賾姚方興所增而合而一之者也夫所謂今文者漢之隸書是也所謂古文者蝌蚪書是也以今書考之今文多艱澀古文多平易說者謂伏生所授多誥誡之辭其間方言古語有當時易曉而後人難知者且其傳晁錯時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而使其女轉相傳述齊人方音與潁川異錯所不解凡十二三宜乎多詰屈聱牙若安國所傳則多君臣敕戒之語又經史官潤色詞有體要故文從字順伏生背文暗誦乃偏記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蝌蚪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理不可曉故雖通經好學如朱子亦不能顯爲定論也自宋以來前如吳才老吳草廬後如趙子常歸熙甫閻百詩于今文多恕辭而指古文爲僞學者翕然從之然書以明道能無戾乎道斯足爲後世法今觀二十五篇中或開言心言中之宗或闡言天言性之宗或闡言德言學之宗皆聖賢文義之純乎純者必以訓詞坦明疑之將聖賢言語必艱深晦澀而後可無議耶況左國孟子諸書所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乃謂作古文者采掇爲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爲根幹矣其亦惑而已矣

六體十例　孔安國以典謨訓誥誓命爲書之六體陸德明遂以六體分正攝謂以典謨訓誥誓命名篇者爲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爲攝孔穎達則又分爲十例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謂堯典舜典典也大禹謨皋陶謨謨也禹貢貢也五子之歌歌也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誥也伊訓訓也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命也胤征征也洪範範也然由今觀之往往有一篇之中備數篇之體者如大禹謨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是謨亦有誓說命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而不言誥胤征不言誓君陳君牙不言命鄭漁仲謂五十八篇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于治亂興廢之所由者有世不得爲治而取其言足以傳遠者有取其事者有取其意者有特記其時者有特備以示勸戒者大抵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年之褒貶無以異也據此則讀書者亦求其心法治法之所在可耳固不必沾沾于六體十例間區分之也

四要七觀　章氏陳以天文地理圖書律呂爲書之四要文心雕龍則云書標七觀玩四要取韓子記事者必提其要之說七觀則本大傳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而言也考孔叢子所載則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秦誓可以觀義二書詳略不同文亦差池未知孰傳寫誤歟抑傳聞先異辭也然蔡氏鼎有云一書中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學之義帝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書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已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是經莫古于書亦莫備于書第以四要七觀槪之猶淺之乎其論書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說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舊說有二宋中興天文志王炎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歷謂之度故名曰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以一年而周于天以一日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主日行言也黃鎭成則謂大體當若無以測其旋運古之聖人乃擧二十八舍推晝夜之所移以分度限一歲而周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主星度而言兩義微殊而黃氏尤可依據蓋天體渾圓第以日行觀之其周與不周仍無從窺測惟求之中星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仍得其最初某星天行一周于是乎可驗黃說所爲密于王氏也其算法據周髀算經列一徑一百二十一尺七寸五分三因之得三百六十五尺二寸五分以一尺爲一度得全數三百六十五度不盡二寸五分以每度作十分整數四分之二寸半得四分之一故曰四分度之一也天官家以一度爲九百四十分則四分之一二百三十五分也五經算術求一度九百四十分法置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除日一度餘十二度以月分母十九乘之得二百二十八內子七得二百三十五爲章月以度分母四乘章月得九百四十爲日法范蔚宗謂在厤成日者在天成度故日法度法皆定爲九百四十分也

月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說　蔡傳天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胡氏方平曰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九百四十分爲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杪十九分取七分總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五毫一絲五忽七杪此月行一日不及天與日常度之餘分也考古者推步必先求得若干歲氣朔分齊定爲章歲然後取其數爲度法爲月行分母漢之三統四分乾象魏之景初皆章歲十九章閏七故謂月每日行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周髀算經日行天七十六周月行天一千一十六周及合于建星建星者天與日月初起之度也置月行後天之數以日後天之數除之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原注云月行一月則行過一周而與日會七十六歲九百四十周天所過復九百四十日七十六周并之得一千零一十六爲一月後天分率盡度終復還及初也法置月行率一千零一十六爲實日行率七十六爲法實如法而一得一十三度不盡二十八分法與餘皆以等分四約之法七十六得十九餘二十八得七即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然此特每月之平行耳其實本行遲疾之外又有離日之遲疾舊說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九日至十日行最遲日行十二度餘授時以入轉分四限入轉初行最疾閏六日奇而復于平行爲疾初限厥後行漸遲至十三日而其遲乃極爲遲末限又自最遲以復于平行爲遲初限厥後行漸疾又十三日而其疾乃極爲疾末限合二十七日有奇而遲疾一周謂之轉終而以此除周天之度所得尙非眞率必俟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則兩周同度古法謂之大周以十九周之積日除二百五十四周之積度而求其平行其得數加密然兩曜猶未齊同故厤指定爲三百四十五平年又八十二日四刻共十二萬六千零七日四刻于是交會轉終乃告復其始云

日月合朔說　合朔之說生于日與月會蓋月行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謂之合朔亦日合宿知爲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者五經算術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度分母四乘之內子一得一千四百六十一乃以月分母十九乘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爲周天分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二十九日不盡四百九十九以實不滿法以法命之即是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與日合宿也近上元陳氏作天文考謂日月之行各有舒亟轉遲則合朔必有後先以其大畧言之日速則月不能及月遲則不能及日合朔必後于常期日緩則月易及日月速則易及于日合朔必先于常期也如日速而月亦速合朔更在先日緩而月亦緩合朔更在後此以縮遲疾不同故必加減之爲定朔然後日與月合朔之眞時刻可得而考術較古法爲密古惟知求平朔乃知求定朔因而有日食晦日食朔之次日及晦而月見西方朔而月見東方之誤也

每歲閏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說　蔡傳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因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如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于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謂朔虛如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于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零五百九十二分也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也黃氏瑞節亦謂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爲一歲閏率一術求之之法置一中十二月以月二十九乘之得三百四十八日又置十二月以日分子四百九十九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月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日以從上三百四十八日得三百五十四日餘三百四十八日以減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不盡十一日又以餘分三百四十八減章月二百三十五而章月少不足減于上十一日內借一日加下法九百

四十分得一千一百七十五乃以實餘三百四十八減下法餘八百二十七故知一歲定閏十日零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也

十九年七閏說　蔡傳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五經算術求十九年七閏置一年閏率十日以十九年乘之則一百九十日又以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年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餘六百七十三以十六日加上日共得二百零六日以月二十九日除之得七月餘三日以日法九百四十乘之得二千八百二十分再以前餘分六百七十三加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四百九十九命七月分之適盡是謂十九年得七閏月月各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也但五歲內少再閏易繫辭有五歲再閏云者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者舉成數耳史氏伯璿管窺外編厤家於三十三月左右置一閏而補前借後必各得一半則後月節氣必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則閏在是是固天然恰好非人力所可強置也藉暴乃謂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夫既日不足則所閏之月必于下年恰好置閏之月豈有預借之理彼蓋因旁通而誤旁通又因蔡傳五歲再閏之說而蔡氏又爲繫辭所拘不知繫辭特以有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二等而揲法亦有一扐再扐二等故取以相配學者勿以辭害意可也又傳謂氣朔分齊者謂整日餘分皆于是乎齊耳蓋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餘分所積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以十六日併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今爲七閏月亦通得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氣之分與朔之分至此而齊故曰氣朔分齊非截然無餘之爲齊也

歲實考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舉成數言之即歲實也歷代諸家所定歲實不一漢志以天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爲一度在厤爲一日是以天周即歲周也東晉虞喜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有餘定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乃四分之一不足宋何承天改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半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半元郭守敬考古準今定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五分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然天周歲周俱用餘零勢難齊一惟邵子元會運世以三百六十爲率蓋天周爲起數之宗天度既整然後以整馭零爲法較易故今時憲書定天周爲三百六十度而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七刻三分四十五秒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歷代以來雖餘分多寡稍有增損要皆本乎堯典之成數而修明之至月與日會而有合朔日與天會而有分至其中氣朔策之不齊而氣盈朔虛之數以生乃置閏以通之使四時成得其正此堯典之法所以爲萬世之規矩也

歲差考　傳論歲差謂因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度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故天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所由始也古人厤法簡易但隨時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乃以天爲天歲爲歲而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差一度自是以後代各不同劉宋何承天以百年差一度祖沖之以四十五年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傅仁均以五十五年差一度僧一行以八十二年差一度至宋楊忠輔乃以六十七年差一度以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約之得每年差五十二秒半元郭守敬因之較諸家爲精今法則因西人第谷所論恒星每年東行五十一秒約七十餘年行一度之說實測皆最細驗中星定爲七十年有餘而差一度其法乃無差一度但星行微渺必多歷年所其差始見是第谷之數亦未可泥爲定率惟使疇人專家隨時測驗依天行以推其數斯盡善矣

七政運行考　蔡傳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于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吳氏澄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十三度歲星比鎮星尤遲積十二箇月與天差三十度熒惑比歲星更遲積六十日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空盤日行一周無餘無欠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于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又稍遲于太白而亦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差十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次其遲疾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木上火其行之速過于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于日此其大率也案七政終古平行因人視之有高卑遠近最高則遠地視徑小覺行遲最卑則近地視徑大覺行速所謂視差也故李厚菴尚書解義云夫以圓爲運七政逐天亦以圓爲運喻之珠之隨盤皆自作遲環之勢非徑行也因行以生輪因輪而生高下遠近仰而視之盈縮遲疾以至留退皆由于此然日者從天其輪一而已月與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天之輪又有逐日之輪兩者相加然

後高下之觀徑遲疾之觀差一一可以籌策運算而坐致之此義雖古所未講而其理不誣蔡和復生知必有所取焉

宣夜考　正義引虞喜云宣明夜幽也幽明之故其術兼之但絕無師說晉書天文志亦稱宣夜書亡蔡傳以爲不知其狀何如也案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謂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觀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正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北辰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若附綴天體不得爾也又晉虞喜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于無窮地深測于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常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不同之義也史以爲本于宣夜之說然則書雖不存其大指尚有可考見者矣

周髀考　蔡傳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面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案覆盆字本王充論衡晉天文志稱天似蓋笠地法覆槃謂周髀即蓋天其說出向隱氏殷高以授周公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者股也隋書經籍志有周髀一卷趙嬰注唐書藝文志有李淳風釋周髀二卷今其書具在大旨以旋璣名黃道之極一晝夜環繞北極一周而過一度冬至夜半旋璣起北極下子位春分夜半起北極左卯位夏至夜半起北極上午位秋分夜半起北極右酉位是爲旋璣四遊所極終古不變以七衡六間測日躔發斂冬至日在外衡夏至日在內衡春秋分日在中衡當其衡爲中氣當其間爲節氣亦終古不變古蓋天之學此其遺法也四庫全書提要云渾天如毬寫星象于外人自天外觀天蓋天如笠寫星象于內人自天內觀天笠形半圓有如張蓋故稱蓋天合地上地下兩半圓體即天體之渾圓矣特其法失傳已久故自漢以迄元明皆主渾天明萬歷中歐邏巴人入中國始別立新法號爲精密然其言地圓即周髀所謂地法覆槃滂沱四下者也其言南北里差即周髀所謂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是爲寒暑推移隨南北不同之故及所謂春分至秋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至春分極下常無日光是爲晝夜永短隨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東西里差即周髀所謂東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晝夜易處如四時相反是爲節氣合朔如四時早晚隨東西不同之故也又西人製通憲展覽短規使大于赤道規一同周髀之展外衡使大于中衡其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歲之小餘成一日亦即周髀所謂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西法出于周髀此皆顯證特後來測驗增修愈推而愈密耳

渾天考　蔡傳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道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案春秋文耀鉤唐堯命羲和立渾儀王蕃曰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謂之璣衡然其製無考漢太初時洛下閎草創之僅有赤道無黃道東漢永元中賈逵乃增設之劉宋元嘉十三年太史令錢樂之做蔡邕銅儀另鑄渾天儀至唐一行又增設白道儀象於是乎大備宋元祐時尚書右丞蘇頌與昭文館校理沈括奉勑詳定法要乃爲儀三重在外者曰六合儀次內曰三辰儀以窺日月星辰最內曰四遊儀使可東西運轉又可南北低昂法益加密焉然諸環重複窺測有掩映之嫌元郭守敬獨出新意創爲簡儀省去天經雙環而天常赤道四遊地平等圈皆析而用之又以線代管窺可得宿度分秒其器簡而用則便復有仰儀如釜形可驗交食分秒時刻方位尤古所無明崇禎間招致西人開局立法未及施用　國朝臣南懷仁依法製器其大者有六曰赤道經緯儀曰黃道經緯儀曰天體儀曰紀限儀曰地平經緯曰地平緯儀蓋天地之經緯無形儀者以有形之經緯象無形之經緯也學者先設一無形之經緯于胸中則蔡傳所述渾儀自迎刃而解勝于披圖矣

周髀宣夜渾天三家異同說　古來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既絕無師承而周髀之書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唐宋而下率宗渾天以其器渾圓其度均分其理不雜見而造之亦較易也蔡以今考之三家之術不同而未嘗不相通貫信都芳周髀宗序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爲宗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唐一行謂蓋天之法如繪象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像能得其全然合蓋天下之半圜亦即渾天之渾圜此可見周髀之理同于渾天也惟宣夜說頗茫昧但言七曜遲疾非附綴

天體是七政各有一天也天地圓則俱圓是天地合爲圓形一如鳥卵之喩也天有常安之形光曜各自運行是宗動之上猶有靜天與渾蓋之理仍同條共貫可見三家本是一家因源遂未分遂致冰炭水火之不相入耳況周髀以笠形肖天之穹窿以覩平則渾象光爲親切何也星圖强渾爲平則距度之疏密改觀渾象圖星于外則星形之左右易位若寫天于笠其側勢風而向內星之經緯皆成弧線與算測陷合又星形在內面則星之上下左右各正其位故善用渾天者莫如西人而周髀者實西法之祖此尤可見其說雖偏廢矣

日月有中道月有九道說　集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語本前漢天文志蔡氏尙書釋天云中道者黃道也因日月五星之道出入黃道內外兩旁而名之曰中道其實古法日月並云九道故太初三統皆以九爲法分一日爲九九八十一分劉氏傳會于黃鍾九寸者是也日法以九則度法亦以九是謂日有九道月行本天最高處名孛月行遲衝孛處最卑其行疾其高卑遲疾之段又時時變遷每日東移九分度之一强一月移三度有餘九年而周天九年前後遲疾同度後漢志云九歲九道一復是也故步月離亦以九爲法此月有九道之本論也若以靑赤白黑并黃道爲日有九道出河圖帝覽嬉鄭康成取之以注月令不知此及緯圖家就日道一周分爲八段以五色別之隋志所謂欲明其四時之所在雖有五名特一圖之周五色相間而已並未嘗有五道何云九道乎其以靑赤白黑并黃道爲月之九行者出劉向洪範五行傳馬續取之以補漢書天文志蓋黃道交于赤道出入二十四度白道又交于黃道出入六度天度以赤道爲主而以黃白二道準之距有遠近則度有疏密斜直故本行遲疾之外別生朓朒之差作厤者因爲之累裁加減使黃白之度皆化爲赤道之度而後顯離悉合于天度而不爽其法以黃白一周分爲八段每段之中分爲九限每限之中各得五度每限黃赤之差與黃白之差皆增損九分之一故亦曰九道也據此則靑白赤黑從乎方位之色者乃天官家以便考索指示沈氏謂如算法之用赤籌黑籌可謂罕譬而喩矣

禹貢名篇　九州有貢有賦而篇名獨以貢著疏謂取下供上之義殊未分明張子韶申之曰昏墊之餘一旦平定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所有獻于上故謂之貢以言名雖曰賦非强爲科率民之願輸亦若貢物然此其所以統名之曰貢也夫賦出于百姓貢出于諸侯信如張氏所言則貢即賦矣經何爲別之曰厥賦厥貢耶林少頴云別而言之有貢有賦合而言之則此貢與商之助周之徹皆一代取民之總名蔡傳從此說夫五十而貢取諸受田之民任土作貢貢自有土之君名同而實異此篇貢自貢賦自賦混而一之非矣惟王氏炎謂凡賦者諸侯以供其國凡貢者諸侯以獻于天子槩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此說近是蓋九州之末皆言貢道而下文云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則所重在諸侯之修職可知胡氏渭云甸服侯服方三千里之地謂之中邦禹之所則壤以成賦者也然惟甸服之內天子所自賦餘皆以封諸侯諸侯取于民謂之賦而出其國用之餘以獻于天子則貢也而非賦矣外而要荒君長若嵎夷萊夷淮夷和夷西傾之屬皆有所獻以效其嚮義向化之誠亦謂之貢至于海外島夷及崑崙析支渠搜諸戎莫不來享來王各以其所貴物爲摯亦皆謂之貢貢之爲言廣矣大矣賦止甸服貢遍九州賦止中邦貢兼四海言賦之不可以該貢而言貢則可以該賦史臣絜貢名篇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盛皆于是乎見矣以此觀之王氏之解經精矣

禹貢治水次第說　孔傳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靑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靑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靑徐雍豫之水從靑徐而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在冀州之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冀州之水不經兗州冀又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冀而次兗若使冀州之河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蘇氏亦謂堯時水河爲患最甚江次之淮又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靑徐其下流被害尤酷堯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兗次靑次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豫雖近河以下既治可以稍緩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此二說于治水次第燦若列眉確乎其不可易若鄭樵六經奧論以五行之序一曰水冀爲帝都在北方故冀在先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兗次靑次徐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於次第亦自巧合而說近陰陽家言以此解經將流于緯書之袄妄洪景廬猶取而載之隨筆亦好異之過也

三條四列辨　禹貢導山王氏肅以爲三條導岍岐北條也西傾中條也嶓冢南條也鄭氏康成以爲四列導岍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岷山爲正陽列嶓冢爲次陽列蔡氏書傳以三條四列皆未嘗據經文導字分南北二條而以江河爲之紀于二條之中又分二爲導岍爲北條大河北境之山西傾爲北條大河南境之山嶓冢爲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岷山爲南條江漢南境之山其說本于朱子可謂精且詳矣第以岍岐荆爲大河北境之山則猶欠分析蓋三山在北河之南渭水之北不得概言北境也禹貢錐指謂必如吳幼淸說岍岐荆三山在渭北北條之北一壺口至碣石九山在河北北條之北二云云乃無語病案鄭氏四列之說本長于三條或嫌其陰陽之名近怪然陰陽字只作南北字用于義固無害也朱子據導字分南北實本康成而又參以一行河山兩戒之說遂立此義大略之制託始于椎輪學者習朱蔡而忘其所自輒詆康成殊可笑也

禹貢五服不同周九服辨　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與周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爲五千里者不同如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至漢世而廣袤愈多學者疑莫能明惟仁山金氏謂禹貢所謂五百里者舉一面計之也周官王畿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兩面計之也古聖人制數周密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勾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爲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阡陌於是道里始迂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經曰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之句股之數密則于山川江過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其計道里但以秦漢爲數不復論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里漢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累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或曰冀在九州爲北冀都冀州則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展而南有所棄則如之何曰隆古政教四達則冀北之野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漢所以冀賦爲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幽井其廣可知乘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于今地理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耳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楊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雖云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自邰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爲千里爾五服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亦如此按此論最爲明悉可見諸侯之分特以爲朝貢之限未必四面截然正方讀書者安可拘于一說而昧聖人通變之大義也

張霸百兩篇　百兩之說昉于春秋說題辭及尙書璇璣鈐秦火以後典籍散亡漢初伏生所傳才二十八篇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者王氏應麟陸氏德明皆疑是合書序一篇爲言後儒以河內女子所獻僞泰誓一篇湊合二十九篇之數非實錄也自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以足古書之數成帝時求古文霸以能爲百兩徵于是百兩之名始著然其書篇或數簡文義淺陋當事者以中書校之覺其非是蓋安國所上孔壁古文尙未列于學官故霸得以僞撰以入追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又率依于理比霸書遂絕胥與不齊所以宋元以來雖疑之者迭出而卒不能易也

書序辨　書序一篇諸儒疑信不一有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伯子董銖也有謂歷代史官轉相傳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有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直決爲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峯蔡氏書傳從而去之而孫實甫更據左傳祝鮀告萇宏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云云謂伯禽之命康誥唐誥爲周書之三篇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不足信矣案朱竹垞經義考云古者書序自爲一卷列于全書之後自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與孔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即有之此史遷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德明釋文鄭氏注周官亦引書序以證保傅故許謙云鄭不見古文而出見百篇之序考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注于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然則讀者亦無庸過爲其擬議矣

孔安國書傳序辨　孔安國書序自見錄于昭明文選世皆篤信惟朱子謂其不類西漢文字疑後人所託後儒如魯齋王氏仁山金氏亦疑之蓋序稱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時科斗書廢已久人無能知之者以所聞伏生書定其可知是古文之書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意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況孔氏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初不聞爲科斗文即世所傳夏禹[illegible]盤匜之類亦[illegible]舞所謂科斗文者何孔壁所藏乃獨有之乎又司馬遷嘗與都尉朝同受書于安國者也史記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

在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沒已久班固藝文志所云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者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序乃謂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卽此一端其紕繆尤可槪見諸儒之疑之詆之不爲過也

逸周書考

逸周書七十篇隋唐經籍志皆稱此書得于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似晉以前未有此書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云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亦與此合是西漢已入中秘爲班劉諸人所見不因發冢始出且晉書載不準所得竹書有紀年易繇公孫段師春瑣語梁邱藏穆天子傳等書凡七十五篇武帝詔荀勗撰次之以爲中經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亦備列汲冢古文名目曾無一語及所謂周書者宋太平御覽始有汲冢周書之號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充之非其實矣書中所言多浮誕不雅馴劉克莊方正學周洪謨諸家皆指駁之然先王道法亦有時而在者姜士昌謂非淺聞之士所能彷彿又以爲東周作者不逮皆平允之論且其書既爲聖人刪削則辭之蕪雜亦所固然無足怪者與其過而廢也何若過而存之之爲得哉

豐坊古書世學辨

古書世學明豐氏坊所僞撰者也其書以今文古文石經列于前而後以楷書釋之復采朝鮮日本二國本以合于古本故曰古書其世學云者以先世自宋迄明四世學書稷爲正音慶爲續音熙爲集說道生爲考補故曰世學也顧亭林萬季野諸家皆斥其僞而顧氏說尤詳謂豐氏因箕子封朝鮮而歐陽永叔日本刀歌有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云云故託言得之二國使臣不思日本之職貢于唐久矣自唐及宋代有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子一載一後慶乃得之又不獻朝廷而以藏於家何也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于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後附洪範一篇亦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年者周史之記不得謂商人之書也至以禹貢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其改五子之歌奈何不敬爲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尙書止經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守在四夷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于經而徒爲異以惑人則其于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矣梁此駁至快豐坊所撰五經皆有僞託如詩世本古本大學之類妄誕不經淺識者猶或據以立異吁可怪已

說文引孔傳異字

東漢時之古文杜林得之西州賈逵衞宏馬融鄭康成蓋爲之作訓傳注解者也蓋當時止有杜林漆書孔安國之所上未列于學官終漢之世下及魏與西晉莫有見之者故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春秋凡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書惟許氏說文謂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獨見孔書時然然考其所引如格于上下格作假宅嵎夷嵎作堣平秩東作秩作𢦚鳥獸毛毨毨作𣮉期三百有六旬期作稘暘谷暘作崵方鳩僝功鳩作旁逑孱功又作救有能俾乂作俾嬖肆類肆作𩚼竄三苗竄作𥨍臬以陶作泉咎繇五品不遜遜作愻教胄子胄作育子剛而塞塞作寒濬哲作睿藻火粉米藻作璪粉作黺以記之遊作遜丹朱傲朱作絑傲作奡朋淫于家朋作堋叢脞脞作䐛刊木作栞栞作茶木厥草惟繇繇作䌛又作菻王草播木告漸包作蕲包瑤琨篠簜篠作筱惟箘簵楛簵作輅楛作枯又作輅枯勦絕其命勦作剿由蘖作𣎵又作𣏟天命不勢勢作王草告播作瑤今汝聒聒作懖懖予亦拙謀拙作炪西伯戡黎戡作𢦟黎作𨽍天命不易作𣪧我興受其敗敗作𣀮勖哉夫子勖作勖尙桓桓作狟狟彝倫攸斁斁作𣊎無有作好好作𡚽作稽疑稽作卟庶埊繁于庶庶作無弗豫作不悆我之弗辟作不辟不懌作不生魄魄作霸罔弗懟弗作不罔上有凡字七盡執拘作抑巫于屬屬作姻塗丹雘雘作𧹞不能誠不能作不生乃惟孺子頒頒作𥁕弗作昭武王惟冒冒作冃作明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曰欽夏下有氏字懫作懥作恉三伯伯作𧻚受德暋暋作㬆不作不忌于凶德忌作惎灼見灼作焯見勿以憸人作諭人陳寳寳作寀冕執銳銳作鈗三咤咤作𢍰𢍰聊椽顙作刖劓𢍶𢍶惟貌有稽貌作緢報以庶尤尤作訧說抒我干親抒作敦粿糧作餱糧截截善諞言作𧬈𧬈斷斷猶作則劓刵杌陧作阢凡此所引皆在伏生三十八篇內使許果得見孔氏古文不應于增多之篇毫不及之者況若藥不瞑眩雖出說命殆因孟子所引而然他如圛升雲二句段若膺謂圛卽曰驛之驛下圛者云云乃注文後脫者字在夏后之詗今本無夏字則卽在後之侗也來就惎惎卽未就予忌祖甲返卽祖伊之訛我有𢿱于西洪水浩浩疑卽有大𪀚于西邑及合洪水滔天二句爲文𧲣有爪而不敢以撅見逸周書皆非孔氏傳也

馬融尙書注異字

隋志有馬融尙書注十一卷今不存其見于釋文所引如至于北岳如西禮作如初天敍有典有作五天明畏畏作威艱食作根食云根生之食作會會作繪作十有三載載作年璿琨篠簜琨作瓊沿于江海沿作均滎波既豬波作播導岍岍作開天用勦絕其命勦作巢誕告用亶亶作單用乂讐歛讐作稠云數也自靖作清云潔也弗迓克奔迓作禦云禁也無虐煢獨作亡侮我之弗辟辟作避謂避居東都信

噫嘻作懿云猶億也大誥猷多邦誥下有繇字降割割作害酒誥王若曰作成王若曰皇天旣付中國民付作附敢弋殷命弋作翼大淫泆泆作屑云過也嚴恭嚴作儼文王卑服卑作俾云使也譸張爲幻譸作輈其終出于不祥終作崇我道惟寧王道作迪南宮括宮作君迪簡在王庭迪作攸罔不克臬臬作剿王不懌其懌作釋云不釋疾不解也在後之侗侗作詷云共也冒貢作勗贛云勗也王扇作成王四人綦弁綦作騏云青黑色三咤作詫折民惟刑折悊云智也王吁吁作于惟來來作求云有求請睞也仡仡勇夫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貌諞言作偏云少也辭約指明大辯佞之人蓋馬氏之書本于杜林漆書故多與今文異字而其書唐初尙在此陸氏之所由取錄也

經傳引書文字之異

經傳所引尙書與古今文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者吳才老書裨傳考異論之詳矣他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又或作曶民獻有十夫大傳作民儀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大傳作克明俊德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曆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又作梁闇予若觀火周禮注謂燃俗名湯熱爲觀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天難諶王莽傳作天應棐諶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作饗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敬說文作棐誓史記作肸度作刑周禮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折民惟刑漢刑罰志作愍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俾作假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爲民荼毒也又欽明文思安安考靈曜作晏晏衍顯志賦及第五倫疏並同我舊云刻子王充論衡作孩子謂識對眾于孩子之時也似此之類未易一二指數蓋古者板刻未行書皆傳抄易於訛誤而引經屬文家又各以意爲增損其不同固宜學者勿據諸書所載而改經以從傳也

逸書篇名

逸書篇名自汨作九共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沃丁咸乂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愼之命亳姑等篇見于書序外他書所引如左傳則有伯禽之命唐誥尙書大傳則有揜誥趙岐孟子注則有舜典之敍漢書律志則有月采數刑師古注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豐國名崔駰酒箴李光豐侯銘皆以豐侯爲故坐酒亡國者其見于墨子書又有總德武觀竪年大明去發等篇經義考云去發大明皆太誓之篇分而名之者也古文大誓三篇上篇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云云此大明之文也中篇謂己有天命四句與下篇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上帝弗順祝降時喪云云此去發之文也梅賾未詳其義遂以去發一篇之辭分竄兩篇之內不知墨子所述秦火以前之書大誓大明去發初不相紊也此說甚辨然子家多臆撰墨翟所載恐亦未足爲定讞也

書逸句

尙書逸句自論語孟子左傳禮記而外如念茲在茲順事恕施見于家語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出子出繇二衞小人否禹七年水湯五年旱小人見姦巧乃閑不言也發罪均女無崇天之有命也福不可請禍不可諱云云見墨子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見荀子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刑三百莫重于不孝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見呂氏春秋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見國語載孚在亳見鄭康成書序注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政有居見毛詩箋大荒有禱無祀見范甯穀梁傳注惟高宗報上甲微見孔叢子若德明哉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師乃搯見書大傳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見史記先其算命册爲權首將受其咎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見漢書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見說苑俱載有所引篇名惟白虎通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及說文之宮中之元食以相陵懱等句則未明言爲何代何篇然若此之類雖于大義無關而讀書之士要不可以不知也

古帝王遺訓

古帝王之訓有尙書不載而見于傳記可以爲後世法者自呂覽黃帝誨顓頊曰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之文外若賈誼書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于去惡而爲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爲惡故非吾之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自輩其美矣德莫高于博愛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愼此而已矣帝發曰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窮民痛萬姓之羅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

故見謂信爲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爲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禹令諸侯則問于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朝則問于七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聖王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又曰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取之得不肖而舉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愼其舉而君子愼其與又曰藥食嘗于卑而後至于貴藥言獻于貴而後聞于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堯戒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墮于山而墮于垤及引文王問鬻子武王問王子曰師尙父義皆純粹蓋漢初去古未遠帝王遺書必猶有存者王伯厚云若商帝早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然則緒言幸在攷古之士蓋取而玩索焉

尙書緯　尙書緯隋志云三卷七錄以爲七卷其名之傳于今者曰旋璣鈐曰考靈曜曰帝命驗或作命令驗曰帝驗期驗一作命曰刑德倣曰運期授曰洛罪級書皆不存然亦時時見于他說如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訖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說者謂此璇璣鈐文也天官家言天如彈丸有九野有四游以及地恒動如人在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與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日有九光光照四極臨四十萬六千里日旁白者爲虹靑赤者爲霓說皆本于考靈曜而禮記疏邢氏爾雅疏引鄭注考靈曜者尤黟又天有五號及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桀失玉鏡鏡疑羊字之誤用其嗤虎皆帝命驗文涿鹿者竿人頭也黟者馬黟竿人而也劇象七政顧象七精罡象斗準皆刑德倣文也又隋志有尙書中候五卷七錄云八卷書亦佚而各書所引有握河紀考河命摘洛戒洛予命運衡篇義明篇勅省圖準讖哲稷起篇諸目而所言多符命事先儒謂是新莽時附會之書得其實矣

雪樵經解　卷三十一　附錄下　書　一九

五經集解附錄卷一下終

（修文書館精製鉛版）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學明氏重校

詩經

三經三緯說　詩序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朱注此一條本于周禮太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三者聲樂部分之名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是爲三經賦比興則其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辭如關雎兔罝之類是也是爲三緯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以是六者而經緯之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爲先而風則有賦比興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雅頌亦以是三者爲之也案三經三緯之說孔穎達以下若呂祖謙李仲蒙諸宋大指皆同惟風雅之殊有以腔調分者有以體製詞氣分者有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者衆說參差朱子之答門人論亦未定後注離騷言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王氏柏謂以此例推之體製詞氣以地之時以人諸義皆有條而不紊矣又三緯之中比興爲多其興處多近比興與比又各有兩例朱子謂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事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者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比則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然則學詩者亦各隨文而會其意可也

四始五際考　四始五際舊各有數說詩序及孔疏所引鄭氏說以風小雅在雅頌爲四始史記則謂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詩緯汎歷樞則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此四始之說有不同也詩推度災以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汎歷樞謂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衰五際也孟康添一戌字合卯酉午亥爲五際謂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革之政翼奉又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五際此五際之說有不同也要之四始之義詩序及鄭孔爲正而史記尤分曉若五際則孟康所云雖較以一亥字當二際者爲備然詩之所詠與支干五行毫無關涉而牽合以分配之其不經與水始木始云云正等至翼奉之論尙屬詩中所有而不言何本則亦臆說而不足據矣

詩名篇之例說　詩三百篇篇名之例不一臧氏墉謂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閔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生蕩蒸之類取章中一事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一篇於詩無取又有例同而名異者緜緜瓜瓞與緜緜葛藟同一取緜緜之義一以葛藟爲名緜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緜緜之義一以黃鳥爲名意編詩者漫以之立名耳案名篇之例大約不出此數端而漫以立名一言尤爲得其要領蓋古人作詩與後人不同後人必有題在先而後命筆若古人則興所感觸形爲詠歌歌詠既傳編詩者取其中一字或二字或三四字以名其篇故十五國竝無一題惟雅頌中間一有之如常武及酌桓賚般之類然桓一章春秋傳以爲大武之六章賚一章春秋傳以爲大武之三章則酌與般當屬一體以此推之卽數篇疑亦後人所加非必作詩時本名也

風雅正變辨　舊說以二南二十五篇爲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爲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大雅邶至豳十三國爲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爲變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爲變大雅意蓋以治之升降爲正變也顧徙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亦爲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斯干諸詩何亦爲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蒸民江漢諸詩何亦爲變大雅故朱子集傳亦以經無明文爲疑惟戴氏埴據論語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之文謂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蓋樂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十五國之歌歌之正爲正風歌之變爲變風采風者以聲別之其于雅亦然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推之于頌周之頌簡商魯之頌繁周頌敬懼而謙恭商魯頌侈麗而夸大然其音苟合何往而非頌者人不以詩求詩而以樂求詩可知風雅之正變大小與三頌殊塗同歸矣案詩言志者也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樂于是乎成焉則樂乃緣詩而作非詩緣樂而作也況聲音之道最爲要渺今去孔孟已遠古樂無傳而欲以聲求詩其能信古樂遺聲今皆推而得之乎抑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諸管弦乎戴氏所云未敢據爲定論也

邶鄘非衛所兼幷辨　漢書地理志謂康叔初封卽兼有邶鄘衛服氏虔主此說鄭康成詩譜則謂康叔本止有衛後世子孫乃幷邶鄘孔穎達正義以爲殷畿千里若衛盡有之是反過于周公國大非制當以詩譜爲

雪樵經解　卷三十二　附錄上　詩　一

長陳氏稽古編辨之曰殷自帝甲以後國勢寖弱畿封之廣必非武丁宅殷之舊重以帝辛之暴士荒民散如黎爲畿內國周得戡之又三亳皆商故都而去朝歌遼遠商未亡時所謂邦畿千里者應併數之然西亳偃師在孟津之南武王觀兵于孟津又大會諸侯于此然後北行伐紂則偃師已非商有南亳穀熟及北亳蒙卽宋地也武王克殷初下車卽以封微子則三亳皆不在三監域內況殷畿內諸侯非大無道不應概從夷滅則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甸以內地耳康叔兼而有之安得方千里乎非直此也古人封國原計戶口成王作洛之後殷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其留處故土者殆無幾書序成王既伐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地理志遷邶鄘民于洛邑故邶鄘衛三國同風合序志觀之可見封康叔時民得留者多在衛其邶鄘兩國已成曠土縱欲建他侯勢亦不能因併以畀康叔耳厥後生齒漸繁稍稍移居彼地邶鄘舊壤漸致殷庶雖其地比他國爲大然受自先王不容無故裁削之則二國之中爲衛有宜也采風時仍存舊名以記風土之異未必以此寓褒貶也案衛之兼并邶鄘本無左驗不過因詩存其號而爲之說耳陳氏此論雖亦想當然之辭然以孔叢子所載孔子謂齊景公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孔安國書傳亦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說與地理志同而季札觀樂聞歌邶鄘衛知爲康叔武公之德若始封無邶鄘二國則康叔之德化何由及之是陳氏之主漢志較鄭譜爲尙有依據也

笙詩有聲無辭辯　笙詩六篇序以爲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七字毛公所著蓋孔子子夏時六詩尙存遭戰國及秦而亡故陸德明謂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自朱子集傳謂亡爲無引儀禮鄉飲酒禮燕禮諸樂節以爲有聲無辭之證後之說詩者多因之而朱氏載堉郝氏敬諸家仍力主其解蓋燕禮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賈公彥疏云笙入三成者謂笙奏新宮三終也邱光庭兼明書亦謂新宮文三詩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與南陔白華華黍同例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新宮有辭也而亦曰笙南陔六詩獨無辭乎鄉射命太師奏騶虞鄭注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大射之儀命大師奏貍首鄭注貍首逸詩射義所載曾孫侯氏是也騶虞貍首有辭也而亦曰奏南陔六詩獨無辭乎又周禮凡射王奏騶虞云云而外又曰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云肆夏詩也春秋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鄭注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九夏亦奏也杜與鄭皆明其有詞而南陔六詩獨無辭乎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云云賈疏奏據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通奏也左傳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是不在歌詩亦謂之歌歌奏既可以通言而必曰歌者有辭奏者無辭乎籥章逆暑龡豳詩祈年龡豳雅祭蜡龡豳頌鄭注豳詩七月也豳雅豳頌亦七月也雖朱子以大田諸詩爲豳雅良耜諸詩爲豳頌要其爲有辭明矣籥章言龡不言歌信其有辭笙詩言奏言樂特不言歌而獨斷其無辭乎考有聲無辭之論創于劉敞宋傳據以爲說然周頌序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劉氏注禮下管象謂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將舞大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則曰管曰奏亦知其有辭矣何于象武則信之于南陔六詩則疑之乎黃氏震乃謂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爲無如亡一人之獄是也以證其說之有據又引李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以爲亦無其辭有其義不知有辭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調有調而後有譜大抵習其辭者其辭易存習其聲者其辭易亡後人因其辭之亡遂謂作笙詩者本無其辭宜朱彝尊之詆爲不足據也

大小序辨　大序小序之分陸德明經典釋文據舊說以關雎序爲小序自風風也訖末爲大序並引詩譜大序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子夏意未有盡者毛更足成之呂祖謙韓子則疑大小序皆漢儒附託至程大昌據後漢書衛宏傳稱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于世云云乃定爲衛宏作或又疑序義古雅非宏所能然使其無所因襲空爲之雖聖人亦不足使諸法師之說而潤益其間一衛宏爲之有餘矣惟古序與宏序混幷不分是不可不辨者凡詩發端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謂之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成之世所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康成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于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今六序于兩語之下則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夫毛公于詩第爲之傳則其中釋序義非宏而孰爲之也又案今所稱大序小序與舊解不同者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朱子以關雎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宜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考遂分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謂之大序自關雎后妃之德至關雎之義也及各篇之序謂之小序則另以附經末是今所謂大序小序從朱子之所定耳

詩序不可盡廢說　詩之有序猶書之有序皆與本經並行者也自後儒疑信相參朱子集傳乃依古文析而二之備論其得失而于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馬氏端臨謂書序可廢詩序不可廢詩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至于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于叙述諷諭之意浮于指斥有連章累句而無一言及作之之意者而序乃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能意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如芣苢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之顚覆也而其詩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稷而已叔于田二詩序以爲刺莊公也而其詩則愛叔段之辭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則愛桓叔之辭此詩之賴序以明者也鴇羽陟岵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序以爲勞使臣遣戍而作也四詩之旨同而意異若捨序以求則文王之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觀之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詩之可刪孰有大于淫者今以詩傳考之其指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淫詩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不知其所刪者何等詩也又以爲序者之意必無不爲刺時而作有害于溫柔敦厚之教思謂欲使其避諷諭之名而自處于淫謔之地身爲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反得爲溫柔敦厚乎古來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詩以其辭之不能不濫于邪也有害意之戒恐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皇矣如清廟臣工則奚邪之可閑而意之難明乎是可見刺奔果出于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或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于鄭衛深絕其聲于樂以爲法今欲諱其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將薦于何等之鬼神用于何等之賓客乎曰左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作則周樂安得有之魯之樂工亦安得取異國之淫詩而歌之況左傳所載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如伯有賦鶉之奔奔楚公子圍賦大明之類亦以來譏誚乃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爲淫奔之人所作者也而所賦皆見善于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意旨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也案此論以經證經確不可廢故　欽定詩傳說彙纂於綱領中備錄其文次朱子駁序之後說者顧猶以代淫奔之人叫屈詆之其亦門戶之見而已矣

齊魯韓三詩皆有序　釋義考詩之有序不獨毛傳爲然說韓詩爲詩者亦莫不然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之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于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于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自以爲本乎子夏又能推廣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尙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學者舍齊魯韓而從之以其不同乎三家也案隋經籍志漢初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詩內傳亦佚所存者惟外傳而已可見義所不安不但其序廢卽其傳亦不能不久而自廢若大小序經諸儒詆之斥之而猶巍然其不亡則其不當與三家同年而語也明矣

孔子無刪詩之事辨　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而歷代因之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漁仲鄭氏伯修蘇氏皆嘗致疑至陶菴黃氏乃直斷爲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竹垞朱氏亟還之謂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從而信之者且如趨以采齊爲節以貍首下管新宮命奏樊遏渠及笙詩六篇商頌十二篇皆先王者而被于樂者聖人必以意去取之俾禮廢而樂缺何也況詩至三千之多則軼斯所采定不止于十三國矣乃季札觀樂于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外者又魯論曰詩三百曰誦詩三百皆子所雅言豈從刪後言之歟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特刪其章與句與字果爾則棠棣之華門弟子胡爲記之衣錦尙絅子思子胡爲述之素以爲絢兮子夏胡爲質之此又可知其未必然矣然則詩何以逸也蓋一散于嬴秦之虐焰一軼于齊魯分門一軼于竹帛之脫遺一亡于習讀之記誦讀詩者不可不知也

詩無徑情直發辨　朱子論詩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實詩中有某名某事微之皆斥爲襲空其辭傾他人他事者則以他人他事代之惟以切直爲主鄭仲夔辨之曰若作詩如此可謂之記事文字不得爲主文譎諫矣夫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爲寡太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太姒若皆直名與事爲徵二

南諸詩不皆鑿空乎不知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采薇之類是也有詩乙而意在刺甲者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人但序其人之求其失自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通篇託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如載驅有頍者弁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邱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叠韻者如樛木螽斯黃鳥無衣緜蠻之類是也有前敘事後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後託爲他人之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雖或即事敷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未有徑情直發者後世騷賦猶得風人遺意至近體興而古意澌歷炎染先儒說詩義理之精誠未有如朱注者然以歷代相傳之序因其一語之贅抗片辭之淺陋遂欲一切駁之而別爲之說　其鑿空恐與所斥正等郝氏云云固不得以與朱傳牴牾而議之也

端木詩僞本辨　端木子詩傳自漢迄宋志藝文者皆不著錄明嘉靖中叙出于鄞人豐道生之家其說皆臆撰不經徒取三百十一篇而悉亂之如以鶴鳴先鹿鳴則四始亂矣何彼襛矣南也而入之風黃鳥我行其野無將大車采綠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雅也而入之風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入之頌則大義亂矣至于列國之風與雅頌諸篇雖不移易錯雜又删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麕爲死麕簡兮曰柬兮東門之墠曰唐棣還曰營盧令令曰盧㺚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太叔山有扶蘇曰扶胥出其東門曰東門兔爰曰有兔菁菁者莪曰菁莪皇皇者華曰煌華祈父曰圻招大東曰小東信南山曰南山此亦有何關係豈是子貢之傳必求異于子夏之所序乎尤可怪者鄁鄘衛詩雖分爲三然季札觀樂曰我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則同爲衛詩矣乃以鄁爲管叔時詩鄘爲霍叔時詩又以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中庸子思所作也而子貢反襲其言竊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以下十句以說小正又竊大學心正而後身修四句以傳關雎其意本欲伸已之邪說誣辭而厚誣先賢如是朱竹垞以妄人目之信乎其爲人之妄者矣夫無稽之言君子弗聽乃烏程陵濛初猶取其書與古詩序合刻目曰聖門傳詩嫡冢眞堪噴飯

毛傳說　漢初說詩者四家其傳于魯人申公者曰魯詩傳于齊人轅固生者曰齊詩傳于燕人韓嬰者曰韓詩三家皆早列于學官而河間人毛亨所作以授趙國毛萇世謂之毛傳者未得立先儒以爲是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彰故止河間獻王知好之後得九江謝曼卿爲之訓鄭衆賈逵馬融皆爲之傳而康成鄭氏又爲之作箋下逮魏晉諸書絡繹著者有以考證同異見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清人碩人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又與儀禮合乃翕然信其獨得詩旨夫長者出而短者廢理之自然此毛傳所以獨存于世也乃自宋元以來學者多厭故喜新迂腐見譏變儒先雅訓易以俗下膚詮下思毛公爲六國時人法古未遠傳中字詁皆有師承故與爾雅相合爲爽寔則欲求古人之義法者固不當竟以高閣庋之也

申培詩說辨　詩說一卷世傳爲漢魯人申培著今考其書取豳風鴟鴞諸篇與魯頌綴于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于鄭齊之前取豳風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風殿于十五國于大小雅曰大小正于變雅曰小正續大正續頌有周頌商頌無魯頌其說多與毛傳牴牾陳氏宏緒據隋經籍志魯詩亡于西晉之文謂此本不知撰自何人疑爲後代僞筆或曰宋道淵青班固稱魯詩最近今徙于他書時得之是則申公之詩雖亡猶散見雜出于羣帙後人輯錄而附補足之朱可知是亦一說然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而風雅頌體之不同猶如黔晳之不容混駟與驂說之跡鄭衛諸篇簡尚得彷彿若泮水閟宮國風安得有此禮耶朱竹垞以申培詩說亦豐坊僞撰以所撰端木詩例之其顚倒詩之次序與彼正同而改大小雅爲大小正二書如一轍破綻之顯然者信乎其爲豐氏僞造也

韓詩內外傳遺文　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迄隋唐時已止存外傳而內傳遺說往猶見于他書如白虎通所引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又曰師臣者帝交友臣者王臣臣者霸又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乃歸即位又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風俗通所引舜漁雷澤三禮義宗所引天子奉玉升柴周禮注所引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大戴禮注所引鵠鶴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禮記注所引鸞在衡和在軾初學記所引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飫不可以沈不可以湎杜祐通典所引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祫則毀廟之主悉升于太廟此告內傳之遺文也然世所傳外傳其文亦有遺者如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見引于李善文選注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霰雪雲曰同雲又上而下曰雨雪又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于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也見引于藝文類聚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骨歸于露髮歸于草見太平御覽所引由是觀之今韓詩不特內傳無傳並外傳十篇亦非當時全書也

鄭康成毛詩箋　隋志有鄭康成毛詩箋二十卷陸德明云鄭氏作箋申明毛義以難三家于是三家遂廢歐陽氏修謂鄭氏于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詩義或遠棄詩義專泥序文或序與詩皆無考時自爲之說李氏清臣亦謂鄭氏之學長于禮而深于經制至于詩訓乃以經制言之夫詩性情也禮制迹也彼以禮制訓詩是據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與案鄭氏箋詩誠有如諸儒所議然經文之久而滋誤者非鄭遂無以證之經義考云小閔如彼泉流鄭云如原泉之流則今作流泉者非矣旱麓延于條枚延今作施鄭云延蔓于木之枚則當作延矣思齊厲假不瑕今作烈鄭云厲假皆病也古之人無擇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卷阿似先公酋矣鄭作似先公遒矣云嗣先公之功而終成之湯殷警不遂在夏后之世鄭作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凡此皆可以補王伯厚詩考之闕自朱傳旣行鄭箋罕有寓目而經文之誤遂知者鮮矣

毛詩義疏遺文　隋經籍志載毛詩義疏凡七部著撰人者二家沈重舒援七錄又有張氏書皆不存其見于徐堅初學記所引者如詮栗云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惟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不及也倭韓國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杼詮梅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暴乾爲脯羹臛齏中又可含以香口詮椅云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之梧桐也有白桐青桐赤桐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詮柳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正白葉皆長廣柳可爲箭笮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物而白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淇水旁魯國泰山及水邊皆純杞柳也詮麟云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鐘王者至仁則出詮鳳云鳳凰名鸑鷟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詮鶴云鶴形大如鵝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喙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朗聲聞八九里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詮魚云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穴舊說穴與江河通鱣鮪從北穴而來入河鮪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如鐵兜鍪口在頷下大者七八尺爲王鮪小者爲

叔鮪一名鮥肉色白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所化鱣似鮪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語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鯊魚吹沙也似鯽魚狹小常張口吹沙鱨魚一名揚合黃頰骨正黃魚之之大而有力者魚獸皆上有斑文腹下純青今以其皮飾弓鞬步叉海水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常千里知海潮此皆初學記所引者也案陸德明釋文每採沈氏之說朱竹垞疑徐堅所載亦沈氏書也

吳棫毛詩叶韻補音　吳氏棫毛氏叶韻補音十卷自序謂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以已見定爲一家之學釋文是也茲所補之音皆陸氏未叶者其用韻已見集韻諸書者皆不載雖見韻書而訓義不同或諸書當作此讀而注釋未收者載之凡字有一義即以一條爲證或二義三義即以二三條爲證若譌謬若未盡皆俟後之君子正而成之徐氏蒇稱之曰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銘識誦歌謠謗之類莫不字順音叶而腐儒乃謂補音所據多出于詩後殆後人因詩以爲韻不當以是韻詩不知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霾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因其以貍得聲浼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因其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洧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麋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于詩者凡十有七皆當爲蒲北切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于詩者凡十有一皆當爲羽軌切無與有叶者以是類推之雖無他書爲證可也案才老音改究精博朱子詩騷注多本之而亦有推不去者如外禦其務叶蒸也無戎才老云務字古人讀蒙不知戎汝也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不敢怠遑才老欲音嚴爲莊云避漢諱某後讀天問見嚴字押從莊字乃知嚴古讀作昂也楊升菴亦謂才老詩中所叶如揚且之顏爲魚堅反鶉之奔奔爲逋民反凡百餘字皆改古音以就沈約之韻不思古音寬緩如字讀自可協況四聲之分在齊梁閒成周之世豈知有沈約韻哉此二說皆足以正吳氏之誤

鄭樵辨妄　夾漈鄭氏有詩傳辨妄二十六卷爲朱子所取第其說雖自爲一家之學而師心自用後儒多有議之者馬氏端臨攻之尤力其說曰夾漈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太甚謂毛詩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旣譬之聽訟則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其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于他書中間見一二眞僞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

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諸于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仍採之于旁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案此論據夾漈事無兩造二語以其矛駁其所亦幾于老吏斷獄鐵案如山矣然夾漈傳中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辨五音六律之詁亦有可以發揮後學之所未究而闡明千載之微辭奧義者宜其書之歷久而不廢也

呂祖謙家塾讀詩記　東萊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朱子爲之作序稱其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兼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于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有輕議前人之心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于溫柔敦厚之教矣是其傾倒之者至矣第東萊宗毛氏朱取三家顧氏起元謂其說之異者有四文公主夾漈詆謀小序之意多斥毛鄭而以已意爲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詩說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眞其異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之序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即是鄭衛二雅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篇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聘享皆用之惟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于三百之數其異四也皆就二者折衷之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于其人與地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古書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乃用已見揣度靜女采葛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歌估客之樂者其又奚足據哉由是觀之號詩者固不得以宗朱之故而置呂氏于勿問也

王柏詩辨說　王魯齋詩辨說二卷其目有十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成氏德序之曰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菴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于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于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于是刪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其自信之堅過于朱子此則澹庵以來諸儒莫之敢爲者也按竹垞朱氏有言

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川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豳也有豳詩有豳雅有豳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云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于風猶風之不可雜于雅頌也自朱子去序言詩數傳而至魯齋王氏遂于孔子之所不敢刪者毅然刪之孔子之所不敢削者毅然削之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之非心者也

魯詩世學僞本辨　明豐坊魯詩世學三十六卷首列僞子貢詩傳于前而更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謬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其遠祖稷作續音慶作補音耘作正說其父熙作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僞撰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郭子章李維楨輩皆信之朱竹垞辨之曰魯詩亡于西晉自晉以後就得見之其僅存而可證者惟洪适隸釋所載熹平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猗猗作兮不稼不穡作穡坎坎伐輪兮作欲欲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蓲此外則素衣朱襮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處作閻中冓之言作中篝見漢書注而豐氏本仍同毛傳與是傳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于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以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於東門之墠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皆肆其臆見抑侮聖言且慮已之作僞未能取信于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作序凡中間欲申魯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然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世不主魯詩又四明文裕佐著詩私抄改編詩之次文裕非其師心僭妄豈宜藍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案此辨四明楊文懿乃纂豐氏者猶謂世學石經爲黃佐得之中秘不知文淵閣書目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何不登載詳然則無稽之言有識者勿爲所惑可也

王伯厚詩考補遺　王伯厚作詩考于劉向列女傳等書所述魯詩鄭康成禮記注所述韓詩外引賈誼騶文王之囿騶囿官也韋昭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及大史公以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爲周襄王時詩班固以靡室靡家爲懿王時詩城彼朔方爲宣王時詩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以證漢儒說詩其說不一可謂詳且覈矣而猶有未蓋者如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庳今作毗卑作俾天子上無維字子華子引野有蔓草清揚婉兮揚作風說苑引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下云本立而道生漢碩薛君碑引永矢弗諼作不愆于經注引保有鳧繹有作其韓詩使我心痗見文選注和樂且湛薛君云樂之甚也疏水流貌對彼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幹正也謂以其非義而正之皆薛注語又姜后曰關雎之鳥猶未見其乖居而匹遊俱載于文選注又摻車鞻鞻見釋文彼交匪紓見采菽外傳此皆困學翁之所遺而黃氏斯張補之者也

詩有一言至八言　文心雕龍云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孔疏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其三字若綏萬邦婁豐年之類是也四字則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是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是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是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如匪行邁謀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故也案孔氏所引皆舉一二以例其餘然昔者先王受命二句今文無者字及之臣字未知當時定本何如似不若以嘉賓式燕又思嘉賓式燕以敖爲六字切證也又稱一字不制句顧亭林日知錄云緇衣三章皆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據此則一字亦未嘗不可爲詩也

詩古音說　古音與今音不同毛詩中凡韻作某音者乃其字之正音非强爲叶也焦氏筆乘云丁皆音虎服皆音迫降皆音攻澤皆音鐸無一作他音者馮氏景解舂集因以此類推之謂英今在庚押而古皆作央音清人云二矛重英下韻爲河上乎翱翔有女同車云顏如舜英下韻佩玉將將彼汾沮洳云美如英下韻殊異乎公行楚辭九歌雲中君云華采衣兮若英下韻爛昭昭兮未央之類是也雄今在東押古音讀于陵反無羊以雌以雄與上蒸字爲韻正月誰知烏之雌雄與上夢字莫登反爲韻九歌國殤魂魄毅兮爲鬼雄與上凌字韻是也南今在覃押古皆作林音燕燕云遠送于南與上實勞我心韻凱風云凱風自南與吹彼棘心韻株林從夏南與上胡爲乎株林韻彼何人斯胡不自南與下祇攪我心韻是也儀今在支押而古皆作何音柏舟實維我儀與在彼中河韻菁菁者莪樂且有儀與在彼中阿韻是也憂今在尤押古皆作喓音栽驍我心則憂與言至于漕韻黍離謂我心憂與中心搖搖韻九歌山鬼思公子兮徒離憂與風颯颯兮木蕭蕭爲韻是也風今在東押古皆作分音綠衣淒其以風與實獲我心韻晨風鴥彼晨風與鬱彼北林韻是也他如宅之作託好之作吼天之作聽威之作畏福之作必田之作陳年之作林旂之作芹之類皆與今音爲異

乃知字有古音音有正韻非關叶也案此眞探本之論然以漢儒某字讀爲某讀若某之例觀之則古音之變自漢世已然惟不合者無多故不用叶後世音韻時變差互日多必叶以通之而後得其本韻亦勢使然也

逸詩篇名　逸詩篇名除笙詩六篇外如貍首見于三禮采齊見于周官樂師新宮見于燕禮大射儀及左氏傳武宿夜見于祭統驪駒見于大戴記明明崇禹生開嶠嵩之柔矣五篇見于逸周書河水茅鴟祈招見于左傳鳩飛見于國語徵招角招見于孟子或有其辭或無其辭凡十餘篇然貍首或謂即鵲巢以鵲巢文貍似鵲首似巢也采薺或謂即楚茨新宮謂即斯干武宿夜謂即大武河水或謂即沔水字近而誤也鳩飛謂即小宛首章據此則十餘篇之內尚多有存者彼謂聖人刪詩矣昔三千者其說爲不足信矣

詩逸句　詩逸句自論語素以爲絢唐棣之華及孟子齊君何尤數語外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佚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淑愼爾止無載爾僞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見于左傳相彼盍旦尚猶患之昔昔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見于禮記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見大戴禮皆不知其出于何篇他若樂元語所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周官注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無怠無凶家語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荀子鴻鵠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莊子青青之麥生于陵陂晏子春秋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列子良工之子必先爲其良冶之子必先爲裘必擇所堪必謹所與魚水不務陸將何及荀子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呂氏春秋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說死繇繇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于野史記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漢書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陲用事所極後漢書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鹽鐵論雅雍鳴鳱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患中論相彼元鳥止于陵阪仁道在邇求之無遠諸詩所引皆不在三百篇之內至于采薇五蛇二歌與荀子霜降將將等章甘茂行百里者半九十　范雎木實繁者披其枝尤多與三百篇不類疑是戰國時人之所作也

鄭箋異字　康成箋詩多改經字後儒多譏之然其間有得有失不可以不辨也稽古編云有自據當時讀本

未嘗改者如願言則疐疐為嚏素衣朱襮襮為綃東有甫草甫為圃古人之無斁斁為擇串夷載路串為患好是稼穡稼穡維寶皆作家嗇戥負維河河為何是也有古字音義本相通者如其虛其邪邪為徐籧篨不殄殄為腆其魚魴鰥鰥為鯤烝在栗薪栗為裂公孫碩膚詒厥孫謀孫皆為遜示我周行示為寘視民不恌視為示鄂不韡韡不為柎抑此皇父抑為噫飲酒溫克為蘊既匡既敕匡為筐垂帶而厲厲為裂烈假不瑕為厲為瘕維其勞矣勞為遼孔棘我圉圉為禦靡人不周周為調懿厥哲婦懿為噫不云自頻頻為瀕置我鞉鼓置為植是也此二者似改字而實非改也又有改其字而不改其義者如白茅純束純為屯其之展也展為襢隰則有泮泮為畔是也所改之字義雖小異而不甚相遠者如自詒伊阻所謂伊人伊可懷也伊誰云憎伊皆作緊出其闉闍闍為都既敬既戒敬為儆立我烝民立為粒幅隕既長隕為圓是也猶有改之而有補于文義者如素絲祝之祝為屬齊子豈弟弟為闓其弁伊騏騏為綦浸彼苞稂稂為涼無料其德不猶猶為猷勿罔君子勿為未舟人之子舟為周熊羆是裘裘為求手仇仇為𠨂下遺遺為隨謂之尹吉吉為姞應田縣鼓田為朄是也有改之而無妨于義者如悅懌女美懌為釋山有橋松橋為喬其人美且鬈鬈為權有瀰與爾鬮鬮為蓮田畯至喜喜為饎其祁孔有祁為農擴其左右擴為攘方上帝甚蹈蹈為悼有兔斯首斯為鮮其政不獲政為正以歸肇祀后稷肇祀肇域彼四海域皆為兆用狄狄方狄彼東南狄皆為剔實墾實為是來旬來宣旬為營徐方繹騷繹為驛鋪敦淮濆敦為屯何天之龍龍為寵是也有改所不必改而義反迂者綠兮衣兮綠為禒說于農郊說為稅俟我乎堂兮堂為張他人是愉愉為偷小人所腓腓為芘不可與明明為盟似續妣祖似為辰巳之巳君子攸芋芋為幠維周之氐氐為柢[illegible]皋皋皇皆為睢俶載南畝為熾菑式勿從謂式為慝無自瘵焉瘵為際后稷不克克為刻先祖于摧摧為嗟草不潰茂潰為彙賚我思成賚為來及敘之哀窈窕為袁窈窕刺幽王為厲王祀高宗祀為祫是也案康成所據之本今皆不見其所改字悉據彼箋云當讀某字及說如某知之故後儒用為口實陳氏此論分別至精可謂鄭氏之功臣矣

說文引詩異字

說文引詩尤多異字如參差荇菜參作槮陟彼砠矣砠作岨桃之夭夭夭作枖江之永矣永作羕惄如調飢調作輖魴魚赬尾赬作䞓江有汜汜作洍寤辟有摽寤作晤終風且暴暴作瀑鼓其鏜鏜鏜作鼞深則厲厲作砅伊予來塈塈作[illegible]室人交徧摧我摧作催靜女其姝姝作袾愛而不見愛作僾燕婉之求燕作嬿牆有茨茨作薺鬒如雲鬒作㐱是紲袢也紲作褻赫兮咺兮咺作愃充耳琇瑩琇作璓朱幩鑣鑣鑣作儦信誓旦旦旦作悬焉得諼草諼作藼焉作安暵其乾矣暵作灘難于學學作罨毳衣如菼菼作綠顏如舜華舜作蕣挑兮達兮挑作安縞衣綦巾綦作綥溱與洧方渙渙兮溱作潧渙作汍宛然左辟然作如辟作僻婉兮孌兮孌作㜻盧令令令作獜駟驖孔阜駟作四隰有樹檖檖作椽邛有旨鷊鷊作虉乘我乘駒駒作驕蜉蝣掘閱掘作堀二之日栗烈作凓冽十月隕蘀隕作磒迨天之未陰雨迨作隸零雨其濛濛作靀赤舄几几几作掔嘽嘽駱馬嘽作痑駪駪征夫駪作莘莘我馬維駒駒作驕坎坎鼓我坎作竷彼爾維何爾作薾厭厭夜飲厭作懕[illegible]振旅闐闐闐作嗔助我舉柴柴作掌既伯既禱伯作禡[illegible]如翬斯飛如作有載衣之裼裼作褅逖心如恢恢作天民之訛言訛作譌不敢不蹐蹐作趚佌佌彼有屋佌作個煽方處煽作偏噂沓背憎噂作僔萋兮斐兮萋作緀跂彼織女跂作岐四牡彭彭彭作騯祝祭于祊祊作鬃高山仰止仰作卬威儀怭怭怭作佖側弁之俄側作仄騂騂角弓騂作觲在洽之陽洽作郃其會如林會作旝陶復陶穴復作𥤶混夷駾矣作犬夷呬矣不禾役穟穟役作穎或簸或蹂蹂作臼烝之浮浮浮作烰[illegible]明哲作悊無然泄泄言部作詍口部又作呭汔可小康汔作迄民之方殿屎作方唸吚鞫人忮忒忒作竊磬管將將作管聲盤盤積之栗栗積作穦栗作秩有捄其角捄作斛駉駉牡馬駉作驍憬彼淮夷憬作懬又風雨瀟瀟似合風合㬥二句為文不蜍不來似用爾雅文四牡騤騤未知當詩何句蓋叔重引詩兼采齊魯毛韓四家今三家皆亡故莫由核其所據也

詩緯

隋志詩緯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七錄云七卷其目曰含神霧曰汎歷樞曰推度災又有詩緯圖一卷今皆不存經義考引含神霧之辭云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汙泥流之所歸利之所聚律中太簇音中宮角陳地處季春之位土地劲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激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女弱高瞭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唐地處孟冬之位土地平夷邶鄘衛王鄭此五國者千里之城處州之中名曰地軸云云含神霧之遺文也汎歷樞者孫氏穀謂凡歷生于律律生于聲聲生于詩詩為歷根樞故曰汎歷樞後世四始五際之說皆本于汎歷樞及推度災所載又乙巳占引推度災云邶結蟜之宿鄘天漢之宿衛天宿斗衡王天宿箕斗鄭天宿斗魏天宿牽牛唐天宿奎婁秦天宿白虎氣生玄武陳天宿大角檜天宿招搖曹天宿張弧參含神斗以四序分配十五國而時綱仲春孟夏仲夏孟秋季秋仲冬國綱幽檜推度災所載

是野尹波志雅南詩書亦不合先儒之說而斷之其見卓矣

五經集解附錄卷二上終

（藝文書館精製鉛版）

五經集解附錄卷二下

春秋

春秋爲魯史舊名說　春秋之名舊說不一有謂取春爲陽中秋爲陰中者有謂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者有謂取春生秋成者義皆未當惟杜元凱謂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云云說爲得之然亦非孔子名之也左氏昭二年傳韓起聘魯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晉楚之書非即魯春秋而二人皆云春秋則春秋者古史之通稱特乘與檮杌皆晉楚私立之別號而魯則守其本稱云爾不但已也墨子書言吾見百國春秋者有夏商周春秋又有晉春秋後世史學如晏子春秋陸賈楚漢春秋三十國春秋十六國春秋之類往往以春秋名書猶可見春秋者古史之舊名諸儒臆斷紛紛皆爲不足據矣

三體五例說　三體五例見杜氏預左傳序三體者謂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此發傳之體一也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此傳之體三也五例者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案自公羊穀梁泥日月爲例後之說春秋家遂無不以例求經杜氏三體五例云云雖未知于筆削之旨何如而以較他說之穿鑿支離固大有間矣昔人稱杜爲左氏功臣諒已

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考　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始于何氏休春秋公羊文諡例五始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注則以張三世存三統異內外爲三科一時二月三日四王五天王六天子七譏八貶九絕爲九旨謂時與月日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旨也譏與貶絕輕重之旨也說與何氏爲異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是爲婦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戮爲君之道缺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爲父之道缺也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蔡世子般弒其君固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案東坡蘇氏有言三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晁氏說之亦以休三科九旨等例爲負于公羊蓋其書多引讖緯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公羊皆無明文且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可見其說之自相矛盾矣

春秋用周正說　周正之說先儒議論不同以爲周人時月俱改者孔氏安國鄭氏康成也以爲改月而不改時者程子伊川胡氏安國也以爲時月俱不改者蔡氏九峯也周氏章成就其說考之謂孔鄭爲長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朱子以爲七八月者五六月也若非五六月何云苗槁孟子又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子以爲十一月十二月者九月十月也若非九月十月何築作之期已過何得更造橋梁春秋書雩者二十其時皆七八九月乃夏之五六七月正百穀望雨之時故雩祀以求之此與朱子所釋苗槁之說合國語單子過陳篇述夏令曰十月成梁蓋夏之十月而周之十二月此與朱子所釋輿梁之說合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夫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爲季夏以四月爲六月矣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蜡祭在夏之十月而言十二月是以十月爲十二月且春秋書無冰秋無麥謂時不改何以冰在春而麥在秋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謂月不改何以冬至在正月夏至在七月更考曆法昭公十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于降婁之初則夏之二月也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龍尾則夏之十月也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此尤其明白易見者也詩臣工篇言維莫之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其春而來牟將熟豈非改時之證乎四月篇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而直稱夏五月而暑已徂豈非時月俱不改之證乎不知此又有說蓋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雖改月改時而授時出政仍從夏令周禮一書或言正歲或言正月其言正歲則從周其言正月則從夏如仲冬教大閱十二月斬冰之類其

非夏正轉之以子月起數者周正也以寅月起數者通稱也汪氏克寬云詩以寅月起數乃民間歌謠之辭故從舊俗斯言也可以破盡羣疑矣

晉用夏正宋用殷正考　左傳時月多與經相違異如隱六年宋人取長葛經以爲冬傳以爲秋讀書記謂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蓋據書微子之命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云云以爲朝覲會同則用周正朔于其本國則用先王正朔也然有不可解者晉姬姓國也乃僖四年十二月申生縊經書五年春九年十一月殺卓子經書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平鄭經書十一年春又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以晉人而用夏正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左傳以爲非禮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以爲辰在申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火星西流司歷過也則較周正又先兩月讀書記謂經書據魯歷書之案漢書律麻志有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凡六歷而以左氏言失閏者爲魯歷其說本于劉歆故讀書記云然然魯稱秉禮之國而不用天子正朔尤不可解竊疑周自東遷以後頒朔之典不行諸侯司歷之臣又不盡精于推步所以列國紀載每多參差左氏雖發其例于隱之元年而文多非繁未及一一是正其與經相違異殆以此歟

春秋名分之書說　莊子春秋以道名分邵子曰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朱氏鼒謂如正月加王筆之也吳楚之君不書葬削之也晉侯召王而曰狩以示防也甯殖出君而曰衛侯出奔以戒君也仲子曰惠公仲子成風曰僖公成風嫡庶也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明兄弟也陽虎陪臣而曰盜吳楚僭王而曰子討亂賊也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定長幼也許世子止許書子止重父子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也傳稱隱爲攝而書以公則非攝矣傳稱止不嘗藥而書弒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書曰君里克之罪也夷皋之弒歸獄于趙穿而書盾究盾之情也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殺嚴賊之名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也王伯厚亦謂春秋所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弒君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弒君而細故是郵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強而威福之柄移也案二家之論于正名分之故皆能舉其要惟桓糾長幼諸書皆以子糾爲兄用致夫人左傳謂致哀姜此二條尚欠斟酌然不害其辭之得也

時月日不可爲褒貶說　年月日時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係月月而無時者孔氏穎達正義謂是或史本闕文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如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此當是寫者脫漏也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此或史先闕文雖欲改正無以復知至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乃自文公以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且他國之告若不以日則魯史所書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脩之豈若安得齊同自然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既有詳略之不可爲褒貶也案春秋之患莫大于以日月爲褒貶如穀梁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尤迂曲可笑孔氏史先闕文及後人脫誤二語足以解前賢之惑而發千古之矇矣

讀春秋不可泥于一字褒貶說　禮經解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程端學以爲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如魯桓見殺于齊而莊公主王姬婚與齊人守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之幣又如書王人子突救衛繼書衛侯朔入于衛又書公至自伐衛之類使人比事觀之而失得自見自凡例之說與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黃氏震所識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貶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他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非常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天而下統諸侯弒父弒君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于褒貶生凡例耶案夾漈鄭氏曰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朱子曰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于人不過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徂徠石氏亦謂春秋者貶也而人不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不爵未必純褒者亦稱爵合數說觀之則春秋雖仲尼之特筆然不核其屬辭比事而徒于一字之褒貶求之不失之鑿則失之拘而已矣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考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宋衛樸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步算皆不入食限近黃氏南雷以西法求之食在周之四月以謂是年二月有閏故衛樸算得三十五而此獨不得也范氏景福云據西法閏當在夏之三月于周爲五月以授時較之入限亦當在夏三月黃謂二月有閏蓋偶誤然算數固不訛也竊疑襄公時再失閏當莊公之世似已失一閏故月數不符迨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後始符乎歷數是以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閻百詩以授時推之遂合不然豈授時不合于莊公之時而獨合于昭公之時乎且以上推有先天後天之失亦不過數日數時如此年日食穀梁傳以爲夜食帶食加時宜在卯西法推之在壬子酉初于經文後七時此僅求平朔交泛皂蓋差積古今之勢也若尚後一月中西皆同非失閏之說無以通之至黃南雷推得在癸丑未初蓋密求定朔實交周尚有實距時加減分故于平朔差十餘小時而干支爲癸孔與杜氏長歷四月朔合蓋長歷閏在上年歲終故也案古法置閏皆在歲終文元年閏三月左氏以爲非禮歸餘于終義言也閏既不同日食之月自不能無差異非通中西兩家以參考古制不得也

用兵十三例說　春秋於列國用兵書法不一考之經例其曰伐者皆聲罪致討者也曰侵者皆潛師掠境者也曰戰者兩兵相接者也曰圍者環其城邑者也曰入者造其國都者也其徒其朝市者則曰遷毀其宗廟者則曰滅詭道而勝之者則曰敗悉虜而俘之者則曰取至于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周氏章成謂此十三例者通經紀兵之大略也而有書救書次之例所謂彼善于此者大抵于書救書次中見之如子突之救衛欒書之救鄭齊桓之救許救邢皆救之善者也伐而書次其次爲善如遂伐楚次于陘是也又十三例中惟伐之一例間有足取如齊桓之伐徐則爲俗桿患也伐衛則爲周討罪也晉襄之伐衛則服叛以義也晉成之伐陳則招攜以禮也晉悼之牛首東門諸役則不戰而風人者也蓋雖敵國相征而權其情事又當別論故聖人猶有取焉若人若滅若圍若敗之屬經文于二十三戰中絕無予之之辭則大聖人之深窮兵毒民于此可以得其概矣

春秋之局凡三變說　春秋三變之說始于蘇氏謂其始也雖幽厲失道而禮樂征伐猶出于天子諸侯不敢肆春秋將何施焉其中也平王東遷諸侯自爲政陵夷至隱之世習以成俗矣然而文武成康之德在人心未忘也故齊晉相繼而起秉大義以尊周室會盟征伐以王命爲首法猶在也故夫子作春秋以繩之及其終也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出于大夫繼之以吳越橫行中國天下靡然入于戰國是以春秋終焉案隱十四年翬帥師桓十一年柔盟折經皆貶而去族蓋大夫初與諸侯之權猶未盡下移也僖二十九年大夫盟翟泉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之盟書士穀十五年入蔡之軍書郤缺而天下之大夫張矣成二年鞍之戰晉以四卿帥師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以荀偃主盟無君之勢至此而極于是上行下效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恒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斂處父皆以陪臣害于家而定巢狄且強于季孫之陽虎定六年以公伐鄭意在惡季孟于鄭國盟公周社意在惡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八年充其類以盜其義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而諸侯大夫敝之矣馮氏李驊謂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者此也然則蘇氏三變之說洵足以該春秋之大局矣

五霸考　五霸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而春秋之五霸又有三說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詩正義引服虔應劭作風俗通均主此說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岐注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顏師古注漢書于異姓諸侯王表則從杜氏于同姓諸侯王表則同趙氏而去楚莊易以吳夫差又或去宋襄而增吳闔閭數說不同讀書記云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總此無伯而定于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于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所謂五伯亦商時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若孟子所稱五霸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五伯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爲允宋襄求霸不成傷于泓以卒未嘗稱霸也史記言越王勾踐遂報強吳觀兵中國號稱五伯子長在漢猶前所聞異辭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說言春秋之五霸當列勾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勾踐爲五霸斯得之矣

左傳　嚴彭祖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是左氏固孔門弟子也特其書最晚出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於壁中得之河間獻王遂立左氏學爲公羊之徒所詆不果立及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而大好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較傳歆復引傳文以釋經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穀帝賜布五百疋逵又爲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之書出自是而後遂較二傳爲尤顯矣案左自賈鄭以下晉杜元凱重爲之注而義旨益明學者翕然信之近武進劉氏作左氏春秋考證獨據史記魯世家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娶之生子允云云謂太史公所見左氏舊文如此劉歆欲迷惑公羊義例故緣飾左氏以售其僞而未及兼改史記往往可以發覆不知史遷引書多以意爲增損未可據其所載定爲左氏原文且傳文首尾整齊辭旨古奧非子駿所能彷彿亦不得因其阿附王莽竄改周官遂併左傳而亦疑爲所竄改也

左氏三長三病說　左氏一書山堂考索謂其有三長如韓宣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邱明之傳亦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其長一也魯文籍最備邱明躬爲太史博覽群書如鄭書晉志之類莫不畢觀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以同聖之才而傳授經託上諭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見聞其長三也困學紀聞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其說深得厥要

公羊傳　文獻通考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爲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讖書記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而又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何後師之多歟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朱竹垞曰春秋爲孔子所作則說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若公羊傳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曾子高子穀梁傳所稱尸子沈子皆是已子言之春秋屬商其皆子夏之徒與

穀梁傳　穀梁子應劭風俗通以爲名赤子夏弟子阮孝緒七錄以爲名俶字元始顏師古漢書注又以爲名喜三書不同後儒多主名赤之說而或曰魯人或曰秦孝公時人亦疑莫能定案漢書儒林傳曰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韋賢夏侯勝史高皆魯人故世稱穀梁爲魯學又傳中稱尸子尸子名佼與商鞅同時故或據爲秦孝公時人然皆臆度之辭他無可考至有因晁氏云穀梁晚出于漢及朱子云公穀皆漢經生遂謂其爲漢人則誤矣蓋晁氏與朱子所論蓋指漢世爲穀梁之學者言非以穀梁爲生于漢世也

三傳異同　漢世公羊氏穀梁氏左氏鄒氏夾氏分爲五家其後鄒夾俱微惟三傳並行至今以其于聖人之書有所發明故也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字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爲蔑公穀以爲昧不知夫子之所書者蔑乎昧乎樂祁左氏以爲祁公穀以爲微不知夫子所書者祁乎微乎會于厥慭左氏以爲厥慭公穀以爲屈銀不知夫子所書厥慭乎屈銀乎是不特魚豕亥豕之偽誤其一二已也然此猶名字之訛耳于大義無關也至于君氏卒左氏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公穀則以爲尹氏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爲何人乎不審惟是公羊穀梁于襄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謂夫子自紀其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而左于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謂其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于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之以意爲增損者有之矣馬貴與謂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師授而增之哀十六所書者左氏痛師亡而增之也俱非春秋本文斯言也得其實矣

三傳得失　困學紀聞三傳皆有得于經而亦有失爲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范甯之言也左傳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偏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于赴告公羊牽于讖緯穀梁窮于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隘晁以道之言也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三傳得失諸儒論之詳矣然譬之網目經其綱也左氏其目也得其條目則綱領見若二傳其則依文訓義而已矣無之而義亦可推況比附日月曲生條例多拘泥難通者乎啖助謂左傳比餘傳功高信矣

何休公羊解詁　後漢書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父豹少府休以列卿子詔拜郎中辭病去陳蕃辟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解詁復與其師博士羊弼追宗李育之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王

氏嘉稱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及遠年古諺歷代圖譜莫不成誦京師謂爲學海然其書多引讖緯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及三科九旨等說公羊初無明文皆休意爲之作又如隱三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衛州吁弒君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九年大雨震電注云陰不遝國之所致大雨雪之注云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隱五年螟注云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若此之類解詁中其多尋檢傳文或但云記異或但云記災乃知公羊之說惟據人事以明法戒不侈天道以涉虛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已開讖緯之先何氏又從而祖述之家鉉翁謂休傳多生枝節呂氏大圭直以休爲公羊之罪人非苛論也近世乃有推其廓開衆說整齊經義傳經之功當時罕匹者其亦羊歆呂蒲遐之喀而已矣

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起家尚書郎拜鎭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既立功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晁公武謂其發明甚多朱子亦謂杜預左傳注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蓋杜于左傳用力最深能使後世淺俗野諺之說十去七八始學者由此而進則于左傳大義不遠此其所以得左忠臣之名也但其學長于星歷地理而荅于蟲魚鳥獸草木之名且又棄經信傳凡左氏有錯誤處不得不力加是正反曲爲之說或直謂是經誤預自云有左傳癖若此之類得不謂之癖歟

范甯穀梁傳集解　晉書甯字武子解褐爲餘杭令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補豫章太守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案甯自序闢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支公叛中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逐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諸條誠不愧於據理以通經者蓋穀梁一書晚出于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兇說之謂其精深遠大直得子夏之所傳而甯又因諸儒而博辨之以申穀梁之志其於是非亦稍公矣謝詩記云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誠以其能悟穀梁之非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者比也

胡安國春秋傳　文獻通考胡文定春秋傳通例通旨共三十二卷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正叔張橫渠七家之說以潤色之王海云紹興十年二月書成上之詔獎諭除

寶文直學士賜銀幣朱子謂安國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一體用該具有剛大正直之氣何氏翁新謂文定之傳精曰而博瞻抗慨而精切惟信公穀太過求褒貶太詳多非本旨案康侯之作傳也總三家紛紜之說而錄其是躁諸儒後出之論而采其長義例炳然竑鉞斯備故其書雖晚出而得顯立于學宮然其文則孔子之文也其事則類指南渡君臣之得失也斯蓋意主于納牖因述以寓作者耳若舍三傳而惟此之從致取士者并舍經而專主乎傳是何異學易者之僅知操錢而卜乎尊氏濱謂三傳立而聖人之教分聖人之志猶未失也胡傳出而聖人之教尊其得者固多而失者亦不少矣斯篤論也

春秋家多以例名書　董子春秋繁露云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斯可謂要言不煩者矣自世儒以例求經於所撰者多名之曰例故有曰牒例者鄭氏衆劉氏實也有曰諡例者何氏休也有曰通例者韓氏滉陸氏希聲胡氏安國畢氏良史也曰經例則方氏範也曰傳例則范氏甯也曰說例則吳氏略劉氏敞也例劉氏獻之也曰統例丁氏副朱氏林也曰纂例陸氏淳于氏應中姜氏乾劃李氏廉龍氏膺也曰總例韋氏表微成氏元孫氏明復周氏希孟葉氏夢得吳氏澄也曰凡例李氏謙齊氏元生王氏雄儈也曰類例石氏公儒胡氏維寧周氏敬孫也曰忘例馮氏正符也曰演例劉氏熙也曰義例趙氏瞻陳氏知柔也曰刊例張氏思伯也曰明例王氏晳王氏日休也曰新例陳氏德寧也曰名例陳氏嵩也曰門例王氏立王氏銳也曰地例余氏嘉也曰會例胡氏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序例家氏鉉翁也曰括例林氏堯叟也曰本例崔氏子方也他如梁簡文帝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啖氏助有例說黃氏澤有義例考衆目紛紜雖不無發明之處而多指亂覿學者莫適所從要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斯爲得之

春秋經傳地名異字　先儒謂說春秋者必兼包乎邦國土地之目而後可以無惑所言誠然然春秋地名有見于經者有見于傳者有並見于經傳者其字每多互異如蔑以爲昧祀以爲祁滑以爲郎櫟以爲林假以爲繆崇以爲柳繖以爲栗垄以爲櫟郗以爲操郜以爲詩桃以爲洮以棐林爲裴林以陸渾爲賁渾以辰陵爲夷陵以茅戎爲貿戎以瑣澤爲沙澤以苕邱爲招邱以厥慭爲屈銀以皋鼬爲浩油以祲祥爲侵羊若是之類不可悉數又如郲也而謂之郲賁也而謂之賁澤沙也而謂之沙澤又如一成也或以爲成或以爲盛一郿也或以爲麗或以爲犁一盂也或以爲霍或以爲零一鍼也或以爲郭或以爲鄟一艾也或以爲郘或以爲蒿狸脤謂之貍軫或又曰蝨也蚡泉謂之濆泉或又曰賁也郪邱謂之犀邱或又曰甯邱又曰師邱也其在當時傳者已滋同異若此而況乎百世之下輿地之離合名號之廢置升降乃欲通習而考證之以刊落譌謬不綦難哉近世仁和趙氏作春秋異文箋一書以古今音讀求之竟十得六七其用心亦可謂勤已

左傳地名之同考　左傳地名之同見于讀書記所引者有三邱輿一齊邑成元年戰于鞌入自邱輿一鄭地成三年鄭師禦晉敗諸邱輿一魯地哀十四年阮氏葬諸邱輿是也二鄢陵一莒邑文七年穆伯如莒涖盟及鄢陵一鄭地成十六年戰于鄢陵是也二棫林一秦地襄十四年伐秦至于棫林一許地襄十六年次于棫林是也二重邱一曹邑成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邱曹邑也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邱齊邑也二姑蔑定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魯地也哀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越地也又地之名孟者有五有宋之孟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會于孟有周之孟定八年劉子伐孟以定王室有衛之孟定十四年衛太子蒯聵獻孟于齊而晉則有二孟昭二十八年孟丙爲孟大夫哀四年齊國夏帥師伐晉取孟是也又州國亦有二桓五年州公如曹注云州國在城陽淳于縣十一年鄖人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云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是也凡此之類皆讀春秋者所宜究心者也

春秋緯　春秋緯七錄云宋均注三十卷新唐志云三十八卷其目曰演孔圖曰孔錄法曰說題辭曰元命包曰文曜鉤曰運斗樞曰感精符曰合誠圖曰考異郵曰保乾圖曰佐助期曰漢含孳曰潛潭巴曰命歷序曰玉版讖曰句命訣曰含文嘉曰括地象又有曰握誠圖曰合誠圖曰包命疑即元命包又有文義內事祕事錄圖災異少陽撰命等篇是六經之緯無多于春秋者也今其書皆佚即命篇之義畧可考見者惟演孔圖孫氏穀謂專爲血書烏圖而述說題辭謂撰書者統諸緯之義而釋其文元命包謂元者大也命者理之隱深也包言乎其羅絡也萬象千名靡不括也文曜鉤謂大約闡星象而幽曲言之故曰鉤運斗樞者謂一專述璿璣不及衆星故以斗名篇感精符謂此言一切災祥皆精神之感召而天物來符合誠圖謂主赤龍圖立名考異郵謂喘談物應鄒尤通佐助期謂此主炎漢佐命豫讖其繇故蕭何之狀見于圖文潛潭巴謂潛潭者水之沈深也巴又水之屈曲也蜀江學巴字而流蓋其義也撰名如此弔詭之甚矣其餘各篇文或散見于諸書所引而名義則不可得而稽也

春秋緯語亦有足採　緯書之文多妄誕不經然間亦有足採者如說題辭云盛陽之氣溫暖爲雨陰氣薄而脅之則合而爲雹盛陰之氣凝滯爲雪陽氣薄而脅之則散而爲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大節二十四小節十二功德分也故一歲三十六雨考異郵云陽物大惡水故蠶食而不飲陽立于三春故蠶三變而後消死于三七二十一日故二十一日而繭漢含孳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臣綱紀又云穴藏之蟻先知雨陰曀未集魚已噞喁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未搖禽已刷羽考文曜云王者往也神所輸向人所樂歸括地象云河有九曲發崐崙爲地首至積石爲地門出龍門爲天橋至卷重山爲地咽貫砥柱觸閼流爲地喉至洛納爲地腰至大伾山爲地齒至大陸爲地腹東石碣至入海爲天瀆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布度定紀分州繫象華岐以北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蒙山以東至江南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衡州屬衡荊山西南至岷山北距鳥鼠梁州屬開陽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瑤光此等語均非秦漢後所能彷彿故注疏家多引之

元命包文　元命包全篇雖佚而其文之存于今者較他緯爲多朱竹垞謂其言三才畢備如曰天不足西北陽極于九故周天九九八十一萬里天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裏有水曰左行周天二十三萬里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日尊故滿明故精在外常盛無虧也陽數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烏太陰水精爲月兩設以蟾蜍兔者陰陽相居明陽之制陰之倚陽也陰陽聚而爲雲和而爲雨揚而爲雪合而爲雷激而爲電交而爲虹蜺散而爲露凝而爲霜怒而爲風亂而爲霧陰陽之氣也霜以殺木露以潤草歲之爲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陽氣極于三故時三月一陽數極于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天人同度正法相受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早出爲盈盈者爲客晚出爲縮縮者爲主同含爲合相陵爲鬪此言天者也其曰地承氣而出載水而浮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右轉迎天佐其道也地出雲起雨以合從天下勤勞出于地功歸于天此言地者也其曰昴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軫爲荊州分爲楚國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

爲齊國天氏流爲徐州別爲魯國五星流爲兗州分爲鄭國鉤鈐別爲豫州井鬼散爲雍州分爲秦國觜參流爲益州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之鎭此兼言乎星土也其曰五氣之精交聚相加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頭上圓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顏之言氣畔也陽立于五故顏博五寸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爲人表候陽立于二故眉長二寸舌之爲言達也陽立于三故舌在口中者長三寸象斗玉衡陰合有四故舌淪入喉內者長四寸脊者齒之垣也肝者木之精目者肝之使也肺者金之精鼻者肺之使也心者火之精耳者心之候也火成于五故人心長五寸腎者水之精陰者腎之會也脾者土之精口者脾之門戶也脾爲胃之主胃者穀之委也膀胱者肺之府也腎精散爲竪腎腦之爲言在也人精在腦脊者神之液也掌圓法天以運動指五者法五行陽立于三故人脊三寸而結陰極于八故人膀八幹長八寸腰者下流竝會合爲臍腹腰上者爲天陽之狀也腰而下者爲地陰之象也數合于四故腰周四尺髀之爲言跂也陰二故人兩髀此言乎人也至謂元者氣之始也春者四時之始也王者受命之始也正月者政教之始也公既位者一國之始也則又其書冠以春秋之名之義而爲何休五始之說所由本也

五經集解附錄卷二下終

藝文書館精製鉛版

五經集解附錄卷三上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四明馮善長學明氏重校

禮記

禮記篇目考　漢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蒼記九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初學記漢宣帝時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曲臺后氏記后蒼傳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德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馬融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案釋文戴德刪古禮二百四十篇即隋志所謂劉向考校經籍得河間獻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又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非刪后氏記又漢志曲臺后蒼只有九篇無一百八十篇俱與初學記不合故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俱從隋志但初學記本唐明皇時徐堅撰在隋志釋文二書後不應乖異恐別有所考且其說簡直今從之

禮記作于漢儒辨　禮記一書先儒皆以爲漢儒所撰如云漢初典章簡畧諸儒摭拾遺文片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成帙者沈氏約也云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者張氏說也云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徒合百說而雜編之至漢而始備者劉氏敞也云自秦焚書之後學者不得完經亡者已亡而存者大抵皆雜亂漢之儒者各守所見務以自名其家亦有非聖人之言而託之于聖人者李氏清臣也云禮記雜出于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格言甚正者程子也云禮記雜記先王法言而多漢儒附會之說者周氏諝也云禮記作于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者仲氏長統也惟許氏順之以爲不然謂漢儒最醇者莫如董仲舒仲舒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中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得到這裡案諸家以禮記爲漢儒作者謂收拾遺燼編次成書出於漢初諸儒非憑空撰結之爲作也夫作者謂聖述非聖人不能若但傳述舊聞中材爲之有餘矣況大學中庸亦出四十九篇中其精理微言奚止樂記比哉許氏之疑殆過疑也已

經禮曲禮辨　經禮曲禮之分鄭康成等皆云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葉氏夢得則以經禮其常制之禮曲禮其變文之目朱子謂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非專爲禮設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于儀禮則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以曲禮名之今之儀禮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于他書大率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矣所謂曲禮皆禮之微文少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條而析之應不下三千有餘若專以經禮爲常曲禮爲變則如冠禮之不醴而醮用酒殺牲而有折俎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毋放飯毋流歠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由此觀之鄭氏葉氏之說皆誤而不足據矣

月令源流考　月令一篇取諸呂覽先儒皆云呂不韋作杜君卿以爲本管子作不韋編之以爲十二紀之首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篇也蔡邕王肅則以爲周公所作以秦罷侯置守豈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豈有所謂視學參夷緒衣豈有所謂德裹故疑月令所稱皆周制三禮論又據太尉贊俊傑大合百縣之秩芻及季秋頒來歲之朔日云云謂太尉秦官也郡縣秦制也又建亥爲歲首秦正也月令決非周書戴氏埴辨之曰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倫制十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隩驗之于人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占之于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于事終之以先蒞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也夏小正之書辭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事開國尤以時令爲先務大概具七月詩周公制禮作樂豈無一代成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爲紀各以數篇解釋于後而合爲六十一篇大尉周祭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竊意不韋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蓋贊俊傑遂賢良與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與功則周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將錄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間皆不無改竄如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爲證也按此說窮流溯源本周公本管子皆可一以貫之紛紛之疑釋然矣

月令傳寫多訛當從呂覽說　呂氏春秋篇首皆冠以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爲此篇顧其文辭間有差誤黃氏日抄謂多呂氏之本文爲是而月令爲訛者如月令于孟春書鴻鴈來方春非鴻鴈來之時呂云候鴈北當以北字爲是月令迎夏還反行賞言還則不必言反呂云還乃行賞月令上丁習舞釋菜臨祭豈方習舞釋奠豈猶用菜呂云入舞舍采注訓采爲采一甫謂奠以贊神也胎夭之夭呂氏作天注云賢子爲天月令乃作夭折之夭夫曰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則夭一亦

物甚明燒灰之灰呂氏作炭注云不欲天物月令乃作死灰之灰夫仲夏物長故戒伐木燒炭若灰則何以燒爲又月令毋舉大事以搖蕩氣呂氏元文作搖蕩于氣月令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元文作毋發令而干時月令神農將持功夫神農田官之稱而持功幾于不文元文作神農將巡功神農將巡功謂將巡視之此皆呂氏是而月令非也呂氏巡還方月令以巡爲順呂氏地氣且泄月令以且爲沮呂氏山林藪澤有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注云草食曰疏月令乃以爲闕蔬之蔬此訛也呂氏乃擧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注云天曰神地曰祇月令乃言天之神祇此亦訛也夫漢人取呂氏之月紀爲月令巳亥之爲三豕亦勢有固然諸家乃于月令曲爲之說無有取呂覽而證之者豈眞以月令之書同于夫子之經而呂氏春秋爲不足道耶不知此篇實出于彼通流而不溯源奚可也容此論出是然亦有呂氏木誤而當從月令者如孟夏王瓜生瓜呂氏作萿萿字何解季夏溫風至溫呂氏作涼季夏風未應遽涼此則斷當從月令者也

月令驚蟄雨水與後世不同考 月令于孟春之月書蟄蟲始振於仲春言始雨水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是古啓蟄在雨水前也正義云漢自太初以後更改氣名始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改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亦先雨水後驚蟄又三統歷以穀雨爲三月節淸明爲三月中而時訓通卦驗淸明在穀雨前與今歷同說者疑二書皆作于劉歆之後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蓋亦以時訓爲非周公書也然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唐大衍歷議云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損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載之于歷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漢上易圖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易通卦驗所記節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爲定故揚子雲太元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從時訓據此則太初之改易雨水驚蟄或因時訓而然亦未可知似不當援三統歷而議其爲後世所僞託也

月令四時之祭各有所先辨 月令四時之祭春先脾夏先肺中央先心秋先肝冬先腎諸家說各不同鄭康成注以藏之上下爲次孔氏正義云以牲位南首依其前後左右爲次案如鄭說則肺最在上心次之脾又次之經何以不言春祭先肺夏祭先心中央祭先脾乎如謂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則脾未嘗在左而當春肝未嘗在右而當秋何以春先祭脾而秋先祭肝乎從腎稍前而當脾亦未嘗不當肝何以春祭不先肝從心稍卻而當肝亦未嘗不當脾何以秋祭不先脾乎後儒覺其未安故多從五行生克立義而五行之說又有二一據素問木在藏爲肝火在藏爲心土在藏爲脾金在藏爲肺水在藏爲腎之文謂五行勝者王所遇勝者死先王各於其時養所遇勝者焉故春祭先脾爲其木勝而養土也夏祭先肺爲其火勝而養金也秋祭先肝爲其金勝而養木也此即高誘所謂食其所勝之義也而推之中央與冬則不可通于是小變其說以爲土于氣爲中而主五行心于形爲中而主五官故中央之祭先心五行動與物交則彼勝而此養端至其靜而辨于物於道爲復于時爲藏各反其本矣故冬先腎矣一據說文腎水藏也肺火藏也肝金藏也脾木藏也心土藏也云云謂脾木藏故春祭先之肺火藏故夏祭先之心土藏故中央祭之肝金藏故秋祭先之腎水藏故冬祭先之此即高誘一曰自用其藏之義也兩說相持而皆有所本平心論之似自用其藏者爲長蓋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非許氏之創言也古文尚書之說已如此也抑不但古文尚書也太元數篇三八爲木爲春藏脾四九爲金爲秋藏肝二七爲火爲夏藏肺一六爲水爲冬藏腎五五爲土爲中央藏心其說亦如此也夫五行之道多途許叔重諸家所云雖不敢信爲定論而以釋月令則固較食其所勝者爲不煩辭費矣故曰于義爲長也

律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說 律呂之法先儒皆云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下生者三分損一二乘三除蓋三損一餘二故用二乘上生者三分益一四乘三除蓋三益一成四故四乘也上生下生皆隔八位如求黃鍾置天元一算以三作九徧因之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黃鍾積分卽爲一寸之法再以三兩徧因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以寸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除之得黃鍾管長九寸黃鍾下生林鍾置黃鍾管長以二乘之得十八以三除之得林鍾管長六寸林鍾上生太簇置林鍾管長四乘之得二十四以三除之得太簇管長八寸太簇下生南呂置太簇管長二乘之得十六以三除之得五寸不盡一分實不盡法以法命之是爲南呂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十二律中惟黃鍾林鍾太簇三律皆無餘分故不用通分法自南呂以下各有奇零非通分內子則實與法均不可得而定如南呂上生姑洗置南呂管長五寸以分母三通之內子一得十六乃以四乘之得六十四爲實實變者法亦變以三乘法三得九爲法除之得七寸不盡一分是姑洗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下生應鍾置姑洗管長七寸以分母九乘之內子一得六十

四二乘之得一百二十八以分母九乘法三得二十七爲法除之得應鍾管長四寸七十七分寸之二十應鍾上生蕤賓置應鍾管長四寸以分母二十七乘之內子二十得一百二十八四乘之得五百一十二以分母二十七乘法三得八十一爲法除之得蕤賓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餘四律放此算但法愈繁則數愈多耳案甄鸞五經算術注引京房上生下生之言是此法本于京氏而鄭康成禮記注所述各律分寸俱與之合則鄭殆用京氏說也

先儒定黃鍾同異考 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度量權衡皆起于黃鍾但自漢以來世之定黃鍾者其說不一或求之銅斛或求之古尺不知古今一定者律而互易者度量周鬴漢斛之類既不足據而指玉等尺亦不足憑欲執度量以求黃鍾難矣于是或參之以秬黍而秬黍又有縱橫斜之不同爲縱黍之說者曰管空徑三分以黍直管中容黍千百七十則患其太長爲橫黍之說者曰管空徑三分四釐六毫以黍橫置管中容黍千二百則患其太短爲斜黍之說者曰管空徑三分以黍實管中限以千百二黍隨其長短截之周章成以爲皆有未當謂秬黍之爲物也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大小烏足取信況古人謂以秬黍之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耳非執黍以定黃鍾也竊惟西山蔡氏謂求聲氣之中莫適爲準莫若多截竹以求黃鍾之管或短長之間每差中分爲一管並度其空圍之數而更迭吹之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別則中氣可驗苟嘗知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之說差爲近之案激空截竹短長尤覺無據似不若從蔡說以秬黍中者一黍爲一分以定管長復以黍實其中以驗多寡之數乃參用迭吹之法以求中聲庶乎其不謬已

禘祫辨 曲臺聚訟惟禘祫爲多鄭康成謂祫大禘小王肅謂祫小禘大此小大之說不同也劉歆賈逵則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此一祭二祭之說不同也鄭氏謂天子祭圜丘謂之禘宗廟大饗亦謂之禘王氏謂天子諸侯皆禘于宗廟非燔柴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禘漢光武詔問禘祫于張純純稱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此夏禘冬祫之說不同也漢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禘一祫蓋用公羊五年再大祭之說也唐開元間禘祫各自數年是又用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此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成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同也自漢迄唐歷經會議牽于繁文異說終莫得而一之王氏十朋謂是當折衷于聖人春秋詩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言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釋之曰大事者祫也是以大事爲祫者公羊也詩周頌商頌言禘者二而不言祫惟元鳥祀高宗毛傳曰禘祀爲祫是以祀爲祫者毛氏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而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周禮無禘祫以肆獻祼享爲禘祫者鄭氏也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與或問禘之說孔安國釋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論語言禘不言祫并言禘祫者孔氏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太傳有禘祫之說而亦未嘗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後冬夏之異時祭法則言郊禘祖宗而不言祫仲尼燕居與祭統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祫王制祭義諸篇擧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祫春秋詩禮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舍訓釋而從經可也然則將無祫乎曰古者大禘之時毀廟之主皆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祫是禘者總名祫者一事亦猶薦生薦熟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則謂之祼薦也祼也祫也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名也

兄弟不得爲昭穆論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固爲定制然而處常則易明遇變則難曉何謂常父死子繼是也何謂變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以叔繼兄子之類是也經傳止道其常而處變者末由致見唯春秋躋僖公一事三傳以祖禰父子爲言國語則直謂與昭穆諸家注疏皆謂閔雖弟先爲君僖雖兄常爲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假祖禰昭穆爲喩此本善會經文而深得乎禮意者也乃范氏甯胡氏安國皆以之爲非萬氏斯大辨之曰昭穆之爲義生于太廟中祫祭位嚮而子孫因之以定其世次故父子異昭穆而兄弟則昭穆同如左傳所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皆一定而不可易如謂兄終弟及卽如父子之易世設武王無子立管蔡而下一人成王無子立邢晉而下一人此一人者以爲天子故而昔爲文之昭者今且爲武之穆昔爲武之穆者今更爲成之昭非父子而以爲父子本兄弟而不以爲兄弟是徒知天下之足重天子之當尊不知兄弟之不可無也抑何昧聖經之大義而不稽孔孟之明訓也哉然則以兄而繼弟是弟爲適而兄爲庶庶不敢適又昔已爲臣故雖兄不得加于弟而叔而繼兄子雖本異昭穆亦必進之先廟始不至以兄而子叔以兄而孫弟若太廟制則一準王制太祖而下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

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得指之爲後人之臆見也宗儒公之事近世通儒猶有疑廟次與世次不同而謂國語及范胡二說爲是者萬氏此論足正諸家之失而馬氏端臨對偶偏枯之處亦可以釋然矣

三禮訛異說 三禮之學率多訛異其所以致此之故鄭漁仲謂有四端有出于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如墨始于晉髽始于魯廟有二主始于齊桓朝服以縞始于季康及古者冠縮縫今也橫縫之類是也有出于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如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之奠曾子曰於東方子游曰于西方異父之服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之類是也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爲一代之典者如呂不韋作月令蔡邕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于周漢博士作王制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于古是也有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如以霍山爲南岳以太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方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士太卜等爲六官之類是也案暴秦焚書以來禮樂尤厭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諸生損塞黃金以酬斷諸儒各述所聞雜以臆見成之者非一手編之者非一時其不能無訛異也固宜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精而擇之不使珠玉混于泥沙則同異之跡夫亦可不必疑矣

古禮有不可行于今之說 讀書之法蔑古者非泥古者亦非如禮記本先儒傳述藉開以爲百代之經制者也然其間所載往往有用于古不宜于今者如郝氏敬所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用之今未宜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宦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爲位于外禁殺與魚腊遷柩旁此等近迂濶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八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以薄殮壙中藏甕甒脊衡等器歲久廢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元冠服用皮食則祭至于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宦兄弟同朝將廟不多于民居乎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于三殤之辨亦覺大瑣衰麻之數不得不異至于緦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

也此四十九篇大抵先賢傳聞後儒補緝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爲仲尼于澤過文義難通則曰竹簡脫爛顚倒其序根據無實推夏殷異制逃遁其辭蓋鄭以記爲經既不敢矯記之非而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卒貿貿者此也案郝氏此論雖容有過當處而記說之不可泥要已十得六七學者能本之以讀禮自有得其是非之所在矣

大戴記 漢志梁國戴德删后氏記爲八十五篇而隋志所載凡十三卷夏小正別自爲一卷唐志但云十三卷無夏小正之別崇文總目六十三卷而云三十五篇以今戴記考之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者一篇其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八十五篇之數說者謂其不見者皆戴聖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删爲大戴記故其書冗泛不及小戴遠甚然記中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子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俱在小戴書中而取舍保傅等篇則又見于賈誼政事疏故史氏繩祖謂其雜取家語子史之書分析而爲篇目又公符篇祝詞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所定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是以大戴爲不足信也鄭氏元祐則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要皆有從來雖不可致詰而度越諸子也明矣案朱子云大戴禮篇目缺處當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僞雜然亦有最好處觀此可以得大戴之定論矣

孔穎達禮記正義 新唐書禮記正義七十卷祭酒孔穎達司業朱子奢國子助教李善信大學博士賈公彥等奉詔撰衛氏湜曰自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何啻數十家正義實據皇甫侃以爲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備案穎達自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根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今奉勅校定據皇氏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之衛氏云云用孔序說也然鄭祖讖緯孔氏惟鄭是從疏家之體固有申無駁然于諸家之說遂一切不復收載學者不能無遺憾焉

衛湜禮記集說 蘇州府志湜字正叔好古博學除太府寺丞將作少監皆不赴嘗集禮記諸傳注爲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寶慶二年上之其後序云予裒習諸家訓解每病世儒勦襲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近得延平周諝希聖解一再繙閱始知陳氏方氏亦推衍其說者耳比識楹密何公讀木生纔一母亡疑于持服太學生裔嵩朱九成黃會瘉修書何公引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云云以爲本朝方慤解此一節謂特庶人之禮耳此說見鄭康成注乃指爲方慤蓋後人撥拾前言而觀者據新忘舊莫究其始先儒之書日就湮晦此予之所慨歎而集說所由作也他人著書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編惟恐不足于人固不敢謂此編所蒐經旨後有作者謹無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可也案漢唐以前著書家多以已所作而託名先賢漢唐以後往往竊先賢之陳言以爲已有夫以已作而託名先賢不過欺人至竊陳言以爲已有直自欺而已矣諸儒齋之序秉筆者當知所警矣又衛氏所引一百四十餘條不半采成書凡文集語錄雜說有涉于禮記者皆蒐錄之經義考謂于晉有淳于纂曹述初劉世明于唐有田瓊宋則四明沈煥晦叔宜緇子平吳興沈清臣正卿錢唐于有成君錫新定顧元常平甫邵甲仁仲嚴陵俞仲可其中不書字者柯山周處約四明李元白濱山黃敏求高要譚惟寅宣城奚士達建安濂植會稽高文彪屆山家頤孫秘臨邛宋遠孫不書地者劉氏孟治葉氏陳吳氏華王氏子墨孫氏景南材氏垌晏氏光洪氏循毛氏信卿蔣氏君實書地不書名者東山何氏建安劉氏新安王氏海陵查氏西蜀戴氏止書姓者從氏應氏施氏盛氏譙氏許氏俞氏王氏陳氏棐氏鄭氏二張氏此皆經籍藝文志暨諸家書目未著錄者以此推之可見其採摭之博云

黃震禮記日抄 黃震字東發著讀禮記日抄十六卷自序謂吳郡衛湜禮記集說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嘗及之者皆取之以足其數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珂集解亦然皆未易徧觀天台賈蒙纔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氏爲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義眞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今因幷合各家所集而類抄之昔呂氏讀詩記簡要而文爲姓氏所隔高氏春秋集注文成一家而不知元注之姓氏爲誰僭竊參用其法使諸家注文爲一而各出姓氏于其下方間亦節錄或識已意然所謂存十一于千百不過老眼便于觀者後生志學之士自當求之各家全書云姚氏昌曰五經朱子于春秋禮記無成書慈溪黃東發取二經爲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所未備且不欲顯故附于日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本義陳澔有禮記集說皆不能過之永樂中修五經大全諸臣未見日抄故一無所取可憾已

禮記逸篇 禮自二戴刪可後其餘篇帙皆散佚無存而名之載于各書者尚畧可考見如大戴記保傅篇有

青史氏之記三禮注有王居明堂禮周禮注月令注俱引中霤禮杜預左傳注引禘于太廟禮白虎通德論引三正記本命篇別名記論衡引瑞命篇禮記疏引盛德記風俗通引號謚記周禮注引王霸記周禮疏引五帝記國語引秋官篇隋書有王史氏記二十一篇蔡邕明堂引昭穆篇大學志賈誼齊民要術引禮外篇其遺文逸句不下數十百條朱竹垞經義考中備錄之亦嗜古之士所宜究心者也

禮緯 禮緯之見于隋經籍志者曰含文嘉宋均注又鄭康成注三卷曰斗威儀宋均注曰稽命徵曰稽命曜見太平御覽曰元命包見杜氏通典曰瑞命紀見王充論衡今其書皆不傳惟大戴禮注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蔽聰也注引含文嘉云懸統垂旒爲閉姦聲弃亂色又堯舜以天德嗣堯注云云實所以天德一文以地德殷受天而王周據地而王也何休注公羊春秋于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引含文嘉云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劉昭續漢書祭祀志引含文嘉云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瑞應神明之變化覩因氣之所驗爲萬物獲福于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桂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暑之炎陸澤山林未盡懷襟故左置辟雍右立靈臺公羊傳君若贅旒何休注引玉藻云天子旒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徐氏疏云今玉藻無此文惟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旒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鴉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正旒齊首何云玉藻謂也後漢志引稽命徵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珠鴉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禮疏引稽命徵云天命以黑故夏有元龜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至斗威儀之見于璽書者如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審侯五色也又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平則日五色無主月黃而多雖鎮黃而多暈甘露降祥風至嘉穀並生蒙水出于山江海不揚洪波龜被文而見鳳集于林苑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日黃中而齊暈海不揚波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草木豐茂松長生下有人從上有紫氣福草生廟中東海輪以蒼烏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日黃中而赤暈祥風至地生朱草梧桐獻梓長生南海輪以文孤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日黃中而白暈月風而多耀太白揚光軒轅之精散爲甘露鎮星黃時祥風至嘉雨時闔桂長生黃銀見紫玉韞于深山麒麟在郊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則日黃中而黑暈衆辰揚光景雲見醴

泉出河濮紫脫長生北海輪白鹿又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荄霸者得其附枝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道不行不能守其身皆斗威儀之言也

五經集解附錄卷三上終

（藝文書舘縮製鉛版）

補遺

歸藏遺文　歸藏遺文前卷一上三易條已載數則考王謨輯就正編載齊母篇云瞿有瞿有觚宵梁爲酒尊于兩壺兩瑜飲之三日然後蘇士有澤我取其魚啟筮篇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引路史注其工人面蛇身朱髮蠶山氏之子青羽人面馬身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熊文選注金木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務言之擇新言之念君子戒車小人戒徒黃帝將戰筮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桀筮伐有枚占于營惑曰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狸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云云謂皆歸藏文也又初坤桑桑之華初乾其爭言初離離監監初犖爲慶身不動初兌其言語敦初艮徽狐鳴初釐燀若雷之聲初巽有鳥將至而垂其翼上有高臺下有雕池又六十四卦需作溽小畜作毒畜艮作狠臨作林禍升作稱剝作僕无妄作毋亡大畜作大毒畜解作荔損作員謙作兼明夷作明尼蠱作蜀又有瞿誠欽規夜分岑哉馬徒等卦朱竹垞謂瞿在散家人之前則睽也以員爲損而誠次之則誠爲益也欽在恆之前則咸也規夜二名非夬姤則噬嗑賁當之矣以兼作謙而分次之則分爲豫也岑哉當未濟前則既濟也以蜀作蠱而馬徒次之則馬徒爲隨也黃氏宗炎則謂分當屬睽岑哉當屬訟瞿當屬觀欽當屬旅規當屬節夜當屬明夷然觀旅節明尼已明有其名不應重出以周易次序證之朱氏說爲近情矣

易象　易之取象邵子謂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也有言象不擬物而直言以明事也有像象擬一物以明意有數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朱子曰易象有三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耦畫象陰是也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是也有只是聖人自取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案路史發揮易者明象之書也三百八十四爻一皆有象如乾之龍坤之馬小過之鳥損益之龜析中孚之魚解未濟之狐童牝之牛羵羸之豕虎豹莧狗羊鼠豚羝牲禽鮒隼雉鴻雞鶴咸則取而象之至取于器則有若牀几舟車取于服則有若紱履袂袽取于都則有若邑國城隍取于物則有若茀華杞華他若在天則取月斗雷雨在地則取田淵泥塗在人則取于膚頂趾輔此特略舉其端末暇悉數也困學紀聞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三褫師三錫同人三歲比三驅蠱先甲後甲三日臨八

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簋二三歲晉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狐損二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夬五剛革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豐三歲旅一矢巽先後庚三日三品既濟七日三年未濟三年其例總釋于乾鑿度如月幾望巳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也此二條皆本邵朱二子意而推廣之學者能因是以案之則可以見羲文之心卽可以見天地之心也

京氏易飛伏世應說　文獻通考京氏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法一卷晁景迂曰是書兼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成八變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以超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起二而爲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肆乎所配而終不脫乎本以飛某卦之位乃伏某宮之位以爲頭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其終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舍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爲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爲游魂之初五世之初乃爲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言者如此周櫟園書影曰京氏易六十四卦序今日占家所祖雖未必合乎伏羲文王之指而亦自有其理蓋易以變爲用者也故首之以八卦其下第二卦第一爻同變三卦第二爻同變第四卦第三爻同變第五卦第四爻同變第六卦第五爻同變至于五爻變不可以更進於是退而化焉化卽于五爻則復爲第五卦矣故隔一爻而後化以其隔一爻也而謂之游魂第七卦承上卦而化其第四爻者也第八卦則舉下卦之全體合同而化以其下體之復于本卦也而謂之歸魂總而言之到底不變者上爻也一變而已者五爻也一變再化者下四爻是也蓋亦莫非天地自然之法象也

舜典二十八字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至乃命以位二十八字先儒皆以爲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僞撰臧氏玉林經義雜記云據釋序錄姚氏上爲孔傳時止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梁武世爲博士議駁遂不行用至隋開皇購求遺典劉炫復取姚書上之并于協帝下增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以與堯典相配孔氏正義用劉炫本故具此二十八字遂句爲之詁釋于是齊隋僞撰之文若爲眞孔傳舜典矣案正義云昔東晉之初豫章梅頤上孔氏傳猶闕舜典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以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是孔氏固亦心知其僞矣而且依文

訓義者蓋以有申說無駁正疏家之體宜然耳後世治尙書家或據元德二字爲道家語或據史記五帝紀于舜飭下二女于溈汭如婦禮舜善之下卽接乃使舜愼和五典五典能從云云文氣連注爲本無二十八字證或又以綱目書法例之謂若果攝政之時而史卽以帝舜稱是篡而已矣古人必無此書法不知二十八字屬入頷末釋文正義紀載已明是亦辨其所不必辨者矣

九共卽九邱說　書序九共九篇劉原父謂九共其字當作邱古文邱字作丠與其相似故傳誤以爲共耳九邱卽所謂八索九邱也案小序帝釐下土云云然則汨作言所以釐下土與功致治之道九邱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俗而敎擾之故爲九篇篇言一州也舜肇十有二州而今但九者幽幷之俗與冀類營與靑類但疆土廣大故分之至于人物自如舊也孔安國爲隸古定書不知邱字誤爲其字遂肆臆說云述職方以除九邱夫職方一官所守耳周禮出于周公孔子未嘗刪述而云除九州可乎則九共當爲九邱必也禹貢雖言九州地形乃治水之書亦無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是禹貢所言形質也九邱所言性情也惜哉此書之亡不及見有虞氏之明德也錢氏亦謂九共卽九邱九州各一篇具舜水平之後未肇十二州之先斂案書序所載逸篇皆無可案驗諸家據共邱字似而定爲九邱亦想當然之說以于情事尙近故錄存之

蒼兕　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索隱曰蒼兕本或作蒼雉馬融注以爲主舟楫官名王充論衡則以蒼兕爲九頭水獸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二說不同臧氏玉林經義雜記云郭景純山海經序云鈞天之庭豈俗人之所蹈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以蒼兕與俗人相對是郭氏亦同馬說謂無涯之水非世間主舟楫之官所能涉也蓋蒼兕本水獸善覆舟故以之名官欲使居是官者慕其職治以蒼兕自驚也論衡是應篇尙父威衆欲令急濟言不急濟蒼兕害汝此蓋今文家說失呼而令之之旨矣案史記所稱全本今文泰誓夫明白總爾衆庶與爾舟楫非職官而何如以蒼兕爲懼衆之辭則上下文義不屬雜記所辨得其要矣

惠定宇文古尙書考　惠氏定宇作古文尙書攷二卷其自序云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歷班固作律曆志鄭康成注尙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于學故馬融賈逵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尙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中至東京時乃亡去武成一篇故藝文志所載惟云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按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晉世者兩漢先儒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太甲說命諸篇漢儒皆目爲逸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頤之書非壁中之古文也頤采摭傳記作爲古文以紿後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于是東晉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案惠氏此書條列孔氏古文尙書五十八篇鄭氏古文逸書二十四篇及梅氏增多古文二十五篇而各爲之辨論于左下卷又歷引梅書之所摭拾以證其僞沈氏彤錢氏大昕皆極推其精核誠非杜撰者比矣但讀書之要當觀義理之是非不當徒論時代之先後今梅氏所上二十五篇辭旨精醇具見聖賢心法卽係梅氏僞托亦較漢世泰誓等篇爲優必欲以晚出非之是棄周鼎而寶康瓠其亦泥古之過而已矣

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說　司馬相如上林賦揜羣雅句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揜羣雅王伯厚困學紀聞以爲未詳所出近閻徵君百詩謂小雅詩除笙詩六篇外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詩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張氏注蓋以一篇當一人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也案張氏說別無左證閻以篇數當之雖屬想當然之辭而于理亦有可信或謂相如賦以戈玄鶴舞于戚戚雲罕揜羣雅連文羣雅字恐不指人言不知校獵之事上文自背秋涉冬至他他藉藉塡坑滿谷數段中鋪張已盡此段以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爲言自不應復說禽獸故揜字張訓爲捕李善云先用雲罕以捕獸今載于車而用以捕此羣雅之士是揜羣雅云云猶後世所謂網羅豪俊意也惟張因羣雅而以大小雅當之或出附會而非司馬氏本指爾

大夫九能說　大夫九能見于毛詩定之方中傳謂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以爲大夫正義云傳因引建邦能命龜證建國必卜之因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遂連引之耳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曰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之類是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于田獵而能施敎命以設誓若士

師職三曰禁用諸田役注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旣作器能爲其銘若栗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均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師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兩讀或云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爲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于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諡若子囊之誄楚恭之類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若荀偃禱河蒯聵禱祖之類是也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爲九德乃可以列爲大夫也案易通卦驗又有所謂八能之士云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聲或調五音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是爲八能此八者除正德所行外陰陽五行屬一事黃鍾六律五聲五音亦無大差別曆雖自爲一事而律亦卽律呂不知何以分爲八能緯家之言雖不倫類如此然與毛傳所載並觀之俱可見古人命官循名責實遺意亦嗜古者所不廢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毛傳交日月之交會鄭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孔疏每日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于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戴東原詩補傳云交者月道交于黃道也月以黃道爲中其南至則在黃道南不滿六度步算家謂之陽歷其北至則在黃道北不滿六度步算家謂之陰歷其自北而南自南而北斜穿黃道而過是爲交交乃有食以步算之法推之此日食在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詩據周正故言十月又曰凡日食皆月掩日也月在日之下人又在月之下三者相準則有日食故日食恆在朔日月正相對而地在中央三者相準則有月食故月食恆在望月食由于地影日食則主人目蓋月卑日高相去尙遠人自地視之其食分之淺深及虧復之時刻隨南北東西而移故視會與食會不同前人之爲術疏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說占家之妄也案古測交食祇知有平朔不知求定朔惟知有實行不知求視行故推步多誤自東漢劉洪作乾象歷始知月有遲疾北齊張子信積修二十年始知日有盈縮有此端而定朔可推新法更益以加時早晚與食分淺深加時者謂日食于朔月食于望當豫定其食甚在某時刻分秒也食分者謂月所借之日光食于地景地所受之日光食于月景當豫定其食光幾何分秒也其法皆于儀器測之更參以高卑差南北差東西差或先得實會而後得視會或未得實會而先得視會三差之外又有淸蒙高差淸蒙徑差本氣徑差以證其變于是食時之早晚食分之淺深皆絲毫不爽爲此則古法之所不逮者也

樂章考　三百篇之詩古皆入樂是詩章卽樂章也汪氏家禧云自齊魯韓毛之說行而樂日以微漢世雅樂郞杜夔僅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章太和中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至晉而鹿鳴亦無傳謂風雅者唯樂府耳以今考之樂府中短簫鐃歌鞞舞歌拂舞歌鼓角橫吹胡角相和歌吟歎四絃平調瑟調楚調大曲白紵歌淸商此風雅之聲也郊祀十九章東都五詩梁十二雅唐十二和頌聲也而又有別如漢房中之樂十七章漢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二曰雅頌三曰黃門鼓吹樂四曰短簫鐃歌然郊廟上陵應用頌而用大予天子宴羣臣應用雅而用黃門亦知黃門大予古有其樂音否乎至曹魏鹿鳴作於赫以祀武帝而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祀廟以風雅頌竟亡矣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三朝之禮展轉用之人鬼雜施得所之義何在也鄭樵謂樂失于漢而大亂于梁其此之謂歟案漢藝文志云周衰禮樂俱壞而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據此則古樂失傳匪伊朝夕杜夔所記四篇恐亦未必盡合先王之雅奏也

叶韻說　叶韻之說始于吳才老而朱子詩傳因之厥後陳季立撰毛詩古音攷宋古音學者始知三百篇自有本音崑山顧氏又撰音學五書而古音益大著于天下然同時毛氏大可已多非之案錢宮詹大昕潛研堂文集云古今音之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韋昭辨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古今音殊之證也但劉韋皆言古音兩說正相反實則劉是而韋非蓋宏嗣生于漢季漸染俗音因詩王季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當讀尺奢切不知讀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爲敷詩有女同車與華都琚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爲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識矣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後沈重作毛詩音于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宜乃林反所云協句卽古音也陸德明釋文槪爲古人

Z121.7
1922(15)
ZW 21101000823260

韻緩不煩改字之說于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之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諧暢明白未嘗緩也使沈重音尚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邶風當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于今韻不收者謂之協韻與叶同顏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猶協也是吳才老叶韻之所自出矣叶韻實由古今異音而作吾謂言叶韻不如言古音蓋叶韻者以今音爲宗而強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音也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得訓詁其理一以貫之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與文字漸不相應賴有三百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在學者讀其文可以得其最初之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識高于毛奇齡萬萬而大有切于藝林者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正音可以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他字顧氏謂一字止有一音于古人異讀者輙指爲方音則猶未免于膚之一失耳錢氏此論足補顧書之所未及其集中又有雙聲假借及古無動靜兩音諸說音韻之學蓋至是而愈詳愈備矣

古今置閏考　置閏之法古今不同陳氏拱福云一在歲終一以無中氣之月爲閏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蓋自歲前冬至至歲冬至歷分至啓閉匝二十四氣者謂之歲自歲前入正終朔歷晦朔弦望匝十二月者謂之年中數恆盈朔數恆虛而閏餘生焉然唐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不言在歲終也至春秋時見于經者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月在冬十月之後哀五年書閏月在冬叔還如齊之後見于傳者僖七年閏月在冬鄭伯請盟之後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在十二月使國勝告難之後昭二十二年閏月晉箕遺濟師在十二月庚戌之後驗之經傳當時閏月皆在歲終然文元年閏三月傳發歸餘于終之義杜注云有餘日歸之于終積而成閏孔疏月朔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閏不言歸于何時惟萬充宗之明言歸餘日于終歲宣城梅氏所以謂定時以無中氣置閏爲妥考古則以歲終置閏爲合也但以春秋觀之文二年三月閏三年正月又閏距十月而再閏毋乃數乎十二年十一月閏十五年五月始閏距四十三月而再閏毋乃疏乎意惟江氏慎修所云當時不頒正朔列國自爲推步故經傳日月常有參差得其實矣案古法但有分至啓閉未嘗分十二月中氣以配月遇閏則進退無據不得不置之歲終漢世以來始以無中氣之月置閏然所用者平氣平朔未知有定氣定朔自劉洪張子信何承天祖沖之諸家于定氣定朔闡發日詳于是置閏之方因以密蓋定氣者梅氏謂日躔實測之節序也定朔者謂日體月體實合也而定朔日數不均必先求經朔爲根進退增減之審之既精然後視無中氣之月爲閏者斯則近世置閏之大概也

招搖在上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謂畫招搖於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疏以招搖爲搖光釋文亦云招搖北斗第七星也金氏鶚謂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孟康注近北斗者招搖一名天矛星經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元戈即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主兵芒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光之端非即搖光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建元戈樹招搖薛綜注元戈北斗第八星爲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鹵簿上畫之于旗建樹之以前驅李善注引禮記招搖在上及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稱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以九魁爲即北斗九星是也又據周禮司常職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云云謂交龍爲旂即左青龍也熊虎爲旗即右白虎也鳥隼爲旟即前朱雀也龜蛇爲旐即後元武也日月爲常即招搖在上矣何以知之桓二年左傳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也畫于旂旗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亦云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是大常當有星其星必兼北斗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方天子之象也大常爲天子之旗其畫北斗宜矣大常天子所以祀者而治兵入國載之則行兵亦必載之詩六月載是常服毛傳云日月爲常是其證也王親征必在中軍中軍號令之所出前後左右皆視之以進退太常有北斗七星主指四方爲號令之主招搖天鋒又各主兵則戟之正宜然不曰在中而曰在上者廣雅云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所謂高九仞者則大常也大常高于諸旗而招搖又在北斗杓端故曰在上也案鄭注以招搖在北斗杓端孔疏釋文則以招搖爲即北斗以天官書及星經證之鄭說爲長然詎之于旗斷無但書天矛天鋒而不書北斗之理則二者皆可通也矛盾之次薛綜注與星經及天官書亦微有不同未詳孰是主招搖之旗金氏以大常當之雖係揣測之辭然所引證亦不爲無據可從也

天地動靜說　天地動靜天官家皆主是昔自國初乾隆中泰西蔣友仁入中國述其國歌白尼說乃以太陽爲靜地球爲動譬之舟平浮海舟中之人見舟中諸物遠近彼此沍等則不覺舟行而視海岸山島及舟以外物時遠時近時左時右則反疑其運動間者驚神其言若河漢之無終極而不知此義中國古已有之觀

禮月令正義引鄭注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于三萬里之中也但渾天之體雖繞于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于地三十六度南極下于地亦三十六度故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沒不見也地有升降星辰亦有四遊又引考靈曜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于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案地有升降是謂地有動也歌白尼以地球爲動義亦如此第讖緯之學後世不傳而咕嗶小儒於注疏多束諸高閣故聞西人云云而驚爲創論也

西法皆本于中國說　阮制府芸臺疇人傳湯若望論曰若望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異諸中術之疏由是習于西學者咸謂西人之學非中土之所能及然元嘗博觀史志綜覽天文算術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長而爲之非彼中人所能獨創也如地爲圓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太陽高卑與考靈曜地有四遊之說合蒙氣有差即姜岌地有游氣之論諸曜異天即郄萌不附天體之說凡此之等安知非出于中國如借根方之本爲東來法乎蓋步算之道必後跨于前有故可求則修改易善古法之所以疏者漢魏之術蘂合圖讖唐宋之術拘泥演撰天步微渺而徒欲以算術綴之無惑乎其行之未久而輒差也至授時去積年日法不用一一證諸實測其於天道已能漸近自然則由授時而加精不得不密于前代矣彼西人者幸値其時耳使生于授時以前則其術必不能如今日之密唐之九執元之萬年可謂也且西術之密亦者于今耳必不能將來永用無復差忒小輪之法旋改橢圓可見也世有郭守敬其人誠能偏通古今推步之密法驗七政運行之故精益求精期于至當則其造詣當必有出于西人之上者蓋此論洞其由來推其終極至當而不可易因正變引考靈曜地有升降附錄于此以見中法原無所不備云

緯候不始于哀平辨　緯候之書先儒皆云起于哀平之世李氏鶚非之謂緯候所言多近理可以翼經本古聖道書而後人以怪誕之說竄入其中遂令人不可信耳何以知之秦始皇時已有亡秦者胡之讖緯之說由來久矣孟喜漢初人也而卦氣圖之用本於易緯司馬遷武帝時人而史記所載簡狄吞燕卵生契之說本于尚書握契大毛公亦漢初人也詩傳所謂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本于尚書帝命驗伏生秦時人也所作尚書大傳言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本于尚書考靈曜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本于樂緯稽耀嘉翼奉宣帝時人也元帝初上封事言以五際本于詩緯氾歷樞又易通卦驗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禮記經解及太史公自序皆引之中候擿洛戒周公踐阼則明堂位引之春秋漢含孳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禮記爲引之由是觀之秦漢之間以至昭宣之世已有其書豈始于哀平哉又河圖括地象言崑崙者地之中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與鄒衍大九州之說合則括地象之書或歸鄒衍之徒爲之至若孝經鉤命決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皆有精義又若稽元命包言天子五命之百二禮以始亂而五與喪服小記合春秋含文嘉言天子射熊侯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與鄉射志記合禮稽命徵言天子旂九仞十二旒諸侯七仞九旒此類又足補禮經之缺隋書經籍志說者謂孔子既敘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五緯以遺來世其書出于前漢書洪範孔疏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論謂僞起哀不然以前學者必相傳有此說是則謂緯候始于哀平孔沖遠則作仲達亦深以爲然矣案讖緯之說本荒渺雜稽近世通儒多宗漢學而鄭康成所引尤多金氏因之信爲古經遺譏亦門戶之見但謂不起于哀平則確論也

五經集解附錄卷三下終

(藝文書館精製鉛版)